

海洋文学

庄杰孝长篇小说集

(共7册)



版权信息

书名：海洋文学：庄杰孝长篇小说集（共7册）

作者：庄杰孝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1-01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目录

CONTENTS

[远征太平洋（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长篇小说卷）](#)
[征战大西洋（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长篇小说卷）](#)
[漂海女（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长篇小说卷）](#)
[女海盗（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长篇小说卷）](#)
[海盗（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长篇小说卷）](#)
[海盗的女人（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长篇小说卷）](#)
[苦雪（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长篇小说卷）](#)

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

长篇小说卷

远征太平洋

Wangjiaoxiao
Zaijueqiang

庄杰孝◎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远征太平洋（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长篇小说卷）

作者：庄杰孝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1-01

ISBN：9787503471865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春夜的海，依旧充满玄机。在海幽深的底部，有两股无声的暗流，像一对潜水男女，男性的躯干粗大而健壮，直通通地冲游，带着野性和彪悍；女性的身材似细柳，柔姿雅态中有着风情万种。双方并肩漂流，相互一碰，溅起的水花顷刻便似玉菊怒放。

自东南洋面而来的季风，时而和暖，时而又阴冷。载着讨海郎余舵柄和渔家女白柔的舢板，随着时缓时急的夜风，正向着夜海深处漂游。

细浪起伏如夜的呼吸，东海神美的景致此刻正和白柔的心海璧合。在舢板的四周，涟漪像细细的弯弯的丝儿，和和顺顺地荡漾，那鳊鱼鳞一般的水面，变幻着让她着迷的色泽，闪烁出各色光芒。她亲手放入海里的一盏盏小水灯，正慢慢漂远，恰似一颗颗夜海里游荡的星。这小水灯由灰黄色的火棉纸糊成，形状像只小海碗，碗里卧着玉白的灯芯，灯芯蘸满浊黄的菜油，燃着抖动的火苗。一盏小水灯就是一颗小星星。此刻，漂在这片海域里的千百盏小水灯，犹如满天星斗，闪烁在白柔的心海里。

古往今来，位处太平洋西侧的中国东海，摇橹船、风帆船甚至机帆船，都难挡狂风恶浪。汹涌澎湃的海面，好似漂满了落海者的鬼魂。渔家自古传说，落海者的鬼魂平时被海龙王囚禁着，每当讨海人出港征伐远洋时，小鬼们会争先恐后地涌出来，在海里兴风卷帆、掀浪翻船，寻找替死鬼。讨海人每逢出征远洋前总要举行放水灯仪式，他们相信，奇异的水灯能够把水鬼的魂魄载在灯船上，使这些讨海人的灵魂免受浸浴咸水的苦难。鬼魂们感谢阳世兄弟姐妹的恩德，不但不会跟踪远征船降灾布祸，而且还会在幽冥中保佑征伐远洋的人们，使他们安全讨海。

这几年，近海鱼虾资源锐减，刚刚走上富裕道路的渔家又开始为将来的生活犯愁。在位于东海南涯的洞岛县，当地政府打破传统的渔业生产格局，招募东南沿海一带的大马力、大吨位远洋渔轮，组织了一支远征太平洋大船队。世代都在近海捕鱼的东海讨海人，这回要驾船出国，行遍浩瀚的太平洋，干一番前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业了。他们把丰收

的期望寄托在千万海里以外的远方，他们要在那遥远又陌生的水域一展雄姿，要把捕获的鱼虾换成钱带回来，用它来兴办大规模的海洋养殖业，建设花园式的新渔村。今晚的放水灯活动，就是父老乡亲们为远征太平洋的大船队举行的。

放水灯活动规定，必须从百条渔船千座渔屋中，选出一位最英武的讨海郎和一位美丽的咸水女，让他俩共驾一叶扁舟离开风港湾，率先进入深水洋，沿途投放吉祥的水灯，意在让这对渔家男女去引导溺死鬼的雌雄魂跟着他们游向外海，这样，折桅飞帆的灾难也就随之远离大船队了。余舵柄和白柔，就是被选中来投放水灯的。

在他俩身后的近海，在靠着千百条渔船的洞岛周围，也已到了千百人共放水灯的吉时良辰。一时间，万顷海面竟成了一座灯市。

讨海郎余舵柄站在舵位上，舒心自在地摇着木橹。小舢板像木片儿，在春夜时明时晦的水天漂漂荡荡。

卧在船舷上放水灯的黑柔，透过被灯光映得通明的水帘，看到一片神美的浅海底。那两股从远海来的暗流，奔到舢板底下时，竟然渐渐地靠拢了。而双流汇合的下边，是一处奇特的海床。床底平平坦坦，床面铺着异色的贝壳，有半月形的血蚌贝，形若半瓣儿的牡丹，红彩泛泛；有圆圆的花蛤，弧形的贝壳缀满玉斑碧纹，似一小朵一小朵的五色花；有椭圆形的雪贝，那形体像冰玉雕刻成的，无瑕的纯色，光彩熠熠；有奇形怪态的翡翠贝壳，或呈秋菊形，或呈梅朵形，或呈春兰形，或呈夏花形……由于海水的运动，形形色色的贝壳，竟排列成了孔雀开屏的图案，拥拥挤挤，花花艳艳，像无数奇花异草铺在海床上。

讨海人把人形的海流称为海幽灵。尤其是通体泛白的美人形的海幽灵，被别妻旷久闯荡远洋的咸水汉遇到时，每每成为欢闹取乐的对象。

白柔和余舵柄居住在相距一百海里的两座海岛上，原本互不相识。这次白柔的老阿爸白海心应召驾船加入远征大船队，白柔跟着父亲来到了洞岛的渔港，这才头一回与余舵柄走到了一起。

从出海放灯开始，白柔就不时地偷看着余舵柄。她不了解他的性格，只是被他的出格的外貌吸引着。余舵柄留着乱蓬蓬的黑发，像大半年没有梳洗一样，那棱角分明的方脸，像利刃雕刻出来似的。这形态，引得白柔禁不住抿嘴微笑。

白柔想：这讨海人的父母替他起了容易养大的名字，爱逗趣的渔家又根据谐音叫他斜舵柄。他难道真像船屁股的舵柄斜斜地插进海里，是个歪角色？他可是年轻的船艄公。船艄公在讨海人中是最受人尊敬的职务，怎么会是个歪角色？他真像是裹在海雾里，让人看不清面目。

白柔越觉得迷惑，越想观察余舵柄。不知怎的，她每看一下余舵柄，心便像水灯里的火苗，突地跳一下。最后，她忽然意识到什么，羞怯地转过发热的脸。

挺身摇橹的余舵柄无意中一低头，看到白柔的手在舷外做着放水灯的动作，却没有将水灯放进海里。他被逗乐了，手掌无节奏地拍打着舢板的舷帮，豪放的笑声把脚底的舢板震得一跳一跳，浮海的水灯，也随着一晃一晃，整个海面，浪腾波激，灯跳火摇。

在余舵柄的笑声中，白柔的微红的脸儿深深地往下扎去，眼看要扎进海里了。

低俯着脸的白柔突然间看到，周围的海底来了一群幽魂似的海兽，时隐时现，来回游弋。

白柔弄蒙了：天爷，这是什么？这群怪里怪状的海兽，难道是放火灯的古俗显像，是被溺海者的鬼魂赶出来的吗？

一种不祥的预感似深秋的潮汐，冷冷地漫进白柔的心海……

数海里外的浅水区，几条舢板沿着通往深海的航道放着水灯。

白海心作为即将远征的一号船生产艄公，亲自率领舢板队参加放水灯活动。

老艄公满头花白的须发，任海风微微拂动，宽坦坦的额面黑里透红。此刻，他的眼眸中央正映出水灯那跃动的火苗，额上、脸上的遭遭皱纹，掩不住他内心的豪迈。

在多少年沐风浴浪的漂海生涯中，白海心曾驾船犁遍东海的角角落落，甚至还有过闯荡太平洋的经历。他知道，即将进行的远征，是中国的大船队第一次真正深入大洋，这将是一场出生入死的冒险，也是东海渔汉子们一次划时代的征伐。

无论是在平静安详的时候，还是威烈暴怒的当口，太平洋始终是富饶的宝库。那白茫茫的海峡渔场，米粒状的七星鱼多如密云细雨，引得白练似的带鱼成群结队地前来吞食；黄灿灿的沙底渔场，金鳞圆腹的雌黄鱼尾鳍扇打着海底沙丘，产出一串串鱼子，大群的雄黄鱼欢蹦乱跳地为产子生育歌舞；而清澈的静水渔场则栖息着众多的花斑鱼，金圈似的黄唇，赭红的、紫蓝的、橙黄的、翠碧的、紫青的花鳞张合着，状若一簇簇鲜花……

汤汤汪洋，沸沸波涛，数十艘远征船将列队前进，连成一条劈波斩浪的闯海龙。

海心髻公激情飞扬地畅想着远征大洋的场景，他周围几条舢板上的人们已将更多的水灯放入夜海。

舢板队的后边，以洞岛为中心的群岛浮在家乡海上。岛屿上成群结队的渔家男女聚集在礁岸上、渔船旁、港湾里。人们全都做着一样的事情：把水灯轻轻地摆在水面，任其向外洋自由浮荡。成千上万盏水灯在辽阔无边的海上随风漂荡。

星光璀璨，灯花烂漫。

放灯男女面对壮丽的夜景，发出纵情的欢声。这一派无边的灿烂，是无数讨海人求索的心灯的聚合。

白柔发现的那群海兽潜近了，它们晃动着暗色的背影，依次浮出水面。有头海兽将硕长的身体向上弯成弓形，顶着舢板的底部拱了起来。舢板像一只海碗，不紧不慢地倒扣在水面。余舵柄和白柔的身体在空中晃了几下，掉落在了海里。和缓的浪，似怒放的梨花，迅即将他俩覆盖。

周围的海兽舞动前肢做着鼓掌的动作，像要和这一对落海者一同来一段歌舞。海兽们黑背白腹的身影如梭穿行，把偌大的海域搅得一派浑浊。

余舵柄下意识地划动四肢向上蹿，一个猛子便冲出了水面。他焦急地向四周环顾，寻找同时落海的白柔。

十米开外的水面，一朵光彩耀眼的水花里，白柔在浪花丛中手脚乱

舞地挣扎着。她的前方有头数米长的海兽扭腰舞旋地浮出海面，东拐西弯地向她游去。这条海兽好大，一溜身体长过木橹，一圈腰身粗如鱼桶，四肢和尾巴都呈蹼状，同时扇海的时候，飞出五道白浪。黑油油的背脊，狼狗状的头部，从小生长在海边的白柔竟从未见识过这样的家伙。

这是生长在太平洋北部海域的海狗，不知怎的，现在也来到了位处太平洋西侧的东海。海狗属海洋哺乳动物，四肢短而有鳍，趾间有蹼，尾巴短小，背部呈深黑色或紫色，东海边有见识的老渔汉们称之为腓腓兽，余舵柄因远洋阅历尚浅，还不了解它们的习性，今天冷不丁地碰到，可谓是一场遭遇战。

一股雪水状的海流从余舵柄身后涌来，余舵柄借着这海流的冲力，挥臂侧身游到了白柔身边。他将白柔挡在身后，敞开宽阔的胸腹，用自己的身躯阻挡这头正冲向白柔的腓腓兽。

这头体形较大的腓腓兽似乎并没将余舵柄放在眼里，它慢慢地围着余舵柄转了半圈，继而又钻入水中，将软软的狗鼻子插到余舵柄身下，再缓缓地翘起来，像猪鼻子似的一拱。拱得那么慢，却有着强大的力。余舵柄挥手舞脚地浮起来，飞鳐似的脱离水面，跌落在五米开外的海里。

这头拱撞余舵柄的海兽，似乎重新又变得温柔起来，它侧转着头贴近白柔，尖嘴儿抵近白柔鲜嫩的皮肤，馋舌儿一舔一舔，惹得白柔似哭似笑地大喊。

余舵柄再次侧身斜游，加速接近白柔。然而，谁料想另一头体形相仿的腓腓兽在前边浮了出来，以大船横港的态势拦住了他。余舵柄向上一跃，整个儿趴在腓腓兽的背部，伸出手指就要戳它的双眼。腓腓兽来了个横向翻滚，黑背朝下白腹向天，使余舵柄刚刚落在它的胸腹上。它似乎还想与余舵柄嬉耍一番，竟似哄孩子一般，挥动前肢轻轻地拍着趴在怀里的余舵柄。

余舵柄想到命若悬丝的白柔，心里一阵发狠，他手脚并用地一蹬，身体弹飞起来，刚好掉在白柔身边。

先前那头腓腓兽分明觉得白柔已是到嘴的香鱼，它并不急于进攻，而是围着白柔戏弄，并不时贴上来在白柔身上东蹭一下，西舔一下。

余舵柄伸手把白柔夹在腋下，用身体隔开了鳐鳐兽，抡起右臂挥拳便打。

那条放水灯的舢板早就无影无踪了，但不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一座孤峰独踞的小岛。

余舵柄看到的，是他和白柔放水灯的终点——斧头岛，也是东海离陆地最远的荒岛。

余舵柄一阵振奋，拖着被海兽作弄得筋疲力尽的白柔，向斧头岛游去。

两头鳐鳐兽见余舵柄拖着白柔游水，显得更加兴奋。它俩双双尾追上来，又在他们的身边表演出各种姿态：一会儿似鱼桶直竖，一会儿像箭鱼横冲，一会儿又如涡流般盘旋。

今晚可真有些怪，鳐鳐兽不袭人，却专爱找人嬉闹，余舵柄感到自己真是见鬼了。然而嬉闹归嬉闹，对余舵柄和白柔来说却不是好玩的，人毕竟不是水中动物，在这茫茫大海中是撑不了多久的。

余舵柄怒骂了一句，加速向斧头岛游去。

两头鳐鳐兽也游近斧头岛，它们没有挨近余舵柄和白柔，而是上半身爬上灰不溜秋的礁岸，下半身浸在海浪里，两具狗脑袋左旋右转，看着余舵柄和白柔爬上礁岸。

“禽……怪！”余舵柄被鳐鳐兽逗得稀里糊涂，他一屁股坐在地面上，看了看软瘫瘫地倒在旁边的白柔，忙噤住了声音，没把“×她娘的”四个字骂完。

风呜呜，疏疏密密的云在飘飞，如水的月华明明灭灭，倒映在水里的海空似一个巨大的万花筒，扑朔迷离。

春天的夜气也冷了，余舵柄感到了一丝寒意。他又转过脸去，瞧了瞧躺在礁岸上的白柔，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他发现那头大一点的鳐鳐兽四肢撑地，肥臀扭动，已悄无声息地到了白柔的身旁，正伸着舌头欲朝白柔脸上舔去。余舵柄像脚底装了弹簧般蹦跳起来，以海鸥击水之势，整个儿扑在了白柔身上。

一直闭眼休息的白柔，分明被余舵柄的举动惊呆了，她在底下无力地挣扎着，同时含着哭腔喊道：“舵哥，你这是干什么？你，你这个斜舵柄，歪舵柄！”

余舵柄被白柔责骂得满脸通红，尽管事出有因，但他仍觉得自己的行为过于唐突。腮脓兽的鼻息已喷到了他的后脑，要解释也来不及了。余舵柄于是身子一滚，双臂紧抱住那头海兽猛地一使劲，竟和腮脓兽一同滚下海去。

白柔坐起身来，立即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她伸长脖子向海面望去，发现余舵柄正与两头腮脓兽一起在水中打转转，形势十分危急。

这种稀里古怪的腮脓兽，大多生活在北方的白令海峡一带，很少来到中国东海。它们平时凶狂得很，能够生吞小鲨鱼。只有到春天发情的时候，它们才变得温顺，喜欢找落海的男人嬉耍。现在，这两头腮脓兽发觉余舵柄像是个能玩得起的角色，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更为狂热地逗弄着余舵柄。

白柔深悔刚才错怪了余舵柄，情急之中，也向着大海冲了两步，打算纵身跃入水中。然而，她忽然发现，脚下的海水中又有十几头腮脓兽已游到岸边，正欲从礁石下爬上来。

水中，余舵柄也发现了众多腮脓兽正欲围攻岛上的情景，连忙调转身向礁岸边游来。那两头玩得正开心的腮脓兽一见他要逃走，哪里肯依，它们一前一后将余舵柄围住，挥动前肢将海水劈头盖脸地掀到他的身上。最后，它们中的一头腮脓兽干脆在余舵柄身边一滚，用前肢将余舵柄整个儿抱住。两头腮脓兽为了不让余舵柄上岛，竟然干脆携着他向远海游去。那群本欲上岛的海兽见此情形，竟也一头头转身尾随而行，像是要去瞧个热闹。

“舵哥——”

白柔对着茫茫大海发出了绝望的喊声。她沿着乱石垒垒的海岸，声嘶力竭地喊着跑着。她的黑皮鞋已落在海里，尖锥状的藤壶壳划破肉色的丝袜，硬生生地戳入她的脚板，血色鲜明的脚印排成两行，在岛上伸展着。

夜海深处，正如讨海人的行话所说的“网起来了”。雾气像一张大

网，把夜海罩在一片混沌之中。

海暴即将横扫斧头岛海面了！

白柔在岸边找不到余舵柄，憋住了一股猛劲，向斧头岛巅顶冲去。那斧头岛状若倒竖的太平斧，山巅如锋利的斧刃，几近垂直的岛坡险峻如削，行兽难爬，飞鸟不栖。弓腰攀登的白柔，抬起冷汗淋漓的脸，头顶“砰”的撞中凌空悬挂的危岩，摸了摸，头发里已凸起一个大大的血包。她扭摆着迎风弯曲的腰肢继续前进，面临一片直竖的土崖。她往突出崖面的巨石跳去，脚底刚落下，巨石轰地翻落下来，连着倒塌的土石，一路滚进大海。茫然失措之间，白柔一屁股摔进巨石留下的土墩上，上身摇曳欲坠，差点伴着巨石滚落海涯。她稍稍停顿片刻，喘了几口气，又攀着野藤，一口气攀上狭窄如刀刃的峰巅。

渺渺远海这会儿已变得轮廓清晰起来，洋面上出现了罕见的“灰姑娘”。传说一个叫灰姑的渔妇，丈夫陷进海暴，她从望夫礁上投身大海，每当风暴快降临时，她预先兴风作浪，招引讨海郎们回港避风。殊不知她掀起的恶浪，往往把抢先回港的避风船卷翻了。讨海人把灰姑娘看成凶兆。那灰姑娘，从暗流的海底哗的喷出来，成巨大的蘑菇状，向高远的天际隆隆升腾，下边是粗壮的水柱，顶部是圆形的水冠，冠顶飞出的灰茫茫的水汽，像灰姑的散乱的头发漫空飞扬。

远海的灰姑娘浪在爆炸，白柔的心也在爆炸。舵哥啊，你会不会漂入浪区，葬身海底？

白柔突然发现，斧头岛南侧小沙滩上，炫目的舔沙浪里翻动着一条形似人体的东西。她认定那便是舵哥，一时竟忘了脚底下是个陡坡，刚起步飞跑便向前摔了个跟斗，身子随着坡上的细石一路翻滚而下，最后重重地砸在一块岩石上。白柔浑身上下已有多处汨汨淌血的伤口，眼前则金星乱冒。她挣扎着站起来，又踉跄着向那片沙滩走去。她一头冲进沙滩外沿的浅水里，抱起那人形的物件，一看，竟是一根断了的舵柄！难道这预示着像舵柄一样折断了？白柔心头一惊，跪倒在汹涌的海浪里。

远方的太平洋，夜的色调越来越浓烈。

近处的家乡海，灯光水彩越来越耀眼。

放水灯的人们大多散去了，只剩下海心髒公的舢板继续向外海漂游。

海心髒公久久地望着空蒙的夜海，开始为女儿白柔担心。这么久了，仍不见白柔乘的舢板回港，这神出鬼没的大海，是否使阿姆^[1]们出了事故？不，应该不会的，凭余舵柄髒公的技术，遇到天翻地覆的海难都能潇潇洒洒地进出，绝不会在这种细波微浪里出事。他俩到底去哪里了呢？

放水灯前渔哥们的玩笑声又在海心髒公耳畔响起：“海心髒公，那么个娇娃女儿跟余舵柄出海你就放心？说不准那根斜舵柄会插进白柔身体呢！”

海心髒公心想：不管是什么缘故，总得要找到他俩。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划桨速度，向斧头岛水域划去。

几个小时后，舢板到达斧头岛沙滩。

海心髒公抬头向前望去，只见女儿白柔像搁浅瘫痪的柔鱼，无力地扭动着向他招手。

“阿爸，舵哥被媪朥兽抱走了！”

海心髒公抱起女儿，走向舢板，听着女儿叙述详情。当他听清余舵柄的遭遇后，不由得仰脸望着雾茫茫浪腾腾的远海，咬紧的牙帮迸出了一个字：“找！”

一更天，海暴放屁生烟。

二更天，浪舌舔船臀。

三更天，风像海鬼哭老娘。

四更天，水山高过桅尖。

五更天，风浪卷塌天。

海心艚公驾驶舢板在风浪中跌宕起伏，他整整找了大半夜，依旧没有发现余舵柄的踪影。

白柔哭红了双眼。

海况一更变一样，扁舟难斗卷天浪。海心艚公只得把舢板驶回洞岛港湾，漂向自己的洞渔一号渔轮。

注释：

[\[1\]](#)阿姆，是老一辈对后代的爱称。

二

停泊在港湾里的，是远征太平洋大船队的五十艘渔轮。这批渔轮来自江苏、浙江、福建三省，体形雄壮，外壳坚固，马力强大，桅尖红旗猎猎，舱面大网遮天，全身漆色鲜明。

洞渔一号船舱里，聚集着前来参加会议的艄公们。全船队五十条渔轮，每十条船为一支分船队，选出海心、路顺、余舵柄、殷洋、阿雄为分船队带头船艄公，五位艄公组成大船队队委会。海心是一号船艄公，又是渔村的老支书、老村长，被大伙公推为召集人。他在此前已召集过几次队委会，研究征伐远洋的各项准备事项，确定太平洋航线。今天是远征前的最后一次队委扩大会，大伙等候海心艄公前来主持会议，以便从五位分船队带头船艄公中选出大船队总带头船艄公。具体的方法是，每位分船队带头船艄公提出各自承包大船队的经济分配方案，谁的承包方案获得多数人认可，谁就当选为总承包人，也就是大船队总艄公。

鱼汛一刻值千金。近段时间鱼汛消息频频传来，在太平洋中部渔场的各国各地区放网船已连续获得高产。远征大船队各船艄公心急如焚，他们计划在选出总艄公后立即行动，趁着顺风顺流，挥师南下。

洞渔三号船的路顺艄公是个年轻人，担任过渔村副村长。他看看一号船海心艄公还没有到会，细长的个儿，在艄公中穿梭着，窄脸儿被笑容挂得更长了，招呼道：“各位艄公，大伙安心等一下，海心老艄公啊，是个说四更出海不五更吹螺的人，他会按时到场主持会议的。”

洞渔九号船艄公叫殷洋，年近三十，长着黑蓬蓬的络腮胡，眼缝眯着笑容，喉口发出粗犷的声音，喊着路顺艄公的绰号：“顺风旗，既是海心艄公来掌会议的舵，你现在先显山露水，是不是想占舵位？”

熟悉情况的人们都知道，闯海人嘴巴臭，都喜欢替别人取绰号，路顺艄公叫顺风旗，殷洋艄公叫黑白鳗。路顺艄公和殷洋艄公，两个人物两样外形，内心都像海渊，深深沉沉，让人难看透。

路顺艚公听殷洋说完，连忙应道：“殷洋艚公说得对，应该根据殷洋艚公的话办，海心艚公是公推的主持人，我们静候老艚公来掌会议的舵。”

殷洋似笑非笑地纠正道：“谁掌那条船的舵，已有定数。至于总带头船的舵，要看谁有真本事，才能定夺呢。众位讨海兄弟，根据现今的政策，我们五位分船队带头船艚公，人人都有资格竞争总艚公的位置，是不是？”

一些艚公赞同道：“对，谁提出的政策合大伙的口味，我们就听谁的渔令。”

艚公们正在等候海心艚公，洞渔一号船的放网艚公潮水叔，拎着一一些涂满红粉的猪头，从埠头下船。

殷洋艚公闲着无事，用话搭讪：“潮水叔，你买了那么多猪头，是祭天公，还是敬海神？”

年过花甲的潮水叔分外虔诚地说：“上岛祭天公，下船敬海神，这是讨海人的规矩。这次远征太平洋，时间怕有一年半载，每条渔轮的冰舱里，都冰上几只全猪和几个猪头，以备灾难临头时，祭敬海神爷，求他保佑，使大伙平安无事。”

俗话说，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有钱的渔轮，买几只数百斤重的全猪。无钱的船只，买几个小小的猪头。全用渔火烧得烂熟，又用吉祥的红粉抹个通红，搁到船头祭敬天公海神，这是渔家千百年来的传统。

年轻的讨海人并不十分迷信。殷洋又说：“祭海敬天，都是喉咙往下咽。到头来，还是用于改善讨海人的伙食。潮水叔，在太平洋，餐餐鱼虾，令人口厌。你们什么时候吃猪头肉，不要忘了通知我。”

“那好！”潮水叔应道。他看到，一个卖纸钱的渔妇，来到船旁的埠头上，连忙说：“到太平洋，外国的口岸，没有金银^[1]出卖，得多带些金银出海。”

他喊道：“那位大嫂，买几捆金银。”

那渔妇没有上船，把纸钱丢到舱面，又接着潮水叔抛下的钱。

殷洋艚公开玩笑道：“大嫂，你不上船，是否怕我们把你关进船舱，玩过了，载出海，把你撈到礁岛上？”

渔妇应道：“你们这些咸水汉，一出海就撒野，三天不吃腥，头脑就不清，专门干那种勾当。让我遇到了，我割掉你那鸡儿，看你们还敢野！”

殷洋：“你既然是野妇道，怎么不敢上船来，咱们试试看。”

渔妇：“我都可以给你当老娘了。你老娘是心疼你这龟儿子，你这龟儿子要出海了，老妇道上船，不洁净，不吉利。再说，龟儿子得留点精气神，去应付太平洋风浪呢！”

在艚公们的笑声里，渔妇走了。

一旁的路顺艚公说道：“殷洋艚公，你我毕竟是咸水光棍，没上过阵，遇到这些野悍的渔妇，就败阵了。”

殷洋继续逗笑：“艚公们，你们远征前，有老婆陪几夜。我和路顺是光棍，回港孤独，出海冷清。这次到太平洋，上外国海岸时，你们帮我们找个临时的洋老婆。不然，在那风浪滔天的太平洋，小命出个三长两短，我们是白到人间走一遭呢。”

“殷洋艚公，反正还得等海心艚公，我讲个笑话，打发时间。”路顺笑眯眯地说开了，“有个远征太平洋的讨海人，在海里熬急了，登上外国口岸，找洋女人寻开心。他瞄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上前搭讪，谈了几句，女子明白讨海人的邪心。女子挑逗道：‘兄弟，你真的想和我好？’讨海人连忙说：‘对，对。你领我到你家。我给钱。’

“那女子把讨海人领到一座独立的房子里，让讨海人在外间等候，自己到里间，说是把屋里的人支走。

“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个洋男人，对讨海人说：‘你的事情，那女子都跟我说了。我同意你出卖自己。我这里的规矩，先付千元押金，再做事。不然，你睡在这里，我供你吃喝穿用，你一拍屁股溜走，我会吃大亏。那女子刚刚拿去的五百元介绍费，从你的钱里扣除。’讨海人情急

智昏，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他急巴巴地说：‘应该。我付钱。’他把押金和介绍费交给外国男人，催促道：‘快领我到房里，和那女子交好。’外国男人：‘那女子领了介绍费，早从后门走了！’讨海人一急：‘什么？她不是接待外国渔民的妓女？’外国男人发怒道：‘我根本不认识她。我是介绍外国劳力的中间人。那女子说你偷渡到我国，要找工作，出卖自己劳动力。原来，你是偷渡来的流氓。你滚！不然，我报告警察了！’

路顺艚公信口开河地说着，逗得人们哈哈大笑。

殷洋艚公边笑边问：“顺风艚公，你是不是用笑话喻示什么人？”

“随人家怎么想。笑话归笑话，还有下文呢！”路顺继续卖弄口若悬河的本领，说，“那讨海人没吃到腥味，反而被骗走五百元，自己差点被卖身，心肺快气炸了。

“一个好心又调皮的渔哥儿，看到讨海人终日含怒，心生一计。他拎着一桶掺着红色鱼血的鱼油，悄悄倒在讨海人必经的舱面。讨海人的两只脚啊，一踏上舱板，呼的一个打滑，摔了个嘴啃地，脸上溅满红通通的鱼油。他慌里慌张地爬起来，撑着地面的手脚又一个打滑，一屁股砸地，屁股粘满红通通的鱼油了。

“那寻开心的渔哥儿，在旁边拍手喊叫：‘哈哈，浪子回头金百万，你变成两头红，太好了！哈哈，两头红，太好了！’”

殷洋的双眼频频眨动，默然不响。

众艚公中有人顿悟，说：“哦！我知道这段笑话的暗意明义了。我们这次远征太平洋，大船队捕鱼事业会红火！家乡的生产建设啊，也会红红火火！”

大伙齐声呼应：“哈哈，太好了，两头红！哈哈，太好了，两头红！”

人们正在欢笑，海心艚公迈着震船的脚步，从邻船跨上舱面。他仿佛带来震慑一切的力量，人们停止了话声，向他射来敬佩的目光。

路顺笑道：“海心艚公，鱼汛不等人，大船队今天要出征。马上开会吧！”

海心髹公慢慢地抬起头来，声调沉沉地：“会议得延迟。”

“怎么一回事？”

“昨晚，余舵柄髹公被腓腓兽抱走了！……”

二十多位船髹公立时喧闹起来了，有的问，有的嚷，有的骂。殷洋髹公气得怒发冲冠，骂道：“你娘的海神爷，让我们未出征先折将，还敬奉你个屁！”顺手把数十斤重的猪头举了起来，霍地撂进了大海。

路顺髹公颤着声问：“海心髹公，会议延迟，大船队难道不出征了？”

人们抬起脸，像士兵静听着将军的命令。

海心髹公锐利的目光，射向前方的渔乡洞岛湾。岛湾圈着弯弯曲曲的礁岸，黝黑的、青紫的、灰褐的礁石，大块垒着小块，圆块叠着方块，直竖的压着横卧的，姿态万千。礁岸底部是海心髹公从小熟悉的黑石龙，是由漆黑漆黑的礁石连缀成的，被身上的灰礁褐矾压制着，昂首怒号。海心从小就听过传说，那条替渔家造福的黑龙，是被天神用礁石压制着。可是，他一直弄不清，那压制着黑龙的礁矾，象征着什么。

礁岸内侧，是一排排的渔屋。其间，偶尔可见豪华的洋房，砖壁紫红，平顶雪白，尤其是铝合金门窗，闪着光芒。可是，大多数房屋，是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甚至解放前砌成的，墙壁垒着灰黑的石头，还有斑驳陆离的海滩卵石。屋顶盖满海涂做成的黑陶瓦，瓦上压着大块大块的礁石。远洋风暴刮来的咸水雾，像繁密的积雪，在山谷凝止不动地散布着；低凹的坳塘地，水雾异常浓烈，像晶莹的冰山，沉甸甸地压在渔屋上。

这常见的景致，多少次使海心髹公感到，那白雾真像贫穷和寒冷，压迫着部分尚未致富的渔家。今天，他分外觉得，心快被贫寒的冰雪压裂了。

他当然想到部分父老乡亲贫困的原因。靠田吃田，靠海吃海。讨海人没有田地，只能捕鱼。近年来，祖辈赖以生存的近海渔场出现了变异，是工业污染、洪水淡化、气温升降、潮流无常造成的。因此，主要的经济鱼类，如银带鱼、金黄鱼、黑乌贼、白海蜇，好像被龙王爷收回

去似的，产量赛过退潮汐，收入胜似落风帆，有降无升。往昔兴集体，眼下兴个体。集体留下的船和网，破得像渔孩的露腩裤，没有钱修理。经济不富裕的个体，想购置船和网，要筹集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贷款借一舱，高利贷借一舱，收入不够支出，债务快要压沉船。

渔家是有出路，就是他现在注视的地方！

那是洞岛礁岸外的数万亩黑油油的海涂，还有海涂外数万顷清澈的港湾。海涂能种出的，有黝黯的紫菜、赭色的羊栖菜、漆黑的墨贝、花艳的灰蚌、青绿的泥螺。清水能养育的，有鳞光射人的白鲷鱼、五色驳什的石斑鱼、红膏鲜美的梭子蟹、透明雪亮的海蜇。

可是，要开发这块沃土，得几百万元、几千万元资金！到哪里筹款？县长找过自己，指着报上醒目的标题“中国要发展，就要征战全世界！”说：“渔乡要发展，也要远征世界大洋，筹集巨额资金，发展近海养殖，建设花园式渔乡！政府决定组建远征太平洋大船队，调集各地经受不了远海风浪的渔轮，即刻出发！……”

家乡的景状，在眼前展现；县长的话，在耳畔回荡。海心髯公又转望烟波苍茫的大洋……

在海心髯公眺望、沉思、联想的时候，喧闹的髯公们，相约过似的沉静了，各显其姿：有静默、有深思、有激奋、有展望、有等候……

海心髯公依旧神态自若，虽没有显露，稍微里透出明朗，宛若默然地叙述着打鱼人常念的经：脚踏船板三分命，被大海折腾的咸水人，翻船溺水是常事。没有一个讨海人，身旁溺死个把人，就搁船不出海了。就是祖宗死在海里，也不得误鱼汛，去太平洋抢捕鱼虾。

路顺髯公仔细地察看着海心髯公，低声嘀咕道：“远征太平洋的准备工作，淡水、大米、柴油、衣服，都备齐了。”

海心髯公会意地点点头。

路顺又自语似的呢喃：“余舵柄髯公是遇到发情的腩腩兽，那情种发情时，很少害过人。大船队如果要出海，可以排成一字形，边搜寻余舵柄落水的区域……”

殷洋艚公插嘴道：“选举总艚公的会议，要不要延迟，等余舵柄艚公回归后，再召开？”

海心艚公紧闭的双唇，迸出了两个字：“出征！”

艚公们沸腾了！

大船队沸腾了！

大海洋沸腾了！

正值早晨辰时，晨光像一派淡淡的雪影，从东方水平线上溢出，漫过瓦蓝色的中天，迅速地覆没了偌大的苍穹。上穷高天，下至水面，流淌着凉凉的气息。

路顺艚公最后离开一号船，又犹豫地问了一声：“海心艚公，开始出征吗？”

海心艚公折腾了一夜，睁大了泛满血丝的眼睛，发出闷雷的应声：“出征！”

路顺艚公又问：“要不要延迟些时间？是不是即刻出征？余舵柄可能从其他地方回来……”

海心艚公的声音更重：“出征！”

路顺艚公一咬牙，高声呼喊：“吹螺号！立刻出征！”

在冲天荡海的螺号声里，洞渔一号船率先发动，柴油机隆隆轰鸣，缓缓驶离埠头。

突然，被父亲打发回家的白柔，风卷柳摇地奔上埠头，手里拎着个包袱，“扑”地抛上一号船，双手拉住垂在埠头上的缆索，全身后仰地拖住一号船。

海心艚公发问：“阿姆，你要干什么？”

白柔应道：“阿爸，舵哥因我出事！我要跟船出海，寻找舵哥！”

挺立在驾驶室里的海心髒公，满脸皱纹抽搐着，吆喝：“松手！船只要远航，不能送你回岛！”

海轮拽着缆索，把白柔拖得向前踉跄，脚尖踢着地面，双膝跪在埠头临海的边沿上，喊道：“阿爸，我从小不晕船，远航就远航！”

眼瞧着女儿泪汪汪的眼睛和跪在地面的柔美的身姿，海心髒公的脸盘，没有动情的红晕，没有忧虑的苍白色，又粗又深的皱纹，像海面的波浪，一道紧挨着一道。这由海难的利刃雕出的皱纹，昭示着沸腾的心绪。他的脑海里，闪现着满辈子闯荡远洋的险恶的景象：

引诱船只葬入墨黑的海沟的鬼火，
把大船眨眼间卷得不见踪影的龙卷风，
片刻拔海崛起片刻杳然无形的撞船礁，
一口吞下整条小船的巨鲸，
把巨鲸撕咬得血肉横飞的大鲨，
舌齿的剧毒毒杀大鲨的海蝎子，
射出金闪闪的电流击毙海蝎子的电鳗，
似利箭戳穿电鳗的枪鱼群，
.....

想到这些，海心髒公的大手不由自主地拉响继续退船的铃号。

船只从埠头旁退后一步，又把白柔向前一拽，白柔整个儿挂在船舷外的缆索上。她弯曲地缠着缆索，泪水淋漓的脸，发出怆然的恳求、哀痛的泣诉。

骤然间，海心髒公的视野里，女儿的泪水闪闪的脸，叠印出另一张一模一样的脸：清秀秀，泪汪汪，同样发出怆然的恳求，哀痛的泣诉：“白柔她爸，我拉不住身体落坟坑的力了，求你快从远洋回来，和我最后见一面啊！”

是啊，那是十多年前的风暴天，自己还在远洋沐浴风浪。家乡，暴风把覆盖家屋顶部的网干草，吹得漫天飞飘，连压草的灰礁石也被卷上高空。重病在身的妻子，苦苦哀叫，终于等不及他回来，撒手西归了。柔弱的女儿白柔，从此过着孤独的时光。

痛苦的表情，从海心髻公脸上显露出来。

一直在旁边窥探的路顺髻公，赶紧顺流扳舵，喊：“快！把白柔妹子拉上船！让她跟船出海！”

洪亮的螺号声，如啸天的魂魄，以强有力的冲击波，振荡着广宇！摇晃着浩海！推击着岛峰！驱使着成排列阵的渔轮！震撼着神情庄重的讨海人的心！

由于这是寻找遇难者的航行，峭拔的群岛，湛蓝的港湾，没有鞭炮迸发的火花，没有锣鼓敲响的音乐，也没有挥舞花朵和灯笼的送行。

大船队离开港湾通往大海的海峡后，一艘接一艘地，排成直真的单列，雄赳赳地进入东海的深水区了。

那里的海，像一座铺满浪花的野地。每当飞舞的水花扬上高空，似一派繁密的花瓣，形成迷人的景观。一阵水花落下来，远天顿觉清朗；底部，成排成排地隆出一道道山脉状的水山。于是，船队前方，横亘着峰峦接峰峦的水的山脉。一排山脉后边，排列着一排深谷，一直铺向迷蒙的太平洋深处。距离越远的水山，竟然越显得巍巍耸立，其运行的气势，让人觉得，每座水山，不是从远处水面涌来，而是从高不可攀的云天，斜斜地倾下来，势欲碾碎整支大船队，撞崩峭立的群岛，再向相反的方向，隆隆而去。而且，那比平时都雄伟的水山，大部分时间，都在混沌的水汽里运动，这就使人预感到，前途是何等的险象环生、奥秘难测。

面对远洋的不常见的险情，大船队周围的一切，越发变得宏伟壮观。

每一艘渔轮，都像一匹奔驰的骏马。每当它们以雷霆万钧之力，横跃深邃的水谷，撞在耸立的水山上，分崩离析的水山，粉身碎骨的喷射，分明是被无形的天柱砸碎一般。船的躯体，无论是迅速地升腾，还是飞快地下降，头部始终豪迈地高昂着，又把自身的豪气，化成呐喊之

声，呼啸长天。船头两边，圆圆的船眼，永远不气馁不闭合，始终发出犀利的光。船的全身，黄橙色的风帆鼓鼓地张开；银灰色的尼龙网随风翻飞；船头桅、中舱桅、尾臀桅的尖端，红色的风向旗猎猎飘扬。一切的一切，朝着水雷鱼狂的远洋，展示无尽的风姿。

驾驭渔轮的人们，舵工迅捷地旋动着轮盘，掌锚人拉起粗壮的锚索，补网者用梭子划着优雅的弧线，煮鱼的挥汗如雨，老轨的脸涂满黑色的油垢，他们各自保持着独特的意象。

这些人里，有近年富起来的，穿着红褐相间的皮衫、蓝斑斑的牛仔褲、花花绿绿的春秋衣、印着外文字的名牌衣服；有家境不宽裕的，依然披着东海讨海人的传统服饰，上衣是染过黄桐油的白帆布做的，斜襟上缝着布纽扣，双腿套着黑色笼褲，宽大的褲筒，下面有着网状的布皱。

生气勃勃的讨海人，驾着气魄雄伟的大渔轮，隆隆地远离大港湾。船队以洞渔一号为中心点，后边的船只，向左右侧驰去，迅速列成一字横队，从晨光迷人的东方，向稍显暗蓝色的西方水天延伸开去。如一条漫长的船之龙，向着波涛汹涌的南太平洋横向滚去。

刚刚开始远征的大船队，一艘渔轮像一个破浪疾驰的龙头，把辽阔的海面犁出数十条溅玉飞雪的水龙，齐头并进地寻找着余舵柄艚公。

东海渔船，分工细致。在风口浪尖的紧急关头和最黑暗的五更天寻找渔场时，掌舵驾船的，是统率全船的生产艚公。半夜三更操舵的，叫驶船艚公。驶船艚公的助手，专司入夜时分驾船事务，叫帮舵。操纵船用柴油机的，叫老轨和二手。负责撒网起网的，叫放网艚公。具有神奇的勇力、带头摇大橹操小船的，叫橹大。耸立在高高的船头，操作起锚机的，叫前头。腌鱼冰鱼杀鱼的，叫掌薄。煮饭熬鱼蒸虾的，叫财笨。还有几个舱面伙计。全船的职务按生产艚公、驶船艚公、放网艚公、老轨、橹大的顺序排列，其余的则是平辈的伙计了。

洞渔一号船没有驶船艚公。放网艚公叫潮水叔，是个六十出头的老渔翁。他一边帮助海心艚公掌舵驾船，一边看海寻人。

船队足足寻找了大半天。晌午时分，海风微微吹拂，浓云缓缓飞散。火浪沉沉平伏，天气转为晴朗了。

不多久工夫，天际如洗，最后一抹游云，向着远处轻飞曼舞而去。火海如镜，最后一朵水花在细波微浪的推动下，朝着远洋渐渐地流逝。

一号船放网艚公潮水叔，替海心艚公掌了一会儿舵，又把驾驶室让给海心艚公，拉着名叫“财笨”的老炊事员，站在船头，抽着旱烟，观察着海面。

老财笨问：“潮水，找了那么多水域，不见余舵柄，不知那阿姆，会不会出事？”

潮水叔神情恍惚：“那阿姆是游海好手，只要海神爷不吞灭他，早晚会回归的。”

老财笨的细眼缝，掠过一抹暗淡的光，想了一会儿，说：“我们闲着，耍耍吹螺招魂，怎么样？”

潮水叔敲掉旱烟灰，说：“也好，如果海神爷灵验，能把阿姆召回来，我虔心敬他老人家，一日烧三炷香，磕三次头！”

老财笨招来几个渔哥儿，把几盆红褐色的十脚石虾、白肉黄膏饱满的深海巨蟹、大头滚圆八臂粗壮的抱人章、皎白晶莹的鲨鱼脑，外加香炉，井然有序地摆在舱板上。他又拿出一沓贴金印银的冥钱，用打火机点燃起来，一张接一张地抛进海里，嘴里唠叨着：“海神爷，鱼虾请你吃，美酒敬奉你，钱财任你花，虔心央求你，替我们招回余舵柄阿姆……”

不信神鬼的渔哥们，围着老财笨，打哈哈：

“老财笨，你这么虔心，那天洗碗时，怎么把碗倒扣下去，就不怕海神爷来翻船！”

“老财笨，我还听到，你把吃好饭，说吃完了，你是存心让海神吃完网里的鱼？”

“老财笨，出海时，你把大肚子媳妇领到船里做把戏，你媳妇还踩过我们的网呢！”

老财笨当然知道，这班顽皮渔哥们，是在借诳语泄惶恐。但他依然郑重地告诫：“你们的漏洞口，乱泄臭舱水。饭碗不倒放，做好不说

完，孕妇不上船，这海里三大忌，不但不能做，连说也不能说。”

劝罢渔哥们，老财笨叫唤起来：“老潮水，该吹螺号，帮助海神爷招魂了！”

“哦！来啰！”潮水叔从船房里出来，站在高高的船头，把大海螺叼在嘴里。

“嘟嘟嘟！嘟嘟嘟！……”

单独发响的螺号，带着吹螺人的心念，犹如不紧不慢的渔鼓声鸣响着，使寂静而显得憋闷的气氛，骤然消失了，变得欢欣鼓舞起来。

“嘟——嘟——嘟——”

旁边的渔轮上，讨海汉们也纷纷吹螺响应。响亮悠长的螺声，夹带着宽宏、爽朗和热烈，向远海飘荡，在那片片船帆间回响。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整支远征船队，二十多条大渔轮，全都螺号齐鸣。苍茫海空，仿佛有一批匿形的壮士，出自充沛的热情，发出震耳又荡心的欢鸣……

注释：

[\[1\]](#)渔家把冥钱叫为金银。

三

那是在午夜，余舵柄稀里糊涂地跃离斧头岛，被发情的雌性鳐兽抱进水底。

晃头趑趄的海兽，雪白的利牙紧咬着余舵柄，忽地潜进幽暗的海底，急急地拖行；忽地蹿出阴凉的水面，张嘴呼吸。

幸好！余舵柄利用深水换气的功夫，不时地张口换气，才没有在海底活活憋死。

海兽呼哧呼哧地拽了五六个小时，或许它也疲惫不堪了，慢慢地松开利牙。余舵柄被一团黄澄澄的滚浪一掀，荡出了海面。

阴阴的风，凉凉的水，一齐浸润着他。他的思路，仍像一团乱麻。

开始，他的头顶像压着奇重无比的负荷，以艰难的姿态，一下高一下低地，从低的水坳向高的浪山冲动着。当前方出现遮蔽视线的阻碍物时，他的双手弯成十支硬邦邦的爪子，撕扯着自己的胸口，渔衣的胸襟扯碎了，心窝的周围显出一道道青紫色。

不管他是出自悲观和绝望，还是出自后悔和惭愧，而进行自我作践，但有一个企求，却溢于言表。

他是想循着海的流向，找到斧头岛。那座岛上，有他不辞而别的渔家女白柔。作为一个讨海人，不管是自己喜欢的女子，还是自己厌弃的女子，在海暴逞狂的时候，没有本事保护她的安全，是讨海人的最大的耻辱。当然，有那么多的人，知道白柔和他出海放水灯，发现她俩久久没有回归，大凡会循着放水灯的航路，找到斧头岛。那样，白柔就不会被遗弃在荒岛，青春的生命能得以保全。

想到这里，他得到了慰藉，脸稍微转动。这是他希冀回归的第二条航道。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按照原先的计划，大船队快要开始远征。渔

家的铁的纪律，出海潮汐到来时，渔船按时出动，即使老爸迟到，儿辈的船，也不会等他。按照这种行船不等爸的情况，大船队不会因为他的失踪，而耽搁出海的时间。如此，他该怎么办？

这时，一场海暴已经刮到这片叫不出名的海洋。余舵柄的前后左右，全是黄色发光的水，水流在聚集，成为圆顶拱起的山、壁面如削的崖以及漂浮的团块。

开始，余舵柄循着和缓的水势，漂啊漂啊！他休息了一会儿，竭力一游，蹿上一座高拱的水山顶部，借助浪的浮力，托高了身子，想看看自己是否还在斧头岛区域，是否还能看到岛上的白柔。不料，前边又拱出一座水崖，严严实实地挡住了视线。他又暴躁地挥动拳头，无声地扎进水崖的深处，无意间发现，一条棕褐色的鲩鱼，挡在自己的游道上，气得他顺手握住鲩鱼，唰唰几下，撕得鱼儿碎肉横飞。

已是清晨五六点钟，天地持续着混沌不开的局面，头顶的空间像渺茫的沙漠倒扣下来，暴风把黄沙状的云彩，旋得直翻横滚，漫天迷蒙，分不清东南西北。

他的倦怠不堪的身体，再也不能抗浪顶流。他只得仰天躺在水面，任凭漂浮。这时的他，脸颊上一颗又一颗的水珠在滚动，不知是溅上去的水滴，还是哀泪……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他被一种船头击水的声音惊动了，睁了睁发酸的眼睫，原来是一条装机器的网艚船。

网艚船已经发现了他，靠拢过来了。

船上穿着防浪衣的中国讨海人，甩出如蛇飞空的渔索，落在他的前边：“抓住渔索，我们把你拽上船。”

他一阵振作，热血又涌动起来了。他逞强地拨开绳子，侧身穿浪，游近网艚。水面离舱面很高，他身子已经非常劳累，再没有力气攀登了。他再次推开讨海兄弟伸下的竹撑篙，双脚一蹬水，浮入一座涌来的浪峰，身体随着浪峰一打滚，砰的砸在浪峰脚下的网艚舱面了。他那又酸又痛的身子，动弹不得，嘴里却迫不及待地发问：“讨海兄弟们，感谢你们的恩典了。请问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距斧头岛有多少海路？”

船艄公是个瘦个子的中年人，拎来满瓶糯米酒，递给他：“兄弟，先喝一瓶酒，暖暖身，壮壮力。”

余舵柄一口气喝完了一瓶酒。

船公又说：“讨海人，谁没有翻船落海过？谢什么。现在是日头落西山的五六点钟。这里离斧头岛，有大半天的海路。敢问兄弟，你做啥漂到这里？”

“哦——”酒精是讨海人力的源泉，余舵柄得知时间和海路后，急得撑臂蹬脚地爬起来，在吼叫声里，重新挺起硬邦邦的腰杆，一边粗野地骂着，一边叙述自己的遭遇：“该死的斜舵柄……该死的腥膻兽……”

听完余舵柄的叙述，网艘船公也急了：“舵柄兄弟，你说有个妹子漂落荒岛，大船队今天出征！你如果往北去斧头岛，接出妹子，你会跟不上远征大船队。依我看，人们发现你俩没有回去，会驾船接走妹子的。不过，你如果往南追赶大船队，只有走一条凶险的航道。”

余舵柄赞同船公的话，他也了解这里的海况。洞岛的讨海兄弟们，是会出海寻找他和白柔的。可是，万一白柔在荒岛遭到意外，把她孤孤单单地丢在荒岛，自己的黑良心，连海狗都不嗅。再说妹子，让人难以忘怀，在这种水鬼都胆怯的海暴天，如果北上斧头岛援助她，她也会宽谅自己的。然而，虽然这事情很急，远征太平洋，才是关系到全局的大事呢！自己又是分船队带头船公，多么重的责任啊！这种大事，才是连心的肺，撂不开。要参加远征太平洋，只有往南走，驾船穿过唯一的险水道，才有可能追上大船队。那条险滩航道，既狭窄又弯曲，险得白日鬼唱歌，还有能夹扁船的海岬、撞碎船的礁矶、吞噬船的旋涡、吃船人的水兽，要多奇幻有多奇幻，要多险情有多险情！闯这条闻名大海的水鬼航道，等于往鲨鱼嘴里钻。这些救了自己的网艘兄弟，也有妻儿父母，叫他们跟着自己钻鲨鱼嘴，自己不是心窝红血的讨海人，是毒鱼的子孙！

网艘船公慷慨地说：“舵柄兄弟，往北寻妹子，还是向南追船队，凭你一句话，就是鲸鱼嘴里割舌头，我们也陪你去！”

余舵柄的心思像旋涡，不停地转。他不无意识地眺望着。数百米外，大海洋的造物，确实无奇不有，一座独立于浪涛间的人形礁，双脚合拢扎根海底，又高又壮的腰身，直直地拔起，渔鼓大小的头颅，向南

瞰视。瀑布似的海流，湍浴地泻过脚沿。急骤的浪雨，如密密的石粒射击全身。从它头顶拂过的水丝，犹如被暴风连根拔起的银发。铁塔状的人形礁，好像在向南太平洋渔场急急驰骋。顿时，余舵柄的发烫的灵魂，似乎飞离肉体附上人形礁，随着人形礁向前飞荡起来……

余舵柄像失控的飞浪，突然跃到拖在网艘后边的舢板上，在讨海兄弟惊愕不解的片刻间，松解了连接母船的缆索，这才抬头喊道：“兄弟们，我记住船号和你们的姓名了。我借这条舢板赶大船队。我从太平洋渔场回来后，如果没有加倍的钱偿还舢板和恩情，我会喂鱼鳖！”

网艘船上的讨海人，被余舵柄突兀的行动，弄得晕头转向。有人建议：“起锚，拦住他，帮他过水鬼海道。”

网艘艄公说：“这是说摇橹不划桨的人，拗不过他，由他去吧！”

实际上，网艘已来不及拦他了。他早就摇着木橹，驾舢板进入水鬼航道了。

航道的险象，真比水鬼还鬼怪！

头顶向南铺展的天际，层层叠叠的云彩，像被卷上天空的海暴浪打湿了，沉甸甸地下垂着。连刺耳呼啸的暴风，也卷不走它们。云絮把航道上空盖得又严又厚，航道变成一条暗乎乎的深洞。洞底的险滩，杂乱陈列的暗礁明矾，竟像一个个游海的水鬼，黑影幢幢，面目狰狞。过去，余舵柄仅听说过水鬼航道的险奇；现在亲历其境，这个走遍大洋的人眼角也一阵阵抽搐。

余舵柄硬着头皮摇着木橹，水鬼航道的头道险隘横在眼前了。

这是一段埋伏着重重杀机的水路，足有数十米长。他透过水面，模糊可见海底一股股强大的湍流，从水鬼航道左侧的险滩，横穿航道，钻入右侧的礁石林里，神奇地隐没了。当湍流在中央航道露出水面时，掀起一阵阵的水浪，扑向余舵柄。当它们接近时，突然爆裂开来，化为倾盆的大雨，劈头盖脸地倾泻向余舵柄。他的脚底，积满了海水。舢板也被浪水撞击得滴溜溜地旋转了。余舵柄连忙把木橹伸进水里，仰身直臂地一拉木橹，勉强地停止了舢板的旋转。

他知道，凭木橹的力，舢板根本闯不过湍流。难道让这道鬼流，截

断追赶大船队的航路？把心肠绞成汁，也要想出法儿，闯出去！

突然，余舵柄的目光，盯住湍流水道旁边屹立的礁崖。礁崖高出险滩礁丛数十米，那形状活脱脱是一头顶天立地的大海狮。咦，这石海狮的头颅伸过湍流，只要攀上狮头，跃进湍流那边的水道，就能用渔索把舢板拖过湍流。可是，从数十米高的狮头跃过湍流，缺乏弹跳力，就会落进湍流里，替这里添个水鬼呢！怎么了？还没有上场就怯阵！怕死不讨海，讨海不怕死，上！

幸好，舢板里有一条细长的尼龙渔索，余舵柄把它的一头捆在船首锚架上，另一头扎在腰间，沿着石海狮的脊背，猫腰攀登。他喘吁吁地到达狮头，身体像悬在半空，脚底空荡荡的，心里慌兮兮的。一阵暴风卷来，风像一只只强有力的手臂，砰砰有声地推击着他的身体，呼呼飞扬地拉扯着他的衣服，他觉得自己变成轻飘飘的海藻丝，快要被猛烈的海流卷走了。他顺着风势向前斜俯，眼光刚刚瞧着脚下的石狮，那向前跃跃欲扑的雄姿，正和自己的姿势如出一辙，顿时，仿佛自己也变成另一头勇猛的海狮，“啊”的怒吼了一声，向着白龙翻腾的湍流，跳跃过去。

哗！不是他的身体溅起水花，而是强力的流水，把他淹进去了！睁眼眺望，自己在白花花的湍流里忽忽坠落，“要做葬海鬼了！”他刚刚一闪念，古怪的事情发生了，身体竟然落进一派平静的水帘里。他稀奇地抬高目光，发现自己由于从高空跳下来，增添了无数倍的坠力，竟然穿透猛烈的湍流，沉到湍流底部的静水区。

“哈！老子成为福将程咬金了！”他无声地欢呼着，挥臂潜过深水区，从湍流的侧旁钻出海面，爬上一块独踞水道中央的礁石，使尽全力地拉着湍流另一侧的小舢板……

余舵柄继续摇着舢板前进着。水鬼航道的黑魑魑的深处，又一道险隘出现了。险隘离舢板较远，天色黯淡，只见航道水面乱纷纷地布满色调漆黑的物件。如果是水浪在大晃大荡，那物件则是撞船的礁群。如果水道平坦凝止，则是大群的咬人的海兽。你看，它们在航道里一跃一跃的，似在凶狠地张开着狰狞的嘴脸，咯咯地磨砺着尖利的牙齿，等候着余舵柄。

又陷进怪异凶险的境界了！余舵柄没有歇力，反而猛地发出一股莽性，急急地驾着舢板，一边咒骂着：“水鬼航道，老子刚刚追赶远征大

船队，你就变成破钓钩，要钓走我的命！我若不闯过去，不是讨海人！”

中国的远征大船队，像一把巨大的木梳子，梳遍斧头岛海域，没有找到余舵柄，只得离开家乡海，向太平洋中部水域进发。

大船队开始经过中国的东海。海天的风暴，以凝重缓慢的力度吹拂着。云海的飞扬，水浪的飞溅，在低空形成沉沉的雾幔。其间的云丝水纱，从遥远的四面八方的极处，向海的中心部位密集，形成又宽又厚的景象。这就把在其中穿行的远征船队，笼罩得严严实实。

大船队很快地进入了台湾海峡。不知是风暴的驾驭，还是形势的险恶，这个不平静的海峡，其深难测的水，墨蓝墨蓝；其高难攀的天，幽暗幽暗；像一堵水光天色砌成的黑墙，把两侧的陆岸隔离开来。

海峡里，洞渔一号渔轮奔在远征大船队的前头。二号船、三号船、四号船、五号船……二十多艘渔轮，各自的船头几乎抵着前边渔轮的腕部，连接成一支浩大的船龙，气势惊人地奔向南海。船尾柴油机排气管吐出的烟气和激起的浪花翻滚着，汇成一溜白花花的云龙。这就使浮在其上的大船队，成为云霄腾飞的巨龙，始终如一地保持着直挺挺的龙体，在幽深的海峡穿行。

几天后，这条雄威降海、伟躯击天的大船龙，路经水天明媚的中国南海，来到太平洋中部渔场。

这片渔场，位处马六甲海峡东南方。正值中国沿海春光烂漫的季节，这里却已是夏日炎炎。高空的太阳，似乎不是在放射光芒，而是倾下无数金灿灿的流体，灌满深广的大海。海的表面，金液暴涨，向四面八方泛滥过去，流向渺不可及的远方。

当阵阵狂风纷纷扫荡，阳光和闷热的空气一摩擦，仿佛燃成一团团的火焰。火焰的光，刺得船队的讨海人眯拢眼缝，只觉得眼前一派金黄，全身燥热，一个个都恨不能跳下海去，清凉一番。

泱泱海面，像被风的利刃切成块块，浮动互相挤撞的金块。海浪把金块托起来，借助天光水色的映射，更亮地炫耀着。这片金光四射的

水域，从眼前的渔场中心，向广远的地方铺展开去，一直波及晃荡蜿蜒的水平线。大海的整体明丽极了。

在明丽的大海上奔走的，是成百上千艘的渔船，有邻近国家的挂帆舟，有黑非洲的木壳船，有澳大利亚的铁甲轮，大多数则是成双结队的拖网渔轮，船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那些起网的网袋里，不管是灰斑斑的沙拉真鲨、雪粼粼的鳐鱼、黑灰灰的鳀鱼、褐溜溜的乌鳞鲳、青碧色的鲐鱼，被阳光一照，全都射出晶亮的黄色。

驶进渔场的中国远征大船队没有贸然放网，继续行进着，寻找大鱼群。

这条来自中国海港的大船队，依旧保持着整齐的队列行进。在阳光的照射下，刚刚抹过桐油的船体，闪亮的尼龙网，以及所有浸水的部位，都染成黄灿灿的色调。于是，整支大船队，状若一条金龙，在太平洋中部渔场浪游。这条金彩流溢的大船队，冲得整座渔场波跃浪腾。浪涛像块块浮金，在渔场拥挤，向远洋漂去。……

面对此情此景，海心髯公不无忧虑的心情，似乎和大洋融合了。他迅速打开鱼群探测器，以便确定放网海区和捕捞方式。

鱼探器的荧屏上间续地出现了一片片或模糊或清楚的色彩，还像流水在泻动。

海心髯公不急不躁，仔细观察，良久思考。

老髯公讨海数十年，多次闯荡太平洋和印度洋，还到过黑非洲西侧的大西洋，见识广博。他喃喃自语：“这是快速洄游的大鱼群，不能用慢速漂浮的围网兜捕，要用快速跟进的拖网打捞！”

他刚要向一号船发出放网的渔令，又转念道：“我是大船队的一号船髯公，又是渔村干部，大船队还来不及选出总髯公，应该先通知其他船放网，再撒出自己船的网。否则，自己先放网，各船判断不准，各行其是，放走大鱼群，罪过该填海呢！”

他打定了主意，举起大海螺，发出通知放拖网的螺号：“嘟！嘟！……”

路顺艚公的洞渔三号船，一直紧跟在一号船后边。他毫无异议地听从老艚公的渔令，亲自按动电键，电喇叭响起洪亮的声音：“嘟——嘟——”

海心艚公满辈子吹惯大海螺，但海螺的声音毕竟有限。他听到路顺又吹响电螺发渔令，兴奋地说道：“这舔我船臀的顺风旗！”

大船队听到螺声，多数船只响应，人们奔跑着，准备放拍网。

岂知这时，九号船上的殷洋艚公竟然吹响一长一短的电螺声。那声音，是通知大伙放围网。

大船队炸营了，有人喊，有人问，有人骂。有几条渔轮离开一号船，驶向九号船所在的水域。

海心艚公焦急地瞪大双眼，驾着一号船，斩风劈浪地接近九号船，大声喊道：“殷洋艚公，鱼汛紧急，不能船头掌舵驶倒船啊！”

殷洋艚公若无其事地应道：“他路顺读过几年讨海经，有什么资格发渔令？大船队总艚公，是你、我，还是他，还没有决定呢，你发渔令，也比他准！”

海心：“你没有听到我的放拖网的螺号？”

殷洋：“什么？你吹过放拖网的螺号了？老艚公，我刚刚观察过鱼探器荧屏，满是‘在场鱼’的屏像呢！我要用慢速漂海的围网试捕！”

海心：“那不是不会游走的在场鱼，那是朝远海快游的离场鱼，听我的建议，放拖网，快速追捕鱼群！”

“老艚公，保不准是你看花了眼，我们分头试试吧！”殷洋固执地应道，又低声咕噜了一句不满的话：“老花眼看海，把丑鲛鰵看成美女鱼！”他向伙计们喊道，“放围网，捕在场鱼！”

洞渔九号船上，放网艚公拎起臂膀粗的纲索，朝着穿波击浪迎面冲来的畏船^[1]，抛了过去。纲索落在洞渔十号船舱面，捆在它的船桩上。畏船拖着纲索，在九号网船前方，驶了个大弧圈。网船上的放网艚公，指挥着众伙计们，把挂着长网片的上纲绳，从船头一手一手地抛进海

里；把缚着沉子的下纲绳，同时从中舱面撒进水中。撒完网，上纲绳被浮子漂上海面，下纲绳被沉子坠进海底，上下纲绳之间的网片，被顺着弧线对进的畏船和网船，拖成一个大大的圆圈，围住一圈蓝波跳跃的海面，网弧和船只顺着海流，缓缓地漂动。

看着殷洋跟自己驶倒船，海心髯公的双唇抿合着，含着忧虑，也抿着宽容，他只得驾着洞渔一号船，开始放拖网。

洞渔一号是单拖船，没有畏船配合。在海心髯公的指挥下，放网髯公从左右舷伸出两块撑大网口的平行板，把网口左侧的纲绳，拴在左舷外的平行板上，又拖着网口右侧的纲绳，顺着左舷，通过尾舷，走到右舷，一路把网口纲绳丢进海里，再把纲索的一头扎在右舷外的平行板上。接着，他同伙计一起，抱起一圈接一圈的网袋，往船舷外抛出去。当他们抛出网尾时，船只快速前进，海流把船舷后的网口，撑成巨鲸的大嘴洞，后边的网袋，则像巨鲸的圆鼓鼓长溜溜的身体，被船只拖曳着，吞进大股大股的白花花的海流，呼呼地前进着。裹在海流里的鱼群，密簇簇地拥挤着，还没有来得及逃走，就被巨大的网嘴一口吞进去，在庞大的网袋里蹦跳着。

大船还没有开始拉网捞鱼，夜幕降临太平洋了，金色的海变成银色的海了。

此刻的海心髯公的心海，仿佛装进了这座夜的太平洋，银光璀璨，皎皎生辉。因为，还没有收网，他就看见大群的鱼儿泻进了网袋。他估计这网拖了整整一潮汐了，迫不及待地吹螺号拉网。

拉网是撒网的反流程作业，放网髯公跨上左舷外悬在海面的平行板，解开那一头纲绳，而后拖着纲绳，由右舷到尾舷，又绕到左舷。由于网里兜着鼓胀鼓胀的鱼虾，虽然船只停止了前进，他还是被手里的沉重的纲绳，拖得踉跄跌倒。于是，海心髯公和老轨一齐上阵，全船十个人，五个在船头拉左舷网纲绳，五个在中舱面拉右舷网纲绳。其实不是人在拉网，主要的力量是舱面的直筒式的起网机，人不过是兴奋地助力，因为这是远征太平洋的第一网啊！美好的希冀，仿佛都寄托在这一网啊！

高高的驾驶台后侧，船髯公的居住室里，一条美女鱼似的身影出现了。这是海心髯公的女儿白柔。在斧头岛海域，船队没有找到余舵柄，她当场病倒了。多日来，她躺在父亲的睡铺上，没有起来，默默地流

泪，哀哀地思念，连三餐端来的鲜滋滋的鱼虾也不吃，经不起父亲的劝告，才勉强喝几口鱼汤。就是鲜美的鱼汤，她也感到多么苦涩。是外面沸腾的讨海人，还有鱼群冲网的哗啦声，暂时淹没了她的苦绪，唤醒她的希冀。刚才，父亲又连声叫唤：“白柔阿姆，捞到大网头了，鱼虾堆成银山，快起来瞧瞧光景啊！”她心里一激灵，缓缓地撑起软绵绵的身体，歪歪颠颠地离开住室，爬到舱面。

海心艚公一手拉着网，一手扶着女儿，欢声呼叫：“白柔阿姆，头网饱，光景好。这趟到太平洋讨海，光景好起来了！”

白柔抬起目光观察着。左舷外，银粼粼的波浪中，一团巨大的网袋，被讨海人拉出海面来了。千万条大眼闪闪的红目鱼、深蓝色鳞片的竹鲛、黑蓝幽亮的大甲鲈、通体黑黝黝的乌鲳、身体侧扁尾柄细长的叫姑鱼，有的挂在网目扑腾，有的发出咯咯的蛙鸣声，有的密簇簇地拥挤着，有的依然忘不了吞食小鱼虾，状态万千。

白柔那苍白的脸上，久久凝聚的愁容消失了，快乐的微笑从眼角泛出来了。

老艚公瞧着一起拖网作业的其他渔轮，也都捞起满网袋的鱼虾，他突然想到：“咦！跟殷洋艚公围网作业的渔轮不知怎么样了？”

老艚公的额头，又现出忧虑的纹沟。

洞渔一号船放网艚公潮水叔，胖墩墩的身子挨近海心，笑口大开地问：“艚公哥，连续放网，保证网网丰产！”

海心摇摇头：“不行啊！让大伙多放一网，我们去找殷洋艚公，如果他们渔获量低，让他们改放拖网！”

潮水叔嘀咕道：“那黑白大鳗，你屡屡让他吃鲜鱼，他偏往死水海里滑，吃不上一条小虾仔，怨不得你了。”

海心应道：“话不容人，心要容人。在同一个海里漂泊，需要的时候，命都可以给人，还在乎少撒一网？再说，不止一条船放围网呢！”

夜海喧哗。

洞渔一号船刚进入围网海域，陪伴父亲倚在驾驶室里的白柔，突然尖声地叫起来：“阿爸，你快看，前边渔轮上是不是余舵柄大哥？”

海心艚公一挺身，瞭望着。前边的围网渔轮上果真有个熟悉的身影在晃动。他喜滋滋地说：“天爷，有这种奇事？那是不是余舵柄？”

已是后半夜时光，太平洋出现了另一种奇妙的景象：由于海水的强烈又缓慢的挤动，水里充满了浪沫水泡，浪沫水泡浮出海面。那艘在海面围网捕鱼的渔轮，被一团团浪沫水泡簇拥着，向前驶去。

洞渔一号船载着心如跳浪的白柔，飞驰一般，冲向那条挂着旗号的台湾单拖渔轮。

台湾渔船被时浓时淡的水烟缭绕着，似乎没有发现洞渔一号船和白柔父女，继续向远处飞奔。

眼看追不上大马力的台湾船，唤不回站在台湾船上的余舵柄，白柔急得一跺脚，不顾一切地冲出驾驶室，顺着舷梯来到舱面。她显然忘却脚底是渔船，以陆地追人的习惯，向前飞奔着，待她发觉危险时，右脚已经跨出船舷，金鸡独立地晃了几下，一个倒栽葱，哗地溅落大海了。

驾驶室里的海心艚公，把驾驶室交给旁边的舵工阿乐渔哥，抓起大海螺，向台湾船吹响紧急召唤的螺号。他刚刚搁下海螺，看到白柔跌入海里，连忙喊道：“阿乐，快停船！”

这是赤道边的汪洋，掉入大海的白柔，不但没有什么损失，还在清凉的海水里浸泡了一阵，待到人们把她拉上船，又忘了回船房换下水淋淋的衣裳，向台湾船大声喊叫：“舵哥……”

呼呼的浪涛声，隆隆的机器声，把白柔的喊叫声淹没了。台湾船和一号船之间，又飘来一团团更浓的水烟，把双方隔开了。

其实，此刻的台湾船上，余舵柄不但听到来自洞渔一号船上熟悉的螺号，而且已经发现了海心和白柔了。没有看到家乡的渔轮，他急得直想跳水。看见了一号船，尤其是发现白柔也在船上，他那令人大惑不解的怪相，又出现了。他像个不愿见公婆的麻脸媳妇，往角落里一缩，久久地不愿亮出嘴脸。好一段时间，他才恢复了常态，站了起来。

台湾船船主老盼，是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他喊问：“余舵柄艚公，前边的洞渔一号船，是不是你们洞岛的渔轮？”

余舵柄连忙应道：“是的，是的！他们在召唤我呢！”

老盼船主：“一号船上还有个渔家少女，是不是你说过的那位，落在斧头岛，被人救回后，跟船出海来寻找你？”

余舵柄怪态又生，低声嘟哝着。

老盼：“你说些什么？我听不清。你把脑瓜儿拴在裤带上，冒险过水鬼航道，跟我们船南下，还不是为了赶上大船队？现在看到大船队了，怎么像腼腆的少女，不喊他们，不露脸？”

余舵柄一咬牙，说：“距离太远，呼喊他们，他们听不到。”

老盼：“也是的。我们船小马力大，拖着大网快进。他们船大马力小。双方一时靠不拢，怎么办？要不，我酌情减速，等他们？”

余舵柄连忙阻止：“不行不行！顺流湍急，快船拖网，如果贸然减速，会把大网冲得翻网肚，造成网破鱼逃的大祸，我的罪过大如天呢！”

老盼无奈地喊：“啊呀，那怎么办？”

余舵柄想振作力气，大声叫喊一号船；又一瞧，两船之间的水烟更加浓密了，远处的一号船，再次没入溟蒙之中了。

他真正发急了，越来越大声地呼唤：“一号船！老艚公！白柔妹子！”

后来，他喊得声嘶力竭，拼命地跳跃，跳得太用力，头顶撞击着起网机吊杆，兀自忘却了疼痛；脚底不管一切地蹬着，震得舱板弹动起来，大有要把船只蹬沉之势。

洞渔一号船上，白柔看到台湾船又逝入迷茫中，像和余舵柄相约过似的，以同样剧烈的动作同样高声地喊叫，召唤着余舵柄。

海心艚公跨上舱面，拉了拉失态的女儿，说：“阿姆，风浪声太

响，不要白费劲喊叫了。你回房换衣服。反正台湾船知道了情况，不会远离的。我们撂掉放几网的时间，总会和台湾船会合的！”

白柔这才发现了自己的狼狈相，水淋淋的衣服，把舱面湿了一摊。她羞得不知怎么办，扭捏了几下，溜进驾驶室后面的艨艟公住房，唰唰地脱下湿衣服。昏黄的直流灯光下，她刚想胡乱地套上衣裤，无意中一瞥自己的身体，不由得臊得抓起衣服捂着脸。她的眼睛偷偷地藏衣缝里，怯怯地瞧着自己赤裸的胴体，苗条的身段，修长的双腿，还有白嫩细腻的臂膀，胜似一条白溜溜的银鱼儿，随着羞涩的心绪一扭一扭，像要当空起舞。她竟被自己美的体态，惑得热血沸腾，春情溢溢，忘情地翘起小嘴，吻了吻胸部的雪肤，又羞臊地把脸扎进衣服里。当她听到，外面的讨海人一阵喧闹，连忙敛起柔情，顺手抓起衣服，一边披在身上，一边溜出艨艟公房。

一号船舱里，人们因为余舵柄安然无事，欢声共庆。

两船之间的水烟，因为风的拨动，而出现模糊的影像。

这时，余舵柄经过一阵狂态后，又陷进复杂的心境，他想：“人不怪我，我要责己。回到一号船，当着大伙的面，怎样交代斧头岛的尴尬事呢？怎样和白柔对话呢？……”

想着，想着，他的心态由剧动到平静，又变成没有见过世面的孩童似的，畏怯地离开人们，向着没有人看见的角落退去，缩头缩脑地蹲下去。

冷不丁，一号船方向，传来分明是白柔的尖脆的喊声：“舵哥——”

“唉——”余舵柄像被电鳗咬了一下，把一切都忘记了，低低地蹲在舱面的身子，神经质地向上一蹿，顺势抱着竖在中舱面的起重机柱子，猫着腰，霍霍地爬上去。

老盼艨艟公急得把轮盘推给别人，冲出驾驶室，惊叫：“舵柄艨艟公，你要干什么？”

余舵柄已经爬到三四米高，听到老盼船主的叫声，停顿了下来。

他冒着生命危险，穿出水鬼航道后，没有拦住远征大船队，硬是驾

着一叶舢板，追入乌云遮水的台湾海峡，遇到来自台湾基隆的单拖轮。刚好，台湾船也要赶往太平洋捕鱼。船主老盼热情地接纳了他，答应帮他回到大陆船队。一时回不了，先在台湾船做舵工，等到太平洋鱼汛结束，再送他回大陆。老盼还保证，台湾鱼价高，舵柄在台湾船的收入，一定高出到台湾船打工的东海渔民的收入。这种同胞兄弟的情谊，令余舵柄感激涕零。不用说，这时的他，必须解除老盼船主的忧心，必须回答台湾同胞的问话。他应道：“老船主，在你这里，我感到同胞的温情。但是，我是祖国大陆船队的艄公，得回去掌舵。”

老盼船主好像猜到余舵柄要干什么，又叫道：“艄公兄弟，你那样做，危险啊！”

余舵柄加速向上爬，到达七八米高的柱子尖端，手臂向洞渔一号船挥了几下。由于爬得高，水烟渐稀，他看到一号船上，白柔的模糊的影子，在中舱面奔跑着。

这个不同寻常的讨海人，改不了怪脾气的性格，常常做出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事。他一推柱子，横空飞扑，呼呼生风的身子，打了几个跟斗，落进茫茫夜海里了。

老盼船主连喊带劝：“艄公兄弟，船都看到了，你这样冒险，为啥啊？快游回船，夜水会着凉！”

其实，当余舵柄告诉他发现大陆渔轮时，他就不顾被急流冲翻网肚的危险，悄悄减慢船速，等候大陆船只前来。看着余舵柄跳海，船只又不能拖网追人，老人急得直拍胸口。

跳入海里的余舵柄，竟然不听老盼船主的叫唤，朝洞渔一号船奋臂游去。

洞渔一号船超速前进，迎向余舵柄。

船上的白柔和讨海人，生怕夜海多灾，一齐大呼小叫。白柔看到父亲拿起几圈渔索，准备抛给余舵柄，也不管行不行，急巴巴地夺过父亲手里的渔索，喊道：“阿爸，让我抛给他！”

海心艄公的双唇，抿着少有的笑容，不无诡秘的目光，窥探着女儿。

白柔拿着渔索，扬臂甩了几下，不知是有意跳海会舵哥，还是太用力地抛动渔索，身子随着甩动的渔索，大仰大俯地晃了几下，向前一趔趄，跟着渔索落进大海了。

海里的余舵柄一急，如飞地扬臂拨水，快速地接近了白柔，手臂穿过白柔的腋下，把她全身揽了起来，以免沉入水底。

一切前嫌都冰消雪融了！一种温馨迷醉的感觉，溢遍白柔的身心。她不由自主地拧动身姿，贴着余舵柄的胸膛，轻轻地揉动着，感受着舒畅的快意。

洞渔一号船舱面，讨海人瞧着海里的状况，一反通常对艚公唯命是从的规矩，全都拍着海心艚公的身体，乱嚷着：“老艚公，那根舵柄，真的戳进白柔的身体了！”

“哈哈，大伙快看啊，白柔急得脱下衣服了！”有个眼尖的渔哥儿，指着白柔喊叫着。

白柔闻声低头，这才发觉，自己刚才在艚公房时，急于出来喊舵哥，竟把父亲的宽大的渔衣套在身上，更没有扣紧纽扣，现在衣服被浪水掀开，前胸露出来了。她好羞啊！像一条滑溜溜的鳗鲡，从余舵柄的怀里滑了出去，一头趴在弧形的船底，背朝着余舵柄，扭扭捏捏着；低垂的额，分明想把船底扎个躲人的洞穴。

“嘿嘿嘿……”余舵柄缩在白柔的后背，不敢伸手去拉，也不躲开，发出几声傻笑。

这就惹得船上的人们，又笑又闹起来。有个调皮的小渔哥，笑得又蹦又跳，踩得船只一升一降。

乐不可支的讨海人里，只有海心艚公没有笑出声来。但他的微笑，令人清楚地知道，他最舒心，披满银发的头，点了几下……

等到人们把余舵柄和白柔接上船，让他俩进船房换衣服，天已经亮了。一夜没有合眼的讨海人，一点睡意也没有，聚集在舱面上。

那条台湾单拖网渔轮，已经起好网，满载闪着银光的鱼虾，靠近洞渔一号船。老盼艚公红润的脸上，泛着欢笑，喊道：“余舵柄艚公，我

说过，欢迎你到我船里讨海，我给你高额酬金。”

余舵柄大声应道：“老盼艚公，你的情我领了，这船虽不是我的，我会很快回到自己的渔轮上的。”

老盼艚公：“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的。其实，我也是这样想，多点少点酬金，像讨海人多吃点少吃点小鱼虾，算什么？乡情才是无价宝，它比三角帆珍珠还珍贵！不！它比讨海人的生命还珍贵！海神爷会保佑你们远征太平洋大丰产，把渔乡建成海岛花园！”

余舵柄的心，涌动着感情的浪涛。前几天，老盼艚公告诉自己，他的祖籍在福建，1949年随军到台湾，把妻儿抛在了福建。这些年，祖国改革开放，他数次回家探亲，一时没有找到妻儿。但他坚信，在政府的帮助下，他迟早会回到家乡，全家团圆的。到那时，他要以老壮之躯，驾船回乡，参加家乡的生产行列，把家乡建成一座乐园。“老盼”这个名字，也是到台湾后改的，借以思念自己的老伴，也寄托回乡团圆的盼望。此刻，老盼艚公再次抒发了自己的心态，余舵柄动情地喊：“老盼艚公，远征船队回祖国大陆后，我一定帮助你完成心愿！”

“好嘞！好嘞！在这太平洋，我们还能常常相见的！渔闲时，再聚首！”老盼艚公应道。

“艚公老哥，太平洋少不了狂风恶浪，需要互相援助时，咱们携手干！”海心艚公叫道。

“好嘞！好嘞！”老盼船主的应声，随船远去了。

“昨晚，有没有人发现放围网的洞渔九号船，看到船艚公殷洋？”另一种焦急的心情，又笼罩着海心艚公了。

“那条黑白鳗滑下水，不见踪影呢！”放网艚公潮水叔应道。

“连同频率的对讲机呼叫他，他也不回答。”帮舵工阿乐哥也说道。

“糟了！昨晚，殷洋艚公看错了鱼探器，以为密集的鱼群是在场鱼，不会迅速游走。他再次放围网，会大减产呢！”海心艚公更急了。

洞渔一号船又在渔场转悠了一阵，依旧找不到洞渔九号船。海心艚公只好命令：“一边放网，一边启动对讲机，把余舵柄艚公归来的消

息，通知他所在的五号船。”

远征太平洋，说不准需要花费多么漫长的时间，为了节省使用蓄电池，也为了保守对讲机频率的秘密，没有大事情，一般不启用对讲机。

洞渔一号船放网后，讨海人们趁着空隙时间，把余舵柄围在舱面，听他叙述被海兽叼走后的惊险经历。

白柔倚在船舷上，怀着美滋滋的情怀，眺望着太平洋。

从清明幽远的海底深处，有两股鱼群游来，开始花影模糊，渐渐地彩鳞鲜丽。原来这是太平洋中部珊瑚海里的蝴蝶鱼。这种鱼体态各异，种类很多，有凤蝶鱼、绢蝶鱼、灰蝶鱼、斑蝶鱼、环蝶鱼等，鳞片五彩纷呈，十分好看。两股蝴蝶鱼群像两股色彩缤纷的海流。左侧那股蝴蝶鱼宽阔硕大，如横冲直撞的强壮的讨海郎；右侧那股蝴蝶鱼的体态，纤长柔细，像轻盈飘飞的海美人。

面对如此奇妙的两股鱼群，白柔心里一动，不由得浮想联翩。

那股浑身强壮的讨海郎似的蝴蝶鱼群和另一股柔细又浑身披彩的海美人似的蝴蝶鱼群，游近了。两股鱼群全都呈现着羞羞答答的游态，当它们的额一抵触，随即又闪电般地躲开了。

白柔看到这里，不由情切切地向人群中的余舵柄瞥了一眼，浑身触电似的燥热起来。

一会儿，或许是海流逐渐强烈起来，或许是鱼们禁不住火焰般燃烧的情欲，两股鱼流又剧烈蠕动起来了。观望鱼群的白柔，似乎感觉到，那讨海郎状的雄鱼群向雌鱼群凑过去了，而海美人似的雌鱼群，甩着尾巴，逗引着雄鱼群。

看到这里，白柔不由得莞尔一笑，幸亏她的手捂得快，才没有使笑声喷出来，惹起旁边的男人们的注意。她更加愉快地看着海。

海流的冲荡声里，雄鱼群被雌鱼群逗得猴急了，快速地冲向右边的雌鱼群，迫不及待地拉扯着美人形的雌鱼。紧接着，在海流的冲动中，雄鱼哗地翻到雌鱼的上面，紧紧地搓揉着，呈现着尽情做爱的姿势……

看到这时，白柔再也禁不住，咯咯地喷出笑声。旁边的讨海郎们，

被这位平素娴静的淑女，逗得莫名其妙了。先是余舵柄停止了叙述讨海经历，嘿嘿地傻笑几声，摸摸自己的头发；继而，几位年轻的讨海郎也傻乎乎地发笑着。

白柔竟然没有注意人们的傻笑。她熟悉大海，想起家乡东海，蝴蝶鱼也总是雌雄分开结群，当雌鱼群和雄鱼群相遇并肩泅水时，互相逗引，热烈做爱。此时，白柔从鱼的情韵，又联想到人的情韵。这情窦初开的少女痴痴地想，在这种蛮荒的太平洋水域，蝴蝶鱼如此相爱，人为什么不能爱？人的情韵，应该比鱼的情韵更美好！她再次把水灵灵的秋波，向余舵柄偷偷传送过去。

一阵阵渔轮的机器声，惊醒了白柔。她抬头一看，左舷外的海面，余舵柄担任生产艚公的洞渔五号船飞波掠浪地靠拢过来了。洞渔五号也是大型单拖网渔轮，没有畏船做伴。自从余舵柄艚公被海兽叼去后，由驶船艚公老单伯代理生产艚公，驾船参加远征太平洋。老单伯年过花甲，稀发乌亮，瘦巴脸黝黑，身材单薄。终生闯风荡浪，奇幻凶险的海洋，使他深信其间必有神鬼作祟。接到洞渔一号船通知后，他一边让伙计举行敬神仪式，一边驾船驶向洞渔一号船。此刻，洞渔五号船的宽阔的船头，摆满一盘盘刚刚蒸熟的敬奉海神爷的祭品，有红彤彤的赤魮、白粼粼的银鱼、灰斑斑的乌鲳、黑溜溜的马鲛、青闪闪的青头鳗、花艳艳的龙虾，以及几杯讨海人喝的烈性酒。被敬奉的海神爷，由纯银铸成，宽额生辉，慈眼闪光，方颊宽厚，双唇抿笑，和洞渔一号船生产艚公白海心十分相似。海神爷面前，香炉晃摇，烟气飘飞。在这寂静肃穆的气氛里，老单伯伙同几个老讨海人，虔诚地跪在海神爷前，双手合十，挥着三炷香，烟气在海神爷头顶缭绕，人们念念有词地祈求着。

年轻的讨海郎情态大异，两船还没有靠拢，他们就朝着一号船上的余舵柄欢呼起来，一个接一个地跃出船舷，上了一号船，把余舵柄横着扛上肩头，急不可待地跳回自己的船，祝贺的，欢笑的，打闹的。

一号船上，一双泪汪汪的秀眼，兴奋地盯着五号船上的余舵柄们。她是白柔。刚才，她真想和舵哥悄悄地说几句分别的话。粗心的舵哥没有想到这点。在众目睽睽下，她又羞于启齿，只有以柔情甜蜜的心，欢送余舵柄。

白柔一转脸，看到五号船船头，老单伯们正跪着把鱼虾抛下海“水祭”。白柔仔细地听着老单伯们的祈告，她的心不由得一沉，双眼掠过一阵幽幽的光。老单伯们的祈告声，和她的心声共鸣着：“海神爷啊，

继续保佑大伙平安讨海吧.....”

注释：

[\[1\]](#)两船配对的渔轮：一条叫网船，一条叫畏船。

四

无边广远的太平洋，讨海人做着分明没有尽头的重复劳动：撒网、拖网、拉网、捞鱼、分鱼、冰鱼。

这天午后，远征大船队追踪鲑鱼群，朝西北接近马六甲海峡。海面上，竞争收购鱼虾的场面，显得十分激烈。从浩渺烟波里驶来买卖鱼虾的船只，有越南的风帆船、印尼的铁壳船、菲律宾的双底船、马来西亚的大型加工船，它们争先恐后地纷纷围住中国远征船队和其他国家的渔轮。大马力的铁壳船，把座座浪山犁成两座白花的水崖，船只从水崖间射了出来，瞄准和自己齐头并进的木壳船，裹着铁板的船头故意一转，把木壳船的船头，轰地撞成折断颈脊骨似的，歪歪地瘫在一边。从其他收购船冲出的机动小艇，乘机冲到铁壳船前边。铁壳船全速前进，船舷一擦，机动小艇不是滴溜溜地打转，就是底儿朝天地倒扣在海面，船上的商人在海里扑腾洒水，重新拱翻着小艇。

几条大马力铁壳船冲近洞渔一号船，船里的商人，操着半通不通的华语喊：“中国艚公，祝贺鱼虾满舱，你们远离祖国，难于把鱼虾运回国转卖，我们全部收买了！”

“为赚咸腥钱操刀杀爹娘的水贼，老子的鱼虾宁喂海狗，也不喂肥这种人狗！”海心艚公驾船擦过铁甲船的舷帮，朝那些被撞翻的小收购船冲去。

一直跟在大船队后边的洞渔九号船上，殷洋眺望着海况。他瞧着那种豁命撞船、竞购鱼虾的贼船，紧皱眉额；当他看到那从海里翻转小艇继续竞争的人们，不无欣赏地舒展了眉头。他的视线，紧盯着小艇翻过的海面。那里，由于大海的激荡，掀起了巨大的浪团。顿时，他的心潮也随着浪团放荡不羁地奔腾着。他转动船头，对准一条靠向路顺掌舵的洞渔三号船的铁壳收购船，快速冲去。

殷洋旁边的驶船艚公路丁，苍老瘦长的黄脸，露出惊惧的苍白色：“殷洋艚公，甬和洞渔三号船争生意，惹恼了讨海兄弟们，会驾船

来相碰，他们的船壳比我们的船壳坚固呢！”

“阿爸是老币，金钱也是老币，谁抢先了，谁就多了个老币！”殷洋执拗地把紧舵，不让路丁插手。

东海洞岛的方言，老币就是老爸的意思。路丁艚公是洞岛人，当然听懂殷洋的话意。他叹了口气，又瘦又矮的身子，凝止不动地站着，异常紧张。

洞渔九号船飞鲨掠水般地插进洞渔三号船和外国收购船中间，阻隔了洞渔三号船。殷洋粗声吆喊：“收购船上的先生们，我有别船难比的好鱼，你们出得起好价，尽管来收购。”其实，他由于一度违背海心艚公的放拖网的渔令，渔获量低于其他船，鱼虾也纷杂瘦小。

洞渔三号船上，年轻气盛的驶船艚公打转轮盘，船头就要撞击洞渔九号船。路顺艚公快步跃入驾驶室，夺过轮盘，三号船从九号船尾舷擦身掠过，好险啊！

“哼哼，那个顺风旗，我知道他没有撞船的胆！”九号船上，殷洋向路丁自夸了一句。

“路顺艚公是党员，得照顾大局，不然……”路丁不满地嘟哝着。

铁壳收购船的形状和渔轮很相像。两船舷贴舷后，人们看鱼、议价、称鱼、卸鱼，东奔西走地忙碌着。

两个显然是船主的外国人，进驾驶室找殷洋艚公。走在前边的一位先生，年逾半百，两鬓斑白，脸颊宽阔，窄嘴尖颌，满脸皱纹，一副苦巴巴的愁容。他操着熟练的华语，向殷洋艚公和路丁艚公介绍道：“艚公先生，我是马来西亚华裔，姓阮名山，是海鸽号鱼货买卖船业务员。”

阮山又转向后边的先生：“这是我们的船老板阮水先生，他不会华语，带我到中国船做生意。我们的老板说，只要你们中国渔轮专门向我们供应鱼货，我们出最高的价钱，还派员长驻你们船，便于长期业务往来。”那叫阮水的似乎听懂阮山的话，不住地点头，不时插几句马来西亚语。阮水和阮山形貌很像，只是个子稍高，衣着更加花哨。

路丁艚公插话道：“我们是一支统一组织到太平洋讨海的中国大船队，虽然带头船还没有定下来，但内部有个一号带头船老艚公，得征求他的同意，才能接纳外国业务员。”

阮山不屑一顾地应道：“是在太平洋，天不管地不管，神不管鬼不管。再说，我长驻你们船上，好价收鱼，大钱买虾，让你们发财，多美的事啊！你们如果不接纳我，此地不留财神爷，自有留爷处，我到其他船上去。”

殷洋艚公注视着那艘海鸽号铁壳船，拉住阮山，问：“阮先生，敢问你一句，我们闯遍太平洋的角角落落，保不准需要半年一载，你们吃得了苦，跟得住船屁股？”

阮山和船老板嘀咕了一阵，说：“行！我们老板说，衣是人的脸，钱是人的胆，能够赚钱，上天入地跟定你们。再说，我们的船，铁壳比你们船坚固，马力比你们船强大，甭说犁太平洋，就是犁地壳，也能犁它个沟沟谷谷。”

殷洋艚公：“你用什么和海鸽号联系，及时通知他们来运鱼货？”

阮山：“我佩带的微型对讲机，比你们的对讲机，频率大几倍，千百海里的距离都能对话。”

路丁艚公提醒道：“殷洋艚公，得向海心艚公报告。”

殷洋艚公粗暴地一挥手：“现今众人，人心节节高过天，越是竞争越爱钱。向他报告，等于把鲜鱼丢进别人嘴里。有钱是大龙，无钱是小虫，老子做一次独行的龙，不做跟海心船臀的虫！阮山先生，我拿定主意了！”

阮山笑道：“艚公先生，你是船上的桅杆，正直！你们越深入太平洋深处，离祖国越远，难于运鱼回国；又没有进出外国水域的许可证，几个小小的冰冻舱，装不了几担鱼。我们船专事长途贩运鱼虾，不但能回国，在太平洋好几个国家，备有进出水域从事买卖的临时许可证，正可以弥补你们的短处，使你们及时卖鱼，不误鱼汛，丰收发财。这是直人做正事，正确！高明！”

殷洋艚公：“从今天起，你就住在我们船上。”

阮山合掌致礼：“多谢艚公先生。其实，我的命运，也和祖国讨海人的命运一样，是咸苦的盐卤。我原本也是讨海人，不久前，船只被马六甲海峡的海盗劫走，儿子被海盗杀害，我跳海逃亡，被海鸽号救上来，才替他们出力报恩。海鸽号的船员们看我满脸苦相，都叫我苦脸伯。我住到你们船上，大伙成了一家人，你们也叫我苦脸伯吧。当然，因我是渔船老大出身，也有人叫我阮老大。”

苦脸伯的经历，使得还想讲什么的路丁喉头一酸，沉默了。

几个小时后，匆匆收网的洞渔三号船，载着路顺艚公的急急的心情，靠拢了洞渔一号船。路顺艚公跃过船去，爬上驾驶室，找到海心艚公，说：“老艚公，讨海人的道德，都让殷洋艚公丢尽了。刚才，他抢我船的买卖鱼虾生意，还违背远征船队的纪律，私自收纳一个不明身份的马来西亚华裔商人……”

路顺艚公报告详情的时候，海心艚公凝神注视着船舷外，海面上掀起了更加强猛的暴浪，白花花的喷涌的浪团，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四周巍峨的浪山水崖，撞击得朝不同的方向乱纷纷地驰动着。飞溅的水珠在空中飘飞，形成一片白茫茫的雾气，遮在海心艚公前边。他的脸容，像寻常一样不露声色，但瞳孔深处，却闪烁着熠熠的光，似乎想透过这迷蒙的雾气，寻找什么；又像一时找不到什么，目光沉沉地低垂下去。

悟性很强的路顺艚公，顺着海心艚公的目光一瞥，仿佛悟到海心艚公在寻找什么，他意味深长地说：“老艚公，我知道你的心思，你觉得一种可怕的暴浪般的邪力，开始将大船队弄成四分五裂的山崖，你想寻找一种神秘的力量，将讨海兄弟们的灵魂，回归到一个境界里……”

海心艚公应道：“是啊！在蛮野的海涯，这利益的竞争场，人们的灵魂会分裂，外部的海祟会作怪。你应该发挥年轻人敏锐的特点，继续帮助我掌握态势，做好工作，使我们这个领导征战远洋的党支部，成为凝聚讨海人灵魂的核心，保证胜利完成远征太平洋的任务。”

路顺艚公：“请老艚公放心，我将竭尽全力。”

海心艚公：“另外，根据我往昔闯荡马六甲海域的经验，这里海盗潜行，残暴狡猾，似嗜血成性的恶鲨，又似极端油滑的泥鳅，他们随时会置讨海人于死地，不得不防！”

路顺髹公的心咯噔一下，更加沉重了。

几天后，远征大船队来到澳大利亚东侧的珊瑚海。暴风息鸣，波浪平静，附近海域没有鱼群旺发的消息，海心髹公派出几艘渔轮，到附近陆岸补充淡水，多数船只停泊在一片浅海区休整。

趁船队停航机会，海心髹公再次召来路顺髹公。两人决定，召集五艘一组的分船队带头船髹公前来参加大船队队委会，讨论各人提出的经济承包方案，决定总承包人，即大船队总髹公。

船只泊在不远的水域。路顺髹公驾着交通舢板，前去通知几位分船队带头船髹公。海心髹公坐在洞渔一号船头等候着。在这空闲的工夫，他欣赏着眼前的海景。

这里，太平洋海面，因为远近的清朗，水的疆域更加广阔，更加明净。

水帘底部有一片远古传下的珊瑚林，珊瑚花五彩缤纷，斑驳陆离。每朵珊瑚花，在整体运行的水帘反衬中，呈流动的线条，朝着相同的方向，徐徐行进。众多的珊瑚花的流线，绵密地排列着，汇成一道宽阔悠长的流体，向前奔泻。

海心髹公的欢情快感，早就被岁月的巨石，压入深不见底的深渊。而此处的美景，竟像海里的暗流，把他的情感冲浮而出。他沉入梦幻：那些珊瑚花，幻化成远征船，全都会合在一起，朝着同一个目标，向前方奔去。

一阵爽人的海风，夹着太平洋的含着浓浓咸味的气息拂过额面，他这才发觉自己走神了。稍冷静后，他又进入深沉的思索。是啊，他希望大船队像眼前珊瑚花构成的色彩流，团结前进，开拓美好。然而，要形成这种局面，需要一种共同的支配力。这支配力是什么？是领导班子？是政策？是灵魂的力量？不管怎样，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大船队产生的承包人，也就是从过去推选的五位分船队带头船髹公中，再次推选出全船队带头船髹公，指挥生产，非常重要。会议的结果，不知谁当选，殷洋、路顺、阿雄、余舵柄、白海心……

一会儿，接到路顺髹公的通知后，两位分船队带头船髹公殷洋和余舵柄，驾着交通舢板，同时驶向洞渔一号船。这种远洋渔轮使用的扁

舟，在家乡洞岛俗称“阔头”，头尾异常宽，近似四方形，只是左右舷膨胀成鱼肚状，船底平坦。这种构造，能在狂风恶浪里平衡前进。殷洋根据老习惯：“主持会议者拼命喊，参加会议者来得晚。”边慢慢摇橹，边想着心事。

周围的珊瑚林，像有意诱他的魂，一朵朵黄珊瑚，百十朵聚成一团，千万团铺成一海。在天光水色的照射中，映出一道道金晃晃的光芒，在水天交错闪烁。这情景诱得殷洋神思恍惚，魂魄灼热。他仿佛置身于富有的金矿，一朵朵黄珊瑚幻化成一块块金币。他的眼角，射出了贪婪的神色。

说来也巧，这时，迟些接到会议通知的余舵柄艚公，没有发动小型船用柴油机，也用木橹驱动交通舢板，赶赴会场。他摇着橹，和殷洋的舢板齐了肩。殷洋睨视余舵柄，瞳孔里闪过怪异的光亮，甜声地叫唤：“舵柄艚公，今天的会议，你准备拿出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来竞争大船队带头船艚公的位置啊？你是铁甲船般的闯海汉，你如果有心当老大，我替你扬顺风帆，助你一程。当然，如果我的政策比你高明，凭你海一样的胸怀，你也会投我一票的。渔场像战场，需要年轻勇猛的老大。有机遇竞争带头船艚公的五位讨海人，有的老得像旧船，不堪重载。那顺风旗艚公，更是水母儿，软巴巴的货。在这太平洋渔场，除了你我，还有谁？”

自组建大船队后，余舵柄和殷洋逐渐熟悉了。他虽然听人议论过，殷洋的内心像太平洋的海沟，深不可测，最深处蕴藏着什么，谁也弄不清。可是，从外表看，殷洋傲慢逞能，贪恋金钱，为他所不齿。这时，他听着殷洋的话，一股无名火霍地蹿上来，烦躁地问：“殷洋，有话说光，有屁放净，你心里还有什么臭鱼虾，全端出来。”

殷洋误解了余舵柄的意思，连声应道：“你想听我的政策？好！在这茫茫的太平洋讨海，好比龙卷风里扬帆，小命悬在帆上，随时会飞失。有鱼要早吃光，有钱要早分光。捕鱼千担，得钱万元，吃光分光，讨海人都会喊我万岁。至于带头船艚公的收入嘛，有样学样，无样自己想，其他地方的船队，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归总艚公，我们也照样拿！”

“黑白大鳗，你这不是分配一切的政策，而是宰割一切的政策！你学歪桅杆，想倾倒这支远征船队！谁不知道你原本是渔村的咸水人，到国营渔轮公司受聘，现今驾着国家船，参加大船队。你用国家船捕鱼，吃光用光，不留公积金购新船，待到船破网旧，你像撿一条臭虾儿那样

撂掉它，一拍屁股走开！呸，你是见钱血充眼的红眼鱼！”余舵柄异常愤怒，习惯地看了一眼不远处住着白柔的一号船，没有骂完，却把殷洋的用意，剥马面鲑的皮一样，全揭开了。

殷洋是个性格刚烈的讨海汉，哪能容得别人对他又喊绰号又骂粗话，水浪一般暴起来，应道：“你这斜舵柄，往老子身上歪插，老子把你折成两截！”

“老子不但是舵柄，还是大橹，今天偏要朝你斜插一杠！”余舵柄更火了，举起又直又粗的木橹，往殷洋的舢板一插。舢板被撑得一掉头，屁股向后倒转了。

暴躁的殷洋，跳起身子，挥动木橹，就要和余舵柄火并。谁料到，路顺髯公一直驾着舢板跟在后边，这时摇快船冲过来，隔开殷洋和余舵柄的舢板。路顺批评余舵柄：“君子动口不动手，你又是党员，怎么这样待人？”

余舵柄把舢板踩得跳了几下，驶走了。

路顺髯公瞧了瞧不无沮丧的殷洋，说：“殷洋髯公，你准备竞争带头船髯公的分配政策，我都听到了。说实话，不但余舵柄反对，我也不会赞成。这趟闯太平洋，带头船髯公的位置，还是让给海心髯公吧。”

殷洋发烦地问：“顺风旗，你要顺着斜舵柄的乱插一杠的势，让我顺向？”

路顺严肃地劝道：“我是清浅水亮心底，我觉得海心髯公满辈子闯荡四海，深谙太平洋海况，经验丰富，胸怀像大船舱，海一样大。我们还年轻，以后当带头船髯公，赚髯公钱，有的是机会。我是劝你顺势行事，听海心髯公的渔令。你当然有权死争硬夺，但那是渔网兜海水！”

“不管怎么样，你是替海心拉票……”殷洋口气变软地嘟哝着。

正在这时，相距百米远的一号船上，自告奋勇充当会议招待员的白柔，前身围着浸过熟桐油的腰兜，手里端着两只海碗，讲话声又低又细：“殷洋髯公，路顺髯公，快摇橹，把舢板靠拢过来，我替你俩倒好烧酒了！”

殷洋抬眼一望白柔，满脸沮丧的神色渐渐消逝，嘴角抿起笑纹。自从加盟远征太平洋大船队后，他每每看到秀丽柔美的白柔，心海总是漾起层层涟漪。因此，当他发现白柔和余舵柄保持着特殊的关系时，总是咽不下心头涌动的妒气。这时，再次面对秀色可餐的白柔，一个意念，在他心海旋动着。

舢板靠近一号船后，路顺跳上船去，嘻嘻哈哈地接过满海碗的烧酒，津津有味地品尝着。

殷洋故意蹲在舢板舱底，喊着：“白柔妹子，替我拿几块帆布来，舢板底有漏水缝呢！”

白柔连忙进船房，找到几小块帆布，爬到舢板上，蹲下去一看，船底好端端的。

殷洋抿着嘴笑，悄然说：“妹子，我让你来，是想询问你，你阿爸想赚带头船艚公钱，要不要我支持？”

白柔一惊，说：“这应该是舱面的船虱儿，明里来往的事，暗地里嘀咕，不太好。”

殷洋着急地说：“我的意思，是海面水花明摆着，我一切都为你好！今天局势，五位艚公，支持你阿爸的两票，支持斜舵柄的两票，我将根据你的旨意，投关键的一票。”说到这里，他加重语气，借机开导白柔，“那斜舵柄，事事斜插一杠，谁听他的渔令，谁会倒霉。你看，他今天一定会跟你阿爸斜插一杠！”

一号船舱面，五位分船队带头船艚公，还有一些列席会议的船艚公，边撕咬鱼鲞仰脖灌酒，边参加会议。殷洋被余舵柄打破了发财梦，竟然没有出来竞争。性急的余舵柄率先发言：“现今，竞争像抢渔场，满海盛行。作为青年人，我想竞争带头船艚公，实行造福全体渔家的政策。我们讨海人，与其说是远征太平洋，不如说是在太平洋拼搏。劳力和生命哪头重，当然是生命重。因此，我认为不必分岗位的大小、体力的强弱、技术的高低，应该人人平均分配。还得留部分收入，补助最穷的讨海人。至于带头船艚公的巨额分成收入，我愿意当作公积金上缴，运回家乡，作为近海养殖业资金。”

人们骚动了一阵。另一个分船队带头船艚公阿雄渔叔，未老先衰的

黑脸皮挂在嘴角，几乎盖住瞳孔的眼皮抽搐了一下，不紧不慢地说：“这些年，我的海运差，十网九网空。甭说在讨海人中，就是今天与会的艚公里，我也是最穷的。论理，我不该说话，以免讨个穷人抢富人钱之嫌。但是，闯太平洋，确是大伙拼命的事业。党员艚公余舵柄的政策，令我心热。”

看到两票支持余舵柄，海心艚公宽厚的嘴唇抿着笑，说：“年轻人像太平洋的朝阳，朝气蓬勃，令人振奋。不过，我这老讨海汉，也想学学夕阳，射点余晖。我觉得年轻人的具体政策，有点过去的平均分配的性质，也有点古老的劫富济贫的味道，不太符合当今的按劳付酬政策。因为不管怎样的环境，光拼命难得好产量，还得依靠政策调动积极性，依靠技术和劳力多捕鱼。所以，应该按照生产艚公、驶船艚公、放网艚公、老轨、帮舵工、前头、橹大等岗位，以及个人的技术和体力，制定数量不同的劳动工分。公积金和公益金要留足。因为讨海和种田不同，船网需要更新换旧，生产成本高，得筹集大量发展再生产的资金。由于讨海产量的高低，决定的因素是生产艚公。所以，其他船队的百分之十收入归艚公，这项不减。当然，我拥护政府的意见，集体和个人的资金，在自愿投入股份集资的前提下，集中起来，运回祖国，交给家乡，用作大规模近海养殖业的成本，反过来壮大远洋捕捞的再生产能力，和建设花园式渔村。”

路顺兴奋地双掌拍击：“好啊！海心艚公真是夕照还比朝阳光辉！他的经验如山，胸怀如海，我们青年人就是驾船追十年，也难摸到他的船屁股。我支持他兼任带头船艚公，掌大船队的舵！”

余舵柄听着路顺态度鲜明的话，脑筋别扭起来，心火越蹿越旺，说：“海心艚公，你那话，是裹破鱼皮的包子，处处露馅。作为支部书记，你怎么把共同富裕说成劫富济贫？你入党多年，怎么能大言不惭地宣称，百分之十的艚公钱，都要吞入你个人的鲸鱼口，一分也不能少？有了千钱想万钱，当了皇帝想成仙。如果想赚艚公钱当百万富翁，是赚钱艚公，不是党员艚公。”

海心耐心地听着，宽容地微笑着，刚想开口说什么，路顺抢先说道：“舵柄艚公，你把正直的桅杆看歪了，海心艚公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余舵柄执拗地哼道：“官护官，民护民，船队不太平。”

路顺：“你的心火甬燃得太旺，海心髒公和我是不是党员髒公，你自然会清楚。有些事，会后再交谈。会议开到这份上，两票对两票，总要有个结果。殷洋髒公，你的意见怎么样？”

一直倚在父亲旁边的白柔，和大伙一样，不无紧张地盯着殷洋。殷洋笑着看看白柔，那意思仿佛在说：“心肝妹妹，我没有说错吧！”他迅即敛笑，傲然地斜视着余舵柄：“路顺髒公要我表态，我遵命。”

余舵柄不舒服地说：“天下十八省，马屁精大通行。”

殷洋恼怒时不忘激将法：“大伙听错了，余舵柄刚才是说：天下十八省，歪舵柄最粗人。你在会议中斜插一杠，算什么党员？你忘掉自己是党员，也得看在白柔姑娘面上，装点斯文相。不过难怪，你斜舵柄，一贯在其他姑娘身上野惯了。”

主持会议的海心老大和气地招呼：“殷洋髒公，言归正传。”

殷洋：“对，话归正传，我今天出于可鉴日月的红心，也出自热爱远征事业的情怀，还有尊重海心髒公，以及——”他一字一顿地加重了语气，“以及白柔妹妹，我服从海心髒公的渔令。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绝不会像一些人，专门跟海心髒公斜插一杠！”

在殷洋的激将下，余舵柄像海底的火山爆发了，不顾一切地立起身，冲向自己的交通舢板。慌得白柔紧追几步，急急地唤：“舵哥，路顺髒公说过，会后还要和你说话。”余舵柄已经难于自禁，顺手把盛酒的海碗砸了下去，吓得白柔向后一缩，呆立着，默默地流着泪。余舵柄飞身一跃，跳下舢板，摇橹离开了。

殷洋似乎还觉得不过瘾，也跳下舢板，跟在余舵柄后边行驶着，继续进行挑拨。

前边舢板上的余舵柄，闷闷不乐地摇着橹。他的耳畔，响起点盐蘸卤苦了一生的讨海阿爸的渔歌：

春季到来浪头跑，修船补网备汛早，

未等风和天转暖，扬帆去寻桃花潮。

夏季到来命更糟，日头把人来烧焦，

渔民只剩三分命，还把木橹急急摇。

秋季饥饿受不了，要想温饱看今朝，

卷天风暴把船漂，讨海人儿苦难熬。

冬季到来雪花飘，鱼虾怜人把头摇，

披着破网挡风浪，没有分文进腰包。

随着潮海身亡的阿爸的歌声，儿时贫寒生活的光景，一幕一幕地掠过余舵柄的脑海：潮来吃鲜潮去点盐的饭食，棕蓑当衣网片当被的服饰，外边下小雨里面下大雨的茅草屋，袈裟风帆补丁船底的扁舟……

舢板前边，一片珊瑚海映入眼帘，这是一团巨大的冠状的红珊瑚，色调赤红鲜亮，犹如大海深邃的心房。红珊瑚的周围，清澈的浅水里，密密麻麻地散落着珊瑚花，把海底装饰成美丽的花圃。

余舵柄触景生情，心间火一样的热血，像那团红珊瑚冲涌着，恨不能碎裂自身，布福渔家。冷不丁，耳边响起殷洋的不阴不阳的声音：“我说舵柄，你何必往海心髑公的心窝斜插一杠，揭了他想当百万富翁的伪装。现在，你弄得网破鱼逃，连女朋友也不翼而飞了……”

余舵柄正在气头上，吓人的目光一瞥殷洋。殷洋不识时务地继续冷嘲热讽：“你如果再去亲近白柔，就是想当百万富翁的女婿。你如果真是宁断不弯的硬舵柄，就继续跟做百万富翁梦的新剥削者抗争到底！”

“呸！老子跟百万富翁顶杠前，先朝你这两面三刀的家伙斜插一杠，叫你喂鱼！”余舵柄的热血沸腾着，重新抡起木橹，准打准地朝殷洋的身体插了过去。殷洋手捷眼快地抓住橹柄，两人隔船相顶着。不想余舵柄的力气比殷洋大，霍地一使虎劲，殷洋仰儿八叉地落进海，狼狈不堪地挣扎着……

五

黄昏，大船队继续停泊着，等候前去运淡水的渔轮。

这时的天际，凝聚着大面积的云絮，云块像灰色的礁矶，方形的，长形的，块形的，圆形的，多棱形的，一块又一块地连缀着，会合成庞大的体态，凌空倒悬，微微颤动，大有随时坠落之势。

洞渔一号船上，海心艚公的心里，像垒着天空的云块似的，很沉。一会儿，路顺艚公用柴油机驱动舢板，急急赶来，说：“老艚公，刚才，我想找余舵柄谈心，竟然找不到船。听阿雄艚公说，余舵柄驾着渔轮，往西南海面驶去，并且让阿雄艚公转告我们，要你放弃百分之十的艚公钱。”

海心艚公：“那是十条渔轮也拉不回头的犟海牛。除非他确实看到我把巨额的艚公钱缴公了，他是不会信服我的。”

路顺艚公看看情绪哀愁的白柔，说：“只有以柔克刚，才能扳正斜舵柄。”

白柔的身子一动。

傍晚，依旧不见余舵柄驾船回归。

海风，闷闷地哼着。

白柔忧忧地倚在船舷上，想着心事。

路顺艚公带了几个渔哥儿，摇着无声无息的轻橹，靠近一号带头船，悄悄爬上舱面。

“白柔姐，想什么心事啊？”一个渔哥儿问。

“那还用问！压得白柔心事沉沉的，还不是那块顽石！”路顺怪声怪

气地说，看到白柔要站起来，用手捺着白柔的肩头，说，“你甭想踩鱼油，要溜。今晚停航息渔，大伙儿聚聚，聊聊天，解解闷。”

渔哥儿鼓掌：“好。路顺艄公，你刚才说，要给我们讲个真实故事，快说啊！”

“好！我就来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路顺像在故意卖弄本事，慢吞吞地说开了：

“在家乡东海洞岛，有个愣汉，娶了个美如西施的妻子。一天，愣汉带着妻儿，乘坐舢板，到远处走亲戚。襁褓儿乘船发晕，不停地啼哭。愣汉吓唬儿子：‘甭哭！再哭，我去召唤油嘴哄人的路顺，把你骗走，卖给别人家！’愣汉妻子见丈夫胡说八道，白了丈夫一眼，掀开胸襟，掏出又白又肥的奶子，塞进儿子嘴里。

“说来也巧，那天，我路顺刚好驾着舢板，从旁边经过。听到愣汉的活，我气得差点咋呼起来。大家知道，我路顺天生三寸不烂之舌，能言善辩，海涯闻名。我何时揣着黑心肺，哄骗过别人？我想。这个随口胡诌的愣汉，该让他吃点苦头！

“于是，我看到舢板进入热闹繁忙的船簇，拉着愣汉夫妻，大声喊叫起来：‘来人啊！这个愣汉，是个骗人精，把我的妻子骗走了！’

“船簇里的讨海人，来自四面八方，临时聚在渔场，谁也不认识谁。人们拉开我和愣汉，制止了扭打。有个喜欢打抱不平的船老大出面主持公道，说：‘问问这个嫂子，谁是她的丈夫。’

“我大声分辩：‘不行！我妻子已经变心，她当然不愿跟我走！’

“船老大问：‘那么，只好看你们啰！你们口口声声说妻子是自己的，请问：你们的妻子，身上有什么标志？’

“愣汉大声喊叫：‘妻子就是妻子，要标志干什么？’

“我呢，一口断定地说：‘我妻子的身体，被我摸过多少遍，当然熟门熟路，她的奶头有一颗黑痣！’

“从一条夫妻船里，走出一位老渔妇，掀开愣汉妻子的胸襟一看，奶房真有一颗黑痣。人们不容置疑地判断，那是我的女人！

“十个愣汉九个呆，说不清道理，乱吼乱叫：‘谁夺走我女人，我跟他拼命！’

“我决意继续气气愣汉，说：‘她明明是我的女人！我天天跟她亲热，才知道她奶头有黑痣！’

“愣汉一边向我怒吼：‘你敢睡我的女人……’一边喝骂妻子，‘你这不要脸的贱货……’但他被讨海人架住，不能冲过来，气得像扑礁浪，爆炸起来，竟然摇着舢板，丢下妻儿，另找机会，报仇雪恨。

“被突然降临的灾厄吓蒙的妻子，呆在旁边，羞于开口，看到丈夫愣性发作，一走了之，急得丢掉羞怯，大声吆喊：‘夫啊，我的胸部，确有一颗黑痣，但是长在奶房上，不是长在奶头上！你不信，摸摸我的奶房！’喊着，扑地跳到愣汉身上，拉着愣汉的手，由他乱捏自己的奶房。那愣汉不顾妻子的脸面，冒冒失失地发喊：‘啊呀，我妻的黑痣，确实长在奶房上！’

“人们看着又傻又呆的愣汉，哄堂大笑：‘哈哈……’”

听着路顺说笑话的人们，也一起发笑：“哈哈……”

秀色可餐的白柔，不由喷儿一笑：“咯咯咯……”

渔哥儿笑罢，问：“路顺艚公，你想惩治胡说八道的愣汉，又怎么知道他妻子奶房有个黑痣？”

路顺：“我在愣汉妻子掏奶喂孩子时，无意间发现的。我故意说她的黑痣长在奶头上，是替自己留生路呢。不然，人们要惩办我这个奸夫，我有一百个口，也辩不清呢。”

人们又笑得躬腰捧腹。

路顺抑着笑，继续说道：“大伙听我说完。你们知道那愣汉和妻子的名字吗？我告诉你们，愣汉叫余舵柄，他妻子嘛——”他转向白柔，“她是白柔！”

在大家的哄笑中，路顺严肃起来，语调正经：“在这蛮荒大洋，你们这群想老婆的熬汉，都给我听清楚，我不是在说笑话，而是用笑话提

醒在场的美人儿，快把你身上的标志，向愣汉展示。必要时，身心都给他。否则，尽管你满心满意爱他，他的愣性发作起来，会从我身边逃掉的。说不定，还会把大船队搅散了！”

人们忽而嘻嘻哈哈忽而正经八百，欢聚了一会儿，分头回船了。

白柔独自一人，坐在舱面，凝视着海底。

清澈的水帘，因为夜色的渲染，微微暗淡。底部，有一条花章鱼，肤表斑斓多妍，身子柔软缠绵。被花章鱼柔柔缠着的，是一截漂浮欲逝的网桩，又粗又壮，又硬又重。

白柔的鲜唇，莞尔抿笑着，用笑容告诉路顺：“你甭油嘴哄人，我驾舢板去找舵哥就是了！”

看到白柔跳下舢板，路顺明知故问：“唉，那根舵柄刚离开一会儿，你就要驾舢板，去找其他男人了？”

白柔红着脸分辩道：“我驾舢板，不是去找他。我是要把父亲的心意告诉他，劝他回来。”

路顺点点头，语气正经地说：“对！他如果离开大船队，其他渔轮可能会各找渔场，大船队变成一盘散沙，不能应付突发事件。你能够端正他的歪脾气，功德不小。”他又打趣地压低声音说，“我就不跟你去了，以免妨碍你跟他亲热。”

白柔一撇嘴：“油里油气的油鱼。”

路顺：“我说的可是正经话。我们讨海汉，不怕神不怕鬼，只怕女人叫捕鱼。你如果能够哧地吻他一下，他就是一座冰山，也会被你融化呢！”

海心髻公走近来，叮嘱道：“阿姆，如果劝不转他，两小时内回来。这个陌生的海域，谁也摸不透它的脾气。天色阴沉，怕在天黑以后，会有狂风恶浪袭来。”

白柔从小失去阿娘，常常跟父亲上船下海，游水驾船是常事。她摇着木橹，驱动舢板，驶向西南水域。

一小时过去了，没有余舵柄的渔轮的影子。

两小时过去了，余舵柄的渔轮依然不知去向。

“舵哥……”白柔的唤声柔柔的。舢板来到一座孤独礁山的前边，山势险峻，高耸入云，四壁近乎垂直，摇晃的巨石随时都会滚落下来。礁山脚沿，向南北海区伸出两条乱石带。一阵强似一阵的海风，鼓起一团团浪水，扑打着礁石。

舢板刚刚荡过礁石带，被猛地推向后退，又向礁石带撞去。

白柔这才发觉，此刻的海天开始变脸了，南北走向的礁石带，在东西两侧，东边的海流自东向西，西边的海流自西向东，在礁石带汇合，对撞成两条湍急的流夹。流夹激起的浪头，像雪白的海熊，拼命撕扑，竭力吼叫。安装柴油机的舢板，因为白柔不会操作机器，想离开流夹时，被迎面泻来的海流冲近礁石带；想停泊在礁石带旁，又被流夹激出的翻身浪冲开。白柔只好抛下铁锚，任凭舢板在流夹里团团转。风浪越来越大，流夹越冲越急，情况越来越险……

一号船上，海心看到女儿没有按时回来，找人的舢板又被女儿驶走，急了。

路顺再次驾舢板赶来，喊道：“老艚公，余舵柄驾船出走后，他的分船队说是去找带头船艚公，也离开了。这样下去，大船队也会散伙。”路顺看看周围，惊嚷：“啊？白柔还没有回来。眼看刮风发浪了，怎么办？”

太平洋的天，说变就变。暴风已经刮到了，随着阵阵荡海的响声，天顶的乌云，仿佛化成汹涌的水之海。在暴风的掀动下，辽阔的天际，灰暗的云海，整座儿倾斜下来，以冲击海涯之势，泻出一派夹风带云的瀑布，冲击着太平洋。迷蒙的洋面，被风流云瀑冲得大凹大凸。凹下去的，是黑洞洞的水穴。这些水之穴，没经过多少时间，又从深不可测的底部奔突出来，开始是圆拱形的山包，接着突成坡面险峻的峰峦，峰峦在隆隆升腾中变形，成为四壁如削的巨大的水柱，直冲黑乎乎的云海。

路顺艚公惊骇异常：“云天倾瀑布，海面喷浪柱，翻船淹渔屋。不好！海心艚公，你去向余舵柄分船队表白心迹，我去救白柔！”

海心髒公的口气反常地执拗：“不！你驾我的渔轮，向大伙解剖我的心迹，更有效。年轻人的生命比我的老命金贵，不能让你去冒险！白柔又是我女儿，我借用你的舢板，豁出老命，救回女儿！”他刚说完，扑地跳上舢板，发动了柴油机，小船像穿波击浪的渔箭，向西南海域射去。

云的瀑布越倾越猛烈，水的喷发越来越汹涌。幽暗的大海洋，浪柱林立，澎湃冲天，又迅速地分崩离析，破碎的白水团，从高空哗啦啦地坠落下来，激起一股股白光耀眼的湍流，像昂首的银蟒拖着粗长的身子，朝四面八方冲着，一头扎入夜海深处。

驾舢板闯险的海心髒公，想到正面临四分五裂各奔东西的大船队，以及吉凶未卜的女儿，心像被一股股无形的力拉扯着，阵阵剧痛。

而海洋的冲浪，也像要加剧海心髒公的痛苦，故意显相。那向四面八方乱冲的海流，恶作剧地越冲越猛，把中央银白的浪团，扯得碎裂飞溅。顿时，海心髒公的心，也像海里的浪团，碎裂了。

舢板在波峰浪谷间飞驶了半小时，来到无名礁山旁边。海心用机器加大橹的力量，驱动舢板，想冲过礁石带流夹，去援助随船跳荡的白柔。不想流夹翻出的恶浪，像一排排高耸的白壁倒翻过来，哗地灌得舢板满舱是水，柴油机浸水熄火了，舢板失去主要动力，变成轻飘飘的木板儿，被海流冲离礁石带了。他和白柔只有十来米的距离，竟然如隔天涯，眼睁睁地看着白柔在小舢板里可怜地挣扎，如果被激烈跳荡的舢板掀下海，凭她这点游术，将会葬身太平洋。海心髒公急得都快跳海了。柴油机一时发动不起来，具有丰富应急经验的海心髒公，抽出又长又细的缆索，把索尾打了个圆圈，拴上一个浮子，竭尽全力地抛向流夹另一侧的女儿，喊：“白柔阿姆，用带钩的撑篙，把掉海的缆索钩上船，我把你的舢板拉过流夹，跟我回大船队！”

他没有想到，带浮子的缆索浮在白柔船前的水面，白柔竟然没有用撑篙钩起缆索。原来，白柔看到父亲独自前来，料定余舵柄必定远走高飞了，她的心像掉进醋鱼汤里，一阵发酸，她不管父亲怎样喊叫，仿佛余舵柄不回船队她不离开险境似的，默默地望着西南海域，流着泪。只有像要把纤纤细腰扭断似的动作，才使海心髒公看到她的极度伤心和执拗赌气。

海心髒公以穿风透浪的目光，迅速地扫描着礁山四周的形势，牙帮

咯地一咬，收回抛不到白柔船上的缆索，把缆索拴在手腕上，瞄准一排涌向礁石带翻滚状的恶浪，不顾一切地跃了过去。他凭着能在旋涡里打跟斗的功夫，借助滚浪的涌力，飞快地游近礁石带。他想随着滚浪扑礁的瞬间，跃上礁山，把缆索直接抛上白柔的舢板，套在舢板舷的木桩上，然后把舢板连同白柔，拉上礁山，安全脱险。可是，如果他动作稍为迟缓一下，让滚浪和流夹那边扑来的浪山一撞，被倒翻的恶浪拖进海底，生命会像落海的礁岩，永远不能浮出来了！一种豪气在他的心胸膨胀着，他猛地蹿上滚浪的顶部，英勇地向礁山跃去。

几乎是在同时间，白柔转身发现父亲跃进海里，她发出揪心扯肺的凄叫声：“阿爸——”

但是，她马上发现，老阿爸竟然生龙活虎般地跳上了一座礁盘，并且向自己扔来一条缆索，尾端打活结的索套，准打准地套进舢板上的木桩。老阿爷佝偻着腰背，一把接一把地拉紧缆索，舢板穿过迎面翻来的流夹浪，被拖进礁山内侧的水面了。白柔迎着倾盆大雨般的浪水，不顾一切地跃上礁盘，扑进父亲的胸怀，呼唤：“阿爸——”

海心髻公扶着女儿，来到礁山脚下。这是一座顶沿突出的凹洞，虽然不深，却像鳄鱼嘴那样狰狞可怖，比海天更显得墨黑森冷。白柔仿佛觉得父亲要让自己在洞里躲风浪，他准备往外跨去。外面凶猛的海浪，扑击着礁山，使礁山阵阵抖动，她不无惊骇地偎在父亲的胸前，以小鸟依人的姿势，求助地呢喃：“阿爸——”

海心髻公张开双臂，把女儿揽入怀里，他的大手温柔地抚着女儿冰冷颤抖的身体，微微地昂起了脸。他的脸容，明显地憔悴苍老了，纹沟加深了，双颊削尖了，色调黄黑了。这铁铸钢浇似的老讨海人，因女儿而忧伤，双眼泪水盈眶。

轰隆隆！卷海掀天的波涛，一阵强似一阵，撞得礁山越来越剧烈地震动。海心髻公发觉，刚刚稍稍镇定下来的女儿，每当礁山一阵震响，她的全身也哆嗦一下，最后，似乎被震得晃荡起来。海心髻公知道女儿又在忧虑什么，他悄声叹道：“那犟海牛般的阿妈啊！”听着父亲的叹息，白柔苍白的脸蛋上，两行细溪般的清泪，汨汨地流淌着，又一次发出哀柔的声音：“阿爸！”

海心髻公让白柔依偎了许久，直到女儿情绪安定下来，这才说道：“白柔阿妈，你在洞里歇一阵，千万不要出去。阿爸得出洞，去做

更重要的事！”

白柔听话地点点头。她看到，阿爸不是下舢板清理积水修理机器，而是向盘踞海上的礁山躬腰攀登。她惊得奔出洞外，呼喊：“阿爸，风暴卷倒山，上山会被吹走的！”

海心髀公停顿了一下，挺起腰背，仰首看天。高高耸立的礁山四周，苍穹像深邃幽暗的大海倒扣着，乌云呈现着凶恶残暴的姿势，在阵阵狂风中，猛扑向礁山。可是眼前这座礁山，不畏凶暴巍然屹立。

海心髀公动容地向前一扑，全身贴紧礁石，身心好像同礁山合拢了，回荡着一股抗击强暴的豪气。他转向不断呼喊的女儿，示意地凝望着，那神态是在告诉女儿：“阿姆啊，在这风浪无情的太平洋，得像坚强挺立的礁山，才能成为胜利者。”

白柔看着父亲的行踪，又敬佩又迷惑，父亲勇攀巉峻的礁山，到底怀着什么深奥的动机呢？

白柔目送着老父亲重新躬腰弯背地登山，依稀听到一种呼呼振翅的音响，惊讶地张望：父亲头顶上暗昏的天空，醒目地出现一点影子，眨眼间，影子越来越大，越大越清楚，原来是一群专门吃大鱼啄游人的海雕。海雕头尾一米长，展开的双翅有三四米宽，呼啸飞掠着。其中一只大雕就像闪电，击向礁山。或许是大雕慑于暴风，它绕着礁山腰际，盘旋了几圈，俄顷，那只显然是鸟王的大雕，在空间迎风停顿了一下，呼啦啦地扇起双翅，盛气凌人地击向老髀公，那厚长的鹰嘴大开着，好似要把老髀公撕碎一般。

白柔知道，这种东海常见的恶雕，不但专吃海里溺死的腐尸，还常常突然俯冲，袭杀活生生的讨海人，把他们撕咬吞食。这座荒无人烟的礁山，显然是它们的栖身地。此时，这恶雕显然是袭击骚扰它们栖身地的海心。危险的是，父亲管自奋力攀登，没有发觉自己的险境。

“阿爸，有凶恶的吃人雕！”白柔一边尖声惊叫，一边不顾一切地向前攀登，柔弱的身體不知怎的，生发出强猛的力量，竟能在礁石嶙峋的陡坡噔噔跳跃，整个儿趴到父亲身上。老父亲先是愣怔了一下，随即手脚笨重地爬起来，一边搀扶瘫软在地的女儿，一边摆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躲……吃人雕！”

一阵呼呼的噪声荡进海心髀公的耳际，这才明白女儿用身体挡护他的用意，顺着噪声一抬脸，已经来不及躲闪了，那头飞掠俯冲的大雕，竟然向身旁的女儿袭去。他急忙用整个身躯遮蔽了女儿的身子。咯嘎一声，飞射而来的大雕的鹰钩嘴，刺破他的渔衣，戳进背脊，嘶的一声，连渔衣带皮肉地撕下了一块。刺心的疼痛，没有使他瘫倒，而是激怒了他，继续以他的虎背熊腰，护卫女儿。

那只大雕，在空间晃动了一下，随即发出刺人心肺的叫声，一次又一次地对准海心父女俯冲，几乎擦着父女俩的头发掠过。

危机当头，海心髀公身心俱痛。为着女儿的安全，他不管伤口剧痛。那种老讨海人的气魄，重新在身上回荡。他噔地踢飞了一块浮石，扶起摇摇欲倾的女儿，继续攀登。

白柔的脚底，突然踩在软绵绵的东西上，一低头，借着渔灯的光，看到自己踩中一条细长的海蛇。

这险象环生的太平洋，一会儿雕王袭来，一会儿海蛇挡道。这是一种致人死命的青环海蛇，长约两米，后半侧细且扁，橄榄色的皮色上，绕着数十圈黝黑的环带，蛇头一仰一仰，舌尖一伸一伸。幸好白柔的脚移得快，否则早就被蛇一咬，命丧海涯了。可是，就因为白柔的脚一移，没有踩在实地上，全身向左一歪倒，竟然摔出一座二十多米高的绝壁，幸好海心髀公的左手拉着她的衣襟，才没有掉落下去，而是挂在绝壁外，摇摇欲坠。那条被白柔踩痛的海蛇，显然因为长期生活在蛮荒的水涯，没有领略过人类的侵扰，莫名其妙地探起头，东张西望着，睥睨着快要落崖的白柔，随时要袭击她，把毒汁注入白柔体内，置她于死地。海心髀公既要拉住白柔又要防备毒蛇，急得眼睛充血通红，他再也顾不得自身的安危，一边用左手艰难地拉着白柔的衣领，一边冒着被毒蛇咬死的危险，伸出粗壮的五指，霍地攥住毒蛇的脖颈，狠命地一捏，毒蛇的身子在地面甩动着，挣扎了一会儿，僵死了。海心髀公灵机一动，把蛇尾甩给女儿：“阿姆，抓住它，爬上来！”

白柔看到毒蛇的尾巴左右扑腾着，吓得惊叫了一声。

“这是死蛇当绳子，快抓住它！”海心喊。

白柔这才伸出颤颤的双手，攥住蛇尾。于是，在父女俩的一拉一爬中，白柔爬上了石崖，脱险了。

更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黑影忽闪的夜空，一种稀微多色的影子，成流束的状态飞舞着，渐次清晰起来。

哦！是大群大群振翅扬威的海雕！

显而易见，这是躲在夜海深处的大雕群。前来探路的雕王，受到海心髒公的惊扰，前往招来群雕，实施毁灭人类分吃美食的攻击。

眼看群雕在头顶密集地翱翔，发出狂飙似的嚣声，海心髒公当空直立的躯体，没有些微的晃摇，只是稍稍低俯，把手里的死蛇甩到一旁，飞快地脱下身上的渔衣，披盖在女儿身上。

“缩在石壁洞里！”

脚手颤抖的白柔，似乎吓蒙了，向黑沉沉的石壁洞走去。

呼！呼呼！

接二连三地，头顶上黑乎乎的天空，掠出几头大海雕，一头扎近白柔，叼住她身上的渔衣，一边撕扯一边高飞。

此时，海心髒公的眉心蹙成一堆，霍霍飞步，背部把女儿顶在石壁上，挥舞手臂，威吓着几只俯冲来的大雕。

那只最早袭人的雕王被惹恼了，斜斜地展开翅膀，张开尖利的嘴啄，对准海心髒公血筋暴突的脸面，流星似的俯冲下来。

海心髒公霍地攥紧拳头，朝着大雕王的黑影，拼力一挥，扑地击中了大雕王的头部。嘶的一声，大雕王的利嘴，在他的脖子上一啄，一阵剧痛中，脖子上淌着血。在此同时，他的身子被大雕王的扑击力一推，向后仰翻。一种护卫女儿的意念闪过心头，他顺势向后上方一纵，把背后的女儿，整个儿压在自己的身底下。

这时，大雕王在相距三五米的空间盘旋了一圈，一俯首，再次袭下来了！

仰身翻倒在女儿身上的老髒公，大手机灵地一扫地面，竟然抓住一

块石头，往天空砸去。这威力强大的手，多少次操过打鲨铁钩，多少次舞过投鲸梭镖，射死过多少条恶鱼水兽！从老艚公手里飞出的石头，猛地击中了大雕的腹部。大雕的腹部长满厚羽，飞石被厚羽弹回坠落，大雕也被击得一顿，随即飞向高天了。

危机稍缓之际，白柔突然惊叫起来：“啊……”

海心艚公一转身，呆了一下。

刚才，他无意地把死蛇甩进一条深凹的石坑里，不想里边藏匿着数百条海蛇，被死蛇一惊扰，在坑底乱窜起来，大群大群地爬出石坑，向海心父女俩纷纷袭来。

海心再次伸臂，把女儿揽在背后，瞄中一条带头爬来的大蛇，一抬脚，踩中蛇腹。蛇尾在甩动，蛇头直挺而起，张开剧毒的嘴向他咬来。他奋然跃前一步，突然攥紧了蛇颈，脚底一松，把整条花斑斑的大蛇舞向空中，又对着接踵而来的蛇群抽下去。在一下又一下的抽击中，地面的蛇群蒙头转向地奔逃。海心又挥起粗长的大蛇，往脚跟旁的毒蛇一抽，不料，被空中的什么怪异的神手，紧紧地拉扯着，任他拼命地拖拽，依然拉不下来。

海心艚公一抬头，只见那只大雕王并没有远遁，而是再次招来大群的恶雕，凌空逞狂，纷纷扑来。有两只拍着双翅的恶雕，同时咬住挥向空中的大花蛇，往高空拼命拖去。

地面，蛇群越爬越近了！

旁边，白柔在慌不择路地跳闪着。

空中，黑压压的大雕群越来越凶猛地攻击着，一只接一只地俯冲下来，海心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雕翅扇起的强劲的风。

险情在恶化！大雕群在头顶啸叫俯冲！前边的石坑岩穴，又涌出大批的青环毒蛇，爬到海心的周围，横七竖八地拥挤着，头部一伸一缩，随时准备攻击。

海心忘却自己的双脚站在蛇群中，朝白柔摇摇手，向她警告：“不要动，以免毒蛇群起攻你！”

白柔已经稍稍镇静，点点头，木呆呆地倚着石壁。

海心把渔灯挪到旁边石磴上。他借助幽暗的灯光，瞄准脚尖前的一条青环蛇，大手一翻，紧紧地压在毒蛇的“七寸”部位，猛劲一攥，海蛇扭了扭身子，悄无声息地死了。又如法炮制，他连续攥死几条毒蛇。他扬脸屏息，看了看天空，那群狂飞猛舞的大雕，又冲到头顶了。他的右手一挥先前死去的海蛇，蓦地挥到大雕的前边，一只大雕猛地叼走了海蛇，飞向远天，独自享受去了。他又抓起后死的一条海蛇，抛向天空，被另一只大雕叼走了。那群贪婪的大雕，明显地减缓了俯冲的猛劲，只是在头顶盘旋，等候不翼飞来的美食。

礁山陡壁前，海心髯公抓起一块块石头，以往昔练成的弹无虚发的功夫，飞出手里的岩石，陆续砸死了几条海蛇，把它们抛向天空，让大雕叼走了。那雕群叼着美食飞离了礁山，无影无踪了。

而周围的蛇群，不知是慑于雕群的攻击，还是惧怕老髯公的击杀，先是颤抖退缩，而后不约而同地逃奔起来，纷纷钻进石坑岩穴，也迅速消失了。

海心髯公的心里，那迷雾疑云顿然消散。这片水区湍流推波，急风助澜，大群水陆两栖的海蛇，逃上耸立大洋的礁山。嗜血杀生的大雕群，因为追踪海蛇，才云集礁山。发现他们父女，群起攻之。地面蛇攻，空中雕击，万般险象。老髯公以蛇击雕，这才解脱了灾难！

白柔不无余悸地依偎着父亲：“阿爸，刚才，生和死仅差三二寸的距离。好险啊！”

海心髯公：“是啊，那么多的蛇嘴，那么多的鸟嘴……”他没有说下去，而且有些漫不经心。但是，正因为这种口气，隐隐地含着更沉更重的分量。

白柔望着直插黑天的礁山，又问：“还要继续往上攀吗？”

“嗯！”海心只回答了一个字，似乎告诉女儿，这是入海的网桩，只有凿到底。

海心髯公伸出手，缓慢有力地扶起白柔。他的默然里透着刚毅的神色，使白柔像吞了定心药。在父亲的扶持下，她一步一步地攀登着。

大腿在如壁的陡坡上踢闪着。善解人意的白柔，担心父亲分神，没敢询问：如此豁命地登礁山，到底为了什么？但心里，怀着一种神奇的谜团。

“白柔阿姆，你蹲在这里。”海心髯公的喊声，迅即被呼啸的暴风扫得杳无声息。他发现近在咫尺的女儿没有听清，双手一搭白柔的肩头，把她按在一处风力稍弱的凹坑里，让她蹲下去。他自己弯腰如弓，顶着飞沙走石的暴风，一步步地攀登上礁山顶，双腿成八字撑开，挺胸昂首地站着，高高地举起手里的渔灯。这是一种四方形的渔灯，海心调亮了火苗，灯光红彤彤的。

海心髯公站在礁山顶上，呼呼的风云，迎面扑来，大有要把他吹起来，抛入大海之势。然而，越是险情，他越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体内回荡着一股豪气，以刚猛的力支撑着身躯，直挺挺地立在礁山之巅，抵抗着太平洋的狂风恶浪。而擎在手上的渔灯，从心窗映进心灵。他触景生情地悟出一个道理：促使讨海人团结战斗的力量的来源，应该是什么！现在，他似乎悟到了，这是一种灵魂的光辉！就像这盏渔灯，以辉煌的红光，映射着狂嚣的大洋！

时间艰难地流逝着，蹲在风力稍缓的凹坑内的白柔，久久地凝视灯塔般挺立的父亲，以及那盏闪着父亲心灵光辉的渔灯，激情的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大约一小时后，她依稀听到，黑沉沉的海面，传来阵阵渔轮的机器的轰鸣声。她俯脸一瞧，只见礁山前边幽暗的浪谷里，接二连三地钻出一艘艘渔轮。她已经随船队飘荡了一个多月，完全可以辨认出每条渔轮特有的灯号。她再看看父亲手里的红色渔灯，心里的谜团不翼而飞了：咦，这红灯是阿爸带头船灯号，它是召唤远征大船队，全部到礁山集中！直接的原因，兴许是抢捕礁山流夹两侧的大鱼群？海洋见流夹，陆地遇金矿。流夹两侧，饵料丰富，鱼群大量集中，是最好的放网渔场呢！父亲还有更高明的想法，以这盏出现在礁山之巅的红灯，把即将分裂的船队集中起来，团结奋战！风口浪尖的讨海人，哪能用语言交换感情，一声螺号就能振作起他们的意志，一线灯光就能照亮他们迷茫的双眼！

想到这里，白柔连爬带跌地接近了父亲，她拉着父亲站立起来，紧依在父亲的旁边，接过父亲的渔灯，欢呼着，挥舞着。

许久，白柔安静下来了。她突然想到一件事，询问：“阿爸，有没有看见余舵柄髯公的灯号？”

海心艚公叹了口气：“全船队二十四条渔轮都到齐了，只有那犟阿姆……”

白柔知道，父亲的话意很清楚，依然不见舵哥的渔轮归来。白柔像一团渔火淋了海水，心里一阵发酸，双手摇着父亲，又是泣诉又是撒娇：“阿爸，快把舵哥找回来！我要你快把舵哥找回来！”

六

中国大船队，如龙腾海，似蛟戏水，离开了澳大利亚海域。连续几天，按照预先制定的航线，不停顿地向太平洋中部渔场进发。由于余舵柄的渔轮下落不明，一号带头船多次开动对讲机，根据船队内定的秘密频率，海心亲自呼叫余舵柄艚公。对方不知是离得太远，还是不愿应声，没有回答。只有一次，海心刚刚呼叫了一声，对讲机里传出“喂”的应声，随即“咔嚓”一响，再也没有动静了。这就使海心艚公的心，像坠入云雾，更觉茫然了。情况表明，可能是对讲机操作员应了一声，被性急的余舵柄截断了电源。如果是这样，余舵柄的船，还跟在大船队附近，徘徊着。但是，也有其他可能。大船队的对讲机频率，说不定泄密了？这就糟了！海水不干，海盗不断，如果让横行太平洋的海盗截获了频率，往后的灾难，可就更多了！

因而，老艚公急得日不能食夜不能眠。

早晨，刚离开热带海的大船队，进入南半球的冷水洋。此时，北半球的东海渔乡已经是初夏季节了，这座位于新西兰西侧的渔场却是秋末的气候。展示在白柔眼前的，是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万里晴空，空气洁净，没有一丝埃尘。然而，深秋的岚气，渐渐地弥漫着，越来越浓厚，使得站在船顶失神瞭望的白柔，感到冷丝丝的，微微寒战，她为余舵柄久未回归而忧心忡忡。

白柔呆立船头，双眼一眨不眨地继续瞭望着，期待着余舵柄的五号船突兀出现。她脸上流淌的水，像心之泉涌出的泪。在这没有休止的企盼中，唯有船队的丰收场面，才使她闷闷不乐的脸上，稍稍露出欣慰之色。

这是大船队围网生产的繁忙景象。浪谷下沉水峰上升的洋面，双拖网渔轮变成双船围网的网船和畏船互相变换角度。有的船队，畏船船舷外拉上圆鼓鼓的网袋，网船把另一张网的纲索抛给畏船，自己则在畏船前边撒下圆形的网弧，万千鱼虾在网弧内的水面，扬鳍甩尾地蹦跳着。

大船和小船配对围网的，从舱面推出名叫“阔头”的交通舢板，舢板的小型柴油机突突地响着，拖着从大渔轮上撒下的网纲，以及挂在网纲下的网片，围绕渔轮驶成弧圈。舢板的后边，也拉出一圈圆形网弧。被网弧兜住的鱼虾，有张动大螯的石蟹、多足如钩的龙虾、橹柄粗的大鳗、透明小巧的丁香、灰影狂突的小鲨鱼。

单船围网的渔轮，把网纲的一头捆在木锚上，将偌大的木锚抛入大洋。大船一边撒出尼龙围网，一边绕着木锚沉海的水域，船臀下的螺旋桨，喷出一圈雪浪带。浮在浪带上的，是船上撒下的围网。网目上挂满了花鲳、乌贼、带鱼、黄鱼姑、梭子蟹。

水浪滚滚的海区，闹哄哄的围网船旁边，成十数百条的鱼货买卖船、水产品加工船、粮油淡水补给船、海鲜运输船，挂着各色国旗，机声嘈杂，穿梭往来，竞相靠近围网船，生怕他船夺走生意，也不用渔箬估计数量，而是一网袋一网袋地包买。巨大的船舱，像生意人贪婪的大口，满网兜满网兜地吃进活蹦乱跳的鱼虾。紧接着，商人们掏出大捆大捆的美元、英镑、人民币，付给中国讨海人。

几条外国收购船在争着收购了一条围网船鱼虾后，又向其他丰收的中国渔轮行进。多条收购船形成的争先恐后的队列里，稍稍落后的船只上，狂怒的人们咆哮跳跃，他们将压船石网坠子，以及破鞋旧帽等脏物，全都砸在前边船只上。远远超前的船只，伸出长长的拖缆，后边拽着载鱼运虾的小艇，被后边的收购船一碰撞，破碎的船板，射向大海。更有一些船只，先是你碰我我撞你地抢道，然后旋过船臀，船头对准对方的船头迎面扑去，俟到接近的瞬间，胆怯者扳舵转首避让着，凶悍者把紧舵，让船头像利刃切进对方船体，继之不管对方死活，驾着船远遁而去。水天世界，像一座进行豁命竞争的大戏台。

看着众多外国船抢购渔货的情景，海心髯公宽厚坦然的容颜不见了，脸面又沉重又严峻。

一号船放网髯公潮水叔，凭着一生闯荡大洋的经验，走近海心，说：“髯公，燕鳶惊跳，水底必有恶鲨。这种恶斗的局面，说明有海盗船队混在其中捣蛋！得图安，不图钱！”

海心髯公重重地哼了一下，说道：“通知大船队，转移渔场！”

嘹亮的螺号声中，中国大船队转移渔场了。

太平洋的中部是何其险峻，摩肩相连的水山，陡峭的水坡，全都在海面翻滚着。航行其间的远征大船队，仿佛怀着人的愁思，挂念着失踪的余舵柄艚公，走得那么沉重、缓慢。大马力的快船，虽然位处船队的前头，因为等候后边的兄弟船，速度时快时慢。多艘渔轮接到转移渔场的渔令时，来不及拉网兜鱼，拖着巨型的网袋，被大团的鱼虾累赘着，只得慢慢吞吞地漂泊。几条卖光鱼虾的轻船，黑墨标明的干舷线，高高地浮出水面，驶得异常欢愉轻松，挂在桅杆上的布帆和风向旗，也在轻快地飘扬。然而，一种团结友爱的情愫，支配着讨海人的心灵，他们始终保持大船队集体前进。

船队行驶了大半天时间，来到另一座渔场。这里的太平洋，突然变成无边无际的大草原，秋风萧瑟，草浪起伏。形形色色的中外船只，更似成千上万头牛马，遍及大草原遥远的角落，狂奔乱跑，狂吼乱叫，热闹繁忙。

令白柔惊奇的是，父亲驾驶的洞渔一号渔轮，拉完大网兜的鱼虾后，不是继续赶鱼群争渔场放快网，而是开动机器，全速前进，船底从幽深的水谷上悬空跃过，船首对准一座峰巅高过桅尖的水山斜坡，一头扎了过去。随着水山的山体崩塌翻落，船只从中射了出来，又悬空飞过一条水谷，朝着另一座更高大的水山扎去。站在露天部位的讨海人，全身都裹着防浪的渔衣。白柔伴着父亲，置身驾驶室，浪涛不时地倾泻在玻璃上，使她看不清船舷外的海面。

一号渔轮继续独自行驶。一路上，太平洋在咆哮，发出千万种音响，有闷闷的沉重声，有震海的爆炸声，有尖刺的嘶叫声，有狂暴的轰鸣声。这使白柔盼望不到余舵柄而烦躁的灵魂，深深地陷入一种恐怖中，仿佛自己盼望的舵哥，连同他的渔轮，已经没进毁灭的水国。浪水模糊了她的泪水，海啸淹没了她的哭声。她自己实实在在地体味到，痛苦和恐怖像礁山，快把她的头压碎了。

洞渔一号船离开大船队，独自行驶了两小时，来到一个奇异的太平洋水域。

秋天的太平洋的气流全都匿迹了，没有一点儿风，连空气也像停止了流动。天顶上丝丝缕缕的云，也毫末不动地凝固着。不远处还是大耸大落的太平洋，在这里变得纹丝不动，连海面涟漪也被烫平似的。透过明净的表面，海底是那么的静谧，遍地暗礁，林林而立，仿佛要把来来往往的船只，刺破船底，沉没其中。

海心髒公亲自操舵，渔轮小心翼翼地行进。

白柔有些疑惑，问：“阿爸，这座险水滩好吓人啊，望不到边际。我们凭啥不走平安水面，要到这凶险的海区？再不停船，船底都快被礁笋戳破了！”

海心髒公：“越是地形复杂的水域，越是蕴藏着丰富的资源。这险水滩两侧，是两座著名的渔场。大船队原来的计划，就是要穿越这险水滩。”

白柔：“从两头拐个大弯，也能先后到达这两座渔场，抢捕鱼群。”

海心髒公：“征战太平洋，分秒必争，不可误了时间。在两座渔场多待些时间，能多放几网。勤读有书，勤捕有鱼，这是咱讨海人的规矩嘛。再说，如果离开原计划的航道，那犟海牛似的阿姆啊……”他说到这里，发现女儿的脸色一阵苍白，连忙停止了话头。

白柔很清楚父亲的话意，如果余舵柄循着原定的航道等候大船队，大船队又另择航道，将失去会合的机会。“倔舵哥啊，你到底在哪里呢？”白柔的心里，又哀哀地响起不知响过多少次的唤声。

海心髒公看自己说漏了嘴，连忙掉转话题，说：“再说，甬看这险水滩死一般的寂静，越是平静的水域，越有陷船的险情。我率先驾船到这里，就是预先观察这里的海况，在礁笋林立之间，探出一条供大船队平安通过的航道。”

白柔这才明白，父亲舍弃自己船多捕鱼虾多赚钱的机会，原来是为了大船队。她敬佩地点点头。

突然，一路吼叫的一号船，激起了一种从天而降的灾难。

“不好了！”海心髒公和白柔听到聚在舱面的讨海人一片惊叫，连忙探出脸去注视。

险水滩，表面像明净的镜子，底部却压制着一种猛烈的海流，海流和水面几乎同样，进行着整体的冲泻，让人们一下子看不到它的存在。只有仔细窥探，根据海流冲击石笋脚沿激起的浪花，才知道海流的湍急程度。更有甚者，有一种梭子形的恶鱼，竟然横卧在急流底部，腹部紧

贴海底，全身一动不动，撑着身体抗击流水，让流水夹着小鱼虾冲进嘴里，然后慢慢地吞食。这群剑鱼，活像横七竖八的险滩石笋，大的长数米，重数百斤，最小的也有米把长。或许是它们长期生活在无人来到的静海，这时突然闯进一艘机器轰鸣的渔轮，有的惊狂了，有的暴怒了，尾部一蹬海底，纷纷蹿到水面，十条、百条、千条……广袤的险水滩，冲出无数剑鱼，以飞跳的、直蹿的、横冲的、斜扑的姿势，朝着位处中央水域的渔轮游来，越聚越密集。剑鱼那尖利的吻突，开始攻击渔轮的木质底部了。

“嚓！”剑鱼的吻突磨砺着舷帮。

“砰！”剑鱼的吻突撞击着龙骨。

“扑！”剑鱼的吻突扎进了船底。

白柔不无慌张地喊叫：“阿爸，快开快船，离开这里！”

海心髻公回答女儿：“在这种暗礁林立的险滩，驾快船行驶，等于开船撞礁沉海，自找死路！如果让开慢速的柴油机吼叫下去，会惊动更多的剑鱼，前来袭击渔轮！”他毅然地说，“机器熄火！”

柴油机静默了。船只在水里飘荡着。一些剑鱼游向远海。可是，尚有数量不少的剑鱼，依旧聚集在渔轮四周跃动。

凶猛的剑鱼，撞得渔轮激烈地跳荡起来。海心髻公跃上舱面，朝着讨海人命令：“寻找没有用的物件，砸开鱼群！”

在髻公的率领下，有人跳进中舱，抱出鱼篓似的压船石；有人掀开网堆，摘下海碗状的鹅卵石沉子；有人爬入冻鱼舱，托出白亮亮的冰块；骤然间，他们将压船石、石沉子、冰块，雨点般地砸向密集的剑鱼。

一些小剑鱼经不起砸击，没进海底，圆瞪的鱼眼盯梢着船只，随时准备冲过来恶作剧。巨大的剑鱼，根本不怕石头冰块的砸击，继续向船底袭击，渔轮的情景十分危险。

一号船放网髻公潮水叔和几个年老的讨海人，误认为是海神水鬼在作怪，按照在海洋驱鬼神的旧习，从船房里拿出尖锥形的破斗笠、洗舱

面的破帆布、盛烟灰的破贝壳、吐痰的破海螺，从舷帮抛出这些秽物，嘴里念着：“以邪驱邪，以邪驱邪！”

可是，任凭人们为了避邪祛恶，抛光了所有浮物，甚至连拖鞋袜子旧衣服都丢下海去，那群巨大的剑鱼，依然穿波击浪地伸着剑似的吻突，戳击着船底。船只随时会被凿穿沉海！

此刻的海心髯公，那些剑鱼的坚硬锋利的吻突，像刺进了他的心脏。无意中，他的目光扫过舱面，那杆粗壮高大的中桅——起网机吊杆，映进了他的眼帘。那股时刻在内心回荡的热魂，化为勇猛的力，泛向全身，他断然呼喊：“船上的党团员，跟我下海！”

海心髯公率先抓起尼龙渔索，把一端递给身边的白柔：“快，帮我把绳子捆在中桅上！”他把另一端扎在自己腰部，瞄准渔轮最薄弱的部位——最容易被剑鱼戳穿的尾舷下的船臀，贴着尾舷溜到船臀部位，上身依仗连接桅杆的渔索的拉力，双脚站在早就停止旋转的螺旋桨上，大半截身体浸着冷丝丝的海水，挥动着随手带下海的太平斧，准备砍伐前来戳船的剑鱼。

舱面，党团员们踊跃跳动，用渔索扎腰。其他人也都沸腾着闯海人的热血，纷纷找渔索捆身。人们自动地散开，双脚向船只的前舷后舷左舷右舷奔闪。面临着从四面八方向船击来的恶鱼，大伙心里响着无声的怒吼，躬腰纵跳，俯手扎水，顺身滑溜……一会儿，全都身系渔索挂在渔轮四周的船舷外。他们手里挥舞着带铁钩的撑篙、粗壮的木橹、亮晃晃的渔刀、锐利的打鲨枪……除了留在舱面照看渔索的白柔以外，全船十多位讨海人，都投入这场战斗！

大剑鱼群仿佛寻到了鲜美的饵料，冲波跃浪游来，锋芒毕露的吻突，凶猛地刺向船底和讨海人。机智灵活的阿乐哥，看到一条大剑鱼直朝胸脯冲来，往旁边一避，剑鱼的吻突扎中船舷，他手里的渔刀，直扎进剑鱼头，剑鱼掉头逃跑了。经验丰富的潮水叔，看到一条剑鱼扇动背翼跳出水面，向自己扑来，他哗地没进水里，在透明的水帘里眨闪着双眼，手里的打鲨枪向上一刺，枪尖捅进剑鱼的腹部，剑鱼的首尾扑腾了几下，待到潮水叔抽出枪尖，剑鱼朝天浮在水面，死了。几个年老力弱的讨海人，还没有等到剑鱼接近自己，手里的木棍竹竿噼啪有声地抽打着水面，把剑鱼吓跑了。年轻气盛的渔哥，则像阿乐哥一样，举起撑篙铁钩向剑鱼狠击，用粗重的木橹向鱼身猛砸，有的甚至不躲不闪地面对冲来的恶鱼，把木头网桩硬生生地扎进鱼喉，手臂刚刚抵近鱼的吻突，

差点被鱼齿咬碎。

最危险的还是海心髻公，他挥闪着明晃晃的渔斧，连续砍伤两条大剑鱼，身边的海水变成鲜红的血水，涨着红晕的脸盘，溅满了鱼的污水。一阵水波翻腾的声音传来，他睁眼一看，是条特大的剑鱼，尾巴像巨剪，身体像两头削尖的舢板，鳍翼像一小片帆叶张扬开来，吻突像又长又利的剑，风驰电掣地射向船舷。一个惊骇的意念掠过他的心里，船臀的木板最薄，肯定会被凿穿，船只将会沉没在太平洋！他猛地一踩水，身体贴在剑鱼袭击的部位，冒着代船臀受戳的危险，准备在剑鱼袭来的一瞬间，用利斧砍中恶鱼嘴！

出乎意料的是，正在紧张关头，系着海心髻公的尼龙绳，捆在舱面桅杆上的一端脱落了。原来，讨海人在船上打绳结，有六六三百六十种方法，以应付变化多端的海况。海心在匆忙中忘了交代，白柔对绳结不熟练。白柔在焦急中，把绕在桅杆的尼龙绳，打了个陆地惯用的活结。尼龙绳会打滑，被海心髻公拉扯了一阵，松解脱落了。上半身吊在空中的海心髻公，一下子失去拉力，哗地掉进水里了。他的身体溅水的声音，惊着了冲来的大剑鱼，又摇头摆尾起来，在海心髻公和船臀旁边徘徊着，伺机发动攻击。

“白柔阿姆，快抓住绳子！”海心髻公看到尼龙渔绳连接船只的一端，蛇样地滑溜，快掉进海里。他的上半身浸在静水里，下半身却坠进海底急流，像被无形的手拉扯着，一下子靠近不了渔轮，也抛不上绳子，只得焦急地喊着女儿。

在舱面紧张地照看着十多条渔索的白柔，闻声转脸，发现连接父亲的尼龙绳的尾端，已经溜到尾舷上了。她踉跄奔跑，冲到尾舷绝沿，抓住了尼龙绳。谁知海底的急流把海心髻公向远处拖去，尼龙绳有力地拉着白柔。白柔为了拽住绳子，保护父亲和船只，硬是不松手，身子猛烈地摇晃着，向外一倾，一头栽进海里了。

被急流裹住的海心髻公，看到女儿落进湍流潜行的险水滩，已经疲惫不堪的身心，猛地蹿出一股力量，下半身随着向上一腾，离开了急流，全身浮在平静的水面，向前急速游了一阵，终于接近女儿。他知道女儿的游术不高，万一下身陷海底急流，会被拖进深水，再也甬想浮出来。他一手划水，一手抓住一截尼龙绳，说：“阿姆，抓紧绳子，我把你拉到船边，托你上船，把绳子重新捆在桅杆上！”

海心髯公刚将白柔拉了几步，先前那头特大的剑鱼，再次掉头冲来。它的后边，还跟着十多条体态不小的剑鱼。剑鱼们全都以昂首犁水的姿势，划出条条白浪，头上利剑似的吻突，大有穿凿船臀之势。尤其是那头大剑鱼，离船最近，游速最快，威胁最大。

海心髯公血红的圆眼瞪着大剑鱼，拉扯女儿的手，激烈地颤动着。显然，他处在两难状态，是保卫女儿，还是离开女儿，去驱鱼护船？

眼瞧着被自己拖拽着的父亲，白柔突然举起双手，猛地推开父亲：“阿爸，快去护船！”就在她举手的时候，也同时松开拖累父亲的尼龙绳。她有意识地扑在水面，向相反方向游去，离开父亲越来越远了。她的身底，是凶猛冲泻的急流，随时都会把她卷进海底。她的前边，是凶猛冲刺的剑鱼，如剑的吻突，也会洞穿她秀美的身体。

被女儿推开的海心髯公，双眼朝着游向远处的女儿一瞥，立即明白了女儿的心意，这临危不蹙眉的老髯公，牙帮咬得咯噔咯噔响，一抹鲜红的牙血渗出嘴角。他猛地一掉头，怒吼着，向那条大剑鱼前进着。那条恶相十足的大剑鱼，还有跟在它后边的剑鱼群，举着尖利的吻突，仿佛有灵性似的，欲先刺杀拦路的海心，再洞穿渔轮的船臀，剪刀尾在水面划着，纷纷冲向海心髯公……

就在海心髯公和白柔遇险的时候，险水滩的东侧，一艘海轮犁开海面，朝着洞渔一号船冲来了。

刚才，一号船的讨海人们，全神贯注地斗恶鱼保船只，没有人发现那艘冲来的渔轮。这时，那渔轮上的船号清楚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洞渔五号。人们一边驱赶着恶鱼，一边欢叫：“是佘舵柄髯公回来了！”

原来，佘舵柄髯公和海心髯公翻脸后，又被殷洋髯公一激，怀着满腔怒火，赌气驾船离开了大船队。在他的被气昏了的头脑里，还有一种意念在闪动：“用驾船离开的办法，迫使海心把百分之十的髯公钱归公，造福众渔家。”其实，作为一个闯海多年的党员髯公，佘舵柄还有照顾大局的观念，更不会带头拆散远征大船队。他驾着洞渔五号船，一直和大船队保持着不即不离的距离。而且，他不惜耗费蓄电池有限的电源，昼夜打开对讲机，调整和全船队统一的秘密频率，随时监听大船队的动向。这样，他才能在浩瀚无涯的太平洋，跟着大船队。近两天来，他也驾船混在外国渔轮中央，在离大船队不远的地方，放围网捞鱼虾。午后，眼看着渔场渔获量下降，他根据大船队原定航线，要经过一片广

阔的险水滩。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怀着和海心艚公相同的心理，率先驾船为大船队开辟一条穿过险水滩的航道。只不过，他比洞渔一号船早两小时来到险水滩探险，已经探清了一条安全航道，刚往渔场驶去，准备通过其他艚公，把安全航道情况告知带头船海心艚公。猛然间，他发现洞渔一号船的熟悉的船影，在险水滩漂动。他怕自己的眼看花了，告诉驶船艚公：“老单伯，你看清楚，是不是一号船，他们停在险水滩干什么？”

老单伯面容苍老双眼明亮，眺望了一会儿，惊嚷：“不好，一号船不是机器出毛病，就是遇险情困在险水滩！”

人们赞同道：“对！一号船不是抛锚停在那里，还在险水滩漂动呢！”

老单伯又注视了一会儿，连连搥胸：“不好，不好！一号船的讨海兄弟，全在船只周围洒水，仿佛是和恶鱼群在厮打！”

东海船家习惯，紧要关头，要由生产艚公亲自驾船。余舵柄二话没说，嘀铃铃地拉响全速前进的信号，一手接过老单艚公的轮盘，五号船像离弦的箭，向一号船射去了。

五号船迅速地接近了一号船。余舵柄艚公看着一号船的险情，面对讨海汉们的拼搏壮举，焚烧过身心的怨恨之火，倏忽间熄灭了。他操纵着船只，绕着一号船行驶，船头朝着恶鱼群乱冲乱撞，故意惹得恶鱼群转移注意力，纷纷离开一号船，冲向五号船。五号船上的讨海人，在余舵柄的号令下，学习一号船讨海人的拼搏精神，抱起压船石冻冰块，雨点般地砸向剑鱼；又用渔索捆住腰身，接二连三地跳下海，挥动着木橹竹篙钢枪铁斧，勇猛地砍伐着剑鱼。浩浩险水滩，忽闪着刀斧的光亮，回荡着豪迈的吼叫，飞溅着恶鱼的碎肉，漂流着殷红的腥水。

令人惊诧的是，余舵柄一挥手抓住别人准备捆身的渔索，扑地跳上高翘的船头，以飞鱼掠海之势，跃进险水滩，凭着强悍的胆魄和惊人的力量，竟然一头潜进深海急流里，顺着急流的冲力，飞速地漂了几十米，从白柔浮游的海域钻出水面，伸手把白柔夹在腋下。

此时此刻，白柔的心绪啊，像翻卷的桃花潮，馨香又温暖；白柔的胸房啊，像汹涌的海面，大起大伏；白柔的双颊啊，像东海的海蟹花，红艳艳。她迷醉地闭着眼，任凭余舵柄摆弄自己。冷不丁，余舵柄粗鲁

地绕着随手拖下海的渔索，把白柔拦腰捆绑起来，一把推向五号船方向，喊：“渔索连接五号船，快拉着渔索，先上五号船。”还没有等到白柔回过神来，余舵柄挥动着粗壮的双臂，飞快地游向不远处的海心髯公。

海心髯公早就发现余舵柄跳海救女儿，他的心头一阵灼热。他没有时间多想什么，因为那条特大的剑鱼，始终在前边左拐右弯地冲窜着，随时会发动攻击。这时，他又看到余舵柄把渔索交给女儿后突然游向自己。

余舵柄在接近海心髯公时，突地吸了口气，潜入深水里，透明的水帘里，他自恃有着浪峭尖打滚的力量，侧身泅游，顶着湍急的潜海流，偷偷地接近了那条危及海心髯公的大剑鱼。他游到大剑鱼的腹部下，全身斜斜地往上冲出海面，顺手抓住大剑鱼的背鳍。待到大剑鱼挺腹弹跳甩尾挣扎时，余舵柄已经扑在大剑鱼的背部，双手插进大剑鱼的头颈结合处，死死抓住剑鱼的颈鳍，不让自己滑落下来。

这条大剑鱼，有着巨鲨的力量，又比巨鲨更敏捷，犹如斗场上的牛，尾巴和下颌一齐拍击水面，背部高高的一挺一挺，企图把趴在背上的余舵柄掀翻落海。余舵柄髯公被掀得恼怒起来，胸腹一齐用力，想把大剑鱼的弓形背脊按下去。大剑鱼的力量很大，任他怎样使劲，丝毫不能使它停止跳跃和挺突。余舵柄急火燃烧，双手紧攥住鱼鳍，以防落进水里，胳膊肘和膝盖一撑鱼身，贴着鱼背的前身弹跳起来，又向鱼背砸下去。这下子，虽然没有压沉剑鱼的躯体，却也使剑鱼停止了跳跃。

大剑鱼的头顶，有一块坚硬的薄甲，一直披覆到颈部。薄甲的下面，是一簇供鱼儿呼吸的鱼鳍。余舵柄的双手，正是插到薄甲下，抓着那簇鱼鳍。大剑鱼的鳍簇，被掀得疼痛难熬，鱼头开始左摆右摇，后来一上一下地点动着，用那块薄如刀刃的鱼头甲，一下一下地切削着余舵柄的手背，手背伤痕累累、血渍斑斑，余舵柄硬是不松手，左手继续揪住鱼鳍，右手忍住疼痛，攥成礁疙瘩似的拳头，猛地挥向天空，朝着上下点动的鱼头砸击着，一下、两下、三下……大剑鱼的头颅微微耷拉，停止了动作。

在一号船和五号船的讨海人的呼喊声里，一股逞强的豪气，在余舵柄身心膨胀着。他发觉，剑鱼又改变了折腾人的方法，它那被余舵柄的双腿夹在中间的背翼和左右侧的腹鳍，一根根钢筋似的鳍刺直竖排列，连接鳍刺的鳍翼膜唰地展开，继之，背翼和腹鳍像被强力的手握着的

扇子，一展一缩一前一后地挥动着，扑击着余舵柄的臀部和侧腹。余舵柄再次腾出右手，钢爪似的五指握住剑鱼的腹鳍，啪地折断了几条鳍棘。他迅即收缩双腿，脚指头用力穿破剑鱼背翼的翼膜，向鱼尾方向一阵乱蹬，剑鱼背翼的翼膜，被踢得支离破碎了，痛得大剑鱼一阵乱颤。

大剑鱼想残害人，却被强暴的烈汉折腾得痛苦难当，剪刀尾朝天一翘，驮着背上的余舵柄蹿公，眼看摔向深水区了。临落水前，余舵柄的耳际响着人们乱糟糟的喊声：“快松开大鱼！”“快回船！”其间，还夹杂着白柔的哭喊声：“舵哥，甬逞强！”自从离开大船队，多少个昼夜，他多么期望听到这柔柔的声音。此刻，这声音好似骤然注入身心的兴奋剂，激得他的心热潮翻滚。他不但没有离开恶鱼浮出水面，而是再次向鱼背一趴，被恶鱼驮进海底了。有灵性的老剑鱼，竟把余舵柄驮到流速最急的海底湍流里，它仗着全身的鳍翼的扇动，在湍流里停着身子，试图让流速冲人，使余舵柄卷离自己。它哪里知道趴在背上的，是个勇悍如鲸鲨的猛士。余舵柄在猛然冲涌的急流里，运用海底屏息的功夫，双臂抓住鱼鳍不放松，把鱼头高高地揪起来，让鱼头替自己挡住急流，身体始终没有从鱼背上冲下来。倒是大剑鱼的鱼鳍被揪得受不了了，鱼身一扭，向前乱冲了。

余舵柄眨着双眼观察险情，前边不远处，透明透亮的水帘里，一根根长满海苔的礁石，赭红色的，紫褐色的，灰黑色的，大的像巨柱，小的如尖笋，丛丛而生，林林而立。瞧着大剑鱼驮着自己冲向礁笋群，一个心计掠过他的脑海：“迫恶鱼去撞礁！”为了稳住身子，他的双腿往鱼背鳍翼紧紧一夹，左手将鱼鳍用力一攥，又一次腾出右手，抓住鱼头甲披覆到鱼头右侧的部位，猛力将鱼头扳向左侧，迫着大剑鱼，向一条紫黑色的礁柱冲去。紫黑的礁柱闪闪撞来，剑鱼快要撞向礁柱的刹那间，突然以不可阻挡的力向上一冲，鱼腹从礁柱的峭尖飞掠地冲过去，浮出了水面。

余舵柄乘机张开大口，换了一口新鲜空气，还没有缓过劲来，大剑鱼又哗地潜进水底了。这次，剑鱼驮着他，在如林耸立的礁柱石笋间游动着。余舵柄的猛劲，依旧在全身鼓动着，他的右手继续攥住鱼头甲壳，凶猛地向左一捺，大剑鱼却狡诈地向右一转，从一条石笋的旁边擦了过去。余舵柄顺势把鱼头向右一拽，大剑鱼快要撞中前边的礁柱时，又朝左一拐弯，躲闪开了。

余舵柄心里很清楚，人毕竟是陆地动物，大剑鱼毕竟是海洋恶类，再这样折腾下去，自己会葬身鱼腹。可是，如果被大剑鱼打败，自己灰

溜溜地回到渔轮，岂不是海洋水母撒出的卵，懦弱的浑蛋！活在天地间的讨海人，天生只有跟险恶的环境拼搏，才能获得生存！如今，若连一条恶鱼都制服不了，在讨海人和白柔面前，岂不成了笨鳖的儿孙！大剑鱼，今天老子定要制服你！

余舵柄火暴地咒骂着，变得异常强暴，右手指挺成五根硬邦邦的铁条，猛地戳击着大剑鱼的双眼，大剑鱼的眼珠被活生生地挖了出来，污红的鱼血飞溅着，全身的鳍翼痛得胡乱地拍击。最后，这条凶恶的瞎眼鱼，再也把不住方向，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地乱冲腾。

海面上，多数的讨海人已经离开冰凉的险水滩，爬上舱面。人们一边挥木桩舞刀斧地防止剑鱼群再次袭来，一边驾船寻觅着潜水斗恶鱼的余舵柄。正值退潮汐，水面落得很低，密密麻麻的礁石笋的峭尖，直刺刺地露出海面，两条渔轮驶到石笋水域的旁边，再也不能前进，人们眼睁睁地看着，石笋林立的水面，一团团白花花的浪头，被临死挣扎的瞎眼鱼激出来，散向四周，像迷雾遮没了海底，再也看不到余舵柄和恶鱼搏斗的情景。

扑通！扑通！几个身强力壮的讨海郎，不畏剑鱼和急流，纷纷跳下水去，游进石笋海区的深处，寻找着余舵柄。

海底纵深处，余舵柄继续卧在大剑鱼的背部，伺机对它进行致命的一击。他看到，前边十余米处，坐落着大礁垒小礁的乱石堡，礁矶的表面，暴突出峥嵘鬼牙状的石棱子。余舵柄一狠心，无声地发誓：“讨海人的命，拼得赢要拼，拼不赢要硬！大剑鱼，老子跟你拼了！”他揣着和大剑鱼同归于尽的决心，臂腿夹紧了鱼背，双手抱着鱼头，十指穿进鱼眼，驱使着重伤剧痛的恶鱼，直打直地向乱石堡撞去了！

石笋水域旁的渔轮上的讨海人和水域里的讨海郎们，几乎一齐听到看到，一种强烈的大鱼撞礁的声音，震得整个水域礁笋晃荡波浪汹涌。一团翻卷出的白浪里，那头巨大的剑鱼，头破骨裂污血淋漓的尸体，腹朝天背向海面浮出来了！

人们紧张地屏息瞭望，翻滚的白浪里，剑鱼的尸体旁，不见余舵柄的影子！

渔轮上，泪水奔涌的白柔，发出一声刺耳戳心的尖叫：“舵哥，你在哪里啊——”

七

大船队所在的渔场，千船竞发，机声齐鸣。路顺艚公驾驶的洞渔三号渔轮，靠近分船队带头船殷洋的洞渔九号船。路顺大声呼喊：“殷洋艚公，我刚刚用对讲机跟海心艚公通过话，他让全部船只前往新西兰西南部的险水滩，他和余舵柄艚公已经探明一条安全穿过险水滩的航道。”

“什么？余舵柄！”殷洋惊叫了一声。

“是啊，余舵柄艚公虽然赌气离开大船队，但他的船仍然跟踪着大船队，没有远离过。他和海心艚公一样，放弃自己船的放网捕鱼时机，前往险水滩探路。不过，他在险水滩恶斗大剑鱼，情况不知怎么样呢！等我们到达险水滩，自然会明白一切！”路顺应道，驾船驶向险水滩了。

九号船上，殷洋随即向驶船艚公发出渔令，让他驾船驶向险水滩。他自个进入艚公房，烦躁地掏出一瓶二曲烧酒，咕噜噜地灌得太急，烧酒溢出口腔，顺着黑蓬蓬的络腮胡滴下来。

余舵柄使性离开大船后，一种潜意识在殷洋内心越来越强烈地涌动着。这些年来，社会生活如起重机拉网，越来越高。钱也同时成为社会上某些人的主宰，讨海人也是有水能出海有钱好气派。想出人头地，钱兜儿得比别人鼓胀些。宰割一切的政策难以兜售出去，大船队百分之十的艚公钱拿不到手，成为百万富翁的美梦破灭了。余舵柄那冒失鬼，真是往钱祖宗头上撒尿。海心艚公眼看要成为百万富翁，百万富翁的唯一传人白柔眷恋他，他却往百万富翁父女的心窝蹬几脚，还一拍屁股开溜，白白丢弃当百万富翁女婿的机会。眼前形势，社会上的人争利益，像闯海抢渔场，抢不到渔场九网九网空，抢到渔场一网成富翁。自己也是能满海旋威风的龙，本事超越余舵柄，凭什么不能竞争百万富翁的乘龙快婿！那柔美的白柔又像石斑鱼，看一眼就使人心鲜滋滋，不想满辈子尝鲜美的，不是讨海人！

殷洋的心像飞转的帆猴头，昼夜谋划如何获得白柔。无奈鱼群连日旺发，片刻不歇地放网拉网，大船队船多人众，使他没有机会接近白柔，只有利用对讲机，和她说说笑问问好。柔顺的白柔，也以甜言蜜语回应，惹得殷洋心如鱼跳意如潮涌，越来越喜爱她。

此刻，他突然听到路顺的话：余舵柄回到大船队，还在白柔的身边。殷洋这一急啊，恨不能化成海鸥，飞到白柔的船上。他朝驶船艚公喝令：“全速驶向险水滩！”

一双筋巴巴的手拍拍殷洋的肩头：“艚公哥，瞧你干饮烈酒，我替你端来下酒菜呢。”

殷洋回头一瞧，是鱼货收购船海鸽号的业务员苦脸伯阮山。在马六甲海峡东南方渔场，船主阮水看到殷洋在大船队内部竞争高价出售鱼虾，派了苦脸伯阮山长驻洞渔九号渔轮。九号渔轮和其他听殷洋招呼的船只，每逢捕到金鱼银虾，全都出售给跟在大船队后边的海鸽号收购船。而住在九号船的苦脸伯，不愧为走得转场面的业务员，还是个知寒知暖的过来人，秋夜寒冷，他替操舵的殷洋艚公端来解寒酒；白日转暖，他将清凉的鲨鱼脑汁送到殷洋嘴边；殷洋烦躁时，他前来拉拉家常解解气；殷洋劳累时，他总是竭尽全力，帮助殷洋做渔活。开始，殷洋觉得苦脸伯是为了多买鱼多赚钱，一笑了之。渐渐地，两人成了知心朋友，互相间无话不谈。这时，苦脸伯把端来的黄鱼鲞搁在殷洋艚公面前，说：“艚公，看你愁眉直竖，是不是刚才听到路顺艚公的话，那乱插一杠的余舵柄回来了，对你不利？”

刚才，路顺艚公喊话时，殷洋也看到，苦脸伯在舱面注意地听着。而且，他在几次酒醉时，也向苦脸伯透露过，自己喜欢白柔，想娶白柔，亦能继承海心艚公的金钱和事业，既能成为出人头地的富翁，又能长期担任远征太平洋船队的带头艚公，前途无比辉煌。他听到苦脸伯问中自己的心事，又似回应又似自语：“这次，老子是捕鲨耍力，捉鳗耍智，针尖对麦芒，对斗不相让！”

苦脸伯同情地点点头，说：“照理讲，都是远征太平洋的讨海人，好汉不在舱里斗。但是，根据我大半生的经验，你越老实，社会越对你不客气，弄得你饥寒交迫。大丈夫要争强，大敌当前不丢枪，大浪当头不抛桨，大胆争渔场，必有好辰光！如果艚公不嫌弃，我愿替你出主意！”

殷洋一振奋：“真的？”

苦脸伯一握拳头：“我和你，是同船已同命，同死并共生！”

“对！同船同命。苦脸伯，你说得好！”殷洋一挥手，两人的手，紧握在一起。

有着了魔的艚公，就有发了狂的船。洞渔九号船喷出一团团柴油烟，在汪洋上飞驰着，抢先进入险水滩。前边，洞渔一号船和洞渔五号船一前一后地徐行着，等候大船队全部到齐，两船好在前边引路，通过没有暗礁的深水道，平安逾越险水滩。

九号船上，殷洋艚公抬脸一瞧，果然，五号船驾驶室里，余舵柄正在生龙活虎地操着舵。

在渔场，殷洋艚公听到余舵柄消息时，心烦意乱，没有听清路顺最后的话，不知道余舵柄在水滩抢救白柔父女而遇险。其实，余舵柄确实是从恶鱼嘴里脱险的。他为了制伏大剑鱼，捣瞎剑鱼眼，驱使剑鱼撞礁时，自己也被激烈的震动弄得在急流里翻着水跟斗，呛了好多苦涩的海水。幸亏他有着强壮的体魄，才冲离海底急流，浮出水面。这讨海郎，有跟人斜顶杠的鲁莽脾气，又有童稚的性格。他发现大剑鱼被杀死了，剑鱼群纷纷逝向远海了，海心和白柔父女平安回船了，高兴得忘形了，像个没有成熟的渔哥儿，仰天翻倒在水面，双脚乱蹬双手乱拍，白亮的水珠和欢愉的笑声一齐飞溅。“哈哈……”这情态惹得一号船和五号船的讨海人，跟着哄笑起来，有的蹲身捧腹，有的人仰马翻，有的跺脚擂拳。唯有白柔无声地微笑着，鲜红的双唇一翘一翘的，媚人的秀眼闪着幸福的泪光。

九号船上，殷洋艚公并不知道险水滩发生的一切，看到余舵柄的身影，一股妒火喷泻着，神志都热昏了，从驶船艚公手里接过轮盘，让船只继续保持在浪峭尖飞掠的快速，咋地擦过余舵柄的五号船舷帮，撞得五号船斜着漂退了几步。眨眼间，九号船横在五号船前头，阻挡着五号船跟随一号船的航道。欲进不能的五号船上，余舵柄气得快把手里的轮盘攥得粉碎，怒喝着殷洋：“黑白大鳗，你想干什么？”

殷洋从驾驶室伸出头，冷笑道：“斜舵柄，你到哪里乱插一阵了？是汉子就要学鲑鱼，只进不退，干吗又回来？你是海蛇钻竹筒，弯性不改，想回来捞便宜货！”

余舵柄是直竖的桅，不会讲弯话，气得想骂出粗话，但他又习惯地看看白柔所在的一号船，改口吼道：“老子弯性直性，和你这阴阳双色的黑白大鳗有什么关系？”

殷洋：“斜舵柄，老子是窄水道偏要驶直船的心肠，就是要扳正你这根斜得发歪的舵柄！你跟海心艚公斜顶一杠，开船离开，是想找到好渔场，独自赚大钱当富翁。后来，你像渔网打水一场空后，又想回来当百万富翁的女婿！你不承认？大伙看看。连斜舵柄的船头，都紧跟一号船，想舔白柔的船屁股！”

“哈哈……”苦脸伯和九号船伙计们，忍不住哄然发笑。

“黑白大鳗，你敢把老子讲成黑心的乌贼？”余舵柄怒不可遏地吼着。

“老子是理直说话像包公，你是理亏说话像蛔虫！”殷洋一寸不让地应着。

“黑白大鳗，你才是黑心乌贼，老子是乌贼的祖宗！”余舵柄像海底火山喷发出来了，猛地开起快船，五号船在九号船前边打了个急转弯，船头对准九号船的船头，凶猛地撞过去了。

前边水面，一直在观察形势的海心艚公，看到五号船像暴烈的大鲨，要和九号船撞个鱼死网破，早就开动一号船，劈波斩浪地射到九号船和五号船之间，厉声吆喝：“余舵柄，你要撞船，先撞我的船！你要拼命，先找我拼命！”

九号船上的殷洋，唯恐天下不乱地喊着：“斜舵柄，你不敢撞船，是软骨鱿鱼的儿孙！”

余舵柄在海心的吆声里，本已愣站着，又被殷洋一激，粗眉倒竖，鱼眼圆睁，正要继续发作，突然，白柔从船房冲向舱面，一边用手指向前乱指，一边发出哭腔：“你们两人在干什么？你们两人想干什么？”

白柔的声音，虽然那样的柔细哀怨，却像霹雳击中余舵柄和殷洋，他们呆头呆脑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敢响。

一个月来，中国的远征大船队，用机器轮盘和天象海况辨识航向，朝东偏北方向漂泊，边撒网捕捞零星鱼虾，边寻找大鱼群。

船队来到夏威夷群岛南侧水域。这里的海风，比新西兰海区的海风暖和，连水温也异乎寻常地热乎。北边屹立着几座没有人居住的小荒屿，葱绿中透出苍黄，说明深秋的色波快要在这里泛滥了。

洞渔一号带头船上，鱼群探测器操作员惊呼：“艧公，出现异常屏像。”

海心艧公进舱一看，鱼探器屏幕上出现微弱的电波干扰的图像。聚在周围的讨海人不清楚图像显示的意思，纷纷把目光投向海心艧公，那目光充满对这位经验丰富的老艧公的信任和期待。海心艧公犀利的眼神闪烁着，毅然地说：“海底潜游着密集的电鳐鱼，我们东海讨海人叫它痹鲂鱼，它们专门生活在海底。通知大船队，放底拖网，捕痹鲂鱼群！”

帮舵工阿乐哥惊叫起来：“痹鲂鱼身上带电，被它触中，会毙人！”

海心艧公应道：“无妨。单条痹鲂鱼的电流弱，触着只有麻痹感。大伙要注意，收网时，或用网兜捞鱼，或一条一条地捉鱼，甬让手插进鱼群，群鱼攻击人，电流骤然加强，才会置人死地！但是，痹鲂鱼经济价值不低，应该捕捞。”

在带头船艧公的号令下，汹涌澎湃的太平洋，又一场大规模的放网拖网拉网场面，轰轰烈烈地展开着。距带头船不远的洞渔九号船上，苦脸伯钻进驾驶室，指着跟在带头船背后放网的三号船，问：“那条路顺艧公驾驶的渔轮，怎么常常跟在带头船后边？”

殷洋艧公傲慢地说：“路顺说自己是支部副书记，紧跟海心艧公，是便于随时配合工作，实际上，那顺风旗，只有顺着海心艧公的杆儿爬的本领，征战太平洋的本事，却是盛尿的竹筒，空空的。他唯海心的船臀就舔，是想捞点海心吃剩的小鱼虾。”

苦脸伯不无担心地说：“既然你我成为同船同命运的朋友，有句话得提醒你，我看那顺风旗常向海心溜须拍马，是不是也在打白柔的主意，想要白柔当富翁？如果是这样，你就多了个竞争对手了。”

霍地，殷洋的脸像挂上铁锚，拉长了三寸。一会儿，殷洋的妒火的眼眸，朝一号船一瞥，只见正在放底拖网作业的一号船突然停止了前进。船臀的排气管突突地喷着乌烟，还是在原地跳荡。三号船快速拢近一号船，路顺艚公跳上了一号船。

看着这些，殷洋惊嚷：“不好！带头船出事了！”他立即旋动轮盘，九号船也向一号船冲去了。

九号船上风舷海面，余舵柄驾驶的五号船和另一条渔轮，也发现一号船出了大事故，劈波掠浪地驶向一号船。

这时，海心艚公已经把驾驶室交给放网艚公潮水叔，跳上中舱面。路顺和阿乐哥们异口同声地问：“老艚公，是什么事故？”

海心艚公沉吟了一下，决断地说：“过去，我到过这座渔场，听老讨海人说，夏威夷渔场曾是‘二战’期间日本国和美利坚大海战的地方，日本国得胜，大批美国人的军舰沉在这里。我们的底拖网，如果网片裹着沉船，刚才船只开动大马力，早撕了网，船也能进了。看来，是网纲索挂在沉船上，拉定了船。”

“那就有救了。我潜进海底，松解网纲索！”路顺艚公和阿乐哥同时说着。还有几个年轻汉子摩拳擦掌，也准备下海。

“不行！你们不能下去！万一遭遇痺鲂鱼群体的电击怎么办？你们的生命比网珍贵！”海心喝道。

“船上只有一条底拖网。网毁了，得回国织网。带头船一走，大船队一散，远征太平洋、建设新渔乡的事业就泡汤了！甭说触痺鲂，就是触电鳗，我也豁出去！”路顺艚公一字一板地说着。

“潜水斗鲂鱼，我的经验比你们丰富！阿姆们，你们年轻的生命，比我更能派大用场！”海心艚公喊着，就奔到船舷上，扑通一下扎进了大海。

“伙计们，下海接应老艚公！”路顺一声喊，两条船上，十多位中青年讨海人，龙腾虎跃地跳下大海。

这时，洞渔五号船和九号船同时驶过来。余舵柄一边脱着衣服，一

边怒骂：“娘的海神爷，专门向大船队布灾难，老子用鱼屎敬奉你！”话还没说完，强壮的身躯，石柱似的坠进大海。

“我也得下去！”九号船舱面，殷洋把脱掉的渔衣甩在舱板上。背后的苦脸伯看他往海里跳，不无担心地唉唉喊叫，想拉住殷洋。殷洋发烦地推开他的手，怒叫：“宁输一人，不输众人；输给众人，是软屌人！”纵身一跃，扑进大海了。

“快把零散的浮子抛下海，帮助大伙浮游！”一号船放网艚公潮水叔，代理起带头船生产艚公的职责，拿着高音喇叭，向纷纷聚拢来的众船只呼喊。他没有忘记放网艚公敬奉网神的规矩，冲进自己住的船舱，对着面颊宽阔又通红的网神，膝盖一弯跪了下去，双掌合十，虔诚地祈求：“网神爷啊，保佑人和网，保佑大船队，保佑我们平安捕鱼！你若能显灵，远征太平洋结束后，我替你铸金身，全猪全羊敬奉你……”

船舱外，波浪滔天的太平洋水面，几十个身强力壮的讨海人，有的被蓝晶晶的水山，以撑天而起的气势托上高空，纷乱的黑发在翻卷的乌云里飞扬着；有的落入灰暗的浪谷，忽忽地下坠，仿佛要砸在深不可测黑咕隆咚的地穴之底；有的抛开如雨飞来的塑料浮子，卸下浮网纲索上的黝黑的石沉子，抱着石头沉进海底，拼命地扎深下去，寻找着海心艚公；有的满海找不到海心艚公，嫌自己游速慢，飞鱼似的跃上空间，抓住渔轮舷外的绳子，全身半悬空半浸水，随着飞驰的船只，撞击雄伟的浪山。整座浩海，船在吼，人在叫：“海心艚公……”声势震海天，悲壮镇鬼神。

这群征战大洋的好汉，浪峭尖驰骋的功夫最强的，黑雾夜穿射的目光最亮的，要数人们选举出来的分船队带头船艚公，而力能驾海胆敢撑天的余舵柄和殷洋，又是其中的佼佼者。此时，他俩看到，在一号船停顿的水域，竟然找不到海心艚公。“不好！老艚公怕是被痹鲂鱼电击昏，随流漂走了！”一种不祥的预兆，同时掠过他俩的心头，他俩不约而同地加快游速，顺着海流冲泻的方向前进着。不远处的路顺艚公，也随着他俩的方向游去。

正如余舵柄艚公和殷洋艚公估计的那样，海心艚公果然出事了！

海心艚公潜进浅水时，由于天光的折射，水帘呈着银蓝的色调，进行着整体的浮动，犹如广阔的帐幔在缓慢地飘拂。他继续头朝下脚向上

地扎进深海，水色变得幽暗墨蓝，像一张紧接一张的重重叠叠的蓝幕，没有席卷的波涛，没有冲腾的海流，凝止不动地垂挂着。海底深处，果然睡着一艘沉船，两头削尖，斜侧的舱面呈长梭形，形似军舰。歪竖着的舰桅上，挂着那张渔网的网纲索。水底压力很大，体力不无衰退的老艚公，感到一阵昏眩，决定立即用随身带来的渔刀，斩断纲索，把网拉上船，再打渔家鸳鸯结，接起网纲。当他穿过网袋口时，正前方的水帘深处传来一阵沉闷的浪涛声。紧接着，从远海冲来一股深水流，状若白茫茫的溪流，迅速冲来后，又变成一道湍流，把渔网荡得前后飘动。这时，兜在网袋里的痹鲂鱼，受到突然的惊吓，有的从网口冲出来，向海心艚公漂游过来，还扬着粗壮平扁的前尾，仿佛要扑击海心的身体。几条异常大的痹鲂鱼，纷纷擦过海心。老艚公立即感觉到，一股股电流袭中身体，剧烈地麻痹，最后眼前一黑，昏了过去。那股猛烈倾泻的深水流，随即淹过来了……

大海的整体的运动，让人辨不出它的流向。但是，讨海人一下水，便能识海流。余舵柄和殷洋早就洞察着水的流向，余舵柄斜着身子荡，殷洋歪着躯体游，两人迅速到达下游洋面，举目搜索，同时发现漂出海面的海心艚公，双双扑近他，把他搀了起来。余舵柄一摸老艚公的鼻息，放心地说：“还好，是临时昏迷，上船歇一歇就会醒来。”

殷洋紧绷的脸皮也放松了，眼角迅速掠过狡诈的笑容，说：“舵柄，你去找准底拖网钩沉船的位置，等我把海心艚公带回一号船，我再潜进海里，去解开网纲。”

余舵柄根本不知道，殷洋是想一举两得，能向白柔表述救海心的功劳。余舵柄只觉得，殷洋看不起自己的闯海功夫，不满地顶杠：“潜水本领，儿有孙有，老子更有！”

殷洋愤怒中不忘使诈，决意激走余舵柄，取消他的救老艚公的功绩：“你这斜舵柄，到这时还忘不了骂人！你如能潜水救网，老子的臭屁变香了！”

余舵柄气得咋呼起来：“黑白大鳗，我今天能把网救捞上来，让你船舱里放臭屁，自作自受！”他一侧身子，向渔网出事的水域游去。

“哈哈，呆头鱼的卵子！”殷洋笑着，扶着海心艚公，快速游了一阵，爬上洞渔一号渔轮。

白柔以为父亲丧命了，脸像涂上白蜡，鲜红的双唇变得紫黑，扑在父亲身上，悲天抢地哭泣着。殷洋乘机伸出双手，插进白柔的腋下，将她抱了起来，安慰道：“妹子，有我在海里，哪会让你阿爸出事！讨海人有了酒，九条命也能救，拿酒来！”

放网艚公潮水叔，把放在胸襟随时喝的酒瓶掏出来，对准海心艚公的嘴灌了几口，海心艚公的身子微微抽动起来。人们呼唤了一阵，他苏醒了。

殷洋艚公向白柔逞能道：“怎么样？咸水女没有讨海汉，微风细浪也昏颠。天不言自高，海不言自厚，我还是靠得着的船舵！”

阿乐哥顽皮起哄：“殷洋艚公，你是白柔的救父恩人，她当然想靠入你的胸怀啰！”

人们欢笑了。

殷洋一想，说：“我没有工夫跟你们逗笑，我要好事做到底，帮你们救捞底拖网！”

潮水叔：“那敢情好！不过，舵柄艚公也是踩波踏浪的好汉，他刚刚潜进海底，你先歇一阵。”

“满瓶不响，半瓶晃荡，那斜舵柄，只会乱顶杠，哪有本事救网！你们不相信？我们在船上瞧着。”殷洋艚公贬了余舵柄几句，管自在一号船忙碌开来，用一条数十米长的尼龙索，一头捆紧废弃的小铁锚，另一头扎在自己腰身；又找到一块又薄又轻的舱盖，摆弄着。

这期间，潜进海底的余舵柄艚公又遇上险情了。海心艚公救网时，远海的深水流已经冲进这水域，海水的流速迅猛起来，他连续潜了两次水，不但潜不进深水，还被海流冲出海面。他急躁起来，侧身破浪，游到上游水域，像鸬鹚叼鱼一般，臀朝天脸向下地扎了进去，掠过浅水，进入深海，瞅准下游的网口，也不管会不会被急流冲进网袋葬身鱼腹，莽撞地顺着深水流，哗地冲入网口，眼看要漂入网袋时，敏捷地一闪手，抓住了挂在沉船上的网纲索。但是，他这一折腾，惊动了网袋里的电鳐，大群的痹鲂鱼从网袋深处冲出来，蜂群似的围绕着他，撞着他的躯体，电流击得他一阵阵麻痹。幸好，他有一副比老艚公更强壮的体魄，在剧烈的麻痛中，那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性，像浪团爆炸了，那暴突

的筋条，顽强地抗击着痹鲂鱼的电流。他挥动着双手，抓住一条痹鲂鱼，撕成碎片，又向继续袭来的恶鱼砸去。

网袋深处，受到袭击的痹鲂鱼，像数不胜数的幽灵，黑斑斑的身影，大群大群地涌来。余舵柄膀公再也抵挡不住了，钩住网纲索的双脚一瘫软，海流像强劲的大手，把他向上一拎，他翻着水跟斗，连续呛进好几口咸水，被冲出海面了。

停在沉船水域的一号船上，倚在船舷边眺望的白柔，看到余舵柄瘫痪似的仰翻在水面，眼角阵阵抽搐着。人们喊叫着，把缆索抛下海，要余舵柄上船休息。余舵柄赌气地甩开缆索，继续在海里漂游。

“懦夫不要多夸口，烦恼都是强出头！斜舵柄，何必如此呢？”

殷洋大声叫道。

“我不是胸怀窄巴鬼！我是伤心那张网！它会影响整支大船队的事业！”余舵柄应道。

“不是我天言自高，海言自厚，等我把网救上来，你既然是胸怀如海，就得做儿孙，向我磕响头！”殷洋穿着从脚底套到头顶的防浪衣，仅仅露出一张脸，手里拎着木舱盖，向船头跨去。

人们愣看着。阿乐哥不解地问：“殷洋公，你穿着防浪衣，怎能潜进深水？”

“你这不知海的小鬼，还得替我端十年洗脚水！”殷洋笑骂着，竟然一脚踢中废弃的小铁锚，小铁锚哗地落进海里。殷洋随着一纵跳，也跃进大海。两百多斤重的小铁锚，以沉重的坠力，拖着衣着笨重的殷洋，飞闪地穿进银蓝晶亮的水表，又掠过墨蓝幽暗的深海，落到沉船旁边了。上风海底，深水流从远处冲过来，绕着殷洋的身子卷起来，快把他拖离沉船了。殷洋一把攥紧连接铁锚的尼龙绳，顶着湍急的水流，一把一把地收紧绳索，慢慢地回到底拖网网口，从防浪衣里抽出太平斧，刚要斩断网绳索，冷不丁，受到多次惊扰的痹鲂鱼，结成更大的群体，从网袋里冲出来，迎头扑向殷洋。痹鲂击中殷洋的身体，厚厚的防浪衣保护着殷洋。痹鲂鱼冲向唯一外露的脸部，殷洋抡动着舱盖板，猛力地挡开了鱼群。他再次腾出右手，挥动着太平斧，一边砍着扑近的恶鱼，一边斩断钩在沉船上的网纲索。

转眼间，他放长了捆身的尼龙绳，海流击中他的身体，全身把持不住，只觉得水帘从上向下地闪落着，他漂出海面了。殷洋立即翻转身子，朝一号船喊叫：“白柔妹子，我又替你们救了网，赶快启动起网机，把网吊上船，接好断纲索！”

他看到余舵柄还在海里等候自己，再次耍心机：“斜舵柄，你终于成为我身底的松软货了。哈哈！”

令人奇怪的是，这次，余舵柄没有和他对骂，而是瞧着欢腾起网的一号船，手摸着自己的湿淋淋的头顶，嘿嘿嘿地憨笑着。

余舵柄的姿态，惹得殷洋更恼火了，蛮横地喊：“你这连心都歪的舵柄，脸皮比鲨鱼臀皮还厚，差点毁了底拖网，还有什么资格向女人献媚笑？”

余舵柄看他喊叫不休，应道：“殷洋艄公，对你的勇猛和灵性，我佩服。但是，你也不要无风起浪，把正直的船桅拱歪了。”

殷洋驳斥道：“我把你看歪了？你本来就是歪舵杆！你救网没有成功，是邪心分神，灵魂附在白柔身上，时时做着娶富女成富翁的梦，才没有全身心地想好救网办法。”

余舵柄想发作，又忍住了，说：“我感谢你为远征事业做出贡献，不和你争吵了。”

殷洋：“那好！你既然一心为公，远征太平洋结束以前，不要分神去接近白柔！否则，你就是紧跟白柔船臀的吃屎鱼！”

“我堂堂讨海汉，如果做跟船臀的吃屎鱼，行船遇逆流，扬帆碰顶风！”余舵柄不想争吵，又被激得没法应付，自我表白了几句，便游向自己的五号船。

这时，一号船舱面，传来白柔尖细的叫声：“殷洋哥，舵柄哥，你们在凉水里浸久了，到我们船上来，吃点鱼鲞，喝点烧酒，去去湿气，暖暖身子！”

殷洋一愣，看到余舵柄管自游向五号船，心里响起得意的笑声，独自游向一号船。

船是渔家的命根，网是渔家的饭碗。夏威夷渔场的钩网事件，使人们更加清醒：必须费尽心机，千方百计地保住渔网。利用渔闲时间，大船队泊在碧波万顷的太平洋中部，海心艚公召集了大船队队委会，专门研究保护渔网的措施。

五号船上，老猛哥、老单伯和潮水叔们，也在聚首商议：如何保护渔网。

老猛哥断然地说：“老艚公用科学办法保护渔网。我们闲着，干脆邀几个渔哥儿，演一场祭网神的老戏。”

带头船的渔哥阿水呼应起来：“我在小时候看过祭网神的老戏，好多年没有演了，我还记住其中的情景。”

老猛霍地用大手捺定阿水：“小子，你扮渔家媳妇，我演你的丈夫，老单伯装成你我的老妈妈。”

“好啰！”闷得发慌的人们，拥进船房，化装打扮起来。

一会儿，扎着花头巾腆着大肚子的“渔家媳妇”，摆着肥壮的双臂，扭着腰走出来，一脚踩到网堆上，发出似男似女的尖叫声：“丈夫啊，你在哪里呢？你漂泊远洋，和为妻的分别半年。回家以后，又碰到为妻怀有身孕，不能跟你亲热。你多日不回家，是不是移情别恋，把其他女人骗进船舱，由你玩乐了？”

讨海汉们看到阿水的扭捏相，乐得笑声大哗。

“渔家媳妇”一扭腰一挥手：“你们笑什么？哪个嘴巴不要吃腥，哪位男人不想尝鲜！”

“哈哈……”人们爆发出更大的笑声。

冷不丁，扮丈夫的老猛，大步跨出船房，狂声粗气地呵斥：“你怎么孕妇踩网，向我降血光灾！我打死你这个丑婆娘！”他一扬手，向“媳妇”的脸扇了过去。

“婆婆啊，救命啊！”“媳妇”机灵地一俯冲，躲开“丈夫”的巴掌，扑地趴在船舷上，朝大海望去，水面竟然晃动着一个又瘦又黑又丑的女人脸，不由得大声嚎叫起来：“皇天啊，这没良心的咸水鬼，竟把姘妇骗

下船，看我到上船，又让姘妇藏在水底。婆婆啊，快出来捉奸啊！”

周围观“戏”的讨海人，又笑又叫：“阿水，演得真像女人，给我当老婆……”

船房里，“婆婆”老单伯跌跌撞撞地颠出来，挨在“媳妇”旁边，趴船舷窥探着。水底，竟然出现了一个又老又丑的妇人。

“婆婆”双膝跪地，双手拍打船板，号啕大哭：“祖宗啊，我生了个不孝子，竟然弄了个又老又丑的姘头，可以给我当妈妈，给不孝子当祖母了！我和媳妇，无法活下去了！”

聚集在五号船的讨海人，笑声荡海：“哈哈……”

全船队的讨海人，笑声冲天：“哈哈……”

在人们的哄笑中，扮“婆婆”的老单伯和扮“媳妇”的阿水，竟然手牵着手，双双跳进大海了。

“啊！”一些没有看过渔家自我消遣的老戏的渔哥儿，惊得大眼瞪小眼，就要下海救人。

扮“丈夫”的老猛哥，边拦住众渔哥，边喊叫：“快撒网救人！”

人们奔走散开，提网的提网，撒网的撒网，用网袋兜住“婆婆”和“媳妇”，拖上舱面。看到嬉皮笑脸的老猛和阿水，渔哥们才明白，这是在演戏。他们又一阵鼓噪：“老猛哥，再演下去。在这不见鬼影的太平洋，你们演的戏，比好莱坞电影还风光呢！”

“好！开始敬祭救人的网神！”老猛一吆喊，潮水叔他们从船房出来了。像受过神灵感化，几个鲁莽暴烈的讨海人，忽然变得姿态优雅，双腿扭扭捏捏舞动着，上身也随着摇晃，姿势笨拙，令人发笑。他们手里托着脸盆，里边盛着刚熬成的木茹汤。黄澄澄的木茹汤，是往昔染棕网的。今天，被讨海人托上空中。他们双膝弯曲下跪，点额磕拜，而后用手腕舀起木茹汁，撒在尼龙网上，口里念叨：“尊敬的网神爷，染了避邪抗暴的木茹汤，能够飞天战海暴，下水救渔家。刚才，你慈光如日普照，保护讨海男女，我们永远感戴你的功德。愿你再持济世心，佑我大船队，船好网平安，完成闯海业！”

这时，大船队队委会已经结束，艚公们走出船房。路顺艚公笑喊着：“潮水叔，那些老掉牙的戏，只能调笑开心，当作渔闲时节的消遣品。如何保护网和人，还得靠自己！”

海心艚公向路顺摇摇手，那默然的憨笑，分明在说：“让他们演吧，虽有迷信的成分，却是心的寄托，且能带来欢乐。在这天荒地僻的太平洋，持着希望，持着欢乐，多么不容易啊！”

人们的欢乐的声音，如潮似浪地涌动着。

八

几十天后，远征太平洋的大船队，随着波浪起起伏伏的船头，状若在向苍天做着一上一下的磕拜，船底的龙骨，向下挺成圆拱形，犁开夏威夷海，气度激昂地挺进南美洲海涯。

南美洲巴西的西部海岸，天荒地老，没有海岸警察驻守，也不见热闹繁忙的城镇。船队只好派出几条渔轮，在偏僻的山野溪涧，补充淡水。又找到一座人口稀少的小村落，打手势表达意思，用美元和鱼虾，和当地人调换了一些生活用品，向他们鞠躬行礼，握手致谢，殷殷而别。当天，人们回到船上，继续辗转海涯，寻觅渔场。

大船队依傍陆岸行驶时，但见不远处的南美内陆，亚热带的阳光灼热明亮，高峻的群山立地冲天；丰茂繁盛的热带雨林，直挺的树干，蔽日的巨冠，蓊郁葱绿的色调，漫无尽头地铺展着，那景象状若一座绿色的大洋。

大船队远离陆岸后，海心髻公又打开鱼群探测器开关，起始暗糊渐次明亮的荧光屏上，现出万蚁蠕动的影像。海心髻公打转身，以其特有的沉稳声调，告诉舵工：“加速！追捕大鱼群！”

前边的海，出现另一种壮观：不计其数的浪山群体，隆起的如巨峰升天，峭拔的巅尖，突破白絮重叠的云层，犹如云海上的九天，涌出座座雄伟的高山；下坠的如大山没水，当整座山体沉进海底时，汹涌水面，有的出现巨大旋涡，有的则像引燃了水雷，炸出一团团巨浪；更多的浪山朝着不同的方向歪斜、倾落，最后整体倒翻过来，它顷刻间土崩瓦解，冰块如雪花飞上天冲入海。

穿梭其间的大船队，为了避免被倒翻的浪山炸沉淹没，出于对海心髻公的信赖，一艘跟一艘地，追随着一号带头船。于是，大船队又形成一条吞云吐雾的巨龙，循着无尽蜿蜒的浪沟，一会儿弯弯曲曲地前进，一会儿大转身大迂回地盘旋。

散在渔场的角角落落的外国帆船和渔轮，连同那些收购船，知道中国大船队里，有个深谙海况的带头船艄公，他率领着大船龙，一边躲避浪山的灾难性的冲击，一边追踪着水底的大鱼群。外国船也都接踵不断地驶进中国船队队列旁边，跟随行进。

顿时，巍巍峰峦之间，幽幽沟谷之上，中国大船队浩浩荡荡，压得整道海沟忽忽坠落着；船队尾部一直伸向水汽迷蒙的远方；只有船队首部，一直保持着单船独行的状态，仰首冲天，俯脸啸海，威烈雄伟。不多久，整座水天世界，不见一条单独飘荡的船只，只剩下规模庞大的中国船队，攀越水峰，穿行山谷，雄赳赳、气昂昂地征伐着。大船队驶过海面，翻卷着巨浪，滚滚向前。

在这令人振奋的形势下，海心艄公再次举起海螺，以螺号引吭高歌，号令大船队，进行空前规模的捕捞作业。

加盟海心率领的大船队的，有台湾同胞的渔船，还有东南亚、日本、澳洲、南美洲和非洲的船只，声势浩大地散布在汤汤大洋，轰轰烈烈地放网捞鱼。

进入这片海涯的，是成群结队的大甲鲂群，在我国东海叫铁甲鱼。这种鱼喜潜行，怕强光，群体游动。各条渔轮纷纷学着海心艄公的捕捞法，迅速施放海底拖网，快捷地收网，抢捕穿梭来去的鱼群。

顿时，太平洋又呈现出丰收的壮观。辽阔的洋面上，有的渔轮仿佛被裹着鱼群的网袋沉坠下去，船体连同高高的桅杆，全都没进幽暗的水底；有的渔轮看不见船体和舱面，只有一小截桅尖露出水面，横在桅尖的起网机吊杆，从海里拖出圆鼓鼓的网袋，凌空腾起，搁在舱面上，讨海人松开网尾的扎索，大群的铁甲鱼瀑布似的倾泻出来；有的渔轮被拱上水峰巅尖，长圆状的船底全都悬空露出海面，船底下竟然不是水浪，而是裹着千百担铁甲鱼的大网袋；有的渔轮刚把鱼儿捞上船，保鲜舱、冰冻舱和中舱面，垒起一座座小山丘，阳光映照着铁甲鱼，全都弹跳着、闪耀着。

跟在渔轮后边的鱼货收购船、加工船、运输船，争先恐后地纷纷向渔轮靠拢，收购船船主和伙计们，接踵着跃上堆满鱼的渔轮，抢购铁甲鱼。那几条东南亚收购船，在海鸽号的率领下，围着殷洋艄公的分船队，业务员苦脸伯居中议价，全部购下分船队的铁甲鱼。海鸽号船主阮水先生，搂着大捆大捆的美钞，一叠一叠地数给殷洋艄公们后，又驶向

中国船队的其他渔轮去了。

九号船上，殷洋艄公、路丁和苦脸伯聚在一起。驶船艄公路丁兴奋地说：“从马六甲渔场开始，我们在太平洋征战了三四个月了。太平洋真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库，大船队为家乡养殖业积累的资金，怕有几渔篓了。”

苦脸伯也加入了闲谈：“是啊，勤读有书，勤捕有鱼，这次抢捕鲐鱼群，收获最大。不过，除了集体积累的生产资金，不知有多少分到伙计们手里？”

殷洋艄公应道：“苦脸伯，中国渔业的情况你不知道。我们大船队，由多种所有制组成。渔船渔网等生产资料，有国家所有的，有集体所有的，也有个人股份筹集的。分给个人的，一是根据所有制形式定分配比例，二是根据贡献不同的生产岗位，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制定了不同的分配比例。”

路丁艄公：“苦脸伯，我们这次远征太平洋，主要目的是筹集家乡发展渔业的资金。因此，不管是国家的、集体的公积金，股份拥有者的分成金，还有个人的收益金，多数出借给洞岛乡村，由乡村召集大船队的家属，以及没有参加远洋讨海的乡亲们，尤其是那些尚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开垦家乡的礁岸、涂滩、浅海，进行大规模的养殖生产，获得收益后，一部分连本带息还给个人，一部分公积金还给国家、集体，继续扩大远洋捕捞能力，扩大再生产。这种良性循环的结果，还要建设先进的渔业基地和花园式的住宅。老支书海心艄公宣布这一计划后，多数讨海人都心悦诚服。”

苦脸伯：“中国的事情，和外国真不同。不过，这样干，你们远征船队的讨海人，眼前不是要饿肚皮讨海吗？”

路丁艄公：“不会的。在大船队，公家垫支伙食费，还可以不断预支部分收益金，想法带回去，作为家庭费用。”

苦脸伯看看殷洋，有意无意地讲：“不管中国的事情怎样特殊，有一点和外国是一样的，那就是当头的得大头，小伙计分小头。像带头船艄公海心，他能获得十分之一的纯利润，闯一趟太平洋，就能成为百万富翁呢！”

路丁艚公：“你误会海心艚公了。海里生产和陆地种田不同，渔令如同军令，风口浪尖，甭说捕多少鱼虾，就是生死命运，全靠艚公指挥。艚公多拿讨海钱，是祖宗传下的规矩。但是，海心艚公曾一再表白，他的艚公钱，不论几十万几百万，都贡献给渔村，用作近海养殖和渔乡建设资金。”

苦脸伯：“他如果诚心不要艚公钱，为什么不变变规矩，或者取消，或者降低，多给点伙计们，使大伙穷变富？”

路丁艚公：“你又不理解海心艚公的心了。他讲过，他目前暂时保留艚公金，一是为了多筹集家乡生产建设资金，二是合理。只是，每条渔轮少则七八个人，多则十几个人，大伙分到的钱，也都和十分之一差不多。各船的艚公，收入已经大大高于伙计。全船队仰仗带头船艚公的丰富经验获得丰收，更应该缴纳艚公钱。海心艚公把钱用到家乡的生产建设上，还不是还给伙计们了！”

殷洋艚公不无厌烦地说：“路丁艚公，煮海味少不了盐，花言巧语顶不了钱。事情的结果不知怎么样，你怎么当起海心艚公先进事迹宣传员？每次鱼汛收网后，大伙都把人民币外币缴到带头船，说是寻找机会运回国。其实啊，满兜的钱在手里，只有木头网桩才不会动心。那钱还不是他锅里的熟鱼，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百万富翁那角色，海心艚公算当定了！”

苦脸伯看到路丁不高兴离开，连忙压低声音告诉殷洋：“艚公，你说得对，你放网捕白柔的事，要抓紧进行呢！世上的人都崇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哲学。就是眼前的中国，谁不为个人发财而奋斗！你应该适应潮流，追求自己的爱！只要你成功了，满辈子的日子，红红火火呢！干吧，豁命地干吧！”

殷洋艚公的脸上，涨起激情的红晕。

又经过几天几夜的航行，大船队停泊在一座浅水滩上，让劳累数月的讨海人，进行短期的休息。

夜，太平洋又一次出现异乎寻常的安静。向着远方扩展的天幕，像一块厚实凝重的地毯，倒卧张开着。纷至沓来的渔船，在辽阔的水涯分

散地停泊着，一枝枝桅梢尖支撑着天幕，才使它没有坠下海来。它的色调显得多么深沉，又扩得多么旷远，深处光点明显的星星，时明时晦地眨动着，平添了一种诱人神往的气氛。而大海，也和天空遥相配合，向着不见礁岸的四面八方，漫漫溢去。弧形的水山，把如林的船桅掀得一歪一歪，好像要让船桅撑着的天篷坠下来，把它染成漆黑如墨。在海的底部，不时地显出一点点磷光，是淡淡的银蓝色，更使人觉得深广的海潭，形势诡谲莫测。

从傍晚开始，白柔就跳到拴在船舷外的阔头舢板上，细挑的身子，像条白章鱼，软软地盘在舢板上，脸蛋似花朵，探出船舷，映入大海。她的心境和眼前的海景一般安静，深邃的心底，也闪烁着希冀的火光。

背后的一号船上，有一双关注的目光，凝视着白柔。他是海心艚公。自从在夏威夷渔场救网以后，每逢渔闲时候，不论白昼还是黑夜，女儿总是一个人躲到舢板上，偷偷地瞭望着不远处的洞渔五号船。是啊，女儿是在殷切地盼望着。也不知什么原因，女儿所盼望的舵哥，始终没有来找她。

夜景也变成了白柔心灵的显像，几小时后，光色骤然明亮了许多，海底的磷光和天顶的星光，也显得光芒耀眼。白柔似乎拿定了主意，解开捆在母船上的缆索，抓起木橹，划动小船，向不远处的五号船悠悠荡去。

用目光送走女儿的海心艚公，宽厚的双唇抿起微笑，这神态分明在说：“白柔阿姆啊，你早就应该丢弃自己的心理障碍，勇敢地奔向理想的海涯！”

另一船簇里，洞渔三号、洞渔五号、洞渔九号等十来艘渔轮停泊着。九号船艚公房里，像平时渔闲时一样，苦脸伯拎出自己托海鸽号带来的外国烈性酒，蒸烧了大盆鲜美的海货，有龙虾水蟹、黄鱼缸鱼、鳓鱼雪鱼，和殷洋艚公彻夜痛饮。两人边吃喝边闲谈。苦脸伯看到殷洋心不在焉的模样，笑着说：“艚公，我是过来人，知道你的心思。你所朝思暮想的白柔，是把斜舵柄当恋人，把你当友人。”

殷洋艚公呼地燃起妒火：“那根斜舵柄，真该把他插进海底，永远见不到女人！”

苦脸伯：“不过，自从你救了海心艚公和渔网后，白柔对你的情

谊，又增进了一分。现在是竞争社会，满海都是大鱼吃小虾，只要你继续豪夺巧取，白柔会像鲜活的虾儿，自己蹦进你嘴里，让你尝够美味。”

殷洋的瞳孔深处亮起光，他点点头，说：“苦脸伯，也请你多多谋划。”

他俩又吃喝了一会儿。静悄悄的海面，传来木橹荡水的声音。苦脸伯的苦脸伸出艨公房的小方窗，低声欢叫：“啊！说曹操，曹操到，白柔划着舢板朝这里驶来，不是找余舵柄，就是找你。”

殷洋一激灵，伸直身子，向外窥探。

静悄悄的海面上，白柔的舢板，驶得扭扭捏捏，右弯左拐。微亮的浅水滩，清晰地映出白柔的身影。十多条渔船上，那些熬惯夜的讨海人，不时地探脸望着她，这就使得原本怯懦的她，羞得低俯着脸儿，纷乱地摇着木橹，把舢板驶得东晃西荡，不敢贸然接近余舵柄的洞渔五号船。

看着海面的情况，苦脸伯兴奋地一鼓掌，悄声告诉殷洋：“艨公，你的桃花运到了！”

殷洋：“美人鱼发情，不知是诱鱼还是迷人？”

“美人鱼发情，男人都喜欢，问题在于谁争先。我看这样办……”苦脸伯继续压低声音，和殷洋嘀咕了一阵。

“哈哈，苦脸伯，没想到你还是个勾引女人的老不正经！”殷洋一巴掌砸在苦脸伯肩上。

“啊唷，痛死人。你斯文些好不好，如果这样粗野待女人，睡在身底的女人都会吓跑。我是老正经，不过想讨你高兴，多卖鱼虾给我，让我多赚些老来福的钱。”苦脸伯揉着被砸痛的肩，说着。

“俗话说，依皇法要打煞，依佛法要饿煞，竞争社会，是不能依正法，要耍点邪法，才能一网丰收成富翁！我这就去放网！”殷洋急不可耐地钻出艨公房，跳进阔头舢板，飞快地拢近白柔的舢板，猛地摇了几下橹，舢板头撞得白柔的舢板跳荡起来，白柔左摇右晃着，眼看要跌倒

了，殷洋腾地跃过船去，拦腰揽住白柔，往自身贴了贴，亲热了一下。

“放开我！好多人瞧着，羞死人！”白柔扭着身子想躲开。

“我又不是吃红虾的恶鱼，怕什么？”殷洋松开白柔，又说，“白柔妹子，汪洋大海的，你独自驾船游荡，不怕被海盗劫走？这座渔场，接近南美洲的智利国，听说海盗像鱼虾那样多，保不准哪条白日放网捞鱼的渔船，夜间就变成劫船割网的海盗船。我是担心你的安全，想邀请你到我的船上，我腾出艙公房，让你困安心觉。你如果愿意，我让伙计准备鲜鱼美酒。在太平洋昼斗风夜搏浪，难得有这种风平浪静的渔闲夜晚，让我们品尝美味，弹弹心曲。”

白柔被殷洋一搅，更没有胆量贸然找舵哥。她的心智一阵泛动，想把舢板泊在自己的船簇里，和余舵柄的船保持不即不离的状态，逗引余舵柄来找自己。她看到殷洋盛情邀请，为难地说：“殷洋哥，孕妇怕下船，姑姑怕谣传，在你艙公房过夜，不太合适。”

殷洋生怕她去找余舵柄，急巴巴地说：“那把舢板泊在我的大船附近，你在舢板舱里过夜，我在大船上，终夜守护你。”

白柔：“我回一号船算了。让你彻夜不眠地放哨，我的心难安。”

殷洋连忙拦住她：“不！是讨海汉，就要替自己喜欢的姑娘豁命干！你也清楚，我已经不止一次替你效命，你应该给我这点面子，否则，我的自尊心受不了！”

“那.....好吧！只是又让你辛苦了。”白柔在殷洋软硬兼施的攻势下，答应了。殷洋摇着橹，小舢板的左右舷外，飞溅着欢快的浪花。舢板来到距九号船数米远的水域，抛下小铁锚，停泊下来了。出乎白柔的估计，殷洋竟然没有赖在舢板上，驾着自己的小船，老实地回到大船上了。他搬出鲜鱼美酒，向白柔挥了挥，看到白柔摇摇手，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几条鲜美的河豚干抛给白柔，自己坐在舱面，一边吃喝一边放哨。

午夜，这水域还在涨潮汐。殷洋看到，外表看似平静的海水，把大船队和外国船队的渔轮，冲得头向东尾朝西，把沉重的锚链拉得笔直，船舷下的浸水线，翻卷着雪白的浪花。殷洋触景生情地想起苦脸伯献的计谋，跳下自己的舢板，想朝白柔的舢板驶去。不知为什么，又爬上九

号渔轮，心情矛盾地徘徊着。

月亮从东方冉冉升起，如练的月华倾泻下来，透过浅水滩水帘，清晰可见浅水滩底的景象。

其实，海正在进行由东向西的运动。由于是整体的漂移，看起来貌似静止不动。水泻过海底，遇到凸起的沙丘，激起了充满泥沙的浪头，状若一头头浑黄的怪物，突地向上直贯，又一个朝前猛摔。而前边海底的礁丘石棱，一齐跃起了另一团体积稍小的浪头。后边的大浪，扑在前边的小浪头上，双方互相拍击，狠狠地猛斗着。一会儿工夫，大浪整个儿吞没了小浪，向前汹涌奔来。

殷洋触景生情地想：“眼前的社会，多像这奔腾的大海，狡诈者获利，强暴者得势，弱肉强食！有钱的人像海里的大浪，无情地吞没小浪，钱越攒越多……”

就在殷洋头脑发热的时候，海心艄公使用对讲机，通知道：“路顺艄公，你到一号船上，我有事同你商量。”

路顺反正闲着，驾着舢板，跳上一号船，问：“老艄公，你突然召唤我，必有大事！”

海心应道：“我是大船队总艄公，你是大船队队委成员，又担任过渔村头头，我有什么事，应该征求你的意见。”

路顺：“你是个深思熟虑的老艄公，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去办。”

海心的语气沉重：“根据我的观察，自从大船队实施经济承包政策后，人的思想情况更加复杂，不知你有否觉察？”

路顺叹道：“我也有同感。旧意识和拜金主义，再加上一些很复杂的成分，在大船队蔓延。”

海心：“如果让这些错误观念支配大船队，会造成大船队散伙、远征太平洋的事业败北、为家乡筹集生产建设资金的计划夭折。我想，年轻人思路快捷目光敏锐，你应该发挥这种长处，多观察动态。同时，用你与人为善与事顺应的性格，和各船艄公交朋友，沟通思想，解疑难于未然。总之，烦你想尽一切办法，及时做好思想工作，保证远征事业顺

利进行。”

路顺：“你过奖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尤其是在这远离祖国的太平洋，只有你我是渔村党员干部，肩上的任务繁重。组织交代我们单独领导大船队，肩负着神圣的任务，我更应该竭尽全力配合你。”

海心艚公：“我说过，余舵柄艚公归队后，让你去跟他谈谈，也替我表表心迹，你找过他吗？”

路顺：“那根舵柄又粗又斜，连头发都像会戳人的鱼棘，确实是难剃的头。我批评他作为共产党员，不顾大局，差点拆散了大船队。他一边认错，说自己不问后果，危及大业；一边又说他的动机是坚持原则。我告诉他，海心艚公的艚公钱，早就决定献给家乡的生产建设。他还执拗地说，你是不是不尝鱼鲜的海和尚，得等到最后分钱时，再见分晓！看情景，你如果真的拿了艚公钱，他会像莽鲳鱼撞网，顶到底。”

海心露出非同寻常的大度，笑道：“尤其是这个阿姆，不仅是只进不退的莽鱼，还是顶船拱礁的海牛呢！往后，你要多找他谈心，重点做他的疏导工作。”

路顺肯定地说：“这会儿，你不要担心。余舵柄还是可敬又可靠的讨海人，等他醒悟时，造就性会更大。”

路顺临走时，海心艚公又交代：“唔，入夜后，白柔驾舢板，到你们的船簇里，可能去找舵柄阿姆，你代我关照一下。”

路顺着急道：“这片浅水滩，随时都会刮风浪。你们的船簇，和我们船簇距离很远，你不要贸然答应她离开大船。尤其是夜晚，灾难更多。何况，白柔只会摇橹，不会操作柴油机。”

海心艚公宽容地笑道：“白柔阿姆多次说弯话，暗示她要去找舵柄阿姆好好谈一谈。我们老讨海人，在洋面担风险，目的呢，是为你们下一代造福。白柔是在寻找幸福的港湾。没有一个老讨海人，会阻碍阿姆们寻找福运。”

路顺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老艚公，你们都讲我惯于顺风扬帆顺流捞鱼，你让我关心白柔，就不怕我顺潮捉红虾，把她弄成我的人？”

海心朗声笑道：“如果你俩都觉得帖宜，我何乐而不为？”

从一号船回到三号船后，路顺站在船头，忧忧伫立，微微摇晃。他凝视夜海，触景生情，仿佛有一种力，将纷乱的心绪迅速地梳理着……

路顺敛起脸上忧悒的神色，嘴角不无得意地抿起笑纹，钻进艙公房，拿出一瓶香喷喷的老窖酒和几块干鱼鲞，塞进衣襟里，来到舢板上。他摇橹靠上殷洋艙公的船，爬到船舷上，笑吟吟地说：“殷洋艙公，闲船泊海，没有渔活，找个酒伴，抒抒心怀。”

殷洋心想：“哼，看你有多鬼，瞒不过捉鬼人。肯定来耍鬼心术……”

路顺不容分说，掏鱼摆酒，招呼殷洋。两人闷声闷气地饮了一会儿酒，路顺双颊微红，说：“殷洋艙公，你是诸葛亮的心，非常明白……”

殷洋不无倨傲地说：“你的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今晚看在酒肉份上，我愿意洗耳恭听你这新干部老党员的教诲。”

路顺：“你既然愿意听，我也就不吝啬言语了。殷洋艙公，我知道，你心里喜欢白柔。按理说，爱个女子，想办法弄到手，都是人之常情。但是，眼前征战太平洋，风浪滔天，险象遍海，需要大伙齐力拼搏，容不得丝毫分心。你我都是同船同命运的闯海兄弟，我想说句兄弟间的贴心话，你智耍舵柄，力夺白柔，方法不妥，后果不堪……”

“好了！”殷洋拍案而起，“你这渔村领导、党员干部，是风浪里插桅杆，太偏太歪了。你为什么不教育余党员，不要在远征大洋的关头，跟我这样党外群众争女人？你为什么不处理余舵柄，他屡次抗渔令，驾船离开船队……”

“我和海心艙公，也多次批评过余舵柄……”路顺还想劝下去。

“甭说了！”殷洋吼了起来。

路顺忍着恼火，想：“你是风里的帆，还要发狂。我偏要当修船的凿儿，戳破帆叶，泻你的疯力。”

“好好，我们不说了。喝酒！”路顺一仰脖，灌下半碗酒，醉眼迷蒙，语气断断续续，“殷洋艙公，我……我有些醉了。我是人醉心不

醉。刚才，我说的，是应该说的场面话。从心底说，你的心智，多得像海燕。你的竞争力，强得像海流……”

殷洋的脸庞，泛出通红的神采：“嘿！这些还算话！”

“想风行当今的竞争时代，非你莫属！”路顺跷起拇指，又说道，“今晚，我醉人说醉话，我想和你对换，让我当一次殷洋艄公。”

殷洋被捧得连喝几大口酒，醉醺醺地晃悠着：“我就让你当一次……”

路顺的手指指着自已：“我……我是殷洋艄公，今晚故步自封，我的大量像船板缝，脾气像炸浪儿……”

殷洋摇着醉脸：“不对，不对……”

路顺摸着自己的光滑无须的腮帮：“你们说说，我殷洋艄公，为什么脸上无须？那是因为，我明知白柔不喜欢我，我偏偏死皮赖脸地追求她，我的脸皮太厚，连一根胡须都长不出来！”

路顺的话，像一根帆针，戳得殷洋醒过来，挥动着拳头，喝问：“路顺，你敢装疯卖傻，凌辱老子！老子砸烂你的臭嘴！”

“啊，啊！醉人不打醉人！再说，把那些醉话张扬出去，会让人笑话你。”路顺边说边退出船房。

船房里，殷洋怕惹人笑，默然发恨，呼呼喘气。

路顺又装出醉步颠来倒去，向船房趑趄，从怀里掏出一瓶备用的老窖酒，说：“殷洋醉哥儿，你刚才发怒，也惹怒了我这醉人，这瓶好酒，偏不给你享用！”

殷洋怒火奔突，一把夺过在眼前晃悠的酒瓶，一边逞强：“老子偏要喝！”一边把瓶子塞进嘴里，一个猛灌，啊地喷了出来。

原来，他喝进嘴里的，是路顺事先灌进瓶里的海水，又咸又涩。

殷洋咆哮着：“路顺小子，你敢再三作弄老子……”

船舷外舢板上，传来路顺的应声：“殷洋，快敛起想美女喝美酒的邪心！否则，再让你喝的不是咸水，而是臭尿！”

殷洋：“路顺小子，你用这办法激老子，老子偏要戳破海底干到底！”

远远逃离的舢板上，又响起路顺的似笑非笑的声音……

路顺艚公一离开，殷洋冲着他远去的背影，兀自怒火难平。

一会儿，殷洋的魂魄，以另一种形态膨胀着，连头脑也觉得发烫，捏了捏拳头，打定了最后的决心。他顺着三号船船舷，溜到自己的舢板上，摇着橹，悄无声息地靠拢白柔的舢板。他看看舱内白柔正蜷身躺着，或许是过于疲劳，甜蜜地睡着。他又望望四周，所有的渔轮都寂静无声地停泊着。拖在大船后边的交通舢板，也悠然摇晃。偶尔有个别守更的讨海人，也躲在船房里吃酒。只有小窗口射出微弱的灯光，才说明守更人还没有入睡。

殷洋一喜，反正没有人发现自己，尽可以放胆行动！他小心地爬上白柔的舢板，摸到船头，轻轻地解开了锚索，把铁锚拉上，然后溜回自己的舢板。他快速地摇着橹，逃回九号船。

数十米外的水域，从表象看，白柔所在的小舢板走锚了。实际上，舢板的铁锚，被殷洋拉离海底，舢板失去铁锚的固定力，在涨潮水的推动下，飞快地漂进西边的阴雾迷漫的大洋了！

就在殷洋恶作剧的时候，从殷洋的九号船回到三号船的路顺艚公，想起海心艚公的吩咐，又亲眼看到殷洋那么执拗，心里阵阵焦急。他想了一下，打转身，进入船房，对自己船的守更人说：“阿兴，我陪你守更，你得请我喝酒。”

“好嘞！”

阿兴拿出酒菜。路顺和阿兴对坐喝酒。阿兴艚公看到路顺不时地探出头去，张望不远处的九号船，问：“路顺艚公，那里有什么情况？”

“没有什么，随便望望。”路顺自我掩饰道。

喝了一会儿酒，路顺发现，殷洋那熟悉的身影，登上白柔的舢板，

捣鼓了一阵，又匆匆离开。殷洋离开不久，白柔的舢板竟然走锚了，向西方夜海深处漂去了。

路顺噎地站立起来，冲出船房，跳进自己的舢板，架起木橹。

阿兴跟出船房，大惑不解地问：“艚公，你去哪里？”

路顺低声地说：“你继续守更，看好咱们的船。我离船一趟，顺手牵一只小白羊。”

说罢，路顺摇着舢板，船头对准西方夜海，追赶白柔的舢板去了。

再说殷洋，把白柔舢板的铁锚拉离海底，吊在水中，让舢板载着白柔向西漂去后，他做贼心虚，不敢公开站在九号船舱面观察白柔的情况，又想稍微过一些时间，实施下一步计谋，于是，一头钻进九号船船房，焦急地看着手表。

船房里，殷洋躲了几个小时，他估摸已是子夜了，涨潮汐早已结束，退潮汐涌来多时了。他一下决心，霍地钻出艚公房，跳到中舱面。

他看了看天景水象，西方天际，夜色漆黑，狂风发出低沉又强大的声音，掀动着大海。海面被凶相毕露的狂风一击，出现一个个水坑，旋流在水坑四沿盘旋，使水坑越旋越深。周围拱起的水山，如一座座小山丘，组成一片连绵的水的丘陵，又被退潮汐推推搡搡，从西向东运行。

殷洋这才想到，这浅水滩坐落在原始的南美洲西部，没有电视广播预报海洋气象。祖国的中央电视台，对东太平洋的气象也没有预报。没料到，眼前突然刮风涌浪了。

殷洋慌了神，黑蓬蓬的络腮胡索索一抖，连忙跃进阔头舢板，发动了小型柴油机，舢板一阵穿波掠浪，靠近余舵柄的洞渔五号渔轮。他怕余舵柄惹事寻衅，不敢上船，站在舢板上喊叫：“余舵柄艚公，快起床，有急事！”

余舵柄艚公边套外衣边跳到舱面：“又没有翻船，三更半夜的，吼什么？”

殷洋：“比翻船还紧急的事！午夜前，白柔妹子摇着舢板，到我们船簇闲荡，后来把舢板泊在九号船旁边，在舢板睡舱休息……”

余舵柄一听白柔名字，急劲上来了，吆喝：“你的话变成老娘的臭裹脚布了，快说，白柔出了什么事了！”

殷洋应道：“刚才，我无意中发现，白柔的船走锚了，小舢板漂走了！”

余舵柄把舱板跺得发震：“漂往哪个方向的海域了？”

殷洋焦急中不忘使诈：“我怎么知道是被涨潮流还是退潮流冲走的？退潮汐到来多时了，我又刚刚发现的，她的舢板，大半是被退潮流冲向东边浅水滩了！白柔独自到这里，完全是来找你出事的，你还不快去寻她！”

“白柔是在你身边出事的，你连个渔妹子都护不住，你不是黑白大鳗，你是笨呆的龟子鳖孙！”余舵柄一边骂骂咧咧，一边跳上自己船的交通舢板，发动了柴油机，不管三七二十一，驾着小船冲向东方海域了。

殷洋看到余舵柄变成盲眼海蜇，向东方冲去，不由得一鼓掌，乐陶陶的。稍稍停了片刻，他驾着自己的小舢板，向西前进。

殷洋望着白柔漂船的方向，心里暗暗地唤叫：“白柔妹子，等等我，待我追上你，钻进你的睡舱，你我完一次美美的梦！”

九

浅水滩东侧，中了殷洋诡计的余舵柄，操纵着自己的小舢板，毫无目的地逡巡着，寻找着白柔。

这无名水滩上的狂风，显得奇形怪状。海风距离水面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像在天尽头，进行着一场规模空前的死者的葬礼，千百种或呼啸或尖叫或低泣的声音交错着，嘈嘈杂杂地传来。低空的乌云，似乎被风刮走了，变得稀薄。月亮像远天的冥灯，从薄云中透出的光，那么的幽微，使广阔的浅水滩都笼罩在昏暗悲惨之中。

突然，余舵柄髹公发现，数百米外的海面，漂出一个全身露出海面的幽灵，身体一丝不挂，在微弱的水光月色照耀下，显得异常的苍白骇人。

一种森冷的感觉袭向身心，使他全身毛孔倒竖。他连忙以橹代舵，掉转船头，朝另一方向驶去。

他边驾船边转脸，望着后边海面，倏忽，他惊得差点叫出声来，那个幽灵一直跟舢板保持相同的方向漂泊着。舢板向前快速前进，幽灵也向前飞闪地漂浮；舢板减低速度缓缓行驶，幽灵也放慢了游速；舢板停在海中央，幽灵也在原水域浮游不前。

“那幽灵莫非是溺死者的尸体？尸体的鬼魂来残害我？”余舵柄惊得满额冷汗。大海洋经常发生的一种怪相，掠过他的脑海。往昔，靠风帆当动力的渔船，不时地会遇到被海水浸得浮肿的落海者的尸体。讨海人无论如何要捡起尸体，用帆布包裹尸体，运到最近的荒岛埋葬，让死者免受浸水之灾。否则，尸体的鬼魂就会附船作恶，翻船淹人，找替死鬼。有一次，他给别的船当帮舵工，船髹公下舢板从事钓鳗作业。他驾的母船遇到一具尸体。他年纪轻不懂事，说了一句：“叫小舢板运去埋葬吧！”那具尸体竟然漂到髹公的舢板旁。舢板正在收钓线，腾不出时间，船髹公喊：“让大船载去埋葬！”奇异的事又发生了，尸体又漂到大船前边。平时，帆船和尸体都靠海流漂动，方向相同的海流，使两者互

相跟踪。那天，巧遇南北流交汇，尸体才随流来回浮动。但是，这可骇的现象，让终生与海交往的人，对海里的神鬼，陷进难于自拔的迷信。

回想往昔，余舵柄一抹满额的冷汗，硬了硬头皮，掉转船头，接近了尸体，准备包裹起来，运到荒岛埋葬，结束遇难者的浸水之苦。

险情突生，那具随海流跟踪小船的尸体，竟被混浊的急流，迎面一冲，冲击下半身，使上半身直挺挺地竖立起来。尸体的衣服，早被急流恶浪剥得精光，浮肿的乳房、胸脯、脖子、脸蛋，圆睁不闭的双眼，杂乱披散的长发，构成一幅令人心胆俱裂的女尸的画面。

“天啊！她是不是白柔妹子？”像有一只大手，把余舵柄的心弦拉得紧紧的。

更有甚者，余舵柄顺着一阵嘈杂的溅水声，一看舢板左舷外，混浊的浅水滩，竟然冲出一头黑黝黝的怪物。怪物躯干比大鲨稍短，隆背鼓腹，活像大渔鼓；尾巴如张开的巨扇，扑啦扑啦地扇出一团团浪头，冲向女尸；头部呈猪形，高额长嘴，上下张动，似要一口吞噬尸肉。昏暗的夜色里，那怪物的圆眼黄光、钢牙雪白，一副狰狞凶相。

余舵柄艄公很清楚，这种似鲨非鲨似猪非猪的怪物，在祖国东海叫海猪，刚烈凶猛，翻船吞人，无恶不作。此刻，这头大海猪是嗅到尸体的气味，前来撕咬腐肉的。骤然间，奔驰在舢板前后的海流，像倾进余舵柄的心海，激起他一股无穷的力量，驾着舢板，猛地对着大海猪的头，奋勇地撞过去了！

海水里，那头大海猪被撞得一歪头，蒙了一下，随即海猪暴怒了，在倾泻的急流里一闪转，瞄准舢板猛撞过来，大有先拱翻舢板再吞食女尸之势。

余舵柄艄公用双腿夹住舵杆，随时调节方向，躲闪大海猪撞船，左手把操纵杆拉到全速前进的挡位上，又猛力地摇着大橹，使舢板的速度更加飞快了。

一阵震耳的溅水声里，大海猪收不住飞跳的惯性，黑黝黝的身体，擦着舢板的尾舷，咔嚓一声冲跃而过。余舵柄手里的橹杆猛地一扫，身体向下风海面倾过去，幸好右手紧攥着连接船底的橹鞭索，才稳定站住。他看了看木橹，伸出尾舷插进水里的橹叶，竟被大海猪撞折了，掉

在海里浮动着。凶暴的大海猪并未罢休，那庞大的体态，在船后边快捷地转动着，再次猛烈地冲击舢板的尾舷。

余舵柄龇公钢牙紧咬，眉眼倒竖，整个儿趴在船尾舷帮上，手里的半截木橹，直冲冲地伸出海面。

海猪张着长嘴，露出尖齿，向余舵柄迎面扑来。余舵柄临危不惧，双臂紧握半截木橹，准打准地戳进大海猪的喉里。大海猪两排利牙咔嚓一咬，试图咬住余舵柄紧握的木橹。余舵柄全身一震，他毫不顾及断臂的危险，没有缩回双手，而是更紧地握住木橹，狠狠地向着大海猪喉咙深处捅了进去。

哗！大海猪受到致命一击，两排利牙合不拢来，任凭余舵柄的双臂从牙缝中拔出来。大海猪的嘴插着半截木橹，一头扎进海底了。

余舵柄觉得一阵发痛，仔细一看，自己的手臂被大海猪咬出了一排伤口，冒出几行鲜血。他来不及庆幸自己，迅即驾着快船，冲近女尸。停船后，他怀着痛苦的心情，飞身跃上船头，挥动着带铁钩的撑篙，小心翼翼地拨拉着女尸，让她漂到船舷外。然后他伸出双臂，把女尸整个抱了起来，轻轻地放躺在舱底。他跪在女尸旁，细细地注视着。这具女尸被海水浸泡已经肿胀发白，面目全非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她不是白柔。

虽然白柔没有落海遇难，但是，余舵柄阵阵悲痛。这具女尸的肤色表明，她是一个白种女人。可是，她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又是怎样落海的？她的家人，此际正沉浸在何等的痛苦中！

余舵柄抑制住悲痛，眺望着浅水滩。显然，这里离南美西部陆岸很近，江河的出海流形成大片的泥沙滩，还有几座独立海滩的礁屿，那里不但可以埋葬尸体，还能站得高望得远，观察白柔的去向。

过了一会儿，余舵柄把尸体载到礁屿旁，船里没有帆布，他脱下自己的衣裤，裹着女尸的全身，把她背上礁屿顶部，放进一个凹坑，抱起一块块礁石，垒了一个石坟。

他歇了口气，仰首眺望海天，寻找着白柔的船影。

他发现，这时的海天，也和自己的心态一样，展示着无限的悲痛。

云雾间露出几片墨蓝的天，天际尽头射出微弱的夜光。他头顶上空，狂风怒吼；四周大海，海涛汹涌；那悠悠的黑暗中，充满着悲惨的嚎叫。他孤零零地站在礁屿上，好似悬在悲惨恐怖的世界。

触景生情，这个礁屿一般的硬汉子，生平第一次发出夹杂哭腔的吼叫：“天啊，你把白柔妹子弄到哪里去了？”

不一会儿，他那石筋岩骨般的身子又硬邦邦地挺立起来，好似在咬牙切齿地发誓：“不！讨海人不能做软骨鱼，要拥有钢铸的身心，就是踏塌太平洋的胸膛，也要找回白柔妹子，让海心髻公放心，让自己和大伙都欢欣，使远洋事业顺利进行！”

余舵柄又恢复了常态，迈着坚实的脚步，走下礁屿。他举眼一看，因自己在礁屿上呆立太久，潮汐退到尽头，浅水滩露出大片大片的泥沙丘，舢板搁浅了！

狂烈又凉爽的海风，阵阵吹卷过来。这时，余舵柄清醒了许多，一团疑问，突然泛上心头：“咦，殷洋说白柔是被退潮汐冲向东方，他为什么不追去？是不是白柔被涨潮推向西方海域，他故意引我向东寻找，他自己向西追去，嬉弄白柔？他明知我进东边的浅水滩，在退潮汐里待久了，舢板会搁浅，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在西边那荒无人烟的野海里，把白柔弄成他的人！如果是这样，这条黑白大鳗的心太邪恶了！”

想到这里，他仿佛要把自己呆笨的脑壳砸碎了似的，一拳击中额面：“你这傻子，连这点都没有想到，怎么去对付太平洋瞬息万变的险情啊？”

路顺髯公发现白柔的舢板漂走后，驾着另一条舢板，一路追踪。

夜更加深了。路顺的舢板进入了浅水滩西侧海区。

海里的水流，急速加强，水里传出惊心动魄的声音，仿佛在一泻千里的急流冲击下，一座座屹立海底的礁石山，接二连三地崩裂翻倒，纷纷射出的碎石，夹带着泥沙，把弥漫的海搅得浑浊不堪。

前边，白柔的舢板出现了，忽而急速飞漂，忽而往复回旋。显而易

见，白柔还在酣睡，扁舟无人操舵。

路顺刚想驱舟追去，突然，白柔的舢板好像落进一条急流，加速前进，没有多大工夫，逝入西边墨黑的夜海深处，不见踪影。

“不好！”路顺公急不可耐，恨不能一脚跺沉慢腾腾的舢板。他更懊悔，刚才为什么不驾驭渔轮，全速追赶白柔。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一切都靠这条小舢板了。他把柴油机调速器推到最快挡，又操动大橹，合力齐驱小舢板，十万火急地追寻白柔。

白柔的小舢板并没有马上出事。那心地邪祟的殷洋，把铁锚挂在离海底数十米高的水里，既可以让人们以为舢板走锚漂走，又能使舢板在急流恶浪里保持稳定，不会翻沉。因此，任凭急流冲得舢板像旋涡里的鱿鱼壳，忽而旋转，忽而漂荡，负着铁锚的船头，依然不会被掀翻。

过了不久，涨潮汐停止了，退潮汐到来了，风浪骤然猛烈，小船激烈地蹦跳起来。白柔天性不晕船，从小习惯于在摇摆的船舱里酣然入睡，近日又劳累过度，甜甜地睡了好几个小时。这时，她终于被蹦跳的小船弄醒了，揉了揉眼，觉得有些不对头，一骨碌钻出船舱，细细瞭望，吓得瘫在舱面。

头顶上的狂风发出怪异的声音，像幽灵在怒吼，令她痉挛。被风翻卷着的云，纷纷落下的雨丝，飘飘扬扬地垂到海里。海面，由于海流和波涛的逆向冲击，浪头翻涌，发出哗哗的吼叫。

在雨丝和浪水的淋漓下，白柔挣扎着爬起来。她爬到船头，想拉起铁锚，发觉自己已经迷失了航向，只好把铁锚松解了，坠进了海底，泊定了小船，等候大船队来救援。

到了这种处境，她无悔。没有去想自己不该漂洋过海，来寻余舵柄，也没有丝毫的怨天尤人。

昏暗的夜雾，绕着她全身旋转。她那双灵秀的眼睛，在这黑沉沉的世界里不无企盼地眨闪。这说明，她那被恐怖吓得哆嗦的心海，已经安定下来了。她想到自己所钟爱的讨海父兄，余舵柄、路顺、殷洋……他们一发现她失踪了，会立即驱动大船队，满海寻找自己。回到大船队，她还要美美地生活在父老乡亲们的中间，替他们缝补浆洗，给他们端鱼斟酒，为他们唱歌跳舞，使他们快快乐乐地在太平洋讨海。还有可敬可

怜的老阿爸，满辈子淋够太平洋的咸水浪，连病死在渔家草寮里的阿娘，都没能赶回来说句永别的话，她要无微不至地服侍老阿爸，筑一间花园别墅，让阿爸早日结束海当路船当屋的漂泊生涯，美滋滋地过一段幸福的日子。她还要义无反顾地寻找幸福，用如水的柔情，淋熄心上人的怒火，驯化他的野悍的性格，让他多吃鱼少喝酒，使他身强力壮地征战太平洋……

白柔想到这里，似乎完全忘记了险恶的处境，仿佛心上人正展开双臂，向自己揽来。她的双掌抚着发烫的脸，指缝间的双眼，忽闪着羞涩的笑，扭着柳枝似的身肢，脸庞向船舱深深地扎下来，生怕别人看到似的。

一阵冷水淋在白柔的头顶，她一个颤抖，停止了娇嗔的情态，重新观察着喧嚣的大海。她眉头一蹙，突然想到一件事，在小船的剧跳中，颠颠荡荡地进入舱位，接通电动机电键，柴油机隆隆地吼叫起来。

果然，白柔以机器吼声招引救援者的做法成功了。大约三四个小时后，随着另一阵柴油机的响声，一条交通舢板从海面冲过来了！

白柔一看，大声地喊：“路顺艚公，我的舢板走锚了，迷失了方向。”

路顺艚公拎起一圈缆索，一头扎着白柔的小船，一头连接自己的舢板。他应道：“有人故意使你的舢板走锚，让你孤零零地漂到这里，好让他跟踪而来，在这神不知鬼不觉的野海，圆他和你的夫妻梦！”

白柔天真地摇着头：“你说的是殷洋艚公？他也是吃鲜鱼长大的讨海兄弟，你不要把他看成那样坏！”

路顺艚公严肃地说：“他那人，两面性格，阴阴阳阳，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告诉你，他不但妄想和你做夫妻，还要做家资千百万的富翁呢！”

白柔沉吟了一下，问：“你是不是在暗地偷看？不然，你怎么知道的？”

路顺艚公看到白柔怀疑他，气恼地嚷道：“如果不是考虑到，殷洋那样干会置你于险地，增加海心艚公的担忧，引起余舵柄火性爆发，加

剧大船队矛盾，影响远征事业，我才不管你们的闲事呢！”

白柔：“路顺艚公甬火了，我只想问问清楚，你和殷洋艚公是不是……”

路顺：“你还是怀疑我？殷洋害你漂到这里，我就是知情顺势，到这里向你求爱，也没有错。何况……”

路顺还没有说完，白柔急得喊起来：“路顺艚公，我把你和殷洋艚公都看成亲哥哥，殷洋大哥不要那样，你也不要这样，你们这样子，叫我怎么办？”

“唉！跟你讲不清楚！等一会儿，殷洋如果来这里戏弄你，事情就一清二楚了。”路顺艚公把连接两船的缆索拉紧起来，两船靠得更拢了，说，“我们边驾船回大船队，边说话。”

“你把缆索放长一点，两船距离远一点，行吗？”白柔看到路顺随时会跳上自己的船，可怜巴巴地央求道。

“我偏偏不放长绳索，看你拿我怎么办？”路顺也有些恼了，故意说了一句。

“你……你，怎么这样说话？”白柔不无发急。

“告诉你，白柔，是你阿爸海心艚公，觉得我可他的心，把你托付给我！”路顺含糊糊地耍了她一句。

“啊？阿爸怎么……”白柔急得快哭了。

“我的船靠拢你的船，不是随时救援你，而是可以找到更荒凉的水域，和你亲热亲热！”路顺看着白柔的急巴相，又好气又好笑，故意大声喊叫。他管自加大马力，拖着白柔的舢板，向大船队方向驶去。

舢板上，传来白柔低低抽泣的声音。

“哈哈……”路顺被逗乐了，笑了起来。

夜的浅水滩，黑得像没入地穴中，伸手不见五指。

白柔胆战心惊地驾着舢板，跟在路顺的舢板后边漂荡着。一阵夹水带浪的海风，从头顶呼啸而过，白柔的身心颤抖不已，满脸挂着亮晶晶的颗粒，有水珠，有冷汗，更多的是眼泪。她连自己都糊涂了，今晚变得格外爱流泪。

她的心里，确确实实蕴含着惊惶：“刚才摸索舢板，竟然找不到指南针。上半夜的舢板，不知朝什么方向漂泊，现在更不知漂到何处。路顺嬉皮笑脸，如果停船迫人，该怎么办？”

一会儿，舢板的柴油机吼叫声，引来了另一条舢板。那条舢板，飞波掠浪，匆匆赶来。

“白柔妹子，想娶你做富翁的人来了！我要躲到你的睡舱里，看你们演什么戏！”路顺喊着。也不知怎的，他竟把几十米长的缆索放松了，抛进海里。

“路顺大哥，你甭躲在我的睡舱里！殷洋大哥来了，看你在我的睡舱，我是跳进海里也讲不清楚！”白柔急得泪水涟涟。

路顺不管三七二十一，双脚蹬开自己的舢板，身子掠过海面，落在白柔舢板的舱面。后边，他那条放长了缆索的舢板，在浪头的涌动下，迅速地漂到远处的水谷里，时隐时现地拖拽着。路顺这才敛起嬉笑的神色，严肃地说：“我在你船里，可以制止那条黑白大鳗对你非礼，还能乘机抓住他的把柄，当场教育他，停止恶作剧，使大伙团结愉快地征战太平洋！对这条胡作非为的黑白大鳗，不用这种方法，难于制服他。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无理可辩。当然，要委屈你一下。为了大船队的团结，只有让你个人受点损失了！”说罢，不管白柔同意不同意，猫腰钻进低窄的小睡舱。

“可是，如果你俩打起来，我该怎么办？”白柔急得嗯嗯地哭了。

在白柔的伤心中，一条阔头鱼似的舢板影子，因为被重重的雾网笼罩着，显得非常模糊。但是，船上机器发出的声音，却表明近在咫尺。倏地，那黑乎乎的阔头鱼冲到白柔的船舷外，一个高壮的身子，跃过两船间的水面，落到白柔前边，吓得白柔索索发抖：“殷洋大哥，你真的来了。”

殷洋朗声应道：“妹子，你也知道我会来？是啊，我发现你的舢板走锚后，急得拳头擂破胸膛吐红血，驾着舢板，进行了好几场惊险的寻找，船儿被旋涡盘旋过，差点被恶浪扑沉，还在急流里乱漂了一阵，害得我呛了好几口咸水。幸好持着愿为妹子豁出小命的决心，最后总算找到你了。”

白柔镇定了一下，问：“既然小船救人危险，你为什么不驾大船前来？”

殷洋降低了音调：“妹子，我不能和大伙驾渔轮寻你！其中原因，你应该明白。”

白柔支吾着：“我……我不想明白。”

殷洋：“起码，你总得听我说明白。多少日子以来，你秀丽的倩影，深深地铭刻在我心里，我无数次对天发誓，此生对你爱不移，就像礁盘嵌海底！今晚也是天佑你我，使我俩有个说话的机缘。”

白柔咬咬牙，说：“船里鱼虾舱舱有，船外海水处处流，渔家女多的是。你甭说那样话了，我只是把你当大哥看待。”

殷洋向前跨了一步：“你也甭说这样话了。今晚，我不但来救你，而且来求你。你也知道，我是站也直挺倒也直挺的汉子，从来不向人躬腰求情，我是有生头次恳求你，答应做我的心上人吧。”

白柔摇摇头：“大哥，一颗珍珠难于裂成两半，一个女子不能喜欢二男……”

“不！你不要讲下去，我不愿听下文。”殷洋大声嚷着，双膝一曲，竟然跪在白柔面前，“妹子，你如果不答应我，我就这样跪到海枯石烂之日！”

白柔心烦意乱地转过身子，说：“殷洋哥，你快起来，男子膝下有黄金，这样下跪真不行。男女真情，需要天长日久地锤炼。你的情，我记在心里，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容我再想想。”

“不！”殷洋执拗地说，他的双臂突然像大鳗一样抱着白柔的双腿，并且向白柔的身体爬上去。柔弱的白柔立脚不定，身子向后摇晃，向舱

面倒了下去。殷洋顺势向前一扑，整个儿趴在白柔身上。白柔无力地挣扎着：“你要干什么？你不能胡来！”

殷洋放荡地笑着：“今晚海神爷作成我，把鲜美红虾掀进我嘴里，我不能放过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也要温顺地从了我！”

他一边淫笑，一边扒着白柔的衣服。

开始，殷洋狂态百出的时候，躲在小睡舱里的路顺，捂嘴佝腰地暗笑着。这时，他看到黑白大鳗要把白柔生米煮成熟饭，不由怒火迸发，跃出睡舱，断喝一声：“住手！”

喝声像冰雪浪水，淋得殷洋浑身发抖，回头一看，路顺虎生生地立在背后。殷洋惊得一呆，随即跳跃起来：“路顺，我和白柔妹子谈情说爱，和你没有关系！”

路顺指着缩在一旁哭泣的白柔，厉声斥道：“黑白大鳗，你的阴险刁滑，今晚总算露馅了。你如果还是个讨海人，你就该公开袒露恶行！”

殷洋一拍胸：“老子不但是讨海人，还要做讨海人的祖宗！在这荒海野水，哪个讨海人不是憋足情欲的海和尚，谁都会把咸水女搂进舱，硬迫也一样，软缠也一样，美美地享受一番！”

路顺：“你这玷辱讨海祖宗的儿孙，竟把自己的污水，往先人头上泼！你是新时代的讨海人，应该有新时代的道德。你这样乱来，会害了纯洁的姑娘，会撕碎带头船艄公的心，会燃起讨海兄弟的怒火，会造成大船队的分裂，导致远征事业的失败！幸好，今晚我料到这事，预先来到这里，杜绝了一场毁灭远征事业的灾难。不然，看你怎样收场。”

殷洋被路顺的话提醒了，双眼狡诈地一眨，反咬一口：“弄了半天，我明白了。原来，你偷看到白柔驾舢板找我，向我露爱心，和我相约在这里会面。你这顺风旗，使用顺手捞一把的伎俩，抢在我前头，占了白柔的便宜，夺走白柔的芳心。”

缩在一旁的白柔，气得说不出话来，继续抽泣着。

路顺：“殷洋，你甭恶鳗掉头反咬一口！你可以信口雌黄地说我，

你不能诬陷白柔妹子！”

殷洋：“你才是猪八戒倒打一耙，是你撕碎了海心髀公的心，是你在破坏大船队的规矩，是你在毁灭远征事业！”

路顺：“那好，既然你不服，我把事实彻底披露出来。今晚，我是观看了你的一切，才去寻找你，软劝不成又智激。我是利用你怀鬼胎的心理，趁你躲进船舱的短暂时间，顺风扬帆顺流驾船，率先前来援助白柔妹子。

“但是，是你拉高了白柔舢板的铁锚，造成舢板走锚漂走的现象，让你能够乘机到这偏僻水域，一逞邪欲。我率先到这里，只是保护白柔，杜绝你的恶作剧，保证讨海人的团结，使大船队顺利远征。这些，白柔妹子可以做证。”

殷洋看到自己丑态毕露，恼羞成怒，蛮横地骂：“都是你这乘机捣蛋的顺风旗，坏了老子的终身大事。我谋划和心上人约会，有什么错？你现在还用毒话要我命，用渔刀刮我心。今晚，休怪老子以无情对无情！”

骂毕，殷洋横手抄起身旁的木橹，朝路顺抡了过去。“不能这样啊！”白柔眼看木橹击中路顺，突然跳了起来，用身体挡着木橹。扑！殷洋收手不及，木橹砸在白柔的身上，白柔晃了几下，瘫倒在地，痛苦地呻吟着。

“黑白大鳗！你竟殴打一个弱女子！”路顺奋不顾身地扑向前去，绞着殷洋的胸襟。两人扭在一起，摔倒在地，团团打滚，眼看要摔进风浪滔天的海洋了！

在这危急关头，又有一条交通舢板，乘风破浪地冲来。驾驭舢板的，是余舵柄髀公。余舵柄被殷洋骗进浅水滩东侧，他斗杀大海猪，把漂海女尸葬在礁屿上，发现舢板搁了浅，才猜测到殷洋的险恶用心。为了早点赶到浅水滩西侧，他冒着陷没在泥沙滩的危险，踩着齐腰深的泥沙浆和齐肩高的浑水，把舢板推进深水，发动机器，摇起木橹，循着白柔舢板的机器吼声，及时赶到现场。他看到白柔瘫倒在地，路顺和殷洋在船舷边殴斗翻滚，心里明白了一切。他飞身跃了过去，发出震耳欲聋的吆喝：“黑白大鳗，给我爬起来！”

白柔在舱面无力地呼唤了一声：“舵哥……”

殷洋和路顺同时爬起来。路顺抢先说：“舵柄艨公，你来得好……”

“你甭说，我全都清楚了！”余舵柄打断了路顺的话，一步一步地逼近殷洋，“你这条黑白大鳗，到底是我斜，还是你歪？你为了一逞邪念，把自己的讨海兄弟骗进九死一生的险恶海域，也是你把白柔弄进翻船亡人的偏僻水涯！”

殷洋虽和余舵柄同样高大，但余舵柄更加健壮，殷洋已和路顺摔得气喘吁吁，力怯地倒退了几步，自辩：“斜舵柄，女子是海水，谁都可以游，你有什么权力管我？”

“老子现在先叫你下海游！”余舵柄莽性爆发了，冷不防攥住殷洋的衣服，把他整个儿拎起来，就要摔进大海。

白柔和路顺同时发喊：“不能蛮干！”白柔扑到余舵柄背后，拉住了余舵柄的肩头，摇晃着，“舵哥，有话慢慢说……”

余舵柄像一截石柱，任谁也拉不动。他犹豫了一下，又变成猛虎，吼了一声，把殷洋抛出船舷，哗地落入大海里。

白柔拉拉余舵柄，又奔向路顺，哀求着：“风狂浪急的，快救人！快救人！”

余舵柄哼了一声：“死不了！”

路顺看到，余舵柄似乎有意把殷洋抛到他的舢板旁边，殷洋已经游向自己的舢板。路顺放心地点点头。

白柔没有仔细看清海里的情况，继续忘情地来回踉跄，东求路顺，西求舵哥：“求求你们，快救人……”

一会儿，殷洋驾着舢板，灰溜溜地逃走了。

白柔的舢板上，路顺望着殷洋逝入夜海远处的船影，不无担心地叹道：“这条黑白大鳗，如果不改错，往后的讨海日子里，还不知会掀起多少风浪呢！”

白柔想了良久，又一次恳求：“舵哥，路顺哥，今晚的事，甬告诉我阿爸和其他讨海兄弟，以免引发矛盾，分裂船队，影响事业。”

路顺：“这样做，你不是太吃亏了？”

白柔：“能使大伙团结讨海，我宁愿吃亏。”

砰！余舵柄的筋条暴突的拳头，猛力地砸下去，一只海碗大的黑蚌贝，染着鲜血的碎片飞溅起来。

+

殷洋折腾了大半夜，不但没有把白柔弄到手，反而被路顺和余舵柄弄得狼狈不堪，驾着舢板溜回九号船。他换掉浑身湿漉漉咸巴巴的衣服，拎着家乡带来的烧酒，倚在尾舷旁，边喝酒边生闷气，没有些微的睡意。

这时已是凌晨，天边尚不见微白的鱼肚色，天色仍然黯淡。老人少睡眠，苦脸伯竟然没有困晨觉，从舱里钻出来，说：“我听到有人把舱面踩得震天响，就知道是艚公回来了。凌晨喝烧酒，伤身又烧心，还是少喝点吧。”

殷洋反而猛灌了几口。

苦脸伯引他的话头：“怎么样？是不是没有捞到美人鱼，反而撕破了网？”

殷洋酒脸通红：“那个顺风旗，专门嗅海心艚公的顺风屁，竟然抢先钻进白柔的睡舱，惊我的美梦。还有那根斜舵柄，又一次把我戳下海。女人是港湾，谁都能畅游，我凭啥没有权利！”

苦脸伯叹了一口气：“唉！一个是党支部副书记，有权。一个是斜舵柄，有力。既然把你捺在胯下，忍忍辱吧。”

殷洋又喷火了：“老子是咸水里的祖宗鱼，决不在臭淡水里憋死！”

苦脸伯：“既然如此，敢问你一句，你对白柔爱不爱？”

殷洋夺口而出：“爱人！也爱……”

“也爱钱？”苦脸伯说出殷洋未说完的话，“这就对了。太平洋天高地阔，你放网兜美人鱼的渔场，多得像水沫，何止这座浅水滩！既然爱人又爱钱，得暂时忍忍气，日后啊，一定要挑个海况多变地形复杂的地方，避开竞争对手，向心爱的人儿抛出鲜香的饵料，保证她乖乖地上

钩。”

“对啊！白柔亲口对我说过，她想再看看。再看看的意思，就是看看能否和我比翼双飞。只要我多施点心计，她会自动钻入我的睡舱的。啊哈，那多好啊！”

殷洋再度兴奋了。他面对着大海，美滋滋地喝着酒。他越喝，心情越醉。

海面的旋涡，比昨晚显得更凶猛了。水流一圈套着一圈，快速盘旋着。中央部位的涡洞，黑魆魆的，随着海流在打转。四周拔海而起的浪山上，带磷质的小虾，在夜空闪闪发光。

喝得醉醺醺的殷洋，昏昏乎乎地感觉到，自己心里的欲望，正像涡流中心的深洞，不断地旋转着膨胀着，把美人和银子都吞噬了。他发出畅快的狂笑：“哈哈……”

几天后，大船队离开浅水滩周围的亚热带渔场，顺着智利西侧的海岸线，夜以继日地航行。一路上，人们先穿夏衣，又穿秋衣，到达智利西南方的海面时，骤然进入初冬季节，冷飕飕的海风扑面袭来，讨海人纷纷套上厚厚的冬衣，外面裹着不透水的防浪衣。

洞渔一号带头船上，帮舵工阿乐哥站在亲自操舵驾船的海心髒公身边，看着茫茫大海，问：“老髒公，我们准备驶往哪座渔场？”

海心髒公：“前边，是南太平洋中心水域鲸鱼海。鲸鱼海的南侧是南极洲。北侧海底藏匿着连绵起伏的冰山，叫冰山海。西北侧，由于终年寒流侵袭，昼夜风雪弥漫，叫风雪洋。从东侧进鲸鱼海，路途远数千海里，要延长半个月以上的时间，好捕多少鱼虾啊！”

阿乐哥：“哦，鲸鱼海被南极洲、冰山海、风雪洋围着，海况一定异常恶劣？”

海心髒公：“是的。不过，鲸鱼海中心，却是太平洋最好的渔场，有多股大洋暖流，带着丰富的饵料，从东而来，在这里交汇，因此磷虾密集如云。大群的冷水鳕鱼和南极鲸鱼，在这里云集，以磷虾等为食。大船队如果能及早平安到达，细目网捞磷虾，粗目网捕鳕鱼，打鲨炮猛击大鲸鱼，必定能获得最大的丰产！”

站在一旁的白柔，敬佩地凝望着父亲：“阿爸，你过去闯过鲸鱼海吗？”

海心髒公：“八十年代初，我被一艘台湾渔轮聘为驶船髒公，跟着台湾籍年逾花甲的老船主闯过一趟。所以，我才能领着大船队闯鲸鱼海。”

阿乐哥：“我们从哪个水域进入鲸鱼海？”

海心髒公：“风雪洋大雪迷蒙，且有一种怪异的电磁场，常使往来船只迷失航向。冰山海水底虽然冰山连绵，但风浪较小，天气晴朗。我们从冰山海探索航道，进入鲸鱼海。”

白柔天真地呼叫：“啊，我们只要穿过冰山海，就能把鲸鱼海那座金山银山运回家乡，建设渔岛呢！”

海心髒公语调变得沉重了：“阿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鲸鱼海还潜藏着一种险情呢！”

“什么险情？”

“告诉大伙，也好提高警惕，早做准备。由于鲸鱼海被险恶的水域围护着，又是鱼虾丰富的公海，各国的警察从不涉足，它变成海盗藏身的安乐窝。那些海盗船，常常躲在鲸鱼海，抢劫前往捕鱼的渔船；也常常以鲸鱼海为基地，到外部海洋劫船杀人。这些驰骋大洋的水贼，熟悉海况，了解航道，船只坚固，马力强大，很难对付。不过，我们大船队有二十多艘大渔轮，还有数十条外国渔轮和收购船结成大船簇，只要内部团结，海盗是不敢在大鲸嘴边捋须的。内部如果出事，例如离开大船队，单船行驶，那就很难说了。这道理，我已经多次告诫全船队的讨海人了。”海心髒公再次教诲在场的讨海人。

“内部出问题……”白柔的脑海，涌现出往日的情景，不由得一阵心慌意乱。

放网髒公潮水叔不无担心地问：“海心髒公，我在好几条船上讨过海，走过几趟太平洋，大伙也没敢进鲸鱼海。”

海心髒公坚定地说：“全国经济都在腾飞，洞岛渔村还是穷乡，近

海养殖资金和渔村建设资金数量巨大，必须打开鲸鱼海那样的聚宝盆，才能解决。危险是有的，脚踏船板三分命，天赋予讨海人生命，就是叫我们跟大海拼一拼。输了，是为了以后的赢；赢了，是为了再次的赢！普天之下，没有一个讨海人不能走的海嘛！”

阿乐哥嚷道：“对！在鲸鱼头上骑骑，在鲨鱼臀上嬉嬉，那才叫痛快淋漓！甭说你们这些跟狂风恶浪拼搏出来的老讨海人，就是我们这一代年轻讨海人，干什么事业，都希望能有痛快淋漓的感受！”

海心髒公纠正道：“讨海人，不能只追求痛快淋漓，更应摈弃嬉皮笑脸。浪峭尖捕鱼，像悬崖绝顶伏虎，必须讲究稳、准、狠！”

像往常一样，生产髒公的话，像有兴奋作用的河豚血，激得人们热血沸腾；又像有镇定效益的青砖鱼血，使得人们安定沉着……

海水不干，海盗不断。正如经验丰富的海心髒公预料到的，当天夜晚，一群海盗现身了。

这是两艘普通的船只。大的名曰“鱿鱼号”，四五百吨位，长条形，中舱面稍宽，状如斩成半月的潜艇。鱿鱼号是艘鱼虾加工母船，冻鱼舱保鲜舱烘干舱切割舱排成一行，舱面忙碌着十来个挑选切割精制鱼类的水手。指挥人们加工鱼虾的船长，四十多岁，身材高大，腰背微弓，刀形脸庞，肌肤泛着骇人的铁青色，绰号铁船长。

另一条是替加工母船生产鱼虾的单拖网渔轮，体积较小，只有鱿鱼号的一半，驾驶室上端横写着英文船名“石岛号”。从舱面排列的机械看，这是比中国渔轮设备先进的快船，舱面只有六位船员。船长四五十岁，矮小精干，黝黑的瘦脸上，白须如霜，黑发如墨，同伙们称他黑发船长，又叫黑船长。

这两艘海盗船的人员，全都是亚洲的渔民，家居临海渔村，家里也有父母妻儿。从小时候起，他们终年漂海捕鱼，闯浪捞虾，潮来吃鲜，潮退点盐，过着正常的渔家生涯。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进行割网偷鱼的勾当。后来，心肠越来越硬，手段越来越狠，终于发展到劫船杀人的地步。生活上花天酒地，不但到陆地豪赌狂嫖，而且把花枝招展的女子劫到船里，轮流发泄兽欲后，撂到荒海礁盘上，任其或生或死。日长夜久，海盗们变得凶恶、狡诈、阴险，行劫的规模越来越大。表面上，他们是进行一条龙作业的普通渔船，生产——加工——运输——买

卖鱼虾，比其他渔轮网撒得更勤，鱼捕得更欢。遇到他人需要帮助时，他们的性格似乎更豪爽。在这种表象掩护下，他们对有重大价值的外国船队，采取寻叛徒找内奸探机密的办法，里应外合，突然袭击，成功以后，远走高飞。这支由“鱿鱼号”带头的海盗船队，只有三艘船，规模不大，均由铁甲包裹，航速飞快，船上拥有快枪等武器和先进的通信设备，一呼三应，破坏性很大。海盗船还拥有多国政府护照，备有多国国旗，能在太平洋周围国家的港口自由进出，行动诡诈。

这时，这两艘海盗船夹杂在其他国家的捕鱼船收购船加工船簇里，尾随着中国船队，向鲸鱼海进发。石岛号靠近鱿鱼号，黑发船长跳到鱿鱼号舱面，钻进船长室，询问：“铁船长，我们情报船有没有发现新情况？”

几个月来，海盗们制订了一项抢劫中国大船队的计划，另一条专门从事通信联络窥探机密的海盗船，神秘地失踪了。只有几个海盗头子知道，那条海盗船前往执行一项机密任务去了。身为这三条海盗船总头目的铁船长，语调阴险：“无线电报话机传来消息，中国大船队要进入鲸鱼海。鲸鱼海是他们的摇钱树，更是咱们的自由圣地。哪个国家的太平洋警察，管得再宽，也管不了鲸鱼海。时机成熟时，中国船队从鲸鱼海捞到的大财，会一分不少地落进我们的腰包！哈哈！”

海盗们的狂暴的笑声，震荡着太平洋。

大船队继续像凌海驾浪的龙，一路南下，来到相距冰山海数十海里的水域。

这里的洋面，洋溢着黄绿色的水流，大流大泻，昼夜不息。恶浪滚滚的地区，是冰山海的前沿。那里的苍穹极顶，像有一片辽阔的水，从汤汤银河倾下来，被凶猛的罡风，吹扬成水的粉末，洒向南极的海空，远远望去，好似一片白茫茫的魔影。魔影遮覆的冰山海，以及冰山海后面的南极水天，演化出一种种奇形怪状的白色影子。这种静态的造型、凝止的姿势，愈让人觉得毛骨悚然，愈让人知道，太平洋的南极海涯，不但展示着白色的凶险的表象，而且隐匿着神奇莫测的杀机！

然而此时，中国讨海人的血管里，流淌着一股股血液，熊熊燃着身心。

此刻的远征大船队，这单列长龙的队伍里，一艘艘渔轮，抬起船首，以斜刺的姿势，奔驰海面。

各船因为奋然争先，航速太快，船头撞出的、左右舷溅起的、螺旋桨扬起的水珠，纷纷扬扬，射向舱面、驾驶台、桅梢尖，最后形成浓密又晶亮的团状，把整艘船体笼罩起来。船只继续突飞猛进。片刻之间，那团水珠还没有散落开来，船就驶到前边水域，后边的水面上，留下了一团团白花花的水泡。每艘渔轮，都好似一条翻滚的龙。整支大船队，数十条船龙在奔突。

开始，群龙成伞形散开，前面的边沿，向左右两侧扩展，向前方无穷远地伸展。渐渐地，群龙竟成了无比大的巨伞，覆盖了冰山海前边的莽莽洋面。

后来，一条条侧身斜进的船龙，慢慢地拨正航向，呈直线形，向冰山海平行疾驰。这又勾勒出另一种景象：一条条齐头并进的中国大陆船龙，还有众多的跟着行进的中国台湾船和外国船，谁也不愿落后，船首几乎排列成一字形。偶尔，有船奋身疾进，把一字形的中间部位，向前拱成弧形。这时，成百艘的船只，立即怒吼加速，把一字阵拉得笔直笔直，重又回复到齐头并进的雄姿。后边海面上，每条船都拖着白腾腾的水烟。这一道道如龙的水烟，在龙首向前突去的同时，横身打滚，向左右侧翻卷出一道接一道的浪带，横翻直滚。在无边的海面上，一条巨大的白龙，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远方驰去……

夹在大船队中间的洞渔五号渔轮，余舵柄艚公红亮的脸上焕发着神采，炯炯的目光射向越来越近的冰山海，眼角现出一丝微笑，大手掌突地一扳轮盘，霍地加速的渔轮，冲出众船横列的一字阵，船头又向左一偏，船只拖着一条白烟水浪，蛟龙似的腾飞过去，斜斜地横在众船的前边，挡住了船队的航道。

一字形的大船队，响起疾风骤雨般的响声：

“嘟！嘟嘟嘟！……”螺号在吼。

“嘀！嘀嘀嘀！……”电喇叭在响。

“啊！啊……”人们在喊。

斜横在众船前的洞渔五号，不避让，不归队，兀自拔正航向，向冰山海直冲。

驾驶室里，占了先的余舵柄，傲视众人的眼光，迅速地收敛着。其间，还含着少许的忧虑。

面对着眼前的冰山海，他感觉到，身体外裸的部位，像浸入冷气逼人的雪水里。从眼前向无穷远的地方延伸的空间，是一派广漠无边的冰雪世界。连太阳也被封冻在冰雪的深处，金黄色的圆体杳然不见，覆盖在它上面的，依旧是光芒耀眼的冰雪。海水和天空一样的静。不知是天顶的朔风寒气笼罩了海面，还是远方的雪粉，随流云涌来，由于极端寒冷而不能融化，保持着密云一般的固态，使整片海水，全都陷入严寒冷窟里。

余舵柄的神志，异常严酷起来。随着渔轮冲近冰山海，他又发现另一种景观。

白茫茫的海水流溢着，状若雪花冰粉连缀成的云幔在飘荡，从稍稍稀薄疏淡的部位，不时地露出一座座峥嵘的银亮的山，连绵无际。他那犀利的目光，透过迷茫的水帘，还发现奇峰怪岩连成的巨大整体，在海底缓缓地移动着，全都焕发着耀眼的银光。它就是冰山海海底的冰山！

面对这一切，余舵柄艨公的神态，又呈现出往日搏风击浪的战斗风貌。

他清醒地看到，漫无边际的海底冰山，阻挡着大船队和其他船只的航行，必须有一艘渔轮，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率先冲进冰山海，探出一条可供船队通行的深水道。余舵柄刚要驾船探险，东边海面的冰山海边缘，有一条渔轮抢先进击冰山海了。

这是海心艨公驾驶的大船队带头船——洞渔一号。船首像一把尖刀切开大洋的胸膛，与一座晶莹晶亮的冰山峭尖擦了一下，发出咔嚓的响声，这才几乎抵着冰山停下来。

海心艨公展望自己的大船队，实际上，还没有等他发出全体搜索鲸鱼海航道的渔令，已经有一种共同的意志，操纵着二十多艘渔轮。在这以白色的流液泻向无尽的远方的大海，渔轮横向排列成长长的一字阵，从海的西侧伸向遥远而迷蒙的东侧。南方，船只横列的前头，则是潜伏

在海底的无边无际的冰山。一艘艘渔轮破水击浪地驰骋，各自豁命争先，为大船队寻找一条安全的航道。

跟踪在中国大船队背后的，是上百艘太平洋沿岸国家的渔轮、收购船、加工船、运输船和渔用物资补给船。外国船上，人们的服饰不像中国讨海人那样朴素，而是五彩缤纷，连猎猎飞扬的各国旗号，也染上鲜艳的色彩。虽然有中国船队在前头阻隔着冰山，但他们仍然那样害怕冰山，或从上风海面横冲直撞地漂过来，或从幽深的海底突兀拱出来，外国船横七竖八地分布着，不分东南西北地行驶着，像网里的鱼群乱窜着。有的船甚至掉转船头，临阵逃走了。

倒是有十几条台湾同胞的单拖网渔轮，被大船队同胞的精神感染了。兼任带头船艚公的台湾船船主老盼艚公，高昂着苍老的脸庞，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是有志气的民族！”他率先驾船，其他台湾船紧紧跟上，乘风破浪地插进大船队行列中，向无边的冰山海宣战。

洞渔一号船上，帮舵工阿乐哥看到相隔几条船的台湾船，惊喜地告诉海心艚公：“老艚公，台湾的老盼艚公也加入我们的行列了！”海心艚公微笑着点点头，带领放网艚公潮水叔，双双跳下交通舢板。潮水叔发动机器操纵船舵，小船行到渔轮前头。海心艚公握着几根竹撑篙连接成的长杆，丈量着水底冰山和海面的距离，看看是否超过渔轮吃水线的深度，以便探出一条可供渔轮航行的水路。

一阵渔轮激水的响声传来，海心艚公一看，原来是善于捕捉机会的路顺艚公，利用相邻的一号船停航，抢先驶到一号船前头，挡着一号船的航路。路顺艚公站在三号船船头，用长绳测量水底冰山的深度。海心艚公喊道：“路顺艚公，别再向前行船了，万一撞着冰山，危险！”

路顺艚公应道：“老艚公，我不向前，你就向前。难道只准你冒险，不准我冒险？老艚公，虽然用竹竿丈量准确性大，但是海况恶劣，小船经不起浮动的冰山的撞击，万一落进寒水里，不是玩的！你快上渔轮，我丈量这条水道。”

海心艚公没有答应，他一挥手，让潮水叔驱动小船，绕开路顺艚公的三号船，朝左侧的水道前进，继续丈量、探索着。洞渔一号船在他的手势指挥下，由帮舵工阿乐哥驾驶着，跟在交通舢板的背后，缓慢地前进着。

海心髹公低伏在舢板舷上，双手抓住一根长长的竹竿，伸进海里。不知是海水剧烈的冲动，还是水底冰山的浮荡，他手里的竹竿，直插进海里后，又被一种神奇的力弄得斜斜地漂着，这就使他不能准确地丈量。而他的目光，穿过白蒙蒙的水帘，隐隐约约地发现，船底下的这座冰山，冰凌横拱，白柱直立，体积庞大，形势险恶，非丈量不可。“老髹公，放弃这条航道吧！”背后传来驾船的潮水叔的声音。“不！这座冰山面积广阔，如能让渔轮通过，能节省很多时间。天黑前，船队若不能穿过冰山海，而在冰山海漂荡，万分危险！”海心髹公应道，继续顽强地竖立竹竿，向海里猛捅下去。船老残破，人老衰迈。经过漫长岁月的风吹浪打，近年来海心髹公日渐衰弱，他把全身的力集中在双手，向下猛捅时，下半身失去控制力，船只又被海浪托起，一倾斜，哗啦一下，倒头栽进大海。冰冷刺骨的海水，使他一阵冷缩。但是，惯于临危生智的老髹公，翻身向水面一冲腾，手里的竹撑篙击向舢板，装在篙尖的铁钩，钩住了舢板舷，他紧抓竹篙，在船舷外侧海水里挣扎着，牙帮冷得咯咯发抖。

“老髹公……”潮水叔喊叫着，从舵位跳到中舱，把水淋淋的海心髹公拉上船来。海心髹公被冻得浑身乌青，筋肉抽搐，神志昏沉，音调低微：“甬声张，这会影晌船队情绪，把我运回渔轮。”

其实，离舢板不远的几艘渔轮，全都发现老髹公掉海的情景。一会儿工夫，路顺髹公的三号船、阿雄髹公的七号船、老盼髹公的台湾渔轮，还有海心髹公的带头船，都掉转船头驶了过来，围绕着交通舢板冲腾着。

船在悲壮地吼叫。

风在哀怨地呜咽。

人们在痛苦地呼唤：“老髹公……”

这时，海心髹公竭尽全力，抓住潮水叔身体，晃晃荡荡地站起来，乌青色的脸颊，强挤出笑容：“我不要紧，不用管我！赶快散开，寻找航道！天黑以前，一定要穿过冰山海！”

这是喉咙口发出的渔令，也是心灵迸出的响声，人们不得不转回船头，继续探索航道。

一号船靠拢交通舢板了，潮水叔正要把海心艚公抱上母船，一看，海心艚公的衣服挂满冰凌子，身体也变成冰冷僵硬的冰柱，已经昏迷了。潮水叔的心在哭泣，他紧咬牙帮，屏住哭声，悲伤的泪水在脸上流淌……

此时此际的冰山海，以一字形横贯浩浩汪洋的大船队，以及一部分插进队列的台湾船和外国船，景象更加壮观动人了。一面面鲜红的中国国旗，在寒风中猎猎飘卷，呼呼声响，这情状，犹如把中国讨海人的灵魂冲上云霄，激得大船队如龙翻滚起来。

位处大船队中央部位的五号渔轮，最具单骑突进精神的余舵柄艚公，猛地拉动快速前进的操纵杆，渔轮率先出列，单船驰进冰山的海区。他凭着明亮的目光，探索着海底冰山，船只竟然冲出了一条航道。五号船左右舷外的渔轮，一艘接一艘地调转方向，跟在五号船后边急急前进。

顿时，整支大船队，犹如在五号船左右侧伸展开的巨翼，飞快地收拢着，变成一个巨大的人字形，航行在冰山海的洋面。人字阵的头部，则是余舵柄的洞渔五号渔轮，它又像一支锋利的箭梢，飞闪地戳进冰山海的深处。

然而，广漠的冰山海，底部的冰山，一座连接着一座，组成一条条漫长的山脉，成为鲸鱼海外缘的一道道屏障。山脉和山脉之间，横亘着一条又一条狭长深邃的深海沟。

大船队在余舵柄艚公的带头下，收拢人字形的双翼，呈直线穿过一道冰的山脉后，又呈人字形慢慢展开，重新形成漫长的一字形，奋勇地探索前边冰山山脉的航道。这次，隐伏于冰山间的航道，被路顺艚公的三号船找到了。于是，大船队又由人字形收拢为直线形，在三号船的带头下，向着前边的冰山海域再次行进。

十一

经历了千种艰难、万般惊险，大船队终于到达太平洋南端的鲸鱼海。

鲸鱼海，位于南太平洋中心。东侧，流波汹涌，一望无边。北侧，浮冰沉山，静中藏险。西侧，是惊险的风雪洋，风雪弥漫，旷古迷蒙。往南则是南极洲，天气晴朗的日子，白皑皑的冰峰，平坦坦的雪原，隐约可见。

鲸鱼海上空，一派冰光雪色，人们置身其间，刺得双眼眯合，难于睁开。无论是白昼的太阳，还是黑夜的月亮，全被统治南太平洋的严寒冷冻成冰轮，显露出骇人的苍白，展示着凄凉萧索。

在这严寒的水域，有一种地球上最巨大的海生物，在水底穷凶极恶地奔突。啊！那令人为之丧胆的海生物，拱破了海面，腾跃而出了。这是一群数量众多的鲸鱼，小的如数米长的舳板，大的似几十米长的渔船。庞大的头部，嵌着小不点儿的眼珠，闪烁着凶险的光；水平鳍状的尾巴，扇出一堆堆雪浪。它强壮的躯体，把大海冲得鱼虾逃遁，海兽趋走，水山相碰，粉末溅飞。有的鲸鱼浮上水山，从水山的顶部纵跃而下，凌空掠过的瞬间，两只鳍状的前肢呼啦啦地摇动着，溅落水谷的时候，万簇水花把它深深地掩盖起来了。它张开又大又深的嘴洞，或吞入大口大口的海水，其间跳着发光的磷虾；或咬中一条活生生的大海豹，海豹甩头晃尾地挣扎着；或咀嚼着可怜兮兮的鳕鱼，淌出带污血的鱼肉浆。

远征太平洋的途中，海心髻公劳心又劳力，体质衰退。经过冰山海时，不慎落入寒冷的水里，病情严重。在女儿白柔的精心照顾下，虽然脱离了昏迷状态，病情依然时好时坏，肺部感染发炎，不时地发高烧。船队里的阿乐哥，参加过随船医生培训班学习，懂得一些医理，兼任大船队卫生员。由于药品缺乏，他抚摸着海心髻公火烫似的肌肤，高烧不退，急得直淌泪。多愁善感的独生女白柔，每每躲到没人发觉的角落，偷偷地哭泣着。

一号船离开洞岛时，一时找不到熟悉远洋情况的驶船艚公，由生产艚公白海心兼任驶船艚公。海心艚公发烧时，则由放网艚公代他掌舵。

早晨，海心艚公高烧稍退，忍着剧烈的昏晕，从艚公房床上爬起来，向外走去。

白柔含泪挡住他：“爸，你有病，再去吹冷风，会加剧病情的。”

“我如果丁点儿病就躺倒，还算什么讨海人！”海心推开女儿，管自步入驾驶室。他举眼一望，大浪奔腾的海里，众多的鲸鱼竞游着。

向来镇定沉着的海心艚公，神情大异，发抖的大手，抚着欢跳的胸脯，老脸朝天，激情感叹，那大翕大动的双唇，分明在朗诵着无声的语言：“船龙威风凛凛，驰骋万里，盘旋大洋，讨海的咸水人，昼夜梦想的，正是这种时刻的来临。现在，最大的鱼汛摆在眼前，就是豁出自己的咸水命，也要指挥大船队，捕获鲸鱼群！”

他像孩童似的，欢声唤叫代他掌舵的放网艚公：“潮水兄弟，通知船队，成弧形包围圈，合击鲸鱼群！各船的打鲨炮，立即推上舱面，准备射击鲸鱼。体大力猛的大鲸鱼，单船难捕获，各船要精诚团结，互相支援，合力拼搏，不能让大鲸鱼逃脱！”

潮水叔应了一声，招呼帮舵工：“阿乐哥，我去通知大船队，你来掌舵！”

海心艚公伸出青筋蠕动的手，说：“我自己掌舵！”

潮水叔重新把住轮盘：“不行！你还要留些体力，应付更严峻的时光！”

海心：“生产艚公的职责，是在风口浪尖掌舵，你难道不知道这点？”

潮水叔硬是挤开他，把轮盘交给阿乐哥，又说：“海心老兄，你在旁边指点，不也是尽了一船之长的职责吗！你如果固执到底，殚精竭虑地掌船，我把情况告诉路顺艚公，请他召开大船队队委会，免掉你的总艚公职务。那时，让你休息个够！”

海心艚公苦笑了一下。潮水叔前往无线电室，用对讲机通知大船队

了。

片刻后，大船队和一些跟随后边的台湾船、外国船，满海忙碌起来，有的后退，有的斜冲，有的前进，迅速连成一个弧圈。因为怕惊动鲸鱼群，船只必须和鲸鱼保持一定的距离。船只排列的弧圈非常巨大，从东边弧线上的船看西边弧线上的船，就像一条梭子形的鱼儿，桅杆变成尖细直竖的鳍棘，在弯弯曲曲的水天连接处跳跳荡荡。弧圈内的大海，更加宽阔广大，连绵起伏的水峰，组成没有尽头的山脉，而鲸鱼群由于离船队很远的缘故，又因为海面溅起迷茫的水汽，鱼影隐隐约约仍在潜行。

海心髻公担心鲸鱼远遁，反复地通知大船队，一直保持着缓速合围的态势，这就使得一艘艘渔船都像低吼的猛兽，俯身伏地爬行着，慢慢地接近着鲸鱼群。经过好长时间，大船队缩小了弧圈，接近鲸鱼群了。一条急不可耐的外国船，擅自加快速度，冲出行列。“见钱眼开的洋鬼子！”五号船上，余舵柄髻公怒骂着。他又听到相邻的九号船的机器声更响地吼叫起来，一看，是殷洋髻公学外国船的样，开足马力往前冲。余舵柄暴怒了，五号船也暴怒了，猛地射出行列，横在九号船前边，挡住九号船行进的道路，那昂首纵跳的姿势，仿佛在喊着：“殷洋，你想破坏讨海人的规矩，抢夺金钱，先来个撞船！”殷洋似乎不愿与余舵柄拼命，九号船放慢了速度，退回行列。

大船队快要抵达鲸鱼群时，各船的舱面上，讨海人来回奔跑，准备开炮射击鲸鱼的，想用缆绳对付鲸鱼长途拖拽的，要下舢板击杀鲸鱼的，忙成一团。

安然地嬉游觅食的鲸鱼群，终于发现了合围它们的大船队了，随着一阵震海荡天的啸声，鲸鱼四散奔逃了。那些胆怯的鲸鱼，鳍翼啪啦啦地扇打着，头部向水底扎着猛儿，躯体直直地竖在水面，尾巴翘上天空，剧烈地摇摆着，眨眼间不见踪影了。那些庞大又凶恶的鲸鱼急急地游着，头颅仿佛要冲碎迎面驶来的渔轮，不料一座浪峰抢在渔轮前头撞过来，惊心动魄的崩塌声里，比鲸鱼高大数十倍的浪峰支离破碎了，白色的浪花飞腾而起，撒满了半片天空。那些不甘心被追袭的鲸鱼，潜在水底暂时匿身，不一会儿，巨大躯体从深水斜穿而出，瞄准海面的船影，猛地冲出水面，高抬的头部似要拱翻船底，不料扑了空，整个躯体凌空飞起，腹部擦过大海，压得水山陷入海底，鲸鱼溅落海面后，激起一排排翻滚咆哮的浪头，辽阔的大海随着猛烈晃动。

鲸鱼群横冲直撞的海面，大船队和加盟捕鲸的台湾船、外国船，乱纷纷地散开了。追踪逃鲸的渔轮，隐蔽在水沟底部，用鱼探器观察鲸鱼的方位，等待鲸鱼浮出水面换气时，突然袭杀它们。遇到小鲸鱼的渔轮，干脆会同自己的畏船，满海撒下尼龙丝网，把鲸鱼连同纷繁的磷虾一起围在网袋里，继之慢慢地宰割鲸鱼。面对凶猛的大鲸鱼的渔轮，把大鲸鱼追至浪峰峭尖，迫使大鲸鱼悬空飞跃，扑入浪峰脚下的水谷，便于围拢捕杀。马力强大的渔轮，专门猎捕游速快捷的鲸鱼，眼看着鲸鱼快逃远时，船只一阵奋进，扎进急流里，借助潮流的推力，进行冲击，终于到达鲸鱼的后边，一支白亮刺眼的打鲨钩，从打鲨炮膛里射出来，锋利的钩尖，准确地扎进了大鲸鱼的肉体。整个狂涛翻滚的海面，像一座拼搏厮杀的战场。

余舵柄驾驶的洞渔五号渔轮，大多是青壮年讨海汉，还没有得到海心髀公的渔令，就把打鲨炮拖上船头。

连木质的大船，也像年轻力大的渔汉，以无比的威猛，在水山丛中，如箭飞射。遇到一条稍小的白鲸，船头不屑一顾地高昂着，硬是对准白鲸冲了过去，小白鲸吓得向深水潜去。渔轮的龙骨，擦过小白鲸的背脊，驶向前方了。

一条小山似的大鲸鱼，弓着灰黑的背，在船前虎虎生气地纵跃。

“操作打鲨炮！”余舵柄髀公吆喝着。

原先，洞岛的讨海人在东海遇到黑鲨白鲸时，由“櫓大”摇木櫓驾舢板，瞄公操着装在竹篙梢尖的打鲨钩，悄然接近鲸鱼和鲨鱼，一个势，把打鲨钩戳进了鱼身，随着鲨鲸的狂奔快突，一边放长渔索，一边随之漂船，情景十分危险时，往往被拖得翻船落水，葬身鱼腹。后来，渔船装上柴油机，大船又按了打鲨炮，专射鲸鲨。这种打鲨炮，实际上是一个弹射器，把装在铁杆尖的带倒钩的打鲨钩，从炮筒弹射而出，击中鲸鲨。

五号船如虎纵跃，疾追大鲸鱼。余舵柄把驾驶室交给老单伯，亲自纵上船头。

人们惊呼，那是一头体壮如山、凶恶无比的大鲸鱼，高高隆起的黑

背，出奇地长着一簇海生物。

一位讨海人叫道：“咦，是一头陈年老货，灵性如豚，敏捷如虎，力能推山，口能吞船，难对付呢！”

“少讲丧气话！有胆掀得海倒翻，有力喝得山倒转！是真正的讨海汉，就要捉住这种鲸鱼的老祖宗！”余舵柄摩拳擦掌地说着，亲自操动打鲨炮，霍地一钩开关，打鲨钩从炮筒里射了出去，准打准地击中大鲸鱼了。

“啊……”人们呼叫起来。

“甬骚动！把快刀利斧铁钩渔索装进舢板！”余舵柄看看海面，再次下令。

不远处，那头大鲸鱼由于剧烈的创痛，头痛苦地摇摆着，粗壮笨拙的身躯左扭右拧，尾巴痛苦地扇击着，大海溅起一团团雪浪，水花纷纷飞扬。

“今天老子扎不死这头鲸鱼祖宗，就给它当鳖子龟孙！”余舵柄怒骂着，就要跃进船舷外的交通舢板。

有人劝道：“艄公，用小船斗鲸很危险，还是用大船追击，伺机捕杀！”

“大鲸鱼如果冲进那浮冰海，船只被浮冰撞碎了，谁替我做翻船溺水鬼！”余舵柄指着离船数海里的海面，那浮动的冰块，闪耀着刺眼的白光。这位富有经验的闯海好汉，早就看到别人没有注意的浮冰。人们嘘了一声，全都佩服地凝视着自己的艄公。有几位强壮的讨海郎奋勇向前：“艄公，你操纵大船，我们上舢板。”

“等我变成软骨鱼，你们再来顶替！”余舵柄粗鲁地推开众人，跳上交通舢板，朝着早就候在舢板里的摇橹老大李老猛，喊，“老猛哥，快摇橹，直冲大鲸鱼！”

余舵柄的意思，是怕舢板响起柴油机的吼声，会激得大鲸鱼发狂袭来。正当老猛哥摇动木橹时，却发现那头大鲸挣不脱打鲨钩，竟然拖着连接渔轮的渔索，朝着前边的浮冰海乱冲乱跳起来。

老猛哥是个中年壮汉，浓黑的八字眉一展动，当机立断地丢下木橹，发动了柴油机，小舢板抢在追踪鲸鱼的渔轮前头，向大鲸鱼冲去。

大鲸鱼冲向白皑皑的浮冰海！

小舢板射向气汹汹的大鲸鱼！

渔轮紧跟着小舢板！

老猛哥不愧为摇橹冲浪的老大，左脚把操纵杆推到快进挡位，右脚踩定舵杆保持方向，双臂猛力地摇动木橹，小船的速度加快了，迅速靠近了大鲸鱼。老猛哥深知髹公的性格，突然熄灭了柴油机，以免惊得大鲸鱼加快逃跑。他继续猛力摇着木橹，舢板插近大鲸鱼的腹部了。

站在舢板头的余舵柄髹公，平常严厉的脸容，这时对配合默契的讨海兄长露出微笑，倏地抄起手里装有铁钩撑篙，斜插进大鲸鱼的侧腹。

老猛哥黧黑的长脸，大嘴巴兴奋地一张，似乎要喊出：“髹公，你真是斜插一杠的好手！”可是，他还来不及笑喊出声，口惊得更大了。原来，那大鲸鱼侧腹被戳得血肉飞溅，立即进行疯狂的反扑，受创伤的左腹沉进水底，右腹抬向空中，圆形的底腹一个翻滚，朝着身旁的小舢板碾压过来。

大鲸鱼刚刚开始翻滚时，余舵柄髹公手捷眼快地攥紧铁钩刺进鱼腹的撑篙，竭尽全力地一扎，一方面把铁钩深深地戳入鲸鱼腹，一方面借助鱼腹的反弹力，把舢板推开了。没有想到，由于大鲸鱼又快又猛地翻滚，他还来不及松开撑篙，就被飞翘的竹篙举上空间，脚底离开舢板，全身悬空垂挂，左晃右荡着，眼看自己连同手里的撑篙，被大鲸鱼掀高又坠落，整个儿被鲸鱼压进寒冷的水底了。

“快跳！”经验丰富的老猛哥，一边狂喊着，一个飞跃站在中舱面，手里的木橹伸出海面，平平地横在船舷上。

呼！余舵柄髹公朝下一看，自己正悬挂在舢板和鲸鱼之间狭窄的水面上。老猛哥的木橹横在水上，准备接应自己。大鲸鱼正在大翻身，连平搁的木橹都被压得翘起来，老猛哥拼命地压着木橹高翘的一头。他如果此时往下跳，或许会踩着木橹跳回舢板，或许连木橹一起被大鲸鱼压进大海。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余舵柄艚公猛地往上一蹿，那神态仿佛在喊：“闯海汉，活着赢，死了算！”双手松开竹篙，往下一落，脚底踩在伸出海面的半截木橹上。狂风席卷！恶浪冲腾！舢板跳荡！他的身体在狂风恶浪中大摇大摆着。

实际上，这多次的大俯大仰的摇摆，没有将他摔下海，既借助他坚韧不拔的意志，也依靠讨海人的特殊本领。讨海人，长期站立在大起大落大摇大摆的渔船上，脚板却像扎根在船板上，轻易不能栽倒他。相反地，他们在平坦的陆地上行走，却像喝醉了酒一般，晃晃颠颠的，非叉开八字腿不能站定。

然而，他的摇摆度越来越大。脚下的半截木橹越来越厉害地倾斜下去。更危险的是，他旁边的大鲸鱼正在大翻身，朝他劈头盖脸地压下来了！

“舵柄艚公——”离舢板不远的五号渔轮上，讨海人异口同声，发出悲惨的呼唤！

人们的唤声，像电流击中压着另半截木橹的老猛哥，他的全身一颤，也不知从哪里迸发出一种惊人的力量，双臂像直挺挺的铁柄，猛地一压船里的半截木橹，伸出水面撑着艚公的另半截木橹停止了倾斜，余舵柄的右脚乘机一蹬木橹，身体弹射起来，落在船舷上，俯身趴着。

哗！大鲸鱼的巨大身躯，擦着余舵柄的背部，翻进了海底。

余舵柄清楚地感到，背部的渔衣被鲸鱼的皮肤擦得破碎，连背脊也觉得有几条热辣辣的伤口。鲸鱼翻身溅起的浪涛，一排接一排地扑击着身体，像万支冰凉的渔箭，戳着肌肤的伤口。他的身体向着大海滑落下去了。

“啊——”老猛哥面对危险，猛地掀开木橹，一头扎进迎面涌来的鲸鱼翻身掀起的巨浪，双臂一揽，整个儿抱着余舵柄，把浑身湿透的艚公，从浪水里拖上船来。

五号渔轮载着讨海人的欢呼声冲过来了，两个年轻讨海郎跳下舢板，接过大船抛来的渔衣，七手八脚扒下余舵柄和老猛哥身上的湿衣服，把干燥的衣服披在他俩身上。讨海郎们说：“艚公，橹大，你俩上大船，我们替换你们。”

余舵柄髹公和老猛哥毕竟是年富力强的硬汉，立即抑住冷战，恢复了健壮的常态，说：“没见过哪块礁石，挨一下冷水浪就瘫软了。”

讨海郎应道：“好，我们陪你俩拼搏到底！”

望不到边的汪洋，数不完的海难。正在余舵柄们整装待发时，新的危险出现了。那条翻身坠入深海的大鲸鱼，因为挣脱不了铁钩，再次蹿出海面，撞碎高耸的水山，跃过幽深的浪谷，疯狂地逃窜。

五号渔轮的排气管喷出团团烟雾，向逃命的大鲸鱼追击。

余舵柄掌握着船舵，老猛哥摇着大橹，阔头舢板驶得像条快艇，在渔轮的左前方穿波掠浪，冲向鲸鱼。

这时，前边海面上庞大的浮冰漂动着，正向被大鲸鱼拖拽着的渔轮和舢板撞过来。

暂代生产髹公职务的潮水叔在渔轮上喊：“髹公，必须斩断拖索，放弃大鲸鱼，才能保住渔轮！”

“他娘的大鲸鱼，老子输了，也是你的祖宗！”老猛哥咬牙切齿地骂着，扬起明晃晃的船用太平斧，就要斩断被鲸鱼拖拽着渔轮的渔索。

“慢着！”余舵柄喊着。

老猛哥举起的斧慢慢垂落，观察着余舵柄髹公的脸色。

余舵柄猛地夺过连接大鲸鱼的拖索，竟在绑拖索的船桩上倒旋了几圈，松解了拖索，在手里掂了掂。

老猛哥的黑脸皮一惊：“你？连拖索也要抛掉？”

余舵柄默不作声地眺望着浮冰海。

前边，浮冰海的西南侧外围，水面，浮冰块块，飘忽不定；水底，冰山耸立，跃出水面。余舵柄愈看愈觉得，窝在胸膛里的心肺膨胀着，恨不得马上扑向那头大鲸的背上，厮杀搏击……

他的脚步踩地有声，跨向拴舢板的渔轮船舷，嘴里喊道：“老猛

哥，鲸鱼就是钻进老龙王的水晶宫，也要砸烂老龙的栖身所！和我进浮冰海，活捉大鲸！”

老猛的牙齿，一松一紧地咬着，脖子上的青筋，一浮一沉。老猛的目光，朝周围巡逡着，众人的眼睛一齐盯着他。老猛的黑脸顿时红涨，应道：“老子的命，像你一样，化成斜舵柄，今天要歪插一遭了！”

“啊哈……”余舵柄似在怪叫，又似在欢呼，一纵身跃下舢板。他手里攥住连接大鲸的拖索，再次将绳索绑在舢板木桩上。看到老猛哥也跳进舢板，连忙拉动操纵杆，柴油机快速发动起来。舢板如离开母体的飞鱼，向大鲸进击。

这条大鲸鱼是条老精怪，一时挣不脱铁钩，巨尾朝天一晃，潜入海底，许久不见影儿。

老猛哥是个富有闯海经验的汉子，骂道：“他娘的老鱼精，想骗咱两个老海鬼，想用潜形蒙骗我们！舵柄艄公，喝几口酒，蓄点气力，待一会儿还有拼命的活计呢！”

老猛哥真的取来一瓶烧酒，一口气灌了半瓶，剩下半瓶，递给余舵柄。

余舵柄馋相十足地灌完酒，一挥手，把空瓶儿甩下海，说：“老猛哥，你真是及时雨！”

大鲸鱼在海底憋不住了，庞大的躯体拱出海面。它拖着连接舢板桩的绳索，先是悠晃浮动，突然兴奋起来，一抬头一甩尾，势不可当地游向浮冰海了。

舢板在海面跳跃。余舵柄和老猛哥双脚成八字着地，身体随船俯仰，一个摇橹，一个把舵，驾着舢板，朝大鲸冲。他俩的心绪，全在热乎乎地发胀，回荡着无声的呼喊：“大鲸，你想进浮冰海，我们和你猛浪撞恶浪，不是你碎就是我裂！”

那眼珠爆亮的大鲸，没有被迎面冲来的舢板吓退，突兀转动庞大的躯体，从船头哗哗犁过，游进浮冰海了。

浮冰海的外围，有着一一条很深的水道。大鲸的巨尾一翘，溅起一圈

圈旋浪，迅速地没进旋浪中心了。

在水面浮动的拖索，受到大鲸沉海的拉扯，突然被拖进水底了。小小舢板，被拖索一拽，船尾高翘，连船底的螺旋桨也离水悬空了，船头扎进水里，海水扑进船舱，小船快要被拖入海底了。

飞身跳到中舱的老猛哥，咬紧牙帮，双手拉着拖索，向旁边的余舵柄望了一下，那目光分明在问：“艄公，松解拖索，放弃大鲸，才能救船救人！”

余舵柄不理睬老猛哥，在一旁拉着拖索。拖索在手里一丝丝滑溜，眼看就要脱落海里了。

“他妈的……”余舵柄使出一股刚强的莽力，死死地抓定拖索。

老猛哥也一激奋，稍觉酸痛的双手，骤然强硬，拉定了拖索。

余舵柄当机立断，腾出左手，抓起索尾，在腰间绕了几圈，打了个死结。

“你？……”老猛哥看他宁可被拖进浮冰海，也不放弃猎物，不无惊悸地喊了一声。他的心扑腾一跳，身体随着一跃，背部贴近余舵柄的前胸，双手继续拉住拖索。

“老猛，你想先做海鬼，滚到我的后边去！”余舵柄喘吁吁地骂。

“斜舵柄，我也学你，歪插一杠！”老猛回应着。

两人紧紧合拢，齐心合力地拽定拖索。拖索的拉力猛一阵，他俩一齐俯首，向海弓腰，晃荡欲坠。拖索的拉力松一阵，他们向后大仰翻，齐力拉拖索。俯身时，老猛哥觉得，从余舵柄躯体里涌来一股股猛劲，使他臂力骤增，抗拒着拖索的拉扯。仰体时，余舵柄明显地感受到，从老猛哥身上传出的力波，一阵强似一阵，使他保持着永远不倒的雄姿。

在水底潜行的大鲸，被戳进肉体的铁钩激痛了，庞大的躯体连着船的拖索，猛烈地向水底一扯，余舵柄和老猛哥哪能抗得住，手里的尼龙索一滑，余舵柄的腰部被狠狠地勒紧，全身顶着老猛的后背。老猛收禁不住，向前扑去。两人相叠地扑倒在船舷上，上半身倾出水面，几乎向冰海翻下去了。

这时，大鲸仿佛一头拱中底部的冰山，嘴腮向上一昂，全身直挺挺地起来，又拱出了水面。

这就使鱼和船之间的拖索松动弯曲起来。佘舵柄被勒得紧紧的腰部一阵发松，乘机在老猛哥的背部侧转身，还顺势伸出右手，把上半身坠近海水的老猛哥，向后拉了一下。老猛乘机向上翘身，跪在船舷内的舱里。佘舵柄年轻灵巧，腾地跳跃起来，歪里歪气地喊：“啊哈！老子以为要做葬海祖宗呢，原来还是鲸儿子做浸水鬼！”

老猛哥毕竟年龄稍大，气力不佳地靠在船舷上，喘着粗气，提醒道：“斜舵柄，你究竟是木柄儿，小心被鲸儿子折断了……”

话还没有说完，那凶狠的恶鲸又游动起来。显然，这里的海底满是寒冷的冰山，容不得大鲸潜水急行。海面也是浮冰漂浮，没有广阔的水域可供巨鱼恣肆横行。于是，大鲸沿着浮冰之间的浅水弯道，拐东拐西地游着。它的尾巴一左一右地扇打着，鼓起了一道道白浪，冲开了小舢板，溅起的水花泻在佘舵柄和老猛哥身上。两人身上虽然穿着防浪隔水的渔衣，脸部却被淋得漉漉淌水，阵阵寒战。

老猛哥发喊：“小心！撑开冰丘！”

佘舵柄转脸一看，由于大鲸鼓浪，小船被推得东漂西荡，向一座圆拱形的冰丘撞过去了。他和老猛哥同时抓起竹撑篙，朝着冰丘撑去。不料用力太猛，篙尖撑着光滑的冰面，一打滑，使他收脚不住，扑地摔在舱板上，嘴腮砸中舷帮，痛得他眼冒火星。但他随即飞闪而起，准备撑船。

老猛哥的撑篙，已经戳中冰丘的缺口，稳住了小船。他继续询问：“艄公，这样下去，不是被拖进水底，就是船撞冰丘。”

佘舵柄稳住身子，冷眼观察，审时度势，应道：“老猛哥，你在船里，我上冰丘，两面夹击恶鱼！”

说罢，他不等老猛哥搭腔，握住梢尖带铁钩的撑篙，扑地跃上冰丘。

老猛没想到佘舵柄使出这一招，惊讶地呆立着。

余舵柄两脚落地，冰丘光滑发亮，使他立脚不住，一个跌闪，侧身摔下，在冰坡上滚了几下，快要接近海水了！

“当心！”老猛哥厉声地喊着，全身向前俯扑，不顾栽出舷帮扑进海里的危险，用撑篙全力撑着冰坡，挡住了向海里滚翻的余舵柄。

余舵柄手脚并用地爬起来，用撑篙当拐杖，边踉跄行走，边骂：“鲸儿子，海里多冰山，你不能潜不能蹿，老子生擒活剥你！”

讨海人不会忘记讨海经。余舵柄的目光一亮闪，立即想出斗鲸的方法。他四肢撑立地攀冰丘，晃里晃荡地登冰顶，臀部着地滑冰坡，在水浪滚滚的冰缘，左摇右晃地站起来。然后他双臂舞撑篙，篙尖一点地，全身纵起，飞过狭窄的水道，脚踏手趴地摔在另一座冰丘上。他又冒险跳过了几座冰丘，这才来到一处平坦易立的冰块上。

数米外，水道狭窄，巨鲸笨拙地游过来，尾巴依旧左扇右打，推出湍流急浪，挡开试图接近的舢板。

“性不残，难跟恶鱼缠！捣瞎它的双眼，叫它无眼上天入海！”余舵柄紧捏着撑篙柄，侧身一仰，撑篙梢尖的铁钩，横空忽闪，对准大鲸的眼睛，戳了过去。

大鲸是活了数十年的老水鬼，仿佛发现有物影朝眼睛射来，头一耷拉，溅起了一团白水花。撑篙的梢尖从它的额顶一滑而过。大鲸猛地一旋转，游离了冰丘。

余舵柄继续越水道跳冰丘，试图再次接近大鲸。大鲸似乎学乖了，晃晃荡荡地游动着，和冰丘保持着不即不离的距离。

余舵柄一次次地挥动手里的撑篙，不是长度不够，就是篙尖刚好触及及时，在鲸鱼的坚厚皮上一哧溜，白费了力气，还差点立脚不稳，摔进冰水里。余舵柄气得一撑篙击地，要把冰丘击沉似的。

舢板上的老猛哥喊道：“艄公，回舢板，安全些！”

余舵柄默然仰立，心想：“不上鲸鱼身，摘不下鲸鱼命！死不了，就拼得赢！”手里的撑篙，向脚下的冰块一击，再次凌海腾空，耳畔飕飕生风，身体准准地落在鲸头上，俯儿八叉地趴着，迅即禁住向海里滑

动。

他的意识很清醒：“鲸头如虎口，不能久留，立马行刺！”

大鲸已经感到，头顶驮着沉重的人。大鲸的巨头，啪啦啪啦地溅着水，歪歪斜斜地倾向左又倾向右，上甩下坠地点动着，扭动身子打转着，想把袭击者抛进海里。

趴在鲸头上的余舵柄，缩头俯脸地躲着水浪，十指弯曲如钩，死死地抓住鲸额顶部的松皮，双腿八字分开，竭力夹住鲸的背脊，左滑右脱的胸腹，沉沉地向下用力。

这里地处浅水，大鲸难于下潜。左右两侧，冰丘对峙，大鲸不能扑腾。大鲸急得扇着尾巴，掀起水浪如怒潮汹涌。紧跟后边的舢板跳荡不止，难以接近救援。

“艄公，甬豁命了，快上冰丘！”老猛急得大拳砸舷帮，粗喉喷吼声。

余舵柄的全身筋肉绷得硬硬的。他慢慢地腾出右手，悄悄地抡起撑篙，篙尖鹰嘴状的铁钩，朝大鲸的眼睛猛击过去。

大鲸反应灵敏，似乎发觉有铁钩击来，巨首一侧，双眼一眨，铁钩在鲸皮上一击后，反弹而起，震得余舵柄手臂发麻。他连连举篙，几下闪击，都被大鲸躲开，气得他腰背上拱，像要跳跃出击一般。他乱舞着撑篙，篙尖闪击着大鲸的头顶，直戳进鲸鼻孔。生拉硬拽着，想用铁钩撕裂鲸鼻。鲸皮坚如甲韧如筋，任他用尽全力，就是撕扯不开。

大鲸的恶性爆发了，向前蹿的同时，身首大扭，尾巴大扑。

余舵柄被迫下趴，撑篙压在身底，腾出双手攥住鲸皮。他微仰着脸，察看前边的形势。

数十米外，一座巅顶拱圆危冰挂崖的大冰丘，岿然不动地矗立着。大鲸前往的方向，大冰丘的脚沿，古怪地飘出一股热腾腾的烟气，中央深处，隐约可见有个暗乎乎的冰洞。

后边，传来老猛哥急得沙哑的叫声：“艄公，恶鲸想死拼，要进洞残害人，快上冰丘！”

余舵柄好像没有听见似的，紧紧抱着大鲸的额顶，凝视前方。

风呼浪喊之际，驮着人的大鲸，穿过层层热烟，猛地游进阴暗的冰洞里了。

余舵柄侧脸睨视，洞底微亮的水面，继续升腾热烟。冰洞深数十米，前边是个稍觉亮眼的洞口。冰洞高宽各五六米，低沉沉，窄巴巴，仅够大鲸穿行，周围没有多大的空隙。大鲸入冰洞后，似乎老实了许多，小心翼翼地向着冰洞的出口处游去，生怕侧腹被冰凌子划破似的。

趴在鲸头上的余舵柄立时觉得平稳了。他略略抬高因久趴而酸痛的胸腹，侧身而卧，攥着鲸皮的双手稍微放松了一些。

突然，大鲸的背脊上下扭动了几下，低垂俯水的头部猛地离开水面，以野牛拱角之势，向左侧一歪，向冰壁狠狠地一击。

余舵柄猝不及防，全身被重重地一挤，似乎碎裂般疼痛，幸好双手紧攥着鲸皮，身体才没有滚落下去。剧烈发痛的当口，一种意念闪过他脑海：“怎么办？……”

可是，形势容不得他多想。大鲸显然要把余舵柄拱上冰壁，活活地挤成肉饼。大鲸一下不中，再次发难，巨首向上高拱，想把余舵柄挤死在洞顶。

余舵柄也警觉了，双手紧抓不放，身体向后退一滑，趴在大鲸的背脊上。

砰！大鲸的嘴腮重重地击中冰洞的顶部，整座冰洞强烈地撼动着，碎冰如雨，纷纷崩落，水波如炸，飞溅四射。

一阵突突的机器声，老猛哥驾着小舢板，冲进冰洞，看着恶劣的情况，惊得连喊带叫：“艄公，快下水深潜，回到船上！留着讨海命，不怕捕不到鲸！”

“讨海命，就要拼！不信拼不过恶鲸！”怒不可遏的余舵柄，理智已经化为一团烈焰，怒吼着。

大鲸是条老鱼精，背部一拱一拱，欲把余舵柄掀下水去。它拱了几

下，鲸背向右侧冰壁侧斜过去，紧挨着冰壁，向洞口哗地冲去。

恶鲸多次拱顶，把余舵柄挤在冰壁和鲸背中间，摩擦着。余舵柄的身子被突出的冰凌子一划，顿觉皮开肉绽，撕心裂肺地作痛。余舵柄的头部，一下砸在冰壁，嗡的一声，眼前天昏地暗，软巴巴地瘫死在鲸背上了！

“舵柄兄弟啊！”老猛哥发出凄惨的哭喊，丢开手里的舵柄，不顾一切地跃出舵位，扑向大鲸。

啪！小船的头部击中大鲸，大鲸的尾巴一忽闪，重重地击中船舷，小船一边荡水后退，一边向后倒转。

扑！跃出船舱的老猛哥，刚刚落在船舷上，他手慌脚乱地爬起，看着瘫死在鲸背上的余舵柄，不无希望地呼唤着：“舵柄兄弟，你快醒醒啊！”

余舵柄继续被大鲸驮着，任老猛叫唤，仍然一动不动。

老猛哥一屁股瘫坐下去，绝望地哭喊：“兄弟啊，你这是怎么了？”

大鲸背负着僵死的余舵柄，霍地冲出了冰洞。

老猛哥蹬脚大号：“兄弟啊，你不能死啊！……”

山回路转，冰洞外面，竟是一片没有浮冰的水域。

狡诈的大鲸乘机一个仰腹翻身，白花花的急浪里，余舵柄被掀得掉了下去，身体漂浮着。

无冰海，水撞出的浪团，翻滚奔流；水里飘出的热烟，缕缕升空。天顶，云彩像厚实的棉絮，覆盖着海。云絮间吹出的风，穿过低空，抚摸着海水。那低低的声音，似在叹息，又似抽泣。

被大鲸鱼拖着的舢板，夺洞而出，破浪疾驰，拢近余舵柄。老猛哥卧在舢帮上，双臂一展，抱起水淋淋的余舵柄，放躺在舱底，屈腿蹲身，做着人工呼吸，嘴里哀哀呼唤着：“兄弟，你不能死啊！……”

一只手，一只缓缓蠕动的手，艰难地接近老猛哥的臂膀，软绵绵地

挡开老猛哥正在搓揉的巴掌。

一种声音，一种微弱的呻吟，断断续续地传进老猛哥的耳里：“老猛哥……我说过……讨海人死不了！”

老猛一怔，嗫嚅道：“你……你是嘴在说话，还是灵魂不死，在呓语？”

“我……我只是被砸得昏死了！……刚才，是这暖洋流，浸醒了我！……”是余舵柄的声音，越来越清晰。

“哈……哈……”老猛笑得泪涕齐流，像久旷的漂海人，扑向守空房的媳妇一般，趴在余舵柄的身上，双脚乱踢，巴掌乱扇，“兄弟，你还活着？你说得对，讨海人死不了！……”

正当他俩欢闹时，身底的小船，突地一震荡，飞快地漂荡起来了。两人连忙爬起来，一瞧，闯进无冰海的大鲸，如入无人之境，把松弛的拖索拉得直直的，东冲西奔起来。

老猛的手擦了擦余舵柄，说：“艄公，你在舱底歇着，让我斗一场！”

余舵柄执拗地挺起来，说：“单人不能摇双桨，齐心才能闯大洋！”

“那，你掌舵，我撑篙！”老猛哥跃上最危险的船头，握起撑篙，时刻准备戳击大鲸。

戳入鲸体的铁钩，因为拖索的拽动，使得大鲸痛苦难忍，巨大的圆腹一收缩，头尾翘起来，全身几乎拱离水面。一会儿工夫，大鲸轰地扎进水里，前后左右，翻出一圈圈大浪，荡得小舢板摇摇欲倾。

“艄公，驾直船冲横浪，防止翻船！”站在船头的老猛，用艄公的口气吆喊着。

“好嘞！”余舵柄一扳舵，机声突突的小舢板，船头顶着横滚而来的排浪，忽而翘首，忽而趑趄。

大鲸作弄了一阵，来了个大拐弯，绕着小舢板，腹鳍尾鳍齐拨水，飞腾地盘旋着；那闪光的双眼，似乎在寻觅着毁船吞人的机会。

“艄公，开大马力，跟鲸鱼绕圈子！”老猛再次发喊。

其实，余舵柄早就一推操纵杆，船头跟着鲸尾，冲波击浪地在海里盘旋。

大鲸不知是伤口剧痛，还是看到小船跟踪，庞大的躯体又一次大旋转，将头瞄准小船一昂，尾巴一拍海面，猛地飞跃起来，想用巨大的圆腹，劈头盖脸地压沉扁舟。但是，这数吨重的大家伙，根本不能离水飞天，腹部依旧浸在水面，只有那骇人的上半身，向小船倾倒下来。

老猛眼明手疾地一挥撑篙，篙尖一顶大鲸的胸腹；后边的余舵柄迅即配合，用力倒拉操纵杆。两股力不但制止小船的前进，而且驱着它快速倒退着。

在一阵撼动海涯的巨响中，大鲸扑了个空，溅落在海水里。

这狂怒的水族，剧痛扰心，继续逞凶，尾巴离水，顺势扎进水底里了。伸进海里的拖索，拉得小船头部耷拉，就要沉进海里了！

老猛瞪眼余舵柄，发出无声的询问：“艄公，不是沉船，就是弃鱼，怎么办？”

掌舵的余舵柄，噉了一声，奔进中舱，解开拴在船桩上的拖索，跳上船舷。

老猛喊问：“艄公，你有几条命，还要死拼？”

“这里是暖洋流，潜水如走路！”余舵柄应着，紧握拖索，扑通一声，跳进海里，一个猛子，扎入水底。

老猛很清楚，这莽汉，难舍价值万金的大鲸，再度豁命了！虽说暖洋不会冻死人，可是，赤手空拳地下海，湍流淹人，恶鱼袭人，水兽咬人，命如悬丝呢！一人去，不如双人去！活着能救援，就是命丧黄泉，灵魂向祖宗也好交代，我老猛是惜情赛惜命的汉子！

老猛像粗壮的网桩倒进大海，一个划水踩浪的动作，顷刻间扎入了海底。他张眼望去，深碧色的水帘深处，大鲸的躯体向远海渐进。余舵柄跟在大鲸后边潜游，双手死死地拽住拖索，一忽儿被大鲸拉得飞身直冲，一忽儿随着拖索向海面腾挪。他在深海底潜游，似乎在寻找着什

么。

老猛想支援他，快速侧身穿水而行。他发现，余舵柄的身底，黑礁嶙峋，横卧直竖。余舵柄可能遇到湍旋，虎背弯曲如弓，双臂紧抱双腿，全身呈圆球状，冲波顶流地盘旋着，沉沉地坠落在海底，手臂在一个柱状黑礁上绕了几圈，而后双脚一蹬海底，身体像打鲨的梭镖，飘摇直上，冒出水面，向舢板的方向游去。

老猛的心里疑团沉沉，双腿有力地蹬水，一头冲出海面，挥臂拨浪，接近舢板。

这时，余舵柄已经爬上船，大巴掌拍打着舷帮，发癫似的狂笑着：“哈哈……”

老猛赶紧爬上舷帮，挨近余舵柄，大惑不解地问：“艚公，你怎么丢掉拖索？你玩的是什么把戏？”

余舵柄边笑边说：“你忘了，我首次掉进暖洋流，半死半活的昏眩里，依稀看到海底有礁柱。所以再次跳海，把大鲸当牛儿，拴在礁柱上了。”

“啊？”老猛惊叫一声，随即想到是怎么回事，大巴掌乱拍着余舵柄，嘴里发出欢笑声，“哈哈！你真是歪缠斜插的舵柄！哈哈……”

那勇悍又细心的余舵柄，一边抡巴掌回击老猛，一边以其特有的狂癫相，蹬船大笑。笑了一会儿，两人才发觉，他俩的大手掌，原来在互相拍击。两只大巴掌同时攥成铁拳，各朝对方的胸膛，重重地砸了过去。两人又同时仰天翻倒。于是，两人的脚板蹬击着，双手撑击着，臀部砸击着，在舢板的跳荡中，两人狂笑着：“哈哈……”

他们狂笑了好一阵子，传来一阵阵众船冲波击浪的声音，连忙起来，举目瞭望。

一二十条雄赳赳、气昂昂的渔轮，其中还带着几条台湾船，在碧波翻滚的大海，成弧形包围圈，紧紧地围困着那条被拴在礁柱上的大鲸。冲在最前边的，是路顺艚公的三号船、阿雄艚公的七号船、老盼船主的台湾船。

领着船队前来救险的洞渔五号船从船列里冲出，拢近小舢板。潮水叔在船上喊：“舵柄艨公，老猛橹大，海神爷显灵啊，你们还好端端的。先上大船，休息一会儿。”

余舵柄厉声搭腔：“我们又不是下水就柔软的水簇！大伙放弃捕鲸赚钱，齐来援助我们，我们却管自回船休息，良心不如臭乌鱼！”

潮水叔叮哼道：“小心啊！拴牛发狂，缚鲸发疯，有一场凶险恶斗呢！”

余舵柄吆喝：“少唱丧调，抛两瓶酒来！”

潮水叔也是个无酒不下海的人，渔衣斜襟贴胸兜里，常年揣着烧酒瓶。他连忙掏出两瓶烧酒，一挥手抛下舢板。

余舵柄和老猛接过烧酒，瓶底朝天，咕噜噜地一灌而光，把空瓶往海里一扔，用犀利的目光交换着心声，驾着舢板参战了。

正如潮水叔说的，那条被拴住的大鲸，因被扎入肉体的铁钩搞得剧痛难禁，狂性大作，在原地腾首跳跃，扬尾扑击，激起的阵阵水团，向四处飞溅。

冲在大船队前列的三条渔轮，不惜被大鲸撞裂船体，船头下的龙骨像利斧，把大鲸溅起的水团劈得粉碎，争先恐后地冲向大鲸，力图以船体撞伤大鲸。

大鲸是凶狂又狡诈的老水鬼，甩尾闪避，侧首躲藏，一次又一次地绕开了。

各船的艨公们用对话机呼喊了一阵，不约而同地跳下了舢板。水流奔泻的大海，四位艨公驾着四条舢板，势如四条穿刺水涯的飞鱼，从四面八方射向大鲸。

凶恶成性的大鲸，一下子冲向前方的路顺的舢板，一下子疾扑后边的阿雄的舢板，一下子又撞向左侧老盼船主的舢板，一下子又向余舵柄的舢板狂奔。

四位艨公驾着四条舢板，充分显示讨海汉无所畏惧的胆魄，勇往直前地击向大鲸。

奇迹出现了。后来的三条舢板的驾驭者，早用对话机约定，把大船上的打鲨钩，全都搬到舢板上。此际，当舢板被大簇大簇的浪花遮着时，站在船头的艄公们，个个像挺立的桅桩，侧身扬臂，击出了带拖索的打鲨钩，几道银色的射线，同时击中大鲸的躯体。

谁知，大鲸露出水面的背部，裹着坚韧的皮，打鲨钩击在上面，哧溜一下，全都反弹落海了。

四位艄公对视了一下，谁都知道该怎么办，谁都决心要怎么办！

那条大鲸，不知是受到扎腹铁钩的伤痛的驱使，还是被打鲨钩击得暴怒了，突然瞅着前边的路顺的舢板猛地冲去。

路顺临危不惧，驱着舢板，迎面冲向大鲸。

其他三条舢板全速前进，从各个方向射向大鲸。

大鲸俯在海面的头部，突地一扬，上半身腾立而起，以庞大的巨腹，向路顺的舢板扑了过去。

鲸腹下若有小船，将被压得粉身碎骨！

路顺的舢板冲向前！

其他三条舢板飞射！

路顺的身影在跃闪！

艄公们的身影在跃闪！

横握打鲨钩的路顺，躬身一扑，向皮肤嫩白的鲸腹扎过去了。

一起冲到鲸腹下的众舢板，和路顺的舢板并驾齐驱，同时射出了几根铁钩。

一阵齐声爆发的嗷叫里，一根根铁钩扎进大鲸的腹部，并在大鲸沉重的扑压下扎得深深的。

受到致命伤的大鲸，痛得仰体倒卧，又横身乱滚，尾巴激烈地扇打了一阵，渐次耷拉下去，戳满铁钩的圆腹，翻向了天空，死了！

在讨海人的欢呼声中，四条小舢板团团围着漂浮海面的鲸鱼。

“哦！这条大鲸有数十吨，价值起码几十万元，足够买一条小渔轮呢！”老猛哥见多识广，一口断定。

“我们不能贪欲如海爱钱财。它是我们丢掉的鳍，别人捉获的鱼，如果吞进我们的肚里，满辈子烂心肺！”余舵柄当机立断，接过连接鲸鱼的拖索，手臂一扬，将渔索抛在台湾舢板上，“老盼艚公，这条大鲸鱼，理应归你们。”

“哈哈！关帝要周仓，好汉要人帮，讨海人咸水命，谁没有风风浪浪，都要互相帮衬。咱们又是同胞兄弟，都有讨海人的魂。这条鲸鱼，全归大陆兄弟。”老盼艚公捡起渔索，就近抛给路顺艚公。

“阿雄艚公，你的舢板离舵柄艚公近，把渔索丢还给他！”路顺艚公把渔索抛给阿雄。

“舵柄艚公，只要你明白一个理：四只海龟整个鳖，不瘪也得瘪！从此不要个人急，讨海还得靠集体！至于这条大鲸鱼，理应归你。”性格滑稽的阿雄艚公，把渔索绕成圆圈，准打准地扣中余舵柄艚公的头颈。

“舵柄艚公，三条连鲸鱼的渔索，都由你解下，再送还我们。”路顺艚公一声喊，三条舢板上连接鲸鱼的渔索，蛇似的飞上天空，尾端的索圈，全都扣在余舵柄身上。

“哈哈！”八条大船小舟的讨海人，看到余舵柄的狼狈相，全都乐得大笑起来。

浩浩海天，回荡着余舵柄的以骂代乐的喊声：“顺风旗艚公，这趟斗鲸，你不顺潮捞鱼，下次讨海，我偏要逆风吹你的旗，叫我和你一样，变成顶风旗！”

路顺艚公笑呵呵地回骂着：“斜舵柄艚公，你不要把力气都花在狂喊上，留一些力气，去找你的情妹妹！”

在讨海人纵情的哄笑中，余舵柄脸红耳赤，骂不出一句话来。

十二

船帆在呼呼呼地放歌。

浪水在哗哗哗地抒情。

螺号在嘟嘟嘟地欢鸣。

年轻的路顺艚公，用电喇叭发出激情昂扬的吆喊：“闯海兄弟们，把船靠拢过来，参加太平洋联欢会，庆祝捕鲸大丰收！”

柴油机的响声，如渔轮在欢声雷动地会合。船舷紧傍着船舷，舱面铺成宽敞的舞台。直插云天的中桅、斜斜而立的头桅、细长的尾桅、横在桅樯间的撑篙，挂满一盏盏玻璃罩海灯笼，全都涂着吉庆祥和的绯红色，红色的光芒在和风轻轻的吹拂下，撩人心醉。

众多的渔哥们把一台台收听海况的两用收录机搁在舱板上，播送着轻松欢愉的歌声。

嗜酒的咸水汉搬出船里的海味佳肴，密麻麻地摆着，鲜滋滋的气味诱惑着，红绯绯的灯光照耀着，他们那一张张风吹日晒的脸庞，更显得神采奕奕。

阿雄艚公仿佛年轻了许多，喊道：“兄弟们，不才今天献土货，带头唱支渔歌。”不等众人鼓掌，粗声粗气地唱起来：

大洋宽宽没有边，狗波狗浪扑上天。

脚踏船板三分命，七分抛给龙王管。

龙王有女千千万，为选女婿掀翻船，

个个渔郎请了去，水晶宫里任挑选。

渔哥待妹心意坚，风吹浪扑情不断，

老龙绣球无人接，龙女想郎泪涟涟。

众人鼓掌：“唱得好！再来一个要不要？”

“不要！我来唱一个，叫你们都折腰。”殷洋看着抿嘴含笑的白柔，鼓足劲喊着，大声唱起来：

鲁班造船乌溜溜，渔民坐它打千秋^[1]。

中国海边开始荡，荣华富贵无忧愁。

荡到对岸外国洲，百万洋翁成穷酋。

千秋荡遍太平洋，金银财宝随手丢。

空着双手最省力，抱起阿妹喜悠悠。

.....

路顺不等他唱完，笑喊起来：“兄弟们，要把生活唱得更美好些。”

有人接声：“路顺髡公，你有一张抹油嘴，快唱一首歌。”

路顺：“好，大伙听着！”

讨海汉们踩大洋，脑袋早就钻上天。

九重琼楼不平凡，华筵玉液不新鲜。

弯起双臂一搂抱，人间美景搬上天。

舞池搁到天庭上，卡拉OK震霄汉。

音乐电视响颠颠，抱起仙女亲个嘴。

我们是天上人间的快活仙。

.....

“好啊.....”众口齐呼应，“抱起仙女亲个嘴，我们是天上人间的快活仙。哈哈哈.....”

大船队联欢活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路顺髯公看看会场，似乎觉得少了一个人。仔细一想，海心髯公不在场。他站起来，走到一号船，发现老髯公依傍船舷想着心事。路顺问道：“老髯公，你怎么不去乐一乐？”

海心：“年轻时代，我们都乐够了。现在轮到你们多乐乐。”

路顺：“老髯公在想什么，能不能告诉年轻人？”

海心：“昨晚，从外国船传来消息，说他们收听英语广播，得知这大海里将刮起一场太平洋风暴。我经历过太平洋风暴，时间持久，力度猛烈，旷世罕见。”

路顺：“依我看，你心里担忧的，还不只是太平洋风暴。”

海心点点头：“这南太平洋，荒无人烟，自古以来是海盗横行的天堂。经过捕鲸大战，大船队积累了大量资金，可能会招引来海盗。所以，我担心会有比风暴更猛的海战发生。”

路顺的心，像被石夯重重地压了一下，说：“老髯公，我知道你的心意。不是我顺你的意说话。我听老一辈讨海人讲过，你从年轻时代起，就是个闯海能手。经历了大半辈子风浪的锻炼，你的体质是有些衰退了，但经验是更丰富了。我们得准备些对策，保证大船队闯过太平洋风暴，战胜胆敢来犯的海盗！”

海心应道：“你过誉了。不过，我想先开一次党员髯公会议，研究下一步捕鱼计划。在这种风暴狂、海盗恶的环境里，党员干部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一生经历风浪颇多，与恶劣环境搏斗，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最重要。”

路顺：“往后的时光，确实充满惊雷闪电。是应该开一次党员髯公会议，统一思想，团结战斗。”

海心髯公凝视大海，陷入沉思。自进入鲸鱼海后，他那宽厚温良的神色，增添了越来越多的愁容。然而他的内心，想象力正展开巨大的翅膀，翱翔于辽阔的南极水天，腾飞于未来的战斗境界。

路顺看海心髯公沉思良久，掏出一瓶二锅头，说：“老髯公，打从闯冰山海落水后，你患病在身，又昼夜操劳，疲劳过度。到驾驶室里去，我陪你喝几口。”

路顺扶着海心髯公进入驾驶室，让他靠墙坐下，递给他酒瓶。海心髯公心情沉重，一改平时谦让的习惯，一口气灌下大半瓶。

路顺看到老人不胜酒力，身体微晃，连忙扶他躺在床上，说：“你睡一会儿，我去通知党员髯公们开会。”

醉意蒙眬的海心髯公，微微合拢眼来。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梦境，向他冉冉飘来——

平静的太平洋，突然掀起一阵阵狂飙似的风暴，向南部海涯倾覆。白茫茫的南太平洋，风起浪涌，一排排耀眼的白浪，汹涌澎湃，向四面八方滚滚流泻。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西侧，大风暴扬起了白皑皑的雪花，漫天飞舞。南侧，狂风中纷纷扬扬的雪花，降落海面，被阵阵寒流凝固成一层层冰峰，巍峨林立。北侧，各种形态的浮冰，漂漂荡荡，相互碰撞。那东侧，从远方涌来的一股股大洋暖流，泻入这寒冷的南极，升腾起缕缕云烟，缭绕海面。

.....

数十艘渔轮组成的远征大船队，争先恐后，急奔快驰，来到南太平洋的中央水域鲸鱼海，分头散开，驰向四方，追击海盗，捕杀恶鱼，闯荡风暴。

如龙扬威的中国船队，冲进南太平洋西涯，隐现于席地卷天的大风暴中，出没于白浪翻天的汪洋大海。前方，杀人越货的海盗船，喷射出枪弹的流火，泻向中国船。中国船一个龙腾虎跃，奋然冲去.....

南太平洋南部，那白晃晃的冰山间，海盗船展现着狡狴的身影，狼

奔豕突。虎虎剽悍的中国讨海人，坠落在冰谷中，演绎着生命的抗争……

南太平洋北部，中国船队航行在浮冰之间，遭到海盗船只和水底恶兽的一齐袭击。中国讨海人，跃离渔船，在冰山上英勇搏斗……

南太平洋东边，中国船队在白色的迷茫中，追击落荒而逃的海盗，人们搏海泅游，沉水潜行，攀登礁岛，追击狼狈又暴戾的海盗……

浩渺的南太平洋上，中国船队大显神威，在风浪汹涌的西边、冰峰沉浮的北涯、雪原遍布的南极、热气弥漫的东域，英姿焕发，一往无前地战斗。

……

海心髻公正陷入梦中，觉得有人推搡自己，警觉地一睁眼，是女儿白柔。

白柔：“阿爸，你那么沉稳的人，怎么变得醉癫癫梦乎乎的？”

海心髻公揉揉双眼，笨手笨脚地爬起来，说：“我的病好转了，酒也喝得多了，觉也睡得香了。”

白柔：“你不要给我吃安乐药。谁不知道，你是硬撑着。”

海心：“神仙也有小毛病，何况是人。”

白柔：“不要打诨了。你如果是健康的神仙，何尝不好？不过，近日来，你脸露忧色，心神不安，到底为的什么？刚才，你在梦里咕嘀什么大风暴、大海战，又是怎么回事？”

海心：“我梦见南太平洋了，那梦里的场面好大、好大啊！”

白柔信以为真：“阿爸，那么大的南太平洋，真的都进入你的梦境？”

“当然是真的！哈……哈……”海心看着女儿眨着天真的双眼，舒心地笑了。

这天夜晚，刺骨的寒流，载着最可怖的魔鬼，卷进鲸鱼海。

紧跟着中国大船队，穿过冰山海，又进入鲸鱼海的海盗船队，那条行踪诡秘的海盗情报船，依然不见现形。鱿鱼号和石岛号两条海盗船，钻进中外渔轮汇成的船簇，混入其中，停泊着。

黑船长跳上鱿鱼号，请示海盗总头目：“铁船长，这些日子，中国船队捕获了十多条鲸鱼，还有大量的鳕鱼磷虾，鱼虾兑换的钱币，怕有半个船舱了。其他国家的渔民也发了财。我们三条船，如果对付不了中国大船队，也得尝点小鱼虾，弄几条其他国家的船，一满我们的钱包，回港找姐儿乐几天。”

夜的寒光中，铁船长那铁青色的皮肤，格外怵人。他斩钉截铁地说：“心不狠，事难成。我们三条铁甲快船，就是把二十多条中国木壳船撞碎了，自身也毫不损伤。想玩姐儿喝美酒，劫持单独的渔轮足够了。我是要捞他千百万，投资扩业，为兄弟们建造安乐窝！”

黑船长敬佩地说：“咱们的头真是好舵手，能闯出大海面。既然咬定中国船队，宜早点动手。否则，他们把巨款运回国，那时，我们变成捞小虾的大网目，空捞一场。”

铁船长：“你说得对。我敢断定，他们以联欢会为掩护，正在暗中策划，如何运款回国。”

黑船长：“既是这样，我们应该立即行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好！我立即和情报通信船联系。”铁船长从腰带摘下大功率微型对讲机，呼叫情报船船长，“南船长，我和黑船长议定，开始实施鲸食行动，你立即把中国船队的近期动态报告给我，以便制订具体计划，再通知你。”

那位被称为南船长的海盗情报船头头，从对讲机传出的音调适中而清晰：“铁船长，据我们侦察，中国船队没有其他国家护照，更没有时间到其他国家海港长久逗留，他们的鱼虾兑换的大量现款，可能集中在一号带头船。”

铁船长：“他们有没有派船运款回国？有没有到外国港口银行汇款回国？”

南船长应声：“我已经说过，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护照逗留他国、汇款回国。我们侦察到，这笔巨款，他们是准备急运回国，赶上家乡的养殖季节，作为养殖生产资金的。近日来，中国船队的各船艚公，常到一号带头船开会。我猜测，他们十有八九是商量派船运款回国的事。要获得巨款，只有两种方法……”

听着南船长提议的诡计，铁船长和黑船长的脸庞，现出邪恶的狞笑……

正如南船长所估计的，在繁忙的生产中，海心艚公抽出空暇时间，召集党员艚公会议，研究重大事宜。窄小的带头船艚公房，被党员艚公们挤得满满的，阿雄艚公掏出国产红塔山香烟，点燃了分给大伙，艚公房里飘着浓烈呛人的鱼腥味、盐咸味、烧酒味和香烟味。海心艚公说道：“今天召开党员干部会，邀请几位党员艚公参加讨论一些重要事宜。大船队出海，迄今已有五个月了，尤其是进入鲸鱼海后，渔获量猛增，各船兑换的款项，部分预支给伙计们，供他们带回去做家庭费用，多数款项都送到带头船，有息出借给渔村，大规模发展养殖业，建设渔业生产后勤基地和花园式渔村。现在，家乡已经入秋了，紫菜生产、海带育苗、海涂蚌蛤、浅水网箱养鱼和海塘对虾，都迫在眉睫，需要这笔资金。因此，今天请大家集体研究决定，立即派船运款回国。”

余舵柄艚公不舒服地动了动，夺口而出：“有些资金的去向，必须向艚公们讲清楚。”

路顺艚公刚想解释，海心艚公摇手制止了他，笑着说道：“余舵柄艚公是直性人，今天讲了句拐弯话。我替他说明话意，他是问十分之一的利润金怎样处理。今天，我以党性和人格向余舵柄艚公保证，那笔艚公钱，全部贡献给渔村，作为生产建设资金。今后，也不要求偿还一分一厘！”

艚公们激动地骚动着。路顺艚公接着说：“这桩事，我早就向舵柄艚公说明了，他总是不放心。”

余舵柄艚公又顶了一杠：“顺风旗，我不喜欢看你这老艚公杆子爬的趑臀相！我想再问一句老艚公，你敢不敢把缴出承包人分成金的

话，变成船队队委会的决议？”

“敢！我正式宣布，请队委们举手表决。”海心髯公立即呼应。他看到人们犹豫着，又朗声地说：“支委们，我应该向你们表表心迹。近年来，改革开放像桃花潮，红红艳艳。潮浪里也夹杂着污浊的泡沫。不少的党员以至某些党组织腐败，挨了不少人的骂。我们讨海人没有扭转乾坤的能力，但有荡咸水的功夫。我总是想，我们要把这支船队的党支部，建成讨海人信得过的组织。还有，我们讨海人，虽然都具有闯海的魂，但是，各人的思想和追求不相同。尤其是近年来，金钱诱惑了不少人。我一生经历过日伪、国民党统治和共产党领导三个时期，驾船闯荡过不少国家，对比一下，还是共产党领导能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讨海人的身体依仗渔船运载，讨海人的灵魂也应有栖息的地方。我早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共产党这条船上。现在，大家举手，不光是决定金钱的去向，而是齐心协力，发展渔业，建设渔村！”

霍地，队委们一齐举起手。连不是队委的船髯公们也被深深地感动了。

“好！”余舵柄不等老髯公宣布表决结果，急不可待地站起来说，“我，五号船髯公余舵柄，也代表全船讨海人庄重宣布，我们那天捕捞的七十多吨重的大鲸鱼，所兑换的三十多万元，全部无偿地缴出，供家乡生产建设。”

全体髯公热烈鼓掌。

“斜舵柄，没想到你斜斜地插出这一杠。”路顺髯公边鼓掌边喊。

“顺风旗，难道只准你顺风做人情，把鲸送给我们，就不能让我们顺风做人情，把鲸送给集体？”余舵柄髯公没有忘记顶杠的习惯。

海心髯公青黄色的病脸，泛出兴奋的红潮，说：“下面，我们研究最重大的事项，由哪条渔轮运款回国。当然，运款回国的渔轮，会丧失部分生产时间，减少捕鱼收入……”

路顺髯公争先道：“还是由我驾船运款回国。”

海心髯公连忙说：“还是你留在渔场掌握船队，我驾船回国。这趟回国，万里迢迢，千重风浪，百座险滩，还可能遭到海盗拦截，不是我

吹嘘，我应付这些险情，经验比你们丰富。”

路顺艚公：“不行！桅不能没有帆，船不能没有舵，带头船艚公离开了，谁也不同意！”

大伙被他一说，纷纷发言：“不行，海心艚公不能离开！”

“海心艚公，我带船回国！”“我运款回去！”

路顺乘势便说：“大伙不同意海心艚公回去，海心艚公也不让大伙回去，还是我回国，最合理！”

“顺风旗艚公，你甭耍弄顺潮捞一把的老伎俩！”一直没有发言的余舵柄，振振有词地说，“大伙听着，夺冠打擂，谁强归谁！论体魄，路顺艚公和我比，那是大鲨比小虾！论经验，路顺艚公和海心艚公比，他只是大鲸前边的小龟鳖！所以，我和海心艚公是万里漂洋回国去的最佳人选。海心艚公不能回国，这趟闯海，是龙王坐水晶宫，非我莫属了。”

是啊，万里征程，确实需要这铁铮铮的汉子。人们的目光，唰地射向海心艚公。风口浪尖，得听老艚公的渔令。老艚公的脸容虽然不动神色，那苍老多皱的眼角，依然闪着激情的泪光：“舵柄阿姆，你们回国的经济损失，由各船分摊。”

“老艚公！”余舵柄咋呼起来，顶杠道，“谁如果把钱子钱孙摊给我，先把他家的房子妻子摊给我！……”

路顺看着这个不改斜顶一杠本性的讨海兄弟，笑着摇摇头。

阿雄艚公滑稽地说：“斜舵柄，我们不会把妻子摊给你，叫老艚公把女儿摊给你当妻子。你如果完不成送款回国的任务，再把白柔摊给我。”人们哄笑起来。

余舵柄艚公的双脸开出海蟹花——通红通红，反击道：“阿雄艚公，几个月前，你这叮当穷，缩得像条虫。在太平洋撒了几网，捞到钱财，腰包鼓胀，也有点人模狗样了。”

阿雄大言不惭：“是啊，我是变成另一个人了，身有三分铜，说话像雷公嘛！要知道走出中国海，闯荡太平洋，就能当富郎，我早就跟海

心艚公往外闯了。不但在太平洋闯，还要满世界闯，满宇宙闯呢！”

艚公们的脸上，都露出欢欣的微笑。

海心艚公：“阿雄艚公说的，和我们县长说的，是一个理。中国想民富国强，应该冲破闭关自守，走出国门，闯荡世界！像我们一样，走出中国海，向太平洋夺钱财，这是无比宽阔的航道呢！”

人们以微笑点头表示赞同。海心艚公又说：“今后，我们就按会议决定办，借给渔乡生产建设的资金，全部集中起来。预支到个人手里的钱，如果要捎回家的，也请各船肺公转交到带头船。然后，由余舵柄艚公运载回国。但是，我再强调一点，太平洋惊涛骇浪，万里航程远无边，充满了翻船被劫的险情，为预防意外，对外统一口径，就说由我准备驾一号船，运款回国，顺便到家乡医院治病。”

余舵柄惊问：“老艚公，假如有水匪海盗潜进鲸鱼海，你这是驾船冲浪，把风险都引到自己身上。我不同意这样做。”

海心：“阿姆，你的体魄比我强壮，是单船万里行最合适的人选。实际上，是你替大船队担走了风险。”

余舵柄固执地顶牛：“我不做吸在大鲸身上的小鲫鱼，让你替我挨风浪。”

“我是船队总艚公，必须服从我的渔令。散会！”海心艚公一反宽容的常态，威严地站起来，不容置疑地宣布，离开了会场。

人们陆续离开了。

余舵柄没有办法，只得怏怏不乐地往外走。

船房外响起海心艚公的唤声：“舵柄阿姆，你的舢板还泊在这里，人还在船房里吗？我有一瓶酒，你我喝点儿，御御寒。”

余舵柄走出去，跟海心进入艚公房。海心招呼白柔，端出几盘水煮磷虾、清蒸鳕鱼、红烧鲸肉，还摆着两大海碗色调鲜红的烧酒。这是东海渔民在寒冬喝的鱼血酒，里边渗入几滴稍含毒性的鱼血，能热血激性，补阳壮胆，抵御寒风冰水。

开始，两人没有用筷夹鱼虾，只是闷声闷气地喝酒。

沉默，痛苦的表述。

沉默，悲壮的告别。

最后，感情不易外露的海心髯公，猛地灌了一大口酒，酒液仿佛涌上眼眶，双眼又热又温。他瓮声瓮气地说：“阿姆，必须抓紧准备，秘密出发。离开鲸鱼海，闯出南太平洋，有两条航道：一条是西边的风雪洋；一条是北边的冰山海。海路是危险，但也最安全。虽然可以往东去，循着阿根廷旁边的平安航道北上。但是，在那个水域，没有风雪遮掩，没有冰山布险，我们的木壳慢船，斗不过海盗的快速铁甲船。只有择取风雪洋和冰山海，艰险挡不住我们，却能挡住贪生怕死的海盗。当然，实际穿越的航道，必须绝对保密。对外就说走另一条航道，以便声东击西，避开海盗船的追击。”

这时，余舵柄却变得像温顺驯服的羔羊，柔和地应道：“嗯！嗯！嗯！”

海心髯公端起酒碗，说：“其他就不说了，干下这碗鱼血酒，祝你平安越过太平洋，回到祖国家乡。”

“嗯！”余舵柄又柔声地应了一声，端起酒碗，和老髯公的酒碗，轻轻地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悲壮时。在这壮别的时刻，余舵柄拼命地抑制住行将夺眶而出的泪水，双眼一抬高，迈着有力的步伐，走出了髯公房。

数月来，余舵柄第一次登上一号船，参加党员髯公会议。白柔的心像个渔鼓，咚咚发响，连忙闪入船房里，偷偷地窥探外面的动静。

但是，当她看到余舵柄进入会场，立即控制住情绪，让自己平静下来。默默地想了一会儿，她觉得自己需要做一桩事，溜进灶房里，煮熟几碗鱼虾，端进父亲的髯公房，坐着等候会议结束。

从会场传出的笑声，再次打破了她的宁静。尤其是阿雄髯公的话：“余舵柄，叫老髯公把女儿摊给你当妻子！”像炽烈的渔火烘着她的

心口，使她身心发热起来。她也不知怎的，摸出了随身携带的小圆镜，搁在船房小窗的边沿上，脸对着镜面，用纤手当梳子，梳埋着乌黑的秀发。或许是天气寒冷，鼻腔喷出的水汽，使镜里的形象模糊了；或许是想会场里的余舵柄，心里走了神，镜子里面，神异地幻化起来，隐约可见余舵柄的面容。她情思浮动，禁不住拿起一撮长发，发梢轻拂着镜子。

不想，那镜里余舵柄的面容，又变成她的容貌，嘻嘻地笑了起来。一会儿，她用手擦去镜面的水汽，里面的容貌，格外清晰了，清丽又姣美，惹得她对准镜里的秀脸儿，叭地吻了一下，岂知是冷冰冰的玻璃，这又使她喷地笑了一阵。

艄公们散会的脚步声传来，白柔连忙捂着笑口，镇定了一下，快步溜出船房。她闪到父亲的背后，扯了扯父亲的衣角，低声说：“阿爸，我替你备好酒菜，如果你觉得，独个儿饮酒太孤单，可以去叫个酒伴。”

海心艄公看着女儿的情态，随即恍然大悟，连声应道：“知道，知道，我去叫路顺来陪我喝酒。”

“嗯——”白柔撒娇地拧了父亲一把，良久不松手。

“哈哈！放心，我不会去叫路顺的。”海心艄公说道。

岂知，白柔拉着父亲的手，还是不松开。

“哦哦哦！阿爸全清楚了。不过，喝完酒后，阿爸不好代女儿留住他。留不留得住他，全靠女儿的本事啰。我相信，我这样聪明灵慧的宝贝，会有办法留住他的。”

白柔这才放掉父亲。看着父亲去叫余舵柄，她才欣喜地奔进船房，去准备酒菜了。

.....

艄公房里，余舵柄喝完酒，告别老艄公，快步走出来。

等在门外的白柔，连忙溜进另一间船房，躲在门后，目光射出门缝，等待余舵柄从门外经过。

佘舵柄似乎在寻找白柔，噌噌地走着，东张西望，右手还不停地搔着头皮，就像一个不会掩饰形态的傻乎乎的孩子。

白柔看着佘舵柄的这副形态，又好气又好笑。她真想奔出去拦住他，又没有那样大的胆。也巧，佘舵柄经过船房门口，背贴着房门，双眼还在东寻西找着。白柔抿嘴一笑，飞快地关紧了房门，把佘舵柄的衣角紧紧地卡在门缝里。佘舵柄没有发现白柔，惋惜地叹了一口气，举步就要离开，不料衣角被门缝卡住，他身子左拉右拽着。白柔在房内用肩顶着门，双手还拉着衣角，使佘舵柄花了好大力气，也脱身不得。

佘舵柄发急了，抡起右脚，砰砰地踢着房门，嘴里骂着：“老子又不做入门婿，连你也要卡老子！”

房里的白柔生气地一扭身一松手，离开了房门，放下了衣角。

佘舵柄没有去拉衣角，他被惹得莽性发作，斜着身子，肩头对准房门，拼尽全力撞了过去。房门砰地开了，佘舵柄禁不住惯性，整个身子栽了进去，一头扎进白柔的怀里。他还以为是哪个渔哥儿跟自己开玩笑，两只又大又粗糙的手，在白柔的胸部乱抓：“看你还敢捣蛋……”可是，当他发觉，自己抓的好似渔姑丰柔的乳房时，被抓的白柔发出尖脆的叫声，他惊得住手后退着，一看，啊唷，是白柔。“嘿嘿嘿！嘿嘿嘿！”佘舵柄傻气十足地笑着。

“你不是斜舵柄，你是邪舵柄！”白柔倒没有十分责怪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两句，随即整了整胸襟，问，“这段时间，你变成闺房里的小姐，难得露面呢？”

佘舵柄继续傻笑：“嘿嘿嘿，其实……不过……”

白柔撩开他的话意：“其实，你是嫌弃我们父女俩太自私，在家乡不少讨海人家不得温饱的时候，还要按照惯例，占有艚公钱。你是担心和我们父女俩接近，会被讨海人咒骂，说你和我们一样，全都是夏天隔夜鱼，鳞皮洁白里边臭。”

佘舵柄又认可又否定：“也不是都那么想。不过，现在事情都清楚了。”

白柔气得一扭身：“难怪，你把自己的想法当成指南针，丝毫不能改变。你把我当成臭蜊蛄，爱撂就撂开。”

余舵柄急得分辩道：“我还有更要紧的想法呢。其实，你的心意，我都清楚。但是，你何苦要找个讨海郎，夜夜守空房哩？像我这样的咸水人，浑身盐渍气，满嘴鱼腥味，小命儿在旋涡里打跟斗，还不知啥时被吞没呢。像你这样的渔姑，只要一张嘴，说要嫁城里，英俊的哥儿，有钱的富儿，读书的文儿，会在你家门口排成队，垒成堆。”

白柔被他的唠唠叨叨逗得喷地一笑，说：“谁说我一定要嫁给你？像你这样的愣头汉，我随便拎拎也有一大串。”她想了想，故意激他，“我阿爸说得对，我要追求幸福生活。谁能给我幸福，我就嫁给谁。譬如殷洋艚公，他就常常用对讲机唤我，到船上找我，说要满辈子使我享福……”

“娘的黑白大鳊！”听到殷洋艚公，余舵柄气得火星乱迸，吼了一句粗话。但他马上觉得自己不该在白柔面前撒野，啪地刮了自己一个嘴巴，嘟哝着：“我这张臭嘴，老是改不了。”又气冲冲地说，“反正，那黑白大鳊亲近你，是海狗舔鱼臀，想吃臭屎。”他又发觉自己顺口溜出粗话，不禁朝嘴巴扑地砸了一拳，“嘿，这臭嘴，才像臭鱼臀！”

白柔被他的滑稽相逗得嬉笑着，笑得心口都抽动起来，好一阵才安定下来，说：“知道嘴臭，还有那乱顶牛毛病，就得痛下决心，彻底改正！”

余舵柄老实巴巴地点着头：“好！我如果不改，这张嘴是臭臀……”这次，他禁住了，没有把粗话说出口。

余舵柄变成了呆汉，愣愣的。他也不知有没有听清白柔的话，醉了似的往外走。等他走出船房，大梦方醒似的，手腕往额头一扣：“你这木头壳儿！”又喊了一声，“妹子……”

“又喊人？醒了？”白柔从船房出来，伸手拉着通往舢板的缆索。

余舵柄也抓住缆索。双方手里的绳子，犹如接上电源的电缆，那强大的电流，流进两人的身体。许久，他俩全身抖动，流火似的目光，向对方射去。

还是白柔首先动作，用力地拉了拉绳子。

余舵柄受到暗示，向前趑趄了几步，跟着后退的白柔，又进入了船房。他依然木呆呆地站着。

白柔向余舵柄身上一贴，细挑的身子紧靠着桅杆般粗壮的余舵柄，羞怯怯地抚摸着。

船房外的水花，像顽皮的渔哥儿，从水底探出头，看着余舵柄和白柔，禁不住哗哗地嬉笑。

白柔的感情，像水花一样，因为藏得太深太久，此时迸发，格外炽盛。她久久不愿松开的身体，分明在激动地叙述心曲：

“啊！舵哥，你这大洋漂泊人，从小到大，吹的是腥风，淋的是海水，尝的是咸苦味，没吃过甘甜食。甭讲有情分，就是凭良心，我也应该化为糖水，让你享受香甜的味。

“舵哥，你青春正好，血气方刚，和你同龄的陆地青年，有歌舞相伴，有美女相谐，有好酒醉人。你的日日夜夜，孤胆搏海暴，单身斗水兽，上浪峭尖打滚，下旋涡里泅游。我是深知你们艰难的渔家女，本应该怀天高海阔之心胸，容纳你的勇悍，也宽谅你的鲁莽。更何况，多少有海量的渔家女，往往只是出自同情心，为艰难的咸水哥献出青春，直至自己的一生。而我呢？因为窄巴巴的胸怀，因为冷冰冰的心地，差点害了你。人活着，不能帮别人，不是海里人！我应该献出一切，给予舵哥！在这行将离别的时候，谁知往后的日子，能不能相见？我是应该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他！”

良久，白柔挑逗地问：“舵哥，云要随着海风吹去，船要跟着海水漂去。你，难道还没有进一步想做的事？”

白柔的话，竟像一根鱼刺，戳得余舵柄呆了一下，又抖了一下，他退了几步，惶惶地搓着手，嘴里嘟哝着：“啊！我不能干！我不能害人！……”

白柔向前迫了一步，说：“你怎么变了？你怎么变成怯弱的姑娘？”

余舵柄又退了一步。他的神志更加清醒，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情感，

说：“我不能……”

白柔火一般红的双唇，轻轻一张，柔情蜜意地说：“舵哥，你就这样走了，殷洋如果要计谋，哄热了我的心，该怎么办？”

余舵柄被她一激，脸部缓缓地转动，向天一仰，嘴里喷出骂声：“除非讨海人都死光了，你才嫁给他！”

这时，白柔也冷静下来了。

“放心吧！”余舵柄挥动手，一下下地拍着白柔的肩胛。

白柔似被拍得发痛躲身，又似被拍得羞涩难持，畏怯地缩进余舵柄的胸怀。

余舵柄突然噤声，立即觉得白柔偎在怀里，软软地蠕动着，羞怯地低语着：“你这木头舵柄，将要千里扬孤帆，还那么懵懂，不知道我的心意……”

“啊哈，我全明白了。你等着，总有那么一天的！”心花怒放的余舵柄，恢复了粗心的本相，也不管白柔还想讲什么，管自笑着跳下舢板，离开了。

注释：

[\[1\]](#)东海渔家，把秋千叫为千秋。

十三

海心艚公的梦境，居然非常灵验。这一夜，梦中预示的南太平洋海战，在南太平洋中部的鲸鱼海开始了。

和海战同时爆发的，是一场孕育多日的太平洋风暴。同一天夜晚，必将旷日持久的大风暴，显示出恐怖骇人的威力。

由于夜色幽暗，看不清远方太平洋风暴生发地的险象。但是，大风暴在鲸鱼海现出的预兆，已经充满杀机。鲸鱼海的天顶，乌云密布，铺天盖地。云缝里透出一种异样的光束，呈紫黑色，大海、渔船和讨海人，都被映成紫黑的鬼影一般，飘飘忽忽，令人触目惊心。而海风时高时低时尖时闷的喧哗，吓得满海的鱼虾，全都匿进墨紫色的深渊。眼前的水国，完全是一个恐怖世界。

那条鱿鱼号海盗船，从幽深的水里，浮出黑灰灰的魔影。船长室里，微弱的灯光下，铁船长正在使用大功率微型对讲机，和那条水鬼般的海盗情报船，互通情况。铁船长呼唤着情报船头目：“是南船长吗？我是铁船长。中国船队近日动态如何？”

南船长的应声：“据可靠情报，中国船队带头船艚公，因为坠落寒冷的冰山海，年老不支，患病难愈，准备押送巨款，回国治病。”

铁船长吩咐：“南船长，我们开始实施鲸食行动。你的任务是严密注视中国船队带头船，一俟它单独离开船队，你立即报告我，它走哪条航道。我让鱿鱼号和石岛号立即出击，截获那笔巨款！”

在海盗头目策划阴谋的时候，余舵柄的五号渔轮回国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五号船靠拢一条舢板。单独驾驶舢板的，是九号船的殷洋艚公。

余舵柄焦急地埋怨道：“殷洋艚公，全船队的借给渔村的生产建设资金，以及个人捎回家的钱，都送来了。只有你，像慢吞吞的海龟，最

后送来。”

殷洋烦躁地应道：“谁知道你们搞什么阴谋诡计？所有的行动，连本船队讨海人都瞒着，说是海心艚公运款回国，又暗中通知我，让我自个儿驾舢板，把钱偷偷摸摸地送到五号船。保不准，是海心艚公推你当出头鸟，让你挨枪弹，他在你的掩护下，安全运款回国，逍遥享乐。”

殷洋盯着余舵柄，看他恼怒起来，又说道：“你甭发作，那些都是我的猜测，也许猜错了。话讲回来，如果是你运款回国，我的心像吊帆，还放不下呢。叫我单独来交款，假使你们船要侵吞我们船的钱，叫谁当见证人？”

余舵柄气昏了，说：“黑白大鳗，你到底是有意探实情，还是怀疑我？我如果是黑心鱼，凭你的心田，还矮我们几辈呢！我看你还没有资格当海盗的情报员。那就老实告诉你，是老艚公承担风险，说他要运款回国，以分开海盗的视线，掩护我们安全回国。你的臭话，甭在我的船舱里放！不过，谁的船回国，大伙相约要保密。你假若胆敢告诉其他人，我会找你算账的。”

五号船驶船艚公老单伯，临时担任收款员，他把收款收据交给殷洋，说：“殷洋艚公，你们两个啊，不要学船头和浪头，一见面就碰撞。海心艚公的计划是正确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有海盗来劫巨款，我们大伙都遭殃。运款船就要离开大船队，大伙客客气气地告别，也是应该做的事。”

在老单伯的劝解下，殷洋艚公没有话了，驾舢板离开了五号船。他的舢板，刚刚驶出数十米距离，突然发现，另有一条舢板拢近五号船。从舢板爬上五号船的，竟然是白柔。

暗黑的夜色里，殷洋的妒火，在瞳孔深处跳闪着。他慢悠悠地驾着舢板，在海里旋转着圈儿……

白柔登上五号船后，用绳子把舢板拴在船桩上，爬上船房顶部的驾驶室，走进驾驶室后边的艚公睡房。她发现余舵柄不在艚公房里，想了想，把带来的包裹放下，静静地等候着。

“艚公，你的情妹妹，主动送货上门了。”渔哥儿阿水在船房外喊着。

“哦！”余舵柄从船舱里钻出来，匆匆进入艙公房，一看，白柔从他的衣箱里翻出一堆衣服，正在缝补。那堆衣服，有腓部洞开的裤子，有袋子破碎的外衣，有黄渍的白衬衫，有撕开口子的短裤，尤其是一件大棉衣因浸过海水没洗，显现出斑斑霉点。

看着这一切，余舵柄变得比少女还腼腆，不好意思地搔搔身体，傻笑着：“嗯嗯，妹子，你听到我的对讲机呼叫，这样快就来了。”

白柔抬起头，看他的脸色尴尬得像红蟹壳，莞尔一笑。

余舵柄嘟哝着：“其实，我今晚唤你来，是让你跟我一起走。”

“什么？”白柔大声反问，又一想，柔声地说，“你说的是今天会议决定的事？”

余舵柄一愣：“你都知道了？哦，你是知道了。不然，今天下午，你那样待我……”他看白柔瞪了自己一眼，连忙噤声，不敢讲下去。

白柔埋怨道：“你把下午亲吻我的事，放在电喇叭里广播了？像你这样的憨子，到时候，连洞房里的事，都会泄露的。”说着，咯咯笑了几声。

“下午，是你吻我……”余舵柄冲口而出，又觉得不好，连忙转变话题，“妹子，言归正传，我快回国了，我是要你……”

白柔插话道：“是啊，万里水路，风浪多如鲸鲨，危机多如虾了，得细心些，甬让人挂念。”

余舵柄：“驾船走海，像网袋下水，轻轻松松漂一漂，有啥大稀奇？倒是留在天寒地冻的鲸鱼海，险情多些。所以，我想，要带你回国。在太平洋的大浪急流里打筋斗，也不是姑娘家所能胜任的。”

也不知怎的，白柔越听到余舵柄对回国水路的险情说得轻描淡写，心窝里越是阵阵发酸，眼眶也淌出泪水。

余舵柄却急了，说：“妹子，我是在说你呢！”

白柔这才应道：“你自己平安就是了，甬忧虑我。”

余舵柄：“那不行。这次让你跟船到太平洋，淋浴咸水浪，是我的罪责。我回国，却不能让你一起回国，闯海老爸的背脊骨，都要挨人指戳！”

白柔反问：“如果我不能平安回国，你是不是也不想运款回国？”

余舵柄夺口而出：“你怎么变成臀眼向天的吊树猴，倒着看人呢？”他发觉自己又犯了不文雅，双颊热了一下。为了急于辩明心迹，他又使用了平时的语言方式，“我如果是窝满一腹黑汁的墨鱼，生我的亲娘岂不是变成了喷墨烟的货色！”

望着这种改不了野性的咸水汉，白柔又怨又爱地应道：“那你去准备回国就是了，找我干什么？”

余舵柄固执地说：“不行！我就是用渔轮拖，也要把你拽回国！”

白柔抬起泪汪汪的秀脸，发出柔情的声调：“那我也跟你亮心吧。前些日子，阿爸有意无意地向我透露，想派个闯海好手，运款回国。阿爸预料，在鲸鱼海和下一步闯荡的水域，风浪更狂。随着大船队的巨额资金不断集中，那些扮成普通渔民的海盗，随时都会来袭击。因此，阿爸想让我搭船回国。阿爸说，单船飘万里，很危险，要防止回国船只露馅。我想过，万一真有海盗船监视我们，发觉我突然失踪，就很容易暴露有船回国的迹象。尤其是你驾船回国，如果我不见了，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我连同巨款，被你带回国了。再说，我又不晕船，阿爸病体也要人照料。我在船里多待几个月，也没有啥。”

余舵柄不无犹豫：“这……”

白柔也有点急了：“这什么？难道只准讨海郎在太平洋闯一闯，不准我们咸水女在太平洋荡一荡？难道只准讨海郎把命拎在手里，直接护卫渔家大小的命运钱，就不准我们咸水女安安稳稳地睡在船舱里，做一次间接掩护巨款的好梦？”

余舵柄的心，像油锅里的鱼胶热胀着。不管白柔把话说得多么轻松，海洋的现实却是严酷的，无论是运款回国的余舵柄，还是留在渔场的白柔，全都面临着劫船杀人的海盗、翻船咬人的鱼兽、卷船淹人的风浪、撞船冻人的冰雪。想继续为家乡和亲人造福，生命将像海啸浪扑击中的航灯，或者熄灭，或者辉煌！这次回国，也许是和白柔携手前进的

人生起点，也许是永别白柔的孤独航行！想到这些，这个倔如礁硬如砥的咸水汉，真想跃上太平洋的浪峰之巅，洒泪号哭一场，以宣泄自己的情感。但他终于抑制住自己，只是把筋骨暴突的拳头，攥紧、再攥紧……

白柔善解人意地微笑着，慰藉道：“舵哥，你甭想得太多了。讨海人出海离家回港归乡，像吃鲜鱼一样平常。你尽管全身心地投入回国的准备工作。”

余舵柄告诉她：“准备工作完成了。今晚午夜丑时，是月黑时辰，天上盖满乌云，正是开船秘密离开的好机会。”

听到他就要出发了，白柔再次沉默下来。她的喉口和眼睫，不停地发热发酸，真想流一会儿泪。但她拼命忍着伤感，忧心地说：“月黑天，海洋陷黑渊，当心风风浪浪。”

“嗯嗯嗯！”余舵柄轻轻地应着。为了多停留一会儿，白柔继续缝补着衣服。

余舵柄在一旁看着。他觉得，白柔的纤手挥动的丝线，在他的眼前，划出一道道白色的光彩，依稀飘散着温馨和芳香，流入他的心海，使他迷醉了……

无言的寂静中，白柔也感受到，空气中飘浮着一种温暖的气息，夹带着讨海郎的鱼鲜味汗香气，扑鼻袭来，使她的身心阵阵酥软，真想偎入余舵柄的胸怀，美美地享受爱抚。

可是，有一种莫名的意念，促使她抑制住爱的欲望。是的，离别后的时光，余舵柄将和种种险情进行殊死的拼搏，勇者前进，弱者退却。过度的温情，会淡化讨海郎的意志，导致闯海事业的失败。

“舵哥，南极洲周围的严冬季节，尤其是穿越风雪洋或者冰山海时，一定要穿戴棉衣棉裤。这几件单薄的夏衣，供你漂过赤道海涯时使用。祖国台湾海峡和东海，现在进入秋季了，甭忘了换上这些秋衣。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带头船了，以免阿爸挂念。”

在余舵柄的目送下，白柔驾舢板离开了五号运款船。

舢板像有灵性似的，心事重重的，东拐西弯地漂泊着，不愿离开五号船所在的水域。

这时，太平洋大风暴前锋的气氛更加明显了。

“看来，气象节目预告的太平洋大风暴快要降临了。舵柄他们就要起锚，万里行船，遇到这种大风暴，怎么办？这海神爷，太不佑人呢！”白柔想到即将出发的五号船，心慌意乱，有意无意地打转了船头，向五号船驶去。

五号船上，老单伯问余舵柄：“艚公，太平洋大风暴快来了，我去冰舱里拿个猪头，敬祭海神爷吧！”

余舵柄应道：“那是你们老一辈的事，我不赞成，也不反对。不过，你猪头祭过后，让老财煮一下，给大伙当下酒菜，壮壮力，好远行！”

老单伯进入冰舱，拿出个原先煮熟的猪头，放上船头；又燃起祈求平安的香烛，插在猪头上。袅袅升起的烟，笼罩着舱面。

老单伯双手合十，向大海默告了一番。

阿水等几个渔哥儿，嘻嘻哈哈地围着他，说：“老单伯，现在的社会，父亲叫儿子办事，都要向儿子送重礼。一个小猪头，值几元钱，请得动海神爷？”

老单伯：“说得也是。不过，海神爷是好人，大人不计小人过，会降临五号船，保佑我们平安返乡的。”

阿水：“你这个老讨海人，在海里渔闲时候，常常演老戏、聊笑话、讲故事，以此打发漫长又无聊的时日。你肚子里的把戏多得很，趁我们起锚潮汐还没有到，给大伙讲讲，让大伙乐乐。”

“好！既然你们担心请不动海神爷，我说个故事，不但可以邀来海神爷，而且能够留住他老人家，请他做我们的保护神。”老单伯是个老乐天派，想了一下，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说开了，“在这太平洋，有一位海神爷，心地最慈善，昼夜保护讨海人。讨海人尊敬他，在一个海岛，替他造起大庙宇，让他安居，接受香火。

“谁知道，从远处来了个行脚僧，找到海神爷，说自愿住在海神庙，当看庙和尚。海神爷心地善良，又觉得自己常常出海，庙里需要一个和尚，也就答应下来。

“和尚进庙后，开始的时候还规矩。过了些时日，花鱼的本相露出来了。他看到海神爷的妻子，长得端庄美丽，起了淫心，常常用言行调戏。海神爷获悉后，因为胸怀宽广，暂且容忍他。但是，他的忧愤，终被众渔家发觉了。

“众渔家报答海神爷，又难容秃贼，几番寻到海神庙，痛骂秃贼。那秃贼死皮赖脸，矢口否认，赖在海神庙里，分吃渔家供品，就是赶他不走。众渔家要惩罚他，又被好心的海神爷拦住。但是，赶不走秃贼，海神爷也终日懊恼。

“一天，秃贼乘坐布篷船，到渔埠游玩。他醉了，躺在布篷下的船舱里，呼呼大睡。没有多久，只见和尚穿着袈裟，跳到船尾，当着很多渔家妇女的面，解下裤子，就地小便。众妇女羞得四散逃走，还把和尚的丑行告诉当家男人。

“过了一会儿，好多受辱妇女的男人，气势汹汹地冲进船篷里。船篷里躺着个渔哥，还有那个和尚。男人们根据和尚盖在被子上的袈裟，一眼认出他是那个淫荡的秃贼，一阵拳脚交加，还扒下秃贼的裤子，把他阉割了。

“那个秃贼，再也不敢待在那一带，离开海神庙，逃到别处去了。

“事后，那个和秃贼同舱而卧的渔哥，笑着告诉众人，是他趁秃贼昏睡时，穿戴秃贼衣帽，扮成秃贼，惹怒众人，惩罚秃贼，帮助海神爷……”

阿水渔哥们听着故事，笑得蹲身捧腹。

老单伯敛起嬉皮相，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明白故事的本意吗？我不但是邀请海神爷听故事，而且告诉他老人家，讨海人需要神明保佑，神明也需要讨海人帮助。海神爷，我请你慈心大布，长居五号船，和讨海人共同合作，互相帮助，完成万里航程。讨海人不忘你的恩情，要用好鱼好肉祭供你。”

离五号船数米远的水面，任凭舢板漂泊的白柔，听着老单伯的故事，看着嬉戏的阿水们，她的内心又羞又乐。

潮汐时辰到了。五号船起了锚，逐渐加速，朝着夜海深处，长驱直入，迅速地消逝了。

“这班可爱又可敬的父老兄弟们，一定能横渡太平洋，回到家乡海。”白柔目送着五号船，默默祈告。

不多时，她愉快地驾着舢板，离开了。

白柔的舢板行进着。

在满天云影黑咕隆咚的水谷里，突兀拱出另一条舢板，飞快地冲过来了。

“白柔妹子，我在这里等你多时了。”前边舢板上，传来殷洋的叫声。原来，殷洋发现白柔前往五号船，主动寻找余舵柄，不由得醋劲大发。白柔离开五号船后，又驾着舢板在周围磨蹭，使他更加妒火中烧。五号船停在近处，他不敢贸然接近白柔，担心白柔重回五号船，余舵柄会找他寻事。他瞧着五号船驶离后，才从潜伏的暗处出现，拦住白柔。

“啊？啊！”白柔发现是殷洋，想到在险水滩殷洋强迫她的情景，不由得拼尽全力，摇动舢板，慌不择路地逃去。

“白柔妹子，我又不是海鬼，你慌什么？我是有正经事找你的。”殷洋眼巴巴地看着。白柔的舢板，有时坠下黑魑魑的浪谷，有时托上尖峭峭的水山，不无慌乱地喊着。他知道大船队停在不远处，不敢发动柴油机，担心惊动其他讨海人，闹出尴尬事，不好收场。

白柔看到殷洋又追又叫，险水滩的情景在眼前不断掠过，一股怨气冲上脑门。她虽然不善于操作柴油机，但是摇橹划桨熟门熟路，加上怒气生力，竟把舢板驾得飞快，越驶越远。

殷洋一声冷笑，抓起装有铁矛的打鱼梭镖，用力一掷，梭镖拖着细长的绳子，在空中成一条抛物线，准确地戳进白柔的舱板上。

“啊呀！”白柔好像被击中似的，差点吓倒在地。这柔顺的渔家女，被殷洋的恶作剧惹怒了，用力拔起梭镖，看到快马追来的殷洋舢板，急

里忘情，随手射了出去。

啪！说来也巧，那枝梭镖，不偏不倚地射在殷洋的脚边。殷洋又生诡计，叫苦不迭地发喊：“啊唷，肉被戳破流血了，快来替我包扎啊！”

白柔一听，激起了同情心，摇着舢板，驶向殷洋舢板。这时又一念头掠过白柔的心里：“咦！那梭镖是落在舢板上的声音，殷洋是在撒饵钓鱼呢！”

她急忙掉转船头，再次飞速逃跑了。

缩在舱里乱折腾的殷洋，听到舢板的淌水声远去了，一抬头，差点叫出声来：“啊呀，自己失算了。白柔利用自己歇橹停船的工夫，逃远了。”

殷洋气得狠狠地发誓：“白柔，我就是倒翻船，变成漂海鬼，也要把你弄到手！自己喜欢的女子，不能夺到手，老子不在太平洋做人！”

气急败坏的殷洋，眼看白柔的舢板渐入大船队中，只得摇着舢板，靠近九号船，把舢板拴在船桩上，跳上大船驾驶室。

收购船业务员苦脸伯，坐在驾驶室里，好奇地望着殷洋，问：“艚公，今晚，你连招呼也不打，独个儿离去，现在又气呼呼地回来，出了什么事？”

殷洋没好气地说：“苦脸伯，替我弄点酒菜！”

“也好！我的酒瘾也上来了，正要找个人畅饮一番呢！”苦脸伯说着，默默地来到自己临时寄居的小船房，掏出从收购船带来的烧酒，塞在腋下。他又进入低矮的船用灶房，扭亮电灯，找到一碟从其他渔场捕到的龙虾干，登上船房顶部的艚公房，边替殷洋剥虾倒酒，边问：“艚公，你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

殷洋狠声狠气地说：“那个诱人又恼人的白柔，对斜舵柄竟像虾子待海蜇，自动把身体附在他身上；对我竟像鱿鱼躲鲨鱼。更有甚者，我用带渔索的梭镖戳中她的船，是想把船拽住。她竟用梭镖射击我的身体，我差点去见海神爷。”

苦脸伯不相信：“哪有这种事？白柔姑娘那样柔顺善良，不会做出

过分的举动！”

殷洋争辩道：“我如果说谎，这张嘴是弹涂鱼拉臭泥的臀眼。”

苦脸伯的脸皮现出一副苦相：“白柔如果真的这样做，也太过分了。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追求她，她起码该清楚，买卖不成仁义在。你虽然是和斜舵柄竞争她们父女俩即将到手的百万资金，更重要的是真心实意地爱她。”

殷洋不服地嚷道：“我是真心喜欢她。我就是想娶她，当百万富翁。现今的世界，谁不是采取不择手段的竞争，获得金钱的！”

苦脸伯应道：“那你准备怎么办？船头撞礁头，是不是转舵呢？”

殷洋：“不！我的硬脾气，船头撞礁头，不是他碎就是我裂。他碎了，我能越过坎坷，获得白柔。”

苦脸伯：“我知道，你说的礁头，是斜舵柄。可是，如果一切手段都使完了，那条白柔鱼还是不食你的鲜饵，不中你的钓钩，怎么办？”

殷洋赌气地说：“老子就是当海盗，也要把她抢到手！”

苦脸伯吓了一跳。“这话就说过头了。好端端的讨海人，哪能去当海盗呢！”

殷洋酒气发作，继续使性：“老子当一次专门抢白柔的海盗，又怎么样？”

苦脸伯不敢再驳殷洋，改变口气道：“刚才，我不是有意得罪你。船各有舵，人各有志。自己择定的航道，谁也改变不了。不过，我是劝你，智取胜于硬抢。例如，全船队都知道，海心艚公要运款回国，医治病体。他一走，白柔也会跟去。白柔回到家乡，争夺她的对手更多了，你娶她的希望更渺茫了。你应该在渔场撒网，想出好计谋，抓紧时间行动。”

殷洋不以为然地说：“抓紧撒网是对的。不过，在渔场撒网捞她的时间有的是！”

苦脸伯灵感得很：“哦，她们父女如果留在鲸鱼海，那最好，会给

你创造更多的机遇。不过，如果斜舵柄也在鲸鱼海，你想得到白柔，还是困难重重。”

殷洋脱口而出：“那根斜舵柄，还不知插在太平洋的哪座渔场里，能不能见到大船队呢！”

苦脸伯批评他：“你如果是咒斜舵柄，这就不对了，都是讨海兄弟，不能为了一个女子伤了和气。当然，如果斜舵柄代替海心回国，没有留在鲸鱼海，你这样说话，还情有可原。”

殷洋的双唇动了动，想说出什么，又忍住了。

苦脸伯继续说：“如果斜舵柄离开大船队，倒使你有机可乘，得抓紧行动，把白柔弄到手，以遂你的心愿。”

殷洋想了想，说：“不管斜舵柄有没有离开大船队，我是要想计设法，把白柔引进我的睡舱，了却我的心愿。”

苦脸伯：“是啊，女人家水性杨花，谁跟她亲热一次，她就会跟随谁的。”

殷洋：“苦脸伯，你是过来人，请你替我再出点主意。”

苦脸伯想了一会儿，苦哀哀地叹道：“唉，你的运气，跟我何其相似。往昔，我也有个深情眷恋的船上女人。不料，一天夜晚，和我竞争她的贼子，竟然驾着自己的船，亮起我船的灯号，把那女子引到偏僻港湾，生米煮成熟饭，船女只好跟那贼子去了……不过，你甬学那贼子的样，一会坏了你的品行，二会遇到斜舵柄不好办。斜舵柄那样强悍的对手，我见了，他，小腿肚子直打抖。当然，如果他不在鲸鱼海，你尽可以放胆追逐白柔。”

殷洋火气直冒：“他就是铁舵柄，老子也要折得他弯腰！”他不管苦脸伯如何劝告，管自站起来，激动地来回转身，斩钉截铁地说，“反正，做一次贼是海盗，做二次贼也是海盗。我已经对白柔硬迫了一次，再迫一次又何妨！”

苦脸伯无可奈何地叹道：“唉！看来，我就是变成万吨马力的巨轮，也难于把你拖回来了。既然这样，你我又是同船同命运的咸水兄

弟，你引诱白柔时，我跟你一起去，可当你的帮手。”

殷洋挥拳一击苦脸伯的胸口：“苦脸伯，如果大事成功，我一定自操渔刀，剖腹挖心给你当下酒菜，豁出小命报答你。”

苦脸伯痛得揉胸口，说：“我个人没啥大希望了，只求你把捕到的鱼虾，全部归海鸽号收购加工，使我们船主多赚钱，我也多得些红利。”

殷洋夸赞道：“苦脸伯，没想到，你对自己的船主这样忠心耿耿。”

苦脸伯一拍胸：“人没有忠心，不如猪狗。”

殷洋：“我的伙计们，如果个个对我忠心，那就好了。”

苦脸伯：“我看你的伙计，都蛮不错，待你也蛮好，也听从你的渔令。”

殷洋：“也是的，也是的。”

苦脸伯：“其实，我不主张忠心不贰。”

殷洋：“这话怎说？”

苦脸伯：“我的意思是，用你们中国讨海人的话来表达，叫乘那条船，爱那条船好。我替海鸽号船主做事，对他尽忠心。又在你的船里居住，也对你忠诚老实。”

“好！只要你对我忠心，什么事都好说。至于全部鱼虾归你们收购，那是大嘴吐唾液，小事一桩。为了友谊，干杯！”

殷洋一提议，苦脸伯乐呵呵地干完大碗酒。

下半夜，从南太平洋西侧的风雪洋喷发出来的大风暴的前锋，继续在鲸鱼海逞威。加上月黑时光，黑乎乎的云海，因为浓厚而显得深不可测，因为广阔而显得遥不可及。互相挤压的云团，如滚滚墨浪。偶尔出现的漩涡形云流，向着鲸鱼海，沉沉地压下来，仿佛要把大船队吞没似的。

海面像一泓墨水，浓重而黯黑。船队的渔轮，各自的灯号不同，有的一盏红灯一盏绿火，有的单色的雪彩映辉，有的黄蓝相间，有的多彩放射，在墨黑的浪山水谷，反衬出星星点点的光亮。

黯黑幽深的远处，两条灯光熄灭的船只，如一大一小的鲸鲨，黑憧憧的体态，慢慢地驶进大船队抛锚的水域。两条船的消音设备先进，发出轻微的机器声，在每一艘渔轮旁边行驶着。大船的交通舢板，是两条尖头圆臀的快艇，像灵巧的海鼠，离开母船，一忽儿驶近一艘渔轮，一忽儿拢向另一艘渔轮的船舷，遇到渔轮驾驶室有人守更，驾快艇的人就发问：“中国讨海兄弟，有没有鱼虾要收购？”对方如果回答，有鱼虾收购，驾快艇者则说：“好！我们回去，向船长汇报！”快艇迅即转向，又向其他渔轮驶去。

那条大船的两条快艇查问了所有的渔轮，在大船队西北角黑魑魍的水域聚拢了。那条最大的船只的舱面，亮起一盏直流电灯灯光，灯光映出海盗头目铁船长的身形。黑船长从石岛号跳上鱿鱼号，焦急地问：“你查看了几艘中国渔轮？有没有发现一号带头船？有没有发现其他中国渔轮失踪了？”

黑船长应道：“中国船队共有二十五艘渔轮，搜查的结果，只剩下二十四艘渔轮。海心艚公的带头船泊在这里，倒是余舵柄的五号船神秘地失踪了！”

铁船长咬牙切齿地说：“难道海心像狡猾的老鱼，耍弄计谋，放出风声吸引我们盯梢带头船，暗中指使余舵柄运巨款回国？”

黑船长：“白海心那老滑头如果要弄我们，我们依仗自己的铁甲快船，定能追上余舵柄的木壳船的。”

铁船长斥道：“如果余舵柄逃离鲸鱼海，有两条水路：西北侧的风雪洋和东北侧的冰山海，我们不知道他走哪条路，要往哪个方向追？追错了方向，让他载巨款逃脱，老子用数月心血策划的阴谋，会付诸东流。”

黑船长猜测道：“照余舵柄的年龄，他还是头遭闯鲸鱼海，可能会走冰山海，他熟悉冰山海的海况。”

铁船长：“根据我们的情报船汇报，余舵柄是驶倒船的猛汉，也可

能走陌生的风雪洋。再说，如果海心耍计谋，用佯舵柄引开我们，自己再载款回国，也有可能性。”

黑船长：“他妈的，我们的情报船和南船长，全是草包，到现在也没有获得准确的消息。”

铁船长：“不过，南船长倒有个好计谋。他要你我抛锚停泊：在中国船队附近，一位中国人单独驾舢板离开船队，我们就可能逮住，从他们口里交代出巨款藏在哪条船里，哪条船载款回国，载款船走的是哪条航道！”

黑船长一阵兴奋：“撒下大网，不怕捞不到一条鱼虾！等到获得准确消息，我们立即追击！”

铁船长发誓：“据悉，中国船队进太平洋，差不多半年了。中国人的网，快捞遍太平洋了。他们聚集的款项，少说也有数百万。我们跟踪数月，受尽太平洋风浪的煎熬，长久地忍耐，过着清心寡欲的苦时光。打从老子吃这碗饭开始，从来没有这般艰苦。如果抢不到那笔巨款，那才是笨龟的子孙！”

黑船长也跟着发狠：“铁船长，你的鱿鱼号往哪方驶，我的石岛号就往哪方冲！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巨款抢夺到手！有了那笔巨款，我们一劳永逸，往后的日子，就光鲜了。”

鱿鱼号和石岛号海盗船，这伙海洋里的魑魅魍魉，向中国大船队潜去了。

十四

凌晨四更天，正值余舵柄的五号渔轮冲进南太平洋西侧的风雪洋时，太平洋大风暴像变化多端的巫师，收敛了出现在鲸鱼海的嘴脸，似乎销声匿迹。鲸鱼海的水天，现出不正常的静谧。天际依旧乌云密布，大船队四周夜色混沌。站在渔轮的驾驶室里，只见高大的桅杆与横在桅杆上的起网机吊杆，交叉成十字架，在昏暗的夜幕下，显得格外骇人。

海水也好似一潭死水，纹丝不动。唯有海面上飘散着浓郁的咸味，才使人感受到这是咸水海。

鲸鱼海西北侧和风雪洋相连接的水域，则是迥然相异的喧嚣动荡的景象。暴风像千万头看不到身影的海兽，发出如雷的咆哮，形成强劲的力波，在鲸鱼海产生震颤人心的巨响。风雪洋白茫茫的深处，携着雪花的风束，席卷大海，越来越烈。

九号渔轮上，殷洋不知是心事沉重，还是忧虑海况，彻夜未眠，从艤公房来到舱面，睁着因失眠熬红的眼睛，观察着西北方风雪洋的白花暴。不知为什么，他忧心忡忡地蹙起眉心的川字纹，继而眼角又射出开心的鱼尾纹。他看到苦脸伯尾随自己来到舱面，低声说：“苦脸伯，我到驾驶室使用对讲机，你在舱面待一会儿。”

苦脸伯：“有什么天大的秘密，不能让我知道？你们中国人的心地真狭窄！”

殷洋笑道：“多捕鱼，少说话，这是中国讨海人的规矩。”

苦脸伯：“你是不是用对讲机当饵料钓白柔，又怕我洞察内情？”

殷洋不置可否地笑笑，管自登上驾驶室。

中国东海渔家的规定，夜间漂海的渔船，午夜前由帮舵工掌舵，午夜由驶船艤公掌舵，四五更天则是生产艤公驾船，以便让他找到好渔

场，次日能够撒网丰收。这时，九号船驶船艙公路丁，看到生产艙公进驾驶室，以为殷洋前来接舵，二话没说地离开了。

苦脸伯在舱面截着路丁：“老艙公，你不能进睡舱休息，殷洋艙公不是接班，而是使用对讲机。”

路丁不解地问：“船停泊着，他哪能发现大鱼群？”

苦脸伯：“他使用对讲机，是要捕获白柔姑娘，不是撒网捞鱼。”

路丁嘟哝着：“这是怎么回事？”

苦脸伯：“说实话，我虽然来你们船上为的是替船主拉生意，但已和殷洋艙公交上朋友。有时，为了讨他欢心，顺他的意，替他出出主意。可是，说心里话，我不想让殷洋艙公滑入犯罪的泥潭。”

路丁：“这条黑白大鳗，心有些邪，劲有些狠，还不至于去犯罪吧？”

苦脸伯：“难说。近些年，你们中国改革大潮涌动，钱潮也泛滥，对殷洋的心，腐蚀得厉害。他爱白柔也未尝不可。可是，他却多次扬言，如果白柔继续拒绝他，他就是当海盗，也要把白柔抢到手。这话太邪了。据我观察，他抢白柔，包含着要抢夺白柔父女俩的财产之心。开始，我也希望他当上百万富翁。后来，听到他要当海盗夺财产，我的心都慌了。”

路丁也急了：“那怎么办？他是不是利用对讲机，跟事先认识的海盗联系，帮他抢白柔？”

苦脸伯沉吟道：“按常理说，他不会做得这么狠。按他现今的心态，也难保他不作绝事。反正，昨晚他和我商议，他要把白柔哄到偏僻的海涯，迫她答应他。我担心他做得太过分，假称到现场帮助他，到时也好帮助白柔脱险。”

路丁：“这也怪，他既然要对白柔下手，怎么又同意带你到现场？这条黑白大鳗，一面白一面黑，真让人看不透。不过，苦脸伯，让你多操心了。”

苦脸伯叹道：“我也是夹在窄水道的船，左右不得。一方面，我应

该帮助朋友获得心爱的姑娘，变成百万富翁；另一方面，我不能看着殷洋艧公把船队搅得四分五裂。你们船队多捕鱼虾，我们船主能多赚钱，我也能多分红利。我是担着掉海的危险，脚踩两条船。”

一会儿，殷洋拎着对讲机，从驾驶室走出来，跳上舢板，一看，苦脸伯早就蹲在舢板的舵位里。殷洋不无气恼地问：“苦脸伯，你真的要跟我去凑热闹？”

苦脸伯尴尬地笑道：“艧公，说心里话，我想帮帮你，把白柔渔姑弄到手。”

殷洋：“你在现场，碍手碍脚的，怎么帮我？你是不是担心我做得太过分，想去帮白柔脱身？”

路丁在九号船舱面应道：“艧公，刚才苦脸伯跟我说，我们讨海人野，不少人采用把渔姑骗到大海礁盘上的手段强迫就范，这样做太无耻。苦脸伯愿意帮你劝说白柔，岂不是更好！”

苦脸伯：“再说，我若劝不回渔姑的心，由你爱怎么干，我可不管了。”

听了路丁和苦脸伯的话，殷洋才强制着愤怒，嘴里自言自语：“那也好。”

苦脸伯紧接着说：“那就好啰！我们走吧！”

为了不惊动其他渔轮，殷洋没有发动机器，用木橹驱动舢板，向鲸鱼海西北方向荡去。

就在殷洋进驾驶室用对讲机时，一号带头船上，由于海心艧公身体患病，船只处在停航状态，不需生产艧公驾船寻渔场，帮舵工阿乐哥自告奋勇，代替海心艧公在驾驶室守更。

不用操舵驾船，守更人很清闲。从午夜开始，阿乐哥就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舱面徘徊着，眺望着西北方的风雪洋。

彻夜未眠、踟躅舱面的是白柔。自告别余舵柄，避开殷洋，回到带头船后，她想着即将单船闯荡风雪洋的余舵柄，心里像七上八下的吊桶，十分不安。尤其是看到远方的风雪洋刮起白花暴，她真想跪下去，

向海神爷磕头，求他保佑余舵柄他们安全脱险。

性格开朗的阿乐哥，透过茫茫夜色，看到那个影像依稀像白柔，真想逗逗趣。可是，当他发现，白柔的脸不时地朝着风雪洋方向微微仰起，夜色遮不住她双眼的泪光，他的心突然沉重起来，再也没有逗乐的兴趣了。随后，他也瞭望着风雪暴烈的远洋，忧心如焚地惦念着陷身其中的余舵柄他们。

突然，供艨公指挥生产的报话机，响起了有人要求通话的声音。阿乐哥知道，大船队统一使用的频率是保密的，只有船队内部人员才能使用。他立即抓起对讲机，呼叫：“我是一号带头船阿乐哥，有什么情况？”

对方的声音低微沙哑：“阿乐哥，我是五号船，我要和白柔讲话。”

阿乐哥仔细一听，对方似乎不是余舵柄的音腔。但听到五号船呼叫白柔，高兴极了，搁下话机，头伸出驾驶室玻璃窗。他刚想喊白柔，一看，白柔正在黑暗的角落，望着风雪洋方向。她那婀娜的身姿亭亭玉立，洁白的脸蛋肃穆凝止，灵秀的双眼微微眯合，微红的嘴唇默然祈求，双掌合十。

阿乐哥装腔唤道：“白柔妹子，我是你的舵哥。”

他连声叫了几遍，白柔还是没有察觉。显然，这知书识礼的渔家女，被大海神异的氛围融化了。此际，她忘却了周围的一切，甚至忘却了自我，以万分虔诚的心，央求神灵，保护她的舵哥，载着讨海人的血汗钱，顺风顺水地航行。

阿乐哥被白柔的情态感动着，凑近过去，喊：“不要呆看了，你的郎君，喊你对话呢！”

白柔听他半真半假的口气，疑惑地问：“甭哄人了。”

阿乐哥：“谁哄你了？斜舵柄要和你说情话呢，快上来！”

白柔急急地登上驾驶室，一把抓过话机，问：“舵哥，你怎么样了？现在哪里？”

“妹子，我们船在风雪洋陷进大海暴，只得折回鲸鱼海。因为携带

巨款，如果回大船队，担心海盗追踪，只得停在鲸鱼海西北角，一俟风暴减弱，立即起锚回国。舵柄艚公见你心切，已经驾着舢板，趁夜色掩护，前往会你了。请你立即驾着舢板，朝西北方向行驶，看到二黄一红的灯号，就是舵柄艚公驾的交通舢板了。”话机里，传出沙哑的声音。

“好！我马上驾舢板去！”白柔依稀觉得，话机里的声音很熟悉，一时又想不起是谁。她的心情异常激动，巴不得立即飞到余舵柄身旁，不管三七二十一，爬到舱面，跳下舢板。

“哎哎，你到哪里去？”阿乐哥拉住舢板，不放行。

“舵哥被风暴迫回鲸鱼海，让我去一趟。”白柔应道。

“哦，是这般织女会牛郎的大好事，理该放行！”阿乐哥刚要松开缆索，又想到什么，问：“要不要告知海心艚公？黑天黑地的，他不会让宝贝女儿去乱闯！”

“嘘！轻声！你这冒失鬼，想让我走不成吗？松缆！”白柔央求道，“再说，等一会儿，天就亮了，担什么心？”

“那么，我把对讲机的副机拿来，让你带去，万一离远时，和我通话，也使你阿爸放心！”

每艘渔轮的对讲机，装在机房里。阿乐哥进入驾驶室，拿出艚公用的副机，交给白柔。白柔怕惊动阿爸和船上的人们，不敢发动柴油机，摇着木橹，晃晃荡荡的舢板，渐渐地隐入西北方的夜海深处了。

但是，舢板微弱的荡水声，依然躲不开海心的耳朵。他警觉地爬起来，穿好棉衣棉裤，登上驾驶室，发觉阿乐哥不在里边守更，寻找着：“阿乐哥！”

阿乐哥送走白柔后，到尾舷方便了一下，慢腾腾地走到驾驶室，嘟哝着：“老艚公，有桩事向你汇报，刚才，五号船报告，他们无法穿越风暴横行的风雪洋，暂时退回鲸鱼海，又怕回船队露形迹，泊在偏僻的鲸鱼海西北角水域里呢！”

“哦，这就怪了？这种行径，和余舵柄艚公的性格，像硬骨海牛变成软骨柔鱼呢？”海心艚公说着，亮闪闪的目光穿刺着夜幕，往海面一

扫描，断然喝问：“带头船舢板怎么不见了？是不是有人去找余舵柄了？”

阿乐哥支支吾吾地应道：“是白柔硬要去见舵哥……”

海心艚公急得一阵咳嗽：“你们啊，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甭看这水域平坦如镜，里头潜着黑鲨白鲸！赶快追回白柔。”

“可是，一艘渔轮只有一条舢板。……对了，我让白柔带上报话机副机，我们到机房，用报话机总机呼叫她回来！”阿乐哥带着海心艚公，冲进机房，调整了频率。海心艚公呼叫：“白柔阿姆，听到我的呼叫吗？”

话机里传出白柔的欢叫声：“阿爸，我看到二黄一红的灯号了，那是五号船舢板，舵哥来接我了，放心吧！”

“白柔！白柔！”话机里响起关机的咔嚓声，任凭海心艚公怎样呼叫，也没有回声。海心艚公急得团团转：“这不知天高地厚的阿姆，哪知太平洋的险恶，风暴、恶鱼、海盗时时会遭灾！她是让爱情迷昏了，才独闯蛮荒凶险的野海！”

阿乐哥也慌了：“那怎么办？开动渔轮，紧急追击？”

“好！”海心艚公闷想了一阵，说。

一号带头船上，艚公唤醒了伙计们，经过一阵奔忙，拉起扎进深海底的铁锚，发动了柴油机，慢慢行驶起来。带头船经过相邻泊锚的七号船，变得谨慎的阿乐哥询问道：“老艚公，是不是向阿雄艚公借一条阔头舢板？”

海心艚公犹豫道：“不久就要天亮了，船只要分散撒网，不知会不会影响七号船生产？”

阿乐哥：“渔网没有出事，舢板闲搁着。再说，如果我们追寻白柔时遇到险情，没有舢板会误大事的。”

“那好吧！”

阿乐哥跳到七号船舢板上，向七号船驾驶室呼叫：“告诉阿雄艚

公，借用一下舢板，去寻找白柔！”

在驾驶室守更的阿雄应道：“尽管带走舢板，老艚公，鱼长大了雌找雄，女儿长大了想老公！哈哈……”

带头船拖着舢板，冲向黑天暗地的远海了。

鱿鱼号的魔影，围绕着大船队，终夜不息地巡行着。

也是四更天，微型报话机突然响起来，传出海盗情报船南船长的声音：“铁船长，情报船报告，我们停在船簇中，发现中国人中计了，有两条舢板离开中国船队，一先一后地驶向鲸鱼海的西北角。”

铁船长：“舢板里有什么人？”

南船长：“早些离开船簇的舢板，是中国九号船的殷洋艚公和苦脸伯。迟些离开的，是海心艚公的女儿白柔。”

“好啊！鲜嫩的鱼虾最好吃。”铁船长想了一下，同时呼唤，“情报船南船长，石岛号黑船长，你们同时听着，我驾鱿鱼号，前往劫持海心的女儿。你们两条船，分开停在中国船队的西北侧，防止中国船救援海心的女儿。从长远着想，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们不要暴露身份。”

南船长回话：“我知道了。”

黑船长应声：“我也听清了。铁船长，祝你一举擒获那小娘儿。”

铁船长：“擒个小娘儿，易如捞条小虾蛄。只要施点压力，小娘儿就会招供。到那时，巨款放在哪条船上，哪条中国船运款回国，从哪条航道运款回国，神秘失踪的余舵柄的五号船到哪里去了，干什么去了，就一清二楚了。”

铁船长和两个头目商量好计划后，鱿鱼号加大了马力，朝着鲸鱼海西北角水域急驶而去了。

鲸鱼海西北角水域，在太平洋大风暴即将降临前夕，暂时显得格外的静谧。黑乎乎的天庭下，点缀着稀微的磷光。

驾着舢板的白柔担心地想：“阿爸很快会获悉，我单独去见舵哥。他会严令我回带头船，得关闭和带头船通话的对讲机。”她啪地关上对讲机开关。

她又想：“我单独驾舟远走，万一遇不上舵哥，确有险情。为了抓紧时间找到五号船，必须开动柴油机，加速行驶。”

她虽然不善于操作柴油机。但是，从小到大，她常看讨海人的操作。于是，她学着讨海人的样子，把柴油机的调速器推到全速前进的挡上；又转身，旋开油管闸门；再蹲下，一压电动机开关。顿时，柴油机吼起来了。

舢板飞速驶去，很快进入鲸鱼海西北角水域，但见四周无光，不见船影。前方的夜色异常昏暗，像座幽暗的洞天。海面上稀疏的磷光，闪着微弱的银蓝色火光。

白柔又发现，那座鬼火微亮的洞天里，隐约闪出二黄一红的号灯。由于夜色的遮蔽，灯光淡淡的，显得孤独凄清。

那微弱的灯号，顿时像炽烈的火焰，烤得白柔的胸口热腾腾的。尤其是那盏淡红色的灯，在她的想象里，幻化出一艘渔家新人当新房的船，桅梢尖舵杆顶船头上挂满红灯，船房舷帮舵位贴着大红双“喜”字，舱面挤满大手抓鱼大嘴灌酒的咸水汉。船舱当洞房，舱壁漆得闪亮，舱底红板做床，毛毯棉被堆满舱角，穿着棕红色衣裳的新郎新娘跪地磕拜。她们面前放着披红绸带当证婚神的海神金身，敬奉海神爷的，是两条代表新人的红鱼，浑身红鳞闪耀，还插着红香袅袅吐烟。这种船家男女的婚礼，说明讨海人最重要的是祈求平安，平安就是最大的幸福。

很快地，白柔从幸福的氛围里清醒过来，她知道距余舵柄的舢板看似很近，其实尚远，必须用对讲机呼唤。她打开对讲机，调到特定的频率上，发出激情的颤声：“舵哥，快驾船来接我。”

可是，白柔根本没料到，前方舢板上，不是她的舵哥，而是另一位引诱她上钩的人。那心地邪恶的人，因为担心白柔听到声音会辨出真假，关闭了对讲机。

白柔天真地想，也许舵哥没有携带对讲机。因此，她一边快速前进，一边举起装着代表带头船的三盏红色号灯的灯柱，高高地晃动着，

召唤着前边的舢板。

白柔不管把三盏红灯举得多高，前边的舢板似乎没有发现，依然不紧不慢地行驶着。而那只舢板的前方，则是黑魑魑的远洋、波涛汹涌的恶海、荒凉恐怖的野水。然而，被爱情笼罩着的白柔，不顾一切地驾着舢板，一股劲儿地向前边追去。

引诱白柔驶往荒野远海的舢板上，有两个人：一个是殷洋，一个是苦脸伯。殷洋一手掌舵，一手操纵柴油机快慢挡，观察着和白柔舢板的距离，随时调整舢板前进的速度。

闲站在中舱里的苦脸伯，变得比殷洋还要着急，不时地东张西望着，仿佛在黑茫茫的海涯，寻找着什么。他看到殷洋操纵着舢板，继续引诱白柔的舢板，驶向鲸鱼海的偏僻角落，忍不住说：“艚公，眼看离开鲸鱼海，到达冰山海和风雪洋的交界处，万一遇到险情，不太好吧？”

殷洋应道：“刚才，我把对讲机打开了一会儿，听到海心艚公呼唤白柔回带头船呢！说不定，海心艚公会驾着带头船，前来寻找女儿。如果被带头船追上了，就会在老艚公面前露丑呢！如果白柔跟我进了冰山海，他们就看不到我们。”

苦脸伯听罢，静默了一会儿，发现殷洋渐渐地改变了舢板的航向，竟把白柔引向正北方的冰山海。他惊慌地叫起来：“艚公，不能这样做！冰山海险恶，不能让白柔和我陪你冒险！”

殷洋大声笑道：“冰山专撞大轮船，小小舢板，吃水很浅，在冰山间的水面漂浮，自由又轻松呢！天快要亮了，不借冰山掩护，难以挡住海心艚公的眼光。再说，我们不匿身冰山海，白柔追近了，会发现你我，前功尽弃呢！”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苦脸伯的神色，显得惊恐、苍白。

再说那艘海盗船鱿鱼号，关闭了所有的灯火，仗着两台大马力柴油机的驱动，像个黑魑魑的大怪物，离开船簇停泊的水域，犁出两道雪浪翻滚的水带，飞闪地射向鲸鱼海西北角。驾驶室里，铁船长和海盗舵手的双眼扫描着水面。拂晓前的海天，显得格外漆黑，只有船舷溅起的浪珠和水底荡出的磷火，闪着银蓝色的寒光。桅梢尖的云天和船底下的海

水，时隐时现着模糊的黑影。没有发现舢板的灯光。

“那两条中国舢板，难道钻进海底了？打开雷达屏幕，瞄准西北方、正北方、东北方的水面，全面搜索。”铁船长命令道。

雷达屏幕闪亮起来，开始扫描大海。这是小型船用雷达，能够查清天空飞行物、海面冰山岛屿和海底深浅，尤其对装着柴油机等金属机件的船只，更会清晰地显示出来。一会儿，强盗船舵手报告：“正北方水域，发现两艘小船！”

铁船长：“是我们搜捕的舢板，竟然改变航向，向冰山海驶去。快速追击！”

铁船长亲自掌舵，海盗船掉转船头，瞄准正北方的冰山海飞驰奔去。

几个小时后，黑暗消逝了，带着彩霞的晨光，渐渐显现。“可用望远镜观察了。”海盗船舵手在旁边建议。这位名唤“马来老大”的中年人，在晨光下显得矮墩墩的。

铁船长拿起望远镜，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鱿鱼号前方的舢板，像一片秋天的树叶飘动着，上面有个穿红着绿的人影。铁船长狞笑道：“哈，捉住海心艚公的女儿，不但可以获得巨款的下落，还能迫使海心和余舵柄以款换人！”

铁船长的望远镜又瞄向更远。白柔舢板的前边，冰山海已经清晰可见。铁船长疑惑地说：“真怪，最前边的舢板，怎么藏进冰山海里？莫非想把白柔诱进冰山海？”显然，这个海盗头目对两条舢板的情况很了解。他想了一下，说：“马来老大，为了防止鱿鱼号暴露身份，不能用鱿鱼号捉中国人，我俩亲自驾快艇，捕获海心的女儿！”

铁船长把驾驶室托付给其他海盗，让鱿鱼号在远离白柔舢板的水面漂荡着，自己和马来老大驾着快艇，如飞地驰向白柔舢板。

也是在晨光初现的时刻，鲸鱼海西北角水域，航速比海盗船稍慢的一号渔轮，来回行驶着。由于设备陈旧，渔轮没有雷达扫描器，不能搜索远距离水域。白柔又关闭了对讲机，任海心怎样呼叫，就是没有应声。他的对讲机里，倒是传出路顺艚公的呼叫：“海心艚公，带头船怎

么连夜离开大船队？”

海心髹公应道：“路顺髹公，我正要传呼你，请你代理带头船髹公，带领大船队寻捕鱼群。”

路顺：“你们现在哪个水域？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故？”

海心：“余舵柄髹公遇到暴风，回转鲸鱼海，白柔擅自去找他。带头船在寻找他们。”

路顺：“我带几条船来协助你们找人，行不行？”

海心毅然发令：“不行！鱼汛一刻值千金，你带领船队，立即投入生产！带头船找女儿耽误的产量，由我个人赔偿！”

路顺犹豫地应道：“那……老髹公，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

“好吧！”海心髹公放下对讲机，继续观察着海面。海面空荡荡的，没有一条船影。他们焦急如焚地呢喃：“这两个阿媯，把船驶到什么地方去了？”

可是，海心髹公不知道，由于殷洋临时改变航向，朝正北方驶向冰山海，白柔的舢板和追捕她的海盗船，也一同紧随而去。航向偏一厘，水面差千里，带头船根本不可能发现，遥远的冰山海，白柔的舢板正陷入可怕的深渊。

白柔看着余舵柄舢板的灯号，向北边的冰山海移动，大惑不解地想：“舵哥怎么把舢板驶向冰山海？难道要我到冰山海约会？”

白柔借助刚刚显露的晨光，看到前边舢板的灰影，真的漂入冰山海了，那炽热的恋情骤然消退，心里的问号越来越大。她清醒地观察着，降低了舢板的速度，慢吞吞地漂向冰山海。

晨光越来越明亮起来了。前方，藏匿着殷洋舢板的冰山海，或许是处在低潮汐，一块块冰山的峭尖，如山魃尖利的牙齿，突突露出，光色怵人。冰山之间，则是一条条水道，弯曲曲，窄巴巴，仅仅可供小舢板穿行。

海面上的云端，太平洋大风暴来到的前夕，长时间地维持着惊人的

平静。正是这种平静的表象，掩盖着可怕的战斗。这战斗，仍是南太平洋海战的一角。它的地点，就发生在位处南太平洋北涯和西北涯的冰山海。

冰山海水天的异样景状，是一片奇怪的绯红色，把微波细浪的海面染成红色的丝绸形态。海面反射出的光，在低空也映出一片淡红的晕，尽管隐隐约约，却是南极地区稀罕的光调。

但是，南极边缘的天空，依然维持着寒冷的本色。一座座凝固的冰山，没有丝毫的暖和芳香，只有冷酷和严寒；没有丝毫的温顺和柔和，只有强暴和坚硬。而它射出寒冷的光束，射向冰山海，无情地戳碎了彩霞的美景。于是，冰山海上下，刚刚出现的晨光里，透出一种阴飏飏的寒气，使白柔浑身冰凉，连连打着冷战。

一种不祥的声音，袭入白柔的耳朵。她仔细窥视，是一条外国的快艇，向自己飞快驰来了。猛地，她的快捷的感觉，像陷入严寒的朔风，颤抖了几下。她稳住慌乱，以机器加大橹的双重力量，驱动舢板的速度。

快艇更急疯了！它近乎凌空飞越。驾驶快艇的铁船长，用手当喇叭，发出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姑娘，停船！”

铁船长和马来老大的神态，惹起白柔更大的怀疑。舢板也像深谙人性一样，一头靠近冰山海边缘。

白柔面对险海，抬眼寻觅。她发觉，原先以余舵柄的名义，引诱她进入冰山海的那条舢板，停在冰山海深处的水道上，时隐时现。她一边操纵舢板，一边举起装着三盏红灯的灯柱，开亮了大船队规定的求救信号，以单盏红灯，一闪一闪。或许是晨光太明亮，三盏一闪二灭的红灯，缺乏明显的差别，没有引起前边舢板的注意。

匆忙中，白柔惊觉，自己过于恐慌，竟然忘了使用对讲机。她快速调好频率，大声呼叫：“舵哥，余舵柄艄公，我是白柔，我遇到外国歹徒追袭，快来救我！”

供中国近海生产使用的对讲机，功率很小，甭说远在风雪洋的余舵柄听不到，就是位处风雪洋和冰山海交接处的海心艄公，也没有回音。但是，躲在前边水道里的殷洋，却清清楚楚地听到了白柔的呼救声。刚

才，他看着白柔中计，驾舟冲近自己舢板，得意扬扬。此刻，他有点慌张，忘记了改变自己的音腔，朝着对讲机，夺口而出：“啊！白柔妹子，追袭你的，到底是什么人？”

对讲机里，响起白柔的惊愕的结巴声：“啊！你怎么是殷洋艄公？舵哥呢？舵哥在什么地方？”

殷洋看了一眼旁边的苦脸伯，一口打断了白柔的问话：“我和余舵柄的事，我再向你解释。你赶快细细察看，是什么人追击你？”

白柔叫嚷起来：“啊唷！我看清楚了，是两个外国海盗！他们的快艇上扬起黑色骷髅旗，命令我停船！”

“白柔妹子，你在冰山海四周转一下，我来救你！”殷洋喊叫着，发动了柴油机，摇起了大木橹，向白柔舢板方向飞速行驶过来。

“艄公，你管自摇橹，由我掌舵！”苦脸伯跳上舵位，想接过船舵。看到殷洋把舵杆夹在双腿间，不让他掌舵，他生气地说：“殷洋艄公，不是我怀疑你，你把着舵杆不放，是不是事情闹到这种地步，还要自己掌握舢板，擒获白柔？”

苦脸伯采用激将法，可是不知为什么，殷洋就是不交出船舵。殷洋的双臂摇着木橹，拼命伸长脖子，观看白柔所在的冰山海角落。

那座隐蔽着白柔的冰山群，夹着一条狭长的水道，有四五米宽，两侧流泻的海水会合着，冲突盘旋着。这时的水流，充满整条水道，上下翻飞，左右激荡，急急奔泻。

看着冰山水道的情形，不知出自什么缘由，殷洋脸色变得蜡一样的黄，额角上抽起道道斜纹。

“唉！我真不该啊，陪你们中国人出海遭难。我出事了，合家老小靠谁养活啊！”苦脸伯又出现苦态，自责自怨。他不时地瞅瞅殷洋的神色，惊诧地问：“艄公，你是怎么了？不过，我总是你的朋友，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帮助你的。除非你暗中勾结海盗，来帮你抢获白柔，那我要和你分道扬镳了。”说着，他以期待的目光盯着殷洋，听他怎样回答。

驾船向前冲刺的殷洋，变成一个怪僻人，任凭苦脸伯怎样唠叨，就是一言不发。沉默良久，他紧合的双唇，突然爆发出哈哈的声音，那熬夜通红的眼角，闪出亮亮的泪光。

苦脸伯被癫狂似的殷洋吓得噤声了，一屁股坐在舷帮上，惊惶地看着对方。

离舢板十多米远的地方，是一块巨大的大冰盖，像白皑皑的圆帽浮在水面。冰盖周围，浮动着密麻麻的小冰块。那条海盗快艇，正在发狂地追逐着白柔的舢板。白柔的舢板东冲西荡着，灵巧地利用着浮冰，阻挡快艇的追击。快艇上的铁船长和马来老大，担心被中国人认出面目，都戴着大口罩。由于海面上浮冰众多，快艇只得慢速行进。

殷洋咬着牙骂了一句什么，突然拽动舵杆，舢板竟然改变了直冲海盗快艇的方向，绕着大冰盖拐弯行驶。苦脸伯见状，大声叫喊：“艄公，你难道真的想避开海盗，不救援白柔？”他一边喊着，一边去扳舵杆，想改变舢板的航向。

可是，殷洋的双腿像粗壮的铁钳，紧紧地钳着舵柄，任凭苦脸伯怎样用力，一动不动。苦脸伯怒吼起来，手指直冲殷洋的脸：“黑白大鳗，你如果真的不是海盗的儿孙，就该马上救援白柔！”

霍地，殷洋全身一抖，双腿转动舵杆，小舢板从冰盖一角飞腾而出，直朝强盗快艇的左舷撞了过去，一边怒骂：“苦脸伯，让你看看谁是海盗的儿孙！”

“先捉住这两个中国咸水鬼！”戴着白口罩的铁船长，闷声闷气地命令掌舵的马来老大。强盗快艇仗着飞闪的速度，左舷擦过殷洋的舢板头部，又掉转头来，向舢板的舷帮冲过来，企图拱翻舢板，让冰水冻僵殷洋两人，把他们捉上快艇。

海盗根本没有料到，在他们转动快艇时，殷洋也同时转动舢板，眨眼间，舢板的头部对准快艇的头部，在白白花花的水面飞驰着，眼看要撞个鱼死网破了。

“啊唷！没有命了！”苦脸伯吓得连声喊叫，朝着殷洋急步倒退，脚底一打滑，背部重重地摔在殷洋的身上。殷洋被撞得一颠簸，双腿间的舵柄一打转，舢板向右偏过头，左舷被快艇撞得咔嚓一响，舢板禁不住

惯性的冲力，砰地冲上大冰盖的边缘，搁浅了。

看着强盗快艇灵活地闪转着，迅速冲向舢板，殷洋想拖走苦脸伯，又看到他像搁浅的水母瘫在舱面，犹豫了一下，松开他。他向远处看了一眼。几十米开外，白柔的舢板正朝冰山海深处逃窜。殷洋似乎是为了争取时间，腾地跃上大冰盖，随手携带着一根梢尖装铁钩的撑篙，伸进舢板舵位，想把苦脸伯钩上大冰盖。可是，苦脸伯不知是摔伤还是吓瘫了，趴在船上。海盗铁船长的动作何等敏捷，呼地跃上舢板，嗖地抽出手枪，对准瘫痪的苦脸伯，命令随后跟来的马来老大：“把他捆住，拉到快艇上！”他的枪口又转向大冰盖上的殷洋。可是，海盗却没有开枪，只是向殷洋喊叫：“殷洋艄公，大伙都是吃海洋饭的兄弟，到我们船上来吧！”

殷洋往几米远的冰盖凹坑里一跃，弓着腰躲避枪弹。冰坑底部海水里，有一头海象，两米多长的身体颤巍巍地爬出冰窟窿，四肢扑闪地攀上冰盖顶部，眨巴着小眼睛，注视着冰盖上的一场战斗。

海盗铁船长操着半通不通的中国话，继续吆喝着：“殷洋，只要你告诉我，哪条中国船运款回国，我们放你一条生路！”

不知怎的，殷洋躲在冰窟窿里，不往远处逃奔，也不搭腔，和海盗们相持着。

铁船长和马来老大显然知道，上冰盖会滑倒，说不定会滚进海里。为了想把殷洋诱上自己的快艇，他俩退回到捆住苦脸伯的快艇上，驾着快艇，慢悠悠地退离舢板，企图等候殷洋爬上舢板时，快艇掠水飞驰，劫持殷洋。

可是，殷洋眼看铁船长不开枪，便晃荡地离开冰窟窿，慢慢地接近舢板，站在舢板旁边犹豫着。

铁船长终于忍不住了，一推快慢操纵杆，快艇霍地犁开冰水，飞快地驰向舢板，准备逮人。

殷洋见铁船长驾着快艇急驰而来，又摇摇摆摆地离开舢板，向冰盖顶部攀登。

就这样，双方来回地拉锯着。

快艇上，被捆在舱面的苦脸伯，满脸苦相地盯着这一奇怪的场面，怀疑殷洋和海盗互相勾结，故意变戏法瞒骗他似的。他突然听得一阵柴油机声，倏地抬起头来，原来白柔趁海盗们袭击殷洋的机会，摇快橹，荡快舟，舢板逃离而去，又突兀发动了柴油机，舢板飞快地驶入冰山海深处了。苦脸伯似乎过分惊喜而失态，竟然大声喊起来：“白柔渔姑，快逃走啊！”

铁船长好像想到什么，向冰山海深处看了一眼，暴怒如雷地吼起来：“马来老大，两面包抄！先抓住殷洋，再追赶白柔，别让那小娘儿逃走！”

马来老大扑地跳上船，独个驾着快艇，绕着冰盖转了半圈，停在冰盖另一侧，跃上冰盖，配合已经上冰盖的铁船长，从左右两侧夹击殷洋。他俩一步一步地挪动着，接近位于冰盖顶部的殷洋。同是闯海汉，他俩也熟悉使用撑篙。马来老大手里的装铁钩撑篙，和殷洋手里的撑篙，在冰盖顶部的上空忽忽闪掠，啪啪击打着。这时，铁船长把手枪插进枪套里，一手抓起张开兜网的铁圈，向空中猛力抛去，准确无误地扣着殷洋。殷洋连同撑篙，整个儿装进了网兜。两个海盗猛扑过去，捺倒了殷洋，把他横捆直绑起来，抬进快艇。海盗把殷洋和苦脸伯捆在一起。苦脸伯一脸哭腔：“艚公，你也被捉住了！”

铁船长用英语命令马来老大：“把他们的口塞住！”

在苦脸伯和殷洋的挣扎中，马来老大用帆布堵塞了他俩的嘴。马来老大小声地问：“铁船长，舢板要不要拖走？”

“拖着中国舢板，遇到中国渔轮，会暴露目标。”铁船长狡诈地应道。

“是进冰山海深处搜捕白柔，还是把这两人带回鲑鱼号？”马来老大又问。

“那小娘儿逃得很远，现在又是退潮汐，冰山露出水面，更让她容易藏匿。还是先把两人带回鲑鱼号，等候涨潮时，冰山沉入海底，再用快艇追捕白柔。”铁船长说道。

“这样会不会失去追击运款回国的中国船的机会？”马来老大不无忧虑。

“冰山海水道险恶，风雪洋海暴卷天，中国船航速缓慢。只要逼迫这两人供出情况，我们的铁甲船马力强大，会赶上中国船，截获巨款的。哈哈哈……”铁船长狂妄地笑起来。

快艇呼呼生风地驶向冰山海外边的鱿鱼号海盗船了！快艇背后，那被丢弃的舢板孤零零地漂浮着。刚刚匿进水里的海象，竟然爬上舢板，一屁股坐在舵位上，眨动着目光，望着远去的海盗快艇……

十五

在惊慌失措中，白柔操纵的舢板，虽然在寒光刺人的冰山海东奔西窜着，但始终没有远离殷洋和海盗对峙的大冰盖。一有机会，她就接近大冰盖，绕着大冰盖，团团打转。

几个小时后，大冰盖方向，机器的喧嚣声消失了，死一般的寂静。

萦回于白柔心里的意念，更加强烈了。她一咬牙，一扳舵，再次驱动舢板，不顾一切地驶近大冰盖。

只见殷洋的舢板，孤零零地泊在大冰盖边。只有那头海象独立在舵位，东张西望。

使白柔困惑的是，被海盗丢弃的舢板上，木橹、柴油机和船舵都完好地搁着，好像没有发生过厮杀搏斗；连那对讲机，也摆在舱底，静候着主人归来。

白柔警惕地观望远方。从眼前冰坨重重叠叠的海面，直到烟波渺茫的远方，真像垒满坟堆的荒野。

白柔触景生情地想起风雪洋里的余舵柄，又担心被海盗掳去的殷洋和苦脸伯，不禁悲怆起来。悲情生联想：这灾难深重的太平洋，是不是埋葬讨海人父兄的地方？难道父兄们遭灾了？不然，海面为什么缀满白花？这些白花，可是祭悼亡人啊！

想到这些，她扑在舢板舷上，伤心地哭了。

风越刮越大了。天穹苍白，海面雪亮，天光水色在低空交织成白蒙蒙，使眼前模糊不清。而冰山刺骨的寒潮，侵袭着白柔的身心，使她感到昏眩欲坠。

这时，她才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没有片刻的睡眠，没有吃过一滴淡水，已整整折腾了十多个小时。就像软弱的柔鱼，哪能经得起海啸的撕

扑。唯一剩下的意念，在她心灵深处无声地呼唤着：“必须寻找食品，积蓄力量，援救亲人，用生命维护大船队，迎接远征事业的胜利！”

正当白柔在舢板里寻找淡水和食品时，噗的一声，一条巴掌大小的鳕鱼儿，被水道突然激起的急流惊跳起来，刚好掉在白柔的脚旁。她一手按住鳕鱼，馋相十足地塞进嘴里，撕咬着鱼肉。咸水海的鱼儿淡得出奇，还有浓烈的腥味，使她直想呕吐。但是，生命的希冀化为力量，她连皮带肉地吞咽着。

饥渴的袭击退却了，昏眩的程度暂时减弱了，思绪又像旋涡在心海转动。是留在原地窥探失踪亲人的去向，还是离开冰山海寻找大船队？白天，渔轮或单艘或成对地分散在辽阔大洋撒网捞鱼，很难找到踪迹。自己跟踪殷洋时，没有指南针定向，更没有海洋测位的知识，不知身处冰山海哪一个角落，不知阿爸的带头船在哪里寻找自己，怎么办？哦，殷洋的舢板上渔具整齐，船板没有破损，是不是海盗设下的圈套，前来捕捉自己？

这纯真的渔姑，竟然这样想：海盗的目的是捉住她。殷洋和苦脸伯是为了她，才被捉的。一条命不能连累两条命！如果可以换回殷洋和苦脸伯，她宁愿豁出命！再说，殷洋虽然心有点邪，却是一个闯海好手，大船队失去一位艄公，会影响远征事业。

狂风激起的浪头，扑击着一座座冰山，发出巨大的轰鸣。白柔没有丧失灵智，把两条舢板隐蔽在深水凹洞里。她挺立在舢板的头部，往外窥探着动态，一俟海盗出现，立即见机行事。

同一天晌午，洞渔一号带头船和白柔的舢板距离太远，对讲机联系不上。放网艄公潮水叔忧闷地问海心：“老艄公，白柔阿姆到底到哪里去了？”

阿乐哥分析道：“我亲耳听到余舵柄的对讲机呼叫白柔。余舵柄退出风雪洋，不会远离风雪洋。因为他还要伺机穿越风雪洋。我们现处在鲸鱼海的西北角，应该向西搜索。因为往北是冰山海，余舵柄不会把船驶向冰山海的，而会在西侧的风雪洋边缘，和白柔会面的。”

潮水叔：“那我们向西侧的风雪洋边缘水域搜索。”

阿乐哥刚要转动轮盘，海心艄公挡住他：“不！为了寻找我的女

儿，带头船耽搁了半天的捕鱼时间。我们讨海人，有十网九网空的失败，也有一网变富翁的成功。六小时一潮汐，能放好几网，损失太大了。虽说由我赔偿，如果有大网头，我就是倾家荡产，也难赔足。”

阿乐哥嘟起嘴：“那怎么办？如果白柔没有遇到佘舵柄，在无边的鲸鱼海迷失航向，到底是人命重要，还是鱼钱重要？开船吧！”

“公事是大鲸鱼，私事是小虾皮。当然，人命关天，要尽量做到两不误。由我驾着七号船舢板找白柔，潮水叔代理生产艚公，驾船回鲸鱼海中央渔场，下午抢几次网头。”说罢，海心艚公向船舷外的舢板跳去。

“老艚公，大海的天，海贼的脸，说变就变，不断凶险。我陪你去找人。”阿乐哥喊着，拉定缆索不松手。

“不行！一支船樯装一个卯眼，一个伙计顶一个岗位，带头船就这么几个人手，艚公离开，更加紧缺，再少个人，会耽误生产。”海心执拗地说。

“老艚公，大伙多出力，海也掀翻底，还是让阿乐哥去吧。”众伙计央求道。

“你们如果不服渔令，我也不去找白柔了。我满辈子驰骋天下海涯，闭眼也能辨明航向，就是被鱼棘戳瞎了，也不用阿乐哥导航，影响带头船生产！”海心艚公大声嚷着。

“唉！”阿乐哥只好松开缆索。带头船像骏马驰向渔场了。

海心艚公驾着舢板，往西行驶。

距离不远的风雪洋，白花暴又在逞疯狂，繁多又杂乱的冰瓣雪朵，会合成一个个圆团旋转着，这团卷进那团，那团又转入另一团，辽阔无边的水天，化为一个庞然大圆团，滚动着。

这种天体的剧变，使久经风浪的海心艚公，也打了个冷噤。

海心艚公并不知道，困在冰山海的白柔，和自己越来越远了。他的目光，在白花暴外侧的海区，尽力地观望。

那里，一朵朵飘棉飞絮似的冰雪，从风暴中心风雪洋飞出来，稀稀落落地，飘满了海天。不见一艘渔轮，不见一条舢板，白柔更是杳无去向。

处惊不乱的海心髯公，虽然声色不变，但他的肺腑，在强烈地撼动，震力通过双手，传导给木橹，碗口粗的木橹，久久地发抖。

对讲机副机被白柔带走了，带头船只剩下对讲机总机。海心掏出了唯一的通信工具——海螺，准备用螺声呼唤女儿。

不知是因为病体衰弱，还是忧虑攻心，寻常洪亮激越的螺号，变成呜呜的低鸣，时断时续，时长时短，还伴着隐约的战栗，犹如在抒发着心头哀哀的哭声。

以遥远区域为中心的太平洋大风暴，终于波及南太平洋的北涯和鲸鱼海北侧。这里大风怒吼，海水掀浪，寒空阴森，恶雕冲海，水兽横行。

与此同时，南太平洋海战，在这里的一场前哨战已在进行着。

鱿鱼号海盗船停在野海的中央。甲板上，桅杆脚沿绑着殷洋和苦脸伯。铁船长青脸泛光，走近苦脸伯，说：“听说你是马来西亚的鱼虾收购员，靠咸水货赚钱的人。如果你胆敢替中国人出头说话，我叫你替中国人丧命！”

苦脸伯一反往常的苦愁态，变得刚强起来，硬声硬气地骂道：“偷船割网的贼，老子做中国人的朋友，就要替朋友尽忠出力！”

几个海盗挥拳嗷叫，要殴打苦脸伯。铁船长摆摆手，挡住海盗们，不屑一顾地说：“你对老子没有丝毫价值，再不知死活乱骂，把你当烂海蜇，抛到海里淹死！”

他转向殷洋，皮笑肉不笑地说：“殷洋髯公，我对中国船队的情况，一清二楚。以你的才智，完全可以占有海心髯公的女儿，获得大笔财产，做个百万富翁。你却不得志，备受那些共产党干部的排挤。你只要配合我们，说出巨款藏在哪条船里，由哪条船运款回国，从哪条水道回国，我们和你平分巨款，带你到自由世界，让你实现百万富翁的美梦。”

殷洋冷笑道：“老子是掌握着你要的情况！我是喜欢老艄公的女儿，是想当百万富翁。可惜的是，你狗眼看人低。老子偏不告诉你！”

铁船长操着似通非通的中国话，继续劝道：“你这又何苦呢？你我都是靠太平洋吃饭的闯海兄弟。说我们是贼的人，也该想想，你们向海里捞鱼虾，还不是洗劫海洋财富的贼！你们搞竞争赚钱，还不是掠夺别人财产的贼！要论谁是贼，天下所有的人都是贼！我们联合起来，去抢其他贼的巨款，那是顺风扬帆，很自然的事。”

殷洋：“歪嘴强盗念经，越念越歪。你说老子是贼？老子是要做贼的祖宗！”

铁船长忍不住怒火中烧，狠狠地说：“这是不起风暴不弯腰的桅杆，刮刮风！”

对主子唯命是从的马来老大，是个心狠手辣的恶汉，他松解了将殷洋困在桅杆上的绳子，一脚踢翻仍被绑着臂腿的殷洋，从另一个海盗手里夺过鲨鱼皮剪成的渔鞭，噼啪有声地抽打着殷洋。铁船长在旁边吼叫：“快说，巨款藏在哪条船里？”

被抽打得鲜血淋漓的殷洋，不躬身，不翻滚，更不求饶，直挺挺地横在舱面，怒骂：“你们想用硬的叫老子屈服，做你娘的美梦！”骂着，悄然举动着绑在一起的双脚，对准马来老大的下身，猛地一蹬。

“啊唷！”马来老大仰身翻倒，双手捧着下身，痛得狼嚎狗叫。

“哈哈哈……”殷洋忍着剧痛，大笑着。

马来老大挣扎着爬起来，一把抄起一根装铁矛的梭镖，把殷洋拖起来，往桅杆上一摔，梭镖向殷洋的肩臂连接处戳去。

“强盗，老子如果怕死，不做你的咸水祖宗！”殷洋一边怒骂，一边向前一扑，竟然把自己的肉体顶撞在尖利的铁矛上，一股鲜血顺着梭镖流淌下来。

看着马来老大抽出梭镖，又要扎进殷洋的肉体，旁边的苦脸伯凄惨地喊了一声：“不能这样啊！”他踉跄地站起来，扑在殷洋的身上，梭镖扎进了他的背部。

马来老大咕噜了一声，凶恶地抓紧梭镖，准备再次戳苦脸伯，铁船长喊起来：“马来老大，该歇风了！”

“是！”马来老大收回了梭镖。

铁船长走近殷洋，奸笑道：“殷洋艄公，你是软硬不吃的好汉，我很佩服。可是如果你顽固不化，让你的朋友苦脸伯丧生，你就不是好汉，而是残害友人的帮凶！”

不知怎的，殷洋看着伤口流血瘫在地上的苦脸伯，眼眶里泛出泪水，无声地昂起脸。

铁船长又诱迫道：“我知道，苦脸伯是你们的客人，并不知道巨款的下落。你不开口，我再去捉中国讨海人，捉一个杀一个，直到你们屈服为止。”

殷洋全身一震，展眼望着远方，那是大船队撒网捕鱼的鲸鱼海中心，寒气森森，烟波浩浩。

许久，殷洋默然不响。唯有满颈的铁青色的筋脉，一突一隐着。显然，他在思索。渐渐地，他啜嚅地说：“虎口里哄不出象牙，狗腭喷出的是臭屎！明白地说，老子不相信强盗的诺言！”

铁船长一阵振奋，说：“嗨！你如果早些露真情，也不会皮肉受苦了。”

殷洋追问：“重新说一遍你的承诺，老子再决定是否合作！”

铁船长连声说：“对，对！我跟你说过，我也是靠太平洋鱼虾赚钱的讨海汉，也有讨海汉的性格。我做些抢船夺鱼的勾当，无非是想过富裕日子。所以，我说过的话，像顶流放网，决不会改变。只要你和我们合作，把巨款弄到手，我们双方二一添作五，平分！”

殷洋：“还有，我虽然图谋富裕，但不允许残害自己的闯海兄弟，尤其是海心艄公父女俩。”

铁船长：“那当然，那当然。”

殷洋：“你起誓！”

“好！我铁船长，如果违背向殷洋艨公许下的诺言，回港撞礁，出海翻船，身体喂鲨鱼，永做漂水鬼！”铁船长发誓后，凑近殷洋说，“你我合作到底，请你提供情况。”

殷洋一咬牙：“老子学一回扑沙浪，豁出去了！前几天，海心艨公将我们这些非共产党员的艨公排斥在外，召开党员艨公会议，决定对外伪装海心驾船载款回国。”

铁船长：“实际上由谁运款回国？”

殷洋：“就是我的竞争对手斜舵柄，已在昨晚午时出发，载款回国了。”

铁船长恨恨地说：“怪不得，斜舵柄的五号船突然失踪了。从哪条航道回国？”

殷洋闷声闷气地说：“斜舵柄那小子，只知在近海玩玩，哪敢闯大洋？他穿越过冰山海，这趟肯定走老路。根据时间估算，中国渔轮又是慢腾腾的老爷船，他还没有穿过冰山海。你们船大马力强，如果加速追赶，会截住余舵柄的五号船，获得那笔款项的。”

一直在旁边观察的苦脸伯，听到这里，似乎抑制不住了，海啸似的发作起来：“你这邪恶的黑白大鳗，原来真是海盗的帮凶，现在又和海盗勾结，去袭击自己的讨海兄弟。你这样做，就不怕报应？你会落进湍水滩，做个葬海鬼！你赶快悬崖勒马吧！”

殷洋的怒眼圆瞪，盯着苦脸伯，吼道：“铁船长，替我松绑，我把这老不死的抛到海里去喂鱼！”

“不，不！这半死不活的老东西，让他去吧，也碍不了你我的大业。”铁船长说着，亲自动手，解开捆绑殷洋和苦脸伯的绳子。他警告苦脸伯：“是殷洋艨公和我们合作，才保住你的狗命，再敢胡说八道，老子扒你的皮抽你的筋！”铁船长又向马来老大和殷洋一挥手，“走，上驾驶室。”

三人来到驾驶室，铁船长打开对讲机，命令道：“石岛号黑船长吗？我已经获悉，中国船队的巨款，由余舵柄的五号船运载，穿越冰山海回国。你立即驾快船进入冰山海，用雷达和快艇搜索五号船的准确位

置，然后截住它，夺取巨款。”

殷洋不放心地问：“一条船去，对付得了吗？我看，还是加派一条船吧！”

铁船长：“我们三条船，全是铁甲快船，甭讲撞毁你们的木壳船，就是撞中礁矶也只有石碎不会船破。而且马力强大，双台柴油机驱动两个螺旋桨，速度比一般渔轮快几倍，一旦发现运款船，会立即追上的。石岛号对付一条五号船，是带鱼吞七星鱼，不费吹灰之力。”

殷洋：“你刚才说，共有三条船，除石岛号外，还有哪条船？”

“它嘛？是……”铁船长刚要说出，看到苦脸伯走近驾驶室，仿佛想到什么，改口道，“嘿嘿，那条神秘的情报船，到时候会出现在你面前的。”

殷洋：“铁船长，你还是把我当局外人。既然这样，我还是回船队。当然，在巨款未弄到手以前，我会在内部策应的。”

铁船长想了想，说：“不！巨款没有到手，我随时用得着你。巨款到手时，你也得留下来分款啊！”

殷洋锐利的目光射向铁船长：“你是想把我扣为人质！也好，我留下来，以示我的忠心。”

“不，不！我确实需要你的配合。”铁船长转向马来老大，“鱿鱼号接近冰山海，随时准备策应石岛号。”

鱿鱼号向冰山海方向移动起来。大约半小时后，殷洋正在船房想着心事，苦脸伯突然从船房钻出来，小声地说：“殷洋艄公，我想过了，一俟海盗答应，我就回到海鸽号鱼货收购船，打道回家。不过，你我朋友一场，我想奉劝你，你不该为了钱财，勾结海盗啊！更不该的是，刚才，你还对海盗头子说，想回中国船队，从内部策应……”

殷洋口气淡然地问：“你怎么知道的？”

苦脸伯：“我是走近驾驶室时听到的。你若真心爱白柔，照我讲，你应该留在海盗船里，如果海盗捉到白柔，你该保护你的心上人。”

殷洋一惊：“这话怎讲？”

“你供出斜舵柄穿越冰山海回国时，有没有想过，白柔此时也在冰山海？”苦脸伯说罢，管自离开了。

苦脸伯的话，无疑像当头一棒。殷洋或许是受到灵魂的自责，或许是想到自己无意间出卖了白柔，他的头颅一歪，砸在船房的壁角，鲜血飞溅……

此时，石岛号海盗船奉铁船长的命令，已飞快地驶近了冰山海。

冰山海，又出现了一次退潮汐。在刚刚逝去的涨潮中，浸水而出的冰山，重又矗立于水面上。

黑船长面对林林总总的冰山，发出狂笑，转脸命令海盗水手：“开动雷达，扫描冰山海，确定中国运款船的方位。”

傍晚时分，海盗水手报告：“雷达扫描了整个冰山海，没有发现大型渔轮，只看到一条小舢板。”

怒不可遏的黑船长，通过对讲机，向鱿鱼号报告：“铁船长，冰山海只有一条小舢板，是不是斜舵柄已经穿过冰山海？或者是他改变航道，去闯风雪洋？”

停在石岛号不远处的鱿鱼号上，铁船长疑惑地盯着海面，说：“舀净海水也要干到底！黑船长，你带石岛号，前往风雪洋，追寻斜舵柄。我带鱿鱼号，去抓舢板上的白柔。一定要查清斜舵柄的去向，一追到底！”

铁船长又调整了频道，呼叫那艘神秘的情报船：“南船长，我是铁船长，你立即驾船驶往风雪洋，配合石岛号，追捕斜舵柄。必要时，直接参加包抄！”

三四个小时后，鱿鱼号接近了冰山海。铁船长一看，夜幕已经降临冰山海，给追捕行动增加了困难。他操着外国话，暴怒地骂着：“这该死的夜……”

殷洋看到，铁船长和马来老大跳下快艇，准备进冰山海抓白柔，他急急地喊：“铁船长，我跟你们去。”

铁船长锐利的目光迫视着殷洋：“你是担心白柔被我们擒获后，让我们玷污了？放心，我们会奉还给你的。”

马来老大发动了机器，快艇着了魔似的，飞速地驶向了冰山海……

“马来老大，我们设下的诱饵，不知白柔有否上钩？”铁船长问。

“我们到现场看看。”马来老大是个老海盗，知道头头问的是什麼。他们抓走殷洋和苦脸伯时，铁船长故意把殷洋的交通舢板留在大冰盖旁，还把殷洋携带的对话机放在现场。他猜定，白柔来到大冰盖，看到舢板泊在那里，以为殷洋弃船躲藏，会回来驾舢板的。这样，她会在现场等候殷洋。

不料，当快艇穿越窄水道，拢近大冰盖时，铁船长一看，殷洋的舢板不见了。

“会不会被急流冲走了？”马来老大问。

“就是被急流冲走，也不会漂得太远，到周围找找！”铁船长说道。

快艇在冰山间打转着，依然没有发现殷洋的舢板。

此时，夜色更浓了。水汽和雾丝慢慢地聚拢，覆盖着整个冰山海。

匿藏在冰洞里的白柔，以坚强的意志，支撑着柔弱的身子，已整整埋伏了一个白昼。两条舢板也依然在那座冰洞里。洞底水流，渗出阵阵刺骨冻心的寒气，使她不时地颤抖着。她终于透过洞口的雾气，发现两个海盗驾着一条快艇驶来了。她屏着气，观察着。

海盗快艇上，铁船长低声对马来老大说：“白柔一定藏在周围。她若是等不到殷洋，也会用对讲机向中国船队呼救。我们假装离开，让她出现，然后逮住她！”

于是，铁船长大叫一阵：“我们离开冰山海吧！天寒地冻的，鬼也不会躲在这里。”

叫了一会儿，铁船长驾着快艇，在冰山海外沿驶了一圈，借着一座冰山的掩护，又悄然地漂回冰山海。

万籁寂静的夜，本来使人昏昏欲睡。可是，白蒙蒙的夜幕中，透出一阵阵寒光，甚至飘出一朵朵雪花，这就使白柔冻得快要僵硬了。再这样下去，她会在南极洲边缘的严寒里丧生的。回到大冰盖是不行了，不但等不到殷洋和苦脸伯，说不定会被海盗擒获。唯一的办法，是用殷洋留下的对讲机，向大船队呼叫。

于是，白柔打开对讲机，向大船队呼唤起来：“我是白柔，快来救我……”她的音调，起始柔细委婉，渐渐地哀号含泣，最后变成凄惨地呼喊。

白柔没有想到，大船队在鲸鱼海中央渔场，父亲在鲸鱼海遥远的西北侧，陷身风雪洋的余舵柄连对讲机都毁了，都不能收到她的呼救声。更有甚者，就在不远处的冰山丛中，快艇上的海盗正用无线电测向仪器，测定了她所在的方向。铁船长嗷嗷地狂呼着，快艇朝着白柔藏身的冰洞射来了。

寒气迫人的冰洞里，站在舢板上的白柔，看到快艇向冰洞驶来。快艇上两个张牙舞爪的人影，显然不是殷洋和苦脸伯，而是穷凶极恶的海盗。她慌得几乎跌倒了。

倏忽间，一件深深地印在心灵里的往事，掠过脑海。那是她开始记事的年龄，父亲带她到远洋讨海。黑咕隆咚的夜海，她在舵位假睡着。她觉得自己像坠进墨黑墨黑的深海潭，有一条浑身鳞皮黄澄澄的海蝎子，扁长的尾巴，粗短的四肢拨着水，伸过头来，要把她吞进大口里。“阿爸，救救我啊！”在她可怜的呼唤声中，老阿爸猛地跃进大海，大手卡住海蝎子的脖子，在波浪里打滚。可是，她没有想到，一雌一雄相伴泅游的海蝎子，另一条从幽深的水底蹿出来，张开大口，把她吞进去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候，她发出凄厉的喊叫：“阿爸，救救我啊！”

此刻，面对着袭来的海盗快艇，往昔的幻梦里的呼喊声，在她的心海又回荡起来：“阿爸，救救我啊——”

但是，她毕竟经过浩浩大洋滔滔波浪的锻炼，迅即驾着自己那条舢板，冲出冰洞，向迷茫的夜雾深处逃窜。

阔头舢板，哪能躲开马力大数倍的快艇的追击。一会儿，快艇出现在前边了。舢板来不及倒退，也来不及避开，竟撞向快艇。海盗凶狂地驾着快艇，在舢板前边打了个拐弯，铁壳的快艇头部，朝着木壳舢板的左舷，冲了过去，撞开了一个大豁口，海水流了进来，船只迅速下沉着。

快艇上，传来铁船长结结巴巴的中国话：“姑娘，你的船漏水了，乖乖地上快艇吧！”

眼望着海盗马来老大准备跃过船来捉人，白柔一个闪跳，扑倒在舢板舷上。她的旁边，搁着泊舢板的小铁锚。她情不自禁地望着船舷外奔腾的海水。怯懦哀伤的白柔，突然变得勇敢坚强。她猛地搂起旁边的小铁锚，向船舷外一滚，整个儿坠进大海了。她感到，寒冷的海水里，像有无数条冰冷的电流，麻痹了她的皮肤、肌肉、筋骨，最后，连心也冻僵了。

马来老大和铁船长一前一后地冲到白柔落海自尽的船舷上。铁船长立即喊叫：“快抓住锚索，拉起铁锚！”

两个海盗踩着半沉半浮的舢板，一把一把地拉起锚索，把铁锚拉了上来。他俩看到，已经冻僵昏死的白柔，双臂紧紧地搂着铁锚，似乎生怕自己离开铁锚的坠力浮出海面，被海盗俘获。

“连这样嫩弱的咸水女都视死如归，中国的讨海人确实可怕！”铁船长抖着双唇嘟哝着。把白柔拖上快艇后，铁船长命令马来老大：“不能让她冻死！快剥下她的湿衣服，用棉被把她裹起来。”

马来老大剥下白柔的湿衣服，看着她白嫩的肌肤，咽着贪馋的口水，说：“头头，不吃到嘴的鲜鱼，是呆鱼傻虾！”

铁船长骂道：“浑蛋！是让她交代巨款的下落，还是满足你的兽欲？再说，你玷污了她，惹得殷洋暴怒起来，我们少一个帮手！”

马来老大：“石岛号和情报船赶往风雪洋捉拿余舵柄了，还怕巨款飞回中国？”

铁船长：“谁知道巨款到底放在哪条船里？赶快救醒白柔，迫她招供！不然，回到鱿鱼号，殷洋在，碍手碍脚的。”

马来老大：“殷洋难道不想获得巨款？”

铁船长：“他那人，阴阳怪气，难于分清。还是赶快救醒白柔，弄清运款的船只要紧！”

在白柔被海盗擒获的时候，中国的远征大船队，正与祖国的台湾船和外国船，继续停泊在鲸鱼海里。

三号船上，有个讨海人钻入驾驶室，询问路顺：“髹公，海心老髹公离开一号船，前去寻找女儿，把指挥大船队的任务，临时交给你。我们是抓紧一寸光阴一寸金的鱼汛，起锚找集中的暴头鱼群，还是就地等候老髹公父女？”

路顺观看着四周的海况。

显而易见，南太平洋西侧的风雪洋，是太平洋风暴的生发地。那里，大风暴威力震天动地，席卷整个风雪洋，其间喷出的风雪，似万马奔腾，在高空冲泻。

路顺默然良久，应道：“大风暴已经在西边的风雪洋产生，还不知要袭向南太平洋的哪座渔场、鲸鱼海的哪个部位。抢捕暴头鱼是东海渔家的拿手好戏。但是，一时还不能择定捕暴头鱼的场所。再说，余舵柄髹公的五号船，已经进入风雪洋，陷身大风暴，情况险得很。殷洋和白柔去向不明。海心髹公还没有回船队。我们随时要去找寻他们。当然，一寸光阴一寸金，对讨海人来说，是座右铭。大船队暂时停泊。一旦知道了暴头鱼渔场，再择定去向。”

讨海人：“我看，还有一种选择。在风暴袭来前，和老髹公们回船队前的间隙时间，如果掌握了暴头鱼大量集中的场所，抓住时机，捞它几网，笃定大丰产。”

路顺不无赞同地说：“我们靠拢七号船，和阿雄叔商量一下。”

三号船驶动起来，靠拢七号船。

路顺以沉缓的脚步，进入七号船船房，询问道：“阿雄髹公呢？你们是否收到消息，知道余舵柄髹公和海心髹公的情况？”

“嘘！”一个渔哥儿指指里边的灶房，压低声音说：“请你看好戏。”

路顺迷惑地一探脸，暗影忽闪的灶房里，七号船艄公阿雄，正把银质的灶神爷，毕恭毕敬地摆上灶台。然后，他把手伸进了一盆清水里，洗了一遍又一遍，又蘸了蘸清水，贴在胸口部位，搓了一次又一次。他虔诚地燃了三炷香，向灶神爷一磕头再磕头，嘴里念念有词：“灶神爷啊，我不是黑心烂肺的人。只因为余舵柄运载渔家的血汗钱，凶恶的海盗追击他，我才动用渔家最厉害的‘寇’，来求你显神灵，置海盗于死地，使我的闯海兄弟得平安。”

路顺忍住几乎喷出的笑声，继续观察着。

阿雄艄公抽起渔刀，在一条河豚身上划了几个字。他弯腰点燃灶膛里的火，煮得锅里的淡水沸滚。

“阿雄艄公，虽说这玩意儿是迷信。海盗太狠毒，用它来泄愤，未尝不可。我来帮你做‘寇’。”路顺说罢，也不管阿雄同意不同意，就去抓河豚。

“啊呀，你未净手净心，不虔诚，做了不会灵。”潮水叔惊叫。

“好好，我净手又净心。”路顺笑着洗了手，用水搓了心口，提起河豚，问，“叔，怎样处死这剧毒的家伙？”

阿雄把渔刀递给他：“斩头去尾，开膛剖腹，挖光肚子里的肝肺，切成块块，煮它个稀巴烂。”

路顺挥刀斩切，将一块块河豚丢进沸水里，说：“潮水叔，河豚是贼头，必死无疑，还得做几次‘寇’，让所有海盗都死去！”

他钻出去，从渔籰里捉出一只大石蟹，举刀欲砍。潮水叔挡住他：“这是整个儿蒸死的海蟹，怎么要切碎？”

“你不是讲过，要斩头去尾，开膛剖腹，挖光肚子里的肺腑，切成块块，煮它个稀巴烂！”路顺一边讲，一边如法炮制，剩下海蟹的大壳，啪啪几下，斩成几块，丢进锅里。

阿雄哭笑不得地嘟哝：“下一个‘寇’，不用切成块块了，整个儿烧

熟.....”

“好啰！”路顺并没有捉起大海蟹，而是一个全身罩在圆壳里的大海蜇，放在无水的热锅里，抡动大饭铲，整个儿炒着大海蜇。

阿雄：“这是大海蜇，要退壳煮肉块。你怎么这样炒？”

“你不是讲过，不用切成块块，整个儿烧熟吃。”

“哈哈.....”在灶房里围观的人们，齐声笑起来。

“弟兄们，你们看看这些象征海盗的鱼虾，身上刻着什么？能不能吃？”路顺把河豚、石蟹、海蜇，从锅里舀出来，上面都用渔刀刻着四个字：“海盗必亡。”

“弟兄们，把海盗肉当下酒菜啊！”路顺欢声呼叫。

人们一拥而上，一边喝酒，一边吃河豚肉，啃石蟹，咬海蜇。

“好兆头啊，海盗必亡！好兆头啊，舵柄艄公会顺利回乡！”阿雄的老眼，笑得泪水盈盈；阿雄的心里，乐得心花艳艳。

十六

南太平洋战场的战斗，在它西侧的风雪洋展开了残酷的一幕。

深夜，鲸鱼海显出了骇人魂魄的景象。这是太平洋大风暴前锋的迹象。鲸鱼海，这一南太平洋的中央水域，像被鱼革裹住，密不通风，连一丝光亮也没有，混沌不开。

神秘失踪的洞渔五号船，载着讨海人的血汗钱，离开大船队，向西偏北方向，隐蔽潜行了几天。

又一个深夜，黯然无光的鲸鱼海，连同冰天雪地的南极洲，已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了。按计划挺进的五号船，已进入了南太平洋西侧的风雪洋。

这是终年风雪不止的汪洋，没有火红的太阳，也没有斑斓的彩霞。相反，从风雪洋中央，正卷起那场横扫太平洋的大风暴。

大风暴中心，被叫作白花暴。这白花暴呈圆形，好似一朵朵奇形怪状的白花儿，既像雪花，又没有它的松软；亦像冰块，又没有它的坚硬。它实际是一种冰雪交融的混合体，随着风暴气浪，在长空飘飞曼舞。这白花暴来临时，水天一色白蒙蒙的，模糊不清，难以航行。

五号船驾驶室里，站在余舵柄旁边的驶船艄公老单伯问道：“艄公，是回鲸鱼海避风，还是冒着白花暴前进？”

余舵柄挺立着，像没有听到老单伯的话似的。良久，他才从壮志满怀的思绪中醒悟过来，应道：“是船头要撞浪，是海汉要闯荡！好不容易躲过海盗的眼目，离开大船队，进入风雪洋，决不能回去！”

五号渔轮继续前进着。不多久，海面也涌起惊涛。巨大的风力，把海浪卷向长空，又泻入大洋。

五号船的船头，一会儿低额扎海，转眼间又扬首仰天。长圆形的船

腹，无节奏地滚动着。那吓人的卷舌浪，朝着船舱猛力扑来，舱面上水花四溅，繁密的水珠把整艘渔轮全都覆盖起来。又一股震耳的卷舌浪击来，船体像从半空坠落似的，船舷两侧的浪头滚滚翻腾，船底像撞上礁石滩一般剧烈震荡，使驾驶室的救生圈、太平斧、方向仪等物件，全都晃动起来。站在驾驶室操纵的余舵柄艚公也随着风浪弹跳了几下。

同其他渔轮一样，五号船的前舱是储藏讨海人生命之液的淡水舱。淡水舱也是全船唯一用铁板焊成的地方。为了安全起见，余舵柄把全部淡水抽到其他鱼舱里，将数麻袋现款存放在铁舱里，还让伙计们轮流值班。这时，在铁舱里值班的“橹大”老猛哥，突然通过连接驾驶室的传呼器，大声喊着：“舵柄艚公，浪头太猛，铁舱焊接处被震裂。海水渗进来了！”

“不好！如果风浪加大，船底的裂缝会洞开，全部现款浸入海水，大伙的血汗白流了！”余舵柄把驾船轮盘交给老单伯，“我到铁舱去看看！”

余舵柄刚刚打开驾驶室的门，哗啦一声，一股卷舌浪迎面扑来，冰冷的海水淋了他一脸。老单伯从背后抛来防浪衣：“穿上防浪衣。不能从舱面到船头，危险！”

白色的防浪衣，上有雨帽，下有长靴，连腿带身体全都包裹起来，只有脸部外露。余舵柄艚公跳出驾驶室，贴在船房的下风外壁，虽然一时躲过上风扑来的恶浪，也被漫空飞溅的浪水泻得左歪右斜。他惹火了，骂着：“贼浪头，你把老子变成斜舵杆，老子硬要戳碎你！”他侧身穿浪，向船头扑去。不料，又一股浪头从船头腾空，又翻身倾泻下来，劈头盖脸地冲来，他脚底一滑，在浪花丛中翻滚着，猛地撞在船房前壁上，一阵剧痛。

“艚公，不能傻劲硬拼！”伙计们从船房里冲出来，把余舵柄艚公拉进船房避浪。

“一不做二不休，如果铁舱破裂，宁可头壳儿丢！我不信拼不赢贼浪！”余舵柄艚公怒吼着，挣脱了伙计们，就要往外冲。

正在这时，船房头顶的驾驶室里，传出驶船艚公老单伯的喊声：“艚公，老猛要我告诉你，他已撕碎自己的衣服，堵住了那条漏水缝。他叫你不要冒险闯过舱面。如果需要救援，他会呼叫的。”

余舵柄艚公这才稍稍安定些，就地坐在舱板上，抹去满脸的冷水珠，接过伙计递来的烧酒，猛地喝了几口，驱散刺骨的寒气。

他休息了一会儿，突然听到一阵石头砸舱板的声音。他心里顿生疑云，朝前一看，惊得差点喊出声来。

原来，风雪洋水天，白花暴横行无忌，气温骤然下降，天际的冰雪凝结成一团团冰雹，密匝匝地向渔船袭来，砸在舱板上，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在舱面上弹跳着，又纷纷坠入大海。

驶船艚公老单伯又喊着：“艚公，老猛喊话，说是一颗巨大的冰雹击中船头，把淡水舱顶部的木头压船盖砸了个大洞，浪水冲进舱里，海水浸湿了巨款。他怕浪水涌进舱，不敢打开舱盖修补，怎么办？”

“只有在舱盖上再加盖舱板！”余舵柄应道，目光瞥了一眼船房，猛地抓住内侧走廊的木门，扛上肩，就要往船头冲去。

“艚公，你不要冒险，我们去船头。”两个青年伙计挡住他。

“闪开！”余舵柄艚公不容别人多说，弓腰冲进中舱面。不料，这时的恶浪，又变换了一种恶作剧花样。或许是高空的风力加强，气压骤然增大，把飞上天际的卷舌浪，压得平卧在低空。但是，浪头并没有减弱，在跃离海面两三米高的空间，平行擦过船的上风舷，从舱面闪跃而过，一头扎进下风舷外的海水里。一团跃过舱面的浪头，迎面击中扛着木板门的余舵柄，仰儿八叉地掀翻在地，向下风舷海面翻过去，眼看要滚进大海了。

“艚公……”几个伙计齐声发喊，顶着猛烈的浪头冲出来，一齐趴在余舵柄的身上，把他压在船舷上。人们趁着浪头掠过的间隙，大家用力抓住余舵柄的防浪衣，把他拖进船房里。

经过这场惊险的风浪，余舵柄艚公毫不怯懦。他从地面爬起来，挣开伙计们的手，继续观察着凶猛的海况，跺着脚说：“不行！宁可掉海喂鱼，也不能让现款浸水！”他那浓黑的双眉一展，喊着，“伙计们，舱面过不去，从驾驶室顶部跳过去！快把门板捆在我的背上！”

人们立即明白艚公的意思，纷纷争夺闯险的角色：“艚公，让我过去！”“我的身体灵巧！”

“我是艄公，应该由我去！”余舵柄喝道。他拉起一根撑篙，用装在撑篙梢尖的铁钩伸出船房，钩起一头捆住桅杆一头垂在舱面的渔索，在自己身上绕了几圈，把木板门捆在背上。人们见状，只得服从他，帮他捆紧了门板，扶着他登上驾驶室。他从驾驶室顶部的天窗口探出身子，一步一步地挪出全身。

气焰嚣张的暴风，达到疯狂的极点，似乎把白蒙蒙的天顶撕碎了，携着雪雾的风束，像一条条白练，在天际飞扬。那白练似的风束，一触及余舵柄的身体，就把他缠了起来，以强猛的力，欲把他卷进大海。

背上缚着门板的余舵柄，依仗自己刚猛的神力，敏捷地拉紧了连接桅尖和身体的渔索，双脚一蹬，登上驾驶室顶部，身体顺着风向，凌空飞荡而起，跃向桅杆。他的臂腿，飞快地缠着桅杆，嗖嗖地向下滑。桅杆前边，就是淡水舱舱口。虽然船头两侧有舷板挡浪，但是狂飙似的暴风，依然不断地狠击着淡水舱盖舱板。一颗颗冰雹，砸击着盖板，随时都会把盖板砸碎。尽管老猛哥在拼命地用衣服堵塞，一股股浪水，仍然灌了进来。

“老猛哥，我来了！”余舵柄一声叫喊，向下一趴，整个人卧在淡水舱舱盖上，盖住了漏洞。

乒乓！冰雹砸击着他背上的门板。

啪啦！浪水倾泻着他的身体。

他的头颅、上身和臀部，虽然有门板挡护着，双腿却伸出门板外。汹涌的浪水冲击着他，狂暴的冰雹闪击着他。余舵柄岿然不动，紧紧地、紧紧地压住淡水舱舱盖。

南太平洋西北部的风雪洋，这太平洋大风暴的发源地，承受着大风暴的中心——白花暴的疯狂侵袭。

如果说，大风暴开始形成时，是一种力的喷发，那么此刻，它则在进行力的爆炸。五号渔轮周围，以及望不到边际的远方，都充满了暴涨力。船体在狂风暴雨中急剧动荡，伸向天际的桅杆，迅猛摇摆。船面被掀开木盖的舱口，海水涌了进来……

在充满凶险的航行中，余舵柄艄公一再说：“全体闯海兄弟，不准

私自使用对讲机，防止海盗通过无线电探测仪发现五号船。船只全速行进，尽早离开南太平洋，脱离海盗雷达的搜索。”

第二天夜晚，太平洋风暴又恣肆猖獗。

狂风恶浪不断袭击下，五号船落入一条水的凹沟。四周是一座座崛起的水山，撞击着船的舷帮。呼呼风声如奔雷吼天，横扫过来。水山似雪崩，纷纷掉落在五号船的舱面……

全船的讨海人，都坚守在岗位上，进行着无昼无夜的拼搏。突然，讨海人发现，桅尖直指的水天，出现了家乡东海常有的奇景。那迷蒙而幽远的天际，像幽幽的鬼火似的，忽而红彤彤，忽而白花花，忽而银蓝色，忽而金黄色，四种色调交错辉映，织成一派奇妙的光网，扑朔迷离，令人目不暇接。

这奇异的光网，竟然向舱面坠落下来，在桅尖铺张着，闪耀着夺目的光芒。一会儿，五号船顶，扬着风向旗的桅顶，尾舷亮着二黄一红号灯的灯柱尖头，驾驶室顶部写着船名的牌子，电台的天线，都像装着一盏盏渔灯似的，一团团彤红的、灿白的、银蓝的、金黄的火苗，时熄时燃，跳跃闪动……

同一时刻，旷远的天幕后边，仿佛被坠落在低空的火网点燃了似的，依然是火花爆亮，异彩交射，还洒下令人惊异的天雨，雨滴像珍珠，噼噼啪啪地砸击着渔船。可是，这暴雨并不能泼灭火花。那在桅杆、灯柱和天线尖端爆亮的火团，竟然循着桅杆、灯柱和天线，向下焚烧。桅顶挂下的吊索，灯柱垂下的电线，以及各种通信器械的金属天线，变成了一条条火蛇，弯弯曲曲地向舱面爬下来。形势异常危险。

驾驶室里的余舵柄艚公，触景生情地凝视着这种太平洋怪相。在祖国的家乡海，讨海人叫它“撒尿婆现身”。传说洞岛渔家，有一对讨海夫妇，男的驾船出海十网十网空，女的驾船出海十网九网满，使这对讨海人变成大富翁。可是，那女艚公貌似咸水汉，粗犷丑陋，且有夜夜梦中撒尿的坏习惯，把睡舱和被窝弄得湿淋淋臭烘烘。在讨海人的哄笑声里，男的变心了，另娶了美女。悲苦碎心的咸水女，在一个闪电交加的夜晚，跳海自尽了。咸水女变成水鬼后，不甘受过的凌辱，化成形影飘忽的“撒尿婆”，在漫漫无边的太平洋兴风作浪，袭击男人驾驭的渔船。每逢夜间，撒尿婆把一团团异彩缤纷的鬼火，在船只的高位点燃起来，企图焚烧毁灭渔船。这还不算数，她还向那些即将翻船溺死的男人，撒

下暴雨般的女人尿，使他们做鬼也倒霉，永世难得富贵。针对撒尿婆的恶作剧，东海渔船上设置了一个名叫“押班”的专司爬桅的伙计，在桅尖亮鬼火天顶洒尿水时，全身脱得精光，手挥着明晃晃的太平斧，大吆大喊地向桅尖爬上去，使燃火撒尿的撒尿婆又羞又怕地逃走了。

余舵柄是个读过书的艄公，深知太平洋神奇玄妙的景象，都有科学的原因。这种撒尿婆现身的现象，是因为风暴狂卷，带阴阳电的云流相撞，在桅梢尖闪亮。天上飞下的暴雨，打湿了垂挂的渔索电线，使它们具有导电功能，闪光的电流，才像火蛇似的向船只爬下来。

但是，渔船不像陆地建筑物，没有避雷针。令人奇怪的是，每当出现这种险恶的情景，兼任押班的讨海人，趴上桅，“撒尿婆”就不翼而飞，灾难也随着过去了。这就使身陷充满凶险的大洋的渔家，心绪始终没有脱离迷信的境界。

在渔船兼任押班角色的，往往是最勇猛的讨海人。五号船虽然没有明确谁是押班，事到此刻，人们的目光，全都射向聚在驾驶室里的生产艄公余舵柄和摇橹老大老猛哥。老猛哥脱着衣服，说：“艄公，我上桅！”

“不！我比你年轻强壮，我上桅！”余舵柄知道，裸体爬桅，要承受刺骨的寒冷、风鞭的抽打、暴雨的淋漓、恶浪的扑击；要冒着从潮湿滑溜的桅杆滑落下来，砸得皮开肉绽的危险；要随时准备豁命，被天空的雷电击毙，被摇晃的桅杆抛进大海。因此，他粗鲁地猛推老猛哥，把他摔了个趔趄，自己跃上舱面，迎着倾盆大雨，把衣服扒个精光，最后只剩下一条短裤。

寒峭的暴风，把他卷了个大跟头，他一脚蹬着船舷，才没有被颠进大海。他向前一跳，贴着桅杆，昂首展望，这根充当起网机支柱的桅杆，此时变得格外粗壮。一股豪气壮志，热灼灼地燃烧着他的身心，激励着他勇往直前，全力拼搏。

“艄公，天寒地冻，风狂浪猛，上桅杆危险！”驶船艄公老单伯不知何时把驾驶室交给帮舵工，跟在余舵柄后边，将防浪衣披在他身上，劝道。

“祖宗给我命，用在这时拼！”余舵柄厉声应道，霍地把肩上的防浪衣抛在舱面，又扯下短裤，露出强壮的腿子肉。他接过讨海兄弟从背后

递来的渔刀，叼在嘴里，迅即搂着桅杆，向上爬行。

那些从天而降的雨珠，被寒风一扫，几乎变成一道道冰箭，戳入皮肤进入内脏，整个身心冷森森的，连蹬桅杆的双腿和搂橹的手掌也冻僵了。然而，他那越是危难越倔强的性格，使他嘴里发出“啊”的吼声，全身的筋肉随着膨胀，猛力地抗击着严寒。

当他爬到桅杆的半腰时，一阵瀑布似的暴雨淋满全身，他一阵打滑，身子顺着桅杆坠落下来。站在桅杆脚沿的老猛哥，看到髒公快要滑落下来，慌了手脚，顺手抓起一枝渔用梭镖，用梢尖顶着余舵柄的脚底。余舵柄忍着剧痛，身体下坠的速度缓慢了。下面的老猛哥发现，尖利的铁矛戳得余舵柄的脚板血水飞溅，刚想抽回梭镖掉头，余舵柄却在头顶炸雷似的吆喝起来：“用力撑住我的脚！”就在老猛哥撑着梭镖时，余舵柄稳住了身体，猛地一蹬梭镖的利尖，重新向上爬蹿，那血淋淋的脚板，蹬着桅杆，发出阵阵撕心裂肺的疼痛。

余舵柄快要爬近桅杆梢尖，头顶的红色风向旗，突然响起震耳的声音。风暴骤然狂烈起来，水山闪着寒光，以宏伟的气势，在桅梢顶部的天空继续升腾着。由于船只随着风浪震荡，余舵柄髒公抱着桅杆，一忽儿向右摆动，几乎击中右舷外的水的斜坡，把他甩进汹涌的夜海；一忽儿更猛烈地向左摆去，一竿子插进笔直如削的水崖，寒森森的冰水，溅湿了他的全身。他眼看支撑不下去，要被抛进寒水洋了。

这时的舱面上，经验丰富的驶船髒公老单伯边跑边喊：“帮舵工，全速顶浪前进！”

“船只行得快，摆动越厉害！”不知所措的青年帮舵工应道。

“滚开去，我来操作！”老单伯冲进驾驶室，怒骂着，一手推开帮舵工，立即启动全速前进的铃号，手里的轮盘急速打转，船头随着转动，对准迎面涌来的水山，顶浪前进。

片刻间，被恶浪推得左右摇摆的船只，变成前后晃荡，桅杆明显稳定了。余舵柄髒公抱着桅杆喘息了一下，乘机向桅杆梢尖爬去，他腾出右手，从嘴里抽出渔刀。头顶的桅梢尖，带电的云块燃起红红的火苗，重新跳闪起来，一次比一次闪得明亮，竟成为一团红火了。余舵柄很清楚，如果挥刀斩断导电的渔索电线，遇到强电流时，可能会触电身亡。但是，这种电火花继续燃烧下去，电流会摧毁全船的电机，火花会引燃

柴油，随时会焚毁整条渔轮。

在这万分危急时刻，余舵柄一瞥伸手可及的桅梢的电火，那是一种掠过桅梢的云气生发出来的火花，会在瞬间发生粉碎自我的爆炸。他的神情一阵冲动，挥动着明亮的渔刀，赤身裸体地爬向桅梢尖了。

奇异的事情发生了。传说中的在桅尖点火撒尿的撒尿婆，面对一丝不挂的咸水汉，害羞地捂着双眼逃得无影无踪了。

桅梢尖的电火花熄灭了，瓢泼大雨停息了！

暴风伴随着恶浪，继续在漫漫夜海张狂咆哮着！

余舵柄艚公顺着桅杆滑下来，脚底的伤口一踩舱板，痛得万箭穿心，啊唷一声，几乎瘫倒下去。但他面对着周围的讨海兄弟们，顽强地一咬牙，撑着身体。

这时，那位年轻的帮舵工阿水，跌跌撞撞地奔过来，结结巴巴地报告：“艚公，不好了，无线电发报机和对话机被天电烧毁了！”

余舵柄艚公微笑的脸庞又严峻起来，想了想，说：“不必慌乱！我们失去通信工具，海盗也不能用无线电测定我们的位置，有弊也有利！不过，查查柴油机电动机有没有被烧掉，如果失去动力，渔轮变成僵死的木头，又带着远征船讨海兄弟的血汗钱，在万里海涯的狂风恶浪里漂流，那才惨呢！”

阿水帮舵工向柴油机房冲去了……

当晚，在南太平洋西部的风雪洋，出现了一场战斗。

海盗黑船长接到铁船长的命令，驾着铁壳船石岛号，经过长途跋涉，冲进了风雪洋。

“用雷达搜索余舵柄的五号渔轮！”黑船长穿着防浪雨衣，大声命令。

前边，太平洋大风暴的中心——白花暴，继续肆虐作恶。

一会儿，操纵雷达的海盗报告：“黑船长，正北方向的风雪洋深处，发现一条渔轮。”

“好啊！一定是中国五号船，余舵柄逃不了啦！巨款到手了！”黑船长狂妄地笑喊着。石岛号开足马力前进。

风雪洋幽深的水域，无尽的夜幔连接着无尽的夜幔，凶暴的狂涛追踪着凶暴的狂涛。

依仗先进通信器材的导引和马力强大的柴油机的驱动，石岛号经过大半夜的搜索，于后半夜四更天，发现前方茫茫夜海中，有一条黑晃晃的船影，有时被大浪托上高空跳闪而出，有时被浪谷陷进深处黯然消失。

黑船长大声喝令：“兄弟们，准备枪械，劫夺中国渔轮！”

“南船长，我们发现了中国五号船，正准备袭击他们，请情报船前来支援！”黑船长又向神秘的海盗情报船呼喊着重。

石岛号上，七八个海盗船员奔上舱面，有枪的持枪，没有枪的拿刀斧。他们知道中国船没有枪支弹药，肆无忌惮地疯狂叫嚣着。

“哒哒哒……”有两个海盗持着老式卡宾枪，朝中国船射击示警。

“余舵柄艨公，赶快驾船向我们靠拢，全体人员到舱面集中，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黑船长通过高音喇叭狂叫着。

石岛号向中国渔轮冲去了！

前边的渔轮，确实是余舵柄艨公的五号渔轮。上半夜，船只脱离了“撒尿婆现身”的灾难，又陷进狂暴的风浪，马力不大的船只，顶着风浪，航速缓慢，近乎在原地徘徊不前。这时，驾驶室里的余舵柄艨公，也发现了海盗船袭来。伙计们分散在能够躲开枪弹射击的部位，手里操着渔刀利斧撑篙梭镖，准备听从艨公的号令，与海盗浴血奋战。

余舵柄抑制着全身冲动的心绪，冷静地观察海天的形势。暴风变得更狂烈了，上风的风团，在海空阵阵震撼；白皑皑的冰雪，像天顶的碎块，纷纷扬扬地崩落下来。下风的风束，把雪花盘旋凝聚起来，形成一条条粗长的白鞭子，抽打着海的胸膛，溅得雪花直喷云天。冰雪和浪水

在空间交织成一片迷茫，连前边的海盗船都不见踪影。渔船上射出的探照灯，也显得黯黯淡淡，隐隐约约。

一个既勇猛又富有智慧的行动计划，在余舵柄的心里形成了。他对驶船艚公说：“老单伯，我和老猛哥摇橹驾舢板，绕到海盗船背后，从没有人注意的尾舷爬上去，实施突然袭击！在我们还没有接近海盗船时，你驾船蹚浪谷，左弯右拐地逃避。我们爬上海盗船时，你立即掉头，撞击海盗船，掩护我们的偷袭行动！”

老单伯一惊：“什么？你要毁掉自己的木壳船，夺取海盗的铁壳快船？失败了怎么办？”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不能眼看着海盗船撞毁五号渔轮，用枪弹杀害讨海兄弟，劫走大伙的血汗钱，毁掉家乡的事业！”余舵柄把驾驶室交给老单伯，跳到舱面，向老猛哥吆喊，“跟我上舢板，偷袭海盗船！”

老猛哥立即领悟了艚公的意思，跟着跃出船舷，站在舢板上，架起木橹。

扑！扑！令余舵柄吃惊的是，帮舵工阿水和另一个年轻伙计丁山郎，不但和他一起跳上舢板，而且挥动撑篙，把舢板远远地撑离了五号船。余舵柄一阵激动，叮嘱：“阿水帮老猛哥摇橹，我和丁山郎在船头，不要弄出响声，尽量在浪谷底部行驶，偷偷接近海盗船尾舷。”

为了掩护余舵柄他们的偷袭，老单伯驾驭的五号船，突然变成怒吼的海狮，向海盗船突飞猛进。海盗船射出的子弹，一道道黄亮亮的火光，密集地击向五号船。中国讨海人，以舷板和船房木壁遮挡飞弹，船只继续如昂首的雄狮，跃过沟谷，飞掠水山，乘风破浪向海盗船冲去！

在两条船互相冲击的当口，余舵柄的舢板像条机智敏捷的飞鱼，嗖地驶进一道幽深的浪谷，两侧水壁耸立，头顶则是狭窄的空间。余舵柄乘机发动了柴油机，舢板沿着深邃弯曲的谷廊，东拐西闪地前进着。眼看着一座浪山把舢板托上高空，余舵柄当机立断地熄灭了柴油机，仅靠木橹驱动的舢板，在风浪里跳跃。他抹去眼眶上流泻的冷水，炯炯的目光穿过夜幕，只见那条海盗船竟然离舢板仅有数米距离。他向摇橹老大老猛哥射去感激的目光，掏出事先带来的小手电，向五号船闪了几下，最后以手势命令老猛哥：“快速靠拢海盗船尾舷！”

老单伯发现了舢板射出的微弱的手电光，猛然转动轮盘，原先东冲西蹿地逗引着海盗的五号船，高耸的船头隆隆打转，再次向海盗船冲去。显然，留在五号船的讨海人，准备以毁灭自身生命的壮举，吸引海盗的注意力，以木壳船和铁甲船相撞，让余舵柄们乘机爬上海盗船，进行拼死搏斗。

石岛号海盗船的黑船长，也是有经验的老海汉，深知五号船虽然撞不沉石岛号，但都是数百吨位的大渔轮，两船相撞，会给石岛号造成巨大的损伤。他转动船头，避开左舷被五号船撞击的危险，让海盗船坚厚铁甲的船头，向五号船的右舷撞过去。

这时的舢板，已经驶近海盗船尾舷。余舵柄趁着贼船就地转动的机会，右臂一闪，抓住贼船的舵索，用渔索接上舵索，向老猛哥们一甩，老猛哥们顺着舵索，嗖嗖地爬上贼船的尾舷。最后，余舵柄看看舢板已经连接着贼船，且被贼船拖拉着，放心地一蹬舢板，弓身如飞地跃过海面，趴在贼船尾舷上。余舵柄和老猛哥互相对视了一下，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老猛哥带着阿水，扑进贼船船房，袭击躲在船房里边的海盗。余舵柄一马当先，年轻伙计丁山郎在后边紧跟，冲向下风舷走廊，剿灭其他的海盗。

驶船艖公老单伯毕竟是能在浪峭尖打滚的老讨海人，眼看着船头不能撞击贼船的左右舷，余舵柄艖公们已经上了贼船，迫切地需要支援，他急中生智，驱动五号船，直朝贼船的船头撞去。

石岛号海盗船上，多数海盗聚集在船只前边，向五号船拼命射击。

五号船的讨海人，在渔岛受过严格的海洋民兵训练，在渔场用铁钩铁矛袭击过无数的恶鱼，现在他们用手里的压船石和铁矛，准确地击中海盗们。暴露着全身的海盗，吓得趴在舷板后边，手里的枪支，毫无目标地射击着。

啪！一条打鱼梭镖横空飞掠，竟然击碎了贼船驾驶室的挡浪玻璃，射向掌舵的黑船长。黑船长吓得放弃了轮盘，一头避向右侧。失去操纵的贼船，被浪山一挡，横漂起来。

就在这时，跃上贼船的老猛，张开铁钳般的双掌，冲出暗角，紧紧地卡住一个海盗的脖子。海盗蹬了几脚，呜呼哀哉了。

猫腰跟在老猛后边的阿水，从来没有见过凶狠杀人的场面，吓得“啊”地叫了一声。

黑船长们被阿水的叫声惊动了，探头探脑地搜索着，接近了老猛和阿水躲身的暗角。

在这火急关头，另一侧暗角里，余舵柄骤然闪出，故意大喊大叫，弓腰爬上贼船的后舷，在贼船和舢板间的水面一掠影，跃下了舢板，驾着舢板，离开贼船。

贼船上，黑船长们的注意力，被余舵柄引开了。黑船长跳入驾驶室，驾船拼命追赶，企图冲沉余舵柄的舢板。

这时，老单伯驾驭着五号渔轮，插进幽暗的浪沟，拢近了舢板。

“拴好舢板！”余舵柄大喊着，从舢板上腾地跳起，脚底刚落在五号船舱板，又蹦了起来。他进入驾驶室，从老单伯手里夺过轮盘，那怒火中烧的神态，分明是在吼骂：“该剖腹剜心的强盗们，老子和你们豁命一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又分明是在向贼船上的老猛们叫喊，“兄弟，我用生命掩护你，快偷袭狗强盗！”

在一团炸浪里，五号船瞄准暴露在前边的贼船，撞了过去。

“噼啪！”贼船的右舷，被撞出了一个凹坑，但船体坚固，没有碎裂进水。

海盗们面对豁命一撞的五号渔轮，吓得一蒙，纷纷抱头鼠窜。

隐在暗角的老猛们，乘机夺路奔出，突然出现在海盗的后边，石碇似的拳头，击倒几个海盗。黑船长挡不住老猛的呼呼生风的拳头，连续挨了几下。但他终究是个顽固的贼头，猴似的躲闪抗拒着。

五号渔轮的船头，被铁甲海盗船撞得歪斜，船脖子像扭伤了似的，搁在贼船舷帮上。

“兄弟们，上贼船，拼！”余舵柄和老单伯同声吼叫。

讨海汉们虎虎生威地跳上贼船，猫追鼠奔地怒斗海盗。

黑船长看看大势已去，狡猾地跃到五号渔轮的下风舷，哧地下溜，逃到舢板上，解着舢板索，就要溜之大吉。

余舵柄双眼爆火，咬牙突腮，飞步回到五号船。他以飞燕击海之势，向舢板上的黑船长扑了下去。黑船长灵机一动，一曲腿缩进舢板舱底。余舵柄的衣襟扫过贼头的发梢，飞出舢板舷，竟扑进寒森森的海水里了。

“艄公啊！”老猛们悲愤地喊着，乒乒乓乓地跳下舢板，有的趴在舷边打捞余舵柄，有的挥拳怒击黑船长。

滴水成冰的大海，把余舵柄冻成僵硬的冰柱，一动不动地倒在舱面。人们抱棉被的抱棉被，拎热水的拎热水，乱哄哄地抢救着。老单伯撕开衣襟，敞开胸脯，把余舵柄抱入自己暖和的怀里。许久，除了他自身的索索寒战，不见余舵柄有些微的动态。老猛伸出大手，在余舵柄鼻腔探了一会儿，没有一点气息。这铮铮铁骨的橹大，发出绝望的悲啸：“兄弟啊……”

人们在碎心地哭叫。

大海在凄怆地号啕。

恨天恨海的老猛，奔向躲在舱角的黑船长，双臂一举，把黑船长托上头顶，“贼子，老子叫你做陪葬鬼！”喊着，老猛把黑船长托了一圈，向大海抛去。黑船长却被什么拉了一下，砸在舷帮上，没有坠落海里。

人们一看，这贼头早就怕被抛进水里，手里紧紧抓住一条舢板索。绳索的另一头，竟然抓在余舵柄的手里。

原来，人们纷乱打捞时，把舢板上绳子，抛进海里，当时尚未冻僵的余舵柄，抓住了绳子。人们大惑不解的是，已经僵死的余舵柄艄公，怎么还能抓住绳子？

“艄公还活着！”阅历丰富的老单伯，惊喜地喊着，从怀里掏出一瓶随身带的烧酒，瓶口伸进余舵柄的嘴里，咕咕几声，灌了进去。这酒好似生命之液，流向余舵柄的身心。他悠悠活转过来，任凭人们用棉被包裹暖身。

旁边的老猛，眉开眼笑，说：“髡公兄弟，咱们讨海祖宗，都有几条大命，能够死而复生。”

余舵柄闭眼养神，嘴里呢喃着：“讨海祖宗就是死了，灵魂不愿灭，继续捕恶鱼杀恶贼！”

舱角，被讨海人踩着的黑船长哀告着：“饶我的狗命啊！我家里还有妻儿父母……”

“把他们捆起来，丢进黑船舱，引渡给他们国家！”老猛一使力，黑船长从舢板飞了出去，扑地砸在大船舱面上，像舱底的烂鱼儿，瘫了。讨海人纷纷如法炮制，把有伤的没有伤的海盗都捆起来，像抛臭虾蛄似的，一个个摞进黑洞洞的船舱，压紧了铁舱盖。

“巨款搬上石岛号！让石岛号拖着五号船前进！”倒在髡公床上的余舵柄，交代老单伯。

待到讨海人把巨款搬进石岛号铁舱里，老单伯向余舵柄说道：“髡公，我估计前来袭击的海盗船，不止一艘，还有其他海盗船在附近搜索，我们占领海盗船后，干脆穿上海盗的衣服，混淆其他海盗船的视线。同时，应该丢弃五号船，让它在风雪洋漂泊，引开其他海盗船的雷达搜索。

余舵柄闷想着，赞同地摆摆手。在老单伯指挥下，人们进了舱，扒下海盗们的花花绿绿的防浪雨衣，而后回到舱面，推开了五号船。

石岛号的角落里，余舵柄孤独地站立着。在他的视野里，飘走的五号船，恍若陪伴他度过多少岁月的坐骑，或是难舍故主地转身回首，或是万般苦情地昂天长啸，最后慢慢地逝远了。

余舵柄瞭望四周，风在凶狂地咆哮，海在恣肆地喧哗，尤其是放声吼叫的船只，强烈地传动着人的身体。余舵柄悲怆的心海，也随着震动。

一会儿，他那被悲惊情绪包围着的热魂，冲决而出。他重新恢复豪迈的英姿，面向大洋。

也不知站立了几时，代他操船的老单伯突然呼唤起来：“髡公，下

风海面，发现一条大船，向我们急骤驶来！”

余舵柄跑入驾驶室。果然，一条比石岛号更宽更长的铁船，在浪水里奔腾着，向石岛号拢来。

他眯眼思索了一下，生疑道：“唉？这条船的形状，怎么如此熟悉？……对了，在东南亚水域，我们看到过这条船。哦，它原来是条鱼货收购船。这船的船牌上怎么写着这个名字？原先它仿佛不叫这个船名。”

他借着收购船的灯光，看到驾驶室顶部，横着一块漆色簇新的铁牌，写着一行英文。余舵柄在学校学过英语，为了远征太平洋，又参加过英语培训班。他能操英语和外国渔民交往。所以，他知道铁牌上的船名是：南海号。

老单伯询问：“髹公，是快速躲开，还是靠拢过去？”

余舵柄髹公一咬牙，说：“落进渔网里，想逃来不及，只有破网而去！靠拢南海号，见机行事！”

驾驶室里的高频率对讲机响起来：“石岛号，是黑船长吗？我是南海号的南船长，中国的五号渔轮击毁了吗？船上的中国人呢？舱里的巨款呢？”

“黑船长？肯定是石岛号的贼头！”老单伯一想，机智地应道，“南船长，我是黑船长。五号船的中国人，船只被我击伤后，逃进远海了。我们捉到一名跳海的中国渔民，他老实招供道，五号船没有携带巨款。余舵柄是和海心髹公意见不合，再次驾船离开的。”

“哪？……”南船长发出疑惑的声音，又说，“我把情况报告鱿鱼号的铁船长。根据铁船长命令，南海号要配合石岛号，击毁中国五号船，捉到余舵柄。”

“从南船长用英语说话看，这批海盗来自好几个国家，至少有三条海盗船，鱿鱼号的铁船长是总头目。”老单伯放下话筒，分析道。他观察到，在迷蒙的大海上，南海号庞大的黑影，不紧不慢地跟踪着石岛号。他一激灵，说：“不好！南海号跟在后边，我们难脱身了。”

帮舵工阿水问：“能否用对讲机向大船队呼救？”

老单伯：“不行！海盗船的电信设备先进，我们用明码呼救，会立即露馅，海盗们会云集风雪洋，来劫船夺款的。”

夺取了石岛号海盗船的余舵柄髹公，看到海盗头子南船长驾着南海号，不即不离地跟踪着。他知道狂烈的风雪暴影响着雷达的功能，一时找不到飘逝的五号渔轮，南海号惧怕单船遭袭击，还会继续跟随石岛号。他干脆驾着快船，引领南海号，向北航行。在奔向祖国的航道上，多走几步，就是多几分胜利。

傍晚，南船长在对讲机里呼叫：“黑船长，铁船长命令你我，不能尽快找到余舵柄，也要用对讲机的各种频道反复呼叫，告诉余舵柄，他的心肝宝贝白柔，已被铁船长捕获了。他如果退出风雪洋，回到鲸鱼海，向你我投降，交代巨款的下落，铁船长保证，立即释放白柔。否则，白柔的下场，他可想而知。”

听着，听着，不啻在南极淋冰水，余舵柄髹公像冻僵的冰人，呆立着。

暴风驱赶着浪山，冲击着石岛号。站在船只最高处驾驶室里的余舵柄髹公，那在任何恶劣海况中，都能保持桅杆般风姿的躯干，竟然摇摆起来，时有倾跌之势。

是啊！是一种感情的狂飙，作践着余舵柄。他不但自身摇摇欲跌，连寥廓的长空、苍茫的海洋、急驰的船只，也在他的感受中晃荡起来。

慢慢地，余舵柄的万斤压力不弯曲的腰背，犹如负着一座大山，向前一倾，倒得那样的沉重，首先着地的额头，砸在船板上，溅出几抹红色的血丝。直到此刻，他并没有大吼大哭，只是握着铁硬的拳头，一下一下地打着船板。

他的背后，响起老单伯忧闷的话声：“在恶浪面前摔倒的，不是讨海祖先的后人！”

余舵柄又慢慢地挺起来，双眼充血，冷丁一跃，夺过老单伯手里的

轮盘，拉响全速前进的铃号。

顷刻，石岛号暴怒地狂奔起来了。

余舵柄操纵的石岛号，像一支飞射的渔矛，冲破了雪和水交织成的帐幔，犁开一条条海浪，急驰奔腾。

一片奇幻的海域展现在眼前，海浪中浮出了一个灰黑的怪物。突然一看，像条大鱼；又一看，似礁盘。它前大后圆，不伦不类；十多米长，不大不小。随着潮汐的升降，似鱼似礁的怪物，拱身浮起，又卧体下沉，还发出高低有序的溅水声。水和雪的帐幔，时浓时稀，礁盘的峥嵘可怖的形态，时隐时现，玄妙怪异。

余舵柄或许是被情感的暴风刮昏了，船只快马加鞭地冲向礁盘。

帮舵工阿水惊呼起来：“艚公，快转舵，要撞礁了！”他想伸手去旋轮盘，望着余舵柄的愤怒威严的神态，又却步缩手。

砰！

船头击碎了一排水山，和前边的礁盘碰撞了。人们一看，那形似礁盘的怪物，原来是一头巨大的海牛。海牛显然被撞得发怒了，喷出几股白亮的水珠，射上高空。海牛的头一晃荡，激起两排海浪，硬生生地顶着船只，不退不让。

而余舵柄操纵的船只，像接受老艚公的意念，变成更加倔强的海牛，船臀喷出灰黑的烟气，船头顶着巨大的海牛，双方谁也不让谁，豁命相持着。

最后，海牛坚持不下去了，高仰的头一歪斜，前肢拍打着浪水，竟然转身向北游去了。

驶船艚公老单伯劝告余舵柄：“艚公，是向北回国，还是向南去救白柔，你得打定主意。只是，讨海人总不能不如海牛，海牛也知道选择正确的方向，向北洄游。”

老单伯的隐喻，激得余舵柄子添了一股无名火，骂道：“甬在船舱里放闷屁，自作自受！老子是海牛的十代祖宗！”

“舵哥，虽然你是五号船的艄公，老单伯也是你的前辈……”阿水不满地嘟哝着，老单伯拉拉阿水的衣服下摆，又指指快速驰向祖国的船只，阿水才没有说下去。

一阵暴躁发作后，余舵柄慢慢地安定下来。尽管如此，他的心里依然抑制着难以平息的纷乱和忧伤。理智促使他操纵着船只，向祖国奔驰。可是，感情的呼喊声，却在他心里继续震荡：“余舵柄，你离开船队，不回去救援，白柔危在旦夕啊！”

他举目四望，在寻觅着什么。上风海面，震海的喧嚣吸引了他的视线，只见那里的空间，白蒙蒙的雪花水沫暂时地消逝了，显得明朗起来。海域的中央部位，奔流的海水凝聚在一起，形成一团，向高空升腾，迎着寒风，又迸发出无数冰光雪彩。它映进了余舵柄的心窗，暗淡的双眼，变得灼灼明亮了！

一直紧跟在后边的南海号海盗船，也许被石岛号发狂的驰骋闹蒙了，海盗头子南船长终于沉不住气，在对讲机里呼喊：“石岛号，石岛号，黑船长，你们进行全速航行，是不是发现了余舵柄五号船的踪迹？”

为了防止情绪暴躁的余舵柄讲错话，老成持重的老单伯，装成海盗水手，代表“黑船长”余舵柄应道：“铁船长命令我们加快搜索余舵柄，我们全速前进，先到风雪洋北部水域，堵住余舵柄向北回国的航道。南船长，黑船长问你，你的雷达有没有搜索到余舵柄的船影？”

南船长：“冰雪弥漫，风暴横卷，雷达荧屏模糊，很难辨清图像。为了防止余舵柄的突然袭击，铁船长命令，石岛号和南海号集体行动，一起搜索余舵柄！”

关闭了对讲机，余舵柄艄公怒骂道：“海狗养的南船长，你再像水蛇缠舵柄，砸你的狗头！”

夺取了石岛号的中国讨海人，在南海号海盗船的跟踪下，刚刚离开了风雪洋。

太平洋南涯，灾难连着灾难。刚刚脱离了太平洋大风暴中心水域，又闯入瘴雾弥漫的海区。

这里的海水，比重特大，水谷不凹，浪山不突，只有低卧的浪花，拱出海平面。船只干舷线以上的空间，飘满了瘴烟。这使讨海人联想到，蛮荒高原的幽谷古洞，也是飘出这种怪诞剧毒的瘴气。他们认为，这是被日光月华折射出现的毒瘴！

大家举目观看，除了瘴雾弥漫，空中看不到一只海鸥，水底看不到一条游鱼，岛屿看不到一根花草，连海蝎河豚水蛇也无影无踪。

驶船艚公老单伯深知毒雾的厉害，看着余舵柄，用沉默询问：“舵柄艚公，毒雾迫我们驶回头船呢！是掉转航向，重新穿越风雪洋，回到鲸鱼海，参加救援白柔；还是冒着危险，进入毒雾海区，返回祖国？”

余舵柄呆立了片刻。这铮铮硬汉因为忧虑白柔的命运，双眼含着泪光。但是，当他盯视藏着巨款的船舱，心头亮堂。他毅然地说：“老单伯，我就是被毒雾憋倒，你也要挺身掌舵，带着血汗钱，闯过雾海区！”

老单伯连忙吩咐：“大伙喝几口烧酒解毒，勿要往海里捞鱼虾当酒菜。能活在瘴海里的鱼虾，大多数有毒。”

余舵柄慰藉大家说：“南海号海盗船尾随着我们，不知何时能脱身。在这雾天雾海中，我们却可以借毒雾迫退敌人。”

几个讨海人呼应：“对！趁瘴雾掩护闯过去。如果海盗船胆敢追来，我们要迎头痛击！若不能跳船擒敌，也要撞瘫敌船！”

“好！出击！”余舵柄一声令下，石岛号飞快地掉头，船只撞开瘴雾，寻觅着海盗船。

令人奇怪的是，经过两小时的巡视，南海号海盗船不知去向了！

原来，为防止开动通信工具会暴露北归的航向，和海盗们过多通话，对方也会根据话音辨出真假。所以，石岛号的对讲机，一直关闭着。这样，石岛号没有获悉铁船长的命令，没有折回鲸鱼海西侧，参加袭击大船队。在海盗中，南船长职位比石岛号黑船长高。所以，铁船长通过南船长，向黑船长发令。南船长思忖，自己单船对付余舵柄，将会险象环生。南海号没有参加劫夺巨款的战斗，铁船长和黑船长便会多吞款项，自己船数月来出生入死，岂不是鱼篓打水一场空！同时，毒雾会

憋死人，傻瓜才会去送死。于是，他让石岛号去对付余舵柄，自己则趁着浓雾的掩护，驾着南海号，偷偷折回风雪洋，冲向鲸鱼海西侧，参加洗劫中国带头船的行动。

余舵柄艨公驾驶的石岛号，终于找不到南海号了。

老单伯又问余舵柄：“海盗南船长可能贪生怕死，打道回航了。我们是不是趁此机会，快速北归？”

此时，背后的风雪洋，又掀起了一阵大风暴，响起浪涛的轰鸣声。

刚强的讨海人，也有多愁善感的时候。此时的余舵柄艨公，暗地里预感到一种什么。他想象着，思忖着，捕捉着。

哦，风雪洋大风暴的异况，是否预示着，连接它的鲸鱼海，将发生一场战斗？身陷海盗魔掌的白柔妹妹，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呢？

想到这里，余舵柄艨公的身子往后一晃，靠在驾驶室板壁上，脸色如蜡，一片青黄。

善解人意的老讨海人老单伯，连忙退后几步，用手捅捅余舵柄，细声地说：“艨公，龙骨断了会沉船。你是全船的主心骨，你不能这样啊！再说，庞大的船队，众多勇猛的讨海兄弟，一定能救出白柔，剿灭万恶的海盗！”

是啊！没有艨公的船，是没有桅杆的帆。石岛号装着中国讨海人的血汗，载着家乡男女老少的希望，不能使它成为没有舵的迷航船！还要漂泊万里航道，才能回到祖国。自己的意志瘫了，势必会影响全船讨海人的情绪，怎样向太平洋风浪宣战？海可枯石可烂，讨海人的灵魂不可涣散！老单伯的话有理，数十条中外渔轮，千百位敢拼善战的讨海汉，定能战胜海盗，救出白柔，胜利回归渔乡！

一直站在旁边的帮船工阿水，察言观色着。他看到，尽管余舵柄心态平静了，神色依然没有舒坦，更不见些微的笑容。阿水把老单伯拉出驾驶室，嘴贴着老人耳朵，说：“你不要替舵哥把舵，让他离不开驾驶室。”

老单伯问：“你想玩什么名堂？”

“嘘，低声，舵哥听到了，会搅乱他的心。我不过想演一场欢乐戏，调剂一下气氛，让全船讨海人乐一乐。”阿水说罢，鬼头鬼脑地溜出了船房。

一会儿，阿水和年轻伙计丁山郎，溜到驾驶室下边的船廊边。阿水把丁山郎推到驾驶室的暗处，朝余舵柄喊道：“艚公，我发现海里有个傻船女呢。”

余舵柄闻声，手把着轮盘，脸探出驾驶室，向左舷外望去，透过迷茫的夜雾，只见水里浮动着一个人影，四肢随水飘动，身体跟随船只前进。

余舵柄又喜又疑：“啊！这奇妙的太平洋，真的存在傻船女？”

傻船女，是传说里的傻瓜渔妇，嫁夫生子后，格外高兴，抱着儿子，到邻船炫耀。邻船渔妇抱出女儿，对傻船女说：“嫂子，孩子长大后，我女儿给你儿子做媳妇。”傻船女连声说：“不行，不行！我儿子两岁，你女儿一岁，大一倍岁数。我儿子二十岁时，你女儿只有十岁。男大女一倍岁数，不能婚配。”人们把笑话转告傻船女的丈夫，丈夫气得扇了傻船女一巴掌。傻船女想不通：“男大女一倍岁数，是不能婚配嘛！”于是腾身跳入海里了。傻船女溺死后，灵魂不散，常常跟船浮游，伺机抓住讨海郎，在海里美美地做爱……

余舵柄想离开驾驶室，去看看傻船女是什么样的海洋怪物，具体形状怎么样。他连声叫道：“老单伯，阿水，你们来代我把舵。”

“艚公，你这趟走太平洋，有白柔陪伴。我们旷久了，身心憋得慌。你就独自把舵，让我们抱抱傻船女，亲个嘴儿，解个馋儿。再说你去会傻船女，白柔会跟你分道扬帆的！”阿水不三不四地打诨。

“傻船女，你耐不住，老子更憋慌了。你快上船！”丁山郎油嘴油舌地嚷着。他依然躲在暗角，手里拉着一根绳子，绳子直通海里，捆着阿水和他制作的傻船女。傻船女的身子，是裹着白帆布的木头网桩；傻船女的毛发，是塞船缝的黑棕丝。

“傻船女，你是不是白柔，平安脱险，想念你的舵柄哥哥，赶来和他相会，早日生个讨海儿？”老单伯深知这批年轻人玩弄海里的把戏逗乐，老人学着顽皮相，也来引发话题。

“哈哈，白柔，快来和艄公会合，生个太平洋儿子！”几个闻声出舱的讨海人跟着起哄。

“哈哈，舵哥快跳海，把白柔抱进睡舱里！”“哈哈，白柔羞得逃跑了！”年轻的讨海汉乐得拍掌嬉闹。

“大伙听着，不管怎样，今晚傻船女现身，说明我们的白柔，还美美地生活在大船队里。”老单伯激动得老眼泛泪花，大声说。人们一阵蹦跳雀跃。

欢乐的气氛，重新回到石岛号上。渔哥们被风浪染黑的脸颊，涨着青春的红潮，发出天真烂漫的欢笑。壮汉们像孩童似的闹腾，老渔翁们的眼里也闪着喜盈盈的目光。

“伙计们，大船队的讨海兄弟，一定能战胜海盗，确保遇难者的安全。大伙舍命拼搏了几昼夜，该好好聚一聚了。把我的酒都端出来，大伙欢天喜地地醉一次！”余舵柄欢声大作。

船只受到人的感染，轻快舒畅地飘飞着。

十七

夜色迷蒙、寒气迫人的冰山海，海盗快艇缓缓行驶着。被俘的白柔已经醒来，发现自己被剥掉湿衣服，惊慌失措地紧裹着棉被，缩在舱角颤抖着。

铁船长似笑非笑地说：“白柔姑娘，我们虽然割网偷鱼，也有讨海人的侠义心肠，是我们豁命搏海，把你捞上船。不然，你早就沉进海底冻成冰条了。”

白柔听着铁船长结结巴巴的中国话，知道他们是外国海盗。她紧咬着双唇，屏住声音。

铁船长继续说：“你想回中国船队吗？那很方便。只要你说清楚，中国船队的巨款放在哪条船上？是不是被余舵柄带走了？余舵柄走的是哪条水道？”

白柔听着海盗的追问，父老兄弟们拼搏太平洋的情景，一幕幕地展现眼前……

一种无声的呼喊，从肺腑深处响起：“中钩的鱼，开口闭嘴都是死！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能泄密！”

紧接着，她又联想到，一个个被海盗强暴过的渔家姐妹的惨状……两行悲泪，在她脸上流淌。

铁船长刚想连续审问，微型对讲机响起来了。他朝对讲机喊问：“什么事？快说！”

留在鱿鱼号的海盗，向他报告：“铁船长，支援石岛号的南海号报告，黑船长的石岛号，击伤了余舵柄的五号渔轮，黑船长们搜查了五号渔轮，没有发现巨款。据黑船长们向南海号说，要运回中国的生产建设资金，不在五号船里。余舵柄是和海心闹翻，再次离开中国船队的。南

船长对黑船长不放心，正在紧随黑船长的石岛号，直到摧毁余舵柄的五号船，查个水落石出为止。”

铁船长使用对讲机的时候，残暴成性的马来老大忍不住了，顺手抓住一块冰凌子，扯开棉被，用冰凌子在白柔胸部一划，一道血汨汨流淌。他穷凶极恶地喊：“说！”

一股愤怒的力量，在白柔全身膨胀着。她的脖子青筋暴起，扭过脸，忍着疼痛。

马来老大更加暴怒了，恶作剧地舀了一海碗的盐卤水，倒在白柔的伤口上。马来老大狂笑着：“哈……”

盐卤水侵入白柔的伤口，发出阵阵碎心的剧痛。白柔顽强地昂着脸。不远处，寒气凛冽的水道，一团团洁白的波浪，似在痛苦中翻腾着，不愿沉沦于浑浊的海底。白柔触景生情，心里涌动着坚定的意念：“活着受辱，不如玉碎！”想到这里，心头哀伤地呼喊：“阿爸，女儿去了！”她突然一把夺过马来老大手里一海碗盐卤水，一仰脸，就要猛灌下去。

“滚开！”铁船长刚刚发现，右手推开马来老大，左手一闪，击飞了白柔手里的海碗，转向跌倒在地马来老大，怒吼着，“愚蠢的吃屎鱼，光想舔美人鱼的臭臀！毁了价值万金的美人鱼，老子饶不了你！赶快滚起来，快艇全速前进，赶回鱿鱼号！”

茫茫夜色里，快艇钻出冰山海，抵达泊在冰山海边缘的鱿鱼号海盗船。铁船长拉着白柔上海盗船，苦脸伯扶定白柔，说：“白柔姑娘，你受苦了。”

殷洋站在白柔的旁边，神态冷淡，无动于衷，唯有两个拳头紧捏着。

铁船长把殷洋拉到一边，声音由低到高：“殷洋艄公，海心是个刁滑的老海鬼，你们的血汗钱的去向，连你也隐瞒。据我分析，白柔清楚巨款下落。刚才，是我救下白柔的命，你跟她好好谈谈。只要她交代巨款的藏所，我保证，不损伤她一根毫毛。你们或是平安回国，或是出国享福，悉听尊便。如果她死守秘密，甭怪我把中国人切成块肉，喂太平洋的鱼鳖！”

殷洋提醒道：“我是船队队委成员，又是分船队艄公，巨款的去向，都稀里糊涂，万一她确实不知道秘密……”

铁船长凶相毕露：“我不相信她不知情。若她死不开口，兄弟们也不会放过她！到那时，你怪不得我啰！”

“铁船长，我的小命都交给你们了，还跟我讲这话干什么？巨款放在哪里，我确实被狡猾的海心弄蒙了。当然，白柔如果守着秘密，我不从她嘴里挖出来，就变成落海礁，永远不浮出来见天日！”殷洋低声发誓。

铁船长以怪异的目光，看着苦脸伯和殷洋搀着白柔进入船房。马来老大急急跑来，说：“铁船长，又有急事报告。”铁船长走过去。“留船的兄弟们分析，巨款如果不在余舵柄船里，可能藏在海心的带头船上，两者必居其一。殷洋驾舢板冒充余舵柄，引诱白柔离开带头船后，海心曾用对讲机呼喊白柔回去。白柔没有回去。海心完全会驾船追女儿……”

铁船长一阵兴奋：“说得对！那么，海心的带头船，因为找不到女儿，现在还会在鲸鱼海西北侧水域团团转。我们马上出发，袭击海心的带头船，劫夺那笔巨款！”

“连带头船一起俘获过来。我去开船！”马来老大兴冲冲地跃上驾驶室。

白雾弥漫、雪浪翻滚的海面，鱿鱼号海盗船朝鲸鱼海西北部驰骋着。船只驶动了一小时后，殷洋急急地找到铁船长，说：“头头，在我的百般劝导下，白柔开口了。她说的情况，和南船长报告的情况相符。余舵柄对海心艄公独吞承包款不满，再次和他闹翻，独自离开船队。老谋深算的白海心，借机宣传余舵柄运款回国。连我也轻信上当，以为是余舵柄运款回国。白柔不肯直接讲出巨款放在带头船，大约是担心你们袭击带头船，危及她阿爸。”

铁船长：“真的？”

殷洋：“她以为我了解情况，不敢说谎！”

铁船长还有些不相信：“她真的说了？”

殷洋：“白柔真的说了。我还向她保证，铁船长决不会伤害她阿爸和讨海兄弟们。这才熄了她的怒火。这样看来，那笔巨款，十有八九藏在带头船上！”

铁船长鼓着掌：“确实和南船长的报告相符。不过，我们没有逮住余舵柄前，还要有两手准备。”这老奸巨猾的海盗，独自徘徊了一会儿，想出了一个恶毒的主意。他进入驾驶室，开动微型对讲机，呼叫：“南船长，你继续追捕余舵柄的五号船。如果一时找不到，运用先进的通信工具，通知余舵柄，就说他心爱的白柔姑娘在我手里，只要他驾着五号船，回到鲸鱼海，接受搜查，确实没藏巨款，我们就让他平安回国，并且释放白柔。”

南船长：“铁船长，余舵柄是中国船队最勇悍的艄公，没有黑船长的帮助，我们单艘船，很难制服他。”

“好吧！石岛号和南海号共同制服余舵柄！”

在旁边操舵的马来老大，佩服地竖起大拇指：“头，你真是高人一筹。”

铁船长：“我不但要用白柔诱钓余舵柄上当，还要用白柔挟制海心低头，交出巨款！”

马来老大连声说：“高！你的主意真是高明！”

铁船长看了看海域，说：“接近鲸鱼海西北部了。根据情报，白柔是为约会余舵柄到这里的。在这里找不到余舵柄，舢板进不了狂暴的风雪洋……”

马来老大问：“你的意思是……”

“蠢货！我是代白海心分析白柔的去向。白海心会认为女儿沿风雪洋边缘寻找情人，他也会驾着船，从这里找到鲸鱼海的西部和西南部。鲸鱼海的西部和西南部，都和风雪洋接壤。”铁船长说到这里，毅然发令，“开动雷达，开始扫描鲸鱼海西北部，然后逐次搜索鲸鱼海西部和南部！”

经过两小时的雷达扫描，马来老大报告，鲸鱼海西北部，没有发现

大船小舟。在铁船长的督令下，海盗船进入了鲸鱼海西侧。一会儿，马来老大惊呼起来：“铁船长，荧光屏显示，有一条小船，向鲸鱼海南侧水涯驶去。”

铁船长：“可能是海心带头船的舢板，离开带头船寻找白柔。逮住它，就知道带头船的位置了。”

夜海，海盗船神秘地跃动着，扑向海心髒公的舢板……

由潮水叔代理生产髒公的带头船，和海心髒公的舢板分开后，根据海心髒公的嘱咐，抓紧时间抢捕暴头鱼，在渔场放了两天网。人们不见海心髒公驾舢板回来，越来越焦急了。

带头船快速行进，回到鲸鱼海中心渔场，靠近路顺髒公的三号渔轮。

潮水叔奔上三号船，求援道：“路顺髒公，前几天夜晚，余舵柄的五号船进入风雪洋。风雪洋刮起大风暴，危及五号船。余舵柄驾船退出风雪洋，单船泊在鲸鱼海西北角水域，并让白柔去见他。白柔连夜驾舢板，去和余舵柄约会。海心髒公担心女儿出事，驾船前往鲸鱼海西北角，追寻女儿。我们的一号带头船，在那里找不到白柔后，为了不误生产，海心髒公命令我驾船回渔场。他独个儿操纵小舢板，往南进入鲸鱼海西部水域找女儿。我和带头船讨海兄弟们商量后，觉得应该找到你，想办法支援海心髒公，找到白柔。”

路顺髒公急得一擂拳：“我也为另一桩事狂急呢！据九号船驶船髒公路丁报告，也是前天夜晚，他们的髒公殷洋带着苦脸伯，驾驶交通舢板，赶往鲸鱼海西北水域，至今下落不明！”

潮水叔不解地问：“殷洋到那里去干什么？”

路顺髒公：“根据余舵柄髒公的脾气，风雪洋的白花暴吓不住他，他不会退回鲸鱼海的。对了，一定是殷洋故伎重演，伪装余舵柄，哄走白柔，想把她弄成他的人，以实现他的当百万富翁的美梦！”

“苦脸伯跟去干什么？”

“苦脸伯和殷洋，是两人穿一条裤，彼此分不开，谁知道他是不是去当帮手？”

潮水叔：“不管怎样，要通知其他渔轮，赶往鲸鱼海西部，找到他们。”

“眼下鱼群旺发，大伙在兜金捞银，海心艚公如果在场，也不会同意停止生产。再说，鲸鱼海渔场辽阔无边，大船队分散追鱼群，对讲机功率低，距离稍远的渔场，一时难联系。”路顺脚公蹙眉想了想，又说，“暂时由我们两条船停止生产，到鲸鱼海的西部找人。我们就是把大海洋翻过底来，也要找到他们！”

来自风雪洋的太平洋大风暴，对鲸鱼海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冷飕飕的寒水浪，从三号船下面，涌泉般喷出，直泻远海。

浮波嬉水的海燕海鸥，被风暴的啸声所惊扰，飞击长空，又迅捷下旋，俯瞰着三号船和一号船，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

两条船在鲸鱼海西部寻找了数小时，意外地遇到了洞渔九号渔轮。路顺艚公用对话机向九号船呼叫：“路丁艚公，你们是不是在寻找殷洋艚公？”

路丁艚公应声：“我们是在找艚公。”

路顺：“殷洋有没有在鲸鱼海西北部？他和苦脸伯到那里干什么？”

路丁：“我们找遍鲸鱼海西北部，没有一点船影。说来气人，殷洋连夜赶往鲸鱼海西北部，是想把白柔哄到那里。苦脸伯怕他搞过头，危害白柔渔姑，也跟他前往。”

“这条黑白大鳗，演出这种丑剧！”路顺艚公的眼眸跳闪着火苗，又问，“路丁艚公，据你分析，殷洋和海心父女会驾舢板到哪个海区？”

一直用对讲机收听的潮水叔插话：“据我看，白柔怀着会见余舵柄之心，不会往北抵达冰山海。风雪洋海暴席卷，小舢板进不去。她可能循着风雪洋边缘地带，向南寻找余舵柄。海心艚公也会这样想，向南尾随而去，追踪女儿。”

在三号渔轮的率领下，三条船风驰电掣地冲向鲸鱼海西南部海涯。

可是，路顺髹公们没有想到，此刻，在鲸鱼海南部，独自驾驶扁舟漂泊汪洋的海心髹公，正和追踪而来的鱿鱼号海盗们展开着殊死的搏斗。

海心髹公在鲸鱼海西部没有发现女儿的踪迹，刚刚驾着舢板进入鲸鱼海西南侧，也就是鲸鱼海和风雪洋最南端的交界处。他万万没有料到，海盗船鱿鱼号依仗先进的雷达设备，迅速地追赶过来了。他被一阵隆隆的机声一惊，回首望去，几千米外的海面，一条熟悉的船影出现了。平时，鱿鱼号常常出入中国船队，收购鱼虾。海心髹公很清楚，鱿鱼号在众多的外国渔船里，体积最庞大，铁甲裹身，又是双台柴油机驱动的快船。它既然是强盗船，必然是海盗船队的主力舰。主力舰直冲自己扑来，显然是要劫持自己，要挟大船队，交出讨海汉们的血汗钱！

海心髹公揣摩着海盗的罪恶企图，操纵着舢板忽忽飞掠。

南方，已经是南极洲的边缘。离没有黑夜的冬至日还有两个月时间，南极洲虽然是寒冷的夜晚，由于极光的闪照，水天间依然白亮。南极洲内陆的高原上，覆盖着蛮荒时代遗留下来的冰川，晶亮耀眼。内陆延伸到边缘的罗斯冰障，旷远宏大，铺天盖地，冰光雪色，一派璀璨。

海心舢板抵达的南极内陆边缘，形势更是凶险惊人。中央地带是座船形的孤屿，崖壁峭拔，石棱突兀，巉岩林立，表面披盖着苔藓水藻。孤屿的四周，岁月的风风雨雨，把白漫漫密簇簇的浮冰，雕成一片神奇壮丽的造型。这些形态各异的浮冰底部，横翻直滚的雪浪，推揉着浮冰，团团围住孤屿。这些雪浪冲撞发出一阵阵惊雷般的轰鸣。

穿着防浪雨衣的海心髹公，并没有让凄风冷雨冻僵，在惊天动地的震撼里，硬挺的身姿耸立船上。他的意念硬如坚冰，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把海盗的主力船困在浮冰险滩，让余舵柄髹公们有充足的时间，摆脱其他海盗船的追踪，穿越风雪洋，漂过太平洋，将那笔家乡的生产建设资金，运回祖国！

这时，海盗船像灰黑的水怪，怒吼着冲过来了。海心髹公一狠心，操着舢板，驶进一条窄水道。两排的浮冰挤压过来，顶着舢板左右舷，随时都会把舢板挤得粉碎。海心髹公不知从哪里来的神力，身体扑在尾舷外，双脚蹬着挤压过来的浮冰，双手和肩头一抗，舢板从冰缝里射了出去，继续沿着水道前进。海心髹公看看前方，那里冰山林立，险情环

生，舢板进入其间，很可能葬身鱼腹。他灵机一动，往舷外的浮冰一扑，爬进一处冰川。身后，那无人驾驭的舢板，在柴油机的驱动下，乱冲乱窜着。

紧跟在舢板后边的海盗船上，铁船长嘱咐操舵的马来老大：“倒车退船，坚冰会撞裂船壳！”

马来老大：“鱿鱼号船头焊着几层厚钢板，如能撞破薄冰，马上可以抓到白海心了。”

海盗船撞上浮冰，猛地一震，皮球似的弹了回来。铁船长夺过操纵杆，驾船倒退，呵斥马来老大：“你算什么老海汉，想叫兄弟们葬身南极吗？海心的舢板能逃进浮冰险滩，我们的快艇船身窄，更可以射进浮冰险滩，逮住海心！”

马来老大自告奋勇，说道：“我驾快艇，去捉海心！”

“慢着！如果逮住白海心，白柔会找我们拼命，连向着白柔的殷洋也会反水，对我们不利。再说，我还没有完全相信殷洋他们。把他们两人的船房反锁起来，不让他们发现我们在追捕白海心。”铁船长凶诈地说着，来到一排船房门前，命令海盗水手，“左中右三个船房，关着白柔、殷洋和苦脸伯，把他们锁在里边，你在外边看守。”一切安排妥当，他才向马来老大一挥手。

马来老大毕竟是长年漂海人，拉着一条尼龙索，一头拴在大船上，一边攥在手里，对铁船长说：“一旦快艇被浮冰挤扁了，你们拉动绳子，把我拖上大船。”说罢，带着一个海盗水手，跳下了快艇。

船身较窄的快艇，灵巧地穿过冰山相峙的水道，驶近了舢板。

“啪啦！”突然浮来的两座冰山，猛地一挤，把前头的舢板和后边的快艇压成两堆碎板了。

“啊……”马来老大一拽旁边的海盗水手，双双跃离快艇，趴在冰地上，吓得半晌不敢动弹。许久，他才依仗尼龙索的拖力，向鱿鱼号爬去，嘴里惊恐地喊叫：“快把我们拖上船……”

被同伙拖到舱面的马来老大，战战兢兢地报告着：“铁船长，浮冰

撞击，快艇碎裂，差一点坠落寒水丧生。”

一起上船的海盗水手嘟哝道：“那年老体衰的白海心，不是被浮冰挤成肉饼，就是落海冻成冰柱了。”

“不！白海心是老海豹，这浮冰险滩制服不了他。你们能活着回来，他更能躲进险滩深处。快艇毁了，我们还有从冰山海拖来的两条舢板，加上鱿鱼号，周围浮冰险滩，定要逮住白海心，夺获那笔巨款！”铁船长恶狠狠地说。

身陷浮冰险滩的海心髹公，虽然不知道白柔三人被鱿鱼号海盗抓去，但是，他已经意识到，追击自己的，是海盗的主要船只。拖住它，就是拖住海盗的主力，能够减轻余舵柄的压力，掩护他们顺利回国；还可以争取时间，让路顺们集合大船队，围剿海盗们。

海心髹公打定了铁硬的主意：“不能被恶海和饥寒吞噬自己，要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才能拖住顽敌！”

次日的黄昏，灰暗的天宇时浓时淡。从四面八方射来的光，使人可以查看四周的情景。

从昨晚开始，海心髹公已在浮冰险滩躲了十几个小时，饥饿和寒冷袭击着他。他虽然年老，但饱经太平洋风浪长年累月的熬煎，使他持有一副坚实的身子，也能应付种种恶劣海况。眼看着鱿鱼号海盗船在浮冰险滩外边巡弋，他只得猫腰潜行，希望到达险滩中央的孤屿，扒些青苔绿藻充饥，而后，再寻思拖住海盗的办法。

经过长时间艰难的跋涉，他来到一条凹沟里，抓了几把雪，吞进喉咙里。左侧，是一座高挺尖削的冰山，直插云天，彻身透亮。右边，是一座顶部平坦的冰山，飓风卷着飞雪积满山顶，变成一座白皑皑的大雪堆。

海心髹公心里清楚，在南太平洋西侧风雪洋生发的大风暴，已经刮到南极险滩了！

一股凛冽的寒流，席地卷过。天地间充满南极洲旷世罕有的风流，

产生了排山倒海的巨力，推搡着苍茫的寒极大地。顿时，巍然屹立的冰雪之峰，横冲直撞地挤压，脚底传出强烈的震动，脚尖前出现了数米宽的冰缝。往昔的实践，驱使海心髀公当机立断，双脚一弹，身体一腾挪，落在冰缝的彼岸。他立即发现，后边的冰震在持续发生，冰缝迅速扩大，随时都会吞没他。他竭尽余力，向前冲了一段路，回首眺望，刚刚走过的凹沟，已经成为冰缝，底下寒水彻骨。他陡然渗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幸亏自己早点离开，否则早就没进冰水缝了。

这时，周围的冰山，被太平洋大风暴的强力，推得晃晃摇动，四分五裂地崩开，一块块耀眼的冰块，沿着山坡滚滚而下，乱纷纷地砸在冰山间的凹沟。顷刻，插入云天的冰山尖顶，被狂风的重锤，砸成碎块横飞，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在这摧毁一切的大风暴中，陷落于死亡之境的海心髀公，张皇颓然地摇摆着，不无绝望地蹲身坐地，闭眼等候粉身碎骨的时刻。

一种天崩地裂的声音，吓得他睁眼观察，却是两块巨大的冰板，从天而降，顶部相抵地搭成人字形，下边形成冰棚的空间，使他避免了毁灭的厄运。人字形冰棚的外界，刚从冰峰塌落的冰块，层层叠叠地铺垒着，难计其数。

头顶的人字形冰棚，似乎响着破裂的声音。海心髀公手脚并用，奋力爬出，只听一阵震响，回首一看，冰棚倒塌成一堆了。

他心里一阵虚冷，借助冰块，抵挡狂风，边摔跤，边逃到那座雪峰的斜坡。不想，这是迎风的雪坡，无坚不摧的太平洋风暴，裹着一道道白皑皑的雪飞流，将他卷起来，横卧在地，沿着雪的斜坡，从下向上地滚起来。

剧烈的昏眩，使他弄不清向雪峰高处卷了多少时间，待他身体陷进雪坑，稍觉稳定，目光一瞄，发现数米外的雪坎，刚巧有一个洞穴。他迅捷地爬动，连蹬带钻地进入洞穴，抱头缩在拐弯的角落，只觉得外边的天地，全被震耳欲聋的喧嚣淹没了。

几小时后，海心髀公才从洞口探出头来，又被一种响动震着了。但见雄踞于冰山上风头的雪峰，许是不堪冰山的撞击，许是难敌暴风的扫荡，再次出现了可怕的雪崩。

冰山的积雪像瀑布似的倾泻下来，把凹沟堆得满满的，连他藏身的穴洞口，也堵得严严实实，只剩下一条缝穴，吹入些微空气，使他苟以喘息，维持生命。

陷身穴洞的海心髒公，一时爬不出去。他躺在冰壁旁，气喘吁吁了许久，稍稍回过神来，又看了看冰洞的深处，心弦再次绷得紧紧的。冰洞深处，布满神幻的幽邃和恐怖，黑暗之中，竟有两颗小豆儿似的亮点，一明一暗地眨动着，骇人极了。

海心髒公抡动巴掌，噼啪有声地击了一下额面，尽力恢复镇定，怀着窥奇探秘的心理，向着冰洞的深处，一步一步地爬去。他定睛一看，终于认定那是一条小海兽，通体嫩黄色，胸腹圆筒形，尾巴短小，有小鳍状的前后肢。

哈！这个冰洞，简直像个保佑讨海人的神明，不但使自己避开冰雪的掩埋，而且赐予自己一条幼海豹，充当战胜饥饿的食物。

兴奋异常的海心髒公，冷不丁地猛扑过去，压着了幼海豹。海兽毕竟是海兽，在被海心刚劲的双手卡住身体时，头部还扭动，霍地咬了一口，海心的手背出现了一个淌血的伤口。海心髒公哪管这些，一把拎起幼海豹，扑地砸了几下。幼海豹在生命结束的时候，发出几阵刺耳的叫声。海心髒公用手当渔刀，拼尽全力，撕开幼海豹坚韧的皮，扯下一块血淋淋的肉片，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贪婪地咀嚼着。他是太饿了，吞了好几块兽肉，竟然品不出什么味道。后来，他慢慢地体味到，咬在嘴里的生肉，有一股强烈的腥味，呛得他嗽了几声，差点翻肠倒胃地吐出来。他知道进入胃里的生肉是维护生命的热能，强忍着呕吐，飞快地抓了一把雪，往嘴里一压。冰冷的雪水，连着嘴里的兽肉，一齐吞咽下去。最后，他想要节省这唯一的食物，用海豹皮裹起生肉，塞进防浪衣的内侧。

海心髒公决定到洞外看看形势。他扒开洞口的积雪，连滚带爬地来到洞外。突然，几米开外，一条黄灰色的海兽，又爬又跳地向他袭来。

原来，幼海豹以临死前的嘶叫，绝望地通知自己的父母。它的母亲刚来到距洞口不远的地方，准备为它哺乳，听到声音立即加快速度，刚好遇到出洞口的海心髒公。

也许是母海豹凭着灵敏的嗅觉，闻到海心髒公身上的幼海豹的气

息，一跃一跃地向海心髯公袭来。

母海豹具有同成人差不多长的身子，健肢撑着圆壮的身躯，满嘴利牙，欲扑上来。海心知道自己裹着笨重的防浪衣，踩着松软的积雪，难以制伏它。他只得拼命地行走着，逃避着母海豹的追击。如果在坚硬的地面，他或许可以逃脱，可是，积雪使他不断地下陷，艰难地爬出雪坑后，又趑趄摔倒，弄得满身白花花，成了一个跌撞翻滚的雪团。

后边的母海豹，则是生活在南极的寒野，出没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生灵，松雪虽然减缓了它冲奔的速度，但依仗鳍状的肢蹼，在雪地上顽强地前进着。

海心髯公终于踩上坚固的冰坡上。但是，平滑的冰板，使他的行动更加艰难。他只得用手脚趴地，躬腰爬行。

母海豹跃上冰坡，身姿变得更加敏捷，四肢着地，又爬又攀，迅速接近了海心髯公。

一阵强猛的暴风迎面扑来，海心髯公侧身顶风，大摇大摆着。看着母海豹的身躯，迎着狂风不晃不荡，凶猛地扑来，惊得他接连后退。啊！他的背后，竟然是壁立如削的冰崖。他再退一步，就要坠落冰崖，葬身大海了。

前面，携着飞雪的暴风，掠着海面，一闪而过，迅速飞向白茫茫的远海，倏忽逝去。

“不好！在南太平洋西北侧发生的大风暴，席卷这里，越来越猛了！”海心髯公无声地惊嚷着。

风暴里的母海豹，低头乱奔，仿佛要把海心髯公撞进浩茫的大海。

久经风浪的海心髯公，显得异常冷静，心里陡地迸出一股神力，硬挺挺地直竖在狂风暴雪的夜空，像一根顶天立地的冰柱。正当母海豹扑来的瞬间，他灵巧地跃向左侧的地面，一闪掠，母海豹收不住向前冲击的身体，一个倒栽，坠下冰崖了！

谁也没有想到，海心髯公刚刚站定身子，拍打掉满身飞雪，准备回到冰洞，度过南极的漫漫长夜时，又一条灰黄的海豹出现在右侧，惊恐

地扑过来了！

原来，听到幼海豹的吼叫声时，雄海豹和母海豹分开，从另一侧包抄袭击海心髒公。它的体态比母海豹还大，足有两米多长，不能曲向前方的后肢，竟能撑起沉重的躯体，仿佛要把海心髒公扑倒在身底，然后用狰狞的利牙，活活地咬死海心。

赤手空拳的海心髒公，浑身酸痛乏力，知道自己根本搏杀不了这头凶恶的巨兽。他发现，巨兽虽然离自己近在咫尺，却不敢贸然扑过来。他心里一亮，骤然想到，巨兽仿佛慑于母海豹的下场，不敢冒失行动，得设法引开巨兽。他蓦地掏出裹幼海豹肉的皮团，故意朝雄海豹的前边扔过去，皮团顺着陡峭的冰坡，向幽深的冰谷翻滚着。

雄海豹嗅闻到幼海豹的气息，发出一阵悲惨的吼叫声，一头奔下冰坡，追踪去了。

置身冰崖上的海心髒公，稳住身体，观察着浮冰险滩内外的情况。

由于大风暴越卷越凶，大朵大朵的雪花，似乎不是从天顶坠下，而是从南极洲的崇山峻岭中飘来，呈横向飞射，从头顶一掠而过，逝向远海。那艘海盗的主力船，在白晃晃的雪花中绕着险滩行驶。

海心髒公一步步地挪向险滩中心的孤屿。他知道，贪生怕死的海盗进不了险滩，自己也失去船只，离不开这里。只要到达长满绿苔青藻的岛屿，他还可以找到贝壳类海生物，袭击企鹅海狮和海豹，那么，生命的火花不会熄灭，能够燃成熊熊的火焰，焚灭十恶难赦的海盗！

十八

同一个夜晚，最迅猛最狂烈的风雪暴，袭击着鱿鱼号海盗船。船长室里，聚着三个人。铁船长和马来老大正襟危坐，另一个看不清面目的海盗头子，腰背佝偻，缩在暗角里。

马来老大烦躁地说：“风雪暴搅得天旋地转，又不知白海心是死是活，我们被拖在这里，运载巨款的中国渔轮乘机逃回国怎么办？”

铁船长：“你就是急得跳海也没有用。根据多方情报，余舵柄确实是闹意气离开，巨款大半还在海心的一号渔轮上。生产艘公下落不明，一号渔轮不会擅自离开的。所以，我们困住白海心，就是稳住载款的一号带头船。”

马来老大淫荡地说：“这样说，只有海心对我们有用，白柔那小娘儿失去价值了。兄弟们在太平洋熬了几个月了，干脆把白柔交给他们，让大伙尝尝鲜味。”

“不！小虾诱虾姑，大鱼喂鲸肚，各有各的用处。这两天，我想出一条绝妙的计策……”那在黑暗角落的海盗头子说到这里，声音压得低低的，只有另两个海盗听得清……

次日早晨，靠近南极圈的浮冰险滩，正值夜晚漫长白昼短促的十月寒季，狂飙像匿形的魔鬼，伸出无数只大手，挥动着蘸满浓墨的巨笔，把海天涂得墨黑。飘扬的冰雪骤然停止了。离鱿鱼号不远的冰山雪峰，在黑沉沉的境界里缓缓浮动。连近在眼前的直桅横杆粗缆细索，全都像在黑洞洞的梦里晃悠着。

最左侧的船房小门，悄然无声地打开了，被关在里边的苦脸伯，蹑手蹑脚地溜出来。一看，那位看守他们三人的海盗水手，大约最担心身强力壮的殷洋破门而出，坐在舱面沉睡，背部顶着关押殷洋的中间船房的小门。苦脸伯绕过海盗水手，走到右侧小门前，抽掉反插在门外的铁条，打开小木门，溜了进去。

倚在里边假睡的白柔爬了起来，小声地惊问：“谁？”

“嘘！”苦脸伯尽量压低声音，说，“我是苦脸伯。昨晚，我趁全船海盗疲倦昏睡，偷偷抽掉插在木门上的铁条，溜到海盗船长的卧室外，无意中听到，三个海盗头子，正在商议把海心髒公困死在浮冰险滩的诡计……”

“什么？我阿爸被困在浮冰险滩……”白柔只觉得黑乎乎的空间在旋转，差点瘫倒在地。她的泪水在流淌，她的身心在抽搐，她的喉口发出无声的悲泣：“阿爸啊……”

苦脸伯连忙劝道：“孩子，海盗还有更恶毒的打算呢！他们说，困住海心髒公，你就毫无价值了，准备把你交给海盗们，由他们轮流作践你。”

白柔嗯嗯地哭诉：“事到如此，我只有以死来保清白……”

“不！”苦脸伯制止道，“搁浅的鱼儿也要蹦跳几下，争取入海求生，何况是人呢！我观察过了，海盗船把我们的舢板拖在船臀后，我先下舢板松解缆绳准备橹桨，你随后到船臀下舢板。我们就是翻船落海，也要游回带头船，让带头船前来营救海心髒公。”

白柔听到父亲有救，精神振作，问：“那我们得通知殷洋髒公，好歹他也是我们的讨海兄弟！”

苦脸伯想了想，说：“这事难为。其一，他已经出卖了讨海人的灵魂。其二，看守我们的海盗水手，身背顶着他的房门，他难于出门。”

白柔应道：“说他出卖灵魂，也很难说。人们称他黑白大鳗，他确实阴阴阳阳的，让人看不透他的心。不管怎么样，你让我单独逃跑，不告知殷洋髒公，我的良心过不去。”

苦脸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反正，海盗顶住他的门，他也逃不了。再拖延下去，让海盗发现，我们逃不走是小事，救不了你阿爸，影响你们的远征事业，才是大事！我先下舢板，你随后就到！”说完，管自闪出小门，向船臀溜去。

黑暗中，白柔犹犹豫豫地向房门外走去，又停住脚步。她的心房像

窝满醋汁，阵阵发酸。“不管殷洋是黑是白，他毕竟是自己的同胞。我俩逃走，海盗会像发疯的海狗乱咬他！没有说一句就私自逃走，这颗黑心狗不咬！”她一个回头，嘴贴在一条木板缝里，向隔壁的殷洋说，“艨公，我阿爸被海盗困在浮冰险滩，苦脸伯要带我逃走，叫船队救阿爸。你想法出船房，跟我们一起逃走！”

这条木板缝，还是殷洋事先发现的。殷洋通过板缝应道：“刚才，我都听到你和苦脸伯的话了。”

“好精明的人啊！”白柔差点嚷出声来。她抑住声音，问：“那你想怎么办？”

殷洋：“我难道愿意留下来做海盗的祖宗？我难道不想回国享福？何况，我得跟你们走，我还有天大的事要办！”

白柔高兴地说：“那好，我等你，我们一起逃走！”

殷洋：“你不马上离开，我就不走了！”

白柔一愣，只得偷偷地溜出船房，躲在一处暗角，准备帮助殷洋逃离船房。

她惊奇地看到，关押殷洋的房门底下，流出一摊液体，不知是尿水还是淡水。那水漫开来，把坐在门外地上的海盗的裤子浸湿了。海盗醒过来，骂骂咧咧地爬起身子，头部探入洞开的小窗口，说：“殷洋，你想死了，乱撒尿！”

不料，房里的殷洋手拿一圈绳套，套中海盗的头部，狠狠地扎紧了他的脖子。这时，殷洋撒下的尿水已冻成一层薄冰。海盗的脚底踩着薄冰，一个打滑，身子摔落下去，脖子更紧地挂在绳套里。殷洋猛一用力，海盗扭了几下，一动不动地死了。

白柔连忙跑过去，抽掉殷洋门外的铁条。

殷洋打开门，一闪而出，顺手抓起看守海盗的微型步枪，把白柔拦腰夹起来，小心翼翼地奔向船臀。

船臀后的舢板上，苦脸伯已经松开缆索，等候着。夜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白柔顺着垂在舷外的舵索溜进舢板时，苦脸伯似乎没有看到

船臀上的殷洋，操动木橹，摇着舢板离开。

呼的一声，殷洋的身影，挂在另一条舵索上，凌空荡过，落在舢板里。

“啊唷！”苦脸伯吓了一大跳，刚想发怒，又抑住了，呢喃着，“你逃出来更好。艄公，你力气大，摇橹吧！”他把木橹交给殷洋，继续解释道，“不是我不带你逃走。我听到海心艄公被困，急得昏了头。见看守的海盗顶着你的房门，心想，反正你逃不了，等大船队剿灭了海盗，你也会得救的。”

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殷洋不声不响地摇着木橹。他的双眼穿过夜雾，舢板向黑蒙蒙的远海驰去了。

在殷洋他们驾舢板逃走不久，装在船长室的微型报警器，突然响起报警声。昏昏沉睡的铁船长从床上跃起，冲进驾驶室，看到负责守更的海盗闭眼静睡，气得一脚蹬翻了海盗，怒吼：“快检查船只，出事了！”

海盗船一阵慌乱之后，马来老大前来报告：“铁船长，大事不好，一位看守的兄弟被杀，殷洋跟着白柔和苦脸伯逃走了。”

“往哪个方向逃跑？”

“他们不可能向南登上冰天雪地的南极，只有向北逃跑，去找中国船队。鱿鱼号前往追赶吧？”

“不！”铁船长想了想，说，“最重要的，是困住白海心，诱使中国带头船前来营救，然后劫持带头船。我们还有一条舢板两条橡皮艇，留下一条橡皮艇，其余的前往追击！你多带几个兄弟去。”接着，铁船长降低声音，向马来老大密授了一番行动机宜。

马来老大带着几个海盗，驾着机器轰鸣的舢板和橡皮艇，向北驶去了。

逃离一段航道后，殷洋立即发动了小型柴油机，舢板加快了速度。

已经到达鲸鱼海西南侧海涯了，风浪虽然减弱了许多，海天依旧像沉进黝黯的寒渊。

殷洋听到风浪狂暴的喧嚣声里，夹杂着柴油机的吼叫声，响声越来越近。他们终于发现了，舢板南侧，一前一后地冲出两只灰黑的船影，显然想从左右夹击他们，并且发出海盗的怒喝声：“殷洋，你们逃不掉了，赶快投降！”

殷洋双手摇橹，右脚踩着柴油机全速前进的操纵杆，一时抽不出手来。

“殷洋艄公，你猛力摇橹，我开枪拦击海盗。”苦脸伯不由分说地拿起殷洋带来的微型步枪，卧在尾舷，瞄准着海盗舢板。

后边的海盗看到，殷洋的舢板越逃越快，勃然发狂了，一道道火光中，传来子弹穿空的刺耳声。

殷洋管自大俯大仰地摇着橹，一边呼喊白柔：“伏在舱底，不要探头，子弹不长眼睛！”

苦脸伯显然是对付海盗的老枪手，不紧不慢地射击着，这就迫使两条海盗的小船，不即不离地追踪着，不敢贸然闯过来。

“砰！砰砰！”一阵激烈的枪声里，殷洋突然发觉，自己的背部一阵发麻，接着一阵碎骨断筋的疼痛，血液把棉袄绒衣都浸湿了。他知道自己被子弹击中了，扑倒在苦脸伯的旁边。

苦脸伯惊得翻动身体，停止射击的枪口，也随着对准殷洋的胸口，口里问道：“艄公，你怎么了？”

正在这时，龟缩在中舱里的白柔，突然尖声喊叫：“殷洋艄公，苦脸伯，有一艘渔轮驶向我们的舢板了！啊，灯号三红一绿，是路顺艄公的三号船！路顺艄公来救援我们了！”

舢板尾舷上，殷洋抓住对准自己的步枪枪筒，往海盗舢板方向一推，喝令苦脸伯：“继续射击，阻挡海盗，迎接三号船！”

海盗们发现中国渔轮冲来，立即掉转船头，没命地逃跑。尤其是那条橡皮艇，远远地抛下舢板，一头扎入夜的帐幔中，杳无踪影了。那条海盗舢板，则借助夜色的掩护，熄灭了柴油机，匿进水谷里了。

路顺艄公驾驶的三号渔轮，两天来转到鲸鱼海西南部找人。这时，

他们根据枪声，冲波击浪地拢近舢板了。路顺艚公扑地跳下舢板，借助大船射出的灯光，看到是白柔、殷洋和苦脸伯，惊喜异常：“白柔妹子，是你们啊！终于找到你们了！”

殷洋痛苦地捂着伤口，呻吟着，唤道：“白柔，苦脸伯，你们向路顺艚公汇报情况。”他又呼叫跟路顺跳到舢板上的三号船驶船艚公，“阿兴，你过来替我包扎止血。”

直到这时，白柔才知道尾舷上的殷洋负了伤，不禁声泪俱下：“殷洋哥，我替你包扎。”

反复无常的殷洋，不知是妒火蹿起，还是心态骤变，突然翻脸怒吼起来：“甬流海蛇的毒泪！没有你，老子也不会中弹！滚进中舱，去找你的斜舵柄！”他又向旁边的苦脸伯吆喝着，“你也滚开，私自逃跑，不管老子，算什么朋友？刚才，如果没有老子摇橹操机，你早进鲨鱼嘴里了！”

白柔和苦脸伯尴尬了一下，只得跳进中舱。三号船驶船艚公阿兴跃上尾舷，替殷洋包扎着。

中舱里，白柔焦急地说：“路顺艚公，前几天，我们被海盗掳去。今天早上，苦脸伯策动我们逃出来。刚才追袭我们的，是两条海盗小船，不能让他们逃去，快去追击！”

苦脸伯说道：“天黑地暗的，海盗早跑远了。就是那条机动舢板，速度也比我们渔轮快些。况且，在不明确对方情况下，贸然出击，会中海盗圈套的。还是赶快找到你们的带头船，集中大船队，消灭海盗，抢救海心艚公！”

路顺和跳到舢板的众讨海人异口同声：“海心艚公在什么地方？”

苦脸伯：“他在寻找白柔渔姑途中，遇到海盗船，被迫进鲸鱼海南部的浮冰险滩。海盗的鱿鱼号主力船困住他，时刻都会置他于死地。你们的带头船在哪里？赶快带领大船队，救援海心艚公。”

路顺艚公：“海心艚公失踪后，由我们三号船代理大船队带头船，指挥生产。这两天，三号船、一号带头船和殷洋艚公的九号船，到达鲸鱼海西侧，先是集中行动，后来，一号船和九号船留在鲸鱼海西侧，我

驾三号船南下，到鲸鱼海西南部，分头找你们。没想到，海心髯公会被迫进鲸鱼海南部的浮冰险滩。那条围困海心髯公的鱿鱼号海盗船，平时装成水产品收购加工母船，和我打过交道。它铁甲裹身，双机双桨，动力强大，一两条渔轮不是它的对手。只有集中船队，才能和它对抗。可是，多数渔轮在鲸鱼海中部渔场生产，距离遥远，对讲机联系不上，只有船只前往通知，才能集中起来。这样又费时间，海心髯公难以和海盗对峙，怎么办？”

苦脸伯想了想，说：“我驾一条舢板，到鲸鱼海西部，找到带头船和九号船。路顺髯公，是否请你回鲸鱼海中央渔场，集中大船队。我们在浮冰险滩正北方水域会面，一齐袭击海盗船，救出海心髯公。”

想到遇难的老父亲，白柔泪涔涔地催促道：“路顺髯公，苦脸伯说得很对，赶快决定下来，救救我阿爸吧！”

路顺不无犹豫：“我们三号船的阔头舢板，被海心髯公借走了。剩下你们一条小舢板，去鲸鱼海西部找带头船，如果遇到暴风恶浪，很危险。”

白柔情急难捺，泪水如雨，嗯嗯哭泣：“路顺哥，救人如救火，赶快行动吧。”

苦脸伯：“我也是老闯海汉，驾舢板找船只，胜似静海泅游。再说，我也可以顺路回九号船。我的生活用品，都搁在九号船里。”

白柔：“我也跟舢板回带头船，航海路上，使苦脸伯多个帮手。”

靠在尾舷的殷洋，伤口包扎后，心态好多了，大声说：“白柔，一个女孩子家，跟舢板漂海干什么？你不是帮手，而是累赘！遇到险情，像乌龟缩进壳里，还得别人分神照顾你！反正，九号船不能长久没有髯公，我得驾舢板回九号船，还需要你这种助手干什么？”

路顺劝道：“白柔，你还是暂住在三号船吧。”

白柔看了看尾舷上的殷洋。这些嘴硬心软的讨海郎，越是向她扮出凶巴巴的模样，心里越是疼爱她，使她愈发激情如潮。她低着头，又哭又诉：“殷洋哥，你的伤势那么重，还要回九号船闯荡。我就是最没有用的船底贝壳，也要照料你的伤口。总之对伤势沉重的殷洋哥，我应该

尽点妹子的职责。抢救生我养我的阿爸，我应该尽点女儿的孝道。维护船队的远征事业，我应该尽点中国人的忠心。路顺哥，话都说到这份儿上，如果要我继续求你，我就向你下跪了。”说到这里，这又柔又韧的东海渔姑，双膝一弯，真的要向路顺公下跪了。

路顺公感慨万端，眼闪泪光，搀着白柔：“妹子，甭这样，大伙理解你的心，你跟舢板回带头船吧！”

苦脸伯大声说：“我敬佩白柔渔姑的忠孝之心，我一定豁命保护她回到带头船。只是，殷洋公伤势重，似乎不适宜驾舢板远行。”

殷洋一字一顿：“让公离开船，是让讨海人灵魂飘离躯壳！我就是断翅落水的海燕，也要跟舢板漂回九号船！”

苦脸伯似有所指地讽刺殷洋：“你们中国讨海船的下脚鱼虾，是鲜的还是臭的，我不敢说，更不敢管。”

殷洋刚想发作，又捂着剧痛的伤口，躺在舷帮上。

不明情况的路顺公发烦地说：“船队远征到这里，又面临海盗的袭击，团结战斗最重要！分头行动！”

三号渔轮驶向东方的鲸鱼海中央渔场。

舢板北去，驰向鲸鱼海西侧水域。

太平洋的白昼黑夜，怪象迭出，险象环生。

刚刚在太平洋南极边缘逞虐的大风暴又静息下来了。这是可怕的静谧，它预示更加威猛的暴风，即将接踵而来。早晨十时左右，十月的南极周围水域，出现了晨曦，几乎海天上下，色彩相同，天空是什么色彩，也把海水染成什么色彩。

经过几个昼夜的折腾，白柔和苦脸伯在舢板中舱休息，殷洋背部的伤口剧烈作痛，不能摇橹，只得靠着尾舷板，掌着柴油机操纵杆和船舵，驱使舢板前进。他看到，在短暂的白昼即将开始的时刻，周围的海面，此起彼伏的浪峰，闪着青绿色。更加显眼是，正前方的航道，几座

高高的浪山盘旋着，其间旋出一圈圈怵人的旋涡，旋涡中间的涡心，深不可测，令人心惊肉跳。

年长警觉的苦脸伯醒过来，看着天色，自言自语：“唉，天亮了，终于摆脱了凶险的境地，回到风平浪静的海涯。”他看了看尾舷上的殷洋，提高了音量，“艚公，不知怎的，此时此刻，我这个老海汉，格外想念家乡的妻儿老小，格外希望回到自己的船上。”

殷洋的声调似烦躁又似嘲笑：“那你就跳进海洋游回去吧！”

苦脸伯竟然认真地问：“那样，会不会对不起你这个讨海朋友？”

殷洋继续怪里怪气地回答：“你对不起我的事比海大，这点儿对不起我的事，小如臭虾仔！”

“说实在话，我确实不愿意再在中国船队当业务员，你们和海盗船队的恩怨太深，我再在其中，这颗头颅不知啥时会掉进海里呢！既然艚公兄弟恩准，我就通知海鸽号，前来接我走。”苦脸伯说着，抬起左手腕。手腕上戴金色的手表，是他平时和海鸽号船主阮水的电信联系工具——微型对讲机，功率远胜中国渔轮的大型对讲机。他调整了和海鸽号联络的频率，呼叫着：“阮水船主，阮水船主，我是苦脸伯啊！我的老板，前些日子，中国船队遭到海盗船队袭击，我被海盗掳去，脑袋差点落进鲨鱼嘴。经过九死一生的拼搏，终于逃出鲨鱼嘴。中国船队又要合围海盗船队，一场恶斗摆在前面，我家有老有少，再不愿在生死海里泅游了。你驾着海鸽号，立即接我走吧。哦，你问我在什么海域等海鸽号？中国船队将在浮冰险滩正北方海域云集，歼灭海盗。我们现在驾着舢板，前往鲸鱼海西侧，寻找单船找人的一号渔轮和九号渔轮，让两条船参加剿灭海盗的战斗。如果海鸽号距我们近，立即赶到鲸鱼海西侧水域，可以找到中国船队带头船和九号船，在生死拼搏前，把我接走。老板，你高抬贵手，立即到达鲸鱼海西部，找到带头船和九号船，让我脱离死亡的海洋吧！”

舢板继续前进着。

南极十月，短暂的白昼降临了。太阳依然被满天冰光雪色掩盖着。皑皑天光，射进瓦蓝色的海涯，水面变成青翠翠的。连海里升出的水汽，也染成浅碧色，丝丝缕缕，冉冉飞升。风不大，海面上浪涌起伏下去。远方水域，水山像高峰低丘，绵延起伏，跟踪奔驰。不一会儿，广

阔的海洋，以舢板所在的水区为中心点，气势磅礴地旋动着。早先出现的一个个旋涡，宛若小小的水泡被大浪吞没，杳然无踪了。

面对变化无常的大洋，阴阳怪气的殷洋好像忘了伤痛，神态剧变，突然间激昂，向海天发出一阵狂笑。许久，他又恢复了冷漠的常态，发出不紧不慢的话声：“苦脸伯，借你的手表对讲机用用。”

在九号渔轮，两人成为同船闯海同命荡险的朋友，殷洋常向苦脸伯借微型对讲机，和距离较远的渔轮联系鱼群旺发情况。苦脸伯听他又要借对讲机，神态坦荡地递过来，顺口问：“不是刚和路顺髀公会过面了，又要和哪位髀公联系？”

殷洋一把接过手表对讲机，突然翻脸，脸色铁青，目光森冷，神色冷峻怪异：“对讲机在我手里，你就是知道了，也奈何不了我！”

殷洋管自调整了对讲机频率，呼叫道：“我是殷洋髀公，有急事报告。海心髀公的带头船，远离中国大船队，在鲸鱼海西部单独找人。你们立即赶赴鲸鱼海西部，投入战斗！夺到巨款后，勿要忘了分给老子一半！”

到这时，苦脸伯才听清，殷洋是向鱿鱼号海盗头子铁船长告密。“你这黑心乌贼……”他骂了一声，看到殷洋紧攥铁拳，神态凶狂，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停止谩骂。但他的嘴里，依然怒气冲天地嘟哝着，“好你个殷洋，肚里藏着海怪水鬼的恶魂。在鱿鱼号海盗船，你败坏中国讨海人的良心。见到路顺髀公后，我不喜欢多管中国人的事，缄口不谈你的丑恶行为。不想你依旧恶性未改，继续出卖带头船，企图瓜分巨款，圆你的富翁梦……”

殷洋怪笑道：“哈哈！老子不但要当富翁，还要当你们的祖宗。你再没完没了地唠叨，惹得老子发怒，把你撕成肉片，一块一块地喂鱼！”

苦脸伯还想嚷叫什么，面对殷洋的拳头在眼前挥舞，吓得改变了口气，说：“好，我可以袖手旁观，不管你们中国人的闲事。但是，我要保护纯洁的白柔渔姑，使她不受海盗的蹂躏。”

软弱的体质难抗严酷的环境，白柔一直昏昏沉睡，这时才苏醒过来，揉着惺忪的睡眼，不解地问：“你们在争什么？”

苦脸伯抢先解释：“刚才，殷洋借我的对讲机，发出一个令人可疑的报告。我是担心海盗到鲸鱼海西部袭击带头船……”

“苦脸伯，你刚才不是也通过对讲机，发出更可疑的信息？我完全可以推断，你以和海鸽号收购船联系为由，实际上通知海盗，载巨款的带头船在鲸鱼海西部，要海盗船到那里袭击带头船！”殷洋看苦脸伯还想争辩，大有以势压人之势，呼地蹿直身子，厉声断喝：“苦脸伯，老实警告你，我只不过负了点轻伤，你甭想乱说乱动。你再哄白柔到海盗行劫的鲸鱼海西部，只要我有一个指头能动弹，即刻扭下你的狗头！”

苦脸伯显然慑于殷洋的强悍，不愿和他抗衡，但他仍不甘心地争辩道：“殷洋，我和你朋友一场，什么事都可以庇护你，你也要有自知之明。你在海盗的威胁下，明明出卖过大船队。刚才，你使用对讲机，是让人怀疑在向海盗告密。这些，我可以藏在心里，不揭你的丑。但是，你不该诬陷我勾结海盗……”

“苦脸伯，老子就是那样干，你也动不了我一根汗毛！再警告你，你再啰里啰唆，老子叫你活着下海，死去喂鱼！”

瘦小伶仃的苦脸伯，眼看着殷洋向自己迫过来，吓得缩在舱角，低声自语：“我是外国渔民，发誓不管中国人的事。殷洋艄公，这你该放心了！其实，在这蛮荒之海，你我就是有仇，也应该携手合作，并肩拼搏险恶的海况。何况，你我还是同船同命运的朋友呢！我只有两点要求：一是把白柔送到安全的水域，二是让我回到海鸽号收购船。”

殷洋不知是咬牙忍受伤痛，还是不想回答苦脸伯的请求，一声不吭。

在他俩争辩时，白柔的脑海，闪着殷洋和苦脸伯的一幕幕情景——

鱿鱼号海盗船上，殷洋溜进关押白柔的船房，悄声地说：“白柔妹子，相信我的讨海人灵魂没有泯灭。我被海盗捉获后，看到勇搏不如智斗，明里投降海盗，故意告诉他们，余舵柄的载款船，是从冰山海北上回国，使海盗徒劳一场。现在，海盗们到冰山海找不到余舵柄的五号船了。为了继续延误海盗的时间，我们利用你阿爸向大伙公开的消息，告诉海盗，带头船将要载巨款回国。余舵柄是和你阿爸吵翻，再次离开船队……”

黑森森的夜，苦脸伯闪进关押白柔的船房，发誓：“白柔渔姑，我就是豁出老命，也要带你逃走，远离海盗船，同时通知大船队，前来抢救陷身险滩的海心髒公。”

.....

回忆着这些，白柔苦恼地思忖：“殷洋和苦脸伯，到底谁是恶鱼？殷洋向海盗报告的，确实是假情况，起了掩护余舵柄北上归国的作用。可是，他没有参加党员髒公会议，不知道秘密的内情。他就是知道余舵柄载款回国，也不清楚余舵柄经过哪条航道北上。况且，开始时，他也仅知阿爸扬言的假消息，是带头船载款回国。他向海盗报告的，又是实际了解的情况。是不是他投靠了海盗？不，不！待人应该多想想别人的好处。他那样聪明，也许不难想到，余舵柄走的是风雪洋航道。他还向我表白过，他没有泯灭讨海人的灵魂.....

“还有苦脸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殷洋的推理，不无道理。可是，推理毕竟是推理，代替不了事实。事实上，他是马来西亚渔民，和中国人友善相处。被海盗掳走后，受了不少皮肉苦，始终没有出卖大船队情况，获知海盗企图蹂躏我，尤其是海盗船围困阿爸的情况后，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我从虎口中救出来。把他说成杀人放火的海盗，难以置信.....”

白柔越想，越觉得两个都是好人。她实在辨不清青红皂白，看看殷洋，又看看苦脸伯，不无慌乱地：“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苦脸伯又嘟哝起来：“殷洋，既然你是好汉，那把对讲机还给我，让我呼唤大船队，前来接应我们。”

“苦脸伯，你说的不想闹翻，要求合作抗击恶劣海况的话，全是虚假的。你还想利用对讲机，见机作恶！我警告你，再乱说乱动，我即刻撻你下海！这对讲机嘛，到龙王那里找它吧！”殷洋突地一挥手，把对讲机抛入大洋了。

苦脸伯一惊，随即夹着哭腔嚎叫起来：“我的对讲机啊！我的命根子啊！”号了一阵，又呆默了一阵，转变了口气，哀哀地恳求道：“殷洋髒公，事到如今，我和白柔只有听你摆布了。你多次向我讲，你是真心爱恋白柔渔姑，剖腹开心，用鲜血替她解渴都可以。你我也曾坦诚相处过，有过莫逆之交的时光。你总不至于为了钱财，把白柔渔姑送给海盗

蹂躏，把我交给海盗生宰活剐！求求你，加快舢板的速度，把我和白柔渔姑送到你的九号船，或者送到带头船。到那时，我保证不说出你的丑行。我只求你让我们安全脱险。”

白柔的心思，全被眼前的情景搅乱了，她实在分不清殷洋是浑黑的还是洁白的。但是，有一个意念是清晰的：“必须立即找到带头船和九号船，跟两条船迅速离开鲸鱼海西部，避开海盗船的袭击，会合大船队，到浮冰险滩抢救老阿爸！”她也附和苦脸伯的话意，说：“殷洋艄公，不管你们是怎样一个人，总不会把我推进旋涡里，总不会使我阿爸留在险滩丧命！”

白柔的话，像电鳗触及殷洋，他浑身一抖，连双唇也发颤着，似乎要对白柔讲些什么。但是，当他一瞥苦脸伯，动情的神色倏地敛起，牙帮一咬，迸出冷酷的语言：“好！我往北航行，送你们到带头船和九号船。”

舢板加速后，耳畔的海风，呼呼掠过。苦脸伯是个漂海老手，警惕地观察着海况。虽然天亮后只过去两个小时，南极十月的白昼，已经是晌午时分了。海底升腾出来的水汽，越聚越密，海空一派迷茫的青翠色。苦脸伯心里并不迷茫，他朝船前方探探脸，又把脸转向船只后边。他那被太平洋风浪磨砺得粗糙黑厚的脸皮，竟能灵敏地感受到微乎其微的温差，进而准确地判断，稍暖的方向是北部太平洋，稍冷的方向是南边寒极。他清晰地感受到，殷洋狡诈地欺骗了自己，舢板没有驶向北方的鲸鱼海西侧，也没有向南驰向浮冰险滩，而是冲向鲸鱼海的东方。

苦脸伯嘿嘿冷笑道：“殷洋艄公，我可是在太平洋捉滑鳗的能手，你这条滑溜溜的黑白鳗，休想哄得我团团转，还是船头转向北方航行吧！你是不是担心找到带头船后，我会揭穿你的变节行为，让中国的讨海人把你捉起来？你放心！我保证不管闲事，白柔又难分黑白，尽管到鲸鱼海西部，谁也不会为难你！”

“你如果没有这点本领，就是太平洋的笨海猪了！”殷洋坦然地应道。他当然清楚，任何一个久闯太平洋的渔民，都有种种特异功能，能根据日光月色、船形浪影、游鱼飞鸟、冰水暖气，在漆黑夜、迷雾天和海暴区，辨别航向。他慢慢地转舵，船只向北航行了。

可是，殷洋却掌握着一项苦脸伯不知道的秘密。那是船队穿过冰山海进入鲸鱼海后，一天，他开动鱼群探索器，单船向东跟踪鱼鲜，来到

一座海况异常的渔场，撒下单拖网。不想，拉上船的网袋里边，不是生活在冷水洋的鳕鱼，而是惯于洄游暖水海的金枪鱼。他一阵发惊，伸手浸了浸海水，海表水温高达十多摄氏度，上面还袅袅腾起白色的烟雾。他终于清楚，这是一股从太平洋中部漫来的暖流，不但暖化了辽阔的海域，使它不会凝雪结冰，而且把生活在太平洋中部的金枪鱼也带进鲸鱼海。这暖流活跃的海区，位处舢板前头偏东方向，其间飘出的暖融融的空气，能够混淆苦脸伯的凭冷暖辨航向的功能。他已经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伤口越来越痛，全身乏力，不能让舢板进入鲸鱼海西部，情况异常危急。航向偏一度，船只漂千里。他偷偷地转动舵柄，舢板向着偏东方向，跳跳荡荡地前进着。

几小时后，短暂的白昼过去了，舢板进入了水流暖和的水域。舢板周围的浪头，如狂奔猛突的群兽；风流吹起的水丝，如灰白灰白的兽毛，这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暖水海。

但头顶的夜天，正映出预告险情的景状。那是由特殊的云气聚成的长条，颜色铁青，形态如龙，龙头在北方的天际昂起，身体如长虹横拱中天，在凌厉的风流吹卷中，这道千米长的龙身腾挪着。而它的扁平的尾部，扎入无限旷荡的苍穹。苍穹的极顶，云气过于稠密，显得浓烈如漆，乍看去，像一泓深黑的龙潭，充满着杀机。

那场猛烈的太平洋大风暴，眼看就要在这里生发新的淫威了。

十九

浮冰险滩外侧，泊着鱿鱼号的庞然船体。铁船长伙同几个海盗水手，用红外线望远镜扫视着险滩。从南极高原延伸到险滩的浮冰，互相碰撞，乒乒乓乓；冰峰对峙，崩崩塌塌。其间浪涛翻滚，惊心动魄。一个海盗水手惊呼：“好惊险啊！铁甲船挤进冰缝，也会被撞成粉末。”

铁船长狠狠地说：“浮冰撞得越猛越好，海心想飞也飞不出来，好让我们腾出鱿鱼号，袭击他的带头船。”

海盗水手：“可是，白海心不知是死是活。如果已经葬身险滩，我们在这里白白浪费时间。”

铁船长刚要讲什么，另一个海盗水手喊起来：“铁船长，那是什么？”

铁船长拿起望远镜瞭望。具有穿透烟雾水汽功能的红外线望远镜清晰地展现出，在浮冰险滩中央区域的孤屿，出现了一种绚丽夺目的极光。

太阳发出的高速带电粒子受地球磁场影响，激发高空中的原子和分子产生的极光，异常瑰丽，呈现出红彤彤、黄澄澄、蓝晶晶、碧翠翠的异彩，从孤屿上反射出来，映照了半圆形的水天。极光的底部中心点，出现了一条人影，浑身裹着白色的防浪雨衣，瘫倒在青苔绿藻上，唯有那颗不向死亡低俯的头颅，仰望着海空。俗称海洋佛光的极光，仿佛从他身体焕发出来，闪耀着生命的光芒。

海盗水手嘟哝着：“那个白海心简直是神明，通体发射佛光！”

铁船长担心士气沮丧，训斥海盗水手：“不要上风放屁，臭了大伙。看情景，白海心濒临死亡边缘了。他不是向我们展示他继续存在，而是贪生怕死地躺在明处，希望中国船发现他，抢救他。至于佛光，南极到处都有，随时生灭，不值得大惊小怪！”

这时，马来老人在驾驶室呼喊：“铁船长，阮老人和你通话。”

“惊叫干什么？”铁船长呵斥了马来老人一声，跳上驾驶室。

一会儿，几个海盗水手好奇地进入驾驶室，问：“平常都传说我们海洋船队里，有位神秘的头头阮老人，这来无影去无踪的兄弟，此时和铁船长通话，有什么好消息？”

刚搁下对讲机的铁船长，刚想发作，又忍着了，强挤出笑容解释：“所谓的阮老人，不是一个固定的兄弟，而是一种行动代号。通常，我们派出探情报的兄弟，或者愿意入伙当卧底的新兄弟，我都叫他阮老人。”

刚被铁船长斥骂过的马来老人连忙附和道：“对，对！”

海盗水手发烦地问：“我们驰骋太平洋，这次对付中国船队最艰难。这样无休止地纠缠下去，怎么办？阮老人是不是混进中国船队里了？有没有报告新情况？兄弟们都等烦了！”

铁船长鼓气道：“你们想了解谁是这次行动的阮老人？我告诉你们，是殷洋艚公，你们信不信？有中国船的艚公配合我们，我们胜券在握呢！刚才，阮老人用含蓄的语言报告，载有巨款的中国船队带头船，单船在鲸鱼海西部水域漂泊找人。阮老人让我集中力量，合击中国带头船。兄弟们，实现富贵梦的巨款快到手了，马上拉锚起航！”

马来老人问：“要不要通知南海号和石岛号，配合我们，合围中国带头船？”

铁船长想了想，说：“让石岛号快速离开风雪洋，进入鲸鱼海西部，用雷达找到我们，合击中国带头船！南海号船体大，单船对付得了余舵柄的五号渔轮。”

马来老人转过身，操纵对讲机，通知南船长和黑船长去了。

海盗水手们不放心地问：“我们离开浮冰险滩，不捉白海心了？”

“巨款没有下落，白海心价值连城。巨款快到手了，白海心不过是一条横死险滩的臭鳐鱼。让这个糟老头变成太平洋浮冰，自生自灭吧！”铁船长得意地狂叫，驾着鱿鱼号海盗主力船，凶狂地直扑中国带

头船！

在鲸鱼海西北角水涯，路顺艚公的三号渔轮，刚刚离开载着殷洋、白柔、苦脸伯三人的舢板，年轻的驶船艚公阿兴，立即进入驾驶室，自个儿把路顺请进艚公房，轻声地说：“艚公，事情急如火！”

路顺大惊：“什么急事？”

阿兴：“刚才，殷洋名义上叫我替他包扎伤口，实际上，是要我转告你，有一个沾满他的鲜血的秘密……”

听完阿兴叙述的秘密，路顺艚公的脸色严峻起来，他的瞳孔闪亮，一字一顿地说：“是——这——样——一桩——大——事！”

阿兴也有些疑惑：“黑白大鳗被海盗俘获多时，除了被流弹击伤外，完好无损地回来。根据苦脸伯讲的话，黑白大鳗似乎有投降海盗的可能性，苦脸伯讲自己是外国人，不敢揭他的底。因此，黑白大鳗恨苦脸伯，欲置他于死地。不过，黑白大鳗如果投海盗保小命，为什么不向海盗交代是余舵柄载款归国呢？为什么海盗至今还怀疑巨款留在一号带头船里？”

路顺艚公：“这情况，你不清楚。党员艚公会议上，秘密决定由余舵柄载款归国，对外则讲是海心艚公载款回国。黑白大鳗可能不了解内情，误以为真是海心艚公要载款回国，向海盗也这样讲了。”

阿兴：“殷洋的聪明，超越一切人，不然，人们怎么把他和海里最狡猾的黑白大鳗连在一起？他会猜不透内情？”

路顺艚公：“不管怎么说，他聪明，我们也不笨。我敢肯定，海盗获悉可能载着巨款的带头船，在鲸鱼海西部单船找人，会调集海盗船队，前往袭击带头船，抢劫巨款。我们正可以顺势行事，召集大船队，合围海盗船队！”

阿兴：“路顺艚公，难怪别人叫你顺风旗，你真是顺时而动的高手。”

正在这时，旁边的对讲机响起来。路顺拿起对讲机，里边响起一种

奇怪的话声。路顺髯公听完后，一声不响地搁下机子。

阿兴焦急地问：“有什么新情况？”

路顺髯公：“是殷洋以给海盗报告的名义，告诉我，海盗船队将到鲸鱼海西部抢劫带头船。要我们调动大船队，前往围剿海盗。不管黑白大鳗可信不可信，海盗肯定会到鲸鱼海西部，因为带头船在那里。无论冒多大险，都必须召集大船队，围剿海盗船！”

令三号船讨海人欢欣鼓舞的是，船只全速行驶了一会儿，立即发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海况——

太平洋大风暴的伟力，早就扩张到这座水海兴风作浪了。视野可及的远方，水和天连接的地方，像一条风吹浪卷的曲曲折折的网纲索，被海的雄躯托高起来，迅速地推到三号船前边。

阿雄髯公驾驶的七号渔轮，冲上水山之巅，阿雄站立船头，高踞俯瞰，号令着中国大船队。

七号船两侧，二十多艘威风凛凛的中国渔轮成横向排列，船列一直伸向浩渺的水天极处，使大船队保持着一字形的行列。这时各船正响起雄浑的螺号声，如似千军万马的进军曲！

是的，这批太平洋哺育的讨海人，具有太平洋般的豪爽和勇猛。昨晚，由于海况骤变海流恶化，夜间不能放网，人们有了一个难得的渔闲之夜，驾船集中到预先指定的抛锚地。这才发现，海心髯公的一号船、路顺髯公的三号船和殷洋髯公的九号船都没有回来。人们又互相打听，最后获悉，近两天两夜，都没有发现这三艘渔轮。同闯海共命运的讨海人，全陷入惊恐的氛围里：三艘船出事了！当即，阿雄临时担负起带头船髯公的职责，立即号令大船队，成横队摆开，队列拉得越长越好，从东向西搜索大洋。他们虽然不知道海盗船队在袭击，但是，根据余舵柄髯公穿越风雪洋的情况，预料三条失踪的渔轮，可能和余舵柄髯公的去向有关，所以向西搜索，还准备进入风雪洋。

一阵欢快的螺号声里，阿雄髯公的七号船，拢近路顺髯公的三号船，阿雄问：“路顺髯公，一号船和九号船呢？”

路顺髯公：“一号船和九号船在鲸鱼海西部寻找海心髯公。实际

上，海心髑公被海盗船追进南边的浮冰险滩。追击海心的海盗主力船，是常和我们做鱼虾买卖生意的鱿鱼号。”

阿雄髑公：“那我们立即进击浮冰险滩，围歼鱿鱼号海盗船，营救海心髑公。”

路顺髑公：“不！现在，海盗船队已被我们的人调动起来。离开浮冰险滩，到鲸鱼海西部集中，袭击洞渔一号带头船，抢劫带头船里的巨款。”

阿雄：“巨款不是由余舵柄髑公运走了？”

路顺：“这事很复杂，待我慢慢告诉你。现在，我们大船队必须立即起程，驰往鲸鱼海西部，乘机合围海盗船队，抢救一号带头船！”

阿雄：“海心髑公留在浮冰险滩，命如悬丝，异常危险！”

路顺：“你单船奔赴浮冰险滩，营救海心髑公。我率领大船队，聚歼海盗船队。”

阿雄：“还是由我去歼灭海盗，你去救海心。”

路顺：“进险滩救海心，不会像你想的那样轻松，肯定是一场出生入死的拼搏！救人如救火，听我的渔令，立即出发！”

阿雄髑公驾着七号船，向太平洋南缘的浮冰险滩驰去了。

大船队在路顺髑公的率领下，向西移去。

当日午后，大风暴的威力在这里不断增强，狂风急遽，水流澎湃，大浪翻腾。风和浪交相奏乐，似在宣告着，南太平洋海战即将开始。

鱿鱼号海盗船离开浮冰险滩后，匆匆北上，冲进鲸鱼海西部水涯。铁船长伙同马来老大，站在驾驶室里，用望远镜瞭望着。前方水面，白茫茫的烟波沸腾着，一条中国渔轮的船影隐约可见。铁船长狂呼：“那是载巨款的中国带头船，快速跟进，逮住它！”

鱿鱼号急驰了半个多小时，铁船长用肉眼眺望着，迷蒙的烟波里，中国的一号带头船始终不见踪影。他重新拿起望远镜，一看，吓得惊叫

起来：“啊？不好！我们陷进中国船队的包围圈了！”

出现在望远镜视野里的场面，确实令海盗们心胆俱裂。在海盗船的东西南北，每个方向的水涯，都出现六七艘中国渔轮，保持不远不近的战斗距离，齐头并进地向海盗船推进。船列的后边，高处的排气管冲出团团乌烟，低处的螺旋桨激起滚滚雪浪。而南极洲方向，太平洋风暴卷来阵阵风流，像充当海盗帮凶，丧心病狂地阻挡船队前进，仿佛要把船只压进海底深渊。

迎着太平洋风暴，中国船只的桅杆威武地屹立着。暴风把海的水表卷起来，形成巨大的排浪，以排山倒海之势，疯狂地掀起船只，欲把它们掀翻。但是，经大船队的船头勇猛地一撞，恶浪顿时化为缤纷的水粉，坠入大海。

四面合围海盗船的中国船队越冲越近了。各船柴油机发出的轰鸣声，象征着中国讨海人向海盗进军的号声！

鱿鱼号上，海盗们一片惊慌。铁船长还想负隅抗击，他操起对讲机狂喊：“南海号，南船长，用雷达测定我的方位，立即向我靠拢！”

对讲机响起南船长的闪烁其词的应声：“铁船长，我早就使用雷达，发现中国大船队包抄鲸鱼海西部海面了。情况紧急，南海号得去营救情报员阮老大！”

铁船长完全清楚，贪生怕死的南船长，还没有进入战斗现场，就小心地用雷达搜索鲸鱼海西部，早就发现中国船队布下包围圈的险情，以寻找阮老大为借口，逃之夭夭了。铁船长发出绝望的威胁：“南船长，你如果不来支援鱿鱼号，鱿鱼号突围后，老子定把你五马分尸地喂鲨鱼！”

“铁船长，咱们兄弟一场，我就向你说实话吧！几个月来，和中国船队打交道后，我们经受了从来没有过的风险。我们打不过中国船队，更战胜不了中国讨海人的灵魂。再说，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用事先约定的频率，向阮老大呼叫好几个小时了，一直没有回答。他是我们南海号的头，我们确实要去找到他……”南船长在对讲机里叽里呱啦地嚷了一阵，咔嚓一声，关闭了对讲机。

铁船长气得差点一拳砸碎对讲机。这个老海盗的双眼，被怒火燃得

通红，表现出老海盗异乎寻常的顽固和冷酷，声嘶力竭地下令：“谁敢慌乱动摇，把他撂下海去！大伙各就各位，准备迎击中国船队！”

路顺公率领中国大船队，一忽儿慢速潜行，窥探海面匪情，防止中海盗的埋伏；一忽儿快速奔驰，寻找一号带头船所在的位置。

相距数海里的水面，十多艘中国台湾船和外国船，停泊在海里。它们一看到中国大船队，拉响汽笛，纷纷起锚，向中国大船队驶来。

台湾单拖船驾驶室里，老盼公频频转脸，向西远眺风雪洋，向南凝望南极洲。他那表达心灵的额纹，缓缓地蹙起，又坦坦地舒开。

西边的风雪洋，那旷日持久的太平洋大风暴，虽然进入尾声，但它依然维持着白漫漫的天体。其间生发出的风，仍旧掀起阵阵海浪。然而，读过满辈子海洋书的老盼船主，从那海水流韵中，深知其中的凶险残酷。

不知出自什么目的，台湾单拖船伙同十多艘外国船、台湾船，时快时慢地跟着祖国船队。快速跟进的台湾单拖船上，老盼船主一声发喊，船房里的伙计们，像事先准备好似的，一齐拎出一串串五彩缤纷的塑料球。老盼和台湾船伙计们，俯胸船舷上，深情地瞭望大陆船队，双眼合闭，默然祈求。众人把塑料球解下来，一个接一个放下海去。红艳艳的塑料球，都是桃子形状，如一颗颗跳动的心。其他色彩的塑料球，滚圆滚圆，如一轮轮团圆之月。不多久，整片水面，浮满一颗颗“红心”、一轮轮“圆月”，向着大陆船队，悠然地飘啊飘啊！

大陆船队上，哗然骚动起来了。讨海人扑向舷外，双臂伸向大海，捞起一颗颗“红心”、一轮轮“圆月”，亲切地搂在怀里。

“台湾兄弟……”路顺冲口而出地喊了一声，又激动得戛然而止。但是，已经用他激情的形貌，向着台湾的同胞们，宣示着无声的语言：

“台湾兄弟们，在台湾海峡，你们怀着同胞亲情，常常举行这种放漂活动，将寄给大陆亲友的信，放在‘红心’‘圆月’中。

“今天，你们在南太平洋放漂，借助风之流、水之韵，寄来‘红

心’‘圆月’，祝愿大陆兄弟，平安度险，幸福团圆。我们将永远记住你们的一片真情！”

美妙的放漂活动继续着。老盼牯公把驾驶室交给别人，在舱面欢乐奔忙，又布置台湾海峡常做的“海洋道场”。

二十

南太平洋海战，在南太平洋的中央水域——鲸鱼海的西侧，摆开了战场。

大浪升空，乌云布幙，依然遮不住气壮山河的合围战斗。中国大船队的二十多艘渔轮，还有自告奋勇参战的祖国台湾船和外国船，在浩瀚汪洋围成一个巨大的圆弧。各船尾部因超速前进而喷出的烟气，升腾海空。

这时，海盗主力船鱿鱼号已被中国大船队围住了。

相距不远的一号带头船，有意稳住敌船，时快时慢地驶向大船队。

铁船长贼心未灭，还在期望逮住中国带头船，再撞毁几条木壳渔轮，携着巨款，扬长而去。他驾着鱿鱼号，在带头船后边狂追不止。

大约四个小时后，一个海盗在船尾大叫：“铁船长，螺旋桨缠上渔网，进退不了。”

铁船长气急败坏地冲到尾舷上，双眼贼亮地看着船舷下的水底。

中国的一号船，老谋深算的潮水叔，把鱿鱼号诱进这片海域，已经回归合围海盗的船列。归队之前，竟把几张捕鱼的新网和用于拌桐油泥堵漏水缝的破网，全都撒下海，扎扎实实地缠住了鱿鱼号螺旋桨。

铁船长临危不乱，吆喝：“守住船舷，防止攻击！”

“啊——鱿鱼号是我们的命根啊！”跟在铁船长背后的马来老大连声怪叫着，冲入船房里，掏出海盗船唯一的水鬼服。在海盗水手的帮助下，他穿上水鬼服，爬上鱿鱼号尾舷上，抱着粗长的舵索，溜进海里，扑腾起几朵浪花，潜入浅水，挥动着手里的利刃，砍伐着缠在螺旋桨上的网片。

担任中国船队指挥的三号船上，足智多谋的路顺艚公眼珠儿骨碌碌地打转，计上心来，大喊：“准备打鲨炮，射击砍网片的海盗水鬼！”

驶船艚公阿兴冒着海盗船射来的密集的子弹，躬身冲上三号船船头，操作打鲨炮，对准海里的马来老大，嘣嘣地射出两支打鲨枪。可是，他毕竟年轻，在风浪中缺乏经验，没有击中海盗。

“让我来！”路顺艚公飞身跃上船头，转动着打鲨炮，霍地一扣扳机，嘣的一声，打鲨枪夺膛而出，拖住一条长长的尼龙索，准确地击中海盗。

路顺艚公刚要转动齿轮盘，把海盗拖过来。不料马来老大是个凶顽拼命的角色，竟然冒着被寒水冻死的危险，飞快地扒掉水鬼服。被打鲨枪击中的水鬼服，由软质合金片制成，打鲨枪并没有伤着马来老大的皮肉。马来老大顺着垂下来的舵索，嗖嗖地爬上了船。

“开船！”铁船长把浑身冰水的马来老大拖上舱面，向海盗帮舵工吆喝。殊不知，鱿鱼号四周都浮满网片，船只刚刚动了一下，螺旋桨又被网片缠住，动弹不了，变成僵死在海面的铁壳怪物了。

铁船长双脚发抖，差点摔倒。他的幽幽发光的眼眸，木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向旁边的马来老大低语了几声。马来老大冲进船房，拉出一件白衬衫，挂在一根竹篙上，迎空挥动：“我们投降……”

有几条渔轮贸然冲出行列，准备接近贼船。

路顺艚公的眉心，蹙起一堆皮疙瘩，发出超速前进的号令，渔轮像离弦箭，嗖地射到众船的前边。众船发觉形势怪异，缓缓后退，纷纷归队。路顺的船只，率先陷阵，飞似的射向贼船。

贼船上，铁船长一挥手，马来老大狂嗥一声，抛出了一颗手榴弹。这种被中国渔家号为“黑龟弹”的手榴弹，落在路顺的前边，咝咝地冒着烟，几乎要爆炸了。

路顺机灵地随手抡起厚厚的船舱盖，猛地挡出手榴弹，手榴弹坠入大海，震海有声地爆炸起来。

海盗的诈降，惹得中国讨海人暴怒了，各船疾进，群龙合击，向贼

船撞去了。

鱿鱼号毕竟是装备精良的海盗主力船只，十几个海盗，个个持着长短武器，依托四面船舷，朝着中国船队疯狂地射击。

二十多艘中国渔轮，势如自天而降的龙，围绕着海盗船的四周，发出龙吟虎啸的怒吼。

中国大船队的后边，又有十几条刚到达的渔轮。这是跟随祖国船队闯荡太平洋南涯的台湾渔轮和外国渔轮，闻讯赶来支援。老盼船主率领的三条台湾渔轮，仗着铁壳坚固，竟然迎着枪林弹雨，向海盗船冲击。

路顺艚公用对讲机号令各船艚公：“打鲨炮能打海里的水鬼，也能打船上的海盗！用舱盖船板挡子弹护身体！”

人们被路顺艚公提醒后，纷纷举起数寸厚的舱盖船板，一边抵挡飞蝗似的子弹，一边冲到船头。一会儿，随着震耳的响声，一支支打鲨枪射出炮膛，一根根渔用梭镖飞出大手，密集地击向鱿鱼号。好几个海盗被射伤了，倒地挣扎着。其他的海盗，看着大势已去，乌龟状地卧在地上，恨不能跳海逃遁。

路顺按响了对付紧急情况电螺，众船一齐呼应，顿时，电螺声、海螺声宏大响亮，震撼大海。

一圈套一圈地围住贼船的大船队，一艘艘抵达海盗船的船头，数十成百名闯海汉，几乎同时地跳跃而出，乒乓有声地落在贼船的舱面，虎虎生风地痛击众海盗。

路顺并没有率先跳上，而是站在高高的船头，闪闪的目光，盯着贼船。

贼船船廊上，那个贼性火爆的马来老大，急速地探入船房，抽出一支卡宾枪，向中国讨海人瞄准。

路顺发出尖厉的叫声，躬腰俯首地飞出船舷，迅即扑向马来老大的乌洞洞的枪口。

眼看着路顺艚公用身体抵挡海盗的子弹，有几个讨海人不由得响起惨烈的呼喊：“路顺艚公啊——”

谁也没有想到，路顺艚公竟然以飞空坐马的姿势，骑在马来老大的枪管上。

马来老大的枪口被迫下垂，一串闪火的子弹，击在他脚前的舱板上。

几个奋然向前的讨海人，从左右侧跃出，死死地捺住马来老大。

激战时刻，贼头铁船长一直躲在旮旯角落。他发现，众喽啰委顿哆嗦地下跪着，不由得恨得切齿咬牙。他从小海盗的后边冒出来，出其不意地攥着小海盗的后衣领，把他连拖带拉地拽上船舷，纵身跃进船舷外的舢板，隆隆地发动了船用柴油机。舢板穿过排排浪头，在大船队的间隙逃窜。老海盗一手操舵，一手架着瘦弱矮小的小海盗，抵挡射来的飞弹。

受过民兵训练的中国讨海人，夺过海盗手里的枪支，就要向海盗舢板射击。

“不准开枪！”路顺吆喝着。他望着可怜兮兮的小海盗，人性的暖流在心头涌动。

逃离贼船、心狠手辣的老海盗，猛地一推，小海盗一头栽进急浪滚滚的大洋，挣扎了几下，不见了。

路顺眼亮，发现逃奔的老海盗，驾的是中国船队的阔头舢板。他知道，这是海盗抓白柔时抢走的舢板。三号船舢板已经被海心艚公借走。阔头舢板船底宽阔，能在狂风恶浪里平稳航行，马力又强，大大超越渔轮的速度。如果不立即追赶，老海盗就会逃之夭夭。新仇旧恨在路顺艚公心头跳动，他看准一条舷挨舷前进的中国渔轮，腾地跃了过去，快步冲去，跳进拖在渔轮旁边的阔头舢板，发动了柴油机，摇着木橹，向老海盗操纵的舢板驶去。背后，几条中国渔轮也发现了，有个海盗驾舢板奔逃，纷纷掉转船头，跟在路顺艚公的舢板后边，猛冲快追。

不多久工夫，一前一后两条舢板，已经把随后跟进的中国渔轮，远远地抛在后边了。

由于铁船长是外国渔民，不善于使用中国舢板的木橹。路顺艚公仗

着木橹的动力，已经迫近老海盗驾的舢板了。

铁船长毕竟是狡诈凶顽的老海盗，朝着左舷外的路顺髯公，喊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中国髯公！你能网开一面，让我逃走，我再不和中国讨海人做对头了。我把身上的金银首饰都给你！”

路顺髯公怒斥道：“满世界的讨海人，都是靠海吃饭的兄弟！我容你去侵害其他兄弟，不是中国讨海人！”

铁船长一副哭腔：“髯公，我也曾是你们靠海吃饭的兄弟，你如果饶我的狗命，我向中国人投降！”

其实，铁船长是以言语麻痹路顺髯公，他的手偷偷地扳动舵，舢板渐渐地靠近路顺的舢板。

倏忽间，老海盗猛力推舵，海盗舢板转了个九十度，恶鲨般地一蹿，向路顺髯公的船舷猛撞过去，眼看要把路顺的舢板撞翻了！

路顺髯公何等敏捷，快速一转舵，小船也随着打转起来。但毕竟迟缓了几秒钟，他的船头来不及对准海盗的船头，海盗的船头斜刺里撞过来，隆的一声，两条船撞在一起了！

海盗船是用头部斜撞路顺的舢板，路顺的木质船舷洞开一个大豁口，海水哗哗地灌进船舱，小船晃晃荡荡地下沉着。

可是，海盗驾的也是木壳舢板，它的船头也撞出海碗大小的破洞，一股海水冲了进来。

路顺髯公的心智飞旋着，顺手抓住一条细绳子，飞快地扎紧了防浪雨衣的脖颈部位，以免自己落海后冷水浸进身子。眨眼间，他穿着紧裹全身的防浪雨衣，一蹬即将沉水的舢板，从舵位栽入船后的海里。

这时，相距几米远的海盗舢板上，经验丰富的老海盗，撕下一块衣布，裹成一团，堵塞了破洞，损坏不大的舢板，停止了下沉。老海盗一瞥不远处的路顺的舢板，发现海水漫没了舱面，路顺也不见了。他以为路顺连人带船都坠入大海，狂欢地吼了一声，爬进机舱，重新发动了柴油机，又登上尾舷板前边的舵位，准备驾船奔逃。

谁料到，仗着防浪雨衣阻隔冰水的路顺，从海底蹿了出来，悄然接

近了海盗船的船臀。

哗！海盗船螺旋桨激起的浪水，喷了他一脸。他这才感觉到，自己浸满海水的头部，被冻得麻木僵硬。可是，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会不会被冰水冻死了。就在海盗舢板向前蹿的刹那间，他一个向上跳跃出水，双臂搂住舢板下面伸入水里的舵柄，才没有被舢板抛在大海里。

这时的路顺髯公，上身抱着舵柄，下半身浸在水里，被飞速前进的舢板拖拽着。船舷下的螺旋桨，激出一股股奔腾的白浪，猛烈地冲击着他的下身，给紧抱舵柄的双臂增添了很大的拖力。他一时爬不上去，只有让下身在浪涛里滚荡着。

阔头舢板的尾舷板，斜斜地翻向海面。舵柄顺着斜势，贴在尾舷板外侧，下半身继续浸进水里。抱着舵柄的路顺髯公，虽然和海盗隔着齐肩高的舷板，不会被海盗发现，但是身体也随着舵柄仰翻着，加上舢板航速飞快，使他晃晃欲坠，随时都会落入寒冷刺骨的大海。

更令他惊愕的是，越逃越远的海盗舢板，柴油机的吼声震荡着大海，海底竟然蹿出一条好似鱼的黑影，跟着舢板，在浅水里潜行。

开始，路顺髯公以为是一种温柔的大鱼，渐渐地，那黑影越追越快，迅速地接近了舢板。路顺髯公终于看清了，那大鱼长达十几米，形如巨大的纺锤，侧身有一列腮裂，稍歪的尾鳍强健发达，皮肤粗糙而黧黑，头部前伸，嘴洞在下侧稍后部位，白刷刷的利齿，狰狞可怖。

天啊！这是拱船吞人的噬人鲨！

在太平洋横行霸道的噬人鲨，显然被海盗船的轰鸣声激怒了，强健的尾巴扇起翻滚的浪花，巨大的鱼腹向上一缩，背部的鳍棘高竖，全身腾地跃离水面，在空中呼呼飞掠着，溅落下去，荡起的排排雪浪花，冲得大海阵阵泛滥。恶鲨在水里蹿几下，往天空飞跃一次，紧随在舢板的后边。

恶鲨荡起的雪浪，不时地漫盖路顺髯公的上半身，虽然有防浪衣阻隔着，那冷冰冰的水沫，依然使路顺阵阵寒战。他终于发觉到，恶鲨并不是跟踪轰鸣的舢板，而是凭着灵敏的嗅觉，察觉到前边水里人的气味，进行疯狂的追食，企图把他生吞活咬了。

路顺艚公不自觉地一咬牙，紧抱着舵柄，手脚并用地向上爬动，让下半身离开海水，悬空挂着。

他向后边注视着。果然，海水是噬人鲨的气味的导体。他的身子离开海水后，噬人鲨显然嗅不到人的气味，笨拙的头部左摇右摆着，躯体也随着左冲右荡，在滔滔洋面寻觅食物。

茫茫远方，随后追击的中国渔轮，已经变成一个个黑点。舢板仿佛带着老海盗的即将远走高飞的心理，狂欢地跳着。这就使路顺脚公的情绪，像沸滚的鱼油。他灵机闪动，智计生发：“恶鲨嗜血如命，一旦嗅到人的血腥气，势必会撞船咬人！可是，如果这样干，自己和海盗都会葬身鲨腹！稍一犹豫，鲨鱼掉头远去，让老海盗远遁，往后不知要贻害多少讨海兄弟！这条命已经掉在水谷里，不妨冲上浪峭尖滚一滚，也能够替世界灭匪消灾！”想到这里，他猛地咬下手上一块皮肉，手臂一扬，甩在舢板右后方水面。

一阵嘈杂的溅水声传来，恶鲨迅即闻到人血的血腥气，高昂着狰狞的头，犁开海面，闯到舢板的右后方。可是，愚笨的噬人鲨，只在血水洒落的水域打转，一时寻觅不到人的肉皮，任凭载着老海盗的舢板向远处逃亡。

“只有把血液洒在螺旋桨腾出的滚浪带，借着滚浪带的冲力漂近恶鲨，恶鲨才会顺着血水带冲翻舢板！”

路顺艚公的思绪清晰又冷静，毅然地松开压着伤口的手指，一颗颗殷红的血珠，接二连三地溅进白花花的滚浪带，随着翻滚的浪水，向远海飘去。

闻到血腥味的噬人鲨，循着滚浪带逆向冲腾，又飞速向舢板冲来。

在舵位掌船的老海盗，突然发现了袭来的恶鲨，吓得嗷嗷乱叫，驾着小船左拐右弯，企图摆脱恶鲨的追踪。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仅和他一板之隔的地方，紧贴着一个英勇无畏的中国讨海人，正以生命的血液做饵料，诱使恶鲨冲撞舢板，准备和老海盗同归于尽！

眼看着噬人鲨迎着腥味的血水，狂冲疯窜着，离舢板只有十多米的

距离，露出狰狞的面貌，张开黑洞洞的大口，仿佛要把舢板和人一口吞下似的。路顺髯公没有压住剧痛的伤口，没有止住流淌的鲜血，使恶鲨因失去腥血的气味而停止追击。这时，由于牙帮咯嘣咯嘣地磨砺着，咬得太用力，竟淌出鲜红的血水，顺着嘴角一滴滴地落进浪里。

恶鲨离他更近了。恶鲨那洞开的大嘴里，两排利牙清晰可见；嘴里喷出的，似乎不是浪水，而是白花花的唾液。

“啊——”

在路顺发出震天荡海的吼叫声里，噬人鲨黑亮的头部，从路顺向上腾跃的身底闪掠过去，嘣的撞中舢板的底部，被飞速旋转的螺旋桨绞出一团污红的鱼血。受到创痛的恶鲨，猛地一跃，把整条舢板掀翻过去，倒扣在下风海水里，老海盗也被压在船底下，从浸水的船舷下伸出手来，索索抖动着，似在向外界可怜地求援。

狂恶的鲨鱼一俯冲，整个儿扎进舢板的底部。水里，传出老海盗绝亡的惨叫声，那双贼手倏地没进船底。转眼间，船底荡出一股海盗的腥臭的血液。

机灵的路顺髯公，在恶鲨袭来的片刻间，拼命向上一跃，闪开了恶鲨的撞击，双手依然死死地抓住舵柄，悬在水面上的身体，随着倒翻的舢板转动着，又灵敏地扑在舵柄上。为了防止恶鲨的袭击，他一边压着伤口停止淌血，一边顺着朝天的舵柄，爬到向着天空的船底，趴在位置高的舵板上。木质的舢板，一时不会沉进海底。他吁吁喘息着，迎接着追来的中国渔轮……

大约一小时后，路顺回到了大船队。这时，讨海人已经把海盗们押上渔轮舱面，等候路顺髯公的渔令，如何处置海盗和海盗船。面对着聚集在三号船旁边的其他渔船和外国船，路顺髯公接过阿兴递来的烧酒，灌了几口，补充了力气，大声喊道：“讨海兄弟们，多数海盗水手，过去也是靠太平洋吃饭的咸水人，留他们一条命，把他们交给各自的国家处理。”

台湾船主老盼喊道：“在太平洋，我们吃尽了海盗的苦头。人命可以留，贼船不能留，祸根要铲除，毁船！”

不等路顺同意，几条铁壳台湾船和外国船怒吼着冲向鱿鱼号海盗

船，朝着海盗船的尾舷等薄弱部位，猛地撞过去。

轰隆隆的响声，像讨海人的怒魂在爆炸。

海盗船的碎体在横飞。

“嗷——”那位把生命的赌注压在海盗船上的马来老大，绝望地怪号了一声，猛地冲出海盗群，狂态地一跃，落进了大浪滔天的太平洋。

二十一

太平洋南缘，浮冰险滩，行将泯灭的太平洋大风暴，余威渐弱，哀哀嚎叫。

海心髒公耗尽生命的余力，朝着险滩中心的孤屿，继续攀越。

南极寒季的漫漫长夜，夹着风雪的风啸，迎面扑来。

孤屿就在眼前了！

太平洋的造物运动，把孤屿垒成礁石的世界。由于夜色的涂抹，乱礁各现出黑青色黑蓝色黑紫色。整座礁屿，由于恶浪扑打、冰山撞击、风流推搡，形成各种各样鬼怪的形态，使观者毛骨悚然。孤屿周围又散发出剧毒的瘴气。

海心髒公在黑暗中摸索了许久，才发觉这座寸草不生的蛮荒石滩，以及石滩中央的礁山，正处在南极边缘的寒季，根本没有细嫩可食的苔藻。那黑青的墨蓝的色调，则是礁石表面腐死的苔藻，由于昼夜零度以下的低温，使它们没有腐烂。海心髒公抓起一把苔藻塞进嘴里。顿时，一种腐气夹着海腥臭，呛得他呕吐了一阵。然而，空荡荡的腹部，吐出来的不是食物，而是浑黄酸涩的胃液。经过一番折磨，海心的身心阵阵抽搐，筋肉酸麻疼痛。

远处，那种似乎是冰山的崩塌又似乎是海盗船的吼叫的隆隆声，激发着他的意念：要让海盗们知道我还活在险滩，拖住海盗主力船，减轻余舵柄载款船的压力，掩护他们胜利归国回乡！

于是，他竭力挥发出生命的余力，向黑魑魑的高处，一步一步地爬去，在夜的寒光里，显露自己的身影……

南极寒季短促的白昼降临了，地球上最强猛的暴风也随之袭来。暴风是从远不可及的南极大陆的腹地产生的，那白蒙蒙的浊流，突然像爆

炸了似的，冲腾出团团雾气，其间飘出亿万条纤纤之丝，呈横向闪掠的风姿，向浮冰险滩飞舞而来。虽然还不是南极最强烈的风暴，当它接近浮冰险滩时，似雪似冰似烟气的飞丝，迅即变得粗壮起来，像条条尼龙绳索，闪烁着雪白的色彩，在险滩孤屿的顶部，舞成一幅幅可怕的面。

这种白色恐怖，继续摧残着海心髯公的身心。开始，他的唯一外露的脸部，像被鱼筋一下一下地抽打着，一阵一阵地撕裂着。后来，急剧下降的气温，透过裹紧全身的防浪雨衣和棉袄皮革，戳穿肌肤，刺进肺腑，浑身被冻得僵硬麻木，还发出碎心的剧痛。

风暴越刮越猛，风流卷起身边的巨岩，轰隆崩塌，碎石飞扬。海心髯公的躯体，更像被绳索席卷起来，猛地向前一倾，颠仆踉跄着。

那强烈的求生意念，驱使他顽强地搏斗。当他实在挡不住风暴的势头时，滚进凹陷的石坑里，暂时躲避一阵。更多的时间，他蠕蠕而动，又忽忽跳跃，倚在直矗的石柱，闪动着目光，探索着险滩和险滩外的海面。

狂嚣的暴风，扫荡了白色的迷茫，他终于发现，那条庞大的鱿鱼号海盗船，不知啥时消失了，连两条被海盗劫去的舢板也不见了。而在险滩的北侧，竟然出现了一条熟悉的船影。他眨巴着双眼盯着。啊！这是中国船队的渔轮，阿雄髯公的七号船！闯海汉们前来救援了！

也就在这时候，撑持海心髯公搏战海盗的意志力，突然松弛了！他觉得眼前的海天在旋转着。他扑地摔倒下去了。是的，他满辈子积蓄的生命力，被太平洋的风浪刮得所剩无几，又在与浮冰险滩的拼搏中，几乎耗尽了！

阿雄髯公顶着威烈的暴风雪，驾船接近浮冰险滩。

白花花的浮冰碰撞着浮冰！

闹器器的风浪扑击着礁滩！

阿雄髯公发现，黝黑的孤屿北侧，海心髯公的躯体卧倒在地，微昂的头部蠕动着，像在渴望着什么。

阿雄髹公操起海心髹公最喜欢使用的螺号，激昂雄浑的声音，仿佛在为老髹公唱着雄壮的颂歌。

螺号的激昂，使聚集舱面的讨海人，全都热泪盈眶地眺望着老髹公，发现老髹公艰难地举起瑟瑟发抖的手，向他们摇摆着。这手势很清楚，让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上险滩救他，他宁愿让生命永远陪伴着险滩！

风暴代讨海人抒发着心声：“不！不！……”

讨海人跳跃着，呼喊着，争着下险滩救老髹公。

“咦，老髹公变换了手势！”有人发喊。

人们的目光唰地射去，只见老髹公举着沉重的手，指指七号船，又指指孤屿，还在两者之间比画出用绳索连接的姿势。老髹公意思很清楚，要人们带绳索下险滩，用绳索连接大船和孤屿，凌空溜绳索回船！

讨海人踊跃地动作着。阿雄髹公把人们分为三伙，一伙驾船，另两伙随他下险滩。下险滩的人们，把渔索捆在桅杆上，纷纷冲向船舷。人们争先恐后地从船舷飞身而出，一个个跳上冰块。阿雄髹公奋勇在前，第一个跃过一道雪水翻滚的水道，到达相邻的冰山上。冰山在撞击中震荡，阿雄髹公在滑溜的冰坡晃荡了几下，一个失脚，滚到水道旁，眼看要被汹涌的雪水吞没了。另两个讨海人紧急跳跃，把阿雄髹公从水沿边拖起来，三人手拉着手，摇摇摆摆地前进着。阿雄髹公毕竟是老闯海，他看到一个伙计带着撑篙，支撑着晃动的身体。他欢叫了一声，从伙计手里接过撑篙，把连接七号船的渔索紧扎在撑篙上，伸出带倒钩的篙尖，倒钩戳进前边的浮冰裂缝中。于是，阿雄髹公领头，其他讨海人跟进，仗着绳索的拉力，抗击着迎面扑来的风暴，一步一步地挪过浮冰，接近孤屿。

在一片欢呼中，人们簇拥着海心髹公。阿雄髹公掏出随身携带的烧酒，咕咕地倾入他的嘴里。酒是讨海人的生命之液，海心髹公挣扎着爬起来了！

不多久，在老髹公的指点下，一条从孤屿斜穿险滩直达七号船的缆索，出现在空中。人们攀登到黑礁叠起的石山上，用短索把海心髹公和自己挂在缆索上，一个接着一个，悬空穿梭，滑到险滩外边的七号船上。呼啸的风暴席卷着，穿着白色雨衣的讨海人，如雪羽披身的巨鹏，

列队腾飞。

浮冰险滩的救援工作完成后，七号船立即北上，经过两小时的航行，会合了剿灭海盗主力船的大船队。一种无声的号令，促使路顺带领着各船艄公们，乘舢板聚集到一号船，看望已经回到带头船的老艄公。路顺艄公声调哽咽：“老艄公……”

一种使命的驱使、责任的召唤，使海心艄公被大洋生涯压得佝偻的腰板，迅速地挺直起来，听着人们的倾诉。

路顺艄公悲怆地说：“老艄公，白柔、殷洋和苦脸伯，都被海盗俘获过。后来，他们三人又从鱿鱼号逃出来，在鲸鱼海西南部水涯碰到我的三号船。我驾船去召集大船队，准备围剿海盗船，让他们三人操纵舢板，回到鲸鱼海西部的一号带头船和殷洋的九号渔轮。后来，我获悉机密情报，知道鱿鱼号海盗主力船误以为巨款藏在带头船里，前往鲸鱼海西部抢劫带头船。我率领大船队，顺势摧毁了鱿鱼号海盗主力船。可是，在鲸鱼海西部，大船队寻遍广阔的海涯，就是找不到白柔、殷洋和苦脸伯的踪迹。据我们获悉，海盗船队还有两条铁甲船没有消灭，他们三人会不会重新被俘获？怎么办？”

受过太平洋风浪锤炼的海心艄公，像往常一样，没有丝毫悲伤、懦弱的表情，只是在他严峻的脸颊上，双眼略有些呆滞的神色，令人不易觉察的泪光一掠而过。他镇定地操着带头船轮盘，瓮声瓮气地说：“寻找他们！边生产，边找人！大船放网，舢板找人！白天捞鱼，晚上找人……”

路顺又接着汇报：“还没有被消灭的海盗船，一条是石岛号，海盗头子绰号黑船长。另一条是南海号，海盗头子外号南船长。据海盗们交代，三条海盗船，几十名海盗，大多来自东南亚。南海号的海盗情况较特殊，是越南南方外逃的船民，南船长阮水是二头目，还有个亲哥哥是大头目，行踪神秘，下落不明。这两条海盗船，很可能劫持了白柔、殷洋和苦脸伯；更可能全速穿越风雪洋，追赶载款回国的五号渔轮！”

海心艄公的音腔，字字清晰：“凭我们的低马力木壳船，要追赶大马力的海盗铁壳船，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是找到白柔、殷洋和苦脸伯，进而摧毁残存的海盗船，掩护余舵柄的载款船，直至他们胜利归国。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是靠太平洋吃饭的讨海人，无论如何，不能停止生产！为替家乡积累更多的生产建设资金，耗尽生命，也要夜以继

日，勤放网，多捕鱼！”

路顺的声音更低沉：“还有一件混淆好坏、搅乱真假的秘密，可能危及白柔妹子……”

听着路顺的话，一向镇定自若的海心髀公，眼角的泪光，越来越明显了。

汹涌又喧嚣的大洋，大船队重新开始威风凛凛地疾驰……

海心髀公以生命为赌注，拖住海盗主力船。

更有殷洋髀公，凭着智力骗得黑船长们忽忽奔命屡屡扑空，诱使苦脸伯自以为得计，通知海盗们闯进死亡的陷阱。

还有路顺率领的中国船队，众志成城，合围海盗，浴血奋战，扑灭海匪。

这就使五号船的余舵柄他们，能有充裕的时间，穿越风雪洋，抗击太平洋大风暴，歼灭石岛号上的海盗，以毒雾迫退南海号贼船，安全离开南太平洋，一路扬帆北上。

这天傍晚，余舵柄驾着缴获来的石岛号，接近印度尼西亚水域。

讨海的人，不怕黑夜，只怕浓雾。黑夜里，灯塔和雷达荧屏能够指引航。浓雾天，灯光朦胧，雷达荧屏模糊，只能听天由命。

一派弥天的“迷船雾”骤然而来了。雾气像担心讨海人着凉似的，像一层又一层的棉絮，劈头盖脸地压下来。上下左右，尽是海一样的深厚，海一样的茫然。没有一丝丝风的流韵，一切都像处在凝固的状态。但是，另一种感受油然而生，这是一派宁静，一种雄浑苍茫的沉寂，又像陷入迷天的大原荒野。偶尔跳跃的鱼虾，也纷纷坠落大海，毫无声息地湮灭了。

驶船髀公老单伯又老调重弹，燃起香火，向银铸全身的海神爷跪拜，祈求雾散见青天。

老讨海人们，脸色严峻，个个默然。

连关押在舱里的海盗们，也哭丧着脸，其情状，比被俘时还要凄惨。

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渔哥们，兀自嘻嘻哈哈。入夜才用晚餐。一个年纪小的海盗水手，从舱口递出空碗时，不小心把碗口倒扣在舱板上，犯了大忌。余舵柄刚刚路过，一把按定小海盗的手，抽出旁边的太平斧，恨恨地吆喝：“你想咒老子翻船？我斩你的贼手！”太平斧的银刃一闪，斩断了小海盗手里的竹筷子。扔掉利斧后，余舵柄还在骂骂咧咧：“都快到祖国南海了，谁敢犯规，老子挖他的祖宗坟！”

奇怪的景观，在太平洋多如珊瑚。在幽暗的右舷外，骤然出现一团光亮，像漠漠暗夜的火苗一样微弱，像深秋荒野的鬼灯一样逗人。

顿时，多位渔哥儿欢闹起来：“遇到指引航向的佛船神灯了！”“啊哈，佛船上有美貌的仙女！”“阿水，仙女给你当老婆呢！”“丁山郎，你去给仙女做老公！”“快抛东西，把仙女勾引过来！”

太平洋里迷航的讨海人，遇到这种玄奥难明的“佛船”时，看到佛船点燃神灯，都说巡海的神仙需要什么，向讨海人索取。后来越说越玄，说是驾佛船的都是需要男人的女神仙。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地叫唤名字，七手八脚地抛东西，让仙女们把他们引去，一享男欢女爱的乐趣。

嬉皮笑脸的渔哥们，纷纷叫着自己的名字，抛出自己心爱的物件。一时间，各人的衣服、鞋子、帽子抛了一海。更有甚者，渔哥们把自己的短裤、衬衫也抛向“佛船”，引逗仙女。

连年纪稍大的老猛哥余舵柄们，也觉得有趣，纷纷抛出自己的东西，喊叫着：“美仙女们，有情的到船上来，我们等急了！”

说也怪，获得东西的“佛船”，好像要把讨海人们引进安乐的地方，加快了速度。银蓝色的神灯，没有些微的拐弯，呈笔直的线条，一往无前地飘忽。

“仙女召我们去了，快跟上！”余舵柄快乐地喊。

老单伯驾着快船，跟着佛船神灯前进。

下半夜，那盏神灯犹如飘入秋野深处的萤火，渐渐微弱，最后消逝了。而这时，依旧没有一丝半缕的风，雾帘底部，石岛号像陷入凹下去的沙石坑，传出稀稀沙沙的摩擦声。前后左右舷外的海，像一圈环形山脉似的，升了起来，山脉的顶部是一条曲线，凸出的部位现出惊人的尖顶，似乎要把深厚的雾天戳破似的。一会儿，环形山脉的背面，滚出一条发亮的银练，越滚越粗，把山尖沉沉地压下去，整圈环形山在坠落，分散成一道道细练似的急流，沿着船舷的四周，横冲直泻。漫无尽头的海水，仿佛借助来自四方的流，全都冲聚在船的底部。令人奇异的是，尽管船的四周万道白浪冲刷而来，船底下边像有可怖的漏洞，吞下全部的水，还使船只像渔网坠子似的，只见下落，不见上升。

余舵柄大嚷：“多猛的八卦流啊！船陷入旋洞里了！快找到佛船神灯，仙女们不会不要讨海人！”

惊险的海况，没有消除渔哥们的欢乐，他们依然欢声大作：“仙女们，讨海人要你啊！”“仙女们，讨海人的被窝又暖和又舒服，快来啊！”

大海洋真是玄机无穷。那盏银蓝色的佛船神灯，在渔哥们的喊声里，又在船的前方出现了。它成弯弯的线条，柔柔地延伸，犹如映光生亮的花带，周遭的雾烟，似它飘散出的馥郁的香气。船只嗅着这道香气漂移着，驶离了八卦流水域。

天亮前夕，海雾更像蘸饱了墨水的棉絮，一团漆黑。海又涌出另一种“横船浪”，阻挡船的航程。

没有风的鼓动，尽是海的庞大躯体的自我翻覆，漾出的横船浪，像把海的水分都凝集堆压起来，借助表面的张力，大晃大荡。

余舵柄亲自掌舵操船。他循着风向水势，使船只急驰快跳，长久地展现着勃勃雄姿。

彻夜未眠的渔哥们，依然保持着无尽的欢情，时时笑喊：“仙女们，快亮起你们的神灯！”“仙女们，哥们想念你们了，快出现啊！”

美妙的神灯，又出现在上风海面了。

跟在神灯后的船，漂入南流底北流上的水域。表皮水流向南冲，底

部水流向北倾，双方互相抵消，浪的势力明显和缓了。船只安然无事了！

又一个太平洋的航行之夜过去了。天色微明。

余舵柄回忆着昨夜的遭遇，奇想大发：那团奇妙的神灯，老讨海汉虽然看到过，自己闯海多年，也只遇过一次。它出现在这种时候，昭示着什么呢？闯荡太平洋的昼昼夜夜，自己和讨海人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在险情环生的景况中，靠什么才能闯过刀山火海般的恶海？靠大智大勇！大智大勇来自讨海人的灵魂！讨海人的灵魂，像那神灯一样，能在风口浪尖指引航向，胜利闯荡！讨海人的灵魂，像风口浪尖的神灯，决不能熄灭！对，大海洋向我们展示，要恒久地持有讨海魂，就像永远明亮的神灯……

早饭后，雾气稀淡了许多。不远处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新的怪象：清澈的浅水里，游着一条美艳艳的海生物，身体呈人形，头脸低俯，乳房丰满，腹下有足，背部平滑，腭部生羽。赤裸裸的全身，在清水沐浴中，闪烁着绯红的翠碧的棕黄的灰白的色彩，斑斓绚丽。再仔细看去，五彩缤纷的皮肤表层，还附着一层薄纸似的磷质。稍呈暗淡的晨光里，发出渐觉微弱的银蓝色。

事情一清二楚了：这种有灵性的美女鱼，善于物色幽深而无暗礁的水道，能够寻找海流和缓的海路，还有选择浪涛较弱的地方，进行长距离的泅游。它的通体附生磷质，在黑天暗雾里亮成银蓝色的神灯。这样，跟在它后边的航船，才能在迷船雾里驶入深水道，在八卦流中发现缓流，在横船浪中找到安全区，有惊无险地前进。

老单伯笑道：“舵柄艄公，你是福将程咬金，每次遇险，仗着自己的福气，外加勇气和技术，都能化险为夷！”

余舵柄应道：“是大伙的遇险不惊的欢乐情绪，给了航船前进的力量！”

阿水们插嘴道：“舵哥，美人鱼有灵气，我们欢情唤它，它会高兴引道，讨海人谁都知道这理儿！”

“不，不！是美女鱼看上我们的艄公，要给舵哥当小妾，自告奋勇来引道呢！”

“啊哈，舵哥好艳福呢！这趟回国，有美人鱼相陪！下趟出洋，还有白柔姐相伴呢！”

人们又开始欢声雷动了……

二十二

渔家说，风暴多如鱼，先生也先灭。

那场纵横旷荡大洋的太平洋风暴，在南太平洋西侧的风雪洋，中部的鲸鱼海，北边的冰山海，南极的浮冰险滩，全都销声匿迹了。但是，它的残余风力，卷到南太平洋东部的暖水洋，因为姗姗来迟，尚有强弩之末的声势。

杏黄色的夕阳中，从中太平洋南下的暖流，由低伏缓奔的状态，变得嚣张狂暴起来。它们从海底横冲直撞而出，把水面撕成残破不堪的金箔一般，满海星星点点的黄亮。

在暖水洋漂泊了两天一夜的阔头舢板，继续漫无目的地荡漾着。它已经和大船队失去联系。为了节省柴油，机器常常关闭，殷洋和苦脸伯轮流摇橹。

殷洋强挣着伤势沉重的身体，软绵绵地摇着木橹。他的双眼，却跳闪着狡黠的光，似在寻觅着什么。

苦脸伯疲乏地倚在左舷帮，黑黄的瞳子打转着，显示着他的心绪也在浮动，寻思着什么。

而白柔，柔软的身子，无力地瘫在舱板上。前方，出现一只太平洋南涯罕见的白燕，在风暴中，一圈又一圈盘旋着，或许是找不到航向，发出委婉哀怨的清音。

白柔突然悟到，这困于迷惘的白燕儿，不正象征着自己吗！

眼前的殷洋和苦脸伯，虽然只有偶尔的口角，却没有水火不相容的对抗。这使白柔依稀地感到，这两个人里，其中有一个是勾结海盗的。双方在自我的掩饰中，正孕育着海啸般的喷发。

殷洋化装成余舵柄，诱使她陷进海盗的魔掌，证据昭然。可是，当

她被押上海盗船后，殷洋以替海盗劝化她的名义，暗中指使她，要和他统一口径，哄骗海盗们，说巨款藏在带头船，舵哥是和阿爸闹翻出走，以迷惑海盗，掩护舵哥载款回国。这事如何解释？

苦脸伯是外国船收购渔货的业务员，多次唆使殷洋闯祸，其用心路人皆知！可是，他在海盗手里遭受毒打，又带领她逃出海盗船，怎么能怀疑他？

或许，他们两个都是好人？太平洋上的讨海人，脚踩船板的人，凶险的生涯令人怜，怀疑他们是剧毒的海蜇水，我这颗心应该摘下来喂鱼鳖！

那只孤独的白燕儿，似乎体悟到白柔的心思，呼地栖在舢板的头部，洁白如雪的双翼，呈扇形展开，加上浑身的白羽，简直像一朵纯洁清丽的白牡丹。

白柔触景生情，指尖戳着自己的心窝，自从跟船闯进太平洋后，停网悠闲时，也和父老兄弟们一样，常常向汹涌的大海寻觅着什么！白燕儿的风姿，明确地显示着，做人哦，即使在狂风恶浪的环境里，也要持有一颗白燕儿似的心，洁白无瑕，善良温馨，清丽生辉！这正是我要寻觅的至宝！这正是我所希望的自我！应该秉承这种心灵，宽容讨海人的瑕疵！他们毕竟都是同闯海同命运的兄弟，要促使他们团结成盘根大海的礁盘，任凭风吹浪打，依然坚硬如钢！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凶险的海况，返回船队！

夜色，又降临到暖水洋。饥渴交迫的殷洋，加上伤痛的袭击，把木槽交给苦脸伯后，斜着身子靠在尾舷板上。他只觉得背部的伤口热烫发胀，身心像置入渔灶的火膛里，眼前是黑压压的夜幕，世界模糊不清。他正和昏糊不清的意识抗争着。他深知自己伤势发作，身体发着高烧，随时都会昏迷过去。他的迷糊目光，转向中舱里的白柔。那种埋在心底的念头，促使他勉强地发出怪异的笑。一凸一凸的腮帮，显示着他正在思索什么。后来，他仿佛抗不住饥渴和伤痛，头低低地耷拉下去，双眼似睡似醒地眯着。

站在旁边摇橹的苦脸伯，由于受过严酷的折磨，同样显得瘫软无力，晃晃悠悠的。他看了看一动不动的白柔，似乎觉得她已经沉沉昏睡。他想了想，突然搁下手里的木橹，向殷洋挪近一步。

殷洋话声含糊：“你想干什么？”

苦脸伯又看了看白柔，大声地说：“殷洋艄公，你我都找不到栖息生命的船只，互相间的心事，该有个了结。你难道没有想到，你勾结过的海盗船，现在会在什么海域？”

殷洋继续瘫在地，声调低微：“苦脸伯，你才是倒咬一口的海蛇，自身是海盗，反而诬蔑老子。你找不到海盗船队，痴心妄想从我的嘴里掏出海盗船的行踪。我实话告诉你，你们那艘海盗船，现在已经被中国船队击毁，葬身海底了。”

苦脸伯显得异常冷静：“那倒是好事，断了你投身海盗当富翁的路。不过，我倒想看看，你和外界断绝联系的情况下，为何有如此聪明，能够断定鱿鱼号海盗船葬海了？”

殷洋的身体更加衰弱不堪，话声低得像蚊子哼：“是你的高效应对讲机成全我，我通知中国船队，海盗主力船鱿鱼号前往鲸鱼海西部袭击一号带头船，请中国船队前往围剿……”

“哼！你终于彻底露馅了，估计海盗主力船覆灭了，不但窃取功劳，反而诬陷我！老子容不得你！”苦脸伯恨声恨气地说罢，骤然翻脸，顺手抄起舷板上的渔刀，突然向殷洋扎了过去。

“哈，你露脸的时刻终于到了！”殷洋出人意外地翻身一跃，不无灵巧地闪开渔刀。

苦脸伯这才知道，刚才，黑白大鳗的迷糊昏沉的瘫痪状，一半是真一半是假的。这使苦脸伯惊骇得呆了一下。机智的殷洋，乘机闪出左手，攥住苦脸伯握刀的右手，两人争夺着渔刀。然而，右背的重伤，使殷洋的右臂难于挥动。苦脸伯乘机挥拳，猛击殷洋的背部伤口。殷洋惨叫一声，扑地摔倒在地。他何等灵活，身体着地前，右手顺势一抓苦脸伯的脚，两人一起倒地，搂成一团滚打着。

正在激烈厮打的时刻，白柔被惊醒了。她奋然跳上尾舷，扑倒在殷洋和苦脸伯中间，用身体隔开他们，哭喊着：“你们为什么这样啊！”

苦脸伯率先喊道：“白柔渔姑，他勾结海盗，使你陷身海盗船，唆使海盗以你为诱饵，迫你阿爸交出巨款。我带你出逃，粉碎了他的阴

谋，他又跟踪逃出，利用我的对讲机，通知海盗船，袭击带头船，掠夺你们的血汗钱……”

殷洋随即说道：“白柔妹子，这家伙是海盗的内线，趁我伤势发作，肆无忌惮地发难，想杀掉我，劫走你，找到同伙，重演以你换金钱的伎俩！快帮帮我，逮住他……”

白柔隔在两人中间，一边推开殷洋，一边挡住苦脸伯，连哭带喊：“你们都是讨海人，不能狠心杀人啊！”

“钓柔鱼要忍，杀鲨鱼要狠！”殷洋气势汹汹地操起木橹，向苦脸伯砸去。

“不……”白柔见状，奋不顾身地一扑，肩头被木橹重重地砸了一下，晃里晃荡着。

“啊……”殷洋吼了一声。

说时慢，那时快，苦脸伯快步跳蹿，又举起锋利的渔刀，朝殷洋的脸部和上身猛砍了几下。殷洋满脸血肉模糊，在船舷边趑趄着。苦脸伯抡起一脚，用力一蹬，殷洋躬腰俯脸，一头扎进滔滔大洋了。

“皇天啊……”白柔扑倒在船舷上，望着吞没殷洋的海水，拳头和额面猛力地砸着舷帮，把舷帮砸得血淋淋的，一边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自从殷洋被苦脸伯踢落海里，白柔哀哀而卧，低低哭泣。到了后来，抑或是身心交瘁，精神耗尽，变得沉寂昏迷了。

苦脸伯不时地发出低声细语，劝慰道：“孩子，殷洋完了，剩下你我，你尽可打起精神……”

白柔全身瘫软，眼睑微动，没有搭腔。

风，似在陪她哀号：“呜呼！呜呼！……”

夜色笼罩着海面，唯有浪花水珠闪着微弱的光。一种模糊的影像，骤然出现在视野中。那是一条数米长的蛇鳗，粗壮滚圆，扁尾尖嘴，锋

利的牙齿突出口唇。由于皮鳞含有变色的物质，时常变换颜色，烈日下黄绿，月光里银绿，深水中深绿，浅水里碧绿，夜色中墨绿，被讨海人称为变色鳗。

这时的变色鳗，正向前猛蹿，张口咬着一条半米长的鳗鲡，利齿咬住鳗鲡的皮肉，把它甩上水面，凶恶地撕扯着。一会儿，鳗鲡被撕咬得粉碎，惨不忍睹。

此情此景，令白柔又惊又哀。她挣扎着起来，联想到殷洋和苦脸伯，心里一阵模糊。凭她的纯真善良，确实辨不清孰是孰非。但是表象却令她痛苦欲绝，好端端的两条讨海汉，突然进行你死我活的厮打。尤其是，生龙活虎的殷洋，被砍得血肉淋漓，葬身海涯。眼前的世界，为什么这样严酷凶残？不就是为了点钱吗！人凭啥为了几个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地拼命？生命的价值，难道不如几个钱？支配生命的灵魂，为什么变成臭鱼烂虾？还要学那变色的蛇鳗，哄人骗人劫人杀人，多么卑鄙啊！人和人，如果善心相待，纯情相依，这世界那该多么好啊！

过了许久许久，苦脸伯再次低声细语地劝慰：“白柔渔姑，你现在镇定些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埋怨我，不该置殷洋于死地。我和你一样，也有慈祥的善心。可是，殷洋狼心狗肺，要把你送给海盗，迫你阿爸交出巨款。你阿爸如果拒绝交款，你将会被海盗残酷地蹂躏，最后葬身太平洋。我不毁掉这条丑恶的生命，你美丽的青春就会遭毁灭！”

白柔的声调又细又柔：“我不需要你这样做！我宁可自己毁灭，也不愿让讨海兄弟活生生的生命消逝！你这样做，是迫我偿命，我愿意去死！”

苦脸伯：“你说得对，人和人，不该这样互相杀戮。可是，船头撞礁，不是你碎就是我裂，我也是被迫动手的。唉，不都是为了了一笔钱吗！回想起来，真不该为了钱，拿命去拼，弄到这样的地步。你我都有责任，你阿爸也有责任，早该把藏钱的船只告诉殷洋，让他把钱交给海盗，也不用死人了。现在，弄得你我脱离船队，随舢板漂泊，缺乏食品，断绝淡水，怎么办？如果遇到海盗，还不是白白送死？干脆，你把载钱的船只告诉我，万一险遇海盗，以钱换命，也能保住你我两条命。我们外国人，遇到险情时，都提倡保命哲学的。”

白柔听着苦脸伯的话，思绪翻滚起来：“天啊，我刚才怎么那样糊

涂？大船队的兄弟父老们，闯海数月，豁命征战，才积聚那笔钱。那是大伙用生命和血汗换来的，是家乡生产建设的命根子，怎么能交给海盗呢？苦脸伯要我说清巨款的底细，是什么意思？如果心怀叵测，我轻易露底，舵哥的运款船，又要遭遇厄难了！无论苦脸伯是好人还是歹人，我都要守口如瓶，用生命保住讨海人的命根子钱！用生命保住家乡生产建设的资金！舵哥啊，你现在在哪儿啊？你护送的款项，能安全抵达家乡吗？”

想到这里，白柔又陷入另一种悲忧的情绪里了……

前半夜，被击入大海的殷洋，并没有立即溺死。这条黑白大鳗，被苦脸伯用刀砍得皮开肉绽、蹬进汪洋的时刻，依然持有灵智：掉海游水，苦脸伯会继续下毒手！干脆装死下沉，见机行事。

他跌落水里后，立即顺势沉入海底，又躬身上蹿，趁舢板停机，在原地漂荡，迅速抓住挂在船头外侧的铁锚，随船上下荡动着。舢板头部宽且高，在尾舷舵位的苦脸伯不可能发现他。

殷洋多处的刀伤，尤其是子弹击中的背部尚在淌着血，滴进水里，形成殷红的血水带，漂入船底，幸而是夜晚，苦脸伯看不清。

但是，伤势使他抓铁锚的双臂酸痛乏力，眼看着要滑进海里。他灵机一动，向上爬了几下，用右臂夹住铁锚，腾出左手，解开腰间的皮带，把自己捆在铁锚上，下半身仍浸在海水里，随海水漂浮。

漫无尽头的暖水洋，温润的海水拍击着船底，淹没了他下半身荡水的声音。舢板慢腾腾地漂动着，他也随之荡漾。他时时注意听着船上的动静，看看苦脸伯有没有侵害白柔。只听到苦脸伯低声劝慰，白柔则失声悲泣。白柔的哭声，像酸水在他的心海沸腾着，使他的眼睫都发酸了。

渐渐地，伤口像被无形的铁手撕扯着，剧痛绞心。火焰般的灼热感，在他的身心涌动着。尽管竭力地抑制自己，他还是很快地陷入高烧昏晕，一切的感觉几乎消失了。

不知多少时间过去了，他的生命像顽强的礁石柱，从茫然的水底突入明朗的空间，发觉有什么东西，正在水底拉扯着自己的双腿。他低头一看，惊得差点出声，原来是一条凶猛的带鱼王！这种从太平洋西部随

暖流南下的鱼王，在海里生活了数十年，足有十多米长，三四十厘米宽，一百多斤重。漫长的岁月，把原先银色的皮肤，变态成吓人的黑青色。从头部穿过背脊直达尾巴的鳍羽，根根直竖。这带鱼王的尖嘴利齿戳入殷洋的腿部，凶残地撕下一片皮肉，晃头甩尾地吞食着。

新的痛苦，使殷洋愤怒不已。他忍着剧痛，用双腿夹住了带鱼王的头部。然而，带鱼王的身子异常滑溜，唰地向下脱落了。

在大海洋肆虐残杀鱼类的带鱼王，受到突然的夹击，显得十分恼怒，在水底重新蹿上来，张开利嘴，几颗尖牙霍地刺进了殷洋的脚板，殷洋的脚腿在抽搐。

为了不惊动船上的苦脸伯，殷洋忍住痛，连哼都不敢哼一声。他急中生智，全身向上吊起，弓腰屈腿，把带鱼王拎出水面。离开生命之水的带鱼，终于松开双颌，滑进水里。殷洋竭尽余力，使下身和水面保持着距离……

船上的苦脸伯，急于找到自己的船只，不惜耗费最后一点柴油，隆隆地发动了柴油机，舢板飞快地向前驰去。

带鱼王被机声吓跑了，新的危机又来了！船前海浪激荡，咸苦的海水呛进了口里，迫得殷洋艰难地转动身体，朝向船只后边。可是，快速前进的舢板，船底拍击海面，溅出一排排浪花，直射殷洋的脸面，使他眼睛难开，鼻腔屏息，双唇紧闭。实在憋不住了，眼缝微睁，稍稍呼吸，苦涩的海水立即呛入喉口，刚想咳嗽，又拼命地禁住了。更有甚者，从迎面扑来的浪水，撞击着他的身体。渐渐地，他感到浑身瘫软，快要坠落大海了……

在殷洋岌岌可危的同时，苦脸伯突然变成另一副模样，气冲冲地喝问：“白柔姑娘，你难道连被海盗俘获，身体遭受蹂躏，生命危在旦夕，都不怕？”

白柔一惊，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苦脸伯。

看到白柔依旧沉默不响，苦脸伯终于忍不住了，继续提高音量，说：“事到如今，我不得不告诉你了。我，名叫阮山，是海鸽号——有时改为南海号的船老大阮水的哥哥，也就是南海号的真正船主！”

白柔惊叫起来：“啊？！……”

苦脸伯得意地宣称：“你甬喊！喊破喉咙也没有用！在这茫茫荒海，你只有顺我的潮流行船。其实，我也是讨海人，只不过，有时捞点外快。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快不富。你们叫我海盗头子也好，叫我讨海兄弟也好，反正，你现在必须老实说清楚，你们的巨款，到底放在哪条船上？”

白柔浑身颤抖，可怜巴巴地向船头方向退缩爬行。

阮水海盗一步步地迫向前去，恶声恶气：“几个月来，我们被你们这些可恶的中国佬骗得晕头转向。尤其是那个落水鬼殷洋，我以业务员的身份和他交往后，满以为可以利用他。不料，那条黑白大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痴心爱你，也疯狂地爱钱，诱你单人离船，给我造成可乘之机，捉住你们。不料，他开始怀疑老子，而且缄口不说话，假装顺从铁船长，一会儿说余舵柄负气出走，一会儿说巨款在带头船，哄得我们信以为真。直到他用暗语电告你们船队，鱿鱼号将到鲸鱼海西部袭击你阿爸的带头船，还把我的手表式微形对讲机抛下海，断绝了我与铁船长的联系，我才恍然大悟。现在，黑白大鳗完蛋了。如果你不老实说出巨款的下落，老子叫你生不能生、死不能死。说！”

正当这个海盗头子迫近白柔时，一条水淋淋的人影，爬上船头，向他猛扑去。

“啊——”海盗头子眼光一瞥，拉着锚索爬上船头的，竟是大难不死的殷洋！

“殷洋艄公……”悲愤的白柔，发出震颤的哭喊声。

殷洋飞闪地一扑，和海盗头子绞在一起，猛烈地厮打起来。

白柔欲上前帮助殷洋。殷洋似乎在水里就看清前边航道的险情，转脸呼叫：“白柔，甬管我，快到舵位掌船！”

海盗趁殷洋分神呼喊之际，一拳击中殷洋的额部，又把他压在身底，拳头雨点般地砸击着他。殷洋毕竟伤痕累累，似乎失去反抗的能力，瘫痪似的抽搐着，任凭海盗的击打。

白柔已经爬上舵位。她向船只前方一看，白蒙蒙的暖水洋，出现了几块礁盘，像黝黑的鲨鲸浮动。她一边操着舵，一边哭喊：“殷洋哥……”

在白柔的喊声里，承受着拳击的殷洋，突然停止蠕动，头一歪，昏死过去了。

海盗摸了一下殷洋没有气息的鼻腔，向海面一扫眼，发觉舢板朝着的一座黑乎乎的礁盘冲去，他吆喝：“白柔，想活命，快转舵！”

眼看殷洋死在眼前，白柔怀着和海盗同归于尽的意念，死死地把定舵杆，船只飞快地冲近礁盘了。

“啊——”海盗惊叫一声，顺手操起撑篙，跳上船头，用装着铁矛的篙尖，去撑开即将撞上礁盘的船。

中舱面，殷洋突然头部蠕动，向舵位爬行。刚才，这机智的讨海人，眼看自己无力反抗，再次装死，躲开海盗的致命打击。他趁海盗松开自己，奔去撑开舢板，便向白柔挥拳，意在鼓励白柔，勇敢驾船撞礁，把站立船头晃里晃荡的海盗撞落大海！

多情如水、灵感如潮的渔姑，看到殷洋再次活转过来，喜泪如雨，向殷洋点点头，更紧地攥住舵杆，船头更猛地撞向黑乎乎礁盘了！

这时，海盗突然发觉，凭单人举篙，难于撑开船。他气急败坏地一转身，顺势射出手里的撑篙，篙尖上锋利的铁矛，眼看要穿入白柔的胸膛了！

已经爬近白柔的殷洋，不知哪来的一股力气，猛地蹿起，用身体掩护白柔，噗的一声，撑篙梢尖的铁矛，扎进了殷洋的身体。

几乎同时间，船头发出震天动地的爆响，舢板撞在黑礁上，碎裂的船板，伴着浪珠，四处飞溅。

在海盗头子的绝望嚎叫声里，殷洋和白柔一起沉入大海。

二十三

中国讨海人意气风发，余舵柄等驾着石岛号跃马飞海，船只飞快北上，来到南海北缘，锦绣如画的东海渔乡遥遥可望了。

正值十月与十一月之交，这里的气候，像有意温暖讨海人的身心，热烘烘的。晌午火红的阳光，把海面照得璀璨夺目。石岛号关押海盗的船舱，更是闷热憋人。

“喂，打开舱盖，通通风。”余舵柄来到舱面，向里边的海盗们喊着。

舱里传出惊慌的嘀咕声。

余舵柄在渔村中学读过书，略懂英语，听到海盗们在舱里的话：“黑船长热倒了，在里面抽筋呢！”

余舵柄打开舱盖一看，果然，黑船长的长发散乱，仰天翻倒，黧黑的脸皮，变得蜡黄，汗珠淌了一地，双唇紫黑，全身抽搐。“不好，中痧气了！”余舵柄毫不犹豫跳进船舱，把海盗搂起来，爬上舱面，托进船房，放躺在帮舵工阿水的睡铺上，喊，“阿水，舀一点淡水，带只瓷碗来！”

“这海盗头子死有余辜！”阿水嘴里骂着，端着两海碗水，其中一碗盛着淡水。

“只有死罪的活人，没有死罪的病人。”余舵柄训斥道，噼地砸碎了一只瓷碗，拿起一块碗片。

黑船长似乎还有一点感觉，看到余舵柄拿着断口锋利的碗片，以为他要割杀自己，吓得乱叫。

“你怕死，老子偏要你出血！”余舵柄不由分说地在他身上洒着清水，用光滑的碗片凸面，刮着黑船长的皮肤。一会儿，这种渔家治痧的

土办法生效了，黑船长的额角、人中、臂弯、腋下被刮得血斑漆黑，抽搐停止了，黑唇泛出些微血色。余舵柄又用碗片的尖处，挑破黑船长的肌肤，黑红色的污血淌了出来。黑船长神志已经清醒，用英语呢喃：“天，我的血都是黑的！”

“你的心也是黑臭的！”余舵柄骂着，厌恶地走出船房。

这可恶的海盗眼角竟然闪起泪光，积满黄垢的牙齿咬着嘴唇，继而怪叫一声，从地面拾起一块锋利的碗片，猛地划断了手腕上的静脉，血喷流了出来。

余舵柄还没有远离，闻声跃进船房，发现海盗割血管自杀，立即撕下自己的衬衣，包扎了海盗的手腕，一边骂道：“你怎么不早死去，这太平洋可以少一条咬人的水兽！”

浑黄的泪珠，从黑船长眼眶滚出来，他竟连哭带号：“在中国讨海人的灵魂和人格面前，我感到自己的丑恶！艄公，你让我去死吧！我死了比活着舒坦。”

余舵柄严正地说：“我们会把你们引渡给各自的国家，用法律制裁你们！”

在回国的航路上，余舵柄曾多次审问过这些海盗，他们像顽固的礁石，谁也不开口。直到此时，这个为首的海盗才坦白交代：“我们三条船，是外界说的马六甲海盗。鱿鱼号是带头船，头头是铁船长。南海号就是原来的海鸽号收购船，外号南船长的阮水是名义船主，实际头头是阮水的哥哥阮山阮老大，也就是潜进你们船队的苦脸伯。石岛号则是我的。我的大半生，都是靠海吃饭的撒网人，后来，石岛号渔轮被鱿鱼号俘获。铁船长威胁我们：要么加入海盗船队，平时不误撒网捞鱼的渔活，偶尔参加海盗行动；要么杀害全船人，劫走铁壳船。我家有妻儿老小，迫于无奈，只得跟铁船长干……”

“再像毒海蛇显你的花艳皮，老子扒你的皮！”余舵柄艄公被触动压在心底的忧虑，骤然暴怒地骂起来，一拳砸碎了另一只盛淡水的海碗，冲出船房，跃上尾舷。遥望着渺渺茫茫的太平洋南方，这铁打钢铸的讨海汉，久久凝聚的悲伤，化成大颗大颗的泪珠，从眼里滚了出来。那不断地张合的双唇，似乎要发出心灵的颤声：“白柔妹子，殷洋兄弟，你们在哪儿啊？”

下午，石岛号驶过一个浅滩旁边，辽阔的浅滩内侧，是一座铺满海洋彩贝的水底花园。星罗棋布的贝壳，连缀成五彩缤纷的花朵，布满海底。海风犹如悠扬悦耳的歌声，在蔚蓝的天空回响。人们被海风吹拂着，格外凉爽舒心。苍穹洒下的阳光，似万缕金丝，飘进彩贝浅滩。使这座海底花园更加艳丽。

驶船艄公老单伯小心翼翼地走近余舵柄，悄声地问：“艄公，眼看靠近祖国海岸了，是进港补充些柴米油盐，让大伙休息一晚，还是继续北上，直达洞岛家乡？”

余舵柄默然无声，凝视远方。老单伯以为他继续陷入痛不欲生的情绪里，不由得顺着他的目光，向前瞭望。

此时，余舵柄眺望的，正是通往洞岛家乡的东海南涯，那里，竟然出现另一种神美的景观。

那是盛产海蟹的地方，黄澄澄的梭子蟹、红艳艳的石蟹、灰溜溜的天公蟹、花斑斑的花蟹、青翠翠的油螯，在清澈见底的浅水里横游直窜，吐着泡沫。泡沫越吐越多，越堆越高，淹没了海面。海涯像一盆积满肥皂泡的浴缸，一种绚丽的海洋蟹汽出现了。

由蟹汽组成的海面，被稀淡的烟波拢成一片迷茫，在阳光折射下，会出现海市蜃楼的幻景：一派类似渔港建筑物的景象率先浮现，格局新颖的渔屋、形式不一的厂房、面积广阔的埠头……隐约可见。渔港前边的海面，渔轮密集，桅杆如林；埠头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片繁忙景象。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渔港周围的一大片美景……

老单伯真没有想到，这位海牛般倔强的年轻艄公，还有如此丰富的感情。在思念亲人的悲痛中，竟能发现美妙神奇的海市蜃楼，生发着美好的希冀！太平洋上的讨海人，满辈子艰难漂泊，大半生在浪峭尖打滚，不都是为了实现这种希冀，让家乡变成美丽的花园，让亲人过幸福的生活？白柔妹子，殷洋艄公，肯定会平安归来，共享太平盛世的！

想到这里，老单伯鼓掌呼叫：“好兆头啊！真是好兆头啊！”

不少人跟着喊起来。

那海市蜃楼，那令人心驰神往的海市蜃楼，继续着美不胜收的幻

化。背景像一幅金丝帐，海面像一张大床，庞大的水被绣满碧波，波面上斑斓花鳞的鱼虾欢悦地漫游、嬉戏……

阿水和众渔哥，不知是受到美景的陶醉，还是出自欢乐的意念，总是拿自己的船艚公，进行无休止的逗笑：

“舵哥，你和白柔的新婚洞房，要布置得比海市蜃楼还美丽！”

“艚公，那云影儿，分明像你和白柔，美美地搂抱呢！”

在讨海兄弟们的欢闹声里，余舵柄乐呵呵地笑着。远处的海市蜃楼，悠扬飘来，似乎把他的身心都掩盖了。他愈发醉入梦乡似的，变成披着晨纱的影人儿，揽着白柔，翩翩起舞……

余舵柄迷醉良久，说：“兄弟们，这是祖国领海，不必担惊受怕了，启动石岛号电台，向家乡渔业指挥部发报，说我们安全运款回来了！”

老单伯应道：“对！早日回到家乡，和妻儿团聚！”

余舵柄欢快地说：“你想和妻儿团聚，我还想早日转回太平洋，和我的白柔欢会呢！哈哈……”

二十四

南太平洋，暖水洋中，舢板撞礁破裂后，白柔沉入海里。

正当她慌乱挣扎，感到有一条强有力的臂膀，把自己的身体向上一托，蓦地浮出海面。她抹了抹双眼，是殷洋在旁边游动。

“妹子，拉住我的衣服。”殷洋说道，伸出双手，抱拢几块船板，捞起一根绳索，把它们绑成一捆，又说，“这漂浮物，够撑起一个人了！”

一股散着白烟的暖流，突然喷出海面，冲卷着白柔和殷洋飘去。

白柔惶然地举目远望，暖水洋北侧的水涯，烟波弥漫，有几个黑乎乎的影子，从疏散的雾里露出，狰狞可怖，怪异骇人。疲惫瘫软的白柔，在暖融融的海水里挣扎着，声调低哑地问：“那黑影是什么？”

“那是几座小礁岛！为防止苦脸海盗袭击，我们离开这片水域，游上小礁岛！”殷洋艄公应道。随着一阵溅水声，殷洋竟从没进水里的双腿间拖出半截木橹，递给白柔：“你卧在木橹上游，我拖木橹帮你前进。”原来，这强悍多智的艄公，在沉船落海的瞬间，双手抓定白柔，双腿夹着木橹。

白柔的心窝一阵热乎：“殷洋哥，讨海郎的生命贵如龙珠，只有他们能够制服强暴的风浪和凶诈的海盗，只有他们能够驰骋太平洋。我已经筋疲力尽，决不能变成累赘！你管自游上小礁岛吧！”说到这里，白柔用力推开木橹，想离开殷洋，任凭急流恶浪冲荡。

手捷眼快的殷洋，一把抓住白柔，把木橹塞进白柔的腋下，发怒地吼道：“让你摇直橹，你偏划横桨！没有你这条红虾诱惑，老子也不会落到现在的地步！”

白柔的泪水，伴着浪珠飞溅着，说：“殷洋哥，我不该跟船进太平洋，给大伙添了乱……”

恶浪扑不倒闯海汉，泪水融化了咸水郎。殷洋艄公的双唇随着心灵在发颤：“白柔妹子，我说错了，是我错了……”殷洋停顿了一下，一边拖着木橹上的白柔飘游，一边发出愧疚的嘟哝，“我不该把陆地上的竞争手段，用在荒野的太平洋。不，是我不该丢弃讨海人的灵魂。虽然，我是真心喜欢你，心里发过誓，这辈子非你不娶。可是，我不该耍计谋，装成余舵柄，诱你去冒险，弄成今天的局面。”

白柔打断他的话：“你不要这样说。现在想起来，我应该感谢你的真情。再说，你已经让自己的灵魂，回归到讨海人中间。你已经用自己的智慧和勇猛，捍卫了大船队的远征事业！你已经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我！我恨不能变成两个渔姑，一个给舵哥，一个给你！”

殷洋听着白柔这番话，激动得热泪盈眶，继续说道：“是的，当我发觉自己轻信苦脸海盗，诱你离开船队，被海盗紧紧追击，我像从噩梦中醒来，让自己的灵魂回归。从那时起，我开始怀疑苦脸海盗。我被海盗俘获后，就决定以有罪的生命，维护远征事业。我运用心智，造成海盗对我的误解。我明知余舵柄会从风雪洋载款归国，有意哄骗海盗，到冰山海追击余舵柄。海盗追不到余舵柄，我又顺从他们的心理，让你和我都这样说，余舵柄是和海心艄公闹翻再次出走的。大船队的巨款，放在一号带头船上。这样，海盗的视线再次被混淆。后来，苦脸海盗使出最恶毒的计划，怂恿你跟他外逃，以你作为资本，使大船队信任他，听从他的指挥，驶进海盗船队的包围圈，任凭他们抢劫。我猜透海盗的阴谋，跟你们一起外逃，搅乱了海盗的计划。苦脸海盗趁海盗小船追击我们时，欲杀害我。我受过民兵训练，以高度的警觉，识破了他的丑恶嘴脸。于是，我将计就计，造成海盗的毁灭。我在负伤中，忍受着痛苦，不揭露苦脸海盗的面目。碰到路顺的三号船后，我以招呼三号船驶船艄公阿兴替我包伤口为名，请阿兴转告路顺，苦脸伯是海盗头子。我要跟他在一条舢板上，看他是否向鱿鱼号海盗船报告，让海盗到鲸鱼海西部袭击我们的带头船。到那时，我用他的对讲机，以向海盗报告的名义，通知路顺艄公，率领大船队，前往鲸鱼海西部，围歼海盗。谁想到，你出于慈爱之心，一定要到我的舢板里，替我包扎伤口。我怕过分拒绝你，会引起苦脸伯的怀疑，坏了大计，只得含泪带着你漂泊。在舢板里，苦脸海盗果然中了我的计，通知海盗们，前往鲸鱼海西部，终于自投罗网。我也顺势通知大船队，围歼海盗。那时，我本来可以置苦脸海盗于死地。可是，严重的伤势，迫使我几乎瘫倒了。我丧命事小，但不能让你落入海盗手中。因此，我一边装成海盗的同盟者，一边用武力威慑苦脸海盗，使他不敢轻举妄动。罪恶的苦脸海盗，满以为海盗船队一

定会制伏我们的带头船，他千方百计要将你我带到鲸鱼海西部，使你我重陷入海盗窝。我也担心，路顺一时找不到大船队，我们贸然进入鲸鱼海西部，会投入鱿鱼号海盗船的罗网。所以，我将舢板驶向东去，那是鲸鱼海中部渔场，可能会遇到撒网捕鱼的大船队。苦脸海盗或许发觉了我的企图，或许是看出我的伤势沉重，不是他的对手，终于向我下毒手了。他没有想到，我们讨海人的智慧和意志，能生发出新的生命力！愿皇天保佑，在我的生命完结前，将你送上小礁岛，回归大船队！只有这样，我悔恨自咎的良心才会得到安宁！”

“殷洋哥，求你不要这样说啊！征战太平洋，少不了你这样的讨海人。为了远征的事业，你也得保护自己。”白柔哭泣着。

海面看一寸，距离远万米。北方水涯的小礁岛，似乎永远难以到达一般，始终渺茫地在遥远的前方。殷洋越来越觉得，全身的伤口，仿佛被匕首戳着似的，痛苦难忍。异乎寻常的生命力，促使他顽强地拼搏着，还不时地以微笑来掩饰伤痛，鼓励白柔游向前方的小礁岛。

几个小时后，殷洋突然发现，海况恶化了。这是大海洋罕见的风暴——海蟒现身。

辽阔的天空，沙尘飞扬。隐约之间，依稀可见一条巨蟒形的彩虹，其头直伸入苍穹极顶，其尾垂入粼粼的海涯，其身微微弯曲，通体闪耀着彩虹。

一阵阵震动，不知是海底的激荡，还是天尽头的翻滚，使殷洋强烈地感受到，四周的海正在上下升降着。

于是，被龙卷风刮起的巨浪出现了。浪头是被威猛的龙卷风旋动起来的，呈现着伟岸的讨海人的身姿。当它在空中盘旋腾跃的过程中，竟然和那条横空的蟒形彩虹碰撞起来，发出一阵阵狂嚣的声音，冲荡着浩海高天，最后却同归于尽，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一边拨水踩浪、一边观望海况的殷洋艄公，心绪像海一样地翻腾着。丰富的闯海阅历，向他清晰地预示，水天现蟒虹，海面龙卷风，渔船上半空，人落蟒嘴中。每逢出现“海蟒现身”的海况，天上映出蟒形之虹，海里刮起旋转之风，渔船会被卷上天空。而且，生长在太平洋深水里的海蟒，在激烈荡动的海底难以栖身，往往冲出洋面，吞咬翻船落水的人们。也就是说，自己的生命已经到最后的关头了！

想到这里，殷洋艄公的情绪愈发悲壮。他依稀觉得，自己灼热的灵魂，像前方的巨浪一样，飞离了躯体，在高空升腾，不顾一切地向蟒虹展开搏斗！

面对着凶恶的海况，殷洋始终目不转睛地看着扶櫓漂流的白柔。

白柔也在遥望着海景。突然，她自语又像询问：“人在水里溺死，不知有没有灵魂？如果真的有灵魂，不知会不会飘回家乡？”

殷洋没有回答，他的眼眶里闪亮着泪水。

在海况剧变的时候，带着白柔漂游的殷洋艄公，一种久久埋在心底的感情，随着周围的海水浮泛。他的眼里流泻出对白柔的情爱。

聪慧的姑娘哪会看不出对方的神情？白柔一边拨水，一边沉思。她晃悠悠地腾出右手，五指梳黑发，手心舀清水，在双颊轻轻地搓揉。接着，她抬起清净的脸儿，甜情蜜意地说：“殷洋哥，事到如今，我答应你吧……”

殷洋怔了一下。他的神色，始而疑惑，迅即恍然大悟。但他迟疑着，面对秀美的渔姑，这个闯海汉羞得像少女，仅仅偷眼瞟了她一下。

“哥……”白柔突地一推木櫓，蛇似的游向殷洋，展开双臂搂着殷洋的脖子。红绯绯的口唇，像一团火苗，在殷洋的嘴腮、眉眼和脸盘上舔动着；苍白的双颊，像一块冰玉，贴在殷洋的额面、脖颈和肩胛上；柔美的身段，像贴桅的帆索，靠在殷洋粗壮的躯体上……

此刻的殷洋，一种愧疚自责的神情，溢上脸颊。这刚烈的讨海郎，音调竟变得柔和细软：“妹子，我只想求你，给个兄弟姐妹的吻。”

暖融融的洋流，泛着白柔的雪肤，溢进她的心海，她灵秀的眼睫，再次微微眯拢，脸蛋容光焕发，又一次昂向高天。

殷洋的脸庞终于挨近美丽的白柔，那样地敬慕，那样的虔诚。他张开两片血色的嘴唇，停在白柔的脸上，那样地轻，那样地柔，那样地久……

附近的海水，又响起骚动声，非常奇异、嘈杂、激烈。

双唇吻过白柔的殷洋，全身的血液，化成温馨的水流，沸腾涌动。

这个久经风浪的讨海汉子，突然睁大双眼。他依稀觉察，那一阵水的骚动，预告着另一场战斗开始了。也许，这是南太平洋海战的延续，甚至是最酷烈的一幕！

发生骚动的地方，竟是一片被龙卷风刮起的海水，浪团不是卧在海面盘旋，而是由低处向高天翻滚。隐约可见浪团的中央，有一条怪物直竖滚身，挥出一颗颗水泡。那是一种丑恶的海蟒，尾巴扁平，躯体主干像桅杆，头部像鱼篓，嘴里犬牙交错，通体长满黄鳞。

在闯海生涯中，殷洋多次和大蟒打过交道。他知道，这种经岁积年的老海蟒，长久地潜在幽深的海底，身上带着置人死地的毒素，还能吞食河豚、蛇鳗鱼、青硅鱼、电鳐鱼。

这时，海蟒在浪团里翻动了几圈，或许是嗅到人的气息，展动身体，朝着殷洋和白柔所在的水域游过来了。

“殷洋哥，我实在游不动了。你抱着木橹，游上前边的小礁岛吧！”白柔指着数百米外的小礁岛，有气无力地说着。

此刻的殷洋艄公，那白柔温情吻过的体内涌动的血液，化为汹涌澎湃的力量，猛地推搡着白柔，向乱礁堆垒的小岛前进。

海蟒张着凶狂的大口，越游越近了。

面对袭来的海蟒，白柔一咬牙，喊声里喷出血水：“哥，甭管我，你快上岛，船队需要你！”

殷洋又喊又吼：“不——妹子为我遭难，我要为你拼命，灵魂才能安然。老艄公需要妹子！舵柄老弟需要你！大伙需要你！”

“啊——”白柔突然形神骤变，胡乱地抛弃木橹，蛮横地挡开殷洋，不顾一切地迎上去阻挡恶蟒。

“妹子，你不能啊……”殷洋没有被白柔的突兀变态所惊呆，奋不顾身地插进白柔和海蟒之间，把白柔紧紧地夹在腋下，向小礁岛游去。

海蟒的狰狞恶相，近在眼前了。

殷洋左手托着白柔，护在后边，右手抡着半截木橹，击打着海水，驱赶大海蟒。

殷洋回头一看，白柔的双手已经抓着小礁岛的礁岸了。“妹子，快爬上岛去！”殷洋喊着，猛地挥起木橹，朝着恶口大张的海蟒，狠狠地一击。

海蟒眼看着两个男女爬上礁岸，前身翘出海面，头部昂上天空，在水里犁出一条浪带，爬上礁岸，在殷洋的左侧打了个拐弯，飞快地蹿向白柔，剧毒的牙齿，眼看要咬白柔了。

殷洋从礁岸飞跃起来，扑进海蟒和白柔的中间，两只大手紧紧地卡住了海蟒的脖颈。可是海蟒躯干粗大，手掌卡不拢，殷洋一咬牙，张开双臂抱住了海蟒。灵巧的海蟒迅速地甩开了殷洋，爬上一座二十多米高的石坎，朝着底下的白柔，凌空舞爪，扑了下来。

在这生死搏斗的瞬间，殷洋脚底弹飞而起，双手托起巨蟒，欲把巨蟒摔个仰儿八叉。可他收身不住，自己也摔倒在巨蟒的腹上。巨蟒四肢一拢，把殷洋裹在怀中，殷洋和海蟒缠成一团，滚过倾斜的礁岸，哗地滑进了大海。

“殷洋哥——”白柔发出惨烈的哭喊，往大海奔去，一脚踢中礁石，扑地摔倒在地。

“哗！”海蟒在水里一扬头，牙齿咬住了殷洋的肩胛。

“嗷！”殷洋圆瞪着血红的大眼，凶猛地一张口，狠狠地咬住海蟒的脖颈。

凶恶的海蟒紧紧地咬定殷洋，舌尖的毒汁像电流似的钻进殷洋的身心。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刚烈的殷洋死死地咬着海蟒，铁手戳进海蟒的伤口，撕扯着海蟒的身体。在污黑的血水里，人和蟒滚成一团，没入海底了。

片刻之间，人和蟒又翻出水面。然而，人已似随浪浮动的僵尸，巨蟒却四肢扑腾，胸腹溅水，向礁岸蹿来，蓄谋袭杀白柔。

这时，白柔反而不惜生命，溅水冲浪，奔到浅海，喊声惨烈震天：“殷洋哥，你回来啊！”

远方，阵阵悲号的回响声里，寒天更加凄迷，云幕更加哀沉。

眼前，凶恶的大海蟒，黄眼似火，利牙似刃，正迫向白柔了。

海上浮动的殷洋，仿佛受不灭的灵魂的驱使，眼看巨蟒即将袭向白柔，他缓缓地移动着双手，啪地抓住了海蟒的尾巴，向深水拖去。

海蟒一阵啪啦，甩不脱闯海汉的铁手，来了个弯腰掉头，大口向殷洋咬去。殷洋脸色紫青，右掌握成铁拳，一个迅雷击地的姿势，铁拳猛地击进海蟒的口中，继之深深地一扎，狂猛地撕扯着海蟒。同一刻，他的脸转向白柔，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久久地凝固着。

在一摊血水中，人和蟒沉没了，再也没有浮现。

“天啊——”白柔的哭喊，和风浪的哀鸣，悲壮地在海天久久回荡着。

二十五

石岛号渔轮在余舵柄艚公操纵下，驶入了太平洋西缘的东海水域。余舵柄艚公使用对讲机，接通了县渔业指挥部，向担任渔业总指挥的县长汇报了征战太平洋的情况。县长听完后，表扬道：“余舵柄艚公，全体渔民兄弟们，你们的大船队，进行艰难的太平洋远征事业，获得巨额资金，支持家乡的生产建设，用实践证明了，中国的讨海人持有民族的灵魂，用生命进行征战，向世界竞争财富，是一条繁荣祖国经济的康庄大道！我代表家乡人民，热烈地欢迎你们胜利返航……”

船只载着血液沸腾的讨海人，驰近洞岛海涯了。

虽然是深夜时分，前边的海，犹如受到异常的激奋，显得容光焕发，磷磷闪烁。正逢农历十月小阳春，在夜空里流动的空气，显得那样柔和、温润，带来家乡的花香，飘舞着，让人感到格外的温馨和迷醉。

有两座怪状的岛屿，出现在前边航道上。两岛相仿，均呈单峰兀立，形似海底伸出的粗壮的臂膀，宽阔的顶部像手掌，大有鼓掌迎接讨海人之势。它们的中间，则是幽深又狭窄的海峡，隐在黑蒙蒙的夜雾中。要抵达家乡洞岛，必须穿越这座黑海峡。

余舵柄艚公们发现，海峡顶部，暗黑的夜雾里，映出了一些缤纷的异彩。起先，色调稀淡又微弱，显得模糊不清。后来，渐渐地变得鲜亮起来。那是神秘的发光体射出的，一条条丝状的光线清晰可辨。银亮亮的，金灿灿的，碧闪闪的，青幽幽的，红鲜鲜的，在空中织成一片。五彩纷呈的光线映进水里，荡漾着，柔柔地扩散，美美地焕发。

讨海人有一种习惯，每逢漂洋回家，心里涌着亢奋的潮浪，彻夜不眠地瞭望着家乡方向。这时，全船的人们看到这一神美的景观，不约而同地发出动情的呼喊。他们在欢乐的骚动之后，又沉静下来，准备新的期待。

又一种美景出现了。从海峡内侧的海面，接二连三地飞出一个个发

光的物体。这是东海渔家特有的欢迎漂海归来的亲人的纸灯，底部洞开圆形的进气孔，四周和顶部密封着，蘸菜油的灯芯燃烧起来，热气流直冲密封的顶部，整盏纸灯向高空飞升，人们叫它孔明灯。

前方的孔明灯越飞越多，形态各异。呈海燕形的，闪着冰光雪色；呈飞鲛形的，映出黄灿灿的光彩；呈鸬鹚形的，放射黑亮的色调；呈飞鱼形的，五彩斑驳；呈浪花形的，晶亮透明。

最美的，是一个美女形状的孔明灯，浑身涂着银粉，鲜白诱人。从水表放飞起来，向高空飘舞，双臂张开，仿佛要把远洋归来的讨海人，搂进自己的温暖的胸怀。

也是凑巧，正当美女形状的孔明灯悠悠飘舞之际，从太平洋深处吹来一阵带咸腥味的和风，飘向洞岛方向。于是，那美女灯和其他的孔明灯，竟然变为石岛号渔轮指示航道的灯火，在前头幽幽飘飞，耀着醉人的光辉，引导船只穿过了凶险的海峡。

这时，渔轮前边的海面，出现了众多的放飞孔明灯的舢板。操舵摇橹划桨的，大多是年轻渔哥儿和老渔翁，聚在舱面和船头的，则是渔婆、渔妇和年轻的渔姑，还有欢蹦乱跳的孩子们。人们手里举着还没有放飞的孔明灯，有扁平的鲳鱼灯、梭子形的梅童鱼灯、长条形的带鱼灯、扁圆形的花蛤灯、弯拱形的龙虾灯、张牙舞爪的蟹灯、叶瓣簇芯的海花灯，裹花仙纸的闪橙色，贴火棉纸的闪金色，包白纸的闪银色，蘸墨彩的闪黑色，浸鱼血的闪红色，纷纷呈现，美不胜收。

看到渔轮归来了，放孔明灯的舢板，像鱼群一般散开，都朝洞岛避风港前进。

渔轮进入洞岛避风港了。最热闹的场面出现了。这是东海渔家的迎龙仪式。港湾上，大船舷靠舷地绑在一起，小舟边贴边地拢在一块，船只的舱面铺成宽阔的场地。人们嫌蓄电瓶供电的直流电灯太暗淡，从岛上接来交流电，一盏盏霓虹灯挂在船上，五彩缤纷。如林的船头桅尾灯桅中舱桅上，挂满五星红旗和各色的彩旗，被海风卷得猎猎作响，似在向远航归来的亲人挥臂欢迎。聚在舱面的男女老少，一齐点燃鞭炮，噼噼啪啪的响声里，夜空出现了天女散花似的焰火。锣鼓一齐敲起来，唢呐齐声吹起来，古老的渔家器乐曲，以其时而悠扬悦耳，时而雄浑激荡的音腔，使人们沉入无比的亢奋。稍远的礁岸，鳞次栉比的渔屋门口，远征太平洋船队的讨海人家属，有的摆出全猪全羊，有的摆出涂红彩的

猪头羊头，神案敬佛，香烟飘拂，纸钱燃火，妇孺老幼跪拜，祈愿讨海的亲人平安漂泊。

在这热烈欢迎亲人归来氛围中，几条竹篾做骨纸张当皮的龙灯，纷纷跃上余舵柄艚公的渔轮，把余舵柄们团团围在舱面。这些象征闯海汉的纸龙，描着金色的鳞皮，仿佛是人们有意识地绘制，这是黄种人的肤色。龙身里边点着红艳艳的灯光，仿佛是闯海汉的热血燃成的火焰。龙头嵌有两颗墨亮的眼眸，仿佛昭示着闯海汉的目光，能够穿透遮天蔽日的云雾。龙尾大摇大摆，龙身大翻大滚，龙首大俯大仰，气势磅礴，翻天倒海，显示着英勇的讨海人，在惊心动魄的狂风恶浪里，进行着顽强的拼搏。而猛烈爆炸的鞭炮声，正是他们生命的吼声；激昂亢奋的渔家乐曲，正是他们灵魂的舒展！

欢迎仪式在继续着，人们欢天喜地迎来了自己的闯海的龙，人们又纵情地歌颂着自己的闯海的龙：

迎龙，迎龙

东海的母亲们

敞开辽阔的胸怀

迎接闯海的儿龙

啊，我们的龙，母亲的龙

喝的是咸腥腥的海水

吃的是鲜滋滋的鱼虾

扬的是猎猎飞的红帆

卷起了翻天覆地的龙卷风

迎龙，迎龙

海龙的妻子们

敞开美丽的胸怀
迎接心里的夫龙
啊，我们的龙，妻子的龙
摇的是吱吱响的木橹
操的是硬邦邦的船舵
驾的是悠悠漂泊的渔舟
飞驰出五彩缤纷的天虹

.....

欢迎仪式结束后，洞岛的黎明降临了。佘舵柄艚公们惊奇地发现，离开半年多的渔乡，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波光粼粼的避风港外侧，刚刚修建了一条防波堤。堤坝高出海面二十多米，堤身全是花岗岩砌造，足以抵挡滔天的海啸浪。防波堤的两端，是两条数十米宽的深水港，可供数千吨的大船进出。

防波堤内侧，清澈的海水里，开发成深水养鱼场，四周张着严密的网，养的是海马海龙。海龙呈剃刀形，尾巴倒钩，尖头微俯，身体刀片状，雄鱼腹部挂着育儿囊，垂直洄水。海马长尾弯曲，圆腹鼓胀，马形脸面，圆眼长嘴，尾端有两个育儿袋，背脊暴突。佘舵柄喜悦地说：“养海龙海马，药用价值高，经济效益大，妙极了！”

他又瞭望养鱼场里边的浅水塘，一望无际的碧水底部，竟然长着东海对虾，长须拂扬，弯体弹蹦，首尾齐甩，肢腿拨水，尤其是斑斓驳什的肤色，花艳诱人。对虾小如手指，大如帆钩，密密麻麻，数不胜数。

对虾塘的旁边，则是海藻养殖区，一根根毛竹捆扎成众多的架子，缆绳连接竹架和插进海底的桉树木桩。一条条黑色的棕索挂在竹架上，棕索挂满刚刚长出的海带苗，赭红赭红的，随流拂动。

佘舵柄再往里边张望，是黑褐色的海泥滩，辽阔的滩面，被人为地划成方形的长形的，像一块块还没有插秧苗的水稻田。熟悉海殖业的佘

舵柄知道，海涂滩上，蠕动着豆状泥粒的是泥螺，开着两个眼洞的是蛏子，单洞很大的是土章鱼，细眼稀疏的是雪蛤，泥鳅似蹦跳着的是弹涂鱼，黑乎乎的泥沼里养着花蚌。想到不久前一片荒芜的滩头，如今全都养着高营养高价值的海鲜，余舵柄从心底发出赞美的啧啧声。

崎岖弯曲的深水礁岸，也开始进行建设了，有靠船的埠头、放鱼的冷库、加工海鲜的厂房、给渔船送淡水的水管……很清楚，正在建设全套设备的渔业后勤基地。更加喜人的是，离礁岸较远的地方，一些渔民娱乐场所正在破土动工。从场地规模看，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将出现百花争艳的公园、檐角飞翘的亭阁、廊壁绘彩的殿堂、张灯结彩的音乐厅、宏伟壮观的影剧院……

有一个疑问，始终凝结在余舵柄的心里。他找到相邻泊船的艚公，询问道：“我们的渔乡尚不富裕，这大规模的近海养殖业的资金，从哪里来的？”

银发稀疏的老艚公告诉他：“避风港、防波堤、船埠头和其他公共设施，是政府投资的。大规模的养殖业，靠的是远征船队捕鱼换来的资金。”

余舵柄更迷惑了：“我们的巨额资金，还刚刚运到家乡呢！”

老艚公朗声笑道：“你甭急，听我解释清楚。是县长相信你们的远征大船队，一定会获得丰收，筹得巨款，运回家乡。所以，他号召各个部门，用赊欠的办法，先提供海洋养殖生产资料。也是各有关部门相信讨海人，根据政府的指示，土产公司赊毛竹、木材公司赊木头、水产公司赊网具、杂货公司赊桐油、育苗公司赊养殖苗种。银行更是提供数百万元贷款，帮助我们渔乡发展养殖业。渔乡的男女老少们，投入大量劳力，使海洋养殖出现规模化局面。现在，不出大伙所料，你们经过出生入死的拼搏，终于获得渔业大丰收，运巨款回乡，不但能偿还赊欠、贷款，还能扩大养殖生产规模！”

面对聚在周围的全船讨海人，余舵柄艚公豪气满怀地说：“兄弟们，能获得这种好海况，我们豁命也心甘！大船队还在远洋，讨海人还在闯险，巨款已经投入家乡的生产建设，海盗也转交政府了。我们应该立即出海，到南太平洋去，和其他讨海人们团聚，投入新的征战！”

洗刷一新的石岛号，雄赳赳气昂昂地出港了。

几个怀着美好希冀的男女，受洞岛渔家的委托，意气昂扬地驾着渔舟，来到石岛号必经的水道，放了一批小水灯。

而后，他们把一个事先做好的大水灯，放进闪闪泛光的海面。祈求吉祥的大水灯，向破水驰骋的石岛号漂去了。

这是一盏最精美雅致的渔女灯。从里往外映出的灯光，更把它衬托得栩栩如生。这是一个造型优美的渔女，泛光溢彩，体态楚楚动人，怀抱着另一盏大水灯。大水灯的上面，男子汉有蛟龙般的身段，雄姿焕发；底下的渔女，丰腴的双臂揽抱闯海龙，心口和心口贴得那么紧。渔女扬起闪着爱的脸，翘起双唇欲吻……

“嘿！那盏珠联璧合的水灯，多像余舵柄和白柔妹子啊！”

“舵哥，白柔妹子急不可耐地等着搂你呢！”

“髯公，大喜的日子来到了！”

石岛号上的讨海人，再次喧哗起来了。

二十六

暖水洋里的小礁岛，悲恸孤独的白柔，看着殷洋艚公和海蟒同归于尽的情景，破碎的心灵淌着鲜血，哀哀地啼哭着。她的声带也嘶哑了，乃至发不出声音。

暖水洋被肆虐的风暴作践着，白花花的浪涛翻滚着，再也看不见殷洋的身影在海面漂荡。不无绝望的凄苦的情绪，占据她的心灵。她的双腿，慢慢地向前弯曲，膝盖一着地面，微仰着泪涟涟的脸，喊不出声的双唇抽搐着，似乎在向冥冥中的海神爷发出可怜的乞求。

希望，像网丝一样的细微了。她摇摇欲坠的上身，猛地上前一扑，整个儿趴在地面。紧接着，她痛不欲生地击打着地面，犹如要把礁岸击塌，让她沉进海底，去寻找殷洋哥。但是，极度的衰弱，终于使她瘫痪在地，发出阵阵抽搐。

太平洋的漫漫长夜，再次开始了。没有嚣张的风声，连浪水拍击小礁岛的声音，也显得那么微弱。但是，黑暗异常浓烈，高天像一缸墨水倾倒下来，把大海全都浸黑了。

整个黑夜，白柔都处在惊恐慌乱里。直到黎明的前夕，她才深深地绝望了。声音嘶哑了，泪水枯竭了，唯有苦难的心绪还在哀哀地呼号。她突然想到，该为壮烈献身的殷洋哥，找些遗物，葬进衣冠冢，使他的灵魂有所倚傍。

她借着微弱的晨光摇晃着，在殷洋落海的礁岸找啊找啊，终于找到殷洋抱着海蟒打滚时脱落的水靴。她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似的，把黑色的水靴搂在怀里，无声地哀哭着。

白柔转身环视整座小礁岛，默然思索了一会儿，提着沉重的双脚，攀上数十米高的岛峰。她找到一处乱石堆叠的地方，颤抖的双手，搬开一块块浮岩，挖掘底部的碎石。纤细的手指，在碎石上划出一道道血痕，竟然没有感到疼痛。因为心灵的痛苦，比这强烈百倍。挖啊掘啊，

终于挖出单人长的墓坑，脱下自己的花外衣，小心翼翼地裹着殷洋的水靴，放进墓坑底部，又用碎石掩盖起来，再搬动礁岩，叠成坟堆。

“哥啊……”她突然发出刺心的哭号，全身扑在坟堆上。

这时，一直静默的海天，风像一支迟到的乐队，奏起了悲惨的哀乐……

直到次日早晨，白柔才结束了野海荒岛的守灵，木呆呆地倚在一块石坎上。她仿佛刚开始巡视自己的处境似的，眺望着小礁岛。这是一处经历过亿万年浩劫的不毛之地。倾斜的礁岸、平坦的低滩和崛起的孤峰，全都由黑褐色的大礁小矶垒成。礁石和礁石之间，则是风的飞舞，水的奔泻。没有一棵花草，没有一个生灵，连哺育生命的泥土和淡水，也杳然绝迹。一种可怕的孤独，侵入白柔的心间。

饥饿威胁着白柔的生命。她鲜红的口唇干枯爆裂了，婀娜的腰身饿得瘪了。悲哀的思绪，仍然保持着生命的向往。她想到家乡的礁岸，长满花朵形的牡蛎。可是这里，她寻遍礁岸，找不到一种海鲜。她想到家乡的水面浮礁上，聚集着黑褐色的螺。可是这里，她竭尽全力翻动一块块浮礁，没有发现一颗小螺儿。她想到家乡海岸的土滩里，可供食用的天公蟹、土章鱼、弹涂鱼、花蚌、蛏子比比皆是。可是这里，她走遍全岛，竟然没有一块海泥滩。

当凶险可怕的夜降临时，她才弄清楚，为什么同样栖身太平洋的小礁岛，任何的生命都难生存。这一夜，遥远的海涯，黑灰色的烟雾翻腾着，沉闷又隆隆的风声怒吼着，说明那里刮着掀天卷地的海暴。小礁岛周围，则涌起风暴前夕的海啸。幽深的水底，似乎有火山的喷发和地壳的震撼，海面突出一团团巨浪，先像一朵白花花的蘑菇，后来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托上高空，拉成一条洁白的长舌，从小礁岛的东侧横空飞跃，一头扎入小礁岛西边，溅起一阵浪水。最猛烈的长舌浪，竟然掀上数十米高的岛峰，有的劈头盖脸地倾泻着峰顶，有的跃过峰顶扑入大海，状若一道圆拱形的白虹。

白柔跌跌撞撞地攀登，终于爬上岛峰极顶。其实，峰顶是一片乱石平铺的空旷地，北侧有一道直通海底的缝沟，只有那座突出地面的坟堆，才能抵挡恶浪的袭击。她身体一触到坟堆时，触电似的一抖。灰暗里的坟堆，人影憧憧地幻化出殷洋艄公的躯体。但见他屹立船头，抗击着疯狂的暴风恶浪，保护着她的生命。她的心海交织着哀思和眷恋，默

默地呼唤着：“殷洋哥……”

殷洋的幻影，神奇地护着白柔度过狂嚣的夜晚。当她再次熬过饥饿的白昼时，太平洋的又一个怪异的夜晚，出现在她的眼前。小礁岛内外，像家乡洞岛的清晨一样，飘出一派浓浓的白雾，厚厚实实地遮没了岛峰、礁岸和海水。并且，小礁岛像在生发出一种强大的力波，将白雾推向遥远的天际。于是，整座大洋像辽阔的盐滩，惨白的色彩，迷茫的海天。气温并没有下降，但倚在礁岛的白柔，依稀觉得自己像棵孤立盐海的小草，被惨白的寒气所逼迫，快要枯黄萎谢了！

在这生命之花行将枯萎的时刻，她的肢体几近瘫痪，而难于泯灭的心灵，却进行着顽强的抗争。她想到，县文化馆的老师，曾经深入渔村，将一支他们创作的歌曲，教她们歌唱。此刻，这支她最喜欢吟唱的歌，由低到高地，在她的耳膛回响起来了：

在遥远的太平洋，
有一条孤独的渔船
漂进没有灯光的险滩
风暴卷起了滔天的波浪
水花像白茫茫的雪原
还有离群的鱼虾
凄凉啼鸣的海燕
伴着艰难漂泊的时光

在遥远的太平洋
有一个英勇的讨海郎
船底龙骨是他的脊梁

撑天桅樯是他的腰杆

风帆像他的洁白的灵魂

掠向巍巍浪峰的顶巅

驰骋风暴海啸之间

向美丽的港湾飞扬

.....

歌声中，一股强大的生命力，支撑着白柔站起来。她向着祖国的方向，发出无言的呼喊：“我不能倒下去！我一定要回到大船队，陪伴舵哥和阿爸，闯荡太平洋，共同夺取远征事业的胜利，美美地享受幸福生活！.....”

像所有遇难的讨海男女一样，无时无刻地，她渴望的目光，向周遭寻觅着什么。

突兀，她看到，十数米远的礁岸外沿，被夜色映得凄清的浅水里，浮动着一个水母。那名叫红灯笼的水母，通身里外，闪着磷光。她振奋起来，晃晃悠悠地扑入浅水，捞起水母，馋相地啃食着。她吃完了水母，腹部一阵充实，喉口滋润清凉，寒飕飕的身心，顿觉温热起来。

她觉得，自己的生命之火，又燃烧起来了。犹如一盏渔船的灯光，在这惨白凄迷的夜空，放射着火红的焰。在太平洋的春夏秋冬里，自己多少次寻求着什么，又多少次找到了什么？事实再次展示，闯海人应寻求的，是自己的生命的力量，是自己的灵魂的光焰！持有此者，才能漂泊灾难的大洋，到达幸福的彼岸！

余舵柄艚公驾驶的石岛号渔轮，离开太平洋西侧的家乡海，向太平洋南涯全速挺进。

白昼，穿过一片片旋涡滩.....

黑夜，越过一座座海啸洋.....

这天早晨，石岛号终于到达南太平洋了。

在这太平洋的潮汐中，余舵柄艄公的心情，像航行中的船底，有时沉重地下坠，有时轻快地浮升。

离开大船队后，他清楚地了解到，海心艄公、白柔、殷洋和苦脸伯，遭到海盗的追袭，下落不明。是崇高的事业心、神圣的责任感，促使他抑制着愤怒和痛苦，坚定地把持船舵，胜利返回祖国的家乡。而今，运款的使命已经完成，压进心底的心事，如潜伏深海沟的暗流，想到白柔他们会经历风险，则澎湃闹腾；想到白柔他们会安然脱难，则坦然安逸。

他把驾驶室交给驶船艄公老单伯，独自登上船头，放眼望着大洋。

太平洋的冷风迎面扑来，他的头脑清醒而坚毅，命令：“打开雷达和对讲机，迅速寻找大船队。”

是石岛号的先进设备和南太平洋的风和浪平，再次帮助了他，一会儿，帮舵工阿水报告：“离大船队太远，对讲机联系不上。雷达扫描后，发现南太平洋东侧有一批船只。”

余舵柄测量了海图，说：“那批船所在位置，是我过去闯过的阿根廷西侧水域。有一条来自中太平洋的暖流注入其间，终年温暖，饵料丰富，是优良的渔场。熟悉海况的海心艄公，肯定会率领大船队，到那座渔场撒网捞鱼。”

船只根据舵柄艄公的意见，向东奔驰了四个多小时，傍午时分，进入南太平洋东部的暖水洋。正如余舵柄所估计的，前方出现了一幕激动人心的场面。

远征大船队确实在这座渔场撒网。由于总结了和海盗战斗的经验，大船队和自动加盟的祖国台湾渔轮、外国渔轮，编成四支分船队，各拥有十来艘船只，分布在东南西北四处水域。用肉眼望去，水天极处的分船队，像十来个大型的网梭子，在水面漂荡。

余舵柄让老单伯用对讲机和大船队带头船联系，自个掏出缴获来的望远镜瞭望着。远方的渔轮，各以雄伟的姿势奔腾着，高昂的船头击碎了水山，船尾喷出白花花浪带，翻滚着流进拖在后边的围网。四支分

船队呈四列队形，向辽阔的远洋驰骋。大船队一边拖网生产，一边寻找落难的兄弟姐妹。

各条渔轮的撒网和起网，在有序地进行。每支分船队都有一艘渔轮先起网，漂在下风海面的网弧内，千万条鲜美的鲷鱼拥挤着。这种鱼近似淡水鲫鱼的形状，尖嘴剪尾，体呈长椭圆状，侧扁，全身披着大栉鳞。随着网弧的收拢，鲷鱼纷纷跃出水面，各色鲷鱼异彩纷呈，形成一派花团锦簇的美景。

看着大船队捕鱼的宏伟景观，余舵柄髡公的心情无比兴奋又不无忧虑。老单伯告诉他：“一号带头船在北方水域的分船队里。”

石岛号欢腾吼叫起来了……

大约一小时后，余舵柄髡公登上了洞渔一号带头船，率先到达的路顺髡公也在舱面。余舵柄髡公看到海心髡公从驾驶室跳下来，他兴奋地蹦到海心髡公前面，孩儿似的呼喊：“老髡公……”

海心髡公的宽阔的脸盘明显地消瘦了，眼眶泛出两圈黧黑，双颊的红晕也消失了。但他依然直挺着身姿，说：“舵柄阿姆，这阵子，你淋够风浪了。能够安全地回国，实在是大船队和讨海人的幸运啊！”

余舵柄髡公想汇报详情，路顺髡公打断他的话，说：“你们的惊险经历，老单伯在对讲机里都说了。”

跟在后边的老单伯问：“大船队的情况呢？”

路顺髡公默想了一会儿，说：“你们得稳定情绪，听我说完情况。你们离开后，海盗们弄不清巨款下落，千方百计地捣乱。混进船队的海盗头子阮老大——也就是那个苦脸伯……”

余舵柄一听，就要发作，海心髡公按着他，说：“你不要激动，听完情况，再商量对策。”余舵柄点了点头，抑住了情绪。

路顺继续说：“苦脸海盗利用殷洋髡公眷恋白柔的心理，唆使殷洋装成舵柄髡公，诱使白柔单独驾舢板离开船队，海心髡公也随后驾舢板寻女儿。在苦脸海盗的操纵下，海盗船先后捉住了殷洋和白柔，迫使海心髡公陷身浮冰险滩。这时的殷洋，眼看自己使白柔蒙难、船队遭灾，

终于灵魂回归，而且识破了苦脸海盗的真面目。殷洋知道苦脸海盗不明真相，假装投靠海盗，谎报说，余舵柄是和海心艚公再次闹翻，驾船离开的，巨款放在一号带头船里。苦脸海盗又策划带白柔逃回大船队，诱使大船队陷入海盗船队的埋伏，夺取巨款。不料，殷洋艚公运用机智，迫使苦脸海盗带他和白柔一起逃走。海盗们发现殷洋逃跑，驾快艇追击，苦脸海盗趁混乱之机，用枪击伤同船的殷洋，欲置殷洋于死地。殷洋何等机智，虽然断定苦脸伯是海盗头子，却不露声色，直至遇到我们，偷偷通知三号船驶船艚公阿兴，说他要单独陪伴苦脸伯，等待时机，再回到船队，带船队围剿海盗船。谁想到，白柔出于慈爱之心，看到殷洋伤势沉重，不肯回船队，一定要跟殷洋和苦脸伯同船，照顾殷洋。他们离开我们的船后，殷洋看出苦脸海盗已经中计，指使海盗主力船鱿鱼号前往鲸鱼海西侧，寻捕一号带头船。殷洋利用苦脸海盗的微型对讲机，伪装向海盗船告密，通知我带领大船队，到鲸鱼海西侧围歼海盗主力船鱿鱼号。”

听到这里，余舵柄再也禁不住了，问：“还有一条南海号海盗船呢？它一直在风雪洋追踪我们呢！”

路顺：“南海号是海鸽号改称的，苦脸海盗是他们的头子。也许，这伙贪生怕死的海盗，不敢和我们搏斗，逃之夭夭了！”

余舵柄又焦急地问：“鱿鱼号歼灭了没有？白柔和殷洋怎么了？”

路顺：“鱿鱼号被愤怒的讨海人捣毁了，海盗头子铁船长葬身鱼腹，另一个海盗奴才马来老大也跳海自尽了。”说到这里，口舌伶俐的路顺艚公，语气支支吾吾，“只是……只是，载着白柔、殷洋和苦脸海盗的舢板，一直没有找到……”

咯！余舵柄艚公的牙帮一阵发声。

呼！余舵柄艚公猛地蹿直身子，一扬手臂，操起插在船房外壁的太平斧，震地有声地奔向关押海盗的船房。

海心艚公一闪身，拦住余舵柄艚公，亮闪闪的目光，向余舵柄艚公传达着无声的语言：“船房里关押的，是普通的海盗水手。你是中国讨海人，又是党员艚公，甬忘了……”

余舵柄艚公一阵发愣，突然转身，挥动太平斧，猛烈地砍着船的舷

帮，号啕大哭：“老艚公，该怎么办啊？……”

海心瞄公伸出双手，扶着这位年轻的讨海汉，说：“阿姆，哭吧，把积压在心底的泪水，都倒出来吧！”

“老艚公啊！……”余舵柄继续号啕着。

海心艚公憔悴的老脸，没有哀苦的泪水，没有悲愤的神色。他慢慢地松开扶着余舵柄的手，话声铮铮发响：“阿姆，是笔直的桅杆，不能折断！是刚硬的讨海汉，不能瘫软！再说，白柔阿姆会回归船队，来到你的身旁！”

暖水洋，小礁岛，乱石垒垒。孤独、饥饿和干渴，昼夜困扰着白柔渔女。

就在余舵柄艚公会合海心艚公的当天，小礁岛又发生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件。晌午，白柔正拖着病歪歪的脚步，在岸边寻找维持生命的水母，突然发现数百米外的一座小礁岛上，漂来一捆舢板底和破舱板扎成的浮物。漂浮物迅速抵达小礁岛，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晃晃悠悠地朝她走来。她仔细一瞧，天啊，是罪恶滔天的苦脸海盗！

原来，舢板撞毁时，狡诈的苦脸海盗，仗着水底换气的功夫，不敢在水里和殷洋拼命，潜在海里挨了一些时候，待殷洋携着白柔离开后，他浮到舢板底，捞了几块舱板捆绑起来，扶着它泅水。这些天来，他靠喝微量海水解渴，吃水母度饥，苟延残喘之际，意外地发现白柔独处的小礁岛。一个邪恶的意念，驱使他踏上小礁岛。

苦脸海盗受饥渴煎熬，举步维艰，一挪步一摇晃地走向白柔，双眼可怜巴巴地眨动着，发出求情似的沙哑声：“白柔妹子，你不要慌乱。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唯有共同挣扎，求生保命，我早把邪欲恶念抛到九霄云外了。”

他继续往前跌撞，嘴里念念有词：“妹子，过去是我有罪，罪恶滔天。为了生存，我向你下跪求饶了！”

他真的噗的一声，跪在距白柔二三十米远的地方，磕了几下头，呻吟

着：“妹子，求你原谅我吧！我现在都快死了，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请你扶我一把。”

白柔从地上站起来，向前移步，全身晃晃欲倒。她的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怜悯，平静淡漠，嘴里呢喃着：“你说得对，在九死一生的绝境里，谁还恨谁？我扶你！”

话刚说完，这衰弱的女子骤然变成另一副模样：双眼猛瞪，牙帮狠咬，怒发一甩，藏在背后的右手，闪电似的一挥，手里攥着的礁石，砰地砸在苦脸强盗的头上，尖厉的骂声，在孤岛回响：“贼啊！你死十次也不够抵罪啊！”

苦脸强盗捂着血水飞溅的额，刚想说：“你变得这样暴烈……”但这残酷的家伙，头部一歪，避开白柔的砸击，不顾血流满脸，一拳把白柔击得退了几步，差点跌倒。

“哈，哈，哈！”狂贼现出一副凶相，嘴里伸出舌头，舔吸着脸上的血水，突然，向白柔猛地扑去“啊哈，白柔，你成了蹦进船舱的柔鱼，任凭老子宰割了！”

白柔的心里怒火中烧，恨不能张口啃咬这万恶的海兽头。无奈，软弱的身子已无力抗拒强暴的禽兽。

她下意识地看了看退路，只见自己和大海之间，是一段倾斜的礁岸。礁岸外的海面，狂风掀动着浪头，以排山倒海之势撞击着礁岸。一种壮丽豪迈的情绪，在她全身涌动着。她一弓身，扑倒在地，顺着倾斜的石坡打滚着，哗地坠进大海了！

谁知，从左侧突然掀起一股巨浪，把她的身子卷起来，霍地托上天空，猛地摔在右侧的礁崖顶部。她捂着摔伤的背部，挣扎地爬起来，发现自己被海浪摔上二十多米高的礁崖，苦脸海盗正顺着崖坡爬上来，声嘶力竭地叫嚣：“白柔，大海都不肯要你了！你成了老子的嘴边肉了！老子发誓，要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我要吃你的肉充饥，喝你的血解渴，恢复元气，离开这座荒岛，毁灭中国船队，夺取巨款！有了钱，老子就有了吃不完的佳肴，喝不完的美酒，玩不完的女人，哈哈！”苦脸海盗一边狂妄地叫嚣，一边磨砺着积满黄垢的贼牙，仿佛在啃咬白柔的血肉似的。

白柔一看地面，竭尽生命的余力，掀动一块块乱石，沿着石坡向海盗滚下去。贪生怕死的海盗，躲进一块礁石旁，暂时停止了爬行。趁此机会，白柔手脚并用，躬腰爬上耸立海天的礁崖顶。

由于浪的卷飞、礁的碰撞，她虚汗淋漓，血水流淌，发觉前方的水天迅速远逝，成为黑乎乎的幻影，终于昏死过去了。

苦脸强盗发出惊喜的怪叫，前晃后颠地挪身，爬到白柔身旁，竟丧心病狂地在白柔的肩臂啃下一块血肉。这把白柔的心都揪痛了。她痛醒睁眼，看到老海盗继续磨砺黄牙，再次向她袭来，她心头的怒火像火山一般地喷发出来了，伸出双臂生拉死拽着苦脸强盗，两人扯成一团，滚过斜坡，从石崖顶飞出去。伴着呼啸的风声，砸在崖底的礁岸上。白柔忍着碎心的痛苦，闭眼装死。当苦脸强盗爬到她的身边时，白柔突然转身双手朝着海盗脸一抓，左手抓空了，右手指戳进了海盗的左眼，抓出了一团湿淋淋的血水。被抓瞎了左眼的苦脸强盗，左手捂眼，挥舞着右手，试图残害白柔。白柔连爬带抓，向一座岛峰移动。背后，拼命追来的苦脸海盗继续穷凶极恶地吆喊：“白柔，老子要啃你的肉喝你的血，毁灭你们的大船队！”

白柔终于爬到岛峰的绝壁顶部。她的脚下，是两座峭壁夹成的石缝，夹缝直达海滩，底部密布着石笋，白浪回荡，水沫飞扬。她清楚地知道，快要爬上岛峰的海盗，比海狗水豹更加凶残暴烈，饥渴时吃人肉喝人血，下酒时煮人心熬人肝，是漂海生涯里常有的事。

在这告别世界的最后时刻，白柔无限眷恋地转向东北方，烟波翻卷的远处，似乎幻化出祖国家乡桅樯如林的港湾、车水马龙的渔埠、红墙碧窗的渔村……她跪了下去，向着远方的祖国，举起希冀的双臂，仰着渴求的脸庞，洒下悲惨的泪水，发出凄厉的呼喊：“阿爸——阿妈——”

生的美好愿望，似乎还像彩虹那样诱惑着她。她挣扎着站了起来，向前踉跄了几步，朝着祖国的脸庞昂得更高，伸展双臂，仿佛想迎接突兀降临的幸福，想拥抱突兀出现的爱情。

“舵哥——舵哥——我的舵哥——我的舵哥——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她的哭喊声，越来越变成悲苦的碎腔，就像从她破裂的心肺里迸发出来似的。

这时候，太平洋出现了罕见的“海打鼓”景观。在蓝晶晶的大海底

部，在银灰灰的苍天尽头，在白茫茫的浩渺远方，回荡着阵阵轰隆的渔鼓声。这种预告海暴到来的响声，犹如伴着白柔渔姑跳荡的灵魂，发出惊天动地的共鸣！

白柔渔姑向峭壁夹缝腾地跳下去，在轰鸣的海空，飞成一道洁白如雪的虹……

就在白柔跳崖的这天下午，大船队依仗石岛号渔轮的雷达，扫描发现了暖水洋北侧的一群小礁岛，立即急驶而去。石岛号上，余舵柄艤公用望远镜发现，有个熟悉的人影，在海里抱着一捆漂浮物，荡向小礁岛西侧崖壁之间的石缝。他依稀地看出，那人影竟是苦脸海盗！

苦脸海盗游向石缝干什么？

这时，苦脸海盗也发现了大船队，绝望地呻吟了一声，掉转方向，向远海泅游逃亡。

石岛号猛驰前进，船头把海盗撞得仰身朝天，老猛挥动装在竹竿尖端的网兜，网口一个向下，从海盗的头部一直套到双脚。海盗装在网兜里，挥臂踢腿地扑腾着，被老猛活生生拖上舱面。

余舵柄一个箭步上前，一脚踩住困在网兜里的海盗，厉声审问：“恶贼，你把殷洋和白柔弄到什么地方去了？老实交代！”

死不悔改的老海盗，平常一副可怜的苦脸相，此时凶狂地蹦跳，咒道：“老子生不能啃白柔的肉饮她的血，死了也要作践白柔的鬼魂！”

一切昭然若揭了！

余舵柄心中的狂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在一阵嚎叫中，一对铁拳头，如雨点般狠狠击打老海盗，砸得他在地乱滚。仇恨，像烈焰继续奔突。他抬起头，一字一咬牙：“船不让毒蛇眠，海不许强盗行！强盗如活命，水狗满海行！是闯海祖先的子孙，就要实施祖宗惩治海盗的办法！”

众人齐声吼道：“用祖先的办法，活葬海盗！”

老猛抱起数百斤重的压船石，递给艤公。余舵柄接过压船石，装进裹着海盗的网兜。余舵柄和老猛们，不约而同地一蹬，裹着海盗和石头

的网兜，滚出了船舷，坠进了大海。

冷静是老单伯在一旁提醒道：“髡公，刚才强盗蹿向小礁岛的石缝，那里可能有异常情况。”说着，老人健步冲进驾驶室，石岛号一阵加速，向礁岛疾驶而去。

佘舵柄迫不及待地瞭望着。

小礁岛石缝底部，拱立的石笋上，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子，仰脸倚着。她倚身的石笋的底部，大片的海水被鲜血染得红绯绯的……

天啊！那是他日思夜想的白柔妹子！

风浪大作。

佘舵柄驾着舢板，穿进夹缝，只身跃上石笋，在撕心裂肺的喊声里，抱起了白柔。

佘舵柄看到，白柔坠落在石笋时，生命之树还没有凋谢。她用牙齿咬破了手腕的静脉，举起汨汨流血的手，在黝黑的石壁上，写下了鲜红可辨的遗言：

我愿和殷洋哥，共同埋葬在荒岛岛峰上，永远眺望征战大洋的亲人……

“白柔妹子——殷洋大哥——我来迟了——”

佘舵柄髡公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喊，一头撞向石笋。

一团艳丽的花，从佘舵柄的心的深处飞起，喷出额面，溅在礁石上，以灵和血的色彩，向世界放艳。

佘舵柄的旁边，白柔的灵和血的花朵，同样耀眼地开放。

一会儿，海心髡公和路顺髡公驾船赶来了。

海心髡公看着女儿和佘舵柄并躯躺着，他只觉得天空在飞旋，大洋在飞旋，整个儿扑向前去，右臂搂着女儿，左臂搂着佘舵柄，呆立不动。

路顺见状，大放悲声：“老艚公，你不能这样啊！……”

海心艚公身心昏瘫，嘴唇微颤，心声低微：“快！救余舵柄……”

路顺迅即托起余舵柄的头，紧紧地捺着淌血的伤口，大声疾呼：“舵哥，你不能去啊！……”

许久，余舵柄双眼抖动，呻吟着：“白柔妹子啊！……”

悲苦。慌乱。人们驾着小舢板，抵达礁岛。路顺艚公搀扶着伤势沉重的余舵柄艚公，海心艚公抱着女儿，一步步地挪向小礁岛岛峰。刚毅如铁的老艚公，依然高昂着坚强的头颅，没有泪水，没有哭声，用沉默抒发着碎心的悲痛。

年轻的余舵柄艚公，泪水如珠在飞闪，哭声如啸浪在吼叫：“白柔妹子啊——殷洋大哥啊——我来迟了！”

傍晚，两座礁岩堆砌的坟墓，矗立在高高的岛峰之巅。周边的海涯，水浪像一条条银蓝的手臂，举起一朵朵皎洁的花儿，越聚越密集地簇拥着礁岛。

沉睡着白柔和殷洋的岛峰，被白茫茫的花海烘托着，向着高远的天空升华，他俩的灵魂，久远地眺望着用生命征战大洋的讨海人！

而前方，远征太平洋的中国大船队，征服了太平洋大风暴，结束了南太平洋大海战，豪气满怀地继续在辽阔的水天奋勇前进，迎接新的战斗！

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

长篇小说卷

征战大西洋

Zhangjia
Daxiyang

庄杰孝◎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征战大西洋（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长篇小说卷）

作者：庄杰孝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1-01

ISBN：9787503471872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大结局](#)

在遥远的大西洋，有一座神秘又美丽的水域，神美得像个龙宫少女，诱发了大西洋渔夫的美好的向往，将它命名为“花苑天堂大渔场”。

紧紧连接花苑天堂渔场的，又有一座展示无尽杀机的海区，它像凶险残暴的水魔，被叫作“恐怖海狱”。

二十一世纪仲春的一天，一支百余艘海轮组成的远征大西洋船队，以巨龙冲浪的姿势，进入大西洋，寻找神美的花苑天堂大渔场。

中国讨海郎^[1]知道，在水天翻滚的大西洋，他们将和海盗、海兽和海暴，展开九死一生的搏杀。可是，他们没有料到，这次漫无尽头的征程，另有一场翻天覆地的海难，向他们汹涌扑来。

这是大西洋南涯的午夜。

高天和低空互相调换了位置似的，一切都可以朦朦胧胧地看见。高天没有丝丝缕缕的云儿，星星和月亮焕发着它们的低迷的光。贴近海面的低空，却涌满了黑灰灰的乌云，仿佛被奇异的力抽拉着一样，乌云成为长条的形状，有的直直地俯卧，有的弯弯地蠕动，有的斜斜地穿空，有的盘旋成一团。各种云条的本体，全是鳞状的云片组成。海风吹过，云条的蛇鳞动态，更加剧烈，直蹿的、弯曲的、倾斜的、盘旋的，覆盖着无边的大西洋。整座云海，呈现一派积蓄力量、待机发作的恐怖态势。

中国大船队雄雄驰骋着。率领大船队的是“东海一号”带头船老大黄龙。他是个体形英俊、眉目清秀的书生人^[2]。对遥遥家国的神牵梦绕的爱，在这陌生又浩大的汪洋，决定进行祖国象征物的展出，书生人黄龙对准话筒，发布渔令：“全船队亮黄灯，挂龙旗！”

眨眼间，数百盏黄灿灿的灯，发射出辉煌的光。东海一号船牵头，渔轮们一艘接一艘地跟进，形成一条延伸千米的船龙。灯光辉照，船表

抹着黄亮亮的彩漆，海面像铺着金闪闪的金箔。于是，大船队形成一条气势磅礴雄雄奔腾的黄龙。一道道海湾，山脉般地横亘在前边。这气势恢宏的黄色之龙，龙首——带头船冲上浪山之巔，朝着遥不可及的苍穹勇猛地冲翘。漫长的龙身——渔轮们，有的向水之谷下陷，有的朝浪之山上拱，连绵成大弯曲的壮观，在汹汹器器的大洋，一往无前地飞驰。

大船队的形韵是雄壮的，然而船上的气氛不无寂寞。有个绰号“滑头”^[3]的伙计，为了活跃带头船的气氛，吟起一则名叫《海蜈蚣钻进笼裤里》的旧时代渔谣：

渔闲伙计真孤寂，
白日黑夜睡梦里，
笼裤里边的坏东西，
像是一只捣蛋的鸡，
钻进笼裤在啄米，
鸡头高翘向天际，
一凸一凸啄不息。
船老大的骂声如惊雷：
“你这小子没出息，
离开妻子几潮汐，
花心就向野埠飞，
飞进妓院找野妻，
老子割下你的鸡，
熬熟了下酒菜一碟。”
船老大唬人渔刀举，

伙计惊醒身跳起，
左手向天胡乱掸，
痛得叫天又喊地，
右手伸进笼裤里，
提出一条海蜈蚣，
原来作怪的是这坏东西，
惹得渔家众兄弟，
笑声满海荡涟漪。

带头船舱面上，在各自岗位的伙计们嘻嘻哈哈地欢笑着。有个伙计喊叫着：“书生人，你怎么成了专管笼裤里的小东西的船老大？哈哈……”

书生人老大跟着嘿嘿一笑，随即神情肃穆地说：“船队刚入大西洋，海况千变万化。大伙的思路多往正道上想。”

伙计们提议道：“书生人，你是船队党组织书记，又举笔能写渔歌，张口能编渔谣，给大伙唱一首正道内容的渔歌。”

“好！我写过一些参加过比赛的渔歌渔谣，家乡文化馆替我改过词曲，我献丑唱一首……”书生人一边操船，一边吟唱起来：

一只孤独的海鸳鸯，
为了寻找新天地而飞翔，
离开古老的东海渔乡，
飞进浩茫的大西洋，
双翅扇出的海风猎猎飘扬，

海风卷起的浪涛滔滔冲荡，
浪涛溅起的水花美满海疆，
哦，飞进新天地的海鸳鸯，
你把寻找爱的理想，
化为海风般的力量，
造就了无尽美丽的景象。

一种神奇的感染力，使船上的人们，情绪振奋地望着滔滔远方……

大船队在南大西洋行驶了一天一夜。当银灰色的黄昏来临时，前边出现了一座山丘起伏的海岛。海岸的深坳是一座渔港。蔚蓝色的港湾里，泊着大大小小的渔轮。形形色态的船旗，显示着他们来自亚洲、美洲、欧洲、非洲的不同国度。

东海一号船老大黄龙，数度驾船，耕耘过大西洋。他一回头，招呼掌轮盘的舵工刘盼山：“孤脚人^[4]，这是南大西洋避风港——卡萨岛海湾。看来，我们不是最早到达南大西洋的渔轮。慢速进港，靠拢先到达的异国渔轮，询问船长们，他们准备前往哪些渔场，鱼群旺发情况如何。同时，我们大船队也要补充淡水，购买粮食。”刘盼山和书生人同龄。东海渔家，没有直呼讨海兄弟的名字，而是针对兄弟们的特征，替他们起了亲昵的绰号。刘盼山三十出头，长年累月漂泊汪洋，尚未回乡娶妻，书生人叫他孤脚人。

孤脚人点点头，拉响减速铃号，东海一号率领大船队，缓缓地进入卡萨港，拢近一艘千余吨位的大渔轮。书生人长年闯荡异国海洋，能说流利的世界语。他看到，大渔轮没有高挂某国国旗，心里纳闷，喊：“贵船长在吗？”

宽阔的舱面，走出一个五十来岁的白种人，瘦长得像支竹浆，宽额尖颌，长鼻梁几乎抵近阔嘴巴，口腔和眼眶挂着不会消失似的笑容。孤脚人低声嘀咕：“这副尊容，活脱脱像笑鳄鱼。”被孤脚人唤作笑鳄鱼的回应道：“哦，我是梅里达船长。中国兄弟，要我帮忙什么吗？”

书生人问：“您好！梅里达船长，你是闯荡大西洋的前辈，我向您请教，你们准备何时出港，闯荡哪座大渔场？”

梅里达船长：“都是闯荡大西洋的兄弟，不要说请教不请教的话。本来，到卡萨港灌些淡水，补充些生活用品，应该出港找渔场了。可是，我家里来急电，要我火速回家，处理急事，我准备驾船归去，暂缓找渔场追鱼群了。”

看到书生人还想继续打听鱼汛消息的模样，梅里达又说：“中国兄弟，你是说眼下的大西洋，哪座渔场鱼虾旺发？今年鱼汛，我们还没有出海撒网，不清楚哪座渔场鱼虾旺发。不过，在大西洋的风口浪尖，我打滚了多少年，知道它的情况。大西洋的好渔场，有特里斯坦、马丁、圣保罗……不过，最优良的，是花苑天堂大渔场。不知为什么，包括我在内的多少大西洋渔夫，驾船穿浪山钻水谷，总是找不到花苑天堂大渔场。据说，那座渔场因为面积辽阔，大鱼在渔场的那片角落涌现，神秘秘的，很难捕捉。也就是说，谁在渔场的角落里找到大鱼群，那片角落就是花苑天堂渔场。捕不到大鱼群，你就是置身渔场中心位置，也不能断定自己找到花苑天堂了——这是找不到花苑天堂渔场的渔夫们的情况。不过，有一个地方，兄弟要警惕，花苑天堂大渔场，又连接一座恐怖海狱……”

书生人数次闯过大西洋，当然洞悉，和花苑天堂渔场接叠的恐怖海狱的状况——

烟波连天涌的大西洋深处，真真实实地存在这座怪异的海域，多少闯荡大西洋的讨海郎，进入那座无风掀恶浪，有风浪滔天的海洋地狱，船底翻天，肉体落海，渔衣渔裤被海兽水流扒得精光，浸得浮肿又雪白的尸身，被海的魔力托高起来，在浪峭尖惨不忍睹地展览着。黑鲨白鲸破浪袭来，撕咬着丝丝缕缕的肌肉，剩下一根根白嶙嶙的骨头，还被继续啃碎吞没。

而恐怖海狱的神秘，又似时隐时现于大西洋的幻影。说是那海域辽阔，和大西洋相比，实在异常渺小。还被海雾水汽隐没，飘忽难得。风高时劫船月黑时杀人的海盗，桅梢尖挂帆浪峰顶撒网的渔夫，都在呕心沥血地寻找它的确切地址，却常常隐身别的迷津……

渔夫也知道，和它部分连接部分重叠的花苑天堂大渔场，岛屿开满美艳艳的海花，水滩铺满五彩夺目的贝壳花，洋底长满花红柳绿的咸水

植物，连溅起的浪花，也格外艳白。渔船有幸找到它，网袋兜起的，也是一团巨型的圆状的花朵——那亿万条金鱼银虾聚拢的花团，美彩泛动。捕到大鱼群卖到好价钱的渔夫们，生活更像美不胜收的花朵，人生世界成为花苑天堂。

书生人同样明白，找到恐怖海狱，就能接近花苑天堂。至于那座藏有两种截然不同水域的地方，为什么只闻其名难见其容，也许出自梅里达叙述的理由。书生人的斯文尔雅的外表，裹着闯海汉的刚硬的意志：没有铁船撞不碎的礁石，没有闯海汉找不到的渔场！

当晚，中国大船队继续停泊卡萨港。书生人有了休闲时间，依着船舷，眺望着大西洋的景状。风暴如浪似花地啸叫着。蓝幽幽的海水里，有全身披覆着磷质鳞片的“磷光鱼”，亮光闪闪地洄游着。

书生人生活在祖国家乡时，就读过水产大学远洋捕捞专业。学生时代，他兴趣广泛，不但研究本业，而且爱好文艺，尤其喜欢文学和音乐，创作过一批诗歌。他驾船闯大洋后，根据流行海涯的渔家歌谣，及其简单的旋律和节奏，改编了不少新渔歌和旧渔谣，不时地吟唱，以打发漫无尽头的漂海时光。此时此刻，他凭着自己的灵性，观赏着孤独游海的磷光鱼，联想到征战大西洋的未来征途，再次哼起一首新渔歌，激励自己的心志：

迷茫的大海里，
一条小小的磷光鱼，
艰难地游弋，
在这荒无人烟的水野，
漂泊无尽的孤独，
是他的前进道路的伴侣。

汹器的大海里，
一条白色的银光鱼，

艰难地游弋，
又一场海暴在刮起，
闯荡无穷的凶险，
是他的未来征途的遭遇。

浩荡的大海里，
一条不屈的磷光鱼，
艰难地游弋，
一条条磷光在闪射，
光线笔直又细微，
是他在竭尽生命的壮励。

注释：

[1] 中国东海称渔夫为“讨海郎”。

[2] 中国东海渔家把读过大学的学生叫为“书生人”。

[3] “滑头”即滑稽。东海渔家称性格机灵者为“滑头”。

[4] 东海渔民称尚未娶妻的光棍为孤脚人。

二

中国船队进入大西洋南涯的同时，位于大西洋深处的恐怖海狱，漾荡动的水帘下，好像活动着形状怪异肤色墨蓝的海魑水鬼，影晃晃的。一艘鲨鱼形的潜艇，在水底闪闪掠过。驾驶室里，中校指挥官密特朗，笔挺的躯干静立着，平鼻梁上侧的蓝眼睛，亮着幽然的光，命令掌轮盘的潜艇艇长：“加速，赶快离开恐怖海狱！”

黑黑壮壮的约翰艇长，也扛着中校军衔，说：“海底礁石密布，山峦林立，航速太快，危险倍增。”

密特朗斥道：“千吨炸药安装在海底峰峦中，威力胜过核弹，能掀翻大片海区。距离爆炸的时间，只有两小时了，潜艇不能远离，大伙会葬身恐怖海域！”

潜艇一阵抖索，电光般地穿刺着水帘，逃亡着。

离潜艇不远的地方，墨蓝幽暗的水帘下，一座拔地而起的海底峰峦，黑幢幢的。山底，有个深邃的石洞，其间，安装着数千吨烈性炸药。这是建设一座宏伟的技术工程，准备进行大爆炸，形成巨大的洞厅，作为工程的前期构筑。这时，威力强大的炸药随时都会发生掀海翻天的大爆炸。

潜艇里，约翰艇长要求道：“密特朗指挥官，为了潜艇远离爆炸现场，保证全体官员的绝对安全，请你向国内基地司令请求，延迟爆炸时间……”

密特朗的蓝眼睛眯了眯，拿起话筒呼叫：“基地司令，爆炸现场指挥官报告，请求延迟时间，以便潜艇远离……”

话筒里，响着基地司令詹姆斯上将的回话：“密特朗中校，这是上级领导人决定的工程项目，容我向国家安全会议报告，再转达你们。”

原来，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呼声高涨，要求停止一切形式的核试验，包括禁止太空武器的开发。A国国家安全会议，多次下达指令，要詹姆斯上将担任后太空战略司令，在远离陆地的大西洋，选择渺无人烟又风浪狂荡的海底，秘密修建一座后太空战术基地，叫“大西洋一号工程”，又名“最后的基地”。

基地的作用，是利用A国已经突破而他国不能实施的深海通信技术，从数百米深水处发出指令，让本国的太空作战平台——星罗棋布的卫星，发射天基武器，摧毁他国卫星，攻击地球的任何角落，成为太空霸主。同时，基地造成后，除了独具深水通信隔绝的防护功能，还有自身材料隐形防护、反导弹系统防护、激光致盲防护、精密光学传染器防护、抗辐射防护、定向能武器防护和快速重建能力，有百胜而无一败。

潜艇中，旁听的约翰艇长，一边驾驶着，一边打开探照灯，扫描着渺渺水底。

他发现，闪亮的光芒照耀着的海底，长着一簇簇茂密的水藻、水草和水苔，抑或是清一色的水质的缘故，全部呈现红绯绯的色调。然而，它们的形态迥然相异，抱团的像花朵，成簇的像花丛，片状的像花瓣，丝条的像花蕊，在水和盐浸漫的渺渺海底，铺成一片又一片的红色的花圃。花圃朝着黑幽幽的远方延伸，诱惑着人的想象无限扩展，想到这座海底花园的辽阔，覆盖了整座花苑天堂大渔场。灯光可及的远处，隐约出现的咸水花草们，的确显出更诱人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缤纷。

花圃般的海底上面，漫天漫地的水的世界里，密密麻麻的鱼虾们，显示着全世界的汤汤大洋，数这里的水族最兴旺，最艳丽。看啊，血彩欲溢的红虾在蹦跹，蝉衣般翠绿的海蟹在弹跳；花皮斑斓的鳗鲡，像柔长柔美的女子，蜿蜒飘舞；人状的大乌鱼，黑鳞驳杂，似雄健刚强的男子，以笔直蹿动的姿态，表示着欢欣；银圆似的小白鲳，如成群结队的顽童，蹦蹦跃跃；还有那银须鱼，长长又白白的须条飘飘扬扬，像在悠然漫步。这数不胜数的海洋族类，似以各自的优美的舞姿，欢聚在这座美美丽丽的水世界，庆贺这种花花锦锦的海的生活。

约翰望着如花似锦的海景，似玩笑似正经地说：“指挥官，你难道没有些微的爱护花草之心？这座渔场，真是美冠大西洋的花苑，甭说这些柔美的游鱼们，就是你我这种心肠铁硬的军人，进入其间，胜似游览天堂呢。名副其实的花苑天堂啊！这场爆炸，就是毁其一角，也是摧残花苑天堂啊！”

密特朗：“约翰艇长，你变成慈善的东方佛教徒了？我们实施这场海底爆炸，是要建设伟大又秘密的工程。工程完工，地球和太空都在我们的掌控中。”

约翰自语着：“那时，花苑天堂真的变成恐怖海狱了。”

密特朗：“未来，甭讲这片大西洋角落，就是整座世界，只要遵循我们的法度，就会变成花苑天堂。”

密特朗还想说什么，无线报话机嘟嘟响起来，里边传来基地司令的铮铮话声：“密特朗中校，国家安全会议办公室来电，要我们及时实施大爆炸。清理爆炸现场后，立即投入一号工程建设。同时，大西洋鱼汛旺发期近在眼前，根据卫星传来的情报，世界各国的船队，正向大西洋云集。最令人忐忑难安的情况是，这几天，有一支远征大西洋的中国船队，足有百余艘渔轮，浩浩荡荡地驶离印度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南涯。我们建设秘密工程的水域，又是大西洋最优良的渔场。中国大船队的讨海郎，个个上山似虎下海似蛟，当然会害豁寻找花苑天堂大渔场。我们不能等到中国人接近花苑天堂时，用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向混迹船队里的他国间谍，泄露最重大的机密。因此，我命令，准时实施大爆炸。另外，你舰必须争分夺秒地离开大爆炸现场，做到安全爆炸双双成功！”

“是！我和官兵们不惜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坚决完成大爆炸任务！”密特朗斩钉截铁地回答。他放下话筒，命令约翰艇长：“通知全艇官兵，各就各位，准时引爆炸药！”

大爆炸即将发生！

潜艇在海底飞驰！

三

浪涛拍打的大西洋西岸。沉沉夜帐，披覆着灯火阑珊的A国太空战略基地。基地参谋处，人进人出，乱成一团。

在参谋处里发号施令的，是这座对外挂名商港的战略基地司令詹姆斯上将。他年逾古稀，全秃的头顶和圆满腮，全都泛着黄光，声调气急败坏，震人耳膛：“鲍格中校为什么突然失踪？他是基地处处长，了解极端重大的情报……”

参谋处副处长米勒少校肃立着，小心翼翼地提醒：“将军，前些天，鲍格中校向你递交过辞职退役的报告……”

詹姆斯上校愣神了。几天前，一向沉默寡言的鲍格中校，突然向他书面报告，要求辞去一切军职，立即退出现役，回乡照顾长期孤独生活的女儿。

现在，詹姆斯更清楚地意识到，问题非常严重。作为后太空战略基地的处长，鲍格负责上通下达的任务。当鲍格要求退役时，遭到詹姆斯的断然否决。这次，鲍格的意外失踪，和他不久前的退役要求遭到拒绝有关系？那么，他的失踪，是和“大西洋一号工程”相关，他因为理念相异而逃亡，泄露了工程的机密，引起世界的震动，导致世界各国展开更激烈的高科技军备竞赛，置A国陷进他国太空战略的威胁中，后果不堪设想……

形貌精瘦神色精明的米勒少校，低声告诉詹姆斯：“将军，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我要向你倾诉心里的猜疑。我和鲍格中校，是同在多种军事岗位待过的军人，也是感情融洽无所不谈的朋友。多年前，鲍格和我刚刚入伍，就被调到临近中国的日本基地服役。也就是在那里，鲍格和日本姑娘信子相恋，后来结了婚……”

詹姆斯：“这和鲍格的失踪有什么关系？”

米勒：“将军，据我的猜测，关系紧密呢！鲍格之妻信子的家乡，是日本的长崎。1945年，长崎遭到原子弹的毁灭性打击，千千万万人当场毙命，千千万万人患了原子弹爆炸后遗症。鲍格告诉我，信子的祖父祖母，都是在原子弹爆炸中毙命；信子的父亲母亲，虽然逃过灭顶之灾，却也遭到辐射波的伤害，得了莫名其妙的病症，生下信子不久，就先后去世了。亲人的苦难，使信子痛彻心扉。后来，信子独居日本，忧悒而亡。这些，难道不会给鲍格的思想信念，造成影响吗？”

詹姆斯：“你是说，鲍格的思想深处，厌恶一切战争，反对后太空战略计划，不愿为一号工程效劳，所以要求退役？退役不成，逃离岗位？”

米勒：“这是我的推测。有一次，鲍格和我喝酒，酒后发牢骚：‘A国是文明之邦，为什么实施单边主义，以军事方法处理世界问题？个别领导人还自称战争领导人。连他的前任都反对的后太空战略计划，到他手里，更大规模地运转起来。’将军，鲍格的理念，露出冰山一角了。鲍格失踪的原因，不是昭然若揭吗！”

詹姆斯一反镇静常态，惶然地踱步：“鲍格是处长，上边下达的大西洋一号工程计划，我颁布的具体实施意见，他都或多或少地知情。凭他掌握的内容，外逃泄密，那还了得。必须立即报告国家安全会议，立即追寻鲍格！”

米勒：“将军，据我的实事求是的推想，鲍格虽然反对后太空战略计划，还不至于叛国投敌。况且，他老家还有一个女儿。那女儿，可是他的心肝宝贝啊！他不可能抛弃女儿，走上与国家为敌的道路。只不过，他是理念不同要退役，退役不成，当了逃兵。再说，过去反对越南战争的，现在厌恶伊拉克战略的，也有大批逃兵……”

詹姆斯：“甭说反战逃兵，就是拒绝服兵役的逃兵，法律规定要受刑罚。”

米勒：“将军，能否网开一面。再说，我们的一号工程，具备百密无一疏的防护功能。如果鲍格泄密，以他国的科技水平，不可能对工程造成危害。何况，工程坐落大西洋的具体地点，鲍格不一定知情。他毕竟是分管参谋事务的处长……”

詹姆斯：“是的，鲍格不一定熟悉全部机密。可是，他如果外泄部

分机密，以及工程具体地点，那种危害作用，不啻天崩地陷。事关重大，必须立即报告上级。上级会以军队逃兵和泄露名义，秘密拘捕鲍格！”

当晚，A国南部，风光旖旎的椰岛，往昔平静祥和的渔岛气氛，荡然无存了。

碧波漾漾的海面，一艘艘舰船围住了椰岛……

星月灿灿的天空下，交通快艇冲浪抵岸，一批身着便装的人员，奔往椰岛渔村……

灯火亮亮的渔村西角，一座独立的小别墅，晃动搜捕鲍格父女的人影……

午夜，椰岛东侧海面，一艘舰艇上，坐镇等候消息的詹姆斯将军，惶然地徘徊着。这时，报话机响起现场搜捕人员的气喘吁吁的声音：“报告将军，我们搜遍全岛，不见鲍格父女踪迹。经查，今天早晨，鲍格匆匆回到椰岛家中，当即携带年轻的女儿姗姗，登上一艘渔轮，驶向大西洋深处，说是春天到了，父女俩要到大西洋彼岸的非洲旅游。

“我们又查询了渔村知情者，他们说，鲍格家和当地人一样，世代捕鱼为生。前来接走鲍格的，是一条名为梅里达号的渔轮，船长梅里达，鲍格的表兄。梅里达拥有多艘渔轮，白天在大西洋撒网捞鱼，夜晚在大海割网偷鱼，靠渔夫和海盗两种行当发财。看来，鲍格的出逃，是经过事先精心准备，他早就通知梅里达，前来接走他们父女。应征从军的年轻的鲍格，也是个大西洋渔夫，完全适应海洋生活。此次逃进辽阔的大西洋，很难追捕……”

几天后，詹姆斯回到基地。参谋处副处长米勒，看到他满脸肃穆神情，叹息道：“将军，鲍格真的失踪了？唉，鲍格不管是进入浩然激腾的大西洋，还是踏上荒野万里的大非洲，都像飞鱼入海，杳无踪迹了。”

詹姆斯：“此事上报了。有关部门已经决定，采取特殊办法，追捕这个逃兵、泄密者、叛徒！”

米勒：“采取什么特殊办法？”

詹姆斯：“你也清楚，我国情报机构的触手，伸向世界的角角落落。有个地中海船队带头船长，所属的伙计，实为一些国际雇佣军。他答应帮助我们，进入大西洋，登上黑非洲，寻找鲍格。”

米勒吓了一跳：“国际雇佣军？非洲、中东、阿富汗、车臣诸战场，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比海盗还凶悍呢！雇佣他们，要支付天价的薪酬……”

詹姆斯是个火爆又直爽的军人，脱口说道：“对情报局的勾当，我们都是塞了眼的狗臀，狗屁不通的料。听说，光雇佣那头头，就要支付上千万美元呢！”

米勒：“这样干，太过分了！但愿不要危及鲍格的生命。”

詹姆斯：“鲍格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部下。我也希望他能活着回来。不过，事关大计，我们缓和不了鲍格的危急的命运，除非他来自首。”

米勒：“将军，作为鲍格的朋友，我还想替他讲句公道话，鲍格的错误程度，只是停留在持不同政见。他逃离，是有违军纪而不犯罪，更没有犯死罪。”

詹姆斯：“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现在的世界，多极抗争。多国国力强大，载人卫星升天，成为太空大国。按照情报部门的话，多雄立世，会从竞争走向战争。现在，我们有的，诸强国都有了。唯有后太空技术手段，能够吓阻或制伏他们。鲍格正是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走上歧途。”

米勒：“鲍格逃进大西洋，或许不会泄密？”

詹姆斯：“问题更严重的一面，正是在这里。根据卫星照片，多国到大西洋寻找鱼群的庞大船队，已经在南大西洋的卡萨港集结，马上就会驰骋整座大西洋，寻找大渔场。情报当局分析，载着鲍格的梅里达船队，也会前往南大西洋，然后仿照各国渔轮的生产路线，从南向北地扫荡大西洋。所以，那支梅里达船队，肯定会遭遇他国船队。如果鲍格结识了异国人，投入异国的怀抱，未来的世界，会陷进多险的境界？更有

甚者，虽然，大西洋一号工程的具体地址，进行过严格保密，连鲍格和你这样的参谋人员，都不知详情。但是，鲍格多年在后太空战略基地工作，可能了解一号工程的大概方位，以及一些绝密技术，如果他向别国出卖情报，危害性更大！试想，他如果带领他国船队靠近一号工程所在地……”不知怎的，詹姆斯讲到这里，警惕地停止了话头。

米勒：“上帝啊，按照情报当局的分析，鲍格的下场非常凄惨。如果他带领别国人员，靠近一号工程所在海区，只有毁灭他们……”

詹姆斯：“上级已经核准，由情报当局为主，基地司令部配合雇佣人员，秘捕鲍格。你我都是基地人员，只有忠于职守，完成使命……”

米勒抑住颤动的心弦，不无犹豫地说：“将军，我们都是忠于祖国的军人……”

詹姆斯严肃地点点头。

和詹姆斯将军谈话后，米勒少校回到濒临大西洋的海边，在长满褐色海苔的礁石上来来回回地踱着步。一会儿，他掏出自己精巧的手机，压了几个号码，向渺无人影的海面观察了一下，小声地呼叫：“喂，是鲍格中校吗？老朋友，我是米勒。你究竟跑到什么地方了？哦，你甭误会，我不是在侦查你的去向。我只是从朋友的角度，熟悉你的意识形态，深知你的人格……”

手机里，传出鲍格神秘的声音，“米勒少校，感谢你的理解。我不是叛逃者，我是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的。我是个热爱祖国的人，但我同时热爱全人类。我反对以霸权和单边主义危及人类的安全。要知道，一号工程建成后，凭借绝对的太空优势，直接威胁不同文明的国家。我不过是不愿意介入这种不正义和非和平的事业。”

米勒：“鲍格，我国是在实施一号计划，不过，不同文明的国家，也在同样探索中，他们发射军事间谍卫星等高科技武器，进行太空竞争……你说向将军递交辞呈，可是，上级没有批准，完全可以把你定为叛逃者。因为，你了解关系世界前途的机密……”

鲍格：“了解机密并违背当政者意志的，何止我一个人。我国的个别当权者，甭说制订后太空计划，危及国家和人类，就以他退出京都条约，不遵守环境保护条例，增加地球的温室效应……这些非战争行为，

难道不是违背国家利益？他们要惩处我，首先要惩处自己。只不过，我不愿和他们为伍罢了……”

米勒：“算了。我是个军人，以服从上级为天职，我不和你争论这些我们管不了的大事。不过，我作为你的朋友，出于我的人格和道德，只想告诉你，要逃就逃得无影无踪。因为，你认为自己的离职是小事，而情报当局呢，把它看成最严重的事件……”

鲍格：“谢谢你的提醒。我已经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了。他们会追捕我，甚至对我杀无赦……”

米勒：“你注意，追袭你的，是个叫史密斯的国际雇佣军头头。他们也估计到，你出身渔家，当过大西洋渔夫，长期在海军服役，可能进入大西洋。史密斯他们，可能进入大西洋了。希望你保护自身安全。也希望你不不管置身何方，都不要背叛国家……”

鲍格：“米勒兄弟，你知道告诉我这些话的后果吗？请你立即把手机丢进大西洋。我也要把使用过的手机，永远葬身海底。”

“我知道高科技通信手段的厉害。鲍格，请永远记住我这个朋友！”米勒的双眼，泛出了闪闪的泪光，一挥手，把手机甩进滚滚的浪涛中了。

四

又一个昏昏暗暗的大西洋之夜。东海一号率领着大船队，在南大西洋辗转了数十昼夜，重新驶向卡萨港，补充柴油和淡水。

夜风像凉丝丝的水之涟，淹入高耸的驾驶室内，漫进船老大书生人的领口，浸入渔衣包裹着的肌体，皮肤打起了冷冰冰的鸡皮疙瘩。连他的心，也感受到成了一团冷颤颤的疙瘩。

这个思维敏感心绪丰富的青年人，竟然陷进了迷惘的思索。哦！大西洋的风浪和黑暗，仿佛在展示着什么，可是，它又展示着什么呢？抑或展示着此趟闯荡大洋的情景？不，这种遭遇，不会赋予昂扬奋斗的中国讨海郎！抑或展示着未来的大西洋，展示着未来的世界？那么，未来的大西洋，未来的世界，难道会是这样吗？……

难怪书生人发生漫漫无边的想象，因为在他眺望的前方——

大西洋的风，鸣得分外低抑又凄伤。

大西洋的浪，吼叫得分外粗哑又悲壮。

大西洋的夜，显得分外狰狞又恐怖。

远处，水和天连接的部位，深蓝如墨的恶浪，从浓浓沌沌的黑渊似的海底，以屹立之状拱出水面。虽然，高低参差形象迥异，但各自张狂的程度大体一致，若一个个恣肆的水之魔，头顶尖尖地突起，脸腮和上身挤压在一起，似乎充满着恶气，圆鼓鼓地发胀着，时刻都会爆炸。成千上万的发胀的体形拥挤着，恶相万端地变形，组成神鬼惊悚的形势。

水之上天之下的寥廓空间，充斥着滚的烟团、飘的云丝、飞的水汽，黑腾腾的，乱糟糟的。耸入其间的水魔状的海浪，在烟雾浓厚的地方杳然而逝，又从云气疏淡的部位腾挪出来，似有似无地忽闪着，鬼影一般。

更怪异的是，在黑沉沉的水渊和黑浑浑的雾气互相混淆的影像中，抑或是浪的碎裂的颗粒，抑或是水里溅出的磷火，反正，数不清的银蓝色的亮点，仿佛很多鬼祟蹦跶着。它们的银蓝色的眼珠，可怕地闪亮着。

至为狞恶的，在海角的西北角，有一颗亮光更大色调稍异的鬼眼，白晶晶的，冷森森的，随着浪的托动，一上一下地跳动着，一左一右地晃悠着，向着无尽深远无尽幽暗的地方，飘忽，闪烁。

面对前方的险象，书生人的思潮继续翻腾：咦，我率领的远征大西洋船队，穿梭太平洋，奔驰印度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南大西洋，战风搏浪一个多月，不但没有找到好渔场，而且，每逢夜晚降临，这鬼鬼怪怪的大西洋，变得像一座恐怖水域。难道这座大西洋，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像一座恐怖海狱？对了，远征过大西洋的讨海郎全都知道，大西洋里，确实确实存在着一座恐怖海狱！今夜，难道船队临近了大西洋恐怖海狱？果真如此，既有凶险，又是好事！从风狂浪嚣的特征说，它是恐怖海狱。从鱼虾丰硕的特征看，它是赋予讨海郎财富的花苑天堂。这趟回到卡萨港，让船队的伙计们办一场欢天喜地的民俗活动，祝祷大船队早日找到花苑天堂大渔场……

当晚，波涛粼粼的卡萨港里，大船队刚刚停泊，书生人招呼帮舵工刘盼山：“孤脚人，把喜欢热闹的人们召集起来，到舱面乐一乐……”

孤脚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其实，东海渔家兄弟们，互相称呼绰号，除了表达亲昵，还有更深的意义。在讨海郎的遥远的家乡，同样波涛连天的中国东海南涯，往昔悠远的落后，使讨海郎陷进“十个讨海郎，九个葬渔场”的处境。因此，漂泊于虎奔狼窜的风浪中的他们，格外珍惜的是灵和血凝成的人，人有着沉沉的热爱之情。他们称快活滑稽的讨海郎为滑头人，称性格孤僻沉默的讨海郎为沉人，称个性强悍的讨海人为恶人，鄙视割网偷鱼的咸水人为不像人。而像黄龙这般的，形貌清俊，心灵聪慧，又知书识字的，当然称为书生人。对没有妻子的讨海郎，出自祝愿他们早成幸福的婚姻，自然冠之于孤脚人。

午夜前夕，大批的讨海郎纷纷云集到带头船舱面。这些闯海时五天五夜不睡、喝酒时十天十夜不醉的海汉子，当然不在乎后半夜的睡眠。他们拉拢周围的渔轮，船舷贴船舷，舱面形成巨大的活动场所。光彩辉

煌的电灯，高挂在桅杆上、帆篙上、船桩上，似乎在招引着岛上的人们，来参加他们的欢乐聚会，共同祈祷远征大西洋的美好结局。

“头家^[1]，家乡带来的龙头呢？”孤脚人喊问书生人。

“孤脚人，龙头在一号船的头舱呢！”书生人应道。

孤脚人从一号船头舱搬出了龙头。

险情四伏的漂海生涯，使讨海郎十分崇拜神灵。即使不信神灵的人们，也都禁忌凶兆，敬奉吉利的象征物。东海渔岛的圆形樟树头雕成的龙头，龙嘴大咧，龙眼圆瞪，龙首高翘，栩栩如生。整个龙头，被抹上象征祥和的红彤彤的油漆，供奉于带头船头舱，希冀大船队如龙飞升，平安丰产。

书生人走过去，把两盏白亮亮的直流小灯泡嵌在龙头，充当龙眼，又将一朵红丝扎成的花朵，缚在龙头的额顶。于是，书生人高举龙头，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地飞舞起来。

“龙头显灵，鼓乐齐鸣——”看到带头船老大开始舞龙，有人发喊。一会儿，钢的鱼桶、铝的船锅、铁的舱盖、铜的船牌，一股脑儿地拿在讨海郎们的手里，竹筷、木桩和铁条，都成了鼓槌，一时间，“鼓乐齐鸣”。没有拿到“乐器”的讨海郎，铁拳擂着木质的船房，大脚蹬着底下的甲板，进行乐声雄壮的伴奏。那“乐声”，震得偌大的港湾群浪跳跃，荡得数百艘中外渔轮大摇大晃。

“巨龙红彤彤，处处满堂红——”又有人吆喝了几遍。于是，众船的讨海郎们，纷纷拿出从家乡携来的篾丝糊红纸的灯笼。没有灯笼的，点亮一支支被渔家叫作“三拜烛”的红蜡烛。一时间，宽宽的舱面，高高的船房，翘翘的船头，圆圆的船臀，尖尖的桅杆，处处烛光通明，红光高照，一派“满堂红”的盛况。

“一派满堂红，万般福运中——”又是讨海郎的洪亮的铜钟般的喊声。于是，东海南涯惯用的灯具，从船舱里纷纷亮出。

想老婆的孤脚人，高举着一盏“唐僧娶美女”的红灯，发出似唱似叫的声调：

唐僧头儿秃，
口吟阿弥陀，
心里想老婆，
美女娶一个，
夜夜有人搂，
天天乐呵呵。

放网老大李旦旦，是性格滑稽的中年人，人称滑头人。手拿十分形似的“猪八戒生女儿”的彩灯，肥肥壮壮的身体，学着猪八戒挪步的模样，不三不四地哼起来：

有情色郎是老猪，
西天荡魔取经猪，
如来封我大佛猪，
难忘美女是本猪——
世间人人不是猪，
不求福运是笨猪，
拉个美女配我猪，
生个女儿养老猪……

随着阵阵欢快的笑声，又一个人出场了。他是东海一号掌簿^[2]老鱼伯，年近花甲的老鱼伯，健壮高大，肤色黝黑，黑须拢腮，活灵活现像沙和尚再世。他拎着一个“沙和尚子孙满堂”的黄灯，大步跨越，随意吼叫着：

岛上的妹妹穿花鞋，

船里的沙僧心发邪，
甜声问妹卖不卖，
妹说啊，只卖儿女不卖鞋。
老沙心里有了底，
黑夜天，偷偷摸进妹舱里，
妹妹吓得啊，叫一声我的爷！
被窝里幸福百十回，
沙和尚子孙满堂叫爷爷！

被笑闹声一激发，带头船仪器室技术员洪水郎——人称“沉人”的静默寡言的中年汉子，忍不住接过一盏画着“乞丐济公大发财”的灯笼，走出讨海郎的行列。或许是因为往昔生活的艰难，他虽四十上下，已是老气横秋，黑皱盖脸，乱发罩头，骨瘦如柴。或许家境没有众多的渔户那样财源兴旺，他穿着灰旧的衣饰。更有甚者，他从船舂舂里拿来一顶篾丝夹棕片的旧斗笠，外加一双断了半截的船用破拖鞋。尊容加服饰，扮得他真像个活济公。还没有表演，就引起哄堂大笑。沉人就是沉着，不慌乱有节奏地吟起来：

鞋儿破，帽儿破，老子的袈裟破。
你说我，他说我，去你妈的甬说我。
穷是穷，不穷志，意志在心头。
这一趟，大西洋，老子走一走。
兜鱼虾，捞钱财，大干出大福。
叫白人，和黑人，把老子来羡慕。

保不准，格老子，睡舱里，蹦出个，赤条条的雪白白的洋老婆！

“哈哈……”人们笑得更欢了。

“咯咯咯……”一个姑娘的笑声，格外清脆嘹亮。讨海郎们纷纷转头，他们的闪火的眼光，一触到那位人群里的姑娘，全都哑然禁笑了。

这是一位华彩炫耀的妙龄女郎，既有东方美人的雅美，又有西方女子的丰韵。满头细嫩的黑发，犹如浓黑的云彩，在温馨的和风里，潇洒地飘逸。更动人心魄的是，清丽的脸蛋，如漫过一层层雪水，焕发出阵阵又一阵的皎洁的神采。嵌在洁白如玉的眼仁里的眸子，像白涟漪里的黑珍珠，墨亮迷人。细长的腰肢，似竹篙在晃悠悠。胸房和臀部和彩韵，感人地一隆一隆。

船长们漂泊大西洋冒了险发了财。他们瞄准大西洋东岸的黑非洲，利用便宜的建筑费用和廉美的生活用品，在避风港建造私人住房，安置家庭妻儿，风卷浪扑的闯海后，享受平安温馨的生活。而卡萨岛也是船长们建住房的好地方。美形美韵的姑娘，名叫姗姗，也是大西洋船长的女儿。她住在卡萨岛。是中国讨海郎的“乐声”惊动了她。她从岛上的小别墅好奇地奔出，跳上父辈的渔轮，靠拢中国船队，观赏中国讨海郎的娱乐节目。此刻，她被逗得心花怒放，天真欢乐的笑声，感染了讨海郎们的心绪。

站在高处观赏节目的书生人，也听到姗姗的笑声，他瞄了瞄人群里的姗姗，不知怎的，像有一股热润的水流，泛过了他的心海。渐渐地，他感到身心亢奋起来，一种莫名的意念，驱使他跳到舱面，又从他人手里接过红彤彤的龙头，边舞边唱：

真名叫黄龙，

蛰伏东海中，

往昔淋苦水，

翘首盼东风，

昨日龙抬头，

今朝龙冲锋，

扬威全世界，

飞腾上苍穹，

苍穹造天堂，

黄龙乐融融。

清雅俊秀的书生人，竟然发出雄壮的歌声，令人们肃然起敬，寂寞片刻后，大伙振臂高呼：“黄龙，再来一个！”“头家，再唱一首！”

书生人吼唱的时候，貌若天仙的姗姗，站在梅里达号船长的旁边。原来，他是梅里达安置在卡萨岛的家眷。刚才，梅里达应姗姗的请求，带她登上中国船队，前来观赏中国讨海汉的民众文化表演。这时，看着书生人的清雅的风度，听着书生人的宏浑的歌声，感受着书生人的雄性的气韵，姗姗的神志阵阵地迷醉，迷醉中感到，身心涌动着阵阵的热浪。她柔声秀气地询问身旁的梅里达：“伯父，他叫黄龙，又叫头家。”

梅里达愣了一下，随即闪着发亮的目光，盯着姗姗。梅里达似乎感到，姗姗询问的语气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情愫。他纠正姗姗的话：“姗姗，你是我的女儿，叫父亲。”

姗姗点点头：“对，父亲，我问你，头家是什么意思？”

梅里达指着场面上的黄龙：“你问的是他啰。不久前，中国大船队绕过好望角，首次进卡萨港补充淡水，我和他有过交往。他叫黄龙，绰号书生人，中国新生代的有知识的讨海郎，远征大西洋船队的带头船老大……”

姗姗真没有想到，黄龙体态风雅，脸相俏俊眼睫灵秀，行走陆地时，谁也瞅不出是个水谷底杀鲸浪峭尖斗鲨的船老大，还是威风雄展的大船队“头家”。她似乎有些不相信，又问了一声：“他真是大船队的带头人？”

梅里达船长肯定地应道：“是的，他是中国大船队的发号施令者。”

“呵，中国大船队的头家！呵，中国大船队的发号施令者……”对书生人油然生敬的姗姗，不知是出自少女的唐突冒失，还是西方女性的奔放开朗，竟然一边呼喊一边奔跑地离开人群，冲到书生人前边，出人意料地，噙起鲜红鲜红的嘴唇，叭地吻了书生人一口，随后热情地邀

请：“中国头家，黄龙先生，你们中国讨海郎的习俗，开放得近乎裸露，和西方青年的风韵，十分相近……”

黄龙侧面对着姗姗，仰脸向天地思索着什么，一时没有看清是谁。他熟悉英语，一边摸摸脸颊，一边用英语应道：“我们是用粗犷的讨海郎语言，表达心灵的祈求。”

黄龙随口说着，一边转过脸来。当他看到，向自己行“亲吻礼”的，竟然是刚才在不远处欢笑的异国女郎，不由愣着了。

姗姗又咯咯一笑，大大方方地说：“中国头家，黄龙老大，你我跳个舞，替晚会增添爱的气氛。”

舱面上的中国讨海郎们，似乎不习惯西方女性的举动，嘻嘻哈哈地笑着叫着：“头家，你的睡舱里，果真蹦出了赤条条雪白雪白的西洋美女！”“书生人，你的艳遇降临了！”“黄龙，把她抱起来，和她来一腿！”

在暴风狂浪里，毫无忌惮地冲锋陷阵的黄龙，面对热情开放的姗姗，听着人们野悍的笑闹声，变成了十十足足的书生人，难为情地摆摆手，“小姐，对不起，天太晚了，我该让伙计们休息了！”

“中国大船队头家，礼节？”姗姗用简单的语言，显出了她的性格。她还要接下去说什么，突然，挤出人群的梅里达船长，拉了拉她的手臂，在她的耳畔说了几句悄悄话。不知怎的，姗姗听了梅里达的话，脸上泛出了紧张的神色，默默无语地跟在梅里达的后边，出了人群，跳进了交通舢板，向卡萨岛海岸驶去了。

梅里达不让姗姗在公开场合露面，为什么呢？原来，梅里达就是A国椰岛的渔夫兼海盗，白昼，他在大洋撒网捞鱼。夜间，摸黑劫船抢鱼。梅里达的表弟鲍格中校，从小出生在A国椰岛，跟随父辈，漂泊大西洋，练就一身驾船闯海的好功夫。后来从军，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但是，正如他的朋友米勒少校猜测的，妻子家庭的悲惨历史，促成了他的反战理念，使他逃离军界，潜回椰岛，带着女儿姗姗，搭乘前来接应自己的梅里达号渔轮，进入南大西洋。庇护鲍格和姗姗的梅里达船长完全清楚，出自本国利益的考虑，军队纵然宽恕鲍格，情报当局也饶不了他。因此，他让鲍格改头换面，深藏不露，又让外甥女姗姗认他为父。姗姗出自少女的率直，大庭广众中，参加中国船队的民众文化演出，让

梅里达深感不安。因为，缉捕鲍格的人，肯定会通过姗姗追捕鲍格。所以，梅里达匆匆带走了姗姗。

不出梅里达所料，姗姗热烈接近书生人的时候，不远处，一艘渔轮的驾驶台上，灭灯熄火的昏暗中，两个悄然猫腰的人，利用望远镜仔细地瞭望着中国船队的人们。突然，其中身体高大的人，一边瞄准望远镜里出现的姗姗，一边掏出一张照片，开亮小灯泡，细细地对照，兴奋地说：“对，亲吻中国船老大的女子，正是鲍格的女儿姗姗！”

旁边的矮个子男人提醒道：“那位拉走鲍格女儿的渔夫是谁？”

“慢着！让我仔细对照雇主给我的照片！”高个子又翻了几张照片，断然地说：“拉走姗姗的，是鲍格的表兄，大西洋海盗船长梅里达。他手下有一支多艘渔轮组成的海盗船队。”

矮瘦个子的男人说：“鲍格如果躲在梅里达的船队里，怎么办？”

高个子：“从今晚的情形看，梅里达的小型船队，可能会依附中国大船队，漂荡大西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符合了雇主的判断，鲍格会投奔中国船队，向中国人泄露雇主机密。我们追捕鲍格的任务，真是刻不容缓了。”

矮瘦子：“那么，我们要跟踪中国大舰队，消灭梅里达船队，捕获鲍格，三管齐下！”

高个子：“还要把问题看得更严重些。保护鲍格的梅里达船队，会向中国大船队求助。中国人和鲍格互相勾搭，像鲸鲨寻鱼群，发狂地搜索花苑天堂和恐怖海狱，以找到坐落其间的雇主一号工程确切地点，报告他们的国家……”

矮瘦子：“我们想得到千万美元奖金，必须立即行动。史密斯船长，你分派任务吧！”

被唤为史密斯的高个子：“分头行动，跟踪中国大船队，消灭梅里达，追捕鲍格，阻止他们接近花苑天堂和恐怖海狱……”

注释：

[\[1\]](#) 东海渔家敬称船老大为“头家”。

[2] 渔船上的炊事员叫“掌簿”。

五

次日早晨，梅里达号。梅里达船长的带荧屏的手机响起了悦耳的音乐。梅里达犀利的目光，一扫荧屏上的熟悉的脸形。立即压掉显示人影的电键。人影消逝，手机响起鲍格的熟悉的声音：“梅里达兄长，我是鲍格。这几天我们来到卡萨港，也有众多国家的渔轮云集这座港湾。在这风起浪涌的时刻，多加小心，不会亏本。我们更要提防，国内的情报当局，命令海洋雇佣军，驾驭大型渔轮，前来追捕我。”

梅里达应道：“鲍格，昨晚我都仔细估量过了。虽然我是你的长兄，但是，我只有在大洋顶风挡浪偷鱼摸虾的经验。而你呢，少年读书，青年闯海，中年从军，文武兼备，满腹经纶，加上性情聪慧，足智多谋，老成持重，机灵多变。因此，我的船队还是由你指挥。当然，为了保证你的绝对安全，表面上，我还是姗姗的父亲，船队的头头。”

鲍格犹豫道：“这样，恐怕不妥……”

梅里达不耐烦地：“你听我说完。在大西洋，像我们这样的黑白兼有的船队，都称带头船长为‘大西洋袍哥’。从今天起，我命令船队伙计们，既唤你的代名，又称你为‘袍哥’。这样，既提高了你的威望，又能使你的身份不会泄密。”听到鲍格没有回声，梅里达火暴地喊：“我的袍哥，你再不爽快地应承使命，老子这就带人上你的船，把你绑起来，撩上中国船舱面。让中国讨海郎拷问你，交代你掌握的机密……”

鲍格语气沉重地应：“兄长，你别胡来。我接受使命就是了。不过，你的主意也有合我心意的。你当姗姗的父亲，是我和姗姗出自心灵底处的愿望。我知道自己的下场，我迟早会倒在追杀者的枪口下。现在，姗姗需要你的保护。未来，你的晚年时期，姗姗会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服侍你。”

梅里达的老眼，闪起了泪花：“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会豁出老命，保护老弟。现在，你告诉我，接下去我们该怎么办？”

鲍格不紧不慢地说：“好，那我就发号施令了。眼前，云集南大西洋的渔轮，数中国舰队最强大。我在日本长期生活过，熟悉东方文化。中国人崇尚儒家学说，提倡温良恭谨让和宽容博大的中庸之道。他们待人，具诚挚之心。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保护亲友，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不像西方社会成员，外表自由奔放，骨子里唯我独尊，唯利是图……”

梅里达问：“你想让我带领小船队，投奔中国大船队，甚至加入他们的行列，接受他们的庇护，抵御史密斯的追击？”

鲍格：“对！这就是我的意见！”

梅里达：“好！大西洋的九生一死的险境里，渔令重于军令！我立即通知本船队的伙计们，绝对服从大西洋袍哥的渔令！”

当天傍晚，补充了柴米油盐的中国大船队，在书生人的率领下，再次驶离卡萨港，冲向南大西洋深处，寻捕大鱼群。停泊在卡萨港的各国渔轮，包括梅里达船队，紧紧地跟在中国船队的后边。

大西洋的夜越来越暗。东海一号的晃晃荡荡的舱面，绰号滑头人的放网老大李旦旦，从睡舱里钻出来，朝着驾驶室里的书生人吆问：“头家，你想放夜网讨夜鱼？”

书生人老大应道：“对！迎头鬃^[1]！”

“噢！迎头鬃啰——”滑头人雀跃、振臂、欢呼的身形，似乎定格在云烟腾腾的空中。

“嘟——”带头船的准备放网的螺号，龙啸一般的洪亮。

快活滑稽的滑头人，同穿着棕黄色渔衣笼裤的讨海郎们，把船老大招到舱面，开始了迎头鬃仪式。

有人吆道：“滑头人，举起头鬃旗。”

稀奇古怪的头鬃旗，迎着凄厉的海风，猎猎拂动。头鬃旗呈三角形，两条黄布，缝成头鬃旗的边饰。旗面四个飞舞的大字：独占鳌头。字的周围绘着两条甩尾昂首的黄龙，栩栩如生的姿势，似乎要离开旗

子，伴着大船队，在极致嚣张的大西洋，雄风烈烈地腾飞。

讨海郎们拿起祖国带来的竹筷子，对准东海渔家独备的八角形的鱼盆虾碗，敲敲打打。似鼓非鼓似锣非锣的声音，给浑浊可怖的云水组合的世界，带来了些微平安气氛。

赤脚踩船的讨海郎，从舱里抱出一堆大小不匀宽容各异的鞋子，不成双地套在各自的脚上。滑头人拿着一只红皮鞋一只黄胶鞋，有意套进书生人的左右脚，大巴掌对准书生人的下削的肩头，拍得一耷拉：“头家，想吃酒菜，先拜几拜。”

沿着跳荡的船舷，书生人走了一圈。向着逐渐拢来的兄弟船只，双手抱拳地拜了一番。回到舱面，看着自己穿在脚上的红皮鞋黄胶鞋，有意发喊：“啊呀，穿错鞋了！”低头寻着讨海郎们的双脚，大伙的左右脚，大都穿着各不配对的新鞋子。尤其是滑头人的左右脚，和自己相反，一只黄胶鞋，一只红皮鞋。他又故意逗道：“滑头人穿的一双鞋，和我穿的一双鞋，都一样，何必调换呢？”

讨海郎们哈哈发笑。

滑头人趁机起哄：“众船的头家和伙计们，不要调换别人的好鞋[2]，在大西洋闯一趟，大伙都一样，穿好鞋，走好路，得好运！”

他一边哄叫，一边举动头髻旗，递给船老大书生人。书生人虎虎生威地挥着色彩鲜黄的头髻旗，高高地插在船头。迎风招展的头髻旗下，讨海郎们恭请下，书生人坐上“大位”。大家绕着鱼盆转。鱼盆上，盛满被朱粉蘸好红鲜鲜的全鲍鱼、全鳕鱼、全鳃鱼，还有硕大的全猪头。滑头人毕恭毕敬，向书生人奉上第一碗酒：“头家，祝你迎头髻成富翁。”

“大伙都一样：穿好鞋，走好路，得好运。大家同干！”书生人欢声端酒，仰脖灌下。

讨海郎们爽朗的笑声在水天回荡着。

一阵欢情地聚首吃喝，又一阵紧张地迎浪撒网，之后，大船队的网船和畏船，成双结对地拽着自己的兜天兜地的大拖网，在蒙蒙云水之间浮荡。

午夜，屹立在驾驶室的书生人，踞高展望着西北方，他发现，原先那白灿灿的亮点，没有被乱翻乱腾的浪水淹没，而是越飘越近，越近越亮，最后变成一团鲨鱼头的“鬼灯”^[3]，光色愈是森白吓人。

书生人知道，杀机四伏的大西洋，有三种鬼灯。一是大鬼鱼咬人。翻船溺水的讨海郎，在黑不溜秋的夜海扑腾，大眼如灯的鬼鱼，从暗幽幽的深海蹿出，追赶可怜的海难者，撕咬生命的血肉。二是大海盗杀人。纵横海域的海盗，多在黑漠漠的夜间出没，把讨海船迫进汹腾的水域，残忍地劫船杀人。三是遇难的船只，则点燃鬼灯，伪装成海盗船，让真正的海盗船犹豫不前，自己乘机逃离。

在舱面查看海况的滑头人，也发现了西北海区的鬼灯，喊道：“头家，那里是咬人的鬼鱼，还是杀人的海盗？”

书生人的应声，清亮生情，顿挫生力：“那鬼灯，可能是海盗的害人火，也可能是遇难船的求救灯。讨海不救人，是鬼不是人……”

站在右侧的孤脚人，提醒船老大慎重行事，一字一沉地说：“头家，前边的鬼灯，如果是难船遇到吃人的大鬼鱼，向我们点灯求救，我们就是撩掉六斤四，也要奋然前往救人！如果是海盗的灯号，那是诱我们钻鲨口呢！蛮野水国，头家一声令，关系一船人的命，是跟踪鬼灯前进，还是在这里拉网捞鱼，得仔细斟酌啊！何况，这海的状态，极像传说的大西洋恐怖海狱，千般险情呢！”

书生人的意念和音色一样清晰：“正因为身处千般险情的水国，不管是世界哪国的人，都是同海闯荡同命运的好兄弟！”

孤脚人继续嘟哝：“可是，船拖一张网，如驮一座山，待网捞起来，要费长时间，鬼灯早已逝入远方。如果真有溺水的讨海兄弟，早就沉亡！”

“守好你的岗位，不要乱出声！我有办法让船追鬼灯！是鬼鱼，刮割它的鬼体！是海盗，截断他的航道！是溺水的兄弟，十分人情救人命，天高海阔受人敬！”

尽管说着直冲冲的话，书生人还是犹豫了一下。他是个世代荡海的渔家后代，读完水产大学远洋捕捞专业后，到国内的海洋渔业公司就业，担任远洋渔轮的二副、大副。二十一世纪初，国营渔业公司实行股

份制，他抱着征服中国渔业处女地——大西洋的决心，经过自己的华侨兄长的介绍，应聘担任过加拿大渔轮船长。在水波漫天的大西洋，两年的吹腥风淋咸浪的生涯，使他深知大西洋确是出产金鱼银虾的地方。他志高如山，辞职回国，联络家乡的大型渔轮，组织了远征船队，来到大西洋。此番拼搏的目的，是要夺取大笔财富，振兴东海渔岛，美化自家生活。不期遇到大西洋鬼灯。如果即刻驶向鬼灯水域，必须斩断网纲，让拖网在湍流急浪里沉浮，通知其他渔轮，帮助救网。假使他船捞不起拖网，远征大西洋的事业，势必蒙受巨大的损失。渔网当饭碗的讨海郎，舍弃渔网，比渔刀刮心还痛苦。

书生人的上眼皮往下沉了一会儿，突地瞪圆了双眼，看着仪器室技术员洪水郎，唤：“沉人，到仪器室，通知东海二号畏船，单船拉起海里的拖网。”

沉人满脸的波浪纹，抽搐了几下，默然不响，连抿合的嘴唇都没有张开。慢慢地转身，跨向仪器室。

书生人走出驾驶室，噗地跳下舱面，抽出挂在船房外壁的太平斧，快步走向挂着尼龙网纲的左舷。他一仰脸，嘴巴无声地大张着，恍若朝着苍穹，痛苦地发喊。又一俯首，手里的太平斧，划出几道白亮亮的闪电，准确地斩断了臂膀粗的网纲。墨亮墨亮的水皮，溅起了一朵朵雪色的水花，巨大的渔网，向黑漠漠的远方漂去了。

传话筒里，传来沉人的老声老气的音腔：“头家，卫星定位仪测定，鬼灯所在的海域，是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南侧的险礁区。鬼灯之光，是从一艘渔轮上发出的。那渔轮可能是海盗船，也可能是遇难船。在大西洋游弋的，是有一支名为‘大西洋鬼火’的海盗船队。你看，点鬼灯的渔轮后边，有一条不明身份的大船在追踪，好像是真正的海盗船！”

船房矗在后舱面，驾驶室高距船房顶部。书生人攀上驾驶室，转着发亮的目光，注视着远方的吓人的鬼灯，说：“沉人，仪器是讨海郎的火眼金睛，你怎看得迷糊不清。你在仪器室，吃饭拉屎都不要离开，随时报告准确情况！”他又向舵工发令：“孤脚人，如果前边真的是海盗，他们像蟹子横着行，我们像鲳鱼直着冲，连船带人，擒拿海盗！”

浓漆般的夜雾更黑了，大洋之上的黑浊的庞鸿，愈来愈显着无尽的凝重和广厚。渔轮后边，船臀犁出的滚雪状的浪带，瞬间淹没。然而，

船只的夜航灯，由于快速飞行的缘故，耀眼的光辉，似一道道流星，向前飞射。

前方，特里斯坦——达库尼亚险礁区，那盏昭示凶兆的鬼灯，那团令人毛孔痉挛的森白，越来越怪状地跳闪着。

注释：

[1] 讨海郎闯荡新渔场的第一次放网前，举办祈求好运气的仪式，叫“迎头髻”。

[2] 东海渔家把新鞋称为好鞋。

[3] 东海渔家把海洋的预示凶兆又不明来历的灯火，叫为“鬼灯”。

六

不尽波涛连天涌的大西洋，梅里达的船队，每逢风高夜黑行劫时，常常亮起白森森的鬼灯，因此有了令人闻名丧胆的大号：“大西洋鬼火海盗”。

离开卡萨港不久，在鲍格的策划下，梅里达率领着小船队，混进中国大船队，向南大西洋深处驰骋时，驾驶室里的报话机突然响起：“梅里达船长，请注意，有一艘大型海轮，离开卡萨港后，不即不离地跟在梅里达号后边。看来，米勒说的追捕我的雇佣军，扮成大西洋渔夫，驾驶着渔轮，已经到达了。”

梅里达：“我已经发现，那艘大渔轮在跟踪老子。而且，我也隐隐约约看到，那艘大渔轮的名字，叫史密斯号。我要属下的快速渔轮，点亮大西洋鬼火，出现在史密斯号前边，引导追杀者，进入前方的特里斯坦大险滩，然后设法对付他们……”

鲍格：“你准备怎样对付史密斯雇佣军？”

梅里达一愣，反问：“你的意见呢？”

鲍格：“吓阻他们，把他们赶走。不要毁船杀人。毕竟，他们是钱财驱使来的。再者，他们虽是地中海海盗，但也是捕鱼的渔夫。更主要的，我的理念，反对杀人……”

梅里达刚想应道：“老弟不要忘了，我梅里达是偷网劫船的大西洋海盗，想保你的命，就要灭掉史密斯！”但是，他没有说出口。鲍格是表弟，他十分了解鲍格的性格。没有把鲍格迫到九死一生的绝地，他是不会同意毁船杀人的。梅里达只是低声说道：“鲍格，我尊你为袍哥，是只有你的知识和本领，才能对付史密斯的。但是，一些旋涡里斗海蛇的活计，还要听我这个大西洋船长的。”

正如鲍格和梅里达所说的，追踪梅里达号的，确实是史密斯号。它

的船长，被雇来追捕鲍格的史密斯，从小生活在海边，长大了，子承父业，驾驭父亲的渔轮，浮荡地中海，捕鱼捞虾。他的性格凶悍狡诈，不愿做个腥风咸浪中的穷渔夫，每逢天黑好放火的时辰，常常干些劫船偷鱼的勾当。后来，又被西西里岛贩毒集团雇用，在海里帮助运输毒品。这个嗜钱如命的家伙，贼胆越来越大，以其不齿的恶行，成为闻名的海盗。他有一个美貌如花的情妇。A国的情报人员，就是通过这位美妇，诱以千万元的天价，让他率领船队，驰入大西洋，追捕鲍格。他指挥的船队，有两部分。三艘渔轮，是他的私家财产。绝大部分船只，是被金钱雇用，临时服从他的指挥。海洋雇佣船，有钱驶来，无钱散伙。所以，他向雇主报告的渔轮数量，来时有影去时无踪，谁也数不清楚。

十多天前，接受秘密使命后，他操纵史密斯号，停靠卡萨港，四处寻觅鲍格的踪迹。虽然没有找到隐秘莫测的鲍格，却凭借情报机关给予的照片，从中国船队民众文化活动现场，发现了鲍格的女儿姗姗，和庇护姗姗的梅里达船长。辨认雇主的相片，这个梅里达，就是名声遐迩的“大西洋鬼火船队”的头头。史密斯断定，鲍格必定密藏在梅里达和姗姗的周围。于是，从卡萨港出海后，史密斯号大渔轮上，史密斯命令体态矮瘦的大副莫安：“紧跟梅里达号！”由莫安操舵的史密斯号，像海魑的巨影，跟踪着梅里达号。

时间随着海涛流逝着，已是下半夜了。

东海一号带头船，翘首冲入特里斯坦险礁区了！

夜风转眼间强盛起来，讨海郎们的宽敞的渔衣和笼裤，被风灌得圆鼓鼓的。

船只周遭的大险滩，在风的撕扯下，夜幕破碎了，雾气稀释了，空间广阔了。目光可达的墨蓝墨蓝的水面，潮汐哗哗退去，成群的矶石，狰狞的暗褐色的面目，千姿百态地浮出来。而潮汐难于淹没的，是雄视水涯的礁山，如腾空竖立的巨鲸、拱背朝天的大鲨、张牙舞爪的海崇，通体被夜雾抹成暗色，毫无秩序地散布着，咕隆咕隆的风浪声，犹如它们凶恶的吼叫。

熄灭了灯火的东海一号，顺着礁山和礁山之间的浪奔流冲的水道，状若摸黑游海的庞然大物，漂向那艘鬼火闪闪的海盗船。

或许是精心设计，海盗船上，向同伙显示身份的鬼灯，燃得更加白

光刺眼。船只呢，一会儿左弯右曲地缓缓行走，一会儿玄机莫测地停在水面，让追踪者的心绪恍惚迷惑。

海盗船的后边，确实有一艘大船在跟进。这是一艘千吨位的渔轮，鲸首状的船头弧形开阔，船尾则似海猪之臀滚圆滚圆，高端穿云的驾驶室顶部，挂着一面随时可以改变国籍的旗帜。

而最前边的海盗船也初露轮廓了。那是一艘全身裹铁甲的小型快速渔轮，外壳涂着墨彩贼亮的黑漆，如果不是中桅上的鬼灯白光的照耀，船体和黑漫漫的海天浑然一色，肉眼很难辨清它。

追击的大渔轮，如箭鱼射浪，笔直地朝着海盗船冲去，大有一头将它撞翻，而后依仗船大人多势众，将海盗一一擒获。

海盗船似乎刻意逗引着大渔轮，不卑不亢，不紧不慢，最后竟然停航了，在云翻水滚的夜海，影儿模糊地漂泊，那盏公开身份的鬼灯，不但没有熄灭，反而更加贼白地照耀着。

前后的暗礁明礁，星罗棋布地散布着。礁山相夹的水道里，大渔轮眼看冲近海盗船了！

东海一号尾随着大渔轮，快速地冲进了特里斯坦大险滩。

东海一号驾驶室里，书生人竭力叫道：“洪水郎，沉人，使用无线传话筒，给我接通前边的大渔轮。”

一会儿，两艘船的船老大开始用英语对话了：

“我是中国带头船老大黄龙，贵船的前方是不是海盗船？如果是海盗船，他们正在用鬼灯蛊惑你们呢！”

“我是史密斯船长，感谢中国兄弟的提醒。我船前方是多年纵横大西洋的‘大西洋鬼火’海盗船。海盗像滑溜的鳗，我是捕食它的鲷鱼，正在想法生擒它呢！”

“史密斯船长，我们在一座海里荡浪，胜似共同命运的一家人，我帮助你擒拿海盗！”

东海一号和史密斯号通话时，前边的停航的海盗船柴油机突兀鸣响

了，一个急拐弯，船头似鱼的鳍刃，在幽蓝的水面，划出一条雪白的水痕，笔直地击向史密斯号。

东海一号，书生人急得声音沙哑：“史密斯船长，海盗操纵铁甲快船，企图冲撞史密斯号的薄弱部位，当心你的后舷舵位！”

史密斯号，史密斯躯干伟岸，头顶几乎顶着驾驶室天花板。他虽为海洋雇佣军的船长，没有闯海人特有的古铜色皮肤。面对着怒冲冲撞来的海盗船，他的小眼睛和小嘴巴张得能吞一条鳕鱼。又大又圆的鼻尖，通红的血色一泛一泛，呼噜呼噜地喷着粗气。土色的脸颊像贴上一层鳊鱼鳞，在日光灯照耀下格外苍白。

大副莫安，站在史密斯左侧，颤声地说：“船长，鬼火船疯了，想撞碎我们的后舷，让我们落海喂鱼呢！”他看史密斯没有回答，又说，“船上都是兄弟！兄弟的生命是珍贵的，宁可不崇拜上帝，也要崇拜兄弟的生命！宁可不保护祖宗，也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再说，那鬼火船不一定藏着我们追捕的鲍格！”

莫安听到船长赞许似的嗯了一声，不管三七二十一，飞闪地打旋着轮盘。顿时，体态臃肿的史密斯号，像座黑影幢幢的楼阁，在幽光稀微浪涛冲激的水面，慢腾腾地转动着。事与愿违，史密斯号的又圆又大的船臀，完全暴露在海盗船的前边了。

“祖宗都是怕死鬼的大鼻头人^[1]……”东海一号上，年轻气盛的讨海郎们，看着反向逃脱的史密斯号，用撕破喉咙似的谩骂声，要求史密斯号赶快改变航向。

鬼火船仗着快过史密斯号的航速，高昂的铁船头，朝史密斯号的船臀急驰，相距五百米……四百米……三百米……

更加危急的事情发生了！史密斯号上的雇佣兵们，不但熟悉海况，而且有着深邃如渊的心机。在他们的操作下，史密斯号抢在东海一号前头，一个左转弯，庞大的船体，擦过东海一号左舷，冲到东海一号的后边，向暗乎乎的险滩深处逃逸而去。东海一号带头船，横在海盗船和史密斯号中间，随时都会挨上海盗船铁船头的撞击。

“咸水婊生的史密斯，原来不是笨海猪！”书生人看着自己船被耍弄，恼怒交加，“伙计们，抄起鱼叉、梭镖、太平斧、割网刀，准备斗

海盗！”

轰隆隆！东海一号愤怒了，从一条暗幽幽的水谷底部冲出，高蹶的船头，击破了一道水山连缀的山脉，射向前方的海盗船，眼看着撞个两败俱伤了！

谁也没有想到，此时，急急逃进险滩深处的史密斯号，雄伟的船身一阵跳弹，船底响起咔嚓咔嚓的声音。熟知海情的莫安大副，大脚一跺：“啊哟！船只搁浅了！”他想了想，又说：“现在是涨潮汐，几小时后，兴许船只能浮起？”

史密斯急得来回窜动，“谁知涨潮能否浮动大船？鬼火船是铁甲快船，等到高潮位时刻，僵死不动的史密斯号会被它击沉了！”

“要挡铁船头，只有钢礁岩！向中国讨海郎呼救！”大眼飞眨黑眉频蹙的莫安，也不是心浅如滩的人，立即呼喊史密斯号仪器室技术员：“泰森，开通高音喇叭，向中国船求救……”

泰森是个印第安籍青年，紧急时机，圆圆的娃娃脸上，笑眉笑眼的形貌，依然难于消失。他眼明手快地开通高音喇叭，“中国带头船，书生人头家，讨海兄弟们，史密斯号搁浅了！恳求你们截住鬼火船，抢救史密斯号的遇难兄弟……”

东海一号船，书生人的英俊慈祥的脸庞全变形了，腮帮一凸一凹，雪白的眼仁，游动着绯红的血丝，回应道：“大洋出产的笨海牛，只知借中国人的命，保你们的命，忘了开动声呐测海仪，探清海底暗礁，害人又害己……”

史密斯号上，史密斯一把夺过话筒，喊：“泰森，听从书生人头家的渔令，开启声呐测海仪，探清海底暗礁。书生人头家，我的史密斯号大多是些没有闯海功夫的青年，求你饶恕他们的无知，救救这些讨海兄弟……”

书生人的回声更激昂：“我们中国讨海郎，不是没有热血的乌贼！”

让人惊诧的事情再次发生了！那艘汹汹冲来的鬼火船，船头突然一偏，在东海一号前边的器器浪涛上，激出了弧形的水带，避免了撞击东海一号，从东海一号右舷外越过，驰入烟水滚滚的险滩深处。那里，正

是史密斯号搁浅的地方。

书生人的拳头，在驾驶台面磨动着：“哼，老子是中国讨海祖宗，心眼比虾网还细密！点鬼火的海盗龟孙，你们休想钻过去！”他命令舵工，“孤脚人，全速前进，超越鬼火船！”他纵身跃到船头，俯身揽起备用渔网，呼叫放网老大李旦旦：“滑头人，把网撒到海盗船航道上，拦住鬼火船，拯救史密斯号！”

滑头人一边揽起网片，一边犹豫道：“头家，东海二号畏船，万一捞不上我们的弃网，这张备用网是我们唯一的饭碗啊！”

书生人一声断喝：“你住口！那些大鼻头人，把生命看得重于祖宗，你把网看得重于生命！快撒网！”他迎着呼呼的海风和亮亮的水珠，双臂率先一挥，网片在海风里柔曼地飞扬，撒入了大凸大凹的海浪里。船只向前冲刺着，刚刚飘落的网片，从船舷外的水面闪掠而过，漂在船臀后边，被奔泻的海流一冲，满海张开来，挡住了冲向史密斯号的鬼火船的航路。鬼火船眼看冲入漂网水域，螺旋桨被网片绞住，船体将变成僵死挨打的浮尸了！

倏忽间，鬼火船一个紧密后退，臀部变成船头，撞塌了一堆堆奔涌的浪山，离开了漂网水域。又一个转首拐弯，绕着网区，全速前进，再次变成张狂的海兽，扑向搁浅的史密斯号了！

又一场惨烈的拼斗展开了——

东海一号，书生人一把推开孤脚人，亲自操作轮盘。前进的船只犹似怀着船老大的意志，船头的外壳，绘着黄彩焕然的龙鳞，状若巨龙之首，一忽儿翹上高高的浪山之巔，一忽儿驰下峭峻的水坡，一忽儿冲进幽暗的谷底。船臀喷出的白花花的水带，又似粗壮又漫长的龙身，盘过了浪山之顶，穿越了水谷之底，漂入黑暗的特里斯坦险滩深处。

这条水之龙，在龙首——带头船拽动中，迎着狂猛冲来的鬼火铁甲船，誓不后退，勇敢向前。后退，是为鬼火船让道，令贼船摧毁史密斯号，袭击束手待毙的史密斯们。继续前进，势必导致带头船和鬼火船互相撞击，势必撞得破船碎片飞天，伤员血肉溅海。

而鬼火船，亦像一条恶龙，漆黑如墨的船身是龙首，犁出的水带是漫长翻滚的龙身。它似乎比黄龙状的东海一号更机敏，双方龙首快要发

生同归于尽的撞击时，猛地一拐，企图再次避开双方的对撞，继续袭向史密斯号。

几乎在鬼火船狡猾绕道的同时，东海一号的船头来了个九十度转向，由直冲变成横穿，挡在鬼火船的前边。东海一号的迎天翘首的雄姿仿佛在咆哮：“来吧，拼个鱼死网破吧！”

此刻，大西洋南涯的特里斯坦险礁滩，恍然变成了无数勇士集合的战场。嶙峋礁石之间，跃然而起的水山，似勇士们的雄躯；细长的浪条，是勇士们的挥舞的臂膀，密密集集，熙熙攘攘。而险滩发出的鸣响，则是正气凛然的勇士们，为东海一号船的壮举，发出震撼高宇的啸声！

东海一号和鬼火船继续回旋着，对抗着。

东海一号船，书生人再次敦促：“沉人，呼唤东海二号船老大黄莽，让莽人带领起空网的渔轮前来支援带头船……”鉴于陆地的高科技窃听器传入海洋，防止自己的话被海盗截获，他把声音压到最低限度，向沉人密授机宜。

沉人所在的仪器室里，装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设备，精密小巧的电脑、声呐探测器、卫星定位仪、雷达操纵台、鱼群观察器、卫星通信机和清晰的荧光屏。

沉人拿起高频远程传话筒，低声传达带头船老大的渔令：“东海二号，船老大莽人……”

东海一号又和鬼火船对峙了个把小时，书生人发现，下风海面^[2]，一派铺天盖海的壮观场景出现了——

那是空前规模的大船队，前来支援遇险的带头船了。

整支大船队的奔腾之姿，犹如一群气势冲天的巨龙。看哦，从通向非洲海岸的东侧水涯，到进入难见边际的特里斯坦大险滩，大船队自东向西地排成望不到两端的漫长队列，每艘渔轮的凛然形韵，各似海龙奔腾。而龙们组合成的近乎笔直的队列，是它们同仇敌忾前仆后继的豪气的展示！

渐渐地，争先恐后奋不顾身的船只，航速快慢各异，船队弯曲蜿蜒着，向险滩横向扫荡而来。

在大船队的荡涤一切的气势面前，鬼火船怯阵了。它的装在后舷的排气管，喷出了一团团黑灰灰的烟气，向上风海面逃亡了。

看着奔逃的鬼火船，孤脚人不无惋惜地说：“头家，鬼火船速度比带头船快，看来，这次让它溜走了。”

书生人的嘴角抿起冷笑：“我们跟在它后边，它逃不了！”

果然，在黑色迷津似的上风海面，有几艘神秘兮兮的渔轮，幽亮的船灯越来越通亮，排成弧形队列，向匆匆逃窜的鬼火船包抄过去了。

孤脚人欢呼起来：“哈，那是我们的船，从上风截断鬼火船的逃路呢！头家，你的心术比孔明还孔明呢！”

“别高兴得蹦下海！鬼火船也是滑溜的油鱼呢！”书生人目光明亮如炬，观察着。

前方，夜雾弥漫。漏网鱼一般急奔的鬼火船，就地偏向，向险滩的西北角窜去。而那里，稀微的雾影里，两座高耸的礁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黝黑，两片利斧削过似的礁壁，几乎贴在一起，中间夹着一条窄水道，浪头如银色的冰坨，击着礁壁。礁山周围的海面，星罗棋布的礁石，影晃晃的，黑压压的。

书生人明白，大险滩西北角，只有两座礁山之间的窄水道，才是险滩通往深海的唯一航道。显然，鬼火船长十分熟悉特里斯坦大险滩，开着船只，逃向窄水道了。

大西洋真是玄情万状。这时，一阵轰然有声的暴风扫过，大险滩西北角的薄雾倏忽无影了，只见那两座礁山间的水道尽头，映出了一艘大型渔轮的黑幢幢的影儿，没有国旗，身份奥秘。

“不妙！那艘大渔轮是不是鬼火船的同伙，前来撞击带头船，让鬼火船逃脱？”书生人心里疑窦重重。他当机立断地叫通东海二号船老大：“莽人，我驾一号船，冲进窄水道，二号船紧紧跟进，一起逮住鬼火船！”

二号船紧跟着一号船，直扑窄水道上的海盗快船！

前边，暴风微弱了，声音低得像在海中哼哼。淡淡的雾气，像一张薄纱，在窄水道里飘拂。水道的景象更加一目了然了。那艘身份诡秘的大型渔轮，整体呈现长长的三角形，尖尖的船头，射入浪翻流激的窄水道，左右舷成两条弧形线条，后舷笔直又宽阔，船房高高地盘踞在后舷甲板上。大渔轮的航速远远地超过中国船只，抢先越过鬼火船的左侧，似乎想拢近鬼火船的左舷帮。

不料，鬼火船突然加速，猛然蹿到大渔轮后边的水道上。

大渔轮吨位逾千，体态庞大，却凭着强大的马力，劈波斩浪，跟在鬼火船的后边，企图再次袭击它。

不测的事件发生了：大渔轮庞然的躯体，头尾抵近两边的礁山，横在窄水道上，不能驰动了！

东海一号和东海二号，齐驱并驾地驶向大渔轮。二号船老大莽人，发出粗哑的喊声：“书生人，窄水道里险象丛生，我驾二号船到前边探路！”

书生人沉默不言，右手一拉全速前进的铃号，在柴油机的轰鸣中，东海一号像扑进深涧的猛虎，舷帮砰地顶开了二号船，冲到二号船前头，迅速抵近了大渔轮。

横浮在窄水道的大渔轮，挡住了东海一号的航道。大渔轮似乎发生事故，机声沉寂，灯火熄灭，像一座黑不溜秋的庞大的浮物，在窄水道里笨拙地摇动。

东海一号的船头靠近大渔轮，书生人使用熟练的英语，大声探询：“前边的讨海兄弟，大渔轮出了什么事故，挡我们的航道？我们追击的是一条海盗船！”

大渔轮的幽暗的甲板上，一条模糊的人影晃动着，也用英语回答：“中国的讨海兄弟，我是施维森号的施维森船长，我们的柴油机出故障，自动熄火了。只可惜，让鬼火海盗逃脱了！”

噗！书生人的双拳互击了一下。他的目光越过施维森号大渔轮，瞭

望着大渔轮外边的窄水道的尽头。

窄水道出口外的海，像沙尘弥漫的黑漠。源自海底的威烈的掀动力，突起了一座座墨蓝的奇形怪状的山丘，扬起了一阵阵黯淡的雾粒，密密麻麻的，交织成一派万象潜形的迷茫。那鬼火快船匿入其间，宣示海盗身份的鬼灯凶顽地发亮着，放射着刺眼的白光，给迷茫的大险滩增添了一份凶骇的气象。

书生人惊诧地自问：“那险滩，难道又是一座大西洋恐怖海狱？”

注释：

[1] 中国诗海郎称谓怕死的西方人为“大鼻头人”。

[2] 海风来源的水域为“上风”，反向的水域为“下风”。

七

东海一号船的四周，迷人的晨曦辉照下，美形美色的景象一览无余。

船舷外的水之海，色调异乎寻常的凝重，像披覆着墨绿苔藓的大地。它又那么的沉稳，连难于停顿的起伏，都显着肉眼不易觉察的微弱、缓慢，几近静止的状态。

其实，把水之海反衬成凝止状的，是海面的轻悠漂浮、欢快飞跃、绮丽显像的浪花和水族——

永恒不灭的浪花，疏密有序地点缀着广袤的水面，漂上稍高的凸处，由于承受了耀眼的阳光，像一朵朵金闪闪的秋菊。浮入避光的凹部，又还原成自己的本色像昙花，玉白鲜亮，冰清玉洁。色调反差强烈的浪花水域，在将自己的迷人的美色，漫向遥不可及的远方世界，无边无际。

也是大西洋南涯水温冰冷的原因，浅水里，众多的黑白文身的企鹅和海豹，悄无声息地又飞快如闪电地游窜着。他们的前头，一群群玉白的小鲫鱼、橙黄的跳鱼儿、鲜红的弓虾儿，不停地飞离水面。企鹅和海豹仿佛是嬉游在花瓣中的孩儿；而惊飞的小鱼虾们，则像孩儿们飞洒出来的斑斓多色的花瓣。

更美的，是在水天冉冉盘旋的海鸟，尤其是蝴蝶鸟，似绿羽泛碧的凤蝶、墨彩浓重的灰蝶、鲜黄生辉的粉蝶、彩带绕身的环蝶，在空中舞出缤纷的线条，交织成一幅幅蓝天做底色、阳光做光色的画面。还有那雪花飘悠般的白鸥，和墨菊飞扬般的海燕，三五成群地飞向大海，哗地扎入雪色的浪花，又从浪花里腾飞而出。请看，它们从浪花里获取后的飞羞，刚劲如电又优美如舞；此际的鸣叫，更是悦耳又悦心的歌。

远天的朝阳，像一轮金星。在它的金光的照耀下，充满水鸟、鱼虾、浪花的大西洋，愈发美不胜收……

驾船的书生人，观瞻着绚丽的水天，惊人的敏感和超前的思维使他联想翩翩：

“啊！黎明的大西洋，真是一座充满花朵的大世界！这里是不是讨海郎神往的花苑天堂大渔场？如果是花苑天堂，紧傍它的，则是那座吞船噬人的恐怖海狱！我们的未来，到底是游历花苑天堂，还是陷身恐怖海狱？”

无线传话筒中传来二号船老大莽人的问话：“书生人头家，眼前的锦绣水天，莫不是讨海郎交口赞美的花苑天堂？”

书生人答道：“那是大西洋，甚至是全世界最优良的渔场。找到它，我们能捕到大量的金鱼银虾，获得天堂般的生活。没有讨海郎摸不清的海况，没有讨海郎闯不进的水域。过几个时辰，大船队开始放网，网袋里兜出的，是金鱼银虾还是鱼尿虾屎，一看就知道了。”

莽人：“用鱼虾的状况探索哪里是花苑天堂，是一种办法。可是，讨海郎们都说，在花苑天堂旁边，窝藏着白天鬼唱歌的恐怖海狱。如果放网以后，海况骤变，风流转向，拖网船漂进恐怖海狱，那是桅梢尖挨雷击，无处逃生呢！”

书生人抿嘴一笑。莽人是书生人的同族兄弟。在老家——东海南部铜山列岛，莽人以他独特的性格，成为渔家的传说人物。一个风暴卷海渔船泊港的早晨，莽人的白白嫩嫩的妻子到二号船拎鱼虾。不料，牛高马大的莽人，大鲨扑人似的把她扑倒在舱里。船舱里传出乒乒乓乓的巨响。人们以为莽人在打妻子，纷纷聚拢过来。只见莽人的妻子羞羞答答地爬出舱口，嘴里骂着：“冒失鬼、鲁莽鬼、粗悍鬼……”她的鲜白鲜美的脸上，现着细微泛着血丝的伤口。人们问：“嫂子，是不是莽人打伤你了？”她脱口应道：“他的满脸胡茬又粗又硬，像钢针……”有人发喊：“那么，莽人的钢针，把你的全身都戳破了？”在讨海郎们放荡不羁的哄笑声里，她逃上了海岸……

现在，书生人发笑的是，粗鲁如桅头的莽人，面对瞬间万变的大西洋，也怀着仔细的心绪，进行居安思危的思考。

书生人停了一下，说：“莽人，不拔鲨鱼须，哪有鱼刺煮。远征大西洋，整个过程都是冒险……”

莽人：“书生人，不脱裤头，造就不了老婆。你闯过大西洋，又是带头船头家，甬说发渔令，就是放臭屁我也紧跟你，去找好渔场！”

渔令一下，大船队开始放网了。

单艘渔轮作业的，是沉入深水层的大型桁杆拖网。网船和畏船双船作业的，是有囊围网的大型播秋拖网。古铜色脸膛的讨海郎们，从船头排到中舱面。欢愉的心灵，指挥着熟练的动作，令他们的臂膀，似在刻意舞成优美的线条，撒出的眼儿密密的网片，迎风展开，柔曼地飘向海面，着水的时候，每个网眼里飞出一朵小水花，每条网线弹起一串水珠链，每根粗重的网纲，溅起一溜大朵大朵的浪花。上百艘渔轮，散布于浩浩洋面，撒出的渔网，若成千上万的花儿，在辽阔的大洋飞艳。

放完渔网，开始拖网了。有的单船拽着桁杆网，有的双船拖着大播网。偌大的拖网海区，形成了另一种赏心悦目的美景。破浪前进的船头，飞出一串串亮晶晶的浪珠水泡；左右侧的干舷线下，浪花像成排的冰山喷出来，悠悠扬扬地飘忽，又洒入绿澄澄的海面；螺旋桨激出的，是白牡丹似的水花；从船臀拖着兜天兜地的大网，粼粼水表到幽幽海底，整个网袋的网眼中，漂出的也是雪色水沫。眼前尽是皎洁的花朵的世界……

数小时后，渔轮们开始拉网捞鱼了。另一幅收获花朵的画面，再次出现了。长长的网纲，被起网机拖上舱面，浮出水面的弧形网袋里，跳跃的鱼虾们，其五彩斑斓的鳞片，犹如朵朵花儿：赤鱼红绯绯，鲱鱼黑亮亮，鳀鱼银花花，鳗鲡青溜溜……

在这花朵的海洋里，一号船的思路活络的滑头人，率先唱起随口编成的渔歌：

找不到老婆的大西洋，

金鱼银虾捞几网，

钱包鼓鼓真富贵，

富贵时刻想婆娘，

想得夜间做香梦，

团圆梦里接婆娘，
接着老婆梦醒了，
原来接的是，胡子拉碴的讨海郎！

.....

没有强盛的风暴，湍澜般的海流，平白无故地发生了。这是渺无影儿的急流，它奔窜于深幽的海底，闷重的声音，宣示着无坚不摧的力度。当强力从深海向上冲腾，水面迅猛地隆起，拱成一座座水的崇山峻岭。水山水岭的万钧的压力，竟然抑不住海底的涌起的急流，从朝天的浪山尖、倾斜的水坡地、深暗的溪谷处，不时地冲出，直喷蓝天，散成密集的水花浪珠，又是漫天飞白的壮观。

那艘一千多吨位的大渔轮，驾驶室顶部，横写着一行英文“施维森号”，气宇轩昂地冲近东海一号船。

“书生人头家，我是施维森船长。我船被水底恶流灌翻了网袋，冲光了鱼虾，只好先回避风港，修补网具，补充淡水。”

施维森相貌怪异，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整副脸盘，只露出月牙形黑眉和炯炯发光的眸子，其余部位，全被又黑又粗又密又长的胡须遮没了。也许是防止浪水浸入肌肤，套着宽大的雨衣雨裤，把全身遮得严严实实。

书生人的英气焕人慈气悦人的脸庞，朝施维森笑了笑，又转向前方的海面，观察着。

孤脚人看到书生人思索着什么，悄声问道：“头家，你是想弄明白，这片水域是不是花苑天堂渔场、附近有没有恐怖海狱？”

书生人微微点头。是啊！早晨的海天美景显示着，这里，似乎是讨海郎竭生命之力寻觅的花苑天堂，可是，从捕获的鱼儿看，品种杂乱大小参差，又说明此处不是最优良的渔场。讨海郎心仪的圣地——花苑天堂在哪里？还有那座可恼的恐怖海狱.....

“书生人头家，中国讨海兄弟心驰神往的花苑天堂，以及另一片恐怖海域，我也在拼命寻找。眼前，大西洋海流发难，是一场风暴的前

兆，你们也应该进港避风了。”

施维森船长的亮灼灼的目光，似乎透视了书生人的心地，继续呼唤着。

一阵柴油机声由远及近响着：“轰隆隆……”只见昨晚获救的史密斯号，仿佛是为了报答东海一号和施维森号的救命恩情，快速冲来。高音喇叭里，响着史密斯的激动的颤声：“书生人头家，施维森船长，我们的同生共死的兄弟们，我代表全船伙计，向你们致谢了。眼看风暴刮来了，我们结伴驾船，回港避风，途中有个照应。进港后，我要准备鱼礼虾品，答谢你们的恩情。哈哈，我崇拜你们的东方德行：有恩不报，不如连船带人葬入风暴……”

书生人也拿起高音喇叭，应道：“报恩就免了。我们讨海郎，帮人不用谢，只盼平安过日夜。往后，谁发现花苑天堂大渔场，互相通知一下就行了。”

“啊？你们想寻找花苑天堂？头家，那里有一座鬼见了都惊魂的恐怖海狱呢！再说，鲍鱼虾米好吃，好渔场难找。风暴天找渔场，不是高明的讨海郎。还是先回港避风吧！”史密斯变腔了，话语吞吞吐吐，口气忧心忡忡。

“头家，我听过中国的讨海兄弟唱过这样的渔谣：避风躲浪船不颠，远游大洋乐如仙。我先驾船回港了。你们也应该进港避风了。”施维森喊道。他的渔轮像讨厌史密斯号似的，船头一拐，船臀对着史密斯号，劈风斩浪地离开了。

书生人看着远去的施维森号，继续回话：“施维森船长，你是大西洋的老闯海汉，我听从你的意见，带领大船队，回港避风暴。不过，距离这里最近的是哪座港湾？”

施维森回应：“书生人头家，和施维森号结伴讨海的，还有五六艘渔轮。如果你同意，我们这支小船队可以加入你的大船队，和大船队一起，向着东北方向，行抵纳米比亚海岸，寻找避风港。最好选择重回纳米比亚海岸外边的卡萨港。我们的小船队，有几位发了财的船长，在卡萨岛建有鱼虾冷冰库、淡水储蓄池，可以低价供应大船队。还有舒适的私家别墅，欢迎你们前往做客。”施维森船长搁下无线话筒，又拿起高音喇叭话筒，向距离较远的史密斯号喊道：“其他国度的船长，多年闯

荡大西洋，在非洲海岸肯定拥有自己的后勤生活基地，我就不邀请你们同行！”

不想，史密斯船长语气甜蜜地应：“我们都是讨海兄弟，我同你们做伴，前往卡萨岛，也好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

施维森继续喊：“史密斯船长，我们的心思不想瞒你。那天晚上，在特里斯坦险滩，点鬼火的海盗船先是诱你跟踪，接着毁你的船灭你的人。纵观那般情景，你和海盗有着深仇大恨？我们和你一起，怕惹来海盗的攻击。我劝你，还是驾着船，远离大西洋南涯，寻觅其他渔场拖网作业，才能彻底摆脱海盗的袭击！”

史密斯执拗地应：“施维森船长，多谢你的美意了。那晚在特里斯坦险滩，如果没有你们，我和船只都要遭难了，我往后的闯海生涯，紧跟你们，才是紧跟保护神。海水不干，海盗不断，到其他渔场，同样会受到海盗杀伐。我跟你们回卡萨港！”他又朝东海一号喊话：“书生人头家，我想过了，为了在大西洋吃平安饭，我恳求，加入你们的船队……”

要求提得太突然了。一号船上的书生人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答。犹豫地应：“要么，史密斯船长，你跟我们回卡萨港再商量吧。”

史密斯又唤道：“大头家，我们全船兄弟的生命，只有仰仗中国大船队，才是唯一的平安道。你们中国人，信仰救苦救难的菩萨，个个心怀如天，容纳万物，求你爽快地收留我们……”

一股热流，在书生人的心海回荡着，夺口而出地应道：“史密斯船长，大伙都是讨海兄弟，五湖四海一家人，偌大的船队，哪会拒绝一艘船加入呢！不过，大船队的航行规则、经济政策，要等进入卡萨港，当面征询你的意见。你们如果不同意，还可以远离大船队。”

史密斯高呼：“书生人头家，我喊你万岁了。大船队所有的规矩，我都同意。我还有几艘兄弟渔轮，即将抵达南大西洋，我也会动员他们，加入大船队，让头家领导的事业更加红红火火……”

浩浩荡荡的大洋，施维森号渔轮翘首蹶臀地越驰越远了。

东海一号率领的大船队，瞄准施维森号的航向，轰轰烈烈地冲向卡

萨岛.....

八

一天一夜的航行后，大船队再次回到卡萨港。

又是天光水色交相辉映的早晨，蛮荒又秀丽的卡萨岛，全景展现着。十多平方公里的岛山，像一轮长圆形的圈儿，套着港湾。港南湾北两条水道，沟通烟波渺茫的大西洋。南半球正逢初夏，岛上溪涧涌白，草木泛碧，花卉飘香，鸟蝶起舞，原汁原味的大自然风光。

花草林木之间，露出土著黑人居住的茅屋，黏土垒墙，枯草结顶。向讨海郎出卖土特产和淡水的黑人，依溪建坝拦水，一泓泓水库，粼粼闪亮。捕鱼虾的本地渔夫，把茅屋建在港湾礁岸边上。杉木为桅的双帆船、毛竹当橹的草帆船和树干刻成的独木舟，载着青菜、白米、红茹、咸盐、淡水和时鲜瓜果，绕着横七竖八的渔轮，凭据标志驳杂的旗帜，辨识不同国籍的渔夫，或用半通不通的语言，或用叽里呱啦的土话，兜售自己的商品，收入花花绿绿的异国货币。

来自五大洲的船长们，长年累月荡涤大西洋。非洲西海岸的渔场，当地人的生产工具落后，捕捞能力低下。大量稠密的鱼群，被船长们的渔网捞走。攒了钱的船长们，利用当地岛屿无人管理的原始状态，建有后勤补给基地和家居生活场所，甚至沿着大非洲的漫长的海岸线，从南向北地筑起了一座座鱼虾冷冻库、加工厂、商业货栈、运输网络，形成生产—储藏—加工—运输—交换一条龙，雇用当地的廉价劳力，把制成精品的珍贵的鱼虾，运到遥远的发达地区，换回更多的金钱。

卡萨岛港湾内侧的坳地，数幢外观华丽的别墅，是船长们的生活场所。左侧偏僻处，有一幢格调特殊的别墅，殷红色花岗岩砌成外壁，围墙铁门的上方，写着“姗姗乐园”的英文。后边的括号里，标有同样意义的纳米比亚文字。围墙内，绿草如茵，红花显艳，鹅卵石小道，柔曼弯曲，直达正面大门。屋内，霓虹灯光辉煌煌，壁面装饰花案，家具古色古香，用品端庄华美，尤其是龙飞凤舞的窗饰，雕鱼刻虾的廊道，丝缎编织的闺房，胜似花团锦簇。

别墅的主人，就是鲍格的女儿、梅里达的养女姗姗。这时，姗姗正在倚窗看望，等候着什么。这位晨妆刚完的妙龄女郎，愈华服炫耀，雪肤流香，秋波迷人。

“姗姗小姐，你父亲梅里达船长的酒菜都上桌了，你也不用劳神等候。他们每次驾船进港，电话告诉我们，都能准时回家……”

侍候姗姗的，是二十余岁的侍女娜娜。哺育娜娜的父精母血，肯定有黑种人和白种人的血统，端庄艳美的脸盘，闪着混血儿的色彩。高卷的发髻、高挑的身材、高昂的胸脯、高贵的服饰，让人觉得她不是侍女，而是地位优越的女子。

“娜娜，我知道，梅里达父亲会准时回家的。我是在观望海况，担心另一位长辈。气象预报，南大西洋要刮翻天覆地的风暴了。那位长辈，孤独无助地流浪大西洋，艰难险阻，可想而知。”姗姗应道。生父鲍格逃亡大西洋的情况，她没有告知娜娜。只是让娜娜简略地知道，她还有一位长辈，在大西洋当船长。她还告诫娜娜，这位长辈的情况，对外人绝对保密。

“按以往习惯，每年晚春初夏，讨海郎们聚到南大西洋捕鱼捞虾。你那位长辈，也会来闯南大西洋渔场。说不定，他正船拢卡萨岛，前来团聚……”娜娜性情温顺，知道姗姗的长辈，必有难言的苦衷。她慰藉着姗姗。

“啊呀！梅里达父亲回家了！”姗姗观看着大门，惊喜地叫起来，奔出大门：“父亲……”

“哈哈！我的宝贝女儿……”出现在大门的，是姗姗的养父梅里达。他大步跨越，和姗姗拥抱接吻。

紧接着，另一位大西洋船长，也进入了别墅。丹特船长三十多岁，黑瘦矮矬，快捷的行姿，像海跳风似的一蹦一蹦的，同行给他起了个绰号：“黑海风”。

姗姗笑脸如花，“父亲，丹特叔叔，娜娜把酒菜都备好了。”

丹特应道：“我和梅里达船长有要紧的事情，商量完了再喝酒。”

梅里达和丹特走进内室。

光线暗淡的内室，梅里达的脸色阴沉沉的，“丹特，在特里斯坦大险滩，你的丹特号燃亮鬼灯，引诱史密斯号搁浅了，怎么没有摧毁它？”

原来，丹特作为梅里达的帮手，也是风平浪静时放网捕鱼、风高浪器时割网偷鱼的角色。两人率领多艘渔轮组成了小船队。他们从鲍格那里获悉，掌管千吨位渔轮的史密斯，正是追捕鲍格的雇佣军头头。因此，在特里斯坦险滩，梅里达命令丹特，驾着铁甲快船，点燃森白骇人的大鬼灯，将史密斯号诱进暗礁水域，使它搁浅，逮住史密斯，毁掉渔轮。

听到梅里达船长责备自己，丹特船长惋惜地说：“在大险滩捉史密斯，本来了如船舱里捉鱼。谁知那条入舱的乌贼鱼，遇到了救星。那些中国人，崇尚‘海里不救人，是鬼不是人’的哲学，遇到史密斯号搁浅，把史密斯当作讨海兄弟，个个奋勇争先，豁命救人。谁和他们对抗，那是海浪扑礁，必定粉身碎骨。如果没有施维森号前来，柴油机停火，挡着他们的航道，那些中国船会对我追杀到底。”

梅里达：“哦，是这种情况。不过，你的抹黑漆点鬼灯的船形，留在雇佣军的视觉里，容易被他们认出来，怎么办？”

丹特船长：“我不是不会伪装的傻头鱼。我开动丹特号，到达卡萨岛的人迹罕到的野滩，带着伙计们，涂上灰黄色的油漆，重新装点了船只。史密斯就是海精灵，也辨不清它的面目。”

梅里达放心地笑了：“兄弟，你就是海精灵。”他想了想，又说：“那个史密斯学乖了，操纵着渔轮，混迹于中国船队中，往后袭击它，难度大了。”

丹特船长咬牙切齿地说：“或早或晚，得叫史密斯像海蛇中渔枪，不死则伤！”

梅里达船长：“老子是个不杀人的海盗，这次要变路数了，把他摺进旋涡里，当个葬海鬼。昨晚，跟随中国大船队回港时，鲍格用电话告诫我，不要像胡蹦乱跳的弹涂鱼。我了解鲍格他现在的情绪啊，像滚浪里的海草，乱成一团。一方面，他藐视实施错误政策的当权者，不愿与

他们为伍，想躲避一段时间，再寻找大西洋恐怖海狱，认准那座鬼工程的准确地址，将它公之于世，制止它的建成，保护人类的未来安全。另一方面，他怀着一种所谓的爱国心，不想彻底背离祖国。”

丹特：“人有慈悲心，贼有害人意。那些奉命追捕鲍格的雇佣军，肯定会使出一切恶毒手段，直至危害袍哥的生命。”

梅里达：“史密斯混进中国大船队，把大船队当保护伞。我们也要想办法，加入中国大船队，借用大船队的力量，保护鲍格兄弟。”

丹特：“是啊，不管是史密斯还是我们和袍哥，谁能加入大船队，谁就能使自身变成网兜兜不住的飞鱼，进可以追杀敌方，退可以借助大船队的保护，避免对手的攻击。另外，还能协同大船队，战胜往后的日益凶险的风暴、海兽、水贼。问题的关键，中国的带头船老大有没有海一般的胸襟，容纳大批外籍渔船加入呢？”

梅里达：“中国人信奉的，是宽容和关爱他人的传统道德。他们把全世界男女都视为兄弟姐妹。书生人既然准许史密斯加入大船队，只要我们主动争取，他也会同意我们加入大船队的。只是，据传来的消息，那位书生人头家说，船只停泊卡萨港后，要具体商议新增成员的经济政策和人事关系。他们研究时，会不会出现意外因素，阻碍我们加入船队。”

丹特：“那怎么办？”

梅里达：“咱们这伙人，是渔夫兼海盗，只知冲锋陷阵，缺乏智谋。不管鲍格怀有什么理念，他已经成为咱们的袍哥。他阅历深广，智商高超，计谋众多，堪为我们的领军人物。既然奉他为咱们的袍哥，如何加入中国船队，也需听他的。他已经催促我，向书生人头家恳求，参加大船队。”

丹特：“虽然说，中国人的心胸宽阔如海，把全世界男女视为兄弟姐妹。不过，如果我们的言行，和他们的道德文化相抵触，他们的逆反心态，会像窄水道，不能容纳我们……”

梅里达：“袍哥的眼光能透视大西洋水帘呢。他估计到了，他要求我们，从今往后，一切言行，尊重中国人的标准。尤其是不做海盗勾当，严禁抢盗奸淫，和中国讨海兄弟团结友爱。只有这样，书生人才会

让我们加入船队。那书生人，万一风闻我们往昔的行径，或对西方意识形态心怀疑惑，还有一种办法，能促使大船队保护我们。”

丹特：“什么办法？”

梅里达：“施维森号渔轮已经加入大船队。我们是施维森船长的朋友，可以通过他，让书生人允许我的小船队，成为大船队的跟班船，跟随大船队，寻找好渔场，多捕些鱼虾。这种起码要求，书生人肯定不会拒绝。”他说到这里，似乎听到外室有什么动静，压低了声音，说，“反正，加入大船队，不但可以保护自身，还能借助大船队的力量，坚定袍哥的抱负……”

丹特一下子不理解：“袍哥的抱负？”

梅里达：“刚才不是讲过了，袍哥的矛盾的心绪，包含着他的抱负。”

丹特恍然大悟，又问：“我们的袍哥还有其他要求吗？”

梅里达：“前几天他还说过，他被人追捕，要采取防范措施，在他的抱负未实现前，也就是在他漂泊大西洋期间，任何容易暴露他身份的因素，都要来个鱼钩沉深水，杳然无影。他和姗姗的父女关系，必须彻底保密。为了使姗姗无忧无虑，平安幸福，不能向姗姗透露她父亲的任何情况，尤其是他父亲逃离军界，寻找工程地址的机密……”

丹特：“袍哥说得对，史密斯们找不到袍哥，会利用姗姗寻找袍哥，所以……”

梅里达：“反正，大西洋讨海郎，个个是豁命汉，为了实现袍哥的心愿，老子什么都敢干。甭说做点儿保密的事，就是去刷史密斯的肉，炒熟了，给袍哥当下酒菜，老子也干！”

丹特的神色，也异常亢奋，火闪闪的目光，射向迢迢远方。那里，刚刚袭来的风暴，以其惊心动魄的隆隆声，传达着它和大西洋之间的暴烈的绞杀。暴风卷起的浪山，以其粉身碎骨的撞击，演化着互相间的狞恶无情的拼斗。形势表明，那是一座恐怖海狱般的汪洋……

不多久，风暴刮到卡萨岛了。暴风像执掌一切的神灵，把云彩造型

形形色色的黑毛兽，漫天拥挤。原先还是碧水漾漾的卡萨岛，转眼间，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搅得截然不同了，大蟒盘旋似的旋涡，仿佛要把整艘的大渔轮转动着，吞进海底似的。

东海一号驾驶室内侧，书生人和史密斯一左一右的，坐在船老大卧床边沿。中间床面搁着一些褐红色的姥鲨鱼肝片、金灰色的沙丁鱼、青光色的青鳞鱼、银白色的小鲂鱼。它们盛在七片八角五颜六色的大海碗里。两人各端着两只海碗，装满中国船队从家乡带来的老米烧。

原来，经过特里斯坦大险滩的刀光剑影的拼杀，长年混迹生死场的史密斯更清楚了，在险情丛生的大西洋，想捕获鲍格，先要保全自己。就像闯荡无尽狂嚣的渔场，要有风平浪静的避风港。因此，他携着礼物，乘坐交通艇，登上东海一号，指名要拜访书生人。船上的伙计们看到这个陌生的“大鼻头人”，凭空来找船老大，无不投以警惕的目光。史密斯对渔轮的了解，可谓轻车熟路，轻而易举地进入船老大居住的船房，找到了书生人，自报家门了一番，献上了礼品。中国渔夫从不拒绝进门的客。书生人报以鲜滋滋的鱼食和香喷喷的家乡美酒。

史密斯船长呷下一大口烧酒，用流利的英语，表达着虚情假意：“头家，你们的家乡酒，像中国的民意乡情，浓烈醉人。”

书生人笑道：“你说得对，中华民族的传统醇厚浓烈，馨香美好。不像你们西方，人和人的关系像大西洋寒流，冰冷冻人。尤其是人和人竞争时，简直像吸人的血吃人的肉要人的命。这次，你要求加入大船队，面对经济利益时，不能把那一套带进来！”

史密斯的大巴掌一拍胸：“不会！我加入大船队，绝不是贪图多分鱼虾多捞金钱。一方面，我熟悉大西洋，愿为大船队导航，寻找好渔场。你们想在大西洋筹集资金，投入东海渔乡的现代化建设。我是个品德高尚、心灵明亮的人，也想为你们的现代化出力！当然，我也是个下海要船，落水要命的人，希望借助大船队的保护，防止海盗袭击、海兽吞噬、海暴席卷。想起那夜，在特里斯坦险礁滩同海盗搏斗的场面，我几乎心胆俱碎。可以断定，噬人鲨般的海盗，朝朝夕夕地想继续抽我的筋、剥我的皮……”

书生人声调沉重地：“我想问你，什么地方得罪过海盗，惹得海盗们恨气冲天？”

史密斯信口胡诌：“我没有得罪过海盗。是一个老海盗，和我父亲有旧仇，杀害了我父亲，现在又来袭击我，意在灭绝我家的复仇后代！”

书生人：“凭我感觉，海盗的群仇敌忾，似乎不是消灭你个人，问题可能复杂得多。或许……你们的身上是不是隐匿着重大的秘密，诱使海盗追杀，夺取秘密具有的利益？”

“秘密……”史密斯被触中了心事，一时语塞。

书生人一激灵：“你真的掌握着天大的秘密？或者说，过去，你们干过其他行当？”

史密斯的手，拿着中国渔夫使用的竹筷子，微微发颤，好几次夹不起鲨鱼肝片。他借故岔开了话题：“头家，你们中国的风俗，也不是没有破洞的渔网。使用这种筷子，真像讨海郎对美女鱼脱裤子，白费劲。”

书生人盯着他的手，伸出筷子，挟了一块沙西鱼，塞进他的口中，似认真似说笑地说：“如果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甭说海盗，就是其他讨海郎，也会把你当鱼块，塞进嘴里，嚼成碎末。”

砰！外面传来小艇撞渔轮的声音。显然，有一条小艇拢近东海一号了。

史密斯船长吞下鱼肉，说：“头家，你们中国人确有高尚的品行。请你也不要低瞧我的为人。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准许我加入大船队后，大船队遭遇暴虐的海盗、海兽和海飙时，我一定像你们那样，拥有缚鲨才，敢到大洋来，奋勇保护大船队，报答你们的恩情！”

一个人影跃入驾驶室，是梅里达船长。梅里达看到史密斯，双眼闪火光，管自端起一海碗中国米烧，咕噜噜地灌个精光，“书生人头家，知道有好酒好鱼，我早该学习中国神人孙悟空，一筋斗飞来了。史密斯，我这个孙悟空，是专门打杀妖魔鬼怪的，你说对吗？”

史密斯一阵尴尬。是的，雇主输来的传真照片，以及一个多月的海洋照面，使他知道这位梅里达，正是鲍格的表兄，号为“大西洋鬼火”的海盗船队头头。而在特里斯坦险滩，袭击自己的，虽然并非梅里达号那

般的大渔轮，但可能是梅里达手下的小型快速铁甲船。不过，他不能在中国人面前揭穿梅里达的身份。如果这样干，等于暴露了自己的面目，更不能盯梢梅里达，找到鲍格。这可是追击鲍格的唯一途径！他没有想到，梅里达竟然公开跟着自己，来到带头船。他暗自下定决心，要和梅里达长期周旋下去。他装扮着笑容：“噢，梅里达船长，我借花献佛，敬你一杯。”

梅里达虽然凶悍，毕竟在风浪里长期打滚，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压抑着焚心的怒火，伪装爽朗地笑道：“哈哈。史密斯船长，听说你加入了大船队？我想，书生人头家是位大量大福的海上菩萨，也会宽容我们加入大船队。我问你，大船队扩大后，你觉得该让哪艘渔轮担任带头船？谁担任带头船船长？你史密斯，有否吃了碗里的鲜虾，又渴望锅里的香鱼？”

史密斯船长愣了一下，应道：“梅里达船长，你的欲望习惯嘛，也会捞了网里的鲱鱼，又捕水里的鳕鱼吧！这没有什么稀罕。按照我们西方观念，人的价值，是自我出卖获得的。如果不是书生人这样的闯海高手和救命恩人当头家，我就当仁不让地争当头家职务。”

梅里达船长忍住愤怒：“史密斯，看来，你确似风暴里的帆篙——歪料！还想当带头船头家？你妄想当头家，是不是想掠夺伙计船上缴的头家酬金？我再问你，如果让你掌大船队的舵，要实行什么分配政策？”

史密斯：“除上缴一定数量的带头船头家酬金外，各船独立生产各自支配。”

梅里达：“你把西方人的处世哲学搬进大西洋，怕不妥吧？你是不是自己熟悉大西洋，又是大船大网，渔获量比其他船多，怕别人占了你的便宜，才主张各自支配？”

史密斯气恼了：“梅里达，难道你要把中国风行过的平均分配政策，搬到大西洋使用？”他转向书生人：“头家，我拥戴你当带头船老大，是矢志不移的。请问，你主张实施哪种经济政策呢？”

书生人伸出筷子，把海碗里的大小不同的鲱鱼块挟夹来夹过去，默然思索着。

“头家，没有想到，你这个中国讨海郎，也有狡猾的心理。你是担心平均分配，会分配不公。又担心你的鱼虾多，被我们占有？”梅里达玩笑似的说。紧接着，又敛起笑容，“史密斯，老子告诉你，在大西洋风浪中，大伙都要做正直的桅杆。如果谁像歪桅杆，想倾轧别人，老子就学凶猛的浪头，扑倾歪桅杆，让它翻船沉海！”

史密斯打了个冷战，随即面露笑容：“梅里达船长，你自诩为正直的桅杆，要求参加大船队，到底想干什么？”

梅里达：“老子先讲公道话，再说自己的事。这支大船队，中国渔轮占多数。其他国籍的渔轮，都是三三两两加入的。因此，东海一号船老大当头家，是渔夫老婆当海夫人，自然的事。在风暴卷天水兽行海的大西洋，带头船头家的胆量、本领和渔令，决定大船队的命运，向头家缴纳十分之一的酬金，是老婆向丈夫献媚笑，铁定的规矩。”

书生人这时才开口道：“不用缴纳这么高的酬金。百分之二的比例，尽可以了。伙计船的酬金，我也不会塞进个人的腰包。”

史密斯：“头家，你甭虚伪了，你自己碗里的鲜美的沙丁鱼，岂容他人抢食。”

梅里达：“头家的话，不是虚伪，而是胖子挤船缝，有点窄。这是另一种意义的狭窄。你在狂风恶浪里当头家，昼夜观海况，晨昏找渔场，抢救遇难船……甭讲要花费多少精力，让大伙多收获多少金钱，单说带头的，相比其他船多行漫长水道，损坏多少船体，耗费多少柴油，不可估量。所以，你收取酬金，那是网袋兜鱼虾，应该的。”

书生人笑笑：“那些酬金，作为大船队风险资金，谁的船被风浪损坏，补贴他的修理费。所有的渔网，会被急流冲破，随时需要用钱买网。渔夫们斗海暴战海盗搏海兽，或伤或亡，都需要费用……”

梅里达鼓着双掌，说：“好！不愧为思想豁达心胸宽广的头家。”

书生人继续说道：“你们看看卡萨港外，大西洋辽阔无边，这是大船队驰骋的境界。顾名思义，我们这支船队的名称，也应该具备如此境界的含义。因此，我认为，这支包容世界各国讨海兄弟的船队，应该叫为‘五湖四海大船队’。”

史密斯连声响应：“好！好！我们都是‘五湖四海大船队’的成员了！”

梅里达瞪了史密斯一眼，说：“书生人头家，现在我说自己的事了。我的梅里达号，当大船队的成员和大船队的跟班船，都可以。我属下的，还有多艘渔轮，要求获得同样待遇。反正，我们就是成为大船队跟班船，也要向你缴纳头家酬金。”

史密斯大声嚷叫：“头家，那不行。你们中国讨海郎也懂得这样的海洋行话：出门漂泊的讨海郎，要防备家里的美人成为别人妻，要警惕海里的强盗扮为美女鱼。经过前一阵日子，你收纳了好多船，大船队的规模够大了。再说，收容不熟悉的渔轮，谁知道是不是海盗船……”

“史密斯，你这剧毒的海蛇，再乱喷毒汁，老子把你撕碎了！”梅里达怒骂着，又看到书生人默然不响，说：“头家，你是不熟悉我推荐的船只才犹豫。要熟悉那些船和船上的讨海兄弟，很方便。他们中的丹特船长，威望最高，技术超群，正在卡萨岛上喝酒，我联系一下，让丹特船长他们和头家认识一下。”梅里达船长掏出手机，呼叫：“我是梅里达，中国大船队的书生人头家想和你们聚一聚，再答复你们加入大船队的要求。”

书生人一急，阻拦道：“梅里达船长，我不能平白无故地喝别人的酒……”

梅里达船长管自打电话：“嗯，你们盛情邀请头家上岛玩玩聚聚，行！农夫离不开水，渔夫离不开酒，你们快备几瓶美酒……”

打好电话，梅里达不容分说地拉住书生人：“我用小艇载你赴宴。”

史密斯心里一咯噔，想，利用梅里达不认识自己，跟梅里达说不准能够侦察到鲍格下落，再逮住鲍格！他急忙恳求：“梅里达船长，美女大家看才扬名，美酒大家喝才亲情，我也去讨几口美酒喝。”

今天，和史密斯一接触，梅里达更清楚史密斯像海浪，邪毒又滑油。史密斯想跟上卡萨岛，必有险恶的用心。他粗暴地说：“史密斯，你想上岸，莫不是老鼠进船舱，你咬船我遭殃？再说，你不怕那帮凶悍的船长们，把你的头拧下来，当下酒菜？”

史密斯船长一哆嗦，不经意地后退了两步。

书生人责怪道：“梅里达船长，五湖四海皆兄弟，怎么这样讲话呢？”

“我不想让一颗船虱屎，混进酒碗里。咱俩走！”梅里达生拉硬扯的，把书生人拽到小艇上。小艇噗噗开动着，拢向码头。梅里达转笑道：“头家，我的风流哥儿，其实，我带你上岛，还有一个目的。有一位维纳斯似的美女，托我找到你，带你到她的住处，彼此交个朋友。”

书生人不解地问：“美女？我在卡萨岛不认识哪位女子啊？”

梅里达的拳头，扑的一击书生人的胸脯：“去你的吧！哪个闯荡他乡的讨海郎，没有好上美艳艳香喷喷的女郎？再说，你和那位美渔姑，有过一面之缘呢。”

九

梅里达领着书生人，沿路玩赏着卡萨岛的原始蛮荒的山野、红绿交映的花草、黄茅编织的土著居民房屋，来到自己的别墅——珊珊乐园前边。丹特站在门口，迎接他们。

梅里达的笑鰐状的长脸伸向前去，介绍道：“头家，这是我的小船队的丹特船长。”

丹特像黑海风似的，向前一跳，笑道：“书生人头家，你好。在渔场上，我瞻仰过你在浪峰峭尖的英姿。”

书生人笑了笑。大伙一齐进入珊珊乐园。

一阵醉人的芳香袭过来，一个羞花闭月的美女，飘飘然来到书生人面前。书生人双眼一闪亮，偷瞥了一下。面对女郎的超凡脱俗的妙颜，他的心灵，仿佛被香悠悠的气息包裹起来，飞入无比迷醉的境界。连他在大浪扑击中稳如舵柱的身子，也微微晃动了。但是，他毕竟是个冷静、深沉、稳健的船老大，颠簸的双脚向下一扎，一动不动地站定了。

书生人打量，啊，她是渔俗文化活动中出现过的美女。显然，珊珊事先获悉他要前来，经过精心打扮，更显出沉鱼落雁的容貌，俏丽的脸蛋，白如雪亮如冰，光色感人。还有上下眼睫的又长又黑的睫毛，激情地颤动着。双眸像墨黑的水潭，深处点燃了两点明亮的渔火，一下一下地闪射着。苗条又高挑的身材摇晃着，丰满的胸脯大凹大凸。

是的，此际的珊珊青春的火焰在身心灼灼发烧。

她是个希望获得美好未来的姑娘。命运却使她成为凄风苦雨中的浮萍。早年，母亲居留在遥远的日本，又可怜的病逝。父亲鲍格，长期在外服役。养父梅里达，终年出没于大西洋。她饱受了孤寂。不久前，生父和养父领着她，匆匆离开家乡椰岛，此间的原委，两位父亲禁口不说。她却分明觉得，这是一种紧张的逃匿、苦难的飘零。来到卡萨岛，

住进养父的小别墅，没有亲戚朋友，没有欢歌笑语。生父鲍格，更像逝入汪洋深处的燕鸥，始终看不到踪影。今天，鲍格在电话里告诫她，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父亲，她都要装作不认识父亲，更不能呼叫父亲。她笑声发问，这是为什么？父亲回答，他正受到海盗的追杀。海盗想通过她，找到父亲的下落。她若有不慎，泄露了父亲的真实踪迹，将置父亲于万劫不复中。这番话，使她陷身重重迷雾，品味到无穷的恐惧……

早晨，养父梅里达询问姗姗，她在中国船队的渔俗活动里接触过的书生人，想不想重新见面？这话，把她被孤独、惊慌、迷惑包裹着的性格唤醒了。上次，在众多的粗野的渔夫里，那位飘逸灵秀的书生人，竟像自己的影儿似的，常在她的眼前闪现。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刻，书生人的形象，惹得她心地灼热，肤体发烫，用锦被捺着的胸脯，兀自起伏不已。她知道了，这位让自己一见生爱、情窦初开的人，也是自己的理性企求的对象。听到养父的询问，出于性格的驱使，她欢蹦乱跳地拽住梅里达，要养父带她下船，和书生人聚首。实际上，在中国渔俗活动里，梅里达从姗姗的举止里，就知道女儿的心思了。他告诉女儿，一定把书生人带回别墅。他知道，唯有温馨的家，才是青年男女热烈融合的催化剂。

丹特站在一侧，看着姗姗和书生人，调侃道：“姗姗侄女，你必定觉得，在大群的凶蛮又黑丑的大西洋渔夫中，怎么有个英英俊俊的书生人？我告诉你，他也是大西洋渔夫，中国带头船老大，世界性的五湖四海大船队头家，雅号书生人，名叫黄龙。”

“噢——”姗姗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顿了一下，又说，“叔叔，我们已经认识了。”

梅里达悄悄地挨近书生人：“头家，见到我的女儿，你会惊奇地想，在这万古荒凉的卡萨岛，竟然生活着东方美人似的西洋女郎！”

书生人嘴角抿笑，快步走到大厅左角，那里摆着养育室内花朵的花瓶。他顺手摘下一朵粉青色的非洲兰花，递向姗姗：“小姐，你的美形像‘飞天’，你的美色像观音。我借你的花朵，献给你这美丽的飞天、观音……”

姗姗虽然不知飞天、观音的词义，但明白他在夸奖自己的美，加上书生人动作机敏和口舌伶俐，令她更加动情了，咯咯地欢笑着，把书生人拿着花朵的右手，紧紧地一握，又柔柔地搓动着。然后，她左手举着

非洲兰花，右手拉着书生人，说：“书生人头家，父亲备下美酒佳肴，欢迎你来做客呢！”

被姗姗拉着的书生人，当着梅里达的面，不无羞涩地一笑，进入了餐厅。

墨红锃亮的檀木餐桌上，有鱼皮：鲨鱼皮、鲸鱼皮、鲷鱼皮；有鱼花：海蜇花、青蟹花、斑鱼花；有鱼鲞：鳀鱼鲞、鳊鱼鲞、胡瓜鱼鲞；有鱼胶：鮑鱼胶、狗鱼胶、鳗鱼胶；有海虾：大西洋龙虾、非洲红虾、南极磷虾。

丹特有意凑近书生人，问：“头家，你傍着美女坐，比品尝鱼虾还鲜香呢！我这位侄女，可是寻遍大西洋也难找的美人。讨海郎四海游荡，今天住卡萨岛，明天不知到哪儿呢。鲜美的鱼虾要赶紧吃，中意的美人要赶紧追，这是讨海郎的生活诀呢！”

“咯咯咯！”姗姗分明听到丹特的话，娇嗔地发笑。她倏忽间想到什么，神态收敛起来，肃穆地看着酒食，诱人的双眼，闪起了泪光。

敏感的书生人连忙问：“姗姗小姐，你怎么了？”

姗姗带着哭腔地说：“我们的酒桌上，缺了一位亲人。他能来欢聚，该多好啊！”

书生人问：“什么样的亲人令你这样伤感？”

姗姗脱口说道：“是我的父辈。他带我到达卡萨岛后，神神秘秘地嘱咐我，有海盗追杀他，要我保守秘密，不要暴露他的行踪。书生人哥哥，你带领的大船队，能不能保护他……”

丹特打断了她的话：“姗姗，你那位父辈亲人，既然不让你谈他的行踪，你不应向任何人泄密！当然，书生人头家的大船队，能够保全他的安全，你不用忧虑。”

书生人问：“他是怎样得罪了海盗，海盗才往死里整他？”

丹特：“这问题很复杂。到时候，我们会详细告诉你。你和姗姗都是青年人，应该平平安安、欢欢乐乐地过日子。目前，你俩还是远离这

桩秘密为好。”

珊珊又转笑了：“书生人哥哥，父辈的事，由父辈去了结。我今天邀请你来做客，是想结交你这样的朋友，增加生活的欢乐。”

吃喝了一会儿，梅里达说道：“头家，我和丹特都是老渔夫，熟悉大西洋，像对熟悉怀里的老妻。我们恳求成为五湖四海大船队成员，或者作为大船队的跟班船，可以替大船队领航，出入优良的大渔场，甚至能够找到花苑天堂大渔场。另外，在非洲和欧洲的西海岸，我们利用赚到的钱，建有一批制冰厂、冷冻车间、加工厂、水产品货栈，有利于大船队的鱼虾保鲜、加工和买卖，能及时补给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

书生人笑道：“我们中国讨海郎，吃人一条虾，还人一网鱼。今天，承蒙你们盛情宴情，我铭记在心。你们加入大船队或者成为跟班船的事，我会做好其他船老大的工作……”

梅里达的眉心微微发蹙，拉了拉珊珊，示意她走出别墅。两人来到别墅外边的花红柳绿的园圃里。梅里达说：“女儿，中国船队的规矩，头家的渔令，决定整体的命运。我们要求加入大船队，是想借助大船队的力量，抵御海盗，保护你的生身父亲鲍格。刚才，书生人对这件事态度不甚明确。英雄难过美人关。你向他加加热，让他同意我们加入大船队。最起码，让我们成为大船队跟班船。”

珊珊沉吟着，说：“父亲，我是你养大的女儿，知道你们的内情。你们既是大西洋渔夫，又干着海盗的勾当。这次，你让我去哄温文尔雅的书生人，有没有其他企图？”

梅里达一巴掌拍在珊珊肩上：“小宝贝，你误会了。我们虽然做过割网偷鱼的勾当，却从来没有杀过好人、劫过穷人。这次，确实是为了凭借大船队的力量，保护你生父的安全。另外，我知道，你开始喜欢上书生人了。我是你的养父，我真心希望你找到美好的人生归宿。因此，我和鲍格、丹特，都想帮助大船队，找到大西洋最优良的花苑天堂渔场。对讨海郎来说，一座好渔场，一片富贵乡，能给你和书生人，带来天堂一般的生活呢！”

单纯、率真、热烈的珊珊，倏地丢弃了疑惑，跳跃欢呼：“啊！找到花苑天堂，拥有天堂生活，该多好啊！”

梅里达：“孩子，我得告诫你，寻找花苑天堂鱼场，还必须战胜另一座恐怖海狱。就像我们两位父亲，替你找到天堂生活前，还必须战胜海贼。”

姗姗又忧闷了：“父亲，那些海贼真的那么可怕吗？他们会不会找到我的生父加害他？”

梅里达：“最近，我们跟你的鲍格父亲，一边在大西洋捕鱼，一边窥探海贼行踪。种种迹象显示，有多艘大渔轮，就是追袭你生父的贼船，也掌握着恐怖海狱的秘密。”

姗姗：“那你们赶快速住那些贼啊！”

梅里达：“你丹特叔叔袭击过一次了，没有成功。那些贼船，有一支船队保护呢。再说，你的生父心慈手软，严禁我们干杀人放火的勾当。”

姗姗：“怎么这样复杂呢？贼船在哪里？贼头是谁？”

梅里达船长：“我只能告诉你那是一批杀人越货的海洋雇佣军。另外，我和你的生父商定了，让你远离贼雇佣军，也不让你知道他们是谁！你更不能把生父的行踪告诉任何人！严守秘密，才能保证你生父的生命安全！”

姗姗：“假如我和书生人成为朋友，父亲的行踪，对他也保密吗？”

梅里达：“缄口不谈，绝对保密。这样，你俩才能平安无事，才能欢乐共处，才能甜蜜和幸福。”

姗姗又问：“父亲，你刚才说，那些贼雇佣军掌握着一座恐怖海狱的秘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秘密？一定有惊天的大秘密！”

梅里达一字一顿：“从现在起，你不要打听、也不准打听这桩事！一字不提这桩事！越是毫无所知，对你越好！我重复一遍，这是我的意见，也是你生父的决定。对了，为保密，从今天开始，我们对你的生父，不叫鲍格，而称袍哥。”

姗姗茫然地应道：“那好吧。”

梅里达这才放心地笑了：“真是乖孩子。接下去，你唯一要做的是帮助我们成为大船队的跟班船。另外，我最大的心愿是，你和那位书生人哥哥，能成为……”

“咯咯……”珊珊畅怀欢笑，笑的抱腹弯腰，“父亲，你真坏，咯咯……”

“哈哈……”梅里达也笑了。一会儿，又郑重其事地叮咛：“孩子，听从父亲言，幸福在眼前。你生活在古荒、贫瘠的非洲，像孤单漂海的扁舟。中国人的道德文化，胜似平坦清碧的避风港。你进入里面生活，能获得满辈子平安幸福。书生人那样的青年，人见人爱，忠诚聪明，十分可靠。我看得出，你对他一见钟情。你能够跟着书生人，离开风风浪浪的环境，到繁荣、美丽、文明的东方古国，去过好日子，是我和你生父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们豁出两条老命，替你换来这样的未来，我们都情情愿愿！”

珊珊的泪珠，吧嗒吧嗒地落着……

又过了一会儿，珊珊像换了个人似的，馨香的气息伴着轻盈的身子，飘移着，笑容在美妙的脸蛋上洋溢。双手拉起书生人，撒娇道：“头家哥哥，进港避风的讨海郎，像上天翱翔的海鸥，有的是闲情逸致。今晚，我邀请你到梅里达号的船舱舞厅，听听音乐跳跳舞。”

书生人知道，崇尚奢华生活方式的西方渔夫，在大型渔轮上，都开设了舞厅和酒吧，又有这般倾国倾城的美女的邀请，他以含蓄的笑容，接受了邀请。

一阵欢声喧喧的酒席聚会后，梅里达和丹特站起来，看着亲密相处的书生人和珊珊，知趣地说：“头家，我们船里有事，该离开了。”

两人迈着蹒跚的醉步，走出了别墅。

父辈们离开后，珊珊展开双臂，仰脸朝着天花板，旋转了几圈，叫着：“噢，这片静谧的天堂，完全属于我和你了！”叫罢，冲向书生人，搂着书生人，说：“头家哥哥，我这样叫你，符合中国人的称谓习惯吗？咱俩跳个舞好吗？”

悠扬舒畅的乐曲中，两人相互牵引，翩翩起舞……

回头说说卡萨港，被梅里达唬退的史密斯，沮丧地回到渔轮上。他呆愣了好一阵，愤然地掏出一瓶法国白兰地，独自饮着闷酒。在酒精的刺激下，他心里的恶气膨胀着。心想，梅里达那样暴躁的海盗，闯海时袭击自己，到岛上也会伤害自己。他是狂盗，老子是恶鲸，决不能胆怯开倒船，一定要跟踪梅里达他们，找到鲍格的痕迹，置鲍格于绝地！那时，数千万美元的巨款，能让老子荣华富贵几辈子！

他揣着铁硬的心志，跳下小艇，傍上码头。他知道，像梅里达那样久闯大西洋的老船长，都购置了一批产业，分散在大西洋的海岸和渔岛。梅里达的居屋，更不可能龟缩在卡萨岛黑人土房里。他兴许在临街饭店，兴许在自家别墅里，宴请书生人。保不准，鲍格的身影也会在那里闪现。

几小时后，史密斯寻遍了全岛的饭店，来到船长们的别墅区里，一家一家地窥探着。他发现，一座小巧精美的别墅里，走出了书生人，旁边偎着一位美貌的女子。

史密斯连忙一闪身，躲在角落里，偷看着。

姗姗依依不舍地送出书生人，说：“头家哥哥，你应该多陪我一会儿，候到夜幕降临，咱们携手，前往梅里达号的船舱舞厅……”

书生人：“我离船大半天了。船里有好多渔活，等着船老大安排。晚饭后，我会准时到达梅里达号，陪你跳跳舞，散散心。”

暗窥姗姗和书生人的史密斯，淡蓝色的眸子，跳着一亮一亮的邪火。史密斯三十七岁，正值人生的第二青春期。这位勇猛又狡诈的雇佣军头子有强健的体魄，更有酷爱美女的癖病。不久前，雇主把鲍格、梅里达和姗姗的照片传给他。当时，他面对照片里的姗姗的娇容，已经心底发痒。那晚，他的望远镜对准中国船队渔俗活动，紧张地追摄梅里达和姗姗，企图寻找他俩旁边有没有鲍格，他也忘不了，多瞄几下姗姗的诱人的美色。此刻，当场凝睇姗姗的丽姿，他的心像着了火似的，灵魂飘飘然地飞出了躯壳。

这时，史密斯看着书生人和姗姗亲切相处，一种莫名其妙的嫉恨，涌上心头。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秘密使命，一阵冲动，奔上前去，喊：“书生人头家，真有艳福啊，船靠哪道海岸，都有美女相伴。在这天荒地老的卡萨岛，还有这样的香美的仙女和你甜蜜……”

书生人纯属心气清净的正人君子，看着史密斯突然出现，不伦不类地乱嘈，心情厌恶。这西方的大鼻头人，自己刚刚答应他加入大船队，面对大船队头家，没有敬畏心，没有礼貌相。他何故如此呢？他和姗姗相识，妒忌姗姗对我的态度？海猪照水镜，不嫌自己大丑的猪鼻，反而妒忌花鱼美。

史密斯多忌又多诈，蓄意要和姗姗相识，自我吹嘘：“小姐，我是有钱有船的史密斯船长，噢，你真是一朵美得让人眼馋的海岛鲜花啊！”他故作奉承，做出了向前行拥抱礼的姿势，又见姗姗往后退去，他的停在空中的双臂，故意发出动情的颤动，一步一步地走向姗姗，说，“美女，我们交个朋友吧。”

姗姗停住后退的脚步，天真地点点头。

书生人的眉头一抽动，伸手挡开史密斯的双手：“船长，你们西方人讲礼貌，和姑娘行拥抱礼前，先送姑娘一束花。今天，你没有带花，失礼了。”

史密斯不自在地笑了一下，还是不愿停止闹剧，说：“美女妹妹，我的朋友，下次前来拜访你，我一定带来芳香的花朵。”

“好吧！下次相见请讲究礼节。”书生人应罢，又转向姗姗，“姗姗，再见！”于是，拉着史密斯离开了。

一会儿，书生人把史密斯打发走，独自行走着。海风冷飕飕的，不知怎的，心里打了个冷战。和姗姗的再次接触，他从姑娘热情奔放的言行中，清楚地感受到，这既是姑娘的性格，又是姑娘对自己的一见钟情。他自己呢？分明对姗姗也涌动着情意。可是，自己是中国渔夫，闯荡大西洋，是来创造捕捞事业，征途上灾难重重，怎么办呢？

书生人怀着复杂的情绪，站在低矮的岛峰上，眺望着礁矶突兀的南大西洋。渐渐地，一首经常抒唱的新时代渔歌，被他情不自禁地哼起来：

在古老的大海里，

有一座人形的礁矶，

孤零零地屹立。
礁矾多像闯海汉，
怀着美好的希冀——
希冀无尽荒芜的海域，
出现一只白色的雪燕，
飞舞着它的迷人的美丽，
落到孤独的礁矾，
和礁矾进行着爱的相依。
啊，礁矾就像闯海汉，
狂风飕飕地侵袭，
急流哗哗地冲击，
还有浪峭尖飞出的海水，
像白森森的瀑布迎头倾泻，
他不屈不挠不塌不碎，
因为他的刚硬的躯体，
包裹着爱情的柔美的希冀。

他哼着新渔歌，仿佛受到了什么启示，抬起自己的双脚，大步地向前走去。

当夜的港湾，浪头像潜在海底的白毛海怪，成群成群地破水而出。

书生人乘坐交通小艇，跳上梅里达号，在梅里达的指引下，进入船舱舞厅。

小舞厅呈圆状，低处男人可昂首，高处跳跃不撞头，可供舞者自由舒展，也能使人们狂欢雀跃。舞厅左右两侧，高级装饰材料绘成的画面截然相反。左侧，墨蓝的水浪，闪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画像，暗淡又朦胧的光影中，依稀可见大洋水族中的至凶至恶者：獠牙横列的噬人鲨、巨躯翻滚的大黑鲸、毒汁飞溅的海蟒、撕咬漂尸的大雕，全都显示着穷凶极恶的态势。右侧，则是鱼虾欢愉的天堂，清潋潋绿鲜鲜的水域里，横爬的青蟹，喷着光色斑斓的蟹气；漂悠的水母头顶，开着橙黄的海蜇花；竖游的银带鱼，扭着弯弯的舞姿；红斑斑的大西洋对虾，似在弓身相拥……

“咦，一座舞厅两种景观，象征着什么？左侧——大西洋恐怖海狱？右侧——大西洋花苑天堂？……”悟性忽闪的书生人，思索着。不知不觉中，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被一种神奇的力旋动着，飘舞着。

其实，尚有另一种气息，使书生人陷进忘我的迷醉。那是来自舞厅周边的奇花异草。甬看舞厅位处咸水洋，周围摆满陆地的鲜活的花卉，有带刺的红玫瑰、青碧的蛇藤蔓、亮丽的水仙花，尤其是那一丛一丛的晚来香，带毒的香气异常浓郁，又凝在周边密封难于飘散的船舱里，熏得人神志迷离。

恍惚之间，书生人被一个浑身飘香的女子贴近着，女子的双臂像银色练蛇，紧紧地缠着自己。他身不由己，醉乎乎地随着那脸部埋在他胸口的女子悠然起舞。

突兀，书生人的嘴腮，感受到一种湿润、鲜嫩和灼热，同时闻到一种强烈的馨香。情不自禁地，他感到全身阵阵抖索，连双唇也噉成圆圆的小喇叭，且又微微颤动着，要回应又吮吸什么似的。他的双眼习惯地扫描了一下，发现周围的人们，纷纷停止了舞步，一张张艳羨到近乎馋相的脸，全都朝着他。也有人啪啪有声地鼓起掌。蓦然，他的心底，一种日深月久积累起来的意念一忽闪，几乎同时间，他的右手掌，隔开了亲吻自己的女子的嘴唇。他又敛起精神一看，亲吻自己的，原来是姗姗。他连忙后退着，企图从姗姗的蛇般缠绕的玉臂中挣脱开来。他的嘴里轻声说道：“不好意思，不行。不好意思，不行……”

像白熊抓住海豹不肯放开鲜食，姗姗越来越用力地搂着书生人，鲜红的双唇，雨点似的吻着书生人的脸部，一边细语着：“这有什么？在我们的个性自由的国度，穷奢极欲地抒情，堂而皇之地做爱，则是鱼虾游海水，平常的事。而我们，不过以吻示礼……”

在众目睽睽之中，那种悠长的岁月造就的羞涩心绪，化成一股强力，使书生人挣脱了珊珊的怀抱。珊珊没有些微的恼意，反而宽容地嫣然一笑，向书生人打了个飞吻，说：“年轻又有知识的讨海郎，也笃信男女授受不亲的东方教义，古老陈旧的中华啊！”

这时，人群中挤出了史密斯，他黑发油彩闪闪，皮鞋红光亮亮，衣服描花绘卉。显然，他经过别出心裁的装扮，好让自己年轻些。他向珊珊一鞠躬一扬臂，笑呵呵地说：“亲爱的，请你跳舞，行吗？”

珊珊的丰满的乳房一挺，绮丽的脸颊一昂，着意从书生人前边走过，媚笑着贴近史密斯，两人悠然起舞。

不知怎的，愣在一旁的书生人，看着史密斯春风得意的笑容，又看看珊珊的花红柳绿的装饰和冰光雪色的身体，心绪像渔网撒进旋涡里，一阵昏眩、烦乱。

站在不远处的梅里达，连忙走近尴尬相的书生人，说：“头家，我们喝两杯威士忌。”

以精明冷静著称的书生人，变成毫无主见的顺从者，随着梅里达走向酒吧。

两首舞曲完成后，双颊绽着艳红的桃花的珊珊，大大方方地走进酒吧，端起书生人的酒杯：“头家哥哥，借你的美酒解解渴，行吗？”

书生人黯淡的瞳孔一阵放亮，连忙说：“行！行行！”

气氛明显地宽松了。珊珊近乎全裸的上身倚近书生人，娇滴滴地说：“阿哥，我们俩，相见一回是熟人，相见两回成友人，能不能交换名片，有事的话好联络？”

书生人不由自主地点点头，掏出自己的名片。珊珊拿起书生人的名片，惊呼起来：“还是一位海洋捕捞专业的硕士！难怪说英语像唱渔歌，流利得很。这在中国的讨海郎里，恐怕是浪花里的玉珊瑚，着实稀罕。”

书生人笑道：“你过奖了。现在中国重视教育，讨海郎里的大学，像鳎鱼身上的银鳞，虽然闪光，但也很多。如果有机会，我替你介

绍几个，让你和大伙交交朋友。”

姗姗听完书生人的话，愣想了一下，像被触动心底的秘密似的，刚刚还是灿若桃花的脸容，突然苍白如纸，双眼竟泛出泪光，说道：“我居住在大西洋岛屿上，日日风狂浪器，夜夜心惊胆跳……”

旁边的梅里达插话道：“女儿，你不要像孩童数数，颠三倒四。你现在的生活水平，像桅杆尖的风向旗，很高，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姗姗顶撞道：“父亲，吃好穿好是一回事，担惊受怕又是另一回事。中国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康乐，谁不向往。甬说和中国人交朋友，就是叫我嫁到中国去，我也愿意！”

梅里达鼓起双掌：“是的。听说啊，中国处处是世外桃源。姑娘们心仪，也是自然的事。难怪女儿如此钟情书生人头家！”说着，他仔细地观察书生人和姗姗的神态。

姗姗在梅里达的诱导下，一反开朗又妩媚的情态，忧悒地低下了头，几颗亮晶晶的泪珠，挂在又长又黑的睫毛下。

面对这位神态反复无常的美女，书生人的脸上，笑容迅速逝去，陷进了冷静的思索……

次日傍晚，大浪像大群被追袭的海魔，匿得无声无息。但是，前几天，风暴席卷，大洋被撕得粉身碎骨，水沫溅湿了天地。此时的低处的空间，淡淡的水雾笼罩着，像一层又厚又稀的纱被，覆盖着海的赤裸的躯体。

东海一号上的书生人，突然听到无线高频对讲机在呼叫。他拿起对讲机，里边传来清脆脆柔绵绵的女声：“头家哥哥，我是姗姗，我在卡萨岛的槟榔海滩游泳，双腿抽筋，仗着游泳衣浮力，正向深水海浮动，情况非常危险，快来帮助我啊！”

书生人二话不说，双脚一蹬船舷，身子跃上舷外的码头，向槟榔海滩冲去。经过一片芳香飘逸的槟榔树林，拨开一簇簇碧绿的羽状复叶，来到一座金沙漫漫的平坦地面。前边的独立的槟榔树冠下，挂着姗姗的花哨的衣服。他一摸花衣服，上边还有微热的温度。他的眉头一皱：“这衣服似乎是刚脱下的，难道姗姗耍手腕哄我……”

他还是脱下鞋袜，赤脚踩进浅水区，寻觅着姗姗。

书生人终于发现姗姗了。

姗姗浮游的海区，好似一片惑人神往的花园。浪花像娇白的牡丹，一丛连缀着一丛。其间溅起的水珠，则似清晨的花露，被风吹扬起来，漫空晶莹闪烁。

姗姗静静地浮在白牡丹般的浪花中。她赤身裸体，犹如一尊汉白玉雕塑。她的双颊、脖颈、胸脯、腹部.....承受着浪花的皎洁的光色映射和无瑕的水珠的洗浴，显得更加灿烂诱人。

书生人感到，浑身的热血在沸腾。他飞快地扒下了自己的衣服，扑通一声，跃进了大海。一阵快速游窜之后，书生人抱起了姗姗，往沙滩冲去。突兀，一动不动的姗姗，像一条苏醒的白章鱼，纤细的玉臂和修长的双腿，全部变成冰凉、细腻、柔软的章鱼须，缠住了书生人，越缠越有力，缠得书生人吁吁喘气。一种鸳鸯啼鸣似的声音，飘进书生人的耳膛：“亲爱的阿哥，大海是我们的喜床，浪花是我们的被饰，水雾是我们的纱帐.....嘻嘻嘻！”

一股冲动力，驱使书生人张开双臂，搂着了姗姗。可是，当他的双掌贴近姗姗的冰凉的雪肤时，猛地一醒，心底，漫长的禁锢欲望的岁月赋予他的意念，在他的脑海浮动，他松开了双手，离开了姗姗的臂膀和大腿，退到一旁。他的思维，迅速地恢复了快速、深刻的原状：和姗姗立即进入夫妻状态，行吗？这种西方式的快捷的行为，太肤浅了。应该遵循家乡的传统！爱，不等于巫山云雨。巫山云雨，仅是爱的一部分。而纯洁的关系、誓死不移的意志、患难中的团结、互助的友谊、男人的忠诚、女子的清白.....才是最重要的爱的成分.....

任性炽热、天真烂漫的姗姗，并没有留意书生人的心态，依然放纵自己的性情，偎近书生人，说：“哥，你难道不知道爱？”

书生人低声地说：“姗姗，我如果轻率、恣意、妄为，那样对你，是不负责任的！”

姗姗急得直喷粗气：“书生人，哥哥，你们中国的讨海郎，也有西方的自由做爱的风俗，甚至比西方还西方，把自己喜欢的女子，劫进船舱，载入荒无人烟的野海，尽情尽意地做爱，嘻嘻嘻.....”

书生人：“那是往昔的粗率。我……”

“你，我，都是现代青年。我问你，现代青年最时髦的生活哲学是什么？在你们中国，肯定有众多的现代青年，把快乐当作最高的信仰。你我都应该及时行乐……”珊珊说着，情绪更加亢奋，那鲜唇，雨点般地亲吻着书生人。

书生人被吻得心猿意马了，全身微微发颤，嘴里呢喃着：“绝对自由，及时行乐，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崇尚新潮，四处旅游？”

珊珊：“是啊！我再补充一些：不喊自由的口号，实践绝对的自由；只买报不订报，只租房不买房，居无定所，处处游玩……”

一阵浪水漫过来，书生人略有些清醒，说：“可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也有其他特点，年轻漂亮，充满活力，富于创造。”

珊珊继续挑逗他：“年轻漂亮，就要及时快活。充满活力，就要享受生活。富于创造，就要创造自我。成功是快乐，享受也是快乐。而且，还要抛弃惯性思维：冲破国籍，冲破地域，冲破道德文化，在世界各地欢乐……”

“道德文化？”书生人的心绪，像被清凉的海水泼了一下，更加清醒了，用力挡开了珊珊，说：“我再不负责任，也懂点儿中国的道德文化……”

“让你们的道德文化见鬼去吧！”珊珊看到书生人彻底拒绝了自己的求爱，扑地跳到浅水滩上，一边奔跑上岸，一边发出哭声：“我是离开风风浪浪的大西洋，离开担惊受怕的时光，跟你前往富裕繁荣的中国，去过太太平平的生活。我是喜欢你，才想献身于你，这是对你负责任，难道不合中国的道德文化？你狭窄、自私，不替别人着想，只为自己思考，这也是中国的道德文化？”

在珊珊的哭声中，书生人一阵迷惘：“风风浪浪的大西洋？担惊受怕的生活？”又一阵兴奋：“喜欢我！献身于我！对我负责任！”再一阵困惑：“我狭窄、自私？不替别人着想，只为自己思考？”

待到书生人回过神来，珊珊早就套好衣服，消失在槟榔树林里了。

凉丝丝的海风，吹得槟榔树的密簇簇的羽状叶沙沙作响，吹得雾气像无数条皎洁的纱巾，在绿漫漫的树叶间转悠飞扬。

书生人一反往常的灵智活络的模样，毫无觉察到周围的响声和雾景，呆呆地倚着一棵粗壮的槟榔树干。他的心绪像似涌浪：“海里的美龙女，任何付海郎都愿意舍命追她！何况姗姗喜欢我，那是我的福分。可是，她仿佛有些轻佻，难道这是西方的爱情方式？她对其他可心的男人，会不会这样草率献身？如果她成为我的女人，她又和其他男人轻佻，该怎么办？在西方，夫妻感情淡漠的，男人默许妻子找情夫，女人默许丈夫找情妇，这是清水里看鱼虾，经常的事。但是，我现在闯荡大西洋，最终要回到中国生活。中华民族的习俗，女人要含蓄甚至包裹，从一而终，是维系家庭和生活的根本啊！可是，眼前时代，距离往昔毕竟太遥远了。甭讲全世界，就是中国，描绘未来的经济建设尚在进行，有的人的观念已经超越现实了，部分人和人的关系，也有些所谓的先锋色彩。为爱情互相献身，为利益互相屠杀，为竞争互相残害，这些，成为当今社会的部分状态了。我还在流连传统，是不是像姗姗讲的，太陈旧、狭隘、自私？可是，西方文化哺育出的人，比起中华文化培养出的人，毕竟靠不住啊……姗姗是不是爱得发狂，才做得太急？或者是性情像电鳗，一触就放电？于我，遭遇这般靓女，或许是讨海郎遭遇龙女，绝无仅有的。东海渔家常说，是海珊瑚，总会浮现美丽。是爱情，总会开花放艳。行船看书，走一程看一程吧！”

就在书生人思绪交错时，颠颠荡荡的姗姗出了槟榔林，来到其他的海滩。前边，是一块远古时代遗留的巨礁，咸腥腥的海风侵蚀着，苦巴巴的浪水摧残着，全身色调黝黝裂缝弯弯洞穴密密，显示着苍老、荒芜和凄凉。泪水，在姗姗的脸上流淌。她似有所觉地挥动着巴掌，猛力地拍击着礁岩，像要把它击碎了似的。

哗！一条浪头，白龙似的扑在礁岩上，一处暗乎乎的石穴中，一只褚色的海蟑螂，被海水冲出来，落在海滩上，蹬着细腿儿挣扎着，眼看着浪头卷进大海，姗姗浑身一颤，小心翼翼地伸出双手，把海蟑螂捧了起来，放在躲风避浪的石穴里，看着它蠕蠕爬动着，一阵触景生情的泪水，又从她的眼角流了出来。

沙沙！一阵脚步声，从不远处的树林里传出。紧接着，史密斯从树林里奔了出来。姗姗的泪眼盯着史密斯，吃惊地问：“你……在跟踪我？”

史密斯走近姗姗，双眼眨巴了一阵，竟然闪起了泪光：“不，不！我的美人，我敢在浪峭尖捋鲨鱼须，却不敢跟踪你。我是到你家拜访你，侍女告诉我你到槟榔海滩游泳。我回船的路上，发现中国的书生人冲向槟榔海滩，怕他欺负你，才跟在书生人后边……”

姗姗抹了抹脸上的泪水：“我俩的情况，你看到了……”

史密斯掏出一块餐巾纸，替姗姗擦去泪痕，苦笑着：“姗姗妹子，都说中国讨海郎爱游窄水道，爱揣狭隘心，果真不假。那书生人，薄情寡义像南极冰，任你燃起熊熊渔火，也暖不了他的心。”

史密斯看到姗姗专注地听着，又说：“其实，海涯何处无航船！姗姗，你想搭航船驶离苦海？”

姗姗自语道：“是啊！我心仪的航船，到底在哪里？”

史密斯：“远在千里，近在眼前。”

姗姗用苦楚的目光，扫描了四周，又盯向史密斯：“你？”

史密斯向前拍胸：“是啊，是我！我虽然年龄稍大，可三十而立，正当黄金年华。不瞒你说，多少年来，我眼巴巴地期望着，遇到一位可心的姑娘，和她同享生活的甘泉。我找啊找啊，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让我找到了。这些天来，我认识你之后，灵魂化为一缕热气，冉冉飞升，缭绕着你的身心。其实，我是见鲜鱼不思食，见鲜花只爱护，夜以继日，只求向你一吐心曲。说是一见钟情也好，说是情真意切也好，反正，此生此世，我爱定你了。”

史密斯的表白，像船舱里跃出大活鱼，让姗姗感到太突然了。她没有想到，有心撒网捕不到鱼，无意放线钓到了鱼。史密斯的自我表白，她听得清清楚楚，他年龄虽然稍大，确属黄金年华。拥有闯海船队，是享受生活的资本。凭他的一番剖心话，确实对她一见钟情。虽然说，让她心猿意马、情窦初开的是书生人，可是书生人拂袖而去，史密斯乘隙而入，该怎么办？难道，能够带着自己，离开荒岛野海的是史密斯？

史密斯见姗姗情绪波动，继续表白道：“姗姗，我是个钟情的男人！我愿意在大西洋旋涡里斗鲨，出生入死地赚钱，供你锦衣玉食！我又是个成熟的男人，今天向你明示心迹，是尊重你的选择，供你有思考

余地。从今天起，无论是在浪峭尖拼搏，还是在船舱里休息，我都时刻想念你，随时等候你的召唤！”说罢，他彬彬有礼地噙起双唇，在姗姗的眉心轻轻地吻了一下，大跨步地离开了。

当天黄昏，姗姗乐园，灰暗、冷清。梅里达匆匆进来，看到姗姗快不快地坐着，问：“女儿，你找到书生人头家，有没有请他收留我和丹特船长，加入远征大西洋船队？”

姗姗一别脸，气恼地应：“父亲，我不是你们的鱼饵，去引诱鲜活的鱼儿。”

梅里达急得一击掌：“你没有提出要求？我和我的……哦，是袍哥船长，早就告诉你，我们不是为非作歹的大西洋海盗！真正凶狠的大西洋海盗，正在追袭我们。况且，我和袍哥一再告诉你，你艳羡中国，心仪中国讨海郎，我们会去帮助书生人头家，成就他的事业！”

姗姗：“你们没有为非作歹，为什么去当海盗？你们不去危害中国讨海郎，为什么要加入远征大船队？”

梅里达：“你怎么这样想？怪不得袍哥严令，一切对你保密。”

姗姗：“既然将我置身局外，你们自己要求加入大船队，不就得了！”

“自己要求加入大船队？”梅里达一愣，又看了看姗姗，点了点头，走出了别墅。梅里达走进别墅旁的松树林里，掏出高频对讲机，按了按电键，呼叫着：“是袍哥吗？我是梅里达，我想了解书生人头家的手机号码……”

一种异常神秘的应声传出来：“书生人的对讲机号码是……”

一会儿会，梅里达接通了书生人的高频对讲机：“是中国带头船吗？噢，你是书生人，头家，你好，我是梅里达。听说你要率领大船队，沿非洲西海岸北上，寻找好渔场。我这一急啊，挥渔刀杀鱼时，把手指头剁去一块了。急什么？远不是那件事！什么事？我托好几位享誉大西洋的船长，代我和丹特要求，加入你们的大船队，你是不是有些犹豫？头家，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全球民众兄弟化，你们的大船队，不也叫‘五湖四海大船队’吗！你们中国讨海郎，真是心海能驶万条船的

汉子，就不该拒绝我们的要求。你们担心我们分掉你们的鱼虾？你的思路，就像两座海岸间的水道，有些狭窄了。这样吧，我们不敢直接加入大船队，只要求跟着大舰队，闯荡大西洋，找到类似花苑天堂的好渔场，依仗大船队，多捕些鱼虾，好养家糊口。同时，紧随大船队，也好仰仗大船队的保护，防止海盗、海暴、海兽的袭击。啊，这样的要求，大船队的船老大们好接受，你也毫无疑义地支持。好！那太谢谢头家了。头家，你们离开卡萨岛，找渔场时，及时通知我们起锚开船。一定要提前通知我们啊！谢谢！”

梅里达兴冲冲地奔进别墅，刚要把情况告诉姗姗，一看，史密斯不知何时进入别墅，正在和姗姗谈话：

史密斯：“姗姗，我是来告诉你，我的渔轮要跟随大船队，出海寻找好渔场。这一分别，恐怕有些时日不能见面。”

姗姗话外有话地问：“那么，大船队的所有渔轮，包括中国的渔轮和他国的渔轮，都要长期离开卡萨岛了？”

史密斯笑了笑：“那当然。所有的渔轮，包括我的史密斯号，都要离开卡萨岛了。”

姗姗来回踱步，说：“史密斯船长，如果你们北上，我也要北上，住进父亲的另一座别墅，随时迎接你们的大船队。”

史密斯兴奋地一跳，张开双臂，把姗姗揽了一下：“好！我的美女，我一定到渔港找你。不过，漫长的大西洋海岸，我到哪座渔港找你呢？”

姗姗脱口而出：“沿非洲西海岸，我的梅里达父亲，建有好几座生活园地。这次，我可能前往安多港的小别墅。”

听着他俩谈话的梅里达，一股无名火直冲脑门，厉声喝问：“史密斯，你来干什么？我的女儿厌恶那种奉承阿谀者。对不起，我和女儿还有话说，请你马上离开！”

史密斯一阵难堪，只得向姗姗哈了哈腰，离开了。

梅里达看到史密斯走远了，急急地责备姗姗：“女儿，你怎么和史

密斯往来？”

姗姗生气地叫：“我正要问父亲，你怎么能用粗暴的态度，驱赶我的朋友？”

梅里达一声断喝：“什么？他真是你的朋友？我警告你，狼朋友，不可长久，从今往后不准你和他往来！”

姗姗哭声哭气地说：“父亲，你在大西洋海岸置办好住房，包括这座卡萨岛别墅，对你们，是回港避风时的生活天堂；对我，尤其是你们长年累月不在家时，简直像一座囚禁身心的牢房。你应该替我着想，我孤寂时，多一个朋友，多一杯美酒……”

梅里达的喉腔发酸，口气软了下去：“可是，我的纯真的女儿啊，你应该多和书生人那样的青年交朋友，不要同海狼般的史密斯往来啊！”

姗姗：“你说史密斯是海狼，到底是什么原因，能不能说明白？”

“他……”梅里达欲言又止，嘟哝道，“算了，为了你的平安、幸福，长辈的恩恩怨怨，绝对不能告诉你。”

姗姗兀自悲伤不止：“你说多和书生人往来，我告诉你，他那样的人，心思深如海，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梅里达再也不忍心女儿继续伤心，叹道：“反正，这次父亲替你购好了前往安多港的船票和飞机票，那是一座大陆城镇，你到达后，只管尽情玩耍。大船队进安多港时，我再帮助你 and 书生人，多多增进友情。女儿啊，我和你的袍哥父亲，昼夜向上帝祝祷，保佑你获得好运！”

梅里达再也说不下去了，奔出别墅，走向海岸。

快要沉入海涯的夕阳，以其焚天燃地的炽热，把廓落的水天，烧得一片红彤彤；海面，更似铁的溶液在沸动。一会儿，连夕阳的本身，也被火光吞逝了。一阵暴风刮过，支离破碎的海水，恍若红炎炎的火星，漫天闪射。

鲁莽粗暴的梅里达，内心也很丰富敏感。他突然感到战栗不已，那充满血和火的海空，是不是自己一家眼前处境的昭示？是不是未来拼搏

状态的预兆.....

十

这是仲春，氤氲异样的海面，有着像铅一样沉静的气氛。

史密斯唤来泰森：“小伙子，为防止高科技仪器窃听，你用密码发电报，报告雇主。”说罢，把一张电报文交给泰森。上面写着：“追捕鲍格的史密斯舰队，在南大西洋卡萨岛，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发现了庇护鲍格的梅里达海盗船队，以及鲍格女儿姗姗的行踪。史密斯正在接近梅里达和姗姗，通过他们，寻找鲍格的踪影。史密斯获悉，姗姗虽是梅里达的外甥女，却称呼梅里达为父亲，由此断定，这是鲍格使出的张冠李戴之计，说明鲍格藏匿在梅里达和姗姗的周围。但是，躲得很隐秘，深藏不露，一时难于捕获。

“史密斯又获得重要情报。目前，随着大西洋鱼群旺发期的到来，全球各国的渔轮纷纷云集，以便从南向北耕耘大洋，追捕大鱼群。进入大西洋的渔轮，以中国船只最多、人员最众、规模最大，足有百余艘大马力渔轮。集中在卡萨港的各国渔轮，慑于大西洋的风暴、海啸、水兽和强盗，纷纷要求中国船队牵头，组成统一的大船队，寻觅优良渔场，获得大丰收。

“前些天，史密斯号跟踪中国船队，途经特里斯坦大险滩，寻找大鱼群时，狡猾的梅里达海盗船队，点燃它们的海盗船队标志——鬼火，引诱史密斯号跟踪追击，致使史密斯号陷于大险滩，经过史密斯的浴血战斗，才免于葬身大西洋。

“庇护鲍格的梅里达海盗船队——大西洋鬼火海盗，已经觉察到鲍格被追捕的危险，灭不掉史密斯号，转而投靠势力最强的中国大船队，甚至利用鲍格女儿的美貌，引诱中国带头的老大，让海盗小船队加入中国船队。不入虎口，焉得虎子。为进中国大船队，拘捕鲍格，史密斯号靠拢了中国大船队。

“根据大西洋鱼群洄游情况，中国大船队伙同各国渔轮，近期内驾船北上，将会进入中大西洋、北大西洋……你们曾经暗示过史密斯，有

一座大西洋一号工程，花苑天堂或恐怖海狱所在的区域。而中国大船队和各国渔轮，又十分向往大西洋的最优良的海区——花苑天堂大渔场，正在呕心沥血地寻找。史密斯担心，捕获鲍格之前，位处花苑天堂渔场和恐怖海狱的一号工程，会在各国渔夫前面暴露无遗。下一步行动，请求增援大笔美元，增加雇用渔轮和商船，强化追捕鲍格的力量……”

三天后的早晨，碧粼粼的卡萨港，微微荡动的史密斯号驾驶室，史密斯收到了情妇转来的电报：

“……史密斯号务必继续辗转大西洋，动员所属的船只，竭尽一切办法，阻止藏匿鲍格的中国大船队靠拢花苑天堂大渔场。我们将雇请一批渔轮和商船，给予高科技配备，支援史密斯船队。

“同时，激励史密斯先生，继续努力奋斗，追踪梅里达海盗船队和鲍格女儿姗姗，由此锁定鲍格行踪，予以拘捕！同时，史密斯先生在利用姗姗寻捕鲍格的行动中，要注意分寸……”

看着电文的史密斯，头脑“嗡”地响了一下，“注意分寸？什么分寸？抑或是自己的情妇妒意横生，在电文里掺假？抑或是出钱的情报部门，告诫自己，防止中了姗姗的美女计。姗姗那般天真的少女，哪会使什么美女计？她又对书生人一见钟情。可是，我史密斯的心，也为她的美貌艳情动了心。豁命赚钱是一回事，尽心钟情美女又是一回事！去你妈的注意分寸吧！他们怎么知道自己和姗姗的往来？难道史密斯号渔轮中，还有其他的被金钱收买的告密者？他是谁？是大副莫安，还是其他人员？……”

正在激烈思索的史密斯，被卡萨港的阵阵喧闹声惊动了。史密斯打开驾驶室玻璃窗，只见这时，桅樯林立的港湾中，准备出海的渔夫们，把波涛汹涌的卡萨港，闹成了一座车水马龙的大集市。码头上，一条条大腿粗的塑料管，海蟒似的爬进渔轮淡水舱，将卡萨岛溪涧里的清澄澄的淡水，哗啦啦地注进其间。海滩边，一个个肤色黝黑的非洲人，挑着大箩大箩的食物，和渔夫们兑换五颜六色的美金、欧元、人民币，又把闪着珠光玉色的白米，倒进渔夫的渔箩。卡萨岛冷冻厂外侧，高耸的钢筋水泥砌成的天桥，宽阔的输送带在旋转，上边的白晶晶的人造冰，倾入渔船洞开的冰舱里，准备到渔场保鲜鱼虾。横七竖八的渔轮旁边，交通舢板像密麻麻的跳鱼儿乱钻乱窜，驾舢板的渔夫们，有摇木橹的、划竹桨的、扬风帆的、掌船舵的，舢板上堆着一桶桶的碎冰似的海盐，一捆捆灰色的棕色的渔网，一件件花花绿绿的衣服，一罐罐黄澄澄的菜

油、茶油、花生油，一堆堆碧绿的蔬菜、灰黄的土豆、赤红的山菇、多彩的瓜果，售给钻风钻浪的渔夫们。

“中国大船队和各国渔轮，即将离开南大西洋，进发中大西洋、北大西洋……雇主电报，史密斯号必须阻击携着梅里达、鲍格的中国大船队，接近花苑天堂大渔场，怎么办？”惶惶不安的史密斯，霍地蹿出了驾驶室，一步跨上渔轮舷帮，跳进泊在船舷外的交通艇。

在卡萨港的隆隆机声中，交通艇变成悄然的水面游鱼，接近了码头。史密斯跃上码头，双脚生风地来到姗姗乐园，他穿过小别墅前的花草簇拥的小道，举手敲击小别墅的紧闭的大门：“姗姗！姗姗！我是史密斯……”

一位肤色黝黑墨亮的老者，从花草小径走过来，问：“先生，是你找姗姗小姐？”

史密斯：“你是……”

老者：“我受别墅主人梅里达的委托，替他看守别墅。”

史密斯发惊道：“那姗姗小姐呢？”

老者：“前天，姗姗小姐带着娜娜，前往非洲海岸的渔港了。”

史密斯的颜面，渗出了亮晶晶的冷汗：“她到哪座海港了？梅里达去了吗？”

老者想了一下，说：“噢，是毛里塔尼亚的什么港。不过，具体地址，梅里达不许我乱说。”

史密斯：“她们是怎样转达非洲海岸的？”

老者：“这点，我可以告诉你，是梅里达船长属下的渔轮，专程运送姗姗小姐到非洲大陆，再坐飞机北上。”

“该遭渔锅油煎的梅里达，怀疑老子了，还将老子追踪鲍格的线人——姗姗送走了。鲍格呢？是否跟姗姗一起，逃匿到姗姗说的安多港？为了捕获鲍格，必须追到安多港。可是，雇主电令，必须阻挡中国大船队进入花苑天堂，以免他妈的什么鬼工程泄露了真相！咦，老子刚刚观

察过，梅里达号和多数渔轮还留在卡萨港，准备跟随书生人北上。老子也不能错过机会……”

史密斯的心绪，乱得像一团涡流。当他回到史密斯号，再次窥测到中国大船队和各国渔轮，正在繁忙备帆，快要出海了。他再三思索后，当机立断，决定跟着中国大船队，驰往中大西洋，找到姗姗，追捕鲍格。

当日中午，东海一号率领着中国大船队，再次驰进了波浪滔天的大西洋。

史密斯秘密地通知自己的船队，跟在大船队后边……

十一

龙腾虎跃的渔轮们，在海阔天空的洋面，行进了一天一夜。

清风习习的早晨，大船队前头的东海一号，突然偏过船头，径直朝北驶去。于是，气势磅礴的大船队，先拐成巨大的弧形，后又拉成漫长笔直的阵势，一齐冲向中大西洋。

带头船上，舵工孤脚人看到书生人亲自掌舵，说：“头家，认定哪里是鱼虾熙攘的好渔场，是你的责任。我们东海渔家，不敢忘了每风^[1]出海谢海神。反正规在我和伙计们都闲着，向海神爷谢愿^[2]，表表远征大西洋的虔心。”

书生人笑了笑。

孤脚人又呼唤掌簿：“老鱼伯，你是敬神仪式的行家里手，你做‘谢愿’的头家吧！”

经验丰富的老鱼伯领头，在船头举行了谢愿仪式。老鱼伯从冰舱里拿出猪头，蒸得橙黄熟透，举着毛笔蘸上朱粉，把猪头涂得红通通的。然后，合掌握着三支点燃的香，面向大海下跪祷告：“海神爷啊，保佑大船队平安讨海。如果大渔轮找到花苑天堂渔场，大渔网兜满鱼虾，大船舱装饱赚来的金钱，大笔钱寄回东海渔区，把家乡建设得轰轰烈烈，让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们回国后，替你重塑金身^[3]！”

按照东海渔家习惯，烧香表述心愿后，老鱼伯重新进入渔轮灶房，端出几碗从家乡带来的索面^[4]，递给舱面上的伙计们，说：“吃下索面，人人长寿。”

性格诙谐的滑头人，看到老鱼伯那样诚心，有意逗乐子。他走进灶房，摸了一撮黑乎乎的锅底灰，撒在自己的八角海碗里，跑回舱面，大呼小叫着舵工：“孤脚人，老鱼伯烧索面时，一群船虱儿连同锅底灰，一起掉进锅里了。”大伙一看滑头人碗里的索面，满是黑乎乎的锅底

灰，不由一阵恶心，把大海碗大海碗的索面，倒进海里。老鱼伯气得胡须发抖，朝滑头人怒喝：“你……”

滑头人嬉笑道：“老鱼伯，你虽然有虔诚的敬佛心，但刚才叨念错了。你应该这样说：‘讨海郎们吃下索面，人人长寿。’你却说：‘吃下索面，人人长寿。’你的话意是让海神爷吃下长寿面，海神爷和讨海郎一起长寿。所以，我就让海神爷和大伙一起吃索面，一起长寿。”

老鱼伯这才转怒为喜道：“好！吉利！吉利！”

一时找不到放网渔场，书生人也出来打诨，拍拍孤脚人的肩头，说：“大龄鳏夫，我这个低龄孤脚人，再给你说个笑话。”

他也不管孤脚人爱听不爱听，管自讲起来：“有个没有老婆的讨海兄弟，看到一个卖鱼虾的朝鲜女下船来，漂亮又聪明。讨海兄弟红着关公脸，诱逗朝鲜女：‘妹子，你如果嫁给我，不够好看不够灵智。’朝鲜女撇嘴回话：‘你的娶妻条件是什么？对了，你要娶个同你母亲一模一样的老婆。’讨海郎应道：‘那倒不必。我只要娶个比我聪明的女子。’朝鲜女说：‘我比你聪明。你如果想娶我，跟我到家里，问问我母亲，同意不同意让我嫁给你。’讨海郎弄假成真，喜从天降，屁颠儿屁颠儿地跟着朝鲜女，上了海岸，进入一座渔屋。朝鲜女嘱咐道：‘你在前厅坐一会儿，我到后屋找母亲，问问她的态度。’一会儿，后屋出来一个老渔妇，告诉讨海郎：‘你的身板还算健壮。今天先休息，明天出海捕鱼。’讨海郎感到莫名其妙：‘我替你出海捕鱼？’老渔妇说：‘你老婆刚才跟我立了卖身契，说你家穷得揭不开锅盖，把你卖给我当渔工，六十两银子。你老婆拿去三十两定金，从后门走了。’讨海郎气得又跳又吼：‘谁是我老婆？她不是我老婆！’老渔妇说：‘你这人是小气鬼，要三十两银子，不要老婆。我不管这些，我有白纸黑字的卖身契为证。你如果不卖身，还我三十两银子。’讨海郎自认倒霉，只得掏出三十两银子，还给老渔妇，狼狈地逃走了。回船的路上，讨海郎冷静下来，一想，自己讲过，要娶个比自己聪明的女子。朝鲜美女自是过人的聪明，不是有意要嫁给自己吗！果然，他一回到船上，那个朝鲜女，正打扮得清清秀秀，坐在船舱里，等他去亲热呢！”

“哈哈……”在人们的笑声里，滑头人大声喊道：“没有老婆的孤脚人，我让海神爷保佑你长寿，书生人让海神爷保佑你得美妻呢！好事成双啰！”

面对着捕鱼前的欢乐气氛，孤脚人摸了摸头，咧嘴加入了欢笑的行列。

这时，成百艘渔轮组成的大船队，以雄雄驰骋的气势，继续冲向浩渺无涯的中大西洋。看啊——

海龙翻腾，是大船队的惊人魂魄的形状！

为了找到好渔场，在书生人的号令下，大船队成一字形展开了。从东侧的海区到西侧的海区，忽儿高耸忽儿低俯的水的山脉，一会儿遮没了纵向前进的船队，一会儿又现出它的击浪奋进的雄姿。船队后边，顺潮汐激起了一道接一道的白的浪带，浪带剧烈地凝聚着、膨胀着，像由无数巨轮连起来似的，巅顶高得欲翻入九霄云汉，底部低的像碾中海底。浪带翻滚前进的速度，竟然超越驰骋的船队。漂浮在浪带表面的密密的水花，和飞扬在浪带上空的纷纷的浪珠，因为闪射出银亮亮的光辉，犹如一片片龙鳞。虽然，匿形于浪带后边的大船队不见了，成千上万的龙鳞状的水花浪珠，显示着一条隐身的巨龙，正在一往无前地奔腾着。

巨龙延伸，是大船队的无尽漫长的体态。

前进的船龙又现身了，先是由清一色的中国渔轮组成，跟在后边其他国家的渔轮，加大马力穿插而入，促使它飞速地延长龙身。带头船雄踞的龙首，一直伸入烟波渺茫的东方水域。而西侧的龙尾，朝相反的方向蜿蜒伸展。龙首和龙尾，仿佛直抵遥远的大西洋东岸和两岸一般。这就使演化着无尽雄壮无尽漫长的体态，从南向北，翻滚碾压着整座大洋。

巨龙吼叫，是大船队的生命力的象征！

哗啦啦！这是每一座水的山峦的鸣音。轰隆隆！这是每一条穿波击浪的渔轮的吼声。而渔轮们的合奏，使得浩荡的水天阵阵震撼。天空的翻滚的云团，恍若震撼中掉落的天体的碎块一般！灰黝黝的大鲨、白乎乎的巨鲸、花斑斑的鳗王、黄紫色的水蟒、黑溜溜的海豚……大洋中所有具备力量的族类，全都在大船队的前后冲窜着，仿佛要跟着大船队，前去摧毁万恶的恐惧海狱！银羽扬扬的雪鸥、黑羽飘飘的墨燕、彩羽斑斑的海鸳鸯、金羽闪闪的黄鸟……天空中所有美丽的精灵，全都在大船队的上空飞舞着，仿佛要伴随大船，飞向未来的美好世界——花苑天

堂！

千吨排水量的梅里达号，装着琳琅满目的科技仪器的船房里，梅里达接过科技员的高频传话器，聚精会神地听着，里边传出袍哥的话声：“梅里达，我发现，史密斯驾驶的大渔轮，继续不依不饶地跟在你的梅里达号后边，你有没有看到？”

梅里达发狠道：“在特里斯坦大险滩，如果没有书生人的支援，我们早就灭了那条海狗了！他再追逼老子，迟早叫他溺水见龙王！”

袍哥：“原先，我不过是不同政见者，上级拒绝我的退役要求，才离开军界。那史密斯，确实是挤进鱼群的海狗，又狂又恶又滑，想把我迫到绝境。前些日子，对一些极端做法，我还在犹豫。现在看来，身处海崖边，后退就会掉崖，只有背水一搏了。我下决心了：找到大西洋一号工程的具体地点，条件成熟时，向外界披露。借助媒体的力量，使我获得生存的自由！使世界获得安全的保证！”

梅里达：“你是基地军人，仔细回想，有没有那座鬼工程的具体地址的线索？”

袍哥：“这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程，具体技术内容，也包括具体坐落地址，例如经纬度交叉点，层层保密。我在基地的任务，只是传达行政命令一类的。其他机密属技术部门范围，我们不准接触，不准过问。只有一次，基地司令脱口泄露，工程的坐落地，是在花苑天堂大渔场……”

梅里达：“那我们的航向，是绕着灯塔找港湾，准打准的事。只要找到花苑天堂，还有那片恐怖海狱，就能发现那个鬼工程的位置。到那时，对它来个对着众人掀屎臀，光天化日现丑象！让它在全世界的媒体里现原形！彼时，你也能安全脱身了！”

袍哥：“兄长，你长期穿梭在大西洋的咸水浪，对寻找花苑天堂和恐怖海狱的大概路径是否清楚？”

梅里达：“我说过，成千上万的大西洋渔夫，包括我，都没有找到过那片海域。个别找到那里的渔夫，为了各自的利益，也不外传。只用神美的传说，惹人神往：谁找到花苑天堂，谁就能倒转时运，赚到大财，进入天堂般的生活境界。所以，人们把这片幻影似的渔场，叫作花

苑天堂。”

袍哥：“那怎么办？”

梅里达：“也许，它根本不存在，偶尔发现其他好渔场的渔夫，把其他渔场当成花苑天堂了。也许，大西洋辽阔无垠，渔场随着鱼群在漂动，鱼群游到哪里，哪里就成了花苑天堂。这样，花苑天堂就没有固定的位置了。”

袍哥：“不！那座鬼工程，确实是固定场所，固定在花苑天堂里。也就是说，花苑天堂，还有恐怖海狱，都是你我身上的肚脐，虽然被遮盖着，却确有其事！”

梅里达：“有道理！那么，继续借助中国大船队的掩护，寻找他娘的什么海狱和天堂，就能发现鬼工程？”

袍哥：“对！就是钻鲨鱼嘴洞，掰鲨鱼的牙齿，也要干到底！”

梅里达：“我虽然是白天撒网捞鱼、夜晚割网偷鱼的咸水汉，也是手握舵杆，分得清航向的船长。我懂的，你要干的，是保护人类的好事，有着利人又救己的益处，是天人共敬的伟业，我们闯海汉，宁可豁命搏杀大鲨鱼，不愿终生只捞小鱼虾。我又是你的兄长，姗姗的养父。这一趟，我和我属下的船和人，都陪你拼到底，来一番惊世之举！”

袍哥应道：“好大哥，我不知怎样报答你.....还有一桩事，大船队早晨改向，全速北上，连天光水影都成了闪光掠影，会很快离开南大西洋，进入中大西洋。我想，如果鬼工程所在地，就坐落在南大西洋，怎么办？我想，应该想办法，让大船队留在南大西洋渔场，他们撒网捕鱼，我们找鬼工程的踪迹。找不到，再从容驰向中大西洋。”

梅里达船长：“我也知道，大船队快速离开南大西洋，会使你的寻找鬼工程位置的想法，变成鱼箩儿舀海水。现在，你是我这支鬼火船队的袍哥，是大伙的头儿，你转动航向，我们的船头，都会跟紧你的船臀，回到南大西洋，寻找恐怖海狱海区，确定鬼工程位置，揭穿它的原形.....”

袍哥：“你降低声音。现代窃听技术十分发达，你口无遮拦地大叫大嚷，会出事的。”

梅里达降低了声音：“袍哥，用无线传话筒对话，担心被窃听。以后，我们使用手机，低声交谈就是了。”

鲍格：“往后的日子里，一旦船队靠拢港口城市，你去偷偷购买小型通信中转机，安装在船队里，供你我之间使用。这样，我们的对话不用通过陆地通讯中心转达，谁也不能测定你我的位置，偷听我们的谈话。追捕我的史密斯们，更难找到我。”

梅里达：“你是否知道，追捕你的人，除了史密斯，还有哪些海贼？”

袍哥：“基地参谋处的朋友只告诉我，受命追捕我的，是被巨款收买的史密斯。我分析，情报人员会告诉史密斯什么原因捉我，甚至暗示过他，隐藏鬼工程的花苑天堂渔场和恐怖海狱大概的坐落地址，便于他阻止我们接近鬼工程。如果我们反向跟踪史密斯，可以通过他，找到花苑天堂和恐怖海域，最后查获鬼工程的方位。”

梅里达：“现在，不是你我跟踪他，而是他像吃屎鱼跟船臀，紧跟着我们！”

袍哥：“我知道，这些天，他为了寻找我的下落，跟踪你和姗姗，还加入大船队的航海行列。他是做贼心虚，想借助大船队的威力，阻止我们的袭击。他能求得大船队的保护，我们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保护自身，才能战胜敌人。”

梅里达船长：“我们不能离开大船队，大船队马上离开南大西洋，鬼工程又可能坐落在南大西洋，怎么办？”

袍哥：“你驾驶梅里达号，抵近带头船，劝阻书生人头家，就说眼下正值南大西洋鳕鱼旺发期，大船队应该留在南大西洋，捕完鳕鱼，再移师中大西洋。”

梅里达犹豫道：“可是，充其量，梅里达仅是大船队跟班船，遇到海暴水兽，书生人会保护我们，可是却不会跟我的航向转。”

袍哥：“你向书生人报告鳕鱼旺发消息，不正是为大船队立功，成为大船队正式成员的好机会吗？你还犹豫什么？我再告诉你，我们的掌上明珠姗姗，向我打来电话，她已安全抵达毛里塔尼亚的安多港，住进

你替她置办的别墅了。”

梅里达也兴奋地说：“对！女儿也打电话告诉我了。”

袍哥似呢喃又似嘱咐：“但愿往后时光，姗姗不要搅进刀光剑影的生活里，永远置身风平浪静的港湾中。”

梅里达：“袍哥，有一桩事，我得告诉你，史密斯那个浑蛋，闯进卡萨岛别墅，向姗姗大献殷勤呢。我怀疑，史密斯在打姗姗的坏主意。更严重的是，他可能知道姗姗是你的女儿，接近姗姗的目的，是想通过姗姗，侦查你的行踪，逮捕你。”

袍哥沉默了一下，应道：“现代技术发达，我、你和姗姗的档案照片，都会被官方掌握。史密斯凭借照片，立即辨清你和姗姗的身份。你怀疑的情况，是确实的。”

梅里达：“我已经嘱咐过姗姗，到安多港后，停止接触史密斯。袍哥老弟，你自己那头，不要暴露一点儿蛛丝马迹！”

袍哥：“你也要注意安全。”

梅里达怒眉一横：“老子是水面的大鲨，怕什么小鱼小虾。我多年闯荡公海，是没有国籍的流民，天神地鬼都管不了。如果史密斯敢伤害姗姗，老子用渔火烤他，用鱼油煎他！”

袍哥：“我还是那几句话，要让女儿平安幸福，必须使她远离我。让她和书生人那样可靠的青年，早日到达那座东方文明古国，去过神仙日子。”

梅里达的音腔发颤了：“袍哥兄弟，我俩舍出老命，为女儿争取安然和福运吧！”

梅里达刚要离开仪器室，攀上高踞于船房顶部的驾驶室，一直在旁听的技术员卡里询问道：“船长，我们鬼火船队的伙计们，最近在神秘秘地传说，我们的船队，除了你，又有了个新的袍哥头头。还说那袍哥，有勇有谋。刚才和你通话的，是那位袍哥？我真想拜访这位大西洋袍哥。”

梅里达望着这位矮瘦又黑亮的非洲青年，应道：“卡里，你说的袍

哥，现在还要神秘地藏身。不过，你也是鬼火船队的成员，有朝一日，我会让你结识那位大西洋袍哥的。你参加鬼火船队的时间不长，眼下，要锻炼自己的浪峭尖打鱼的本领。”

卡里操着拳头：“我要练成鱼油里泅游的本领，参加闯荡恐怖海狱，作为奉献给袍哥的见面礼。”

有一次，在纳米比亚的海滨城镇，梅里达正在购买渔具，猛不丁，一个饥肠辘辘的非洲青年，抓起零钱就要逃跑。梅里达是个眼明手快的渔夫，一把攥住了卡里。没想到，卡里没有像常人那样伏地求饶，而是仰头挺胸，说出了流利的英语：“我是卢旺达的班西族人，弥天的战火，夺走了我的双亲，废弃了我的学业，逃到举目无亲的纳米比亚，三天三夜水米未进，饥寒交迫走投无路，任打任杀不眨一眼！”海洋好汉梅里达，向来敬佩不怕死的陆地好汉，又看卡里是个文化青年，当即带他到渔轮，把技术性最强的仪器交他掌管……

听着卡里的表白，梅里达拍拍卡里的肩头，说：“我相信你，你会成为勇猛的闯海汉！”说罢，转身登上驾驶室。

一会儿，梅里达号开足了马力，尖刺刺的船头，穿透了绿油油的浪山，密密飞扬的水花，把船只裹成白花花的一团，当道拦住了东海一号带头船。梅里达船长通过高音喇叭呼喊：“书生人头家，这座富饶的南大西洋，正是盛产鳕鱼的渔场，大船队还是留在南大西洋，捕完鲜美珍贵的鳕鱼，再扬帆北上！”

书生人的应声，在喇叭里回荡：“梅里达船长，大船队留在南大西洋，鳕鱼的捕获量不高。鳕鱼是寒带底层鱼类，一般栖息在五十米以下的深海，生存的海底要求泥沙质，索饵的适温范围在五度至十度范围内，食物对象很挑剔，很难形成大鱼群。现在又是南大西洋浪高流急的信风期，渔网撒进深海，网袋容易‘翻肚’，里边的鱼儿会逃光。你的梅里达号，如果想留在这里拉空网，势必会十网十网空。大船队北上，我是羊肠水路里行船，走到底了！”

梅里达没有估计到，他劝阻的对象不是没有眼睛乱漂泊的水母，而是远洋捕捞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又在风口浪尖实践过，科学捕鱼的知识，远远胜过他这样的靠经验闯海的老渔夫。连大西洋的海祟水魅，都逃不过他的双眼。

梅里达号像有悟性似的，尴尬地停了，一会儿，又无奈地吼叫起来，在东海一号后边，颠颠荡荡地跟随着。

大西洋的夜晚，永远是无尽的黑暗。迢迢苍穹，异常猛烈的气流，从高向低地倾下来，黑沉沉的云幕，被压得崩裂沉坠，云块像难于透视的黑物，在同样色调的浪峰顶部，以及暗雾稠密的水谷之底乱纷纷地翻滚着。无边夜海，稠浊、模糊又狂嚣，唯有大船队的星星点点的渔灯，隐隐约约，跳跳闪闪。

领头的东海一号，书生人发现，前方大洋的纵深处，同时亮起了三盏鬼鬼怪怪的灯火。始尔，那灯火昏昏暗暗。后来，随着大船队的接近，灯火越来越明亮，森白刺眼。

“头家，那是特里斯坦大险滩出现过的鬼灯！那是海盗船队向我们袭来了，怎么办？”舵工孤脚人不无惊愕地喊问。

“别人挂念着妻儿。你是无牵无挂的孤脚人，应该怀有只进不退的鲳鱼胆，怎么成了倒窜奔逃的墨鱼了？不要临阵慌兮兮的，露出你的小胆！”书生人不满地斜睨了孤脚人一眼，继续观察着前边的大鬼灯。

这时，科技员沉人跳进驾驶室，把无线传话器递给书生人：“头家，前边有海盗船队，海盗要和你通话。”

传话器里，传出陌生的喻里喻气的声音：“书生人，你的伙计喊我们海盗，我们就是大西洋海盗！我们有话对你讲！”

“海盗怎么知道带头船的对讲机号码？……”书生人的心里，掠过了问号。他马上应道：“你们是龟儿翘尾现屎臀，这样快地亮出身份，想必有急事要求我？”

海盗狂吆起来：“不！我们的头头大西洋袍哥要我通知你，让你带着大船队，快速驶向中大西洋，到达佛得角群岛东北侧的罗佛海，投到袍哥的麾下，听从袍哥的指令。不然，神勇威武的袍哥，率领着强大的海盗大船队，抓你们像抓锅里的鱼儿，放在嘴里嚼个粉碎！”

“佛得角东北方海域，在我们预定的安多避风港的西侧？海盗暗地讲话明处居心，以袍哥的海盗船队的名义，吓阻大船队，停止前进，留在南大西洋？”书生人的心情，像八卦风中的桅尖旗儿，飞快地转了一

会儿，而后大声答道：“海盗们，你们是乌贼撞到硬礁石了！老子是剑鱼，死不回头的角色！”

海盗的喊声，震得传话器的舌簧沙沙响：“死不回头就得死的角色，我们的袍哥刚刚来电，他率领的大船队前来这里了。你们看清楚，今夜海里的景状，死神将要兴风作浪的世界，比恐怖海狱还要恐怖！”

前方，海盗船的灯光鬼火似的飘忽着，互相交织穿梭。鬼灯周围的海天，数不胜数的云块水团，犹如奇形怪状的水上生灵，黝黑是他们骇人的肤色，裂口是他们狰狞的嘴舌，隆隆声是他们狂恶的吼叫，腾跃和翻滚象征他们在凶残地厮杀……

书生人的悟性像闪电：这景色标志着什么？大船队继续前进，难道会遭遇此般境地？前方的海难道会变成恐怖海狱，摧残、杀伐、血肉横飞？

“头家，大船队的船长们纷纷传话给你，会掌舵的船老大，不能做鱿鱼卵，比屌蛋还稀软！应该做铁船头，粉身碎骨也要闯到底！何况，袍哥的大船队不见踪影，眼前只有三盏鬼灯三条贼船……”沉人一改平时的寡言寡语，连珠炮似的发喊着，再次冲进驾驶室。

“是啊！……”聚集在舱面的伙计们挥拳呼应着。

书生人已经停止了激昂的联想，回归到冷静的思索。是啊！讨海郎遇到凶猛的海盗就后退，未来的辰光里，遇到更疯狂的海暴怎么办？遇到更凶暴的海兽怎么办？一味倒退，难道要退离咸水洋，退进老婆的被窝里？海盗的居心，似乎是通体透明的海兔儿，清晰可辨：想吓阻大船队，不要进入中大西洋！大玄大奇的大西洋中部，难道隐匿着天大的机密？海洋是难观真相的蒙面贼，海里人是不惧凶吉的勇士，天生搏海的贱命！三分命儿讨海郎，七分交给老闯王，何惧下地狱逛一逛！

蒙蒙夜雾里，书生人的微躬的身板迅速挺直了，黑发在海风里斜竖，嘴巴左右侧暴出几道硬邦邦的筋条，满脸严峻、冷酷。他对准高频无线传话器，喊：“大船队的船长们，用你们的铁手亲自掌舵，各船拉近距离，舷贴舷地前进！约束你们的伙计，眼睛亮成渔灯，有渔枪的举渔枪，有渔叉的挥渔叉，有太平斧的抡太平斧，身体挺成桅杆，直着迎击敌人，让海盗横着去见阎王！”

奇妙的南大西洋像在意配合大船队，深幽幽的水底，涌出巍峨的浪山。浪山之间，暗乎乎的水的峡谷弯曲着。一道浪的山脉涌近大船队的船臀，没入了船底下的深邃的海里，又从船头突出来。一时间，整支大船队，整体落进了水谷的底部，又齐头并进地冲上了浪山的顶部，那形势，犹如大大小小的渔轮们，准备凌空跳跃，飞过暗不见底的水中峡谷，直击前方的海盗船队。

而这时，东海一号的书生人，不失时机地闪着目光，向前眺望，原先的三盏白森森的大鬼灯，倏然不见影儿了，剩下的，是无边无际的迷蒙、喧嚣和神秘.....

注释：

[1] 东海渔家称每次出海为“每风出海”。

[2] 用供品答谢神灵，渔家叫“谢愿”。

[3] 金身，指佛爷涂上金粉的塑像。

[4] 长寿面。

十二

大西洋中部，同样的壮观、玄奥。

西半片海区，如一泓蓝汞，水波静得凝固了似的。幽蓝的深处，暗影幢幢，仿佛有众多的海怪水魑在悄然潜行，令人毛骨悚然。

东半片海区的天水交汇处，几株彤色的朝霞，像几束火舌在燃烧。霞光映海，一派血的光色，连水底的牡丹状的珊瑚、伞形的海蜇、蘑菇似的浪花，全都染成淡红的、粉红的、鲜红的。大半座海域，像长满了红色的珊瑚花、水母花、蘑菇花，美极了。

东西两片海域交汇的地方，墨蓝的水波拍击着绯红的水波，形成了一条对比色鲜明的水带，弯弯曲曲，荡荡漾漾。

书生人久久地伫立在船头，一忽儿瞧西，一忽儿东望，一阵扑朔迷离：这大美的洋面，此处难道是花苑天堂露出的端倪？这大恶的海涯难道是恐怖海狱的外围？人们都传说，恐怖海狱和花苑天堂，相处一起，这两片景致何等相似！不然，这两片水域又显示着什么呢？还有两片水域相接的水带，似乎是一条流夹，似乎又不是一条流夹？一条好流夹，万担鲜鱼虾。如果相似祖国东海的好流夹，流夹下边，真是一座花苑天堂渔场呢！

极具联想力的书生人，毫不迟疑地呼喊：“沉人，赶快打开渔探器，扫描海底，有没有大鱼群！”

沉人奔进仪器室，开动了渔群探察器。屏幕上，一会儿银光亮亮，一会儿蓝光幽幽，毫无鱼群的影像。

进入仪器室的书生人，默默地摇了摇头，走了出来。他听到了柴油机的轰鸣声，一抬头，只见施维森号的雄雄躯体，斩风劈浪地拢近东海一号。施维森船长的八字形的双脚，船钉似的钉在船舷上，喊：“书生人头家，渔探器照遍大海，不及一条鱼虾呢！大船队朝西进发，前往中

大西洋的中心水域，寻找大鱼群！”

书生人应道：“离开南大西洋到这里，颠簸了不少日子了，应该向东行驶，靠拢毛里塔尼亚的安多港，补足后勤给养品，再出海追鱼群！”

施维森：“大西洋渔夫，米面充足时，米面当主食鱼虾做菜肴；米面缺乏时，鱼虾当主食米面做菜肴；网里有鱼虾，活到海角和天涯，谁还想回家？头家率领大船队，一边捕鱼虾，根据鱼虾情况和海洋状态，保不准能找到花苑天堂大渔场，让你们满载金银回中国，好日子如花似锦呢！”

书生人：“施维森船长，你真是闯海的好老大！我听从你的意见，即刻通知大船队，一边向西驰骋，一边撒网捕鱼，根据鱼汛和海况，寻找花苑天堂那般的好渔场。不过，你是老船长，更熟悉大西洋，替我多多担点心，防备遭遇恐怖海狱那样的环境，以免大船队陷进骇人的海难……”

“书生人，你是好头家，心眼多得像网眼，心计深得像海渊。施维森号是你的伙计船，施维森理当替头家分担风险！”施维森搭腔着，操作施维森号，乘风破浪地冲远了。

在充满诱惑和灾难的大西洋中央海区，大船队日以继夜地巡弋着。

这天，船队进入位处赤道南端的水涯。正是中国的清明时节，空气的无声而湍急的流泻，使傍晚的气候显得有些冰凉。在这寻找渔场的漫长的时光，老渔汉们啃着鱼干，呷着烧酒打发时光；中年闯海汉聚在舱里摊牌九赌钱；年轻的讨海郎们，三三两两地倚在舱面，有家的想着老婆，无家的评论哪个姑娘是美女。只有三十多岁的孤脚人，只身掌着轮盘，一边哼着家乡渔歌：

渔夫无妻真是呆，

看中阿妹美人胎，

夜间急得敲妹门，

阿妹扭摆假作态，

心想渔夫门不开。

渔夫驾船闯大洋，

渔场捎带消息来：

“风暴无情卷波浪，

渔夫翻船掉下海，

龙王公主发春情，

渔夫坐上驸马台，

夜间情哥亲美女，

烈火熊熊燃干柴。”

阿妹呼天又喊地，

扑通一声跳下海，

一身皮肤白又嫩，

可怜葬入水棺材。

渔夫水里钻出来，

抱起阿妹亲个够，

嘻嘻哈哈真情白：

“消息不坏无人信，

渔夫不坏无人爱。

美好人间赛天堂，

谁还甘心葬大海！”

开始，书生看看悠闲无事，钻进船房休息。刚刚躺下，忧虑何时找到好渔场，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穿起黄鲜鲜的牛皮渔衣，踱到船尾后舷上，观察着。

阵阵呼啦啦的响声，惹得书生人仰脸向上。西北部的高远的天顶，飞来了一片片的似云彩又非云彩的影儿，两个时辰后，影儿一清二楚了。那里成千上万只海鸟组成的“乌云”。有色彩清新的“白云”，密密麻麻的雪鸥，羽毛皎皎闪亮，没有一丝丝杂色；有色调浓厚的“乌云”，那是被驱上天空的墨燕儿，通体上下紫黑，拥拥挤挤，重重叠叠；有斑驳陆离的“彩云”，品种各异的海鸟们，以大西洋花鸬鹚最多，各个扇动着五彩缤纷的翅膀，乱纷纷地翱翔着。这些海鸟们仿佛被迢迢远方的海煞驱赶而来，数量众多，铺天盖地，整整遮覆了大半边的高空，迅速飘到大船队桅梢尖顶部。

“头家，你还没有见过大西洋乌云吧？这是大西洋罕见的景致，我们叫它‘遮天乌云’……”对话器里，传来施维森的话声。

“施维森船长，你闯遍大西洋的角角落落，请告诉我，是什么可怕的力量，把数不胜数的鸟儿们，全都赶得急急逃窜？”书生人谦虚地问。

“是大西洋最强烈的海暴，把海鸟们赶上高空。这种海暴的起因，也许是海底大地震，也许是翻天覆地的狂飙……想辨清凶兆的原因，还要耐心地等候。不出几个时辰，大西洋会出现惊心动魄的奇观。到那时，就可以辨明凶兆的原因了！”施维森叮咛着。

“施维森船长，你不愧为汪洋大海的驾驭者！”书生人说完，把对话器挂在耳畔，随时和船长们互通险情。

时光伴着船舷外的庞庞浪山，慢慢地移动着。刚刚入夜时分，又一种触目惊心的凶兆发生了。

凶兆的名字叫“鱼兽扑船”。深蓝色的大海，暗影晃晃的底部，像游荡着怪物似的，它们以生吞异类的狞恶，迫得鱼虾们纷纷逃离海水，寻找可以寄托生命的陆地。在这水漫漫的世界，唯有漂浮的渔船，可以拯救它们。于是——

松球鱼，全身披满大鳞，连成的体甲，因为数量众多，从海底冲上

来，形成一朵朵蘑菇状“鱼的涌浪”，挡在渔轮的前头，体甲撞得铁船壳啪啪有声。

洋剑鱼，长长的吻突，如亮铮铮的剑尖；脊背的挺起的鳍刺，像一排戳人的剑，整条细长的鱼体像一支利剑，百十成群地蹿出海面，朝着渔轮左右侧干舷线下的船底，发疯胡乱地戳击，要把船底戳出洞眼，钻进船舱躲命似的。

燕鳐，从夜的雪浪花里跳出来，扇动着赤红的、橙黄的、灰紫的鳐翅，忽闪着花斑斑的身体，从左舷掠过舱面，扎入右舷外的海里。体态沉重得难于高飞，撞中硬邦邦的船舷，扑通落海。个别笨拙的，一头掉在甲板上，蠕蠕挣扎。

接着出现的黑灰灰的海豚，先是围绕着船只，溅水而出地跳跃着。后来，凌空直击的身子一倾斜，呈弧线掠过水面，蓬蓬地撞着船体，大有上船避难之势。少数跳的孔武有力，在空中横向飞腾，准打准地砸在舱面上。

“古里古怪的海啊，不用放网来鱼虾了，大家快开舱盖，接纳金银虾啊！”东海一号上，滑头人大呼小叫地冲上舱面，俯身打开沉重的舱盖，让海豚飞鱼扑进船舱。

不久，最可怕的现象出现了。起先，滑头人感到，脚底的船只越来越剧烈地摇晃着。后来，滑头人啪地摔倒了。他的头探出船舷，一看，吓傻了。水里，一头头体形肥硕的怪物，皮色各异的脊背，哗啦啦抬出水面，朝着渔轮的底部，发狠地一拱一拱，要把船只拱翻似的。滑头人从来没有经历过鱼兽拱船的险情，惊慌失措地喊：“不好了，黑鲨白鲸乱拱船，准备吞食溺水人啊！”

然而，滑头人毕竟头脑活络机敏过人，闯海经验又丰富，立即停叫，爬起来，灵智一忽闪，双脚蹦跳地进了船房，拿出炸鱼用的装在酒瓶里的炸药，咔嚓咔嚓地打着打火机，点燃了导火线，把炸药瓶甩进大海，“龟儿子鲸鲨，见鬼去吧”！

站在不远处的沉人，急巴巴地阻止道：“滑头人，小心把船炸沉了！”

滑头人：“老子嘴里点珍珠，心中有准数！带头船船壳，硬当当的

铁板包裹，导弹也炸不碎！”说着，他继续叫喊，“炸啰！炸啰！”

随着滑头人的喊声，浮在海面的炸药瓶纷纷爆响了：“轰！……”

炸药瓶爆光了，躲在船舷内的滑头人灵敏地感到，一阵鱼兽蹿水逃亡的哗哗声后，无声无息了。他的双眼溅了一些湿漉漉的鱼肉，他一边抓下脸上的鱼肉，一边喊：“x你祖妈的鱼兽，你们逃得不见影了，老子的双眼也看不见影了！”

“哈哈……”舱面上，大伙欢快地哄笑起来。

也不知什么时候，体形庞大的施维森号，再次拢近了带头船左舷。施维森吆着滑头人：“中国的讨海兄弟，你白浪费炸药了！体重千吨的远洋渔轮，哪会让小鲸小鲨拱翻？”

滑头人：“我闲得想老婆，一身气力难发泄，看到鱼母虾女们捉弄船，我也捉弄捉弄鱼母虾女们，诱诱雌儿们跳进船舱，供讨海郎们尝尝鲜！”

“哈哈！倒是个天性滑稽的讨海郎！”施维森笑着，转脸呼喝书生人：“头家，刚才的海暴凶兆，叫‘鱼兽扑船’，多年难见一回呢！”

书生人应道：“施维森船长，我是新渔夫，你是摸遍大西洋鱼鱼虾虾的老手，我想向你请教，导致‘鱼兽扑船’的现象的，又是什么原因？”

施维森：“‘鱼兽扑船’显示着，在大西洋的茫茫深处，快要爆发天崩地陷的海底地震，到那时，将毁灭辽阔水域的生灵。海里的鱼兽们，类同陆地的生物，都有预知灾难的本领，才万分焦急地寻找陆地逃命！”

书生人：“你估计海底地震的地点会在哪里？”

施维森：“刚才，我和散在遥远水域的兄弟船长联系了，他们那里也发生‘鱼兽扑船’的现象。大西洋浩然无涯，要掌握海底地震的地点，比寻找大西洋龙王还难！”

书生人：“那么，我们是回安多港避海难，还是继续向前闯荡？”

施维森：“回安多港，是漫漫航道。向前闯荡，是汤汤汪洋。危险的概率是相同的。找到花苑天堂渔场的机遇，后者大多了。再说，‘鱼

兽扑船’海景中，千千万万的鱼兽，就是从前方涌来的。保不准，出金产银的花苑天堂渔场，还有其他优良渔场，就在前方呢！”

书生人：“讨海郎一条命，生来是跟风浪拼！论理应该找渔场。不过，讨海郎也要学船舵，随机应变，灵活旋转，寻找花苑天堂渔场，也可能陷身恐怖海狱，譬如海底地震，得细心提防……”

施维森：“是啊，大西洋是海暴神随时赋予你灭顶之灾。大西洋又是财神爷，它能给你富贵荣华。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英雄观，你是文武全才的头家，我仅是只知进不知退的莽渔夫，一切听从头家的指示！”

书生人的双眼闪着灵光：“施维森船长，我哪有文武全才？而你呢？有理性思维，有感性经验。我悟出，你的内心想法和我相同。也就是说，大船队是回避风港，还是继续前行，你我正在三思之中。只不过，抑或是过去的闯荡海暴的成功，抑或是出于我不知情的独特的原因，你才铁着心，支持大船队继续前进。”

“好个精灵似的头家啊！”施维森大声夸赞，“不过，我还得告诉你，‘鸟云飞腾’和‘鱼兽扑船’的凶兆后，将会爆发惊天动地的地震。当然，不知道发生在东南西北哪一方。你是大头家，理应预先通知大伙，尤其是通知不熟悉大西洋的船长，做好抗海震的准备。告诫人们，拼搏海震的全过程，都要开启渔探器看海底，一旦有异常景状，你再转告我，我替你当参谋……”

“施维森船长，谢谢你的预告，我将立即通知中国船长们……”说到这里，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驱使他迅速地改口道，“不！我将首先通知大船队中的外国讨海兄弟，然后告诉中国船的老大们，做好应战准备！”

“佩服！佩服中国头家的中国思想！”施维森满脸笑容。

施维森号刚刚离开，书生人转告科技员，接通史密斯号的对讲机：“喂，是史密斯船长吗？”

史密斯操着英语：“噢，头家，我正要和你说话呢。根据我多年闯海的经验，刚刚发生的‘鱼兽扑船’现象，预告会掀起毁灭性的海底地震，及其引发的风暴，我知道，你是桅尖的风向旗，善于八面旋转，一定是来通知我，大船队回航安多港，躲风避难。”

书生人：“今晚，大船队的所有渔轮，必须做好抵御海震的工作。是否回避风湾，还得听听多数船长的见解。因为大西洋是地震频发区，大船队的东南西北方，都有可能爆发海震，说不定，回安多港的水路，就是海震爆发地点。”

史密斯焦急地应：“头家，你们中国人的渔谚：闯大海的船长，掌生死薄的阎王。闯荡风口浪尖的船长，面临生死关头，从来没有和伙计们商量定航向的事！再者即将降临的大海震，可能刮个十天半月。抢先回安多港，安全系数高。你快发渔令，让大船队回港吧！”

书生人：“史密斯船长，你的话不无道理。可是，不闯风口浪尖，捕不到珍贵鱼鲜，穷的该吃卤点盐。敢在海震里拼命，才能造就渔家的好运！”

史密斯急得发喊：“头家，你宣扬的是莽人哲学，我崇拜的是西方文化。生命最崇高，自我最宝贵！生命消亡，自我毁灭，还谈什么造就福运？”

书生人沉思了一下，慰藉史密斯：“船长，我也不是顺流漂的磷虾，一个劲地钻进鲸鱼嘴，自找死道。根据海况，即将来临的海震，爆发力强，时间短促，如果我们回航，怕是还没有到达安多港，海震就消失了，我们又要转舵闯大洋了。不过，我这样讲，不是坚决否定你的意见。待我和其他船长们议论一下，再发渔令，行吗？”

书生人转身通知科技员：“沉人，再接通其他外国船长。”

沉人告诉书生人：“头家，梅里达船长早就主动呼叫你了。”

书生人接过另一个对话器：“喂，梅里达船长吗？请讲！”

梅里达：“头家，刚才，有没有哪位船长，劝你回安多港，不要继续寻找好渔场？”

书生人顺口应道：“噢，史密斯船长劝我到安多港避风……”

梅里达怒骂起来：“史密斯这条海蛇，他的心毒得很！他想阻挡你寻找花苑天堂大渔场，暴露他的天大的机密！”

书生人警惕地问：“他也是渔夫，为什么不愿找到好渔场？他有什

么天大的机密？”

梅里达又转变了口气：“哦，这桩天大的机密，还有史密斯到底是不是渔夫，等我们找到花苑天堂渔场后，我会全部告诉你。”

书生人莫名其妙地嘟哝：“这是怎么回事？”

梅里达：“不过，头家，有人要你放弃寻找花苑天堂渔场，我们偏要找到那座渔场。有人要你前往安多港，还有另一种肮脏的居心。”

书生人更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史密斯还有其他居心？”

梅里达：“对，告诉你，我女儿姗姗到安多港了。史密斯对她不怀好意呢！”

书生人一想，豁达地笑了：“梅里达船长，你是讲，史密斯会抢在我前头，讨好姗姗小姐。这话，你讲得离谱了。闯海汉找渔场，要根据海况决定。闯海汉进渔港，也要根据海况决定。眼前大西洋‘鱼兽扑船’，再过几个时辰，肯定会有海震及其引发的风暴。最肆虐的海区，可能是闻名遐迩的恐怖海狱。发现了它。就能找到花苑天堂渔场。所以，现在正是寻找花苑天堂的天赐良机！不过，闯海和做人一样，瞻前顾后方能万全。正如大家所担心的，找到花苑天堂渔场之后，也是陷身恐怖海狱的危险时刻.....”

梅里达船长发出恼火的嚷声：“头家，不敢冒险不是闯海汉，而是缩头缩尾的乌龟软蛋！敢在风震里抢捕暴头鱼^[1]的，才是顶天立地的渔夫！”

书生人不紧不慢地开导道：“梅里达船长，妄自尊大是古代渔夫的特征，在讲究科学的今天，进退自如，是我主张的起码的理智。”

梅里达静默了片刻，执拗地答道：“我就是黑夜里钻死胡同，也要走到底，留在汪洋中。即使陷落在恐怖海狱，也要寻找花苑天堂。当然，梅里达号仅是大船队跟班船，真的被海震埋葬了，你这个理智多于勇气的头家，反正不用负责任，也不用多管我的生死了！”

梅里达船长的气话，恍若尖利的鱼刺，戳痛了书生人的自尊心。他开始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说：“梅里达船长，一起闯海，是一家兄

弟。对你们的安危，我要负道德责任。况且，梅里达号作为大船队跟班船，也必须服从我的渔令！”

梅里达兀自不服，“你有崇尚的道德文化，我有要奉行的个性自由，又在野性的大海行走，个性更能无拘无束地发挥，犹如你们中国人的天马行空……”

一直在旁的孤脚人，怒气迸发了，紫青色的双唇，凑近传话筒：“姓梅的，现在是险象丛生的海震前夕，让你的个性自由见鬼去吧！我们中国讨海船，有铁的规矩，艚公令重于伙计的命！谁敢违抗，把谁连同压船石，一起装进破网袋，沉进海底，永难超生！”

梅里达吼叫起来：“我是船长，轮不上小伙计来威胁我。小伙计，你不要像做田人的臭嘴贴海螺，乱吹气！老子要跟带头船头家通话，听听头家有什么渔令，再决定梅里达号的航向。”

书生人重新恢复了刚毅、冷静的常态，说：“梅里达船长，我现在的渔令是，全体渔轮做好应对海震的准备工作！全体渔轮打开探海仪器，发现海底异常状态，及时报告我！”

梅里达船长的喊声里，夹带着喜悦，“头家，你是中国的新娘，脸罩红丝巾，不到新郎扒你个精光，你不露相？你的真正的决定，是让大船队闯荡大海暴，寻找恐怖海狱？”

书生人心里一惊，警觉地反问：“梅里达船长，你跟我争辩的，是让大船队寻找恐怖海狱？”

梅里达：“不不不！我和你的心思，都像大西洋香鱼，同样鲜香：驾船奔赴地震海区，发现恐怖海狱，最终目的，找到花苑天堂大渔场！”

书生人搁下传话筒后，眉心的川字皱纹久久难于消失。

当夜九时，一阵猛烈的刮帆风掠过，东海一号船上，所有的船板的裂隙、舱盖的缺口、船房的门缝，全都变成口哨，发出尖锐刺耳的啸声。一簇簇混乱无序的云彩，在灰蒙蒙的夜色里，以其黑晃晃的色调，以及变幻无常的狰狞的影像，接连不断地掠过桅梢尖。

“大船队进入海震区域了！全体进入抗击海啸的岗位！”高声喇叭回荡着带头船老大的声音，在督促带头船伙计们，也在号令庞大的船队。

幽暗的海面，黑洞洞的浪谷越陷越深，仿佛要坠到不可测的海底。墨蓝色的水峰越凸越高，几乎抵达九霄云端，隆隆发声地爆炸开来，形成白煜煜的一团，顺着水峰的斜倾的坡面，雪团状地翻滚而下，越滚越快，越滚越大，接近东海一号船头时，以其大于渔轮的庞然形体和千钧难敌的力量，向船头撞过来了。

“海面‘滚雪球’了！”书生人厉声警告伙计们。

讨海郎们知道，这种叫着“滚雪球”的现象，是大海里最具毁灭性的地震浪之一。十多名伙计们，早就穿着衣帽连裤靴的防浪衣，冲上各自的战斗岗位。

刹那间，无数庞庞雪球状的海啸浪，翻滚而来地撞向渔轮。撞击东海一号的体形庞大力量尤强，船体猛烈地向后一跳，高昂的船头，杳无踪影地没入了白花花的浪团中。当浪团四分五裂地溅散，犹似密纷纷的飞雪溅冰，掠过了宽广的舱面，直扑后舱面的船房，高垒的驾驶室玻璃窗，淌满雪色的水沫。

“孤脚人，浪水遮盖了驾驶室，你在室内把握方向盘，我到船头观察航向！”书生人招呼刘盼山。

“你是大船队头家，你在驾驶室操纵，我上船头顶浪！”孤脚人挡住书生人。

“带头顶浪的头家，才是咸水祖宗的儿孙！你敢挡头家的道？”书生人的沉静的话声里，夹杂着焦急和凶狠。孤脚人只得无奈地让道。书生人一拐闪，冲出门，顺着铁梯扶手溜了下去，双脚忽闪地冲过中舱面。

一团白亮亮又圆乎乎的水体，从海面抛上船头，接近船头的书生人还没有回过神来，全身已被浪水裹没了，漂浮跌宕，直至团团打滚。危急时刻，一股烈风般的意念，支使他扑腾着抗争着，突的，飞舞的手臂抓住了海蛇粗的锚索，身体一冲，稳稳扎定了。他继续淋着倾盆浪水，贴着舱面蠕蠕爬行，双臂捧住船头的铁锚架，撑着站起来了。

前方，一个个从海面甩起的雪球浪，烁着骇人的冰光雪色，凌空飞

起，被狂烈的风撕扯着、刚硬的船头撞击着，分崩离析又漫空飞撒，猛烈地砸着书生人。有几次，他的上半身被压成反弓形，几乎从锚架上翻过去，顶着锚架的腰脊，阵阵碎裂般的疼痛。然而，抗争的意志越发坚韧，顽强地挺立着。头部从水里探出，观察着前边的器器大海，腾出右手，抽出腰间的三角渔令旗，指挥驾驶室的舵工，循着头家指引的航向，驾船驰骋。

几个时辰后，浪山的隆起越来越猛，离开水的母体的雪球浪越飞越高，高挺的船头和耸立的书生人，全被白漫漫的浪水笼罩着，难于观察海面航向了。他的目光一闪转，但见全船最高的部位——驾驶台的顶部，没有淹入白漫漫的浪水，尚能观察航道，指挥船只冲浪前进，避免同山脉般的“横身浪”平行，而被倾翻沉没！

可是，要攀上驾驶室顶部，必须冲过宽阔的中舱面。此刻，越过船头飞扑下来的雪球浪，正在中舱面恣肆横行，庞大的水体在打滚，碎裂的泡沫在奔溅，汇聚的海水在冲腾，甲板变成汹涌的险滩。要经过这片险象丛生的水滩，随时会被倾倒，冲出船舷，葬身大洋！怎么办？不敢舍身闯险，换取大船队的平安，八代祖宗是软蛋！

秀气的书生人，刚硬的肉棱子，突战像礁棱子，如矫健的跳跳鱼，借助头顶倾下的瀑布般的浪水的冲力，向中舱面扑倒，顺势滚动着……此刻，如果站起来，势必被荡出船舷，落进大洋。在水的冲击中，他艰难地爬行着，一步、两步、三步……一把抓住船房左侧的铁梯子，拖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爬向驾驶室。

这时，他惊愣了。原来，脚底的驾驶室顶部，没有任何稳定身体的固定物，湿漉漉又滑溜溜。而风的猛地席卷，船的大幅度的晃动，时刻都会把他甩向水天。然而，这个浪水锻造出来的汉子，赤裸的脚板躬起来，趾头像铁钉扎地，双脚呈八字形撑开，大腿如直挺的网柱，一忽儿左倾一忽儿右倒的身体，虽然不无虾状的弯曲，终究没有被甩飞而出。

而月光可及的水天，已经化为白茫茫的雪天雪地，仿佛有无数匿形的鬼祟，玩耍着一团团巨大的雪球。其数量熙熙攘攘磅礴磅礴。

书生人再次发觉，他是拉舵绳升帆，错了。浪团越来越大，水花越来越密，驾驶室顶部迅速下降，自己需要重回舱面，爬上桅杆，在高耸入云的桅尖，观察海况，指挥船队。

突兀，他看到，十多米高的桅杆上，垂着一条络麻桅索，恍若长溜溜的海蛇在空中甩动。他的手臂一舞，紧紧地攥住了桅索，一蹬驾驶室顶棚。身体挂在渔索上，横空一跃，砸在铁桅上。他的手和脚，渔夹儿般的夹着得桅杆，胸腹紧贴，嗖嗖地爬了上去。到达桅杆顶之际，惊得他倒抽了一口冷气。

是的，此刻的带头船上，战斗在各自岗位的伙计们，正在为他的险境，发出撕心的吆叫：“头家，快下桅杆啊！”

难怪伙计们啊！他像海猴儿似的蜷缩着，抱着桅尖，一会儿随着倾向左舷外，身体抵近突起的浪峭尖，溅起了一朵水花；一会儿被桅杆举上水天的中央，在灰蒙蒙的云烟里隐隐现现，像要飞上高远的天庭；一会儿又从云水里坠下来，落向右舷外的浪滔滔的水境……

“头家啊……”在雪天荡地的风浪的鼓噪里，伙计们的叫天喊地的声音里，夹杂着沙哑的哭腔。

凌空搏击的书生人，更具临危化险的智慧，机敏地抓起网的吊索，把自己拦腰拴在桅杆上。安全系数增加了，局部打击的痛苦加剧了。桅杆在空中的甩动，加上强劲的暴风一推搡，胸腹一下一下地砸在桅杆上，震心荡肺地剧痛。他的头部，尽力保持着避免撞桅的昂扬，腮帮进行着象征力量的挺突，腾出右手，挥舞绿色的渔令旗，指示着带头船的正确航道。

带头船老大的舍生忘死的英姿，激发了气壮山河的群体的力量。但见，有一号船的大船队，千吨位的大型渔轮，尤其是中国的东海二号、东海三号、东海四号……凭着坚固的船体和强大的动力，似腾跃的骏马，抢占上风，冲击抵近云霄的浪山之巅，将迎面的雪球浪，撞得支离破碎，漫天飞扬。每艘渔轮的螺旋桨，剧烈地搅动海面，形成了一条翻水流，在船只的后边，向巍然的浪峰和深邃的水谷延伸。这就使得每艘大渔轮，成为一条长漫漫的白龙，盘旋于峨峨耸立的山之原，气势磅礴，一往无前。

喧嚣的白昼过去了，黄昏降临了。早就回到舱面的书生人，接过渔船“掌簿”^[2]老鱼伯递来的家乡米烧，一口一口地抿着，驱赶全身的冷丝丝的湿气。

孤脚人把轮盘交给伙计，拿着一条干毛巾，擦着书生人的湿漉漉的

头发，问：“头家，你凭借着什么敢在海震里行船？”

滑头人：“我们的头家啊，凭的是豁命的精神……”

书生人笑着说：“滑头人，你讲得也对也不对。我还凭着现代化的科技。海震刚刚发生时，我就让沉人开动声呐探测仪，测知这一片海底的深度和广度，没有一块撞船的浅水暗礁。我还让沉人使用高频对讲机，用英语和大西洋两岸国家的气象台联系，得知这场海震的范围不大时间不长。所以，我才放胆闯险！”

孤脚人又问：“那么头家，史密斯也应该通过科学仪器，测知海底的暗礁、险滩和恶流，获悉海震的时间和范围。他为什么像老汉扑美女，急着开船回避风港？”

书生人的双眼闪着犀利的光：“我揣摩过史密斯的心。他想临阵离开，不仅出自西方大鼻头人的自我保命意识，可能还有不可告人的意图。后者，梅里达向我揭露过……”

滑头人思路灵活：“头家，如果史密斯心怀叵测，想阻拦我们找到神秘海域，那么，竭力鼓动我们搏战海震的梅里达船长，是否怀着和史密斯截然相反的目的？”

书生人的心情重重地一沉，说：“你说得对。早在大西洋南部，梅里达刚刚投靠大船队时，就在明里暗里地鼓动我们，要早日找到大西洋恐怖海狱和花苑天堂。当然，理由堂而皇之，找到花苑天堂，能发大财。但是，我从他们的话意中，品到他们怀着其他目的。我猜，他们可能想揭开那片水域的什么秘密。我如果猜得对，那座恐怖海狱，确实充满了神秘的玄机、深邃的阴谋……”

孤脚人：“头家，你是不是凭着这种猜测，带领大船队闯海震，寻找那座恐怖海狱，揭开它的机密？”

书生人朗声应道：“不！我们中国讨海郎的心胸，应该像日月明丽的天空。也就是讲，我们是凭着这种胸襟，前来征战狂嚣的大西洋！这和玄机、阴谋，是麻脸丑汉和西施美女，合不到一起。”

老鱼伯说道：“头家，你们聊的话，还少一句，我们中国讨海郎，敢到大西洋吃豁命饭，还要依靠海神爷的保佑呢！”

书生人循声望去，甲板上，老鱼伯的老红脸低俯着，银发随风飞扬。他从船房里请出银铸的海神妈祖的佛身，在妈祖的前边放了面圆镜子。他跪在妈祖前边，念念有词：“海洋女神真有情，船上举起团圆镜，保佑船队闯海震，大西洋里亦太平。保佑早日得丰收，转舵扬帆回家行，儿女跳到舱面上，欢天喜地来欢迎，妻子钻进船舱里，讨海哥哥亲一亲……”

不甚迷信的滑头人，不忘逗乐添趣，打发凶险又寂寞的时光，大声喊：“老鱼伯，听说啊，有一次，你坐渔船回港，你家的老鱼婆，挤在年轻美貌的讨海郎媳妇中，钻进灰暗的船舱里。我们的技术员沉人，想老婆想得花了眼，搂起老鱼婆乱亲。老鱼婆急得叫起来：‘死鬼沉人，你亲的是老娘，你亲的是黑锅底似的老脸！’”

众人哄地笑开了。

老鱼伯也乐了：“这次大海啸，船船都平安，人人都欢乐。不管是沉人想亲我老婆的黑锅脸，还是我想亲滑头人老婆的嫩脸儿，都是盼望早日回家团圆的好念头！如果用我老婆黑锅脸让人亲吻，换来早日回家团圆的好时辰，我十万分愿意！”

人们笑得更疯了。

注释：

[1]海面风暴前夕，鱼群集中，称暴头鱼。

[2]掌簿，东海渔船上的炊事员，专管杀鱼腌鱼煮饮炒菜。

十三

像功夫高超的魔头，海况瞬间多变。

大船队周遭的水域，又发生了可怕的景观。桅尖所指的天穹，若隐形的烟筒，喷发着一团团的灰黑的烟气，越聚越浓，连成密不通风的黑帐。黑帐覆盖的大洋，白昼恍然变成了黑夜。近处，暴风的噪音里，暗影模糊的烟雾，幻生出众多的没有规则的物类，跳腾腾，乱嚣嚣，接二连三地大船队涌来。

带头船上，孤脚人询问书生人：“头家，这片水域骤然刮起黑烟暴，云雾像黑鬼腾腾，水色像深潭黯黯，好怕人啊！是不是梅里达要寻找的恐怖海狱？”

滑头人插话：“如果陷进恐怖海狱，项上人头得交给龙王公主了。也好，闯不出恐怖海狱，到龙宫和龙王公主做情人。闯得出恐怖海狱，回东海和老婆团圆。不过，有一弊也有一利，声名赫赫的花苑天堂渔场，紧傍恐怖海域，让我们找到了，捞出个千万担鱼虾，换成白花花的银子，足够养一群龙王公主那样的美女。”

书生人笑道：“如果真的陷身恐怖海狱，看你还讲得出顽皮话！要探明是不是恐怖海狱和花苑天堂，只有摸进黑烟暴的深处撒网，抢捕暴头鱼。据传，花苑天堂渔场里，聚着大量的派鲷鱼，鱼体特长特大，每条半米多长，大小整齐。捕到大群松鲷鱼，多半是找到花苑天堂了。”

滑头人欢呼起来：“好嘞！头家，我去整理渔网，准备抢捕暴头鱼。”他向网堆走去，突然嚷叫，“头家，左边的渔轮没有接到你的渔令，抢先放网捕鱼了！”

书生人已经发现，左侧百米开外的暗淡处，两艘大型渔轮开始撒网了。他借着高挂在尾的灯泡，发现撒网船标着一行英文：梅里达号。他告诉掌握轮盘的孤脚人：“那位梅里达船长，屡屡抢在大船队前头，独自行动。表面的理由，梅里达号是跟班船，可以单独闯海。我猜测，梅

里达真的想探求一种大秘密，所以急着找到恐怖海狱和花苑天堂。他能率先找到花苑天堂，也是大船队的幸事。孤脚人，你去仪器室，当面告诉沉人，开动仪器，探索海底深浅和鱼群状况，准备放网。”孤脚人把轮盘交给书生人，走了。

一会儿，沉人报告：“头家，仪器探求结果，这里水深两百余米，海流自西向东，流速和缓，风力虽然达到十级，波浪只有五级，底部是泥沙，没有暗礁沉船，可以放网。”

书生人对准高音喇叭，通知放网：“二号畏船老大莽人，开始放网！”

大洋深处，鱼虾品种繁多，捕捞方式不同：捕松鲷鱼鲤，要用双船拖网；捕白鲳鱼和黑鱼，应该单船拖网；捕龙蟹和磷虾，得撒密网目的围网；捕灰鳞鱼和石斑鱼，需布钓钩。为了适应海况，中国渔轮都携有多种渔具，可以双船拖网，也可以单船拖网。双船拖网时，主船叫网船，副船叫畏船。

险状万千的大海，抢占放网水域的竞争最激烈最壮观。始尔，聚集在带头船周围的海轮们，如数百条巨形梭子鱼，密集地浮成一片。带头船上，书生人身板挺拔，仰首鼓腮地吹起宏浑的放网螺号，数百艘渔轮争先恐后地响起全速前进的吼声，惊天动地。

沉坠到几乎接近海面的云彩，把浪峭尖的渔轮漫得影影绰绰的，看不见船体，只看见耕海船臀喷出的水龙，一派白灿灿的。海轮争夺网位的地方，响起船体撞击船体的噼啪声，吼着鲁悍的渔夫的对骂声，还有船上飞出的压船石、网坠石和鹅卵石，雨一样的密集。

抢到好网位的渔轮们，网船的船头对准畏船的船头，迎面相交。船舷贴近船舷时，网船里飞出长蛇一样的拖网索，套在畏船臀部的网桩上。网船的放网老大，朝着澎湃的海面，一抱一抱地抛出了色彩迥异的尼龙网，有的银亮亮，有的绿闪闪，有的黑灰灰。当漫长的网囊沉进深海，双船齐头并进地拖拉着，水面只剩下一大圈挂着圆形塑料浮球的网纲索了。每条网纲索圈住的水域，是那么的辽阔，里边，峨峨升腾的山丘之间，深深下沉的沟谷里，交织着江河奔泻状的海流。网船和畏船配对拖着的，仿佛不是那张下至海底上至水面的大网，而是一座沸腾的海。

几小时后，起网机把粗壮的网纲，和挂在网纲下的巨大的网囊拉出海水，拔海而立的起网机吊杆，吊起了包裹着百十吨鱼虾的网袋，里边泻出来的鱼儿，像瀑布在下泻，满满地装进巨口大张的船舱。那瀑布是成千上万的鲷鱼、鳕鱼、鲈鱼、鳊鱼，飞腾跳弹，千姿百态。它们的黑的白的绿的紫的鳞片，斑驳陆离，异常壮丽。

垒成小山的鱼儿，最多的是鲷鱼，长椭圆的体形，侧身厚而扁，纵部高而耸，栉鳞大而齐，长达数百厘米，扬头甩尾，张鳍咧嘴，巨眼大吻，生龙活虎。

面对满舱扑腾的鲷鱼，书生人冷静地思索着。

滑头人试探地询问：“头家，都说花苑天堂渔场盛产鲷鱼，我们捕到了鲷鱼群，是不是找到了大渔场？”

书生人应道：“这里的鲷鱼群，夹着众多杂鱼，松鲷的体形大小参差不齐，恐怕不是花苑天堂渔场。再说，那渔场神秘兮兮的，岂能这般容易找到。”

滑头人：“接着，船队朝哪个方向寻找好渔场？”

书生人：“这座海域的鲷鱼群，雌性的腹脐滚圆臀眼通红，正在洄游寻找产卵场所。先瞄准这群鲷鱼洄游的方向。”

同时间，梅里达号渔轮里，梅里达躲在僻静的拐角，拿着全球漫游的手机，和另一艘渔轮上的袍哥通话：“袍哥，近日是否平安？”

袍哥：“兄长，不要对我太客气了。”

梅里达：“这是你我议定的称呼。你文武兼备，是蛰龙伏浅水，经过两个月时间，在我们小船队的伙计里，声望竟像风向旗升到桅梢尖，高得不能再高了！人们啊，背地里都尊称你是大西洋袍哥呢！对你，多个伪装名字，多一层保护色。贼雇佣军史密斯，听到袍哥二字，还以为你是横行大西洋的新海盗呢！好啰，袍哥，我是请示你，下一步怎么办？”

袍哥：“渔轮停泊卡萨港时，我曾交代过女儿姗姗，不要对任何人透露她要到毛里塔尼亚安多港的消息。你我担心女儿陷进是非漩涡，没

有向她揭穿史密斯的真面目。可是，船欲静而浪不止，史密斯绞尽脑汁，企图拉拢姗姗，找到我。如果我们贸然载鱼到安多港，史密斯鬼揣人意，定会断定姗姗也在安多港。另外，根据今天捕到的鲷鱼群情况，出产鲷鱼的花苑天堂渔场，兴许离此地不远了。到花苑天堂渔场，找到鬼工程，向媒体揭露秘密，让和平的光辉映照世界，不正是我们的企求吗！因此，必须请求书生人头家，带领船队追踪鲷鱼群。这样，既可能找到鬼号工程的建设现场，又可以使史密斯远离安多港，免得他骚扰并危害姗姗。”

梅里达：“那书生人，精明得像特异功能者。刚才就打电话试探他，往后的行船线路是什么，他告诉我，大西洋的鲷鱼，最喜欢栖息温度适宜的水域，冬天和初春栖息赤道海域，晚春和夏季向温带海洋洄游。这里是赤道北侧。眼下正值仲春，鲷鱼群开始向北洄游。因此，他要带领大船队，向北行驰，追踪鲷鱼群。保不准，会找到云集着更多鲷鱼的花苑天堂渔场呢！书生人的想法和我们不谋而合。早先，我们估计花苑天堂坐落在南大西洋。看来，我们估计错了……”

袍哥：“我的渔轮已经加入大船队。书生人也同意过，你的小船队作为大船队的跟班船。我们名正言顺地跟着大船队，向北方渔场游荡！别忘了，一路航行，要打开渔探器，观察海底状态，有没有鬼工程的形迹……”

大船队向着北方水涯移动了。众多的渔轮，遵循带头船的航向，一艘接一艘地，成纵向单列之形。可等带头船扎向遥远的北方的水平线，最后跟进的渔轮，还留在南部的迷蒙的海域。中国的船只忽而向左忽而向右，犹如巨龙的腰身，在盘天旋地地蜿蜒。跟在最后边的，是史密斯号。雇主的严肃的电令，飞越垂垂烟波，在史密斯的耳膛炸响：“史密斯先生，赖以掩护的大船队，正以飞腾的速度，接近工程所在地。你不但没有捕抓鲍格，还看着他们一伙参加大船队。由于你的失职，工程将会暴露无遗。你必须使用超级手段，捉住鲍格，才能获得全部佣金。另外，全力阻挡大船队，绝对不能让他们接近工程建设现场！”

史密斯感到惊讶和沮丧，卫星技术这般高超，大船队刚刚向北移师，雇主立即获悉。自己已经出生入死地努力着，还没有看到成功的曙光，又受到雇主的威迫，怎么办？

史密斯的小眼缝里，闪起了凶狠的光。良久，一个可怕的阴谋，在他心里形成了……

十四

乌云淹没了光明，黑暗提前笼罩大西洋了。史密斯号像只掉队的海兽，慢慢地离开了大船队，隐没在万里黑幕里。

史密斯再次开通雇主的电话：“请你们询问气象卫星，史密斯号所在的海域附近，短期时间内，有没有诸如海底地震、天空风暴、水面海啸的迹象，我要借恶劣的海况，实施一项计划……”他详细地汇报了计划的内容。

一小时后，来电：“史密斯号东南侧，相距百余海里的佛得角水域，二十四小时内，将会发生八级的海底地震。大地震爆发前后，会引发大范围的风暴，大地震中心地带，一场毁灭性的风暴眼现象尤为强烈……”

史密斯恶狠狠地说：“包括梅里达号在内的大船队，惯常只收风浪预报，不收地震消息。我将急告他们，史密斯号和一批渔轮，在佛得角海域，遭遇大海啸大风暴，请他们前来救援。等大船队临进风暴眼，我史密斯号进入毛里塔尼亚的安多港，找到鲍格的女儿姗姗，利用她寻捕鲍格。那时，鲍格不管是在大船队里，还是在他女儿身边，都难逃大劫！”

莫安提醒他：“中国大船队，还有梅里达的海盗船，会不会全部前往救援？”

史密斯：“这次接受雇佣任务前，我专心研究过中国的情况。中国人提倡舍己救人，‘咸水人不救落海人，祖宗不是人’这句话，更是他们的口头禅。你看，连把船队也号为‘五湖四海大船队’，大船队会掉转航向，前往营救的！”

悄然离开大船队的史密斯号，关闭了所有的灯光，匿入伸手不见五指的昏暗中了。

第二天凌晨，苍白的曦光，映照着东海一号。仪器室技术员沉人，急巴巴地冲进驾驶室：“头家，史密斯号呼救……”

书生人一听，果然是史密斯的呼叫声：“五湖四海大船队，书生人头家，史密斯号定位仪失灵，漂离大船队，到达佛得角西侧海区，突然遭遇大风暴，船臀破裂，螺旋桨毁坏，渔轮失去了动力，随时都会翻沉。这里的渔场，还有数十艘渔轮来不及起网，全都陷进风暴眼区域，万分危急，请求大船队快来拯救我们！”

听着史密斯的求救，向来冷静沉着的书生人，急得语腔都结巴了：“大船队距离风暴眼水域多少里？”

沉人：“我用定位仪测算过，风暴眼在偏东南方向，有十来个小时的航程……”

难耐急火的书生人毫不犹豫地发令：“所有大型渔轮，立即跟着带头船，驰赴佛得角西侧海区，救援遇难的讨海兄弟！”

千里延伸的毛里塔尼亚海岸，居中的安多港，黄浑浑的海水浮动众多的渔船。红澄澄的花岗岩渔埠上，皮肤黧黑的非洲男女，扛着装满鱼虾的塑料箱，汗淋淋地装卸着。史密斯号泊在安多港北角，船上不见史密斯的影子。

这时，牛高马大的史密斯，正在探头探脑地走向安多港市区。名曰市区，实际是一些黑人居住的土屋，低矮俯伏，成群簇拥。偶尔可见数间红砖房子，稀稀拉拉地坐落着。史密斯加快脚步，找到了大西洋船长们居住的地方。这是数百幢隐在花木丛里的小别墅，壁面墙砖异彩驳杂，屋顶栏杆雕龙刻凤，门窗玻璃透明闪亮。

在这片通行世界语的别墅区，史密斯运用流利的语言，迅速地查明了梅里达别墅的位置。他的心像只乱蹦的兔儿，猜想，姗姗来到安多港，一定住在梅里达别墅里。显而易见，视姗姗为生命的鲍格，不是跟随姗姗生活，就是徘徊在姗姗的周围，保护女儿。鲍格会像吞钩的鱼儿，逃不脱了！鲍格，老子经历千难万险，来找你这棵摇钱树，你如果胆敢拒捕，将成为大西洋浮尸，死无葬身之地。

史密斯从怀里掏出主人给他的相片。相片里的鲍格，宽宽的额头，黑黑的眉睫，凸凸的腮帮，厚厚的嘴唇。肤色苍白，脸腮隐约着浓密的

胡荏。

史密斯瞄了又瞄，生怕难于辨认似的，狞恶地哼了一声，把相片塞进口袋。

梅里达的小别墅坐落在棕树丛里，赤色的火砖墙面，灰彩的铝合金门窗。夹着浓浓的盐的气息的海风，吹得又长又密的棕叶沙沙作响。

在树丛的掩护下，史密斯围绕着小别墅，鬼鬼祟祟地搜索了一圈。屋里屋外静悄悄的，不见姗姗的影儿，更没有鲍格的行踪。史密斯看着天空，火辣辣的太阳当头悬挂着。他抹了一把汗水，放胆地潜近别墅的窗户，朝里边窥探。

这是一间显示渔夫的犷野风格的休息室，摆满海边运来的被风浪摧残的洞穴密布的礁石，堆成灰褐色的假山和石台。夹杀在礁石上的观看节目的电视机、收气象的录音机、玩赏用的电脑，让人感到现代社会的气象。非洲古树做的床柜橱台，木料笨壮，雕工粗犷，紫黑的漆色，浓烈又凝重。

一个和环境截然相反的形体，令史密斯的目光一阵贼亮。那是酣然入梦的美女，赤裸的肌肤，格外亮眼。长挑又丰圆的腿，纤长又细嫩的臂，笔直又纤细的腰，处处闪着皎洁的光辉。连仅有的护体的乳罩和叉裤，也和肤色相同。

这高挑又娇嫩的玉人儿，半躺半靠着木沙发，一条大腿搁在把手上，另一条垂落地面，大大落落地叉开。左臂弯曲，右臂压胸，双臂成弧形，仿佛在搂抱什么。丰满的脸脯一突一突地挺着，鲜红的双唇一噉一噉地动着，又似在亲吮着拥抱者。

史密斯看傻了，小眼亮着贪馋的光，鼻子喷着粗气，暗暗地惊叹，啊，真是天庭仙女啊！雅美得像珍珠，丰艳得像浪花，热烈得像渔火。这样的美女，投进别人的怀里，多可惜啊！中国人得到她，等于得到鲍格，那时候，鲍格把身上的秘密，破舱泄水般地漏给中国人，那千万元的佣金，会打了水漂！必须抢在书生人的前头得到她？可是，自己有了美貌情妇，已经和她谈婚论嫁了，怎么办？老子不是接受封建礼仪的中国人，而是自由开放的西方人，何必顾忌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及时享乐，何乐而不为！姗姗也是西方女子，行为这般热烈，形态这般开放，心灵会向往欲的享受……

心猿意马的史密斯，禁不住奔进了别墅，面对睡美人，邪态地压了下去。

裸体午休的姗姗，正在醉乎乎的梦境里：一见钟情的书生人，踩着戴白冠的浪峭尖，风度翩翩地飞过来。她闪着长挑的双腿，舞着诱人的玉臂，把他搂在怀里，亲亲地吻着……

突然，一种沉甸甸的压力，打断了姗姗的幻梦，倏地睁开双眼，发现了史密斯，扑在自己敞开的胸脯上，肆无忌惮地做贼……

“啊——”姗姗尖叫着，猛地掀开了史密斯，逃进了更衣室，砰地关起房门。

狂然状态的史密斯，拉不开更衣室的木门，亲密地唤着：“姗姗，我钟爱的美人，开开门。”

姗姗在里边应道：“发狂的家伙，滚！”

史密斯双膝一弯，跪在地上，音调急促地表白着：“姗姗，我在卡萨岛第一次看到你，就深深地陷进爱情里！我的心肝，出来吧，共享欢乐吧！宝贝，我会把爱和金钱都献给你，让你获得爱，获得享受，获得一切！”

姗姗：“史密斯船长，收回你的情意吧！我已经有了心里中意的人，他是那么的英俊和勇敢，请你尊重我！”

史密斯冷静了许多，应道：“姗姗，我是太爱你了，才有爱的行动。盼望你把它看成爱的显示。恳求你，不要拒绝我。起码，请你把我看作可以依赖的朋友……”

姗姗沉默了片刻，说：“史密斯，现在，请你离开别墅，让我清静一会儿。你不离开，我就要喊叫侍女娜娜了！往后，你如果以朋友的身份到来，我会接待你的。”

情绪沮丧的史密斯又感到一阵兴奋，连忙应道：“好，我离开。晚上，或者明天，我一定以朋友的身份，前来拜会你……”说罢，他怏怏不乐地离开了小别墅，在安多港岸边踱步。一会儿，幻想又从心底升腾起来：“姗姗没有彻底拒绝我。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运筹心计，快速

行动，这热烈得近乎冒失、开放得近乎轻率的女子，会被我诱到手的！”

史密斯回到船上，名叫泰森的仪器室技师告诉他：“船长，莫安大副在驾驶室等你呢！”年近三十的泰森，和其他船员一样，都是史密斯严格挑选的雇佣军。

史密斯噌噌地登上扶梯，走进驾驶室。莫安焦急地说：“船长，雇主又一次传来督促令，要你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捕获鲍格……”

史密斯沉着脸。

莫安问：“这个鲍格的身份，你我都清楚。只是那座鬼工程，到底是什么天大的秘密？”

史密斯应道：“雇主只让我的女友转告我，那是关系重大的军事工程。除此之外，我和你一样，别无所知。工程必有天大的重要性，不然，雇主不会支付数千万元的天价，雇用我们追捕鲍格。”

莫安：“不过，这也是九死一生的差使。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现今世界，数我们这种雇佣军的活，最难干，最危险了！”

史密斯：“不！当今世界，哪一场战争没有雇佣军参加！招聘雇佣军的国家，都用政府的名义，高薪雇佣异国战士，替他们国家作战！和那些枪林弹雨里的雇佣军比起来，干我们这种追捕任务，还算安全。而到手的雇佣金，高过千百倍。兄弟，数千万美元啊，能打造一座人间天堂，让你我的后半生荣华富贵呢！再说，你我已预支数百万美元了……”

莫安：“你的女友说的雇佣金，仅是一千万美元，怎么多到数千万美元呢？”

史密斯：“傻瓜！等我们捉到鲍格，用鲍格当人质，把他藏在荒海野岛，向雇主要价，甭说数千万美元，就是一亿美元，他们也会支付呢！”

莫安：“船长，雇佣金提高时，应该同时提高我的佣金……”

史密斯：“那当然！我替每个伙计，都在大洋沿岸造一幢别墅，养

一个美女，过神仙的日子！”

莫安突然想起什么，说：“对了，雇主的电令里说，不能活擒鲍格，就变换其他手段。这就是说，可以用鲍格的尸体交换佣金。对我们来说，弄一具尸体容易多了。只是，雇主的佣金会不会降低？”

史密斯：“嘿！你他妈的是大西洋的笨海猪！杀掉鲍格后，把尸体藏起来，就说生擒了鲍格，让雇主拿大钱换人，不就得了！”

“有你这样的勇猛又机灵的船长，不愁事情不成功。”莫安想了想，又说，“船长，话虽这样说，我们也不能躺在舱里睡安心觉，要多多想法，早速住鲍格！”

史密斯踱到僻静处，思绪翻动着：“是啊，要捉住鲨鱼，必须比鲨鱼更凶狠！要捉住鳗鱼，必须比鳗鱼更滑溜！眼下，中国的船队，还有跟在中国船臀后的梅里达们，一定陷进大西洋的风暴眼中，让他们去当葬海鬼吧！看情形，鲍格一定躲在安多港的秘密角落，就近保护姗姗。老子要捉住鲍格，有鲍格的女儿，让她全身心托付我，才能从她嘴里骗取鲍格藏身的地点，然后密捕鲍格。雇主发急了。时间不容犹豫了。雇主的话值得思考：不能获取，就变换手段。如果不能占有姗姗，是否予以强暴而伤害呢？姗姗被伤害，鲍格如何反应？鲍格或许会痛不欲生，失去冷静和理智，主动跳出来，暴露了自己。可是，我这样对待姗姗，是否太残忍了？……”

十五

史密斯找到姗姗当天，大船队再呈巨龙腾挪之势，冲进佛得角西侧海面。

午后，天色却近似夜晚，暗乎乎的。风暴的啸声，有鬼似的凄厉的尖嘶、神似的庄严的吼音、虎似的雄壮的咆哮，无尽的嘈杂。

而乌云，则连成广漠的海，云海的中央像有威力强大的弹药，接二连三的爆炸力，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云涛，漫向四面八方。整座天宇的嘈杂声，显然是云海激荡的产物。

大船队所在的水域，也和天宇的形势一样严峻。水的深不可测的底部，像耸立着雄伟的火山，时刻不休地喷发着。喷发得何等壮观，把望不到边的洋面，整体托高起来，又哗地沉落，弧形的周边，挤压出的水的山峦，一座接着一座，形成浩大的山圈，一圈套着一圈，向着西面八方的水天极处，雄峻地漂移。

东海一号驾驶室里，孤脚人看着严峻的形势，惊得大眼圆瞪，询问：“头家，这就是风暴眼？”

书生人黯然地示意。他心知肚明，这圆形的风暴眼海区，甭说可以掀翻千吨位的渔轮，就是万吨的商轮陷落其间，保不准会被整个儿吞噬。何况这不是平常的海洋风暴，而是海底火山喷发前的预兆，如果火山喷发，那毁船灭人的灾难，更加惨绝人寰。但是，陷进风暴眼的渔轮，像一群小鱼游进深水，逝得不见身影。大船队赴向风暴眼途中，他命令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开机呼叫，史密斯一直没有回音。史密斯号遭到风暴眼的围困，船里的仪器可能损坏，难道史密斯号连船带人已被风暴眼吞没了？根据史密斯号最后来电，和它一起栽进风暴眼的，还有数十艘渔轮，那是多么巨大的财产，多么众多的生命啊！大伙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同闯一座海，同是一家人，讨海兄弟的命，类同自己的命！不，讨海兄弟的命，比书生人的命金贵万倍！不去援救人，不是有灵有血的人！豁出双肩扛着的“六斤四”，也要救出风暴眼里的兄弟！

血像火一样，在书生人的内心窜动。他回头眺望了一下，大船队的纷纭的船簇，分布在带头船后边，都在等候着带头船老大的指挥。他是个冷静又智慧的人，要抢救遇难的船只，又不能让救援者蒙受灭顶之灾。他拿起无线话筒：“各船头家们，驾驶你们的渔轮，一艘紧跟一艘，成弧形队伍，围在风暴眼边沿。千吨位以下的小渔轮，远离风暴眼。千吨位以上的大渔轮，抵近风暴眼，不准深入风暴眼搜索遇难船。东海二号，紧跟在东海一号后边，进入风暴眼，搜索遇难船！”

庞大的船队纷纷散开，渔轮尖峭似刀的龙骨，把水山从顶切到底，切得哗哗地倾塌，成一摊白色的泡沫。渔轮又圆又大的船臀，随着冲锋的船体，一忽儿拱高上天，一忽儿落低下海，重重地一砸，砸出了又深又大的水坑。不多久，大船队形成一圈大圆弧，围在风暴眼的外沿，千吨以上的大渔轮，气派雄雄地扎向风暴眼。

东海一号和东海二号，像两匹俯冲的骏马，闪出了弧形的船队行列，冲进白滔滔的风暴眼了。

突然，无线话筒里，响起英语的呼声：“带头船头家，我是施维森船长。刚才，我用船里的雷达，扫描了风暴眼海区，没有发现难船的讯号，史密斯号没有陷进风暴眼……”

书生人应道：“施维森船长，我也用雷达扫描过风暴眼海区，由于海底火山爆发前夕的征兆明显，磁场干扰雷达。而且，暴风特别强烈，浪头特别猛烈，雷达荧屏讯号模糊，根本显示不出遇难船讯号。所以，不能以雷达讯号为准。”

施维森劝阻道：“头家，雷达讯号失灵，也不能断定史密斯号就在风暴眼里。东海一号和东海二号不是千吨位，不能让你们陷进海难，去抢救没有踪影的鬼船！”

书生人愤慨地嚷道：“史密斯船长向我告过急！我不救海难里的讨海兄弟，这颗黑心狗不嗅！施维森船长，你们如果有困难，可以不要接近风暴眼……”

话筒里，突地响起另一个船长的喊声：“头家，施维森的话，分明有理！史密斯那海兽，保不准哄我们陷进风暴眼，自己驾船到安多港干坏事呢！”

书生人听到，喊话的是梅里达。显然梅里达的无线话筒，和施维森通话后，没有关闭。书生人一边拉动全速前进的铃号，一边应道：“梅里达船长，你们不是大船队正式成员，只是跟班船，不必冒险闯荡风暴眼……”

性格凶悍的梅里达，蓦地咆哮起来：“书生人，难道你是胆敢上天下地的勇士，老子是贪生怕死的小鬼？我在大西洋出生入死时，你还是尿裤娃呢！我不是不能征服风暴眼，而是警告你，那史密斯是个……”

梅里达刚刚讲到这里，施维森打断了他的话头：“梅里达，你那嘴巴啊，怎么像一张破网，胡乱泄密……”

不知为什么，梅里达再也没有说话了。

灵智的书生人，双眼闪着疑惑的光。但是，翻江倒海的风暴眼形势，不容他考虑什么，向前俯身，紧紧地攥住了轮盘。

东海一号和东海二号，齐驱并驾地扎入风暴眼了。

数十平方公里的风暴眼区域，一朵朵蘑菇浪，被海底的可怕的力一下一下地拖动，升腾着，膨胀着，顶部倾出的水，从桅樯的梢尖、吊网机的横杆、驾驶台的上空，盖头盖脑地泻下来，把船只裹成白花花的一团。

危急的情形下，年近花甲的老鱼伯，头颠脚荡地钻进灶房，老筋浮动的手，在暗淡的灶台上摸索着，找到一尊拳头大小的粘着黑灰的银佛，恭恭敬敬地供在香火案上，打火机点燃三炷香，双膝着地，磕了几个响头，嘴里念念有词：“海神爷啊，保佑一号船、二号船还有那些陷进海难的船只，顺风顺水[\[1\]](#)啊！”

老鱼伯祝福完毕，把银佛小心翼翼地合在双掌里，弓着腰捧进驾驶室，拿起连接银佛的铜拉链，说：“头家，海神爷挂在你胸上，他会保护你和全船平安顺事。”

书生人摆摆手：“银佛放在驾驶台上吧。”他是有着海洋禁忌的讨海郎，又是只信科技，不信鬼神的新生代闯海汉，似乎觉得当胸挂银佛，会惹人笑话。

“你一定要把海神爷挂在身上，海神爷贴身护体，头家顺风顺水，伙计们都会顺事。”老鱼伯固执地拿起铜链儿，套在书生人的脖子上。书生人想用领角盖起银佛，老鱼伯啪地打开了他的手，银佛儿当胸垂挂着。书生人笑了笑，只得由他摆弄。

被蘑菇浪包围的一号船，从里边观看风暴眼又是另一番的险景。海底恍若一眼巨大的涌泉，一股股亮熠熠的水柱，自地底向着高空，以击天之势，震耳有声地喷射。水柱为数众多而形态各异，有直冲的、斜泻的、横喷的，到达高度时，互相撕扑，抵消了本体的力量，散成无穷大的蘑菇花……

蘑菇浪里的一号船，密密麻麻喷射着的水珠里，书生人突然发喊：“中舱盖被浪冲开，海水灌进中舱，船只开始下沉了！”

说时迟那时快，他把轮盘推给孤脚人，全身像离弦之箭一射，跃出驾驶室窗口，从六七米高的空中，准确地扑进洞开的中舱，溅落在灌满半舱的海水里。下半身在舱水里涌动，迅速地抱起掉进舱水的方形舱盖，爬出舱口，把舱盖紧紧地压了下去，闩上了铁闩。

书生人刚要窜直身体，跳回驾驶室，冷不防，右舷外喷出一条白水柱，贴着舱面冲来，胸腹被水柱猛力一荡，在舱面打滚，眼看翻入左舷外的风暴眼中了。他的身手何等敏捷，手掌向左舷一挥，抓住了左舷上的挂纲索的网柱，一下一下地向舱面挪动着。

这时间，从仪器室冲出了沉人，船头闪现出滑头人，灶房门口颠来老鱼伯，机舱里爬上老轨，同时跳到左舷，拉定了书生人。

“老鱼伯，海神爷真会保佑人！”书生人靠着网桩，打趣着。大伙一看，他胸前的挂银佛的铜链，刚才遭险折腾时，刚巧套在网桩上。

“海神爷啊，你保佑了头家，我们顺风顺水回港时，替你重塑金身！”老鱼伯从网桩上拿出铜链和银佛，重新挂在书生人的胸口，像煞有介事地大声许愿。

“头家，你进灶房喝点酒，我到驾驶室帮助孤脚人掌舵！”滑头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瓶米烧酒，递给书生人。

书生人接过酒瓶，一边攀上驾驶室扶梯，一边仰脖灌了几口。进入

驾驶室，抹了抹满脸的浪水，紧张地观察着风暴眼。“我来！”他从孤脚人手里接过轮盘，飞速地左旋右转。

俗话说：“风口浪尖看头家，平安顺事闯海涯。”在书生人的操纵下，一号船的庞大的形体，变成了灵活腾挪的水貂，飞速地弧形盘旋，绕过了一泓幽深骇人的深渊，又循着直线飞射，击得蘑菇浪破碎横飞。”

“二号船，莽人头家，趁船只攀浪登高时，爬上桅尖，从高处观望风暴眼区域，看看有没有难船的踪影！”书生人对准话筒，大声叫着。

跟进驾驶室的滑头人提醒书生人：“头家，带头船都是懦夫，让莽人干险活？”

书生人成竹在胸地应：“那黄莽老兄，甭看性格野悍，在海里跳跃，和海豚一般猛烈干练……”

滑头人一拍胸：“头家，那么我呢？难道逊色于莽人？”他肥肥壮壮，却笨笨拙拙，我矮矮矬矬却机动灵活。

书生人看着有着惊人机智的滑头人，没有出声了。

一号船和二号船一左一右地，朝着一片水山连水山的高处，乘风破浪地前进着。

二号船上，不服输的莽人从高耸的驾驶室蹿出，壮硕的躯体，踩得扶梯快要散架似的，吱吱发响，声如霹雳地喝令驾驶室里的舵工：“紧跟带头船，冲上浪山顶！”

力强又性悍的莽人，三两步跳近桅杆，大手掌一拍，大脚板猛蹬一阵，全身嗖嗖几下，蹿上了桅杆。风在头顶啸，浪在身底跳，仿佛身体格外沉重，桅杆加大了摇摆的角度，要把莽人甩落大海一般。

大渔轮的桅杆，并非挂缰绳扬风帆，而是横着起网吊鱼的铁档。莽人爬得太匆忙，被横在桅梢尖的铁档，重重地撞中了头顶，他痛得怒气爆炸，向上蹿了几步，一脚蹬得铁档微微弯曲，骂着：“老子折了你！”脚底的回弹力，撑得身体嗖的抵达了桅梢尖。黑压压的乌云，像染着墨汁的海浪，冲刷着他的飞扬的乱发。长满粗硬的针须的宽脸盘，

瞭望着……

同时间，带头船上的滑头人，夺命似的抢上了桅杆。短而厚的手脚板在蹬击，短而壮的身板在攀升。

险情重重的风暴眼海底，几股异常猛烈的浪柱，从带头船左舷上汹汹喷涌而出，船只向右侧大角度地倾斜，右舷深深地没进了水里，似乎要变成船底。巨大的桅杆，随着歪倒，哗地击中水底拱起的浪山，桅杆歪倒的时刻，强大的甩力，把趴在潮湿的桅尖的滑头人，猛地一甩，飞离出去，葬入风暴眼了。

滑头人不愧为机敏好汉子，爬桅前，从舱面抓了一个吊网铁钩，以备上桅后钩住桅杆固定身体。这时，他抽出铁钩，钩尖狠狠地扎进了滑溜的桅杆，“老子滑，你比老子更加滑。老子把你戳成麻脸，看你敢不敢和老子比滑！”滑头人一边骂，一边依仗着铁钩把身体固定在桅梢尖……

莽人怒吼：“黄龙老弟，风暴眼里没有发现渔轮，连鬼影都没有！”

滑头人报告：“头家，整座海域不见史密斯号……”

搜索难船的行动，一直延续到当天午夜，梅里达号话筒里响起袍哥的声音：“梅里达兄弟，我们和大船队，是不是中了史密斯的奸计？他把大船队哄进风暴眼，让大家葬身风暴眼，他自己却驾着史密斯号赶往安多港，寻找姗姗，侦查我的下落。”

梅里达咬牙切齿地：“袍哥，将史密斯来个脱裤裸臀，把他的雇佣军计划，通通告诉书生人！这样，你也会进一步受到大船队的保护。”

袍哥：“过早地暴露机密，会造成中国人公开大规模地寻找鬼工程所在地，反而会遭到史密斯的反制，置大船队于危急境地。我们的计划，也会像水泡一样破灭了……”

梅里达不耐烦了：“除去这些堂堂皇皇的理由，你是不是担心会陪伴中国人去送命？”

袍哥：“不！我的人生已经是南极的黑夜，没有光明了！如果不是担心女儿失去父亲后，会遭受苦难，我早就不想活下去了。”

梅里达：“我虽然是个粗野的渔夫，但我是你的兄长，我知道，你的心像一舱杂鱼，各种花色的都有。你犹犹豫豫，还在推迟揭露秘密的时间，肯定还有其他原因！是不是担心揭发秘密后，成为货真价实的叛国者？”

袍哥支吾道：“等到找到鬼工程的具体方位，我肯定——或是劝阻领导人，停止从事危害人类安全的事业；或是向世界媒体揭发……”

梅里达生气了：“袍哥，我就知道，在你心里你和国家的联系还没有彻底割断！你的心里很矛盾，时而怀着礁石般的硬决心，时而怀着鱼卵般的软心肠。”

袍哥：“说实话，对追捕我的人，我有着满腔的怨恨。但是，对祖国，我还怀着爱恋的情愫。”

梅里达：“让你的情愫见鬼去吧！海盗，史密斯胆敢伤害你和姗姗一根毫毛，老子只奉行海盗的逻辑，把他们，还有他们的雇主，割碎成鱼饵，喂鱼。老弟，你继续朝三暮四，你，枉被我和我的兄弟们尊称为大西洋袍哥。你不揭发鬼工程的机密，那就是背叛全人类。要知道，那鬼工程会使人间变成地狱。”

袍哥：“你不要犯急，让我再想想，什么时候揭露秘密……”

梅里达：“袍哥，你难道不是利己主义的西方人？”

袍哥：“我又没有说过，自己不揭露鬼工程的秘密。”

梅里达：“等你死在雇佣军的屠刀下，想揭露太晚了。”

袍哥也很执拗：“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史密斯前往安多港，肯定会去作践姗姗。姗姗不向他供出我的行踪，甚至反抗他，随时会受到那海兽的危害。”

梅里达厉声发喊：“那你还等什么？你我赶快开足马力，赶往安多港，拯救我们的女儿啊！”

袍哥：“大哥，公开场合，你是姗姗的父亲，你先赶往安多港，保护姗姗。我如果公开去找姗姗，等于向史密斯暴露身份。那样会引发史密斯更疯狂的捕杀，反而累及女儿！”

梅里达：“我马上率领丹特号和鬼火船队，赶往安多港，保护姗姗！你准备在何时何地和我们会合？”

袍哥：“我要劝说书生人头家，带领大船队，同我前往安多港避风。我的梅里达大哥，保护姗姗的重任，先拜托你了。”

梅里达：“好！我就是粉身碎骨，也要让你我兄弟的女儿毫发无损！”

梅里达又想了一下，问：“袍哥，为了让姗姗提高警惕，事到如今，是不是把史密斯追杀你的内幕告诉姗姗？”

袍哥：“不！姗姗那孩子，生活在热情奔放的向往中，让她明白那般阴森的黑幕，无疑使她坠进可怕的噩梦里。这种情景，我死也不想看到。何况，如果我不幸被害，还有你能保护她，更有她憧憬的恋人，会带给她幸福。所以，只要姗姗快快活活，我死而无憾！”

梅里达：“你，这样，才不枉为好父亲，不枉我们尊你为袍哥！不过，你一定要把书生人头家劝回安多港。我们的女儿离不开那条黄龙呢！”

袍哥：“我也觉察到了。姗姗爱上黄龙，除了那位青年的优秀的素质，也希望自己脱离风风浪浪的大西洋，到那片阳光明媚的东方古国，过一辈子美好时光。”

梅里达：“好！我们用自己的老命，保护孩子们的未来好运！”

迷茫的夜帐下，暴烈的风、颠扑的浪，还有梅里达的鬼火船队，向着相同的方向，疾行着。

注释：

[\[1\]](#)东海渔家讲“顺风顺水”和“顺事”，都是平安航行的意思。

十六

安多港，洋溢着浑水浊流。低矮的土著居民房屋，精致的外来者别墅，都被海洋深处袅袅飘来的白灰灰的雾气笼罩了，显着可怕的奥秘。

泊在港湾角落的史密斯号，史密斯再次乘坐交通艇，登上码头。他拎着美洲鳄皮女靴，走向梅里达别墅，准备讨珊珊的欢心。雇主的督促令，使他如火焚心，急不可耐地加剧行动，利用珊珊探明鲍格的下落。那天，珊珊没有完全拒绝他，愿意和他朋友相处，使他保持着幻想。眼前的雾茫茫的傍晚，正是情窦初开的姑娘，需要男人爱抚的时刻。珊珊又那般热烈开放，哪里挡得住他这个情场老手的诱惑。

他想入非非地走进别墅，朝灯光辉煌的会客厅一瞧，不由大吃一惊。原来，客厅里坐着梅里达、丹特、珊珊，还有梅里达号的伙计们。

史密斯性情凶诈而思维敏捷，马上意识到，书生人率领的大船队没有风暴眼里受损。梅里达赶回安多港，那么，书生人会马上跟到安多港。他们发现史密斯号安然无恙，势必会怀疑自己设计毁灭大船队。

史密斯即刻离开别墅，来到一处旮旯拐角，掏出全球漫游功能手机，呼叫着：“喂，书生人头家吗？我是史密斯。谢天谢地，我到底联系上你了！头家，我向你报告，史密斯号陷进风暴眼后，仪器室和报话机被毁，不能同大船队联系。在风暴眼海区，幸好几艘大吨位大马力铁甲渔轮，把史密斯号拖回安多港，得以进行大检修。我这个全球漫游功能手机，也在船里浸湿水，回安多港后，交当地电信局修理，刚恢复功能，我马上呼叫头家了。头家，你率领大船队，驰援风暴眼，有没有蒙受损失？哦，没有大损失。真是上帝保佑啊！我打心里祝贺你们！我在安多港，等候头家顺利归来……”

假声假色通话后，史密斯拐到一间非洲人经营的商店里，买了三瓶法国葡萄酒和四份点心，直奔小别墅，推门进会客厅，小眼睛眯成两条细缝，小嘴巴笑得像个喇叭，朝着梅里达、丹特、珊珊，点头哈腰了一遍。“梅里达船长，我船里仪器损坏，不能和你们联系。史密斯号幸蒙

其他大渔轮救援，拖回安多港。刚和大船队头家通过话，得知你们率先到港，赶忙前来，和你们聚会……”

听着史密斯的花言巧语，梅里达和丹特傲然地观察着。史密斯依旧笑眉笑眼，转向姗姗：“妹子，亲爱的，我幸运地被你当作朋友，为报答你的情意，我找遍安多港城区，买到这双高档鳄鱼皮靴……”说着，把皮靴搁在姗姗前边。

姗姗信以为真地点头。在这异国土地上，她和侍女娜娜孤寂地打发着时光。

两个月前，不知什么原因，父亲突然退役回家，驾驶梅里达替他准备的渔轮，漂进云水翻腾的大西洋。而她呢？天天瞧着除了风暴还是风暴的汪洋，打发着寂寞无聊的时光。她希望脱离近乎流浪的状态，进入如花似锦的境界，欢度青春洋溢的年华。中国船老大黄龙，像狂风激荡着她心海的春水，使她醉进爱的希冀。可是，凭她的少女的敏感，她感到风度雅俊的书生人，虽然对她的美貌有所动心，却并没有像她对他那样倾情倾心。她在安多港，昼夜盼望书生人回航找她。书生人不但没有出现，连电话联系都断绝了。那天午休，娜娜上街买日用品，史密斯乘机亲近她。对书生人哀怨的心，使她开始估量史密斯这个人。她承认，作为成熟的男人，史密斯有着蛊惑女人的魅力。虽然对她突然袭击，那也是男人的一种爱的行为。更何况，早在卡萨岛，史密斯就对她有过爱慕的表示。作为渴望爱的女人，应该以宽广的胸怀，饶恕男人的过失，尤其是史密斯这种闯风荡浪的勇士，也是没有女人的熬汉，应该得到更温柔的宽容。

因此，这时的姗姗，露着坦然的神色，接受了史密斯的礼物，指着法国葡萄酒，叫唤梅里达：“父亲，丹特叔叔，史密斯船长，我去准备些酒菜，你们开怀痛饮，消消遭受风暴眼折腾的疲倦。”

梅里达不忍心闹糟姗姗的心情，招招手，让她离开。姗姗向楼上的侍女喊：“娜娜，下厨房啰。”

端庄而秀气的娜娜，以矜持又柔顺的风姿，款款下楼向众人略显媚气地微笑着，跟在姗姗的后边，嫣然地进入厨房。

对着香悠悠的娜娜，史密斯的小眼眸一阵闪亮……

晚八时，一盆盆蒸熟的美国红鱼、大西洋鳕鱼片、亚热带刀鱼干、赤道小玉筋鱼，外加史密斯带来的非洲点心，琳琅满目。男男女女聚在桌旁，吃鱼喝酒。由于梅里达的神情肃穆，酒席间气氛沉寂。唯有史密斯笑声不断，隔一会儿夹一片鱼儿，放在姗姗的前边：“妹子，多吃点，多喝点。”

梅里达不无恼意地说：“小心，船长的咽喉会被鱼骨卡破，那是倒祖宗的大霉！”他没有当场驱赶史密斯，除了要向姗姗保密，还不愿让史密斯知道，自己和袍哥已经了解史密斯的身份。因为，那会促使史密斯实施更加血腥的计划，危及袍哥和姗姗。只有让史密斯觉得安全无事，才能够乘其不备，灭掉他。

史密斯管自施展自己的吊诡的计谋。右手的食指一竖，插进嘴里，搅了几下，低头跑进厨房，俯脸对着洗菜盆，哇哇地发出呕吐的声音，喊：“啊哟，鱼刺果真戳进我的喉管。姗姗，快来帮我清除喉管的鱼刺……”

姗姗一听，犹豫了一下，随着站起来，走进厨房，看到史密斯的脸低俯着，不无着急地问：“你怎么了？我帮你拉出鱼刺。”

史密斯抬起脸，张着口，指着咽喉，姗姗的双眼天真地凑近史密斯。叭的一下，史密斯突的吻了姗姗的脸。姗姗刚要发声惊叫，史密斯的手飞快地捂着她的嘴。史密斯又在姗姗的耳畔，“啞”地提醒了一声。

姗姗害羞地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低着头，闷不出声。

酒桌旁的梅里达警惕地询问：“姗姗，你怎么了？”

姗姗没有回答。其实，她是幻梦中的怀春女子，对书生人怀着炽烈的钟情，书生人却没有做出她期望的回应。相反，身旁的这个史密斯船长，抓住一切时机择取一切手段，亲热她。难道，这是史密斯对她爱得发昏的显示？难道史密斯是对她真爱的人？进一步讲，是她可以寄托终生的人？当然，他也是个强悍的男人。作为四海漂荡的船长，当然具有智勇。她该怎样回应这样的男人呢？她要找的男人，是想获得心理的迷痴、生理的享受、生活的福运。凭她的感知，能给她带来这些的最佳的角色，应该是书生人。应该赶快探索书生人对她的情感状态，再回应史密斯……

想到这里，姗姗站起来，走到梅里达的旁边，出人意料地问：“那支中国大船队，什么时候进安多港？”

梅里达抬头望着姗姗，手摸摸胡须：“女儿，我就是用渔索，也要把那个心美形俊的头家，押到安多港！”

喝醉了酒的丹特船长，双手在头顶上挥舞，双脚在地上蹦跳，狂笑：“哈哈，我们的心肝宝贝，找到福运了……”

在厨房里磨蹭了一阵的史密斯，走到客厅，听到丹特的话，脸上一阵发青。

梅里达恼怒地盯着史密斯，说：“各位船长，该回到各自的渔轮上了，让我女儿休息！”他又转脸叫唤侍女，“娜娜，你收拾酒桌。”

史密斯快快不乐地走出别墅。梅里达看着他的背影在门口消逝了，转向丹特，悄声说了几句，手掌张成刀形，往脖子上一抹，狠狠地说了一句：“让他去见海龙王，袍哥和姗姗才能安宁！”

丹特从自己挂在壁上的背包里，掏出一个报纸裹着的东西，塞进怀里，匆匆奔出别墅。

当夜，安多港，从水底甩出的是一朵朵浊黄的浪花；被悠远的岁月里污染的，是组成海岸的褐紫色的礁石。而堆在海岸上的，是乱纷纷又黑乎乎的水烟。

一条铁壳交通艇，呈黑鱼儿之状，射抵礁岸。驾小艇的人影悄声问道：“是史密斯船长吗？”

“是我。”史密斯的身影机敏地上了交通艇，小艇朝着不远处的史密斯号驶去。

突然，一颗类似手榴弹的小黑物，从礁岸上的烟雾里飞出，准确地落在交通艇的中舱里。站在船头的史密斯何等的机警，向前一扑，斜斜地扎进舷外的港湾。同时间，交通艇里，手榴弹“轰”地爆炸了，在舵位犹豫了片刻的驾艇人，血肉飞溅而起……

一会儿，全身水淋淋的史密斯爬上了史密斯号渔轮。拉他越过舷帮的莫安发惊地问：“船长，发生了什么事？”

史密斯：“前次没有死在特里斯坦大险滩，这次差点死在海盗的手榴弹爆炸中。幸亏，小艇铁壳挡住了弹片。只可怜，那个手脚笨拙的兄弟死了。赶快呈报雇主，给他发抚恤费……”

莫安：“不妙，我们的行踪彻底暴露了。”

史密斯：“我们没有发现鲍格的踪影，反而暴露在海盗的枪口下。往后的雇佣生涯更不安宁了！”

莫安：“我们要采取一些主动的措施。”

史密斯：“最要紧的，还是找到该挨刮的鲍格的下落。我已经在他的女儿姗姗的住所安置了窃听器，只要鲍格出现在那座别墅里，或者，姗姗在别墅和鲍格打电话，一定会被灵敏度极强的窃听器截获。你通知仪器室，进行昼夜监听，一发现鲍格的下落，就灭了他。”

莫安嘟哝着：“史密斯船长，这样看来，你是和姗姗进行亲密的交往，才获得机会，在她的别墅里安装窃听器。”

史密斯不无淫荡地笑：“哈哈，甭说窃听器，老子迟早啊，让他的女儿变成肉体窃听器，暴露他的下落……”

同一个夜晚，安多港居民区深处，一样的灰蒙蒙的烟气，使周围成了一片纷乱、封闭的天地。

梅里达指使丹特前往袭击史密斯后，又有事离开了。心思繁重的姗姗，乘着夜的雾烟，带着侍女娜娜，离开别墅，漫无目的地散步。

她的内心，像四周的雾气一样混乱。父亲在大西洋彼岸的椰岛，没有家产供女儿生活，连父亲赖以寄身的渔轮，也是养父梅里达的。而养父是个漂海光棍，数十年闯荡海洋世界，赚了一批资产，足够她终身享用。然而，她长期茫然，依然是父亲的解释：他和横行大西洋的海盗结仇，担心海盗通过她找到父亲，父女俩会遭遇灭顶之灾。因此，父亲才不许她们父女相认。她十分敏感，父亲进入大西洋后，太过于神秘，甚至有些怪异。父女见面的时候，又没有海盗在场，为什么都要选择黑天暗地的时刻？而且，见面的次数像非洲沙漠的雨水，稀少得可怜。她还观察到，养父梅里达、丹特叔叔和那一群大洋耕耘者，原先是那么豪放

粗犷，现在也变得鬼鬼祟祟了……总之，随着时间的延续，她深疑，父亲和养父梅里达，都对她隐瞒了一桩骇人的秘密。秘密严重的程度难于想象。越难于想象，她越去想象，越感到恐惧。在这黑非洲的昼昼夜夜，她越来越希望摆脱孤寂、恐惧的处境。她又处在幻觉炽热的青春年华，越想脱离孤寂和恐惧，越是向往美好的生活境界。

因此，获得书生人的爱的希冀，时时刻刻地折磨着她。火焰般的希冀，既是青春的造物，也是性格的必然结果。她深知，书生人来自古老美丽的国度。也就是说，为了前往那座古老美丽的国度，获得安定和幸运，应该尽一切手段去争取！

然而，那位书生人，不知是性格使然，还是对她不尽了解，甚至心存疑惑，面对她的美貌和热情，没有陷进爱的罗网。书生人的不即不离的状况，使她时而企图进行爱的争夺，时而感到怨恨。当史密斯对她表达爱慕，用裸露的行为亲近她，直至向她许诺，要给予她爱情和金钱，她的心绪开始纷乱了……

姗姗正在胡思乱想时，侍女娜娜提醒道：“小姐，夜深了，回别墅休息吧。”

姗姗低着头，颠颠蹦蹦的，走向别墅……

十七

回到梅里达号后，梅里达船长立即接通了丹特船长的手机：“丹特老弟，刚才，我听到安多港响起手榴弹的爆炸声了，史密斯的骨肉喂鱼虾了吗？”

丹特焦急地回答：“梅里达船长，我的炸弹是抛进交通艇了。史密斯那家伙身手很快，扎进海底逃回渔轮了。我对不住大西洋袍哥和你.....”

梅里达一拳砸得舷帮发震：“明天，或是后天，不把贼子头颅砸碎了，老子把自己的头颅摘下来喂海狮！”

梅里达烦躁地转动着，用手机呼唤鲍格：“袍哥，我是梅里达。我在安多港。你的渔轮在哪片海区？”

袍哥的应声：“史密斯已经告知书生人头家，史密斯号早就离开风暴眼，进入安多港。我正跟着大船队，驶往安多港避风。看来，我们的估计是准确的，史密斯的目的.....”

梅里达恨恨地说：“是的，史密斯早就赶到安多港，多次进入小别墅，侦查你的下落。为了制止史密斯摧残你们父女，我命令丹特船长，送史密斯去见阎王，首场暗杀没有得手.....”

袍哥纠正梅里达的话：“兄长，我多次叮咛你，不要开杀人放火的戒。史密斯的专业不是杀人犯，而是雇佣军，接受雇主的命令，在大西洋追捕我。我是和执政者的观念相异，我不愿你们犯法！”

梅里达咆哮起来：“可是，史密斯不但追捕你，还像海蛇对花鲷一般，死缠住珊珊，珊珊的处境岌岌可危。我不把他当鲑鱼，剥他的皮，煮熟了吃，祖宗也是大西洋懦夫！”

袍哥：“可是，杀人放火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今天除掉史密

斯，他明天再雇更凶猛的海盗，你如何处置？”

梅里达：“我是海洋莽夫，才尊你为大西洋袍哥，随时给我们点亮航灯。你有什么高超的计谋？”

袍哥：“你我都已经察觉，女儿姗姗对书生人头家一见钟情。你是姗姗的能够出头露面的父亲，你得赶快行动，把姗姗和书生人拉进爱的天地。只有这样，史密斯才难于去钻姗姗的感情和时间的间隙。只有这样，你我的人生夙愿——女儿有个完满的结局，才能实现。”

梅里达由愤怒变成亢奋，粗野地喊：“好！我马上把书生人塞进女儿的被窝里！”

袍哥：“我警告过你，这样大吆大叫地通话，会被史密斯监听到，暴露我的方位。”

梅里达：“可是，我跑过几个地方，还是买不到小型通信中转机。”

袍哥：“继续想办法，买到专供我们对话的通心中转机。”

梅里达突然笑了：“哈哈，袍哥，我哄你呢。我恭敬你为袍哥，当然听你的号令。早就买到船用通信中转机，安装在梅里达号。也就是说，我这支大西洋鬼火船队，不使用某国电讯部门掌控的手机了，史密斯企图侦查你的下落，那是野海寻美女，难上加难。”

袍哥兴奋极了：“那好！兄长，你真是粗中有细啊！不过，手机对话的分贝太高，仍然容易被高科技器材侦听到。另外，同样号码的手机，也是卫星侦听的对象。”

梅里达：“这是脱裤子揩臀，容易的事。把你的手机扔进大西洋，我派人送你几部专用手机。这些专用手机啊，能让史密斯找你方位时，找到他娘的乳房，哈哈……”

“哈哈。”袍哥也被逗乐了，发出禁锢了许久的笑声。

下午，梅里达急巴巴地跳上海岸，赶到别墅，进入会客厅。浓妆艳抹的姗姗，双眼神采奕奕，问：“父亲，书生人率领着大船队回港湾了？”

梅里达笑着：“好女儿，看准那位渔夫，就要勇敢地进入渔夫的船舱！如果稍稍迟疑，让其他美貌的姑娘，率先钻进渔夫的被窝，从里边抱出渔夫的儿子……”

姗姗欢情洋溢，“父亲，你说得对！春风吹出鲜花的园圃，爱情造就美好的天国。”

梅里达：“不过，你钟情的人，既是个刚毅的渔夫，又是个东方书生人。东方书生人，遇到西方美女，会变成羞答答的美女。而西方美女，会变成开放的男子。你俩的情感要开花，必须调换位置。另外，根据书生人的状态，你必须做一件事，适应东方人的心态。”

姗姗：“什么事？”

“要让男人看到女人时，像渔夫想喝美酒，女人必须成为一瓶美酒。做这件事的时间，更要分秒必争。我想好了计划……”梅里达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阵，摸摸自己的衣袋，说：“哦，我刚把自己的手机送给你的鲍格父亲了。我借你的手机，同书生人通话。”他接过姗姗递来的手机，呼唤着：“喂，是书生人头家吗？我是梅里达。头家，我购到一瓶法国人头马，还有毛里塔尼亚特产酒菜，傍晚请你到安多港南侧的石榴海滩，你我共进野餐。到时，哈哈，我会请我的美丽的女儿——你心仪的姗姗，前来陪伴你……”

傍晚，苍茫远海，人形的云条，像被什么追杀着，慌乱地涌上海岸，叠积起来，伸入海涯的石榴海滩，如罩着黑灰灰的帐幔。突出的礁石，像黑毛水兽，现着纵跳的撕击的翻打的姿势，给黑暗增添了狰狞的氛围。

一条潇洒的人影，进入了石榴海滩。他是书生人。下午，他接到梅里达的野餐邀请，梅里达还说，姗姗也要出席，他心里涌动着暖融融的情愫。其实，和姗姗数次会面，姗姗妖娆艳丽的形貌，姗姗的爱的热烈的表露，不止一次地泛动他青春的心潮。他又是个理性多于感性、冷静多于热烈的人，特别是古老的渔乡赋予的思维习惯，深深地制约着他。他想得很多。美丽的姗姗，出现的这么突然，“突然”像一道帷幕，遮掩着应该细致洞察的情况？烈火般的爱情，燃烧得这么迅速，合乎一见钟情的逻辑，是不是也有异常的原因？不论男方女方，热火朝天地接受爱情前，替对方负责，对方替自己负责；过去要对现在负责，现在要对过去负责；现在要对将来负责，将来要对现在负责；言行要对爱情负责，

爱情要对言行负责；道德要对爱情负责，爱情要对道德负责；爱情要对生活负责，生活要对爱情负责……或许，这就是古老的中华文化教化的中庸之道吧？这种文化有什么错！几个月来，正是这样的想法，还有艰险又繁忙的生涯，让他没有使用闯海汉的快速爱情方式——把美丽的渔女抢进渔舱，做成赤身裸体的渔妇。

书生人寻找着梅里达摆在海滩上的野餐。他看到，雾气深处的海滩一角，燃起一盏节能灯，银蓝色的灯光下，悠然飘逸着一个女子的影子，除了熠熠闪白的护胸罩儿，翠绿生辉的遮体短裙，其余的肌体——玉腿、嫩臂、蜂腰、丰脯，全都露出异常惑人的形韵。

书生人又朝灯光辉照的周围看了一下，不见梅里达的影子。“难道……”书生人的一颗心，怦怦地弹跳起来。

书生人做梦都没有想到，在他后边的密密林立的礁石丛中，一双贼亮的目光，紧紧地盯梢着他。

更加出乎书生人意料之外的，他前边的大凹大凸的礁石林里，突兀跳出一个人。那人不高不矮，一丛乱发，黑纱蒙脸，露出亮眼。“黄龙，你胆敢夺老子的心里人，老子夺你的小命！”蒙脸人发出低闷的威吓声，猛地抽出一支银亮的匕首，在书生人前边左一下右一下，伺机刺杀。书生人蒙了，步步后退，后脚跟碰到凸出海滩的石磴，仰天摔倒了。蒙脸人凶狠地举高了匕首，向他扑过来了。

“住手！”蒙面人的后边，响起了姗姗的尖脆的叫声。只见姗姗快步冲到蒙面人的前边，张开双臂，扑在书生人的身上。她搂住书生人，用背部迎击蒙面人的匕首，勇敢地骂着蒙面人：“贼子，你想伤我的心上人，先杀了我！我用我的命，来换心上人的命！”

只觉蒙面人手里的匕首，朝着姗姗的背部扎了下去，扎近背脊的时候，又向左侧一闪，刀尖划过姗姗的外裸的左臂，划出了一道伤口。蒙面人随即跳起来，向礁石丛丛的海滩深处逃去。等到书生人挪开身上的姗姗，跳起身子，准备追赶时，蒙面人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

“姗姗……”书生人借着节能灯射来的灯光，看到倚在地上的姗姗，臂膀渗出殷红的血丝，叫唤着，沙地撕下自己的衬衣，扎着姗姗的伤口。

“书生人哥哥……”姗姗不顾手臂的痛楚，整个儿偎在书生人的怀里，脸腮贴着他的脸腮。书生人迷醉地眯拢了眼缝，感受着一种甜蜜的给予。突地，他想到了什么，睁开眼睛，说：“姗姗，你的梅里达父亲呢？”

陷进幸福氛围里的姗姗，发声而喊：“父亲，父亲……”

片刻后，从礁石丛里，梅里达犹犹豫豫地走出来，应道：“女儿，我来了。书生人头家，我刚刚到达海滩……”

姗姗奔向梅里达，又蹦又跳：“父亲，书生人哥哥来赴宴了！父亲，我好运来了！”

不知为什么，梅里达尴尬了一下，随即向着书生人邀请道：“头家，我们去就餐吧！”

书生人跟在梅里达和姗姗的后边，走向摆着酒食的礁盘。他的高度的智商，并没有因突发事态而消失。隐隐约约的，他仿佛意识到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压了几下，手机上闪出梅里达用手机约他赴晚餐的号码。他的脸上，泛出了笑容。原来，在卡萨岛，姗姗曾经把她的手机号码告诉他。下午，梅里达是用姗姗的手机，邀他到石榴海滩野餐。刚才，姗姗仿佛事先知道梅里达在礁石丛里，把梅里达喊出来。那么，蒙面人袭击自己时，梅里达在现场，为什么不出面帮助呢？只有一种解释，那个蒙面人，可能是梅里达，或者是梅里达的同伙。刚才的蒙面人，不高不矮的身材，和梅里达不相称。那么，是梅里达的同伙。那个蒙面人，既然是梅里达的人，为什么要刺杀他，又用匕首划伤了姗姗呢？不过，只是轻轻地划了姗姗一下。难道，是梅里达在导演这场闹剧，让他来赴野餐，指使同伙伪装袭击他，姗姗出面救他，把姗姗扮成他的救命恩人……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把姗姗扮成自己的恩人，使他满心满意地爱上姗姗？梅里达和姗姗，演出这幕戏，又是为什么呢？姗姗这么美丽的姑娘，没有什么男人不喜欢，为什么用这样方式追求自己的爱呢？爱是一回事，探清奇异的爱的给予，又是另一回事！当然，这一切，都是选定爱情时，为了对爱人负责，亦对自己负责！

在梅里达的导引下，非洲原野的夜餐开始了。驼肉干、鳕鱼、番茄片、椰子、芒果，外加两瓶原汁原味的法国产人头马，煞是丰盛。

“哥哥，请喝酒。”具有东西方美人双重特征的姗姗，以妩媚惑人之

姿，请书生人喝酒。

“书生人头家，敬你一杯！”梅里达像和姗姗事先约好似的，一唱一和地敬酒。

“姗姗，我敬你一杯。来而不往非礼也。”熟知古国礼仪的书生人，不断地回敬姗姗和梅里达。不知是酒醉后的失仪，还是对美丽的姗姗的心仪，当他喝下几杯酒，身子一晃荡，整个儿趴在姗姗的背上。

“女儿，我有些酒醉头昏，想回去休息。你陪书生人头家玩一会儿。”梅里达知趣地走了。

梅里达一离开，原先小鸟依人似的姗姗，亮出了性格的本相，双臂大张，细嫩丰腴的身子，整个儿拥抱着书生人。鲜香的嘴唇，朝着书生人的脸腮，雨点般地吻了一阵，迫不及待地：“哥哥，今晚，我要把身心都献给你……”

美酒和倩女，使得书生人的身体晃悠悠，神志却是另一状态。双眼迷离地一眯后，又清醒地一亮，内心自问着，该怎么办？是接受姗姗的爱，还是冷静地处理令人疑惑的现象。刚才，梅里达导演的闹剧，是让自己遵循中国的知恩必报准则，迅速地接受姗姗的爱情。虽然说，姗姗以这种令人生疑的方式，进行爱的夺取，这里边，确实包含着姗姗的炽热的向往。但也含有怪异的原因。姗姗越是失禁难耐，自己越要对她负责任，也对自己负责任，不能随意侵占她的肉体。西方男女倡导性开放，把性关系当成小事。可是，在东方，这是确定终身婚姻的大事。况且，自己和姗姗成为情人后，万一因为那种令人疑惑的原因，导致不能结合，对双方，尤其是对姗姗，会产生多么痛苦的后果啊！再者，东西方男女间，还存在文化、道德、习俗、生活，直至和父母相处等的差异，应该冷静处置，理性商定。还有，对这种突然降临的爱，也需要一段检验能否永恒的时间……

书生人也张开双臂，抱了抱姗姗的发烫的身体。做出礼节性的回应后，沉静地说：“姗姗妹妹，我感谢你的爱。我是个中国男子汉，我要负责任地对待爱人和婚姻。我们大船队，准备在大西洋闯荡一两年时间。毕竟是终身大事，除了感情，还有一些生活因素，需要静心考虑。一旦最后确定，我会勇往直前……”

“什么？你犹豫？你拒绝？我配不上你？”姗姗的脸上，泛出骇人的

苍白色。

“姗姗，你是热情的姑娘，你是好姑娘，我要对你负责……”书生人连忙解释道。

“你不要说了！你怀疑我，嫌弃我！我是快速地渴望你的爱！我是让人袭击你，自己保护你，扮成你的救命恩人！这些是假的，可我爱你的心没有假！难道我没有丝毫舍得男人爱的地方？你不相信？我可以立即招来一个爱我的人，看你怎么办？”争强斗胜的个性、热烈似火的爱情，使姗姗又爱又恨，又忌又怒，情不自禁，又不无故意地掏出手机，开通追求者事先给她的号码，喊声里夹着哭腔：“史密斯，我在安多港南侧的石榴海滩，书生人欺负我，请你马上前来！”喊完后，她心里嘀咕着：“史密斯要许久才能到这里，他一定会妒性发作前来亲近我……”

姗姗的言行，弄昏了书生人，嘟哝着：“这？这？……”

姗姗看到史密斯快来了，书生人不但不搂抱自己，还在一步一步地离开自己，烈火似的性格发作了，哭叫着：“书生人，爱我的人来了，你滚开！你滚得越远越好！”

“姗姗妹子，我来了！真巧啊，我正走进石榴海滩，进行夜间散步，刚好接到你的电话，就赶来了……”正当这时，史密斯从礁石林里跑出来，叫喊着。

面对着突然出现的史密斯，书生人和姗姗都呆住了。

其实，是装在别墅里的窃听器，使史密斯获悉，梅里达向姗姗献计，为帮助姗姗，梅里达邀请书生人，到石榴海滩野餐。然后，让丹特扮成史密斯，袭击书生人。姗姗为了保护书生人而受伤，使书生人陷进爱的旋涡。史密斯截取消息后，趁着夜色的掩护，气急败坏地潜到海滩礁石林里，偷偷窥探。丹特袭击书生人后，立即离开了现场。梅里达劝了一会儿酒后，看到书生人有些醉意，也借故离开了。酒宴只剩下书生人和姗姗，姗姗又在急不可耐地求爱，使史密斯心急如焚。如果书生人和姗姗做爱，他就会冲出去，打断他俩的行为。没想到，书生人处身情场和处身渔场，智慧多于热情，惹恼了姗姗，令她用手机召唤自己，以此来燃起书生人的妒火。

史密斯假惺惺喊着，大方落落地跑过去：“姗姗妹子，我来保护你

了。书生人头家，你们中国人注重礼仪，你在这种荒滩，欺负一个弱女子，太不应该了。看在你是带头船头家的分上，请你离开吧。”

书生人看了看史密斯，又看了看姗姗，心生疑惑，又辨不清真相。他毕竟是未涉情场的青年，被史密斯一激，一跺脚，走开了。

姗姗用手机召唤史密斯，出自对书生人的怨恨，用这种办法惩罚书生人，再激起书生人的妒火，把自己搂进怀里。没有想到，史密斯这样快地来到现场，书生人些微地迷惑又些微的恼火，准备离开。她的个性再一次显露了。她使出了自以为得计的手段，企图点燃书生人的妒火，和史密斯争夺自己。企图报复书生人的寡情薄义，让他知道，如果不争夺，就会失去爱。“史密斯大哥……”姗姗哭泣着飞奔着，扑进了史密斯的怀里。

史密斯是个随机应变的老手，双手抱着姗姗，脸转向书生人，说：“头家，你还犹豫什么，快走啊！如果你有点爱心而不放心，我告诉你，一会儿，我会把姗姗送回别墅的。再告诉你，姗姗是我心爱的姑娘，我对她，会比你多十倍的负责！你快走啊！”

“你能对她负责任就好！”书生人毕竟单纯，又憋着一腔的火气，跑步离开了。

这一次，绝望生悲伤，悲伤生愤怒，姗姗哇地放声大哭，全身昏瘫在史密斯的怀里。

“妹子，你镇定一点。来，我把你抱到礁盘上。”史密斯伺机抱起了姗姗，伪装用嘴吸去姗姗的泪水，双唇吻着姗姗的眼睛、脸腮和嘴巴。他坐在放着酒食的礁盘上，让姗姗躺在自己的大腿上，倒了一杯酒，说：“酒能解千愁，亲爱的，我陪你喝酒。”

史密斯端着一杯又一杯的人头马，一会儿递给姗姗，一会儿自己畅饮。姗姗受到了挫折，走向了另一种极端，瘫软如海泥地倚着史密斯，茫然地接过史密斯端来的一杯又一杯的美酒，咕噜噜地倾入自己的嘴里。没有多少时间，这满怀人性的热火又不堪生活的烈酒的女子，就被灌得昏昏乎乎了。

史密斯的长久积压的欲望，借助那恶毒、奸险、淫荡的个性，顿时爆发了。他扯开了姗姗的护身的短裙，趴上姗姗的身体……

昏乱中的姗姗，朦朦胧胧的意识境界突地闪过银亮的光影，倏地睁眼，感受到软瘫瘫地覆在身上的史密斯，一切都明白了。“啊——”她惊恐地叫了一声，随即把史密斯掀倒在地。

史密斯软弱无力地伸出双手，拉着正在穿衣裤的姗姗：“姗姗，不管我是什么人，你要相信，我欣赏你的美丽，从心底喜欢你。现在，你是我的人了，我会好好地对待你的。”

不知是忙着穿衣服，还是被史密斯的话所蛊惑，姗姗犹豫了一下，没有回答。

史密斯又说：“姗姗，亲爱的，跟我共同生活吧！告诉我，你的父亲在哪里？我要恳告你的父亲，他女儿是我的人，我要娶他的女儿……”

“我是你的人？我的心属于书生人哥哥！……”姗姗没有仔细地体会史密斯的话意，而是一把摔开史密斯的手，冲向迷雾连天的远方了。

“啊——”史密斯发狂地叫了一声，手忙脚乱地扯起衣服，歪歪斜斜地追击着……

十八

姗姗没有回到别墅，而是冲进水浪击天的大西洋。

从黑湛湛的海底翻出的湍流，激腾着姗姗颤动的脚腿。狂风嘶鸣席卷，上身忽而向后仰翻，忽而向前俯冲……

许久，昏厥的意识慢慢地恢复了运转，想那受污的长挑的身体扭拧起来，扭拧成大斜的筋条，像森林里绕树的古藤，随时都会断裂。她时而发出苦楚难堪的呻吟：“天啊，我该怎么办呢？”

一会儿，她哗地转过身来，抓起一块黑褐公的礁石，噗噗有声地砸击着心口，乳房间的肌肤渗出了淋漓鲜血。她的叫声更惨烈了：“我好糊涂啊！”

后来，她渐渐冷静下来。她想到西方的男男女女。是啊，自己生活的是充满种种自由、人性开放的社会。现今的好多男女，只交往不恋爱，只恋爱不结婚，只结婚不生育，只生育不抚养，彼此间不负责任。一些人成家立业后，夫妻容许对方的性自由。有些人把风化看得很轻。看那位往昔的名人，跟他有染的女子越多，社会的威信越高。自己和男人仅仅接触一次，为什么身心如此不堪呢？

不！自己是西方女性，也是东方美人。父亲鲍格常常教育自己，母亲是东方女子，要自己保持东方女子的美。父亲说过，在东方，尤其是那座中华古国，风化洁净，民风淳朴，男女授受不亲，对婚姻非常负责任，全社会敬重贞操女子，唾弃不自重的失身女子。自己的行为，在中国叫失身，会被男人彻底抛弃的。自己的失身，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父亲鲍格、养父梅里达。如果泄露了，被书生人哥哥知道了，会被他嗤之以鼻而彻底遗弃的！

可是，自己落到这般地步，难道你书生人没有责任吗？作为女人，自己把爱的火焰，燃得这般灼人。书生人，我那样对你，又想摒弃眼前的寂寞和苦楚，急切地要到美好的国度过幸福的生活，让青春的爱情淋

漓尽致地挥发。可是，你竟冷静到近乎绝情，致使史密斯乘隙而入。你叫我怎么办呢？我恨你啊，书生人。

想到这里，姗姗扑向一条类似人形的礁石柱，那石柱仿佛变成了书生人，她的额头不停地撞击着，手掌不停地拍打着，哭诉声声：“我恨你啊……”

折腾了一阵，姗姗似乎感到，自己的行为过分了，打伤了心上人。她举起索索抖动的手，轻轻地抚摸着石柱，随着又一声哭叫：“哥，我爱你啊……”姗姗整个儿趴在石柱上，全身紧紧地蹭磨着……

而她的心里，更是悲苦如潮泛动。母亲赋予她的，是东方女子之身体。父亲教导她的，是东方的言行准则。她被史密斯弄到这种地步，该怎么办？按东方的观点，污秽不能净化！不，自己的心是纯洁的！只有眼前的风浪滔天的大西洋，才能洗净自己的身体……

姗姗像触了电似的，猛地扑进了大西洋的滔滔波涛中了……

而这时，一无所知的梅里达正在别墅里，悠然自乐地哼着小调。侍女娜娜身轻如烟地进了客厅，问：“梅里达船长，你把姗姗带到哪里去了？你独自回来，不见姗姗的影子，怎么回事？”

梅里达乐呵呵地：“我和袍哥的心肝，正成为书生人头家的心肝，在大西洋的没有人干扰的野海滩，尽情尽致地享受爱情呢！”

娜娜莞尔一笑：“没见过你们这两个父亲，一个躲得远远的，不管是在卡萨岛，还是在安多港，都不愿露面，前来见女儿。另一个是你，行为怪兮兮的，大黑天的，把女儿带到荒天野地，去见那位中国人，好像自己的女儿是个丑八怪，急着要引诱男人上床似的。”

梅里达：“你不了解情况，不要乱说话。”

娜娜：“我是你们临时招聘的侍女，是不了解情况。不过，作为侍女，我是担心姗姗会出事。三更半夜的，还不回家。”

梅里达：“跟她的小情人在一起，蜜还蜜不过来呢，还会想到回家？哈哈！”

娜娜低声嘟哝：“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老光棍，知道什么？”

梅里达似乎听懂她的话意，吼道：“你说什么？”

娜娜刚想顶嘴，电话铃响了起来。梅里达拿起电话，里边响起一种神秘的声音：“我是袍哥，今晚，姗姗及时回来了吗？”

梅里达大大落落地说：“我说袍哥，你把心放到睡舱里，安安然然地睡大觉吧。你我的女儿，正和小情人亲嘴呢！哈哈！”

袍哥提高了声调：“兄长，你怎么这样马大哈？天都过午夜了，姗姗还在万古蛮荒的海滩。你赶快跟书生人通电话，询问他，有没有在海滩，护着我们的女儿！”

“啊呀，袍哥说得也对！”梅里达搁下电话，刚想要和书生人通话，电话铃又响了。梅里达再次拿起电话，竟是书生人的声音：“喂，是梅里达船长吗？”

梅里达连忙应道：“对！书生人头家，你是不是还和姗姗在一起？夜太深了，请你马上送姗姗回家！”

书生人焦急地喊：“什么，姗姗还没有回家？她对我有误会，撵我离开，史密斯船长在现场，他当时要我放心他马上送姗姗回家……”

“妈的，是史密斯那海狗……”梅里达骂了一句，又想到什么，连忙挂断了电话，他喊道：“娜娜，快跟我去找姗姗！姗姗有危险！”

梅里达跑着出门，掏出自己的另一只手机，按着姗姗的手机的号码，手机里响着忙音，气得他破口大骂：“史密斯，你敢动姗姗一根毛发，老子拿渔刀捅你一百个窟窿！”骂着，冲向石榴海滩了。

其实，不用梅里达联络，刚才，别墅客厅的每一个电话声音，都被窃听器传向史密斯号渔轮。早就回到渔轮的史密斯，听到梅里达和袍哥的通话，惊嚷起来：“天啊，那个神秘的袍哥，一定是我们要捕杀的鲍格。袍哥的词义，是大西洋海盗的大哥，他还对梅里达使用命令的口气。那么，他当了这批海盗的头头了？这样子，往后的捕杀活动更难了，海盗们会舍命保护他们的头头……”

一起监听的莫安疑惑地问：“船长，他们说你和姗姗在一起，你是不是和鲍格的女儿有染啊？我们是被雇佣者，不能妨碍雇主的计划。”

史密斯吼起来：“你胡说什么！你是不是另收下佣金，和雇主建立私人通话的轨道？老子警告你，我跟踪姗姗，是为了找到她父亲鲍格。如果你胡乱报告雇主，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

莫安不无慌神地看着史密斯。史密斯想了想，说：“莫安大副，你留在船上指挥。我上岸去。如果鲍格发现女儿走失了，他会急得双眼流血，不顾暴露身份之危险，上岸寻找女儿。也就是说，我找到姗姗，就可能发现鲍格！”

史密斯带着两名部下，匆匆跳上交通艇，上岸去了。

安多港南侧的大西洋海岸，暴风越吹越狂。乌云乱纷纷地分离，又密麻麻地聚合，它们投下海岸的阴影，是那样的昏黑、惨淡、可怕。

梅里达撕裂着咽喉嘶叫着：“姗姗，女儿……”

跟在梅里达后边的娜娜，也一声接一声地哭喊着：“姗姗，小姐……”

梅里达和娜娜寻找姗姗的喊声，穿刺着夜的重重黑幕，传向四方。

凌晨时分，依旧狂暴的风，最终吹散了浓浓乌云，高远的天空，银棕色的亮光，洒在海岸上。年轻眼明的娜娜终于发现，姗姗的半裸的身体，倚在一座突出水涯的礁石外沿。她的胸脯以上露在水上。而乳房和下身，正在承受着一个又一个浪的洗涤。显然，整整半个夜晚，她刻意置身浪的冲荡里，双腮、乳房、腰身、大腿，全都被海水洗得苍白又浮肿。

“姗姗妹子啊……”娜娜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扑向姗姗，把她整个儿搂起来，拖上海岸。

“我的女儿啊……”性格刚硬粗暴的梅里达，像女子一般地哭唤着，悲伤欲坠地晃动着，颠到姗姗的旁边，身子一蹲，让娜娜把姗姗伏在自己的背上，他雄壮的力气消逝了似的，腰背弯成弓形，泪涟涟的脸耷拉着，弧形的脚板颠蹶着，背着姗姗，跌跌撞撞地走向小别墅……

仅晚了几刻钟，没有找到姗姗的史密斯，悄然溜到姗姗的别墅外，发现姗姗被梅里达背回别墅，正在精心调理中……

连续两天两夜，史密斯除了下船就餐外，全都潜伏珊珊别墅外的旮旯角落，等候鲍格的出现，也观察珊珊的状况。

别墅里，深谙水性的珊珊，只是淋浴了半夜的水浪，迅速地恢复了神志。梅里达看到珊珊苏醒了，兴奋地抹抹脸上的泪珠，问：“女儿，你为什么任凭浪水冲涤？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史密斯有没有凌辱你？”

珊珊毕竟是有个性又有智慧的姑娘，被史密斯玷污后，她就打定主意，一个人独饮苦水，不告诉任何亲人。一方面，是不让父亲和养父为自己悲伤。一方面，消息不能泄露给自己钟爱的书生人，自己的人生之路，还要走下去啊！所以，她沙哑着声音，回答梅里达：“没有什么事。”

梅里达的脸上紧绷的线条松弛了：“那就好。昨晚，书生人怎么离开你的？现在，要不要书生人来看望你？”

珊珊的情绪像被一种强力挤压了一下，几乎要碎了。她自我忍受着，摇了摇头。

梅里达又想了想，问：“那么，要不要通知你的父亲，来和你聚几天？”

珊珊立即回应：“你们不是说过，有海盗在追杀父亲，父亲多一次和我接触，就会增加一分被追杀的危险？”

梅里达连忙说道：“对！对！不能让你的鲍格父亲抛头露面。有我保护你，你尽管欢天喜地地过日子。”

两天两夜以来，经常“光顾”别墅的史密斯，没有发现鲍格的影子，也不见梅里达离开别墅。他一直没有机会接近珊珊。正在史密斯焦虑不安的时候，机会出现了。第三天早晨，梅里达或许是看到珊珊恢复正常，或许是船里有急事召唤他，离开了别墅。不多久，娜娜也拎着空的塑料袋，匆匆出门，前往市场了。史密斯兴奋地一鼓掌，自我镇定了一下，大模大样地走进了别墅。

别墅客厅空荡荡的。史密斯俨然主人的模样，大跨步上了楼，连招呼也不打，推开了珊珊卧室的门，喊着奔进去：“我亲爱的珊珊，你的

史密斯哥哥来了！”

卧室里，姗姗对着镜台，一动不动地坐着，凄凄楚楚地看着镜里的自己。

史密斯走近姗姗，张开双手，想把她搂在怀里，嘴里说着：“亲爱的，这两天，我在船里忙完了渔活，就奔你来了。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离开你了。你我在一起，甜甜蜜蜜地相伴！”

姗姗用力地一扭身，挣开了史密斯的双手，说：“你滚开！”

“姗姗，怎么了？是不是我们的相爱，遭到你父亲的不理解？那好，请你马上告诉我，你父亲在哪艘渔轮上？他的尊贵的姓名叫什么？我立马赶去拜会他，我要告诉岳父大人，我用我的灵和血，爱着我的姗姗！我用我的生命，一生一世，不，永生永世，保护我的姗姗，把姗姗当成净室里的天女来供奉，使她不受些微的风雨的袭击，不受丝毫的尘埃的污染，永远生活在花团锦簇里！姗姗，快告诉你的史密斯，岳父大人哪里？”史密斯巧舌如簧地演说着。

姗姗的眸子，一忽儿亮着泪色，一忽儿闪着火光。两位父亲一再叮咛她，生父正在遭受大西洋海盗的追杀，要她千万保守他的秘密。不曾想到，这史密斯开口闭口要她讲出父亲的下落。史密斯要见父亲，是口头叙述的理由，还是有更重要的原因？如果是后者，那有多么可怕啊！难道这个双唇抹蜜的家伙，是杀人放火的海盗？是追杀父亲的水贼？那么，他对自己的钟爱，是香气弥漫的毒花？是黑暗吞人的陷阱？是兜捕父亲的罗网？果真如此，那又何等凶险啊！不管怎么样，听父亲的话，死也不说出父亲的下落！可是，对史密斯的不知是真是假的爱，该怎么办呢？难道要接受自己不爱的爱吗？……不行！我要夺回自己的爱！要夺回自己憧憬的福运！

姗姗打定了主意，抬起毫无血色的脸颊，说：“史密斯，请你离开！”

史密斯再次冲到她的面前：“姗姗，你是我的人，你不能叫我离开！”

姗姗咬了咬牙，说：“我的心，属于书生人哥哥！”

一股烫心的火，直冲史密斯的脑门。他又硬是抵制着。他不愿放弃这到手的美女，最起码，不愿丢掉能够找到鲍格下落的唯一的线索。他要保住接近姗姗的最后的机会。他停顿了片刻，问：“姗姗，你记住，我是个负责任的男人，我将用自己的一生，等候你的回心转意。现在，我只有最可怜的一点要求，在你回心转意前，求你不要摒弃我这个朋友。也就是说，求你在你的住所，或者其他地方，像对朋友那样接待我，让我能够经常看到你，以慰藉我这破碎的心。同时，让我能见到你的父亲，向他老人家表达我的敬意。”

面对着男子汉的可怜的哀求，姗姗心里一酸，默默地低下了头，说：“请您先离开……”

绝望的史密斯，离开别墅的路上，心情更坏了。姗姗的身体被自己征服了。她的心，假使关着铁门，既然被撬开了一条细缝，自己也要变成一块礁石，砸也要砸开它。女人是贱货，用尽所有的手段，一次又一次地征服她的肉体，就能占有她的心。如果不能占有她的身心，就消灭她的肉体，直至灵魂！

问题的关键，是要用利刃斩断姗姗和书生人的联系。姗姗对书生人，像被伤残的海星，永远不死心。必须找到书生人，利用书生人的文化心理进行离间，让书生人远远地离开姗姗，致使姗姗重新投入自己的怀抱。这样，鲍格会露出行踪，最后拘而灭之。

行事激越的史密斯，当即驾驶交通艇，荡涤安多港，登上东海一号带头船，拉住正在补网的书生人，自我调侃道：“头家，看你一脸肃穆的模样，难道忘了你们传统的格言：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书生人冷漠地应：“当然，都是浑身腥气的咸水人，坐。”

史密斯：“据说，烈酒是你们中国讨海郎的第二生命。我是你头家的手下伙计，也是视酒如命。你们还有一句古话：无酒招待讨海兄弟，自己不是闯海人。我向头家讨一杯酒，行吗？”

“老鱼伯，弄些酒菜，让头家招待史密斯船长。”旁边的孤脚人自作主张地召唤老鱼伯。

“哎，酒菜来啰！”老鱼伯奔进灶房。

史密斯掏出一叠美元，说：“头家，你们中国是个公有制社会，下属都要向上司上交管理费。我们五湖四海大船队，也算个有头家有伙计的组织。我当伙计的，向你头家缴纳管理费啰。”

书生人推开美元，说：“史密斯船长，自从在卡萨岛，不少零星的渔轮加入大船队，我召集东海二号船老大黄莽等，集体研究了，我们不向下属取一分一厘的服务费！”

史密斯嚷起来：“不行。这样做，有两点不安，一是，你们中国社会，倡导公字当先。我加入大船队，就要遵从中国的习俗。不缴管理费，不是一点公共精神都没有吗？因为，你们收到管理费，要用于带领大伙找到好渔场。二是，你作为带头船头家，带领大船队，找到盛产鱼虾的好渔场，能使我们获得多少的金钱啊！按照你们中国的制度，我们应该从收入中提成一点儿，上缴你们。这也是你们说的多劳多得嘛。不然，根据目前的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如果没有一点经济利益，谁还耗费精力和金钱的成本，领头组织全球性的经济活动呢？”

书生人豁然地说：“史密斯船长，你说得有点道理。可是，中国人提倡公字当头，不是利于一国的小公精神，而是利于全人类的大公精神。全人类有福同享有祸同受，生同荣，死同亡。何况，闯荡大海洋的事业，艰难备至，凶险异常，大伙赚点钱不容易。我们赚钱，投入家乡建设和家庭构筑。你们赚钱，也是美化个人的生活。这些，都符合大公的精神。”

不知为何史密斯听了书生人的话，头沉重地一低，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句什么。良久，灌了一口猛酒，慢慢地说：“头家，我找你，还有一件事。那天夜晚，你把姗姗交给我，要我护送姗姗回家。我已经把姗姗安全送回家了。前两天，船上活计忙乱，抽不开身，现在得空，特意来告知你，让你放心。”

书生人的脸色和缓：“史密斯船长，这桩事，你只要打电话告诉我就行了。”

史密斯听着书生人的叙述，神情有些慌乱。他默然地吃了点鳕鱼片，喝了几大口米烧酒，借着窜动的酒性，说：“头家，我今晚真正想告诉你的，是一些真实的话。你应该感觉到，这几个月来，姗姗对你的喜欢，我对姗姗的钟情，你对姗姗的……”

书生人陷进了沉思，说：“爱情属于个人所有，也是公共权利，我不想违背这一逻辑。我想让它自然发展，以待未来的好结果。”

史密斯：“你的意见，表达了你是个豁达、智慧、善良的头家。不过，其中是不是包含着一点狭窄，是不是很难容忍西方男女的个性开放伦理？”

看到书生人默然不响，史密斯又说：“是啊，你们和我们的文化不同，习惯相异，双方的男女结婚成家，激烈的冲突是难免的。说不定，会出现家破人离的结果。不过，听说不少的现代东方青年，也在遵循西方的自由观，把实际利益看成高高的天，把虚幻的感情看成低低的地，男女间的关系像缥缈不定的六彩，暮聚朝散，是自然的事……”

书生人抬起警惕的目光，盯着史密斯。

史密斯继续说道：“头家，你极聪明极能干。你有否猜疑我的居心？我也是个心怀坦荡的人。好吧，我最后告诉你，我和姗姗的关系，从精神到肉体，已经发展到不能分离的程度……”

砰！史密斯的话，激起一种猛烈的响声。书生人抬头一看，原来，放网老大滑头人，托着一把明晃晃的太平斧，朝一条鲟鳇的头部斩了一下。

原来，滑头人一直站在近处，听着两人的对话。滑头人是个明智者，他当然听清，史密斯在和书生人争夺心上人。他气得鼻腔喷烟火，指桑骂槐道：“他妈的，你这滑嘴滑舌的恶类，老子不劈碎你不姓李！”骂罢，又连续挥动着利斧，乱斩着鲟鳇。

史密斯一阵心惊胆战，又看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惶惶地跳下交通艇，匆匆离开了。

滑头人对着远去的交通艇，骂声不停：“这家伙，不是豪爽的渔夫，而是狡猾恶毒的海狼。”

书生人说：“讨海郎怀勇也要怀智，用慧眼考察一阵，再下结论。”

滑头人：“头家，凭你的本事，你是雄踞大洋的鲸鱼，他是个不屑一顾的小河豚。”

书生人：“小河豚可是有毒汁能杀人的。”

滑头人：“对，他到底是什么人？咱们得提防着。刚才，他是明显地在利用你的心理，挑拨你和姗姗的感情。头家，这几个月来，我们都知道，那姗姗满心满意地喜欢你，你却……”

书生人：“不用说了。我有我的想法。”

滑头人：“我知道你的性情和心思。不过，那大鼻头人史密斯，最后一句话，倒值得引起注意。照他的说法，大鼻头洋鬼子，可能和姗姗有那个了？嘿，我们多少中国讨海郎，长年漂洋荡海，担心自己被风浪夺去，不让女人嫁个讨海郎，夜夜守空房，没有及时争夺女人，眼睁睁地看着如花似玉的美女，被别人抱进被窝……”

一向冷静温和的书生人，突然像海啸爆发一般，怒吼了一声：“你给我住嘴！”吼罢，钻进了船房，猛力地砸了一下房门：“砰！”

滑头人做了个鬼脸，自语道：“不知我的激将法，能不能把你激成一头莽牛，去把姗姗扒光了？”他也钻进船房休息了。

也是这一夜，史密斯离开姗姗的别墅后，侍女娜娜回到家，走入姗姗的房间，在和姗姗谈着什么。突然，明亮的灯被啪地关闭了，黑乎乎的卧室门口，出现了两个男人的身影。娜娜惊问：“啊？是梅里达船长？”娜娜又指着另一个男人，“他是谁，怎么从来没有看过？”

“不要大声说话。这位伯伯来别墅的事，以及他的一切情形，不准打听，不准告诉任何人！”梅里达命令道：“好，你出去，谁来叫门，都不许打开！”

娜娜连忙关起房门，快速下楼。

卧室里，姗姗飞奔向前，扑进另一个男人的怀里，百感交集地哭诉：“父亲，你受苦了。”

穿长衣戴口罩的鲍格，全身哆嗦着，抚着女儿的头发：“姗姗，我的心肝，你也受苦了。”

良久，姗姗问道：“父亲，不是有海盗在追杀你吗？你怎么冒险前来见女儿？”

鲍格：“是你的梅里达父亲告诉我，在那晚，你和书生人、史密斯相处后，情绪低落，又不肯多说什么。父亲悬着心来看看你。”

“父亲，我……你尽管自己平安闯海，我……没有什么事情。”珊珊断断续续地说着。她不愿意给危境中的父亲，增添一丝一毫的负担。她决意不把自己的事，告诉父亲。而且女儿的羞事，也难对父亲启口。

“女儿，你过得平安、幸福，对我们两位父亲来说，那是比大西洋还大的事。你没有事就好！没有事就好！”粗心大意的梅里达兴奋地说。

“不。女儿，从你的话音里，我似乎感到，你有不愉快的遭遇。有什么事，尽管告诉父亲！”干练且精明的鲍格疑惑地问。

“我没有事，没有事。”珊珊的话声，越说越低。

“是不是史密斯欺负你了？”鲍格警戒地追问。

“如果史密斯敢欺负你，老子立即去把他撕碎了！”梅里达怒骂着。“没有，没……有。”珊珊有气无力地应道。

“是不是书生人头家离开你了？”鲍格又问。

“……”这一次，珊珊应不出话了。

“那个酸书生，敢对女儿假斯文，老子去把他抢过来，撂进女儿的闺房，任女儿处置。”梅里达又愤愤不平了。

“梅里达，你不要动不动就杀啊抢啊，小心惊了女儿。”鲍格提醒着。

“老子是海盗，不那样干，能捞到大财购置家产造福女儿吗？”梅里达说漏了嘴。

“父亲是海盗？父亲是什么海盗？父亲又被什么海盗追杀？”珊珊惊疑地问。

“嘿，你的梅里达父亲哪里是海盗！我们这些大西洋鳏夫，常把捕

鱼虾杀鱼虾的事说成是海盗勾当。”鲍格连忙解释道。他呵斥梅里达：“你不要胡说八道！本来，女儿在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你又平白无故地惊吓她！”

“噢噢！姗姗，我的女儿，是你的梅里达父亲胡说八道，我哪是什么海盗！”梅里达岔开话题，“不过，女儿，你父亲被海盗追杀的事，是千真万确的。你啊，千万不要对人透露你父亲的藏身处，以及你父亲对外使用什么姓名。”

“女儿知道了，父亲放心吧。”姗姗应道。

“还有，不管是嘴里还是心中，梅里达都是你的父亲，他像爱护自己的生命那样爱护你，你要对他尽十二分的孝道。”鲍格叮咛着。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亲爱的父亲！”姗姗的情绪又激动起来。

“好女儿，我们两个出生入死，都是为了你啊！我们时时刻刻希望着，你能远离风狂浪器的大西洋，转到平平安安的环境里，美美满满地过日子。”鲍格动情地说。

“嗯嗯嗯，女儿知道。”姗姗抹着脸上的泪。

“我又要说粗话了。鲍格，照我们的逻辑，为了夺取个人利益，应该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譬如，拿不到手的東西，可以去抢嘛。你估摸，如果书生人头家对女儿十分珍爱，女儿会是这样的情绪吗？得想出硬攻硬夺的办法，帮助女儿，占有书生人。你和女儿的心窍比我多，想想办法嘛。”梅里达嚷嚷道。

“女儿的事，只有看女儿有没有手段了。我们当父亲的，是干着急帮不上呢。”鲍格叹道。

姗姗送走两位父亲后，彻夜没有合眼。父亲的话，在她的耳膛里回响着：“女儿的事，就看女儿有没有手段了。”可是，要使用什么手段，才能得到书生人哥哥呢？……她想着，眼前突然一亮，说道：“是啊，只有使用这种手段，才能得到哥哥啊！”

十九

又是一幅征战大西洋的伟丽画面。

风暴刚刚逝去，永不静止的水，蕴着无穷暴力的底部，拱出一座座水壁，背后是斜的坡，前边是如削的崖，当水崖拱到一定的高度时，突兀倒翻，翻成千百块的玉石，溅起几万颗银珠，形成望不到边的翻崖浪壮观景象。

大船队的渔轮们，长圆形的船身，如巨大的车弹，射进一座座水崖，船体在水沫浪珠里逝没了，又在水沫浪珠里射出。书生人接过无线话筒，里边传来姗姗的呼叫：“哥，你在哪里啊？”

书生人用流利的英语回答：“哦，姗姗妹子啊。我正带领船队，离开安多港，追赶大鱼群呢！”

姗姗：“我以为你还在安多港。我想邀请你，常来别墅推推牌九。怎么样，来玩玩总可以吧？”

书生人：“只有船队回安多港，补充燃料淡水时再见面了。”

姗姗的声音顿时兴奋了：“哥，你可是说到做到的闯海汉，又是言出必行的船老大，我等你回港，前来看望我。到时候，我请求你，带来这次鱼汛的活鲜鱼，让我解解馋。”

书生人停顿了一下，豪爽地说：“好！请相信中国讨海郎，我们把信用看作生命一样重要。船队回港时，我一定带着活蹦乱跳的鱼儿，让你尝个够。”

姗姗：“真的吗？”

书生人：“相信讨海郎的信用，它比生命还重要！”

姗姗发笑：“咯咯咯，我也要备办鲜香的名酒，让你喝个脸儿红心

儿跳。”

这时，史密斯号上，雇主正在训斥史密斯：“.....时间越拖越久，搜索鲍格的踪迹越来越渺茫。是鲍格变成大西洋的云彩飞逝了，还是你，变成大西洋的笨龟儿？再次告诉你，限时内完成任务，才能领取佣金.....”

史密斯叫屈：“我使尽出生入死的招数了！那鲍格，像大西洋的鬼魅，隐蔽得很深。又有梅里达的海盗船队掩护，还得到中国大船队庇佑！梅里达的海盗船队，都是快速铁船，配有枪械，海盗们个个身手了得。而我的几艘渔轮，哪是海盗的对手？你们早先答应增加雇佣船队的规模，聘请一批人员，加强我的力量，他们何时到达大西洋？”

雇主：“这批船和人，很快能和你会合。”

史密斯异常惊喜：“妙极了。到时候，我将竭尽智勇，利用中国带头船老大的心态，让新的雇佣船，成为五湖四海大船队的跟班船，借助大船队的拱卫，接近海盗船，围捕鲍格。”

雇主突然提高了音腔：“我还警示你，花大笔佣金雇你追捕鲍格，不是宽容你和鲍格的女儿胡缠。如果妨碍了任务，你知道后果！”

史密斯更清晰地断定，史密斯号船员中，有人向雇主密告。直接怀疑他和姗姗关系的是莫安大副。告密者，真是莫安？妈的，到时候，老子把他当扑礁浪，粉碎了！他辩解道：“我是在监视鲍格的女儿！一旦鲍格父女会面，我就能逮住鲍格！”

雇主：“你大概忘了，你对女人的特殊嗜好。我手头有鲍格女儿的照片，那可是个能迷惑所有男人的大美人。我是担心你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丢弃了大笔金钱。”

史密斯：“请相信我对雇主的忠诚。”

詹姆斯：“忠于雇主是一回事，垂青美女是另一回事。我们研究过了，必要时，把你的未婚妻送到大西洋彼岸，设法让她和鲍格的女儿交朋友，帮助你侦查鲍格的下落，一举擒获鲍格。这样，帮助你脱离鲍格的美人计。”

史密斯像吞了海蛇胆，苦不堪言。他央求道：“先生，那样干，恐怕不妥当。再说，我也很难让她接近鲍格的女儿。”

雇主：“这是决定了的事，无法更改。你也不得横加阻挠！这局面，也是你自己造成的。我们已经获悉，你和鲍格的女儿，已经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了。接纳朋友的未婚妻，是鲍格女儿乐意应承的事。又有你的能言巧辩，何愁此事办不成。”

史密斯关掉手机，怒冲冲跨进驾驶室，呵斥着：“莫安，你诬告我？”

莫安惊慌地退了两步：“我也是为了雇主的使命……”

史密斯绞起莫安的胸襟：“你这背地害人的小人，不要忘了，老子才是你的主人。你一个小小的伙计，竟敢告密。要老子的女人前来送死的计划，也准是你这家伙向雇主建议的！”

莫安：“那也是为了事业有成，又能使你增收大笔雇佣金！”

“老子的女人如果有闪失，老子不让你粉身碎骨，不是史密斯！”史密斯猛力一推，莫安重重地摔在地上。他还想发作，传话筒响起带头船书生人的呼唤：“注意，渔探器发现大鱼群，各船就地散开，寻找放网网位。”

波涛连天涌的大西洋，又一场经天纬地的壮举开始了……

半个月后，大船队载着满舱的鱼虾，回到了安多港。时值晚春，阳光闪金，热气飘烟。整个白昼，渔夫们卸鱼虾装淡水，购冰块买燃油，忙得团团转。傍晚，大洋深处吹来阵阵凉丝丝又咸腥腥的海风。渔夫们纷纷上岸，青年人进舞厅找乐，壮年人到酒吧寻醉，中年人逛大街购物，老年人踱海岸休闲，各有别样的风景。书生人拎着一网兜鳞彩驳什的青石斑、黑斑斑的大眼鲷、灰闪闪的南非竹筴、五彩缤纷的大西洋龙虾、青红背甲的非洲大蟹，乘坐着机动三轮敞篷车，进入别墅区。黑肤闪亮的车夫，竟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中国先生，这一片别墅有你的房子？”

书生人：“没有。我是应约来做客的。”白天，姗姗打电话给他，说她了解到，大船队完成了一航次的捕捞任务，快要进入安多港，要他应约到别墅玩。要不然，她将到达港湾，登上一号船，坐等他上岸。

“这是发了财的船长们的别墅群，里边住着船长们的妻子、情妇、姘头、妓女，大多是水灵灵的美女，祝你今晚玩得愉快。”车夫收下车钱，乐呵呵地说道。

“你会一口流利的世界语？”书生人问。

“我读过书，在政府部门就业。工资低，夜间赚点补贴钱。常送船长们到这座温柔乡，船长们给钱豪爽。”车夫边说边走了。

书生人走向梅里达别墅。别墅的主人早就准备迎候。姗姗从敞开的大门奔出来，甜甜地喊：“亲爱的，你来了。”经过爱的折腾，她似乎成熟多了，叭的一声，给了书生人一个亲亲的吻。她穿着半透明的连衣裙，底色红鲜鲜，上面织着栩栩如生又色彩绚丽的花蝴蝶。透过连衣裙的红丝纱，清楚地露出那雪一般皎洁冰一般光亮的肌肤。一条皮带扎着红衣裹白肤的纤细的腰间，全身更显得长姿英气、神采妩媚、飒飒动人。她回头呼唤：“娜娜，把我哥的鱼虾拿去加工，我要用鲜鱼加香酒，招待哥。”

“哎，来了。”娜娜从里边走出来，给了书生人一个灿烂的笑，拎过书生人的装鱼虾的小网兜，走向厨房。书生人有意无意地瞄了一眼娜娜的背影。白绸素缎做成的花裙，穿在娜娜的轻佻的身上，加上她那特有的飞般行走的形态，令人更觉得飘飘欲仙。显然，遵照姗姗的旨意，娜娜也经过一番打扮，装点得别墅美化生辉。

书生人坐下后，姗姗风一般地绕着书生人飘来飘去，一会儿端茶水，一会儿敬香烟，一会儿送水果，一会儿奉甜食。她的咯咯的笑声和弹跳的胸房，也随着风一般的身影，挑逗着书生人。

书生人问：“姗姗，不是叫我来玩牌吗？三缺一啊！”

姗姗：“我吃过你的鱼虾，你喝过我的美酒后，自然有人来陪你，今晚玩个通宵。”

一会儿，娜娜端出满桌的酒菜，摆在客厅里。三人围桌而坐。姗姗

和娜娜轮流向书生人夹菜敬酒。几个时辰过去了，喝光一瓶法国白兰地后，姗姗说：“啊呀，我差点忘了，厨房里还有一瓶名酒呢。我拿出来，哥哥一定开怀畅饮。”她奔进厨房，掩起房门，端出的美酒，竟是中国产的茅台酒。她打开茅台酒，倒了满满的一杯，又从角落里，掏出一个纸包，把纸包里的粉状的春药，倒在酒杯里。一手拿酒瓶，一手端酒杯，走到书生人前边，喊：“哥，中国的国酒来了。”

“啊！”在异国他乡，看到国产的茅台酒，一股暖暖的亲情，泛遍书生人的身心，他欢呼着，接过姗姗手里的酒杯，一饮而尽。

“来，好事成双，双杯交欢。”姗姗又倒了一杯，递给书生人。看着书生人又喝光一杯酒，姗姗笑得格外开心：“咯咯……”

撒进茅台酒的春药，是梅里达从黑市高价购买的，用于迷倒渔夫和商人，和海盗雇来的妓女寻欢作乐，让海盗们有时间偷船劫财。这次，姗姗打定主意，占有书生人，向梅里达打听有没有春药。梅里达对姗姗百依百顺，愿为姗姗出生入死，还在乎一点春药。何况，他似乎猜到姗姗要春药的意图。他当即把春药送来了。这种价格昂贵的春药，药性又快又久又强烈。书生人喝下春药不久，药性借着酒力，迅速发作起来了。不多久，他就觉得神志迷迷糊糊，肉体如火发烫，欲望无穷地膨胀。他嘴里嘟哝着：“我不行了！我得下船去！”

由于喝下不少的烈酒，这时的姗姗，酒性像急流在全身窜动，自禁多日的意念，像斩断了锚绳的船，毫无束缚地跳跃起来。她感到，此刻的自己，从心灵到肉体是多么的需要书生人。她把书生人的手臂，拉到自己的肩上：“哥，我帮助你上船。”

脚步乱颠的书生人被姗姗和娜娜搀上楼，进入姗姗的卧室，躺在床上。在姗姗的示意下，双腮被烈酒燃成两朵桃花的娜娜，似乎有些不情愿地离开了。姗姗手忙脚乱地脱光了自己的衣饰，扑向书生人：“哥，你上船吧！”

床上的书生人，昏乎乎地觉得，自己的身体，被两只乱颤的手，用力地扒得一丝不挂。自己的下身，也被同样乱颤的手，温柔地抚摸着。些微的意识，使他发问：“这是什么船？”他又看到，自己的身边，一个玉一般洁白的人儿，伸出两条蛇一般有力的臂膀，将自己搂得仰天又侧翻。他到了这种地步，依然软绵绵地挣扎着，强抑着些微的意识，问：“怎么可以强迫我……”

“这是你自由驾驭的船……”玉人儿似的姗姗，不由他分说，把他整个儿掀翻起来，趴在自己的身上。

不一会儿，姗姗和书生人欲望，像大海的泻浪，淋漓尽致地倾泻着……

鱼肚色的晨曦映照着非洲海岸。花树簇簇的别墅区，鸟儿抒声。睡完回笼觉的书生人，倏地惊醒过来，看到自己赤裸裸的，连忙爬起来，慌乱地套好衣服。卧室的门，吱地打开了，笑咪咪的姗姗走进来，端着一碗甜汤，说：“亲爱的，你醒了，喝点参汤。”

书生人想了想，大半个夜晚的昏热、翻腾、畅快的情景，隐隐约约地涌现着。他有些警觉地问：“昨晚，你给我喝了什么？”

“你这人，绝情胜过多情。你昨晚做过的事，天亮就忘记了？”姗姗娇嗔地问道。

此时此刻，书生人完全明白了。从自己结识姗姗后，面对姗姗的烈焰般的情，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意识。这意识，是东方家国的赋予。一个中华汉子，最重要追求的，是人的福运、家庭的团圆、渔乡的繁荣、祖国的强盛、世界的美好。可是，自己酒后误事，婚姻未定，情欲越轨，如果处理不好，将对双方的福运、未来的家庭，造成无穷的危害。这番情景，更不是一个追求和创造美好世界的汉子所为。怎么办？

“你，难道不负责任？”姗姗盯着书生人，不安地嘟哝着，伤心地抹起泪水。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书生人解释道。

“你是什么意思？”姗姗继续哭问着。

“唉……”书生人想说什么，又止住了。稍稍停顿后，说：“反正，我是个浪峭尖斗鲨的闯海人，对自己的行为，会负责的。”

姗姗转笑道：“咯咯，这还不够。我求你，把我带到你的家乡去……”

两人欢欢喜喜地相处了一会儿，书生人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拿起手机一听，是东海一号舵工孤脚人的声音：“头家，整个夜晚，你到什么

地方去了？要注意，非洲的妓女，大多患有艾滋病，当心染上了。你更不能掉进温柔乡，忘掉自己的大船队头家的职责。今天，大船队还有众多的出海前的备汛工作，要你下船分派任务呢。”

“好，好。我马上回船。”书生人应道。他告诉姗姗：“鱼汛一刻值千金。我离开岗位，大伙都等着，好多出海准备工作都搁着。”

“我懂。我的父亲也是大西洋船长。”姗姗通情达理地说。

“那我先下船。下一航次回港，我想见见你的父亲，和他老人家聚聚。”书生人说。

“好嘞！咯咯……”姗姗欢快地应道。情切切地偎着他，把他送出门了。

清晨，波光潋滟的安多港，史密斯号渔轮，史密斯自从受到雇主的训斥，并且要把他的未婚妻送来服侍他，监视姗姗和鲍格，他的心，海一样地翻腾着。他是个有着多重性格的人，一方面，对姗姗那样的美女，存在邪恶的占有欲；一方面，对娇丽柔美的未婚妻，不乏爱的呵护心。他是经常在男女性欲上犯错的人，但他不愿被已经成为未婚妻的情妇发觉，弄到破裂的程度。因此，他决意迅速采取行动，彻底占有姗姗的身心，从而获悉鲍格的下落，完成使命，尽快回归，以免未婚妻前来，陷进尴尬。如果姗姗胆敢抗拒，或者发现他的企图，暴露他的身份，凭他的另一面个性，会在肉体上毁灭姗姗，替自己消除祸根！

史密斯正在邪念膨胀，莫安走进来，低声报告：“昨晚，安装在梅里达别墅的窃听器，获知中国带头船老大，到达别墅会客厅，同鲍格的女儿姗姗、侍女娜娜一起吃酒。后来，姗姗和书生人，离开窃听器收听范围……”

史密斯一阵紧张，书生人和姗姗离开会客厅，会不会发生越轨关系？如果姗姗成为书生人的情妇，或者干脆变成书生人的恋人，鲍格就会跟着女儿，投入中国人的怀抱，自己不能完成雇主的使命……不，要采用极端手段，直至血刃对方也在所不惜！一个阴谋泛上他的心头。

他拿起手机，挂通了书生人的电话：“喂，是带头船头家啊。我是史密斯船长。”

书生人回应：“史密斯船长，有事吗？”

史密斯：“头家，我们都是你的伙计，伙计嘛全仰仗头家赋予利益。头家啊，切不可争夺伙计的好处。”

书生人：“这话怎么说？”

史密斯：“那我就明说了。昨晚，你去姗姗家吃喝玩乐了？”

书生人一愣，没有应声。

“头家，你们中国人，最看重的是女子的贞操，最厌恶的是肮脏的女子。我告诉你，那晚在石榴海滩，姗姗已经成为我史密斯的人了。我奉劝你，不要接近姗姗，更不要打她的主意。因为，她很快会成为我的妻子！”史密斯愤愤地说着。他觉得，已经达到离间的目的，关上了手机。

东海一号船，听了史密斯突然打来的电话后，书生人的心情阵阵惶乱，隐约之间，燃起灼热的妒火。史密斯的话，难道是真的？不然，他会平白无故地打来这样的电话？船舱有漏缝，咸海水才渗进来。昨晚，姗姗对自己那么浪？难道她对史密斯也那么浪？自己是中国男子汉，难道能容纳西方的性开放？渔乡的俗话说，好女不钻他家的船舱。自己该怎么办？也许，史密斯追求姗姗，姗姗喜爱自己，冷落史密斯，史密斯忌而至恨，故意栽赃，挑拨离间。时间是检测黑白的法官，让时间来证明事实吧。啊呀，史密斯怎么知道自己前往梅里达别墅呢？……

突地，书生人惊得差点叫出声来。他的思绪在闪烁，立即意识到什么。他接通了姗姗的手机：“喂，是姗姗吗？”

姗姗欢愉地笑着：“咯咯，哥，是我。是不是又想我了？”

书生人压低声音：“姗姗，有急事告诉你。请你离开客厅，到别墅外边接电话。”

一会儿后，姗姗似乎远离了客厅，焦急地问：“哥哥，有什么急事，这神神秘秘的？”

书生人：“姗姗，我告诉你，在你的客厅，或者你的卧室，可能被人安装了窃听器。你马上回去，悄悄地搜索……”

姗姗惊叫起来：“是什么人安装窃听器？你怎么知道的？”

书生人思维缜密，处事适中，一言一行对己对人都要负责，史密斯告诉自己的话，没有百分之百的查证前，暂时还需保密。否则，会产生天大的后果。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地提醒姗姗，这也是对姗姗的负责。他应道：“是史密斯对我说的话，引起我的怀疑。如果确有其事，原因怪异，后果严重，必须加以防范。”

梅里达别墅，收到书生人电话的姗姗，惊慌失措地查遍了卧室和客厅。当她掀翻了一张木沙发，只见沙发坐垫的背面夹缝，的确确实挟着个微型窃听器。她骇得满脸冷汗淋漓，再次奔出别墅，接通生父的手机：“父亲，我是姗姗，根据书生人头家的提醒，在别墅客厅，发现微型窃听器，可能是史密斯安装的……”

“啊！”已经化名为袍哥的父亲，在手机里惊叫了一声，沉默了许久，说：“女儿，史密斯是个极端危险的人，你必须和他保持距离。父亲严肃要求你，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你和娜娜同寝共眠。史密斯借故到别墅找你时，你从后门外出，或者关在其他房间回避他，让娜娜支开他！史密斯接近你的最终目的，是危害父亲……”

姗姗吓得口吃起来：“父亲，史密斯要危害你，难道他是想杀害你的海盗？”

袍哥含糊地应道：“你不用管史密斯是不是海盗。但是，你，必须远离他，又不要激怒他！”

姗姗的双眼，泪光闪闪：“父亲，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袍哥：“女儿，父亲面临的是一片会淹死父亲的旋涡。所以，父亲只有远离你，请梅里达保护你。父亲不希望你涉足急流险滩，所以只好对你说到这里。有朝一日，父亲再告诉你真相。还有，你和娜娜将那张装着窃听器的沙发，搬到没人居住的空房里，这样，既不会惹起史密斯的怀疑，又使窃听器失去作用。”

姗姗的脸上泪水涟涟……

姗姗的心情十分复杂。她为父亲的处境感到困惑、痛苦，也为自身

的遭遇惊骇不已。她似乎预感到，事态发展下去，能让自己实现美好希冀的书生人，会像大洋信风里的白鸥，飞得远远的……她怀着无穷的烦乱、焦虑，按照父亲的嘱咐，把装有窃听器的沙发搬走了之后，经过激烈的思忖，姗姗带着娜娜，赶往安多港，寻找书生人。

港湾，众多的形貌相异的渔轮，各自的庞然的躯体，纷纷纭纭地穿梭行驶着。

姗姗和娜娜乘坐着交通艇，拢近缓缓驶动的东海一号船，两人顺着贴近舷帮的扶梯，登向高耸的驾驶室。

“姗姗，你怎么来了？”面对突然出现的姗姗，正在操动轮盘的书生人吃了一惊。

姗姗看到，舱面上的伙计们，众目睽睽地注视着自己。她故意大声应道：“书生人哥哥，只许你到我家吃鱼喝酒，不许我到船上探访你？”

滑头人喊道：“大洋涌动桃花潮，头家遭逢桃花运了。头家，美丽的大西洋龙女来钻你的睡舱，你快掀开自己的热被窝，跟美龙女翻云覆雨！”

讨海郎们粗野地起哄：“头家，先跟美女亲个嘴，那个滋味是多么的美！”“头家，快脱光美女的衣衫，让大西洋熬汉们解解馋！”“哈哈……”

姗姗听不懂讨海郎们的汉语，却知道他们在闹着玩，毫不顾羞地放声欢笑：“咯咯咯……”

双腮飞红的侍女娜娜，拉拉姗姗的手，示意她噤声。

姗姗依旧欢笑不止：“咯咯咯……”

在遥远的东海渔港，每逢女眷们前来寻夫婿，书生人也会跟着闹腾。此刻，想着史密斯告诉自己的话，他的心情复杂，表情沉静，用英语说道：“姗姗，你来得真不巧，我马上要带领船队出海撒网。”

姗姗止住笑声，问：“你是说，要我下船上岸？”

书生人：“鱼汛一刻值千金，不能延误出海时间。”

姗姗脸上的笑容，像遭逢港湾的海风，倏地吹逝了。她那勾人魂魄的丹凤眼，敏感地闭合，声音都有些发颤：“是不是看到我上船，你才决定离开安多港？鱼汛一刻值千金，你我的相会时刻，更是一刻值万金，你怎么不珍惜？”

带头船上的年轻伙计们，都是读过书懂英语的新一代渔夫，孤脚人忍不住发喊：“是啊，头家，在这异国他乡，有美女来投奔你，多么不容易……”

滑头人呼应道：“头家，快和美女亲热一番。我们宁愿迟出港晚撒网，少收入鱼虾钱。再说，船舵掌在你手里，渔令如军令，谁敢不服从。”

四十多岁的技术员沉人，毕竟多些阅历，看到书生人闷声不响，悄然告诫滑头人：“你不了解头家的情形，别在这里乱煽情。”

书生人提高声音，半是说给姗姗听，半是向大伙解释：“偌大的船队，不能因为头家的私事，而耽误出海潮汐。”

姗姗也是渔夫的女儿，如何不知出海潮汐的重要性？她的过分敏感的心，同时觉得书生人怀有异样的情结。她担心，书生人此趟出海，会像游离港湾的鲷鱼儿，永远逝入大西洋的渺茫深处。她的火一样的性情燃烧起来了。她突然向前跨步，整个儿抱着书生人，在他脸上久久地吻着，然后高高地昂脸，朝着全船的讨海郎，大声说道：“书生人哥哥，我都是你的人了，你还拘谨什么？把卧室里的潮浪一样的恋情显示出来，让你的讨海兄弟们乐一乐。”

书生人的眉心蹙了一下，马上消失了。他是个机智过人的头家，经过多少翻天浪，当然知道怎么平息姗姗掀起的细涟微漪。他落落大方地笑了笑，低声告诉姗姗：“亲爱的，出海回港后，我要办个欢情如潮的舞会，让讨海兄弟们，陪咱俩跳上欢天喜地舞。”他又转向讨海郎们，大声喊道，“兄弟们，我告诉我的美人，出海回港后，我要办个男女欢爱的舞会，让你们这帮日夜想女人的熬汉们，尽情地乐一乐！”

滑头人振臂高呼：“头家万岁！”

讨海郎们雀跃欢笑起来。

“咯咯咯……”珊珊的神色变化了，清脆的笑声，融入讨海郎们的粗野的笑声里了。

珊珊愉快地离开后，在带头船带领下，浩浩荡荡的大船队，离开了港湾……

二十

北大西洋南涯，水的具象显出更狂性的汹腾。一座座圆弧的水之山，在一种无声的风力推动中，前仆后继地追逐着，广袤无际。而浪峰运行的过程，则像一把把巨型的犁头，把海面犁出一道道弧形的浪花带，全是密密麻麻的水珠气泡，增添了海水的氧气，吸引了四周的小鱼虾，这就聚集了众多的大鳀鱼。长形、侧扁、吻部突出的鳀鱼，又大又发达的口腔，猛势地吞食着浪花带里的小鱼虾。

书生人率领的五湖四海大船队，发现了聚集着鳀鱼群的浪花带了。长龙奔驰状的船队，飞花似的散开了，由网船和畏船撒下的双拖网，从单艘渔轮飞出的单拖网，从水面涨到海底的巨大的网口，吞噬着一圈圈圆形的浪花带，装进了无数条鲜美的鳀鱼。密纷纷的鳀鱼，在网里冲刺、弹跳，煞是热闹。

一些跟在后边的跟班船，为了找到放网的海区，竟然展开了夺命似的竞争。最惹人注目的是史密斯号和梅里达号。

梅里达号是双拖网作业，它和自己的畏船丹特号渔轮，拖着兜天兜地的大渔网，呈倒八字形前进着。两船以其刀刃般的船头龙骨，把一座座戴着白冠的银翼色的浪山，哗地切削成两片玉白色的水崖，庞大的船体擦着水崖闪掠而过，又冲向前方的浪山连绵着浪山的水域。被网船和畏船拖拽着的大张的网口，朝着一圈弧形的浪花带荡去。浪花带上，成千上万条闪着银色的纵线的鳀鱼，嘴儿大张地朝天跳跃，鳍儿摇晃地在水珠里扑腾。梅里达面对这般丰收的景象，兴奋地一腾跳，大巴掌砸得旁边的舵工佝偻下去：“妈的，这次跟随书生人闯海，十网九网空，一网成富翁。这一网，没有千担鳀鱼，也值千两金银。伙计们，保你们能够喝美酒抱美女，活在天堂里！”

就在大拖网快要兜中鳀鱼密集的海域时，左侧的深陷的水凹里，突地冲出一条找不到放网区域的单拖网渔轮。它显然想抢夺梅里达号的前头的大鱼群，作为自船的放网水域。它一动不动地停顿下来，甲板上的伙计们奔忙着，准备就地撒网。驾驶单拖网渔轮的，是史密斯号大副莫

安，他在怒冲冲地骂着：“梅里达海盗们，老子叫你们十网十网空，一生做个穷渔翁，最后滚出大船队，没法阻碍老子捉鲍格！”原来，在大洋撒网捞鱼的技术，出身大西洋渔夫的莫安远远胜过史密斯。因此，在风云一瞬万变的渔场，莫安担任生产船长。毫无疑义，生产之外的其他的行动，听从史密斯指挥。

梅里达号驾驶室里，话筒传来畏船船长丹特的问声：“梅里达船长，史密斯挡在前边，逼迫我们停止前进，让他们占有浪花带里的鳀鱼，怎么办？”双拖网渔轮中，畏船必须服从网船。

梅里达盯着前边的史密斯号，额角青筋暴突，吼着：“老子生来就是大西洋黑鲨，对敢来捋鲨翅的狗鱼，连皮带骨地啃咬！丹特，加大马力全速前进，用拖网把那条贼船兜起来，网片绞它的螺旋桨，叫它变成僵死的臭鱼，任凭老子们宰割！”

丹特呼应道：“对！老子早想毁掉这艘贼船，杀死这些贼人，今天，是他们自己送到老子的手里，抽他们的筋扒他们的皮！”

于是，成倒八字形前进的梅里达号和丹特号突突轰鸣着，喷出两股黑灰灰的油烟，渔轮拖动着的渔网，巨大的网口，向前方的史密斯号兜过去了。

“莫安，这两艘海盗船，想用网围捕我们，再仗人多势众残害我们！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船只拖着网，不能灵活机动。抓住他们的弱点，加速前进，先撞毁较小的丹特号，再撞翻梅里达号，让海盗们落海喂鱼！”史密斯号，史密斯又跳又叫。

“早就该让梅里达他们完蛋了，鲍格会失去保护人，成为我们锅里的鱼，任凭我们火熬油煎！”莫安得意地喊。

史密斯号的庞大的船体，随即一阵加速的震动，高翘又尖利的铁甲船头，哗哗有声地劈开海面，朝着丹特号的脆弱的后舷冲击着。

“丹特，贼船要撞碎丹特号的薄弱部位，叫你们溺水！”梅里达大声警告。

“梅里达，干脆斩断网纲索，弃掉大渔网，和贼船撞个同归于尽！”丹特回应道。

“老子的梅里达号，陪伴你共同冲击贼船，叫贼船粉身碎骨！不过，我们暂时拖网前进，麻痹史密斯贼子，等到接近贼船时，突然斩纲弃网，快速前进，也用铁船头撞击贼船的薄弱部位！”梅里达命令道。同时转动梅里达号的航向，渔轮拖着渔网，缓慢地迎向史密斯。

史密斯号，史密斯清楚地看到，前边的丹特号，船头对准史密斯号的船头驶来。丹特号后边的梅里达号，船头瞄着史密斯号的船臀冲来。史密斯冷笑着：“哼哼，想前后夹击老子，白日做梦！那两条贼船拖着大网，笨得似爬礁的乌龟，等它们接近老子，老子的船一个灵活拐弯，铁船头早就扎进他的船臀了！”

“船长，他们是漩涡的老渔夫，会不会等我们接近时，突然弃网，快速冲击，和我们的渔轮撞击，来个鱼死网破？”莫安提醒史密斯。

史密斯一阵惊恐的抖索，额头渗出黄豆似的冷汗。

一切都来不及了。拖着网的丹特号和梅里达号，巨大的网弧飞快合拢起来，把孤单单的史密斯号，围在浪山粼粼水谷幽幽的网弧水面里。一场毁船惨剧快要发生了。

就在这时，上风海面，浪山和浪山相夹击的幽深的水谷里，突然出现两艘大渔轮。它们是东海一号和东海二号。原来，作为大船队的带头渔轮，刚刚把一片鱼群密集的放网区域，让给一对找不到网位的外国船。书生人抡着穿透风浪的犀利的目光，扫描着大渔场，立即发现史密斯号和梅里达号，为了争夺鲷鱼密集的海区，正在进行着你死我亡的搏斗。书生人迅即命令二号船老大莽人，跟他驰赶现场，制止血腥杀戮的事件。

东海一号和东海二号，像两条腾跃浪峭尖的飞鱼，冲进了快要合拢的网口，一左一右地分开，一号船挡在史密斯号和梅里达号中间，二号船冲入史密斯号和丹特号对峙的水域。书生人举着高音喇叭，厉声喝道：“史密斯船长，梅里达船长，丹特船长，听我的渔令，驾着你们的渔轮，立即离开！梅里达号和丹特号，继续拖网作业。史密斯号，另行寻找放网区域。今后，你们都要有闯海汉的品性，风口浪尖礼义行，天广海阔展胸襟！”

这次，严厉和霹雳的渔令，竟然没有人响应。“妈的，瞬间就能捏碎捣烂的小鱼儿，不能被你书生人保全。”史密斯恶狠狠地骂着，向掌

舵的莫安一示意，莫安会意了。史密斯号在主人的操作下，气势汹汹地拐着弯，企图从二号船的前边绕过去，撞毁被大网拖拽着的丹特号。

“梅里达船长，史密斯那大狗鱼继续发恶，我先斩断网纲索，你单船拉起独脚网。老子驾着丹特号，先跟史密斯号同赴黄泉了！”丹特声嘶力竭地喊着。丹特号舱面上，一个牛高马大的伙计，抡动明晃晃的太平斧，噗地斩断了蛇一样贴着船舷的网纲索，断了纲的大渔网，哗地沉入绿幽幽的海底，飘向梅里达号了。而摆脱了大网的拖拽的丹特号，轻松地一跳跃，在浪山云巅飞驰，扑向史密斯号了。

“莽人，谁敢违背我的渔令，你用霹雳手段，撞他个船碎人落水，让他连同他的溺死海里的祖宗，一起当鱼食！”东海一号船上，高音喇叭中，书生人的声音异常罕见的严厉。

“老子弄成粉身碎骨的鱼食！”暴怒不已的二号船老大莽人，驾着如虎腾跃的大渔轮，朝着前边的史密斯号撞去了。

这下子，把豁命格杀的双方震住了。史密斯号快速后退，避开了二号船的撞击。

丹特号也停止了前进，在浪丛中徘徊窥探。

“书生人头家，不是你来救我，我被他们迫得走投无路，只有豁命一拼。现在，我服从你的渔令，立即离开。”史密斯利用高音喇叭，乖觉地回应，驾着史密斯号，逃入浪山连绵的渔场深处了。

“史密斯，该千刀万剐的狗鱼，今天看在头家的情面上饶了你。来日方长，老子早晚啃你的骨，吃你的肉！”梅里达骂声不绝。

“梅里达船长，量大好讨海，金钱滚滚来。不要争占放网水域……”书生人告诫梅里达，驾着自己的渔轮，驰向烟波滚滚的远方了。

夜的大西洋，依旧是永恒不变的嚣张。啸声刺耳的狂风，像个挥动着如椽大笔的巨人，在水和天构成的画面上，扫出一道道色调浓黑的影像。描得无边浩大的海空，愈发黑沉、玄奥、凶险。唯有散落在辽阔水域的大船队的灯火，稀稀落落，忽忽闪闪，令人看到微弱的光明。

异常的险象里，刚刚拉起一网鲚鱼的史密斯号，踉踉跄跄。突地，史密斯看到，左前方的浪峰水谷里，亮起了一盏与众船的渔火迥然不同的灯火。那灯火像海魑的鬼眼，白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

“久违了，大西洋鬼火海盗！这鬼火自从特里斯坦险滩出现后，消失几个月了，今晚又出现了！莫安，开动史密斯号，跟紧鬼火。”史密斯嘱咐驾船的莫安大副。

“史密斯船长，那鬼火海盗们企图引诱史密斯号，进入他们船队的伏击圈，毁灭史密斯号。你让我驾船向前，不正中了鬼火海盗的圈套？”莫安反问道。

“根据雇主传来的信息，和我们数月侦查的情况吻合，这支鬼火海盗船队，就是梅里达和丹特那几艘渔轮。今天，他们和我们撕拼，被书生人阻止，贼心不死，恶性勃发，趁黑暗诱我上钩……”史密斯解释道。

“我们只有一艘船，其他兄弟的雇佣船在远处渔场呢。”莫安提醒道。

“不！雇主已经通知我，他们又雇了几艘快速铁甲渔轮，伪装五湖四海大船队的跟班船，进入这座渔场了。增援船队的负责人名叫罗威尔。他和你们一样，也是海洋雇佣军，归我指挥。我马上电令罗威尔，让他带船队驰援史密斯号，包围鬼火船队，先消灭这批掩护鲍格的海盗，再捕获潜藏在大船队的鲍格。”史密斯跨向仪器室，前往召集罗威尔船队，共同歼击鬼火船队去了。

午夜的大渔场，更像一泓热烫而沸腾的墨水，向着黑洞洞的远方漫漫泛滥。而天空的乌云，就像它蒸发上去的黑压压的热气。鬼眼一样恐怖的海盗船灯火，有时被浪涌高高地托上天空的云气，有时低低地坠落，大起大落地逗引着它的敌人。

墨绿的水和乌黑的云交织的角落，史密斯号熄灭了所有的灯火，船体像一团突隐突现的黑物，紧追不舍地跟踪着鬼火。不久，越来越响地传来船用柴油机的嘈杂声。六七艘黑乎乎的渔轮，朝着史密斯号窜来了。这是一批海盗渔轮，熄灭灯火的舱面，黑影交错，手里拿着长长短短的武器，似乎准备跳过史密斯号，进行无情的搏杀。

史密斯号，史密斯抹着满脸的汗水，对准话筒呼叫：“罗威尔，你的船队在哪里？赶快向渔场西北角集中！史密斯号受到鬼火海盗船队的包围……”

话筒，响着罗威尔船长的鸭子似的音腔：“史密斯船长，我的船队已经到达渔场西北角，正在海盗船队的外围，对他们实行反包围。”

史密斯抬头眺望，只见梅里达海盗船队的后边，那高突的浪涌和低凹的水谷里，果然有一簇的模模糊糊的船体。史密斯振奋起来，发令：“罗威尔，我们的对手是一批横行大西洋的老海盗。和他们短距离搏斗，我们的雇佣军士年轻，不是他们的对手。发挥我们的火力优势，用枪炮消灭他们！”

瞬时间，在鬼火船队外围的渔轮，一个个手持武器的人影，纷纷冲到舱面，趴在铁板船舷的内侧，手里的枪支，朝鬼火渔轮们喷出一道道红艳艳的火光。

如雨密集的子弹，击中鬼火船队的铁板制成的船壳、舷帮、驾驶室上，溅起刺眼的火花。一个个躬腰跳跃的人影，仗着铁船舷的掩护，也用长枪短枪，朝着史密斯率领的渔轮反击。高声喇叭里响着梅里达的吼声：“兄弟们，给我狠狠地打！打死迫害大西洋袍哥的雇佣军们！”

这时的东海一号船，刚刚从海里拉起渔网，带领着一批中国渔轮，寻找夜间放网的水域。听到枪声，书生人一警觉，接过话筒，询问上风海面的畏船老大：“莽人，上风西北角水域似乎有枪声。”

莽人：“对！是有枪战声，而且非常密集！”

书生人还想讲什么，话筒里响起另一种声音：“东海一号带头船，我是施维森号的施维森船长，我获悉，梅里达船长和丹特船长的渔轮，受到史密斯率领的船队的包围攻击，双方正在大规模枪战，情况万分危急……”

书生人焦急地问：“是什么原因引起他们械斗？”

施维森：“可能是白天争夺放网网位，心里怀恨，不敢当着大船队的面斗眼。等到夜雾罩海，双方溜到渔场西北角，躲开大船队进行厮杀。同在大西洋闯荡，都是同命运的咸水兄弟，毁谁的船，夺谁的命，

都不该。我请求头家，赶快带领大船队，坚决制止流血事件！”

“接通所有的船员！”书生人命令旁边的沉人。一会儿，他紧急发令：“全体船长们，我是带头船老大，请没有撒网作业的船只，全部跟我赶往海场西北角，制止那里的枪战。情况火急，各船全速前进！”

畏船上的莽人提醒道：“书生人，根据白天争夺网位的情况，进行一般的劝阻，制止不了这场拼命仗。”

书生人继续喊叫：“全体船长注意，到达渔场西北角后，拼命的双方中，有那艘渔轮不听劝阻，大伙蜂拥围困，撞瘫船只，俘虏人员，按照惩罚海洋强盗的办法，处置他们！”

大渔场西北角，枪战的双方担心燃亮渔灯，会成为对方射击的目标，全都冒着黑乎乎的天色，对射着。

子弹刺耳地呼啸。

火光网状地穿织。交火的黑轮上，不时地响起愤怒者的咒骂、负伤者的惨叫。

一艘艘灯火通明的中国船，从四面八方冲来，以圆形的弧线，包围了梅里达和史密斯血火相搏的水域。遵照书生人头家的号令，全都亮着警告海盗的黄色渔灯，状若一条黄闪闪的灯龙，冲天击海地盘旋。

在这条呈圆圈盘旋的灯龙的中央部位，是似巨鲸腾跃的东海一号船，书生人持续不断地呵斥史密斯和梅里达：“……你们听着，如果哪艘渔轮不停火，我将命令大船队，夹击那艘渔轮，捉获上边的开枪者，实施惩罚海盗的海洋极刑，用渔网包裹人和网坠石，活活葬入大西洋……”

史密斯在高音喇叭里搭腔：“书生人头家，我们围歼的梅里达，是穷凶极恶的大西洋鬼火海盗。请大船队支援我们，消灭海盗！”

梅里达紧接着怒吼：“史密斯，老子如果是大西洋海盗，你们就是海盗生育的野子野孙！书生人头家，帮助我们，消灭这伙海盗的野子野孙！”

书生人怒了：“史密斯、梅里达，你们胆敢违抗我的渔令，我先命

令大船队，毁你的船，擒你的人！”

史密斯应道：“头家，我如果先停火，梅里达会乘机靠拢，枪杀我们！请你命令梅里达先停火！”

书生人：“史密斯，如果梅里达先停火，你会不会伺机攻击他们？”

梅里达大骂着：“史密斯，你这条狠毒的海兽，老子不将你千刀万剐，不是大西洋的子孙！”

这时，一直和书生人保持联系的施维森船长，在话筒里喊着：“书生人头家，不要和他们浪费口舌。请你命令大船队，冲进枪战现场，隔开互相射击的渔轮！”

“好！大船队的船长们，跟着我，冲击现场！”在书生人的率领下，呈弧线盘旋的大船队，大鲨群般地散开了，嚣嚣的海面，龙腾虎跃，冲进了枪林弹雨的战场，三艘一队，五艘一列，向参战的双方横冲直撞。

流星似的弹光稀疏了，刺耳的枪声消逝了。带头船上，传来史密斯的声音：“头家，我的好兄弟，我率先响应你的渔令，让我的伙计们停止射击。我代表全体伙计，感谢头家帮助我们，熄灭了战火！感谢中国讨海郎们，救援了我们的生命！……”

“史密斯，你这表皮花花绿绿心肺毒汁泛滥的海蛇，老子今夜饶恕你，往后非把你大卸八块，装入鱼篓，葬进大洋！你等着自己的死期吧！”

梅里达的气汹汹的骂声，在夜的水天回荡着。

二十一

又一个白昼降临了。

浩大的天幕，一派醉人的蔚蓝，没有一丝一缕的云彩。太阳永远那么尽情地倾泻着金色的光辉。比夜间面积扩大千倍的汪洋洋面，竟像一张广大无比的金箔，一眼万里，平平坦坦，连鱼儿荡动的水纹都杳然不见。整张披覆大洋的金箔，似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力量，把海底隆起的水的群山，整个儿压制着，压得不见丁点凸形。而金箔的自身，因为平坦而光滑，因为光滑而闪亮，光芒刺眼。

书生人以他独特的嗅觉，从这烂漫的景象中，感受到一种可怕的寂静。寂静里，蕴藏着凶险的玄机。他要试探平时浩荡无垠的大西洋，是不是整个儿凝止了。他在拖网作业的时候，有意停止前进，整艘庞大的渔轮，还有拖在后边的渔网，竟被无形的水流，拽得后退了数百米。待到拉网捞鱼后，他又一次让船只熄火停航，孰料到，千吨位的船体，变得像一片木板儿似的，从北向南，快速漂动，两舷外的金亮的水表，闪闪掠过。书生人由此领悟到，眼前的水涯，正在进行着整体的倾泻，一泻千里的速度，把雄伟的水山、深凹的水谷，直至其间的游鱼蹿兽的影儿，全都压得没有影儿了。确实，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力啊！

其实，自从不久前的白昼和夜晚，史密斯小船队和梅里达小船队发生血肉飞溅的厮杀后，书生人对海洋和人群隐藏着玄机的悟性，似乎灵敏了许多。拧不紧的纲索难拖大网，松散的渔家难闯风浪。偌大规模的大船队，要征服残酷的大西洋，必须有统一的铁的纪律。因此，他铿锵有力地宣布：“在当今竞争时代，船长可以凭着各自的认知海洋科技的水平、测试流速水温的能力、追踪渔场鱼群的速度、掌握渔具仪器的技术，开展竞争。但是，中国船占多数的大船队，收容了不少世界各地的渔轮，允许各国的跟班船追随，整支大船队，是各国兄弟欢聚的大家庭。这支队伍的未来，是形成平安、团结、幸福的世界性家庭，还是变成兄弟残杀、分崩离析、血雨横飞的恐怖世界，关系到这世界家族所有成员的命运。因此，将制造阴谋、分裂队伍和屠杀兄弟的成员，毫不留情地定为十恶不赦的海盗，并用处理海盗的办法，予以惩罚……”

不少日子了，施维森号渔轮，一直紧随东海一号船的左右。那晚，施维森船长的及时报告，免除了史密斯和梅里达的相互攻击的灾难。书生人深深地感到，那施维森船长，有着超人的洞察力、深沉的心计、快速行动的胆魄，尤其是那处事中庸的言行方式，十分符合自己的要求。于是，书生人告诉施维森，海暴海难发生时刻，施维森号不要离开带头船，以便有事时，能和施维森船长磋商，保证讨海兄弟的平安。

这时，施维森号舷贴舷地靠拢带头船，施维森向书生人喊问：“头家，往后的日子，大船队朝什么方向寻找好渔场？”长期不见岛的漂泊生涯，使他不能进港整修容貌，黑须更长乱，像一蓬海草，把脸部遮得严严实密。

书生人笑道：“施维森船长，最妙的结局啊，是能找到那座神美的花苑天堂大渔场。它能赋予我们无穷的好运呢！”

不知怎的，施维森愣了一下，降低声音，说：“是啊，但愿能找到花苑天堂大渔场。可是，据传闻，它同时又是凶相毕露的恐怖海狱，其间，有众多的暗礁、急流、风暴、海兽。要找到它，不知还要越过多少翻船溺人的险滩！”

书生人：“胆怯的讨海郎，找不到好渔场。即使遭受地狱之灾，也要去找那座幸福和灾难并存的水域。今天，我准备率领大船队，探索北大西洋深处，一边撒网捕鱼，一边寻找花苑天堂渔场。”

施维森：“那么，大船队越来越远地离开安多港，向北前进了！未来，你准备选择哪座港湾，泊船避风、补充给养、购买原料、出售鱼虾？”

书生人：“我早想好了。以大西洋东北角的纽芬兰岛东尼港，作为大船队的避风港和后勤基地。前年，我驾渔轮到过东尼港，那里条件完备，又接近北大西洋中心水域，港湾内侧的范尼市，规模小，很繁荣，风光美丽。施维森船长，你有否去过？”

施维森：“我去过东尼市，确实繁华又秀丽。”

书生人：“施维森船长，你也同意我的意见喽？”

施维森连忙说：“不不，行船闯风浪，只听头家渔令响。我是你的

伙计，哪有同意不同意的权利。”

书生人：“令出行止是一回事，民主协商是一回事。我说过，希望多听施维森船长的意见。”

施维森：“头家，请你发号施令吧。”

书生人雀跃而起：“好嘞！”

大船队又像一条巨型的龙，贴着金光辉煌的大洋，一往无前地奔腾起来。

当夜，毛里塔尼亚安多港，梅里达别墅，姗姗坐在富丽堂皇的卧室里。楼下来侍女娜娜的叫声：“姗姗，你的梅里达父亲来电话了。”

姗姗穿着花色鲜艳的睡衣，跑着下了楼梯，拿过电话，撒娇道：“父亲，你都好长时间不理我了，女儿想死两个父亲了。”

电话里，梅里达说道：“这段时间，海上出了一些事态，又在没昼没夜地撒网捕鱼。再说，史密斯那坏蛋出海了，女儿就能在安多港平安了，我也放心了。”

姗姗：“父亲不用解释了，女儿原谅父亲，不罚你的酒了，咯咯。说吧，有什么事？”

梅里达：“你的生父要我告诉你，我们都跟大船队向北航行，未来一段时间，会以加拿大的东尼港为后勤基地，待上好几个月。”

姗姗：“两位父亲，是不是要女儿到东尼港，和你们团聚？”

梅里达：“你从安多港乘飞机到东尼市。在那里，我没有房产。不过，凭你梅里达父亲的大笔的金钱，女儿尽可以住上最豪华的宾馆。我们两位父亲回港后，也会去住宾馆，和女儿团聚。不过，女儿啊，最紧要的，莫过于在东尼港和书生人相会，哈哈。”

姗姗跟着欢声而笑。

梅里达：“女儿，你要带着娜娜同行，和娜娜住一个套间，让娜娜在外间保护你。还有，要避开那个史密斯，他是灾难的制造者。”

姗姗的脸上，笑容倏然消失，神色凝重起来了……

两个月后，纽芬兰岛东尼港。这是一条两岸相夹的避风港，东侧是一座长形的荒岛，叫东尼岛。岛峰裸岩呈黛，层层叠叠。坳处青草萋萋，鸥鸟纷飞。港湾西侧，是纽芬兰岛的一片斜坡，从海边蜿蜒上伸的街道两侧，林立着欧式建筑，门窗园拱，屋顶尖刺，铁栏铸造花。港湾濒临大西洋渔场，形形色色的渔轮抛锚而泊。多数异国渔轮，除了张挂供本船队辨认的标志旗，不挂本国的国旗。他们或许认为，驰骋大海洋，是世界籍的居民。

一群哥特式建筑物，组成东尼港最豪华的宾馆。刚刚到达东尼港的姗姗和娜娜，住在宽敞的套房里。其间装饰华贵，摆着紫红闪烁的楠木家具，铺着花案鲜丽的席梦思，挂着形象生动的欧洲名画。套房分左卧室、右卧室、会客室、洗手室、用餐室。从房门进套房，还有一间现观室，里边，有盆栽的加拿大兰花，花瓣紫彩流溢；有美国茶花，红彤彤的外瓣围着五小朵花色的花蕊，名曰五朵金；有南欧香草，长条形的叶儿婀娜娜娜，飘出醉人的清香。

“女儿啊，老爸替你安排的住宿处是不是小天堂？”梅里达还没有走进套房，一路大吆小叫着。

“好父亲——”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姗姗，奔进现观室，拨开馨香的花草，在梅里达的腮帮吻了一下，娇声娇气地叫，“父亲，你的胡须像长针，扎得女儿出血了，女儿要把它们统统拔光。”一边伸手乱扯着梅里达的胡茬，两人欢闹着进入会客室。

“娜娜，给我倒一杯法国白兰地。”嗜酒如命的梅里达，大声唤着。

“来了！”穿戴得漂漂亮亮的娜娜，也以柔曼轻逸的风度，端着酒奔来。

“嘿，来到女儿家，父亲也觉得进入天堂了。”梅里达喝着酒，和女儿天南地北地闲聊着。

不知什么缘故，姗姗和梅里达闲聊时，脸上的笑容消逝了。“父亲，我有一桩急事，要找书生人头家商量。”

梅里达一挥手：“你们青年人，还不是男女的事。”

姗姗一掌拍过去：“父亲，人家在讲正经事，要你帮忙，把书生人找到宾馆里。”

梅里达：“好嘞。女儿的终身幸福，是父亲天大的事。”

姗姗：“那你帮不帮女儿？”

梅里达：“帮，豁出老命帮助女儿！明天，我马上去找书生人，如果他推托不来，父亲用渔刀尖顶住他的脊背，把他迫来。”

姗姗：“不准你对他粗手粗脚！”

梅里达：“父亲哪敢动你的心肝，哈哈。”

梅里达没有估计到，就在他登上东尼港码头，走向小城的哥特式建筑群时，他的右边，偷偷地跟着一个人。

跟踪者是史密斯。他趁大船队泊港之机，暗暗监视梅里达号。梅里达上岸时，他就盯梢他，找到姗姗的住处。史密斯惊喜不已，打定主意，这一次，要将姗姗把握于股掌中，尽情地玩弄，让她泄露鲍格的下落。如果自己控制不了姗姗，宁可对姗姗采取极端手段，决不能让姗姗连同鲍格，投进书生人的怀抱，泄露鲍格身上的秘密，使他失去巨额奖金。

另一方面，坐镇国内的雇主，常常催迫史密斯。甚至要他不惜任何手段，捉到鲍格。这就促使史密斯意念横生：不能获取就予以伤亡。时间上，立即行动。

夜晚，东尼港外侧的水国深处，千百种音响合成的喧嚣，让人感到一派世界即将毁灭的气氛。其中，那尖锐的声音是飓风，正把黑灰灰的夜雾，成团成团地淹没了港湾，卷上纽芬兰岛。连城区的灿烂的霓虹灯，也变成光线微弱的火点，景象像一座令人惊魂的地狱。

史密斯像条忽闪的鬼影，翻过一排生铁铸造的栏杆，爬上哥特式建筑物的敞开的窗户，进入姗姗和侍女娜娜居住的套房。他把一包白色的粉末，倒进玻璃瓶中的冷开水里，然后重新逾越窗台，钻进建筑物外的树林花丛间，小心翼翼地躲藏着。那种粉末，是比春药还厉害的迷魂药，人服了，如坠进灼热的梦幻之乡，对性的渴望百倍强烈。时下正值

盛夏季节，姗姗肯定会饮下冷开水，瞬间进入幻梦之乡，任他把玩。

两小时后，姗姗所在的欧式别墅，以其尖端刺天的形态屹立着。里外漆黑一团，没有一丝的亮光。史密斯离开藏身的林簇花丛，再次越过窗台，进入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他蹑手蹑脚地摸啊摸啊，凭着鼻腔闻到的气息，循着香味进入房间。他依稀看到，黑暗里的卧床上，睡着一个浑身洁白的女子。

顿时，史密斯的呼吸在急骤地加快，欲望像脱缰的野马沸腾起来。他伸手按了按，那女子竟像触了电似的阵阵抖动。

他再也禁不住了，像飞鲨扑向一朵雪浪花……

翻江倒海的交往后，史密斯和女子，几乎同时伸手去按台灯的开关，啪，白炽灯的光线，照得他俩眯拢了双眼。过了一会儿又在差不时间睁动眼睛，一瞧对方，倏地，双方的眼睛瞪得圆滚滚的，原来，和史密斯做爱的，竟是误喝了迷魂药的侍女娜娜。

那史密斯，心性是何等的决断，动作是何等的灵活，赤条条地跳起来，抓着衣服，披上裸体。

而娜娜，转动着春情万种的红脸蛋，柔意殷殷地拉着史密斯，说：“亲爱的，没有想到，第一个给予我身心舒畅的，竟然是你……”

“我也没想到是你……”史密斯刚想这样回答，却没有说出来。

娜娜的母亲是白俄女子，父亲是南非黑人。她虽是混血儿，却基本继承了白俄女子的美貌。在南非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父亲参加反抗者的行列，被不同肤色士兵的子弹击毙了。母亲的身体本来有病，噩耗传来，忧伤过度，卧床不起，不久就逝世了。她成了孤女，被一对好心的黑人夫妻收为养女，在一贫如洗的环境里，以苦涩的非洲木菇为主食，成长起来。在南非的劳务市场里，梅里达船长把她带到卡萨岛，给女儿姗姗当侍女。

艰苦的童年，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幸福生活的愿望。在卡萨岛和安多港的别墅里，她认识了和书生人竞相追求姗姗的史密斯。她知道，史密斯是个有钱财有本领的大西洋船长。而且，她还听史密斯向姗姗表白过，史密斯在大西洋沿岸，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保证姗姗终生富

贵。她十分羡慕姗姗，有两个条件优越的男人追求。她天真地认为，这些男人，都能给女人带来好日子。她强烈地渴望，自己能够获得这种男人的青睐，进入锦绣般的未来。

因为口渴，娜娜误饮了史密斯的迷魂药，迷乱的欲望，使她在和史密斯的做爱中，感受到了意犹未尽的舒畅。这就令她的期待男人带来的日子的希冀，从心底升腾起来。她拉着史密斯的手，说：“亲爱的，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就带我走吧。”

史密斯想了一下，闪过一种邪恶的念头，假惺惺地俯下脸，在娜娜的嘴唇，叭地吻了一口，说：“亲爱的，姗姗钟情于书生人，冷酷地疏远我，我还来到你们家，完全是来会见你。因为，我从第一次看到你后，心为你所动，情为你所热……”

史密斯的花言巧语，使纯真的娜娜更加迷醉了：“亲爱的，我的身体属于你，我的心也属于你。我希望陪伴你，花前月下，卿卿我我……”

史密斯的嘴角，泛出令人难以捉摸的笑纹，随即消逝了，说：“我在这里待久了，被姗姗察觉，会迁怒于你。我们得换个地方相会。这样，明天晚上，你我坐船，到东尼港东边东尼岛相会。”

娜娜犹豫道：“可是，那是一片蛮野岛屿。”

史密斯：“东尼岛虽然荒芜，也有人烟。我去游览过，岛屿西南侧海滩内，建有一群宾馆别墅，可供我们尽兴玩乐。同时，在荒岛别墅，我们可以放声商讨未来的生活。”

“好！”娜娜的脸颊放射着美丽的神采。

“明晚八时，我驾驭渔轮上的交通艇，在码头接应你。拜拜！”史密斯说罢，悄无声息地溜出娜娜的卧室，越过窗台，消失在黑茫茫的夜雾里了。

第二天下午，史密斯坐在渔轮后舷想心事，听到手机的声音。他拿起手机一听，是雇主的震耳的呵斥声：“史密斯，你不用诉苦了。在安多港周围海域，你可以托词中国大船队的保护，灭不了鬼火船队，抓不到鲍格。现在，他们到东尼港多日了，你也进了港，过上安逸无事的生

活了？”

史密斯解释道：“大船队带头船老大宣布了铁的纪律，谁在船队内互相杀伐，就对谁实施惩治海盗的海洋酷刑。我手下的兄弟们被镇着了。鲍格的保护人，是大西洋海盗梅里达，他性格野悍，警惕性高，船只坚固，火力很强，人员众多，一时找不到下手机会。有中国大船队和海盗小船队保护，鲍格像小鱼儿潜逃深海，一时发现不了……”

雇主：“几个月过去了，你史密斯在大西洋睡美女，喝名酒，吃鲜鱼，无所事事。不要忘了，你肩负着预售了百万佣金的责任。我不问过程，只听结果，立即捉住鲍格！”

史密斯关掉手机，脸色铁青，嘴里嘟哝着：“娜娜，为了完成我的使命，甭怪我残忍了，今晚，我只有向你开刀了！”

当天夜晚，依旧是形态怪异又色调灰黑的雾，笼罩一切。

宾馆套房里，姗姗正在晚间卸装，露出鲜艳的绿底红花的衬衣和雪白耀眼的胴体。她听到娜娜哼着欢乐的情调，似乎向外走去，问：“娜娜，遇到情人了，这么快乐？”

娜娜笑着：“小姐，我今晚出去一会儿。”

姗姗一愣，“你从没有晚间单独外出的，有什么急事？”

娜娜：“也没有什么急事。是和朋友见面。”

姗姗披着睡袍走出来：“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何必夜间出去？再说，我们刚到东尼港，人生地不熟的。”

娜娜：“这个朋友，是你我的熟人，有他保护，不会有事的。”

姗姗：“他是谁？”

娜娜神秘地说：“今晚不能告诉你。等到事情见眉目了，我会告诉你的。”

姗姗：“你总要告诉我，今晚去什么地方，万一我有事，也好找你。再说，我俩的手机，还没有开通加拿大号码，一时不能联系。”

娜娜脱口说道：“我朋友的手机，肯定已经开通加拿大号码。我到东尼岛后，用朋友的手机，挂宾馆套房电话跟你联系。或者，用那边宾馆电话，跟这里套房电话联系。”

姗姗：“你要到东尼岛干什么？听说，那是座人烟稀少的荒岛。”

娜娜：“姗姗，如果我今晚的出行，关系到我终身幸福，你肯定会支持我前往的。何况，那里的海滩上也有豪华宾馆，可供我和朋友玩耍。”

姗姗沉默了一会儿，自语道：“我不知道东尼岛的情况。如果确实关系到你的幸福，又有人保护你，你就去吧。不过，别玩过头了，早点回来。”

“姗姗，我会平平安安地回来的。”打扮得花花艳艳的娜娜离开了……

一小时后，东尼岛海岸，两条身影，在汹汹卷动的夜雾里晃动。娜娜骇然地问：“亲爱的，你怎么把我带到这种地方？”

史密斯的强劲的大手，攥住娜娜的柔软的手臂，管自向前走着，默不出声。

娜娜惊的话声发抖：“史密斯，你说过东尼岛有宾馆，怎么连一座小房子都没有？啊！这里没有人烟，只有鬼影。”

史密斯突然冷笑：“嘿嘿。你算是讲对了。我就是鬼影。”

娜娜喊了一声：“啊！这是怎么回事？你快说。不然，我要回去了。”

史密斯：“运送我们到东尼岛的交通艇，没有我的电话通知，会来接我们吗？今晚，你回不去了！”

娜娜：“你要干什么？”

史密斯：“既然你问了，我就直说了。我问你，姗姗是不是有两个父亲？一个是梅里达号的船长，还有一个在哪条渔轮上？有什么样的化名？”

“听姗姗平时电话联系时的称呼，她确实有两个父亲……”娜娜说到这里，突然想到什么，怀疑地问，“你打听姗姗的另一个父亲干什么？你和书生人争夺姗姗，你和我好，把我约到东尼岛，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到底有什么企图？”

史密斯：“我的企图太复杂，你听不懂，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

娜娜：“如果你怀着乌贼那样的黑心，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

史密斯的口气软下来，说：“亲爱的娜娜，你都是我的人了，连这种消息都对我保密。只要你告诉我，姗姗的另一个父亲在哪里，我就带你走，让你过上如花似锦的生活……”

娜娜：“你不向我露真相，我会上你的当吗？你不要再哄人了，快叫回交通艇，让我回去后，找个不骇人的地方，和你详谈。”

史密斯：“那好，我现在就和你详谈。姗姗的两个父亲都是大西洋海盗。尤其是那个深藏不露的生身父亲，在大西洋，劫过我的渔轮，杀我的船员……”

娜娜叫起来：“啊？我清楚了！你和姗姗的父亲有那样深的仇。你要寻到他，是要捏碎一条鱼似的灭掉他。这说明，你追姗姗、占有我，是怀着比河豚更毒的心……”

史密斯暴怒了：“住口！你到底说不说？”

娜娜：“我不知道谁是姗姗的生身父亲，更不清楚他在哪里！我就是知道，也不会出卖待我如姐妹的姗姗，更不该让姐妹的父亲遭遇危难！”

史密斯的双手，紧紧握住娜娜的双臂，摇晃着：“你和姗姗是姐妹，和我史密斯是夫妻，我还是能给你福运的恩人，你想想，孰轻孰重？快说！”

娜娜挣扎着：“除非你是我灵魂崇尚的丈夫，是我心灵敬爱的恩人……”

“那好！我现在再做你的丈夫……”史密斯以飞鳐扑浪花之势，把娜

娜扑倒在地，把娜娜的衣裤扒得精光。又甩掉自己的衣服，那黑**鲩**般粗壮的身体，趴在娜娜的上边，气喘吁吁地说：“现在，快告诉你的丈夫，姗姗的父亲在哪里？”

“你是我心灵厌恶的海崇！你用这种手段迫我，我死也不顺从你！……”娜娜的肌体，可怜地蠕动着，绝望地挣扎着。

“你想死？这就不要怪我狠心了！……”史密斯发泄兽欲后，从娜娜身上爬起来，胡乱套上衣服，从口袋里抽出一把匕首。

娜娜乘机爬动着，在地面抓着自己的衣裤，套在身上。

史密斯的刀尖，顶着娜娜的背部，威胁着：“想要命，就告诉我，姗姗的生父在哪里？不说的话，我手里的匕首，是吃人的鲨鱼！”

“海盗、水贼……”娜娜厉声哭骂着，慌不择路地闪着双脚，在黑巍巍的海岸高处逃跑着。突然，她在黑雾里的身影，冲到一座黑乎乎的海崖顶，来不及收缩，从海崖绝沿栽了下去，砸在数十米低处的海崖的脚沿，海天，回荡着她凄惨的叫声：“啊……”

面对着眼前的情景，史密斯收定追赶的身影，像条又黑又粗的网桩，一动不动地站在海崖顶部。他的心底残存的人性，像些微温润的水泛动着。他绕道攀下海崖，蹲在娜娜的旁边观察着。多处粉碎性骨折的娜娜，在地面佝偻着，抽搐着，呻吟着。

史密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娜娜身上。然后伸出双臂抱起娜娜，把她安放在避风的石凹里。他掏出自己的手机，向总机询问：“喂，请问东尼宾馆总机号码。”

他接通姗姗居住的套房的电话，尽力改变自己的音腔：“喂，你是套房的女住客吗？我是东尼港的居民。我在东尼岛游玩时，发现你的侍女到荒岛游玩，不慎摔下海崖，身体受重伤，请你务必前来抢救。”

手机里响起女子的应声：“我不是住客。我是打扫套房的服务员。套房住客出去了，等她回来后，我马上通知她。请你先照顾伤员。”

“娜娜，我已经通知姗姗，她会来救你。你是自己摔伤的。我这样做，也算对得起你了。”史密斯说完，管自登上海崖，向荒岛濒临东尼

港的海岸走去，准备招来史密斯号的交通艇，回到渔轮上。他走到半路，心里咯噔一下，想道：“唉，不好！姗姗前来救回娜娜，娜娜肯定和盘托出我审问她的话，我迫娜娜供出鲍格下落，还造成她受伤，会惹怒梅里达，海盗们会再次给我制造血火灾难。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三不做头脑丢。干脆，躲在东尼岛，捉住前来救娜娜的姗姗，玩玩姗姗，迫她供出鲍格的藏身处……”史密斯揣着恶毒的主意，像一条黑灰色的鬼影，隐入了蒙蒙雾气了。

佝偻在海岸底部凹坑里的娜娜，肌体的伤和心灵的痛，一齐迸发。早年，生身父母的逝世，使这孤女的生活，常常陷进无尽的哀伤。黑人养父养母，虽然给她家底的温暖，但是，养父养母没昼没夜地外出打工，他们赚的丁点儿钱，养不活七位儿女。经年累月，在那座外边下小雨里面倾大雨的破漏的茅屋里，小娜娜负责照看六个弟妹，历尽了苦楚。她在苦难中长成婀娜少女，向往未来像花儿放艳，却被史密斯折腾成这番惨烈，心灵破碎了，肌体残废了，未来，等候着她的生活，是无路可走的黑地狱。唯有死亡，才是永远的超脱……

“爹啊——娘啊——快来看看你们的苦命的女儿啊……”娜娜无声地哭泣着，双手拉动着剧痛的身体，一步一步地挪近白浪滔天的海面。

“爹啊——娘啊——苦命的女儿找你们去了……”娜娜发出惨不忍闻的喊声，就地打滚，投入了汹涌澎湃的大西洋……

二十二

讨海郎的行话：“不怕黑夜天，最怕大雾像深渊。”被大西洋雾气困在港湾里的大船队，还有各国的渔轮，千舸云集，船身黑影幢幢，桅樯林林而立，渔网高高拂扬。

东海一号带头船船房里，灯光耀眼，人声喧闹，另有一番热烈景象。

滑稽人正在自编自吟：

嫁我这个讨海郎，
不是我妻守空房，
而是老子睡空舱，
梦见我妻夜夜不安详，
有个全身腥味的讨海郎，
睡在我家的床中央，
老子梦里去捉双，
捉到自己的头上，
原来是我的灵魂飞回乡，
趴在我妻的身旁，
做了个美美的团圆郎。

“滑稽人，你妻那么美，也让我在梦里美一美。”孤脚人打诨道。

“想老婆的咸水汉们，我讲一段笑话，给大伙凑凑乐。”口才超人的书生人说道，“有一个分不清白虾红虾的书呆，和一个美丽诱人的姑娘结婚。新婚之夜，书呆读书到半夜，跑到花烛洞房中，一手拿着书，一手掀开床上红缎被，看到新婚妻子白条条地睡在里边，大声叫唤他父亲：‘阿爸，我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棉被，没办法抱新娘。你快进来，帮助我拿着书，让我腾出手来抱新娘。’他父亲是个老书呆，应道：‘儿子真聪明，知道阿爸守空房的心情，今夜不能入睡，把书让给阿爸看。’老书呆一边说着，一边跑进了新娘的房间……”

人们还没有听完，哄地欢笑起来。

正在这时，梅里达乘坐一条小艇，穿过总总而群的船簇，找到带头船，跳上船舷，低头钻进船房，拉着书生人，来到中舱面。书生人邀请道：“梅里达船长，今夜渔闲时，正是吃鱼喝酒的辰光。”

梅里达笑着说：“已经有人在宾馆备好美酒佳肴。我是受她之托，专门前来请你去赴宴的。”

书生人：“谁邀请我？”

梅里达：“你先答应去赴宴，我再告诉你。”

书生人爽朗地说：“有美酒佳肴，又是渔闲之夜，岂有不去享受之理。”

“好！跟我走。”梅里达拖着书生人，跳到小艇上，开动小艇，向码头拢去。

“梅里达船长，你还没有说明谁邀请呢。”书生人催促道。

“是个美女。”梅里达应道。

“难道是姗姗？她不是住在非洲的安多港吗？”书生人问道。

“她为了和你团圆，不远万里，飞越大西洋，赶到东尼港，住在东尼宾馆，望眼欲穿地等着你呢。”梅里达和书生人跳上码头，说，“头家，顺着这条街，步行百余米，就是东尼宾馆。你先走几步。我回梅里达号，拿一瓶名酒，再到宾馆。”

“你莫不是脚底踩鱼油，想溜？”书生人敏感地问。

“美酒、佳肴、外加美女，快去享用三道大餐吧！”梅里达粗野地说，把书生人推了个趔趄，自己站在码头上，哈哈大笑。

“我到宾馆后，不见你前来，立即回船。”书生人吓唬道，向东尼宾馆走去了。

书生人走向宾馆的时刻，姗姗急匆匆地走进套房。几个时辰前，她看到娜娜久久没有归来，焦急地奔到海边，观察着对岸的隐在茫茫雾气里的东尼岛，寻找着娜娜。她发现，东尼港是座汪汪大港，两侧海岸漫长，不知娜娜从哪里登岸。说不准，现在已经回宾馆，为离开宾馆的自己着急呢。所以，她又匆匆返回。

一个纤细秀气的宾馆女服务员，推门进入套房，说：“小姐，你回来了。刚才，我在打扫房间时，有电话告诉你，说是你的侍女娜娜，在东尼岛游玩时，不慎跌下海崖，受了重伤，请你马上去救援。”

“什么？是谁打来的电话。”姗姗一急，秀美的眼睫湿润了。

“他没有说名字。不过，他要你马上去东尼岛。看来，伤员的情况很危急。”服务员应道。

姗姗冲出宾馆，又当街站着。她想让两位父亲和自己会合，前往东尼岛。可是，她们刚到东尼港，手机没有开通加拿大号码，无法联系。乘船下港，找父亲的渔轮，港面千船云集，得费好长时间，耽误了援助娜娜。

正在姗姗焦急时，书生人迎面走过来，笑呵呵地问：“姗姗，你有急事找我……”

姗姗一把拉住书生人：“哥，谢天谢地，你来了。快跟我走，帮助我救娜娜！”

书生人被拉得跌跌撞撞，问：“娜娜怎样了？”

姗姗拉着书生人，登上码头，说：“入夜，出身贫苦的娜娜告诉我，她找到幸福的归宿了，要和她的朋友到东尼岛去游玩。我看她那么欣慰，就让她去了。不想，她的朋友从东尼岛来电话，说她摔下海崖，

受了重伤……”

码头旁边，泊着一些可以雇人驾驭可以租用自驶的小艇。书生人是雄驰大西洋的船老大，当即支付大笔的定钱，驾驶着小艇，载着姗姗，抵近东尼岛的嶙峋礁岸，跳了上去，拉着连接小艇的缆绳，拴在礁石上，搀着姗姗的冷战的小手，攀登蛮荒野岛，寻找岌岌可危的娜娜。

谁也没有想到，在黑漠漠的东尼岛的角落，闪着一双贼亮的眼睛。其实，也是书生人驾驶小艇时机器的噗噗声，惹得这双贼眼发现了他和姗姗。用贼眼偷窥书生人和姗姗的，是史密斯。

史密斯没有估计到，姗姗竟然仗着书生人的保护，到东尼岛救娜娜。史密斯身上的无名火蹿得比渔火还旺，发狠道：“书生人，你这多管闲事的中国呆子，老子叫你生不在东尼岛，死在东尼岛……”

史密斯趁着浓雾的掩护，猫着身子，爬上书生人驾来的小艇，摸到小艇的柴油机，来个十减五剩五，拆下一些细部零件，小心翼翼地放进船舷外的海水里。然后，又猫腰攀上海岸，躲在黑咕隆咚的角落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以便采取对应的措施。

“娜娜，你在哪里啊……”不远处，扶着姗姗的书生人，声嘶力竭地呼叫着。

“娜娜，我是你的姐妹姗姗……”姗姗也竭尽全力地叫唤着。

风在“呜呜”地呼啸。

雾在“呼呼”地呻吟。

没有娜娜的应声。

攀登崎岖的海岸，姗姗前俯后仰地喘息着，脚尖噗地踢中礁石，整个儿瘫坐在地。

“姗姗，我背你回小艇休息。我在海岸寻找娜娜。”书生人往地下一蹲，要背姗姗。

“搀着我就行了。等找到娜娜，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姗姗说。

书生人搀着姗姗，回到泊小艇的海岸，把小艇拉近岸边，让姗姗上了小艇，在平坦的舱里躺下去，慰藉了几句，重新登岛搜索娜娜。

风依旧那么狂猛，雾依旧那么浓烈，只有娜娜杳然无影。

海岸的漆黑处，史密斯的火似的目光，发现小艇里的姗姗了。对书生人的妒忌、对姗姗的怨恨，还有担心鲍格随着女儿投进中国人怀抱的忧愤，像几股潮流，在心海交织涌动，使他再次恶性潜近海边，偷偷地解掉了捆住礁石的缆绳，无声地诅咒：“鲍格，你害得老子呛够咸水，挨够雇主的训斥，眼瞧着失去千万美元的佣金，老子叫你的女儿漂向深海，让你找不到女儿，变成没有动力的破船，驶不进中国那座避风港！”

小艇里的姗姗，正在迷迷糊糊地休息。一会儿后，小艇的乒乓有声的跳荡，使她一激灵，手忙脚乱地爬起来，一看，吓呆了。

只见被狂风搅动的雾气里，黑影模糊的东尼岛海岸，在飞速地远去。自己的生命的依托——小艇，正大上天下地漂动着。小艇的周围，海流像一条条又白又粗的渔索，以强大的力量，互相绞合，又分开了，用这种形态冲泻着，把小艇推向遥不可及的远洋。姗姗发出凄厉的呼救声：“书生人，黄龙，哥哥，救命啊……”

在东尼岛团团打转的书生人，从狂啸的海风里，依稀听到了女子的叫声。“不好，是姗姗！”书生人抡动双脚，在高低不平的海岸跌撞地奔跑。他终于发现了，那条小不点儿的艇儿，沿着白色的海水，向远洋漂去了。

书生人奋不顾身地跳跃着，登上一块探入大海的巨礁，不假思索地一蹬脚，扑进了水里。他凭着踩急流撞狂浪的游术，借助水的冲力，拼命地追赶着小艇。海流太猛烈了。他只能和小艇保持着时远时近的距离，越来越艰难地泅游着，急巴巴地呼喊：“姗姗，不要趴在船舷上，小心掉海！姗姗，躲进船舱，避开恶浪……”

小艇里的姗姗，浑然忘却了危险，全身伏在船舷上，泪流满面地看着海里的书生人，又哭又叫：“哥哥，你游回东尼岛，不要管我！”

这时，书生人后悔地想到，自己号称渔夫里的精明人，竟然鲁莽地跳海，忘了在岸上用手机向大船队呼救。现在，手机被海水浸湿了，完

全失去呼救功能了。

不知游了多少时间，书生人感到，冲击自己的海流明显地减弱了。他一阵振奋，直腾腾地踩着水，侧身前进，迅速接近了小艇。

“哥哥，拉着缆绳，爬上船舷！”姗姗虽然没有驾船功夫，毕竟是渔夫的女儿，拉起缆绳，抛向书生人。书生人抓住落水的缆绳，爬上小艇。他抹了抹满脸的海水，把瘫软的姗姗抱到舱里。“你好好休息，我发动柴油机，我们回东尼岛，继续找娜娜！”可是，当他迈进机舱，柴油机的机油管、喷油嘴、加油泵等零件，失踪的失踪，拆散的拆散。他惨叫着：“皇天，东尼岛上藏着海盗，破坏了柴油机！”

姗姗也目瞪口呆，呢喃着：“可是，你我离开小艇的时间不长啊？”

书生人：“破坏者心狠手辣，动作快捷。他明知机器艇上没有帆、橹、桨之类的工具蓄意加害你我，拆毁柴油机，欲让你我葬身鱼腹。我猜测，娜娜之所以平白无故地夜游东尼岛，也是受到这贼的迷惑，跟他到达东尼岛，遭到他的毒手。”

“怎么办呢？”姗姗偎入书生人怀里。

“只有等天明，观察小艇，漂到什么海区，呼叫过路船……”书生人嘴里安慰着姗姗，心里却不无慌乱。他清楚，大海像一头万般凶恶的海兽，随时会发泄淫威，把小艇倾覆了，将自己和姗姗吞噬了！

“哥哥，我真害怕……”姗姗的全身哆嗦。

“甭怕！有我在你身边呢！”书生人把姗姗抱得紧紧的，两人随着小艇，漂啊，漂啊……

灾难的时光多么缓慢，晨曦吝惜地从雾的缝隙射出来，观察海面的视野扩展了。又一片令人惊心怵目的景象，出现在书生人的前方。小艇不知漂流到什么海域，更不知距离东尼岛有多少海里。但见小艇所在的水区，高出海面数十米的乱礁，一丛连绵着一丛，耸立着。礁丛的脚沿，是一堆面积宽广的石卵滩。抑或是海底的奇异的石块，被亿万翻滚的浪涛打磨成的结果，亿万颗石卵，全是墨亮墨亮的光色，还有着隐约的条纹和图案。石卵滩恍若一座黑色的恐怖的世界。

小艇抵近黑卵石滩，姗姗的双脚踩上去，生怕踩中毒汁毙人的海蛇似的，脚板连同大腿都发抖了：“这次，要过荒滩荒海的野人生活了。”

书生人伸出右臂，绕过她的双腋，抱着她的摇摇欲坠的身体，大跑步地向前：“讨海郎看到海，是迷途者发现路，不必恐慌。何况，又有这座海滩，它哺育的海洋生灵，能滋养我们的生命。”

书生人搜索了辽阔的卵石滩，找到了一座背海面滩的礁崖。礁崖脚沿，有个似洞非洞的凹坑，地面铺垫着软软的细沙，可供姗姗栖息。他把被海风吹干的外衣，披在姗姗的身上，说：“你彻夜未眠，先睡一觉，我去找点充饥的海鲜。”

姗姗关切地说：“你也休息吧。”

书生人：“我驾船闯险，熬个十夜八夜的，是家常便饭，累不倒我。”

姗姗躺在松软的沙地上，说：“本来，女人的耐性胜过男人的坚硬，我可以陪你去捉海鲜。可是，我遇到特殊情况……”

书生人警觉地问：“在东尼港，你说过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

姗姗：“让我休息一阵，再跟你说。”

“好吧。”书生人向荒滩的深处走去。

整个上午，书生人都在荒滩忙碌。他翻开大块大块墨彩油亮的卵石，捉到一只只背壳红彤彤的石蟹。他踩进一泓泓清澈透底的水坑，用衬衣当网兜，兜起一条条洁白的小毛虾。他来到雪花浪滚滚的海滩外沿，爬到黑黝黝的浸水礁石上，拨出一丛丛翠色四溢的海苔。他又高攀礁山，到达仅有海啸浪可以淋到的顶部。这里，日光月色照耀的结果，铺着白粉状的盐硝。他刮下盐硝，用卵石捣碎石蟹毛虾，盐硝蟹虾浆，盛在大型贝壳里，端到礁崖下，唤醒姗姗：“蟹浆当饭，海苔做淡水，品尝一番。”

睡醒的姗姗，仰起黑发蓬蓬秀脸皎皎的头，贪婪地张开小嘴，吃着蟹虾浆，浓烈的腥味，呛得她哇哇地干呕了几声，差点吐出来。可是，当她看到书生人津津有味地吃着，不由笑了起来，笑得那样的天真和欣

慰。她也学习书生人，强行自抑一口一口地吃起来。

海天似有灵性，现出了怪异的景观。雾，在海风的静息中，奇妙地稀疏了，一条条的淡淡的雾丝，悠然地飘落地面，继而消失了。而留在空中的稀稀落落的雾粒儿，连成黄色的影儿，漫无边际。有一片黑礁密集兀立，礁林周围，同样铺展着黑卵石滩，浸在静寂又混沌的海水里。

在这原始状态的区域里，一切展示着自然的美，一切保持着美的平静。没有些微争斗的现象，没有些微的嘈杂和喧嚣。而最美的，则是生活在其间的亚当似的书生人、夏娃似的姗姗。

是的，这时的夏娃——姗姗，经过食物的补充，浑身泛着青春的潮汐，颤着声：“哥，在这鸿蒙境界，做爱是多么舒美啊！”于是，她的热得烫人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搓着书生人的肌肤。

而书生人，平常的性格，沉静得近乎冷峻，这时，身心也激动得发烫了。不过，他毕竟心智能够调控热情，又是个淋够咸水浪的拼搏者，喃喃地说：“只是，这时消耗体力精力，能不能应付随时降临的狂风恶浪？”

“我不管！我只要爱！”姗姗的春潮，已经像破堤而出的浪水，澎湃着。她显露着难于抑制的形态，把爱人压倒在地，丰满的胸揉动着，热唇雨点似的吻着，柔软又修长的双腿，蛇似的舞着……

感情倾泻后，温馨相依地休息着。

已是黄昏了。海，依旧是原始状态的静谧。天，依旧是混沌未开的形势。在这片原始的境界，使得姗姗的裸体的展览，愈显得自然的野美。

而全身一览无余的书生人，则像含羞少女的情态，侧身躲在姗姗的旁边。

许久，姗姗才恢复了常态，坐了起来，问：“哥，感到顺畅吗？”

书生人也爬起来：“行云流水一般。”

“咯咯咯。”姗姗一笑，自信地说，“现在时机成熟了。那桩要紧事，应该告诉你了。”

书生人完全清醒了，似认真似玩笑地问：“你和我亲热，是为了告诉我一件事情？”

姗姗撒娇道：“就是为了那桩事，又怎么样？”她扭着身子，凑近书生人，叭地吻了书生人一口，“做爱，是人家爱你嘛。告诉你那桩事，是让你高兴。”

书生人套着衣服：“你说吧。”

姗姗也穿上衣服，故意闪烁其词：“对你来说，那事是爱情的结晶。遵照中国男人的观念，你有传宗接代的喜事了。”

书生人：“你说的是……”

姗姗：“你那么聪明，猜不出是什么事？”

书生人毫不迟疑地说：“你怀孕了。”

姗姗的小手擂了书生人一下：“你确实不笨。”

不知是何原因，书生人低下头来，似乎在想着什么。

这时，平静的海面，突然吹来凉风，呼呼有声，一阵紧似一阵……

书生人抬起头来，低声问道：“姗姗，怀孕多长时间了？”

不由自主的，姗姗微微一颤，吞吞吐吐地说：“还不是跟你那一次，都好几个月了。”

书生人又低声嘟哝了一下，“但愿如此。”

姗姗的听力何等敏锐，抬起头来，眼睫湿润：“你怀疑我……”

其实，书生人有喜悦，也夹着狐疑。他这样灵气的人，怎能忘记，不久前，史密斯告诉过他，姗姗已经是史密斯的人了。他揣摩过史密斯的居心，是否在离间他和姗姗的关系。可是，事情是不是真的呢？他曾经多少次自我告诫，讨海郎要有天广地阔的胸怀，笑纳生活里风风浪浪，宽恕弱小的女子。然而，他心底又有一种狭窄的缝隙，不时地挤出

这样的问号：西方的性爱文化？姗姗的开放性格？东方女子的贞操观？……在接连的自问中，他不时地感到，一种妒火，在心的角落跳闪着。

他莫名地失去了自制，低声嘟哝：“或许，那是史密斯作践你……”

“啊……”突然间，姗姗撑不住似的一晃，嘴里出声地哭喊起来，向着海滩的远处，奔跑而去。

“妹子，站住，回来。妹子，我的心会宽广的……”书生人一边追一边喊。

“啊——啊——”不知怎的，姗姗听到书生人的喊话，跑得更快，哭喊得更大声，一声接着一声。

前边，是林林树立在浅水里的礁柱，形态各异，尖利得如戳出地面的鬼牙，伏地的如卧兽，仰天的如斗虎，粗壮的如海蛟，细长的如水蛇。夜的水气漫天，泛来的墨水，把礁柱染得更加灰黑。风在狂舞，卷得礁柱的群象索索发抖，怪声在其间盘旋嘶叫，尤为狰狞。

冲进礁林的姗姗，哭声顿逝，令书生人找不到踪迹，急得在礁林的暗处乱窜。

实际上，姗姗正在礁林和海水的交接处，后边是礁林的风声在嘈杂，前面是雪喷似的浪水在飞扬。这个个性强烈的女子，在爱的领域里，容不下丝毫的波动。她头颅低垂着，一下又一下地撞击着礁柱，如果不是厚厚的头发阻隔，颅骨早就碎裂，生命随之如花凋谢了。

她额部撞到最后，随着再次迸发的尖脆的叫声：“啊——”她向后踉跄了几步，朝着直立的礁柱，竭尽全力地撞了过去。

正是她迸发的叫声，惊动了来到礁柱后边的书生人。书生人的心灵一振，觉得大事不好，朝着叫声扑过去，全身贴在姗姗即将撞中的部位，扑的一声，姗姗的额头，撞得他一阵激痛，痛得腹部向后躬起来。

一阵弹力，却将姗姗顶得跌倒在地，涌进浅水滩的海浪，哗地浸湿她的上身，她从水里抬起头来，看到书生人没有迅即前来拥抱自己，脸部一斜仰，呈现极端痛楚的扭曲。极端感情显示的同时，她从浪水里蹿

直起来，朝着眼前的幽深又嚣张的海，一头扑了进去。

姗姗的投海自尽的行动，出现得多么迅速，让书生人来不及反应，愣怔了一下。

正是书生人的这一愣怔，姗姗跳海的地方，又出现了常见的险情。在暗蓝泛黑的水帘里，一条色彩稍显灰白色的海兽，影闪闪地游动着。兴许是姗姗跳海的溅水声惊动了海兽，它从一团灿白的浪花中飞蹿而上。这下子，书生人看到海兽的轮廓了，它身子长圆形，皮毛细细密密，狼吻状的头部，双眼闪着怕人的光，前腿短后腿长。闯遍世界大洋的书生人知道，这家伙是水陆两栖的海狼。

书生人的反应异常迅速，几乎在海狼落水的片刻间，他的腾空跳跃的身体，也溅水有声地扑进了大海。

然而，书生人跃入的海区，却在海狼的后边。海狼嗅到人的气味，犁出一道白花花的水带，径直向姗姗蹿去了。

书生人双臂划水双脚踩海，拼命追击海狼。前边的海狼出现了使人狐疑的异态，蹿出的白水带，显出圆圆的弧线，绕着姗姗旋转着。它的狰狞的头部，始终侧转着，对准着姗姗，血红色的长舌头，蛇芯子一样地伸伸缩缩，还流出一颗颗晶亮的馋液。那情景，似乎随时要对姗姗发动攻击。

姗姗在A国椰岛长大，虽然学会在海滨游水的技能，这时恼怨交加，突兀面对凶恶的海狼，惊得像木头人一样，喊不出声音，不敢荡水逃跑，一动不动地浮在水面。

书生人岂敢迟缓，奋不顾身地冲进姗姗和海狼对峙的弧形水域，侧身把海狼挡在右边，让姗姗避在左侧，喊着：“姗姗，快上海滩。”

抑或是苦不欲生的念头在支配，抑或是被海狼的淫威所镇压，姗姗对书生人的叫喊竟然没有反应。风口浪尖危难时，讨海儿郎显大智。书生人计上心头，厉声呵斥：“姗姗，你不上岸，我不能上岸。难道你发狠心，要我被海狼生吞活咬了！”

这一招果然奏效了。姗姗的全身剧烈地抖动，竟在暗蓝色的水面，荡起了一条条涟漪。她随即挥起臂膀，游近了礁柱，爬上卵石滩，回头

喊道：“你快上来！”

解除了姗姗的危险，讨海郎的雄风飞扬起来，书生人奋勇地游动着，举出水面的右手，五指张成硬邦邦的铁条，准备直冲冲地戳击前边的大海狼。

说来也怪。那海狼瞧着扑过来的书生人，血色的双眼眨巴了一下，竟然沉进了海底，不见踪影了。海面，只留下一圈圈水的纹条。

书生人在海里打转着，四处寻找着可恶的海狼。

“啊——”礁林里，姗姗的尖脆的叫声，惊动了海里的书生人。

“姗姗，怎么回事？”书生人喊问。

“海狼上岸了！海狼追我了！”姗姗惊慌地喊着。

书生人飞快地蹿进礁林。三五米开外。那条狡诈的海狼，两条长长的后腿，撑起直立的身体，短短的前腿一伸一缩地比画着，嘴腮把姗姗顶在一片石壁前，蛇芯子似的长舌头，一下一下地舔着姗姗的外裸的肌肤。

很明显，这是一头春情勃发的海兽，在这找不到母兽的荒滩野海，竟对人类的异性，进行着咬杀前的戏弄。男子汉的热血，在书生人血管发胀，他怒吼了一声，冲前几步，左手拉开了姗姗，右脚一抡，准打准地蹬中了海狼的嘴腮，海狼向后仰倒，背部噗地砸在地面。

书生人又揽又抱着姗姗，朝着礁林的深处，跌跌撞撞地逃进去了。

那海狼，被砸得兽性发作，一个翻滚跳起来，前短后长的四腿，袋鼠似的奔跑着，追近了侵犯它的人类，霍地一跃，尖利的牙齿，在书生人的背部，撕出一道流血的伤口。

带着姗姗的书生人，转过身来，看到海狼往后一缩，后腿蹬地，准备继续跳跃攻击自己。书生人把姗姗揽在自己的背后。他机灵地就地一蹲，随手从地上抓起一块卵石。

呼地海狼跳跃而起，向书生活人扑来了。

书生人的右手一闪，手里的卵石，重重地砸在海狼的额面上。

海狼的头部一耷拉，全身向左跌倒，又快速地一蹿，逃到一旁了。这次，受伤的海狼不敢贸然地正面攻击，在密密屹立的礁柱后边，忽东忽西地，鬼影似的蹿动着，寻找着咬杀人类的机会。

智勇双全的书生人，一边保护着姗姗，一边思索着对付海狼的办法。他想，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不杀掉发恶的海兽，他俩在海滩上，一刻也不得安生，随时有丧命的危险。无意中，他的手摸了摸自己的裤子，一抹冷笑泛上嘴角，他三下两下地脱下裤子，把两条裤筒尾端扎在一起，拉拉身后的姗姗，示意她跟自己走。他的双手把裤头张成口袋形，蹑手蹑脚地绕过几条礁柱，对准躲在礁柱后边的海狼的头部，包了个严严实实。趁着海狼甩头甩脑挣扎的时候，书生人拉动裤头上的皮带，用力地拴住海狼的颈部。

讨海郎说，海狼和海豚，智力不输人。海狼似乎意识到什么，腿一蹬地，就想后缩逃走。可是，攥在书生人手里的皮带紧紧地拉着它。书生人的双脚，被拉得前进了几步，他机动地腾出右脚，蹬中一块盘根地底的礁石，稳住了身体。又捡起一块大卵石，对准装在裤子里的海狼的头部，猛力地砸击着。

海狼软巴巴地倒地了，血水从裤子里渗出来了。

“妈呀！”姗姗呻吟着，吓得整个儿瘫痪下去。

书生人累得晃了几下，臀部一沉，重重地砸在姗姗身旁的地面上，喘着粗气。

过了很久，书生人站起来，把包着死海狼的裤子拉出来，搀起姗姗。两人颠着脚步，走出黑魑魑的礁林，找到那座礁壁下的避风的凹坑，坐在松软的细沙上。

“哥，应该让我自葬大海，你自己想法逃出这座死亡的海滩。”姗姗虽然余怨尚存，但口气明显地温柔了。

“不要开口闭口死啊活啊！海里的人群，脚踏船板三分命，哪一次出海没有险情？这么丁点儿事情，算不了什么！”书生人镇定自如。他想了一下，又带笑地说：“妹子，我给你说一段话，让你高兴高兴。”

书生人边编边说：“我们中国东海渔岛上，有两个青年男女，刚刚相好，第一晚同居时，你恩我爱的。不过几天后，为一些生活琐事吵了几句。男的从外边回来，看到女的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男青年问：‘亲爱的，你要去哪里？’女青年答：‘我要去忘掉一切爱和恨的地方。’男青年一听，赶紧收拾起自己的行李。女青年感到奇怪，问：‘亲爱的，你要干什么？’男青年答：‘你讲的地方太好了，我跟你一起去。’女青年嚷道：‘你跟我干去干什么？’男青年讲：‘我跟你去过一辈子啊！’女青年莞尔一笑，不走了。”

姗姗低下头来：“你只会滑嘴滑唇地胡编。”

书生人：“那我再编一次。有一次，两个中国和外国的情投意合的男女，聚在一起做爱。女青年问男青年：‘亲爱的，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呢？’男青年答：‘亲爱的，这座世界，当然是圆的东西最好呢。而且，这种最好的东西很多呢。’女青年讲：‘圆的东西，哪有这么多呢？’男青年叭地亲了女青年的脸蛋说：‘你看，我亲的脸蛋，就是圆圆的。’女青年赶快应道：‘对，你亲我时的嘴唇，也张得圆圆的。’男青年接着举起手掌，揉了揉女青年的乳房，说：‘亲爱的，你的这个，也是圆的。’女青年咯咯一笑：‘亲爱的，你抚摸这个的手掌，也是圆的啊！’男青年拍拍女青年的臀部：‘所以讲，这世上圆的东西多，圆的东西好，它代表着团圆和美好。’他抬头指着天上的月亮，说：‘你看，今晚照耀我们的月亮，多么圆。’女青年连忙补充：‘今晚，照耀全世界的月亮，也和照耀中国的月亮一样，圆圆的。’男青年说：‘这就象征着，全世界最美好的，是大团圆！’”

姗姗抿嘴一笑，说：“哥，你不要用笑话调节气氛了。我的歇斯底里的行为，给你制造了这么大的灾厄。在这座荒滩，我再也不会惹事了。”

书生人双掌一拍：“那太谢谢你了。”

姗姗：“是我要谢你。我使性跳海，倒也让我又一次看清了你。你的心性，虽有狭窄的缝隙，更有大度的地方。其实，是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差异……”

书生人连忙打断她的话：“伤心的事，不要再说了。两种人群，既有排斥性，更有融合性。”

姗姗微笑起来：“对。这次遇难，你就用你们民族的为别人献身的精神，融解了……”

书生人又一次打断了姗姗的话：“你不要自责了。其实，你们国家也有提倡东方精神的，例如你们的军校，就用中国的雷锋精神，来培养军人。”

夜色越来越黑，风声越来越响。姗姗打了个冷战，情绪重新低落了：“可是，再好的精神，也解决不了我们的危难。我们困在这座荒岛上，怎么办呢？”

……

二十三

书生人和姗姗陷身海滩的第五天，梅里达闲着无事，又想念女儿，再次登岸，来到东尼宾馆，一看，套房里空无一人，姗姗和娜娜不知去向。他想，女孩子贪玩，是到四处走走看看了？

梅里达耐心地等着。晌午，他在套房里找到一些加拿大香饼，还有姗姗替他准备的烈性米酒，以酒代饭，灌了大半瓶。一直等到晚饭时分，他勃然发急了。他估量，因为自己和鲍格叮嘱过姗姗，即使发生了天塌地陷的事，都不要到鲍格的船上找亲人。所以，姗姗不会直接去找生父。那么，最大的，姑娘家禁不住寂寞，前往东海一号船，找书生人玩耍去了。

临走时，梅里达找到宾馆服务员：“套房里的姗姗和娜娜到哪里去了？”

女服务员应道：“我们也感到奇怪，连续多天了，我们打扫房间时，都没有看到两位姑娘。”

梅里达像被海蝎子咬了一下，嚷起来：“什么？”他不容分说地冲出东尼宾馆，风风火火地来到东海一号船，咋咋呼呼地问：“你们的书生人头家呢？”

站在舱面眺望着什么的孤脚人应道：“我正要问你呢，头家是否被你女儿姗姗迷在安乐窝里，不想出海捕鱼了？不然，怎么会这么多天没回带头船。”

梅里达这一惊啊，似炮弹在头顶炸响，半天回不过神来，自语着：“姗姗和书生人多天不见人影了，到底去哪儿了？”他突然想起什么，冲到偏僻的角落，拿起手机：“喂，袍哥，姗姗和娜娜有没有在你船上？”

袍哥急得声音结巴：“姗姗、娜娜在哪儿？”

梅里达：“姗姗、娜娜和书生人，都不见了，我的袍哥兄弟！”

鲍格的喊声里夹着哭声：“我们赶快分头寻找，一部分人到纽芬兰岛和东尼岛，一部分人开船出海……”

梅里达跳上东海二号，大喊大叫：“黄莽，莽人老大，你的书生人兄弟不见了……”

莽人从高耸的驾驶室顶部跳下来：“我都知道。我上东尼城寻找，在船房顶张望，都两天了。书生人的手机也关机多天了。”

梅里达一跺脚：“你是带头船的畏船老大，带头船老大不在，你要负担指挥大船队的责任，叫人上岸，派船出海，大规模寻找啊！”

莽人应道：“好！今晚我带几艘船出海找人！”

夜，雾气风涌。十多艘渔轮，在东海二号船率领下，冲出了东尼港……

就在莽人老大出海找人的第二晚下午，一个从东尼城区打出的话电，传遍整支大船队。原来，是带头船老大书生人告诉人们，他和姗姗，漂流到数十海里外的野海滩上。有一艘过路船，搭救了他俩，把他俩载回东尼港。

东海一号船上，人头攒动。大船队的船长和伙计们，听着书生人头的叙述。最后，书生人语气沉痛地说：“……兄弟们，我们从野海滩回港时，要求那艘过路船的救命恩人，带我们到东尼岛找娜娜。从上午到下午，我们整整寻找了十来个小时，并没有娜娜的形迹！”

莽人吆骂着：“讨海兄弟们，依据头家老弟讲的过程看，一定有黑心狗不嗅的海盗，从中残害娜娜和姗姗。让老子抓到这海盗，用渔刀活活刮成碎块！”

书生人：“是啊！兄弟们要注意啊，往后的闯海时光里，人造的腥风血雨，和海里的惊涛骇浪，会一起降临！”

莽人想了想，询问书生人：“头家老弟，多日笼罩水天的浓雾已经消散。我收过天气预报，近段时间，北大西洋没有风暴，大船队应该出海了。你刚刚受过磨难，体质虚弱，上岸住宾馆，好好调养一些日子。

这一航次，我替你指挥大船队。”

书生人毅然地说：“我们不是有一句口头禅：何时有了干枯的大海，何时才有胆怯的讨海郎。我从水产大学远洋实习开始，讨海十多年了，从来没有缺勤。这次，在野海滩住了几天，就变成怕海水的淡水鱼了？笑话！眼下，是夜七时，正值东尼港涨潮汐，潮流从东冲向西，大船队顶流出港，白白浪费大量燃料。大伙回到各自船上，午夜一时，顺流出海，凌晨驶进北大西洋，白天容易发现好渔场。”

莽人兴奋地叫起来：“头家兄弟，你的讨海本事，远胜我这个莽人大哥。你能带领大伙出海，莽人打心里高兴。能找到好渔场，尤其是找到大西洋头号好渔场——花苑天堂大渔场，我这个莽人啊，情愿叫你一声老爹。”

众人欢笑起来：“哈哈……”

掌簿老鱼伯，从灶房出来，挤过人群，对书生人讲：“头家，我替你熬了一碗甜鱼胶，国内带来的糯米酒做汤，你去吃了，补补身体。”

莽人：“老鱼伯，你这般照顾我兄弟，你真是我们兄弟的老爹娘。”

“在家靠爹娘，出外靠讨海郎。同船闯海，都是同生死的兄弟，分什么老少？”老鱼伯想了想，又说，“头家，离出海时间还有一潮汐六小时。你遇灾逢吉，理该做一场‘敬’^[1]，让你和大伙多吉多福。”

莽人不等头家同意，又抢先说道：“老鱼伯，海上找不到做敬的道士，你是这些老风俗的行家里手，你领头做敬吧。”

“好嘞！”老鱼伯欢声而出……

同一时刻，东尼宾馆大套房里，黑灯瞎火，一派昏暗。袍哥和梅里达，在夜色的掩护下闪进大套房，看望姗姗。袍哥一把抱着姗姗：“我的多灾多难的女儿啊，你受惊了。”

姗姗泣不成声：“阿爸……”

袍哥抚摸着姗姗的头发：“女儿啊，往后，上帝会把灾难降给父亲承担，不会让你受苦了！”

姗姗稍稍安定下来：“阿爸，女儿吃点苦不要紧，只是娜娜下落不明，女儿心急如焚啊！”

梅里达插话：“女儿啊，不是老父亲我说丧气话，翻沉的海船，有去无还。十有八九，娜娜回不来了。”

姗姗哭诉着：“两位父亲，我对不起娜娜，还有她的养父养母啊！”

鲍格悲伤地叹息：“等些天，完全没有希望了，我们拿些钱，雇请当地父老，在纽芬兰岛，替娜娜筑一座衣冠坟。唉，闯荡大西洋的渔夫，哪一家没有溺水人，哪一家没有衣冠坟啊！”

梅里达说：“干脆，我把卡萨岛的别墅，赠送给娜娜的养父养母。往后，在南非会面时，再给两位老人一笔钱，让他俩过好晚年。”

袍哥：“也只有这样了！”

姗姗犹犹豫豫地：“阿爸，我有一件事，不得不告诉你俩了。”

袍哥问道：“什么事？”

姗姗：“我，我有孕了。”

黑暗里，袍哥没有说话。

梅里达的大巴掌，猛地一拍袍哥的背部：“好啊，我们家有后代了！”

袍哥闷了一会儿，问：“女儿，是不是和书生人相好的结果？”

姗姗又一次低声哭泣：“阿爸，女儿又喜又怕啊！”

袍哥的话声更沉闷了：“什么？你还有第二个男人？”

姗姗哭一声说一声：“嗯嗯……书生人太冷静，女儿太任性，史密斯太矫情，嗯嗯……”

袍哥的拳头，捏得格格响：“女儿啊，你太单纯了，怎么能让史密斯乘隙而入呢？史密斯是凶诈的海狼！他要你，是有险恶的企图。他是

想通过你，找到你阿爸，置阿爸于死地。”

姗姗不解地问：“两位父亲，史密斯说你们是海盗，你们说他是海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袍哥欲言又止：“到时候，我会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的。”

姗姗更困惑了：“到时候，到什么时候呢？”

梅里达率直地说：“女儿，你阿爸是担心把你卷进天大的灾难里。也担心，说出真相后，妨碍你和书生人的爱情发展。反正，这是一桩惊天秘密，等书生人决定带你前往他的国度时，我和你阿爸会亲口告诉你。”

姗姗抹着泪：“两位父亲，女儿现在最担心的是，万一女儿怀的是史密斯的种，书生人知情后，会翻脸疏远女儿……”

袍哥痛苦极了：“如果，如果这样，该怎么办？上帝啊，你赋予我女儿福运，让她和书生人永远和好吧！”

梅里达粗悍地一挥拳：“嘿，这有什么复杂的？孩子是女儿生的，女儿一口咬定是书生人的后代，不就得了！”

袍哥：“你别忘了，书生人是黄种人，史密斯是白种人，两人的后代，模样会有很大差异。”

梅里达粗中有细：“嘿，我们是白种人，女儿是白种人，如果生出白种人，就说是我们的后代，不就得了！”

姗姗提醒道：“可是，史密斯肯定会从中挑拨！这次在野海滩，听书生人说，史密斯为了达到离间目的，甚至把他和我的关系，都向书生人密告了，惹得书生人差点厌弃我。”

梅里达一拍胸：“这事好办！我把史密斯海狼的狼头扭下来，塞进鲨鱼嘴，让鲨鱼咬了粉碎，彻底杜绝祸根！”

袍哥：“我们依仗大船队掩护，史密斯难于杀害我们。史密斯也依仗大船队保护，使我们也不容易下手。”

梅里达：“多严密的渔网，总有破洞。等到瞅准漏洞时，及时下手。还有，把那桩大秘密早些告诉中国人，让书生人赶走史密斯。那时，史密斯变成一条鱼锅里的鱼儿，任由老子宰割了。”

“现在向书生人泄密，会把书生人从姗姗身旁吓走的。等到他俩的关系最后确定了，再把真相告诉书生人，让他带着姗姗，远走高飞。”说到这里，袍哥的手机响了起来，他听了一会儿，说：“是书生人头家通知，午夜一时，大船队出海找渔场。”

梅里达骂道：“妈的，愿上帝保护老子，让我们找到给我们福运的花苑天堂大渔场，也让我们发现向史密斯降灾厄的恐怖海域！”

姗姗大惑不解：“什么是花苑天堂？什么是恐怖海域？”

“这，你不用问了。”袍哥告诉姗姗，“女儿，大船队要出海了，你应该上带头船，向书生人祝福，给他送行。现在的世界，自身价值是自身展示的。”

梅里达：“幸福和爱情，也应该硬手强夺！”

鲍格和梅里达悄悄地离开了。姗姗装扮了一番，乘坐小艇，爬上东海一号船。船上，老渔伯领头，正在热火朝天地做敬。

舱面，偌大的圆形鱼盆，放着一个熬熟的猪头。猪头被丹粉染得红彤彤，插着三支烟袅袅的香支。

做敬进行到中间阶段，穿着象征吉祥的黄色渔衣的老鱼伯，口中念念有词：“一支二胡响亮亮，一对钹儿拍锵锵，一面铜锣敲当当……”

坐在舷帮上的孤脚人，眉飞色扬地拉起一支国内带来的二胡。放网老大滑头人，装模作样地敲起两个铜钹儿。还有技术员沉人，循着做敬的主乐器二胡的音调，用筷子敲打一面铜锣。

“喂，哪个讨海郎会唱词？”船舷相傍的二号船，莽人喊问着。

“请口舌伶俐的头家唱，有个美女正想听他的歌呢！”滑头人早就发现姗姗站在众人的后边，大声喊道。

书生人也看到姗姗了，精神抖擞地清了清喉咙，声腔嘹亮地唱起

来：

一更鼓，敲得响，
小妹开门迎才郎，
母亲问妹门怎响，
嗨哟哟，我的娘，
海风吹的门缝响。

二更鼓，敲得响，
小妹请哥吃酒香，
母亲问妹杯怎响，
“嗨哟哟，我的娘，
夜猫偷吃碗在响。”

三更鼓，敲得响，
小妹拉哥上妹床，
母亲问妹床怎响，
“嗨哟哟，我的娘，
老鼠吱吱爬栋梁。”

四更鼓，敲得响，

哥哥压在妹身上，
母亲问妹啥在响，
“嗨哟哟，我的娘，
隔壁大哥压豆浆。”

五更鼓，敲得响，
才郎美女已成双，
男女成对创天堂，
“嗨哟哟，我的娘，
幸福生活万年长。”

“哈哈……”全船的人发出了掀波扬浪的欢笑。

“咯咯……”姗姗虽然不懂中国话，却知道书生人唱得异常逗人，她奔出人群，笑着冲近书生人，大模大样地吻了他一下，竖起大拇指，夸着心上人。

人们笑得更欢了，做敬活动进入了高潮……

可是，不远处的港湾角落，史密斯号上，史密斯船长正用望远镜，瞭望着东海一号船的情景，当他看到书生人和姗姗亲密相处的时候，脸拉得更长，色彩涨得更红，心中的意念更恶：“老子枉自呕心沥血地兴风作浪，竟然撮合了这两只小海鸟。没有查到鲍格的行踪，反而促使鲍格的女儿投进书生人的怀抱！如果鲍格也随着女儿，向中国人示好，后果不堪设想。于钱于己，都应彻底毁灭姗姗这条祸根，扑灭鲍格这个灾源，消灭梅里达这伙贼众！需要的时候，要瞄准书生人，施行雷霆手段……”

午夜，黑漠般的水天，千百盏七彩缤纷的渔灯组成的大船队，夹着奔雷闪电似的轰鸣声，浩浩荡荡地出海了……

注释：

[\[1\]](#) “做敬”，是东海渔家的祝愿美好的风俗道场。

二十四

五湖四海大船队，寻找大渔场、追赶大鱼群的征战，犹如船上的风向旗，呼啦啦地旋转着，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遥远而没有休止之期。它在北大西洋奔驰了数月，说是以纽芬兰岛为后勤补给基地，其实只回来一次，仅仅停留了一天一夜，售出冰鱼冻虾，购些柴米油盐，又听到鱼汛消息，匆匆出海了。逗留东尼港期间，有妻眷居住港口的大西洋熬汉们，急步生风地冲上岸，饿兽似的扑倒妻眷，行完云雨，又把妻眷们撩进“夜夜守空房”的境地。有情人在码头盼望的，像书生人和姗姗们，利用瞬间即逝的约会，把牵不尽的绵绵情丝，道不完的柔柔爱语，化作粗硬的胡茬，吻扎鲜嫩的嘴唇，一遍又一遍。那些没有情人可找的熬汉们，看着岸上的花花绿绿的女人，或吞着咸腥味的饅液，或骂着粗野的浪话，或找个招摇于街面的妓女，把她们抛进腥气酒气浓烈的睡舱，用生命换来的金钱，变成狂烈的欲望的宣泄。而多数的中国讨海郎，依然保持着咸水祖宗的出门形态，找到办外汇的银行，把钱汇到遥远的东海家乡，然后，买些异乡特色的佳肴美酒，邀请兄弟们聚在舱面，挥着拳头，喊出酒令，打发出海潮汐前的时光。

后来，大船队来到另一座北大西洋港湾。风暴连昼接夜连天接地。乘风破浪的渔轮们，获得了一年一度的修船时间。抛锚浮水的船只，人们补渔网的补渔网，修机器的修机器，忙忙穿梭。搁浅船埠的渔轮，大伙纷纷钻进船底，手里的汽油喷灯，喷出一条条火焰，烧掉龙骨两侧的成簇成簇的花牡蛎和藤壶，让船底减少阻力，增添航速。根据书生人的嘱咐，为了在迷茫的海天容易辨别，所有中国渔轮的外壳，使用喷漆机，染成黄灿灿的色调。

中国渔家最喜庆的春节来临了。整修完毕的大船队再次出港了。东海一号居先，紧随其后的是东海二号船、东海三号船、东海四号船……百余艘体魄雄伟的大渔轮，两艘一行三艘一列地，再次形成了一条躯干壮大、体形漫长、气势威烈的出港龙。

大船队离开港湾了，进入烟波浩瀚的边岸了。每艘渔轮，出自东方人对黄色的特殊的钟爱，头桅灯中桅灯尾桅灯都射出金黄的光辉，船体

也抹着民族的骄傲之色。

大海像要检验船之龙的伟力，拱起了一排排有次序的水山。在风的有节奏的推动中，水的山脉迎风的一面，晨曦的光辉下，恍若一片片有序相叠的金鳞。一号船——高昂的龙首，二号船——粗壮的龙颈，三号船——拱动的龙身……这条破浪腾跃的船之龙，浑身都是大小不均密疏不匀的黄光闪闪的金鳞，展示着征服者的壮观……

在这春节的景致壮丽的黎明，东海一号船上，书生人让舵工掌船：“孤脚人，注意各船报告鱼群旺发的消息，及时告诉我。”

孤脚人发牢骚道：“歪嘴老大念经，越念嘴越歪。大年初一，也不让人休息。”

书生人笑了笑，跳到舱面，朝灶房里的掌簿喊：“老鱼伯，天大亮了，该是春节‘开正’^[1]时辰了。”

老鱼伯在里边应道：“头家，狗守夜，鸡司晨，各人管各人。你驾了一夜船，我也忙了个大清晨，备好开正物件了。”

书生人看着聚在舱面的人们，说：“开正活动前，先给大伙讲个吉利的笑话。”他看到大伙兴致勃勃地围过来，振振有词：“东海渔岛，有个笨渔夫，准备驾船到远洋讨海。聪明又美貌的妻子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渔夫答：‘明年春节，保准回家。’妻子问：‘明年春节团圆时，你想用什么信物，做团圆的象征物。’渔夫笨拙，想不出什么，看着妻子穿着仅有的一件花衣服，来送自己出海，随口说：‘我们家穷，除了你身上的东西，还有什么团圆物。’妻子嘻嘻一笑，送渔夫扬帆远行了。说来也巧，次年正月初一早晨，渔夫真的驾船回到家中。妻子问：‘你给我带来什么团圆物？’渔夫嘟哝着：‘不是说过吗，除了你身上的……’妻子笑着，掀开衣服的胸襟，露出胸脯上的乳头，说：‘快来吸一口团圆物。’渔夫不理解：‘这是乳头，哪是团圆物？’妻子把乳头塞进渔夫的嘴里，骂道：‘傻头鱼，这是你拥有的，也是我身上最圆的东西，平时你都死死地咬住不放，大有永远不放弃之势，怎么不是你的团圆物！’”

众人的笑声里，滑头人喊：“头家，你还没有结婚，就知道乳头是女人身上最圆的东西，一定是姗姗快生孩子了，乳头又大又圆，被你咬住不放……”

人们的闹声里，不知怎么的，书生人低下头，闷闷不乐。

“只怕站，不怕慢。来，开正了。”老鱼伯端着一些物品，从灶房里出来。

在老鱼伯的主持下，开正仪式的气氛庄重严肃。老鱼伯以船板当案桌，摆上早备好的金色鱼银色虾红色长素面^[2]。点两支“通宵”——家乡带来的红蜡烛，足有一尺长，手腕粗。烧着金箔贴黄纸做成的金元宝，命令大伙：“下跪，祈祷神灵保佑。”

在老讨海郎们的招呼下，青年中年老年们，集体下跪。老鱼伯唤：“开正时，案桌要离地升天。沉人、滑头人，你们抬神案。”

沉人和滑头人各跪左右，凌空抬起摆着种种敬神物品的船板。大伙恭敬虔诚地念词，祈求着海神庇护平安闯海、富贵发财、喜庆娶妻、如意生子。

接着，准备点燃三发六响大爆竹。老鱼伯还没有点燃爆竹，不知是谁，噗噗地放了几声响屁，性格滑稽的滑头人，连忙代替主持人，喊开正祝词：“迎新年，开大门，放大炮，财亦到，喜亦到。”

滑头人又喊：“老鱼伯，你固守开正老规矩，自己昨夜全身沐浴净身，还让大伙整夜不得排泄屎尿，不能接触污秽物，害得大伙憋了一夜，才拉出一串响屁。”

众人乐得前俯后仰。

老鱼伯连声说：“不行！不行！响屁不能代爆竹，开正仪式要虔心，重新来！”于是，三发六响的大爆竹，带着美丽的火花，在海空炸响。老鱼伯大声喊：“开大门，放大炮，财亦到，喜亦到！”……

开正仪式结束了。长年累月的浪峭尖打滚的生涯，使老鱼伯养成浓浓的迷信神灵和朗朗的崇尚美好的心境，他又催促书生人：“头家，你心路灵手路巧，写些红对联，贴在船房门口，增添吉祥气象。我从家乡带来了红纸和笔墨。”

看着老鱼伯这般慈祥，准备得这般周到，书生人的眼眶都热了。他接过蘸过墨水的毛笔，思索了一下，信笔疾书：

大西洋春天追求未来世界，

小画笔节日绘写幸福时光。

“啪啪！”懂得楹联格律的滑头人鼓掌道：“头家，你真是文韬武略兼备，这副对联，字字合韵，句句对仗，还是含有‘春节’的嵌字联。”他想了想，建议道，“船行汪洋，人闲船舱。盐多更苦咸，戏多更新鲜，闲着无事，又是春节，大伙凑些节目，闹闹喜庆。据我所知，书生人在学校读书时，就是古典诗词楹联爱好者，首先，请他吟一首平时写的中华格律诗……”

“好啰！”闲得发慌的人们呼应着。

“好，我先献一次丑，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书生人爽快地应，想了想，朗朗有声地：“词牌：忆秦娥。习作者：黄龙。春节度。祈求福运歌和舞。歌和舞，咸风苦水，大洋深处。年年月月漂和泊，生生死死搏和斗。搏和斗，壮怀激烈，创未来路。”

人们欢叫：“再来一个！”

“反正是讨海郎的带咸味的节目，大家不嫌次品的话，我就再凑合一首吧。”书生人昂首瞭望海空，只见一只雪燕儿，在长天飞舞，形成一道白色的弧线，说：“我用那只飞舞的雪燕当题材。词牌嘛……就用‘浣溪沙’吧。玉羽雅翔飞态柔，扬风舞浪斗姿优，缠绵遥远百花洲。流水行云优美韵，上天入海壮犹游，出生入死不息求。”

滑头人精明地问：“头家，你是利用雪燕，比喻姗姗向往东海岸边的百花洲，还是借助雪燕作为你自己的追求的象征？”

书生人挥挥手：“节目继续进行。”

……

大船队日以继夜地漂荡的时候，A国的詹姆斯将军，应命进入一位领导人住宅。在办公室人员的带领下，他穿过叶片嫩黄的草坪，绕过长满白色小花的园圃，进入鸟儿柔柔啼鸣的小树林。

在一间装饰色调温馨柔和的办公室里，领导人接见了詹姆斯将军。他只在电视里见过领导人，从来没有直接会面。当领导人进入办公室

时，他形象显威严、笑形露和蔼，心里顿生敬仰。

领导人温柔地说：“哦，请坐。”

办公室人员是位风度飘逸形貌俊俏的黑人女子。她介绍道：“先生，我们的詹姆斯将军，为了国家的信仰和利益，战斗在最前线！”

她又转向詹姆斯：“先生国事繁忙。请你简要地汇报大西洋一号工程情况。”

詹姆斯仔细汇报完毕，最后说：“.....总之，工程前期进展顺利。只是发生了一项意外情况，有一位负责行政事务的中校参谋处长，私自离开现役。据我所知，情报部门雇佣人员，进行辛劳备至的追捕，至今难达目的.....”

领导人语调缓和地说：“我们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军人必须维护国家利益。否则，是不允许的。”

办公室人员插话说：“詹姆斯将军，根据你的汇报，当前，是一支大船队掩护着鲍格，因此，雇佣人员找不到鲍格。大船拆散了，躲在船舱里的人，自然会露形了。不过，对外国的船队，不宜明目张胆地行动。一方面，会引起舆论激烈的反弹，引发国际争端，使国家处境难堪。另外，还有一项原因.....”

詹姆斯：“什么原因？”

领导人直爽地说：“哦，我马上要乘飞机出国，前往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还要游览那个文明古国的长城、故宫.....”

离开办公室，詹姆斯将军疑惑不解地嘟哝着：“怎么会这样呢？.....”

几天后，詹姆斯回到基地。米勒少校询问：“将军，你出差多天，有什么新任务？”

詹姆斯：“一位领导人接见我，似乎要求，追捕鲍格的行动方式要平缓些。可是，我到情报部门时，他们要求大西洋的雇佣军们，加速步伐，加强火力，甚至不惜毁灭生命.....”

米勒：“天啊，怎么能够这样呢？将军，你应该制止他们的极端行为！”

詹姆斯：“我也明确表示过，要保护鲍格的安全。可是，我不是情报部门负责人。更有甚者，他们还找到雇佣军头头的未婚妻，要她帮助史密斯，追捕鲍格。”

米勒：“一个女子，怎么参与行动？”

詹姆斯：“那女子，虽是外国籍人士，拥有我国的绿卡，可以算是国人。听说，她不但愿意参与行动，而且领取了大笔佣金，情愿成为被雇佣者。”

米勒：“这是什么原因？她是为了佣金……”

詹姆斯：“情报部门告诉我，史密斯的助手莫安，瞒着史密斯，领取了秘密佣金，成为监督史密斯的卧底。莫安密告，在北美洲的东尼港，史密斯和鲍格的女儿，泡进了温柔乡……”

米勒：“原来，史密斯的未婚妻是妒火中烧，怕被鲍格女儿夺走情夫，才豁然参加行动的？”

詹姆斯：“事情很复杂。或许，史密斯是引诱鲍格女儿，叫她提供鲍格的下落？或许，是鲍格使用美人计，让史密斯放弃追捕行动？如果是后者，鲍格和史密斯，都会暴露秘密，那就糟了！”

米勒：“可是，不管怎么说，一个女子，怎么漂泊大西洋，参与行动呢？”

詹姆斯：“听他们说，那女子名叫玛莉，不但身材窈窕，形貌雅美，楚楚动人，而且聪明精干，不亚于男人。情报部门是让她进驻东尼港，不是闯荡大西洋。她在东尼港，是用美色套着史密斯的心。同时，她还担当侦查并传递鲍格的行踪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情报部门还要她放弃妒忌心，接近鲍格的女儿……”说到这里，詹姆斯不无警觉地一愣，自我呢喃：“算了，我说得太多了。”

米勒管自沉思着：“将军，我觉得，情报部门搞得太过分了。其实，为了实施太空计划，国会通过大笔经费，已是全世界媒体报道的内

容。个别具体的工程，就算泄露出去，又何足为奇？”

詹姆斯：“说心里话，我也有这种想法。何必为了弘扬一方的文明，而去压制另一方的文明？还要使用雇佣军，危及他人？米勒，你我今天的推心之话，说到这里为止。”

米勒低声道：“其实，那工程，无非起个威慑作用。真正冲突时，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没有胆量，更不会发动毁灭世界的太空大战……”

詹姆斯也赞同道：“议论自由，行动有罪，不要成为鲍格第二，懂吗？”

米勒挺了挺身子：“是！”

一个多月后，纽芬兰岛东尼宾馆，姗姗因为身体有孕，平常不出门，都在套房里休息。她看到，一个陌生又漂亮的女服务员，进套房清洗房间。她不在意地用英语询问：“小姐，原来的女服务员呢？”

这位新服务员，正是史密斯的未婚妻玛莉，她也用熟练的英语回答道：“看服务总台的登记表，你是姗姗小姐。原来的服务员去负责其他套房的服务工作了。”

玛莉打量了姗姗几眼，看到姗姗的腹部隆起，不由愣了一下，想了想，柔声柔气地问：“姗姗，你有身孕了？”

姗姗泼辣奔放，毕竟是女孩子，双腮浮起两朵红鲜鲜的桃花，支吾着：“你真眼尖……”

玛莉笑道：“我虽然没有生育，但已经有男人了，他答应，不久后，就和我结婚。”玛莉说到这里，不知什么缘故，心里咯噔了一下。她借故转到套房外的长廊角，秀丽的双眼眯了许久。一种女人的本能的灵感，以及对史密斯的透彻的了解，使她隐隐地感到一种什么。她是个心计深沉的女人，不无意识地挂通史密斯的手机：“喂，史密斯，亲爱的，我是玛莉。”

史密斯的应声：“亲爱的，这一航次，我的渔轮随着中国船队，为了寻找好渔场，从北大西洋西岸，一直到达北大西洋东岸，整整数个月，前半个月捕捞的鱼虾，还是在北大西洋东岸的西班牙港口卖掉

的.....”

玛莉：“亲爱的，我是在北大西洋西岸的东尼港和你通话。我在这里等着你呢。”

史密斯惊嚷起来：“什么？我的雇主真的把你弄来，参加追捕鲍格了？”

玛莉：“你事先知道他们的安排吗？”

史密斯：“早些日子，他们来电告诉过我，我表示强烈反对.....”

玛莉：“那就得了。你我都是被雇佣的军士，不服从雇主，也要服从金钱！”

史密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这是一处生生死死的战场！”

玛莉：“你自己注意安全。我的任务很安全，不过和一个天真无知的女孩子打打交道，还有嘛，为你整理一个爱巢.....”

史密斯怒吼起来：“从姗姗那里侦查鲍格行踪，我比你更有办法.....”史密斯吼罢，似乎觉得自己说漏了嘴，手机啪的一声关掉了。

一团大大的疑云罩着玛莉。她还要进一步探个明白，又一次挂通史密斯的手机：“亲爱的，你急什么，都是为了金钱利益嘛。”

这下子，史密斯应不出来，只在手机里嗯嗯地哼着。

玛莉步步为营：“亲爱的，既然你和姗姗熟悉，我更有条件和姗姗交往了。说不定，我可以和她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呢。”

史密斯火暴性格再次发作，“玛莉，你这样说话，是不是要侦查我和姗姗的关系？”

玛莉停了一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话：“亲爱的，你知道吗？姗姗有身孕了。”

史密斯露馅了：“什么？她那么容易.....”说到这里，史密斯又一次关掉了手机。

“喂！喂……”玛莉叫了一阵，不见回应，气得举起手机，差点砸在地上。

但是，玛莉毕竟是有手段的女子。她迅即冷静下来，拿着一支拖把，走进套房，笑着告诉姗姗：“高档宾馆，找不到高档拖把。”她慢条斯理地打扫房间，和姗姗天南地北地拉起家常：“姗姗，我是为了就业，才到这里的。往后，咱俩能成为朋友吗？”

姗姗天真地说：“你我的世界语，音腔相同。往后，我又多了一个朋友了。”

玛莉：“其实，我和你早就是朋友关系了。”

姗姗：“这是怎么回事？”

玛莉：“我问你，史密斯和你，是不是关系格外亲密的朋友？”

姗姗结巴起来：“什么？史、史密斯，你认识那个船长？”

玛莉：“我是他的未婚妻。”

“啊！”姗姗吓了一跳，说，“史密斯说过，他还没有娶妻。怎么……”

玛莉一仰脸：“怎么，我不够条件做他的未婚妻？告诉你，史密斯的渔轮，以东尼港为后勤基地。我呢，是临时前来，找个工作，帮助男人赚点钱，一边等他回来，和他团聚的。中国妇女有句话，嫁个讨海郎，夜夜守空房。我可不愿夜夜守空房……”

听着玛莉的话，姗姗低头闷声。

玛莉连忙改变口气：“姗姗，你说，我们还是朋友吗？”

姗姗：“是，是朋友。”

玛莉鼓着掌：“那好嘞，从今往后，我们在哪座渔港居住，都要紧密相处，互相帮助，互相照顾……”

从那天起，玛莉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和姗姗一起度过。除了打扫

套房外，她对姗姗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姗姗孕期反应时，她买来价格昂贵的法国紫葡萄。姗姗消瘦时，她端来煮好的太平洋鮟胶、大西洋海参。姗姗虚热时，她给姗姗喂上美国西洋参汤。

说来也巧，平时，都由梅里达代表两位父亲向姗姗打电话，问候她的生活，关切她的身体。梅里达是个不懂女人的莽汉，每次电话里，除了一句：“女儿，你好吗？”别无他言。这天，梅里达似乎有了一点长进，把老话改成：“女儿啊，两位父亲长期漂泊大西洋，你要自己照顾自己。等父亲回东尼港，再替你找个侍女。”姗姗随口应道：“父亲，我现在有人照顾呢。”梅里达问：“是哪位热心人照顾女儿？”姗姗：“是史密斯船长的女友。”梅里达惊叫：“女儿，你要注意！我跟你说过，史密斯是河豚，内心恶毒，外表花哨！”姗姗：“父亲，他的未婚妻玛莉倒是热心肠的漂亮女人。她是怕史密斯出事，前来东尼港侍候男人的。”梅里达叮咛：“女儿啊，网密逃不出鱼，口密漏不出话，不管对谁，尤其是不能对史密斯和他的未婚妻，说出你生父的去向。我警告你，如果泄露生父的机密，你生父会有杀身之祸！”姗姗：“我懂。不过，玛莉倒没有打听鲍格父亲的事情。”

可是，姗姗的话错了。几天后，玛莉替姗姗收拾套房后，像往常一样，给姗姗端来鲨鱼脊骨熬成的鱼脑汤，指着雪液似的鱼脑，说：“姗姗，这是鲨脊、桂花、冰糖煮的，多吃些，给你们母子添补。”

姗姗喝着，连声赞道：“真香，真甜，真鲜。”

“唉。”姗姗喝完鱼脑汤，玛莉叹了一口气，说：“姗姗，你都快生孩子了，独自住在东尼港，不方便。应该回家，和父母亲一起居住，有个照应。”

姗姗，“我从小失去母亲。”

玛莉：“你的父亲到哪里去了？”

姗姗警觉地扫了玛莉一眼，绕开了话题：“我父亲梅里达船长，跟大船队闯荡大西洋了。”

玛莉又追问了一句：你不是有两个父亲吗？一个是养父，一个是生父。还有一个父亲呢？

这次，姗姗真正生疑了。她盯着眼前机智、热心又神秘的女人，没有吭声。她也是个聪明的人，一会儿，故意问道：“玛莉，你怎么知道我有两个父亲呢？”

她的话，呛得玛莉闷了一下，随即笑道：“是我男人史密斯，用电话和我闲聊时，告诉我的。”

姗姗现出少有的肃静的神色，说：“玛莉，你是个热心人。但是，你男人史密斯，对我父亲怀着阴恶之心。往后，就不要谈父亲的事了。”

玛莉大吃一惊，脸色一沉，又转笑道：“好，不谈男人的事了。不过，我待你，那是真心希望你们母子身体健康。”

姗姗的神色也和悦了。

但是，玛莉是个随机应变又心绪复杂的女人，她的心里，继续运转着查寻鲍格的计划……

注释：

[1] “开正”，是东海渔家新春第一天早上，希望全年驱邪避灾、敬神纳福的仪式。

[2] 红色长素面，渔家当作长命富贵的象征。

二十五

俗话说，三月暴风舞，海浪像老怪。

这是春暴发威的早晨，浪头像一头头喷着密集又雪白的鼻息的怪物，扑击着东尼港两侧的嶙峋的礁石。

又完成了一航次作业的大船队，驶向距离最近的东尼港。东海一号率先冲进避风港。书生人看着哥特式建筑物的鳞次栉比的尖顶，心里重重地说：“都到三月了，本来是鸟语花香的季节，却陷进翻卷的风云里……”

老鱼伯没有听出他话中有话，好心地说：“春天的风暴进渔港，像女人的裹脚布长又长。头家，这趟进港避风，得住些日子了。你是不是惦记那个相好的女子？唉，其他女人，嫁给讨海郎，夜夜守空房。她啊，和讨海郎相好，长年累月苦熬。你们都好几个月没见面了。船只抛锚后，把渔活派给伙计们，你尽管到宾馆，和她住几天……”

熙熙攘攘的船簇挤进港了，沉甸甸的大铁锚，在海面溅起大团大团的水花。抛完锚，安排了活计，书生人刚想登岸找姗姗，梅里达打来电话：“头家，我们都到东尼医院去。我刚用手机接通东尼宾馆服务台，服务员告诉我，姗姗分娩期到了，被送到东尼医院接生，发生难产事故，情况非常危急……”

书生人的心啊，差点蹦出了喉口，急步如流星地冲向东尼医院……

差不多同一时刻，气象簇新的楼房组成的东尼医院里，陷进难产境地的姗姗，在身着白衣的医生的围护抢救中，发出撕人心肺的叫声：“啊——啊——”

妇产部楼房外边，青翠的草坪上，从渔轮里赶来的梅里达，听着楼里传出的接连不断的凄惨的叫声，他的左腿在抖索，右脚一下又一下地踩着，仿佛要把地壳踩穿一般。那攥成团的拳头，一拳接着一拳地擂着

胸口。最后，他也发出雄壮得近乎粗暴、伤心的近乎惨绝、无知得近乎可笑的号叫：“姗姗，我的女儿啊，你给我化出勇气，使尽力气，生下孙子啊……”

由于现代信息工具的作用，带头船老大情妇分娩的消息，传遍了整支大船队。史密斯也闻讯到达东尼医院了。他一瞅梅里达的身影，不由打了寒噤，退到不被梅里达发觉的角落。听着梅里达的号叫声，他清楚了姗姗的岌岌可危的处境。一种尚未泯灭的人性，驱使他的垂在腹下的手掌，紧紧地捏起来，仿佛要把作践过多少女子的下身捏碎似的。一会儿，他又想到了什么，重新转动贼相的脸庞，窥视着周围。

妇产部楼房的东角，是双人高的北美香花树林，成丛连簇，枝杈茂密，红花烂漫，绿叶成荫。其间，躲着一个神秘的人物。他比众人早些来到，身形脸容全被遮掩了。叶的缝隙，可以隐约地看到，他穿着长长的披风，高翘的披风领口，罩着脖子、下巴和腮帮，头戴欧式礼帽，架着大型黑色眼镜，把面部盖掉了大半。然而，随着病房里传出的姗姗的痛苦叫声，神秘者攥住的整丛的香花树，粗粗的树杆、细细的枝杈，直至花叶的末梢，无不强烈地抖动着。其实，是神秘人的苦难的身心的颤动，带动着大树丛在颤索。姗姗的惨叫，一声连着一声。神秘人和树丛的颤抖，一阵接着一阵。

那位神秘人，是逃亡大西洋的鲍格，即被渔夫兼海盗的梅里达尊重的袍哥。

袍哥的不远处，是疯狂追杀他的史密斯。此时，史密斯又恢复了清醒和冷酷，东张西望的神态，显然要借姗姗难产的机会，发现姗姗生父的踪影，将姗姗的生父置于绝境。

不过，史密斯没有发现袍哥。而且，有一个人，威慑着史密斯，使他只能躲在偏角，不敢公开地东奔西窜，寻找袍哥。他就是愚蠢地号叫着的梅里达。史密斯当然清楚，如果梅里达发现了自己，这强悍如海鳄的海盗，定会舞动铁拳，来个礁石捣青蟹，把自己砸成蟹浆。所以，史密斯不敢挪动，用目光搜索着。他打定主意，一旦鲍格不慎暴露，他就悄然地尾随，到达远离梅里达的地方，擒而灭之。

最后获悉姗姗危难消息的书生人出现了。书生人奔进花木掩映的道路，来到大吆小叫的梅里达身边，火急地问：“梅里达船长，姗姗平安吗？”

“大头家……”梅里达发出欲骂又止的吆声。梅里达显然想说：“大头家，你来得这样慢！你如果长着中国老太婆的小裹脚，老子把它折断了，替你换上飞毛腿！”是的，梅里达对这个书生人，怀着复杂的情绪。他爱慕这个船老大，书生人的身上，兼备着老渔夫的勇猛和新生代的明锐，最重要的是能给姗姗带来人生的明媚的春光。梅里达又恨书生人，他对姗姗的不即不离的态度，制造了姗姗的无尽的悲伤。

这时，梅里达再次听到姗姗的惨叫，怒冲冲地呵斥书生人：“你看，因为你的缘故，姗姗多么痛苦啊！老天不公，应该让你受受难产的罪！”

心思缜密的书生人，也被忧伤冲昏了头脑，说着：“是！是！应该让我承受难产的痛苦！”

梅里达继续气汹汹地发作：“姗姗母子，如果一方出事，老子把你的头拧下来……”

书生人听着姗姗的叫声，昏乱地应道：“对！对！你把我的头拧下来！”

躲在远处的史密斯，听不清梅里达和书生人说些什么，只看见两人聚在一起，心里的怒潮，汹涌涌动。几个时辰后，一种狞恶的意念油然而生。

姗姗的危难在延续……

经过白昼的苦楚难言的守候，书生人和梅里达，挨到灰雾迷茫的夜晚，他们看到，一个女医生走出妇产部大门。书生人迎上前去，用英语问：“医生，产妇和孩子都平安吗？”

医生应道：“产妇经过三天三夜的难产折腾，又大量出血，处于休克状态。她产下的儿子，因为长时间憋在母亲腹中，浑身青紫……”

书生人和梅里达同声发问：“母子俩有危险吗？”

“不过，母子俩都没有生命危险。”女医生看看书生人和梅里达，“你们男人帮不上忙，回去吧。叫家里来个女人，帮助护士，服侍产妇母子……”

医生走了。书生人和梅里达又同声嘟哝：“女人？到哪里弄个女人呢？”

就在书生人和梅里达发呆的时候，躲在暗处偷听医生讲话的史密斯，借着夜雾的掩护，踩地无声地溜出医院，来到街道的拐角，掏出手机，低声呼唤：“喂，是玛莉吗？亲爱的，姗姗分娩了，你知道吗？噢，你刚刚听说。亲爱的，你马上到东尼医院妇产部，帮助护士，服侍姗姗母子。什么？你问我，我为什么这样关心姗姗母子？那个孩子是不是我的种？咳！这些事情，明后天再向你解释。今晚，我让你到东尼医院，名义上照顾姗姗，更重要的，姗姗分娩，她的生父势必前来看望！你守在姗姗母子旁边，等候那个神秘人出现，认准他化装后的模样，跟踪他，搞清楚他藏身哪艘渔轮，立即告诉我，我将迅即行动，捕获他……”

史密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向玛莉密授机宜的时候，那个被风衣、礼帽、墨镜遮覆了形貌的袍哥，神不知鬼不觉地跟踪着他。袍哥听了史密斯的话后，闪进一条黑洞洞的弄堂，向泊在港湾的船队，飞快地潜去了。

一会儿，长挑又娇艳的玛莉，出现在东尼医院旁边的街角，迎近等候着的史密斯，比比画画地说了几句，径直进入了东尼医院，询问一个护士：“有个叫姗姗的产妇，在哪个房间？”护士向前指了指。玛莉刚想进入病房，守在外边的书生人和梅里达，闻声迎上前来，问：“夫人，你找姗姗有事吗？”

玛莉打量着两人，问：“你们是姗姗的什么人？”

梅里达指着书生人：“他是姗姗的男人。我是姗姗的父亲。”

“什么？你是……”玛莉吃了一惊，差点说出鲍格二字。

书生人已经听到玛莉的话，警觉地问：“你在寻找一个叫鲍什么的人？”

玛莉毕竟是机智的女人，连忙说：“不不。我是东尼宾馆服务员，姗姗长住宾馆，我俩成了好朋友。前两天，我轮到休假日。今天上班，听说姗姗分娩了，特地赶来服侍她。前些日子，我和姗姗亲密相处时，姗姗告诉我，她有两个父亲，一个是养父，一个是生父，都是大西洋船

长。”

梅里达：“噢，是这样。我就是姗姗的父亲梅里达。”

玛莉连忙握握梅里达的手：“是梅里达船长啊，你好！老船长，你们男人进不了产房，尽管回船休息吧。姗姗母子的服侍工作，我包下了。我还是服务员，你们尽管放心走吧。”

“也好。我们都三餐没有吃饭了。书生人头家，我们去喝点酒。”梅里达说。

“书生人，大船队头家……”玛莉想到史密斯告诉的书生人的情况，看着书生人风流倜傥的身姿，脸上洋溢着艳羡的神色。一会儿，看到书生人和梅里达离开医院，她的嘴角，又抿起一种冷冷的笑纹。是啊，她支开了梅里达和书生人，就可以安全地待在医院里，等候姗姗生父来自投罗网了。

连续几天，大船队停泊东尼港，躲避呼天啸地的春暴，准备下一航次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书生人每天安排完船上的活计，心里惦记着姗姗母子，急匆匆地下船上岸，奔向东尼医院。这期间，在他的恳切央求下，护士准许他进病房，看到姗姗那苍白又秀丽的脸容、闪着无尽的爱意希冀的目光，听着姗姗的低微又柔情蜜意的语言，热泪充盈了他的眼眶。当然，那位睡在母亲身旁的襁褓儿，也使书生人的脸腮，绽成了一朵花，乐呵呵地笑着。

这天早晨，书生人正在朦胧的睡梦里，手机的音乐声吵醒了他。他拿起手机，一听，是梅里达的话声：“书生人头家，风暴渐渐减弱，大船队是不是要出海了？”

书生人：“对。我已经通知船长们，一旦风暴逝去，马上出海。你在什么地方，怎么没有接到通知？船只出海看时辰，岸上父母尿急也不等……”

梅里达：“昨晚，医生告诉我，由于姗姗多日出血不止，襁褓儿多日低烧难退，纽芬兰岛地处偏僻，医院没有昂贵的药品，建议前往渥太华市，进大医院服高档药，让母子俩恢复健康。乘船坐车前往渥太华，母子俩经不起长途颠簸。刚巧，今天早晨，有一架班机飞抵渥太华。我替姗姗买了飞机票。我想，在出海前夕，你如果获悉姗姗离开，会陪姗

姗前往渥太华。闯海汉没有头，闯海船无处走。你离开，势必影响大船队。所以，我没有告诉你。刚才，出租车载着姗姗母子前往机场时，姗姗知道自己要去渥太华，大哭大闹着想见你，要你跟她去渥太华。我和陪她的玛莉夫人，劝慰的话说了一船舱，她反而哭闹得更厉害。没办法，我只得打电话给你，请你务必赶到机场，来得及的话，劝慰姗姗一番，让她们母子安心到渥太华治疗，早点回东尼港，和你我团聚……”

书生人一急啊，连手机都忘了关，飞身下小艇，快速跳上岸，风风火火赶到机场。当他从出租车里冲出来，飞机刚刚起飞了。送走姗姗的梅里达和卡特，看到他又冲又喊地扑向前去，仿佛要和飞机相撞似的，连忙把他拉住了。书生人似乎听到，尖啸的飞机声里，夹带着姗姗忧伤的哭声，他在梅里达和卡特的拼命拉扯中，激情难耐地跳窜着。

丹特安慰书生人：“头家，我们为了保护姗姗母子，特地雇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连同姗姗的女友玛莉，一起跟姗姗到渥太华。你就放心地率领大船队，早点完成一航次的捕鱼任务，回东尼港和姗姗团聚吧！”

机场的另一座建筑物里，透过紫红色的玻璃，依稀可见那个神秘的袍哥，袍哥的全身，仍然被风衣、墨镜、礼帽遮掩着，唯有那双趴在玻璃上的大手，暴突的血筋，蚯蚓似的蠕蠕爬动着，是啊，他面对女儿远行，却不能接近女儿，是何等的悲愤啊！一会儿，袍哥看到卡特扶着书生人，离开机场，梅里达远远地跟在后边，才掏出手机，呼唤：“梅里达，是我。”

梅里达的低闷的应声：“哦，是袍哥，有什么吩咐？”

袍哥：“我告诉过你，狡诈的史密斯，唆使不明身份的玛莉，以朋友的名义服侍姗姗，昼夜跟在姗姗旁边，查到我的下落是小事，万一危及天真烂漫的姗姗，还有我们的小外孙，怎么办？这次，你怎么又让玛莉陪姗姗去渥太华了？”

梅里达：“袍哥，接到你的电话后，我和丹特兄弟们跟踪过史密斯，看他几次到医院，和玛莉暗地会晤的亲密样，他俩是一对夫妻。而且，他俩还在另一座宾馆，共同租住秘密房间。我曾劝告过姗姗，让玛莉离开。我甚至暗示姗姗，玛莉是史密斯的女人，来服侍姗姗，是海蛇吐红舌，怀着毒心。姗姗显然被玛莉迷惑了。或者说，玛莉除了对你心怀叵测外，确实尽心尽意地爱护姗姗。所以，姗姗讲，在这片异国土

地，她只有这个女友，她坚持要把玛莉留在身旁。还说，有玛莉在身边，史密斯不会骚扰她，她反而绝对安全。不过，姗姗答应，对你的行踪，一定守口如瓶，当然不会告诉玛莉。袍哥，人们都说，做大好做，做小难做。我对姗姗，是做大难做。我哪能拂姗姗的意，伤她的心呢？”

“梅里达，女儿毕竟是孩子，你要经常叮嘱她，不要暴露我的形迹。”袍哥收起手机。不多久，他的神秘的身影，这离了机场建筑群消逝了。

离出海潮汐还有几个时辰。书生人怀着忧愁，独个儿徘徊到酒吧，喝着猛酒。一个似乎在后边跟踪的人，闪进了酒吧，一屁股落在对面的凳子上，说：“头家，我们闯海兄弟，有鱼分着吃，有酒分着喝。”

“哦，史密斯，是你。想喝酒，自己倒吧！”书生人有些醺醺然的醉意了，不无厌烦地说着。

“头家赠酒，是把我当作兄弟。头家兄弟对我的情一片，我把兄弟的情，当成圣经念。”史密斯一边喝酒，一边吹捧着。

“你，何必说恭维话？”书生人不乏冷静。

“我提倡吃人一条鲜鱼，还人一舱淡水。今天，我喝了头家的酒，有一桩事，应该告诉头家。否则，对不住兄弟……”史密斯船长闪烁其词地说着。

“什么事？你说吧。”书生人警惕地看着史密斯。

“好，我是海蛇钻进竹筒，直进直出地说了。这两天，我托东尼医院的医生朋友，对姗姗的儿子，和我的血样，进行亲情鉴定，结果证明……”史密斯故意停顿了一下。

“什么？”书生人的心底猛地一震。

“经鉴定，孩子是我的儿子……”史密斯断然地说，观察着书生人。

书生人感觉，自己像岸边的礁石，被冻冷的浪头，猛地炸了一下，差点分崩离析了。他努力稳住自己。看到史密斯越说越显得扬扬自得，一恼火，说：“人撒友情狗撒屎！做了落水狗，反被咬一口……”

史密斯听着他的嫉恨自己的话，大声嚷道：“头家，怎么把我说成落水狗？是的，在大西洋和海盗火拼时，你救过我。可是，也不能把我对你的情意，说成狗撒尿。早先，我把你当兄弟，才把我和姗姗的恋情告诉你。这次，正因为过去的一幕性爱，我才出于对姗姗负责，去做亲子鉴定。你不信的话，有医生可以询问，亲子鉴定证明书，就在我这里……”史密斯说着，掏出了证明书，放在桌上。

他看着书生人神色恼怒，不无得意地说：“头家，你们中国人的心里，真像装着各色各样鱼儿的网兜，什么成分都有，自我和自私同在，宽广和狭隘并存……”

此刻，书生的骄傲和自尊的灵魂，像中了尖利的鱼刺，被戳得阵阵剧痛。剧痛中，刚刚生发的疑忌和怨恨隐去了，代之而来的是苏醒和冷峻。他以藐视的神色，瞪着史密斯，说：“史密斯，我送你一句话：人心隔肚皮，看人看行为。现在，你可以走了。”

“嘿，我们国家有句俗语，对先生不说书，对屠夫不说猪。我真不该对头家说这么多的话。我走了。拜拜！”史密斯也觉得，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乘机离开了酒吧。

沉默了一阵后，书生人变成另一种模样。青筋浮动的手，抓住史密斯留下的亲子鉴定证明书，塞进了口袋。俊秀的脸，一改惯常的平抬，高高地仰起。离开酒吧后，在众多的车辆和人群里穿梭，依旧傲然地面对头顶的苍天。

其实，书生人持着高傲的形态，是在抵制多种复杂的潜意识。这个搏击大海像条龙的男子汉，也有虚弱的心理。回到东海一号船，他躲进船老大卧室，在另一种心理驱使下，偷偷地掏出那张亲子鉴定证明书，看了又看。书生人是硕士生，如果不是家境贫寒，早就完成博士学业。因此，些微几个英语，当然看得明白：孩子是史密斯的后代。何况，在科技发达的地方，做一次亲子鉴定，是轻而易举的，绝对不会出错。可是，聪明的书生人，此刻毕竟糊涂了。史密斯没有接近姗姗和襁褓儿，他做亲子鉴定如何提取母子俩的血样呢？

书生人离开卧室，依然仰脸向天地回到驾驶室。这次，他是双眼闪着泪光，担心讨海兄弟们发觉。一跨进驾驶室，他狂躁起来，一抹自己的泪眼，喊着舵工：“孤脚人，出海！”

孤脚人提醒道：“头家，顺流出海的潮汐时间还没有到呢。”

书生人烦躁地斥道：“不懂装懂，终生饭桶。你跟我驶什么顶风船？出海！”

“又没吃辣椒，身心发什么烧？他今天怎么了？”孤脚人发现书生人一反常态，不解地自语。但是，头家的渔令像圣旨，孤脚人叹了一口气，叫你跳旋涡，你也要不怕死！只得驾船出港了。

顿时，众多的渔轮的轰鸣声，震得平坦又翠绿的水面，溅起千万朵白熠熠的浪花。连远处的嶙峋礁盘上，数不胜数的白燕黑鸥，也惊得漫天盘旋，密密麻麻。

跟在带头船后边的施维森号，遵照渔令，拉锚驶动起来。施维森还是通过无线话筒询问书生人：“头家，千百艘大渔轮，顺流出海，能省多少油钱呢。”他是暗示书生人，为什么不等到顺流潮汐，而匆忙出海。

书生人心口一热，语气生硬地应：“顶流吃大鱼的是龙，顺流吞小虾的是熊。船都驶动了，多嘴问什么？”

话筒中，传出施维森的轻轻的嘟哝声：“做船老大的，风口浪尖自主张，在港有事要商量，才不会买猪买到羊。头家怎么反常了？”书生人的手一闪，啪地关掉了话筒。

浪峭尖撒网拉网的放网老大，出港时成了闲人。带头船昂首驶动后，滑头人跷起二郎腿，坐在船头上，随口哼着一首往昔的东海渔歌。

带头船两侧的青翠的水帘里，潜着数十条被渔夫号为“水猪”的大型海兽，黑灰皮，头尖臀圆，十来对鳍片像桨叶划水，游速似闪电，跟着庞大的渔轮队伍，朝着烟波浩渺的大洋深处，飞快地闯去。

滑头人感到很奇怪。平时，这种力量强大游速飞快的海兽，伴着航速不快的出港船时，总是一头蹿到船只前边，抢先冲出浩荡的港湾，进入漫无边际的远洋。今天，带头船刚像出笼的虎豹，开足马力，犁开了清亮的水面，冲向远洋。船前水帘里的黑压压的海兽，眨眼间退到左右舷外的水帘里，又闪到船臀后边，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而今天的带头船和伙计船，全都一反常态了。平时出海，船只缓缓加速。今天离港，受大冲大窜的带头船感染。大船队的左右侧，宽阔又坦荡的港湾，被冲出两条漫长的雪白的浪水，朝着港湾两岸横向翻滚着，越发粗壮高大。最后，这两条闪烁着晶亮的冰光雪色的大水龙，整个儿滚上了黑褐色的礁岸，海珠似密纷纷的白龙鳞，飞上天空。气势雄伟的大船龙朝着大西洋飞腾，颜色雪白的大水龙，伴着大船龙，向前无尽地延伸着。

滑头人观察着龙一般飞腾的大船队，以及拽着大船队奔驰的龙头似的带头船，那灵性的心地，似乎悟到了什么。他默想了一会儿，越想越感到反常，朝着驾驶室，不无诙谐地喊：“书生人，你这个头家，今天是不是娶了个大麻脸大塌鼻的姑娘，驾船急匆匆地逃婚啊？你不是出港船的老大，你是向大洋深处乱冲的逃婚者！”

更令滑头人疑惑的是，书生人一声怒喝：“伙计发什么话？是不是笨海熊想当船老大！”

一种不妙的预感，在滑头人心里泛着。

二十六

渥太华，高楼摩云的医院里，孩子甜蜜入睡，姗姗陷进切切的状态中。在东尼医院，书生人前来看望她们母子时，虽然春风满脸笑逐颜开，然而，总有些微的忐忑不安。原因自然是清楚的，书生人知道，她和史密斯有过那种事，会不会怀疑孩子是史密斯的后代，进而不收留她们母子？她从小失去了慈母，父亲鲍格，长期在外从军；养父梅里达，经年累月地离家，漂泊大西洋。孤儿般的幼年时代，使她愈来愈强烈地向往着团圆和幸运。跟着两位父亲？浪迹大西洋两岸后，虽然，梅里达父亲凭着攒下的钱，保证了她的优越的生活条件，但她越来越觉得，这是一种流浪和孤苦。书生人的出现，使她燃起了爱情之火，决心不惜任何努力，甚至献出生命的一切，跟随书生人，前往有着古老的传统、淳朴的民风、安逸的环境、又在进行改天换地大建设的神州，享受称心如意的生活乐趣。还可以把两位父亲接过去，欢度晚年。可是，那个狡诈又强悍的史密斯，在她的朗朗晴天一样的希望的境界中，布下了黑咕隆咚的阴影。如果书生人抛弃了她们母子，未来，将是无穷的苦难！

跟姗姗前来渥太华的玛莉，在服侍姗姗时，时时露出甜蜜的笑容。可是，她的心动荡不安。多少日子以来，不知是史密斯那边泄露了她在姗姗旁边侦查鲍格下落的秘密，还是被追捕的鲍格，有着过人的智慧，始终没有出现在姗姗身边。她是心计极深的雇佣人员，也是有同情心的女性，看到天真烂漫的姗姗，她不忍心伤害她，再没有使用伎俩盘问她父亲的行踪。反之，全心全意地侍候姗姗，祝祷她早日痊愈。对那个襁褓中的孩子，她表面泛起慈爱的笑，脑海却聚着疑云。她已经知道，凭史密斯的好色和可怕的手段，玩弄热情又单纯的姗姗，那是清水看鱼儿，显而易见的事。虽然，姗姗对那个中国的书生人，有着一往无前的爱的勇气。万一襁褓儿是史密斯的孽种，该怎么办？想到这里，她顿觉惶恐和痛楚。

她原来是地中海渔家的女儿，家庭贫困，到地中海船长史密斯的家里当女佣。她的灵活的个性和秀丽的外貌吸引了史密斯。而她，也仰慕史密斯的精明和强悍，把自己的处女的爱，献给了他。史密斯是个不安于捕鱼生涯的野心家，串联了一批人，充当大西洋里黑手党的雇佣军，

领取贩毒佣金，获得一笔横财，在地中海海岸替她购了住宅，置了家具，办了多国绿卡，让她居住舒服，旅游欢畅，更使她深深地钟情于史密斯。所以，她决不让自己的男人被姗姗夺走。为了夺回自己的男人，也为了能使自己富贵终生的百万佣金，她才成为被雇佣者。

近日，雇主频频来电，训斥她和史密斯。完成追捕鲍格的使命，为什么遥遥无期？尽管她有着多重的性格，在雇主的鞭策下，还是恢复了被雇佣者的心态。她想，即使不伤害姗姗母子，也不能削弱捕获鲍格的决心。

因此，她和史密斯通话密议，确定撒下大网，及早逮住鲍格，领取佣金。

每当襁褓儿醒来时，姗姗又变成另外一个人，欢颜而对自己的孩子，啪啪地鼓掌，咯咯地欢笑着。是啊，孩子的可爱，妙不可言。细黑的睫毛，圈着秀美的丹凤眼儿；雪白的眼仁，旋着黑亮生辉的眸儿；整双眼睛，亮着东方人的美丽和智慧的光彩。唯有孩子的肤色，似是东西方相掺和，让姗姗又惴惴难安。自己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东方式的美丽。把东方的肤色传给自己的儿子，合情合理。那儿子的西方人种的肤色，又如何解释呢？是史密斯的给予？不会那么凑巧的！毫无疑义，是自己生父的西方血统，在孩子肤色上的显示。而孩子的黑发和黑眼，正是书生人哥哥的再版。姗姗想到这些，才得到慰藉。

这天，太阳射出烂漫的光辉，高天蓝得十分醉人。玛莉微笑着问：“姗姗，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字？”

姗姗心情开朗，随口而出地：“让他父亲起名字吧。不过，他父亲姓黄名龙，儿子总得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也姓黄。至于名字嘛，暂时叫小龙，最后由他父亲定。”

姗姗没有发觉，她随意说出的话，让玛莉的高悬的心，霍地放下了。异常兴奋的玛莉，叭地吻了孩子，又轻轻地鼓起双掌：“好啊，叫黄小龙，又叫小书生人。你看他的一双丹凤眼，和他父亲的丹凤眼，神似极了！”

姗姗欣慰地莞尔一笑，又说：“玛莉，治疗了两个多月，我的身体康复了，孩子也出落得健康可爱，我想马上出院……”她没有说完的话意是，让孩子回东尼港，尽早和他父亲书生人见面。

“好！我马上去办出院手续，购买回东尼的飞机票。”玛莉欣然同意。她除了帮助姗姗和黄小龙回东尼港外，当然还有另外的计划：协助史密斯，就近追查鲍格的下落，早日将鲍格缉捕归案……

大西洋海滨的阴暗的下午，回到东尼港的姗姗，获悉书生人率领着大船队，经过两个多月的颠沛流离的生涯，再次回到了东尼港。于是，姗姗电话相邀书生人，前往东尼港东侧的山花烂漫的原野，看望她和他的“儿子”。

已是北大西洋的初夏季节了，姗姗母子的周围，原野显得多么秀丽。澄澈的小河，缓缓地流向大洋。茂密的小草，泛出了鲜鲜的青翠色，还有一颗颗晶莹的水珠，或缓慢或急速地在叶片上滚动着。偶尔突出草丛的茵茵花儿，多半是雏菊，紫瓣围着黄蕊，清新悦目。姗姗看到，有三只叫不出名字的北美蝴蝶，全身嫩黄色，缀着银白色的斑点，恍若一个个象征团圆的小月亮。它们舞姿柔美，婉转柔曼，迷人极了。

姗姗触景生情地想到快来和她们母子会晤的书生人，情不自禁地背着儿子，双手像蝴蝶的臂膀张开，柔美地扇动着，在花草原野上奔跑着，追逐着那三只彩蝶。

她追到一座数米高的土坡前，蓦地看到土坡顶部，有一丛加拿大橡胶草，绿叶黄花，艳色如溢。她欢欣极了，跳上最顶部的土坎，荡得背上的孩子哇地哭了几声。她连忙把孩子抱在怀里，又拍又哄，再弯下身，摘下一株橡胶草。多片长长的稚碧俏绿的叶儿，围着一支细长的花茎，花茎顶部是一个纺锤状的果实，果实的尖端是一朵黄色的花冠。她喜滋滋的，指点着叶片和花果，告诉孩子：“小龙唉，这叶儿是鲍格祖父、梅里达祖父、黄龙父亲、你的姗姗妈妈，我们呵护着你。这花果是你小书生人，你姓黄，你父亲的民族崇尚黄色，花果黄艳艳的，代表你，咯咯……”她嬉笑着吻着孩子，抱着孩子和黄色花果，并排放在平地上，手指逗着孩子的小脸，也逗着花果。海风吹得花儿摇起瓣儿。孩子也在她的逗弄下，摇着头儿，踢着脚儿。这情景，惹得她欢欣鼓舞，围着孩子和花果，一圈接一圈地，跳起轻快的舞步，拍着嫩白的双掌，哼着欢愉的曲儿……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姗姗停止了跳舞唱歌，站在土坎上，向东尼港方向殷殷眺望。原野通往港湾的弯弯小路上空无一人。姗姗自问

着：“书生人哥哥怎么没有来呢？不，他会来的……他会来看我的，会来看儿子的……”

又过了两个时辰，她的自语的声音变低了：“他怎么了？他是不是有事情？他如果不来看我，也会来看儿子啊！他是船上有事离不开……”

她看了看手表，已经是傍晚六时了。这一次，她的脸色一阵苍白，双唇微微颤动：“我约他，下午三点钟来看孩子，都过去三个小时了，他真不来了？……”

她回忆起昨晚。她和孩子刚刚回到东尼宾馆，送走玛莉后，立即按动手机，接通书生人，请他前来宾馆会面。书生人告诉她，大船队刚刚回港，满舱的鱼虾需要争价出卖，大量的渔活要他安排，一时抽不出身来。她第二次打电话给书生人，请他明早到郊外原野，以便在医院憋了多时的她们母子，吸吸新鲜空气，看看初夏的纽芬兰岛风光。书生人回应她，请她先带孩子，到原野散散心，他如果能排出空闲时间，再来会见母子俩。姗姗回忆着书生人的话，越斟酌越生疑，书生人的话里言间，分明含着犹豫甚至推托，否则，哪有一位父亲托词不能及时前来看望自己的襁褓儿？难道书生人变心了？难道他要抛弃母子俩？上帝啊，该怎么办呢？

悲伤和绝望中，姗姗又抱着些微的希望，又一次掏出手机，按了书生人的手机号码。不知什么原因，书生人的手机响着英语回话：“对不起，暂时接不通……”

姗姗的身体晃了几下，双手捂着双眼，晶莹的泪水，从手指缝里渗出来，吧嗒吧嗒地滴在地上。

一阵猛烈的晚风迎面扑来，揉得她倒退着，双脚胡乱地踩着斜土坡，身子摇摇欲坠，差不多滚下去了。她颠蹶着下了斜坡，跌跌撞撞地倒退着。一种风浪的呼啸声，使她停住脚步，慢慢地转过身来。只见来自大洋深处的狂风，鼓起了一团团密密麻麻的水丝，在平坦辽阔的海滩打滚，一直到达她的前边。“上帝啊，你来救救我吧！”伤心欲绝的她，仰脸呼叫着，高天，除了狂啸的狂风，别无一点回响。她乞求似的面向大海，海岸外的水面，浪头依旧簇拥跳跃。她一狠心，一步一步地迈向大海。她的乱腾腾的脑海里，只有一种意念在发胀：投入兽群似的浪丛中，结束人生的痛苦……

“哇！哇哇！”襁褓儿的啼哭声，使姗姗的全身一震，迅速地缩回了迈向大海的脚，一转脸，只见躺在土坡部的孩子，哭得掀开了披身的衣衫，小脚和小手向天乱蹬，仿佛在向自己的母亲招呼，招呼得那样的急切，那样的惶乱，那样的悲情。

“啊——”她这才想到了孩子，发出了尖刺的哭声，双脚打闪，冲上土坡，抱起了自己的孩子，舔着孩子的一滴又一滴的泪水。当她看到孩子停止了啼哭，她嘴里不停念着：“儿啊，我们母子俩，被你父亲抛弃了，该怎么办啊？……”

一阵狂风袭来，卷得她连连倒退了几步，双脚一踩虚，抱着孩子，仰身摔下一座地坎，自身的坠力，连同孩子的压着胸脯的重力，使她的背部砸在一块石头上，痛得佝偻。她右手抱儿子，左手摸了摸背部，但觉伤口的血水，渗透了贴背的外衣，湿漉漉的。伤痛连着心痛。她摸到了自己的手机，掏了出来，边哭边唤着自己的生身父亲：“我该怎么办啊？父亲快来啊……”

袍哥在手机里焦急地呼叫：“姗姗，你出了什么事？心肝宝贝，你在哪里？”

姗姗应道：“父亲，我在东尼港东侧野地，你快来啊……”

袍哥嘱咐着：“孩子啊，不管天塌地陷，你要顶住，父亲马上到你那里……”

大西洋的夜，永远像没有尽头的黑洞。从幽暗的深处，飞快地冲出一条双桨划水的小艇，抵达了低矮又坎坷的海岸。谜一般的神秘人，跃上海岸后边的原野，喊着：“姗姗，你在哪里？”由于已是火热的初夏天气，他没有披风遮身礼帽盖头，只穿着黑色的夏衣。不过，一副墨镜和一丛乱蓬蓬的胡茬，严严实实地覆盖了他的脸容。

循着啼哭不休的声音，他迅速地找到了姗姗母子。他看着姗姗的凄惨的模样，立即猜到事情的原委，问：“我的女儿啊，是不是书生人欺负你了？”

“父亲啊！”姗姗抱着孩子，一齐偎进生父的宽大的胸怀，哭诉着：“父亲啊，我们母子该怎么办呢？书生人不承认我们了……”

袍哥听着姗姗的申诉，心弦像被起网机绞住了，越绷越紧。又问：“女儿啊，你对父亲说实话，这孩子，是书生人的，还是海贼史密斯的？”

姗姗从牙缝间迸出话来：“我确实不知道！我也不愿弄清楚！从时间算，或许早产，或许晚产，都差不了三两天。”

袍哥立即悟到女儿的心意，赞同道：“对！秘密有时是神秘的，能够引导人们获得爱情，夺取幸福。幸福有时需要夺取！你不但不要查清孩子的血统，而且要一口咬定，孩子是书生人的。让他起码要做到：爱情不收利，一心换一意。”

姗姗：“可是，书生人对我们母子，是、是冷漠是无情，冷语如冻冰……”

“是啊！都说东方的爱情文化最动人，东方的道德文化最容人，竟然培养出心地恁般狭窄的人。他还没有弄清孩子们血统，就这样绝情。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按照中国人中庸之道，就算他查清，孩子和他没有血缘关系，他也应该前来看望你们母子。何况，东方人心胸宽广能驶船，素来主张母亲是生养人类的伟大的女性，孩子是全人类的后代，母亲和孩子是无辜的……”袍哥半是叙述半是自语。他抑制着自我的痛苦，转而安慰姗姗：“女儿啊，或许，书生人不是我们猜测的那种人，他可能真有急事，离不开带头船。再说，他如果真是心态冷如冬水，人情薄似秋云，不是还有我和我的梅里达父亲。没有金银有纸钱，没有耕牛马耕田，我们两位父亲，照样能给你们母子，带来好时光。”

姗姗抽泣着：“船舱和网袋，虽然都能容纳鱼虾，终究不一样……”

鲍格想了想，说：“对了，我把梅里达忘了。我这就让他前来，一起商量，往后怎么办？说罢，鲍格掏出了手机……”

同一夜晚，东尼港，史密斯号，史密斯正在收听玛莉打来的电话：“史密斯，亲爱的，我陪姗姗母子从渥太华医院回来了……”

史密斯冲动起来：“亲爱的玛莉，我是日夜思念你啊！今晚我马上去纽芬兰宾馆，走进你的温柔乡……”

玛莉：“咯咯。今晚我的身体不适，恐怕不能满足你的需要。还

有，你也不能忘了正事。”

史密斯：“对。你在渥太华医院里，没有发觉鲍格的蛛丝马迹？”

玛莉：“恐怕，我的身份已经引起鲍格和梅里达的怀疑，他们早把姗姗的嘴封得密不透风，鲍格和姗姗也脱离了接触，让你我找不到他的行踪。”

史密斯：“你那里找不到鲍格行踪，我这里又在成年累月地漂泊，白白浪费时间。雇主追捕鲍格的催命符，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只差没有说出，你我不能夺鲍格的命，就要你我的命。怎么办？”

玛莉：“今晚是一次尝试机会。你想想，女儿和孙子回到东尼，思女心切的父亲，一定会去看望女儿和外孙！”

史密斯：“鲍格再笨，也不会贸然前往东尼宾馆的。再说，庞大的船队，数千位大西洋渔夫，谁是鲍格？我根本找不到跟踪的对象！”

玛莉：“鲍格不敢直接找姗姗，总会和梅里达商量女儿的事情……”

史密斯：“我已经和雇主联系，请他们使用卫星，监听梅里达他们的电话，可是，那些无所不能的仪器，竟然监听不到海盗们的通话。雇主告诉我，可能是海盗们的手机，都没有和各国的电讯部门联网联号，不具全球通话的功能。海盗们自行装配高科技仪器，进行内部通话，外部无法监听。”

玛莉：“能不能想办法在海盗船上安装窃听器？”

史密斯：“窃听器只有装在海盗船的住人的船房里，尤其是船长室里，才能起作用。梅里达的贼眼，时刻瞄准我，哪有机会接近海盗船？更甭想进船长室了。”

玛莉：“我刚才的话意，是讲姗姗回来的时候，鲍格可能会和梅里达碰头，商量如何安排姗姗母子的生活……”

史密斯立即明白了，兴奋地说：“亲爱的，我是杯里有好水，家中有好女。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跟踪梅里达，就能找到鲍格。今晚，我立即行动！”

史密斯关掉了手机，向莫安交代了几句，顺着左舷，爬到一条小艇上。他没有开动小艇汽油机，而是划着桨，小艇无声地驶向梅里达的海轮了。

这时，梅里达号上，梅里达刚刚接到袍哥的电话，要他前往东尼港东侧的原野，商议姗姗母子遇到的急事。人急投亲，鸟急投林。一听姗姗母子回到东尼港，遇到紧急事，梅里达急得浑身着火似的，看了看相傍停泊的丹特号，招呼丹特船长：“兄弟，你替我开小艇，送我上岸。”

丹特跳到船舷外的小艇里，刚要发动机器，梅里达厉声嘱咐：“我要和处境危急的袍哥见面，不要用机声惊动人，用木桨划水，悄悄靠岸。”

幽亮的港面，小艇无声无息地漂动着，拢近了海岸。梅里达叮咛丹特：“你在小艇里等候我，我去会晤袍哥。”说罢，跳上海岸，逝入浓浓夜雾里了。

梅里达没有估计到，不远处的港湾上，史密斯驾驭的小艇，鬼影似的跟踪着。因为梅里达的小艇里，丹特船长的身影晃动着，史密斯不敢靠近海岸，他的小艇停泊不前，静等着机会。有几次，他从身边抽出精致的小手枪，对准前边的梅里达和丹特的模模糊糊的身影，手指钩住枪栓，快要射击了。又想到只有跟踪梅里达，才能达到捉捕鲍格的使命，否则他早就毙掉两位海盗了。

逝没在夜雾里的梅里达，利用手机，迅速地找到了鲍格和姗姗。梅里达急不可耐地问：“袍哥，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袍哥把梅里达拉到旁边，压低声音：“书生人出自狭窄的心理，不愿来见姗姗母子……”

梅里达看到，姗姗抱着孩子，坐在地上，肩头一耸一耸地抽泣着。他勃然暴怒，吼骂着：“敌人不可留，留下结冤仇。老子这就去割下史密斯的狗头，以绝书生人的猜忌心！”

袍哥怒斥道：“海上南风三日暖，北风三日寒。叫你来温暖女儿的心，不是叫你增添女儿的悲情。”

梅里达连忙改变了语气：“要么，我去把书生人叫来？”

袍哥：“他如果推辞不来呢？”

梅里达：“老子把他绑来！”

袍哥：“女儿亲事，岂能胡来！”

梅里达想了想，说：“那把姗姗母子送到带头船，书生人总会见面三分情！”

袍哥没有应声。他看了看周围，天色黝黝，雾气浓浓，夜风猎猎，吩咐梅里达：“我换女儿，你抱孙子，先送她俩回东尼宾馆休息，再做书生人的思想工作。”说罢，把孩子递给梅里达，自己扶起晃里晃荡的姗姗，朝东尼宾馆方向走去。

梅里达抱着沉睡的孩子，跟在鲍格的后边。借着幽亮的夜色，看着孩子笑靥旋动笑唇噙起的可爱相，他站住了，双唇抖索着，真想亲亲地吻一口，又怕自己粗硬的胡楂，刺痛了孩子。他看着渐渐远去的袍哥和姗姗，自言自语道：“若要好，大做小。女儿悲伤不忌，先去休息。老子做一次小儿辈，把孩子送给书生人。猪生儿子吃粗糠，龙生儿子闯大洋。这样可爱的孩子，书生人看到了，猜忌心必然云消雾散。他一定乐得啊，嘴唇张成大山洞！”这粗鲁的闯海光棍，竟然自作主张，抱着孩子，快步来到海边，跳上丹特看守的小艇。

丹特不解地问：“梅里达船长，你怎么把孩子抱来了？姗姗到哪里去了？”

“书生人的猜疑心，像他娘的窄嘴儿，竟然找话托词，不想见妻子。老子把孩子送去见老子，叫他抱着亲生子，愿意抱到死。”梅里达让孩子睡在平坦的船板上，操起双桨，小艇离开了海岸。

小艇在港面穿梭着，很快找到了东海一号船，靠拢左舷。丹特提醒道：“梅里达船长，突然抱孩子上船，会不会太冒失了？万一书生人家不乐意，惊吓了孩子，不是玩的。”

梅里达想想，不无道理：“那么，让孩子在小艇里多睡一会儿，我上带头船，劝劝书生人，叫他前来看望孩子。”他爬上了带头船舱面，走向驾驶室。

丹特看着梅里达的身影，又看了看沉睡的孩子，自语道：“这态度粗暴的老光棍，哪会细言细语地劝人呢？他如果来个硬礁石撞浪，把事情弄砸了，怎么办？我还是上船去，帮助他劝劝书生人。”于是，丹特也爬上了带头船。

丹特攀着带头船舷梯，来到驾驶室门边，静观里边的情景。驾驶室里，梅里达背朝着他，正和书生人说着话。

书生人：“梅里达船长，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梅里达：“头家，我是旱天求雨郎，来跪拜你这没有情义的大龙王……”

书生人立即悟到他的意思，解释道：“梅里达船长，你也知道，大船队征战北大西洋，连续两个多月，到东尼港。所以，我不能前往渥太华，看望姗姗母子。今天，我们刚刚回到东尼港，带头船里的千余吨鱼虾，要和商贩们争价出售。卖光鱼虾，我又到东尼港网厂，去买单拖网……”

书生人说的都是实话。忽儿打雷忽儿闪电，大西洋海况瞬间万变。这航次，大船队的双船拖网的作业，渔获量下降。而单船拖网的作业，产量不断上升。去年离开祖国东海时，东海一号和东海二号，只带来双拖网，没有购置单拖网。因此，卖完鱼虾后，书生人立即带领滑头人，前往东尼渔网厂，购买单拖网。晚雨一夜淋，早雨晚上晴，保不准夜间就会风停天晴，船只就要出海航行，单拖网能够捞到更多的鱼虾。

梅里达听完书生人的话，发怒了：“大头家，你是游海的水鸭，我难道是不懂海的山鸡？闯荡风口浪尖，都能抢到时间。何况回到渔港，难道去看亲人的时间都挤不出？哼，丢了鱼盐喝淡汤，丢了人情丢光光，老子不听假话……”

梅里达叙述的，也是真话。自从史密斯告诉书生人，孩子是史密斯的血统，书生人的心，像鱼锅里的油，自我煎熬着。虽然，他是抬脚踩大船挥手击巨浪的船老大，闯荡情场，却是新手，难敌风浪。而那心灵底处，也隐隐约约地蕴藏着凡人常有的妒忌……

看到书生人答不出话来，梅里达怒犹未尽，继续斥道：“大头家，老子是想到大西洋渔夫的行话：打鲨要狠，待人要忍，才不和你的假话

计较……”

站在外边的丹特，眼看着梅里达往鱼油里洒水珠，炸个不停，连忙上前打圆场：“梅里达船长，多吃过头饭，不讲过头话，你少说几句气话。”他又转向书生人，“头家，大伙都是看惯海天的渔夫，一阵风吹逝云彩，一阵风卷走气话……”

同时站在驾驶室里的孤脚人，也帮助解释道：“梅里达船长，我是实心讲实话，今天，书生人确实像旋涡里的船儿，转个不停……”

梅里达的怒火，渐渐熄灭了，静静地听着。

丹特笑了，说：“好嘞，雨过天晴了。书生人头家，大伙到小艇里，看看孩子。”

书生人一惊：“什么？你们把孩子带来了。”

“啊？丹特船长，你怎么让孩子独自睡在小艇里？”梅里达嚷着，奔出了驾驶室。

四个人来到带头船左舷外，借着昏黄的渔灯的照耀，一看，泊在船舷外的小艇空荡荡的。孩子被人劫走了！

二十七

孩子被劫的事件，犹如炸弹掷入烈火，熄灭了梅里达对书生人的怒火，也消除了书生人的笼罩心空的疑云。当即，他们驾驶着小艇，在港湾东冲西荡好一阵，没有发现孩子。于是，书生人和梅里达，急急赶到了东尼宾馆。他们和姗姗父女对面询问，仍然不知道孩子的下落。“上帝啊——”姗姗获悉了消息，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猛然蹶直的身子，前俯后仰了几下，摔倒在地，昏死过去了。

惊呆的人们，异口同声地哭喊着，乱成一团。袍哥和梅里达，并排站在姗姗的左侧，两个人四条腿，同时颤抖弯曲，砰地跪在姗姗的身边。

袍哥的哀叫声：“女儿，我的心肝啊……”

梅里达的哭嚎声：“姗姗，我的宝贝啊……”

书生人站在姗姗的右侧，涟涟泪水，淌满了铁青色的双颊。听着前边的袍哥把姗姗唤为女儿，不由大吃一惊。面对昏死在地的姗姗，他没有时间询问袍哥的身份。他毕竟是个惯于冷静处理海难的船老大，他伸出双臂，把姗姗抱上床。姗姗仰身躺着。书生人伸出拇指，压着姗姗的“人中”穴位。

梅里达愤怒地呵斥书生人：“浑蛋，你要干什么？”

袍哥经历过东方国度的生活，挡住暴跳如雷的梅里达，说：“他在使用中国的救人方法……”

经过书生人的按穴抢救，姗姗慢慢地苏醒了，睁开双眼，再次凄惨地叫唤：“我要孩子啊——我要孩子啊——”她叫一声，手掌拍一下床头，折腾了一阵，挣扎着爬起来，“不！我要去找孩子……”

丹特痛苦地说：“姗姗这样折腾下去，没有结束的时间。”他朝袍哥

说道：“留个人，照顾姗姗，其他人分头出去，继续寻找孩子。”

袍哥应道：“我留在这里，照顾女儿。”

丹特的头脑比较冷静，看着被密密麻麻的胡须掩盖着脸容的袍哥，说：“袍哥，你的处境危急，还是跟梅里达船长和我，分头去找孩子。你找到孩子后，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用电话通知我们。书生人头家胆大心细，还是他留下来陪伴姗姗。”说罢，丹特、袍哥和梅里达三人，分头离开了宾馆套房。

看着袍哥离去的背影，书生人猜测着：“姗姗——袍哥的女儿？袍哥——处境危急，不能公开露面？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他看着瘫痪在床悲苦哭啼的姗姗，没有问出声来，连忙倒了一杯开水，递给姗姗：“亲爱的，大伙都去寻找了，也许能发现孩子……”

姗姗怨恨地别过脸去，推开了书生人递来的茶杯，继续啼哭着：“嗯嗯……”

“姗姗，是我……”焦虑、自悔和痛苦，在书生人心里交织着，口舌伶俐的书生人，竟然说不出话来，默默地陪着姗姗……

黑蒙蒙的夜雾，笼罩着东尼港。袍哥、梅里达、丹特驾着一条条小艇，在港湾穿梭巡逻……

清晨的阳光穿过雾帘，照耀着弯曲的海岸。鲍格、梅里达、丹特……在海岸上的原野和街巷里，急急奔走……

可是，孩子像小珍珠抛进大洋，杳然无影。

又一个五更天，港湾、海岸和原野，像坠进无底深渊，连模糊的轮廓都逝没了。两天两夜没有休息的袍哥，疲倦不堪，精神也垮了。他摇摇摆摆地来到东尼宾馆外侧，透过玻璃窗，只见女儿姗姗，整个儿趴在床上。经过两昼夜的折磨，姗姗的生命的承受力，已经衰竭，半昏半迷，异常憔悴。尤其是那张美丽的脸，失去了迷人的形韵，像贴上一张黄纸，泛出骇人的色调。全身像僵死了，尤其是一条胳膊，从床沿垂向地面，一动不动。

而服侍她的书生人，看着姗姗的模样，“啊哟、啊哟”地呻吟着，声

调是那么的低哑，夹着明显的沙沙声。他的敏锐的身手不见了，全身像灌了铅似的，双脚更像石柱，拖动一步都显得那么沉重、缓慢。同样沉重的手，拿着一条毛巾，缓缓地蘸着冷水，贴在姗姗的额头上……

一股酸水直冲鲍格的喉口。他连忙举起左手，捂着嘴，头一歪，向不远处的街角，跟里跟跄地冲去了。一边冲着，一边捏着右拳，砰砰地砸着自己的胸脯。他感到，喉口涌出一股异味的液体，右手一抹，借着昏暗的街灯，右掌有一摊鲜红的血液。

“上帝啊……”袍哥发出哀哀的呼唤，“一切都是我的罪过啊！我凭着自己的理念，一时冲动，不问后果逃离了军界，惹得史密斯之流，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追捕，给女儿和梅里达兄弟们，带来了血雨腥风。一切的罪孽，我是根源啊！不根除罪孽的源头，女儿会坠进苦难的深渊，生命会被活活扼杀！梅里达兄弟们，也逃脱不了死神的袭击！书生人头家，还有他率领的大船队，会陷进漫无尽头的海难！娜娜已经离开人间了，再不能让其他亲人遭受灾厄了……”

跌跌撞撞的袍哥，回到了东尼宾馆，蹲在姗姗居住的大套房的门外，拿着一张纸条，塞进了门缝。而后，朝着东尼城的郊野，蹒跚又快速地冲去了。

东尼宾馆套房内，尽管生活在暴风的席卷中，书生人因为衰弱而昏眩，可是，他还保持着临危不乱的意识。他听到，门缝里传来低低的沙沙声，一看，一张小纸条塞入房中。又听到，一种混乱又快节奏的脚步声，向郊外跑去。他飞快地捡起纸条，展开来念着：“姗姗，我心爱的女儿，都是父亲的缘故，给你们带来灾难。我决心根除灾厄之源，结束自己的生命。我离开人世之后，你不用寻找了，梅里达父亲会呵护你。书生人头家，我真挚地求你了，把我的女儿，带到你们的安详的古国，赋予她欢乐和幸福。鲍格。”

“不好！”书生人一声发喊，打开房门，双脚呼呼生风，追了出去。追到东尼城西郊，发现袍哥的被夜色染得黑乎乎的身影，面对着波浪滔天的大洋，晃动着。他的手里，分明拿着一把手枪，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书生人发出悲切的呼喊：“住手——”

书生人呼喊的声音，激得鲍格全身一震，飞快地转动了一下，同时，他勾动了枪机，随着“砰”的一声，身体倒下了。

“天啊……”书生人连跑带跳的，冲到袍哥倒地的地方，抱起了鲍格，朝着东尼城医院，冲去了。

不一会儿，满脸汗水的书生人，抱着僵死不动的袍哥，摔倒在东尼医院的地面上，喊叫道：“医生，快救人啊！”

几个值夜班的医生护士冲出来，一阵忙乱之后，把鲍格推进了急救室。看着急救室的门关起来，书生人强抑着清醒的意识，立即掏出手机，呼叫：“是梅里达吗？还没有找到孩子！我不是询问孩子的消息，我是告诉你，姗姗的父亲开枪自杀了，正在东尼医院抢救！子弹打进胸口，可能救不过来，请你快来！”

打完了电话，他瘫痪了，跌在医院走廊的座椅上……

东尼港海岸，梅里达和丹特正在寻找着失踪的孩子，突然接到了袍哥自杀的消息。心胆俱裂的梅里达，握着大拳，擂中旁边的一堆礁石。丹特拦着他，说：“梅里达船长，悲痛挽救不了袍哥的生命。你快赶往医院！书生人头家在医院里等着你！我到东尼宾馆，照看姗姗。”

几个时辰后，丹特来到东尼宾馆套房里。姗姗半昏迷地躺在床上。丹特背转身去，抹去脸上的泪水。姗姗尚有微弱的意识，发出低微又沙哑的问声：“丹特叔叔，孩子还是没有下落？”

丹特问道：“孩子，你父亲的情景，你不知道？”

姗姗警觉地挪动了一下：“我父亲怎么样了？”

丹特为了防止姗姗过分悲愤，转到桌子前边，拿起杯子：“我给你倒一杯冷茶，你喝几口，情绪冷静了，我再告诉你。”

姗姗更加恐慌了，颤巍巍地坐起来，“叔叔，快说，我父亲怎么样了？”

丹特忍不住了，夺口说道：“你的生父，自杀了！”

“啊……”令人意外的是，受到双重刺激的姗姗，衰弱的身心，迸发出生命的最后的余力，从床上蹿起来，扑上前去，一头撞在墙壁上，弹得倒退着，倒在地上了。红鲜鲜的血液，从头部汨汨流出。

“孩子啊——”面对姗姗突然自杀的惨状，丹特扑向姗姗了……

位处东尼城中心的纽芬兰宾馆，五楼的豪华的卧室里，居住着史密斯和玛莉。

两天前的夜晚，史密斯在玛莉提醒下，驾小艇跟踪梅里达的小艇。梅里达和丹特，把孩子放在小艇里，登上带头船驾驶室，寻找书生人。史密斯立即意识到，自己伪造的亲子证明向书生人出示，达到了疏远书生人和姗姗的目的。眼前，梅里达分明要用孩子，弥合书生人和姗姗的裂缝。如果孩子温暖了书生人的感情，姗姗势必再次投入书生人的怀抱，鲍格会向中国人出卖雇主的秘密，后果不堪设想。大鲨易捕，众怒难犯，等他们联手一切就都完了。心不狠，行为难残忍，大事做不成！不管孩子是谁的后代，先劫走孩子，斩断书生人和姗姗的联络感情的纽带，再见机行事！于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劫走了沉睡的孩子，连夜带到纽芬兰宾馆，交给未婚妻玛莉。

此时，孩子正躺在玛莉旁边，含着奶瓶的乳头入睡。从温柔乡里醒过来的史密斯，一看窗口射来白亮的晨辉，动身起床，说：“天亮了。”

玛莉早醒了，说：“亲爱的，这孩子，兼备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可爱特征呢。”

史密斯冷冷地说：“可爱又可恨。玛莉，你别忘了，他是妨碍雇佣计划的祸根呢！”

“唉——”玛莉轻手轻脚地起了床，叹了一口气，说，“姗姗丢了孩子，不知会怎样痛苦呢？”

史密斯白了她一眼：“你的妇人之仁，会坏了我们的大事。”

玛莉：“不管怎样，我和姗姗毕竟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史密斯心怀叵测地说：“孩子暂由我照管一会儿。你去姗姗那里，看看她的情况。”

玛莉立即领会了史密斯的意图：“你是说，获悉孩子失踪，姗姗痛不欲生，她父亲必定去看望，就会暴露……”

史密斯点点头。

“你粗手粗脚的，怎么照看孩子？这样吧，我嘱咐宾馆女服务员，代我照看孩子。”玛莉说完，穿好了衣服，离开了。

玛莉进入了东尼宾馆。她在宾馆里担任过服务员，又怀着异样的感觉，似乎担心遇到熟人，躲躲闪闪地进入了姗姗居住的大套房。照顾姗姗的丹特，因为想到袍哥自杀后，不知生死。姗姗没有生命之忧。他请了个宾馆女服务员，暂时照看姗姗，自己赶往东尼医院，探望袍哥。玛莉走进套房会客室。女服务员和她熟悉，告诉她：“玛莉，我到总台值班，有事招呼我。你要好好守住姗姗，刚才，她失去了儿子，过分悲苦，竟然撞墙自杀，幸好被宾馆医生抢救过来……”女服务员出去值班了。

玛莉听完女服务员的话，惊呆了好一阵。她走进姗姗居住的左侧的卧室，只见姗姗躺在床上，额头扎着雪白的纱布，神志近乎混乱地呻吟着：“我的父亲啊……我的孩子啊……”

玛莉面对着姗姗的状态，心灵底部的人性，像热浪阵阵涌动，自我责问着：“鲍格逃亡，为什么要殃及他的女儿和外孙？姗姗母子是无辜的！尤其是那可怜的孩子，他不能离开自己的母亲……”

玛莉的头一歪，快步冲了出去，向外边的女服务员交代了几句，一会儿，她奔入纽芬兰宾馆，来到自己居住的房间里。史密斯有事出去了，一位女服务员守着床上的孩子。玛莉抱起孩子，往外走去，告诉服务员：“小姐，我带着孩子，有事出去。”

玛莉远远地躲开熟人，闪进东尼宾馆大套房，刚要让孩子睡在姗姗旁边，姗姗又在昏迷里哭唤着：“我的孩子啊！我的父亲啊！”

玛莉让孩子躺下去，不无意识地问：“姗姗，你的父亲怎么样了？”

姗姗因为极度的痛苦而发烧昏迷，但也保持着微弱的意识，应道：“我的父亲自尽了……”

玛莉又问：“你哪个父亲自尽了？”

姗姗低声苦吟：“我的生身父亲啊……”

“啊？”玛莉愣了一下，随即把姗姗搂在怀里，叫道，“姗姗，我是

玛莉。你的孩子回来了.....”

犹如电流刺激了姗姗的神经，她霍地苏醒了许多，睁大了双眼：“玛莉？玛莉！我的孩子在哪里？我的孩子.....”

“听说你出事了，我来看望你。也不知是谁，找到了你的孩子，把孩子送回来了。那么，你看，孩子好端端的，睡在你身边呢！”玛莉笑吟吟地告诉姗姗。

姗姗抱着了儿子：“我的孩子啊.....”

看着姗姗母子又亲又吻，玛莉的心绪欢跳了一阵。她又想到另一桩事情，说：“姗姗，孩子回来了，你可以放心了。我有事出去一下，等一会儿再来陪你。”

玛莉离开了东尼宾馆，站在一条灰暗的小巷里，用手机接通史密斯：“喂，亲爱的，我是你的玛莉，告诉你一桩急事，据姗姗昏迷里泄露，姗姗的父亲鲍格，不知什么原因，自杀了.....”

手机里，响着史密斯的欢叫声：“哈！鲍格自杀，如果身亡，能节省我们多少精力.....”

玛莉提醒道：“不过，鲍格是生是死，尚不清楚。”

史密斯：“这样重大的事情，肯定像海啸浪涌进港湾，惊动整支大船队。我只要让手下人去找其他船的船员打听，不明内情的船员，肯定会说出哪艘渔轮的哪个人自杀了。彼时，鲍格藏在什么船上，他使用什么化名，不就一清二楚了。他如果还活着，也逃不了我们的追捕.....”

玛莉：“那好吧。找到鲍格，不要伤他的生命。”

史密斯：“这就由不得你我了.....”

玛莉：“另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姗姗失去孩子后，悲伤得很，多次寻绝路。我们追寻鲍格，不能连累姗姗母子。再说，鲍格快要暴露了，孩子在我们手里，也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把孩子送还给姗姗了。”

史密斯咆哮了：“什么？你真混账！如果鲍格自杀而没有身亡，这

孩子是联系他——姗姗——书生人头家——东方国家的纽带。鲍格何等狡猾，他若布下假自杀的表象，这孩子是促使他投向东方国家的关键因素。未来的日子，假设我们无法捉住鲍格，因为姗姗和儿子成为书生人的媳妇和后代，鲍格势必出卖那座工程的秘密，谁还会支付佣金！因此，你马上抱回孩子。否则，休怪我下杀手了！”

玛莉忍不住说出深藏于内心的话：“史密斯，你是否和姗姗有越轨关系，生下这孩子，又嫌弃我没有生育，要把孩子夺回去？”

史密斯回避玛莉的提问，应道：“玛莉，我早就讲过，姗姗和孩子是鲍格和东方国家的联系纽带，是促使他出卖情报的祸根。为了捍卫我们的金钱利益，我、我必须舍小救大，毁掉那两条祸根！”说完，似乎是担心玛莉继续纠葛，关闭了手机。

“喂！喂！”焦忧不安的玛莉，向手机呼喊，手机一直响着忙音。

玛莉的神情乱糟糟。雇主催促追捕鲍格的电话，像溅礁的水珠，纷纷地射来。电令里的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自己和史密斯，像坠向深海的沉船，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史密斯说的话也有道理。鲍格长年累月受到追杀。加上姗姗母子和书生人头家的感情联系，随时会投向他国，这就粉碎了她和史密斯的发财梦！可是，鲍格的罪行，没有达到杀头的地步！姗姗母子没有过错啊！自己和姗姗共同生活过，那是个多么热情多么美丽的女子啊！还有孩子，他是一条活生生的小生命啊！从他的妙不可言的可爱上，可见人类的爱的结晶，是多么精妙啊！做人，除了豁命赚钱，夺取荣华富贵，还要顾及其他的因素：人性、道德、法律、文明准则……扼杀那样的小生命，是毁灭人类爱的结晶和人类的未来的希望，是毁灭人类的罪行啊！自己和史密斯生活多年，越来越认识他的品行，尤其在他陷进窘迫境地时，什么事都可以干出来的！史密斯随时都会杀害姗姗母子！

二十八

夜十时，玛丽再次来到东尼宾馆。姗姗虽然伤病交加，昏瘫在床，神志已经清醒了许多，发出又低又细的问声：“玛莉，这么迟了，你还没有休息？”

玛莉用含糊的语言，警示姗姗：“生命像大洋的航船，有时乘风破浪，有时倒翻沉没……今夜注定是不平静的，我来陪陪你们母子……”

姗姗警觉地问：“玛莉，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是不是我的父亲有危险？可是，刚才，梅里达父亲打来电话，说我父亲经过抢救，情况趋向好转。我要守护孩子，又病瘫在床，梅里达父亲不让我前往医院。难道我们母子有什么危险？……”

玛莉没有回答，离开姗姗居住的左卧室，到右卧室转了转，又转回来，告诉姗姗：“你住的这间左卧室，窗外只有低矮的围墙，围墙外是没有灯光的黑幽幽的小巷，万一有不地道的男人翻墙而入，不安全。右侧那间卧室。窗外是花草树木的花园，花园四周都是宾馆别墅，平静又安全。今晚，你们母子睡到右卧室里。我住这间左卧室，照应你们。”

姗姗又紧张起来：“玛莉，今晚到底有什么险情？如果有情况，你住左卧室也不安全。你还是和我们母子，同住右卧室。”

玛莉岔开话头，说：“右卧室是女仆的房间，只有一张小小的单人床，你们母子睡在上面，已经挤不下了。你不要让孩子睡在小床外侧，防止孩子掉落在地面。”

姗姗并不知道，那间娜娜住过的右卧室里，史密斯用迷药诱奸过娜娜。她只是把玛莉当作朋友，相信她的话。她在玛莉的搀扶下，颠到右卧室，倒在狭窄的小床上。玛莉又抱着孩子，让孩子躺在小床临壁的内侧。玛莉看到姗姗虚弱不堪的样子，慰藉了几句，关好窗门，回到左卧室。

夜越来越深了。窗外黑咕隆咚，万籁俱寂。玛莉随手拿起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翻看着。她在无事可做的状态中，熬到了下半夜，一抬头，已经三点多钟了。她的紧绷的心弦，渐渐放松了，自语道：“那史密斯，可能听从了我的劝告，消除了伤害姗姗母子的想法？”她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睡意朦胧地来到右卧室，透过窗外射来的微弱的灯光，只见姗姗母子互相依偎着，甜蜜地入睡了。她放心地舒了口气，回到了左卧室，关闭了窗户，敞开房门，好随时照应右卧室里的姗姗母子。她这才卸妆。银亮亮的灯光，照耀着她的胴体，浑身上下，显露着珠玉般的清纯。十分的睡意，使她没有像平常卸妆后那样，低俯着绮丽的脸儿，闪烁着骄傲的目光，欣赏着自己的美艳的肌体。只是一头扎进暖烘烘的被窝，不经意地拉起被头，蒙在自己的脸上，呼呼地入睡了……

东尼港上的史密斯，之所以延缓了前来袭击姗姗母子的时间，是因为接到玛莉打来的鲍格自杀的电话后，立即派出史密斯号大副，连夜乘坐小艇，在大船队里穿梭，打听用什么化名的鲍格，隐藏在哪艘渔轮里，今夜自杀了。史密斯又通知前来增援的船队负责人罗威尔，让他装成生病找医的模样，前往东尼医院，利用梅里达和书生人对罗威尔没有警惕性，打听谁在医院里急救。而史密斯本人，知道自己出面打探鲍格的情况，目标太露，他坐在驾驶室里，吃鱼喝酒，等候莫安和罗威尔的消息。

二更天莫安和罗威尔几乎同时来到史密斯号。史密斯迫不及待地问：“你们揭开鲍格的面目了？”

莫安摇摇头：“书生人对鲍格自杀的消息，封锁得很严密，我找过几个和他亲近的船员，都不知道情况。”

史密斯捺着怒气：“罗威尔，你总不会蠢笨到一无所获吧？”

罗威尔是个处事有条理的人，不紧不慢地炫耀自己：“你不要急，容我汇报劳累加机智获得的成果。我捂着肚子，七歪八倒地进入东尼医院的走廊，瞧准那精明强干的书生人到病房空床暂歇的机会，踉踉跄跄地接近凶悍又愚呆的梅里达，呻吟着：‘啊哟，这没有用的医生，让我吃了那样多的药，肚子反而痛得厉害。’梅里达把座位让给我。我乘机问了一句：‘你在急救室外接应谁？’梅里达想也没想，夺口说道：‘是施维森船长在急救……’”

“啊！”史密斯和莫安异口同声地，“施维森就是鲍格！”

史密斯恨得咬牙切齿，怒不可遏地骂起来：“这该做水鬼的家伙，仗着一丛乱蓬蓬的胡子，把真面目隐藏起来，害得老子在大西洋生生死死了多少回，老子非把他活剐了不可！”

精明的罗威尔劝告道：“今晚不能动手干掉鲍格。我在医院里窥探到，书生人头家、梅里达和丹特一伙人，全都在医院里转悠着……”

史密斯暴躁地说：“妈的，错过机会，让鲍格再次溜走，怎么办？”

莫安也担心道：“是啊，万一梅里达把罗威尔打探鲍格的话，传给比鬼还精灵的书生人，他就会让鲍格逃之夭夭。”

史密斯像一头怒兽，左右窜动：“不行！老子苦苦搏斗了这样长的时间，再也忍受不了了，必须做出最后的决断了！今晚就是公开火拼，也要老鲍格的命！”

罗威尔的心思阴险又多变，提醒道：“史密斯船长，肯定是宝贝女儿受到什么伤害，才促使鲍格自杀。我们不是盘算过，要剪除姗姗母子那两条祸根吗？如果姗姗母子出事，不用我们动手，鲍格肯定会再次自杀。当然，他如果最后惜命，我们再让他送命……”

史密斯喝了大半夜的酒，额面灼烫，心里尚有些清醒：“你的意思，是剪除姗姗母子还是绑架她们，以她们当饵料，诱捕鲍格？”

罗威尔：“鲍格足智多谋，岂是两块饵料能引诱上钩的。心不狠，事难成，今晚，干脆剪断两条祸根！”

出于种种微妙的原因，史密斯心情混乱，沉默不响。

莫安的心态稍为平和：“史密斯船长，人命关天。我们当雇佣军，是夺取金钱，不是杀人……”

罗威尔咕噜噜灌下一碗酒，说：“雇主说过，为达到目的，可以使用其他手段。都说史密斯是勇猛的船长，你平时的血热个性，怎么不见了？轰轰烈烈干大事的汉子，不能变成缩头乌龟！”

史密斯被他一激，怒火冲冠：“你敢藐视老子？如果财神叫老子杀亲娘，老子也干！莫安，罗威尔，你们立即上岸，严密监视东尼宾馆，防止姗姗母子逃脱。我随后赶到现场。就是不剪灭祸根，也要秘密拘禁

她们，用她们当筹码，逼迫鲍格，出来自首。这样做，起码能够斩断鲍格和中国人的联系纽带。”

莫安伙同罗威尔，迅速地离船上岸了……

只身独处的史密斯，多种心思冲突着。想到鲍格、梅里达和书生人，让他夜以继日地跋涉、生死难卜地拼搏；想到姗姗对他翻脸，甚至咒骂侮辱，他的狂恶的性格，几近爆炸起来。他是横行大洋的雇佣军首领，惦念金钱，天黑杀人夜，风高放火时，从不考虑后果。对鲍格那帮人，各个活活填海，他都在所不惜。只是那个襁褓儿，不知是谁的骨肉，使他忐忑不安。万一是自己的后代，怎么办？为了金钱，不能把姗姗留给书生人！不能把鲍格留给东方人！不能生擒，就予以毁灭！至于那个小儿，正因为不知是谁的儿子，夺过来，当人质，逼迫鲍格投降！反正，危急关头，如果敌手反抗，不做放生的善缘，要干果断的勾当！

史密斯想定主意，离开驾驶室，双桨划动左舷外的小艇，悄然地穿梭于黑鳞鳞的港湾，拢近东尼港码头。他的黑乎乎的身影，在东尼城的僻巷里闪动着，接近了东尼宾馆，找到早就潜伏在这里的莫安和罗威尔，问：“怎么样？”

罗威尔低声应道：“右侧卧室电灯熄灭，左侧卧室亮着灯。要摸清姗姗母子睡在哪间卧室，再进去绑架。如果反抗，就灭了他们，以尸体换佣金。”

史密斯当然熟悉卧室的具体情况：“右卧室原是女仆娜娜的居室，姗姗住在左卧室，我从宾馆前门潜进去，把她们母子捆起来，从窗户扛出来，你俩在窗外接应，翻过围墙，从那条黑暗的小巷里离开……”

罗威尔想起史密斯和姗姗的关系，担心史密斯越不过美色的关，说：“史密斯船长，你喝了大半夜的酒，酒气很浓。还是我们进卧室吧？”

史密斯想着罗威尔蔑视过自己，心里的酒性和怒气涌动着，断然说道：“你滚一边去！”于是，他像一条潜行于黑夜里的狼，蹿进了东尼宾馆。

夜深人静，宾馆服务台虽然亮着灯，女服务员枕案沉睡。史密斯蹑手蹑脚地进入走廊，掏出事先特制的万能开门卡，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套

房铁门，穿过花卉簇簇的现观室，摸近灯光明亮的左卧室，发现姗姗睡在床上，被子把全身蒙得严严实实，小心翼翼地关掉了电灯。伸手难见五指的黑暗中，往昔的情景在心里闪动。邪恶的肉欲，借助强烈的酒性，潮水般地涌上来了。他忘乎所以地伸出手去，轻轻掀开姗姗下身的裤子，拉动姗姗的睡裤，情不自禁地扑了上去。

蒙头而卧的睡者惊醒了，本能地蹬着脚，嘴里发出“啊啊”的闷叫声，眼看掀开被子，大声喊叫起来了。

史密斯一急，大手一闪，往蒙着睡者脸部的被子压了下去，不让她掀开被子喊出声来。睡者在被子里挣扎了一阵，一动不动了。

事毕，史密斯的手伸进被子里，一摸，睡在里边的人毫无气息了。“啊！姗姗窒息而死了！”他惊了一下，从死者身上翻了下来，迅速地打开窗门，跳了出去，朝着迎面而来的莫安和罗威尔说道：“姗姗剧烈反抗，只好灭掉她！”

莫安惊得目瞪口呆。

“快离开啊！”史密斯低声咆哮，率先越过低矮的围墙，在黑暗里消逝了。

凌晨，微弱的亮光射进套房。一阵悦耳的鸟鸣声，惊醒了睡在右卧室里的姗姗。经过一夜的休息，虽然还没有摆脱虚弱和昏眩，但感觉好多了。她从床上挪起来，蹒跚着走进左卧室，喊：“玛莉，天快亮了，起床吧，陪我们母子去看我的父亲……”她看玛莉静止不动地睡在被子里，不由掀开玛莉的蒙着头脑的被子，一看，发出了尖刺的叫声：“啊——”

原来，被强暴后的玛莉，赤裸裸地死在床上了。

极度惊恐的姗姗，立即发现窗户和房门洞开着，她生怕歹徒会从外面跳进来，本能地退到睡着儿子的卧室，飞快抱着孩子，把他紧紧地捂在怀里，跌跌撞撞地逃出套房，离开了东尼宾馆……这时东尼医院里，施维森——鲍格经过医生抢救，脱离了危险，似睡非睡地躺在病床里。为了不惊扰鲍格，梅里达向守在病床旁的丹特和书生人招招手，三人一起走出病房，来到走廊。梅里达问：“丹特船长，昨晚，我让你回东尼宾馆，姗姗的情绪平稳了吗？”丹特：“我不是告诉过你，姗姗有女朋友

玛莉在陪伴，她们母子安然入睡，我不便进房打扰。”“那我就放心了。”梅里达转向书生人：“头家，昨晚那情景，我不让你去看望姗姗，是担心姗姗正在忧虑父亲，骤增对你的怨气，情绪更加波动，又做出什么蠢事。现在，她心情安定了，父亲脱险了，又有她的女友陪着，我带你去看望她，丹特船长留在医院里，照顾鲍格，也防止有人袭击鲍格。”丹特神色凝重地点点头。书生人爽朗地一笑：“好！我跟你去看姗姗。根据姗姗的性格，她见到我后，可能会有点剧烈的言行，还请梅里达船长平息她的怒火。”“我就是担心这点，才陪你一起前往。”梅里达粗鲁地扯定书生人，生怕书生人要逃走似的，往外就走。两人快步进入东尼宾馆，吃惊地看到，姗姗居住的大套房里，众多的服务员奔进奔出。两人焦虑地冲进姗姗的卧室，一看床上的玛莉的尸身，惊得像挨了雷击，呆立着。书生人思绪敏捷地发喊起来：“服务员，是谁杀害了这位女子？姗姗母子呢？”一位服务员回答道：“我们宾馆服务员打扫房间时，才发现了被奸杀的死者，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了。”梅里达急不可待地咆哮起来：“姗姗母子到底在什么地方？”服务员：“发现死者时，姗姗母子不见了。有人听到房间里的惊叫声，估计是姗姗发现女友死亡，惊恐之后，抱着孩子逃走了。”“梅里达船长，姗姗大半是逃往医院，去找我们。”书生人估计道，“我们帮助处理尸体，再回医院。”“对！”梅里达应道，跟着书生人忙碌起来。不多久梅里达和书生人奔进医院，丹特迎面走来。书生人问：“姗姗母子有没有来过？”

丹特船长伤感地低下头：“来过了。她们母子和鲍格会面后，搀着鲍格，租了一辆轿车，离开了。”

梅里达和书生人同时叫喊：“什么？”

丹特：“他们全家三人，永远离开了！”

书生人迅即反应过来：“他们为什么永远离开？他们是不是担心什么？他们有没有留下话来？”

“她们有话留下来。”丹特的语调越说越沉重，“他们让我告诉你们，哦，鲍格的某些见解，高深莫测，我根本理解不了，连背也背不下。因此，鲍格口述，姗姗书写，留下一封信给你们。”说着，丹特从口袋中掏出信，递给书生人。书生人低声念起来：“书生人头家，在这充满自由、文明、法制的现代社会，本来，人和人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直至不同文化之间，应该百花齐放，同存共荣。不同文明的冲突，不同政见的相左，应以互相协商、求同存异、与人为善的方法解决。然

而，却有这么一种人，以世界救世主自居，实施高压手段，甚至恢复旧时代的公开征战和秘密迫害，毁灭地球上的不同文明和不同文化。本来，这座人类居住的地球，应该成为和平、富裕、幸福的乐园。可是，由于少数人的倒行逆施，生命遭伤亡，置人于水深火热中，再发展下去，冲突可能造成人类灾厄。弱小的民族更加岌岌可危，一些信奉极端宗教和怀有邪恶心理的人物，从另一种极端出发，组成恐怖人群，进行对人类的无端的袭击。于是，天下大乱。

“这次，如果我们父、女、孙三代人不远行，我们时刻面临的是被伤害的命运，五湖四海大船队——这一不同人种共存共荣的小社会，也将遭受灭顶之灾。

“另外，令人可叹的是，我们母女崇尚的东方文化人，竟然也有狭隘的心理，这使中庸、宽容、博大的东方文化，在我们的眼中，有些黯然失色。不要怪姗姗不去查验孩子的血统，除了她担心失去爱情和保护者之外，你本应该站在东方文化的高度，来看待孩子。孩子是爱情和生命的精华，是人类的幸福的未来，是地球的光明的希望——这就够了，足以淹没一切了，足于包容一切了！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父、女、孙三人应该驾船，逝入远不可及的大西洋深处。愿我们的永远的离去，给大船队，包括书生人头家，带来平安和福运。假使我们被大西洋风浪吞没，也是值得的……”

梅里达雷鸣似的吼起来：“他们要离开，为什么不告诉我？”

丹特解释道：“鲍格说了，他早有了离开大船队的心意。之所以没有告诉你，是担心你脾气粗暴，强行阻拦，会生出事端。”

梅里达发热地蹿动着，拳头在丹特眼前挥舞：“你为什么不阻挡？他们到底逃到大西洋的哪片水域？大西洋风如龙啸浪如虎跃，鲍格扬孤帆驾单船，失去其他船的援助，会船毁人亡。就是船只不翻沉，姗姗是弱女子，小龙是襁褓儿，长期遭遇腥风席卷咸水扑打，两条弱小生命，还不是风暴里的渔火，倏然熄灭。失去子孙的鲍格，痛不欲生，将会再次投身大西洋……”

丹特一拳击中鬓角：“我真浑，怎么没有想到这些，没有强行阻止他们的恣意妄为！”

“他信里说驾船远行，又对丹特船长说要驾船漂泊？对，他是要驾船。说不定，现在还在船上，船只还没有远行。我们赶往东尼港海岸……”书生人紧张地喊着，领着梅里达和丹特，跑出医院，钻进一辆出租车，急风急火地赶到海岸，仔细地观察着港湾，可是，施维森号失踪了！

“啊——”梅里达怒不可遏地喊着，他转向书生人，手指直冲书生人的脸，“你，大头家，我说不出来鲍格那番大道理，但我知道，你也是导致姗姗亡命大西洋的人！”

丹特想阻止他说下去：“梅里达船长，船怕孤，人怕粗，少说几句，头家也有他的苦衷。”

梅里达船长推开丹特：“不！事到如今，不把内情告诉书生人，书生人不会疼惜姗姗他们！”

此刻，书生人显出惯常的冷静：“丹特船长，鲍格船长的信里，说了那么多那么高的见解，必定有天大的隐情。我正想听你们叙述呢！”

“好，老子是渴渔夫喝淡水，全倒光。”梅里达吁吁喘气，说，“我告诉你，鲍格原是大西洋渔夫，从军后担任A国某基地的后勤处长，因为对一项称为大西洋一号工程的计划不满，私自离开军队，逃入大西洋，被国际雇佣军的头目史密斯昼夜追袭……”

书生人的心弦绷得更紧了：“梅里达船长，为了消除我心中的疑问，请你讲得具体一些。”

梅里达爽朗地说：“好！你这个心思像深海的头家，能向我提出坦诚的问题，我应该来个网袋捞水全泄光。实在说，我对鲍格说的文绉绉的词儿，像硬木舵柄，不通一窍。对鲍格熟悉的知识，也只是懂点皮毛。还算好，一两年来，我保护鲍格的昼昼夜夜，鲍格对我多次阐述过，我才能向你说出道道。你是个闯荡世界的大头家，当然知道，国际军事竞争，什么空基、地基、海基的导弹系统，已经完成。近年，更超前的后太空大战计划，有两种威慑性，一是以太空卫星和地球为基地，攻击地球上的武器系统。二是以卫星和地球为基地，攻击他国的卫星系统。这样，可以达到单国军事称霸太空，以太空武力笼罩整座地球。

“鲍格最担心的是，如果地球上的其他大国，靠工业和技术力量，

研制和部署本国的太空武器。那么，A国势必进行反制。直至爆发太空大战，人类也将遭受大灾，后果是多么可怕。

“根据鲍格的揭示，A国太空大战的战术实施中心，就是正在秘密建设中的鬼工程。鲍格理念不同，擅自逃离。A国担心他向他国泄密，才重金聘史密斯等国际雇佣军，进行歇斯底里的追袭。其实，鲍格出自良知和品行，并不想出卖国家，只不过不愿参与而已。因此，他处在极度的矛盾和深重的痛苦中……”

听着梅里达船长的陈述，书生人的心像热腾腾的渔火，他旁若无人，仰天长啸：“天一般大的秘密啊！海一般大的灾厄啊！人类啊，你的未来该怎么办？”

梅里达船长继续说道：“我还要告诉你，对这一切，姗姗毫无所知。我们兄弟俩，只有这么一个亲人，我们宁愿为她去葬身大洋，也不愿向她透露秘密，把她拖进灾难的深渊。鲍格是个智者，他猜定，史密斯以种种手段对待姗姗，或欺骗，或笼络，或迫害，都是为了通过姗姗，捉住自己。事实证明了鲍格的猜测，为了斩断鲍格和中国人，尤其是和你的联系纽带，史密斯们不惜杀戮姗姗母子。可怜的娜娜和玛莉，成了无辜的牺牲品。我的大头家，这时候的姗姗母子和鲍格，最需要你的援助啊！也只有你的保护，才能使她们平安啊！可是，这几个月中的你，都到哪里去了？是的，你率领大船队，昼昼夜夜地闯荡渔场，追踪鱼群，难于时刻呵护姗姗母子。可是，你应该把姗姗母子接到带头船啊！我虽然是个鲁莽的渔夫，但我也懂得鲍格和姗姗的心思，这次，鲍格拖着伤痛的身体，带着姗姗母子，匆匆逃入大西洋，你难辞其咎！如果他们被大西洋吞没，我梅里达，只有跟着他们葬身水国！而你，大头家，该怎么办？”

初夏的大西洋，那遥远又广漠的天水间，早晨的壮丽的景观已经消逝，翻滚出来的，是一团巨大的飓风。看啊，从天上高远处，一座座浑浑黄黄又无比庞大的云山，像被风卷塌的天体，乱象惊人地砸下来，浩浩荡荡的大洋，被砸得支离破碎了，残破的血肉，以没有规则的形态溅射着。那时而低闷时而爆炸的风声，正是遭受毁灭之灾的海的呻吟和号啕吗？

书生人离开梅里达和丹特，沿着洼洼坑坑的海岸，颠颠趑趑。他的头虽然高昂着，却像千钧重的礁砣。他虽然默然无声，心却在惨伤地呼喊：“姗姗，孩子，你们在哪里啊——”

二十九

从日出到日落，书生人和梅里达他们离开浪滔滔的海岸，急急穿行东尼城的大街小巷，越过郊外的原野山冈，寻觅四周的芸芸人群，竭力搜索鲍格和姗姗母子。令书生人心肺欲碎的消息，不断地从手机里传来：姗姗她们如飞逝的海雁，找不到星星点点的行踪。

这时候，书生人昏蒙了。他自己也不知怎么了，竟然来到一座荒芜的海岸，一屁股坐了下去。过去许久时间，他才有了些微的镇定。但是，阵阵悲怆的情绪，又在心头涌动，似哭似诉的，吟起一首名为“五更调”的旧渔谣：

一更渔妻入舱口，今夜渔郎远洋走，渔妻抓紧郎的手，泪水汪汪来叮嘱：“远洋野埠美女多，要把渔妻来忘却。”渔郎要妻要啰唆，动手把妻衣服脱，亲亲密密入被窝，淋漓尽致爱来做。这般爱情总足够，请妻回家甬忧愁。

二更渔妻出船舷，妻在后来郎在前，渔妻不愿离开船，哭哭啼啼来缠绵，凄凄楚楚向郎言：“远洋海暴把船翻，海兽把人来吞咽，海盜杀人又劫钱，吾郎不要去冒险。”渔郎叫一声我的天，闯海汉不敢去冒险，全家饿死在海边。渔郎吻着妻的脸，又说为了夫妻情，也要豁命闯海渊，赚到全家温饱钱。

三更渔妻上埠头，依依不舍送船走，看着渔郎摇大橹，驾船冲浪出港口。森冷的海风响嗖嗖，吹得渔妻直哆嗦。冰凉的浪水如瓢泼，渔妻全身湿漉漉。她还是站在老埠头，双手合掌祈求佛，保佑渔郎去远洋，平安无事一路走。

四更渔船到外洋，渔郎心里替妻想，想妻嫁个讨海郎，天长日久守空房，白天倚窗望远洋，泪水涟涟好凄凉。黑夜漫长想渔郎，孤苦伶仃日子长。晨昏侍候老爹娘，还要把儿女来喂养。抽空替郎补风帆，又得举梭织渔网。渔郎回家换新网，又要离家去渔场，潮潮汐汐常离散，年年月月伴凄凉。

五更远洋渔场上，海暴欲把渔郎葬，渔郎一边拼风浪，一边将妻来想望，想得心绪渔火旺，望得心潮滔天涨，朝着家乡的方向，喊声连天地也动荡：“妻啊妻啊你听着，海可枯来礁可烂，渔郎的爱情不变样，一生只爱你一个，为了爱情而创业，何惧出海闯风浪，刀山火海也敢上！”

旧时代的歌谣，充满了东海渔家生存文化的魅力，让生活在新时代的书生人，越吟越激动。他嗖地蹿直身子，循着渔谣的内容，一字一顿地念道：“妻啊妻啊你听着，一生只爱你一个，渔郎出生和入死，也要把你来寻着！”

外形文秀的书生人，重新成为海难临头智慧多的强者。当夜，他登上东海一号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通知梅里达：“整支大船队，除了史密斯、罗威尔的渔轮外，全部离港出海，深入北大西洋，一边拖网作业，探明花苑天堂大渔场，一边寻找鲍格的施维森号渔轮。为了不惊动史密斯号，所有服从带头船渔令的船只，采取一船拖带多船的方法，悄然离开东尼港。各船一进入外海，全数开足马力，跟着带头船，驶往北大西洋……”

转眼间，黑粼粼的东尼港，马力强大的海轮，发出低闷的吼声，个个拖拽着三五艘船只，组成长漫漫的行列，驶离了港湾。

进入汤汤无极的远洋，书生人又感到极度的疲困和哀苦，他把驾驶室交给孤脚人，晃悠悠地回到船老大卧室。哀伤笼罩的讨海郎里，老鱼伯善解人意，他默然无语，递给书生人一瓶家乡带来的米烧酒，离开了。书生人以罕见的状态，咕噜噜地灌下大半瓶烧酒。无尽的悲怆，借助酒力涌动着。他看着低矮的书案，突地想到什么，拿起黑笔白纸，伏案疾书。大学时代，他曾是学校的中华诗词学会理事，感情丰富，文采飞扬，最擅长填情调激越的词牌。不多久，他以亢奋的音腔，吟着自己填写的“钗头凤”：

温馨友，迷魂酒，异乡娇女吾之妇。夫情薄，妻哀度。你今离去，哭啼漂泊。莫！莫！莫！人间斗，何时走，大西洋里风波骤。呼孤鹤，飞回喔。团圆龙国，百年相托。乐！乐！乐！

书生人连续吟了几遍，已是满脸泪珠……

这一夜泊在东尼港的罗威尔号，罗威尔船长经过前夜的折腾，卧床

休息了一阵，警觉地惊醒过来，踱到舱面观察着。昏天黑地的港湾里，除了相傍停泊的史密斯船队，中国大船队不翼而飞了！

罗威尔惊得睡意全消了，他当机立断地掏出手机，接通史密斯：“史密斯船长，大事不妙，书生人似乎发现了我们的身份，带领大船队，偷偷驶离东尼港了。你快回到史密斯号，带领我们，出海跟踪大船队……”

手机里，传出史密斯的气急败坏的号叫声：“罗威尔，玛莉死了，我完蛋了！”

罗威尔的手机差点落地：“什么？你的女人死了？”

史密斯的应声更加伤惨，语言越是混乱：“今晚，我到纽芬兰宾馆，想和玛莉团聚，在宾馆里等候了很久，不见玛莉回来。我刚要上街寻找，宾馆房间的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竟是东尼城警察局打来的，说是在东尼宾馆，发现一具被害女尸，经警方在全城寻验，确定是纽芬兰宾馆的住客玛莉。我赶到现场一看，果然，玛莉的尸体躺在姗姗居住的套房里。我要求警察拘捕有犯罪嫌疑的姗姗和她的生父鲍格、养父梅里达，警察告诉我，住在套房里的姗姗，是有犯罪的时间和地点的，但她已经逃走了。警察又追踪到鲍格所在的东尼医院，不料，鲍格也逃得无影无踪了。罗威尔啊，那叛逃的鲍格、杀人放火的梅里达、无事找事的书生人，都是给老子降灾的祸首。老子发誓，找遍天涯海角，让他们不得好死！还有躲在黑暗角的雇主，让老子当杀手，导致老子家破人亡！上帝啊，也该让那些人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

罗威尔听着史密斯的悲愤而失禁的叫声，劝告道：“史密斯船长，我们这种雇佣兵，拒绝受雇发财，还有什么出路？你又掌握着雇主的机密，你生异心，难道要落个鲍格的下场？你还是安静下来，不要乱说气话。”

果然，史密斯沉寂了。

停了一会儿，罗威尔又激将道：“史密斯船长，男人不报仇，不是大丈夫。目前，最起码要做的，是捉住祸根——鲍格，替玛莉报仇！”

骤然间，电话里又爆出史密斯的吼声：“罗威尔，你说得对，老子就是要改恶从善，也要等到捕杀鲍格一家，替玛莉报仇之后……”

罗威尔觉得目的达到了，冷笑了一下，又说：“史密斯，亲爱的，注意身体，不要过分悲伤。我让莫安大副带几个人，到城里帮助你处理玛莉的丧事。我把鲍格再次逃脱的消息报告雇主。同时，我查清大船队所在的具体海区后，向你报告，请你带船队追击。好在，我们这支雇佣军，声势增强，船只不少，武器众多……”

下半夜，色彩依然像重重的帐幔，密不透风地覆盖着大西洋。飓风刚刚飞逝，一座座威力狂暴的水山，荡动着东海一号船。雄伟的船体，像小小的月牙，在浩大无边的洋面漂动着。听到话筒有响声，掌轮盘的孤脚人拿起来，里边传出罗威尔的声音：“喂，是大船队的带头船吗？我是大船队跟班船的罗威尔船长，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跟进……”

孤脚人随口应道：“罗威尔船长，大船队的施维森号不见了，头家带领全体成员船出海救援，没有通知跟班船出海。”

罗威尔又喊问：“施维森号找到了吗？”

孤脚人还想答什么，不防有人啪地压掉开关，话筒不响了。孤脚人一看，是船老大书生人。书生人音腔低哑地说：“我把史密斯的情况告诉你们了，你的嘴啊，还像船舱的漏口，乱泄。”

孤脚人：“是罗威尔船长在询问。”

书生人：“在大西洋，多次围攻梅里达号和丹特号时，罗威尔号都参加了。罗威尔和史密斯，是一群乌龟都是鳖，得防范他。”

孤脚人：“头家，听罗威尔的口气，他们会像跟船臀的吃屎鱼，出海追击我们。”

书生人已经恢复了常态，宽宽的额头，像冷峻的海岸高昂着；浓浓的眉毛，如黑燕的双翅展动着。思索了一会儿，他嘱咐舵工：“孤脚人，传达我的渔令，让东海二号船靠拢带头船，要莽人到带头船上，我有紧急任务交代他！”

大约半小时后，灰蒙蒙的晨雾里，东海二号船拢近东海一号船。莽人跳到带头船上，咋咋呼呼：“书生人头家，有权像条龙，无权像条虫，你有什么海干鱼死的大事，命令我上带头船？”

书生人神态森冷：“对，你是捧我的碗，听我管。”

莽人：“为什么？我莽人尽管莽，也需听个理！”

书生人：“下海斗鲨亲兄弟。莽人兄长，我想让你立即驾驶畏船，秘密离开大船队，快速回国。”

莽人惊得跳了一下：“什么？鲤鱼爱山塘，讨海人爱渔场。快要找到花苑天堂大渔场了，那时，白天产金，夜晚产银，我还没有捞到呢！”

书生人：“远征大西洋已经一年多时间了，大船队在多座渔场捕到的鱼虾，到邻近的国家出售，换来的都是异国货币。中国和多数国家没有货币汇兑协议，导致大量的异国货币存在船里。而国内的渔乡，急需这批货币，作为生产建设资金和生活费用。所以让你回国，捎回这笔资金。”

书生人停顿了一下，压低了声音：“还有一层重要的原因。让你回国，向大船队的上级、水产局的领导，汇报鲍格——施维森船长的情况，自然会涉及大西洋一号工程问题。汇报的目的，是大船队需要采取哪些安全措施……”

莽人：“可以启用全球漫游电话，向大船队的管理机构汇报嘛。”

书生人：“我已经简单汇报过了。国内领导要大船队转到印度洋和大西洋，另觅好渔场，又能避开矛盾，消除冲突，安全捕鱼。可是，这里的情况这样复杂，用电话讲不清楚。有关领导要我暂时离开船队，飞回国内，研究大船队走向路线和安全措施……”

莽人嚷叫起来：“那不行！头家一回国，大船队会散伙。找不到好渔场，赚钱成空想，闯什么大西洋？最最要紧的是，离开了你和大船队的保护，姗姗和孩子，没有活路只有死……”

书生人：“还有一条理，我不能让其他的渔轮和老大，损钱又冒险，带着外币回国去。我决定，你和畏船伙计回国的经济损失，由我支付……”

莽人火了：“我莽人绝不是那种人：不讲情义只爱财，爱财像死人

守棺材。我决定回国。我就是穷死在大西洋，也不要兄弟的钱！”

书生人：“多谢大哥了！”

莽人：“兄弟，独木不成林，单弦不成音。畏船走了，带头船不能进行双拖网，应该找一艘渔轮，充当临时畏船……”

书生人：“你忘了，在东尼港，带头船和畏船都买了单拖网。畏船走了，带头船进行单船拖网作业，照样捞鱼卖钱。说不定，单拖网比双拖网的收入还高，畏船伙计的收入，也能水涨船高。”

莽人振奋起来，大巴掌一拍胸膛：“兄弟合作像条龙，大风浪里争冲锋。我是兄长，这趟撩脑瓜儿的航路，我是高处跳海崖，跳到底了！”

兄弟交谈的时候，老鱼伯默默地听着，眼角流动着泪水。他轻轻叹了一口气，转身进灶房，拿出一个叫作“海月”的贝壳。那海月呈长圆形，蒲扇大小，内侧像涂上一层水银，光影照人。在汤汤大洋，大跳大荡的渔船里，玻璃镜每每碎片横飞。讨海人捞到海月，吃掉肉，贝壳当镜儿，坚固耐用。对着这种圆圆的“镜儿”刮胡子，触景生情地想到回家团圆的日子，心里美滋滋的。驾船回渔乡时，又把它当作团圆的象征物，送给妻子和情妇。这时，老鱼伯说：“莽人，送给你海月前，你先听两段笑话。”

莽人笑着说：“老鱼伯，我再莽，也知道你要用笑话祝福吉祥。你说吧。”

老鱼伯：“我年轻时，有个乘船客，在我船里睡了一夜，把我叫进船房，嚷道：‘我的衣服都到哪儿去了？’我问：‘你脱掉衣服，放在哪儿？’客人说：‘我把衣服整齐地叠好，放进船房的壁橱里了。’我说：‘先生，船上没有壁橱。’客人：‘怎么没有？在那儿，有个玻璃圆门。’我说：‘哎呀，那是舷窗，外面就是大海。你把衣服抛进海里了。’”

在人们的微笑中，书生人提醒道：“莽人老兄，老鱼伯说，你这次回国，跋涉万里浪涛，不可莽性发作，把最富贵的东西——任务弄丢了。在大险大恶的海况里，光凭勇气是不够的，要多用心智。”

老鱼伯又说：“莽人，你少年时，闹过一次笑话，记得吗？”

莽人摇摇头：“我闹过什么笑话？”

老鱼伯：“有一次，你跟你老爸远洋闯海回家，你对老爸说：‘这趟船只进港，我想结婚。’你老爸戏谑地说：‘哈哈！你这么小，就看中谁了？’你说：‘我要和奶奶结婚。’你老爸说：‘你胡说。你认为我会让你娶我的母亲吗？’你嚷道：‘怎么不可以？你不也娶了我母亲吗！我也可以娶你的母亲！’”

众人的笑声里，书生人又说：“莽人兄长，老鱼伯的话意是，你这趟回家，是美好团圆的事情。大伙在大西洋漂泊，也向往这一天呢。你回家时，可别性急敲错门，走进别人媳妇的房里去。”

莽人没有细想，实巴巴地应：“我知道，我知道。”

大伙又是一阵哄笑。老鱼伯继续说：“莽人，这海月贝壳像团圆镜，是讨海人送给老婆的团圆象征物。你带回家，送给你老婆时，要注意一桩事啊！”

勇猛如大鲨的莽人，老实似木橹，不解地问：“注意什么？”

老鱼伯继续编笑话：“有一次，你从远洋回家，把一个圆圆的海月送给老婆，你老婆对着海月一照，大哭大嚷：‘莽头鬼，别的讨海人送海月给妻子，是祝愿团圆和福运。你送我海月，还带来一个美貌的骚妇。不信，你看看海月镜里，有没有一个美女。’你老爸抢过海月镜一照，大骂你：‘这莽头鬼，带个情妇回家，怎么把情妇的又老又丑的父亲也带来了！’”

“哈哈……”人们笑捧起肚子。

莽人保持着严肃地神色，一本正经地说：“老鱼伯，你送我海月，还有刚才的那些话，是祝福我驾船驶经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能平安行船，回家团圆。”他接过老鱼伯的海月贝壳，又说，“面对这个渔家团圆的吉祥物，我也祝大船队的讨海兄弟们，安全地闯荡大西洋，找到花苑天堂那般的好渔场，获得特大丰收，早日回到家乡，和亲人团圆。我完成任务后，也尽早赶回大船队，多捞几网金鱼银虾。”

在莽人的真挚淳朴的话语里，人们一片肃穆，默然无声地目送自己的莽人老大。

五更天，大西洋像黑海潭，无尽深远。东海二号畏船的黑乎乎的船体，迅速地驶向远方祖国了……

几天后的晌午，突兀刮起的暴风，把黑压压的乌云撕得支离破碎。云影状若无数块墨水蘸过的帆片，在忽忽沉落的水谷、闪闪升腾的海峰上，漫海漂浮。无际的水涯，又呈现着无尽凶险的征兆。

满海追踪施维森号，同时寻找好渔场的带头船上，操纵轮盘的孤脚人，居高眺望，突然惊呼起来：“头家，史密斯和罗威尔的船队追上我们了！”

夜间驾船白昼休息的书生人，跳出船房，进入驾驶室，炯炯目光搜索着，果然，大船队左侧，被云影映出墨蓝幽暗的浪丛间，史密斯号带着一群渔轮，狼冲狗蹿地追上来了。他呢喃道：“恶鲨冲进柔鱼群，大船队的惊险时刻又来了。”

史密斯号，莫安大副看着不远处的雄雄驰骋的大船队，似羡慕又似惊骇地自语：“中国船队的气势，真像翻江倒海的巨龙啊！”

看到旁边的史密斯闷着声，莫安又惊叹道：“未来的世界，这个蓬勃崛起的古老民族，肯定成为主宰者之一。怪不得，雇主这样急风急火的要打压他们。……”

史密斯一直闷声不响。玛莉去世后，他的神态大异。有时，像散了架的瘫痪者，颓唐地耷拉着脸，半晌抬不起来。有时，像暴怒的海兽，咬牙切齿，四处冲窜，挥拳砸物，开口骂人，语无伦次。

此刻，他瞪着大船队，一遍遍地发咒：“该死的大船队，你不该保护鲍格和梅里达！鲍格、梅里达……老子要把你们大卸八块！可恼的雇主，老子上天入地，你们竟把玛莉雇来送死。该死的是你们的亲人！”

史密斯看着大船队越来越近，仇恨之潮越涌越汹腾，恶狠狠地说：“莫安，驾船进入大船队，找到施维森号，捉住那个该千刀万剐的鲍格。这次，梅里达和书生人们胆敢庇护鲍格，老子叫他们船体翻大洋，人肉喂鱼鳖！”

正在史密斯发狠时，话筒响起了叫声：“史密斯船长，我是罗威尔船长。刚才，我用大功率望远镜瞭望大船队，搜索藏着鲍格父女的施维森号，不但找不到施维森号，连大船队带头船的畏船——东海二号也不见踪影了。”

史密斯船长嚷叫起来：“快！你再仔细搜索一遍。”

罗威尔回话：“我搜索好多遍了，确实找不到那两艘渔轮。我分析，书生人的畏船有两种去向，一是掩护施维森号渔轮逃匿，二是鲍格把那座什么工程的机密，泄露给书生人，书生人命令畏船，专程回国报告。如果是后者，我们的佣金就泡汤了！”

史密斯更急了，说：“我立即报告雇主，要不要派船，截击东海二号船……”

罗威尔船长：“也许情况还没有这样严重。再说，二号船的老大黄莽，上山是猛虎下海是狂鲨，不是好惹的。”

史密斯吼起来：“卷几圈涡旋，翻一条小船，算什么？”

……

十多天后的早晨，东海二号渔轮驶入的海天是那样的灿烂。海出奇的宁静，静水的有规则的、间歇的微响都逝没了。太阳像一个散布金箔的圣者，数不胜数的大小不匀的箔片，在清碧的海面，密密麻麻地浮动，金光辉煌。而澄澈的水面下，游动着一种罕见的太平洋鱼类，它们有着优雅的名字：绣花儿，又叫花儿鱼。花儿鱼呈长圆形，覆盖一侧的鳞片，竟像一朵硕大的向日葵；一圈黄亮亮的金鳞外，是一圈红彤彤的血鳞；围绕着血鳞的，又是一圈碧闪闪的绿鳞；再往外，则是另一圈异彩耀眼的鳞儿。整朵向日葵形的鳞花，大鲜大艳，多色纷呈。而鱼儿身体的边沿，是一圈皎白的边饰，波浪似的连缀着，映着迷眼的光色。花儿鱼雌雄同色，成双成对，相伴相戏地洄游着。它们的嵌着金边的嘴，有节奏地一张一合，仿佛在抒发着心灵的歌声；雪色的边饰，随着身体飞扬着，似在进行激情的舞姿；雄鱼儿蹭磨着雌鱼儿，头部点击着头部，又像是爱的显示；更有甚者，雄鱼儿不时地趴在雌鱼儿的身上，进行着无尽悠扬的做爱。无边的水域，完全像一座歌舞的海洋，一片爱情的乐园，一幅美不胜收的画面。

东海二号船的中青年讨海郎们，趴在船舷上，痴情凝睇着艳美的花儿，尤其看着热烈做爱的鱼儿，人们的大嘴，发出粗鲁的笑，大巴掌野悍地拍打着船板，恍若自身也坠入爱的状态里。

一直躲进灶房忙碌的莽人，伙同船里的掌簿英山叔，端出一些在沿途渔港购买的鱼肉、酒水、香烛。黑瘦单弱的英山叔嘴里喊着：“快到家了。举行‘拜祖’仪式啰！”

虔诚的老讨海郎们聚拢了，他们把染得红绯绯的猪头、浑身红艳艳的鳞片的红鱼、糯米做的红酒等吉祥供品摆在船头。又搁好酒盅筷子。往酒盅斟上红酒，点燃一对红蜡烛，焚香多支，按祖宗香炉插法，海神香炉插三支。于是，老讨海郎们弯膝下跪，对着祖宗香炉，磕了几个长头，最后焚烧用金箔做的元宝，献给祖宗。英山叔一边敬奉祖宗，一边叨念：

烧香燃烛点点红，
讨海郎虔心拜祖宗，
保佑儿女活泼如海龙，
保佑父母眼明耳又聪，
还有那高挑挑白鲜鲜的美媳妇，
日夜安分服侍婆婆和公公……

二号船年轻老轨^[1]冉俊，绰号“笑脸人”，眼缝儿眯眯，笑靥儿旋旋，小嘴儿翘翘，满脸滑稽的笑容。他信口胡编，续接英山叔：

那白鲜鲜美艳艳的媳妇呀，
迫不及待地抱着郎君入屏风，
青丝帐里桃花被，
夫如龙来妻如凤，
龙腾凤舞显神通，

巫山云雨坠香梦，
公婆躲在房门外，
一边偷看喜融融，
儿女在房里惊又叫，
手指抖索指床中，
说是父母在被子里打得疯，
打得被子都有大窟窿……

英山叔向胡编乱唱的笑脸人瞪了一眼，念完自己的最后两句词儿：

合家欢聚胜仙境，
仙境已降中华大地中。

莽人指着大海碗大海碗的元宵^[2]，喊：“大伙凑过来，庆祝将要回家团圆的日子，吃一碗元宵哦！”

人们吃着包甜心的元宵，美滋滋地喊：“吃元宵，要有元宵歌，才会甜又甜。莽人老大，你唱几句吧！”

“好嘞！”莽人咽下一颗元宵，清清喉咙，瓮声瓮气地唱起来：

元宵圆又圆，
老子撒网捞大钱，
元宵圆又圆，
老子回家天天像过年，
元宵圆又圆，

老子的妻儿笑得甜又甜……

“莽人，你怎么把元宵歌唱得不见旧词儿？哈哈，来，你听我续几句。”笑脸人嬉皮笑脸地唱起来：

元宵圆又圆，

莽人老婆的脸儿圆又圆，

元宵圆又圆，

莽人老婆的乳儿圆又圆，

元宵圆又圆，

莽人老婆的臀儿圆又圆，

元宵圆又圆，

听到莽人回家转，

一个老婆跳上船，

六个圆儿跳得欢，

向着世界显个圆，

全世界女人身心都是圆，

莽人老婆身心最最圆，

莽人全家大团圆！

全船讨海郎的笑声，激得宁静的太平洋海涯溅起一朵朵花儿……

两天后的凌晨，多数人正在迷迷糊糊地入睡，耳膛里突然荡起莽人的野里野气地喊叫：“想老婆的哥们，大伙在大西洋熬了一年多，今天可以亲吻老婆了！”

人们呼呼地跳上舱面，翘首远望前方。

随着渔轮的快速前进，一群形态各异的黛色的岛屿慢慢移来。哦！家乡——东海南涯的群岛，前来迎接自己远征归来的子弟了！

只见斧头岛和竹岛相夹的水道上，稀淡的微白的晨雾，静谧凝止地散在空间。海显得更加平和、安宁，那碧色的流淌，多么和缓、悠扬。漫上礁岸的浪条，犹如家乡之海的青翠的手臂，挥着洁白的花儿，欢迎自己的讨海郎。

真正欢迎东海二号船的情景出现了。

一条大型的渔用机船，拖曳着数十上百条的舢板，停泊在水道的内侧。每排都有十余条舢板，左舷挨着右舷。后排的船头，抵着前排的船臀。于是，整批舢板的舱面，铺成一片近乎方形的平坦的场地。上面，有两条丝绸扎成的海龙，正在渔家男女的挥舞下，进行“龙回首”的传统活动。龙的漫长又粗壮的身子，全都绘着黄灿灿的鳞片，于是，整条布龙，以无尽之雄势，上天下海地飞舞着，大左大右地腾挪着。而庞大的龙首不时地一蜿蜒，引导着龙身，朝向后边的靠拢祖国大陆的渔乡——铜山岛，一下一下地叩拜着。

望着“龙回首”的东海二号，讨海郎振臂欢呼起来。眼前的一幕，不仅是家乡的亲人为自己举行专门的欢迎活动，而且以传统内容象征着，这气概宏大的黄龙，分明是家国派出的征战大西洋的大船队，“龙回首”了，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接着，东海二号的讨海郎——“龙回首”的龙子龙孙们，所真正看到的，是民俗文化活动背后的家乡的景观。那是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铜山岛。

分别多时的铜山岛，古老的文化的色调，更加浓烈馥郁了。最显眼的是沐浴过风雨的建筑物，由于近期的保持古色古香的修缮，歇山形的顶部，覆盖着鳞状排列的陶瓦，顶角和檐尖都装饰陶质飞龙，昂首冲天，飞爪舞风，大有驾驭天宇之势。而那楼房阁台，前沿走廊，斗拱门楣，雕梁画栋，青石柱础，饰花窗格。这一切，又被一派和平安详的景象包围着，潺潺的小溪，泛着清澈无瑕的涟漪，木石小桥横卧溪上，两岸叠石玲珑，四周广植松柏，遍布绿茵，清雅幽静。其间，早起的人们悠闲自乐地散步，他们凝睇渔乡花朵的神态，像在欣赏家国的生活之

花，那样闲适、雅静、安乐。

而在铜山岛的闹市区，多种文化的光彩更为辉煌。众多的欧洲式别墅，以其独特的格调，鲜美的色彩以及簇拥四周的绮丽的奇花异草，格外惹人注目。还有不少的非洲式的单家独户的建筑物，装饰成茅草披覆的尖锥顶部，里边实为一间间豪华的客厅、卧室、洗手间、炊事房，一座小建筑物就是一片超前享受的生活小天地。最令人艳羡的是闹市区的交通网络，仅以宽阔、平坦、笔直的高速公路而言，摩托车已近绝迹，廉价的国产车也属罕见，众多的高中档轿车，穿梭行驶，车水马龙。而坐在轿车驾驶员位置上的，全是一个个古铜色皮肤的讨海郎。轿车从花园别墅式的渔屋驰出，进出于烁着珠光宝气的超市、闪亮着五彩霓虹灯的舞厅、飘散着名贵葡萄酒香气的酒吧……

几天后的下午，红艳艳的太阳，照得铜山岛绿树葱茏，青草茂盛，花朵鲜丽，百鸟抒情，歌声悦耳，一切都现着热火朝天的景象。莽人老和笑脸人老轨，从大陆赶回东海二号畏船，讨海郎们纷纷围拢来，询问：“莽人，快告诉大伙，上级领导有什么指示。”

莽人满脸春风：“领导的指示，真是山峰上看大海，高瞻远瞩啊！”

英叔焦急地说：“你不要说那些我们知道的情况，直接说说领导的话吧！”

莽人掏出笔记本，边看边说：“我虽然读过多年的书，学过的社会学词儿，都让海里的浪水冲光了，只有按照记录，说说基本内容。当然，其中的一些冲动性的用词，是我记录时加上的。”

英叔：“不要废话，说说大概内容吧！”

莽人：“领导的话意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的崇高目标，是不管过去、现在和未来，全人类共建和平、富裕、美满的社会。全世界人和人之间，唯有用一种东西维系，那就是至美至上的爱情。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应该容纳多种文化。只有这样，整座地球上的大地和海洋，才能成为百花争艳、百鸟争鸣的春天的花园。但是，现今世界，存在着多种有极端倾向的人。

“而我们的中华文化，既要像温暖宜人的春风，又要像无比辉煌的日月。以我们的传统而言，宣示的是大同世界，提倡的是至爱至情的忠

孝仁义，奉行的是中庸之道。我们在大西洋遭遇的雇佣军，以及他们的雇主，从事的太空计划，已经不是秘密，世人皆知。领导要求，绕开这种是非，管自捕鱼赚钱，投资东海渔乡建设。根据实际情况，大船队离不开大西洋。遇到没法回避的集体性冲突，要努力倡导和平共处，施行外交接触，引导良性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以这样的结局为至高至上的境界：全世界安宁，全人类福运，全部国家都赢，全体民族都好！这样的结局，不是一方的胜利，而是全人类的胜利。任何国家的人们，包括领导人，都是有良知的，都希望双赢的局面。至于逆向而为人，例如为金钱而豁命的雇佣军，必然会失败。

“另外，面对不能消除的个体矛盾，要坚守民族的道德传统，竭尽所能，包括冒着自身的危险，挽救善良的遇难者！大船队就是停止海港作业，抛弃大笔收入，也要发扬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追求博爱至上，守卫美好的爱情，保护可爱的生命。具体地说，不管哪个国度、哪种肤色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对被追捕的鲍格、姗姗和孩子，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们，护卫他们。如果他们愿意，把他们接到中国，让他们过上如花似锦的生活。尤其是那位襁褓中的孩子，是人类爱的结晶，世界未来的星辰，一定要保证他平安健康。

“对了，领导特地表扬了我们的书生人头家。他在那遥远又惊险的大西洋，竭尽艰难险阻，沐浴狂风恶浪，组织了一个充满美好爱情的小社会，还把它叫作‘五湖四海大船队’，真是名副其实的五湖四海皆兄弟的团体，真是中华文化在大西洋上开放的灿烂之花，真是人类之爱在大西洋结出的妙丽之果！”

笑脸人又提醒道：“最后，领导概括了四项尽快做到的要求。”

莽人：“对。领导要求我们，尽快回到大西洋，参加救援姗姗一家的行动。尽快找到鲍格船长和姗姗母子。尽快离开大西洋，回到文明的祖国。尽快和亲人欢乐团圆……”

次日夜晚，东海二号船补充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讨海郎们和父母妻儿含泪告别后，纷纷回到船上。他们的脸上，满是凝重之色。这些终生漂海的渔夫，对未来的海况，充满了超前的预感。他们即将再次远征的大西洋，将充满滔天的风浪、狂猛的海兽以及披着人皮的海盗，和他们进行血雨横飞腥风席卷的拼搏！

深夜，暗淡的苍穹，把大海盖得愈显骇人的幽深。东海二号向着迢

迢远方，奔腾着。

注释：

[\[1\]](#)老轨，即司机。

[\[2\]](#)元宵，糯米粉为皮，芝麻、猪油、白糖为心，渔家团圆的食品。

三十

消息如风暴袭击大海。卫星的定位图像，史密斯的跟踪报告，都告诉史密斯的雇主：中国讨海郎率领的大船队，一边拖网作业，一边寻找鲍格、姗姗和孩子，正在迅速逼近北大西洋的花苑天堂大渔场，暨拢向恐怖海狱。雇主意识到：位于花苑天堂大渔场的一号工程，就要暴露了。

一个万分火急的电话，传到史密斯号上。在史密斯耳膛嗡嗡震响的，是雇主气急的声音：“史密斯，情况紧急，不容犹豫，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中国大船队……”

史密斯反问：“你的意思，是在必要的时刻，可以伤及其船，直至其人？”

雇主：“如果事件严重到那种程度，对方动武，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烈火不扑火烧身，海蛇不扑蛇咬人嘛！不过，前些日子，我电示你跟踪那艘东海二号船，你不管不问，连窃听工作都没有做，已是漠视雇主。这次，必须严格执行，坚决阻止中国船队靠拢恐怖海狱！”

玛莉遇难后，史密斯的形神变化无常。一忽儿冷酷狰狞，无情地咒骂着仇人，发誓要灭掉他们，替玛莉报仇。一忽儿彷徨后悔，不该让玛莉进入雇佣军队伍，而无谓的牺牲。一忽儿坚毅冷笑，坚决完成雇主的使命，获取数千万美元的佣金，自己和所属的雇佣兵，能结束沐腥风淋咸雨的漂海生涯，选取风光秀丽的地方，建造漂亮舒适的小别墅，过着逍遥富贵的生活。而且，拥有大笔的钱财，何愁没有玛莉那样的美女……

就在史密斯紧锣密鼓地行动的当口，风暴嚣嚣海浪汹汹的北大西洋，书生人的大船队，巨龙蜿蜒似的盘旋着，越来越接近“恐怖海狱”，也就是盛产金鱼银虾的花苑天堂大渔场了。

东海一号船上，滑头人听着响彻天宇的风暴吼声，看着漫无尽头的恶浪水城，说道：“越是好渔场，风暴震天响，斗胆撒一网，黄金捞万两，异国又他乡，养个美婆娘。”

旁边的书生人，心有所触地，看了滑头人一眼。滑头人和书生人有着同样的灵感，知道自己的顺口溜，触痛了书生人的心，吐了一下舌头，连忙说道：“头家，在这看不到尽头的大西洋，我们又要拖网，又要找鲍格船长和姗姗母子，是不是另外想个捕鱼找人两不误的办法？”

其实，一种气派磅礴的计划，已经在书生人心里形成了。他没有搭理滑头人，决然地拿起接通所有渔轮的话筒，用铿锵震耳的声调发布渔令：“中国的船老大们，各国的船长们，都听清楚了，从现在起，我率领非洲澳洲的形体较小的木质渔轮，驰向北大西洋南侧水域。梅里达船长，带着欧洲美洲的铁壳渔轮，进入北大西洋东侧渔场。丹特船长同部分亚洲和中国船只，前往北大西洋的北部渔区。东海二号畏船已经回到大西洋。莽人老大，请你会合其他的中国渔船，深入北大西洋西边水域，四支分船队，一边拖网一边找人，最后，在北大西洋西侧海区会合。各分船队前进过程中，觉察到异常动态，如海盗的掠杀、海暴的倾覆、海兽的袭击，又如发现施维森号和鲍格姗姗等人的行踪，立即通知我。”说到这里，他犀利的目光，射向一直紧跟着带头船的史密斯船队，发出更加严厉的声音，“各分船队的船长们，尤其要百倍警惕，防止不明身份的海盗的偷袭。我们是胸怀磊落的闯海汉，除了漂泊大海洋，找到好渔场，驾船拖几网，捞到金银千万两，寄给家里爹和娘，让妻儿的生活赛天堂，别无他想。但是，海水不干，海盗不灭。就有那种比海兽还凶狠的人，对我们心怀叵测。讨海兄弟们，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海里，水谷里有蛇迹，浪峭尖有鲨类，捉海蛇凭智慧，打大鲨凭力气，能不能逢凶化吉，全靠大伙齐心协力。讨海兄弟们，祝大伙早日发现花苑天堂大渔场，也替我找回失踪的亲人们。拜托了！”

一会儿，一望无边的洋面，四支气势凛凛的分船队，朝着北大西洋的神秘凶险的东、南、西、北方，凛凛冲去。

同一时刻，史密斯号上，史密斯发出紧急呼叫：“雇主，书生人率领的大船队，分为四支分船队，驶向北大西洋的四方，其中，有一片水涯，可能藏着花苑天堂和恐怖海狱……”

话筒里响起雇主的回应声：“我雇用的海轮和商船，连同罗威尔的船队，由你统一指挥，分头追赶并阻拦四支分船队……”

水天漫漫的大西洋，风暴更狂烈了.....

三十一

北大西洋南部，水涯汤汤，天际浩浩。

或许是天崩地裂般的风暴即将刮起，这里呈现着风暴前夕的怪异景象。正值仲夏的午后，没有渔活的带头船讨海郎，在溢满水天的乳汁状的白雾里，安闲地假寐着，突然听到一种似兽似人的叫声，纷纷跳跃起来，登上舱面，展眉眺望，被眼前的景观吓呆了。

带头船率领的二十多艘渔轮，已经隐进雾的深处，影像时隐时现。船房、吊网机、桅杆，完全成为吓人的高耸的幻影，唯有那大起大落的姿势，才说明它的船底下的浪头，是何等的巨大、猛烈。

带头船无线报话机里，传来一种洪钟般的响声。不过，因为那人的英语不熟练，洪钟之声断断续续：“书生人，头家，大雾迷天，分船队是否要继续退回北大西洋中心区？”

书生人知道，这是莫桑比克国籍的逻泊船长。甬听他的音腔高，体态又黑又小，在风口浪尖纵跳如飞，被渔夫们敬称为“黑袋鼠”。书生人看了看景状，回应道：“逻泊船长，这几天讨海情况显示，越过北大西洋南部，越接近北大西洋中心水域，每网头的渔获量越大，鱼类种群越单一，看来，讨海兄弟们传说的大西洋花苑天堂大渔场，离我们不远了。带头船的单拖网在海里，我们再拖几个时辰，看看这里的鱼群状态是否更好。你带着分船队，继续向北大西洋南涯前进，我会追上你们的。不过，你的探海仪器要全部开动，时刻注意海底的暗礁潜流。另外，我警告过兄弟们，要防止不明身份的船只的袭击。”

逻泊船长：“头家，你一再警告大伙的不明身份的船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明白告诉我？”

书生人：“我只能这样说，我获悉，有一群海上雇佣军，为了保守雇主秘密，随时会危及我们的大船队。根据我的想象力，他们不会在光天化日，打着某国国旗前来，可能以不明国籍的身份出现，追击我们。

所以，大伙都要时刻提防！”

逦泊船长：“大海不淡，风浪不断。我们这些呛咸水的，在哪座世界大洋讨海，没有遭遇过海盗、海兽和海暴，没有拼搏过海难？头家，你放心吧！我和众船先行几海里，我和你保持电话联系，你再追上来！”

带头船右舷外，那巨大的模糊幻影似的船体，迅速逝没了。书生人知道，逦泊船长带着分船队离开了。他拉动紧急铃号，通知机舱：“快速拖网前进！”

几个时辰后，当东海一号船拉完单拖网，一阵鬼笑神哭似的啊啦声响过后，一团猛烈的风暴迎面刮来，舱面上的讨海郎们，像挨了空中伸出的无形的臂膀用力推搡，踉踉跄跄，乱了好一会儿，才收定脚跟。

刺耳的风声里，遮天盖地的白雾倏忽间无踪无影了。大海像一个巨魔，露出了狰狞的形态。无尽寥廓的海面，浪像亿万个水魑的异状的头颅暴突而出，或单角高耸的，或多角乱突的，或圆形拱天，或弯曲多变，而那迸溅而出的水丝，正像水魑头颅顶部的粗长的白发，在狂风里胡乱地扬动着。

突然，离开不久的逦泊船长，在话筒里慌乱地喊着：“书生人头家，如你想象到的，有十多艘铁壳渔轮，向我们的分船队包抄过来，仿佛是阻止我们穿过北大西洋南涯，不准我们进入北大西洋中心水域！”

不啻仲夏淋冰水，书生人和周围的人们浑身一颤，互相对视着。书生人立即恢复了神态，说了一句：“意料中的海滩，终于降临了！”他大声应道：“逦泊船长，我离你不远，我立即奔赴现场指挥！”

逦泊船长：“从这批没有国籍旗号的船只看，他们围着我们巡弋，仿佛在寻找带头船。你不要驾船前来，我会指挥分船队，沉着应对的。”

“不！头家除非小命丧，不能离开讨海郎！”书生人回过头，命令孤脚人，“通知机舱，全速前进！”

一会儿，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场面，出现在带头船前方了。

这是一片水色浓得幽蓝可怖的海，十多艘千吨位的大渔轮，仗着铁甲裹身，朝着体积小马力低的逻泊号等木壳船，从东、西、北三面包抄过来，那昂然翘起的铁甲船头，迎着木壳渔轮撞过去，显然是威迫分船队，退入北大西洋更南的水域。

东边水域，呈现着玄妙又凶骇的情景。一种绝非来自高远天际的隆隆声，惊人心魄地闷响着。书生人仔细观察，那声音，分明来自东片海区的深邃无比的底部。他暗暗叫了几声：“皇天，东片海区，正发生一场罕见的水底风暴！逻泊号率领的小型渔轮，如果被迫进水底风暴区，危险性如千钧系于一发！”

东片海区，天空依旧没有强烈的风流，而随着来自深海的震耳欲聋的隆隆声，水底风暴发疯地爆发了。所谓的水底风暴，是海底急流的发作，一种冥冥中生发出的凌驾一切的力，撼动着整座浩浩荡荡的海底，使海底形成没有规则的水块，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涌动着，相互间剧烈碰撞，激起了具有强烈摧毁力的旋涡、湍流、水洞、恶浪。而海面，像凶相的水魑，经过一段潜游后，从这里全身跃出，有笔直托天之形，有弓形扎海之状，有横卧冲击之姿，有斜斜飞腾之貌。这些恶浪，高大极了。有的冲入天空的乌云里，没入云间后，化成白花状的水朵，漫天漫地地洒下来。

被迫退入东片海区的分船队，陷落在水底风暴中了。水底风暴的力度，远远强过小渔轮的马力，竭尽全速飞快打转的螺旋桨，不但不能推动船只前进，船只反被逆流冲得后退了。渔夫们拉起小型渔轮装备的帆叶，风把帆叶吹得鼓鼓的，依然不能帮助船只减缓倒退。

小渔轮拖带在后边的木质交通艇，被圆拱形的浪团，忽忽打闪地旋动起来，越施越快，小艇的尖头和圆臀，一下又一下地击中渔轮的尾部，小艇的破碎的木板飞射而出，哗地沉入了水底。

带头船的时刻开通的话筒里，传出逻泊船长的吆声：“快抛锚，让船只停止后退！”听着逻泊的吆声，书生人不无赞同地点点头。当他举目远望，又一次发惊了。原来，分船队的渔轮上，争相跃上船头的讨海郎们，抱着数百上千斤重的大铁锚，霍地丢下了大海。眨眼间，海底的喷薄而起的冲天浪，竟把沉重的大铁锚，整个儿冲上水面，翻上覆下地打滚着，久久不能下沉。

而一片又一片的面积广阔的旋涡，中央部位是个闪掠转动的黑幽幽

的水洞，水洞周围的龙蛇盘旋状的流束，把渔轮托得打起水漂，飞快地绕着水洞打转，干舷线不时地没进水底，又飘然而起，脱离了沉没的危险。

无涯之海，成了水团、水涡、水柱、水崖的世界，进行着整体的翻滚和冲腾，以这种穷凶极恶的运动方式，摧残着分船队的小渔轮。

形势俨然警告着书生人：那十多艘怪力强大的铁壳大船，是要把小渔轮组成的分船队，迫进水底风暴区，不能脱身。这种不动刀枪又能毁灭敌手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呢？他们持有何等之居心？不敢跳海救人的讨海郎，那是软骨柔鱼命不长。何况自己是带头船头家，兄弟们虽说是寻找好渔场，想做富贵郎，但是其间，也在帮自己寻找失踪的姗姗她们。得人一点恩情，报人一条小命。把小命拴在裤带上，闯过铁壳船队的封锁线，营救分船队的兄弟们。

东海一号船的船头，像劈水的刀刃，飞似的冲刺着。

书生人发现，不明国籍的铁壳船，列成一排，呈横向的墙壁，挡在前边。它们的转向东海一号船的船头，虎豹昂首般地翘起，分明在宣示：如果东海一号硬是闯阵，势必是鱼死网破的下场！

书生人突然发现，带头船的正前方，一条铁甲渔轮上，闪动着一条熟悉的人影。他仔细一瞧，原来，那人是史密斯船长的同伙——罗威尔船长。书生人的心里，一切都明白了。原来，是跟从史密斯的海洋雇佣军，使用不动刀枪置人死地的手段，想把分船队迫入水底风暴海区，达到他们的目的！

书生人的心里，发出雄壮的喊声：“好的，跳海斗鲨难休止，撞个你死我也死！”

易进易退是潮水，易退不进是怕死鬼。东海一号一股劲地向前，眼看和贼船撞个同归于尽，横在前边的渔轮，传来罗威尔胆怯的叫声：“快让道……”

卸下国籍旗号、刷掉船只名字的罗威尔号，呈弧线闪开了。

东海一号像卷尾直冲的怒兽，从罗威尔号渔轮的左侧，舷擦舷地冲过去，火箭一般地射进水底风暴区域了。

书生人看到，前方，一团大得异常可怕的水的旋涡，以它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止的气势，像卷动尖梭形小贝壳一样，卷起逻泊号渔船，快速地旋转着。皮肤黑得发亮的逻泊船长，亲自跳到舱面抗险恶。他连爬带跑地上了船头，显然是想抛出沉重的铁锚，用锚尖扎进海底，停止船只的骇人的旋转。可是，就地打旋的船只，产生了一种强大的离心力，只见逻泊船长的小不丁儿的身子，在高的船头前俯后仰了几下，被猛地甩出了舷帮，溅落在浪汹汹的海里了。

逻泊号继续在原地打转！

东海一号冲进了逻泊船长遇难的海区了！

书生人趴在带头船舷帮上，紧张地探望着。逻泊船长抗不住水涡的强大的力度，在水涡的白色的旋流里反反复复地打滚，随时都会被卷没了。

书生人的雪白无瑕的眼仁，一条条鲜红的血丝，弯曲蠕动着。他抓起一个黄色救生衣，霍地套在身上。

站在舱面的老鱼伯，发现书生人想跳海救人。凭他的满辈子闯海的经验，水涡就像鲨鱼嘴，吞没讨海郎，像吞没小鱼鳖。他快步拦住书生人：“头家，不能自个跳坟坑啊！留着你的年轻的命，还有多少好日子在后头呢！”

书生人吼着：“我不能平时拼命喊，有难骨头软！五洲渔家皆兄弟，应该下去救人！”

老鱼伯眼看挡不住，使了个请将不如激将的计谋：“什么，你讲老子是怕死鬼？老子满辈子淋咸水，拳头捣碎过多少鲨鱼嘴！让老子下海！”其实，他明白，自己的老骨头一下海，必死无疑。只不过，他想用这方法，阻挡书生人。

书生人是个智者，渔火烧自身，尚有冷静心。一把推开老鱼伯，斥道：“青年人跑几步，长过老人三天路！”

书生人一步跨上了舷帮。一阵裹着白茫茫的雾气的暴风，轻飘飘地卷起了书生人，他飞离了带头船，扎进了大海。

“头家啊……”闻讯冲上舱面的讨海郎，群情沸沸地呼叫着。

“哗啦啦……”高高奔突的浪山，迸出一朵朵的水冠，似在助威呐喊。

机灵过人的书生人，瞄准一条呈弧线冲来的涡流，顺流向前浮动，伸出筋条暴突的臂膀，一边抓住了逻泊船长，对着急急驰来的带头船，竭尽全力地游荡着。这时，他感到异常的吃力。是单件救生衣的有限的浮力，承受不了两人的体重，还有风浪的重压，使他俩时沉时浮地挣扎着。

更危急的险情降临了。这是溺水人最恐惧的“水龙扎头”的海景，那一道涡流，像一条漫长又粗壮的白龙，翻滚前进的时刻，因为过分的猛烈，漫天喷出的水珠，像浑身的白鳞被海蹭得脱落飞射，熠熠闪亮。水龙冲近书生人和逻泊的头部，突兀高高地蹿起，又像被高空的无形的强力一捺，哗地扎入海面。于是，两人的全身，像被高处倾下的瀑布一冲，感受到万钧压力，肌肤剧烈抽搐，头部嗡嗡乱响，神志旋转昏眩，全身快速下坠，眼前，唯有蓝色的水幕闪闪升腾。

天转地旋的感觉中，一种强意识，驱使书生人的双手，紧紧地抓住逻泊的衣服。体质较弱的逻泊船长，在海里折腾得太久了，无力地推搡着书生人，仿佛在告诉书生人，让他离开自己，依仗救生衣的浮力，独个浮出海面，上船脱险。可是，书生人一反手，把他整个儿拽进怀里，搂抱起来了。

向下倾泻的涡流，沉重地压着他俩，两人越来越快地下沉着，突然感到，有两块一前一后的硬物，恍若潜于深水的大鲸的嘴，硬邦邦又力冲冲的，夹住了腹部和背部。他俩不约而同地扭拧着身子，企图挣脱硬物的夹击。可是，硬物夹击的缝隙越来越窄，迫得人全身弯曲，不但离不开夹缝，而且难于动弹，呼吸困难，心肺涨闷，眼看要憋死海底了！

带头船上，看着险境里的书生人和逻泊，十分迷信的老鱼伯，双膝一软砸中舱板，额面向大海磕动，顺手把搁在旁边的油**魷鱼****鲞**，连续不断地抛进海里，大声祷告：“海龙王啊，从今往后，你要多少供品，我给你多少供品，只求你保佑讨海郎，请你送他们平安回船吧……”

面积广阔流速飞快的水涡里，书生人和逻泊没有浮出水面。站在右

舷撒尿的孤脚人，怒不可遏地接过老鱼伯的话题，一边晃动着赤裸的下身，一边骂着：“老龙王，你替龙女找女婿，来找没有老婆的老子，不要害我们的头家……”

老鱼伯听着孤脚人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喊骂，跌跌撞撞地上前来，捂住孤脚人的嘴：“千座庙堂拜佛忙，不如海里求龙王。不能咒龙王！龙王会保佑头家的……”

水底风暴越来越狂，海面水涡越来越急，依然不见头家的踪影，孤脚人的拳头，擂得舷帮发抖，嘴里迸发出悲怆的哭声：“呜……”

滑头人被猛烈的龙卷风吹动着，绕着又高又粗的起网机吊杆，快速地转了几圈，大巴掌一拍吊杆，喊：“有计了！快开动起网机，吊起备用铁锚，把我们年轻人扎在铁锚旁边，连同铁锚坠进海底，救起头家和逻辑。再用起网机，把我们一起拉起来！”

“滑头人万岁！”孤脚人、沉人等一批讨海郎，齐声欢呼跳跃，大舱面奔忙着，操得起网机吊杆朝天翘起，七八位年轻人，全都用纤细的缆索，一头缠腰，一头捆住备用大铁锚，随同大铁锚吊上天空，又哗地坠进海面。

摧枯拉朽的海流，如一条条雪色的水蟒，继续声张着吞没一切的气势。

围着大铁锚抱成一团的讨海郎们，依仗大铁锚的重力，穿透水波急流的冲涌，迅速地沉入海底。他们像众多花瓣瞬间开放的花儿，一个个凭着高超的游术，高昂着头颅，划拉着双臂，蹬着两腿，在水里冲刺着，寻找着书生人和逻辑。他们的身后，漂动着连接身体和铁锚的缆索，以免被暗流冲散。

心明眼捷的滑头人，率先发现了书生人和逻辑，他俩刚从夹击身体的海底礁缝挣脱出来。滑头人向四周的兄弟们挥着手，自身火箭似的一射，双手拽住了书生人和逻辑。书生人和逻辑，已经被海水挤压得近乎昏瘫，有气无力，在滑头人的拖扯中，停止了危险的漂浮。

附近的讨海郎们，挥手蹬脚地游过来了，齐心协力地护住了书生人和逻辑。

滑头人的思绪一打转，推搡着书生人和逻泊，让他俩荡进讨海郎的怀里，自身向上浮动，哗地冲出了海面，朝着留在船上的讨海郎们，竭尽全力地呼喊：“开启起网机，拖动锚索，把铁锚和头家们拉上来！”

带头船上，起网机轰轰地响着。

贴着船舷的锚索，海蛇似的向上爬动。

海面，哗地爆出大朵的水花，大铁锚从水花里吊上天空。

连接人和铁锚的缆索，拉着冲水而出的讨海郎们，腾空升起，讨海郎们接二连三地跳到甲板上。

书生人和逻泊船长获救了……

海底风暴水域外，徘徊不前的罗威尔船队，眼睁睁地瞧着书生人的分船队，远远地离开了……

三十二

这片渺茫复渺茫、汹涌复汹涌的海，是北大西洋的东侧水域。

多日后，来到这里的东海一号船，带领一批大马力大吨位的钢质渔轮，如抵首击碎山巅昂头跃过凹谷的庞然大物，急急行驶。

前几天，摆脱了罗威尔船队拦击的分船队，刚刚找到一座渔场，进行十网九网空一网成富翁的拖网生涯，带头船连续接到两份热火焚心的情报。

位处北大西洋东侧的丹特号，拍来的是求援电报。丹特号带领的分船队，被一支无国籍船队围追堵截，并且受到猛烈的枪弹的袭击，损失惨重。为了求救消息不被卫星截获，丹特没有用话筒呼叫带头船，拍发原始的无线电报。电报最后说，如果得不到救援，丹特分船队可能被捣毁和俘获。

另一个告急电话，是驰骋于北大西洋北侧的梅里达号打来的。梅里达告诉书生人，有一支身份不明的船队，和梅里达率领的分船队，保持着不即不离的距离，显然是在追踪，随时可以上前拦截。但是，它们仿佛是担心梅里达分船队的多数渔轮，钢板裹身船体巨大，不敢贸然下手，正在寻找攻击的时机。

险象丛生，书生人当机立断，挑选了十来艘形态较大外壳较坚的渔轮，先把丹特分船队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再驰援梅里达分船队。

驰援其他分船队的途中，依旧是长时间的艰难的漂泊。

书生人面对着变幻无常的大洋，怀念着失踪多时的姑娘，心潮沸沸。从学生时代，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他写过不少海洋题材的歌。此刻，他情不自禁地哼起其中一首：

珊瑚花儿真美丽，

沉浸在迷茫的汪洋。

可怜的姑娘，

漂泊在遥远的地方，

陪伴着孤单和凄凉。

蝴蝶鱼儿真鲜香，

游离在冰冷的汪洋。

可敬的姑娘，

漂泊在遥远的地方，

向往着爱情的芬芳。

辽阔无边的大海上，

白雪燕永远尽情地歌唱，

红盐花永远鲜艳地绽放。

亲爱的姑娘，

你的屹立在浪峭尖的咸水郎，

生命不灭，

闯海不止，

年年月月寻觅着你啊，

年年月月呼唤着你啊，

快快回到郎的身旁。

东海一号船们，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终于发现了丹特号分船队了！

视线可及的下风水面，十多艘不挂国旗不标船号的商船和渔轮，全都是钢甲裹体，雄躯庞然。铁板船舷里，伏着一行行船员，手握自动枪支，闪亮的飞弹，朝着海区喷射着。

丹特号分船队所在的海面，枪弹溅起了一朵朵浪花。丹特号分船队的二三十艘渔轮，像一群被海兽咬瘫的大鱼，稀稀拉拉地散布着，没有受伤，却不能航行。原来，雨点般密集的子弹，仿佛故意不攻击船体和人身，只在船只四周呼啸着。然而，船上的人们，多数是没有经过战火的渔夫，担心被子弹击中，奔逃的、龟缩的、趴地的、爬行的、下跪的，形形色态，比比皆是，满船狼藉。

倒是有多艘负隅顽抗的船只，它们是丹特号和几艘小型渔轮，凭着自身吃水浅，不知死活地行驶着。非常清楚，它们是梅里达的鬼火船队成员，由于平时干过海盗活计，伙计们练就了豁脑瓜儿拼命的功夫。他们在丹特船长指挥下，持着船里配有的几支轻型武器，和迎面冲来的大形体强火力的敌船，进行不是你亡就是我死的战斗。

正是他们的胆大妄为的抵抗，招来了敌方船队的直接的攻击。多数木质的船壳，被啸叫射来的弹雨，击得像马蜂窝一般，满是密密麻麻的洞眼。哗啦有声的海水，从子弹洞涌进船舱，船只慢慢地下沉。只有丹特号伙同自己的钢壳畏船，拖着中弹的木壳渔轮的船舷，逃离现场。同时向不明身份的海盗船射击，减缓海盗船的追击速度。突然，仿佛出于神奇的原因，丹特号拖着的遍体伤痕的木壳渔轮们，突然停在原地了。跑着，吆喊着。

而那支海盗船队，依仗坚固的钢甲和强大的火力，井然有序地排成一行，毫不在乎丹特号的稀疏的飞弹，越来越迫近丹特号了。那朝天高翘的铁船头，俨然警告着丹特号，如果分船队不投降，就把它们撞毁击沉，葬身深邃的北大西洋！

瞭望着丹特号分船队的情景，书生人临危不惧，镇定自如，对准话筒：“丹特船长，分船队船长们，不准分散逃跑，朝丹特号集中，从下风海面，迎向海盗船队。我带着自己的船队，从上风海面驰向你们。我

们两支船队，从两面夹击中间的海盗船队！”

在带头船老大的号令下，丹特号分船队的渔轮，纷纷停止了逃跑，就地旋转船头，驶向浮动不前的丹特号。一会儿，分船队围着丹特号，形成一团船簇，在海盗船队的下风，快速前进。渐渐地，不知什么原因，丹特号分船队的渔轮们，竟然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了。

上风海面，东海一号船的船簇，一往无前地行驶着，压向海盗船队。带头船舱面，机敏的滑头人，突然想起什么，惊呼起来：“头家，我们这支分船队，没有携带一支枪，怎么迎击海盗们？”

滑头人的话，像撩了一颗炮弹，把全船的人们炸乱了。是啊，整支五湖四海大船队，除了从事海盗营生的梅里达鬼火船队，藏有简易枪械，其余的，全部是没有武装的渔船。船里唯一的武器，是原始的渔叉。面对海盗船队的强大的火力，怎么办呢？讨海郎们的目光，刷地射向书生人。此时此刻，讨海郎的生命财产，全部维系在头家身上了！

书生人不卑不亢，声调沉稳地喊：“船长们听着，命令你们船里的讨海郎，操起渔叉，以铁板船舷为掩护，准备迎击胆敢靠拢过来的海盗船。各船注意，全速前进，保持快速，用我们的铁船头，瞄准海盗船的薄弱部位——船臀，撞击它！”

讨海郎没有雀跃欢呼，唯有操着明晃晃的双股钢叉，仗着铁板船舷的掩护，匍匐前进。如果海盗船靠拢过来，凭着精明熟练的打鱼功夫，扬起渔叉，准打准地射向海盗们。

顿时，带头船带领分船队，朝着前方的海盗船，雄赳赳气昂昂地杀过去了！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前边水面，横队逼向丹特号分船队的海盗船，突然转向，分成两支小船队，各自朝向左右两个方向，驶开了！

两支海盗小船队逃离的地方，立即出现了巨大的豁口。

带头船驾驶室里，孤脚人请示书生人：“头家，要不要追击海盗船？”

书生人自忖道：“这些船的行踪很诡异，仿佛不是劫船抢鱼的海

盗。对，他们和北大西洋南涯的船只一样，不是为了毁灭我们，而是在阻挡我们前进。我们前往的，是北大西洋中央水域。难道那里，是梅里达所说的什么工程所在地？或者失踪的鲍格船长，驾船漂泊于北大西洋中央水域，敌船生怕我们和鲍格会合，掌握鲍格的秘密，才分头阻拦我们？”书生人想了想，抬起头来，提高声音：“不管怎么样？我们冲过敌船之间的豁口，前往抢救受伤的渔轮！”

更加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分成两支小船队，向左右方向分头驰离的海盗船，竟然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渐渐远去的船体，在水汽迷蒙的远方，越来越模糊了。

分船队轰隆有声地前进着，迅速地接迎丹特号和受伤の木壳船！

一场突兀降临的海难，落在带头船和分船队身上了！

原来，海盗故意让带头船们进入的，是一座被讨海郎叫为“大西洋沙线”的浅滩。其间，稍深的部位，黑礁林立，峥嵘参差，连绵百里，如辽阔的石原。正是这片暗礁石挡住了东来西去的滚滚潮汐，潮汐里夹杂着的大量泥沙，沉淀堆积起来。岁月漫长，泥沙越积越多，最终形成了辽阔的沙滩。涨潮涌来，掩盖了搁船的沙滩。而或薄或厚的泥沙，又遮没了毁船的众多的暗礁。丹特和书生人急于互救，没有运用仪器，探清海底状况，才中了海盗船队的诡计，误入泥沙和礁石组成的浅滩。

不多久，随着潮汐下降，丹特号分船队的搁浅船，横七竖八地搁在浅滩上，时刻会被肆虐的海暴，席卷翻沉。

书生人拿起无线话筒，号令自己带来的分船队：“各位船长，海难当头的时刻，不救人的是软扁蛋，不怕死的是闯海汉，大伙准备冲滩救人！但是，只要闯，不要狂。尽管同是一片沙滩，海底状态千差万别，大伙开动海底测探仪，查清可以冲滩拖船救人的深水区和深水航道，摸索前进！”

跟随在带头船周围的渔轮们，接二连三地分头散开，根据海底探测仪的指示，缓慢地寻找着深水航道，驶向受难的搁浅船。

浅滩海区，浊浪排空。黄潮漫地。数十艘渔轮，规模宏大，景致壮烈，千姿百态，遍布大海滩的角角落落。有从船臀伸出碗口粗的缆索，拽定后边的搁浅船，向遥远的深海前进。有的渔轮，和难船舷绑着舷，

带动难船，驶离险区。有的船上的讨海人，前赴后继地跃入大海，歪歪斜斜地踩着齐腰深的浅水，淋着当空泻下的浊浪，肩扛着搁浅船，向深水区推去。有的驾着小艇，接着遭难船抛来的拖绳，驰骋数十米，把拖绳拴在拖船木桩上，再驾小艇上前，导引着拖船离开险滩……

抢救丹特号的东海一号船，遇到了惊人的海难。书生人坐在仪器室，亲自观看海底探测仪的亮眼的荧屏。原来，带头船绕着丹特号所在的浅滩，缓缓地航行了两圈，荧屏显示，整座险滩，在退潮汐中，海水越来越浅，带头船根本不能进入抢救。书生人用话筒命令舵工：“孤脚人，再绕险滩走两圈，看看有没有可以拖出丹特号的深水道。”

随着带头船的驶动，渐渐地，荧光屏上显出一条模糊又弯曲的水道。书生人嗖地蹿出舱面，观察着海天。头顶，黄浑浑的云团，沉重又快速地翻动着。云团的深处，罕见的仲夏的雷声，震天撼地地炸响着。云团间吹出的一阵紧似一阵的狂风，卷得无风三尺浪的沙滩区，浪水聚齐，水团暴突，水珠喷天。“不好，要刮风暴了，丹特号救不出来，会遭受倾覆之灾！”书生人心惊肉跳地自语道，跃进了驾驶室，从孤脚人手里接过轮盘：“我来驾船！”

跟在后边的沉人，告诫书生人：“头家，刚才探测仪显示的水道，又模糊又狭窄又弯曲，说不定，是一条不能驶大船的险水道，船只进去很危险！”

精明过人的书生人说：“我是头家，难道不识海况？胆壮像条龙，胆怯像条虫，不闯进险滩中，靠近丹特号，怎能想办法施救？”

俗话说：十条船儿进浅滩，九条船儿朝天翻。带头船进入狭窄又弯曲的浅滩水道，暴风骤然加剧了。高远的天顶，喷出一股股无形又狂烈的风束，压得偌大的带头船向海底下沉着，连干舷线也没进水里了。空旷的浅滩，像遭受强沙暴的大漠，眨眼间天昏地暗，船只的上下左右，黄茫茫的雾气在飘拂，稠密的水珠在飞掠，不见日光月色。带头船舱面，近在咫尺的讨海郎，变成一条条模糊的幻影。而甲板上的起网机吊杆和驾驶室，更以高高屹立的形象，忽隐没而显出，吓人地晃动着。

片刻的功夫，海浪狂暴到极致的程度，船舷外边，迷津般的大雾里，只听到海浪的惊心动魄的啸响，不见浪的席卷一切的魔影，当人们看到它们的近影时，已经像一头头张牙舞爪的花豹，扑在脚跟前的甲板上了。最可怕的是桅梢尖所指的地方，那无比浓厚无比狂躁的云涛淹没

的苍穹深处，不时地闪动着一条条飞蛇状的浪头，浑黄的躯体飞抵桅梢尖，化成水的瀑布，以倾覆一切的强力，哗啦啦地泻击而下，顿时间，浪水汹涌，船只慢慢地下沉。当天顶的瀑布停止倾泻，庞然大物状的船体，才从海浪丛里纵跳而出，满舱面的水，贴着左右舷帮，奔流入海。

在舱面搏斗的讨海郎，被当空淋下的浪水，压得躬腰趴地，许久才从浪水里跳蹿而起，抬高头颅，喷出满嘴的咸苦的泥沙浆。机警的滑头人，不停地避开浪水袭来，观察着浅滩和船只，大声嚷道：“头家，退潮汐更低了，水道更窄更浅了，船只或者继续前行，或者停泊，都会被恶浪冲翻啊！只有退出水道，离开险滩，在深水海顶浪，才能确保安全……”

驾驶室里的书生人，何尝不知道，在大海洋的翻船浪里，船只只有顶浪前进，才能避免翻沉的危难。可是，此时此刻，形势不容他这般决定，他吆道：“滑头人，你看看带头船左前方！”

呼啦啦，一阵狂风扫荡过去，数百米开外，一片露出水面的浊黄的沙滩，依稀可见。丹特号和一艘受伤的木壳渔轮，斜斜地浮在上边。一些模糊的人影在甲板上跳闪着。海天，不时地回响着他们的呼救的声音。

饱经风浪的讨海郎，这才明白了头家的思路了。是啊，潮水后退，海面下降，水道窄浅，带头船成了礁缝里的海龟，不能前进。如果退出浅滩，驶进深水，顶浪前进，自身倒是安全无恙。而那艘似漂浮似搁浅的丹特号，随时会被暴风卷翻恶浪淹没。数小时后，涨潮汐滔滔涌来，风暴迅速加强，丹特号上的人们，会遭遇鲨鲸，成了必死的鱼虾。拯救他们的唯一办法，是带头船冒险冲滩，抑或可以探出航道，把丹特号拖出浅滩。万一带头船搁浅，只能在绝境里迎风斗浪，挨到涨潮时辰，船只浮动，再接近丹特号……

冲滩，是讨海郎至险处境中的豁命一搏：在弥天大雾里，船儿找不到避风港，冲滩！在撑天浪峭尖，船儿不能安全拖锚，冲滩！在卷天旋涡中，船儿会撞礁碎裂，冲滩！在刮天暴风里，船儿快要翻沉了，冲滩！

冲滩——东海一号船，在书生人的亲自驾驭下，演化出多么壮观的一幕啊：

暴风以摧残一切的旋转力，把水汽云烟卷成巨轮的形状，一齐滚向浅滩中央。

潮流以摧枯拉朽的推动力，揉着一座座顶部穿雾的浪峰，隆隆有声地驰骋着，接二连三地撞击着丹特号渔轮。

东海一号船和桅尖的云团、船底的浪头，展开豁命的竞跑。这飞快奔腾的巨物，超越头顶的云团，把舷外的浪头抛在后边，对准一片隆起的地形，昂首冲了上去。

“轰——”随着山崩地裂般的响声，带头船冲上一片浅水滩了，船底的凸出的龙骨，撞得圆拱形的沙滩支离破碎，猛烈地炸开了，数不胜数的沙粒和水珠，在船体四周一击飞天，漫漫溅散了。

随着喷射上天的，还有银灰色的七星鱼、白皑皑的柳鱼、灰紫紫的毛鳞鱼、花斑斑的鲑鱼。竟有几条大小不一的灰鲨，抑或是受惊飞跃，抑或是被水柱奔迸起来，夹杂其中，同时射入渺茫的高天。

水体和鱼虾溅射完毕，一切都散落入海，举目可见的浅滩里，是后翘前倾的搁浅船——东海一号。船上的讨海浪，全都两腿叉开，倒八字形站立的双脚，像扎了根似的立在舱面。最为形象伟岸的，是挺立在高耸的驾驶室里的书生人。他凛然地望着百余米开外的丹特号，声调沉稳、坚定：“带头船不能接近丹特号了！滑头人，你随我驾小艇，载缆索，靠拢丹特号。等潮水涨起，立即把丹特号拖出浅滩险区，进入深水海！”

舢板状的小艇，卸在左舷外的海水里。书生人带着滑头人，躬身屈膝地跃入小艇，又有几个年轻人，争着要上小艇。舵工孤脚人脚板蹬船板：“书生人，船只离开头家，迷航漂泊天涯。还是让我这小伙计到小艇，你回来掌船！”

技术员沉人，也一反老气横秋沉默不语的脾气，急声急气地喊：“头家，好汉要人帮，关公要周仓。还是让我下小艇，帮你俩闯过浅滩！”

“我是头家，面临浅滩海暴，如果像个乌龟是软鳖，怕死得发瘪，怎能带领大船队？不怕风浪起，只怕桨不齐，你们大伙齐心干，保护带头船。”书生人吆叫着，拉起缆索，一头拴住带头船木桩，另一头捆在

自己的腰间。

“头家，你应把缆索的另一头捆住小艇，干啥缠在腰间？”滑头人不解地问。

“浅滩上的浪头，会掷小石子似的，把小艇掷入海里。小船不会游海，到那时，怎么靠上丹特号？我们落水了，还可以边游边拉缆索，抵达丹特号。”书生人解释道。

浅滩上，沙浪穷凶极恶地逞狂。小艇像惊慌失措的海鼠儿，东拐西弯地躲浪前行。

在家的妻女不跟人痴，出门的讨海郎不说死。千万该万不该，书生人不该说，小艇会被掷下海。小艇漂浮了一段时间，风暴像从嚣嚣云天伸出的无形的手，把一条条的浪舌拉上来，一条浪舌，托着小艇，随着一阵碎裂的声，小艇砸在突出沙石上。后舱的柴油机，沉重地击破了木质船底，浑水伴着黄沙，从漏洞里溅了出来，小艇毁坏了！

书生人和滑头人一纵身，跳上沙滩。滑头人唠叨了一句：“好险啊！船上有个智勇的头人，胜过舱里藏着美妙的女人……”可是，他还没有说完滑稽话，又被四周的景象吓呆了。

他俩所处的，是一座涨潮沉没退潮露出的沙滩。周围的浅水海，无风三尺浪，微风浪滔天。在强暴的风力的激荡中，巨浪，从海底蹿出，从空中扑下，从周遭撞来，千形百态。身边的深深的沙坑里，探出一个又黑又尖的小脑袋。小脑袋下边，是豹子形的长溜溜的身子，黑斑皮毛，四腿齐长，在沙水里划拉着。

“天啊，水魑兽！”书生人和滑头人，异口同声地叫起来。他们都知道，大量的海洋恶兽，由于长期游水，脚长大璞，四腿前短后长。而这种四腿齐长，脚部带蹯的水魑，狡猾似狐狸，凶狂赛山豹。最让人厌恶的是，它们喜爱急浪湍流，利用险滩挡住漂浮的死人死鱼和死兽，满足自身的饱食腐尸的邪癖。遭遇搁浅船里的活人、爬滩觅食的海兽、泅游浅水的游鱼，也是强暴地残害。讨海郎的口头语，遭猛虎魂魄惊飞，遇水魑肺腑震裂。虽然，眼前水坑里，是一头未成年的水魑兽。但是，这座沙滩周围，必有哺育它的大水魑。

滑头人慌乱了，后退了几步：“原来，那支不明国籍的海盗船队，

有意把我们引进死亡海滩！”

“注意，大水魑上滩了！”书生人大声发喊。

只见沙滩的左侧边沿，一头山豹大小的水魑兽，长腿跨越，长腰舒展，通体斑点墨黑，须毛如针竖起，双眼闪黄，长舌血红，舔着雪白的利齿，凶态毕露。

滑头人煞是机敏，跃到破碎的小艇旁，抓起一支木桨，挥舞着，想吓走水魑兽。谁知，那水魑被激怒了，又想保护被人类威迫的小水魑，就地一站，两腿前倾，全身做着向人类冲击的姿势。

“滑头人，你那活络的心变木呆了，不要乱挥木桨，退到小艇后边，以小艇掩护自身！”书生人嘱咐滑头人。他的身体，悄无声息地向水坑里的小水魑移动着。

滑头人也是战风斗浪的强悍者，并没有惜命后退，而是就地站立，和大水魑兽对峙着。

大小魑不无灵性，似乎清楚书生人的企图。它突然“嗷”地叫了一声，四脚一蹬，渔箭似的，朝书生人射了过来。

生命的躯体，眼看着血肉横飞了！书生人双手一举，铁钩似的手指一闪，抓住了小水魑的背部，整个儿擒起来，对准大水魑兽的红舌和白牙，塞了过去。大水魑的口，左扭右拧了几下，试图躲开自己的小兽。它毕竟是不通人性的恶兽，立即兽性勃发，两排杂乱的利牙一张，猛地咬住了小水魑的腹部，一阵甩动，想甩掉小水魑，向前撕扑书生人。

小水魑的猩红的血滴，溅落在书生人的脸上。他咯噔地咬牙，臂膀强劲又灵活地舞动着小水魑的尸体，瞄准大水魑的袭来的利牙，一次又一次地抵挡着、碰撞着。

“头家，我来了！”滑头人呼叫着，向前急冲，手里的木桨梢尖，准打准地扎中了大水魑的眼睫。一抹红色的血水，从大水魑的眼里泛了出来。大水魑一昂首，嘴里咬着的小水魑的尸体，甩上天去。滑头人的木桨，雨点般地击打着大水魑的头部。大水魑忍受不了疼痛了，全身打转，咬着小水魑，冲进沙滩外的海水里，不见踪影了。

“滑头人兄弟，多亏你的大智大勇了！快离开有九死无一生的险地，接近丹特号！”书生人喊着滑头人。

“我的智和勇，哪及你一分一毫呢！”滑头人和书生人齐肩奔跑着，说道。

险滩不亡有情人。他俩惊喜地发觉，距离丹特号百余米的区域，竟是一片膝盖深的浅水。脚底踩着的，还是硬邦邦的“铁板沙”。

而这时的丹特号上，人们已经发现了书生人和滑头人的处境，纷纷跃下搁浅船，前来救援。领头的丹特船长，像机灵的海虱，飞快地弹跳着。

书生人的脚下，一朵朵浪花溅散着。扎在腰间的缆索，海蛇似的挂下来，在浅水里弯曲伸展。滑头人捞起缆索，冲向不远处的丹特号，把缆索绑在丹特号的船舷上。

这时的迢迢远海，白灿灿的涨潮浪，一排推揉着一排，淹没了整座浅滩。海面上升了。丹特号和东海一号，一齐漂浮起来了。带头船的机器声隆隆吼响了。带头船拖着缆索，缆索拽着丹特号，向深水海缓缓而驰。

“嘟……”一阵雄浑的螺号声，唤得船上的人们，纷纷抬头眺望。

原来，丹特站在浅水里，紧紧地拥抱着书生人，欢天喜地地祝贺着……

三十三

又是一座雄奇又凶险的水疆——北大西洋北涯。它紧傍北冰洋，万里冰雪连天白。天空，映射出一派空幻白光。天光下边，是一望无际的冰山，千峰连绵，万峦叠嶂。大西洋西部的墨西哥暖流，经过千里流泻，尚在这里逞显强势，流束如银蛇相互纠缠，蜿蜒而窜。窜动力像巨刃，推得冰山群猛烈地浮荡，相撞的，巨大的碎块自天坠下，轰然入海；擦过的，斜斜的冰坡，压成一片峭峻的崖壁，拔海雄立；拥挤的，数座峨峨穿云的山峦，挤得分崩离析，堆垒在一起。

多数冰山之间，都淌着左拐右弯的水道。冰山沉沉浮离，水道宽阔了。冰山雄雄拢合，水道狭窄了。

冰山上，朔风冽冽，寒冷刺骨。水道中的暖流，热烟袅袅，可供人们自由游泳。

更有甚者，一种在北冰洋恣肆横行的白黄色的幽灵，随着冰山群来到这里。它们是北极熊。这些冰天雪地的霸主，大小不一，雌雄各异，长长的躯体均呈流线型，耳朵小且圆，有着古罗马人的直鼻子。其中，最大的雄性，体长达四五米，另有一二吨重。

北极熊画地为牢，冰山群缓缓浮动，整座冰山海无声无息，它们在各自的领地里，悠散地踱步。高踞冰峰之巅的，仿佛忘却了前边就是千仞冰崖，俯首前行。身处倾斜的冰坡的，不怕高处的冰块随时滚落而下，一步一步地攀登着。在平地前进的，何惧前边的滔滔的暖流，一跨步扎了进去，翻波滚浪。

然而，冰山群不时地发生山崩地裂的碰撞，在天摇海晃的响声里，北极熊们恐惧了。位于高处的，向拔海而立的冰崖快步冲去，庞大的躯体一个跳跃，从十多米高的地方跳进海水中了。置身平地的，一个昂首跳跃，迅即进入大海，潜得无影无踪了。被雌熊带领着的小熊们，分不清东南西北地奔跑着，有的被自天而下的冰瀑淹埋了，发出死亡前夕的惨烈的嘶叫。

大海永远是富饶的。滔滔而来的墨西哥暖流，携来了大量的海鱼水兽，这就惹得北极熊们的残暴的本相，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体态巨大的雄熊，挥动粗壮的前臂，一巴掌下去，把数百斤重的海豹的头颅击碎了，大嚼大咬海豹肉。跑到冰板上的熊们，又高又直地站起来，又长又硬的前爪，一下又一下地砸下去，直至冰板砸出了大洞，它一头钻了下去，到海里追逐美味的海狮了。一头巨熊，瞄准一头躯体更大色彩更白的白鲸，悄然无声地游了过去，张牙舞爪地向前一扑，咬定了白鲸，一团打滚的浪花里，熊和鲸狂猛地搏斗着。小熊也不乏机智，从冰地溜下水里，潜进海底，又突兀从水里冲出，咬中了浮在水面的海鸟，整个儿吞了下去。

最为凶相毕露的，是几条水道里的北极熊，它们恍若是吃厌了鱼兽飞禽，要吞食人类的鲜美的血肉，有的潜水而行，有的冲水跳跃，有的喷水吼叫，发狂地追踪着水道里的航船。

北极熊们追击的，是一支体积或大或小的渔轮组成的船队。昨晚，不怕黑夜只怕浓雾的船只，被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裹住了，不幸驶入这座院又汹腾的浮冰海，陷进变幻莫测的险水道里，难见脱身而出的边际。率领这支船队的，正是受命来到北大西洋北涯，寻找鲍格、姗姗和孩子的梅里达。

梅里达号上，黑非洲青年卡里，面对湍濑般的海流和冲腾追来的北极熊，慌乱地问：“梅里达船长，船队困在无边无际的浮冰海里，怎么办？”

梅里达脸色憔悴，神色焦虑，说：“卡里，你是仪器室技术员，要坚守岗位，保证和所有船只的畅通的联系。现在，你用无线话筒通知全体船长，因为找不到离开浮冰海的航道，让大伙各显神通，分头向不同航向散开，寻找脱险的水道，再通知其他船只。”

半小时后，接到梅里达通知的船长们，各自驾着渔轮，在四面八方的狭水道上，匆匆行驶着。

卡里从仪器室回到驾驶室，告诉梅里达：“船长，驾驶室的无线话筒打开着，你随时可以询问其他船长，有否找到离开浮冰海的航道。”

梅里达说：“我正想使用话筒，跟那个该被渔刀刮心的史密斯，以及大船队的书生人头家通话呢！”

卡里惊嚷道：“和史密斯通话？他们会使用卫星定位仪，测出我们的地点，前来攻击我们。书生人头家的分船队，和丹特船长的分船队，都是被他们锁定位置，受到阻击。我们依仗昨晚的大雾，刚刚脱离了史密斯的追踪，不能像遭难的鱼群，从网里逃出来，又跳到船舱里。”

“我正要跳到雇佣军的船舱里，捅漏他们的船底，让这群海盗翻船落海喂鱼！”梅里达执拗地拿起话筒，先呼叫东海一号船：“喂，我是梅里达，书生人头家，你和丹特船长的处境安全吗？”

话筒传出书生人的应声：“我们两支分船队，刚刚受到不明身份的船队的阻击。不，说准确点，是那些掩盖真面目的雇佣军船队，利用各种手段，把我们诱进险恶的海区，让我们自我毁灭。”

梅里达：“那么，他们还没有真正地动用武器，直接摧毁大船队？”

书生人：“对！他们似乎尚有讳忌，不然，凭他们的强大的火力，我们的部分船只，早就船毁人亡了。不过，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阻挠我们靠近大西洋一片神秘的水域……”

梅里达：“那座该死的鬼工程，迟早会像憋在海底的**鲛鰐**，露出丑恶的嘴脸。头家，你们的船只是否都脱离险恶的海区了？”

书生人：“我们都脱险了。只不过，有几条木壳船，被雇佣军的子弹击得洞洞穴穴，正在帮它们修补。梅里达船长，你的分船队怎么样了？”

梅里达：“昨晚，一场弥天大雾，让我们摆脱了雇佣军的追踪。现在，我们陷进一片浮冰海，正在分头寻找脱身的航道。”

书生人：“我们修好受伤的木壳船，立即前往北大西洋北涯，援助你们。”

梅里达：“头家，我打电话给你，就是要告诉你，你们管自行动，拖网捞鱼，或者航海找人。我的分船队，会立即脱险的……”

书生人：“你不让我们前往支援，是担心我们陷进海难，更证明你们处境十分危险。快告诉我你们的具体方位，我带大船队前往寻找你们。”

梅里达：“我不会告诉你，你们也不用前来……”

书生人：“刚才，你的无线话筒呼叫我时，我已经让技术员沉人，用定位仪探测你们的位置。你不告诉我，我也会测到你们所在的海区，会尽快找到你们的。”

“这个书生人头家，真是中国的头号精明鬼。”梅里达骂了一句，对卡里说，“你接通史密斯海盗的话筒。”

卡里犹犹豫豫地回到仪器室。一会儿，梅里达对着话筒，凶神恶煞般地吼起来：“喂，是史密斯吗？史密斯，你这条海狗不嗅的毒河豚，老子是你的海洋祖宗梅里达！史密斯，昨晚，你的船队不是像狗眼屎臀一样，跟踪老子的船吗？现在，你小子没有胆量跟踪老子了？告诉你，你是海盗，老子是海盗的师父！老子的船，现在位于北大西洋北侧的浮冰海。你如果敢跟来，老子把你撩进浮冰海，喂北极熊！你如果不敢跟来，你的祖宗，是没有骨头没有胆的水母的儿子……”

卡里在旁边悄声问：“船长，你使的是激将法，把史密斯哄进浮冰海，让浮冰和北极熊灭掉史密斯？”

梅里达挥挥手，示意卡里不要说话，让他听史密斯的回话。话筒中，固然响起史密斯的声音：“哈哈，梅里达老海盗，你是不是要把老子骗到你那里，你让书生人头家带领大船队去帮你，对付老子。告诉你，书生人应该清楚，你梅里达才是真正的大西洋海盗，中国的讨海郎最恨海洋强盗，不会帮助你的。再说，就是书生人肯帮你，老子也不会中你的奸计，到你所在的海区……”

梅里达又骂起来了：“史密斯，你不是担心老子发现鬼工程所在地吗？告诉你，老子的分船队，正散向整片北大西洋，越来越接近鬼工程了！再告诉你，鲍格已经回归老子的分船队了，老子会让鲍格将鬼工程的秘密，尽快向全世界公布……”

话筒里鸦雀无声。显然，史密斯正在沉思。

看到梅里达关掉话筒，卡里竖起大拇指，夸奖梅里达：“船长，你这一招真高明。史密斯一定会来浮冰海了！”

梅里达：“海蛇皮滑溜，鳗鱼皮更滑溜。如果鬼工程不在北大西洋

北侧，史密斯会任凭我们折腾，不会前来。假使工程在这里，史密斯就会不顾命地前来，或者阻挠我们接近，或者和我们拼个你死我活！”

卡里：“梅里达船长，如果史密斯前来，浮冰海周围，必是窝藏鬼工程的恐怖海域和花苑天堂了。只要我们驱走史密斯，战胜北极熊，闯荡大风浪，定会找到大渔场。没想到，你是个粗悍又智慧的船长！”

梅里达：“也不知道我的计谋，能否引得史密斯上当。史密斯那般狡诈，或许会反其道而行之，明知鬼工程不在北大西洋北涯，偏偏率船队前来，和我们胡搅蛮缠一番，以掩护鬼工程的真正的藏身地。”

卡里默想了一下：“也有这种可能。”

梅里达：“我们要黑暗守鱼舱，不管有没有贼来抢，都要把鱼舱当战场。大伙齐心协力，先驱赶北极熊，再迎击史密斯！”

卡里：“还有，你阻止书生人头家前来，也不知他是否听你的话。”

梅里达：“我不让书生人到这里，是不愿他们陷进浮冰海，遭遇北极熊，承受大海难。不料，书生人凭借高科技，肯定会测定我们的方位。江山易改，性格难移，书生人嘛，是个愿为兄弟赴汤蹈火的头家，肯定会率船队支援我们。我阻拦他们前来的话，只能延缓他们到达浮冰海的时间。我们抓紧这段时间，早点离开浮冰海，摆脱北极熊。”

卡里观察着周围的形势，唠叨着：“我们怎样逃离这座险境呢？离开这里后，史密斯随时会阻击我们！”

梅里达：“立即行动，竭尽我们的闯海勇气，迎接驰援我们的书生人！也好，让我们学习中国人的精神，在这座险象万千的浮冰海，似北极光一样，灿烂地亮一番！”

卡里是个文化青年，心有同感地说：“我也佩服书生人他们。他们热爱和平，把不同民族不同人种组成的世界，看成一个大家族。表面上，他们是在为一个小家族的富裕、为大国家的繁荣，而开拓大西洋。从他们对待不同民族的人群的态度上，他们的艰苦奋斗的最终目的，是把全人类建成一座美不胜收的花苑天堂。”

梅里达：“对！卡里，你不愧为目光明亮的知识青年。正如你看到

的，书生人头家率领的五湖四海大船队，不但是在大西洋寻觅花苑天堂大渔场，而且是在天地间寻觅花苑天堂大境界。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创造至美至好的花苑天堂。”

卡里：“目前，有一种错误的思潮，把中国的崛起当作威胁。实际情景呢，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纵观近代社会，那座古老文明的国家，从来没有出国侵犯他人，倒是受尽了西方列强的蹂躏。现在，他们举国上下，齐心建设美好社会，也希望有个和平幸福的世界环境……”

梅里达：“可是，个别国度的人，欲置世界于毁灭的深渊而后快。那些人的心灵深处，比老子这个当过海盗的人，更加狭窄，更加阴暗！”

说到这里，梅里达交代周围的伙计：“兄弟们，为了不让书生人头家和我们一样，陷进海难，我们在头家的带头船到达前，率先自救，争取自我脱离险境……”

人们一阵呼喊，各自奔向战斗岗位。

浮冰海，冰山峨峨，闪射出白森森的光。熊罴群群，张合着獠牙交错的口。一场和冰山熊罴的拼搏进行着……

次日凌晨，天色皓皓。东海一号威仪昂昂地驰进了浮冰海。

出现在书生人视野里的，是一派多么阴惨的、残酷的、壮烈的景观啊！

疆域向着渺渺远方扩展的浮冰海，头顶的高空闪着可怕的白光。从北极方向卷来的寒风，有时是震撼心地的暴烈之声，有时是催人泪下的哀怨之曲。

那千里无尽头的冰山群，或峭尖刺天，或圆体俯海，或棱角四突，或碎裂崩落，全都被湍澜冲得快速漂浮，在漂浮中保持着无坚不摧的破坏力，显示着毁灭一切的形韵。

冰山和冰山相夹的水道，更加不忍目睹。实际上，蜿蜒于浮冰海里的千百条水道，多数已经消失了。水道两侧的冰，有被自身的万吨重量压破的，有被海里的灼灼暖流融化的，或以庞大的块状掀翻入水，或以

残碎的群体散落下来，熙熙攘攘地挤满在水道里，水道变成了冰山冰块的流荡带，冰们的互相碰击的响动，震得一座座更雄壮的冰山，发生形势惊人的倒塌。

在冰体的挟制中，以梅里达号为首的数十艘渔轮，大多搁浅了。站在船舷上的人们，挥动着毛竹撑篙、木头桨条、铁质船桩，伸进浅水，顶着水底冰山，试着让船只浮动起来。

还有不少的豁命汉子，干脆爬下船去，依仗着温热宜人的墨西哥暖流，下半身浸入其中，双脚瞄准清水里的冰体，灵活地踩着蹬着，肩头扛着船底，驱使渔轮漂进深水航道。

最惊人的是北极熊们的动态。非常明显的，这数十头大熊小熊组成的群体，因为从北极洋前来，依托这座浮冰海获取食物，死也不愿离开。雄性单独活动，雌性带着幼儿，三两成群，各自占领一块冰界，幽灵般地游弋着。年龄小的北极熊，被冰的庞然翻滚的塌体，惊得跳跃而起，一头扎进水里。幼熊的背后，保护它们的母亲，嘴腮探进水里，找不到自己的幼儿，又朝天昂起，发出刺耳的嘶鸣。形体最大兽性最烈的公熊，似乎对冰的摧毁一切的运动不屑一顾，四脚蹬地发震，巨躯快速前进，跟踪着一艘艘生活着人类的渔轮。

书生人清晰地看见，这支陷落浮冰海的分船队的带头人——梅里达号渔轮，位于浮冰海的中央水域。梅里达号的周围，海底冰山拱出能够切削一切坚物的利刃状的脊背，水皮浮冰露着足以戳破钢板船底的棱角，被暖流融成圆状的冰体可怕地打滚着……这些冰体，无情地挤压着梅里达号。

有一种沉重的声音传来了。只见梅里达号的左舷外的水底，拱出了一座亮光刺眼的大冰山，斜斜的冰坡，紧贴着渔轮左侧的船底，把船只斜斜地托上天空，随着冰山的浮动，船底又从冰坡上滑落下来，砸得水里的浮冰碎块飞溅而起。而周边的几座稍为低矮的冰山，仿佛要和大冰山比赛似的，一座接一座地，各自以强大的力，撞击着梅里达号翘尾昂首的龙骨、长圆形的船底、干舷线上的舷帮，使得整艘大渔轮，七歪八倒地摇动着，大上大地升降着。

看着这一切，书生人吆叫：“带头船的讨海兄弟们，准备好各种急救工具，跟我闯进浮冰海，抢救梅里达和各国的遇难兄弟们！”

因为这时候，东海一号和全体渔轮之间的无线话筒全部开通，因此，梅里达显然听到了书生人的喊话，他呼叫着书生人：“头家，深入浮冰海，进得来出不去！你们的船只不要进来……”

书生人喊道：“大船队的所有讨海郎，你们听着，大伙虽国籍相异，但普天下的人都是兄弟，梅里达兄弟们遇海难，我们舍命救出兄弟的命，全世界的男女老少都尊敬！大伙向浮冰海前进！”

梅里达听罢，老眼泛泪光，哭声在迸发：“头家啊，你们都是善良的兄弟，唯独我梅里达，坏事干过几分，没有善举留给子孙。一边当渔夫，一边做海盗，虽然没有诛过好人，可是，劫渔船，割渔网，偷鱼虾，直至杀戮自认为恶人的，没有少干过，伤天害理啊……今天，我向上帝忏悔，我梅里达这条不值钱的小命，本应撩进大洋喂鱼虾。如果能用我的小命，换取其他闯海兄弟的生命，我的自悔的心灵，也获得些微的慰藉……”

梅里达说到这里，突然冲出驾驶室，奔到后舷帮，纵身一跳跃，站在船后的皑皑冰山上，双脚蹬着冰磴，肩头撑着船臀，想给脱离冰山撞击的渔轮，增添一些前进的动力。他一边撑船，一边朝着随手携来的无线话筒，喊：“梅里达号的兄弟们，你们不要下冰，用撑篙和网桩撑船前进，想法离开浮冰海！书生人头家，你们不要进入浮冰海，求你驾驭带头船，找回姗姗母子俩，把她们带到你们的文明国度，将好日子赋予她们……”

梅里达号上，伙计们在船长命令下，撑船的撑船，开机的开机，掌舵的掌舵。随着一阵柴油机的轰鸣声，螺旋桨绞出了一条水珠碎冰竞相飞溅的浪带，推着渔轮向前蹿，冲进了一条没有浮冰的水道。而站在冰山脚沿的梅里达，肩头和手掌从船臀脱落了，孤单单地站在冰山上了。

距离梅里达船长百余寻的地方，是一片冰棱之林。像锋利的巨斧劈碎了整座大冰山一般，冰的凌柱之间，全是垂直又狭窄的夹缝，这就组成了由冰的凌柱和夹缝组成的辽阔的森林。大的冰凌像万吨轮船的粗桅杆，梢尖直指云烟沸沸的天际。小的冰凌像又长又细的银蛇，直竖的身子颤颤欲坠。时而高啸时而低鸣的寒风，绕着冰凌旋转着，卷得冰凌的顶部，不时地掉下碎块，冰块砸地的声波，震得大冰林索索发抖。

突兀，冰凌的西北角，一个黄点一伸一缩。紧接着，一个庞然大兽出现了。原来，那是一头冰坨般的巨熊，躯干肥硕强壮。在腮尖伸缩

的，是它全身的唯一的一个黄点。一色雪白的皮毛，刹是皎洁纯净。它那和巨躯成反比的小嘴腮，做着撕咬生灵前的预示动作，张得很大很大，像个深不可测的洞。毫无疑问，它是发现了陷身浮冰的梅里达，准备撕咬血肉之躯，美滋滋地享用一番。不是吗？它的四根房柱似的粗腿，迈得那么有力，踩一下，脚底迸出一堆碎冰，朝着梅里达，越来越快地奔过去了。

更使人心惊胆战的是，这头巨型公熊的背后，又出现了一头大母熊，它还带着两头幼熊。幼熊的体积也不小了，腹部像个鱼桶，足能装下一个人的骨肉。看它们的獠牙直竖血舌横卷的形态，它们也是闻到人的气味，准备和大公熊分食梅里达的血肉！

“全速前进，冲入浮冰海，抢救遇难者！”——东海一号船上，书生人怒吼着，亲自操纵着轮盘，又宽又长又重又笨的带头船，简直成了一条灵活机动的鲛鱼，一忽儿向右一掠，像条弧形闪电，避开了冰山的撞击。一忽儿船臀朝左一拱，闪开了戳击船底的水底冰凌。一忽儿气势烈烈地冲锋，刀锋状的船头，把一片片稍薄的冻冰，切得四分五裂！

跟着带头船冲进浮冰海的渔轮，共同展开了浑宏又壮烈的抢救活动

向带头船下风海面瞭望，冰山叠嶂，一派连绵，峨峨无边。和拔海高耸的冰峰相比，渔轮们变成一只只梭子蟹，冒着被冰山挤成粉末的危险，抛出一条条缆索，拴住受伤的船只，一条船拖着一条船，迎着隆隆撞来的冰山，艰难行驶着……

转向带头船上风海面，一望无际的墨西哥暖流异常活跃，像无数的海怪，拽着长漫漫的流束——身子，有的横向翻滚，有的朝前奔泻。那热腾腾的烟气，恍若头部的白色的毛发，迎风飘拂，纷纷扬扬。被暖流融化了的海冰，以成千上万的数量，显千奇百怪的形状，被冲得乱翻乱滚。一群又一群的渔轮，突左突右地避闪着，寻找脱险的航道……

一会儿，暖流扬起的雾越来越浓密，形成一派混沌和迷茫。使得浮荡其间的冰山、冰坨、冰块的形象，变得迷迷糊糊鬼鬼祟祟，凶凶险险。然而，有一种格外银白格外晶亮的光点，在那里密密麻麻地闪射着。这种天光水色反射出的亮点，把困在那里的渔轮们，稍为鲜明地衬托出来，那是多么忘我、多么勇猛、多么悲壮的画面啊……

最为可歌可泣的一幕，是带头船所在的区域——浮冰海的中央。前边，梅里达号为了挽救自己的梅里达船长，在安全水道上掉转船头，怀着求九死不求一生的意志，重新冲进了围困梅里达的浮冰群。可是，船只很快地感受到一阵强烈的震动，被时沉时浮的巨冰卡住了，动弹不得。

同一时刻，船体更宏伟、马力更强大、铁甲更坚固的东海一号船，尤其是凭借自身的双层钢板包裹的船首，迅速地跃进，超越了梅里达号，直冲梅里达所在的冰凌区。

前方，林林总总的冰凌群里，雄性北极熊领先的熊群，越来越接近梅里达了！

梅里达站在冰板和海水交接的绝地上，面临着步步进逼的北极熊，挺胸昂首，双脚后退，眼看着掉进大海了！

咔嚓！一种异常强烈的震动，激得带头船跳了几下，浮在原地不动了！放网老大滑头人趴在船头观察着，回头喊道：“头家，船被大浮冰顶着了，全速前进，看看能否破冰驶动，接近梅里达船长？”

“孤脚人，通知机舱，放慢速度，增强力度，才能破冰前行……”心眼精明计谋别致的书生人转脸命令舵工。

带头船响起闷雷似的吼叫，缓缓地向前行驶，船头的大浮冰，被犁得裂开了，带头船慢慢穿过裂缝，向前行进。

几个时辰后，不远处的冰凌地面，那头凶残的北极熊，结束了半跑半走的姿势，后腿猛地一蹬，躯干猛猛地直立起来，前腿朝着梅里达扑去了。

哗啦！极具对付海兽经验的梅里达，似异常快捷的山猴，侧身一跃，扎进了大海。又仗着宜人的暖流，拼命地挥动着双臂，逃离北极熊的所在地。

那头饱经久远岁月磨炼的北极熊，残暴又灵性。它马上展开行动，前脚就地一趴，头部犁开了海水，向前边的梅里达追踪着。

此时的带头船，已经距离梅里达不远了。一心救人的讨海郎们没有

留意到，船头前方潜藏着一座海底冰山。咔嚓！船底龙骨撞中冰山，船只一动不动了。

亲自操船的书生人，向机舱数度发令，试着倒船或前进，船只始终瘫痪着，不听使唤。

看到北极熊越游越逼近梅里达，书生人叫道：“孤脚人，你掌舵，瞄准高潮位，让船只浮起，离开冰山，前往接应我。”他还没等孤脚人反应过来，径自跳出驾驶室，双腿叉开，顺着铁梯栏杆，哧溜一下滑到舱面，顺手抄起一支打鲨叉，一忽闪，跃进了大海。他浸在温润又湍急的暖流中，头部在水面上高昂着，盯着恶熊，嘴里“啊啊”地吼着，快速地游窜着，很快越过了梅里达，挡在北极熊的前边了！

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短暂、突然，令梅里达愕然发呆。他迅速回过神来。他的苍老了许多脸上，涟涟流淌的不知是浪水还是泪珠。他一个急转身，掉过头来，向北极熊游了过去。他不愧是满辈子历险的老渔夫，快速游到书生人的左侧，又向前一扑，蹿到书生人的前边，右脚粗暴地一蹬，把书生人蹬得向后仰翻。他向北极熊游去，吆喝着：“书生人，让我的不值钱的老骨头，去诱开恶熊！你给老子蹦蹦跳跳地活着，找到姍姍母子，美美地过日子……”

领头的雄性北极熊，距离梅里达仅有三二十寻的水路了，头部一反俯水前进的常态，凶相毕露地抬起来，一左一右地甩动着，威吓着快要成为吞食对象的人类。后边，三只跟着公熊下海的母熊和幼熊，似乎要和公熊争食人肉一般，拼命地游动着，发出恐怖的嘶叫声。

“梅里达船长，所有的生命都是美好的，你不要作践自己！你给我游到带头船上！我带着斗海兽的钢叉，会迫退北极熊……”书生人叫着，仗着年轻力壮，奋力地踩水，接近了梅里达，腾出筋条凸起的右臂，一把攥住梅里达的上衣后领，猛地一扯，梅里达打起了水漂，漂到他的后边了。

眼瞧着书生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隔在自己和北极熊的中间，阻挡北极熊的攻击，梅里达的急性和怒火勃然迸发，一飞手，抓住书生人手里的钢叉，吼：“你是惜他人命的人，让老子也学一次惜他人命的中国人，你把钢叉让给我，你给老子滚回带头船！”

书生人和梅里达争夺着钢叉，喝道：“我是你的头家，我命令你回

带头船！”

梅里达拉住钢叉不松手：“正因为你是头家，多少讨海郎的生命需要你保护！你给老子滚回带头船！”

两人管自竞争时，他们没有注意到，不远处，搁在冰山上的带头船，还有被浮冰挟着的梅里达号，众多的讨海郎们，正在演出一幕生命的壮歌：

带头船上滑头人，以青蛙扑水之势，哗地扎入大海，高高地举起明晃晃的钢叉，向书生人游来了。

仪器室技术员沉人，几乎同时跃进海中，老气横秋的大脸盘，怒视着前方的恶熊们，奋不顾身地扑腾着。

带头船上的所有闯海郎们，全都冲到船舷上。炊事员老渔伯，把灶房里的渔刀、太平斧，一人一把地分给大伙。又捞起几支铁制船桩毛竹撑篙发给人们。大伙呼啸着，纷纷跳下大海，扑向北极熊了。

最后，老鱼伯东张西望着，弯腰抱起一块木质舱盖，不知是要做游海浮水的工具，还是当成抵挡恶熊攻击的盾牌。他踉跄了几步，趴了下去，顺着舷帮一溜，哗地落进水里，跟着大伙，游向北极熊，发出苍老的助威声：“嗷！嗷！……”

一旁的水域，冰缝里的梅里达号，肤色黑亮的卡里，伙同全船的白皮肤的黑皮肤的中、青年渔夫，拿着海盗船特有的长短枪，接二连三地蹬船跳跃，溅落大海，成群结队，扑向恣肆逞狂的北极熊了……

顿时，暖流荡荡热烟冉冉的水面，众多的讨海郎们，溅起满海的白灿灿的浪花。

枪口射出的子弹，在海空尖啸……

手里投飞的钢叉，明晃晃地闪射着……

扬臂挥舞的刀斧，像一道道弧形闪电……

暴虐的雄性北极熊掉头逃窜了！

狡猾的雌熊跟着下扎潜水，杳无踪影！

惊慌的幼熊们，不分东南西北地乱窜着！

大海，一团团浪花里，跳跃着讨海郎们的欢庆的身影，回荡着讨海郎们喜悦的笑声……

三十四

北大西洋最后一座水域——西涯，急流冲滩，大浪淘沙。

十多艘五星红旗猎猎飘扬的渔轮，或攀上挺拔的水山交顶，或冲入暗淡的浪谷中间。领头的，是黄莽驾驭的东海二号。

一个多月前，莽人的东海二号，离开温暖馨香的家乡，经历祖国的阳光明媚的南海，穿越海盗横行的马六甲海峡，冲过烟波浩浩的印度洋，漂泊坦然如镜的红海，进入大浪滔天的北大西洋。根据五湖四海大船队带头老大的电话指令，莽人驾着东海二号，和漂荡在北大西洋西部的分船队会合，撒网捕鱼，探索花苑天堂渔场所在海域，同时寻觅施维森号渔轮，帮助书生人找回鲍格和姗姗母子。

莽人想到一段时间以来，书生人为了找回心上人姗姗，历尽重重灾难，他叹了一口气，不由哼起一首旧时渔歌：

讨海郎本是苦熬的汉，

捉住花鳗花艳艳，

诱得讨海郎心生羡。

讨海郎酒醉梦境陷，

梦见自己往被窝里钻，

钻到妻子的身边，

妻子的大腿花艳艳，

又抚又摸爱不断。

突然妻子变花鳗，

滑溜入海已不见，
惊得讨海郎醒过来，
想妻哭得泪涟涟，
爹啊娘啊叫连天……

这是使莽人们发生异样幻觉的傍晚，风浪的噪声几乎逝没了，大起大落的海面平静了许多。听惯了风浪的狂躁的音乐的讨海郎们，似乎进入一个静得出奇的世界。这世界又散布着蔷薇色的薄雾，使一切显得那么神异。

渐渐的，远处的蔷薇色的雾气里，一艘神秘的船影，时隐时现地，出现在莽人的视界里。莽人念叨着：“咦，这船形很熟悉，在什么渔场遇到过……”

二号船管伙食的掌簿英山叔，因为精明过人，被讨海郎号为鬼怪人。这时，他站在莽人旁边，盯着那艘神秘船影的老眼，亮光一闪，说：“对了，莽人，那是失踪很久的、书生人头家苦苦寻找的施维森号大渔轮！”

“哈哈！施维森——袍哥——鲍格，还有老子的弟媳——书生人的老婆——姗姗，以及老子的侄子，这下子全找到了……”骤然降临的欢乐，激得莽人神情亢奋，亢奋中显得更加粗野，嘴里喊一声，大巴掌砸一下比自己矮一头的英山叔。

英山叔被莽人的大巴掌砸得头顶剧痛，全身左歪右斜，可是，为了使莽人的兴奋延续下去，他坚持承受着。

在莽人的喊声里，讨海郎都跳到中舱面了，人们集体欢呼着。青年讨海郎喊叫着：“姗姗嫂嫂——中国人的洋老婆，快钻回书生人的被窝里！”

跟着众人来到舱面的英山叔，年轻时是个聪明的渔歌手，这时，他兴奋得似乎回到青春时代，嘴里哼哼叽叽地唱起来：

渔妹人美心痒痒，听说渔歌病在床，煮碗鱼汤洒些糖，赶快下船看情郎。渔妹钻进圆船房，心怀团圆的梦想，手里端着团圆汤，

发誓喂壮团圆郎。渔妹掀开丝绸帐，细手摸到郎身上，觉得情郎脱光光，下身热烫上身凉。情郎伸出颤颤手，口说我的好女郎，这次你可上了当，随我进入温柔乡，让我做个美好的快活郎……

人们纵情欢笑：“哈哈……”

聚精会神看欢乐场面的莽人，突然想到什么，大巴掌一击自己的额头：“啊呀，高兴得昏了头了！天快黑了，施维森号会在夜雾里消逝的！”他大叫起来，“机舱老轨，全速前进，追赶施维森号，接回老子的弟媳妇……”

东海二号吼叫着疾奔起来。

前方，蔷薇色的雾气变色了，深蓝深蓝。幻影儿似的施维森号，仿佛担心被追捕自己的雇佣军发现，连昏黄的航行灯都熄灭了，迅速逝入浓浓的雾海，杳然不见了。

“妈的！老子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找到它！”莽人暴怒地挥起大拳，砰地砸在船板上。

“莽人老大，该将施维森号的情况，通知书生人头家，让他驾船前来，共同寻找！心思缜密的英山叔提议道。”

“对！”莽人拿起话筒，“喂，我要东海一号船。是书生人头家吗？黄龙老弟，我发现施维森号了。什么，我的二号船，还有施维森号，所处的经纬度？好，我看看海图……书生人头家，我们处在北大西洋西部，经度47°，纬度46°。你说什么？喔，我用卫星定位仪，重新精细地确定经纬度，再告诉你。你马上带着大船队，直赴北大西洋西侧渔场。好！”

北大西洋西涯，又一个不安宁的黎明降临了。

冥冥远宇卷来的飓风，像无形又巨大的滚石，以粉碎一切的碾轧，隆隆发威。

空中的云团，如橙色的水涡，漫天旋动。一只只尖喙大张利爪大舞的海雕，对着一群群羽毛洁白无瑕的雪燕儿，无情地冲刺着。

海底的强大的洋流，像一团团黄澄澄的泥石水，翻出水面。一头头

浑身墨绿色的黑鲨，巨剪状的尾巴一拍水，梭子形躯干凌空飞掠，嘴里咬着一条条弱小的鲑鱼、花尾胡椒鱼和鹿斑蝠鱼，残暴地咀嚼着。

从北方前来的五湖四海大船队，在东海一号率领下，一艘紧接着一艘，又一次组合为气派冲天体态漫长的巨龙，进入这片显露着险恶玄机的大洋。书生人的俊武身姿，高踞于带头船船头，衣摆和黑发在大风里猎猎飞扬，风声里夹带着他的感叹声：“这海域，难道就是大西洋渔夫传说的恐怖水域，又是鱼虾丰盛的花苑天堂渔场？”

几乎差不多时刻，一支以史密斯号为首的船队，也在这座海涯的烟波滚滚的一角，幽灵似的徘徊着。史密斯号上，卫星探测仪昼夜开机。宽大的荧屏上，出现了一支大船队的踪影。经过再三核对，史密斯确定，这就是几支分船队重新聚合起来的五湖四海大船队。一种意念，像强有力的铁手，紧紧地攥住了史密斯的心。一会儿，一种神秘的声音在话筒里响起：“喂，是史密斯船长吗？”

史密斯知道，这是雇主的电话。或者说，是某情报机关联系人的电话。他抢先回报道：“先生，在北大西洋的东南西北四片广袤的水域，我们历尽艰难，无法阻挡中国大船队的行程……”

史密斯略有些发慌了。他知道，如果无法完成雇佣任务，那笔能赋予他们荣华富贵的巨款，就像大西洋的浪花，眨眼间消逝了。他连忙应道：“不！我们的雇佣任务，主要是追捕鲍格。这一点，我们保证完成……”

雇主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好吧。你们继续想尽办法，逮住鲍格。”

史密斯显出多日难见的媚笑：“好！好好！”

雇主：“卫星发现，那艘回中国的东海二号畏船，也到达大西洋了。只有载走鲍格父女的施维森号，大约是切断和外界的通信联系，摘掉旗号抹去船名，进行色彩伪装，令先进的卫星技术，也难于从大西洋的千万艘渔轮里捕捉到踪迹。不过，只要跟定大船队，施维森号迟早会出现。到那时，你们当机立断地行动！”

史密斯：“请放心，一定完成使命！”

雇主：“是啊！你也不能让自己的玛莉白白损失生命！再说，那笔天文数字的佣金，正等着你们呢！”

史密斯被激，咬牙切齿地说：“为了替玛莉复仇，老子不捉到鲍格父女，不是爹娘的种！”

雇主又说道：“史密斯船长，今天，我还有重大的消息告诉你，根据大西洋的情形，要绝对保密地建设大西洋一号工程，已经不可能了。为了促进全球的和平事业，我们已经决定，以海底爆炸作业方式，炸毁一号工程的前期构筑物。工程所在地的大概方位，我已经告诉过你，你要及时离开，防止大爆炸危及船只……”

史密斯不无愣神了。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令他意想不到。他根本不相信，雇主要中止工程作业，名曰炸毁，无非是转变地点罢了……

雇主仿佛猜到了史密斯的心思，又说：“史密斯船长，你不必多加猜疑了。我们和其他国家虽然持不同意见，也不能逆世界和平的潮流……”

史密斯是国际性的雇佣军人，也持有敏锐的政治眼光，观察世界各地的风云。雇主越解释，他越怀疑。他们根本不会停止外太空的军事事业！只不过，不愿让秘密外泄而已。自己是雇佣军，为了金钱利益，今天为这个雇主服务，明天可以为雇主的敌人效劳。所以，雇主使用堂而皇之的语言，来掩饰天大的机密，毫不奇怪。说不定，雇主会摧毁史密斯雇佣船队，来达到灭口的目的。所以，对自己的雇佣船队而言，必须早些离开大爆炸海区，捉到鲍格，领取全部佣金。想着，史密斯假惺惺地说：“先生，炸掉那座宏大的前期工程，要花费巨资，多么可惜。再说，要改变地点，重启建设，也不容易。还有，既然不搞工程了，为什么还要捉拿鲍格？”

“捉拿鲍格的原因很明确，他是应受法律惩罚的逃兵。他对外太空军事战略机密有所了解，要杜绝他泄密！”雇主解释着，似乎想到什么，口气变得严厉了，“史密斯船长，你不必怀疑我们的热爱和平事业的决心……”

史密斯的内心，愤愤地骂道：“妈的，老子是杀人放火的雇佣军，你们也是黄行无忌的霸道者，谈什么和平事业！”他没有骂出声来，只是说道：“先生，若知现在，何必当初？害得老子的玛莉，白白丧命。

你们必须多支付玛莉的抚恤金.....”

雇主：“这点，我们考虑到了。你们完成任务后，我们会将百万美元的抚恤金，汇到你的账户。”

不知为什么，为钱而豁命的史密斯，没有些微的兴奋。此刻，他的小眼里闪着仇恨的火光，也有着悲伤的泪色。

“史密斯船长，请你注意，明天中午，格林尼治时间十二点整，将以执行销毁部分核弹的国际协议的名义，把一颗相当当量的核弹，在大西洋花苑天堂渔场周围炸弹毁。请你通知所有的船只，及时离开.....”

“哼哼！”史密斯听完雇主的话，在驾驶室里来回踱步着，脸上泛起了狞笑。最后，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右拳在左掌心狠狠地一擂，告诉旁边的莫安：“大副，你熟悉北大西洋的海况，请你驾驶渔轮，径直向着花苑天堂渔场，快速前进。”

莫安稍觉惶然：“花苑天堂渔场紧紧连接恐怖海域，那可是名副其实的死亡之海。船队进入恐怖海狱，险情丛生呢！那座恐怖海狱，也不适宜书生人的渔轮久待，鲍格也不会漂泊那般险恶的水域.....”

史密斯的瞳孔一明一暗，又傲慢地抬起头，说：“正因为那里的海况会翻船溺人，才无法去理会他们。使命重万钧，你执行吧！”

在船用柴油机的隆隆声里，史密斯号像剧烈不安而颤抖的海兽，向着烟波滚滚的恐怖海域前进着。

傍晚，当阴飏飏的夜雾袭来时，史密斯的心绪愈发冷冰冰了。他迈着海里人惯用的倒八字形脚步，来到渔轮仪器室，交代印第安肤色的技师泰森：“通知五湖四海大船队的书生人，就说我们史密斯号，还有十多艘同行的船，在经度63°，纬度35°，发现花苑天堂大渔场，每网头百十吨的渔获量。请他带领大船队，前来捕捞，让世界各国的渔夫，共同致富。他若担心恐怖海狱的险情，怀疑我们是否在大渔场，请他们使用卫星定位仪，测量史密斯的方位.....”

泰森的圆脸上，浓黑的眉睫抽搐了几下，实巴巴地问：“史密斯船长，前些时，我们在北大西洋四周阻击五湖四海大船队，常常做出侵犯他人的出格行动。这次，你让大船队前往的地方，正是核弹爆炸地点。

我崇尚上帝的教义，也出自良心的驱使，应该提醒你，让世界各地的渔轮置身危险的海疆，良心难于安宁。”

史密斯沉默了一会儿。他当然知道，一年多来发生的一切，都瞒不了这位掌握通讯枢纽的印第安青年。他也不担心泰森会背叛自己。因为，泰森性格忠厚，踏实于雇佣军士的职责。而且，一年多以前，是他亲手把泰森召到史密斯号，担任重要的通信技师。这时，倒是泰森的发自心底的忠实语言，似乎对他有所触动。他叹息道：“唉，我的年轻的泰森，你说出心里话，我也回应一句话，我也有我的苦衷啊！往昔，我总是认为，我们这种雇佣军的天职，和上帝的教义、人的良心，根本是风马牛，不是一回事。因此，我凭自己的性情，做过那么多公事和私事，从来是以雇佣军的职责、个人的利益来决定的。这次，是雇主的电令，让我只有执行的义务！”

熟悉内情的泰森，低声嘟哝：“可是，你实施的计划和雇主的指令，似相同似不相同。仿佛让人感到，你对雇主的命令，有加码之嫌。”

史密斯的听力何等敏感，应道：“老弟，我再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吧。自从我的玛莉在异乡夭折，对我的心灵震撼很大。似乎有些痛悔自己。过去，你曾经问过我，亲人的离去，你为什么看不到我的眼泪。我告诉你，我不是没有眼泪的人。我的苦涩的泪水，在心里流着呢。同时，也在痛苦中后悔、矛盾。这次，也许是我人生的最后的一次，违背上帝的旨意和良心的标准，服从雇主的使命。其中，也有我个人的情绪。你想想，没有鲍格的叛逃和书生人们的因素，玛莉也不会夭亡。我是个男人，应该为自己的女人复仇。不过，我自认为，我这次没有做出格。你想，凭书生人那般聪明的脑袋，不会轻易中我的圈套。他能体悟其中的奥妙，把大船队带出恐怖海狱，那是他的造化。好，你我执行命令吧！”

泰森：“真没有想到，你这样铁面冷心的人，也有两种心态。”

史密斯离开后，泰森思索了良久，才接通大船队带头船的无线通信号码，呼唤着：“书生人头家，我是史密斯号的技师泰森，船长让我通知你，我们正向经度63°、纬度35°的海区前进。这里，是大西洋渔夫向往的花苑天堂渔场，也是恐怖海狱所在地。大船队如想找到花苑天堂，捕捞千万吨鱼虾，请跟在史密斯号后边，不停地前进。你们要用定位仪，寻找史密斯号的方位……”

和书生人通话后，泰森呢喃着：“书生人头家，我凭良心尽力擅自改变了史密斯命令的内容。接着，就看你们的造化，能否得到上帝的庇护。明日大爆炸前，祈祷你的大船队，能找到史密斯号，跟着史密斯号，逃离大爆炸现场！”

突然，史密斯再次进入仪器室，凛然地说：“泰森，从现在开始，关闭所有的通信器材，和大船队断绝联系。”

看着史密斯离开的背影，泰森的心情再次陷进矛盾中。他完全知道，史密斯号关闭通信器材，不是和大船队断绝联系，而是让到达花苑天堂渔场的东海一号船，不能根据通信电波，找到史密斯号，停在大爆炸现场，遭逢灭顶之灾！

“这种十恶不赦的勾当，不能做！”泰森伸向通信电键的手，发颤地缩了回来……

三十五

当天午夜，笼罩北大西洋西涯的苍穹，如陷入无尽恐怖的黑暗里。史密斯号渔轮，更似驶到一种黑色的绝望的境界，人的头顶，咫尺距离的空间，像被浓浓的墨汁淹没着。大风奏着至凶至恶的曲调，搅得墨色的夜空，进行着无尽狂猛的黑色的翻滚。

然而，当史密斯号冲向前去，这黑色的翻滚的夜，又变得飘然后退，捉摸不到似的。于是，掌握轮盘的莫安，抡着幽亮的目光，探索着。突然，莫安发现，黑漠漠的前方，一簇三黄二红的灯光，像飘飞于水天的鬼火那般神幻、朦胧。“奇怪，这簇船火，似在什么海域见过一般，那么熟悉？”莫安自语道。他观察着，回忆着。和史密斯号相伴过的船只，尤其是大船队的渔轮，有没有这种灯号呢？倏地，莫安叫嚷起来：“史密斯船长，我发现鲍格的施维森号渔轮了！”

这时的史密斯，坐在驾驶室内侧的船长室，吃鱼喝酒消夜。他快步奔出，举首眺望，问：“莫安，你能断定，那是施维森号的夜间标志灯火？”

莫安肯定地说：“史密斯号加入大船队后，我就留心观察过一些渔轮的夜间标志灯火。这艘施维森号，经常跟在书生人的带头船后边行驶，当然引起我的主意。船长，你不要忘了，我是长期闯荡大洋的渔夫啰！”

“千难万险寻不着，得来全不费工夫！”史密斯断然喝令：“莫安大副，全速前进。追踪施维森号，逮捕鲍格！”

可是，当史密斯号像卷尾的海牛，向前狂奔了几个时辰后，黑漠漠的水天，那簇三黄二红的施维森号夜航标志灯火，像害怕长久闪亮而暴露目标似的，突然熄灭了。神秘的施维森号，再次消逝了。

史密斯不甘心地叫着：“继续加速前进！施维森号就是逃进地狱深处，也要找到它，捉住鲍格！”

莫安审视着海图，惊叫起来：“船长，施维森号漂泊的海域，正是花苑天堂大渔场，又紧邻恐怖海狱，也是那座鬼工程的所在地。鲍格在海军基地担任过处长，肯定了解工程所在的大概情况。他难道已经找到工程的准确位置？”

“该死的鲍格，让我们吃尽苦头。明天中午十二时大爆炸前，我们不是逮住鲍格，就是让施维森号滞留于大爆炸水域，在大爆炸中粉身碎骨！”史密斯的牙帮，咬得咯咯发响。

史密斯号像黑色的巨鲸，在漫无尽头的夜海漂荡着。

同一个夜晚，东海一号船，接到泰森电话的书生人们讨论着。滑头人：“我看，史密斯让他的技师招呼我们前往花苑天堂渔场，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心怀叵测。头家，不必理睬他。”

沉人：“他们如果怀险恶居心，为什么会让我们测定史密斯号所在的海区，跟在史密斯号的后边？”

滑头人：“这两年，海盗们诱导渔轮跟踪他们，让渔轮进入他们的陷阱，这种手腕耍得还少吗？”

书生人思索良久，说：“虽然，史密斯诡计多端，不过，他们明确地说出史密斯号的位置，还要我们随时测定史密斯号的所在地，这些，肯定有特殊原因。大船队拥有一百多艘渔轮，接近史密斯号率领的小船队，势力比他们大多了呢。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找到花苑天堂渔场，让大船队获取大丰收。为了达到目的，冒一次险算什么？不过，我们要和史密斯号保持通信联系，测定史密斯号的方位，紧紧跟踪。这样，在大船队的势力范围内，凭史密斯的力量，耍不出什么花样！”

五更天的大西洋，没有惯常的漆黑，比暗无天日的景象，更显得狂器可怕。宇宙尽头的日月的光线，进行着折射，使得空中的雾气变得多色多彩。西方，似被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驱使着，飞出一条条橙色大蟒状的雾，它的头部，有一条吞噬一切的蟒的卷舌。东边，那遥远的地方，像在进行一场大爆炸，无坚不摧的爆炸力量，将团状滚动的红绯绯的雾气，如血液汇聚成的巨大的形体，气势雄伟地膨胀着。而操纵这种雾的极致的运动的，是骚扰一切的狂飙，它那最大的啸响，似核爆炸的预演……

“皇天啊，这天空的形势，真像原子弹大爆炸激起的云、火和血！”在海面腾腾跳跃的东海一号，孤脚人惊呼着。昨天入夜后，带头船连续收到史密斯号技师泰森的电话，说他们找到令人神往心驰的花苑天堂渔场，捕到每网头百十吨的鱼虾，让书生人率领大船队，直赴花苑天堂。没想到他们到达这片海区，看到的不是美不胜收的花苑天堂，而是这种触目惊心的大爆炸似的雾相。

“嚷什么？看看前方那条渔轮！”书生人提示着孤脚人。

“啊呀，那是史密斯号！”孤脚人又一次叫起来。

“把紧你的轮盘，瞄准史密斯号的航向，带领大船队跟进，看看那位史密斯船长，是把我们招到花苑天堂，还是诱到恐怖海狱如果把我们引向覆灭的海难，立即带船队离开！”书生人叮哼着。

东海一号一马当先，后边的百艘渔轮，组合成仪态冲天的队形，急急而驰……

十多里距离的前方，那艘钻风钻雾的船只，果然是史密斯号。毋庸置疑，史密斯已经发现了威仪凛凛的大船队，中了自己的诱鱼上钩之计，进入即将进行核弹爆炸的海区了。

“莫安大副，朝雾帘最厚雾相最凶的东方，全速前进，远离这片海域。让书生人的大船队，留在这里撒网捞鱼。午时十二点，雇主在这里销毁核弹。这支大船队，会不会随着大爆炸，变成粉末，那就看书生人的指挥技术和运气了。”

莫安问道：“史密斯船长，如果那位精灵似的书生人，发现不祥征兆，带着大船队，逃离了大爆炸现场，我们是该祝贺他们，还是……”

史密斯低语道：“反正，我们已经尽力了。”

站在驾驶室里的泰森，脱口而出地插了一句：“但愿上帝保佑大船队……”

莫安警觉地问：“泰森，你这是怎么了？”

史密斯有意无意地说：“泰森信仰上帝的教义，良心战胜了雇佣军的职责。”

莫安不认识似的盯着史密斯，呢喃道：“船长，自从你的玛莉谢世后，你仿佛变成另一个人了。如果是这样，你也不必带着我们，在大西洋受难了。”

史密斯又应道：“一切，都看上帝的安排了。”

史密斯号发出震耳的吼声，朝着雾团澎湃的东方，飞快地逃窜着。

辰时，史密斯号冲进一片海区，不知什么原因，船只左倾右斜地晃了几下，竟然像个毫无生命力的僵死的巨物，停在原地，不能前进了。

“不好！肯定是螺旋桨绞住什么了！”熟悉海况的莫安嚷了起来。

“快想法排险！否则，午时的大爆炸会让我们粉身碎骨！”史密斯号叫着。

“上帝啊，这是应了一句话，船舱里放屁，想呛别人，臭了自己。”泰森在胸口画着十字。

莫安瞪了泰森一眼，告诉史密斯：“船长，在船上排不了险，得下海潜水，解除绞在螺旋桨上的东西，才能重新开机前进！”

这时，年轻的泰森突然挥掌拍胸，说：“船长，人吃闯海饭，拿着命去换！我家祖辈是捕鱼为生的印第安人，我多少知道海洋排险知识，我下海试试吧？”

史密斯没有想到，在这危险时刻，这位印第安青年，能持有这般勇气。或许是受到泰森的感化，铁心冷面的史密斯，不知不觉地冲出几句话：“小虾儿显踪，十网九网空，你一个毛孩子，有什么排险能耐？”说罢，史密斯冲出驾驶室，穿上潜水服，拿起船房旁的锋利的太平斧，全身贴着船舷，喊了一声：“莫安大副，你管好船只！”他顺着舷面，哗地溜进了大海。

潜进海里的史密斯，透过潜海镜瞭望着，惊得出不了声了。

眼前的景象显示，这是一座浩大无边的海底大森林，是一片制造死亡的水国——

东一片，数不胜数的枯死的珊瑚，粗如舵杆、细如草芯的枝杈，万支组成一簇，形成一簇又一簇的珊瑚林。

南一片，十多寻深的海底滩地，长着粗壮的咸水红树，分枝如蛇鳗，弯曲盘旋，错杂交叉。伸到水面的梢尖，长着绿湛湛的树叶，和翠潋潋的海水融成一碧万顷的景观，分不清哪是叶色哪是水色。

西一片，肥沃的海底淤泥，育出了望不到边的大西洋巨藻林。那一条条巨藻，最长的数十上百寻，从深海漂到水面。最密的地方，多少条巨藻组成一丛，难于计量。一泓海涯，巨藻漂浮，影儿稠密，褐色暗淡，水彩墨蓝，似黑晃晃的地狱，令人骇然。

北一片，竟然是一群数目不清的沉船。它们在不同的年代里，被珊瑚林撞裂了，被海树林击碎了，被巨藻林缠住了，受到汹腾的潮汐的冲击，漂到这里。人跳海了，溺死了，变成鲨鱼撕咬的碎食，留下僵死的船体，在不深的水帘里，赫然地显露着残破不堪的尸身。大型的是万吨轮，中型的是千吨船，小型的渔舟，形若大群的被风浪毁灭的巨海兽、大鲸鲨、小鱼虾，给这座号称恐怖海狱的水涯，布置了叫人心胆俱裂的死亡的惨状。

史密斯潜游的地方，底部竟是两艘遭难沉没的千吨位的大渔轮，它们的翘起的船臀后，一左一右地浮出一条又长又大的渔网。显而易见，这一对双拖网渔轮，是在拖网作业时，驶进海底森林，被毁得船底破碎，而沉入其间的。而沉船伸到海面的渔网，那条软钢丝绞成的网纲索，一圈又一圈地绞住了史密斯号的螺旋桨。由于史密斯号处于大马力逃离大爆炸现场的状态，飞速打转的螺旋桨的三片叶子，竟被打断了两片。也就是说，甭说太平斧斩不断软钢丝网纲索，就是斩断了，史密斯号失去了螺旋桨的动力，已变得像个全身瘫痪的巨人，只能在恐怖海狱原地浮动，等到大爆炸时刻，迎接死神的召唤。

“啊……”看着眼前的恐怖海狱，史密斯像中邪了，歇斯底里地叫着，挥动着手里的太平斧，乱舞乱砍着连接渔网和螺旋桨的网纲索。他潜游的水帘，激起了一团白花花的水涡……

这时的东海一号船，位于史密斯号西侧洋面。书生人已经发现了海底森林的煞是可怕的景状，以及史密斯号渔轮挣扎不前的险情。孤脚人拿着望远镜，向东眺望着，惊得脸色苍白，说：“头家，这片海底森林，可能是恐怖海狱的一角，杀机无穷呢！那个可恶的史密斯，船只驶

进恐怖海狱，是鲶鱼跳进鲨鱼嘴里，自寻死路呢！”

书生人沉着脸闷着声：“是啊，我也仔细观察过，那史密斯号，十有八九是螺旋桨击中硬物，彻底毁坏，船只才在原地浮动。”

孤脚人听到话筒响起声音，拿起来一听，递给书生人：“头家，梅里达船长呼叫你。”

书生人接过话筒，只听梅里达幸灾乐祸地喊着：“头家，这次，该千刀万剐的史密斯，不需我挥渔刀劈他的狗鱼头，他自己是狗鱼乱咬钩，死无葬身之地了！头家，大船队尽可绕开恐怖海狱，看着那贼船变成葬人的水棺材，老子把史密斯的浮尸拖出来，挥动割网刀宰几宰，方解你我心头的大恨！”

书生人的眉心皱成川字，继续闷声说道：“可是，那条船上载着的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之躯啊！”

梅里达揣摩到书生人的话意，焦急了：“头家，我知道你们中国人信仰善恶轮回的传统教义，崇尚慈悲心。要么，你带领大船队，远离这座恐怖海域。那条贼船上，是好人，自然有上帝保佑。是海狗，应该变成鱼虾追食的浮尸。”

实际上，自从发现史密斯号的险情后，书生人的心潮沸沸翻腾着。在这万里滔滔的大洋，陷进恐怖海狱的史密斯号，时刻会被翻天大浪淹没，有百死而无一生。尽管史密斯作恶多端，也是活生生的人啊！何况，还有满船的生龙活虎的生命啊！中国的讨海郎，在大洋里抢救溺水人，不管好人和歹人。讨海郎不救溺水人，连咸水祖宗都不是人，自己更是黑心烂肺人。舍生忘死地救人，做个真正的闯海人！

于是，铁铮铮的渔令，传遍大船队：“各位船老大，眼前，就是骇人听闻的恐怖海狱的一角，暴风逞狂，恶浪露凶，哪条船不慎行驶，就会葬身其中。大船队被风暴卷散，后果更加不堪。请你们立即掉转船头，向西南行，远离恐怖海域！”

孤脚人听到书生人话中有话，问：“头家，你不带领大船队向西驰去，难道……”

书生人一字一顿地说：“是人，就要救人！”

书生人：“史密斯号能深入到那里，证明从带头船所在的地方，到史密斯号遇难的位置，有一段可以航行的水道。带头船驶进这段航道，快要接近史密斯号后，你让带头船停止前进，我拉着缆索，游近史密斯号，捆住船桩，再把史密斯号拖离危险水域……”

海暴呼啸的洋面，掉转航向的大船队，乘风破浪，向西奔腾而去了。

落在大船队最后边的东海一号船，小心翼翼地向东驶去，缓缓地接近恐怖海狱了。

带头船南侧水面，一团又一团的黑压压的海暴雾，其间裹着墨蓝色的浪头和银亮亮的水花，在狂风的驱动下，凶狂地翻滚着。一团异常庞大的雾气里，一艘影影绰绰的渔轮，快速地驶向带头船。正在舱面准备拖船缆绳的书生人，听到滑头人在惊呼：“啊，那艘渔轮虽然涂上其他颜色，没有显身份的旗号灯光，但船形很像鲍格的施维森号！”

书生人仔细观察了一会儿，肯定地说：“它是鲍格的施维森号！”

滑头人欢呼起来：“哦！头家，它载着美人姗姗，来钻你的被窝了！”

书生人一如既往，保持着冷静的沉默。可是，双颊却泛起亢奋的红晕。一会儿，不知怎的，红绯绯的脸颊，异常的苍白。

滑头人也嚷起来：“咦，不久前，在纽芬兰岛东尼港，鲍格船长是带着姗姗母子，乘坐施维森号离开的。眼前的施维森号上怎么不见姗姗母子的身影呢？”

没有发现姗姗母子的书生人，立即被施维森号的动态惊醒了，朝驾驶室里的舵工喊：“孤脚人，施维森号要冲到前头，堵塞带头船航道，阻挡我们抢救史密斯号呢！带头船全速前进，抢在施维森号到达的前边，前往抢救史密斯号……”

带头船一震一跃，如离弦的渔箭，向前方的史密斯号，飞一般地冲去了。

可是，施维森号驾驶室里，鲍格船长的身影忽闪着，亲自驾驶着大

渔轮，冲掠着一道道浪山水谷，快速地射向东海一号船。施维森号的伟岸昂起的船头，眼看着撞中带头船的上风舷了！

原来，几个月前，在大西洋西岸的东尼城，面对史密斯们的刀光剑影，姗姗母子处在极端的危境中，鲍格当机立断地决定，将姗姗母接走。他当然不能让女儿和孙子在大西洋风浪里颠簸，而是要把她们送往秘而不宣的陆地，使她俩过上安宁的日子。经过多日的行船，他把姗姗母子送到神秘又危险的地方，然后驾船漂泊。遇到鱼群，撒网捕鱼，兑换姗姗母子的生活费。找到大船队，再劝告书生人，让他会见姗姗。

东尼城，鲍格和丹特船长，在东尼医院分手时，禁不住丹特的一再恳求，鲍格告诉丹特，自己把女儿安顿完毕后，可以使用没有危害性的海盗手机，和丹特保持联系。只不过，他要求丹特，自己的行踪不要告知梅里达，以防梅里达行事鲁莽而泄密，危及姗姗母子的人身安全。鲍格驾着施维森号，离开姗姗母子后，在附近的北大西洋西涯漂荡，开通海盗手机，和丹特船长接上头，询问大船队的近况。丹特叙述了大船队情况，并且告诉鲍格，大船队分成四支分船队，在北大西洋四方海区捕鱼，北大西洋的东侧、南侧和北侧三片水域，都受到史密斯率领的贼船的拦截。唯有北大西洋西涯，平静无事。丹特让鲍格的施维森号，继续留在北大西洋西涯，一边拖网捞鱼，一边侦察那座鬼工程的具体位置。

在北大西洋西涯的日日夜夜里，鲍格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往昔，自己对待鬼工程的态度，也有暧昧的成分。事情一开始，就不留余地地予以公布于世，减却多少风险，姗姗她们也不会有生生死死的遭遇。

在史密斯发现施维森号的同时，鲍格船长也发现了史密斯号。他让两艘渔轮保持视线可及的距离。他清楚地看到，史密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驾船误入海底森林水域。在史密斯号快被风暴埋葬时，鲍格又发现，东海一号带头船，支走了大船队，单枪匹马地留下来，前往抢救史密斯号。

往事历历，在鲍格的心头闪过。是史密斯，迫得他在大西洋受尽苦难，几番置梅里达于险海，杀害了侍女娜娜，导致姗姗母子陷进水深火热的境地……眼前，是这个凶狠狡诈的史密斯自己驾船进入死亡之海。头家书生人啊，你不应该抢救海贼史密斯！

恼火燃烧身心的鲍格，驾着施维森号，船头对准带头船的上风舷，越来越近了。那架势分明在逼迫书生人，如果他不驾着带头船后退，停

止挽救史密斯号，施维森号就要撞击带头船上风舷，两艘大渔轮同归于尽！

东海一号船，讨海郎们乱成一团，沉人拿着高音话筒，大声喊着：“鲍格船长，不要让怒火烧昏了头！施维森号，赶快停止前进！”

滑头人跺脚叫唤书生人：“头家，施维森号眼看撞中带头船了，让带头船快速后退！”

在讨海郎们的喊叫声里，挺立在舱面的书生人，神色严峻的脸庞，斜斜地朝天抬起，双眼闪着火光，射向施维森号。他的全身，突地向前一扑，整个儿趴在带头船上风舷上，厉声发喊：“施维森号，想迫带头船后退，先从我身上撞过去！”

急急驰骋的施维森号上，双眼蠕动着血丝的鲍格，啊地吼了一声，铁团似的拳头，砸得驾驶台玻璃碎片横飞，左手一旋轮盘，施维森号船头向东一转，在海面犁了一道弧线，冲到带头船后边了。

形体雄伟的带头船，继续朝着前方的史密斯号，前进着……

史密斯号上，已经爬上舱面的史密斯，以及船上的伙计们，抑或是面对船只无法脱险的绝望境地，抑或是看着书生人的壮烈行为，全都变成了网桩，木木地站立着，唯有那望着东海一号船的双眼，闪着动情的泪光。

呆立在一旁的史密斯，突兀想到了什么，忙乱地掏出显示时间的手机，身体剧烈地一颤：“啊！上午十点，离大爆炸时间只剩下两小时了……”

史密斯的心海，像满锅的纷乱沸腾的鱼油。他自从亲手扼杀了玛莉后，近乎疯狂的表面形态，掩盖着无尽的懊恼和沮丧，夜深人静的时刻，恨过自己的罪恶行径。这次，迫于复仇的心理，他诱使东海一号船，误入大爆炸区域，心里同时发誓，这次行动后，要和这种兽行决绝，去过正常人的生活。眼前，书生人的献身精神，如日月的光芒，刺射着他的昏暗又汹器的心境。被罪恶掩盖着的人性，在他的心灵深处，隐隐约约涌动着。他清楚，带头船冒险探索险恶的水道，把史密斯号拖离海底森林水域，驰出范围广远的大爆炸海区，不知要多少时间。离大爆炸只有两小时了，如果来不及离开，大伙的生命将烟消云散。

正在这时，史密斯号的泰森，突然喊叫起来：“船长，上帝教诲我们，做人要有良心。别人为我们献身，我们不能要别人白白地送死。离大爆炸的时刻只有两小时了，带头船要救我们离开险境，可能来不及了……”

神差鬼使的，史密斯向前跳跃，进入驾驶室，拿起高音话筒，声嘶力竭地喊起来：“大船队带头船，书生人头家，请你立即转变航向，赶快离开恐怖海狱。今天中午十二时，这里将是销毁核弹的区域，会有大规模的爆炸！带头船抢救我们，又要拖着史密斯号航行，时间太匆忙了！请带头船马上离开……”

史密斯船长的呼叫，不啻海啸般的冲击波，震撼了带头船上的全体讨海郎。人们不知是惊是怕，互相对视着。船老大书生人迅即嚷叫：“愣什么？争分夺秒，全速前进，拖船救人！”

带头船像一头猛虎，在连绵的浪峰之源冲腾。一条弯曲又细长的缆绳，像飞蛇掠过浪峭尖，准确地落在史密斯号舱面上。一会儿，带头船拖着史密斯号，缓慢地向东驶去。

一直在附近徘徊的施维森号，庞然大物状的船体，从一道蓝幽幽的浪谷里冲出来，紧傍着带头船的上风舷前进。书生人的双唇一抖索，对准高音话筒，吆喝着：“鲍格船长，不要找史密斯拼命了！今天中午十二时，这里要发生大爆炸，请你驾着施维森号，全速离开！”

不远处的施维森号大渔轮上，鲍格的情绪，像浪山大起大伏。他是个有心计的船长，瞧着书生人驾船抢救恶贯满盈的史密斯，假装驾船撞击带头船，力图唬住书生人，不要保全恶人，给大伙带下祸根。他更是个慈祥的长者，听到史密斯的喊话内容，心地一阵发震。又看到书生人明知大爆炸即将发生，还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继续驱船前进，豁命救人。如此伟大的人性，使他受到了深深的感染。他恢复了惯有的性格和良知，操起高音话筒，回应道：“书生人，好头家，我已经听到史密斯的喊话内容，知道大爆炸的消息了。书生人，好孩子，是你们的人性的光芒，照亮了大伙的心灵！我驾驭施维森号，前来帮助你们，提前离开大爆炸海区！”

随着鲍格船长的喊声，从施维森号的宽广的舱面，飞出另一条缆绳，圆弧形的绳扣，套中带头船船桩。

已是上午十时十分了，东海一号和施维森号，一前一后地拖着史密斯号，航速加快了，冲刺着……

大跳大荡的史密斯号船头，史密斯的脸上泪水涟涟。他的双膝一弯，砰地跪了下去，朝着前方的东海一号和施维森号，重重地磕了个长头，悲痛的呻吟飘向海空：“上帝啊，请惩罚你的罪人吧！”

傍午十一时，带头船和施维森号，拖曳着史密斯号，急急驰骋着……

挽救了史密斯号，带头船上的书生人，瞧着全船伙计的神色，迥然各异。他似有意又似无意地，想起了一则渔歌，情不自禁地唱起来：

大洋的风暴，
刮来了无尽的恐怖，
急流激起了冲天的水柱，
浪水成了倾泻的瀑布，
还有冷森森的雪花，
让孤零零的渔舟，
在白茫茫的水天逝去。
钻风钻浪的渔夫，
硬邦邦的躯体，
伴着身边的直挺挺的桅杆，
让呼啸的暴风怯弱，
让汹涌的浪山退却，
他们矗立在浩茫的水天，

恍若高高的珊瑚树，

永世不倒，永世不腐！

渔歌之声，低沉而坚韧。人们纷纷抬起头来，凝重而振奋。书生人兴奋地一笑，把舵位交给了帮舵工。经过长时间的拼搏，他实在太疲倦了，回到了老大的船房。可是躺在床上，他难于入眠。爱人的形影，时时地在眼前晃动。似乎是为了慰藉自己，他哼起了一首名为“大海龙女美如花”的渔歌：

大海龙女美如花，

躲在水底羞答答，

浪峭尖抛出白浪花，

叫声岸上的渔哥小傻瓜，

赶快跳海来摘花，

我撒出情网把你捉，

尽情把哥哥来玩耍。

渔歌的手段更堪夸，

撒出渔网捞上她，

把龙女扛进船舱里，

你亲我爱龙凤耍，

夫妻出舱笑哈哈，

夫去出海妻在家，

替夫生下一堆娃，

生活景象美又艳，

胜似一朵白浪花。

渔谣慰藉了心灵，书生人慢慢地闭拢了双眼……

不久，带头船上的人们发现，船队经过的，原来是那片和恐怖海区相连的、被大西洋渔夫崇尚的花苑天堂大渔场。风暴，似乎从来没有席卷过这里。辽阔的水面，像从高远的天际铺下来的绸布，水帘青青翠翠，涟漪荡荡漾漾。透过澄澈的水表，清晰可见的海底，一片广大无边的珊瑚林，鲜鲜活活地成长着。红珊瑚浓艳如牡丹，厚厚的花瓣绕成一圈，绯彩泛滥，白珊瑚似永不凋谢的昙花，整体冰光雪色，皎洁清纯，毫无瑕疵；黄珊瑚如清秋里的野菊，金瓣簇拥着丝蕊，婷婷而立；黑珊瑚，恍若蓝花，长叶密集，小花放艳，紫蓝生辉。七彩缤纷的珊瑚，组合成一座海底花苑，异草纷纭，奇花茂密，鲜色诱人，艳彩夺目，层层叠叠，起伏连绵，看不到尽头。

这海底花苑，又是一座鱼虾的天堂。

数量最多的是珊瑚鱼，状似亿万只花蝴蝶，赤橙黄绿的鳍如翅膀，异彩纷呈的鳞片如彩羽，绕着美色可餐的珊瑚花，自由舒畅地飞舞着。同样色调的大西洋彩鲉，背部竖着红旗似的鳍排，两侧披满金灿灿的鳞片，腹部则是银光闪烁，嘴上镶着一圈多彩唇沿，数百上千地集成一群，柔又美地游荡着。洄游在珊瑚海的其他鱼虾，对虾成双做伴，似在花丛里蹦跳起舞；带鱼竖着追逐，进行着异性的花间游戏；彩蟹雌雄相叠，螯肢尽情尽致地踩着珊瑚簇；多色绮丽又柔体纤长的鳗鲡，极尽缠绵地绕在一起，在花圃里做着爱。

绚丽无比的大西洋海鸟，俨然成为花苑天堂的主人。正是这片安宁祥和的水天世界，成为它们的无忧无虑又幸福美好的家园，它们正以各自的姿色，在花苑天堂中描绘着一幅幅迷人的画面——

明明亮亮的水帘底部，一只只潜水寻食的花鸮，深蓝的头饰，幽绿的颈部，浅橙色的背身，彤红的尾巴，像多彩的飘带，绕着珊瑚的花团锦簇，轻轻地拂扬。

清清凌凌的海面，一朵朵洁白生辉的水花里，那些浑身白羽的雪燕儿，或安详地浮动，或欢快地弹跳，始终不肯离开水花，仿佛要让水花儿，把自己染得更加雪白，更加清纯。

一批又一批从珊瑚的花苑腾飞而上的鸥鸟，错落有致地披覆肤表的黑毛白羽，像一支支蘸满黑白颜色的画笔，以蔚蓝如洗的天幕为纸，以悠扬飞舞为线条，绘出优雅的画幅……

正当人们迷醉于眼前的花苑天堂的景色时，史密斯号上，泰森从仪器室冲出来，大声惊呼：“兄弟们，这座花苑天堂大渔场，会不会被大爆炸摧毁？”

他的话，无异于像巨大的陨石落进平静的水涯，人们慌乱地跳跃着、号啕着……

时间迫近中午十二时了，带头船和施维森号继续拖着史密斯号渔轮，在花苑天堂大渔场的边缘，匆匆奔逃着……

正午十二时，没有天宇崩落的巨响，只从花苑天堂大渔场的中心海底，传来几声让人明确感受到有着无穷扩张力的凝重沉闷的爆炸声：“隆！隆隆！隆隆隆！”

紧接着，高远的天顶，一忽儿向左倾斜，一忽儿向右歪倒。广袤的大海，倏突间向高空升腾，倏突向地底坠落。东海一号船们，一个飞速纵跃，溅在耸入云端的浪山峭尖，尾端大蹶头部大翘，整片大海尽收眼底。

极目遥远处，花苑天堂所在处的水面像一张披天遮地的清碧色的幕布，被中心区域升腾而起的强力，飞速地拉上天空，变成几朵血色彤红的火团，在膨胀中呈巨大的蘑菇形，火烟在翻滚、破裂、飞溅。

从蘑菇形烟火里散落出来的，是大杀戮的牺牲品，是大毁灭的残存物——漫天沸腾的血和火的中间，飞出的是海的碎块：大的，像解了船体的巨轮；小的，像珍珠碾成的粉末。

从水的白茫茫的粉末中飞出的，是大鲸鲨的淌着鲜红的血水的肌体，是小鳕鱼的鲜白鲜白的尸体，是大龙虾死亡前的痛苦弯曲的躬背，是海鸟们的零零星星的黑羽白毛。

死鱼亡鸟纷纷飞坠的下边，水表的底部，更是一派惨绝人寰的景

观：那座广大无边鲜丽无穷的珊瑚花海，满是珊瑚山的交错的裂缝、珊瑚石的零碎的残体、珊瑚树的折断的杈枝、珊瑚丛的散落的叶片、珊瑚花的零碎的花瓣长蕊.....

壮丽的花苑天堂被摧毁了！

大结局

一块凌空石，凸出崑崙海岸，高于潋潋水面，架在霏霏空间。上边站着个女子，高挑而绰约，迎风亭亭而立，仰视远海的脸儿，苍白如玉，像个哀美的维纳斯。

这美女，是神秘消逝的姗姗。

此刻，维纳斯般美丽的姗姗，情不自禁地想着离别书生人哥哥后，生活在眼前的情景中，低头流泪，吟起流行家乡的歌曲：

一座孤独的冰山，
静悄悄地浮在大洋，
似我的心啊没有歌声响。
寂寞和凄凉，
更像缓缓的海流，
围绕着冰山在荡漾。

一片朦胧的海雾，
呼啦啦地飘在大洋，
似我的情啊多么迷茫。
愤悱和悲怆，
更像呼呼的龙卷风，

席卷着迷雾在飞扬。

五彩绮丽的石斑鱼，

永远寻觅着富饶的渔场。

七色鲜艳的花羽鸥。

永远飞舞在明朗的天苍。

姑娘的爱情的翅膀，

哪年哪月，

才能美好地翱翔。

姗姗的生父鲍格，在军队服役假期里，曾经旅游过格陵兰岛南部海域，结交了一个当地朋友，是亚洲裔的男人，年近五十，人称法罗大叔。数月前，史密斯们掀起的暴风骤雨，威胁着姗姗和儿子的安全，鲍格连夜驾船，载着姗姗母子，离开纽芬兰岛的东尼港，来到法罗大叔家，安顿下来。

法罗大叔的居住地，位处格陵兰岛南端海域，却不属丹麦的国家领土，当然不归格陵兰自治政府管辖。这里，当地人骄傲地称之为“人间花苑”。人间花苑，实际是一座独立的海岛。它和丹麦的领土之间，被一道水域隔开。由于天寒地冻，水道覆盖了皑皑冰山，外表上看，似乎与格陵兰岛相连。这座孤岛，山脉连绵，顶部罩着雪白的冰盖，从外部看去，是一片冰山世界。长久的岁月里，人们以为它仅是一派海上冰山区，不能居住人类，因此，没有人进驻其间，没有哪个国家把它定为领土，使它成为一片没有国籍的世外桃源。直到百余年前，有一艘来自东亚的船只，遭遇风暴，漂近孤岛。饥寒交迫的船员，登上孤岛，寻求生存的机会。他们发现，孤岛的**中心，的确有一片可供人类生存的乐园。于是，这批东方黄种人，在这里开垦土地，建筑住房，从外界娶进女子，生育儿女，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形成现代化气象，终于建成一片天堂似的境界——

它是一座洁白的世界。四周雪山巍巍，连绵围绕，日月映照，冰雪

反射，天上地下，全都皑皑生辉。在可生存人类的中心谷地，和外部汪汪大洋之间，仅有一条终年不冻的水道相连。东亚的难船，当初就是漂入这条水道，进入其中。

它是一座温暖的世界。人称“人间花苑”——雪峰环绕的低凹的谷地，方园万亩，数百眼的热水泉汨汨喷涌，沸沸流淌，四季不涸。白茫茫的热，被四周的雪峰包裹着，使谷地常年暖和如春。连谷地连通外部世界的航道，也奔泻着水温煦煦热雾腾腾的大西洋暖流，终年不冻。

它是一座花草的世界。热气暖雾永葆着这里的春天，地面小草丛生，青翠如茵，色彩如溢，茂密如毯。几乎没有光秃裸露的地表，田地种着嫩黄色的麦子，岩石上披满青褐色的苔衣。成千上万朵小花，赤橙黄绿青蓝紫，应有所有的色调，鲜鲜艳艳。最具顽强生命力的，是名叫“山赤莲”的花儿，长在冰雪之中，金黄的花瓣格外诱人。还有一种岩花，像紫色的拇指儿，从石缝里突出来，密布于青苔之上，小巧精美。

它是一座现代化的世界。散落在角角落落的一座座北欧式的小楼，全部油漆成彤红的、碧绿的、幽蓝的、橙黄的，屋内摆满电脑、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小小的窗台上，低低的门廊下，宽宽的庭院里，长着种种奇花异草的器皿有序排列着。几条弯弯曲曲的通往郊外的道路上，奔跑着奔驰、丰田、沃尔沃等轿车，个子矮小、黑发黄肤、颧骨较高的村民，出入车辆间。

它是一座飘散着原始馨香气息的世界。暖流腾腾的航道上，停泊着远洋的、近海的捕鱼船，上面晾晒着海象、海豹、白鲸、驯鹿、麝牛、北极狐、旅鼠等的皮毛、肌肉和骨骼。不少男女的身上，穿着豹皮、熊皮、狐皮制成的皮衣皮裤和皮帽。几家小型面粉加工厂，全部散发出当地自产的小麦的清香味。小楼外，挂着雪橇、渔箭、标枪等打猎工具，还有一群群奔驰于茫茫雪原的格陵兰狗。

更具原始馨香气息的，是“人间花苑”村里的特有的生活方式。最早来到“人间花苑”居住的，是中国蒙古草原的五个豪爽的亲兄弟。尽管世代从外界娶妻，继承男性传宗接代的东方文化，他们认为全村的人们，都是兄弟姐妹。在称呼上，他们以亲戚相称。在关系上，他们以亲人相处。没有竞争，没有掠夺，没有偷盗，没有奸淫，更没有杀戮，一片祥和平安的景象。

最为温馨的，是一种沿袭下来的习惯，凡是从自然界捉获的猎物，

都分给全村的兄弟姐妹们共享。尤其是，驾渔船荡风浪捕捞到的鱼虾，翻冰山越雪野杀死的禽兽，一块肉一块肉分给家家户户。每当佳节来临，有的端出自家配制的美酒，有的献出家里所有的猎物的肉干，一边载歌载舞，一边尽情享用……

尽管“人间花苑”的生活环境尽善尽美，然而，姗姗的心灵，夜以继日地燃着希望的火焰。毋庸置疑，她期待着和自己灵魂合璧的书生人，早日被父亲鲍格接引，来到她和儿子的身边！

这天早晨，姗姗再次从梦里醒来。“人间花苑”谷地是个全福利的社会。每年，从周边各国政府争取财政补助，家家户户的兄弟姐妹们捐献资金，环境、保险、医疗、教育等全部免费，尤其是教育，襁褓儿进托儿所、幼儿入幼儿园、青少年读中小学、青年上大学、旅行等全部免费。毫无例外，被姗姗起名“小黄龙”的儿子，也送进托儿所。不过，法罗大叔和托儿所的老师们，为了免除姗姗的孤独和寂寞，轮流把小黄龙接回来，让母子团聚。

在格陵兰岛从事挖矿事业的法罗大叔，身材中等，略呈佝偻，须发像被格陵兰的霜雪染白了似的，又使他显得慈祥可亲。他按照习惯，白天早晨上班前，从托儿所抱回小黄龙，让姗姗和儿子乐一乐，再把小黄龙带回托儿所。此时，法罗大叔看到姗姗还没有起床，抱着小黄龙，在会客厅里逗玩。

姗姗梳洗了一下，奔进会客厅。法罗大叔逗着小黄龙的天真可爱的脸蛋，说：“小黄龙，乖乖，喊中国话，叫妈妈，叫妈妈……”

小黄龙眨着黑亮的双眼，脸颊旋起小小的笑靥，稚声稚气地学了个单音：“妈。”

“哎！”神情振奋的姗姗习惯地应了一声。往昔，她和书生人亲密相处时，曾经热烈地抱吻着情人，用英语询问，她的奔放的动作，该用什么内容的中国话来解释。书生人告诉她，这是“爱”。因此，她深深地记住这个字：“爱”。她为了寄托对书生人的情思，常常用华语“爱”字，教小黄龙学讲，作为儿子学会的第一个华语，“爱”——“暖”——“哎”是同音字。此时，她动情地回应小黄龙的呼叫的“哎”字，竟然使小黄龙使用了平常学习的第一个华语，这灵秀又灵气的孩子，脱口应道：“爱！”

“爱”，出自姗姗的口，是一种心声，一种诉求，一种祈祷。

“爱”，从孩子的嘴里说出来，是一种心声的共鸣，一种强烈的预示。

姗姗听到孩子的应声，受到莫名的刺激，身心颤索着。自然而然地，久久潜伏于心底的两种相反的意念，交错涌动起来。爱，能不能像春天的花朵，在世界的现在和未来，遍地开放？也使自己、书生人、儿子一家的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在那充满爱的世界，像一朵美丽的花儿！如果像自己的遭遇，找不到爱人，失去了爱情，爱，似乎在世界消逝了，似乎逝入一片冰冷、恐怖直至毁灭的世界，怎么办？

法罗大叔看到姗姗的脸色白得吓人，说：“孩子，你怎么了？要不，我把孩子送回托儿所，你到原野里散散步，舒舒心。”

姗姗默默地点点头，亲亲地吻了小黄龙一下。法罗大叔抱着孩子离开了。姗姗像被一种神力牵引着似的，踱出房屋，来到一片面临航道的野地，用希冀的目光，四处寻觅着什么。

她看到，在海岸和自己站立处之间，是一片花草甸。其间，芳草萋萋，花卉艳艳。倏地，她的目光盯住了一棵红梅。这种小灌木，秆儿十多厘米长，叶儿纤细，花瓣红鲜鲜，花蕊像个金黄的小喇叭。在北美洲，人们称它为情人花。

蓦地，姗姗的情绪灼热起来，幻觉生发出来，那朵情人花，变成了书生人的形影，倜傥英武，风韵翩翩。姗姗情不自禁地趴下去，吻着书生人的颈部——花叶，吻着书生人的脸腮——花瓣，吻着书生人的嘴唇——花蕊，吻得那么的热烈，吻得那么的迷痴……

她就是这样性格的人，胸怀一旦打开，爱情像破堤而出的潮水，澎湃不休。此刻，她对爱的渴求、对爱人归来的希冀，已经达到难以收禁的地步。她不站在仅能瞭望航道的岸边，快步攀登冰雪皎皎的山陵。她要高踞雪峰之巅，远眺浩浩荡荡的大西洋，找到爱人驾驭的渔轮。

经过一小时的艰难的攀登，她终于到达数百米高的雪山的顶部，狂风裹着漫天雪花，扑击着她的晃晃荡荡的身子。她倚着一条冰凌柱稳定下来。前方的浩渺的大洋，渔船点点，南去北往。她心里的希望，像一片帆影在飘扬，时而隐去，时而清晰。

正当她情感滔滔之际，无意中看到，自己依偎的冰凌柱，竟呈人形

地屹立着。充满爱的幻想的她，越看越觉得，这冰凌柱很像书生人。“我的爱人啊！”她冲口而出地唤了一声，张开自己的双臂，亲亲地搂抱着想象里的“爱人”，嘴唇吻着“嘴唇”，臂膀相结。她完全出神失态了，情不自禁地打开自己的纽扣，露出雪白的胸脯，在“爱人”身上一阵又一阵地揉动着。她像患上高度的寒热，越来越厉害地战栗着，把自己的身体，直至灵魂，全都委给这强硬的、不可抵抗的“爱人”……

又一个“人间花苑”的温馨的早晨，姗姗从托和所老师手里接过儿子小黄龙，欢声逗玩着。

玻璃窗外，地热泉飘出的暖雾，像一条条白色的绸巾，似在向她们母子挥舞着，招呼着什么。

突然，屋外传来法罗大叔的粗犷又快乐的喊声：“姗姗，小黄龙，鲍格船长领着一支船队进入航道，驶抵‘人间花苑’了！”

姗姗在哆嗦中抱起儿子，奔出房门。法罗大叔二话没说，拉着她的手，向航道内侧的码头奔跑，说：“姗姗，你父亲鲍格来了，一定会把你的爱人带来的……”

不远处，草儿青青花儿红红的野地里，一群人，一群像海流那般沸腾的人，迎着姗姗母子冲过来了。姗姗看清了，他们是父亲鲍格、养父梅里达、丹特叔叔、黑非洲青年卡里、印第安青年泰森、中国带头船放网老大李旦旦——滑头人、舵工刘盼山——孤脚人、技术员洪水郎——沉人、炊事员老鱼伯、东海二号船老大黄莽——莽人……

啊！姗姗终于发现了，被这群讨海人簇拥在中间的，就是自己日想夜盼的郎君——黄龙——书生人！

人们像热烈的海浪，把姗姗母子团团围着。

滑头人高声叫唤：“书生人头家，吻你的妻子！吻你的儿子！”

孤脚人跟着起哄：“姗姗，吻你的丈夫！小黄龙，吻你的父亲！”

奇迹发生了。被人们呼叫着的小黄龙，受到什么启迪似的，小嘴唇张了几下，突然喊出母亲教会他的第一个华语：“爱！”

孩子喊出的“爱”，是那么的稚气、清晰。然而，它像一股凌驾一切

的力，镇住了人们，大伙默然地抬起泪光闪闪的双眼，凝睇着姗姗母子。

而书生人，正向美丽的妻子和灵秀的儿子走去的书生人，听着孩子喊出的“爱”，浑身一震，双膝慢慢地弯曲，朝着自己的妻儿，跪了下去。

所有的讨海郎，受到了强烈的感染，不约而同地，向着历尽苦难的姗姗母子，跪下了。

书生人向爱跪拜了！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向爱跪拜了！

.....

这是告别“人间花苑”村落前的夜晚，书生人带着姗姗在海边漫步。姗姗依偎在书生人的身旁，问：“亲爱的，你真的要把我、小黄龙、父亲和养父带到中国，在你的家乡生活？”

书生人一字一顿：“这是拔海而出的礁石，丝毫不能动摇的事！”

姗姗这才露出忧虑：“你回国回家，让我们安居后，难道还要率领大船队，闯荡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

书生人悟到姗姗的忧虑，把姗姗揽进怀里，一边抚摸着她，一边说道：“你看，前边的海面是一些什么鱼儿？”

姗姗向前望去。只见被冰雪映得亮光闪闪的海面，哗的一声，跳出一条玉鳞白灿的飞鱼，双翅横展，昂首掠过夜空。书生人轻声告诉姗姗：“亲爱的，我写过一首名为‘飞鱼’的歌曲，我唱一句，你学一句。你学会了这首歌，就知道中国讨海郎的心志了。”于是，书生人领唱，姗姗学唱，歌声在大西洋回荡——

我是大海的飞鱼，

冲过重垂的水帘，

是人生征途的开启，

穿越海流，
是生命勇敢的博弈，
到达平静的港湾，
是爱情美好的栖息。
我是大海的飞鱼，
跃出浪山的峭尖，
是征途上新的起飞，
腾挪辽阔的海天，
是更加高远的希冀，
天穹的灿烂的彩虹，
是理想的美丽的终极。

第二天晌午，“人间花苑”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海滨的花草甸上，用鲜花和热泪，欢送载着姗姗和小黄龙的大船队，回归古老美丽的中国。

书生人左手搂着姗姗，右手抱着小黄龙，站在带头船上，用饱含激情的颤音，向法罗大叔们呼喊：“兄弟姐妹们，你们缔造的村落——人间花苑的美景，我们把它揣在心灵里，就像我们怀揣着的追求：美好的未来、幸福的天堂、爱的圣殿，带回我们的家乡。我们还会回来的，我们也会把神州的美景，和我们心灵的理想，告诉人间花苑的兄弟姐妹们！”

雄伟壮丽的大洋，气势磅礴的大船队，巨龙般地奔腾着……

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

长篇小说卷

漂海女

庄杰孝◎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漂海女（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长篇小说卷）

作者：庄杰孝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1-01

ISBN：9787503471889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序](#)
[孤独的水魂](#)
[漂海女](#)

序

方文

和风熙暖的仲春，我和著名海岛作家庄杰孝的信件往来中，他向我笔述了这样一则往事。多年前的浙江洞头岛小文岙的粼粼海域，浩浩海风荡起了白熠熠的漩涡，卷得一艘二十多吨位的双帆哈背船团团打转。在帆船当渔民的庄杰孝，冷不防被黄帆卷进漩涡，在黑黝黝的恶鱼追袭中，在银鳞奔窜似的涡流席卷中，沉浮拼搏，向远处的秋菊金灿的海岸泅游……

海岛作家庄杰孝的人生和创作，同落海一般历尽艰难坎坷，他捕过鱼，和风浪进行过生死拼搏，后来长期在东海南部的洞头列岛担任支部书记、公社书记、区委书记、镇长，曾是全省年龄最低的县委常委和团省委常委。还在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工作过。后来，被无端挤任基层文化单位职工，但他不计脏活累活，埋头苦干，积极工作，努力辅导大批业余作者，繁荣海岛文学，个人艰难创作，出版发表九部长篇小说，三本中短篇小说集子，十多部中篇小说，四百多篇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散文诗等，计四百余万字，一时蔚为壮观。多家省以上报刊和文学组织为他发表评论，举办庄杰孝海洋文学现象作品研讨会，连续四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等等。

辽阔的海洋，造成庄杰孝海洋文学的广阔。作家的作品的人物画廊，有白发苍苍的老渔翁和老渔婆、古铜色皮肤的壮年咸水人、英武的青年闯海男女，数百成千，林林总总。作品描绘的海域，有漫漫远洋、澄澄海湾、巍巍礁屿、黝黝海底、幽幽石洞、艳艳海花……作品的时间跨度，上溯百载，中达现实，下及未来。他写的无数海景，有多妍的珊瑚、斑斓的彩贝、绮丽的海市、变幻的雾气、啼鸣的水鸟、跳跃的海兽。古远故事、当今画面、未来观照、世界明暗、历史曲折、生活的多难，无不融进作家庄杰孝创作的海洋文学中，挥发出令人亦歌亦泣的作用。

大海的深邃，是对海洋文学深刻性的苛求。庄杰孝努力发掘文化的

底蕴、历史的沉淀、人物的心灵、阶级的灵魂、心和性的碰撞，以艰难地完成作品的深刻。长篇《跌落海啸的窈窕女》里的导致海洋儿女灾难的现实歪风，长篇《台风》造成海上小社会崩溃的生活因素，长篇《海魂》鞭挞的培养海盗的旧社会首恶，短篇小说《兽人和人兽》描写人的兽性和兽的人性，《死亡花样》挑出的死亡风景，中篇小说《珍珠洋渔场》抒发的飘荡的魂魄，中篇《家庭》显示的维系旧传统的文化的破灭，《珊瑚花》绘画的海上生灵的美性，散文《两岸风景》深入渔家儿女的心态风景，散文诗《海市蜃楼》抒写了人的最美的希冀，诗歌《桅杆》扩展了咸水汉的英勇魂魄……总之，庄杰孝运用多彩的漂海经历和生活阅历，以深刻而多变的主题，赋予自己的大量作品的思想深邃性，因此具有文学生命力。

大海塑造了庄杰孝，作家也凭据大海创作出具有独特文艺特色的海洋文学。大量作品中，他运用飘散着鱼虾的鲜香气和海的咸腥味的渔家语言，构筑美丽又奇异的海洋语言形象，粗描数百载风风浪浪的海洋生活画面，细绘浩荡千里又奇丽变幻的水涯景物，叙述茫茫海域的惊心动魄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塑造渺渺器器的海涯里的孤独漂泊的渔家儿女，并在其中渗入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多彩争妍的诗情文韵，挥扬或尔温馨或尔汹涌的海洋氤氲，显示时而黑器器的孤独时而鲜艳艳的向往，构成了被文学界赞誉的特色，成为颇有影响的庄杰孝海洋文学现象。

庄杰孝的颇有影响的海洋文学作品，是经过现实的严酷的检验的。作家居住在东海南涯小岛，在没有多少作品问世机遇的情况下，持着顽强的意志艰难创作，长年累月不停息，以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纪实文学、诗歌、传统诗词、故事、剧本等多种多样的体裁，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发表出版，证明作品的广泛的生命力。以他主要写作体裁小说为例，北京出版长篇《女海盗》《苦雪》《海洋倩女》，天津出版长篇《漂海女》，香港出版《海莲花》《珍珠》，海南出版《海幽灵的哭笑声》，四川出版《神秘的海洋》，甘肃发表《大海的故事》等中篇，武汉发表《红章鱼》，宁夏发表《喧嚣的海洋》，福建发表《遥远的渔岛》，陕西发表《海幻》，上海发表《燕鳐》，湖南发表《斗鲨人》，东北发表《东海渔夫》……大量的小说，正是作家的海洋文学作品被全国各地文坛接纳并得到弘扬。

目前，长期的创作的折腾、生活的劳作、工作的艰苦，使庄杰孝身患疾病。但他正以巨大毅力写作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我们期望，或一年或数载后，作家能得到组织的援助和社会的支持，使佳作留世。

孤独的水魂

第一章

黑嶙嶙雄巍巍的望夫礁，孤单地耸立在汹腾腾的东海深处。忽掠掠地逃上望夫礁的姑娘番娜，快被沸沸涌涌扑来的海涛卷没了！

从黑礁四周向浩茫无垠的远方伸展的大洋，纷纷纭纭地跃起旷古罕见的白毛浪。遥遥茫茫的远海，白毛浪如海兽的白额从蜿蜒弯曲的水平线星星点点地浮起来，犁过绿闪闪的浪山暗幽幽的水谷奔向黑礁扑来，越接近黑礁越显得庞大而壮观，浑身的浪丝如银闪闪的兽毛飞扬起来，浪丝越扬越密越飞越长，有的伸进了低空的灰黑翻滚的云团中间，就像云团里藏匿着无数神奇鬼怪的天仙，在狂风翻云里朝大海撒下密麻麻的银丝似的钓线。

片刻间，白毛浪聚集到望夫礁四周了，就像猛恶的海兽蹬海跃起，昂首挺胸地扑击着望夫礁，狂张的咆哮声震得黑礁阵阵颤抖。它们背后的广漠洋面又奔来一群比一群更加庞大的海兽。

这种白毛浪是涨潮汐激起的，随着海的升腾浪的跳跃，望夫礁像块陷进底部幽深的泥淖的黑石柱，越陷越深了，连原先穿云破空的岩巅也快要没进浪丛里了，浪丛的水丝像一张张银网罩在岩巅上。站在岩巅的姑娘番娜，在奔腾跳跃的兽群般的浪头中孤独地颤抖着，在天空飘洒下来的水丝网的笼罩中忽闪晃荡着，眼看跟着望夫礁陷进水里了！

这是一九六九年的仲秋时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早已在大陆各地如中秋的潮浪，轰轰烈烈地涌动着。祖国旷远而荒芜的东海南涯，此时也受到其余波的泛滥。番娜姑娘是啼鸥岛人。两千年前，渔岛住满了从大陆战场溃退下来的胡宗南部队官兵和形形色色的逃亡者。那时，还在渔舟上待嫁的母亲，看到如潮的逃亡者涌上渔岛时，有个男青年从

交通船上被人潮挤落大海，被倒卷的海岸浪拉向外洋，竟然没有人管他。母亲出自善良的怜悯心，驾渔舟穿波击浪，甩鱼钩钩住落水人，把他拖上船。在这以后的风雷之黯的昼夜里，两个年轻人像孤单飞海的鸬鹚栖息在渔舟，成为形影不离的情人。几个月后，母亲怀上了番嫫。那青年是个形貌奇特的人，形象健壮高大，肤色粉白如玉，双眼灰仁绿眸，鹰钩鼻，红卷发，说普通话时生生硬硬，讲一种叽里咕噜的“番话”却流利如泻，渔家人询问他到底是哪国人，他缄口不说。渔家人怀疑他是外国人。

渔家人叫外国人为“番人”，也把他叫作“番人”。那是个灰黑森冷的夜晚，解放军轰击渔岛的枪炮震天动地地怒吼着。国军官兵潮浪似的挤上几条机帆船，准备向台湾海峡方向逃窜。番嫫的母亲拉着情人，“番人”泣泪诉道，自己也不想抛下她和没有出生的女儿，逃离大陆以后，自己死也不会忘记她们，有朝一日还会来照顾他们。在撕心裂肺的哭声里，“番人”的船只没进黑蒙蒙的夜海了。

番嫫出生后，母亲再没有出嫁，母女俩如两只在黑海暴里翻飞的燕鸥，淋够了腥风咸浪，母亲因为有一段和外国人结婚的历史污点，政府不准她出远海捕鱼，防止她叛逃寻夫。她把祖辈传下的渔舟变成交通舢板，在僻远的海涯渡口接送客人，也承接一些载鱼运虾的业务，聊以撑家度日。

番嫫慢慢长大了。父母的优点全部集中在她身上，身材比东海渔女更加高挑健美，脸庞类似鲜艳的白俄美女，肤色白得出奇，黑亮的眼眸微微地闪着绿彩，满头金彩灿灿的金丝发。这“番帮美女”的形体内，却蕴藏着汉家女的性格，文静娴雅，孤僻寂寞，渔岛人原先唤她“番女”。她在渔家中学读书时，教语文的老先生说她文静美丽，把她改名“番嫫”。

县水产局在啼鸥岛举办了一座中等水产专科学校，专门替东海涯渔家培养掌握现代化捕捞和养殖技术的人员。母亲身体不好。番嫫中学毕业后，报考了这座水产中专学校，一边读书，一边照料病弱的慈母。

正当她快毕业时，多年杳无音讯的父亲，突然通过渔岛政府，向番嫫母女捎来了信件。父亲在信里说，他逃离大陆后，在海战里身负重伤，一直靠政府的救济过日子，所以没有脸面寻找番嫫母女。近年，一个偶然的社交场合里，父亲认识了一个同种族的白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在菲律宾拥有远洋捕捞船队、水产品加工厂和数百万资金，携带父亲

到菲律宾，让父亲经管一方事业，使父亲发了大财。父亲觉得有能力荫庇妻子和儿女，在发信的同时，向啼鸥岛汇来二十万元的资金，嘱咐母女俩一边好好生活，等候出国相聚的时机。

在贫困荒芜的渔乡长大的番妮，天天看到的是茅屋住人破船漂海的景象，潮来吃鲜潮退点盐的生活，甚至还有棕蓑挡浪破网御寒的渔家。毕业前，她动员了母亲，告诉负责学生分配的水产局领导，反正她会分配到水产捕捞船队，她决定捐献父亲汇来的大部分资金，建造一条远洋捕捞船，吸收贫苦的家乡渔人当老大和水手，帮助渔乡打翻身仗。审查她的要求时，“文革”运动开始了。水产局头头联系到她父亲是“番帮人”，她建造大型远洋捕捞船，很可能想在祖国海涯搜集情报，然后驾船叛逃。她刚刚从银行提出造船资金，水产学校却成立了“番妮叛逃专案组”，两名专案人员四处寻找她，准备将她进行隔离审查。

番妮获悉噩耗，慌不择路地逃到荒无人烟的跳鲨海滩，爬上跳鲨海滩伸进大海深处的望夫礁。凶猛的涨潮浪淹没了广袤的海滩，扑向高耸的望夫礁，把番妮困在危境中了！

这时，一种灼热的求生的欲望，如从冥冥海底破水而出的涌泉，在番妮的心海沸腾起来，瞬间漫覆了乱涛般的惊慌的情绪，以强大的力波向全身泛动，热血在涌动，筋条在膨胀，佝成海虾状的腰背迅速挺直起来，胸脯在突起，脸庞在高昂。

海也出现奇事了。一团团猛烈的白毛浪扑近番妮和望夫礁后，形态哗地拉长起来，如条条雪灿灿的银龙，头部拽着长溜溜的身子，顺着望夫礁外壁向水底扎了下去，那扬上海空的白水丝如银龙的尾毛拂动了几下，也迅即没进海里了。片刻间，漫长的白毛浪又从水底冲出来，朝相反的方向奔驰着，和外海涌来的白毛浪浪团撞在一起，双双粉身碎骨地溅射着天空。这情景，就像望夫礁海面变成向外排放着一种神奇力量的力场，而望夫礁巅顶的番妮则是力源，她发出的神奇的力量，驱赶着前排的白毛浪返转身体，抵御着战胜着后边的恶浪，把恶浪迫得向远海退却着。

其实，这是东海涯从涨潮汐到退潮汐的转潮时刻的特有现象。原始的求生的意志力加上转潮时刻的海况挽救了番妮的生命。随着潮汐的退却海面的下降，番妮亭亭玉立在望夫礁的巅顶，越升越高，那居高屹立的健美的身材，挺胸抬肩的雄丽的气势，尤其是冰雕雪砌似的脸蛋，鲜艳如洁白的浪花，丰嫩像捏得出水，简直像一个浴水而出的美丽的龙

女。

尽管退潮浪离开了望夫礁的巅顶，每当一阵强烈的气流呼啸着横冲过去，海面的一团白毛浪总像棉絮似的飞腾起来，并在空中被气流拉成飞跃的云兽，直朝望夫礁和番嫫猛扑而来，番嫫依然处在极端危险的境地，随时都会被冲进汹腾的大海。

紧急关头，白漫漫的海涯，突地漂出一种被渔家叫为“摇鼓儿”的扁舟。这是海涯最小的船儿，专门替从远洋渔场回来的进港船做点服务工作，例如把进港船的水手载回家，帮助渔船运些鱼虾出卖，贴着渔船清洗船底的污泥，这类活计被渔家称为“奴才生意”，没有现金报酬。摇鼓船的“奴才”的伙计，只有看到渔人们笑逐颜开的时候，乘机向他们乞讨一些渔人们吃剩的鱼头虾尾，聊以当作自己度日的资本。摇鼓船形似乌贼鱼的树叶形的漂鲛，没有杉木桅和风帆，前半截没有舱板，后半截有一座一立方米大小的船舱。每当夜深人静风狂浪嚣的时候，劳碌了一天的伙计把小船泊定了，钻进小小的船舱，因为伸不直身子而佝成一团，随着跳荡的船儿在舱里打滚，身体撞得船儿阵阵发响，犹如打鼓儿一般，故称摇鼓船。

从风浪里钻出来的摇鼓船伙计，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几个月前，他从远方海域漂流而来，神秘地出现在东海南涯，在啼鸥岛一带漂泊度日。他瘦长的身架略显佝偻，头顶乱发蓬蓬，又黑又长的胡茬，从右额角绕过腮帮和下巴，直达左侧额角，唯有黑闪闪的双眼、笔挺的鼻梁和赭红色的厚唇上面没有胡茬，活脱脱像只毛猴儿，被渔家戏称为“海猿伙计”。

他可是面丑心善的海猿，专门在狂风恶浪发作时徘徊海面，哪里出现船翻人落水的险情，就驾着扁舟前往豁命抢险。渐渐地，他在这片海涯有了美女鱼似的好名声，人们总是竖起拇指夸奖他，把网里的最鲜美的石斑鱼黄花鱼马鲛鱼捻出来，满篓满箬地送给他。因此，他这个遥远海涯的陌生人，更勤奋地在东海南涯漂泊行善了。

此刻，海猿伙计像受到神灵的启示一般，驾着扁舟直射望夫礁。

望夫礁上的番嫫跳脚挥手地呼喊：“海猿大叔，快拢望夫礁啊！”

海猿伙计应道：“哦嚕——”

摇鼓船拢近了望夫礁，番姬纵跃而起，跳上了船舱。海猿望着番姬满脸忧愤，说：“番姬，你是不是受到追捕？”

番姬的心窝一阵惊抖：“你怎么知道的？”

海猿伙计笑着安慰道：“你甭把心提到桅梢尖了！我虽然不是救苦救难的普陀观音，也不是把人载往死地的贼船！今天，我到啼鸥镇买渔具，路过你们的中专水产学校，听到高音喇叭高喊要你自首的通令，才知道你遇到险情……”

番姬的眼眶泛出热泪，一手抓住海猿伙计的手：“大叔，那你是有意驾船到偏僻海滩，看我有没有逃到这里？”

海猿的双手一颤，随即抽回去，说：“不不。你甭管是有意还是凑巧遇上你，反正，你放心乘船吧！”

海猿伙计盘腿交脚地坐在后舷船舱顶，双手抓住两支头部交叉尾板伸进左右舷外海水里的竹柄木架，两臂一推一拉地划着桨，摇鼓船像条跳波荡浪的鲫鱼儿，茫然地前进着。良久，海猿伙计闷声询问：“番姬，你要到哪里避风躲浪？”

“？”番姬的心里闪过问号，默然静坐着。她抡着泪闪闪的目光，凝望着家乡的海洋。

海面依然汹汹腾腾。数座绿澄澄的水山从海底拱出来，弧形的巔部越升越高，整座水山竟然在原地辘辘旋转起来。水山的旋力似乎强大无比，渐渐地，整座浩瀚的海面，那跳跃撕扑的浪涛，闪闪坠落的水谷，还有鳞片七彩缤纷的鱼虾，全都绕着那几座水山旋动起来。并且，整座海的旋动越来越猛烈，由于旋涡海旋动的离心力，甩出了一条条龙奔蛇蹿似的水流，朝着四面八方纷乱地冲去，在这场壮观的漩涡海运动中，番姬的目光独独被一条虾儿吸引住了。那是一条稀有的五彩虾，腮部伸出几条沸沸扬扬的金丝须，头戴红彤彤的顶冠，多节的身体碧彩熠熠，扑扑弹动的尾部银光闪闪。它被一股强海流挟制着，在白花花的流束里昏头昏脑地乱冲乱跳着。

啊，我多像这条五彩虾儿，在这乱器器的形势中，哪里是安全的归宿？

番姬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自己。她朝着远方的海涯寻索着。那里布满了雾气，仿佛高天飞下一条灰漫漫的纱幕，把水天相接的世界全遮没了。迷茫茫的雾幕里，一座座奇峰怪峦状的浪山轰然有声地涌出来，杂乱无章地奔驰着，犹如混沌世纪的造山运动，气势雄伟而磅礴，景象迷蒙而豁然。

顿时，一种如寒潮涌来的情绪，把番姬包裹在冷森森的氛围中，心在打着寒战，人瘫坐在摇鼓船舷帮上。

是啊，她这条孤单单的五彩虾儿，逃亡的道路如闯鲨鱼阵一般凶险，远方的归宿地似混沌世界一样茫然。另一种情景又可以想象到，学校造反派的专案组，正在满岛搜捕着自己，回到啼鸥岛，不啻是虾儿蹦进鳗鱼嘴，自寻死路！怎么办？

第二章

海猿伙计驾驶的摇鼓船，在海里漂泊了很多时间，同样茫然不知所措的海猿，自我呢喃道：“是啊，这样子漂泊也不是正事，万一专案组驾船出海追捕就完了。”他突然想起什么，问：“番姬，有没有人跟你合伙，共同计划建造远洋捕捞船？”

番姬仰起泪淋淋的脸，应：“有的。是两个水产公司的捕捞技术员，自告奋勇支持我，帮助我设计远洋船和创业……”

海猿伙计：“叫什么名字？”

“一个叫董明，一个叫李季。”

海猿伙计的大手一拍船舷：“啊哟不好了。你们学校高音喇叭同时播放这两人的名字，也要他俩到专案组报到。我刚才还以为其他案件里的人员，想不到是你的同案犯。”

番姬毕竟是姑娘家，心绪像一团乱丝，“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海猿伙计问道：“董明技术员和李季技术员在什么地方？”

番妮神情不振：“他们乘坐我母亲的交通舢板，到大陆滨海镇参观其他远洋捕捞船，不知回来了没有。如果回岛了，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

海猿伙计的双眼炯炯放光，窥探着大海。

摇鼓船在苍茫大洋漂泊着。一会儿，船只离开漩涡海，进入另一片海涯。风浪更狂猛了。一条条浪谷因为深邃而显得黯幽幽的，并且还在继续闪掠地坠落，犹如深不可测的谷底黑渊。扁舟如树叶儿飘入渊底，但见四周暗绿的水崖摩天高耸，倾斜的崖壁迅速直竖起来，以惊心动魄的声势向扁舟合围起来，仿佛要把它夹得粉身碎骨。番妮从小在海船里生活，经历过无数次狂风恶浪，今天不知怎的，面对着骇人的水崖，慌乱的情绪像电波麻痹着全身，木头人似的站立着。而这时，只见海猿伙计的双手筋条暴突，把双桨攥得咯咯有声，猛力地划动着，扁舟飞闪地漂上一条白色的急流，顺着急流的力量向前一射，哗地扎进一片悬崖般的水壁，从水壁的另一面斜坡上钻了出来。紧接着，雄伟的浪崖轰隆隆地没进水底，神奇古怪地潜到扁舟的底部，把扁舟直腾腾地拱上高空了。极目远望，漫无尽头的海涯，似乎正在进行着一场旷古罕见的山的运动，一座座险峻高耸的浪峰从绿粼粼的海里拱出来，戴着白冠的峰巅刺向高远的天穹，仿佛要把笼罩大海的天顶拱翻似的。小船刚从水壁钻出来，番妮不知是被冰凉的海水浸湿了，还是慑于崇山峻岭般的海涯的气势，全身阵阵发颤着，软瘫瘫地趴倒在舱面，巡视大海的目光，显得迷惘、灰暗，那形态就像蛮荒山野中的迷路者，孤独而绝望地瘫倒着。

海猿伙计看了看番妮，像是朝大海倾诉又像是教训着番妮：“风浪是海里人的伴侣。风浪再大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飘飞了搏海的魂魄！”他伸手解开棕黄色渔衣的斜襟上的布纽扣，脱下渔衣，披在番妮身上，“让身体和意志站起来，看看到了什么海区。”

番妮的冷森森的身心似乎荡起一种暖气，慢慢站立起来，仔细一看，原来，小船漂到一处泥沙堆砌的险水区了。但见浅水里，分布着一堆堆黄糊糊的沙丘，有的呈圆拱形，有的呈金字塔状，有的如向远方巍巍延伸的山脉。小船的左右侧，是两条漫长弯曲的沙梁，沙梁夹着一条数米宽的水道，刚刚可供小船航行。

番妮熟悉海况，知道这是啼鸥岛直通大陆滨海镇的捷径，虽然海底移动着搁船的沙丘，却比可供大船航行的深水道近多了。董明和李季乘坐的母亲的交通舢板，如果还没有回啼鸥岛，可能会经过这条水道。不

知是海猿大叔有意驾船到达这里，还是冥冥中的海神把小船推到这里？如果是这样，真神了！

一会儿，只听海猿向前一指：“啊，你母亲的船从滨海镇回来了！”

果然，前方水道，番娅的母亲番婶驾驶着交通舢板出现了，那竹桅杆上的风帆像棕红色的旗帜猎猎飘扬，长方形的舱面坐着两个年轻的捕捞技术员。

董明中等身材，微秃的额部高高突出，深陷的双眼闪着灵智的光亮，双颊却显得瘦窄了。

李季块头高大，天庭饱满，圆脸丰腮，神采奕奕。

交通舢板舵位，番婶掌着舵。她四十开外，过早地衰老，黝黑泛黄的老脸细纹密布。眼角的纹沟似鱼尾，鬓角银丝参半，拂拂扬扬。但那细挑的身段，长圆形的脸儿，显示着当年的婀娜多姿。

两条小船迅速拢近了，番娅急巴巴地喊：“阿娘，快驾船漂外洋，专案组追捕我们呢……”

交通舢板上的三个人，听清了事情的经过，惊得面面相觑，番婶应道：“孩子，你也回到自家船上吧。”

海猿应道：“不用了。你的船也是小不丁儿，人载多了，速度慢。我载番娅到外洋。”

番婶：“海猿大叔，那样会连累你的。”

海猿朗声笑道：“同船同命，都得共同抵御风浪。”

海猿伙计把摇鼓船让到一边，让交通舢板擦舷而过，领先向外洋驶去。

无意中，番娅转脸朝后边的水道看了一下，不由惊嚷起来：“不好，专案组的船只追来了。”

原来，水产局专案组已经事先获悉番婶领着董明和李季到滨海镇参观了，于是由组长严佐带头，驾着一条机器艇，由深水道直赴滨海镇，

在滨海了解到他们已经回岛，抄近道追踪过来了。那机器艇像条在浪峭尖飞闪的水漂儿，直朝摇鼓船冲来。严佐挺立在机器艇船头，他身形黑矮，挺胸抬肩，面容严峻，额角和腮帮突出嶙嶙棱角，举拳挥空：“番婭，停船！勒令你们停船！”

“黑丑的海鳅儿，仗着时势显威风了！”海猿伙计低声骂着，加快划桨的速度，摇鼓船走得更快了。

严佐一跺脚：“不停船，甭怪我们铁面无情了！加速追上去！专案组准备行动！”他呼唤着背后的专案人员。机器船冲波跳浪，大有撞翻摇鼓船之势。

顿时，番婭的全身如落进火锅的鱼泡儿，剧烈地热胀着。她快步一跃站在船头，一展双臂搂起铁锚，朝着机器船怒喊：“严佐，海猿大叔是清白身，摇鼓儿是无罪船。你敢撞翻它，我抱着铁锚坠海，永远不浮出来见天日，叫你掉脑瓜儿偿命！”

海猿伙计焦虑地发喊：“番婭，甭耍性！”

俗话说，明摇橹，暗划桨。海猿暗暗一使劲，摇鼓船一阵扭头抬臀，硬生生地横在狭窄的水道上。看情景，海猿宁可让小船粉身碎骨，也要掩护番婭的交通舢板逃脱。海猿继续吆道：“番婭，丢掉铁锚，跳海游上舢板！”

番婭执拗地应道：“不！我不做临阵逃溜的漏网鱼，把你撂在死亡的网袋里！”

“啊！你们全是舱里的鱼，逃不走了！”严佐得意地喝叫着，倏地，他的声音停止了。原来，巧打巧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机器艇冲得太快，在水道的拐弯处来不及打转，直闪闪地冲上黄灰灰的沙梁，搁浅了。

“海神女张眼了！海猿他叔，快驾船逃走！”一直驾着舢板在不远处徘徊的番婭，朝着摇鼓船吆叫。

海猿伙计操动木桨旋动船头，摇鼓船跟踪着舢板，向渺渺滔滔的大洋深处漂去了。

第三章

番婣随着摇鼓船，时而跳上峨峨的浪峰，时而坠进幽幽的水谷，漫无目的地漂泊着。

海空灰黝黝的，声嘶力竭地嗥叫着的暴风，挥舞着它的巨大而无形的双手，把遮天的云帐撕成一条条碎纱断丝，漫空袅袅飘飞着，把海洋的雄伟的躯体也撕得支离破碎，白花花的血肉在飞溅着。

暴风的手臂也攥住番婣的身体，强劲地扯动着，仿佛也要把她撕得粉碎，然而，她却像毫无感觉似的，没有进舱避风，也没有到旮旯拐角躲躲，整整几小时地坐在舱面。她的有知感的灵魂，似乎被狂暴的海风卷离了肉体，在嚣张的迷茫的海天孤单单地飞荡着，充满着迷惘、凄凉和痛苦。

她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的虾背般佝起的身體，披着一件帆布浸桐油的黄色雨衣。她感激地看着划桨的海猿伙计，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和他初次相识的情景。

那是几天前的雾烟溶溶暮色冥冥的黄昏，番婣如五雷击顶似的获悉，水产局和学校怀疑自己是叛国投特分子，准备专案审查。在天旋地转的感觉中，她用狂乱的奔跑躲避着人间，宣泄着绝望而愤怒的情绪。这是一处墓地一般的万籁寂寂死气沉沉的海岸，跌跌撞撞地奔跑着的她，感觉的空间犹如风啸浪吼雷鸣电闪一般，一颗心更像沸沸大洋里的网浮子，被浪峭尖扑击着被急流冲激着被漩涡转荡着……而自身的肉体，身外的峨峨礁岸、坎坷小道、漫漫水域全都在感觉中消失了，忘了天地忘了自己忘了危险，不顾命地奔到一座黑巍巍的海崖绝顶，双脚还在向前闪闪飞奔。

番婣没命地狂跑时，海猿伙计正从啼鸥镇买了一些日用品，走向泊在海岸外的摇鼓船。和狂跑的番婣擦身而过，番婣竟然没有发觉，他被番婣的发癫的神态惹慌了，在这种藏神匿鬼的荒凉海岸，这种死一般沉静的溟蒙黄昏，这个发疯般的姑娘向海崖奔跑，肯定会发生大灾大厄，海猿伙计一转身奔跑追击，迅速地接近了番婣。

黑巍巍的海崖下面，紧贴崖脚的是一条数米宽的乱石带，礁矶从生石棱突出，番妮如果猝不及防地擦下去，肯定会被乱石带砸得肉碎血溅。

“啊——”海猿伙计发出震耳的吆叫，向前猛地跳跃。这时番妮已经双脚跨出海崖，身体向崖外倾倒下去，海猿来不及拉住她了，他趁着蹬地跳跃的冲力，双臂拦腰搂起番妮，抱成一团弹离石崖，凌空飞跃跳出乱石带，哗地坠进乱石带以外的深水区。

当海猿把番妮从海底拽出水面，骇得脸色苍白的番妮许久才回过神来，边向海岸泅游边说：“同志，我感谢您的救命恩情。”

海猿突然感到自己的双臂还搂住姑娘的半软的身体，全身像触了电似的一颤，连忙慌乱地松开双臂，豪爽地说：“海里人救落水人，家常便饭的事，甬谢了，你平安无事，就是最大的幸事了。”他停了一下，不安地问，“姑娘，你跑得这样急，是不是碰到天塌地陷一般的灾厄？”

番妮爬上乱石带，泪水伴着海水在脸上汨汨流淌：“我父亲是白俄罗斯人，他从国外汇来大笔资金，我想利用自己从水产学校学到的知识，替贫困的渔乡创一些财富，没想到当了叛国嫌疑犯……”

海猿伙计的拳头攥得咯咯作响，噗地砸碎了一朵海牡蛎，硬邦邦白花花的牡蛎壳溅上红殷殷的鲜血：“这排斥知识践踏财富的世道，该像死海猪永远葬进海里……”他还要更加慷慨陈词地怒骂着，又仿佛想到了什么，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回家的路上，番妮的身心冷颤颤的，毫无顾忌地偎近海猿伙计。海猿伙计又像触了电似的避开了，火灼灼的目光在暮色里闪亮着，打量着健美的番妮姑娘，开玩笑似的说：“姑娘，你不怕我吃了你，在这种天时地利的情况下？”

番妮笑着说：“你是大好人，哪会欺负人？再说，你都胡子拉碴的人了，敢情五十多岁了，比我阿娘还大呢，我叫你大叔，还占你便宜呢！”

一声大叔的叫唤，使海猿伙计愣了半晌，随即朗声大笑：“哈哈，我是你大叔？你就叫我海猿大叔吧！”

临分手前，海猿伙计不放心地问：“姑娘，他们把你当作叛国嫌疑犯，你自己回学校去，不是等于鱼儿往网里钻吗？”

番姬说：“今天，我只是第一次听到消息，还没有得到百分之一百的证实。如果有这回事，我还要跟他们以理争辩！”

海猿伙计叹了一口气：“现在是造反年代，你跟造反派争辩有什么用？如果他们对你动手，要拘捕你，怎么办？”

番姬应道：“到了无路可走时，我只有逃进大洋，躲灾避难了。”

海猿伙计点点头：“好吧！这些日子，我的摇鼓船都在这片海域飘荡。你有什么急事，就往这片海岸躲避，我想办法接应你。”

午后，摇鼓船和交通舢板漂到一座荒无人烟的岛屿旁。这是座奇形怪状的荒岛。岛峰的西面是一片广阔的斜坡，坡地乱石垒垒蒿草丛丛，找不到高大繁茂的大树，唯有一棵从石缝间长出的黄绿色的松树，被终年不息的海风吹得矮矮瘦瘦的，干枯的树干缝隙密布伤斑累累，说明着它在漫漫无涯的岁月里孤独而凄苦的生活情景。斜坡和大海衔接的地方，崎岖嶙峋的礁岸弯弯曲曲，构成一座三面环礁一面临海的港湾，偶尔有一只黄灰色的水鸟儿在黄浑浑的港面跳弹着，发出单调的凄凉的啼鸣声。岛屿朝着东方大洋的一面，是一座壁面如削的悬崖，仿佛在古远的汹器的年代，一次强烈的地震里，这座名叫半屏山的岛屿向海底陷进了半边，造成这座高耸的悬崖，悬崖上的礁矶被亿万次风吹浪打，造物出一种种神妙的石像，有的如乌龙飞天，有的似白鲸冲海，有的像青蟹横行，有的如红虾跳舞。其间有一片黑色的渔帆扬起，旁边站着个扬帆的渔汉，他弯背如弓却老脸高昂，象征着他虽然被东海的滔天的风浪阻在半屏山，狂猛的海暴长年地折腾着他，使他健壮的躯干变成弯弓，但他却始终高抬着希冀扬帆闯海的头颅。

海猿伙计说是要去看看啼鸥岛的形势，把摇鼓船留给番姬们使用，自己爬上一只过路船离开了。董明和李季分别驾着摇鼓船和舢板，到周围海域看着有没有人追捕而来。番姬望着半屏山顶的海神女庙，说：“番姬，我们去拜求海神女，让她保佑平安。”

番姬的心里一阵发酸，漫漫岁月的风刀雨剑，把阿娘的心都刻碎

了，唯有冥冥中的神明是她的精神支柱。番姬顺从地跟在母亲背后，跟她进入海神女庙。

这座庙殿高约十米，宽约五楹，顶部为歇山卷棚式建筑，黑礁垒壁不饰彩绘，庙内梁柱檩椽虽然建筑精巧，因为风霜雨露的侵袭而裂痕朽糟累累，四壁黑灰层层而格外黝黑，咸湿的海雾在肮脏的地面积下一层花白的盐渍。庙中央是低矮的神案，神案上摆着灰褐色的陶制香鼎，里边插着一些不知经过多少日月的香枝，香灰在海风中飞出香鼎。神案后边的正壁前，是东海涯有名的神明海神女泥塑金身。虽然，在这座暗幽幽冷飕飕的古旧的庙堂里，从破漏的缝隙吹进的腥风如水鬼在呜呜啼哭，远处的浪吼似海暴神在疯狂地逞威，一切都显得那么惊险骇人，然而，唯独这尊数米高的海神女，雄踞一条海龙背上，脚踩黑脸凶煞海暴神，旁立着万仞浪峰，象征着英勇无畏的气概。而那五彩衣着披覆的灿烂身躯，月眉弯弯秀眼汪汪的美丽脸庞，珍珠镶嵌海贝彩饰的头顶神冠，显示着美冠海涯的神女气质。

母亲早就扑倒在海神女前边，双手合十频频磕头，嘴里念念有词：“神女啊，庇护我的美丽聪明的女儿呢！我愿做牛做马服侍神明……”

而此刻，被母亲拉着跪在地面的番姬，魂魄全被海神女摄走似的，在一种火灼灼的热烘烘的氛围中悠悠飘拂着，飞近了并且慢慢融进了海神女的躯体……

第四章

董明划着摇鼓船，李季驾驶着交通舢板，漂进半屏山以西啼鸥岛以东的海域，观察啼鸥岛有没有船只出来抓人。他们约定，一旦出现追捕自己的船只，立即赶回去，载着番姬母女离开半屏山，另择栖身的岛屿。

海天的形势继续恶化，布满黄灰灰的云雾的穹窿，仿佛崩塌了似的，云团如一块块巨大的陨石，挟着一种震天动地的响声，崩裂着翻滚着坠落着溅在广阔无边的海面，柔软的海水碰到它们，竟然变成一片钢岩铁石似的原野，以沉重刚硬的气质撞得云团轻飘飘地跳荡起来，沸沸

涌涌熙熙攘攘地飘在紧贴海面的低空，于是眼前的天地全都雾烟腾腾色彩浑浑，看不见七彩的航标五色的渔帆，唯有小船周围的海水，像落进无数块坠力强大的陨石，炸起了一团团黄花的浪头，当浪头升向天空时，又散成密纷纷的金晶晶的水珠，穿云破雾地飞射着。

从高天落下的云团，在小船的舱面翻滚着。而董明的感觉里，云团发出沉甸甸的分量，碾压着自己的头顶、背部和全身，使他不由自主地躬起原先异常笔挺的身体，仿佛在向汹器的海天弯腰低首似的。而那铺天盖地射来的水珠，也变成黄亮亮的飞弹，击得他浑身颤抖不已，连他的深深藏匿着的心也在惊抖。

董明和李季是水产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分配到汪洋海岛的水产部门工作，已经四年了。前两年，他们熟悉了环境，积累了感性经验，刚刚要把自己的知识在实践中放射创造的光芒，偏偏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机关关门，单位歇业，他们正在无聊的彷徨中，惊喜地获悉水产学校学生番娅要利用父亲汇来的资金，创办远洋捕捞船，替贫苦渔家服务。他们立即自告奋勇，前往帮助番娅创业。没有想到，竟然同番娅一道，变成叛国投敌嫌疑犯。

此刻的董明，在汹汹腾腾的海况中，怯懦的心更加惊恐、冷战、灰暗，像搁礁的海藻瘫在舱面，任凭小船在风浪中漂荡。良久，灰暗的心里闪起一点微微发亮的光，想道：凭知识分子的良心，自己确实不是叛国投敌者。专案组总要进行调查研究，以事实定案。也许自己主动投案陈明事实，会得到解脱。可是，番娅和李季怎么办呢？番娅的父亲确实是番邦人，她保不准真有投奔番邦的企图？近些日子来，李季和番娅特别热乎，比自己 and 番娅的关系密切几倍，整日里屁颠屁颠儿地跟在番娅后边，谁知道他是不是有其他企图？甩开李季，自己独个儿回啼鸥岛，也许会得到专案组的体谅。不然，如果长期流浪海涯，会死无葬身之地呢！

刚才，他主动驾船离开半屏山，说是来巡海，实际上是怀着弃暗投明的心理。此时，他最后下定了决心。刚巧这时，李季在不远处的小船上问：“董明，今天是不是农历十四？”

董明一看手表，心窍儿骨碌碌一转，现在是农历十六日傍晚十一时，正是潮流从东流向西的涨潮汐。李季以为是农历十四日十二时，变成潮流从西向东的退潮汐。帆船正可以顺潮漂回西边的啼鸥岛。支开李季回啼鸥岛。他大声应道：“李季，今天是农历十四，现在是十一点，

潮流从西向东，不会把帆船冲回啼鸥岛。咱俩放胆地分头巡海吧！”

李季语调欢快地应：“好嘞，放胆地分头巡海吧！”

李季的舢板跳跳荡荡地驶远了。董，明的眼角射出了得意的笑纹，驾着摇鼓船，故意在滔滔水涯踟躅了一阵，这才放纵小船顺着涨潮流，时而昂首时而撅臀地冲向啼鸥岛。

船只漂进啼鸥岛的网兜湾，红赭赭的礁石带像网纲勒紧了一泓港水，天空黯灰灰的海底绿油油的像两张色彩迥然的渔网反扣着港湾，唯有朝东的以蛤蟆嘴形噉出的开口，像网口吞吐着渔船。董明随着舢板漂进港湾，蓦地感到自己像条小不丁儿的鱼儿，被渔网紧紧扣住了，逃不了溜不掉了。心在紧张地收缩着抽搐着。冷不防，从渔网的深处钻出专案组的机器船，严佐和专案组人员吆声大作：“董明，你自投罗网了！”

董明吓得一颤，连忙强挣出欢颜媚笑：“啊，是严组长啊。事情是这样的。我也怀疑番姬造船的目的，我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如果番姬造的是贼船，我决不能乘到底，所以回来自首，要求组织原谅。”

“哈哈……”严佐干笑几声又斥道，“你这桅梢尖的风向旗转得好快啊！口出谎言，是用另一种形式对抗伟大的‘文革’运动。谁不知道现在是涨潮汐最猛烈的时刻，你的小船是被涨潮流冲回来的。”

董明还想分辩什么，严佐一挥手：“把他抓过船来！”两个专案组人员朝舢板跳了过来，董明像条挂在桅杆上掉下来的网带，瘫在舢板面了。

夜，风浪像无数只凶猛的海兽，嗥叫声使高天、大海和船只全都吓得阵阵抖动。关在船舱里的董明，透过四方形的舱口，但见夜天如黑洞洞的巨穴，把整座世界都装在中间了。刚才，严佐来巡哨时，厉声交代值班的专案组看守：“董明是破案的关键人物。明天要审讯，今晚防止他逃跑。”几句话把董明推进寒森森的冰窟，使他连连打着冷战。也使他的绝望的黯色的心底，闪起一点希冀的光亮。“想活命，只有逃跑！”此刻，他从舱口探出双眼，只见灰黑色的舱面，看守员坐在桅杆旁，垂头耸脸地打着瞌睡。他像爬岸的黑龟，贴着舱板爬出去，又顺着船舷溜下海去，哗，抓船舷的双手一打滑，身体在海面溅出响声了。

“谁？罪犯逃跑了！”看守员惊醒了，狂呼大喊。严佐们从睡舱冲出来，有的到舵位掌舵，有的进机舱发动机器，更多的人在舱面东奔西窜，操起幽光粼粼的双股鱼叉和梢尖带铁钩的撑篙，朝着扑腾游窜的董明乱戳乱钩。

“皇天啊……”鱼叉和铁钩戳击着董明，他感到皮开肉绽的剧痛，像条灰溜溜的人形鲨在白花花的浪团里翻滚着，终于像死鱼似的，被鱼钩钩上舱面，水淋淋地瘫成一团。他又被拖进一座大船舱，坐在一条矮板凳上。对面，严佐正襟危坐肃穆吆喝：“董明，老实交代你们的叛国投敌的罪行！”

董明嘟哝着：“我确实不知道叛国投敌的事。我是自动回到啼鸥岛的。”

严佐一拍桌子：“你，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一个黑壮高大的专案人员，抡动铁团似的拳头，扑地击中董明的胸口，这时，董明忍着剧痛，抬起头来。一种男子汉的勇气，奇迹般地回到他的身上，他沙哑着声音说：“我好悔啊！要知道这样的下场，我早就驾船漂海到外国了！”

不啻一颗重弹在港湾炸起滔天巨浪，专案组人员聚拢过来，对着董明拳脚交加。董明每被打一下，就厉声哭号一声：“我好悔啊！”哭号声在汹器器的夜海上回荡着。

严佐分开众人，制止道：“不要打了。大家去休息，我亲自值班看守。明天，把他押回岛上，再继续审问。”

人们刚刚散出去，一条黑晃晃的帆船拢近机船，帆船上有人喊：“严佐同志——”

严佐出舱应道：“我在这里。你们有没有收获？”

“李季说是自动投案，实际上是他的摇鼓船被涨潮流冲回啼鸥岛……”

严佐：“他人呢？”

“抓到了，在我们船上。”

“把他押上机器船！”

砰！李季像个真正的罪犯似的，被五花大绑地推进船舱。他和董明同时抬头看望对方，同声惊嚷：“你……”

董明抢先截住李季的话头：“老李，你甭说了，我们是船舱里放屁，自作自受啊！”

两人软瘫瘫地倒在地上，无声地流着痛悔的泪水……

第五章

黑巍巍的海崖，交错弯曲的石缝。番姬弓背爬行着。白嫩嫩的双脚插进石缝，借助石缝的挟力，蹬着身体向上攀登，脚盘被尖刺刺的贝壳划得鲜血汨汨。她的颤颤的手，伸向海崖高处石磴的海草圈成的海燕巢，两只全身银羽如雪的海白燕儿呼地飞起来，划着洁白的弧线在崖顶盘旋，发出碎心裂肺的惊啼声。番姬掏出窝里的海燕蛋，把拇指大的蛋儿塞进口袋，然后仗着十指抓磴的力量，迅速地溜下海崖。她抓过的石磴，留下红殷殷的血手印。

一会儿后，她喘吁吁地回到母亲栖身的海神女庙。狂风恶浪的袭击，追鲨捕鲸似的追捕，使母亲病瘫瘫地躺在庙堂角落，像一条瘦丁丁的海虾儿佝偻着。番姬拿出生燕蛋，递给未老先衰的母亲：“阿娘，没有火烧水蒸，你生吃几个吧！”

母亲的深陷的眼窝泛满泪水，悄声说道：“孩子，病人哪能吃生食呢？你吃吧。”

番姬敲裂了燕蛋壳，吸了一个壳里的蛋液，转身到庙外找火种。她走到庙门外，不放心地转首瞧了瞧，只见母亲背转脸去，手里拿着自己丢在地上的燕蛋壳，吮吸着壳里的剩余的蛋液。一股酸水直冲番姬的喉口，她向前踉跄声泪俱出：“阿娘——”她抱起母亲，把几个燕蛋塞给她，“阿娘，你一定要吃光它们！”

番姬迫着母亲吃下两颗海燕蛋，母亲嘱咐道：“孩子，你到海边瞭望，看看海猿大叔他们回来了没有。”

来到礁岸上，天色已经黯幽幽了。番姬的虚脱的身体，犹如没有丝毫分量的羽毛，随着冷森森的气流，在黑乎乎的夜色里晃里晃荡着。感觉像冰凉的海水浸润着全身。她仗着礁石柱眺望着。

远洋像一座漆黑的巨洞，里面像居住着魔力无穷的法师似的，他用那强劲的手臂，猛力地推出一座接一座的墨绿幽暗的峰峦，以其越驰越高耸的形象，伴着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向半屏山猛烈地撞过来，仿佛要把半屏山撞个分崩离析，完全陷没在滔滔汪洋里。然而，当那座座高耸雄踞的水峰驰近礁岸时，礁岸外像有一排无形的顶天立地的障碍物，撞得群峰隆隆倒塌，白灿灿的碎裂的肌体，纷纷扬扬地坠到礁岸上。番姬随着脚底的地面在惊骇地发颤，仿佛那水峰的碎体全都洒在自己身上似的。她恐怖地颠蹶着，退到黑魑魑的礁岸的高处。

数百米外的海面，黑洞洞的水峰相夹的沟谷里，一种蓝粼粼的光点，稀稀疏疏模模糊糊地闪烁着，渐渐地越聚越拢，终于聚合成蓝光烨烨的一团。跃上一座水峰的尖削的巅顶，水峰托着它忽忽升腾，越升腾越显得光华鲜艳。当升到高空时，简直变成一团蓝灿灿的月亮。“这是神美奇幻的海洋龙火！”番姬的脑海掠过清晰的意念。突然，那龙火竟然在空中溅散开来，化成一条条弧形的飞龙般的蓝光，朝四面八方飞射开去，在纷纷扎进深不可测的海底前，把黑暗的海空映得明亮亮的。

番姬知道，这神奇龙火，是由一种全身带磷质的带鱼王时聚时散变成的。这时，已经逝灭的龙火却定格在她的脑海，把黯然的脑海照得亮堂堂。

她默默地思忖着龙火在心里的效应，到底象征着什么。

良久，她想到了。人呵，凄凉绝望的处境虽然像暗无边际的夜海，但只要保持着一种人生的希冀，犹如黑暗的夜海有着明灿的龙火，最终会照亮世界……可是，自己的人生希冀是什么呢？在这古荒漫漫的海涯，在这孤独凄苦的心境……

正当番姬再次陷进迷茫心态中，一条摇鼓船拖着交通舢板拢近了礁岸，海猿伙计摸摸索索地走过来。

番姬收敛了自己的情绪，焦急地问：“海猿大叔，情况怎么样了？”

噗！海猿的大脚好像踩碎了礁疙瘩，说：“在啼鸥岛海涯，收捕你们的网越撒越紧，连董明和李季也被抓住了！”

番姬惊嚷道：“啊……”

“我冒险到海湾抢救他俩，他俩全被关在机器船舱里，看守得密不通风。我只得把两条小船偷出来，到半屏山和你们商量，怎么营救他俩？”

番姬的心窝如渔火灼灼燃烧：“我阿娘患病，不要惊动她，我们驾船到啼鸥岛，观察现场后再商量抢救办法。”

海猿犹豫道：“可是，你一个姑娘家，万一出事怎么办？还是我单身去闯闯！”

番姬咬牙切齿道：“董明和李季是被我连累的，我就是翻船葬海做水鬼，也要营救他们。再说，我从小生活在海船里，熟悉驾船闯海的技术，体魄也不输男子汉，怕什么？走！我们各人驾一条小船！”她不由分说地跃上交通舢板，熟櫓熟桨地驾着舢板驰向啼鸥岛了。

夜雾如灰褐色的海水，在风的席卷中，变成闪闪飞旋的圆涡忽忽翻滚的水团腾腾奔窜的急流，泛满了黯然的夜空。两条小船如潜水穿刺的梭子鱼，进入幽光微亮的啼鸥岛网兜湾。番姬瞄准墨鲸般跳荡的专案组机器船，歇櫓停船地趴在舱面，烁烁的双眼放射着灵智的光辉。一会儿，她上身探出船舷，贴近舷拢舷停泊着的摇鼓船，对海猿伙计悄声叮嘱：“你留在这里看守两条船，并准备随时接应我。我前往机器船救援董明和李季。”

“不行！”海猿伙计刚要伸手拦截，番姬已经趴在另一侧船舷上，贴着舷帮溜下海去，转眼间潜进海底了。海猿急得拳头擂胸，快手快脚地抛锚泊定，也悄然无声地潜进海里，朝着不远处的机器船游去。

游在前边的番姬，觉得自己不是浸在海水里，而是没入冰天雪地里，那溶进黯然夜色的几乎看不清的海水，如刺骨冰凉的朔气漫天冲荡，密纷纷的白色水泡似雪花飘舞，而那湍急的海流，犹如浑身冰彩烁烁的飞龙，在高寒的天空翻滚奔窜，气汹汹地向着番姬扑来。恐惧感更

像这些朔气、飞雪、冰龙，袭击着番姬。然而，抢救难者的意念，在心灵底处灼然发胀，无形的力量泛向全身，令她坚毅不屈地划水踩浪。

蓦地，一群灰黑色的水怪，如在夜空飞窜的巨型蝙蝠，密纷纷地向番姬扑过来了。水怪的嘴部，直戳戳地伸出一支数尺长的利剑状的鳍刺，仿佛要把水里的人类戳穿似的。

这是被渔家叫作海蝙蝠的黑鳐鱼，剑形的鳍刺戳中人体时，鳐鱼身上的强电流放射出来，触得人丧失知觉沉没海底，不是被水窒息就是被恶鱼咬死。要是在平时，番姬早就吓得掉头逃溜了。但此刻她明白，如果冲不过鳐鱼群，就难以按计划抢救董明和李季。她的全身化成一团热烫的火焰，那冰冷的恐惧早就消逝了。她一张嘴冲出水面换了口气，一埋脸又扎进了海底，迎着一条体积庞大的黑鳐鱼，闪电似的避开了鳍刺的射击，全身趴在鳐鱼的顶部，双手似铁钳卡住了恶鱼的三角形头部。恶鱼扇翅翻身地挣扎着，人和鱼滚成白花花的水团。旁边的水帘深处，另一条恶鱼惊动了，哗地扇波扬浪冲过来，眼看朝着番姬放电了！紧急关头，海猿伙计从迷茫的海底直挺挺地蹿出来，用身体挡住闪闪射来的恶鱼的鳍刺。恶鱼似乎被突然出现的人类吓得一呆，减缓了向前飞射的速度。海猿乘机向左侧一闪，恶鱼的鳍刺擦着右臂衣服戳过去，他的硬邦邦的手臂乘机戳进了恶鱼下巴的鳃洞里，把恶鱼的皮肉攥成碎浆，用扁平的恶鱼身体做护身盾牌，保护着已经杀死另一条恶鱼的番姬，双双游到机器船底部。

番姬在水帘里游荡着，朝着头顶的黑鲸腹似的船底蹿上去。右手顶中船底的进出水洞木塞儿。但木塞儿塞得太紧了，一时顶不出去。

在旁边保护着番姬的海猿伙计，立即明白了番姬的聪敏而冒险的计谋，她要打开水洞灌沉机器船，使船上的专案人员跳海逃生，然后蹿进关人的船舱，救出两个陷进灾厄的同伴。船上防守严密，只有这样干才能得手。同时，网兜湾水底浅，待大潮汛退潮时，机器船很容易露出水面，国家也不会遭受损失。海猿霍地甩掉手里的黑鳐鱼，铁棍似的手臂向上一撞，船底进水洞打开了，一股白花花的水柱冲进了船舱，船只迅速下沉着。

海猿拽着番姬的手，两人在水底潜伏了片刻，又飞掠地蹿出了海面，但见黑乎乎机器船舱面，六七个船员和专案员乱冲乱窜，严佐在人群里吆叫着：“快打开船舱救出罪犯！”有人应道：“船舱灌满海水，舱盖打不开！船只快下沉了，来不及救人了！”又有人喊：“会游水的携

带不会游水的，赶快跳海泅游，各自逃生！”

船只只剩下一片舱面浮在水皮，浪头如墨绿色的海兽在舱面跳荡着，一阵震耳的溅水声里，舱面飞速地没进海里，水皮荡起巨大的漩涡。

“番嫫，你在这等候我，我冲旋涡进船舱救人！”海猿低声喊道，潜进海底了。

“不！让我去救人！”番嫫固执地应了一声，随即跟踪潜水。

一支木柄撑篙在水底浮动。海猿顺手抓起撑篙，一头伸给番嫫。番嫫会意地抓住撑篙，在海猿的强力的拖拽中，穿过流速猛烈的旋涡，趴在沉船船舱盖板旁边。两人不约而同地攥住撑篙，一头伸进盖板缝，合力地一扳，盖板被扳开了。海猿比画着双手，向番嫫发出无声的语言：“我进舱拖人！你在舱口外接应！”他以青蛙扎水之势，一头冲过黑洞洞的船舱。一会儿，海猿左手拽着李季，右臂抱着董明，先把董明塞出舱口，番嫫连忙拉出董明，又伸手把海猿拖了出来。两人各拖着董明和李季，钻出海面了。董明和李季被五花大绑着，已经在舱里憋得休克了。番嫫替董明松了绑，海猿为李季解了绳索，他俩各自拽着一个人，向前边的两条小船游去了。

交通舢板载着番嫫和董明，摇鼓船载着海猿伙计和李季，摇摇晃晃地漂出了网兜港，进入了渺渺滔滔的外洋。

第六章

番嫫把帆樯索和舵绳捆定了，让舢板跟在摇鼓船后边定向地飘荡，自己来到躺着董明的舱面，把董明翻了个身，俯胸趴在舱板上，自己不顾姑娘家的羞涩，胸腹贴背地卧在董明身上，用力揉动了一阵，董明哇地吐出一摊咸腥腥的海水，渐渐苏醒过来了。当他发现番嫫从自己背部爬起来，生命力迅速地扩张着，轱辘般地车转着身体，双臂撑地爬起来，边踉跄边道谢：“番嫫妹子，感谢你救命之恩。”

番嫫高兴地应道：“平安醒来就是幸事，比谢人要紧多了！”

“妹子，我们朝哪里航行？”

番姬刚要回答什么，突地停住了。黑不溜秋的远天，一种尖刺戳耳的怪叫声骤然响起。紧接着，东海洋常见的暴风——八面风吹来了。远处的黑蒙蒙的水天连接处，犹如一圈幽暗的风洞似的，卷出的尖叫怪啸的暴风，从东南西北方向直腾腾地扑向交通舢板，在以舢板为圆心的海空，绞成呼呼旋转的风团，风团越转越庞大，用一种无形而猛烈的力量，把海面的墨粼粼的浪山水谷、天空的黑灰灰的烟团云朵，全都拽得飞速转动起来，整座溟蒙海空变成墨彩的漩涡。位处涡心舢板上的番姬，只觉得闪闪转动的不是眼前的宏浑的海空，而是自己的无形而有知的神志，神志在转动中惶惶恐恐地飘忽着，飘忽旋转的境界始终甩不脱气氛的森冷和喧嚣的噪声。

以加速度强化的八面风，开始把风帆扇得左飘右荡，发出崩啦啪啦的巨响，把小船也拽得东飘西荡；后来，船帆圆鼓鼓地膨胀起来，小船轻飘飘地驰骋着，座座墨色的浪山擦过船舷奔向船只后边的海域，团团墨烟掠过桅梢尖飞向远天。番姬掌着舵柄，惊惶地看看发出银蓝色夜光的指南针，发觉舢板正背离东边的半屏山，朝浩浩大洋的东南方向漂泊。她又恐惧地抡动着目光，海面除了突耸突落的浪山和东拐西弯的水谷，海猿的摇鼓船不见踪影了。她正想强行扭转小船的航向，啪的一声，细长的桅杆被暴风折断了，连同潮湿而笨重的风帆，一齐溅落在船只的下风海面，在一丛银彩放艳的浪花中沉浮着，被急流冲向远处了。丧失动力的舢板，舵板也失去了控制方向的作用，船只像一截僵然的木头，在峨峨浪山间胡乱地漂动着。

番姬和董明茫然无措地瘫坐在舱面。

小船漂到次日凌晨，晨曦映显出来了。天穹显得特别高远，从无垠的天顶直到和海面相接的水平线，不见一丝一缕的乌云，没有异彩缤纷的朝霞，全都银晶晶的，如一座冰块雕成圆拱形宫殿。海和凝止的天则形成强烈的反差，海涯像一盆棉絮般的白雪，被风的强劲的手臂摇晃着，荡得雪花四溅，漫空飘飞。而海和天相挟的空间，苍穹映出的冰光和海面射来的雪色，交织成一张银亮闪烁的光网，在狂暴的海风的掀动下，呈激烈荡动的姿态，笼罩着大海和渔舟。这冰光雪色不但放射着灿烂，还传出一种凉丝丝的冷气。裹在其中的番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似乎落进了冰天雪地里，情不自禁地弯腰萎蔫起来，犹如蹦进雪水里的佝成一团的冻海虾，她凄凉萎缩的同时，才发觉自己在过去了的几昼夜中，因为惶惶的逃难，除了在海神女庙吃下一颗海燕蛋，几

乎粒米未进滴水未沾，于是她更加虚弱松塌了。她旁边的董明，由于浑身的伤痛和险些憋死水舱的厄难，也是受到番娜的情绪的感染，更显得昏晕萎靡，一蹶不振了。

这时，常常给闯海人昭示种种预兆的大海，慢慢地从无际距离的茫茫远方升出一轮朝阳，那朝阳被海空的冰光雪色所浸染，开始显得苍白而虚弱，就像瘫在舢板里的美女的脸蛋。然而，它毕竟是具有无限的热能的强者。随着自身的升腾和燃烧，虚怯的苍白迅速隐去，火焰的色彩正在映辉，橘黄、橙黄、金黄、淡红、绯红，直至化为红彤彤的火团，以猛烈地膨胀的形象，融解着广袤海天的冰光雪色。

虽然鲜红的朝阳在铺天盖地的冰光雪色里，显得那么孤单和渺小，但是，同样孤单和渺小的番娜，却依稀接受到朝阳的火焰似的热能，渐渐地全身灼灼热烫起来，仿佛和朝阳融化成一团。这神奇的感染使她忘却了孤单中的虚怯，浸润在一种孤单的炽热中，她仰脸向天，挺胸竖身，思索着怎么凭借回复到身上的勇魂和力量，闯出眼前的漂泊和厄难的境地。

几昼夜饥渴的肉体，向她发出强烈的渴望。她急不可耐地寻索着哺育生命的海洋。

哦，有了！雪灿灿的水花里，一群巨大的石蟹王泅游着，那红底花斑的蟹壳足有渔箕大小，白色的十螯张狂舞动着，尤其是人腿粗的大螯，长着一对剪刀形的利爪，仿佛具有剪断人类脖颈的威力。

解除饥渴的欲望，强烈地驱使着番娜，她把小船踩得一阵震动，猛地扑进浪滔滔的大海。她泅游着，仿佛觉得死神化成白灿灿的浪水和幽幽的水谷，从四面八方自己凶狂地扑来。而那群数以百计的石蟹王，犹如被死神驱使着的身着花斑彩衣的爪牙，以纷纷纍纍的散兵进攻的态势，把她围困在中央，深感惶惶然的她，身体里激得筋条硬邦邦的力始终没有松懈，瞅准一只单独游来的石蟹王扑去。

那石蟹王仿佛接到报警信息似的，缓缓划水的螯脚突然加速了动作，犹如十支利剑银光闪闪地挥舞着。只有拼死突进，才能攥住蟹螯，抓获蟹王。信息如电光在心里忽闪着，她双脚一蹬水，身体射向蟹螯挥成的刀光剑影，扑的一下，蟹王的中螯的刺人的螯光，深深地穿透她的手掌，在撕心的疼痛中，她紧紧地攥住螯尖，觉得石蟹翻腾逃脱着，螯尖搅得伤口里的血肉碎裂一般，她正在痛苦欲绝，石蟹又伸来钢剪般的

大螯，咔嚓一下卡住了她的手臂，大螯的剪刀锋深深地陷进皮肉里，血水随着翻滚的身体，把一团雪浪花染成红彤彤的。意志在无声地呐喊，力量在强劲地膨胀，她松开蟹王中螯，双手抓定大螯，像拧渔索似的，啪的一声，把大螯连根扭断了。大螯依然剪着她的手臂。她不顾手臂皮开肉绽的痛苦，如法炮制地拧断了石蟹王的另一只大螯。而后，她拖着数十斤重的半死不活的石蟹，游近了舢板，把石蟹翻个仰儿八叉，掀上和水平面几乎相平的舱面，这才爬上船去。

欣喜的董明蠕动着衰弱的身体，帮助她抡起压船舱用的鹅卵石，把石蟹的坚硬如铁的壳儿砸碎了，两人贪婪地吞食着红鲜鲜的蟹膏和白生生的蟹肉。他俩饱餐了咸腥腥的蟹膏蟹肉后，终于感到海洋里的另一种更大威胁——干渴。肠胃在饱胀中收缩，越收缩越感到饱胀。嘴巴像燃着热烘烘的烟火，双唇干燥欲裂了。刚才因为饱餐蟹肉而获得的力量，瞬间消逝了，重伤在身的董明更加松塌塌地躺在舱板上。

番姬的似乎要喷出火光的双眼，突然发现了一个咸水海里的淡水——水母。那是形似海蜇却比海蜇更毒的水母，顶部的占全身五分之四的红冠，如一个绯红色的渔桶，桶底伸出十多条灰白色的须脚，划拉着海水，推动身体前进着。

番姬兴奋地哼了一声，海蟒爬船似的贴着舷帮溜下水中，竭尽余力游向水母，人体荡水的余波惊动了水母，它那倒扣的桶口突然膨胀开来，倾斜着朝向番姬，桶里伸出的条条柔柔飘拂的须脚，瞬间变得刚硬挺直起来。“不好，水母要射毒汁了！”番姬心里喊叫着，本能地埋头一扎，射进白茫茫的海底了。水面，水母的须脚射出十多股液汁，飞飞扬扬地溅落着。这液汁如果沾中人体，会全身中毒剧痒而死。待到水母射完毒汁，番姬哗地从水母的背后钻出来，张开双臂搂起水母，用头部把它顶上空间，扑地掷到船舱里，待她爬上小船时，董明已经啃下两块水母的肌体，并且继续馋相十足地吞食着，一边递给番姬。番姬也跟着狼吞虎咽着……

然而，人毕竟不是吃生鱼的大鲨巨鲸，随着漫无尽头的漂泊时光的流逝，番姬和董明越来越觉得蟹肉和水母腥味浓浓的，并且慢慢发臭了。每次吞食时，番姬总要呕吐一阵，肠胃翻动着，口腔圆张着，喷出来的是大口大口的白泡沫。而空荡荡的海面似乎和人类作对，再没有像水母之类的温善的水族出现，偶尔有海熊水狗等凶猛的海兽冲出来，番姬再也没有力气下海拼搏了。倒是董明不愧为男子的体格，伤痛在逐渐减弱，维持着清醒的精神，无奈他的游术低微，只能在风平浪静的港湾

嬉水，不敢在风狂浪猛的外洋泅游，只有眼睁睁地瞧着大鱼大虾从船旁蹿过，苦巴巴地熬着时光。

昏天暗地中，番妮依稀觉得熬过六轮昼夜了。又一个闹器器的夜降临了。骇人的黑海暴满天呼啸着，把黑魆魆的云团拉成一条条漫长的黑纱和黑绳，在黯蒙蒙的空间幢幢幡幡地飘舞着。番妮的头顶和四周飘满了云彩幻化的黑纱黑绳，身体也像被一道接一道地捆绑起来，筋条紧巴巴的，不能丝毫地舒展。

而海正在小船四周凶猛地耸动，舷帮外面拱起一片片暗粼粼的水壁，并且继续以磅礴的气势拱上高天，水壁的灿白的边沿互相吻合，它们箍成一座口儿朝天的黑色水洞，小船在洞底闪闪坠落着。番妮被坠得心慌意乱，紧接着阵阵昏眩。当小船从一座水洞里跳出来，又坠进另一座更深更黑的水洞时，昏眩感更加剧烈了，眼前昏天暗地，自我感觉中的身体继续被紧巴巴地捆绑着，沐浴着从水壁溅散出来的冷冰冰的浪花，在湿漉漉的浪水浸润中抽搐着佝偻着缩小着，当小船从水洞里跳出时，整座海空变成了漆黑的水洞，气势更加嚣张骇人。她自己的身体更觉得森冷和微小，小得像一条濒临死亡的不能动弹的虾蛄儿，在浪的掀动中飘荡着。

然而，一种原始的求生的意识，在她的昏蒙蒙的脑海里忽忽涌动着：我病了？病得浑身硬僵僵得不能动弹！冰冷的海水又浸润着我，浸得我向死亡的地点逼近！怎么办？不行！我不能这样孤寂地死去……

求生的欲望化为阵阵浪涌般的力量，在感觉的空间嚯嚯浮动，时而猛烈地发胀，时而衰竭地消逝，而躺在舱面的身体也随着动作着，时而力量扩张地蹬腿挥臂，时而气微力竭地佝偻呻吟。

暴风继续张狂着，它扫过海面时，把海水卷成一团团状若硕大无比的灿白的雪花，盖头盖脑地撒在番妮的身上，咸水在番妮的身上细溪般地流泻，寒冷阵阵地袭击着她，她那病态的挣扎又变样了，变成动作幅度变化细微而剧烈的冷战，就像犯了疟疾的人。在这细微而剧烈的冷战中，求生的力量继续挥发着，身体也以间或性的大动作的抽搐表现出来。最后，她终于昏迷过去了。旁边的董明恢复到能够挺身站立的程度，当然在浪的颠簸中不停地趑趄，他趑趄地扑到番妮的旁边，悲哀地看着舱板上的番妮。他知道，番妮是数昼夜的拼搏和冷凉的咸水的侵袭引起病状的，而她身上的潮湿的衣服，则会引起病状继续下去，甚至会出现生命夭折的结果，必须脱下她的湿衣服！如果有一床温暖的棉被披

覆她，或者有一团热烘烘的渔火烤烘她，她的生命将会重新灿烂！董明几乎忘却了一切，虔诚心驱使他脱下番娅的湿淋淋的衣服。当番娅的身体像一团灿白的冰雪在眼前熠熠映辉时，他甚至还没有觉得异样。他不由自主地寻找着大海和船舱，希冀有干燥的衣服和红彤彤的渔火，然而除了雪花花的浪水迎面淋来外，再无其他可能挽救番娅的物件。他突然想到了自己的身体，这身体就是能使番娅的生命得到温暖的复苏的源泉啊！他飞速地脱下全身的潮湿的衣服，扑地把它甩在一旁，当他的充满男子汉的腱子肉的身体挨近番娅的处女的冰清玉洁的身体时，由于一处处尚未结疤的伤口因为肉体蹭动而发出的疼痛，仍然没有男女间那种异样的感觉。风如无形的鞭条在头顶挥动，浪似银洁的雪花哗哗淋来，他本能地觉得必须把番娅挪动位置，于是忍住肉体挤压逼迫伤口发痛的苦楚，把番娅抱到避风浪的舷板内侧。他只觉得应该以自己的肉体暖化番娅，于是紧紧地而又轻轻地把她揽在自己的胸怀中。在这汹器器的大洋里，他艰难地完成了这一切动作后，已经精疲力竭了，还有内身外界的伤痛，狂风、猛浪的折磨，使他头昏眼暗四肢瘫软，于是啸天吼地的暴风渐渐微弱下去，成了孩提时代的催眠曲似的，窄巴巴的小舢板船舱变为他俩的新婚的眠床，他伴着她昏昏入睡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青春的活力，驱使番娅在昏蒙蒙的状态里悠悠醒来，她睁眼四望，但见狂暴的海风减弱了许多，船舷外的高耸的浪壁也慢慢伏进深邃的海底，天空依然黑压压的，仿佛随时都会倒塌下来似的。

那笼罩身心的惶惶然的孤独感，又涌动起来。同时间，一种模糊而强烈的渴望，在心灵底处隐隐浮动，使她做出全身的挣动、嘴巴的大张和双眼的放亮等企求性的动作。正在她因为渴望的强烈而使神志迅速清晰时，倏地感到身体底下搁着一条人的粗壮的臂膀，左侧还有人在蠕动，发出一种从梦境醒来的哼声。她的仰天的脸庞向左一转，立即看到董明的赤裸裸的身体，以搂抱自己的姿态，因为梦境里的蠕动而和自己保持了些微的距离，但他发出的体温却感受得到。蓦地，她那在心底涌动的渴望，变得清晰起来，竟然不由自主偎进了董明的宽阔的胸怀。

同时间，董明也完全清醒了，他浑身燥热地颤动着，把番娅紧紧地搂起来。

两人的感觉的空间都在幻化着——

他俩觉得自己都坠进一片暖水洋里，周围涌动着热灼灼的暖流，肉

体也几乎被融化了。

董明则变成一条红映映的电鳐鱼，展动着左右侧的三角形的翅翼，全身轻飘飘地上升着。

番姬自觉得成为通体银晶晶的白电鳐，被红电鳐扑压着，接受着红鳐鱼身上射来的电流，全身热颤、畅快……

第七章

暴风销声匿迹了，浪峰险峻的海面变得平坦坦光粼粼了，黑压压的天空裂开了一道道弯弯曲曲的缝隙透出黄澄澄的晨光。

肉体撞出的光电，消耗了番姬和董明的原本就已疲沓沓的热能，他们又进入昏沉沉的梦乡，听凭交通舢板自由漂动。

橙黄色的海面，一条小不点儿的摇鼓船急急驶来，驾船的竟是海猿伙计，舱面还站着番姬的母亲和李季。原来，交通舢板同摇鼓船被八卦风吹散后，摇鼓船回到半屏山找到番姬，久久不见舢板回岛。他们看着风暴卷天席地地刮来，知道舢板在海里出事了，连忙冒着葬身海暴的危险，出海寻觅。他们在大海里拼斗了几昼夜，根据风向和潮流情况漂泊着，终于发现了断桅漂泊的舢板。摇鼓船驰近舢板，海猿伙计抢先喊叫：“番姬——”

在震海荡浪的喊声中，番姬首先伸出剧烈抖索的双手抓住舢板舷，然后，番姬和董明同时探出那赤裸的身体。两人的衰弱不堪的死一般苍白的脸庞，因为羞涩几乎要扎进船舷外的深海，但求生的欲望却促使他们停住坠身夺脸的速度，又缓缓地羞答答地抬起头来。

摇鼓船上，母亲番姬看着女儿的纯白玉雕似的裸体，和同女儿身体相互蹭磨的董明，什么都明白了。母亲的抖动的双手倏地攥住胸口的衣襟，仿佛攥住自己的剧烈绞痛的心似的。悲女怜女的泪水，顺着苍老的纹沟唰唰流淌。

站在番姬旁边的李季，全身像淋了冷水浪似的一抖，眉心慢慢地蹙

起三条直纹，眼眸的深处令人难以觉察地掠过一点火光，手迅速攥成一团，手背的青筋迅速暴突起来。

在舵位摇橹划桨的海猿伙计，看到番姬和董明的情景，不知是因为惊愣而瞪眼张嘴和满脸的皮肤向四周扩张，引得箍脸的黑胡茬迅速直竖起来；呈月牙形的眉毛也变成一字形；眉梢尖直射的额条，暴突出来的血筋如紫青色的蚯蚓在黑草丛底部蠕蠕浮动。但是，片刻后，满脸直竖的胡茬渐渐地松懈下垂着，额角的怒暴的青筋逝没了，眼角射出宽容和祥和的笑纹，发出爽朗宽宏的喊声：“大伙甭发愣了！海这么大，发生点鱼儿虾儿的小事算什么？都把胸膛宽大成海！人活着就是天大的幸事！番姬，快和董明穿好衣服，到摇鼓船上来，我载你们回半屏山！”

一阵慌手慌脚的忙乱后，番姬和董明穿着还有点潮湿的衣服，爬到摇鼓船上，番姬向前一扑，把冷得发抖的女儿搂在怀里，号哭着：“苦命的儿啊！……”

海猿伙计弯腰进舱，把自己的白帆布做成的棉被拉出来，整个儿裹在番姬身上，叮嘱着：“到中舱吃点鱼干，喝点淡水。”

海猿又霍地扒下自己身上的夹层布黑渔衣，披在董明身上：“你也去吃点儿喝点儿，然后好好休养生息。”

当天中午，摇鼓船拖着舢板回到了半屏山。

荒芜偏僻的半屏山，犹如一座骇人的陷阱，把番姬他们困住了。没有维持生命的烟火和食品，唯有连天翻腾的乌云、动地扑来的波涛、刺耳呼啸的暴风。番姬漫无目的地在海边踉跄着，茫然无措地巡视着四周。

漫漫海涯，犹如一爿雪山高原的巅顶，铺满海面的银熠熠光灿灿的浪花，似满沟满谷的冰雪，在暴风的扬动中纷纷纭纭地飞扬。冰雪仿佛填埋了一座座高耸险峻的山峰，而突出海面的礁岛矶屿，则像拱出雪原的山峰的峭尖，以黑鳞鳞的色彩和千奇百怪的形态，同白漫漫的冰原雪地组成广漠而寒冷的荒野，朝着无边无际的远方延伸。看不见飞鸟奔兽、金鱼银虾、风帆渔舟，仿佛这座渺渺大野上，只有她是唯一有生命的肉体。于是她再次陷进漠漠的惶惶的情绪之中了。

但是，一种莫名的希冀感，依然执拗地在她心里回荡着。她的不无

茫然的目光像渔火似的，始终没有熄灭。她看到，数米外的白昙花簇拥似的浪水里，有一条红绯绯的雄对虾和一条银闪闪的雌对虾，有时躬身如弓有时挺身似箭，向着潋潋水国的远方冲刺着，前方没有惹人注目的目的地，但它们的冲刺的力量一直保持惊人的刚毅。顿时，她仿佛悟到了什么，意志又坚定起来了。

董明不知什么时候走到番姬的旁边，说道：“妹子，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让我们好好地安排今后的生活吧。”

番姬转脸看着自己的情夫，不知怎的，在海里的那一幕情景，犹如经历了一场梦似的，印象是那么的淡薄。这时，她竟然没有了激情。连刚刚激起的意志力，也迅速地消失了。她默然无声。

董明把话说得更明白了：“妹子，大海是我们新婚的眠床，而半屏山是新婚第一个夜晚的住宿地，眼看夜晚降临了，我们找一处僻静的地方共度良宵吧！”

番姬依然无声以对。

董明急了，声音哀哀的：“妹子，让我说出心里话吧，是时势把我们迫到野海荒岛上的。我空有从小学到大学学到的满腹知识，你也空有从小学到中专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不但找不到发挥知识的地方，而且知识和理想变成了罪恶，使自己流落到这种地步。经过了一场灾难，我想定了，只要和你生死相依，离开这座野海荒岛，将有一座新的天地可供我们闯荡，将有一种新的生活迎接我们。你不要多想过去了，要向往未来啊！”

番姬迷惑不解地瞧着董明，轻声地问：“新的天地是什么？新的生活是什么？”

董明支吾道：“这……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接着，董明避开了自己引起的话头，和美丽的倩女叙述着其他的琐事了。

番姬和董明没有想到，他俩说话的时候，有一个人独自待在礁岸的杳杳拐角。

那人是海猿伙计。刚才，番姬独自凄惶的时候，他没有发现她，也和她一样，单独地浸在神秘的情绪中，那浓黑的胡茬遮不到的眉睫部

位，仿佛在痛苦地抽搐着；平常黑亮亮的眸镜，被一层白浑浑的泪水遮掩着，显得迷茫茫的；而双颊的两撮胡茬一竖一竖，显示着腮帮咬得一凸一凸，似乎在抑制着自己的内心的情感。海风把番妮和董明的对话声送过来，海猿伙计挪动着位置，发现了他俩，仔细地听着。当听到董明的话后，他耷脸沉思了一会儿，依旧神色迷惑地抬起来。

海猿发现，正当番妮和董明在拉着闲话时，不远处的礁石背后，李季躲躲闪闪地探着头，李季的眼眸骨碌碌地闪转着，脸色充满了妒忌，嘴角抿起令人难于捉摸的笑纹。

海猿看到李季的神色，眉头发恼地蹙了一下。

只见李季从石磴上采下两个海碗大小的连蒂龟足贝，看着金灿灿的皇冠状的龟足贝思索了一下，继而笑呵呵地走向番妮，喊：“番妮妹子，这两个金龟足的肉美鲜鲜的，看你经过那场海难后，脸色苍黄体质衰弱，你把龟足肉割出来，放在船灶里熬成汤，好滋补滋补身体。”看到番妮和董明尴尬地对视着，李季又说：“董明兄啊，在这座折腾人的荒凉海岛，多说一句话都会消耗人的体力，何况番妮是个弱女子，哪里经得起感情的波折，你还是多让她休养生息吧……”

海猿听着，完全知道李季出于妒意，是无话找话地要搅散番妮和董明的会面。海猿想了想，双眼掠过愤愤的神色，大跨步走向前去，一把夺过李季的龟足贝，往番妮的手里一塞，说：“小李，你好心让番妮尝龟足肉，就让她快点拿去熬煮吧。走吧，他俩还有话要说呢，不要扫人家的兴。”说罢，也不管李季同意不同意，推着李季走了。

李季发恼地斜了海猿一眼，嘟哝了一句：“你推搡什么？脚在我身底下，我自己会走路！”说罢，气嘟嘟地走远了。

海猿笑着看着李季的背影，又霍地想到什么，情不自禁地转过身。这时，董明已经拉着番妮的手，两人朝更僻远的礁岸走去。海猿像一尊沉甸甸的礁柱呆立良久，又艰难地转动着，看着远天一只扑棱棱地展翅飞翔的海鸬鹚，突然变成另一个人似的，泪水一颗接一颗地从眼角滚下来了。

第八章

半屏山海域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

这天早晨，众人还躲在海神女庙里，番姬溜到海边窥探。远处海面，专案组操纵的水产局渔业指挥船又出现了。那艘渔轮式的指挥船，已经是几天来第四次到这里巡弋捕捉番姬他们了。今天，那充当起重杆的中桅，还捆绑着一个两鬓银丝闪闪的花甲老者，桅尖的高音喇叭正时高时低地响着：“.....事实证明，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继我局发生的番姬等人叛国投敌案件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原水产研究所总工程师程丹心，公开宣扬番姬等人不是叛国投敌，他们的反动立场是何等相同。今天，我们把反动学术权威拉出来游海示众，揭露他的罪行，希望广大渔家以此为鉴，提高觉悟，共同追捕叛国投敌犯们.....”

半屏山周围，分布着数十座岛屿数百处海滩数千块礁盘，指挥船在礁岛间巡查了小半天，才愤怒地冲向其他海域了。

指挥船走后，风暴又逞狂了。暴风在天际飞行时，幻化成一块块黑灰灰的云烟，以千奇百怪的形态和震天撼地的啸声，扑进浪峰峨峨的大海，而这时，它们又变为一团银色的水兽，在绿烨烨的水波间奔腾跳跃着，激起的水丝如它们的白色的毛发纷纷飞扬，它们以不畏粉身碎骨的勇气，扑击着黑色的礁岸，偌大的半屏山在阵阵震动。

好多天了，番姬他们就这样被困在荒岛上，除了荒岛山坳的小水泉供给他们淡水外，他们只有颠到险峻的海滩礁岸捉捕海生物充饥。随着时间的延续，礁岸海滩的海生物也逐渐地捉光了，饥饿严重地摧残着他们的肉体。年老的母亲率先病倒了。

避开指挥船的耳目，番姬怀着侥幸的心理，借助累累礁堆的掩护，向半屏山东侧的伸进深水海的石滩走去，企图替母亲和众人捕到食物。

董明从礁石柱后转出来，紧张地说：“妹子，我真担心指挥船发现你了，才找到这里来。你要到什么地方？”

番姬应道：“到石滩找点食品。”

董明：“我跟你一起去。”

番妮：“好吧。”

两人刚刚往前走了几步，李季也赶来了：“番妮妹子，你在指挥船眼底下摸到海岸，真叫我担心啊！”

董明的脸颊泛起了愠怒的红晕，说：“李季，你怎么像船影儿，老是跟在船臀的背后？”

李季反口斥道：“我是真正关心番妮妹子！”

董明提高声音：“我和番妮的关系，只差回政府办手续了，这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你老想插一足，又有什么目的？”

李季：“我有什么目的？你才有深藏不露的目的呢！”

董明攥紧了拳头：“你！”

李季斜仰着脸：“我怎么样了？”

番妮急得快哭出声来：“你们甬吵了！”

冷不丁，从一旁路过的海猿伙计听到争吵声，连忙奔过来，大声吆喝道：“你们吵什么？你们口口声声爱护番妮，在这种环境，用这样的方式，是爱护她吗？你们是在搅乱她的心，践踏她的纯情！不是说要捉海生物吗，大伙各自分头，也能多找几处有海生物的地方！”

董明和李季各向对方白了一眼，无奈地走了。

海猿也管自离开了。

番妮怏怏忧忧地趑趄着，来到石滩上。

她仿佛不是进入石海滩，而是陷身一种可怕的境地。四周，全是垒垒的礁石，呈现着形形色状，如茫茫雪野的黑熊黑虎黑狼，似崎岖山原的跃兽飞禽，像湍湍溪滩的爬鳄蹿蟒游鱼，全都以张牙舞爪穷凶极恶的姿态，组成一座森然骇人的动物园。而这些种种类类的动物又都浸在一片白漫漫的浅水里，没有如山的浪头和如谷的水沟，当浮动的水的边沿

击中这些礁石时，溅起喷射的水珠，响起了震人的吼声，就像这些石质的猛兽恶兽在咆哮。

由于多日的折腾和饥饿的侵袭，番娅的神志虚晃晃的，只觉得周围的礁群在动作着。石兽后脚蹬水前脚趑趄地猛扑过来，石禽展翅张牙地冲蹿过来。似乎这成千数百的禽兽要把她撕得粉碎似的，强烈的恐怖感如刚劲的鹰爪攥住了她的心，她几乎停止了心跳陷进了窒息。

在这异常的神志中，她本能地抡动着目光，向高天、远海和近处寻索着救援者，然而，依然是乌云腾腾的天空、波浪滔滔的大洋、石禽石兽逞狂的海滩，绝望如一阵冰冷的电流麻痹着全身。在这种冰冷的麻痹中，一种无声的呼喊在心里回荡：“不行！我不能孤独地昏倒！也不能乞求外援，那是虚无的内心的反照！我要在这种情景中寻求自我！让自我在这种境地里表现出美的力量！”

一种油然而生的力，于是在身心里泛滥起来，晃荡的身体站定了，虚昏的神志坚强了。虽然，对这种境地的美是什么，她依然感到茫然，但是，这茫然的美的意志却给了她顽强的力量。

她开始在伸进汹汹深水洋的石滩寻找着。

倏地，石滩和深水洋相衔接的地方，哗地拱起了一堆雪团般的浪花，当浪花停止升腾的时候，随着它身上的雪花似的海水向石滩的倾泻，其间出现了一条章鱼王，那卵圆形身体如巨大的渔鼓，圆胀胀的，布满碧闪闪的花斑。头部伸出八条腕足，如数米长的粉红色的弯橹，橹柄上嵌着密密麻麻的海碗大小的吸盘。八条腕足的中央部位是吞鱼食虾的嘴盘。这巨大的章鱼以为石滩杳无人迹，竟然依仗吸盘的吸力和腕足的支撑，先是悄悄地爬进浅水滩，然后肆无忌惮地挺直了八条大橹般的腕足，变成一头数米高的巨头八腿的怪物，在石滩飞快地蹦跳着，每跳动一次，足足跃过六七米距离，有时还从巨大的礁石上腾地凌空跃过，八条腕足在浅水里溅起八朵白色的浪花。

面对这巨大的海洋怪物，刚从虚弱昏眩中挣扎过来的番娅，意志力神奇地膨胀起来，“哦，这是母亲和众人的好食物！”她怀着亢奋的心情，悄然地摸近章鱼王，躲在一块巨礁的左侧，做着随时准备出击的姿态。

庞大的章鱼表现得灵活而凶猛，只见它挥动着大象鼻子似的腕足，

用腕足的末端往清澄澄的浅水一拂，卷起了一条瓣鳃类红鱼儿，噗地塞进嘴洞里。它又运动柔软的腕足，在礁石上无声地跳了几下，巨大的渔鼓形的身体忽忽一坠，嘴洞压住浅水滩的乌溜溜的海鲫鱼，连骨带肉地整条儿吞了下去。

当章鱼王在浅水里找不到瓣鳃类鱼儿时，那贪婪的食欲远远没有满足，竟然伏在没膝的浅水里爬行着，终于发现一颗扇形的黑贝壳连根带蒂地连着礁石的淡菜，它用强有力的吸盘攥紧淡菜，把淡菜扑地拉离礁石，也不知是用了什么手段，淡菜的扇形贝壳竟然自动张开，把黄莹莹的肉贡献给章鱼的嘴洞。紧接着，章鱼又懒懒地匍匐爬行，它发现了一颗鞋形的背甲毛糟肉质鲜美的草鞋虫，嘴洞叭地直接凑近过去，把背甲和肉体全都咽入喉口了。

番姬已经接近了章鱼王，欲望的力量在她全身涌动，她蹑手蹑脚地踩进了浅水中，双手一向前，拉着了章鱼王的一条腕足，企图把它拖上礁滩。那章鱼王另外七条腕足的吸盘，闪电般地吸着了足下的地面，就像一棵七条粗根扎进岩缝的松树，任凭番姬怎么用力也拉不动。相反的，凶猛的章鱼王没有忘记残害生灵的习性，竟然腾出两条腕足，像在空中飞舞的蛇蟒，狠狠地抽打着番姬的身体。番姬死不松手地拖着那条腕足，忍受着身体的剧痛，执拗地坚持着抗争着。

章鱼依仗全身吸盘的吸力，一边固定着身体一边向大海爬行，试图把番姬拖进大海。番姬急了，一手抓着腕足，一手拿起一块礁疙瘩，朝着章鱼的头部砸了过去。不料，她用力太猛，一头栽到章鱼身上。章鱼王迅速做出了反应，腾出了四条巨大的腕足，霍地把番姬抱成一团，另几条腕足当成蹬动地面的动力，整个儿抱紧了番姬，在底部满是石砾的浅水里翻滚着。章鱼王的肉体像柔软的棉团碰击礁石，没有丝毫的损伤。而被抱着打着筋斗的番姬，全身在碰撞着摔打着礁石砾，被石棱子砸得伤痕累累。殷红的血丝浸进海水，带着血腥味的咸水呛进喉咙，一口接着一口。猛恶的章鱼越滚越快，迅速接近深水海了。它企图把侵袭它的人类抱进大海，进行生吞活咽的残害。

番姬只看到跟前的暗幽幽的天在旋转，黑黝黝的礁滩在倒翻，绿粼粼的海在晃荡。恐怖和昏眩使她时时准备瘫痪下来，任凭章鱼王把自己抱进大海，但心底的另一片境地里，一种执拗的意志力不断射出来，使全身的筋条保持着拼搏的刚硬，眼看着埋葬生命的海洋越来越远，她的智慧如电光在脑空一闪，张动着利牙雪白的嘴，猛烈地啃咬着最有力地搂紧自己的章鱼腕足。她的牙齿像一排锋利的刀刃，啃下一块块又腥又

韧的章鱼皮肉，有的咕噜一下吞进胃里，来不及吞咽的就吐在地面，又继续啃咬着。剧烈的疼痛使章鱼王翻滚得更快了，白花花的海水溅成一团，石砾更频繁地砸击着番娜。她坚持着战斗着，终于啃断了一条腕足，把那条大蟒般的腕足扑地撂在石滩上，刚准备啃断另三条，不防间，章鱼王伸出几条没有抱人的腕足，猛力地一蹬礁石，抱着番娜溅进深水洋了。

鱼和人在深幽幽的海底滚成一团，密纷纷的气泡冲出水面。一种挣扎的意志支配着番娜，她的双手变成钢爪，对准章鱼王的嘴洞插了进去，凶狠地撕扯起来。章鱼王的嘴沿被撕成一条条血淋淋的裂缝，它终于败阵了，纷纷松开紧搂番娜的腕足，铁鼓似的闪闪坠进海底，七条腕像七条腿，疯狂地蹬着海底礁石，以渔箭般的速度，逃向黑绿色的海底深处了。

番娜的近乎瘫痪的身体，在深水海漂动着。

第九章

番娜终于从海底冒了出来。她抬头向前看去，倏地发呆了。回到深水洋的章鱼王，游速竟然快得出奇，片刻间将她抱了漫长的海路，远处的半屏山呈现灰茫茫模糊糊的形象。她又听到背后传来奇怪的溅水声，迅即转脸一看，原来，由于强海暴席卷大洋，一艘外籍万吨轮船停在不远处的国际航道避风，外籍货轮已经发现海面的落水人，放下一只白灰灰的小汽艇，嘟嘟嘟地朝她飞驶而来，汽艇上的外国水手吱吱啊啊地喊着外国话。

番娜的中学生年代，全国统一学习俄语，对外国水手的英语，听不清楚。但从他们的手势上，似乎表示愿意帮助番娜到万吨轮上休歇治疗。一种自然、模糊、强烈的意识，使番娜忘记了随时会吞噬自己的急流恶浪，不无慌张地划水踩浪，朝祖国的半屏山岛游去。

前边，海在整体翻身似的，一条巍峨漫长的水山从绿漫漫的海底拱出来，平亘地横在她的前边，它越拱越高，遮没了远方的一切，仿佛整座海水全都聚集成这座水山，水山正在翻动着，犹如无比巨大的银鳞闪耀的巨龙在打滚，在惊天动地的吼声中滚近番娜，把她掀得四仰八叉，

背部刚好靠在汽轮舷帮上，而白花花沉甸甸的水龙则无情地碾压着她的胸怀和腹部。汽艇上的水手手忙脚乱地把她拖了上去。水淋淋的她倚在船板上吁吁喘息，嘴角流出腥咸的夹着唾液的海水。一个方脸白净的水手，突然发出生硬的华语：“姑娘，我也是华人，是华侨，你是怎么落海的？”

番姬一惊：“啊，你也是华人。我和亲友陷进政治案件里，逃到前边的半屏山……”她突然觉得自己不该说这些，停住了低头。

华侨水手点点头：“懂了懂了！是‘文化革命’革你们的命……”

番姬不愿听这种逆耳的话：“你们是哪个国家的货轮？”

华侨水手指着货轮上的国旗：“你认不出？那是菲律宾的国旗！”

番姬情不自禁地双臂撑地，全身兴奋地一跳：“菲律宾！”

华侨水手敏感地问：“你有亲人在菲律宾？”

番姬夺口应道：“我的父亲在菲律宾，因为他的问题，我才受到株连……”她又觉得说多了，住了口。

华侨双掌拍击着：“好！碰好不如碰巧！现在大陆因为‘文革’革人的命，好多人逃到外国。你干脆跟我们到菲律宾，说句露心话，凭你这样的美貌，就是找不到父亲，也有好日子过的！我们全船都是好人，大伙会帮助你的。”他转身用菲律宾语跟水手们说了一阵，其他三个水手有鼓掌的有点头的。

听着这些话，那种自然而强烈的信念，突然间清晰地掠过心头，她缓缓地转脸看着半屏山，还有半屏山背后的祖国的大陆。那里，昼昼夜夜没有停息的暴风，如寒冬腊月的凛冽朔气，发出尖刺撕人的响声，暴风把天上的白云和海里的水团扬得粉碎，状若漫空飘飞的寒雪笼罩着一切。而海面似绵绵无尽头的冰冷高原，一座座浪峰像戴着灿白雪冠的山峦，驰骋着撞击着。然而，那雄踞海涯的半屏山和周围岛峰，以及更远处的祖国的山峦，以撑天立地的雄姿，以硬凸凸的石筋岩骨，以不畏狂风恶浪的坚毅，巍然屹立着。

倏忽，巍然屹立的半屏山，映进了番姬的迅速明亮的心窗——眸镜

里，她仿佛感到这岛峰正屹立在汹汹沸沸的心海中，以撑天立地的雄姿，以硬凸凸的石筋岩骨，以不畏狂风恶浪的坚毅……顿时，身处嚣嚣海暴和异国舟船而回荡在心间的虚怯的孤独感，犹如被外界的暴风扫荡光了。她觉得连被海水浸冷的肌体也灼热起来，腰板硬邦邦地挺直起来，说出了一字一顿的话：“你们如果尊重我的人格，就把我送回半屏山，那里有我的亲人！”

听着她的斩钉截铁的话，华侨水手叹了一口气，说：“姑娘，你是好样的！我们送你到半屏山，如果见到亲人后，他们愿意上我们的船，我们愿意帮助。我们的船要在这里停泊到今晚半夜才起航。”他看番妮没有说什么，想了想，又说，“我们友谊地会面，我们准备送给你一些礼物，可能会帮助你度过困难。”他对伙伴们说了几句，众人竟然脱下金戒指和手表，纷纷递给番妮。

“谢谢！但是，我决不会收你们的钱财！”她看了看汽艇的中舱，指着一篓金鳞闪光的大黄鱼，说，“我们在半屏山断粮了。这些黄鱼，就作为你们的友情，我主动要下了。”

华侨水手非常激动：“好！我们到大船上转一圈，再接济你们一些食品，然后送你回岛！”

汽艇拢近万吨轮，从上面搬下几个绿色塑料箱，里面装着大米、饼干和罐头。华侨水手再次驾驶汽艇，靠上番妮斗章鱼的石滩。临分手时，他又嘱咐道：“和你的亲人们商量一下，如果愿意乘轮船出国找父亲，我愿意帮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他喊罢，驾着汽艇走了。

当番妮扛着大箱的食品回到海神女庙，众人兴奋地围拢着她，七嘴八舌地问着。番妮把情况告诉了大家，大伙出奇地安静。但是从大伙的闪闪燃火的眼神里，清晰可见各自怀着不同的欲望。

夜色如黄灰灰的纱帐，长暴风的席卷中飘飘扬扬地遮覆了半屏山海域。李季从海神女庙门外探了探头，发觉只有番妮和母亲在场，便悄然地走进来，躲躲闪闪地发问：“番妮妹子，菲律宾的华侨水手是怎么讲的？他真有诚意帮助我们？”

番妮不在意地说：“他是个好人，他说过，只要我想到菲律宾找阿爸，他愿意帮忙。”

李季绕着圈子说：“唉！我们这样的人，确实是心纯志正的知识分子，偏偏遇到这种年头，没有知识和财富的立足之地，现在又逃到这种荒凉海涯，如果得不到外界的救援，不饿死也会冻死。我们如果能到菲律宾过几年，在那里，用自己的知识和财富闯荡一番，等到国家形势变了，再回来为国效力，那该多好啊！”

番婶也叹息道：“唉，如果能到国外，跟番嫫她爸会一面，我死也足惜了！”

番嫫警觉地看了看母亲和李季，转脸凝睇着庙堂里的海神女，沉思了一下，说：“阿娘，李季！虽然说形势如此，但你们的话牵涉到政治立场问题，不要多说了。”

番婶生气地嚷道：“你们是知识人，知道什么政治。我是摔倒不识个爬字的咸水妇，在这种无路可走的境况，只有说咸水话，到外面去会亲人有什么不好？还不是像一趟走亲戚，总要回家的，这有什么不好？”

李季连忙循着桅杆往上爬：“对啊！如果番婶愿意带妹子去看望亲人，我一定跟你们出去，帮助你们。”

“你们都在说些什么？”番嫫气愤地站起来，管自走出庙外。

番嫫在路上行走着，董明从前面走来，看到番嫫气闷的模样，搭讪道：“妹子，你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

番嫫往庙内一指：“你去听听，李季和阿娘都说了些什么。”

董明问：“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们议论要到菲律宾呢！这样干，我们明明没有罪，也会变成叛国投敌犯。再说，眼前有一些厄难，并不是祖国嫌弃我们，我们还没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番嫫越讲越气，管自走开了。

董明的双眼眨巴了一阵，急步来到庙门外，支棱着耳朵偷听起来，庙内，李季正和番婶小声地议论着：“番嫫，你以母亲的身份劝劝番嫫妹子。”

番婶的声音：“唉，她那执拗的脾气像鱼筋，谁也扭不转的。除非

像她说的，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才会听我们的话。”

李季：“现在这情景，已经走投无路了！让专案抓住专政，还想活命吗？”

番婶：“谁知道番姘是怎么想的？”

李季：“一不做二不休，三不做头脑丢。干脆，今晚十点，我和你先乘舢板到外国轮船上，我再回来找番姘，就说你上外轮了，让她去劝你。等她一上外轮，那时只要你不变卦，她只有跟母亲走了！”

番婶：“这样做行吗？”

李季：“咳！你母女留在荒岛，只有死路一条！我也只有陪你们做海鬼！逃到菲律宾，能见到亲人，又能保住女儿的命，何乐而不为！”

番婶：“我们走了，董明怎么办？还有海猿大叔呢？”

李季：“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谁知道董明和我们是不是一条心？如果让他知道了，万一他捣乱了我们的计划，又到政府告状，我们彻底完了！海猿大叔是打鱼人，广阔的海涯任他漂泊，不要紧的。”

番婶：“我看海猿大叔的举止，好像和打鱼人不太像……”

李季：“他四海为家，不会被人抓住的。”

番婶：“可董明呢？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和番姘的关系……”

李季：“容我想想。哦，这样吧。行动前，暂时对他保密。把你和番姘接上外轮时，我再来接他。他如果不同意出走，也没有办法阻止你们。而且他住在半屏山，有海猿大叔接应，不会身陷绝境的……”

番婶：“只有这样了。只要把董明也携带着，我一切都听你安排！”

“哼，好你个李季，想编个借口，把我撂在荒岛，实现你和番姘比翼双飞的理想！”董明听完他俩的话，心里愤愤地想着。他觉察到李季走出门来，连忙快步闪开，没进灰蒙蒙的夜雾里了。好一阵，董明又溜回庙门外，悄无声息地走进庙内。昏黄的庙堂菜油灯光下，番婶正用手当梳子，梳整着纷乱的头发。她看到董明走进来，愣了一下，随即问

道：“董明，李季告诉你了吗？”

董明明知故问：“什么事情？”

番婶犹豫了一下：“我想问你一句话，你对番姘有没有真情实意？”

“阿娘，我已经是她的人，她也是我的人了，这还用得着怀疑吗？！”

番婶的话声里夹着哭腔：“我只怕女儿会走上我的道路呢。我这大半生，孤孤单单的，好苦啊！”

董明扑地跪了一下：“阿娘，番姘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儿子，我永远不离开你！你如果不相信，可以用渔刀剖我的腹看我的心！”

热泪从番婶的眼眶里淌出来，她说：“这就好！我放心了！刚才，李季和我商量的，我们一起离开这死亡的荒岛，乘外轮到菲律宾，和番姘她爸团圆……”

董明慢慢站起来，来回踱步道：“我也听番姘说过了，看情景，她目前不走这条路。”

番婶：“事到如今，由不得她了，我做主了。只是，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董明想了一下：“你们两边的道理，我都懂。我只有一颗热烫的心：番姘和你老人家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番婶激动地张开双臂搂住董明：“好！好！有你这样的女婿，我放一百个心了！今晚十点，我和李季先渡海，到外轮后，我让李季来接你和番姘。”

董明夺口说道：“那不行。”

番婶：“不要紧的。只要我到外轮，番姘一定会来找我。我知道她的心，她不会离开自己的苦命的母亲。到时候，如果她犹豫不决，你就告诉她，她如果不上外轮，我就从外轮上跳下海，死也不会原谅她，我不能让她在荒岛等死！我要带着女儿见父亲！”

董明解释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如果李季来接人。他可能把船泊在偏僻角落，瞒着我找番姬，让番姬一个人到外轮。这些日子来，你也可能看出了，李季看到我和番姬相好，炉火烧得很旺。我和番姬已经是生死相依了，我不能失去她和你啊！”

番姬想起李季对自己讲的话，呢喃：“你说得有道理，你看怎么办？”

董明：“今晚九时，我提早来接你，我们先到外国货轮，然后，由我驾舢板来接番姬。”

番姬：“那李季呢？”

董明：“他对我仁，我不能对他不义。我也捎带他一起上外轮。”

番姬点头道：“对！对！这才是闯海人的女婿！如果海猿大叔也愿意出国，把他也捎带出去！”

董明应道：“好！我一定按照你的嘱咐去办！不过，事先要保密，不能告诉其他人。不然，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不同意，把船藏起来，或者告诉番姬，我们都走不成了。”

番姬抹着泪水。

董明安慰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其实，我作为祖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我的心也想用自己的知识和你们的财富，来为国家和人民效劳啊！可是，在这里待下去，不但办不到，而且连命都保不住。只有到外国闯荡一番，等候祖国形势许可时，再回来为它服务了！”

庙外的海空，风暴狂猛地呼啸着。

第十章

当晚九时，海空显得异常的浓黑，就像一张巨大的墨色的画幅一般，上面绘满了一只只黑魑魑的猛兽，猛兽们生龙活虎地逞狂着，似凌

空横跃的巨狮、昂天咆哮的大虎、溅水撕扑的鲸鲨、飞梭穿腾的海豚，形形色色、奇奇特特，器器张张。它们时而聚合时而分散的吼叫，犹如海底震动似的。

董明牵着番婣，在黑色的夜雾里摸摸索索地颠簸着，影晃晃的身子接近了交通舢板。番婣一脚向舢板跨去，又倏地收缩回来，嘟哝道：“这样走行不行？我上外轮后，你回来接番婣，如果她执意不离开半屏山，怎么办？”

董明提醒道：“阿娘，你不是说过，如果她不离开，我就吓唬她，你会在外轮上跳海的！”

番婣：“话是这么说。我就是跳海了，她再不离开，又怎么办？我的命贱，她的命贵，我不能让她待在这种死地方！”

董明急得一跺脚：“阿娘，你甭犯妇女的婆婆妈妈毛病了！再拖延时间，外轮开航的潮汐到了，就来不及走了！你相信我，等我回来接她时，硬拖强拽也要把她弄上外轮！”说罢，董明双手插进番婣的左右腋，把她往船上一撑，自己顺势一扑，肩头扛着舢板舷，把舢板扛离了海滩，向深水海冲去了，他趴在后舷，一撑臂跃上舱面。舢板在黑粼粼的浪丛间晃荡着。

就在舢板离开海滩时，海猿伙计看到风暴强盛起来，到海滩找摇鼓船和舢板，准备加固泊船的锚索，他找不到舢板，抡起目光扫向海面，冷不丁发现舢板急冲冲地漂向外海，船上有两条黑乎乎的人影，似乎是董明和番婣。他焦急地发喊：“喂，你们驾船到哪里？风狂浪器的，危险啊——”舢板上的人影，不知是没有听到，还是故意不应，竟然越来越高地升起帆叶，舢板越漂越远了。

海猿越想越怀疑，转身朝海神女庙跑去，看看番婣在不在庙里。他跑近神庙，番婣和李季从庙里奔出来，差点和他撞个满怀。番婣问：“大叔，董明和我阿娘呢？”

海猿：“我正要问你们呢！刚才，有两条人影驾着舢板漂向外洋，好像是番婣和董明。我竭力地呼喊，他们就是不答应。不知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

李季失声惊呼：“啊哟不好了！”

海猿和番姬异口同声地问：“你知道详情？”

李季支吾道：“不不，我不知道，不过，据我猜测，他们是逃奔外轮，准备出国……”

番姬气得声泪俱下：“娘，你怎么……”

海猿一挥手：“不管他们去干什么，眼前最重要的是，海面的风暴越刮越猛，他们随时都会翻船，我们要去接应他们！”

三人连奔带跑地来到海滩，抬头远望，只见一团从东方海涯深处卷来的黑烟腾腾的海暴，把原先向东边外国货轮驶去的舢板，吹得风帆如枯叶儿呼啦啦地扇动着，小船似木片儿跳荡荡地倒退着。显然，番姬和董明想绕开海暴的狂猛的前锋，把小船驶向东南方，然后再拐弯接近外轮。

“天啊！不好了！”海猿伙计高声喊叫。

原来，半屏山东南方向，是一座黑峰独垒的小岛，岛子东侧海区，平时看去，一片绿水泛滥，白波跳荡，似乎是没有暗礁的深水区，有一天，海猿驾船经过那片海区，心里觉得这种碧水清澄的地方，是生长名贵天下的石斑鱼的最优海区，于是挥竿飞钩地甩出了钓线，不料鱼钩刚进入水底，就被什么钩住了，任他怎么用力也拉不上来。他躁了，腾地跳进海里，不料额角被什么撞出一个大血包。他忍痛潜水一瞧，原来，在离水面单寻深的浅水里，布满了无数的暗礁险矶，尖利的如鳄齿狰狞，圆滑的似鱼卵累累，横卧的像海豹蠕蠕，直竖的如剑鱼腾腾。暗礁上都长满碧熠熠的绿海藻，和海水同色，非常难于辨认。尤其是没有渔火航灯的夜晚，更加看不出这是一片翻船亡人的险滩。现在正是退潮汐，水位急剧下降，舢板不明海况，已经冲进了险滩了。

“那是一片险滩，我们驾船救援！”海猿喊叫着告诉番姬，腾地跃上了摇鼓船。李季犹豫了一下，也跟着爬上舷帮。“多一个人出海，多一份险情！你滚下去！”海猿吆喝着。一脚蹬中李季的肩头，李季仰儿八叉地摔在海滩。

“我一定要出海！”番姬执拗地跳上舱面。

“你的命撂进险滩，不如被我撂在海滩，也图个囫圇全尸！”海猿怒

喊着，他看番妮死活不下船，钢钳般的双手一攥她的肩胛，呼地把她举上空中，扑地撂了下去。番妮重重地摔在海滩，痛得无声地佝偻着。

海猿伙计举起竹撑篙，把小船撑入大海了。

海况更恶化了。当摇鼓船陷进深凹的水谷时，但见大海像一位魔力无穷的建筑师，从四面八方推出一堵堵墨彩浓浓的墙壁，轰然有声地向海猿合围过来，仿佛要以它们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将小船和海猿夹成肉饼。

然而，单人闯海的海猿，一种强烈的救援意念在心间回荡着。全身充满了神奇的力量，仿佛向身外扩张膨胀，形成一团猛烈的力场，把隆隆挟来的水墙追得向后仰翻，终于变成一片片斜坡，贴着倾斜的船底滑进海里了。

这时，小船高高地居于黑漫漫的夜海上端，只见数百米外的地方，影忽忽的舢板早就冲进险滩了，令人惊诧的是，险滩海域没有航标灯，一片暗茫茫的。番妮和董明仍然没有发现水里的嶙嶙礁矶，继续朝险滩深处冲去。海猿声嘶力竭地呼喊：“停止航行！”可是，他的喊声立即被海啸声淹得杳无声息了。

猛地，舢板的船影一震，马上停止了漂动，清晰可见舱面迅速地倾斜着。一条浑身雪灿灿的浪带，蛇冲龙蹿地扑向舢板，和舢板撞成白花团的一团，浪头溅散在海面后，舢板船底朝天地沉浮着，舢板上的人影消失了！

“番妮啊——”海猿伙计号哭了一声，飞快地划动着双桨，摇鼓船如箭射进了险滩，他拉起一头连接舵柄的缆索，把另一头拴在腰间，奋勇跳进了险滩，一会儿潜水寻觅，一会儿浮游呼喊。可是，番妮和董明被风浪卷得杳无踪迹，始终找不到他们。

在黯然的险滩水底，海猿伙计的心灼烫地燃烧着，他简直发疯了，看见前边竖着一条直挺挺的黑影，双脚猛地蹬动着，展臂搂定了黑影，拼命地拨动着，想把它抱上海面。可是，这是一条人形礁，任他怎么用力也丝毫不动。他的全身在礁石上蹭着、揉着、撞着、砸着，肤肉感到阵阵撕裂般的痛苦，才略有所悟地放开它。他又扑向一条卧在海底的黑影。这也是一条盘根海底的礁石条。他伸直双臂拼力扳动，又用双腿猛然地踢着，最后恼火万分，肩头扛、拳头击、额面撞，浑身被石棱子划

得皮开肉绽，这才死心地浮出水面换气。当他冒出冷气扑脸的海面时，突地发现，有一种神奇的水流如千百条强有力的手拽着自己的全身，使他越来越剧烈地陷进昏眩中！他抬眼一看，头顶的乌蒙蒙的天空正转成一团黑色的云涡，“不好，我陷进海里漩涡了！”一种强意识掠过脑海，紧接着旋转的昏眩感更加厉害了，一股腥咸的海水呛进喉口，他没进强大的漩涡海了……

这期间，半屏山上的番姬和李季，由于迷茫的夜帐的遮覆，他们看不见远处险滩的情景，只有在坎坷不平的海滩礁岸焦急地奔跑，希冀着雾色稀淡，星光月色从云缝中闪出来，使他们看到险滩上的亲人。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们更不知在礁矶上摔了多少次筋斗，夜空始终像深不可测的黑潭，遮住了他俩的视线。黑潭的远处，越来越激烈地传来一种浪器声，它宣告着流向由西向东的退潮汐结束了，流向由东向西的涨潮汐开始了。番姬略有些兴奋地说：“李季，涨潮汐开始了，可能会把两条小船冲回半屏山。”

李季一想，说：“如果小船没有到达外轮，顶不住涨潮流的冲泻，会漂回半屏山的！”

他俩闪烁着希冀的目光，在正东方朝着险滩的礁岸徘徊着。

大约两小时后，李季突然惊呼起来：“番姬，有两条船影。”

番姬仔细一看，前边一块夜雾稀淡的海面，两条底部朝天的小船，一前一后地漂了过来，“阿娘——”番姬不顾前边的海水有多深，哗地冲了进去，抱着了一条小船。李季也扑向另一条船。两条船全都裂缝交错，半沉半浮着。

两人把小船拉拢岸边，借着浪的冲力掀翻过来，船舱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突然。番姬惊嚷着：“啊呀，摇鼓船的舵柄缆索拉着一个人。”

李季连忙奔过去，帮助她把缆索拉过来。缆索的另一头，拴着被海水灌昏了的海猿伙计。两人把海猿搀到礁岸上，李季趴在海猿的胸腹上挤压着，“哇——”海猿喷出了一摊咸水，慢慢地睁开了双眼。

番姬边抽泣边询问：“大叔，我阿娘和董明呢？”

海猿一骨碌爬起来，朝着险滩方向号啕：“他俩都葬海了！”

“阿娘啊……”番姬发出碎心的哭喊，跟里跟跄地冲向大海，仿佛要跳进埋葬生命的海洋。

“番姬……”海猿和李季惊呼着，追击着。

噗！番姬冲进浅水里，被水底的礁疙瘩绊了一下，整个儿摔向一座凸出水面的黑礁，额头猛力地撞在礁岩上，鲜血从伤口涌了出来，她眼前一黑昏死过去，身体倒在海水里，被白花花的海浪卷向深水海了……

第十一章

李季和海猿伙计抬起昏厥漂水的番姬，放进挡风避浪的舢板船舱，用舱角的鱼油止住她的汨汨流血的伤口。李季和海猿看着被险滩暗礁砸得裂缝交错的小船，知道无法出海寻尸，只好等候着天明。他俩默然地流着泪水。

番姬抽搐啼哭着醒来。她像着了魔似的蹦跳出舱，肩扛着舢板就往深水区荡去，海猿高声喊叫：“这是破碎的船只，不能下海找人！”

番姬一愣，展开双臂趴在船上，她的撕心裂肺的哭声刺戳着漫漫海天，一边哭着，额面、胸脯、双掌一齐撞击着船只。海猿在暗地里没有看清她的行动，只觉得破船阵阵发震，当他走近番姬时，才看到她猛烈撞船的姿势，他的手掌插进船板和她的额面间，感到她的额血肉模糊。他想把她拖离破船，可是，她的撞船的力量一次猛于一次，死也拖不开。他一焦急，顾不得许多了，自己瞅准时机，全身挤进她和破船间，背部承受着她的猛烈的撞力，贴在船上的胸腹阵阵碎裂般的剧痛。

这时李季也赶过来了，连忙拽住了番姬，挟着哭腔说：“你想把海猿大叔撞死吗？”

番姬的哭昏了的神志略有些清醒了，浑身瘫在石滩上，呜呜哀号着。

为了不打扰她，让她用哭声泄尽心里的悲怆，李季扶着海猿站在海滩边沿，防止她突然跳进深水海。

海滩内侧的番姬，哭声渐渐地沙哑了，神志也完全清楚了，她苦哀哀地望着海天。

正值五更的海天，黑得对面看不见人影。那高天浓云像漆黑的帐幔垂到低空，仿佛贴近了她的头发梢尖，把四周的礁岛和大海全罩着了。海滩东南边三边的海，如装满墨水似的；墨浪以雄伟而骇人的形象，向海滩涌来，似乎要把她困在中央，而背后又是半屏山的黑巍巍的峭壁，云、水、岛垒成密不透风的坟壁，她所在的地方则像黑色而狭窄的墓坑。

她在剧烈的悲痛中感到异常的孤寂，她像没有骨架的海藻瘫痪着，双眼慢慢地闭起来，仿佛要永远心安理得地葬身这座黑坟里。

在番姬再度昏迷的时候，东方的海天冉冉升起一抹鱼肚色的晨曦，那渐渐耀跟的白亮的光箭，越来越多地穿透浓重的乌云，射到广袤海面。海水也由浓墨状变成墨绿色，又由墨绿色变成碧色了。

李季看着番姬的惨相，心灵不安地翻动着，止不住冲前几步，跪在番姬的前边，一边流泪一边含糊其词地哭诉：“妹子，都是我对不起董明和番姬啊……”

李季在哭诉的时候，番姬已经被寒意的晨风吹醒过来，她缓缓地爬起来，疑惑地盯着李季，耳膛响起李季在昨晚约自己出国的话声，心里掠过一串问号：昨晚，难道李季在我离开海神女庙后，和母亲商定出走外轮？被董明知道后，董明和母亲都经不起荒岛野海的折腾，提早乘船出海找外轮？天啊，四个人到荒岛，全都离心离德了！海猿大叔是个漂海人，又不会陷进政治纠葛中。剩下我一个人了，怎么办？

天亮后，海猿依靠残存在舱角的鱼油，又到海滩避角捡到一片破渔网，用鱼油拌破网，堵进船只的裂缝，船只勉强地可以在海面航行了。三人驾着小船，在半屏山对面的灯塔屿和险滩漂泊了两天，始终没有找到番姬和董明的尸体。番姬彻底失望了，她哭得声嘶力竭，昏迷了好几次，幸好有海猿和李季照料，使她在生命濒临危境时，又苏醒过来。

这一天，她甩开李季和海猿，管自向一处偏僻的海崖走去。她背倚

着半屏山的峭峻的悬崖，目光茫然地望着前方。近距离的四围海滩，远洋海浪的余脉激起了灿白的水花泡沫，如一片寒冬的积雪覆盖着海面，而一座座长满绿藻的礁石，如一只只绿色皮毛的海熊水豹从雪海里奔突而出，做出奇形怪状的凌空嚣张的狰狞姿势，全都背向远海面朝番妮张狂欲扑，呼啸的暴风吹得它们形影抖索，那张狂欲扑的姿势更加动态而逼真。这座汹汹海滩的外边，则是无边无际的真正的大洋。暴风一阵猛似一阵，气压骤然增加，峨峨的水山被压进海底，缓缓起伏的海面如茫茫草原泛着绿色草浪，海底的浪山以难于自禁的狂劲，突破绿浪跃上海天，状若一只只腾跳撕扑的草原猛兽，浑身雪灿灿的，飞溅的水珠则是它们咆哮时喷出的唾星儿，密纷纷银亮亮的。这些草兽般的浪头，在风的鞭条的驱赶下，以庞大的群体，在广阔的海面密密麻麻地奔驰，仿佛要和海滩上的水兽聚拢起来，扑向半屏山峭崖，扑向孤独地贴崖站立的番妮，雄伟的峭崖在颤动，贴崖站立的番妮也随着浑身发颤。良久，她始终陷在这种颤颤索索的境地中。

但是，悬崖并没有倒塌。番妮转身凝睇着它，心在旋转思索着。渐渐地，她仿佛悟到，巍峨的姿势是悬崖的胆魄，错交叉的缝隙是它的千万劫拼风搏浪历史的记录文字，硬铮铮地挺突着的石筋岩骨是它的精神，而这一切又构成一种雄美的形象，耸立在万古海涯。

这雄美的形象，映进番妮的心窗，骤然间，她感到自己的迷茫寂寞的心海，也屹立起一座海崖。她又觉得一种力量在全身灼然地膨胀，身体也在迅速地成长，似乎变成和半屏山同样伟岸崔嵬的石崖。

一种声音在心里回荡，人哟，越在孤单悲苦的时候，越要保持峨峨石崖般的精神。可是，峨峨石崖般的精神是什么？是一种孤苦中的雄美！这孤苦中的雄美又是什么？是一种自我寻觅和参悟到的美！对，在这孤苦的环境，应该顽强地寻觅那种美！

这时，海猿悄然走了过来，悲叹道：“番妮，你不要太悲伤了。在这滔滔汪洋，发生点天灾人祸，也是多如虾仔的事。咸水人要有正视灾后的勇气，才能保持闯海的胆。不过，半屏山对面那座孤峰小岛灯塔屿，如果真有一座指引航行的灯塔，昨晚的灾厄也能避免了！”

倏地，番妮的眼眸深处像燃起一盏渔灯，烁烁发亮起来。甬说有一座灯塔，灯塔屿如果有一盏灯，不但母亲和董明会平安无事，多少被险滩撞得船翻人亡的渔家也会避免了灾难！人不能永远沉湎于个人的孤苦中，要替众人寻找摆脱苦难的航道！我的过去，不正是这样希冀和奋斗

吗！我的未来，更应该这样的拼搏！……

她默然地仰起头，向海猿唤道：“大叔，我们修好的船只，能不能像正常船那样闯风荡浪？”

海猿应道：“只要不去远洋，在这座近海还可闯荡。”

番姬：“那就好！我准备驾着它离开半屏山！”

李季从一旁走来，不解地询问海猿：“大叔，她要干什么？”

海猿迷惑不解地思索着。他惊奇地看到，番姬的多日踉跄的脚步变得坚实有力了，走过一片沙滩时，击出两行深深的印坑……

第十二章

番姬撇下了海猿伙计和李季，独个儿驾着舢板，漂海来到了灯塔屿。

和半屏山遥遥相峙的灯塔屿，似骆驼的单峰耸出海水，四周脚沿散出密麻麻的塌岩崩石，铺成满是暗礁明矾的险滩，倾斜的山坡被风浪泻净了沙土，变成赤赭色的岩壁，壁缝间偶尔可见低矮的灌木和枯黄的网干草，稀落孤凄地摇晃着。脚弧形的山顶，倒有一片平坦的土地，长年呼啸的海暴，把稍长的草木连根拔光扬向大海，剩下一些黄藻似的草根稀叶，它们在暴风的吹卷中，如恹惶的下人在主子面前匍匐爬行着。

她站立在灯塔屿之巅，居高临下地望着残害母亲的险滩，泪水像大颗大颗的珍珠，在她的白嫩似雪的脸庞爬动着。她心里发誓着：“苦命的阿娘和董明哥啊，我死也不会忘记你们的不幸，我要豁出自己的生命，让东海渔家不会重蹈你们的灾厄之路！”

海风呼呼，天色朗朗，举目可见远方的半屏山顶，那座海神女庙巍然耸立着。她是个不信鬼神的知识分子，此刻却像醉在神的诱力中。是啊，象征东海渔家诚笃信仰的海神女庙，正以强大的力量招引了她。世世代代以来，在风风浪浪里出生入死的渔家，认为海龙王和海暴神都是

兴风作浪残害人类的恶煞，唯有渔家女出身的“妈祖”林默，才是庇护渔家的善良的海神女。如果在灯塔屿顶造一座海神女庙，点燃一种传说般的神灯，在风狂浪猛的黑夜，为经过险滩的渔船指路引航，那该多好啊！

一种神秘的计划，在她心里酝酿成熟了。

从此，番姬进入了豁命拼搏的昼昼夜夜。

早晨，初冬的朔气吹得她冷索索的。她寻遍了山顶和石坡，全部的浮石都被卷海的风暴吹得一干二净，她只得爬到岛子脚沿的石滩，搂起百把斤重的礁石，沿着一条坎坷不平的石栈小道，如佝偻如弓的老人艰难地爬行。她那被学生生活弄得白白嫩嫩的手，被石头蹭出一个个红殷殷的血泡，血泡破裂后流出白里泛红的血水，而后又变成化脓的冻疮，触动礁石时，阵阵刺心的痛苦。

她带出门的两双解放鞋，也因为夜以继日的攀山登坡而破烂了，雪白的脚趾从鞋尖的破洞突出来，鞋底有几处蛇口似的裂缝，尖戳戳的石棱子从中间刺进去，脚底血水涟涟，挪一步就是一个红色的血印。伤痕累累的双手，终于抱不住巨大的礁石，礁石从手里溜下来了，堪堪砸在脚背上，脚背一阵热胀后，紧接着传来断骨裂筋的痛苦。她整个儿坐在石坡上。

连行走都不行了，何况往山顶运礁石。“娘啊，为了众渔家避免你的灾难，我要甩头抛命地拼到底！”信念和意志绞合成的力量，使她强撑着站起来，可是双脚的绞心的剧痛，又使她一屁股砸在地面。她的牙帮咬得咯噔响，全身趴向地面，双手一次又一次地或抓住石疙瘩或插进岩缝里，依仗双臂的力量，拖着沉甸甸的身体和瘫痪的双脚，向山顶爬行，衣服被石棱子刮破了，雪白的肌肤刮裂了，鲜红的血液一滴一滴地溅落着，犹如她的艰难道路上开出的一朵朵红色小花。

百来米高的石坡，她整整爬行了三小时，她坐在高踞海涯的山顶上，运用水产学校学到的海洋技术，用目测法测出灯塔屿险滩的方圆面积：根据东海南涯潮汐计算公式，确定潮汐涨落差距，算好灯塔屿海平面以上的高度，而后再测算需要多少高度多少亮度的航标灯，能在海雾密度最浓的夜间，灯光能够照亮整片险滩，使接近险滩的船只及时转航。计算的结果，需要建筑一座七米高的海神女庙，在庙顶点燃千支光的神灯——直流电灯光。

她决定利用脚伤不能攀山运石的时间，以及已经搬到山顶的礁石，就地砌神庙的石壁。一个姑娘家，从来没有学过建筑工艺，又没有水泥和沥灰，要凭空砌一座高耸的海神女庙，是何等艰难啊！脚背的剧痛，使她的脚板不敢着地，硬是用脚后跟在地面颤颤地挪动，搬起比身体还重的礁石，一块一块垒了一个圆圈式的庙基，又一块一块地加高着，当庙基砌到单米高的时候，她才霍地发惊，没有毛竹搭成的脚手架，石头再也搬不到高处，砌墙工作不能继续下去了。同时间，山顶上的石头，已经所剩无几了。她一狠心，决定拖着两只伤脚，再度下山运石头。当她像瘫人爬到海边，搬动一块石头搁在斜坡，向山顶一下一下地翻动着，喘吁吁地爬到二十来米高的石坡时，无意中一回头，似乎看到了一条熟悉的扁舟，朝灯塔屿忽忽驰来。她揉了揉眼睛仔细瞧去，果然是摇鼓船，船上还响起海猿伙计的喊声：“番娜……”

多少日子过去了，海猿伙计如珍珠坠大海，杳无踪影，此刻突然出现在海面，番娜的心海腾起了热浪，搬动石头的手一松懈，礁石忽地倒翻下来，重重地撞在她的腰间，她被撞得如渔筒倒地，朝着斜坡打滚着。那石头边翻动边撞着她，人和石头滚成一团；滚到十座数米高的石崖边沿时，石头猛地跳动了一下，沉重地砸在她的胸脯上，率先飞出了石崖；她也紧跟在石头的背后，从石崖上坠落下来，一种死亡的意识如电掠过，她本能地闭起双眼，迎接被崖底的礁石撞得粉身碎骨的厄难。

海滩像有神灵支配似的，黑鳞鳞的礁石间，竟然有一小片红绯绯的赤珠沙沙滩。噗！番娜觉得身体被一种柔软而有力的物件一托，倏地睁眼一看，刚刚落在沙滩上，她忍耐着被石坡撞得遍体鳞伤的疼痛，依托一座黑礁石，一步步地爬起来。

在番娜下滚坠崖的时刻，摇鼓船已经穿梭着礁石间的水道拢近了海岸，海猿来不及抛锚泊船，哗地跃进了浅水滩，双脚溅水地奔跑过去，把摇摇欲坠的番娜搂在怀里。

番娜在海猿的大起大落的胸怀里呻吟了几声，继而泪涟涟地问：“大叔，你都到哪里去了？”

海猿让她躺在松软的沙滩上，告诉她：“你驾船漂离半屏山后，李季因为经不起残酷环境的折腾，病倒了。开始我在岛上服侍了几天，后来看他病得越来越厉害，常常不省人事，浑身热烫如火，才把他搬到摇鼓船里，漂了几夜，到达南海东北部的广东地面，让他在那人生地不熟的海滨城镇医院安心治疗。我又在医院里照顾了一段时间，看他已

经脱离危险，自己能够料理生活了，才赶来找你。李季心里也惦念你，一定要乘我的摇鼓船回来找到你。我好劝歹劝，许诺他等候个把月后，再驾船去接，他还不同意。我没有办法，只有留一封信给他，自己在夜间驾船前来了。”说到这里，海猿难过地低下头，说：“在信里，我嘱咐李季甬回到荒岛受苦了，病情彻底痊愈后，直接回到大陆老家，什么时候得到组织的理解，什么时候再回啼鸥岛水产局。唉，人的感情真是莫名其妙，和李季相处时，我对他的毛病，心里越来越厌。离开了，一路上又难过了几天。”

番姬也伤心地点点头，小声地说：“他做的错事，也不能怪他，都是被迫出来的……”

海猿看着山顶的半截庙基，惊奇地问：“番姬，你背石头砌石墙干什么？”

番姬流着泪，把不分昼夜地搬石头砌神庙点神灯的情况告诉了他。

海猿托起番姬血肉淋漓的手脚，眼窝闪起激动的泪光：

“番姬，你应该争取众渔家的支援，或者等我回来再动工啊！”

番姬：“专案组的机器船在海面巡逻追捕，我不敢在众人前边露脸啊！”

海猿点点头，思忖了一会儿，说：“你在灯塔屿找一处偏僻的地方临时居住一阵，也休养自己的身体。由我出面召集众渔家，到大陆购买建筑材料，从石滩往山顶运礁岩，继续砌好神庙！”

番姬忍着脚痛蹀直身体：“好！反正我手头有的是钱，加倍付给贫困渔家们工钱。走，上山去，拿钱给你到大陆购买材料。”

几十天后，数十条渔船在摇鼓船的带领下，拢近灯塔屿。西头尖刺中舱窄巴巴的“海里溜”船上，搁着黑色蓄电瓶；竹桅弯弯白帆拂拂的阔头舢板船，载着电焊制成的十米高的神灯架，下半截由扁铁焊成楼梯，上半截是个方形玻璃体，里面装着千支光直流灯泡；风帆红绯绯舱体圆鼓鼓的白底船，装着满舱满载的水泥和沙石；双桅双帆双橹双桨的大型哈背船，堆满一条条米黄色的花岗岩条石和盖庙顶的木料瓦片。

涌上灯塔屿的，有羊角辫儿晃里晃荡的小渔姑、光头青溜溜的小渔哥、脸似古铜铸成体如岩筋挺突的渔汉、雪浪花般灿烂美人鱼般丰丽的渔姐渔妇们。人们如潮似浪，把材料搬到灯塔屿顶部，将礁石挑到庙基四周，把番姬砌得不甚牢固的庙基拆掉了，重新用混凝土砌石块，神庙一截接一截地向高天蹿上去了。

第十三章

为了安全起见，番姬根据海猿的嘱咐，驾舟漂到灯塔屿西侧最荒芜的鹿跳崖。鹿跳崖从一座绿湛湛的深水洋突兀耸出，数十寻高的崖壁盘海撑天，壁面平坦如削，中央部位突出一块巉岩，状若巨鹿出洞凌空横跃，狰狞的鹿头巨口大张，庞大的身躯横在崖外，给荒崖平添了不少恐怖骇人的气氛。窟腹下是个高达数米的崖洞，洞底没进海里，绿色的水山涌进去。灿白的浪舌卷出来，纷扬的水珠满洞溅散。

番姬驾着扁舟驰进崖洞，洞外阳光明丽，洞内色调黢黢。其间透出阵阵阴气，冰得人肌肤突起鸡皮疙瘩，越往里行驶越觉得阴气渗进心窝里，令她五脏六腑都结了冰似的。

偶然间她一抬头，额部轰的一声发出巨响，原来，深幽幽的崖洞中间部位，影忽忽地出现一些巨大的黑蝙蝠，就像一群在黑暗中腾飞的猛禽海鹰，尖利的喙喙高仰着，铁钩似的爪牙大张着，身影盘旋成黑闪闪的弧电，翅翼发出呼呼的风声，吓得番姬浑身渗出冷汗。她原先是无事找事地进洞窥探情况，现在连忙仰身扳橹掉转船头，向一条洞底水道漂去，背后的响声时高时低，仿佛黑蝙蝠随时都会扑来撕咬自己似的，汗水浸得内衣冷冰冰的。她再次被寂寞、惊骇和森冷的情绪笼罩着，慌乱地驾船漂泊着。突地，她发觉这里的海洞底部异常宽阔，水面像一泓黑粼粼的湖泊，分不清东西南北了。顿时那寂寞、惊骇和森冷的情绪如潮水般涌动着，几乎淹没了她，她慌乱地寻觅着出路。

迅速地，一种多日来在蛮荒海涯养就的意志力，在全身泛着，使她镇定下来，驾着舢板有秩序地驰向各种方向，找着出路。

一线神奇而金灿的光明在眼前闪了一下，她连忙把舢板拐过一道石梁，前边，出现了十条直通外界的石缝，就像杭州灵隐的一线天，射进

一抹金闪闪的阳光。

“哦，这孤寂瘁人的黑洞里竟有明灿的美，它让我找到了！”她的心底不由自主地呼喊起来，双眼贴近“一线天”。这处含着黑洞和“一线天”的地界，是一座远离岛屿探进海面的巨礁，从“一线天”往外看，刚巧看到了岛屿巅顶的神庙和庙里的神灯架，那座快要完工的神庙，全身呈能减弱暴风强度的圆堡形，里面围着铁条焊成的塔架，架顶的四方形玻璃体航标灯高踞圆堡之上，整座庙宇显着气宇昂然雄瞰大洋的磅礴威势。

一种悟性在番姬的脑空闪亮：“啊，这明丽的一线光，原来挟着顶天立地的神庙和神灯！自己在暗洞般的孤独中找到美，就是类似这造福世界的圣物！……”

番姬怀着激奋的心态，根据“一线天”和灯塔的方向，迅速测定了洞口的位置，她摇着吱吱发响的木橹，让舢板驶向洞口。

在崖洞拼搏了数小时，她听到腹腔饿得咕咕响。前些日子由于担心自己钻进专案组布下的网中，她在搬礁石砌庙基期间，从来没有离开灯塔屿到外界寻食物，而是过着捕鱼虾当主食的渔猎生活。近几天，海猿从大陆运来一些大米，使她过起正常人的饮食生活。她这时想到，储备在船舱里的咸鱼干吃光了，中午饭没有菜了。

舢板还没有冲出洞口，船底的洞水依旧黑幽幽的。海底依稀响起低微的鱼虾溅水声，她警惕地一看，果然船底映进水里的黑影里，一条黢黢不清的巨大的鱼影忽忽闪动着。她紧张地抓起钢锋闪亮的鱼叉，屏着气息瞄准着，呼地刺进黑水里。那生活在崖洞的巨鱼被戳中了，身体向洞的深处逃窜着，番姬被它拖得摔倒在舷帮上，差点掉进海水里。她的双手紧攥住钢叉柄，小船被巨鱼拽得乱冲乱荡着，她脚底坚实地蹬着船底，把梢尖带倒钩的鱼叉更深地刺进巨鱼的肺腑。巨鱼发出临死前的挣扎，甩头甩尾地溅起一堆雪浪花，浪花泛出的涟漪荡得小船剧烈倾斜，干舷都没进水里了。紧急关头，涟漪突地减弱了，雪浪花也渐渐消失了，巨鱼腹部朝天地浮出水面，死了。

番姬左手攥定鱼叉柄，防止巨鱼假死带着钢叉逃窜，右手抓起一条尼龙渔索，打了一个活鱼扣，手臂在空中一扬动，鱼扣扣进巨鱼的头颈里，这才左手拉鱼叉右手拽渔索，把巨鱼拖到船舷边。

好一条奇怪的巨鱼啊！它呈长条形，通体滚圆，足有两米长。由于长年生活在不见天光日色的水洞里，浑身的鳞片呈苍白色，如寒光烁烁的银甲。剑状的胸鳍和尾巴刺条也像一条条雪白的象牙。它仿佛是海鲫鱼的变种，又不像海鲫那般坚骨硬肉，手指一戳能显出一个洞，全身似乎由稀松的鱼油构成。

比人体还重的巨鱼，番姬实在没有力气拉上船，她把捆住鱼体的渔索拴在船桩上，自己顺着船舷溜进冰冷的海水。她的双臂绕过巨鱼的底身，双手抓住小船的船舷，把小船拉向海底，干舷线几乎和海水成平面了，同时用双肩的扛力、胸脯的挺力、双臂的托力，把巨鱼托高起来，在自己的双臂上一翻滚，扑地翻进了小船的中舱，小船左晃右荡了几下，平静了。番姬兴奋地爬上了船。

她把巨鱼运出洞口，一阵金箭似的阳光，刺得她双目昏花，好久才适应下来。她用渔刀剖开了鱼腹，巨鱼的肉质果真怪异，像一摊白花花的脂肪瘫在舱面。这情景告诉她，这种变态的巨鱼鱼肉很难直接食用，只有熬成鱼油。

舢板船的厨房是个半人高的木舱，坐落在船尾舵位下面。灶台是灰红色陶制圆口瓮，瓮的侧边开着长方口，当作添柴引火的灶膛，圆圆的瓮口上搁着黑色铁锅。番姬把巨鱼切成一块块，放在铁锅里。然后把干柴塞进灶膛，燃起黄闪闪的火焰。随着阵阵“咝咝”的声响，鱼肉溶成一锅白花花的鱼油了。她连续熬了好几锅鱼油，装满了一个很大的盐瓮，这才嘟哝道：“好嘞，够吃几个月的油脂了！”

她看看舱角，发现当菜的鱼干确实吃光了，于是悄然地把船拢到一片碎石滩，跳到石滩上寻找着。这是座碎石累累的海滩，没有退净的海水在石缝里回荡着，水底有不少处洼挂坑坑，坑里积着黄沙污泥，“咦，黄沙污泥的水坑，是长海贝的优良地方。”她兴奋地想着，连忙脱下海猿从大陆替她买来的黑皮鞋和尼龙袜子，赤裸着伤痕斑斑的白嫩的小脚，踩进海水里，搬移着一块块百来斤重的礁石，从石底下的水坑里，她抓到大把大把的海贝。有圆形贝壳印着黄橙色波浪纹的石蛤蜊，有白晶晶的银豆儿似的水晶螺，有举世罕见的贵如珍璘的西施贝，有长圆形的白壳儿的竹蛏子，有大螯如钳圆壳粉黄的天公蟹。番姬把海鲜洗净了，放在开水里熬熟脱壳，又将它们倾进滚沸沸的鱼油里，顿时变成金澄澄松脆脆的油煎海鲜。

在这没有人烟的古岛荒屿，有喷香的米饭和油煎的鱼鲜，本是天堂

的生活。但有一种物品是缺不了的：食盐。周周是咸盐溶成的渺渺海水，却点滴也不能入锅煮菜。番姬在经过几餐的淡食后，终于像咸水人的腥瘾发作似的，盼望尝到食盐。这一天，她想起母亲曾经使用过的古老的取盐办法，并且付诸行动。

在乱石遍野的海滩，她用小石块围了一个水坑，用鱼龟壳水勺把海水泼进水坑里，炎日当头，照得海面丝丝冒烟，暴晒了两天，水量明显减少，水里的盐分大量增加了。她又搬动石块垒了个灶膛，从船上拿来的铁锅放在石灶上，点燃事先备好的柴火，塞进灶膛。挥动手里的水勺，把高盐度的海水慢慢地舀进铁锅里，海水在锅里滚沸着，白色的蒸汽袅袅升起，海水蒸发了多少，再添上多少，烧了整整两小时，海水烧干了，小半锅的晶白晶莹的海盐熬成了。

就这样，番姬在这古荒漫漫的大海里，过着靠海吃海的生活，顽强地坚持着。

第十四章

番姬在海猿和众渔家的配合下，用财富、知识和理想，替渔家建造了一座高踞海天的海神女庙和神灯架。

这天，海猿驾船来到灯塔屿，难过地说：“番姬，为了解决自己的衣食，我要经常离开灯塔屿，到外洋渔场捕鱼捞虾。”

番姬动情地看着这位黑须蓬蓬遮脸覆腮的患难亲人，突地从衣兜里掏出大叠钞票，往他的手里塞去：“大叔，这几千元给你当生活费，我反正也断不了你的帮忙！”

海猿攥定她的拿钱的双手，执拗地说：“不！你的财富还有大用场，不仅能建造神庙，往后还能替渔家办其他谋福利的事业，留着吧！我会按时地回岛，替你捎来生活用品。但是，为了替你的住处保密，我不会公开来找你的。就是说，我的行踪也要保持一定的秘密性。”

番姬惊疑地问：“大叔，自从你出现在这片海涯，渔家对你的身世来历猜测纷纷。你是不是也有我的难处？”

海猿一愣，随即朗声笑道：“哈哈，我如果是个像你一样的通缉犯，能够明火执仗地带领渔家来帮你造灯塔吗？我要秘密地来灯塔屿，又悄然地离开，那是为了你的安全！”

番姬点点头，又说：“还有一件事，如果有人问起，神灯是谁看守的，又怎么解释？”

海猿继续笑道：“我早安排好了。早在众渔家造神庙时，我就对大伙说，这神灯是蓄电池供应电源，我只要三五个月来一次，调换电源枯竭的蓄电池，它就会昼夜放光明。同时，渔家造神庙点神灯是经常的事，政府也不会多干涉的，只要你我注意些，会安全生活的。”

番姬敬佩地说：“大叔，你真是海涯诸葛亮啊！”

海猿：“其实，只要神灯正常放亮，你也可以常常到周围的野海荒岛，钓钓鱼抓抓蟹，既能散心又能改善生活。”

在恋恋不舍的气氛中，海猿伙计驾船走了。

漫长的守灯人生涯开始了。

春天的夜晚，“春暴如尖刀”，卷天掀海的暴风，犹如无数把无形而锋利的刀刃，伴着黑蒙蒙的烟云飞向灯塔，以戳肤刺骨的冰冷摧残着守灯人。番姬终夜地守在神灯旁边，直到黎明前夕，最后一点渔火从灯塔屿险滩安全飘过为止。

夏季，热风暴从遥远的赤道地区滚滚而来，孤峰小岛像被撩进热水沸沸的渔锅里，周围笼罩着白茫茫的炊烟，烤得番姬像熔化掉似的。但她执拗地攀上灯架，挥掉如雨的热汗，检查灯塔的电源、线路和灯光。

秋季，强盛的秋风扫荡了迷眼的霾雾，使夜空显得旷远而汹器，那一座接一座的浪峰水壁，越耸越高地向灯塔屿冲来，仿佛要把小岛淹没似的。番姬依然昼夜守卫着神灯。

寒冬之夜，肆无忌惮的暴风横扫着浩浩大洋，白色飞龙般的浪头从险滩掀起，蹿上黑黝黝的夜空，散成一片水珠浪雾，倾盆大雨般地泻向神庙和神灯。在灯架上保卫神灯终夜不熄的番姬，如落海人那般水淋淋的颤索索的，但那被冬暴卷得微有些佝偻的腰背，却一次又一次地挺直

起来，全身如另一座灯塔，屹立在神庙之巅。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海猿伙计总是神秘地出现在灯塔礁岸上，如弓的弯背扛着粮食、布匹、柴火、鱼虾和番妮所需的生活用品，来到黑巍巍的海神女庙，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后，庙门吱地打开了，番妮像高挑美丽的海神女，出现在海猿前边。黑暗中，也不知番妮有没有觉察到，海猿总是全身剧烈地抖索了几下，连满脸满腮的乱蓬蓬的黑胡茬都着颤动，然后说了声：“撒网潮汐到了，我该赶去渔场！”说完掉头就走。开始，番妮有些迷惑不解。后来，她热情地攥住海猿的手：“我煮点儿鱼鲜汤，替你养养身体，大叔！”一声大叔就像一股电流，击得海猿的身体更加剧烈地发颤了一下，想迈进庙门的脚又抽了回去，执拗地走了。

虽然，海猿伙计以自己的古怪形式和她交往，但番妮心里的感激之情，随着时间的长久而越积越满，简直像一泓热浪，沸沸腾腾，仿佛时刻都要倾泻出来似的。她日愈明显地觉得，海猿是她的拼风搏浪地生活在荒岛的力量源泉，她用生命之火点亮了庙宇顶部的神灯，海猿用生命供给她热能！

两年后的夏季，天空刚刚降下灰黑色的雾帐，她在嶙峋的礁岸踱着步，冷不防发现另一侧水面，海猿的摇鼓船船影忽忽拢近海滩，一条人影急匆匆地奔向海神女庙。她忙着连跑带跳地攀登石坡，率先站在庙门旁，等候着海猿。灰暗的夜色里，从远处奔来的人影，似乎有点陌生感。她一惊，吱地掩起庙门，插上门闩。庙外，有人气喘如牛地唤：“番妮，我是海猿大叔，快开门啊！”

说话声和海猿相仿又相异，番妮正在犹豫着，不防门砰地被来人踢开了。那人冲向前来，拦腰搂住了番妮，把她拖向庙堂里间的卧室里，嘴里乱嘈道：“美女，海猿完蛋了，轮到我照顾你了，嘻嘻……”

番妮急中生智，大声地喊：“你这样强迫，我死也不愿。放开我！让我自己来……”

那人松开双臂，手却紧攥住她的衣角：“美人儿，你可不能哄我！”

番妮一步一步地朝着神灯架退去，猛地抓起一截电线。这是她为了防备海盗的袭击，平时备好的连接220V蓄电池的电线，线头裸出铜丝，足以触毙贼人。这时，她瞅准再次扑过来的海贼，带电的线头猛地戳中海贼的胸口，随着凄厉的喊声，触电的海贼瘫倒在地，抽搐了几

下，呜呼哀哉了。

残酷的环境，已经把番姬炼得气壮胆大，她呸地啐了一口，拽住海贼的双腿，拖死狗般地拉到一座峭峻的石崖顶部，右脚用力一蹬，海贼摔下石崖，崖底的海面溅起一团雪白的浪花。

她没有让紧张的神经松懈下来，转身跑下石坡，跳上海岸旁的摇鼓船。她看着船里的熟悉的一切，断定它确是海猿的船只。她想起海贼临死前的话，估计着海猿的情况。

平时，由于灯塔屿周围全是礁矶交错的险滩，报答神灯指航之恩的渔家，由于不熟悉水道情况，轻易不敢闯过险滩到神庙烧香。但是，勤劳忠实的闯海人，自古遵循“食人点滴鱼虾，报人满舱鱼虾”的传统道德，逢年过节时，尤其是海神女林默的诞辰——夏历三月二十三日，他们总是把一块块写着“有求必应”“大慈大悲”字样的大红布和一簇簇香支蜡烛，集中到熟悉灯塔屿水道的闯海汉渔船上，由他带到海神女庙烧香拜神。同时还替美丽的女庙祝运来大籰大籰黄鱼、灰鳗、红虾、青蟹、白海蜇、黑海参，用以答谢番姬。平时，偶然有人上神庙烧香时，番姬总是远远地避开。每逢海神女诞辰日，渔家送来礼物时，她不得不出来应酬。于是，灯塔屿住着比海神女还善良美丽的女庙祝的传说，在东海南涯越传越多了。大海不干，海贼不断。这消息终于被一个劫船越货的海贼获悉了。他心怀叵测地埋伏在险滩外，发现跟女庙祝相联系的，原来是外来的漂海汉海猿伙计，他还根据摇鼓船的航线摸清了闯险滩的平安水路。他刚刚思谋怎样进神庙骗取番姬，突然发现海猿遭逢到海难般的灾厄。于是，海贼驾着失去船主海猿的摇鼓船，来到海神女庙，得到了可悲的下场。

经过一阵思忖后，番姬断定，海猿伙计一定身陷灾难，不是被海贼杀害，就是葬身风浪，不然的话，他决不会抛弃这条生死相依的扁舟！

痛苦一阵一阵地撕裂着番姬的心，她发出悲惨的啼哭声……

第十五章

海风，永远吹不黑番姬天生的雪白的皮肤；灾祸，却使她的脸腮苍

白中泛出铁青色，加上深陷的眼窝显着青晕，眼角流出的苦哀哀的波纹，使正值豆蔻年华的她，瞬间苍老了许多。

平时，她为自己的身份保密，以神庙女庙祝自称，但穿戴还是姑娘家的衣着。经过海贼的袭击和海猿伙计的遇难，她从箱底翻出一匹青色的布料，经过十多个昼夜的裁剪缝合，做出一套女庙祝的服装，即日穿在身上。又把黑鳞爬肩似的头发盘成高高的发髻。用一条青色的头巾包裹起来。于是，她变成彻头彻尾的女庙祝，唯有秀丽的脸庞，依旧像掩盖不住的鲜花露在世界上。

时光在海风的吹送中闪闪飞去，灯塔屿顶的灿烂神灯，对闯海船的救灾救难事件越来越多，渔人们对高踞岛峰的海神女庙和神灯越来越崇敬，而守灯的女庙祝在他们的心里越来越神秘了，简直变成真正的海神女了。以至于每当风暴狂嚣的时候，渔船经过灯塔屿水域时，被凶险的处境迫得十分迷信的咸水人，总是点燃一束香火，对着海神女庙下跪着，虔诚崇敬地祈祝：“神庙里的海神女啊，愿你长在人间，永远点燃神灯，庇护渔家平安闯海！”

然而，海猿伙计遇难，番姬又不能在人烟稠密的岛屿露面，她的生活品来源断绝了。而且，甬说使用多年的舢板年久失修破烂不堪而不能漂泊远方购买食品，就是能够闯风荡浪，神灯也离不开她啊！她再度陷进饥一餐饱一餐的绝境中。

初春的一天，阳光射出万簇金箭，灯塔屿亮灿灿的。无意中，她看到，海猿在数月前的初冬趁成熟季节运来的几箩番茄，自己把它们珍藏了十几块，现在那几块唯一来自大陆的食品番茄，竟然静静地躺在庙宇角落，抽出嫩黄的芽叶。她惊喜异常地捧起番茄，心肝似的贴在胸口。是啊，根据家乡啼鸥岛的习惯，初春是压番茄种的时候了。待番茄抽出碧绿的藤蔓，剪下藤蔓压进土地里，秋天就能收入大量番茄了。

种植番茄需要掘地的锄头。她找到一块铁锄状的石片，用双臂当锄头柄，往岛峰山坳土质松厚的地方掘下去。欢悦的情绪激起生命的力量，不多久就掘了两垄土地。她在土垄上挖了十多处土坑，把抽芽的番茄放进去，又用黄土掩盖了它们。她用海龟壳做成的水勺，在岛屿的低坳处水泉下，盛了一勺一勺的淡水，不厌其烦地端到峰顶，浇在番茄种地上。二十多天后，土垄抽出了一排喜人的嫩叶，并且迅速地爬出绿色的藤蔓。番姬高兴地哼着渔歌，盼望另一个种植季节的到来。

人的生存总是要食物的。灯塔屿上，嶙嶙礁岩上的藤壶、佛手、淡菜、草鞋虫、牡蛎、石蟹，垒垒石滩中的海贝、虾子、幼鱼，还有淡水里成长的紫菜、海带、红藻、石奶，都被番姬当食物采得一干二净，三月的中旬，她终于挡不住饥饿的袭击，躺倒在床上了。她依仗平时积累的海螺干，一边咀嚼一边抿点儿淡水，顽强地延续着生命。

三月二十三日——海神女诞辰的日子来到了，她虚塌塌地躺在床上，盼望着渔家人抬着鱼虾和香火，前来海神庙。一直等到傍午，庙外依然静悄悄的，她忍不住爬起来，踉里踉跄地颠到庙口，倚在门槛上，急巴巴地展眼瞭望，灯塔屿海面空荡荡的，没有一条船影。她觉得双眼金花迸射，全身的骨架一瘫，昏倒过去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她被阵阵人们的祈告声扰得悠悠醒来。她睁动着双眼。被眼前的情景惊着了。不知何时，海神女庙来了十几个渔家老小，把昏迷中的她抬到床上。床前，人们扛来十来箩酬谢她的鱼鳖虾干。有人还把准备挂在海神女泥塑金身头顶的红布横幅披在她的身上，红布上绣着四个“大慈大悲”的金字。有两个白发苍苍的渔家公婆，竟然扯着三个年幼的小渔哥，跪在她的床前，嘴里念念有词地祈告着：“我们的海神女啊，菩萨保佑你平安脱险吧……”

热泪从她的眼角淌出来，她发出虚脱的沙哑声：“阿公，阿婆，我不能受你们的跪礼。我只是有点饿啊！”

老阿婆连忙掏出一块准备祭海神女的抹红粉的糯米饼，塞进番姬的口中，看着番姬狼吞虎咽着柔韧的米饼，人们齐刷刷地落下如雨的眼珠。

生命得到了雨露的滋润，番姬又健壮起来了。她拿出一叠钞票，请老渔公老渔婆购买电瓶和食品。老渔公老渔婆和众渔家一口拒绝拿她的钱。相反，从那天开始，他们风浪无阻地定期驾船到灯塔屿，向心目中的海神女提供一切。

当番姬从庙宇中跨出来时，她发现那两垄番茹种，竟爬满了茂密的藤蔓。为了防止海暴长期袭击大洋，自己被困在荒岛断粮绝食的局面，她决定种植番茹。她让渔家从大陆买来一根装木柄的锄头，在山坳里掘了一垄又一垄土地，按照家乡的传统生产方式，把番茹藤一截一截地剪下来，顺着风向斜插在松土里，搅拌了一桶稀薄的肥水，浇在松土里。而后，常常地进行除草、松土、浇水、施肥、理藤。中秋后，当第一阵

冷飕飕的寒风掠过荒岛时，她把一垄一垄的番茄掘起来，整整装了十来箩鲜茄。又用渔刀切成一片片，撒在山坡上晒太阳。几天后，一片片粉白色的银圆似的番茄片干晒成了，收进破网做成的大兜里，挂在神女庙的梁柱下，当作度灾的粮食。还将剩余的带根须的鲜茄，埋进事先挖掘的向阳坡土洞里，作为来年再次播种的番茄种。经过这一系列的奋斗，她觉得充实又欢悦，苍白和清瘦从她身上消逝了，又恢复了往昔的丰满和艳丽。

生活像浩瀚大洋一般，时时充满了风浪。这是仲春的黄昏，海洋的常客风暴又刮来了，浪涛似漫长的白练，从夜海的迷蒙的远处，一条接一条地朝着灯塔屿滚来，在礁岸的四周越挤越密，似乎要把岛屿的脚跟团团缠定似的。而高远的夜空喷出的狂飙，也把漫天的云彩撕成一条条扭拧弯曲的白练，呼呼喧响地飘向灯塔屿岛峰，绕着突兀耸立的庙宇和灯架飞舞着，越来越密地捆住了它们。

番妮刚从庙里检查了电源线路，走出庙门，朝险滩海面扫视了一下。他看到，一条没有风帆和桅樯的小机器船，亮着一盏昏黄的直流电灯，跳跳荡荡地驰近了险滩，仿佛要拢近灯塔屿。

她看了一会儿，听到庙顶的半空传来“啪”的一声，抢头一看，那一闪一闪的神灯熄灭了。

不好！那只闯滩的小船失去航标灯的指引，会迷失方向撞中礁矶船破人亡！庙内的线路刚检查过，肯定是庙顶的航标灯出毛病了！豁命也要爬上灯架，点亮灯光！

她打转身冲进庙里，顺着铁楼梯爬上去。庙内和庙顶的航标灯，隔着舱盖似的四方形铁板。从天顶卷来的狂风，以千百斤的重量压住盖板，她的双脚把铁梯横档蹬得发弯，笔挺的腰背也扛成弯弓，才把沉重的盖板顶开了，呼的一声，一股强气流差点把她从铁架上冲翻下去。她一步一步地向庙顶爬去，暴风阵阵地掀动着她，只要抓铁架的双手一打滑，身子就会像树叶似的被卷起来，飞向黑蒙蒙的夜海。

从庙顶到航标灯还有十多级铁梯。她一边爬行，一边觉得头顶的天空简直是一个巨大的黑锅，正以沉甸甸的重量，扣在自己头顶，压得自己全身佝偻，一种莫名的凄惶感涌动着，连手脚也变得时松时紧。但是，当她看着那瑟瑟险滩上的昏黄船火可怜地跳闪着，一种勇气从心底霍地蹿上来，全身的筋骨也硬邦邦地突起来。

风更狂猛了，推得铁架和架顶的航标灯猛烈摇晃起来，人在上面攀登，像挂在直升机下的软梯一样晃动着，随时会被甩进黑洞洞的天空。她凭着那股热灼灼的勇气，奋力地往上攀登。

“隆……”远处，传来了小船上的柴油机声音，看那船灯的方位，仿佛已经驶进了险滩，在礁矶如鬼牙丛丛的险滩乱冲乱荡，如果没有航标灯的指引，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爬近航标灯的番姬发现，航标灯的电线被狂风拉断了，断线吹在十多米开外的瓦片上，人在这种险恶的环境，根本不可能爬上倾斜的瓦片庙顶。幸好，风暴之夜，她每次登塔时，为了防止航标灯无法修理，都带着一捆用尼龙纸包裹的浸过煤油的棉花，还有点燃网纱的火柴。她弯背顶着狂风，在避风的胸前划亮了火柴，点燃了棉花。直到这时，她才发现棉花无法拴在铁架上，一离手就会被吹得无影无踪。她一咬牙，干脆把棉花攥在手里燃烧。为了让小船拢近礁岸，她坚持着。棉花里煤油渗过皮肤，浸湿了她的衣袖。火焰渐渐地燃缩着棉团。火星滴在衣袖上，衣袖着火了，连手腕的肌肤也被烧得丝丝发响。阵阵剧痛袭来，豆大的汗珠从痛苦抽搐的脸上滚动着，她的嗯嗯的呻吟声，迅速地变成啊啊的狂叫声，她用狂叫声掩盖肉体的痛苦，可痛苦却越来越剧烈了……

第十六章

亮着灯光的小机器船，在番姬点燃的火光指引下，飞速地掠过险滩的浪峰水谷，靠拢了灯塔屿，两条人影跃上礁岸，快步如飞地冲向岛峰的巅顶。他俩闪进海神女庙，在暗中闯了几圈，找到了装在庙内的航标灯铁架。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影抢先接近铁梯，后边的中等身材的人影拽住了高大者，说：“我身体灵便些，让我上铁架！”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搯开高大者，噔噔噔地爬上了铁梯，背后的高大者急巴巴地发喊：“英柳之，当心啊！”

被叫作英柳之的人，头一钻出庙顶的窗洞，狂风就像一只只手掌扯住他的头发和衣服，有力拖着他。他发现，点火代灯的番姬，已经摇摇晃晃地从架顶爬到庙顶，右臂的衣袖还燃着火星。番姬的右手显然大面积烧伤了，一阵暴风把她卷得仰身向庙顶翻倒过去，右手情急地去抓铁

架，一触铁架的时候，伤痛使得她猛地缩手，失去拉力的身体扑地砸在瓦背上，在倾斜的庙顶打滚着，眼看要滚到屋檐边沿，摔下六七米低处的石地，粉身碎骨了！

“同志！”英柳之狂喊了一声，不顾一切地扑向瓦背，自己在瓦背哗哗翻滚，抓住了番娅的手臂，使番娅停止了滚动。英柳之爬近番娅，番娅已经吓昏了，她的双手乱抓乱舞着。英柳之拦腰搂起番娅，顺着瓦背爬行着。这时，庙里的高大者已经爬出窗洞，举手把他俩拽进了窗洞，英柳之让番娅卧在自己的胸前，双臂趴在自己肩头，一步一挪地爬下铁梯，抱着番娅颠进里间床前。浑身抖索的番娅，仿佛依然身处险境似的，双臂紧抱着英柳之的肩头，死也不松开。英柳之朝后边喊道：“李季，快点灯！”

跟在背后的高大者慌乱地摸索了一阵，点亮了煤油马灯，晃动的灯光下，高大者果然是李季。

几年前，海猿伙计把身患重病的李季送到南方海滨城镇医治，看到李季病情好转，留信嘱咐李季病好后，不要回荒岛受难，径直回到自己的家乡，等候形势好转再回原单位。李季病情痊愈后，因为没有船只，回不到半屏山。他依靠海猿留下的钱，偷偷摸摸地乘车回到安徽山区老家。“文革”形势和缓时，他频频向啼鸥岛的水产局写信，告诉水产局领导，番娅和董明已经落海丧生，番娅从半屏山出走下落不明，自己确实不知道番娅母女有叛国投敌的动机，更没有和她们合谋叛国，诚笃地要求组织宽恕自己，让自己回到单位工作。

当时，专案组组长严佐担任了水产局革委会主任，他考虑两名专案对象已经死亡，再把李季追到绝境，对破案不利。鉴于李季有悔过的表现，谅他也不敢逃到哪里去，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同意李季回单位，边接受监督边工作，要求李季协助组织捉捕“主要的叛国投敌者”番娅。

近段时间以来，灯塔屿出现一盏替渔家引航的神灯的传说，在啼鸥岛越传越真。水产局灯塔技术员英柳之是李季的朋友，英柳之获悉消息后，悄然地询向李季：“你和番娅分手后，番娅驾船漂往哪座海域？”

李季说：“她可能到灯塔屿险滩，继续寻找母亲的尸体。她一离开后，我就病倒了，其他情况确实不知道。”

英柳之点头说道：“这就对了！”

李季不解地问：“出了什么事？”

英柳之：“过去，灯塔屿一直没有安装航标灯。近几年，那里突然出现了一盏航标灯，可能是番妮点燃的灯光。她母亲和情人死在黑暗的海滩，她发愤在海滩点灯，也是情理中的事！”

李季兴奋地一拍掌：“有这么一回事？！对，有可能！其实，从我和番妮相处的情况看，她是热血红心的知识青年，她完全会干出造福渔家的事业！”

英柳之：“我是管灯塔事业的，我准备到现场调查情况，如果是造福渔家的事业，水产局应该拨款援助民间灯塔！”

李季想了想，沉吟道：“按理说，我应该跟你去看看番妮。可严主任宣布对我的审查没有结束，要我将功抵罪，协助组织拘捕番妮。我如果去灯塔，让严主任知道了，对她对我都不好。”

英柳之：“嘿，现在四处武斗，机关关门，谁管得住谁。你偷偷跟我出海，我多个伴儿，你也尽了人情。你不是说番妮是个热血红心的知识分子，你们共同患难过，应该去看看她。这事你不讲我不讲，谁知道？”

于是，英柳之和李季驾着小机器船，来到了灯塔屿……

这时，抢救了番妮的英柳之，被番妮紧搂着，看了看发愣的李季，脸红耳赤地唤：“番妮妹子，你快醒醒，看谁来看你了！”

李季拿着一块湿毛巾，贴在番妮的额面，好一阵，番妮才从昏悸迷乱中醒来，看到自己紧搂着英柳之，羞得一头栽进床铺里。她慢慢地抬起头来，问：“你们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英柳之：“妹子，我是出于工作职责，前来调查民间灯塔情况。李季是估计这座灯是你点的，才偷偷跟我出海，前来看望你这个患难朋友。”

番妮看了看李季，不无感慨地问：“李季哥，这几年来，你过得怎么样？”

李季把详情说了一遍，突地想到什么，问：“妹子，海猿大叔呢？”

番娅的鼻子一酸，泣不成声：“大叔他，可能遭难了……”

李季一拳砸在自己的额角，泪闪闪的目光凝睇着汹腾腾的大洋。

英柳之安慰着他俩：“过去的灾难让它们过去吧，我帮助你把未来安排得好一些！”

番娅一边包扎着烧伤的手，一边问：“未来？怎么样安排？”

英柳之慷慨地说：“我要把你豁命拼搏造福渔家的事迹，用书面报告上达水产局领导，不但要求替你昭雪平反，而且还要替你表扬记功……”

番娅感叹道：“唉，但愿天遂人意。”

英柳之和李季在灯塔屿生活了一星期，完成了灯塔屿航标灯和番娅情况的文字报告，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番娅，乘船驶向啼鸥岛。

三天后的傍晚，正当番娅满怀期望地等候着，一艘双帆双桅的机帆船进入了灯塔屿险滩。舵位里，聚集着水产局革委会主任严佐、英柳之、李季和一批工作人员。

原来，英柳之回到啼鸥岛后，立即赶往水产局，把调查报告交给严佐，热情地说：“严主任，这里写的情况，都是我亲眼所见的，错不了。番娅确是个好人，组织应该给她记功，还要拨款支持她的灯塔事业！”严佐抢着严厉的目光，烁烁地射向英柳之，思忖了良久，慢腾腾地说：“好吧，我们研究研究。”今天下午，严佐突然通知英柳之和李季，要他们领队，驾船到灯塔屿。两人不知道严佐的真正意图，忐忑不安地陪伴着严佐等，来到了灯塔屿。

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严佐，突然威严地吆喊众人：“大家注意，扣住灯塔屿海岸边的所有船只，防止叛国投敌分子番娅再次逃走！”

英柳之急得一跺脚，厉声喊道：“严主任，我是领你来见好人啊！”

严佐板着面孔走到英柳之前边：“小柳，我知道你没有欺骗组织的

坏心，但你却没有识透阶级敌人！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你必须好好学习提高警惕啊，否则，会受到组织的处罚的！”

英柳之执拗地喊：“不！是你搞错了！番嫫不是阶级敌人！”

严佐的巴掌拍在船舷上：“英柳之同志，你的阶级觉悟到哪里去了？番嫫在荒岛点航标灯，就是企图引起外国轮船的注意，跟外轮叛逃嘛！”说到这里，他看到李季跟在旁边，一副全神贯注倾听着的模样，顺口问道：“李季，你说是不是？”

严佐的话意，是想考验李季的立场。不想这一句问话，使李季想起几年前，自己企图跟外轮出国的情况，顿时吓得双唇抖索，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严佐也点点头，说：“还是李季有悔悟的觉悟。”

说到这里，他看到船只拢近了岛岸，命令道：“大家一起上岛，拘捕叛国投敌分子番嫫！”

严佐领着众人登上岛峰，冲进海神女庙，可是，庙里空荡荡的，番嫫去向不明了。严佐命令道：“绝不能让阶级敌人漏网，全岛搜捕！”

人们纷纷散开，紧张地搜捕着番嫫。

第十七章

深夜的啼鸥岛，一座正方形的隔离审查室，四壁如抹上乌贼的墨汁，黑咕隆咚的，像个黑匣子似的。黯然的角落，两张狭窄的铁床上，躺着英柳之和李季。

番嫫从灯塔屿失踪后，严佐带人在岛上搜了两天两夜，杳无踪影，他老羞成怒，重新疑惑英柳之和李季，把他俩带回啼鸥岛，宣布进行隔离审查。

此刻，英柳之愤悻地告诉李季：“李季，我好悔啊！好心办坏事，自己被隔离事小，害得番嫫又重新过起飘零生涯了。不知她现在逃到什么地方，会不会出事？”

李季叹道：“唉，都怪这颠倒是非的世道啊！你我都是正当年的知识分子，满腔热情要为国家献身工作，碰到这种倒霉的形势，甭说用知识为国家创造财富，自己的小命能保住，已经是万幸中的一幸了。今天对我们实行隔离，明天进行批斗，后天让你皮肉受苦，最终可能要你的小命——这种苦头我已经尝够了！”

英柳之：“我也担心有不测的厄运等候我们，怎么办？”

李季：“要知今日，我当初逃出之后，就不要回来了。”

英柳之一擂拳：“对，逃出去！这是唯一的路了！”

李季：“逃到哪里去呢？”

英柳之想了一会儿，说：“按理说，番妮那样热爱造福渔家的灯塔，她还会继续照料灯塔屿神灯的。如果在这里被整死，不如到灯塔屿和番妮共守灯塔。就是死在荒岛，总比在这里臭名远扬地受难强！”

李季思索着，说：“好！也只有走这条路了！”

英柳之一骨碌地爬起来，在黑房子里巡了一圈，忽地站在窗口前，说：“李季，这窗门没有封死，从窗台逃出去，再找条船到灯塔屿！”

两人悄然地爬出窗口，迅速地隐进茫茫夜雾中了……

东海南涯，坐落着星罗棋布的岛、屿、礁、矶。在灯塔屿东南方向，有一片由数十座礁山礁盘组成的海区，名叫仙叠岩海区。英柳之和李季逃离隔离室的时候，番妮正驾驭着破旧的舢板，漂泊在仙叠岩海区。那晚，严佐带人到灯塔屿拘捕时，番妮刚巧在险滩海边操船，冷不防发现严佐们来抓自己，急急地乘船逃进仙叠岩海区。仙叠岩海区地形复杂，便利藏身，且距灯塔屿较近，能够观察灯塔屿上的航标灯是否正常放光。

她百无聊赖地把小船拴在礁柱上，依着船舷眺望着灯塔屿方向。

海空没有星光月色，没有渔灯磷火，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墨，凝重、静寂而浓黑。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如镶嵌在石墨中央，筋骨呈疲倦后的紧巴巴，一动也不能动，并且在石墨的挤压中越来越缩得微小，仿佛所有的感觉都在消逝。

她知道长年困扰自己的孤寂感又作祟了，迅速地，她让心灵底处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意识，向远处寻觅着什么。

哦，她看到了！

和仙叠岩海区遥遥相对的灯塔屿之巅，那盏神灯在黑暗而神秘的氛围中，犹如一团燃烧的太阳，范围越来越大地扩展着它的圆弧形的光圈。

她觉得海空的石墨般凝聚的黑暗在淡化，侵袭身心的森冷的气息在消逝，自己仿佛溶进了白昼的暖暖的阳光中。她眯起了眼缝，用心去感受那神灯的光华。奇幻的景象出现了，神灯的色彩变化起来，那红彤彤的太阳，泛出一圈金灿灿的光弧，又有白煜煜的亮圈从金光中射出，紧接着映出橙红色的光箭……顿时，整座被神灯照射的空间呈现着七彩缤纷的美丽色彩。

她倏地睁开双眼，这才悟到刚刚是自己的心灵里的神灯在放光。是啊，人只要心里有神圣的灯火，才会克服困扰自己的外界的艰难和内心的虚怯，就会久远不熄地在海涯点燃造福渔家的神灯，神灯会给渔家的生活世界映闪七彩缤纷的美丽色彩！

番姬在激昂的情绪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次日，她决定不离开傍近灯塔屿的仙叠岩海区。既不会被可能守在灯塔屿的严佐们抓走，又能守护着灯塔屿的神灯，一俟神灯出现故障而熄灭，她冒死也会前往抢修的。

但是，由于夜间的匆促的逃亡，没有带出生活用品，尤其是维系漂海人生命的食品和淡水。白昼，她在干渴和饥饿中度过；夜晚，每当她看着灿烂的神灯时，浑身就泛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饥渴给她带来的虚脱奇迹般地消失了。

当晨曦辉照海区时，她像前几天一样，驾着扁舟在白粼粼的海面驰骋，从这座礁山到那座矶岩，寻找着食物。

她来到一座形态奇特的礁山，抛锚泊了船，爬上长着一丛丛尖刺刺的藤壶壳的礁头。眼前的礁山状若一头巨大的海豹，后腿盘踞海底，全身直挺挺地破水而出直拱蓝天，赤赭色的光秃秃的豹背朝着东方大洋，

臀部舔着海水。朝西边大陆方向的，是一处内凹的礁石滩，左右侧有两条黑礁带，犹如海豹的大腿抱着了石滩。石滩上座座赭色礁形似小海豹，像刚从母体中分孕出来，在海浪的扑击中蠕蠕爬动着。

番娅的雪白而丰圆的双腿，在清澄澄的碧水中疲沓沓地颠簸着，沿着光秃的豹臀摸索着，由于大洋的澎湃的波涛的冲刷，竟然没有一只可供果腹的石蟹岩贝附生在巨大的岩石上，连深凹的石缝里也没有一只海生物。她拖着虚弱的身体颠到西边的石滩，手插进礁石浸水的底部摸索，她抓到一大把小石子般的东西，抓到眼前一看，兴奋得差点蹦进海里。原来，她抓到一座海螺洞。这是被急流狂浪驱赶到这里的海螺们，躲在避浪的石滩礁岩底部，衍生出数以千计的海螺。她赶紧跪在海水里，双手拼命地扒出了一堆小山似的海螺，有紫褐色的苦螺、银晶晶的水晶螺、赭红色的涨潮螺、灰黝黝的珍珠螺、白灰灰的船钉螺，五彩斑斓。她饥不择食地捧起一把海螺，用石头砸碎了螺壳，又用手腕放在水里荡起壳儿，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夹着碎壳的螺肉。螺肉又腥又咸，一会儿后就难于吞食了。舌尖被碎壳划出血口儿，阵阵辣痛。双唇更渴得干巴巴的。水——她更需要比食品还珍贵的淡水！

她驾着船漂到另一座礁山，礁山的主体是一团圆溜溜的浮出海面的黑岩，后边拖着几条石带，活像一条大章鱼。石带在亿万年波浪冲击中，形成了一圈圈渔筲大小的石坑，积水的坑里足有一寻深。她无望地朝石坑里看了看，黯然的眼眸爆出了火星，哈，竟然有一种渔妇的绯红色的乳头状的海生物，附在石坑的底部蠕动着，是礁奶！她连忙急步奔向小船，拿出龟壳水勺。回到石坑旁，躬腰挥臂地拨出坑里的积水。积水排净了，石坑的底部果然生长着好几个礁奶。礁奶被她的手一拨弄，咝地射净了体内的咸水。她急不可耐地摘下礁奶，呼地扔进嘴里，贪馋地咀嚼着，直到嚼出略带咸腥味的液体，才吞了进去。她一个接一个地嚼着礁奶解渴着。

她依仗海螺和礁奶，跟时时袭来的饥渴拼搏了几天。但是，海螺和礁奶毕竟不是正常的食品 and 淡水，第七天早晨，她终于撑不起又虚又软的身体，病态地瘫在小船舱面。不知是那困扰人的孤独感又袭击着她，还是体虚诱发出精神的衰脱，只觉得身底的舢板晃晃荡荡地把她拖上天空，她在虚虚渺渺地飘忽着，周围绕着灰灰的冷冷的云体，渐渐地，由于神志的昏眩旋转，云雾也忽忽转动起来，眼帘内的整座海空全都跟着翻覆旋转，身边响起呼呼作响的寒人身心的风声。

她想抑制着自己的神态，却怎么也达不到目的。昏晕中，她发出哦

的自我挣扎的声音。后来，当神志飞速旋转的时候，她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知觉。而当神志的旋转趋向和缓时，她略微清醒过来；她这时的迷蒙的思绪中，升腾着一种强烈的希冀：呵，如果有一个患难的伙伴在身边，尤其是一个比自己强大的男性朋友援助自己，使自己摆脱这艰难的处境，那该多好啊！倏然间，她的脑海里映出了母亲、董明、海猿大叔，甚至希冀着英柳之、李季他们，而海猿大叔的形象，最鲜明最长久地印在她的脑海里……

 傍午，番姬昏昏乎乎地睡了一会儿，而后苏醒过来，神志稍微镇定了，她知道再在饥渴中熬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经过一阵激烈的思索，她决定傍晚时分回灯塔屿探险，一边检查灯塔的情况，一边取一些食品和淡水。

 晚七时左右，夜幕再次笼罩大海，番姬乘坐着一叶扁舟，躲躲闪闪地驰向灯塔屿了。

第十八章

 两小时后，舢板在神灯的指引下，熟门熟路地穿过灯塔屿险滩，拢近了礁岸。番姬踉踉跄跄地摸近岛峰顶部的神庙，眼贴着门缝一看，庙内的灯光里，竟然坐着两条熟悉的人影，是英柳之和李季。她禁不住一阵心跳，推门奔了进去。英柳之和李季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啊，是番姬妹子！”

 番姬奔到英柳之前边，由于饥渴过度而晃了几晃，差点偎进英柳之的怀里，突地想起前些日子被他抢救搂抱的情景，羞得一缩，向后仰翻着，英柳之赶紧拉住她的手，才使她没有摔倒。英柳之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番姬应道：“我又饥又渴！”

 李季连忙说：“快到里间灶房吃点喝点。”

 英柳之扶着番姬进入灶房，番姬扑向锅灶，掀开锅盖，看到里面有一些他俩吃剩的番茄片汤，也来不及拿海碗，一头扎进铁锅里，又吃又

喝着。

英柳之和李季哀哀地低下了头，眼眶红红的。

当夜，三人坐在一起交换了情况后，番姬指着通往啼鸥岛的海面，说：“你们逃到这里，难道不怕严佐派人来搜查？”

李季叹道：“我们也昼夜提心吊胆的。白天，我们不敢住在海神女庙，都溜到海边一座石洞里。夜晚才回到神庙守灯，发现有船灯飘向灯塔屿，一个人在外面窥探情况，另一个人休息，两人轮流着。”

番姬焦虑地说：“长期这样下去，身体会垮台的。再说，万一不留神，被严佐的人发现了一个，他们知道你俩一起逃走的，会全岛搜捕另一个，两人都被捉走了，怎么办？”

英柳之惊得一搐胸：“哎呀，我们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

李季也忧虑了：“那怎么办？现在妹子又回来了，这么一座小岛，被发现踪迹后，三人都躲不了。”

番姬想了一会儿，毅然地说：“只有一种办法，跟我到仙叠岩海区，既可以藏身，又可以观察灯塔。”

英柳之：“好是好，万一刮风起暴，航道上的渔船急需灯塔指航，灯塔被刮熄了火，我们的小船回不到灯塔屿，怎么办？”

番姬一愣，敬佩的目光凝睇着英柳之，动情地说：“柳之，你想得比我还周到。你拿主意吧。”

英柳之说：“我们三人轮流值班，两人去仙叠岩，一人在灯塔屿。为了灯塔，只有冒这种险。”

番姬：“好，就这样定吧。我先留在这里值班。”

李季夺口而出：“我先留在这里。妹子身体虚脱，到仙叠岩休息几天。”

英柳之仿佛想到了什么，双眼不无兴奋地掠过了笑容，但又迅速地消逝了。凝望着番姬，悄声地问：“妹子，我俩先到仙叠岩，你看怎么

样？”

番姬被他看得低下了头，双颊泛起两朵桃花，身子扭捏了一下，应道：“随你俩的便吧。”

听着两人神态异样地说话，站在一旁的李季，嘴角突然抽搐了一下，显出一道明显的弧皱。为了掩饰自己的神态，他不告而别地走到庙外，仰脸对着迎面扑来的冷风，巴掌显得过分有力地拍打着额头，拇指和食指又弯拢起来，狠狠地拧了一下自己的嘴唇。他的亮亮的眼眸在暗暗的夜色里闪转了一会儿，转身走进庙内，脸上泛出一种尴尬的神色，瞬间又消逝了，说：“反正一人轮几天，谁先留在灯塔屿都一样。听说仙叠岩海区礁奇矶怪，让我跟番姬先去观赏观赏也可以。”

英柳之脸上掠过令人不易觉察的气恼的神色，似笑非笑地问：“看来，谁先观赏仙叠岩海区，得抓纸拈儿了？”

番姬生气了：“让我先留在灯塔屿吧！”

李季和英柳之异口同声：“那不行！你的身体……”李季听到英柳之同自己讲同样的话，恼怒地白了他一眼，接着说：“我和柳之抓纸拈儿，谁抓到空白纸拈儿，谁先看守灯塔屿。”

李季自告奋勇地撕了两张纸条，一张写着字，另一张空白的，分别夹在右手的两条指缝里。

英柳之看他真的做了纸拈儿，赌气地说：“抓就抓！”他的眼角一瞟李季的手，发现一条手指缝夹得很松，另一条手指缝夹得太紧，连手指都微微抖动着。他嘴角抿着笑，抓住李季夹得紧的纸拈儿，拉了几下，李季竟像不情愿松开似的，继续紧夹着。英柳之一使力，纸拈儿扯成两半了，他展开一半看了一下，空白无字。又从李季指缝里拿出另一半一看，也是空白的。他拍了拍李季的肩头：“老朋友，委屈你先在灯塔屿待几天啰！”

李季忍着丧气和尴尬，点点头。

次日早晨，天刚蒙蒙亮，英柳之挑着一包食物和一桶淡水，先到海边舢板上。番姬关切地叮咛李季：“你要提高警惕，一有陌生船拢靠岛岸，就躲到我告诉你的海洞里。我们在仙叠岩海区不会待得太久的，很

快会来调换你的。”说罢，走了。

当天上午，舢板载着番姬和英柳之，来到仙叠岩海区，英柳之看着一座座雄奇的礁矶，啧啧赞道：“真是名不虚传的风景区啊！”

番姬被他的话一提醒，也展眼眺望整座海区。但见最东边的礁石，势如大群游蹿飞腾的鱼虾，有张牙舞爪地横行的海螃蟹、竖着身子直游的带龟、贴着水皮跃动的黑豚、凌空飞腾的银飞鱼、体态雄伟的海熊水豹、精致美丽的红蛄白虾、色彩斑斓的鲩鱼花鱼。跟在这些鱼类般礁石背后的，是另一群奇形礁，大的如鱼鹰展翅扑漉飞翔，小的像海鸡母跃波扬浪地嬉着浪水，黑的似海燕欲击海天，灰白的像水鸥钻海潜水，整体形象犹如千万只海鸟在追食着前边的鱼群。再后边，有数百块巨礁，神奇的海洋把它们造物成相似的形状，如双帆扬风的哈背船、单帆鼓起的白底船、舱面光秃的机器船，庞然卧海的万吨轮、小不点儿的扁舟，均呈乘风破浪的态势，追踪着前边的鱼虾海鸟。更加奇怪的是，有一条巨大的黑礁石石带，形似浑身披满墨鳞黑甲的巨龙，以其漫长的身姿，在整座仙叠岩海区差不多盘旋了一圈，像要把其中的鱼虾、水鸟和人类全都困着吞食似的，而东侧没有石带横卧的开口处，石龙的龙首正凶猛地在一旁高耸着，俯瞰着试图从这里逃出的一切生灵，随时都要把它们一口吞噬了似的。

前几天，番姬因为情绪紧张神志衰弱，没有细细观赏仙叠岩海区。这时，她随着舢板兜了一圈，不禁深有感触地说：“是啊，真是一座天工奇伟的风景区！”

英柳之征求她的意见：“我们坐在船里漂海，还是找一座礁山歇息？”

番姬看了看海况，周围万籁俱寂无风无浪，高空却云追雾逐气势汹汹，她应道：“看来要刮海暴了，我们找一座礁山安顿自己。”

“好！”两人驾着舢板寻了一会儿，把舢板泊进一座避风浪的石洞里，登上了数十米高的大礁山。这座山好像一只巨大的老海熊，因为行走的艰难，背部和臀部高高拱起，中间部位深深耷拉，陷出一处口儿朝天的石坑。两人把食品、淡水和用具都搬进石坑。他们用石块垒了个单膛灶，铝精锅里装上淡水和银圆状的番茄片，又在水面横了两支竹筷，筷子上放着几条花斑鱼干，合上锅盖，燃起火柴。十多分钟后，淡水煮沸了。英柳之把寥寥无几的番茄片都盛进一个八角海碗里，端给番姬

说：“妹子，神庙里大米光了，你种的番茄片也不多了。你将这点儿番茄片当菜吃，啃几条鱼干饱饱肚子。”

番姬不无感激地问：“你吃什么？”

英柳之：“我用鱼干当饭，喝点番茄片汤当菜。这食谱，跟陆地人相反呢！陆地人到哪里吃得上这样鲜香的鱼干，滋补人的身体呢！”说完，大口大口地咀嚼着。

番姬知道，在这座浩瀚的大洋，他天天以鱼虾为主食，多么希望吃几块番茄片啊，它们比山珍海味强十倍呢！物以稀为贵，这种在大陆当粗粮的番茄片，在咸水人心里才是珍贵的滋补品呢！她夹起几块番茄片，准备放进英柳之的碗里。

英柳之把碗夺了过去：“不！鱼干比番茄片好吃多了。平常在岛上，我就厌烦番茄食品！”

番姬的心窝儿一热，把喷香诱人的番茄片夹进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慢咬细嚼着。

为了珍惜宝贵的番茄片，晚餐时，两人抿几口中午剩下的汤水，啃几块花斑鱼干。英柳之边啃着鱼干，边深情地看着番姬，问：“妹子，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呢？”

番姬避开他的灼人的目光：“不知道。”

英柳之搁下鱼干，说：“我想把灯塔屿上的事情，向你解释一下。我和李季都想跟你到仙叠岩海区，并不是贪生怕死，不愿留在危险的灯塔屿。我们的做法，全是险恶的环境迫出来的。其实，就是李季不说，我也知道他的心思。他和我一样，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厌倦了，绝望了。”

番姬警觉地问：“你们想通过我，寻找其他的路？”

英柳之点点头：“我是个胸怀坦荡的男子汉，并不想瞒你。我敬佩你造福渔家的精神，在这座海涯活一天，就要帮助你一天。但是，眼看再这样下去，不会被抓去整死，也会被大海的风浪吞噬掉。我们……”他犹豫了一下，没有继续说下去。

番妮疑惑地看着他，喃喃地说：“你的精神支柱，确实快塌了。”

入夜后，两人默然地靠着石坑的洞壁，想着各自的心事。渐渐地，四周深邃的海底，仿佛龙王爷在擂着石鼓一般，沉闷的隆隆声一阵紧似一阵。英柳之惊得跳跃而起：“不好！仿佛要刮强海暴了！”

第十九章

下半夜，强海暴果然刮来了！

刺耳狂啸的暴风，犹如无形的巨石在黑漫漫的空间坠落着，隆隆有声地砸击着番妮和英柳之藏身的礁岛。

不一会儿，天上的乌云被风力撕裂了，扯成一条条，以比夜色更浓黑的影像，在空间忽忽飘动着。于是，这墨黑的云鞭更凶猛地抽打着礁石。

五更天，风鞭变成白闪闪的——那是被席卷而起的浪团，顷刻间又被拉成浪带，如一条条白蛇银蟒，从礁山四周的夜海飞出来，乱纷纷地打在礁石上，被击得支离破碎地溅开来。礁山被搥得剧烈地发震。

石坑外的空中，像有一批凶狠的巨人，轮流着向石坑泼下白花花的海水。幸好，石坑的内壁有一处深凹的浅洞，刚刚可以躲两人的身体，英柳之把番妮塞到里边，自己的宽阔的胸怀挡着洞口的风浪，防止风浪继续摧残虚弱的番妮。番妮低吟道：“泊在水洞里的舢板，如果被急流冲走了，我们连路都绝了！”

英柳之应道：“顾不了那许多了。眼下是保命！”

进入早晨后，风暴更狂猛了。但觉得礁山的脚沿，似乎挨中了一排又一排的炸弹，震天动地地轰炸着，巨礁随时都会被炸碎似的。而炸浪后边的峨峨浪山，在一种神力的作用下高耸起来。瞬间变成直挺挺的水柱，当水柱的白色的躯体向礁山倾倒时，由于狂飙的翻卷力，化为巨大的卷舌状的浪头，从数十米高的石坑顶部的空中掀过去，倾进礁山的另一侧海区，砸得海的那一侧宽广的胸怀血肉横飞。

这种白色的卷舌浪，在礁石坑顶部整整掀了十多个小时，一直到夜色再次凝聚时，依然以雪灿灿飞闪闪的形象，在石坑顶部肆无忌惮地横行着。

石坑的底部有一个漏水洞，石坑侥幸没有积水，躲人的石洞还保持着干燥，这时，番姬才发觉自己全身的筋肉，整整十多个小时中，绷得紧紧的，此刻阵阵酸痛。她连忙一屁股坐下去休息。这一坐，不但肌肉松懈了，连精神也瘫软了。她感到陷进虚昏的境界，周围的洞壁和人物全都溶成黑乎乎的空间，身体不是坐在坚实的石地，而是在松软的云絮托动下，悠悠飘向黑乎乎的空间。神经在麻木，肉体仿佛全失去了，全化为一团略有些飘飞感的虚无。唯有阵阵隆隆作响的炸浪声，在虚无的心间震动着，虽然那么奇妙地微弱，却使她保持着一丝微醒的意念。这意念感到自己孤独飘飞的身躯，时时都会从云絮上倒栽下去，没有人救援，因而泛动着无限的恐慌。这意念在驱使她寻找救援者，双手摸索着。倚在石壁的身体东歪西斜，似乎背后的石壁不能依托，需要另外一种依托的物体。

看着昏迷混乱的番姬，英柳之万分焦急地搂着她，唤声中夹着哭腔：“妹子，妹子，你醒醒！”

然而，番姬的身体像火一样地发烧，癫狂的神态愈来愈厉害，心里残存的意念仿佛找到了可依托的物体，紧巴巴地贴近英柳之的胸怀。

在这狂躁的海涯，一出洞就会被恶浪卷得无踪无影。英柳之毫无办法解除番姬的病情，只有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揽着她，希冀她用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使自己苏醒过来。

时间在流逝，海暴在逞狂。食品和淡水被困在舢板里，几昼夜滴水未进的英柳之，自己也渐渐瘫痪了，昏昏然地抱着番姬倒在地面上……

第五天中午，强海暴终于减弱了一些，如山的波涛摘下了巨大的白冠，向海底沉着。

一条头部较宽的阔头舢板，急匆匆地犁开道道浪涛，驰进仙叠岩海区。舢板上的李季，焦急地窥探着海区的每一块礁石，不安地呼喊着：“番姬妹子！英柳之——”

几天来，眼看着强海暴席卷着大洋，番姬和英柳之被困在仙叠岩海

区，随时会被狂浪卷走，李季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到仙叠岩，抢救他俩。同时间，他想到了董明和番妮可能会在海暴里的结合，焦急的心情又夹杂另一种复杂的成分。傍晚，他看到海暴减弱了，立即驾着逃离啼鸥岛时携来的阔头舢板，到仙叠岩海区找人。但是，任他怎样喊叫，仙叠岩海区没有人的应声。

李季的心急得快从喉口跳出来了，他驾着阔头舢板，从这座礁山找到那座礁山，终于发现了，一座礁山的脚沿，一个石洞口外，有半截被风浪砸碎的船首，在连接海底铁锚的锚索的拖扯下，在水面漂动着。李季的额头嗡地响了一下，以为番妮和英柳之遇难了，悲伤欲绝地哭喊道：“番妮妹子……”

良久，李季从瘫坐的舱面爬起来，看了看空荡荡的海面，没有一个人的尸体，他的双眼溅出希望的火星，跳上礁山，满山寻找着。他来到山坳石坑边沿，向里壁的石洞一看，呆住了。石洞里，英柳之和番妮双双搂在一起，昏迷不醒地睡在地面。李季咬了咬牙，抑住了自己的情绪，跳进了石坑，轻声唤着：“番妮，柳之！”看到两人没有回应，他慌了，蹲身推了几下，知道出事了，连忙跑回舢板，舀了一碗淡水，蘸了一条湿毛巾，重新回到石坑，先往两人的嘴里灌了几口淡水，又用湿毛巾揩拭他俩的额面，一会儿后，番妮和英柳之几乎同时醒来了，两人一看自己搂着对方，挣动身子想爬起来，可是，浑身松塌无力。李季苦笑了一下，先扶着番妮回到阔头舢板上，端了一碗番茄片汤给她，让她喝下去，回神坐起来，又端着一碗番茄片汤，来到石坑里。这时，英柳之已经自己爬出石洞，靠着石壁，接过李季的碗，咕噜噜地灌了个精光，苍黄的脸色泛起红晕，沙哑着声音说：“李季，感谢你及时赶来相救了！”

李季看他基本恢复了，手指向他的头戳了戳，说：“你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英柳之听着，知道他的话外音，双颊微微发热，呢喃道：“狂猛的海暴，迫得我俩躲进小石洞……”

李季不听他的解释，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头：“你算了！算你的心计高我一筹，我佩服了。不过，如果我们三人无路可走时，你可不能把我甩在这座死亡的海涯，自己和番妮远走高飞。”

英柳之急了：“李季，我确实不是有意乘番妮危难时得到她。”

李季不耐烦了：“我不听其言，只观其行。算了，不谈这些了。海暴刮得这样猛，严佐总不会在海暴刚停息时，就派人到灯塔屿捉捕我们。我们先回灯塔屿休整几天，再研究今后怎么办。”

黄昏，舢板朝着灯塔屿进发，海面依然喧闹，船上却静悄悄的，李季和英柳之都阴着脸，互相对视时，甚至带着冷意的目光。这情景有点像两桶已经点燃的炸药，随时都会爆炸似的。

夜雾如拂拂的灰色帐幔笼罩着灯塔屿，峰顶的灯塔闪着光亮。三人毫无警意地攀上石阶小路，走向海神女庙，李季率先推开庙门，吓得悄然地叫了声妈呀，急步向庙外退去。番妮和英柳之同时看清了庙内的情况，准备转身逃跑。

庙内冲出三个男人，领头的是个秃额顶国字脸，他拦住番妮他们，说：“甭慌张，我有话对你们说。”

番妮认识他，他叫张更，是水产局办事员，英柳之和李季的同事，她疑惑地说：“请讲吧。”

张更：“是的，今天，严佐主任估计你们如果藏在灯塔屿附近，会以为我们不会在海暴后冒险出海捉人，决定来个出其不意，派我们来拘捕你们，同时接管这座灯塔。我们是你们的同事，了解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如果有叛国之心，早就出逃了，不会在野海荒岛吃苦冒险。我们商量好了，决定放你们走，等形势好转时，你们再回单位工作。”

李季有点不相信地看着众人。

另一个个儿矮矮圆胖的青年人笑道：“相信我们的良心和人品，我们的意志是一致的。”

番妮激动得差点下跪磕头，说：“同志们，我们真心地感谢你们。可是，灯塔怎么办？”

张更一拍胸：“我也是航标灯技术员，我留下来接管灯塔，其他人回去交差，就说没有遇见你们。不过，严主任那人执拗而多疑，保不准对我们疑心，随时都会亲自到这里搜捕。你们要时刻当心啊！”说完这些，他豪爽地笑道：“我知道你们在大海里漂得很苦，今晚煮鲜鱼干饭招待你们，还有一瓶二锅头烧酒，为你们送行！”

一直冷清清的海神女庙，响起了欢声笑语。

第二十章

当夜，番姬从旮旯暗角找出装巨款的背包，向张更购买了一些大米和鱼虾，又带上自己生产的番茄片和生活用品，含泪告别了张更，漂进渺渺大洋。

番姬坐在舵位里，一忽儿凝睇着用生命和血汗凝成的灯塔，泪珠儿吧嗒吧嗒地滚下来；一忽儿转向黑漫漫的夜海，凄凉地询问英柳之：“英哥，我们要漂向何方？”

英柳之掌着舵，应道：“仙叠岩海区礁矾太小，挡不住海暴的袭击，住到那里很危险。”

旁边的李季，城府很深地眯着眼，不紧不慢地说：“一不做二不休，再往东进入大洋深处。”

番姬问：“东边有没有可以住人的岛屿？”

李季：“有，有一座孤岛，叫竹篙屿。”

英柳之应道：“眼下形势，只有躲得越远越好，上竹篙屿吧！”

竹篙屿是一座南北走向的长型小岛，两头巨岩翘天，中间宽阔平坦，看上去像一条航海的大轮船。唯有从南北角向西成弧形伸出的礁石，一块块地排列在粼粼水面，每块礁石间都隔数米宽的海水，从礁石围绕的内港直通外海。礁石成圆筒形，如一截截打断的竹篙，凸起的部位则似竹节。内港既是港湾——有小岛主体挡住东方大洋掀来的波涛，又有礁石围绕，朝西开口处是一座宽深各数百寻的深水航道；但又不像港湾——由于围绕它的礁石没有连接成礁堤，大洋的汹汹浪山顺畅无阻地从南北两面涌进港面，港面波峰驰骋水谷蜿蜒，和外海同样汹器。

舶舩在大洋深处像一片飘零的秋叶，人不能长期居住在上面，三人登上竹篙屿，寻找居住的场所。

番妮在岛屿西坡踟蹰着。长年累月，西坡比东坡承受的风浪小得多，满海的黑燕白鸥从遥远的大陆叼来草籽树种掉在土坡里，长出一片密麻麻的五更草，绿湛湛的，覆盖着整片地面。偶尔还可以看到几根黄山松和木麻黄，由于海洋风暴的压抑，低矮而苍黄。五更草的草根又甜又脆，在大洋断食的渔家常常食用。番妮拔起几棵，白色灯芯草似的根节盘成一丛，比顶部的剑形的绿叶还多。番妮顾不得洗净，在衣服上擦了几下，扯下几截根节塞进嘴里，越嚼越甜，嚼到最后，竟然连渣带汁一起咽下了。她边嚼着五更草边信步走着，不提防一脚踩空，整个摔下一座两米多高的石岸，她趴在地面揉着摔痛的部位，无意中抬头一看，前边竟是一座虎嘴形的石崖，顶部高高地探出来，如高大的屋檐；底部深深地凹进去，里侧还有几个能躬腰钻人的石窟，又能住人又能储藏物品。番妮兴奋地蹦跶着呼喊。

李季和英柳之闻声赶来，小孩子般地又笑又闹。闹完后，三人合力，把船上的生活品一股脑儿地搬到石窟里。

他们很快地就沉默下来了。李季叹道：“唉，又一段漂泊荒岛的生活开始了。”

英柳之不无颓废：“这寂寞的时光怎么度过呢？”

李季一动，刺了他一句：“只要你们小两口不抛弃我，我替大家想办法，继续寻找可以带我们出国的外轮……”

英柳之看了番妮一眼，没有应声。

番妮真想说：“我和柳之还不是夫妻，只不过由于恶劣环境的造就，使我们成为朋友，当然发展下去的结果，也可能成家立业。”但她不愿在这种凶险的环境使英柳之伤心，所以没有说出口来。她想了想，把话题引开了：“现在不要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事，关键在于要准备长期生活。我们分头行动，寻找淡水水源，再到海边转转，看看有没有可供食用的海鲜。”

她先起身走开。她顺着斜坡走向山坳深处，发现一丛格外茂密格外油绿的五更草。她一阵心跳，顺手折断一截松树枝，顺着五更草草根挖下去，挖到半米深时，从一块白色的观音土里渗出了水汁，她呼喊了一声，连扒带挖地扩大了洞穴，土洞的底部虽然没有水泉，但从四面土壁和洞底渗出一层浅浅的浑水，她满满地含了一口，连泥带水地喝了进

去。

淡水找到后，她又来到东坡脚沿的礁岸上。

海岸浪像雪白的棉团，贴着黝黑的礁石滚动着。那被风扑浪击的礁岩上，竟然长满一丛丛黑褐色的紫菜，当恶浪以其庞大的身躯砸下去时，它那丝丝缕缕柔柔软软的身子被淹了片刻，又从奔溅的浪丛里漂浮而出，坚韧地闪耀着自己的色彩。

番姬似有所悟地凝望着紫菜。她没有采下鲜美的紫菜，而是趁着退潮的时辰，双手爱抚地抚动着这水漉漉的海洋藻类。好久时间，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她的双脚越走越快，她要把发现淡水和紫菜的好消息，赶快告诉英柳之和李季，让他俩在沮丧的情绪里，获得一些欢愉。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他们结识了一些渔家，托渔家到大陆购买生活品。为了防止断粮，他们用渔家买来的番茄，育出一批当种子用的藤蔓，开荒掘地，种了好多垄番茄。同时，他们还向过往的渔船要了一些网线，织成打捞鱼虾的小网兜，当作下饵料的钓线，常常驾扁舟荡波涛，捞虾钓鱼尝鲜，剩下的制成干品，以备急需。那座当住房的虎嘴崖外，也砌起一道乱礁相叠的墙壁，壁面开着几处外大内小的窗口，防止海啸冲进房内。里侧的房间，砌着几道矮墙，矮墙上用花布帘隔开。房间里搁着三张从城镇买来的单人铁丝网床，各铺着被单帆布被。在番姬的眼里，生活渐渐地如花似锦起来。但是，英柳之和李季却始终没有绽开笑脸。为了安慰他们，这天早晨，番姬约英柳之来到偏僻的礁岸，两人坐在礁头上。

番姬坐在低处，看着英柳之。英柳之坐在高处，臀下是一座缝隙交错的快要崩塌的黑礁，一团团垂落到低空的灰压压的乌云，以其凝重的色彩和分量，几乎压到他的头发梢尖，他的头如承受着沉甸甸的重量而耷拉着：

番姬心里泛起一种酸溜溜的液体，嘴角逗人地一撇，唤了声：“英哥，这海风好冷啊！”

英柳之木然地应：“嗯，是有点冷。”

番姬又逗了他一句：“我的全身都冷抖抖呢！”

英柳之被另一种情绪笼罩着，竟然没有体味到番姬召唤他前去亲热一番的意思，又应道：“你感到冷，回去吧。”

这次，番姬的嘴唇生气地翘起来：“回去就回去！”蹶直身子就要走。倏地，她看到有个人躲在一块岩石背后，耳朵朝这边露出来，似在全神偷听支棱。她的心火一蹶，厉声喝问：“谁？滚出来！”

英柳之也跳跃而起。

偷听者扭扭捏捏地走出来，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没有偷听你们的话。”原是李季。

番姬更火了：“我又没有明说你偷听，不打自招！是不是怀疑我俩商量如何甩掉你，管自搭乘过路的外轮，过逍遥自在？从海泥里钻出来的弹涂鱼，不洗洗自身的污泥，却瞪着清水里的红虾！”她双脚砸地地走掉了。

番姬来到另一座黑礁累累岸，赌气地一跺脚，站在一块石柱旁。风呜呜地鸣响着，像她的心在哀哀地哭着。她回忆着董明和李季半屏山明争暗斗的情景，对照着英柳之和李季的眼前情况，越想越伤心，两行泪珠在白皙的脸腮滚下来了。……

这以后的日子里，番姬的性格，更显得孤僻，寂寞，整天心事重重，神情忧悒。

这是个天高气爽的白昼，她仿佛想到什么，抡动着渴望的双眼，在晴朗的海空展望着。她无事找事地来到海边，跳上小船，轻轻地摇动木橹来到一泓僻静的海面。

天顶像张着漫无边际的白幔，它上边的太阳像一盏圆形的日光灯，以灿白的光亮在白幔中央镶成格外耀跟的一团，也使整张白幔射出雪色的天光，把无烟无尘的晴空映得清澄而银灿坦然如镜的海水，仿佛也被天光日色融成一片，分不清水和天的界线。

番姬放下木橹，像一尊玉色观音似的坐在舱面，艳美的脸庞显得安谧坦然，微微地眯着双眼，没有些微的动作，凝固了似的。渐渐地，她让自己的心完全地浸进淡泊和宁静的境地，仿佛停止了所有跳跃的欲望。连身体也消逝了所有的感觉，好像溶进淡泊而宁静的海水里。

她就这样以修炼的姿态，在船里待好半晌。后，诱人的眼睫闪动着思索了一会儿，迅速地脱下外衣外裤，裸出那冰光雪色的胴体，顺着舷溜进了大海，缓缓地游了几步，安详地躺在海面，用那双玉手当绸，搓揉揩洗着白嫩鲜艳的身体，良久良久地持续着，仿佛要抹净身上的每丝每毫的污尘。接着，又长时间地浸在水里，似乎要让身心全和清净的海融为一体为止。

好多个小时过去了，她让身心经过这么久的冶炼，仍然觉得意犹未尽，身体浮在水里，目光顺着海面寻找。她没有找到希望的什么，不禁慢慢地游向远处。

她游到一片色彩相异的海域，海面下蹿着暗流，把底部的污泥搅翻起来，海水显得浑黄混浊。一团浊水涌过，透过略微清澈的水色，依稀可见有一个酒樽儿大小的珍珠贝，两扇黑壳儿张开着，红鲜鲜的舌肉里，有一颗白晶晶的珍珠，在沸沸扬扬的污水里，放射着银亮的光辉。

番姬的情绪一阵激昂，一低头扎进水底，捞起珍珠贝，掰开黑贝壳，摘出珍珠儿，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口，像要嵌进自己的心窝，当成自己的心。

第二十一章

无边的大海，有无穷的海暴。一场延续了几几天几夜的海暴，以一扫千里之势逞狂着。竹篙屿四周的深水洋上空，暴风从沸腾迷蒙的云雾里伸出巨大无比的手掌，从海的宽阔的胸脯上攥起一团团白色的血肉，又隆声震天地砸在海的身上，炸浪激起了一座座水的峰峦，从四面八方涌向竹篙屿西面的礁石带。一座浪山挤进黑礁间的水道时，西侧倾斜的坡度被黑礁一削，变成水壁直耸的浪崖进入港湾，以天崩地裂之声倾在港面上。而那被黑礁削去的部分则卷成白龙般的浪头，凌空飞过一座座黑礁，掉头落进港湾里。整片港湾恶浪滔天。

番姬他们躲在虎嘴崖下的石窟里，但觉得脚下的岛屿在地震，头顶的天空在崩塌，耳膛昼夜不停地响着炸雷。在这种汹器的氛围中，番姬似乎听到另一种不同的杂音。她朝李季和英柳之招招手，猫着腰冲出了石屋。密麻麻银亮亮的浪珠迎面飞来，满身溅得湿漉漉的。他们顶着狂

风浪雨冲到港湾旁边，往前一看，不由惊呆了。港面，正出现渔家最害怕的“滚龙浪”。一道道山梁般的浪头像受到神力的驱使似的，齐刷刷地打着滚身，以白花花的翻龙似的姿势，碾平了巍峨的浪山和幽深的水谷，滚在黑礁崔嵬的海岸，不知几时间，一簇来不及穿过灯塔屿险滩回到大陆海滨避风浪的渔船，泊在竹篙屿港湾里，在滚龙浪的席卷中，顷刻间桅杆倒扎船底朝天地翻过来。又被卷得打了几个筋斗，立即支离破碎舵断桅折了。从分崩离析的船体中，几个咸水人纷纷跳进海里，翻卷扑腾地挣扎。慢慢地游近了海岸，眼看被滚龙浪砸上礁岩。

番妮三人虽然在渔岛生活，由于长年在学校读书，体力和游术均很平凡，几次想冲过翻滚的海岸浪扑进汹腾的港湾，接应落水的人们，都被强大的浪力冲回礁岸。无可奈何间，番妮突然急中生智，喊了一声：“快拉网兜人！”她抢先拉起一条浮到海岸的破网，英柳之和李季拉起破网的另一头，三人张开既能兜人又能承受浪的冲力的网片，迎着两个在浪头里翻滚的人影冲去。哗！浪头从海岸边退下去，番妮他们把遇救者拖上高处，仔细一看，竟是运食品到灯塔屿支援过自己的老渔公和老渔婆夫妻。老渔公的黑巴巴的长条脸上，横七竖八的弧形皱抽搐着，音腔沙哑地哭喊着：“快张网抢救其他咸水人！”

番妮被提醒了，侧身插进猛烈的浪头，张开灰漫漫的网片，又连续抢救了几个遇难的咸水人。

滚龙浪是海暴结束前的强弩之末，几小时后，当番妮替落海者换上干燥的衣裳，煮了一锅热粥给他们喝下暖身后，海暴也减弱了。

老渔公们来到海湾捡拾自己的破碎的船板和渔具。最后，体态高壮的老渔婆，搂着一堆破船板扑倒在海边，额头和胸腹砸击着船板，哭号着：“天爷啊，叫我们怎么生活啊！”

老渔公和渔人们默默地站在旁边，脖颈像折断了似的，下巴耷垂在胸口，眼窝泛满着悲苦的泪水。

番妮对老渔婆劝慰了一番，将她扶起来，坐在老渔公旁边，哀哀地离开了人们。

她的周围，全是狂风、恶浪，险滩、黑礁。她颠颠晃晃地想寻找一处没有这些的地方。她在一座平坦坦的礁台停住了，礁台的中央，像被神工雕刻过似的，有一个底部平滑的海碗的石池，池内积着清冽冽碧澄

澄的海水，没有丝毫的污浊的涟漪。水底的正中央，神奇古怪地长着一株海盐草，状若鸡冠花，色似白水银，鲜艳而清静。

许久，她静静地凝望着。向往中的她，多么想把这安静而澄澈的池水窝进自己的心里，同时让那海盐草在其间美艳艳地开放……

一种温馨沁心的悟性从脑海流过，她飞速转身，找到老渔公，说：“阿公，你不要太伤心。暴风吹不倒礁山，海难击不碎闯海人的意志，你们应该坚强地站起来。我手头有大笔资金，我帮助你们买一条中型渔船，供你们捕鱼谋生，我还要把竹篙屿海湾南北侧的散开的礁石连接起来，形成防波堤，建设一座简易避风港，让外洋捕鱼的众渔船，能够在突兀袭来的海暴中，及时到这里避难，不会遭遇翻船亡人的厄难！”

顿时，众人的灰暗的眼眸一齐闪亮起来，老渔公的脸涨起红色的血晕，紧紧地握住番姬的手，说：“姑娘，你的心像珍珠一般的明净，我们感谢你。你帮助我们购船的资金，我们会偿还你。建造避风港的劳力，由我们发动众渔家承担。”

番姬应道：“你们用生命的拼搏，才捞到维持生计的鱼虾，不容易啊！我不用你们还钱。至于造避风港的劳力，只要不影响你们追鱼群的时间，可以发动……”

“不！闯海人的祖先美德，一定报答恩情！”老渔公转向众人，“众家兄弟，我们借他们的阔头舢板一用，前往发动渔家建造避风港……”

不久后，一簇簇扬着白帆、红帆和棕黄色风帆的渔船拢近了竹篙屿，人们用起网机吊起一块块急流冲不动的数千斤重的巨石，填进礁矶间的水底。到巨石镇到海平面时，又从遥远陆岸买来每块体积达数立方米的花岗岩方石，趁退潮汐的时间砌在巨石上，并用混凝土浇灌石缝，待到涨潮汐滚滚涌来时，混凝土已经坚硬如铁了。最上边的防波堤，他们运来事先制好的木板，钉成堤坝的木壳，往里边浇灌钢筋水泥，经过半个月的硬化，敲开外面的木壳，两条巨龙般的防波堤，从竹篙屿南北角伸向西方海面，围拢了一座清波荡漾的避风港。

避风港的设计和指挥，全部由水产局技术员英柳之和李季承担。这天，李季来找英柳之，颇有心计地说：“柳之，如果防波堤向深水区延伸百来米，千万吨级的海轮都能进港避风呢。”

英柳之心里一亮，他知道李季的意思：反正番娅的资金充足，渔家的劳力多余，如果有外轮来避风，他俩和番娅都有出国的希望。英柳之懂得尊重番娅的前感情，说：“谁出钱谁拿主意，我去找番娅妹子，由她决定。”

李季有些急了：“柳之，我俩是实际施工负责人，你又是番娅的男朋友，我们决定吧！”

英柳之犹豫着。论处境，他和李季一样，有单位不能回，有知识不能用。而旁边的穿过半屏山——灯塔屿——竹篙屿的航道，刚好是中国上海直达菲律宾的海上必经之路，常常有外轮驰往菲律宾。在这走投无路的绝境中，何尝不想出国找到番娅的父亲，依靠他的财富和自己的知识，在异邦闯荡一番。可是，自己和番娅在仙叠岩海区的情遇后，他始终不能忘怀。虽然，他常常借故要和番娅温习旧情，番娅总是以异常的平静和沉默，使他的欲望的火焰自行熄灭。但他毕竟恋着她。而且，他的出国闯荡和享乐的欲望，没有李季那么强烈，甚至有些犹豫，期待形势好转的辰光，可以回单位创一番事业，并和番娅共度美好的生活。所以，他决心借防波堤是否延伸的机会，和番娅袒心裸肺地谈谈，最后确定两人的关系。

英柳之到石屋里找不到番娅，朝番娅经常玩耍的白珠沙沙滩走去。

金闪闪的阳光泻向银光烁眼的白珠沙沙滩。为了消除劳动后的疲倦，番娅刚刚洗过海水浴，仰天躺着，背衬着珍珠沙铺成的沙滩，双眼眺望着天的高远处的一只银羽披身的海鸟儿。那白鸟儿仿佛怡然浸醉于无尘无色清静如洗的天空，甚至要把自己永远镶嵌在其间似的，飞得出奇的安详、幽静。

英柳之没有注意到天空和海鸟，而是被番娅的浑身的冰光雪色迷得神思痴痴，心窝暖暖，缓缓地走过去，跪在番娅的一边，颤颤的双唇往番娅的冰肌玉肤凑近过去。

番娅似乎被搅乱了安静的心境而显得恼怒了，手掌一挥动，嚷了声：“你干什么？”

番娅的手掌无意间挥中英柳之的脸部，英柳之先是一呆，随即，羞臊、尴尬、伤感一齐涌出心头，他蹿起身子，打转身向前跑开。他跑到一座高耸出海的石崖顶部，那被海风吹得微微晃动的身子，仿佛随时都

会栽下石崖底处的海滩。

沙滩上的番姬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失态，更担心石崖上的英柳之会出事，忘记用衣服披覆袒裸的玉体，急巴巴地冲上石崖，拉住英柳之的衣角：“你干吗这样子？”

英柳之依然站在石崖绝沿处，闷声地说：“虽然你和我在仙叠岩海区是被海暴吹到一起，但那毕竟是生死相依啊！你可以忘掉，我忘得掉吗？那场海暴后，我多次心境炽热地找你，你都像无情无欲一般的冷水，泼熄了我的感情的热火，刚才，竟然……”

番姬思索了一下，应道：“刚才，我确实是无意的。你和我的关系，我不是没有想过。今天，既然你摊牌了，我也摊心了。我不是无情的人，我记住仙叠岩海区的那一幕生活情景。但是，我担心我们如果结合了，未来会因为各自有不同的憧憬而分手。”

英柳之委屈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和你的不一样？”

番姬：“我没有最后断定，我只是初步推测。”

英柳之：“你说说，你有什么样的心？”

番姬：“我的心，你已经说过了，无欲。”

英柳之：“无欲？难道还要无情？”

番姬：“不！无欲即情，情寓于无欲！”

英柳之：“请你讲具体点，行吗？”

番姬：“有些事，具体地挑明内容，现在为时过早。但是，自己逃难海涯，经历那么多的风风浪浪，我常常孤寂地自悟。我常常背诵半屏山海女神像两则木柱上的楹联：岛静尘清水参如是观，天高云净月喻本来心。你根据楹联的内容，去悟我的心吧！”

英柳之略有所悟地点点头：“我悟到一些了。这些话，你早该对我说明白的。我不是对祖国没有无垢的心，而存有背叛它的异心。我只是想寻找发挥知识创造财富的地方。目前，我只是想避开时刻都会降来的灾厄！”

番姬又有些气恼了：“说了半天，你还是铁着心要念你的经文。我并不是否认你想寻找发挥知识创造财富的地方，除了这些之外，你难道没有想寻找安耽，得到个人的物质财富、多彩的感受吗？”

英柳之一时语塞，答不出话来。

番姬一攥拳头：“如果这样子，我们从此一刀两断！”

英柳之惊得拉住她：“不不！我早就在心里打定主意，一切依你，以你的心为我的心，以你的寓情的无欲为我的寓情的无欲.....”

番姬的愤悻之色消逝了，脸颊绽出了笑容：“真的？”

“真的！我可以对天盟誓！”英柳之双膝一曲就要下跪。

“咯咯.....那就这么定了！”番姬的手指一戳英柳之的额头，羞得扭头就跑。

“妹子.....”英柳之欢悦地追赶着。

第二十二章

不久后，番姬和英柳之决定在荒岛举行婚礼，为漂泊生涯创造斑斓缤纷的色彩。

主婚人老渔公夫妻，领着众多的渔家，涌上竹篙屿，他们抬来就地取材的婚礼用品，有金鳞橙黄的黄鱼鲞、白鳞闪银的带鱼条、黑鳞抹墨的马鲛鱼干、五彩斑斓的鲢鱼片、灰褐色的鲨鱼皮、绯红鲜艳的红鱼块.....

人们刚在忙着婚宴，英柳之巡视了一遍，蓦地发现李季不见了。他想李季和自己的微妙关系，心里发惊地一抖，立即满岛寻找起来，一小时后，他不但找不到李季，连那条阔头的舢板也不见了。他猜定：李季看到自己和番姬成亲，妒火中烧地驾船走了。他往哪里走呢？往东边和北边是汪汪大洋，往南边是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岛，他只有往西驶向大陆

了！他毕竟是患难兄弟，不能让他回大陆，冒那随时会被严佐们捉住的危险！如果被严佐们逮住了，他的生命朝不保夕呢！把他追回来！

英柳之打定主意，找到一条梭子形渔舟，穿波掠浪地向西追去了。

大约一小时后，一场惊险的场景在渔舟前方出现了。这是一片啼鸥岛通往渔场的海区，汹涌涌的波山浪谷间，一艘渔轮型的轮船，似乎在凶猛地追击着一条阔头舢板。英柳之细细地一瞧，那轮船是啼鸥岛水产局的渔业指挥船，它追赶的是李季驾驶的舢板。

原来，李季出于复杂而炽热的心理，竟然驾着阔头舢板，离开番姬和英柳之举办婚礼的竹篙屿，茫然无目的地在海面漂泊。舢板漂到这座海区时，刚好遇到从渔场回来的渔业指挥船。船上的严佐等发现了李季，立即驾船追捕。这时，英柳之看到阔头舢板朝着竹篙屿方向逃跑，一时忘了保密，大声呼喊：“李季，不要向竹篙屿逃跑！”

吓昏了头的李季，被英柳之一提醒，应了一声：“知道了！你也快逃走！”驾着舢板向西南方向冲去。

英柳之发现指挥船向自己的渔舟冲来，慌忙掉转了船头，跟着阔头舢板向西南方逃奔。

驾驭指挥船的，是个三角脸形的船老大。他已经听到英柳之的喊声，转向旁边的严佐，问：“是不是番姬在竹篙屿？”

严佐点点头，命令道：“抓到他俩，就能捕获番姬了！先追击他俩！”

指挥船一转船头，也朝西南方冲来。

刚好是涨潮汐向退潮汐的转潮时刻，白漫漫的流水从东北向西南冲泻。东北风也越吹越猛了。顺风以顺流，对机器作动力的指挥船帮助不大，对顺风扬帆的舢板和渔舟，却起了很大的加速作用。两小时后，指挥船还没有追上小帆船，只是紧紧咬住它们的尾巴。

突然，李季和英柳之发现，船只的前方，横亘着一座凶险无比的恶水滩。漫漫无涯的大海，从四面八方冲来一股股湍急的流水，在恶水滩交汇着，两道流向相冲的流水撞在一起，有的呈白色的水柱直冲高天，

化为蘑菇状的水花在空中放艳，而后溅散成纷纭的水珠落在海面；有的头抵头地扎进海底，水面留下一团黑洞洞的水洞；有的流束和流束绞在一起，形成一片巨大的旋涡，闪闪飞转着。而恶水滩的广袤海面，还从幽深水底突出一座座礁矶，明礁如群兽跃海，暗礁似海鱼潜水。

由于流向的逆转，舢板和渔舟越驰越慢，后边的指挥船越追越近，想逃往其他方向已经不可能了，要么冒险冲进恶水滩，要么停止航行，束手就擒。

李季的舢板停在恶水滩旁边，犹豫地徘徊着。

此刻，那潜在心灵底处的血性，热灼灼地涌出来，英柳之狂喊着：“李季，与其生着被辱死，不如闯死路找个生！”他勇猛地驾着渔舟，如箭似的射进了恶水滩！

李季被什么力量驱使了一下，握舵的手不由自主地一使力，船只扭捏了几下，被急流冲进恶水滩了！

指挥船上的严佐，原以为把英柳之和李季往恶水滩一迫，他俩会乖乖就擒的，没想到他俩竟然冒险闯滩了。他又跺脚又吆喊：“快停船！你们不要命了！”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李季的舢板，由于失去了控制，随着一条猛烈的海流，俯首翘腩地扎进了海底，无影无踪了。英柳之的渔舟，尽管被英柳之豁命制约着，在恶水滩乱冲乱荡了一会儿，终于被船底拱起的炸浪托上半空，刚要倒翻扣进海底时，英柳之腾地跳离船舷，立即被雪白的海浪淹没了！

指挥船上，人们乱成一团，有叫的，有骂的，有流泪的。三角脸老大的拳头往船舷上一砸，溅起了几朵殷红的血花：“不该迫他们啊！”

严佐由于惊骇、伤心而显得苍白的脸庞，低低地耷拉了良久，最后，硬着心大声喊：“不要乱！这是他们宁可死也不转变立场，谁同情他们，谁就是立场问题。阶级斗争就是残酷的嘛！何况，他们是自寻死路！”

人们不敢混乱了，咒骂的噤声了，流泪的躲到一旁。有人问严佐：“接下来，往哪儿航行？”

严佐想了想，说：“番姬可能藏在竹篙屿。”

船老大气愤地喊：“还要迫死一条人命？”

严佐：“不！不能逼迫！但是，她的问题是叛国投敌，性质严重，我们的立场要鲜明，态度要坚决。不过，这次要改变办法。等到夜幕降临时，我亲自带人上竹篙屿，找到番姬，当面动员她自动投案。”

船老大余愤未消：“她不愿跟你回来呢？”

严佐神情肃穆：“那是另一种性质的事情，只有采取另外的办法。”

指挥船老大在严佐的强制性命令下，向竹篙屿驰去了。

灰腾腾的夜雾，沿着墨绿幽亮的海面飘来，迅速地笼罩了竹篙屿。岛屿的海岸，番姬木然地站立着。白天，当人们发现李季和英柳之先后失踪时，慌乱地找遍了全岛，又驾船寻遍周围水域，杳无踪迹。此刻，番姬站在海岸眺望着，默默地流着泪。高大的老渔婆站在她背后，双臂撑着她。

突然，老渔公慌慌张张地奔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番姬，刚才我在港湾外面寻找英柳之时，发现水产局指挥船朝竹篙屿驶来。现在，指挥船已经进港，从船上驰出一条小舢板，舢板上乘着几个人，快上岛了！”

番姬惊嚷：“不好！可能是严佐发觉了我的行踪，到岛上抓人了。”

老渔公：“是啊！舢板上的人，其中有一个是水产局革委会主任严佐，他在渔场检查渔业生产时，我见过他。”

老渔婆：“姑娘，竹篙屿不能住了，你驾船逃走吧！”

老渔公：“你驾船逃往北边的海域，那里有一座海鸥岛，到时候我去找你。现在我带人缠住严佐。”老渔公走了。

番姬转身就要潜向海边。

老渔婆拉住她：“严佐不知道你住的石屋，又有老头缠住。你跟我回石屋，把现金和衣服收拾好带走。”

两人隐进灰雾里了。

第二十三章

昼昼夜夜的担惊受怕，使番妮的心始终搁不到实处，如吊在半空里晃悠。长年累月的漂泊生涯，使番妮自身失去对陆地的坚实的依托感。此刻驾着渔舟从竹篙屿匆匆逃亡，感觉如挂在渔舟的一叶孤帆，在蒙蒙夜雾里迷茫茫忽闪闪地飘飞。

一阵森冷的夜风迎面吹来，她感到略有些清醒了。她看着四周，不禁一阵慌乱。原来，从竹篙屿逃得匆忙，竟忘记了问清海鸥岛的准确位置，船只漂进不知名的海域，完全迷航了！

咔嚓！

渔舟一阵震动，船底传出搁礁的巨响。

番妮展眼一看，船只前边，渺茫的雾气里，耸立着一座墨绿墨绿的怪物。她又检查了渔舟周围，只见绿幽幽的水底，潜伏着一片黑魑魑的暗礁。船底撞中暗礁，龙骨撞断了，渔舟残废了。她为了防止渔舟漂出外洋，照样泊了锚，然后卷起裤筒，雪亮的双腿踩进海水，踏着淡水里的礁石，朝那座墨绿的怪物前进。

这时五更天已经过去，鱼肚色的晨光映照下来，那怪物原来是一座孤峰岛屿，岛峰脚沿最细小，像一把锥尖倒插进海里，越往上越粗壮，整圈石崖朝四周海面俯卧下去，崖壁裂缝蜿蜒，夹石横搁，危岩倒挂，灌木丛生；岛峰巅顶是一片圆形地面，其间长满黑松翠柏、红花绿草、古藤青蔓，如茂盛的森林拱进数百米高的白云涌涌的高空；整座海岛像一朵硕大无比的蘑菇花，花冠则缀满五彩缤纷的花瓣。霍地，番妮想起了渔人们的传说：“在东海外侧的遥遥水涯，坐落着一座蘑菇岛，岛子的下半截被风浪卷塌了，顶部长着茂密的花卉草木。由于它位处远距陆地的大洋中心，聚集着无数只海鸟，石缝草木间铺满各种各样的海鸟蛋，而很多饥饿的海蛇也爬上岛子捕捉海鸟和吞食鸟蛋，所以蘑菇岛成为有名的鸟岛和蛇岛。”

番姬断定道：“对！它是蘑菇岛！”

番姬返身来到暗礁区，把破船拉进避浪的水坳里，从船上背起装现金和衣服的布兜，到岛上寻找栖身的地方。

她顺着一条巨大的石缝，踏着缝底的石磴爬上岛峰顶部。地面爬满网干草和五更草，草垫里拱出一丛丛野杨树、山枇杷、野梨树等灌木，一簇一簇的松树柏木桉林，低矮而繁密，古树干上爬满藤萝。奇怪的是，没有发现一只海鸟，也没有找到一条海蛇。番姬放胆行走了一会儿，前边竟有一座低矮破旧的海神女小庙宇，庙前保存着具有远古风格的连础瓜棱形石柱，庙门只有单人高，狭小的庙堂蛛丝密织灰尘层层，左右侧的圆柱儿雕着龙飞凤舞的和祥图，正壁是一片石壁，正中央嵌着海神女的石像，由于经历过长远的年月的剥蚀，只能看出模糊而窈窕的身形。

受尽灾难的东海渔家，视龙王爷海暴神为凶鲸恶鲨，他们一心虔诚地信奉这位出生在福建莆田的妈祖——海神女，几乎在每座东海涯岛屿上都建有她的庙宇，并且长年向这位被历代帝王敕封为天妃、天后、圣母的海神女烧香祭拜。因此，连这座汪汪大洋深处的小庙神像前的香炉里，也插满了香枝。

番姬打扫了庙宇，安排好住处，擦净落在海神女石像身上的尘埃，面对着石像站了一会儿。她不是个迷信者，没有合掌跪拜的习惯。然而，长期的艰难生涯造就了心灵的一种神秘的向往，此刻，那种神秘的向往驱使她走向前去，亲密地偎在神像上面。迅速地，石雕的神像像变成有灵性的神祇，发出一种电流似的热波，传进番姬的微微发寒发颤的身体，连她的心也热烘烘了。

她走出了庙门。天骤然变暗了，又一场海暴降临了。

开始，随海暴而来的云雾还没有飘近蘑菇岛，而作为海暴的前驱者——浪涛，凝聚的如浑身碧绿的小兽，后脚蹬地后脚趄起地扑向蘑菇岛四周的岩壁，张着白沫喷溅的巨口，啃咬着黑色的岩壁似的，怒放的似拖着漫长身躯的水蟒，高昂的灿白的头颅，凶猛地顶撞着岩壁，岩壁间不时地有黑色的碎石掉进海里。

渐渐地，云雾被暴风卷到了。云雾简直像汹涌的波涛，戴着耀眼的雪色的白冠，沸沸腾腾地簇拥着蘑菇岛的巅顶，巅顶像一座坐落在云海

里的花翠鲜艳的神仙园圃。

海暴越刮越猛，云海和水海成上下两层，鼓动着疯狂的波涛，猛烈地冲击着孤岛，随时要把孤岛冲垮淹没似的。

而在番妮的心目中，一种对岛屿的感受在浮动：蘑菇岛的峨峨孤峰，在翻天覆地的云波水浪的困扰中，正以一种雄奇的力量，保持着磅礴的气势。而整座孤岛的形象，更像汹汹海暴中的一朵蘑菇状的奇葩异花，花蒂踞海花冠摩天地放艳着。这雄艳的奇葩异花，不但保持着抗击癫狂的海暴的力量，还在渺渺无际的海空散发出一种神异的气质：它身陷海暴而不变质，执拗地保持着对海空的无色无欲的追求……

面对神异的岛峰，番妮心里的感受，冥冥中转化为一种力量，它淡泊似澄明海空，顽强如嚣嚣波涛……

番妮沉醉在自我感受的同时，身体器官的饥饿感也袭来了，伴着饥饿感的还有剧烈的昏眩。感受的力量强性地制约着饥饿和昏眩，并且发出无声的呼唤：“不能垮倒在荒岛，要向荒岛索取维系生命的原料！”

她保持着坚强的意志力，拖着昏眩而晃荡的身体，再次开始了海洋野人的生活。

她来到岛峰顶部的坦地，除了挖掘一些五更草根茎咀嚼外，竟然找不到一种可供充饥的食物。她爬到岛峰脚沿，由于风卷浪扑的结果，四周除了从崖壁上掉下来的黑礁白矾，所有附生礁岩的海生物都被冲刷干净，一切在海水里泅游的鱼虾都吓得逃之夭夭。老渔公们又不知自己漂到蘑菇岛，一时间找不到荒岛，食品断绝了来源，怎么办？

连续五天过去了，她除了吞咬五更草根茎，喝几口从壁缝渗出的淡水，没有吃进一点其他食品，身体越来越虚弱。怎么办？

这天早晨，她正在昏昏沉沉时，冷不防，空中传来一种嘈杂的声音，她抬头一看，天顶密纷纷的一片，如云团从远处海涯腾空飞来。过了一会儿，才看清那是成千上万只的海雕，大的有一米长，小的有几十公分长，头部羽毛灰白，缀有褐斑，背部色彩灰暗，胸腹以下呈褐红色，白色尾巴。接近生育期的雌雕，颈部长出白丝状的羽毛。

这是一群在东海涯迁徙生活的海雕，每逢不同的季节，各种鱼虾在

不同的海区洄游，它们总以凶猛而敏捷的姿势，飞向那片海区捕食鱼虾。这时，它们刚刚离开一座被捕光鱼虾的渔场，就近迁徙到蘑菇岛栖息。它们像一片黑色的暴雨，啸叫着扑向蘑菇岛的树簇、草丛、崖缝、石洞。一会儿后，奇迹出现了，一只只水老鸦随着一声声尖脆的鸣叫，从岛峰的树洞、崖壁的石穴和海滩的礁石底部，拖出一条条海蛇，叼出一颗颗花斑斑的海蛇蛋。

被凶猛的海雕残害的海蛇，长如蟒蛇，短似蚯蚓，全身橄榄色，套有数十圈黑色环带。它们是一种异化的海蛇，原先长年生长在海水里，偶尔到礁岸捕食。可是，这座独立大洋的海岛，给它们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它们从上岛躲避海啸捕食海滩生物开始，渐渐地长期居住下来，以树洞岩缝为穴，只有在周围鱼虾旺发时，才下海捕食。数年前，一群海雕在东海涯越聚越多，抢占了蘑菇岛，赶走了群居岛上的海燕水鸥鸬鹚，而且饥不择食地捕捉海蛇，迫得海蛇纷纷钻洞躲生。但每当海雕吃光附近海区的鱼虾，甚至吞净了落海人的腐尸肉，转而降临蘑菇岛时，海蛇们仍然逃脱不了被吞噬的命运。

看着海雕凶狠地撕咬着海蛇，番姬的心里一亮，脱皮去骨除毒后的海蛇，煮熟细肉，是一种美餐呢。

她灵机一动，抓住一块石尖，朝近处的一只正在撕咬海蛇的海雕砸了过去。一声惊鸣后，被砸中的海雕丢下死蛇，朝云霄冲飞。

番姬刚刚拾起死蛇，冷不丁凶猛的海雕掉转头来，并用鸣叫声召来了一群海雕，飞闪闪地扑向番姬，那尖利似剑的喙喙，大有撕咬她的皮肉之势。番姬吓得惊叫了一声，抱头逃进几米外的庙门。

她攥住手里的死蛇，放在地面上，不甘心地透过门缝，观察再次出击的机会。那群袭人的海雕在庙顶盘旋了一会儿，飞走了。另一只海雕叼来一条更大的海蛇，堪堪息在庙门外。番姬抓起门闩，凭着门缝猛力一砸，刚好砸中海雕的左翅。这只海雕个体巨大，足在十多斤重，它在地面瘫了一会儿，看到番姬走出庙门，完好的右翅一扇打，身体蹿到番姬前边，尖喙向番姬啄了过来，咬住番姬的衣服，又撕又拉。番姬眼明手快地挥动木闩，狠狠砸在海雕的头部。海雕发出最后的哀鸣声，死了。番姬拖着死蛇和海雕，刚刚迈进庙门，又一群众多的海雕，在死雕的哀鸣声召唤下，电闪闪地向她的背后扑来，她快速地关闭了庙门，外面传来恶雕啄门的笃笃声。

袭人的雕群终于飞走了，番姬悄然地溜出神女庙，爬下崖壁，到船上取火柴。不料，由于船只龙骨破碎，海水灌舱，渔舟大半沉进水里，火柴被海浪冲得无影无踪了。

求生的毅力顽强地支撑着番姬，她把死蛇和海雕浸在海水里，剥净皮毛，掏尽五脏，洗刷了一番。又到岛峰顶部拾了一些干草枯枝，堆积起来。回到海岸，整整徘徊了两小时，才从一堆从四面八方冲来的鹅卵石里，找到两颗渔家取火用的火石，拼力敲打了一番，才点燃了干草。

没有锅子，她用海神女庙的香炉盛水，把水蛇和海雕放进去熬熟。当黄澄澄的雕肉和白生生的蛇肉从香炉里抓出来后，她扑上前去，狼吞虎咽了一番。

吃饱以后，她想到了天气暖和，雕蛇肉放久了会变质。她再次来到海岸，爬上礁岸的高处。这里，平时的浪水漫不到，海啸浪才能留下水洼，水洼被阳光一暴晒，水分蒸发后，剩下一片白花花的盐渍。她把盐渍刮成一堆，装在布兜里，拎回海神女庙，撒进香炉中，腌好了雕蛇的肉。

然而，她毕竟吃惯了鱼虾和农产品，吞了几天的雕蛇肉后，胃部阵阵翻动，直想呕吐，勉强地坚持了几餐，终于停食了。

这天黄昏，她在一簇老松林间行走着，希望寻到一点儿树菇之类的食品。突地，她的双眼一阵放光。在一棵老松树的树洞里，放着几颗绯红色的海雕蛋，最大的一颗，足有海碗大小。她兴奋地掀起了衣角，小心翼翼地把雕蛋放了进去，回到神女庙，生起一团火，将雕蛋放在火里干烤。一会儿后，烤熟了，她把焦黄色的蛋壳剥掉了，张嘴一咬，好香啊！

一只雕蛋，使她饱餐了一顿。她不管天色已经擦黑，发狂地在树林里钻动着，寻找着树洞。又摸黑爬到崖壁，探索着石穴。午夜，她满载而归，拎回了四十多个雕蛋。

更加幸运的事情发生了。原来，在雌雕哺蛋的时候，雄雕辛勤地飞向大海，叼来一条条鱼虾，丢在雕巢里。

这时的番姬，已经学会了对付恶雕袭人的办法，她用树枝扎成一块木盾，手里拿着削得尖尖的木棍，潜近了雕巢，把雄雕丢下的鱼儿拨出

雕巢。每当这时，有的雌雕扑噜噜地扑来啄她，她用木盾自卫，用木棍还击，雌雕没有雄雕的狠劲，不久就败北逃飞了。而海神庙里，挂满了番姬的战胜品——鲜鱼。她把鲜鱼晒成干，储存起来，以备食品短缺时急用……

番姬依靠惊人的意志和荒岛的给予，一天一天地苦挨着。

第二十四章

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有一天，番姬刚刚来到海边，突然发现，一只熟悉的渔船朝蘑菇岛驶来，船上响着一种海螺声，有时像缓慢的沉痛的叙述，有时如急促的激烈的呼唤。番姬一惊，跳到高处看着，渔船上站着白发如霜的老渔公和老渔婆，夫妻俩正朝着蘑菇岛吹螺号。番姬激动得心要蹦出喉口了，竭尽音量地呼喊：“阿公——”

老渔公也发现了她了：“孩子——”

渔船拢近蘑菇岛，老渔公夫妻跳上海岸，番姬一头扎进老渔婆的怀里，放声大哭：“亲人啊……”

老渔公看着番姬，她的衣服已经褴褛不堪，一个个破洞裸出雪白的肌肤，失去绸条包扎的头发披散开来，如黑色的瀑布混乱地泻向肩头；唯有那天生丽质的脸庞，仍然映着美丽的光辉。不用说，她度过多少个艰难的昼夜啊！老渔公伤心地问：“孩子，我让你逃到竹篙屿北边的海鸥岛，你怎么漂到竹篙屿南边的蘑菇岛？”

老渔婆也搭腔：“是啊，我们几乎找遍了竹篙屿以北的数百座岛礁……”

番姬抽泣着：“逃跑得太慌乱，没有带指南针，又不知道海鸥岛的准确位置，迷失了航向，才漂到蘑菇岛。”

老渔公：“你怎么不驾船找我们？”

番姬：“船只碎裂了。这里又是台湾海峡北口，很少有渔船敢来捕

鱼，所以和外界断了通路。”她犹豫了一下，害羞地问，“阿公，英柳之和李季都生活得好吧？”在蘑菇岛的日日夜夜，她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他俩。

一种悲愤的神色泛上老渔公的脸部，他闷声地说：“孩子，我说了，你甭太难过。”

番妮一惊：“他俩怎么样了？”

老渔公：“那晚，严佐的渔业指挥船前来竹篙屿以前，首先发现了英柳之和李季，追得他俩逃进恶水滩，船翻了，人也落进恶水滩了。”

番妮忍着悲苦，焦急地问：“他们有没有逃出恶水滩？”

老渔公：“没有准确的音讯。据海上渔家传说，李季再也没有出现过，倒是有人看到过一条渔船上，晃过英柳之的身影。不过是不是他，目击者也不敢断定。那座水滩险恶得很，人掉进去了，九死一生啊！”

“嗯……”番妮再次扑进老渔婆的怀里，失声痛哭着。

夫妻俩劝告道：“孩子，闯海人脚踏船板，命剩三分，遇上风风浪浪，要坚强地撑住！再说，也可能英柳之还活着，躲在某一条渔船上。你住到我们的船上，边捕鱼边寻找他。”

番妮点点头，又说：“不知道现在形势怎么样了？他如果还活着，会不会回到水产局？”

老渔公：“江青那一伙倒台了，‘文革’也结束了。不过，我看政策还没有多大变化，严佐还在水产局掌权，也没有听说替你们平反，英柳之不可能回单位的。”

番妮想了想：“如果是这样，他们还不会放过我。万一发现我在你们船上，连你们都会受株连的。”

老渔公一拍胸：“咸水人天天拎着脑瓜儿闯海，还怕冒这点儿险！你还是住到我的船上！”

番妮固执地说：“不！我在岛上住惯了，只求你们驾船漂海时，留心英柳之的踪迹。”

老渔公拗不过她，只好应道：“那好，你先在这里住几天。我把船上的生活用品搬到岛上尽供你使用。”

于是，老夫妻几乎搬光了渔船上的用具和食物，全都放进岛峰上的海神女庙。番妮又交给他俩一笔款子，让他俩到大陆购置一番，也替她运来一些物品。老渔公欣然答应了。

老渔公夫妻在蘑菇岛陪伴番妮住了几天，才驾船往大陆购置物品了。番妮送走了渔船，回到海神女庙。由于得不到英柳之的消息，她懒得打扮，哀哀地坐着，默默地流着泪水。

但是，经过风浪磨炼的番妮，又迅速地回到坚强的自我中。她在老渔公夫妻俩的帮助下，开始收拾自己居住的乐园。她把海神女庙装饰得整整齐齐，隔了一间卧室兼灶房，器具一应俱全。她又凭借岛峰的平坦而肥沃的土地，从大陆买来白菜、豌豆、大豆、南瓜、萝卜、大葱等种子，根据时令种植。她还种上金银花、含笑、茉莉、瑞香、玉簪花、紫薇，让五彩艳丽的花儿开遍全岛。同时，还抓紧春天的气候，栽下石榴、枇杷、凤梨、葡萄、杨梅、桃李、希冀未来的丰收。有时，她也跟着渔船出海，在船影稀疏的渔场，帮助老渔公掌舵、扬帆、拉网、捞鱼，协同老渔婆杀鱼、腌虾、煮鲜、晒干。就这样，她在繁忙的劳作中过了几年。

这是一九八〇年的春天，番妮跟随老渔公的渔船，在海涯追寻洄游的黄鱼，历时六天六夜，由于风帆船航速慢，终于毫无所获，回到了蘑菇岛。

走进海神女庙，疲倦不堪的番妮，一头倒在床铺上，随着进来的老渔公，爱惜地望着番妮。

十余年过去了，番妮也三十出头了。父辈传给她的健美的体魄，使她抵御了大海洋的风风浪浪，保持着高雅的身姿姣美的丽质。可是，无情的岁月风雨，毕竟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尤其是经过夜以继日的追捕鱼群，纷乱的黑发蓬松松的，黑白分明的眼仁牵满殷红的血丝，眼角泛出细微的纹丝。

老渔公看着她，心里一阵发酸，说：“孩子，岁月不饶人啊！董明遭难了，英柳之又下落不明，你这样长期拖下去，该怎么办？”

番嫗闭起双眼，没有回答。

老渔婆插嘴道，“孩子，甭怪我说摊心的话。女人，要珍惜自己的年华啊。我和你阿公常常唠叨，想替你找一个好小伙子，不知你的意思怎么样？”

番嫗倏地睁开双眼，微笑道：“阿公，阿婆，多谢你们的好意了。可是，你们还没有完全了解我的心。通过长年累月的腥风咸浪的折腾，我把很多的事情，看得很淡了，对婚嫁之乐也一样。再挨些日子吧，顺其自然吧！”

老渔婆叹道：“我知道你的性格，既然你这样想，只好顺你了。”

老渔公：“这两年，大陆不断有消息传来，中央推行好政策了，怎么不见平反你的案件？”

番嫗应道：“你带给我的报纸也说得清清楚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形势大好了。不过，十多年的浩劫，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总要给组织一段工作的时间。何况，革委会取消后，严佐虽然没有担任第一把手，但还改任水产局副局长，他还有发言权，会拖延我的案件的平反时间。”

老渔公：“要么，你回啼鸥岛，跟他们争一争，要求平反，要求安排工作。”

番嫗：“平反冤案，是迟早的事。安排工作嘛，有些难啊。当初，我没有读完中专课本，没有领到毕业证书，现在也没有分配工作的名额。”

老渔公：“可是，这是冤案给你造成的。”

番嫗：“事情虽然是这样，但要获得中专毕业证书，又有其他的困难因素了。”

老渔公：“不管怎么说，总有争取的可能性。回去争一番吧！”

番嫗淡然地笑道：“我说过，经过长年的风浪的折腾，我的心境变了……”

老渔公似懂非懂地听着，知道拗不过番姬，没有继续劝告了。

第二十五章

在暴风的驱赶下，二十多条渔船随着老渔公的船只，到蘑菇岛避风了。

番姬来到老渔公的船上，一边帮助老渔公补网，一边观察着网具、渔船和众渔家。

眼前的渔网，已经远远落后于“渔网尼龙化”的时代，全是旧时的棕丝网。这些棕丝网像被风暴掀飞的茅草屋顶，东一个天窗西一个破洞，碎裂的网片纷纷垂挂，破烂不堪。

六十年代的东海涯，已经提出“渔船机械化”的主张。时间过去二十年了，渔业生产工具却倒退到原始时期，没有柴油机，没有起网机，用破裂装似的风帆和使用多年的旧橹作动力，圆拱形的船底洞穴累累，贴满了一块块封漏洞的破木板。

一个个渔家人的衣着，更是不堪目睹：老渔公的服装更为触目。原本是单层布的棕色斜襟渔衣和黑色宽筒笼裤，由于没有新衣服替换而穿戴得太久，不同颜色的补丁覆盖着补丁，变成多层的花斑色的袈裟衣。

又热又酸的泪水，在番姬的眼窝泛着，心海更似波涛在澎湃。

悠悠岁月，滔滔波澜，经历了多少曲折。知识和财富变成反动，无知和贫瘠成为真理。贫困如恶魔肆意横行，无辜的渔家人遭遇了多少艰辛。现在，形势已经好转，春风已经浩荡吹来，该是自己一展鸿愿的时候了。用什么办法救难济民呢？往昔，自己的意望虽然朦胧，却不无光辉；用知识设计计划，用财富创造社会，让知识和财富造福渔家。十年前的计划，如今是实现时机了：用父亲给自己的资金，替渔家建造大型远洋捕捞船，越过鱼虾资源日益贫瘠的近海渔场，闯进满是金鱼银虾的远洋渔场，打一场脱贫致富的翻身仗。可是，眼前的渔家人，有史以来都在近海作业，没有远航的经验，更缺乏操纵现代化机器船的知识，应该向全社会招聘人才！

几个月后，一艘远洋单拖网作业船驶进竹篙屿港湾了。它比一般的双拖网渔轮大两倍，足有四百多吨位。船头峭尖似巨大的切浪的刀刃，中舱面宽阔平坦，屹立着吊网机，后舱面坐落着双层船房，底层是船老大和水手的卧室，上层是操纵轮盘的驾驶台，驾驶台的顶部横着鲜目的船名：番姬号。

番姬用尽全部的资财，建造了远洋单拖网捕捞船后，立即以老渔公的名义，在大陆城镇张贴告示，用高薪招聘渔轮生产老大、老轨和舵工。半个月后，一批驾驶远洋船的人才，来到竹篙屿应聘。

前来应聘担任渔轮最高职务——生产老大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名叫单金，长得不矮不高，不胖不瘦，眉清目秀。因为他的职务关系到全船渔家的命运，船主番姬亲自和他对话。他一看到番姬，烁烁闪亮的目光在番姬的美丽的脸庞巡睃着。番姬显得异常的沉静，问：“听说你是国营渔轮公司的副老大，怎么丢掉铁饭碗，来端个体捕捞船的瓷饭碗？”

单金微有些傲岸地应道：“我不但是国营渔轮的副老大，还是水产学院捕捞系的毕业生呢。眼下，虽然国家同意改革开放，放宽政策，国营渔业公司的经济政策还是像金箍圈，紧紧地箍住孙悟空，让有才能的人不能施展本领，不能获得应有的收入。你的个体捕捞船，实行船老大和船员的收入分成制，鼓励大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我向单位打报告，单位同意我停薪留职，到你的远洋捕捞船奋斗一番。”

番姬验看了他的大学毕业证、老大身份证、大型渔轮驾驶证，最后同意招聘。

单金满脸春风地来到远洋捕捞船，熟练地整理了驾驶台和卧室，分配由渔家人担任的水手工作，检查全船各部位的情况，足足忙了二十多天。鱼汛期没有到，他利用空闲时间，来找船主代理人老渔公拉家常套热乎。谈了一会儿，他突然提问道：“阿公，听讲番姬船主的父亲是国外的百万富翁，她是用父亲的钱造了远洋捕捞船？”

老渔公应道：“她不是造远洋捕捞船，她是替贫苦渔家造福呢！你看看船上的分配政策，她除了抽一点修理费和折旧费，自己没有分收一分一厘，全部收入给我们分成呢！”

单金点点头：“这我知道。不过，别人传说，过去她也准备造远洋

捕捞的，政府怀疑她是驾船叛国投敌，才使她没有如愿。眼下虽然政策允许发展个体渔业，不过，她造了远洋船，是不是想趁便出国，继承父亲的产业，满辈子享福？”

老渔公气得满脸通红：“你怎么能够这样看待船主？”他气呼呼走出船舱，不理单金了。

一会儿后，老渔公气愤地找到番妮，把情况告诉了番妮，说：“孩子，我看单金是一支歪舵柄，不会驶正航道。你不该招聘这样的人！”

番妮一愣神：“有这样的事？”

老渔公：“他的双眼紧盯着钱呢！”

番妮呢喃着：“现在还没有技术上比他更合适的船老大，再说已经同意招聘了，怎么办？”

老渔公：“船老大是全船的主宰，要考验他一段时间，如果确实不行，就要当机立断地辞掉他！”

又一天，天气清明，海面坦荡。老渔公从居住的渔岛赶来，喜气洋洋地告诉番妮：“孩子，喜事逢双呢。造船厂终期付款四十万元的通知单刚到，你父亲的信件和汇款四十万元也同时到达了，我替你支付了造船厂的欠款了……”

原来，形势好转后，番妮就通过老渔公在渔岛的固定家庭地址，向菲律宾父亲处去信，跟父亲取得了联系。远洋捕捞船造价昂贵，尚欠造船厂四十万元。她去信向父亲求援。老父亲及时汇来了。经济负担没有了，番妮兴高采烈地看着父亲的来信，父亲的信里，再次强烈地希望她办理出国手续，父女团聚，让她继承父业。老渔公关切地问：“你打算怎么办？”

番妮深情地说：“从我的内心讲，我是多么希望 and 老父亲团聚啊！可是，我的案件还没有平反，办理临时出国手续时，肯定会被卡住。只有等到条件成熟时，再出国看望父亲。”

老渔公：“是不是让你父亲回来一趟？”

番妮：“目前不行。我母亲死了，我的学业毁了，没有固定的工

作，还背着政治包袱，住在荒岛上……这一切，让父亲知道了，会给他的感情造成什么后果啊？所以，我多次回信时，总是说等自己的远洋捕捞事业成功时，再确定会面的日子。”

老渔公叹了一口气，转身准备走开，不料看到单金老大早就站在背后，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和番姬的讲话。老渔公生气地瞪了他一眼，管自走了。

单金看到老人走了，笑容可掬地走近番姬：“妹子，船款还清了，可喜可贺。”

番姬点点头。

单金从她手里拿过她父亲的信，看着信封上的字眼，问：“哦，这是老伯父在菲律宾的住址，让我抄一份留存，行吗？”

番姬警觉地反问：“你要我父亲的地址干什么？”

单金应道：“往后如果驾船到菲律宾旁边的公海捕鱼，遇到风暴到菲律宾港湾避风，可以顺便去看望他老人家。”

番姬的心里闪过问号。

单金抄了地址，把信还给番姬，又说：“妹子，船只的一切备汛工作都完成了，可以出海试航试捕了。”

番姬不放心地问：“你准备往哪里去？”

单金也发觉番姬对自己的疑惑，连忙解释道：“海洋这么广大，哪里没有试航试捕的水域？！新船出海，欢迎船主跟船。”

番姬顺着他的话说：“既然需要我跟船，我就出海一趟，看看新船的性能。”

单金高兴地一拍掌：“好！今晚好潮汐，新船出海！”

第二十六章

第二天中午，“番姬号”的激烈的晃荡，使番姬惊醒过来，由于连日劳累，她从昨晚午夜一直睡到现在。她披好衣服梳整了头发，从船主的卧室走到驾驶台，发现捕捞船已经驶进浩浩大洋。

眼前的世界，全都变成一座无边无际的水国。清碧的海水如染进黑色的乌贼汁，显得墨绿幽深。浪涛如弧形的山丘拱起来，你追我逐地运动着，一直驰向遥远的海天相连处，没进那白茫茫的雾色里，渐渐淡化消逝了。

看不到大陆的黝黑的岬岸，连凸出水面的礁盘也没有踪影。番姬虽然是水产学校学习过的渔家女，但从小跟母亲在近海漂泊，学校也没有让他们到过远洋，她不无担心地询问单金：“老大，船只到达什么海区？”

单金老大略有些傲气地应道：“放心，我不会驾船投奔台湾。就是拢菲律宾找你父亲，也要你这个船主同意。船只现在在钓鱼岛东侧大洋里，是马面鲷集中的渔场。”

番姬的脸探出船舷，只见暗幽幽的水皮下，一群又一群的鱼影，密密麻麻影忽忽地闪动着，偶尔有一条鱼儿冲出水皮，全身呈侧扁形，黑灰色，嵌满粗糙的沙粒，真是太平洋的马面鲷。番姬惊喜地喊：“老大，该开始试捕了！”

“看我的！”单金喊着，吹起了放网的哨令，二十多个衣着褴褛的渔人，在老渔公的带领下，从睡舱里涌出来，纷纷走到各自的岗位。根据船老大的哨令，放网开始了。放网手把拖带左侧网脚的纲绳捆在左舷船桩上，把右侧网脚的纲绳绕过船房后的后舷，绑住右舷船柱，然后，从下风舷——右舷上，一寻一寻地抛出了两条网脚，又将连接网脚的巨大的网袋推进了大海。

捕捞船快速前进着，湍急的海流冲开两侧漫长的网脚，网袋的圆形的巨口大张起来，圆筒形的网袋鼓鼓地膨胀着，时而如巨型的黑袋子漂浮出来，时而沉进深不可测的海底。

捕捞船拉着单拖网，前进几个小时，一群群的马面鲷随着海流冲入

网口装进网袋，每当网袋的尾部浮升出来时，里面有成千上万的马面鲀，熙熙攘攘地拥挤着，响起啪啦啪啦的溅水声。

下午四时左右，被单拖网拽得硬挺挺地贴着船舷伸进海里的网纲，突然一下一下地抖动着，啪啪有声地拍击着船舷。同时间，船只后边的网袋浮出水面，网片东凸一下西凸一下地荡动着，仿佛有巨大的鱼类在里面冲腾似的。

单金和老渔公异口同声地喊：“啊呀，有恶鱼冲进网袋了！”

番姬瞪眼张望着。果然，网袋里边，钻进一条追食马面鲀的巨大的海蝎子。前半身如海马，马面形的长脸，镶着两颗黄橙色的圆眼，巨嘴张合着，吞噬着美味的鲀鱼；背脊似马背，又长又下弯，下面挂着装满鲀鱼的圆鼓鼓的腹部；十多米长的龙形尾巴，又粗又秃，猛烈地扇动着；全身呈赤灰色，背部覆盖着黑灰灰的鳞甲。

闽海人知道，这条太平洋罕见的巨蝎，性情凶猛异常，让它在网袋里冲腾下去；整条渔网会一层一层地裹在它身上，它会携带着渔网冲到船底，使螺旋桨绞上乱网，船只失去前进的动力，在大洋乱漂乱荡，如果遇到强海啸，随时会翻沉入海。

番姬焦急地跺着舢板：“怎么办？怎么办？”

老渔公经验丰富，向船老大提议：“唯一的办法，只有放舢板下海，人在舢板上割破渔网，放海蝎子逃生！”

单金向水手们吆骂着：“都变死人了？赶快放舢板！”

中舱面的吊网机，轰隆隆地吊起搁在船头的机器舢板，哗地放进左舷外的海水里。

老渔公奋勇向前：“让我下舢板！”

单金看了看番姬，逞强地耍起船老大的威风：“老子还没有开口，谁敢抢先！”他抓起插在船房外壁隔档的太平斧，一把推开老渔公：“你那老力气有几两？”他脱下外衣，浑身暴突着皙白的腱子肉，纵身一腾跳，跃进机器舢板里。为了防止机器的隆隆声更加惊狂了海蝎子，他没有发动柴油机，而是挥起绿色的塑料桨，让舢板荡近了网袋。

波涛汹涌的海面，巨大的网袋在海蝎的冲撞中，渐渐地漂近了船底，网片眼看缠着螺旋桨了。

单金在同风浪的拼搏中，显出了闯海汉的胆魄。他一按电钮，直流电动机启动了柴油机，舢板如在浪峭尖飞掠的渔箭，迅速射进螺旋桨和网袋之间的水域，舢板头部猛地撞中网袋里的海蝎，海蝎高高地拱起了网片，向一旁逃窜着。

然而，由于舢板柴油机的吼声震耳，网里的海蝎被惊得连连跳蹿，网袋的各部位毫无规则地一凸一凸，整条网袋乱漂乱荡着。

单金驾着舢板追逐着逃向网袋各部位的海蝎。但是，舢板越是接近海蝎，海蝎跳蹿得越厉害。最后，柴油机熄灭了，海蝎一看舢板的影儿，就没命地跳蹿一番，舢板根本不能接近海蝎。

单金朝大船上的番姬瞥了一眼，一种灼热的力气油然而生，他霍地操起明晃晃的太平斧，顺着船头溜进海里，双手拨波双脚踩浪，悄然无声地游近了网袋。

面对着在网袋里乱扑腾的海蝎，单金的思绪非常清楚，如果用太平斧砍破尼龙网袋，凶猛的巨蝎就会从网洞里蹿出来，随时会把他撕成碎片。但是，如果自己临阵退却爬回舢板，海蝎在网里无休无止地跳蹿下去，最终会酿成巨大的祸害，自己也会被番姬看成懦夫。他真后悔自己不该逞能跳海了。

大船上，传来番姬的喊声：“单金老大，快砍死海蝎！”

一片亮光在单金的脑海闪过。是啊，不能让巨蝎破网而出吞噬自己，而要把它砍死在网里！

闯海人的勇气在单金心里升腾起来。他绕过海蝎正面的水域，游到海蝎的左侧，太平斧瞄准一个大网目，斧锋像银亮的电光一闪，戳入那个大网目，劈进海蝎的天灵盖，一股褐红色的血水汩汩涌出，燃红了大片的清水。噗！噗！在海蝎还没有来得及逃窜的时刻，太平斧仅仅划破了两眼小网洞，却劈碎了海蝎的整块额头。

哗啦啦！

海蝎受到致命的打击，甩动着巨大的尾巴，扇起了一排排沸腾的浪头，从网里涌出海面。而海蝎也冲到另一侧网壁，苟延残喘地垂死挣扎着。

为了最后搏杀海蝎，单金鼓足了力气，绕着网袋泅游着，游到海蝎挣扎的水域，太平斧寻找着大网目，斧锋接二连三地闪进网目，劈中海蝎的要害部位。由于太平斧瞄得准确，斧锋没有将网片划出大破洞，海蝎逃不出束缚它的网袋，圆鼓鼓的腹部慢慢地翻出水面，死去了！

捕捞船舱面，传来众人的欢呼声：“喔……”

单金一边游向舢板，一边像凯旋的胜利者挥着旗帜似的挥着太平斧，自傲地笑着。

第二十七章

远洋捕捞船经过触目惊心的搏斗，结束了试航和试捕，满载着马面鲷和海蝎，胜利地回归了。这以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船只又经历了黄海、日本海、台湾海峡的试航，证明它完全具备远洋捕捞的性能了。

捕捞船正式投产前夕，船主举行庆祝试航试捕成功的宴会，二十多名伙计盘腿坐在舱面，绕成两圈。舱板上，放着烈性“三五牌”老窖酒和十多盘酒菜，有糊状鱼脑、丝状鱼刺、胶状鱼泡、花状鱼皮、片状鱼排、汤状鱼油。老渔公领着一班渔家人走到单金前边，纷纷祝贺道：“单金老大，祝贺你的成功，干！”

单金看了看旁边的番姬，看到番姬向自己抿着笑，不由一阵兴奋，喊：“好，我干！”他一杯一杯地仰脖灌着，连续喝了十多杯。人们借酒劲欢腾：“好啊，真是海量的船老大！”

单金趁着酒性，结结巴巴地说：“船老大？哈哈！在国营渔轮，我虽然技术硬，因为出身成分高，‘文革’里当过‘反动技术权威’，被批判斗争过，到头只当了个副老大。在个体捕捞船，我，我还没有得到完全信任，到现在还是个受考验的老大。”

人们发愣了，静下来了。

番嫗宽容地笑了笑，站起身子，大声说：“渔家兄弟们，我借今天的机会宣布，正式聘任单金为远洋捕捞船船老大！”

安静的人们又骚动起来，纷纷走向捕捞船的主宰，继续敬酒祝贺。单金老大对众人的盛情难却，开怀畅饮着。

不久，单金不知是为了躲避渔人们的灌酒，还是真醉了，晃晃荡荡地站起来，口舌结巴地说：“我实在撑不住了了”趑趄趑趄地走向船老大卧室休息。渔人们继续闹腾着。

入夜后，晚风哼着悠悠的凉曲，夜潮唱着低低的歌声。多数家眷在渔村的人们回去了。番嫗留在指挥船，觉得有些寒意。她担心单金不知醉成怎么样了，推开老大卧室的木门，走了进去。单金闭着双眼，仰身躺着。番嫗怕他着凉，拉起被子，盖在他身上。

单金凝止的身体一抖索，倏地睁开双眼，热烫的大手攥住番嫗的手：“妹子，多谢你的关心。”

番嫗羞得脸红耳赤，竭力想抽回自己的手。单金却越攥越紧：“妹子，你留在卧室陪我一会儿吧！”

番嫗拒绝道：“不行，这样不好！”

单金爬了起来，趁着酒性向前一揽，把番嫗搂进怀里，嘴唇在她鲜嫩鲜红的脸上乱拱乱吮：“宝贝，我自从看到你时，就喜欢你了！”

番嫗不知从哪里涌出力量，猛地推开他：“你不能这样！让我出去！”说罢，往门外奔去。

单金一侧身堵塞了室门，继续装醉道：“今晚，你如果不答应我，就甭想走！”

番嫗担心他对自己耍强，口气转软道：“你难道用这样的方式对待我？”

单金一愣，随即转笑道：“我是热心热肺地爱你呢！论条件，我俩是石斑鱼和红虾，非常般配呢！论经历，我们应是同病相怜。我是出身

渔业资本家的知识分子，‘文革’中挨批挨斗，境遇惨得很。你的情况更明白，到现在还背着黑锅。我不怜你谁怜你，你不怜我谁怜我。现在，我又是你的船老大，你能给我温情，我会替你拼命……”

番姬静静地听着他的话，心里的波澜翻动着。单金的条件，是和自己相般配。他和她，确实同是天涯沦落人。可是，他这样快地想征服她，似乎怀着另外的目的。难道他的目光盯着腰缠百万的父亲、如花似锦的外国生活、光芒烁烁的金钱？他说得不错，我刚刚宣布他为船老大，不好立即收回成命！他掌握着她的事业的命运，掌握着众渔家的前途，如果使他寒心了，后果不堪设想呢！

想到这里，番姬柔声柔气地说：“单金老大，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确实应该同病相怜。关系发展到恋爱、结婚，总要给我一段时间。如果强行征服人，心也是征服不了的。”

单金应道：“可是，你已经夺去我的心，我不能失掉你！”

番姬微笑地安慰道：“我也不是朝三暮四的女人，让我们保持着友谊的发展，最后总有好结果，行吗？”

单金语塞了，慢慢地腾开身子。番姬趁机走出室门，关切地叮咛道：“夜间风很凉，睡时要盖好棉被。”微笑地走了。

远洋捕捞船经过数月时间的试航试捕，暂时泊在港湾保养。这天，番姬刚要乘舢板上岸，替捕捞船购买柴油，老渔公匆匆赶来：“番姬，英柳之还活着……”

番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颤声地嘟哝：“你说什么？”

老渔公重复了一句：“英柳之还活着！他来找你了！”

从天外飞来的喜讯，使番姬激动得半晌回不过神来，不停地嘟哝着：“英柳之还活着？英柳之还活着……”

老渔公看着海面，喊了起来：“瞧，英柳之摇着舢板来了！”

捕捞船上风海面，一条交通舢板急急驶来。在舢板上摇橹的，果然是英柳之，几年过去了，他的身形依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清瘦了一些。她兴奋地呼喊：“柳之——”

英柳之百感交集地回应：“妹子——”

番妮扑地跳进舢板，英柳之双臂一展，两人紧紧地搂着跳着。

捕捞船上的老渔公，抹去脸上的泪光，悄悄地一推，舢板漂离了大船，让两人自由地聚首。

舢板上，番妮在英柳之身上偎了一会儿，心里突地想到什么，不由自主地推开了英柳之。

英柳之没有觉察出番妮的微妙的变化，管自滔滔不绝地叙述着往事：“……我们快举行婚礼的那晚，我发现李季失踪了，知道他心里燃着炉火，出海去寻找他，结果双双被严佐的渔业指挥船发现，指挥船发狂地追击我们。为了不把指挥船引向你居住的竹篙屿，我们改向逃跑，不幸被迫进恶水滩，李季连船带人地遇难了，我保持着一股勇气，在翻船快把我扣进海底以前，抢先跳离难船，扑向一块礁石，顺着急流的冲力插进山条石缝里，既稳住了身体，又不会被恶水滩外边的严佐发现。恶水滩的潮水平静后，我找到了难船，把它翻过身来，重新驶回竹篙屿，你和众渔家已经在严佐的追迫中，逃得无影无踪了。我在海涯漂流了六个多月，终于没有找到你，只得潜到大陆，回到福建老家。‘文革’结束后，我连续向啼鸥岛水产局反映，要求找到你的下落。严佐担心我们的案件翻身后，他要负担迫死人命的责任，利用手头还保持着的权力，千方百计地阻挠对我们的平反昭雪。这期间我回啼鸥岛三次，他都支吾其词地拖延时间。我没有办法得到你的消息，又没有在啼鸥岛坐等的生活费，只好回家去。这次我到啼鸥岛，水产局的同事告诉我，你在海涯失踪多年后，最近在竹篙屿海面出现了，还为渔家建造了远洋捕捞船。我才风风火火地赶来，和你会合……”

不知为什么，番妮一边听着英柳之的话，一边想起往昔的婚礼、逝去的岁月、没有平反的案件、腰缠百万的父亲、花红柳绿的外国生活、造福渔家的捕捞船、向自己求爱的单金，心绪越想越乱。她随口问道：“你这次经过啼鸥岛，有没有关于案件的消息？”

英柳之：“有两种说法。严佐他们支支吾吾，说是十年动乱，问题成堆，百废俱兴，还要调查研究。另一些同事说，这案件关系到严佐能不能继续执政，要不要负迫死人命的法律责任，所以他要竭力维持。不过上边已经在撤换‘文革’遗留人员了，严佐的下台指日可待了，案件迟

早要平反了。”

番姬：“那么，你来找我，有没有具体打算？”

英柳之：“有！当然有！多年来，我日思夜想着你，希望着这团圆的一天！我们再不能让年华流逝！我们重新举行婚礼吧！”

番姬：“婚礼之后呢，你准备怎样安排生活呢？”

英柳之：“婚礼之后，我们生活的春天来临了。在国内，有数十万元价值的捕捞船，我们马上可以致富呢！在国外，又有腰缠百万的老父亲，随时可以去继承他老人家的事业。我们的下半辈子，终于可以富贵享乐了！”

蓦地，番姬的心像落进了一泓冷水。她对英柳之的思路全清楚了。她疑惑地看了看他，心想，过去的英柳之，虽然不无李季和董明的想法，但又和他俩不一样，依然保持着正直、血性。刚才的话，是不是他无意识说出来的，不是他真正的意识？她怀着希冀地问：“柳之，过去的岁月，你好像不完全是这样想的，最起码还会服从我的想法。”

没料到，英柳之一口断言道：“不，我是这样想的。过去的岁月，给人的磨难太多了。如果说，过去我愿意把知识和生命献给自己的岗位，可现在，这些完全没有了。不要说严佐不愿意替我们平反，就是他立即替我们平反了，往后的掌权人，不知要给我们降下什么灾厄，再蹭磨下去，生命就完结了。不是吗？那次在恶水滩，如果没有那块礁石，我早就完结了。大难不死之后，我思悟再三，彻悟了，应该借你的条件，转移到国外，用自己的知识和财富创业，好好地享受人生！”

番姬像看陌生人似的看着英柳之，说：“你的精神支柱垮了，完全垮了！”

英柳之确实变成另一种人：“不！我只不过变了，变成另一种向往！”

一阵长久的沉默后，番姬抑住了激烈的思绪，慢声地说：“我俩结婚的事，我还要仔细地想想。”

英柳之一震，刚要说什么，背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番姬妹

子，你在这里会朋友啊，害得我好找啊！”

番娅转脸一看，是单金。过去，啼鸥岛水产局和单金的渔业公司有过交往，英柳之和单金也相识，两人不约而同说了一句：“是你！”

单金抢先说道：“柳之，刚才听老渔公讲了你的情况，我才找来了。”刚才，单金在卧室午睡起来，找不到番娅，询问老渔公，老渔公告诉了情况。

英柳之打量着衣冠楚楚的单金，说：“我也听水产局的同事介绍过了，你在番娅的捕捞船当老大了。”

单金知道英柳之和番娅的关系，决定先发制人，说：“我不但是番娅的船老大，还是妹子的男朋友呢！”

一股血气直冲英柳之的脑门，他恼怒地看着番娅，愤愤地说：“原来，你忘了旧人向新人了。”

番娅一跺脚：“你说些什么？”

单金插嘴道：“他没有说错。人嘛，对逝去的旧事物是要忘却，才能接受崭新的世界，开始美好的新生活——这是人生的规律嘛！”

英柳之暴怒了：“你算什么新世界？你并不知道我们的过去！你不应该从中插杠子！”

单金傲岸地昂脸向天：“世界，已经进入自由竞争的时代。两军相遇勇者胜。那就要看看你的能耐了。”

英柳之反唇相讥：“你有什么能耐？无非是捕捞专业毕业的船老大。不要忘了，我也是捕捞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我也可以操纵远洋捕捞船……”

两人吵架的时候，番娅的心情，从复杂到厌烦，又迅速恢复了平时的安静的境地。最后，她冷漠地说：“看来，你们并不了解我的心。所以，你们的争吵，会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

英柳之发愣着。

单金误会了她的话意，夺口说道：“我知道你的心。我决心豁命拼搏，办好你的远洋捕捞事业，再支持你出国侍候老父亲，过好下半辈子的生活！”

番娅的内心燃起了恼火，赌气使性地应：“我是想过好个人的下半生辰光！我是想出国继承父业，当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你们谁有能耐，谁才能得到我！”

说罢，她趁英柳之留在她的舢板上的机会，跳进英柳之带来的舢板，驾着它走了。

第二十八章

为了得到美丽的番娅，以便进一步获得其他一切，单金和英柳之更加激烈地竞争起来了。

一天，老渔公当着众人的面提醒番娅：“孩子，到公海试航几次，可以不办任何许可证。长期到远洋捕捞，应该到政府办理出国捕捞许可证。”

如果获得出国捕捞许可证，说明捕捞船可以到达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任何国家外边的公海捕捞，在那些国家的港湾避风，并且自由寻找番娅父亲等亲人。单金急不可耐地说：“我去办证。”

故意住在捕捞船上的英柳之，也知道此举的利害关系，紧接着说：“我去办理。”

众人沉默着，老渔公叹息着。

番娅心情矛盾地看着他俩，没有说什么，默然地进入自己的卧室。

第二天，单金急马加鞭地赶到啼鸥岛，走进水产局局长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副局长严佐，他正襟危坐，保持着往昔的肃穆威严。只不过，额部更秃了，略有些发福，红光奕奕。单金介绍了自己、番娅和远洋捕捞船的情况，提出办理出国捕捞证的要求。

严佐的眼缝虽然微微闭拢，里面的眸镜却幽幽的一亮一亮。多少年来，番姬叛国投敌的案件，一直像石头搁在他心里。往昔，他确实出于愤怒的感情，发誓要逮住番姬等人，给他们以严厉的打击。随着时间的推移，番姬的种种遭遇的传说，不断地传来。他对自己当初的结论，也有些将信将疑了。但有一种疑问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脑海：番姬的父亲是百万富翁，番姬出国投父，追求富贵生活，却是情理之内的明显的动机，她不可能不愿意出国。这种出国，按过去的眼光，是叛国投敌。而现在呢？上面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但不能用现在的情况，完全推翻过去的问题。况且，在过去追捕叛国投敌分子时，发生过李季死亡的事情。如果把案件全部推翻了，番姬一告状，他要负迫死人命的责任。不是吗？水产局机关里，常常有人议论这桩事。上级部门也有风吹来。这案件如果错了，他严佐不但要下台，而且要受法律的处罚。这时，他听着单金的话，心里凝聚着一种疑团，形势刚刚变化，番姬就急不可待地利用外国资本家的资金，造起能够远航的轮船，是不是准备出国投奔父亲？如果是这样，不但旧案翻不了，新案又犯了！这案件，要好好调查！阶级斗争这根弦，确实天天要绷紧啊！

严佐慢慢地睁开双眼，说：“单金老大，你的要求，我听清了。我要跟局长和其他副局长研究研究，再答复你。”

单金走后不久，英柳之接踵地来到水产局，一看严佐坐在里边，怔了一下。他不知道单金已经过来了，为了抢在单金前头办好手续，只得硬硬头皮，把办理出国捕捞证的要求告诉了严佐。

严佐的肃穆静听的嘴角，情不自禁起抿着笑纹，他的心在冷笑着：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显然，英柳之是为了跟番姬出国享福，在跟单金争功呢！事实证明，番姬和英柳之的出国投敌案件是有的！多少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仍然念念不忘！为了证明过去的正确，必须搞到这次企图以出国捕鱼为名，行长期投奔敌国之实！这样，我的政治地位也牢固了！

严佐打定主意，这样回答英柳之：“待我和其他局长研究后，再去调查你们是不是符合出国捕捞的条件，以便最后决定是否办证。”

几天后，严佐带着一个办事员，匆匆来到远洋捕捞船停泊的地方——竹篙屿避风港。番姬刚好在船上，她已经知道单金和英柳之找过严佐办证的事，看到严佐前来，清楚他来的目的。一种无名火在她心里呼呼直蹿，她一闪身躲进卧室，不想见严佐了。

严佐心怀叵测，并不直接找船主和老大，而是走向在舱面补网的老渔公，准备从番姬没有串供的渔人嘴里，挖出他需要的证词，他笑呵呵地召唤：“老渔公，辛苦了。”

严佐不认识老渔公，老渔公不但认识这个在渔区工作多年的水产局头头，而且熟知他迫害番姬的详情。老渔公没带好气地应：“哪有你们当官的辛苦，你们又要工作，又要耍心计。”

严佐以为老渔公是信口开河的话，也不在意。他逗引道：“老渔公，我是耳闻不如一见，你们的捕捞船造得真大，果真能够出国捕捞鱼虾。”

老渔公：“那你就发放出国捕捞证吧！”

严佐神秘地说：“办事情还要看动机嘛。你能不能告诉我，番姬此番出国，是临时捕捞还是准备长期定居？”

老渔公一下子没有理解严佐的用意，冷峻而疑惑的目光看着严佐。

冷不丁，番姬从船房里冲了出来，手指直冲严佐的额头，厉声呵斥道：“姓严的，你是鲨鱼向柔鱼点头，想生吞活咬人！我不是临时出国捕鱼，而是继续逃奔异国，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告诉你，现在时代变了，你的老手段要不灵了！”刚才，她在自己的卧室里，全部听清了严佐的话。

老渔公明白了一切，气得瞪眼竖眉，朝严佐伸出铁钩般的大手，粗野地吆骂：“你这恶鱼屁眼里挤出来的鱼屎，原来是这种用心。老子今天不抓破你的胸膛，把你的黑心掏出来给众人瞧瞧，不是闯海祖先的后人！”

番姬生怕老渔公真的动手。给严佐多留证据，拦着老渔公：“阿公，摸这种鱼屎，反弄脏了自己的手。”

老渔公的怒火越烧越旺，顺手抓起梢尖锋利的鱼叉，吼道：“老子没有你们知识人那种斯文！老子只知道一看到海贼，就该撕他的肉做下酒菜！”

在挥舞的鱼叉前面，严佐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进自己的舢板，急巴巴

地逃了。

老渔公朝远去的严佐骂了一通，又回头告诉番嫫：“孩子，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

番嫫应道：“我早知道，单金和英柳之去办出国捕捞证，如果碰到严佐，不但办不成，反而会生出风波来。我已经书写两份书面报告，送到上级政府了。一份是要求追究严佐长期迫害我的问题，替我平反昭雪；另一份是说明远洋捕捞事业的具体情况，要求政府责成水产局，给予办理出国捕捞证。”

老渔公敬佩地说：“孩子，还是你灵智，这条恶鱼，不能让他漏网了！”

番嫫担心地说：“社会情况很复杂，事情不知能不能一帆风顺？”

出乎番嫫的意料之外，她向政府提出的要求，进行得如顺风顺流的帆船。

半个月后，政府派出调查组，在海涯调查了几天，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又半个月后，严佐被撤职审查，番嫫、番婶、英柳之、董明和李季得到平反昭雪。

这一天，啼鸥岛水产局会议室，站满了哀默的人群，正壁挂着番婶、董明和李季的遗像，遗像上面横着黑色布幅，上面写着“追悼大会”四个白字，催人泪下的哀调在鸣响着。人们泪如雨下。手臂挂着黑布的番嫫，哀哀地默默地站着。她的心在哭泣着……

第二十九章

捕捞船获得了出国捕捞证后，单金犹如喝醉了酒似的，兴高采烈地来到国营渔业公司，找到公司生产科科长，问：“最近，我国近海以外的渔场，有没有发现鱼群？”

生产科长告诉他：“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鲐鱼大面积旺发。台湾东部的西太平洋，剥皮鲳的产量很高。”

单金有意识地问：“再往南呢？譬如我国的南海和菲律宾周围的渔场情况？”

生产科长：“按理讲，现在的季节，是菲律宾渔场的鲐鱼旺发时期，但没有鱼群信息。”

单金点点头，立即回到捕捞船停泊的竹篙屿，找到番姬，说：“妹子，我分析了渔场情况，现在捕捞船可以投入生产的渔场有三处，一处是到日本海捞鲐鱼，一处是到台湾东部捕剥皮鲳，另一处是到菲律宾周围捕鲐鱼。”

番姬不无警觉地问：“哪座渔场有鱼群旺发的鱼汛？你的意见到哪里生产？”

单金故意说道：“鲐鱼和剥皮鲳的经济价值低，多捞千担百担也没有经济效益，还是去捕经济价值高的鲐鱼吧？”

番姬：“有没有鲐鱼旺发的消息？”

单金撒谎道：“有。我是听国营渔轮老大说的。”

番姬：“你是船老大。渔令重于军令。生产上的事，由你决定吧。”

单金：“那好。我们备足柴油、淡水、大米、食盐和其他生活用品，准备到菲律宾渔场。”他又神秘地降低声音，“你也跟船去吧。如果有风暴，船只进港避风，你可以顺便去见父亲。”

番姬心里一震，未置可否地沉默着。

远洋捕捞船要到菲律宾渔场的消息传开后，继续住在船上的英柳之，独个儿走到竹篙屿的嶙嶙礁岸，惶然不安地徘徊着。

岁月把英柳之身上的所有的锐气都磨光了，在他的英武的躯壳内，包含的尽是沮丧、悲观，以及对海外生活的向往。

他的眼光看着灿白而翻滚的浪涛中，一只被浪扑流击而驱上海岸的

石蟹，蟹身有巴掌大小，背壳饰着赤橙黄绿的花花斑斑，十只蟹鳌纷纷舞动，迅速地爬进一眼深邃的石洞。

英柳之似有所悟地笑了。他仿佛下定了决心，要像这花花斑斑的石蟹，结束风扑浪打的生活，寻找一处人生的避风港，过着平安而富裕的生活。

英柳之回到码头，看到了番姬，讨好地说：“妹子，我有话要跟你讲。”

番姬的眉头一蹙：“我早些天跟你说过了，我们的案件平反了，你还是回水产局上班吧。”

英柳之应道：“我们的案件平反了，我们的事情还没有完结呢。”

番姬干脆挑明了话题：“你要我答应婚事？我已经说过了，经过多年的风风浪浪，我对某部分的人生奢求淡薄了，你却对这部分的人生的奢求浓厚了，我们的分歧出现了。我要求你回去好好工作，也许分歧会缩小。你像船影跟船似的跟着我，又有什么用？”

英柳之：“让我也把话挑明吧，如果没有另一条影子跟着你，我也许不会忧心忡忡。这次到菲律宾渔场，我要求跟你一起去！”

番姬有些生气了：“你是不是想跟我到父亲那里，长远地依赖父亲享福？”

英柳之也有些不耐烦了：“难道我就这么讨你的厌？你不要忘却了，如果没有往昔的岁月，我们早就成家立业了，也许早到菲律宾和老人团聚了！”

番姬：“志不同且道不合，即使用铁条捆在一起，也会分开的！”

英柳之：“我还要请你想想，如果没有你父亲的事，以及你所谓的志和道，我也不会卷进案子里。我为你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现在你处境好了，我要求跟你享享平安日子，有什么过分？”

番姬默然了。是啊，人不能无情无义。他是因为她而遭灾受难。可是，正是因为灾难的磨炼，使他俩的差异变得多么明显啊。她叹了一口气，说：“是我使你吃尽苦头。我对你的要求也不过分，只要你跟我志

同道合，只要这样，我会报答你的，而你口口声声要跟我出国享福。我现在可以不说气话，而跟你说真话，我不准备去菲律宾渔场，当然也不能跟父亲团聚。”

英柳之：“现在案件平反了，你们父女团聚的条件成熟了，你不去菲律宾，骗得了人吗？”

番姬一跺脚：“我何必要用别人怀疑过的方法去见父亲呢？我准备公开请父亲回国团聚！”

英柳之固执地说：“反正，我还要看最后的事实！”

“谁给你考验我的权力了？”番姬气得双唇发抖，转身走了。

远洋捕捞船的备汛工作基本就绪，船老大单金来找船主番姬：“我们可以出海了。”

番姬：“你准备什么时候出海？”

单金：“今晚午夜，是出海的好时辰。”

番姬：“那好吧！”

于是他俩决定下来，当晚十二时，捕捞船出征菲律宾渔场。

午后，番姬看到单金闪进英柳之居住的卧室，心里发疑，轻手轻脚地走了几步，站在英柳之卧室的外面，全神听着他俩的话。

单金：“柳之，你怎么不听番姬的劝告，回到自己的岗位工作？”

英柳之：“你怎么不回国营渔业公司工作？”

单金：“我已经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而你刚刚恢复工作，应该回去。”

英柳之：“你是想把我赶走？好让你独占花魁？”

单金：“哈哈，你误会了。我有海般的胆量，哪会耍这种心计。这样吧，你既然要留在船上，我这个船老大就要把你当伙计使唤啰！”

英柳之：“悉听尊便。”

单金：“那好！你是航海灯光问题的专家，请你到大陆鹿城一趟，买一些备用的捕捞船桅灯，海上风狂浪猛，万一桅灯被扑灭了，也要有备用品换上去，才能平安夜航。”

英柳之：“我们的捕捞船什么时候开船？”

单金：“今晚两点开船，你马上动身，早去早回。”

英柳之：“要到哪座渔场？”

单金：“我决定到日本海。”

英柳之：“我听说原来准备去菲律宾渔场？”

单金：“菲律宾渔场没有鲑鱼丰收的消息，日本海鲑鱼旺发呢。是我临时决定改变渔场的。”

英柳之：“那好，我立即动身去鹿城。”

听着单金哄着英柳之，番姬洁美的脸庞，泛出愤怒的铁青色。

看着英柳之驾驭着交通舢板驶离了捕捞船，番姬走到驾驶台，对满脸得意之色的单金冷笑道：“你把他支开了，他如果今晚天黑不回来，最早要到明天才回来，你可以在午夜驾船远走了。”

单金解释道：“没有的事，别听他对你说假话。”

番姬提高了声音：“他没有说假话，是我听到你的假话。你还哄骗他，船只要到日本海。”

单金慌神了，又立即镇定下来：“海里的规矩，渔船闯海时，一切服从船老大。是我获悉菲律宾渔场没有鱼汛，日本海鲑鱼旺发，临时决定改变渔场。”

番姬反问：“此话当真？”

单金想道：反正鱼旺发消息是确实的。如果连渔场的谎言都被识破

了，番姬可能会和自己反目呢。况且有英柳之跟在船上，船只如果到菲律宾，还不知番姬挑谁当男朋友，去见她的父亲呢。干脆弄假成真，到日本海去。英柳之是有工作岗位的人，不可能久待在船上，等他离船后，再到菲律宾。想罢，他斩钉截铁地说：“等英柳之一回船，立即驶往日本海！”

番姬的烁烁发亮的目光，像是看穿了他的心似的，说：“既然不去菲律宾，我也不跟船出海了。今晚午夜，船只按照原定开航时间起锚！”

单金没想到番姬使出这一招，心绪乱糟糟的：今晚午夜，英柳之回不了船，番姬留在竹篙屿等他，两人在荒岛可以无拘无束地做爱。自己真是船舱里放屁，自作自受。不行！宁可推迟开航时间，也不能让他俩得逞！他央求道：“妹子，要么根据你的意见，午夜开航，直驶菲律宾，边捕鱼捞虾，边让你和老父亲团聚。”

番姬态度坚决：“不了！我不出海了！”

单金直想下跪求她：“船只缺乏桅灯备用品，说什么也要等英柳之回来。”

番姬：“我已经查问管渔具的老渔婆，桅灯还有备用品，够一航次使用呢。”

单金：“啊哟，我确实不知道还有备用品。不过还是要等柳之回来，他说，一定要跟船出海。”

番姬故意激他：“不行，鱼汛一刻值千金，午夜开航！生产上的事，听船老大的。开航时间，要服从我的命令。”

夜色如灰黑的纱巾袅袅飘来，番姬驾着阔头舢板驶往竹篙屿。单金看着她的渐渐隐形的背影，骨架子差点塌倒在地了。

第三十章

当夜，鹿城东侧的海滨，一条黑晃晃的海膘脯状的舢板，离开了海岸，在墨彩幽亮的海面匆匆驰骋。

驾船的是英柳之。下午，他急急赶到鹿城，买到九个捕捞船桅灯灯泡后，心里突地掠过了不祥的预感。单金原先决定要驶往菲律宾渔场，为什么对我讲要前往日本海？他是不是以买桅灯为名支开我，自己提前驾船去菲律宾，偕同番姬去投奔父亲？……

他越想越不安，决定不住旅社，连夜乘舢板赶回竹篙屿。他又担心自己还没有到达，捕捞船已经开航了，边走边想出一个主意：鹿城位处竹篙屿的西南边，从竹篙屿开航的捕捞船，必须驶经鹿城东边沿海的深水航道，才能驶往南方的菲律宾。把舢板开进深水航道，既能驶往北边的竹篙屿，又能随时截住南下的捕捞船。于是，他驾着舢板在深水航道漂泊。

这是一条凶险无比变幻莫测的深水航道。半夜时分，海空突然降下了一种东海涯的怪风——白花风暴。头顶，无限深邃广远而幽暗浓重的深处，发作着一种石炸岩崩的响声，紧接着，似有无数块无形的陨石飞进了大海，巨岩激起了一座座黑粼粼的水的山峰，碎石溅落出朵朵白色的浪花。那浪花犹如水面的浮蓬，以密麻麻的群体形象，在水山浪谷间怒放了一下，刹那间被风的力量卷得离开海面腾空飞升，纷纷纭纭地炸散开来，变成黑暗天幕中的灿白的花朵。有的银瓣绽放，有的柳丝垂扬，有的棉朵飘飞，有的雪花坠落，满天满海，灿烂辉煌。

风暴是一阵接一阵的。当它间歇的时候，千万朵在水面浮动在天空飞扬的花儿杳然熄灭，连峰峦驰骋的海面也平伏了许多。这时候，英柳之抹掉刚刚溅在身上的水沫，灰暗的眼眸又闪亮起来，朝前方的深水航道窥探着，有没有远洋捕捞船的灯号。

他清楚地记住捕捞船的出海航行灯号是三红三绿。他在航道上漂了好几个小时，顽强地沐浴着风暴激起的水花，却始终没有发现三红三绿的灯光。

白花风暴继续席卷着海空。随着小舢板漂进北边的水域，原先伴着扁舟航线平行延伸的大陆海岸，已经越离越远了，那忽隐忽现的峥嵘影像，完全没进远方的墨色的天幕中了。到这时，如果航向转西，还可以找到陆岸的港湾，躲避怪异凶狂的风暴。可是，经过千灾百难的英柳之，似乎是吞了礁石硬了心，不肯放弃任何跟随番姬出国的机会。小舢

板随着他的意念，继续漂向渺茫的大洋。

五更天，大洋深处的海况更险恶了。遥遥天顶的银河像漏了底似的，注出一条条银亮亮的雨柱，密匝匝地倾泻而下。空中的云彩也变色了，像一团团白灰灰的棉絮铺盖着。雨柱则似盖天盖地的枪弹，直戳戳地射穿了棉絮状的白云。风暴则在云彩的下面横卷着，把穿云淋来的雨珠卷得忽忽飞转，形成一团团空中的旋涡，一圈套一圈的白亮的弧线是它们的流束。一团团旋涡越落越低，终于贴近暗茫茫的海面，把浪的升腾的峭尖哗地削平了，化成一片白艳的水沫，飞进旋涡转动着，漫空飞旋。

依仗一叶风帆前进的小舢板，帆布被雨珠浪沫淋湿了，又在旋涡风的席卷中，噼噼啪啪地扇打着，小船也失去了固定前进的方向，东跳西窜着。

到这时，英之才有些慌张了。他的扳舵的手不知所措地松懈了一下，身子被跳荡的小船托得向高处一弹，又重重地砸在船板上，他捂着剧痛的臀部，慌张地趴在舱面，生怕被小船弹进大海。

他趴着观察着海面，估摸舢板已经漂近了竹篙海域，自我安慰着；脑瓜儿拎在手里，也要豁命拼搏一番，到达安全的岛屿。

于是，他双臂撑地地爬起来，左手攥定舵柄，右手拉着在空中乱荡的帆樯索，风帆停止了扇动，被一股强大的气流吹得鼓起来，小船朝着竹篙屿艰难地飘荡着。

这时，头顶的天空，灰白色的云彩像染上磷水似的，微微地射出了熠熠的光彩。天放亮了。

东北向，竹篙屿的褐绿色的峰峦，越来越清晰地屹立在海面。

英柳之的心情一阵兴奋，腾地挺直了被风暴压得如弓的腰背。

就在此刻，一团异常猛烈的风暴刺耳地怪叫着，呼地灌进帆肚里，把整张风帆扬出了船舷外的海面，拉着帆樯索的英柳也随着被拽出船舷，身体在空中挣扎了几下，哗地溅进翻波滚浪的大海中了。

一种强意识驱使他挥手蹬脚地抗击着风浪，企图游回身边的舢板。

当他转过身子时，发现刚才的那阵狂烈的暴风，已经把风帆卷飞入海里，小船也被掀得底部朝天，迅速地沉没了。

绝望中的英之，朝着竹篙屿“啊啊”地呼救着。

一排海崖般的浪墙，在前直垒垒地竖起来，又盖头盖脑地倾在他的身上，他黑色的头发在白花花的浪沫里冒了几下，不见了……

在英柳之的舢板接近竹篙屿时，住竹篙屿虎嘴崖下的番姬，被室外的狂暴的风浪声惊醒过来。由于身体的困倦，她对习以为常的风暴没有理睬，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刚刚砌起的新房屋的灰白色的墙壁，墙前的金漆闪亮的家具，天下的天女散花式的直流电挂灯。正在她静躺时，外面仿佛响起一种人的“啊啊”的声音。她警觉地跳出木床迅速披好衣服，奔出房屋，站在高处瞭望大海。

竹篙屿避风港外面，波涛滔天的海面，一只熟悉的小舢板上，那张染过木汁的风帆被暴风刮进了大海，紧接着舢板也底部朝天地翻沉了。舢板旁边，一个落海人时沉时浮地挣扎着。

啊呀，是英柳之连夜回岛，被风暴刮进海里了！

她连想也没有多想，闪着双脚奔上避风港码头，准备驾着泊在码头外的交通艇出港救人。

可是，她被码头的险景惊呆了。只见平时风平浪静的港湾，变成一锅沸腾的热水，一团团绿色浪头，如巨大的礁岩从港面翻出来，蹿过码头，又汹腾腾地坠进码头外边的海里，溅起了奔进水柱，如果贸然地奔进滚浪中，势必会被冲进外海。

紧急关头，她勇猛地尖声喊叫着：“啊——”随着叫声一腾跳，侧身穿过恶浪，扑进了内港，在滚浪中翻了几个筋斗，借助浪力冲近了交通艇，趴在艇舷上，猛地跃进了舱面。

她顶着倾泻而来的浪水，歪歪晃晃地钻进机舱，轰隆隆地发动了二十匹马力的柴油机，又钻到舵位里，一推离合器操纵杆，交通艇射向浪滔滔的外港了。

被暴风卷得阵阵震动的高天，又抖出了瀑布般的雨柱，雨水飘到低

空时，和海面溅起的浪珠交汇一起，在风力的扬动下，织成一张漫天覆的白网，把不远处的英柳之落海的水涯，遮得模模糊糊，连在水里挣扎的人影，也不见影像了。

番姬心急如焚了，猛地把操纵杆推到最快速的挡位上，排气管喷出一团团黑烟，交通艇激烈地震动着，如飞似的穿透一座座水山，又从幽深的浪谷上空飞掠过去。

海面出现了另一种怪异的浪头，一团团灿白的炸浪，一颗颗弹落交通艇的龙骨底部，哗哗有声地炸开来。小艇像斗场上的野牛，低俯的头部一扎一扎的，像要冲进汹腾的海底，而船臀一腾一腾地翘起来，仿佛要掀向天空似的，装在船臀下边的螺旋桨，不时地飞离了水底，在空中飞速打转着。由于转动的速度太快了，螺旋桨突地冲脱了销子，飞离了船体，落在船后不远的水面，沉没了。

交通艇唯一的动力消失了，立即陷进浪峰水谷的包围中了……

第三十一章

十多年来，流落海涯的番姬，从来没有遇到这样凶险的境地，她只觉得全身在虚空中掠掠坠落，心也随惶惶荡荡。但见自己溅进一个深邃的水洞，洞底积着一泓幽绿骇人的黑潭。四周，则水壁高垒，坡面倾斜，巔顶摩天。当海流从水坡高处泻下来，其状如冰原的雪崩。色彩银色辉映，喧闹声沸反盈天，眼看要把坠进深潭的番姬淹葬了。

就在雪崩般的急流快淹到时，周围的巍巍耸立的水壁，响起震天撼地的隆隆声，以高崖倒塌的情景，崩落出一团团绿闪闪的巨石般的水团，沸沸扬扬地居高临下地砸下来，灿白的急流被砸成晶亮的水珠，飞向狂风呼啸的空中。水团越砸越近，番姬的心绪越来越恐惧，绝望地寻索着逃亡的水道。

她发现，几米外的水团爆炸波涛冲腾的海面，突兀浮出一朵渔盆般大小的花朵，瓣若鸡冠相连，色调绯红鲜艳，底下还有一朵更圆更大的白亮亮的晶体衬托着。

这团被海浪掀翻的海蜇，犹如美丽的花朵闪进番娅的心眼，使她的似被无形的手掌攥得紧巴巴的心，犹如花朵一样地开放起来，发射出一种抗风搏浪的力量。

同时间，神奇古怪的海洋，像被无处不在的海神女驱使似的，以一种骤然间增强加大的浮力，把番娅的身体托高起来，她奇迹般地高踞在一座峨峨浪峰的顶部，她凌空俯瞰着，无涯的海洋，浪的危峰险巔，连绵无尽地耸立着，你追我逐地运动着。不久前还历历在目的竹篙屿，不知是藏匿于浪的峰丛中，还是逝没在深广的海涯远处，无踪无影了。翻船落海的英柳之，早已杳然不见了。没有一座礁岛的黑影，没有一片渔船的白帆，唯有她单独地漂泊在汹器的远洋。

番娅又发现了那朵花艳艳的海蜇。一种神异的美的吸引力，从海蜇的身上如电波频频传来，使孤寂惶然的番娅，感受着强烈的向往力，跟踪着海蜇泅游着。

然而，她毕竟是游术平凡的女子，和风浪拼搏了一会儿后，渐渐觉得四肢沉重，头脑昏眩，气喘吁吁了。

她的上风——北边海面，一团雪堆似的浪花里，出现了一条数米长的鱼影，圆筒形的身体，剪刀状的尾巴，白齿细密的上下颌，三角刀似的背鳍和胸鳍。它那黑背和白腹，成两条色彩各异的射线，在浅水里影晃晃地移动着。

“它到底是凶猛咬人的巨鲨，还是吞鱼吃虾的海豚？”番娅的昏沉沉的神志里，疑惑而惊骇地思索着。为了保险起见，她侧身劈开一道波浪，向东绕着圈子，想避开巨鱼的冲击。

一阵溅水声，巨鱼像有灵性似的，也跟着拐了个弯，竟然冲到番娅的旁边。

是一条巨大的雄海豚！

在平常状态下，海豚不但不会撕咬人类，有时还有救援落海人的善性。番娅稍微地放心了，全神贯注于如何自救。

不防间，那海豚的尖刺刺的嘴颌，竟然迅速地凑近了番娅的脸部，在她的香腮来回地蹭磨了几下，又朝她的鲜唇贴吮了一下。贴吮时，那

双鱼眼微微闭拢，色眯眯的。番妮羞得心儿速跳，又担心反击惹怒海豚，向右侧轻轻转动，想躲开。那海豚仿佛十分喜欢美丽的落水女，尾巴翘出水面，兴奋地抖动着，身体和番妮保持着平行的姿态，腹部紧贴着番妮，尖嘴儿不时贪馋地转过来，在番妮的脸部、颈部、肩胛直至胸脯一吮一吮着。

番妮被雄海豚戏得心慌意乱，手脚茫然无措地划拉着，身体难于在恶浪中平衡了，歪歪扭扭地挣扎着。突然，身底下拱出一朵白色的浪花，她猝不及防地呛了几口咸腥腥的浪水，继而被浪花拱得翻滚起来，那硬挣着的神志一昏晕，身体向水底沉没着，四周全是深绿色的水帘覆盖着。顽强的意念在忽闪。然而，四肢却沉重而酸痛，几乎不能动弹。沉没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千钧一发之际，那条黑晃晃的海豚，一低头扎进了绿幽幽的水底，横身转弯，竖身直蹿，嘴颌一顶番妮的腹部，把她托出了水面。

番妮的半昏迷的神志，被海豚的动作惊得全部苏醒过来。但浑身疲沓松瘫瘫的，又重新向水底下沉着。

海豚似乎完全理解了，自己上面的不是一般的泅游者，而是濒临绝境的遇难人。它完全丢弃了和人嬉乐的动作，始终横在番妮的身底，又长又宽又黑的背部一拱一拱的，把下沉的番妮一下一下地托出水面。而当番妮的脸部探出水面，倾吐积在胃里的咸水时，海豚的头部也翘上天空，进行换气呼吸。

番妮因为全身乏力，趴在海豚背部的身体，在浪头的冲荡中，不时地向左右两侧的海底滑溜着。高智能的海洋动物大海豚，把背部的鳍刀一竖一竖着，似乎在向番妮招呼着什么。后来，那背鳍竟像狂风中的小旗，一左一右地扇动着，越扇越快，最后竟用力地击打着番妮的额头。番妮一阵醒悟，海豚担心自己脱落沉海，叫自己抓定它的背鳍呢！她在浪水的泻击中，艰难地举起沉笨的双臂，攥住了海豚的背鳍，身体也稳定多了。

番妮也记不清自己趴在海豚身上多少时间了。慢慢地，她觉得海豚失去了平衡，越来越激烈地左颠右荡起来。尤其是当高耸的浪头扑下来，浪水伴着她的身体，重重地压迫着海豚的背部时，海豚明显地下沉着。为了驮着她浮出水面，背脊骨似在蜿蜒弯曲着，带动全身阵阵抽搐，艰难地浮升起来。而海豚的紧绷绷的皮肉，也觉得松软多了，还带

着微微的颤动。

番妮心里异常清楚：海豚经不久浪和人的长久的压力，已经疲沓欲沉了！可是，她的全身在浪头的扑击中，更加虚脱无力了！她的心情一阵发酸，这灵性的海豚，胜过世界的人类！正在以生命的拼搏，抢救落海的自己！人不能像没有良性的水兽，宁可自己遇难，也不能累垮海豚。想着，她松开了手里的海豚的背鳍。海豚仿佛知道了人的意图，背鳍又啪啦啪啦地扇打着，似在警告着番妮；不抓紧背鳍，会被恶浪冲走呢！

哗！

一座圆拱形的浪山涌过来，水坡猛烈地一撞番妮，她的腹部在海豚背部一摩擦，整个儿翻倒过去，坠进下风海面了！

第三十二章

番妮再次落水时，雄海豚竟然没有扎进深水托高番妮，而是游到番妮的右侧水面，嘴颌对准她的右腰一顶一顶的。神志昏眩的番妮，依稀地觉得，自己的左腰被硬邦邦的物体一撞一撞着。她拼命地睁动着沉重的眼睑，看到自己的左侧，竟有一片峥嵘的礁矶。她浑身一震，借助海豚的顶力，顺势抱着突出来的礁笋，拖着沉重的身体，一步一步地爬上礁岸。一阵森冷的海风迎面扑来，使她的头脑更清醒了。她向着海岸旁的救命者——雄海豚，双膝一曲跪了下去，磕头如捣蒜，热泪似雨淋。

那条灵智的雄海豚，似乎为番妮的得救而兴奋若狂，胸鳍和尾巴同时地拍击着海水，溅起了珍珠般的水滴。黝黑的背脊一拱一拱，灰白的腹部一跳一跳，头部随着一磕一磕，仿佛在向番妮还礼。它这样动作了很久，最后并没有离开，而是沿着弯曲的海岸，来来回回地泅游着，好像一个忠心耿耿的卫士，守护着依然处身危境的主人。

番妮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海豚，颠蹶着爬上高处，浏览着礁岛和大海。

这是两座几乎连在一起的大荒岛，形状相似，犹如两轮月牙儿，舢

尖相抵地合成圆弧，圆弧内绿水悠悠，涟漪泛泛，是一座优良的深水港湾。只有岛屿和岛屿的相傍处，灰黑色的岬岸扶着两条深水航道，成南北走向直通港湾外边的大洋。岛屿是由一座座平伏的弧形山峦组成的。山顶全是橙黄色的沙石铺盖着，没有绿树红花，几棵稀疏的小草儿，也显着贫瘠相的枯黄色。大荒岛四周的大洋，由于北方苏礁冷水团的侵袭，高耸的浪山低伏下去，和大荒的山峦相同无二，色彩混浊澄黄，似无数座连绵起伏的沙丘，向着大漠的茫茫远方延伸着。正值深秋季节，这浪山岛峰共一色的蛮荒世界，被低低呼啸的冷风拂扬着，气氛更加苦寒，景象更加荒凉。

独立山峦上的番妮，觉得自己像孤单地陷身在无边荒漠中，浑黄色的沙海中，一座座被冷风鼓动着的沙丘，正朝她腾腾涌来，脚底下的沙丘仿佛在塌陷中颤动着，自己快要被淹没了。

“不！不！……”一种长年累月锤炼出来的礁石般的意念，在软瘫瘫的病体内凝成刚硬的一团，并且发出涌浪般的力波。她硬挺挺地站立着。

她的闪亮的目光，在漫漫大洋间寻觅着，希望找到翻船落海的英柳之。然而，她从岛屿的高处冲到低处，从礁岸的东边颠到西边，始终找不到遇难的友人和他的船只，甚至连一块碎船板也没有发觉。

她终于知道了，英柳之十有八九是葬身海涯了。悲伤的泪水，在她的苍白而艳丽的脸庞流淌着。她也没有躺倒，坚毅地颠到一片地势稍高的坡地，一块又一块地搬动着石头，一下接一下地挖着砂土，终于掘出一个深深的坟穴。从口袋里掏出英柳之送给她的英雄牌钢笔，颤着双手放进坟底，然后扒动石块和砂土，覆盖了坟穴，垒起了一个凸出地面的乱石坟堆。

她没有高声地号啕，没有撕心地啼哭，连泪水也停止了流泻，异常安静地跪在坟堆前，默默地磕了三个长头。

而后，她向前爬了几步，侧身靠在坟堆上，神态显得出奇的静寂，面对着荒芜的海涯，凝望着，思索着。

又一个亲友离开了她，远远地走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啊？他真挚地爱着她。而且，他比其他的爱着她的人，人品都高尚一些。难道是她的美貌害了人？难道是她对婚事的犹豫害了人？不！是英柳之，还有董明

和李季，他们的生活信念，和自己背道而驰了！也不是他们自己害了自己，是不能容纳原先的他们的社会生活，腐蚀了他们的信念，使他们惨遭灾难！现在，灾难再次降临到她的身上，饥饿、寒冷和死亡随时都会发生，怎么办？

她想到这里，顿时觉得一阵寒战、饥渴。她在崎岖不平的海岸和岛峰趑趄着，寻找着可以解除饥渴的植物和鱼虾。贫瘠的岛峰，砂土层层，残石叠叠，连秋冬季存根地下的五更草都找不到，可以果腹的山果野菜更是杳然绝迹了。嶙峋的海岸，刚被苏礁寒潮侵袭过的地方，那白花花的棉絮状的晶体，不知是深秋初见的寒霜，还是海潮留下的盐硝。色彩缤纷的鱼虾已经被寒潮迫向遥远的水温稍高的海区，海岸的浅水区域，春夏季常见的手指粗的乌溜溜的弹涂鱼没有影儿了，连礁缝罅隙间的水灵灵的石奶、张牙舞爪的天公蟹、斗状的藤壶，也像被海龙王收得一干二净了。

番姬一屁股砸在礁石上。她彻底绝望了，这是一处海生物绝迹的荒芜礁岸，自己失去任何求生的希望了。

俗话说：山狗护主人，海豚救渔家。就在番姬感到山穷水尽时，善解人意的高智能的海豚，竟然从深不可测的水底冒了出来，嘴里咬着一只背壳花斑十鳌绯红的深水蟹，鼻尖抵近一处海岸，看到番姬走过去，扑的一声，把深水蟹吐上礁头。深水蟹已经被咬破了腹部，不能动弹了。番姬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股力量，快步冲向前去，拎起垂死的深水蟹，运用东海渔家用食盐腌生蟹的方法，找到一处碗状的石凹坑，把深水蟹掷进坑里，拿起一块圆形石头，用力地把深水蟹砸了个稀巴烂，又扫了一小堆白粉似的盐硝，撒在碎蟹肉里。竖着五指搅拌了一会儿，抓起腌好的蟹肉塞进嘴里，连壳带肉地咀嚼着，囫圇吞咽着，不过一支烟工夫，全部的蟹肉都吃光了。

第二天，当番姬再次在海岸踟躅时，灵性的海豚竟然还没有离开，而且从一朵银鱼的浪花中探出头来，嘴里含着一簇阔叶海藻。这簇原来是红绯色的红藻，由于久远地生长在不见天光日色的深海里，变异成粉白色的。海藻被海豚吐在水面，随着浪头涌近礁岸。番姬伸手捞了起来，她不着急吞咬，而是忍着饥饿，想找到一眼淡水泉，一边咬碎着咸巴巴的海藻，一边用清甜的淡水送进肠胃。可是，她找了大半天，始终不见一处水泉，只得咀嚼起海藻来。

第三天，走投无路的番姬，又来到海边，寻求灵物海豚的援救。可

是，从这一天起，不知是什么缘故，海豚再没有给她带来大型的食物。它的嘴里，偶尔只叼着一星半点儿的小鱼小虾。而一星半点儿的小鱼小虾，不但不能使番妮充饥，而且连海豚也因为失去食物，而显得异样了。它的圆鼓鼓的腹部干瘪多了，泅游的一拱一拱的背脊变得一凹一凹的，尾巴和鱼鳍扇水的幅度大大减小了，最后只剩下微微的晃动。显然，在这片鱼虾绝迹的海涯，饥饿正严重地威胁着雄海豚。

岛上的番妮，由于饥寒交迫，连行动都困难了，每当漆黑而孤寂的夜晚过去，昏黄的白昼降临，她从栖身的岩穴走向浪涛翻滚的海边，身体就像暴风中的细竹竿，摇摇晃晃的，随时都会折断了似的。挪动一步，都要倚着石壁岩柱，否则就会扑倒在地。

她已经在岛上挨过整整七天了，她双臂撑着石笋，挪到一片平坦的海滩，突然看到那条雄海豚静静地躺在海滩卵石上。她以为海豚跳上岸和自己嬉戏，连忙颠向前去，目瞪口呆了。海豚死了。她静静地看了看地形，不由悲伤地扑在海豚的身上。原来，面临死亡的海豚，看到陷身绝境的主人，竟然跳上海岸，以自己的肉体，捐献给主人充饥，挽救主人的生命。而高潮水线距离海豚死亡的地方足有十来米，可见海豚进行生命的最后的一搏时，跳跃得多么勇猛、高远！

番妮趴在海豚的身上，无声地搓揉着，无泪地悲哭着。整整一天一夜，像守护自己的恋人一般，寸步不离。

不！自己就是饿死在大荒岛，也不能吞食海豚的血肉！这海洋神物的灵魂，是何等的高尚！自己必须像信奉上帝一般，祭拜它，敬佩它，学习它！

一阵默然的思索后，番妮迅即感觉到，和自己相依相偎的海豚，仿佛重新复苏温暖过来，并且有一种无形的热血，湍湍地流进自己的身体，她的全身顿觉灼烫起来了……

这天傍晚，番妮凭借着这种感情的力量，为海豚挖掘了坟坑，把它安葬进去，让它的坟墓永远朝着远大的海洋。

苏礁冷水团携来的冷空气，嗖嗖有声地笼罩着大荒岛。番妮感到自己像坠进黑暗而寒冷的深渊里。饥饿使浑身虚弱无力，死神一步一步地迫近她了……

第三十三章

番嫗漂到大荒岛的日子里，啼鸥岛水产局办公室里，满脸红彩富态安逸的李副局长，接到省水产研究所打来的电话，话筒里响起对方的略带沙哑的声音：“……我叫向翼，由于历史原因，最近可以恢复工作。我原是省水产研究所技术员，专门研究远洋渔业资源的。我向你们打听一个人的下落，她叫番嫗……”

李副局长问：“你是番嫗的什么人？”

向翼：“我是番嫗的熟人，也是她母亲番嫗的熟人。”

李副局长把番嫗的近况告诉了他：“……组织替她平反后，正在考虑向她发放中专水产学校的毕业证书，给她分配工作。她自己仿佛对毕业证和工作没有兴趣，也没有积极主动地要求，管自凭借父亲的财力，替渔家造了一艘远洋捕捞船……”

向翼兴奋地提高了声音：“那好啊！十余年前，她正是有这种抱负，才遭遇了长期的磨难。我打电话给你们，是要求调到啼鸥岛水产局，协助番嫗开创群众性的远洋捕捞业。番嫗的行动，在我省群众渔业战线，尚属首例……”

疑惑的意念，在李副局长心里闪动着。虽然番嫗是搞远洋捕捞业，谁知道她有没有二心，会不会随时会驾船投奔异国的父亲。往昔的案件虽说已经定论，可也没有证据说明，她当初不是厌弃祖国投奔海外。如果番嫗私奔异国，我同意向翼调来，岂不是无事生非。况且，现在国家也不允许自由出国。我刚刚接任严佐的副局长职务，既不能像他那样激烈地整人，最后整垮了自己；也不能毫无原则界限，放任自由，惹是生非。在这种是非面前，还是绕开走！

他想着，对电话筒笑道：“向翼同志啊，省城是繁华都市，你何必到偏僻海涯吃苦呢！对你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你提出调动的要求，是不是强人所难呢？”

向翼：“我是先探探你们的意见。这样听来，你们不同意啰？”

李副局长：“难啊！”

向翼的沙哑声，震得话筒嗡嗡响：“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我宁可抛弃工作，也要去东海南涯，支援番娅的事业！”

李副局长结巴了：“你、你……”

砰！向翼搁掉了话筒。

两天后，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了啼鸥岛，他向水产局人员详细了解了番娅的情况，马不停蹄地乘坐着交通舢板，赶到番娅的捕捞船停泊的竹篙屿。

他就是和李副局长通话的向翼。向翼三十七八岁，高挺的身架，茂密整齐的青年式黑发，炯炯闪亮的大眼，英武俊逸的方脸，脸腮满是剃净胡茬的青光。加上鞋袜油亮，西装革履，更显得潇洒英俊。

他背着包袱寻找着，偌大的港湾空荡荡的，整座竹篙屿没有人影。他走向虎嘴崖。虎嘴崖下，一座钢筋水泥砌成的小洋房坐落着。他推门进屋，里边没有人居住。他闻到一种香脂的气息。来到番娅的整洁的卧室，看到挂在墙上的番娅的美丽的相片，不知怎的，浑身颤颤发抖，大眼泪光闪闪。

他估计番娅可能跟捕捞船出海了，于是来到隔壁房间，把铺盖放在空床上，稍稍整理了一下，又回到番娅的卧室。

他疲倦地坐在靠背椅上，痴痴地眯起双眼，墙上的照片变幻起来，一个活生生的番娅从相框里悠悠飞到地上，高挑丰丽的身姿，灿烂映辉的金丝发，冰雕雪砌似的艳脸，文静悠逸地向他飘来了……

他感到心窝跳荡，浑身发热，张开双臂搂起了番娅，却倏地搂了个空，身体向前一跌闪，双眼睁开来一看，原来自己做了个梦。

他含着无尽的痴情，久久地凝睇着番娅的照片……

晌午，向翼找到番娅留下的大米和鱼干，燃火煮熟后，草草吃了一顿，来到竹篙屿朝向远洋的东边海岸，眺望着一艘艘海轮，等候着番娅的归来……

连续几天，向翼常常站在海岸的高处，向远投出闪闪似火的目光，希望捕捞船出现在远处水平线上。这一天早晨，远洋捕捞船果真驶进竹

篙屿港湾了。它的后边，跟踪着另一艘色彩鲜艳的大渔轮。

不多久，一个船老大模样的人，带着一个老人登上码头。那老人高壮的身躯略有些佝偻，满头红色的卷发，粉白色的老脸，绿眼眸，鹰钩鼻。老大的旁边，还有老渔公夫妇。

向翼急匆匆地迎向前去，询问船老大：“同志，番娅呢？”

船老大冷着脸：“你是番娅的什么人？”

向翼：“我是她多年前的朋友。”

船老大还要问什么，那老人挤到前面，说着结结巴巴的普通话：“哦，番娅的朋友，好！好！”

向翼问道：“老伯是……”

船老大脸上挤出笑容：“这老伯是番娅的父亲，是我驾驭远洋捕捞船，在日本海捕到鱼虾后，专程奔赴菲律宾，接他回来和女儿团聚的。”

向翼兴奋地握着老人的手，乐不可支地笑着：“好啊！祖国欢迎你！”

老人兴奋极了：“是的！我虽然是白俄罗斯族，父辈就是中国人了！中国，是我的祖国。多少年的背井离乡生活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祖国，想念祖国的亲人……”

向翼霍地想到什么，转身向船老大：“那么，你是单金老大啰？”

单金：“是番娅告诉你的？”

向翼摇摇头：“不！是啼鸥岛水产局告诉我，番娅的捕捞船老大叫单金。我听你们刚才的话，好像番娅没有跟船出海？”

老人插嘴道：“是啊，听说我女儿住在这岛上。我正要和她团圆呢！”

向翼一惊：“啊呀，番娅没有在岛上啊。”

老人发急：“真的？她会到哪里去呢？”

一种不祥的预兆掠过单金的心头，他呢喃着：“海上风狂浪猛，会不会……”

老人喊起来：“快找！快找！”

一班人来到番姬的卧室，熟悉情况的老渔公夫妇，检查了番姬的日常不离的日用品，件件都在。老渔婆急得发出哭腔：“日用品一件不少，连牙膏牙刷都没有带走，会不会出事了？”

老渔公果断地说：“脚踏船板三分命，风浪随时都会吞噬咸水人，出动两艘轮船上的所有交通舢舨，到周围海面寻找！”

番姬的父亲老泪纵横，颤巍巍地说：“我也去！”

单金拦着老人，说：“老伯，事情不会那么奇巧的。你年迈体弱，在岛上休息吧！”

老人固执地说：“不！我一定要去找到女儿！多少年来，我把她们母女抛在这里，害得她母亲葬身大海，现在如果番姬出事了，我也不想活了！”

单金连忙说：“那好！你跟我同驾一条船出海寻找人！”

向翼嘱咐道：“今天海里的风浪大，要注意老伯的安全啊！”

单金看了看老人，猛地一拍胸：“放心！我会豁命保护老伯的！”

人们纷纷冲下船，一会儿，四条交通舢舨冲出了港湾。

开始，四条舢舨或聚或散地漂泊着，两小时后，老渔公夫妇在他俩的舢舨上呼喊起来：“这里有一条沉船！”

四条舢舨聚拢起来，只见一条杉木结构的不会沉没的交通艇，在浪涛丛中半沉半浮着。朝天的船底龙骨尾部，螺旋桨早从主轴上脱落了。单金抢先惊叫起来：“啊呀，这是番姬妹子的交通艇！”

老渔公点点头：“它被退潮流冲到东方大洋深处，又被涨潮流冲回

来，所以经历了几昼夜，还没有离开竹篙屿海域。”

船只倒翻，番姬落海，九死一生了。番姬的父亲看着眼前的交通艇，全身晃了几下，趴在船舷号哭起来：“女儿啊……”

向翼高声鼓励大伙：“不要惊慌失措！还不能断定番姬的下落呢！分头去找！”

于是，四条交通舢板分头散开，各朝着不同的方向驰骋着……

第三十四章

向翼的任务，是搜索竹篙屿正西方到正南方的九十度辐射角的海面。因此，他驾着交通舢板，循着西南方向前进着。大约三小时后，前方的稀淡的雾幔里，出现了大荒岛的模糊的山形。他让扁舟在岛峰四周巡视了一番，没有发现番姬的踪影，于是拢近礁岸，停船上岛。他看到大荒岛南角，依稀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他快步奔跑，只见黑礁崆崆的海岸，一个女子正在双手抱腹地打滚着。衣服被尖刺的石棱子划得支离破碎，裸出白玉般的肌体。“啊哟！”那女子尖利地叫了一声，哗地滚进急流汨汨的海洋，眼看被淹没了。

向翼毫不犹豫地腾空跳跃，拦腰抱着犹自翻滚抽搐的女子，游了几步，爬上礁岸，他举眼一瞄女子的脸庞，立即认出她是分别多年的番姬。他的心海交织着酸甜苦辣，连声唤叫着：“番姬，番姬，你怎么了？”

番姬被海水浸得清醒一些了，朝岛峰的疏草儿指指，又向海水指指。

向翼清楚了。多日流落大荒岛的饥饿，使她饥不择食地啃咬野草，不小心吃了有毒的草儿，又喝进咸腥的海水，胃部膨胀剧痛，差点葬身海洋。

在这古荒漫漫的岛屿，没有任何解毒的方法，看着番姬痛得全身抽搐，向翼张开自己的嘴，叭地压在番姬的嘴上，猛力地吮吸着。

“哇……”一股酸咸的胃水从番姬的喉口喷出，冲进向翼的嘴里，向翼连忙吐在地上，继续吮吸番姬胃里的毒草和海水。

番姬绞心绞肺地吐泻了一番，神志又重新苏醒一些了。由于元神衰竭，咫尺间的向翼，像和自己隔着一层白纱似的。尽管向翼的形貌略有些模糊，她却感到一种熟悉、亲切。冥冥中，心底神差鬼使地泛滥起温润的情流……

但是，久经折磨的病体，又迅速地被虚弱和昏眩笼罩起来了，一阵冰冷的寒战后，她再次昏迷过去了。

向翼抱着她，刚要攀过岛峰，走向自己的泊在大荒岛东北角的交通舢板，猛地听到海面传来船用柴油机的声音，他转首一看，是单金老大和番姬父亲的船只冲来了。

原来，为了照顾番姬的父亲，他们把唯一的装有柴油机的交通艇让给单金使用。交通艇比舢板的速度快几倍，迅速地查遍了竹篙屿东北面的海涯，没有找到番姬。敏感性很强的单金，打从向翼出现以后，心里隐隐地埋着一种微妙的感觉。此刻，那微妙的感觉驱使他急不可待地驾着交通艇，如飞地射进竹篙屿西南面海域，来到了大荒岛。果然，向翼抢了头功，找到了番姬，而且满胸满怀地搂抱着。

单金刚要跳上海岸，番姬的父亲比他更急，扑地跃离船只，脚尖踢中石疙瘩，跌跌撞撞地扑向前，连番姬带向翼地搂在怀里，又哭又问：“这是我的番姬吗？啊，这是我的女儿啊！心肝啊，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地步啊？……”

在父亲的哭喊声里，番姬像受到神的启迪似的，竟然悠悠醒来，她听着父亲一口一句女儿地哭着，嘴唇动了动，发出微乎其微的问声：“你是……”

单金连忙凑过来报功：“妹子，我特地从日本海到菲律宾，把老伯接来，使你们父女团圆。”

“阿爸……”泪水唰地涌出了番姬的眼眶。但是，她太虚弱了，动弹不得。

浸在伤感中的向翼，蓦地想到什么，焦急地说：“她是饥不择食，

吃草中毒，你们船上有没有淡水，替她灌水洗胃，冲淡毒汁。”

“有！我带来了。”单金说道。他看到向翼继续抱着番姬，眉头蹙了个川字，说：“让我抱妹子下船，替她灌淡水。”

向翼犹豫了一下，怀里的番姬看看单金，又看看向翼，嘴角抿笑地摇了摇头：“不用了，就这样下船吧。”

向翼一振奋，双腿踩进海水里，又跨上交通艇。

老父亲随后赶上船，舀起一海螺壳的淡水。

单金的眼眸深处掠过一点妒火，恨声恨气地对向翼说：“同志，你这样长久抱她不合适。我是她的男朋友，还是让我抱她吧。”

不知怎的，向翼听到“男朋友”三个字，双脚颠荡了几下，差点跌倒了。他努力镇定下来，说：“等老伯灌好淡水，让她躺在平板上。”

番姬的父亲似有所觉地看了看两人，急忙端着淡水，倾进了番姬的嘴里。

番姬连续喝了好几海螺壳的淡水，腹部的胀痛减轻了，精神也清爽多了。她躺在船板上，头偎在父亲的怀里，默默地感受着父亲的温暖。

老父亲一兴奋，普通话也流利多了，滔滔不尽地倾诉着自己在海外的生涯……

他们回到了竹篙屿，扶着番姬进入了她的卧室，让她躺在自己的床上。父女俩继续倾心倾肺地叙谈着。

向翼一直在卧室外徘徊，仿佛有什么重要的心事，要向父女俩说明。

但是，单金看到向翼的情景，故意坐在番姬卧室里，始终陪伴着父女俩，眉头不时地蹙动着。

躺在床上的番姬，也看到在门外徘徊的向翼，连忙告诉父亲：“阿爸，把救命恩人叫进来，我有话问他。”

在老人的招呼下，向翼走进了卧室。

番姬看着相貌堂堂的向翼，文静地笑了笑，问：“恩人，我还没有请教你的大名呢。”

“我叫向翼。”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也许你忘了。”

番姬自责道：“是啊，经过十余年光阴的孤独漂泊，我和渔乡的兄弟、学校的同学、社会的朋友，全变得生疏了。”

老父亲插嘴道：“向翼恩人，你抢救了我的女儿，我和女儿要好好谢你。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吧，我和女儿一定满足你。”

向翼：“我也是搞捕捞渔业的。听说你们的远洋捕捞船要招聘人员，我是来应聘的。我只要你们招聘我。”

单金嚷了起来：“那可不行，捕捞船已经满员了。”

老父亲笑道：“小事一桩，我答应恩人的要求。”

番姬若有所思地盯着向翼：“你对我有什么要求？”说完这话，蓦地联想到大荒岛的接吻，双颊一阵灼热。

向翼的眼光也移向番姬，眸镜的深处，闪起了两颗火苗，仿佛要向她倾叙真挚的情意：“我……”

单金咳了一声：“向翼啊，你也该满足了，老伯同意了你的要求。”

向翼看了单金一眼，心里一阵发恼：“我先出去，老伯。”

老父亲看看女儿，又看看向翼的离开的背影，会心地点点头，微笑着。

单金看到了老人的神情，焦急地扭动着身体，忍不住冲口而出：“老伯，我有些心里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老父亲：“说吧。你使我们父女团圆，我们也要感谢你呢。”

单金笑道：“不不！使你们父女团圆，是我应该做的事。说实话，自从认识番妮妹子后，我心里涌动着一种炽热的感情，才到捕捞船当老大。我同情番妮孤单单的处境，发誓要使你们父女团聚，才从日本海直下菲律宾，把老伯接回来。我也真情实意地喜欢番妮妹子。她的形神，美冠东海涯，甚至她的孤独的性格，也是一种文静的美……”

单金的露心裸肺的话，使老父亲也感到有些突然。他看看番妮，女儿的神态大出他的意外，格外安详平静。他也宽忍地笑道：“单金老大，你是闯海的好手，也是个好小伙子。你提出的事情，关系番妮的一生，让我和她商量一下，再答复你，行吗？”

单金听出老人有许诺的意思，兴奋地站起来：“好！老伯，番妮，我先走了。”

卧室内，老父亲和番妮悄声地商议着……

次日中午，老父亲在捕捞船中舱面举行宴会，答谢向翼、单金和众渔家。捕捞船灶房里，端出一盘盘从远洋捕来的花彩斑驳的蝴蝶鱼、银灰色的三角鲂鱼、缀着老人斑的长寿老人鱼、浅白色的江团鱼、水银涂身似的鲚鱼，还有名贵的珍珠贝、鲍鱼、鱼翅、燕窝、鱼脑、鱼皮等海产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食间，老父亲笑吟吟地说：“我借这次酒宴，向向翼、单金、老渔公夫妇和所有帮助过我女儿的渔家兄弟、姐妹，表示真诚的感谢。大家都知道，我女儿貌若牡丹，命似黄连，我决定要替女儿择取夫婿，使她过几年安生光阴。不瞒诸位，我在异国腰缠百万，富贵荣华，正缺乏自己的继承人。我也愿帮助东海渔家脱贫致富。我和女儿商定了，并借此机会宣布，谁能够和番妮同心同德，继承我的事业，我将利用这次回来的有限的时间，确定谁为女婿！”

人们一阵沉静。有个渔哥儿禁不住啧啧赞道：“谁能到菲律宾做百万富翁的接班人，真是一步登天啊！”

第三十五章

第二天，老父亲对众人说，他只能在渔乡住十来天时间，趁这段时间，要到啼鸥岛拜望县政府领导，顺便找政府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老父亲带番嫫离开的第三天，单金前来找向翼了，说：“向翼，那天到大荒岛时，我发现那里是一座天然的优良的避风港，四面八方的恶浪都进不了，比竹篙屿人造港强多了。只是不知道大荒岛港湾的水深。如果海水深，无暗礁，可以当作远洋捕捞船的避风港呢。我俩去看。”

单金是向翼的船老大，向翼必须服从渔令。何况，单金的意见确实有理，向翼点点头，决定跟他下船了。

临离开时，向翼担心番嫫父女回来时，会因为找不到自己和单金而发急。悄悄写了一张条子：我和单金老大到大荒岛了。把条子压在番嫫的梳妆台上，这才离开了。

装机器的交通艇被番嫫父女驾走了，他俩操纵着风帆作动力的舢板，来到了大荒岛港湾。单金用尾指粗的尼龙索拴住铁砣子，坠进绿油油的海水里，一片水城一片水域地测量着深度，探索着海底暗礁。几小时过去了，港湾中心部位的情况都摸清了：海底没有暗礁，全是可以泊锚的泥土，水深五十米以上，可以停泊数千吨位的轮船。

单金让向翼爬上礁岸，兴奋地说：“中心港的探测结果说明，这里是一座良港。我到啼鸥岛，向番嫫和老伯报喜。你沿着整圈礁岸，测测哪片礁岸外的水域有暗礁，不能拢船；哪片礁岸外的水域没有撞船礁，可以当作拢船的岸埠。”说罢，拎出一包顺船带来充饥的鲳鱼干，抛给向翼。

向翼看着鱼干，犹豫地询问：“你要去多少时间？我是不是先离开，几天后再来探测？”

单金应道：“鱼汛一刻值千金，明天以后，大船要进行下航次的备汛工作。装淡水、买柴油、购渔具、补渔网，事情多着呢，没有空闲时间了。放心，我一找到老伯和番嫫，马上回来接你。来去不用几个小时，你抓紧时间干吧！”

向翼叹了一口气，只得执行渔令。

单金驾船直驶啼鸥岛了。

当天傍晚，向翼完成了全部的探测任务，站在海岸的高处，朝啼鸥岛方向张望着。空旷辽阔的海空，没有一片风帆。而夜雾，则像天空撒下的灰黑色的粉尘，纷纷扬扬地飘动着，越飘越浓了。向翼心里想道：“也许单金在海上出事故了，或者到啼鸥岛没有找到番妮父女，才耽搁了时间？”他猜测着，找到一处避风的地方，疲倦地躺了下去，一边咬着干燥的鱼干，一边呼呼地入睡了。

当向翼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了。他揉了揉双眼，焦急地登上岛峰顶部，展望着。

气候显得格外异常。没有一丝丝风，气温却非常冰冷，手脚冻得微微发麻。天空像凝固着似的，众多的铅色的云块，如奇形怪状的危石倒挂在苍穹上，随时会砸下来似的。而海也停止了运动，像粼粼闪光的水银镜，镶嵌在大荒岛的西周。镜面依然不见舢板的帆影。

向翼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吞食了剩余的鱼干，惊疑地想，单金是不是有意把自己撂在大荒岛？

又一天过去了，海况骤然恶化，一场猛烈的初冬的海暴降临了。

开始，一阵呼啸的暴风从海空卷过，天顶的白压压的云层抖动了几下，筛下了一片细小的密麻麻的“雪米”，如亿万颗微小的珍珠纷纷坠落，漫空晶亮闪光。

紧接着，暴风越卷越烈，白云翻滚起来了，云条如白龙在打旋，甩出了无数玉鳞般的雪花，在暴风的席卷中，形成一圈圈银花花的旋涡，布满了整座空蒙的天空。

站在高坡盼望来船的向翼，没留神被挟着飞雪的暴风一卷，整个儿旋转了几圈，扑倒在地。当他从地面爬起时，心里阵阵寒战、恐慌：单金为什么长久不来接自己？……对了，他是担心自己向番妮求爱，才把自己撂在大荒岛？！岛上没有任何可通外界的工具，怎么办？难道自己就这样饿死冻死在大荒岛？

饥饿像虚寒的气流，从内心袭向全身。冰冻似汹涌的潮浪，从外部袭击肉体。向翼再次被狂飙卷倒了，像海虾儿似的佝偻着……

就在向翼陷身大荒岛时，单金正从啼鸥岛公安局兴冲冲地走出来。他从大荒岛到达啼鸥岛县城后，整整活动了两三天。他凭借远洋捕捞船的出国捕捞证、自己的船老大证、番娅的船主证明，向公安机关提出，船主番娅的父亲居住在菲律宾，如果捕捞船到达菲律宾渔场生产，被台风困在菲律宾港湾时，自己作为船老大和番娅的男朋友，有责任陪同番娅去探望父亲。但在探望老人的时候，应该该得本国政府的临时探亲证明，才会得到菲律宾政府的许可。开始，他以为办理这种有别于又相同于临时出国居住证的手续，是非常便利的事。没想到办事员推科长，科长推局长，局长又要研究研究，一拖拖了三天。他不得不求助于在县机关当办事员的表弟，请他和公安局办事人员疏通了关系。办事员还是推三托四。单金急中生智，想到番娅父女一定拜访过县长，就对办事员讲：如果你不相信，番娅的父亲刚拜访过县长呢。办事员接通了县长的电话，果真，番娅的老父亲和县长刚刚话别，确实是腰缠万贯的菲律宾华侨，而且表示要支援渔乡建设呢！办事员很快地替单金和番娅办理了临时出国探亲证明。此刻，离开公安局的单金，心情异常欢畅，自己的竞争对手向翼，则被撂在大荒岛了。搞到了临时出国居住证，正可以向番娅的父亲表明自己的心迹，满足老人的意愿，得到求婚的许诺。他仿佛自己已经成了百万富翁的乘龙快婿，浑身轻飘飘地飞起来，把一切都忘了，找到一座餐馆，大吃大喝了一顿，醉醺醺地回到旅社，倒头呼呼大睡了。第二天早晨，他一觉醒来，想到应该拿着出国探亲证，向番娅和父亲表达自己的耿耿忠心，连忙爬起床，匆匆赶到县政府外宾招待所，一问服务员，番娅和父亲刚刚结了账，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一想，万一他们回到竹篙屿，向翼也乘坐过路船从大荒岛回去了，岂不是让向翼抢先求婚了？于是，他风风火火地朝着停泊舢板的海滨奔去了……

早晨，番娅和父亲离开了外宾招待所，不是立即回到竹篙屿，而是到母亲生活过的渔村转了一圈，看望母亲的亲朋好友，整整忙了三四天，这才回到了海滨。这时，刮了多天的初冬的海力，风力从10—12级减到7—9级，船只可以航行了。父女俩乘坐着交通艇，回到了竹篙屿。

父女俩来到竹篙屿卧室，不见向翼和单金，番娅让老父亲安坐着，自己在屋里屋外寻找着。她来到自己的卧室，发现有一张条子，仔细一看，才知道早在七八天前，向翼和单金就到大荒岛探测海湾了。她急急找到父亲，把情况告诉了老人。

老父亲急得蹶直身子，开步就往门外奔击：“不好！探测那座避风

港，无非一天两天的事，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出事了！走，上大荒岛！”

父女俩跳上了交通艇。机器轰轰地发动起来，船只乘风破浪地前进着。

交通艇行驶了一小时，进入一片离啼鸥岛不远的水域，目光犀利的番妮，突然喊叫起来：“下风海面有沉船！”

交通艇转向下风海面，水沫集聚的浪丛间，一条舢板灌满了海水，依靠杉木船板的浮力，时沉时浮着。番妮抡动竹撑篙，梢尖的铁钩钩拢了沉船，一看，又一声发喊：“阿爸，这是我们捕捞船的舢板！”

她拿起一个用渔索拴在船桩上的尼龙包，里面包着一张干燥的证明，展开来看去，原来是县公安局办理的番妮和单金的临时出国探亲证明书。父女俩呆住了。

原来，几天前，正值冬暴狂嚣之际，单金为了赶回竹篙屿献功求婚，仗着自己的高超的搏海本领，不顾风狂浪恶，驾船离开了啼鸥岛。不多久，船只陷进海暴了。猛烈的卷舌浪，纷纷倾进船舱里，小船迅速下沉着，危险的时刻，他首先想到了衣袋里的证明书，用不透水的尼龙布包起来，拴在船桩上。他刚刚做好这些，一条急流如银龙奔蹿而来，高昂的龙头隆地撞中了船舷，船只倒翻过去，他被翻船的力量一掀，落在急流中，瞬间卷得不见人影了……

看着舢板和证明书，番妮和老父亲渐渐地悟到了什么，老父亲哀声嘟囔着：“可能是单金到县公安局办的证明？”

番妮悲怆地点点头。

父亲的老泪哗地涌出，责备道：“都是你不该耍戏法啊！允婚就允婚，不允婚就不允婚，何必要考验人？明明要我回渔乡投资，帮渔家致富，却哄人道谁要跟你出国享福，就同谁结婚。害得人家到县里办证明……”

番妮的双手捂着泪眼：“阿爸，你不了解女儿啊！你不要再说了！”

第三十六章

临时充当舢板老大的老渔公，目睹着又一场海难，哑然痛苦了一会儿。这时，他苦声颤颤地呼唤着番娅的父亲：“老兄弟，还是找人要紧。”

舢板围绕着交通艇的周围，东闯西荡地寻找着落水的单金。

番娅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苦哀哀呆愣愣地坐在船头。

眼前的大海暗流猖獗，把海底的污泥浊水全都冲腾出来，使圆拱形的浪山呈黝褐色，一座接踵着一座地涌动着，组成不见边际山的原野。高天的铅灰色的云幕，又以它的色调，把这座无涯的原野罩得更黯褐、惨淡、神秘。这山原还非常的荒芜，没有绿草铺地，没有百花放艳，连显示繁忙的生命的黑燕白鸥，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番娅的哀呆的外形内，自觉中的内心仿佛像这座沉寂旷远的水域。然而，一种运动却如海底的暗流渐渐蹿出来，越蹿越快越猛烈，于是她的下耷的脸庞高昂起来，黯淡的眼眸明亮起来，顽强寻觅着海面。

荒原般的海仿佛感悟到她的思绪，在离船只数十米远的浪峭尖，哗地爆溅出一朵灿白的浪花，状若放大多少倍的寒天雪原里的梅葩，随着浪山的烘托悠然升华着。一会儿后，空蒙的天际似乎有一双无形的巨手，残忍地毁灭这朵独无仅有的梅葩，花朵在破碎，花瓣向四周飘落，倏然间全都消失了。

番娅的内心世界一阵寒冷，似有一种声音在发问：“我的感悟后的希冀在哪里？我的生活的花朵在哪里？难道它就这样破灭了？不！经过多少年孤独和拼搏，那美的花朵始终在外界放艳，也始终在内心放艳！眼前和未来，它也不会消逝！”之后，那种海流般的运动，又在内心出现了，而且更加猛烈。她继续顽强地寻觅着。

大荒岛，拱进天空的岛峰上，一座低矮的海神女庙，在尚未逝尽的暴风抖索着。这座全岛仅有的建筑物，高仅一米，宽约两米，犹如大陆上的随处可见随地俯伏的小土地庙。庙顶黑瓦覆盖，为了防止暴风卷瓦，瓦上压着好几块黑礁石。

在延续了数昼夜的暴风中，向翼似癫若狂地踉跄着，终于找到这座可以躲风避雨的小庙。他俯首猫腰地爬进庙门，虚沓沓地就地卧倒着。饥渴和寒冷交织着袭击着。他半是昏迷半是沉睡着。当暴雨和雪花从高空泻下来时，他那昏沉沉的头颅从门缝里探了出去，贪婪地张开大嘴，让雪水滋润着干燥如火的喉咙，也使神志清醒一阵。雨雪过后，饥饿令他的双眼爆出点点金星，顽强地维持了一阵后，又昏迷过去了……就这样，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生命像暴风雨里的丝线，随时都会断落。

当他清醒时，感到躺得全身酸痛，他挣动着重如千斤的身体，慢慢地爬起来，双腿盘地地坐着，那形象如坐在蒲团上修炼的和尚，全身心地融于虚无而坚韧的化境里。唯有那阵阵患了疟疾似的抖索，才说明着他那几乎瘫痪的虚弱。当他的耷拉着的头颅因为脖颈的酸痛而稍稍吊起时，头顶拂动着什么。他歪斜着脸朝上一看，头顶的庙椽上横挂着一张渔家向海神女敬献的红布。他的心头跃动着一种想法。暴风雪无休止地刮下去，自己眼看着要饿死在荒岛古庙里。多少年来，自己在茫茫东海涯漂泊着。告诉渔家的是假姓名，真实的身份隐在迷雾里，到死的时候，谁也不清楚我是谁！应该给世人留下真情！应该向自己深深眷恋的女子表露心迹！

刺地，他把庙椽上的红布揭了下来，平摊在地面，掏出随身携带的圆珠笔，就地趴下去，颤抖的手写着歪斜的字……

看着写出的文字，他自己也动情了，眼窝湿润起来，连忙抑住悲伤，把红布放到低矮的神案上，经过了劳动心神的写作，他感到一阵眼花缭乱，连神案上的海神女泥塑金身也幻化起来：……满头金发灿灿，美丽的脸庞洁白闪亮，丰艳的身姿微微扭动起来……

“咦，泥塑的海神又真会显灵？”他的心混乱地想着。

“不！刚才看到的明明是番姬！海神女是番姬！番姬是海神女！”他的昏蒙的心绪自我挣扎着，继续思索着。

他强行镇定着自己，好一阵才从昏迷中摆脱出来，他的手伸出庙门外，在地面的水洼里蘸了蘸，又贴在热烫的额面，这才完全苏醒过来。他虽然明白，刚才是一种幻觉，是长年累月地思念恋人后的走火入魔的结果，但是，他却陷进了静默的深切的思忖……

当他闪动目光时，看到海神女泥塑金身的两侧，不知是谁贴上了两

条红布对联，岁月的灰尘浓浓地附在红布上，对联的字眼隐约可辨：

孤神施美德搏难救苦

劫女悟净界澄明淡泊

“海神女是番姬！番姬是海神女！”刚才昏蒙的自语，又引起向翼的思索。

“我在异国腰缠百万，富贵荣华，正缺乏自己的继承人……我和女儿商定了，并借此机会宣布，谁能够和番姬同心同德，继承我的事业，我将利用这次回来的有限的时间，确定谁为女婿！”番姬父亲的话，在向翼的耳膛回响着。

番姬的变化真大啊，竟用父亲的金钱、外国的富贵荣华当作择取丈夫的诱饵！这是庸俗的欲望，低级的向往！

向翼越想越气，也不知从哪里涌来了一股力，蹲起了身体，竖起了右手食指，利用对联上的灰尘，把对联改为：

孤神施美德搏难救苦

劫女思富界混浊斑驳

改毕对联，他再次昏倒了。

海面，经过数小时的漂泊，舢板没有找到单金。老渔公提议：“到大荒岛吧，也许向翼还在岛上！”

番姬的老父亲赞同地应道：“好！”

舢板边寻人边驶往大荒岛。

“向翼？向翼？他是那么熟悉，一言一行，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番姬继续呆坐在船头，思绪却激烈地搅动着。向翼的形貌，在她的眼前闪掠，那高大的身材、英武的脸庞，尤其是剃净胡茬后的青溜溜的腮帮……

突地，一种疑问闪过心头：难道是他……不，不可能！可是，形神都那么相似……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狂躁不安的情绪，如烈火在她的心里燃烧起来了。她凝睇着通往大荒岛的海面。

离大荒岛不远的海面，两条来自相反方向的海流交汇在一起，盘旋成一圈面积巨大流速湍急的漩涡，当小船犁过漩涡时，她像是要向漩涡捞回向翼似的，腹部压在舷帮上，上半身探出去，头部几乎扎进漩涡中心的闪闪转动的黑水洞，一颗颗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的珠儿，滴答滴答地掉进海里，后边的老父以为女儿想扎水自尽，趑趄着奔到船头，死死地拉着女儿的双脚，号哭着：“女儿啊……”

大荒岛更近了，云彩凝重的天空又洒下了纷纷飘飞的雪花，海空白茫茫的。在这东海南涯十年九不见的雪天里，竟然有一群海鹰从远处穿雪飞来，灰色的双翅迎风雄展，头顶仿佛被暴风拔得毛羽疏落，朝着一片暗褐色的水面俯冲下来，凶狠的双爪掠水而过，又扶摇直上天空，重新掉头俯冲，尖利的喙喙猛地戳进水里，似乎要从水里撕咬什么……番婭知道，当这种海洋猛禽饥饿发狂时，会猛恶地袭击游海的人类，不管是活人还是死尸，都会被撕得血肉淋漓。默然焦急的番婭，生怕海鹰袭击的水域浮着向翼，怨恨飞掠的舢板还走得太慢，双臂用力地推搡着船舷，双脚一蹬一蹬的，船只被弄得激烈晃荡起来。当船只冲进那片水域时，发现海鹰叼起的是一条条银亮亮的带鱼。

舢板还没有拢近大荒岛，番婭的哀苦的心，早已经跃上岛峰了……

这时，一阵暴风卷着冰冷的雪花，吹开破旧的庙门，扑在向翼的脸上，他从昏迷中倏然醒来，望着外面的天际。

早些天，当暴风最狂烈的时候，云彩被拉成黑灰灰的鞭条，雨雪被卷成白亮亮的鞭条。两种色彩截然不同的刑具，抽得大海血肉奔迸，插得荒岛飞沙走石。而这时，风虚弱了，把雪花慢慢悠悠地舞动着，天空出现众多的雪花组成的圆形的、花瓣式的、长条状的和蘑菇似的花案，朝大荒岛飘扬下来。然而这蛮荒古岛却不接受美丽的花朵，待到花朵刚刚着地时，就飞速地将它们消融了。荒岛仍然没有一朵的花儿。

哦，我虽然要学雪花那样纯净，却不能像雪花那样死在荒岛！暴风雪减弱了，要出去寻找生命的营养物！

向翼顽强地鼓足自己的力量，爬出了小庙，在光秃的山坡颠蹶着。到此刻，他才发现自己的鞋子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光秃的双脚，被如刀的寒冷冻得阵阵剧痛，渐渐地失去了知觉，连刚硬尖利的石棱子划破了脚皮，殷红的鲜血流满地面，也只有麻麻的感觉。

暴风虽然减弱了一些，但仍然保持着强猛的力量，推得他晃了几晃，扑地摔倒在地上。他感到身底的大荒岛在旋转中下坠，再也没有力量升起躯体，微弱的意念在告诉他要回到小庙里，当他转首探望时，白茫茫的雪花中，小庙已经不知去向了。是啊，他的虚弱的神志，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他只有凭借一种生命的原始的本能，爬啊爬啊，爬到一个能躲风雪的地方，爬到生长着食物的土地。那越来越乏力的手臂拖着越来越沉重的身体，而手掌因为连续不断地抓挠着钢刀铁剑似的石头，在石头上印出一道道血痕。

食物！挽救生命的食物在哪里？饥饿使他大张的嘴洞，像在吁吁地喘气，又像在发狂地呼叫、喊问！

突然，他看到了：并不微弱的风流，卷着的并不稀疏的雪花中，有一棵焦黄中透出碧绿的小树，伸出稍稍粗壮的枝杈，似人的手臂在向他招引着。

面对着这浩浩海天的唯一的绿色，面对着这嶙嶙荒岛的幸存的植物，他想起了啃树皮咬树叶的祖先，双眼露出贪馋的光亮。但是，在他和树儿之间，是一段倾斜的石坡，他再也没有力气爬下去了。他竭尽生命之力咬了咬牙帮，连牙帮的咯咯声也响得那么低微，然后侧身一翻，沿着斜坡滚了下去，然而，这之前他的眼睛看花了，那小树是蹿上一座礁坎绝沿的浪水，礁坎下是恶浪翻腾的大海。就是说，他朝着礁坎滚去了，快要落下大海了，将被大海卷淹了！

舢板拢近了大荒岛，番姬父女和老船公们冲上岛峰，四处寻觅着。番姬找到海神女庙，低矮的庙门敞开着，里面似有人住过的痕迹。她急忙躬腰钻了进去，蓦地看到了那副被人的手指蹿改过的对联：

孤神施美德搏难救苦

劫女思富界混浊斑驳

她仔细地看了好一阵，是的，这小庙刚刚住过人，他可能是向翼。向翼修改对联是什么意思？“劫女思富界混浊斑驳？”劫女思富界？难道是影射我番姬？对，他骂我以富贵诱人，以金钱选择丈夫，是色彩混浊斑驳之辈！向翼啊！你误解人意了。我和父亲暗中商定，要将父亲的百万资金转到国内投资。在渔区荒岛建立船队、港湾、码头、冷冻厂，实现生产——运输——冷冻一条龙，将利润收入归渔家，使贫困者获得温饱，最后致富！但是，父亲一定要我在向翼和单金中择一人为夫婿，以满足老人希冀得到子孙的愿望。我为试探你们的心，才请父亲提出谁愿意跟我出国享福，谁就是我的夫婿！事实上，我的愿望恰恰相反呢！

想到这里，番姬生气地挥动手臂，把写着字眼的灰尘抹得一干二净。倏忽，对联变成了原来的内容：

孤神施美德搏难救苦

劫女悟净界澄明淡泊

番姬看着对联的内容，一种敏感如白色的渔灯在心头燃亮，哦，这对联的内容，不正是我的追求吗！……番姬露出多时不见的微笑。

当她稍稍低头时，又看到神案上的红布，并立即被红布上的字眼吸引了。她一字一字地读着：

“……倘若有人看到我写的字，也许我已经魂归大海了，这些字就作为我的遗言吧。我的双亲早就被凶猛的海洋夺去了，我从小在浪山水谷间漂泊，靠着几个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渔村干部的支援，我才读完渔家中学，又在水产大学毕业，就职于省水产研究所，进行远洋捕捞业的科研工作。当我正以满腔的热血献身于自己的事业时，‘文革’的腥风咸浪掀起来了。我不满那些风云人物的造乱，对手捧宝书的‘林副统帅’发了一些牢骚：‘这是虚伪的造神！’……于是，‘反革命’的黑冠朝我的头顶飞来，在通缉令下达的夜晚，我匆匆逃亡了。我离不开自己的事业，离不开养育过自己的海洋，来到水天浩荡的东海涯，依仗原始落后的摇鼓船，披渔衣以遮体，蓄黑胡以隐形，过着艰难困苦的漂泊生涯。那时，我结识了同样蒙难遭灾的番姬。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永生难忘的

日子。后来，我被追捕者逮捕归案，在牢狱中待了好多年。三中全会的浩荡春风吹来了，我不但获得了释放，而且得到了平反。我获悉番妮闯荡远洋造福渔家的事业后，我抛弃了个人的一切，甚至没有等到组织替我恢复工作，就赶到海涯投奔她了。原以为，能与她志同道合，携手拼搏，豁命追求，却原来……”

念着念着，番妮激情万分地喊起来：“啊！向翼是海猿大叔！不，向翼是海猿哥！”

番妮钻出小庙，声泪俱出：“海猿哥哥……”

第三十七章

当知道遭到厄难的向翼就是离别多年的海猿伙计，番妮奔跑寻找着，往事如艳丽的浪花在眼前闪掠——

高耸的海崖绝沿，为了舍身抢救她而忘情地搂抱自己的向翼……

荒芜的望夫礁，及时驾船赶来接应逃亡中的她的向翼……

夜幕笼罩中的啼鸥岛港湾，豁命帮助她抢救李季和董明的向翼……

神秘汹器的半屏山，不断地保护着她的向翼……

凶险的灯塔屿和险滩，始终陪伴着她的向翼……

汪汪海涯里的竹篙峪，恢复了英武的年轻容貌，深情地眷恋着她的向翼……

回忆着往昔，番妮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悲伤，心里窝着一泓苦水，苦水沸沸地向上翻动，从眼窝里哗哗地涌出来。

多少年来，自己像盲眼鱼一般，竟然没有发觉相伴相随的海猿，原来是英武的青年，又那么情深意切地爱着自己。海猿的意志，如巍巍礁山那样雄奇而坚硬！海猿的心怀，似晴朗海空那样博大而淡泊！多少年来，自己不顾命地拼搏，热心热肺地援助渔家，而对尝遍苦难的自身，

思悟到一种澄明淡泊的无上净境，真像某座海神女庙的楹联所谓悟到最澄明处内净外净。而抛弃一切舒适安逸前来追随自己的向翼，不正是最理想的志同道合者！

番姬思索着，觉得心碎裂了，肺碎裂了，她像抱着恋人一般地抱着一条礁笋，紧紧地依偎着搓揉着蹭磨着，洁白的肌肤被尖戳戳的藤壶划出斑斑血液，她的哭声惨烈而低沉：“你在哪里啊，海猿哥……”

已经看过红布上的字的老父亲和老船公，双双拽着番姬的双臂：“孩子，你不能这样啊！”

番姬从老人的手里挣开来，像趴在恋人的广阔的胸脯上一般，趴在黧黑的礁石地上，当低低的哭唤得不到回声时，神志突然癫狂起来，额头砰砰地砸击地面。凄苦面高亢的号啕声震荡着雪茫茫的海空：“你在哪里啊，向翼哥……”

老父亲和老船公劝不住发疯似的自我折腾的番姬，两人不约而同地屈膝下跪着，异口同声地央告着：“孩子，心肝啊，我求你了！”

……

在大荒岛另一片海岸的向翼，神志完全处在昏蒙的状态，因为听觉错乱了，没有发觉礁坎下的凶狂咆哮着的准备吞噬自己的恶浪。因为目光昏花了，把溅上礁坎的浪水，看成可供食用的绿树；唯有残存在身上的原始的力，促使他不顾命地翻滚着，接近礁坎绝沿时，右手在空中一挥，试图折一丛幻象中的绿树的枝叶，不料一阵闪空，身体扑向翻腾的海水，蓦地，一块探出礁坎的石磴，挡住了他的身体，才没有摔了下去。

他的胸脯被石磴一撞，浑身猛地一震，神志奇异地醒过来了。他惊奇地看着四周，自己的身后，刚刚滚过的石坡，竟然剧烈地倾斜。左右两侧，是石坡的延续地，堆满大大小小的礁石。前边，波翻浪腾的汹汹海涯，向无际的远方伸展着。而身底下，是两米来高的礁坎。礁坎的脚沿，一条一条的海岸浪，接踵地涌到礁坎旁，以灿白而庞大的身躯，蹭着礁坎打滚着，并且迅速升腾起来，可以断定，这是猛烈的涨潮浪。不多久，身底的礁坎，礁坎四周的石滩，以及石坡的下半截，都会被潮浪淹没了。

必须离开这座礁坎，爬上石坡的高处，才能避免葬身大海的危险！

强烈的求生的意念，驱使着向翼朝石坡的高处挪动着。可是，他只动了几下，浑身渗出冰冷的淋漓的虚汗。而身底的刚硬的礁石，变成了一团松软稀烂的海泥，身体仿佛在忽忽坠落，快要陷没在深邃的泥潭里。他扭动着挣扎着。渐渐地，泥潭浮动起来了，并且托着他旋转着。他感到泥潭变成凶猛的旋涡了，自己在涡流里翻肠覆肺地打滚着，被旋得天昏地暗。

求生的意识虽然模糊了，但却依旧执拗，他的牙齿紧紧地咬着，牙龈淌出了一抹抹血水。他稍稍地镇住了昏乱的神志。他知道自己完全虚脱衰竭了，生命的光亮快要熄灭了。爬不上石坡的高处，只有静等着海浪的到来，落个葬海的下场。大荒岛的外侧，就是世界共有的公海。葬身公海的人，灵魂也回归不了祖国啊！就像天顶的孤零零的云朵，没有生命的依托地，没有前进的目的地，永远飘拂在天涯海角！

不！身体要葬在祖国的土地！灵魂要留在祖国的天空！

心在呼喊，心在泣血。

他顽强地寻觅着。霍地，左侧两米远的地方露出一个石洞，圆圆的洞口能进出一个人的身体，幽暗的色调说明洞子很深。如葬身在石洞里，恶浪冲不走身体，狂风卷不走灵魂！他竭尽生命的最后的力量，爬啊爬啊！一下一下地蠕动着，一分一厘地前进着。两米的距离，整整折腾了半小时。

当向翼停在洞口时，生命显出回光返照的现象，异常的清醒。

他眷恋不舍地看着洞外的世界，脸腮深深地扎了下去，亲亲地贴在地面上。他觉得自己贴着的，不是寒冷的荒岛，而是母亲的宽广挺突的胸怀。他慢悠悠地转着脸，像贪婪的孩子吮吸母亲的奶汁似的，吮吸着洞口的奶房般的礁石团。吮得那样的痴迷，连双眼都眯成了细缝；吮得那样的香甜，哀苦的脸庞绽出了笑容。

他感到贴地的胸腹一阵冰凉，展眼一看，涨潮水已经漫上海岸，从累累相叠的石缝间流来，浸湿自己的身体了！

他抡起了目光，最后看了一眼天光，哦，灿白的天空，碧绿的水

色，银色的飞雪，黝黑的海燕，高耸的岛峰……一切都是那么可亲可爱！一切都是那么灿烂美好！

轰！大地阵阵震动起来，天崩地裂一般的震动！

是猛烈的涨潮浪，如巨大的雪团翻上了前边的礁坎，并且用凶腾腾的气势，朝着他翻滚碾压而来。

眷恋、希冀的神色，在他的脸上迅速逝没，变成了绝望和痛苦。他的头颅和泪珠同时朝地面一耷落，双脚朝里地向着石洞深处蠕蠕爬动。当他的身影在黑幽幽的洞里越来越模糊时，涨潮浪如一头头白毛恶兽，接二连三地蹿进海洞，在洞里发出撕咬生命似的吼声。

而这时，悲痛欲绝的番妮，在老父亲和老船公的央求下，正怀着侥幸的心理，出现在石坡上面的岛峰。

“血！”番妮突然喊叫起来。她看到，岛峰顶部，有人爬过的血迹，并且沿着剧烈倾斜的石坡延伸着。

她不顾汹器的浪头在石坡的下半截沸腾着，飞箭似的冲下了石坡，双脚在海浪的前边戛然停止，仔细一看，血迹在浪涛里消逝了。

“天啊！”番妮知道，向翼已经葬身海洋了！她惨烈地叫了一声，全身向大海扑去了。

“孩子啊！”老父亲和老船公跟着她颠下石坡，拦腰抱住了她。

三个人瘫成一团，互相拥抱哭泣着。

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

刚刚淹没的石洞的位置，清碧的海水浮出一串串白亮的气泡。紧接着，气泡越来越多，变成一团雪白的水花，哗地翻出海面。水花丛中，一头巨大的黑甲海龟，橹柄粗的四肢缓慢地蹬着浅水里的礁石，头部一下一下地推搡着一个已经昏死的男人。

原来，那石洞里栖息着一头足有千百年生命的深居简出的老海龟，它被爬进洞里的向翼惊醒了。这种性似海豚的海洋善类，不禁善心大发，顶着向翼爬出洞口，又企图把他托上海岸。

番嫫和两位老人不顾一切地冲进海水，把水漉漉的向翼抱在怀里，番嫫发出悲天恹地的呼喊：“海猿哥！海猿哥……”

经验丰富的老船公，早把一瓶烈性烧酒带在身边。他手忙脚乱地掏出烧酒瓶，朝向翼的嘴里灌了几口。

酒是闽海人的第二条生命。向翼微微颤动着，悠悠醒来了！

番嫫顾不得羞涩了，胸贴胸脸贴脸地抱紧了向翼：“哥哥，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向翼没存丝毫的力量，任凭她搂抱着亲热着，脸上滚着幸福的泪珠。

高空，乌云像浪涛一般地汹涌着。从云浪里飘出的雪花，舞成一朵朵洁白美丽的花朵，洒向人间……

漂海女

第一章

—

漂女的感觉里，自己茫茫无尽头的海洋生涯就和这渺渺漫漫的洞头洋一般，汹汹腾腾，无休无止地漂泊着。

涂着黯幽幽绿油油色彩的浪山，坠进深邃的水谷又突入高远的穹窿，一座追赶着一座，形成漫无边涯的崇山峻岭，向着看不见极岸的水天远方漂泊。轰隆隆哗啦啦的浪啸，犹如雄壮震天的漂泊之歌。

在这无休无止无昼无夜的漂泊着的海涯，东边那片倾滑船底的斜水坡中，一条巨蟒般的赤鳗鱼，鱼篓粗橹杆长的身躯忽闪着，浑身红彤彤的斑点闪烁着，窄腮尖嘴大张着，白刷刷的利牙交错着，追击着前边的带鱼王。银熠熠白溜溜的带鱼王，像银色的绸带在暗绿的水帘里飘摇，扑地咬着一条黄灿灿的梭子鱼，把它吐向大鳗鱼。鳗鱼凶猛地啃咬着梭子鱼，带鱼王逃得无影无踪了。

西边那片几乎显露海底的水沟里，花身如弓银须飘拂的大对虾，雌雄成双恩恩爱爱地泅游着，通体纯洁如玉的柔鱼儿，柔柔顺顺和和平平地相伴着，五彩斑斓的花斑鱼儿，欢快地跳跃尽情地嬉乐……

然而，一阵你追我逐的浪山涌过去，东边喧嚣的水坡漂进西边的浪谷，西边的水沟漂向渺渺无边的远方……一切都在漂泊、变幻、消逝后复又出现。而傍晚的海天，茫茫大雾犹如灰黑纷扬的纱巾，在腥味浓浓的海风里向远方飘去，把一片片漂泊变幻的水涯罩得灰灰黝黝，更把浪山水谷漂去的远方水天罩得迷迷茫茫，令人不知道远方是一座什么样的水的世界。

漂女在汪洋里已经漂泊了二十个春秋。

她孤独一人，犹如一颗耀眼的海星，在茫茫的海天一闪一闪。在这个漂泊的海上社会里，她爱不能，恨不成；再加上她一年比一年出落得更美，因而不得不总是小心地躲避着一些海鬼贪婪的绿眼睛……在风浪中漂泊，在动乱中漂泊。命运逼着她离群索居，浪迹天涯，无休无止地漂泊……

漂女驾驶的是“尖头网艚”。船头像尖尖刺刺的鸬鹚嘴，惯于冲刺高耸险峻的浪山。船尾像母鸡的臀部，丰丰满满，宽宽圆圆，碾碎着座座从底下突然而出的水峰。船底龙骨似锋利的刀刃，把海的挺突的胸脯切成两半。船面用樟木板隔成三个舱，后舱盖着遮浪的弧形箴篷，下面是睡觉的卧舱兼吃饭的灶舱，前舱堆满绿闪闪的大张目流刺网，说明船主漂女是放流刺网捕鱼的咸水人；中舱里，稀稀落落地搁着刚捕到的鱼虾，有黑溜溜的海鲫、白灰灰的白鲳、黄灿灿的黄瓜鱼、花斑斑的鲩鱼、跳蹦蹦的红虾、张螯横蹿的梭子蟹。

此刻，漂女的心绪像眼前的夜天，迷迷蒙蒙：今晚该向哪个方向漂船？明晨要找哪座渔场撒网？心里虽然这样茫然，感受却像往常一样；前方的座座雄伟的大浪，仿佛不是在海面漂动，而是在自己的心海汹涌。漂女昂首注视前方，她丰满的胸部如浪山一起一落，满是筋条的双手紧紧扳着舵，那船如勇猛的斗士，向没有航标灯的海涯冲去。

西边，坐落在内陆海滨的管辖洞头洋海岛县城方向，不时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一阵阵欢呼声……全国上下，都在庆祝打倒“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唯有这偏远的渔岛上，一伙造反派还在纠集队伍，搞什么反夺权斗争，重新给海上渔家罩上一层恐怖而死寂的森森夜色。

漂女停下船，透过夜幕，用眼睛，用耳朵，用每根神经，搜索和警惕着夜海的动静。突然间，夜色里闪出一条黑影，在尖头网艚的后面，黑隆隆鲸鱼喉洞状的水谷深处，蹿出一条哈巴鱼式的扁平头，海猴臂状的船尾，活像一条暗灰色的怪物，正鬼祟地向漂女的网艚追击而来。

“是海贼船！”漂女的亮眸闪着火光。

海贼船上，一条穿着白底红花斜襟布扣渔衣的女人影子，从中舱里嗖地钻出来，发出娇娇滴滴扭扭捏捏的女腔：“哦，渔妹子，我的舱底漏水啰，眼看沉船死人了，快救救人啊！”

“这人影一定是渔家嫂吧？哪有咸水人不救难的！”漂女操起舵，船只骨碌碌地转过头，向后边的船驶去。

就在两船舷拢舷时，贼船上的人影唰地剥掉了身上的花衣服，双脚蹬跳而起，满身是疙瘩肉，四肢似章鱼脚，缠着漂女的船，嘴里吐着脏话：“漂女，我跟踪你漂泊了两天两夜了，你答应我吧……”

天啊！原来是东洋大队的萧红章。漂女心惊肉跳，拼命撑着船躲藏。

“我给你送来大米白面，我知道你断炊几天了，不信你上我船上来看看。”萧红章看漂女没有回音，又百般地献殷勤，肉麻地喊，“漂女我是真心爱着你，谁骗你喂海狗！”

这时，漂女见萧红章步步紧逼，她急中生智，站在网艚船头的尖端，悄悄用脚尖钩起一头拴在船舷外的锚索，紧紧抓在手里，正在萧红章赤身裸体向漂女网艚跳来的瞬间，漂女瞄准萧红章的脑袋，狠狠击去，只听扑通一声，萧红章倒栽进浪里。

漂女使出浑身解数，扬满帆，操满舵，驾船向远海深处驶去。

长期来，自打漂女花似的成长起来，萧红章就邪欲如焰，开始是死死地缠着漂女，无论她漂到哪片海，驶到哪片洋，他的船总是扭头晃臀地跟在漂女的后边。后来，渔业队散了，漂女无依无靠，孤独一人，在海上漂泊为生，浪里去，风里归，萧红章自以为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渔港里没人敢管，于是，暗下野心，霸占漂女！

落水狗萧红章，从昏迷中醒来，一看漂女的网艚早已不见影了。

黑沉沉的夜海，一场生死追踪进行着……

二

尖头网艚船在汹嚣的海面上漂泊、荡飞。

周围，稠密的夜雾，如蒙尸的黑幡，厚厚实实地盖着整座水涯。海水被染得更加墨黑了，像亿万只目鱼的墨汁注进其间，连水面昙花似的银闪闪的水泡，也黑乎乎的。形态各异的恶浪，有的如笨巴巴爬动的黑海熊，有的似飞跃腾空的黑海豚，有的像困在渔网里打滚身的黑鲸，有

的状如穿波刺浪的黑海猪，在直耸，在横蹿，在低鸣，在高啸，纷纷纭纭地撞击着扑打着尖头网艚，又从网艚的舱面上、龙骨底、船前舵后钻过去，闹闹噼噼地聚拢又分散，分散又聚拢，向着黑蒙蒙的夜雾深处漂去了。

漂女的心态似变幻的海况。她觉得恶浪像狂猛的水兽，张牙舞爪地向自己扑来，时刻都会吞没坚韧而柔嫩的肌体，她如坠进寒森森的冰窟里，皮肤在抽搐、颤动，起了一个个鸡皮疙瘩。漂女的心被冻僵了，硬邦邦冷冰冰的。但当她抬头看着尾桅尖的渔灯时，冻僵的心激烈地震了一下。两米多高的尾桅尖端，挂着的是红灿灿的水灯。它是洞头洋渔家特有的渔灯，用不同颜色的光彩显示这是哪位船主的渔船，同时也给自家船和众人船照亮航道，指示哪里是平安水道哪里有暗礁明矾，黑夜雾天更能起到指路引航救灾救难的作用。水灯的外罩是特制的心房形状的玻璃。没有装柴油机的渔船用煤油燃灯，装机器的渔船用蓄电池燃灯。因为这种灯都有心形的玻璃罩，因此，渔家也叫它心灯。

漂女，这强韧、勇敢、异常聪慧的咸水女，还具有一种天赋的性情：在这座浪汹汹流滔滔的险恶海涯，每一种怪异的渔情海况，都能使她燃起更炽烈的生命火光，燃起更旺盛的青春火焰。此时，红灼灼的水灯似乎飞进她的胸膛，她的心在燃烧。她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在这险象丛生的海域盲目漂泊，要从西侧面的海象峡冲击，进入船簇熙攘的避风港，逃脱随时会临头的厄运。

船只随着她的意念漂近海象峡。不远处，海象峡如两头黑黢黢的海象伏在浪丛间，其间夹着仅有几米宽的水道。这是进港船的必经之道。突然，海象舔波抵浪的嘴腮凹处，飞出一条熟悉的怪形双髻鲨状的贼船。

“啊，又是萧红章的船！”一阵恐慌使漂女全身发胀。

隐隐传出萧红章的叫喊：“看来不撞翻你的船，你是不会跳进我的睡舱的！”

萧红章的双髻船借顺风顺流，俯首低额快速劈涛斩浪袭来。

漂女见势不好，转舵绕航。

就在这时，双髻船左侧的深幽幽的浪谷里，突兀跳出一条放钓绳的

白底船，它从斜刺里满帆满舵地闪闪驰来，尖峭的船头火箭般地射进一条墨绿幽亮的浪山，又从白花花的水团里穿刺而出。

尖头网艚上的漂女睁大眼睛看去，见白底船尾桅梢尖，挂着一盏心形的水灯，只不过色彩呈绯红色，和自己的鲜红色的水灯相似又相异。漂女先是一惊，转而沉静下来，一股暖流袭上心头，她暗自猜想：“莫不是华龙哥的水灯！”水灯映照着灰斑斑的舱面，果然那里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橹柄似的颀长而又开的双腿，桅杆般粗壮而挺直的腰胸！而那副棱角分明的脸庞，机智刚毅的眉眼和那让咸风腥浪洗涤出的一身古铜色的皮肤，真正是一个英俊的咸水汉形象。

华龙灼灼的双眼盯着前方，只见萧红章的双髻船在白底船前头驶出一条弧形的白浪带，想朝另一侧的网艚冲去。

华龙愤怒地吼道：“萧红章，你小子要老实一点，县城的造反头头都被抓起来了！你再胡作非为，叫你葬身海底！”

他抓起一条拴在桅杆上的帆樯冲上船头，纵身一跃，飞入双髻船后的暗绿色的海面，在雪团般的浪花里游蹿着。他那铁铸鱼钩似的双手，紧紧扳动双髻船的舵板，双髻船像半面瘫痪一样，斜斜地向一片浅礁滩冲去。萧红章是个闯海的孬汉，虽然也会钓鱼撒网的活计，遇到狂暴的风浪袭来，船只出现险情，就像章鱼搁浅在章鱼滩了。加上他心性狠毒，心术歪邪，像海里缠人而滑溜的无赖——红章鱼，因此，人们送他一个大号“红章鱼”。“文化大革命”兴起后，由于他声名狼藉，在渔业大队拉不起队伍，只好单身跑到县城，和那里的造反派挂了钩，戴起一条红袖章，干脆把名字改为“红章”，他大言不惭：“老子就是红章，红袖章的红章，红得很呢！”此刻，他吓得真像搁浅在礁海的红章鱼。一听说县城的造反主子被抓了，渔场的造反头头也不知躲到哪去了，他就像一条挨了揍的丧家狗，抱起脑袋，一屁股坐在了舷帮上。

萧红章的双髻船，再也不能横冲直撞，它摇摇晃晃，瘫在了礁海之中……

漂女，满眼溅着泪花，举起双臂，向海空、向解救她的华龙哥，振臂呼唤着：

“华龙哥！华龙哥！”

.....

三

远洋渔场。高远的天幕清晰地张开，像刚刚被浸湿海水的绸布揩洗过的水晶天花板，海洋一般的宽广，冰板一般的白亮，雪白的光芒射得人眼神迷离。

而海，也被高天的冰光雪芒侵袭着，融化着，黑蓝幽深的色彩在褪去，淡化。水底像有巨大的碎冰浮起来，融成白熠熠的雪水，浮到广袤的海面，带着迷人的白彩，凝聚成座座低平的雪丘，向更加遥远的海天漂去。

随着一阵清脆悦耳的海鸟的叫声，一只黑羽毛的海燕和一只白羽毛的海鸥，从雪丘般的浪山里钻水而出，不约而同地扶摇直上高天，扑棱棱地扇打着双翅，并排向远方飘飞。

漂女的网艚和华龙的白底船，随着海鸟儿飘飞的方向，悠悠荡荡地漂泊着。

昨晚，华龙大义凛然抢救了漂女后，把萧红章的贼船驱上沙滩搁了浅，他便和漂女离开喧嚣的海象峡，漂到洞头洋东边的渔场。

俗话说：海鸟叫，鱼群到。他们知道，那两只海鸟落水的地方，一定有大群的鱼儿在洄游。

“快漂啰！”华龙升高帆叶，挂在中桅的染过土茹汁的棕红色的渔帆，迎着风，圆鼓鼓地张起来。

“快漂啰！”漂女应声着，也升起满帆。原来平坦的舱面，被满帆一拖拽，剧烈地向海面倾斜，船底龙骨离水而出，下风的干舷线变成船底，犁开波浪追赶着海鸟。

“吱——嘎——”一阵欢快的鸟鸣，黑燕儿和白鸥儿双双扑进海里，在两朵白水花里弹跳着，叼起两条乌溜溜的小海鲫。

漂女的心像海鸟儿欢蹦着，抓起后舷板的麻舵索，快手快脚地绑定了舵，大跨步跃进堆渔网的中舱，在网头扎上一只穿在细竹枝尖的三角旗儿状的灰棕片，棕片旁边挂一个渔桶儿大小的碧绿色的玻璃浮子，以

便在渔网沉入海底又被暗流漂远后，能根据浮在海面的棕旗儿，辨认渔网的位置。她撒的是流刺网，要和海流的方向呈十字交叉撒下海。她抓起舱里的网片，一把一把地向海里撒去。海流是从北向南。她从西向东地撒着，漫长的网片，底部纲绳挂满装在小网兜里的鹅卵石网坠子，把网片坠进海里；顶部纲绳挂满绿色塑料浮子，单个儿像圆圆的拳头，列成长队横过海流，让网片上半截留在海表面，使那些被流水卷来的鱼儿，顺流钻进网目中，逃不走。

一团在昨晚被踩乱的网团，无意中被撒进海里，湍急的流水哗地冲来，网团在原地飞旋着，把东西两侧的网片全拽过来，混乱的网团越旋越大。要解开乱网，只有从东侧和西侧拖定网片，一边松解乱网。漂女慌忙摇橹驾船，躬腰卧在舷帮上，从水里捞起东侧网片的上纲绳，抬头向在准放线钓鱼的华龙呼喊：“华龙哥，赶快捞起西边的纲绳，帮助我解网！”

华龙的白底船驶抵网团的西侧，捞起乱网一看，喊：“网太乱了，又捞不上船，只有跳到海里去解开！”喊罢，不由分说地纵身跳在海里。

猛烈的蓝色海流，如溪涧的瀑布冲击着他的身体，他紧紧抓住网片的上纲绳，稳住身体，一片片地解着混乱地搅成一团的网片，把它们张开来，撒进水里。

漂女也学样跳进海里，仗着海里人从小学到的游术，顶着急流解着渔网。

渔网快要解完时，一排飞瀑般的急流，以一泻百米的推力，猛地把最后的网团冲并来，向下风海面张成半圆形的网袋，又把漂女和华龙冲得双双仰儿八叉地翻倒在水里，像两条仰天流窜的鱼儿，一齐漂进网袋的深处。海流越来越急，把网袋越拖越长，两人在里边挥手蹬脚地挣扎着，无意中手拽着手地抱在一起，向网口冲出来。当他们的腋部靠在浮子和上纲时，才发现是靠手拽手的力量，互帮互助地脱离险境，不由脸对脸会心地莞尔一笑。而这时，他们才看到自己微笑的脸庞，和对方微笑的脸相距那样近，快要相贴在一起，连对方呼吸的喘息声和呼出的温润的热气都感受到了。两人的心情不自禁地兔儿似的蹦跳起来，连全身的血管都热胀起来了。漂女倏地扭过身去，刚想羞涩地游开，却觉得自己的丰腴圆鼓的胸部，转身时紧紧贴在华龙的厚厚胸膛，全身像触电似的一颤，羞得一头栽进水底了。

漂女游回船上，躲进睡舱里，依然听到自己的心跳得怦怦有声。

这是座贫困如洗的睡舱加灶房。一个红黏土烧制的灶壳，灶膛里堆着松木灰。上边是个黑铁锅，旁边有几捆劈碎的松木柴，以及引火的松针。一日三餐，她靠这些木柴燃烧，在淡水里倒进随时捕到的鱼虾，撒一撮海水晒成的盐粒，聊为主食。渔闲季捕不到鱼虾，靠渔业大队分发的鱼干度日。当然，可以把鲜鱼和鱼干给国营水产公司收购，得到的钱去兑些茹干大米，拿回船煮熟了，像陆地人吃菜一样地“享受”一番。

卧铺更简陋了。一层叠一层的破网片当棉被，外边裹着土茹汁染过的棕红色的帆布被子。土茹汁虽然可以防止咸水漫袭棉被而腐烂，但被子却仍然贴着好几块整齐的补丁，这是长期使用の結果。没有花花绿绿的衣饰，没有金闪闪的项链和戒指，没有鲜艳多彩的闺房物品，连像样的梳妆台也看不见。唯有母亲给她留下的一个团圆镜和一把断了半截的木梳儿。那镜子也因水银褪逝，出现斑斑点点的黄锈。

她抑制不住快要蹦出喉口的心，有生以来最仔细地面对镜子，梳妆打扮着自己。镜子里映出的，是一副端庄美好的脸形，略显棱角的双腮，露出咸水女的刚毅和勇敢；那红鲜鲜的双唇，水灵灵的秀眼，月牙形的眉毛，又长又黑的睫毛，处处呈现少女的美，而那润红微黑的肤色，更添了一分女性的魅力，有着另一番情韵。

她不由自主地双唇向前一凑，哧地和镜里的自己吻了一下，双颊飞起两朵鲜艳的红晕，右手指在脸上比画着，对镜羞着自己。

“我真的恋上华龙哥吗？……”她让自己沉静下来，默默地想着。

多少年来，好多在陆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渔女，纷纷嫁到陆地去了。也不知为什么，内陆好多身份相当的男青年来求婚，都被她拒绝了。她日复一日地在汪洋里漂泊。是的，她的心里，永远没有忘记死在海里的父母的形象，她仿佛自己已不是长年累月地在寻找着好渔场，而是在寻找父母的灵魂。但是，冥冥的意念世界里，她仿佛又在寻找着另一种什么。不是吗？每当离开渔业大队的船簇，独自在渺渺无极的水涯漂泊，除了风在嗷嗷怒吼浪在哗哗喧响，没有任何能够引起她神情振奋的景象。而这时，她的心总是和眼前的海一样，满满实实的。在毫无乐趣的漂泊中，为了消磨睡在坟墓一般的孤独和抵御狂风巨浪的险恶，她总是向汹涌的海洋寻索着，从海市、蜃光、浪涛、水花、礁滩、渔灯、黑燕、白鸥等等奇特的海的景象中，感受一种能激励自己的力量。

是的，她没有任何抛弃海洋的意念，却有一种热爱海洋的恋情。她对海里的鱼虾、渔船直至闯海郎，都觉得顺心和顺眼。而眼前燃起她初恋火焰的华龙，长久以来，就以一个雄伟而正直的男子汉的形象，屹立在她的心间。她初恋的火焰越烧越旺了。

“漂女，鱼旺发了，快帮我拉钓线捉鱼啰！”她听到华龙在呼喊。她的脚底像装了强力弹簧，一下蹿到舱面，瞧瞧海面，离自己拉网的潮汐时刻还没有到，连忙摇动大橹，拢近华龙的白底船，把网舢拴在流刺网纲绳上，再跳上白底船。她低俯着热烘烘羞答答的脸，只管伸展着双臂，拉起一寻一寻的钓线。钓线下的银闪闪的鱼钩上，有的还装着红鲜鲜的饵料——虾米，没有虾米的钩上，则挂着青溜溜的青头鳗鱼、黑灰灰的赤鳞鱼、花斑斑的鲈鱼、白刷刷的鲳鱼、花壳红螯的石蟹。漂女和华龙剥下鱼虾，放在舱里。他们的脸上，充满着丰收的喜悦。突然，漂女的嘴里喷珠溅玉似的发出清脆的笑声。华龙抬头一看，有一枚鱼钩上，挂着一双争食的鸳鸯鱼，那丰满洁白的筒形肉身相贴着，金黄色的嘴腮贴着嘴腮，灰黄的剑鳍搭在对方的腰身，像在亲昵地拥抱，又像在尽情地接吻。

“哈哈！”华龙也禁不住喷出笑声。两人边笑边挥着手，各自把自己的手搭在对方的肩上，止不住笑得前俯后仰，噗的一声，他俩的脸儿撞在一起。眨眼间，华龙噤住笑声，愣了一下，身体禁不住微微颤动起来。长年禁锢在心底的青春和恋情，借助闯海汉的野性发作起来。他的双臂像铁圈儿箍住漂女的腰身，又热又颤的双唇在漂女的脸上发狂地吻着，似要把她吞吃了似的。

而漂女的高挑丰满的身体，长年漂海练就的强筋韧条全部松懈了，她感觉自己仿佛溶解在一锅热滚滚的鱼汤里，脑海里空白一片，连周围的海和天也不存在了，唯有一种欢乐和舒畅的暖流在全身蹿动。热烘烘的感觉中，她知道被华龙压在船板上，她心底掠过一种惊悸感，但马上又被热潮淹没了。她柔顺地闭起双眼，准备接受华龙给她的一切。可是，感觉渐渐地告诉她，华龙沉甸甸的躯体慢慢变得轻松了，正像大鱼怕压扁红虾似的离开着；华龙的狂吻，也变成轻轻的揉动，像舔一张白纸一样的轻微。漂女心里的火焰，突地一团团滚动起来，柔软的双臂重又变得强有力了，她搂住了华龙，把自己被散乱的黑发遮着的脸扎进华龙的宽广挺突的胸脯，轻轻地唤了一声：“哥……”

夜幕慢慢降临了。华龙和漂女撒了一天的网和钓，抓了一天的鱼，仍然不见丝毫的倦意。两条船舷拢舷地靠在一起，两个人身贴身地偎在

一块。漂女被恋爱的情感烧成一团火。而照样燃着爱火的华龙，却保持着清醒的理智。许久，他面对着被乌云罩得黯淡而寒森的天空、同样墨蓝骇人的海域，喃喃地说：“一个漂海女，一辈子跟着一个漂海汉，漂不出这苦水泛滥的海洋，日子咸苦呢！”

漂女执拗地说：“漂海女认准的航道，翻船葬人也要驶到底！漂海女看准的咸水郎，过着网片御寒棕蓑挡浪的日子也要跟到底！”

华龙叹道：“可眼下渔场被搅乱了，海洋也看不到安定明亮的时辰，谁知道还会出现什么人为的风暴。海水不平，海盗不断，像萧红章那样的孬汉，也会乘机兴风作浪。你我保不准什么时候，会被人为的风暴和海洋的风暴搅散呢！我们漂海人，一旦失去联系，在这无边的大海洋，怎么寻找呢？”

漂女坐起来，久久地凝视着尾桅梢尖，那盏心形的水灯，正发散出鲜红的光芒，照亮了一大片水域和航道。她的心一动，说：“我随你加入你们的渔业大队，这样可以朝伴夕随。反正，我们的渔业大队已被造反派搅散了，我是个单独漂海的人，又无亲无戚的。这变幻无穷的大海，时刻会有翻船吞人的海暴，虽然同一个渔业队，也保不准什么时候出海难事故，两人被搅散了。如果那样，我们就凭这尾桅上的同样色彩的水灯为记号，互相漂海寻找……”

华龙犹豫地嘟哝：“那样，会苦了你……”

乌云越来越浓，天色越来越暗，浪吼声越来越旺了。

四

两天后，华龙带着漂女，在洞头洋的中央水域，找到东洋渔业大队。

这是一个终年漂泊汪洋的小社会，由数百条形形色色的渔船组成。

体积最大的是装柴油机的拖网船，由网船和畏船组成一对，高傲地翘着尖峭的船头，犁出一条翻滚的雪带浪，庞大的扁圆形的船体在绿浪间一上一下地砸动着，砸起的玉鳞般的浪珠漫空飞射，肆无忌惮地洒在其他小船和渔民身上。

最小的是放流网的马龙船，没有桅杆，没有帆叶，空荡荡的舱面堆着银烁烁的尼龙网，这种专捕鲉鱼的网目又大又圆。狭狭窄窄的船体，机船占去一米，X195—12匹马力柴油机的声音，在吼天的浪啸中，如瀑布下的女人的捶衣声，细微而有节奏。

那双桅双帆的是哈背船，形状和拖网船差不多，尖头圆腩，只是没有柴油机。宽阔的舱面摆着两条小舢板——专门离开母船进行放钓作业的。舢板里有篾条编的圆形钓篓，里面盘着一圈儿绿色尼龙钓线，线上装满银色钓钩。旁边的渔筐里，装着带鱼切成的鱼饵，一片一片的。

多人驾驶的开口乌槽，最明显的特征是船头左右两侧伸出鹿角状的舷帮，中间开出豁口，豁口里是一台绞锚架，巨大的铁锚挂在船头外，铁锚旁边描着圆鱼眼状的黑白分明豹船眼，黑眼珠格外熠熠有神，标志着咸水人闯荡汹汹海洋时的希冀。乌槽的桅杆粗而短，倒挂着一张张黄褐色的棕丝织成的定置网，船面横着把桉木网桩打进海底的绁()，用网桩把网袋固定在海里，迎潮流兜捕鱼虾。

还有头尾尖刺刺的“海里溜”船，船底也是一条又窄又尖的流线，行驶起来格外轻便，在那尖戳的浑圆的平坦的浪山之巔，它们飞似的忽忽闪掠。小船大多是家船，一家人住一条。看那后舱的圆拱形的篾篷下，有头发乱纷纷的渔汉，扎发髻的渔妇，晃蝴蝶辫的渔女，光头闪亮的渔哥儿，聚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鱼嚼虾呢！

从远远的地方望去，这片无边无际的蓝闪闪的深海，呈整体漂泊。海底的沉闷而雄浑的隆隆声，似整座水底一齐运动发出的。海面，圆弧形的悬崖状的金字塔似的浪山，虽然形态各异，却齐刷刷地同时拱出水面，同时向东方运动着，组成一幅雄壮的漂荡的画面，惊心动魄。而渔业大队的数百条渔船，犹如一小片一小片网梭子似的，在高耸入云的浪巔忽忽跳弹，在倾斜如削的水坡闪闪滑溜，在深不可测的浪谷急急坠落，同时随着整座海域向雾腾腾白茫茫的东方大洋深处漂荡而去，一片乱纷纷晃荡荡的景象。

率领这个漂荡的小社会的带头船，是一条双桅双帆的哈背船。半圆形的舵位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李正担任船老大。他是个年轻的船老大，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的身材，似正正直直的网桩屹立在舵位，方方正正的黧色脸膛，肃肃穆穆的神容，如公正的海神爷凛然掌舵。

漂女的网槽和华龙的白底船，钻波钻浪地拢近哈背船，华龙挥着两

米多长的撑篙，篙尖的铁钩钩住哈背船舷帮，喊：“李正哥，我收了一个渔妹子当社员，她们的渔业队散了，孤身漂海呢！”

李正老大发出粗哑的应声：“经济政策怎么处理？”

华龙喊：“船和网折价入队，劳动工分按女渔民的平均值计算，其他政策，以后再仔细研究！”

李正想了想：“只要她愿意！好啰！”

就在正副大队长隔船喊话时，不远处漂过萧红章的双髻船。刚才，萧红章在海面发现漂女跟着华龙的船，双双驶进东洋渔业船队，不由悄悄地扳舵驾船，跟踪过来。他的手松懈了舵柄，放慢了船速，贼闪闪的双眼贴在后舷板板缝间，支棱着耳朵听着华龙和李正的对话。听着，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五

东海南涯的夜晚，永远是漆黑一团，蓝天碧海全被墨彩涂成一片，难于分辨。唯有那数百盏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紫色的水灯，在闪掠地升降，在剧烈地晃荡，在快速地飘拂，才说明海和船队的存在。

一条黑晃晃的船形，熄灭着渔灯，慢慢地落在船队的后边，哗地掉转船头，像一条黑影幢幢的双髻鲨，朝县城所在的方向冲去……

几天后的早晨，萧红章领着十几个依然还戴红袖章的青年人，乘船驶向洞头洋西侧的蓝草岛。

岛屿四周出现了神奇的涌浪。远处的海坦坦荡荡地躺着，平平的身板被阳光一照，反射出红彤彤的油彩，鲜艳夺目。而岛屿的红褐色的礁岸外，一座座圆弧形的表面平滑的涌浪，四沿溅着一圈白雪雪的水花，从海底闹闹噼噼地耸出来，缓慢而沉重地泛着，越漂移越高耸，表面闪动着黄泛泛的色彩。独立汪洋的蓝草岛，本来就显得低矮，随着涌浪高度的升腾，岛子仿佛变成一座涌浪，在众多的浪山的推涌下，浮浮荡荡着，只有那披满山坡的无名小草的蓝色，才使岛峰显得像座奇特的漂浪。

岛峰顶部，是座渔场气象标志架，十多米高的四面梯形的铁架上

端，风平浪静时挂着绿灯，海暴袭来时挂上红灯。由于县气象站被造反派冲散，正常的海洋气象预报停止了，看管气象标志架的管理员，不能像平时那样根据风力级数挂标志，只能凭经验挂红绿灯，向渔场上的闽海男女报告海洋气候的大致情况。

萧红章和几个人趁管理员吃饭的当儿，偷偷溜进岛峰顶部，把红灯摘下，换上了显示无风暴的绿灯。

同一天早晨，在浩瀚的渔场上空，没有云彩，色彩却像蒙着一张灰纱幔，黯然无光。空气像凝固了似的，坟洞一般的寂静，散发着一股浓浓的闷热的腥气。海面也像结了一层蓝色而透明的冰，平平坦坦，光彩耀眼。冰层下的水里，依稀可见一群群人形的大鲩鱼，急速地摆动着板刷似的鱼尾和剑条并列的胸鳍，张合着灰斑斑的鳞片，向西边的近海猛力逃窜。

哈背船的双片帆叶软瘪瘪地下垂着，失去风力的船只缓缓地踱着慢步，船头一点一点地碾碎了蓝冰似的海面。李正老大俯首看海，向一条装机器的快船惊呼着：“海静得出奇，鲩鱼逃得贼快，莫不是要刮海暴了？快到蓝草岛看看气象！”

自从县气象台被冲垮之后，渔业队规定，每天早潮九时，派一条装机器的快船去蓝草岛看气象。

傍午，快船从蓝草岛回来报告，没有海暴。李正疑惑地嘟哝：“这就奇怪了。”

获得没有风浪的消息后，漂女和一些性急的渔民，纷纷离开船队，独自撒网放钓。李正看着海天，一颗心仍然悬在喉口，驾船巡逻着，观察着海况。

果然，刚吃过午饭，海况突然恶劣了。天色越来越灰暗，像装着无数个烟筒一般，喷出一股股浓黑的烟雾，翻滚着弥合着，迅速地形成浓重的幕帐，涨满整座空间。风带着凄厉刺耳的尖叫，满天满海地响着。整座海像一只渔锅，被风暴的巨手端起来，前后、左右、上下地晃荡着，浪头越掀越乱，越掀越大，海面如毒蛇的舌盘，伸出一条条绿色的卷动的舌头，喷溅着纷纷洒洒的晶亮的唾液。

刚刚撒完网的漂女，看到强海暴席卷而来，不由惊得一阵发呆。她

用亮亮的目光，扫视着沸滚的洋面，看到无数只渔业队的船只，在狂嚣的暴风和恶浪里来回驰骋，尤其是华龙的白底船，简直像只沙暴大漠里的骏马，俯首撞开座座沙丘似的浪山，勇猛地驰骋着。她的心顿时荡起阵阵热浪，热浪化为层层力波，在全身胀动。她冷静而果敢地收起流刺网，准备进港避风。

但是，凶残的海暴更暴虐了，发狂的啸声仿佛把整片天幕都撕得粉碎，墨色的飘扬的云烟则是它的碎片。横在海流里的网片也被掀出海面，卷舌似的浪头携起网片，纷乱地撒在舵面上。站在船上的漂女，被水浪里的网片裹住了，扑倒成一团在舱板上打翻着，眼看滚落在海里遇难了。

这时，李正老大的带头船刚刚驶到，他看到漂女危险的处境，闯海汉的心在膨胀。他立即把舵位交给舵工：“我下海救人！”

舵工不无忧虑：“风浪会淹死人！”

“闯海人不救遇难的姐妹，算什么闯海的党员？”李正喊着，一头扑进海里。他溅起的白浪花，刚刚落在网艚船船舷边。而此刻，裹着漂女的网团，也滚出了舷帮。说时迟，那时快，李正借助浪头的涌力，猛地向上一蹿，双手托住裹人的网团，一用力推进网艚的中舱，他自己则被网团的反弹力，压进白茫茫的水底。腥咸苦涩的海水，呛得他的喉管咕噜噜地发响，面部阵阵抽搐并感到剧痛。他顽强地挣扎着，向带头船游去……

同一时间，由于恶浪的扑击，好多条小船被打翻过去，黑褐色的船底露出海面，随浪漂荡着。

装机器的大船来回抢救着落水挣扎的男女们……

就在这时，前方不远处，乱腾腾的浪丛中，冲出两艘渔轮式的船只。船壳是铁板铸的，涂着红澄澄的防锈漆。舱面垒着军舰式的船台，呈塔形的四层楼，高层是驾驶台，里边装着方向盘，旁边簇拥着一些人，个个的左臂上戴着红袖章。萧红章挤在人群里，指手画脚在指挥着。

这两条船，是被造反派抢来的渔轮公司的船只。萧红章想在渔业大队夺权，过过拥有权力、金钱、美女的瘾。无奈，多数的咸水人，图的

是闯海捕鱼虾，让日子过得安定红火些，所以在队里找不到支持者，李正又紧紧地把着舵柄，死也不能再交权。萧红章气急败坏，制造了一场海难：他亲自跑到蓝草岛改变气象信号，使东洋大队的船只陷进海暴。在海暴中，他摇身一变，成了救世主，向县造反组织借来人力物力，一边抢救被海暴扑毁的船只和遇难者，显示自己的功德，使众人信服；一边组织海洋批斗会，批判推行唯生产力论使渔家“遭难”的走资派李正，进而再搞夺权。

六

风暴怒吼，海在激荡。

漂女的网艚舵板，被水底的网片缠成一团，船只失去前进的方向，顺着溪涧船弯曲蜿蜒的急流，东飘西荡着。

机器的轰隆声里，一艘渔轮撞波激浪地驰来。萧红章站在渔轮船头，朝着周围的渔船挥手拍胸，气粗声壮地喊：“渔家兄弟姐妹们，我们救你们来啦！”

喊罢，他青蛙扑水般地扎入水里，像条潜水的乌溜鱼，一口气钻到漂女的网艚后舷下，托起插在腰间的渔刀，噗噗地斩着缠舵的网片。

船上漂女焦急地喊：“不要用刀毁网！”可萧红章毫不理会。

“啊哟，漂女妹子，我又做错事了！我赔你的网！”水里的萧红章吆叫着，解开了破网。他又叫喊着渔轮上的人们：“把缆绳抛过来，让这条难船去参加批判会！”

漂女尖声喊骂：“不准捆我的船，放我走！”

萧红章不容她分说，接过渔轮抛来的灰色飞蛇般的缆绳，咬牙切齿地用力捆在舵杆水底部分，朝渔轮喝令：“拖！”渔轮加速前进，倒拖着漂女的网艚驶向另一艘渔轮。

萧红章带来的另一艘渔轮上的高音喇叭在喊：

“东洋大队的李正，鼓吹唯生产力论，残害和破坏渔民生命财产，罪大恶极。”

高音喇叭伴着风暴的啸声响着，数百条渔船在震荡，数百颗心在震荡，整个漂泊的小社会在震荡。如果带头船被毁，带头老大垮台，这个漂泊的小社会也要解体了！

看着凶腾腾的渔轮像条恶鲨，大有撞翻李正的带头船之势，人们的怒火熊熊燃烧起来。几个党员船老大率先驾着渔船，驶到带头船的左右舷外，舍命护卫着带头船。

渔轮上，黑塔般的造反派头儿暴跳如雷，大吆大叫：“其他渔船赶快散开！否则不客气了！”

他狠狠地转动方向盘，拉响快速前进的铃号。柴油机震得庞大的船体剧烈抖动，似乎快要散架了。渔轮的船头，犹如一把巨大的刀锋，劈碎了蓝幽幽的沟谷、白花花的山梁，风驰电掣地向着带头船的后舷切过去。船撞船的声音，震得整座海涯猛地蹦跳。只见带头船后舷被撞开了巨大的豁口，黑褐色的碎船板伴着白晶晶的水沫飞向天空，雪灿灿的浪水倾进船舱，船只后半部迅速下沉，翘天的船头也向海底沉没下去。

舱面，李正老大的身影，随着高耸的中桅一起倾斜，他知道，再不跳海离开，沉船的旋涡，随时会把自己拖进海里喂鱼虾。他的牙帮咬得一凸一凸，猛地扑向后舱口，随着灌进卧舱的白花花的水流，一滚身扎进舱里。

这时，在远处抢救难船的华龙，已经驾着白底船赶来，他看着李正冒着葬于船舱的危险扎进舱里，火燎心急地喊了一声：“李正哥——”

在华龙的喊声里，李正从舱口探出湿漉漉的黑发。他艰难地顶着灌舱水的冲力，一步一步地爬上舱面。

华龙看到，带头船大部分没水了，只剩下船头露出水面。整条船沉没的时刻，会出现卷人的旋涡，他的拳头擂得白底船一沉一沉：“赶快跳海！”伴着他的声音，李正侧身一跃，扎进汹涌的海涛里了。瞬间，只听哗的一声响，带头船整个儿沉没了，露在水上的半截桅杆，一边斜斜地扎进海底，一边团团转动着，四周白色的浪花水沫，也随着急速转起来，一条条龙蛇般的急流盘旋着，中间有一个黑洞洞的骇人的涡心。李正刚好陷在涡心里，身体水钻儿似的打着转。

飞船抵达漩涡边沿的华龙，发出荡海的吼叫，双脚蹬开船只，身体

在空中闪出一条弧线，溅落在李正身旁……

渔轮周围的渔船上，人们沉默着。不时响起有人咬牙帮的咯嘣声。

整片渔场上，除了两艘渔轮的机器声，喇叭的喊叫声，连风浪也停止了呼啸。数百条渔船载着沉默的人们，随着高耸的浪山跳荡，随着低陷的水谷坠落，随着奔泻的海流漂泊。

灰茫茫的雾气里，沸涌涌的水涯上，朦朦胧胧地散布着数百条灰幢幢的船影，这些刚刚集结来的渔船，又纷纷在向夜雾浓重的远方逃离着、散逝着。

东洋渔业大队——这漂泊的小社会又解体了！

七

整整一夜，漂女孤独地漂泊着，流荡着。也不知网艘船漂了多少时间，漂到什么海区，未来的航道在哪里。

一阵怪声怪气的风吹过来。它像一片挡住西北风的向阳冰坡巅顶，突然裂开一条石缝儿，寒流从石缝穿过，发出刺耳的哨声，也带着森冷的气流。她感到自己似陷进冰水里，一阵冷飕飕的寒战。

她举目四望，异常惊讶。四周的海和天，似挂着一圈圆桶形的布幕，色彩又浓又黑，混成一片。船底下的海面，也像铺着一片地毯，浓黑的色调中，依稀可见浑黄色的颜色。海底像是一片狂飙席卷的空间，吹得布幕似的海面此起彼伏。升起的浪山像大气球，圆圆的，迅速地膨胀着，侵占着越来越大的海面 and 空间。而坠落的浪谷又像渐瘪的气球，消陷得那样快速、彻底，似乎连深不可测的海底都快显露了。

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和帆船，如掉进一座浓黑的深潭里，没有浮升的希望，没有光亮的闪烁，孤独和惊骇，使她的心在收缩、抽搐、冷战。

她又感到自己乘坐的渔船，仿佛像一条纸船，被隔着一层布毯的海底——天空的狂风一掀一掀，轻轻飘飘地一跳一跳，站在上面的身体也失去了百余斤的重量，要随着纸船儿飘到天空，被空中呼啸的狂风吹扬起来，永远没有着陆的希望，永远飞不出这无边的暗夜。迷茫、惊慌，又充满着她的心。

然而，随着夜的时光的飞掠，她又慢慢回到现实的海洋中了，浪山沉重地涌动着，船只沉重地漂泊着，自己的身体沉重地倚在船上。透过暗夜，她看看四周没有礁滩和岛屿，不会使船撞裂翻沉。她用舵绳捆定了舵柄，让船只定向地浮动，然后凭着尾桅上水灯的光辉，扫视着海洋；又凭着无尽泻出的海流，让思绪随之延伸。

海难——仿佛海洋里的所有的灾难，一时间无不强烈地集中在她身上。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她自艾自怨地走进睡舱，拿起母亲留传下来的镜子，在眼前晃了晃。镜子里，显出了一副端庄俊秀的面容，她忽然想到，也许正是自己的美貌，带来了这一切灾难，她赌气用掌心啪啪地击打着双腮，弯成铁钩似的十指，像要抓破自己艳美的脸蛋。打着打着，她停下了手，两行细溪般的泪水，从面颊不停地淌下。

不！美没有罪！丑有罪！是丑恶的萧红章，制造了这一场场灾难！

她用目光盯着舱底一个破裂的绿色玻璃浮子。她碎裂的心底，从裂缝里喷出一颗颗火苗。她张开双臂搂起裂缝交叉的浮子，猛地往睡舱的铺板砸下去，啪！玻璃浮子的碎片，伴着渗进浮子里的臭舱水，四散飞溅着。她还不解恨，脚板狠狠地踩着玻璃碎片。

她窝在心里的怒火仿佛稍稍宣泄了一些，重新回到舵位。天和海依然这么墨黑。她的心底升腾出另一种情流，越来越灼热。

哦，亲爱的华龙哥，还有那正直的李正老大，现在不知怎么样了？视野里，那突水而出的直戳戳的浪柱，被一阵暴风吹得支离破碎，白花花的漫空飞洒。她浑身寒战，似乎预感到那浪柱恰是自己心中的人！她颠着脚步跑到中舱面，抱着那粗壮正直顶天立地的松木桅杆，紧紧贴在自己热烘烘的胸窝上。她的红绯绯的脸腮，在粗糙的桅杆上搓着揉着，久久地不松开。

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自己被眼前的荒凉、汹器的海和勇猛、孤独的闯海生涯所忘却和禁锢的青春，犹如封闭在地壳坚岩下的熔岩一般，是何等炽热啊！华龙哥！

然而，这爱，却像火团坠进黑海潭，被这座幽黑的海天笼罩着，透不出丝毫的光亮。她想一下子撕碎这黑暗。可怎么样才能撕碎黑暗？用什么方法撕碎黑暗？

她的寻觅和求索的目光，扫视着海空。海空黑漫漫，没有丝毫的缝隙透进光亮。突地，她仰脸转身，目光瞧定了尾桅上的水灯，浓黑的夜色包裹不住它，鞭条般呼啸挥舞的暴风抽不碎它，如雨的浪水淋不熄它，此时此刻的灯光，显得格外鲜艳耀眼。

漂女的感官，像偎在水灯上烤烘，再次炽热起来。她决心去抢救李正老大和华龙哥。

漂女坚毅地扳转着舵，船只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朝着囚禁李正、华龙的渔场驶去。

八

五更天的气候是微寒的。风暴静息了，凝止而静谧的空气，像一瓶汽水，人浸在其间，皮肤冷冰冰。

漂女披了一件土布做成的方格条纹的蓝布衣，继续驾船行驶。

海风不起，被浪水打湿的帆叶扬不起来，沉甸甸地下垂着。海面突然平伏下去。仔细看去，原来，北潮淹来了，一条条灿白的翻滚的流束，齐齐地排列着，由北向南齐头并进，如沉重而奔泻的铁流，把座座汹涌的浪山压进海底，凹凸不平的海被碾平了。流束以强大的力，铁榔头般地击打着船头，上下震动。船只不但不能前进，而且一震一震地退却着。

前边就是鲨鱼口，拼命驶过去！

漂女的心在呼喊。她奔到桅杆旁，松开了捆定的帆樯，绳子在手心一溜，给船只增加阻力的风帆，贴着桅杆降下来了。

她回到舵位，抱起三米多长的碗口粗的楠木橹，扁平的橹叶伸进后舷外的海水里，橹柄中间部位的橹扁，插进后舷帮的橹洞里，双手抓起橹头的麻绳橹鞭，一俯一仰地摇动着。推力很大的海流，使木橹变得异常笨重。她浑身的肌肉紧绷绷的，淌着淋淋的汗水，气喘吁吁地坚持着。

晨曦前，天空一片漆黑。大约两海里外，那艘囚禁华龙和李正的渔轮，晃晃摇摇地停泊着。舱面灯光明亮，两个戴袖章的青年，来来回回

地巡逻着。

漂女的心一阵紧缩，知道没有办法营救，又看看东方海天极处，一抹鱼肚色的晨曦泛出水平线。她担心被萧红章们发现，只得将网艘驶离开来。

就这样，连续两昼夜，白天，她将网艘驶得远远的，夜晚，网艘拢近渔轮，伺机行动。

第三天，渔轮驾驶室里，萧红章正陪着几个造反派头头猜拳饮酒。头儿烦了，说：“红章，你这钓鱼上钩之计，恐怕不灵了。李正和华龙关在舱里都三天了，还不见有人来求我们放人。如果他们来央求放人，我们要提出以他们集中船队服从我们领导为条件。还有那个性情刚烈的漂女，一定想法弄到手……”

当晚午夜，海空变成蒸虾灶似的，一股股灰黄色的炊烟，从白色的浪丛间、黑蒙蒙的水天相接处、暗蓝的穹窿极顶，向渔场飘拂而来，迅速地搅和起来，雾天雾海的。

驾着网艘的漂女，心情一阵惊喜，又是扬帆又是摇橹，乘机拢近渔轮。

她发现，渔轮船舷外，被萧红章一伙强行拖来的华龙的白底船，像条巨大的梭子形青砖鱼，从僵死的状态游动起来，悄悄地离开渔轮，向东方的险礁滩漂去。

漂女担心自己看花眼了，她揉揉双眼仔细瞧着，的确不是雾海的幻象。尾桅上，明明挂着华龙的红水灯！

“难道是华龙哥逃离渔轮，驾船远走高飞？”

她怕惊动渔轮上的人们，不敢吹螺号传出信号。但她按捺不住怦怦的心跳，双臂的筋肉被一种种力涨得鼓鼓的，拼命地伸缩着，加快了摇橹的速度。脚底的网艘，也像服了兴奋剂，载着她轻快地飘飞起来，渔箭般地向前射去。

哗！猛不丁，酸痛的双臂稍稍一松懈，船只霍地砸进浪谷里，她的心也随着重重地一沉。不行！万一白底船里不是华龙，而是坏人，自己

不是鱼儿钻网目，自寻死路吗！

于是，她渐渐地放慢了船速，盯着前方黄雾里影影绰绰的红灯，不远不近地跟踪着白底船。

险礁滩到达了。

不远处的险礁滩形势怪异。它方圆数十平方里，一片灰蒙蒙的。其间的一座座礁矶，横卧着如搁浅的黑豚，圆腹高拱，尖腮横戳；直竖的如腾空的飞鱼，尾鳍撑地，头顶夜天；斜倚的像爬网的梭子蟹，分叉出来的石柱似蟹螯，当空高举；潜水的如形态各异的游鱼，泛滥的浪水里，它们仿佛荡荡晃晃；俯仰的似扑食鱼虾的水兽，后腿蹬地，前脚趄起，昂首吼天，有如群魔乱舞。那些巨大的礁石，由于千万年海洋的运动、风雨的侵蚀、恶浪的轰击，造化出一个个海洞，有的口儿朝天，黑黢黢的洞身向大海底处延伸；有的洞子笔直，穿过高耸的巨礁，在巨礁两侧显出洞口；有的洞口隐蔽，没进白色的浪花中，躲在茂密的红藻紫菜里；有的洞内形成旋游壮观，各种各样的钟乳石，参差林立。

而这方圆几十里的险礁滩，又被广漠的大洋包围着，蓝黝黝的浪山涌动着它，雪映映的浪花带簇拥着它，它像一块浮在海面的黑石地，泛泛荡荡。

前边，华龙的白底船穿刺着黑暗，抵达险礁滩的边沿，原地漂泊着，似乎已经把铁锚泊在石滩上，在等候着漂女的网舸。

漂女犹豫了一会儿，下定了决心，攥紧了舵柄，操着网舸急急驶去。漂女由轻声到高喊：“华龙哥！华龙哥！”

事态非常的奇妙，会漂海拢礁的渔船，竟然杳无人影，舱里也听不到人的应声。

一种略带惊骇的疑虑，在心里升起。漂女害怕突然事故发生，连忙挥起毛竹撑篙，伸进没膝深的浅水滩，把船只撑离白底船十多米外，然后搁下撑篙，走到船头，把一条络麻缆绳打出个套圈，双臂一挥，缆绳似灰蛇飞空，套圈套上了一截礁柱上，泊定了船。

冷不防，白底船后舱口，鬼鬼祟祟地冒出一个脑袋：是萧红章！

萧红章几天来，早就发现每到夜间更深入静时，便在礁石海滩出现漂女的水灯灯影，他几次驾船追踪，也没有跟踪上。于是，他心生诡计，驰动华龙的白底船，偷偷靠拢礁滩，引诱漂女上钩。

漂女发现是萧红章，进舱抄起一把鱼刀，跳进乱礁石丛中，躲了起来。

白底船上的萧红章，一见漂女，面带奸笑说道：“漂女，你不要怕，我是同你来谈判的，现在县城那边正抓造反派头头，只要你不丢上边检举我的话，我们就放了李正和华龙，但有一条，你不能嫁给华龙……”

白底船哗哗向漂女的船驰来。漂女见势不好，跳上礁岸，钻来拐去，爬进一个几丈深的礁石洞中。

九

渔轮上，李正和华龙被关在两个不同的舱内。舱口上沉重的压舱板，不知被谁移开一个洞口，一束黄色的灯光射进舱内。

几个渔场的造反派头头，经过三番五次同李正、华龙的谈判，一看他们始终态度强硬，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于是，他们把如意算盘打在了漂女身上，硬的不行，来软的。他们总以为女人心肠软，只要用温情和爱怜，就会融化漂女的铁心肠。

萧红章借李正、华龙打盹的瞬间，跳上抢来的白底船，趁茫茫夜色去追踪漂女去了。

华龙从舱口探出头，一看萧红章已远去，立刻跳上舱板，顺着船舷，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了船下的舢板上。

这条海膘鲜鱼状的小舢板，六臂尖头，没有风帆和机器，只有一把木橹。木橹哗哗发出水声，惊动了舱后几个看守的青年。几个青年惊呼乱叫，但小舢板已射向深海，消失不见了。

轮机船上，你怨我，我骂你，乱成一团。

海面，灰黄色的雾气，如潮似浪地涌来。浪山从海底轰隆隆地戳出尖峭的巅顶，把舢板轻轻地托上半空，在雾纷纷的空间掀动着、弹跳

着。看着前边雾障里的红色的水灯，华龙的心也像舢板在蹦跳。他不时地抹掉满脸淋漓的汗水雾珠，竭尽全力摇船追赶。

舢板在汹汹黄浪般的雾气和滔滔蓝雾似的波涛推涌中，终于抵达险礁滩，绕着险滩的边沿巡了一会儿，发现了停泊着的白底船和网舫。华龙急匆匆先后跳到两条船上，找遍了每个旮旯角落，不见漂女和萧红章的身影，他猜想漂女一定被迫进险滩礁林里。他怕惊动萧红章，不敢大吆小喝，悄声地奔跑着，找过一条条暗蒙蒙的礁谷，一个个黑咕隆咚的石洞，依然不见漂女。他的眼眸跳闪着黄色的火苗，返回白底船，躲进狭窄的淡水舱，等候萧红章回船时，再找他算账。

再说被萧红章迫进险礁滩的漂女，并没有遭遇不测。渔闲季节，她常常到险礁滩，在礁矶缝隙里捉淡菜贝、滕壶、水涨螺、珠螺，当菜吃。她熟悉险礁滩地形，摸索过一些主要的海洞。今晚，她凭着熟悉地形，东弯西拐地甩掉萧红章，钻进一条礁洞。这条礁洞，口子隐在一丛红澄澄的海草中，洞身有数百米长，像弯弯曲曲的海蚯蚓，伸进海底里，出口刚好在停泊白底船的海岸旁。漂女在深邃森冷的洞里熬了几个时辰，返身向出口摸去，想趁萧红章没有回船，开船逃走。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她颤颤的双手和脚板探索着，慢慢地向前摸去。阵阵潮湿、寒森、咸腥的气浪，袭得她浑身寒战。再往前，涨潮浪已经淹进洞口，浪带似进洞的海蟒，灿白的渔桶粗的身子，顺着蜿蜒的洞底弯曲奔窜，浪吼声使整个海洞隆隆震动，似乎快崩塌了。她侧着身子，顶着齐腰深的浪流，跌跌撞撞地往前挣扎，最后冲到洞口，趴在一块黑礁的后边，观察着几十米外的白底船。

正值涨潮流最凶猛的时刻，由东向西的流束，高昂着一团雪色的头，咆哮着、飞蹿着，整片海面白烨烨的。急流拽动着白底船，连接船只和礁岩的锚索，紧绷绷的，像条笔直的木棍横在空中。黄茫茫的雾气中，一条模模糊糊的人影，在白底船舱面黑暗的角落忽地一晃，闪进舱里了，再没有出现。

漂女的心情，似沸水里的鱼胶热胀着。哼，贼红章，你想躲在船上捉我！我寻掉你的锚索，让白底船漂进深水区，这么猛烈的海流不把船漂向汪洋大海，也会将船只冲翻卷没，让你做水坟里的湿鬼！

她想定主意，俯身轻步，悄悄地接近泊在礁岸的铁锚，快手快脚地解掉捆在锚上的麻索。沙，落地的麻索，像水蛇迅速地溜进海里。白底船醉颠颠地离开礁岸，向深水区漂去。缥缥缈缈的雾气里，船只时而被

急流冲得忽忽飞驰，时而在原地辘辘闪转，时刻都会翻沉。船舱里的人，显然觉察到了，从淡口舱舱口钻了出来。红莹莹的水灯灯光下，显出华龙的高大的身影。

此时，站在礁岸上的漂女，吓得发呆了。“华龙哥——”她边喊边冲，跳上十多米外的网艚。她的喊声，被冲岸的海流淹得无声无息。她的身影，却被深水区的华龙发现了。

白底船上的华龙，似乎误会了漂女的行为，以为她和萧红章勾搭在一起，解锚索害自己。华龙的腮帮，咬得久久地凸起骨棱子，嘴角流出一抹鲜红的血液。

漂女急着离岸救船，来不及用手势解释，她忍着焚心的痛苦，飞快地解开缆绳，刚刚挺身昂首，要驾船出海，朝海面一看，一排异常凶猛的海流，隆地撞中白底船底，小船剧烈地一倾斜，底部朝天了。扣在舱面下的华龙，手臂从白花花的急流里伸出来，扑腾了几下，紧接着没进海里，杳无踪影了。

漂女撕心裂肺地喊叫着，驾船往深海区驶去。可是，一泻千里的急流，冲得木橹失力，船舵乱掘，小船似野性的马驹，冲冲荡荡地漂向外洋，迅速离开白底船沉没的水域。漂女凄厉的哭喊，在浩荡的雾海里回荡：“华龙哥——”

此时，仍在夜海礁林里寻找漂女的萧红章，迷失了方向，当他听得漂女呼喊“华龙哥”的声音时，清醒了过来，但也不知海上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丧魂落魄地往回走……

第二章

一

风在呜呜地哭泣。海的巨大的胸脯，因为痛苦而激烈地翻动，连深不可测的底部的沙土也翻出来，色彩一片黄浑浑。

条条无边延伸的谷地，以及飞溅的黄亮的浪花，似挥动着无形的手

臂，撕裂了自己的皮肤，扯碎了自己的血肉。

驾着网艘的漂女，胸口像海一般翻动着，仿佛被痛苦和愤怒撕得粉碎了！

等猛烈的涨潮流逝去后，已是又一个清晨。漂女急忙驱船来到险礁海面，寻找华龙。而险滩上的萧红章，早就摇着舢板溜走了，礁岸旁不见舢板的影子。

难道华龙哥真的被海夺走了吗？不！他勇敢如搏浪的大鱼，海轻易吞噬不了他！可是，这海凶暴得很……

她挥着长长细细的撑篙，伸进每一处水底，在惊悸的心跳和希冀的祈祷中，苦巴巴地期待着篙尖的铁钩会钩起华龙哥。当空空的篙尖腾地出水时，她悲苦地瘫下去，重重砸地的臀部，把绿闪闪的玻璃浮子都砸裂了。

她扬动着流刺网，迎着涌起的浪山和深陷的水谷，怀着一丝希望撒下去，索索抖动的手拉起空网时，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似浪珠溅满了苍白的脸。

“吱——”海里人视为吉祥物的海白燕儿，在一朵橙黄的浪花里欢鸣，仿佛在报告天大的喜讯。

她急急赶过去，网片盖头盖脑地撒向浪花，捞上来的，却是一块被咸水浸烂浸胀的沉船破板。她像抱着情人似的抱着船板，额头砰砰地撞击着桅杆，桅杆上显出红殷殷的血渍。

她时而沉默，时而呜咽，时而号啕大哭。声音嘶哑了，心中的痛苦却没有宣泄出去，而风的呜咽却更响起来，变成凄厉的哭啸，在宣泄同样的感情……

两天两夜过去了，她一无所获。她不驾船，不摇橹，不扬帆，任凭船只漂泊着，从混浊的白昼漂进朦胧的傍晚，又漂进黯然的黑夜。月牙儿似飘云荡雾的小船，从墨色的云彩里驶出来，白茫茫的光线，把海面照得更加苍白、惨然。月光下，她那身姿，如一座僵挺不动的蜡制雕像，肤色骇人的苍白。只有那挂在紧闭的黑长睫毛上的晶晶泪珠，才说明这是有生命的雕像。风伸出一只只手臂，不停地拽动她的衣摆，仿佛

在劝告她抑制悲苦。她慢慢地睁开双眼。她的心在滚翻，怎么办？怎么办？

尾桅梢尖的水灯，红灿灿的灯光刺着她的眼。她凝视着水灯。浪泛滥着船，被船托着的水灯，在跳荡，在搏动。啊，这灯，不正是自己和华龙哥火热血红的心嘛！华龙哥的心没有停止跳动，会天长日久地寻找自己！自己的心没有死，当然要拼搏风浪找到华龙！对华龙哥，这爱的心，永远不会死！

她瘫软的脊背，顿时有一股强力支撑起来，下耷的脸，渐渐高仰，她决然地抹掉眉睫的泪水，重新扬帆驾舵了。

险礁位处洞头洋中心水域。从此，她开始绕着险滩，边漂海捕鱼维持生计，边朝渺茫的大海寻找情人。

春天，桃花水发的潮汐，没有天色的映衬，没有鱼汁的浸染，远方鬼鬼怪怪地涌来一片纷纷纭纭的波涛，色彩红彤彤的。这鲜红的桃花水，在网艘四周肆无忌惮地跳溅着。

漂女的灵性似白电一闪，顿时觉得桃花水如在心海涌动，热烘烘的。

狂风吹起，桃花水掀起条条红蛇赤龙，俯首卷身地扑向小船。船儿忽而向下风倾斜，忽而后舷沉坠船首趑起，大有倒扣入海之势。

最危险的时刻，也许是发现亲人的良机！她借助全身的力，船身倾斜时，跳跃而起，手臂撑住一边舷帮，双腿把舵柄蹬向另一侧舷帮，身体悬空地横在空中，船头急急地转动着，舱面渐渐平稳了。船尾沉坠入海时，她飞速地操动大橹，为风帆增加前进的力，使高趑的船头腾地一纵，在浪峭尖划出一条弧线，跃过浪山荡在稍稍平坦的水面，脱险了。接着，她又满海寻觅。

夏季，万里无云，晴空朗朗。明丽的阳光，突然变成暗淡了。一丛黑黝黝的鬼牙礁上，出现了无数彩色的气泡，赤橙黄绿青蓝紫，垒成山形的景象。气泡旁边簇拥着团团淡白的云彩。慢慢地，云气中间，显出画廊飞檐的亭阁、树木繁茂葱绿的森林、五彩缤纷的花卉，虽然形象模糊，但却引人注目。蜃气景象中，那一对对涂着花花绿绿色彩的人形，如携手擦肩的男女情人，度着相依相偎的辰光。

漂女凝视着美丽的蜃气景象，冻僵的心回暖过来，荡起一股股烘热的水流。这奇美的蜃气景象，在预示着什么？它预示着我会和华龙哥团圆，过着美满幸福的日子！

晴天的蜃气，海暴的预兆。不多久，海洋多如浪花水珠的热带风暴刮来了，一股股风束如一条条火焰，带着灼肤烫肌的热气，沿着高天直扑海面，海像撂进一颗颗炸弹，炸起一团团雪浪花，雪浪花溅散成无数的浪珠，加速飞行的重力犹如高天射下的冰雹，噼噼啪啪地砸击着小船，仿佛要把小船砸碎似的。冰雹砸在漂女的脸部和身上，皮开肉绽的疼痛。然而，蜃气景象在她身上荡起的暖流，依然在血管里流窜。她顽强地挺直着礁柱般的腰身，操船行驶在险礁滩周围水域。

秋天，尤其是农历初一和十六的晌午，最猛烈的涨潮汐——秋潮出现了，看呵，蓝蓝的海面一下子膨胀起来，变成一条条由座座穿空峰峦排列的山脉，以天崩地裂的气势汹涌而来，扑在小船的舱面，炸起珠雾飞溅的水花。乱跳乱荡的小船，载着颠颠晃晃的渔女，浸没在蓝色的水瀑和白灿灿的浪花间，又哗地被弹射到高耸的浪山顶部，再次被扑进海里时，也许她和她的小船会成为永远沉没在海底的朽骨。

当小船颠到浪山顶部的时候，漂女居高俯瞰着无涯的海面，那整片水域倾斜凝聚成一条山梁，又倾斜凝聚成后边的另一条的山梁，一条接着一条，以排山倒海的雄姿前仆后继的气势，激荡着她的船，也激荡着她的心。是呵，做海里人，没有海的气魄和力量，没有战胜灾难的勇气，又算什么闯海祖先的儿女？于是，她被海激荡起来的勇气，仿佛注进脚底的渔船，勇猛地漂泊着。

冬夜，平坦的海涯，寒风畅通无阻地横扫着，从海面卷起的水花和从天而降的飞雪，搅成一团团难分难解的白色的漩涡，在灰茫茫的海面上，白闪闪急速地打着转。

雪暴在加剧，连泛滥的水皮也被卷动起来，形成更浓密更灿白的水团，沿着喧嚣的海洋打滚身，如巨大的飞轮碾过网艘的舱面，留下一片乱纷纷的泡沫和一摊摊黄浊的污水。舱面的漂女，如踩着半沉半浮的木头飘飘行走，又如浸在冰冷刺骨的雪水里寒战着。

就在这种最喧嚣骇人的冬夜，北方水涯极处，出现了一片扇形的亮光，最中央的半圆形，似镀上一层水银，最是白亮烁眼。往外的弧圈雪色稍暗，银灰灰的。外沿的光辉，又灿灿明亮，一束束银光，映照了半

边夜空。这种奇异的光象，在北极叫北极光，在高山叫佛光，在东海则冠以海的名称——海光。

倏地，照亮夜空的海光，似乎照亮了漂女灰暗的心田。她因为久久找不到情人而蒙上阴影的眼眸，瞬间闪起亮色。这海，给人带来灾厄，也给人带来希冀。渔家说，眼眸里映进海光，命运呈现着吉祥。这不是迷信的话。消逝的华龙哥，并没有最后被海夺去的希望像灿烂的海光，永远存在着。

她在忍耐和拼搏、绝望和希冀中，漂泊了一个又一个春秋。时光像桅尖上的白云掠掠飘逝，痛苦像一块块礁石垒在漂女的心田，她日愈负重地承受着，越来越无望地漂泊着。

一天，她看到东洋大队的熟悉的“海里溜”船，从北方海涯驶过来。她连忙靠拢过去，高声喊问：“阿婶，你们到北边渔场捕鱼了？”

“海里溜”船女主人是个圆胖而黧黑的渔妇，她看到漂女，也吃了一惊：“啊，妹子，你还守在这座该干涸的洞头洋啊？我只在东海中部捕鱼，这次是回县城领渔民证的。”

漂女问：“东洋大队的其他人呢？怎么都不在洞头洋？”

渔妇：“他们大多到更北的东海北部去了！”

漂女：“那是舟山渔场啰！”

渔妇：“是啊，听说是李正领头去的。他把一部分渔业队船只组织起来，长年在舟山渔场漂泊呢。”

漂女急巴巴地问：“有没有听说过，华龙也在那里？”

渔妇同情地看着漂女，眼眶泪闪闪的：“没有听说过。你再不会在洞头洋找到他了。还是到北边的舟山渔场去吧，如果华龙不在那里，那里人多消息多，保不准会发现华龙的踪影。好妹子，你就去吧！那里好歹比洞头洋强！”

经过几天几夜孤独的漂泊，网艘载着漂女进入辽阔的舟山渔场。多次辗转，她才找到东洋大队的船簇。在一条小不点的舢板船上，她发现了李正熟悉的身影。

看着李正老大，漂女的心绪像高天的云团在翻滚：“老大，这几年，你们是怎样过来的？”

李正的音腔发颤：“我被造反派抓去后，关了几天。萧红章深知留得一线天日后好相见的道理，又看到渔业队散了，关我也没有多大意义，就把我放回洞头洋。回海后，我找到部分闽海兄弟，把渔业队重新组织起来，到这座舟山渔场来了。”李正突地发现了什么，问：“唉？华龙兄弟呢？”

泪水，似串串珍珠从漂女的眼中滚出，她边咽泣边把几年来的情况告诉李正。

愤怒和痛苦，像地火在李正的心底奔突着。半晌，他说：“妹子，闽海人的心胸像海，容纳得下任何事情，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也不必多难过了。如果华龙兄弟还活着，一定有相见的一天。”

从此，漂女又回到东洋大队——这漂泊大洋的小社会了。原来的东洋大队有四百多条渔船，现在只剩下百来条了。

在这座小社会里，家庭和个人几乎没有私有的生产资料，所有的船只、渔网、机器，全部属集体所有。交给家庭和个人使用的渔具，损坏了不用赔，破旧时集体出资购买新的，人人没有遇海难而破产的忧虑。

十六岁以上，凡属有闽海能力的男女劳动者，在队里享受平等的待遇。全队两百多个劳力，全部得到一份质量、数量相等的收入。哪条船捕到的鱼虾，都要如数归公，不管是驾舵操船的“代公”、指挥生产的“老大”、力大摇橹的“橹大”、手巧撒网的“网工”、杀鱼煮饭的“总簿”、管理杂务的“财笨”，都能分到相同的鱼虾。

生活上，尤其是那些威风凛凛的大船，二十多人簇簇拥拥地住在一起，给大伙配备一名“总簿”——炊事员，让他操持热热闹闹的小食堂，使大伙吃着热气腾腾的大锅饭。潮来吃鲜，潮退点盐，大家一样。谁舱里有一包烟，每人平分一支。谁兜里有一瓶烧酒，每人喝一口。寒冬，谁有多余的渔衣，义不容辞地披在别人身上。盛夏，打光身的男人衣

服，常常裹在缺夏衣的妇女身上。船小睡舱少，大船隔出两座睡舱——男舱和女舱，夜里熙熙攘攘地挤在一起，一座船老大独住的船房，全队统一规定腾出来，供夫妻们轮流居住。

从十年动乱中熬过来的渔家，在他们看来，只要能过上安定的船上生活，饭里有鱼虾，舱里有被窝，男人怀里有老婆，女人怀里有娃仔，干一样的活，吃一样的饭，这就是他们梦想的社会主义了。

三

秋天的早晨，漂女驾着网舢，在东海西北角的花鸟岛装淡水。一阵绵绵秋雨后，海仿佛被洗得清静爽爽，光光亮亮，在清寒散发出盐卤气味的天空下，以和谐的缓慢的速度运行着。网舢快接近花鸟岛时，海面起风了，平滑光亮的弧形浪，巅顶向高空升腾，水坡的弧线迅速拉直起来，变成金字塔形的山峦，海洋的形势严峻起来了。

船头抵埠，漂女挑着两渔桶山涧淡水，以漂海人习惯的晃晃颠颠的脚步，踩着花花斑斑的鹅卵石，朝船只里的淡水舱装淡水。这时，一条小交通舢板载着个熟悉的人影，跳上沙滩。她仔细一看，是萧红章。

刚刚刑满释放的萧红章，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消息，来到花鸟岛寻找到大队渔场。两年的牢狱生活，使他改变了一些模样，他的须发剃得净光，闪着青溜溜的筋条，脸颊苍白浮肿。他的眼角上鱼尾纹一皱，露出些尴尬的情态，嘿嘿笑着说：“漂女妹子，汗淋淋地挑水，辛苦啰！让我替你尽点力……”他讨好地挨近漂女，想接过她的水桶。

如火苗落进鱼油里，愤恨的火在漂女的心里燃烧。黑亮的眼眸一斜，眉梢竖成直戳戳的渔箭，腰背一旋，故意把挑着的担子转动，让沉重的水桶砸在萧红章腹部。萧红章不愧为滑溜的海鳅，迅即挤出两颗泪水：“妹子，过去的岁月，确实是对不住你啊！你就是把我切成鱼片，当饵料喂鲨鱼，也是对的！”他看到漂女放慢了脚步，连忙赶上前，扑腾一下，跪在漂女面前，“妹子，我现在是海浪洗过的礁石，穷光光的，没有船和网，只有遵照政府的规定，回渔业队生存。你如果不原谅我，李正老大也不肯收留我，我只有葬海的路了。我求你了！”他一俯首，额头噗噗有声地磕在沙滩上。

看着这条滑溜的海鳅，漂女的胃胀着要呕吐，她加快脚步赶忙走开！

午后，漂女回到渔场。她拢近李正老大的舢板船，想告诉李正萧红章释放了，不料萧红章抢在前头，已经在李正前边低声哀求了。李正的方脸肃穆、愤懑，看到漂女上船，问：“你回来了。这条海蛇说要脱毒壳，重新做个正直的咸水汉，要求我收留他，你看……”

漂女咬牙切齿地说：“海狗改不了吃水尿的性！”

萧红章一看不好，竟然连奔带跑地冲到李正旁边，故意抱起一块压船石，做出跳海的姿势，夹着哭腔地喊叫：“天啊，如果渔妹子不恕我的罪，我只有跳海沉水底，永远不会浮出来见天日了！”李正一把攥起他的肩头，把他推倒在船舱里，怒斥道：“黑狗鳗，耍什么滑溜？我们党，从来就有给出路的政策。你要老老实实，重新做人，否则，专政的铁拳饶不了你……”

萧红章又是磕头又是道谢。

秋天的海洋像皇帝的脸容，说变就变。

高远的天空没有云彩，射出万道奇异刺眼的银光。暴风像匿形的虎群，高张着峥嵘的大口，从四面八方发出骇人的嗥叫。而浪头如藏在深海的水兽，突兀冲破厚厚的蓝色的海面，直蹬蹬地冲向天空，浑身抖出密纷纷晶亮亮的水珠，扑在船底、舷帮、舱面，仿佛要把船只撞沉似的。

船队纷纷扬帆驶走，去寻找陆岸的避风港。渔场上只剩下三条船，两条是镇后预防海难的李正和漂女的，第三条船是分给萧红章参加生产的小拖网船。

这时，小拖网船跟大伙“驶倒船”，人家进港避风，它却从窄窄的后舷抛出一圈银闪闪的拖网。拖网的网袋迅速地下沉，像条长长的银色兜儿拖在船后。一圈灰褐色尼龙网纲索扯定的网口，被从西向东的潮流一灌，圆胀胀地张开来，吃进一群群形态各异的“暴头鱼”。

看着萧红章的行动，漂女的心里闪过问号：这条滑鳗，难道变成温驯的柔鱼了？

李正老大也怀着同样的心情，驾着舢板船拢向小拖网船，说：“红章，卷船暴来临了，赶快回避风港！”

萧红章不无得意地应道：“不敢踩浪梢尖，哪能捕到暴头鱼！为了众渔家的钱兜鼓起来，我愿意把脑瓜儿甩一甩，闯十二级海暴！啊哈，你看啰——”

在萧红章得意的欢叫声里，李正朝水里一瞧，只见蓝莹莹的海水里，一群群密密麻麻的红虾，弯钩般的身体一弓一挺，身底的十二对虾脚一划一划地踩着水，长在圆瞪瞪的双眼下的两条绯红的长须，一翕一张地扬动着，在潮流的推涌下灌进网口，熙熙攘攘地被装在网袋里。

风暴更狂猛了，嗥叫声像要把无边的天幕撕碎似的。飞溅的浪头，也似要把莫大的海炸飞起来。

李正看着海况，大声喊：“红章，我们先找避浪的场所，你收完这网，马上回港。”

李正的舢板船和漂女的网舸，双双驾向后方的陆岸。漂女隔船喊道：“李正老大，萧红章捞起满舱红虾，保不准耍什么心眼，搞不好会在海暴里出事的！”

李正一想，应道：“我们就近找避风场所，观察他的动静。”

这是一座奇特的海域，四周是一圈珊瑚礁，海底部位，珊瑚的根蒂像万年的老树根，黑斑斑的，盘根错节，交叉盘旋。水面，从珊瑚枝杈上绽出一串串珊瑚花，有红鲜鲜的喇叭花、白净晶亮的昙花、黑紫色的墨菊儿、黄粉粉的南瓜花……七彩缤纷，在浪水的洗涤中格外鲜艳美丽。这圈珊瑚礁，形成天然的挡浪墙，珊瑚礁外面，竖浪直腾，卧波横卷，惊天动地。珊瑚礁圈定的水渊，缓缓起伏的海水蓝蓝粼粼，偶尔溅起的水花雪雪白白，其间小鲫儿似水银珠儿在跳溅，白海蜇如朵朵梅花在漂游，对虾儿成双结对地相嬉着，黑燕灰鸥吱吱有声地叼着小鱼虾……

舢板船和网舸从南侧深水开口驶进珊瑚湖，躲在一座十多米高的珊瑚礁后面，一边避海暴，一边等候萧红章归港。

几个时辰后，稀薄的雾气似被扯碎的白棉絮，从高天袅袅抛下来。萧红章的小拖网船，收起小拖网，把挂在下风舷的鼓鼓的网袋提高起来，用小网兜捞起一兜兜活蹦蹦的秋潮红虾，倾倒在船中央的鱼舱里，然后匆匆忙忙地向陆岸逃去。

珊瑚湖里的漂女和李正，看到小拖网船的匆忙逃奔的影子，连忙驱船出湖，一路上不即不离地跟踪着。

小拖网船驶向东海北部的海洋鱼虾交易市场——墨鱼礁海市。海市坐落在一片参差耸立的礁矾后边，水深色暗，水色像染上墨鱼汁，黑油油的。里面，车水马龙般的船簇在驰骋，有大型渔轮式的国营收购船、小梭子似的私人贩渔船、红帆儿白底渔船、棕帆儿乌艚渔船、龙舟状的载鱼“海里溜”船，众船瞄准每条进海市的渔船，蜂群采蜜似的聚拢来，抢购完鲜鱼鲜虾，轰地散开来，向又一条刚进海市的渔船冲去。

一会儿后，跟在后面的李正发现，一群私人鱼贩船，蚁群般地咬住小拖网船，鱼贩们纷纷挤上舱面，争先恐后地拿起圆筒形的渔筲，装起一筲筲红虾，往鱼贩船上卸。

李正心焚肺燃地喊：“你小子豁命捕暴头鱼，原来是为了搞投机倒把，我们要截获赃证！”

两条船飞驶向前，萧红章看势不好，赶忙驱散鱼贩船。

萧红章对着剩下的半舱鱼虾，指天画地地发咒：“海神爷做证，我做的是公平合理的生意。你们大家躲风避浪，我冒着生命危险抢捕半舱红虾，那是我多劳多得的劳动成果，卖掉它有什么错？剩下的半舱红虾，是我和大家一起劳动时的产品，我已经准备留给集体！”

李正斥道：“用集体工具生产的鱼虾，全部归集体所有，你偷窃集体的鱼虾，又和鱼贩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行为？”

李正押着萧红章的小拖网船，在前头行驶。漂女的网艚，跟在后边。船只在荡动，漂女的思绪在荡动。经过十年动乱的折腾，渔家已经像破网装鱼虾，穷光光的，现在号召大伙多干多得，萧红章把多捞的部分鱼虾卖出去，究竟是对还是不对？李正哥也有理，集体的工具捕到的鱼虾，应该归公……

当晚，李正老大在避风港就萧红章卖虾事件，召开批判大会。李正的舢板船四周，百来条渔船舷贴舷地相拢着，有的船头用锚索捆在其他船上，有的船尾用舵绳连接，有的用缆索把自己船的左舷绑在他船的右舷上，最外圈的小船，人们干脆举着撑篙，篙尖的钩子钩住他船。尾桅的水灯，各呈赤橙黄绿青蓝紫，犹如一片七彩缤纷的不夜之城。所谓的

避风港，不过是邻近海水域，周围没有岛屿和礁矶，加上是出海捕鱼前的临时聚会，迅即就要解散，没有一条船抛锚泊定，偌大的小城镇般的船簇，在黑漫漫的海面，随着湍流急浪忽左忽右地漂漂荡荡着。

小拖网船舱面，萧红章站着，腰像虾米一般弯着，俯颈耷脸。

李正老大直挺挺地屹立在船头，挥臂舞拳，亮声讲话：“萧红章的行为，不仅仅是破坏渔业队的制度，偷窃集体鱼虾，进行投机贩卖，从原则高度讲，他是在复辟资本主义，大伙说怎么办……”

沉默，死寂。周围渔船上，有人轻轻地叹息。

李正见无人发言，朝左舷外的网艚喊：“漂女，你是萧红章罪行的见证人，你向大伙揭露真相，批判他的用心……”

漂女低着头，小声推辞道：“我不说什么，还是大家讨论怎么好吧！”

李正严肃地说：“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

漂女提高声音，对话似的应：“李正哥，你话也有部分理，萧红章是条歪舵柄，常常不驶正舵船，大伙都学他的样，咱们这漂海的集体会被搅散的。可是，我又想，我们的日子像呛海水，咸咸苦苦，放手让大伙多干点，多捕到的鱼虾各自卖点，使咸水人干瘪的肚子饱点，空空的钱兜胀点，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漂女的一片实言，像美女鱼跃进静海，激起周围每一个咸水人的心海一层波澜。渔民纷纷议论开来，大海显得更不平静了。

会，没有结果，就这样散了，给大海留下无穷的思索。

四

有些日子了，漂女常常发现，有一条船影，总是影子似的在她船的不远处徘徊。

这天，海洋呈现异常的平静，坦荡荡的，碧清清的，如一片初春的绿色的草原。但是，水表下的海底，清晰可见一条条急湍的暗流，如躲在绿草下的银色海蛇群，朝四面八方乱冲乱窜。

漂女刚刚把流刺网放进海里，西边网片终点，绿色的玻璃浮子闪闪发光，旁边扎着一支橙黄色的棕片三角旗。东边的网片起点，也浮着同样的标志。中间一条数百米的网纲连接着。网纲下的网片被乱流一扯，乱纷纷地漂动起来。

漂女担心网片被暗流扯裂撕碎，又看到没有鱼影，连忙挥臂拉网。大面积的网片，被强大的暗流拖拽着，竟像钩住海底珊瑚枝似的，凭她竭尽全力，仍然拉不上来。她的秀脸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白，汗漉漉的，仰身蹬船地拉着网，连小船也被蹬得向深水下沉，还是不见成效。

这时，那条鬼影似的船儿，又从白茫茫的远处出现了，急急驶过来。一看，是萧红章的小拖网船。小拖网船并没有来拢网舢，而是顺着流刺网的网纲慢慢荡过来。萧红章卧在船舷上，把被暗流拖沉入水的网片，一寻一寻地拉上舱面，也将网片上的零零星星的鱼虾提下来，集中放进一只渔箕里。拉完网片，两船靠近了，萧红章把网片抛上网舢舱面，又把渔箕里的鱼虾倒在网舢鱼舱里，抬起微笑的脸，仿佛想对漂女说几句什么。

漂女一边拉着网，一边冷眼看着他，观察他演什么戏。她很清楚，萧红章在巴结自己。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萧红章似有什么心事一样，向漂女说：“大妹子，听说上边又有新政策了……”漂女冷冰冰地喝道：“你滚开！”

又一天傍晚，暴风像一支巨大的画笔，在海的粼粼泼彩的绿纸上，画出白色的奔蛇蹿龙似的海流。流水太急，网舢没有放网，停在海里，等候好海况。漂女一天劳累很感疲乏，倒在睡舱里休息。不料，铁锚抛在流沙海底，水面的急流冲荡着船只，扯动了铁锚，船只拖锚漂泊起来了。漂女昏昏沉睡着，没有发觉。

这时，萧红章的小拖网船又穿风破浪地驶来，偷偷跃上漂女的网舢，把铁锚拉上舱面，又抛出缆索，索头的圆扣扣住小拖网船木柱上，把两船连接起来。他回到自己船上，扬起满帆，让拖网船拉着网舢，拢近一片黝黑的礁滩，重新回到网舢上，把铁锚泊进海里，然后大呼小叫：“漂女，讨海人要有警惕心……”

漂女从舱里出来，愣着神。

萧红章说：“你的船拖锚了。今天，不是我把你的船拖走，泊定，

你的船早漂上这片礁滩，砸成支离破碎了！”

漂女细细看海：“哼，潮流往深水海冲，我的拖锚船怎会逆流漂向礁滩？”

萧红章的船只没有离开，依然在不远处鬼鬼祟祟地跟踪着。这时，狂风鼓着团团黑灰色的夜雾，呼啸而来。黑灰灰的雾帐后边，一条条白色的浪头蹿出来，掀上几米高的天空，劈头盖脸地淋下来。倏忽，舱面一阵灰暗，浪水从底部气孔冲进去，扑灭了尾桅上的水灯。

她抱着碗口粗的松木尾桅，拖着疲沓沓的身体，艰难地伸臂蹬脚，往上爬着。白花花的浪水以很大的冲力，从头顶压下来，剧烈摇摆的桅杆，时时都会把她甩进大海，她咬紧牙关坚持着，头发梢顶近水灯架时，腾出右手，准备划亮火柴点灯，突地，一股渔籊粗的水浪，哗地从空中淋下来，扑在她的身上，手脚在光溜溜湿漉漉的桅杆上一打滑，整个人从上面摔下来，侧身砸在舱板上，顺着倾斜的舱板一溜滚，往舷外的大海翻出去，她翻手抓住舷帮，才没有坠进大海。她忍着肩胛的剧痛，挣扎着爬起来，望着黑洞洞的尾桅梢尖，咬紧牙关，自言自语：不，一定要点燃水灯，豁命也要寻找华龙哥！

她挪动着沉重的脚步，再次爬上尾桅，冒险点燃了水灯。跳回舱面，看着红灿灿的心形灯，她的眼睛里闪起一抹希望的亮光。

五

清晨，东方水平线上，初升的太阳像红通通的火团，把半边海天烧得通红。西边的海涯尽头，快要没水的月亮，苍白的脸庞上，黑斑斑的污点越来越清晰了。太阳的红色的火光和月亮的白色的寒光，交相映照寻找渔场的网舫和漂女。

漂女看到，右舷外水面，舢板船慢慢漂动着，舵位里的李正似乎看到自己，不理不睬地沉着脸。漂女的内心一阵内疚。千错万错，都是自己错。虽然自己在批判萧红章的会上说的是大实话，但不是当场拆李正哥的台吗！他是自己的恩人，是渔业队的带头人。这些年，为了带领渔业队闯风荡浪，李正哥吃了不少苦啊！至于那些似乎过头的政策，也不能全怪他嘛！……不管怎样，他还是值得人敬爱的闯海哥！

漂女激动地想着，转动船头驶向舢板船。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珊瑚

管，用颤颤的手指抚摸着。这条洁白如玉的珊瑚管，是她游水时，特意潜进深水采来的，准备给李正当精致漂亮的烟嘴儿，消消他的心火。

她跳上李正的舵位，亲亲热热地招呼道：“李正哥，你瞧瞧珊瑚管，就知道我的心，它洁白无瑕。”

李正看着她的天真和纯情，哭笑不得，说：“那天，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却被你一片话给冲淡了。”

漂女生气地翘起嘴唇：“哥，你少斗争一点好不好？让大伙多一点自由好不好？”

“你啊，都二十出头的大姑娘了，还像小渔妹子！”李正不自觉地抡起右手，轻轻地拍在漂女的肩头，这感情似火的渔哥，突地感到什么，缩了回来，心旌一阵摇晃，火辣辣的目光盯住漂女。

同时间，漂女的心口也阵阵发热，迎着李正的目光凝视着，一种声音在耳膛响着：唉，多好的渔哥啊，值得敬，也值得爱！如果没有遇到华龙哥，自己真会爱他呢！

就在这时，猛不丁一条渔船闯过来，紧接着响起萧红章的声音：“李正老大，你是渔船的舵杆，要竖正直啊！如果竖歪了，会把船只驶歪的！”萧红章像船臀下的船影儿，原来还在继续跟踪着漂女。刚才，他看到李正和漂女亲热相处，心底的酸醋一股脑儿往上涌。

那天的批判会，漂女的几句话，实际上替萧红章卸了罪消了难。他兴奋地想，漂女对自己，不但没有恨得那么深，而且还有同情心呢。保不准，还对自己有点儿意思。他的幻想，又灼灼地膨胀起来。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时刻紧跟着这美丽的渔女，千方百计地讨她的欢心，实现自己的愿望。此时，他又在心里酝酿着什么。

风帆飞扬的船簇，继续寻找着兜捕金鱼银虾的渔场。然而，这片海，在仲秋的季节，显得荒凉、萧条。空荡荡的天空，没有一只黑燕白鸥，偶尔有一只捕鱼的神鸟水老鸦，水里也没有一点鳞片的腥气引诱住它，它那黑底上涂着紫色金属色彩的庞大的身体，只管扑棱棱地飞向远方，不愿就地停飞。海水里，没有一只白虾儿在蹦跳，没有一条红鱼儿在洄游，鱼虾仿佛全部绝迹了。

“唉，这渔闲季节，到哪里捕鱼果腹呢？”漂女伤感地想。

她看到，前边一条风帆船，帆樯没有捆紧，顺着木轱辘滑动着，帆叶也一帆篙一帆篙地下降着。这是人口众多的家船，男劳力显然不在船上，一个四十来岁的苍老的渔妇，领着五六个孩子，踉踉跄跄地到达桅杆旁。渔妇病态而黄瘦的长脸高昂着，筋巴巴的鸡爪手扯起帆樯，软瘫瘫地扯动着。她显然饥饿乏力，不但升不起帆叶，相反，还使得帆叶在她的手里更快地滑动着。那几个不满十岁的小孩子，聚在一边哇哇喊叫。

漂女刚想过船帮忙，那渔妇双手松开帆樯，任凭帆叶全部落下，身体颤了几下，扑地倒在舱面。漂女急忙跳过船去，扶起昏死的渔妇：“嫂子！嫂子！”她把渔妇放躺着，升起风帆，问一个较大的孩子：“你阿妈有病吗？”

孩子应：“队里分的鱼吃光了，妈妈饿。”

漂女的鼻腔一阵发酸。她想，自己的份鱼也吃光了。昨晚独个儿摸渔场，多放了几网，捞到半渔篓的杂鱼碎虾，还没有缴给集体，可以给渔妇充饥。可是，队里规章制度很严格，如果被人发现了，那是偷窃集体鱼虾啊！大不了被扣罚几潮汐的份鱼！眼下救人要紧！

漂女返身回到自己船上，拎着那篓活鲜的杂碎鱼虾，交给已经苏醒过来的渔妇：“赶快烧点鱼虾，让自己和孩子们壮壮力，保不准会遇上凶险的海况呢！”

再次回船时，她警惕地扫视着海面，只见上风海面，萧红章的小拖网船冲开波浪驶过去，他的脸向她们这边探了探，又缩进舵位。她的脑海里跳出大大的问号。

一会儿，萧红章的拖网船拢近一条悠悠荡荡的马龙船，用缆绳把两船绑在一起。他从舱里拿出一瓶二锅头酒，笑眉笑眼地招呼马龙船船老大阿通：“老哥，咱们喝几口。”

阿通大红章五六岁，四十出头，黑巴巴的细条个儿似帆篙，干瘪瘪的长脸儿像鲢鳙，醉眼迷糊，永远睡不够似的。一听喝酒，两只迷糊眼放出光，忙从灶舱里扯出两条虹鱼干，两人边撕咬虹鱼干边喝酒。酒瓶底朝天，阿通脸红得像猴腩。萧红章趁机慢悠悠地说：“老哥，咱们

再随渔业队的船簇漂泊，今生今世，船舱里永远没有伴儿，穷得断子绝孙了！”

阿通老大醉迷迷地笑着：“红章，你像海鳗追红虾似的追漂女，有没有沾到一星半点儿腥味儿？”

萧红章说：“甭说笑了。我是说正经话，咱们得想法儿，变变眼前的穷相。”

阿通说：“有什么屁办法？不吃漂海的饭，到陆地只有做渔丐儿的份！”

萧红章说：“漂海的饭要吃！得想法儿让渔业队散伙，让船和网归咱们自己，捕到的鱼虾自由出卖，钱兜儿才能鼓胀起来。”

阿通点着头说：“说得有理。可是，谁敢把脑壳儿当海鸥蛋，往李正那块礁石上砸？”

萧红章发恨道：“他李正能代表共产党？渔业队穷得叮当响，还不是李正他那伙人的罪过！”

阿通说：“李正是有罪过。但他那人，像网桩深深地扎进海底，在渔家里有威信，扳不倒。”

萧红章骨碌碌地转着眼珠儿说：“跟前，倒有好机会……”他的嘴俯在阿通的耳旁，悄声说了一阵。

几个时辰后，阿通的船靠近一条哈背帆船，向渔业队民兵连长陆强报告：“连长，有人偷窃集体的鱼虾！”

陆强三十多岁，额面宽阔，浓眉大眼，脸色通红，血气方刚。他怒问：“是谁？”

阿通朝不远处的小船一指：“喏，你到那船上搜一搜，就知道了。”说罢驾船走了。

陆强的哈背船拢近小船，他带着两个民兵跳上小船，喝问渔妇：“你有没有偷窃集体鱼虾？”

渔妇哆哆嗦嗦：“没、没有。”

陆强在舱里搜了一遍，拎出那篓杂鱼碎虾：“你还有什么话可讲？”

渔妇和孩子们偎成一团，哭诉道：“孩子他爸生病，到大陆医院医治，我卖光了集体分来的鱼虾，也凑不足医疗费。全家断粮两天了，只靠这点儿杂碎鱼虾熬日子，你就原谅我们吧！”

陆强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大叔生病，队里给你家救济金，你但不感谢，还偷集体的鱼虾。如果大伙都挖集体经济的墙角，渔业队怎样办下去？”

渔妇领着几个孩子，一齐跪在陆强前边，放声哭叫：“他叔，我全家都断粮了，如果你们再扣款罚鱼，卖身也交不出啊！”孩子们吓得大哭：“阿爸啊！阿妈啊！啊……”

小船的周围，迅速聚拢十多条船，李正分开人群，上前问道：“怎么回事？”

陆强详细汇报了一遍。渔妇转动膝盖，跪在李正前边，手抱着他的腿：“李正老大，求你网开一面，放我们生路啊……”

李正想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说：“这是我个人的积蓄，你拿去维持家口吧。至于偷鱼虾的事，只有按照规章制度，严格处罚。”

冷不防，漂女匆匆挤出人群，喊道：“慢着，要处罚，就处罚我吧！这篓鱼虾，是我送给他们的。”

李正气得一跺脚：“你，怎么这样糊涂！”

漂女的秀眼放出光箭，声音尖脆刺耳：“我有错可以处理。可是，你们这些掌舵的，长期让渔家过着这样的穷日子，要不要处罚？”

人群后边，萧红章和阿通嚷起来：“漂女妹子说得好！共产党干部，把群众带到穷海里呛苦水，首先要处罚！”

人们骚动起来。

李正一看，连忙大声讲话：“渔家兄弟姐妹们，我没有让大伙过好日子，是有责任！……”

萧红章责问：“有责任怎么办？不称职的干部，趁早下台！”

陆强喝道：“萧红章，你捣什么乱？这里没有你这种人说话的份！”他转向大伙，“我们一定带领大伙，继续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打一场翻身仗。至于今天的事件，也要处理。规章制度是集体经济的命根子，不能被人搞乱……”

漂女一听此话，倔性冒上来了：“到底是谁搞乱了规章制度？是你们的制度捆住了渔家的手脚，捆死了渔民的积极性！至于今天的事，你们捆我葬海喂鱼都可以，我等着！”她如飞地跃过船舷，驾船扬长而去。

人们轰地散开了……

六

东海北涯，退潮流永远是自西向东的流向，涨潮流则是自东向西的流向。

这天上午十一时，东洋渔业大队的庞大的船簇，纷纷收钓拉网，顺着涨潮流由东向西漂泊，离开鱼虾资源枯竭的花鸟渔场，通过凶险湍急的洛华海峡，转移到普陀渔场生产。

众多的船只都漂远了，漂女朝着最后的两条船喊问：“阿通老大，今天是农历初几啊？”她忘了时间。她发现，自己撒在海里的流刺网旁边，那片碧澄澄的海水里，泅游着几条灰斑鳞黄鱼形的鲛鱼。她计算着潮汐时间，如果是农历初一，潮水十二时涨平，之后会出现自西向东的退潮流，自己要赶快拉网，十二时以前顺流漂过洛华海峡。超过十二时后，就无法过海峡了。如果今天是初二，下午一时潮水涨平，还可以延迟一小时闯海峡，在这里等候珍贵的鲛鱼钻网眼。

阿通朝另一条船上的萧红章看了一眼。萧红章应道：

“今天是初二。”

漂女松下帆叶，静静地观察着碧色的海水。其间，灰斑斑的鲛鱼晃

尾扭身，两条长须拂拂扬动的圆唇，触触网片，又向后退去。

大约十二时光景，西边洛华海峡方向，突然传来哗啦啦的退潮声。“不好，还不到一点钟，怎么退潮了？萧红章报错了时间？”漂女大吃一惊。

“啊哟，我记错时间了，今天是农历初一。”萧红章大吆小喊起来。其实，这是他和阿通设计的圈套。船队转移渔场时，他们看到漂女贪恋水里的大鲢，久久不肯收网，两人故意慢舵，落在船队后头，向漂女错报日期，使她错过闯海峡的时间，然后施行他们的计谋。他看看十二时过去了，这才喊起来。

漂女也不管鲢鱼不鲢鱼了，飞快地扬臂拉网，操船直射洛华海峡。

海峡是花鸟渔场和普陀渔场必经的水道，仅有三四条渔船宽，两侧布满黑褐色的礁石，大的高耸如崖，小的似浮鱼游虾，水底暗礁影影晃晃，峥嵘嶙峋。水道上，强盛的退潮流如汹腾腾的湍濑，满溪满涧地奔泻着，摧枯拉朽的气势，吓得网艘如惊弓之鸟，就地漂转了几圈，呼呼地向东方荡去。船只无法过海峡了。

萧红章和阿通的船只，也没有闯海峡，一前一后地追过来，从左右舷挟紧网艘。漂女心里一慌：“你们想干什么？”

萧红章嬉皮笑脸：“漂女妹子，我们很佩服你的勇气，你在李正面前，替众渔家说出了心里话！”

阿通喊道：“对啊，如果叫我们选举新的闯海头，我保证投你的票！”

漂女射出穿风透浪的目光，洞察着两人的用心。对萧红章的人品，她一清二楚。对这个阿通，她还模模糊糊。她原先不是东洋渔业队成员，华龙介绍她加入这个小社会后，曾听人说过，阿通老大是个“近视眼”，谁如果请他喝烧酒尝鲜鱼，他可以把亲娘卖给你。想到此，她冷笑地应道：“不要像鱼鹰向虾儿唱赞歌，没安好心了！有话直说吧，为什么要向我错报时间，把我留在海峡这边，和渔业队脱钩？你们为什么不跟着船簇，过海峡到普陀渔场？”

阿通的大巴掌一拍船板：“问得直爽，我也答个痛快。正如你顶戳

李正老大的，我们的渔业队，政策像缠死渔家的毒蛇，再这样漂下去，大家都会穷死在海里。今天，船簇转移渔场时，你蹭蹭磨磨的，莫非想离开渔业队，单个儿自由漂海，多捞鱼虾出卖，做个海洋富翁？我们也想循你的航道走……”

漂女抑制住怒火，故意问：“你们为什么不自己离开渔业队？”

阿通：“你如果离开，还有好些人会学样，散伙的人多了，李正们一矢难射众的，只有认了。只有我和红章离开，李正们找上头来，众矢射一的，我们吃不消！”

漂女霍地沉下脸来：“你这破网兜，总算把臭鱼烂虾都倒出来了！你们想走偷鱼割网的黑水道，甭想把我也扯进去！我顶戳李正老大，是劝他替渔家松绑，没有想让那些海狗捞水屎，得到便宜！”

萧红章一阵发窘，连忙解释：“妹子，阿通酒后说醉话，甭计较。听我几句剖心露肺的话。我没有想从渔业队出走的念头。我是个食人小虾报人大鱼的有情有义的人，在我劳改释放时，渔业队收留我，给我饭吃，我铭记在心。我只是希望渔业队换头头。李正老大推行平均分配的政策，谁愿意多出力？闯海是豁命活计，谁愿意多撂几次脑瓜儿？谁不同意这样做，李正就实行严厉处罚，把人心都压碎了！他是个脾性执拗的人，死也不会改变政策。大伙想翻身，只有换头人。今天，我紧跟你，是想拥护你离开普陀渔场，在其他渔场树起东洋渔业队的旗帜，队里的渔家听到消息，会纷纷驾船投奔你的。一座崭新的漂海小社会，会在你带领下建成的。”

停了停，他又说：“正如阿通老大说的，我们脸上有污点，在渔家中声誉不高，没有人跟我们干。就是有人跟，现在用人讲政治条件，上级不但不承认我们，还会来处罚我们。让我再蹲两年大牢，我实在心有余悸。至于单独出走，变成漏网鱼，满海被追捕，捕到了挨千刀，更不敢了！”

正直的意念告诉漂女，萧红章的话像河豚肉，有毒也有味。他对某些政策的批评，确实有些道理。但他的居心，却不纯正。“别缠我，我不是桅尖的风向旗，会顺你的风向转！”她沉思着驾船离去。

当夜，自西向东的退潮汐，虽然转为自东向西的涨潮汐，洛华海峡却刮起猛烈的西风，帆船在逆风中不能闯过海峡，依然留在海峡的东侧水域。

萧红章和阿通的船只，舷撞舷地相拢着。

阿通望着孤独地漂远的网舫，嘟哝道：“天下女人的心深如海，看不清，也摸不准！”

萧红章应道：“她是个纯情的女人，没有邪心，不会拆散渔业队，风向转变时，会回到船簇的。”

阿通：“我们怎么办？干脆，把脑瓜儿拎起来撩一次，离开船队出走。偌大的海洋，只要钻进汪洋深处，水鬼也找不到我们。”

萧红章没有继续说话。他的目光，愣愣地盯着远方。那黑蓝蓝的夜天，像倒扣的海一般幽深。远处漂女的网舫，悠悠飘飘的船影渐渐淡化，唯有那红色的水灯，似不会熄灭的火团，闪闪发亮。萧红章的感觉里，水灯在黑蓝的夜幕里幻化起来，变成漂女的鲜艳的脸形。顿时，他仿佛魂不附体似的，灵魂被漂女引去了。他中邪似的，呆呆痴痴地坐着，久久地一动不动。

阿通看着萧红章落魄的样子，叹了一口气：“没有想到，你这样的汉子，也这样重情感。看来，漂女不会离开船队，我们也该回去啰！”

良久，萧红章才敛住情绪，清醒过来。他又灵机一动，另打新主意。他看到一对大马力机帆船冲波击浪地驶进洛华海峡，忙喊阿通：“我们要抢先过海峡回船队。”

阿通反问：“那漂女还没有回去，你急什么？”

萧红章凑近他耳朵不知说了些什么。只听阿通鼓掌赞道：“好，你真是智多星吴用。”

蓝幽幽的夜色里，两人各自甩出一条黑色缆索，缆索头的渔扣扣住机帆船的船桩：“机帆船老大，带我们过海峡，谢谢你们了！”两条机帆船拖住帆船，消失在黑蒙蒙的海峡中了。

单独漂海的网舫上，漂女默默地倚在船头。

夜雾如一条条黑灰灰的绸巾，擦过她的耳梢、脸膛、眉尖，纷纷扬扬地朝着夜海的远处飞去，聚成漆黑的一片。那里，有一只洁白如雪的海白燕儿，在被风搅起的黑乎乎的雾浪里，慢悠悠地飘飞着，发出孤独的鸣叫声，在漂女的灰暗阴冷的心里，凄凄地回响，顿时，一种异常孤寂、苦闷的气氛，如森冷的朔气罩着全身，皮肤也蹙起颤颤的一层鸡皮疙瘩。

思绪异常混乱。是啊，自己都二十多了，美丽的青春如灿白的大潮在流逝，华龙哥找不到，家庭建立不起来，日日在咸气浓浓的海洋漂泊，夜夜在腥味憋人的船舱孤单地熬着，未来该有什么结局呢？

风又强烈起来，远处的黑乎乎的雾浪，越搅越沸滚，条状的雾气似黑色的流束在盘旋在挥舞。那只雪白的燕儿，久久地不愿离开喧嚣的海空，而且扑棱棱地扇动着双翅，迎着嚣张的狂风浪水，飞得忽忽闪掠，在墨黑的画幅上，画出一朵朵形态各异的、线条洁美的图案。

漂女触景生情，她沉重、忧闷，孤单的心，渐渐地随着海白燕儿飞舞起来，在飞舞中有一股坚韧不屈的拼搏的强力。立即，她从船舷旁站起来，直挺挺地屹立在舱面。她恢复了闯海人的常态，刚刚被冷寂的思绪淹没的意志，又如沸水突出心海，腾腾涌动。

做一个海里人，不但要得到富裕的日子，更重要的，心里要珍藏一些什么，身上要保留一些什么，行动要追求一些什么……就像这只洁白的燕儿，不畏喧嚣的环境，终生孜孜不倦地飞翔着，直到被狂暴的海夺去生命。它虽然没有清晰意识，却用自己的飞翔，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追求！人也要这样啊！

天渐渐明亮了，黑礁相挟的水道，显出转潮时刻的片刻宁静，波不泛，流不蹿，平平坦坦，粼粼亮亮。漂女毅然地扳动舵柄，网艚船结束了东冲西荡的漂泊，船头定向地冲向海峡西侧的普陀渔场。

普陀渔场西侧矗立着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普陀山，高耸入云的佛顶山尖，繁密葱绿的山腰樟树林里，黄沙金灿的千步沙沙滩内侧，黑漫漫的海岸礁盘上，坐落着雄伟壮观的佛殿，檐角飞龙的贞节坊，低矮古朴的尼姑庵，其间传出的悠扬沉远的钟声和抑扬动听的诵经声，在东侧渔场的浪山水谷里回荡，泛泛荡荡漂泊着的渔业队船簇，罩在一种古老、神秘、庄严的氛围里。

驾船驶回帆林船簇的漂女，心海被普陀圣地的钟声激得沸沸腾腾，前边船簇古老庄严的氛围，犹如一种神异的吸引力，使她的灵魂沉入深深的迷醉之中。

网舫进入船簇时，多数的船只还罩在古老庄严的氛围里，人们的脸容显得肃穆、沉默。只有民兵连长陆强驾的船，东钻西窜地在船簇里穿梭，仿佛是在巡视、搜查什么。

他突然发现漂女，猛地把船横在网舫旁，涌起的波浪，几乎把网舫掀翻！漂女回头一看是陆强，心里一愣，自语道：“他来干什么？！”

陆强站在船头，双手叉腰，愤愤地吼道：“漂女，你擅自离队，带头走单干道路，必须回队接受审查！”

漂女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不要用大帽子压人，我对咱们这个穷渔队，就是有想法，我的想法就是领头人应该首先考虑怎么让咸水父老早点富起来。”

渔民们看到他们争吵得不可开交，便纷纷靠拢来，想探听个究竟。

漂女越说越气，指着陆强大声怒斥：“你不要满嘴喷墨鱼汁，我漂女是清清白白的海蜇！”

原来，萧红章和阿通担心漂女向渔业大队干部汇报，来个恶人先告状，找到陆强，诬告漂女故意延误闯海峡时间，是企图留在花鸟渔场搞单干。

陆强听了阿通有根有据的汇报，以为证据十足，便驾船捉拿漂女，让她老老实实交代认罪，如不然，就批斗她，让她游海！

漂女听到陆强的一番训斥，一气之下，昏了过去。陆强抄起绳索，正要跳上网舫捆漂女。

“陆强，不要蛮干！”这时，闻讯赶来的李正老大，驾船插进陆强和漂女的船只中间，隔开了两人。李正转向漂女说：“今天是你的不对了。你延误闯海峡的时辰，留在花鸟渔场，干部怀疑你，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从心里讲，我相信你即使对渔业队失去信心，也不会偷偷离开，你不是那种人。”

在李正的心里，虽然也含着一点怨恨的情绪，但出于某种微妙的感情，此时，一反他毫不留情的工作作风，对这个孤苦的渔妹子网开一面。

可是，漂女却感到被他推进了渔火里，委屈和恼怒燃烧着她，她扯破喉咙地喊了一声：“我走就走，还怕什么龟孙？”

“你、你……”李正看到漂女真要走，心底的那种微妙的感情，腾地涌起来，手里操纵的舢板船，不由自主地向前驶动，横搁在网舸的前头。

漂女的怒火烧得更旺，赌气地拼命攥定舵柄，船只忽地向前射去，眼看要撞翻李正的舢板船了。

“啊？你？……”李正又慌又惊，连忙扳动舵，舢板船犁出一条弧形的白浪带，火急地躲闪着。

砰！网舸犹如载满了气愤，猛力地撞开舢板船舷帮，向远处驶去了。

后边，李正老大的大巴掌，猛地往下一拍，船舷上，一抹红殷殷的血丝溅开来了。

八

任性赌气的漂女，驱着网舸船抛下了船簇，在浪梢尖冲刺着。一阵迎面扑来的挟着海的气息的冷风，使她的发烫的额面稍稍降温，浑身绷紧的筋条松弛了。

船只左前方浅水里，大群土名叫“刺纲”的鱼儿，张合着碎珠镶嵌的银齿，闪烁着黄鳞披覆的扁圆形金身，摆动着白鳍条列成的扇形尾，相依相偎地游着。漂女知道，这是种勇猛的鱼儿，有着只进不退的脾性，跳跃穿空的浪巅，冲刺卷船的急流，甚至额头穿进挟命的网纲，也直戳戳地刺进去，宁死不屈，决不后退。鱼群游过后，一条金光夺目的刺纲鱼，掉队落在后边，那忽闪的胸鳍尾巴扇起团团飞珠溅玉似的水泡，拼命地向前追赶鱼群。

漂女热胀的心房倏地一收缩，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船速，直至让它停

止前进，就地漂泊。

我能离开船簇吗？我能离开咸水兄弟姐妹吗？我是大海的女儿，离开渔业大队，就如同庄稼离开了土地，这样做，渔家人会咒骂我，李正哥会怨恨我，往后如果能找到华龙哥，他会怎样指责我呢？我在他们心目中，会变成一种什么人？漂女的思想在斗争着，斗争着。

漂女转过身子，凝望着船簇。

在风的吹拂中，在浪的涌动里，船簇的百余片风帆，如七彩的落叶儿，红彤彤的、白花花的、黄灰灰的、紫斑斑的……没有定向地悠然飘扬着。

漂女望着自己出生和生长的这个海上漂流的小社会，感慨地叹息了一声，双眼湿润了。

船簇里，几片贴满补丁的灰帆下，站着几个年老的渔人，他们的脸上，布满一道道弯曲的黧黑的纹沟，犹如他们一生经历的风风浪浪的航道啊。

那些后脑勺挂着黑黑圆圆的发髻的渔妇，在舱面补网、杀鱼、腌鱼、晒鱼、煮鱼，那终生没有停息过劳作的粗糙的双手，不时地抹开散乱的鬓发和刘海儿，露出苍黄的汗淋淋的额面。

还有那些稚气未脱的小孩儿，有的亲昵地偎在母亲怀里，有的顽皮地爬上桅尖，有的在舱面活蹦乱跳，个个光着青溜溜的头，光着黑黝黝的臀，下身那吊小宝贝，随着身体晃荡着。

“扑哧！”漂女不禁被逗得一乐，捂嘴笑出声来。

舢板船里，李正老大像一截礁人，呆呆地倚在船舷旁，灵魂仿佛从躯壳里脱离出来，随漂女的网艘载走似的。而那紧攥成一团的拳头，撑着斜倚的额角，显示出一种怨恨自己而要把脑瓜儿击碎的姿势。

看着李正的形象，漂女的心口一阵乱跳，像网袋兜着一条跳鱼儿。她的嘴角，却娇甜地一翘，那神色似乎在说：“活该！”

是的，李正也在怨恨着自己。打从漂女第一次和自己顶撞时，他就依稀感觉到，是自己把渔业队带穷了。可是，这能怨自己吗？还不是执

行上级的政策，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制定保护集体经济消灭个体单干的规章制度，绝没有错。要错，就怪自己眼睛不亮，没有找到好渔场，没有使渔业队获得丰收，没有使渔家经济翻身。

这次，漂女离开船簇，开始他也觉得，人心思富，她确早就有离去的心。他是渔业队的带头人，船簇渔家状况如此，人心向背，他对此有着异常的多疑和敏感。漂女走后，他又细细一想，漂女既然不闯洛华海峡，第二天为什么又回到船队？难道她不愿暗暗离开，而要堂堂皇皇地离开，免得被人耻骂？也许是自己多疑？也许是谁向陆强诬告了漂女？而漂女确实是无意识地误过闯海峡的时间。如果这样，漂女最后一次离去，是被自己的话激怒的！

他找到陆强，问：“漂女动员阿通离开渔业队的事，你听谁说的？”

陆强应道：“阿通和萧红章。”

“他俩？咳，这是诬告？”李正心里闪着问号。他真的用拳头砸过自己的脑袋，恨它遇事为什么不多想想……

有船从旁边擦舷而过，一个细心的渔人，轻声唤李正：“老大，你看，漂女还没有走远呢！”

李正连忙把船驶出船簇，抬头一看，果然，数百米外，此起彼伏的浪涛丛中，漂女的网舸泊在那里，趑趄趑趄地浮动，似乎彷徨无主。

李正的眼眶一热，脚底仿佛有种神奇的弹力，全身直挺挺跳起来，孩儿似的双掌一拍，亲热地喊了声：“漂女妹子！”

漂女的身体一颤，随即镇定下来。冷冷地侧着脸，眼角一翻，一咬牙，扳舵驶船，向前冲了一截。

“妹子！妹子！”舢板船像射出的箭，在浪涛间劈波向前，迅速地拢近网舸左舷。而漂女赌气地一扭身，船舷撞开了舢板，震得李正摔倒在舱面。

网舸舱面，摆着两只渔籰，里边装着鳞光白亮的带鱼、黑彩浓重的马鲛鱼、五彩斑驳的花斑鱼，显然是离开船簇后捕到的，活鲜鲜的，有

的鱼鳃还在翕动。舱面鱼盘上，搁着一只刚准备吃饭的八角海碗，里面盛着满满的黄汤，漂着几条用鱼虾到陆岸换来的番茄丝。另一只菜碟里放着从定置网渔船分到的虾皮，储藏的时间很久了，显着霉变的黄色。

李正扳指一算，漂女离开船簇十多个小时了，她捕到的鱼，准备全部缴给渔业队，自己却以稀薄的番茄丝汤和霉变的虾皮为食。她是想让众多的渔家多尝鲜啊！想着，李正这个刚强如礁矶的硬汉子，竟然流出热泪。

李正顺手扯下挂在舷板内壁的蒸熟的鱿鱼干，呼地掷过浪滔滔的水面，落在网舱上：“妹子，当菜吃！”

背部朝着李正的漂女，微微侧过脸来，看着那串黄澄澄的鱿鱼干。一瞬间，父母逝世后的无依无靠的生活、孤独漂海的寂寞而汹器的日日夜夜、华龙哥遇难的悲伤痛苦——浮现在脑海……

九

领着漂女回到船簇，李正老大全变了样，心里像垒起礁山，心事沉沉；脸上像盖满阴云，忧虑重重。

他的神经在剧痛。自己领导下的这些渔家，为什么生活这样贫困，境况这样凄惨？意思是正确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错。可是，他却沒有想得更高远些：社会主义该怎么走？

他的思想依然被一条无形的极“左”的链条死死捆绑着！而唯一找到的根本原因，是干得不够苦，生活才穷苦。

经过几天几夜的思索，他毅然决定把百余条渔船集中起来。于是，这座用络麻渔索捆在一起的小社会，又一次出现紧密地凑合一块，船舷贴着船舷，船头抵着船头，船尾蹭着船尾，船簇像一块巨大的没有图案规则的木头，在蓝粼粼的大海洋里，升升落落地浮动着。

李正老大高高地挺立在全船簇最大的帆船船房顶部，嘴贴着一个硬纸板做成的喇叭筒，慷慨激昂地讲着话。他背后的帆叶上，挂着一幅白纸红字的大标语：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他说一阵，旁边的陆强，嘴贴着硬纸板喇叭筒，振臂高呼一阵口号：“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周围船上，人们稀稀拉拉地跟着举手。陆强嫌大伙喊得没有

劲，又撕破嗓子喊了一遍。无奈，举手者变得寥寥无几，口号声更加有气无力。李正依稀觉得一种不妙的预兆，但他仍然竭力提高声音：“……鱼虾减少了，海穷了，我们也穷了。捕捞渔业夺不到鱼虾，我们用养殖渔业夺取鱼虾。为了发展海洋养殖渔业，从明天起，我们要大干苦干……”

次日，浩浩荡荡的船队，漂到靠大陆礁岸较近的白水渔场。

这片近海渔场，浪涛匿在平坦的水表里，翻腾蹿动着，溅散开来时，化成一团团雪花冰珠似的密麻麻的水沫，使海水的色调变得白茫茫的。实际上，白水洋的底部铺满珊瑚石，水质没有丁点儿泥沙，清洁纯净，确是养殖对虾的好地方。

白水渔场南侧，一座寸草不生的礁岛，朝东西两边伸出两条黝黑的礁石带，臂膀般地搂着一泓海潭，海潭北部，有一个数十米宽的开口，和外面的海洋沟通。

李正老大发誓大干加苦干的目标，就是在这座白海潭筑堤坝，养殖东海对虾、石斑鱼等名贵鱼虾。

这是一场激奋人心、轰轰烈烈的场面：外海，一条条载重量大的大船，成群结队地从西方陆岸驶来，舱面堆着小山似的黑礁石，把船只的干舷线压进水底，船面的舷帮也在水面时沉时浮，载石船拢进白海潭四周的礁石带，巨大的黑礁投下去，溅起一团团白花花的浪水，把挡浪的礁石带砌高加宽。白水潭里，妇女们划桨摇橹地驾着蚁群般的扁舟，男人们脱得精光，露出古铜色的身体和暴突的腱子肉，巨蛙扑水般地扎进海潭，在十多米深的潭底豁命潜水，搂起一丛丛沉重的珊瑚石，挺突的胸脯被石头划得血肉淋漓，鲜红的血水在白浪里泛滥，才把石头搬上扁舟，由扁舟载到北边的出海口，筑起石墙，抵御风浪。那些精通陆地手艺的闯海人，组成体魄强壮的海洋建筑队，一个接着一个地跳到礁石带上，从浅水里搂起渔船上抛下的巨礁，赤脚板在布满刚硬尖利的腾壶壳牡蛎壳的礁盘上艰难踉跄，砌起一圈弧形的防波堤。

三个月后，防波堤初具规模，北侧出海口剩下可供两条小船进出的空穴，李正又组织两支船队，一支到遥远深邃的东海沟打捞细米儿似的对虾苗，一支在清澄如洗的海域垂钓石斑鱼，再把对虾苗和石斑鱼投放在白海潭，用网目密小的网片封掉出海口，使对虾和石斑鱼在海潭里安全成长，等到收获的渔季再来捕捞。

俗话说：春暴如山倒。次年仲春的一天，春天的海暴刮到了，波光潋滟的海面，一股股盘旋的白烟，齐头并进地横蹿而来，风浪的强大的压力，把海水推成一排排白茫茫的山脉，排山倒海地朝着白海潭礁石堤倾下来。礁石堤在倒塌，一个个缺口在扩大，白海潭里的石斑鱼和对虾，被一股股灿白的浪水卷起来，从缺口喷泻而出，白海潭养殖场被冲泻得一干二净。

海暴之后，李正扑在礁石堤上，无声地流着泪。额头抵着礁石搓揉着，礁面上血迹斑斑。

漂女站在他的旁边，说：“前些日子，我听渔业指挥船的技术员说过，我们围海垦，要计算这片海域的海流强度、海啸浪冲力、浪山的重量、暴风的破坏力，能够抵御这些力量的海堤的高度、宽度、强度。现在想想，技术员的话真对啊！”

李正，这个从小闯海的莽汉，哪有这种科学的头脑。他执拗地说：“我们海里人，不靠自己的天生地养的勇气闯业，难道还有其他的路吗？！再说，请那些洋技术员来计算，要用钢筋和水泥建筑海堤，我们到哪里筹集大量的资金？这样的风暴也罕见，不见得造几次海堤，就会遇到几次十二级海暴。当然，我们该凭自己的力量，尽力加高加宽海堤吧。”

加固海堤的工程开始了。风浪的袭击、饥饿的折磨、极度的疲倦，使漂女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由于长期参加围海垦，船只很少出海捕鱼，集体分配越来越少，她天天靠地瓜丝汤和从礁岸上采到的海螺儿为主食。这天早晨，寒风凛冽，恶浪滔天。漂女的船只，有三餐断粮了。她倚在舷帮旁，思考着是否出工。前边堤垦两侧，一个个又黑又瘦的渔家男女，佝偻着如弓的腰背，驮着重过人体的礁石，艰难地砌着塌垦的缺口。一个瘦单单的小渔哥，被礁石压得晃里晃荡，噗地摔倒在地。空腹的漂女，同时也感到一阵昏晕，差点仰身躺倒，她顽强地撑着身子。她看到，那个小渔哥被人们扶起来，推开要他去休息的渔人，继续负起礁石，在众人泪闪闪的目光中，朝前踉跄。顿时，一种力的暖流在漂女身上涌动。她抓起龟鱼壳做的水勺，舀起一勺淡水，咕噜噜地喝下充饥，跳上海堤工地。一块百余斤的礁石，把她的双臂拉得紧绷绷的，把她的肩胛压得耷耷拉拉，把她的双脚颠得跌跌撞撞，经过一片摇摇欲塌的堤垦下，身架终于撑不住了，她扛着礁石左右摇晃。闪电似的意识告诉她，如果向左侧倾倒，礁石砸在堤垦上，可能会导致塌方。如果向右翻倒，连人带石头会摔在黑礁嶙嶙的海滩上，非常危险。她毫不犹豫地

右侧身，抱着礁石撞向海滩，感觉里，礁石猛地砸在腋部，眼前的海滩在旋转、黯淡，她昏死过去了……

十

也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漂女模模糊糊地感到，一缕热魂悠悠飘回，慢慢睁开双眼，看到自己躺在陆地医院里，四周是雪白的病房，李正老大在旁边侍候着。显然，他有好多昼夜没有休息了。方正的脸盘变长了，下巴削尖了，脸色黑里泛青，眼窝深深下陷，眼仁游动殷红的血丝。

漂女问道：“我这是怎么了？”

李正告诉她：“你被礁石压成重伤，大量出血，送到医院抢救，昏迷了五天五夜了。”

漂女一惊，想撑起身子，觉得肩胛和大臂一阵剧痛，连忙躺下，咬牙抑着痛苦。她说道：“李正哥，渔业队需要你，你回去吧。我会自己照料自己。”

李正难过地说：“你需要人照料，又无亲无戚，我应该尽责。这几天，海里刮风暴，船只在避风港歇着，我反正没有事情。风暴停息后，我再回去，安排其他人照顾你。”

第二天傍晚，李正拎着一罐石斑鱼汤来到医院，兴奋地说：“这名贵鲜美的鱼儿，营养最丰富，连鱼带汤都吃光。”

漂女望着热蒸蒸、油亮亮、白津津的鲜美鱼汤，心想：这鲜活的鱼儿，是今天刚捕到的？海面风暴那么大，浪头滔天，难道李正冒着生命危险，出海捕石斑鱼，给自己滋补身体？她颤着声音问：“你出海了？”

李正含糊其辞地说：“难道市场上没有鱼儿？赶快趁热吃吧！”

漂女一边吃，一边转动着泪花，感到有一种表达不出的愧疚。当李正拎着空鱼罐，兴奋地走出病房时，漂女蓦地发现，他的后脑勺下面的颈部，竟然有一块刚刚凝成血块的伤口，漂女什么都清楚了。

一天晌午，李正兴冲冲地走进来，手里端着一碗鸡块熬成的汤：“妹子，吃掉它！”

鸡汤，对海里人来说，是多么珍贵啊！漂女问道：“你到哪里弄钱买到的？”

李正：“你甭管，赶快吃。”

漂女抿了几口汤。她看着李正的瘦巴巴的样子，再也吃不下去了。她的心智一亮，手指在汤上一拨，说：“啊呀，怎么掉进一个死苍蝇，心里想吐呢！”

李正信以为真：“怎么有苍蝇，拿掉它，照样可以吃！”

漂女装出生气的样子：“要吃你吃！”

李正连忙说：“不不！我身强力壮，不吃这种东西。”

漂女故意发火：“我不吃！你端走！”

李正愣了，端起碗，三步一回头地走出房门。漂女悄悄地撑起身子，跟了出去。李正走到僻静处，舍不得倒掉鸡汤，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当筷子，把鸡块扒进嘴，狼吞虎咽吃掉，又仰脖喝光了鸡汤，最后舌尖在碗底舔了又舔。

泪水，像涌泉般地汨汨冒出漂女的眼眶，忍不住呜地哭出声来，低头颠回自己病房。

尴尬异常的李正，扭扭捏捏地转回病房里，发现病房空荡荡的，漂女已经逃出了医院。李正风风火火追到海港埠头，漂女已经跳上交通舢板。

李正知道她的性格，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避风港，回到自己的船上。船只载着他俩，漂到白海潭。风暴已经过去，白海潭静悄悄的，竟然只有一条渔船，陆强坐在船头，痛苦地耷着脸。李正惊奇地问：“陆强，大伙的船只呢？”

“李正老大啊……”粗莽的陆强，喊声中竟然夹着哭腔。他告诉李正，漂女受伤昏迷，载到陆上医院抢救后，又有几个人在饥饿和疲倦中昏倒。阿通和萧红章趁机造谣，说是漂女在医院死了，再这样蛮干下去，还不知有多少人会丧命。他们鼓动大伙，与其等死，不如早些散

伙，各自寻找生路。他们的话，如火苗蹿进鱼油里，渔家哄起来，纷纷驾船离开白海潭。李正又不在，陆强和几个干部拦不住大家。最后，干部们也熬不过饥饿的肚子，抛下了白海潭事业，漂海捕鱼去了。于是，这座漂泊汪洋的小社会，再次解体了！

痛苦，像尖利的鳗齿啃咬着李正，他的搁在船房顶的大手，啪地攥碎了白色的海螺，沾着血迹的碎螺壳，被砸进白海潭。

在悲寂的气氛中，李正、漂女和陆强的船只，在白海潭泊了两天两夜。

第三天，漂女翻遍了船舱，找不到一点食品。饥饿阵阵袭来。她瞧着李正，那个执拗的硬汉，仿佛要坐死在白海潭。她知道劝不动他，便靠近他轻声地说：“李正哥，我到外海捕些鱼虾，再回来看你。”

李正信任地看着她。他知道，与自己同患难共生死的渔妹子，不会抛下自己远走高飞。他回头告诉陆强：“你也去吧。一边捕鱼谋生，一边寻找散伙的渔家，尽量动员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重新回到渔业队。”

陆强犹豫道：“你呢？”

李正：“我守在白海潭。有些渔船捕一阵鱼虾后，可能会回到这里。如果我离开了，连个联络点都没有了。”

李正独自一人，等待着，等待着……

十一

东海的夜晚，景色异常迷离。这是一种渔家叫为“黄洞”的夜景。整座空蒙的海空，犹如无数面橙黄的彩旗，重重叠叠，飘飘扬扬，浑浑茫茫。海面也盖着黄澄澄的绸毯，唯有从跳溅的鱼虾身上发出的鳞光，如点点银闪闪的星儿，镶嵌在绸毯表面。

漂女被裹在重重黄幕中，冷凄凄的海风冰着她的心灵，孤独的情绪笼罩着她的心神。此时的漂女，更加思恋起心中的情人。华龙哥啊，如果能找到你，我将是世界最幸运的女人！可是，你到底在哪里啊？难道你真被无情的海夺走了？！

不然，几年过去了，你为什么杳无音信？

想到这里，她抱着舵杆，绝望地抽泣着。

过了很久，她泪眼模糊地看见一种奇异的光亮。啊，是“黄洞”中的“白圈”！她抹去泪水，昂起脸，但见黄茫茫的雾海中央，一圈踞海撑天的圆筒形的小天地，闪耀着冰光雪色的白亮，并且在逐渐地移动，扩大，像要把自身的白光，穿透并消融整座“黄洞”似的。

顿时，她的浑浑茫茫的心境，敏捷地闪起一团银亮的光。

啊，人生像闯海，前边的道路更加坎坷而艰难！闯海人日日夜夜和险恶的海况打交道，切不可让自己的心陷在一片恶水洋里！心要像眼前的白圈，永远保持着亮光！

突然传出一种渔船的溅水声。漂女抬眼寻找着，看见陆强的渔船，从后边驶上来。她问：“陆强哥，你也在这片水域？”

陆强看她的舱面空荡荡的，叹道：“我怕你身陷绝境，心里想不开，跟在你后边呢。唉，反正，你也没有心思捕鱼了，不如回白海潭，陪李正老大。船簇散伙了，他的心像在油锅里熬煎，要人开导呢。再说，打从华龙被海淹没后，李正哥对你的情意，你也看得出……告诉你，你在白海潭受重伤，流掉大量的血，生命如翻船快沉没了，是李正老大从自己身上抽出300cc的血液，输进你的血管，救了你的命。你要好好谢他呢！”

惊诧、感激，如热浪在心海滚胀。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再次被李正哥挽救。人世间，还有什么比这种情谊更高？！还有什么比这种恩情更深？！

漂女刚想转舵，忽又问：“陆强哥，看情景，李正哥是不会离开白海潭，谁捕鱼救济他的生活呢？”

陆强豪爽地一拍胸：“还用说吗？我！我就是饿毙了，最后的一汤匙鱼汤，也要留给李正老大，也要留给你！你尽管回白海潭，一边养伤，一边陪李正老大！”

风扬起渔帆，网艚急急切切地冲向白海潭。

早晨，海天呈灰紫色。网艘漂离白海潭一海里光景，白海潭南侧，一座靠近海圻缺口的礁石山顶，李正的熟悉的身影颠扑着，他的肩头横着碗口粗的橹柄，挑着两块黑灰色的大礁石，显然是想填补海圻的缺口。一阵狂风呼啸掠过，使他的破旧渔衣飞扬起来，他的身体晃荡了几下，被沉甸甸的礁石一坠，突然歪倒下去，顺着嶙峋不平的圻壁斜面，滚筒般地翻下去。两块黑灰色的礁石，也在他的前头滚动，哗地溅进白茫茫的海潭。

漂女的心像蹦虾儿，抱出大橹摇动着，加速前进。船只拢近海圻，她跳出船舷，在礁滩堤圻上奔跑。

前边，李正已经跳进海潭，咕噜噜地潜进水底，捞起那两块黑灰色的石头，向堤圻缺口拖拽。这时，一条黄褐色的海蛇，从礁洞里蹿出来。它显然闻到李正身上摔伤的血腥气，蛇身一扭，三角形头部一昂，直冲冲地蹿向李正。它那白刷刷的毒牙一张，咬住李正破衣洞里的肩胛，撑篙似的又长又圆的身体一盘旋，紧紧地缠着李正的腰部。“啊……”李正发出痛苦的吼叫，被缠得乱翻乱滚，搅起白花花的浪团。

漂女飞脚奔跑，接近了浪团。蛇毒在李正身上发作，他已经昏迷过去，浮在水面上，双手还紧抱着一块突出水面的明礁。毒蛇发现有人冲来，一晃身逃进潭水深处了。漂女奋力扑向李正，哭喊着：“哥啊……”

漂女把李正抱到堤圻上。海里人知道，如果再不替李正排除剧毒的蛇液，他就会中毒身亡，她冒着自己中毒的危险，用牙咬破李正的肩部皮肉，猛力地吮吸着。一会儿，一团紫黑色的毒血，带着浓浓的血腥味，吸进漂女的口腔。她赶忙吐掉，又张嘴吮吸李正的毒血。

几分钟后，李正全身抽搐了几下，紫黑色的皮肤泛起血红色，胸脯缓缓地起伏着。

漂女舒了口气。她知道李正脱离危险了。她哀哀地看着李正干瘪青黄的瘦脸，和深陷的紫青色的眼窝，心里荡起一股难以控制的情爱，她用颤颤的双唇，贴在李正的宽厚的胸脯上。

李正倏地睁开双眼，看着漂女的失态，胸脯大起大伏，迷醉的情潮在身心流荡。突地，他想到了什么，轻轻地挪开自己的身体，躲避着漂女，嘴里呢喃着：“不！不行！”

漂女愣了一下，神志渐渐醒转过来，害羞地捂着脸。

傍午，漂女抑不住思念的心绪，再次来到李正的舢板船。她想对他说：“华龙哥已经被海夺走了！我们该……”可是，当她登上舢板船船舷时，又犹豫了。如果华龙哥还在人世，又该怎么办呢？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她退却着，想跳下船去。她偷偷向船舱留恋地瞥了一眼。啊！原来，李正的黑嶙嶙的大手，正抖索着攥着一根针，在缝补着自己的被堤塘礁石磨破的衣洞，她两眼湿润了。

漂女的心又剧烈荡动起来。是啊，这孤单单的闯海郎，多么需要一个女人啊！如果自己在她身边，随时可以替他补好衣服，使他的肉体不会被礁石划出血来，海蛇嗅血腥气咬人的事件，也不会发生了。他差点失去宝贵的生命啊！应该让他平安地闯海啊！

思绪在她的脑海涌动。她再也没有多想什么，猫腰钻进船舱，依在李正的身旁，夺掉他手里的针线活，说：“哥，你需要我……”

到了这时候，李正再也说不出什么了。这条热血沸腾的汉子，像软瘫瘫的搁浅海蜇，任凭漂女亲热地拥着自己。

勇猛而剽悍的海里人，有着古老、正统、隆重的婚姻规矩。从这以后，每逢夜幕降临的时刻，他俩拖着白昼修建海塘的疲沓沓的身体，依然孤独地各自走向自己的渔船过夜，他们共同恪守着古老正统的道德。

在对待漂女的爱情上，不知为什么，李正像海的气候，时而晴朗、明快、热烈，时而沉默、冷淡，像负着沉重的包袱似的。

他俩仍然坚守在白海潭，修筑着海塘。他们希望，自己的渔业队船只，会全部归来。然而，尽管陆强和一批党员干部四处漂泊，苦口婆心地动员大伙归队。甚至说，可以放弃白海潭养殖业，改变过分教条的政策，人们仍然犹豫着。一些人出于对李正老大的人品的敬仰，倒也常常驶回白海潭，但只是送给老大一些捕获的渔产品，在海潭里避几天风暴，又扬帆走了。渔业队集合不起来，李正心焦如焚啊！

这天，他告诉漂女：“我要出海几天，动员渔民父老兄弟归来。”

他驾船出海去了。

等候李正出海归来的时间，是何等的悠长。

白天，除了修建海塘，她总是抽出空暇，替李正做些针线活。她从旧帆叶剪下一块灰黄的帆布，一针一针地为李正缝制一件衣裳。不远处，坦坦闪闪的水面，两只美丽的海鸟儿跳跃着、嬉乐着。她的心飞向新婚之夜，想象着与李正共度那幸福的时刻。

傍晚，夜空蓝蓝，海面粼粼。她对着母亲留下的团圆镜梳妆。镜子太旧了，背面的水银脱落了，照出的脸容模糊不清。她依在船舷旁，以平坦的海做镜子。水镜里，那艳丽的脸蛋，和明亮的圆月媲美。她越看越迷恋自己的美容，忍不住俯下脸去，双眼痴痴地闭起来，双手伸进水面，捧起那副脸蛋，向自己贴过来，鲜唇儿哧地一吮，一股咸腥儿的海水味。她睁开双眼，手指划拉着脸腮，羞着自己。

深夜，静谧的海天突然喧闹起来，墨色的云彩从远海推出来，把银亮亮圆溜溜的月亮遮得不见踪影了。

漂女看着圆月的失踪，一种不祥的预兆掠过心头，紧张地探望着远处的海面。

凌晨，风越刮越猛。李正全身湿漉漉地回到白海潭，双脚飞闪地跳上网艘船，急不可待地喊：“漂女妹子！漂女妹子！”

漂女朦朦胧胧地睡在舱里，被叫得惊醒过来，披着衣服钻出舱面，问：“什么事？”

李正激动地说：“我见到华龙了……”

漂女惊喜万状：“啊！他在哪里？快带我去看看！”

李正告诉她，午夜，外海风暴席卷，他刚驾船回来，猛不丁发现，东方大洋深处，飘忽着一簇渔火璀璨的船队。中间，有一盏红色的心形水灯，格外耀眼。“是华龙的水灯？”李正疑惑地想，又仔细看去，“是华龙的水灯！”他又跳又叫。可是，海暴啸声，把他的叫声淹没了。他拿起白色的海螺，吹出洪亮的螺号。可是，仍然被浪吼声盖掉了。他急得咔嚓一声，牙齿把海螺的尖嘴咬得粉碎，眼看着红色的水灯渐渐远去……

听着李正的叙述，漂女一头瘫在舱板上，呆愣了良久，突地发出又哭又笑的声音……

第三章

一

漂漂荡荡的船只，载着风风浪浪的岁月，又驶过无数个白昼和黑夜。

东洋渔业队的好多船只，有的仍然留在东海北涯，有的回到祖先的发祥地洞头洋。漂女的网艚，为了协助李正老大召集渔人，也为了寻找漂泊无踪的华龙，依然留在东海北涯。

在汪汪水国的昼昼夜夜里，她一边捕鱼谋生，一边寻找着那盏牵扯着她心的神秘的红色水灯。可是，它如消逝的海云，无处寻找。她不知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也不知流过多少的眼泪。

这也苦了诚笃的渔汉李正老大，他没有和心爱的漂女成亲，一直苦挨着。

岁月老人在经历了艰难而痛苦的路程，刚刚迈进八十年代第二个春天时，与整个东海相连的广阔的绿色陆地海洋上，出现了让人难以料想的澎湃而有节奏、自由而生动的改革大潮。大潮波及整个古老而成一统的洞头洋面。

洞头洋上，那紧紧捆在“集体”号战船上的数以万计的各种各样的渔船，在经历了海洋上特殊的狂风恶浪摧残之后，渔民们散了筋骨，渔船更是散了骨架。李正望着洋面上瘫痪的渔业队，焦急地说：“尽管渔家不肯集中起来，咱们也有责任保护好群众的生命财产呵！”

漂女回答：“对，更换旧船，建设新船。”

李正感叹道：“这么多年，折腾来折腾去，只用不修，生产工具遭到破坏，现在什么都晚了。”

李正听说海洋信用社每年都有一笔渔具更新计划贷款，决定带公章去申请贷款，建造新船。消息传开，渔家也有欢呼的，也有冷笑的。

这天，萧红章喝得醉癫癫的，驾着醉癫癫的船，手里拿着一枚私章，大喊：“李正老大，你那块木头公章，不如我的私章呢！不信，你去问问信用社主任！”这些年，萧红章对漂女依然患着单相思，他驾船屁颠屁颠儿地跟踪着漂女，不肯离开。

李正老大急了，他和漂女对看了一眼，不约而同地驾起船只，直奔海洋信用社的船只。他俩跳上海洋信用社的铁壳船，找到贷款员，说：“我们申请计划贷款，准备更新渔船，呶，这是盖着公章的申请报告。”

贷款员笑道：“公章？计划贷款？计划贷款早取消了！现在实行自由贷款，贷给个体户、集体户、联营户都可以。”

李正：“难道没有优先保护集体财产的政策？”

贷款员：“那些过时了，老了。”

漂女问道：“你们的贷款，都贷给一些什么人？”

贷款员：“贷款额度没有了。最后的三万元，昨天主任刚批掉，贷给你们队的萧红章了。”

“啊？真是公章不如私章了！”漂女愤愤地说。他俩无法可想，只得悻悻地走了。

这是座底部黄沙淤积的避风港。港面黄浪滔滔。天空黄雾滚滚。东边有两条沙的山脉，如黄龙的脊背高高地耸出海面，挡住大洋涌来的啸浪。两条黄龙抵头的地方，有一条船宽的深水航道，供船只出入。南北西三面，橙黄色的花岗岩山梁嶙嶙峋峋，包围着港湾。

被外洋风暴赶进避风港的网艘，载着几渔筲的紫青色大肚网梭状的青砖鱼，率先朝着机帆式的国营收购船靠去。突然，萧红章驾着条鱼贩船，冲进网艘和收购船中间的水域，高声唤道：“漂女妹子，我出高过收购船的价格，买你的鱼。”萧红章获得三万元贷款，有了赚大钱的本钱，租到一条运输船，当起买卖鱼虾的商贩子。

漂女不睬他：“把船驶开，我还没有完成国家收购计划呢！”

萧红章咧着嘴笑开了：“你啊，真是井底蛙，看不见外面天地。最近，国家的收购计划取消了，个体鱼贩可以自由买卖鱼虾了。”他从怀里掏出一捆十元一张的人民币，抛上网艚。

漂女拾起一看，举手向海里扔，恼怒地喊：“你搞你的自由，我搞我的收购，滚开！”她宁肯少收几十元，也不能让萧红章用金钱收买了自己的灵魂。

“哼，把钱还给我算了，你那几条臭鱼，我还看不上眼呢！”萧红章愤愤地扳舵走了。

漂女把青砖鱼拎上收购船后，转眼发现，港湾水道外的深水洋，十多条载着鳞光闪闪的鱼虾的渔船，劈波斩浪地驶向避风船。萧红章的鱼贩船急急冲向深水洋。

说来也巧，萧红章的鱼贩船刚刚驶进两条沙龙间的深水道，船臀儿猛地一扭，船身一打横，船头和船尾分别搁在两侧沙堆上，停滞不前了。他大声向外洋的渔船喊叫：“我的船搁浅收购，给你们高价格，快拢我的外舷啊！”

看着被挡在避风港的收购船，渔人们犹豫着，众渔船放慢了速度。

萧红章的喊声更高了：“国家收购计划取消了，给我收购，你们还能多赚好多钱呢！”

多数的渔船纷纷拢向鱼贩船。

看着这一切，漂女的肺都气炸了。

二

夜海的宽阔而墨绿的胸脯，把港湾里的船只拱得大起大落着。今晚，进驻东洋渔业大队的“渔区体制改革工作组”，在漂女的网艚船舱面，召集党员干部、个体户代表、渔民代表开会，红莹莹的水灯下，工作组组长老单来回踱步。他是海洋信用社主任，长得矮矬肥胖，脸色粉红，显然很会保养。参加会议的人们，听着他的话：“我们这次进驻长期瘫痪的东洋渔业大队，主要任务有三条。第一，根据改革开放的形势

要求，进行渔业体制改革。第二，组织漂泊海洋的流动渔村，选举村委会和村长、副村长。第三，落实经济承包责任制。要进行这些工作，首先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因此，决定先选村委会，再落实责任制……”

萧红章站起来，啪啪地鼓掌欢迎。他做鱼贩生意后，腰缠万贯，成为全渔业队首富。他鼓完掌，扬扬自得振振有词地说：“单主任的话，非常重要，十分正确。我建议，召集全队渔人，进行自由选举，选上谁算谁。”

蹲在暗角的陆强，托着老烟筒砸着烟灰，粗声反对：“你把党支部往哪儿摆？选举必须在支部领导下进行。什么自由选举？什么选上谁算谁？如果选上乌龟王八，也让他当村长？……”

萧红章的巴掌一拍船板：“姓陆的，你骂人。你们党支部算老几，靠边站吧！这些年来，你们贯彻极‘左’政策，把众渔家害苦了，把渔业队搅散了……”

萧红章正在振振有词地说着，站在他旁边操梭织网的漂女冒火了，霍地把网梭子加大了弧圈，梭子尖朝萧红章的嘴唇一戳，“啊哟！”萧红章痛得捂嘴巴，才止住了话头。在众人的笑声里，他恼怒地攥起拳头，一看是漂女，才没有发作起来。

李正老大接着说：“是的，这些年来，我犯了‘左’病，使大伙遭穷。可是，党支部是党在基层的组织，不能推翻。个人的错误和组织是两码事，我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可以调换。支部的领导作用，还是要维护……”

萧红章烦躁地转动着。在人们的斜眼怒视中，他把单主任拉到船尾舵位，悄悄地说：“单主任，我想起一件事，现在得告诉你，不然弄忘了……”

单主任眨巴着双眼：“什么事？”

萧红章的声音更低了：“你儿子办婚事，向我借些钱，你告诉他，我替他准备了五千元。”

单主任一沉思，随即说：“那是你对我儿子的关怀，我不管。”

萧红章心领神会，连连点头：“对对，是我和贵公子的事，和你无关。”他略一停顿，又说，“单主任，今晚行船，你要把准舵啰。”

单主任默默地点点头，两人回到中舱面会场，单主任继续听了一会儿，说：“现在党政分开，支部对村委会的工作，不要过多干预。整个选举工作，要体现全体渔家的民主意识。至于自由选举的提法对不对，暂且不用去争论。假使提法不妥，也是提法错误，不是原则错误。”

陆强吼了起来：“我不同意！”

单主任板起脸：“你不同意？你是哪级组织？什么领导？就这样定了，实行民主选举。这是组织的意见，不同意也得执行！”

人们阴着脸，散开了。

端午节快到了，避风港像撒下大量的雄黄，色彩更加浓黄。掀起的条条浪头，像海的长满黄苔的卷舌。洒在舱面的浪水，浓得如可以晒出黄盐粉似的。

更多的船只进港避风，港面，奇形怪状的渔船，一排接一排地列阵，桅樯如林，撑天蔽日。一条小舢板，载着鬼闪闪的阿通，跳上一条头尾尖刺刺的“海里溜”船。阿通把二十元钱塞给梳发髻的中年渔妇：“大嫂，这是萧红章和我给你家孩子的端午节粽子钱。”渔妇不解地问：“我已买了糯米、鱼肉和棕片，把粽子都裹好了。再说，也不能无缘无故地拿你们的钱啰。”阿通说：“嘿，眼下快选村长了，只要你全家在萧红章和我的名字上画红钩，往后照顾你们的机会多呢！”渔妇恍然大悟：“嗯，是这么回事！”

阿通又来到一条双头乌艚船，把白发苍苍的老渔翁拉到旮旯拐角，掏给他二十元：“老阿公，这是给你买营养品的，好好补补身子……”老渔翁哈哈大笑：“我身子骨很硬朗，用不着用不着。”阿通连忙说：“那给你买雄黄酒，端午节好好喝一喝。”老渔翁警惕地问：“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办？”阿通开导道：“你总听到从台湾回来的渔家亲友说过，在那里，村长、乡长、县长的候选人，都挨家挨户地分钱，拉选票。眼下我们自由选举，我和萧红章……”老渔翁眯起眼缝：“这倒新鲜。共产党从来不兴用钱买选票，这回兴了？”“兴了！兴了！”阿通连声应道，掉头溜走了。

阿通又偷偷爬到一条头宽尾阔的驳舫船上，听到舱里响着嘈嘈杂杂的喝酒声，连忙呼唤船主人：“李宁老大，我有事找你，请你出舱。”满脸黑胡茬的老大跳出舱：“阿通，听说你参加萧红章的生意股份，发财了，是不是要请客？”阿通知道这是一激就入网的莽鱼，说：“李宁老大，红章和我看得起你，往后我们当正副村长，送你个村委当当。”李宁兴奋了，醉脸通红：“行，我入你们的伙。”阿通拍胸自夸：“凡是入我们伙的，少不了都有利益。哟，这二十元，权当作入门礼，去买两瓶酒，过好端午节！”他掏出钱，刚要递给李宁，猛然间一个大汉跳出舱来，陆强站在前头，发出炸雷般的声音：“好你阿通，做这般肮脏生意。老子不把你葬海了，不姓陆！”陆强挥动粗壮的臂膀，沙沙地撕碎了钞票，抛进海里，又攥着阿通的胸襟，拎恶鱼般地把阿通摔进小舢板。阿通吓得屁滚尿流，顾不得屁股的疼痛，匆匆逃走了……

当晚，黄漫漫的雾帐，沸沸扬扬地罩着港湾。萧红章摸进阿通的船舱，问：“办得怎么样？”

阿通揉着发痛的腓部骂：“被贼陆强给发现了！”

萧红章一惊：“让陆强搅了？”

阿通说：“也有好多人拿钱了，会投你的票。不过，我的辛苦费，你该怎么付？”

萧红章咬咬牙：“只要选举顺利，整个渔业队归我管，所有的鱼产品卖给我，我给你加股份，当大富翁。”

“哼，有人选你，也有人选我。你能用权垄断鱼货多赚钱，我也用权赚钱。”阿通想到自己替他拉票时掺的私货，心里甜滋滋地想。

三

海洋端午节，各条船都回港休息，家家男女聚在船里，男人喝雄黄酒，女人吃糯米拌鱼肉的鱼粽，孩子们甩香瑙串。工作队决定，利用人口集中的节日，举行选举。

单主任亲自抱着选举箱，刚要乘船，挨家挨户地收票，萧红章朝阿通努了努嘴，阿通扑地跳到选举船上，说：“单主任，我给你摇橹驾船。”

单主任看了看萧红章，微笑了一下。船只鱼蹿虾钻地在船簇里穿梭着，拢近一条渔船，阿通总要抢先喊：“选举啰！”然后压低声音，“选红章和我吧！”遇到不识字的渔家，他总是自告奋勇：“我代笔。”单主任喊：“人家要选谁，你写谁，不能写别人。”阿通应道：“那当然。你们选谁啊？”渔家们应道：“选李正！”也有的说：“选漂女！”阿通飞手填上“萧红章”和“赵阿通”，然后明知渔家不识字，把选票往渔家眼前一晃，飞快地把选票丢进选举箱。

忙碌了半天，选票收齐了。单主任亲自担任检票员，又指定一个工作人员当计票员。单主任一张票一张票地数着，脸上渗出密麻麻的汗珠。原来，尽管阿通上蹿下跳，李正和漂女的票数还有很多。他看看党员干部的船只停在选举船周围，选举船上只有阿通和工作队员。他心生一计，把一些选票递给计票员：“这种选票怎么计算？”计票员一看，空白纸选票上，只写着李正和漂女的名字，没有注明让他们担任什么职务。计票员知道队长的心意，顺水推舟道：“这是废票，不算。”然而，对粗心填写萧红章名字的同类型选票，他却念念有词地唱着票：“萧红章一票……”

选举结果公布了：萧红章六十七票，漂女六十五票，李正四十一票，阿通三十九票……没有一个候选人得到半数以上票数而当选为村长和副村长，船簇里的渔家哄地笑起来，犹如看完一场游戏似的。

陆强和党员干部们喊起来：“重新选举！公推忠诚老实的人当选举工作人员！”

萧红章和阿通慌了，如果按照陆强的意见办，自己花费的心血和金钱全都要付诸东流了。阿通大喊：“最高票数当选者为村长！”

一个党员讽刺道：“那你当什么？心机不是白花了！”

阿通一看不妙，都怪自己喊得不全面，又加一句：“由村长组阁，指定副村长和村委！”

单主任深知其中利弊，出来收场道：“暂时不确定村长和副村长人选，选票最高的五个人组成村委会，萧红章临时主持村委会工作。等候时机成熟时，重新举行选举。”

这一着棋很厉害，反对者说不出理由。

这时，一向善于投机的萧红章，看着很多人的脸上显着愠怒，知道众怒难犯，便采取缓兵之计。于是，他不怀好意地笑了一下，大声说：“我提议得票数第二的漂女为副主持人。”

人们一阵发愣。李正的双眼燃着火光，想说什么，又说不出。网罟上的漂女，气得将撑篙折成两截，刚要想骂出什么，单主任一看不好，连忙提高嗓音喊：“渔家兄弟姐妹们，刚才我和萧红章的意见，体现了选举者意愿，暂时这样办。”

“不行！”漂女尖声怒喝道，“东洋大队的船，不能让邪心人掌舵！我不做村委，也不做副主持人！”她喊罢，把手里的断撑篙抛进海里。

海浪更加汹涌地掀起，渔船随着腾腾地跳跃，船上的人们哄闹起来，有笑的，有叫的，有跳的，乱成一片。

这时刻，萧红章的脸色由黄变红，由红变白，由白变青，终于怒不可遏地说：“这主持人的印章，不是我萧红章自己刻成的，是渔业队刻制的，为了众渔家结束过去的灾灾难难的日子，开始富裕起来，我撩换脑瓜儿也要干！”

陆强吼道：“海蛇扮海龙，再扮也有毒汁！你唆使阿通演的丑剧，老子一清二楚。小心老子当众揭你的丑！”

阿通真担心陆强揭出真相，激怒渔家，他贼性发作，攥起一块压船的礁疙瘩，一边骂道：“乌贼鱼，敢把臭汁喷老子！”一边掷出礁疙瘩，向陆强砸去。

陆强是个脚底装弹簧、一激蹦三蹦的莽汉，哪容得无赖的污蔑，喊了一声：“真正的闯海汉们，斗恶鱼的时机到了！”也攥起压船石，飞向阿通。

顿时，整片船簇更加混乱了。支持陆强、李正、漂女的渔船，纷纷向西边水域集合。被阿通和萧红章收买的渔家，操船向东侧港岸靠拢。东西两片船簇，压船礁疙瘩、网坠子鹅卵石、八角海碗、盛鱼瓷盘，甚至破鞋子、旧网团、塑料浮子，密纷纷地飞出来，雨点般地向对方砸去。

停在中间水域的选举船上，单主任和工作队员们躲在舷板内，躲避

着雨点般的飞石。突然，一块礁疙瘩砸在单主任的头上，几个工作队员乘机吆喝起来：“砸死人了！砸死人了！”

双方的对阵降温了，雨点般的石块杂物稀疏了。

西边水域的船簇中，漂女和李正轮流地吹螺，那洪亮的召集船只的螺号，震得东边水域的几条渔船畏畏缩缩地想离开船簇。

东边船簇里，萧红章厉声吆叫：“大家不要听他们招呼，我是渔业队的带头人！跟我走的，是阳关大道！”他看着蠢蠢欲动的船队，知道时间再拖下去，不少人会投奔李正和漂女。他也扬起海螺，吹响了出海螺号。在回荡海空的螺号声里，萧红章把风帆纷扬的船簇，拉向渺茫的大洋深处了。

四

望着再次分裂的船簇，海犹如领悟人性似的，广阔的胸脯痛苦地膨胀着，拱成一座圆拱形的体态，蓝色的肤表裂成白雪雪的缝缝隙隙，飞起的晶晶亮亮的珠泡，如它的碎裂的血肉。

漂女和李正一群人站在舱面，个个怒愤填膺。

坐在小船里的单主任，看着这不可收拾的局面，伴着小船颠里颠荡地赶来，不无焦虑地喊：“啊呀，贼狂的萧红章，竟然领人走了。这叫我……不，这叫组织怎么办？”

李正严肃地瞪着他，一字一顿：“你，也代表组织？这后果，你要不要负责任？”

陆强忍耐不住了：“姓单的，满海的浪头，是你这股歪风掀起的！你给我滚！”

单主任愤愤地说：“陆强，我是上级党委和政府派来的渔区工作队长，你敢这样对待我？李正，你要我负责任？这些年，是谁把渔业队搞穷了？是不是你？”

陆强炸了：“你不要诽谤，老子要撞你的船了！”他的船只哗地冲出船簇。

单主任的船吓得掉头鼠窜而逃了。

海的涌浪瞬间涌向东海北涯。舱面，十多个渔家男女在开会。李正痛心地说：“这些年，一些人掉在钱眼里了，只顾自己捞钱，不管集体，渔业队如海里的鱼群，各自漂东荡西。现在，我们的这些渔家，是信任我们的，我们决不能再让他们分散开来。海是无情的，分散打鱼有积极性，集中闯海有安全保证，要落实这两头。要给渔船落实经济责任制，又要保持船簇的稳定。”

漂女接着说：“李正老大是工作多年的干部，经过跌跌撞撞，也积累了经验，懂得该走哪条航道了。还是请李正老大掌舵吧。”

李正说：“不！我给你当副手。过去的事实证明，你的好多意见很精明、正确。再说，跟我们的，都是投过你的票的渔家，你如果推卸责任，对不起大伙啊！”

漂女：“你有魄力、胆略和力量，这些都胜过我……”

漂女看到李正态度执拗，心里一急，顺手抄起明晃晃的渔刀，搁在手上：“我是真心的！大伙怎么不表态？大伙不信，我放自己的血，看它是不是鲜红火热的！”

李正的莽性发作了，一把夺过渔刀，刀尖往自己的心口一搁：“今后再辜负大伙的期望，我剖腹掏心给大伙，看看它是不是鲜红火热的！”

大伙异口同声：“漂女，你别拗他了！”

漂女毕竟是个女人，心软了，叹道：“你，也不要太犟，我不勉强你了，把刀放下吧。”她继续说道，“落实经济责任制，只要发动大伙民主讨论，倒也不难办。现在有两个问题，不知大伙想到没有？”

有人插话：“不少人在议论，他们投漂女们的票，是渔家和渔家的品性相通。但是，如果萧红章的船簇里，大伙继续驾着集体的船和网，捞到的鱼虾全部归个人；而我们的船簇，还要向国家纳税、向渔业队缴公积金和公益金，剩余部分再归个人。同一个生产大队，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人心必然涣散，我们的船簇也维持不下去了。上面对这方面的政策，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实际上是自由放任，靠基层干部勉强工作，

维持着局面很艰难啊！”

李正的头脑也冷静了，说：“漂女，你有威信，你挂帅，我出征！我是共产党员，认准的航道，豁出脑瓜儿也要闯到底！”

漂女仔细思索了一阵，难过地说：“就算是船簇维持住了，这些破破烂烂的小船，豁命拼搏几朝几夕，只不过捞个一籰半篓的鱼虾，没有大丰产，得不到高收入，混个三年五载，能够图个温饱，也得不到彻底翻身。”

李正自言自语地唠叨：“华龙是船簇唯一的高中生，比我们都精明强干，只不过过去那种局势，缚住他的手脚，他要是回来就好了。”

一种哀伤的情绪袭上漂女的心头，她默默地淌出泪水，一低头跨上网艚，开船离开了会场。

黑蒙蒙的海天，无尽地延伸着。闹器器的波涛，永不静息地奔腾着。漂女的目光，伤感地随着波涛晃动，在黑夜里寻觅着……

五

杂乱无章的海浪，如群兽从蓝色的草丛中扑腾出来，朝着东西南北跳踯吼叫，喷出白色的唾沫。

混乱的人群，聚在萧红章的舱面上，研究着全船簇的经济政策。一个名叫阿水的渔人，尖着嗓子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红章，我们跟你，是为了得利益，你跟众人说说，怎样给众人利益？”

萧红章胸有成竹地说：“大家听着，你们大家铁心跟我，我萧红章如果不为大伙捞大钱，我姓萧的绝子绝孙！”

有人嘶地笑了，小声说：“你想漂女，可漂女不理你，那不真要绝子绝孙了！”

萧红章继续说：“我决定，大伙驾驭集体的船只，捕到的鱼虾，全部归大家所有。”

阿水问：“这些集体的破船烂网，难道要我们自己修？”

萧红章拍拍胸：“我只有一点要求，大家捕到的鱼虾，全部交我，我按市场同类产品的最高价格给钱。至于集体工具的修理费，由我出钱。我红章为了大家多赚钱，愿意把小命搭进去，还在乎几个小钱！大家满意吗？”

多数羣直的渔人，纷纷说道：“赚钱归自己，费用别人出钱，还有什么不满意？！”

人们笑着回到各自的船上。只有阿通，蹭蹭磨磨地不愿走，看到大伙走光了，嘴角抿着冷笑，说：“红章，你真是滑溜的青头鳗，厉害啊！”

萧红章一惊：“这话怎讲？”

阿通：“别人不知道你的伎俩，我都一清二楚。你把大伙的鱼产品买下去，运到大陆黑市出卖，那里的鱼价，比海洋的鱼价高两倍呢，不用几潮汐，你要发大财呢！”

萧红章自辩：“我还要冒险呢！万一鱼虾卖不出去，全部臭掉，怎么办？全船簇的修理费，更是海底的礁洞，没有底，多少钱也填不满，保不准，我要把老本都贴进去，倾家荡产呢！”

阿通迷离的眼儿闪着冷光：“海里的鱼虾，是大都市的美女，谁人不想吃，只怕吃不到，还怕卖不出去？！你赚到的钱比海水多，支出的修理费像洒上岸的浪水，只有丁点儿。你骗得了别人，哄不了我。”

萧红章火了：“你对我软挖硬掘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阿通说：“哼，你是个鱼贩，我也是个鱼贩。你需要鱼虾赚钱，我也需要鱼虾赚钱。船簇捕到的鱼虾，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否则，我就举篙捅纸，揭你的老底，让那些你雇的鱼贩船，到船簇里买不到鱼虾，叫大伙散伙！”

萧红章真想操起拳头，砸裂他的臭嘴。但他忍住了。他是个明白的脏人，知道自己的所有底牌，都掌握在阿通手里，跟他闹翻了，有弊无利。他冷静地想了一下，转笑道：“好吧！你也雇一条鱼贩船。船簇捕捞的鱼虾，三分之一归你。你我留在船簇里维持局面。”

又是蒙蒙雾帐沸沸扬扬的夜。萧红章看到阿通的船只，鬼模贼样地溜出船簇，朝着漂女的船簇停泊的方向驶去。“你去干什么？是不是投靠漂女？”他一惊，乘着浓浓夜雾的掩护，拉起锚索，偷偷地跟踪上去。阿通的船影，隐隐约约地前进着，乌贼鱼拔岸似的拢近漂女的网舫。阿通大约喝醉了酒，左摇右晃的身影，摸过船舷，一低头钻进漂女的船舱。“啊？”一种本能的忧虑和惊慌，使萧红章的心吊到嗓子眼儿，立即快棹拢过去，刚想跳上网舫，揪出阿通，冷不防网舫船舱里，响起漂女的吆叫声：“阿通，你想干什么？”

阿通的应声：“大妹子，我有要紧的事找你商量。我掌握了船簇的三分之一鱼货买卖权，只要你把船簇拉来和我合并，全渔业队多数鱼虾归我们俩了，赚的钱会比萧红章多几倍，能成为富甲海洋的大富翁呢……”

漂女斥道：“我和你是红虾和水贼鱼，有什么相干？”

阿通颤颤地说：“好妹子，别看我嘴脸不惊人，身体纯净呢！我虽然大几岁，能够爱老疼小呢！我是万元户，钱兜儿鼓鼓的，你跟着我会一辈子享清福……”

“啪！”巴掌扇嘴的响声。

“狗！滚！”漂女发出连喊带骂的声音。阿通连滚带爬地蹿出船舱。漂女的手里举着明晃晃的鱼叉，追出船舱。

这时，萧红章已经把船驶开了，远远地观察着。

网舫，阿通吓得狼狈不堪，双臂扑在自己船舷边，趁势蹬开网舫舷，两船荡开了，他却来不及爬上自己的船，整个儿挂在船舷外，双腿乱蹬着，海面溅起朵朵白水花。

呼！漂女的手臂一挥，鱼叉如明闪闪的电光射出船去。

“该死的海狗！”萧红章高兴得差点呼喊起来。他仔细一看，鱼叉戳在阿通旁边的舷板上，“啊哟！”阿通像被戳中似的喊了一声，吓得仰天摔进海里，在白花花的水团里翻几下，大约发现自己没有受伤，这才海狗爬船似的爬上舷帮，急急逃窜。

看着这一切，萧红章狠狠地跺着脚：“可惜！可惜！”他惋惜地驾船回船簇。一路上，他恨得浑身的血管在发胀。没有想到，自己痴心恋着漂女，半途又多出个竞争者。阿通不但要引诱漂女，而且要搞垮我萧红章，好狠毒的心啊！要把阿通整治掉，先占有全船簇鱼虾！再赚取漂女的船簇，迫漂女入我的网！阿通，是你不仁，甬怪我不义了……

六

船只在漂泊，时光在漂泊。

又是秋风扫荡大海的季节了。一群特大的青头鳗游进东海北涯。渔民们赶忙购买鳗鱼网。这是一种定制网。渔家用一根十多米长的硬木网竿，头部捆扎着巨大的平面礁石，把一根根毛竹筒网桩打进海底，用篾丝扎稻草的网绠绳，一头捆住海底的网桩，一头捆住海面的渔网。渔网的网口，用三支毛竹撑成三角形，迎着海流浮荡，迎接随流洄游的青头鳗钻进网口，装在网兜里。

活的青头鳗是珍贵的海产品，在台湾、香港等地高价出售，阔佬们竞相尝鲜。因为它不是禁止私人向港台商船出卖的产品，因此，有不少渔民倾尽家资，购网捕青头鳗，也有的渔民，向别人收购大批的青头鳗，满舱满舱地养起来，卖给港台商船。

船底进水孔敞开着活水舱，碧涟泛泛的海水里，一条条活海鳗摇动着秃尾，扭动着海蟒状的青的紫黑闪亮的身子，贯穿全身的背鳍不停地扇动，尖腮獠牙的头部乱钻着。整座活水舱，养着一堆堆一团团的活鳗。

这天，秋风微微。而海却显着怪象，一座座浪头如倒卧的巨人，直耸耸地站立起来，发出强大的浪啸，把漂在海面的渔船一拱一拱，拱得渔船底部的黑褐色龙骨从灿白的浪带里跃离出来，仿佛要跳入天空似的。

“白天海拱船，夜晚雨淹船。”萧红章的心里在发疑。

他顺道去寻找气象船，看看周围有没有船，朝着快艇式的气象船喊问：“今晚有没有特殊海况？”

气象船老大应：“有特大暴雨。”

萧红章驶回渔场，只见浪山耸立奔涌的海面，漂女满载着活鳗的船只，缓慢地驶动着，正朝西方的黑乎乎的確岸靠拢。他们好像获悉狂风挟带暴雨的海况，正在寻找避风雨的海域。

阿通的船只，却泊在渔场。这家伙，眼下不惜工本，发狂地收购活鳗，日夜守在渔场，等候港台商船。这时辰，他得意得像醉酒一样，仰面朝天地躺在舱面，跷着二郎腿，双腮一鼓一鼓，鼻鼾声如阵阵闷雷。

萧红章看看天色快黑了，从怀里掏出一瓶二曲烧酒，把船拢过去，跳到阿通身边，一脚把他踢醒：“阿通兄弟，喝酒。”

阿通正在做着发财梦，一听有酒，倏地睁开双眼，手忙脚乱地爬起来，从萧红章手里抓过酒瓶，直接戳进嘴里，咕噜噜地灌起来，然后接过萧红章递来的目鱼干，醉眼迷离地嚼着。

萧红章看他醉得差不多了，才说：“阿通，听说你在打漂女的主意？”

阿通的脸腮唰地通红起来：“谁胡说的？”

萧红章应道：“还有谁，你跟漂女两个人说的话，她没有说出来，谁能知道。”

阿通一阵发恨：“这咸水婊，不识好歹！我不过跟她说着玩儿，她竟然胡说八道。老子八辈子没有女人，也不会去娶她。”

萧红章拍拍他的肩：“这就错了。我跟她闹翻了，还使她和华龙离开，她恨我恨得咬牙切齿，我也死了心了。你的情况不同，你和她没有仇恨。只要你手段高明，她会走进你的睡舱。”

阿通醉迷迷地眨巴着双眼：“真的？你不会吃醋？有什么高明的手段？”

萧红章说：“把她的船簇搅散！把她的经济搞垮！她走投无路，会来投奔你的。”

阿通咕噜道：“怎么搞？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萧红章：“今晚就是机会。”

“今晚？”

“对！刚才，我看到漂女驾船拢陆岸避风，船上满载着活鳗，没有五万也有四万元的本钱。他们船簇全是些破烂不堪的船，四五万元的购鳗款，大约个个都掏光钱兜了。只要你游到她船底，把进水孔一塞，不出两天，她的鳗鱼没有活水供应氧气，会全部憋死。她把全船簇的资金给亏了，只有跳海的路，而没有别的路可走，你抛出鲜饵，她难道不咬钩吗？”

阿通兴奋地喊：“妙计！”醉步儿一颠，一屁股砸在地上，痛得直哼哼。

“多喝点，秋水很凉呢！”萧红章把瓶里的剩酒递给阿通，阿通又一仰脖一灌而光。萧红章回到自己船上，目送着阿通的船追向漂女的网舸，不由发出得意的冷笑。

七

夜，黑嶙嶙的陆岸，像条弯曲的巨龙，卧在前方墨绿色的浪山丛尖，剧烈泛着。

阿通的酒气阵阵涌动，踩船的双脚像踩着沙滩，颠颠跌跌的。他眯着双眼看去，一簇船丛的上风海面，漂女大约是怕船簇抛海的垃圾污死活鳗，把养活鳗的网舸孤零零地泊在那里，那盏红色的水灯当空闪耀着。

阿通醉昏昏的头脑里，还保持着一种清醒的意识。他把连接海底铁锚的锚索，用活渔扣捆在船头，以便下海时被人发现，可以快速地解掉扣儿，一逃了之。然后，他悄然无声地贴着船舷溜下水去。冷冰冰的海水，使他颤颤地打着冷战，臂膀一阵发僵发麻。他吸了口气，潜进水底。从空中观看墨绿闪亮的水面，此时变得黑幽幽的，他只好双手抓着船底龙骨，摸到自己船的进水孔，一探手，敞开着呢！他兴奋地一掉头，朝着漂女的网舸潜去。黑幽幽的水帘在眼前忽闪，黑乎乎的船底，如圆拱形的大鱼腹在头顶浮动。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尼龙袋，从袋里抓出一团拌着桐油的石灰泥，双脚踩水向上蹿，把一大团石灰泥塞进水孔。然后用手指往周围漏水的缝隙抹好堵死，使之滴水难进。最后如乌鱼钻海般地一闪，匆忙逃回自己的船只。他把船只驶到刚刚可以观察到网舸的海面，乐悠悠地瞧着网舸。

红色的水灯下，那条灰灰晃晃的船影，正被凶猛的海浪抛来掷去，仿佛随时都会颠扑翻沉。一排排水兽般的浪头，哗哗啦啦地扑上舱面，溅起条条浪流，如无数条青头鳗顺着舷帮溜进海里，无影无踪了。

而网艚，不知是因为海浪抛得走了锚，还是阿通的醉眼看花了，或者是夜色淡化视野，总觉得它像无所依持的飘荡者，正向他阿通的船只漂来。

一阵清凉的海风，把沉进迷迷幻觉里的阿通吹了个趔趄，他这才觉得浑身湿透，一阵寒冷刺骨。他隐进舱里，换上一身干衣服，擦净头上的水珠。温暖而夹着腥臭的船舱味，烘得他的酒性又发作了。他一头扎进被窝里，美美地游进了梦乡。

次日凌晨，阿通被一阵喧哗声惊醒过来，跳出舱面一看，晨曦早已染白了海天，白云翻腾的天气，如注的暴雨倾泻而下，雨点在狂风的卷动中结成如拳头般的冰雹，噼啪有声地砸在海面、渔船和身上，阵阵剧痛。白亮亮的雨帘中，陆岸推进了，清晰可见。傍陆岸的翠绿色的田野上，一条条河溪如银龙翻滚入海，有的从身上分孕出无数条小白龙，在绿色的地面交叉奔窜，乱成一片。而入海的银色的水龙，由于流力强大而迅猛，高昂的头部拖着漫长的身体，穿过一座座浪山跃过一条条水谷，从渔船旁边擦舷而过，径直奔向茫茫远海。凝聚着盐的绿海，也被淡水洗净了，一片雪白。

“不好！……”一种强意识掠过阿通心头，他奔到鱼舱口，朝下一看，啊，整座鱼舱灌进淡水，活鳗鱼全被憋死了，软绵绵挤沓沓地浮在舱水里，一片紫黑发亮。阿通如当头遭雷击，全身沉沉地一坠，搁浅鱼似的瘫在舱板上，身体一抽一搐着。

一声冲天的螺号，从漂女的船簇里荡出。她的网艚，迎风扬起鼓鼓的渔帆，顶流驶出白白的浪带，直朝外洋漂去。李正的舢板船从后边赶来：“漂女妹子，昨晚的暴雨好大哦，淡水有没有冲进活水舱，憋死鱼儿了？”

漂女应声道：“是啊，只觉得海况异常，没想到下了整夜的暴雨！我的活水舱原来是开着的，没想到雨夜中却被杂物堵死了活水舱进水的孔，这一堵，坏事变成了好事，淡水冲不进来，才保住活鱼。真是天助我啊！现在，得赶快到外洋，下海游水打开进水孔，让外洋的活咸水进舱，不然鱼儿会被死水憋死的！”

阿通听着，惊得更加目瞪口呆。他像喝了几海碗盐卤，心里苦巴巴的。

良久，阿通发现，萧红章的渔船优哉游哉地驶来。霍地，一种疑问跳上心头。是不是萧红章明知有暴雨，引诱我上钩？我瓜分他的鱼虾，他怀恨在心？我找漂女时，他一定跟踪在后边……唉，我中计了！

阿通越想越气愤，于是，跳起身子，喊骂起来：“萧红章，你比海蛇还毒啊！你明知有暴雨，却哄我开淡水舱，去偷偷堵塞漂女的进水孔，使我倾家荡产，让那咸水婊保存了活鳗……”

阿通声震大海的骂声，使远远的漂女都听到了。她疑惑地看着自船的活水舱，一咬牙，跃进海里，顺着船底一摸，果然，进水孔塞着桐油石灰泥。她挖掉桐油石灰泥，让外洋的活海水泛进舱里，然后爬上船去，又恨又喜地看着前边萧红章和阿通愤怒地对阵怒骂着。

萧红章故意提高声音，喊给漂女听：“阿通海狗，是你对我说，要去堵塞漂女的进水孔，让她的活鱼全憋死！我是知道有暴雨，我如果告诉你有暴雨，你还会戳大漂女网舱的进水孔，让淡水灌舱憋死鱼。我不告诉你，让你替她塞水孔，是叫你做好事，死后不会被鱼啃！”

阿通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你，你这乌龟王八蛋，明明是你害我，却反咬一口……”

萧红章分辩道：“我要害你，自己也会游海作弄你船的进水孔，何必叫你自己害自己？你是船舱里放屁，自作自受，你才是乌龟王八蛋！”

阿通指海发誓：“海神爷做证，我吞不下这口气！我撩出小命也要吐掉这口气！萧红章，你等着！”

听着两人的对骂，漂女完全清楚了……

八

这是一片狠毒凶猛的水域，名叫黑水海。不大的范围内，水底仿佛有千百个闷雷在运行，让人听到震撼魂魄的轰隆声。黑紫幽亮的水色，使人联想到冥冥水底世界，各种鬼头人面的怪物互相厮打残杀。海浪掀

起的怪状，如渔家的倒卷钩，要把海面的黑船白帆，低空飞翔的海鸟全都卷进幽暗的水坟似的。

自从和阿通闹翻后，萧红章日夜丧魂落魄，胆战心惊。这天傍晚，他驾船路过黑水海，看到船簇里的名叫阿利的渔人，驾船跟在后面，连忙拢过去，搭讪道：“阿利兄弟，是不是在别人船舱里又赌输了，手头紧，找我借几块钱儿？”

阿利是个见钱眼开的人，笑逐颜开地应道：“对对！亏红章兄弟想得周到。我实在难开口呢。”

萧红章从钱兜里掏出一叠钱，数也不数地抛给阿利：“这钱送你了，不用还了。”

阿利兴奋得蹦起来，大声报警：“红章兄弟，你要小心啰！阿通和我喝酒时，醉后吐真言，说你毁了他的活鳗，使他破产，他也要毁你的活鳗，你要小心防备。”

萧红章应道：“我知道他要报复，没想到他想毁我活鳗，他准备怎样做？”

“他准备夜间割你的养鱼网箱，让活鳗逃个精光。”阿利说完，赶忙把船驶走了。

萧红章久久地望着黑水海，思绪像黑水海的波涛，不停地翻滚着，运行着。

他的鱼贩船右舷，向海面伸出一条木橹粗的缆索，缆索的另一端捆着养鱼网箱。这是个直径有十多米的正方形网箱，白色塑料泡沫做成的框架，能把网箱浮在水面。罩拢整个网箱的，是绿色尼龙网。里面养着耗资数万元收购的鲜活的青头鳗，准备高价出卖给香港人。

萧红章双眼死死盯住网箱里闪动的青头鳗，神态自信地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入夜了，黑水海渐渐地平复下来。萧红章从船舱里搂出一叠深蓝色的渔网，在舱面收拾着。这是一种小手网，渔家在渔闲季节，常常悠闲地漂出海，撒出小手网，捞点儿小鱼小虾，权当渔闲季节的菜。他整理

完毕，把小手网挂在竹篙上。又举着渔刀，从鱼篓里挑出几条银带儿状的带鱼，噗噗地切成碎片，纷纷扬扬地撒向船只四周，仿佛引诱一种恶鱼。

不久，他把小手网撒在这片海面，被铁丝张成扁圆形的网口往海里一舀，三四米长的网袋在水中一飘一鼓，旋即把手网拖上舱面。手网网袋中，有几条海蛇在爬动，海蛇足有两米多长，体态细长，尾部侧扁，橄榄色的身体，缠满数十圈黑溜溜的环带。这片黑水海，成长着无数“斑海蛇”，这种蛇性情凶狠，见到血腥气的鱼虾和人，就会扑去撕咬，嘴里的神经毒会致人死亡，萧红章把海蛇倒进养活鳗的网箱里。海蛇和海鳗是同类海物，竟然不会互相撕咬，和和平平地泅游着。他又连续捞了十多网海蛇，一齐倒进网箱里。又从鱼篓里挑出几条黑梭子状的青砖鱼，快手快脚地切成碎片，抓起紫红色血淋漓的鱼肉，撒在网箱四周的海水里，诱使喜食青砖鱼血肉的海蛇，集中在网箱周围。

此后，萧红章每夜都驾船停泊黑水海，照第一夜的样子如此做一番，然后安心地进舱吃鱼、喝酒、酣睡。

几天后的午夜，一条晃动的船影漂进黑水海，拢近萧红章的网箱。水灯熄灭的黑魑魑的舱面，阿通的影儿一晃，溜进海里了。

身穿黑色贴身服的阿通，在黑紫色的浪涛丛中泅游，迅速接近了网箱。他抽出插在腰间的渔刀，对准鱼箱的网片一砍，皇天，笼罩鱼箱的尼龙网外面，竟然又张着一层铁丝网。阿通的胸口，气得一涨一涨。他不甘心，抓起铁丝网乱撕乱扯着。他的身体激起了海水的波动，网箱里的海蛇一溜蹿，白刷刷的毒牙咬中了他的手。网箱外面，游弋着追寻青砖鱼肉的海蛇，也纷纷向他扑来了……

第二天，人们发现，阿通的渔船在汪汪水浪间没有定向地漂动着。好心人上船一看，船上没有人影，阿通下落不明了！

一场海贼和海贼的恶斗结束了。

九

海的色彩随着地域、深浅、水流、天色的不同而变幻着。这是一片深碧色的海，浪山从深不可测的底部猛兽地耸出，当它们到达最高的高度时，如一座座雄伟的金字塔；这时刻它们以沉重的分量，迅猛地向海

底坠落，平直倾斜的水波，被内部的挤力弄成弓形膨胀，分崩离析，雪白的浪花飞腾奔溅，撞开了两侧竞相驰骋的船只。

被海浪荡得乱漂乱窜的鱼贩船上，萧红章朝着另一侧水波的网舸船呼叫：“漂女妹子，等等我，我有话对你说！”

网舸上的漂女鄙视地一瞥鱼贩船，驾船向相反的方向驶去。她心里暗骂，哼，用不着讨好我，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萧红章看着漂女远去的船影，一股绝望的情绪袭上心头。他狠狠地自言自语：“贼女子，老子这辈子算是遇到冤家了。老子舍不掉你，死了也要得到你！”

这是黄泥铺底的海。退潮汐，一座座奇形怪状的泥丘，接二连三地露出水面。有的高丘相簇，形成一片矮型的崇山峻岭。有的山凹回转，深似死胡同，倏然泥壁高垒。有的沟谷交错，如久旱地面的裂缝。千寻万找，才能够从错综复杂泥油亮亮的山丘间，认出唯一的一条深水航道。航道弯弯，如一条黄鳅在爬行。航道的拐角处，有几座桉木桩插海的浮标，浮标上镶着一盏盏干电池航标灯，一红一绿，交相辉映。

涨潮汐时，这片海底的泥丘全被淹没了，变得水泽汪汪，黄光闪闪。灰黄色的海鸥在低空展翅翱翔，偶尔一声欢鸣，一头扎进海里，拖咬出一条犹如涂满黄泥的黄熠熠的梅童鱼，才让人感到这不是一片黄泥沼泽，而是一片海洋。而那几盏一红一绿的航标灯，只有熟悉海况的船老大，才能从它们的走向认出左侧的航道。

夜，黄里透黑的海浪，如沉重的泥浆在泛动，缓慢而有力地推搡着网舸。漂女明亮的目光在夜色里巡视着。她看到这片海里的航标灯位置，感到有些异常。又转念一想，用木桩插在泥海底的航标灯，虽然可以移动，总不会有人别出心裁，移动到这地方来的。于是，她大胆地驱船前行。

正值潮汐涨半，她的网舸底部传出哧溜的响声，船只停止不动了。她用竹撑篙向四周海底探了探，发觉左舷外、右舷外和船头前方，三面都是黄泥丘，船只刚好陷在凹坑里，搁浅了。唯有船尾后边的水港里，翻滚着黄浑浑的浪涛。她无可奈何地站立着，等候潮汐涨高，船只浮起，退出凹坑，寻找那条航道。

不多久，一条一直跟踪着网艘的船影，急忙地驶近网艘后边的水港出口。这是萧红章的鱼贩船，他嬉皮笑脸地叫道：“漂女妹子，我白天就知道你要经过这片浑海，到大陆去买鱼盐。”

漂女一想，他从哪儿探听到我要经过这条航道呢？转移航标灯，是不是故意让我搁浅在此，为了引诱我上他的钩……她指着萧红章，怒斥道：“你这恶鱼，好卑鄙啊！”

萧红章不无得意地说：“你先别急，咱在一起好好谈谈，我有好多心里话要对你讲，向你表表我的心！”

漂女用撑篙拼命地撑船，船只晃动一下，依然浮不起来，退不出水港。

萧红章嗲声嗲气：“好妹子，甭折腾了。今晚我们就在这过夜了。就是船浮起，我把住港口，也不会放你走的。”

漂女冷笑道：“现在不是造反派的天下了，你想控制整个渔业队，想强行霸占渔民们的鱼虾，你想一夜变成富翁是吧？！”

萧红章赶忙解释说：“漂妹子，你想到哪去了，我完全为你着想，为集体谋利益，这年头，不是为了多捞些钱吗？！”

“钱！钱！你就知道钱！”漂女气得骂起来，“萧红章，你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爹！”

萧红章被骂急了，把船一横说：“为你好，你不领情，好了，我看你怎么把船退出去！”他气急败坏地把船一横，坐在舱面，二郎腿一跷，竟自吸起烟来。

漂女奋力撑动竹篙，让船急速后退着。

萧红章突然发现远海深处，出现了香港鱼贩子的船队，于是，贼眼一眯，故意说给漂女听：“大妹子，看，港客给老子送钱来啦！”他举起竹篙，扬帆而去。

其实，那究竟是什么船，谁也说不清。萧红章看漂女一副铁心肠，软硬不吃，只好找个台阶下，驶出死港，远去了。

漂女趁潮汐涨起，将船驶向远处船簇。

十

那是两片景象相异的海洋。北边，海面平平坦坦，没有浪峰，没有水谷，只有一条条平平缓缓的海流，如聚集的银灿灿的水彩油，在一支无形的巨笔的挥动下，弯弯曲曲地流动着，小半晌工夫，就把海面涂得雪雪白白，光光亮亮。

南边，同样景致的洋面，慢慢地，海底似乎有一群奔兽，荡得水面兴波作浪。一会儿，海面像有一张张白色的棉被掀起来，迅即化为朵朵冲腾的浪花，其间出现一条条渔家叫“海猪”的拜鲨，剪刀形的黑尾巴，向下飞波溅浪地一拍击，长圆形的白腹褐背朝天一拱，猪形的嘴脸迅速地昂高起来，灰旗似的背鳍呼啦啦扇动着，全身长了翅膀似的腾飞起来，在天空成群结队地翱翔了十多米光景，头一俯扎进海里了。它们像一颗颗重弹撂海爆炸，水珠似银亮的子弹，密麻麻地射出水面，穿过低空，直达灰灰雾层中，又散成一小朵一小朵梅朵似的水花，轻轻漫漫地飘下海来。扎进海里的鲨鱼群，又变换出另一种姿态，有昂首直蹿的，有弯曲拐动的，有就地扑腾的，左右两侧的鲨鳍，似支支渔箭排成一列，掘出一条条白灿灿的浪条，向远方滚去……

不远处，萧红章的鱼贩船悠悠晃晃地停泊着。今天，他特意选择这处僻远的海域，召唤阿利前来商议要事。他等候着，观察着两片迥然不同的海面。他的幻觉里，那一缕缕从空中飘向北侧海面的灰云，扩散变化成一条条形态各异的渔船，聚成漂女率领的船簇，在坦坦亮亮的海面平平安安地漂泊着，那么悠然自得。

一股仇视的情绪，在萧红章的周身蹿动。幻觉仿佛置入阴暗森冷的天空，感受到一团蓦然刮起的狂风，吹卷着漂女的船簇而混乱地冲荡开来，陷进恶鲨横行的南片水域。哦，一条条巨大的拜鲨，飞跃地扑在船只舱面，把船只压沉入水，桅尖在水面晃动；它冲刺地趄起嘴腮，撞击着船只的舷帮，船只一倾，底儿朝天；沉船和翻船，浮出一块块黑褐色的舱板，一只只渔篓渔箕，一支支竹桨木橹，乱糟糟地漂泊着。翻掉网艘的漂女，在水里挣扎泅游，恶鲨向她冲去，她没命地呼救：“红章哥，快来救救我！我都答应你！”他驾船忽忽前进，挥起撑篙，篙尖的铁钩钩起漂女。被海水洗得干干净净白白美美的漂女，爬上船舷，一头扑进他的怀里。

“红章，红章，你醒醒。”萧红章听到熟悉的唤声，迷迷糊糊地睁开眼，阿利站在前边。看看周围，确实是两片风平浪静和恶鲨横行的水域，却没有日思夜想的漂女。原来，自己做了个梦。

阿利酒气熏人：“你招呼我，一定有重要的事情。”

萧红章定了定神，想了想，说：“我想让你离开船簇，加入漂女的船簇。”

阿利惊呼：“什么？你想把我撂进死水海？”

萧红章摇摇手：“不是。是要你把漂女的船簇引进死水海……”他俯在阿利耳旁，轻声地嘱咐着。随后，把一叠钱塞进阿利的口袋里。阿利欢天喜地地走了。

两天后，阿利突然驾着钓鱼的扁舟，驶抵漂女的船簇，临上漂女的船只前，积满黑污泥的指甲往腮帮一抓，抓出几道红红的血痕。他跳上网艚，双眼露出闪闪的泪光：“好妹子，我赌博输钱，向红章借了几十元，再赌又输，还不起，竟被他打得血淋淋的。我受不了他的虐待，前来投奔你的船簇。”

漂女看着满脸血渍的阿利，思索着。她知道，阿利和失踪的阿通一样，全是臭鱼烂虾的角色。阿通从小就是偷网捞鱼换酒喝的浪荡鬼，阿利却是全渔业队赌博的狂徒。因为赌博输钱被打，倒也可信，她警告道：“可以收留你，你如果再次带头赌博，我把你送到岛上公安局去！”

阿利点头哈腰：“是，是！我如果再赌，是海猪生的海狗养的。”

阿利混进船簇后不久，船簇里流传出许许多多的谣言，说什么海鸥港有好多台湾船收购名贵的黑鲟鱼，价值比其他地方收购者高两倍。急性的陆强带头呼叫：“漂女，眼下正是初夏潮汐，是捕黑鲟鱼的好季节，赶快把大伙的钱兜掏净了，筹笔巨款收买黑鲟，运到海鸥港可以捞大钱。”

众人也跟着喊：“是啊，台湾人爱吃黑鲟，认为黑鲟赛过石斑鱼。我们突击捕捞，再收购一些，运往海鸥港，不能错过良机！”

漂女心动了，和李正商量好对策后，率船队出海捕捞黑鲟了。

漂女的流刺网，正是捕捞黑鲳的好网。海流如白色的溪滩，从北向南倾过，整片海面白花花的。流刺网从东向西横贯海流，挂在长行的浮子下，网目如贪馋的嘴大张着。一群群黑灰色的鲳鱼，侧扁的卵圆形的身体，穿刺着碧闪闪的海水帘，圆圆的吻部顶着网片，只进不退的性儿发作起来，剪形尾扇出朵朵小水花，头部竟然拼命地拱进网目，前半身全都被网目束住了，还一冲一冲地直往前刺去，直至全身被紧紧地缚着……

经漂女和李正老大谋划，自捕的黑鲳和收购的黑鲳，按家庭计分量，集中出售，各得其利。几天后，漂女带着渔船队，启程海鸥港了。

十一

对漂女的船簇来说，位处东海中部的海鸥港，是座陌生的海域，从来没有人闯荡过。只听渔人们说过，海鸥港的海底，有时会拱起山峦，有时山峦会消失，异常古怪神秘。

五更天，运鱼船队驶近海鸥港。朦胧的夜里，海鸥港依稀可见了。整座港湾，东西南三面，屹立着黑幽幽的岛屿，北边是变幻莫测的水涯。东侧的岛屿，有一处开口通外洋，可供船只进出。然而，这处水峡口却异常险恶。它的东西两边，都是浩荡的海洋，它的南北两边礁岸，呈两支喇叭形，头顶头地搁在海里，中间的位置最狭窄，退潮时，西方海鸥港的潮水挤向水峡口，狭窄的水道水位迅速提高，东出口水位相应下降，形成一道三四米高的水墙，如绿色的堤坝筑在峡口。涨潮的形势更加凶猛，辽阔的外洋涨潮浪，比港湾的退潮水多千百倍，汹汹腾腾地扑向窄巴巴的水峡，从而形成澎澎湃湃的十多米高浪峰波山，水峰被后边的涨潮推搡倾倒时，崩裂成一股股奔泻的自流，朝十多米低处的西进口水面扑下去，又形成一片奇异的海洋瀑布，雄伟壮观。

网艘带领着船队，停在东出口口外。正值退潮汐，水峡横亘着三四米高的水墙，最高处浪巅，高过网艘的桅尖。漂女惊呼感叹：“没有想到，这水峡有浪墙。”她思索了一下，向后边的运鱼船呼唤：“水峡进不去。沿着港湾东北角的礁岸前进，从北边水涯进海鸥港。”

船队紧挨着黑嶙嶙的岛峰礁岸，劈浪前进，来到港湾北边的水涯，漂女一看，发呆了。

果然，海鸥港北边，退潮汐把港湾多变的海底暴露了：这片海底，

潜藏着一种雪团般打滚的浪涡，在激烈翻滚时搅动起海底众多的黄沙，浪涡顿时变成沙多水少的沙浪。沙浪在那里停止滚动，于是骤然间变出一堆黄色的沙丘。瞬息间，沙浪原地重新翻滚起来，沙丘就忽地被搬走，变得无影无踪。此刻，一座座沙丘垒在港湾北边，如黄漫漫的沙漠。沙丘之间的沟谷地，海水冲着黄浑浑的流沙，右拐左弯地流泻着，蔚为海上一大奇观。

船队想从沟谷流沙中进港，小心翼翼地前进。不料，海平面越退越低，船底前边的低洼处，全都是低伏的沙丘，进港的路断绝了。

船队，出现了怪异的漂泊现象。风静息了，帆耷垂着，帆力消逝了，四周是浑浊的沙水，撑篙撑不住坚实的海底，对船只失去作用；沙流无规则地左冲右撞，流束十分湍急，入水的木橹操不动船只，渔船如陷在溪涧，直泻的湍澜冲来时，船只忽忽闪闪地漂向前方；横卷的恶流出现时，船只舱面剧烈倾斜，将船底抬出水底，歪歪扭扭地荡向旁边的黄沙丘；盘旋的漩涡卷动流沙时，沙沙有声的船底随着打转，桅尖在空中旋转，人绕着桅杆转圈圈……

幸好，退潮流从港湾向北荡出，危境里的船只才顺势慢慢漂出，重新驶到东边水峡口。水峡口的水墙稍微低矮些了。热血在漂女身上沸腾，她高声地叫：“大伙先停泊。我先冲水墙，成功了，大家再跟着冲击。”

有一位小伙子劝阻道：“你是个女子，万一翻船落水，体力不济，搏不过急浪！还是我们先冲！”

“闪开！”漂女不听劝告，操船跃到前边，全身感受着紧一阵慢一阵的风力。“呼——”当一阵大风在桅梢尖呼叫时，她拉紧了帆樯索，让帆叶鼓胀起来；又抱起木橹，猛力地摇动着，在帆力加橹力的推动下，载满沉重的黑鲳的网舸，变得轻松蹦跳起来，掠过道道浪谷，直戳戳地射进绿闪闪的水墙了，哗，被刺破的水墙裂成飞溅的碎玻璃似的，晶晶亮亮密密麻麻地扑在船面，舱板积满了海水。港湾内的退潮水继续涌来，水墙在重新拱起，船头被拱得朝天翘起，船尾迅速地下坠着，眼看要倒扣在水峡口了。漂女临危不惊，一双慧眼死死盯住右前方礁岸上的航标灯台柱，飞速拾起一条捆在船头木柱上的缆索，三两下打了个索扣，向右前方抛了过去，索扣扣在灯柱上了。她脚蹬船头，全身仰斜，双臂拉着缆索，船只艰险地顶着退潮流，撞开水墙，一步一步地挤进水峡口了。

她斩断拖船的缆索，把船泊在西进口内侧海面，举起海螺，向水峡东出口外的船队，吹起短促而欢快的螺号：“嘟嘟嘟！嘟嘟嘟！”

紧接着，东出口外的船队也纷纷吹响螺号，一船接一船地冲进水峡。

当他们泊好船队，用目光搜索港湾时，却纳闷了。广漠的港湾空荡荡的，没有一只贩卖黑鲟的渔船，也没有一条台湾买鱼商船。渔家思忖着，是不是台湾船载鱼走了，还没有回来？卖鱼船才没有聚集海港。这海鸥港，虽说进出水道很凶险，海暴袭来的时候，有沙丘和岛峰顶着，倒也无风无浪，平安无事，是个天然的良港。怪不得成为交易黑鲟的海市，任凭风暴多大，都能进行海上交易。好在这里离台湾近，来去两天两夜就行了，台湾船马上会回来的，只要高价卖光全队的黑鲟，每户渔家都有好收入。

毫无希望的等候，毫无生气的漂泊。风不兴，浪不涌。整片被黑礁黄沙围绕的港湾，像深碧的沉重液体，涨潮时整体平平地上升，退潮时下降。只有东侧水峡口的泄流，才看得出水的蹿动。被铁锚固定着的渔船，像牛鼻绳拴在木桩上的灰色牛儿，全身深深地卧进平静而碧绿的草原里。唯有桅梢尖微微摇动，随着退潮和涨潮的相反流向缓缓慢慢地旋转，才知道它们是处在动态的漂泊物。

早晨，坟地一般的寂静中，突地响起一个渔汉的哭叫声：“皇天啊，黑鲟变味了，快臭了！”

正在睡眠中的渔女，警觉地惊醒过来，本能地跳出舱口，看到其他船上，人们混乱地抓起黑鲟鱼，瞧着嗅着喊着：“变味了！快臭了！完了！”

漂女焦急地跑去，从鱼舱里捞起一条黑鲟，一看，黑鲟雪白的眼仁变得黄澄澄的。一嗅，原先的鲜腥腥的气味消失了，代之是一种略带一丝丝闷臭的鱼鳞味。一攥，黑鲟比其他鲟鱼都显得硬邦邦的肉质，却变得有点松绵绵了。原来，在港里耽搁了两天，没有清凉的海风吹动，黑鲟变质的时间提前了。如果不能马上出港，到大陆水产站购买冰块冻鱼，数万元的黑鲟，都要变质腐烂，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漂女当机立断：“冲出海鸥港！”她立即拉起铁锚，升高风帆，放低舵板，驾船驶向水峡口。后边，有两条运鱼船急急赶来，众渔汉齐声高

叫：“这趟闯水峡口，绝不叫你冒险了！”

漂女将舵柄向左舷一推，船只刚刚横在水峡口，她使着性子地喊：“你们想冲水峡，先撞毁我的船！”

人们知道，眼前的渔女，性格比礁石硬。一旦她认准航道，万条大鲸也拉不转她的航向！人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冒险。

漂女重新校正航向，朝水峡的最窄处冲去。

这是涨潮时刻，外洋的海涛如条条横向翻卷的雪带，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扫过来，大量的浪水涌进越来越狭窄的水道，浪头混乱不堪地拥挤着。有的被挤得跳上黑色的礁岸，砸得支离破碎。有的掀向高天，化为密纷纷的水珠，重新跌进水峡。水峡中央最窄处，十多米高的水墙高垒着，白灿灿的瀑布倾泻而下。

漂女的网艚，呼啦啦地一冲，船头犹如撞中坚固的铁壁，船只在猛烈的震动中反弹倒退，倾到船前的瀑布，冲激起一排浪头，把船头高高地拱起来，高耸的船头在空中划出灰色的弧线，倒扣在海面上了。漂女像卷成一团的渔网，从舱面滚进海里。

后边的渔船上，人们焦急地叫喊：“妹子，快救船！”

这时，有许许多多黑鲳从倒扣的舱口倾出来，纷纷滑进海里……

极度悲伤的漂女，看到一堆堆黑鲳倾进海底，双手捧着额头，苍白的脸上，挂满了泪珠和水沫，默默地哀泣着。

人们聚在网艚舱面，脸上充满了焦虑、悲苦。是啊，船队被困在海鸥港，没有一条强马力的机器船能够拖着这些帆船离开，大量的黑鲳眼看发臭，渔业队和众渔家要破产了！

十二

平静的海鸥港，渔家们的心却如在油锅里煎滚。

眺望海鸥港周围黑嶙嶙的岛屿，漂女突然有了新的主意，她带了螺号，乘船拢近礁岸，飞步登上岛峰，瞭望着东方的海洋。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她发现不远处的海面上，一艘围网机帆船穿波击浪地驶过来

了。她心儿像跳鱼，急忙操起白色的海螺，吹起了急促呼救螺号：“嘟嘟！嘟嘟！”

机帆船听到螺号，急速驶来了。

她兴奋地又蹦又跳，顺着倾斜的山坡跑下来，迎接船只。

年近花甲的机帆船老大告诉她：“台湾船不是在海鸥港收购黑鲳，是在不远的海燕港！我把你的船拖出海鸥港，快到海燕港卖鱼，那里的台湾船多得很，鲜黑鲳的价格很昂贵！”

“哪？快！快！”漂女听着，赶忙跳上网艘船。

装有6160型的120匹马力柴油机的机帆船，一往无前地冲破水峡口的浪墙，把漂女的帆船拖出海鸥港了。可是，当漂女得知其他渔船的黑鲳也有臭味时，全身冷战了。

漂女的船队，把黑鲳运到海燕港，没有一条台湾船愿意买臭鱼。万般无奈，他们把臭鱼全部倒进汪洋大海，东洋渔业队的渔家们破产了！

回到东海北涯，在众渔家的抽泣声里，愤怒的漂女和李正，立即清查是谁把“海燕港”谎报为“海鸥港”，致使渔业队陷入巨大的灾难。

就在漂女们痛心疾首地清查罪恶的制造者时，渔业队的船簇里，出现了一种反常的情景。

在船簇不被人注目的角落，一条旧帆灰白的围网船——灰暗的腥臭的船舱里，香烟、烟雾团团滚滚。其间有十来个人，簇拥着中央的四个赌徒。他们的脸上，布满冷汗，额角青筋蠕动，眼仁血丝如网，嘴唇干裂。四个赌者中，为首坐庄的是阿利。最后一盘麻将开始，他向周围的围观者喝问：“这一盘，你们的钱，押在谁身上？”

围观者想了想，有人先喊：“阿利，我押在你身上。”

其他人纷纷附和：“对！押阿利。前几盘都是阿利赢钱。阿利，你要运转心机，再赢一盘，替我们多赚大把钱啊！”

阿利不时地和其他赌徒明递眼色，暗打手势。一会儿，阿利输了。陪他输钱的围赌者，又喊又骂：“阿利，再这样下去，你把老娘都给人

当媳妇了！”“阿利，你输了，我们也赔了，你妈的昨晚嫖女人破产了！”

事实上，这是一个可恶的陷阱。阿利的钱兜里，放着一叠萧红章给他的钱。萧红章和他约定，要他召集三个海洋赌徒，一反过去的规矩，如果谁赌输一盘，阿利就奖励他一百元。目的是把旁边围观押钱者的钱财输光。

此刻，阿利的耳膛，响着萧红章的话声：“你把漂女哄到海鸥港，立了功。接着，你买通四个赌者，使旁边的围赌者输光了钱，再把钱还给围赌者，唆使他们找漂女算账，要她赔偿家家户户买黑鲳鱼的钱。漂女自然赔不出，她的船簇就完了。众渔家会发怒，漂女走投无路，自然会找我求助。到那时，我自然会给你阿利的大好处……”

阿利看到围赌者输得差不多了，一摊手搅散了麻将牌，脸露笑容地说：“众位渔家兄弟，我今晚召集你们，不是赌钱，而是玩耍，相信吗？”

众人的脸上罩着疑云。另外三个知情的赌者，心照不宣地对看了一下，笑了。

阿利说：“我们大伙都是漂海兄弟，一人有难大家相帮，还计较几个小钱？！我阿利是个为朋友宁愿双肋插刀的好汉，还能把大家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这样吧，我把赢到的钱，都还给你们！”他掏出大把大把的钱，全部抛在舱板上，“你们自己算算，自己输了多少钱，就拿回多少钱！”

另三个赌者，也把自己赢的钱掏出来，还给围赌者。

围赌者们雀跃欢呼：“阿利，你真是好心兄弟啊！”“阿利，你真够朋友啊！我们也为你两肋插刀！”“阿利，有什么要我们办的，尽管吩咐吧！”

面对着粗悍的渔家，阿利笑了：“其实，我不要你们为我办事，我只要你们为自己办事。”

有人问：“这话怎说？”

阿利说：“这次，漂女把大伙用血本收买的黑鲟，故意运到海鸥港，使黑鲟发臭，大伙亏本，从生意道德上讲，她要负责全部赔偿。”

有人嘀咕：“可是，是有人把海燕港说成海鸥港。再说，她对海鸥港的航道很陌生，也是无可奈何地困在里面的。”

阿利提高声音：“不！我说的是按照生意道德，她要赔钱！海里人讲的是道德，没有道德的人，算什么闯海祖先的子孙！”

人们被激怒了：“对！要她赔钱！”“走，找她算账！”

一时间，阿利和赌徒们的船只，纷纷围定漂女的网艘，大呼小喊着：“漂女，你把大伙的血本毁了，准备怎么办？”“漂女，赔我们的血本钱！”

漂女从舱里钻出来，抬眼一看，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镇静地说：“我们已经在清查事件的原因。如果确实是我弄差错了，我吐血割肉，也要赔你们！”

阿利看到大伙静下来，立即插话：“不！我们要求立即赔钱！现在看来，原因是你的差错，你先赔钱！以后查出是谁的原因，谁再赔你！不然，你查到马年牛月，我们都要当渔乞儿了！眼下，多少人负债破产，没有饭吃了！先解决眼下的问题，立即赔钱！”

大家一听有理，纷纷呼应：“对，立即赔钱！”

漂女的双眼湿了：“兄弟姐妹们，我说过，如果是我的差错，一定赔！”

阿利：“有办法。早上，我碰到萧红章兄弟，跟他说了黑鲟鱼事件。他说，他手头有几万元，如果漂女愿意找他借，他一定全部借出，给漂女还债！”

漂女听着，全身仿佛着了火：“阿利，原来这场戏，是你和萧红章导演的！叫我去求他，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阿利乘机煽火：“兄弟姐妹们，她是故意要使大伙破产！我们能饶了她吗？！”

他看看大伙犹豫着，抢先抡起竹撑篙，喊：“萧红章说过，他可以不用漂女还钱！这咸水婊，是故意害大家啊！”

顿时，一些不明真相的渔民，呼呼抡起撑篙，向漂女打来，她的嘴角，一抹鲜血淌出。

阿利威胁道：“你借不借钱？还不还钱？”

漂女一仰脸，一挺胸：“你们打死我吧！叫我向海贼借钱，办不到！”

噗！噗噗！竹撑篙抽打着漂女。

砰！砰砰！被阿利收买的赌徒，砸出雨点般的压船石。

阿利抓起一个目鱼笼，一挥手招来两个同伙，跃上网艚船，目鱼笼的开口从漂女头顶套下去，罩住了她的整个身体。她在笼里挣扎着，呼喊着：“有胆的，把我葬海吧！我死也不会向萧红章屈服！”

“放手！”一声霹雳震住了阿利。

这时，李正和陆强他们驾着几条船，渔箭般地射过来。陆强手持着锋利闪光的太平斧，噗地跃上网艚，朝着阿利砍过去：“狂贼，老子把你劈成肉碎下酒！”

“啊唷！”阿利和另两个闹事者吓得急忙逃回自己的船，哗哗地栽进海里了。

李正把漂女扶出目鱼笼，她泪涟涟地喊着：“兄弟姐妹们，难道钱比我漂女的命重要吗？难道要我漂女卖给萧红章，换钱还给大家吗？”

船簇的多数船只，已经闻讯赶来，一片桅樯如林的景象。不少的渔家男女，昂着愤怒的脸庞，闪着同情的泪光。

十多个赌友们，率先驾着渔船，跟阿利离开了船簇。当晚，又有一批渔船，摸黑走了……

漂女掌舵的船簇，分崩离析了……

十三

漂女总感到，心海有一种无名的热浪冲动，需要向海天宣泄。她全身像灼烫的火炭，需要冰冷的海水浇灭。她驾驶的网艚，如中钩受伤的大鲨鱼，左冲右突着。

她看到一片八卦流海面。她把船只驶进去了。海底喷突出一团团力量强大的涌浪，在海面分射出一条条白色的湍流，朝四面八方奔窜腾跃。整片海面，像有无数条白鳞巨蟒，昂首咆哮，扬尾滚身，杂乱无章地蹿跃着。

故意冲入八卦流的网艚，忽而原地浮动，忽而忽忽漂荡，忽而辘辘旋转。船只的本身，一阵发颤，一阵剧震，又一阵蹦跳。

在船的剧烈运动中，坐在舱位的漂女，如置身冷飕飕的寒冬，全身冻僵凝固，目光漠然，神色麻木，腮帮挂着几颗泪珠。

船簇解体后，李正和陆强担心漂女感情脆弱，经不住事故的打击，在海里出事，一直跟踪着漂女。此时，他俩的船只飞掠过粼粼波涛，来到八卦流水域的外围。李正焦急地呼唤：“漂女妹子，振作精神，把网艚驶出八卦流，你那里太危险！”

然而，漂女似没有听见，网艚继续在八卦流里跳荡……

夜雾又像数不胜数的大海幽灵降临了，它们穿着灰白色的披风，漫天拂扬。

网艚桅杆上，一年换一次的风帆又破旧了，变得颜色灰白。它渐渐地融进雾色里，消逝了。雾气越来越浓，一片茫然，赖以标志的红闪闪的水灯，也慢慢地模糊淡化，最后被雾色遮没了。

“嘟——嘟——”舢板船上的李正吹起螺号，召唤网艚向自己靠拢。

然而，却听不到海螺的回声，唯有海船泅泅的溅水声。

几个时辰后，左前方位置，白乎乎的雾气深处，一团红色的光，由模糊到清晰，原来，是红色的心形水灯！是漂女的船只！

李正和陆强互相招呼了一下，竞相向左前方追去了。追了一段海

路，前边的水灯倏地熄灭了。连隐隐约约的船影儿，也很快地和浓雾溶成一体，无法辨认了！

没有办法，李正和陆强只得一直向前追下去。夜越来越深，雾越来越浓，红色水灯再也没有出现。

其实，那盏神秘的水灯，根本不是漂女的船灯。此刻的漂女的网舫，在蒙蒙雾帐的遮掩中，已经分不清船只漂到什么位置了。她迷航了。但她不愿就地抛锚停泊。她宁愿这样孤独地漂泊下去，在静谧的氛围里她苦苦地思索，思索着整个闯海人的命运，思索着自己风雨漂泊的命运……

下半夜一股强力的海流，把网舫拖得迅速飘动起来。她抬起疲沓沓的眼睛一看，浓浓的帐幔里，依稀看见一座座直耸的、横卧的、斜倚的、倒竖的黑礁。难道漂到西边的陆岸了？她看见指南针，船只却在向东漂动。不好，船只漂进一片险礁滩了。

四面八方的雾气越聚越密，如叠海顶天地堆满灰白色的棉絮，一团紧挨着一团，没有透光透气的空隙，这座险礁滩到底有多大？往哪儿漂去才能离开它？统统看不清。

浪也涌起来了，发出击礁的哗啦声。无数黑黝黝的礁影，在灰白的棉絮中峥嵘屹立，在白碧色的浅水里微微荡动。船底擦礁漂过，发出咔嚓咔嚓的震响。

不好！如果不抓紧时间漂出险礁滩，海洋随时有大的风暴经过时，浪头会把小船掀上礁矶，撞个粉碎呢！

然而，形势越来越不妙了。浓雾把海空笼罩得严严实实，分不清东南西北。唯一能看见的小天地里，突水而出和潜伏海底的黑礁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礁石之间的水道，连一条船的宽度也没有了，船只不能漂水前进了。

就是把船扛在肩上，被船压扁了，也要闯出险礁滩！

她怀着铁团似的意念，跳出船舱拼搏着。船只搁在自下向上的礁坡上，她跳到礁石的巅顶，肩头一拱，扛着船头，把船只扛下水里。船只横在窄巴巴的水道时，左右舷各自被两侧的礁石撑离水面，她的全身浸

在水道里，双臂撑着船尾，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直到船只浮进水里……

她的衣服被船板揉破了，露出了血痕殷红的肩头。她刚强地撑持着。她的搭挂儿布鞋不知何时脱落了，脚板被锋利的礁石刀划得皮开肉绽，白碧的海水染红了。她坚强地拼搏着。

她感到一阵昏晕差点摔倒在海水里。同时间，肚子咕咕地叫起来，又饥又渴。她挣扎着微弱的余力，顺着舷帮爬上船，寻遍灶舱，没有丁点儿鱼巴虾干和茄丝米粒，掀开淡水舱，不见一滴生命的淡水。她瘫痪似的坐在地上。是啊，连日来灾厄扑击，海洋的折腾，不允许她到陆岸装淡水买粮食，连昨日三餐没有进食都忘了。虚弱的身体向她发出警告：危险胁迫着生命了！

在瘫坐的时候，她借助浸白了浓雾的奇异的夜光，看到一泓小海潭。侵蚀在森冷咸苦的海水里，在水底白花花的盐渍压迫中，一棵孤零零的海藻，手指粗的枝杈透出炽热而通红的血色，掌口状的花儿显得格外圣洁而纯净，顽强的根须穿岩扎石地盘在礁矶上，美艳艳地生存着。

顿时，她高高地仰起寻找力量和生命的炯炯目光，探索着险礁滩。

她看到一片小金字塔似的藤壶，白灰灰的格外诱人。她踉跄着颠出船只，扑在礁盘上，用礁石块砸碎藤壶，贪馋地吃着藤壶壳里的鲜肉。她又发现弯弯曲曲的礁缝里，蠕动着几颗圆壳白亮的水晶螺儿，于是用礁石砸开壳，用舌尖舔肉，海贝的碎壳儿戳破了双唇和舌头，她连肉带血地吞咽着。

然而，海贝的碎肉，毕竟是咸的，而且难于充饥，她越尝越觉饥渴。她咯嘣地一咬牙，继续推动着搁礁船。当她把船只推进一片礁矶外的深水潭时，终于抵挡不住疲倦和饥渴的袭击，感到眼前雾海一阵昏黑旋转，噗地昏死在一片平坦的礁盘上了。

这时，天已经亮了。晨光透过雾纱，把险礁滩照得白茫茫的，能见度也远多了。

不远处，一条能在险礁滩窄水道自由行驶的小舢板，忽而朝东忽而向西地寻找着什么。驾驭小舢板的，是萧红章。

昨晚，跟踪漂女的萧红章，在自己的形似网艘的鱼贩船尾桅梢尖，挂上一盏和漂女的网艘相同的红色水灯，把保护漂女的李正和陆强诱走了。他借助浓雾的掩护，摘下了红灯，拐了个大弯，绕开追踪的李正，回头寻找漂女。他整整寻索了大半夜，才发现漂女的网艘，在夜雾里迷失航向，误进险礁滩。他那淫邪的目光，盯着昏倒在礁盘的漂女，不禁一阵狂喜。他驾着小舢板急急拢过去，噗地跳上礁盘，躲在一旁观察了一下，证实漂女确实昏死了。于是，他迅速脱掉衣裤，露出被淫火燃烧着的裸体。他又急巴巴颤索索地跪下去，撕开漂女单薄的衣裤。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具冰雕玉砌的雪嫩的倒观音。他黑鲨扑柔鱼似的扑了下去……

肉体的破裂、灵魂的粉碎、感觉的疼痛，一齐袭击着漂女。她醒过神来一看，赤身露体的萧红章，倒在一旁吁吁喘息。

她立即明白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发出一声刺破天幕的喊叫，抓起衣裳掩盖着肉体，向前方深水潭的网艘逃窜。

萧红章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呼唤着：“妹子，我实在苦恋你啊！你站着，我会让你一生享福……”

漂女不知是没有分清前边到底是陆地还是水涯，还是立志跳水葬海，没命地向前一扑，栽进深水潭了。深水潭里，一圈湍急的漩涡卷得她辘辘打着转……

第四章

一

初冬的寒潮来得真早啊！天顶像一片倒扣的雪地，无边无际地堆满了雪团似的云朵，没有一点蔚蓝的缝隙。空间密纷纷飞扬扬的雪花，仿佛是从倒扣的雪地洒下来。海面出奇的白，白得晶莹闪亮，似雪的凝聚体把海水全遮没了，没有丝毫的碧绿。扬起的水沫，如雪花飞向低空，和雪花混为一色，洒向另一片雪地。神惊鬼泣的风声啸起，雪天雪地在荡动，白云翻得更快，雪花飘舞飞闪，奔驰的海浪，汹涌澎湃。漂在其间的网艘，风帆在飘飞，船只在跳荡，漂女的身体随着颠簸。

三个月前，她误进险礁滩，被萧红章侮辱后，跳进深水潭自尽。萧红章跃进水潭，把她捞起来，关在船舱里。网罟漂出险礁滩后，她被萧红章日夜看守着，生不能生，死不能死。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她猛地掀起舱口板，把睡在上面的萧红章掀进大海。她趁机扬帆摇橹逃走了。从仲秋到初冬，不知多少个日夜里，她茫然地在海洋里漂泊。

一个朔风瑟瑟的傍晚，她突然擦净了似乎永远不会干涸的泪眼，对着一平如镜的海面梳妆。她梳整了乱麻般的黑发，打起敞开着的斜襟渔衣上的布扣，跪在船板上，向着华龙逝踪的东海南涯方向，用沙哑的声音低低地祷告：“华龙哥，海神爷保佑你平安闯海！我对不住你，我去了！”说罢，撑直窈窕的身架，昂起苍白而显得更加美丽诱人的脸庞，一步一步地向吞噬生命的大海走去。正当这时，她的腹中，一种小生命的雏形神奇地蠕动了一下，又蠕动了几下。她像被雷电击中似的。天啊，自己怀孕了。这是海贼的孽种，也是自己的血肉啊！怎么办？怎么办？

她在死神的大门前犹豫着……

她回忆着自己的身世。是啊，直到今天为止，她还不清楚，把她养到少年而后葬身海洋的父母亲，到底是不是自己亲生的父母。在她记忆中，六岁时，有一天夜晚，喝醉了酒的父亲在舱里嘟哝着：“我没儿女，我没有亲生的后代啊！”母亲劝告他：“漂女她爹，漂海人的生命像水泡，随时都会被大海吞掉，何必想得那么多？我们把漂女养大了，好歹有个后代，管她是谁生的……”后边的话，她没有听清楚。在汹涌的海洋，时时发生着骇人的海难。没有亲生子女的渔家，随时有可能把别人的孩子收养下来，这是咸水人的美德。自从听到父母的一番诉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身世。她几次问母亲：“我到底是谁生的？”母亲总是回答：“孩子，你是我们的亲骨肉啊！”她询问其他渔家，人们都说不出个究竟，因为在单船漂海的环境中，谁家发生什么情况谁也说不清楚。直到父母双双葬海，她仍然不清楚事情的真相。

此刻，母亲的话又在她的耳膛响起：“漂海人的生命像水泡，随时都会覆灭，何必想得那么多？好歹有个后代，管她是谁生的……”

又是此刻，另一种声音在心里响着：“漂女，你腹里的生命，是海贼的孽种，可也是你的血肉啊！留着这块血肉吧！……”

一种女人的天生的母性，在心底暖暖地荡起来。

“我该怎么办呢？”她扑在舱板上，痛苦地蠕动着。

她在死亡的大门前停住脚步了。

而此时此刻，她置身在这样的天地中，这天地像座雪窟在荡动，雪花在密密地坠落，网艚和身体随着发颤。她呆呆地伫立在舵位，雪花洒满了全身，变成冰凉的雪人似的。

刚巧，李正老大驾船拢来了。几个月中，他对漂女的遭害而痛心自疚。他一边继续保护漂女，一边在海里捕鱼。他劝漂女道：“妹子，闯海人呛一口咸水，有什么了不起。你这样日夜悲伤，何时会有尽头？”

漂女默默地耷着脸。

李正故意激她：“你父母没有赋予你海魂吗？你的闯海魂被水鬼扯走了？”

漂女的身体微微发颤，慢慢昂起头来。

李正肃穆地说：“不要做冷酷的冰人了！做个炽烈的火人吧！洞头洋的渔业带头船捎来上级通知，要组织几个落后的渔业队干部，到南海北部的先进渔业队参观学习。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去招呼陆强他们，明天我们一起出发。”

李正的话，在她冷冰冰的心底，又一次燃起了温暖的火苗。

多好的闯海兄弟啊！在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向自己伸出温暖的手。现在，众多的渔家贫寒交迫，而李正和陆强他们也处于生活的窘境，他们没有泄气，依然在艰难的漂泊中寻找光明的航道，迎接新的幸福美好的生活。

想到这里，她抬起头来，无意中看到了，在雪花纷扬的白茫茫的空间，那盏红闪闪的水灯格外耀眼夺目。

哦，这冰天雪地里，唯有这水灯是炽热的、鲜红的、光明的。它不仅象征着她漂女的心，而且象征着华龙哥、李正哥和陆强们的心。心要像火焰一样，在任何险恶的环境，都要保持着炽热、鲜红和光明……

漂女的情绪渐渐亢奋了。她下定决心，跟李正他们前往南海北部的

先进渔业队去学习。

二

三天后的早晨，从东海漂过台湾海峡的漂女他们，驾着跳跳荡荡的小帆船，来到南海东北部的海花渔场。

渔场的上空，南方的阳光显得格外晴朗明亮。一望无际的海水，平静得像一片静潭。潭水清澄澄的，如一块镶在大海中央的玻璃，透明透亮。海底世界繁荣而美丽，长满各色各样的海藻。匍匐成一团的红藻，如渔夫脸上粗糙异常的红皱，脉那样高，沟那样深，加上那样红艳的色彩，犹如美丽的鸡冠花。成带状飘飞的绿藻，又宽又长的叫海带，又窄又短的名水菜，那碧闪闪的色调，给大海增光添色。还有那变异的海藻，圆圆长长的条状体形，互相交叉盘旋，配以晶白透明的形色，好像陆岸朵朵的银菊花。这团团红藻条条绿藻朵朵白藻，铺满了广阔的海底，如一片色彩缤纷的花圃。花圃里，远远近近贪食的鱼群，有色彩斑驳的花斑鱼，有黄鳞红鳍相杂的山头黄鱼，有双眼装在额顶的黑灰鲛鳐鱼，有银白的竹夹鱼，纷纷翕动着圆圆的嘴唇，采撷吞咽着海藻的叶片。

渔场的西角，从海南岛方向驶来南枫渔业大队的船簇，进入繁荣而美丽的渔场了。那一艘艘渔轮式的机帆船，每艘足有两百吨位，配以4160型120匹马力的柴油机；庞大的船底涂着淡碧色，简直和海水融为一体；宽阔而平坦的后舱面，垒着双层船房，底层是睡舱和灶房，顶层是驾驶台，装着不用操舵的罗盘，整座船房犹如建筑在淡碧海水上的庄严渔屋。而紧傍船旁朝天直竖的桅杆，以及桅杆上猎猎飞扬的红色风帆，又似这渔屋前迎风飘扬的旗帜，船头两侧舷帮，贴着两个圆圆的外圈白仁内镶黑眸的船眼，看上去格外炯炯有神，加上船只有节奏地冲波击浪的荡动，给船只增添了无穷的灵性。这一条条雄伟的机帆船，井然有序地排成队列，组合成一个纪律森严的海军舰队似的，那机舱里传出的柴油机的轰鸣，像这支庞大船队震天荡海的进行曲。

漂女、李正和陆强把船只泊在海里，乘小舢板登上其中的一艘机帆船，实地参观这庞大船簇的生产过程。

前边带头船响起洪亮的放网螺号，雌雄相配的船只，一对对地散开来，各自寻找放网的位置。雌船——网船在原地漂动，雄船——畏船在网船前边画了个美丽的白弧，到达网船左舷外，掉转头和网船齐头并

进。网船上飞出一条如蛇的连接着网纲的拖网索，畏船把拖网索死死地拴在舷帮木桩上，网船开始向淡碧的海水撒出雪白的尼龙网，两船呈倒八字形前进，把巨大的网脚张开来，位于网的双脚汇合处的网口也张开来，吞进白花花的海流，也吞进随流冲来的色彩缤纷的鱼虾，把后边的网袋装得圆鼓鼓的，犹如一个硕大无比的人头，整张网则像一个巨人仰天躺在海里，双脚拴在网船和畏船上，向前方倒拖着。

四十五分钟后，网船老大吹起起网螺号，畏船又从网船前边成弧线驶过，把拖网索抛还网船，网船则把一条缆绳掷上畏船，畏船顶着凶猛湍急的海流慢速前进，背后拖着横身的网船，网船的下风舷外，打成圆圈的网纲被塑料浮子浮出水面，随着网船上人们不断拉网，网弧在逐步缩小，接着哗啦啦地涌出一群群活蹦乱跳的巴郎鱼、死丁丁的马面鲀、圆鼓鼓的青砖鱼、张牙舞爪的梭子蟹、弓身蹦跹的红虾。最后，鱼虾鼓鼓地涨圆了网袋，垂挂在网船下风舷，被起网机吊上船来，瀑布似的倾在鱼舱里。

生产船继续作业，加工船开始工作了。

那淡碧色躯壳里，包裹着一座座晶莹透亮的冰雪世界，一块块四方形的冰块，把船舱垒成正方形的冰房子。准备运往城市市场销售的鱼虾，如不畏严寒的勇士，勇敢地跃进冰舱里，任凭自己的躯体冰冻僵硬，让腥鲜的鱼味保存在坚冰缠绕的身体内，让渔家能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

冰舱的旁边是一座鱼虾加工舱，轰隆震耳的机器，把鱼虾切成方块、薄片、长条，通过很宽的传动带，输送给隔壁的烘干舱。高耸的烘干机，垒着数十层铁丝织成的网片，鱼块被堆在网片上，送进烘干机内，经过短短的两个时辰，就把鲜活的鱼块烘得硬邦邦的，当然保持着刚出海的鲜度。

鱼块进入罐头舱里，装入明晃晃的玻璃瓶，一个接一个地送进真空机里，当输出的时候，瓶口被马口铁盖严严实实地封死了。

剩下的鱼头虾尾蟹壳，原先全部当废料倒进大海，现在被倾入电炉加温的铁锅里，一把电动铲子把这些鱼杂碎不停地翻动着，透过白烟茫茫可以闻到喷香的气味，抓一把往嘴里送，哦，好鲜香的鱼松啊！

这些经过现场加工的产品，以其百分之百的海味鲜气，运往白雪皑

皑的北国、烈日炎炎的南方。

当机帆船载着漂女他们，回到南枫渔业队——使长年漂海的咸水人竟然享受到陆地定居的海岛生活，美好的景象使漂女心潮沸沸。

海岛沙滩内侧，一座座具有渔家特色的渔屋，用粉红色的花岗岩砌墙，灰褐色的水泥勾壁缝，隔阻风浪的窗口很小，四四方方的，镶着一根根铁条。钢筋水泥做的屋顶却异常宽阔，四周装着雕花栏杆，那些退休的渔汉们，在上头尝鱼啜酒，好不自在。屋内雪亮，墙面贴着花花艳艳的壁布，天花板上吊着色彩缤纷的霓虹灯，房间整齐地排着电冰箱、电视机、收录机以及煤气灶等高级日用品。一些异常雄伟的建筑物，则是红红绿绿的舞厅，录像厅、宽宽敞敞的电影院，给渔家的生活，增加了现代的色彩。整座庞大的渔村，简直像美丽的海市蜃楼。

夜间，淡淡的薄雾把桅樯如林的渔港罩得白茫茫。在炊烟袅袅、海鲜浓浓的氛围中，渔业大队为客人举行了丰盛的酒宴。红漆烁眼的桌面，摆着一盘盘海鲜，有清炖石斑鱼、红烧黄瓜鱼、清香的鲢鱼、干蒸的鲍鱼、生拌的牡蛎、鲜煮的鱼胶、晶白的鱼脑、名贵的鱼皮，还拎出一瓶瓶价格昂贵的名酒。

席间，大队书记向客人们介绍了南枫渔业大队一靠众渔家团结一致的思想觉悟，二是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三靠一整套严密的管理政策，使渔民由穷变富的过程。

当书记提出，具体生产管理问题要请华副队长向来宾介绍时，漂女先是一愣，几乎停止了思索；李正老大看看漂女，想说什么，没有说，陷入沉思；陆强等不及了，问书记：“你们华副队长，是姓中华的华吗？”

“是，中华的华！”

“叫什么名字？”

“华龙。龙种的龙！”

这时，只听“哎呀”一声，漂女昏了过去。

宴席上顿时惊惶一片，主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三

黑嶙嶙的礁岸，颠晃晃的脚步，跳荡荡的心，发狂飞奔的漂女。

突兀，漂女的脚尖踢中突出路面的礁疙瘩，全身向前俯冲，噗地摔倒下去，顺着长满褐色礁苔的地面滑溜翻滚，整个儿坠进海水里。

她镇静下来，任凭思潮翻动。

虽然说，能够见到华龙哥还活着是件意外的大好事，可我怎么见他呢？这多年来，我伤害了他，使他险些葬身海底，继而流离他乡，孤独地漂泊，我的心有愧啊！更有甚者，那可恶的萧红章，侮辱了我，好帆为一条船张扬，好女为一个咸水汉永保贞操，我圣洁的女身再不能献给华龙哥了！

这时，由于过分的悲伤和海水的侵袭，漂女腹中的孕儿，突然动了一动。她本能地摸一摸腹部，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了。耻辱和悔恨充满着她的心，她双手捂脸抽泣起来，天啊，我的腹中，还怀着萧红章的孽种，我怎么有脸去见华龙哥呢！她脸顶地地痛哭着，手背在布满尖利的牡蛎壳的礁石上揉动着。良久，她在极度的悲痛中昂起头来，铁着心自忖：不！我永远没有脸见到华龙哥了！我要永远地避开他！我要立即离弃这里！她哆哆嗦嗦地找到泊在港湾旮旯角的网艚船，拉动帆樯索扬起风帆，驾船向浩浩茫茫的外洋驶去了。

原来，漂女在酒席宴上清醒过来后，借着大家都酒兴正浓之时，她假装去厕所的一瞬间，急不可耐地冲出门去，去寻找多年离散的华龙哥！然而，她内心的痛苦，使她又没有脸去见心上人，想就此一躲了之，可又下不了死心，一种难以表达的心灵苦痛，驱使着漂女在礁滩上发疯似的奔跑、寻找、呼唤。

当人们发现漂女失踪了时，陆强在李正老大耳边低声说：“漂女，一定是找华龙去了。”

烈酒一杯杯地灌下去，李正笑道：“哥们儿，现在是去看望华龙的时候了！”

一行人带着浓浓的酒气，醉癫癫地来到渔港码头。李正站在暗处，打量着拢在码头上崭新的机帆船，凝视着机帆船尾桅梢尖上的渔灯。许

多年来，也许华龙换过不知多少种渔船，可是，他从来没有变换过渔灯的色彩和形状，眼前心形的渔灯，正闪烁着夺目的红光。这说明，华龙的心，永远是那么鲜红，明亮，执着如一。李正的双眼潮湿了，泪水扑簌簌地淌出来。

在寂静的气氛里，李正突然敛住了激动。他看到，在红亮的渔灯下，华龙正俯首躬身地独个儿干着渔活，仿佛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李正一愣，向陆强一挥手，快步跃上机帆船，远远地高声呼喊：“华龙……”

华龙昂起脸来。多少年过去了，他的桅杆般直挺的身躯，显得佝偻得多了，和闯海汉迥然相异的长长的脸膛，苍黄而消瘦，额面眼角蹙起了明显的纹沟。只有一双剑眉依旧浓黑而明亮，他惊奇地把李正和陆强打量了一下，颤颤的双唇突兀迸出激情的吆喊：“李正哥——陆强哥——”

闯海汉们双臂交叉相叠，闯海汉们火热的胸口紧紧相贴，热泪夺眶而出。许久许久，李正似乎想起什么，猛地推开华龙：“漂女呢？她没有来找你？”

华龙惊道：“漂女，她也来了？她来干什么？”

李正应道：“我们的东洋渔业队，依然支离破碎，贫穷不堪。这次，我们和漂女是来向南枫取经的。没有想到，经取到了，人也寻找到了。漂女听到你在这里，跑出来找你了，可她人呢？”

华龙悲苦地低下了头：“她、她现在怎么样了？”

陆强一拳砸在华龙胸膛上：“你这胸怀啊，窄得像婆娘！过去的事，是一场误会！”

华龙摇摇头：“我早就忘记过去了，原谅她的过去了。现在，我只祝愿她幸福。这些年来，我没有回去找你们，是希望她荡动和破碎的心平静下来，重新燃烧起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做漂海的女人，不容易啊！”

李正急得一跺脚：“咳，你还在误会。那一年在险礁滩，漂女并没有和萧红章发生什么事，而是被他追急了，躲上险礁滩避难。她并不知

道你躲在自己船上向萧红章报仇，而以为萧红章躲在你的船上引诱她落网，她才把锚索解掉，使你和船只翻入急流中。”

“皇天啊……”华龙擂着心口，叫苦不迭，“我怎么像蠢海猪啊！我怎么不多想想啊！我怎么不回去看看她啊！我苦了漂女。”华龙纵身一跃，在海岸奔跑呼叫，“漂女——漂女妹子——”

一个年轻渔哥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东洋渔业队的那个渔女，她已经驾船走了……”

华龙一把抓住渔哥：“她驾船往哪个方向走了？快说！”

渔哥说：“雾蒙蒙的，船一钻进，就没有踪影了。”

华龙咬了咬牙，垂下了头。

……午夜后，一对雄赳赳的机帆船驶出了南枫渔港。舱面，陆强朝掌舵的华龙说：“兄弟，我们还得先找到漂女妹子。”

李正望着白雾漫漫的外洋，心焦如焚地说：“偌大的海洋，她不知漂到哪儿去了？”

泪水，盈满了华龙的眼窝。

四

这是一场恩恩怨怨的漂泊和寻找。

无尽的海空，白雾终夜没有消散。晨曦穿不透厚厚的雾幕，只把雾幕染得更加白亮。水色也一片灿白。雾气和海水溶解混淆在一起，分不清哪是雾哪是水，把广漠的海天塞得满满的。有风从不知什么方向吹来，海空整座儿在晃荡，雾水整体儿在搅动，小网艘如一片秋叶随着忽忽飞腾。极度伤感、孤独的漂女，感到自己似没有着地的飞鸟儿，在迷茫没有定向地漂浮着，没有准备前往停泊的港湾，没有准备前往撒网的渔场，任凭船儿乱漂下去，即使漂进汹嚣的险滩翻沉葬海，也不准备扳舵转向。

她的脸，因为忧伤苍白而显出一种奇特的魅力。无意间，她发现，在那白亮的水面，一条阔身草鞋虫似的虾蛄，扁长的身体下侧，十几对

奇异的足整齐地划水踩浪，刚硬的尾部一翘一翘，勇猛地追逐着一条蚯蚓状的海虫，海虫朝前边晶白透亮的小水母一腾挪，躲在小水母背后，虾蛄盲目地一蹿，尖锐的嘴吻咬了小水母，小水母被撕开长长的伤痕，痛苦地沉进深邃的水底了。

漂女的心仿佛被虾蛄的嘴吻咬了一下，激烈地抽搐发痛，哀怨地想着：华龙哥啊，你为什么误伤了我啊……

同时间，在远距网艘不知多少海里的水面，依然是雾天雾地，雾水相融，一片迷茫。机帆船轰隆有声地乱冲腾，不知朝哪个方向前进，去寻找华龙心上的漂女。华龙让罗盘自由旋转，因而也让船只自由驰骋。他只在冥冥中希冀，能在这种驰骋中找到漂女。

华龙倚在船房顶层驾驶室左侧门边，船前的白水里，一条银带儿似的刀鱼，扭着长溜溜的尾巴，贯穿全身两侧的鳍扇动着，长梭形的头部，尖锐的白牙张动着，仿佛在吞吐着海水，一种微弱的溅水声里，一条小不丁点的七星鱼连同一朵水花儿，被刀鱼吞进嘴里咬伤了……

华龙触景生情，额头纹痛苦地一皱，心在愧恨地自责：漂女妹子，你为我吃了海般大的苦，是我伤害了你啊！

上午，网艘漂到了片鱼虾密集的水面。一群群雪白羽毛的咸水燕儿，从雾气中呼呼飞出，有一对浑身格外银白的雌雄燕儿，雌燕儿绕着帆船的桅杆飞了两圈，栖在桅杆梢尖上。雄燕儿吱地尖声鸣叫，扑棱棱地一振双翅，扎进雾水腾腾的前方，叼鱼吞虾去了。那雌燕似乎在等候着自己的伴侣，随着船的前进，离伴侣越来越远，它焦急地啼鸣了好一阵，终于不见雄燕儿飞回来了。

开始，漂女的心也随着成双结对的燕儿雀跃了几下。然而，眼睁睁地看着一对美丽的燕儿分手了，她的脸色苍白中泛出一种蜡黄。一刹那雄燕儿幻化成华龙哥，她像拥抱华龙哥一般扑到船头上，望着在蒙蒙雾海里消逝得杳无踪影的雄燕儿，她预感到一种不祥的兆头。桅杆梢尖上雌燕儿的悲啼声，如尖尖的鱼刺戳碎她的心，两行细溪般的泪水，顺着鼻梁两侧流淌着，发出呜呜的哭泣声……

机帆船上，依舷愁思的华龙，用他火灼灼的目光，紧张地搜索着海面。不远处的水底，是一片美丽的珊瑚礁，有玉雕晶白的树丛，有绽开的血红牡丹，有金砌的灿黄秋菊，有冰堆的高耸山梁……其间，有一对

艳丽的南海对虾，如弓的身体一挺一挺，金灿灿的对足、吻须、尾花游晃着，时而吻须拂须地嬉乐着。

顿时，华龙愁云密布的脸色明朗些，一种幸福的预兆泛上心头，这不怕水鬼海神的闯海汉，竟然把双掌合在胸口，双眼微闭，嘴里念念有声：“海龙爷啊，保佑漂女平安航行，保佑我和她双双团圆……”

午后，那在朦胧世外的太阳，把雪白的雾气染得黄澄澄的，海水也变得灿黄灿黄。网艘如浸没在黄色海底似的，那无形的海流——闷热的风束，把小船儿荡得悠悠晃晃。漂女无目的地放眼四望，灿黄的海水里，突然冒出一团墨黑墨黑的海水，在飘动、在扩散。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赭壳白皮的乌贼鱼，吻边的双须一拂一拂，喷出肚子里的黑烟，射向两个银亮亮雨伞似的海蜇，于是，那海蜇的洁白纯净，被染成黑溜溜的。原来在水面游在光天下的海蜇，仿佛见不得人似的，扇起一团急转的涡流，坠进永远难见天日的海底了。漂女触景生情，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自己的腹部，像患了疟疾似的手脚抖索起来。她悔啊，悔自己不该误进萧红章的罪恶之网。她恨啊，恨不能抓住那个海贼萧红章，把他撕成碎片。忽然，她直腾腾地朝上跃起，又沉甸甸地撞在舱板土，一次又一次，一次比一次用力，狠心要把腹中的孽种坠落下来，然而，就是不能如愿。最后，她陷进极度的自卑中，海虾儿似的佝偻成一团，缩在旮旯角落哀哀地哭泣，泪水把舱板润湿了一片。继而又弓腰抱腹，踉里踉跄地向舷帮扑去，那神态仿佛要跃进能够淹没耻辱和肮脏的大海，永远离开这风狂浪巨的人间。

傍晚，阵阵浩荡的海风，终于把蒙着海天的雾气扫荡得一干二净，火红的夕阳依恋地巡视着海空，久久不愿坠进大海。当夕阳在一排排汹涌的波涛扑涌下，缓缓向海水坠落时，竟然恨恨地把海平线咬开了一个缺口，于是缺口里喷薄而出的是大海通红的血液，倏然间溅红了一大片海水和一大片天空。这时的海空，显得格外清澈而明朗，显得格外的辽阔，显得格外灼红。

顿时，华龙的心如飞向辽阔的海空，浸在海空晴朗和鲜红的色彩中，因而也变得格外宽广、舒展、灼热。他的脸上露出那种多年不见的明朗的笑容。此时，他理解了漂女为什么不告而别以及漂女和自己双方的过失，他感到未来的辰光将像眼前的海天，清澈、宽广、红火……

然而，当华龙揣着海一般的胸襟向往未来时，并不知道漂女正向风浪滔天的外海漂去。

五

已经解体的原东洋渔业大队的父老乡亲们，一听说华龙回来了，一传十，十传百，从洞头洋四周的海上，纷纷集拢而来。他们经过多年“左”的折腾，和改革中的一系列挫折、破坏，人心像一盘散沙，集体船舶和渔网，遭到严重损害，面临着更穷更苦的生活。他们从痛苦的经历中醒悟过来，一致要华龙出山，重新组建新的领导班子领导渔业改革，组织新型的船簇，全面实行新的经济政策，走众渔家共同富裕的道路。

华龙重新回到祖先的发祥地洞头洋上，显得更加精明强干，更加成熟老练了。他带来了南枫大队一整套渔业改革和经营管理经验，他带回了一整套崭新的科学技术，还有他多年积攒下来的几万元，他决心把这部分钱用来为集体购买新船、新网。然而，他有自己难以诉说的内心痛苦，漂女一天不回到身边，他的心就一天也不能完整。

李正很理解华龙的心思，一边鼓励支持他的工作，一面派人四海寻找漂女。

在华龙的感召和领导下，东洋大队，原来像一潭死水似的船簇，现在沸腾起来了。

这是一片绿水粼粼，波浪腾腾，人心勃勃，生气昂昂的渔场。东侧，一批双桅双帆的哈背船踟躅着散开来，每条船舷帮溜出一对舢板儿，两只小舢板成倒八字形向前分开，充当小网船的黑黝黝的网纲和雪亮亮的小围网，它们拖着小围网前进了一会儿，然后舢板头拢舢板头地合拢网口，把网片拉上去，挂在舢板舷外圆鼓鼓的网袋里，装满黄闪闪的梅童鱼。

渔场西边，是片异常清澈的水域，众多灰旧的小马龙船，如蚂蚁儿在草甸间爬行，它们顺着海流撒下和海水同色的纲线，每一相等距离的纲线垂着一条钓索儿，钓索的尾端是一枚枚挂着红虾肉的钓钩。每当纲线沉进水里，渔人们默笑着拉起钓索，一条条五彩斑斓驰名世界的石斑鱼便被甩进船舱。

渔场南片，圆底尖头的白底船，进行着钓蟹作业，他们把几十枚钓钩组成的一束束钓线抛进海里，钓钩的梢尖装着鲜美的鱼片。当浮在水面的线头晃动的时候，一只只梭子蟹被拖出水来。渔船深深的舱里，无

数活鲜鲜的梭子蟹张牙舞爪互相争食。

渔场北部，一些头尾尖刺刺的“海里溜”船，在水面忽喇喇地穿梭着，从水里拖出一片片鳞光四射的红虾网。这种由无数朵梅花形网目组成的渔网，捕到密密稠稠的红虾群，黄红相映的东海红虾，大个儿插在大网目里，小个儿插在小网目里，尾巴忽忽扑腾，热闹极了。

华龙就地取材，把那些日久失修经不起风卷浪扑的小船，组织成运输队，驰骋在通往大陆的内港航道。每逢渔场丰产之后，那灰褐色蠢笨的阔头船载着鳞光闪烁的鲜鱼虾，竹桅儿晃晃，袈裟帆儿拂拂的“河盆”船舱面上，堆满大箱小箱的水产品罐头，船头开口，船尾圆臀的流刺船垒着一沓一沓的尼龙袋包裹的干海鲜，车水马龙地运往大陆。在黑巍巍礁岸后边的陆地，在热闹繁忙的城镇村庄，华龙派遣了一批体弱但能干的渔哥渔女们，向当地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办起了直接出售东洋大队鱼货的水产品商店，获取流通领域的高额利润……

在华龙老大的掌舵下，东洋船簇开始驶上光明宽阔的航道了！

两个月后的凌晨，西方海天还阴沉着脸色，东方海平线上一片灿亮。从浊浪滚滚的台湾海峡方向，孤零零地飘来一叶风帆。

这是漂女的网舫。几十个昼昼夜夜以来，她那颗破碎而孤独的心，像断线的风筝寂寂地飘飞，忽而在珊瑚绽艳的南海东沙渔场撒网，忽而在黄沙漠漠的福建沿海沙滩水域捞鱼，忽而在蚀浪滔滔的台湾西侧海面漂泊。最近，她从同渔场捕鱼的渔人嘴里隐隐约约地听到，东洋大队的局面开始红红火火了。她不知道是华龙在领头打翻身仗。她只感到内心涌起热灼灼的潮浪：她要立即回到船簇中！

此刻，出现在她眼前的，是晨光灿灿的洞头洋，是如火如荼地撒网捞鱼的簇簇渔船。顿时，笼罩心头的阴云消逝了，冰冷的心融化了，从她秀美的脸庞上飞得杳无踪影的笑容重新浮现了！她急匆匆地驶向渔场中心的带头船——机帆船。

六

网舫船欢快地前进着，迅速接近了带头船。那是一艘一百多吨位的大船，桅杆直竖，船房高筑，煞是气派。突地，漂女看到，双层楼的船房顶层驾驶室里，一个熟悉的人影，朝中舱面跳下来，啊，是华龙！同

时间，华龙也看见了漂女，两人像同时被雷电击中似的，浑身一颤，各自呆立在那里，久久对视着……

刹那间，华龙停在空间的右脚一伸，猛地蹬中船板，双手挥舞着向前跳跃，仿佛要冲进海里迎接漂女：“妹子，你来了！”

听着华龙的呼唤，漂女从惊愣中醒过来，一股久久抑制在心灵深处的委屈、怨恨和自卑的情感，如决堤的海浪汹涌而出，她一低头冲回舵位，扳转舵就要离开。

看着漂女的神态，华龙急得双脚乱跳乱躁，仿佛要把船只躁沉入海似的。大船的铁锚泊在海底，一时间不能捞起来，船只难于追击漂女，急得华龙真想哭号起来。

这时，一直追踪着漂女的李正和陆强的两条小船刚好驶来，李正在船上高喊着：“漂女妹子，这么多天了，都到哪里去了？害得华龙好苦呵！甭耍小孩脾气了！到华龙哥船上来吧！”

看到漂女还要离开，陆强猛力摇了几橹，奋力追赶上漂女的船头。不约而同地，陆强和李正各自飞出一条飞蛇般的缆索，尾端的圆形索扣，同时扣住网舢的尾桅。

李正一看这咸水女如此倔强，故意用话激她：“漂女，你如果要和华龙一刀两断，总不能和渔业队也一刀两断吧！如果你对渔业队绝情绝义，从今往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漂女被镇住了，松弛了扳舵的手，网舢也在原地漂动着。她望着浪头跳跃的洞头洋，望着纷纷驰骋的众渔船，一种火烫的感情涌上了心头。她的双眼湿润了，低低地垂下了头。

这时，华龙已经从机帆船旁边解开一条交通舢板，驾着它驶向网舢。他亲昵地呼喊：“妹子，天大的事都过去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千罪万罪都是萧红章海贼的罪，还是留在渔业队里，咱们共同闯业吧！”

你的错？是你华龙使我失去了青春，也几乎失去了生命！是你华龙使我呛了多少咸苦恶浪啊！这一切，难道是一句话就能说清吗？我不留在渔业队？谁说我不留在渔业队？

这洞头洋，是生我养我的父母！这渔业队，也是我疼爱又怨恨的父母啊！谁敢说我要离开它们！谁敢说我是个绝情绝义的女人！

复杂的思绪，在漂女的脑海交织着。她的犟性又发作了。她一扳舵，砰地把拢过来的交通舢板撞得歪斜过去，上面的华龙剧烈晃动着，差点倒栽葱扎进大海里了。而网艘载着漂女远远驶去。

陆强还要向前追击，李正摆摆手阻拦他：“甭追了，她不会再离开了！她心绪痛苦，让她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华龙用拳头狠狠地砸自己的额角，似乎要把脑瓜儿击碎似的，他痛苦地低下了头。

七

夜，漂女的视界里，海又出现了神秘而奇美的景象。

海里乱流冲荡，水和水的碰撞，溅起密麻麻的气泡，如一片蒙蒙迷雾在泛滥着。迷蒙的影像中，有一条浑身洁白的美人形海幽灵，雪白的手臂和大腿呼呼舞跳着，雪灿灿的裸体从洞头洋向遥远的外海游去。

漂女凝视着洁美的海幽灵，自己的灵魂仿佛飞出了窍，附在海幽灵的身上，情不自禁地驶动着网艘，跟着海幽灵漂向夜蒙蒙的远海。

漂女习惯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几天内，她的情绪反反复复，时而想到外洋漂泊一阵，让风浪洗涤苦闷的心，时而又舍不得离开这如火如荼的洞头洋。李正他们常常来劝她，她始终默默地低头躲开。每当华龙小心翼翼地想接近她，她迅即把网艘驾成昂首愤怒的奔马，扬蹄冲向远处，把华龙孤零零地撇在后边。她豁命地干活来抑制自己如潮的感情。

白天，她每时每刻都向碧色的海洋撒出渔网，收获五彩缤纷的鱼虾。她不愿意径直把鱼虾运往华龙所在的加工船上，而是装到其他渔船上，请别人把鱼虾转给加工船，到了夜间，孤独便伴着黑暗笼罩了她贼身心，她苦苦地煎熬着。

此际，正当跟着海幽灵茫然漂泊的她，冷不防一眼看到了尾桅上的水灯，那么鲜红，那么灿烂，她心里顿时燃起希望的光辉。

自己不是崇拜红艳艳的心形灯吗！为什么此刻失去了它的色彩？这水灯应该成为自己的心啊！它是光明的象征。一时片刻想离开的心绪，都是一种罪孽呢！海幽灵算什么？它无非是奇形的海流和海雾在渔人眼里的幻影。可是，闯风荡浪的漂海人，决不能跟着这种神鬼和幻影！要永远揣着红灯般的心哦！哪怕葬身鱼腹，都不能对父母般的洞头洋存有丝毫的叛逆之心啊！

五色的风又起了，墨黑的浪又涌了，漂女打了个寒噤。她警惕地看着海面，暗灰灰的色彩中，影影绰绰地飘来一条鱼贩船，一种熟悉的声音传过来：“漂女妹子，是我啊！”

漂女又仔细听了一遍。

“漂女妹子，我是萧红章啊。”

天啊，这海贼还没有死，漂女惊得差点怒喊起来。

原来，萧红章侮辱了漂女后，被海啸般发怒的漂女和李正他们遍海追杀，再不敢留在海面，仗着有些钱财，逃到大陆做投机生意。无奈时运不济，生意失败，倾家荡产了。咸水人离开咸水，没有任何活路，他又悄悄地溜回海洋谋生了。他当然知道，自己如果被李正他们发现，闯海人的海性一发作，可能会被他们按照古老的处置海贼的办法，裹在破网里葬海喂鱼。因此，他远远地避开东洋大队的船簇。然而，这些日子，他吃喝玩乐惯了，实在受不了一贫如洗的生活的熬煎，也过不惯孤独的时光。前几天，东洋船簇的阿利，偷了些鱼货到陆岸出售，碰巧被萧红章遇到。在啃鱼干啜烧酒的时候，阿利向萧红章叙述了华龙回洞头洋的情景，恨得萧红章咬牙切齿。阿利也透露了漂女怀上他萧红章的孩子了，死也不让华龙亲近的消息，喜得萧红章手舞足蹈。新的幻想，在他的头脑里燃烧着。他仿佛看到漂女回心转意了，自觉自愿地和他过日子。能够得到这美丽的妹子，是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啊！那些年在海里费尽心机地干，哪一桩哪一件不是为了这诱人的渔女啊？！能够得到这美丽的妹子，东洋的李正他们也没有理由找自己算账了，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重新进入东洋那个漂泊的小社会，那社会是自己飞黄腾达的发祥地，也是自己未来升官发财的好风水地呢！豁出小命儿，也要得到漂女！

看到前边的鱼贩船上确实是萧红章，漂女的心如沉寂的火山喷发了，同时又有一种灵智在闪光，她狠狠地咬住嘴唇，没有应声。

萧红章也担心漂女会发作，不即不离地停着船，说：“好妹子，过去的我不是人，对你犯有罪孽啊！我痛恨自己啊！我求你饶恕啊！不过，那时的行为，恋你恋得做过了头，我向你认罪。从今往后，你叫我做牛做马，我都心甘情愿。”

漂女悄悄地松开舵，摸到被帆叶遮着灯光的黑暗角落，抱起一块疙疙瘩瘩的压船礁石，紧咬牙迸出一句话：“你把船拢过来。”

萧红章像得到圣旨似的，猫奔鼠窜地冲进舵位，飞速地把船驶过来，还发出装腔作势的亲昵声：“心肝宝贝，我来了！”

漂女突地挺胸昂首，双臂猛地一挥，十几斤重的礁石黑闪闪地飞过海面，轰地砸在萧红章身上，萧红章仰天翻倒下去，喊爹叫娘地号啕着。紧接着，漂女抱起一块又一块的压船石，雨点似的砸向鱼贩船。

鱼贩船舵位上，被砸伤的萧红章像条黑灰色的鳄鱼在爬动，边躲着飞石边扳动舵柄，鱼贩船仓皇地逃走了。

漂女的怒骂声震荡着海天：“海贼萧红章，我漂女迟早有一天要你的命！”

八

谁也不问漂女从哪儿回来的，可谁也明白她是去陆地医院干什么的。

漂女这次回来，似乎变成另一个人，正是潮平的时光，也正是渔家闲暇暂时休整的时候。漂女总是有意接近众渔家，而许多渔船也总乐意在她面前议论华龙如何如何的好。

一天，她的网舸和李正的渔船相邻泊着。李正故意大声和另一个渔人议论华龙：“只是苦了华龙老大喽！为了创业，他没昼没夜抛头甩脑地苦干。他多么需要有个渔家女照顾啊！他抬鱼抬得肩衣开洞，没有人替他缝补。眼下的初春寒天，他穿的布鞋脱了鞋帮，也没有人替他更换新鞋。”

另一个渔人一瞥漂女，咳了一声，声音更高了：“是喽！有一天，我到他船上，看到他蹲下去拾鱼虾时，裤子的缝线竟然刺地裂开一个大

口子，什么都露在外面了，那个尴尬相啊……哈哈！”

在渔人的笑声里，漂女也无声地笑了。然而，她笑的时候，眼眶都涌出泪水。一会儿，竟沉下脸庞，默默地哭泣起来。

她更加急迫地想见到华龙。夜色迷蒙的时候，她常常贼似的驾着小船，在机帆船旁边徘徊。一个雾气浓浓的午夜，她的网舢靠近机帆船下，在明亮的船舱面，华龙正领着渔工们连夜奋战，加工水产品。他那年轻时就微弯的腰背，变得像暴风中的竹帆篙，有着明显的弧形了。眼眶深深陷进去，活像可以栖息多种海鸟的鸟窝。也许有好几月没有时间上岸理发了，也许极度伤感的他根本不愿意修饰自己，披耳的长发散乱地垂下来，浓密的胡茬长长地竖着，刚好在脸盘四周绕成一圈。而脸盘，黧黑中泛出一种病态的菜黄色，明显加深的皱纹里淌着浑黄的汗水。那昔日英俊的风貌，仿佛被海暴卷向远天。漂女的心口一酸，别过脸去，哀哀地扑在桅杆上了。

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景，席卷了整座洞头洋。浪头如无数只绿色的巨鱼破水而出，纷纷跃上低空，又一头栽进海面，溅起了白色的水柱，直射天空。东洋大队的数百条渔船炸营了，乱冲乱窜，如一群受惊的鱼。漂女的网舢也和整个船簇一起，被高高地掷上浪山顶部，又被低低地摔入水谷深处。无意中，漂女看到自己的小舢被抛到华龙的机帆船下风海面。在这风狂浪猛的时刻，华龙正在舱面拼搏着。机帆船中桅前边，搁着几条充当运输工具的舢板，舢板上堆满用渔索捆定的尼龙袋装鱼干。突地，一条恶浪凶猛地跳上船舷，贴着舱面横空扑过，把一条小舢板撞得激烈转动，沿着倾斜而滑溜的船板，落入机帆船下风海水里了。

机帆船被巨大的铁锚固定在海里，如把其他小舢板推下海抢救，势必喂浪口，一时间没有船只可以救起满载珍贵鱼干的舢板。小舢板在风口浪尖颠簸着，迅速漂远了，随时都会被淹没。华龙急得捶胸跺脚，渔人们乱成一团。突然，华龙发现了不远处的网舢，高声喊道：“喂，快拢近舢板，把它拖到机帆船旁……”

漂女以女人的特有的敏感，品味出这喊声含着一种怨气，尤其是连名字都不叫，往昔开口闭口唤的“妹子”二字更没有了，这就使得被生活折磨得多愁善感的她，心里冒出无名火来。她也知道，杉木做的小舢板，又载着轻松的尼龙袋和鱼干，不会沉进海底去。犟性如海水漫盖着她。她使性地一扳舵，船只有灵性地打转身，把背和臀朝着华龙。

那华龙，气得都要炸肺了，飞手扯下自己的挡浪渔衣，怨恨地摔在旁边渔人的手里，在人们的喊叫和拦阻中，一个鱼跃扎进大海。

漂女没有想到，华龙会倔得豁命跳海，她木呆了，手脚也不听使唤了。

海面，华龙以高超的游术，穿刺着浪山水谷，游向舢板。一条直冲冲的海流，推着舢板向他径直荡来。如甩到一旁不管，会要眼睁睁地看着舢板被冲走的。他迅速地一侧身，右肩猛地撞击着舢板，舢板被他撞得冲出了海流，漂进右侧浪丛中。他被舢板撞得仰八叉，肩旁泛着殷红的血水。

看着此情此景，漂女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扬帆摇橹，驾船向华龙冲去。

瞬间，华龙再次游近舢板了。这时，一条更猛烈的卷浪，如巨象把小舢板高高地卷上天空，又凶狠地对准着追来的华龙，轰地砸下去了。华龙如果潜进水底，就不会被砸个头破血流。可是，那样会再失去抢救舢板的机会啊！这勇猛的渔人，不顾命地跳出水来，想整个儿抱着小船。哗，底朝天的小舢板，盖头盖脑地扣在华龙身上，他被砸进水底不见了。

同时间，一阵逆风吹得风帆呼啦啦地拍打着，网艚船倒退了几步，漂女急得跃出舵位，向舷帮冲去，准备跳进汹腾的大洋了。

蓦地，她眼前出现了奇迹。华龙从倒扣的舢板底下钻出头来。刚才，他凭着能穿风透浪的锐利目光，瞄准没有装鱼干的船头空舱扑去，让自己扣在空舱中，既没有受伤，又抓住了舢板。猛恶的海又变出了花样，舢板底下的深水里，轰地翻出巨大雪团似的滚浪，把舢板和华龙卷得团团打滚。为了不让舢板和鱼货被滚浪冲走，华龙张开双臂死死地抱住舢板。他贴着船底滚上天空了！他被舢板碾进水底了！

已经跃入舵位的漂女，一边继续驾船驶过去，一边发出带着哭腔的喊声：“华龙哥——”

多少年来，生活的凄风苦雨磨炼了她倔强的性格，她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前，尤其是在华龙面前这样呼喊过华龙。她仿佛看到了在她多少年来第一次发出的呼喊声中，华龙会心地转过脸来，发出了幸福的甜

笑。此时，漂女的心醉了！

九

这天，久久没有看见漂女的华龙，急巴巴地驶着交通舢板，想和她说话。她的双颊泛起粉红色的桃花潮，心口有一只兔儿在蹦跶。但她仍然没有和华龙打照面，在华龙的小船靠过来时，依旧扳舵转船，船舷像自己的背身，撞得交通舢板一歪斜，华龙猝不及防地倾进海里，呛了满口的苦水。然而，这一撞，和往昔迥然相异了。往昔是出自近乎愤怒的怨恨，今天，是近乎逗趣的使性，还包含着急不可耐的爱。当然，由于岁月给灌了太多的苦水，那怨气还没有完全发泄出来呢！

晌午，海空没有一丝带盐味的风，水面没有一点发出腥气的浪，平静得像一面明镜，趁着潮平时分，她坐在船边休息。那因为繁忙而暂时忘却的恋情，又如热烟丝丝缕缕地飘进心间，越聚越浓。她对着水镜梳妆打扮起来。水镜里，那经过多年风风浪浪的一张脸蛋，依然细嫩，依然丰满，依然美丽迷人。她解开盘在后脑勺的发髻，让又黑又长的头发瀑布似的倾下来，她闻着自己芳香的发味，真有点飘然自醉了。

万籁俱寂的夜晚，也是她爱情的潮汐最汹涌的时刻。从来，她不轻易让自己的身体给别人看见，自己在净身的时候，也羞于朝敏感的部位投一眼。然而最近以来，她不同往常。感觉里，烈火在时时刻刻地烘烤着她。在她多少年如一日的夜夜揩洗身体的时候，目光像一面明镜，仔细地照看着自己的裸体，仿佛要查出其中的瑕疵似的。突然，她的眼光射向一块巨大的鹅卵石上。

说来话长，那是几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光下，她到一片陆岸的海滩拾螺贝。无意中，她发现了一块人脑般大小的鹅卵石，瓜子形，微红透白的色彩，漂亮极了。她的心在发热，眼帘在忽闪着幻象，那鹅卵石变幻成华龙的脸庞，她不由自主地把它珍藏起来。从此，每逢夜深人静，她便对着鹅卵石苦苦地思念。

此刻，一阵激情涌动，她忘神地抱起鹅卵石，紧紧地贴在温热的怀里。一会儿，她又抱着鹅卵石，让它紧贴自己的脸颊，亲吻自己的双唇。船舱外，一只鸣夜海鸟儿发出了奇特的叫声。她一听，仿佛听到海鸟儿在高叫，“咦——羞，咦——羞——”。她羞得一捂脸，又把破旧而洁净的棉被，严严实实地蒙在洁雪白冰似的裸体上。

渔闲的时候，李正他们常常拎着熟鱼干和烧酒，无事找事地登上网艚船，边啃鱼干边啜烧酒。李正的话是正正经经的：“漂女妹子，春光大好，软软你的犟性，找华龙去吧！把亲事办掉吧。要不，我把华龙带来见你。不过，你不能再给他下不了台了！”

她默默地听着。

陆强的话就粗野了：“妹子，你早一天嫁给华龙老大，也好让我们这些老光棍死了心，去找其他女人。不然，有你这样的美人站在前边，就是七仙女愿意陪我困觉，我也感到没有味呢！你说的是吗？哈哈……”

在陆强咧嘴大笑的时候，她偷偷抓起一团硬戳戳的鱼刺，忽地塞进陆强的口里，教训道：“再张开你的脏嘴，看我不刺破你的喉咙！”

陆强吐掉鱼刺，耍蛮地说：“你不出嫁，我偏要说，让你这傲慢的女人向华龙老大敞开醉人的胸怀……哈哈……”

在陆强的笑声里，她突地联想到自己在夜间的情态，呼地羞红了双颊，双手捂耳地喊：“你这野人，快住嘴，我不要听了……”但是，她那捂耳的手指，却裂开了一条条缝儿……

十

这是五月中旬的一天，洞头洋出现了怪异的海象，海面像块平展展碧绿的玛瑙，不见一丝一缕的微波细浪，连微乎其微的涟漪也没有发现。可是，如灰色枯叶儿落在海面的船簇，似乎被一种神奇的无形无影的力量所驱使，居然在天空下一下一下地跳荡起来，越跳越有力，越跳越高，张张风帆仿佛像秋风里的落叶飘向高天。

网艚虽然单独地泊在渔场的最东侧，由于海天间出奇的静，漂女依稀听到远处的华龙和李正的喊话声：

“这海况鬼鬼怪怪的，怕要翻脸呢！”

“今天是农历十八大潮汐，如果涌起海啸，会出现海难事故呢！”

“这是海在整座儿地升降，才使船儿一跳一落，可能要出现海啸了！”

“马上回避风港吧！”

“好吧！全队回港！”

一声螺号冲天响起。船簇纷纷起锚升帆。没有抛锚的渔船扬帆西去。

海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船簇来不及回港了！

东方水平线上，一条报告海啸的鱼贩船急急冲来。

鱼贩船的背后，海啸涌来了！

那条位处遥遥远方的笔直的水平线，变得粗犷起来，形似一条绿鳞闪闪的巨龙，横着漫长的身子。向高远的天顶升腾着，联系着它身下的海，似一张广阔的绿绸被面，被它扯上天空；因而，整座海面被扯得自东向西倾斜起，势若要直挺挺地竖直起来，变成一片无边无际的水壁，翻天盖地地崩塌在洞头洋上。

是的，水平线上升到不能再高了，海面被扯得向后荡过去，它那倾斜的水坡迅速竖直起来，开始像一片绿色的顶天立地的悬崖，接着崩裂出一条条弯曲而灿白的裂缝，最后整座儿海峰倒塌下来，冲腾成十条漫长而汹涌的海啸浪，向洞头洋漫复而来。而在它的背后，又一座水的悬崖峭壁在倒塌，又一条漫长而汹涌的海啸浪翻滚而来。而在这一座海潮背后，又是一座更加高耸的海潮，一座紧接着一座，一座高过一座，无边无际，无休无止……

面对着翻天覆地的海啸，来不及向西逃进避风港了，经验丰富的渔民们知道，只有将船头直刺刺地冲击横身滚来的海啸浪，才能避免翻船葬海的命运。在这渔家名曰“冲浪”的生命游戏中，舵手们如果稍微懈怠惊慌，没有把定舵柄，让船只和海啸浪横身并行，扩大船舷的受浪面积，顷刻间就会翻沉入海了！因此，渔人们的双手就得变成硬邦邦的铁钩，死力地把定着舵柄。船只纷纷转向，船头朝着东方，迎接汹汹滚来的海啸。而原先泊在最东侧的漂女的网舫，变成了全船簇的排头兵，虎冲狮扑地驰向越滚越近的海啸浪。

网舫后边的船簇中，华龙依仗机帆船强大的马力，驾着机帆船射出船簇，追赶着漂女的网舫。他是担心她的力量操不定舵柄，船小挡不住

海啸，万一在率先冲刺第一条海啸浪时翻船，也好及时抢救。

机帆船后边，李正和陆强的船只紧紧跟随着。

不料，东方第一道海啸里，突然又出现了另一种惊心动魄的险情。

原来，有一群东海涯罕见的海象，从幽暗深邃的深海底，被海啸掀出洋面。这种常常吞食小鲨鱼凶猛的水兽，被排山倒海的海啸惊骇了，百余条结成庞大的群体，以其飞闪的游速，在第一条海啸浪里挣扎着，有的被翻得团团打滚，有的被掀得跃上天空，有的被浪头砸得横冲直撞。但是，它们毕竟是海洋的强者，立即结束了混乱，在水面纷纷腾跳，抢先冲在海啸浪的前边，在海啸的凶狂追击下，没命地向西方海岸逃窜。在最前面领头逃奔的，是一头巨大的带头兽，鱼形的身体足有五六米长，上下唇像两把尖刺刺的利剑，凶恶地一张一合着，巨大的剪形尾一拍击，海面溅起一团喷射的水柱，全身腾空飞跃，划出两道上黑下白的弧，背部的三角鳍像一面显示带头兽威势的旗帜。它的后面，大群的水兽跟着横冲直窜，形成了一种汹汹器器气势磅礴的大冲锋，肆无忌惮地向东洋的船簇扑来了！如果让它们继续冲来，这群惊破了胆吓昏了头的水兽，势必会朝着船只乱冲乱撞，那势如破竹的冲击力，势必会冲翻整个船簇，造成巨大的海难！

“这群猛恶的水兽，全听带头兽的指挥！只有驾船撞击带头兽，迫使它改变冲腾的方向，才能使整群水兽改变方向，避免一场浩劫。可是，小船会被巨兽撞翻，自己会被海啸浪吞噬啊！豁出自己的生命，能抢救众渔家的生命，值得！拼了！”

勇敢的闯海魂，从漂女的心灵升腾起来了！她把嘴唇咬得血淋淋的，用力偏了偏舵，网艚哗地跃水而出，直朝带头兽冲击。

她的后边，响着要她改变航向的紧急螺号，震天的螺号声犹如华龙在吆喊：“妹子，停止前进！让机帆船撞击带头兽！”

“不！偌大的海兽，少说也有数吨重，疯狂的冲力，保不准胜过机帆的马力！机帆船也会被撞翻！那里有众多的渔家兄弟，还有亲爱的华龙哥，不能让他们遭难啊！”

意念在漂女的脑中忽闪。

网艚箭似的射向带头兽。

带头兽电闪闪地击向网艚船。

一声震撼海空的巨响，

一团灿白的水柱携着破碎的船板飞溅开来了，

一条美丽的人影飞进翻腾的海啸浪中了，

一头凶猛的带头兽扎进黯绿的水底了，

一群黑背白腹的海象纷纷钻入海里了，

一场可能使众多渔家船毁人亡的浩劫结束了！

刹那间，机帆船如掠过海面的骏马，跳过好几条白花花的海啸浪。舱面，华龙抓起根粗粗的毛竹浮筒，用渔索把它捆在腰间，全身腾跃，扑进嚣张的大海。广阔的天海间，回荡着他的喊声：“漂女妹子啊！……”

十一

生命的色彩在变幻。一片暗黝黝的色调，如浓墨涂抹过的黑壁，凝固不动地屹立着。慢慢地，浓浓的墨色泛动起来，翻滚起来，缝缝隙隙间漫出一团团灰色的雾气，向着四周扩散漫覆。有银亮的光圈，从白灰灰的雾色里，由模糊到清晰，由清晰至闪亮。于是，灰白的色彩变成一片水银浮动的水面，白亮亮光灿灿的。水面的顶部，一条美丽的彩虹从远空渺渺处飞来，越来越清晰地闪射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光色，这光色把整片天地映得七彩缤纷，美丽耀眼。

漂女的脑海中，充满着变幻的色彩，她倏地睁开双眼，喔，眼前是蓝天、黑燕、白鸥、彩虹。

她在海啸浪里翻船落海，被浪头砸得昏死过去，幸好华龙跃水抢

救，才被人们拖上船去。她整整昏迷了两天两夜，此刻才苏醒过来。

顽强的意志，促使她拨开围绕在身边的李正他们，挣扎着坐起来。她凝望着灾后的海空。

天空虽然是多彩而灿烂，海面却显得荒凉、贫瘠、寂寞。座座浑黄的涌浪如光秃的黄土山丘，没有生命的绿色和花卉的芬芳，以痛苦沉重的慢节奏涌动着。混浊的沟沟谷谷里，停泊着东洋大队的数百条渔船扁舟，不少船只桅樯断成半截，破帆垂挂在船舷外，被舵索拴住的破舵板随浪漂动，撕得支离破碎的渔网晒在碎裂的舱面。不少船只底儿朝天地倒扣在水面，被幸免于难的船只牵引着，船底板之间的缝隙开裂着，赭色的船虱儿肆无忌惮地横行着，不少船只的头部被海啸浪撞得歪斜地耷拉着，臀部像被撕破裤裆似的显出黑乎乎的漏洞，黄浑浑的水流注进去，破船儿时浮时沉着。这破败不堪的船簇，在漫漫无边的浪山的推涌中，整体以沉重痛苦的姿势，缓缓地漂漂荡荡着。

突兀，漂女发现了众多的船只中，独独不见华龙的机帆船。事至如此，所有的怨和恨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她惊呼着：“机帆船呢？华龙哥呢？”

李正犹豫了一下，下定了决心，说：“也不能长久瞒你。两天前，在那场突兀掀起的史无前例的海啸中，为了抢救船簇，你豁命地撞击带头水兽落海后，华龙跃海救你，在淹天淹地的海啸浪中，他把拴在身上当浮力的竹筒解下来，捆在你的身上，使你浮在水面，让机帆船捞起你，而他自己却被海啸浪碾进海底了……”

漂女还没有听完，就撕扯着胸口扑向船舷：“华龙哥——让我去陪伴华龙哥啊！”她在拉扯自己的渔人手里挣扎着。

李正高声喝道：“你听我说完！海啸狂猛的关头，眼看着众多破旧的小渔船经不住打击，断桅的断桅，破裂的破裂，翻沉的翻沉，我吹起螺号，命令船簇撤回避风港，只留下机帆船抗海啸寻华龙。刚才，机帆船的交通舢板驶到这里，说是华龙凭借神力和游术，从海底冲出来，爬上一座独立汪洋的礁盘。但他身负重伤，被一条过路船救上去，运到大陆医院医治了。”

“哥啊——”漂女又放心又悲伤，放声哭泣着。

李正继续说道：“我们漂海人也不是孤立的。渔区政府了解了我们的灾情，拨出大笔救济款和物资，还发动大陆群众捐助，资金和物资不日就会到我们大队。”他看到漂女止住哭泣，又说，“这就对了。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悲伤。华龙的伤很快会好转。你和华龙的亲事，已经是盘根海底的礁盘，笃定了！另外，经过几场灾厄的东洋大队，由于生产工具简陋破旧，抗不住海啸，再次遭遇失败。可是，不只是漂海人，就是陆地的人，谁没有三灾六难的？做人啊，永远要在风风浪浪里漂泊。人组成的社会啊，也永远要在风风浪浪里漂泊。至关紧要的是，人要在无休无止的漂泊中，保持永不衰竭的勇气，寻找光明的航道，创造一座新世界！这些，是多少年的折腾后，我悟出的道理……”

“做人啊，永远要在风风浪浪里漂泊。人组成的社会啊，也永远要在风风浪浪里漂泊。至关紧要的是，人要在无休无止的漂泊中，保持永不衰竭的勇气，寻找光明的航道，创造一座新世界……”李正老大的话，如引航的螺号在漂女的脑海久久地回响，她冰冷的心又灼烫地热起来，瘫软的筋骨又强有力地绷紧起来，她重新刚毅地昂起头来，凝望着船桅梢尖的红灿灿的水灯，情绪更加激扬。“原来，李正老大悟到的道理，才是漂泊人心中真正红亮的明灯啊！”

又一次航行的潮汐时刻到了，漫漫无际的海洋，又在进行着整体的运动，轰轰地升腾，又哗哗地坠落，而它表面的崇山峻岭般的水之峰，不过是它雄伟的整体运动荡起的细微的水纹。樯桅如林风帆如簇的船队，也随着忽忽升腾和闪闪坠落，在升腾和坠落中向前漂拍。

漂在最前头的网艘船上，高高耸立的桅杆梢尖，那盏永不熄灭的水灯，更加鲜红灿烂了！

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

长篇小说卷

女海盜

Wuhai daos

庄杰孝◎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女海盗（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长篇小说卷）

作者：庄杰孝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1-01

ISBN：9787503471902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女海盗](#)
[海莲花](#)

女海盜

一

野媚热灼灼的神思，随着电闪闪的目光飞向前方宏浑的海洋了！

这座海洋，真像春情勃发的又野又美的咸水女，正以令人触目惊心的疯姿狂态，宣泄着渺渺滔滔的情感。看啊，她那壮硕丰伟的身躯，用碧熠熠飘猎猎的绸衣裹覆着，仰天躺在广袤的海涯。极目眺望，这碧衣遮覆的血肉玉躯，充满着奔涌的热血、膨胀的肉体、冰玉般洁美的肌肤、刚强坚韧的筋骨和火一样旺烈的青春活力，这一切都在进行着激烈的狂情的动作。一座座圆拱形的碧色峰峦，是她的突起的香乳、丰腮、高额和肉棱子，那一股股白花花的湍流，正是她的粗壮的坚韧的刚硬的肉筋，其间的条条流束又似筋条在激烈地扭拧着弯曲着。这肉筋活脱脱地显示着全身躯的粗野和美丽。

豆蔻年华的野媚原名刘阿媚，是渔家富翁刘橹头的女儿，从小失去母亲的管束，被父亲惯成放荡不羁的野海一般的性格，渔家号为“野媚”。刘橹头已经一把年纪，闯风荡浪赚咸水钱的活计，对他像老船驶海暴一般艰难，他把海洋产业一分为二，分别由儿子刘香火和女儿野媚掌管，准备等他们兄妹俩能够熟船熟橹地驾驭产业时，把所有权都交给他俩。但老人对性格海野的小女儿不放心，常常代替小女儿掌舵驶船。今天，他又替野媚载着满舱的鱼虾，上海市“竞争”赚钱。眼瞧着海洋风暴突兀刮起，野媚跟哥哥刘香火招呼了一声，出海迎接老父亲。她到海面漂了良久，没有发现父亲的帆踪船影，却陷在猛势的海暴里。

野媚的乌艚船漂泊的海洋，渔家叫它飞鲸海。飞鲸海虽然领域辽阔，气势磅礴，性情野悍，四周却有一圈险礁恶滩围绕着，那一座座礁滩叫海盜洋、翻船湾、狂鲨泊、刺天礁、黑水洞……礁矾峥嵘，水滩黝深，凶险骇人。

野娟在乌艚船纵情荡性的时候，刺天礁的滚浪水道，漂出一艘劫船杀人的海盗船，向着野娟的乌艚船急腾腾地冲来。船上有两个渔民装束的海盗，尖锥形的篾丝挟棕片的笠斗遮没了大半个脸庞，一身穿着漫过黄色木茹汁的斜襟防浪衣，下身套着长筒直达臀部的黑水靴。个子稍高的在舵位掌船，另一个在船头挥着尖刺刺明晃晃的双股鱼叉，朝着野娟威吓吆喝：“发情的美女鱼，渔老子今天要尝鲜了！咯咯……”

海水不干，海盗不断。由于海洋复杂地形的掩护，这海涯经常有恶鱼游窜的海盗，截渔船、抢鱼虾、劫女人至杀渔家，无恶不作。野娟还觉得，这艘海盗船头宽臀圆舱面开阔，桅杆上挂着银熠熠的流刺网，非常眼熟。对了！她想起来了，自己的乌艚船离开港湾时。这艘装扮成渔船的海盗船，也停在港湾里。海盗船只事先获悉她单人出海，才敢出来抢劫！是谁向海盗泄露的消息呢？她心里的疑云越聚越浓。

但是，猛恶的海盗在迫近，她已经没有时间多想了。海浪在膨胀，她的肺腑也在愤怒地膨胀。她推动离合器操纵杆，乌艚船如离弦箭闪闪逃飞。

乌艚驶离飞鲸海，刚想钻进一丛礁滩，依仗礁丝的掩护，甩掉海盗船。突然，那黑嶙嶙的礁滩里，由于海暴浪的震动，一群藏匿其间的恶鱼冲出来了。

这是能够拱翻渔船吞噬落海人的海蝎子，是似水蛇似陆蝎的丑物，蛇形的头部有渔筒大小，嵌着两只黄澄澄的怪眼，嘴里伸缩着尖细的毒舌。

前有巨大的毒蝎，后有疯狂的海盗，怎么办？

怒焰，燃得野娟的全身火燎燎的，连喉口也像在喷着烟火，双唇灼烫干渴。她需要淡水。不，确切地说她需要酒。对闯荡狂风恶浪的咸水人，酒是他们的生命火焰，酒是他们力量的源泉，酒是他们雄胆的催化剂。从小时候，父亲没有地方托付幼女，常常带野娟出来。嗜酒如命的父亲，可以不吃鱼虾，却不能没有烧酒。海洋里断了淡水时，小野娟常常偷喝父亲的酒。从那时起，酒也成了野娟的伴侣。尤其是卷海的暴风里刺天的浪峭尖闯险时，那个小不溜丢的酒瓶，却可以赋予她海一般的胆魄。此刻，她左手攥紧舵杆，微微地躬腰俯身，右手抽出后舷板夹缝里的酒瓶，瓶口戳嘴瓶底朝天，咕噜噜地灌了起来，右手一挥把酒瓶甩进大海。

她觉得酒性发作了。这酒性似乎像一种冷飕飕的寒气，从五脏六腑里飘逸出来，穿透全身的毛细孔，全身仿佛幻化成冷气团，浸在冷气团中央的心灵，森冷且镇定地辘辘转动着。一抹冷笑从嘴角泛出来。

一条领头的海蝎蹿到船前了，那在波峰浪谷里一冲一冲的巨头，时时都准备凶猛地拱起船底龙骨，掀翻漂浪的乌艚。

野娟的双脚一腾跳，双腿在空中叉开八字形，右脚蹬中右舷板，左脚凭借来自右侧的蹬力，把舵杆蹬向左舷板，双脚成一字形横在空中了。这时间，她的双臂在空中一闪动，抓住挂在尾桅上的打鲨梭镖，随时准备戳开接近乌艚船的海蝎。

由于舵杆带动着水里的舵板向右转，船头在擦近海蝎的水面划出了一条银白而翻滚的弧线，船只右转弯的姿势快速掉头，竟然向穿波荡浪地冲来的海盗船驶去。而乌艚船臀部螺旋桨喷出的雪浪花和震耳的机器的轰鸣声，搅得海蝎们狂跳蹿地跟踪着船只，那情景仿佛是乌艚船变成了海蝎群的领头者，向着前边的海盗船扑过去了！

面对着带领海蝎群以鱼死网破的同归于尽的办法前来拼命的野娟，那两名海盗慌得魂飞魄散了，掌舵的瘫在舵位目瞪口呆瑟瑟发抖，另一个逃生鱼似的在船舷边窜来窜去。

海蝎群越冲越接近野娟的乌艚船了！

乌艚船率领的海蝎群冲近海盗船了！

在石崖崩塌似的撞击声里，乌艚船勇猛高昂的船头撞中海盗船的左舷，在右舷边惊慌失措的海盗全身一荡，猝不及防地倒栽出去，在海面溅起浑浊的浪花。

对人体气息有特异敏感的海蝎们，纷纷蹿向落水的海盗了，额顶额扎进那朵浑浊的浪花了！

海盗惨绝的喊声在水面回荡。

海蝎白刷刷的利牙撕咬着海盗的骨肉。

一股股红色的污血冲出海面。

连那只被乌艚船撞得激烈倾斜的海盗船，也被众海蝎围困着。掌舵的海盗这时才惊醒过来，知道是自己的船用柴油机的吼声招来了海蝎，他手忙脚乱地熄灭了机器，让船只在海面僵尸般地漂泊着。

野娟使用以恶制恶的手段，甩开了海蝎群和海盗船，乌艚船向远处海涯冲去了。

后边的海盗船上，那位幸存的海盗，正朝着远去的野娟恨天恨地地吆骂：“咸水婊，今天的血债要你的血来偿还！老子和众多的闯海兄弟们，如果不将你碎尸万段，让鲸吞鲨咬，是软骨鱼的万代孙！”

二

浏园岛，几年前的“文革”时，还是荒滩箍岸，野礁丛生，岛峰光秃，鹰兀啼鸣。小岛山坳深处，茅屋低俯，枯草飞扬。有的渔家连茅屋都住不上，把海洋里的破船扛上礁岸，倒扣过来，船底朝天挡风雨，船舱当作灶房卧室，破舱口当门窗，年年月月，匍匐爬行着进进出出，过着棕蓑挡浪、网片御寒、潮涨与潮退点盐的咸苦日子。

可是，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数载，浏园岛的景象已经焕然一新，昔日的茅屋船房不翼而飞了，代之而来的是鳞次栉比的钢筋水泥楼房。变化最大的是山坳脚延伸进大海的荒滩，最外沿砌起了一条数百米长的防坡堤，堤岸的花岗岩一律是粉红色，色彩鲜艳。汹汹的波涛被挡住了，堤岸内另有一番繁荣景象，靠近堤岸的是一排改造咸海泥的草儿，有黄澄澄的蒲草、红绯绯的盐花、蓝湛湛的咸水英。草丛里边栽着几排抵挡腥风的木麻黄树，细针似的树叶儿密密麻麻。树排里边，座座花圃有秩序地排列着，其间开满海岛罕见的红茶花、绿牡丹、紫秋菊、蓝草儿、白云花，应有尽有，五彩缤纷。花簇草拥中，是一座全貌壮观造型奇异结构精致的楼房，三层高，圆拱形，弧状门窗，金漆辉煌，花案精美，房顶平台，一瓷盘一瓷盘的盆景，栽种着鲜花艳草，奇树怪土，美不胜收。房顶中央部位，直挺挺地竖起一块牌子，朝海的一面写着“浏园”。

好一座浏园岛里的浏园。它的主人就是富甲海涯的野娟的父亲刘橹头。几年来，刘橹头乘风扬帆，借助三中全会的政策，承包捕鱼船闯海，建造加工船赚钱，举办运输船买卖，成为百万富翁。他不惜一掷千

金，既不占寸土寸金的海岛土地，又建筑了这座花园式楼房，让自己和儿女过一截美好光阴。

这天午后，野娟匆匆逃回浏园，父亲刘橹头和哥哥刘香火都在家。由于数十年风浪折腾，刘橹头近年来身患多种病症，使他迅速衰老，老腰佝偻，黑皱满脸，白发如霜，那深凹而灰暗的眼眸，预示着这个体魄雄伟的闯海硬汉，生命之火正在迅速地趋向熄灭。

刘香火双腿不长，却像粗壮的网桩分叉着；身体不高，犹如四四方方的立体，肩胛宽阔，胸背敦厚，这强壮的立方体上，却长着一副娃娃脸，圆溜溜，红润润，翘翘唇，尖尖鼻，眉毛弯弯，腮帮光光。因为这副幼稚的娃娃脸，让人猜不透他的年龄。有人议论，凭他的强壮体态，起码在海洋里打滚过多年，足有三四十岁。可瞧他的脸形，说他只有二十岁也不嫌小。反正刘香火的年龄像海雾里的帆影，朦朦胧胧。

刘香火正抓着一彩鳞鱼，鱼儿全身镶着灿黄的银白橙红的鳞片，胜似美女鱼。刘香火看到野娟回家，手里的彩鳞鱼一松，差点滑落在地，他问：“娟妹，这趟出海是否顺风顺流？”

野娟径直走到父亲前边，脚跺得地皮发震，发出受委屈的孩童似的哭腔：“阿爸，你把船开到天涯海角去了？害得我成了恶鲨跟踪的鲜鱼饵！”

刘橹头一惊，急得抛掉手里的香烟，拉着爱女的手：“阿娟你怎么了？阿爸在渔市卖完鱼虾，拣了条近距离的险水道回家，没有走惯常的外海航路。你真的遇上恶鲨了？”

刘香火也凑过来：“不，娟妹可能遇到海盗了！”

野娟愤怒地一昂首，把遭遇海盗的经过说了一遍：“……哼，我是海盗的上辈祖妈，他们想把我掳进鲸鱼嘴，我把他们塞入鲨鱼口了！”

刘香火惊得满脸泛青光：“那么说，娟妹子你真的让一个海盗葬身鱼腹了？”

野娟一撇嘴：“你信不过我？那你去跟海盗斗斗看。”

刘橹头异常激动，拳头一拍女儿的肩胛：“好！是咱闯海人的后

代！咱们闯海人，遭遇海盗、风暴、恶鱼、海啸，都是经常的事，想避也避不开！只有摘下脑瓜儿当鱼叉，跟它拼一拼，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过，娟儿啊，你虽然胜了一阵，可海盗是说要吃人肉就要吃人肉的狂贼啊！往后会继续残害你啊！”

野娟心海的怒潮如浪涌：“我还会把小命当鱼叉，他们戳我一个伤口，我戳得他们满身的肉窟窿！”

刘橹头：“我闯海满辈子，和海盗拼搏了满辈子，深知他们的习性！光凭一股拼命精神，斗不过海盗。要斗恶鲨，就要比恶鲨更狠，更有心计！”

野娟沉思道：“我怀疑，那海盗船是从港湾里出去的，事先仿佛知道我的航行水路，才能埋伏在撑天礁截击我……”

刘橹头：“也许，他们想劫持你，让我拿出巨资给他们……”

父女俩议论着的时候，刘香火一边听着，一边用彩鳞鱼做鱼丸。他没有使用鱼刀，而是操动铁钩般的五指，狠力地一扒拉，把花艳艳的鱼皮揭了下来，露出白生生的鱼肉。又把食指硬挺挺地一竖，戳进鱼腹，猛地使劲，活生生地破开了鱼腹，手掌把鱼心鱼肠连根带蒂地扯了下来，又将鱼肉一块块地攥在手心，一下一下地捏着，鱼肉被捏成鱼浆了，鱼汁从手指缝渗了出来。

“阿爸，咸水人得有海性，出海敢斗海盗，下水敢杀鲸鲨，甬在家里谈虎色变了。海盗再来找我，无非再把小命撩一撩！”这时的野娟，大大咧咧地结束了和父亲的谈话，当她转身时，看到刘香火用那样的方法处置彩鳞鱼，不由惊叫：“哥，看你杀鱼的样，又狠又脏，叫人恶心！”

“小事一桩。”刘香火把鱼肉放进锅里，走到刘橹头旁边，说，“阿爸，妹妹的事情，还是按照我对你说的意见办，会平安无事的。”

刘橹头看了看女儿儿子，微笑道：“我虽然是走到棺材旁的咸水老汉，多少知道些青年人的道理，现在是新时代，青年人的事，由你们青年人决定。你们找个僻静处谈谈吧！”

刘香火兴奋地点着头。

野娟疑惑不解地看着父亲和刘香火。

次日早晨，在刘香火的提议下，来到卷浪滩捕捉美味珍贵的西施贝。兄妹俩挖出一个个扁圆形的西施贝；贝壳上缀着雪花状的菊花状的桃花状的花案，鲜美艳丽。刘香火突然喊起来：“娟妹，你快看……”

不远处雪浪滚滚的沙滩外沿，一个钱眼大小的西施贝栖息的沙洞旁，爬动着两只巨大的红螯天公蟹，雄蟹的巨螯有臂膀粗两尺长，螯尖是两剪刀刃，蟹壳像块倒扣的鱼盆，两侧伸出八只螯脚，全身像染了赤丹似的，红通通的。雌蟹略小，和雄蟹唯一的区别是，雌蟹的身体是金红色。两只天公蟹各自舞动着一对大螯，挖掘着西施贝沙洞。雄蟹掘一会儿爬开休息，雌蟹紧接着干，互相轮流着，迅速地挖开了一个海碗大小的沙洞，巨螯从里面夹出了一只拳头般的花斑西施贝。

刘香火拉着野娟的手，走到西施贝沙洞旁，深有感触地说：“娟妹，你想想看，天公蟹为什么这么快地挖掘到美味珍贵的西施贝？”

野娟抽回自己的手，不解地说：“你的意思是……”

刘香火笑：“它们靠的是雌雄合作。可以想象，这一雌一雄携手合作下去，它们将捕捉到更多的西施贝，它们会成为海洋里最富裕的人呢！”

野娟的思维格外敏感：“你指的是人！”

刘香火点头道：“妹子真是出奇的聪明人。昨天下午，阿爸说的话，你可以思悟了。阿爸把大批财产一分为二，由我们两人分别经营且继承。他不担心我，我是个撑得起局面创得开大道的汉子。他担心你，虽说，你不是个柔鱼般的弱女子，但你毕竟是个女子啊！我们的家乡地处偏僻荒凉的飞鲸海边沿。海里充满了海盗、恶鱼、风暴，让你一个女孩子领头在海洋创业，父亲和我提心吊胆啊！虽然说，我和你不是同胞兄妹，我是父亲从海洋里救上来的养子，可是，这些年来，我们兄妹朝夕相伴，情深义重。就是叫我为你去死，我都毫不犹豫地撩出六斤血。对你的安全，我是日夜操心。果然，昨天你刚刚承接家业，就遇到海盗了……”

野娟沉默地低下头，说：“你把意思说清楚些。”

刘香火连忙摇手：“不不，不是我的意思，是父亲的意思。他老人家为你好，说明只要我俩一辈子吃同锅的鱼虾，睡同一座船舱，他就安心养老了……”

野娟突地一昂头：“不！你干脆说，是你的意思。你难道不知道，阿爸什么事都依我，什么事都不会强加给我？哥，你想到咱们不是同胞那层了，我可没有想到那层。我一直把你当作亲哥哥。”野娟说到这，提高了声音，“哥，你知道我是女子的身，男子的性。近年来，你越过兄妹的情谊，想亲近我，已经不是一次了。如果你真情真意喜欢我，我倒要谢谢你。如果你想通过娶我的途径，达到什么目的，嘿嘿……”野娟不明不白地笑了几声，攥起自己的拳头，在刘香火的鼻尖前晃了晃，“小心我撬破你的馋嘴！”

刘香火知道野娟的礁石柱般的性格，一下子扳不转她，连忙应道：“不敢！妹妹是烫人的渔火，我哪敢碰你！”他说着，脸上露出平常对待野娟的诙谐的笑容，眼光机智地一睨海面，看到一条异常猛烈的滚浪，如巨大的白毯席卷过来，他把野娟向滚浪一搯，自己随即装成救妹妹的姿态，紧跟着向前一扑，拦腰搂着了妹妹，两人一齐跌进了浪水里。在天旋地转的翻滚中，一种强烈的意识在他的脑海闪掠着，驱使他的双臂死死地箍着野娟的丰软的腰身，他的嘴脸更是趁机乱拱乱吻着野娟的嘴脸。昏眩中的野娟，也清晰地知道发生了的一切，她在挣扎躲闪之际，眼角瞅准另一条猛烈的卷龙浪，双脚一蹬松软的沙滩，连同搂着自己的刘香火，一齐扑进那道浪涛中，两人被浪力卷得向上一荡，双双砸在沙滩的高处了。躺在底下的刘香火被砸得连声呻吟：“啊哟……娟妹，刚才为了救你，差点被浪头卷进海底喂鱼了！”

野娟挣开他站起来，用脚乱踢刘香火的臀部：“你这坏货，哪有丝毫兄长的模样，看我收拾你……”

刘香火在沙滩上滚了几下，连爬带跳地立起身子，从背后抓住野娟的肩头，贪馋的双唇又颤又翘，哧地朝野娟的香腮吮了一下，悄声说：“娟妹，刚才这样做，可是兄妹式的嬉乐，不是夫妻的游戏。”

野娟显然冒火了，弯身抓起一块鹅卵石，向刘香火砸了过去，吆喊着：“看你敢不敢再碰我……”

刘香火闪开飞石，捂着血口哼叫：“娟妹，我是真心喜欢你……”他看到野娟又拾起石头追过来，吓得飞脚奔逃，遁入一片礁林中了。

看着刘香火逃窜的狼狈相，野娟又好气又好笑地一跺脚，站在沙滩上。一会儿后，她变成另一种形态：被清澈的浪水沐浴过的脸蛋，像贴上一层银闪闪的铂纸，显得异常妖艳的光彩；湿漉漉的银丝衣白绸裤，浸得像一层透明的蝉衣，紧贴着壮硕伟美的肉体，躯体的肌肤，映衬出白熠熠银晶晶的冰光雪色；静态中的她，犹如一尊娴雅而丰丽的玉观音。

野娟在静态里呆愣了一阵，这才回过神来，踱到一块伸进大海的黑礁上。

野娟的视界里，那片白茫茫的海天在变幻，化成一幕幕往昔的情景

几年前的飞鲸海，波峰破水耸出，峰巅巍峨拱天。刚刚闯海致富的刘橹头父女，驾着新买来的渔船漂荡着，突然，野娟的尖脆的喊声，随着犀利的目光飞向海面：“阿爸，前边有海盗劫船杀人！”刘橹头一看，果然，有一条双帆双桅的海盗船，汹腾腾地驶近一条月牙形的渔舟，一个身材高大的海盗，凶猛地挥动着鱼叉，把渔舟上的渔人砸下了大海，海盗船拖着渔舟驶离行劫的水域，从渔舟落水的人影在滔滔浪丛中扑腾挣扎着。野娟看了看父亲，她的眼神似乎在说：“怎么办？”父亲刘橹头突然喊道：“娟儿，到舱里搬压舱石，准备拼斗！”野娟噗地跳进中舱。她抬头一看，父亲竟然砰地关闭了舱口盖板，挥动着船里的太平斧，封死了盖板。野娟喊叫着：“阿爸，放我出去！”刘橹头在舱面应道：“我救人的时候，如果海盗回来行凶，你千万不要出声！”野娟知道父亲要独个儿拼命，保存女儿。野娟钻出船舱时，看到自家的新船上站着落水人，奇怪的是，不远处的海盗船徘徊了一阵，竟然拖着渔舟冲向远海了。长着娃娃脸的落水人，瘫成湿漉漉的一堆，哀哀地号哭：“天啊，我这个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的漂海孤儿，被抢走了比命还宝贵的海舟，我没有办法活了！我只有跳水葬海的路了！”野娟大声呼喊掌舵的父亲：“阿爸，同海同船人，他的命就是我们的命，救他到底！”刘橹头豪爽地一拍胸：“孩子，我刘橹头的心胸似海，满洋的后生都是海的儿子，你留在船里，当娟儿的哥哥吧！我刘橹头给娟儿吃鲜鱼，绝不会叫你盐卤！你的名字告诉我，日后也有个称呼。”落水人又跪又拜：“好人啊，你是我的阿爸，我是您的儿子，往昔的孤儿的苦名不足提了，眼前只求阿爸替儿子起名字！”刘橹头咯咯一笑：“好！我姓刘，谐音留。咸水人有儿子继承香火是大喜事，你就叫刘香火吧，替我们刘家传香火。”“咯咯咯，香火哥哥……”野娟的兴奋的笑声，荡得满海的浪花绽

放着……

刘香火到达刘家后，操船出海，撒网捞鱼，加工鱼虾，运输出卖，样样都是行家里手。全家三口在富裕祥和中生活着。但是，凭着野娟的敏锐感觉，刘香火对待自己的态度，渐渐地超越了兄长的界限，越来越亲近自己。一次，他腮帮一鼓，告诉野娟：“娟妹，我的腮帮似乎有些发肿发痛。”野娟信以为真：“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发肿发痛呢？”刘香火：“你替我摸摸看，有没有肿块？”野娟的手掌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腮帮，没有异常的感觉。她觉得，刘香火喷到自己手上的呼气，又快又粗又热。又一次，刘香火拼命地揉着右眼说：“娟妹，一颗沙粒飞进我眼里了，请你用舌尖舔出来。”野娟看他的右眼揉得红红的，连忙用双手掰开他的眼睑，伸出自己的颤颤的舌尖，舔着他的眼眸。“娟妹，再舔舔，再舔舔，舒服极了。”刘香火呢喃着，竟把脸庞向她凑来。野娟觉得自己的香颈痒痒的，一看，刘香火的嘴唇竟吮着自己的香颈。她这才恍然大悟，自己上当了。急得她抡起拳头，噗地砸中刘香火的嘴：“我砸扁你的馋嘴毒舌！”

自从那次上当后，她对刘香火警觉地保持着距离。没有想到，今天又让他借助滚浪的力量占了便宜。这时，她回忆着过去，想着今天的情景，心绪纷乱而迷茫。几年来，她一直把刘香火当成自己的亲哥哥。她没有同胞兄弟，感情境界有一块是虚无的。遇到刘香火后，心灵得到充实和欢乐。然而，刘香火却冲破了这种感情界限，在她的平静如镜的处女海，激起了一阵涟漪：刘香火想娶我？！该怎么办？如果他像影儿跟船似的追踪着我，该怎样回复他？他和我同家生活，想避也避不开。像他那样的遭难孤儿，想想也可怜，希望寻找终身的伴侣，也是情理中的事。我那样待他，似乎太过分了。不过，谁叫他专耍不正经的小心眼，活该，咯咯咯……

想到这里，野娟自乐地笑出声来了。

三

距离飞鲸海东侧数十里的地方，有一座海盗洋。古往今来，由于它四周围绕着凶险的水域，从外界很难进入其间，所以常常成为海盗聚会的地方。

这时，一伙海盗的头儿洪舵，乘船来到海盗洋，接应前往袭击海船的海盗。

这伙海盗，组织严密，成员遍及广袤的东海涯，甚至在大陆和海岛都埋伏着爪牙。他们行动隐蔽，每一趟有计划的袭击，都是洪舵和参与者单线联系，其余海盗绝对不许过问。因此，他们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震撼海涯的凶案，政府迄今没有破获。

洪舵乘坐的是被防腐的柏油涂得通体漆黑黝亮的阔头船。阔头船呈长方形，头尾和中舱同样宽度，船底平坦，整棵整棵的杉木嵌成，这种船只是海涯的家船，全家终年生活在船里，甚至当强海暴袭来时，因为船体牢固，具有在狂风恶浪里保护平稳的结构，不用进渔港避风。阔头船和普通渔船相异的是，装有同船只吨位成反比的大马力柴油机，便于在危急中逃之夭夭。船头左右侧还突出两根羊角般的“鹿桩”，仿佛是使其他的海盗船容易辨识它。

阔头船里生活着三个人。

男主人是洪舵，因为他是这一带海盗的掌舵人，海盗们称他舵老。中等偏高的身材，裹着染过熟桐油的橙黄色宽筒笼裤和斜襟渔衣，十足的咸水人打扮。苍黄的长刀形脸庞，满是风浪的利刃刻下的皱纹和岁月的墨笔蘸出的老斑，唯有腮帮斜斜的突突的肉腱，显露出刚猛凶悍的意志。

这个令广袤海涯的咸水人闻名丧胆的海盗头子舵老，虽然像黑海蟒那样凶猛，但他在海盗船组织了一个家庭。此刻，他的妻子洪娘在阔头船里。洪娘原名花珊，充当舵老的妻子后，被人尊称为洪娘。洪娘比舵老年轻得多，四十多岁的妇人，看上去只有三十出头，身段保持着曲线分明的窈窕，高卷袖口的双臂却长着显示粗野的男性标志的又密又黑的绒毛；她的形貌，简直是美和丑的结合体。

舵老的儿子洪丁，已经离开阔头船两年多了。每当前来接受舵老罪恶命令的海盗们询问：“舵老，小丁爷到哪里去了？”舵老总是阴诈地应道：“他像一条剑鱼，射进巨鲸的腹中，会给兄弟们捕获大鱼，带来金银财宝呢。”海盗们慑于舵老的笼盖海洋的威势，不敢多探洪丁的下落。连洪丁的生母洪娘，只知道洪丁潜往繁荣陆地，受命夺取一笔巨大的财富。

海盗洋和飞鲸海之间，隔一片辽阔而凶器的险滩。一丛黑嶙嶙的礁石柱里，慌巴巴地荡出一条渔船，船只的尾舷灯柱和中舱桅杆上，张挂着碧熠熠的绿丝流刺网。显然，流刺网是伪装品，驾驭船只的是海盗屠明。屠明原是一座海岛的渔业队人员，因为贪污集体出卖鱼虾的巨款，被清查败露，携款下海逃窜，来到飞鲸海，投奔舵老一伙。

流网船发出器器的荡浪声拢近了阔头船，阔头船上的舵老一努嘴，洪娘双脚飞闪地奔到船舷旁，呼地挥动了撑篙，用打弯的铁稿尖钩住流网船。流网船上，屠明的矮墩墩圆鼓鼓的身体像炮弹发射起来，落到阔头船舱面，三步合成两步地跨进舵位，扁圆脸显着哭丧的神色：“舵老，单木兄弟喂海蝎了。”

舵老霍地圆了双眼：“怎么回事？”

屠明：“根据小丁爷托鸥鸟儿带来的消息，我们在渔港里跟踪那个咸水婊，到飞鲸海下手。不料咸水婊比海性还凶狠，引海蝎围困我们的船，把单木兄弟撞下海，被海蝎活活吞食了，咸水婊逃跑了……”

原来，屠明和单木就是企图在飞鲸海拦截残害野媚的海盗。屠明侥幸逃脱后，回来向舵老报丧。

舵老咬牙切齿：“那咸水婊，老子本来只要她的命，现在还要把她当马面鱼，剥皮抽筋地咬食！”

屠明问道：“舵老，凭那咸水婊一个姑娘家，难道有那种又敏捷又凶猛的海性？还不是她的老子教唆她的。下次行动，连那老东西的脑瓜儿一齐摘下来，抛到海里喂海狗！”

舵老：“对！”他不由自主地摸摸自己左胸的伤口，呢喃，“当初，那老家伙开枪打伤我的胸口，差点要了我的命。现在，他又唆使女儿杀了我们兄弟，决不能让他的老命活下去！”

屠明：“下一步怎么行动？目标是什么人？”

舵老想了一想，看看在船头用缆索捆拢两条船的洪娘，压低声音说：“你去找咱们的鸥鸟儿，让她转告小丁爷，叫他随时向我报告野媚父女的动向，我一定要将他们千刀万剐，以泄过去和现在的仇恨！”

屠明提醒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等候鸥鸟儿的消息？”

舵老：“我们离开海盗洋，到浏园岛东侧水域，一边钓鱼一边等候。”

屠明：“好！那我去找鸥鸟儿，再在浏园岛东侧水域等候你。”

在船头的洪娘看到屠明又解开缚船的缆索，匆匆离去，不禁走进舵位，问舵老：“又有什么行动计划了？”

舵老：“老生意，夺命劫财！”

洪娘惶惑地说：“洪丁他爹，好老大要看风向驶船。‘文革’刚结束那几年，局势还很混乱，让大伙有机可乘，能在海洋自由闯荡，这几年，大陆形势红红火火，共产党正在海洋整顿局势，你如再搞冲冲杀杀，会像鱼儿钻进渔网里，没有地方可逃脱。我都劝你几次了，把咱们的儿子洪丁召回来，凭着手头积攒的钱财，远走高飞到天涯海角，好好享几年福。”

舵老阴下了脸，腮帮一突一突：“你的话，是要我好。不过，时局变了，只有小心些，哪能修身养性当观音。从南到北都是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海，哪里是我们安全享福的地方。被共产党抓去了，我们犯了那么多大案，每人有一百颗脑袋也保不住，就是我们有钱财享福，跟我的兄弟们怎么办？我舵老虽然作恶如海浪那么多，江湖仗义的本性没有改，让兄弟们去坐牢，不如我自己挨砍头！砍头都不怕，还怕什么？再说，接着准备干的大案，是要报仇雪恨，撩掉六斤四，我也要干到底！”

洪娘问：“报什么仇？雪什么恨？”

舵老猛地想到什么，警觉地审视着妻子，闷声地喝道：“你难道忘了，我们团伙成员干的事，下不告妻儿，上不告父母的铁规矩？犯了铁规矩，是要杀头的！”

洪娘浑身一颤，收敛了自己的神色，低声嘟哝：“我是你妻子，何况没有向外界透露秘密坏了团伙计划，何必用杀头来唬人？”

舵老阴沉沉地说：“正因为你是我的妻子，这桩案件才不能告诉你……”

洪娘疑惑地看着他：“这桩案件同我有关？”

舵老狠狠地一瞪眼：“我是你丈夫，去干杀人放火的事，哪一桩跟你无关？！”

洪娘惶恐地看着远去的屠明的船影：“杀人放火……”

四

午夜，野娟坐在自己的运输船上，自从受到海盗凶狂的威胁后，她的全身心浸在愤怒的潮浪中，常常彻夜难眠，思谋着对策。

她凝视着前方，风暴以其翻天覆地的疯狂把高空的云彩卷成宽阔的瀑布，流束如飞蹿的巨蟒、似翻卷的漩涡、像飞闪坠落的陨石，铺成黑魆魆闹汹汹的一片，从高空铺天盖地地扑向飞鲸海。

野娟的思绪激烈地翻动，一种触景生情的悟性在脑海作用着。她隐约地感悟到，在风暴雨击中的大海，正以它的傲然天地间的精神抗争着，那拱起的峰峦是海的精神竖起的形象，那洁美的浪花是海的精神的凝聚物。海洋里的强盗，虽然像高天的风暴雨一样袭来，海洋哺育的人，应该学习海的精神，勇猛地抗争。

顿时，她全身涌动着一种热电流般的力量，丰满宽广的胸脯海浪似的一耸一耸着。

“娟儿，夜深了，进你的睡舱休息吧！”父亲刘橹头从自己的睡舱探出头来，边咳嗽边唤叫。自从海盗发誓要找女儿报复后，每逢女儿到船里过夜，老人就嘱咐刘香火，每晚驾船拢靠野娟的船只，守护野娟。老人也常常在女儿船里过夜。

野娟应道：“阿爸，你也休息吧。”她刚要进睡舱，旁边的运输船里，刘香火喊道：“娟妹，明早五点，我们一起去买渔网。你放心睡，到时候我叫你。”

野娟：“好嘞！”她进舱休息了。

次日，凌晨四点五十分左右，黑灰灰的天幕像抹上一片鱼油，白亮的。

刘香火来到刘橹头的睡舱。刘橹头患病在身，咳得佝偻着腰背。刘香火慌忙跪下去，轻轻地捶着刘橹头的背部，说：“阿爸，有我保护妹妹就够了，你不必带病下船了。今天到网厂运网，走的是内海水路，没有渔盗骚扰，你回家休息吧。”

刘橹头点点头。

刘香火看看表，听听隔壁的野娟的睡舱，又说：“阿爸，妹妹昨夜睡迟了，现在睡得很香甜，反正航路安全，我先驶船赶到网厂，购买渔网。等妹妹睡醒后，你再叫她驾船前往。”

刘橹头交代道：“眼下鱼汛期迫近，大伙都在抢购渔网，你把野娟的渔网也一起订购下来，等她醒来，我让她驾船去运网。”

刘香火回到自己的船，呼唤自船的伙计：“圆头，开船喽！”

伙计张圆头从舱口探出圆秃光溜的头，操着睡意蒙眬的眼：“好喽！”

一会儿后，两人驾着船只离开了。

下午，野娟的运网船也来到网厂所在地滑头港。这是座中心渔港，港湾里船只簇簇，桅樯密密，渔帆猎猎，车水马龙，热闹繁忙。

网厂坐落在港湾西侧山坳深处。网厂前边，是一片广阔的海滩，上面铺满红彤彤的黄澄澄的白灰灰的青紫紫的鹅卵石，七彩闪烁。

海滩上，正在进行盛大的迎网神活动。只见一群接一群的花团锦簇般的网厂姑娘和临时招来帮忙的穿着斜襟渔衣宽笼裤的咸水汉们，双臂成撑天之势地张开了巨大的尼龙丝渔网，朝海滩四周拉开去。一会儿后，渔网笼罩了整座海滩；渔网的中心越张越大，像一座圆形的渔锅，底部深凹着；渔网的四周拉成弯弯曲曲的弧线，似一圈整齐排列的花瓣；整张渔网，如一朵巨型的花朵。在底下撑着渔网的男女们，屏声静气地等候着什么。

野娟知道，人们在等候着网神的到来，让网神附身渔网，使它能在

风狂浪器的海洋勇猛地漂荡，替渔家兜来满网的金鱼银虾。

几个催促网神的渔民来到海滩了。他们双手捧着杉木渔盆，里面盛着几个猪头。猪头抹着红绯绯的赤粉，在滚汤里熬得松软稀烂，一面插着白烟袅袅的香。渔民们把敬奉网神的猪头，恭恭敬敬地摆在渔网下边，抓起事先带来的一瓶瓶烈性烧酒，瓶底儿朝天地倒在网片上，意在敬奉网神。

网神到来了！

不，确切地说，是海洋化出的涨潮浪涌上海滩了。白漫漫的海在扩张，漫覆了人们的双脚、膝盖、下身，浸着了巨大的渔网，渔锅形的渔网中央部位，变成了一座圆形的海，这座圆形的海在猛烈地膨胀，把整张渔网浸在里面。

这时，大半身被海浸没的人们，开始一上一下地挥动着头顶的网片，同时发出咆哮的海洋所特有的声音：“吼——吼——”

一下一下地舞，把浸在水里的渔网——这和水溶合成一起的巨大的花朵，舞成一道接一道的碧闪闪的涟漪。于是，涌进海滩的海，成为一朵碧色的花朵，泛着光彩的涟漪。

眼看着这场声张大海精神的迎网神活动，野娟的情绪沸沸涌涌起来，仿佛溶进了眼前的花朵状的海，随着海的涟漪在泛荡、膨胀……

涨潮浪退却了，迎网神活动收场了，一堆堆渔网搁在海滩，等候买主运走。野娟找到黑黑瘦瘦的网厂厂长老关，问：“老厂长，这批渔网卖给谁？你们网厂替谁举办迎网神活动？”

老关应道：“每年渔网出厂，都举办习惯的活动，搞搞声势，就像眼下时髦的打广告，我们不过用这种老办法打广告，倒不是专门为谁开展活动。至于这批渔网的买主嘛，一半是你哥哥刘香火购买了。”老关手一指：“喏，你哥哥的伙计在那里呢。”

野娟转首一看，刘香火的伙计张圆头在收拾着网具。她连忙走过去，笑着问：“圆头，我阿哥替我订购了多少张渔网？”

圆头一愣：“网厂总共有四十张网，一半被奔马岛渔业公司的徐鸿

经理订购了，另一半是刘香火购买的。”

野娟一喜：“我哥哥购买二十张网，他需要十二张，有一半是替我购买的。我运走十张吧。”

圆头摆摆手：“那不行。你们虽然是一家，但船队分开经营了。刘香火需要十多张网，留几张当预备网，在海盗劫走网急流冲掉网时，也好及时补充。再说，刘香火只交代过我，把二十张网全运走。没有讲过留十张网给你。”

野娟：“什么？他在早晨开船时，跟我阿爸说好了，先驾船到网厂，一起替我订购渔网。”

圆头：“你算了。三天前，刘香火就带我到网厂，打听到网厂只剩二十张网，全部订购了。”

野娟提高了声音：“什么？你胡说！”

圆头：“我是小虾蛄，哪敢编大鳗的谎话。大小姐，你昨天遇海盗，今天没有渔网，明天不知会遇到什么灾厄呢！一个姑娘家，甭掌管船队吧，把船队交给你哥刘香火吧！”

“圆头，你敢替人并吞我的产业？我用鱼刀掏你的黑心！”野娟火暴地喝问着，双手攥着圆头的胸襟，刺地撕开他的纽扣，露出黑黝黝的胸口。

圆头慌得夺口而出：“这是刘香火的话……”

野娟厉声吆喝：“你敢挑我们兄妹的关系？你敢用海盗唬吓我？你敢用渔网笼罩我？”

圆头慌乱地说：“不不！我虽然是你们兄妹船队分开经营后，刘香火招聘我当伙计的，但就是吃了鲨鱼胆，也不敢迫你。不过，刘香火也是好心，他怕你遭海盗残害，才不让你下海闯荡。”

野娟：“说，我哥到哪里去了？”

圆头支吾道：“上午，有、有个女子把他叫去了……”

野娟向前一步：“女子？什么女子？把他叫到什么地方去了？”

圆头无奈地嘟哝着：“是、是个美艳艳水灵灵的女子，领着他到洞头港街市方向去了……”

野娟又追问：“到街市的什么地方？”

圆头不肯说：“我再知道了。”

野娟把他推了个趑趄，气冲冲地奔向洞头港街市了。

五

鱼肠儿一般弯弯曲曲的街市，人流如鱼群熙熙攘攘地洄游，房屋似鱼鳞整整齐齐地排列着。野娟穿街走巷地寻找着。黯灰灰的夜雾飘来了，明灿灿的路灯放亮了，她找到一座私营餐馆前，倏地，餐馆里有三个人的背影映进眼帘。坐在中间的是刘香火，边举箸夹着满桌的鱼虾，边大杯大杯地饮酒。左侧是圆头，他不知啥时赶在前边，向刘香火嘀嘀咕咕地汇报着。右边是个女人，花艳艳的旗袍裹着曲线分明的身子，凸胸凹腹地偎在刘香火的肩背上，红鲜鲜的嘴唇差不离贴着刘香火的脸腮。

面对这情景，野娟愣了一下，全身随之激烈发颤起来。瞬间，那幕令姑娘家铭心难忘的情景闪过心头：

狂嚣的滚浪里，猛力搂着她打滚的刘香火……

于是，一股愤怒的潮浪从心底涌上来，其间夹杂着委屈、怨恨、鄙夷……

她震地有声地跨动双脚，嘴里冲出刺耳的吆喊：“你——”

刘香火像静海里的游鱼被波浪一荡，神速而机敏地跳蹿了一下，右手猛地一推那女人：“没有骨架的骚货，我是桅杆般正直的闯海人，滚开！”那女人浑身一震，突地用双手捂着自己的脸容，一侧身冲出了餐

馆，一路上还发出呜呜的哭声。

同时间，刘香火的手指直挺挺地戳中伙计圆头的额面，吆骂道：“我是考虑娟妹的安全，才在你前面说几句忧心的话，你竟敢当成挑拨我们兄妹的资本？海老子不把你这乌贼的黑心掏出来下酒，就不继承刘家的香火！去将功赎罪，咱娟妹要十张网给十张网，要二十张网给二十张网……”

圆头木呆呆地倒退着：“怎、怎……”

面对着刘香火的言行，野娟显示着片刻的静止的疑惑。

刘香火转过身来，似乎刚刚发现妹妹的到来，笑逐颜开地说：“啊哟，娟妹，哥哥刚要去找你，把替你购买的渔网交给你！”

野娟的目光瞪着刘香火的被烧酒燃得鲜红的腮帮，隐约地发现染着些许女人的口红。她的任情纵性放荡不羁的海性再次发作，右臂一挥，五指在刘香火的腮帮狠狠抓了一把，那气势仿佛要把他的脸连皮带肉地揭下来似的。刘香火的脸腮，立即显出五道血痕。她急速一转，冲出餐馆，向泊船的港湾奔去。

刘香火捂着脸追踪着：“娟妹……”

野娟连跌带撞地跑回船上，刘香火也急风急火地到了，一把拉着她：“娟妹，你听哥哥说……”

野娟一使力，推得他仰身撞在桅杆上：“你死开！”

突然，从拢靠运输船左舷的渔船上，传来一阵熟悉的笑声：“哈哈，兄妹俩赌气使性，有趣……”

野娟一看，原来是奔马岛渔业公司经理徐鸿。

早先，野娟是从父亲嘴里认识徐鸿的。父亲刘橹头告诉过她，“文革”刚结束那两年，政府公安局和附近几座岛的民兵，联合进行过扫荡海盗的行动。一次，奔马岛一个机灵鬼徐鸿，带领几个二十来岁的同龄人，乘坐刘橹头的渔船，在浪山峨峨水谷黯黯的海面寻找海盗的踪迹。那天晚上，天色灰黝黝的，他们发现了海盗头子舵老的船只，傍着一座黑嶙嶙的悬崖航行。舵老异常狡猾，发现后边有追船，蹲身龟缩在后舷

舵位，操舵逃跑，眼看离开海崖逝入崇山峻岭般的大洋深处。民兵们向海盗射击着，舵老借助后舷板的掩护安然逃奔。徐鸿灵机一动，尖声喊道：“刘橹头老大，舵老逃不走了，我们的人跑到崖顶射击海盗了！”舵老慌得蹿起身子，向高过桅梢尖的崖顶看去。刘橹头趁机端起步枪，“砰”的一声，子弹击中舵老的胸脯。这海盗异常凶顽，捂着伤口继续操舵，终于逃进黑漫漫的大洋了。

后来，县人武部组织海洋民兵集训，野娟凑巧和徐鸿同班，徐鸿是班长。徐鸿的身材高矮适中，肤色黑白相宜，虽然是个粗手大脚的闯海汉，脸腮却显得细嫩红润，加上瓜子形儿，像个俊秀的深闺女子。那溜溜转晶晶亮的大眼，闪烁着智慧、诙谐、坚韧的光彩。也不知怎的，她和徐鸿从第一次相识时，两人像是都能给对方传导一种热电流似的，全身微微一颤，静静地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同时泛出祥和的笑容。野娟天性顽皮，不拘约束，连起码的训练动作都常常弄错。徐鸿格外关心，竟然单独留下她训练，他向她面对面地教导各种队列动作，最后结束时，故意肩挨肩地排在她的右侧，喊了一声：“向右转！”她乖乖地向右转，他却来了个向左转。她是女中高个，刚和他齐头并肩，两人的鼻尖擦过鼻尖，嘴唇吮着嘴唇。她知道他故意使坏。要是换上别人，她早就一口咬掉对方的贪馋的嘴唇了，骂得对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但她对他却只是莞尔一笑，没事儿似的走开了。从那天起，徐鸿看到她时，总是痴痴的。直到训练结束时，她正在梳妆，徐鸿悄然走来，问：“娟，能不能留点想念物？”她是个轻易不交付自我的高傲刚强的姑娘，如果对其他胆敢提出交换定情物的狂妄者，定会对他发作怒涛般的性格。而对徐鸿，又是宽容地一笑，转身走开了。当她暗暗转首时，却看到徐鸿竟然在她的梳妆处弯下身，捡起几根她掉落的头发，双手颤颤地包在手帕里。此情此景，使她的心海猛地荡起了一阵热浪。她知道徐鸿对自己动了真情了。从那时起，她开始认真思索该选择怎样的生活伴侣。不由自主地，每当进入这样的思索时，徐鸿的形象总是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心间……

这时，追到运输船的刘香火，不舒畅地瞪了徐鸿一眼，又转向野娟：“娟妹，去搬网吧，哥哥的网都给你。”

野娟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金网银网，我也不稀罕！”

徐鸿竟从邻船跳过来，笑着说：“原来，娟妹是缺网啊。”

野娟知道他购买了二十张网，白了刘香火一眼，故意问：“鸿哥，

你能不能发扬无私精神，让给我几张网？”

徐鸿豪爽地应：“好说！我的网运走了，现在是来结算网钱的。这样吧，你跟我到奔马岛，需要多少网给你多少网。”

野娟见他说真了，问：“鱼汛迫近了，你们自己也缺网生产啊。”

徐鸿：“我们还有一批补好的旧网，先撒进海里顶一阵，再让网厂织一批新网，调换旧网！”

野娟当着刘香火的面，学着餐馆里的女郎的样，丰满的胸脯往徐鸿的背部挨过去，鲜红鲜嫩的双唇凑近徐鸿的脸腮，说：“好，我跟你去！”她解开绑船的缆索，就要开船。

刘香火又急又气，脚把船只踩得一震一震：“娟妹，你不要使野性，我还有十张多余的网！”

野娟继续激他：“原来，你故意把我需要的网都买去，是要绝我的航道！”

刘香火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连声发誓：“我如果有并吞妹妹产业的心，出海翻船，落水喂鲨！”

“你住口！小心我割你的嘴！”野娟气恼地喝道。但她的性格是撞礁翻船也不拐弯，又硬邦邦地吆叫：“你不离开，我载你到奔马岛！”

“徐鸿小子，你敢挑拨我们兄妹关系？海老子不泄这口气，不是闯海汉！”刘香火满腔的怒火泄向前边的船上的徐鸿，无奈地一跳跃，游水离开了。

六

第二天早晨，徐鸿和野娟的船只一前一后地抵达了奔马岛。

徐鸿从交通船跳上旧网艘，打开封舱的盖板，从舱里拉出一寻一寻的崭新渔网，搬上野娟的运输船。

野娟惊奇地问：“徐鸿是渔业公司经理，用这种旧网艘生产？”

红皱满脸的老渔汉丁老大发出敬佩的赞誉声：“甬看徐鸿外表像吊儿郎当的海猴儿，实实在在是个正正经经的海后生。奔马渔业大队原是暴雨泻过的船板，穷光光的。改革开放后，他无畏地操起破船舵，把渔业队办成生产加工经营三结合的公司，弄出热火朝天的局面。上无片瓦下无船板的渔家，上岛住洋房，下海乘新船，出门花大钱。但是，还有劳力需要驾驭旧网艘生产，他领着一些共产党员承包了旧网艘，冒险闯风浪，吃苦在前头……”

野娟激动地问：“你们公司的分配政策呢？经理和船工有没有区别？”

老渔汉：“没有。经理的工作，是替渔家白干的，不但没薪水，而且不拿一个补贴钱。经理和其他船老大一样，自个挑头带领一班渔家男女，承包一条船。船越小越旧，尤其是风帆船，成本高，产值利润少，收入似退潮汐的水位，最低。”

听着老渔汉的话，野娟不由自主地凝望着港湾外的海面。那是一座红藻海。明亮的夕光下，海水显得格外纯净清澈，像一块薄薄的玻璃，没有一丝一毫的污垢，透明透亮。

渔网搬光后，夜幕降临了。在人们的盛情邀请中，野娟参加鱼汛前的放水灯活动。

海岸，大群的渔家男女把水灯放进海里了。奔马岛的水灯是用红红绿绿的火棉纸做的，形如巨大的花朵，花蕊呈渔盆状，中央装着几条雪白的灯芯，把菜油倒在纸质渔盆里，浸满菜油的火棉纸有隔水作用，不会沉入海里。用火柴点燃灯芯，一盏盏通红的碧绿的金黄的银白的花形渔灯大放异彩了。渔灯用巨大的竹筛装在水面，需要挑选一位最美的渔女驾驶船只，把水灯拉到海中央。

前方船簇里传出好一阵吵闹声，大约是渔哥们在争当选美女的人。一会儿后，选美的渔汉摇着网艘船，急急地驶向野娟的船。网艘上传来徐鸿的吆唱声：

远洋漂来的咸水女，嗨喽，

你和水灯一样的美，嗨喽，
水灯给你做大媒，嗨喽，
引你驰向——嗨喽，
渔哥海一般的胸膛里，嗨喽，
让哥哥的心中美一美，嗨喽……

密簇簇的渔船里，黑巍巍的海岸上，挤满了成百上千的渔家男女。徐鸿唱一声，众多的渔哥应着“嗨喽”声，声音高亢雄壮，震荡着空蒙的海天。最后，渔女们尖脆地笑着，渔哥们粗器器地喊着：“咯咯咯，鸿哥找美人了！”“哈哈，鸿哥娶美女了！”

野娟知道自己被鸿哥选为拉水灯的美女了。她心头一热，丰硕长挑的身子一挺，艳丽的脸庞一昂，走到亮闪闪的水灯旁，在众渔家前面大方地亮了相。又在人们的惊叹声里抛出渔索，让索头的扣子扣住载水灯的篾筛，驾船拉着篾筛上的水灯，向港湾外的海洋驶去。

仿佛是担心到外海出事，徐鸿敛起了嬉皮笑脸的神色，驾着小网艚，跟在水灯后面。

不知为什么，停泊在港湾船簇中的一条小型机器船，也隆隆地吼响着，缓缓地驶出港湾。野娟的运输船驶进外洋了。海外刮着哗啦啦的狂风，海和天融合成一片凶腾腾黑压压的景象，分不清哪是水波哪是云浪，有呈弧线飞旋的，有直冲冲地奔蹿的，有横身翻滚的……

而在云浪间跳荡荡的水灯，由于具有隔水挡风的功能，不但没有被吹熄淋灭，而且像朵朵绿牡丹、红茶花、黄秋菊、白玫瑰，更加亮堂堂地闪着光芒。

船只拉着水灯漂了两刻钟后，风浪更狂嚣了。水灯左侧的暗幽幽的海底，突然翻出凶猛的翻船流，翻船流仿佛是海的强大力量的暴突，没有沉重吨位和强大马力的船只挨到它时，就会被卷得倾斜倒翻，连船带人沉入大海。

突然，那条从港湾驶出的神秘的陌生船，结束了对运输船的缓缓的跟踪，隆隆震海地加快了船速，穿波掠浪地冲近了水灯，船舷边似乎有

银亮的斧锋的光划出一条弧电，噗地斩断了水灯连接运输船的渔索，水灯在强风和海浪的吹卷中，眼看飘进翻船流里了。

“海盗……”运输船上的野娟突然厉声喊叫起来。原来，在陌生船接近水灯的时候，她借助水灯的光芒，看清了斩渔索者的模样，那是飞鲸海袭击她的海盗！陌生船也是飞鲸海行劫的海盗船。

在野娟的喊声中，海盗屠明驾驶的船只，像从强弩中弹出的箭，射进浪影幢幢的夜海深处了。

这一带渔家的违忌，如果水灯在海洋里倾覆毁灭，吉祥将变成凶兆。野娟感到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往上涌，头部变成膨胀的热体了。她忘却了翻船葬海的危险，攥着舵柄的双手一扳动，船只射向水灯和翻船流之间，船舷挡着了水灯的漂动，而船只却保持着不可遏止的惯性力，眼看冲进凶险的翻船流了！

千钧一发的时刻，一直跟踪在背后的徐鸿，已经驾着网艚船漂到运输船的左前方，徐鸿狂喊了一声：“快转舵！”就在运输船快要陷进翻船流的瞬间，网艚船如穿掠浪峭尖的飞鱼，横身冲到运输船和翻船流中央了！

砰！

运输船船头撞中的网艚船舷帮，惯性力被遏止了，运输船停止了前进，在翻船流旁边摇荡着，而网艚船却被撞得一阵倾斜，哗地荡进了翻船流，随着白花花急流翻沉了，舵位里的徐鸿身体一歪，倒翻身栽进了流水里，双臂在水面扑击着挣扎着，迅速地下沉着。

运输船上，野娟的全身在热胀，飞步冲到中舱面，顺手抓住连接桅杆的帆索，霍地蹬开了船只，跃进翻船流了！

翻船流像一只只无形的巨手，抓住她的全身在拧动，仿佛要把她拧成一股渔索，甩进黑洞洞的海底。从小练就的游术和胆魄，撑持着她反抗着，死死地抓住帆索，蹿向不远处的徐鸿。

几分钟后，她和徐鸿接近了，两人不约而同地张开双臂扑过去，紧紧地抱成一团了。

“喔——”野娟感到侵袭周身的森冷的流水，似乎倏地提高了温度，自己身体所有的感觉消失了，只觉得和怀抱的徐鸿熔成热灼灼的一团。脑海里还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在忽闪，促使她拼命地拉着帆索，荡出了翻船流，接近着运输船。

而这时，刚才隐进夜雾的海盗船，又像巨大的黑幽灵蹿来了……

七

港湾里的渔船看到风狂浪器，发现徐鸿和野娟出事了，急匆匆地前来捞船救人了。

野娟被拉上舱面，立即朝着重新逃向夜海深处的海盗船怒喊：“那是海盗船，快追！”有两条机帆船追击海盗船去了。

另一条船拖着出事的网艘和运输船，驶向奔马港。舱面，野娟和徐鸿已经换上干燥的衣服，徐鸿的双颊映着怒火的红光：“娟妹，恶鳗张嘴朝红虾蛄蹿来，海盗是冲你来的。”

野娟点点头：“我总是怀疑，那海盗像我的船影，我的船开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似乎全都清楚我的去向，而且一定要达到害我的目的。这是为什么？”

徐鸿：“你是鲨嘴旁边的柔鱼儿，要时时警惕被吞噬啊。你往后出海行船，要跟自己的船队，不要单独行动。有船队护着，海盗不敢下手的。今晚，你住在奔马港。明天顺潮时，我送你回浏园岛。”

当晚，老渔汉丁老大来到野娟的运输船，按照古老的渔家习俗，替运输船举行“明目”仪式，使它今后以犀利的目光，瞄准平安水道，躲避海盗的袭击。丁老大端着一碗浓黑的墨水，臀部坐在从船头吊下的绳扣里，借助渔灯的光亮，用羊毫笔蘸墨汁，瞄准船头左右侧的鱼盆形状的眼珠，把船眸描得墨黑油亮，闪闪发光。

丁老大刚刚被野娟吊上舱面，徐鸿和几个渔汉涌上船来。这显然也是德高望重的丁老大事先策划的，在丁老大的指挥下，人们拣出一个熬

得熟烂的猪头摆在舱面，褪净须毛的猪头涂满象征海神节赋予吉利的原砂粉，红彤彤的。猪头上捆着十二支白烟袅袅的香，嵌着几颗鲜灵灵的红枣。丁老大双掌合十念念有词，祈求海神爷惩罚海盗，恩赐平安福远。

这种“拜海神”仪式完毕后，人们盘腿围成一圈，坐在舱面享受通宵“鱼宴”。摆在舱板上的，有昙花状的燕窝、浆糊糊的鱼脑、片片花瓣似的鱼皮、水灵灵的珍珠贝舌、银丝条条的鱼翅，全都是纯净洁白的质地，粼粼闪光的色彩。

野娟沉默无语地咀嚼着这些海洋的珍稀食品。旁边的丁老大美美地品味着，说：“鸿哥儿，难得你准备了这样多的好海味。”

徐鸿笑道：“你要感谢，要感谢眼前的海，是它贡献出无穷珍贵的产品。”

野娟朝着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鸿哥，会心地一瞥。

徐鸿仿佛领悟到了野娟遭劫后的烦乱沉重的心情、深沉的思索，有意改变她的情绪，站起来说：“娟妹，为了今晚的胜利，干杯！”

野娟不解地说：“胜利？”

徐鸿笑道：“一个海盗驾着一条小机船，被我们十多条闯海汉驾驶的两条大型机帆船追击着，肯定会像虾儿蹦进船舱里，死路一条。”

丁老大呼应道：“对，抓到了海盗，他们袭击你的罪恶内幕就一目了然了！应该干杯！”

一阵喜悦涌上野娟的心头，说：“干！”接过徐鸿递来的满杯的烧酒，咕噜噜地一饮而尽。

渔汉们纷纷劝酒，野娟一时兴奋，连续干了好几杯，她觉得胸口火辣辣的，脑海热昏昏的，不由连连晃荡。

丁老大：“啊呀，娟妹子醉了，鸿哥儿，你扶她去休息。”

徐鸿伸开双臂，拦腰撑着，颠进睡舱。蓦地，野娟的眼前擦过两人在海里搂成一团的情景，心头一热，不由醉迷迷地偎进了徐鸿的胸。

徐鸿的双臂颤动起来，渐渐地用力搂紧了她。

就在这时，舱面响起急急的脚步声，一张熟悉的脸孔探进舱口：“娟妹。”

野娟惊了一下，醉意消失了许多，一看，是哥哥刘香火，她惊奇地问：“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刘香火没有回答她的话，朝着徐鸿呵斥道：“你要干什么？”一下跳进睡舱，向徐鸿挥动着拳头。

徐鸿尴尬地后退着。

野娟全醒了，把徐鸿护在背后，拉着刘香火跳出舱口，一看，父亲也来到舱面上。刘橹头并没有发现情况，笑着说：“孩子，你哥回家后，说你到奔马岛，担心你单船独人运网回家会遇到海盗，要我跟他来接你。”

野娟看着怒冲冲的刘香火，气得翘起双唇：“我又不是小虾儿，会被恶鱼吞噬了！”

刘香火应道：“那也很难说。刚才在海路上，遇到奔马岛追击海盗的机帆船，船上的人们告诉我，眼看追上海盗了，不想海盗船里竟有驳壳枪，海盗凶狠地开了枪，趁乱逃了。”

野娟和大伙异口同声地啊了一声。

一会儿后，船只载着野娟全家三口人，离开奔马岛。

两天后，野娟领着自己的生产船队，来到定置网业渔场。

必须把固定渔网的竹桩打进海底。她召集二十多条定置网船，每两条船拢成一对，中间竖起一根口粗的五十多米长的硬木木夯，木夯的腰间向船只伸出几条缆索，十几个渔家男女聚在两条船舱面，动作整齐地拉动着缆索，木夯一上一下地动作着，把一截截网桩砸进海底。

网桩打进海底后，穿着背心短裤的野娟如赤条条银耀耀的白鱼，伙同渔汉们扎进大海，双臂拖着大腿粗的稻草裹篾条的绳索，再死死地拉住网桩上的绳索，把绳索绑在绳索上。

绳索伸出海面的一头，是三支被渔人叫为“渔千”的大毛竹扎成的三角形浮筒，撑开了一张口子三角形的“三角令”渔网。

海网固定在海区里，具有神异的灵性的海洋，以其无形的整体的泻动的力量，把朵朵鱼花倾斜过去，栽进水里，五彩纷扬地散开来，冲进渔网的三角形巨口里。顿时，网兜从海的无私奉献的精神中，获得圆鼓鼓的丰收。

人们瞧着海的倾泻稍稍平和下来，刚要准备拉网捞鱼，从上风海面飘来两条白底船，船只栖进野娟的渔舟和其他船只相间的水域。被隔开的野娟的渔舟，孤零零地漂泊着。渔舟的后边，是一片阻挡航道的险滩，险滩的多数部位，低小而峥嵘的黝礁石伏在浅水皮下，仿佛密麻麻的海兽在潜游。险滩的中央，突兀拱出一座巨大的礁岛，礁岛朝渔场的脚沿，一个黑魑魑的水洞，洞口形似凶恶的鲨鲸嘴，足可吞吐一条大渔船。它被渔家叫作“鱼肠洞”，像鱼肠一般的又长又弯，直达险滩的另一边。

突地，那两条从上风海面漂来的白底船上，各自从船只后舷抛出两条数米长的锚索。索端挂着数百斤重的铁锚。两条白底船拖着铁锚向对方冲过去，铁锚的弯钩钩住了几米深水底的定置网，两条数百米长的网兜被拖成平行的网带，把野娟的船隔在东边。

“那是两条海盗船！”

警觉的野娟惊呼起来。

果然，另一侧险滩的鱼肠洞里，一条隐蔽在洞里的海盗船机声轰轰地吼叫着，凶狂地直冲野娟的网船的左舷。

那两条用渔网阻挡船队的白底船，也同时一拐弯，直冲网船的右舷。

三条海盗船形成东西夹击之势，眼看把野娟的网船夹在中间，野娟就要束手就擒了。

而被挡在外面的船队，纷纷发动了柴油机，在海面划出巨大的弧线，企图从南北两边包抄海盗船。

两条白底船上，几个海盗从舱里拉出步枪和驳壳枪，向南北两边的船队射击。一声惨烈的叫声中，北侧海面的网船上，一个掌舵的船老大被打伤了。整支船队停航了。而子弹继续尖啸着射向船队。

从鱼肠洞冲出来的海盗船上，海盗屠明的身影疯狂地跳蹿着，边挥着手里的驳壳枪，边狂喊：“咸水婊野媚乖乖地到我的船上就擒吧，否则你就没有命了！”屠明喊着，海盗越冲越近了。

这时刻，野媚的形貌如经历千百年风浪而岿然不动的礁柱，海赋予她的意志，更使她的神色显得凝止镇定。但是，她的思绪却似漩涡，那呼呼旋转的是她的海一般的智慧。她瞧着船头前进的定置网，几乎喊出声来。海贼用渔网遏制船队，我也用渔网遏制强盗！

她猛地推动柴油机离合器操纵杆，网船全速地向前冲去。从左右侧拢来的三条海盗船被抛在网船背后，仗着比渔船飞快的速度，海盗船轰隆隆地追击着，强盗向网船射击了，子弹在野媚的头顶尖啸着。

野媚飞快地捆定了舵柄，俯首弯腰匍匐前进，接近船头时，瞄准海里的巨大的渔网，猛地把梢尖装铁钩的撑篙伸进水里。钩住了渔网的网纲。她弓起身子退回舵位，把钩住的纲索拖上船，捆住了船桩。渔网在船只的拖曳下，在船只后边的海面飘散开来，三条追击的海盗船，担心螺旋桨被网绳缠着，减缓了速度。

野媚的目光向险滩一射，用力扳动着舵柄，网船迅速拐动方向，朝着险滩中央的鱼肠洞冲击，在船头进入黑魑魑的洞口时，她一侧身解开了船桩上的纲索，庞大的渔网在洞口水域沉浮着，挡住了海盗船的追击。

这时，海上的船队也学乖了，它们互相抛出了飞蛇般的缆索，舷贴舷地绑在一起，形成一列列船排，朝着三条海盗船冲击，那架势随时都会冲翻单船漂的海盗船。舱面上的渔汉们扑在整支整支树木钉成的船舷后，避着海盗的枪弹。渔汉们手里握着明晃晃的钢叉和海碗大的压船石，准备袭击海盗船。

领队的海盗屠明一看架势不好，抓起灰白色的海螺，吹起迅速逃窜的螺号：“嘟嘟嘟！嘟嘟嘟！”

三条海盗船的装着排气管的船臀，喷出滚滚浓烟逃向滔滔大洋。

众渔船怒怒冲冲地追击着……

八

海盗船仗着飞快的船速逃之夭夭了。

海上公安派出所的公安艇闻讯赶来。小不溜丢的公安艇拢近网船，网船上的野娟性格发作着：“你们警察来得太早了！等海盗的八代孙出生了，你们再来吧！这种比鱼臀挤出的卵儿还小的公安艇，想抓住海盗？”

派出所林所长的方脸，泛出愤怒和自疚：“这些狂鲨恶鲸般的海盗，越来越疯了！不能保护渔家的生命财产，我们有罪啊！”

这时，另一条从邻近渔场赶来的网艘船拢过来，徐鸿老大急巴巴地跳上网船：“娟妹，我刚听到你被海盗袭击的消息。船队有没有受到损失？”

野娟怒气未消：“你也像公安局一样，来抓海盗的影儿？”

徐鸿说道：“你甭怪天怪地了。公安局也有难处。飞鲸海有数百平方里的浩浩水域，数十座海岛，千百条渔船，只有一个派出所，一条公安小艇，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还不及海盗团伙的实力，管得过来吗？何况，这座渔场的外沿就是公海了，海盗能够自由出没，公安局更管不了！”

野娟反问：“那咸水人怎么办？咸水人靠海吃海，离开海就没有活路，难道要叫咸水人学跳跳鱼，跃到陆岸渴死，永远不要下海？”

林所长摆摆手：“不要争论了。不管怎么样，这几天是鱼汛期，我们公安艇在海场巡逻，保卫你们安全生产。”

徐鸿：“远近有数十座渔场，你们怎么巡逻？”

林所长：“我们以这座渔场为中心，开展巡逻。”

徐鸿想了想：“这样吧，我的渔场和娟妹的渔场相邻。我完成捞鱼任务后，到娟妹的渔场，加强娟妹的自卫能力。看来，海盗的袭击目标，确实是娟妹。”

林所长握着徐鸿的手：“我们感谢你的配合！”

公安艇轰鸣着离开了，在渔场的浪山北谷出没着，巡逻着。

徐鸿悄声地告诉野娟：“娟妹，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广阔无边的海，保不准海盗何时袭来。尤其是黑沉沉的夜晚，海盗船靠近了也发现不了。我们也要用点心计，这样办，我让自己的渔船在附近驰骋，一发现情况，就和你们的船队一齐围过来。我自己躲在你的船舱里，海盗突然袭击时，我也突然反击他们！”

野娟犹豫道：“万一出事了，我怎能让你也搭命？”

“我们同船同命，就这样定了！”徐鸿不由分说，到渔船伙计交代了一番，又回到网船。

一阵紧张的拉网作业后，夜又降临了。在黯灰灰的天色笼罩中，一条黑兽似的渔船，影影绰绰地从幽深的水沟里蹿出来，拢近了野娟的网船。渔船舵位溜出一条人影，东窥西探地爬过船舷，来到网船的船房角落。

网船的黑洞洞的舱口，迅速地闪出一条人影，只听徐鸿的声音爆响着：“谁？”徐鸿的手里横着双股鱼叉，银晃晃的叉尖直戳来人的胸口。

“啊——”从渔船方向传出一声怪叫声，尾桅灯的黄蒙蒙的灯光下，只见刘香火的身影跃向网船，手里握着竹撑篙呼地砸在徐鸿的身上，徐鸿一阵趔趄扑地倒下。

“谁？老实地住手！”网船的舵位，忽地闪出野娟的身影。她和徐鸿轮流在舵位值班，刚刚被惊醒了，顺手抄起一柄太平斧，银色的锋对准刘香火劈去。

“妈呀，我是你哥——”刘香火吓得抱头惊呼。

野娟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场误会。

徐鸿一跃而起，朝第一个溜上网船的刘香火的伙计张圆头吼道：“浑蛋，干吗贼模贼样地溜上网船！”

刘香火一看是徐鸿，气得握着撑篙直指徐鸿的胸口：“姓徐的，你还海蛇掉头倒咬一口。暗天暗地黑夜，你一个男子汉凭啥躲在咸水女的船里？是你躲在船里，我和圆头才疑你是男海盗占领了娟妹的船。如果不是娟妹赶出来，老子早把你打进海里喂鱼了！”说着，撑篙的梢尖猛地刺向徐鸿的胸口。

野娟突地挥动太平斧，啪地打开了竹撑篙：“哥，你要干啥？”

刘香火愤愤地应：“我干啥？我是听说你遭到海盗袭击，来看望你的！我倒要问你，你把徐鸿贼子留在船里过夜，到底在干啥？”刘香火转向徐鸿：“姓徐的，你到底滚不滚？”

野娟气得冲出哭腔：“哥——”

刘香火继续吼骂徐鸿：“贼小子，你如果和娟妹关系干净，你就滚！你如果不滚，老子戳你个血窟窿！”

徐鸿气得全身哆嗦，跃上泊在旁边的自己的船上，扬帆驾船，在数百米外的水面漂动着。

一团恼火在野娟的胸口焚燃着，她乱挥着锋利的太平斧：“哥，我干净不干净碍你什么事，你也滚！你也滚！”

刘香火吓得连连退到自己船的舱面。脚跟绊着船舷，一个后仰翻，幸好圆头揪着他，不然就翻进海里了。他朝着野娟高声喊：“娟妹，哥儿在附近海面巡逻，防止海盗袭击！你放心休息！”他和圆头驾船漂开了。

野娟的应声夹杂着委屈、愤怒：“香火哥，鸿哥，你俩甭怄气赌性了！你们再这样，海盗会乘虚而入，把我撕成碎片！”

午夜后，一条熄灭了全部渔灯的船只，在怒吼的海的驱赶中，急蹿进一座黑咕隆咚的海崖凹壁里。这里，泊着另一条小船。这是居住家庭的“海里溜”小船，这条“海里溜”船并没有住家，而是栖息着一个以鱼贩为掩护身份的女海盗，海盗们叫她鸥鸟儿。有着蛇鳗一般的机警滑溜，

担任贼头舵老和他儿子小丁的秘密接线人。她还以感人的妖艳，充当着小丁爷的姘妇。

此刻，载着小丁爷的渔船和海里溜船相拢了，船舷像他们的充满着淫荡的身体黏合着，船舱里，被黑暗遮着真面目的淫夫荡妇，急巴巴地扒光了自己，各自以雪白的黧黑的色彩，忽闪着扑向对方，紧紧地扭在一起，疯狂地发泄着。良久，鸥鸟儿先发娇嗲的声音：“狂鬼，别误了正事，有没有消息？”

小丁爷：“你让屠明转告我阿爸舵老，我们的袭击对象野娟，有公安艇和其他渔船的人保护，很难得逞。”

鸥鸟儿醋意十足地问：“你是不是喜欢野娟的白皮嫩肉，想享用一番，才放她一马？别忘了，舵老的目的是撩野娟的小命，消灭刘橹头的后代，夺取他的财产！”

小丁爷的恼怒声：“你管得太宽了。老子想享用野娟的白皮嫩肉，又怎么样？”

鸥鸟儿喊起来，“好啊，我告诉舵老去！你应该知道海洋团伙的规矩，让舵老惩罚你。”

小丁爷慌了：“我的心肝宝贝，我是说说玩话的，你甭去舵老那里告状了。”

“哼，老娘不信！”

“你不信？前些日子，多次袭击野娟的计划，总是我策划的。今夜，如果不是为了谋害野娟，我找你干什么？”

鸥鸟儿的语气软了：“那好吧，说说下一步计划。”

小丁爷狠狠地说：“小鸥儿你转告舵老，靠屠明他们三两个人的力量，多次交手都被野娟整败了。那个咸水女海性十足，又异常狡诈，还需舵老亲自来对付她，才能使她变成热锅里的鱼儿，乖乖地纳命！”鸥鸟儿：“让舵老来动手，也要有机会。”

小丁爷降低了声音：“这样吧……”

两条鬼晃晃的船影，迅速离开了。小丁爷的渔船，直驶渔场。鸥鸟儿的海里溜船影，冲向海盗洋了。

九

又一天凌晨，海盗洋如热沸沸的渔锅，升腾着白灰灰的雾气。奇形怪状的雾团似白毛兽，忽闪着种种飞腾的姿态。这种迷茫的景象中，海盗头子舵老的黑黝黝的阔头船格外显眼。阔头船旁边泊着屠明的流网船，大约一支烟工夫，流网船载着屠明急急驶走了。

在阔头船煮鱼虾当早饭的洪娘，走到舱面，问舵老：“丁儿他爸，又有什么咸水财了？”

“咸水财”是海盗制造杀人夺财事件的黑话。舵老斜了洪娘一眼，语调又慢又狠：“杀一个咸水女，夺她的家财。”

洪娘的心里一抖。十多年来，她跟随舵老做海盗婆娘，在无数的劫船割网偷鱼虾的案件中，总是看着他干，每当听到“沉船杀人”的事，她每每阻拦丈夫适可而止。这时，她愣了半晌，喃喃道：“洪丁他爸，堆在礁石上的盐渍洗得净，积在人身上的罪赎减不少。多少年来，我总是这样劝你，劫财不要害命，害掉别人的命会害掉自己的命。好船要顺流，好帆要顺风，眼下陆地的形势日趋严整，政府迟早会来整治我们这些海洋流氓，还是趁早转舵改向，另寻一条活路吧！”

舵老反问道：“你不是常常讲，这座海对你和我太不公平，抛头撩命也要夺回公平！难道你丢弃了自己的誓言？”

洪娘：“我死也不会丢弃誓言！我要对不公平的世道进行报复。但是，以杀人来劫财的方式，我坚决不让你干了！”

舵老：“你说的是这一次？”

洪娘：“对！这一次也不让你干！”

舵老：“你应该知道，自从我和你相识以后，我对这个世界的一切

都是虚假的，只有对你的感情是真实的。过去，凡是你知道的案子，我都听从你的话成全了一些人的狗命，今后，我听从你，彻底结束用血腥的手段来劫财。但是，这一次，我决定最后一次行使血腥的手段！”

洪娘：“为什么？”

舵老咬牙切齿地：“雪耻！复仇！”

洪娘疑惑地看着舵老：“雪耻？在这座海洋，只我们欠别人的，没有别人欠我们的！有什么耻要雪？有什么仇要报？”

“你知道的！”舵老说着，管自跳下后舷外的交通舢板，轰隆隆地发动了舢板上的柴油机。

洪娘大声喊问：“我跟你去！你不要……”

舵老应道：“你不能去！”

看着交通舢板远去的影子，洪娘的心也像船用机器一般，怦怦跳动着。

舢板消逝了，她陷进疑虑的思索中。雪耻？复仇？他有什么耻？凭我所知，他最大的仇家，应该是……他说我知道的？对，肯定是……

洪娘的视界里，白灰灰的雾气在翻腾，仿佛幻出往昔的情景——

白茫茫的雪花，聚拢时如条条宽长而灿烂的白练从高空飞来，散开时似广阔的轻纱罩没了海天。年轻的渔家少妇洪娘，摇着小舢板行驶着。舢板舱顶是圆拱形的竹篾篷。年久失修，朵朵银色的雪花从亮洞里飞进船舱。竹篾篷笼罩的方寸天地，是洪娘和丈夫刘橹头长年栖息的家，它充满灰暗、凄凉和贫穷。一会儿后，小舢板拢近三桅三帆的渔业队带头船。洪娘的喊声里夹着哭腔：“队长，我家女儿病情日重，家船像滚浪里的鹅卵石，穷得光溜溜，请队里高抬贵手，借贷几元，做女儿的救命钱。”

雪茫茫的舱面闪出影晃晃的队长：“不行！你们的家船是私有的，搞单干生产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向集体缴纳公积金和公益金，没有对你们进行打击，已经是照顾你们了，还谈什么借贷生活资金和生产资金……”

洪娘发恼道：“单户驾单船闯海的，多如海里的红虾，何止我们一家。你是政府委派的代表，难道要看着我女儿病死？”

“我向单干户借贷生活费，造反派说我支持资本主义复辟，我也担不起罪名。”队长一忽闪跃进船舱，再不出来搭理了。

一种隐伏在心底的不满情绪，如怒潮哗地荡了出来。洪娘的火闪闪的目光射向带头船。自从她嫁给单船漂海的刘橹头老大后，夫妻变成渔梭镖射击的恶鲨，船只漂到哪座渔场，就被渔场所在地政府批判。没有办法，他们只得自动要求归这个渔业队管辖。可是，海况如皇帝的脸变恶了，小船小网捞不到鱼虾，甭说缴纳公益金和公积金，连家船的饭锅都揭不开盖了。队长每次召集船队开会，夫妻俩都被点名批判一番。狗专咬乞丐脚，两岁的女儿又患了重病，昼夜咳嗽不止，连她的陪嫁品都换成药费，也没有治好女儿的病。她多次向队里求借，都像晴天打雷空响一阵。今天。耿直鲁悍的刘橹头照样不向人低头告贷，抱着女儿去找医生。洪娘赶到带头船借款，准备再到医院付款，但仍然两手空空，还受到一场呵斥。此刻，她终于抑制不住长久蕴积的愤怒了，愤怒像热烫的水浪沸沸涌涌。

她那容易冲动和憎恨的性格，驱使她猛地摇转船向，让舢板冲到船头，突地挥动明晃晃的斧头，斩断了带头船伸向海底铁锚的锚索。

她驾着急急逃窜的舢板，看着带头船像脱缰的野牛冲向黑嶙嶙的礁岸，嘴角抿着得意的冷笑。

“轰！”远处，脱锚的带头船被一条白龙浪一掀，砸在礁头瘫痪了。

“哗！”迷茫的雪花里，冲出了一条阔头船，拦住了舢板的去路。阔头船上站着洪舵的身影。

洪娘原以为自己借助雪花的掩护，鬼不知人不觉地斩断了带头船锚索，没有想到有一条渔船发现了勾当。她又看到是洪舵发现自己，不禁愣了神。

那洪舵是从远海驾船漂来的陌生人，不久前刚刚结识洪娘，他像红虾子贴白海蜇似的恋上妖妖艳艳的洪娘，洪娘游泳时，他紧紧地跟在背后，生怕她被急流湍澜冲走似的。洪娘驾船时，他也常常驾船跟踪着，

似乎担心洪娘从此远走高飞。洪娘的小船陷进海暴舵板被流束冲毁了，他仗着能正面撞波侧身穿浪的游术，跃进汹汹的海涛里，游在船臀下修好了舵板。三来二往，人们把洪舵起了个绰号：“船舵儿”。意思是洪娘的船舵儿。那时的洪娘，已经和从小指腹为婚的刘橹头完婚。洪舵竟在这座海涯不走了，他神差鬼使地蹿到县里，在县造反派支持下，伙同几个“头顶长角”的咸水人成立了“打击资本主义复辟活动造反派”，专门在海里拦击运输海货的“投机船”“单干船”，把他们的鲜鱼咸水虾统统“没收”，一些缴纳给公家，一些留作“造反经费”，实质塞进腰包。他们在这白昼鬼绝迹的荒芜海涯，越干越肆无忌惮了，劫船割网，偷鱼窃虾，无所不为，变成了挂着牌子招摇过海干着明劫暗抢勾当的团伙。团伙头头洪舵的目光，依然紧盯着洪娘。今天，他看到刘橹头载女儿到陆地就医，洪娘驾舢板找队长借贷，暗中偷偷地跟在洪娘后边。这时，洪舵笑眯眯地唤：“渔妹子，甬愣神，我洪舵不是落井下石的贼心人。我是个敢豁命救沉船的好汉。你家像航船搁礁，时刻都会翻沉。我愿意跳海做浮筒，救捞你的沉船！”

洪娘回过神来，问：“你准备怎样救援我？”

洪舵掏出一沓钱，往洪娘的舢板抛过来：“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造反派。这笔钱，是我这个队长给你解决困难的。”

看着落在舱板上的大沓钞票，洪娘的心绪复杂而动荡。她是个欲望强烈的女人。贫困的生活如沉重的船体，已经把她心压碎了。她知道跟着舵驶正道的丈夫，苦日子会没尽头。她也清楚在这种白昼黑夜相颠倒的时势中，只有像洪舵那样歪舵驶斜船地干，才能搏到富裕的光景。何况，家里钱兜瘪瘪，女儿奄奄一息……她慢慢地攥紧了钞票，说：“好，我参加！”

蓦地，她又想到了丈夫。那是根正正直直硬硬实实的桅杆啊！任凭暴风吹他，任凭狂浪卷他，他是宁折不弯啊！她和他，虽然没有迷迷痴痴的青梅竹马，虽然没有生生死死的海誓山盟，但是，他毕竟是丈夫，是和她生过女儿的丈夫。她对他，有敬慕，有眷恋，也知道他不会同意收下别人钱财，尤其是造反队的脏钱。可是，他总要女儿的救命钱啊！于是，她补充了一句：“不过，我要回去告诉橹头老大声。”

洪舵的眼眸闪过令人不易觉察的亮光，他知道鱼儿开始咬鲜饵了。他笑道：“我们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了，往后还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

当晚，洪娘拐弯抹角地对丈夫说了情况。

刘橹头抑着愤怒问了一声：“你真的参加了造反队？真的拿了他们的钱？”

洪娘应道：“为了女儿，我只是在造反队挂个名。现在陆地海洋男男女女，谁都时髦当造反派。再说，船只驶他们的航道，礁盐点卤的苦日子兴许会结束……”

刘橹头的怒火呼地蹿起来，连双颊都燃起通红的火光，一把夺过那沓钱，哗地掷进大海里：“老子饿死也不吃造反饭，溺死也不游上造反船！”

洪娘满脸泛着怨恨、恼怒的神色：“你不饿死溺死，对我们母女有什么好处？我们跟你，是渴汉饮海水，苦巴巴！你有本事丢掉造反钱，你也要有本事拿出女儿的救命钱！女儿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鱼刀斩网绳，一刀两断！”

在女人的哭喊声里，刘橹头呆了。是啊，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寸步难行。他到医院时，左等右等不见洪娘拿钱来，只得抱着女儿回船中。这时，女儿的咳嗽声阵阵响着，越来越剧烈。妻子喊了声：“女儿啊……”扑向睡舱里的女儿。睡舱，传来母女俩的哭声、咳声。

雪花满天飞舞，寒冷笼罩大海。冷森森的睡舱里，女儿时咳时喘，昏迷了一天一夜。次日傍晚，洪娘再也忍不住了，她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管自离船上岸了。她来到造反队的“打资船”，找到洪舵，央求道：“再借我一些医药费……”

洪舵和造反队队员们正在聚餐，看到洪娘前来，醉痴痴地拉着洪娘：“妹子，你也是造反队员，和大家共聚一次吧。”

洪娘推却道：“我女儿病重，等钱去医治呢。”

洪舵：“冰天雪地的夜晚，到哪里找医生？你要借的钱，也要等明天想法弄给你。今晚你和大伙聚聚，等到明早，一定替你弄到钱。刘橹头在家船里，会守护女儿的。”

洪娘无可奈何地坐了下来……

家船上，刘橹头守着昏迷不醒的女儿，左等右等不见妻子。他猜想，妻子可能又找造反队借钱了。他又急又恼，摇着舢板，穿过白茫茫的雪花，直驰“打资船”停泊的港湾。午夜，舢板拢近了“打资船”。他抬头一看，气得双眼火星奔迸。

渔灯映射的“打资船”，船舱里，烂醉如泥的造反队队员们，七歪八斜地倒了一舱，他的妻子竟然偎在洪舵的胸前，洪舵一只手搭在妻子身上。

“滚回家船！”刘橹头吼了一声，一把攥着妻子的胸襟，妻子已经醉得人事不晓，软瘫瘫地耷着身子，嘴里结结巴巴地乱喊：“我不走！我等钱！洪舵哥给我钱……”最后，竟趴在船舷上，双臂搂着船桩，死死不松开。

此时此刻，怒火焚焦了刘橹头的心。在这座海涯，洪娘是个名声不好的女子。她生活在父母的船里，却日思夜梦着到大陆城镇享福。她常常溜到城镇里，和几个男青年搅成一团，日饮夜宿，毫无顾忌。后来，又被男青年蹬开了。她失去了贞操和名声，只得廉价出嫁自己。一贫如洗的刘橹头，在人们的撮合下，不花一分一厘，把她娶到破旧的舢板里。没有想到，她竟然旧病复发……

刘橹头火气攻心，海性发作了，骂道：“不要脸的咸水婊！”猛力拎起了洪娘，哗地压进舷外的海水，冰凉的海水浸得洪娘清醒了，她吓得呼喊：“救命啊！”

这时，洪舵和造反队员已经惊醒过来，他们爬出舱口，看到刘橹头把洪娘溺进海水里，大声喝道：“你敢迫害革命造反派！抓住迫害造反派的反革命！……”洪舵抄起明晃晃的鱼叉，朝着刘橹头的胸口刺了过去。刘橹头一慌，手里的洪娘哗地落在海里，他躲开刺来的鱼叉，一蹬船跳上自己的家船。

“打资船”上，密麻麻的压船石飞了过去。造反派队员屠明竟从舱里拿出造反队的步枪，朝舢板瞄准着。

洪娘已经爬上“打资船”，她慌乱地喊着：“不要扔石头！不要开枪！”

“刘橹头已经不是你的丈夫，他是现行反革命！”洪舵向屠明喝

令，“向反革命开枪！”

屠明手里的步枪，砰地射向舢板。

子弹没有射中刘橹头，他驾着舢板，逝进迷茫的雪花中了。

次日早晨，洪娘哭哀哀地央求：“洪舵哥，你让我回去吧。”

洪舵向屠明狡黠地一笑：“屠明，你去找刘橹头，问他敢不敢再迫害造反派？他如果知道悔过，我们再放心地让妹子回去……”说完，又凑近屠明，悄声地嘀咕了一阵。

傍晚，屠明急巴巴地回到“打资船”，说：“妹子，我查问好多条船只，都说你女儿病死了。”

洪娘浑身打着冷战：“啊！刘橹头呢？”

屠明：“刘橹头驾船逃跑了。我找遍附近海涯，他逃得无影无踪了！”

洪娘像挨了雷劈，整个儿瘫倒下去：“天啊……”

当夜，洪娘正在哀哀地流泪，洪舵突然进舱，说：“妹子，县城传来消息，我们投奔的造反派，被保守派打垮了，保守派正在四处抓我们，造反队决定，转移到大洋深处……”

洪娘慌了：“那我怎么办？”

洪舵：“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像搁浅鱼，躺在死地里。跟我享乐吧！”

洪娘默默地低下了头。

从此，这支造反队在东海南涯神秘地失踪了。为了保住队伍，继续进行海洋掠劫活动，也使艳美的女人死心塌地跟着自己，洪舵带着洪娘，四海漂泊。

洪娘的心地，迅速变态着，她看着洪舵们掠夺来的钱财，脸上绽开了笑容，并且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洪舵给予她的情爱，成为洪舵的跟船妻

子，并替他生下了小丁爷。而洪舵的团伙，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海盗集团。

然而，或许是洪娘的人性没完全泯灭，或许是她对命运比男人有更多的顾忌，每逢舵老们要进行杀人劫财的勾当，她总是进行拦阻。

这一次，她拦阻舵老行凶，心里还有另一种猜测。

那是几年前的深秋的一天，政府探到他们的团伙流窜到飞鲸海一带的蛛丝马迹，组织众多岛屿的渔家进行追寻剿灭。一天，舵老负重伤回来。他的胸口，被渔家的子弹穿了个血洞，差点夺去生命。舵老告诉她，追击并且打伤他的是刘橹头和青年民兵徐鸿。舵老恨天恨地地发誓，要找刘橹头和徐鸿报仇。

此刻，她回忆着往昔的恩恩怨怨，猜测舵老可能去杀害刘橹头和徐鸿，才不让她跟着去，她的心里泛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情绪。她操动着船只，凭着舵老的航道跟踪着……

+

涨潮汐涌到野娟的网位了，野娟刚要拉网作业，东侧船队里，有人呼喊：“注意，北边海面的船只很可疑！”

野娟抬头一看，北边海面，有两条可疑的船只，在蒙蒙雾气里东拐西弯地隐现着。刘香火的船只拢近徐鸿的网艘船：“徐鸿，你留在渔场，防止海盗借助浓雾的掩护靠近娟妹。我和圆头伙计去追踪那两条船……”

刘香火不管徐鸿同意不同意，猛地掉转船头，向北边海涯勇猛地冲去了。他的船只，迅速地隐进了黄色的雾海里。

大约两刻钟后，正在野娟忐忑不安的时候，刘香火的船只从雾海里冲了出来，刘香火喊道：“娟妹，那两只果然是海盗船，被我横冲直撞地追过去，吓得屁滚屎流地逃进雾海深处了。”

野娟应道：“香火，海盗还像海蟒追红虾，一定要吞食我！”

刘香火靠近野娟，说：“娟妹，你是鱼嘴里的红虾，时时都有被咬碎的危险。我想过了，你还是回到浏园岛，在家里避风头。”

野娟：“可是，我还能管着咱家的一半生产船队呢。再讲，全船队的每条船，都要守着自己的渔网，完成自己的拉网捞鱼任务，不可能替我拉网捞鱼。”

刘香火看到徐鸿的船拢过来，说：“徐鸿，感谢你关心娟妹的安全，连续两天两夜守在渔场，替娟妹拉网，让娟妹回家避险。我不放心娟妹单船行驶，想护送娟妹回家，然后再安排一条生产船，顶替你的生产任务。”

徐鸿应道：“这样来来去去，要好几天工夫。我们渔业公司的生产船队，也在渔场忙忙碌碌，好多事需要我做主。是不是你留在渔场替娟妹生产，我护送她回浏园岛。这样子，我可以马上回公司……”

刘香火冒火了：“你这人真是小鱼小虾的胆量，又小又私。都什么时候了，还怕少陪一会儿娟妹，娟妹会被别人抢走。”

徐鸿被他一激，双眼瞪得一圆一圆，赌气地说：“好，我在渔场生产。”

一会儿后，野娟的网船跟在刘香火的船后，跳跳荡荡地向浏园岛驶去了。

下午五时左右，船只来到从渔场回浏园岛的必经之路黑蛇水道。水道长十余里，漫长而弯曲。两侧高礁似崖，低矶俯海，参差峥嵘，色彩漆黑，把水道里的绿水映得黯幽幽的。礁矶间伸出一条条水道分支。整条水道像巨大的海蜈蚣浮在海面。

野娟听到，背后的刘香火的船用柴油机噗噗地乱喘几声，熄火了。野娟转脸喊问：“哥，怎么样了？”

“机器出毛病了！”刘香火跳进机舱，在里面折腾了好一阵，伸出油渍斑斑的圆脸，说：“妹子，离浏园岛不远了，海盗没有胆量到家门口作案的。你先回浏园岛，到仓库拿一110系列的喷油嘴给我，我的柴油

机喷油嘴坏了。”

野娟说：“是不是用网船把你的船拖回去？”

刘香火：“不行！水道像又窄又弯的鱼肠，船拽船拐弯时，会撞击水道两侧的礁石，船会被撞毁的。”

野娟想想有理，连忙开船向浏园岛赶去。

天色迅速地暗下来了。乌云熙攘的天空像一座漆黑的海，充满了恐怖的气氛。

突然，网船前边水路上，两盏红映映的船灯忽闪着，似乎在警告网船停止航行。仔细一看，有一条船影横在水道，挡住了网船的航路。野娟的心咯噔一下紧张起来，又让网船走了几米，只见前边横着的是一条流网船，屠明和另一个海盗张牙舞牙地狂喊：“啊咯，野娟咸水婊，今晚你是红虾拖进鳗鱼嘴，无路可走了！”

野娟连忙扳动舵柄，网船急速转弯，想向另一种方向退避。她又发现，网船的背后，一条大马力的阔头船阻着了退路。阔头船的后边，还躲躲闪闪地晃动着另一条船影。

她急得一跺脚，自己遭到三条海盗船的伏击了。

这瞬间，野娟的脑海掠过闪电似的意念，与其被群盗捉住辱死，不如宁可玉碎！跳海吧！

她一转身展开双臂，搂起圆柱形的石头网坠子，看到舵老的阔头船船头已经冲抵自己的船舷，一狠心向前扑进了大海。哗！一股从海底倒冲上来的涌浪，托着她漂出了水面。手里的网坠子轻飘飘的。她因为慌忙，把同样形状的毛竹网浮子当成坠子，抢着竹筒浮子跳海自殉，被涌浪冲出了海面。

她的前边和后边，迷蒙的夜雾里，强盗船方向传来人溅水的哗啦声。

几分钟后，正当她向礁矶丛泅游时，礁丛旁的浪涛里冲出了两条灰黝黝的恶鲨鱼，挡住了她的去路。那恶鲨的长吻下的方口黑洞洞的，长圆形的身子在水面冲荡着，尾巴没有摇摆，身底却泛出一朵朵白浪花。

恶鲨在前边拦阻，贼船在后面追击，怎么办？

她的周围，激烈动荡的海，掀出了一条条斜斜长长的浪头，如巨人英勇地向前俯冲，哗哗地扑在水道旁的礁矶上，碎银溅玉似的血肉漫空飞扬。

她的心灵再次受到海的激灵，浑身泛着强大的力波，以豁命拼搏的勇猛姿态，扑向恶鲨了。当她扑近恶鲨时，两条恶鲨仿佛具有不谋而合的灵性，哗地蹿到她的左右，把她紧紧地夹在中，还没有容她转身抗击，从恶鲨的身底伸出四只臂膀，强有力地拽了她。原来，这是用鲨鱼皮遮盖面目的强盗。她拼命地挣扎着，猛然一个刚硬的拳头击中她的头部，她昏迷过去，被擒获了！

十一

野娟被海盗拖到屠明的流网船上，那两个鲨鱼覆身的海盗，趁她昏迷之际，把她掀翻在海盗扣押被害者的船底板上，她的全身被压成大字形，一种连接船底板的铁铐，把她的双臂、胸脯、腹部、大腿、脚板全部紧紧地倒扣在船底板上。这时，野娟被摆弄得有些苏醒过来。

一种低沉阴恶而似乎有些耳熟的声音，从鲨鱼皮里响起来：“屠明，出舱守住舱口，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放人进舱。”

“是！”屠明剥掉缠裹全身的鲨鱼皮，露出人的面目，钻出舱口了。

噗！那个发出命令的海盗，在黑暗里甩掉身上的鲨鱼皮，只用鲨鱼的头皮罩着自己的脸庞，向野娟发出淫荡的邪笑：“呵呵呵……”

野娟的心在火灼灼地燃烧，肺腑在猛烈地膨胀，全身在铁扣里拼命地扭拧。眼前是黑蒙蒙的船舱，看不清海盗的面目，依稀地觉得那罪恶的身体似宽厚的礁石块，沉甸甸地砸在自己的身上。礁石突出一块石棱子，刺地划破了她的衣裳，戳进了她的肉体。她只觉得贞洁的处女地发出阵阵碎裂般的疼痛，不禁又一阵昏眩……

一阵剧烈的痛苦和昏眩后，野娟的神志再次清醒过来，这时，她听到守在舱口的屠明呼唤另一个海盗：“舵老，咸水女捉住了。”

野娟在海洋里听渔家说过，这些海盗团伙的头子叫舵老。她知道海盗头子亲自参加迫害她的行动。她听到舵老喝问：“屠明，谁在舱里奸淫那咸水女？”

屠明脱口应道：“是小丁爷！”

舵老、屠明、小丁爷——海盗！小丁爷海盗奸淫了我！天啊……野娟的昏蒙蒙的神志，掠过一半意念。她感到眼前的黑舱在旋转，重新昏迷了。

同时，海盗头子舵老怒喊：“洪丁，你在黑舱干什么？快滚出来！”

屠明也跟着唤叫：“小丁爷，快出来！”

趴在野娟身上喘息养神的小丁爷，连跌带撞地爬起来，穿好了衣服，钻出了舱口，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里喘息着：“阿爸，我如愿了！”

舵老一脚蹬得船只跳了几跳：“混小子，这咸水妹是你可以玩的？”

一向在父母面前为所欲为的小丁爷，也跟着把船只踩得发震：“我不能占有她，谁能占有她？”

黑暗中，舵老的影晃晃的手指直冲儿子的鼻尖：“怪不得，我几次交代参加截杀野娟的兄弟们，要狠狠心让她喂鱼，他们都说是你要成全她的小命，原来，你恋上她了？你这是龙种虾找丑**鲇鳢**，找错、找错、找错了！”

小丁爷的双眼在暗色中烁烁一亮，“喔，我知道了。她明明是美龙女，你却说她是丑**鲇鳢**。恐怕，她现在成了我们的舱里鱼，你自己想尝这美鲜鲜的味……”

噗！舵老恶性膨胀，头脑一热，似乎忘了眼前是儿子，一拳砸得小丁爷仰天倒翻，后背砸中硬邦邦的船舷，痛得他五指抓心似的，猛恶地吼骂：“老恶棍，你在海洋横行霸道，老子不买你的账！你敢抢老子嘴

里的鲜味，老子敢跟你拼命！”

“你，贼小子，敢……”舵老怒发冲冠，一脚接一脚地踢过去，小丁爷在舱面号着滚着，慌乱中，他的手触到一把船用太平斧，狠狠地一攥，忍痛跳跃而起，向舵老劈了过去，一边吼着：“没有你，老子就有了一切了！”

“你反了！”舵老应了一声。他终生闯风荡浪，练成穿射浓浓夜雾的犀利目光，看到一把利斧的影子向自己劈来，海猴儿般地一忽闪，小丁爷的斧锋扎进了杉木桅杆中，小丁爷拼命地拉扯了几下，企图拉出利斧继续拼命。

这时，在舵位掌舵的海盗屠明跃过来，张开双臂抢着了小丁爷：“小丁爷，你不能这样子。舵老不是夺你的美女，他有难言的苦衷……”

舵老在后边怒喝道：“屠明，你敢泄露秘密，老子撩掉你的六斤四！”

屠明噤了声。他看到小丁爷攥着太平斧，犹豫地站着，说：“舵老，我跟你多少年了，岂会泄露你的秘密。我不是来向小丁爷泄露的，我是发现了团伙船只的灯号，你们看！”

舵老转眼一看，黑蛇水道通往海洋方向的地方，一串三红三绿的渔灯向这时急急飘来。三红三绿的渔灯，是他们团伙夜间行船的秘密灯号。舵老的贼眼闪闪发光，惊呼：“咦，是洪娘驾船前来。”

屠明乘机喊道：“大家不要争吵了，都操舵扬帆，驶船拢向洪娘。”

一会儿后，舵老、小丁爷和屠明各驾一条船，驶近了洪娘的船，舵老喊问：“洪娘，你怎么找到这里了？”

洪娘应道：“你有透风浪看鱼虾的目光，我就没有凭灯号认船只的本事？”

另一条黑黢黢的贼船上，小丁爷喜怒交加地喊：“阿娘，你来了！”

洪娘欣喜地应：“咳，孩子，好些日子见不到你了，想杀娘了……”

小丁爷愤愤地：“你如果晚些来，恐怕见不到儿子了……”

洪娘发惊：“啊？你都遇到什么事情了……”

“洪丁，你敢忘掉团伙的规矩？住口！”舵老知道，四条贼船，不但有洪娘，而且还有其他海盗。他不让洪丁泄露自己的神秘的使命：“你把咸水女交给屠明，回你该去的地方！”

洪娘发问：“咸水女？抢了一个咸水女？”

舵老呵斥道：“你不该知道的，不要问下去！”暗蒙蒙的夜色里，他的贼亮的眼球儿转动着。一种凶狠的阴谋在心里形成了。他操舵拢近屠明的船只，压低声音喝令：“屠明，把那咸水女留着迟早会使我们的计划全部泄露！”

屠明应道：“我知道，让洪娘知道小丁爷行动情况，洪娘可能会……舵老，你看怎么办？”

舵老：“杀人灭口！立即干掉咸水女！”

“好！”屠明的流网船，冲离小丁爷的船只。

屠明刚刚攥着匕首，准备进船舱行凶，另一个海盗惊呼了一声：“有渔轮！”

另一条船上，小丁爷仔细一看，那条渔轮的尾桅灯亮着三盏红色的渔灯。几年来，他执行舵老的神秘计划，扮成普通渔人出入附近渔港，熟悉很多渔船的灯号。此刻，他惊慌告诉屠明：“是刘橹头的船。”

原来，在浏园岛家里养病的刘橹头，病情稍有好转，看到被海盗多次袭击的野娟多日没有回岛，驾船通过唯一的航线黑蛇水道，前往渔场看望女儿。海盗团伙的灯号常常变化，刘橹头弄不清前边船只的情况，喊问道：“谁家的船啊？”

四条海盗船静静悄悄地荡动着，没有应声。

屠明的流网船急速冲刺，射近了舵老的阔头船，悄声告诉舵老：“冤家路窄，前边是刘橹头，怎么办？”

“啊！”舵老惊得喊出声来。他立即镇定了。他看着跟在阔头船后边的洪娘的船只，想了一下，牙帮咯嘣一喊，说：“没有虎胆不上山，没有狼劲不下海，我要报当初一弹之仇！”屠明知道主子的用意，提醒道：“可是小丁爷的秘密计划，是除掉野娟，留着刘橹头，利用他……”

舵老一挥：“甬多嘴！”

屠明又说了一句：“而且，洪娘在这里，让她看到前夫被杀，如果余情不断，会不会……”

舵老冷笑道：“哼哼，我要叫小丁爷动手，让她看到儿子杀前夫，彻底断她的余情！”到此为止，海盗船为防止惊动水道上的过往渔船，全都关掉柴油机，利用风帆行驶。眼看着刘橹头的机帆船轰隆隆地驶过来。舵老一按电钮开关，船用柴油机吼响起来，阔头船如一条黑鲨蹿近了前边的贼船，他利用机器声音的掩护，大声命令小丁爷：“洪丁，我掩护，你跳船干掉刘橹头！”

长期来，舵老对团伙控制非常严厉，谁如果背叛他，追天涯海角也要杀掉。谁如果违背团伙纪律，必定受到严惩。所以，刘橹头和洪娘的关系，知情人屠明不敢说，当事者洪娘不愿说，小丁爷还蒙在鼓里。他点点头：“好！除掉刘橹头，我的行动计划，少一块绊脚石！”舵老交代道：“你在动手前，防止行动不顺手，不要泄露身份。得手后，开亮渔用探照灯，让他看看你，做个明白鬼！”

小丁爷犹豫道：“这个……”

舵老斩钉截铁地命令：“不得违令！去！”

小丁爷从腰兜里掏出一块黑帆布头罩，套着整个头部，唯有双眼、鼻孔和嘴露在外面，在黯淡的夜色里，他的忽忽的身影，随着隆隆有声的机帆船，冲近了刘橹头的机帆船。他喊了一声：“橹头老大，我想过船去借一桶淡水。”

刘橹头：“是相熟的兄弟吧！过来吧！”

小丁爷霍地抽出一把锋利的渔刀，又拎起一个渔桶，跳过船去，大跨步进入舵位。

刘橧头凑近一看，发现来人黑布罩头，大惊道：“你……”

说时迟那时快，他的“你”字刚刚出口，小丁爷快步一冲，鱼刀扎进刘橧头的胸口。刘橧头坚强地倚在舵柄上，不翻不倒。

小丁爷知道击中要害了。他恶狠狠地打了两声鼻音，熟门熟路地跳了几步，啪地打开中桅上的探照灯，明亮刺眼的灯光下，虽然小丁爷没有脱下头罩，一息尚存的刘橧头，仿佛从小丁爷的衣着和身材辨识出他是谁，左手捂着血汨汨的胸口，右手颤颤地指着小丁爷：“原来，是你这……”他浑身一瘫，倚在舵柄上死了。

“老小子，是我又怎么样？哈哈……”小丁爷狂笑了几声，他走向尸体，说，“念你我的交情，我保你个全尸，躺到海里去，自然有过路船发现你，将你送回浏园岛，到那时，会风风光光地埋葬你。”他拖着尸体，慢慢地挪出舵位。就在这时，洪娘驾驶着船只，迅速越过舵老的阔头船，接近了机帆船。起先，洪娘发现小丁爷驾船冲向前边的渔船，心里泛出一种不祥预感，加快船速，上前看个究竟。黑茫茫的夜色里，她看到小丁爷的身影跳上渔船，奔进舵位，扑向舵位里的掌舵人，心里有些慌乱。小丁爷开亮探照灯时，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在渔船舵位，她睁大眼看着，全身像挨了电击似的发抖着，双手松开了舵柄，紧紧地攥着剧烈起伏的胸襟，嘴里嘟哝着：“是他？是他！刘橧头！”

渔船，小丁爷一脚踹中刘橧头尸体，尸体翻滚了一下，坠入海里了。小丁爷噗地跳回自己的船上。

“天啊！”洪娘像湿棉似的瘫成一堆，呻吟着。她的船只失去控制，乱荡乱跳地漂开了。

一直紧跟着洪娘的舵老，看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冷森森地哼了一下，突然一推离合器操纵杆，阔头船加大了马力，穿波刺浪地冲向前去。舵老抓起一条拴着阔头船的缆索，打了绳扣，霍地一抛，扣在洪娘的船舷木桩上。他把两条船绑紧了，跨过船去。

此刻的洪娘，正处在感情的漩涡中。

和前夫离异的漫长岁月，和后夫舵老漂泊海涯的惊险生涯，已经像一条接一条的飞龙浪，把对刘橧头的回忆涤得荡然无存。现在，刘橧头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并且被她的亲生儿子杀死了，惊愕、哀怨、愤

慨.....似多种涡流卷得团团转。

她陷进了往事的回忆。虽然，她在婚前就是放荡不羁的女人，和刘橹头并不是恋爱的结婚，而且贫困的煎熬，留给她对生活的哀怨，对世道的痛恨，加上海盗的挑唆，造成夫妻离异。但同时，刘橹头的桅杆正直网坠石般刚强的性格，以及和他包括生育女儿的两年生活，却也给她深刻的留恋。这种留恋，成为她恶化性格的另一面，另一种性格的渊源。

今天，眼睁睁地瞧着洪丁血淋淋地残害了刘橹头，她的心里，一种愤怒油然而生。她仇视凶狠的儿子，更恨指使者舵老。多少日子前，舵老瞒着自己，把儿子派到渔家中，原来是执行杀害刘橹头的任务，而且得逞了。多么凶残的人啊！虽然说，刘橹头有被打伤的仇，可刘橹头也有被夺妻的恨啊，这些仇恨也没有达到杀人的程度。由此，她联想到自己是祸根，她深深地怨恨自己.....

现在，舵老跳到她的船上。她虽然知道舵老有翻脸杀人的恶性，但是她不怕。她深知舵老眷恋自己，不敢把自己怎么样。她发出哭和骂相掺杂的声音：“狡鳗毒豚，多少年过去了，你还记仇杀人！你如果杀不够，连我一起杀了！”她不知哪里冒出的力量，瘫软的身体猛地蹿起来，一头撞在舵老的胸口。

“啊哟！”舵老的伤口被撞中，痛得向后踉跄了两步。他导演狡诈凶狠的恶作剧后，深知洪娘会发作一番。自从他结识这位妖艳的娇娘，他那颗操刀扎人时都不会抖一下的心，竟然灼灼颤颤着。全身如一团火焰在燃烧。多少年过去了，还是情意炽热。除了海盗活动的紧急时刻，他向她吆喝几句，平时，他眷她容她护她，从不得罪她。此刻他狡猾地转移视线：“洪娘，我没有策划杀害刘橹头的计划，是洪丁儿现场发作的.....”

洪娘恨声地喊：“我不信！”

舵老赔笑道：“不信，你问屠明。”

洪娘：“屠明是海狗的腿，你怎跟问。把洪丁唤来！”

舵老故意提高声音。向海面吆喊：“洪丁？洪丁要马上回渔港！”

不料这时，小丁爷已经驾船驶过来，闻声回话：“不！你把那咸水女还给我，我再回去！”

洪娘愣了一下，转口问道：“那咸水女是谁？”

小丁爷不知道复杂的内幕，从隐在黯黯夜雾里的船上回应：“刘橹头的女儿，海洋美女，刚才，她已经成了我的人！”

洪娘惊喊起来：“什么？刘橹头有女儿？你们劫了刘橹头女儿？你强占的刘橹头女儿在哪里？我要见见她！”

舵老的心里喊了一声苦，急忙转舵改向，朝着小丁爷吆骂着：“洪丁，你再胡诌一句，看我刷你的嘴下酒！”

小丁爷狠声地应：“你要刷儿子！阿娘，他抢儿子的心里人，想斩草除根刷儿子！”

洪娘气得双眼喷火：“该千刀万刷的洪舵，你倒在老娘身上像烂海蜇，软瘫瘫地硬不起来，棺材边的死货，还要作弄其他女子！待老娘查清那女子情况，和你拼个你死我活！”

舵老一看事情闹糟了，干脆朝着屠明的流网船喝令：“屠明，朝那咸水女胸口捅一刀，大伙都闹个清静！”

不料小丁爷立即发声：“屠明，你知道小丁爷的厉害，你敢对二舵爷的情人捅一刀，我不把你劈碎了，不是头舵爷的儿子！”

在黑雾里影影绰绰地晃动的夜网船里，传来屠明的颤巍巍的声音：“二舵爷小丁爷，我不敢……”

舵老气炸了：“屠明，你敢违我的海令？违我海令者死！”屠明又应：“头舵爷，我不敢……”

舵老：“好！把那咸水女载到外洋，撩下海喂鱼！”

屠明唉了一声，流网船船影迅速逝入远洋方向的海雾里。

小丁爷气急败坏地喊：“海狗杂种屠明，停船还人！”他驾船追了过去。

洪娘气得跳脚捶胸：“屠明，停船，让我查问那女子……”

“洪丁，你滚回渔港！”舵老看到喝不住小丁爷，一蹬脚跃上阔头船，飞快地发动了柴油机，轰隆吼叫的阔头船，拖着绑在左舷外的小船，向洪丁的机帆船追击……

十二

舵老的阔头船和屠明的流网船，均是装着大马力柴油机的海盗船。一会儿后就把小丁爷的小马力的渔船远远地抛在黑蒙蒙的夜雾里，冲出黑蛇水道的出口了。

流网船上，屠明洞悉舵老的家庭情况，听着洪娘的喊叫，把他的心搅成乱乎乎的鱼粥，不知如何办。但是，那昏天暗地的雾气，虽然没有传来舵老的声音，他却从那冷森森的气压里，感受到一种比声音还骇人的威力。

流网船在左前方，昏昏乎乎的夜海画幅上，突兀闪出一串红黄相间的机帆船灯号，灯号越来越明亮，灯号下映出一条灰褐色的网艚船影。驾驶网艚船的是徐鸿老大。五更天，他在渔场替野娟拉好最后一次网，把鱼虾兜给野娟船队的船只，估约离下一次拉网潮汐还有六个钟头，于是驾船绕黑水道方向回港。天亮了，徐鸿朝流网船看去，他不认识操船的屠明和另一个渔民装束的海盗，大声喊话：“船老大，船走得这样急风快火，赶鱼啊？”

屠明含糊其词地应：“哎——”管自把流网船驾得飞闪闪，企图避开拢得几乎舷贴舷的网艚船。网艚船却紧紧相随，徐鸿连连喊问：“老大，你从黑蛇水道驶来，有没有遇到浏园岛的渔女野娟？”

这时间，清晨的博大的海洋，那烨烨的银壳仿佛是它神异的灵性在闪光，它剧烈地动荡了一阵，掀出了众多的白晶晶清澄澄的浪条，其中的一条浪头，白鳞似的一飞，扑进了关押野娟的舱口，刚刚淋湿了她的全身。她猛地打了冷战，寂死多时的身体蠕蠕动作着，昏蒙的意识一阵收缩，倏然睁大了双眼。嘈杂而熟悉的风浪声、机器声、人的喊问一齐传进耳膛：“轰隆隆……哗啦啦……野娟……”

意念如电在脑空一闪，软巴巴的身体突地绷起道道腱子肉，双臂抖抖索索地撑起上身，黑云似的乱发和裹在黑云里的苍白月儿般的脸庞，探出了舱口，竭尽余力喊了一声：“鸿哥，我是野娟！抓海盗啊！”

她的因昏迷消逝而刚刚苏醒的生命此刻发出的音响竟然神奇地激越、尖脆、清晰，使邻船的徐鸿立即清楚发生了什么。

海的身躯在无穷膨胀中扩张，迸发出震天的浪吼。徐鸿也感到自己怒气把胸脯胀成无限，他的怒吼声和浪吼声隆隆共鸣着，他看到败露贼相的流网船拼命向大洋逃窜，他一扳舵，网艚船似领悟他的意念，哗地右转弯，勇猛地冲向流网船，企图横在流网船前边，不惜被撞毁的危险，拦住流网船的去路，抢救野娟。然而，装有大马力柴油机的流网船，船速忽忽飞掠，片刻间蹿了一大截水路，眼看载着野娟逃脱了。

紧急关头，又一种拼命的意志闪过徐鸿的心头，他再次快速扳舵，网艚的船头如野牛一撒，撞中流网船的臀部了，轰的一声，网艚船头和流网船船臀同时碎裂了，白花花的海水灌进船舱，两条船只，一条耷着蹶腩、一条翘首沉臀，缓缓地下沉着。

流网船船臀和网艚船头几乎舷贴舷地靠近着，两个海盗在流网船臀部舵位嗷嗷狂叫，肩挨肩地跃向网艚船，想借助二比一的优势，扑杀徐鸿。

沸沸涌涌的海洋，没有让网艚船坠进暗幽的水底，它那宽广的胸脯一挺，把网艚船猛地拱上高空，站在舱面的徐鸿，仿佛骤然间获得了神奇的力量，嘴里发出凶猛的吼声，全身英勇地凌空跳跃，横张的双臂拦腰抱着迎面扑来的屠明和另一个海盗，借着自己的强大的冲力，把两海盗抱成一团，掀得仰天倒翻，坠进船舷外的滔滔海洋，在喷珠溅玉的浪丛中，迅速沉着。

流网船船舱里的野娟，已经胡乱地套好衣服，拖着疼痛而疲惫的身体爬出舱口，她发现徐鸿为使自已脱离贼船，抱着两个海盗同归于尽的壮举，心海像有一股股热腾的急流在奔泻。

“鸿哥……”野娟如泣如诉地呼喊着。

舷外数十米开外的地方，哗地冒出了一朵白色的浪花。浪花里，一蓬黑黝黝乱纷纷的头发突了出来，紧接着，头发下面出现了被晶白的水

花遮掩着的面容。

“啊？是鸿哥？”野娟惊喜地扑向船舷。

水花在流逝，那人的脸部清晰了。不是鸿哥！

是凶相毕露的舵老？是神秘莫测的小丁爷？都不是，对，这是被称为屠明的海盗！

拼命的意念笼罩着野娟的心。她向前一扑，跃进了大海，向屠明游去了。

屠明也发现了情况，边逃窜喘息边寻找着反扑的时机。

这时，拖着小船的阔头船驶到了。掌舵的舵老和中舱面的洪娘，一齐看到了海面的情况。舵老操着阔头船冲进屠明和野娟的上风水面，那闪着邪火的眼眸仿佛在说，不杀掉这咸水女，祸害比海大！

舱面的洪娘看着舵老的样子，敏感地发喊：“你不要下海……”

蓦地，舵老跃进了大海，向野娟扑去。

“啊……”屠明也一阵振奋，转身扑向野娟。

野娟危急的时刻，惩恶扬善的大海，突地出现了神秘的情景，凶腾腾汹游着的舵老，仿佛被潜游的大鱼咬住下身似的，啊哟哟地乱叫着，双臂离水地挥动着，被大鱼拖进了海底。他沉没的水面，冒出了一片片气泡，似乎表明水底正在进行凶险的搏斗。

不远处的屠明，看到主子的情况，蹙眉思索了一下，决心放弃袭击野娟，哗地没入海底，增援被大鱼咬去的舵老了。

白亮的海底，一团晶莹的气泡中，两条人影绞在一起搏斗着。一个是舵老，另一个竟是徐鸿。原来，徐鸿抱着两个海盗跳海后，滑溜如鳗的屠明，在忙乱中狡诈地向下一蹿，把另一名海盗留在徐鸿的怀抱里，自己脱身了。徐鸿当即卡住那海盗的脖颈，直到海盗窒息才松开。徐鸿运用海底换气的渔家功夫，在水里潜游寻觅着屠明，还顺手从海底抓起一块黑礁。海水能见度很低，几米内只能看到模糊的形象。他发现舵老的身影在水皮凶猛地扑腾，以为是屠明，他悄然地游过去，抓住舵老的

大腿，把舵老硬生生地拽进海底。然而，舵老的水底功夫十分高强，迅速地清醒过来，反身攥住徐鸿，两人拳来脚去地格斗着。拼搏中，徐鸿一斜眼，发现几米外的气泡密密的水帘里，蹿来海盗屠明的身影。徐鸿无声地嗷叫着，瞅准舵老展臂蹬脚泅水的空隙，手里的礁疙瘩连续砸击着舵老的脸部。红殷殷的血水里，顽强的海盗头昏厥而不乱，一倒身栽进黯幽幽的海底深处了。

徐鸿鼓足着余勇，追进大海的深处。

屠明也异常执顽，向舵老逃窜的海底蹿去了……

海面的野媚，并不知道水底的生死拼搏。她稍稍喘息了一下，一瞥被缆绳绑在一起的两条贼船和阔头船上的洪娘，一种恨感油然而生，挥臂拨开腾腾涌来的滔浪，游近了阔头船旁边的小贼船，顺着舷帮爬上了小贼船，恨恨的目光巡视着，抄起梢尖带铁钩的撑篙，向着阔头船上的洪娘颠去。

而这时，距离阔头船四五米的海面，屠明扶着满脸血肉模糊的舵老浮了出来，两人在水底耗尽了体力，时沉时浮着。

阔头船上的洪娘，看到上船的野媚和近处的舵老，双眼闪射着惶然的色彩。想迎向颠晃的野媚询问这疑云笼罩的女子，又惧怕野媚的钩尖戳进胸膛；想躲避袭击跃进海里，自己低微的游术难挡汹汹恶浪湍湍急流；而沉沉浮浮游来的屠明和舵老，可能会遭到野媚的勇猛的袭击，又可能会上船斗杀咸水女……但是，片刻的困惑后，这久浴腥风恶浪的咸水婆娘，立即从复杂的情绪里解脱出来，两种意念清晰地泛上心头。她抄起明晃晃的太平斧，朝野媚威唬“甬过来！”在野媚止步的瞬间，她的太平斧在空中划出白晃晃的弧线，扑地斩断了捆绑两条船的缆绳，她挥舞着太平斧，朝着小贼船上的野媚呼喊：“不知死活的咸水女，快驾小船走！”

在浪山水谷里跳跳荡荡的小贼船上，野媚被洪娘的举动闹蒙了，当她看到洪娘驾船冲向舵老和屠明时，立即恨得牙帮横凸。她跌跌撞撞地扑进舵位，扬帆操舵驶动了小船，向阔头船冲去了。

此时，百余米外的绿粼粼的水面，又一朵洁美的水花，形似巨大的银昙，从海底腾地冒出来，向着空中升腾溅射。水花中间，竟然托着一个人。

那人是徐鸿，他那年轻旺盛的生命力，由于在海底折腾太久，又被湍急的暗流卷得旋转，侥幸地冲出水面，显得瘫软和昏乱。

“是鸿哥！”

一条灰褐色的渔索飞向徐鸿：“鸿哥，抓住绳子！”

清冷的水花伴着野娟的喊声扑向徐鸿，他迅速清醒了，抓住了渔索。

野娟一寻一寻地拉着，把他拉上了舱面。一股又热又酸的情流冲上喉口，泛滥全身，她把徐鸿揽在怀里：“鸿哥……”泪水伴着海水，如雨似的滴落着。

徐鸿挣扎着站起来，警觉地观察海面，发现了舵老和屠明也爬上阔头船。他的心又呼地燃起怒火，喊：“娟妹，追！”

勇猛渔哥，抓起渔梭镖站在船头。小船载着他俩冲向阔头船。

阔头船上，洪娘让负伤的舵老躺在舱面，用帆布揩着他满脸的血水。舵老的下巴被砸出一个血洞，他边呻吟边恨天恨地地咒骂：“奔马岛的狗崽，当初随刘橹头向老子开枪，把老子的胸口钻出血窟窿，今天又把老子的脸砸出血洞，老子不扒他的皮做衣服，百代祖宗不姓洪！”

操舵的屠明惊喊着：“那狗崽爬上咸水女的船，追过来了，怎么办？”

“老子想抡鱼斧斩他的头，他倒把头伸过来，迎过去！”舵老狂猛地喊，挣扎着想爬起来，又噗地摔在舱面。

洪娘看着驶来的小船，心海搅动着乱纷纷的涡流，快步奔进舵位，一把夺过舵柄，喊：“屠明，舵老伤成这样，你斗得过那对生龙活虎的青年男女？中叉的鲨鱼再勇猛，总有受困的时候。另外寻机会吧。”她操动阔头船，向着渺渺遥遥的远方海盗洋方向逃窜。

阔头船凭借强大的马力，迅速逝进了茫茫大洋的幽幽浪谷。

洪娘说：“屠明，我有事问你，你如果敢哄老娘，老娘叫你今生莫想娶妻生子，万代绝子绝孙！”

屠明应道：“不敢！不敢！”

洪娘：“那好。我问你，当初我离开刘橹头时，舵老让你去找刘橹头，你回来说，刘橹头逃了，我女儿死了，当真？”

屠明的眼皮一抽搐，斜了舵老一眼，应道：“你女儿确实死了。”

洪娘怒喊起来：“那今晚，怎么又冒出了个刘橹头的女儿？”

一旁的舵老站起来，似笑非笑地接过话头：“洪娘，你是担心咱们的儿子小丁爷乱伦，强奸自己同母异父的姐姐？”

洪娘的眼角却唰唰地淌着泪水：“对！你这恶针头，让小丁爷强奸自己的姐姐，让小丁爷杀姐姐的生父，让小丁爷当着母亲的面杀母亲的前夫，世上的最歹毒的事，你都干了！”

舵老脚跺地手指天地发誓：“海神爷在上，我如果有半点错待妻子洪娘，被海浪卷走，让鱼虾撕烂，死无葬身之地！”

洪娘：“那你解释一切。”

舵老：“好。当年你离开刘橹头，参加海洋造反队，你那刚出生不久的女儿，确实死了。你跟我后，刘橹头是没有娶妻，只收养了一个女儿，这就是今晚的野娟。”

洪娘的口气稍稍平缓：“收养？我为什么不知道？”

舵老干笑了几声：“哈哈！你和刘橹头分手时，他和你我一样，在陆地没有插针之地，终年漂泊四海，哪能得到对方消息？”

洪娘又愤怒地哭骂：“恶鱼头，这么说，小丁爷是恶剧，你是菩萨了？他是玩人，你是杀人！你杀了刘橹头父女！”

舵老霍地提高了声音：“对，我是要惩治他们，我和刘橹头有仇，我差点死在他和徐鸿小子的手里，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打听他们的下落。今晚，是咱们的儿子替我报了仇。”

洪娘喝问：“你和刘橹头的养女有什么仇？”

舵老咬着牙：“这桩事，我全是为了你和儿子好！我问你，过去你过着盐卤般咸苦的日子，现在别人在陆地荣华富贵，我们仍然淋咸浪浴腥风，这种世道，你恨不恨？”

洪娘默然了。

舵老继续说：“我想满足你的要求，除去刘橹头一家，夺取他这海涯首富的船、网、鱼虾、钱财，尤其是陆地的财产，让你、小丁爷和我结束漂海生涯，住到陆地去，美美地享受一番……”

泪水盈满了洪娘的眼眶，洪娘的视野迷迷茫茫……

十三

野娟和徐鸿没有追着海盗，驾小船回到黑蛇水道出口处。徐鸿兴奋地看到，自己的网艚船仅仅头部没进水皮，并没有沉入海底。

他喊：“娟妹，你休息一阵，我到网艚船上，把撞开的裂缝堵塞了，再把网艚开回去。”他不知娟妹受辱的情况，夜色也遮着了娟妹的神色。

凶器惊险的灾难结束了，单独留在小船上野娟，这才获得了安静和孤寂。

野娟回忆着被海盗击昏、绑架、侮辱的情景，苍白的脸庞像蒙上黑灰灰的乌云，心像一团煮沸的鱼油，燥热、灼痛地翻腾着。双脚失去控制地整个儿栽进海里。忘我的悲痛，使她忘却了爬船，而是在水里漂荡着，发出有声的号哭：“皇天啊！皇天啊！……”渐渐地，全部沉进悲痛的神经，感受到海水的清凉，她也稍稍镇静了。她昂起泪珠水滴密密晶晶的脸庞，凝望着海空。

“娟妹！娟妹！”是徐鸿老大在网艚船堵塞裂缝多时，回到小船，寻找着野娟。

野娟拖着湿漉漉的身体，爬回了舱面。

徐鸿喘吁吁地扶起她：“娟妹，你怎么泡到海里去了？”

野娟疲沓沓地应道：“我心里苦得很，到水里洗洗苦。网艚船修得怎么样？”

徐鸿：“差不多了。剩下一些干舷线以上的裂缝，拖回奔马岛继续修复吧。我们在小船弄点吃的，一边用小船拖网艚，沿着黑蛇水道回去。”

两人在船里蒸了些鱼干，就着淡水吃了，驾着两条船，驶进了黑蛇水道。

前边，夜的灰黑色的画幅上，一只渔船的船影左冲右荡着，船后的浪带如一条弯弯曲曲的白蟒。掌舵的徐鸿说：“娟妹，好像是一只没有人驾驭的船？”

小船拢近渔船，野娟跳过船去，她舱内舱外地探索了一遍，跃上舱而惊呼：“鸿哥，是我阿爸的船。”

两人都不知道刘橹头遇害了。徐鸿一听，也跳到渔船，拉着野娟的手，边喊着阿爸，边寻找着。冷不防，借着船只的灯光，她俩发现了舵位有一摊血渍。顿时，野娟知道了阿爸被害。她发出了凄惨尖脆的哭声：“阿爸啊——”她扑在阿爸血渍上，脸颊贴着血渍蹭动着、搓揉着、撞击着。她的脸颊滴着殷红的鲜血，她的心滴着红殷殷的鲜血。

俄顷，她蹿了起来，颤颤颠颠的双脚，踩遍了舱面的角角落落，又砰砰震耳地跳进前舱中舱和后舱，掀翻了能藏人的网堆、棉被、船板。她终于发瘫似的爬回舱面。全身趴在舷帮上，面对着埋葬父亲的黑蒙蒙的大海，发出惨烈的号哭声……

徐鸿驾着小船，打开明亮的探照灯，寻遍了漫长的水道，仍然没有发现刘橹头的尸身。五更天，海天黑得像装满墨鱼汁的瓶儿。整整忙乱了大半夜的徐鸿，回到渔船上，劝告野娟：“娟妹，你我都几昼夜没有合眼了，稍稍休息一会儿，等天亮了，再寻找你阿爸的尸体。”

他看野娟苦哀哀地倚在船舷旁，叹了一口气，回到小船上，靠在桅杆旁，想假寐一会儿。然而，他确实太疲倦了，一会儿，就响起了鼾声。

倚在渔船上的野娟，慢慢地抬起了目光。

闽海人的灵魂，像火焰一般被点燃了。野娟一字一顿地自语着：“不，我不能这样苦下去，不能让灾难囚困起来！我要复仇！为自己复仇，为父亲复仇，为所有受害的渔家复仇！我要除害，海盗虽然难于寻找，但他们刚刚作案，还会在附近海涯流窜，要抓紧时间寻找！”

一种神秘的计划，在野娟的心里酝酿着。

她悄无声息地来到沉睡的徐鸿旁边，想到自己就要离开这可敬可爱的鸿哥，如果生命像粉碎的海浪，将永远不能和鸿哥团聚，她的泪水像雨柱似的倾泻下来。她的哆哆嗦嗦的热唇，凑近了鸿哥的脸颊，真想深情地长吻，但又倏地离开了。

她思索了一下，决定给鸿哥留下标记。她解下了自己扎发髻的白绸带，灵巧的手舞成一朵花，顷刻，扎成两朵相依相偎的连理花。她的手指伸进了嘴里，牙帮狠狠地一咬，鲜红的血液渗了出来。她忍着痛，让鲜血一滴滴地溅在白绸扎成的连理花朵上，直至染红了整朵花儿。

她把花儿轻轻地放在鸿哥的胸脯上，回到了父亲的渔船。

一会儿后，渔船载着野娟，向远处驰骋而去……

十四

不久后的一天，从黑礁如林的大陆海滨，一艘渔船驶进汪汪大洋。

驾驭渔船的是个二十多岁的渔哥。他的黑色宽筒笼裤，笼裤的臀部和肚脐位置蹙出网兜形的布皱，宽宽松松地笼着丰壮的下身；一件棕黄色的斜襟渔衣也异常宽大，但胸脯却显出了挺突的轮廓，让人联想到上身的风姿；头上的茂密浓黑的“平顶发”格外的短，脸部却笼着一圈比头发还长的络腮胡，加上上唇的黑胡茬，一副粗野的咸水汉相貌；然而，嘴唇红鲜鲜，双眼水灵灵，脸色红润润，从黑蓬蓬的胡茬中透出青春少年的俊美。

渔船在飞鲸海跳荡了大半天，驶到飞鲸海东边，在靠近海盗洋的水域踟蹰着。

船只进入一片平坦如镜的海涯，渔哥似乎得闲了，他掏出一张复印过的白底油光的铜版纸，纸上复印着黑色的字样：县公安机关：兹有奔马岛渔业公司渔工庄伟，趁公司委托他载鱼出卖时机，截取数万元卖鱼款潜逃海洋，恳请公安机关通缉追捕。下边的落款是奔马岛渔业公司。在下角还复印着庄伟的单寸照片，平顶发，络腮胡，红唇黑眼。原来，庄伟就是渔船上的渔哥。

午后，中舱收音机，响起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今年的第七号强热带风暴，预计下午四时袭击飞鲸海……”

下午四时，强热带风暴的前锋果然卷来了。原来空荡荡清爽爽的天空，像被一种无形的巨力摇晃着似的，空气剧烈地荡动起来，气温变得越来越灼热，渐渐地，热灼灼的气流湍急地流泻起来，把船只朝着下风海面压得倾斜着。

庄伟似乎是另一种成分的人。他在海里夜以继日地漂泊，灼灼的目光时时在寻索着什么。而且，他专门在风逞狂的关头，把船只驾得飞快地寻索；还专门闯荡最凶险的海滩，毫无畏惧地寻索。

这天早晨，他又寻到一座汹腾险恶的海狗滩。漫无边际的险滩，无数暗礁明矾如黄黑色的怪兽在水里潜游。礁矾之间的水道，不时地有一只两米来长的黑背白腹的海狗翻水而出，在水面冲波荡浪地涌动，花斑黑纹的毛头凶相毕露地昂动着，扑闪着骇人的蓝光的眼睛在寻找着撕咬吞噬的猎物，利齿参差的嘴发出沉闷的恶声。经过险滩的船只，往往被凶恶的海狗拱翻，不幸落水的渔人，顷刻间被咬得血肉淋漓。

渔船显着犹豫的模样，载着庄伟在海狗滩上风徘徊着。

一只凶残狡猾的老海狗，顺着伸进水里的舵杆爬上来，当它爬到高过人的舵杆顶端时，后脚猛力一蹬，全身横空飞过，整个扑在毫无知觉的正在掌舵的庄伟背上，把他扑压在地，海狗的凶骇的大口嗥叫着吃人的信号，朝着庄伟的细嫩的颈部咬了下去。千钧一发的时刻，庄伟腾地一侧身，双手卡住海狗的下巴，海狗的头部被顶在空中，飞速地摇晃着，嗷嗷地嗥叫着。庄伟的全身被海狗沉甸甸地压制着。庄伟的意志在全身热灼灼地膨胀着，他机智地一曲双腿，脚板沉重有力地蹬踢着海狗

的阴茎部位。海狗阵阵颤动地发痛，四肢竟然凶狠地一夹，抱着庄伟翻滚着，想把他抱坠海里，让海狗群集体撕咬。一抹银晃晃的银光一闪而过，“是鱼叉！”庄伟的左手用力地托着海狗下额使狗嘴不能咬中自己，飞闪地腾出右手，一把抓住斗鲨的鱼叉，瞅准翻滚的海狗，锋利的钢叉扎进了它的胸口。鲜腥腥红通通的血肉喷涌而出，溅了他一身。压在身上的海狗，松懈了压力，软瘫瘫地死了。庄伟一脚蹬开海狗尸体，喘着粗气爬起来，看着四处。

灵性的海像知道他的处境似的，竟然把船只一涌一涌地冲到一处水域宽阔流势缓和的水道。庄伟举目眺望，突然发现，海狗滩的嚣嚣深处，漂荡着一条熟悉的阔头船，他的牙帮迸出仇恨的声音：“这是海盗头子舵老的船！”

原来，庄伟就是野娟！

在黑蛇水道，野娟离开徐鸿后，驾船到大陆海滨市，对自己的千娇百媚的脸形，忍着泪进行整容改装，剃掉黑瀑布似的长发，制成黑胡茬，用特制粘胶把胡茬贴在腮帮和下巴，修改了眉毛，剪断了长睫毛，把单眼皮整成双眼皮，又穿上男子汉的渔衣笼裤，变成了渔哥儿。她又利用奔马渔业公司携公款逃跑的庄伟的名字，用电脑打印了公司的要求追捕庄伟的报告，把自己的相片复印在报告上。然后驾船下海，来到海盗最可能出现的时机——海暴天和最频繁活动的地方——凶险的海滩，寻找着。她终于如愿以偿了，捉捕到舵老的行踪了！

可是，一个难题出现了。她原来打算，发现海盗后，立即报告政府，组织追捕。她看看周围海面，竟然没有一条可去报信的渔船。如果自己回去报告，海盗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办？……就是钻恶鲨的喉洞，也要追踪舵老！

舵老的阔头船，在前方幽灵似的飘忽着。

野娟的渔船，在后面忽忽闪闪地跟踪着。

几小时后，两条船漂进了海盗洋。

舵老显然对跟踪的渔船产生了怀疑，阔头船突然拢近一条小网舫。舵老和小网舫的掌舵人纠合在一起，指手画脚地说了一会儿后，然后各自驾船分开了。阔头船没进一团海雾时，网舫船竟然直冲冲地朝着野娟

驰来。

野娟仔细一看，惊得差点喊出声来。原来，那条小网艘竟然是她家的，小网艘的驾驭者，又是她家招聘的船伙计张圆头。

一串问号掠过野娟的心里：怪不得，我的船漂到哪里，海盗就跟到哪里，原来海盗混进了我家的船队！这圆头，难道是神秘的小丁爷？可能是那万恶的海盗！

小网艘上的圆头，显然是根据舵老的旨意，前来铲除冒险跟踪贼头的渔哥。扮成庄伟的野娟，凭着锐利的目光发现，圆头将一把锋利的小型鱼叉藏在身后，准备等到两船拢近时，冷不防射出鱼叉，截击野娟。

野娟的心绪，像海面的漩涡飞速打转着，一种灵智闪现出来了。她悄然地抓起几圈绑船的缆索，打了单人抱大小的活扣，瞧着小网艘拢来的时候，突然喊了起来：“喂，你的后舷爬上一条吞人的海蟒了！”

圆头猛地掉转身子，莫名其妙地寻找着。待他发觉上当时，已经来不及了，缆索像飞蛇从野娟的手里甩出来，惯于在浪峭尖甩锚索扣套船桩的渔女，将活扣准打准地扣在圆头的身上，还没有等圆头挣扎，她就一推离合器操纵杆，渔船轰鸣着向前飞驰，索扣把圆头扎得紧紧的，哗地拽进大海里，拖网似的向前拖拉着，圆头在海里乱漂乱冲，嘴里发出绝望的号叫：“舵老……救命啊！”

仇恨，像海涛在野娟的全身涌动。她不想让海盗轻易死去，她要把超过自己百倍千倍的痛苦，强加在圆头身上，把他活活地折磨成骨碎、肉浆。她让渔船保持着闪闪飞掠的速度，用舵索固定了舵柄，在舱面跳跃着，攥起一块块海碗大小的网坠石，狠狠地砸着在水里漂荡的圆头。圆头漂过的水域，泛动着一条红色的水带。

圆头告饶了：“饶命啊！我的船和钱都给你！”

野娟厉声喊叫着：“我不但要你的船，还要你的命！”

然而，她毕竟是热血青年，她在狂猛地发泄仇恨时，一时间竟忘了，不远处还有一个残暴狡诈的舵老。

海盗洋的上空，一团接一团的海雾越聚越浓。当渔船经过一团浓雾

时，躲在雾团里的舵老，也飞出了一条活绳扣，准打准地套中了野娟。舵老没有将野娟拽进海，而是飞速地拉紧了绳扣，拦腰拖倒了野娟，他立即腾身跳跃上了渔船，把野娟五花大绑起来。他又转身拖回了圆头。圆头瘫在舱面，边吐着海水，边半死不活地呻吟着。

舵老冷森森抽出匕首，尖刃对准野娟的胸口，说：“不知天高地厚的渔哥，竟敢跟踪抢劫老子。想不到，老子会以你之道还治你吧？”

“慢着！”旁边的阔头船上，传来女人的唤声。紧接着，洪娘从阔头船跳了过来，劝告舵老：“你还没有搞清情况，不要杀人。”

舵老干笑道：“夫人，我哪敢在你前面杀人。我是要弄清情况，再拖到其他海区宰杀。”

圆头回过神了，爬起来喊：“舵老，让我去动手解恨。”

一声“舵老”的呼唤，触动了野娟藏在心的计划，她机敏地喊起来：“啊，你老人家是名扬海涯的舵老啊？”

舵老疑惑地看着野娟：“嗯？”

野娟继续说：“舵老，我是来投靠你的啊！都怪我瞎了眼，抢劫到你的头上。”

圆头喊问道：“你是谁？”

野娟：“我的身份证，藏在口袋里。”

圆头从的口袋里抽出纸张，边看边说：“哦，你也是被共产党追捕的逃犯。”他看看纸上的相片，对对野娟，嘟哝着：“像，确实像。”

舵老一把夺过奔马岛渔业公司追捕“庄伟”的报告，看了几遍，问：“你是庄伟？”

野娟拼命地点头：“是啊，我无路可走了，只有来投靠你和小丁爷。”

舵老喝问：“你认识小丁爷？”

野娟机智地转向圆头：“你是不是小丁爷？”

舵老的头摇了一下，突地停下来：“你打听小丁爷干什么？”手里的匕首又顶着野娟的胸口。

野娟：“我是仰慕英名。”

洪娘接过纸张，看完后，说：“这上面说，你携带着几万元巨款，钱呢？”

“钱？有，在睡舱板下的钱兜里。”野娟应道。她心里暗暗庆幸，自己离开滨海市时，临时提出存在滨海市银行的两万元，以备急用。眼前果然可以用钱消除洪娘的疑惑了。

“钱？”圆头听说有钱，飞快地钻进睡舱。他的惊喜的喊声从舱里传出：“舵老，真有大捆的钱财！”他拎着大捆的钞票跳出舱，嘴里飞出白色的馋液：“庄伟渔哥，这笔钱，你就当作敬见舵老的见面礼吧！还有，你让兄弟我呛了满肚子咸水，也得给我补偿补偿。”

野娟委屈地说：“既然相信我，快替我松绑，再说钱的事。”

舵老犹豫着。圆头急忙上前，替野娟松了绑。野娟故意讨价还价：“舵老，这笔钱，是我用脑瓜儿换来的，不能都给你。”

舵老不满地一斜眼：“我个人不想要你的一分钱。团伙的规矩，所有成员劫来的钱财，一半归有功的个人，一半归大伙平分。”

野娟：“你是首领，没有多分一分钱？”

舵老发怒地挥着拳头：“你再辱老子，老子的铁拳砸你个稀巴烂！”

野娟心里一动，竖起拇指说：“好！不愧是豪爽的首领。我佩服！我执行团伙的规矩，一万元缴公。”

圆头急了：“还有我呢？”

舵老吼道：“你？你滚！谁成为我的团伙成员，谁就要为团伙的集体着想，不能存丝毫的私心杂念！”

圆头吓得溜到一旁。

野娟见缝插针地再次试探：“小丁爷，你的事好说，我一定从自己的分内匀一些补偿你。”

舵老提高声音呵斥道：“谁是小丁爷？”

野娟吓了一跳，不响了。她的心里思忖：圆头到底是不是小丁爷？那条隐身的变色鱼是谁呢？上天入地也要找他复仇！

十五

天色微明的时候。徐鸿突地醒来，他骨碌碌爬起来，发现刘橹头遗留的渔船和野娟都消失了。只有自己的需要修复的网舫靠在小船旁边。他又在小船上窥探了一遍，发现自己躺过的地方，有两朵人工打成的连理绸花，拿起来一看，绸花红绯绯的，浸着湿漉漉的鲜血。他激情万分地把连理花捂在怦怦蹦跳的胸口。他藏好连理花后，朝着黑蛇水道大声喊叫：“娟妹——”

密密礁矶间，徐鸿的小船忽隐急显地穿梭。

弯弯水道中，徐鸿的小船浪山水谷地闯荡。

漫漫长天上，回荡着徐鸿的渐渐沙哑的声音。

整整一天，他找遍了每一块礁岩，每一片水域，始终不见野娟的踪影。他掏出连理花，继续体悟它的含义。野娟为什么要送给他连理花呢？是爱的表示，也是分别的纪念。既然爱，为什么要分别呢？对了，在水道出口的海区，他到网舫上修船时，野娟悲怆地浸在海水里，那时的模样，仿佛她遇到了撕心裂肺的事情？那时还不知道刘橹头老大遇难，她为什么那样痛苦呢？难道她被海盗擒获时，受到海盗的侮辱？如果是这样，她一定去寻短见了！

想到这里，徐鸿慌得浑身打着冷战。

当夜，他又亮着渔灯，在海面寻找着。次日凌晨，他回到浏园岛，找到刘香火的机帆船。刘香火显然不知道一切，正在挥汗如雨地做着渔活。徐鸿忍住差不多冲喉而出的话，低声问：“香火，野娟有没有回港？”

刘香火瞥了他一眼：“前天夜里，我的机帆船机器坏了，交代她回家拿零件，她不知到哪里去了，让我左等右等等不到她。我的船被急流冲得走错了，漂进黑蛇水道的分岔道上，我硬是用竹篙把船只撑回港。娟妹大约和父亲上渔场生产了。”

“不！”徐鸿终于忍不住了，泪水唰地冒了出来，“香火，你父亲和娟妹都遇难了！”

刘香火手里的渔具掉落了，刘香火扑向前，双手抓住徐鸿的肩胛：“你说什么？你说清楚！我阿爸和娟妹到底怎么样了？”

“是的，你阿爸被海盗葬海了，娟妹跳海自尽了……”徐鸿泪水如涌地叙述了情况。

“阿爸——娟妹——”刘香火凄惨地号叫着，双膝扑地下跪，额头朝着船舷撞了过去，砰，灰褐色的舷板上，溅出一朵红色的血花。

刘香火还要继续撞击，徐鸿快步上前，把他拖住了。刘香火边挣扎边哭喊：“不！父亲死了，娟妹去了，我也不想活了！放开我！”他猛地使出大力气，脱了徐鸿，向大海冲去，想跃海寻短见。这时，闻声赶来的渔家男女，一起拉住他，劝解道：“香火，刘家只剩下你这独苗了，你要把刘家的事业红红火火地传下去，不能寻短啊！……”

海风呜呜地响着。

刘香火惨惨地哭泣着……

海盗洋，恶浪似纷纷纍纍的绿毛兽，沉沉地俯伏着，缓缓地爬行着，弧形的绿背，一拱一拱的。

恶浪丛中，阔头船和小网舸舷贴舷地停泊着。舵老和圆头聚在一起，洪娘倚在桅杆上。

圆头说：“舵老，今天，我专程赶回浏园岛，确确实实的消息，野

娟到海里自杀了。我回到这里，既是向您汇报消息，同时也是来请示下一步行动计划的。刘橹头父女遭灾了，你的第一步计划实现了。你和洪娘是要移居陆地享福呢，还是接着干？”

舵老盯着洪娘，沉吟着。自从洪娘跟他后，尤其是被刘橹头打伤后，他暗中派人盯刘橹头的漂海行踪，要除掉他。刘橹头闯海致富，定居浏园岛，过着花团锦簇般的富裕日子，使相形见绌的他，更加仇恨如烈火焚心，愤怒似潮浪汹涌。他立誓除尽刘家人丁，夺取刘家财产，让这可恨的世道也让他和洪娘小丁爷享享荣华富贵。但是，由于洪娘和刘家的特殊关系，他严禁团伙成员向洪娘泄露他要铲除刘家的计划。黑蛇水道事件中，驾船跟踪的洪娘，虽然发现了他的行动，却被他用小丁爷杀刘橹头的高超手段，使洪娘如哑巴吃黄连，作声不得。说实在的，他对眼前这位妩媚妖娆的妇人，有着忠诚而邪恶的爱恋。为了她，他断绝了和所有女人的往来。为了她，他把豁命夺取的财都交给她。甚至杀害刘家人丁，夺取刘家财产，也是为了让她和儿子小丁爷占有浏园，到陆地安逸富贵地过日子。但此刻，另一个仇人，却活生生地站在眼前。他就是徐鸿。多少年前，在刘橹头的指使下，是徐鸿的子弹，差点夺走了他的生命。前天，又是徐鸿在海里打伤了他。他是个有仇必报的残忍的老海盜，他已经打定了铁的主意，先除掉仇人，再上陆地享福！他瓮声瓮气地说：“圆头，回去告诉鸥鸟儿，让她通知我的人，帮助我观察徐鸿的行踪，我要寻机会找徐鸿算账，取他的小命，夺取渔业公司的财产！”

圆头应道：“其实，对付一个小小的徐鸿，不用那样绞尽心机地探消息。我和他很熟悉。你们可以扮成和我一起的刘家渔船，跟我去找他，寻机会下手！不用吹灰之力，可以完成你老人家的第二步计划。”

舵老想了想，说：“让我的人少参加抛头露面的冒险，以免暴露身份，也是妙计。这样吧，我扮成刘家伙计，跟你走一趟。”

两人刚想动身，洪娘突然唤道：“舵老，你要找哪个徐鸿算账？是不是刘橹头女儿的男朋友？”经过一系列变故，她多少了解了情况，知道徐鸿是野娟的男朋友。虽然她知道自己和刘橹头的女儿确实死亡了，野娟是刘橹头的养女，但是，她那尚未泯灭的人性，使她对刘家的养女泛着一种奇妙的眷恋感。刚才，她凭着敏锐的听觉，断断续续地听到舵老要找徐鸿算账。她惊愣了，发话阻止：“舵老，你总不能对和刘家有牵连的人斩尽杀绝！刀下超生，也会超生自己！结束这些勾当吧！我们积攒的钱，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也足以使后半生有大鱼大肉的生活了，

隐名埋姓地上岸享福吧！”

舵老执拗地说：“不！这个徐鸿不除掉，我们夫妻俩就甭想过安生的日子。你想想，在黑蛇水道出口处，徐鸿和你照过面，和屠明对峙过，和我拼搏过，他全认识我们。我们一出现在陆地的人群里，他就会把我们揪出来，送上政府的断头台！”

洪娘听入理了，默然不响了。

“对！我们夫妻俩，谁也不想把对方送上断头台！再说，徐鸿掌管着财产丰盈的集体渔业公司。捉一条大鲨鱼，比捉几万条小鱼小虾，价值多万倍呢！我们结束所有的小打小闹，集中力量洗劫集体公司，人人的钱兜都会鼓胀起来，洪娘，我离开后，你替我看住那个庄伟，让他不要离开海盗洋！”

洪娘闷声地反问：“你拿了人家一万元，还不相信人家？一般的闯海渔民，会无故送你一万元？没有犯案的平常渔民，也拿不出万元巨款。”

舵老：“不是我不相信他。不相信他，也得相信钱。只是，他还没有实际作案的表现，细心些，总吃不了亏。”

舵老和圆头驾着大马力的阔头船走了，把小网艘留给洪娘。泊在近处的渔船上的野娟，看到舵老和圆头不辞而别，连忙拢近小网艘：“婶娘，舵老到哪里去？怎么不带我们走？”

洪娘支吾道：“平时，他都不让我参加行动的，担心出事故连累我。你又新来乍到，没有经验，他爱护你，让你在这里休息等候。”

野娟故意沉下了脸：“不！舵老是不相信我，我原以为，舵老是义天义海的豪爽好汉，没想到，心肠窄巴巴弯曲曲的像鱼肠儿！”

洪娘夺口应道：“不是的！这次的寻找对象，是他的仇人徐鸿，非常勇悍，他担心你没有经验，闹出事来……”

野娟的拳头噗噗地擂着胸口：“天啊，这就更加不对了！你知道，通缉捉拿我的，是徐鸿！害得我无家可归流浪海洋的，是徐鸿！我要剖胸掏心的仇人，是徐鸿！为什么不让我去！不！我一定要去报仇，你如

果阻拦我，我不能报自己的仇，参加这个团伙有什么用，不如退出团伙！……”

洪娘被野娟闹得慌了，又听她说得句句有理，嘟哝道：“那怎么办呢？”

野娟：“好办！我们去追舵老！到时候，你帮我陈述道理。”

洪娘犹豫道：“他们驾驭的阔头船马力大速度快，哪能追得上？”

野娟：“追不上是一回事！不追又是一回事！我非追不可！不让我参加复仇，我可翻脸了！”

洪娘：“那，好吧，我们走！”

小网艚和渔船一前一后地驰骋着。野娟的心像跳鱼儿蹦跳着，她在忧虑徐鸿哥的命运……

十六

洞头港的夜晚，街巷宽广平坦，商店花花绿绿，货品琳琅满目。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下，簇拥着如潮似浪的人群。刘香火也在街面人流里行走着。一个装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迎面走来，亲昵地唤：“香火哥，到洞头港赶夜市啊？”她叫颜水榴，是刘香火的女朋友。

刘香火站着脚步，闷着脸。

水榴用胳膊肘顶了顶他：“你的野娟妹没了，还在想她？没有她，还有我呢！咯咯咯。”她扬了扬波浪发，看了看周围的人群，大声说：“甬天天闷在苦水里了。走，到海乐舞厅散散心。”她搀起刘香火，向前走去。

濒临海滨的海乐舞厅，高大而宽广。天花板的四周，挂着绯红的金黄的银白的碧绿的吊灯，中央部位的旋转灯，把吊灯的灯光映成一条条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光束，斑驳陆离地映射着铺着紫金色瓷砖的地面、贴

着淡黄色布帘的墙壁，一片辉煌。熙熙攘攘的男女们，穿着花花艳艳的服饰，翩翩起舞，热闹繁忙。收录音机播放的舞曲，时而铿锵铮铮，时而悠扬悦耳，时而疾风暴雨，时而柔细如丝。舞厅左角，是招待雅座，霓虹灯亮价格牌：法国冰镇香槟每客八十元，中国茅台酒每客一百元，美国矿泉水每客五十元，澳大利亚果汁每客四十元……

刘香火和水榴飘逸舒展地跳了一会儿舞，要了两杯法国香槟，坐在雅座上。刘香火叹息着：“唉，这种现代化的享受，和我们的生活，真是天壤之别啊！真希望赶快结束我们那种浴腥风淋咸浪的海洋生活，满辈子享受现代化生活。”

水榴附和道：“是血肉之躯的人，都有这种奢望啊！你现在腰缠万贯，如果真正爱我，咱们席卷所有的钱财，离开偏僻险恶的小浏园岛。远走高飞到大都市，美美地过一辈子。”

刘香火看看人群簇拥的四周，提高声音说：“不！阿爸留给我的，仅仅是个体户的遗产，数量有限，尚不够满辈子的耗费。我还要赚一笔大钱……”

水榴问：“怎么个赚法？”

刘香火：“现在形势，时髦竞争。个体、集体、国营之间，谁懂得竞争，谁能够赚钱。所谓竞争，就是不择手段地弱肉强食。这次，我要来个不择手段地强肉弱食。同时，还要你配合……”他的嘴凑近水榴的耳边，悄声说了一阵。

水榴眉开眼笑了：“咯咯咯，看不出，你还是自由竞争的好手，经济活动的行家……”

两人嘻嘻哈哈地离开了舞厅。

次日，刘香火驾船来到奔马岛，登上刚修好的网舫，找到徐鸿：“徐鸿，你前天找我的事，我想好了。”

两天前，徐鸿去找刘香火，告诉他，奔马岛渔业公司的供销人员，没有弄清公司船队的生产情况，就和省水产供销总公司签订合同，保证一个月时间内，向省水产供销总公司提供鲜海鱼五万担。到期不能完成任务，要赔偿省公司的等量（不能完成任务数）经营利润损失。合同

生效后，供销员回到奔马岛，才知道近期鱼产量很低。心急如火燎的徐鸿经理，赶到浏园岛，同刘香火估算了公司船队全月生产量三万担，要向刘香火购买两万担鲜鱼。刘香火要价很高，徐鸿不愿公司亏损，不愿接受。附近又没有渔业生产大户，徐鸿要求借调两万担鲜鱼，两个月内归还。刘香火答应考虑。此时，刘香火说：“我考虑了两天，鉴于你豁命救援娼妹的情谊，我同意借给你两万担鲜鱼，并且不收你利息。但是，我要求你履行国家的借贷规定。”

徐鸿问：“什么规定？”

刘香火：“我们向国家借款，要用财产抵押。我借给你鱼，等于借给你钱，你也要用财产抵押，逾期不还，我可以没收你的财产。”徐鸿反问：“你难道不相信我？我在两月内不还鱼？我们公司船队月产量最低三万担，两个月产量六万担，难道会不还两万担？”

刘香火笑道：“不不不！你误会了。你我兄弟一样，我是绝对相信你个人的。但我不是和你个人做生意，而是和偌大的集体公司做生意。两万担鱼，对你们公司是九牛一毛，我如果短缺两万担鱼，就要破家荡产了。试想，我把全月的鱼都借你，没有一分现金收入，我用什么钱支付巨大的生产成本，用什么钱支付众多的船工薪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你们变卦了，我就完蛋了。况且，国家向我们个体贷款都要我们以财产抵押，依样画葫芦嘛。其实，对你们公司。这手续只不过玩笑而已。具有强大生产力的公司，完全还得了少量鱼儿。你就放心办手续吧！”

徐鸿心想，合同规定的时间紧迫，一时找不到生产大户购买贱价鱼，只有向刘香火家庭船队借鱼。刘香火讲的，也都在理。万一公司船队陷进海暴不能生产，倾家荡产也要成全个体渔业户。他坦荡地说：“好，我们也签订合同。”

刘香火当即和徐鸿签订了合同，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奔马岛。

再说离开海盗洋的野娟和洪娘，在海面连续漂泊了二十来天，舵老们像虾蛄入海没影儿。野娟的心绪急巴巴的。她又离不开洪娘，因为洪娘是她探出海盗团伙的全体成员，尤其是查出神秘的海盗小丁爷的唯一线索了。夜晚泊船海面时，她每每到小网艚上，拐弯抹角地问寒问暖后，偶尔巧妙地发问：“我想熟悉团伙的所有成员，不知他们都在什么渔船上，尤其是小丁爷是谁，不然的话，在海上相遇了，自己人劫杀自

己人也不知道。”

洪娘很机警，应道：“日子久了，你总会认识的，眼下要遵守团伙的铁纪律，不要打听不知道的事。小丁爷虽然是我的儿子，舵老也没有让我知道，小丁爷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些活，不由使野娟噤声了。

这天早晨，渔船和小网艘在奔马岛周围转悠了一圈，不见徐鸿的公司船队，野娟看看漫天乌云翻腾，强海暴快降临了，心里猜测着：徐鸿可能是率领船队，冒险闯渔场，抢捕鱼群密集的暴头鱼了。她对洪娘喊道：“婶娘，到渔业公司的渔场寻寻看。”

洪娘：“好，你带头。”

两小时后，两条船接近公司的船队惯常放网的渔场。

视界迷离的云烟里，渔业公司的十几条船只，相拢成簇地漂动着。显然，为了完成省水产供销总公司的供鱼任务，渔业公司把产量低的定置网作业的网艘，全都改成高产的围网作业，畏船和网船成双成对地驰骋着，网船舱面上，堆着小山似的鱼虾。徐鸿的网艘改成带头船，舵位飘扬着象征带头船的三角形红旗，在云滔雾浪里隐约可见。

野娟又发现，近处的云雾里，飘动着四条渔船，似雾海里的幽灵，紧紧跟踪徐鸿的船簇。舵老的阔头船、屠明的流网船和圆头的渔船都在其中。舵老发现了她俩，大声呵斥道：“谁让你们到这里来的！”

野娟怒叫：“我要报仇！”

洪娘也说：“徐鸿是庄伟渔哥的仇家！”

舵老看到洪娘发话，知道是她同意的，口气软下来，说：“既然来了，不准乱闯。你没有经验，会坏事的。洪娘，看住庄伟渔哥！”

野娟无可奈何地抑住怒火。

舵老转向聚拢来的贼船发令：“用云雾做掩护，会水底换气功夫的，贴着船舷溜下海，潜水游到公司船队的底部，偷偷卸掉它们的舵板。不会水底换气的，留在船里接应。下海潜水的，动作要快，每人卸两条船的舵板。不然，强海暴一刮到，被急流恶浪一冲激，再也游不回来了！”

舵老、屠明等七名海盗，纷纷溜下海去，没进水底不见了。圆头和四个不会水底换气功夫的，留在贼船上。圆头似乎对野娟不放心，故意驾船傍近野娟的渔船，黑亮的贼眼盯着野娟。

野娟的心里叫苦连天，她知道，这十来名海盗，跟踪徐鸿的船队到渔场，面对船队的绝对优势的船只和人员，面对面地拼搏会吃亏。河豚般恶毒的舵老，企图卸掉船队的所有舵板，使船只无法控制航向，在狂风恶浪里就地旋转，不是被狂涛猛浪掀翻，就是让海盗们逐个地收拾掉。到那时，公司和船队就完了。眼看着游术高超的海盗们游向船队，船队依然毫无觉察，她又没法发出警告信号，急得快跳下海了！

大约半小时后，正在拉网捞鱼的公司船只，船头偏离了顶风顶流的方向，每条船都乱冲乱荡起来。整支船队横七竖八地漂泊着。

带头船上的徐鸿，突然惊喊起来：“舵板漂离船体！”其他船只也跟着发出同样的喊声，海面乱成一团。

汹涌如在地面飞奔的舵老们，接二连三地潜回来，悄然地爬上贼船，静观事态的发展，准备伺机发动袭击。

而这时，海暴进入狂嚣的状态了。

把贼船停在不远处的舵老，看到袭击的时候到了，疯狂地吆喝着：“兄弟们，动手吧！”他率领着几条贼船，向公司的船队冲去了。

海的凶险的水崖、震天的炸浪、湍急的暗流，阻挡着海盗们的道路，贼船踟蹰不前地跳跃着。

而另一侧海域的带头船上，徐鸿仿佛在大海洋的壮观景象中亢奋了，浑身的筋骨在暴突，发出炸浪般的吆叫：“渔家兄弟们，抛头甩命地拼搏啊！”他一俯身从舵位跳了下去。他拨浪蹬水地追逐着漂远的舵板。

同时间，另一些渔哥也英勇地跳下大海，拼搏着风浪，挽救着船只。

渔船上，野娟看着远处发生的一幕幕情景，激情在心海沸腾着。

伪装成渔民的海盗们，尤其是头子舵老，快把自己的胸撞得碎裂了，后悔地号着：“要知道，老子不离开那些船只，一个小子跳海，就干掉一个！”

屠明的船拢过去：“舵老，怎么办？”

舵老不死心地说：“再观察一会儿。”

屠明：“他们会怀疑，海流不会把全部舵板都漂走，肯定是附近的船只捣鬼。附近船不多，会疑到我们几只船，他们凭着船多人多，会追杀过来的。我们提早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火烧，下次再干吧！”

舵老精明地沉默着，那神态仿佛在说，他们全被围网拖拉着，不可能斩网追我们。每张围网值两万元，是他们的命根呢。还有网里的鱼虾，他们家等着下锅呢。就是他们追我们，凭着我们的马力快速度，他们追得上吗？等一会儿，如果风浪稍平静，还可以再干！

远处的公司船队，正在紧张地拉网捞鱼。由于装船舵拖延了时间，大量的密集的暴头鱼涌进围网，网弧内的鱼群，如一股股喷泉汹涌涌出，挤满了海面。

舵老气得脸色铁青，双唇哆嗦，一拳砸得阔头船跳了几跳：“徐鸿小子，老子今天成全了你，明天割你的肉生吞！”他看看风浪越来越嚣张，朝众海盗一挥手，领头冲进云海里了。

十七

东海的夜空，好像永远是墨云浓浓。而被海风撕下来的云朵，呈现着种种浑身墨黑的鬼怪魍魉的形，张牙舞爪地飞翔着。

惨败而归的舵老，把几只贼船聚成一簇，召集众人商议道：“我们人手太少，渔业公司的船多人众，集体对阵，没法胜他们。”

屠明献计：“擒贼先擒王，先除掉经理徐鸿，不怕公司不垮，船队不散。”

舵老：“对！到那时，让小丁爷配合行动，公司的财产化成金闪闪的钱，都滚进大伙的腰包了。”

野娟也坐在旁边。参加渔场案件后，她和众海盗混熟了，大伙像忘了她是新海盗似的。听着舵老的话，野娟的心里咯噔一紧，小丁爷配合海盗行凶，证明海盗不是进行单纯的复仇，而是在实施有步骤有目的的计划。听舵老的话，小丁爷不在这里？圆头好像不是小丁爷？小丁爷是谁呢？不管怎么，要主动侦查！她有意无意地嘟哝了一句：“具体怎样行动呢？”

舵老的眼眸深处幽亮幽亮，说：“派个兄弟去，趁夜晚天黑，摸近徐鸿的船，封死睡舱盖，潜到船底去，抽掉进水洞木塞，船只沉没了，叫那小子永远睡到海底去。然后，我们再捣乱公司船队……”

屠明又插嘴：“要去一个徐鸿熟悉的人，万一接近他时，被他发现了，他也不会生疑心。我想，张圆头曾经扮成外地漂到东海的外地渔户，被刘橹头父子招聘过，和徐鸿也熟悉……”

张圆头显然慌神了，结结巴巴地说：“让我一个人去，干不成，反误了舵老的全盘计划，我不敢领这项任务。”

屠明：“派个兄弟协助你就是了。”

张圆头嘀咕着：“徐鸿是漏网鱼惊弓鸟，警惕性很高，谁愿意跟我去？”

“我去！”野娟突兀地说话了，“大伙都知道，我和徐鸿有海般大的仇恨，我跟圆头兄弟去报仇！”

舵老一拍腿：“鱼叉插进鲨鱼嘴，中！就这样定了！”

午夜，野娟的渔船和圆头的小网舸，双双逝进墨黑的雾气里了。

野娟和圆头在海里漂了差不多两天两夜，第三天晚上，他们来到渔场。渔场上空正刮着八卦风，棉般的云幕里，影影绰绰地显示出奔马岛渔业公司的亮着灯的船队，还有一些其他渔岛的渔船。由于无定向的八卦风的席卷，船只夜间无法放网，停泊歇息。

野娟瞄了圆头一眼，看他的神色惶恐，故意问：“圆头，你打前

阵，我镇后。”

圆头奸刁地发笑：“庄伟渔哥，你是新入群鱼儿，该练练胆量，你打前阵吧！”

“好吧！”野娟应承道。她把渔船泊好后，冒着夜雾，悄然游近徐鸿的网艚，爬到舱面，脸往睡舱口一探，刚想唤出鸿哥，告诉他一切，仔细一看，由于海盗屡屡进犯鸿哥，好几个渔哥儿聚在睡舱，陪伴保护着徐鸿。因为日以继夜地撒网捞鱼，疲倦不堪的鸿哥们，这时正呼呼睡着。

“不行！唤醒鸿哥，会惊醒其他人。万一让不远处的圆头发现了，暴露身份是小事，毁了计划是大事！”野娟思忖着，溜到暮色浓浓的旮旯拐角。

野娟触景生情偎在网艚上，热灼灼的感觉里，仿佛自己柔柔地依着可亲可爱的鸿哥，情态愈想愈觉得醉迷迷的，竟至全身贴着船面蠕动着扭拧着贴吮着，恋恋地不愿离开。

一声海浪的溅声，使她惊醒过来，她倏地记住自己应该怎么办，连忙顺着船舷溜下海去。她游在鸿哥的网艚和圆头的贼船中间，看着两条船，思索着怎么办。

这时，八卦风神秘地消逝了，代之而来的是从黑洞洞的北部天际吹来的冷飕飕的狂风，把满海灰白的雾气沸沸扬扬地吹向南去。海空显得空旷而浩大了，或许是躲在天空深处的月亮的照射，使浩瀚的苍穹描着神秘的烟蓝色。

野娟的身体浸在海里，野娟的情绪也溶在海，她感受到自己的愤怒在心里奔突，自己的胸膛海一般地膨胀着，她一头扎进了海底。暗蓝色的水帘忽闪掠过，她迅速游到圆头的小网艚底，右手抓住龙骨稳定身体，左手在船底摸索着。她摸到船底漏水洞的木塞了，掌头猛地一顶，把木塞顶进船舱里，一股海水也随着涌进船舱。她又如法炮制，打开小网艚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船舱的漏水洞。她预计快沉没了，慌忙用双脚蹬动龙骨，全身射出水，抹掉双眼的海水，观察着。

小网艚的灰幢幢的船影，迅速地没进海里了，四周的舷帮，激起了一圈灿灿的水花。船上的张圆头发现了，不敢呼喊救命，不敢跳海弃

船，不知道船只沉没的原因，在舱面慌乱地奔跳着。

一朵巨大浪花飞溅而起，小网艘沉没了，张圆头也落进了海水里，扑通扑通地挣扎着。

野娟一俯身扎进了海底，瞄准圆头的乱蹬乱踢的双腿，一把攥着了，用力地拽进海底。

猝不及防的圆头，海洋游术很低微，又没有水底换气的功夫，心肺里的一口气迅速吐出，一股股海水灌进喉咙，铁硬的筋肉变成一团松糕，气息奄奄了。

野娟一把绞着圆头的后领口，把他提出了水面，吆问道：“说，你是不是小丁爷？”

圆头气如游丝声似蚊哼：“不……”

野娟不知他是说不是，还是在顽强地抗争，她更加怒不可遏问：“说，小丁爷到底是谁？”

圆头仍然哼出不明不白的一个字：“不……”

野娟看他至死不语，一把把他拖进水底。大约两分钟后，当她再次把圆头拽出水面，圆头已经窒息而死了。

她一把推开圆头的尸体，向自己的渔船游去了。

根据事先约定的地址，次日傍午，野娟的渔船漂到汹腾腾的翻船湾野港，跃到舵老的船只。她跃上阔头船，双手捂脸干号着：“舵老，圆头遇难了。”

舵老和洪娘腾跳而起：“啊？”

野娟用力地揉着眼，把眼睫揉得红通通的，说：“我们漂了两天两夜，在渔场找到徐鸿船队，瞅准他们歇渔停泊的深夜，圆头游到徐鸿的网艘。不料徐鸿是受惊鱼，召集好几个民兵站岗护船。圆头刚刚要沉船，就被发现了，好几把钢叉射向他，把他活活戳死了。”

舵老的目光冷峻而疑惑，冷冷地问：“你又是怎样脱身的？”

野娟：“圆头担心出事，让我在附近水面接应。我是正式的渔船，他们就是怀疑，也找不到证据，不敢怎样我。圆头出事后，我怕他们怀疑，没有马上离开，壮着胆驾船拢过去，用海上渔民的口气，表示慰问徐船队，这才堂堂皇皇地离开了……”

舵老依然紧紧追问：“这么讲，你倒蛮镇定机智的？”

野娟突然气愤起来：“舵老，听你的口气，是我贪生怕死了？试问，你们一簇船一伙人都斗败了，我们两人的失败更自然了。叫我单枪匹马地干，也要看机会。”

洪娘走过来说：“舵老，我们吃这碗拼命饭，兄弟们不时地伤亡，人员越来越稀少，不要内讧了。庄伟渔哥，圆头兄弟遇难，舵老心里窝了苦水，说话过激些，不要争执了。”

舵老这才变换了口气，苦闷地叹了一口气。

洪娘转向舵老，埋怨道：“你是自找苦吃。做船有一座停船的埠头，做人也要有歇手的尽头，早就劝你歇手了，现有的钱财，尽可以过好日子了。”

舵老的双眼闪着凶光：“不！有仇不报非丈夫！我至死也要把徐鸿的骨头啃碎咬折！等屠明和鸥鸟儿带来小丁爷的计划，徐鸿的末日不远了！”

野娟的心一阵发沉。她知道鸥鸟儿是和小丁爷联系的女海盗，他们策划了什么样的迫害鸿哥的计划呢？

十八

灰茫茫的夜，几条海盗船在墨绿墨绿的海面摇荡着。野娟坐在渔船上，想着心事。

夜渐渐深了，从西边的遥遥的水天深处，急匆匆地飘出屠明的黑帆高扬的流网船，拢近了舵老的阔头船。

野娟朦朦胧胧地看到，流网船的舱面，有一个女子的窈窕身影。而舵老似乎有什么事情不愿让妻子洪娘知道，跳到屠明的流网船上。三个男女海盗聚在一块商议着。

灼灼的怒气和浓浓的愁云一齐涌上野娟的心头。这个神秘的女郎，肯定是绰号“鸥鸟儿”的女海盗，专门负责和小丁爷的联系。她肯定是接受了小丁爷的使命，带回迫害奔马岛渔业公司和鸿哥的罪恶计划。必须把海盗的嘴掰开来，掏出罪恶计划的内容，查清小丁爷的真正身份，向政府举报，一举歼灭海盗团伙。替大海渔家除害！可是，舵老是礁岩般顽固的贼头，屠明是守口如瓶的海盗团伙核心人物，神秘女郎情况不明，怎么办？

野娟看到自己的船泊在流网船上风海面，故意松长了锚索，让船只漂近流网船，在暗中窥探着。借助流网船尾桅上的渔灯，依稀可见神秘女郎的形貌。

鸥鸟儿穿着土蓝色帆布制成的渔女衣饰，斜襟宽筒，布质纽扣，布带束腰。但她的浓黑烫发洋洋洒洒，艳美的脸蛋白皮嫩肉，黑白分明的双眼笑光邪彩，渔女装束的身材丰腴诱人。三个男女海盗的大事已经商议完毕，舵老刚要起身回船，鸥鸟儿竟然不知廉耻地依到舵老的胸前，双臂水蛇儿似的缠着舵老的腰，红鲜鲜的嘴唇哧地在舵老脸上吮了一下，嗲声嗲气地说：“舵老，你就不能在流网船陪我一宿？离开团伙，难得回来，想你想得心痒儿的。”

舵老刚想说什么，邻船的洪娘在暗里一闪，托着太平斧噗噗有声地砸着舷帮。舵老连忙敛起笑容，肃穆地说：“我舵老满辈子歪帆驶斜船，跟洪娘都是正正经经过日子。你不是很仰慕我儿子小丁爷吗，回到小丁爷身边吧。”

鸥鸟儿愤愤地扭开身子：“小丁爷？他待我像恶鱼等水母，要我时啃啃咬咬，不要我时把我撩在礁石上搁浅。他的真情实意啊，都撩到野娟那咸水婊身上。他强奸了那咸水婊，羞得咸水婊活活跳海自杀，心里仍然留着鬼女，真是莫名其妙！”

一阵热烫的血液直冲野娟的胸海，她差点气昏倒地。但是，她抑制着自己，继续偷听着。鸥鸟儿在继续说话：“小丁爷对我不忠，甭怪我对他不义……”

舵老沉着脸，跳回阔头船。洪娘的身影蹿动着，愤愤地把船只荡开了。

看着舵老的船影几乎消失了，屠明啪地熄灭了流网船渔灯。黑咕隆咚的舱面，屠明像条黑乎乎的海兽扑倒了鸥鸟儿：“心肝宝贝，你跟我过日子吧！我在海洋行盗二十多年，积攒了大笔钱财，够你我荣华富贵的。”

鸥鸟儿挣扎着：“我要找人，也要找个比小丁爷年轻俊秀的后生，谁稀罕你这老丑鱼！”

屠明在鸥鸟儿身上乱拱着：“舵老也老丑，你干吗要找他？”

“我是要报复小丁爷，让他和他母亲气死。”鸥鸟儿反抗着，双手乱打着屠明。

屠明凶狠地撕扯着鸥鸟儿的衣服：“不，今晚，我决不放开嘴边的鲜鱼！我一定要尝鲜！”

“求求你，放开我！”鸥鸟儿一边哀求着，一边和屠明打成一团。

憎恶、仇恨、同情，像几股渔索绞痛着野娟的心，她向流网船吆喝着：“屠明，你不能作践团伙的姐妹。”

屠明吃了一惊，双手依然抓住鸥鸟儿：“老子闯海几十年，爱在船板上睡女人就在船板上扒光女人的皮，爱在礁石上睡女人就在礁石上压掉女人的骨，你个刚下海游水的幼鱼子，敢管到老子头上！”

“狗鱼种屠明，你敢骂老子！老子叫你的臭嘴变成血窟窿！”野娟用愤怒转移着视线，抓起明晃晃的渔用梭镖，横空跃到流网船上，锋利的梭镖对准屠明的嘴洞，凶猛地戳了过去。

“妈呀！”屠明吓得松开鸥鸟儿，一侧身闪到暗角里，寻找着反抗的工具。

“走，到我船上去！”野娟乘机拉起鸥鸟儿，两人飞身跳到渔船上。

流网船上，屠明竟从舱板下拉出一支步枪，大吆大叫：“庄伟小儿，竟敢夺老子的女人！老子崩了你！”

鸥鸟儿躲在野娟的后边抖抖索索着。怒火燃烧着野娟的身心，她毫无畏惧地站立着，巴掌把胸膛拍得扑扑响：“屠明龟孙子，有种的朝这里开枪！”

屠明哗啦地拉动枪栓：“老子今晚不崩了你，是海猪的卵海狗的仔！”

危急关头，闻声操船飘过来的舵老，厉声呵斥着：“屠明，你想干什么？”

野娟灵机一动，故意喊道：“舵老，屠明要作践团伙的姐妹，还讲是小丁爷的玩物，他偏要夺……”

鸥鸟儿也跟着哭喊：“他是要作践我，跟小丁爷做对头。”

洪娘在阔头船怒驾起来：“老丑的**鲇鰻**，对水镜照照自己的狗相，想跟我的小丁爷比较……”

舵老也气得七窍生烟：“狂妄的老海狗，那贼货难熬了，去抢海里的咸水女！再敢作践团伙的姐妹，老子把你撩进盐舱里活腌！快滚！”

屠明嘟嘟囔囔地低声咒骂，把船只驶得远远的。

渔船里，鸥鸟儿一边梳整着头发和衣服，流光溢彩的双眼邪邪地盯着野娟：“你是刚入团伙的庄伟渔哥吗？”

野娟看着女海盗，心里旋转着一种计划。她毫不避开鸥鸟儿的邪淫的目光：“你怎么知道我？”

鸥鸟儿用珍珠霜把脸抹得雪白雪白，应道：“我怎么不知道？我保过你的命呢！”

野娟一惊：“保过我？”

鸥鸟儿：“看你生得俊美，我心里疼你，告诉你吧。你入团伙后，舵老为了考察你，让我和小丁爷调查清楚，奔马岛有没有一个叫庄伟的渔哥，携大笔公款潜逃。我草草打听了一下，回报舵老确有其事，你这才安然无事。”

野娟心里惊叹道：“好一个厉害的贼头啊！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庄伟，我早就被他割成喂鱼的饵料了！”她笑道：“那我要谢谢你了。”

“哥儿，你要怎样谢我？”鸥鸟儿面对俊渔哥，春心荡漾起来，偎近了野娟，邪笑道，“其实，你从屠明老丑货手里救我出来，还不是看到我像鲜美的石斑鱼，想尝尝鲜。哪一条鱼儿不吃鲜饵呢。说实话，能跟上你这样的俊后生哥，心里也满足呢！嗯，你还犹豫什么，来吧！”鸥鸟儿竟解开了领口的纽扣，露出了白嫩丰鲜的胸脯。

野娟乱了套了：女子对女子，鸥鸟儿会立即识破我！怎么办？她的心急急旋转着，急里生智：“好姐妹，你是小丁爷的，我就是吃了海豹胆，也不敢碰你呢。”

鸥鸟儿愤愤地咬着嘴唇：“小丁爷？我明里和他周旋，暗里对他保持着距离。你相信吗？”

野娟：“你骗人！你是专门服侍他的，刚刚还从他那里来呢！”

鸥鸟儿急了：“舵老是让我和他保持联络，不是服侍他。”

野娟机警地说：“那你刚刚在他那里干什么？难道没有干男女间的那种事？”

鸥鸟儿夺口而出：“没有！他让我把情报告诉舵老，徐鸿动用自己公司的渔船、运输船、加工船，还租用了其他人的船，总共百余条船只，组成庞大的船队，运输五万担积在冷冻库和刚从渔网里捞出的鱼虾，明天下午起航运给省里一个大公司。小丁爷要你们在船队必经的海马海峡，用改变航标灯的方法，使船队走错道进险滩，搁浅撞礁翻沉……俊哥儿，我都告诉你了，你总该相信我和小丁爷的关系是清白的。来吧！”淫荡难禁的鸥鸟儿，一把抓着野娟的手，往自己的身上拉。

野娟继续稳住她，巧妙地发问：“小丁爷是什么人？他能对你保持清白吗？”

狡猾的鸥鸟儿，神志还没有昏糊，不无疑惑地打量着野娟：“咦，你怎么问到不能问的事了？舵老有严令，我作为和小丁爷的唯一的联系人，如果谁知道小丁爷的身份，就要摘我的脑瓜儿。我不敢坏团伙的纪

律，也不能玩自己的命。”

野娟灵智地笑道：“你误会了。我也不敢坏团伙的纪律呢！我刚才的意思是，小丁爷是舵老和洪娘的贵公子，又是团伙的二舵手，他要你的处女，你敢抗拒吗？”

“哦，你是在吃醋啊！傻小哥，你大概还没有尝过女人吧，你今天尝尝吧，我这个美女鲜不鲜，咯咯咯……”鸥鸟儿再也禁不住自己了，一头扎进野娟的胸前，双臂拦住野娟的腰，“咯咯咯，傻哥儿，你全身像女子一般丰丰软软，也是条鲜活的肥鱼儿呢。”

对这又可怜又可憎的女子，野娟想用力把她揉进海洋里。可是，那样不但会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而且会误了更急人的事。明天，海盗根据小丁爷的旨意，就要置徐哥船队于死地了。百余条船，成百上千的渔民的生命，还有五万担活鲜鲜的鱼虾，毁于一旦时，那将是什么样的后果啊！离明天下午只有十多个小时，天明时，海盗们就要动身了，必须抢在他们的前面，把消息送出去！自己困于海盗窝里，怎么办呢？

她的意念，突然像电光一般明亮地发闪，她攥着鸥鸟儿的双肩说：“在舵老和屠明的眼前行乐，我怕呢。舵老是小丁爷的父亲，他会为小丁爷报复我。屠明那样狂贼，如果被他抓住把柄，还不把我活刮了？咱们拉起铁锚，说是替团伙巡海，实际上来个游海行乐，行不行？”

鸥鸟儿哧地吻了野娟的脸腮：“原来你是个滑天滑地的滑头鬼。走！”

两人蹑手蹑脚地拉起铁锚，渔船悄然无声地荡开去，冷不防，流网船上的屠明凶腾腾地喝骂起来：“庄伟小子，你想拐带小丁爷的女人游海撒野？”原来，屠明一直躲在暗中，观察着两人的行动，伺机报复泄恨。

野娟机灵地推推鸥鸟儿，低声地说：“你回应他。”

鸥鸟儿大声道：“舵老，离天明时间不长了，我和庄伟渔哥巡安海，防止政府的船跟踪我们。”

阔头船上，舵老被惊醒了，对着躺在身边的洪娘说：“这骚货，看

到俊秀的哥儿，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

洪娘厌烦地应道：“你不是早晚要带我和小丁爷到陆地享福吗！这样不要脸的骚货，如果做咱家儿子的媳妇，会搅乱家庭，毁坏家庭，是家庭的克星呢！随她跟什么海猪海狗做爱去，正好捏她的把柄，让小丁爷抛掉这条臭虾仔！”夫妻俩管自躺下了。

屠明兀自大骂不止。其他海盗也爬出舱面，嘻嘻哈哈地看热闹。野娟和鸥鸟儿看到舵老没有喊话，扬帆远去了。

十九

离开海盗船队，野娟故意驾着渔船，朝着海盗们要动手的海马海峡驶去，想在万一来不及通知徐鸿时，拉住徐鸿的船队，免得他们出事故。

渔船在墨黑的海天匆匆行驶着。

待在睡舱里等候着的鸥鸟儿，撩不住淫情，爬上舱面，看看船只，朝舵位里的野娟发问：“哥儿，船干吗行得这样急风急火？”

野娟看到周围的海面没有一盏渔船的灯火，找不到传递情况的对象，焦急得像锅着滚沸的渔油。她含糊地应道：“离团伙的船队远，做事方便些。”

鸥鸟儿穿着白绸儿背心和三角裤，裸着白雪雪的全身，趴在野娟的肩头，丰嫩的乳房在野娟背部揉动着：“团伙船队早就不见影了，你不能早些进舱嘛！”

野娟真想一刀捅倒这骚货。可是，她已经从其他海盗嘴里得知，这鸥鸟儿过去是渔岛城镇的暗妓，跟海盗作案多年了，非常顽固。硬迫她交代小丁爷和其他海盗的行踪，她可能至死不讲。还得利用她探出小丁爷们的下落。同时，如果除掉这女海盗，舵老们势必联想到张圆头失踪的情况，重新怀疑自己，那情况就不妙了。拿定后，野娟笑吟吟地哄她道：“好姐儿，我是个没尝过女人的稚哥儿，连日连夜的风浪折腾，弄

得人浑身松瘫瘫的，提不起精神来。能不能弄点酒肉，壮壮阳气？”

鸥鸟儿诱导她：“你不懂，我帮你嘛！”她的嘴在野娟的眼睫又亲又吻，手往野娟的下身摸索着。

野娟连忙挡开她的手：“我实在疲乏虚脱。”

鸥鸟儿不耐烦地一抬头：“在这鬼都找不到的海里，到哪里去弄壮阳气的酒肉？你的船里也只有米、鱼干、淡水！”

野娟：“我们驾船寻寻看。”管自操着舵柄。

鸥鸟儿双眼不无疑惑地巡逡着野娟的全身：“你到底是雄鱼儿还是雌鱼儿？你恐怕是阴阳两性人吧？老娘从来没有像对你这样对男人献过殷勤，也从来没有懦弱的稀松货！你是怎么了？”

野娟攥紧着手里的舵柄，如果骚货迫得自己无路可退，那时也顾不得许多了，只有托起舵柄砸碎她的脑壳儿。同时间，她紧张地眺望着远海。突地，她看到了一种希冀中的景象。

但见北方的海天，像一幕墨黑的帐幔重重叠叠地张挂着，因为暗天暗地而显得混沌朦胧。然而，却有一簇船火似的光亮，愈来愈亮地涌现出来。那是一支有数十条船只组成的庞大的船队，每条船各自亮着色彩各异的船灯，有金色的银色的橙色的血色的紫色的。船队敞开了，成千盏的彩灯各自发亮，犹如一朵朵异彩缤纷的花环，发射着自己的光芒。

黑暗中的光明感，如海涯的船灯把野娟的迷茫的心照得雪亮。她忍着欢乐和欣慰，说：“我们到前边的船簇看看。”

鸥鸟儿惊慌地说：“万一被别人识破身份了，可是甩命的事。”

野娟暗暗一笑：“我们是东海涯捕鱼为生的夫妻船，谁会疑我们。等一会儿接近船簇时，你如果没有胆，留着看船，我上大船看看，买点酒菜。”

鸥鸟儿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渔船接近大船队时，野娟呼唤鸥鸟儿：“看好船。”自己爬上一条大型运输船，闪进驾驶室。值班的船老大正在打瞌睡，她轻轻地唤醒

他：“老大，你们是哪里的船队？怎么停在大海深处？”

满脸黑色弧皱的船老大揉揉眼说：“我们的船体大，进不了近海的海马海峡，停在这里。我们是省水产供销总公司的运输船，和奔马岛渔业公司订有合同，让他们用小船运出五万担鲜鱼，出海马海峡到大海，在这里转装到我们的船上。”

野娟兴奋异常：“真是鱼刺碰针尖，巧遇了。我有紧急情况，请你派小船入海马海峡，到奔马岛急告徐鸿经理……”

听完野娟的报警，船老大的浓眉蹙成八字形：“你为什么不到奔马岛报警？”

野娟急得只想抓鱼刀剖心表白，但她知道情况复杂，小丁爷很可能隐藏在奔马岛渔业公司内，如果自己暴露身份，消息传到渔业公司，反而会耽误大事。她急促地说：“老大，我被人跟踪了，事情像一团乱网，一时不便说清楚。反正，你请徐鸿经理明晚经过海马海峡前，先派船检查航标灯位置是否被人移动过，再率船队过海峡。这是有利无弊的事，做过不会出事。请相信我。”

船老大看她一副诚挚的模样，又想事关重大，终于应承道：“好吧，我马上派小船到奔马岛。不过，我们和徐鸿约定的明晚接鱼时间，是最晚的时间。为了防止出冷冻库的鲜鱼变质，他们的船队，可能会提早过海峡，那样就糟了。”

一会儿后，野娟拎着几条黄鱼鲑鱼和两瓶大曲酒，回到渔船上。守船的鸥鸟儿已经炒出了一些熟鱼干，有鳗鲡、目鱼干、鲫鱼片和梭子蟹膏，又煮熟了清炖黄鱼和焖蒸鱼，一碟碟地摆在舵位，两人一边驾船漂海，一边吃鱼饮酒。野娟酒量如海，饮过几杯后，佯装醉态，晃里晃荡，一把抓住鸥鸟儿的胸襟，顶了鸥鸟儿的丰软的乳房，发出断断续续的醉话：“好姐姐，恕我，刚才，嫌弃你。我、看你是、断了、锚索的船，急于、要靠一座好埠头，才、来、仰攀我。”

“我是真心喜欢哥儿。”鸥鸟儿动情地偎近了野娟。

野娟防止她乱抓挠，自己露了馅，抓住她的双臂用力把她推得仰儿八叉地倒在舱板上，故意不正经地嬉笑：“嘻嘻嘻，我还要验验你是否清白身！”

鸥鸟儿性发作，闭着双眼喘着粗气，一任野娟摆弄。

野娟的心一横，变得凶相起来，五指像铁爪子一样刚硬，沙沙地撕碎了鸥鸟儿的衣裤，裸出了雪白的身体，恶作剧地捏弄着鸥鸟儿的乳房，并且朝着下身滑下去……野娟突然怒叫了一声：“啊！你是任人驾驭的破旧船！”她左右开弓地扇打着鸥鸟儿的脸，继续怒骂：“老子心比天高，甬讲要娶黄花美女，要玩也要玩处女！你这没有人要尝的臭鱼，敢来骗老子！”她一步步地迫上前，恨不得掐死这女海盗。

鸥鸟儿被打醒了，一骨碌爬起来，边挣扎边哭泣：“你像小丁爷一般作践人，把我当臭鱼，爱咬就咬，爱撩就撩，我是只在海暴里孤独飘飞的鸥鸟儿，今年快过三十了，急着找一处安身的窝有什么错？呜呜……我不像你们男人。我是女人，叶花谢的时候，更没人要我了，呜呜……”

野娟被她哭得心里发酸，被愤怒激得硬邦邦得筋条松软了，说：“你不想满辈子做海盗，我也想寻安乐窝。你要嫁男人，总要嫁个年纪般配的。我只二十来岁，你是我老姨呢。你被男人坏了处女身，我不能被女人坏了处子啊。你要别人对你有良心，你也要对别人有良心。”

鸥鸟儿被说中了理，呢喃着问：“你要做坏海盗，又要做好男人？”

野娟继续说道：“钱财是公物。既然可供别人荣华富贵，为什么不能让我们荣华富贵？成家立业是自己的事，只有忠贞地待女人，女人才可心，家庭才美满。舵老那样狠的心，对洪娘也忠贞不贰。”

鸥鸟儿点点头：“你说得对。你这样做，金钱美妻两不误，可是……”她突然泪如雨下，抽抽搭搭，“可是我完了，我被人毁了，也毁了自己。我就是积累了千千万万的钱，也没有好男人要我。我将是满辈子孤飞的野鸥……”

野娟拍拍她的肩头：“我俩同道不同心，结个好朋友吧。今后，我帮你寻一条幸福的路！”

鸥鸟儿的双眸一亮，信服地点点头。

野娟又低声地提醒：“今晚你我的知心话，可不能对别人泄露。否

则，别人会怀疑我们和团伙二心。”

鸥鸟儿连声道：“那当然！那当然！那当然！”

野娟的心在笑。她又胜了一筹。

三更天，野娟驾船回到海盗船队停泊的海面。根据鸥鸟儿提供的情况，海盗船队是天明才向海马海峡出发的。可此时，黑漫漫的海天，没有一盏渔灯。鸥鸟儿惊喊：“啊呀，舵老提前行动了！”她转向野娟：“庄伟哥儿，我们怎么办？”

“团伙的行动，抛头洒血也要参加，追！”野娟应道。

船只在墨黑幽亮的浪峭尖跳荡着。野娟忧虑的心也随着激烈跳荡……

二十

同时间，海马海峡南边出口的海天，像一座包罗万象的洞穴，黑洞洞的深不见底，几条贼船像黑乎乎的海怪俯伏着，船灯像它们的血红的牛黄的苍白的眼眸，贼亮贼亮地扫描着大海。

阔头船上，洪娘从船舱爬出来，朝掌船的舵老低声说：“把船弄到这里，又要干啥？”

舵老：“这次不准备和谁面对面厮拼，才带你随船来。你去舱里睡你的。”

洪娘：“你在风口浪尖打滚，我能睡安生觉吗？你如果要让我过安生日子，还是听我的……”

舵老不耐烦了：“你又吹螺响老调了。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尽可放心地替我管钱掌家，风风浪浪的事，不用你操心。大仇报了，我自会歇手改行的。”

屠明的流网船靠过来：“舵老，全部进海峡吗？”

舵老狡诈地说：“不！你带两条船进海峡，将航标灯转移位置，然后出海峡北口离开。注意，你们要熄灭船灯进海峡，防止被人发觉。”

屠明不解地问：“你们在海峡南口干什么？”

舵老：“防止徐鸿的船队提早到达，以便截住他们，让你们完成大事。”

“妙计！”屠明连声佩服，带着两条海盗船，冲向海峡了。

海马海峡是一片平静而凶险的水域。由于面积广大，海峡拦腰横截东海。成为南来北往的船只的必经之道。而唯一的一条航道，是夹在暗礁中的窄水道。窄水道的东侧，排列着一行钢筋水泥制成的空心浮水鼓。浮水鼓被铁链和铁锚固在海区里。浮水鼓的顶端，安装着密封的蓄电池和直流灯泡，绯红色的灯光，警告来往船只不要走水鼓东侧的暗礁区，而要在傍着水鼓的西侧水道航行。

四更天的夜色浓浓稠稠的，屠明的流网船和另一条海盗船，关闭了震海的柴油机，依靠风帆和木橹做动力，船只似墨水里的黑鱼，悄无声息地前进着，把一只只装在浮水鼓里的航标灯拆下来，从航行水道的东侧移到航行水道的西侧，用事先备好的渔索，一头捆着压船石，另一头绑定航标灯，在航标灯的下边扎一个塑料网浮子，然后统统抛入水道，沉进海底的压船石泊定了航标灯，航标灯闪着红绯绯的光亮。屠明很快地移好航道的四盏航标灯，黑乎乎的船影漂近航道的北边出口了。

这时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南边奔马岛方向的墨彩浓浓的海天画幅，迅速闪出众多的异彩的渔灯，时而聚合成簇时而分散成群地驰来，越近越显出灿烂缤纷的景色。

邻近阔头船停泊的是一条马龙船，操船的是四十多岁的积年海盗路通，船灯下，腾地跃起矮墩墩的五短身子，经验丰富地说：“舵老，肯定是奔马岛渔队提早行船了，反正屠明他们干得差不多了，都快出海峡北口了，我们离开吧。”

舵老沉吟着：“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徐鸿船队提早行动，他为什么要提早行船呢？”

路通：“天气热，刚出网的鲜鱼和刚从冷冻库搬出的鲜鱼都容易臭

烂，他们急于运给省水产供销总公司。”

舵老狡猾而多疑：“可能还有第二条原因，我们的行动泄了密，或者是多智的徐鸿怕我们获悉了行船时间和秘密，所以变换行船时间。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办呢？……”他突然低声召唤众贼船：“趁现在徐鸿和我们保持恰当的距离，我们全部亮灯开船。船队过窄水道时，全部熄灯前进。徐鸿离水道尚远，看见有船刚进水道，又辨不清我们走的是哪条道，他会以为水道的航灯没有被移位，刚刚有船平安通过，大胆指挥他的船队进水道！”

众海盗欢呼了一声，纷纷开亮船上的所有的电灯，轰隆隆地发动了柴油机，船只接二连三地进入水道后，又啪啪地熄了灯，船只缓慢地摸黑前进着，向海峡的北口驰去。

奔马岛方向驰来的，确实是徐鸿的船队。

网艚船上的徐鸿一看到有几条亮灯的船影晃进海峡水道，又倏地熄了灯，发疑地询问邻船的掌舵人：“丁老大，省水产供销总公司带来的情况，说是海盗船队天亮后动手移动航标灯位置，那几条忽而亮忽而熄灯的船，肯定是天亮前到达的海盗船，他们来不及转移航标灯位置了！”

丁老大应道：“你吹螺号，紧急通知全船队，全速进入海峡水道，追赶海盗船队！”

“好！”

加速前进的螺号，荡着海峡的上空。船队乘风破浪地前进着。

由于涨潮汐，潮位还稍高，整支船队陆陆续续地进入海峡区，还没有遇到暗礁沉船的情况。

这是一次浩荡的进军，百余条船只的庞大的船队，风帆像百余面白色的棕色的黄色的红色的旗子，在呼呼的暴风中猎猎飘扬，组成一支漫长蜿蜒的旗的队伍，覆盖了宽阔无边的海面，进行着气势磅礴的驰骋。

这是一场巨大的混乱。退潮汐时刻到了。黑闪闪绿幽幽的水面在下降，水底的影晃晃的礁石群在上升，偶尔还有黑黝黝的峭尖戳破水皮显

露出来。船底开始响起咔嚓咔嚓的触礁声。人人惊惶了，群队混乱了，多帆大船笨拙地减速停航。任凭无形而湍急的海流冲得船歪桅斜地漂动着。灵巧的扁舟纷纷在墨绿的水面划出一道道白色的弧线，掉转船头想逃出暗礁区。吃水浅的船喷出一股股浓黑的烟雾，如打鲨梭镖一般直刺刺地飞射着，企图借助涨汐还没有退尽，船底吃水浅，希冀侥幸不会撞击暗礁，逃出险区。吃水深的船，慌慌张张地扭动着躯体，弯弯曲曲地穿波荡浪，寻找着安全的海区。大马力快船像柔鱼儿碰到恶鲨，惶惶恐恐地减速着，犹犹豫豫地退却着，四处都没有避险的水位。动力小的慢船，盲目地增加着船速，有的甚至全速前进，乱冲乱闯。百余条船只的轰鸣声，低吟高吼，粗喷细叫，沉闷尖脆，呜咽轰隆，嘈杂错落，震心动魄。整座海峡水面。船队像被霹雳惊散的鱼群，横七竖八地分散着，俯首趄臀地冲荡着，缤纷杂乱地逃窜着……

这是一场悲壮的海难。潮汐在坠落，海面在下降，峥嵘的暗礁在浅水里隐隐现现。船队的排头船，被鱼刀利刃般的石刀破腹开膛，劈成两半向左右仰翻，舱里的鱼虾落进大海。最后边的船只刚刚犹豫不前，却随着退潮汐闪闪一坠，砰的一声，塔尖般的礁石硬生生地戳进了船肚里，白花花的水柱从礁隙岩缝里突进船舱，喷出舱口。左右侧的逃船纷纷后退、左冲右荡，被撞碎右边船底的向右倾斜，被划裂左侧船底的，左船舷没进海水。夹在中心的船只，像大群的活虾刚刚倒进热水锅。直挺的、横窜的、跳跃的、俯伏的、斜刺的、歪冲的、漂泊的、凝止的，乱成一片。支离破碎的船只，一块块灰褐色的船板、舵板、舱板哗啦啦地散了架，乱纷纷地漂开来。

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英勇拼搏。还没有触礁的带头船——网艚，临危不惧的徐鸿飞鱼般地跳跃着，从船旁顶部抓起银灰色的海螺，礁石塔似的在雄立在船房顶部，吹起了宏浑的螺号。螺号召唤了闯海人的雄壮的灵魂！螺号震荡着闯海人的大海般的胆魄！没有撞礁的船只，在徐鸿的带领下，个个如猛虎从山巅跃入溪涧，在海面溅起了携带着大量鱼虾的浪团，全身荡开一条条雪浪，挽起了在水里挣扎的人们，游回冒险前来接应的船只。没有下沉的搁礁船上，高卷着裤筒袖口的渔家，裸着古铜色的腱子肉，也不管四周的海水有多深，成批成批地跃入海里。陷进深水的在泅游，站在浅水礁石上的，如弓的腰背硬邦邦地一挺，肩头和双臂顶着被压折的危险，在集体的哼唷哼唷的渔号中，扛起了千万担重的搁浅船，向没有暗礁的海区前进，准备排水堵洞。快要沉没的船只里，人们像炸了窝的蜂群飞腾跳海，在水里扑腾的身体，不是挽救自己的没有希望的沉船，而是扑向那些和恶流险水搏得精疲力竭的落水者和

救难者，拉着他们奋力前进，撑着他们爬上船去又返身救援其他人。

“啊，海神爷保佑，徐鸿和他的渔业公司完蛋了！”临近海峡水道北口的阔头船上，舵老看着徐鸿的船队陷进海滩中，兴奋欲狂地喊叫着。

二十一

可是，快要冲出海峡水道北口的海盗船队立即面临灭顶之灾了！

前边，海峡水道北口，浩浩的海在残暴的海盗前面猛烈地发威了，参差不齐的浪山峭尖，托着一艘艘兵舰军舰似的省水产总公司的大型运输船，高高低低地排成船只和浪山的壁垒，紧紧地围着奔逃的海盗船队。原来，船队接到野娟的情报后，一方面通知了徐鸿，一方面云集在这里，合围海盗。

海盗船队，洪娘瘫痪在地哀哀哭泣，海盗们神色黯淡惊慌失措。通晓文墨的舵老，为了振作崩塌的士气，恶浪般地乱吼：“兄弟们，我们不是海盗，我们是被迫害做反抗的红色造反队，我的舱里还保存着红色的袖套公章，那是这些年来被杀害的造反战士的血浸染的红色，造反战士的红色鲜血，包含着不怕死的灵魂，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冲杀出去，就是胜利！”

海盗船像网兜里的疯鱼，发狂地散开来，朝四面八方冲突着。

这时间，奔马岛渔业公司的船队，相当数量的船只没有毁坏，留下一部分进行抢救工作，尚有二十余条船只，在徐鸿的带领下，朝着海峡水道的北口冲来了！

有一条乌艚式海盗船被擒获了，海盗抱着沉重的铁锚，绝望地号叫着，跃进海底了！

另外几条海盗船被迫急了，竟然孤注一掷冲击暗礁林立的海区……

顽拗而多诈的海盗头子舵老，看着徐鸿的船队还没有追到自己，省水产总公司的船体庞大，进不了海峡水道，他在水道北口内徘徊了一会

儿，瞅准浪涌船动，北口外的省船队散出一个长缝隙，竟然借助阔头船的强大马力，驾着快船在浪峭尖飞掠起来，从省船队的船缝里钻了出去。

一条省船队的巨大的运输船掉转船头，船底龙骨切断一道道绿粼粼的浪山，追击着阔头船。

舵老呼地掀开一块舱底板，抽出海盗团伙的唯一的驳壳枪，向追来的运输船射击着：砰砰砰！

运输船上的海洋民兵，怒不可遏地举起枪支，子弹如暴雨洒向阔头船。

缩成一团激烈抖索的洪娘，喊天喊地地号哭着。

被弹雨打得抬不起头来的舵老，知道夫妻俩再待在舱面，迟早会被打个浑身血窟窿。如果钻进舱里躲子弹，更似鱼儿入网束手就擒。他的贼亮的目光一扫描，盯着了洪娘，低声嘱咐道：“号什么？你快站起来喊叫，就说自己是被抓来的妇女，运输船再追过来，我就要打死你！”

洪娘哆嗦着：“可他们会打死我……”

舵老不耐烦地骂道：“我会发话表示要投降，他们不会打死无辜百姓的！再说，你难道不愿替我冒冒险！咱俩被抓去，我砍脑袋，你也不得安生！”

洪娘一咬牙，颤颤地爬出来，慌里慌张地摇着双臂：“不要打了！不要追过来！我是被抓来的！你们再打再追，他们会打死我！”

运输船的枪声倏然停止下来，船老大用高音喇叭呼喊：“海盗听着，不准残害妇女！我们可以停止追击，你必须把船停下来，向政府投降，争取从宽处理……”

双方都停了船，紧张地对峙着。

突然一种熟悉的机器声，传进舵老的耳膛。他转脸一看，只见野娟和鸥鸟儿驾着渔船，泛泛荡荡地驶来了。“洪娘，我们有救了！”

舵老狡诈地喊叫起来：“我接受谈判！为了表示双方的诚意，你们

的船和我的船都抛锚泊定了，我才和你们谈判，释放妇女！”

运输船老大叫李英憨，鬓发如霜，方脸憨厚，慈眉慈眼。驾船似蛟龙入海，为人却诚笃老实，人称阿憨老大。他不假思索地发出渔令：“好，双方都抛锚！”

渔令等于军令，运输船掌锚伙计松开了锚链，巨大的铁锚拽着粗壮的铁索，坠进海里了。

阔头船上，舵老大瞄了一眼越来越近的野媚的渔船，狡黠地笑了一声，拎起被络麻锚索拴着的铁锚，同时甩进了大海。舵老为了让野媚驾船拢过来，故意拖延时间，喊叫着：“船老大，你能不能代表政府？”

阿憨老大对喊着：“政府的政策是统一的，老实从宽，抗拒从严……”

双方正在对话“谈判”，徐鸿的以风帆为动力的网艚，急匆匆地拢近庞大的运输船，焦急地问：“阿憨老大，你怎么停船了？”

阿憨老大应道：“你看，贼船上押着妇女人质，我们如果追得太急，海盗会杀人的！”

徐鸿疑惑道：“奇怪，怎么冒出个女人来了？”他压低声音说：“阿憨老大，你拖住海贼，我驾船迂回包抄过去。”

阿憨阻止道：“不行，咱们闯海人不讲信用，岂不是外表银亮里边臭烂的隔日鳊鱼！”

徐鸿一把推开他：“啊呀，你真是憨，跟海盗斗争，讲什么信用？”他就要跳回网艚。

机灵的舵老，像明白什么事似的，暴怒地喊叫：“徐鸿小子，你想驾船包抄过来，老子先崩了这个妇女！”舵老的驳壳枪口故意对准洪娘的头，洪娘半真半假地慌乱喊叫：“啊哟，你们不要害了我！”

徐鸿听到海盗指名道姓地叫自己，不由一惊，仔细地看着。在海面，徐鸿曾经多次和舵老照面。狡猾的海盗，每每戴着挡风挡浪又挡日光的篾丝夹棕片的大笠斗，遮去了自己的大半边脸庞，所以徐鸿不认识舵老。他的眼里，唯一感到熟悉的是阔头船，他蓦地发问：“你是不是

贼头舵老？”

舵老继续拖延时间，“舵老早就远走高飞了！我是一般的人员，没有什么罪，求你们放生……”

渔船上的野娟，晨曦天找不到阔头船后，知道舵老会从水道南口进海峡，移动航标灯位后，从北口逃出来。她担心自己跟进南口入水道，不明航标灯如何移动，船只只会撞礁翻沉。同时，如果驾船到达水道北口，可以截住海盗船队。她驾着渔船，在海里绕了个大弯，来到水道北口外，刚刚遇到逃窜的舵老。

野娟的目光如电，迅速地一瞥大洋，确定参战的方法。

顿时，野娟恨不得化为那些洁白无瑕而英勇进击的海精灵。敏锐而细心的她，迅速地从浪的空隙间发现，徐鸿的没有抛锚的帆船航速缓慢，速度快的运输船却用铁锚拴着自己，舵头却随时可以挥动利斧斩断阔头船的络麻锚索，依靠船只的快速逃之夭夭。好狡猾的贼头啊！要擒获他，必须置阔头船于瘫痪状态。就是把脑瓜儿撩进鲸鱼嘴里，也要撞毁海盗船的要害部位！

野娟迅速拿定了主意。

渔船的船头风风火火地冲近阔头船舵位了。

野娟突然喊叫起来：“鸥鸟儿，趴下去看看，船舵被什么卡住了，不能自由转动！”

女海盗鸥鸟儿中计了，翘腩趴在后舷上，脸探出船舷外，看着船底下的舵板。

“舵被什么卡住了！”野娟又大声喊叫，让舵老听到。自己的双手依旧紧紧地攥住舵柄，让船头保持着撞击阔头船舵板的方向，身体却转动着，附在后舷上，像鸥鸟儿一样观察着船底下的舵位。她还不打算公开暴露自己。对小丁爷和其他海盗的行踪，她还没有全部掌握。

阔头船上的舵老，心怀叵测又焦急万分地朝野娟喊叫：“渔船撞舵了，快转身转舵！”

就在他喊叫的当头，渔船的船头砰地撞中阔头船舵位，两条船拢在

一起了。野娟假装吃惊地跳到紧傍阔头船舵位的船头，仔细一看，可惜，渔船船头撞歪了，只撞毁阔头船舵板右侧的船角，阔头船船板完整无损。

“老子跟你们拼了！”舵老故意发作着，把野娟和鸥鸟儿喊成陌生的夫妻渔家，瞄准两船相傍的机会，抓起一条粗缆索，将渔船船头和阔头船后舷的木桩捆在一起，将驳壳枪枪口对准相距很近的野娟和鸥鸟儿喝着：“爬过来，看看阔头船的损失！”

野娟和鸥鸟儿莫名其妙地对看了一下，跳出渔船船头，站在阔头船舵位。不料舵老的枪口顶着野娟俩，没有拿枪的左手猛地一推离合器，阔头船轰隆隆地吼叫起来，拖着渔船前进着。而阔头船船头的络麻锚索，像海蛇在舱面蜿蜒爬行着，整条儿掉在海里了。舵老得意而嚣张地向运输船上的徐鸿和阿憨老大们喊：“老子有无辜的夫妻做盾牌，谅你们也不敢开枪！徐鸿小子，有种就开枪吧，今天打不死老子，老子明天还要剐你的肉扒你的皮！”

野娟被海盗的枪口死死顶着，急得直想跳进大海。海鳗般滑头的舵老，他用洪娘做挡弹的盾牌。在渔船急急驶来后，他又用野娟和鸥鸟儿当盾牌，抵挡徐鸿们的枪弹，保护他和洪娘。他是把洪娘和野娟装成平白无故被劫持的渔民，使徐鸿们不能射击，让海盗们避免了淌血海洋的下场。

另一侧水域，徐鸿驾着帆船缓缓行进，阿憨老大们在焦急地拉着沉重的铁锚，他们眼睁睁地瞧着海盗逃入茫茫大海。

二十二

奔马岛的崎岖礁岸，徐鸿愣怔站立。

泛波溢浪的港湾，处处是大劫后的破落景象。从海马海峡拖回的破船碎舟，横七竖八地漂泊着。破船破舟里，黑礁褐矶上，破了产的渔民，有蹲着的，有佝偻着头的，有仰天躺着的，有整体下趴着的。低低耷拉的脸部，嘴里吞出的香烟的白色的烟气，在凄凉微弱而哀哀呜咽的海风里，慢悠悠地漂忽着，增添着寂闷孤苦的气氛。

而奔马岛上，那和港湾遥遥相对的平平坦坦的山岬里，象征新生活景象的楼房拔地崛起整齐排列，油漆锃亮的门外面，彩光明艳的霓虹灯和色调古朴的渔灯垂挂在门楣；透明透亮的窗几，贴着几朵渔家姑娘剪出的鱼跃虾蹦的鱼花，也露出里间的样式新颖而色彩辉煌的家具；栏杆雕花的凉台上，晒着腥味浓浓的鱼鲞虾干，也挂着价格昂贵的西装礼服……然而，这些现代和古老相融合的文化景象，却全部融在一种沉寂、灰暗、惨淡的氛围里。

兴旺发达的渔村，繁荣富裕的生活，却招致惨痛的破败和没落。面对着这种情况，徐鸿几天几夜没有休息。他的雪白的眼仁满是通红的血晕，血晕仿佛泛进眸镜里，黑亮的眸镜也闪着红色的血彩。

半晌后，徐鸿的情绪渐渐沉静下来。然而他愈是冷静，心情愈像坠进茫茫海雾里。他不无迷茫地眺望着海洋。

千变万化的海洋，又出现了另一种奇观，那雪浪翻滚的表面，仿佛被一种可怕的魔力撕裂了似的，裂开一条条下蹙的皱沟，那皱沟在迅速地拓宽和延长，并且闪闪下坠着，形成一条深邃幽暗的谷地。但同时，撕裂的沟谷底部，海的破裂的血肉倾泻凝聚着，成为一条雪灿灿的急流，横身打滚着，高昂的头部拖着漫长的身子，向前方的倾斜险峻的水坡冲去。这是陷进低谷的失败者的艰难的奋起，这是强者的海的伟大的显示和勇猛的前进，它冲塌着一座浪的峰峦，曲折而顽强地爬上峰峦的巅顶……

徐鸿蓦地感悟着一种海的启示，罩在眼罩处的迷茫的雾气倏然消失了，双脚匝地有声地运动着。

但是，新的困难，又像是巍巍的礁山拦在徐鸿的航道上。次日，几条满载着雇用渔工的船只，满帆满舵地冲进奔马岛港湾。刘香火领着几个彪形渔工们，从船只跳到海岸，直奔徐鸿的家里。徐鸿倒茶敬烟让座后，刘香火苦着脸说：“徐鸿哥，我家的情况，你也清楚。阿爸和娟妹的天折，家家船折了龙骨，快散了，海况又不好，十网九网空，只得借高利贷支付渔工的工资，做生产的成本资金。钱兜儿像漏水的船舱，空空啊！这次被你借去的几条船，又在海马海峡翻沉了两条。还有借给你的两万担鱼虾，也全部报销了。你看怎么办呢？”

徐鸿闷声应道：“你讲话也不要海蛇口水拐弯弯了。虽然说万恶的海盗，毁了我们公司的船只，使满舱满舱的鱼虾倾进海峡，公司的经济

濒临破产。可是，公司还有完好的船只、设备齐全的加工厂、大量的财产，还有复活的希望。你们损失的船只和鱼虾，我们应该赔偿。”

刘香火关切地说：“鸿哥，我刘香火愿做风浪中的渡船，就是自己翻沉了，也要把困于风浪的遇难者渡到平安的海岸。我们之间的事，是不是这样处理：我损失的船和鱼，全部算成现金数额。你们的好船，目前闲置着。我租你们的船只出海生产，雇你们的人员当我的船工。当然，我付你们的租钱和雇佣金，在你们欠我的金额中扣除。这样，你的船和人员能得到利用……”

徐鸿冷冷地斜了刘香火一眼，好厉害的招术啊！那么多的欠款，如果用租钱和雇佣金扣除，不知多少年多少月才能还清。我的船要修理费，我的船工们要饭钱，公司又要长期支付。公司的船和人，实际上变成刘香火个人所有，刘香火不用花费一分钱，就占有大批的摇钱树。公司呢，也被刘香火吞并了！想罢，徐鸿应道：“香火，你的嘴张成鲨鱼口了，想把我连人带船一齐吞？”

刘香火笑脸如花：“不不！对你鸿哥，我决不会亏待！我雇佣你，每月付给你高过公司数倍的佣金，保管你十几年后，成为海涯富户！”

徐鸿反问道：“香火你想用金钱买我的心，达到吞并公司的目的？”

刘香火：“这有什么奇怪？眼下时势，大鱼吃小鱼，小鱼吞虾子，自由竞争，自由吞并，强者胜嘛！你可不能曲解我的一片好心啊！”

徐鸿：“我的心是黑海里的航灯，明亮得很！”

刘香火霍地沉下脸：“那么，你是宽阔航道不走船，险滩恶水偏行舟！那好吧，让我的船工们说说，你该不该还债？”

一个满脸粗黑胡茬的船工，攥着礁团似的拳头，在徐鸿眼前一挥，威吓道：“我们是乘那条船仗那条船活命，刘香火家沉没了，我们也没命了。你要赖债搞沉香火的家船，老子的拳头，会把你的脑瓜儿砸进胸膛里！”

众多的大汉操着如林的臂膀，发出凶凶腾腾的浪吼：“闯海汉要做硬礁岩，纳头卖命也要还债。他不肯自己纳头卖命，我们把他的六斤四摘下来！……”

徐鸿一昂脸，字字铿锵有声：“闯海兄弟们，我徐鸿是礁石铸成的咸水汉，实打实。欠刘香火的债，甭讲纳头卖命，就是刮身卖肉，我也会偿还……”

就在这时，丁老大领着一班闯海工涌进来，隔开了徐鸿和刘香火。丁老大满脸的皱纹涨得通红：“刘香火，旧社会的渔霸逼债还宽限三日，你难道比渔霸还狠？”

刘香火喊道：“我的个体经济是小舢板，经不起大风浪的颠簸，会翻沉的。你们集体公司是万吨轮，多载点重量不要紧。集体公司总要有信用。我们按照合同办事，公司欠我们的债用现有的财产抵押。”

丁老大：“你的个体经济，真要搞垮集体经济？”

刘香火：“哈哈，现在的海洋，哪里不是个体比集体好，集体比国营好？！今天集体的船碰到个体的礁石上，甭怪个体毁你的船。明天个体鱼儿钻进集体的网里，任你捉捕宰杀就是了。告诉你们，这是时代潮流，我不想多费口舌了，兑现还债吧，用什么财产偿还我？”

徐鸿的眼满灵活地旋动着，问：“刘香火，用财产抵押，包括用任何产品抵押。”

“哼，你也拿不出那么多的产品！”刘香火暗想着，脱口应道：“对，任何产品抵押都行！”

徐鸿继续说：“你再向我们公司人员说一遍。”

刘香火以为他要自己帮助做公司人员的思想工作，说：“好！公司欠我的债，可以用任何产品抵押！”

徐鸿：“你我都说话算话。跟我走。”徐鸿领着刘香火们，浩浩荡荡地涌到一座高大宽阔的鱼产仓库，让保管员打开大门，巨大的库房里，堆积着如山的白色塑料袋。里面装着满袋满袋的鱼虾碾成的鱼粉。徐鸿大声说：“刘香火，我们公司早就商量好了，集体决不欠个体的一分一厘。这批价值三十万元的鱼粉，满可以偿还你的债务。”他看到刘香火犹豫着，跨前一步说：“话可是你自己说的，任何鱼产品都可以抵债。”

刘香火的喉咙像被带鱼刺卡住，说不出话来。那位满腮胡茬的渔

汉，凑近刘香火的耳畔，低声说：“香火，眼下国家减少饲料进口，国产鱼粉吃香，卖价很高，这批鱼粉，满可以畅销赚钱。”

刘香火一咬牙：“好，立即检验质量，议定价格，让我的船队运走！”

长龙般的人流扛运着一包一包的鱼粉，背上刘香火的船只了……

二十三

奔马岛公司唯一的产品存货鱼粉，被刘香火搬运一空，公司如继续下沉的难船，更加岌岌可危了。

这天，徐鸿在奔马岛海滩修破船，丁老大急步奔来：“徐鸿，有你的长途电话。”

徐鸿来到公司经理室，拿起话筒，里面响起朗朗的男声：“是徐鸿经理吗？哦，我是省水产供销总公司业务经理单耿。”

徐鸿一惊。他担心因为海峡海难，自己没有将数万担鱼虾供应省水产供销总公司，公司像刘香火一样，前来追究经济责任，要求经济赔偿了。他支支吾吾地说：“是单经理吗，我是跳进盐卤的海鱼，奄奄一息了……”

单耿的笑声震得话筒嗡嗡发响：“哈哈，你甭担心我跟你算账，向我叫苦。今天找你是给你办喜事。”

徐鸿惊问：“喜事？”

单耿的声音：“对，喜事。最近，我公司要购买一批鱼松、鱼干、鱼鲞、鱼片、鱼罐头，供应公司下属的数百座市场、货栈、商店、分公司、经理部。我们讨论了你们渔业公司情况，一致认为你们的困难，除了海盗作祟之外，我们公司也有合作乏力的责任。我们是国营大公司，不能看着集体公司破产，有责任帮助集体经济兴旺发达。因此，我们决定委托你们公司组织这批海货，让你们从中盈利。”

徐鸿：“需要多少价钱的海货？”

单耿：“我们的吞吐量像鲸鱼，要五百万元的海货。”

徐鸿差点蹦跳起来：“我们到哪里弄到五百万元的本钱？”

单耿：“这是一次无本生意。我们公司事先向下属单位征收五百万元预付款，通过银行进行转账，供你们向各地购买海货。我公司再出动大型运输船，直接到奔马岛提货。这样你们不用担心现金失窃和鱼货被劫了。”

徐鸿高兴得差点喊万岁了：“我的单耿经理，省公司是我公司的再造父母啊……”

单耿：“小徐啊，我不多说了。你赶快组织大批精干人才，到各地采购鱼货。”

徐鸿：“我尽量多采购鲜鱼虾，利用我们公司的加工设备加工成干货，多赚些加工费，也争取低价卖给你们。”

几天后，省水产供销总公司的闲散船只组成了一支运输队，在阿憨老大的率领下，来到奔马岛。奔马岛渔业公司的完整无损的船只，也加入了运输队。

这是一支庞大的船队，密纷纷地冲向远洋渔场，拦截在远洋捕捞的渔船，购买他们的鱼虾。

又几天，庞大的船队运来大量的鱼虾，有金鳞炫目的梅童鱼、红甲鲜艳的大发虾、黑皮黝黝的海鲫儿、头冠如龙的龙头叩、形似蜈蚣的红虾蛄、星星点点手海盐儿成堆成垛地堆在海滩、渔埠和礁岸上。被体魄强健的渔家男女，满筐满篓地挑进冰库冷冻，运入工厂加工，扛到仓库储存。

获得鱼虾的渔业公司，似搁浅的鱼儿得到海水，生命又旺旺火火了。

然而就在奔马岛渔家重新沉醉在安居乐业的生活里时，茫茫海峡深处，一座人迹罕见的嚣嚣险滩，制造过海峡事件的海盗团伙头目舵老，因为害怕政府和渔家的追捕，让团伙成员们各自驾船流窜多日后，又召

集船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二十四

这一天，野娟得到舵老的通知，到大洋深处的鱼吼滩进行团伙聚会。

平时，渔民们很少进入这种险滩恶水。野娟也是首次领略鱼吼滩的风光。一望无边的海滩，星罗棋布的怪石，就像全海洋的形貌丑恶的鱼类都聚集在一起。野娟远远望去，仿佛网络似的海水呈凝止的状态，而形若丑恶水族的礁石群，正以飞速而纷乱的姿态，进行着凶猛异常的仰跃、俯冲、撕扑.....

而在礁群像丑恶水族张狂时，那些钻进海滩水道的贼船，鬼鬼祟祟地聚拢在一起，各船的舱面联成开阔而平坦的场地。善良的渔家迷信龙王爷，凶残的海盗崇拜海暴神。舵老领头，进行庆祝“胜利”的祭拜海暴神仪式。海暴神具有吞唾噬人的巨大食性。海盗们常常把捉来的仇人装进网兜，活生生地抛进海里，供养海暴神。今天，舵老们以鱼代人。他们把具有人一般大小的白灰灰的鱼王、百多斤重的黑溜溜的马鲛鱼、十多米长的青粼粼的大青鳗，活鲜鲜地搁在圆形鱼盘里，两排十二盘。旁边插着白烟袅袅的香，舵老和众海盗双手合十，膝盖弯曲下跪，肃穆而虔诚地行磕拜礼。而后，舵老眯拢的眼缝倏地睁得滚圆，霍地操起雪亮的鱼刀，对准活鱼的胸膛戳了进去，紫红色的鱼血，一滴一滴地落进用渔桶装的烈性烧酒里，海暴神嗜好带腥味的烈酒。一会儿后，被活活开膛剖腹的大鱼，连同满桶满桶的“鱼血酒”一齐倾进大海里，供海暴神尽情享用了。

祭毕海暴神后，海盗们祭拜了自己。一盆盆刚从渔锅里煮熟的鲜味，十几名海盗围成一圈，有的用大手抓鱼连骨带肉地撕咬，有的整瓶儿整瓶儿地仰首灌酒，有的挥动着礁团似的拳头吆喝破锣般的嗓音对酒令。也不知怎的，平时嗜酒如命的舵老，此刻神色忧闷，小口小口地抿着酒。后来，他和旁边的屠明神秘地对看了一下，双双端着酒碗站起来，走到野娟旁边，说：“兄弟，值此庆贺在海马海峡毁灭仇人徐鸿船队的时刻，我想到自从你入团伙以后，还没有替你摆酒道喜，来，这海碗的烧酒，算我向你表贺！”野娟一愣，推托道：“舵老的心意我领了，

酒就告免吧。”舵老假装醉态地颠晃着：“你如果真的是海汉子，就满碗饮干！”野娟一挺胸：“好，我饮！”她咕噜噜地饮干了一海碗的烧酒。屠明又凑上来：“兄弟，好事成双，我也敬你一杯。”野娟毫不犹豫地接过酒碗，又仰脸灌个精光。海盗们雀跃叫喊起来：“好！是真海汉！”整座鱼吼滩，恶礁在跳跃，贼船在狂荡，海盗在嚣叫。

下午在海盗的嚣闹中，没有来参加酒会的路通，突然驾着马龙船来到鱼吼滩，他拉起舵老，大声说：“舵老，我和鸥鸟儿带来小丁爷的最新情报……”路通刚刚担任和鸥鸟儿联络的任务。

舵老立即制止了他的话头：“鸥鸟儿在哪里？”

路通：“路上遇见一团龙卷风，浪头掀天，鸥鸟儿晕船，躺在马龙船船舱里休息。”

舵老向屠明一挥手：“让兄弟多吃喝些，我俩和路通碰碰情况。”

三人钻进暗幽幽的睡舱里，舵老低声地问：“路通，是鸥鸟儿向你传达小丁爷的消息，还是你自己亲自见到小丁爷？”

路通：“根据你的渔令，我亲自见到小丁爷，小丁爷告诉我，省水产供销总公司预付奔马岛渔业公司大批资金，让徐鸿们采购加工大批海洋干货，供应省公司。”

屠明：“省公司要救活徐鸿？我们劫资金！”

路通：“不可能。小丁爷说，几百万元资金，全部通过银行转账，一分现金也领不出。”

舵老：“小丁爷认为该怎么办？”

路通凑近舵老，悄悄地说：“小丁爷认为，应该这样干……”

“好！这小子的心计，越来越胜老子一筹了！”舵老一拍掌，说道。可是，他迅速地冷静下来，忧悒地说：“你们两位是我的臂膀，我什么事都不瞒你们。最近我心里荡着一团疑云。前段时间，我们的一系列行动，虽然胜的多败的少，可是好多迹象仿佛显示着，政府和渔民好像得到密报，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例如海峡事件中，徐鸿的船队提前出发，省公司的船队拦截我们，都像事先获悉我们行动计划似的。”

屠明：“如果不是舵老机智，我们早就入共产党的罗网了。我也怀疑，我们内部是不是有叛徒，有密探？”

路通：“幸好小丁爷没有暴露，不然他最危险，随时都会被捕。舵老，你对小丁爷行踪的保密规定，还要继续严厉地坚持下去。”

屠明：“叛徒？密探？会是谁呢？”

舵老：“经过灾灾难难，团伙只剩下十多人了。有三种对象最可疑，一是老的团伙成员，被政府抓去，反水后又放回来；二是水性杨花的妓女，有奶便是娘，谁给钱替谁办事；三是刚刚入伙的人。”

屠明：“你最疑鸥鸟儿和庄伟？”

舵老点点头。

屠明：“如果鸥鸟儿叛变，她知道小丁爷的情况，早把小丁爷送给政府了。以我看，入伙不久的庄伟最可疑。”

舵老：“如果是鸥鸟儿反水，小丁爷已成为网里的鱼，政府留着他引我们大伙集体中钩呢。如果是庄伟有事，他没有让政府围剿我们，是还掌握不了全部团伙成员情况，尤其是小丁爷的下落。”

路通：“舵老说得对。今后做事，要更加秘密，对有怀疑的对象，我看杀掉算了。”

舵老：“不，他们对今后行动有好处。”

屠明：“这次你带来的小丁爷的计划怎样具体实施呢？”

舵老阴冷地笑道：“哼哼，我自有妙计。”

舱面上的野娟，已经听到路通告诉舵老，小丁爷又有新的罪恶计划。看到舵老引着路通和屠明进入睡舱策划，她的心像掉进渔火里，热烫难挡：那个小丁爷到底是谁？他策划的新计划又是什么？

良久，马龙船睡舱里，女海盗鸥鸟儿晃颠颠地钻了出来。野娟迎了过去，把酒碗递给鸥鸟儿：“姐姐，喝口酒解解乏。”

“唉。刚过水路上，被龙卷风激起的恶浪震得天昏地暗，快晕死了。”鸥鸟儿接过酒碗，饮了一大口，说，“兄弟，多谢你了。”

为了了解小丁爷的行动计划，野娟献殷勤道：“姐姐，酒席完毕后，你仍然到我的船里休息。”凑近过去，悄声说，“也免得其他兄弟纠缠。”

鸥鸟儿怔怔地看了她一眼，感激地笑了笑。

这时，舵老三人从舱里出来，舵老的双眼射出凛凛的寒光，手里扬着几件衣服，大声喊：“兄弟们，你们看，这是什么？”

海盗们一阵沉默。

舵老：“这是我们团伙遇难兄弟的衣物，我把它们保存下来。”

屠明：“为了悼念遭难的兄弟们，激励我们的拼搏的勇魄，我建议，举行祭拜遭难兄弟的仪式。”

“好！”舵老赞同道。在舵老的指挥下，十几个海盗跪成一片，对着死难海盗的衣物，磕了三个长头。紧接着，舵老和屠明从鱼舱捉出一些活蹦蹦的花斑鱼，发给每人一条，高声说：“滴血入酒！”

海盗们用刀劈鱼，用手撕鱼，让鱼血滴在海碗中的烧酒里。

舵老右手抓着花斑鱼，左手端着酒碗，狂叫着：“为死难的兄弟报仇，啃仇人的肉，喝仇人的血！”他霍地张开大嘴，黄灰灰的牙齿啃一块活鱼肉，喝一口鱼血酒。海盗们发狂地呼喊，也学着贼头的样，啃咬着活生生的鱼，倒灌着红殷殷的血酒……

野娟掩饰性地呷了一口血酒。她看着海盗们发疯逞狂的状况，心海沸滚着愤怒的浪潮。

天色暗下来了，鱼吼滩的怪礁奇石更显得黑了，在狂风恶浪的吹卷中影忽忽地晃动着，气氛骇人。

晚七时，舵老突然把海盗们召集到阔头船舱面。他双手叉腰，来回踱步，狠狠地说：“兄弟们，又一次替遇难兄弟报仇的机会来了。根据小丁爷的可靠情报，徐鸿替省水产总公司加工了大量昂贵的鱼松、鱼

干、鱼片、鱼鲞，共有二百多吨五千余担，装在一个大型运输船上，由奔马岛的丁老大和省公司的阿憨老大操船，今晚停泊在鲛鱼吞洋面。根据路通兄弟带来的气象消息，今晚午时，鲛鱼吞洋面会刮十级强风暴。俗话说，不做亏本生意，敢于断头生意。今晚午夜，大伙到鲛鱼吞洋面集中，乘狂风恶浪的掩护，袭击运输船！”

路通跟着喊道：“是啊，我刚从陆岸回来，今晚有十级海暴，正是我们动手的机会！”

屠明也跟着煽动：“兄弟们，五千担干海货，每担十元，价值数万元。如果能够得手，会置徐鸿于死地，替死难的兄弟报仇，还可以使大伙分到巨款，足够大伙满辈子花天酒地的费用了！”

舵老：“我答应，如果这次行动成功，大伙从此结束钻风钻浪的海洋生涯，各自携带巨款，到陆地去享福！”

海盗们欢呼起来。

舵老继续喊叫：“兄弟们，离午夜只有五小时了。集体行动目标太大，大家把各自的船只开出鱼吼滩，分散漂泊，午夜时分，到鲛鱼吞洋面集中。十级海暴，刚好可供我们闯荡，不会被风浪吞噬！”

海盗们驾船散开了。舵老、屠明和路通的船仍然泊在鱼吼滩，野娟刚要驾船离开，鸥鸟儿噗地跳到船上：“庄伟渔哥，我跟你的船。”

此刻，野娟的心里急如火燎，她决定拼死也要通知丁老大们，让他驾船逃离鲛鱼吞洋面，不料半路冒出个女海盗，她急得真想操鱼刀捅进鸥鸟儿的心窝。可是，舵老们的船只泊在跟前，如果莽干，一切都会暴露了。她抑住怒火，说：“鸥鸟儿，舵老肯定会留下船只，让洪娘留在鱼吼滩。你还是找洪娘吧。”

鸥鸟儿固执地说：“不！我觉得在你身边有依靠。再说，屠明的船只和洪娘的船舷贴舷停泊着，我如果留在洪娘船里，屠明会寻机会糟蹋我。往后，我还想过一截好日子，我确实不愿跟那个老丑的咸水怪……”

野娟的心里一动，不无怜悯地看了看鸥鸟儿，默默地驾着船只，匆匆离开鱼吼滩了。

二十五

当晚十一时，野娟抢先驾船到达鲛鱼吞洋面。

果然，一艘巨大的运输船停泊在前方海面。运输船上，红绿成串的尾桅灯、金熠熠的中桅灯、白炽炽的探海灯、红彤彤的起锚灯、橙色的驾驶强灯、异色异彩的舱面灯，全都明灿灿地开亮着，在黑浓浓的天幕背景下，形成一团五彩缤纷的火焰，美丽的火光映染了墨绿色的海面，随着绸布般飘扬的水皮波动着，扩散着，偌大的海像披覆了一面彩绸，焕发着一片辉煌的光色。

运输船的灯火愈是美丽地燃烧着，野娟的心情愈是焦急。她想不顾一切地上前报警，船上又有鸥鸟儿跟踪着。她几次准备托起手里的舵柄，要把女海盗砸个稀巴烂，又瞧着女海盗的可憎又可怜的模样，心里一软，不忍心下手。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了。再延续下去，海盗们将会陆续来到，运输船危在旦夕了。

运输船舱面，出现了两条人影。野娟仔细看去，一个是丁老大，另一个是脸色苍白身材瘦长的年轻人，是丁老大的养子丁小海。野娟回首看看鸥鸟儿，鸥鸟儿正佝成一团打着盹。一种冒险报警的念头跃上野娟脑海：用海洋灯号向丁老大报警。可是，如果惊动同船的鸥鸟儿或者被躲在附近的海盗发觉，海盗们会率先对自己下毒手，怎么办？浪峭尖救落海人，不能犹豫了！

她拿起报警的红灯，又呆住了，原来，她看着运输船上的丁小海，心头闪过一个问号：丁小海姓丁，是不是隐藏很深的海盗头子小丁爷？他不是丁老大的亲生子，而是丁老大收养的义子！可能是小丁爷？嘿，我和丁家父子常在海洋照面，为什么早没有想到呢？如果此刻向运输船发灯号，丁小海首先会发现，怎么办？

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船用柴油机的轰鸣声。

海盗们马上会到达！咸水人把脑瓜儿捏在手里闯海，是常有的事，再拎脑瓜儿闯险吧！野娟打定了主意，手在单向照明的红灯前面一捂一松。红灯向运输船打闪着信号：有强暴，有海盗，立即离开！

运输船没有发觉。

她又连续报了两次警。

“丁零零……”运输船上，传来起锚开航的紧急铃声。紧接着，船上蓦地熄灭了灯光，黑幢幢的人影在忽闪，起锚和柴油机同时轰鸣起来了。

野娟兴奋地站立着，脸上绽着美丽的笑容。但此刻，她犯了致命的错误：忘记了身边还有女海盗，忘记了把报警的红灯藏起来。

闭眼养神的鸥鸟儿被惊醒，呼地跳起来，看着迅速驰骋的运输船，惊嚷：“他们逃走了！”她一转脸，无意中看到野娟手里的报警灯红映映地闪亮着，她疑惑地问：“这灯？……”

野娟一看灯，心里一阵发怵。但神色没有露出来，聪明的智慧忽忽闪转，应道：“我是看到运输船逃跑，向四周海面报警，如果有团伙的船只，快来拦截运输船。”

鸥鸟儿警觉地探望着四周海域，暗幽幽的海面，不见一串团伙船只的灯号。她的怀疑并没有打消，不由自主地嘟哝：“你报警？怎么不见一条团伙的船？”

野娟转动话头：“来不及等他们了。我们该怎么办？是单船追去，还是等候舵老们？”

鸥鸟儿骇坏了：“单船追去？凭我们俩人？我可没有直接经历海洋拼搏的场面，你一个人要袭击运输船？”

野娟笑道：“还没有追击，你就吓破了胆。我依你就是了，留在这里等舵老们。”

船只像只黑灰灰的大鱼，俯在水面晃动着。

午时黑咕隆咚的海天，听不到呼啸的风声和狂暴的浪吼，也没有出现海盗船的灯号，野娟疑问道：“团伙的船怎么没有来？强海暴怎么不见影了？”

鸥鸟儿：“是啊？是不是路通报错了气象情报？是不是舵老们改变了计划？”

野娟茫然不知所措地踱着步。

鸥鸟儿：“我们反正到场了，有什么变故，跟我们无关。一不做二不休，再等一阵子。”

心急如焚的野娟，不时地看着夜光表。时间如海流，迅速飞驰着。凌晨三时，运输船逃去的方向，骤然响起一阵枪声：砰！砰砰！

“不好了！”野娟脱口喊出声来，迅速蹿进舵位，驶动了船只。

鸥鸟儿在舱面喊问：“你开船到哪里？”

野娟应道：“开船到荒水泊。荒水泊有枪声，可能出事了！”船只向荒水泊冲去了。

灵智的野娟果然猜对了，不远处的荒水泊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阴险深邃的舵老，因为怀疑内部有叛变者，故意说谎：午夜有强风暴，海盗船队集中袭击运输船。广袤无边的鲛鱼吞洋面，只有一处可供船只避风暴的港湾——荒水泊。舵老估算，内部叛变者把情报送到运输船，差不多要到“风暴”快刮到的午夜时分。运输船接到警报后，一定会驶进荒水泊，能避风暴又能躲开海盗船。因此，待到野娟驾船离开后，舵老、屠明和路通立即分头找到其他海盗船，通知他们到荒水泊埋伏，伏击运输船。午夜，接到野娟情报的丁老大，果然驾船到达荒水泊了。

当运输船的庞大的船影缓缓穿过水道进入荒水泊时，从水道西侧礁石后面，贼溜溜地闪出一条海盗船，横过水道漂动着，从黑暗的舱面上，悄无声息地向水道撒出一条渔网。灰褐色的网片在黑亮亮的水面浮动着，如果运输船发现险情退出水道，会被网片绞住螺旋桨，变成僵然的浮船了，水道被网片封锁了。

多数的海盗船，全部隐蔽在礁石群的背后。

一阵锚链溅水的声音，运输船停泊在荒水泊中了。熄灯航行的船只舱面，领头的丁老大和阿憨老大比比画画地说了一阵话，看着荒水泊毫无动静，留下一个持枪的船上民兵站岗，其余人都进舱休息了。

躲在一条大礁洞里的舵老，向礁洞外的海盗船一招手，船里的海盗

们像爬船鳄一般，纷纷滑进礁石间的海水里，朝运输船潜游着。

水性高强的舵老，入海后如一条强健的箭鱼，在墨绿幽暗的水里忽忽飞闪着，迅速靠近了运输船。他像海泥鳅一般的狡诈，故意挥动手腕，噼啪有声地溅着水花。在船上放哨的民兵被惊动了，悄然地趴在船舷上，上半身探出海面窥探着。船底下的舵老，突地抡动一支竹篙。篙尖的铁丝扎成的套鱼圈，准打准地套进民兵的颈部，又猛力一拉，把民兵整个儿拽进海里，钢钳似的双手卡住民兵的脖子，民兵的身子一抽搐，断气了。

舵老向旁边的钻出水面的海盗一挥手，悄悄地爬上船舷。舵老向带枪前来的屠明低声喝令：“你在背后掩护！”自己带着海盗们，爬到伙计的睡舱口，搬动沉重的舱盖，无声无息地封盖了舱口。又轻轻地迈动双腿，接近船老大的睡房，啪地关闭了房门。这时，舵老才放心地狂叫了起来：“兄弟们，我们胜利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经验丰富的丁老大，除了在舱面布置了明哨外，还在舱位的暗角里埋伏着一个暗哨。这时，刚在舵位打瞌睡的暗哨，被舵老的吆喝声惊醒了，他呼地蹿蹦起来，对准舱面的海盗的身影呼地开了一枪，嘴里呼喊：“有海盗！捉海盗啊！”

但是，船老大和伙计们，全都被海盗封在睡舱和船房里，他们无可奈何地砸动着舱盖和房门，一个也冲不出来。

一个海盗被暗哨开枪击中，倒在舱板上打滚了几下呜呼哀哉了。

舵老布置在暗角的屠明发挥作用了，他悄悄地举起步枪，对准舵位的暗哨，连连开了几枪。

“啊——”随着凄惨的叫声，暗哨连人带枪地坠进了大海，沉没了。

趴在舱面的舵老再次跳跃起来，命令团伙成员：“把船开过来。将运输船人员赶到我们的船里，迅速押走！”

路通应了一声，哗地跃进了大海。不一会儿，他从礁群里开出了带船舱的马龙船，拢近了运输船。

在舵老的指挥下，屠明们打开运输船睡舱的舱盖，喝令运输船的人

员，一个一个地爬出来，一个一个地被五花大绑起来，丢进马龙船舱里。最后，把阿憨老大和丁老大押出船老大睡房时，两位老人破口大骂：“恶鲨般的海盗，你今晚不杀死老子，老子有朝一日要将你们千刀万剐！……”

舵老的拳头擂了擂阿憨老大的挺突的胸脯：“我看你们是硬码的闯海汉，留下你们的狗命。不过，我要让你们在海里荡几天，等我宰掉仇人徐鸿，没有人来救你们后，再把你们送到海洋深处的孤礁上。到那时，如果你们有造化，会遇到过路人，把你们救起来。”

路通不相信地问：“头，你真要这样干？”

舵老一拍胸：“老子闯海满辈子，从来就是说一不二！去！把他们载走，根据老子的渔令办事！”

“是！”路通在严于军令的渔令下，不敢违拗，开动马龙船，向远海驶去。

二十六

听到荒水泊枪声的野娟，开着船匆匆赶往荒水泊。

外海通往荒水泊的水道，截断运输船退路的网片已经拉起，渔船进入水道后，野娟朝前方望去。

天已经亮了。没有呼啸的暴风，海却在愤吼着，狂烈的吼声，使围绕荒水泊的红礁绿礁阵阵发颤。

渔船也像被主人和海的愤怒感应了，以怒马般的俯冲，飞速拢进海盗船。

鸥鸟儿率先跳上运输船，向聚在舱面的海盗们欢呼：“舵老你们得手了。”

屠明阴沉着脸问：“你们到哪里去了？”

站在鸥鸟儿后边的野娟连忙应道：“不是要在鲛鱼吞洋面集中吗？我们没有接到改变集中地点的通知，所以在那里等候了。”

舵老笑着迎过来：“是我漏了通知你们。不过，我像不让洪娘参加行动一样关心鸥鸟儿，弱兮兮的女子，不用冒险。”

鸥鸟儿一阵激动：“感谢舵老的关心。”

舵老拍拍她的肩头：“不过，你的贡献也很大，没有你来回传达小丁爷的计划，我们怎能成功？放心，等满载的干鱼货卖掉后，少不了给你的份额，还想多奖钱财给你，只管使你的钱兜像孕鱼的肚子，鼓胀胀的。”

众海盗粗野地笑了起来：“哈哈……鸥鸟儿两张嘴吃东西，一张嘴吃两个男人的东西，小丁爷和庄伟渔哥的肚子瘪下去，她的肚子早鼓起来了！”

在众人的起哄声里。鸥鸟儿不无怨恨地瞪了野娟一眼，随便把舵老拉到偏僻角落，低低地说：“舵老，有情况告诉你。昨晚午夜前，我们到达鲛鱼吞洋面，庄伟拿着红色报警渔灯，不知干什么。”

舵老浑身一震，追问：“你都没有看清楚，我怎么知道他在干什么？”

鸥鸟儿：“我问过他，他说是和团伙的船联系。我感到怀疑，当时洋面没有紧急情况，怎么向团伙的船亮报警渔灯？是不是向运输船报警？把运输船押来审问，事情就清楚了。”

舵老一跺脚：“哎呀，我怕那些人留在运输船会出事，让路通把他们押进大洋深处，等几天，海上没事了，再寻一座荒礁岛，把他们赶上去。不过，闯海人都是宁折不弯的舵杆，轻易不会招供的。”舵老想了想，又问，“鸥鸟儿你为什么要举报庄伟？难道他对你没有情意？你们没有发生那种事？”

鸥鸟儿的双腮开起两朵红花，双眼泛着泪光，低下头去。

舵老哄道：“如果是那样，庄伟不是更可疑了？你放胆说，我不会告诉小丁爷的。”

“你们男人都是恶心的海狗，要尝老娘时，乱啃乱咬。尝厌了，就一脚蹬开老娘。尤其是你的小丁爷。我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你了。我是团伙的人，应该忠于团伙，才把情况告诉你。”鸥鸟儿恨恨地一别脸，跑开了。

舵老独自倚在船房旁边，观看着海况。

具有数十年漂海经验的舵老，似乎预测到海洋将发生异乎寻常的气候，脸上阴阴地笑了一下，大跨步走向海盗们，大声喊：“兄弟们，青天白日下，船和人聚在一起，目标太大。我和郎丁兄弟留着守护运输船，屠明找小丁爷一趟，其余兄弟们都散开，把你们的船开到平安水域，休息一阵。”

野娟问道：“运输船和鱼货怎么办？我们什么时候聚会？”

舵老笑咪咪地凑近她：“兄弟，放心吧，我舵老从来公平合理，鱼货出手后，每人一份。少你一分钱，我会游水遇鲨鱼，变成鲨鱼食。至于运输船和鱼货怎样处理嘛……等我通知小丁爷，小丁爷那边，另一桩计划完成后，再外运出卖。眼下两天，运输船人员没有放回前，船和货还是泊在荒水泊，既能躲风浪，又能避人眼。大伙有事到荒水泊找我。”

舵老和郎丁留在运输船上，其他人纷纷驾船走了。舵老和屠明钻进睡舱嘀咕了一阵，屠明驾船找小丁爷去了，舵老走出睡舱，看到鸥鸟儿还在运输船上磨蹭，低声说：“你继续待在庄伟的船上，有情况回来报我。你在人前露相了，继续到陆地找小丁爷，你和小丁爷都危险，所以我让屠明代你走一趟。”

鸥鸟儿：“你就是用河豚汁毒死我，我也不敢独自待在庄伟的船上。正如你说的，我是个软兮兮的女子，如果庄伟是政府的人，我还不是鱼儿跳海滩，自寻死地。”

舵老想了想，说：“也好。你驾郎丁的白底船到陆地去，替团伙查清庄伟的真正身份。”

鸥鸟儿犹豫了一下，又点点头。她跳进白底船，扬起棕色帆，飘向大陆方向了。

舵老朝渔船上的野娟喊：“年轻哥儿，你没日没夜地浸在海水里，难道不觉得太苦味？趁近日空暇，到陆地去找个漂亮女子，乐乐吧！”

“好！”野娟爽爽地应道，最后驾船离开了。

一种礁岩般刚硬的决心，已经在野娟的心中形成了。自从女扮男装后，在无数个昼昼夜夜的漂泊生涯里，或者不知道海盗的行动计划，或者探不出小丁爷的神秘身份，或者得不到将海盗一网打尽的机会，或者被海盗们跟踪不能脱身，她没有机会跟徐鸿见面。现在，载有数百万元鱼货的运输船停在荒水泊，这是省水产供销总公司和奔马岛渔业公司的命根啊，海盗头子允许自己自由漂泊，应该去寻找徐鸿哥，把情况告诉他，前来抢救运输船！

渔船漂过鲎鱼岙洋面，满帆快舵地朝奔马岛驶去。

下午四时左右，鲎鱼岙洋面通往奔马岛的绿漫漫的航路上，飘来一条熟悉的风帆做动力的网艚船。

啊！是鸿哥的网艚！

野娟的激动的心，简直要蹦出胸口了。

多少迷茫茫的白天，多少黑蒙蒙的夜晚，在漫无边际的漂泊中，她多想回到鸿哥的身边。现在，美好的梦想变成现实了！

渔船怀揣着同野娟同样的心，欢蹦乱跳地拢近了网艚“鸿哥——”野娟的声音和身体一齐跳到网艚上。

徐鸿从舵位奔出来，面对着男装裹身胡茬络腮的野娟，他不认识地打量着。

野娟刷地扯下假胡茬，摘掉了头顶的篾丝挟棕片的笠斗。

徐鸿一蹦三尺高：“你是娟妹？”

野娟点点头，热泪从眼中汨汨淌出。

徐鸿顾不得其他了，猛地扑向前去，把野娟搂得脚跟离地，整个儿在空中旋转着：“娟妹，你还活着！啊，我的娟妹还活着！苍天有眼，

龙王爷显灵啊！”好一阵，他才镇定下来，把喘吁吁的野娟放下来，问：“娟妹，你为什么女扮男装？你都到哪里去了？你是怎么度过这阵子光阴的？”

野娟应道：“鸿哥，当初在黑蛇水道，我的心支离破碎了，阿爸被残害，我自己被.....为了被海盗残害的渔家，为了死去的阿爸，我就是软弱的小红虾，也要跟恶鱼拼，报仇雪恨啊！”

徐鸿：“可是，你为啥单身独人地漂泊.....”

野娟：“海盗狡诈残忍出没在浩大的海洋，带领政府人员追捕，等于大海捞虾子，白费劲，单独追寻他们，他们又熟悉我的形貌。只有女扮男装，漂海寻贼报仇。”

徐鸿责怪道：“你为什么不招呼我，我也可以化装下海对贼啊！”

野娟：“你肩上挑着数千渔家老小的生活重担，哪能让你分心。再说海盗隐藏在我们身旁，我应该秘密行动。如果惊动你，你肯定会拦阻我，搞不好还会惊动隐藏的海盗小丁爷.....”

徐鸿动情地张开双臂准备亲热地搂抱野娟：“娟妹，你一定吃尽了苦楚.....”

野娟突然想到自己的被糟蹋的身体，一步步地退却，闪开了徐鸿的亲热，低声说：“鸿哥，我反正是被热天煎熬过的鳊鱼，银鳞雪白肌体变质没有价值了，能做使海盗中钩就擒的饵料，替海洋渔家造就平安和福运，死也安心。”

徐鸿不懂她的话意，发惊地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躲开我？”

野娟担心自己说出被辱的情景会像鱼钩撕碎鸿哥的心，她屏住双唇，泪水如雨地洒落着。她想到自己前来报警的事，连忙抬起头，说：“鸿哥，详情另谈吧，我现在来找你，是想告诉你，你的运输船被海盗团伙劫走了。”

徐鸿听得木呆呆的：“啊？海盗劫走了运输船？运输船停在鲢鱼吞洋面，等候我船上的最后一批鱼干运到鲢鱼吞，装上运输船，就要开航的，你会不会弄错了？”

野娟：“没有弄错。现在，运输船停在荒水泊。”

徐鸿焦急地问：“船上的鱼货有没有卸走？船上的人员有没有遭难？”

野娟：“货还装在船上。被海盗杀害了一个渔哥，其余的人被劫往大洋深处，海盗准备停几天后，把他们抛到荒岛上。根据海盗头子的意见，运输船目前还躲在荒水泊，只有两名海盗守船。”

怒火在徐鸿的心里蹿动，双颊映出了红色的火光：“罪恶滔天的海盗，老子不摘你们的贼头祭死难的渔家，誓不为人。”

野娟：“海盗头子带有驳壳枪，是‘文革’时代留下来的。我俩公开袭击，会吃亏。从这里到荒水泊，需要六七个小时，天也快黑了。多数海盗船在海面巡弋，为了防止被海盗遇到，我们分头奔赴荒水泊，晚七点，在荒水泊水道出口处会合，伺机偷袭。”

徐鸿：“我不能再让你去冒险。还是让我回奔马岛，带船队来围剿。”

野娟：“公开围剿了不行！另一个海盗头子小丁爷，就藏在渔家中，他会抢先报警，让其他海盗驾着运输船逃之夭夭。再说，从这里到奔马岛来回要十多小时，时间拖长了，海盗随时会离开荒水泊。数百万元的鱼货，国营公司和集体公司的命根啊！我们还是分秒必争地赶往荒水泊，一路上，你如遇到闯海渔家，还可以动员他们参加行动。”

“你.....你.....要留神啊！”徐鸿被迫应承。

“你.....你.....也要当心啊！”野娟也叮嘱着。

海载着徐鸿的网舫漂远了。野娟的心肠和海一般，正在痛苦地愤怒地盘旋、绞动着。她和鸿哥驰往荒水泊的航道，充满倾船的恶浪吞人的狂鲨。要在荒水泊的拼搏，将是血雨腥风横飞。而密缉小丁爷、剿灭海盗团伙的使命，又遥遥无期。此刻和鸿哥分手，也许是永远的离别。

晚七时，徐鸿的网艘接近荒水泊了。

荒水泊水域，正刮着异常凶猛的海暴。倾盆的浪水泼在掌舵的徐鸿脸上。那溅散的水滴犹如他的泪珠在飞扬。他没有估计到，这场异常强猛的海暴，会突兀降临，自己葬身恶浪是小事，娟妹不知道有没有陷进恶暴中。娟妹啊，但望你远离凶器的荒水泊！

但是，当他仰首时，仿佛发现荒水泊的中央，载着渔家命运的运输船，在喧腾的风浪中挣扎着。他的心海，顿时回荡起漫复海啸的吆喊：娟妹为了造福海洋，才豁命拼搏！人活在海里，能像娟妹那样，死不足惜！船只被恶浪砸碎了，也要抢着碎船板游进荒水泊，战胜海盗，夺取运输船！

船只冲进水道时，暴风以掀天覆地的气势，嚣叫着鼓起网艘的风帆，把网艘压得剧烈倾斜起来，和海面平行的舱面，几乎垂直地竖起来，整条船眼看翻个底朝天了。

“必须降帆！”徐鸿一闪念头，勇猛地跃出舵位，贴着直竖的舱面，手指插船板缝，拉扯着朝海面翻滚的大半个身体，向挂帆的桅杆艰难地蠕动着。

失去风帆动力的网艘，在水道中央滴溜溜地打转着，“誓死进水泊！”徐鸿执拗地呼喝着自已，猛地扑进舵位，抡起帆船的碗口粗的备用木橹，橹叶伸进海里，橹舌套入凹中，左手把定橹柄，右手握着橹鞭，全身剧烈地一俯一仰，拼命地摇动大木橹，依仗橹力冲进了荒水泊。

拼力摇橹的徐鸿，托起目光探视着荒水泊。墨水粼粼的荒水泊，竟然没有运输船的影子。徐鸿的内心叫了一声苦。

而这时，野娟驾驶的渔船，也被海暴阻在荒水泊海滩的外沿。黄昏时刻，船只差不多到达这里时，她发现两条熟悉的海盗船在海面巡游。为了防止暴露身份，她重新进行改装，并让船只绕过海盗船，迟延了几个小时，稍迟一步抵达荒水泊。

她眼前的荒水泊海域，强海暴正在肆无忌惮地席卷着，整座海域顶部的空间，犹如蒙着盖子的渔锅，一团团的黑云汹涌翻滚，一条条的烟带盘旋飞蹿。

她的心里疑云重重。舵老是不是明知荒水泊今晚刮海暴，唆使自己向徐鸿报信，把徐鸿骗进海暴里？如果是这样，海盗已经怀疑自己的身份。自己为什么没有估计到海暴席卷荒水泊？而且，鸿哥的网艚是没有机器的小帆船，如果陷进强海暴，又是这样的乱礁丛生的恶水滩，肯定九死一生啊！

想到这里，心绪像海暴云一般在膨胀，冷峻而焦急的脸容仿佛在发誓：抛命海暴中，也要冲进荒水泊，抢救徐鸿哥，拼杀海盗们。

野娟驾驶的渔用机帆船，用整根整根的杉树钉成的船体坚固而轻巧，船用柴油机的马力也很大，尖刺刺的船头冲破一道道黑湛湛的浪山，长圆形的船底掠过一条条黯幽幽的水谷，迅速地冲进通往荒水泊的水道。

经过紧张的拼搏，船只冲进荒水泊了。野娟的目光搜遍黝黝水泊的角角落落，终于不见一条船影。她的心肺快气炸了。海盗头子舵老的阴谋昭然若揭了：他怀疑野娟，故意让她去报信，将徐鸿的帆船诱进海暴席卷的荒水泊。他在支开野娟后，将运输船驶离荒水泊了。

可是，鸿哥到底怎么样了？

看着眼前陨没的水花，一种不祥的预兆掠过野娟的心头：难道鸿哥被海暴吞噬了，船只也被撕碎了？天啊，是我让鸿哥陷身海暴，是我害了鸿哥啊！

野娟的全身像散了架似的，在狂风的吹卷中，向着船舷外的滔滔海面摇摇欲坠。

倏然，她的向海洋倾斜的身体直挺起来，她在迷茫里一阵醒悟：不！我还没有看到鸿哥船碎人亡的证物！鸿哥还可能活在荒水泊的旮旯角落。

她来了一股力量，继续操船前进着。

前边的海洋，一阵沸沸腾腾地蹿动起来，一条条直挺挺的弯曲曲的斜刺刺的浪头，犹如海的形状各异的手臂伸展着，仿佛要从水里托出什么似的。野娟凭借船头的直流电灯，蓦地发现，有一条特别长的浪头上，托着一块嵌在渔船船房顶的船牌。她急忙绑定船舵，减慢航速，拿

起一支梢尖缚着小网艚的竹篙跳到中舱面左舷边，身体探出海面，小网艚在水面一漂，把船牌捞了起来，仔细一看，白底红字非常分明：奔渔一号船。

犹如一条无光的闪电击中野娟，她感到肉体在抽搐在颤抖，颠颠荡荡地冲上船头，扑向大海，双臂在黝黑的空中展开着，朝荒水泊声嘶力竭地呼喊：“鸿哥……”

她在船上来回奔跑，左右颠蹶，折腾了好一阵。大海终于没有把鸿哥的身体送到眼前。她深深地绝望了。她知道鸿哥已经被风暴夺走了。她双膝一屈撞到地上，双臂抱起沉重的船牌，额头向木牌一磕，溅起了两朵鲜红的血花。她的悲切的哭声在海天回响：“鸿哥啊！”

二十八

铜山岛黑鲫湾。远处荒水泊洋面刮起的强海暴，余波泛进黑鲫湾，被几簇渔灯照得昏昏黄黄的港湾水面，泛泛荡荡起来。泊在这座荒芜野港的，是刘香火家的四条小型运输船。舱面堆着一垛垛白色尼龙袋装着的鱼粉，压得船只的干舷线也没进水里。无事可做的伙计们，钻进四面密封只开着天窗的睡舱，在烟雾纷纷的气氛里，打骨牌赌输赢。而外面的海水，像巴掌似的拍击着船舷，仿佛用啪啪的颤声警告着渔人们。

从灰嶙嶙的礁岸驶来一条交通舢板，刘香火从舢板跃上运输船，大声喊道：“伙计们，今晚我请客，大家去铜山岛电影院看电影。”

人们纷纷钻出舱来，问：“主家，我们都走了，谁留着守船？”

刘香火爽朗地笑道：“我留下来守船。这些小鱼小虾粉碎的鱼粉，笨重，不值钱，海盗不会来劫这种东西的。”

有人开玩笑地说：“主家，鱼粉和船都是你私人的，被海盗劫走了，我们不负经济责任。”

刘香火应道：“放心，不会叫你们负责的。一场电影个把钟头，你们及时赶回来就是了。明天好潮汐，把鱼粉运到市场，出卖好价钱，我

再请伙计们喝酒。”

“好！”人们一阵欢跃，全部挤到舢板上。舢板载着大伙，靠礁登岸了。

……两小时以后，看完电影的伙计们，乘坐泊在岸边的舢板，刚要往港湾驶去。有人惊喊起来：“哎唷，鱼粉运输船不见了！”

大家驾舢板前进了一会儿，寻遍了整片港湾，灰暗的港面，不见一条船影。

又有人喊叫起来：“快，快找刘香火！”

几条舢板分散开来，在黯灰灰的波浪间跳荡着，伙计们呼喊着：“刘香火主家……”

一处偏僻的礁岸，传来刘香火的声音：“救命啊！……”

人们驾舢板前往，登岸一看，刘香火受了重伤，肩部有一处伤口，鲜血流了一大摊。大伙七手八脚地替他包扎了伤口，问：“香火主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刘香火瘫痪了似的倚在礁岩般，擦着泪水说：“没有想到，海盗杀害了我爸和娟妹，连我也不放过。他们不知什么时候盯梢了我，躲在这片暗礁里，瞅准你们去看电影的机会，驾小船袭击运输船。我一看敌众我寡，跳海逃生，躲在这片礁岸里。海盗带着打鲨梭镖，朝在水里潜逃的我打来，击伤了我。我沉到海底后，他们以为我丧生了，驾着几条满载鱼粉的运输船，窜出港湾，驰往外洋了。我悄悄游到礁岸，躲在这里等候你们……”

有人破口大骂：“该喂海熊的海盗，我们找船追击，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刘香火说：“我能够虎口余生，就算万幸了。夜海茫茫，到哪里去追他们。只有向政府报案，日后慢慢地找机会追缉他们，将他们千刀万剐，为我阿爸、娟妹和所有受迫害的渔家报仇！”大家搀扶着刘香火，向渔岛公安派出所走去了……

这晚后半夜，距离铜山岛数十里的河豚海沟，一轮银月从重重乌云

里飞飘而出，月光如水泻向海洋。

几条海盗船泊在海沟里。野娟的渔用机帆船也泊在这里。几天前，她在荒水泊目睹鸿哥陨没在海暴里，心里发出海誓，决意回到海盗船队里，寻机会替亲人报仇。此时，她看夜色亮亮，自己又睡不着，故意跳到女海盗鸥鸟儿的船上，无话找话地问：“姐姐，这些天，你怎么在船队里清闲起来了？”

鸥鸟儿警觉地一瞥，随即没事似的笑道：“舵老讲是照顾我，让我回船队休息几天，和小丁爷联络的任务交给屠明了。”

鸥鸟儿讲这些话的本意是，如果野娟是政府的人，眼光不会盯梢自己，通过自己追踪小丁爷。但她的话，却使野娟吃了一惊：“怪不得，几天来屠明下落不明了，原来是去担任小丁爷的联络员。”她继续探问：“我们在河沟海沟洋面停泊了一天一夜了，舵老没有新的任务？”

鸥鸟儿不敢多说，推托道：“我也跟你一样，小兵爪儿，等着头头分配任务吧。”

一会儿后，西边海面，驶来几条船只，拢近了海舵船。野娟借助渔灯一看，是几条满载鱼粉的小运输船，船牌上都写着：浏渔×号。野娟恨得双眼快喷出火焰：疯狂的贼，这几条船分明是我们刘家的财产，竟然被他们劫来了！

到这时，另一个被她惦念的亲人，鲜鲜明明屹立在心头。她的焦急的情绪，如热锅里的鱼油在沸腾：这些凶狠的海盗，会不会对香火哥下手呢？香火哥，我们兄妹离别多时，你现在怎么样了？今晚，咱家的船只被抢劫，你会不会遭连累啊？海神爷，你要保佑香火哥平安无事。我们刘家的香火，只靠他一脉相传了。

她想着，恨不得变成腾飞的燕鸥，飞向浏园岛……

而此刻，海盗团伙头目舵老、路通和郎丁几人，跳上舵老的阔头船，钻进舵老和洪娘栖身的船房。洪娘已经蒸熟了几条黄鱼鲞和两瓶洋河大曲，端到他们面前。他们边吃边喝边说话。额面光光下巴尖尖身材瘦瘦的郎丁，似乎想告诉洪娘什么事，笑着说：“洪娘，今晚我们把小丁爷……”

舵老眉头一蹙打断了郎丁的话头：“郎丁，团伙的纪律，不让你的嘴像海堤开了闸门！”

郎丁伸了伸舌头，不敢作声了。

洪娘焦急地问：“小丁爷怎么了？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舵老：“小丁爷平安没事，你放心好了。到时候，我会让他来看望你的。他苦熬了几年，和你我相聚的日子不远了。不过，眼前还要闯过最后一道关。”

舵老看到洪娘没有追问，转了话头：“路通你知道我劫取鱼粉的用意吗？”

路通不解地说：“我不清楚。舵老能不能说说高招？”

舵老：“好。我们在汪洋大海里劫取数百万元的鱼干鱼松后，徐鸿葬身海暴了，运输船的知情者丁老大一伙还扣在路通的船舱里，不但省水产供销总公司不知道，连奔马岛渔家也没有人了解。我想把鱼松的包装袋套在鱼粉袋外边，亲自把鱼松粉押运到省水产总公司，当成鱼松卖给他们，再敲他们几万元。”

路通：“现在出售鱼货，都要检验样品。”

舵老：“你真傻，我开几袋鱼松给他们检验，不就行了？再说从外面捏捏，鱼松和鱼粉还不是一样，保证能蒙过他们的目光。”

洪娘插话道：“有那样多的鱼干、鱼松、鱼罐头，已经足够了，何必再去冒险。”

舵老：“那样多的鱼干鱼松被劫，我们一时不能出卖，只有藏在海洋里，等到风波平息后，再出卖。我倒不是嫌钱太少，我是心里的恨难平。‘文革’时，我们是生活的幸运儿，现在变成倒霉人。而过去的倒霉人，现在成为幸运儿。我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跟眼前这颠倒是非的世道算账。”

洪娘似懂非懂地说：“大道理我不懂，可我觉得，你卖几斤鱼粉，能对世道起什么作用？”

舵老：“这桩事，还有其他因素。在海马海峡，省水产供销总公司船队的小子们，打死了我们好几名兄弟，致我重伤，差点要了我的命。大丈夫有仇必报。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叫那个海狗母养的总公司亏损、倒闭！”

洪娘白了他一眼：“你有那样大的能耐？再说，这样冤冤相报下去何时能结束，带我上陆地享福？”

舵老：“我摘掉了个体经济户刘橹头父女，整垮了集体经济单位奔马岛渔业公司。至于这座国营公司嘛，也逃不了厄运。它无非只有几百万元的资财。这次倾资帮助徐鸿，几百万元鱼货都到了我们手里，还不会垮台？！我要在他们垮台前，再榨尽他们剩余的油水让它死无葬身之地。我要亲眼看看它垮台的情景方泄我心头之恨。哈哈……”

路通和郎丁连连点头：“舵老高招！兄弟佩服！我们的目的会达到的！”

舵老想了想，又说：“不过，我们身边还有能坏我大事的危险人物。”

郎丁：“对！在荒水泊外围，我盯梢庄伟小子，亲眼看到徐鸿的船和他的船一前一后进入荒水泊。一定是他向徐鸿报信，两人到荒水泊劫回大运输船。幸亏舵老高明，事先驾走运输船……”

洪娘惊嚷起来，“啊？庄伟渔哥是政府的人？”

舵老一挥手：“低声。庄伟十有八九是政府的人。”

洪娘浑身发抖：“那我们快离开他。他随时都会引公安人员来抓人。”

路通攥紧拳头：“既然有八九分的怀疑，干掉他就是了。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舵老：“不！如果他确实是政府的人，他还没有完全了解到团伙内部全部成员的情况，尤其是小丁爷情况，不会轻易亮相的。再说，团伙全部成员平时没有集中，他轻易不会向政府报告。只是这小子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跟我们有什么冤仇，一时查不清。眼前留着，对我们有

好处。大伙想想，我就是利用他，才劫取到数百万元的鱼货，引徐鸿进入荒水泊，葬身海暴中。往后，他肯定对我们有大用途。到不得已的时刻，再干掉他。眼前最主要的，是要严密控制他。路通有着押丁老大的任务，屠明担任小丁爷的联络员，郎丁、洪娘，你俩一男一女、一硬一软相配合。负责监视庄伟。如果发现他有逃跑的迹象，立即除掉。”

洪娘嘟哝道：“我可不替你去干杀人的勾当。”

舵老：“我知道你的一贯心思。但是，庄伟如果是政府的人，对团伙有生死存亡的关系。不叫你去杀他，只要你和他笑脸相迎，甜言蜜语哄他，安定他的心，使他看不出我们怀疑他。其他的事，由郎丁负责。”

路通：“鸥鸟儿好像钟情庄伟的俊模样，要提醒她。”

舵老：“鸥鸟儿对庄伟也有疑心了。不过，为了保证小丁爷的安全，我让屠明代她担任联络员了。”

最后，舵老站起来说：“也罢，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要集中，分散行动。另外，郎丁把庄伟可疑的情况告诉屠明，让屠明转达小丁爷，叫他注意安全。”

当夜，海盗船队分头散开，各自进入遥远的大洋了。

二十九

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舵老的鱼粉运输船到达省城海港码头。

傍晚，舵老和另一个老海盗肖松人带着几小袋鱼松样品，来到省水产供销总公司的检验科。舵老在门外嘱咐肖松人：“我的名气大，不宜亮身份证，亮你的身份证。”两人走进检验科。

检验科副科长李通是个丰脸红润的中年人。肖松人弯着本来有些佝偻的腰背，黑长脸向李通连连客气着：“同志，你是……”

李通：“喔，我是检验科副科长。你们是哪里的人员？”

肖松人连忙递出真实的身份证。

李通看着：“临海县海鳗岛乡渔民肖松人……”他没有向背后的舵老要身份证，又问：“你们有什么事情？”

肖松人又递出伪造的证明：“我们受邻县奔马岛渔业公司雇用，替他运输鱼松，向省总公司交货，并领取省公司还没有给我们的加工费和运输费。”

李通看了看证明：“哦，是被海盗害得倾家荡产的奔马岛渔业公司，我们总公司是豁命舍本地支持你们。走，把样品带到检验室。”

三人来到器皿琳琅满目的实验室，李通打开如色彩灿灿的金丝玉缕的鱼松，进行各种质量检验。检验足足忙了两小时，李通笑着迎向舵老和肖松人：“你们运来的鱼松，质量合格。”

舵老连忙插问：“说句不嫌丑的话，我们公司濒临破产，数千名男女老少等米下锅，总公司给我们的本钱，全部用于购买鲜鱼鲜虾做原料了，能不能先付这批鱼松的加工费和运输费，让我们带回去解燃眉之急？停两天，我们再把各种鱼干鱼鲞鱼罐头运来。”

李通应道：“按照规定，需要全部产品运进总公司仓库，全部进行抽样检验，才能给钱。”

舵老看了看肖松人，肖松人会意，拿出几包装着钱的香烟，往李通的检验室办公桌一搁。舵老暗示道：“科长让你忙了小半天，往后还有麻烦你的地方，这几包烟装着我们的谢意，你不要推辞了。我们是有地方可找的集体公司，大宗的产品如果出差错，你们可以找我们算账嘛。我们等着钱用。下午我们再来向你领取产品检验合格单和领款通知单。”说毕，也不等李通同意不同意，拉着肖松人走了。

下午舵老找到李通，顺利地领到产品检验合格单和领款通知单。李通还帮他调动了公司汽车运输队，把产品运进仓库过秤，让仓库保管员在领款单上填上数量，找财务科领到数万元的加工运输费。两人走到街巷拐角，肖松人兴奋地夸道：“舵老，你还是商场上的自由驰骋的能人！”

“哈哈，有钱能使鬼推磨嘛！”舵老说道，“老肖，你驾船回海洋。我还要跟着这些鱼粉，到各地水产品市场去走走，看看政府的贸易部门，怎样把动物饲料鱼粉当人吃的鱼松出买，以致破产关闭的。你回海洋后，可以叫路通放人，把在押的人员抛到荒岛上。再叮嘱郎丁和洪娘，要他们严密监视可疑分子庄伟，摸清他的底细。”

第二天，舵老西装笔挺，领带飘然，皮鞋锃亮，眼镜闪光，俨然闯荡江湖的供销员，到各地周游看“戏”了。

舵老在省城吃喝玩乐了几天，首先静观鱼粉会不会在总公司露馅。几天后，一场闹剧在总公司爆炸了。

出事的还是检验科副科长李通。他看到所有的“鱼松”已经出运，脚底装弹簧似的奔到总公司仓库，扣下最后一包美味的“鱼松”，以“内部价格”付了款，扛回检验科，让全科人员带几斤回家尝鲜。他抱着尼龙袋，小心翼翼地拆开缝线，灰土般的鱼粉霍地倾出来，他怀里的鱼粉袋噗地砸在地面。

落地的鱼粉袋像炸弹爆炸了，震得总公司的办公大楼仿佛快倒塌了，惊慌失措的人员，纷纷奔出办公室，熙熙攘攘地挤进检验科。双鬓堆霜的总经理问清情况后，精明地喊叫：“李通，你有没有对全部产品进行检验。”李通支吾道：“没，没……”总经理立即下令：“电话直拨奔马岛，问清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鱼货运错了？”直拨电话即刻丁零零响起来。总经理发出连珠炮似的问话。对方应道：“鱼松鱼干鱼鲞鱼片一齐出运多日，早就该到达省城，没有差错。”总经理啪地砸下话筒：“完了！肯定是海盗劫走好鱼货，用鱼粉来骗钱。全公司人员出动，列车站、码头截住运鱼粉的车船，到海港寻找海盗船！”

顿时，总公司数百名人员，分成三支车队，大队来到海港码头，运载鱼粉的船只早就扬帆远去，诈骗的海盗船更是杳无踪影。而热闹繁忙的码头区，被这支突兀涌到的队伍挤得水泄不通，堵塞的车辆喇叭急响，停止工作的搬运工人粗野地喊骂，总公司人员抑着的怒气迸发了，吼叫挥拳地扑向搬运工人，到处是漩涡似的打架的人群，总公司的车辆，被愤怒的搬运工人哗地推进波光粼粼的海港，急得总经理一头跪在推车者前面，老泪纵横地哭喊央求：“同志啊，我们总公司快破产了，你们不要落井下石啊！”后来直到大队的公安人员冲来维持秩序，公司的车队人流才像一支出殡的队伍，在无声的哀乐里缓缓离开了。

躲在暗角目睹公司惨景的舵老，满脸狰狞的笑容，打转身租了一条快船，跟踪总公司向分设机构载去鱼粉的运输船去了。

而总公司的运输船，运载的不是贱价的鱼粉，而是重磅炸弹。炸弹在总公司下属的数百座水产分公司、水产货栈、海货商行、渔市场爆炸了。

遍布各地的风潮，滔滔地涌进省城。省水产供销总公司提光了流动资金、办公费、奖励金，甚至用库存物资抵押，只能解除九牛一毛的债务。总公司办公楼每间办公室里，都坐满来自四面八方的债主，有哭的有叫的有闹的有打的，乱得简直像一锅粥。总公司经理乘坐黑烟滚滚的小车，求爸爸拜奶奶地向各单位借款，各单位领导人听说总公司濒临倒闭，有的婉言谢绝，有的拒人于门外，有的避而不见。无奈，一纸申报破产的报告飞向总公司领导部门了。

消息传开来，省水产厅、省渔农委、省政府、省委、水产部直至国务院都震动了。国务院办公厅来电询问，水产部派人来现场了解，省委常委听取报告，省长紧急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省渔农委和水产厅派工作组进驻总公司，工作组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被汹涌的人群包围了……

三十

东海中部的花鸟洋，由于海底铺满沙泥，洋面似浩然宽广的褐灰色的荒原，座座微显弧形的水山低伏连绵着。

阔头船上，洪娘百无聊赖地倚着桅杆，望着海面。

舵老离开后，海盗郎丁根据头儿的旨意，紧紧地监视着野娟。洪娘的心绪惘然。凭她的直觉和团伙发生的情况，舵老怀疑野娟是有道理的。不知怎的，每每和野娟相遇，她总发生着一种奇怪的情绪，她担心，如果野娟真是政府的人，势必把团伙引进罗网。她虽然和舵老时而同心同德，时而同床异梦，但不愿给她带来金钱和希望的团伙覆灭。她虽然不是团伙人员，却是团伙头头的母亲，她要保护团伙。但她又怜惜野娟，这样年轻俊秀的男子，如果被舵老们最后确定为政府人员，必定会抛尸大海。舵老又多了一桩残忍的罪孽啊！此刻，她看海底的水花，

灰暗暗的心海也像有一朵雪白的水花溅起来似的。她向邻船的野娟招招手：“庄伟渔哥，你过来一下。”

野娟来到阔头船，站在桅杆旁，问：“洪娘，你有什么吩咐？”

洪娘犹豫了一下，指着浩然大洋，说：“兄弟，你单身闯洋，家里没有挂念你的父母姐妹？”

野娟茫然地望着她：“洪娘，你的意思是……”

洪娘：“我是说，海洋风浪不尽，恶鱼无数，长久漂泊，必有杀身之祸。连我们终身漂泊的人，都想寻找到陆地享福的退路。你是来日方长的后生，不知怎么样想法？”

野娟的心里一阵疑惑，说：“不！团伙成员们都是久经风浪的好汉，我立誓学习他们，永生跟随舵老闯荡！”

洪娘叹息道：“唉，这是何苦呢？”

野娟：“我不明白洪娘的心意。”

洪娘脱口说道：“我像美女鱼的心肺，红鲜鲜热烘烘。我是希望你能脱离灾厄，团伙也平安无事。以我的看法，你还是回到陆岸，另寻宽阔平坦的人生航道。”

野娟惊得一阵心跳。她日夜担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洪娘的话意明确地显示，海盗已经怀疑自己了，只不过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也不到杀害自己的时机。但是，自己已经成为网里的鱼儿逃不脱了，眼前这个海盗头子的婆娘，人性尚存，又想保证海盗的安全，想支开自己。哼，海盗团伙没有一网打尽，神秘的小丁爷还在兴风作浪，我是快船进险滩，不生则死地闯到底！

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神情，野娟转脸仰天。没有想到这一行动，使她的脖子拉长起来，被布纽扣扣紧的衣领一收缩，洪娘凭着女人的细致机敏的目光，倏地看到野娟的没有喉结凸出的颈部显露出来。洪娘惊得差点动手拉扯野娟。但她立即稳着自己。她的心里自问：皇天啊，难道她真是个女子？如果是女子，为什么要冒险化装，混进团伙呢？为了团伙的安危，一定要证实她的身份。

洪娘毕竟很有心机，她看着两条紧傍在一起的船只渐渐飘开，中间露出一条水峡。她拉着野娟的手说：“走，我们到你的船上谈。”

野娟硬着头皮，跟她向自己的船只跳去。

冷不防，洪娘的双脚一踩空，右手紧紧地拽住野娟，两人哗地坠进了海里。洪娘故意装成不会水性畏惧溺死的模样，头部时而蹿出水面时而没进海里，乱挥乱舞的双臂乘机对野娟又搂又抓又捏又拽，处处触摸到的都是姑娘家的丰肌嫩肤。她的心里完全明白了：这是个女扮男装的姑娘！

被洪娘胡缠乱搅得浑身蹿火的野娟，十分清楚略知游术的洪娘要耍弄自己，她真想运用当初处置张圆头的办法，把洪娘拽进水底喂鱼。但她从平时相处的情景分析，洪娘有别于海盗们。她停住潜水的动作，从背后攥着洪娘的衣领，连拖带拉地游近阔头船。这时，被惊动的郎丁和另一个海盗，也跃上阔头船舱面，慌忙把洪娘救上船去了。洪娘装癫卖傻地向野娟躬腰行礼：“多谢你的救命之恩了。”

野娟玩笑似的说：“我还以为你故意拽人入海呢。”

“哪会呢？”洪娘发窘地应道，转身道，“我们到各自船上换干燥的衣服吧，小心被冷水浸出毛病。”说着钻进了睡舱。

野娟也回自己的渔船了。

阔头船上，郎丁迎着走出睡舱的洪娘，焦急地问：“你是怎样入海的，是不是庄伟推你……”

洪娘默然地摇摇头，她的心思像坠海的铁锚那样沉重。她心里的预兆，终于变成现实了。如果亮出野娟的底，那将像锋利的鱼刀剁碎野娟。如果顾全野娟，团伙的命运像风暴里的渔灯。不行，眼前的金钱、未来的福运，还有同伙十多人的生命，比那女子值钱，得戳破她的伪装，她低声说道：“刚才，我试过了，庄伟是个女子！把她赶走吧！我们转移到别的海区！”

不啻静夜听海啸，郎丁惊得眼皮剧烈地抽搐，继而，他恶汹汹地说：“干掉她！”

洪娘：“那不好。舵老已经对她疑心，也没有摘她的六斤四。”

郎丁：“可是，舵老仅仅是起疑心，现在最后证实了。”

洪娘：“讲过，留着她，利用她，对同伙有作用。”

郎丁：“舵老不知道何时回来？还是向小丁爷汇报。”

洪娘：“小丁爷到底在什么地方？”

郎丁：“我也蒙在暗舱里，不清楚。只有鸥鸟儿和屠明知道去向。舵老不许鸥鸟儿去见小丁爷，让屠明通知小丁爷吧，询问小丁爷怎样处理这贼女子。”

洪娘：“告诉小丁爷，我的意见是赶走这女子。她虽然是伪装的女子，也不能断定她就是政府的探子。”

郎丁：“洪娘，不是我多嘴，你好像对这女子很袒护，你是不是中了她的邪？”

洪娘：“我真怀疑，她是不是当初被团伙打死的女子？”

郎丁：“你是讲刘橹头的女儿？”

洪娘点头道：“对。不然，还有什么女子吞了虎鲨胆，敢来闯龙潭？再说团伙直接作践过的青年女子也不多。只有刘橹头的女儿有理由替父报仇。你是团伙的老成员了，平时有没有听说过，刘橹头的女儿到底是亲生的还是收养的？”

郎丁：“你怎么了，你离开刘橹头投奔舵老时，我还没有加入团伙，怎么知道真情？舵老和屠明不是告诉过你，刘橹头和你生的女儿早死了，现在的女儿是收养的。洪娘，不要多猜疑了，那样会当断不断，反遭其乱。要保证团伙安全啊！”

洪娘：“那好吧，你让其他团伙成员控制着那女子，昼夜值班，防止她和政府接头。你马上去找屠明，让他火速报告小丁爷，问他怎么办。”

三十一

野娟驾驶的渔船陷进大雾里，看不到天，看不到海，连在前边引航和在后边跟踪的海盗船，也悄然失踪了。自从被洪娘拉下水捏弄了一番后，野娟的心意更清晰了，她知道海盗团伙快要识破自己的底细了，留在海洋里，生命在浪峭尖打滚，时时会被淹没，回到陆地去又被海盗船前后夹击着难于脱身。此刻的雾天雾海，替她创造了潜逃的良机。可是，一想到海盗没有剿灭，小丁爷没有捕获，没有替渔家报仇雪恨，心里又不情愿。怎么办？

她的心也陷进茫茫雾海里。

前方的雾海深处。响起一声四长四短的螺声。

“啊，这螺号是那么熟悉！对，这是父亲生前规定的在雾海里呼喊自家船只的螺号！难道是香火哥的船只在寻找我？那么说，香火哥一直在大海里寻找我的下落！快吹螺号应呼吧！”野娟飞快地拿起海螺，吹起了如悲如泣的螺号。

啊，真是香火哥在召唤！野娟兴奋地呼喊起来，猛地把离合器操纵杆推到全速前进的挡位，渔用机帆船像离弦的火箭，掠过滔滔的海浪，直射过去。

突然，船只冲进一片景色特殊的水域。水域的底部，忽隐忽现的黑乎乎的石带，像一条漫长的刀刃横在船只前头。

“这是闻名海涯的凶险的瀑布洋！我怎么会把船驶到这里呢？船只如果继续前进，会顺着海瀑布栽下去，十有八九会翻沉呢！可是，绕过漫长的石带，在这迷蒙的雾海，可能会和亲人失去会面的机会！怎么办？”野娟紧张地思索着。

“哗……”海的栽下礁石带的碎裂的肌体，又在东侧水涯凝聚起来，化成白玉雕砌似的峭拔的山峦，朝着远方一往无前地奔驰，还发出震天撼地的吼声。

野娟一阵振作，用力一攥手里的舵柄，船只像跳跃障碍物的战马，臀部突地蹬开一座浪山，冲上礁石带，随着一股沸腾的瀑布流一头扎了

下去。一阵猛烈的震动，船只在白花花的海浪里陷了进去，又腾地跳跃起来，把野娟弹得斜斜地飞上天空，跃过舵位右边的舷帮，落在离船只十多米的水里。野娟本能蹬动手脚，身体在雪浪里一冲腾，只见前边的船只陷进海水里，水珠飞腾着泻入船舱，舱面在浅水里时沉时浮。一股白色飞练似的瀑布当头冲下来，把她深深地压进海底了。咸腥的海水，不时地呛进喉口，野娟迅即屏住了呼吸，一头冲进翻动的水团，借助海底水团的力量，打着筋斗翻出了水面。她拼命地顶着迎面冲来的急流想游近船只。可是，水流急急地泻来，冲得她连续地翻滚，情景十分危险。

这时，一条机帆船的灰幢幢的影子，从浓浓的雾烟里冲刺而出。驾船的真是刘香火。他迅速发现了落水的野娟，一扬手操动了离合器拉杆，把机器熄灭了。他冲到舷帮，跃然跳下海去。

刘香火游了几米，伸手攥住野娟的右臂把她拉进自己的怀里，搂着她凝望着：“你是？”

野娟被海浪折腾得头昏眼暗，她抬起自己沉重的手臂一下揭掉了贴在脸上的假胡茬，气喘喘说：“香火哥，我是娟妹啊！”

刘香火猛地搂着野娟，也不顾汹汹冲激的急流恶浪，在野娟的脸上哧地亲吻着：“娟妹，你还活着！这些日子来，你害得我苦苦思念啊！”

野娟伸手隔开他的嘴：“香火哥，我疲乏得很，快拉我游出凶险的瀑布水域！”

“哎！哎！”刘香火叠声地应着，拉着野娟向机帆船游去。

急流蹿恶鱼。就在他俩顶流游近机帆船时，从船底黯然的海里，哗啦啦地冲出一群恶鱼。这是生长在险滩急流里的箭鱼，每条足有三四米长，长梭子似的身子，背鳍似三角形的旗帜，上颌如利剑硬挺挺地刺过来。这种性情凶猛的恶鱼，能够借助飞蹿前进的强大冲力，用利剑似的上颌刺杀游水的鱼虾和人类，然后用利齿进行啃咬。箭鱼如一群众多的飞剑，飞跃着翻腾的急流直刺刺地冲向野娟和刘香火了。

“啊哟！我的脚被水底的剑鱼戳中了！”刘香火突然号叫起来，双手松开了野娟，扑腾着游到野娟的后边。

“香火哥，快游开！”一条四米多长的特大箭鱼，突然在前边拐了个弯，绕开扑向前去的野娟，从野娟的右侧扑闪而过，直冲刘香火了。

野娟的眸镜如渔灯一闪，飞快地扭转身体，竭尽自己的力量一扑腾，拦腰搂住了箭鱼，整个儿团在箭鱼的身上。

狂恶的箭鱼扭拧着想挣脱，却被野娟紧紧地压着，箭鱼的臀鳍向天空一翘，挥出一片晶亮的水雨，一头向下冲击，载着野娟扎进深黯的海底了。

“击伤它，它才不会逞狂伤人！”野娟的思绪一闪动，腾出刚硬的右手，霍地戳进箭鱼下颌后部的鳃位，猛地揭下一片鱼鳃。箭鱼痛得一个大翻身，把野娟掀下了鱼背，急急逃进暗洞洞的海底深处了。

过分疲惫的野娟挣扎着精神，一蹬腿蹿出了海面，刚好浮到刘香火旁边。她只觉得眼前的瀑布海急速旋转着，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野娟昏悠悠地醒过来，迷迷糊糊地听到耳畔响着一种声音：“娟妹，你昏得好骇人啊！入夜了，风狂天冷，你浑身湿透，干燥的衣服又放在沉船里，我只得脱掉你的湿衣，你的身体像冰块一样，我只有用自己的身体煨热你……”野娟发惊地一睁眼，只见刘香火的粗糙刚硬的裸体，把自己的雪灿冰洁的裸体紧紧地搂着。野娟蓦地一挣扎，从刘香火怀里蹿出去，手指直冲刘香火：“你……”

刘香火发窘地说：“娟妹，我只是煨热你的身体，没有作践你的身体啊！我如果你昏迷死作践你，死也会被恶鱼撕成千万块！”

野娟摸摸身体，背心和衬裤还穿着。她没有说什么，胡乱地抓了两件刘香火的衣裤，套在身上遮羞，呼喊刘香火：“快发动机器，抢救我的沉船，我要离开。”

刘香火应道：“你的船是杉木结构，不会完全没水，我把它拖在机帆船后边了。我的机器坏了，发动不起来了。”

野娟不相信地打量着刘香火。她知道，刘香火有一套手腕耍弄人。她爬出睡舱，进入舵位一按柴油机起动开关，机器静悄悄的，果然毁坏了。平时依仗机器做动力的船只，光秃的桅杆上竟然没有挂风帆。

一切前进的动力都丧失了，机帆船拖着在海水半沉半浮的渔船，开始了无尽的漂泊。

野娟仿佛孤身陷在黑洞里，不由阵阵寒战。

刘香火从舱里出来，关切地说：“娟妹你在风浪里竭尽生命力量地折腾，真不容易啊。天都快亮了，你到睡舱里休息一会儿吧。”

野娟固执地摇摇头，管自踱到中舱面，背倚着立地撑天的桅杆。

船只前颠后荡左右倾斜地漂泊着。她的心也随着惶然地跳动。

刘香火又跟踪过来：“娟妹，闯海船需要埠头拢靠，咸水男女需要家庭照顾。这些日子以来，我也和你一样，闯风荡浪寻找海盗，发誓对贼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替你和阿爸报仇。可是，我们的家庭不能散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两人共同生活，红红火火地重建家庭，兴兴旺旺地开拓事业。再说，徐鸿哥也遭难了，你搁在他身上的心，总该挪位置了。……”

“徐鸿哥！”刘香火的话触动了野娟的心事，伤感似酸冷的水流泛上脑海，她飞快地转身，扑在桅杆上蹭着揉着，哀哀地抽泣。

刘香火回睡舱休息了。野娟独自坐在舱面，陷进痛苦的思念。

眼前的海洋，神差鬼使地蹿出了一股股直腾腾的水柱，那形状犹如一个渔汉子在夜雾里生龙活虎地跳跃着，通体清澈，洁白无瑕。

野娟的黯然的眼眸似乎被水柱的灿白的光彩映亮了。那人影的水柱变幻成徐鸿的活生生的形象，欢蹦乱跳着。“啊？徐鸿哥还活着！”她心里响着欢愉的声音。

可是，一阵挟带着烟气的黑色的海暴，疯狂地啸叫着，迅即把水柱吹得支离破碎，化成雪花般的水沫散逝了。

野娟的变幻也迅速消失了。她又陷进迷惘的境界中，久久地愣呆着……

对毁坏的柴油机，只知简单操作程序的野娟毫无办法。而略知修理常识的刘香火，整整摸索了两天，仍然找不到毛病的根源。失去动力的

船只，在狂风恶浪里漂荡了两天两夜。第三天夜晚，刘香火再次小心翼翼地找到野娟：“娟妹，你到睡舱里去休息吧。”

野娟一瞥刘香火的神容，只见他满脸显着疲倦的苍黄色，眼睛挂满血丝网。野娟心里发酸。两天两夜了，刘香火以兄长的身份，迫着她进睡舱休息。他自己则缩在舵位避风处，一边观察风暴和海盗的情况，一边假寐休息。长此以往，他的体质会像风浪扑击中的泥崖，迟早会垮台的，野娟应道：“香火哥，你进舱吧。我在舱面观察。”

刘香火一拍胸膛：“我是拔海而出的礁石，经得起风浪扑击。你进舱休息。”

野娟叹了一口气：“唉！夜黑风狂，海盗不会轻易闯荡了。要么，我们都进舱躲躲风浪。”

刘香火停了一下，跟着她进舱了。两人在舱里坐定，刘香火忧心忡忡地说：“娟妹，我真担心我们兄妹会再次分手，永无团聚的辰光。”

野娟心里一动，说：“那你看怎么办？”

刘香火突然双膝一曲，噗地跪在野娟的前面：“娟妹，我们成亲吧，把刘家的事业轰轰烈烈地继承下去。”

野娟犹豫地低下了头。

刘香火继续说：“几年前阿爸收养我的时候把我起名香火，就是要我继承刘家的香火。我们俩成亲，正了却阿爸的心愿。你也知道，我像风帆恋桅杆一般地恋着你，除了你，我这辈子发誓要像这船上的桅杆，打一辈子光棍。你难道忍心让刘家的香火断了吗？”

刘香火看着野娟慢慢地抬起头来，又说：“你是考虑要继续追踪惩罚海盗？我发誓，成亲之后，我将像船影随船一般地跟着你。我如果不帮你剿灭海盗，将被风浪淹成海渣滓！”

野娟不无动情地望着他，说：“香火哥，你不要咒自己了。我、我不忍看着你愁成这番模样。”

“娟妹，你同意了！”刘香火欢跃而起，一把打开藏衣柜，从里面掏出一个相框，框的玻璃镜后面，装着父亲刘橹头的遗像。香火把遗像挂

在睡舱木板壁上，率先跪了下去，说：“娟妹，父亲遇难时，你不在家里，是我独自替他建筑衣冠坟，还保存这张遗像，以便永久地怀念。今晚，你就对着父亲的遗像跪拜吧！”

野娟的双眼滚出晶莹的泪珠，颤抖的双腿跪了下去，泣不成声：“阿爸……”

和她并排而跪的刘香火，朝遗像磕了三个响头，而后喃喃发誓：“阿爸，今晚，我和娟妹结为夫妻，继承你的遗愿，光大刘家的事业。从今后，我要让娟妹满辈子享受荣华富贵，让你的在天之灵永远安生！”

黑色的风暴，成团成团地狂翻乱滚。被浪涛激得上蹿下跳的机帆船，横拖竖拉着野娟的渔船，钻进乱滔滔黯幽幽的海天……

三十二

东海北涯的跃鲨滩，夜色把礁石群染得更加黑褐黑褐的，如一群遍布海滩的黑鲨在潜、游、跃、飞、扑，做着种种狰狞的动作。

几条鲨鱼似的海盗船聚在一起，舱面杯盘狼藉，布满鱼骨虾壳的空酒瓶。演完一幕幕丑剧回来的舵老，兀自一盅盅地灌着酒。屠明略显醉意地举起酒杯，说：“头儿，祝贺你网开丰产，旗开得胜！”管自一仰脖喝了下去。

旁边的郎丁、路通和众海盗举杯恭维。

洪娘提醒道：“舵老，你是领着团伙在风口浪尖打滚，少喝不会出事。”

舵老霍地倒掉杯里的酒：“对！还得听夫人的。请大伙谈谈家里的情况吧。”

路通：“前天，我接到你大获全胜的消息，按照你事先的嘱咐，对被关押的丁老大们网开一面，把他们丢在东海中部的无名荒岛上了。”

郎丁：“我和洪娘完成了任务，摸清庄伟的底细了，她是个女子。洪娘还怀疑，这女子可能是过去没有打死的野娟，女扮男装替父报仇来了。”

舵老惊得手一抖，酒杯啪地掉落在地：“有这等事？那么，过去团伙发生的灾灾厄厄，都是这女子干的？”

屠明接着说：“对，我把情况报告小丁爷后，请示他是否干掉那女子。他听说那女子可能是野娟，对她情愫勃发，严令人们要留着野娟的生命，还绕开团伙成员，单独去找野娟了……”

舵老发狂地咆哮起来：“你们为什么不先干掉她，留着这条祸根？”

郎丁嘟哝道：“你忘了，是你交代过的，留着她对团伙有利用价值。再说当时，我们大家都不能百分之百地断定她是政府的人。”

路通：“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应该商量对策，怎么办？”

舵老躁动不安地踱了几步，阴阴狠狠地说：“让小丁爷走得远远的！由我们来裁决那鬼女子！”

洪娘惊叫起来：“你准备怎样裁决？你不能再添血债了！你把她赶走，我们避得远一些就是了！”

舵老不安地应道：“我知道。”

郎丁：“你让小丁爷走得远远的，小丁爷是动了真情眷恋着野娟，他不走怎么办？”

舵老盯着一直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的鸥鸟儿：“小丁爷对鸥鸟儿也有情。你要使尽浑身解数，取代野娟在小丁爷心里的位置，让小丁爷看到钻野娟的睡舱像钻政府的罗网，叫他离开一段时间。”

鸥鸟儿翻着白眼：“在他的眼里，女子是鱼鲜，他爱尝就尝，爱丢就丢。”

舵老拍拍鸥鸟儿肩头：“放心，我一定叫他永世陪伴你。”

屠明：“舵老，你的意思是，让鸥鸟儿重新担任小丁爷的联络工

作？”

舵老：“对！就这么定了。”

两天后的夜晚，离跃鲨滩不远的鼓浪港，黑的岛峰成双环形圈着港湾，郎丁驾驭的海盗船泊在墨浪腾腾的港湾角落。一条扁舟急刺刺地冲进海盗船。扁舟里闪出一条黑乎乎的人影。舵位里的郎丁低声喝问：“谁？”

黑影：“我是小丁爷。舵老派人召我们到这里，有什么事？”

郎丁：“睡舱里有人等着你。”

黑影一俯首钻进海盗船睡舱，额头砰地砸中睡舱顶棚横梁，埋怨着：“干吗不开灯，黑天黑地的？”

呼的一声，舱底的被窝掀开了，露出鸥鸟儿的裸体，像暗地里的一堆白雪，灿灿耀眼。鸥鸟儿娇里娇气地唤：“小丁爷，先进被窝暖和暖和，再谈正事。”说罢偎向前来。

小丁爷轻轻推开她：“先谈正事吧，舵老有什么吩咐？”

鸥鸟儿生气地：“哼！没良心的，尝了新虾，想丢掉旧蟹？”

小丁爷：“快谈正事。”

鸥鸟儿：“舵老命令，载有数百万元鱼干鱼松鱼鲞的运输船，船大目标大，长期泊在风浪滔天的外洋，既显眼又危险，让你马上北运，卖给鱼货奇缺的东北佬。”

小丁爷焦急地：“我一时离不开，还有急事要办。干鱼货到东北市场是抢手货，出售时像破漏舱里的海水，一泻而光，随便叫其他团伙兄弟前往，都能完成任务的。”

鸥鸟儿：“你不要想女人想昏了。舵老让你前往还有深邃如海沟的心思，他是让自己的儿子掌握数百万元鱼货款。你难道不想乘机捞一把，做满辈子吃喝玩乐的资本？”

小丁爷醒悟道：“嗯，对，我应该亲自去一趟。”

鸥鸟儿：“这就对了。小丁爷，我也跟你前往，我永远陪着你。我们截留一些钱，危急时远走高飞，享受荣华富贵。”

小丁爷哄她道：“心肝宝贝，这次闯关外很危险，我想把你留在东海涯搭平安船，不让你到东北钻鲨鱼嘴。等我捞够了钱，再带你寻找花花绿绿的生活。”

鸥鸟儿哭泣起来：“你想把我当破鱼，不想使用了，一脚蹬开！你自己也说过。干鱼货是东北市场的抢手货，必然顺风顺流地一售而光，有什么危险？”

小丁爷恼怒了：“老子是海洋里的八卦流，爱冲向哪里就冲向哪里，你管得住？”

鸥鸟儿愤愤地说：“老娘是砸船的礁岩，要叫你翻船就叫你翻船！”

小丁爷：“你想叛变团伙？”

鸥鸟儿：“老娘是八面风扬帆，爱往哪里飘就往哪里飘！”说完，胡乱地披好衣服，钻出了睡舱，扑地钻进小丁爷的扁舟，驾着扁舟扬长而去了。

小丁爷的黑影闪进舵位，告诉郎丁：“你转告舵老，这咸水婊水性杨花靠不住，可能会投靠政府，让舵老管住她，她想兴风作浪，就收拾她！我有急事，先走了。”

小丁爷驾着海盗船的扁舟，急急离开了。

海盗船像条黑鲸儿悄悄地跟踪着鸥鸟儿的扁舟……

三十三

猫头洋渔场的白昼，丽日高挂，晴空朗朗。张扬的风帆，片片疾飞，说明空气的流动强劲而迅速。洋面像撒满金粉和银铂，闪着星星点点的黄彩，浮着密密的片片的粼光。

野娟看着刘香火的机帆船在远方的水平线，双眼也被海面的光彩映得灿亮灿亮。

她和刘香火在海洋成亲后，夫妻俩昼夜奋战，修复了机帆船的柴油机，排除了野娟的渔船的积水，使船只重新浮升起来。新婚燕尔，白昼在渔场撒网捞鱼，尝鲜品酒。夜间在海涯自由漂泊，对月相偎。野娟的撕裂的心在慢慢愈合，灵魂的悲苦在缓缓消逝。昨天，刘香火驾着扁舟，说要到附近海滨集市买些生活用品。眼下，他如期回来了。

扁舟拢近渔船，刘香火拎着满网兜的甜酒、老醋、酱油、牙膏、香皂、毛巾上了船。他走进舵位说：“娟妹，我在集市碰到咱家雇佣的阿丁哥伙计了。”

野娟疑问道：“阿丁哥？”

刘香火：“对，是阿丁哥。他对我说，我离开浏园岛多日了。运输船没有人当带头船老大，运输船没有人指挥，加工船没有人做主，家里乱糟糟的，怎么办？”

野娟沉思了一下，说：“要么，你回家住一段时间，整理一番。”

“你呢？”

“我留在这里，寻找向海盗复仇的时机。”

刘香火一跺脚：“那不行！我不能再让你单独斗恶鲨了！我留在海里，你回去。”

野娟：“我女扮男装，和海盗们混得很熟。你如果出现在海盗群里，还不是变成鱼嘴里的饵料，被吞食掉？我对海盗的形貌、活动规律、分散活动的海区、集中碰面的水域、联络办法等等一清二楚，你根本把握不了。你留在海里对海盗，是网兜盛水一场空。”

刘香火：“要么，你跟我回浏园岛等一段时间，我们共同出海闯险！说句彻心彻肺的真情话，我不愿你单独拼搏。你不找他们，他们也会找你，万分险情啊！”

野娟十分执拗：“不！经过前些日子的冒险，我已经有几分把握了。我还要创造几分把握。你甬劝我了。我是盘根海底的礁石柱，什么

力量也拖不走！”

刘香火：“我是你的兄长和丈夫，我对你的行动有制约力。你必须答应我一项条件。”

野娟：“什么条件？”

刘香火：“在我离开的十天半个月时间里，你可以漂海寻踪，绝不能和海盗直接接近。他们要接近你时，你立即机警地溜走。一定要和他们保持距离。更不能单独和他们拼斗！”

“为什么？”

“危险啊！根据情况推测，海盗头头已经怀疑你了，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宁可错杀也不会放过你的。我尽快把家里安排完毕，在东海南部的飞鲸海洋面和你会合。”

野娟默默地点点头。

刘香火走后，野娟驾着修复后的渔船，根据自己掌握的海盗团伙的“大吉大利逢双聚义”的活动规律，来到海盗经常碰头的大鱼山渔场。碧波潋滟的渔场，漂浮着一条熟悉的流网船，船上的棕黄斜襟渔衣裹身斗篷形竹篾笠遮脸的渔人，正从海里拉起银亮亮的流网，网目里挂着黑鳗白鲳黄鱼青鲷灰鲈，扑扑腾腾的。野娟一眼就认出，这是平时做捕鱼急时当劫财海盗的海盗屠明，她让渔船斜斜地拢过去，呼唤道：“你多日不见影，都死到哪里去了？”

屠明一抬脸：“哦，是庄伟渔哥。舵老交代我替鸥鸟儿做点事，你才没有见到我。”

野娟装成若无其事地发问：“团伙最近发哪笔咸水财？”

屠明看着四周，压低声音：“其实，只要把那批数百万元的干鱼货卖出去，从今后不用发什么咸水财，也够大伙满辈子富贵了。”

野娟故意吃惊：“那批鱼货还没有出手？”

屠明神秘地说：“前些日子风声太紧，舵老不敢出运鱼货。他说最危险的海区，是最安全的海区，又把载鱼货的运输船，泊在埋葬过徐鸿

的荒水泊。我拉完这网后，正准备到荒水泊去，看看舵老准备何时将鱼货出手，我们也能早点分到一笔巨款，结束这种淋腥风沐咸浪的苦日子。庄伟渔哥，我们结伴到荒水泊看看，好吗？”

野媚巴不得有这种侦察运输船的机会，连忙说：“好，结伴到荒水泊。不过，你在前边，我和你保持一段距离，防止目标大出问题。”

.....

次日黄昏，流网船和渔船一前一后地驶近了荒水泊。

灰漫漫的夜雾，从荒水泊海涯滚滚而来，迅速罩黯了海面。前方的屠明的海盗船，竟然没有点亮航行灯，迅速地隐进雾幔中，杳无踪影了。

野媚减慢了船速，心里犹豫地想：屠明为什么不亮船灯？是不是设阴谋引诱我中渔扣？徐鸿哥就是被海盗诱进荒水泊而遭难的！海盗已经怀疑我，很可能会引我中圈套！怎么办？

渔船顺着黑蟒翻滚奔行似的水道，进入了荒水泊。举眼一望，昏暗不清的荒水泊，根本不见运输船的庞大而模糊的影子。野媚的心像网坠子重重地一沉：“不好！难道我像徐鸿哥的厄运，被海盗诱进荒水泊，面临葬身水泊的危险？”

一阵溅水声从渔船背后的水道方向传来，野媚一转首，但见水道和荒水泊的吻接处，流网船从一座黑巍巍的礁石后边闪出来，屠明发出海牛似的吼声：“咸水婊野媚，你难逃喂鱼的下场了！”流网船封死了唯一的退路。

至此，野媚恍然大悟了：她完全暴露身份了！

渔船左舷外，黑色的夜幕中，又闪出一条阔头船，直冲冲地迫近着渔船。阔头船上的舵老，发出恨天恨地的叫嚣：“咸水婊，你三番五次地兴风作浪，害得团伙船沉人亡。老子 and 屠明把你大卸八块，也解不了心头的冲天恨气！”

强敌在前，野媚本能地巡视着海面，思索着对策。

野媚右脚将舵柄蹬向右舷，船只迅速左转，如从浪丛里跃出的飞

鱼，向前边的阔头船撞去了。

舵老是个豁命的暴徒，他在迎面撞来的渔船前，竟然不开船躲闪，而是从腰间拔出驳壳枪，朝渔船上的野娟开枪了。

子弹贴着野娟的发梢掠过。她清楚，再往前接近阔头船，不但不能达到同归于尽的目的，自己必然会饮弹葬海！她机敏地一蹬舵柄，渔船迅速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后舷的宽阔的挡浪板，挡着了尖啸的子弹。

船只在子弹的追击中，向荒水泊边沿的礁石滩冲去了。

一座黑壁前倾的峨峨悬崖迎面撞向渔船了。

渔船的后边，从水道进口赶来助战的屠明的流网船，和舵老的阔头船一左一右地压迫过来，两条贼船各有一支长短枪，子弹击中渔船后舷的挡浪板，船只阵阵发震，野娟突然发现，黑黝黝的峭壁脚前沿，有一座黑沉沉的海洞。她急中生智，驾船扎进了海洞中。海洞里，墨水黯黯，野娟躲在暗处，手里握着渔用的钢叉，如果贼船进来，决心进行最后的拼搏。洞口外，贼船不清楚洞里的情况，不敢贸然冲进来，停船漂动着，屠明诱骗地叫着：“野娟滚出来，饶你一死！不然，等一会儿天就亮了，我们就进洞，这座海洞就是你的坟墓！”

舵老凶狂地喊：“咸水婊，你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了，哈哈！老子拧下你的脑瓜儿以前，叫你做个明白鬼。你不是想知道，老子为什么要争夺你们刘家的财产、搞垮徐鸿的集体单位、摧毁国营总公司吗？老子要报仇雪恨！当初老子是纵横大海的造反派，现在却沦落成呛咸水浪的穷渔人。当初穷光光的咸水人，现在却变成荣华的富裕人。刘橹头、徐鸿，还有你，你们腰缠万贯还不算，还要屡次追杀老子。老子是把刘橹头的妻子当老婆，那是洪娘自愿跟老子的。老子的儿子小丁爷是奸污过你，可小丁爷是你这咸水婊的异父同母的弟弟啊！老子是向不公正的世道算账！你要算账，去找你的母亲你的弟弟算账吧！哈哈……”

一团团白花花的浪头，滚进黑沉沉的海洞，海洞回荡着惊心动魄的轰隆声。

震惊、愤怒、痛苦，像纷乱汹涌的浪头，冲荡着野娟的心海。

天啊，那罪恶深重的小丁爷，竟然是自己的弟弟。他竟然对自己的姐姐乱伦！天不能容他！海不能容他！人不能容他啊！有朝一日，他只有用罪恶的生命，偿还自己的愤怒啊！而那和海盗同流合污的洪娘，还是自己的生身之母呢！这可恨又可怜的阿娘啊，你要用什么办法洗刷自己的罪过？你能不能逃离那蛇蟒乱窜的海盗窝啊？……这狂妄的贼首，还振振有词地标榜自己。他不但是复仇劫财的海盗，他还是黑暗的旧势力的残渣余孽，向着光明的新社会疯狂地进攻！为了渔家的幸福，为了社会的进步，我誓死用生命拼搏，直至彻底剿灭他们！

野娟严阵以待。

海盗步步逼来。

突然海洞上面的悬崖巅顶，隐隐约约地传来一种“啊”的怒吼，紧接着，像有人从崖顶掷下一块块飞石，砸得海盗船的四周浪花奔溅。石头不明地击中两条贼船的舵位，吓得舵老和屠明抱头窜进船舱里，朝着崖顶砰砰地射击。飞石继续如雨地砸击着贼船，贼船失去舵手的控制，没有定向地东飘西荡着。只顾躲在舱里乱开枪的舵老，似乎看到崖顶的熟悉的人影，突然狂叫起来：“有鬼啊——”

眼看着贼船从洞口水域漂走了，海盗们自顾不暇，野娟猛地一推离合器操纵杆，船只腾地一跃，射出洞口了。

屠明从舱口一探头，叫了一声：“咸水婊逃了！”上半身刚刚蹿出船舱，砰的一声，一块飞石砸在旁边的舱板上，吓得他一个乌龟缩头，再次缩进船舱里了。

渔船上的野娟，一边紧张地驾船逃亡，一边回头向崖顶一瞥巍然耸立的崖顶，一朵朵黑灰灰的夜雾飘然掠过，云朵里依稀忽闪着一条模糊的人影。她来不及多看了，拼尽余力地掌舵操船，船只冲进荒水泊水道，射向黑蒙蒙的远海了。

三十四

“舵老和屠明在荒水泊，海盗团伙的多数成员一定在东南海涯漂

泊！团伙在东海南部的集散地是海盗洋！趁海盗们没有离开东海南部，立即向政府汇报，让公安局人员奔赴海盗洋，捉捕海盗。可是，这样干，会让小丁爷漏网！可以秘密地告知公安局同志，我再出海协助他们，打探海盗小丁爷的下落，情况如此，能抓到几个海盗，也是收获！”

逃离了荒水泊的野娟，立即下定了决心。

渔船穿刺着黎明前的黝黝黑幕，向公安派出所所在地洞头前进着。

下午二时，渔船进入洞头岛港湾。波涛汹涌的港面，机帆船流网船乌艚船聚成的船簇里，其间有一条公安派出所的公安艇。野娟悄然拢近了船簇，跳上公安艇。林所长和一批公安员围着她。林所长满眼泪水泛泛，扶着野娟：“孩子，你果然还活在海上，你受尽苦难了……”

人们纷纷问候着。

良久，野娟抹掉自己的泪珠，问林所长：“你们怎么知道我还活在海里？”

丁老大应道：“前几天，刘香火回浏园一趟，说你还生龙活虎地活着，正在海里追查仇人的下落……”

野娟一惊：“香火哥是要回岛住几天，整理一番事务。他没有住在家里？他到哪里去了？”

林所长应道：“他把事务交给丁老大了。他说离开你回家的路上，发现了抢劫你家鱼粉船的踪迹，他驾船下海追踪了。”

野娟：“他一个人追踪海盗，那很危险！”

林所长：“我想带几个人跟他去，他说人多船多目标大，等他查个水落石出，再回来报告政府。”

林所长又说：“我们确实越想越不放心，今天商量过，准备出海增援呢。”林所长看着野娟，问：“对了，野娟你突然回家，是不是有特急情况呢？”

野娟一阵冲动，说：“我被海盗查出了身份，所以回来，有紧急情

况求援。”她凑近林所长，低声报告了具体情况。

当晚午夜，船只穿越飞鲸海，冲进海盗洋。数百米外的雾气里，闪烁着一串三黄四白的渔灯。渔船拢近公安艇，野娟告诉林所长：“所长，这是海盗团伙最近规定的夜间灯号，那是一条海盗船。”

林所长命令：“前进！”

船只劈波斩浪地冲了过去。公安艇的探照灯，射向贼船，舱面空荡荡的。

“啊——”贼船里响起怪叫声，浑身紫酱色疙瘩肉的海盗屠明，赤条条地蹿出了睡舱，向挂着海盗灯号的尾桅扑去。紧接着，裸着雪白丰腴的身体的鸥鸟儿从睡舱里探了出来，一发现公安艇，吓得惊叫了一声，缩进了睡舱。

林所长吆喝着：“海盗不准熄灭灯号！”他不顾公安艇与海盗船相隔很远，英勇地跳跃起来，扑在海盗船舷帮上。

屠明啪地扯断了船灯的线路，海盗灯号熄灭了。他绝望地号叫着，抡起沉重的船尾铁锚，一头栽进急流汨没的海里，迅速地沉没了。

林所长拉着要跳海追捕的公安人员：“这是亡命徒，自殉自葬了！”

人们跃进了睡舱，赤身裸体的鸥鸟儿像瘫在舱板上的白章鱼，抖抖索索。林所长一看睡舱的情况，知道屠明和鸥鸟儿受舵老的派遣，在这里替海盗船队望风。他抓起几件衣服，砸在鸥鸟儿身上：“穿起来，老实待在舱里！”

林所长跳出睡舱，跳到一直跟在后边的渔船上，指着四野黑茫茫的海盗洋，焦急地问野娟：“海盗船队到底泊在哪方水域？”

野娟愤怒地说：“海盗团伙有规定，不管有天翻地覆的动静，只要灯号亮着，就象征安然无事，可以高枕无忧，如果灯号熄灭了，他们立即开船，逃进东方的大洋深处。我们朝东航行。不过，海盗们怕是早逃逝了。”

林所长让人们全速前进。自己把女海盗绑起来，押上了公安艇，关进舱里。

公安艇和渔船一前一后地进入海盗洋深处了。这时，天际发亮了，海在晨光的照耀下，仿佛披着一件巨大的银灰色的绸衣，猎猎飘扬，辉煌闪烁。极目可及的海疆，看不到一条熟悉的海盗的船影。

林所长再次登上渔船，告诉野娟：“无边无际的海洋，穷追敌寇像大海捞针，我们回岛，审问女海盗再决定下一步的计划。”

野娟应道：“前些天，我和刘香火分手时，曾经约好在飞鲸海面。现在他单独去找劫鱼粉的海盗，我更应该见到他，看看有什么新情况，再向你们汇报。”

林所一惊：“那不行！你已经被海盗怀疑了，再独自闯荡，非常危险，海盗随时都会对你下毒手！”

野娟刚毅地昂着头：“我闯风荡浪，为了什么？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危！我这颗‘六斤四’，能替这座渔家赖以生存的海洋换来福运，砸成粉末也不要紧！”

林所长：“要去，我多派船只保护你。”

野娟：“漫漫大洋，你投入一万条公安艇和一万名公安人员，也找不到海盗踪迹。”

林所长：“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在鲨鱼嘴里游泳啊！”

野娟：“我更不能看着恶鲨残杀渔家兄弟啊！”

林所长：“我拦不住你，但你必须做到，只能跟踪海盗，不能直接接触！”

野娟：“我应承你。另外，小丁爷的身份非常神秘，似乎就隐藏在我们身边，我回来的消息，要严格保密，以便我顺利地继续查询海盗。你们审问鸥鸟儿后，一旦她交代小丁爷的下落，要立即动手。”

林所长笑道：“保密，是我们的起码职责，放心吧。你们一有情况，马上回来报告。”公安艇经过整个白昼的驰骋，于夜晚八时回了洞头港。

林所长把鸥鸟儿提到舱面驾驶室里，灯光明亮的驾驶室里，所长和另一个公安人员坐着，鸥鸟儿佝偻在对面的矮凳上。林所长厉声喝问：“你是舵老海盗集团的成员，已经确信无疑。你们在海洋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制造了一场场血雨横飞的惨案，给渔家带来一次次惨不忍睹的灾难，罪恶累累，你必须交代一切，舵老和团伙成员是什么地方的渔民？小丁爷是谁？他们的活动场所在哪里？你自己又是什么地方的人？……”

鸥鸟儿在林所长威风凛凛的呵斥下，佝成虾儿似的，连声音都颤颤索索：“反正，我是讲也死，不讲也死……”

林所长和公安人员交换一下眼光，口气温和下来：“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还是和其他海盗有所不同的。你虽然担任海盗团伙的潜伏人员，在大陆海岛和小丁爷联络，但你没有直接干过杀人的罪恶勾当……”

鸥鸟儿惊慌嘟哝着：“你们怎么都知道了？”

林所长：“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们不但知道这些，还知道你虽然陷身罪恶的泥坑，但还想找个好出路，过好以后的日子。”

两颗晶亮的泪水，从鸥鸟儿的苍白而妖烧的脸上滚下来。

就在这时，距离公安艇不远的水面，一条黑鲨似的船只贼闪闪地溜着，黑灯黑火的舱面，一条幽灵似的黑影，躲在灰暗的角落，手里拿着一支步枪，枪口对准公安艇驾驶玻璃窗内的鸥鸟儿，霍地喷出了一股红色的火光：砰！

公安艇驾驶室里，正在谈话的林所长，以老军人的矫健身姿，突地扑倒了鸥鸟儿，厉声命令：“开船追击！”

公安艇机器迅速启动起来。可是，当它冲出密纷纷的船簇时，只见海面，一条黑晃晃的海盗船，以赛过公安艇数倍的速度，迅速没进蒙蒙夜海了。

林所长气得大骂：“狗胆包天的海盗，竟敢在鲨鱼嘴里拔牙！你逃得了这潮汐逃不了下潮汐！”

林所长回到驾驶室。鸥鸟儿一头跪了下去：“所长，我揭发这些歹毒的暴徒！”

林所长肃穆地说：“好，你说。”

鸥鸟儿边哭边说：“我是黄海南部柳公岛的渔家女，原名夏水榴。我单身离家出走，来到洞头岛，在洞头港的舞厅里结识了海盗头头小丁爷。是他把我诱上海盗船，夺走了我的贞操。在他的金钱诱惑下，我答应用鱼贩女的身份做掩护，驾扁舟来往在这一带海岛间，和小丁爷联络……”

林所长打断了她的话：“小丁爷到底是谁？”

鸥鸟儿紧张地看着周围海面，压低声音告诉林所长：“他是……”

林所长激动得差点跳跃而起。他立即跃出驾驶室命令公安艇驾驶员：“老耿，立即快速前进，直达飞鲸海！”

老耿问道：“有紧急情况？”

林所长看看驾驶室里的鸥鸟儿，悄声说：“野娟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立即开船！”

“是！”老耿跃进了驾驶室。

林所长也重新进入驾驶室，告诉鸥鸟儿：“你继续交代。”

鸥鸟儿：“是！海盗团伙的成员，我只熟悉其中几个，他们是……”鸥鸟交代了全部情况，号哭道：“所长，我好悔啊。这几年，我让自己跳进肮脏的海泥里。今晚，甭说我交代了，就是我不交代，被渔盗发现我被捕了，他们也会千方百计地杀人灭口。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啊。我要求政府给我立功机会，我才能免受惩罚啊！”

林所长：“你准备怎样立功赎罪？”

鸥鸟儿一咬牙：“让我帮助你们捉捕海盗。”

林所长：“我们研究一下。”

公安艇风驰电掣般地前进着。

三十五

在公安艇从洞头港出发，前往救援野娟时，水浪澎湃的飞鲸海，又进入了一个色调朦胧的夜晚。野娟乘着的渔用机帆船，风帆飞飘、机器轰鸣地驶动着。三更天，她依稀看到飞鲸海连接外洋的茫茫水域，有一串刘家船只的灯号闪亮着，那是香火哥的船只！野娟好生亢奋欢悦，连忙驾船追进外洋水域。

黑绿色的浪头滔滔不尽。两条船迅速靠拢了，用缆绳捆在一起，激烈摇晃的船只迅速平稳了。刘香火来到野娟的船里，野娟关切地询问：“香火哥，你抓到劫鱼粉的海盗船了？”

刘香火神采飞扬地说开了：“这趟航向，真是顺流拉网，顺利又丰收。劫走鱼粉的海盗船，停在渔滨镇旁，多数人去吃喝玩乐，只有一个管伙食的掌簿在看字，被我连绑带捆，不但交出卖掉连船带鱼粉的款项二十多万元，还把海盗的其他赃款都交出来。我念他们是捕鱼人，留了一笔伙食费给他们，匆匆前来和你会合了。”

野娟埋怨道：“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应该向公安部门报案，捉捕海盗，上交赃款。”刘香火：“那个掌簿流泪哀求，说他们是南海渔民，出海生产十网九网空，穷得叮当响，家里有八十老母和一群嗷嗷待食的儿女，如果把他们送狱，全家死无葬身之地啊。他们劫鱼粉船，实属初犯。我听得心里酸，心想咱家的鱼粉和船都归还了，就放他们出网逃出。”

野娟叹道：“你啊！怎么知道他们是初次行劫？也许是积年的海洋大盗。”

刘香火肃穆地说：“是啊！事后，来飞鲸海的航道上，我也想到他们也许是残忍的暴徒，并且越想越怕，如果他们要追回巨款，向我们报复，那将像海盗舵老给我们家造成的灾厄，会发生刀光剑影的惨案，我豁出小命不要紧，如果祸及你娟妹，我到冥冥黄泉路，怎么向阿爸交代呢？”

野娟：“那有什么办法？”

刘香火：“我们携带巨款，到远方繁华都市去享受生活，譬如到开放城市温州、厦门、广州、汕头，或者到深圳、珠海、海南岛，甚至到香港、澳门、九龙，越远越安全！”

野娟闷声道：“家里的基业呢？”

刘香火：“我考虑过，丁老大为人诚实，对咱家忠心耿耿，可以托他经营。准确地说，我们在远方当享福的董事长，请丁老大当经理。如果不放心，我们可以拍卖家产，到远方重新创业嘛！”

野娟继续问道：“难道就这样让海盗舵老们逃身海洋逍遥法外？”

刘香火：“不！我们眼前的躲灾是为了今后的报仇。如果躲不过灾难，在海盗的手里丧生，有可能替渔家和父亲报仇吗？”

刘香火瞧着默不作声的野娟，又动员道：“娟妹，做人的目的，钻风钻浪地艰苦创业，是要实现海市蜃楼般的生活境界。我们应该转换生活环境，依仗手里的金钱，好好地享受一番……”

野娟凭着异常灵敏的感觉，语调沉稳而刚毅地说：“香火哥，这些年，你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和我不同的心念。我觉得，我们是海的子孙，总要有点儿海的精神，眼前这座生我养我的海洋，它向世界索取过什么？丝毫没有！相反，它向世界做出无穷的奉献，鲜鱼、红虾、青蟹、水母、绿藻……这些养育了整整一世界的人类！我们海里人，应该学学海的奉献精神，不要光替自己着想。我就是在这种心念的驱使下，当然也有替自家复仇的成分，长时间地闯海寻贼。我用生命进行拼搏，并没有白白付出，而是有满舱满船的鲜鱼鲜虾的收入。”

听着野娟的叙述，也不知怎的，刘香火的脸色一会儿涨得红绯绯，一会儿变成青紫紫，他问：“娟妹，你对海盗和被害者的关系，都查清楚了？”

野娟一字一顿：“都清楚了。舵老的妻子洪娘，是小丁爷的母亲，是我们阿爸的前妻。那个丧心病狂的小丁爷，是我的异父同母弟弟。舵老被父亲和鸿哥追杀过，多次受伤，贼性愈狂，豁命报复……”

刘香火的脸色又一阵苍白：“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小丁爷到底是谁？”

野娟：“暂时还不知道。但是，我决意像礁石沉海，即使永世不能浮出来见天日，也要干到底，查清小丁爷和其他海盗，替渔家根除祸害！”

刘香火再也没有说什么。他转过身子，背朝野娟面向大海，也许是野娟的话激得他过分激动，他的脸颊急剧地变色，眼睫不停地抽动，双唇连连地抖索，他转过身子时，连声音都有些发颤：“娟妹，我是和你不同。可是，存在于人身上最强烈的感情是什么？是爱！是像大洋的滔滔波浪，能够淹没一切，淹没一切善良的和邪恶的事物。自从来到你家后，我就深深地陷进爱的海沟。过去，爱支配着我待你的一切。现在，爱也在支配着我待你的一切。跟我远走高飞吧！”刘香火看到野娟的双唇动了动，连忙制止道：“不，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要说！”他还没有等野娟说出什么，猛地扑向前去，双臂搂起了野娟，向舱板压了下去。

由于猝不及防，野娟感到刘香火像礁山压得她气喘吁吁，刘香火撕扯衣服的双手像青蟹的大螯抓得皮肉阵阵剧痛，她哀告道：

“这是舱面……”

刘香火急不可待地趴在她的身上：“你我是夫妻，又有夜色当被子，怕什么！”

一阵剧烈的压迫后，野娟微微地斜着身体，让赤身裸体的刘香火，从自己的洁白丰嫩的身上滑下来。刘香火倒在她的身边，慢慢地沉进回笼梦境里了。

野娟小心地爬起来，白灿灿的身子闪进睡舱，抢出一床棉被，盖在刘香火身上，然后穿上被刘香火扒下的衣裤，默坐沉思着。

野娟找到笔和纸，写下这样的留言：

香火哥：

你想拴我的心，我却获得离开的机会。我的意志如盘根海洋的

石柱，万吨轮船也拉不动。生命能够替渔家造福而奉献，死而无憾了。但是，和海盗的拼搏必然像浪山相撞，有可能双方都会粉身碎骨。我不愿你变成另一个鸿哥。你回岛经营咱家的事业吧，那里也需要你。如果我能安然地闯过险滩，会回去找你的……

她驾着渔船，驰进暗蒙蒙的浪谷里了。

三十六

离开刘香火的野娟，估计刚刚离开东海南部的舵老们，不会漂得太远，可能在相邻的东海中部漂荡。她立即加速追踪。

东海中部的沙窝海，是海盗团伙经常聚会的地方。过去，野娟常跟父亲到这做黄鱼生意的浑水洋放网，她根据往昔的经验，驾驶着渔用机帆船，随着不会搁船的移动的深水港而飘移。突然，她看到，不远处的一座“沙窝”里，停泊着洪娘和舵老使用的阔头船。

“不能惊动贼头！”野娟打定主意。熄掉了柴油机，拉紧风帆的橦索，凭着风帆的力量，渔船悄然无声地穿进一条沙丘相挟的弯弯曲曲的水道，接近了阔头船所在的“沙窝”。

那深水港的周围，浑黄的水山沙丘一座接着一座，连成一圈套一圈的环形山脉，向遥远的海天相接的地方无限延伸着。而深水港则像坐落于寸草不生的蛮荒山野中的深窟，永生永世地封闭着。阔头船舱面的洪娘，弓腰耷脸地坐着，双腿并拢曲起，被双臂紧紧地抱着，膝盖抵着下巴，状若缩成圆团的海龟。没有席卷的暴风和飞溅的浪水，她却像在森冷的朔气和漫空飞溅的浪水沐浴中，孤独地龟缩的全身阵阵颤动。

野娟情不自禁地放下手里的准备射击舵老的钢叉。她知道舵老不在船上，那里只有洪娘——她的母亲。

母亲……当这两个字像跳跳鱼蹦进野娟的脑海时，就像火苗溅进沸腾鱼油，心情热灼灼地冲动着。她来到人世已经二十七年了，桃花水红映映的春天，台风浪蓝湛湛的夏天，秋潮清澈澈的秋天，寒流雪花花的冬天，多少黑漫漫的夜晚和银灿灿的白昼，不论是水波坦荡中的悠然漂

泊或者是风狂浪嚣里的惊险拼搏，一种天生地养的情愫，时而隐隐潜伏时而沸沸回荡地存在她的身心。那就是对母亲的怀念。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询问父亲，别人都有阿娘，她的阿娘在哪里。父亲总是短叹长吁，不肯明白回答。这就使她的情愫像不可抑制的海涛的涌动。尤其是当她看到躺在渔妇怀里嗷嗷哺乳的幼儿，看到和母亲相依在月夜织网的咸水女，伤心的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

此刻，她蓦地向前跃了几步，那姿势似乎要像跃船而出横空飞腾扑向母亲的怀抱。但是，半人多高的舷帮挡浪板，重重地把她撞了回来，她摇晃了几下，突地双手捂脸，退缩着，颤颤的双唇迸出一个字：“不！……”

一种憎厌的感觉，从心底处泛出来了。往昔，像海暴的景观，一幕幕地从眼前掠过。就是这个母亲，跟随海盗离家出走，使父亲和女儿在孤单中漂海度生；就是这个母亲，使女儿像盼望海市蜃楼一般地盼望着，她让女儿吞咽了多少悲伤和痛苦；就是这个母亲，心甘情愿地服侍海盗头子，替海盗头子收藏不义之财，甚至助纣为虐。这是善良的母亲吗？不！这是伟大的母亲吗？不！这是可憎可恨的女人！

野娟抬高了目光，又朝母亲瞥了一眼。阔头船角落，母亲继续佝偻成一团，腰弓成半圆形，脸庞埋进双膝之间，几根头发在海风中拂拂飘扬，依稀可见银丝闪闪。

倏地，一股酸水直冲野娟的鼻腔，并且从眼眶泛滥出来，颗颗滚动着。

一种声音在野娟的耳膛响起来：“野娟啊，她毕竟是你的母亲啊！她纵有千错万错，你毕竟是从她的血肉之躯中分娩出来的啊！大千世界，任何事物可以失而复得，可以千万遍地再造，可是唯有慈爱的母亲，只有宝贵的一个啊！上前去吧，拯救你的可怜的母亲吧！”

海汇成的急流，仿佛不容许野娟多想似的，它们以强大的推力，迅速地把渔船推进阔头船，呼的两船的撞击，使野娟和洪娘同时转脸望着对方。

野娟夺口而出地喊：“阿娘！……”

洪娘惊疑地呢喃：“阿娘？……”

这时的洪娘，慢慢地挺直了如弓的腰背，丰韵尚未褪尽的脸庞，一忽儿泛着红潮，一忽儿闪着苍白。

对女扮男装的野娟的身份，她已从舵老们的嘴里洞悉一切。事实上，她自从得知前夫刘橹头有一个女儿后，出于一种潜伏于冥冥中的本性，她总是由野娟联想到自己的亲生女儿。虽然舵老多次瞒骗她，她和刘橹头的女儿早歿了，野娟是刘橹头收养的，但是，她始终没有相信舵老的话。她对野娟的情愫，像八月十五日涌向皓皓圆月的潮汐，越来越猛烈。她甚至责备过自己的腐朽的良心，当初真不该别夫弃女离家出走。因此，当舵老用外出销售鱼干的名义，支开眷恋野娟的小丁爷，使野娟没有保护人，要对野娟下手残害，她多次和舵老争辩过，不能伤害野娟的生命。但是，就像海水不能浸软礁岩，她哪能改变舵老的意志。舵老干脆瞒着她，把野娟诱进荒水泊。如果不是荒水泊礁崖上的神秘人的救护，野娟早就丧生在舵老和屠明手里了。在海盗称雄的大洋，甭说野娟是网里的鱼儿，就是她洪娘，也像舵老舱里的虾儿，舵老叫她生则生，舵老叫她死则死。这时，她听到野娟的呼唤，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禁又嘟哝了一声：“你叫我什么？阿娘？你再叫一遍！”

感情像海一样丰富的野娟，不由声泪俱下：“阿娘！”

“女儿啊！女儿啊！女儿啊！女儿啊——”洪娘一边站直身子一边呼喊，喊声由病吟般的微弱到激昂的高亢，喊到最后一声时，全身像暴风席卷中的帆篙儿似的，剧烈晃动了几下，整个儿瘫倒在舱面上了。

“阿娘——”野娟扑过去，偎在母亲的身边。

“野娟，你真是阿娘的女儿吗？阿娘是不是在做梦？”洪娘再次询问道。

“阿娘，是舵老亲口说的！我真是你的女儿！而且，我是你的亲生女，父亲只娶过你一个，从来没有亲近过其他女人！”野娟连声说。

“女儿啊！”洪娘把野娟搂在怀中。母女俩久久地相偎着。半晌后，洪娘突地一醒：“女儿啊，你是怎样到达这里的？”

野娟扶着母亲坐起来，说：“舵老让屠明诱我进荒水泊，企图加害我。有个神秘人在暗中救了我。舵老在我危急时，说让我当个明白鬼，说出我和你的关系，还说、说……”

洪娘发问：“他还说了什么？”

野娟：“他说，早些日子奸污过女儿的人，是你的亲生儿子、我的异父同母的兄弟小丁爷！”

洪娘一头栽了下去，额头一下一下地撞击着船板：“天啊！天啊！我早就怀疑，那继承其父衣钵的贼子，奸污的是自己的姐姐！”船板上，印出一朵朵鲜红的血花。野娟拉着母亲。洪娘在她的怀里昏了过去。野娟悲怆地喊：“阿娘！……”

良久，洪娘醒转过来，哀哀地哭诉：“娟儿啊，阿娘好悔啊！当初，心怀不正，嫌弃贫苦，向往富贵，投身海盗团伙。我虽然没有直接行凶抢劫，可这些年来，我目睹着一场场血腥腥的惨案，我是越活越悔啊！我真不该啊……”

野娟：“阿娘，你既然想悔改，就要帮助政府惩罚坏人。不瞒你说，我是受政府的委托，到海里寻找海盗的踪迹。你能够帮助我，也是立功的表现。舵老团伙都藏匿在什么地方？”

“舵老、郎丁和路通他们，驾着两条快船，去寻找小丁爷了。前些日子，他们劫了数百万元的干鱼货，舵老让小丁爷运到东北市场出卖，小丁爷获得数百万元现金。舵老们找到小丁爷后，准备分赃，逃到外地，甚至逃到外国去享福。”洪娘说着情况。

“数百万元，那笔巨款，关系到国营公司是否生存、集体渔业是否破产、数百座商店货栈市场是否倒闭、千家万户是否安宁的大局啊！小丁爷手里真有那笔巨款？”野娟追问道。

“是舵老亲口说的。他还要我在沙窝海等候，一旦他获得巨款，就带我远走高飞！”

野娟一阵冲动：“阿娘，他们在什么地方？你带我去捕获他们！”

洪娘犹豫起来了：“孩子，我和你不一样，我陷得太深了。再说，那是我的丈夫和儿子，我怎能亲手断送他俩呢？！而且，我带你前往，不是把你往海蟒嘴里塞吗？！”她一咬牙，“要我这样做，办不到！”

野娟也觉得自己太纯真了，要这样的女人服从自己的意愿，难啊！

她改变策略道：“要么，你带我去劝他们弃暗投明，我可以保证他们能够得到从宽处理。”

洪娘摇摇头：“我说过，我带你去，等于把红虾塞入鱼嘴里。”

野娟急了：“你如果是我的阿娘，你总要听女儿的话啊！女儿的话，是引你走上光明大道啊！”

洪娘低吟道：“我的命，已经不值钱了。”

野娟：“可是，女儿需要亲娘啊！”

洪娘浑身一震，把女儿的脸抱起来，老泪纵横：“我听女儿的话。我单身去劝舵老，让他向政府投降，争取从宽处理。对我来说，也尽尽做妻子的一点义务。”

野娟：“你知道他们漂泊的海域？”

洪娘点点头：“我知道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了解他们的联络灯号。你留在这里等候我。”

野娟最后恳求：“阿娘，让女儿一起去吧！”

“不！舵老对你的仇恨，刻骨铭心。我就是死了，灵魂也要阻拦你！”洪娘驾船走了。

三十七

这是东海中部沟通东海南部的的主要航道，名曰大龙山航路。

洪娘的阔头船，刚通过一条偏僻而弯曲的航路时，呼啦一下，一条熟悉的马龙船，从旁边的小礁岛的山坳里射了出来，上面乘着舵老、郎丁和路通。

两船相拢后，舵老不无疑惑地问：“洪娘，我让你在沙窝海待着，你怎么像老母鱼破网似的，匆匆蹿到这里来了？”

洪娘口舌结巴：“洪丁他爹，我是想到这里找你，谈谈憋在心头的事。你跟我到阔头船，咱俩悄悄地谈谈。”

两人来到阔头船。舵老说：“有话快说吧，我还要找到咱们的小丁爷，数数那笔巨款呢。”

洪娘依然吞吞吐吐：“洪丁他爹，这段日子以来，我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我们这样狂狂癫癫地闯下来，毕竟不是好航道啊。”

舵老叹道：“是啊！闯荡这么多年，只积攒了几万元，还不够到花花世界几个月的费用呢。这次好了，小丁爷那笔钱，我们父子俩，起码能分到一二百万元，我们可以到深圳、香港、菲律宾，甚至去日本、美国，好好地享福呢！”

洪娘打断他的话：“不！你误解了我的意思。”她一咬牙，说，“干脆告诉你吧，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刘橹头的女儿，就是那个女扮男装的庄伟渔哥，就是我的亲生女儿野娟。她还是政府派来的，我想，她总不会置我这个亲生母亲于死地吧。她能保全我，我也能求她保全你。咱们还是到政府投诚，求政府宽大，好歹替咱们的儿子小丁爷留一条活路。你说远走高飞？现在政府都布下天罗地网，万一逃不走，我们三人全都没命了。趁现在手头掌握着一笔事关大局的巨款，把它还给政府，以功抵罪，总不会有死罪吧！”

舵老大吃一惊，他憋不住了，海啸似的怒吼起来：“你这愚蠢的妇人，比红虾还天真，比憨鲨还呆傻，你怎么想出这种心思，你不是叫我像活鱼逃进沸锅里，自寻死路吗？我手里沾着的渔家人的血，现在还在滴呢！政府会饶我？我就是有一百颗头，也都得砍下来！你难道为了自己走活路，要把我送上断头台？”

洪娘嘟哝着：“可，也许，野娟会保护你？”

舵老把船只跺得发震：“不！说到那咸水婊，我恨不得把她抛进渔锅里，活活煎死！因为她，我被迫犯下一桩桩血案！因为她，团伙有不少兄弟遇难！因为她，小丁爷和我离心离德，携带数百万元，不愿来见我和团伙兄弟，却绕开团伙和我，和那咸水婊和好，准备带那咸水婊远走高飞……”

一种不祥的预兆，袭上洪娘的心头，她最后问了一句：“你，就没

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舵老：“你，快滚到沙窝海等我。我找到小丁爷，自然会去寻你。想叫我向政府投诚，除非大海的咸水变淡了！”

“天啊！”洪娘擦着泪涔涔的双眼，一头扎进舵位里。一会儿后，她驾着阔头船离开了大龙山航道。

几小时后，洪娘回到了沙窝海，跳上了野娟的渔船，劈头问道：“娟儿，最近，你都和哪个男子相好过？”

野娟的脸腮呼地涨起红晕：“我、我和阿爸收养的香火哥……”

洪娘发急道：“你们到底怎么样了？”

野娟：“他一直眷恋我。过去，因为奔马岛的徐鸿哥，我没有答应香火哥。现在，鸿哥殁了，我才和香火哥对着阿爸的遗像拜堂成亲。”

洪娘的双眼滚出了泪珠，拼命地抑制着情绪，问：“现在，你能不能带我找到那个刘香火？”

野娟点点头：“我把他留在飞鲸海。也许，到飞鲸海一带能找到他，因为，我是悄悄离开他的，他正在那片海域焦急地寻我呢。”

洪娘反问：“你敢断定他会找你？”

野娟点头道：“他肯定会找我。我看得出，他非常眷恋我。”

洪娘喃喃道：“我们去找刘香火。如果他是我的女婿，我就跟你们夫妻过好晚年。如果他是……”她没有把下文说出来。

野娟欢叫起来：“好啊！阿娘，我终于盼到中秋月升到海天了！”

不知怎的，洪娘的双眼，垂落出两串晶亮的泪珠……

漂泊，又是闯浪山荡水谷的漂泊。后半夜四更天，在夜色掩护中的阔头船和渔船，终于进入了飞鲸海的碧水坳水域。

终于，她俩看到了，刘香火的机帆船，在缥缈缥缈的雨网里驶进碧

水坳。刘香火已经发现野娟在渔船里，他显然怀着急不可待的情绪寻找着野娟。他发出惊喜的喊叫：“娟妹……”

可是，刘香火的叫声，却像闪掠海空的渔箭射中了洪娘，洪娘似搁浅的海绵瘫成一堆，病沓沓地呻吟起来：“天啊！我作孽啊！……”

野娟惊得扑到渔船舷帮上朝着母亲喊：“阿娘，你怎么了？”

一声阿娘的唤叫，如打鲨梭镖击中了刘香火，他发呆了片刻，随即咯咯发响地咬着牙帮，亮烁烁的双眼闪闪打转，叫了起来：“娟妹，你到我船上，我有话告诉你！”

野娟犹豫了一下，驾着自己的渔船拢向刘香火的机帆船。

阔头船上的洪娘，像是悟到刘香火的企图似的，挣扎着挥动右臂：“娟儿，你不要过去！”

刘香火的眼眸燃起黄闪闪的火苗，立即紧接着呼喊：“娟妹，你过来，我只对你说一句话！”

紧急关头，阔头船的洪娘，泪水盈满了眼眶，颤动的双唇想继续叫什么，却变成一声惨然的号哭：“啊……”

这时，野娟的船只已经拢近刘香火的机帆船，刘香火迫不及待地一伸手，把野娟拽上机帆船，也不管野娟的渔船怎么漂泊，驾着如飞的机帆，向大洋远处冲去了。

蓦地，洪娘在阔头船踉跄了几步，抄起一把明晃晃的渔刀，对准自己左手腕的静脉，音腔尖刺地喊着：“你们不回头，我也不想活了！”

“停船！停船！”野娟冲进舵位，拉扯着刘香火。

“不要管她！她不会寻死的！”刘香火推开野娟，继续驾船驶向远方。

“贼子洪丁……”阔头船上的洪娘，终于迸出清晰尖脆的喊叫声，“你们是姐弟啊！”

“天啊！”野娟气得一阵昏眩，趴在舷帮上。

野娟完全清楚了！

刘香火就是另一个海盗头子小丁爷！

“天啊！都是我作孽啊！”此刻的洪娘，最后绝望地哭号着，霍地挥动着渔刀，切入手腕的静脉，全身向船舷外一倾，一头扎进滔滔海水里了。

“哗！”洪娘的溅水声，惊得野娟一抬头，她悲惨地喊着：“阿娘……”身体翻出了舷帮，栽入了大海，在白花花的浪水里没进海底。

小丁爷被眼前的景象闹蒙了，呆了一下，随即一扳舵，船只在海面绕了几圈，没有发现洪娘和野娟浮出水面。

轰隆隆……一阵震耳的机器声，显示着一群闯海的机帆船队，迅速地穿过雨网，驶近这海域。

丧心病狂的小丁爷，惊慌地加大了船速窜进茫茫雨海，瞬间不见踪影了。

三十八

幻象万千的碧水坳水域，顶部虽然被雨网罩得迷迷蒙蒙，水底却向野娟展现着另一种景色：水帘像块清碧色的玻璃，没有丝毫的尘埃，天光溶进它的躯体，透明透亮。跃海潜游的野娟意识清晰：必须运用海底换气的本领，长长地待在水底，逃避小丁爷的寻找，抢救自杀的母亲！

野娟心里发着无声哭喊，焦急地寻找着母亲。借助明亮的水色，她迅速地发现一丛阔叶海带像海的褐绿色的手臂，飘飘柔柔地托起母亲的躯体，把她放在一簇红牡丹似的珊瑚花上面，不会继续沉进珊瑚和海藻茂密的海底。

野娟扑过去搂起母亲。她看到，自己切断静脉的母亲，血液已经流尽干涸，生命已经完结了。野娟的心在悲哭：“阿娘……”

野娟感到一阵憋闷昏晕，她知道在海底待得太久了，必须浮出海面。她抱着母亲，向水面浮升。翻了几个筋斗，漂了一段距离，猛地甩出了水面。野娟抬头一看，自己和怀里的母亲，刚刚浮到可以隐蔽身体的阔头船船底的暗晃晃的船影里。

野娟抹去脸上的泪水和浪珠，窥探着。不远处，几条过路的渔船蹿进碧水坳，小丁爷驾驶的机帆船，匆匆逃离了。野娟连忙游出船底，依仗浪山的拱力，把母亲的尸体托上船去，自己紧跟着爬上船舷。这时，那几条过路船也发现了情况，靠拢过来，船老大看着依然男装的野娟，喊问：“渔哥，发生了什么事？”

悲伤的泪水，密纷纷地在野娟脸上滚动着，她泣不成声：“这是我的母亲啊！……”

船老大：“你慢慢说清真相，你母亲为什么在这里遭难？刚才匆匆驶去的机帆船是干什么的？”

倏地，野娟镇定下来了。她抑住悲伤，愤怒地应道：“你们快帮助我捉海盗！”

“怎么样帮助？我们出海时，公安派出所也叮嘱过，要注意搜捕海盗。”

野娟想了想，说：“分成三路。去几条船到洞头港一带海面，找到公安艇，向林所长报告，海盗团伙的残余分子都集中在大龙山航路，他们在寻找海盗小丁爷，准备分掉小丁爷手里的巨款，逃往远方。请林所长动员一批渔船前往大龙山航路围剿。第二路去一条船，帮助我把载有我母亲尸体的阔头船，拖回浏园岛。告诉岛上的亲友们，三天之内，我如果回不到浏园岛，请他们替我把母亲葬在父亲的衣冠坟旁边。另外，海盗小丁爷刚刚逃跑，出不了东海南涯，你们留两条船，帮助我搜捕。”

船簇纷纷散开了。野娟送别了母亲的尸体，回到自己的渔船。两条留下来协助她的船上，渔哥们吆问：“我们怎样进行搜捕？”

野娟应道：“小丁爷驾驶的是浏渔二号船，凭船只认贼人。我们分头搜查，一发现贼船，吹起紧急螺号，互相支援！”三条船也散开了，冲进茫茫雨帘中了。

几小时后，到洞头港报警的船只，在洞头港东侧的飞马港，发现了公安艇带着一簇船，在浪山水谷间前进着。林所长获得贼情报告后，当机立断地说：“船簇一分为二，我和公安艇带一队到大龙山航路，另一队由关根老大率领，到东海南涯搜捕小丁爷！”

驾驭网艘船的关根，是洞头岛的船老大，长得黧黑粗壮，黑脸黑眼，黑眉黑须，加上黑发蓬松，形貌粗悍威凛。他声音洪亮：“我们不认识小丁爷。”

林所长：“他就是浏园岛的刘香火。”

关根老大：“浏园岛跟洞头岛有几小时的水路，谁也没有见过刘香火。”

突然，鸥鸟儿水榴从公安艇船舱里跳出来：“林所长，让我带领他们找刘香火。”

公安干警们交换着犹豫的眼光。

水榴的泪水哗地涌出来，哭颤颤的：“所长，我如果失去将功抵罪的机会，等候我的，是黑洞的牢房生涯啊！相信我吧！让我获得做新人的机会吧！我还年轻，也受过教育，我希望过新人的生活啊！”

林所长叮哼道：“关根老大，我把她交给你了！”

关根一拍胸：“放心！她如果敢捣乱，我拧下她的脑瓜儿生吞活啃！”

关根和水榴带着两条船走了。林所长的公安艇领着一簇船队，雄赳赳地直奔大龙山航路了。

再说飞鲸海上，野娟驾驶的渔船，朝着贼人经常出没的海盗洋飞驰。

那小丁爷对我像丑河豚恋红虾，不会这样轻易让我脱网。他不会进海盗洋！他还会回到碧水坳，继续撒网缠我！赶回碧水坳，擒获那贼弟！野娟这样想着。

渔船掉头航行了两小时，又回到了碧水坳。举目眺望，碧波荡漾的

海面，小丁爷的“浏渔二号”机帆船果然在缓缓徘徊。奇怪的是，舱面空荡荡的，不见人影。

渔船离“浏渔二号”越来越近了！

“浏渔二号”上仍然没有人。野娟的好奇心更重了，放任船只顺流靠拢过去。突兀，从“浏渔二号”的船舷挡浪板后边，小丁爷的身影忽地跳起，砰地落在渔船舵位置里。小丁爷的小手里还撒出一片网兜，盖头盖脑地罩在野娟身上。小丁爷横展着双臂，整个儿搂着网兜里的野娟：“美女鱼儿，你又钻进我的网里了！”

野娟在网里扑腾挣扎，尖声喝叫：“刘香火——洪丁，放开我！你还可以走一条生路。”

“哈哈……生路？对我来说，坐进黑暗的牢房，生不如死！能够穷奢极欲地活几年，死也值得！为了找到你，我冒着两种危险回碧水坳，政府在追捕我，舵老团伙在寻找我和我手里的巨款。我没有时间和你磨蹭了。只要我带你离开东海南涯，到达台湾海峡，巨款就是我们的了，花红柳绿的日子也属于我们了！”小丁爷狂叫着，把裹在网兜里的野娟推进船房，噗地关闭了房门，从外面反锁起来。

船只，匆匆地逃离碧水坳了。

网兜里的野娟，无力地坐在半人高的柜铺上，透过船房的窗口探索外边的动静。

窗外的海，以一阵震心的声音召唤着她。她昂脸一瞥，那海的旋动的浪柱溅散血肉，正在狂奔急泻中凝聚着，腾地突成了一团水花，体态豪壮雍容，质地清纯皎洁，雪色冰光闪射着海空。

目睹过多少种浪花的野娟，再次像受到神灵的启迪。意念似乎在发喊：在海里做人，要有海一样的情趣，向世界塑造一种洁美。任何纠纠缠葛都应该斩断！……

往昔的情景，在她眼前忽闪：风浪滔天的海洋，穷凶极恶的小丁爷，如黑色的水鬼一扑闪，手里的利刃扎进了父亲刘橹头的胸膛……

灰暗的船房里，野娟的牙帮咬得咯咯响。她的身影蹿直了，仿佛在

寻索着什么。

一抹银蓝的光亮一闪。

野娟伸手一抓，是一把杀鱼的鱼刀。她把鱼刀紧紧地攥在手里。

隔着一层木板的舵位，传来小丁爷的咕噜噜灌酒的声音。不一会儿，船房的木门开了，一条黑影伴着呛人的酒气，扑进船房：“娟姐姐，我实在等不及了……”

忽地，野娟手里的银蓝色的光亮，闪进了黑影的身体里。黑影全身一震，随后像人形的乌鱼塌倒下来了，一股黑红色的液体，喷在舱板上……

三十九

午夜，一场罕见的暴风，卷进东海南涯地。

乌黝黝的云涛间，几串海洋鬼火般的渔灯飞速飘来。野娟仔细看去，是洪娘告诉她的海盗的近日联络灯号。她一扭头，发现自己疏忽了，没有熄灭小丁爷点燃的“浏渔二号”的船灯。

原来，舵老们根据事先和小丁爷的约定，在大龙山航路等候小丁爷和那笔巨款，以便分给海盗们。他们在大龙山航路等候多时，不见小丁爷前来。他们等怒了，又不知小丁爷殁命了，匆忙驾船进入东海南涯，寻找小丁爷。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离开大龙山，无意中避免了被公安艇和渔家船队聚歼的厄难。他们在东海南涯漂泊了大半夜，终于凭着联络灯号，找到了小丁爷的“浏渔二号”机帆船。跟随舵老前来的，是海盗团伙残余的三条渔船。船里共有九名海盗。

“浏渔二号”船上，野娟知道寡不敌众，快速掉头，向大陆方向驰骋起来。她没有熄灭船灯。她要用贼人规定的联络灯号做诱饵，造成携巨款逃亡的小丁爷还在船里的假象，引诱舵老们驰近大陆，再设法歼灭残余的海盗。

然而，她太低估舵老了。这个在急流涡浪里打滚了大半生的海盗，贼亮的目光穿透黝黑的云涛，隐约发现“浏渔二号”舱面的情景，喝叫起来：“兄弟们，小丁爷不在船上！船上只有一个女子的人影！是野娟！小丁爷出事了！我们三条船，分三面包抄过去！”

在舵老的指挥下，海盗们每三人驾一条船，从东面、南面和北面向“浏渔二号”追击来了！

野娟看着迅速迫近的贼船，灵机活动地扳着舵柄，船只冲进那座水壁和云涛筑成的黑洞了。

渔船越往海洞的深处行进，洞里的气氛越显得幽暗而令人神往，几缕水汽，从这座凹形的海的底部，以雪白耀眼的色彩，在黯色的空间，凝聚成人的形象，手舞足蹈地飞升着，显得那样的轻松、飘逸……

必须寻求彻底灭绝海盗的机会！

凶狂的海盗，明知能够决定他们命运的巨款，藏在“浏渔二号”船上，狂吆猛喝地追赶过来。

野娟在海盗的追击里，依仗蒙蒙海雾和峨峨浪山的掩护，竭尽船速驰骋着。后半夜，野娟发现，前面耸起一片熟悉的礁石群，似黝黝巨鱼在仰翻、斜跃、横卧、直耸。野娟惊叫起来：“啊，又到了荒水泊！”

数百米外的海面，那三条贼船似乎也知道，前边就是大洋深处的荒水泊，他们把帆叶扬得圆鼓鼓，把机器开得轰隆隆了，分成半圆形，朝野娟包抄来了。

就在这时，一簇星星点点灿灿烂烂的船灯，在贼船背后的海涯闪烁着。那是公安艇率领的剿匪船队。他们到大龙山扑了个空，知道海盗们夺钱心切，肯定会转到飞鲸海洋面，急不可待地等找携带巨款的小丁爷。于是，船队直达飞鲸海，遇到关根老大和鸥鸟儿，根据鸥鸟儿提供的情况，他们获悉了海盗船的灯号，并且掌握了海盗在东海南涯会晤的几片水域。林所长将船队一分为三，一队赴海盗洋，一队奔碧水坳，他自己带一队到荒水泊，发现了海盗船的灯号。此时，在林所长呼唤下，关根驾着网艘拢过来。林所长再次喊问鸥鸟儿：“水榴，前边是不是海盗灯号？”

鸥鸟儿竭尽嗓音地应：“笃定没有错！”

林所长毅然命令关根：“关根老大，吹紧急螺号，船队包抄海盗们！”

一阵急促而洪亮的螺号震荡着海天。

顿时，墨绿色的浪山，此起彼伏的夜海，船队驰成巨大的圆弧形，向三条贼船围拢过去。

贼船上，海盗们依靠仅有的一支驳壳枪和一支步枪，负隅顽抗着，枪弹在黑蒙蒙的天幕划出亮光，直射公安艇和船队。

在公安艇的指挥下，船队的海洋民兵们，用密麻麻银闪闪的弹雨，回击着海盗。

有两名海盗中弹落海了，发出临死前的凄惨的哀号。

三条贼船迅速靠拢。舵老贼亮的眼一闪，立即看到野娟的“浏渔二号”船在进入荒水泊的水道出口漂动着。他声嘶力竭地吆叫：“郎丁，驾你的船镇后，待我和路通的船擒获‘浏渔二号’，你戳穿你的船底，填掉进入荒水泊的航道，断绝公安艇的追路！”

郎丁在自己的白底船喊叫：“我们怎么办？”舵老骂开了：“怕死鬼，不会叫你陪船葬海！我们马上回来接应你们，一起进荒水泊，再从荒水泊四周的礁石群中间寻找逃路，摆脱公安艇！”

“浏渔二号”船上，野娟看着聚在一起的贼船上，海盗们朝着荒水泊进口比比画画的手势，思想在电闪闪地猜测着。她突然悟到了什么，飞快地掉转了船头，撞开了一排排翻腾的浪山，射进了通往荒水泊的航道。

轰隆隆……

舵老驾驭的渔船，带着路通的马龙船，拼命地追进了航道。

郎丁的白底船在后边行驶着，一边用步枪射击公安艇，一边退进了航道。

公安艇率领的船队，熙熙攘攘地涌到航道出口处。

惩恶扬善的海洋，仿佛具有理解野娟的想法的灵性，形成一团团银色水兽似的跳浪，沿着弯弯曲曲的航道，异常迅猛地跃动着，前边的最猛烈的一团，瞄准有意横在航道狭窄处的“浏渔二号”船，轰地撞击过去，在银晶晶密纷纷的水花里，“浏渔二号”一阵倾斜，迅即倒扣过去，沉进浅水里，阻断了航道。

“啊……”驶在最前头的贼船，不知是驾船老大洪舵有意毁灭自己，还是船只来不及退却，准打准地撞中刚刚没水的“浏渔二号”，白花花的浪珠、灰黝黝的碎船片、海盗的号哭声，一齐射向海空。

后边的白底船和马龙船的海盗，不愿学习洪舵的毁船亡人的榜样，飞速停机降帆，原地漂泊的贼船舱面，路通、郎丁和其他海盗们，颤颤地跪着，双臂举向天空……

四十

一团团从外洋进入水道的雪皎皎的跳浪，横空跃过两条相撞的沉船，溅进沉船内侧的水里，把落水的野娟席卷而起，哗地翻出了水面。跳浪像负有特殊的使命，将野娟卷得连连打滚，又以强大的冲力，推得她横漂竖荡着，迅速离开了水道，漂进浩浩荡荡的荒水泊里。

黎明前的黑暗，正像一座凶险惊器的原野，坐落在她的头发梢尖上的空间。

而海却显出另一种情愫，当它以高尚耸立的峰峦的姿势涌到野娟前边时，突然受到神秘的启示似的，似驯兽一般地缓缓地俯伏下去，泻出一片银色盔甲似的水花，把野娟覆盖起来，仿佛在保她免受头顶的黑兽的残害。

但是，野娟的心底，没有丝毫的惊恐。腥风咸浪对她夜以继日的折腾，使她的力量几乎丧失殆尽。可当她冲出海水的覆盖时，她的神姿，仿佛在倾诉着心中的语言：万恶的强盗遇到覆巢的命运，她的生命焕发出海的精神，走到尽头的生命不是死亡，而是一种崇高的奉献！……

狂嚣的海暴声里，隐隐约约地传来机器船的微弱的声音。野娟情不自禁地引颈眺望。只见黑晃晃的礁石夹击的水道上，灯火辉煌的公安艇，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们，把几名海盗押上舱面。接着，又开始打捞装有巨款的“浏渔二号”船。显然，他们以为“浏渔二号”是小丁爷驾驶的贼船，并不知道她野娟夺取了船只，用沉船的办法阻断了海盗的逃路，并从船里溅落在水道，漂进了荒水泊。呼喊是没有用的，从水道迎面卷来的暴风，会把喊声淹得无声无息。

她的注意力，投向远方的水道。她被一种奇美的海景吸引着了。

那是在风暴天才出现的“海火”，从沸涌的水底飞腾而出。有的白炽炽，有的银灰灰，犹如一团团花朵状的火焰，神差鬼使地迎面飞来，在风的卷动中绕着她飘了几圈，袅袅悠悠婀娜娜娜地飞升着。飞到高远的苍穹时，朦胧的夜色，映衬得它们更加鲜艳灿烂。

野娟似乎不是在凝望被暴风刮飞的含磷的水花，她的神志像随着高天的“海火”在飞升。今天，她的神态仿佛在告诉人们，她的精神完全和海融合了，她的思想完全彻悟了。这是一种升华的生命，就像那海火，那样优美、潇洒、光辉地飘向天国，飘向更加美丽的境界！

极远的荒水泊边沿，暴风把海的肌体撕成一团团一块块，狠恶地砸在破水而出的礁石上。野娟没有力量游到礁石滩。即使游近了，也会随着海浪抛到礁岸，被砸个粉身碎骨，连灵魂也上不了浪头扑不到的礁崖巅顶。就这样，她随着荒水泊漂荡着、升降着，仿佛在坦然地等候着死亡。

天渐渐放亮了。强盛至极的暴风，似乎溶进皎洁明亮的晨光里，气息弱了。云幕也在迅速淡化，雾气稀疏而均匀，四周像挂着隐约可辨的纱幔，轻轻柔柔地拂拂扬扬。

野娟透过稀淡的雾幔，依稀地发现南侧通往一座黑巍巍的礁崖的海面，一股白花花的浪水，裹着一条人形的大鱼，古铜色的肤表在灿白的水花里时没时显，偶尔还昂起头来，头部在野娟的眼帘里幻着：又黑又长的乱发披脸拂肩，被浪水冲开的发缝间，露出一副熟悉的脸庞……

“啊？是鸿哥？……”

千变万化的海洋，常常出现类似渔女的美人鱼、类似咸水汉的鱼

人，甚至海水和海水的相撞，也会造出人形的海流。野娟明知这是海的幻象，心里却荡起暖融融的情流。她想象着，这是善于万般造化的海洋，把鸿哥的灵魂推涌出来，前来迎接他的娟妹，到幽灵聚会的境界里去。能与亲爱的鸿哥，在同一座海洋里栖息肉体，在同一座天国里聚会灵魂，正是她殷殷希冀的结果。那座灵魂聚首的天国境界，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虽然缥缈虚幻，但却无比美丽……

奇怪的是，那股裹着鱼人的流，竟穿过一幕幕稀白的雾纱，直打直地向野娟游来。野娟听得异常真切，海流里的鱼人发出沙哑的喊声：“娟娟……”

天啊！他不是幻象！他真是鸿哥！鸿哥还活在人间！“鸿哥……”野娟欢叫着，软瘫瘫疲沓沓的身体，骤然蹿出一股力量，撑着她撞浪汹涌着，她最后看清了，徐鸿的全身，除了挂着几块褴褛的破衣片，几乎是赤裸裸的。她扑进那股海流里，张开双臂搂着徐鸿：“鸿哥……”徐鸿的身体下有一块浮力很大的破船板，两人依偎了良久，才紧紧搂着破船板汹涌起来。野娟问道：“鸿哥，你是怎样活下来的？”

徐鸿边游边说：“那次，我被海盗诱进荒水泊，陷身海暴里，船只被礁石撞碎，我幸好跳进一片水势缓和的海涯，爬上荒水泊西部的礁崖。”

野娟：“前次，我也被海盗诱进荒水泊，快要遭到舵老的杀害时，是不是你救了我？”

徐鸿：“是我。我在礁崖上听到枪声，借着贼船的灯光，看到贼船上 是海盗舵老们，就搬起礁石砸贼船。我不知道急急逃奔的是你。你的船灯没有开亮呢。你逃得太急，不可能看清礁崖上不是鬼，而是我。我们失去相会的机会。”

野娟的眼窝满是浪珠和泪水：“这么长日子了，你是怎样活下来的？”

徐鸿：“这座荒水泊，黑夜也不见鬼影，偏僻得很。又被广阔的礁石滩团团围困，除了海盗，从来没有渔船闯进来。我没有办法遇到船只，只有进行顽强的拼搏。那座高耸的礁崖，恶浪扑不上，礁缝矾隙间，长满可以解渴的石奶、红海菜和褐藻，还有很多能够果腹的膝壶、牡蛎、龟足、海螺、鲍鱼，我就是依靠生食这些海鲜，才维持到今天。

刚才，我正在礁崖石洞里休息，被水道那边的枪声惊醒了，知道有船进荒水泊了，才依仗平时捞到的破船板，向水道泅游，不想发现了你……”

雾气全部散尽了，整座海空清清朗朗，亮亮灿灿。远处的碧闪闪的水道上的簇簇拥拥的公安艇和船队，忙着打捞“浏渔二号”和另一条贼船残体的人们，全都清晰可见了。

这时，正值猛烈的涨潮汐，荒水泊礁滩四周海洋汹涌澎湃地高涨起来，浪水像银灿灿的冰倾雪崩，淹过色彩各异的礁石，冲过礁矶间的鱼肠水路，如无数条瀑布，从四面八方流进低于外界洋面的荒水泊。荒水泊的四沿，被瀑布流压得迅速坠落；荒水泊的中央，却像一座洁白的雪山耸起来，越来越高了。雪山似的浪峰，再次把野娟和徐鸿托上半空了。

远处的公安艇，刚刚捞起沉船清好水道的林所长们，突然发现了荒水泊浪山顶的野娟和徐鸿。人们在欢呼声里驶着船只，向荒水泊冲来。

太阳在野娟和徐鸿背后的蓝蓝天际升腾着，阳光把他们背衬的天宇，连他们的身体和烘托他们的大海，全都染得红彤彤的。人们看到的，是大海洋托起的崇高者，是向无极的高空的升华者，以及那升华的身体和灵魂放射出来的彤红的光辉！

海莲花

—

这片神秘的海涯，犹如隐匿着神仙宫阙的九霄云天。大雾如银灿灿的雪野倒扣在海面，雪团被一种神奇无影的力量搅得腾翻滚动，连静谧凝止的碧海里，也影影绰绰地显映出一团团翻滚的冰雪，天和水融为一体，白漫漫，迷茫茫。

而清碧纯净的海水，冥冥中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洗涤作用，使海底内部的冰颜雪色渐渐褪逝，恢复山海的清澈透明的本色。于是，神秘的海涯露出了古老的躯体。但见隐隐约约的广漠的海底，西北边多是直耸的峰峦、倾斜的陡坡、阴暗的沟壑、幽深的峡谷；西南边布着微陡的斜地、凹形的台谷；东北边长满海藻，如平坦的平原、草地；东南片尽是深不见底的坑坑洼洼，似座座大小不一的湖泊，其间凸出的礁矶像洲岛。展眼眺望，这处海底恰似神州地形的缩影，让人心间回荡起千百年前的古诗句：海涯咫尺间，直作神州观。这神州缩影的色彩，显得浓重而黝黑，犹如海洋在悠远的岁月中，亿万次地挥动着蘸墨的画笔，一层一层地涂抹去。而这座浓黑的漫无尽头的礁岩地貌，又满是横缝直隙、方洞圆穴，说明了亿万年历史中，无数次凶器的海暴和啸浪，把它折腾得浑身皮开肉绽、伤痕疤迹。从石缝岩穴中长出来的珊瑚，光色灰褐，枝杈茂密，盘根错节，更像一簇簇苍松古柏，呈现久远而古老的年轮。有鱼虾在苍松古柏丛中游动，它们是暗斑点点的黑鲳、墨彩浓浓的马鲛、灰不溜秋的石蟹，肤彩也一样苍老。

一艘龙头船驶进这片位于东海南隅的海域。这是粗壮的中桅和细长的头桅挂着渔帆的帆船。渔帆染过台湾出产的能防止咸水侵蚀的“木茹”汁，像两张在浩荡海空猎猎飘扬的红棕色的旗帜。尖尖的船首的两侧舷板上，绘着蓝澄澄的油彩龙头，中舱面如长圆形的龙腹，狭窄的舵位后边，是凌空架在水面的后舷架，一支扁平的木槽伸出后舷架，活像

一条拂天扬海的龙尾巴。远远望去，船只像一条具有陈旧的骨骼和现代的艳彩的巨龙，在冲波荡浪着。

驾驶双帆龙头船的年轻船老大叫申飞帆，渔家亲昵地称他飞帆老大。此时，他正挺立在舵位上。也许是闯海汉的性格的体现，他全身的每处部位全都硬挺挺地突出来：骨棱子、腱子肉、暴筋条、腮帮儿、额角儿。这一切，又被一层赭色油亮的皮肤覆盖着，显得神采奕奕。而那两睫特宽眼梢特尖的大眼里，墨黑的眸子里闪着异样的光芒，仿佛海涯的黑礁矶、绿色浪、灰风暴，全都在他的视野里化解成一片白熠熠的境界，透过眼孔，在心灵闪烁光辉。而他脸上时时旋动着的笑靥，形似含蓄着机智，又像在对世间事物狡黠地讥笑。

另一个老年渔汉软瘫瘫地坐在舱板上。他的粗高的骨架、暴突的筋条，活脱脱像个申飞帆。只是那多皱的黑皮肤、佝偻的腰背，象征着他的衰老。他操着沙哑的咳嗽声，每咳一下，微凹的胸脯似要鼓胀破裂，额角的青筋一抽一搐，似要扯断似的。他是申飞帆的父亲，名叫申古。他虽然五十出头，但数十年的咸风腥浪的扑击，使他身染重病。他倔得像铁锚，看到两个海和尚组成的家庭穷光光，死也不愿借钱上大陆进医院，病体更变得像风浪中的沙岸，快塌了。

申古老大看看鱼游虾荡的海底，轻轻地咕噜：“飞帆，该撒网捞鱼了。”

申飞帆在父亲面前，像个驯服的乖孩子，学舌道：“该撒网捞鱼了。”

飞帆抡动筋突突的粗臂，搂起红褐色的棕网，刚准备撒进碧澄澄的水面，突然停住了。他抛掉棕网，喊了声：“阿爸，你看看海底世界。”

父子俩不约而同地凝视着海底。

白雾的影子蒙蒙沸动的水底，一片灌木丛般的珊瑚林暗影晃晃，其间竟然依稀可见一座宫殿式的屋顶，那是歇山卷棚式的屋顶，单层屋脊不失宫闱结构，四边顶角嵌着四条飞龙，昂首摆尾，张牙舞爪，栩栩如生，灵活可爱。

顿时，申飞帆的眼眸烁烁银亮。一种神异的感觉在他的脑海泛着。啊，海洋神话真会实现？这藏匿在海沟水壑、掩映于珊瑚丛间的屋

顶周围，莫非是一座辉煌壮丽的龙宫？其间，有装饰艳丽的楼、台、殿、阁、亭、榭？有银灿的珍珠、血红的玛瑙、赭褐色的海参、珍贵的珠宝？就是这座屋顶的底部，也是飞檐斗拱、画栋雕梁、殿堂楼室？这美的世界还居住着呼风唤雨的真龙？

父子俩惊喜交加。

申飞帆更加热血沸腾，浑身灼烫。年轻渔夫的性格瞬时显露了：“阿爸，你守着船，我潜水看看。”他感到冥冥中有一种神的召引力无法抗拒。

老渔夫毕竟多呛过几口咸水，冷静地瞧瞧四周的海况。这时，海空间的气流凶器起来了，发出刺耳的啸叫声，把一团团的棉絮般的浓云撕得支离破碎，纷纷扬扬。海也像酣睡中惊醒的兽群跳跃起来，溅起的水珠密纷纷地飞闪着，绿晶晶地闪烁着。申古老大担忧地说：“飞帆，海变脸了，下海险着呢！”

刚刚在父亲面前还是顺从的小羔羊的飞帆，在那股神的召引力作用下，变成发犟性的海牛：“不！闯百年浪的丑渔夫，难得看到一回美海市！就是钻鲨鱼嘴扳鲨鱼牙，也要潜海看光景！保不准，真有一座壮美的龙宫呢！”话刚刚离开嘴唇，一头钻进白花花的浪丛中去了。

他潜水的时辰，狂风已经把海雾扫得烟消云散，白蒙蒙的水色倏忽间清澄澄明亮亮了。他感受到透明的水如无形的狂风，越来越激烈地流动着，迅速地成为湍流，卷得他不由得翻了两个水筋斗，飘出海面来。他朝着舱面大声喊叫：“阿爸，快解开铁锚！”

申古老大知道，儿子没办法冲过急流潜进水底，想借助铁锚的坠力沉降。他也知道儿子一发犟，像铁铸的橹柄不弯弯。他踉踉跄跄地颠着病体，到船首解开锚索。挂在船头外的铁锚坠落着。水里的申飞帆一跳跃，铁爪般的手指攥着铁锚的铁环子，全身被铁锚的坠力一拖拽，倒栽葱扎进水底了。

他惊呆了。原来，那一片繁茂的珊瑚林，被湍急的流水一冲荡，涂在珊瑚表皮的灰褐色的海泥一干二净了，珊瑚显出美丽的本色。那红澄澄的枝杈上，开满了形形色色的珊瑚花，有如月白色的菱花、绯红色的荷花、银晶晶的灵芝、金灿灿的皇冠菊、碧莹莹的凌波草、红紫色的咸水花、绿油油的黑松针，这一切又裹在云烟氤氲水汽蒸腾中，简直是一

座迷人的花园仙境。

要是平时，能在这古老荒芜的海涯发现鲜艳绝世的珊瑚花圃，他保准满满地采上一船舱，到陆地的花市炫耀一番，也能换取花客们的金钱。但是，他的眼前的珊瑚花丛里，还有一座更神奇美丽的境界需要开拓。他拨开珊瑚枝，侧身摸近那片宫殿的屋顶。

那股神的召引力，更加强烈地在他全身涌动。他蹬脚踩水挥臂摸索着歇山卷棚式屋顶。这是用采自南国的楠木建筑，具有在咸水里愈浸愈硬的质地，表面长满了笠斗形的藤壶壳，屋檐以下的部位，全被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珊瑚花遮得难以目及。透过茂密艳丽在花枝缝隙，依稀可见这座建筑的顶部是不插一钉不奠一石的纯木构建。所以才不会因铁钉生锈而散架，经过悠远的岁月依然坚实如故。无论梁柱檩椽都没有裂痕朽糟，可见建筑之巧、木质之精。顶下的隔扇和棂窗雕着纹饰纤巧的寿字、蝙蝠、卷草、飞鱼、仙鸟。

此情此景，简直令申飞帆心窝灼烫、神思迷痴，他不顾越来越急的海流的冲荡，一咬牙钻进一个方形棂窗中，想进入这座神异小世界的中间。可棂窗仿佛受到神的启示，只让他的头部和双手进入其中，肩部以下全卡在窗外了。他睁眼探索，眼前的宫室楼房更加神奇了。里面也长满交错而美艳的珊瑚花丛。宫室内壁，依稀可辨一片紫檀雕刻，雕刻的形状如宝鼎、香炉、围屏、宝座、挂屏、珠花、玉瓷，非天仙海神之家莫属。

申飞帆拼命缩小着肩胛，肩胛却被棂窗边框硬生生地卡着，挤不进去。他看到，双手可及的地方，有一枝银白晶亮的珊瑚枝，顶端长着一朵红绯绯的海碗大小的珊瑚牡丹丛。或许是珊瑚成长的关系，花丛里竟嵌着一朵海莲花。申飞帆有些怀疑自己的眼花，伸手抹去海莲花上的淤泥，发觉这是一朵用异常珍贵的雪玛瑙雕刻的海莲花，那洁白如雪的花瓣、玉丝般颤动着的花蕊、花蕊梢尖的俏美的小蕾儿、花瓣底部的莲座，栩栩如生，胜过真实的莲花。

珊瑚座上的海莲花，使他身上透出一股奇异的力，他不顾一切地伸出双手，竭尽全力地攥着珊瑚枝，想折断它。他用力过猛，珊瑚枝的梢尖戳进掌心，鲜红的血液被急流拉成丝丝缕缕的红线，倏忽间冲得无影无踪了。他执拗地坚持着，双手抓住珊瑚，窗外的双脚猛地一蹬棂窗下的廊面，啪的一声，珊瑚枝折断了，身子却被自己的蹬力拉得脱出窗口，漂离龙殿的顶部了。

这时，仿佛在冥冥中存在的海龙王，发觉有人侵犯了宫殿，窃走了圣物，突地显像了，只听到四周的水域，尽是它的穷凶极恶的吼叫声，惊心动魄。眨眼间，无形的海流变成一条条白烨烨的躯体，高昂而灿白的头部拖着漫长的身体，犹如条条白龙在翻流奔蹕，冲得申飞帆像龙卷风中的秋叶，轻飘飘地离开了神异美丽的珊瑚海，向迷蒙凶险的海底远处荡去。一种求生的意识在脑海忽闪而过，他左手攥住珊瑚丛，右手拼命地划着水，企图冒出海面。无意间，他的右手触到一条铁柱，一翻掌抓住了它，仔细一看，是龙头船的铁锚柱子。强大的海流，竟把数百斤重的铁锚拽得“走锚”了，铁锚随着海面的船只顺流飘荡着。他凭着高超的闯海本领，手抓住锚索向上攀缘。两侧，白龙船的急流忽忽窜过。哗的一声，他终于冲出了海面。

“飞帆儿啊，快上船！魔色风暴刮起来了！”申古老大在船上高声喊叫！他那多皱而苍老的脸上，挂着几颗珠儿，不知道是泪水还是海浪。显然，他正在为儿子的安危心焦如焚。

申飞帆攀上船首，气喘吁吁地告诉父亲：“阿爸，我捡到这种种……”

申古的窝着泪水的老眼，突然光彩闪射，激动着：“啊？啊！没想到，这片荒海穷水，竟然有这么美的物品，让你寻到了……”

申飞帆自豪地说：“海底满满一座美的宫殿呢，待到风平浪静时，我要继续出海寻找这片世界，让日子过得美艳艳的！”

然而，在父子俩浸润在美的遐想时，“魔色风暴”刮到了！桅梢尖的天空，金色的太阳虽然隐形了，无所不在的光芒，却把迷天的雾气映得像黄灿灿的金粉，漫空洒下，飘飘扬扬。船底相贴的海面，一团团水花被甩上空中，顷刻间支离破碎成粉粉末末，密麻麻地飞散开来，形成了一派白熠熠的雾光。金灿灿的天雾和银洁的水汽，被咆哮和暴风搅在一起，翻腾沸滚，色彩变幻着，时而金黄烁眼，时而橙黄诱人，时而淡黄闪彩，时而洁白迷神。唯有从这些瞬间变色的雾帐里传出的狼嚎虎啸声，才令人感受到它们是凶器的翻船淹人的海暴。

迷蒙而变幻的雾气里，那座神美奇异的海域，逝得无影无踪了。

二

回到避风港已经两天两夜，申飞帆的心像撩在珊瑚海里，不论是暗淡的黄昏，还是白亮的凌晨，他常常满胸满腹地卧在舷帮上，胳膊肘撑着舷沿，双掌托着下巴，凝神地眺望着珊瑚海的方向。

可是，连昼连夜以来，海暴始终不息，越刮越猛。阻挡外洋风浪扑进避风港的，是一座座列成弧形的礁石山。这些礁山俗名牛头礁，形状相似，如一只只巨大的黑灰灰的海牛，颈部以下的身体全蹲在深水海里，牛头耸出海面，额顶撑天，双角戳空，气势雄伟。

申飞帆的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外洋的海暴，三魂七魄像被远洋海那片神美的景致摄走了似的。每天，他总是以这样的神情，愣愣地待到天色墨黑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回到睡舱，钻进红棕色的帆布被里。

一会儿后，他又沉进朦胧的梦乡。他感到自己已悠悠飘荡起来，全身仿佛被什么力量推搡着，猛地挣扎起精神，原来自己漂荡在一片灰漫漫的海水里，双臂搂着一块黑褐色的船桅在泅游。海浪如山峦，一座接一座地迎面涌来。浪水灌进嘴巴里，唇尖、喉管、肠胃苦腥腥的。被冷水浸得冰凉麻木的臂膀和身体，越来越沉重地下坠着，唯有一种强烈的意念在膨胀，驱使着身体阵阵上跃，希冀着看到一块栖身的陆地。突然，前方不远处，浮出一座色彩缤纷的岛屿。岛屿的外沿似沙滩，却铺着金黄刺眼的金沙。金沙的内侧，神奇地镶着一圈圈白亮亮的银石。再里边是海泥滩，开满鲜红的绯红的赭红的橙红的淡红的盐草花。岛屿的中央，是没有被海水盐碱化的土地，上面满是杨花、飘柳、绿桉、翠柏、白桦、黄麻，好一座五彩斑斓的海州园林啊！一座黑瓦、红砖、白灰壁的庙宇式宫殿，耸立在美丽的五彩园林里，煞是光彩灿烂。看着岛屿，一种意念在申飞帆心间想着：“哦！这座镶金嵌银长花铺草的土地，不正是自己苦苦闯海的理想归宿吗！游向前去，登上这块理想的花园……”

“哗！”感觉里，似乎有一片白灿灿的浪水淋下来，他突地一惊，张开双眼，原来，是避风港掀起一排浪头扑在龙头船上。刚才，自己做了个令人费解的梦。

他爬出睡舱，来到舱面，天色明亮，已经是次日晌午了。他像中邪似的呆坐着，心里默默地叨念着梦境里的一切：“金沙、银石、花园、

洋房……噢，会实现的！会得到的！”

他像受到神差鬼使，神情振奋地摸摸舱角的嵌着象牙塔的红珊瑚，脸朝着邻近的网艚船喊：“阿鼻老大，到我船里喝酒啰！”

阿鼻从舱里钻出来。他长得单瘦如篙、躬背似驼、黑脸窄长，边跳过船来，边笑咪咪地骂道：“小气鬼，今天怎么学新媳妇露脸儿，大方请酒了？碰到什么喜事吗？”

闯海汉有些自吹自擂的缺陷，飞帆应道：“当然是大喜事，叫你喝酒，是让你恭贺海老子得宝呢！”

讨海郎有讨海郎的喝酒方法，一人扯一块喷香的干蒸墨鱼干，拎一瓶散着烂茹味的番茹干烧酒，咬一口鱼干，酒瓶底朝天地啜一口酒，边喝边对骂：“飞帆小子，你是个不敢露胸的小娘儿！”

“阿鼻儿，这话怎讲？这一片东海涯谁人不知，老子是个人人夸的袒胸露怀的豪快汉子！”

“那你小子怎不讲讲得了什么宝了？”

“这个嘛……”

申飞帆刚想说出口，不防背后有人扯了扯自己的衣摆。他已经醉得脚踩云朵没着实地，颠蹶了两步，发怒地回头，原来是卧舱养病的父亲闻声出舱，示意自己不要多说大话。不料他在酒醉后的孩子脾气更犟，谁想制止他要办的事，更激得他非干到底不可。他夺口而出：“有什么不好讲的？不瞒阿鼻小子，我在闯海里遇到一座水底龙宫的屋脊，在里面找到一件珍宝呢！”

阿鼻笑得喷出一片酒星儿：“哈哈……飞帆崽儿，你娘没有生出个讨海郎，而是生了个吹牛大王！”

申飞帆恼了：“你才是吹牛的孙子！老子潜海时亲眼看过，还折了一枝珊瑚花，里边嵌着玛瑙制的海莲花！”

阿鼻止住笑，有些信了，黑黄色的双眸转了几下：“飞帆，甭高兴过头了。玛瑙那玩意质地差的值不了多少钱。当然，也有价值连城的好玛瑙。”

申飞帆冷静下来，应道：“我也知道好玛瑙价值连城，坏玛瑙是块石头。想找机会，请人鉴定一下。”

阿鼻提醒道：“飞帆，这种事儿，你可要听你阿爸的话，甭对外人多说。‘文革’结束都十五年了，各种法律都齐全了，捡到宝物是要交给公家的！”

申飞帆更火了：“你敢在船缝里瞧人，把老子瞧扁了？我阿爸讲，我们是在鬼不管的公海里捡到宝物，如何处置，公家自有开明的政策！”

阿鼻又想说什么，在一旁的申古忍不住了，大声骂道：“阿鼻小子，老子怎样处置宝物，关你屁事！你白灌了老子的酒，没放一声香屁，早些滚吧！”

阿鼻快快地走了。父子俩坐在舱面扯着闲话。申飞帆：“阿爸，还是早些把海莲花拿给有关部门鉴定，到底值不值钱。”

申古：“傻小子，我们穷得浑身鱼腥味，没有一丝钱味儿。再说，你不是天天逼我去看病，拿什么钱付药费呢？”说着，申古连声咳嗽，咳得脸发紫唇发黑。显然，他病得更重了。

申飞帆忍住不让满眶的泪水溢下脸颊，痛苦地说：“我是没有骨气的柔鱼啊！面对藏金藏银的东海涯，不能赚上一星半点儿替阿爸治病，却寄希望于意外捞到的宝物……”

申古苦巴巴地嘟哝着：“儿啊，甭悲伤了。或许，宝物真的价值连城，我们能从政府那里得到奖金呢。忍耐住性子，在避风港待几天，等到风暴停息。到那时，我有钱治病，你有钱娶媳妇，再造一艘新船，安装上柴油机，织一条尼龙网，十网九网空，一网成富翁，日子可就红火了！”

申飞帆点了点头。他眺望着远海，满脸神采奕奕。

当夜，灰暗的雾气和墨绿的海水融为一体，避风港如一泓装满墨水的砚池，黝然的水浪雾波纷纷腾跳着。申飞帆喝了点酒，正醉在甜滋滋的遐想中，突然听到有人爬船舷的嚓嚓声。渔乡穷海贼多，这一带水域

的渔人都怀着警惕性，时时提防海贼前来偷网割帆。申飞帆悄悄摸近舱口，支棱着耳朵细听。原来，是两个熟悉的声音。一个是阿鼻，一个是渔村村长丁山。

阿鼻：“丁村长，甭怪我说废话，咱们找到申飞帆可以重新核计一番。在这里，你就是着龙袍的皇帝。只要你同意，对申飞帆掌握的宝物，咱们三人三份，拿到黑市场出卖，嘻，东海涯的百万富翁当定了！”

丁山：“甭大声乱说！让人听见了，你的六斤四还想不想搁在脖颈上？”

阿鼻：“我哪会乱说呢！不过，我背叛朋友，向你出卖情报，图的是奖金呢。你迫飞帆交出文物后，甭把政府的奖金独吞呢！”

丁山：“你啊，真是黑心的乌贼鱼。飞帆的海莲花，是不是文物，是不是值钱的文物，还保不准呢！当然，如果是珍贵的宝物，少不了你的功劳钱。”

阿鼻：“如果飞帆不交出来呢？”

丁山：“他敢？老子的落齿之仇还没有报完呢！他如果藏匿宝物，老子不把他关进牢狱，不姓丁……”

呼地，一股怒火蹿上申飞帆的心头。前些年，丁山离开闯渔场村道，进入水上市场，贩卖鱼虾发了财，当了万元户。他用钱财炫耀门庭，用酒肉交官接客，得到上级领导的好感，当了管辖飞浪岛的村长，成为偏僻海涯的土皇帝。而这片古荒海涯，申飞帆也是渔家罕见的秀才，虽然仅读过几年渔家小学，却凭着灵奇的智慧，写写算算胜人几筹，曾经被推荐为村长候选人，对丁山的宝座有咄咄逼人之势。一次，丁山派出纳来催讨飞帆缴纳公益金。申飞帆急步流星地冲进村委会。他说：“我已经把公益金拿来了，出纳不在，我急着出海，把钱交给你的朋友丁权了。”丁山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根本没有交过钱。你那几块钱给丁权当便纸，还嫌少呢。”两人吵得像铁锚撞礁，火星飞迸。最后，申飞帆交不出收款收据而败北，气得双眼血丝蠕蠕，耍蛮地吼道：“丁山小子，你让老子做丑人，老子也让你做丑汉！”钢团般的拳头一闪，扑地击中了丁山的嘴巴，丁山的上唇裂出红殷殷的伤口，两颗白刷刷的牙齿掉落下来。那次，丁山变成嘴唇生疤的丑汉，申飞帆却被县

公安局拘留了十五天。

此刻，听到阿鼻和丁山沟通对付自己，申飞帆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顺手抄起斗鲨的鱼叉，一闪脚冲出舱口，也不容丁山多说什么，嘴里发出浪啸声：“要老子的宝物缴公，先让老子瞧瞧你两个杂种的心是黑的还是红的！”手里的明晃晃的钢叉，竟然直冲冲地朝两人刺去，吓得两人抱头鼠窜，一脚踩出船舷，双双坠进墨绿幽暗的海水里，扑通通地挣扎着，丁山边游窜边吆骂：“申飞帆，你私藏文物，又行凶杀人，罪上加罪！你如果是申古的闯海种，就待在避风港别逃走……”

申古老大已经惊醒，从睡舱里趑趄趑趄地走出来，喝骂着儿子：“又傻又犟的小子啊，你又冲犯丁山了。你虽然是吓唬他们，他却可以定你杀人罪啊。”申古边骂边解开拢岸的缆绳，喝令道：“开船出海，逃避一阵！”

申飞帆的犟性还没有消尽：“你知道我是吓唬人，何必这么怕人？你想叫我弯腰，除非折断我的脊椎骨！”

申古：“逆种，你被抓走了，想叫我在船里活活气死、饿死、病死？”

申飞帆浑身一颤，望着在黑暗里喘得腰弯似弓的父亲，泪水哗地流出眼眶，牙帮咬得一咯嘣，抑着自己的火灼灼的性格，走向前去解开缆绳，升起两片巨大的风帆，操舵驾船，向波浪滔天的夜海深处冲去了。

三

这是一个夏季，都市某地，一片波光粼粼洲岛错落的湖区。面积虽小，却把江南水乡景色尽收其中。

这片布着洲岛堤桥的湖区东侧，一座十多层的摩天楼房拔地而起，巍然屹立。这是一所文物管理机构，楼房是数百名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湖区是领导人的住宅区。

午后，阳光闪亮，花卉璀璨。在一座明亮的洲岛殿阁里，一排气派

的沙发上，坐着三个人。主位上的花甲老人叫向民，是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专事负责管理边疆海域的文物。他身材高大，长方形的脸上，那白皙细微的肤色，说明了他的养尊处优的生活待遇。然而，满脸又深又粗的纹沟，蜿蜒蜿蜒地伸进银丝簇簇的发根深处，象征着他经历的六十轮春夏秋冬中，曾经有过惊心动魄的风风浪浪，艰苦卓绝的坎坎坷坷。他的眼神迷糊中透出明亮，慈祥里显着刚毅，仿佛是他性格的象征。

一个年轻的姑娘依偎在老人的旁边。她叫向娇，是向民的孙女。她继承了前辈的体魄，高挑挺拔，丰满健美。身着鲜红的帆板运动衣，犹如一团燃烧的火焰。她刚从大学毕业，出于老祖父的愿望，分配到祖父手下工作。

第三个人叫刘郎，也是文物委员会工作人员。他二十七八岁，身体壮实，姿态潇洒，宽阔的脸庞令人感到几分苍白，黑亮的眼眸烁着凛人的光色。刘郎的父亲是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他向向民汇报工作时，没有丝毫的卑下怯畏的神色，仿佛在和同级商量工作：“向主任，东海南部的海霞县文物委员会向我们报告，说是海霞县飞浪岛渔村，有叫申古和申飞帆的渔家父子，发现了一座陷进海涯底部的古建筑，捞到了一件玛瑙制的海莲花。他们不但隐瞒海底建筑的地址，还私藏海莲花，不肯上交政府，还对前往动员缴宝的村长行凶，畏罪潜逃……”

在家里度假的向娇，无意间听到这一消息，不知怎么的，竟然双颊泛红，气喘变粗，大声说：“刘郎，你再说一遍，发现海底建筑的是什么地方人？叫什么名字？”

又不知怎么的，向民也颤着声音叮嘱道：“是啊，你再说一遍。”

刘郎迷惑地停住话头。但当他的目光触到向娇含痴的秀眼时，苍白的双颊一阵粉红，竟然不由自主地重复了一遍：“是海霞县的飞浪岛渔村，发现者叫申古和申飞帆。”

冷不防，向娇从沙发弹簧上一蹦而起，双手连连拍击：“爷爷，是阿爸和阿哥！是阿爸和阿哥！”

向民呆呆地愣了良久，干涸的眼窝，渐渐地猩红湿润起来，最后竟泛起两片泪光，两片嘴唇不停地抖动着：“是啊，是他们父子俩，是他们父子俩……”

向娇的双眼一阵眨动，黑黑的弧形眉燕翅般地一展，说：“爷爷，这些年，我到东海南部去了三趟，爸爸和哥哥都不肯见我。这一趟，我可要公私兼顾，去海霞县，找到阿爸和哥哥，也替国家收回珍贵的古文物！”

向民敛着眼泪，点了点头。

刘郎一家和向民一家是连襟亲戚，他深知向民家庭的特殊关系。他看到向娇要到海霞县，神情不由一阵振奋，说：“老向，下边来电说，对这桩文物案，要求我们派人到现场勘察海底建筑，鉴别海莲花。我也想到文物点长长见识，增加基层工作经验。”

向民应道：“好吧，组织可以考虑你的要求。等党组研究后决定。”

次日夜晚，向民开完了党组会议，确定了赴海霞县工作组人选。回到家里，他的儿媳妇、文管会秘书陆梅端来一杯茶，走进他的卧室：“阿爸，你真是越老越怀旧了，你向党组提出的名单，怎么把我都括进去了。”陆梅四十余岁，有些过分地发福发胖，红光满面，但脸颊仍留着年轻的艳丽容彩。

向民看着儿媳妇，叹了一口气。“文革”以后，向民的老伴和儿子先后病逝，家庭全靠儿媳妇内外撑持，真难为她了。他想了想，解释说：“这次到东海涯，除了替国家做好文物工作，我是想让你去看看向娇的父亲和哥哥，全家人团聚一番。唉，我女儿向丽逝世后，他们父子俩也活得艰难啊。多少年了，我一直想帮帮他们。如果天遂人愿，这次可以达到目的了。”

陆梅的脸上掠过令人不易觉察的为难神色，说：“阿爸，不是我打退堂鼓，我还是留在家里吧……”

向民一惊：“你在‘文革’中不是和向娇的母亲向丽一起，在那片渔岛插队落户过吗，你难道对故地没有一丝感情？”

陆梅有点慌神了，连忙解释：“不是的，我当然对故地有些感情的。我只是担心你那独生孙女我那独生女儿向娜，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思想空空洞洞，生活也过得空空洞洞，整日像没有灵魂似的在街上游荡，我离开了，怕她会出事呢！”

向民：“我已经想过了，这次，你干脆把向娜一起带去。”

陆梅又想说什么，冷不防独生女向娜冲了进来，振臂高呼了一声：“爷爷万岁！”陆梅呵斥道：“死丫头，二十来岁了，还是这副小孩模样。”

向娜长得极像向娇，长个，健体，只是丰艳的脸盘涂着一层什么露，双眉用画笔描成月牙形，双唇抹着鲜红的口红。她高声说：“我不管是大人模样还是小孩模样，只要谁带我去游玩，我就喊谁万岁。”

陆梅失态了：“我是你妈！”

向娜的红唇儿一撇：“反正，这次我要向向娇姐姐学习，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都要走！”

向民似乎觉察到什么，看了看房间，问：“向娇呢？”

向娜说：“爷爷，她让我告诉你，她怕你变卦，已经向你的上级、文管会老主任请示过，作为前站人员，下午四时乘火车南下了！”

向民和陆梅异口同声地惊叫起来：“啊？……”

四

几天后的凌晨，东海南涯洋面，飞浪岛渔村村长丁山驾着机器船，载着上级文物工作前站人员向娇，出海寻找申飞帆和申古的龙头船。

向娇倚在船头左侧舷帮，寻觅的眼神凝视着海空。

一群叼鱼吞虾的海鸬鹚，被凶狂的海浪震得飞腾起来，大的体长近一米，小的也有半米长，黑亮的羽毛间缀着紫色的光彩，海鸬鹚不时地扭动着长着白丝状羽毛的颈部，回首照料着儿女们。小鸬鹚顽皮地左冲右突飞行着，常常用翅膀相互拍击，尽情嬉闹。

鸬鹚飞去的东方，显然比这里的海域平静多了，碧波粼粼而坦荡平直的水平线上，一轮朝阳如刚刚打足了气的红球，突地从水底弹出来，

一蹦就离开海面一撑篙远。片刻间，那群海鸬鹚飞进东方的灿美的天地中了……

看着前方的景色，向娇不由心潮翻腾。

多年来，不论是桃红柳绿的暖春，还是赤日如火的炎夏，不论是风高气爽的秋日，还是朔风森冷的冬夜，她都怀着鸬鹚飞向大海日出一般的憧憬，希望与生活在咸风腥浪中的父兄团圆。紧张的学习期，她忘不了向茫茫的海涯捎去一封封信件，捎去炽热如火的心。可是，父兄没有及时回信。她急了，寄出一封挂号信，扬言如果父兄不来信，她将抛弃学业，去荒芜海涯的家船生活。几天后，一封由哥哥书写的挂号信寄来了，信中告诉她，父兄希望她安心学业，快速长进，在大都市生活和工作，满辈子幸福。她如果离开学校，回到东海涯寻亲，父兄将永远不认她。面对着这样的回信，她泪如雨下。她是个说到就做到的姑娘，缠着疼爱自己的爷爷给了她路费，也不向学校请假，夜以继日地奔波辗转，赶到飞浪岛海涯。但是，事先收到她电报的父兄，竟然扬帆驶向遥远的台湾海峡渔场捕鱼了。她在飞浪岛病了一场，虚弱中没有反抗的力量，被亲友送到陆上汽车站，登上归程。此后，她向东海涯写出的家信，竟如渔钩儿坠海，无影无踪了。情绪冷静之后，爷爷来找她了，爷孙俩进行了这样的对话：

爷爷：“娇娇，你不要责怪你的父亲和兄长，是岁月和我给你家造成这样的分离。”

孙女：“岁月和你？爷爷，你说清楚些。”

爷爷：“二十二年前，‘文化大革命’闹得最烈，我被关进牛棚里，你母亲向丽和你舅妈陆梅一帮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到东海南部的飞浪岛，男青年闯海做渔民，女青年在近海养殖海带紫菜和贝类。你母亲和你父亲相恋爱，没有结婚就怀上了你哥哥。当时你奶奶还活着。她是个门第观念很强的人，她坚决反对你母亲同你父亲结婚。你母亲的性格倔强如铁，发誓宁愿和家庭断绝关系，也要和你父亲生活在一起。她还用已经生下的你哥哥为理由，和你父亲成立了家庭。我被关押顾不了家，你奶奶简直气疯了，发誓不见她。还是在你五六岁的时候，你奶奶病逝了，我也恢复了工作。你舅妈陆梅告诉我，你母亲患了不治之症。我让你舅妈连夜南下，把你母亲接回来。没有想到，你舅妈一到飞浪岛，你母亲已经去世了。后来，你父亲、哥哥把你和你舅妈送到家门口，竟然也不跟我照面，直管乘车返回了。他们也许还记恨你奶奶的行为，也

许……”

孙女：“爷爷，也许都不是这些原因，他们还有难于说出口的事情？”

往事如烟。现在，爷爷已经实现了诺言，他让她奔赴海涯寻求父女团圆。

想到这里，向娇的心情阵阵振奋……

机器船在海面行驶了十多个小时，来到一座半封闭的港湾出口处。这是浑身披满苍松翠柏的海岛，它伸出黑岩暴突的双臂，紧紧搂着一片绿水幽幽的港湾。突然，一阵风帆扇动的啪啦啪啦声后，一条龙形的双帆船从港湾的杳晃拐角冲出来，忽闪闪地冲向港湾出口，眼看撞中机器船的左舷了，刹那间，一种愤怒的吼声炸响着：“仗势欺人的丁山，老子避开你是向你称臣了，你竟然穷追老子。你要把人往死海里推，老子不让你一起见阎王，不叫申飞帆！”

掌舵的丁山吓得不知所措：“啊……”

向娇抬眼一看，急急撞来的龙头船上，掌舵的是个英武雄俊的年轻渔夫。她到达飞浪岛后，听人们说过哥哥和父亲的情况，这时又听到渔夫自称是申飞帆，一切都明白了。焦急中，她忘了解释一切，结结巴巴地喊：“别撞船！你误会了！”

龙头船上申古爬出睡舱，朝着舵位的申飞帆晃动着筋突突的手臂：“儿啊，别蛮干！”

申飞帆看到机器船上出现了年轻姑娘，又听到父亲的呼喊，愣住了。可是，船只来不及躲闪，它顺着强大的惯性力，风驰电掣地向机器船撞过来。

“哥啊，我是你妹妹向娇啊！”向娇边喊边向前冲去。

申飞帆听到向娇的喊声，像闪电击得他一阵发颤，他立即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猛势地跃出舵位，连蹦带跳地冲到船头。

而这时，向娇的身上似乎胀起一股神奇的力量，也学着申飞帆的姿势，冲到两船快要相撞的部位。

同时间，两人的身体扑出船舷，各自的双脚蹬着船舷外沿，肩头和双臂撑着另一条船。两船的强大的撞力，压得他俩的腰背激烈地弯曲如弓，时时都有折断的危险。这时候，申飞帆的双眼圆瞪起来，竭尽最强大的力气，吼了一声，撑开了两条危船。霍地，兄妹俩的下身离开了漂离的船，朝着汹涌的水峡坠落下去，千钧一发之际，申飞帆右手搂定妹妹的腰部，左手强力地一按龙头船舷帮，向上一蹿，兄妹俩双双跳上了龙头船舱面，脱险了。

向娇喘呼呼地爬起来，看着陌生而熟悉的哥哥，心里像受到天大的委屈似的，一边喊起夹着哭腔的声音：“哥哥，你真坏啊！”一边挥动着两只拳头，擂鼓似的击着飞帆的宽阔挺突的胸脯。

好一阵，申飞帆笔挺着高大的身子，任凭向娇擂击着，珍珠般的泪水，一颗接一颗地落在向娇黑油油的头发上。

申古颠着步子走上来，激情沸沸地瞧着女儿。前几年，女儿经常把学生照和业余帆板运动员的照片寄给他。这时，他越看越觉得女儿像她逝世的母亲。他老泪纵横地唤了声：“娇娇！”

向娇转向父亲，她看着病态苍老的父亲，心里窝着的酸水奔突而出：“阿爸……”她张开双臂，紧紧地搂着父亲。

一会儿后，她看了看在一旁抹眼泪的哥哥，又几步跳跃，紧紧地依偎在哥哥的胸前，红润的脸颊，在哥哥的粗糙的腮帮上蹭磨着，泣不成声地连连呼唤：“哥哥！哥哥！好哥哥！……”

眼看着向娇和父兄的情景，邻船的丁山闪烁着妒忌的目光，无可奈何地驾船驶开了。

夜很快就降临了。和父兄谈了一下午学习工作情况的向娇，进入哥哥替她腾出来的单人睡舱，想休息一下，又安静不下来。她看着睡舱，联想到儿时的事情——

龙卷风席卷大海的夜晚，一圈儿漩涡云如龙旋蛇转，罩得大海烟雾腾腾，岛屿潜行。睡在哥哥脚边的小向娇，被恶浪震得一阵抖索，一头钻进被窝，拱入哥哥的衬衣和胸脯之间，偎着哥哥的暖烘烘的胸怀里，甜甜地入睡了。

晴朗的夜晚，蓝天万里无云，一轮圆月嵌在中央，洒下万道如水的月光，赤金沙沙滩被月光映得熠熠闪亮。小飞帆和小向娇顽皮地溜出渔船，躺在沙滩上数着天上的星星。小飞帆悄声地说：“妹妹，你看那两颗牛郎织女星，为什么永远聚不拢？”小向娇看着两颗星星，出了一会儿神，突然发出了哭声：“我知道那星星的故事！我和哥哥不做那星星！”小向娇哭了几声，和小飞帆紧紧地抱在一起，直到睡意笼罩着，两人还越来越小声地呢喃着：“我们不做牛郎织女星！我们永远在一起！”……

向娇深情地回忆着。那发亮的光，透过暗蓝暗蓝的舱口，在广袤的夜空搜索着。她看到了一轮银澄澄的圆月从乌云中飞出来，心地似乎被月光照得一阵发亮。嘴唇娇嗔地一翘，一头钻进父兄的睡舱。她痴痴地瞧着父兄，像要在他们身上找到什么似的。申古不解地看着女儿：“娇娇，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赶快向国家献出那件珊瑚海里的文物？”

“不！我从你们的身上找到你们！你们一定会献出海莲花的！现在，我只是想多跟你们待一会儿！咯咯咯！”向娇又变成顽皮的女孩，欢蹦乱跳地掀起哥哥那边的帆布被子，双腿往被窝里一伸，毫无顾忌地钻进了哥哥的被窝。

申飞帆已经脱得精光躺在被窝里，窘得双颊抹红影：“妹妹，快回你的睡舱休息吧。”

申古也劝道：“娇娇，你又不是小孩……”他没有说出下半截话儿。

向娇向申飞帆的胸前挨紧过去：“我偏不！我偏要和哥哥在一起。”

向娇和父兄谈到下半夜，才头倚在哥哥的手臂上睡着了。

次日早晨，太阳高挂在东方天顶，阳光照得大海像一片无垠的金箔，发射着灿黄迷眼的光芒。两只白羽如雪的海白燕儿在金箔上悦耳地欢鸣跳跃，前边的雌燕儿叼起一条花斑斑的龙虾，左晃右摆地招惹着雌燕儿，雄燕儿吱地追逐而去，一对白燕儿在明灿的天幕飞出一朵朵美丽的图案。

向娇从睡舱里出来，看着那两只逗人的白燕儿，又瞧瞧早就起来织渔网的申飞帆，笑着歪头，做了个鬼脸，身体向海面一翻，哗地溅落下去，沉进水底了。

“啊哟！”申飞帆慌得蹶直身子，也来不及脱掉渔衣渔裤。一个猛子扎进大海，在金闪闪的水域里寻觅着妹妹。他抱起蹬脚挥臂乱挣扎的妹妹时，妹妹竟然迅速安静下来。一动不动地贴在他的胸怀里。他边抱着妹妹游向龙头船，边问：“妹妹，你会不会游水？”

向娇一个劲儿笑了起来：“傻哥哥，我从知道自己有闯海的父兄后，就决心做好闯海汉的后代，报名参加帆板运动，在渤海湾的秦皇岛、山东湾的青岛，还有好多的帆板运动水域，闯过不知多少次风浪呢！游这样平静的海像走平地！我只是想多跟你在一起！”

“好啊，你敢逗人，我把你撩进鲨鱼群，看你怕不怕！”申飞帆说着，做着向水底抛掷的姿势。

“阿爸，哥哥欺负人了！”向娇喊叫着，张开双臂整个儿搂着了哥哥。兄妹俩抱成一团，在海面翻滚着，荡起了一丛雪白的浪花……

五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看着申飞帆和向娇兄妹亲密无间地相处着，申古总是挪动着病恹恹的身体，躲到兄妹俩看不到的角落。每逢这时，他满脸的皱纹紧巴巴地蹙拢起来，颤颤抖抖着，紧闭的双眼，涌出了几颗悲伤的泪水。午后，他感到一阵晕眩，差点儿瘫倒在舱面。他担心儿女们发现自己恶化的病情，急忙颠进睡舱，只觉得喉口烫得像一团火，连忙抓起一块破帆布。捂着自己的嘴，哇的一声，吐出了一摊污血。他连忙用帆布包起污血，擦净嘴角的血痕，塞到舱底板下。他已吐血好多日子了，竟然瞒住了儿子。此刻，他躺在睡舱里，脑海里忽闪着不祥的感觉，觉得自己的虚弱不堪的病体拖不了多久，很快会在冥冥之中和妻子见面了。霍地，另一种强烈的意念闪过他的脑海，他抬起脸，朝舱外轻声呼唤：“飞帆，你来一下。”

申飞帆进入睡舱，看到父亲的神态，问：“阿爸，你怎么了？病又发作了？”

申古摆摆瘦嶙嶙的手，制止道：“小声点，别扫了娇娇的兴。”他犹豫着，双唇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合拢，最后，才悄声地说：“儿啊，娇娇

回家来，你们兄妹俩亲亲热热，我很高兴。多少年来，我就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我的病越来越重，有一件事，应该告诉你……”

申飞帆一惊：“阿爸，是什么事？”

申古闭眼思索着，有两颗泪珠泛出眼眶，慢慢地说：“这件事，不能告诉娇娇。就是我死了，也不能告诉她。她失去父母，不能再失去你这个哥哥。”

申飞帆急了：“阿爸，到底是什么事？”

申古应道：“当年，我和你阿妈结婚前，没有做出有损闯海祖先德行的事……”

刷的，申飞帆的脸色像抹了一层黄蜡，泪水汨汨地滚了出来：“阿爸，平时，我也曾经听到渔家叔伯们的藏头藏尾的话，好像我不是你和阿妈的亲生儿子，不是娇娇妹妹的亲哥哥，难道，这些是真的？”

看着儿子痛苦绞心的模样，申古的心也像被鱼刀剝得粉碎了。他实在不能替儿女增加悲伤，他打转了话头：“儿啊，你和向娇应该是亲兄妹，你们是亲兄妹啊！只是，你们都长大了，如果感情太重，会影响娇娇一生的幸福啊……”

听着父亲的隐隐约约的话，申飞帆模模糊糊地悟到了一种道理。他知道，父亲是鱼筋般执拗的汉子，再不会告诉自己什么，他抬起火灼灼的额头，奔出了睡舱。

在舵位里学习织网的向娇，看到哥哥神色异样，问：“哥哥，你怎么了？”

申飞帆连忙敛起悲容，说：“没有什么。”

向娇问：“哥哥，你能不能领着我单独闯珊瑚海？听说珊瑚海很美。”

申飞帆想了想，说：“阿爸的病情发了，珊瑚海风高浪猛，还是让他休息两天再去。”

向娇点点头，忧悒地说：“等其他人到达后，我们把阿爸载到大陆

医院治疗。”

向娇进舱侍候父亲了。申飞帆再也抑制不住自己，颠蹶了两步，瘫在船舷上，目光迷蒙地对着海面。不由自主地，一种铭心刻骨的记忆又浮现在脑海里——

十五年前的寒冬，阿妈向丽逝世在飞浪岛后，十二岁的申飞帆和阿爸陪同舅妈陆梅，护送年幼的妹妹向娇去爷爷家。离家的时候，东海南涯清风爽爽，父子俩只穿两层棕红色斜襟渔衣和单层黑色宽筒笼裤。越往北走，朔气凛冽，寒风嘶号。阿爸总是颤声呢喃着：“娇娇是向丽的命根，我一定要把她送回去！娇娇是她妈的宝贝，我一定要让她在都市满辈子享福！……”寒冷使阿爸的牙帮咯咯打抖，呢喃声半途停顿，常常说成这么一句：“娇娇是向丽。”当他们从都市返回渔村时，已身无分文，阿爸撕下渔衣的一角，裹在小飞帆脚上当鞋子，父子俩一边讨饭，一边回家。还没到达家乡，阿爸就病倒了。

申飞帆回想着往事，心潮如浪沸滚。他想，多少年来，自己和阿爸多像咸水里的雪鱼儿，蒙头蒙脑地闯荡着，隐隐约约怀着一种希望，这希望就像红石花，总是艳美的！可红石花到底象征着什么？我希望着什么？阿爸希望着什么？往昔的一切，说明了阿爸宁愿豁命，也要让娇娇满辈子幸福！阿爸说我和娇娇不是亲兄妹，或许是为了冷却兄妹感情，使妹妹不会把心搁在家里，安心留在城里。可是，阿爸从来没有骗过我啊！也许阿爸说的是真话，我和娇娇不是亲兄妹！阿妈啊，你要活到现在多好啊！阿妈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六

飞浪岛的机器船，载着文物人员刘郎，钻风钻浪地驰骋着。

黄昏的海天像罩着一张网，拂扬扬暗灰灰。桅杆上挂着直流灯泡，晃荡荡黄浑浑。灯光下，刘郎和送自己出海找向娇的丁山、阿鼻们，坐地盘腿地围成一圈。一盘盘刚出渔锅的黄鱼、鳓鱼、对虾端到中央舱板上，热气腾腾。大伙端着酒杯畅怀开饮，丁山眯着通红的眼窝，问：“刘郎同志，向民同志解放前曾在东海南涯打过游击，老一辈的渔家人都听过他的名字。还有陆梅同志，‘文革’时和向民同志的女儿上山

下乡到这里，算是飞浪岛人了，她什么时候到达？”

刘郎应道：“陆梅同志本来已动身了，临行时生病了。我是自行决定提早前来的。”

丁山捧了他一句：“刘郎同志是高干子弟，当然有独立行动的决定权。”

刘郎有些醉了，大声地说：“不！虽然我父亲是高干，我可不受他管。我是自由人。我主张我们这些新中国的第四代，应该打破权力的束缚，做自由的第四代人。”

阿鼻也和刘郎一样醉了，沙着声音捧场：“为自由的第四代人光临我们这里而干杯！”

刘郎醉颠颠地一晃：“喝酒也不能有人管。也应该自由喝酒！”说罢，管自咕噜噜地灌了小半杯。

一阵凉风习习，刘郎稍有些清醒了：“丁山村长，向娇家的龙头船泊到位了吗？申飞帆掌握的文物情况如何？”

阿鼻连忙介绍道：“刘同志的工作责任心真强啊！我知道文物的情况。据申飞帆亲口对我介绍，那件出自神秘的珊瑚海的宝物，珍贵得很呢！”

醉醺醺的刘郎，听着阿鼻的绘声绘色的介绍，目光透过袅袅白烟，渔盆里的鱼虾仿佛幻化起来，黄鱼变成金灿灿的器皿、鲳鱼变成银闪闪的文物、鲍鱼变成斑斓多彩的古瓷、螺变成绿晶晶的玛瑙……不知是被阿鼻的介绍激动了，还是爱惜醉境里的文物，嘴里念念有词：“好宝贝！好宝贝！”

旁边的丁山惊呼道：“刘同志，你看前边礁岛，它叫海龟礁。”

刘郎抬眼望去。数百米远的海面，一片灰褐幽暗的泥浆滩中央，耸立着一座黑巍巍的礁山。也许是船只搁在退潮汐露出的泥浆滩的外沿，两个在涨潮汐游上礁山捉海鲜的渔家男女，正相互追逐在礁山上。

机器船驶近泥浆滩，人们细细瞧去，海龟礁上尽情追逐的男女，原来是申飞帆和向娇。熊熊的渔火辉映着，两副青年的脸庞红彩闪烁……

也不知怎的，刘郎的黑亮的眸子一动不动地嵌在眼角，斜斜地瞪着礁山上的向娇，手里的酒杯端成喝酒的姿势，酒从杯沿倾出来，慢慢地流进敞领的胸口。

看着失态的刘郎，丁山的眼角眯着狡黠的笑容。他是个世故同灵智的人物，心里清楚，刘郎八成是海蜇恋红虾，喜欢美女向娇呢。丁山想，刘郎是大都市里的国家干部，正可以用刘郎来卡卡申飞帆。嘻，捅破他们不是亲兄妹的底子，刘郎如果真恋着向娇，妒火会烧得更旺。

打定主意，丁山发话道：“向娇飞离海涯多年了，一颗心还搁在申飞帆身上呢！”

刘郎怏怏地应：“归巢的燕鸥也会亲热，何况他俩是分别多年的兄妹。”

丁山故意把嘴凑到刘郎的耳边，轻声说：“听人传说，申飞帆是申古的养子，不是向娇的亲哥哥。”

刘郎一惊：“你是不是说醉话？”

丁山：“‘文革’那阵子，讨海人像被海暴惊散的鱼群，各自漂泊海洋。这桩事发生在那时，就像黑海底的珍珠王，隐约地听奇得很，弄不清。但说的人很多，也许是真的？”

刘郎：“申古肯不肯说？”

丁山：“有人问过他，他守口如瓶呢！”

刘郎再没有问下去。他独自踱到阴暗的拐角，火亮的眼眸朝着礁山，嘴里的门牙深深地咬进下唇，鲜红的血丝泛了出来。

刘郎的嘴唇发痛，他的心也在发痛。他家和向娇的家，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关系的促成者是陆梅。二十多年前，陆梅施展姑娘的本领，嫁给刘郎的叔叔，回到都市。后来刘郎的叔叔被“走资派”——刘郎的父亲牵连，“遣送”边远地区的“五七干校”时，翻车身亡。陆梅和向丽是知青朋友，常常出入向民家中，又嫁给向丽的大哥。从此，两家亲密相连，刘郎成为向家的常客。刘郎虽然崇尚自由自在的无羁无绊的生活，但是自从认识了向娇后，灵魂仿佛被向娇摄走似的。他天天借故到婶婶陆梅

家，实际是找机会和向娇相处。这次，他提早离开北京，就是急着追踪向娇。

七

刘郎领着丁山和阿鼻们跨上龙头船，像变了个人似的，显得冷静而潇洒。他又召集申飞帆和向娇，问：“你们有没有去过珊瑚海？”

向娇应道：“去珊瑚海是一桩大事，为了安全起见，准备等你们到齐后，再集体奔赴珊瑚海探察。”

刘郎赞同地点点头：“你们想得很周到，珊瑚海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丁山讨好地说：“刘郎同志，你千里奔波，旅途辛苦，是不是先回机器船休息？”

刘郎断然地说：“不！应该把自由自在的生活和紧张负责的工作结合起来。我是文物鉴别人员，应该连夜工作，看看海莲花是不是真宝物，然后决定安全措施。”

申飞帆点点头，又犹豫地瞧着丁山和阿鼻。刘郎似乎明白了他的担心，坦然地说：“他们也在替文物事业尽力，有我在，出不了事的。”

申飞帆和父亲交换了一下眼色，掀开睡舱舱底板，舱底板和船底的间隙里，露出一团灰色的破网，他打开网片，那丛艳红诱人的珊瑚丛和冰雕雪砌般的海莲花出现了，几乎同时间，人们惊呼了起来：“啊！”

刘郎立即开始鉴别工作。他抚弄着小巧的海莲花，凝视着精美的造型，手指擦擦洁白的质地，还有那表皮的龙飞凤舞的花纹，差点夺口而喊出：“无价之宝啊！”

向娇问：“是不是古文物？”

刘郎：“这是明朝皇帝和外国皇帝互赠的礼物，它制造的年代还要

古远……”他变得异常肃穆森冷，“看来，要采取安全措施了。”

向娇想了想，喊着申飞帆：“哥哥，还是我们俩睡在阿爸的睡舱，守护海莲花。”

申飞帆看着嘴角抿笑的丁山，窘得脸颊灼热，连忙说：“妹妹，你去休息吧，我陪阿爸守宝物。”

向娇任性得像年幼的妹妹，背靠在申飞帆的身上，撒娇道：“我偏不！我偏要和你在一起。”

刘郎的脸上掠过令人不易觉察的愠色。丁山咳了一声，说：“向娇，你出舱来，我有话告诉你。”他带着向娇来到灰暗的舱面，沉默了片刻，才说：“向娇，我这个村长，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向娇一愣：“什么话，你说吧。”

丁山看到刘郎等人走出船舱，故意发出不低不高的声音：

“你是国家人员，要注意影响。”他又压低音量，“难道你到家乡后，没有听到渔家人的传说，你和申飞帆不是亲兄妹？”

向娇像被海蛇咬中似的，厉声道：“你在说什么？”

丁山重复道：“这桩事怪不得你们，‘文革’时你俩都不懂事，局势又像一团乱网。实在说，我也是听别人传说的。要明白真相，可以去问你阿爸。”

一股灼烫的热血，直冲向娇的脑际。她快步跳过睡舱，舱里只有申古躺着，他似乎在发着高烧，满脸的老蹙染着桃红色。向娇倏地抑住冲到喉口的话：“阿爸，你怎么样了？”

申古摇摇头，声音低微得听不清：“不要紧。”

向娇终于忍不住了，发出低低的哭声：“阿爸，丁山村长说，哥哥不是我的亲哥哥。这话是不是真的？”

突地，申古的眉心和眼睫像被无形的手抓住了，紧紧地蹙起一条条皱纹，紧接着眼缝完全闭拢起来，昏晕过去。

“阿爸……”向娇发出凄厉的哭声，颤颤的手掌摇着父亲，“阿爸，你醒醒啊！”

申飞帆、刘郎和丁山们闻声跳进舱里，飞帆轻轻地喊着：“阿爸！阿爸！”

刘郎摸摸申古的火灼灼的身体：“温度很高。”

申飞帆连忙说：“我备有降温药片。”他从竹片编的枕头箱里掏出药片，想塞进父亲的嘴里。可是，父亲的牙帮铁铸似的黏合着，掰也掰不开。向娇接过药片，含进自己的嘴里，咬成粉末，嘴贴着父亲的嘴，唇尖舔着药粉，硬往父亲的牙缝中塞去。一会儿后，液状的药粉从父亲的唇缝流了出来，向娇惊慌地偎着父亲哭泣着：“阿爸啊……”

申飞帆也跪在一旁流着泪。

……丁山们回船休息了。兄妹俩守候着父亲，一直到三更天。冷风在舱外的桅梢尖、船板缝呜呜地响着。申古的体温有些下降，胸脯一起一伏着，牙帮也渐渐松开，只是神志还处在昏睡中。向娇把浸成液体的药粉喂进父亲口里，用丝绸手帕替他揩进嘴角。兄妹俩疲倦地打着瞌睡。刘郎突然走进睡舱，唤着申飞帆：“天明后，要不要载到大陆医院医治？”

申飞帆伤心地说：“他发病的时候，我也曾几次载他到大陆。办了住院手续，他每次清醒后，都自个儿偷跑回来。”

刘郎问道：“有病为什么不治？”

申飞帆耷拉着脸沉默着。

向娇又颤声地问：“为什么不提早治好阿爸的病？”

申飞帆憋了半晌，牙缝间才迸出一个字：“穷！”

刘郎看着舱板上的海莲花，感叹道：“你们守着旷世宝物，却连治病的钱也没有。这宝物，如果是你们的，多好啊！可惜……”

申飞帆不无动情地注视着宝物。

刘郎朝向娇点点头，慷慨地一拍胸：“现在好了，有我和娇娇在，不怕治不好申古老大的病。”他瞧瞧舱口外的黑咕隆咚的天幕，说：“你们明天还有事，到隔舱里好好睡一会儿，由我守老大和宝物，反正离天亮也不久了。”

申飞帆和向娇犹豫地对看了一下。

刘郎催促道：“去吧！去吧！”

申飞帆和向娇默默地走出船舱。一阵扬帆啸海的狂风迎面扑来，申飞帆疲瘫瘫的身子晃了晃，倚在桅杆上。

“哥哥……”向娇情愫万分地唤了一声。她向前一扑，想偎在申飞帆的胸怀，又犹豫地停在离他数尺远的地方。向娇的激烈发抖的手，向他的手掌抓去，两人的指尖刚刚一碰，又像触了电似的分开了。向娇低声抽泣着：“哥哥，丁山村长告诉我，我们可能不是同胞兄妹，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申飞帆压抑着心的碎裂的疼痛，闷声地说：“我也听说过。只有等阿爸身体康复后，再向他询问……娇娇，时间不早了，去休息一会儿吧！”他钻进自己的睡舱。

向娇耷脸呆立着。海风刮得更狂猛了，四周暗沉沉的云壁在分崩离析。向娇感觉到，自己黯然的心灵天地也倒塌了，陷进了凶器的黑暗中。

晨曦前的天幕，犹如抹上千百遍浓墨，一片漆黑。黑暗中，两条醉颠颠的人影，从舷贴舷拢在一起的机器船舱面，晃到龙头船舱面，进入申古的船舱。他们是丁山和阿鼻。两人醉眼蒙眬，酒气醺醺，看情景足足对饮了大半夜。丁山睁大醉眼，看到申古眨动着眼缝，连忙推搡着在舱角睡成海米状的刘郎：“刘同志，申古老人醒过来了。”

刘郎又是哈欠又是抹眼，看到申古醒来，笑着问候：“申古老大，感到好些吗？天明后，我和向娇想把你载到大陆医院治疗呢！”

申古哑声道：“娇娇呢？”

申飞帆和向娇也被惊醒了，从隔着厚船板的另两座睡舱进入父亲的

睡舱。向娇兴奋地依在父亲身边：“阿爸……”

这时，刘郎抢着惊慌的目光，扫描着整座睡舱舱底：“哎呀，海莲花不见了！”

众人异口同声地惊呼：“啊，宝物失踪了！”

八

海风又在遥远的地方低声吼鸣，浓黑的海天一胀一缩，似在默然地抑制着愤怒。

刘郎似乎担心惊扰病危的申古，向众人一挥手，大伙来到舱面。

刘郎的冷森森的双眼盯着船只：“这两条船，都搜一遍。”

丁山呼应道：“对，统统搜一遍。”

众人分头搜索了好一阵。重新聚集在龙头船上。向娇愤愤地说：“窃宝的人不会那么傻，把宝物放在你能搜到的地方。”

刘郎环视着大伙：“反正，窃者不会出第三条船上！”

丁山说：“除了两位工作人员外，只有我们四个人了。申古老头病瘫的，如果要作案，也只能通过别人做手脚。我和阿鼻两人可以互相做证，我们整整喝了大半夜酒，空酒瓶搁着六七个，一步也没有离开机器船。”

申飞帆的浓黑的眉梢根根直竖，发怒道：“丁山，你想向我泼臭舱水？老子如果要做贼，当初就不会亮出宝物了！”

丁山反驳道：“那也不一定。当初，你还不知道宝物的价值呢，只有刘同志鉴别后，你才知道它价值连城呢！”

申飞帆气得七窍冒烟，拳头攥得咯咯响：“你……”

向娇拉住暴怒的哥哥：“丁山村长，你不能血口喷人！那可是要坐牢的罪证呢！”

刘郎打断了向娇的话：“娇娇，原则和感情不能搅在一起。”

他转向申飞帆，细声地说：“飞帆老大，请原谅我说一句假设的话。假使是你藏起宝物，也是可以谅解的。你明白了宝物的价值，知道它可以换到钱，治好病危的父亲，让自家脱穷致富，也是情理中的事。如果我的父亲病成这样，我也想不择手段弄到钱，替亲人治病。”

申飞帆吼了起来：“姓刘的，你不要凭想象定我的罪……”

舱面的众人争闹起来了。

阿鼻转到申古的睡舱的舱口，向里面看了看，突然奔跳起来，急不成声地说：“飞帆，你阿爸敢情气死了，嘴角吐出大摊的血，脸歪耷着。”

“皇天啊！”向娇抢先飞步，冲进父亲的睡舱，从里面发出悲天恫地的哭声，“阿爸啊……”

申飞帆和众人挤进睡舱，一看，申古果然气得吐血不止，断气了。

几天后，飞浪岛水燕滩内侧，连接岛峰的礁坡地，埋葬着向娇的父母。这是两座黑色礁矶砌成的长圆形的石墓，米黄色的墓碑上，刻着墓主向丽和申古的名字。墓碑前摆着灰陶罐香炉，十二根香火白烟缭绕。香炉周围是八海碗孝敬死者的食品和闯海汉嗜好的烈酒。

穿着白裙子白衬衣的向娇，在亲友们的扶持中，哭得死去活来，东歪西倒，声音沙哑。头扎白巾肩披麻袋脚穿稻草鞋的申飞帆，坚挺地跪在石墓前，紫青色的眼窝没有泪水，黑瘦的脸颊凸出腮帮，颈部的筋条暴突，剧烈地蠕动着，用沉默宣泄着痛苦和愤慨。

埋葬仪式整整进行了四小时，人们陆续散走了，唯有亲友们陪伴着兄妹俩。主持殡葬的是阿鼻，他的双眼泪光闪闪，用三个大角度的磕头礼，向死难者志哀，也表示着殡葬仪式结束了。

蓦地，身体耷拉的向娇挣脱了扶持的人们。向前一扑，卧倒在石墓上，细嫩的手指戳进墓缝，挖掘着扳动着墓石，声嘶力竭地哭喊

着：“我要阿妈啊！我要阿爸啊！……”

硬挺的申飞帆，再也抑制不住了，猛地卧在向娇的旁边，筋突突的大手摊在墓上，隔开妹妹的额头和石墓的撞击，他自己和额头却猛力地砸着石墓，发出粗哑的号啕：“阿妈啊……阿爸啊……”

兄妹俩撞过的墓石，布满斑斑点点的鲜红的血渍。人们慌了，涌向前拖拽着兄妹俩。

墓地上一片哭号声……

这是一个夜晚，空气静穆。飞浪岛村委会办公室里，丁山主持会议，研究海莲花失踪事件。与会者有民兵队长丁权、刘郎等人。刘郎变成一个公正严明的执法者，背剪着双手，来回踱步。

丁山分析道：“根据那晚的情况分析，申飞帆知道宝物价值后，急于弄钱治疗父亲，他是最有可能的作案者……”

刘郎严正地说：“情况清楚了，不能排除其他人作案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申飞帆藏宝的可能性。下午，我和向民同志通过电话，他原则同意审查申飞帆。审查申飞帆等人，达到两种目的，一是掌握珊瑚海地点，二是查清宝物的下落。同时希望村委会大力支持。”

向娇因为刚失去父亲，没有参加会议。丁山大声说：“我们村一定全力支持！”

会议结束后，丁山悄声地吩咐刘郎：“刘同志，请你坐一会儿。”

刘郎留在村办公室，问：“什么事？”

丁山压低声音：“根据向民同志的指示，我准备组织村民兵队，监视申飞帆的行动。必要的时候，捉着他，关押起来……”

刘郎不无担心：“你不能乱甩权势。不过，在这种法律知识难于到达的偏僻地方，你的土政策也许能够生效。”

丁山讨好地说：“那申飞帆，倔得像海牛，没有泰山压顶之力，不可能叫他弯腰低头。再说，他也是你的情敌呢！”

刘郎一愣，说：“你怎么说到个人感情问题上？如何配合破案的方法，是村委会的权力范围。你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刘郎不会晕船，住在机器船里，随时准备应付海面情况。他离开村委会，立即找到向娇。看着悲伤欲绝的向娇，难过地说：“娇娇，会议刚结束，我就来看望你。看着你这种悲哀的情态，真让我的心如鱼油滚沸啊！”

向娇的泪眼，一眨不眨地对着天花板。

“娇娇，你要不要喝点水？”刘郎迅速地端起热水瓶，倒好开水，端到床沿。

“娇娇，你滴水不沾，总要吃点饭吧？人是铁，饭是钢，不喝不吃，身体会垮台呢！”刘郎用开水冲好方便面，递到向娇眼前。

“娇娇，你吃不了饭菜，我替你冲一杯麦乳精，喝几口壮壮神。这杯麦乳精，算我求你喝下去……”刘郎把冲好的麦乳精，又端了过来。

向娇泪眼涟涟，哑声地说：“你甭操心了，我什么也不想吃。”

“也好！也好！”刘郎连忙顺从她。他想了想，警惕地看看门外，告诉向娇：“娇娇，有一桩事，如果瞒着你，我的良心该喂狗。你爷爷已经同意审查飞帆兄弟了。”

向娇急得浑身哆嗦：“你说什么？他们断定我哥哥是窃贼了？”

刘郎：“俗话说，大官好见，小官难见。爷爷远在都市，丁山是直接管人的村长。丁山村长露了口风，说要对飞帆兄弟实行强制性措施。我出于关心飞帆兄弟，觉得他只有两条路。如果是他私藏宝物，应该主动向组织交代，争取组织的谅解。如果他不是藏宝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到远海渔场捕鱼去。”

向娇沉思着。

次日夜晚，丁山领着四个牛高马大的民兵，一路小跑冲到申飞帆的渔屋，申飞帆刚刚走出门，双臂叉腰地挡住来人：“你们要干什么？”

丁山呵斥道：“组织已经给你时间了，你不思悔改。村委会为了维

护渔村声誉，追回国家的宝物，决定抄家查宝！”

申飞帆气炸了：“姓丁的，老子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如果查不到宝物，老子不把你的狗眼剐出来下酒，不是闯海汉的子孙！”

“哼，对你采取措施，这是工作组同意的。老子不怕你！搜！”丁山一声吼叫，民兵冲进黑黝黝的渔屋，亮起手电，细细搜查着。

丁山搜不到宝物，狠狠地喝令：“申飞帆，从今晚起，你如果离开渔屋，必须向村委会请假。”

“呸！”申飞帆爆发了，钢爪般的大手绞住丁山的胸襟，“你没有抄家证擅自抄家，搜不到宝物还要关人，老子跟你拼了！”

丁山吃过他那犟性的亏，大声叫嚷：“申飞帆行凶杀人了！民兵们，快动手啊！”

几个民兵都是他酒肉养出来的朋友，一拥而上，朝申飞帆拳打脚踢。申飞帆吼叫了一声，一拳击得丁山仰天翻倒，打了个筋斗。申飞帆乘机向海湾冲去。丁山他们在后边追击着：“你逃到龙王殿，也要捉住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紧急关头，向娇刚好从工作组回家，准备看望申飞帆。她从斜刺里冲出来，迎面拦着丁山们：“丁村长，有活慢慢说。”

丁山指着被飞帆砸出血水的嘴唇，说：“他行凶打人……”

向娇严肃地说：“他如果行凶，应该向上级政府和公安机关报告，依法处理，你们擅自抓人，也是违法的！”

丁山应不出话来。向娇和解道：“今晚，我看你们先放了他。我们兄妹刚失去亲人，你们让我们安静几天吧！”

丁山乘机下楼梯：“那好，我们给向娇一点面子。但是，申飞帆如果不认罪，我们还要找他算账！”丁山领着民兵们扬长而去。

这时，申飞帆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向娇摸黑找到海湾。港湾墨绿幽亮，龙头船悠然晃荡。向娇跳上船去，借着远处渔埠射来的昏黄的灯光，看到申飞帆倚在后舷上，黑瘦的脸庞有两处血痕，手攥着白灰灰的

海螺，把螺壳攥得支离破碎。向娇鼻腔一酸，泪水奔涌而出，扑在申飞帆胸前哭泣着：“哥哥……”

申飞帆挺着硬邦邦的身躯。

向娇想起刘郎的话，说：“哥哥，那土皇帝有权有势，不会放过你的。我们是来搞文物业务的，管不了地方的事。你还是出海去，暂时避避风头。”

申飞帆咬着牙：“没有想到，那海莲花不是宝，而是祸水。看来，我不避开的话，只有坐牢的下场。只是海莲花下落不明，会成为我的终生遗憾呢！”

向娇：“我知道哥哥不是窃宝人。看情景，海莲花一朝一夕不会出现，你的灾厄短期内也难消除。我一定要守在家乡海涯，等候哥哥重现光明的日子，等候哥哥清白回家的时刻……”

申飞帆动情地把向娇揽在怀里：“妹妹……”

向娇的泪水淋湿了飞帆的胸脯：“哥哥……”

夜深了，港湾、岛屿、天穹全都融为一色，黑蒙蒙的。一只孤独的燕鸥，湿漉漉地扇动着双翅，影忽忽地飞翔着。飞帆偷偷地驶动龙头船，渐渐扬起风帆，向远处五彩缤纷的渔灯漂拂而去。

港湾内侧，黑的礁岸，向娇跪在地面，用碎心的悲泣，替哥哥送行……

次日，阴云遮天，波涛漫海。

丁山村长从港湾冲进村委会，对刘郎和一班村干部嚷道：“昨晚午时，申飞帆携带私藏的海莲花，畏罪驾船逃走了！”

刘郎显得惊人的冷静：“我早就猜测到，海贼怕渔家揭露面目，窃宝者会携宝逃走的！”

丁山怒吼道：“动员全村的数十条渔船出海，追捕申飞帆！”

刘郎说：“飞浪岛四周全是广阔的近海，往外是无边的远洋，他的

船逃进水沟浪谷里，如一颗沙粒掷进大海，哪里找得到？我直接向上级汇报吧。”

午后，长途电话从飞浪岛直达负责边远疆界文物工作的向民家里。向民因病住院，电话又挂进医院病房。刘郎用躲躲闪闪的语言，汇报了申飞帆潜逃的情况。

向民的悲愤的声音，震得电话筒嗡嗡直响：“泰山不可摧，共产党人的原则不会变。我不会因为申飞帆是自己的亲人，就饶恕他的罪行！”

刘郎提醒道：“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申飞帆是窃宝者。况且，那海莲花也是在公海里捞到的，法律没有公海宝物如何处置的条文。”

向民的声音斩钉截铁：“不管是不是公海捞到的，反正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物，任何私人藏匿的行为都是犯法的。你和向娇留在飞浪岛，做好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

三天后，一张张写着申飞帆形貌特征和作案疑点的通缉令，发遍东海的陆岸海岛、渔村港湾、渔轮帆船。一场捕鲨般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茅草簌簌飞扬的申家渔屋，向娇一直住在里边。早晨起来，她把屋里的破网片、鱼骨头、虾壳儿和碎船板打扫得一干二净，又烧了一点申飞帆留下的茹丝干和咸带鱼，美美地吃了两碗。她坐在床沿，替申飞帆缝补渔衣。她感受着屋内的略带森冷的寒气，仿佛置身在父兄的龙头船船舱里，心里泛着悲凉的情绪。

破船板凑成的木门被人推开了，刘郎的身影闪进来。刘郎手里拿出一大张纸，急巴巴地叫道：“娇娇，你害得我好一阵找啊。”

“什么事情？”

刘郎的脚板猛跺着地面：“咳！你还蒙在船舱里呢！县政府和公安局都发出通缉令，捉捕申飞帆了。”

“啊！”向娇惊得叫出声来，手里的钢针，不由自主地戳进手掌。她

的由润红变成紫青的双唇，一字一顿地迸出声音：“是谁告的状？”

刘郎略显慌乱：“这……”

向娇发恨地问：“是不是你？”

刘郎迅即镇静了：“我没有向县政府和公安局汇报过！”他瞧着向娇的疑惑神色，眨了眨眼说，“娇娇，看在你的情分上，我也不会要求组织通缉申飞帆。你不相信？你怀疑我？好，我砸破自己的脑瓜儿，让天下人瞧瞧，这里边装的是热血，还是污水！”说罢，竟然抓起一块压船石，噗地砸在头发上。

向娇一愣，语调变得温和了：“我又没有说你下通缉令，你何必小题大做。”

刘郎想了想：“你明白就好。不过，我出于工作要求，也为咱们两家是亲友，我打过长途电话，向你爷爷汇报过情况。可能你爷爷刚烈严正，要求公安机关追查申飞帆。另外。申飞帆是丁山村长的仇家，也可能是丁山以组织名义向县里告状，迫县里通缉申飞帆。”

刘郎劝了向娇几句，走了。向娇独自待在渔屋里，她仿佛感到，阴暗森冷的渔屋空间，似有两只无形的手爪，穿透自己的胸脯，凶猛地抓扯着激烈的心腔，心被抓破了，阵阵剧痛。

“应该向爷爷申诉！应该……”耳膛里骤然响起无声的呼喊。

傍晚，向娇在村委会办公室，挂电话给还住在医院里的向民，爷爷在话筒里问：“啊，飞浪岛，是小娇娇啊！”

“爷爷，你的身体怎么样？”

“树老根多，人老病多，但命却坚韧，死不了。”

“爷爷，那我就放心了。今天向你打电话，是请求你转告各级组织，不要贸然对申飞帆哥哥下结论……”

“哦，娇娇让我当说客。娇娇，我只能向各级组织汇报飞帆的可疑情况，并出于保护祖国文物，应该查到飞帆的下落。我不能让各级组织停止对飞帆的审查。”

“爷爷，你的原则也太强了！我没有要你包庇飞帆。我认为对他下通缉令的办法太过分。”

“这个嘛.....我向县政府通报情况时，你们村、乡政府已经向县政府紧急报告，要求通缉了。”

“爷爷，我认为飞帆不是作案人！”

“你的个人感觉，不能和事实打等号。何况，飞帆已经跑走了。”

“爷爷难道连我也怀疑？”

“小娇娇，爷爷不是不相信你，爷爷要相信最后的事实。时间是事实的仲裁者。让时间来证明事实吧。”

砰！话筒砸在话架上，犹如向娇的心砸在石地，支离破碎了。

十

后悔、痛苦和愤慨，如一股寒森森急湍湍的海流，驱使向娇租借了一条小船，出海去寻找哥哥。

小船儿圆臀宽首，竹桅弯弯，白帆扬扬，船身晃晃。

小船随着她的意志向前漂泊，忽闪闪地漂进飞浪岛东边的黑水洋，漫漫水涯的色调显得凝重而浓厚，没有丝毫轻快的淡白的色彩，犹如一泓陷进地谷深处的百年老潭，墨绿黝黑，还闪着骇人的幽亮。

一种发自遥远的水底深处的荡水声，惹得向娇抡起目光搜索着。但见黑幽幽的水帘下面，越来越清晰地游起一条巨大的海鱼，巨鱼足有两米长，圆首长颈，翅鳍状如人臂和人腿，上半身也呈人形，扛双肩，挺胸脯，腰围略细，双腩滚圆。

向娇的突突发跳的心里闪着问号：这巨鱼，是人形的海牛，还是真实实的洄海人？

向娇正在惊疑，冷不防船前水面荡起一圈圈漩涡浪，涡心哗地溅起灿白的浪花，蹿出一条巨大的海蟒。这种东海涯特有又罕见的海蟒，状若一头巨鳄，金黄色的鳞皮披覆全身，三角形脸腮底部是白牙狰狞的巨口，双眼差不多长在高高的额顶，长圆形的身子有四只爬礁岸的短肢，扁平的尾巴又长又秃，如长尾船伸进水里的橹叶舵，起两排白色的浪带，驾着全身犁过墨绿色的浪山，一头扎进幽深的水底，竟然凶猛地追向那人形的巨鱼。一会儿后，海蟒和巨鱼蹿进更深的水底，逝得无影踪，唯有一阵阵咕噜噜的气泡升出水面，说明海底正在进行着殊死的拼搏。一会儿后，白色的水泡不见了，竟然泛出一团红殷殷的血水。

向娇差点惊呼起来：天啊，那人形鱼被残害了。她的思绪一阵紧张，这座凶险绝伦的海涯，满是吞船的鲸鲨、咬人的蛇鳗、恶性的海狗、骇人的水熊，还有急流湍濑、狂浪恶啸、白雾黑暴，飞帆哥哥逃进其中，保不准会有葬身的危险呢！

午后，小船找到一片险礁。这座险滩名叫惊鸟滩，意思是形势险恶，连海鸟也不敢飞入其间。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险滩里，大都是突兀拔海而出的礁石崖，崖壁如削，缝隙交错，危岩倒挂。崖脚下，那沿着崖壁相夹的水道冲进来的急流恶浪，状若白龙和绿兽竞相追逐，猛不可挡地冲撞着峨峨崖壁，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

向娇咬了咬牙，驾船冲进了险滩。船只沿着一条海蚯蚓般的弯弯曲曲的水道，进入险滩的中心水域。这时正值涨潮汐最狂猛的时刻，一团又一团的狂浪，如你追我赶的猛兽，发疯般地卷地掀起，犹如一条飞天的绿龙，竟然蹿上数十米高的悬崖上空，又一头朝着崖背扑来。背部有一座黑乎乎的石洞。咦，申飞帆哥哥可能躲在洞里，过着野人生涯呢！向娇一阵欣喜。可是，要接近洞头，必须冲过从天而降的恶浪。她虽然有冲浪的本领，却没有迎击数十米高空扑下来的恶浪的经历。必须瞅准前边的浪头砸进水涯而后边的浪头还没有扑来的间隙时间，让小船冲过去，才能避免翻船亡人的灾厄。

向娇眨了眨眼，猛地一扳船，小船如飞掠的渔箭，射进了飞浪砸起的水团。飞浪炸在小船的尾舵后边，激起的水波推揉着船只的后舷，小船趁势一蹿，射近了洞口。向娇冲到洞里一看，里边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

几个时辰后，小船又驶进另一片悬崖前。船只四周的水域，一圈圈巨大的漩涡，以强大的力量，无声地旋动着。向娇捞起一块百来斤重的

压船石，猛地扔进漩涡里。哗啦啦，压船石竟然沉不进水底，在流来的冲击中，绕着涡心漂了几圈，接近漩涡的最外沿流来时，被流来的离心力一冲，飞弹似的射出了漩涡。漩涡海内侧，是一座礁石林，一条条长桅短橹状的石柱，如被天火烧焦的树桩，黑黝黝的，参差林立。

向娇的心如漩涡急速飞转。那片礁石林，能藏好多人呢！里边生长的鲍鱼、牡蛎、石蟹、藤壶，能给避难者提供鲜美的食品。飞帆哥或许在石林里生活着？可是，只有闯过漩涡，才能进入石林。

她继续扳舵。小船勇猛地冲进一团强大的漩涡了。哗，涡流猛地一冲，小船竟然被冲得底部离水，在空中跃了数米，砸进黑洞般的漩涡涡心，随着涡心急速旋动，船体越旋越沉进水底，眼看陷没了。

这时，向娇的背部感受到一阵狂风从后边呼呼卷来，把耷挂着的风帆扇得左晃右荡！“借风力！”她的脑海倏地一亮，英勇地一跳，双手抓住风帆下沿的竹帆篙，挂在空中荡出右舷，风帆横在小船舱面上，被狂风吹得鼓胀起来，小船被帆力一拖拽，哗地冲离了涡心，船底又让漩涡的离心力一掷，荡出漩涡了！

小船拢近礁石林。向娇跃上礁岩，冲进石林，又奔又喊地寻找了许久。可是，整片石林除了自己的喊声，没有一丝人的声响。

向娇失望了，像久病者软瘫瘫地卧在一条石柱上，细嫩苍白的脸颊，在粗糙的石头上痛苦地搓揉着，呜呜地哭泣起来。

几天后，回到飞浪岛的向娇，又抑制不住强烈的希冀，以及忧虑中的骚乱，于是再次出海，寻找申飞帆。

小船冲进一片野性的海，海里逞狂的八卦流，没有定向地从四面八方奔窜过来，又朝四面八方倾泻去了，秩序杂乱无章纷纷纭纭，气势自由放任无羁无绊，形态更是伸缩鼓瘪时时变幻，有的如白龙奔水，有的像银狮吼海，有的似玉蟒泅游，有的竟然状若赤身裸体的游人，全都显着白灿灿的肌肤，毫无顾忌地嬉乐着。

汹涌涌的八卦流中，有两只白羽披身雪光闪烁的海白燕儿，勇敢地在流束间腾跳着，鸟爪下不时地喷珠溅玉。情不自禁地，向娇联想到自己和申飞帆。“申飞帆和你不是亲兄妹！申飞帆不是你阿爸的亲生儿子！”一种声音震动着她的心。她醉进了美的遐想中……“要找到飞帆

哥！把六斤四两擦给大海，也要找到飞帆哥！”此时此刻，她的信念，变得礁岩一般的刚硬。

海更狂嚣了，每一座浪山涌起时，犹如整座雄伟的海进行着一次惊天动地的翻动，那庞大的身躯向上拱起，一直拱进乌云飘飞的高天。直到这时，高耸的浪峰最后形成，转眼间，飞鸟绝迹的峰巅开始崩塌，浪块如绿色的巨石在滚动，飞流如山巅倾泻的湍濑，水珠如白色的沙土在飞扬，一阵天崩地裂似的轰隆声里，整座浪峰分崩离析地陷进海底了。紧接着，海又一次翻动起来，又一座浪峰耸向九霄云天……

小船像一片在暴风中心飘飞的树叶，当它跳跳荡荡地漂上浪峰，被峰巅拱进浪涛般的高天云海时，大海完全展现在向娇的视野里，它以崇山峻岭般的形势，向无尽的远方驰骋着。而在不远处的绿色的山群中，仿佛有几座黑的峰峦，凝止不动地矗立着。只不过，它们比动态的绿山矮小得多，在它们的簇拥中时隐时现。

哦，是几座荒无人烟的岛屿！申飞帆可能藏在荒岛中！当初，自己真不该让他逃走，不用说造成被政府通缉的局面，单单生活在这种险恶的海涯岛礁间，要吃多少苦头啊！

小船调整了航向，转而向着那几座荒岛冲去。

两小时后，小船漂近了荒岛。那是独立高耸的礁岛，数十米高的顶部，被掀天飞卷的海浪，冲得黝黑光秃，不见一棵花草树木。只有几只凶猛的鱼鹰在盘旋飞翔，似乎在寻找其他的鱼鹰抛在峰顶的鱼肉虾骨。

向娇拖着疲惫的身体，怀着火灼灼的心情，在坎坷的礁岸、蜿蜒的石缝、幽黑的岩洞、嶙峋的海滩颠簸着，寻找着申飞帆。好半晌，她才发现自己的鞋子在跳海时掉落了，脚板被尖戳戳的藤壶牡蛎划开道道伤口，双脚颠过的地面，弯弯曲曲地印着两行鲜红的血印。她顾不得双脚的剧痛，顽强地寻找着。

最后，她来到一座荒岛的主峰旁边。主峰高约百米，气势崔嵬磅礴，四周圈着一片片笔直如削的悬崖峭壁，壁面光秃平滑，蛇鳞难栖。“一定要找遍这片海岛！”她心里发着誓，一步一踉跄地绕着主峰脚沿行进。她终于发现了一条贯穿峭壁直达峰顶的石缝栈道。她四肢张开，撑着石缝两侧的岩壁，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快登到山顶时，猛然发现，石缝顶部的尽头空间，一条小鳄鱼状的海蝎子伸出狰狞可怖的

头，头部的双眼凶狠地瞪着她。她吓得惊呼了一声，四肢一松懈，在石壁上滑动了一下，差点摔下百米高的悬崖。她连忙蹬紧石壁，看着骇人的海蝎子。

小时候，她虽然在偏僻嶙峋的海涯生活过。长大后也曾暗暗发誓继承闯海祖先的胆魄，长期参加帆板运动。可是，她从没看见过这么凶恶的海兽。她听人说过，这浑身褐黄肉疙瘩的海蝎子，含着剧毒的汁液，不管是游鱼飞鸟，还是禽兽人类，一被咬中，就没有求生的希望。此刻，她真想顺着石缝滑下去，离开这死亡的绝境。但是，寻找亲人的意念，支撑着她。她毅然地昂首挺胸，攀登最后的一段石缝。也许海蝎子被她的勇气吓住了，竟从石缝尽头的空间缩回了头，倒退爬了几步，卧在桅杆粗的洞口，虎视眈眈地瞧着石缝中的人类。向娇抓住一块石磴，猛力一拉，全身蹿上山顶。那虎视眈眈的海蝎子，仿佛觉得自己统治的圣地受到威胁，呼地蹿出洞口，朝向娇扑来，大嘴里的黄牙，眼看咬中向娇的赤脚了。向娇飞闪着目光，发觉自己的背后是百米悬崖。她机智地向后一退，站在悬崖绝顶边沿上，看准海蝎子蹿来的一瞬间，左脚蹬地，右脚一抡，把海蝎子踢下百米悬崖。这时，她才感到浑身乏力。软瘫瘫地坐在地面，吁吁直喘。

好一阵子，她觉得力量稍微恢复，才站起来。主峰山顶坦荡荡的，偶尔可见一块块风化的碎石，她徘徊了良久，没有发现有人居住的痕迹。于是，她居高临下地俯瞰起整座广阔的礁岛海域。

这座方圆数平方公里的海涯，不见海的泛滥的绿幔，唯有纷纷纍纍的浪花，如昙花和银菊铺成白花花的一片。其间密麻麻的礁矶，似黑海豚、紫海猪、褐海象，做着形形色色的动作。几座高耸的礁岛，则像巨鲸出水，直立撑天，绕着主峰分布着。这放艳的浪花、动作中的鱼形礁、巨鲸般的岛屿，全部处在风浪骇人的咆哮声里，似乎都在剧烈地颠簸。

看不见闪耀的渔火、飘飞的船帆、行走的人类，唯有一片凶器的印象，映进向娇的心窗，在心里化为惊恐、悲伤。但她依然不肯离开主峰。她那泪闪闪的目光，含着绝望，也含着雪浪花般的希望……

时光如海流匆匆奔泻。向娇一次接一次地出海，闯过虎吼狼嚎的恶水浪、急流覆船的险水滩、艳花簇簇的珊瑚礁、荒芜恐怖的无人岛，始终没有找到申飞帆。但是，她却熟悉了家乡的海况，增长了驾船闯海的本领。

在一个初秋的夜晚，她终于病倒了。她全身虚脱，冷汗淋漓，常常坠入噩梦中。

次日早晨，她正在昏沉沉的睡境里，耳边响起一种微弱的声音：“娇娇……”

她泛着沉重的酸涩的眼睫，目光透过迷糊的泪影，看到刘郎端着一只八角海碗，站在床前。

刘郎见她醒来，关切地问：“娇娇，昨晚我来过四趟。你一直发烧昏睡，没有觉察。”刘郎揉揉双眼，叹道，“唉，看你对哥哥的感情，礁人都会流泪呢，飞帆也做得太绝了，好几个月不见踪影。”刘郎端来海碗，“来，我替你煮了一碗鲫鱼汤，你喝下它，滋补滋补身体。”

泪花花的鲫鱼汤在碗里晃荡，汤里沉着大半碗黑黝黝的鱼块。向娇依然感到昏晕、恶心。她摇了摇头，说：“我不想吃。”

刘郎有些生气了：“你这就不对了。你不吃，对得起我吗？”他犹豫了一下，卷起袖口，手臂有一道三寸长的伤口。他说：“你看，为了到海边钓鲫鱼，我不小心踩在紫菜上，跌进深水里，差点被海岸浪卷走呢，还好我有点水性。这伤口，是在爬岸时，被佛手的贝壳划破的。你不吃，对得起人吗？”

向娇感激地看着刘郎，心里漾动着一种暖流，接过海碗，抿了一口，胸口一阵呕吐感，连忙推开海碗，捂着嘴。

刘郎忙说：“你休息一会儿。等你稍微舒服时，我再把鱼汤熬热，喂你喝。”

连续几天几夜，刘郎守候着向娇，替她熬药煮饭，料理一切。

第六天夜晚，向娇觉得病体舒服了许多，披着衣服，坐在床头，默默地想着心事。刘郎人还没有到达，声音却进入渔屋：“娇娇，我有福

运，你有口福。我钓到一条石斑鱼呢。”

果然，一条金唇、赭额、红鳞腹背、银肤披腹、花斑尾巴的石斑鱼，用清炖的方法煮熟了，浸在清澄澄的鱼汤中，袅袅升腾的雾气里，透出香喷喷的气息。

向娇爬出睡床，站在地面，应道：“刘郎，这几天让你辛劳了，再让你服侍，我实在过意不去。我可以自己照料自己了。”

刘郎的脸上泛出难过的神色：“娇娇，你我还分什么彼此呢？难道你还把我看成一般的同志、朋友？难道你还看不出我对你的……”

向娇一愣。她是个聪敏的姑娘。在都市时刘郎的言行神色，早就令她对他观言辨色。到飞浪岛工作后，她更清楚他对自己的心意。她曾经想过这件事，她对刘郎的关心，除了心中的感激，激不起其他的感情。隐隐约约的，还觉得他有些做作，她的灼热的情丝，全部系在申飞帆身上，夜以继日地思念着飞帆哥哥。这时，她低声地应道：“我和你是同志，我们两家是朋友，我不想超越这种范围。你回去休息吧。”

低低的几句话，如冷水泼在刘郎的身上。他挪挪脚想往外走，又收回脚步，倏地转身，握住向娇的手，语气急促：“娇娇，我实在喜欢你……”

向娇的双颊飞起红云，霍地挣脱了手，说：“不行！你快走！我们在飞浪岛的任务，是开展找文物的工作。我还有当务之急的私事，那就是找到飞帆哥哥！”

刘郎的声音从低到高：“飞帆、申飞帆、飞帆哥哥……”他一跺脚，快步奔出渔屋了。

没有玻璃窗的渔屋，色调暗淡无光。凉丝丝的风，沙沙有声地掀动屋顶的网干草，从草缝间钻了进来，充满整座渔屋。置身渔屋中的向娇，像浸在散着盐味的冷冰冰的海水里。阵阵凄凉、哀伤、孤独的情绪袭上心头。

礁石壁前边摆着神案，上边有两块父母的木主、烟气拂扬的香炉，还有父亲的刚刚挂上不久的遗像。她看着遗像。不知怎的，父亲的消瘦的脸庞，渐渐地变成哥哥的多棱多角的形貌。顿时，一种不祥的感觉，

紧紧地攥住了她的心。她竟趑趄趑趄地爬起来，中了魔法似的扑向遗像，嘴里呢喃着：“哥哥，你不能离开人间！我不能离开你啊！”她双臂搂着相框，脸贴在遗像上亲吻着：“哥哥，亲爱的好哥哥，你什么时候回家啊？”

她失魂落魄了许久，才慢慢镇定下来。她继续轻声地嘟哝着：“不！哥哥没有出事！哥哥会回来的！”

不由自主地，她来到梳妆桌前，对着小镜子，梳理纷乱的鬓发。镜子里，自己的刚刚病愈后的脸庞，因为出奇的苍白，显得格外清秀。她又开始走神，想到飞帆哥哥。镜里的形貌，竟又幻成申飞帆的脸。她捺不住怦怦发跳的心窝，哧的一声，朝哥哥的脸吻了过去。灼烫的感觉里，是飞帆哥毫无顾忌地冲自己吻来，羞得她啊唷一声惊叫，双手捂脸，朝桌下躲了进去。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每逢黄昏来临，向娇总是像前往赴约的恋者一样，在渔屋里打扮得整齐而美丽，还往脸庞抹上气味诱人的香油，然后来到飞浪岛偏僻的海岸，倚着黑乎乎的人形礁，眼巴巴地望着幽幽的大海，辨认着哥哥的龙头船渔火。

这晚，带着鱼腥气的海风，如鞭条阵阵舞来，鼓得墨绿幽亮的海面大起大落。远处，一盏昏红色的渔火，倏尔落进浪谷里熄灭了，倏尔跳上浪峰尖出现了。向娇像看到龙头船渔火似的，心急得像海浪起伏着。

一种亲昵的唤声使她吃了一惊：“娇娇，又在等飞帆兄弟啊？”她回头一看，是刘郎。这些日子，刘郎总是时常跟着她，那焦急的模样仿佛怕她出事似的。

刘郎：“你们兄妹，真是一往情深啊。”

向娇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是的，我在等飞帆哥，我要一直等到他回来。”

刘郎叹道：“恐怕，你来不及等到他回来了。”

向娇一蹙眉：“这是什么意思？”

刘郎吞吞吐吐地说：“我怕你发急，没敢告诉你。今晚得告诉你

了。你爷爷在电话里传出信息，说是我俩在飞浪岛的工作，没有获得结果的时间。还有你，过于感情用事，有可能影响寻找申飞帆的工作，也为了照顾你的身体，要调你回机关……”

向娇听着刘郎的话，犹如一下子坠进冰窟里，冰冷得几乎发僵了。她竟没有觉察到刘郎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连续好几个时辰，她麻木地站着。直到一片冰冷的浪珠扑在脸上，她才慢慢地回过神来。

这时的海，变得更加可怖。整片海面，犹如黑夜里的坟地：突出的浪山，似圆拱形的坟丘，陷入海底的水谷，如黑洞洞的墓沟；一条条掀起的浪头，似影晃晃黑墓沟里的鬼影，在墨色的坟丘忽忽闪闪，发出阵阵摄人心魄的叫声。浪头在撕扑中粉碎，没有定向的海风把浪珠杂乱无章地吹扬起来，杂着鱼皮脱落的鳞片，使颗颗浪珠显得像盏盏萤火虫，发出银蓝色的亮光，给人一种迷离中的遐想……

顿时，这银蓝色的磷光仿佛飞进向娇的脑海，在迷茫而喧哗的氛围里，闪烁着遐想的光亮。我不能回去！希望不能像眼前的水珠，飞到礁岸就熄灭了。希望虽然夜海一般茫然，茫然中的光亮没有熄灭，也不能熄灭！

当晚，向娇急匆匆地回到了渔屋。她铺纸操笔写起来：

文物管理委员会：

我在这荒凉的海涯，向亲爱的组织写报告，显露我的一颗心。我是闽海祖先的后代。我祖辈的古船，沉没在浩瀚的东海。父亲的遗骨，屹立在海涯的礁岸。哥哥的风帆，飘飞在渺茫的水域。兄弟姐妹的渔舟，在汪汪海天闯荡。我的灵魂，时时随着兄长的风帆，永远在海涯飘荡。我的生命的根，如父母的遗骨，深深地扎在礁岸的缝隙间。我虽然生活在都市，灵魂却始终在自己的家乡。我不能做心身两地的人。心身两地，将给我的一生，造成无穷的痛苦。因此，我要求组织批准，调到飞浪岛工作，在水产站做职员，进渔家学校当教员，或者是其他更苦更累的工作，我都心甘情愿，毫无怨言。我要求把生命的一切，献给自己的家乡……

次日，向娇的报告，先送作为飞浪岛文物工作负责人的刘郎过目，刘郎不无愤然地大声嚷着：“意气！这是意气用事！你爷爷要你回都市，一是为了这里的工作顺利进行，二是照顾你的身体，你怎么用这样

的办法，同组织抗争？”

向娇一字一顿：“不！报告上写着的，都是我的真情实意。文字里表露的，是我的心！”

刘郎的愤然之色，突然从脸上消失，转而笑吟吟道：“娇娇，我作为负责人，不得不说几句批评你的话。其实，我做人也主张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谁也不要羁绊我。我是了解你的。”他停下话头，想了想，说，“到时候，如果你同意，我也留在飞浪岛工作。”

向娇听出他的弦外音，忙岔开话头，说：“报告让你看过了。我将用快件直寄组织。请你再用长途电话，先向向民汇报。”

刘郎应道：“好。”他出去挂电话了。

十二

陆梅乘坐皇冠牌轿车，风驰电掣地直奔医院。她急步生风地冲进净亮的病房，一反平时对向民细声细气的习惯，大声嚷道：“爸爸，向娇这孩子太胡闹了！”

向民从病床上爬起来：“发生了什么事？”

陆梅：“组织上要她回来，她竟然向组织打报告，要求调到飞浪岛工作。”

“啊！”向民一屁股砸在床上。

陆梅继续说道：“前几天，刘郎来电话汇报，我还以为是小孩子开玩笑，不当一回事，没有来告诉你。今天，她真的把书面报告送来了。”

向民接过报告，仔细地看了一遍，浑黄的泪水，迅速地浸润了他的干枯深陷的老眼。他的筋巴巴的手在哆嗦，他的紫青色的双唇在哆嗦：“当初，娇娇的母亲到飞浪岛上山下乡，恋上申古，发誓不离开飞

浪岛。现在，娇娇又.....又一个向丽！又一个向丽啊！”

陆梅难过地低下头：“是啊，娇娇把她母亲的一切都继承了！她开始走母亲的路了，不过，时代已不一样，我们这些共和国的第二代、第三代，不能让第四代走痛苦的回头路。”

出乎意料，向民却含糊地应了一声：“不过，第四代人的感情，也是有火热的.....”

陆梅吃了一惊，随即说：“不！爸爸，不管你怎么样想，我对娇娇要阻挡！权力在我们手里，没有我们同意，她走不了！”

向民望着陆梅：“这.....”

陆梅斩钉截铁地说：“这件事，我替你做主。娇娇是我养大的，我也有做主的权力。刘郎来电话建议，应该用组织的手段，卡住娇娇的任性胡为。另外，他请我火速南下，到飞浪岛一趟，处理好事情。我已经向文管会老主任汇报过，他同意我南下飞浪岛。我明天就要动身了。爸爸，你有什么交代吗？”

向民：“我在住院，工作上的事，只有服从组织安排。至于对娇娇，你不要太伤了她的感情。孩子也有孩子的道理，还有那件珍贵的海莲花，不管是我们的亲人申飞帆还是别人私藏的，都要以铁的原则进行处理！”

几天后，陆梅赶到了飞浪岛。

陆梅是带着亲生女儿向娜南下的。离开时，她不同意女儿去。可是，向娜又吵又闹，像着了魔似的，向娜还扬言，如果不让她到飞浪岛“旅游”，她将离开这个家，独自一人去流浪。陆梅只得带她出门。

在村办公室隔壁的刘郎宿舍，她们找到了刘郎。这时的向娜，经过长途的车船颠簸，倦得像搁岸的水田母，瘫在刘郎的床沿，双手趴在刘郎的肩头，惹得陆梅呵斥道：“你都没有背脊骨了？”

向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应：“妈，我心里的脊梁骨早没有了。”说完，竟然毫无顾忌地爬上刘郎的床铺，掀开他的被子，钻进被窝里，嚷：“刘郎哥，你要陪我就留下，不陪我就出去，带我娘去找向娇姐

姐。”

刘郎一瞥发恼的陆梅，忙说：“伯母，我和娜娜是儿时的朋友，胡闹惯了。让娜娜休息吧，我带你去找娇娇。”

陆梅不顾疲劳，跟着刘郎，直朝申飞帆的渔屋奔去。一路上，她仔细看着渔村。这座二十年前居住过的渔村，贫富悬殊。有钱的渔户，盖起砖瓦房，甚至还有钢筋水泥建筑的小洋房，红砖砌墙，凉台栏杆雕花，屋顶架着彩电天线，门窗赭色的油漆闪闪发亮，透过玻璃窗观察屋内，壁纸花艳，吊灯灿烂，家具辉煌。但是，足有一半的人家，依然居住在茅草覆顶乱礁砌墙的渔屋里，屋外门口场堆着破船乱网。他们进入申飞帆的渔屋，向娇坐在里边。多少年来，失去母亲的向娇，是在陆梅的怀中长大的。她看着远道赶来的亲人，不禁泪水奔涌，一头扑在陆梅的胸前：“舅妈……”

陆梅的双眼红润起来：“孩子，你吃苦了。”

一会儿后，情绪镇定了，陆梅又恢复了冷静、深沉、机智的常态。她看着破败灰暗的渔屋，绕着圈圈诱导她：“娇娇，我有多少年没有住过这种屋子了。‘文革’那阵，我和你母亲来到飞浪岛，居住的知青屋，比这渔屋还要低矮简陋，过着潮来吃鲜潮退点盐的不正常生活，比起城市的摩天耸立的大楼、花卉掩映的庭院，真是天壤之别啊！”

她又从挎包里掏出一堆小山似的物品，有烤鸭、牛肉片、巧克力糖、葡萄干……吃、喝、穿、用，应有尽有。

陆梅让向娇领路，两人来到申古夫妻的墓地。面对礁矶坎坷的古荒海滩，乱石垒动的野坟，想到父母亲亿万年躺在这种蛇虫蠕蠕的地方，向娇又一头趴着坟墓，殷殷偎依，哀哀啼哭。陆梅回想二十多年前的知青朋友向丽，不禁鼻腔一酸，卧在石墓上呜呜地饮泣。悲哀中，她不失冷静，仍用委婉的泣诉劝导向娇：“向丽姑娘啊，你狠心地去了，抛下了儿女们，害苦了我，也害苦了爷爷啊！爷爷年老多病，昼夜想念着你，也想念着小娇娇啊！小娇娇留在飞浪岛，我又受命到这里工作，叫爷爷怎么办啊……”

离开墓地，陆梅和向娇沿着海岸回家。一阵沉默后，向娇沙着嗓音问：“舅妈，你这次重返飞浪岛，要住多少时间？”

陆梅叹道：“说实在话，往昔这里的生活，真像场噩梦，令人不堪回首，我实在不愿重返这里。这次，我是不得不来啊！主要有两桩事，要全部办完才走。一是帮助地方政府查到海莲花。二是……”

向娇听她停住话头，隐约地揣到她要说什么，问：“第二桩事是什么？”

陆梅一硬心，说：“为了你嘛。娇娇，你不该那么任性，因为赌气政府追捕自己的哥哥，就不回去！”

向娇的心绪如沸滚的鱼油，她真不愿在舅妈新来乍到的时刻顶她，伤她的心，可是，她知道一场冲突迟早要发生。迟发生不如早发生。她的嘴唇儿一撇，说：“舅妈，我不是跟组织赌气。盼望和哥哥生活在一起，这是原因。可是，从根本的原因说，家乡像有一缕缕坚韧有力的丝线，紧紧地系着我的心。我挣不断它。相反，它把我的心越来越紧地拴住了。还有一种情绪笼罩着我。自从来到飞浪岛后，我经历了一场重大事件，顿悟到生活多么变幻、凶器，就像这片家乡的海涯。人在困顿、艰难、迷茫的生活中，应该寻求一点什么！冥冥中，我有一种越来越坚毅的信念，在家乡海涯，我会寻求到那种东西！一定会寻求到的！所以……”

陆梅又伤心又恼火，打断了向娇的话：“所以，你打报告要求调回飞浪岛。你啊，跟你的母亲一模一样，整天沉浸在梦幻中，把梦幻当作一种理想，使自己变成情绪激烈炽热的半疯子。可是，你是现实中的人啊！你吃的、住的、穿的、用的……直至生活的一切，都离不开现实。水往低处流，人向高处走，这才是人的生活信念啊！”

向娇应道：“你和我母亲的过去，我也推想到一些了。她追求她的梦幻，埋骨古荒海滩。你遵循你的信念，获得你认为的好结果。可是，我不能没有自己的向往。用你的话说，我不能摆脱自己的梦幻。人没有向往，无疑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那样活着不如死。”

陆梅：“找到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这是为人民服务，这是脚踏实地的理想。”

向娇：“不！人应该更加高尚一些！反正，舅妈，请你原谅我，我不会收回自己的报告！”

陆梅也向她摊牌：“我也告诉你，组织上不会同意你的调动。”

“你……”一股火焰在脑海蹿动，向娇一使性，转身跑开了。

陆梅焦急地唤着她：“娇娇，你回来啊！”

可是，一眨眼工夫，向娇逝进了一片浪花飞溅的礁石林。

哗哗的流水冲泻着向娇的脚腿，硬邦邦的石门磕碰着她的额面，她怀着迷蒙恼怒的心绪，茫然不知所向地向前踉跄。一股股夹着玉鳞般水珠的腥风，冰凉凉地扑在脸上，使她渐渐清醒过来：“不！除非飞浪岛陷进海底，我才离开家乡！”从小惯就的娇性，天生强烈的犟性，炽热不熄的希望，一起在心底发作。她看着眼前泻向礁林深处的水流，突地双眼发亮起来。是啊，自己的信心，不正像这海流，洁白纯净，在生活的迷阵里流泻着、探索着、追求着。大海不枯，流水不断。生命不止，追求不停。不管什么人给自己造成礁岛矾屿般的障碍物，自己也定要在这一条生活的航道上，扬动风帆驶到底！

十三

在丁山村长的安排下，陆梅母女住进两间宽敞明亮的玻璃砖房。她俩再三邀请向娇同住，向娇像得了怪癖，死也不离开自家的渔屋。自从来到飞浪岛，向娜不知为了什么，常常走得不见踪影。陆梅问她，她只是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海里的一切都好玩，我要出去玩个够！”陆梅也拿她没有办法。夜降临了，陆梅再次孤孤单单地待在房中。房室的墙壁一片洁白。陆梅的感觉里，这白壁像是冰雪砌成的，整座房屋像冰窟，把空间和肉体的热能，吸得一干二净。她感到阵阵冷战。

是的，她之所以陷入冷森森的孤独中，是因为她想起了二十余年前的海涯生活，那不堪回首的神秘而痛苦的往事……

在陆梅陷进惨然回忆的同时，飞浪岛东侧偏僻的海岸发生了一起让陆梅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这是一座骇人的礁石洞。洞外，浪头像一群突水而出的绿毛兽，纷

纷拥挤在狭窄的洞口，胡乱地跳跃扑腾着，吼叫时还喷出白色的唾液，两条黑乎乎的人影一忽闪，躲避开海浪，挤进单人宽的洞口，洞内伸手不见五指。从左右壁和洞顶伸出的钟乳石，状如张牙舞爪的龙头鳞首，朝着两个鬼影似的人儿扑来，大有一口将他们吞噬啃碎之势。两人不约而同地扑向对方，随着一阵急促的喘息声，两人绞为一体，朝平坦的礁岩地面倒了下去。

女声：“死鬼，怎么找得到这种安全又舒服的地方？”

男声：“早在都市就和你相约好了，咱们到飞浪岛见面。在飞浪岛住了这么久，找一种这样的场所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女声：“离别这么久了，想我吗？”

男声：“世上的男女多得很，没有你，还可以自由地挑拣其他人。”

女声：“真是自由人。”

男声：“你想我吗？”

女声：“想你个鬼。没有你，这空荡荡的脑壳儿，无非一样空荡荡罢了。”

男声：“不愧为空壳人。”

女声：“你今晚约我到这里，不怕我缠你，缠你和我结婚？”

男声：“我可有我做人的自由。什么结婚？那是捆人手脚毁人自由的绳索！它捆不住我！你也不会受它的捆绑！”

女声：“咯咯，你这崇尚自由的鬼，算是瞧透我的心呢！咱们的前辈人，因为结婚成家，遭到多少生离死别的痛苦，他们真是傻得很，如果互相喜欢，肉体上结合就是了，到不顺利的时候，互相喊一声‘拜拜’，分手就是了，搞什么结婚？立什么家庭？那是自己把泰山压到自己头上。向娇的阿妈，如果像我和你自由往来，不办结婚手续，不成立家庭，也不会埋骨海滩，早就回到城市享福了。我才不会像她那样傻，把自己交给你们男人支配。”

男声：“咯咯，你叫我自由人，你也变成自由人呢！你信仰西方的

道德，只恋爱不结婚，只结婚不生孩子，只生孩子不养育……”

女声：“什么恋爱？那种唬人的字眼儿，我早把它忘到九霄云外了。我只要清清净净轻轻松松空空洞洞。”

男声：“你啊，真是自由人再加空壳人。我没有你这样超脱，我还保持着恋爱的味儿。”

女声：“咯咯，我看得出，从你对向娇的眼神里，你在恋着她呢！”

男声：“嘻嘻，你也不是一样，常常自由地找其他男人玩儿嘛！”

一阵男女混合的浪笑声。毫无疑问，那男的是刘郎，女的是向娜。

离开礁石洞，刘郎和向娜颠颠荡荡地走向渔村，刘郎的心里闪过一种念头，试探地问：“娜娜，既然你清楚我喜欢娇娇，有些话我就不瞒你了。这几天，你妈到飞浪岛后，动员娇娇回去的事情，不知有没有眉目？”

向娜阴阳怪气地问：“你真恋上娇娇了？你真想和她结婚啊？告诉你，没门了。我妈死说活道地劝我姐，我姐死也不肯收回调离都市的报告。你还是死了心吧！”

第二天，刘郎向渔家买了几块鲨鱼脊椎骨，放进冰糖、黄酒、桂花，熬了一碗晶白清澈的鱼脑汤，端到陆梅房里，笑着说：“伯母，你的血压偏高，你曾说过，如果能常喝东海鱼脑汤，清凉降血压。你的话，我时时惦记着……”

陆梅喜上眉梢：“好孩子，伯母的细微小事，你都记挂在心上，真谢谢你了。”

看着陆梅喝着甜丝丝香喷喷的鱼脑汤，刘郎的嘴角抿着微笑，说：“伯母，我有一桩心事，你不知有没有忖到？”

陆梅：“咱们两家就是一家人，一家人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

刘郎还是闪烁其词：“其实，那样做，也是爱惜娇娇……”

陆梅：“爱惜娇娇？哪样做？”

刘郎：“我、我想向娇娇……”

陆梅细细地察言观色，恍然大悟：“噢！你喜欢娇娇了？想向她求婚？”

刘郎红着脸低着头，显着扭扭捏捏的女子相。

遇到这么认真的事，陆梅的心情翻腾起来了。向娇毕竟不是自己亲生女，能够决定她的婚事的，只有向民和向娇自己。陆梅犹豫地思索着。

刘郎有点急了：“伯母，你是刘家的成员，也是向家的成员。我那样做，既是炽热的感情的驱使，又是爱护向娇，会使她悬崖勒马的……”

陆梅的心里一振奋。是啊，娇娇如果和刘郎成家，自然而然就不会留在这里，自己和向民的焦虑也多余了。“我……”她本想说自己愿意帮刘郎，但不能决定问题。转而一想，那不是代表向家答应亲事吗？她连忙改口，“这是一桩大事，还得看看娇娇和爷爷的意见……”

刘郎不无娇意地说：“伯母，谁不知你是向家的阿庆嫂呢。你帮帮忙吧。”

陆梅点点头，算是回答。

刘郎看到自己的初次求婚没有眉目，略带沮丧地阴着脸色，走到偏僻的海岸，踱步思索着。

是的，他是个深谋远虑的人。他想定了一个夺取恋人及其以后的计策。

两天后，刘郎从渔港回来，找到愁眉不展的向娇，说：“娇娇，为了替你分愁解忧，这两天，我随渔船出海，打探飞帆兄弟的踪迹。皇天不负我这苦心人，终于查到一点眉目了。”

向娇暗淡的眼眸一亮：“飞帆哥在什么地方？”

刘郎笑道：“你甭急嘛。事情是这样的，我让所乘的渔船停在去渔场的航道上，向每条过路的船老大询问，其中有一条福建省渔船告诉

我，有一条龙头船，曾经长时间地泊在南边的海豚洋，风暴刮来时，也不到附近的避风港。那条龙头船，可能是飞帆兄弟的。”

向娇全身颤动着，梦呓似的自语着：“不，那一定是飞帆哥哥，一定是……”

刘郎用试探的口气说：“不知你有没有胆量？”

向娇：“这话是什么意思？”

刘郎：“海豚洋是东海和台湾海峡的交接处，要行一昼夜的船，才能到达。我想前往闯一闯！”

向娇：“为了找到飞帆哥哥，我就是葬身海暴也甘愿！我们一起去！”

刘郎忧虑道：“只是，如果请他人掌舵操船，找到飞帆兄弟的消息，一定会泄露山去。说实话，到底海莲花是不是飞帆私藏的，我俩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是他私藏了海莲花，他被逮捕了，不是我的罪责吗？！”

向娇感激地看着刘郎：“我懂你的好意。我掌舵！”

刘郎不放心：“可是，你不熟悉航道啊！”

向娇想了想，说：“自古人们都说，路在嘴里。我们可以边驶船边打听嘛！”

刘郎一拍掌：“好！有你这些话，我们可以放心前往海豚洋了！”

又过了两天，向娇和刘郎驾着一条临时借到的马龙船，一边乘风破浪前进，一边向遇到的船只打听，终于来到台湾海峡北部的海豚洋。

船只在海豚洋飘动着，整整过去十多个钟头，竟然不见龙头船的影儿，甚至没有看见其他的船影。操舵的向娇，伤心之余，蓦地悟到在这人迹罕见的古荒海洋，一个女子和一个男子单独相处，非常危险。她不无担忧地望着站在中舱面瞭望的刘郎，看到他一脸正经的神色，沉忧肃穆地寻觅着海面，不时地转脸朝着自己，发出无奈的苦笑，她这才放心地驾驭马龙船。突然，刘郎惊慌失措地喊：“娇娇，船只被剑鱼包围

了！那鱼儿的剑形嘴会戳穿船底板，使船只漏水沉海呢！”

向娇朝船舷外一看，只见绿幽幽的水底，模模糊糊地穿梭着一群巨大的鱼影，全身成梭子形，剪刀形的尾鳍，圆鼓鼓的腹部，嘴巴似直刺刺的渔箭。向娇应道：“这是有名的海豚洋。它们好像是性格温良的海豚，不是凶猛的剑鱼。”

刘郎武断地喊：“它们是凶猛的剑鱼！不下海护着船底，船只会被戳穿翻沉！”

向娇：“不行！下海危险！”

刘郎：“我宁可抛十次脑瓜儿，也不让你遇一次险！”喊罢，向前奔跑，抄起明晃晃的双股鱼叉，跃进大海了。

向娇惊叫了一声，连忙减慢了船速，抡起另一支鱼叉，随时准备下海支援刘郎。

绿迷迷的水帘里，只见刘郎仗着良好的水性，穿波击浪地游向一群朝船只蹿来的鱼影，手里的钢叉一忽闪，直戳戳地刺向带头的鱼儿。哗啦啦，带头的鱼吓得甩尾扭头地向后直转，领着鱼群逃得无影无踪了。

一会儿后，刘郎游向船只，全身贴紧船底，头部露出水面，目光明亮地搜索着海面，仿佛打定主意一发现鱼群就要用身体保护船体似的。他边随船泅游边喊：“娇娇，满海恶鱼，风暴也快刮了，又找不到飞帆兄弟，怎么办？”

向娇明白他的话意，她也觉得无望地寻找下去，船只只会陷进狂猛的海暴。她应道：“刘郎哥，你上船吧。我们回飞浪岛。”

海风刮起来了，发出了伤心的呜呜声……

十四

马龙船在驶向飞浪岛的海域漂泊着。

降临的夜，已来到东海南涯。天空依然没有一丝云彩，月亮和星星像它的或明或暗的黄闪闪的眼睛。高天和海面之间，铺着一片漫无边际的雾帐，呈现着奇特的浑黄，并且一动不动地凝止着。船只漂泊的水域，山是泥沙底质的浑水，无声无息，凶猛激烈地翻动着。

向娇眨动着酸痛疲倦的双眼，看着变幻莫测的海况。这时，刘郎来到舵位，他的双眼在昏暗的夜色里变成烁烁的光点：“娇娇，找不到飞帆兄弟，你不要过于悲伤啊！”

向娇的心里窝着酸水，闷闷地应：“嗯。”

刘郎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变得有些发颤了：“娇娇，你在这样孤寂的心境中，难道不需要友情的温暖？友情，像一种暖风，能使人结束寒冬，进入美丽的春天。”

黑暗里，向娇警惕地看着刘郎。

刘郎继续说道：“娇娇，你在凄凉中，我愿意做你的补充，使你得到充实、欢乐、幸福。不，只要你需要，我愿意为你去牺牲！答应我吧，让我做你的朋友……”

向娇的双唇翕动了几下，想说什么。但她硬不起心，终于没有说出口，她婉转地应道：“过去和现在，我们就是朋友嘛。”

刘郎紧接着说：“不！那种朋友的含义，和我说的含义，既相同，又不相同。我希望，能够把对你的爱，毫无保留地献给你！”

向娇沉默着。

刘郎又说：“娇娇，你要相信我的心。你如果想看看我的心，我可以剖腹开膛，把心掏出来给你，它又红又热……”

向娇继续沉默着。

静默里，刘郎发出伤心的无奈的叹息。

五更天以后，马龙船在海暴的追踪里，接近了飞浪岛水域。这是白昼和黑夜相交接的时辰，东方的暗绿色的水平线上，一抹鱼鳞色的银光渐渐地浮出来，向四面八方扩散着。两个时辰，那里显出一派奇异

的“海光”，只见笔直的水平线越来越激烈地泛滥起来，溅起朵朵雪白的水花，紧接着，水花的四周，接二连三地喷涌出一朵朵色彩缤纷的云气组成的花案。

看着令人神往的“海光”景象，向娇的因为悲伤疲惫而显得额外沉重的身心，顿觉轻松起来，迅速地泛滥一种希冀感。

而这时，气候像在和人作对似的，从台湾海峡卷来的海暴的前锋刮到了。这是从东向西的强暴风，风波如一条条无形的渔索，以强大的力量，拉着船只、帆叶、人的衣服，向西方海涯拽去。

拼搏中，向娇抡动着眼光扫描了下西方，那里，黑夜还在显示着浓厚墨黑的色彩，它在强暴风的搅动中迅速地流动着，犹如一条条浑身漆黑的龙蛇在飞窜。

船底下的海，仿佛有一种神的灵性，不愿意马龙船驶进浓黑凶器的西方，它外形平坦而没有声响，唯有一朵朵被船头溅起的白花，把被暴风拽得向西漂荡的马龙船，哗啦啦地冲转了船头，向着东方的飞浪岛，还有那美丽的“海光”，闪掠地前进。

被暴风卷得心情忧悒的向娇，从攥在手里的舵柄感受着海的神力，看着被海的神力驱向美丽的“海光”的船只，那种压抑下去的欢愉的希冀感，又泛上心头……

当天下午，马龙船回到飞浪岛港湾。刘郎拖着沉甸甸的脚步，走进向娜的宿舍。向娜正在自得其乐的跳着舞步，看到他进来，问道：“你这几天和娇娇姐到哪儿去了，全岛都找不到你的踪迹？”

刘郎伤心地望着窗外：“你几天找不到我？我叫你一辈子找不到我！”

向娜一惊：“这话是什么意思？”

刘郎应道：“我也说不清楚。”他想了一会儿，倏地转身问道：“娜娜，尽管你心如真空，我们长期相处，总有一点友情吧？”

向娜不解地问：“你把话说清楚嘛！”

刘郎：“我突然喜欢飞浪岛东侧的望夫岩了。我的心情坦然时，你

会找到我的。我的心情黯淡时，你会永远找不到我。到那时，你可以到望夫岩找我。”说罢，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连续两天，向娜的心里，都在思忖着刘郎的话意。她感到迷惑，也有点好奇。这天傍晚，远处海浪扑礁的声音，使得小岛微微震动。她的心也随之一震：不好！刘郎叫自己到望夫岩找他，岂不是把自己变成夫婿葬海的望夫寡妇？！他可能遇到什么伤心事，才打着跳海自尽的念头。

向娜急步来到刘郎的住处，邻居渔夫告诉他，午后，刘郎就到海边去了，一直没有回来。她风风火火地直奔望夫岩。前方的望夫岩，酷似一尊渔妇的形貌，双膝跪地，双掌合十，发髻高盘，脸面仰天，大张的嘴洞，仿佛在向大海祈求着，让她那陷身海难的丈夫漂回家乡。那飞溅的浪珠，如她的悲苦的泪水。

望夫岩前边的礁矶上，刘郎的身姿像喝了酒似的，一会儿颠晃晃地走到礁矶外沿，一会儿踉跄着走回望夫岩旁边。礁矶的外沿，是一座拔海而出的石岩顶，岩脚则是翻滚咆哮的大海了。

向娜没有仔细地思索下去，从望夫岩背后扑了出来，张臂拦住了刘郎：“刘郎哥，你要做什么？”

刘郎的双臂推搡着她：“不要拦我，我只有走这条路了！”

向娜死不放手地拖住他：“你到底遇到什么事了？”

刘郎镇静下来，短叹长吁着：“娜娜，我只有向你剖腹摊心了。自从我们两家亲密往来后，我就爱着你和娇娇。我对你说过，我崇尚自由，但丢不掉恋情。我发誓要娶你们两姐妹中的一个。本来，我爱你甚于爱娇娇。这点，你可以回忆我们的过去，那甜蜜的过去。可是，你是个不肯背家庭包袱的人，迫得我不得不向娇娇求婚。没有想到，娇娇倒明确回绝了，你妈妈却不愿帮忙。我感到爱情无望了。我只有把生命交给大海，使自己永远结束痛苦！”

向娜的脚底像踩中海蛇，蹦跳起来：“啊？前些天，你说爱慕娇娇，我以为你在说说玩的，原来。你对娇娇动了真情了。你这没有良心的家伙！”

刘郎一跺脚：“我和你说不清。你如果还记住过去的友情，就让我去死！”

向娜的脑空，掠过了过去的情景——

都市郊区，偏僻的村镇，一座灰白的建筑物里，装饰着一间豪华的私人舞厅。众多的吊灯、壁灯、台灯、落地灯，发射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灯光，五彩缤纷。十多对衣着鲜艳的男女在翩翩起舞。向娜像瘫了骨架似的，整个儿趴在刘郎身上，双眼却贼亮地凝望着七彩灯光。刘郎边拽着向娜起舞边问：“娜娜，你怎么了？这种自由抒情的私人舞厅，该振作精神享受一番。”

向娜低声地说：“谢谢你把我带到这种场合。在这种场合，我愿意尽情地享受七彩绚丽的灯光。但我的脊椎骨，却像瘫软了似的。”刘郎的嘴角抿着笑意，说：“好，我带你去尽情地享受一番！”两人闪出舞厅。

热闹繁忙的餐馆，刘郎掏出一沓钞票，大大方方地摔进服务员手中，点一桌最好的酒菜！

夜色降临，刘郎扶着醉颠颠的向娜，问：“娜娜，感觉怎么样？”向娜应道：“只有这种酒醉的时刻，我才感到自己的躯壳热灼灼地存在着。平时，这躯壳空荡荡的，一无所觉……”

刘郎扶着向娜，住进豪华的大饭店，向娜软绵绵地躺在高级席梦思上：“好舒服啊！”刘郎亲昵地卧向席梦思，搂着向娜。向娜无力地拒绝着：“不！不行！”刘郎悄声地说：“我们不是说过，要尽情地享受嘛！”刘郎发颤的双唇，贴在娜娜艳红的脸颊上……

想着往事，向娜默然无声了。

刘郎进一步地说：“我看得出，你只是需要我，而不是爱上我。如果你还有一点友谊的记忆，对我和娇娇的婚事，不要多加干涉。反正，你又不愿意嫁给我……”

向娜不由自主地点点头，默认了。她又倏然抬起脸。显出明白一切的神色。她一个快速转身，朝渔村飞奔而去。

当夜，刘郎怯怯地走进陆梅的住房。他的眼睫红红的，还闪着泪光。陆梅惊问：“刘郎，你怎么了？”

刘郎揉了揉眼窝，说：“伯母，不瞒你说，今天，我差点在望夫岩跳海了。”

陆梅问：“你是刘家的独苗啊！你不能这样啊！虽然你叔叔抛下我死了，我对刘家还有责任啊！”

刘郎：“可是，我的生命，都放在娇娇身上了。她拒绝我求婚，我只有以死来结束痛苦啊！”

陆梅愣了半晌，才自语道：“没有想到，你这孩子这么专情。好吧，我尽力帮助你。”

“好伯母，我的生命，全交给你了……”刘郎竟然一头跪在陆梅前边了。

十五

都市，花红柳绿的湖区小院，向民在花树下散步。几天前，他不顾医生的拦阻，强行出了院。此刻，他听到会客厅里的电话响了起来，连忙快步回屋，拿起话筒：“谁啊？”

话筒响起陆梅的声音：“爸爸，是我啊。”

向民：“陆梅，飞浪岛文物查到了吗？”

陆梅：“我们和地方政府共同侦查，仍没有着落啊。”

向民：“娇娇的思想动向呢？”

陆梅：“她啊，是海边的礁矶，顽石一块。”

向民：“……”

陆梅：“不过，我找到解决娇娇问题的办法了。”

向民：“什么办法？”

陆梅：“爸爸，刘郎家和我们家，算是一家人了。没有想到，刘郎那孩子，情真意切地恋着娇娇。他向娇娇求婚了。如果我们成全这门亲事，娇娇自然会离开飞浪岛，即使是申飞帆出了事，她也不会过分悲苦。刘郎的感情，可以补充空缺呢！爸爸，我打电话给你，是想征求你的意见。”

向民的眉头一蹙一舒，想了好一阵，瓮声应道：“陆梅，刘郎那孩子，外表倒是端端正正，内心似乎有点歪歪斜斜。”

陆梅：“爸爸，你不能用老观念对待儿女的婚事。”

向民：“我活这么多年，多少有点儿看人的眼光。虽然我不了解年轻人的具体情况，可我的眼光告诉我，刘郎那孩子身上欠缺一种什么。”

陆梅：“爸爸，如果让向娇走她母亲的路，在飞浪岛遭受腥风咸浪，我坚决反对！我不是主张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标准。但我主张要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儿女婚事。”

向民：“这倒不一定！问题的关键是，到底向娇和申飞帆是不是亲兄妹？你不是曾经说过，对这桩事，你可以提供一些证据。我想听听你掌握的证据。现在也是你说出证据的时候了。”

陆梅：“这……我还是老话一句，那桩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不愿提起。……这样吧，我回来一趟，对刘郎的情况，做一番调查。”

向民：“飞浪岛的工作呢！”

陆梅：“这里的各级地方政府，非常重视海莲花被窃事件，正在多方调查。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大部分时间也是闲待着。等到刘郎的情况摸清了，我还要回飞浪岛的。”

向民：“好吧。你把工作安排妥当再回来。”

暗沉沉的天幔，正洒着丝丝缕缕的银白色的细雨，呼呼呜呜的狂风

席卷着，把雨丝扯成点点滴滴，在黯然的天色背景下，飞扬成一张白色的乱网，把灯光辉照的湖泊、堤岸、花草、殿阁，全都罩得迷迷蒙蒙、影影晃晃。向民独自寻思着，喧闹和雨网，便在眼前幻化成往昔的生活，一幅幅往昔的情景——

四十余年前的东海南涯，狂风推起一堆堆如山的绿浪，浪峭尖的水花扬上天空，化为银色的水雨，像一张接一张的白网，在狂嚣的海天飞升降落着。一叶扁舟从深邃的浪谷里飞出，穿风击浪地抵近黑嶙嶙的礁岸。年轻的东海渔夫向民泊好扁舟，跃上海岸，古铜色的双颊泛着鲜红的血潮，显露着青春的壮美。他朝船里吆喝着：“喂，珊姑小姐，到岸了！上岸吧！”

他的乘客，是这座海燕岛的巨富人家——从事大规模鱼货买卖的渔业资本家李旦仁的独生女，她在大陆女子学校读书。今天放假，回家心切。到达大陆海滨，找不到其他船。缠着相熟悉的家乡渔哥向民，冒着狂风恶浪，把她载回海燕岛。这时，珊姑从船舱里爬出来。因为风大浪高而晕船的珊姑，瓜子脸显得异常苍白，像抹上一层冰雪似的。姣美的体态晃晃荡荡着，望着壮健英武的向民，不无动情地喊：“快扶我上岸！”

向民刚从岸上伸出手，又胆怯地缩了回去，珊姑的手抓了个空，身体向前一倾，哗地溅落在海水里。海岸浪如横在礁岸旁打滚的银龙，霍地把她卷进海底，又翻出水面，她的双臂乱扑腾着，看着自己要被拽进汹涌的深水区，发出尖脆的呼救声：“救命啊！”

闯海汉的热魂，在向民的身上如渔火熊熊燃烧，纵身一跃，扑进大海，搂起了珊姑，向海岸泅游。哗！大海猛烈地掀起一条飞龙浪，携着他俩向礁岸砸去，搂在身底的珊姑，娇嫩的身体，眼看香碎玉裂了。紧急关头，向民在空中猛地一翻身，背部砰地砸在礁岸上。他的后脑勺、背部、腹部，被尖戳戳的藤壶壳和石棱子深深地刺进去，红殷殷的血流了好几摊。他昏晕了一会儿，在剧痛中苏醒时，只见珊姑一边流着泪，一边颤着双唇，吮吸着伤口的血渍，然后把自己的花衬衣撕成布条，替他包扎着。料理完毕后，珊姑竟然裸着失去衬衣的玉臂，被背心裹得圆鼓鼓的胸脯，朝向民的胸中一贴，鲜红鲜嫩的小嘴吻在向民的脸
上：“恩人啊……”向民想躲开她。可是，浑身伤痕累累的他，不能动弹，只有躺在礁岸上，任凭珊姑亲热。

没有想到，珊姑初开的情窦，竟像大海一般深。整整几天，因为负

伤的向民行动不便，她到药店买了药物补品，红虾伴白蜚般地侍候着向民。白天，替向民换药进补，三餐为他熬煮香喷喷的海鲜。夜晚，向民从梦中醒来时，常常发现她依偎在他的身边，双手捧着他的脸庞，眼角含着幸福的微笑。

向民伤愈的那天，海面坦然如境，粼粼闪亮，一对对灰白色的海鸟儿，吱吱欢鸣，嬉乐跳跃。珊姑的逗人的长睫毛一展，故意双脚踩空，一头坠进海中，跳蹿呼叫：“向民哥，快来啊！”

向民焦急地扑进大海，冷不防珊姑紧紧地搂住了他：“哥，我想好了，我回家后告诉阿爸，说你向我求婚呢！”

向民又爱又怕：“我是穷苦渔夫，你是高门阔小姐……”

珊姑的小拳头满满地塞进向民的嘴里：“我不让你说！我不让你说！你如果不答应，我就搂着你，沉到海里去，永远做伴侣！”说罢，真的搂紧了向民，任性地向海底沉去。

向民的心热了：“好吧！你快松手……”

三天后的傍晚，向民根据两人的相约，在偏僻的海蟹湾等候珊姑。正值涨潮汐，一团团雪白的炸浪，把海的雄伟的躯体炸得支离破碎，血肉纷飞，把脚下的海岸震得如塌陷似的晃动。一阵不祥的预兆袭上向民的心头。他抬眼一看，一个熟悉的渔哥吁吁喘息地奔来：“向民，你赶快逃走！”

向民一惊：“怎么了？”

渔哥：“珊姑小姐回家后，谈起你俩的婚事，他父亲坚决反对，说是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事，无疑像红虾送进鲨鱼嘴，让女儿去吃苦。”

向民心急如焚地问：“珊姑又怎么说？”

渔哥：“珊姑是个好姑娘。她既是思想开化的女学生，又是纯洁痴情的渔岛女，她发誓非你不嫁。她父亲一阵震怒，把她关押起来。她的家族也震怒了，族长发了誓，抓到你，用对海贼的办法惩罚你，把你装进墨鱼笼中，填海喂鲸鲨。关押中的珊姑，让她的叔伯姐姐找到我，要

我转告你，马上逃离这一片海涯……”

当晚，向民驾着一叶扁舟，在李家家族船队的追捕中，逃进洞头洋。前几年，临终前的阿妈告诉他，在他八岁的时候，身为海岛地下共产党员的父亲，毅然组织了一支渔家游击队，在洞头洋抗击日寇。阿妈要他找到父亲。他在水天渺渺的洞头洋漂泊了一个多月，终于找到渔家游击队。游击队同志告诉他，早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一九四四年，他的父亲就为国捐躯了。从此，他扛起枪支，驾船驰骋在海涯战场，成为令国民党残部和海匪闻风丧胆的英勇战士。

一九五二年，东海南涯获得解放。他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代先烈的子弟，被选送到都市学习，并留在城市里工作。然而，他的青春热血，时时在为家乡的珊姑奔涌着。他向组织提出报告。在组织同意调查珊姑情况的时候，他请假回乡了。他怀着炽热的感情踏上渔岛，却迎面淋了个冷水浪，村里的乡亲告诉他，珊姑的父亲，在渔岛解放时，驾船逃往台湾了。珊姑惦念着向民，死也不跟父亲逃奔。没有想到，因为父亲留给她大批的船队、货栈、房产，她被定为渔业资本家的成分。前来调查的人员告诉她，组织上不会同意党员负责干部同渔业资本家结婚。如果双方自行结婚，向民的结局不堪设想。珊姑的心碎了，声音哭哑了，泪水流干了。在向民快要到达的时候，竟然乘坐一个渔哥的船只，漂进渺茫无涯的大洋深处，再也得不到她的信息了。

春夏秋冬不停地转换着，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向民的女儿向丽也长大成人了。在那腥风咸浪淋浴神州的时代，“知青”向丽前往“牛棚”里看望父亲，告诉父亲说：那遥远的故乡海涯，是共和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战斗过的疆场，作为共和国的第三代人，她要到父辈浴血奋战过的地方，经风雨见世面！向民支持了女儿，要她好好锻炼，成为革命的第三代人！最后，向民嘱咐女儿，父亲有一个女朋友，名叫李珊姑，虽然出身不好，却也没有罪过。她和父亲分手多年。前几年从家乡传出信息，说是李珊姑乘船漂到东海海涯的某座荒岛上，终身不嫁。荒岛正处渔船航道上，在黑漫漫的夜晚和迷茫的雾天，她替危境中的渔船点灯引航、敲锣报警，义务工作了多少年。她把爱转到闯海人的身上，自己却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向民要女儿设法找到珊姑，从生活上接济她关心她，补偿自己对珊姑的情债。然而，向丽到海涯生活后，几次来信说，没有找到李珊姑。多年的动乱，把向民困在审查室里。重新工作后，繁忙的事务，日渐衰弱的身体，也使他没有机会亲自前往故乡。他的心灵深处，始终搁着一块礁石，沉重、伤感和无尽的思念……

往昔的回忆，在向民的心海泛起阵阵情感的波澜。他想，爱情，是幸福的播种者，也是痛苦的根源。自己作为坚强的革命者，偏偏不能摆脱对痛苦的爱情的留恋。

十六

这天，蔚蓝色的天空，朝阳冉冉上升，金光灿烂的辉煌。偶尔飞来几朵灰色的云彩，遮着光芒，给大地罩上几小片暗影。

陆梅从飞浪岛赶回家中，一踏进家门，就亲切地唤：“阿爸，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向民拍拍胸膛：“这副骨架子，还可以为革命干一阵！”

“那就好！那就好！”陆梅卸下挎包，从里面掏出一包包海鲜说：“阿爸，多少年了，你未尝过家乡的海味了，我给你带来了些。”

向民孩子似的欢叫起来：“好啊，你把我的整座家乡搬来了！我可以饱餐家乡的美味了……”

一会儿后，向民看着儿媳妇的欲言又止的神态，说：“不忙！不忙！你先休息梳洗一番，喝点茶水后振振神，然后到单位报到，下班回家再谈家事。”

陆梅进入内室，梳洗完毕，到单位报到了。中午，陆梅兴冲冲地回到家，嚷道：“阿爸，好消息。”

向民问：“什么好消息？”

陆梅：“办公室主任通知我，考虑到你是烈士后代，又直接参加过革命战争，被授过战斗英雄的称号，上级决定以副部长级待遇，给我们安排住房。阿爸，那可是别墅式住宅，还有空调设备呢。比现在这座小平院要好多了。”

向民一蹙眉，眉心显出“川”字，说：“我们革命，寻求的是全人类

的解放。能有常人的生活条件，已经足够有余了。何况，我们现在居住的殿阁式小院，比普通百姓强多少倍呢！这桩事，来得突然，我要好好想想，有没有特殊原因……”

陆梅深知向民的执拗倔强，只好进厨房做饭了。

傍晚，上班回家的陆梅，又带来一条消息：上级通知，可以以副部长级待遇，替向民配备专车。

听到消息，向民非但没有丝毫的兴奋，相反，心底里奔突着一股怒火：“莫名其妙，我怎么一下子提高了两级待遇？陆梅，传我的话，这两桩待遇我感谢组织的关心，但不能接受！”

陆梅：“这配车，是对身体不好的老干部的照顾！”

向民断然地说：“要我越级享受待遇，除非撤我的职！”

陆梅长叹一声，不响了。

晚饭后，陆梅替父亲泡了一杯红茶，端进他的卧室，说道：“对了，阿爸，下午，刘郎的母亲委托同事，向我提起刘郎和娇娇的婚事呢。”

向民警觉地说：“刘郎父母替刘郎求婚了？他们这样快就知道了刘郎的心意？是不是你和他们通了信息？”

陆梅连忙说道：“我过去是他们家的媳妇，现在是向家的人！哪会胳膊肘往外拐呢！”

向民：“那是刘郎和父母通了长途电话。”

陆梅：“是这样。”

向民的眼眸灵光闪闪：“你在飞浪岛时，有没向刘郎说过我对他的看法？”

陆梅的脸微发红：“我、我经不起刘郎再三再四地恳求，透露过。”

向民一拳头擂在桌上：“这就对了。调房子、配小车、派媒人，三

步棋同出自一种目的，就是要想结亲家。”

陆梅应道：“阿爸，你的敏感未免太强了。替身体不好的老干部配车，中央各机关都有先例。对资深老同志的生活待遇，好多单位公布职务时，都明文规定享受比现职务高的工资、住房等待遇。刘郎父亲的做法，没有越规呢！”

向民：“早不提，晚不提，为什么在刘郎求婚的时候，提高我的待遇？”

陆梅：“可能是凑巧碰上呢？你何必想得那么多？”

向民叹了一口气：“唉，看来，你是赞同刘郎和向娇的婚事。”

陆梅：“我没有拍板权，总有参与权。”

向民：“我看娇娇那孩子，有自己对生活的追求。我们都要尊重她的感情。他俩的婚事，由他俩自己决定。”

正当向民和陆梅为娇娇的婚事惶然无措的时候，从飞浪岛直达的长途电话，传来那里的消息：向娇继续驾驭扁舟，到东海深处寻找申飞帆。海上刮起了黑色的风暴，连续多天没有停止，娇娇的扁舟下落不明。飞浪岛已经出动多条渔船寻找，仍然没有发现娇娇的踪影……

消息像惊雷，把向民和陆梅炸蒙了。良久，向民自语着：“飞浪岛有一场灾厄！飞浪岛有一场灾厄！我要亲自回去一趟……”说罢，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满脸老皱紧紧蹙拢起来，又密又粗又深。

“阿爸，你要注意身体啊！”陆梅的话声里夹着哭腔，“飞浪岛的事，我回去再处理一下。有些事说起来，也许是我的责任，也许我应该赎罪啊！”

向民疑惑地听着陆梅的闪烁其词的话。

陆梅又想了一下，坚决地说：“阿爸，你批准我回飞浪岛吧。就是说，我代你走一趟。”

向民点了点头。

十七

经过几昼夜的颠簸，陆梅赶回了飞浪岛。当她正焦急询问向娇的消息时，一个活生生、愁哀哀的向娇，已站在了她面前。她连忙收回不吉利的问话，关切地说：“娇娇，你回来了。”

向娇闷声应道：“海里刮起黑风暴，扁舟漂到一座荒岛港湾，避免了翻船亡人的灾厄。”

陆梅知道她惦念着飞帆哥哥，慢声细气地安慰了她几句，回到住处整理行装了。

夜，高天晶亮的月牙儿，时而飘进暗灰灰的云层，时而飘出墨蓝色的云缝，给光秃、嶙峋、灰暗的飞浪岛岛峰，洒下变幻迷离的色彩。

刘郎前来看望陆梅，神色怔怔：“伯母，向民爷爷的身体怎样？”

陆梅难过地说：“日渐衰弱，时好时坏。为了娇娇、飞帆和你的事，他准备亲赴家乡。是我拴住他，代他回来一趟。”

刘郎：“向爷爷的身体，真令人担忧啊！我如果没有在飞浪岛等候海莲花确切下落的任务，真想立马返回，侍候向爷爷。”他察言观色地盯着陆梅，“有一消息，不知当说不当说？”

陆梅：“都是自家人，有话直说吧！”

刘郎：“那好吧。从母亲的电话里获知，父亲已准备正式呈报行文，批准提高向爷爷的待遇问题。若真能解决，向爷爷退休前退休后都有了保障。妈妈还说，你受过长期锻炼，年富力强，应该在更高的位置工作，听到这些，我都为你们高兴呢。”

闷声听着的陆梅，虽然尽量抑制着感情，可心海里，一股兴奋的情流暗暗地沸腾起来。顿时，因疲惫而蹙起鱼尾纹的眼角，射出了笑容。

刘郎进一步说道：“我父亲是管人事的，如果娇娇和我共同生活，未来的境况定会坦荡宽阔！”

这话说得太直露了，陆梅猛地想起向民的话，不由敛起了兴奋的神

容。她含含糊糊地应道：“爷爷说过，你和娇娇的事，由你们自己决定。”

刘郎一怔，忙急着说：“伯母，你要成全我啊！”

陆梅：“如果娇娇有意思，我当然会成全你们。”

刘郎又一阵振奋，走了。

夜晚，暴风突然加剧，广袤的夜空如巨大的墨黑的天洞，发出震天撼地的吼声。狂飙把股股雨柱集成的黑水瀑布，夹着山崩石滚般的轰隆声，朝着飞浪岛倾泻下来。一丛丛雪堆似的海浪，被卷到岛子的半空，形成白亮亮的飞雪。陆梅瞧着越来越猛的海暴，担心村郊的申飞帆的渔屋会被刮塌，穿着黄色雨衣，顶风顶雨向村郊冲去。在不远处的云幔雨帘交相拂扬的景色里，灰褐色的渔屋兀立在雨中阵阵颤抖，屋顶的草叶随风飘飞。小屋没有刮塌，陆梅的高吊的心放下了。她放慢了脚步走近，透过门缝看去，屋里空荡荡的，不见向娇的影子。她连忙向海边冲去。她惊呆了。

数十米外，一具黧色的躯体直立在礁岩上，暴风甩出条条无形的雨鞭抽打着她，然而她凝冻似的挺着胸，眺望着海涯深处，一座海豚腾空状的礁屿顶端，屹立着白灰灰的灯塔，红色的灯光一闪一闪，把周围的航道照得通明。

熟悉向娇的陆梅，深知她和她母亲向丽一般，对自然界的景色格外爱恋和敏感，常常触景生情地醉进梦幻和向往。陆梅知道，此刻的向娇，正在憧憬着茫茫黑海里的奇美的景致，由此触发出对生活海洋里的美好希冀，以及对哥哥申飞帆的无限想念。

陆梅不忍见向娇久久地挨着风鞭的鞭挞雨注的扑击，喊了声：“孩子——”把身上的雨衣裹在向娇身上，扶着向娇转身回村。

突然，一种喧嚣声传来。两人向左侧的港湾一看，只见港面发起海啸了，大群的渔家男女奔向港湾内的海滩，抢救着渔船。两人一齐冲到海滩。随着狂风的飞卷，整座港湾的水面，朝着前面的海滩剧烈地倾斜起来，高耸的浪峰向着夜空忽忽升腾，倾斜的水坡竖成直垒的水壁，随之又倒塌下来，眨眼间，水壁化成飞射冲腾的雪浪，在海滩泛滥逞狂。后边，又一座水壁耸立着，扑上海滩……一条条停泊着的小船，似狂野

的牛崽，左腾右跳着，挣脱那牛鼻索似的锚绳。跳到船上的渔家，把船只驰向外洋，在汹涌的波涛间顶浪漂泊。来不及上船的渔家，乱纷纷地跳跃着，在海滩的翻腾的雪浪里接应着砸滩船，把一条条砸破的小船拖向高处，避免海啸的冲击。强烈的责任感，驱使向娇和陆梅英勇地扑进翻滚的雪浪，在浪力的猛烈撞击里七颠八倒地前进着，迎着一条被数米外的水壁拱上天空的小船扑去。小船随着倾塌的浪壁，向她俩劈头盖脸地坠落下来。两人忘却会被船底砸扁的危险，竟然学着其他渔家的模样，抬肩举臂地想撑着船底。千钧一发之际，渔村的丁山和阿鼻突地从雪浪里冲出来，喊了声：“你们想找死了！”两人同时推开陆梅和向娇，勇猛地一抬肩，硬生生地抗住了坠落下来的船底。他俩对吓瘫在脚旁的陆梅和向娇粗野地骂着：“还不滚开，想当肉酱了！”这时，刘郎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了，冲了过来，右手一揽向娇的腰背，左手抓住陆梅的右臂，把她俩从船底下拖了出来。轰，阿鼻和丁山同时一缩肩，船只搁在海滩上，陆梅不知所措地看着向娇，她发现，向娇竟然向刘郎笑了笑，任凭刘郎揽着腰部，好久才离开他走近陆梅。

看着向娇对刘郎的情景，陆梅的心不由一震……

海滩抢险结束后，陆梅回到宿舍，换好衣服，已经是三更天了。一场紧张的拼搏后，她竟然毫无睡意，思绪如海流般交错翻腾。从今晚向娇和刘郎相处的情况，可见向娇并没有嫌弃刘郎。也许她赞扬刘郎这样的豪门公子能够参加拼搏海暴的战斗？但是，她的微笑似乎超过赞扬的范围。可是，她心中还抹不掉申飞帆。我该怎么说话呢？如果揭露噩梦般的往事，我怎样向生着和死去的人交代呢？但做人总要凭良心，总得说真话。那该千刀万剐的岁月啊，害得我在矛盾和痛苦中折磨过了这么多年。

陆梅彻夜不眠，第二天早晨，她想定主意，帮助刘郎打听向娇的心愿，以便早日离开这座常常使她陷进痛苦回忆的飞浪岛。

陆梅来到村郊渔屋。向娇正在整理被海暴刮乱的渔网。陆梅一边帮她收拾渔网，一边问道：“娇娇，看情景，海莲花案件一天不清楚，申飞帆就不会回来，这渔网，也该收藏起来了。”

向娇低着头，继续整理渔网。

陆梅：“你还是跟我回去吧。如果你的飞帆哥哥回来了，我们全家南下看望他。不然，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何年何月呢？”

向娇低低地说道：“我应该等下去。”

陆梅不耐烦了：“娇娇，你太任性了。你这样下去，让全家不放心呢。要么，你答应了刘郎的求婚，也有个人照顾你，我回去也有个交代。”

向娇浑身一颤，转身呆呆凝视着大海。

陆梅继续说道：“你这样大了，总该成家立业。今天不嫁给刘郎，明天反正要嫁给其他人。我养育你这么多年，不求你报恩，只求你和我心贴心地说话。你不能一辈子不嫁人啊！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向娇依然呆立着。

陆梅气得发出哭腔：“你难道要气死我吗？你总该说话啊！”

向娇缓缓地转过身来，犹豫了一阵，问：“舅妈，我和申飞帆到底是不是同胞兄妹？”

一股热血，在陆梅的脑海里冲荡起来。果然，她的婚事，取决于她和申飞帆的关系。如果他俩不是亲兄妹，她会像母亲向丽对申古一般，非申飞帆不嫁！如果他们是亲兄妹，那么……

这下子，轮到向娇追问了：“舅妈，听说这桩谜样的往事，你最知情？”

“嗯嗯！不不！……”陆梅惶乱地说着胡话。她像患了热疾似的，神志灼烫，踉跄着双脚奔向村中，迅速颠进自己的宿舍，瘫坐在床沿，边流泪边说：“哦，我该怎么说？哦，我该怎么办？……”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屋外响起向娜的喊声：“妈妈，不好了！”

陆梅连忙擦净泪痕，奔出门外：“娜娜，出了什么事？”

向娜告诉她：“刚才，我和刘郎哥到海边玩，路过水燕滩时，发现向丽姑姑和申古姑父的坟墓，被昨晚的海啸冲得无影无踪了！”

“嗡！”陆梅的头脑一阵热涨，差点晕倒在地，她在向娜的搀扶下，向着水燕滩奔去。

果然，昨晚的狂猛的海啸浪，扑上水燕滩内侧的高地，把向丽夫妇的坟墓，冲荡得一干二净，只留下埋进礁地的墓基石和坟碑，还有几块巨大的压在墓顶的花岗岩条石。

向娇早就闻讯赶来了，双臂搂着父母亲的墓碑，身体和额面在墓碑上撞着磕着，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妈啊……爸啊……你们好苦啊……”石碑上，印满一道道鲜红的血痕。

刘郎跪在向娇的旁边，边干号着边拉扯着向娇。

陆梅赶到坟地上，双膝和额面同时砸在墓基石上：“向丽啊姐父啊……”她边哭着，双掌边拍击着水燕滩。

向娜也泪如雨下，拼命地抱着母亲。

刘郎一边紧张地喊：“伯母，快来劝劝娇娇啊！”

陆梅惊得抬起泪淋淋的脸，看到向娇正在满地打滚，额头乱砸。她连忙跌跌撞撞地扑过去，把向娇整个儿搂在怀里，突然，向娇全身抽搐，脸色蜡黄，眼睛紧闭，嘴角流出唾沫，昏死过去了。刘郎高声喊道：“娜娜，伯母，快把娇娇扶起来，我背她回村！”

陆梅和向娜把向娇放到刘郎背部，刘郎在前边向村里奔去。陆梅和向娜跟在后而趑趄着。她们的哭啼声，引来了大群的渔家男女，有流泪的、叹息的、低泣的。

在人们的簇拥下，刘郎把向娇背到渔屋。这时，向娇已经稍微苏醒过来，在刘郎的背部挣扎着：“放下我！让我去父母的坟地！”

人群中，丁山村长喝着：“娇娇，甭任性了！活人比死人要紧！”

阿鼻也在一旁劝道：“讨海人咸水命，活的时候要泡咸水，何况死了！孩子，甭把泡咸水看成多大的事，还是关照自己要紧。”

人们七手八脚扶着向娇，让她躺在床上。向娇挣扎着爬起来，一头扑向陆梅：“舅妈，父母亲好苦啊……”两人相抱着哭成一团。

入夜后，人们慢慢散光了，陆梅嘱咐着向娜和刘郎：“你们回去休息吧，我陪娇娇住在渔屋里。”

两人又待了一会儿，走了。陆梅哄着过度悲伤的向娇，躺进被窝休息，自己也靠在床头，哀哀地想着心事。

十八

夜越来越深。渔屋外面的天空，被暴风搅得像一座无形的海洋，海浪汹涌着、撕扑着、咆哮着。渔屋如漂在恶浪里的船舱，剧烈地晃荡着。风像无形的浪水从门隙草缝渗进来，充满整座小屋，泛滥着，旋动着，夹着浓浓的盐味和森森的寒气。

陆梅感到自己迅速地陷没在这灰暗、热闹、泛荡、森冷的氛围里。隐隐约约地，一种声音在呼唤着她。哦，那浩劫年代里，是我错了吗？不，我选择对了生活的道路，才有今天的安定、舒适。是向丽走错了路，淋尽了腥风咸浪，夫妻俩死在这古荒海涯，如今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这惨绝的教训，已经足够了！陆梅啊，不能再犹豫了，要断然截止向娇走她母亲的路！即使是违背良心，也应该使向娇择好生活道路啊！

天色微明，门板缝和被风暴刮飞草从而露出的屋顶漏洞映进一束束烟气袅袅的白光。娇娇在旁边翻了个身，渐渐醒来。她爬起来，依在陆梅旁边：“舅妈，我想好了一个主意。”

陆梅应道：“什么主意？”

向娇：“我要在海啸浪难冲到的岛峰高处，替父母建造两座衣冠坟。”

陆梅：“难得你有深厚的孝心。你身体不好，尽管休息。建衣冠坟的事，我交给刘郎去办。他想当未来的女婿，总要对泰山尽点孝道吧。”

向娇吃惊地看着陆梅：“舅妈？”

陆梅叹道：“唉，看来，你应该嫁给刘郎了。”

向娇反问：“为什么？”

陆梅咬了咬牙，说：“事到如今，我只有告诉你情况了。当初，我和你母亲双双来到飞浪岛插队落户，我们被安排到荒凉的珍珠岛，负责看守那里的红丝藻养殖场。在一次夏季的强台风中，猛烈的台风浪从岛峰上空掀过去，把我们居住的茅草屋，以及人和所有用具，全部冲进大海里。我俩绝望漂泊时，你父申古老大驾船前来，救了我们。从此，你们的父母陷进深深的爱情里，竟然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你的远在都市的祖母，当时还健在人间，她强烈地反对这门婚事。你母亲带着你父亲以及你的已经出世的哥哥，到都市来央求祖母宽谅。祖母看着你父母已经生下你哥哥，木已成舟，不但没有原谅他们，一怒之下，竟把他们夫妻关在大门外，迫得他俩狼狈回到飞浪岛，从此断绝了和祖母的往来。”

向娇愤愤地嚷道：“爷爷到哪儿去了？他难道同意这样办？”

陆梅：“当时，爷爷被关在牛棚里，以后又被押送到新疆的‘五七干校’，在那里长期‘劳动改造’，一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回到家。他能捡回一条命就不容易了，哪有可能管家里的事？”

向娇回味着陆梅的话，突然领悟到什么：“舅妈，你告诉我这些，是不是……”

陆梅灵敏地接着说：“对了。你的申飞帆哥哥，是你母亲在荒无人烟的珍珠岛生下的，我是她唯一的证人。”

向娇不无疑惑地反问：“难道没有其他人……”

陆梅：“那座小岛，平时只有我们两个养殖场看守员居住，到红丝藻收获季节，才有人上岛捕捞。飞帆是在收获季节之前出生的，所以，没有人知道。”

向娇声泪俱下：“我们真的是亲兄妹？”

陆梅：“真的！”

向娇继续发出带有怨恨的声音：“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人们？”

陆梅的眉梢一阵抽搐，随即镇定下来，说：“多少年来，我避开人们的追问，不敢证实你俩的兄妹情况，都是为了保护你母亲的名节啊！”

她、她、她是未婚先孕啊！可是，为了你们兄妹俩的亲密往来，我也不能证实你们不是亲兄妹。我、我只有含含糊糊地.....”

向娇扑在床上大哭：“舅妈啊，你现在为什么要揭出真相啊！你真不该对我说真相啊！”

陆梅安慰着她：“孩子，我知道你深深爱着飞帆哥哥。这种爱，早已超越同胞兄妹的爱了。可是.....”

向娇霍地跳出床沿，边往门外冲去，边喊：“不！我不要听！我要去找我的申飞帆哥哥！”

“娇娇，你不要任性.....”陆梅还没有喊完，向娇已冲出屋门了。

陆梅连忙起床，胡乱地披好外衣，追了出去。狂风夹着冰冷的浪丝迎面卷来。她东歪西斜地寻找着向娇。

向娇冲出渔屋后，在风暴里颠到偏僻的岛峰凹腰处。风吹得她稍稍冷静了，她斜着身子倚在一株枯死的松树上，随着枯松微微晃动着。她茫然无措地看着礁岸的海面。那像被绿山黑谷压制着的海底，不停地突出一朵朵灿白的浪花，并随着浪的山峦般拱起而升腾着，升到一定的空间位置，灿白的水花连同绿色的浪峭尖，全都风暴般飞扬起来，散成纷纷扬扬的水珠漫空飞射，织成一片迷迷茫茫的雾幔，黑礁、灰矶、风帆、船影全都消失了。

渐渐地，泪水重新泛上向娇的眼窝。迷离的泪影和白茫茫的水雾混为一体，天地间的一切影像呈现出一片模糊。

陆梅找到向娇的身旁，劝道：“娇娇，生活原本像大海，充满了风浪。人像海里的航船，既要有闯风荡浪的胆魄和勇力，又要有随风转帆的机智。发现自己的船只驶进死水洞里，就要及时转舵。其他海区的航道多得很呢！睁大自己的双眼，择准另一条航道，果敢地向前驰骋，也许会驶进充满金鱼银虾的好渔场，获得丰衣足食的幸运呢！”

她看着向娇继续六神无主地站着，又说：“当然，你思念着飞帆哥哥没有错，同胞兄妹嘛，不思念才错呢。但是，一个人的生活，除了同胞情谊外，还有其他内容呢。譬如讲寻找对象，建立家庭，这是头等重要的事，关系一生的生活呢。依我看，刘郎这孩子确实不错，和你也般

配。何况，他是那样不顾一切地恋着你，他会满辈子对你好呢。一个女人，如果失去这种真情，终生会后悔不及呢！”

向娇听着，竟然离开枯松，慢慢地向前踱步。

陆梅连忙抓准时机，赶上前几步：“娇娇，你倒是开口啊，说说自己的意见！我把你养到成人，难道连叫你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吗？”

向娇止住脚步，音腔浑浊沉闷：“要我离开飞浪岛办不到。我是死是活，都要等到哥哥回家的那一天。谁如果真心爱我，就要陪我调到飞浪岛，和我共同实现心灵的希冀！”

陆梅看到她终于后退了一步，不禁又喜又气地说：“孩子，你这是什么条件？这样的条件，太苛刻了！”

向娇的话音更清晰了：“舅妈，你是了解我的脾气的。我认准的航道，十头巨鲸也拉不转！”

陆梅：“唉！我去问问刘郎的心意。”

当即，陆梅找到刘郎，告诉他：“刘郎，我已经告诉娇娇，她和申飞帆是同胞兄妹，在婚事问题上，她松口了。”

刘郎兴奋得一蹦三尺高：“好伯母，娇娇怎么说的？”

陆梅：“你不要高兴得过头了。她的条件，你能接受吗？”

刘郎的拳头一捶胸：“叫我上刀山下火海，我都愿意。”

陆梅：“那好。她说，谁如果愿意陪她在这座荒岛了此一生，才是真正爱她的人。”

刘郎一愣：“她要在飞浪岛住一辈子？她要我同她一起调到飞浪岛？”

陆梅点点头，窥探着刘郎。没有想到，刘郎的双眼竟没有眨一下，就爽快地应道：“行！我答应，为了爱情，甩头抛脑都愿意！我马上写请调报告。”

这下子，轮到陆梅发愣了，她提醒道：“你要冷静地想想呢！这不是闹儿戏！”

刘郎一字一顿：“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没有什么可想的。”

陆梅：“你要征求家庭的意见。”

刘郎：“我是家里的小皇帝，父母的思想工作，由我负责。”

陆梅仍有些疑惑地看着刘郎：“这些都是你的真心话？你有没有条件要我告诉娇娇？”

刘郎：“有！我担心失去娇娇。我要求她马上和我成亲。”

陆梅的嘴角，抿起一抹令人不易觉察的冷笑，心里哼道：真假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照妖镜。这心地深沉的刘郎，莫非是用调动报告做鱼饵，让娇娇马上和他结婚，把美人鱼钩到手，到那时，船入港随湾走，不怕你娇娇不回城。天下男人的心啊……但是，陆梅没有把自己的疑惑说出来。

两小时后，刘郎拿出字体工整的请调报告，交给陆梅：“伯母，你把报告拿给娇娇过目，然后亲手替我寄快件，直寄单位！”

陆梅的心里又一咯噔。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了，她也就顺水推舟，拿着报告去找向娇了。

事情比刘郎预计的还要顺利，当天晚上，刘郎接到陆梅的通知，向娇相信了刘郎的真情实意，答应了他的求婚。刘郎兴奋极了，一溜烟似的奔出宿舍，黑影儿在夜色里忽忽闪动，一口气跑到邮电所，挂通了家里的电话。他朝着话筒喊道：“妈妈，娇娇答应我的求婚了。”

话筒里尖脆的女声：“啊？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我们准备在飞浪岛举行婚礼呢！”

“在飞浪岛结婚？这是什么意思？”

“娇娇提出结婚条件，要我同她一起调到飞浪岛……”

女声尖得刺入耳膜：“刘郎，你爱得发疯了？那座飞浪岛，像被海啸泻过的礁岩，穷光光的，船风儿都活不下去，哪是人过的地方！不行，我不同意这样的婚事！”

“妈妈，我已经把请调报告直寄单位了。你还是汇一笔钱来，让我举办婚事吧。”

“请调报告寄单位？我将卡住它！”

“妈妈，你如果不同意我结婚，打完这电话，我就到海崖跳水！”

“啊！宝贝，你不要发急。我是说，不同意你调离都市，不是不同意你结婚！要么，你管自举行婚礼，我管自卡住报告。”

“那还有娇娇的请调报告呢？”

“一齐卡住。”

“妈妈，我知道你会这样办的。那你汇款吧。”

“鬼精灵，原来你哄我汇款呢。你要不要我去飞浪岛去主持婚事啊？”

“不用了。你要相信我的能力。再说，你这种咋咋呼呼的脾气，万一把卡住报告的事情泄露了，会把美好的婚事搅乱呢。另外，这里有陆梅伯母在场，她比你精明能干，会把婚事办得光光满满。”

“儿大不由母啊，连婚事都不让母亲过问，好吧，你转告陆梅，就说我和你爸爸委托她，全权处理这场婚事。明天，我就给你汇款……”

“妈妈万岁！”刘郎欢呼着搁下了话筒。

十九

刘郎风风火火地出门，准备找陆梅。不料，高髻束装的向娜，竟像雄赳赳的武士，双臂叉腰地拦住他的去路：“刘郎，你给我站住！”

刘郎略有些惊慌：“你，要干什么？”

向娜的手指朝他鼻尖一冲：“你倒神通广大，三两天时间，连爷爷都同意了你的好事……”

刘郎有点茫然：“什么？”

向娜的手指差点戳进刘郎的眼眸：“啊，还会猪鼻子插葱——装象。昨晚，我母亲说和爷爷通了电话，他老人家说，你和娇娇姐的婚事，由你们决定。这不是明摆着同意吗？”

刘郎心里一喜，说：“这桩事，我不是和你商量过，你也同意嘛！”

向娜一跳脚：“你、你……你什么时候患了健忘症了？你忘了欠我什么？”

刘郎的心一阵冷战：这空壳人变了？变得追求感情了？她说我欠了她的情债？可是，她从来没说过真情爱我，我也从来没有实心爱她啊！怎么办？

刘郎尽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我欠你什么了？我真的忘了。”

向娜气得双唇发紫，一翕一合地想说出什么，又没有说出口来。最后，夺口说道：“你答应过我，到北戴河疗养，游桂林山水，登庐山绝顶，上泰山看日出，还有金项链、玛瑙戒指、燕窝、鱼翅……”

刘郎隐约地感觉到，向娜说出这些吃喝玩乐的字眼后边，还含着其他什么。他猜测到这种只知吃喝玩乐的空壳女人，也许出于妒忌心，才找自己胡闹。只要满足她享受的欲望，她自然会安静了。

想定主意，他笑着说：“娜娜，等我办完婚后，我一定完成自己的诺言，让你美美地享受一番。”

向娜：“哼，事到如今，我就是十十足的木壳人，也不会傻到这种程度。你结婚以后，有了自己的娇娇，早忘了过去的娜娜。不，我今天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要你停止这场婚事。你如果不答应，我就去找娇娇姐。”

刘郎气炸：“你，难道要做满街跑的新娘，自己揭自己的丑？”

向娜：“我还不想这样傻，揭自己的丑。”

刘郎的眼眸闪着火光：“那你找娇娇干什么？你如果捣我的蛋，我会把你和我的关系捅出去……”

向娜一愣，双眼闪起了泪光，口气也软了：“我……找姐姐的权利总有的！”向娜没有说出全部的话，赌气地一转身，向村郊的向娇住处冲去了。一路上，冷飕飕的海风呼呼掠过。她的感觉里，自己那灼烫的火焰般的身体，渐渐冷却了。

这些日子来，她的思想经历了一番巨大的波动。过去，她的心界，只有追求吃喝玩乐的欲念，此外空空如也。空荡荡中也掺杂着少女的单纯。刘郎初次提起想和向娇成婚的事，她还大半以为说说笑话而已。随着刘郎日渐亲近向娇，她心里不由升起越来越旺的妒火。昨晚，她无意间听到了陆梅和爷爷的电话，简直惊呆了。她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因恼怒而彻夜难眠，她那空空荡荡的心灵，有生第一次充满了复杂的思绪。她以刘郎的最接近的知情者的眼光，看到了这桩婚事全都在某个人的操纵中进行着，仿佛不是出自恋情和正义的目的，而是怀着另一种谋略。然而，她毕竟是个心地单纯、空洞的女子，不可能清楚地全面地识别到什么。仅有一种炽烈的妒意和朦胧的冲动意识，驱使她去和刘郎纠葛。

向娜一头撞进灰暗暗的渔屋，朝着里面的向娇直冲冲地嚷了一声：“娇娇姐，你不能和刘郎结婚！”

向娇抬起略显绯红色血晕的双眼，吃惊地瞧着向娜。

这几天，陆梅铁了心要纠正向娇的生活道路，苦口婆心地劝说，刘郎做出了不得不令人感激和动心的行动，向娇应承了婚事。但是，她的心境并没有异常的明快、晴朗。相反，常常感觉到迷离的茫然。她低声地说：“娜娜，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说理由吧。”

向娜不知该怎么说，嘟哝道：“反正，我觉得刘郎求婚不正常，婚事也办得太急。”

没想到，向娜混混沌沌的话，竟然说得向娇的心一亮。也难怪，这几天，她耳朵里听到的，净是赞颂这场婚事的话。而她毕竟是阅历不深的姑娘，哪里有穿透雾障的眼光。她低下头，说着：“娜娜，也许你的话是对的。不，你的话是对的，婚事办得太急了……”

正在这时，刘郎打闪着双脚追进来，说：“娜娜，你别在这里打扰娇娇了。”

向娜赌气地白了他一眼：“我偏不走！”

刘郎提高了声音：“是伯母叫你去的！”

向娜：“你把我母亲请出来做说客了。”她无奈地看了向娇一眼走了。

刘郎微笑地拉着向娇：“我的好娇娇，我妈答应汇款到飞浪岛，给我们当婚事费用。我们要美美地办这场婚事。”说着，乘机把向娇拉向自己，在她的脸上吻了一下。

向娇轻轻地推开他，说：“刘郎哥，我们的婚事，还是延迟一些时候。”

刘郎吓了一跳：“为什么？一切都顺你的意了，你还要说这种话？”

向娇：“刚才，我想了一下，还是这样的好。”

刘郎：“是不是向娜来捣蛋了？”

向娇：“不！是我的主意。”

刘郎急得快下跪了：“娇娇，你总要说说原因嘛。”

向娇一呆。原因，她一下子实在说不出口来。她的情绪辘辘地转动着，终于说道：“还是等你我的调令都到飞浪岛之后，再办婚事吧。”

刘郎的头脑一阵热涨：“娇娇，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向娇解释道：“不是的！我只是想如果结婚了，北京会卡我们，如果以结婚的名义要求调动，前辈们会被迫同意的。这样，不是能使你我更好地相伴吗。”

刘郎答不出话来。

向娇温柔地安慰道：“刘郎哥，你也不要发急。你那头，催他们抓

紧办理调动手续。如果办得顺利，无非十天半个月的事嘛，最多也不会超过三两个月。”

刘郎搜肠索肚了一阵，竟然找不到一句反驳的理由，他不无沮丧地离开了渔屋。

二十

“娇娇。”向娇听到刘郎亲昵的叫声，打开渔屋木门。刘郎满脸春风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保证你喜得笑上三天三夜。”

向娇问：“什么喜事？”

刘郎：“刚才，我和家里打电话，催母亲快些办好我俩的调令，母亲说，这几天就替我们办了。”

向娇果真喜泛眉梢：“那好。”

刘郎说：“娇娇，还有几天空闲工夫，我抓紧时机出一趟海，再找找申飞帆哥哥。”

向娇不相信地看着刘郎：“你再说一遍？”

刘郎又说：“为了找到飞帆兄弟，我也昼昼夜夜绞心绞肺地想办法。如果能够找到他，叫我钻鲨鱼嘴果鲨鱼腹都愿意。”

向娇的心海热浪滚沸沸：“甭说不吉利的话了。我们出海吧。”

当即，两人驾着一条梭鱼形的棕帆船，扬帆山海了。他们在辽阔的大洋里漂了两天，黄昏时漂到一片蓝粼粼的海区。昏黑的天幕蓦地坠下来，拂扬的幕帐几乎触到了桅梢尖。空气被压紧，压力骤然增大，把涟漪微漾的海面压得整片儿沉降下去，小船上上下下晃荡着，船底不时擦过刚硬的黑礁，咔蹦蹦地响着。刘郎惊慌地呼喊掌舵的向娇：“娇娇，快找深水无礁的海域把船只停泊了。”

一会儿后，船只在无礁的深水区抛了锚。向娇看着深水区四周，但

见暗幽幽的水底，群礁突兀伫立，形势十分险恶。她心里无奈地叹道：“只好在这里过夜了，等候天明时再寻道离开。”

刘郎把出海带来的黄鱼干、目鱼片、饼干、糖果摆满舱面，又倒了两杯绍兴加饭酒，说：“娇娇，灶舱没有引火柴，淡水烧不开，食品都是干货，喝杯加饭酒吧。”

向娇犹豫道：“我从来没有喝过酒。”

刘郎献情地说：“漂了一整天，看你双唇干燥的模样，我的心都酸了，喝吧！”

向娇感激地接过酒杯，一边吃着饼干一边呷着加饭酒。连续喝了几口，觉得有点异样的味道：“刘郎，酒里怎么有点儿药味？”

刘郎开玩笑道：“我在酒里加了安眠药，让你今晚睡个好觉。”

向娇惊嚷道：“啊，你存心不正。”

刘郎连忙解释：“不不！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安眠药又没有气味，怎么会有药味？”

向娇执拗地搁下酒杯：“反正我不喝了。”

刘郎：“不！这满杯的酒，象征着我俩相互满心满意。你喝了半杯，莫非对我半心半意？一定要饮光这满杯酒。”

“饮光这杯，我再也不喝了！”向娇被纠缠着，只得重新端起酒杯，一口一口地呷着。

吃完后，夜色更加深黑幽暗，向娇走进自己的睡舱。不知是白昼闯海疲劳，还是不胜酒力的原因，她一头睡倒了。昏昏蒙蒙的感觉里，她仿佛悠悠漂荡起来，竟然漂进泓灼灼的热水海洋里。一条人形的大鱼向她游来了，大鱼被一层水皮笼罩着内身，那水皮在天光的折射中，闪着浑黄的色彩。哗！大鱼霍地掀掉了遮体的水皮，裸着灰白的身子，啊，是性情很猛的鳗鱼。白鳗鱼扑在她身上，剑尖般的鳍刺，撕扯着她的全身，硬戳戳地刺裂了她的肉体，一阵剧痛……

向娇在重压和剧痛里醒过来，张眼一看，自己赤身裸体地仰躺着，

一丝不挂的刘郎正气喘吁吁地倚在旁边。她惊叫起来：“你，行奸作恶……”

刘郎疲倦不堪地半闭着双眼：“娇娇，酒激奋着我，你更迷醉了我。我实在太喜欢你了……”

向娇狠狠推开他：“你给我滚出去……”

刘郎稍稍挪开身体：“不！你反正要成为我的妻子……”

“天啊……”向娇用被子蒙头盖脸，哭泣起来……

第二天，棕帆船载着喜气洋洋的刘郎和迷惘的向娇，漂回飞浪岛。刘郎快活地绕着向娇团团转，时而向她献笑逗乐，时而剥一颗巧克力，向她的嘴里塞去。向娇摇了摇头拒绝了。

飞浪岛港湾里，停泊着一条双帆大船。两米高的船房外壁，竟然贴着几个大红纸写成的“喜”字。尾桅、中桅和船头桅的空间拉着赤橙红黄的彩带，连帆篙和橦索也贴着鲜艳的彩纸。撑篙并列地插在舷帮孔穴上，篙尖金黄的鲜红的彩旗猎猎飞扬。身穿簇新服装的陆梅和丁山村长，从双帆船跳上棕帆船，扶起向娇回到双帆船：“娇娇，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呢。”

向娇莫名其妙地问：“什么？”

丁山上前祝贺道：“娇娇，我们渔岛有规矩，结婚必须择吉日，这些日子，只有今天是吉日。你舅妈做主，为你和刘郎举行婚礼。我嘛，讨杯喜酒吃吃。”

原来，刘郎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向娇的喉口像塞了什么，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她又眼神迷茫地看着陆梅。

陆梅仔细地看向娇，似乎吃了一惊：“孩子，这几天，你是怎么了，像换了个人似的？”

向娇依然默然无声。

丁山喊道：“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是抓紧办好婚事吧。”

他的话如鱼刺戳得向娇全身一颤，脸色更加苍白，微显铁青的眼窝又湿润起来，泪色闪闪。

人们全被向娇的神色搞蒙了……

多少世纪以来，渔家的男女老少聚在一叶扁舟上，夜以继日地在汪汪东海涯漂泊。陆地上，没有他们的立锥之地，只有解放以后，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才替他们在渔岛安排了住房地基。但是，不少渔家青年仍然保持着祖辈的传统——在渔船上举行婚礼仪式。当晚，飞浪岛渔家替向娇刘郎举行了传统的仪式，双帆船舷帮，一群秃顶青溜溜的小渔哥和扎着双髻辫的小渔妹，嘻嘻哈哈地抢着糖果，燃着长串的鞭炮。身着艳服的向娇和刘郎，在人们的拉扯中拜了天地，然后掀掉向娇的红色罩头绸布，夫妻俩进入宴席了。宴席以舱面当桌，人们盘腿作椅，十多人一圈，团团围定。渔家没有众星拱月似的“拼盘”习惯，人圈中央的舱板上，一盘菜接一盘菜地轮换着。盛菜的是篾丝圈成的鱼盘。每盘菜足能盛满十几海碗，有海蟒粗的青头鳗，有百余斤重的带鱼干，有孩子般的大鲍鱼，有海碗大小的珍珠贝，有巨鲨的鱼皮鱼翅鱼脑，有燕窝海参鲍鱼。刚刚吃完十来盘，向娇回到权当洞房的船舱里。舱里，红缎被子、绿丝枕头、团圆镜儿、月形琉璃梳、彩色吊灯、喷香胭脂，应有尽有，琳琅满目。

向娇坐在舱底，思绪像停止了活动，全身似木雕人。

舱外，闹婚者们在喝酒、唱渔歌、放鞭炮、击渔鼓，热闹繁忙。

向娇的心，被外面的吵闹声震得微微发抖，一种孤独、凄冷甚至略有些惶恐的情绪，迅速地泛上心头……

二十一

婚后，向娇伴着震撼岛屿的浪吼声，度过了二十多天光阴。每天每夜，刘郎总是以神采飞扬的笑容，来冲散她的忧闷情绪。这天早晨，她再也憋不住了，问刘郎：“你不是说过，组织的调令在婚期到达吗。为什么像针落大海，无影无踪？”

刘郎支吾道：“当时母亲是这样说的，为什么没有兑现，我也不清楚。”

向娇嗔怒道：“你给我马上打电话，查询真正的原因。”

刘郎蹙眉沉吟着：反正拖不下去，总有一天要说明原因，干脆趁早挑明。他说：“娇娇，我也跟你一样，是蒙在鼓里的人。可能这桩事，陆梅伯母会清楚一些。不过，你和我成婚，我家没有对不起你家的地方。听说，组织上发了文件，向民爷爷正式享受副部长级生活待遇了……”

向娇一听，不由怒火攻心：“原来，我们的婚事，变成某种交易的本钱。爷爷是名副其实的正派人，他决不会答应这样做。我要找爷爷……”

刘郎以为她要回都市，急忙说道：“你要回家？我跟你一起回去。”

向娇的月牙眉一竖：“原来，你真正的目的，是把我弄到手，带回都市？”

刘郎连连解释道：“不不不！我如果有这种心思，天鸟啄眼，海鲨咬心，不得好死！我发誓，只要你住在飞浪岛，我就永远不回城！”

向娇看着他情真意切的模样，没有说什么，掉头走出房门，前往陆梅的宿舍。在宿舍门口，她看到向娜，问：“娜娜，舅妈在吗？”

向娜斜了一眼，狠狠地说：“娇娇，我妒忌你，又可怜你。”

说罢，管自扬长而去。

自从向娇结婚以后，向娜远远地避开她，偶尔在窄路上相逢，向娜总是用这样的话刺向娇。向娇以为骄蛮的妹妹在气自己不听她的劝告，又想想刘郎在海里对自己的行为，也感到妹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她看着向娜的背影，宽容地苦笑了一声，走进房里。她惊诧地看到，陆梅正在收拾出门的行装，问：“舅妈，你要走了？”

陆梅的双眼微红：“近几天，爷爷又生病了，躺在家里没人照顾。我先带娜娜回去，照顾爷爷。”

向娇：“查寻海莲花的工作呢？”

陆梅：“找不到申飞帆，海莲花出现的时日，还遥遥无期呢。”

她想了想，又说：“反正你已经结了婚，处理问题会成熟些，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你和刘郎的调动问题，被组织卡住了。”

向娇气傻了：“啊？原来，你们联手哄我上当，用结婚的手段，使我死了调到飞浪岛的心。”

陆梅：“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但不能这样理解刘郎。我是希望你不要重蹈你母亲的路，刘郎却死心塌地地要跟你在飞浪岛过下去。”

向娇愤愤地问：“何以见得？”

陆梅：“你们结婚后，组织已经知道，等候海莲花回归的日子遥遥无期，因此决定把工作委托给当地政府，让我们全部撤回去。我把情况告诉刘郎，也请他动员你，没有想到，他竟像吞了秤砣铁了心，口口声声说，你在飞浪岛住到什么时候，他也在飞浪岛住到什么时候。组织催了三次，我找他动员了三次，他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唉，我真想不通，你给刘郎吃了什么药，让他变成和你一样的人。”

向娇听着，对刘郎的行为，不由发蒙又发热，她说道：“我要给爷爷挂电话。”说罢，也不管陆梅怎么说，管自走出去。

当即，向娇挂通了电话，话筒里响起爷爷的话声：“娇娇，爷爷向你祝新婚好！如果不是病魔缠身，爷爷一定回到家乡，亲自主持你们的婚礼。”

向娇激动地问：“爷爷，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向民：“老牛拖破车，不健壮，也死不了！孩子，你尽管照料好自己的生活。”

向娇的双眼灼热了：“爷爷，你还关心着我。只是，我有一桩委屈的心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向民：“说吧。有什么话不能对爷爷说的？”

向娇：“听说，我结婚后，你收到正式文件，享受副部级待遇？”

向民：“哈哈，问得好！应该问清楚！你结婚后，我是收到正式文件，我的心里也打着问号。如果我把你的婚事当成肮脏的交易的资本，我口袋里珍藏几十年的党证，该付之一炬了。我直接找到刘郎的母亲，查问情况。因为消息是她捅出来的。她倒有文件给我看，文件上有规定，像我这样的老同志，可以提高生活待遇。”

向娇一惊：“那么，为什么我会得到消息，连舅妈陆梅都要提升了。”

向民：“嗯？有这码事？我不知道。也许是刘郎母亲背着部长在起作用。唉，现在的事情，要多复杂有多复杂，有些事确实搞不清楚，甚至永远搞不清楚。不过，娇娇，要爷爷做对不起良心的事，除非摘掉爷爷的脑瓜儿。爷爷已经向组织申明，我年老体弱，不能为国家做大贡献，不享受那种高待遇。娇娇，爷爷这样处理，你满意吗？”

向娇连忙应道：“对！对对！”她刚想搁下话筒，又想起一件事，说，“爷爷，听说组织卡住我和刘郎的调令，你知道吗？”

向民静默了一会儿，说：“最近，我在家里养病，很少过问单位的工作。你舅妈对你的调动似乎不太赞成。她对你有养育之恩，你也要尊重她的意见。”

向娇：“你的意见呢？”

向民：“说句感情上的话，我真不愿你离开。可是，对年轻人的感情、志向，我不会勉强。何况，你是组织上的人，不是向家的私有财产。过去，对你的婚事，我由你们自己决定。现在。对你的调动，我由组织决定。”

向娇知道再说下去，动摇不了爷爷的组织原则。她说了一声：“爷爷，你保重。”放下话筒。

晚风沿着海面吹来，腥气浓浓。向娇在铺满花斑斑的卵石的海滩散步。她回想着爷爷和舅妈的话，感到自己有些误解刘郎的用心，不山内疚地苦笑了一下。

夕阳终于沉入海底，弯曲的水平线又多了一个金灿灿的缺口。这期间，落日的周围，一片晚霞如鲜红的玫瑰升腾起来，变得越来越庞大，整整地占满了天空的一隅。这朵自然界最最巨大的美丽的花儿，光艳的色彩把碧色的水山、幽绿的浪谷、灿白的海花全覆盖了，大半座广漠的海涯，泛着它的鲜艳的红色……

“啊！美景！更美的是向往它的人啊！”向娇的背后，响起刘郎的声音。

向娇想起陆梅的话，向他露出多少天来的第一次微笑。

刘郎又说道：“娇娇，我陪你站了多时了。现在，你的眼神告诉我，你心里在这样说：‘人不能放弃自己的向往。也许像夕阳沉落的晚霞，向往的色彩暗淡时，会获得最美的结果！我应该在飞浪岛生活下去！’你说我猜得对吗？”

向娇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

刘郎拉着她的手，说：“我也和你一样，是对生活怀着美的梦幻的人。虽然不十分清楚那美的梦幻是什么，却愿意永远怀着它。共同的情操，应该使我们更紧密地携起手来，更亲密地生活下去。”他又看看天色，“好了，该让梦幻暂时藏在心里，回到现实中。肚子饿了，回去吃饭吧。”他拉着向娇向渔村走去。

二十二

向娇和刘郎的日子，渐渐地和谐起来。

然而，向娇盼望哥哥回归的心，越来越急切了。这是个灰暗暗的阴沉沉的早晨，向娇像平常一样，来到海边眺望渺渺大海，寻找哥哥的船影。她傍着一泓港湾站立着，凝视着港湾内外的海面。

大海那永远荡动的伟岸的躯体，披着一件黝绿黝绿的绸衣，绸衣的衣角飘进眼前的港湾，在港面悠扬飞拂，罩得水底暗幽幽的。迷蒙的幽暗中，似乎长着草甸般的红藻绿苔，还有茂密的海带紫菜，显示着静谧

中的神秘。有一条银灰色的雌花斑鱼儿，那梭子形的身体，在迷阵似的海藻丛中，孤单地穿梭着，似在寻觅着什么。港湾的深处，一片特别幽暗的水和海藻的影像里，出现了另一条金灰色的雄花斑鱼，淡淡的身形越来越清晰，两条花斑鱼终于会合了，口吻抵口吻地似在亲吻。鱼鳃贴鱼鳃地如在蹭磨，鱼腹叠着鱼背像在相搂相驮。

看着花斑鱼互相逗趣的情景，向娇的心里一热，不由咯咯一笑，继而抡起充满希冀的目光，射向远方……

花斑鱼像是吉祥的预兆。第二天，向娇来到海边时，一条头阔臀圆的阔头舢板抵达港湾，一个身穿斜襟渔衣的中年渔夫跳上海岸，手里似乎拿着一张照片。遇到一个人对一下照片。他终于找到向娇，笑纹挤满了过早衰老的三角脸上：“你是向娇吧？”

向娇一看他手里的照片：“咦，你怎么有我的照片？”

三角脸渔夫看了看四周，发现没有人影，才低声说：“这是你哥哥申飞帆交给我的。”

向娇的心差点蹦出喉口：“我哥哥在哪里？”

渔夫：“你甭急。你哥哥端端正正地活着。他常常委托人到飞浪岛打听你的生活情况，知道你的一切。他很想你，要和你见一面。”

向娇：“好！我马上跟你去！”

渔夫：“那不妥当。那桩海莲花案件还没有完结，飞帆还是通缉对象，公开张扬与你会面，岂不是自投罗网。”

向娇：“那你告诉我，他住在什么地方？我去找他。”

渔夫神秘地笑了笑：“不是我不相信你。我知道十个青年人，九个单纯天真，容易坏事。我暂时不告诉你你哥的住处。”

向娇：“那怎么办？”

渔夫：“这样吧，今天傍晚，你们在东海南部和台湾海峡北部的交叉点水头岛见面。”他想了想，又问，“不过，不知你会不会操舵扬帆？”

向娇：“你知道不知道帆板冲浪运动？”

渔夫：“那活计虽然不在海暴中进行，也是在浪峭尖打滚的事。”

向娇：“从中学到大学，我就是业余帆板运动员。除非遇到强海暴，一般的风浪天，我都是能灵活自如地操舵扬帆。”

渔夫一拍掌：“好！我已经收听了气象节目，这几天没有强海暴。那么，我们说定了，我走了。”

向娇欢天喜地地蹦跳着，回到租来当作新婚住房的渔家砖瓦屋。这时，刘郎已经把早饭准备好了，并且吹嘘道：“娇娇，我这模范丈夫当得怎么样？”

向娇心不在焉地应道：“不错。”她像卷进屋里的旋风，东旋西转地忙碌着，把小圆镜、木梳子、胭脂、香油往口袋里塞。

刘郎惊奇地问：“你这样兴奋又匆忙，要干什么？”

向娇脱口说道：“我要出海去，几天不回家。不过，你得替我保密。”

她已经自己泄了密。刘郎敏感地一眨眼：“到底是什么大秘密，连丈夫都不能知道？”

“目前不能告诉你。”向娇说着，兴冲冲地奔出家门，刘郎在背后边追边喊：“你疯了，连早饭也不吃？”

向娇来到海边寻找出海的船只。正值南潮北涌的潮汐，离北潮涌来的出海时刻还有两个时辰，她蹲在一块突出大海的礁岩上。这时天色晴朗了，没有一丝丝风，海面碧彩熠熠，坦然如镜。一种火灼灼的神力，冥冥中驱使她手舞足蹈地掏出木梳、脂油和彩绸条儿，全身对准着明晰的水镜，把浓黑的头发解开来，黑色瀑布似的泻向肩头，又打起两团高高的发髻，一左一右地在头顶晃荡着，变成一个小渔妹。她突然想到自己是个已婚妇女，双颊泛起绯红的云色，连忙松开发髻的绸条儿，两条黑蟒似的辫子直挂到腰间。

那股火灼灼的神力，继续在身上蹿动，她学着渔妇的梳妆办法，在脸上扑上白粉，双手拉直两条白线，线缝夹着颌部脸颊和额面的茸茸的

细毛，一根一根地拔净了。而后用胭脂把双唇涂成绯红色，用香油将脸颊抹得雪白，用梳子梳整额面的刘海。对着水镜凝望着，咦，高挑挺拔曲线分明的身子，鲜嫩丰艳诱人的脸蛋，活脱脱一个健美的渔家少妇的形象。再仔细一看，后脑勺不相称地垂着两条渔家姑娘的大辫子，不由自羞地竖起手指刮着脸皮……

正在向娇动情地装扮自己时，刘郎突然跳上礁岩，笑着问道：“娇娇，看你扮成渔家少妇的模样，莫非要去会情郎渔哥？”

向娇一阵发窘：“看你，净会胡说八道。”

刘郎的神色严肃起来：“可是，你总得告诉，你要出海找谁去？”

向娇斜了一眼：“你对我不放心？怪不得，像青头鳗追踪红虾，偷偷跟着我。”

刘郎：“我是你的丈夫啊！对妻子的行踪，有权利了解嘛。”

向娇：“不是对你说过，目前暂时不告诉你，以后会告诉你的。”

刘郎难过地低头闭眼，突地攥紧了拳头，眼光烁烁地射向拳头，说：“你对我还不相信？我这颗心，白交给你了，不如砸碎喂鱼！”说着，拳头噗地砸在礁岩上，一抹红色的血丝溅了出来。他痛苦地闭拢双眼，竟然挤出了两颗晶亮的泪水。

向娇激动了，说：“你这人真犟，好吧，我告诉你，申飞帆哥哥好端端地活着，委托人来找我，约我今天见面。”

刘郎向海面一看，高兴得跳了起来：“好啊！”不料跳得太用力，脚底一空，哗地溅落在水里，他拖着湿淋淋的身体，一边往礁岩上爬，一边说：“娇娇，这样天大的喜事，你都不告诉我，我跟你一起出海！”

向娇把他拉上礁岩，说：“不行，我跟来人约好，我们兄妹俩单独会面。如果发现有其他人，哥哥可能会吓得避开的！再说， he 现在是通缉对象，你卷进案子里，让组织知道了，对你没有好处。”

刘郎冷得瑟瑟发抖：“我不怕！豁出小命都不怕！只求能跟飞帆哥哥见一面。”

向娇：“唉，这次确实不行。这样吧，我见到他时，和他商量一下，安排你俩会一次面。”

刘郎无奈地说：“那好吧。”临走，他又说道，“娇娇，你单独闯海，我不放心。我可能在暗中保护你呢！”也不管向娇怎么回答，离开了。

二十三

女子的心总像海洋一般多彩多姿。向娇驾着一条租来的单帆船，在驰往台湾海峡北侧的漫漫水路乘风破浪前进着。海风像受到神的启迪似的，以不强不弱的力量，鼓着白灰灰的风帆，推着单帆船闪闪掠掠地前进着。向娇把舵柄左右拴定，让船只在无礁无岛的广阔海面定向前进。她自己拉出出海前准备好的包袱，在舱面摆弄着。

这是东海南涯渔民的特异的衣衫。上衣是白色帆布做的，染上棕黄色的木茹汁，可以抵御咸水海盐的腐蚀。胸部是斜襟式的，下摆缝着一朵朵白色的浪花。连接斜襟的左边是食指大小的布条弯成的布扣儿，右边是比拇指稍大的衣纽儿，纽儿呈白色的海莲花状。前些日子，向娇特意去买了这件渔衣，却把上边的棕黄色布扣拆下来，自己缝制了这种海莲花状的布纽扣。她相信申飞帆哥哥不会是海莲花的窃贼，相反，他的心像海莲花一样的洁白、美丽。她要在见到哥哥时，向他赠送这礼品。

一起买到的，还有一条渔裤。这是染黑的帆布裁成的。裤头没有皮带扣，却缝着两条一米多长的布带儿，用以把裤子拴在腰间。布带下边是人工缝成的网形图案，斜形的布皱交错构成，似乎说明着渔家永远与渔网为伍。裤筒又宽又大，却短得只及小腿部位，把下面让给常年套着的长筒水靴。裤头左右侧即裤袋的位置，是两个很大的开裆，用以在大海里肆无忌惮地小便。

向娇心念一闪：咦，我有新渔衣送给哥哥，还缺少吃的物品。出门时，她只带了一些饼干淡水。她知道渔家喜欢奇鲜奇腥的食品。“向大海索取吧！”她打定主意，来到舷帮探望大海。船在航行中，很难撒网放钩。无意中，她看到灰白色的船只底部，竟然附生着密密麻麻的又补又鲜的海货——牡蛎，她兴奋得忘却了危险，飞手飞脚地脱掉外衣外

裤，用渔索拴着桅杆和自己的腰部，贴着船舷溜进大海，船只驶动激起的海流，擦得她的洁白似雪的皮肤又凉又痒，惹得她咯咯笑了几声。在飞浪岛，她早向渔女们学会了打牡蛎的办法。她抽出带下海的梢头尖尖的铁戳子，还有一把小型船用太平斧，砰砰有声地戳开花朵状的牡蛎壳，挖出里边紫灰色的鲜肉，装进挂在腰部的塑料袋里。又咸又腥的海水不断地溅进她的嘴里，她一边吐着海水一边打着牡蛎。像有一种波涛般的力量在身上涌动着，她足足打了两个小时，才喘吁吁地爬上舱面，进入睡舱换好衣服。

出舱后，她把满满一袋的可以生吃的牡蛎和渔衣渔裤放在避浪处，又从贴胸处掏出一件东西，哦，是两颗海洋奇珍连心珍珠，有黄鱼眼一般大小，像雪粉和成似的，晶白闪亮。前些天，她前往水产品市场时，看到这两颗连在一起的珍珠，竟然神差鬼使地买下来。今天，她要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哥哥，象征兄妹的心永远相连。

船只已经在海洋里走了好多个小时，她不停地询问遇到的渔船，知道离水头岛不远了。

水头岛海域，气候竟然异常恶化。没有呼啸的风声，深不可测的海底却翻出一丛丛白花花的蘑菇浪，浪花没进低空的滚动的棉团似的云彩里，那云团仿佛也是海底翻出来似的。浪花和云团搅混在一起的景象，格外汹汹沸沸，并且遮没了整片海域。单帆船在棉絮和白花中间行进着，看不见航道，看不见岛屿。船底在猛浪狂流的冲腾中，朝着东方的公海漂泊起来。向娇拼命地拉紧风帆，然而没有风力鼓帆，船只只有任凭急流的摆布。船只东南方位置，白茫茫的雾幔里，露出一片黝黑峥嵘的礁石滩。又值退潮汐，礁滩低处的碧澄澄的浅水洼里，竟然分布着拳头大的三角帆海贝，黧黑的贝壳张开吸水，里面的鲜红的肉舌含着一颗拇指大小的珍珠，珍珠混在同色的雾影里，却以白熠熠亮晶晶的形象，引人注目。向娇的幻觉，随着或浓或淡的云水变异着，那或灭或现的珍珠，竟然变成一颗小小的月亮，在白色的雾帐里泛着，闪着银亮亮的光芒。银亮的圆月飞进眼眸，在心空升腾映辉了。

顿时，向娇的心绪沸腾起来，哦，皎洁的月亮，丰圆的月亮，团圆的象征，团圆！团圆！为了团圆，豁命冲礁啊！

她猛地一扳舵，船只的头部稍微一偏，向前一冲，随着剧烈的震动，轰地冲上了礁滩！

而水和雾织成的白茫茫的帐幔更加浓厚了……

在向娇驾船行驶往水头岛的同时，茫茫大洋深处，也出现了申飞帆的龙头船。

龙头船越来越接近水头岛。申飞帆的赭色的脸庞，显得更加红光闪闪。全身的血液在哗哗涌动。啊！分别多时，妹妹的形态不知有没有变化？这截时光里，她承受了多少生活的腥风咸浪的扑击啊！父亲的去世，哥哥的失踪……虽然，你和刘郎结婚了，那婚事难道使你称心如意吗？如果我俩不是亲兄妹，你难道对我没有一丝一缕的超越兄妹范围的情谊吗？不，不能胡思乱想，我们毕竟是亲兄妹的情谊。她的位置高若天仙女，我是闯荡苦海的渔夫，怎能相般配呢？再说，那刘郎的情况确实不赖。应该祝福妹妹。用什么礼品贺喜呢？

他的烁烁的目光射向渔船、海洋。只见左舷外的清澄澄海水里，凝止不动地铺着一片枝杈交错叶瓣茂密的珊瑚，其中有两朵格外引人注目的珊瑚花，如黄闪闪的金子雕成的，形状好像心形的秋桃。哦，连心珊瑚花！

如神差鬼使似的，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力在飞帆的身体膨胀起来。他一俯身扎进海水里了。他在台湾海峡的凉丝丝的海水里泅游着，火箭似的接近珊瑚林，突起筋条的手臂，猛地折断了珊瑚枝，举着那朵连心珊瑚，游回龙头船。他深情地凝视着珊瑚花，神魄犹如飞扬的热云。他忘记了这是要向妹妹和刘郎贺喜的礼物，而是陷进灼热的思忖，这两朵心形的珊瑚花，不正是自己和娇娇妹妹的相连的心吗！是的，自己和娇娇妹妹的心，永远相连，天长地久！

好一阵，他才从炽热的情绪中冷静过来。又一种奇怪的念头在心里回荡。自从娇娇到偏僻的渔乡，自己还没有好好地待过她呢。海里人敬客，最珍贵的是端出鲜美的海货。用什么海货招待到海涯深处看望自己的妹妹呢？

他朝一座稍近的海崖寻望着。但见石崖的峨峨高处，一条巨大的石缝里，筑着一堆海草窝儿，仔细一看，是金丝燕的巢穴。金丝燕吐出的是珍贵海珍——燕窝，那里面一定有驰名海涯的燕窝！

想罢，他毅然地拉着络麻绞铁丝的锚索，腾地跃上石崖的崖脚，把船只拴在一条礁石柱上。他沿着一条礁磴小路，小心翼翼地攀上石崖顶

部的缝隙里，但见枯黄的海草缠成的窝穴里，有一团带着殷红色的血丝燕窝。他拿起贵如黄金鲜似鲍鱼的燕窝，心里发出无声的欢叫，脚底一打滑，差点踩出石磴小路，一头栽向大海里。他连忙抱着一块巨大的凸出崖岸的石磴，重新爬下悬崖。

而这时，瞬间多变的海，骤然刮起一阵狂风，携来滚滚的白雾，并在海水里激起一股股白花花急流。也许是锚索没有拴紧的因素，船只被急流一拉拽，锚索竟从礁柱上脱落下来。海蛇似的爬进水里，随着龙头船逝向雾腾腾的景象里了。如果稍微迟疑片刻，龙头船将被远远地漂离海涯，自己不能到达水头岛和妹妹娇娇团圆了！游海追不上船只！对，跳崖！可是，万一跳不到船上，会落水葬海呢！为了早日见到妹妹，豁出小命也值得！

想罢，他猛力地爬了几块石磴，瞄准忽而漂近石崖忽而驶离开去的龙头船，呼地跃出石崖，飞向船只的舱面。刚巧，他落在船舷边沿，双手抓住舷帮，身子挂在水面上。他双臂一撑舷帮，爬上舱面了。

不多时刻，申飞帆驾着龙头船，穿越翻腾的雪浪白雾驰近水头岛，沿着礁滩周围巡回寻找着。倏地，他发现，有一条小帆船搁在礁滩上。几乎同时间，小船上的向娇和申飞帆发出激荡肺腑的呼喊：“哥哥——”“妹妹——”

风把他俩的喊声送到对方的耳鼓里，也把他俩的热魂吹得融合在一起。可是，当龙头船把小船拖出礁滩，两人飞步扑近对方时，却像有一层无形的铁幕，把他俩隔开了。他俩站在几乎胸贴胸的位置上，飞奔的身体倏然停止着，张开的准备搂抱对方的双臂慢慢垂下来。然而由于站得太近的原因，双方的灼热的呼吸都喷在对方的脸颊，各自情怯地向后退了一步，万般情愫泛上脸庞，化为泪闪闪的目光，还有低低的颤颤的呼唤：“哥——”“妹——”

一会儿后，热烈的气氛又回到舱面。兄妹俩互相问候着。轮到妹妹捧出洁白晶亮的连心珍珠礼，哥哥也拿出金灿灿的连心珊瑚花。两人交换着无比珍贵的礼物，手和手相叠在一起，不，是他俩的心叠在一起！

烹调海鲜，闯海汉是行家。申飞帆煮出热腾腾香喷喷的牡蛎汤和燕窝汤，和妹妹美美地享受一番。最后，向娇提问了最关切的问题：“哥哥，这几个月来，你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

申飞帆想了想，毅然地说：“兄妹情谊，山高海深，我应该告诉你。阿妈逝世的前夕，曾经嘱咐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心心相印的女朋友，因为和爷爷的婚事不顺，逃进茫茫海涯。多少年来，阿妈替爷爷寻找这位女友，逝世前的一段日子，才听人说到，那位爷爷的女友，可能居住在和飞浪岛相距百里的海熊岛上。那海熊岛虽然是外洋渔场的必经之地，因为远离大陆，所以荒无人烟。爷爷的女友以荒岛为伴，以鱼虾为食，勇敢地在航道边沿筑起灯塔楼，用渔灯当航标灯，替渔船指路引航，把对爷爷的爱，转移到渔家身上，数十年岁月，始终不渝。妈妈要我完成她的遗愿，前往寻找。这次，我经过几昼夜风浪的颠簸，好不容易找到海熊岛，一打听那位看灯塔的老婆婆的情形，果然是爷爷的年轻时的女友。我就在那里住下了，还闯了一番事业呢，娇娇，你跟我到海熊岛吧。”

向娇犹豫道：“只是……”

申飞帆一想，笑道：“哦，我都忘了，你已经结婚了。对了，你先回飞浪岛，跟妹夫说一声，然后到海熊岛住几天。”

向娇一嘟嘴：“为什么不让刘郎一起去海熊岛？”

申飞帆：“唉，我是个被你们怀疑的罪人，除了你相信我，恐怕没有人相信我了。那神秘的海莲花没有出世前，我居住的地址，最好保密。”

向娇的眼睫湿润起来，点了点头。

兄妹俩聚会半天多，趁着风浪平息的时刻，各自驾着船只，分手了。

二十四

水面像向娇的心海，跳荡着白粼粼的乱纷纷的波涛。船只像有悟性似的，踟蹰不前地晃荡着。向娇泪淋淋的双眼，悲伤地凝视着载着申飞帆的龙头船，如摇摇摆摆的醉汉，向东方海涯深处飘去。

她硬了硬心，扳动楠木舵柄，驾船向飞浪岛方向前去。

这时的海风增强了。海的动荡也猛烈了，凸起的是尖锥形的山，凹下的是蜿蜒盘旋的沟谷。突然，从一条绿得骇人的水谷底部，蹿出一条双帆船，一个熟悉的声音随风飘来：“娇娇，等等我。”

向娇一看，双帆船上站着刘郎和阿鼻。刘郎正向自己招着手。阿鼻则转脸看着远去的申飞帆的龙头船，双眼闪着似笑非笑的神采。向娇紧张地瞥了一眼哥哥的龙头船，不无愠怒地冲着刘郎喊：“你怎么像偷偷跟踪柔鱼的乌贼？”

刘郎让阿鼻把船拢过来，说：“娇娇，海神爷做证，我是怕你一个人闯海容易出事，雇了阿鼻驾着双帆船，跟在后面保护你。阿鼻，你可以做证。”

阿鼻怪里怪气地应道：“只要你多付十元雇佣金，我不但替你做证，还可以替申飞帆的行踪保密呢！”

向娇愤愤地吆道：“你这见钱心窍开的钱迷，我哥哥走远了，你快跳海追啊，把他送交公安局啊！”

阿鼻慌了：“哪能呢！我这个飘海汉是咸水脑袋，不过想多赚几块钱罢了。我还没那般缺德，把飞帆兄弟送进大牢……”

刘郎连忙出来打圆场：“算了。都是我不好。阿鼻，我多给你二十元，此事仰仗你庇护了！你管自驾船回去吧，我乘坐娇娇的单帆船。”

阿鼻眉开眼笑地接着钱，驾船走了。

单帆船里，刘郎低头蹙眉地思索了一阵。暗幽幽的眼眸深处，突地一亮，向船首踱去。

向娇用舵索把舵柄拴定了，走向船头，准备责备刘郎几句，向前一看，只见刘郎海虾似的弓腰蹲缩在一角，耷拉着脸，长吁短叹着。向娇一愣：“你，怎么了？”

刘郎闷着声。

向娇一跺脚：“你说话啊！”

刘郎这才抬起微红微湿的眼睫，伤心地说：“娇娇，我对你的心，充满着红鲜鲜热烘烘的血液。你那样做，对得起我的心吗？”

向娇低声应道：“有什么对不起你？不是把秘密都告诉过你，我要到水头岛见哥哥。”

刘郎：“你是告诉过我，那不过是你起码该做的事。”

“那你还要求什么？”

“娇娇，你是飞帆的妹妹，我是他的妹夫啊！你能够见他，为什么不让我见他？亲人遭灾难时，不去见见他，我的良心不安的呢！”

向娇的心一动：“我不是不让你见他，我是……”

刘郎打断了他的话：“你是怕我泄密？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自己的亲人！你再想想，如果飞帆认为我在他遭难时刻嫌忌他，不敢见他，他今后会怎样对待我？”

向娇动情了，问：“以你的看法，该怎样弥补？”

刘郎：“飞帆会告诉你他的住址。你带我前去，让我和他会会面叙叙情，也帮助他出出点子，怎样从海莲花事件中解脱出来。”

向娇点了点头。她想到又可以见到哥哥了，心里一阵热波泛滥，欢快地跃进了舵位。船只朝着海熊岛方向飘去了。

再说阿鼻驾着双帆船往飞浪岛方向急急驰骋，船只经过了一片红水洋。这是具有特殊构造的海洋，海底铺着起起伏伏的红珠土山丘，土质里能溶出一种红绯的染色，海丘上长出繁密的红藻，在透进水里的折射的阳光映照中，满海显得红彤彤的。然而，这种水色鲜红的海洋里，却汹涌着肤色和水色相同的海蛇，一条跟着一条，在红水里蜿蜒蜿蜒，躲躲闪闪。

一条头尾尖刺刺的马龙船从一座长满红藻的突出海面的礁山后忽溜溜地驶出来，驾船的是飞浪岛渔村村长丁山。他似笑似怒地喊：“阿鼻，这两天，向娇率先租船离开飞浪岛，你和刘郎又乘坐双帆船出港，下落不明。我真担心你们出事了，也驾着船出海看看。我碰到一些过路船，说你们两条船向台湾海峡北部驶去了，我也驾船到这里等候你们。

这里是你们必经航道呢。”

阿鼻应道：“我、我的船受刘郎同志的租用，载他找向娇的船只呢。”

丁山吆叫道：“阿鼻，甬跟我瞒心瞒肺了。向娇出海，多时不归，一定是找到她哥哥申飞帆了。刘郎租你的船，无非是担心妻子离开他，追回向娇罢了。快告诉我，刘郎明明乘你的船出海了，怎么不见他了？”

阿鼻摸摸刘郎给他的雇佣金，说：“船出海后，他转乘向娇的船了。”

丁山追问：“向娇的船呢？”

阿鼻慌神了，支吾道：“我、我怎么知道。”

丁山火了：“阿鼻，海莲花失窃事件，是重大案件。申飞帆是重大嫌疑犯。如果你隐瞒申飞帆的行踪，我这个当村长的，也有失职的责任。万一申飞帆抓到了，供出这两天的情景，你也有知情不报的罪。案件发生在渔村中，我清查不办，也有渎职罪呢。你想弄得我垮台吗？这样吧，只要你检举申飞帆的下落，我发给你举报奖金。”

阿鼻的双颊一阵红胀：“多少钱？”

丁山：“捉不到人，发给你一百元。捉到人了，再加一个零。”

阿鼻的脚底像装上了弹板，差点蹦进大海：“好，你有钱，变成权迷。我犯穷病，自然是钱奴，豁命也要多赚些钱。我告诉你申飞帆的龙头船在水头岛出现了，又朝东方海涯深处驶去。水头岛的东方，除了几座礁岛组成的海熊岛，没有其他岛屿了。十有九成，申飞帆住在海熊岛呢！”

丁山：“那刘郎和向娇呢？”

阿鼻：“他俩共同乘坐一条单帆船，去找申飞帆了。”

“怎么，他俩和申飞帆是一路货？那海莲花……”丁山疑惑地嘟哝着，“阿鼻，为保住飞浪岛渔家的信誉，使大伙不会背上偷窃海莲花的

罪名，我们一起追踪申飞帆他们，行吗？”

阿鼻犹豫道：“我答应过他们，不能出卖……”

丁山：“嘿，我用村长的名义命令你，一起追踪申飞帆！”

双帆船像怀着阿鼻的心情，在波峰浪谷间犹犹豫豫地晃荡着，跟着丁山的马龙船抄近道直驰海熊岛了。

二十五

大洋深处的海熊岛，岛子最东边的部位，是两座蹬脚昂首的巨熊状的礁岩，礁岩后边连接着两串长溜溜弯曲曲的石岛，仿佛两长串葫芦连接成似的，在海里盘盘旋旋着，中间夹着一条狭窄的水道，急流如白鳞闪闪的龙鳞在水道翻滚奔窜。水道两侧，内凹的岛坳是一泓泓清水晶晶的港湾。长年累月，这条水道成了渔船通向东边渔场的必经航线。每当狂风咆哮，恶浪腾空，多少渔船被恶浪掀翻，砸在两侧的礁岛上。每当海雾飞来。夜色深浓，多少渔家瞧不清前进的方向，船翻人亡。人们多么需要在水道的两侧，有一盏指路的航标灯，有一座雾天报警的钟楼，使陷进厄难的渔船认清方向，顺利前进。

在老一辈渔汉的记忆中，大约三十多年前，海熊岛东边礁岩巅顶，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个人影，她点起了一盏昏黄的航标灯。自从这盏用煤油点燃的灯火第一次发出光亮后，它就从来没有熄灭过。在水道上安全航行的渔人，为了感谢点灯人的恩情，把最鲜美的鱼虾送上岛子，长年累月地供养着她。然而，海熊岛毕竟太偏僻荒凉了，没有人前来定居。唯有勇敢的点灯人，伴着黑鳞鳞的礁岛和白花花的海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孤单单地生活在荒岛。

几个月前，寂死的荒岛骤然出现了蓬勃的生机，有个来闯荒岛的渔人，找到了那像海神一般神秘的守灯人。原来，守灯人是个年过花甲的老渔妇，大海洋的风风浪浪，已经把她的鬓发染成一片白霜。然而，大海洋的鲜鱼鲜虾，却将她的体格养得异常健壮，那红润的脸颊，黑亮的双眼，让人怀疑她是个四十多岁的半老徐娘。

闯海熊岛的年轻人，就是逃进汪洋的申飞帆。他动情地询问老渔妇：“婆婆，我是向民爷爷的外孙飞帆啊！”

守灯老妇满脸焕发出神色，连满头的白发也颤动起来：“什么？民！向民还健在？你是向民的外孙！”

申飞帆又说：“婆婆啊，你一定是爷爷年轻时代的好友珊姑婆婆？”

珊姑婆婆点点头，一把拉着申飞帆的手：“孩子，你爷爷好吗？”

申飞帆激动地说：“好！他很好！他一直在挂念着你。二十多年前，他就交代过来飞浪岛插队落户的妈妈，要她找到你，照顾你。也许海熊岛离飞浪岛太远了，妈妈找了好几年，还没有找到你。直到她病危前，才从一个渔家的嘴里，听到海熊岛有个守航灯的珊姑婆婆。她交代我，要把你接到飞浪岛安度晚年。可这几年，我家贫如洗，没有敢来接你去受苦……”

珊姑婆婆听着，感动得热泪盈眶：“孩子，你婆婆健壮得很呢！可这次，你又怎么到这里来了？”

“婆婆，我是逃啊……”申飞帆边抹着泪边把被通缉的事告诉珊姑婆婆。

珊姑婆婆的双眼像灯塔一般明亮起来，在申飞帆的全身逡巡着，然后说：“孩子，我的目光能穿风透浪，看得出你不是偷窃海莲花的人。正直的桅杆，不怕狂风吹斜！刚硬的礁岩，恶浪扑不塌！你就在这里住下去吧！时间，会像洗刷污泥的浪水，把你洗涤得一干二净，恢复闯海汉原来的面目！”

从此，申飞帆在海熊岛居住下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海熊岛突然发现了一座座珍稀宝藏。

那是一个凶器的夜晚，狂暴的海风席卷大洋，海熊岛四周的海面，像一张蓝底缀白花的巨大的布兜猛烈地掀动着，岛礁变成几块小石子似的搁在布兜中央，时时都会被掀翻过去。恶浪从水道的进口涌进来。像一团浑身灿白的水兽在水道上拥挤着，溅得一平如镜的港湾剧烈地泛动起来，似一锅白泡翻滚的热水。浑白的水泡下面，则是黑黝黝的夜的海底。

面对此情此景，申飞帆想起自己动荡不安的生活，不禁一阵心酸，脸色也黯然下来。感觉那空间，犹如一座黑蒙蒙的地洞。

突然，在那黑黝黝的水底，有一群奇怪的形体如伞的海生物，有的通体红绯绯，有的全身金闪闪，有的发出银蓝色的光。远远望去，像凶器黑暗的空间里的一盏盏伞形状的彩灯，映射着缤纷多彩的光明。

顿时，狂风化成一双双有力的臂膀，推得申飞帆向港湾猛冲过去，他也顾不得脱掉斜襟渔衣，哗地溅进凉丝丝的海水里，双臂像搂抱爱情似的大张着，猛地搂起一盏银蓝色的彩灯。哦，他搂起的，原来是浑身闪着粼光的大海蜇，而那些不同色彩的海蜇，则是由不同的粼光附在身上而发出的光华。他凭着丰富的闯海经验悟到，这海熊岛的座座港湾，有大群的海蜇旺发。海蜇号称海洋白银，一座港湾就是一座银库啊！

闯海汉的胆魄，能够将幻影般的海市蜃楼变成美丽的现实。在申飞帆的闯荡下，一片海市般的美丽景象在海熊岛出现了！

再说阿鼻的双帆船和丁山的乌龙船，一前一后地冲波穿浪，驶进了巍巍雄立的海熊岛，阿鼻眼尖，喊：“村长，前边是向娇夫妻的单帆船！”

原来，向娇只懂冲浪闯海的技能，不能辨识直达海熊岛的航道，船只驶偏了方向，待到发觉转航，足足延迟了一天，刚好和丁山阿鼻同时到达海熊岛。这时向娇也发现了丁山阿鼻的渔船，不无恼怒地训斥着刘郎：“好啊，看你做的好事，让阿鼻回去泄了密，把丁山村长引来了！”

刘郎的眼眸也冒出黄闪闪的火光：“这海贼，坏我大事了！”

向娇：“说不定，那晚的海莲花，就是这两个海贼偷窃的，不然，为什么勾结得这么紧！”

这时，丁山的船只拢过来。丁山的脸上显出狡黠的笑：“刘郎同志，夫妻俩有什么急事，大老远地跑那么长的海路，到这座荒芜的岛屿？”

向娇抢先应道：“我们夫妻俩出海兜风，关你什么事？”

丁山被呛得说不出话来。

三条船各怀着心思，在波浪间不时地扭扭头，驶进把海熊岛贯穿成几大块的水道，寻找着申飞帆的踪迹。

二十六

海熊岛碧玉湾像绿色的巨镜浮在水面。碧玉湾内侧，是倾斜的山坡，卷岛的海啸泻净了岛坡的沙土，露山一片片黄映映的石磴。石磴上坐落着一座座刚刚砌成的正方形的小渔屋，乱礁墙上石缝交错，从遥远的大陆运来的椽子和陶瓦覆盖屋顶，渔家生怕海暴刮飞了陶瓦，瓦片上压着一块块海碗大小的石头，透过那既不怕海浪冲刷又可通气的喇叭形的小窗口，清晰可见屋里摆着金漆映辉的家具、花团锦簇的被褥、鳞彩缤纷的鱼虾，一派生活富裕的景象。每座渔屋的门口场，都摆着一口口巨大的灰陶水缸，一只缸足能装几十担水。但缸里没有装淡水，却装满用银晶晶的明矾腌制的白澄澄的海蜇皮、红殷殷的海蜇头、灰黝黝的海蜇乌、银灰灰的海蜇花。海蜇，往昔是最贫困的渔夫家用的贱价菜，当今变成富贵人酒席上的佳肴。每大缸海蜇能卖数千元呢。

丁山领着阿鼻寻找申飞帆，后来竟变成单是参观海蜇缸，啧啧发声的嘴角流出贪婪的唾液，微闭的眼缝烁着迷痴的光。他询问阿鼻：“这座荒岛，几时住了这么多人？几时出现了富贵景象？”

阿鼻告诉他：“这几年，你在飞浪岛掌权，难得出海，也难怪你不知道情况。几年来，由于工业废水入海和海洋气候恶化，东海南涯和台湾海峡北部渔场的鱼虾锐减，渔家捕不到好鱼虾。加上集体渔业队的渔船给个人承包，实质变成了个人财产，船老大净挑些好劳力到自己船上当伙计，剩下一些技术差的、体力弱的、智力迟滞的、身体残废的，不能到好船只捕鱼，甚至没有下海的机会，变得像海滩的卵石，穷光光。他们无奈，从大陆漂海横渡到海熊岛，在礁矶间挖掘黑溜溜的淡菜、白灰灰的藤壶、粉红色的石蟹，以便到市场兑换生活用品。听人说，几个月前，海熊岛突然出现了一个精明的渔夫，发现了海熊岛的众多的港湾里，有大批的海蜇。于是，他召集那些走投无路的穷人，在这里捕海蜇腌海蜇卖海蜇，还动员大伙就地盖屋居住，竟把荒荒凉凉的海熊岛，调理得红红火火呢！”

阿鼻还想啰唆下去。丁山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是说，这座

海熊岛，归哪个渔村管辖？”

阿鼻：“海洋里的荒岛多如浪花，谁还说得清哪座荒岛归哪个渔村管辖？”

丁山一鼓掌：“那就好了！它应该归飞浪岛渔村管辖！”

阿鼻一阵发疑：“归你管？你是不是想走在飞浪岛靠权力赚钱的路？村长，到时候发财了，不要忘了我这开国元老的功劳钱！”

丁山狡猾地岔开话意：“嘿，你不要主次不分。我是想掌握海熊岛，寻到申飞帆，弄清海莲花的下落呢！”

也不知怎的，那古铜色的脸庞泛着祥和的笑容的渔夫们，每当看到丁山和阿鼻出现时，总是沉下脸来，像罩着几层浓黑的阴云。丁山小心翼翼地询问：“兄弟们，看到申飞帆了吗？”人们的翻白的眼角射出犀利的光箭，仿佛早就识透了丁山的居心似的，用沉默来表示抗争。而阿鼻也感到局促不安起来。这个贫穷的渔夫，心里并没有迫害申飞帆的企图，甚至当申飞帆的一家屡屡遇难时，蛰伏在心底的人性也会泛滥起来，产生心酸的怜悯的心绪。只不过，每遇到可以使自己摆脱贫困的赚钱机会时，那贪婪的本性也同时膨胀起来。“反正我不驾船送刘郎和丁山，他们也会找别人引路，找到申飞帆。有钱不赚，是傻鱼头的儿子！”他抱着这样浑浊的德行标准和清晰的赚钱意识，来到海熊岛。然而，在人们的白眼面前，他怔忡了。有个疾恶如仇的渔哥，竟把一口痰水喷在阿鼻的衣摆上。阿鼻的心里，隐隐约约地有些后悔了。他不该到海熊岛。如果飞帆窃取了海莲花，自己引人找他，也没有什么过错。如果不是他偷窃海莲花，自己帮助别人捉到他，岂非作孽吗。他想告诉丁山，自己要离开岛子。可是，当他看到丁山的雄赳赳气昂昂的姿势，使他感到一种权势的威慑力，吓得不敢开口。

丁山不知疲倦地翻遍了被水道割成几座礁山的海熊岛的角角落落，居住在海熊岛的渔家老小，却像一层无形而坚韧的网，把申飞帆罩得无影无踪。他遇到了在礁岛海滩休息的刘郎夫妻，问：“你们找到飞帆兄弟吗？”

向娇鄙夷地斜了他一眼，脸朝着天空骂道：“仗权势欺压人的海贼，想把贼名栽到我哥哥头上，做梦！”

刘郎连忙制止：“娇娇，甭乱说。”

向娇应道：“我不是骂谁。如果他没有做贼，怎么急于找到替罪羊，莫非想把自己洗刷干净！”

“哼！”丁山气得直想暴起性子，又忍耐了一下，转身奔向另一座港湾。

而这时，在一片黑礁倾斜的地方，正在茫然寻找着申飞帆的向娇和刘郎，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他就是前往飞浪岛寻找向娇的渔夫，名叫陈海智，这个机智的渔夫，一把拉着向娇说：“你到一旁来，我有事告诉你。”

向娇犹豫地看着刘郎。刘郎深邃的眼眸里一闪亮，说：“你去吧。我等着你。”

陈海智把向娇拉到僻静的角落，责备道：“飞帆老大让你一个人到海熊岛，你怎么拖泥带水地来了四个人？你是不是想把哥哥送进大牢里？”

向娇急得热泪奔流：“不不！我要向哥哥解释这一切！我哥哥到底在哪里？”

陈海智冷静地说：“我已知道这一切情况，不用你解释。这一次，你必须发誓，不对任何人说出你哥哥的行踪，我才能告诉你。”

向娇：“我发誓！快引我去找哥哥。”

陈海智：“不过，我还要去跟珊姑婆婆商量一下，才能答复你。”

向娇：“珊姑婆婆？是不是我爷爷的女友？”

陈海智答应道：“是的。”他走了几步，又转身告诉向娇，“你先到斑鱼湾船簇上，了解了解你哥哥在这里开创的世界，也等候我的回信。”

向娇离开陈海智，来到刘郎跟前：“走，我们到斑鱼湾。”

刘郎焦急地问：“有没有飞帆哥哥的消息？”

向娇想说什么，又想到陈海智的话，紧闭了双唇，说：“到时候再说吧。”

夫妻俩走向斑鱼湾……

大约两小时后，丁山和阿鼻也来到海熊岛最大的海湾斑鱼湾。

宽阔的斑鱼湾里，绿波跳荡，浪花放艳。数十条捕海蜇的尖头舢板，熙熙攘攘地停泊着，桅杆茂密，帆叶纷飞。一条条桌长数寸厚的生海蜇，被加工成一片片雨伞状的海蜇皮，以洁白晶莹的形色，满满地堆在舢板舱里。舢板舱变成堆冰砌雪的小世界。

丁山早就成竹在胸，他站在海滩吆喝道：“喂，我是飞浪岛渔村村长，受乡人民政府的委派，来这里召集大伙开会。”

阿鼻吃惊地拉住了丁山：“你怎么变成乡政府的代表了？”

丁山压低声音：“你忘了，我是乡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管辖乡政府呢！我不亮这张牌，能用权势压住阵脚吗？东海南涯好多座岛屿，都归咱们乡管辖，我这样召集会议，名正言顺。”

勇猛的渔家，也是最驯服的。人们的心里窝着不满情绪，却依然聚到海滩上，默然地站着。丁山清了清喉咙，大声说：“我受乡政府委托，把流散在海熊岛水域的渔家组织起来，集体闯海。我决定，即日起成立归属渔村村委会管辖的海熊岛渔业船队，经济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没有正式选举前，我先在这里担任队长。”

人们一阵骚动，大伙的眼眸闪跳着黄色的火苗，心底像憋着即将爆发的熔岩。突然，向娇从人群里冒了出来。嘴里抿着冷笑：“丁山队长，我支持你任职。眼下的海熊岛渔家，生活在珊瑚海般的美的境界里。你要当他们的头头，应该把大伙带进更美的生活境界。你应该向大伙进行施政演说。”刚才，向娇根据陈海智的嘱咐，深入渔船里，详细地了解了海熊岛小社会的情况。她在飞浪岛生活了很久，也熟悉那里的情况，更知道丁山是如何利用权力，为自己发家致富的。两座海岛的情况，简直是天壤之别。她看着丁山要到海熊岛作恶，对丁山的怒火燃烧得更旺了，决心把丁山当海猴儿耍一回。

丁山看到向娇支持自己，先是一愣，然后得意地笑道：“娇娇是大

城市的同志，她支持我，说明我的行动是正确的。我担任队长后，充分利用海熊岛的海蜇资源，大伙各家捕到的海蜇归各家所有，由我组织运输船，载到大陆出售，卖得的所有钱，全部归还各家。”

向娇的双眼发出灵智的亮光：“你准备怎样付给运输船的运输费？”

丁山一拍胸：“由我个人掏腰包，付给每条船一千元运输费。”

向娇朝着旁边的陈海智低声嘀咕了一阵，陈海智大声喊：“不行。你这是变相承包了渔业队。我也要承包渔业队，我付给每条船两千元运输费。”

丁山大声斥道：“我不批准，你没有资格承包！”

向娇为陈海智撑腰：“现在举国一致，谁出的价格高，谁就是生产单位的承包人。”

丁山一咬牙：“好！我付给每条船三千元运输费！”

人群轰动起来。向娇的声音格外尖脆：“丁山，你要说到做到！”

丁山应道：“我如果做不到，任凭众人把我切成鱼饵，撩进海里喂鱼虾！”

人们闹闹哄哄地散开了。阿鼻埋怨丁山：“你这人，简直是八卦流里乱开船！你把海蜇卖到的钱都给了众渔家，还用多少钱付运输费？没有钱给人家，人家会剥了你的皮！”

丁山一拍他的肩头：“傻鱼头，我委派你当管账人，带着运输船上市场，你把每斤卖十元说成卖五元，谁管得住？这班海熊岛的傻渔人，和我议定的协议是，卖到的钱都还他们，没有说清各种等级的海蜇由我承包多少单价出卖。”

阿鼻：“这倒是可以钻的空子。不过，运输船的伙计会泄密的。”

丁山：“你比这岛子的人还笨。我付给每条运输船三千元，比伙计们自家带去的海蜇钱还多呢！他们还会揭我的底？再说，账在你手里，谁还会管这种闲事？”

阿鼻无不同意，又一转念：“你到底要给我多少分成？”

丁山想了想，说：“二八分成，我八成，你两成，怎么样？”

阿鼻：“不！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

丁山：“你太苛刻了。四六分成，你四成，我六成，不同意的话，我再找合伙人！”

阿鼻笑了：“好！就按你的意见办。”

当天，阿鼻以队长代理人的身份，带着五条满载海蜇的运输船出发了。

二十七

丁山又像幽灵似的，满岛乱窜。不管他怎么打探申飞帆的住处，渔家像订好攻守同盟似的，守口如瓶。他没有办法，回到马龙船。他看着拢在旁边的单帆船，向娇也奇怪地失踪了，只有刘郎一个人坐在船上。他心生一计，喊：“刘郎同志，到我的船上喝酒吧！”

刘郎像在特意等候着丁山似的，笑着跳上了船。丁山掏出几条蒸熟的东海对虾干和烧酒。两人一边咬着虾干一边啜着酒。丁山：“刘郎同志，俗话说，红虾不和泥螺做伴。你们夫妻俩和申飞帆搅在一起，万一他是偷窃海莲花的案犯，你不是会被牵连吗？”

刘郎问道：“丁村长，你来这儿干什么？”

丁山大言道：“我是政府干部，到海熊岛的目的，就是查清海莲花下落。根据上级政府和公安机关交给我的任务，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收兵。”

刘郎说：“恐怕，你是来赚钱抓权吧！”

丁山：“不！我把渔家组织起来，目的在于管理全岛，查出申飞帆。至于赚钱，那是无中生有，我是在为大伙服务呢！”

刘郎冷笑道：“这桩事，我不过问。不过，我也要根据组织交给的任务，设法找到申飞帆，查清海莲花下落。”

丁山一震：“此话当真？你可是飞帆的妹夫呢，你不怕妻子和你翻脸？也许，你怕我事后向政府汇报，说出这几句假话？”

刘郎严肃地说：“我是他的妹夫。但是，国法大于人情。我是国家干部，应该遵守国法。往后，不管是你是我找到申飞帆，我们都要互相配合，这一点，你做得到吗？”

丁山：“哈哈，只怕你做不到，我怎么会不做？这是我的职责嘛！”

刘郎：“你不能把私人矛盾掺进案件里。”

丁山发觉自己讲漏了嘴：“对对！”

刘郎一字一顿：“我们发誓，互相支援！”

丁山咬牙切齿：“我发誓，我豁命支持你的公正立场！”

海蜇是海流般的畅销货。一天一夜后，阿鼻带领的海蜇运输船，还没有运到水产品渔场，就被抢购一空，转舵驶回海熊岛了。可是，阿鼻赶回马龙船见到丁山时，却像没有脊椎骨的海蜇，瘫坐在舱面，似哭非哭地号着：“丁山村长，我们都上了咸水婊娇娇的当了！”

丁山惊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鼻：“原来，我们不了解海熊岛的经济政策。他们原来就有一个渔业队，跟福建北部海滨的杨柳岛渔村挂钩，归属杨柳村领导，队长竟是申飞帆。”

丁山像被海蝎子咬中似的：“什么？”

阿鼻：“海熊岛渔业队的经济政策，他们以渔船为独立生产核算单位，各条船生产的海蜇归各条船所有，渔闲时把各船的海蜇称出重量，然后全部集中起来。有空暇的船只自动报名，把大伙的海蜇运往市场出卖。碰到不同的买主，海蜇出售的价格也不同。回岛以后，打平高价和低价，按平均价格，付给各条船应得金额。”

丁山嚷道：“什么？这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吗？”

阿鼻：“他们还有一种平均主义。渔业队根据各条船的收入余额，按照一定的比例向各船抽公益金，多收入的多缴公益金，少收入的少缴。有的船在海暴里翻了、人遇到病了、生产撒空网了，就用公益金救济他们。还有好多互助互济的政策呢。据说，申飞帆向渔家们吹嘘，他收罗的渔业队人员，都是现在没有人要的老弱病残者。这种人在狂嚣的海洋里，应该实行这种经济政策，使他们生活在美满的小社会里。”

丁山：“那么，报名运输的，有没有运输费？”

阿鼻：“没有。运输海蜇，全是义务劳动，娇娇哄你给每条运输船三千元，你上了钩，等一会儿，他们会来要钱的。”

丁山暴跳怒骂着。

几个时辰后，失踪多时的娇娇，神秘地出现了。她领着三条舢板船，载着十几个咸水人，把马龙船团团围定了。向娇发出刺耳的喊声：“丁山，你该交付运输费了。”

咸水汉们气势汹汹地喝叫着：“闽海人说话不算话，把贼嘴割下来喂鲨鱼，我们才原谅你！”

丁山气得浑身哆嗦，说不出话来。他想起和刘郎约定的互相支援的话，求援的目光射向刘郎的单帆船，不知怎的，刘郎竟毫无踪影。他无奈地耍赖道：“老子不了解情况，才用飞浪岛的竞争办法。是你们要老子，不是老子赖账！”

噗！一个被骂得发怒的渔人，掷出一块拳头大的压船石，刚刚砸中丁山的翕张着的嘴巴。丁山想发作起来，猛不丁看到渔人们挥着明晃晃的双股鱼叉，吓得他倒退了几步：“兄弟们，闽海人心胸如海，暂且宽容我。待我回到飞浪岛，想法赚钱还你们……”

“这海贼！干脆把他撩进水里喂鱼算了！”有两个年轻渔哥怒骂着，挥着鱼叉，就要跳上马龙船。

向娇连忙扯住渔哥：“只要他滚出海熊岛，我们就饶他的狗命。”

“好！我滚！”丁山和阿鼻如漏网鱼，急急蹿进各自的舵位，驾船跑

走了。船后，响起向娇的喝声：“你再在海熊岛水域出现，剥你的皮，抽你的筋！”

马龙双帆船逃出海熊岛水道，阿鼻在双帆船上叫道：“丁山村长，今天好险啊！”

丁山恨恨应道：“这是向娇和他们设的圈套。他们怕我在海熊岛捉到申飞帆，才设计把我们赶出海熊岛。”

阿鼻恍然大悟：“噢！”

丁山抹着血淋淋的嘴骂道：“咸水婊，有朝一日，你和申飞帆落到老子手里，老子不把你们活生生地塞进海蟒嘴里，这张嘴是放屁眼！”

阿鼻询问道：“村长，接下去怎么办？是不是你留在这里，我先回去？”

丁山训斥道：“你是民兵，应该服从命令。这样吧，我回去向政府汇报，就说申飞帆躲在海熊岛守灯婆这里，要上级政府派人捉拿审查。我还得把向娇夫妻庇护通缉犯的情况。直接向上面报告。你守在海熊岛周围，如果发现他们三人离开海熊岛，悄悄地追踪，看他们跑到哪里去。”

阿鼻勉强地应承了。丁山驾着马龙船急急驶走了。阿鼻的双帆船绕着海熊岛周围，像一条双鳍巨鱼，时而冲上高耸的浪山，时而躲进幽暗的水谷……

二十八

都市的湖区小院里，刚刚病愈的向民，一边来回踱步，一边长吁短叹：“真没有想到，珊姑能够奇迹般地活在大洋深处的海熊岛，飞帆会逃到那里，海莲花案件被向娇他们搅成一团乱网……”上午，他刚刚接到丁山的长途电话，丁山向他添油加醋地告了向娇一状，气得他中饭都没吃。

陆梅劝道：“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啊。要么，我重新回飞浪岛，做好向娇和刘郎的回城工作，帮助地方政府找到申飞帆，追查海莲花……”

向民思索了一下，说：“看来，我也要回乡一趟了。”

陆梅急了：“那不行。你万一在途中病了，怎么办？再说，我可以代表你，去看望珊姑婆婆，还可以给她一些养老费。”

向民毅然地说：“不！这一趟，我走定了。感情的寄托，不是别人能代办的。再说，那三个孩子的纠纠葛葛，我应该去看看啊！海熊岛局面急得很，我们马上动身，乘坐飞机，这样可以快一些。”

陆梅无奈地说：“娜娜怎么办？”

向民：“这孩子像没有思想的空壳人，还是带在身边放心些。”

当天下午，向民带着陆梅和向娜，直赴飞浪岛。

海熊岛柳鱼湾，向娇坐在海礁上，观察着海熊岛水道进口。丁山离岛三天了，她担心丁山突然折回，发现申飞帆的躲身处，常常在这里窥探着。这是傍晚的时辰，黄灰灰的雾气从远海飘来，把近在眼前的海熊岛罩得影影绰绰，变成微微晃动的黑乎乎的形象。夜提早降临了。东方的海熊状的礁岩的巅顶上，一盏红彤彤的航标灯燃亮了。雾气从四面八方压向它，它像一团时而膨胀时而缩小的花蕾，以彤红鲜艳的色彩，在广漠、昏暗、汹腾的海空，显现出奇美的身姿。

向娇心情激动地看着航标灯。几天来，丁山和阿鼻数次到过海熊礁灯塔，却没有发现珊姑婆婆和申飞帆的踪影。然而，在陈海智老大和渔家兄弟的安排下，向娇独自见到了哥哥。她知道，由于形势变化，珊姑婆婆和飞帆哥哥变动着每天黄昏的点燃航标灯的时间，使丁山们掌握不了他们的规律。正是这盏灿烂的灯火。向全岛渔家昭示着申飞帆平安无事的信号。而此刻，灿烂的灯光映进向娇的心中，使她领悟到它的另一种含义。在这荒芜的海岛，飞帆哥哥一手创办的渔业队，这座祥和的小社会，像美灿灿的灯塔，在沸然而暗然的大洋方面烁烁闪光。自己面对着风云激荡而时刻变幻的生活，时时抱着一种困惑、顽强、美丽的寻索和追求，这座海熊岛小社会，不是昭然地揭示着追求的答案吗！

一条黑幽幽的人影飘过来，一种令人心胆惊悸的声音响起来：“娇娇，这几天，你变成幽灵似的，一会儿出现，一会儿隐没，丢下我一个人，好孤单呢！”说话的是刘郎。几天来，向娇不让他跟踪，他愈来愈感到烦恼，看到丁山和阿鼻开船走了，忍不住上岸寻找向娇。他来到向娇前边，一抢脚，把一块礁疙瘩踢进大海里，怨恨地说：“娇娇，你如果嫌弃我，干脆把我撩进海里。你如果承认我是飞帆哥哥的妹夫，快点带我去见他。”

向娇应道：“谁叫你的嘴像破船缝，不能密封，向阿鼻泄露了哥哥的秘密，把丁山也引来了。有丁山和阿鼻跟踪，我能让你去见哥哥吗？”

刘郎：“现在他俩被你赶走了，你总要带我去见飞帆哥哥和珊姑婆婆吧！”

向娇应不出声来。她犹豫地说：“你敢发誓保密，不对外人泄露他们的住址？”

刘郎抓起一块礁石，噗噗有声地砸着胸膛：“我可以砸开胸膛让你瞧瞧，这颗心又红又热。”

向娇心软了，一把夺过礁石，丢在地上，说：“好，我带你去见哥哥。”

两人进入海熊岛的腹地。这是一片广阔的礁岩地带，巨礁如无数座夜色里的浪山波峰，黑漫漫地分布着。其间的小道弯曲盘旋，崎岖不平，让人像走进迷宫似的。刘郎晕头转向地跟着：“娇娇，你这么熟悉道路，看情景走过好几趟了。”

向娇应道：“我是白天来的，容易看清标志。”

半小时后，两人来到一座巨礁脚下，巨礁的滚圆的顶部，雄伟地拱进半空。巨礁的下半部，开着两小扇玻璃窗，中间嵌着一扇两米高的木门。透过方形玻璃窗，可看到里面是一座石洞，洞壁被人工改造过，砌成一块块粉红色的花岗岩，水泥铺盖的洞底平坦光滑。洞顶挂着从灯塔送来的电源的直流灯泡。明亮亮的灯光下，摆着崭新的衣橱、梳妆台、食品柜、办公桌、神案，漆色绯红光亮。双膛渔灶上，搁着一堆堆鲍鱼、黄花鱼、鲷鱼和红鱼。这些珍贵的鱼类，全是海熊岛渔家和申飞帆

送给守灯人珊姑婆婆的。人们如敬奉灯塔神似的，爱着这位庇护自己安全的老人。石室内侧，红漆闪光的木床上，躺着负伤的珊姑婆婆，她的脸异常苍白。几天前，她攀登海熊礁点灯塔时，不慎摔了一跤，腰部扭伤，动弹不得。这时，申飞帆正蹲在床边。小畚箕似的大手拿着木梳，竟然替老人梳理着满头的纷乱的银丝发。大约是担心强健而笨拙的大手会扯痛老人的发根，咬着牙憋着劲，憋得额面渗出一颗颗汗珠。

看着这一切，向娇的脑海里像装满了热水，快步奔进石室，拿过哥哥手里的木梳，替珊姑婆婆梳着头，说：“哥，我不是跟你说过，侍候珊姑婆婆的事，我全包下了。你笨手粗脚的，扯痛了婆婆的发根，婆婆受得了吗？”

珊姑婆婆激动地颤着声音：“孩子们，婆婆心里甜着呢！有你们这样的好孩子，你爷爷有福运啊！”

申飞帆看到妹妹背后的刘郎，愣了愣神，随即敛住了异常的神色，笑着招呼道：“哦，妹夫，你来了。”

刘郎解释道：“飞帆哥，原谅我没有跟你商量，就让娇娇带来看你。”

珊姑婆婆伸出手，热情地召唤：“刘郎孩子，不要说这种话。娇娇早就跟飞帆说过，等丁山一离开，就让你们俩见面。”

刘郎连忙向婆婆鞠躬道：“婆婆，我也听娇娇说，你的腰部闪伤了。荒海荒岛的，我没有带礼物来，这点钱，算我孝敬你老人家。”他随即掏出五张拾圆钱，递给珊姑婆婆。

珊姑婆婆推辞道：“不用了。这几年，形势稳定了。国家也很重视民间航标灯工作，交通部门每月给我一百元生活费，还有飞帆孩子和岛上的渔家乡亲，常常给我送米送鱼，这些物品快把石屋堆满了。”

向娇把钱塞进珊姑婆的口袋：“婆婆，这是刘郎应尽的孝心，你收下吧。”

申飞帆像想到什么，到门口看了一下，只见正前方海熊礁顶部，灯塔的光芒明显黯淡了。他焦急地说：“娇娇，你们坐一会儿，我要上海熊礁。灯塔暗了，可能是蓄电池的电用光了，我得去换一只电瓶。”

刘郎紧接着说：“娇娇，我们陪飞帆哥到海熊礁。”

三个人躬腰爬上了海熊礁，接近了钢筋水泥砌成的灯塔。申飞帆回头交代：“我上灯塔换电瓶，你们在塔下等我。”

向娇抬头望着爬上灯塔的哥哥。十来米高的灯塔，如一尊顶天立地的巨人，峨峨耸立。沿着铁梯爬行的申飞帆，高大的身躯穿越着如浪沸扬的雾团，仿佛在支天升腾着，越来越高。一会儿后电源换了，暗淡的灯光明亮起来，似彤红的光箭，射向烟雾腾腾的夜空。这时，灵感如电，闪过向娇的心间。哦，这样好的哥哥，为什么会被人误认为是海莲花的盗窃者？他所做的一切，显示着他有一颗光明的心。眼下，不是灯塔映亮了这座僻远的海岛，而是哥哥的光明的心辉照着这片蛮荒的水涯！

回到巨礁洞内的石屋，珊姑婆婆热情地唤道：“飞帆，你们三人难得聚会，你把灶上的鲜鱼鲜虾统统煮熟，美美地吃一顿，好好庆贺一番。”

经过一阵忙碌，一海碗一海碗的清炖的干蒸的红烧的水煮的鱼虾端上桌面。珊姑婆婆顽强地忍着腰痛，坚韧地挣起身子，在娇娇的搀扶下坐到桌前，四个人欢欢喜喜地吃着笑着。

夜渐渐深了，石室的光色也黯淡许多，外界的海越发震耳地嚣闹起来。珊姑婆婆上床休息，向娇依在婆婆旁边进入了梦乡。刘郎和申飞帆继续吃鱼喝酒，两人眼睛微红，都有些醉醺醺了。刘郎问：“飞帆哥，现在海莲花没有出世，政府的通缉令没有撤销，你准备用什么办法消除厄难？”

申飞帆盯着刘郎，一字一顿：“时间是公正的审判官。清澈的海水，一定会洗刷人们的误会。”

刘郎：“咳，讲这种天真烂漫的话顶什么用，我倒有一个好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有什么好主意？”

刘郎看看卧眠的向娇，压低声音说：“你为了摆脱罪名，必须拿出行动证明自己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除非捉到窃案人，把他的狗头拧下来，献给政府。”

“不必这样。说实话，为了你的事，我没昼没夜地思忖，脚不停蹄地奔波，终于找到了好办法。我在文物资料里，找到一段记载。说是南宋末年，都城临安沦陷，丧魂落魄的皇帝家族携带着大批宝物逃到海滨，乘坐几艘宫船往南海奔窜。其中有一艘载宝船，路经东海南涯时，在海暴里沉没了。以我的推测，你发现的珊瑚海，可能是古宝船的沉没地点。海莲花可能是被风暴冲出船舱的宝物。”

申飞帆回忆着：“可是，珊瑚海里不见沉船，只是一座殿阁式的建筑。”

“是不是木头结构？”

“对。”

“这就对了。古代皇族乘坐的豪华龙船，船房像殿阁垒的舱面。建筑龙船殿阁式船房的，是在海水里越浸越硬的贡木。你可找亲友帮助，回到珊瑚海，捞一笔宝物，献给政府，万事大吉。”

经过这场腥风咸浪的沐浴，申飞帆变得更加灵智、警觉、成熟了。他的双眸镜里闪过令人不易觉察的疑惑的光色，问：“找亲友帮助？我在这种厄难境地里，还能有什么亲友？”

刘郎一挺胸：“飞帆哥，我是你的妹夫啊。”

申飞帆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刘郎一番：“我确实不知道珊瑚海还有其他宝物，事实上不一定有其他宝物。这桩事，让我想想看。”

刘郎急了，忍不住说：“你如果没有信心，可以告诉我珊瑚海的地址，我替你到珊瑚海闯闯看。”

申飞帆警觉地反问：“你想知道珊瑚海的地址？”

刘郎发觉自己说得过头了：“你不要误会，我是完全为了你。再说，我是文物工作人员，告诉我也没有错。”

申飞帆仰脸朝天，思索了一会儿，说：“今晚不谈这事了。你们夫妻陪伴婆婆休息，我找一条渔船睡一觉。”

刘郎急得站起来，伸手想拉住他，又缩回手：“在这座荒岛，我就是去告密你的行踪，也没有政府人员来抓你。你何必躲出去呢？就在石室休息吧。关于珊瑚海的事，我们还没有商量个着落呢。”

申飞帆走到床前，深情地望着向娇，脱下斜襟渔衣披在她的身上。叹了一口气，径直走出石门。

二十九

第二天早晨，陈海智老大来到石室，把向娇引到旁边，悄声地说：“娇娇，你哥哥让你一个人去找他，他有话问你。”

向娇刚要跟着陈海智离开，刘郎在背后喊问：“娇娇，是不是飞帆哥叫你去的？”

向娇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离开了石室。

这是一圈奇特的黑龙礁，黝黑的石带如漫长的龙身，一圈又一圈地盘旋成一团。中央是数米深的圆盆似的石凹。申飞帆和向娇在石凹里聚会。申飞帆打量着向娇，突地发出微微发颤的声音：“妹子，这几个月，你受够灾厄了。”

向娇听得很惊讶。前几天在海熊岛，兄妹初次相会时，哥哥也发出这样的颤声。可几天来常常会面，为什么依然如此伤感呢？

申飞帆继续说：“有一桩事，我想打听一下。”

向娇纳闷地说：“有什么事，尽管问。”

申飞帆：“你能不能谈谈刘郎的具体情况，以及你和他结婚的过程？”

向娇一惊：“哥哥，你怀疑刘郎的过去？”

申飞帆笑道：“娇娇，你不要想得太多了。我不过是对他的情况很陌生，想了解一下，也好和睦相处。”

不知怎的，向娇的脸上迅速地泛出一种忧悒的神采，呢喃道：“哥哥，你是应该了解他。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啊！过去舅妈是刘家的儿媳妇，舅妈守寡后，改嫁给舅舅，两家几乎变成一家了。刘郎是刘家的独生子，常常来我家，从小就喜欢我，可我呢，确实没有灼热的感情。就是这次到飞浪岛，虽然他拼命追我，舅妈亲赴飞浪岛劝我，连爷爷也没有反对，我、我……”

申飞帆问了一句：“你既然没有恋情，为什么还和他结婚？”

向娇的眉睫抽搐着，怨恨地说：“还不是为了你啊！我没有找到你，打定意调到家乡工作，等到地老天荒，也要把你等回来。可、可舅妈说，我们俩是同胞兄妹，这就绝了我的超越兄妹情分的念头。刘郎向我发誓，他要陪我留在飞浪岛工作，守我一辈子。在这种情况下，我虽然像陷进迷茫的海雾里，但心里对自己和理想，还抱着坚定的希望，我又出海找你了。没有想到，在凶器的海涯里，刘郎夺走了我的贞操，我只得和他结婚……”

申飞帆的浓黑的剑眉，一根接一根地直竖起来。他仿佛在竭力抑制着自己，直竖的眉毛又慢慢地松软下来，愠怒地说：“他，怎么会对你这样……”

向娇看着哥哥的神态，知道他翻肠倒肺地窝着怒火，连忙解释道：“哥哥，你不要太伤心了。可能，可能是太爱我了，才那样做。婚后，他待我很不错……”

“妹妹，你不要说了！”没想到，向娇越解释，申飞帆越烦躁。他吼了一声，发现妹妹被自己吼得僵在那里，双眼泪光闪闪，连忙柔声地说：“妹妹，你太单纯了。也许，这事情和你的纯真愿望完全相反。但是，你们既然成家了，是应该互相宽恕对方，和和气气地过日子。”说到这里，申飞帆的眼角也湿润了。

夜蒙蒙。单帆船上，刘郎像困在网里的花斑鱼，双手剪背，焦急不安地望着黑的礁岸。终于，向娇从礁岩后闪出来，跳上傍岸的船只。刘郎一反常态，拉着向娇：“娇娇，我有急事找你呢。”

向娇刚从哥哥那里回来，心里罩着灰沉沉的阴云，调转身子，背朝着刘郎，不理睬他。

刘郎扯住她的衣角：“娇娇，你怎么了？”

向娇噗地打开他的手，向睡舱走去。

刘郎跳到她前面，说：“你可以不理我。可是，飞帆哥又有新的灾厄了，该怎么办？”

向娇发惊地站着了。

刘郎继续说：“刚才，我突然想到，你得罪了丁山，把他像中钩鱼似的甩出海熊岛，他可能赶回了飞浪岛，向上级政府和公安机关汇报，要求派人前来捉捕飞帆哥呢！”

“啊！”向娇猛地喊出声来，顿时忘却了怨恨的情绪，情不自禁地说：“你说怎么办呢？”

刘郎故意卖了个关子：“你们兄妹俩，不一定会听我的话。”

向娇急火了：“你说不说？”

刘郎连忙赔笑：“我说。我说。其实，昨晚已经对飞帆哥说过了。眼下，要在政府抓人前，找到那座神秘的珊瑚海，挖出新的宝物，贡献给国家，用行动证明他是清白的。”

刘郎顿了一下，又说：“不过，飞帆哥和我是新交，不了解我的情况，对我不放心。还是你去劝劝他，并且陪他到珊瑚海，挖掘新宝物。”

向娇反问道：“你呢？你不去珊瑚海？”

刘郎：“海莲花失窃的那晚，我也是在场者之一，飞帆哥怀疑除你之外的所有的人，自然也会怀疑我。如果是这样，我留在海熊岛算了。如果他相信我，可以带我共同闯珊瑚海！”

“我找哥哥去！”向娇急匆匆地跳回海岩，隐进夜雾里了。

一会儿后，向娇奔进珊姑婆婆居住的石室，开口就嚷道：“哥哥，我们疏忽大意了……”

申飞帆问：“什么事情？”

向娇：“我们赶走了丁山和阿鼻，那阿鼻是个没有主心骨的人，倒不会大奸大恶。丁山就不同了，他一定会回飞浪岛，引来政府和公安机关的人员，到海熊岛撒网兜捕你。”

申飞帆惊得站起来：“说得对。想不到，妹妹的单纯的思想变复杂了。”

向娇：“哥哥，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长远之计。你带我去闯珊瑚海，挖一些新宝物，贡献给政府，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

申飞帆的额角一抽搐，警觉地问：“妹妹，你是不是碰到刘郎了。”

向娇脱口而出：“是的，我刚从船里来的。”

申飞帆追问道：“你刚才的话，是不是刘郎说的。”

向娇又应道：“是他说的。他说得有理嘛。”

申飞帆：“他还说了一些什么？”

向娇：“他说，你可能怀疑他。你如果没有怀疑他，他可以帮助你闯珊瑚海，挖掘新的宝物。”

申飞帆踱到门口，亮烁烁的目光，在漆黑的夜色里眨动着。良久，他转身回到石室，说：“妹妹，你回去告诉刘郎，就说我同意带他闯珊瑚海。不过丁山可能回飞浪岛，也可能怕我随时会逃走，守在海熊岛水道的出口处。你让刘郎先驾船冲出水道，引开丁山和阿鼻。我随后出水道，直赴珊瑚海。”

向娇：“哥哥，我也去珊瑚海，在汹汹腾腾的珊瑚海，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

申飞帆担心地说：“这趟闯海，肯定有风风浪浪，你是个女儿家……”

向娇执拗地说：“女儿家怎样了？从十多岁起，我就立志学习闯海祖先，做闯风荡浪的运动员。我驾船技术，比刘郎强多了。我不坐你的

船，我帮助刘郎驾船出海！请说吧，珊瑚海在什么渔区？”

“从海熊岛出发，朝正北驶两小时，到达燕儿洋，找到一片露出海面的鸳鸯礁滩，再往礁滩东侧行驶两个时辰的船只，就可以发现珊瑚海。”申飞帆详细地说道，又制止向娇，“海洋风狂浪器的，你留在海熊岛照顾婆婆。”

向娇生气了：“哥哥……”

申飞帆斩钉截铁地说：“就这么定了！”

向娇翘着鲜红的嘴唇，走了。

一直在旁边沉默的珊姑婆婆，怔怔地望着申飞帆，问：“孩子，你这趟出海，仿佛要办什么事？这桩事，是不是不想让娇娇知道？”

申飞帆望着门外的一角黑沉沉深幽幽的天空：“我要去探索一片森冷、阴暗、肮脏的角落，如果事情像我预料的那样，它会像鱼刺一般戳碎娇娇的心。所以，我避开娇娇，离开海熊岛，到遥远的海涯深处去……”

珊姑仿佛预感到不祥的兆头：“孩子，你不愿说明白，我也可以估计到几分。你孤单单地闯荡海涯深处，要当心咬人的恶鱼啊！”

申飞帆感动地说：“婆婆，你放心好了，我会安全回来服侍你的。”

这时，陈海智突然奔进石室，急巴巴地喊：“飞帆老大，刚才我路过海边，听到娇娇和刘郎的争吵，娇娇说要跟刘郎出海，刘郎不让她去……”

申飞帆：“娇娇有没有出海？”

陈海智：“两人一起出海了。”

“啊哟不好！海智老大，你替我服侍婆婆，我要出海追赶他们。”

申飞帆急匆匆闪出石室。

三十

海熊岛港湾，刘郎和向娇激烈地争吵着。

向娇：“刘郎，你凭什么不让我出海！我的驾船技术比你强。我也是文物工作人员，也有责任寻找珊瑚海！”

刘郎：“娇娇，你要我说实话吗？好，我对你实打实地说吧。凭我的预感，这趟闯珊瑚海，必定有风风浪浪。眼前这个世界，也包括申飞帆和你，不管认为我是恶鲨般的歹人，还是柔鱼似的善人，有一点我可以对海神爷发誓，我喜欢你，愿意和你终生相伴。所以，我不愿意你去珊瑚海钻风钻浪。更不愿意你看到令你撕心裂肺的事件。至于驾船技术嘛，不瞒你说，几个月来，我居住在飞浪岛，也偷空学到驾船闯海的过硬本领了。在没有强海暴的洋面驾驶小渔船，也算得心应手。”

向娇看到刘郎急于准备出海工具，再顾不得和刘郎辩论理由了，用近乎发誓的口气说：“我是梭子鱼冲浪，只有向前没有后退了，一定要去珊瑚海。你就是用万吨轮也不能拖我回头了。除非你抡起太平斧，将我一劈两段！”她说罢，竟然挥起船上的太平斧，噗地斩断了连接海岸的缆索。单帆船离开了礁岸，向港湾外的水道漂去了。向娇跃进舵位，操动舵柄，船只在浪汹汹的水道行驶起来。刘郎看到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不由焦急地擂了一下胸脯。

单帆船刚刚冲出海熊岛水道出口，船头龙骨特殊的冲荡波浪的声音，惹得一群燕鸥嘎嘎地惊叫起来，从暗绿色的波谷深处，如灰白的闪电掠向墨蓝幽深的远天。

同时，水道出口处的东侧礁崖底，一座暗的鲸口似的石洞里，泊着一条双桅双帆的渔船。靠在后舷板的船老大阿鼻，被燕鸥的惊鸣声吵醒了，倏地蹿直身子，看到了向北方水涯驶去的单帆船。他凭着闯海人的犀利如箭的目光，从一黄一红的尾桅渔火上辨认出，这是向娇从飞浪岛雇用的单帆船。“咦，莫非申飞帆乘坐向娇的渔船逃出海？否则，为什么摸黑离开海熊岛？不管怎么，要追查船只的去向，不然会误了村政府交代的任务。”他打定主意，在黑汹汹的夜海的掩护下，偷偷地操动着双帆船，不即不离地跟踪着单帆船。

前边的单帆船，忽地射上巍峨的浪巅，忽地扎进深凹的水谷。刘郎

像长溜溜的乌鱼趴在舱板上，双掌捧着一个指南针，借助蓝晶晶的夜光针，瞄准船只是否向着正北方向的珊瑚海航行。

向娇在舵位掌着舵。墨绿色的波峰从船底拱出来，漫上船舷的两侧，以猛烈地膨胀的形象，朝着黑漫漫的高天升腾着。向娇的心也像波峰在膨胀。

她的目光在夜海跳跃着。远处，海发出一种强烈的爆炸的声音。紧接着，在那黝黝沸沸的波浪里，升腾起一片耀眼的景象，先是罩在墨绿色的山巅尖的白冠，那些白冠转眼间飞离了山峦，以满是磷光的银蓝色和蘑菇似的形状升上空中，随即溅散成白灿灿的浪花，那一丝丝倒挂的水带，那一颗颗珍珠似的浪珠，构成了无数朵银菊、昙花、水仙、莉花，白花花艳美艳美的。

一种炽热的希冀在涌动，一种无声的声音在呼喊，哦，自己还没见过的珊瑚海，一定和前方的水花一样！珊瑚海里的古文物，会比珊瑚花更艳美！

然而，一会儿后，海况骤然变化了。一种从高天卷来的狂风，隆隆有声，震人心魄。那片墨黑的拂扬的天幕，被风力压得整片儿坠落下来，几乎全部浸进暗蒙蒙的海水里。那飞升放艳的浪花仿佛也被压进海底，无影无踪了。海空除了黑暗，再也寻不见异样的色调。向娇的心阵阵冷战起来。她越来越感到一种不祥。

大约两小时后，单帆船的前边，出现了一片形态怪异的暗礁。在随着波浪猛烈地泛动的银蓝色的磷光中，那一块块礁石的形状显示出来，十分像翘尾展翅的海鸳鸯，成双成对地靠在一起，似乎在一耸一落的波涛间嬉跃着。随着船只越驶越近，礁滩也越来越广，东西两侧竟然伸进黑漫漫的夜幕里，看不到边际。

一直待在船头的刘郎突然喊起来：“娇娇，鸳鸯滩好像有人影，把船只靠拢过去看看。”

向娇探脸看去，礁滩边沿，一种黑褐色的躬背趴地的动物，在蠕蠕爬动着，个头足有渔桶大小。她提醒刘郎：“那是不是海乌龟？你看看清楚，甭浪费时间了，哥哥可能早就到达珊瑚海等我们了。”

刘郎固执地喊：“让船拢礁看看。”

向娇只得把船拢近鸳鸯礁。那动物竟然越爬越快，哗地溅进礁滩水洼里了。“啊呀，如果是人，一定是跳水自尽了！”刘郎大呼小叫着，竟然跃出船头，扑地跳上鸳鸯礁。他回头又喊：“娇娇，你也下船啊，帮助我救人。”

向娇：“十有八九是海乌龟。”

刘郎：“你的心邪了？如果是人怎么办？”

向娇被他一激，也跳上了鸳鸯礁。走到礁滩水洼的刘郎，突然折回头来，对走向水洼的娇娇说：“我去船上拿一支撑篙，在水洼里捞捞看。”他也不等向娇回答，自己快手快脚地爬上船去，拿起一把撑篙，三步并成两步地跳到船头，篙尖啪地一撑礁岩，单帆船顺着退潮汐的涌力，迅速地漂离了鸳鸯滩。

这时，向娇发现了，发出惊悸地呼喊：“刘郎，你想干什么？”

刘郎突然响起变态的笑声：“哈哈，娇娇，多谢你把珊瑚海地址告诉我啊！”

向娇又恼又蒙：“你想干什么？”

刘郎：“好吧，我对你说实话吧，今晚，我想让你单个儿在鸳鸯滩待一宿，明天回来接你。”

向娇的问声更加尖脆刺耳：“你为什么这样干？”

刘郎：“因为我还爱着你。我不愿让你到珊瑚海，介入一场生生死死的拼搏。”

向娇：“你必须把话说明白！你如果不说明白，明天不用来接我，不，从此后不要来见我！”

刘郎沉默了一下，瓮声瓮气地问：“娇娇，你难道不喜欢拥有百万金钱，过着随心所欲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向娇：“那是没有拼搏没有理想没有灵魂的寄生虫生活！我希望追求并实现美好的生活！”

“你啊，已经是婚后的妇女了，还像天天浸在梦幻中的少女。我崇尚自由，不需要任何的约束。这次，我自由地运用手段，就要获得价值连城的宝物。这些宝物运到异域换取金钱，能够供我俩过着自由的生活！反正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或者后天，我就要向你摊心地说清一切。因为到那时，摆在你面前的是海莲花和其他的宝物，我总要向你解释原因。今晚，干脆先告诉你吧。”

向娇猛地一跳蹿，几乎跺碎了脚底的礁石：“什么？海莲花是你偷窃的？你还要到珊瑚海攫取一切？你把海莲花偷到什么地方？”

“哈哈，你明白了就好了，安心地等在鸳鸯滩，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那时候，我们一起去海龟礁东侧石壁缝拿海莲花，一起到珊瑚海挖宝物，一起享福！”刘郎的话声越来越低了。

漆黑的海空骤然变得森冷森冷，冻僵了向娇的身体，冻僵了向娇的心。

刘郎的话，如向她掀开了碧绿的水帘，露出了阴暗而肮脏的海底。她完全看清了。这个刘郎，是个阴险、狡诈又善于伪装的恶徒。为了达到他的生活目的，刚刚来到东海涯时，乘丁山和阿鼻酒醉、申飞帆和她沉睡之机，偷窃了海莲花。当时，申飞帆不知道珊瑚海还有宝物，可以用宝物证明自己的无罪。刘郎利用这点，把偷海莲花的罪名栽到申飞帆头上，还利用丁山们的权势，迫得申飞帆逃命他乡。刘郎要尽种种手段，把她娶到手，更是一种巨大的阴谋。刘郎知道她和申飞帆情深如海，申飞帆迟早会来找她，只要得到她，就可以利用她掰开申飞帆的嘴，暴露珊瑚海的地址。那样，刘郎又可以得到整座珊瑚海。可是，申飞帆也在珊瑚海，刘郎怎样窃宝呢？对了，刘郎把她抛在鸳鸯滩，扬言不让她介入一场生生死死的拼搏，一定是要对申飞帆下毒手？！不愿让她到珊瑚海，是怕她事先向飞帆揭露刘郎的真面目，协同哥哥粉碎刘郎的暴行？！啊哟，飞帆哥哥危险呢！

向娇想着，不由抬头看去，只见刘郎的单帆船，如黑褐色的海兽冲进雾里，迅速地隐没了。向娇发出了震荡海天的呼喊：“过路船老大们，快来救我啊！快抓海盗啊……”

三十一

刘郎驾着单帆飘扬的小船，朝东驶进了珊瑚海。已是午夜时分了，海空呈现着风暴前夕的预兆。黑沉沉的天幕凝止不动地嵌在头顶。没有一丝丝风，空气却散发出冷森森的气息。珊瑚海的平坦而幽绿的表面，开始出现一圈圈弧形的涟漪，涟漪越泛越激烈。随着越来越响的哗啦声，涟漪的中央部位霍地拱出一座座的浪山，状若一头头海兽从水底抬起圆拱形的墨绿色的背部。

刘郎看着险恶的海况，心里一阵发悸。自从到达飞浪岛后，他有意地驾船出海，初步学到了驾驶渔船的技术。可是，他还没有单独闯荡过这种汹涌的海浪。他硬着头皮，小心地操着船舵。他发现，下风洋面，一条装风帆的舢舨船在飘忽，船上的人影很熟悉，哦，是申飞帆！

刘郎黯然的眼眸深处，一种幽绿的微光忽闪着。他把船只驶到和舢舨船相距两三里的地方，听到申飞帆焦急地问：“刘郎，怎么不见娇娇的身影？”

刘郎已经打定了主意，应：“我把缆绳抛过去，我俩把船只拉拢了，我到你船上，向你说明一切。”说罢，撙起一圈圈细缆索。

舢舨船上，申飞帆又忧又喜。忧的是不见向娇的人影，喜的是刘郎竟然像鱼儿入网，要到自己的舢舨上。海莲花失窃的夜晚，他开始怀疑丁山是作案者。但听到阿鼻和丁山通宵饮酒时，对丁山的疑惑又动摇了。他了解阿鼻，遇到金钱，阿鼻会喊钱爹爹钱爷爷，是个没有志气的穷人。但阿鼻还有渔家的良性，不会成为偷船割网的海贼，他不会跟丁山共同偷窃海莲花。既然他和丁山寸步不离，丁山的作案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那么，最大的可疑者，就是刘郎。刘郎是政府人员，自己没有证据，一筹莫展。在海熊岛，听到妹妹和刘郎结婚，不由急火攻心，急着要和妹妹会面。当妹妹和刘郎来到海熊岛时，他又犹豫了。他不敢当着妹妹的面审问刘郎，甚至不想让妹妹知道自己怀疑刘郎，他不愿做使妹妹陷进撕心裂肺的境地！他听到刘郎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听珊瑚海的具体地址，并说珊瑚海还有其他宝物，他对刘郎的疑心更重了。他向妹妹探询和刘郎的结婚情况，妹妹说出海洋受辱的情景，他恼怒交加，下决心把刘郎哄到海洋里，单独审问刘郎，揭开往昔的秘密。这时，刘郎愿意到舢舨船，真是毒河豚跳进船舱，自寻绝境呢。他催着刘郎：“快把缆索抛过来。”

呼！缆索像黑色的海蛇飞空而来。申飞帆接过缆索，站在船舷上，上身仰出水面，全力拉拢单帆船。

单帆船上，刘郎颇有心计地站在舱面中央，猛力拉着缆索。两船慢慢地靠拢起来。突地，刘郎放松了手里的绳索，笔直地横在两船之间的缆索，溅落在海里，使出全力拉索的申飞帆猝不及防，身体向后一翻，哗地掉进大海了。

同时间，刘郎跃上了舢舨船，顺手抄起舷帮内的明晃晃的太平斧，站在舱面上狂笑：“申飞帆，你中计了！”

墨绿墨绿的水色在眼前沉降，申飞帆哗地跳出海面，发出震耳的浪吼声：“海贼，果然不出我所料，你是窃宝害人的贼！你把娇娇弄到什么地方了？”

刘郎凶狂地挥动着锋利的太平斧：“你敢爬船，老子把你劈成碎片喂鱼！娇娇是老子的，老子不会对她怎么样！你乖乖地游开，如果海神爷可怜你，还会引你游上礁盘。多活几天！你如果干扰我在珊瑚海捞宝物，老子叫你做葬水鬼！”

申飞帆大笑：“哈哈，狂贼，你枉费心机了！老子不会那样傻，把真正的珊瑚海地点透露给你。老子是引你到这里，揭开你的真面目！”

刘郎一听，不啻惊雷在头顶炸响，气得快把船只踩沉了：“啊！申飞帆，真正的珊瑚海在哪里？你把它说出来。我和你共同平分宝物。”

申飞帆突然降低了声音：“好啊，你先把海莲花交出来。”

刘郎：“那好说。我交出海莲花，我们二一添作五，平分。”

申飞帆：“海莲花到底藏在哪里？”

刘郎：“它失窃的那晚，我就把它拿到那座拢船的海龟礁上，好找得很。申飞帆，现在轮到你说出珊瑚海的地址了。”

申飞帆：“你再告诉我，娇娇在哪里？”

刘郎似乎感到中了圈套，语调又显得恶狠狠了：“你不说出珊瑚海，休想知道娇娇的下落！”

此时此刻，申飞帆一心惦着自己的妹妹。他急中生智：“老子宁可脑瓜儿喂鱼，也不会向海贼弯腰低头。想知道珊瑚海地址，去把娇娇救起来，她知道珊瑚海！”

刘郎异常狡黠，说：“你还哄人？娇娇没有和我闹翻前，会把一切告诉我，包括珊瑚海地址，你根本没有告诉她。”

申飞帆像海啸爆发了：“海贼，你残害了娇娇，老子不把你的心掏出来，不是闯海汉的子孙！”他勇猛地扑向舢舨船。

刘郎把太平斧举得更高了：“你更接近舢舨船，老子不客气了！”

申飞帆继续吼叫前进着。可是，正当这时，一座圆拱形的浪山从他的身底耸出来，把他高高地撑向半空，他又随坠落的浪山。哗地溅在海平面，在飞坠的浪山激起的水洞中，倏地逝没了。

“申飞帆，老子叫你的船只和你一起沉没！”刘郎狂叫着，挥动着太平斧，猛烈地砍裂了船底，一股股汨汨的海水冒了出来，扁舟迅速地沉没下去了。刘郎攥住太平斧，蹬脚跃上了自己的单帆船，冲进了舵位。他抡起茫然无措的目光，驾着小船乱冲乱荡着……

鸳鸯滩海面，阿鼻正驾驶着双帆船，在暗幽幽有浪峰水谷间窥探着。突然，他听到礁滩方向传来女子的呼叫声。他一扳舵，船只冲过一道道幽绿的浪沟，拢近了鸳鸯礁。他喊问道：“是谁啊！”

“是我！”被刘郎抛在礁滩的向娇，从暗处趑趄趑趄地颠出来。

阿鼻惊问：“你怎么在这里？”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来，把向娇拽上了船只。向娇也不管阿鼻为什么到鸳鸯礁，急巴巴地说：“阿鼻老大，快驾船朝正东方行驶。”

阿鼻不解地问：“不是单帆船载着你和刘郎到这里吗？刘郎和单帆船呢？我们朝正东方向驶到哪里？”

向娇止住了吁吁喘息声，说：“那刘郎，是海莲花的盗窃者。他和我翻脸了，把我抛在鸳鸯礁，自己驾船到珊瑚海，准备残害飞帆哥，夺取珊瑚礁的宝物呢！求求你，快带我去救飞帆哥哥！”

“啊？啊！”阿鼻怔了片刻，随即自语道，“妈的，闯海汉不能像臭

鱼虾，烂心烂肺，应该去接应申飞帆老大！”他操动舵柄，船只向东飞驰起来。

不多会儿，船只来到申飞帆出事的海域。向娇看看手表，知道哥哥指点的珊瑚海到了。她让阿鼻漂船寻找，自己大声呼喊：“哥哥……”

可是，除了哗啦啦的风浪声，始终不见申飞帆的应声。

黑漫漫凶器器的海之夜迅速逝去，明亮亮的凌晨降临了。远方海涯卷起的海暴，化成一团团灿白的飞驰的云雾，在海空间熙熙攘攘地翻滚着。从渺渺海底翻出的白浪，也似雪团越滚越大，咆哮腾跃。

阿鼻眼尖，惊呼道：“咦，那是什么？”

向娇一看，前边一片灰黄色的泡沫里，漂浮着一些船板、木橹、箢篷、帆片。她焦急地喊：“阿鼻老大，快把船拢过去！”

阿鼻把船拢过去了。向娇又仔细看去，只见漂浮的杂物中，那张白色的风帆特别眼熟，帆片肯定是被狂浪从沉船桅杆上扯下来，在竹帆篙的浮力中漂在海面。风帆的下摆，是一片补着的黑帆布。风帆右侧，还有一顶尖锥形的箢丝夹棕片的笠斗。她差点像搁礁的海藻瘫在舱面：天啊，自己在海熊岛时，分明看到哥哥的渔船风帆补着黑帆布，哥哥的头顶戴着这顶笠斗。哥哥的船翻沉了！哥哥落水葬海了！

“哥哥啊——”她凄厉地哭了起来，偎着粗壮的桅杆，双掌在桅杆上猛力地拍打着。

三十二

申飞帆离开海熊岛的前一天，向民带着陆梅和向娜，赶到了飞浪岛。渔村里，从整洁明敞的楼房、黑礁堆垒的渔屋、箢篷笼罩的渔舱中，从扎着羊角辫的渔妹、拖黑鳞辫的渔姑、披瀑布发的渔妇、秃头青溜溜的渔伢子、气势雄赳赳的渔哥、脸盘又黑又红的渔汉，直至银发如霜的老人，全都浪潮般地涌来，团团围着向民这个当年解放渔岛的战斗英雄。一个黑瘦干瘪的老婆婆扑在向民的怀中：“向民兄弟……”

向民动情地端详着老婆婆，全身一震：“海嫂，我的老交通员海嫂！”

战火纷飞的年代，仿佛又回到了向民的眼前。那时，向民所在海洋游击队，艰苦转战在渺渺的大洋里，同多如恶鱼的海匪和国军浴血拼搏。接近大陆的渔岛上，数十名海嫂们为游击队担任地下交通，她们冒着洒血海疆的危险，昼夜钻风钻浪，为游击队传递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运送粮食弹药、侦察敌人的情报。海嫂的丈夫也是交通员，为了接送游击队伤员，被海匪的子弹击中，葬身海涯。海嫂接过亡夫的事业，更英勇地在波峰浪谷间战斗……解放初期，向民还和海嫂们保持着联系。“文革”以后，他和她们断绝了往来。二十余年过去了，海嫂们已经变成龙钟老人了。向民的心阵阵发酸，紧紧搂着海嫂。

海嫂说道：“兄弟，我不但是老交通，还是老党员呢！人老了，胸膛里的心还是又红又热呢！这么多年了，我们渔家人盼望你们回来啊！”

旁边，一直在抹着泪水的陆梅，看看时间不早，提醒道：“爸爸，我们还得找一下地方政府。”

向民应道：“好吧，到村政府去。”

向民来到村政府，丁山已经等在里面，他还让丁权准备了满满一桌的白鱼红虾青蟹黄蛤，鲜香沁人。丁山满脸春风地说：“老英雄，欢迎你回到家乡。这是专门替你洗尘的小菜，边吃边谈。”

向民神色肃穆：“这样的酒菜，我不能享用。咱们先谈情况，安排好工作。”

丁山一见，随即见风转帆：“好！不愧为老英雄。事情是这样的，前天我离开海熊岛时，向娇、刘郎、申飞帆，还有珊姑婆婆，都在海熊岛……”

听着丁山介绍的情况，向民心潮翻腾：“这么多年，珊姑果真还活在海涯，而且还庇护着孩子们。陆梅、娜娜，我们去找海嫂，让她驾船送我们到海熊岛！”

丁山自告奋勇：“老英雄，我送你们去。”

向民应道：“不用了。我多年没有乘坐过海嫂的船，我还要和她老人家聚聚。”当晚，向民领着陆梅和向娜，登上海嫂的黄帆小船。黄帆船朝着南方的海熊岛，飘飘忽忽地驶去。一路上，海嫂一边驾船，一边和向民唠叨着往事。一向轻脱脱的向娜，也不知怎的，显得心事重重，寡言少语。而倚在后舷的陆梅，满脸忧悒哀伤的神色。

海风越吹越紧，船只越走越快。向民踱到船头，凝视着久别的海涯，那汹腾的浪山、沉坠的水台、放艳的浪花、闪烁的渔火，一切是那么熟悉、亲切。他感到心腔热浪沸沸，神态年轻了许多，仰脸挺胸地张开双臂，像要搂抱这座出生并养育了他的大海。一会儿后，他身体静止下来，内心却陷进炽热的梦幻似的想象。

他的想象和眼前一片奇特的海况渐渐融合了。那是一片被黑茫茫沸腾腾的夜烟笼着的海涯，水底冲出一种奇怪的海流。它刚刚荡出水面时呈蘑菇形，而后分解成花瓣状，朝四面八方绽放开来。如果在这时将它定格，就犹如一朵贴在墨绿幽亮的铜板上的洁白丰艳的海莲花。这团海洋里罕见的莲花流，猛烈时像冲腾升空的观音莲花谷，微弱时如浸在悠悠涟漪里的莲朵儿。然而，尽管狂风如鞭抽打，尽管浪涛如山倾泻，尽管夜雾一重接一重地笼罩过去。莲花流的白艳艳的资质形貌，却始终没有熄灭过，时而明显时而微隐地盛放着。

向民的感觉化成一种内视的目光，寻觅着自己的心海，似乎看到心海里也有一团莲花流在放艳。顿时，一种声音询问着他：那是什么？哦，人生啊，就像这座海洋，充满了狂风、恶浪、急流。最最宝贵的，是在任何艰难险阻中，都不能丢弃心灵的向往。那是一种神往的爱，那是七彩图里最美的一角。几十年来，自己在风风浪浪的生涯中，不是从来没有丢弃过它吗！这情景，多像眼前的莲花流……

于是，向民的热魂仿佛离开了躯体，飞往遥远的海熊岛，飞往年轻时代的女友……

顺风把黄帆船送到了海熊岛。次日凌晨，向民在海熊岛灯塔旁找到了珊姑。自从申飞帆离去后，珊姑忍着腰部的疼痛，夜以继日地站在灯塔旁，盼望着申飞帆归来。可是，她却意外地盼到了向民。在从天而降的喜事前，这两个早年的恋人，先是像海岛的礁石柱呆立了片刻，而后凝止的双唇不停地抽搐着，发出含混的字眼：“你……”没有热烈的拥抱，没有亲切的接吻，甚至当向民伸出手时，珊姑像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害羞地把手缩到背后。然而，她的眼眶却刷刷地涌出泪水，一颗接一

颗地在脸上滚动。最后，她竟扑在为之付出毕生热血的灯塔上，把数十年的孤单、寂寞、痛苦，全部化成撕心的号啕声，在广漠的海空回荡着。而这时，向民也不禁热泪盈眶，连站在一旁的陆梅和向娜，也发出无声的抽泣。

经过了许久许久时间，清凉的海风慢慢地吹逝了他俩的悲伤。向民的话声从低闷到高亢：“珊姑，此生此世，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的心像这座古老的海岛，始终亮着一盏灯。你用生命之火燃亮的灯塔从来没有熄灭，我心海的爱之灯也从来没有熄灭。人啊，只要顽强地保持爱的向往、美的追求，这茫茫世界会使你如愿以偿的。你看嘛，我不是找到你了，你不是又在我的身边了！”

珊姑呜咽道：“可是，我都变成丑海豹似的老妇人了！”

向民向前奔出一步，紧紧地攥着珊姑的手：“不！在我的眼中，你现在是美的，你将来是美的，你永远是美的！”

珊姑低声地说：“你难道不嫌弃我？”

向民坚毅地说：“鱼对大海怎么弃？鱼永远钟爱大海。我已经打了退休报告，我退休后，来到这座古荒海涯，陪伴你点燃航标灯。”

珊姑一惊：“那不好。你会吃苦的。”

陆梅也愣了，提醒道：“阿爸，你要慎重考虑啊。”

向民字字清晰：“我已经考虑过了。每个人，都会被一种利刃难断的爱之魂缠绕终生，有的人爱金钱，有的人爱享受，有的人爱事业……我呢，爱我所爱的一切，革命、民众、事业、父辈的灵魂以及海洋里爱人点燃的明灯！能够择取这样的环境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我死而无憾了！”

珊姑再也顾不得眼前站着的晚辈了，她像年轻奔放的渔女一般，毫无顾忌地扑进向民的怀中：“哥啊……”

陆梅们全都红着眼流着泪，避到一边去，让两位老人尽情地享受晚到的爱情。

良久，向民率先清醒过来，说：“珊姑，我这一趟到海熊岛，还想

打听孩子们的下落。”

珊姑也冷静下来，焦急地应道：“是啊，我也在为孩子们担心呢。飞帆和娇娇离开海熊岛时，我预感到有一种凶险的征兆。我询问过飞帆，他又不愿明确地告诉我，言语间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他怀疑刘郎不是正经人，似乎要到海里问刘郎什么事情，又不愿让娇娇知道真相，没想到娇娇抢先出海了，急得飞帆立即出海追赶了……”

一种预感泛上向民的心头，他的心弦一阵抽搐，问：“他们到哪座海域去了？”

珊姑：“飞帆说过，从海熊岛往正北航行两小时，到达鸳鸯滩，再往正东行驶到珊瑚海。”

“珊瑚海？珊瑚海！珊姑，陆梅，快备船，我们直赴珊瑚海！”向民急匆匆地喊道，快步向大海奔去了。

黄帆船载着向民、珊姑、陆梅和向娜，立即驰赴鸳鸯礁。当鸳鸯礁的黑黝黝的影像在白茫茫的薄雾里微微显露时。向民以当年驰骋海疆拼搏海匪的魄力喊道：“海嫂，改变航向，朝着正东方向，直达珊瑚海！”

几个时辰后，船只来到申飞帆所说的“珊瑚海”。但见强烈的海暴已经刮进这片海面，整座海域咆哮着腾跳着，浪头像一丛丛高大的树木，那升腾的绿色的树冠越来越大，把圆筒形的树干拉得越来越长，越来越细。在狂风的席卷中，树干在扭曲、在歪斜，树冠在溅散、在坠落，一片树冠倾倒下去后，又一片更高大的树冠升腾而出……

珊姑婆婆凭着穿风透浪的目光，看到不远处的恶浪间，漂泊着一条树叶似的扁舟，她喊道：“海嫂，把船拢过去！”

两条船在绿浪的冲击中小心翼翼地靠拢着，人们一看，那船上站着向娇和阿鼻，向民和陆梅异口同声地喊：“娇娇……”

向娇声泪俱出：“爷爷！”她竟然不顾落海的危险，腾地蹬开船舷，从两船间的水峡飞跃而过，落在黄帆船舷帮上，向着海面摇晃着。

向民朝前一冲，整个儿搂着向娇，向娇顺势偎进爷爷怀里，伤心地哭着：“爷爷，飞帆哥哥……”

向民一惊：“飞帆怎么样了？”

向娇边哭边诉着情况：“偷窃海莲花的是刘郎，他欺骗了我，让飞帆哥哥到珊瑚海和他会面。他把我撂在荒岛上，自己到这里找飞帆哥哥。阿鼻老大把我救上船，我找不到飞帆哥哥，只发现了哥哥的笠斗和沉船的帆叶……”

向民顿觉得热血冲脑，差点晕倒下去。

陆梅像冬天淋了冰水浪，全身发颤着。

向娜扑在桅杆上，嗡嗡地哭了起来。

珊姑婆婆软瘫瘫地坐在舱板上，号哭着：“飞帆孩子啊……”

良久，向民刚毅地挣扎着精神，支撑着自己，向海嫂和阿鼻说道：“有劳你们两位，船只不要离开珊瑚海，边漂泊边寻人。”

海嫂和阿鼻齐声说：“那当然。闯海人不救落海人，祖宗十代是黑心的贼鱼！”

两条船降低了帆叶，迎着汹腾的海暴跳荡漂泊着。

三十三

人们分散地坐在旂兒拐角，边流泪边眺望着大海。独自坐在船头的陆梅，眉心痛悔地一蹙一展，两眼犹如汨汨的涌泉，苍黄的脸庞淌着细溪似的泪水。如烟的往事一幕接一幕地从眼前闪过——

那是“文革”期间的珍珠岛，它坐落在飞浪岛东侧十多里外的洋面。四周，包围着岛屿的黄浑浑的菊花潮，一朵朵黄色的菊朵似的浪花放艳着，溅飞入空的水珠，则如澄黄晶亮的菊花瓣。整座海涯像秋天的荒野。由两座拱进天空的山峦组成的岛屿，则像大漠里的驼峰，其间夹着一道凹沟，凹沟的两侧是渔家采撷红丝藻的海湾养殖场，凹沟上面盖着一间金字塔形的屋檐触到地面的茅草屋，珍珠岛是没有人居住的荒岛，

海幽灵都敢在大白天唱渔曲。只有收获红丝藻的季节，飞浪岛的渔家老小才会驰船而来，在海湾的灿黄的水底如蛟龙游腾，潜水采撷外地人视为佳肴的红丝藻。为了防止外人侵袭养殖场偷采红丝藻，平日里居住着两个养殖场管理员。向丽和陆梅“上山下乡”到飞浪岛后，因为怕晕船，不能随渔家男女出海闯荡，被分配到珍珠岛担任养殖场管理员，居住在凹沟茅屋里。

这天，深秋的海涯呈现闷热的异状，向丽离开茅屋，在海湾阴凉的礁崖下踱步。海天死一般的寂静，没有燕鸥的啼鸣，没有海风的呜咽，没有浪花的溅声。巍峨的岛峰和参差的礁柱全都寂然凝立，连高天的云朵也静止地凝固着。海面澄黄而平坦，底部却显得汹腾嚣然，那浑浊的奔窜的水带和翻滚的水团，以其缓慢的速度，组成一派大漠浑黄的沙暴景象，迷迷茫茫。形态不一的红丝藻，绞成团团的绒花、散成垂杨的红丝线、合为含苞的桃蕾、绽为分瓣拢芯的牡丹，均以其红灿灿的色彩，在凶器迷茫的水里，隐隐约约地放艳着。

多少白昼和夜晚，当孤寂像灰暗森冷的水帐紧紧裹着向丽时，她总是来到水波拍岸的海湾，放眼汹涌的水波，凝望海底的红丝藻组成的花容。每当这时，她的阴冷迷黯的心底，也依稀显出一朵朵希望的花儿，于是她又亢奋起来……此刻，那形态各异的红丝绒，又像这座荒芜贫瘠的海涯中的希望的花朵，使她的长挑而微俯的身材挺直起来，艳丽而苍白的脸蛋泛起红云，灵秀的双眸跳闪着火花，再度情绪激昂。

这时，陆梅悄然走来。她轻声地问：“向丽，你又在进行美好的遐想？”

向丽的眸子里，憧憬的光亮依然没有熄灭，眼角抿着炽热的笑容，算是回答。

陆梅：“看你乐的，仿佛生活在这种海鬼也不住的地方，很心满意足似的。我可想越早离开越好。”

向丽：“生活，不管在哪里，都有美的花朵可以采撷。这咸苦水泛滥的海涯，不照样长着艳美的红丝藻花朵吗？！”

陆梅生气地嚷：“美的花朵？什么是美的花朵？恐怕你这美的花朵的崇拜者，也感到模模糊糊，解释不清。”

向丽：“我也许一时说不清它是什么，可是，我却经常看到它。我会知道它是什么的！”

陆梅：“你啊，永远是梦幻症患者，天天浸在梦境里，不会清醒过来。我却是清醒者。我感到这里像束缚生活的渔网，我像困在网里的鱼儿，只要哪里有丁点儿漏洞，我豁命也要闯出去，到外面去享受生活……”

怪异的海况，总是风暴的预兆。次日，一场强台风刮到珍珠岛海涯了。人体感受不到一股股风来的流动，广漠海天的空气成整体运动着，从东方卷向西方，遥远的苍穹则不断地飞来巨大的气体，填补着所有空间。

台风整整刮了三天三夜，飞浪岛向珍珠岛运送粮食淡水的交通舢板来不了了，饥肠辘辘的向丽和陆梅，顶着凶狂的风暴，颠颠荡荡地扑向崎岖的礁岸，四肢如爬岸龟趴在礁盘上，细嫩苍白的双唇凑近礁壁，吮吸着紫色的人乳状的海石奶，用那腥咸的石奶解着渴。被狂风卷得自由挥舞的双臂，贴近礁矶伸进汹汹浪涛，猛地采下一丛在恶浪里乱荡的红丝藻，焦急地塞进贪婪的嘴里，把又咸又涩的生藻咬了几口，连根带枝地吞进饥饿的胃里……

而这时，被台风卷动的云烟依旧浓密，犹如整座浑黄色的海升腾起来，充塞着广阔的天空，无数浑浊的急流恶浪在其间汹涌翻腾。

这时一排黄澄澄的山脉似的浪头穿过云幕，以摧枯拉朽的气势涌上珍珠岛，漫遍了岛峰之间的凹地，把趴在礁盘上的向丽卷起来，甩进深深的浪谷。同样危急的陆梅，顺着一条冲腾的急流，接近了岛坡上的一棵黄山松。她伸手抱住松树干，脱险了。她抬着水漉漉的脸，望着骤然间发起海啸的洋面，寻找着落水的向丽。

向丽正在海岸边的浪涛中挣扎着。突然，不远处的深陷的浪谷里，摇摇摆摆地漂出一条流网船。显然流网船是在台风中迷失了方向，灰黄色的杉木桅杆断成半截，风帆被狂风撕成一条条白色的碎片，挂在帆篙上，一个健壮英武的年轻渔汉，站在橹位上，用木橹操纵着小船，不致使小船被恶浪扑翻。小船被一条急流向南冲去，另一条平行的急流卷着向丽向南漂荡，二者之间隔着一溜长长窄窄的礁矶。突地，年轻渔汉无私地抛弃了自己的流网船，豁命地跃上礁矶，又向前扑进急流里，抱起渐渐下沉的向丽，奋勇地游向耸出海啸浪的岛峰。

岸浪卷得年轻的渔汉和向丽滚成一团。这时，一座尖锥形的浪山哗地耸起来，把他俩托上半空，又顺着分崩离析的浪水往下坠落，眼看砸在一片峥嵘的石地上。年轻的渔汉猛地蹿直了身躯，他没有游向外海的平安水域，而是抱紧了向丽，让她卧在自己的胸脯上，冒着被礁岩砸得粉碎的危险，哗地跃出浪水，忽闪坠落的身影，砰地砸在岩石上。他的背部血肉淋漓，后脑勺撞着了石块，昏倒在地。而被恶浪扑昏的向丽，也一动不动地趴在他身上。两人的手臂，互相搂抱着。良久，向丽渐渐醒转过来，霍地爬起来，抱起年轻渔汉又喊又叫。向丽抹掉满眼晶莹的泪水，掀开年轻渔汉的渔衣，露出血汩汩的伤口。她边抽泣边把自己的衣服撕成布条，包扎着年轻渔汉的伤口……

“向丽……”站在岛峰另一侧坡地的陆梅，在狂猛的风力中连爬带滚地过来了。待她走近向丽，那年轻渔汉已经醒过来了，并且忍着疼痛，挣扎着露出笑容，朝向丽道谢：“同志，感谢你了。我叫申古，是飞浪岛的渔民。”

向丽兴奋地又一次流下了泪水：“申古哥，我应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

陆梅喘吁吁地跑过来：“这里地势太低，恶浪随时会卷上来，到高处去吧。”

申古想爬起来，哎哟一声，痛得整个儿佝偻在地面。他的腰背严重受伤，不能动弹，两个姑娘连忙把他搀扶到一座挡浪的礁洞里了。

风暴继续逞狂着。三人被困在礁石洞，饥寒交迫。陆梅一咬牙，说：“向丽，你留在洞里服侍申古哥，我到外面看看，也许能找到充饥的海鲜。”

向丽急了：“不，让我去冒险！”

陆梅推开她，一头扎进呼啸的狂风中了。待陆梅双手空空地回到礁石洞，惊奇地发现，向丽竟用雪白的牙齿，啃碎附生在礁矶上的藤壶壳，又怕双手弄脏了藤壶肉，用舌尖搅开碎壳片，俯身趴在倒地的申古旁边，双唇凑近他，舌尖把藤壶肉塞进他的嘴里。全身受伤的申古动弹不得，只能由她摆布。向丽一口一口地喂着申古，最后，她的双眼闪起火灼灼的光，深情地凝视着英武的救命恩人，发颤的双唇，竟然叭地贴在申古的脸颊上，在申古的摆动的脸颊上寻找着、吮吸着，发出炽热的

声音：“哥……”

面对着这两个一见钟情的男女，陆梅没有向前祝贺，心却变成沉重的礁团，沉甸甸地一坠。她转动着自己的身子，拖着缓缓沉沉的脚步，离开了石洞。

风暴结束后，珍珠岛洋面犹如一片大劫后的废墟地，满是破碎的船板、网片、帆条，以及枯死的海草、灰黄的水沫。

申古修好了搁在浅滩的破船，船只载着热恋中的向丽，到珍珠岛西侧渔场放网捞鲜了。

午后，陆梅独自坐在刚刚修复的茅屋里，冷不防有人推门进来，她惊了一下：“谁？”

“是我。我还以为你们被海啸冲走了呢。你们安全活着，我就放心了。”来者长得矮短健壮，浑身黧黑。他是驾驶向珍珠岛养殖场送柴米油盐的阿丁老大。阿丁老大把一鱼篓的生活用品放在地下，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城里来信，向丽大喜了。”

陆梅看到信的封口大开着，疑惑地问：“你偷看了向丽的家信？”

阿丁老大狡黠地一笑：“哪敢呢？不过，信口开着，看看也没有多大要紧。”他四顾周围，“陆梅，向丽呢？”

陆梅随口应道：“他随申古老大出海了。”

阿丁的眼一亮，胸脯剧烈地胀缩起来，一步一步地凑近陆梅，声音细细的：“妹子，你一个人住在孤岛，不感到孤单吗？我陪陪你吧！”

陆梅吟道：“你要干什么？”

阿丁一把攥着她的手：“我，我早就喜欢你了……”

陆梅急中生智：“向丽和申古回来了！”她趁阿丁松手的机会，猛地冲出茅屋：“向丽！向丽！”她又瞄准阿丁躲在茅屋里，快步地冲进一片礁石林里，一直藏到向丽和申古出海归来。

在灰暗阴冷在礁石林里，她无声地哭泣了一会儿，抬头凝望高天，

太阳被黑沉沉的乌云遮掩了，天色暗灰灰的。她心里发誓着：“这座白天鬼跳舞的孤岛，我再也不待了！我就是抛掉脑瓜儿，也要回城去！”

她想到向丽的信，耳边响起了阿丁的话：“向丽大喜了！”她好奇地想：向丽有什么喜事？莫不是要调回去？她抽出信纸一看，果然，是向丽母亲写来的：

向丽儿：

妈妈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生活太不公道了，把你独自抛向荒芜的孤岛。妈妈要改变你的生活。最近，你爸爸的朋友刘林伯伯被革委会解放了，还担任了副主任。我和刘伯伯商讨几次，准备把你介绍给刘伯伯的大儿子刘放。妈妈和刘伯伯只替你们牵好线，接下去由你们自己做文章。你先写一封信给刘放，建立友谊……孩子，切莫错过机会。妈妈希望，你能早日调回来。

看完信，陆梅的双眼又刷刷地流着泪水，心在哭泣：天啊，向丽能够得到刘家的帮助，很快就会调回了，我该怎么办呢？

当天向丽回到珍珠岛，陆梅忧悒地把信交给她。没想到，向丽竟然斩钉截铁地说：“不！我已不会再爱另一个人了！”

陆梅知道，她已经爱上了申古。陆梅不无惋惜地说：“可是，你永远回不了家乡。”

向丽：“只要能够美好地工作生活，回不了家乡又有什么？！”

陆梅了解她那男子汉般的犟脾气，默然了。

傍晚，陆梅独自坐在礁岸上。一只浑身披着花斑羽毛的海鸟，发出一阵凄苦的吱叫声，呼地离开小岛，飞向远方。陆梅的心一动，思绪翻腾起来：向丽爱上申古，发誓不变心。我为什么不能利用机会，和那个刘放结识一下……

想定主意，她便甜言蜜语，征得向丽同意，又暗中行动起来，写了一封用词巧妙的信：

亲爱的刘放：

原谅我贸然捎信给你，并且这样称呼你。生活把我和向丽推到祖国荒凉的海涯，向丽获得了爱情，我却熬煎着孤独。这封信本应是向丽给你写的，现在由我来写了。也许是我过分强烈的性情，两次在向家见到你的时候，我的心像着了火似的，至今不能熄灭。这次，向丽因为钟情英武的海涯渔夫而回绝你，竟使我的心火越烧越旺了。我渴望着你的来信，渴望看到你的心……

写好信，陆梅交托阿丁老大：“阿丁，做人要像正直的橹柄，不要偷看信。信带到飞浪岛后，麻烦你托人捎到邮所投寄。”

阿丁笑道：“那一定，那一定。甭说你叫我捎信，就是叫我当牛马，我也情愿。”

半个月后，阿丁突然到珍珠岛，匆匆忙忙地说：“陆梅妹子，都市来电话，指名要找你。”

陆梅问：“谁打来的。”

阿丁把她拉到一旁，悄声地说：“是一个姓刘的打来的。他要你挂个电话到他单位，说有要事告诉你。”

陆梅的心翻腾开来。这电话，肯定是刘放打来的。是啊，一定要上飞浪岛！去给他打电话。

由于过分的激动，陆梅铸成了大错。她没有多想，当即告别向丽，乘坐交通舢板，直驰飞浪岛。当船只进入渺渺大洋时，阿丁竟然撩出铁锚，把船泊定了。他张开海蟒似的强壮的双臂，猛地搂起了陆梅，淫笑道：“哈哈，你中计了。不瞒你说，我偷看了你们的信，才把你哄到海洋里。我太爱你了，出此下策。”

陆梅骇得目瞪口呆，挣扎着：“放开我！流氓！”

无奈，阿丁是海涯有名的淫贼，不管她怎样喊叫，恶虎般地把她扑倒在舱里了……

交通舢板在神鬼绝迹的海涯停泊了七天七夜，陆梅在咸苦的盐卤里浸泡了七天七夜，受尽阿丁海兽般的蹂躏。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被海贼监视着，连投海自尽都不可能。最后，海贼泄尽了兽欲，把她抛回

珍珠岛的偏僻礁岸，逃进水天汪汪的大洋深处了。

陆梅颠蹶着回到茅屋。向丽看着她的泪淋淋的形貌，抱着她问着，她哇地号啕着，把一切都告诉了向丽。向丽陪她哭了一阵，从口袋掏出一封信：“这是申古从飞浪岛带来的，可能是刘放给你的信。”

陆梅边哭着边看着，果真是刘放的热情洋溢的回信，他说自己了解了她的情况，也忘不了她的美丽形貌，愿意和她交往。

向丽又贺喜又安慰。陆梅的心又苦又甜……

个把月后，当刘放的多次来信，使她像服着定心药时，又一种情况如惊雷炸在她头顶上。她发觉自己怀孕了。她又坠进痛苦的深渊，如果没有向丽昼夜陪伴，她早就跃水葬海了。十个月后，她生了个男婴。幸好向丽做过几天赤脚医生，勉强替她接了生。

谁知道，那个逃进大洋深处的海贼阿丁，头脑里竟然还有祖先的传统观念，希望儿子替他传宗接代。但他知道，陆梅死也不会给他儿子。他竟然弄到一个贫苦人家丢弃的男婴，爬上珍珠岛，想偷换自己的儿子。那是个黑雾沉沉的夜晚，阿丁刚把弃儿放进床铺，把儿子抱入怀里，想溜之大吉，刚巧向丽和陆梅巡察养殖场回来，发现了海贼。陆梅狂喊：“还我儿子！”她和向丽挥舞着手里的鱼叉，飞步追向海贼。海贼慌不择路，逃上一座黑嶙嶙的石崖，在陆梅的明晃晃的鱼叉前后退着，坠下石崖葬身大海了。陆梅看着儿子也陪葬了，边哭喊边往海崖跳去。向丽猛地抱住了她，竭尽全力，把她抱回了茅屋……

风浪无休止地扑击着珍珠岛，灾厄不停地降临到陆梅的头顶。

都市来信，不明真相的刘放开始向陆梅求婚。

向丽的母亲来急电，要向丽和申古断绝往来，立即回城。

黑漫漫的夜，狂风如狼嗥虎啸。陆梅把怀里的男孩交给向丽：“向丽，我有事出去，孩子交托你了。”她一扭头，奔出茅屋，直向儿子殉难的海涯冲去。

向丽惊呼了一声，把孩子放到床上，快步生风地追上海涯。拦腰抱着陆梅：“妹子，你不能走这条路啊！我知道你的苦啊！我已经和申古

哥商量的，那弃儿做我们的儿子。这样，你可以无羁无绊顺风顺流地结婚，回城，我和申古哥也可以借着已有孩子的名义，抗拒母亲的命令！”

陆梅挣扎着：“不，你让我去死！我不能让你替我承担坏名声！”

向丽紧抱着她：“要死，我们两人一起死！”

陆梅呆愣了，两人互相抱在一起，悲伤的哭声在夜海久久回响……

三十四

黄帆船剧烈地跳动着，陷进痛苦回忆的陆梅，满脸泪汨汨的。

向娇和向娜悄然地颠到船头，看着陆梅的异态，问：“舅妈，你怎么了？”

陆梅的牙齿，深深地陷进嘴唇里，说：“孩子，舅妈对不起你啊！”

向娇应道：“舅妈，飞帆哥哥的失踪，跟你没有关系啊！”

陆梅：“不！是我的谎言，使你们俩落到生离死别的境地。”

向娇不解地问：“什么谎言？”

陆梅缓缓地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再不告诉你们事实真相，我终生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十年浩劫时，这座苦水汪汪的海涯，给我和你妈妈造成了悲惨的厄运。眼看你要走你妈的路，我的心快碎裂了。我希望通过刘郎家的权力，还有你和刘郎结婚，阻止你和申飞帆的感情发展，使你回到都市。”

向娇急了：“舅妈，你……”

陆梅：“我如果不说你和飞帆是同胞的谎言，你就不会打消对飞帆的情感，不会同意和刘郎结婚的……”

向娇惊嚷：“啊？飞帆和我不是亲兄妹？”

陆梅点点头：“我是唯一的证人。你和飞帆不是亲兄妹。”

向娇追问道：“那飞帆哥是什么人？”

陆梅又愣神了，良久，含糊其词地说：“他、他是你妈婚前收养的海涯弃儿……”

“飞帆哥啊！”向娇悲伤袭心，扑在船舱上痛哭起来。

“飞帆哥啊！”一直在旁边静听的向娜，也突然发出痛哭的号啕。

陆梅对女儿的号哭有些惊疑：“孩子，你……”

向娜看到，爷爷向民和珊姑婆婆被自己的号声惊动了，走向船头。向娜扶起向娇，说：“姐姐，你跟我到睡舱里，我有事告诉你。”

姐妹俩在人们的疑惑的目光中，踉里踉跄地进入睡舱。向娜闭上舱盖，立即扑进向娇的怀里：“姐姐，我对不起你啊！”

向娇抹泪问道：“妹妹，有什么话就说吧。”

向娜倾诉起来了：“事实上，最早了解刘郎真面目的是我。他自称崇尚自由，不受任何拘束。但他却在黑社会里自由地赌博、外币投机买卖、嫖女人、酗酒、逛地下舞厅，无羁无绊，无所不为。只不过，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才没有被人发现。而我这些年来，缺乏思考，没有理想，不愿吃苦，变成徒有躯体的空壳人。刘郎乘虚而入，常带我去吃喝，给我金钱，骗我陪他玩乐。我、我的空壳里，已经被他塞满了肮脏的垃圾……”

向娇恼怒地喊：“娜娜，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向娜：“姐姐，我对不起你啊。当我发现刘郎在追求你时，我也想阻止你们的婚事。可是，刘郎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胁我。同时，他还多次表示，他喜欢我们两姐妹，既然我是个不愿结婚不愿生育的女人，他只有单独爱恋你，和你建立家庭。姐姐，我实在不知道他已发展到盗窃文物迫害飞帆哥的地步啊！姐姐，我好悔啊！”

向娇的泪眼，神奇地干涸了。仇恨的力量，在她的全身燃烧着；仇恨的火焰，在她的心底燃烧着，她的牙帮咬得咯咯响，说：“我要报仇！”

夜渐渐深了。吼天吼地的暴风，肆无忌惮地扫荡着大海。海面，黑的浪山穿云拱天，撞得汪洋深处的黄帆船，像树叶漂漂荡荡。在睡舱里假寐的向娜，被船只的剧烈的跳动震醒了，下意识地摸摸旁边的被窝，冰冷冰冷。她一惊，迅速爬出舱口，舱面空无一人。原来，风浪太大，海嫂担心小船颠覆，把它暂时泊在海里顶浪，让人们进舱休息，到天亮时，继续开船寻找申飞帆。

向娜朝其他的睡舱喊问：“娇娇姐姐在里面吗？”

“没有！娇娇不是同你睡在一起吗？”向民率先钻出船舱，珊姑和海嫂也跟在后边。

向娜哭号起来：“娇娇姐姐不见了！”

人们惊呼：“啊！”连忙散开，前往船只的旮旯拐角寻找着。

海嫂喊道：“啊呀，黄帆船的舢板也不见了！”

珊姑婆婆一跺脚：“不好，娇娇一定驾舢船出海了！风狂浪器的，会吞噬小舢板啊！”向民吆叫：“海嫂，快开船找人！”

黄帆船拉起沉重的铁锚，在波浪滔天的大洋乱冲乱撞……

三十五

黄帆船的小舢板，如一片微小的海梢。在汹腾的浪山水谷里漂荡。在小舢板上扬帆橹的，果真是向娇。

原来，向娇抱着复仇的信念，趁人们进舱休息的时刻，偷驾着小舢板。离开了黄帆船。她知道，在这海暴逞狂的大洋，飞帆哥十有八九遭难了。如果继续寻找飞帆哥，势必会拖延时间，让迫害飞帆哥的刘郎逃

之夭夭。她让黄帆船留下来找飞帆哥，自己追踪刘郎。她也估计了刘郎的行踪。刘郎从飞帆哥嘴里得不到珊瑚海的下落，他猜测飞帆哥把真地址告诉她了，会重新返回鸳鸯滩，找自己追问，以达到获得珊瑚海宝藏的目的。刘郎到鸳鸯滩找不到她，又可能会到海龟礁，窃走海莲花，向大洋深处逃窜。然而，就是逮住恶贼送交政府，他也不会供认迫害飞帆哥的罪行。案发时，除了飞帆哥，只有刘郎是在场者。刘郎不认罪，飞帆哥遭难的仇报不了了！她发誓找到恶贼，利用恶贼对她尚有眷恋的心理接近恶贼，对恶贼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替飞帆哥报仇雪恨！她知道众人会阻止自己单独行动，才不告而别，单身闯险！

她凭着冲浪运动的胆魄和技巧，驾舢板迅速接近了鸳鸯滩。

情不自禁地，向娇想起了自己和申飞帆，不正像生活的风浪里的鸳鸯，如果没有刘郎的捣乱，早就像鸳鸯滩的石鸟儿，在这风波海洋里聚首相伴了。顿时，心里的怒火更炽热了，顺手抄起明锋锋的鱼刀，跃上鸳鸯滩，寻找着仇人。

海面，除了隆隆震天的波涛，没有渔火闪烁的船影。礁滩，除了形态奇特的石鸟儿，没有忽掠的人影。她急了，喊声从低到高：“刘郎，你滚出来……”

折腾了小半夜，她终于没有找到仇人，只得跳上舢板，向藏匿海莲花的海龟礁驶去。

这时，天虽然亮了，然而，黑压压的浓云罩满天空，满海都是暗绿暗绿的浪峰，天和海之间拂扬着密密麻麻的雾气，色彩依然灰黝黝的。

在飞浪岛海涯的日日夜夜里，向娇学到不少闯海的本领，驾船技术长进很快，懂得顺风扬帆、借浪推船、顺流飞驰。此刻，她凭借着这些技术，把小舢板驾得在浪峭尖闪闪飞掠，向海龟礁冲去。

上风海面的浪峰后边，漂出一条单桅单帆的渔船。原来，正如向娇估计的，刘郎离开那座假珊瑚海后。驾船直达鸳鸯滩，企图劫持向娇，妄想从她嘴里得到珊瑚海地址，和她一起远走高飞。不料，他在鸳鸯滩折腾了很长时间，找遍了礁滩的角角落落，没有找到向娇。他以为向娇跳海自尽了，于是驾起单帆船，赴海龟礁拿海莲花。但是，风浪越涌越猛，他的驾船技术不熟练，船只晃晃荡荡着，驶得非常缓慢。此刻，他已经发现了舢板上的向娇，连忙操起甜蜜的腔调喊起来：“娇娇，快上

我的船！我没有失信，又从外洋回鸳鸯滩找你！娇娇，等等我，只要你肯跟我，你要我的心，我也挖出来给你！”

此时的娇娇，恨不得跃上单帆船，用鱼刀对海贼剖胸劈心。她正在思索着对付海贼的计谋，冷不防发现，前方海面，那座熟悉的海龟礁影影绰绰地出现了。她又看到拼命驱船前进的海贼，心里恍然大悟，原来，海贼在使缓兵计，以便抢在自己前头，先到达海龟礁，窃走海莲花。

她一瞪眼，心里拿定了主意，决定凭着高出一筹的驾船术和轻快的舢板船速，赶到前头夺取宝物。她猛地拉紧帆樯索，狂风把风帆鼓得更胀了，小舢板乘风破浪地飞射着，迅速把单帆船抛在后边，抵达了海龟礁。她顾不得多想，飞步跃上礁岸，冲到东侧石壁前，手伸进石壁缝里探索着。哦，她找到了！美艳艳的海莲花，倏然出现在眼前了！

她突地听到，近处海面传来单帆船的荡水声和刘郎的叫声：“娇娇，我很高兴你也爱海莲花！快上我的船，我们一块享用宝物……”

向娇把海莲花往胸兜里一塞，快步跃上小舢板，驾着舢板离开海礁了。

小舢板飘飘荡荡地前进着。

单帆船匆匆忙忙地拦击着。

舢板上的向娇，心眼儿辘辘旋转着，思索着复仇的方法。

由于单帆船离海龟礁还有距离，它刚刚拦住舢板的航道。舢板如果偏离航向。则会逆风逆流地降低速度，被单帆船逮住。刘郎得意地狂喊：“娇娇，你逃不了了！乖乖地上我的船跟我走！”

向娇恨天恨地地怒骂着：“你这劫宝害人的贼，将你剁成鱼碎散进海里，也难消我心头的恨啊！”

刘郎倏地沉下脸来，神色狰狞地喊：“好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闯！看我逮住你！”

他猛力一扳舵，单帆船像破浪飞掠的巨鲨，轰的一声，把小舢板撞得底朝天了。刘郎不愿意失去美女和宝物，抡动一支梢尖带倒钩的撑

篙，拼命地在水里划动着，想钩住水底的向娇。

向娇只觉得眼前一暗，身体被舢板倒扣下去，落在舢板舱里。她双脚踩水，双手推搡着小舢板，想从里面钻出来。她突然发现，小舢板船底，露出一个被撞破的漏洞，她的心里也同时一亮。船底漏洞的舢板会翻沉，自己可以潜到单帆船船底，打开舱底排水洞的木塞儿，单帆船会灌水沉没，海贼会落水葬海呢！

于是她一头扎进了海底，在绿漫漫的水帘里穿梭着，迅速触到了单帆船船底。她顺着龙骨摸索着，终于摸到中舱底的四方形排水洞。她的手掌猛地向上一推，排水洞的木塞顶进船舱里。海水哗地往上灌进船舱，船只迅速地下沉起来。她怕沉船把自己压进船底，飞闪地游离了船底，从水面冒了出来。她看到，手里握着撑篙的刘郎，在飞速下沉的船舱上，东奔西跑着，守船也不是，跳海也不是。几分钟后，单帆船没进水面，荡起了一圈巨大的涡流。刘郎溅落在涡流中。

到这时，向娇才发觉察，两条船都沉没了，自己失去了生命的依托。但是，她仗着帆板运动员的游术和顽强的毅力，一边抗击着恶浪，一边讥笑地发喊：“刘郎海贼，你得到报应了！”

然而，刘郎虽然游术不高，也能够浪丛中浮游。他狡黠地瞄准一条条平坦的浪谷底部，缓缓地游动着，并且观察着海面，希望找到一艘过路的船只。

大海有不测的险情。几个时辰后，一大群被海暴从外洋赶来的青环海蛇，竟然从四面八方两人泅游的水域冲来。破水而出的蛇头四处张望，雪白的獠牙随时会扑咬水里的游人。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向娇异常安详地躺在海面上，随波逐浪地浮动着。这时，她看到即将葬身蛇腹的刘郎，心里泛着快意。她想到灵魂已随着肉体在海底漂泊的飞帆哥，而自己快要去找到他，和他永远相伴，她的嘴角甚至抿起了幸福的笑容。

不远处，同样陷身在毒蛇包围圈里的刘郎，眼看着海蛇纷纷蹿来，吓得喊爹叫娘，双手乱拍，双脚乱蹬着，溅得水花哗啦啦地作响。

奇迹出现了！刘郎的溅水声和喊叫声，惹得蛇群向他窜游而去，几条两米多长的毒蛇，额抵额地从四周咬住了他，他在一团白花花的浪水

里，经过一阵猛烈的挣扎后，沉进海底了。

而安详地躺在水面的向娇，竟然没有惊动一条毒蛇。她看到蛇群向西方的近海游去，坦然地翻过身体，重新和狂猛的海暴拼搏起来了。

三十六

海暴浪越来越猛烈了，向娇被水底耸起的浪波高托起来，立即又被浪峭尖的水花掀下水波，一直坠进深邃的浪谷。

这是一片异常险恶的倒卷流洋面。向娇小心翼翼地在一圈圈倒卷流之间的平缓水面泅游着。猛地，她身底冲出一条白蟒似的流来，蟒首把她横卷起来，狠狠地抛进倒卷流中心洞。她的心里忽闪着清醒而勇猛的意念，向前扑进中心洞里溅起的水团，随着水团升腾起来，刚想侧身跃出倒卷流，又被一条碧绿的急流迎头淋下来，被压进幽深的中心洞底了。这次，她学乖了，再不扑进蘑菇水团里，而是瞅准另一股从头顶倾泻下来的流束，顺势往海底一钻，潜进流水和缓的水域了。

两个时辰后，她突然觉得双腿被什么缠着了，拼力拉扯了一阵，反而越缠越多。她连忙扎进水里观察。一看，骇着了。原来，沸沸涌涌的绿水藻，全是密密麻麻的海草。这是一片险滩浅水区，水面洋底全是海草，向娇游几步，被急流卷动着海草，把她的四肢和躯干全缠着了。她一边扯断着海草，一边又被新的海草缠着了。她越来越烦躁，也越来越乏力，拼命地翻腾着，挣扎着。

当她竭尽全力脱离了海草繁密的水域后，又陷进了另一座凶险的洋面。

那洋面的水质仿佛比其他地方显得凝重，因而起伏的浪山显得平展而沉缓。然而，当一座高耸的浪山拱上天空时，它的力度就异常猛烈。一股银龙般的急流，把向娇冲得忽忽漂泊，到达另一片浪涛平缓的海区。她正在慢慢下沉着，猛然间四周海底，一朵朵白花花的浪团溅出海面，每一朵浪团里，都跃出一条白腹黑背的海豚，那数米长的躯体上，尾巴和背鳍齐刷刷地扇动着，像在欢迎贵客来临似的。一头四米长的巨豚，以其高智能的灵性，突然钻进向娇的身底，一挺一挺白颌部，像托

着水球似的，将向娇一下一下地托出水面，朝东方的浩浩水涯游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向娇慢慢醒来。她发现自己依然浸在冷森森的海水里，巨大的黑海豚仍在一下一下地托着自己，不让自己沉进海底。过去，她听爷爷说过，海豚是有灵性的动物，常常会把落海者托上礁岸。一种侥幸的心理，驱使她抬起头来，往前面一看，果然，数百米外的海面，浩浩滔滔的波浪丛中，有一座黑褐色的礁盘突出海面，礁盘上，仿佛还晃动着一道人影。她眨了眨眼，仔细一看，那人影异常熟悉。啊，是飞帆哥！飞帆哥似乎也发现了她，正在张望呼喊她呢！不，飞帆哥早就葬身大海了，也许是他的灵魂在招引她吧？

她带着又惊又疑的心绪，想朝礁盘呼喊。可是，她已经全身虚脱瘫痪，再也没有力气喊出声来。

而身底的黑海豚像受到神灵的启示，翘头翘尾地跳跃起来，更欢快地将向娇托向礁盘！

三十七

礁盘上的人影，果真是申飞帆。原来，位处东海南涯的飞浪岛海域，虽然每处角落都有不同方向的海流，整座海域却像一圈巨大的漩涡，而礁盘——鲫鱼礁则是漩涡的中心。退潮汐时刻，盘旋的流束，一圈接一圈地从鲫鱼礁冲出，一直冲进遥远的海涯，飞浪岛海域的水位降低了。涨潮的时刻，一圈圈流束绕着鲫鱼礁旋转着，纷纷涌向鲫鱼礁周围，海域的水位渐渐地上升着。熟悉海况的申飞帆，落水后仗着高超的游术和强壮的体格，退潮时顶流涨潮时顺流地游向这座海涯唯一的礁盘。向娇则是涨潮汐昏迷的，灵性的海豚顺着流束的方向，也把她托向鲫鱼礁。这时，显然被风浪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申飞帆，变得异常黑瘦的身体，正在礁岸东颠西倒地趑趄着，向大海伸出颤颤的手。接近海礁的海豚，哗地托着向娇跳跃起来，把她紧紧顶在凸进海水的礁岩上。申飞帆连忙拉住向娇，一步一步地后退着，突地向前一扑，把向娇搂在怀里：“妹妹啊……”

“哥哥啊……”

两人软瘫地倒在地上。听到海兽的溅水声，申飞帆连忙挣起身子，看到海豚正在一跳一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开礁盘，他噗地跪下去，向这大海的圣灵磕了三个响头。

当申飞帆转过身子的时候，突地发现，向娇正仰八叉地昏死在地面，嘴角吐出一摊殷红的鲜血。“妹妹！妹妹！”申飞帆颠向前去，把向娇搂起来，试了试她的呼吸，异常微弱。他知道，很多翻船落水的渔家男女，用生命的最后力量拼搏风浪，爬上礁盘，往往会累得吐血而死。他惊骇地哭唤：“娇娇，妹妹啊！……”

向娇一直昏死着。在这汪洋深处的孤礁，申飞帆毫无办法，唯有凝望着大海，希望招来过路船。

海暴，正在张狂着逝灭前的疯性。无尽的洋面，一座座高耸的浪峰在驰骋，峰崖不时地崩裂爆炸，白灿灿的水团飞上高天，迅即散得支离破碎，如密纷纷的银弹漫天飞射。震耳的嚣响中，夹杂着一种清脆悦耳的鸟鸣。他的目光烁烁探望，终于看到两只罕见的彩鸟儿在飞掠，那金黄色的嘴尖、红鲜鲜的头冠、雪艳艳的双翅、银灰色的尾羽、黑亮亮的腹毛，如五彩缤纷的闪电，在凶器的海空展现出一幅美的图案。

申飞帆知道妹妹的向往，他轻轻推着向娇：“娇娇，你醒醒啊，快看啊！”

向娇似觉得神灵的感召，竟然微微睁开双眼。申飞帆用手臂托高了她的脸，她那灰暗的双眼倏忽一亮，看到了美丽的彩鸟儿。

申飞帆鼓励道：“娇娇，彩鸟儿能在凶险的大海比翼双飞，我们也能在风风浪浪的汪洋中幸福相伴。”

向娇的眼角，显出细细的笑纹，嘴里发出艰难的微乎其微的声音：“嗯！”

申飞帆知道，如果能够找到淡水和食物，也许能抢救妹妹濒临死亡的生命。他趁着向娇微微苏醒的时刻，把她轻轻地放躺下去，在礁盘上颠簸寻找着。

正当绝望的情绪笼罩着申飞帆时，他无意中看到，一片乳白色的水波，跳跳荡荡地朝着鲫鱼礁漂来。啊，是米米水！米米水里，聚着无数

被海暴驱在一起的带鱼王！跳海抓住带鱼王，鱼肉或许能挽救娇娇。可是，他已经瘫软无力了，跳水拼搏，可能会沉进大海呢！为了娇娇，豁命也值得！他呼地挺直身子，悄悄地贴着礁崖跃进水里。绿粼粼的浪头迎面扑来，一条条数米长的银带子似的带鱼王，熙熙攘攘地游窜着。一条异常大的鱼王，大张着尖嘴利牙，霍地咬中他的大腿，一阵剧痛袭来，他几乎窒息了。但顽强的意念在心底发胀，全身也泛动出神奇的力量，松瘫瘫的双臂暴起了腱子肉，五指像铁钳似的张开，乘机攥住了带鱼王，艰难地游了一会儿，把数十斤重的带鱼王拖上礁盘。

向娇在朦胧的意识中，也觉察到申飞帆跳海了。她拼命地挣出生命的最后力量，双眼瞪得圆滚滚的，死死地盯着海面。当发现申飞帆拖着带鱼王爬上礁盘，她的嘴角凝着微笑，再度昏死过去了。

“娇娇，妹妹！”申飞帆撕下一块雪白细嫩的生鱼肉，放在嘴里嚼成肉浆，呼唤了几声，然后嘴贴嘴地塞进向娇口中。向娇的饥渴的喉管抽搐了几下，突然把鱼浆吐了出来，还掺着大量的鲜血。显然，死神正一步步地接近着她。申飞帆绝望地号哭起来：“妹妹啊……”

傍晚，残存的光亮在渐渐消失，大海的生命的色彩正在迅速暗淡下去。海暴也飞走了。微风呜呜地响着，像是在唱着挽歌。

一直昏迷的向娇，突然动了一下，回光返照似的清醒过来。灰暗的天色中，她的双眼像两点渔火闪亮着，久久地凝视着申飞帆，眉心一舒一展着，仿佛在思忖着什么。

“妹妹，你醒了。”申飞帆惊喜地说，连忙把晾在地面的渔衣，披在向娇的身上。向娇看着他的筋鳞鳞的裸体，眼角泛出几颗大大的泪珠。

一会儿后，向娇叮嘱申飞帆：“哥，搀搀我，找一泓水镜，我想梳梳头发。”

申飞帆把她扶到一泓积在石坑的水洼旁，她侧身趴地，仗着微明的夕光，对着幽绿的水镜，用五指当木梳，梳整着混乱的头发。她看到，水镜里，那显然被暗淡的天色抹黑的脸庞，丰艳的形貌似乎消失了，留着一层骇人的苍白色。她倏地停止了梳洗，双掌捂脸，呜呜地哭泣起来。在申飞帆的苦苦劝告下，她停止了哭泣，嘴里令人费解地呢喃着：“不！我要……”

也许是过分的动作，她气喘吁吁地重新仰身躺进申飞帆的双臂上，发颤的手指指胸兜部位。

申飞帆根据她的手势，掀开她的胸襟，从胸兜里掏出一件硬邦邦的物品。他细细一瞧，啊，那是纯洁晶莹、艳美诱人的海莲花！

申飞帆激动异常：“妹子，你把海莲花夺来了！你要把海莲花交给我？”

“还不够。”向娇点点头，用沙哑低微的声音说着，紧接着，她又指指自己的心口，“还有它，也给你。”

申飞帆热血沸腾，轻轻地抱紧了向娇：“妹妹，我知道，这洁美的海莲就是你的心。你把海莲花交给我，就是把海莲花一般的心交给了我！”

向娇又点点头。她竟然举起双手，一个一个地解开衣服的纽扣，挣扎着说：“哥，你把我完全拿去吧！不然，我俩白白相爱了一场。我的生命已经像暴风里的渔火，时时都会熄灭，到那时，我死也不会瞑目啊！”

申飞帆抑住痛苦，庄严地说：“妹妹，你年轻旺盛的生命，像礁山上的灯塔，会抗住狂嚣的风浪，永远不会熄灭的！为了爱，你要坚强地活下去！”说罢，他为向娇重新扣上衣服，低下自己的双唇，轻轻爱抚着向娇的嘴唇、眼窝和脸颊……

入夜以后，向娇又吐了血，再次不省人事。

她的呼吸，也越来越微弱了。

申飞帆把向娇安放在避浪处，脱光全身的衣服，披在她的身上，他爬到礁盘的巅顶，观察着是否有过路船接近鲫鱼礁。他不时地看到，在遥远的海天深处，不时地闪动着一点点微乎其微的渔火，不一会儿就逝没了。

“即使有过路船，也不会发现小不点儿的礁盘上有两个遇难者啊！喊声会被风浪淹没，没有火柴燃亮求救的火焰。怎么办？”他发狂了似的，在礁盘上爬行着，摸索着。当他的手插进一条石缝时，突然抓到一

颗海碗大的海螺。这海螺也许是礁盘上唯一的幸存者，靠着石缝的庇护。避开风浪的袭击，生活了不知多少时辰。他仗着渔家的熟练的技巧，砸开了海螺的嘴洞，伸手把螺肉扒得一干二净，吹起了求救的螺号：“嘟！嘟嘟嘟！……”

暗沉沉的海空，螺号时而高亢，如愤怒的倾诉；时而低沉，如哀哀的咽泣，一直不停地鸣响着……

又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从幽深的海面浪谷里，突然跳出一盏黄红色的渔火，循着螺号的召唤，飘飘忽忽地接近了鲫鱼礁。一群人跃上了礁盘，领头的，竟是双鬓如霜的向民。

“亲人啊……”申飞帆号哭着，抱着奄奄一息的向娇，向亲人们扑去了……

人们把向娇和申飞帆背到黄帆船上，对向娇又是灌淡水又是喂鱼汤。青春顽强的生命力，终又使向娇活转过来。她一头扎进向民的怀里：“爷爷……”

黄帆船在浪滔滔的大海里驰骋着。东方海平线上，鱼肚色的晨曦已经出现了，墨绿色的海面，也闪动着绿粼粼的光彩。申飞帆和向娇睡了一会儿后，迅即醒过来，一左一右地偎在向民的旁边，和人们交谈着海莲花事件的全过程。申飞帆从怀中掏出那比他生命更为珍贵的东西：“看，这就是海莲花！”

人们团团围观着，惊喜地称叹着：“好宝啊！”

向娇虽然十分虚弱，却也恢复了娇嗔的性格：“哥，快带我们到珊瑚海，那里有很多美丽的海莲花呢！”

人们呼应道：“珊瑚海到底在哪里？”

申飞帆昂首笑着指点道：“在正东方海域呢！”

人们循着他指引的方向眺望，那里，旭日正在喷薄而出，天空呈现出一派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朝霞，它投进坦然如镜的大海，海水里映衬着一朵朵艳美的火焰，犹如一座五彩缤纷的大花园。

向民凝视着海景，会意地转望着向娇和申飞帆，笑着说：“孩子，

我知道了，那片珊瑚海，是你们，不，也是我们大家向往中的美，追求中的美.....”

申飞帆点点头：“不过，被我们求索到的现实中的珊瑚海，和我们向往中的珊瑚海一样美！不管狂风恶浪多么凶猛，这美，将永远属于勇敢的追求者！”

船只朝着神秘而美丽的珊瑚海前进着.....

庄杰孝西洋文学系列

长篇小说卷

海盜

Hai Dao

庄杰孝◎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海盗（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长篇小说卷）

作者：庄杰孝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1-01

ISBN：9787503471896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海啸中的女人](#)

[海盗](#)

[台风，从这里登陆](#)

海啸中的女人

第一章

海里溜小舟漂进死亡的东海啸里了。

大海，仿佛在发生着一场超级地震，悬崖峭直的险峰拱水升空，巨大的圆拱形的浪团翻滚碰撞，水坡倾斜的伞状峰峦巍巍屹立，水山浪峰相夹的幽深沟谷蜿蜒伸展着，而这一片由奇峰深谷组成的高原，又以整体的摧枯拉朽的气势，向遥遥无边的远方进军。

绰号海里溜的，是东海岸边最小最轻的小渔舟。它头尾像戳鱼穿虾的网梭尖，呈微弧形的底部，由于船量轻飘飘，没水仅几寸深，当它被大浪急流腾地拱高起来，船底远远地离开了水面，在空中忽忽飞射，只有船底龙骨落下的白晶晶的水珠，才显示着它刚刚贴近海洋。

海里溜又是东海涯的家船，任凭现代化的生活如浪潮滚滚，始终淹没了它们。它总共分成四个船舱，船首舱装淡水，前中舱载鱼虾，后中舱稍微宽大，顶部张着篾片织的竹篷，下边住着渔家。后舱是煮鱼熬虾的锅灶，盖上舱板以后，板上是渔家操船扬帆的舵位。

这条出海漂泊的海里溜，是一条专门贩卖鱼虾的家船，里面居住着三口人，一对白发苍苍的渔家夫妇，一个海洋难船里捡来的独养女。今天，老夫妇前往水产品货栈出卖鲜鱼咸虾，驾驶家船海里溜出海的，是老夫妇的独养女孙妮。

孙妮木呆呆地站在舵位。她全身的月白色衣裤，仿佛被其中的一支长挑挑细单单的帆篙竹支撑着，感受不到任何少女的丰满。本来就显得长圆形的脸庞，两侧鲜嫩的颊似乎完全干瘪了，下巴更瘦得像一支铁钉钉在胸脯上。

她的左手攥着代替船舵掌握舵向的竹柄木叶桨，右手拉动着连接风帆的帆篙索。风帆被呼呼翻卷的狂风吹得圆鼓鼓的，挂在被帆的张力拉成弓形的毛竹桅樯上。她拉着的帆篙索，随时调节帆叶迎风的方向，掌握着海里溜的航向。

盐味浓浓的海风狂荡荡的，吹得风帆小舟轻飘飘的，时而在海面荡出碎银残玉似的水花，时而凌空急刺刺地飞跃着。

孙妮是个高中刚刚毕业的学生。船家女犹如风口浪尖的晚潮鱼，随浪进港的时间迟，她十二岁开始到渔家小学读书，依靠养父和养母的潮涨吃盐潮退蘸卤的苦熬穷省，让她满打满地读了十二年书。无奈命运像海鹰专啄孤独洄游的鱼儿，给她制造了悲伤的厄运——她在高考中落第了。

此刻，迷惘、伤感和绝望，如几股滔滔海流，把她的身心全浸没了。她只有凭着从小在狂风急浪里练就的扬帆操船的习惯动作，操纵着海里溜小舟漂泊着，任风吹浪击地没有定向地驰骋。

一颗颗忽而晶亮忽而模糊的水珠，在眼前的天空织成密密麻麻的一片，遮掩着她的视线，也持续不断地洒淋在她的脸颊上，她有时觉得热灼灼地发昏，有时寒飕飕地苏醒。一种微弱而执拗的潜意识，犹如暗流在幽深的海底越来越强烈地奔窜起来，驱使她缓缓地抬高了耷拉着的头颅，昏昏迷迷的眼光向前方张望着，似乎在寻觅着什么。

远方，一团黄浑浑的水汽呼啸而来，先是从整道漫长而弯曲的水平线下面翻滚着，继而沸沸扬扬地涌上了高空，那清澄澄的天幕、碧粼粼的水涯、亮晶晶的浪珠全被它吞没了。在目光可及的水汽的深处，简直是火和烟逞狂的世界，浑黄的火焰在熊熊燃烧，火烟扬出的烟雾在腾腾翻动，没有任何其他的光色，没有任何清纯的物质，没有任何鲜艳美丽的形象。而且，这种迷天遮地的火烟还在猛烈地向上下左右的天宇海涯膨胀着，其势仿佛要制造整座的沸腾混沌的世界似的……

孙妮的目光又由略带希冀的光亮变成茫然的黯淡了，脸又耷拉下去，下巴又像尖尖的钉子戳着胸脯，那神色仿佛在告知人们，她在绝望中，由于受天生的青春意识的驱使，要向大自然寻找什么。虽然她还不清楚自己要寻找的是什么，她却模模糊糊地感到，那是一种新生活的希望，那是一种沐浴灵魂的美。然而，她没有找到什么，却看到火烟般的雾气和被火烟般的雾气笼罩着的浑浊喧闹的海天。

这时的海里溜，也像怀着主人一般的心境似的，竟然让自己的尖刺儿的船首，朝着深不可测的海底沉甸甸地一扎；同时间，船臀下面的海里溜哗地拱出一座峭尖如塔的浪山，把船臀猛地掀了起来；一阵刺耳的狂风，使风帆刮啦啦地左右飘动起来，帆底的帆篙竹尖端噗地击中孙妮的背部，她突然向前俯伏下去，一头扎进大海了。

当孙妮仗着船家女的水性，从一朵白花花浪团里伸出纷乱披散的黑发和瘦长青黄的脸庞时，那条小不点儿的海里溜已经被风浪掀得底朝天了。这时，远方的火烟似的雾气也卷到了，雾色把碧粼粼的海水也染得黄浑浑的，把落水的孙妮困在中间了……

第二章

这是一条大型的流网船，船首如鹿角一般地高昂而分叉，有抵埠头的木桩，有挂铁锭的船角，有缠锚索的锚架。中舱面如大腹便便的青鲑鱼，圆圆鼓鼓，宽宽阔阔，两根粗壮高大的前后桅直挺挺撑天地竖立着，大马力机动船的桅杆已经不挂风帆了，而是充当起重机的机杆，一支乌漆锃亮的起重杆横空挂着，出海时吊网袋拉网纲，进港后装卸金鳞银鳞烁烁闪光的鱼虾。船艏部位呈半弧形，上面筑着双层平顶的船房，有代公房、水手室、炊事间，船屋的后边是高耸的驾驶台，船代公在里面用轮盘操纵着流网船。

流网船的主人叫陈青烟，是个观形知神、形神一致的男子，笔挺的身躯显示着能承担沉重的负荷，飞扬的头发仿佛象征着事业腾达的成就，肤色深红的脸盘表现着他的近乎冷酷的沉静和礁岩般的果断刚毅，乌亮乌亮的眼眸更显示着他的深邃精明的心地。

陈青烟原来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海鹰县的一般干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把他推成在浪峭尖翻腾的角色。他辞去工作，承包了面临倒闭的县水产加工厂，运用才智，使工厂起死回生。后来又承包了县水产公司，改变了萎缩的经济局面。历史的车轮驶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他犀利的眼光直瞄渔岛的捕捞业、养殖业、水产加工业、鱼货销售业，承包了流动拖网船、定置网船、流刺网船、海带菜养殖场、乡村加工厂和水产品货栈，他就像春潮进港，涌到哪里就在哪里绽开美艳艳的浪花。他自己和众多的承包合作者，也在经济活动中发财致富。有人

说他的现金可以装满一个船舱，有人说他的存款可以办一座小银行，反正谁也弄不清他有多少财产。因此，东海渔家觉得叫他“万元户”太陈旧，叫他“企业家”不贴切，于是给他发明了一个准确又时髦的大号：承包家。

这条流网船，是承包家陈青烟刚刚承包的。他带船出海，瞅准风暴前夕鱼群集中的机会，在外洋放了一潮汐的流刺网，捕获了满篓满仓的黑鲳、白鲟、黄翅、青鳗、花斑鱼，在暴风狂雾的推涌下驶向避风港。

此刻，青烟凭借海涯人特有的眼光，透过重重帷幔般的黄雾，依稀发现一条如秋叶在崇山峻岭间飘忽的小渔舟，被滔天的浪涛掀翻过去，渔舟里闪出一个落水的人影。海里人救落水人，仇家也变亲兄弟。陈青烟转向身旁的陆水代公：“老代公，看到险情吗？”

陆水代公的满脸黄纹焦痛地抽搐着：“有一个海里溜翻身了。”

陈青烟毫不犹豫地说：“把船开过去，让我下海救人。”

陆水代公边转动船向边说：“承包家，还是我下海救人，或者唤醒睡房里的众水手，一起跳水救人。”

陈青烟坚决地说：“不，伙计们在风暴里抢捕暴头鱼，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不要惊醒他们。你年老体弱，我一个人救个把落水人，是轻而易举的事。”

说完，他冲出驾驶台，站到舷帮上，来不及脱掉裹满全身的棕黄色防浪渔衣，腾地跃进了大海，在险象万千的水山浪谷间，寻找着那个落水人……

水之山在孙妮的前方巍峨耸立，浪之谷在她的后边深深地弯曲着。

下风的黄漫漫的海面，银鳞熠熠的龙头状的“冲濊”破水冲出，从黄黯黯的海底拖出冰雕玉砌似的漫长身躯，向前边高峰幽谷翻滚冲突。

驾舟漂海时，孙妮怀着灰冷绝望的心情，企图让风暴中的漂泊排泄心里的忧伤，不料被风浪掀翻了扁舟，仓皇地落进了大海。此刻，她已经在阴冷的海水浸浴中清醒过来，不停地踩水划浪。当她发现了向自己蹿来的“冲濊”，那稍稍平静的心海，倏地又翻起一股感情的急流。这情

流像海水一般地冷森森，像“冲濑”一般地急湍湍，并且迅速地在全身泛荡着，于是，身体像完全失去重心一般，竟然松绵绵地随波逐浪地漂动起来，哗地陷进了海里的“冲濑”。“冲濑”里的强流如有力的手掌击打着、推搡着、拉扯着她，她平常游海时对急流湍濑的搏击力，竟让自己的意念制约着了。那意念在冥冥中无声地呼唤着她：学业完了，前程没有希望了，让汹涌的冲濑吞噬自己吧！随着意念的作用，软瘫瘫的身体被急匆匆的强流压制着，沉沉地没进了海底。

突然，海底暗蓝暗蓝的深处，一条浑身洁白的海豚如飞掠的闪电，高翘的嘴部直射她的身体，她只觉得腹部被硬生生地顶了一下，白海豚的尖嘴托着她哗地荡出了海面。这时，一群在浪山水谷寻找食物的水兽——海猪猡，发现了那条白海豚，凶猛地冲过来了。白海豚的尾部在空中荡了几下，扎进海底逃之夭夭了。

孙妮的身体，完全暴露在凶恶的水兽的前边了。她知道，这种土名海猪猡的水兽，实际上是恶鲨的变种，它具有海豚那样拱翻船的硬颌，更具备鲨鱼那样吞噬人体的恶性。那长圆形的粗壮体态，更显示着凶猛的力度。此时，它的猪颌般的嘴巴露出尖利的白牙，臂膀般短粗粗壮的前鳍一张一合着，仿佛要发挥扼断人颈、人腰，咬碎人肉的性能，置落海的孙妮于死地。

孙妮的心态出奇的坦然。此刻处境和她的人生一般，唯一可以寄托生命的扁舟倒翻了，新生的希望像浪泡彻底破灭了，这就促使她的痛不欲生的决心，像盘根海底的礁岩硬不可摧。她的牙帮“咯咯”地发响着，身体没有丝毫的扭拧拐弯，却向着海猪猡迎面荡去，显然要让凶猛的水兽啃咬自己的血肉。

千钧一发的时刻，下海寻找落水人的承包家陈青烟，突然发现了处境危急的孙妮，一种豁命救人的意志如闪电掠过脑海。他为了招引海猪猡的注意力，故意“啊”地吼了一声，借助浪峰崩塌的力量，猛地纵出剧斜的水坡，凌空飞跃了数米，坠落在海猪猡和孙妮的中间。

海猪猡被青烟溅起的水花惊骇而跳跃起来，利牙大张的嘴巴直冲青烟扑来，仿佛要把他一口吞没了似的。青烟十指对准了海猪猡的圆滚滚红通通的双眼，倏地戳了进去。海猪猡的双眼喷出了两股褐红色的血液，不顾剧痛地继续冲腾。青烟的臂膀突出条条硬邦邦的腱子肉，死力地顶着海猪猡。海猪猡的黑尾鳍飞闪地扇出碎玉似的浪珠。青烟的双臂越来越深地刺进海猪猡的眼窝，褐红的血液把海面染红了一大片。海猪

猓终于顶不住了，腹鳍和尾巴弯成了倒钩形，向前猛力地拨着水，身体快速地一倒蹿，青烟的双手从它的眼窝里脱出来了。海猪猓乘机一俯冲，逃入幽深的海底了。

青烟倒转身泅游了几步，挨近落水人一看，是个瘦单单长挑挑的女孩子。他的铁钩似的手掌有力地抓起孙妮软绵绵的右臂，半是询问半是责问地说：“这里距港湾有几远的水路？你又是在海里沉不下去的咸水女，为什么不游回避风港？”

冷不防，孙妮挥动着手臂想挣开他，还发出带着浓浓的哭腔的喊叫：“放开我！让海水淹我！让恶鱼咬我！”

青烟暴怒地喝道：“静止你的癡症！你不想活，还想把我也拽进水棺材埋葬吗？”他朝着驾驶流网船追来的陆水代公喊道：“把缆索抛过来！”

陆水代公已经喊醒了几个伙计，把倒扣在海面的海里溜小舟翻转过来，拖在流网船后边。他听到青烟的喊叫，连忙应道：“哎！”

坐在海里溜小舟里的伙计小虎，连忙捞起几圈缆索，以凌空飞蛇的动作抛到青烟前边。青烟在缆索的拖扯下，把孙妮拽上了海里溜小船，交代伙计：“小虎，这是个寻死不寻活的人，好生看住她！”

流网船拖着海里溜进入了风平浪静的避风港，刚刚挨近沙滩旁，两个黑瘦干瘪的渔家夫妇直奔过来，连喊带叫：“我的女儿啊，你怎么出海弄成湿水鸡一般，害我们好找啊！”

青烟跳上松软的沙滩，拉着老渔夫：“她是你们的女儿？”

“……”

“她好像遇到天塌海陷的大事，到海里求死呢！”

老渔夫脚底像踩中弹簧似的一蹦：“啊？她跳海自尽过？”

“那倒不是，她是被风浪翻船落海的，仿佛不想游回陆岸。老人家，有你老伴看着她，你放心地站一会儿，我要问你，她到底遇到什么想不通的事？”

老渔夫眼泪一颗颗地滚出来：“这孩子从小命苦，失去爹娘，是我们夫妻收养了她，苦挣苦扎地赚几个钱，供她读完高中，没有考上大学，心里忧伤……”

陈青烟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思索了一下，说：“老人家，看她的情景，是对生活绝望透顶了。只有帮助她找到新生活，才能使她振作起来。”

老渔夫泪如泉涌：“我们是整天浸咸水的苦人，到哪里替女儿找到称心如愿的陆上行业？”

陈青烟的眼角，不由自主地湿润起来。他点点头，说：“老人家，我介绍你女儿到朋友的单位工作，每月能赚个三四百元，怎么样？”

老渔夫疑惑地看着陈青烟：“你是谁，有这样的神通？”

陈青烟抿嘴笑道：“我那个朋友在飞霞岛开渔家旅社，还是我借给他五万元办成的。我写一张条子给你们，你们尽管放胆找他，保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说罢，掏出笔和纸，唰唰写了几下，把条子交给了老渔夫。

老渔夫的双膝颤颤索索地弯曲起来，差点要下跪了：“恩人，叫我们怎样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请告诉我们，好让我们每逢吉日为你烧香拜佛延寿。”

“哈哈……”陈青烟朗声大笑道，“老人家，弄个把人到单位就业，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没有必要小题大做。我把你女儿带回来了，你千万要送女儿到飞霞岛就业啊！”说罢，大步流星地向网船走去，喝叫：“陆水代公，开船！”

老渔夫紧追几步：“恩人，你叫什么名字？”

陈青烟在船上应道：“不必奉告了！老人家，再见吧！”

老渔夫呆呆地站在沙滩上，大颗大颗的泪水，把沙滩滴成一个个小洞。

第三章

飞霞岛渔家旅社并不是建筑在岛屿上，而是设立在一座巨大的铁壳驳船上。两根铁锚一前一后地泊定了船体。椭圆形的舱面，建有座矮塔形的四层楼屋，里边有单人卧室、双人房间和通铺，里面的家具金漆灿黄，彩电终日亮屏，卧具花团锦簇，沙发桌椅一应俱全；有圆拱形的兼作饭堂的舞厅，厅顶挂着花样新颖的吊灯，桶形的墙壁贴着花花彩彩的尼龙布，地面木砖拼成花案，油蜡闪闪发亮，周围摆着豪华的咖啡座；还有设备先进的灶房、接待室、热闹繁忙的经理室。白天，沟通陆地和旅社的交通艇穿梭往来，把船上的旅客送走，把岛上的旅客接来。人们登上这座奇特的海上旅社，只见周围的海空，朗朗的天宇白燕展翅，灰鸥奋飞，鸬鹚翱翔，潋潋的水波下黄鱼闪金，带鱼烁银，而身心随着漂漂荡荡的船只优哉游哉地微晃着，令人心旷神怡，乐不思归。夜晚，在蓝湛湛的天幕和绿幽幽的水帘之间，金黄的、橙红的、蔚蓝的、碧绿的、灿白的霓虹灯在船房里放亮，远望好像一棵开放在海空七彩鲜艳的灯树，近看则似一座豪华的水上别墅。

此刻，一个少女倚在驳船的船头，反身瞻仰着身边的渔家旅社。

她就是孙妮。她经过承包家陈青烟的介绍，到渔家旅社工作，仅仅八九个月，模样全变了。她那黄皮贴骨的双颊，像热锅里的鱼泡胀起来了，肤色也变得白里透红，加上精心烫洗过的波浪发，天生就的丹凤眼、樱桃口，花花绿绿的新衣服，出格地绚丽迷人。她在旅社担当接待员，月薪四百元，不但使自己的生活会过得舒舒坦坦，还把养父和养母接到渔村，租了一座渔屋，供养老人过着幸福的晚年。

夜晚，她总是散步到船头，凝望着这座给她带来安乐的渔家旅社。此刻，在她的充满美丽的幻梦的少女的心目里，灯火缤纷的旅社，仿佛无形地膨胀扩大着，以致遮没了她前边的整座天地，而整座天地也因此变得灿烂辉煌。她的笑盈盈的脸庞仿佛在幸福地叙说着：“哦，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希望，生活在辉煌的天地里，过着灿灿烂烂的生活。但愿这种美好的生活，和海洋一般长久……”

热血在她的心胸里涌动，她情不自禁地展开双臂袒露胸怀奔跑着，跑进旅社，双臂搂着木板墙壁，让自己的乳房、腹部、脸腮紧紧地贴在上面，那灼热红嫩的嘴唇，像对着热恋的情人一般吮吻着。而她的肌体里，更有一种电流般的情愫强烈灼烫地蹿动着，泻向搂抱着船屋。

良久，孙妮才恋恋不舍地松开手，着了魔似的绕着整座渔屋蹦蹦跳跳地行走着，每走几步，手一贴自己的嘴唇，又飞快地举向船屋，向船屋做着飞吻的姿势。

这时，一个男人的身影走出旅社的房门。他外裸的皮肤全是棕黄色，穿着那黄澄澄的皮鞋和米黄色的西装，让人觉得他的全身上下都是庸俗的土气。这就是渔家旅社的经理高土。人们听到他的名字，自然想起按照东海渔家的谐音：高就是狡猾的狡，土就是土里土气的土。对照高土的性格：他逢事待人，不但土里土气和庸俗，而且狡里狡猾。人们鄙视他，在背地里叫他“土鳗”。土鳗是一种长在污黑的海泥里的鳗鱼，浑身滑溜，还发出俗不可耐的土味腥气，刚好是高土的活生生的写照。原先，土鳗家贫如洗，只好在海滩上捉些土鳖土蜻土蚌土蟹到市场换几个钱维持生计，全身上下沾满土气浓浓的海泥。他因为和承包家陈青烟是初中同学，看到陈青烟发迹后，慌忙找到陈青烟，要他帮助自己找一条富路。陈青烟一口应承了老同学的请求，并且别出心裁地替老同学进行谋划，按照社会利息借给土鳗五万元，让土鳗回飞霞岛，利用大陆人常常到飞霞岛游览的条件，在港湾建设了这座旅社。陈青烟精明地估计，旅社建在海里，不但能吸引游客饱览海洋风景，而且能使游客只有在船上付钱吃住，一举多得，生意必然红红火火。果然，高土经营两年，赚了两万多元，成为渔岛的万元户。当然，陈青烟也赚了一笔利息钱。

高土看到孙妮向船屋不停地做着飞吻的动作，双眼笑咪咪地说：“孙妮，你是不是准备谈恋爱，开始学习怎样和情人接吻？”

“啊哟，死经理，你胡说什么？”孙妮羞得双手捂脸，背朝着高土扭捏着。

高土大大咧咧地扳动着孙妮的肩头：“如果想吻男人，我可以给你做示范。”

孙妮焦急地推开他：“你不要胡说啦。我是太热爱这座渔家旅社了，才……”

高土又笑道：“你是想和旅社结婚啊！哈哈……”

孙妮一跺脚：“经理，你越说越土了。”

高土收敛笑容，说：“好，我不瞎猜了。今晚，我想找你谈谈。”

孙妮发怔地看着他：“谈什么？”

高土：“孙妮，你到旅社工作九个月了，你猜猜，我为什么安排你担任舒适的接待员工作，付给你每月四百元的高薪？”

孙妮感激道：“那是经理的关心嘛。”

高土说：“除了这点，最主要的是，我是看在老同学陈青烟的面子上。”

孙妮连忙说：“对对，是他介绍我来的。”

高土说：“我清楚地记住，他在介绍你的条子上，说你是他的朋友。今晚，我想开门见山地问问你，你到底是不是他的女朋友，为什么长久都不见他来找你？”

孙妮连连摇手：“啊呀，经理，你都想到哪里去了？我对你说过，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和生活引路人。至于我和他的关系，不但没有交过朋友，而且连他的面貌我也认不清楚。”

高土不相信地：“你不认识他？他怎么会当你的介绍人？”

孙妮：“那天，海雾弥天，浪涛盖地，他穿着紧裹全身的防浪衣，跳海救我上船，我只管悲伤绝望，也没有好好看清他的面貌。后来，他上岸找我的养父，交了个条子就驾船走了，我都来不及向他道谢。听人说，这个大名远扬的承包家，忙得像桅尖的风向旗，日夜不停地团团转，哪有时间来看望我呢。”

高土点点头：“你们这样的关系，我就放心了。”

孙妮一惊：“什么？你放心？”

高土想了想，说：“也好，我对你明说吧。我有个姐姐，虽然没有你的花容玉貌，也是渔岛有名的美人儿。我想把姐姐高玉枝介绍给老同学陈青烟。明天，我邀请青烟到旅社吃酒，到时候，你可不能在他面前撒娇争宠。”

也不知怎的，听到这些话，孙妮心里咯噔地紧了一下，默然地低下了头，向自己的住房踱去了。

第四章

孙妮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她听到高土要把姐姐嫁给陈青烟的消息后，竟然整整地失眠了一夜。这时，她怀着复杂的心情从床上爬起来，透过四方形的船屋玻璃窗，仰望着海天。

黎明后的海天异彩变幻。

开始，大海由深绿幽暗变成粼粼闪光。而沸沸腾腾的浪峭尖，被呼呼的晨风一吹卷，开放着一朵朵雪白的浪花，大的如白牡丹花圃、小的似纷纷纍纍的初春梅朵，鲜鲜艳艳地铺满了整片目光可及的海面，远处的水花还以繁密艳美的形态，向着辽阔的大海深处伸展进去。

或许是受到这景色的感染，孙妮黯然的心绪顿时变得明朗起来，仿佛整座心海也变成眼前的晨海，开放着洁美的水花。

然而，鱼肚色的高天，不知从何方飘来一团乌灰灰的阴云，那云团在中天凝滞不前了，内部像有一种奇异的张力，使它迅速地扩张着，边沿还翻动着浪涛似的云烟。不多久，云团竟然扩展到大半片天空，白朗朗的海涯，被云影罩得暗灰灰的。

孙妮的心境也随之演化，变成阴暗而森冷。她明显地感到，这是她到渔家旅社工作以来从没有过的心境。也许是现实生活的阴影？也许是对未来的不祥的预兆？她在内心尽力地寻找着原因。好一阵，她才从错综复杂的心里感觉到，有一个人以其神秘的魅力，深藏在自己的迷茫的心底，自己极想弄清他的情况——这种希冀，包含着一种强烈的向往。听到高土的话后，仿佛狂风掀开了迷茫的雾幕，让她的心态昭然若揭了。她感到一种惆怅的失落感，因此引发出火灼灼的焦虑。怎么办？怎么办？

一阵笃笃笃的敲门声，打断了孙妮的复杂的思绪。外面传来高土的呼唤：“孙妮，中午的宴会该开始操办了。”

“哦，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去找厨师。”孙妮应道，急忙地穿戴梳妆……

傍午，在孙妮和厨师的努力下，一桌丰盛的酒宴摆在舞厅里。宴桌上，摆着满盆满碗的黄殷殷的鲑鱼胶、红彤彤的海蟹膏、白晶晶的青头鳗泡、乌灰灰的鲫鱼皮、血绯绯的燕窝汤、绿闪闪的珍珠藻、黄澄澄的黄鱼唇，还有昂贵的茅台酒、花雕加饭、五粮液。老厨师悄声地告诉孙妮：“我到这里掌勺两年，接待过到飞霞岛视察的副省长、省旅游局局长、省水产厅厅长、地委书记、县长等领导人，也没有这般丰盛的宴席。这桌接待承包家的酒菜，足有两千元价值呢。唉，世道全变样了，有钱比什么都高贵。过去比官大势大，现在比钱多，钱是权的爹娘呢！”

孙妮的心窝阵阵发酸，没有答话。

晌午，高土急巴巴地冲进舞厅，说：“孙妮，老厨师，我请的客人到现在还没有到，怎么办？”

孙妮心里一喜，故意问道：“你请了什么客人？”

高土：“主客是承包家陈青烟，还有县工商局飞霞岛工商所白木，当初这座渔家旅社是在他关怀下得到营业执照的。另一个是飞霞岛的父母官——乡长阮秋，我有飞黄腾达的今天，少不了他的领导。我让他们随便带几个亲戚朋友来，他们如果单身赴宴，我们三人凑上去陪吃。”

老厨师看了看表，提议道：“高土经理，你是不是到岛上看看，说不定青烟到了岛上，被别人兜去喝酒了。现在的有钱人，狼虎都敬他呢！”

高土经他一提醒，连忙说：“对！我决不能让别人拉走青烟，坏了我的大事！”

高土刚刚要乘交通艇上岛，却从岛上开来了另一条交通艇，两个他邀请的客人同时到达了。

一个是飞霞乡乡长阮秋。阮乡长矮矮圆胖，大腹便便，又穿着比上衣还宽大的灯笼裤，让人立即联想到一种家喻户晓的木偶——不倒翁。飞霞岛是远距大陆独立汪洋的孤岛，直属大陆的海鹰县政府领导，因为

位处海防前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届的乡党委书记由县委常委兼任，乡长由副县长兼任，所以阮秋同时又是海鹰县副县长，也兼任乡党委副书记。近期来，县委常委兼乡党委书记蔡向良到县委工作，阮秋又成了乡党委的主持人。时势造英雄，十一年前，党的三中全会召开后，当时还是个体海带养殖户的阮秋，立即扩大了海带养殖面积，一年收入万余元，在古荒漫漫的飞霞岛，成了第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万元户。上级要求培养万元户成为致富的带头人，短短两年时间，阮秋入了党，由村长升副乡长、乡长、副县长，可谓青云直上。后来，形势如火如荼，不但万元户如鱼虾一样多，就是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千万元户，也像满海开放的浪花。阮秋相形见绌了，用他自己的话讲：“我变成钱兜干瘪的穷人了。”

另一个客人，就是飞霞岛工商所的办事员白木。白木四十多岁，相貌平常无奇，唯有小时候眼病没有根治，落个终生后悔：眼眸灰黄、眼仁通红、眼角常常无缘无故地淌泪，偏偏一对眼睛又圆又大，把里面的病态暴露无遗，难怪他和陌生人来往时，开头总是自我嘲弄一句：“我不该叫白木（目），应该叫黄眼。”六十年代，白木作为飞霞岛唯一的初中生，被人尊称为飞霞秀才。县有关部门在飞霞岛建立工商所时，自然首先录取他这个飞霞秀才担任工作人员，于是他变成岛上资格最老的工商人员。他虽然不是所长，有人却常常恭维地称他为白所长，他照样哼哼哈哈地答应着。

阮乡长和白木是分别收到高土经理的邀请的。他俩在码头上不期而遇，才共同乘一条交通艇到来。

高土连忙点头哈腰地同他俩握手：“阮父母，白所长，承蒙你俩驾临寒舍，万分感激，请里面坐。”

白木的红眼笑咪咪，阮乡长的神态肃穆镇定，跟着高土进入了舞厅。白木看着满桌的海洋珍稀鲜味，双眼笑得更红了：“高经理，这样丰盛的宴席，甭讲阮副县长，就是阮副省长，也没有资格享受呢。你还邀请什么高贵的客人。”

高土应道：“我请的是顶天立地的大人物陈青烟。”

肃穆无声的阮乡长惊得嚷出声来：“啊？”

白木不相信地反问：“你请的是谁？”

高土重复道：“顶天立地的大人物承包家。”

白木嘟哝了一声：“皇天，你的面子比海还大啊。虽说承包家是飞霞岛人士，自从他成为巨富后，多少年不见他回乡了。”

阮乡长连声道：“你能把他请回来，是飞霞乡的荣幸，天大的荣幸。本来嘛，上面正在检查不正之风，这样的酒席，你就是打断我双腿我也不来的。今天的酒席，我吃定了，我这个陪客当到底了！”

三人天南海北地扯了一会儿，高土不停地探望着岛上，看了看表，不安地说：“老天爷，都到下午两点了，承包家还不来。”

阮乡长想了想，掏出一把钥匙抛给高土：“高经理，这是我的办公室钥匙，里边装着全岛唯一的直拨快速电话，你挂通承包家陈青烟在县城的别墅，看他有没有到飞霞岛。”

高土拿着钥匙犹豫道：“你办公室里有机要文件什么的，我进去恐怕不便？”

阮乡长焦急地一挥手：“把承包家请来，比什么都要紧，快去吧。”

两刻钟后，高土匆匆赶回，沮丧地说：“电话挂通了。陈青烟的老母亲答话道，青烟出海了，到不了飞霞岛了。”

阮乡长和白木惊得一屁股落在椅子上。

站在旁边的老厨师提醒道：“高经理，这些珍稀海鲜都是高蛋白的，蛋白含量越多的食品越容易腐变。”

高土的心剧痛地抽搐了几下，咬了咬牙帮，说：“他不来，我宴请县长。来，我们吃。”

阮乡长推托道：“那不行。我到群众家吃这样高级的宴会，有违党纪。”

高土恳求道：“阮父母，阮青天，算我刚才冒犯你，把你当作承包家的陪客，我向你下跪谢罪，请你吃完这宴席。”

阮乡长双颊通红，神色尴尬：“你都胡说些什么。在承包家面前，

我能摆县长架子吗？这宴席，确实有碍清廉的党风，我心领你的友情了。”

高土看到阮乡长真的要走，急得一头冲到船舷边，大呼小叫：“阮父母，你如果离开，我就跳海。我如果不跳海，不是海洋爷娘生养的！”

阮乡长焦急地拉着他：“高经理，你何必这样呢！”

白木在旁边劝道：“阮父母，还是顺水推舟地吃吧，你不说我不说，高经理不说，谁会知道宴席情况。再说你走了，高经理真的跳海了，就是不出人命案，这丑闻闹大了，对你也没有好处啊。”

阮乡长唉地叹了一口气。

一会儿，三人回到舞厅聚餐了。这场宴会，一直进行到傍晚。阮乡长肥壮怕热，袒臂裸胸，全身像通红的圆球，还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他站起来，身体像不倒翁那般醉颤颤地晃动着，挨近高土：“高经理，你今天邀请承包家，是不是又要向他伸手借钱啊？”

高土摇头道：“不不不。”

“那你请他有何贵干？”

“贵干嘛，还是不说为好，不说为好。”

白木的双眼在酒精的作用下，红得像海猴子的两团腩儿，生气道：“高经理，你连这桩事都保密，还把我们看成朋友吗？既然不够朋友，我们告辞了。”

高土连忙拉着他，脱口说道：“事情是这样的，前不久，陈青烟的老母放出话来，说青烟三十多岁了，准备替他找个称心如意的姑娘，为他完婚。你们也知道，我那二十八岁的姐姐，至今还未找到婆家，根据她的条件，和青烟刚好般配。”

白木和阮乡长异口同声地嚷了一声：“什么？陈青烟要找对象了？”

高土看他俩神态异样，不由吃惊地盯着他们。

白木说道：“高经理，你姐姐形貌还可以，就是年龄太大了，恐怕和青烟不般配。”

高土焦急得有些口吃了：“不！年龄很般配！很般配！”

阮乡长一挥手：“你算了，飞霞岛的人谁不知道，你高土都三十岁了，你姐姐才二十八岁，莫非把她变成你的妹妹了。”

白木笑道：“哈哈，你姐姐是养了多年的母鸡，肉质又老又韧了，谁也不愿啃了。”

高土气得双唇哆嗦，眼睛眨巴了几下，突然想到了什么，说：“哦，我悟到你们的心思了。”

他微醉装大醉地站起，手指白木：“你，白所长，有个待嫁的妹妹。”他又手指着阮乡长，“你，阮父母，家中有个高中毕业的女儿。”他又指着自己：“加上我的姐姐，三个姑娘因为长得美，被人称为飞霞岛三朵花。你们想搞自己的妹妹和女儿送给陈青烟？哈哈，那不行！买东西都有个先后。是我高土先筹办姐姐的婚事，那好事得让我捷足先登！”

阮乡长气愤地沉着脸，说：“高经理，你该休息了，我今晚还有工作，告辞了。”

白木也不耐烦地瞪了高土一眼，说：“高经理，多谢你的招待，告辞了。”

高土冲着他俩的背影，大声嚷道：“对承包家的婚事，你们想搞自由竞争吗？好，我奉陪！”

高土气咻咻地靠在沙发上，吁吁地喘息了一会儿，抬头看着杯盘狼藉的桌面，无事找事地发怒道：“孙妮，你从宴席开始就躲到哪里去了，不见人影儿？孙妮，来收拾桌子！”

他没有看到孙妮前来，颠着醉步荡到船头，仔细一看，只见孙妮倚在船舷上，向着夜海的脸庞挂满晶亮的泪珠，他的心里闪过一串串问号，突然嚷起来：“好端端的，你干吗流泪？是不是听到陈青烟要找对象，惹你伤心了！啊，我知道了，你也要和我姐姐竞争。不，我不同

意！你如果心怀叵测，我马上将你解雇！”

孙妮浑身一颤，哭喊连声：“不！不！我根本没有竞争资格！我更加没有嫁给承包家的资格！我也根本不认识承包家！高经理，请你相信我！请你原谅我！请你不要解雇我！我们全家，全靠我的工作养活呢！我如果失去工作，全家只有跳海丧生的路了！”

高土一愣，随即问道：“你敢不敢发誓，永远断绝嫁给承包家的念头？”

孙妮的牙齿用力一咬，牙齿泛出腥咸的血液，发狠道：“我发誓，永远断绝嫁给承包家的念头！”

高土笑了：“那我就放心了。孙妮，只要你帮助我姐姐嫁给承包家，我一定重重地答谢你的。”

泪水，再次从孙妮的眼中淌出来，她声音哆嗦地说：“高经理，我哪敢奢望你的答谢？我只求能在这里长期地工作下去。”

第五章

高土准备宴请陈青烟时，陈青烟正驾驶着刚刚承包的流网船，向东海深处驰骋。

大海正刮着十级风暴。北边的海空像一座塞满黄绿色棉朵的巨库，阵阵鬼泣般的暴风卷过来，掷出一块块着火似的云团。云团纷纷堆垒在海面上，云汽浓得像黄绿色的海水，和大海混成一体，中心部位正以旋天转地翻滚着的形态，向着上下左右猛烈地膨胀扩张。

陈青烟站立在如阁楼悬空似的驾驶台上，遥望着前边的景象，自己的心海也像有一团翻滚膨胀的云涛水浪，并且以强烈的力波涌向全身。

多少年来，他这个闻名遐迩的创业者，总是怀揣着这种猛然膨胀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他几乎忘却了一切闲情逸致、抛弃了一切吃喝玩乐，甚至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婚姻家庭，以豁命闯荡的疯劲，

一股脑儿地扎进无尽的事业中。这时，船只还没有漂到渔场中，他也有时间思索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猛然膨胀的心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是造福社会和造福自己的红红火火的创业意志吗？显然是的！但并不完全是。那心态，仿佛夹杂着占有一切的希冀，这难道不是一种疯狂的病态吗？！不管怎么样，他像个时时离不开烈酒的酣者，刻刻需要白烟的瘾者，抛不掉这种昼以继夜地膨胀着的心态！

在风暴驱赶下一条接一条逃向避风港的渔船，好奇地驶过这条背道而驰的流网船。有个熟悉陈青烟的拖网船代公问道：“承包家，你又要发疯闯风浪抢鱼虾了？”

陈青烟自豪地应声道：“不敢豁命闯龙宫，哪能获得宝龙珠？”

“佩服！海洋富翁该你当！”船代公喊道，只管去骂着比流网船还大的拖网船，向避风港急急驶去了。

黑茫茫的夜降临后，流网船才到达生产水域猫头洋渔场。今夜，陈青烟勇敢地打破原有的生产形式，要在风口浪尖进行灯光捕鱼。

整座猫头洋上下，云汽和海水继续汹汹腾腾地混合着，全都呈现着墨绿墨绿的色彩，那如龙蟒飞卷似的、水兽打滚似的、如群鲨横跃似的、如海豚直蹿似的，分不清哪是雾浪哪是水波。陈青烟和众水手裹着棕黑色的防浪渔衣，让流网船在黑腾腾的雾浪水波间冲刺着，向大海撒下灯光捕鱼网。一盏盏被船里的直流蓄电池点亮的灯泡，挂在手臂粗的网纲上，随着网纲在海浪间晃荡着。灯泡有次序地亮着金黄的、碧绿的、茶红的、橙蓝的、灰白的光色。由于海流把网纲冲成一圈圆弧，弧线凹凹凸凸地成花瓣形，整副网纲如巨大的花朵，在云浪间放射着七彩斑斓的光芒。墨绿色的水帘下，一群群性格趋光的巴郎鱼、山头黄、白鳗、黑鲫、龙虾，那灰青色的、金黄色的、银洁色的、黑褐色的、血红色的身影，密密麻麻、影影绰绰地蹿进花朵形的网口了。

挂在网纲下的网袋，和水帘色彩相近，像巨大的绿袋子被海流冲胀开来，在灯光下欢蹦乱跳的鱼虾，朝着网片乱冲乱撞，纷纷扎进网目中，扭身甩尾不能挣脱了。更多的鱼虾涌进网袋里，把网袋挤成圆鼓鼓的一团。

半夜时分，海况更加恶化，一座座黑乎乎的浪山从船只前头拱起来，浪尖升向桅杆顶部的高天，倾斜的北水坡迅速变成直峭峭的水壁，

又朝着船只倒翻过来，一股股水柱、一块块黑绿色的浪团从桅梢尖倾下来，盖头盖脑地落在陈青烟们的身上，人人从头部到脚底都流淌着浪水。陈青烟如水豹一般直冲冲地一蹿腾，又猛力地抖出白亮亮的浪珠，朝伙计们吆喝着：“起网！”

充当起重机主杆的船桅横杆，把挂着缤纷色彩的电灯的网网拖出水，下边巨大的网袋也被拽上舱面。人们七手八脚地扒下挂在网目中的乱扑乱跳的红虾、白鳗、黑鲳，然后协同起网机拖动装满鱼虾的网团，解开网袋尾端的扎索，色彩斑驳陆离的鱼虾如瀑布一般泻出来，在舱面堆成一座小山。人们纷纷回围过来，把不同的鱼虾分别开来，抛进几座不同的鱼舱……

船代公陆水兴奋地询问陈青烟：“主家，鱼虾丰收了，准备怎样卖好价钱？”

陈青烟早就成竹在胸。今晚的鱼虾，以黑鲳和红虾居多。黑鲳红虾在大陆市场司空见惯，价格低廉，在台湾和香港却稀如珍珠，价格昂贵，他应道：“风口浪尖抢鱼虾是手段，风口浪尖夺金钱是目的，今晚大伙再辛苦一阵，跟我过黑鲨海沟，找港台商船卖鱼虾，能得到好价钱，百分之五十归伙计们！”

人们一阵欢呼。流网船龙腾虎跃般地驰骋起来了。

下半夜二时，船只冲进黑鲨海沟了。这是东海涯最凶险的海沟，在幽深的沟底，有无数条流向相杂的暗流，暗流和暗流相撞击后，一团团状若狂鲨的浪头突水冒出。急流交汇的地区，海洋生物纷至沓来地聚集着，这就引来了一群群凶猛的真鲨，在海沟水域肆无忌惮地冲荡。夜色如墨，涂得海沟显得格外墨绿，犹如一条倾满乌贼鱼汁的大江。而那些狂鲨似的浪头和真鲨，更显得黑黝黝凶腾腾，一片骇人的险景。

陆水代公不无惊骇地嘟哝着：“黑鲨海沟果真惊险，这些狂鲨恶浪会撞翻船呢！”

陈青烟看着众伙计情绪惶恐，硬着心呼喊：“大伙不是闯海沟，而是闯荡致富路！海洋的钱财不是龙王爷送的，而是咸水汉豁命拼搏来的！一不做二不休，三不做头脑长，到了这种地步，只有把脑瓜儿拎在手里闯险了！全速前进！”

陆水代公点点头，拉动全速前进的铃号。机器舱的柴油机巨响起来，船只如离海跃天的飞鱼，忽闪闪地在恶浪狂鲨群中冲刺着。浪头和狂鲨黑晃晃的身影，不时地撞中船只的外壳，船只震得晃晃颠颠的，时而向左右侧剧烈地倾斜，似乎要底朝天地翻沉过去；时而趑臀耸头地俯冲着，仿佛要一头扎进海底下。舵板被恶浪冲得猛烈扇打着，连带着罗盘飞速地旋转着，船只也因此毫无定向地跳荡起来。陈青烟听到陆水在焦急地呼喊，连忙飞身跃进驾驶台，伸出小簸箕似的大手，帮助陆水握着罗盘，流网船才慢慢地稳定了航向，冲过了黑鲨海沟。

流网船又在狂风恶浪中闯荡了整整两小时，这才找到漂泊着的港台商船的水域。一丛七彩明亮的船灯，显示着一条港台船的位置。流网船拢近过去，原来是一条台湾船。陈青烟跳到舷帮上，大声呼喊：“台湾兄弟，我们载来黑鲟红龙虾，你们给多少价。”

台湾船已经被流网船的机器声惊动了，一个船主模样的中年人挤出人群，回答道：“黑鲟每吨两千元，红龙虾每吨三千元！”

陈青烟惯于和港台商船做生意，他心里骂道：“妈的，你台湾人想趁天黑浪高，要向我们勒索！”他生气地说：“我是老海生意了，黑鲟每吨五千元，红龙虾每吨七千元，你们不买的话，我们另找买主了。”

看到流网船真的转向驶走了，台湾船主满脸横肉往下一沉，双眼闪着凶光，吆道：“你是投进我网里的鱼虾，休想开溜，今晚，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

流网船上，陆水焦急地告诉陈青烟：“不好！这不是台湾的生意船，而是台湾的渔盗船！”

陈青烟心里也非常清楚，他的烁烁发光的双眼搜索着，蓦地发现下风海面，亮着一簇彩幻闪闪的船火。他知道，那是一条香港商船。他低声喝令：“陆水代公，流网船拢近那条香港船，可以躲避海盗的袭击，又能高价卖出鱼虾！”

流网船劈波斩浪地驶近了香港船。那条香港船船体庞大，人员众多，船主仿佛知道流网船的来意，竟然用高音喇叭召唤流网船：“大陆同胞听着，你们如果运来鱼虾，我们出好价格，石斑鱼每吨十万元，鲷鱼每吨五万元，黑鲟每吨六千元，红龙虾每吨八千元……”

流网船上的伙计们欢腾起来。

陈青烟警惕地跳进驾驶台，看到那条台湾船仗着船体坚固航速飞快，竟然赶到流网船前头，一个急转弯，船头直朝流网船冲来，也开动高音喇叭喊叫：“大陆人听到，我们已经说定生意了，黑鲳每吨五千元，红龙虾每吨七千元，你们如果翻脸不认账，我们也不讲情面了！”台湾船继续冲波荡浪地射来，大有撞碎流网船之势。

怒火，在陈青烟的全身燃烧着。他大声骂道：“海盗们，老子的鱼虾不是随手捡来的，而是在浪尖拼命捕到的！你们是劫人的孙子，老子是杀贼的祖宗！”

陈青烟一边怒骂一边抓起一条连接着桅杆的缆索，拦腰捆在自己的身上。他把罗盘转了几下，流网船猛拐弯冲到台湾船后边，大有撞塌台湾船的薄弱部位——船舵舵板的冲势。然而，台湾船速度比流网船快，正在飞速冲向前去，船舵离流网船船头越来越远了。早有准备的陈青烟，“啊”地吼了一声，身体拖着缆索凌空跳出，哗地落在台湾船的船舵旁，抓住台湾船的铁舵板，双腿一蹬船舵左角，双臂把舵板向左推去，又拉着台湾船垂在水里的舵索，把铁舵板紧紧地扣在船舵右角。台湾船由于铁舵板被固定在右侧，船只失去了控制，船头向左侧不停地转动着，整条船在汹涌的海涛中转着圈圈。

“海贼，让你们原地转圈吧，待老子把鱼虾卸到香港船上，再跟你们算账！”

陈青烟骂着，刚要拉着捆身的缆索游回流网船，冷不防听到台湾船主在气急败坏地喊叫：“伙计们，快下海，抓住大陆的贼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台湾贼子，是你不义，不是老子不仁！”刚刚对台湾船网开一面的陈青烟，心情更加发狠了，他顺手抽出腰间的鱼刀，噗噗地挥舞着，斩断了台湾船舵部的所有的舵索。依仗舵索固定着的铁舵，顿时没进海底，杳无踪影。这下子，台湾船完全失去方向的控制，像一条疯狂十足的鲨鱼，在浪山水谷间乱冲乱荡着，迅速地向大洋深处漂去了。

又经过剧烈的冲波穿浪，陈青烟依靠连接船桅的缆索的拉力，游回了流网船。

流网船的人们一片欢呼。

不远处的香港船船员个个目瞪口呆着。

流网船向香港船驶去了……

第六章

海鹰县城郊，坎坷崎岖的礁岸，从遥遥海涯刮来雾带，像黄灰灰的飞蛇在黑黝黝的石笋四周盘旋着。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在礁岸探头探脑地张望着。她叫李桅英，是承包家陈青烟的表妹，在陈青烟家操持家务。她的身材像桅杆一般的高，窄额宽腮的三角形脸庞，双颊挂下两块肉墩，下巴像被利刃削平了似的。

这时，从不远处的山道上，急匆匆地奔来一个熟悉的人影，原来是高土。

李桅英上前去：“高经理，你打电话到青烟家，把我秘密唤到这里，到底有什么急事？”

高土笑呵呵地说：“桅英妹子，你请坐。”

李桅英因为长得像男子汉，从来没有人这样亲昵地称呼她，不由心窝儿一热，全身颤了一下，坐在平坦的礁盘上。

高土紧挨近她坐下去，从怀里掏出一沓钱，说：“妹子，我在这两年赚到钱，全仗陈青烟的庇护。我想弄点钱答谢青烟，但钱对他已经不在眼下了。你是青烟的表妹，这笔钱给你买几件衣服，就算我报答你表哥的恩情。”

李桅英有些莫名其妙地推开钞票，说：“高经理，我在青烟表哥家做工，月薪七百元，够自己大手大脚地花费了。再说，我也不能平白无故地收你的钱啊。”

高土不由分说地把钱塞进李桅英的口袋里，又迷迷痴痴地握着李桅英的手，说：“妹子，你如果承认我这个哥哥，就把钱收下了。”

李桅英从来没有被异性握过手，脸红耳赤地低下了头：“你要做我的哥哥，是什么意思？”

高土出其不意地向前一扑，把李桅英搂了起来，嘴唇在李桅英的脸上乱拱：“好妹子，我今天说句掏心肺的话，我非常爱恋你……”

多年来，婚姻问题一直像巨石压得李桅英身心剧痛，不知多少热心人替她牵红线，但那些男青年一看到她的长相，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地躲开了。今天，高土这样赤裸裸地坦露了心情，不由使她喜出望外。她一边任凭高土把玩着，一边不相信地问：“哥，我长得丑，你真的喜欢我？”

高土边吻边发誓：“我对海神爷发誓，如果不娶你，死在水里无坟地。”

一种情感的冲动，促使李桅英展开了双臂，像搂小孩似的把高土揽进怀里，让他紧紧地偎在自己的胸脯，说：“哥，你如果对我怀着这样的真心，我为你抛头甩脑都心甘。”

高土兴奋地说：“那好，我们是热鱼胶相贴，紧紧地绞在一起了。”

两人你亲我爱地依偎了良久，高土支吾道：“妹子，我有一桩事，想请你帮忙。”

“说吧，只要我办得到，上刀山下火海都替你干！”

“你知道，我姐姐虽然年龄稍大些，但凭她的姣美形貌，完全可以找到好夫婿。她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恋着陈青烟。你是不是择个好机会，在陈青烟母亲的耳旁吹吹风，让老人家点点头……”

李桅英的眉头一皱：“你这土鳗，是不是为了姐姐的婚事，来玩弄我？”

高土急得一手指戳着自己的心窝：“桥归桥，路归路，我不会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开玩笑，因为你已经是我的女朋友，才顺便请您帮忙的。你如果不帮忙，也不会影响咱俩的关系。”

李桅英是个爽性的女子，说：“既然是这样，我答应你就是了。”

高土又一阵愁眉苦脸：“只是，有一桩事叫我不放心。”

“你就直爽地说吧。”

“好。我想，像陈青烟那样叱咤风云的人物，肯定有许多人家的好姑娘想嫁给他。”

“那好办，我向姨母打听一下就是了，有什么消息告诉你，也让你姐姐死了心。”

“那好！你先打听清楚，有什么人家的姑娘愿意嫁给青烟，青烟母子的态度怎么样……这些，你随时告诉我。”

临分手，高土又叮咛道：“后天中午，我们在青烟家会面，你顺便把青烟家的消息带来。”

沉浸在幸福中的李桅英，欢蹦乱跳地走了。

第三天晌午，高土大跨步地走向陈青烟家。这是一座花园式别墅，最外面围着两米高的围墙，墙顶覆盖着碧彩烁眼的琉璃瓦，琉璃瓦的下边是雕着美丽花案的格子窗，墙根则用钢筋水泥砌成，围墙的门户两侧圆柱高垒，几条涂着金粉的黄龙盘旋飞腾，铁栏杆门的造型也是花样别致。围墙里边，是一圈被平坦坦的花彩鹅卵石道路隔开的花圃，多形异态的花圃呈花朵状、呈鱼鳞状、呈圆弧状、呈长条状、呈方格状，里边栽着天下独尊的牡丹、稀有名贵的茶花、傲冰斗雪的梅树、爽爽秋气的寒菊、名重四海的兰草、逢春放艳的玫瑰，郁郁葱葱，应有尽有。耸立在花团锦簇中的住房，聚土洋气于一体，歇山卷耳式的屋顶琉璃瓦灿烂发光，豪华气派的铝合金落地门窗明亮照人，镶嵌着庄重而鲜艳的花案的墙壁格外惹眼。屋里的红木家具、进口电器琳琅满目。整座花园别墅式的建筑，焕发着豪华的炫耀傲岸的巨富。

高土贼溜溜地闪进女用人的宿舍，李桅英显然是急不可待地等候着，立即欢快地扑进他的怀里，亲吻搂抱地亲热了一会儿。

稍静，李桅英滔滔不绝地说：“哥，你让我观察的情况，果然大出人意料。这几天，表哥陈青烟要找媳妇的消息不胫而走，表哥家简直陷

进海啸里了！上门问姨妈推荐姑娘的纷至沓来，快把陈家的门槛踩断了。”

高土焦急地说：“都是些什么人？”

李桅英：“上有县委书记、县长、人大主任家的姑娘，县级部门负责人的女儿，家眷住在县里的省政府负责人的亲戚，下有表哥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亲戚，表哥的姑妈、舅妈、婶母、伯母、表姑妈、表舅妈、表叔、表哥、表弟。说句羞话，连表哥的姨妈——我的母亲也厚着脸皮，到陈家找她的姐姐，把我这个根本不般配的女子也推荐出来，我母亲真是虾蛄掀轮船不自量力，咯咯咯……”

“你可不能三更半夜天，自己跑进陈青烟睡房里！”高土半玩笑半认真地说。

“你真是俗不可耐的土鳗，开口就放庸俗的屁！”李桅英的手指狠狠戳了他的嘴腮。

高土又紧追不舍地问：“你姨妈不是放出风声，要到家乡飞霞岛找媳妇吗？飞霞岛有没有人到陈家推荐姑娘？譬如说阮乡长，工商所的白木……”

李桅英一拍脑瓜儿：“看我这个健忘的东西。飞霞岛来提亲的人群啊，如海啸浪纷纷涌到陈家呢。这其中，阮乡长和白木两家活动最积极了。”

高土：“他们怎样活动？”

李桅英：“阮乡长几乎竭其所能地动员了所有亲友来表哥家夸耀自己的女儿，其中有县人大副主任的爱人、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阮乡长的女秘书、飞霞乡副乡长、飞霞乡妇联主任、乡政府办公室主任、他家乡村长和支部书记，甚至连乡计划生育干部都到表哥家了，仿佛要来安排阮乡长女儿和表哥婚后的计划生育呢，咯咯……”

高土急得瞪圆了双眼：“白木呢？”

“白木也不示弱。阮乡长搞从上到下的纵向动员，白木来个从左到右的横向动员。替白木妹妹效劳的，有县工商局局长夫人、工商所所

长、工商所女干部、乡财税所负责人、乡信用社女会计、乡渔政的头头、乡邮电所出纳员，还有白木自己，而且带着妹妹主动上门，似乎要把妹妹送到陈家立马成婚呢。”

高土不服地说：“他们还喊我土鳗。我看他们变成土鳗的儿孙了，庸俗不堪！”

李桅英说：“阮乡长和白木啊，完全像撒出两张巨大的网，要把陈青烟紧紧地兜在自己的网中呢！”

高土又问：“你姨妈表态了吗？”

李桅英：“姨妈性格好，总是笑眯眯地点头，没有明确表态。她也不能拍板，得由表哥自己选择。”

“你表哥怎样态度？”

“表哥出海闯荡不在家。”

“你表哥什么时候回来？”

“他每一趟出海，没有十天半个月不会回来的。”

高土的眼珠儿骨碌碌地转动了几下，随即告诉李桅英：“妹子，你表哥回家时，你马上打电话通知我。无论如何，我要请他到渔家旅社赴一次宴，就是我姐姐的婚事不成功，也要报答他提携我办事业的恩情。”

李桅英答应道：“这事好办。”

高土和她啧啧有声地吻了几下，告辞离开了。

几天后的早晨，两个西装革履牛高马大的青年人，突然来到陈青烟家，连声喊叫：“陈青烟在家吗？”

陈青烟的母亲是个银丝披头红彩满脸的老人，闻声和女用人李桅英同时奔出来，笑着问：“两位大侄子，你们找青烟有事吗？”

方脸白净的青年人间：“你是陈青烟母亲吗？”

李桅英莫名其妙地问：“是她老人家。你们到底有什么事？”

另一个长脸黧黑的青年人炸雷似的响起来：“是就好！今天，我们特地到陈青烟家警告的。你告诉你的儿子，不要仗着他有钱，就可以买下全世界的姑娘。他如果胆敢打我俩的心上人的主意，老子不对你的独生子来个铁拳砸豆腐，不是爹娘养的！”

方脸白净的青年人也呼应道：“对！陈青烟如果想摘走我们的心肝，我们对他来个利刃掏黑心，抛到海里喂海狗！”

陈母气得全身发颤说不出话来。李桅英的火暴性子发作了，连说带骂：“你们这两个不知从哪座礁洞爬出的龟小子，到底说些什么？”

长脸黧黑的青年人：“好，明白告诉你这个嫁不出去的丑女吧，我是飞霞乡阮乡长女儿的男朋友。”

他转向方脸白净的青年人：“他是飞霞工商所白木的妹妹的对象，他俩比我们还热和，都快订婚了。”

陈母笑颜逐开了：“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难怪你们到我家发脾气。你们放心，我们青烟有钱也有德，决不会耍弄有男朋友的姑娘。”

方脸白净的青年说：“这是你老人家的话，我们还要找陈青烟，听听他的话，这颗心才安定下来。”

刚好这时，一种熟悉的声音，由远及近地传来：“我就是陈青烟，你们还要听我什么话？”

大伙转脸一看，陈青烟穿着积满白刷刷的盐渣的防浪衣，提着满鱼篓的银鳞闪亮的鲈鱼进来，显然是出海刚刚回来的。

陈母知道儿子的犟脾气，生怕他和两位青年争闹殴打，连忙笑着说：“这两位大侄子也说得有理。这些天有一些人来家谈你的亲事，其中一些好心人不知道情况，把有男朋友的姑娘都介绍来了。关系到他俩的事情，当然要来说几句话。儿啊，你出海辛苦了，回屋休息吧。让我接待两位大侄子。”

陈青烟的眉头挤拢起来，说：“妈，我不是对你说过，女朋友的事，由我自己决定，你怎么……”

陈母：“我不过是替你放放口风，谁知道天天门庭若市，屋子都快被好心的媒人挤破了。”

陈青烟：“那些姑娘不是要嫁给我，而是要嫁给金钱。”

方脸白净的青年人接着说：“这话就对了。承包家，你凭什么活得有光辉，还不是那几个臭钱！”

陈青烟倏地火了：“什么？我的钱是臭的？告诉你们，老子的钱，全是闯风荡浪豁命挣来的！”

长脸黧黑的青年人嘲笑道：“闯风荡浪地豁命，原来全是为个人赚钱，你不觉得，这样活得太可怜吗？”

陈青烟攥紧了拳头：“你敢侮辱人？老子就是为个人赚钱，为个人创业，又怎么样？”

陈母慌了，连忙奔了几步，推着陈青烟进入屋内，回头交代李桅英：“桅英，你代我送客人。”

李桅英冷冷地告诉青年人：“你们长腿的话，自己走出大门。”

方脸白净的青年人凑近李桅英，小声说：“你就是李桅英？你不用打电话了，我们告诉高土经理，陈青烟回来了，让他来请客人。”

李桅英一惊：“什么？你们是高土的什么人？”

长脸黧黑的青年人：“我们是高土经理的知心朋友。”

李桅英的心里闪过一连串问号……

第七章

当天下午，高土匆匆忙忙地奔进陈青烟的家。李桅英走出来，不无疑惑地问：“你又来干什么？”

高土：“不是跟你说好了，来请陈青烟赴宴啊！”

“是不是那两个青年人告诉你的。”

“是啊。”

李桅英向前一步：“土鳗，你可得老实告诉我，那两个青年人，是不是你出钱雇来的，冒充阮乡长的女婿和白木的妹夫，来陈家闹事的？”

高土指天戳地地发誓着：“天啊，我如果做那份缺德事，让雷公把我炸成碎片，撩进粉碎机里碾鱼粉！”他看到陈青烟在房内晃了一下，连忙说，“我先办好正事，回头再向你解释。”他一头奔进陈青烟的卧室了。陈青烟和母亲都在里边，高土向他们哈腰道：“老同学，你出海辛苦了。伯母，你老人家好。”

陈青烟热情地端茶递烟：“哦，老同学，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高土：“是你刮起的一股温暖人心的春风把我卷来的。”

陈青烟不解地说：“我刮起的春风？”

高土：“你和伯母不是放出风声，要在家乡找个和你般配的姑娘成家立业？这消息像春风，吹暖了家乡人的心，也吹暖了我的心呢！”

陈母：“是有这么回事。可是，怎么吹暖了你的心呢？”

高土：“我是明人不说暗话。反正，青烟要在家乡找对象，家乡的姑娘都可以应选。谁推荐哪个姑娘，都是好心人，伯母，你说是吗？”

陈母：“那当然，那当然，难道你也要当好心人？”

高土一拍大腿：“对呀！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个姐姐，今年二十八岁，相貌长得姣美，性情煞是贤惠，和青烟很般配，我想请青烟去看看，行就行，不行就拉倒，绝对不要紧的。”

陈青烟突地记起一件事，说：“啊呀，老同学，前些日子，你来电话要我去赴宴，我答应了，又没有去，真对你不起了。你叫我赴宴的意思，是不是……”

陈母责备道：“青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为人在世，信义二字，你没有去，高经理不但等急了，而且一定白花费了不少钱。”

高土故意哭丧着脸：“是啊！不怕你见笑，我整整花费了一千多元，弄了一桌珍贵海鲜……”

陈青烟急得跺地：“对不起！对不起！那天确实是急着出海，才失信了，我一定将功补过！”

陈母：“青烟，人家小本经营，浪费一千多元，会倾家荡产呢！高经理，那笔费用，我家替你开支了。”

说罢，站起来要去拿钱。

高土连忙拉着她：“伯母，你如果拿钱给我，那就是赶我走了！说实话，今晚，我已在渔家旅社备好一桌酒菜，主要是答谢青烟对我的事业上的提携。另外嘛，如果青烟有兴趣，也可以和我姐姐对一面。”

陈青烟为难道：“这个，恐怕不行！”

高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撒赖不走：“老同学，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就住在你家里不走了。”

陈母想了想，嘴贴近儿子的耳畔，低声说：“你就走一趟吧。如果看上人家的姑娘，日后报答也不迟。如果看不上，带上两次宴席的钱，都还给人家。”

陈青烟嘟哝道：“那，也好！”

陈母提议道：“高经理，你就回去吧。青烟刚从海里回来，让他洗浴一番，休息一会儿，我保证他今晚到你处赴宴。”

高土眉开眼笑地走了。

傍晚的飞霞岛，岛峰披满青翠的草儿，礁岸长着褐绿的海藻。阮乡长刚从海岸检查完海藻生长的情况，走到飞鱼码头旁，冷不防发现，名贯大海的承包家陈青烟，从县城来的交通船跳上了码头。阮乡长的心头突地涌起一股热浪，因为疲倦而显得黯淡的脸色，倏地红光熠熠，双脚连跑带跳地即冲向前去，双臂搂着陈青烟的肩头：“哦，我们飞霞岛的

骄傲之神，你今天怎么有空回家乡啊？”

陈青烟抱拳作揖道：“阮父母，你这个家乡的第一个万元户，才是家乡的骄傲呢！我是应高土的邀请来做客的。”

阮乡长的脸色暗了一下，随即笑容可掬地：“你回家乡做客，我这个家乡的小土地，如果不恭敬迎接，实在吃罪不起。俗话说先入为主，我先遇到你，算是第一个主人啊。跟我走，咱们先到我家小坐一会儿，再去拜访其他主人。”说罢，不由分说地拉着陈青烟，往家里走了……

陈青烟回家乡的消息，如春天的惊雷震动了整座飞霞岛，尤其是码头附近的乡政府所在地飞鱼镇，在大街小巷、渔船码头，男女老少们纷纷奔走相告。消息也传到工商所。白木正在清点一笔个体户上缴的工商管理费，一听说陈青烟被阮乡长叫去了，急得一把把钞票推给身边的同事：“你替我清点一下。”起身就往外跑。那同事莫名其妙地唤叫着：“你怎么连钱都不要了？”白木自管急风急火地冲到家中，一头闯入妹妹的闺房，也不管妹妹在干什么，拉着她就往外跑：“跟我走！”白木的妹妹正穿着衬衫短裤在洗脚，急得又跳又叫：“哥，你发疯了！”白木回头一看，连忙把她推回门内，喊着：“你快穿戴好，跟我去会贵客！”一会儿，妹妹穿得花里花哨地走出大门。白木又拉着她，一边奔跑一边教导：“妹子，承包家陈青烟在阮乡长家做客。我带你去见他，把你介绍给他。”妹妹焦急地嚷道：“这样匆匆忙忙的，如果他嫌弃我，我会丢丑的！”白木说：“顾不得许多了。他是个舵柄般碌碌转的大忙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根本没有空回家乡，这次到飞霞岛，像皇帝向娘娘露腩儿，几年只一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要利用晚上的机会，好好表演一会儿，获得他的欢心。能抓得到他，你就得到一切了，连我也能沾光了！”

渔家旅社上的高土，从下午等到黄昏，从黄昏等到入夜，老是不见陈青烟前来。他真想擂破自己的胸脯：下午为什么不在陈家等到底，亲自跟着陈青烟前来。

夜越来越深，海天的色调越来越浓。灯光灿烂的驳船上，老厨师和孙妮正在忙乱着，准备丰盛鲜美的海上宴席。

一阵交通艇的荡水声，两条高大的人影跳下船来，高土仔细一看，原来是方脸白净的青年人申一士和长脸黧黑的青年人刘德志。海水不

干，海盗不断。渔家旅社开在海里，常有遭到海盗袭击的危险。于是，高土从外地招收了这两名略懂武术的青年人，作为海上旅社的保镖。刚才，他打发这两名心腹保镖到飞霞岛打听，陈青烟是不是到岛后被人截走了。

申一士急巴巴地说：“高经理，陈青烟果真到岛上了，被阮乡长截住拉到家里做客了。”

高土勃然大怒：“他妈的阮秋，凭什么把我的客人拉走了？你们跟我走，把客人请来。”

三个人怒冲冲地来到阮乡长家中，只见阮家灯光辉煌，陈青烟、阮乡长和女儿阮玉花、白木和妹妹白燕儿，围着一桌山珍海味吃喝着。

高土凑近窗玻璃一看，不由发呆了。

原来，他早就风闻阮玉花和白燕儿长得花容月貌，现在亲眼一看，果真美貌非凡。那阮玉花丰姿窈窕，绯红鲜艳。那白燕儿洁白如玉，清雅婀娜。也许是阮乡长和白木有意竞赛竞赛，让阮玉花和白燕儿一左一右地坐在陈青烟身边，四眼频频地向陈青烟传送秋波，四手不断地替陈青烟夹菜倒酒。只有当两人目光相撞时，才向对方迸射出黄闪闪的妒火。而坐在女儿和妹妹旁边的阮乡长和白木，不无得意扬扬地看着自家姑娘的出色表演。

确实，在飞霞岛，阮玉花和白燕儿并称飞霞两枝花。高土的姐姐虽然形貌不错，但和两枝花相比，却相形见绌了。只是高土自吹自擂，把姐姐和两枝花相提并论，自号为“飞霞三枝花”。现在看到两枝花的仙姿和交际手段，对照姐姐的平庸和笨拙，高土不由一阵寒心。他耷拉着头离开阮家，跌跌撞撞地晃荡着。

刘德志不解地问：“高经理，你怎么了？”

高土神志失控地呢喃着：“不！我一定要拼个鱼死网破才甘心！”

申一士仿佛知道高土的心境，小声地说：“高经理，恕我直言，我们家的小姐和飞霞两枝花相比，像虾蛄比不过红龙虾，得想其他办法，才能夺取陈青烟。”

高土被挑破了心事，应道：“我也是这样想。”

申一士：“要夺取陈青烟，只有采取这样的手段：跳鱼儿跃进他的喉咙，叫他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

高土点头道：“只有采取这种办法了……”

申一士和刘德志凑过来听完高土的话，连声赞同：“无毒不丈夫，只有这样干！高经理，我们舍命陪君子，替你效劳，你想法把陈青烟请来，我俩回海上旅社，执行你的计划。”

几刻钟后，申一士和刘德志来到高土家中，带着高土的姐姐高玉枝，乘交通艇来到驳船。

高玉枝虽然三十多岁，身材依然曲线分明，脸庞虽然扑上一层厚厚的脂粉，眼角却显出细微的鱼尾纹。双腮也隐约可见几点雀斑。近几个小时里，高玉枝根据弟弟高土的旨意，一直在家里梳妆打扮着，以便陈青烟到来时，便能及时登船陪客。她现在终于上船来了，就是不见陈青烟。

申一士把孙妮带到一间空闲的卧室里，说：“孙妮，陈青烟大驾姗姗来迟，你陪高玉枝喝几盅，我和刘德志奔波了小半夜，也饥饿难禁了，和你们吃喝点儿。”

一会儿，刘德志从厨房端来几盘白虾、黄鱼、青蟹和四小杯事先倒好的五粮液，四个人围着小桌吃喝起来。

听到陈青烟要来相亲的孙妮，心里像罩着浓黑的愁云，她借酒解愁地一仰脖喝完五粮液，又从申一士手里拿过酒瓶，白倒自酌着。

一会儿，孙妮感觉全身像浮在浪涛上，晃晃荡荡起来。眼前的卧室也渐渐旋转着。她挣扎着精神，向身边的高玉枝支吾着：“玉枝姐姐，这五粮液，好像溶进安眠药，这般厉害。”朦胧间，她吃惊地发现，身边的高玉枝竟也像自己一般摇晃着，扑倒在卧床上，昏睡过去了。

孙妮像被高玉枝传染了似的，眼皮越来越沉重，全身缓缓地歪斜下去，倒在高玉枝的身边，似睡非睡地昏迷了。

“孙妮！玉枝！”申一士摇摇两个姑娘，说：“真是不堪风雨的金枝

玉叶，喝丁点儿酒就醉倒了。刘德志，你把孙妮扶回她自己的卧室，让高玉枝在这间卧室休息。”

刘德志和申一士得意地对笑了一下。刘德志连搀带拖地把孙妮弄到左侧的卧室里了。

这时，留在岛上的高土，焦急不安地在阮家门外来回踱步。里面的劝酒声，像一支支利箭戳痛着他的心。他看着手表，时针正指十一点了，便快步走到阮家大门口，身体突然醉醺醺地左晃右荡起来，手指着陈青烟，嘴里醉话连连：“你，好一个不讲信用的老同学，害得我等了大半夜，原来在这里喝酒陪美女……”阮秋急忙来拦高土。

高土推开阮乡长：“他是承包家，但不是你我的老爹，就容不得我跟他平等说话了？他和我是老同学，今晚是我请来的客人，我更加有资格请客。”他颠着醉步拉着陈青烟：“老同学，你看得起当官人，看不起我这个平民百姓？你今晚是不是又要让我浪费千把元？”

陈青烟向阮乡长道歉：“阮父母，我只好半途退席，到老同学船里去了。”说完，扶着醉癫癫的高土，走出了大门。他的后边，响起阮乡长重重跺地的声音。

陈青烟也有些酒醉了，微微晃动地站起来，双颊红通通的：“啊呀，对不起……”

阮乡长快速插到两人中间：“高经理，你虽然醉了，也不能这样对代承包家……”

一离开阮乡长家，高土突然变得脚步沉稳矫健。

陈青烟惊奇地问：“老同学，你没有喝醉？”

高土笑道：“我不演戏，能让你跟我走吗？”

陈青烟一拍他的肩头：“你这土货俗啊！”

两人来到崎岖嶙峋的海岸，陈青烟反而变得醉步颠蹶了。高土用力地搀着他，向泊在码头旁的交通艇走去。

两人来到驳船，申一士和刘德志早就等在船上。

陈青烟醉眼迷蒙地看着申一士和刘德志：“我，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你们？”

申一士笑道：“你是贵人，看到的人多，哪会记住我们。高经理，都快半夜了，赶快入席吧！”

于是，四个人绕着满桌珍稀海鲜，大吃大嚼起来。

高土向申一士和刘德志使了一下眼色，三个人倒了满杯满杯的茅台酒，轮流着敬奉陈青烟。宴席进行到午夜后，陈青烟不觉酩酊大醉。他感到浑身的血管在膨胀，肌肉像着了火似的燃烧着，神志也显得热昏昏迷糊糊了。

申一士走近高土：“高经理，差不多了，可以让承包家进卧室了。”

高土似醉非醉地应道：“不不！我还要和老同学对饮几杯。”他端起酒杯：“老同学，为了你的事业红红火火，干杯！”

陈青烟哆哆嗦嗦地喝着酒：“干！”

高土问道：“老同学，我真佩服你的海大的胆量和气魄：为个人事业豁命拼搏，势欲夺取整座海洋的财富！”

陈青烟断断续续地应道：“对，我就是这样干，能夺取的，豁命也要得到，这是成功的秘诀！”

高土：“你还要加上一条，增加一点生活的乐趣，挑个如花似玉的最美的姑娘，嘻嘻！”

陈青烟含含糊糊地：“这……这……”

高土说：“对这件事，你太随便了，都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得到。你应该像豁命夺取最大的财富那样，也要发誓夺取最美丽最贤惠的女子！只有那样，你才能把最美丽最贤惠的美女夺到手，你说是吗？”

陈青烟醉得瘫在沙发里，嘴里重复着：“对！夺取！夺取！……”

高土向等在旁边的申一士说：“好了，把老同学搀去休息！”

申一士和刘德志一左一右地搀起陈青烟，走进黑洞洞的卧室里，在暗中脱掉陈青烟的外衣裤，他俩摆弄了几分钟后，走出卧室，顺手把卧室的门反锁起来，向守在门外的高土做了个鬼脸，到舞厅继续吃喝起来了。

这时，醉得昏天黑地的陈青烟，躯体像一座灶膛，其中燃烧着火焰，火焰释放的能量，使他感觉到昏沉沉而且燥热，仿佛非要向外界宣泄热能不可。一会儿，似乎觉得身子触到一种温暖的物体。他挣扎着伸出双手摸索着，被酒精浸得变幻了的神志，模模糊糊地感到，那物体是一条珠玉般珍稀宝贵的美人鱼，肌肉是无比的柔软细腻润滑，肤色更像冰光雪色一般。多少年来，他在生活中造就成的占有欲，此刻在酒精的燃烧下，异常猛烈地膨胀起来。全身像发胀的渔鼓，像灼烫的灯火，突地展开势欲搂抱世界的双臂，整个儿搂起那条美人鱼，尽情地宣泄着……

第八章

渔家旅社舞厅里，高土、申一士和刘德志把陈青烟送进卧室后，聚在一起嘀嘀咕咕地商议着。

申一士询问：“高经理，等陈青烟发泄完毕，怎么办？”

高土思索了一会儿，说：“今晚，还得让他多舒畅一会儿。等他睡一会儿回笼觉，到四更天时分，先把孙妮唤醒过来，让她离开这里。再把陈青烟弄醒了……”

申一士点头称道：“对对！孙妮离开后，我们才可以对陈青烟说，他污辱了高玉枝，如果他不娶高玉枝，就叫他身败名裂！”

高土摇摇手：“不不！我不能告他强奸罪。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用软手段，把他拉到高家当女婿。”

刘德志竖起拇指：“还是经理的计谋高明，高！高！”

申一士补充道：“不过，我们要把全船所有的电灯熄灭了。”

高土：“？”

申一士：“万一陈青烟和孙妮半途苏醒过来，开亮了卧室的电灯，互相辨认出对方，我们的计划就像小船从浪峭尖坠向礁盘，砸了！”

高土连声称是。

一会儿，灯火通明的渔家旅社，陷进黑咕隆咚的海空中了。

黑洞洞的旅社舞厅里，刘德志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说：“高经理，我们靠在沙发里休息一下吧？”

醉意加睡意也频频袭击着高土和申一士，两人应道：“好吧，休息一下，不要睡死了。”

不料，三人一合眼全都软绵绵地瘫倒在舞厅沙发上，同时发出阵阵震耳的鼻鼾声。

卧室里，被安眠药和酒精侵袭得昏昏乎乎的孙妮，骤然觉得全身像被黑森森沉甸甸的礁石条压得扁平平的，下身正经受着一种暴风骤雨般的倾泻，阵阵撕心裂肺的疼痛，使她的昏沉沉的神志受到强烈的刺激。她缓缓地睁开双眼，倏地发现，一条强壮有力的异性的躯体，正压在自己身上，顿时，一种强烈的愤怒的反抗意识，在她的心底升腾着，猛地把身上的男子掀翻过去。仓促间，她怀着万分的羞辱和悲伤，胡乱地扯起几件衣裤，不顾一切地冲出卧室，仿佛生怕作践自己的男子从背后追来似的。她冲到船只的舱面，一阵凉森森的夜风迎面扑来，看到周围一片漆黑，自己逃离的卧室里似乎传来一阵杂乱的响声。她吓得浑身打起哆嗦，没命地跃进船舷外的交通艇，手忙脚乱地解掉缆绳。一股股白花急湍湍的海流，冲得瓜瓢儿似的小艇滴溜溜地旋转了几圈，又拖着小艇向黑茫茫的夜海深处忽闪闪地漂去了。

再说陈青烟怀着一种强烈而昏热的意识趴在异性的身上，突然被孙妮推得仰天一翻，从床铺重重地砸在地面上，全身心被猛然地震动了一下，稀里糊涂地苏醒过来。迷迷糊糊的视野里，只见一条雪白的女子的身影从旁边冲出房门。他手脚乱颤地爬动着，又伸手去按电灯的开关。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啪！开关响了一下，房内依然漆黑一团。他的感觉更加清醒了，手摸着旁边的床铺，抓到了一堆似乎是女子的衣服，同时鼻腔嗅到一种姑娘的肌体留下的芳香。他振作起精神回忆了一

下，全身像落进冰水似的一阵发颤。此刻，他的意识完全清醒了，知道自己刚刚奸辱过一个女子，那女子已经从卧室逃出去了。他一边胡乱地套着衣服，一边思索着，夜深海静，那女子逃到什么地方呢？她莫非发觉了自己受辱，跃进波滚浪翻的大海，以死亡来申诉自己的悲惨？天啊，我是个闯海汉，曾经发誓过，勇猛要像荡浪的渔船，质地要像纯洁的珍珠。今晚，怎么能做这种海泥般肮脏的勾当？时间容不得他多想了，当务之急，必须阻止那女子自暴自弃，而后，自己任她剮任她割，由她发落！

打定主意，他飞身闪出卧室，扑到舷帮上。舱面空荡荡的。黑茫茫的海面，没看见落水的人影。

他终于发现，东方夜海深处，黑乎乎的雾色里，依稀可见一个小不点儿的船影儿，影影绰绰地飘忽着。

对了，那女子一定驾舟飘进大海深处轻生了！一定要追过去，抢救她！

他的心情如火焚烧，在宽阔的舱面奔窜了良久，才发现有一条用木橹当动力的交通艇，拴在后舷处。于是他跳进交通艇，解开缆索，摇动大腿般粗的木橹，向着东方大海深处追去了。但是，他抬高目光搜索前方，刚才还隐约可见的小船影子，已经杳然无踪了，仿佛被大洋深处的浪涛吞噬了。

他的心里叫苦不迭，同时间，一种良性的执拗的誓言，在他心里回荡着：就是驾舟冲进巨浪，陷入旋岛的涡流，也要找到无辜受辱的女子！就是豁出自己的小命，也要挽救她的生命！就是找不到活人，也要捞回尸身，向她的棺木九跪八磕地谢罪！

交通艇仿佛领悟主人的意愿，随波逐流地前进。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黑夜消逝了，白昼降临了，一场白色的海暴在海涯刮起来了。

那团挂在遥远地方的通红似火的朝阳，被海空间的一片广阔无涯的冰板似的灿白色融没了，剩下一团比冰光雪色的天幕更加银亮刺眼的圆弧，以迷茫绰约的形象冉冉上升着。天幕笼罩下的大海，在刺眼的天光日色染化中，变成一片漫漫无涯的银铂色。

随着空气的流动迅速加强，呼呼的响声越来越烈，渐渐地变成了器皿震耳的啸声。于是，原先凝止地散布在浩浩空间的稀疏淡白的雾气，越来越迅速地拂扬起来，像被一种无形的强力搅动着，一团接一团地翻卷着，形成无数白皑皑的雪团似的景色，从东向西地呼呼飞滚着。

海也更加凶猛地运动起来了。在那目光依稀可及的海的边沿，由一朵朵雪白的水花连缀而成的水平线，如弯曲的边饰大起大伏着，显示着那里的海水正在异常狂猛地运动着。那水花连成的边饰不时地向着以交通艇为中心的海区收缩过来，同时间也向高远的天空升腾着，于是那边饰成为一圈连绵浪峰的白冠，一个个白冠冲出一条条银练似的瀑布，沿着浪峰的倾斜的坡度倾泻下来。当这些巨流瀑布汇集在一起时，交通艇的周围骤然拱起一座水山，水山的气势踞海撑天，磅礴巍峨，峭尖刺入白茫茫的天顶，周围崇山峻岭般的浪峰，全都低低地伏俯在它的脚下。

这些年来，东海涯创业致富的竞争者们，不啻眼前的浪峰，纷纷纭纭，巍巍峨峨。而他陈青烟，更像耸立万峰之上的水山，事业的成就和个人的财富远远高出众人。平时，每当他挺立在船只的舵位驰骋入海时，看着那高耸的浪山，心里涌动着自豪和伟岸的感觉。今天，在这种傲岸的感觉里，又夹杂着一种复杂的情绪。这情绪绝不是目空一切的自尊，而是一种过去没有过的自我审视。然而，他一时并没自我审视出什么，只有继续凝望着那座水山。

从水山的底部，仿佛生发出一股毁灭一切的力量，只见高耸的水山在抖索中晃动，巨大的山体裂出一道道又深又阔的缝隙，山巅顶和冰壁上不时地分崩离析出一股股白花花的浪水。随着水山的连续晃动，山势越来越歪斜，时刻都会崩塌下来。

陈青烟的茫然的情绪，突然发觉到，这高峻的水山，那势欲踞海撑天的伟岸，似乎是一种假象，当它崩塌的时候，一切都化为乌有了。那么，这些年来，时时在自己心海存在着的类似水山的高傲气，难道没有杂着狂妄的成分吗？高傲和狂妄，像互相渗透的溶液，在自己的心里泛滥着，它们生发出的后果是可怕的！

阵阵山崩地裂般的声音，震得陈青烟心里发悸。他循着响声扫描着，只见那座水山，已经发生了难以言喻的变化，雄伟的山体，分裂成一团团、一块块、一股股灿白的形状，向四面八方冲腾而去，白茫茫的水汽似乎要把天空笼罩起来，银粼粼的波涛又仿佛欲将大海漫覆了。

陷进凶险环境的陈青烟，情绪激烈地变化着。他更加清晰地看到，肢解的水山以更加狂妄的态势，不自量力地向整座海天冲荡着，大有倾覆淹没海天的野心。他对照自己的往昔，愈加明白地发现那裹在雄心里的野心，那夹在壮志里的狂妄；而野心和狂妄膨胀到极点时，就像眼前的倾天覆地的水山……

此刻，那由崩塌的水山倾出的浪柱，使大海激起一排排如山崖倒翻的波涛，波涛轰鸣着扑在海面。栖息在海面的所有的生命都濒临覆灭的境地了：黑羽如墨的海鸟被压进白水深邃的海底，彩鳞斑斓的鱼虾被扬向高空，闪光烁彩的航标灯瞬间熄灭，黑森森的明礁暗礁被砸得支离破碎，连陈青烟驾驶的交通艇，也被一条卷龙似的浪头掀得剧烈倾斜，船底朝天地沉进海里了。从交通艇跳跃出来的陈青烟，哗地陷进海水里。他蹬波踩浪向上冲荡，只觉得头顶盖天盖地压下一团银白色的浪头，全身在强大的压力中向海底沉坠，不由得习惯地运用海底屏气的功夫，稳住了自己的身体。上下左右，全是汹汹腾腾的翻滚的急流。这个从来胆魄雄壮的闯海者，第一次感到一种惊悸和惶惑。这是面临灭亡的惊惶。他那始于惊惶继而拼命挣扎的姿态，仿佛在叙述着他的忏悔：闯荡海涯的雄心壮志，带来了红红火火的事业，造福了别人也造福了自己。他的腾云驾雾的狂妄野心，造成了可怕的恶果，可怜的孙妮变成最突出的牺牲品。哦，世界为什么这样复杂，人生为什么这样纷乱，创业者会发展成毁灭者，成功者会发展成失败者！狂妄地占有一切的欲望——野心，不但覆灭了别人，也覆灭了自己！

一种自然的求生的愿望，驱使陈青烟竭尽体力地潜游着，直冲冲地蹿出了海面。

周围，一座座浪山在狂暴的海风扫荡下，纷纷碎裂成一团团巨大的浪珠水雾，在浩大的天空弥散开来……

陈青烟一边奋力泅游，一边抹掉积在眼窝里的浪水，四处张望，不见一条可以拯救他的船只，不见一盏能够指引他游向安全海域的航标灯，不见一座可以使他暂时栖息休养的礁盘。相反，飞龙般的卷浪，雪团似的滚浪、湍濑般的冲浪、山峦般的巨浪，一齐向他扑来。而他的体力在挣扎中消耗，神志在疲惫中昏糊，筋条在痛苦地抽搐。这时，除了习惯的泅游动作外，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陷进绝望之中……

第九章

和陈青烟一样，孙妮也陷进可怕的海暴里。

孙妮的悲苦的心态，使她软瘫瘫地倚着交通艇，没有挺起身板掌舵、摇橹，任凭交通艇载着自己漂泊。

多少年来，她这个来自人海的孤儿，每逢生活遭遇到不测之灾，陷入难以排解的绝地，总是乘坐一叶扁舟，在大海洋毫无目的地荡漾。与其说这是悲伤的旅途，不如说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自杀。她不想强迫大海吞噬自己，也不想主动投进大海，而是听随自然。

但是，她在夜间匆忙乘坐的交通艇，竟是一条平底宽阔的扁舟，在海里的受水面积很大，能在浪峭尖保持着平稳。于是，尽管一道道具有翻船卷人力量的浪条滚滚而来，扁舟的宽阔的底部却稳稳地飘忽而过。这条构造奇特的交通艇，顽强地保持着她的生命的延续。

但是，在大海洋的漂泊总是万分危险的。这是另一种被风暴激起的海的壮观，刚刚还贴着海面横向席卷的暴风，突然蹿到高高的云端，像一支支无形的桅杆，从上向下地直冲下来，乱腾腾的海浪被压进海底无影无踪了，水面被冲出一座座凹形的洼地，犹如月球上的环形谷。

孙妮的扁舟，也像被巨大的力波向下冲击着似的，呼呼有声地落进那凹形的谷地，平坦的船底哗地溅起一丛白花花的水，又被弹性的海水反射上来，向着高处升腾……在这种剧烈的升腾坠落中，尽管孙妮的心境一片空旷，仍然情不自禁地泛出一种空虚和恐慌，这种恐慌是人的本能的求生欲望。它神差鬼使驱散了她的自尽的念头，让她的双手紧紧地攥住了舷帮，免得让身体弹出扁舟，坠进海里。

一种凶猛的大鱼出来作恶了。它叫鲰鱼王，是东海涯罕见的恶鱼，从头到尾足有五米长，体形扁长，黑褐色的鳞皮，长刺刺的背鳍，圆鼓鼓的头部，有一个巨大的噬噬嘴，嘴颌长着一支米把长的利剑似的长刺。只见它从深幽幽的水谷底部冲腾出来，在离水面两米高的地方一个倒翻身，又一头扎入了雪花花的浪团里。一会儿，它竟然从黯色的深水里忽忽上蹿，利剑似的长刺扑地戳穿了交通艇的杉木底，紧紧地固定在交通艇中舱底部，于是便疯狂地挣扎。它朝海底倒蹿时，扁舟阵阵下沉着。浪水哗哗地溢上了舱面。它向前边泅游时，带动着扁舟忽而冲入直

垒垒的浪壁里，海水淋得孙妮像落汤鸡；忽而坠入幽深的浪谷，船和人震得一阵抖索。它没有定向地胡乱扑腾时，黑色的尾巴扇出弧形的浪带，扁舟也随着转起圈儿，像被强漩涡旋转着似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折腾，鲰鱼王不耐烦了，做出了豁命一搏的决心，整个身子直挺挺地竖立着，竭尽全力地向高空一冲刺，竟然把扁舟的船底拱高起来，贴着水面向前驰去，只听咔嚓一声，扁舟似乎搁浅了，一动不动。

孙妮从惊惶的情绪中镇定下来，向前爬了几步，上半身探出舷帮。一看，扁舟被鲰鱼王拱进两块礁盘之间，真的搁浅了。那条发狂的鱼王，长刺扎在船底，身体似乎濒临死亡了，软绵绵地垂在礁盘间的暗绿色的窄水道上。

一丝得救的希望，使孙妮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这时，她看看天色，已经日暮时分了。她知道自己整整漂泊了一天又半夜了，突然觉得饥饿难受，还有饱经折腾后的昏眩。她用寻觅的目光，窥探着周围的海天。

海天已经进入沉沉的黑夜了，没有一丝一缕的星光月色和渔灯航火，上下左右像垒着一堵堵黑巍巍的崖壁，把她严严实实地困在中间。扁舟左右舷外的礁盘，如两团墨色的乌龟俯伏在水面。在刺耳的暴风鼓涌下，海浪像一团团墨绿墨绿的目鱼汁泼在礁盘上，浪水里的磷质闪着萤火虫似的光斑。把周围照出一块狭小的模糊的天地。随着磷光的忽明忽暗，这块黑乎乎的天地忽大忽小，孙妮龟缩在挡浪的舷板后，沉沉地睡过去了。

极度的疲倦，竟使她睡了整整十多个钟头，当她苏醒过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乌云密布的天空，太阳像蒙着黑纱的火团。暴风依然没有减弱，在整座高远的天空的角角落落，发出惊心动魄的啸叫声。也许是因为退潮时刻，海浪的势头似乎有所减弱，峭尖穿空的浪峰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一座座圆拱形的浪头，铺满大海。

孙妮感到更加疲倦，干渴的喉咙冒着烟火一般，饥饿使胃阵阵绞痛。她颤抖的双手抓住船舷外的礁缝，拖着沉重的身体，爬上右边的礁盘。艰难地蠕动着，寻找拯救生命的食物。终于，她从弯曲的礁石缝里，用手指钩出了礁盘上的唯一的生命——苦螺儿。这种海螺儿，在她少年时代，由于生活的贫困，常常作为餐桌上的主菜，那又苦又辣的味

儿，至今想起来还恶心。但此刻，她拿到那布满黑褐色波浪纹、拇指头大小的苦螺儿，不啻捡到海珍珠那般兴奋，不顾一切地塞进嘴里。“咔”的一声，她的牙齿被坚硬的螺壳磕得一阵剧痛，她这才想到必须用石头砸碎螺壳儿，才能生吃苦辣的螺肉。可是，由于海浪的洗刷，整座礁盘根本找不到一块浮石，她深深地失望了，瘫痪似的趴了下来。

蓦地，她发现礁盘间的窄水道里那条长刺扎在船底的鲆鱼王僵直地垂挂着。“生吃这鱼肉！”这意念闪电似的掠过了她的心头。她迅速地挨近了船底，左手插进鱼鳍里，防止整条鱼脱落入海，右手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力量，倏地扒下一片鱼皮，便不顾生鱼肉的咸腥腥的味道，脸部凑近过去，大口地啃咬着吞食着黄白色的鱼肉。被她啃过的碎肉鱼骨，还有从鱼肉里渗出的红褐色的鱼血液，纷纷洒落在海水里。

一会儿，她感到冒火的喉咙润湿了，肠胃的饥饿感消失了，这才爬回礁盘顶部，倚着礁磴休息着。

经过了一阵努力，她的神志清醒了，并且镇定下来，悲伤、愤怒和绝望也似乎减少了许多，开始思索起自己的命运。

前天夜晚，在渔家旅社的卧室里，当她发现自己被奸污时，她感到天旋地转的昏眩、五脏俱裂的痛苦，根本没有想到弄清对方的形貌，便拼命地逃离了现场。此刻，她真有些后悔了，为什么不呼喊救命，为什么不看清奸污者的面目？

可是，那奸污者到底是谁呢？

是渔家旅社的高士？是高士的打手申一士和刘德志？

如果不是他们，他们为什么招呼她一起喝酒？她在酒席时为什么昏昏沉沉地睡倒了？或许是自己出于特殊的心态多喝了几杯？不会的，她平时的酒量很不错。那么，真的是申一士他们在酒里放了麻药？

如果是他们奸污了自己，又怎么办呢？没有任何的证据，谁又能相信自己？何况，现在陷身在漠漠荒海里，生命像倒翻的破船，随时都会沉没。

天啊，命运为什么这样地摆弄自己？

天啊，自己该怎么办呢？

奇怪的溅水声，吸引了孙妮的注意。她转眼一看，原来，由于鲱鱼的滴血和碎肉溶进大海，海面出现了群鱼争食的剧烈场面——

先是一群小不丁儿的柔鱼，没有一块骨骼的柔弱洁白的身体悠悠浮动着，偷偷摸摸地接近了礁盘，几条头须一张一合，吸进了掺杂着鱼血的海水。它们数量众多，就像飘满天空的密密麻麻的雾气。

紧接着，另一种专门追吃小柔鱼的龙头水潺出现了。长圆形的身体透明透亮，依稀可见雪白的脊椎软骨和装满小鱼小虾的腹部。龙头状的鱼首，绕着一圈剑齿排列的口唇，贪婪地咬住一条条可怜的柔鱼，咕噜一下吞进了肠胃中。

海洋里的鳗鲡也来竞争了。圆筒形的身体或弯曲拐动或笔挺直蹿或扬浪飞跃，绵长的背鳍和臀鳍连接着尾鳍，时刻不停地扇动着，利齿狰狞的尖嘴，凶猛地吞食着龙头水潺和小柔鱼。它们小的有几十厘米，大的十多米长，像一条粗壮修长的巨蟒，群体行动，在广阔的海面横冲直撞。

另一种更凶猛的水兽嗅到鲱鱼的血腥味，疯狂地破开一座座碧绿的水山，冲近礁盘了。它们是海洋的霸王噬人鲨。这种吞船噬人的海兽，吞食其他水族更是得心应手，那长梭形的巨体如潜艇冲腾入海，长在前腹和头部交合处的扁嘴，残忍地咬断了巨蟒似的鳗鲡，整条整条地吞进咽喉里。那些细小柔弱的鱼虾，随着巨鲨冲动的海流卷入鲨嘴。一头形象异常巨大的带头鲨，仿佛海里的鱼虾满足不了它的食欲，竟然哗地甩尾转身，张开细牙尖利的巨口，残暴地咬着一头渔桶大小的同类，海水顿时漫出一股股殷红的鲨鱼血。

礁盘周围，到处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咬虾子、虾子吞水沫，一阵阵疯鲨器器的扑食声、恶鳗哗哗的冲浪声、小鱼儿沙沙的挣扎声，连交通艇船底的鲱鱼也被咬得荡然无存了。

孙妮被眼前的残酷的厮杀场面吓得木然发呆了。良久，她的思绪继续运转起来。

眼前这种鱼虾竞食的情景，多像人类的生活啊！鱼虾们异类相轧，甚至同类相搏，咬得翻天覆地，血肉淋漓，粉身碎骨。有的人为了自己

的利益，甚至不择手段，刀刃相加，同胞相残。自己是柔鱼般的弱者，根本没有能力和别人竞争，只有在世界的竞争中覆灭。自己眼前的处境，不正是真实的写照吗！

涨潮的时刻到了！低低地落在礁盘脚沿的海水，发了疯似的上涨起来。在那暗绿暗绿的海底，发出一种强盛的力量，从四面八方侵袭着两座耸立在滔滔水域的黑礁。四周的海水，始而像海的雪白的手臂不断地击打着礁盘，又聚集成一团团原地打滚的浪涛，擦着礁盘的边沿咆哮着。最后，浪团越滚越大，迅速地涌到礁盘的上空，以大过礁盘数倍数十倍的躯体继续翻滚着，庞大的浪团不时地掀出一条条卷舌浪，沉重有力地扑在礁盘上，溅起的白花花的水柱直喷高天。只听“轰”的一声，一股狂浪砸在交通艇上，千万斤的力量把扁舟砸得四分五裂，变成破碎的船板，在水道上漂浮着。

卷舌浪开始击中孙妮了，她感到全身像被巨大的拳头一下下地撞打着，快要粉身碎骨了似的。她的手脚插进礁石的缝隙里，不让身体卷进海水。她的心，再次被恐惧和绝望笼罩着。渐渐地，她闭拢了自己的双眼，挣扎的手脚也松懈了。她的处境已经到达没有任何希望的尽头了！她对生命完全灰心失意了！她愿意随时被大海夺去了！

突然，一条猛烈的卷舌浪，把她掀得仰天翻进了礁岸旁的浪团里，浪团的原地盘旋的流束，把她卷翻打着筋斗，沉不进她愿意葬身的海底，也叫她爬不上可以苟活偷生的礁盘。海里人长期养就的搏浪本领，又使她自动地屏息着，防止腥咸的浪水呛进肺腑。眼前的大海、天空和礁盘剧烈地旋转着，她的心绪也随着纷乱地泛荡着。

但是，海洋又突然生发了成就她的愿望似的，那团不停地卷动她身体的恶浪，被黑黝黝的礁盘猛地一撞，竟然飞快地弹离开来，漂入深不可测的远海了。孙妮那刚刚还在膨胀着的意志，立即像泄了气的鱼泡似的，软绵绵地干瘪了，屏息的喉口和鼻腔大大地张开，一股股咸腥腥的海水冲进了胃部。

“啊！一切都完了！”一种生命最后的意识，驱使她清晰地感觉到，出现在自己前边的，是一片毫无所有的苍白。她也同时领悟到，自己刚刚在滚浪里的希冀，就是这种快快结束痛苦折腾的人生驰进死亡的王国。她在生命的最后的意识驱使下，像一个安然舒坦地进入自我择定的棺木里的百岁老人，手脚整齐地仰天躺倒，平静的脸庞对着即将消逝的世界。她在大海即将埋葬自己的时刻，心里感受着那种毫无所有的苍

白.....

第十章

以生命同大海进行最后拼搏的陈青烟，撞破了一座座水的山脉，跃过了一道道海的沟谷，无目的地游动着。

黑夜永远像黑锅倒扣在海洋上，海水也像染满了烟炭一般，显得格外的阴暗。前边不远处，一朵白色的浪花里，浮动着一个黑褐色的物体。陈青烟仔细一看，原来是从交通艇漂出的木柄舵杆。他心里一动，飞快地游了几下，抓住了舵杆。他扒在舵杆上，感到轻松多了。

他观察着天空，黑沉沉的云烟，偶尔从东边露出暗蓝色的一角，几颗按一定方位排列的黄亮的星儿闪烁着。他根据星儿的位置一想：哈，那是没有完全被乌云笼罩着的北斗星座，北斗星座的位置在东方水平线上，正是五更天呢！

他又根据时间盘算了一下，知道这是涨潮的时刻。潮流从东方冲向坐落着陆岸的西方，只要自己依仗舵杆的浮力，涨潮的水流会把自己漂近大陆。等到退潮的到来时，再奋力顶流，游向西方。于是，他静静地伏在舵杆上，一边休息着，一边依靠潮流的冲力漂动着。

随着黎明的接近，黑暗越来越浓重了，四周聚满黑乎乎的雾烟，像一张张染上墨汁的帐幔，罩得密不通风。

随舵漂浮的陈青烟，得到喘息的机会，继续回忆着自己的过去的生活，心里充满了迷惘.....

突然，在浓黑的夜雾的深处，响起虎吼狼嚎似的声音。周围的凝重的帐幔，也随着沸沸扬扬起来，不一会儿，帐幔全被狂风拧成一条条，像黑黝黝的乌龙灰蛇飞腾翻滚着。海水也随着嚣闹起来了，涌起一座比一座更加雄伟险峻的山岳。陈青烟全身的筋条绷紧起来，拼命地抱着怀里的舵杆，随着运行的浪山大上天下地漂荡着.....

就在他艰难拼搏的时候，黎明到来了。开始，一种黄莹莹的光彩，

渗进了东方的黑漫漫的云天，云天迅速地变成一片黄光闪闪，仿佛有大片的火焰在燃烧着。而狂嚣的暴风、沸腾的海浪、飘飞的乌云，全都在黄烨烨的火光中减弱了，平息了，风啸声微弱了，大起大落的浪峰平复了，墨彩浓浓的乌云消逝了，代之是另一种迥然相异的美景：在如火的晨光的染化中，东方的大海边的天空，慢慢地映出赤红的、橙黄的、紫檀的、银白的、碧翠的色彩，这些色彩一片连接着一片，犹如一张面积广大的多彩画幅，没有风的扬动，没有云涛的冲荡，静静地张挂在高空。画幅底下的大海，也静得像一块平坦光亮的玻璃镜，镜面映出比天高的画幅的美丽……

漂在静悠悠的海水里的陈青烟，不禁泛起一种和平常的心态截然不同的联想：人为什么不能和海天一般，从嚣闹的氛围、狂乱的动荡中解脱出来，寻找一种安静，寻找一种美丽？大千世界，无处不存在的朗朗乾坤，安静而美丽的景象，到处都可以看到。可是，自己要追求的，并不是自然界的现象，而是神秘的人生的美。可是，这神秘的人生的美，到底是什么呢？

良久，他得不出一个结论，心里再次茫然了。

大海经过了凌晨的静谧后，又剧烈地动荡起来了。饥饿、干渴和寒冷，充当死神的先锋折磨着他。他的有限的生命力，已经和力量无尽的大海拼搏了三天三夜了，正在迅速地衰竭着。晌午时分，他终于昏死过去了。象征着生命一息尚存的，是他的双臂还搂着那柄舵杆……

再说三天前的夜晚，飞霞岛的渔家旅社舞厅沙发上，高土、申一士和刘德志昏昏沉沉地沉睡着。一阵浪头扑击驳舢船的震动，使高土迷迷糊糊地醒过来，揉着那被酒精浸得通红发肿的眼睫，他蓦地想到卧室里的陈青烟和孙妮，连忙看了看船舱外的天色，知道是凌晨时分了，便转身提动右脚，朝还在死睡的刘德志和申一士分别踢了一脚，两人睡意朦胧地爬起来。刘德志嘟哝着：“急什么，陈青烟是良宵一刻值千金。”

高土低声喝道：“我们喝得太多，睡过头了！天快亮了，让陈青烟发现自己和孙妮同床，会坏事的。趁他还在酣睡，把孙妮拉出来，赶走了事，然后再叫高玉枝溜到卧室里，向他流泪……”

三人蹑手蹑脚地推开卧室的小门，仔细一看，不由“啊”地惊叫起来。室内，衣被鞋帽乱扔。高土猜测道：“不好！他俩是半夜醒来，发现了对方。孙妮必定痛不欲生地逃走，陈青烟跟她一起走了。”

申一士提醒道：“没有船只，不能离开。看看他们驾走了几条交通艇？”

高士他们冲出舱面一看，旅社的两条交通艇全都不见了。机灵多智的申一士一口断定：“显然，他俩不是一起出走，而是一个先逃走。一个怕她出事，驾船去追她！”

高士骇然地说：“先走的肯定是孙妮，会不会跳海自尽？如果她出事了，我们就完了！”

申一士：“要跳海，可以从驳艚船上直接跳下去，何必驾走交通艇？她只有一种去处，就是驾船下海，痛不欲生地漂泊！”

高士：“我们做得太过分了，应该立即追回孙妮，不要让她出事！”

申一士白了他一眼说：“你算了。海兽何必装菩萨？孙妮正在思索是谁设下使她失身的圈套。你去找她，不是向她认罪吗？”

高士犹豫了一会儿，狠下心说：“也好！一不做二不休地干到底，把陈青烟找回来，假戏要做到底。”

申一士望着东方外洋，只见暴风如无形的虎豹在天空吼哮，恶浪似白色的巨龙在海面扑腾。他不无担心地说：“你还想找到陈青烟？洋面风狂浪器，交通艇如一片树叶，早被掀翻了。陈青烟的小命，保不准早就被海暴夺去了！”

高士：“渔岛青年，谁没有几手游海的功夫，海能那样轻易地夺走他？”

申一士：“那样疯狂的风浪，一叶扁舟肯定会被掀翻了。陈青烟如果没有葬身海底，也正在海面挣扎呢！”

高士恐慌起来了：“没想到，我只想演一出假戏，竟会闹出人命来。再说，陈青烟是东海涯第一号大人物，事情真相败露了，我们三个都没有命了。”

申一士：“你我他都不说，就是陈青烟的灵魂要控告我们，也找不到证据。相反，我们可以说他自己喝醉了酒，摸进女人的房间。”

刘德志：“对！到时候，我们都这样说。”

高土沉吟道：“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把他找回来，最好是活着地找回来！”

刘德志：“哦，我明白了，高经理是舍不得未来的姐夫。”

申一士也笑着说：“还不止呢！如果高经理能把陈青烟活着救回来，就是百万富翁的救命恩人，哈哈，金钱和美女大大的有啊！高经理，你真是高！高！”

高土：“可是，我们的驳船卸掉机器了，不能出海救人，怎么办？”

刘德志：“这种风暴天出海，肯定需要一条大船！”

申一士：“看来，只有到岛上去借大船了！”

高土：“说干就干，走，上岛借大船，救陈青烟！”

第十一章

正逢渔闲季节，飞霞岛的大船，多数都搁浅卸帆修理了。高土找了几个船主，船主们爱莫能助，不能出海。但当他们听到是陈青烟在海里出事，无不焦急万分地答应高土，帮助他找其他的亲戚朋友借船出海。于是，东海涯大人物陈青烟陷身海暴的消息，如狂猛的海风，迅速吹遍了飞霞岛的角角落落。

不少或受过陈青烟恩惠或佩服陈青烟的人，更多的是毫无所图的豪气干云的英勇渔家，不谋而合地冲向停泊着自家船只的避风港。顿时，碧波滔滔的港湾，像在一种无声的出海螺号号召下，繁密如林的桅杆升起了白色的、橙色的、棕色的、褐色的风帆，高踞海面的舵位伸出无数支臂膀粗的木橹，一架架沉重的铁锚从海底拉到船头，成群结队的渔船冲波荡浪地飘向外洋。

这其中，也有几个怀着侥幸心理的人，他们站在出海船的舱面，嘴

角抿着不无希冀的笑容，那神色仿佛在显示着，他们已经成为陈青烟的救命恩人似的。一条没有挂帆的工商管理所快艇，正在纷纷纍纍的船簇里东拐西弯地乱钻着，试图第一个冲到船队的前头。驾船的是渔岛人家出身的白木，他不时地拉动着快速前进的铃号，让快艇像一支渔箭，无孔不钻地射进前边的船缝中，飞闪闪地掠过船只的前头，舷帮摩擦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正在乡政府主持会议的阮乡长，看到乡文书急匆匆走进会场，忙问：“什么事？”

文书俯首悄声地说：“陈青烟出海遇难，生死不明。好多渔船出海救人了。”

阮乡长一惊：“消息可靠吗？”

文书：“可靠！是高土一帮人亲眼所见，亲口传出来的。”

阮乡长一蹙眉：“高土？他也出海救人了？”

文书：“他正在借船，准备出海。好多人听到消息，都抢在前头出海了。连工商所的白木，也驾着快艇出去了。”

阮乡长看看会场，果断地说：“同志们，有个要紧人物在海里出事了，我要去组织救援，会议暂时停止。”

人们哄地散会了。

阮乡长招呼文书：“走，带我去找高土。”

两人在飞鱼码头找到了高土。高土正带着一个船代公，准备乘他的船出海。阮乡长拦着他：“高经理，你要出海找陈青烟？”

高土：“对，他昨晚驾着交通艇出海，至今下落不明。”

阮乡长想了想，交代乡文书：“立即电话通知全乡各渔村，让村干部带着能搏海暴的大型渔船，出海救人。注意，要告诉每个村干部和船代公，就说是阮乡长命令出海救人的！”文书应声去了。

阮乡长又转向高土：“你在县里人头熟悉，代我到县城走一趟，向

县委县府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情况，并请县渔业指挥部的指挥船、渔政船、公安船、水产船，组织一支救援船队，到海里和我接头，听我的统一指挥。”

高土的双眼眨巴了几下，毫不犹豫地推辞道：“阮副县长，这样重大的行动，还是你自己亲自走一趟吧。我准备出海了！”说罢，转身就要离开。

阮乡长手脚敏捷地拉住了高土，不容迟疑地说：“海面已经有不少的船只在救援，你指挥得了吗？我要立即出海，将船队分成几个船簇，分头到几座海区搜索。行动迟了，陈青烟出事了，你能负责任吗？我是乡长，在这种紧急时刻，渔令重于军令，你必须绝对服从指挥。”

阮乡长向船代公一挥手：“走！我乘你的船出海！”两人风风火火地奔上渔船了。

背后，高土气得牙帮咬得咯咯响，他边走边想，突地一拍掌：“对了，我用电话代步，通知县长。我再找一条大船出海！”

他冲到乡政府，乡文书正在和各渔村联系，高土一把夺过电话。乡文书发怒地斥道：“你要干什么？”

高土一仰脸：“我执行阮乡长的更加重要的命令！”说罢，他朝着电话吆喊：“总机，立即接通县长……”

乡文书伸手去拿话筒：“和县长通话，要一阵等候工夫，让我再通知几个渔村！”

高土把话筒攥得紧紧的，说：“你不要操心了，陈青烟出事的消息，已经传遍全乡了，愿意出海救人的，都出海了！”

乡文书：“能多动员几条船出海，就多动员几条船出海。你不是也为此事着急嘛，怎么说这种话？你不想多几条船出海？”

高土不理他，管自向话筒呼喊：“总机，我要你接通县政府……”

一会儿，电话接通了，话筒里传来县长的声音：“我是县长，你是飞霞乡政府吗？出了什么急事？”

高土急巴巴地说：“县长，承包家陈青烟在飞霞岛东边的海面出事了，赶快派船救人！”

县长：“你是谁？请把话说清楚些。”

“我是阮乡长，请派渔业指挥部的指挥船、渔政船、水产船、公安船出海救援。”高土一说到这里，似乎觉得不妥当，急里生智地撒谎道，“我是飞霞乡渔家旅社经理高土。是阮乡长、陈青烟在海里出事了，是我高土请求县渔业指挥部的船只出去救人！”

县长：“你怎么说得颠三倒四呢？”

高土：“反正，请你派船救人！”

县长：“既然是阮副县长和承包家出事了，我亲自命令渔业指挥部的船队出海！”

“文书同志，我也是想急着出海，才占了你的电话。”高土放下话筒，急步冲出乡政府，去找出海的大船了。

乡政府里，文书迷惑不解地呢喃着：“他是为了自己能抓紧时间出海才占用电话？什么意思？”

当天午后，飞霞岛东侧的大洋深处，恶浪以掀天覆地的气势发作着。

众多的寻找海难者陈青烟的船只，浩浩荡荡地驰骋着。由白底船、网罟船、哈背船、钓鱼船、乌龙船组成的帆船队，东一簇西一簇地飘忽着，犹如一丛丛在狂风中开放的花朵，林立的桅杆是花蕊，形态各异的船体是花蒂，而棕色的、橙色的、白色的、黑色的、碧色的帆叶，则是色彩缤纷鲜艳的花瓣儿。

机器船的阵势更加壮观，小不丁儿的快艇似飞鱼贴着水皮闪闪飘飞，方头圆腩的渔政船沉稳而威猛地前进着，渔轮式的机帆船成双结对地驰骋，战舰状的渔业指挥船威风凛凛地穿波破浪。

一条双帆船独自驶动着，船上载着高土、申一士和刘德志三人。他们了解陈青烟失踪的具体情况，正在避开船代公，聚首商量着。申一士：“高经理，多如蚂蚁的船只寻找陈青烟，也不知道哪条船有福气，

能成为陈青烟的救命恩人，将来可以得到他的恩赐？”

高土忧闷地说：“看来，我们要以巧取胜，根据他的行踪寻找。”

申一士：“对了！昨晚风浪翻天覆地，小不点儿的交通艇根本没有自由驶动的能力，只有在潮流和风浪的推涌中漂泊。根据昨晚的风向和流向，交通艇可能会载着陈青烟，向北方漂泊。”

高土仔细一想，一挥手拍下申一士的肩头：

“老弟，你真是我的智多星。只要我的目的达到了，一定会重金谢您的！”

申一士嘘了一声：“小声，别人听到了，我们会露馅的。”

高土兴冲冲地跃进舵位：“代公，其他海区都有船只前往搜索了，我们朝东北方向的水域前进。”

满脸紫红色的船代公爽朗地应道：“好啊！”

双帆船跳跳荡荡地前进着。

一会儿，申一士突然告诉高土：“经理，后背跟来几条船！”

高土转身一看，真的有几条船只跟在后边。其中有一条机帆船，阮乡长的熟悉的身影在上面晃动着。还有一条没有桅和帆的机器艇，显然是白木驾驶的工商所快艇。高土气愤地骂了一声：“这些跟船臀的**鲇鱼**，想吃双帆船拉下的水屎了！”

申一士低声说：“真是无巧不成书，阮乡长和白木的船，怎么同我们走到一条水路上。看来，他们是知道我们了解情况，才跟踪上来的。他们是机器船，会赶到我们前边的。”

高土：“让他们到前边去。海洋这么大，难道会让他们巧遇陈青烟？我们在这一带海区慢慢搜索，也许会让我们碰到好运。”

后边的船只冲近过来了，阮乡长在机帆船上大声吆叫：“高经理，我们分头搜索，不要放过每一个角落，就是豁出小命，也要把受难者找

回去！”

阮乡长的话正合高土的心意，他大声应了一句，便回头指挥船代公：“我们朝东北偏东方向前进。”

双帆船漂了一会儿，前边的一条暗绿幽深的浪谷里，突然漂出一条竹竿当桅、白帆拂扬的小船，船上有三个人。驾船的是白发苍苍的老渔汉，中舱坐着一个青衣罩身的老尼姑，旁边，躲着一个穿戴凌乱、衣色鲜艳的女子。

还没有等双帆船漂过去，小船竟然飞快地拢近过来了。老渔汉率先喊问道：“双帆船上的闯海兄弟，你们要回飞霞岛吗？”

高土应道：“老代公，你们要到哪里？你问飞霞岛有什么事？”

老渔汉：“我的小船，是专程替绿浪岛的白水庵运送大米淡水的，那里的尼姑师父们被海暴关在岛上，快要断粮缺水了，得赶紧前往。刚才，我从前边礁盘上捡到一个落海的女子，想请你们把她载回飞霞岛。”

高土和申一士惊得嚷出声来：“啊！”高土立即爬到舷帮上，低头凑近小船一看，昏睡在小船舱面的，竟然是孙妮。他的额部一阵热昏，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申一士还没有看清孙妮，喊问：“老代公，那女子的情况怎么样？”

老渔汉：“刚才，这位师父喂了她一些淡水，她醒了片刻，只说自己是飞霞岛人，其他情况一概不说。也许是被大海折腾过度了，现在又昏睡过去了。”

高土不容申一士多说下去，毅然地说：“老代公，麻烦你把女子安顿一会儿，我们还急着去救另一个落海的男子！”

“啊！”老渔汉立即喊道，“那应该！那应该！这女子的事，我包了！”

小船上的老尼姑双手合十念念有词：“阿弥陀佛……”

双帆船像理解高土的心情，急匆匆地离开了小船和孙妮，前往寻找

陈青烟了，申一士挨近高土，问：“经理，你一定猜定了，那女子是孙妮，怕她回飞霞岛和陈青烟相遇，才……”

高土叹道：“唉，我不但猜定了，而且看清了，那女子确实是孙妮。”

申一士：“她迟早会回飞霞岛的。如果她追究事情的内幕，怎么办？”

高土：“她既然半夜逃离飞霞岛，说明她在飞霞岛羞得无地自容，决不会回去了。再说，她又不是飞霞岛的人。就是她回飞霞岛，陈青烟也没有住在岛上，不会相遇的。退一万步说，两人今后相遇了，陈青烟决不会自己揭自己的丑，他们谁也不知道对方就是和自己同床过的人。”

申一士点头道：“对！只要避过今天这一关，往后就会安然无事了！”

下午两点多，阮乡长所在的机帆船，带着几条船只，突然从外海漂过来了。机帆船时而冲上高耸的浪巅，时而扎入低凹的水谷，迅速地接近了双帆船。阮乡长在机帆船上喊叫着：“高经理，陈青烟被我们救到船上了，大家回岛吧！”

高土的头部嗡地响了一声，全身颠了几下，竭力镇定着自己。还是旁边的申一士冷静，他立即喊道：“阮乡长，把船拢得更近些，让高经理到机帆船上。高经理和陈青烟是老同学老朋友，陈青烟危难时，理该由高经理去照顾！”

阮乡长神秘地笑了一下，应道：“我看不必了！我们船上的人手很多，会照顾好陈青烟的。高经理，放心吧！”

机帆船载着陈青烟，翘首蹶臀驰向飞霞岛了。高土像全身虚脱了似的，晃里晃荡地瘫坐在舵位舱板上。旁边的船代公不解地问：“高经理，承包家活了，你怎么瘫了？”

申一士连忙解释道：“高经理为了抢救承包家，劳心又劳力，身体累得快垮了！”他扶起高土，摇摇摆摆地进入了睡舱。

第十二章

这座岛屿屹立在碧波万顷的海洋深处，故名绿浪岛。四周边沿，无数黑漆漆的乱石，大的如渔籰小的如鹅卵，密麻麻乱纷纷地铺盖着，石滩一直伸进嚣嚣的大海，显露着一派蛮荒景象。

岛屿中心，一座低低的黑石盘俯伏着。石盘上竟然坐落着几间连缀一起的寺庙。寺庙被乱礁砌成的挡浪墙围绕着，没有雄伟的气派，没有豪华的外表，犹如一些年代古远的农家瓦屋。进入寺庙内，却另有庄严的内涵。但见其间壁面相夹，回廊通达，九弯八曲，扑朔迷离。寺墙上下的青砖灰瓦，不饰彩绘，原色庄重。楠木梁椽，幽香悠扬，不插一钉，不奠一石，纯木构筑，没有裂痕朽槽，建筑奇巧，木质精坚。殿堂亭阁，隔扇棂窗，雕着卍字，刻着佛字，浮雕纹饰，纤巧玲珑。殿里香案，置放宝鼎香炉；如来观音，端坐宝座之上；两侧画屏，写着佛家妙语。

偶尔，一个青帽青衣的尼姑穿堂而过，才使人们清楚，这是座海洋孤岛的尼姑庵，名叫白水庵。

白水庵住持贤慧大师，她年近古稀，执掌庵堂数十载，遍历海洋的风风浪浪，佛面苍老多斑，腰背略显弯弓。贤慧大师收有两名徒弟，大徒弟海雨，四十多岁；二徒弟圆秀，刚过而立之年。刚才穿堂而过的圆秀，端着一碗清茶，进入一间禅房。

禅房内侧，放着一张木床，木床上静躺着一个姑娘，身材姣好，秀脸苍白，闭眼沉睡。她是贤慧住持刚从海里带来的女子。圆秀将清茶轻轻放在禅房木案上，轻手轻脚地飘然而出了。

这个从海里带来的女子，已经恢复了健康。昨天，她刚刚苏醒过来时，贤慧大师曾经询问了她，她家在何处，家里有什么亲人，为什么要在海暴天出海，准备回到哪里去，今后怎样生活……她只是告诉大师，家里只有两个老人，身体尚且康健，干不动漂海活计，可以依靠家屋周围的菜地，种些蔬菜出卖过日子。对其他的事情，她就是沉默不答。大师察看她的神色：灵秀的双眼，没有泪水也没有欢笑，仿佛一朵枯竭的花朵，闪着苦涩的色彩，似乎心里也明白了多少。

一会儿，姑娘从梦境里醒来，目光愣愣地观察着禅房。这是一间色

调一致的禅房，天花板、地面和墙壁，全都刷上纯净的白水泥，嵌着透明透亮的玻璃的窗门木框也涂上洁白的油漆，连床上的垫单和被子也是白色的。

禅房的色彩映进女子的明亮的眼眸，眼眸的深处仿佛是女子的被环境染化的心境，一片空荡虚无的白色。

她的苍白秀丽的脸庞，泛出异常恬静淡漠的神色，没有些微的笑容，没有些微的痛苦，没有些微的哀愁.....

午后，贤慧住持迈着颤巍巍的脚步，在两个徒弟的搀扶下，来到禅房。她打量着女子的形态，说：“阿弥陀佛，你恢复健康，大喜大庆啊！”

女子挣扎着坐起来，低声地说：“师父，多谢您的大恩大德。”

贤慧叹道：“孩子，我在船里看到你翻船落水后趴在礁盘上，那情景多么可怜啊！我们把你弄到船上，你气息奄奄，我真担心你不会留在人世了。也罢，你不肯多说自己的身世遭遇，老衲也不想多提这些使你伤心的往事了。孩子，白水庵有清茶淡饭供给，你就在庵里多住些日子，待你的心界乌云消散，晴空朗朗，再回大陆吧。”

女子点点头。

贤慧看着窗外的天气，呼唤二徒弟：“圆秀，外面风浪平静，你陪小施主到海边踱踱步、散散心。”

在圆秀的搀扶下，女子来到绿浪岛东侧的小海湾。这座名唤小水池的小海湾，外边有石堤挡着大海的风浪，里侧坐落着白水庵，仿佛是大海和庵堂间的湖池。

天空白朗朗的，像一片凝着冰的地面，连云彩也洁白如雪，悠悠飘荡。在天色的照映下，小海湾像一池水银。

女子像被一种突然袭来的情绪激动了一下，轻轻抽出被圆秀攥着的手，说：“小师父，你管自回庵堂，我想一个人安静地待一会儿。”

圆秀应道：“那也好，你早些回禅房。”走了。

女子慢慢地脱下脚上的皮鞋，赤脚踩进清浅的水池，坐在一块突出水面的石磴上。她的目光悠悠慢慢地巡视着四围，仿佛全身心地浸进笼罩天地的白色中，神色淡静里透出浓醉。而后双眼朝着小水池内侧的白水庵，直盯着庵堂外壁写着佛教莲花部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蓦然间，她的目光转向庵门两侧的楹联，嘴里念着：“印不即离间是相非相，悟最澄明处内空外空。”她竟然越念越大声，静态的身体变得微微颤动。最后，她像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似的，腾地站直身子，奔向白水庵，连皮鞋都忘在石堤上了。

贤慧住持正在经堂盘腿安坐，敲木鱼念经。

女子尽量抑住自己的激动，语气轻淡地说：“师父，我请求您老人家收我为徒！”

贤慧和两名徒弟吃惊地同时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贤慧生怕自己听错了，问了一声：“小施主，你说什么？”

女子提高了声音：“我请求剃度为尼，出家白水庵。”

“阿弥陀佛！”贤慧又念了一句，说，“孩子，你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女子说：“我心已净，一心向佛。”

贤慧一抖索，又问：“你是不是遇到人生的灾厄，想解脱一时？”

女子：“我已经想通，灾厄算不了什么，福运也算不了什么，一切都是空的，我愿遁入空门。”

贤慧：“你能坚守佛家的戒律吗？你能习惯庵堂的清苦吗？你能安于人生的寂静吗？”

女子一扑跪了下去：“师父，你就收下我吧！”

贤慧：“孩子，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人生道路？”

女子：“师父，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人生道路全部断绝了！我求你答应我吧。”

贤慧叹息道：“唉，从第一眼看到你时，我就知道你这是个走上人生绝路的好孩子。我佛慈悲，普度众生，为师成全你了……”

女子悲声磕头：“师父！”

几天后，贤慧为女子举行了剃度仪式，并且赐名“清寂”。从此，清寂跟着师父和师姐，开始寂寞的尼僧生涯。五更天，她随师父进入经堂，盘腿危坐，目不斜视地诵经。天色微明，她和师姐们操着扫帚，躬身劳作，把整座庵堂打扫得干净如洗。而后，她们到厨庵里生火煮饭，师徒们围坐在平板桌四周，吃着清稀的米粥，吃着咸菜。上午，继续危坐诵经。除了素食素菜的中餐和晚饭，天天诵经，直达深夜。

坐落汪洋里的绿浪岛，几乎和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唯有替白水庵运生活物品的老渔汉，每逢十天半个月来一次，带来大陆的日新月异的消息，给贤慧师徒增添了一点儿乐趣。每当老渔汉有意绘声绘色地讲述外界情况时，清寂虽然没有师父和师姐们的笑容，却也低头缄默地谛听着，久久不愿离开。有一天，老渔汉突然来到清寂居住的禅房，说：“孩子，我去过飞霞岛了。”

清寂浑身一颤，仔细地听着。

老渔汉的双眼闪着泪光：“我打听过你的情况，你原名孙妮，是海洋渔家的弃儿，被养父养母收养长大，读到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心灰意懒……”

清寂慌乱地看着门外，打断了老渔汉的话头：“老施主，我的事情，求你不要告诉我师父，我已经和尘世绝缘了。”

老渔父：“唉，你年纪轻轻的，不该走这条苦路啊。飞霞岛的渔家们说，你在渔家旅社当服务员，高经理看在你的介绍人承包家的面子上，每月给你高薪。你不该半夜跑走，丢掉好端端的生活啊……”

“老施主，你不要再说了！”清寂只觉得一股酸水冲上喉口，一扭身奔出了禅房。

她来到绿浪岛西角。这里四周礁笋林立，远处吹来阵阵凉森森的海风，把平坦银白的海面吹出一条纹沟。一只拳头大小的白燕儿，抖动雪白的羽毛，像一颗雪弹从浪的沟谷里射出来，在苍白的天幕下孤零零地

盘旋着。

远处，那水和天相连的地方，依稀浮出一片海蟹吐出的气体，有红彤彤的，有金灿灿的，有银烨烨的，有碧闪闪的，相互交织成一片美丽而模糊的海市，似花卉鲜艳的园圃，似色调辉煌的殿宇，似车水马龙的街巷。

那只洁白的燕儿，忽而在空寂的绿浪岛白水庵上空飞旋，忽而朝着远方的蟹汽构成的幻象社会啼鸣，似乎不想离开安详静谧的佛境，而又热烈仰慕那座美丽的海市。

看着这情景的孤寂，心情忧伤地、默默地流淌着泪水……

第十三章

被人们从海里捞上来的陈青烟，当即被送到县人民医院。经过医生们的紧急救援，他苏醒过来了，紧闭的双眼慢慢睁开，眼前出现了几个由模糊到清晰的人影。原来，是阮乡长、乡文书、白木、阮玉花、白燕儿一大帮人。

白木看到陈青烟的神态，手舞足蹈地说：“我的好兄长，你总算平安无事了。想想将你从海里救捞上来时的情况，真让人五脏六肺部快碎裂了。”他故意说着双关话，让陈青烟误以为他直接抢救了自己。

阮乡长挤上前来，说：“青烟，我带机帆船出海后。亲手把你捞上船，你那时的情景真惨啊！”

乡文书连忙上前补充道：“承包家，是阮乡长和渔民们亲手抢救了你。”

陈青烟凭着强健的体质，已经恢复了活力，双臂撑着上身坐起来，说：“阮父母，我感谢你了！”他又转向大伙，“也感谢大家来看望我。”

阮乡长想把白木逐走，以便让陈青烟好好休息，大声说：“承包家平安了，大伙离开吧，让他静静躺一会儿，彻底恢复体力。”

人们边叮嘱着陈青烟注意身体，边向门外走去。

阮乡长招呼女儿：“玉花，你慢着走。”他转向陈青烟，笑着说：“让我女儿留在病房服侍你，行吗？”

刚刚走到门边的白木听到了，停了脚步。他听到陈青烟说：“不用了。你们为了我，已经够辛苦了，都回去休息吧。我有事，再让医生通知你们。”白木的嘴角抿着冷笑，走了。

人们都走光了，陈青烟独自靠在病床上。

这是坐落在礁岸上的医院，病房的窗门对着大海。陈青烟望着自己刚刚脱身的海洋，那里，深不可测的海底像发生着可怕的地震，一团团巨大的海浪，挟带着黄浑浑的浊泥、灰褐褐的海藻、五颜六色的杂物，汹涌澎湃地翻动出来，向四周的无边的水面，形成了沸腾的浪涛。

陈青烟触景生情，心海也翻腾起来了。

灾难已经过去，可是，他该怎样对待这场灾难呢？那个被自己侮辱过的女子，到底是谁呢？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她知道不知道陈青烟破坏了她的贞操？如果她知道了，会不会控告呢？如果她不知道真相，又会怎么办呢？最主要的是，自己亲眼看她驾着交通艇漂进海洋，为什么不见她的踪影，是不是被海暴夺走了生命？这是他自己的十恶不赦的罪孽啊！要不要暴露自己的罪过？

如果自己缄口不说，那女子不知道谁侮辱了她，事情会像泥块儿落大海，无影无踪地消逝了！

如果自己揭露自己，这些年树立的形象完了，说不准要坐牢判刑呢……

不行！做人要有道德标准！我是个共产党员，更应该心怀坦荡，知罪悔过！共产党员，为了人民的利益，应该抛头颅洒鲜血！我侵犯了人民，是人民的罪人，应该把自己罪恶的黑心掏出来，向人民认罪！就像眼前大海里的浪涛，应该把自己心里的一切，包括见不得人的污泥浊水，一起翻到光天化日下，接受党和人民的裁决！

想到这里，他哆哆嗦嗦地爬起来，胡乱地套好衣服，向门外颠去。

一个医生拦着他：“承包家，你不能出院，还要继续休息。”

“我有紧急事情，要向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他躲开医生，径直奔向县纪委。

刚好是星期天，县机关的大门紧闭着。陈青烟一想：“县纪委会办公室主任老郭住在附近，直接找他报告。”

郭主任是个矮个儿中年人，看到陈青烟来到家里，连忙递烟端茶：“承包家，你的事轰动全县了，你不在医院里住着，到寒舍有何贵干？”

陈青烟苦巴巴地说：“郭主任，我犯了对不起人民的罪过，特地向组织坦白交代来的。”

郭主任打哈哈道：“你啊，甬唬人了。这些年，政策宽松，你们这些创业者，像胆魄欺天的拳师，难免有些过分的拳脚，如夺别人嘴边的饭啊，给关系户送礼啊，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地挤垮别人啊，个体经济挤垮国营集体经济啊……这些事啊，现在又没有人追究责任……”

陈青烟打断了他的话，说：“我真有罪，你听我说。”

郭主任有些吃惊地沉默了。

陈青烟沉痛地把事情的经过大致说了，郭主任惊得连声说：“啊？啊！这种事，应该向组织交代！你慢慢说，我做笔记。”

郭主任记录了陈青烟的交代，似有提醒之意地问：“你的行为，是不是有人诱发的？更进一步说，是不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陈青烟思索道：“我也觉得事情很巧。但这种涉及别人的事，我准备配合组织查查清楚，如果是有人故意安排，我不把他的脑瓜儿拧下来喂海狗就不姓陈！”

郭主任打圆场道：“你们闯海人的脾气，可不能用在这种事上啊。当然，安排这种卑陋的事，跟阮乡长他们是绝无相干的。”

陈青烟临走前，老练的郭主任又叮嘱：“你是东海涯屈指可数的大人物，出问题了，会影响很大。在事情没有处理前，你要自己保密。至

于我这头嘛，嘿嘿，我会在原则前提下，尽量替你圆场的。”

陈青烟刚走，郭主任立即转身进入内室，对着正在织毛线的爱人说：“秀琴，你在飞霞岛不是有个表亲吗？”

郭主任的爱人李秀琴，抬起瘦长白皙的脸庞，应道：“你犯健忘症了，他就是副县长兼乡长阮秋。”

郭主任又问了一句：“他和我们是什么亲戚啊？”

李秀琴：“其实不是亲戚。而是眼下社会时髦罗织的关系网——亲友网上的一个小网目，阮秋的爱人的姨妈的姑姑，是我的娘家嫂嫂的表姐妹。”

郭主任：“那好嘛，劳你去转转，通过亲戚告诉阮秋，想用女儿做钓线的饵料，眼前有个好机会……”

听着丈夫说完陈青烟的事，李秀琴腾地站起来：“这是个好机会，我马上出门。”说完，草草梳了梳头发就走了。

当天傍晚，阮秋突然急步忽闪地来到郭主任家。郭主任朝着事先摆在桌上的红虾青蟹黄鱼说：“来，咱俩边吃边谈。”

阮乡长吃了一惊：“你知道我要来？”

郭主任神秘地笑了笑：“当然！当然！”

阮乡长边吃边说：“老郭，陈青烟的情况我已经全部了解了。”

郭主任：“你准备怎样玩这个案件？”

阮乡长：“我们是同事加亲戚，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吧。陈青烟原先在县里一般干部，后来离职了，党组织关系都挂在组织部。为了借助他的经济实力和创业才干造福家乡，明天早上，我准备把他的组织关系全部转到飞霞乡。那样，他干好事，有益于飞霞乡。他干坏事，由飞霞乡处理。”

郭主任：“阮父母，你真会玩啊！这样，你就把陈青烟弄回汪洋大海的独立王国里，由你玩吧！我呢，也乐得少一件棘手的事。”

阮乡长情不自禁地朗笑起来：“哈哈……”

次日下午，阮乡长替陈青烟办好第一件事——把组织关系转到飞霞岛，匆匆地乘船回岛了。

不料，他一跨进乡政府，陈青烟竟坐在乡长办公室里。阮乡长吃了一惊：“青烟，你也回来了。”

陈青烟沉着脸说：“我找郭主任，听他说，你为了家乡的事业，把我的组织关系都转回飞霞岛了。所以，我也乘快船回来。根据郭主任的意见，我需要把自己的问题，向乡领导交代清楚。”

阮乡长挥挥手说：“不必说了，我都清楚了。我仔细考虑过你的情况。对你说的情况，当然相信。但是，这种由本人交代的案件，找不到受害对象是谁，是很难处理的。所以，青烟啊，你还是专心致志地去创你的业，至于这件事嘛，就交给组织。至于组织这头嘛，应该根据受害者提供的证据、受害的程度，进行处理。”

陈青烟脱口说道：“那么，如果找不到受害者，事情可以不了了之？”

阮乡长拍拍他的肩头：“这种事，打破砂锅问到底，让人很难回答。总之，你我心照不宣，你说对吗？哈哈！”

陈青烟在乡长的打哈哈中，退出了办公室。

黄昏，阮乡长在乡政府附近散步，顺路拐进了乡工商所。白木独个儿在里边整理文件准备下班，看到乡长前来，吃惊道：“阮父母，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阮乡长漫不经心地说：“老白，不要说客套话了。我有傍晚散步的习惯，路过工商所门口，顺便进来看看的。”

白木：“请坐，请坐。”

阮乡长：“不坐了。”他想了想，又说，“老白，有一个个体户经营的旅社，你们工商所要进行严格管理。”

白木：“个体户旅社？是不是高土的旅社？出了什么事？”

阮乡长：“也好，我把情况向你通报一下，以便你们加强管理。高土的渔家旅社，根据情况反映，有可能开设暗娼间，而且勾引到陈青烟头上来……”

白木不相信地：“暗娼勾引陈青烟？是不是弄错了？”

阮乡长：“是不是事实，还有待进一步查证。反正，陈青烟在那里出了点事。陈青烟是桅杆般正直的渔哥儿，又在县机关经受过工作锻炼，不会主动干那种肮脏事，很可能是旅社的暗娼勾引他。”

白木一拍桌：“乡长放心，如果有这码事，我们工商部门马上吊销营业执照，调查处理！”

阮乡长：“有些事，牵涉到法律和党纪，不是你们能够处理得了的。这样吧，你们工商所从自己的业务出发，找高土谈一次话，警告他停止非法经营，尤其不能干违法勾当。如果执迷不悟，你们知道该怎么办！”

白木愤愤地说：“好！你的指示，我一定执行！”

当天夜晚，白木赶到设在港湾驳艚船的渔家旅社，高土和申一士、刘德志正在吃酒，看到白木前来，高土一把拉着他：“老朋友，碰巧得很，一起喝点薄酒。”

白木一反常态，板着脸说：“高经理，今晚我要破例了。我是来谈工作的，不喝酒了。”

高土愣了一下，问：“什么工作这样急，要你夜晚下海找我？”

白木看了看申一士，说：“都是你的工作人员，我就摊开说了。最近，根据各方面反映，你的个体旅社搞违法经营，甚至是罪不可赦的肮脏勾当。”

高土变成摸不着头脑的丈二和尚：“违法经营？罪不可赦的肮脏勾当？”

白木提高了声音：“对！你以开旅社的名义，私藏娼妓，引诱男人……”

高土沉下了脸：“你不要血口喷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

白木：“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问你，陈青烟是怎样被你拖下水的？他的事例，就是最好的证据！”

“陈、青、烟……”高土支吾了一会儿，随即镇定下来，冷笑道，“好啊！我完全清楚了！你是怀着不可告人之心，来找我作对的！”

申一士也附和道：“你是利用权力，搞肮脏的竞争！”

白木指着高土：“你自己干了俗不可耐的勾当，还想反口咬人！”

高土：“哼，既然说我俗，我就说几句俗话吧，你为了让自家的姑娘挤上陈青烟的睡床，达到夺取金钱的目的，不惜对我罗织罪名，以便将我彻底整垮，少一个竞争对手……”

白木气得全身哆嗦：“你这庸俗不堪的土鳗，我是来传达阮乡长的指示，他要我警告你，你如果执迷不悟，工商部门将吊销你的执照，停止你的营业。”

高土继续硬着嘴：“阮乡长，他还不是跟你我是一丘之貉。他是利用更大的职权，打击自己的竞争者。你们如果吊销我的执照，我到法庭告你们。”

白木：“你到法庭告？法庭正找你呢！你想想，你的肮脏勾当，已经是违法了，弄到法庭上，你不用判刑，也得坐牢。我看在往日你我的交情上，希望你还是老实做人吧！”

高土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干瘪了，嘟哝着：“我不怕……”

白木趾高气扬地说：“后会有期！”他一拂袖走了。

当晚，特地来到飞霞岛的陈青烟，在乡政府附近的亲戚家住了下来，他躺在床上，对自己的痛恨、对受害女子的担忧，搅得他心绪纷乱，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凌晨，他干脆坐起来，扪心自问着：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显然，阮乡长是有意成全自己，使自己免于身败名裂。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难道真的是为了自己前来支援家乡建设，才把自己的组织关系

迁来？他难道不是为了婚姻上的竞争，才保护我？我要不要顺着他的桅杆向上爬呢？

做人，应该遵循一种公德！人如果没有公德，这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做共产党员，更要遵守公德！共产党员不守公德，共产党会变成什么样？这群屁颠儿屁颠儿地跟在我背后的人，当然不乏真心爱我的人，但也有不少人以合情合理的面目出现，实质上他们是在追求金钱，他们变成了畸形的一角！

阮乡长的话倒提醒了我，我应该把被我侮辱的女子找到，向她赔罪，请她用任何形式进行惩罚！

想到这里，陈青烟忘了向主人告别，着急地前往渔家旅社了。

看到陈青烟登船前来，高土不由大喜过望。但他却抑制住自己的兴奋，冷漠地问：“你来了。”

陈青烟看他的神态，咯噔一怔：“你怎么了？”

高土揉了揉双眼，眼角挤出了两颗泪水，夹着哭腔说：“老同学，我被你害苦了！”

陈青烟大惑不解。

高土抽抽泣泣地说不出话来。还是旁边的申一士解释道：“承包家，高经理确实被你害了。那晚，他好情好义请你赴宴，你却醉颠颠地钻进他姐姐的卧室，使他姐姐失去贞操……”

犹如寒天落进雪坑里，陈青烟一阵冷战，惊慌地支吾：“啊？被我侮辱的，是高经理的姐姐？”

申一士继续说：“事后，高玉枝从你怀抱里逃出海，幸亏被过路船遇上，硬拖软拽地把她带回来。她说自己失身了，不想话了，夜以继日地要跳海自尽，害得我们一时半刻都不敢放松地守着她。事情还远不止这些，听说你自己侮辱了女子，心里过意不去，向组织坦白了。你这一坦白不要紧，又害苦了高经理。阮乡长和白木利用这件事，说高经理以经营旅社为名，用暗娼勾引你，要关闭旅社，把高经理都迫到跳海自尽的路了！”

突地，陈青烟悲声狂叫起来：“不！不！不是高经理用暗娼勾引我，是我侮辱了他姐姐！我有罪！我要面见受辱的高玉枝，向她陈明我的心迹，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这时，刚从旁边离开的刘德志又回来了，说：“承包家，我去看过了，高玉枝现在旅社卧室里，你可以去见她一面。”

陈青烟二话没说，跟着刘德志冲进一间旅社卧室，卧铺上，高玉枝用棉被蒙头蒙脑地盖着，阵阵抽搐着，发出低低的哭泣声。

陈青烟的牙帮咯嘣一咬，痛心疾首地说：“玉枝，是我作恶犯罪，是我侮辱了你！我是来向你请罪的！我愿意接受你、高经理、党组织和法律部门的任何惩罚！”

申一士把陈青烟拉出卧室：“承包家，你刚才一再重复的话，不算数？”

陈青烟被痛苦包裹着，一把抓起桌上的酒盅儿，哗地砸了个粉碎，说：“我陈青烟如果说话不算数，你们把我的六斤四摘下来，就这样砸烂它！”

“好！是一条真正的海汉子！”申一士双掌一拍，说，“我想请你冷静地想想，眼下，高玉枝痛不欲生，高经理走投无路，你如果自己投进牢狱里，局面会像一团乱麻，无法收拾了。”

陈青烟抬起头来，问：“你说怎么办？”

申一士：“很好办。只要你自食后果，承认高玉枝是自己的未婚妻，就万事大吉了。”

陈青烟吃惊地看着申一士：“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申一士：“高玉枝如果是你的未婚妻，她也不会因为失身而自暴自弃，相反地还会觉得终生有靠了。高经理如果是你的妹夫，有权的人不但不能以‘暗娼勾引人’的罪名整他，从此后也没有人敢欺负他。你如果是高玉枝的未婚夫，和未婚妻发生关系，在眼下的青年人中，是司空见惯的浑闲事，谁也抓不住你的把柄。至于我嘛，还可以多喝几杯媒人酒呢。”

陈青烟犹豫道：“这样办，恐怕不妥。高家姐弟也不会同意。”

申一士大声问：“高经理，你们姐弟的意见呢？”

高士道：“事到如今，只有这条路了。青烟，你我的事情可以搁置一边，我们得替高玉枝想想。你如果不愿承认她，任何男子也不会要她，她只有死路一条了。到闹出人命的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

陈青烟像陷进漩涡里，昏眩而悲痛。他看着高玉枝的卧室，里边传出的哀哀的哭声，像箭簇刺穿着他的心，他的哆哆嗦嗦的双唇迸出了一句话：“好！我承认高玉枝是我的未婚妻！”

申一士欢声叫喊：“好啊，坏事变成天大的喜事了！高经理，赶快办一桌宴酒，请我这个大媒人吧！”

高士连忙道：“应该！应该！”他转身叫：“老厨师！老厨师到哪里去了？”

刘德志：“刚才，我看他上岸了。”

陈青烟：“不用麻烦了。我还要赶回家把自己的决定告诉老母，也请她老人家同意。”

高士：“那是的，应该尽孝道，应该尽孝道！”

第十四章

陈青烟迈着乱颠颠的脚步，回到花团锦簇的家院。突然，他听到母亲的房里传出一男一女的熟悉的笑声。他连忙振作精神，走到母亲房里，一看，只见高士和自己的表妹李桅英肩挨肩地坐在沙发里，高士的姐姐依在母亲的旁边。

陈青烟吃惊地看着高士：“你们走到前边了？”

老母亲笑咪咪地说：“青烟啊，高经理和玉枝早就到家了。他们不但把你和玉枝联婚的事告诉我了，高经理还向你表妹桅英正式求婚呢，

真是好事成双啊！”

陈青烟更蒙了：“高土，你什么时候和桅英表妹好上了？”

高土向李桅英做了个鬼脸：“这是我们俩的秘密，决不会泄露的。桅英，你说对吗？”

李桅英咯咯地笑了两声。

陈青烟又看了看高玉枝。只见她打扮得花枝招展，没有一丝一毫的悲伤情绪。

老母亲看到儿子忧心闷闷，连忙问道：“儿啊，你跟玉枝的婚事，说好了吗？”

高土连忙抢着回答：“说好了。青烟还发过誓呢！”

老母亲：“发誓？为什么要发誓？”她显然不知道儿子和高玉枝那晚的情况。

陈青烟担心问出底细，让老母亲伤心，轻轻地说：“母亲，不知道你的意见怎样？”

老母亲神色朗然了：“哈哈，只要你们俩同意，母亲当然同意。只要你们俩好，母亲到棺材里也欢乐呢。按照我们老一辈人的说法，有心甘情愿的女人陪伴，你就是幸运的男子汉。”

一直含羞低头的高玉枝，缓缓地抬起头来，向陈青烟投出深情的一瞥。

陈青烟嘟哝了一句：“母亲同意了，那就好了……”

老母亲兴奋地呼唤李桅英：“你快去准备丰盛的酒宴，我为你们两对可人儿庆贺一番。”

陈青烟怀着烦闷的心情，陪着高家姐弟吃完了酒，借口自己有些承包的事务要处理，走向县城外的渔家。他刚刚离家不久，冷不防，迎面赶来渔家旅社的老厨师阿祥伯，老人把他拉到角落里，问：“孩子，你承认高玉枝的婚姻了？”

陈青烟点点头。

老厨师：“你忘了你介绍来的另一个女子了？”

陈青烟一愣怔：“你说的是孙妮？对了，怎么不见她在渔家旅社里？”

老厨师：“这桩事我也很怀疑。你和高玉枝同床的那夜，高玉枝半夜失踪，孙妮也在那晚下落不明了。这件事很蹊跷，我特意到这里告诉你，只有找到孙妮，才能搞清楚。”

“孙妮在什么地方？”

“前些日子，有个老渔汉来过飞霞岛，他说孙妮到绿浪岛白水庵当尼姑了！”

陈青烟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孩子，事关重大，你应该到绿浪岛白水庵去一趟。你千万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不然，我在渔家旅社的饭碗就砸了。”

说到这里，老厨师的双眼淌出了泪水，说：“其实，为了这件事，砸掉饭碗也在所不惜。孩子，今天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出了一桩更大的事，良心驱使我应该来找你的！”

陈青烟：“还出了更大的事？”

老人流着泪说开了……

原来，经常到渔家旅社看望养女孙妮的老渔夫和老渔妇，在孙妮逃离渔家旅社后的第三天，又拎着一罐给孙妮滋补身体的牡蛎汤，来到飞霞岛。也巧，高土和申一士他们都不在，只有老厨师在驳舸船上。老厨师和老渔夫是熟人，就把孙妮逃到白水庵出家的情况偷偷告诉了夫妇俩。

这不啻当头砸了老人一棒，老渔妇叫了一声：“天啊！”当场昏倒过去。在老厨师的帮助下，老渔夫噙着泪水扶着老妻，当即送她回到家里。老渔夫对着大海盟誓：“女儿啊，你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出家，你一定遇到难言的羞辱！我拼出这条老命，也要替你申冤报仇！”他请邻居

老嫂照顾妻子，自己向海滨奔去，准备乘坐遗弃多时的海里溜小船，到白水庵找女儿，向她询问一切，然后向政府上诉。

那时，海边是一片退潮汐露出水面的灰漫漫的海泥滩，海里溜小船搁在海泥滩上。老渔夫清理了航海用具，踩着没到下身的烂海泥，弓腰拱肩地推着海里溜，滑向数百米外的深水区。谁料到，快要接近深水区时，他觉得脚板踩着的海底像海绵一般的稀软，撑不住沉甸甸的身体，全身向后仰翻，远远地离开了小船。他想向前去抓住船舷，不料“扑通”一声，全身陷进海滩底部的泥水潭，迅速地向下沉坠着，污浊的泥水漫到胸口了，并且越动越往下沉陷。

又一种险情出现了。原来，他是陷进俗名“土鳗洞”的泥水潭，只见一群数量众多的土鳗，扭动着臂膀粗的黑乎乎的海蛇状的身子，尾巴把水潭扇成一团团黑乎乎的小漩涡，乱撞乱咬着闯进土鳗洞的老渔夫。

老渔夫可怜地扑腾着！

土鳗群凶猛地撕咬着！

土鳗洞变成浊浪翻腾的陷阱，迅速吞噬了老渔夫！……

听着老厨师的介绍，陈青烟的脸色时而铁青，时而苍白，许久许久，他突然仰脸朝天张臂惨叫：“天啊，出现了这样目不忍睹的惨剧，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老厨师在旁边提醒道：“孩子，事情也许不是你造成的。可是，你是个帮助过孙妮家的好人，积德做到底，你没有到白水庵前，是不是陪我到孙妮家里，帮助她家料理一下后事。老渔夫遇难了，剩下一个病瘫瘫的老渔妇，如果没有人照料，或许还会出人命事故的。我们把她家的事安排好了，你去见孙妮时，千万不要提及她养父身亡的消息！那孩子本来就有苦情才出家，如果再给她增添悲痛，保不准会跳海呢！”

陈青烟的情绪也镇定下来了，说：“好，只要孙妮不脱离痛苦孤寂的心境，我们保密到底！我跟你到她家！”

当天，两人赶到了孙妮家。在楼房林立气象崭新的渔村角落，孙妮家黄泥糊墙茅草覆顶的小屋，孤单单坐落着，清冷的海风呼呼吹过，茅屋寒索索地抖动着，一根根茅草飞上天空。看着这幅凄凉的景象，陈青

烟心里的酸水一涌，差点哭出声来：“时代好了，百姓富了，可怜的穷人还不少啊！没有想到，孙妮家的境况，也是这般窘迫。”

老厨师应道：“这时代，还是有穷人需要人扶助啊！”

陈青烟连忙说：“对！我一定帮助她家！”

两人走进茅屋，向屋厅里写着老渔夫姓名的木主深深地鞠了三躬。躺在一旁的老渔妇一眼就认出老厨师和陈青烟，泣不成声，说：“他哥，你让孙妮的恩人坐啊！”

噗！陈青烟一头跪在床前：“伯母，我不是什么恩人，我可能还是害孙妮的罪人啊！……”

老厨师焦急地捏了捏陈青烟的后背，打断了陈青烟的话头：“老嫂子，你就不要多想了。今天，孙妮的恩人来看你，答应安排你的生活，还要把孙妮接到大陆，重新美美地生活！”

陈青烟接着说：“老人家，我要把你接到县城我家住，到医院看病方便。我家里有老母亲陪你，还有表妹服侍你们两位老人……”

老渔妇泪水如注：“恩人，你是共产党员吧？共产党里的好人真正多啊！只有共产党才是我们穷人的救星！这些天，渔村里的党员们筹集钱财，替老头子办好了丧事，还给我定期的救济费，并且雇了邻居老嫂服侍我的生活，我心满意足了。我说什么也不会去麻烦你们了。我只求你救救我的养女啊！她好可怜啊，从小失去爹娘，我们夫妇把她从海里捡起来，她长到这么大，过的净是蘸盐点卤的辰光，还没有享受过好日子呢！……”

陈青烟看老人不愿离开，从身边掏出两千元钞票，交给老人：“伯母，你既然不走，这点钱先在渔村请医看病。待我处置好孙妮的事情，再来看你！”

老人又叮咛着：“恩人，孙妮那苦孩子全仗你拯救了！”

陈青烟：“我这就到白水庵找她。我如果不能把她引上新生活，不姓陈家的姓！”

老厨师说：“孩子，看孙妮突然出家的情形，她是怀着铁石一般硬

的决心。你要改变她的心，得有耐心啊！”

陈青烟：“刘备请诸葛亮而三顾茅庐。我一次到白水庵劝不回孙妮，第二次再去。第二次不行，第三次，第四次……”

回到县城旁的家中，陈青烟向老母亲说明了一切。老母亲深明大义地支持了他。这时，陆水代公从外面进来，问：“青烟，绿浪岛东侧的飞浪渔场，鲑鱼旺发。我们想去抢捕鱼群，你去不去？”

陈青烟：“我刚好要找船到白水庵。你们船拢一拢绿浪岛，让我到白水庵，办一件急事。”说罢，他急步如飞地跟着陆水代公走了。

两小时后，穿波跃浪的大型流网船，来到飞浪渔场的西侧。

陈青烟的眼帘里，绿浪跃跳的浸漫海涯，礁石累累的绿浪岛，仿佛随着海面晃晃荡荡地浮动。

陆水代公看他的神态忧悒，问：“青烟，你有熟人在绿浪岛白水庵？”

陈青烟点点头。

陆水代公热情地说：“碰好不如碰巧，离撒网的潮汐还有几个时辰，我船泊在绿浪岛旁边，送你去看看熟人。我们闯海人，一年四季东漂西泊，难得今天路过绿浪岛，应该去看望！”

不多久，陈青烟跃上海岛，越过崎岖的礁滩，来到白水庵。庵堂大门门楣上，“白水庵”三字赫然在目。地处深海孤岛的庵堂，庵顶静卧，构造平奇，歇山卷棚，瓦片黑旧，整座庵堂古色古香，默然肃立。一对楹联映进陈青烟的眼帘：山静尘清水参如是观，天高云净月喻本来心。

品味着楹联的内容，陈青烟仿佛感受到一种奇特的氛围，那是澄澈空明的天光水色交织的境界，如置身于虚虚荡荡的空谷中间，些微的万物的味儿都感受不到，唯有一种清新舒爽的气息，如热天的冷气浸润着心肺。顿时，他陶醉在这种静寂、清澈、舒爽的境界中了。

突然，一条青色的影儿在眼前晃闪着。陈青烟情不自禁地向青色的人影奔去。他看到一个穿着青衣的年轻尼姑，脸庞是那样的白净和洁美。蓦地，他的心底闪出一道电光，使得全身一颤。他闹不清楚，自己

似乎在什么地方看过这个花朵般鲜艳的女尼。

同时间，从陈青烟前边经过的清寂尼姑，不知是因为熟悉眼前的陈青烟，还是被某种冥冥中的神力所驱使，竟然在距离陈青烟很近的前边停顿了一下，那双发誓永不见世界男人的秀目向陈青烟瞥了一眼，双颊呼地飞出两朵激情的红云。她也许觉得自己的举止有违佛家规矩，连忙低头向庵堂深处奔去。

陈青烟追上两步：“师父，请止步。”

清寂不由自主停着身子，背朝着陈青烟：“施主找谁？”

陈青烟语气急促地说：“我找一个刚出家的小师父。”

清寂的声音颤抖地：“你是什么人？找她干什么？”

陈青烟：“我叫陈青烟，想找那个孙妮姑娘，打听她为什么要到白水庵出家！”

清寂的牙齿，咬得鲜红的嘴唇一阵苍白，说：“你不要找孙妮了！那个孙妮，已经死了！”说罢，快步冲向庵堂。

陈青烟第一次抢救孙妮时，因为风狂浪嚣夜黑雾暗，匆忙之间并没有仔细记下孙妮的面目。另外，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后，孙妮的形貌变化很大。此刻，陈青烟不敢肯定眼前的尼姑就是孙妮，但又似乎有点熟悉，而且从她的言行猜测，她可能就是孙妮！

“师父，我猜你就是孙妮姑娘！姑娘，我有要紧事找你……”陈青烟焦急地边追边喊。

冷不防，贤慧住持颠步而出，拦住了陈青烟：“施主，不得对贤徒无礼，有事对老衲说吧！”

陈青烟稳定了情绪，说：“师父，那小师父出家前是不是叫孙妮？她为什么要出家？是不是碰到什么灾厄？”

贤慧应道：“她的俗名是叫孙妮，她是从飞霞岛来出家的……”

陈青烟一跺脚：“这就对了。师父，求你把她叫出来，我有话要问

她。”

贤慧犹豫了一下，转身入内。一会儿，贤慧出来了，说：“施主，恕小徒无礼，她说，今生今世再不想见你这样的年轻男子。”

陈青烟急得口舌结巴：“这又何苦呢？师父，你知道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见我这样的年轻男子？”

焦急异常的陈青烟，简直想夺口而出地说：“师父，我是来找孙妮查究，到底有没有遇到难言的灾厄？到底是不是我侮辱过她？我还要告诉她，因为她的出家，她养父不幸遇难，养母奄奄一息！”但是，理智促使他，必须隐瞒这一切，尤其是关于她养父遇难的消息。他不能把已经站在生活的悬崖边沿的她，迫得悲伤欲绝而跳崖坠海啊！

“我把她从海里救上来，也问过她，为什么漂海轻生，她始终不肯告诉我。我确实无可奉告。施主，出家人与俗世永绝，你就不要打扰她的清静了。请你回船吧！”贤慧躬身请陈青烟离开。

“唉！这是为什么啊？”陈青烟憋得几乎哭喊起来，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白水庵。

船只载着陈青烟，向飞浪渔场的深处驰去。阵阵凉爽爽的海风，吹走了他的浑身的灼热。他凝目望着渐渐远去的白水庵，思绪翻腾着。

孙妮为什么不肯见我呢？她是不是那夜被我侮辱后逃进海洋的女子？可那女子明明是高玉枝。孙妮不是受辱的女子，为什么突然厌世出家呢？老厨师也说过，孙妮和高玉枝是同一个夜晚离开渔家旅社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许，孙妮不肯见我还另有原因？这白水庵，简直像世外仙家，碧水环绕，晴空笼罩，清雅洁净，万籁无声。它的洁净蕴着高雅的美，它的洁静含着无声的歌。它的氛围犹如刚刚看过的题联：云岫无心参自在，石泉不垢见真如。也许，孙妮不是遭到受辱的灾厄，而是厌弃尘世的污垢争流，而找到自己的归宿，追求白水庵蕴含着的美。

孙妮如果追求这种境界，实在太清凉了。可是，除了清凉外，也确实有它的另一种境界的美。

不管怎么说，应该和孙妮长谈一次，弄清她的真实情况！

几天后，陈青烟仿佛被一种无形的渔索牵引着，刚刚把满载鱼虾的流网船送进渔港，就独自驾着一条小型机帆船，乘风破浪地冲向绿浪岛了。

可是，陈青烟走得太匆忙了，竟然忘了闯海人的习惯，出海前没有收听天气预报。机帆船刚刚接近绿浪岛，绿浪岛东侧的飞浪渔场深处，猛然刮起了十一级海暴。狂猛的暴风，将广阔的海水一层接一层地掀动起来，全都抛到绿浪岛的港湾前边，海水如千万条白花花的湍濑聚在一起，一座座塔形的浪山，层层叠叠地矗立在港湾石堤的旁边，并且在狂风的鼓动下，以山崩地裂的态势，朝着石堤和礁岸冲击着。岛屿在浪的冲击中晃动，石堤在浪的冲击中崩裂了，一块块黑黝黝的巨礁滚落下来，北侧的一角塌成一个缺口了，浪头像灿白的雪流奔腾着冲进缺口，扑向港湾内侧的白水庵，在围绕白水庵的石墙上喷溅起一股股水柱，而且跃过低矮的墙头，哗啦啦地洒向白水庵，整座白水庵剧烈地震动着。

心急如焚的陈青烟，踮高了脚跟张望着白水庵，只见被狂风掀翻在地的庵门上，跌跌撞撞地奔出两个尼姑。她们眼看着突然降临的海啸摧毁着保护白水庵的堤岸，吓得脚底像装了弹簧似的蹦跳着，双臂不住地挥舞着，叫喊着。

久经海暴的陈青烟，知道船只如果从小岛的任何部位拢岸，势必被翻滚的浪山掀到礁头，砸个粉身碎骨。怎么办？他下了决心，誓死也要跃上岛子，帮助师父们脱离险境。

陈青烟的目光，瞄准了石堤北侧的缺口，一个豁命一搏的念头跳跃出来：让机帆船冲岸，闯进石堤缺口，既能堵塞缺口，阻挡冲庵的恶浪，自己又能从搁浅船跳上岛子。

他掌舵的右手随着意念活动着，机帆船轰轰地鸣响着，像一条巨鱼从高耸的浪巅一个飞跃，扎向石堤，堵住了那个急浪汹涌的缺口。几乎同时，他的身体从舵位腾地跃起，跳到海堤上。他不顾命地迎着扑来的浪花，奔到石堤尽头的乱礁滩，躬腰搂起鱼篓大小的石头，左颠右晃地投进缺口里。在船只和石头的堵塞下，缺口完全堵住了。如山的浪头，无可奈何地在缺口外侧涌动着，精疲力倦的陈青烟，晕乎乎地倒在礁岸上了……

第十五章

陈青烟在石堤上躺了好久，感到身底的岛屿因为海啸的冲击而发出的震动波微弱了。他抬高身体，发现石堤外的海啸浪平缓得多了，再也构不成冲垮石堤的危险了。这时，从西边白水庵方向，几个尼姑急急忙忙地奔来，她们显然是发现有人保护石堤，前来看望的。

那是贤慧住持和三个徒弟。贤慧的双手摸索着陈青烟的身体，激动地说：“孩子，你舍命相救的情景，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了。我们的救命恩人，菩萨会保佑你的。你负伤了吗？”

陈青烟的目光注视着贤慧身后的清寂，随口应道：“没有受伤。多谢师父关心。”

清寂没有像前次那样低下头，而是微仰着脸，凝视陈青烟的双眼，泛着闪闪的泪光。

贤慧看了看两人的情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说：“施主，你的船毁了，一时半刻回不了大陆，只有屈驾在小庵住几天，等老渔汉到绿浪岛，再乘他的船回去。”

贤慧把陈青烟安顿在一间单独的小庵堂里。陈青烟指着庵堂外的清寂，说：“师父，你们师徒佛事繁忙，管自走吧，只留那位小师父在这里，我有事的话，会让她去告诉你的。”

贤慧知道陈青烟要向清寂打听什么事，轻轻地说：“当初，我收留她时，就知道她的尘缘未断，迟早要变出事端的。我佛慈悲，随人所愿，我就留清寂徒弟服侍你吧。”

贤慧走出庵堂告诉清寂：“你留在这里，小心服侍恩人，不得怠慢。”而清寂竟然急巴巴地推却：“师父，还是留下师姐服侍恩人吧。我，不想和他多碰面。”

贤慧执拗地应道：“我已经答应恩人了，出家人怎能言而无信？不得多说了。”说罢走了。

清寂看着师父离去的背影，发出颤抖的埋怨声：“师父，你好糊涂

啊！”

陈青烟走出庵堂，说：“孙妮，你师父是个明白豁达的长辈，她刚才说过，愿意随你的心愿，就是说，你可以还俗……”

清寂气急败坏地打断了陈青烟的话：“你不要多说了！我不会跟你有什么瓜葛的。你是恩人，应该侍候你的饮食起居，我们的关系，不过如此而已。”

陈青烟低头念叨着：“过去，你生活里遇到厄难，我解救过你。现在，你如果又遇到灾厄，应该告诉我，我愿意帮助你……”他抬头一看，清寂不知什么时候悄然离开了。

陈青烟孤单地站在庵堂前。庵堂静默，菩萨端庄，天朗气爽，他的思绪又在沉默里沸腾着。清寂这么执拗，也许自己对她误解了，她确实没有碰到不可排解的灾祸，而是因为长期滋长另一种追求，才到白水庵出家的。这种追求，是崇尚清静，在清静的境界体悟美……

陈青烟休息了一阵后，想到快崩塌的石堤，便快步走到石堤上。海啸已经完全平息了，大海平坦而碧绿的胸膛微微起伏着，但海水还是从破船两侧的礁石缝涌进石堤内的海塘。而整条石堤，平整的壁面被长年累月的风浪冲得凹凸凸凸，裂缝交错。显然，它已经不能保护堤内的海塘和海塘内侧的白水庵了。根据天气预报，今年的天气由于太阳黑子的活动而特别恶劣，东海涯有好几场历史罕见的海啸，随时会撞垮旧堤，淹没海塘。冲毁白水庵，住在白水庵的师徒们岌岌可危呀！

陈青烟的心里萌生了一个计划，但却不是三五天就可实现的。为了防止海啸突兀发作，眼前必须先对石堤进行修修补补。这项工作，几个体弱力微的尼姑是不能胜任的。陈青烟自己干，高卷袖口，从礁岸搂起一块块上百斤重的礁岩，开始填补石堤的漏水缝。

两个钟头后，他感到腰酸背痛，实在支持不下去了，瘫痪了似的倒在地上，不一会儿就呼呼入睡了。

在朦朦胧胧中，陈青烟感到有一种细嫩灼热的皮肤，贴着自己被礁棱子划破的手指。他微微睁开了眼，看到清寂拿着一碗权当点心的素面，跪在自己的身边，拉起他的受伤的手指，贴在她苍白的嘴唇边，用温湿的舌尖，舔着伤口的鲜血，把带血的唾液吐在地上，又重新舔起

来.....

顿时，陈青烟觉得，清寂的颤抖的双唇，像有一股清冷的情愫，通过敏感的指尖流向他的全身，使他阵阵迷痴沉醉.....

在陈青烟的轰轰烈烈的青春年华，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异性的滋味。他让自己的双眼紧紧地闭拢着。他愿意长久地置身于此醉人的境界。他的心里，响着自己的声音：“天啊，难道我爱了？难道我真的爱了？.....”

刺！清寂撕下一条白绸帕儿，把舔得干净的手指包裹起来。

陈青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倏地睁开双眼，动情地说：“孙妮妹子，多谢你了！”

“你，没有睡.....”清寂羞得口舌打结，低头走开了。

陈青烟唤道：“站住，待我吃完点心，你再把碗端走。”

清寂远远地站着。

陈青烟平时生活阔绰，山珍海味，天天不断，没有吃过这种断腥寡味的清水素面。今天，他却吃得格外有味。

清寂端走空碗后，陈青烟又陷进思索中。他多么殷切地希望，清寂用嘴唇舔自己的手指，是一种爱的表示。最起码，是对他这个两次拯救过她的恩人，一种情切切的亲热，这也是爱的开端啊！但是，细细想来，那行为也许是出家人大慈大悲的表现。不管怎样，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探索孙妮的心！

经过两天的繁重的劳动，石堤暂时修好了。陈青烟找到贤慧住持，说：“师父，讨海人一日断腥，鱼瘾发作，难受得很。是不是请清寂小师父带路，找一处海鲜多的海岸，我自己动手煮熟，过过鱼瘾？”

贤慧赞同道：“你苦干两天，也应弄些海鲜滋补身子。清寂，你带施主到海岸，自己不能捉鲜杀生！”

清寂犹豫了一下，不敢多说什么，走在陈青烟前边了。

两人来到礁崖巍峨的海岸，有两块黑鲸般的巨礁突进大海，形成一泓平静的海湾，海水清澈，水底长着密麻麻的珊瑚和海藻，其间时隐时现着黑褐色的鲍鱼、花朵形的牡蛎、五彩斑斓的香螺，还有多种多类的海鲜。陈青烟边捉海鲜边说：“清寂，鲍鱼是高蛋白的海味，香螺的肉出奇的香，牡蛎的汤特别鲜美，等煮好了，你也美美地尝尝。”他故意逗引清寂向往凡人的生活。他说了许多，而清寂却遵循着师父的教诲，小心翼翼地挪动着双脚，生怕踩死海螺、鲍鱼，犯下杀生的大戒。陈青烟不禁蹙眉道：“我说妹子，你也太死心眼了。你是个高中生，难道不懂科学道理，怕犯杀生的大戒，来世遭到雷劈的报应？真是痴儿！我看，海里也有素菜可供你们饮食嘛。”他指着浅水里的褐色的紫菜和海带，又说：“这些海藻是素菜，你也采一些回去，给师父改善伙食。”

清寂这才欣慰地一笑，脱掉鞋子，踩入海水，拔下一撮撮海带和紫菜。

正在捉鲍鱼的陈青烟，不时地偷觑清寂的神态。突然，他发现清寂呆愣愣地注视着什么，于是好奇地溜到她的后边，循着她的目光一看，只见清澈的水里，一丛七彩斑斓的珊瑚间，有两朵拳头大小的连蒂海绵花，白艳艳地开放着。清寂凝望着，是那么深情、热烈，仿佛那连蒂海绵花，在她的心海鲜美地开放着。

陈青烟心里一动，立即悟到清寂的心境。在清寂平静澄澈的心海底处，还隐藏着美丽的希冀。就是说，她对尘世的男女亲爱的美好生活，还暗暗地向往着。这种向往虽然像眼前深藏海底的海绵花，那样影影绰绰、模模糊糊，但毕竟活生生地存在着。他应该把这花朵摘来献给她！

陈青烟想到这里哗地游进了海里，一头扎向那丛珊瑚簇，小心地摘下了连蒂海绵花。他游近了清寂，从浅水里站起，捧着软绵绵美艳艳的连蒂海绵花，热烈地说：“妹子，它们胜过洛阳的白牡丹呢！它们象征着两颗洁白无瑕的心啊！如果你不嫌弃，我把它献给你！”

不料，清寂像遇到海蜃一般，惊慌地后退着：“不！我不能接受！我不能……”她一转身跑开了。

陈青烟看得清清楚楚，清寂在拒绝连蒂海绵花时，强忍着快要夺眶而出的泪水，牙帮深深地咬进了自己的嘴唇——她是忍着多么巨大的痛苦，掩盖她自己心底美好的向往啊！他暗自说：“总有一天，我要你接受连蒂海绵花！我要你接受我的心！”

第十六章

在白水庵住得越久，陈青烟对孙妮的恋情越炽热，犹如一团渔火，夜以继日地焚烧着他的心。

这天，替白水庵运送生活品的老渔汉，驾着小帆船来到绿浪岛。陈青烟帮他卸下大米、青菜、食盐和面粉，正在考虑着是否立即回大陆，贤慧慈祥地说：“施主，你是日理万机的创业者，不可因为些小的白水庵，而误了你的事业，还是先回大陆吧。至于你牵挂的事嘛，要探索别人的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来日方长，从长计议吧。”

陈青烟想了想，随着老渔汉驾船漂离小岛了。

看着红光满面、银须飘拂的老渔汉，陈青烟敬佩地说：“老代公，你终生漂泊大海，好不容易啊！”

老渔汉朗声笑道：“你还不是像我的船臀上的舵，在循着我的人生航道走。”

陈青烟问道：“老人家，听说白水庵的小师父清寂，是你和贤慧师父在海里救上来的？”

老渔汉叹道：“唉，那孩子命苦啊，我发现她时，她已经被海浪折腾得不成人样了，气息奄奄地瘫在礁盘上。”

老渔汉的话，加重了陈青烟的疑心，他真担心，孙妮就是被自己侮辱过的女子。可是，孙妮不说出真相，谁也不清楚。他不无希望地问：“你们救醒了她，她有没有告诉你们为什么流落大海里？是不是有人侮辱了她？”

老渔汉：“那姑娘的嘴啊，像花蚌的贝壳合拢着，任你怎么问也不开口。”

陈青烟再次失望了。

漫卷的海风鼓起风帆，小船风驰电掣似的抵达了大陆码头。晌午时分，陈青烟刚刚走进家门，左侧厢房传出一男一女的低低的争吵声。陈

青烟靠近一看，男的是高土，女的是高玉枝。

高玉枝：“弟弟，你迫我干的那些事，我都应承了。唯独要我住在陈家，我可不干了。我住了几天了，连陈青烟的人影都没有看到。我和他还没有订婚，厚着脸皮住下去，别人会怎样看我呢？如果陈青烟不要我，我怎样下台？”

高土：“我的口舌都说干了，要你再住下去。”

高玉枝：“不！我要回家。”

高土：“你如果回家，别怪我不讲情面。”

高玉枝：“你准备怎样办？”

高土：“我不会付给你生活费。”

高玉枝发出哭腔：“你这条迫人的土鳗，连亲姐姐都不认了。父母早亡，陈家只剩咱们姐弟俩，你在渔家旅社大口喝酒大块吃肉，我无业在家，如果没有生活费，叫我活活饿死吗？”

高土把地皮跺得发震：“我没有想饿死你，我要你住在陈青烟家享受荣华富贵……”

听着姐弟俩的对话，陈青烟的心里充满厌恶和愤慨。他真想朝高土啐一口，但毕竟忍住了，转身走进母亲的房间。老人看到儿子归来，焦急地问：“青烟，这些天，你都到哪里去了？”

“我出海了。”

“你出海长久不回，让高玉枝那孩子等苦了。”

“她不是住在咱家，开始享受荣华富贵吗？”

“你怎么这样说话？难道你变卦了？”

陈青烟是个孝子，知道母亲是个诚笃的老人。如果自己说出朝三暮四的话，势必引起她的震怒和伤心。

这时，厢房里的高土听到陈青烟的声音，急急火火地奔过来，说：“青烟，你回来了？”

陈青烟没好气地应道：“我不是好端端地站在你面前了。”

高土一阵尴尬，转向老人，强挤着笑容说：“老伯母，我们说过的事，你是不是对青烟谈谈？”

陈母想了想，说：“青烟，前些天，高经理说得对，你三十好几，高玉枝也三十上下，你们都应该早些办婚事了。”

陈青烟心里一震。他没有想到，高土姐弟俩这么急着提出结婚事宜，便支支吾吾道：“母亲，结婚是百年大事，得让我好好想想。”

高土急得嚷道：“青烟，你不是已经答应婚事了，怎么又来个好好想想？你，是不是还有三心二意？”

一股灼热的怒火，在陈青烟的心里蹿动着，他拼命地抑制着自己，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三心二意不三心二意，是我和高玉枝之间的事，总不能由你说了算。”

高土显然也有些烦躁，说：“那当然。不过，鉴于你俩已经有过的特殊关系……”

陈青烟怕他说出令母亲伤心的事，打断了他的话头：“那桩特殊关系的事，我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你怎么一口断定了？”

高土被激恼了，说道：“我是证人，当然能够断定！如果你诚心诚意地待高玉枝，一切作罢。如果你想反悔，那就……”

陈青烟忍不住嚷叫起来：“你就要怎么样？”

“我就要你们俩马上结婚！”

陈青烟冲口而出：“你想迫婚，我偏不干！”

他刚说完这句话，躲在门外偷听的高玉枝，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捂着脸冲出陈家大门。

“陈青烟，你如果把玉枝迫得跳海，我跟你没完！”高土嚷叫着，掉转身追出大门，一路喊叫：“姐姐，你回来！你不要离开陈家！”

房内，老母亲大惑不解地责备陈青烟：“青烟，你到底做了什么事，会把高玉枝迫得跳海，会惹得高土前来迫婚？”

陈青烟怒冲冲地喊：“我没有做什么事！我不能钻进高土的圈套！我要根据自己的感情做事！”

老母亲：“你有什么感情？高土有什么圈套？”

陈青烟不敢说下去，只有恼怒地擂了一下墙壁，冲出了房间。

陈青烟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样跑到海边的。他狂躁不安地来回踱步，许久许久才稍稍安静下来。

东风吹过漫漫无际的大海，把乱腾腾的海浪峭尖的一朵朵白冠吹上天空，纷纷扬散开来，变成稀稀疏疏的白雾，把海空罩得迷迷茫茫。倏忽，一阵更狂烈的北风呼啸而过，白茫茫的雾气迅速消逝，远方水天相连处，由于那里旋动着一股龙卷风，海洋骤然直挺挺地蹿起碧闪闪的圆柱形躯体，它的巅顶开放着一朵硕大无比又银灿妍美的水牡丹，并且朝着天空升腾放艳……

面对着眼前景色，陈青烟情不自禁地联想着自己的婚恋，仿佛被海雾笼罩着。自己初恋的孙妮，也像裹在迷雾里的人儿。拨开迷雾，跃然出现的是洁美的花朵，这花朵难道象征着初恋者的面目？这花朵……

他越是这样想，心里的焦躁越强烈，就像平常遇到成功和失败参半的事业，近乎偏激狂烈的性格，促使他决心豁命闯荡，再闯白水庵。一种习惯的竞争的计划，在心里酝酿成熟了。

他是个一打雷就下雨的急性子，当即找到自己承包的船队，再次驾着一条闲弃的单帆船，扬帆冲向绿浪岛了。

贤慧师徒们看见陈青烟渡海重来，吃惊不小，立即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这次，陈青烟恢复了傲岸的承包家的姿态，他不管贤慧住持同意不同意，昂首说道：“师父，请你和三个徒弟跟我来！”

他领着不无茫然的贤慧师徒，来到海塘外的石堤上，指着石堤说：“你们仔细看看。”

古老的石堤，黑礁断裂，灰矾破碎，缝隙交错，漏洞如麻。连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滕壶、牡蛎、佛手，也被长年不息的恶浪扑死了，白灰灰的躯壳，一层叠一层地长在礁岩上。

陈青烟大声说道：“师父，这条石堤，恐怕有上百年历史了，现在已经到了非重建不可的地步。”

“气象预报，今年太阳黑子活动剧烈，将有异常强猛的海啸。如果海啸浪继续冲堤，破烂不堪的堤岸将会崩塌，狂浪冲过小海塘，扑向白水庵，破旧的小尼庵，势将被彻底摧垮，到那时，你们怎么办？”

贤慧痛苦地闭合双眼：“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陈青烟呵斥道：“老师父，菩萨不过一尊泥塑偶像。泥菩萨过海，自身都难保，还能保护白水庵？”

贤慧嘟哝着：“施主甬这样说，罪过，罪过。”

大徒弟海雨插嘴道：“师父，施主说的石堤情况，确实有理。再拖下去，危险啊！”

贤慧沉下脸：“施主，为保护白水庵，我们曾向县政府报告过，父母官们关心佛教事业，每年拨下三千五千元，给我们修理庵堂。那条石堤如要重建，工程浩大，造价昂贵，实在不敢再向政府求施舍，政府也很困难……”

陈青烟点头道：“我也观察过，这条石堤底部全是烂泥，深不可测，要清理重建，需要大量巨石填海。石堤面对汪洋大海，风狂浪嚣，需要建造比现在更高更宽的新堤，才能确保平安。而且又是昼夜浸水的海区，重建的时刻，需要雇用大批人员和机器，进行大规模的突击。参照其他海岛修建防波堤的费用，草草计算，没有五六十万元，不能完成工程。”

贤慧吓得惊叫起来：“天啊，这样大的工程、这么大的款项、这样紧迫的突击，我们四个小尼，甬说去筹备，连想都不敢想。”

陈青烟一拍胸膛，豪迈地说：“师父，这项工程，靠你们四个弱女子，是比天还高、比海还大的事。可是，它对我来说，那是大船拖渔网，有足够能力办到。”

贤慧师徒们惊喜起来：“施主，你真的要帮助建设石堤？”

陈青烟爽朗地说道：“这些年来，我这个豁命竞争的强者，击败了很多对手，赚了大量的钱财，很少雨露过别人。这些日子，我来到绿浪岛白水庵，沉醉在一种说不清的境界里，觉得自己应该替社会做些什么。所以，我决定帮助你们修建石堤，一方面保护佛教事业，另一方面把石堤内的海塘变成一座远海避风港，让那些在狂猛的海暴中来不及回港的船只，有一座临时的安全栖身地。”

贤慧高兴得老眼滚出了泪花，万分激动地说：“施主，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

陈青烟：“我倒不希望菩萨保佑。在我应诺这项工程时，只有一项要求，要小师父清寂替我做一件事。”

站在旁边的清寂，全身剧烈地一哆嗦。

贤慧住持仿佛悟到了陈青烟的话意，意味深长地说：“阿弥陀佛，老尼担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她思索了一会儿，转向清寂，说：“清寂，人间福和祸，全都躲不过。师父是个豁达的老人，你就跟施主谈一次，只要师父能做到的，你都可以答应施主。”说罢，带着海雨和圆秀飘然离开了。

陈青烟不无得意地望着清寂：“孙妮妹子，你都听清了，你师父非常豁达，答应你替我做任何事情了。”

清寂的眉头紧蹙着，淡漠地说：“说吧，你要我做什么事？”

陈青烟笑咪咪地：“我要你还俗，嫁给我！”

清寂仿佛早就料到他会这样说，缓缓地拉下了脸，一颗颗晶莹的泪珠，在脸颊上滚动着。

陈青烟有些慌了，说：“你这是怎么了？我完全是出自真心！”

良久，清寂的悲伤的神色渐渐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愠怒的容颜，冷冷地看着陈青烟。

陈青烟一下子愣了：“你又怎么了？你说话啊！”

清寂开口了：“好，我说。你这样来往于绿浪岛和大陆，是辛苦了。你被白水庵的氛围所感化，决心捐资修建石堤，确实赤胆灼人。可是，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却暴露出你的弱肉强食的惯常手段，要我答应你的欲望，才情愿投资建堤。如果这样，你就是站在船头摇橹，彻底错了。”

陈青烟紧张地看着清寂：“你准备怎么样？”

清寂：“浑浑浊浊的爱、钱、欲，可以成为你的竞争资本，却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我的人生已经完全变化了，可以说渐入化境，悟到真谛了。如果用爱、钱、欲来诱我、迫我，我宁愿不修石堤，和白水庵一起，被滔滔风浪淹没！”

陈青烟绝望地喊道：“你不能这样想，更不能这样做，我是使用了以强凌弱的竞争手段，可我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你……”

清寂哭嚷起来：“够了！以强凌弱的手段，害得我够了！我不需要你这种手段！我厌恶用这种手段逞强的俗世！我需要其他！……”

清寂说到这里，头一扭，冲向自己的禅房，“砰”地关闭了房门，再也不搭理陈青烟了。

陈青烟追上前去，用力擂着门：“孙妮妹子，你继续听我说……”

清寂在里面发狠地说：“你走开！我永远不想见到你！”

如迎面扑来一股冰冷的浪水，陈青烟心凉了半截，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开了。

海风在耳畔呼叫，浪头在脚底咆哮，他仿佛毫无听觉似的，踱到密密礁林里，颓然地站立着。

“我厌恶以强凌弱的俗世！我已经渐入化境，悟到真谛了！……”清寂的哭嚷声，在他的心里一次又一次地回响着。他一次又一次地自问

着：我真是以强凌弱的浊物吗？我陷身在俗世不能自拔吗？她渐入什么样的境地？悟到什么样的真谛？

陈青烟看着这里，汹腾喧嚣的大海被围墙和礁林隔绝了，礁林里的礁岩沉寂凝静，天色澄澈清淡，空气清新。礁林深处的地面，一个石凹里边，积着一泓清水，一尘不染，透明透亮，水底长着一丛丛石奶花，状若冰清玉洁的雪梅儿。有一只通体晶亮的雪蟹儿，怡情悠然地浸润在清水池里，绕着雪梅般的石奶花爬行着……

蓦地，陈青烟思忖着，孙妮崇尚的是不是眼前这种境界：清淡空明、冰清玉洁？她的崇尚，除去颓废虚无外，确实寓着一种清静纯洁的美景！我自己追求的，和她渐入的“化境”截然相异，那是雄性的拼搏。强者胜弱者败的竞争、喧嚣烦躁的生活，那种人生，确实不乏英勇无畏，不乏创业成就，不乏造福自己也造福社会。可是，那其中，更不乏尔虞我诈的勾当、肮脏龌龊的心计。我和孙妮的追求截然不同，难道今生今世就要分道扬镳？要我结束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可能！要她放弃她的追求，也做不到！能不能从双方的不同的境界里，找到各自美的真谛，合二为一……

第十七章

这一次，尽管清寂闭门不见陈青烟，陈青烟却没有驾船回大陆，继续留在绿浪岛。他不习惯白水庵的素食素菜，三餐都到自己的帆船上，用大陆带来的鱼肉充饥。白天，他始终没有离开石堤，仔细地丈量石堤的工程量，根据石方、土方、建筑材料和人工的多少，计算整座工程的费用，掂量自己的财力是否承担得了。夜晚，他躺在帆船睡舱里，幽暗而清冷的天色，在他周围展示了广阔的想象天地，他深沉地思索着清寂的生活以及她的美的追求……

凌晨，一阵狼虎咆哮似的嚣响，把睡梦中的陈青烟惊得跳跃起来，蹿出舱口。

夜雾在狂飙的席卷中，以浓墨般的凝重的色彩和跳踉撕扑的种种凶猛的姿势，在浩大的海空逞凶着。而海塘外侧的石堤上空，一股灰腾腾的烟柱冲天而起，仿佛有几条灰黑色的龙鳞，绕着蹬海撑天的烟柱盘旋

升腾着。海水也被龙蟒似的狂风席卷而起，溅散成无数颗密麻麻、亮晶晶的水珠，犹如嵌满龙蟒全身的银鳞，闪闪烁烁。

啊，最凶暴的黑色龙卷风，位置刚好在石堤上，不知构筑石堤的巨礁会不会被卷飞了？

陈青烟惶然地想着，从帆船跳上了海岸，沿着挡风的礁崖猫腰颠簸，向石堤方向走去。

天色渐渐地明亮了。一束束白亮亮的晨光从黑沉沉的云缝里射出来，夜的黑烟迅速消逝，凶狂的龙卷风也杳然不见踪影了。

他奔到石堤上一看，只见一块块黑色渔篴似的砌堤礁岩，被龙卷风冲到因为退潮汐而见底的海堤里，乱纷纷地分散着。而先前那只堵塞石堤缺口的帆船，被龙卷风整个儿卷到天空，又砸在海塘内侧的白水庵旁边，巨大的船体裂散开了。

这时，朝东方海涯退的潮浪，又像一条接一条的翻滚的白练一般，向绿浪岛汹涌而来，飞速地浸了石堤的下半部，失去帆船堵塞的缺口，海水长驱直入，在整座海塘里汹汹腾腾着。突然，陈青烟发现了一种异常骇人的现象：但见石堤外的广大无边的海浪里，成千上万条的汁液剧毒的海蛇，被外洋的狂风恶浪驱赶而来，大的是桅杆般粗长，小的似筷子大小，有花斑斑的、青环套身的、橄榄色的，其中大部分鳞皮黄褐。它们争先恐后地挤进了石堤的缺口，聚集在风浪稍缓的海塘里，整座海塘顷刻间不是浪水撕扑，而是蛇群簇拥。海蛇是两栖类动物，它们有的从浪水里冲蹿出来，有的被卷舌浪掀上天空，有的互相追逐上岸。一会儿，白水庵低矮围墙外面的礁石地面，一条条粗壮或纤细的海蛇蠕蠕爬行着。它们像鱼肠儿一般地弯曲，像网桩一般地竖着，上半身像入网鱼一般地乱窜，像进入冬眠一般地原地盘旋。也许是外洋的震天轰隆的浪吼声的威慑，不多久，这群海蛇继续向西方的大陆进军，一部分先遣爬行的海蛇，有一头扎进白水庵围墙的洞洞穴穴里的，有绕过挡着西去道路的白水庵而窜进白水庵西侧的礁崖和海域的。顿时间，整座清静绿浪岛，海蛇遍地爬窜，八面横行，怪首高昂，白牙大张，毒汁四溅，邪气弥漫，神惊鬼泣，触目惊心。

海蛇爬进了白水庵，尼姑们惊慌失措，发出尖脆的喊声，从庵堂里逃窜出来。面对着漫岛遍地横冲直窜的蛇蝎，这些严禁杀生的尼姑们，不能揸石头砸击，不能用脚底蹂躏，不能伸手攥死海蛇，木呆呆颤索索

地颠簸着。海蛇闻声窜向她们，把她们围困在中间，随时都会张牙撕咬她们。

陈青烟向她们大声呼喊：“站住！不要动弹！越动越引得海蛇缠身！”

尼姑们遵照他的话站着了。

海蛇们继续围困威胁着她们。

陈青烟冲进了白水庵。他猛地发现，有一条五六米长、海碗口粗的海蟒，那金鳞黄澄澄的上身，如半截舵杆一般地竖起来，火红色的毒舌在嘴颌一伸一缩，尖刺刺白刷刷的利牙在颌部一突一隐，直腾腾地向清寂扑去了。

“啊——”陈青烟发出雄壮的吼声，以鲨腾鲸跃之势，扑向前去，把清寂挡在自己的背后，黧黑粗壮的双手向前闪击，准备攥着蟒蛇的“七寸”颈部，要卡死它。可是，那粗壮的蟒蛇异常灵敏，身体向右一倾，使陈青烟的双手闪空，又冲出一段距离，绕着陈青烟的右腰缠过来，在他的腰身绕了两圈，雪白的毒牙向前一扑，咬中了他的手背，蟒蛇的缠力和伤口的剧毒，使体魄强壮的陈青烟晕眩、摇晃着，差点儿倒地滚翻。一种强烈的意志力，在他的心底迸发出来，双掌狠狠卡住了蟒蛇的“七寸”部位。被攥中要害的蟒蛇，强劲的身体渐渐松软了，“叭”地掉在地面，死了。

陈青烟忍着伤口的痛苦，全身如飞鱼似的一蹿，左肩扛起了年老的贤慧住持，右臂拦腰抱起了清寂，又向旁边的海雨和圆秀喊：“脚瞄准没有蛇的地面踩，跟我来！”

一会儿，他带着贤慧师徒四人，逃到绿浪岛南角的礁崖顶部，摆脱海蛇的侵袭了。

然而，海蛇注进陈青烟身体的毒汁，正在剧烈发作，整个手掌又麻又痛。他是个经风闯浪的渔家子弟，知道这种海蛇的毒汁继续侵袭下去，全身将中毒麻木，窒息死亡。他想起长年漂泊的无医无药的渔家，那医治蛇毒的古老残酷的办法：剖开伤口，排除毒汁，如果不能奏效，就要用渔斧斩臂。

他的心弦绷紧起来，右手抓起一块棱角锋利的礁石片，朝着平摊在地面的左掌伤口猛力地砸了几下，一股股黑红色带毒的血喷发出来，在地面流了一摊。

陈青烟痛得天旋地转，整个儿瘫倒下去，全身的筋条阵阵抽搐。

“恩人！”尼姑们聚拢过来。清寂顾不得佛家的忌讳，双膝向地面一跪，双手捂起陈青烟不断痉挛的手臂，刺地撕下一角青衣，就要包裹陈青烟的伤口。

陈青烟缩了手，无力地叮嘱：“从上臂向下臂推拿排毒，不要捂伤口禁止毒汁外流。”

清寂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于是忘却了羞涩，把陈青烟的手臂搁在自己的丰软的大腿上，替他推拿排毒。

一滴滴污血染在清寂的青衣上。

一颗颗泪珠落在陈青烟的身体上。

蛇毒排净了，伤口包裹了，脱了险的陈青烟昏迷地睡在地面。

清寂继续跪在他旁边，无声地抽泣着。

贤慧和两个徒弟看到这般光景，便悄然地离开了。

清寂看到陈青烟昏昏睡着了，连忙脱下自己的长长的青衣，披覆在他的身上，双眼的泪水，使清寂眼眸里的陈青烟变得模糊了。然而，那尊健壮伟岸的体态，那因为深呼吸而鼓起的胸膛，以及浑身的暴突的肉棱条，使清寂清晰地感受到一种伟大的形象，一种雄性的美……

海风唱着悦耳的歌声，并且伸出清凉的手掌，抚摸着酣睡的陈青烟。一下子，陈青烟醒转过来了。他睁开大眼，看到清寂竟然依偎在旁边，心醉神驰地凝视着他。

强健的生命力，使他恢复了体力，在清寂的目光中蕴含的强烈的情意中，使他蹿出一种火焰般的冲动，一把攥着清寂的柔嫩的双手，动情地唤了一句：“孙妮妹子……”

清寂也像堕入网里不能解脱的鱿鱼，柔顺地任凭着陈青烟的爱抚。

良久，她才不无惊慌地看着白水庵方向，慢慢地缩着手。

然而，陈青烟却紧紧地攥着她，坚持地说：“妹子，事情都发展到这地步了，你还是随我还俗回大陆……”

清寂低下了头，那忽而红云绯绯忽而苍白无血的脸色，说明她的心在上下翻腾着，许久，她发出低微而颤抖地问声：“哥，你真的要我？”

陈青烟一阵兴奋：“我的意志像盘根海底的礁石，决不动摇。我要立即接你回去，住到我家。还有你的年老的养父和养母，都到我家过清静日子！”

清寂的声音稍稍提高了：“你能够容忍我的缺点甚至污点吗？”

陈青烟的感情的闸门完全洞开了，连语言也一泄而不能止：“能！人非完人，孰能无过。就是我，也有求你原谅的错误甚至罪行！”

清寂吃惊地反问：“你有罪行？”

陈青烟大言不惭：“有！我向你坦白了，你能饶恕我吗？”

清寂：“你说吧。”

陈青烟夺口而出：“我说。就在你离开高土的渔家旅社的那天夜晚，我从阮乡长家喝完酒，被高土邀请到渔家旅社继续赴宴，因为喝得太多，不由大醉酩酊，神志模糊不清，胡颠乱闯到一个女子的卧室，奸污了那个女子，事情至今像一团乱网纠缠不清……”

清寂的全身像被海浪掀得蹿跳而起，惊嚷了一声：“是你奸污了那女子？”

陈青烟痛苦地点点头。

清寂的问声里夹着哭腔：“你有没有看清被污辱的女子是谁！”

陈青烟摇摇头。

清寂强自稳定着自己的躯壳，而内心却不住地哆嗦着。

她没有想到，那晚奸污了自己的，竟是眼前的陈青烟！经过那晚的磨难，她像活蹦蹦的鱼儿坠进了冰舱，身心全被严寒冻僵了。她出家做尼姑，只求得使自己的绝望凄凉的精神境界，得到一种纯洁清静的美的满足。可是这时候，陈青烟闯进了白水庵，她虽然厌弃喧闹逞强的人群，却从属于这种人群的陈青烟身上，发现了和自己的追求截然相反的美，那是一种像海一般伟岸的形象和雄性的美。她悟过这种美。她像陈青烟的心情一样，愿意把自己追求的美和这种不同神韵的美合二为一。这也是她默默地爱上陈青烟的结果。她准备把自己被污辱的事情向陈青烟坦露，求得他的原谅，然后还俗回大陆，和他如海空的燕鸥比翼双飞。刚才，陈青烟要向她坦白罪过时，她已做好宽容大度的思想准备，即使陈青烟和其他女子发生过关系，她也会予以容忍。她做梦也没有想到，陈青烟的罪过，竟是奸污了自己！

此刻，她自怨自艾，自己准备抛弃用生命换来的清静的生活，而终生追随的男人，竟是自己曾经发誓要对他千刀万剐的人。

她愤恨的就是眼前的陈青烟，破坏了她少女的宝贵的贞操，害得她孤身半夜漂进大海，吃尽了腥风咸浪的苦头，差点葬身鱼腹。

她怀疑，像这样狂暴地折腾女子的男人，他的闯险救人和豁命创业的行为，是不是为了博取她的欢心，而假意做作的。如果自己嫁给这样的狂暴而虚伪的人，不啻一条鲜美的红虾，自己跳入凶猛而滑溜的鳗鱼嘴里，只有粉身碎骨的下场。

想着，她的火闪闪的眼光，射向陈青烟，说：“原来，事情是这么一回事！”

陈青烟被清寂的乍晴又阴的神色吓蒙了，心里升腾着一团疑云，问：“妹子，你不能原谅我？难道那晚被我侮辱的女子，是你？不然的话，你怎么用这样的眼光看我？”

听着陈青烟的话，清寂的心咯噔一下。

陈青烟已经怀疑她是受辱的女子了。她要不要向陈青烟表明身份，然后寻他复仇呢？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毕竟救过自己。他在她面前的其他行为，也许可以矫揉造作，但在她生命重危的那种凶险情景下，

他的豁命救人的行为还是真实的，说明了他还有另一面的人性。让他以功抵过吧。

看着清寂愣愣呆想的神态，陈青烟不无焦急地问：“你到底怎么了？”

清寂一字一顿地应道：“我对你完全清楚了。就当我从来不认识你一样。你走吧，你远远地离开白水庵。”

陈青烟慌得六神无主了：“妹子，你不能这样，我不愿意离开你，我是真心悔过啊。”

清寂仰脸斜视着他：“我说过，我不是你的妹子。从今往后，我们一刀两断。”

自羞自恼和对清寂的怨恨，使性格倔强的陈青烟，忍不住暴跳起来，向泊在岸边的帆船跃去。他甚至忘了把海底的铁锚慢慢地拉上来，而是解开搁在船上的锚索，连绳带锚地抛进海里，驾船走了。

白水庵南侧的礁崖，清寂看着远远漂走的帆船，心里突然涌起了凄凉和悲伤，继而迅速地后悔起来，情不自禁地向陈青烟离去的方向飞奔起来，心里回响着无声的呼喊：“青烟，等一等，让我再想一想……”可是，陈青烟的小船已经逝入远处的白茫茫的海雾里了。清寂倏地扑在一条石柱上，像搂着情人似的，呜呜地哭泣着。

第十八章

回到大陆的陈青烟，像折兵丧将大败而归的军人，情绪狂暴、烦躁。他冲回家里，竟然没有像平常那样向母亲问候一番，而是一头撞进自己的卧室，抓起一瓶洋河大曲，瓶底儿朝天灌了一个精光。头脑热胀喉咙蹿火，喊道：“开水！”

李桅英端着一杯热开水匆匆进来，看他酒气熏人，好心地劝道：“表哥，你不要空肚子喝酒。”

他双眼滚圆地吼了起来：“我的事不用你们管。”吓得李桅英赶紧往外面跑。

他端起杯子，往嘴里倾倒，开水烫得他嘴唇起了个血泡。他怒气冲天，连水带杯一甩，杯子砸破了玻璃窗，飞到屋外去了。他砰地关了房门，扑到床上。

房外，陈母闻讯赶到，急急地敲门：“孩子，你怎么了？”

他却趴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唉，是碰到不顺心的事了。也好，你休息一会儿，静静心。”老母亲不安地嘟哝着，走了。

只是那个高土不识趣，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又出现在陈家门口。只见他鬼鬼祟祟地溜进了陈母的房间，和老人家嘀嘀咕咕地说了好一阵子。然后，老人家领着高土，来到陈青烟门前。老母亲敲着门：“儿啊，开开门。”

房里的陈青烟，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房门一看，高土跟在母亲背后，他心里冒着一股无名火，尽力地抑制着，问：“母亲，你有什么事情？”

“儿啊，高土有事和你商量。”

高土笑吟吟地说：“青烟，我还是说老话，你跟我姐姐的婚礼，到底什么时候举行啊？”

陈青烟冷冷地应：“这是我的事情，与你何关？”

“哎哎，你怎么这样说？你如果娶了我姐姐，就是我的姐夫，和我当然有关系啰。”高土说着，看到陈青烟的眉梢越来越高地倒竖起来，咬了咬牙，说：“也好，今天当着伯母的面，我把我姐姐的事给你传达吧。”高土掏了掏衣兜，拿出一撮头发，往桌子一丢，说：“这是我姐姐亲手割下的头发。”

老母亲不解地问：“割头发干什么？”

高土：“割发如割头啊！我姐姐说，你如果最后答应婚事，确定结

婚的日期，她把头交给你，生生死死随着你。”

老母亲满脸笑容：“这就好，这就好。”

高土：“还有呢！你如果不肯娶她，她也说，她反正是你的人了，她即割下自己的头，要你偿命。”

陈青烟的心里，多日积累的无名火一齐冲出来，他大声斥道：“高土，你要用高玉枝的生命威胁我？老实告诉你，我是钢铁做的弹簧，你越砸得用力，我蹦得越高。”

老母亲又气又急：“这是怎么回事？高土，你刚才说，高玉枝已经是我们青烟的人，这是什么意思？”

高土：“好，今天是陈青烟迫着我讲，是伯母你老人家让我讲，我就像倒扣的船儿，把舱水都倒出来了。那天夜晚，我好心好意请青烟到渔家旅社吃酒，没想到他微醉装醉，把我姐姐……咳，叫我怎么对你老人家说呢？反正，我姐姐被他毁了。他如果抛弃了她，她只有自杀的路了。况且，根据她的身体状况，还有可能怀孕了。”

老母亲气得满脸的肌肉抽搐着，骂道：“你这不肖子啊，怎么干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你毁了人家的姑娘，又要把人家姑娘抛弃掉，你做的是人做的事吗？”

陈青烟的心肺，像一团鱼泡爆炸了，他吼了起来：“高土，你在我母亲面前说这种话，你算把我迫到绝地上。母亲，我是有罪过。可是，那晚在渔家旅社的，并且同时从渔家旅社逃走的，有两个姑娘。我还搞不清是哪个姑娘受害。前些日子，我可怜高玉枝，曾经答应过她的婚事。可是，是高土的过分庸俗的做法，惹得我发火了。现在，我对自己的事想定主意了。”

高土紧张地问：“你想定了什么主意？”

陈青烟：“我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自己的生活的伴侣，必须是互相爱恋的人。我是个共产党员，做过犯法的事，应该向组织坦白交代，接受处分。婚姻和法律，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不能混在一起，制造出一桩令我终生痛苦的婚事。只有这样，是非才能分得清楚，我才能安生一辈子。”

高土咬牙切齿地说：“好，你的意思我很清楚了。”他怀着最后的一丝希望。转向老人：“伯母，看在你老人家的面子上，我不把这件事说绝了。但我要把后果告诉你老人家，才能对得起你老人家。青烟的前边只有两条路，要么娶我的姐姐，大伙皆大欢喜；要么告他强奸罪，判刑坐牢，身败名裂。你老人家看着办吧！”

老人一阵昏眩，瘫坐下去，嘟哝着：“这，这怎么办，我也闹不清楚。我求你们不要上告……”

陈青烟突然大声地说：“母亲，我是吞了礁石硬了心，让他们告吧！”

高土一跺脚：“青烟，你必须对自己的话负责。”他又一次转向老人：“伯母，我最后给你一点面子，你们看着办吧。我走了。”说罢气急败坏地冲出了陈家。

也是凑巧，高土刚刚跑出陈家大门口，看到李桅英拎着一篮子鲜鱼鲜虾回来，心眼儿一阵旋转，立即冒出了一个主意来。他一把拉着李桅英：“妹子，你跟我来，我有话跟你说。”

李桅英莫名其妙地跟着高土，来到一个偏僻的角落，问：“有什么话，光明正大地说吧，何必到这个暗角里？”

高土的脸上挤着笑容，嘴凑近李桅英的脸，叭地吻了一下，羞得李桅英推了他一个踉跄：“光天化日下，干什么？”

高土这才问道：“桅英，你说我俩的感情甜蜜吗？”

李桅英直爽地应：“亲亲吻吻摸摸抚抚的，不一定是十分甜蜜。不过，也可以作为你心迹的一种表示。我俩的亲事能否成功，还要看你的心纯不纯。”

高土：“不能这样讲。我对你可是满心满意的，不知你对我满意不满意？”

李桅英：“不满意，我会让你亲近吗？”

高土：“那就好。现在，我们的爱情面临着一种严峻的考验，需要你替我办一件事。”

李桅英疑惑地看着他。

高土：“事情是这样的，陈青烟那小子不是人，和我姐姐高玉枝同床了，高玉枝也可能怀孕了，他竟然翻脸无情，准备一脚蹬开高玉枝。”

李桅英蓦地阴了脸：“你造我表哥的谣言，我撕碎你的臭嘴。”

高土：“我如果有一个字造谣，不是爹娘的后代，是海狗生的，海猪养的。”

李桅英更烦了：“好了，不要说这种庸俗的脏话。就算表哥有不对的地方，我又能帮你什么忙？”

高土：“我请求你运用一切手段，让陈青烟答应娶高玉枝。”

李桅英恼火了：“运用一切手段？难道要我运用肮脏手段？”

高土没有注意李桅英的心态，好像找到志同道合者一般，兴奋地一拍掌：“对了，聪明地领悟我的心意了。只要能叫陈青烟同意婚事，让我们进入百万富翁的家庭生活，管它肮脏的手段还是清洁的手段，都干。”

李桅英抑住自己的愤怒：“当初，你为了让陈青烟娶高玉枝，是不是叫高玉枝用肮脏的手段勾结陈青烟？”

高土夺口而出：“那有什么要紧？反正高玉枝迟早会成为陈家媳妇。”

“啪！”一记重重的耳光，扇中高土的脸膛。李桅英怒不可遏地斥骂起来：“土鳗，庸俗鬼，你今天算是自己拿刀剖狗腹，自己露出黑心了。原来，你要娶我的目的，就是要我替高玉枝的婚事做肮脏勾当。你不但毁了亲姐姐，还想毁了我。是的，我长得丑，不敢高攀条件高的男子，但是，老娘也绝不会被你毁掉。”

高土的脸又红又烧，慌得双膝抖动，差点下跪哀求了：“桅英，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李桅英看他死不悔改，又骂：“好！你既然这般齷齪，你如果再来找老娘，老娘叫你变成海滩的乌龟，爬着滚出陈青烟家。”

高土看到李桅英说绝话了，咬了咬嘴唇，反问道：“你这丑妹子，不怕一辈子嫁不出去？”

李桅英：“你老娘十辈子嫁不出，也不会嫁给你这种狼心狗肺的土鳗。”

高土一发狠，威胁道：“你也说我是庸俗的土鳗，老子就以庸俗的手段对待你，你如果不肯成全老子的好事，老子就四处张扬，说你已经跟我睡过觉了，流过产了……”

咬牙切齿的李桅英，恨天恨地地抓起一块石头，呼地向高土的嘴巴砸去：“你这十恶不赦的贼啊，我跟你拼了……”

高土吓得一闪身，喊了一句“妈呀”，没命地奔逃而去了……

陈家房屋里，陈母看着高土怒冲冲地跑走，伤心地嘟哝着：“天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往后该怎么办呢？”

陈青烟耐着自己的性子，安慰着老人：“……母亲，那晚，我确实不是有意犯罪。我不能因为一时的过失，而把自己陷进终生的痛苦中。这桩事，相信儿子会处理好的。”

母亲点点头，说：“你准备怎样处理？”

陈青烟：“我准备去找县委中党性坚强的领导，主动坦白交代，请组织彻底查清真相，实事求是地处理。只有这样，我才能卸下包袱，轻松做人。”

陈青烟在气头上，说出要向领导再次自首的话。可是，当他冷静下来后，又有些犹豫了。是啊，这是决定他一生沉浮荣辱的大事，他难免有一场剧烈的思想斗争。

每逢他碰到疑难问题时，他总是到离家不远的荒凉海滩进行静静的思索。这次，他也毫不例外。

海滩周围的空间，一团淡白得近乎空明的海光，以其特有的既不耀

眼却也明亮的色彩闪射着，并且不断地扩张膨胀，几乎包裹了整座天地。往日的蔚蓝诱人的天幕和碧绿耀眼的大海，全都隐进这派淡白的空明中。陈青烟转动着寻觅的目光，向坐落着自家房屋的地方望去，那座花团锦簇富贵荣华的别墅，以及它附近的热闹繁忙的县城全都被神秘的海光淹没了。他又不无惊诧地转视另侧海岸上的渔港，那座碧水粼粼的渔港里，停泊着他承包的庞大的船队，堆满金鱼银虾的运输船、挂满闪光烁彩的尼龙网的渔船、水产品小山般堆垒的加工船、顾客如云的鱼贩船，桅樯如林，机器轰鸣，风帆飞扬，气派很大。但此刻这一切，也都杳然不知去向了。

面对着这种一无所有的海景，陈青烟像被神明启示着似的，思绪忽忽运转着。这淡白空明的海光，使水天变得空荡荡的。它似乎清寂的追求，那清静淡泊的美。自己的人生经历了这些风风浪浪，难道还不应该清醒吗！在绿浪岛白水庵，自己不是向往清寂她们的人生中的那种积极的美的追求吗？为什么在舍弃自我重新做人的时刻，反而犹豫不决呢？无非是贪恋生活里的富贵荣华，无非是害怕失去过去的自我。把自我和享受看得淡一些吧！

对个人的利益，应该崇尚淡泊空明的美，只有这样，才能毫不惋惜地丢弃个人利益。

他突然变得身轻心爽，快步向县委大院走去了。

当天，陈青烟找到已经升任县委分管纪检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原飞霞乡党委书记蔡向良。蔡向良副书记中等个儿，体态略胖，肤色红润。他神色祥和地招呼陈青烟：“请坐。看你的神色，似乎有什么重大事情要找我？”

陈青烟的鼻腔发酸，激动地说开了：“蔡副书记，我今天前来，是向组织交代违法乱纪的事情。不久前的一个夜晚，在飞霞岛渔家旅社，我侮辱了一个女子……”

蔡副书记神色肃穆地听完事情的经过，严正地问：“事情发生这么久了，你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向组织交代？”

陈青烟：“我向县纪委办公室老郭交代过，还向飞霞乡阮乡长自首过。”

蔡副书记一惊：“我是负责纪检政法的副书记，这样重大的事，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陈青烟：“郭主任那头，我实在不清楚。我只知道向他汇报后的第二天，阮乡长突然把我的组织关系从县里迁回飞霞乡，公开说是希望我回乡帮助创业，对我私下讲，是把我弄到乡里，好保护我。”

蔡副书记气愤地踱步：“你和阮乡长有什么特殊关系？”

陈青烟详细地说道：“开始，阮乡长一直在托人说媒，要把他的女儿嫁给我……”

蔡副书记敏感地说：“这就对了。他拿党纪国法开玩笑，还想宽容你的问题，达到个人的目的。”

陈青烟：“蔡副书记，被我侮辱的女子，有两个可疑对象，一个是高玉枝，一个是到白水庵出家的孙妮……”

“你觉得哪个可能性大？”

“从种种迹象表明，仿佛孙妮受害的可能性大……”

蔡副书记：“青烟，你这样向组织摊开问题，说明了你的态度。这桩事，看来非我亲自抓不可。我一定要彻底地查清，实事求是地处理。”

陈青烟知道，这个在飞霞乡主持工作的老书记，是个党性坚强、作风正派而又务实祥和的共产党员。他信服地点点头，走了。

第十九章

清查陈青烟案件的工作，紧张地开始了。

次日早晨，蔡向良找到纪委郭主任，开门见山地问：“老郭，陈青烟向你坦白的问题，怎么如泥团落海，无声无影了？”

郭主任早有思想准备，轻轻淡淡地应道：“嗯，县委领导都知道了。事情发生后，陈青烟是向我坦白过，那几天刚巧，飞霞乡的阮乡长为了地方事业的发展，把陈青烟的组织关系迁回乡政府，并讲由乡里调查处理陈青烟案件。他是副县长，副县长拍了板，我只好执行啰。”

蔡向良气愤地批评道：“可是，你是纪委干部，纪委有独立办案的职责。在陈青烟案件上，你失职了。我给你有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跟我到飞霞岛，彻底查处陈青烟案件。”

郭主任看到上级认真起来了，额角渗出一片虚汗，连忙说：“好，我一定端正党风，认真查处，以功补过。我通知飞霞乡政府……”

蔡副书记前脚刚刚走出办公室，郭主任拿起电话，直拨飞霞乡政府。话筒里，阮秋问道：“是郭主任吗？”

郭主任说道：“阮乡长，县委蔡副书记和我将到你们乡，查处陈青烟案件。我现在通知你，请乡里准备汇报案件查处情况。”

阮乡长：“啊？这事弄到老蔡那里去了。他亲自查处？似乎不好吧？陈青烟是飞霞乡的人，归乡党委管理的人员，应由乡政府处理。”

郭主任：“你不要再做旧梦了。蔡副书记的党性原则，你是知道的。你还是根据党纪国法，认真对待吧！”

阮乡长：“啊，郭主任，我懂得你的意思了。好亲戚，感谢你在关键时刻，替我指引迷津。”

“你知道就是了。”郭主任放下了话筒。

当天下午，蔡向良和郭主任到达飞霞乡政府了。办公室里，只有原乡文书彭得来一个人。蔡向良免去飞霞乡党委书记后，阮乡长接任书记，并且提名他信赖的文书彭得来担任副书记。彭得来白嫩方圆的脸庞堆满笑容，热情地接待了两位上级领导。

蔡向良问：“阮乡长呢？”

彭得来：“前些日子，阮乡长身兼党政一把手两种职务，忙得像桅尖的风向旗，团团转。这两天才有些空闲时间，又马上到渔家旅社，找高土调查陈青烟案件，准备根据党纪国法，严肃处理。”

蔡向良打断了他的话：“工作忙得团团转是好事，做人可不能像风向旗。小彭，你现在是党委副书记了，不能像当文书时那样，跟着领导后边团团转。逢人处事，要有党性原则。”

彭得来的双颊飞出两朵红云，说：“蔡书记，你的话是对的。陈青烟的案件，是不能根据个人利益来处理，应该调查清楚，实事求是地处理。该党纪处分就要给予党纪处分，该坐牢就要坐牢。”

蔡向良兴奋地说：“好。你这番话，说明你还是个有觉悟的党员。今后，要这样工作下去。”

彭得来带着蔡向良和郭主任，向设在驳舸船的渔家旅社走去。

而这时，阮乡长正在渔家旅社的舞厅里，找高土谈话。阮乡长面容淡漠，分不清是兴奋还是恼怒：“高经理，你可知道你跟陈青烟的往来，产生了多少后果？”

高土不满地说：“什么后果？”

阮乡长：“一开始，你就不必打陈青烟的主意，请他赴宴讨好他。现在，你在中间乱捣鼓，惹得陈青烟发火了，多次跑到县委，交代自己在你这里侮辱女子的事，这事惊动了县委蔡副书记，他马上就到这里调查案件情况了。原先，我把陈青烟这尊财神爷请到飞霞岛，个人花钱宴请他，是想叫他帮助飞霞岛渔家创业。现在完了。如果他因为回飞霞岛而被开除党籍甚至坐牢。飞霞岛渔家的事业将遭受莫大的损失。”

高土吃惊地说：“什么？陈青烟又去县委自首了？那么，一切都没有希望了？”

阮乡长：“你还想把姐姐高玉枝嫁给他啊？你就彻底地死了这条心吧！”

高土连声音都发颤了：“那怎么办？”

阮乡长：“现在大伙掉进海浪里，各人管自己。没有其他办法了，只有如实地揭发陈青烟的问题，以便各自保清白。”

高土想到在陈家屡次遭到的“凌辱”，愤愤地说：“对，彻底揭发陈

青烟的问题。是陈青烟以强凌弱，在渔家旅社侮辱了我的姐姐。今天，我算是正式向乡政府反映。请你转告陈青烟，反正我姐姐是他的人了。他如果愿意娶我姐姐，万事俱休。如果翻脸不认人，我今天向你反映的问题，作为我第一次向组织控诉，要求组织惩办他。”

阮乡长已经知道陈青烟和高玉枝的事情，故意反问道：“你说的陈青烟的问题，是不是事实。”

高土一拍胸：“如有半句虚话，我负法律责任。”

刚说到这里，蔡向良等三个人来到了渔家旅社。阮乡长笑着迎接老同事，说：“老蔡，你离开飞霞岛不久，我却天天想念你，患了相思病一般。有些事，没有你在这里处理，我真是心里没有数啊。你看你看，就说刚才向高经理调查的陈青烟案件，也不知怎么办。”

蔡向良答道：“老阮，你既然说到陈青烟案件，我也开门见山地说吧。我今天到这里，就是为了调查陈青烟案件的。高经理也在这里，那么，请你们谈谈吧。”

阮乡长直截了当地应道：“也好。刚才，高经理已经揭发了，陈青烟趁着宴席后众人醉酒昏睡的机会，确实侮辱了高经理的姐姐高玉枝……”

蔡向良盯着高土：“高经理，你要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反映情况。”

高土一口咬定：“事情确实像阮乡长说的……”

蔡向良询问其他人：“你们还有没有新的情况？”

众人摇摇头。

蔡向良严正地说：“高经理，你揭发的情况，有没有其他证人？”

高土早料到这一步，向一间卧室喊：“申一士，刘德志，你们出来。”

申一士和刘德志走了出来。

蔡向良问：“我在飞霞岛工作了十多年，怎么不认识他俩？”

高土介绍道：“我的旅社开在海里。俗话说，海水不干，海盗不断。为了防止坏人袭击，我特地从大陆雇请了这两位会武术的人才，前来保护渔家旅社。申一士，你说说陈青烟侮辱高玉枝的情况吧。”

申一士心领神会地说：“刚才，阮乡长说的情况，我们都听到了，情况确实是这样的。”

蔡向良反问：“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申一士：“那晚，我俩和高经理陪陈青烟吃酒，大家吃醉，倒在沙发上昏睡。陈青烟侮辱了高玉枝后，高玉枝从房间里逃出来，跳到交通艇上，连夜驾船逃出海去。陈青烟还不死心，也驾船追到大海。”

蔡向良目光炯炯地扫描着申一士：“你们共有三条男子汉，既然知道奸情发生了，为什么不当场拿获陈青烟，而是听凭他追赶高玉枝？”

申一士慌神了：“当时，我们还在睡眠中。”

蔡向良：“既然酒醉皆睡，为什么一口断定陈青烟侮辱了高玉枝？”

申一士的喉咙像卡住了一根鱼刺，憋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

阮乡长在一旁插话道：“高经理，你说说，是不是高玉枝事后告诉你们的？”

高土连忙应道：“是是，是我姐姐事后说的。”

蔡向良不满地斜睨了阮乡长一眼，又问：“高经理，我想马上会见高玉枝。”

高土应道：“啊呀，真不巧，高玉枝被陈青烟侮辱后，日啼夜哭，终于病倒了。她还终日呕吐，不知是不是怀孕了。如果怀孕了，事情更糟了。我让她到大陆一个当医生的亲戚家住一些日子。”

彭得来问了一句：“既然是生病了，为什么不住进县医院？”

高土：“大伙知道，没有出嫁的姑娘失去贞操，而且可能怀孕了，

怎好在医院公开张扬露丑呢？”

蔡向良：“那么，一时半刻找不回高玉枝了？”

高土：“对对。她回来时，我一定带她去找蔡书记。”

蔡向良：“高经理，你对自己说的情况，敢不敢负法律责任。”

高土的眼珠儿转了一阵，说：“蔡书记，什么叫法律责任，我确实不清楚。但是，我想请领导帮助一件事。”

蔡向良：“什么事？”

高土：“我出于爱护姐姐，希望这桩事私了。你们想想，如果陈青烟去坐牢，我姐姐变成没有人要的豆腐渣，很可能会寻绝路。万一真的怀孕了，后果更加不堪设想了。所以，我想请领导找陈青烟谈谈，就讲我们姐弟俩自认倒霉，愿意把高玉枝嫁给他。”

蔡向良：“如果陈青烟不同意呢？”

高土：“他负得起法律责任吗？”

蔡向良：“你不是不知道什么叫法律责任吗？”

高土愣了一下，随即说：“我虽然不懂法律责任是什么，但我知道犯法者要坐牢，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

蔡向良：“我告诉你什么叫法律责任。简单地说，如果你揭发的问题是真实的，对犯法者就要根据你提供的证据判刑坐牢。如果你提供的证据是伪造的，你就犯了诬陷他人罪，也要判刑坐牢。”

高土看了看申一士：“后果这样严重啊？那我还要想想。”

蔡向良又追问了一句：“那么，你对自己的证词，还不愿负法律责任啰？”

高土、申一士和刘德志默然无声。

蔡向良的心里，跳出了一个大大的“？”号。

第二十章

在绿浪岛白水庵，陈青烟的不辞而别，给贤慧师徒们罩上了忧悒的阴云。

忧愤交加的贤慧住持，把小徒弟召到禅房里，斥道：“清寂，你是怎样气走陈青烟施主的？”

清寂怯怯地说：“师父，徒弟知罪。可他是……”

贤慧厉声问道：“他是什么？”

清寂低着头，沉默不语。

贤慧：“他是尘世难得的好人，他是见义勇为的壮士，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他是重振白水庵的希望，这一些，你懂吗？”

清寂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嘟哝着：“弟子知罪，愿受惩罚。”

贤慧：“既然知罪，我让你将功补过。解铃还要系铃人，你立即动身到大陆，把他叫回来。”

清寂唰地淌出了泪水：“师父，你怎样惩罚弟子都可以，就是这事让弟子为难。弟子如果再和他接近，怕是会再堕俗世……”

贤慧：“我何尝不知道你的未来。我从收你为徒的时候起，就知道你尘缘未尽，必然会有还俗的一天。”

清寂：“师父，弟子不愿还俗，何况……”

贤慧：“何况什么？你不说，我也可以猜到。你不是不愿还俗，而是有难言的苦衷。也罢，世间万般命运，不可强求。你是否还俗，听凭自然。愿我佛在冥冥中保佑你获得好运。但是，为师要你回大陆，并不是要你还俗，而是为了白水庵和我们师徒的存亡大计。陈青烟施主说得对，护庵的石堤再不修建，海浪必将会连堤带庵一起淹没，我们师徒四人也会喂鱼鳖。我们师徒为佛丧身倒是小事，这座香火兴旺了数百年的庵堂毁于一旦，众多的佛爷葬身大海，这一方佛教事业就此夭折，闯海渔家得不到我佛庇护，我们将犯下滔天大罪。这般重大的责任，你应该

清楚。我问你，你去还是不去？”

清寂的双眼，变成不会干枯的涌泉，她咬了咬牙说：“我去。”

当天，清寂立即乘船走了。

两天后。县委蔡向良副书记带着县纪委郭主任和飞霞乡党委副书记彭得来，突然来到白水庵，找到贤慧住持。蔡向良自我介绍了一番，贤慧惊喜参半：“阿弥陀佛，地方父母官亲临小庵，不知有何重大事件？”

蔡向良笑道：“老师父，党和政府的政策是保护宗教事业，我们一行三人，主要是来看望你们师徒的。请你们带路，看看白水庵情况和你们的生活情况，行吗？”

在贤慧师徒们的带领下，蔡向良视察了白水庵，难过地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使你们师徒在这远离大陆的孤岛上过着清苦的日子。回去后，我一定请县佛教协会草拟报告，促成县政府给你们定期生活津贴。”

贤慧连忙说：“感谢父母官的关心。我们清苦些倒是小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修建石堤保护白水庵。”

蔡向良：“你们刚才汇报的，我都记在心里了。救庵如救火，这是刻不容缓的大事。只是金额巨大，地方财政困难，要靠社会集资。如果陈青烟愿意负担费用，那是最好不过了。如果他犹豫不决，我回去后，立即发动社会集资。”

贤慧：“阿弥陀佛，多谢施主。佛爷会保佑你健康长寿。”

蔡向良朗声笑道：“我们共产党人不信佛。不过，保护佛教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他停了一会儿，语气平淡地问道，“师傅，你们庵里不是有一位清寂小师父吗？”

贤慧应道：“前些日子，陈青烟到岛上找清寂小徒，两人不知有什么解不开的纠葛，小徒把陈青烟气走了。两天前，我为了修堤保庵，迫着小徒到大陆找陈青烟了。”

蔡向良一惊：“啊？有这等事？陈青烟和清寂的纠葛情况，你了解吗？”

贤慧摇头道：“我曾经多次询问他俩，他俩全都闭口不说。那种俗世的恩恩怨怨，我们出家人也不好问。只是以老尼之见，我那小徒清寂尘缘未了，恐有一天要重回俗世。”

说到这里，贤慧仿佛想到什么，问：“施主，你们这次到小庵，是不是来查问小徒和陈青烟的事？”

蔡向良：“师父是个心怀宽阔的长辈，对你说了也是有益无害的。根据各方面的迹象，清寂小师父在出家以前，可能受人强暴凌辱过，这个男人，可能是陈青烟，因此……”

贤慧焦急地说：“不不！根据清寂的悲忧神态，有可能出事。但陈青烟是个好人，绝非强暴之徒，你们切不可妄加怀疑。”

蔡向良：“人无完人。人是很复杂的，好多人都是优点和缺陷并存。陈青烟自己也向组织坦白了。”

贤慧师徒们惊叫起来：“啊，他坦白了，果真有这等事？”

蔡向良：“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谁是受害的女子。清寂没说什么，只是有另一个叫高玉枝的女子，通过他的哥哥高土，已经向政府揭发，讲高玉枝是受害者。出事的那晚，和高玉枝同时在场又同时逃走的，是清寂小师父。此事关系到陈青烟是否需要判刑坐牢，所以我们要找到清寂。另外，把情况告诉师父，也希望师父帮助我们做好清寂的思想工作，让她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

贤慧：“如此重大事项，我一定帮助政府查清情况。不过，陈青烟那孩子倒不是强暴之徒，还望领导宽大为怀。”

蔡向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只有根据事实依法办事。看来，清寂在大陆不会马上回来了，我们得回大陆找她。”

然而，蔡向良猜错了，他们三人刚刚离开绿浪岛，清寂就乘船回到白水庵了。贤慧惊问：“你没有找到陈青烟？”

清寂：“我找到他家，他家里人说他承包的船队里，有一条船撞毁了别人的船，他到现场处理事故，五七天内不会回家，我先回来，等些日子再去找他。”

贤慧焦急地说：“清寂，大事不好了，刚才，县委蔡副书记来找你……”她把蔡向良说过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徒弟。

蓦地，清寂的双唇气得紫青紫青：“什么？他们说高玉枝被陈青烟强暴过？他们要定陈青烟的罪？”

贤慧再次证实道：“对。现在，只有你实事求是地说出原委了。当然，你如果是受害者，才能说实话。”

清寂的思绪剧烈地翻腾了一阵子，抬起头来，说：“师父，我去大陆。”

贤慧探问道：“你真是受害者？你要去找政府揭发？陈青烟那孩子可是好人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要宽容他啊！你……”

“哇……”清寂放声悲哭着，捂着脸冲向海边的交通船了……

夜晚，清寂赶到县城外沿的海岸，向县委负责人宿舍奔去。乌蒙蒙的天空，大块大块的黑黝黝的云彩，犹如海崖上的奇形怪状的石块，分崩离析地向着大地坠落下来。

清寂感觉头顶的情景仿佛天崩地裂了似的，她的心情异常惊惧、惶惑。而耳畔，夜风呼啸着，那声音似乎在催促着她加快前进的步伐。于是，她的双脚迈得越来越快了。

一座气派非凡的宿舍大楼矗立在眼前，清寂胆怯地敲开了蔡向良副书记的房门，蔡向良看着清寂青衣罩身，立即猜测道：“你是不是白水庵的清寂小师父？”

清寂羞涩地应道：“小尼是清寂。听说蔡副书记找我，我连夜从白水庵赶来了。”

蔡向良让座后，安详微笑地询问道：“小师父，根据我的了解，你在出家以前，俗名孙妮，是吗？”

清寂：“是的，蔡副书记，我是心急如火焚地赶来的，我想了解一下，组织上是不是决定逮捕法办陈青烟了？”

蔡向良连忙应道：“现在案情还没有查出眉目，哪能草率逮捕呢。不过……”他看了看清寂，故意加重了语气，“如果确实认定陈青烟有罪，那就要法办啰。”

清寂的泪水夺眶而出：“蔡副书记，我是陈青烟的未婚妻啊！现在的社会，未婚妻同居，不是违法的。”

蔡向良大吃一惊：“什么？你是陈青烟的未婚妻？你和他同居过？”

清寂边流泪边说：“一年多前，我因为报考大学名落孙山，心情颓废地乘船漂海，陷进海暴里几乎亡命，是陈青烟救了我的命。从那时起，我就答应做他的妻子。那晚在渔家旅社，是我主动献身，和他发生了关系……”

蔡向良一摆手：“可是，根据陈青烟的交代，他是用强暴手段……”

清寂：“不。他那时喝得烂醉如泥，哪里搞得清楚是用什么手段，确实是我主动的。如果有罪，也该判我的刑。”

蔡向良：“可是，既然你主动，后来为什么要逃出大海，又剃度出家呢？”

清寂木愣了良久，回神道：“这也和陈青烟无关。事情发生后，我又觉得后悔了。我想，我想……”她沉吟了一会儿，又说，“我想，我这样不自重，如果被陈青烟看成轻浮的女子，像他那样有名望的人，能够要我吗？也是我一时草率，驾小艇出海蹦跳一番，不料陷身海暴，被贤慧师父救上来。因为那时，我已离开渔家旅社而无处安身，而且为了报答师父的救命之恩，才毅然出家的。”

蔡向良露出神秘的笑容：“呵呵，我知道了，小师父，你虽然出家了，你的心仍然恋着陈青烟，是吗？你不要否认，我是可以看相知心的。”

清寂的双颊微微泛红。

蔡向良继续说道：“依我看，你如果继续恋着陈青烟，你应该还俗，去和陈青烟共度人间最美好的时光。你担心你师父责怪？不会的，你师父是个豁达的长辈，她跟我说过，她早就看到你尘缘未了。这就是

说，她会同意你还俗。你担心陈青烟不要你？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既然你们已经确定了婚姻关系，而且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他显然是爱你的。只不过，他在酒醉时干了糊涂事，自己也闹不清侵犯了谁。现在你去找他，告诉他真相，他会对你更负责任的。当然，万一他不负责任，你可以来找我。我愿意成全人间的一切美好的事。”

清寂精明应道：“蔡副书记，你的好心意我心领了。可是，你总要帮人帮到底，高玉枝和高土加到陈青烟头顶的罪名，你准备怎么帮助他解脱？”

蔡向良笑道：“共产党干部，没有帮助人解脱罪责的义务。当然，有实事求是地查清情况的职责。我准备电话通知飞霞乡党委，让他们责成高玉枝回乡，我马上找她核对事实，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

县委领导同志直接调查陈青烟案件的消息，像风暴刮过平坦坦的海面，在全县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蔡向良副书记的电话通知压力下，高土被迫通知姐姐高玉枝回到飞霞岛。

高土闷闷地问：“玉枝姐姐，事情已经发展到最后关头了，你看怎么办？明天、后天或者是大后天，蔡向良副书记随时都会来找你，你准备怎样回答？”

高玉枝：“你看我要怎么回答呢？”

高土：“这次，你到当医生的亲戚家，难道没有搞到证明？”

几天前，他要她到大陆亲戚家里时，不但剪下了她的一撮头发，而且告诉她，找亲戚弄一份她已经怀孕的假证明。使她怀孕的男人，当然是陈青烟。只要有这张证明，陈青烟就跳下黄河也洗不清罪责了。

在弟弟的责问中，高玉枝坦然地说：“弟弟，到大陆的这段时间里，我已经冷静地想过了，我不能再搞那种坑害人的勾当了。”

高土气得一蹦三尺高：“什么？你想让陈青烟无罪解脱？那么，我不是变成这样的罪犯：勾结申一士和刘德志，灌醉陈青烟，让她侮辱孙妮，造成严重后果。你要知道，这样的罪责，会使我遭到终身囚禁

的。”

高玉枝：“你是我的弟弟，我当然不会揭发你的罪行。但是，对我来说，我应该悬崖勒马，不能再害人了。”

高土沉着脸：“你真的要悬崖勒马？”

高玉枝一字一顿：“我必须凭良心做事。”

高土咬着牙：“那好。既然你无情，不要怪我不认姐姐的无义了。从今以后，你我断绝一切的亲缘、政治、经济的关系。”

高玉枝：“你屡次迫我，是什么意思？你明知我身患重病，和我断绝经济关系，不是要置我于死地吗？”

高土：“当然，你如果听我的话，我还可以认你这个姐姐。”说罢，拂袖而去了。

极度的悲苦，高玉枝倒在床上，嚤嚤地哭泣着。

凄凉的晚风在窗外尖厉地鸣响着。高玉枝缓缓地抬起泪淋淋的脸，透过玻璃窗，但见窗外的夜空乌蒙蒙的，像一泓深不可测凶器嘈杂的海潭，其间的格外浓重的云团，更似海潭里的黝黑的水兽，发出低闷而凶猛的吼叫声，向她冲荡而来。

“啊——”高玉枝吓得抖抖索索地后退着，躲到卧室的角落，浑身冷汗淋漓。

她的惨痛惊悸的心里，回忆着过去的情景——

睡意蒙眬的早晨，弟弟高土喝得醉颠颠地进入她的卧室，从怀里掏出一捆钞票塞给她，说：“姐姐，听说陈青烟要回飞霞岛家乡娶媳妇。你患的是富贵病，需要一辈子花钱财保养身体，贫困的闯海汉子养不起你，只有承包家可以使你荣华富贵。我们姐弟俩合作，想法把你嫁给承包家。这些钱，你拿去买些补药，把病体养得鲜鲜美美，好让承包家看了中意。不过，往后成为大富翁的媳妇，得加倍偿还我。”

风狂浪器的夜晚，申一士冲进她的家门：“玉枝姐，高经理叫你来渔家旅社，陪陈青烟喝酒。”可是，当她一到驳船，却是陪穿得花枝

招展的孙妮喝酒。一会儿，在申一士和刘德志的殷勤劝酒中，她和孙妮双双大醉如泥，被搀进卧室。黑沉沉的半夜，高土突然推醒她：“姐姐，快乘交通艇离开，陈青烟喝醉了，说非和你同床不可……”

另一个月色迷茫的夜晚，她跟着高土来到渔家旅社，吃过酒食之后，高土突然扑地跪在高玉枝前边：“姐姐，有一事求你了。那晚，陈青烟要和你同床，而后人事不省。我诡称他已经侮辱了你，要他娶你。等一会儿，陈青烟要到船里看你，你就蒙头睡在被窝里抽泣，装出受辱的模样。”高玉枝胆怯而羞涩：“不。不能害人……”高土跳起来发怒道：“这是你嫁给承包家的唯一机会，不然，我没有钱治你的病、养你的人。”高玉枝沉沉地低下了头。一会儿，陈青烟上船了，高玉枝用棉被蒙着了全身……

回忆着这些情形，高玉枝的心里发出绝望的呼喊：“天啊，我的一切都完了。我走投无路了。我该怎么办呢？”

她头脑一热，冲出房门。一会儿，她跑到父母的黑黝黝的石坟前，一头扑在坟背上，额头磕得鲜血淋淋：“阿爸，阿妈，我只有跟你们去了。我活在世上三十多年，从来没有做过丑事。是凶恶病魔和庸俗的弟弟，迫得我做了丑事，害了别人，自己又身败名裂……”

她倏地站起来，朝着大海走去……

两天后，在高家亲友呼天唤地寻找高玉枝的时候，县委突然收到一封高玉枝的信——

亲爱的蔡向良副书记：

听说你要找我，我用这封信回答你的询问了。

说千道万，我只有一句话，陈青烟和我的关系是清白的。在渔家旅社的那个神秘的夜晚，我根本没有和陈青烟发生过什么关系，而是我身患重病，半夜病痛，临时乘小艇到飞霞岛找医生的。后来，陈青烟到渔家旅社调查被自己侮辱的对象时，我蒙在被窝里抽泣，是在为自己弄虚作假栽赃于人而痛苦。我到陈家居住，是异想天开地希望陈青烟娶我为妻，好获得他的万贯家财，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当然，这一切的一切，都和我的弟弟高土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啊！

当我鬼迷心窍的时候，是不断传来的消息唤醒了我的良知：由于我对陈青烟的诬陷栽赃，陈青烟将身败名裂，判刑坐牢。说实话，我只有为我之心，没有害人之意。我猛醒了，我要把事实告诉组织，使陈青烟解脱罪责。

多年来，我因为患有肝硬化中后期的病症，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嫁人。这次，我栽赃陈青烟，患了一种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绝症。现在，我替陈青烟昭雪了，我的心解脱了。但是，我正被自己的亲人迫到另一种绝境中，我无法再生活下去了。我多么希望这座阳光明丽的世界，给我幸福啊！可是，我不得不撕心裂肺地呼喊：我再也没有脸面活在世间了，只有向世界告别了……

含泪看完高玉枝的来信的蔡向良，突地伸直了身子，向旁边的秘书喊叫：“快备车备船，我要到飞霞岛。”

可是，当蔡向良赶到飞霞岛时，人们告诉他：两天前，高玉枝跳海自尽了。

噩耗使蔡向良震怒了，他擂着桌子：“不，事实绝不是这样子。我要到渔家旅社，寻找案件的见证人。”

蔡向良要寻找的，是那晚陪同高玉枝把孙妮灌得醉昏昏的申一士和刘德志。按照蔡向良的推断，整桩案件中，高士是犯罪的策划者，申一士和刘德志是执行者。只有找到申一士和刘德志，才能找到罪恶的旁证者。

可是，当蔡向良赶到旅社时，那里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年老的厨师。老厨师泪涔涔地说：“高士回家替姐姐收尸埋葬了。申一士和刘德志外出办事。那晚的情景，我只知道两个女子半夜离开旅社，其他一概不知道。都怪我年老贪眠啊！……”

蔡向良赶回县城后，在向县委常委会上汇报案件时，慷慨激昂地说：“……毫无疑问，从以上整个案件的详情来看，反照出当前一种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为了钱，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看到，现在社会严重缺乏一种什么？缺乏共产党人崇尚的正义、道德和理想。制造陈青烟案件的，不是陈青烟本人，不但有其他人，而且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虽然，高玉枝的遗书里出于保护弟弟的目的，不牵涉弟弟和案件的关

系，把责任兜到自己头上。但是，她还是愤怒地说到了，有人逼迫她走上自杀的道路。在整桩案件里，受害者不止高玉枝一个，还有孙妮、陈青烟等人。我们不能再出现人命事件。我的意见，由县纪委、县政法委员会成立联合专案组，我亲自担任组长，到飞霞乡传讯高士、申一士、刘德志等当事人，和乡长阮秋谈话，同时找到陈青烟和孙妮，彻底搞清案件发生的原因，对所有有问题的人，违纪者作党纪处分，违法者依法惩办！”

在蔡向良发言时，列席县委常委会的县纪委郭主任，还没有等到会议结束，悄悄地离开了……

第二十一章

陈青烟向蔡向良副书记交了自己的问题后，感到自己的人生像经历了一场大风暴，现在可以安静下来了。他等候着组织对自己的处理。

夜晚，他按照自己的习惯，到海滩散步。墨蓝墨蓝的天幕笼罩着大海，使海洋显得格外的幽暗、辽远、神秘。而眼前的傍岸的海水，在不远处的灯光的映射下，却非常明亮、澄清，连海底的色彩缤纷的珊瑚也看得一清二楚。

“哗啦！”鱼群的荡水声。

他举眼望去，傍岸的澄澈的海水里，一群夜间洄游的带鱼，从遥远的海洋深处窜过来，大的带鱼王像数米长的白练，小的白带儿似几寸长短的银绸，扁平的身体光秃秃滑溜溜的，充满磷质的光秃肤表发出银晶晶的光亮，每条鱼儿都变成光彩的长灯，给近海海底增光添色。带鱼窜荡过的水域里，留下一条条白花花的浪带，如海里神秘的水幽灵，乱纷纷地向近海冲来，又悠悠扬扬地向远海漂去……

长年漂泊养成的对海洋景物的敏感，使陈青烟触景生情。

在陆地生活的人类，能像在海洋洄游的带鱼和水幽灵多好啊！它们赤条条地来到，又赤条条地离开，没有任何的牵挂，没有任何的负担。但却能闪光烁彩。生活在陆地的人啊，像大海的鱼虾，分成好多种类，

残忍凶暴的、懦弱温顺的、奸猾狡诈的，它们或豁命竞争，或钩心斗角，或互相残杀，或平安相处……自己经过这些年的拼搏风浪的生活，尤其是那夜的丑剧，应该彻悟人生了。往后，要像哪一种鱼类那样生活呢？对，应该像眼前的带鱼和水幽灵，不稀罕任何的名利，赤条条地来到世界，赤条条地离开人间，用纯洁的磷质的身体，向世界放射光辉！

他联想到绿浪岛的护庵石堤工程，觉得如今已经坦露了自己的问题，轻松地卸下了包袱，应该即刻安排好这里的事务，竭尽能力地带足资金，捐给白水庵住持，并且帮助她们修建护庵石堤，建设渔船避风港。

次日早晨，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我想带走家里所有的存款……”

老母亲仔细地听完儿子的叙述，顿时心花怒放：“儿啊，你做得对，想你母亲一生，别无他图，只是虔虔诚诚地敬佛，清清静静地修心，干干净净地做人，活得多么舒心。你要在绿浪岛修堤护庵，建设避风港，是大快人心的好事，甭说把存款捐进去，就是倒卖产业，出典房屋，倾家荡产，也是应该的。人活在世界上，最难得的是为他人谋福利啊！”

母亲的鼓励，使陈青烟心旷神怡，他说：“母亲，我一定听从你的教诲，做一个更加完美的新人。”

从家里出来，陈青烟来到县城外的渔港里，遍登自己承包的船只，巡游自己承包的企业，交代了工作，便驾起一条闲置的白底船，高扬棕黄色的风帆，向大洋深处的绿浪岛漂去了……

这时，清寂领受了师父贤慧住持的任务，向蔡向良副书记卸掉青烟的责任后，住在县城附近的尼姑庵里，向熟悉情况的人们打听陈青烟的下落，准备向他恳求捐助护庵石堤的修建费。终于，她在好心人的指引下，找到了陈青烟的别墅式房屋。她走进豪华漂亮的陈家，一颗心激动得扑扑跳跃起来。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她估计是陈青烟的母亲，躬腰低声：“老人家，我想打听一下，陈青烟施主在家吗？”

看着眼前这位年轻美貌的尼姑，陈母想到儿子对她说过的事情，问道：“你可是白水庵小师父清寂？”

清寂双手合十：“小尼正是清寂。”

陈母眉开眼笑地拉起清寂的手，说：“小师父，不不，孙妮姑娘，我儿子陈青烟详细地说过你和他的关系情况。你不要向我行佛家的礼节了，咱们就当一家人相处吧，请坐。”

待清寂坐定后，陈母审视着她，又说：“啊！我儿子真有眼力啊！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美丽贤惠的姑娘。青烟喜欢你，他选得对。”

清寂不好意思地说：“老人家，我哪有那样好啊，我是个出家人了……”

陈母说：“你好，你好。只是青烟那小子不好，喝醉了侮辱你，害得你差点在海里丧生，又心灰意懒地出了家。我代表青烟，向你道歉了，求你原谅他的罪过。”

清寂连忙挡着老人，说：“老人家，这次我奉师父的旨意，已经找到县委蔡向良副书记，替青烟大哥说了话。”

陈母：“你替他说了话了？你是怎么说的？”

清寂：“因为青烟大哥自己向组织交代过，我只好说他和我说发生过关系。不过，我出家前是他的未婚妻，是我主动和他发生关系的，所以，青烟大哥是无罪的。”

陈母老泪流淌：“好孩子啊！青烟已经把一切都告诉过我了。你冒认是他的未婚妻，还说主动和他好，你的好心，神明都清楚的。你能保护青烟不用判刑坐牢，是我们陈家的恩人呢。”

清寂的眼眶也红了：“老人家，青烟大哥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两次救过我的命呢。人生在世，做事要凭道德良心。甭说我替大哥说几句话，就是替大哥甩头抛脑，也报答不完他的恩情呢。”

陈母显然也知道陈青烟抢救清寂的事，说：“孩子，那是男子汉应该做的事，算不了他对你的恩情。你为他失去贞操，历尽艰险，剃度出家，一个女孩子做到这种地步，而且对他以德报怨，多么不容易啊。孩子啊，青烟有个心愿，他希望你还俗，他愿意终生对你忠贞不贰，不知你意下如何？”

清寂抹着泪水，说：“这桩事，容我再想想。我这次来，是找大哥商量捐款修建护庵石堤的事……”

陈母一拍掌：“好，你仔细想想，青烟对我表白过心迹，他是真心喜欢你的。至于捐款修建石堤和渔船避风港的事，我举双手赞成。几小时前，青烟刚刚携带存款，出海到白水庵了。”

清寂激动地向老人躬腰磕头：“老人家，我代表师父、师姐和虔诚敬佛的渔家，向您致礼了。我这就要赶回白水庵，向师父报喜呢。”

陈母要挽留清寂，但清寂却说：“老人家的慈心，我心领了。待到护庵石堤工程成功后，我一定来住些日子，侍候您老人家。”

清寂走后的当天夜晚，蔡向良和两个身着公安服装的政法干部来到陈青烟家。蔡向良告诉出来接客的陈母：“伯母，我是县委蔡向良……”

看着县委领导人带着两名公安人员来到家中，老母亲惊得脸色苍白：“蔡同志，你们是不是来逮捕我儿子啊？”

蔡向良连忙解释道：“不不。我们是来找青烟调查情况的。”

陈母：“可是，我刚刚送走的孙妮姑娘说，她已经找你说了，她是青烟的未婚妻，是她主动和青烟发生关系的。如果事实是这样，青烟总是有错没有罪吧？”

蔡向良一惊：“孙妮到过你家了？我们也要找她调查呢，她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老母亲应道：“上午，青烟出海到白水庵了。下午，孙妮姑娘来找他，知道他走了，也就乘船出海追他去了。”

蔡向良看着狂风呼啸乌云翻滚的天空，焦急地说：“他俩怎么能够出海呢？今天，绿浪岛海域有十一级海暴，他俩出海危险啊！”

老母亲惊得一屁股砸在椅子上：“啊呀，那苦命的孩子啊，早先，他父亲也是在海暴里翻船身亡的，如果他碰到三灾两祸的，叫我怎样活下去啊！”

蔡向良心里酸酸的，安慰道：“伯母，常言道，常上山的不怕猛

虎，常下海的不怕恶鲨，青烟是闯海汉，不会出事的。”

陈母又呢喃道：“只是孙妮那女孩子，身单力薄的，怎能顶得住风暴。她已经替青烟吃了苦头了，如果出事了，叫我们母子俩怎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

蔡向良思索了一下，交代一个政法干部：“你立即回县委，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县渔业指挥部，让他们出动一艘机帆船，沿通往绿浪岛的航线前进，搜索有没有陷身海难的人。如果有人陷身海难，务必全力抢救。”

第二十二章

陈青烟出海坐的是一条渔家钓鱼作业的小型帆船，金黄色的渔灯装在毛竹做成的尾桅梢头，棕灰色的风帆挂在杉木中桅上，舱面像巨大的梭子形的海螵蛸，被白漆涂过的船底银熠熠圆鼓鼓的，故命白底船。

因为匆忙出海，陈青烟没有收听天气预报，帆船里也没有需要电源的收音机。一小时后，广阔的海空突然显出强海暴之前的征兆，没有一丝丝咸腥味的海风，海底响起一种咕噜噜的嘈杂声，海面像落入一块块无形的陨石一般，溅起了一股股冲天的水柱，形状如初春的嫩绿色的树木，梢头绽放着白艳艳的蘑菇花。蘑菇花贴着白底船舷帮蹿上天空，到达中桅顶部的时候，像一团团银灿烂的礼炮炸散开来，冰凉凉的水珠盖头盖脑地倾向陈青烟，不一会儿工夫，他浑身湿漉漉的，不停地打着冷战。他清楚地感到，经过这段时间的折腾，健壮的身体虚弱了许多，连抵御冰冷的海水的能力都丧失了。

两刻钟后，那些冲腾的水柱渐渐低矮下去，终于没进海里了。大海出现了奇异的静寂，平坦坦碧粼粼的。而水柱留在空中的水珠，已经散成一团团雾珠，迅速地飘飞聚拢起来，连成白茫茫的一片，把整座海空罩没了。

海暴的前锋依照没有到达，雾气像一张张灿白迷蒙的纱幔，以一丝不动的静止状态，漫覆在白底船的上下左右。白底船上的陈青烟，连忙寻找指南针，试图辨认前往绿浪岛的航向。他寻遍了整座舵位，没有发

现指南针。他惊得发呆了，原来，这条白底船刚刚搁浅修理过，船上的用具还没有装缮完毕，没有带着指南针。雾天雾地，看不见任何可供辨认航向的阳光、月色、星辰、航灯，船只迷失航向了。

陈青烟降低了风帆，减缓了船速。他担心航速太快了，会偏离航向，冲到遥远的大洋，陷进倾船吞人的海暴里。船只慢悠悠地踱着步，等候海雾消散航道清晰的时刻。

这时，他的刚刚被海水淋浴过的身体，突然感到虚冷，并且越来越强烈，变得阵阵寒战着。他软瘫瘫地趴在舵位左侧的舷帮上。他知道，冰冷的海水侵袭了自己的虚弱的肺腑，他患病了。

眼前的雾海，显得越来越浓密。在陈青烟的视野里，那密集的水汽聚成的景色，犹如一幅苍白、空虚的画，一无所有。其间还渗出一派寒森森的气息，使他的病越来越厉害了。

他感到自己像坠进一泓冰冷而苍白的雪水里，一切有感觉的欲望全在寒冷的浸染中消失了，连生命也变成一派冰冷和苍白。

一种意识掠过心间。嗯，我坠进这种病境，和孙妮妹子陷进孤岛尼庵一般状况，空虚、灰冷、寒战。这是死亡的境界、冥冥的阴府。生命如果坠进这种地方，无异于森冷的冰天雪地中僵死了，没有任何的创造业绩的活力，没有任何五彩斑斓的青春。

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冷得厉害，仿佛变成了一条冰柱似的，难受极了。他多么希望有一团渔火在身边烤热自己。可是，他却像越来越深地陷进雪水里，身体的抽搐阵阵发作。

天啊，自己病得这么难受，这么痛苦，不如死掉算了。

但是，另一种残存在心底的意志力，促使他挣扎着，和病情拼搏着。

一会儿，他的身体竟然暖和过来，身上的寒气也消逝了一些，并且停止了抽搐，静静地依在舷帮旁。

他想着刚才绝望的念头，仿佛有些后悔了，望着四周的雾海，尽力地想从其中发现一些什么。

他看到了，那苍白灰冷的雾空，虽然一无所有，却像他从白水庵感悟到的那样，夹杂着一种淡泊和纯净……

另一种想法在他心里蹿动着。

孙妮的出家，既是虚落灰冷的人生观的体现，又蕴蓄着一种美。自己过去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体味过她的追求吗？刚才，自己为什么坠进那种颓丧到准备自绝的念头？是生活的风浪扑塌了意志？是没有希望的爱情使自己陷进迷茫？是对未来的牢狱生活感到恐惧绝望？不行，自己应该追求人生的另一面……

海空像顺从着他的意志似的。这时，桅梢尖所指的天空，浓浓的雾气渐渐淡化，晌午的太阳以一种怪异的形态出现了：它像从遥远的天空冉冉飞来的一团火花，从淡黄色变成米黄色，又变成橙黄色，渐渐地变成一团金灿灿、亮闪闪的火焰。而四周蹿出的略带红色的火舌，如火焰花的花瓣一般，鲜艳而灼热。

在呼呼的啸声里，暴风的前锋刮到了。从远方卷来的黑黝黝的云烟，染得周围的雾气渐渐黯淡下来，并且如浪似潮地翻卷着，汹汹腾腾地扑向火焰花般的太阳。而太阳，却焕发出一束束灿烂耀眼的光芒，在阳光的照耀下，浪花更加银烨烨，海水更加碧澄澄。这使陈青烟得到热电流般的感受的力量，他顽强地爬起来，高高地升起了风帆，白底船冲向浪急流湍的航道……

陈青烟出海后，清寂来到县城外的渔港，找到那条替白水庵运输生活品的小帆船。可是，驾馭扁舟的老渔汉不在船里。清寂等了两个小时，仍然不见老渔汉归来。急不可待的清寂，决定凭着自己会驾船游水的技能，冒险出海。船离渔港十海里光景，天气骤然恶化起来了。漫天黑压压的云朵，从北方天际滚滚涌来。满海白灿灿的浪团，也辗过坦然闪光的水面，汹汹翻滚。

清寂一阵心悸，正不知该驾船继续前进，还是掉头回渔港避风。

突然，黑乎乎的云彩里，落下一阵密麻麻晶亮亮的冰雹，拳头大小的冰雹，砸得海水溅起白色的浪花，砸得小船砰砰发震，砸得鱼虾乱纷纷地跳出水面又扎进深海。

清寂想起了渔家的俗语：大海遇冰雹，快往水底逃。她犹豫了一

下，又一咬牙，扑地跳上船舷，一头扎进水底，潜游到船底龙骨旁，仗着水皮和船壳的保护，避开重弹般的冰雹的袭击。

砰！几声剧烈的炸响后，顶部的船底向下一沉，砸得清寂的头顶一阵发痛。她一看，几颗冰雹砸破了小船的杉板船底，海水从窟窿里蹿进船舱，小船迅速下沉着。还好，这是一条全部由杉木做的小船，没有彻底沉进海底，在水面半沉半浮地漂动着。

冰雹雨停止了。清寂担心自己爬上舱，会增加重量，把小船压沉下去。只好双手扶着船舷，边游边寻找过路船。

这时，她才感到海水冰冷疹人。一番的折腾后，浑身疲沓沓的。

哗，一座浪山把她和小船托上半空，她转动双眼搜索海面，却不见一只航船，不见一座礁盘。

惊恐和绝望，使她头昏眼黑，身体感到更加沉重了，真想坠进海底。她干脆捞起一条连接小船的缆索，另一头捆在自己的腰部。为了减轻小船的沉力，清寂只好离开船舷，全身四臂张开增大浮力，任小船拖着自己飘荡着。

她的脸时沉时浮着，当双眼浸入水里时，她惊异地发现，这里的水色，格外的清澈透明，整座海底仿佛是一派明明白白的晴空，虽然没有任何异常鲜艳的色彩，却呈现着一种淡漠的清白。一种自然生发的情绪，网着她身心。这片海底的境界，多像自己出家后的希冀。虽然显出清白淡泊的美，却又是寒冷惨淡的苍白。今天，自己的生命已没有获救的希望，不如葬身在这种境地里，也对人生有点些微的慰藉。

不，不。我正当青春年少，生命还需要一种充实，人生还需要一种色彩。我不能这样了此残生。可是，生命的充实是什么？人生的色彩是什么？

同时间，那片清静而苍白的海底，突地浮出一只海碗大小的海贝，两扇黑黝黝的贝壳打开来，一颗硕大的雪亮的珍珠出现了。

海浪冲荡着那贝壳，珍珠时近时远地浮在她的前边，那形象就像苍白寒空中的星星，闪烁着忽明忽黑的光亮。

这时的清寂，越来越强烈地体悟到，自己的灰颓而纯净的希冀王国里，多么需要一种充实。对了，这才是生命的充实，它对人的生命带来缤纷美丽的色彩。

可是，凶器大海，无情的风暴，狂猛的恶浪，正把她推向死亡的漩涡……

第二十三章

蔡向良在县委常委会议上的发言，县纪委郭主任通过复杂的社会关系，立即通知了飞霞乡的阮秋。

阮秋获悉县专案组要审查自己在陈青烟案件中的行为，吓得他差点要摔倒在地。思忖良久，他到隔壁办公室召唤党委副书记彭得来：“小彭，我们到渔家旅社，要高土彻底交代清楚，陈青烟案件是怎样发生的。县委很重视这案件，我们所在地党委如果不查清案件，更是严重失职。”

两人来到渔家旅社，高土、申一士和刘德志愁容满面地喝着闷酒，高土的左臂挂着悼念姐姐的黑纱布。

申一士挤着笑容来招呼：“阮父母，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旅社？来，先喝点酒。”

阮乡长神色严正地说：“我不是来吃吃喝喝的，而是来调查陈青烟案件的。”

高土发出哭腔：“阮乡长，我的姐姐都死了，有谁比我损失还大呢？你们难道也要迫死我吗？”

阮乡长：“不是我个人来迫你，而是作为一级组织，应该查清案件情况，实事求是地处理。你姐姐死了，不等于案件了结。况且，县委已经决定，正式成立陈青烟案件专案组，由蔡向良副书记任组长。”

高土一惊：“成立专案组，还要查什么？”

阮乡长看了看彭得来，交代道：“小彭，你到周围卧室看看，有没有其他旅客？”

他打发走了彭得来，压低声音说：“专案组的任务，不但要查清陈青烟的问题，而且要进一步调查是谁促使陈青烟案件发生的。高经理，你们有什么问题，要老老实实在地交代啰。”

高土被吓得浑身发抖：“这、这怎么办？申一士，你看呢？刘德志，你说呢？……”

阮乡长神秘地说：“我看啊，你们只要待在渔家旅社，迟早会成为网里的鱼儿，逃不脱的。”

申一士心领神会地点头道：“嗯，我知道阮父母的良苦用心了。阮父母，只要我们能逃脱这场灾难，我们会感谢你的好意的。”

阮乡长看到彭得来到房间，说：“我有什么好意坏意的，我不过要你们彻底交代问题，争取重新做人。否则，等候你们的，是法律的惩罚。”

阮乡长又对高土们诱导了一番，告辞离开了。

一送走阮乡长和彭得来，申一士立即把高土和刘德志拉进房间，说：“今天，姓阮的是听到县委的消息，前来通风报信，要我们躲避风头。”

高土：“他姓阮的是在玩弄上级又玩弄下级。开头，他为了自己女儿嫁给陈青烟，把陈青烟组织关系迁到乡里，蓄意保护他。后来，陈青烟过不了关，他又来和我串联，欲置陈青烟于死地而后快。现在，他唆使我们逃走，无非是没有证人证明他的行为，让自己溜过关。”

申一士：“可是，首先不能过关的，是我们自己。万一陈青烟和孙妮清醒地回忆，那晚是我和刘德志灌醉了孙妮，是你高经理把陈青烟扶进孙妮的房间，后来又是你迫死了高玉枝，我们三人全都得坐牢啊！”

高土的脸色一阵苍白：“什么，你们俩人想揭发我的问题？你们这两个翻脸不认人的家伙，这些日子来，我供养你们胜似父母，哪一点亏待了你们？你们给我滚！”

申一士冷笑道：“姓高的，你不要真真假假地做戏，你也学习阮秋的手段，要我们离开你，让你的罪责找不到证人。”他转向刘德志，说：“我们兄弟可以替高经理避灾而远走高飞，但是，我们是穷光蛋，难道要我们去讨饭？这些日子，我们鞍前马后地替高经理卖命，高经理总要给我们一笔吃饭钱。”

刘德志的拳头砰地一擂：“对，姓高的，你如果不付吃饭钱，我姓刘的是个粗汉，这个铁团般的拳头不会饶人。”

高土不无慌张地退缩了一下，说：“好，我付钱。你们要多少？”

申一士对刘德志比画了两个手指头，刘德志点点头，说：“你高经理赚钱也不易，每人给我们两千块！”

高土惊叫起来：“什么？你们不是要扒我的皮吗？”

刘德志的拳头在高土前边晃了晃，威吓道：“姓高的，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指着高土当枕头的铁箱子，说：“谁不知道那里面装着好几万元的巨款。”

高土：“这笔巨款，大部分准备偿还陈青烟借给我办旅社的本钱。”

刘德志不耐烦了：“说！到底给不给钱？老子的拳头发痒了。”

高土吓得满额冷汗：“我付，我付。”他打开枕头形的铁箱子，里面露出大沓大沓的票面一百元的人民币。他算了四千元，交给申一士。他的双眼，泪水涟涟。

申一士看着铁箱里的巨款，咽了一口馋液，转笑道：“高经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兄弟一场。既然是兄弟，现在要分别了，就该痛痛快快地喝几口告别酒，行吗？”

高土勉强地笑道：“好，痛痛快快地喝几口告别酒。”他转向厨房喊道：“老厨师，加几个好菜！”

老厨师在里面应道：“好嘞！”

一会儿，几盘热腾腾的红烧黄鱼、清蒸鲈鱼、干炒**鳊**鱼和两瓶竹

叶青酒搁在桌面。申一士不时地向刘德志微笑道：“兄弟，我们感谢高经理的照顾，多敬高经理几杯酒。”

两人轮流地敬酒：“高经理，干！”

傍晚来临了，夜色像乌黑的纱布，从船上卧室的玻璃窗外垂落下来。高土酩酊大醉了，一边摇着手说“我不行了”，一边向床上倾倒下去。

申一士摇了摇高土：“经理，你真的睡了？”

高土鼾声大作。

申一士和刘德志得意地对笑了一下，搂起高土额角旁边的钱箱。刘德志抢先一闪手，把钱箱搂在自己怀里：“我带吧。”

两人匆匆忙忙地冲出旅社，钻进驳船左侧的交通艇上。

刘德志问：“申兄，是往大陆逃，还是朝海里钻？”

申一士：“还是在海里避一阵，再到大陆享福。”

两人手忙脚乱地解开缆索，驾着小艇漂进黑漫漫的大海深处。

夜海永远是狂躁的。不一会儿，一股股从北方卷来的黑云和横滚直蹿的气势，如一条条贴着海水飞来的乌龙。

海风拱起了一座墨蓝幽暗的浪山，小船如被狂风吹卷的落叶，时而轻飘飘地吹上高耸的山巅，时而坠进深谷。

申一士吓得大呼小叫：“皇天啊，海洋惩办我们呢。”

他俩是内陆的青年，原先并不会驾船闯海，到渔家旅社当保镖后，偶尔驾小艇在近海漂漂，并没有多强的海上功夫。利令智昏，他们竟然忘了自己的情况，劫钱乱闯大洋。

此刻，还是刘德志倔强些，镇静地呼喊：“越慌越死得快。稳定船只，漂回大陆。”

可是，任凭他俩怎样折腾，小艇如脱网的疯鲨，乱冲乱荡着。

也不知在海里漂荡了多少时候，突然，申一士发现，前边数十米处，有一座溜黑滚圆的礁石柱突出海面，石柱的周围，扑礁浪像陷进深坑似的，贴着石柱的边沿，一头扎了下去。

申一士不知道这种大海浪的厉害，兴奋地狂叫：“赶快把船拢过去，爬上礁石柱，喊住过路的大船，逃回大陆。”

刘德志犹豫道：“根据阮乡长透露的口信，政府会在大陆捕捉我们的，我们现在又劫了高土的钱财，他也会去报案呢！”

申一士：“好死不如赖活，逃命要紧。”

小艇一漂进礁石柱，海底突地出现神奇的力量，掀得小艇翘臀俯首地一冲，一头扎进了石柱旁的海底了。“啊哟！”随着惶恐的叫声，申一士和刘德志跃出了船只，向礁石柱扑腾泅游。刘德志力气猛些，一把夺过申一士怀里的钱箱，蹚过凶猛的扑礁浪，沿着峭直的礁壁，壁虎似的爬动着。

“我要钱箱！”申一士水性差，在乱腾腾的扑礁浪里一纵跃，双手死死地攥住刘德志的左脚。

“放开我！”刘德志被拖得向下滑溜，愤怒地叫着。他看申一士死不松手，双脚一缩，凶狠地蹬踢着申一士。

“把钱箱给我，我就放手。”申一士脸部被踢得阵阵剧痛，依旧拖着刘德志。

“哗！”两人双双溅落海啸浪里了。他们在水里冲腾着，挥动拳头扑打着，争夺着钱箱。

而此刻，一团白花花的漩涡漂过来，湍急的流束把他们卷了进去，迅速地旋进了海底……

却说渔家旅社的高土，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昏头昏脑地醒来，只觉得口渴得像烈火在燃烧，竭力地爬起来，晃里晃荡地颠着步，迷迷糊糊地看到一脸盆洗过脸的脏水，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扎进脸盆里，咕噜咕噜地喝了一通。冰冷的洗脸水，使他清爽起来，神志也随着苏醒

过来。他看了看四周，自语道：“咦，申一士和刘德志呢？”他无意里一瞥自己的床铺，那个装钱的铁箱子不翼而飞了，立即掀掉棉被和草席。哪里还有铁箱子的踪影啊！他的额头嗡地响了一声，一种意念驱使他冲出卧室，大声喊叫着：“申一士，刘德志，你们在哪里？”

驳艚船上，他没有找到申一士和刘德志。

倒是老厨师闻声走出来，说：“高经理，半夜时分，申一士和刘德志驾驶一条交通艇离开，我出来解手时看到了，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说，是高经理你让他们走的。”

高士破口大骂：“这两个流氓、恶棍、海贼，劫走了我的全部钱财。我完了，我彻底完了！”

老厨师也惊呆了：“啊？真是劫财的强盗。不瞒你说，当初你从大陆招聘他们来，我第一眼看去，就知道那两个家伙不是好东西。”

高士窜到老厨师面前：“不！他们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追上他们，夺回钱财。老厨师，你说，他们往哪里逃跑了？”

老厨师想了想说道：“好像向外洋逃去了。对，这一带没有其他岛屿，他们又不敢逃到飞霞岛，肯定是带着钱财漂泊汪洋，然后窜到他方。”

“老厨师，旅社的事，你替我照顾几天。我要下海追赶他们。”高士说着跃上一条交通艇，解掉缆索，扬帆而去了。

两天后，县委蔡向良副书记带着两名专案组人员，来到飞霞岛。蔡向良找阮乡长个别谈话，说：“老阮，我们是老同事了，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

阮乡长说：“老蔡，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蔡向良：“我是要直爽地说，我今天找你，就是想和你统一思想看法，我们对陈青烟的案件，都来个坚持党性，知错必改，认真坦白，实事求是，行吗？”

阮乡长大声笑道：“我们作为党员干部，当然要坚持党性，知错必改，认真坦白，实事求是啰。”

蔡向良面露喜色：“那就好。你既然有这种认识，我也就坦率地指出你的问题了。我认为在陈青烟案件中，你为了让女儿嫁给陈青烟，丧失党员干部的原则，不知在这个问题上，你有没有觉悟到？”

阮秋出人意外地沉静，说：“嗯，你这样认为？好，欢迎你详细地指出来。”

蔡向良：“开始，你动员社会关系，向陈青烟母子推荐自己的女儿做陈家的媳妇。陈青烟出事后，你有意识地转移他的组织关系，用自己的权力范围保护他，是不是要他感谢你这个保护人，娶你的女儿？后来，问题暴露了，尤其是陈青烟向县委坦白，县委着手清查问题，你又以另一种极端的手法，伙同高土，咬定高玉枝是陈青烟的受害者。如果不是孙妮的告发和高玉枝的遗书，问题差点被你们搞浑了……”

阮秋的脸色渐渐地阴沉下来，说：“老蔡，你这种以臆想代替事实的做法，使我太失望了。我女儿托人介绍给什么人，这是自由，谁也不能以此做罪证。我转移陈青烟的组织关系，完全是出自希望他支援家乡创业的目的。你说我保护他，证据何在？我在分析案件时，曾经谈过高玉枝是陈青烟的受害者，但这只是个人的分析意见，难道随便说话都是问题？老蔡，我也坦率告诉你，即使你要凭借前面的几条处理我，也要有证人提供证据啊！”

蔡向良：“老阮，你是在跟我斗法，不是实实在在地谈问题。我要正告你，证人就在你们飞霞岛，他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会提供证据的。”

高土冷冷地问：“证人是谁？”

蔡向良：“高土、申一士、刘德志。你对他们说过什么，他们会记得一清二楚的。他们现在不讲，进牢房时也会交代的。”

高土冷笑起来：“哈哈，你去找他们好了。”

他接着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老蔡，不要忘了，我有个大号，叫不倒翁。”

“违反党性的人，会倒台的。”蔡向良生气地斥了他一句，走了。

几刻钟后，蔡向良带着专案人员来到渔家旅社，老厨师迎上前来：“蔡副书记，你们找谁啊？”

“高士、申一士和刘德志呢？”

“前天晚上，申一士和刘德志趁高经理醉酒昏睡，劫走了他的全部钱财，跑了。高经理也驾船追出海了。”

蔡向良：“啊，三个人全跑了？”他气愤地思索了一会儿，问：“他们乘什么船出海的？”

老厨师：“小交通艇。”

蔡向良：“哼，小船越不过公海，逃不到外国，迟早要漂回来束手就擒。”

一个政法干部提醒道：“蔡副书记，为什么早不跑迟不跑，这时候全跑了？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再说，阮乡长刚才那样自信，是不是事先知道他们逃跑了？”

蔡向良：“老厨师，他们三人逃跑前，有没有什么人到这里来过？”

老厨师：“阮乡长来过一趟。”

“他们说了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蔡向良愤怒地说：“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有找到他们三人，才能真相大白。”

第二十四章

高士驾驶的交通艇，已经在海里漂泊了两天两夜了，始终没有发现申一士和刘德志的影子。一股火灼灼的怒气在他心里膨胀着。他驾舟乱闯乱荡，发誓要寻到仇家，夺回血汗凝集的钱财。

一阵剧烈的饥渴，使他清醒过来，想到自己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喝休息了。他松开手里的舵杆，在小艇的角角落落寻找着，没有一滴淡水，更没有一点粮食。这时，他惊慌起来了，也不知小艇已经漂到什么海域，能不能找得到有淡水和食品的陆地。如果遇上卷海的风暴，树叶般的扁舟更是不堪一击。他不时爬到桅杆上。四处张望着，希望看到陆地和岛屿。

终于，他发现正北方有一堆黑乎乎的影子，像是一座独立大洋的孤岛。

小艇跳波跃浪地前进着，靠拢那座孤岛。高土仔细一辨认，孤岛上有一座古老的尼姑庵。他想：“啊，是绿浪岛白水庵！糟透了，如果前往乞讨淡水和食品时，遇到孙妮，该怎么办？”可是，严重的饥渴，终于驱使他不顾一切地闯进了白水庵。静悄悄的庵堂内，走出个年轻的尼姑。高土吓了一跳，又细细偷看，不是孙妮，才放心。

年轻尼姑是圆秀。她问道：“阿弥陀佛，施主有什么吩咐？”

高土气吁吁地说：“我驾船出海，迷了航向，断了淡水食品，小师父能不能施舍一些，权当我暂借贵庵的物品，日后一定加倍偿还。”

圆秀：“普度众生于危难之中，乃我佛教诲。施主请稍候。”

一会儿，圆秀拎出一桶淡水一袋大米，交给高土。高土千谢万谢地躬身磕头，回到小艇，随即生火做饭。吃饱喝足后，他又想起被劫走的钱财，于是重新驶动小艇，沿着绿浪岛的四周寻找着申一士和刘德志。当交通艇来到白水庵另一侧的海塘外，他被一种情景惊呆了。

海塘外的石堤上，大约有百余名的闯海汉子，一个个裸着强健而黧黑的胸膛，挥动着粗壮的双臂，到两旁的崎岖海岸搂起渔箬大小的礁石，滚动渔舱一般的巨岩，重新建筑着石堤。另一些渔汉子，则高卷着裤脚，两根舵杆般的大腿踩着没膝深的海塘，挖掘污黑的塘泥，装在巨大的竹篓里，一篓一篓地倒进大洋。石堤外面，数十条雇来的运输船，满载着建筑海塘闸门的石条、钢筋、水泥和铁板，被站在浅水里的渔汉们，卸到礁岸上。

显然，这是陈青烟花钱雇来的渔家，建筑石堤保护白水庵，挖深海塘当渔船避风港。

而运输船上，一条熟悉的人影，正汗涔涔地劳作着。

高土仔细一看，是陈青烟。

顿时，仇恨的意念，把高土的心肺都快胀裂了。他恨恨地想着，该千刀万剐的陈青烟，是你惹得我钱欲横生，是你害得高玉枝身亡名臭，是你迫得我支走申一士、刘德志，让他俩劫走我的钱财，是你弄得我弃家逃难、漂泊大洋。有仇不报非君子，我有家难回，迟早要被狂风恶浪夺走小命，不如和你拼个鱼死网破，即使两败俱伤，也能泄掉我心中的怨恨。

高土思索着复仇的办法，最后定了主意……

夜幕又以其灰蒙蒙的色彩，蒙在绿浪岛上。岛屿四周的海面，一派迷茫的景象。参加避风港建设工程的渔汉们，有的进入白水庵吃夜餐，有的到船上休息，阵阵猜拳喝酒的吆喝声，伴随着狂浪翻卷的哗啦声，震荡着夜空。

在夜色的掩护下，高土瞄准陈青烟的白底船停泊的水域，驾着小艇漂过去。“哗……”一种不同寻常的溅水声，吓得他差点跌倒在舱面上。他偷偷地探头张望，有几条小船似的白海狮从小艇旁边的水里窜过去：那小山脊似的狮身上，鳍形的前后肢猛力扇打着，短短秃秃的尾巴缓缓摇动着，激起了一圈圈湍急的漩涡，巨大的头部破开暗蓝幽亮的浪山水谷，大嘴凶猛地张合着，吞食着白鲩青鳗甚至小鲨鱼。这种变态的海狮，全身呈现白色，尤其是藏在水里的腹部，如白底船的白漆涂抹过的圆底。白海狮游进船队漂浮的水域，迅速隐进海里了。

高土担心小艇被海狮撞翻，在水面停顿了良久，又害怕被人察觉自己的行为，只好让小艇和白底船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仗着自己的好水性，脱下外衣外裤，腰间插着太平斧，顺着船舷溜进海里，向白底船潜游去。

他为了隐蔽活动，运用水底换气的本领，潜游了数十米。在水中，他仰脸寻找着白底船的船底。一会儿，他看到了白底船的白漆圆底，浮在自己的头顶，立即抽出太平斧，心里一边咒骂着：“陈青烟，老子对你的船开膛剖腹，让你和船一起葬海吧！”锋利的太平斧一忽闪，扎进了白底船的底部。

不料，那白底船猛地向前一蹿，尾巴随着身体竖上天空，头部扎了下来，张开满是白刷刷利牙的大口，向水底的高土冲过来了。

原来，这是一条浮在水面的白海狮，被高土错看成白底船，砍伤了海狮的腹部，海狮被激怒了，直冲向高土复仇。

高土吓得魂飞魄散，抛掉了手里的太平斧，急忙泅游逃命，迅即荡出了海面。白海狮气势汹汹地追来，越追越近。

这时，白底船里的陈青烟，已经饭饱酒足，躺在舱里休息了，他被海面传来的声音惊得跳出舱口，张眼一看，一个黑乎乎的游水人，被凶猛的海狮一口咬中，拖进海底，不见了。

陈青烟向不远处的船队喊叫着：“有人被海狮咬去了，快过来救人啊！”他自己忘却了一切，纵身跃进大海，潜进黯然的海底。右前方，一条人影僵然不动地漂浮着。他飞快地游去，把那人托出海面。几条被陈青烟叫喊的运输船也拢过来，人们七手八脚把水中人拖上舱面。在明亮的桅灯下，那人的胸脯被海狮咬成血淋淋的，已经死了。

陈青烟扳动死者的脸一看，是高土！不禁惨然呻吟了一声：“天啊！”

有几个认识高土的渔家纷纷议论：“这不是飞霞岛的高土吗？”“高土没有参加工程建设，怎么跑到绿浪岛？”“他怎么夜晚游海，被海狮残杀呢？”

一个个问号，在陈青烟心里闪动着。他猜测，高土一定为了某种特殊的原因，才驾船出海漂到绿浪岛。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高土出海丧生呢？

他想了一会儿，招呼众人：“兄弟们，高土的姐姐死了，他也遇难了，家里没有一个亲人。前些日子，他虽然错待过我，和我多次争吵。但是，他毕竟是我的老同学。我决定，承担高土所有的殡葬费用。但是，避风港工程离不开我，我恳请你们中的什么人，驾船载尸回飞霞岛，代表我安葬高土。”

一个壮年汉子应声而出：“我代你到飞霞岛。”

午夜，看着载着高土的船只，晃晃荡荡地漂向大陆，陈青烟的双眼湿润了，他的心在痛苦地自问：“高土，是什么原因使你出海丧生啊？”

第二十五章

这天下午，蔡向良刚刚处理完几项日常工作，陈青烟专案组一个姓陆的青年人来到办公室，脸色悲伤地说：“蔡副书记，绿浪岛又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

小陆应道：“高土驾船到达绿浪岛，不知什么原因落到海里，被一头凶猛的白海狮咬死了。”

蔡向良的眼角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又出了一条人命了，尸体是怎样发现的？”

小陆：“陈青烟离开县城家以后，到渔场雇用了一批劳动力，集中到绿浪岛建设避风港和保护白水庵的石堤。那晚，高土刚刚驾船停在他的白底船旁边，估计是游向白底船，遇到白海狮，才出了事。”

蔡向良来回踱步地思索着，毅然地说：“为什么事情这样凑巧，高土的船停在陈青烟的白底船旁边？高土游向白底船干什么？对了，他可能乘着黑夜机会，对陈青烟不怀好意。这种人，任何事情都可以干出来。何况，他死了姐姐，丢了钱财，自己又被政府追查，必定迁怒于陈青烟，准备对他下毒手，不断害人反害己，被白海狮咬死了。”

小陆点头道：“根据从绿浪岛回来的渔家分析，跟你的推断意见差不多。”

蔡向良：“小陆，你跟我到过渔家旅社，老厨师说的话，你还记住吗？高土和申一士逃跑前，阮秋到过渔家旅社。也就是说，他们的事先逃跑，可能是阮秋促成的。”

小陆：“事情完全是这样。只是，申一士和刘德志跑得无影无踪，

高士又死了，找不到证人了。”

蔡向良愤愤地说：“不！在共产党干部中，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不能因为证人死了，他们的错误就可以不追究了。显而易见，高士的死亡，除了他自己作恶自毙外，另一条重要原因，是阮秋制造的，更确切地说是阮秋那种肮脏的欲望制造的。这些年来，我们提倡从万元户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提拔了一些好的党员干部，也混进了一些不健康的人。阮秋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种人不能留在领导班子中。”

小陆：“你准备怎么办？他可是副县长兼乡长啊！”

“我知道。”蔡向良独自沉思着。

小陆走后，县委组织部一个干事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报告，说：“蔡副书记，阮秋副县长有一份报告给县委书记包仁同志，包书记要你看看。”

蔡向良拿起报告，轻声地念道：

县委包书记：

由于我在飞霞岛担任三届乡长，时间太长。而且最近到医院检查过，工作过分劳累，血压偏高，据此情况，本人不适宜再在基层长期工作，要求县委免去我的乡党委书记、乡长职务，另派能人担任……

蔡向良啪地把报告拍在桌上：“这不是辞职报告，这是以退求进。”

这位干事提醒道：“你看看包书记的批示。”

蔡向良看着报告的下边，包书记批了一行字：同意照顾阮秋同志调养身体，调县政府工作。请蔡向良同志阅，交县委常委议。

蔡向良不无生气地说：“包书记都同意了，要我阅什么？”可是，一转念，又说，“不行，我要找包书记。”

“蔡副书记，你不要忘了，阮副县长和包书记的关系。”

蔡向良的热血沸腾：“在党的原则面前，任何关系也不顶用。”

“可是，在局部地方，不正常的人际关系仍然起支配作用。”

蔡向良不管三七二十一，怒冲冲地去找包书记了。可是一小时后，蔡向良又怒冲冲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了。那干事的话，仍然在他耳畔回响着：“蔡副书记，你不要忘了，阮秋和包书记的关系啊。……在局部地方，不正常的人事关系仍然起支配作用。”

蔡向良的心里异常清楚，这些年来，阮秋用各种手段罗织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阮秋最成功的一步棋，就是把大女儿送给包书记当儿媳，满足了他的“权欲”。阮秋最失败的一步棋，就是试图把小女儿介绍给陈青烟，以满足自己的“钱欲”。可是，在关键时刻，他的社会关系起作用了。

蔡向良是个祥和坚强的人，当天下午，他召集了陈青烟专案组全体人员会议，坚决地说：“由于各种原因，这桩案件快要不了了之了。但是，这是一桩代表当前改革大潮中一股龌龊暗流的案件，从后果上看，它已经迫死了两条人命。我们要一抓到底。”

专案组成员小陆说：“所有的证人，死的死，逃的逃，有些又不讲，怎么办？我看，只有等候奇迹了。”

“什么奇迹？”

“申一士和刘德志出现啊！”

人们垂头丧气地叹息着。

蔡向良想了想，说：“先把陈青烟和孙妮的口供了结吧，明天，我亲自到绿浪岛，取到陈青烟和孙妮的全部口供。”

第二天早晨，蔡向良带着小陆，奔赴绿浪岛了。

第二十六章

蔡向良乘坐县渔业指挥船，来到绿浪岛。

他是五十年代后期的大学毕业生，长期在党政部门工作，对海洋情况不太熟悉，此刻，出现在他面前的，是黑黝黝的礁石层层堆叠的绿浪岛，是静谧地坐落在岛上的古老的白水庵，是刚刚开始修建的漫长破旧的石堤，是准备掘成渔船避风港的海堤，是车水马龙的船队和热闹繁忙的工地。他连声高喊着：“好，好。”也许是太激动了，他带着指挥船水手和小陆，直奔工地参加挖掘海泥的劳动。飞舞的铁锹，掀起如雨的泥水，不一阵工夫，把他的全身溅得泥渍斑斑，脸也变成大花脸，面目全非了。

不知听谁传说书记到来，正在运石头砌石堤的陈青烟，和在庵堂里烧开水的贤慧住持，急步如飞地四处寻找着：“听说蔡副书记来了，谁见过蔡副书记？蔡副书记，你在哪里？……”

被泥水包裹的蔡向良，悄悄走到陈青烟后边，装着童音叫着：“蔡副书记，你在哪里？……”

陈青烟回头一看，仔细地辨认了良久，终于认清眼前的泥人就是蔡向良，立即扑向前去，和蔡向良又搂又跳：“蔡副书记，感谢你到工地指导。”

蔡向良纠正道：“哎，你说错了，在这座工地上，我是个普通劳动者。”

贤慧住持向前邀请：“蔡副书记，请您到小庵洗涮一下。”

“不用了。我一边劳动，一边和你们谈谈。”蔡向良说着，就地蹲在一座海水坑旁，抹了抹脸上的污泥，说道：“我这次来，是想找你和孙妮，了解你们的口供。”

陈青烟：“等避风港工程有了头绪，我随时接受组织的处分。这个案件，产生两条人命的后果，一切根源都在我身上。对我进行党纪处分和法律惩办都应该的。”

蔡向良：“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孙妮已经替你兜了责任。她说，和你发生性关系的是她，是她主动和你发生关系的。她还说，她是你的女朋友，发生关系是正常的。”

陈青烟惊得目瞪口呆：“什么？被我侮辱的不是高玉枝而是孙妮？”

那么，是高土一伙人有意要弄我，诱我上当？对了，那晚，我喝醉后，依稀觉得有人把我扶进卧室。当时在场的只有高土他们，他们绝不会把我扶进他姐姐的房间，任凭我侮辱他姐姐的。他们把我扶进孙妮房间，让我侮辱孙妮，有什么目的呢？对了，他们把孙妮装成高玉枝，逼我去娶高玉枝。卑鄙！可耻！”

蔡玉良：“我要的就是你这些话。这样，一半案情清楚了。”

陈青烟：“还有，凭着共产党员的良心，我是用强暴侮辱了孙妮的。我应该受惩罚。”

蔡向良：“你是有问题。我已经通知县纪委，讨论给你党纪处分。不过，只要你能正确对待被你侮辱过的孙妮，说明你的态度好，还可以减轻处分的程度。”

陈青烟：“我心服口服地接受处分。至于对孙妮，不瞒你说，我确实很爱她，希望得到她的谅解，并且希望她能成为我生活的伴侣。我将用终生不渝的爱，来洗刷对她的罪过。”

蔡向良：“这就好。”他向四周看了看，招呼站在一旁的贤慧住持：“老师父，孙妮是你的小徒弟吗？”

贤慧忙应道：“她是小徒清寂。”

蔡向良：“你能不能把她找来，我想和她谈谈。”

贤慧：“咦，她不是早就离开白水庵，到大陆找你吗？”

蔡向良吓了一跳：“什么？前些天，她确实找过我。几天前，我到陈家找青烟，青烟母亲告诉我。青烟出海后，清寂小师父也离开陈家，出海追青烟了。”

陈青烟惊嚷起来：“什么？那一天，我刚刚出海，孙妮也出海了？”

蔡向良肯定地说：“是啊，是你老母亲亲口告诉我的。”

陈青烟一蹦而起：“不好！那一天，海上风暴逞狂，我因为急着要出海动员渔民，参加避风港建设，冒风浪出海，结果在船里呛了浪水，身体患病，突冷突热，差点翻船葬海。最后，凭着男子汉的体魄，才闯

风荡浪地找到绿浪岛。孙妮是个弱女子，怎能抵御那样狂猛的风暴，肯定出事了。”

蔡向良一想，说：“对了，那天，我知道你们冒风暴出海，我又要赶到飞霞岛调查案件，就交代专案组的政法干部，让他转达我给县渔业指挥部的命令，出动一条机帆船，沿着大陆通绿浪岛的航线，寻找你们。今天，我到渔业指挥部调派渔业指挥船跟我出海，询问过他们，找你们的机帆船回来没有，指挥部说还没有回来。我以为机帆船参加避风港建设呢。”

陈青烟：“没有看过渔业指挥部的机帆船。看来，孙妮肯定出事了。”

蔡向良当机立断：“我们马上分头搜索！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定要找到孙妮姑娘！”

第二天凌晨前，陈青烟驾驶的白底船，正在黑茫茫大海漂泊寻人。突然，报话机响起渔业指挥船上的蔡向良的声音：“陈青烟，陈青烟，立即赶到釜头屿东侧海区。我们找到机帆船和孙妮了，孙妮伤势很重，情况危险，请你立即赶到。”

两小时后，白底船载着心急如焚的陈青烟，赶到釜头屿东侧海区，冲上了指挥船。他急巴巴哭哀哀地问：“孙妮怎么样了？孙妮在哪里？”

蔡向良满面春风地笑着：“奇迹，真是奇迹，两小时前，她还在窒息昏迷状态。不多久，竟然凭借青春的活力醒过来了，还和我对过话呢。我把你的一切都告诉她了，她幸福地笑了。”

陈青烟动情地问：“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蔡向良：“指挥船的随船医生给她注射了几支葡萄糖，她刚刚睡过去。你暂时等候一会儿，让她好好休息一下。”

这时，机帆船代公走过来，说：“承包家，这一次，幸亏我们机帆船出海呢！”

陈青烟：“孙妮在海里出事了？”

船代公：“差点出大事呢！说来也巧，她的小船没有被风暴掀翻，

却碰到海涯罕见的冰雹，船底被砸破了，海水灌进船舱。幸好是杉木板船只，不会完全沉没，在水面半沉半浮着。她为了躲避巨大的冰雹，钻进船底里，在狂风恶浪急流的冲击中，浑身伤痕累累，在海里漂荡着，被我们机帆船发现了，救了上来。

“可是，我们机帆船的螺旋桨被海底的定置网拴着了，船只不能动弹，只好泊在海面，等候过路船把我们拖回去。这一停就停了两天两夜，孙妮也昏迷了两天两夜。由于船只不能动弹，连海里发现了两具浮尸，也不能抢起来，运到陆地掩埋。”

蔡向良着急地问：“两具浮尸，你们有没有看清死者的模样？”

“我们仔细观察过，一个是白净的方脸，一个是黧黑的长脸，有人说，好像在飞霞岛渔家旅馆看到过这两个人……”

蔡向良痛心地说：“对了，他们是渔家旅馆的保镖，因为惧怕犯法被惩办，和高土一样逃进海里的。痛心啊！一桩案子，连续闹掉四条人命，连孙妮都差点出事啊！”

这时，船代公听到了卧室里传出的声音，敏感地告诉蔡向良说：“副书记，孙妮醒了，让陈青烟和她聚聚吧！”

蔡向良笑说：“好！青烟，中！”

陈青烟在人们的欢笑声里，真的不顾一切地冲去了……

夜雾隐退，启明星以其纯洁无瑕的质地，在这座淡泊的海空闪耀着；继而一轮通红的朝阳，从水平线上喷薄而出，燃起了红彤彤的火焰，光照着无边的海天。碧海沸腾了，鱼虾跳跃了，燕鸥欢鸣了，陈青烟和孙妮相依相偎着，陶醉在美丽的晨景中。

海盗

第一章

寒冷的海风，把浪女的暖融融的神志，缓缓地吹向远方的珊瑚花岛。而她的婀娜的形体，似花瓣碧绿的海昙花，孤零零地立在黑森森的强盗屿。

强盗屿的东方，大洋像辽阔无边的山峦，大凸大凹，向遥遥远方连绵伸展。披着一片碧彩熠熠的绿装，绿装的中央，一圈雪花花的边饰围绕着珊瑚花岛。那是一座由斑驳陆离的珊瑚叠垒成的花岛。花岛和强盗屿相距不远，岛子的每朵珊瑚花溟蒙模糊，但奇彩异色则鲜鲜明明，红的光华刺眼，绿的碧色灿灿，黄的金光四射，白的银芒炫耀，赤橙黄绿青蓝紫，密麻麻地缀满整座花岛。明丽的天光水色下，花岛更显得五颜六色，光怪陆离，如一团巨型的七彩花，在凝止不动的海的山野，晃晃荡荡。

花簇般的岛屿，映进浪女的俊美而明亮的眼眸。这使她觉得，自己的逝尽光明的心海，好似浮现出一座珊瑚花岛，形态虽然浑混，色彩清晰可辨，似异彩斑斓的花簇盛放着。

聪敏的灵性像电流在全身回荡，一种激动的颤音在耳膛发响：“哦，这汹涌嚣张的大洋里，我眺望的花岛象征着什么？这黑暗森冷的心海，我感受到的花簇说明着什么？……”

她脚下的强盗屿，是东海南涯的礁石岛。因为长年累月地被海洋水匪占据着，闻名丧胆的东海渔家叫它为强盗屿。岛屿孤峰穿空，圆弧形的四周，似被锋利的渔刀切过一般，是一圈拔海雄踞的削直的峭壁。岛峰顶部是一片渔桶形的深凹的小盆地。盆地里，俯伏着十多间水匪居住的妈祖庙、海神宇、龙女堂和渔屋，全都是礁岩砌成的，一片峥嵘的形

状。盆地四周的嶙嶙石巔，形成水匪们赖以抗拒外来袭击的屏障。渔桶形的峭壁，裸出一条条巨蟒似的缝隙，壁缝底部是一级级通往外界的石阶。

迢迢远方，暗蓝色的水天相连处，夜雾飘出来了，一片接一片，袅袅地拂扬着，迅速地汇聚联合，形成漫漫无际的墨浪，漫过浩荡的洋面，爬上晦色的礁岸，到达强盗屿的峰巔，一会儿，峰巔的深凹的盆地，像浓烟沸沸的黑渔锅。在这昏天暗地里，水匪房屋里的洋油灯，如黄幽幽的海鬼眼，忽忽跳动。

一种熟悉的凄惨的声音，刺着浪女的耳膛，也戳进了浪女的心，浪女的心在剧痛、抽搐、碎裂……

盆地东侧的妈祖庙里，几个喝得醉醺醺脱得赤裸裸的水匪，秃顶闪着青光，张牙舞爪地扑向一个女子。那女子乱发披扬，双额青筋暴突，迎着扑过来的水匪们蹬脚、舞拳、啃咬、厮打、怒骂：“海兽、水鬼……”

盆地西边的龙王庙里，一个被扒得一丝不挂的女子，像银彩披身的鱼搁了浅，在床上缩成一堆。一个浑身紫酱色的壮汉凶猛地一扑，把女子的弱体压得扁平下去，并且更加狂猛地压迫着。床前，排着一列前俯后仰地狂笑的水匪……

“天啊……”又一个女子的尖脆的啼叫，从盆地南边的礁石屋里传出来。黄昏昏灯光下，一个浑身肌肉黄巴的老女人，被捆在黑色的房柱上，臂膀粗的渔索如灰褐的海蛇捆在她的下耷的乳房上，爬过她的低削的肩膀，缠住她的多皱的腰部。一群狂蹦乱跳的水鬼，瓶底儿朝天地灌着烈酒，有的一挥手将酒瓶飞出窗口，连女人带房柱搂抱起来，发泄狂烈的兽欲……

一个住人的黑咕隆咚的岩洞里，一批醉步蹒跚的狂匪，从洞里拖出一个因为拒奸而被活活掐死的女子，向盆地西侧的悬崖颠荡。女子的双腿被一个狂匪的双手紧攥着，裸体斜斜地倒挂着，披头散发的头颅，乒乒乓乓地磕击着地面的石块。尸体被拖上一座穿空屹立的黑崖顶部，狂匪们拖手的拖手，拽脚的拽脚，托臀的托臀，随着一声水兽似的狂吼，尸体像块长形的冰块，飞出黑嶙嶙海崖，在黑烟滚滚的夜空划出惨白的弧光，坠进暗蓝的海面了。

盆地中央，比周围房屋高大一些的海神宇里，几盏神灯在四壁一亮一亮，发出惨淡的光芒。强盗屿水匪集团头头十四钢爪和水匪集团骨干们，围坐正方形神案旁边吆拳喝令。神案上，摆着一盘盘干蒸鲨鱼瘦肉、鲜煮黑鳗肚膛、清蒸的鲢鱼胶膘，热烧的梭子蟹蟹花、干烙的墨鱼卵饼，杯盘狼藉。

在这蛮荒的东海，十四钢爪像好多父母被海暴吞噬的孤儿一样，从小不知道自己的姓名。他本性似河豚，反复无常，又毒又狠。因为左右手拇指旁各生出一个弯钩似的指头，被憎恶他的渔家叫着水匪十四指头。有一次，他和同伙在海洋渔市行船，一条小舢板上的渔人看到他的十四指头，悄声嘀咕了一下：“啊，这是水匪十四指头。”他听到被人叫着邪恶的绰号，恶性如海啸浪暴发起来，操船撞翻了小舢板，还从海里攥起水淋淋的渔人，当着众人的面狂喊：“老子不是水匪十四指头，老子是十四钢爪！”长着贼爪的双手，竟然戳进渔人的眼窝，活生生地剜出两颗血水流淌的眼珠。从此，渔家对他更加仇恨和恐惧，不管他有没有在场，都称他为十四钢爪。

一个四十多岁的渔妇推门走进海神宇，把手里那盛着热烟袅袅的牡蛎汤的渔盆，搁在神案上。

她是强盗屿水匪的煮饭姆。十多岁时，她的家庭曾经是渔屿的书香门第。一个腊月天，家里赖以生活的两条渔船和渔具被海洋水匪抢劫一空，走投无路的父亲，只好带着从小死去母亲的孤女，向渔霸租了一条小船，亲自下海，撒网捞鱼度日。

她十八岁的时候，长成壮实美丽的渔家女。那年父亲卧床不起，为了赚钱给父亲治病，她独自驾着扁舟闯海捕鱼，不幸被水匪掳到强盗屿，关押在强盗屿礁洞里，受尽了水匪的凌辱，生不能生死不能死。后来，她被迫抚养一批不知母亲是谁的孩子，苟且活了下来。她依靠父亲病亡前教给自己的文字，选择几个聪慧的孩子，谆谆教他们读书识字，才使自己的生活会稍稍有所寄托。

那时，社会混浊肮脏，海洋风浪险恶。生活在这座渺茫苦海，无论是浸进腥咸的海水，无论是踩踏尖刺的礁贝，无论是磕击坚硬的寒冰，她永远打着伤疤累累的赤脚。海涯人称呼打赤脚的人为赤仙，她被叫为赤仙姆，她的渔弓形的腰背、双腮的褐斑、额部的弯曲蠕动的皱纹、迎风飘飞的丝丝银发，都说明岁月的风霜雨雪和海洋的咸浪苦水，是如何残酷地折腾过她。然而，她那由于繁忙而敞开的衣领，卷起的袖口和套

着半截大腿的渔裙的外边，露出的白润而丰腴的肌肤，显示着青春时代的迷人美丽还没有完全逝去。

盘踞强盗屿横行东海涯的十四钢爪匪帮，以一条匪船为单位，每条匪船各有几个匪徒。他们原先都是生活在海里的形形色色的漂泊者，有的是破产的渔霸，有的是偷网劫船的散贼，有的是被国民党政府通缉的罪犯，有的是走投无路的渔汉，最后殊途同归，集合在强盗屿，组成人多势众的匪帮。大海洋风浪滔滔，漂海的女子稀如珍珠。这些没有女子肯嫁的水匪，偶尔捉到个把珍稀的女子，不管是鲜嫩的渔姑还是干瘪的咸水婆，不管是柔软的驯女还是狂躁的悍妇，全都关进不见天日的船舱里，在海洋演出一幕幕一妇多夫的惨剧。然后押到强盗屿，成为群夫的孤妻，昼夜进行残暴的折磨。在黄花闺女时代，赤仙姆就被强盗屿的老一代贼首黑鲨头掳到匪窝。黑鲨头在海洋葬身风暴后，她又沦落到十四钢爪手里。二十多轮春夏秋冬，多少泣血洒泪的苦难日子，她凭着一种神秘的生活意念，以及风口浪尖磨炼出的健壮体魄，经受群夫制极其残忍的磨难，挣扎着活到今天。

这时，当她退到海神宇门外时，一种断断续续的声音，从一个名叫黄结巴的水匪头目嘴里传来：“钢爪爷，饶小弟酒醉生壮胆地问一声……”

十四钢爪那又粗又沙哑的声音：“有屁亮开臀眼爽爽地放，不要结结巴巴憋闷着。”

黄结巴：“好！今晚你让我们饮集体成婚酒，到底是我们大伙集体和浪女成亲，还是钢爪爷你准备独占花魁呢？”

十四钢爪扑地一拍胸：“老子凭什么在强盗屿掌舵？老子凭的是和兄弟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赤胆忠心？你们几位都是老子的臂膀，老子更应该和你们成为同船闯海的兄弟。兄弟们在恶鲸嘴里挣衣食，把浪女养到十八岁，成为美美艳艳的东海花魁，我钢爪爷如果独自尝鲜，坏了帮派的规矩，你们放海蛇钻我的喉管，咬我的黑心肺！”

另一个高瘦如竹的水匪小头目张篱儿拍案而起：“好啊，钢爪爷这样义气地对待兄弟们，兄弟们替你到浪尖斗鲨都情愿。不过，钢爪爷，软弱的白鲳最鲜美，自觉上床的女子最舒畅，是不是不要这么急，把兄弟们要成全浪女的美意告诉她，让她自觉自愿地服侍兄弟们。不然，那浪女的性格像烈焰，惹她发火了，兄弟们尝不到鲜，反而会烫伤了

嘴。”

黄结巴不耐烦地一挥手：“嘿，兄弟们看到浪女那鲜美的红虾蛄，早就垂涎三尺了，只碍于钢爪爷不开口，既然钢爪爷开口了，谁还有婆婆妈妈的耐性？不过，今晚理所当然是钢爪爷先当新郎。”

众人哄笑起来：“咯……”

站在门外的赤仙姆，听着海匪们的话，心肺像掉进沸滚的鱼油里。

在赤仙姆教养成人的孩子中，赤仙姆视浪女为心里肉、眼中珠。从小，赤仙姆尽自己所能，把父辈传下的文字知识教给浪女。浪女本来就聪明伶俐，学会了大量文字后，心地像广阔的海空浮现出海市蜃楼，更加多彩美丽；希冀如勇敢的海鸟装上五色的翅膀，生活在狂嚣灰暗的海涯，却时时朝着壮丽辉煌的大海日出处飞腾。而眼前的水匪，竟然串通起来图谋糟蹋浪女。赤仙姆恨天恨地地一捶胸，飞脚奔跑起来。

她距离海神宇越远，寻找浪女的唤声越急切：“浪女……”

海神宇里的十四钢爪，警觉地察听到海神宇外的跑步声：“是谁离开了？黄结巴，你出去看看。”

黄结巴腾地蹿起来，闪步奔出了庙门，立即看到赤仙姆向远处奔跑的身影。“谁？站住！”他边喊边追击。

“浪女——”赤仙姆也发现有人追来。她加快脚步飞奔着。眼前的强盗屿山巅盆地，一块块乌云像高天的黑岩崩塌下来，坠落着打滚着呼啸着。她迅速闪进黑压压的云块间，跑到一条崖缝石阶路的顶部，突然看到浪女孤单地坐在礁石上，木愣愣地眺望着远方的珊瑚花岛。她扑向前拉起浪女：“孩子，你知道不知道，十四钢爪和几个头目们要娶你为妻？”

浪女骇得天旋地转：“什么？……”

赤仙姆：“他们今晚就要糟蹋你，他们正在海神宇喝成亲酒，暗中筹划着。”

浪女差点跪在赤仙姆而前：“赤仙姆，那怎么办？我宁死也不从！”

赤仙姆：“刚才寻你时，我替你想过了，只有逃离强盗岛！”

浪女急巴巴地说：“从强盗岛到大陆，以珊瑚花岛屿为中心，海底全是暗礁险滩，我不熟悉航道，怎能逃离？船只陷入暗礁林……水匪们追过来，只有束手待毙！”

赤仙姆：“只要闯一段险滩，到达珊瑚花岛，就有生路了。珊瑚花岛岛峰底部，有一条海底迷宫似的神秘航道，只要你找到神秘航道的进门，就可以进入其中，逍遥平安了。”

“神秘航道？海底迷宫？”浪女嘟哝着。她听人传说过，那座美丽而神秘的地下航道，藏匿在珊瑚堆砌的岛峰的中心。珊瑚花岛向东西两侧延伸的暗礁滩，阻隔了岛子北侧的东海和南侧的台湾海峡的通道。那条海底迷宫般的航道又宽又深，可以行驶近千吨位的船只。遮覆航道顶部的是连接的海珊瑚和礁石，气势险峻，形态万千，触目惊心。航道又像巨洞，贯通珊瑚花岛屿的南北方，找到航道的南北出口，就可以沟通东海和台湾海峡。航道的南北出口，坐落在众多的珊瑚洞中，进入其中的珊瑚洞，就会被交错复杂的水道迷惑，陷进翻船吞人的急流漩涡里。只有一个洞口一条水道是神秘航道的正确线路。可惜的是，知道这条线路的渔家寥若晨星。浪女听了赤仙姆的话，吃惊地问：“阿姆，你知道神秘航道的进出口？”

赤仙姆：“那座海底迷宫叫珊瑚花航道。我十几岁时，还没有被水匪掠到强盗岛，跟父亲闯荡过。”

浪女：“你快告诉我，怎样找到珊瑚花航道的进出口？”

赤仙姆压低声音告诉浪女：“只要……”

浪女兴奋极了：“好！我们一起逃难吧！”

赤仙姆摇摇头：“不！我不能离开这座岛屿。”

浪女不解地盯着她：“阿姆，我真不清楚，二十多年过去了，你怎么死守在海匪窝里？怎么不寻个机会，利用珊瑚花航道，逃离匪窝？”

赤仙姆泪汨汨地说：“孩子，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在这座强盗岛。还有我的血肉相连的亲人。二十多年来，我为了照料像你这样的亲人，

才没有跳海自尽和夺船逃生，含辛茹苦地活在匪窝里。”

浪女：“谁是你的亲人？我们带他一起逃！”

赤仙姆：“不行啊！其中的情况很复杂。往后有机会，我会详细告诉你的。”赤仙姆激情十分地搂了搂浪女，又用力推开浪女：“孩子，你趁着还是清白的女儿身，快逃吧！”

不远处的浓雾里，传来黄结巴和众匪的疯狂的追喊声……

第二章

浪女循着强盗屿外侧崖缝里的石阶道，向海边颤颤地摸索，准备夺船逃亡。崖缝两侧，礁岩峥嵘凸起，如黑晃晃的海狗水豹仰身欲跃，大有一口噬人之势。

“啊……”石阶路的顶部，赤仙姆的尖锐凄厉的叫声，如帆针倏地戳中了浪女的心，她收住奔逃的脚步。转身向巅顶攀登。她发现，一条只能单人侧身挤过的石缝口，赤仙姆挺身堵塞在中间，挡着追赶浪女的十四钢爪们。十四钢爪的马脸上，斜纹暴突成一个个八字形，圆滚滚的眼睛里，白仁上的通红的血丝蠕动着，向着赤仙姆一步步逼来：“你让不让路？”

水匪张篱儿的手里拎着黄澄澄圆溜溜的渔家水灯，挤到赤仙姆和十四钢爪的中间，说：“钢爪爷，看在她往日侍奉咱爷们的情分上，不要伤她，叫她自己让道。”

赤仙姆显然刚受过毒打，左右嘴角挂着两条鲜红的血丝，一字一顿地说：“不！我宁可让你们凌割成碎块当鱼饵，也不让你们作践浪女。”

十四钢爪一把搯开张篱儿，铁团似的拳头向前猛击，打得赤仙姆几步踉跄，双脚高翘头部翻倒在石阶路，又挡住了水匪们的去路。

在暗地看到阿姆的惨状，浪女的眼眸跳闪着火苗，迈动步伐就要扑上去抢救可怜的赤仙姆。

用身体堵住道路的赤仙姆，仿佛觉察到浪女就躲在附近似的，痛心疾首地呼喊：“浪女啊，你快奔逃啊……”

赤仙姆一声紧接着一声的呼喊，像一阵猛似一阵的气浪，推得浪女颠蹶着脚步往海边退下去。

十四钢爪发出凶猛的怪叫，双脚蹬地有声，猛地踩在赤仙姆的腹部。他的背后，又有几个水匪接踵跟着，眼看着又要凶残地践踏赤仙姆的身体。

赤仙姆的牙帮咬着嘴唇，忍着被践踏的痛苦，上半身突然直挺起来，双臂抱着十四钢爪的双腿，拼力一掀，十四钢爪翻倒在地了。

这时间，整座匪窝被惊动了，百余名水匪乱哄哄地簇拥在石阶路的巅顶。其中，一个乱发披肩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癫汉，高人一头的身体，一左一右地从人群里冲突着，肩头撞得两侧的水匪后仰前翻。水匪们看着这个绰号“癫鱼”的疯子，破口吆骂：“死鬼癫鱼，你来凑什么热闹？想把浪女追回来当老婆吗？”

癫鱼挤到人群前边，看着倒地的赤仙姆，突然狂喊：“冲啊！捉浪女啊！捉回来当老婆啊！”他竟然一把夺过旁边水匪手里的渔用梭镖，向前乱戳，朝着崖缝间的石阶路冲了下去。

“妈呀！癫鱼发疯了！”站在石阶路上的水匪们，吓得抱头鼠窜，纷纷让开道路。摔倒在地上的十四钢爪看到戳来的梭镖，吓得一个打滚，滚到石阶路的左侧。

“冲啊……”癫鱼蹬中赤仙姆旁边的石阶，从赤仙姆的身上跳跃而过，落在赤仙姆头下的石阶上，又向前冲了几步，向黑茫茫的海天，发出粗犷的吆叫：“捉浪女当老婆啊！”

癫鱼突然停住脚步，目光在黑森森的海崖巡视了一番，嘟哝着：“浪女呢？浪女逃走了！”他急转身子，丢掉手里的渔用梭镖，弯腰捡起一块石头，愤声愤气地叫：“我砸死你们这些狂贼！你们让浪女逃跑了！你们把我老婆放走了！我要砸碎你们这些贼人、贼天、贼地……”叫一声砸一块，如雨的岩石飞过赤仙姆身上的空间，砸向水匪簇拥的人群。

张篱儿避开一块迎面飞来的石头，凑近十四钢爪，说：“钢爪爷，癫鱼疯性发作了，跟他纠缠白费劲。我们又不知道浪女从哪条石阶路逃到海边找船，我带一队人，从其他石阶路到海边寻找，你回去休息吧！”

十四钢爪大声吆叫：“好，你带兄弟们，把浪女捉回来！”

张篱儿带着一伙水匪走了。黄结巴一挥手，几个水匪拥上前去，挟起赤仙姆的双臂，向海神宇拖去了。

背后，癫鱼继续疯喊狂叫：“把浪女还给我！我要砸碎贼天、贼地、贼人……”

海神宇，神灯焚燃，癫鱼一颠一蹶地走到海神庙窗外，浑黄的双眼瞪着神宇里边。

癫鱼的疯态的视觉里，一种惨绝人寰的景象变幻着——

庙宇里的灯火神奇地熄灭了，一股股夜雾如黑灰灰密纷纷的海鳗盘旋缠绕着，整座海神宇殿堂变成闹腾腾的黑海潭。海潭深处，突地蹿出几条人形的魑魅鱼，魑魅鱼鲸冲鲨跃一般地扑向一条美人鱼了。

魑魅鱼的手臂状的胸鳍扇动着，鳍尖撕裂着美人鱼的鱼皮。顷刻间，美人鱼的花斑斑的鱼皮全被撕成碎条破块，掷在黑海潭的底部。美人鱼赤裸裸的肉体犹如一堆雪鱼，在黑咕隆咚的海潭里发出银色的光辉。

美人鱼挥臂蹬脚地厮打抵抗着，把一条趴在身上的魑魅鱼掀翻在地。旁边的魑魅鱼一涌上，向着美人鱼猛烈地击打，打得美人鱼像一条搁浅的雪鱼，倒在床形的海底，蠕蠕抽搐。

被掀翻的魑魅鱼，急不可待地爬起来，盖头盖脑地压在美人鱼身上，在美人鱼的尖脆刺心的号叫声中，更狂烈地撞击着压迫着。

旁边，其他的魑魅鱼疯姿狂态地跳跃着，迫不及待地催喊着，接二连三地跃上美人鱼的身体……

“狂贼，住手，我是你们的母亲！……”癫鱼的乱糟糟的神志里，越来越清晰地听到美人鱼的呼喊的声音。狂乱中，一抹尚未逝尽的灵智，

如灿灿的磷光鱼闪过黑暗的海底，他突然挥起随身带来的渔用梭镖，砰地撞开海神宇的大门，恨天恨地吆叫：“我要砸碎贼天、贼地、贼人！我要赤仙姆，杀啊！……”一边吆叫，一边挥动梭镖，戳倒了一个魑魅鱼似的水匪。几个水匪在霍霍飞动的梭镖前边，吓得连跌带撞地逃出大门，一边喊叫：“来人啊！捉疯子啊！”

倒在墙角木床上的赤仙姆，拼命地挣动着赤裸裸的身体，拉起被撕碎的破衣服遮覆起来，急喘喘地说：“癫鱼，你如果听我的话，赶快从后门逃出去，到岛屿南侧鲨鱼坳找到浪女，驾船送她逃到珊瑚花岛屿！”

癫鱼疯癫癫地在床前左蹿右跳，紧闭的双唇含糊不清地迸出一个字：“你……”

赤仙姆似乎听清疯子的意思，焦急地说：“不要管我！强盗屿还有我的亲人，我得豁命照料她们！快逃走，浪女会带你躲进珊瑚花航道。”

癫鱼又口舌清晰地迸出一个字：“你……”

赤仙姆连喊带骂：“我死也不离开！疯鬼，再不逃，来不及了！浪女的命，也会被你葬送掉！”

两串浑黄的泪珠，从疯子的眼角滚出来。他一扭头，冲向海神宇后门了……

浪女借助赤仙姆的掩护，从崖缝中的石阶路逃到强盗屿鲨鱼坳。她寻遍鲨鱼坳，不由呆住了。整座坳口海面，没有一条可借出逃的船只。到这时，她才阵阵生悔。自己和赤仙姆商量时，竟然疏忽了怎样弄到船只。

吼叫的烈风，把眼前的蘸满墨鱼烟般的海天撕得支离破碎了，化为一缕缕的烟丝，密密麻麻地飞舞着，交织成一张黑压压的渔网，从四面八方接连不断地撒下来，层层叠叠地张满了身体周围的空间。她似乎被裹在千万重的黑网的中间，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压力和窒息的憋闷。她拼命地抗争着颠扑着。而前边的海岸，礁石像黑乎乎的咸水兽，做着向海腾跃的姿势。咸水兽前边海浪，变幻成洁白的水花，在黑暗的海空怒放。

浪女憋闷的心肺一阵舒动，被大风鼓来的云网，压得晃荡欲倾的身体，感受到一种膨胀的力量。她凝望着银灿灿的水花，似咸水汉看到倩女的美，神态变得燥热而迷痴。

一阵船只的穿浪声，惊得她回首窥探。只见左侧突出大海的黑礁后边，急匆匆地冲出一条龙头船。驾驶船的，依稀可辨是疯子癫鱼的身影。癫鱼腾地跃上海岸。浪女骇然地呵斥：“你要干什么？”

癫鱼连奔带跑地到了跟前，气喘吁吁，口舌结巴：“你……上船！”他转身探望海面，仿佛听到什么动静，突然连珠似的狂叫：“上船！上船！上船！……”

哗地，海面上又出现了另一条船影，上面响起水匪的叫声：“鲨鱼坳有人！追过去！”

“老子要你当老婆！”癫鱼已变得狂态了，一蹲身一拱肩，扛大鱼似的，把浪女扛在肩头，噗地跳上龙头船，掷在舵位上，飞快地解开缆索，又扬帆又扳舵。龙头船穿波击浪地离开了鲨鱼坳。

后边。那条贼船紧追不舍地驶来，水匪们在船上叫喊：“疯子，赶快转舵，回到海神宇，钢爪爷同意浪女给你当老婆！”

龙头船上，浪女挣扎着爬起来，朝着直挺挺屹立着的癫鱼又踢又擂：“疯子，你要把我抢到哪里去？”

癫鱼出奇的安静，岿然不动地掌着舵，瓮声地应：“上珊瑚花岛！进海底迷宫！”

浪女一惊，嘟哝道：“你知道珊瑚花航道？”

癫鱼摇头，又说：“你知道！”

浪女不认识似的打量着癫鱼：“你听谁说的？是不是赤仙姆告诉你？你的神志很清楚，你不是癫子？……”

追赶的匪船越来越近了！

龙头船晃颠颠地向珊瑚花岛逃窜着。

第三章

逃亡的龙头船，冲进强盗屿通往珊瑚花岛海面了。这是一片夹在大陆和外洋之间的险滩海面。强盗屿的东边，是狂涛卷海风掀天的外洋，数千吨位的船只南来北往，常常被风浪掀得龙骨朝天舱面扣海地翻沉下去。西侧则是海岸崎岖礁石嶙峋的大陆边沿。广阔的珊瑚花岛险滩，底部布满暗礁。此刻，被夜色染得色调昏暗的退潮水下降着。圆弧形的船背礁，尖锥形的海塔礁，直挺挺的水柱礁，畸形狰狞的鱼牙礁，弯身横跃的黑龙礁，形成广漠的一片，模糊的形象越来越清楚，最后哗啦啦地拱破了水皮，在雪色交映的浪花里显露出来了。

疯子癫鱼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默默不响，灵活地操动着舵柄，龙头船灵巧地东拐西弯，向珊瑚花岛驰骋。

船只前边，暴风满空飞窜，忽而翻腾成一团，忽而整齐并列飞升，忽而乱哄哄地东冲西突。面对着闹器器的景象，浪女的心愈显得沉甸甸，像一块有感觉的礁石，坠进海潭的深处，裹着迷蒙的黑暗和冻人的阴冷。

突然，夜空暂时清淡了，西天的深处映出一片银蓝色的色调，把珊瑚花岛衬托出来了，那个千姿百态的珊瑚花，逞着顶风抗浪的顽强，红映映黄澄澄银闪闪的色彩，在渐渐聚拢的狂飞乱舞的云彩里，倔强地放射着光辉。

一种脱离迷惘后的向往，如茫茫夜幕中的航标灯，明亮地出现在浪女的心海里。一个声音在欢欣地叫喊：“啊！我要脱离强盗屿，进入珊瑚花岛了！”

从云缝里裸出的银蓝色的天幕，迅速地变成淡白的鱼肚色。紧接着，天的深处仿佛渗出水银似的，浸得天幕银光辉映。天大亮了！

浪女又听到船只的溅水声了，警惕地一回首，一条船从一座突出海面的黑熊状的礁岩背后钻出来。这是一条平板船，船底浅平，舱面平坦开阔，双桅双帆。船上聚集着水匪头十四钢爪和十来个喽啰，整整一个夜晚，由于密集的暗礁的阻拦，贼船担心升帆加速会撞礁沉海，缓慢地摸索着航路，又不舍地追赶着龙头船。这时，十四钢爪在平板船上吼着，威吓龙头船停船就擒。

浪女的心，倏地提到桅梢尖了。她紧张地窥探着四周海面。

这时，左边一座棱角凸出的海礁后边，一条双髻舟推波逐浪地驶出来。这是一种畸形的交通舟，尖梭形的尾部突出门扇似的舵板，微弧形的舱面竖着毛竹桅杆，左右凸出的船首像双髻鲨的头部。双髻舟上有二男一女。女的二十多岁，身材比婀娜的浪女稍显丰满一些，全身的其余形态，尤其是娇艳多姿的脸蛋，和浪女简直似相同的鱼卵孵化的美女鱼，十分相像。她站在飞扬的白帆下，似乎有些躁动不安地张望着强盗屿。她确实是浪女的孪生妹妹，名叫浪娇。

站在浪娇旁边的，是个二十八九岁的汉子。他从小得了咸水病，腰身粗大，但肤色却保持着苍白的色彩，被人称为白鳞。他是强盗屿过去的贼首黑鲨头的儿子。由于伶俐机智，贼首也准备替匪帮培养一个断文识字的人。因此，曾经长期住在大陆，一边在城市读书，一边替水匪担任大陆的眼线。1943年后，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失踪了五年多。有传说他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工作，有传说他进入共产党部队参加抗日战争，但谁也不清楚。直到1948年秋天，他又突然回到强盗屿，人们问他多年来的去向，他说在大陆教书为生，眼前实在混不下去，只好重新入伙。强盗屿的百余名水匪，大多数是只知喝醉不识酒字的，看他能写会讲，也就重新接纳了他。

另一个汉子四十出头，名叫柳林，全身瘦单单黑溜溜，连脸形也显得格外瘦长，随着船只的颠动而摇摇欲坠，令人联想到柳树枝儿。然而，他的双眼细眯眯的，一种暗绿幽亮的光在深处眨动，阴险骇人。水匪们听过十四钢爪介绍，他是十四钢爪的朋友，在大陆饥寒交迫无法生存，十四钢爪将他接到强盗屿谋生。但是，水匪们从种种迹象怀疑，柳林是负有特殊使命到强盗屿的，似乎是面临崩溃的国民党政府派到强盗屿的使者。

几个月前，浪娇突然提出，要到大陆江市购买一些海岛奇缺的日用品。柳林自告奋勇，要替浪娇驾船送行。水匪们有些犹豫，又让为人祥和斯文的白鳞结伴前往。现在，三人同时乘船回强盗屿了。

此刻，柳林驾舵扬帆，双髻舟忽溜溜地拢近了龙头船。

浪女清楚，追击自己的平板船虽然距离不远，但被密麻麻的礁石阻挡着，它要辗转折腾好一阵子，才能迫上来。浪女朝着双髻舟，射出警惕而明亮的目光。但那分手数月的妹妹，渔家女斜襟帆布渔衣的粗俗服

饰不见了，换上蝉翼般透明的碧色真丝旗袍。浪女的心里涌起一团疑云。妹妹长久在大陆做什么？买了洋身洋气的衣着，到哪里弄到的钱财？事先没有传回点滴消息，却突然回来了？……可是，她毕竟是自己的孪生妹妹，在这即将倾船坠海的厄运面前，不依靠同是父精母血养成的姐妹，要依靠谁呢？再说，十四钢爪们会对自己下手，也会残害妹妹，要携带妹妹远走高飞啊！

想罢，浪女哀声地呼唤：“浪娇，到姐姐船上来，有话告诉你！”

浪娇跳过龙头船，不无焦虑地问：“浪女，后边的钢爪爷像海啸怒吼着，好像在追捕你，这是为什么？”

浪女语气急促地说：“他们要我做群夫的妻子，我宁可葬海也不愿……”

浪娇大惊：“那你成了鲨鱼嘴里逃生的虾子了！你逃进这座险滩海域，不是撞船的暗礁就是吞人的漩涡，又有珊瑚花岛挡住航道，怎么逃得脱？”

浪女：“只要拢近珊瑚花岛，就有生路。”

“珊瑚花岛？”

“对！”浪女降低声音说，“有人指示过怎样脱离迷津，告诉我怎样闯荡神秘的珊瑚花航道。那座海底迷宫水道宽阔，安全得很。”

浪娇惊喜起来：“海底迷宫？珊瑚花航道？怎样才能找到它？赶快告诉我。”

浪女看她的举止异样，欲言又止地说：“我也没有到过实地。你跟我走，到时候告诉你找到它的办法。”

浪娇连连推搡着浪女：“不，好姐姐，你现在就要告诉我。现在是1949年春天，大陆国民党政府最多维持到今年秋天，他们有一项大计划，其中涉及调查珊瑚花航道……”

听到妹妹顺口溜出的话，浪女像被电鳗咬了一下，腮帮咬得颤颤发抖：“你到大陆投靠国民党政府了？你这是自个往险滩海里跳啊！”

浪娇也发觉自己说漏了嘴，惹得姐姐生疑，连忙改口道：“姐姐，你熄熄心火嘛，你想逃到珊瑚花航道，我也愿意跟你去。不过，相傍的双髻舟上，那柳林是钢爪爷的咬人的大螯，会朝我们张狂呢！我到双髻舟找白鳞，他是和善的柔鱼，让他制伏柳林，放我们逃生。”

浪娇跳回双髻舟，和焦急等候的白鳞低声嘀咕了一阵，白鳞的双眼眨巴了几下，放光起来，扫描着周围的险滩海。

左前方，一群栖息在黝黝深水里的蝴蝶鱼，急急地荡出水面游窜换气，平扁的菱形体，左右侧如蝴蝶的羽翼，缀满赤红的金黄的棕色的花斑，色调缤纷绮丽。它们那花斑斑的鞭状的尾刺，却有毒液。它们的光怪陆离的羽翼掬打起一串白灿灿的小水花，向珊瑚花岛游去。

白鳞似在召唤后边龙头船的浪女，又像在喝令双髻舟的掌舵人柳林：“蝴蝶鱼游窜深水道，跟在它们背后行船，领浪女们到达珊瑚花岛。”

柳林凶相毕露地啐道：“呸，老子只听钢爪爷的命令。”他想扳舵转航。

白鳞和浪娇交换了一下眼光，顺手抄起一把亮光晃晃的杀鱼刀，尖戳戳的刀锋顶着柳林的背部：“你想帮鲟鳇吞红虾，老子挖你的黑心当下酒菜！”

柳林狂叫：“你敢挖老子的一两肉，钢爪爷会斩你的六斤四！”

“老子不是挖钢爪爷的祖坟，老子是救陷进海暴的柔鱼，钢爪爷也不会动我的一根毫毛！”白鳞吼着，一脚蹬开柳林，从柳林手里夺过舵柄，边驾船冲向珊瑚花岛，边朝龙头船呼喊：“浪女，癫鱼，快驾船跟踪蝴蝶鱼，我在你背后掩护！”

眼瞧着双髻舟上发生的一切，浪女的情绪乱纷纷，她刚在犹豫，掌舵的癫鱼哦哦地疯叫了几声，欢快地驾着龙头船，冲到双髻舟前边了。

龙头船跟在五彩斑斓的蝴蝶鱼后边，冲波荡浪着。

双髻舟在龙头船后边紧紧相随。

平板船追过来了。

突然，龙头船上的癩鱼惊叫起来：“不好！不好……”

浪女冲到舷帮向海面看去，清冽冽的海水里，花簇簇的蝴蝶鱼欢蹦乱跳起来。蝴蝶鱼的前边，伏着一堆山丘似的鱼礁，鱼礁上长满银熠熠的白虾、黄溜溜的龙须、褐澄澄的海藻，蝴蝶鱼海狗扑食似的吞吃着这些鱼虾。原来，这不是一群在深水道洄游的蝴蝶鱼，而是一群扑向长着丰富饵料的鱼礁的蝴蝶鱼。而龙头船左右舷外，又是黑漆漆的暗礁明矾。船只陷进死水港了。

癩鱼狂性发作地吼着跳着，把一块块当网坠子的鱼卵石砸向后边的双髻舟。他显然在怀疑被双髻舟诱进死水港。

怒火攻心的浪女向后边一瞧，紧追不舍的平板船，已经冲进死水港进口，十四钢爪在贼船上吼叫：“啊哈，你们海蜇搁在礁石滩，无路可走了！”

惊得倚在桅杆旁的浪女，万般依恋地凝视了美丽的珊瑚花岛一眼，珍珠似的泪水滚出了眼睑。

第四章

浪女和癩鱼被捉回强盗屿了！

强盗屿礁石洞里的寒气，迫得关在洞里的浪女浑身像冰柱，缩在角落里。

她不时地抬起目光，望着眼前的专供水匪们关押犯人的洞穴。这是座漩涡形的石洞，最中央的是一座仅供人趴着进出的小洞，有一座稍大的圆洞套着小洞，又有一座更大的洞穴套着圆洞……这样大洞套小洞地套了六七圈，洞穴三间都有半圆形的石圈拱卫着，浪女就被关在其中。洞穴空间和洞顶石壁联成的黑暗，像钢铁浇铸的黑壳笼罩着她；而一个套着一个的洞穴，又似一重一重的黑天，以强大而无形的压力，使她感到窒息般的痛苦。

海在洞穴外惊天动地地咆哮着。这使她仿佛看到隔着重重黑暗的大海，正在灰暗而遥远的水天极处横卧着，拱起宏伟的墨绿色的躯体，声震九天地翻滚而来，在气势磅礴的行进中，碾平了恶鲸拱背似的座座礁矶，熄灭了海幽灵似的点点火光，淹没了多少横行海涯的贼船匪徒。海虽然暂时受到了创伤，那庞大的墨绿色的身躯却没进礁崖外的深水里，在遥遥远方运动着，在运动中积蓄更强大的力量，再度从水天相连处拱起来，摧枯拉朽地向强盗屿的黑洞撞来，向乌云密布阴气横飞的世界昭示着皎洁的美。

顿时，瘫软的浪女，全身硬铮铮地绷起了筋条，挺直着脊骨，向着黑色的洞壁肩拱、拳砸、脚踢，声音更加猛烈地抨击着黑壁：“天啊！砸碎这囚笼似的洞天！杀尽害人的贼子！”

浪女的喊声，在七弯八曲的洞穴里轰轰隆隆地回荡着，犹如黑洞正陷进海啸里，快要震塌了似的。而在密密麻麻的洞穴里，关押着被十四钢爪捉来的浪娇、癩鱼、白鳞和赤仙姆。一座同样天昏地暗的石洞里，癩鱼仿佛被浪女的喊声激励起来，他倏地睁圆了渔灯似的亮眼，跳跳鱼一般地跃起身子，搂起一块数十斤重的石头，朝着关人的铁栏杆门砸击着、喊叫着：“砸啊！杀啊！”石头被反弹过来，擦过他的额角，落在他的肩头。他的额角和肩头，被石棱角划得热血流淌。他却重新搂起石头向前砸击：“砸啊！杀啊！”

在浪女和癩鱼发作的同时，一座偏僻角落的黑洞里，十四钢爪和柳林坐在石凳上聚会着，石桌上燃着黄鱼眼似的菜油灯。十四钢爪呼唤着柳林：“柳组长，这次你回大陆，碰到政府什么要人了？他们有什么行动计划？”

正如十四钢爪所称呼的，柳林是国民党政府派遣到东海南涯的特别行动组组长。他原任国民党江海市驻军上校参谋长。1948年秋，国民党在全国战场节节败退，筹划了一个代号“飞鱼”的神秘计划。当时的水匪头子十四钢爪，也闻悉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状况。他知道，共产党军队进驻东海南涯之日，就是他和海洋匪帮倾舟沉没之时。因此，他派人到大陆江海市，和国民党当局联系，探询他们何时逃亡台湾，他准备率匪帮窜到台湾。接到上峰布置下来的神秘计划的柳林，刚要到东海南涯执行飞鱼计划，听说十四钢爪前来投靠，喜出望外地接待了他，并随十四钢爪到达了强盗屿，以十四钢爪朋友的名义，加入了匪帮。柳林听着十四钢爪的询问，应道：“现在是1949年春天，根据飞鱼特派员从中央政府带来的消息，共产党的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年年底前会成立。到那

时，国民党在大陆完全失败了。所以，现在必须迅速落实飞鱼计划的具体要求。”

十四钢爪：“飞鱼特派员是谁？”

柳林悄声说：“他原是蒋介石委员长的少将侍卫官，受蒋委员长的直接命令，担任飞鱼计划的总负责人。我这个行动组长的任务，是进行公开活动，招收飞鱼计划的行动人员。协助飞鱼特派员工作。特派员的身份，目前绝对保密。不是不相信你钢爪爷，而是考虑到你的队伍情况复杂，万一泄露了，飞鱼计划不能成功，你我的脑袋都要搬家。”

十四钢爪：“飞鱼计划的全部内容是什么？”

柳林：“这项计划的核心内容，只有飞鱼特派员完全了解。我只知道，从东海北部穿越东海南涯，有两条水路可以进入台湾海峡。一条是东海南涯的外洋水道，那里的风浪铺天盖地，大型军舰通过时，时时都会被掀翻葬海，异常危险。另一条是傍近大陆海岸的水道。通过这条水道进入台湾海峡比较安全，风浪较小。但这条水道上，又被珊瑚花岛周围的险滩阻隔。眼下国军节节败退，眼看大势已去，有一位至关重要的党国人物，想在这里开通水道，以便他南逃到台湾。”

十四钢爪不满地嘟哝：“有什么人物这么重要，需要兴师动众地搞×毛飞鱼计划？”

柳林挥手制止他高声喧哗：“据说，是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领袖人物。”

十四钢爪惊得目瞪口呆：“莫非是蒋介石总统？”

柳林又打断了他的话：“不要瞎猜了，我们尽管完成任务就是了。”

“怎样完成任务？”

“飞鱼特派员命令，目前最主要的，必须从浪女和癫鱼身上打开缺口，掌握海底迷宫——珊瑚花岛航道的秘密，然后到海底迷宫进行实地勘探，以便让领袖人物平安地通过东海南涯。同时，我们也可以跟他到台湾享福。根据可靠情报，浪女完全清楚海底迷宫的秘密。至于癫鱼是否了解，还不能证实。反正，一定要从他俩身上得到秘密。”

十四钢爪：“这两个，一个是疯子，另一个是性格比礁岩还刚硬的女狂人，很难掰开他们的嘴。”

柳林狠狠地说：“必须实行软硬兼施的两手。必要的时候，干掉一个做示范。人总是贪生的，不怕他们不招供。”

柳林瞧着十四钢爪犹豫不决的模样，又说：“钢爪爷，我知道你怜花惜玉之心，贪恋浪女的美貌，想保全她的身体。根据飞鱼特派员露出的口风，飞鱼计划关系到蒋委员长和党国的命运。你向政府发过誓，从今以后，要跟蒋委员长的党国共存亡。你的航道是正确的。如果共产党占据眼前的东海，凭你钢爪爷过去杀人放火的行为，杀一万颗脑袋也抵不了罪孽。你要抓大鱼丢小虾，全心全意配合我们，完成飞鱼计划。”

十四钢爪一咬牙：“好！甩头抛脑地跟你们干！”

柳林拍拍他的肩头：“钢爪爷，这就对了。不过，假如需要消灭浪女，也还有一个千娇百媚的浪娇，可供你和兄弟们美滋滋地享用嘛！”

十四钢爪淫笑着：“哈哈……”他又神秘地问，“你尝过浪娇的鲜味吗？”

柳林摇摇头：“我没有那种艳福。不过，我一个兄弟尝过她的味，鲜得很呢！那兄弟尝了一遍就不肯放手，死死地搂着她呢。”

十四钢爪问：“你的兄弟是不是我的兄弟？”

柳林嘘了一声：“小声点，对那兄弟的身份，也要绝对保密。”“他是不是飞鱼特派员？”

“不是，他和我柳林一样，也是飞鱼的成员。”

“他妈的，这飞鱼藏在不见底的深海里了。”

“待我向他请示后，让他和你直接见一次面，以示对你的信任。”

十四钢爪一鼓掌：“好！飞鱼相信我，老子豁命替他干！”两人跨出了礁洞。

夜色愈来愈浓。突地，一条熟悉的人影来到关押浪女的石洞外。那

人往看守手里塞了几块银圆，看守的水匪打开了铁杆门：“你们姐妹俩有话快说，被钢爪爷发现了，我要掉脑袋呢！”

浪娇闪进了石洞，哭声颤颤地：“姐姐，你吃苦了。”

浪女看着穿戴得花里花哨的妹妹，问：“你到这里干什么？”

浪娇：“我有话对你说。”

“说吧。”

“姐姐，在这座凶野的强盗屿，只有我们俩是同胞亲人，我是关心你的命运，才来劝导你。”

“劝我干什么？”

“劝你把海底迷宫的秘密告诉妹妹。”

浪女惊疑地审视着她：“你一再打听秘密，到底是什么企图？”

“我？我.....我是想在自己危急时，也学你的样，逃到珊瑚花岛，遇到水匪追袭时，也进海底迷宫躲避。”

浪女疑惑地思索着。她想起妹妹在海里说的话：“大陆国民党政府有一项大计划，其中涉及调查珊瑚花航道的秘密.....”她敏感地发问：“妹妹，你是不是受水匪头头的委托，向我打听秘密？”

浪娇略显慌乱地支吾道：“不管是不是，我是想让姐姐死里逃生。”

浪女厉声道：“他们除了答应不杀我，还给你什么好处？是不是给你钱了？”

浪娇生气了：“反正，我是为了救你。至于钱嘛，他们给我后，咱们姐妹俩共同享用。有福不享，是木头人。”

浪女气得双唇发抖：“妹妹，你都在说什么？不准你说这种脏话。”

浪娇：“我偏要说。你想想，我们从小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亲，是赤仙姆把我们养大的。她教我们识字的时候，开始就教我们这几个字：读

书闯海，文武兼备，脱离苦海……所有同情我们姐妹的人，谁不愿我们脱离苦海？在这暗无天日的人间，没有钱寸步难行，更甭想脱离苦海……”

“所以，你宁可出卖人格弄到钱？”她直冲着妹妹骂道，“你这没有骨头的海蜇，你如果是我的妹妹，从今往后，不准你歪桅驶斜船！”

浪娇还想恳求：“姐姐，你这样子，会受折磨的。”

浪女喝道：“不要多说了。你出去。”

浪娇哭泣着跑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浪女闻到一种海涯特有的冷爽爽咸腥腥的清晨气息。四周的囚人的洞壁鲜明地黑垒垒地屹立着。微亮的曦光映进来，满洞浓浓的烟气，像海豹凶猛地绕着她扑腾着，仿佛要啃咬她似的。

水匪头目黄结巴打开铁栏杆门，把浪女推向另一座石洞。癫鱼和白鳞也被预先押到这里。

“浪女，今天叫你看看皮肉受苦的滋味。”海匪头目黄结巴冷冷地说，随即挥起白鲨皮做成的粗糙坚韧的鞭子，飞过白鳞的头顶，噗地抽在癫鱼的身上，深色的皮肤出现血斑斑的伤痕。平素疯模狂样的癫鱼，竟然硬挺挺地站立着，满脸愤恨的铁青色，腮帮咬得大凸大凹。黄结巴抽打一下，向浪女喝问一声：“说，海底迷宫的进出口在哪里？怎样找到珊瑚花航道？你愿不愿跟钢爪爷们成亲？”

浪女感到皮鞭仿佛抽打着自己，心在抽搐发痛，并且炽热地膨胀着。而眼前的皮鞭，继续像剧毒的海蛇在飞舞，一口一口地啃咬着癫鱼的骨肉。她看着不屈不服的癫鱼，一种敬仰之感油然而生。她恨恨地咒骂着：“贼，要打打我吧，癫鱼哥根本不知道详情。”

十四钢爪伸手摸摸浪女的脸蛋，邪笑道：“宝贝，我不忍心毁坏你的如花似玉的美貌。”

浪女一侧脸，白刷刷的利牙咬中了十四钢爪的手，立即尝到一种腥臭的血味。她“呸”地向十四钢爪喷了一口血水，说：“想叫我开口，除非白鱼变成乌贼！”

十四钢爪痛得乱跳乱喊：“给我打！打！”

被五花大绑着站在一旁的白鳞，飞步跑到浪女的前头，用身体护着浪女，骂道：“你们不能残害一个无辜的姑娘，要打打我！”

十四钢爪哭丧着脸，一挥手扇中白鳞的脸，吼道：“老子也不会放开你，当初你小子衣衫褴褛地回到这里，是老子怕你饿死冻毙了，才生菩萨心肠收留了你，没想到你恩将仇报背叛老子！”

白鳞气冲九霄地驳斥道：“十四钢爪，你们对外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我才重新投奔你们。没想到你们继续残害渔家，压迫自己的兄弟姐妹，我真后悔当初，不该当瞎眼的海蜇，重投贼网。”

十四钢爪：“你后悔？你想离开？你参加过海匪，被共产党捉住了，会扒你的皮抽你的筋。来人，把他拖到其他洞室，让他也尝尝皮肉之苦，叫他的头脑清醒清醒！”

白鳞一边被拖出去，一边高声喊骂：“钢爪，你是没有人性的恶鱼！……”相邻的洞室，立即传来皮鞭抽打白鳞的呼啸声。

十四钢爪一步一步地迫近浪女：“赶快招供吧，珊瑚花航道在哪里？愿不愿服侍众爷们？免去癫鱼和白鳞替你受的苦吧。”

浪女的双眼闪着仇恨的光辉：“你去看看，坚硬的海卵石，会不会变成松软的海绵？”

十四钢爪吼叫起来：“结巴兄弟，让她再看看赤仙姆不愿招供的下场！”

黄结巴和另两个水匪应声奔出。一会儿后，浪女看到，黄结巴和张篱儿像拖长鬃鱼似的，拖着赤仙姆的披散的长发，把赤仙姆掷进对面数米外的石洞。透过敞开的洞门，只见黄结巴和水匪们的双手如石蟹的爪，张舞着撕扯着赤仙姆的衣服。赤仙姆喊叫着向石洞的深暗处退去。但是，乱纷纷黑灰灰的烟气，像一条条支离破碎的衣条，遮不住赤仙姆的身体。那胴体像白晃晃的冰柱，矗立在黑乎乎的暗洞里。

站在石洞外的十四钢爪大声喊叫：“浪女，你再不招供，我要叫赤仙姆雪地开花了！”

浪女跳蹿着撞击着关押自己的铁栏杆门：“水匪，海贼，强盗，放掉赤仙姆！”

被捆在石柱上的癫鱼，像大鱼在裹身的铁丝网里跳动着搏击着，嘴里发出啊啊的吼声。

十四钢爪狰狞地喊：“雪地开花！”

雪地开花，是强盗屿水匪对背叛群夫的孤妻的严酷刑罚。黄结巴们举起水匪在海洋械斗时使用的铁棍，尖刺刺的棍尖凶狠地戳击着赤仙姆的身体。赤仙姆痛苦地倒在地上，如灿白的雪团打滚着，身上溅起一朵朵红殷殷的血花。

捆在石柱上的癫鱼，由于挣不断渔索，脚底踩得地面的石块碎片飞散，咯噔一下咬碎了一角牙齿，满口挟着碎牙的血水，啐在石壁上。

旁边的浪女，只觉得胸口阵阵胀痛，似有一团团的灼心烫肺的火焰从心窝涌到喉口，哇哇几声，大口大口的鲜血喷出来。她的眼前一阵旋转，视觉倏然黑了，紧接着什么也不清楚了。

第五章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端着一碗香鲜诱人的鲍鱼，走向关押白鳞的石洞。他的壮实宽阔的身板和忽忽打闪的双腿，说明了他的健康；一双闪光的亮眼，显示着他的精明；而雪白如霜的鬓发，长方脸上的弯弯的深深的皱纹，以及略略弯曲的腰背，说明他曾经在生活的风浪中做过长期的艰辛的拼搏。他叫曲老风，是白鳞重归强盗屿带回的侍者和挚友。当时，白鳞告诉人们，他在大陆担任教师的时候，在漫漫雪野发现了逃避灾荒饿倒在地的渔民曲老风，并且让他在学校里担任敲钟煮饭的校工。战火弥漫，时局混乱，学校解散，他不能让无家可归的曲老风流浪他乡，就把他带到强盗屿。曲老风有一手煮鱼熬虾的烹调技术，就在岛上担任炊事员。但他对白鳞非常忠诚，每逢白鳞有事外出，总是紧紧相随，不离左右。此刻，他不辞劳累捉了鲍鱼，前来滋补白鳞的身体……

另一个床被簇新、油漆锃亮、光线明灿的石洞，柳林急步生风地走

进来。十四钢爪在洞里帆轱辘般地打转着，等候着柳林。十四钢爪焦急地问：“你和白鳞会面了？”

柳林的眉头蹙起来：“哦，我刚刚审问过白鳞。”

十四钢爪闷声地说：“你不是说，飞鱼特派员有指示？有什么指示？飞鱼特派员到底是谁？”

柳林：“我也不甚明了。不过，这是渔汉和媳妇的闺房话，不能打听。”

十四钢爪不耐烦地一扬手：“说吧，那个缩在乌龟壳里的咸水货，放了什么屁？”

柳林凑近十四钢爪：“飞鱼指示，利用癫鱼爱恋浪女的疯劲，演一场假戏……”

十四钢爪的额纹平层层地舒开来：“哈哈，那缩在乌龟壳里的咸水货，倒像滑溜溜的青头鳗，好，假戏马上开场！”

这时，柳林听到门外响起“噤”的一声，他立即厉声喝道：“谁？”

“是我！”一个高瘦的人影闪进来。柳林和十四钢爪松了口气。原来，来人是水匪头目张篱儿。张篱儿问道：“钢爪爷，兄弟们说，抓回了浪女，应该赏酒给兄弟们，祝贺一番，怎么样？”

十四钢爪一拍案：“好！”

当晚九时，被关押着的癫鱼，感到手可及的洞壁，全都融进浓墨般的黑暗里，而黑暗又似凝固的天地，严严密密地把他浇铸在中央。一种燃得浑身发热的疯性，使他直腾腾地挺立着。那在黑天暗地里闪闪发亮的眼眸，交织着愤怒和希冀的光。

一条长长的黑影，贴着石壁溜进来，悄声地说：“癫鱼，你今晚有机会逃跑。”

癫鱼惊得目瞪口呆，打量着黑影人，想看清他的面目。可是，黑影人却用黑布蒙着脸，他一边往门口退去，一边说：“癫鱼，你站着。告诉你，今晚陪你逃跑的，可能是珍珠，也可能是假珍珠，你要提防

啊！”

癫鱼情不自禁地嘟哝了一声：“那怎么办？”

黑影人的话里透着欣喜：“我知道，你不是真疯子。你有一个兄弟在共产党游击队里，你可以去找他，把强盗屿的情况告诉他，特别是要告诉他们，目前国民党和海盗串通一气，正在探索从东海进入台湾海峡的珊瑚花航道……”

在他的狂暴而混乱的意识里，有一种记忆却十分清楚。他原名陆鱼哥，七八年前，他和哥哥陆船哥在东海漂泊谋生，遇到挂着青天白日旗的炮艇，急急逃窜中，被炮火炸毁了船只，兄弟俩跳海失散了。他游上了强盗屿，被迫加入匪帮。他日思夜想的哥哥，却如海云被风暴吹逝，再也不见踪影了。现在，这神秘的黑影人，竟然说出哥哥的下落，他似信非信地迸出一个字：“这……”

黑影人：“东海游击队在东海北部的舟山群岛活动，到那里可以找到他们！”黑影人迅速逝进茫茫黑夜里了。癫鱼却沉入热昏昏的思绪里……

晚十时左右，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起来。两个跑去喝酒的看守回来了，他们的头像黑蛇探洞地伸进石室。其中一个醉醺醺地嘟哝：“我说过，虽然铁栏杆门没有上锁，癫鱼被打成扁鲳鱼了，逃不脱呢，我们继续去喝酒！”

两条黑影飞奔而去，一个埋怨道：“他妈的，钢爪爷和头头们在虎鲨洞和浪女做爱，咱俩喝完酒，也去虎鲨洞取取乐。”

又一个担心地应：“只怕钢爪爷不肯让出美味。”

“海洋祖宗的咸水规矩：生在强盗屿的女人，是大伙的妻子，他钢爪爷不会破例违俗。”

“嘻嘻，那鲜嫩的浪女，残羹剩汤也是鲜滋滋香喷喷。”

癫鱼的烈焰般的疯性，呼呼地燃得更旺了，全身仿佛都熔进火焰里，唯有一种神差鬼使似的意识，驱使他收住向外猛冲的脚步，变成蹑手蹑脚的姿势，熟门熟路地溜向虎鲨洞。他潜到虎鲨洞的外面窥探着。

明晃晃的阳光，从临海的洞窗映进虎鲨洞，洞里金漆闪光的家具摆满四壁。从海洋水花丛中漂来的袅袅白雾，在洞里悠悠飘出。洞里的五六个害人的水匪，在飘荡的雾气里幻化着，犹如几头裸着褐斑斑的身体的虎头鲨，剪形的尾鳍硬挺挺地撑着地面，赤褐褐的上身和臂膀似的胸鳍，俯俯仰仰地扑向一张铺满花团锦簇般的被褥的木床。木床像一张栖息海洋水母的礁盘，白袅袅的雾则是缠绕礁盘的海流，有一条浑身雪色的水母——海蜇，颤颤索索地瘫在上面。赤身裸体的虎头鲨们伸出翘嘟嘟的嘴腮，朝着海蜇的玉石般的灿烂的身体吮吸着。它的吮吸越来越燥热狂乱，变成凶残的啃咬，似乎把海蜇的身体啃成一块块，贪婪地吞咽着……

癫鱼的焚燃全身的烈焰，温度升到极限，轰的一声爆炸了。他一脚踢开洞室的门户，向着那群啃咬海蜇的虎头鲨扑去。一种清醒的意念掠过脑海，使他在猛扑中知道自己手无寸铁，他骤然想起虎头鲨残害海蜇的手段，倏地打开自己的白刷刷的利牙，一边攥住一个水匪，一边狠命地啃咬着水匪们的肉体，腥臭的血肉和愤怒的喊声，一齐从嘴里迸发而出：“吃鲨鱼啊，吃恶人啊！吃啊……”

“啊哟，疯子吃人了！”受伤的水匪捂着血淋淋的伤口，跟在没有受伤的水匪后边，眨眼间逃得无踪影了。

“吃鲨鱼啊！吃恶人啊！”癫鱼一把搂起瘫软的浪女，把她挟在右腋下，狂喊着冲出虎鲨洞……

极目无边的大洋，向着四面八方的遥远天际漫漫铺展。从北方倾泻过来的急流，犹如无数条头碰头、身挨身的银鳞烨烨的海蟒，漫覆了强盗屿与珊瑚花岛之间的广漠险滩。而一朵朵皎洁如玉、艳丽似菊的浪花，不时地昂起坚强的身躯，突出具有万钧力量的汹汹急流，在嚣嚣险滩之上美丽地放艳着。

驾驭着刚刚偷窃到的龙头船的癫鱼，让抢救出来的浪女躺进昏暗的睡舱，自己在舵位操船逃亡。他面对着汹汹急流里的浪花，暗淡昏蒙的眸镜深处现出浪花的艳美的形象。他情不自禁地举目眺望着远方的珊瑚花岛。

一阵喧闹声传进耳膛。癫鱼转首一看，有几条水匪的舢板，从一丛礁岩后边冲出来，拼命地追赶。水匪们竟然动用了枪支，尖啸刺耳的流弹在龙头船上空飞射着……

也许是枪声的惊动，匪船的上风海面，竟然哗啦啦地跳出一群巨大的海豚，黑褐色的尾鳍和背鳍掬起雪白的水花，黑背白腹的长圆形躯体直冲冲地跃向天空，尖刺刺的上下颌猛力地一拱一拱，像要把漂海的小船拱翻似的。一个水匪喽啰看看追不上龙头船，攥起一个龟壳水勺。舀起渔桶里的熬鱼虾用的鲨鱼油，飞手扬向天空，洒落在海豚和龙头船中间，企图利用海豚尝鲜的习性，引诱海豚向前拱翻龙头船。

驾驶另一条小舢板的十四钢爪，还在咋咋呼呼地虚张着追赶的声势，看到那喽啰引诱冲击龙头船，也不知出于什么缘故，突然破口吆骂：“瞎眼水母的十代孙，老子连你一起洒进大海！”骂着，穷凶极恶地抓起数米长的竹篙，恶狠狠地向前一戳，由于用力太猛，水匪喽啰仰天溅落在海水里了。喽啰在海里扑腾挣扎，哗啦啦的溅水声，惹得大群的海豚转身腾跃，乱腾腾地围着水匪喽啰。一条五六米长的大海豚猛地一托，把喽啰整个儿托飞起来，双脚朝天头颅向下地扎进了漩涡，被闪闪盘旋的涡流吞没了。狠毒而狡诈的十四钢爪，为了遮掩牺牲喽啰的丑恶，故弄玄虚地大吆大叫：“赶快救人！”

众水匪的舢板纷纷转向，绕着漩涡挥櫓舞桨地打捞着。张篱儿看到十四钢爪也在打捞，跺脚挥拳地喊叫着：“钢爪爷，癫鱼和浪女逃远了！”

十四钢爪一反常态地应道：“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让他们走吧！”

落水的水匪喽啰如虾蛄沉海杳然不见了。十四钢爪率着舢板队，故意在海面缓缓追踪着。

癫鱼脚底的龙头船，如乌龙在浪尖张牙舞爪地飞驰。癫鱼凝视着越来越近的珊瑚花岛。

整座珊瑚花岛，由成百上千座大山小丘连绵而成。每座山丘都是珊瑚花和礁石堆砌的峰峦。涨潮线上面的山顶，经历千万年风飘雨淋，大部分珊瑚虫已经死亡，但它们造就的花朵，却永远七彩缤纷。那珊瑚枝杈梢尖的珊瑚花，有的如白晶晶的雪团，有的如褐红色的灵芝，有的如金澄澄的菊丛，有的如黑油油的松树，有的如碧绿耀眼的绸花。

奇花异卉般的珊瑚映进癫鱼的眼眸，他感到目光昏花。而那近在眼前的花岛上，举着斑斓多彩的珊瑚花的一条条盘旋交错的枝丫，竟像人

的腰身和长腿，密密如林地站立着，弯曲蜿蜒地扭拧起舞，珊瑚花在手
里挥动着，纷纷扬扬地连成花坡花山。群花簇拥的花山巅尖，古代的大
洋漩涡留着鲜明的痕迹，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花朵，循着一定的弧线盘旋
着，异彩异色的弧线一圈套着一圈，形成漩涡状的花圃，中央是一丛红
灿灿的牡丹王似的红珊瑚，又似红彤彤的火焰放射着光辉。

而涨潮线下边的珊瑚花，更加灿烂地在癫鱼的视界里幻化着，那斑
驳陆离的五色花、血红欲滴的茶花、紫亮紫亮的蓝花、透明晶亮的雪
莲、金铂镀成似的金钟，在清澈的海水的浸浴中，犹如缀满多彩多色的
发光的磷质，映着花斑斑的红艳艳的紫闪闪的银亮亮的金灿灿的光芒，
而且随着海浪的泛荡而蜿蜒延伸，交织成一张缤纷色彩的网，笼罩着花
岛周围的大洋。

癫鱼的神志，仿佛完全被珊瑚花岛放射出的多彩的光网笼罩着，神
色醉醺醺的，目光痴迷迷的。迅速地，另一座鲜鲜艳艳的花岛，在他的
感觉里浮现起来，树起美的形象……

一个问声在他的耳膛发响：“癫鱼哥，珊瑚花岛到达了，海底迷宫
的进出口在哪里？钢爪爷们随时会来寻找我们，我俩还是到珊瑚花航
道，在里面安全些。”

癫鱼回过神来，反问道：“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浪女又重复地说了一遍。

癫鱼用陌生的目光打量着浪女，愣神地说：“什么？你不知道海底
迷宫的进出口？你是不是浪女？”

浪女拇指一戳癫鱼的额心：“你这装疯卖癫的哥啊，别看你疯疯癫
癫的，你瞒得了众人，瞒不了我。我的目光是穿风透浪的渔箭，一下就
戳穿了你的假面目。是吗？癫鱼哥，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装疯
卖癫？”

癫鱼如海和尚坐禅一般，异常寂静默然。而他的心，却像沸沸腾腾
的海流。

是啊，自己为什么装疯卖癫呢？八年前，那狂涛卷海恶浪滔天的夜
晚，自己和哥哥陆船哥生离死别，在死亡的夜海拼命挣扎，是强盗屿海

神宇的昏黄的佛灯，在自己前边燃起煌煌的生存希望之光。自己没有料到，游上了四面陡壁的强盗屿，竟似红虾投进可怕的河豚嘴，再也没有办法逃脱。况且，闯海汉失去船和网，像鱼虾失去鲜饵，只有在漫漫海涯渴死饿毙。他失去求生的希望。然而，自己所在的水匪匪帮，寒冷时能扒人皮披身，饥饿时会吃人肉果腹，简直是一群横行人海的恶鲨。他的正常的神志，已经像渔网被涡流搅成乱腾腾的一簇，像渔火燃成热烘烘的一团，陷进半疯狂的状态了。一次偶然的摔伤事故后，干脆顺水推舟，使自己完全“疯癫”起来，时而似张牙舞爪的海兽，时而像越波跃浪的飞鱼，以疯癫使自己置身于水匪匪帮之外，抵御着血腥和罪恶的污染，保持着海珍珠般的洁白无瑕。愚蠢的水匪十四钢爪们，终于从半信半疑到完全相信，干脆让他这个疯子拜赤仙姆为干娘，把疯子像沉船石一般地压在赤仙姆身上。赤仙姆以慈母的心肠，无昼无夜地照顾他。还有精明细致的浪女，不嫌弃癫人的疯狂和肮脏，和他朝夕相伴，并且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使那被“疯”性掩盖的身心，时时荡着对浪女的眷恋的情愫。

浪女笑道：“咯咯咯，癫鱼哥，我知道你对浪女的恋情如火。你真的眷恋浪女，就赶快丢掉疯态，告诉浪女，海底迷宫的进口在哪里？怎样才能进入珊瑚花航道？”

癫鱼像被当头浇了冰水，颤了一下，又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浪女一番，突然吐字清晰地发话：“啊呀，你不是浪女！你是浪娇！”

浪娇反问：“你怎么断定我是浪娇？”

癫鱼：“闯荡海底迷宫的办法，只有浪女一个人知道。再说，你和浪女又像又不像。”

浪娇焦急地一跺脚：“那么说，你不知道闯珊瑚花航道的道路？”

癫鱼点点头。

浪娇气急败坏地说：“如果钢爪爷追捕我们，我们不是活鱼进入死水港，死路一条吗？！”

癫鱼凝望着滔滔险滩，以及在远处时隐时现的水匪舢板队，紧张地思索着。突地，他的耳畔响起神秘的黑影人的话声：“你的哥哥陆船哥在共产党的东海游击队，你可以去找他……”他兴奋地嚷道：“我们有生

路。闯出这片险滩，去找我哥哥！”

浪娇：“你哥哥？”

癫鱼：“昨晚，有个黑影人告诉我，我哥哥是共产党的东海游击队的领导成员。黑影人还要我把国民党政府和水匪勾结，正在探索珊瑚花航道的情况，报告给共产党游击队。”

浪娇不知为什么，身体像被电鳗击中，抖索了一阵，说：“这……”

癫鱼斜了她一眼：“有什么好犹豫的？难道要学搁浅的鱼儿，待在这里等候水匪来杀害我们？”

浪娇喃喃着：“我是怕，听讲共产党搞共产共妻？”

癫鱼朗声笑起来：“嘿，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八年前，我替在海洋抗日的共产党东海游击队驾过船，他们对贫苦渔家，胜过父母对待儿女呢！放心吧！共产党都占领大半个中国了，天下是他们的了，不投靠他们，还要投靠谁？”最后，他不无严肃地说：“浪娇妹，还迟疑什么？难道你要投靠钢爪爷？”

浪娇一咬牙：“既然有重要任务交代你，我们……去闯一趟吧！”

龙头船急转首，向白浪滔滔的北方海涯驰去了……

第六章

海涯蓝蓝，船只跳荡，经过白昼黑夜的漂泊，龙头船进入浪山峨峨水谷黝黝的东海中部。闯风荡浪的途中，癫鱼已经洗刷了浑身的污垢，显出挺拔英伟的身姿和方正英武的脸庞。他的躯体敏捷地做着风浪中操船的姿势，脸容却似尾桅梢尖的红彤彤的渔灯，朝着坐落在东海游击队居住地舟山群岛的北方海域。

龙头船进入的水域，由气势崔嵬的浪山水谷组成的漫漫无极的海面，犹如淋浴过一场墨水雨一般，暗幽幽的。

然而，在数里之外，墨黑的海和另一座色彩迥然的海明显地交接着。北边那座海，碧澄澄的水面，密密麻麻地突出一朵朵浪花，形似深藏海底的水莲浮升出来，花瓣儿晶白透亮，花蕊皎洁无瑕，随着清澈的涟漪汇成圆圆的一丛、方方的一簇、广阔的一片，在整座无极的大洋灿烂放艳。而从花朵里倾出的水滴，更如密纷纷的珍珠在碧闪闪的玻璃上翻滚，浩瀚的海洋，又放射着明亮刺眼的银光玉色。

龙头船迅速地驶进这座绮丽水国，在浪花和水珠的璀璨光辉交织的沐浴中，他感到一种沁心的凉爽，仿佛浩浩海空坠进清凉的秋风里。而一向纷乱又热疯的心绪，顿时彻底冷静了。

天又坠进黑夜的境界里了。躲在一团棉朵般的云彩里的月亮，却以自己的无处不至的光芒，把暗蓝的天空和墨绿色的海洋涂上一层浓厚又均匀的带鱼油。依着舷帮的浪娇，仿佛自己坠进一座巨大的冰窟窿里似的，感到阵阵冷凄凄的寒战和乱惶惶的恐慌。她思索了一下，转身告诉掌舵的癫鱼哥：“你好长时间没有休息了，进睡舱养养神，下半夜再驾船。”

癫鱼也感到疲沓沓的，叮咛道：“遇到险恶的海况，及时喊醒我。”他把舵位让给浪娇，猫腰进舱休息了。

也不知如何，浪娇一掌舵，海面竟然直腾腾地升起无数条白色的烟气，在呼呼喧闹的海风里，烟气先是弯弯曲曲地飘舞起来，渐渐地变成鱼粉一般，漫天飞散开来。它造成的白茫茫的景象，如一层层的白纱蒙着了浪娇。浪娇更加惶乱了。她虽然从小在海岛和渔船长大，乘船驾船如三餐不断的鱼腥，但却很少单独驾船在雾茫茫的夜海漂泊。她刚想呼唤癫鱼哥，却又被海面的一种景象吸引着了。

那是一群绰号美女鱼的海牛，也叫美女牛，人头状的鱼首披散着美女般的绒毛，椭圆形的身体突出臂膀般的前肢，母鱼的前胸凸着两团丰圆的乳峰，左侧的前肢拥抱着幼仔，右肢划水泅游着。它们的皮色，在穿透雾纱的皎洁月光照耀下，闪烁着彤红的紫褐的黝黑的美丽的色彩。这群美女牛大的七八米，小的两三尺，足有数十条，组成浩浩荡荡的阵势，有的在高耸的浪峭尖直腾，有的在深暗的水谷上横跃，有的在浅浅的水表游动，有的泅游翻滚着，好一场气势磅礴的进军！

“跟着美女牛，从北往南游。”一句渔谣在浪娇的耳膛响起。“跟着美女牛，还是回到东海南涯！……”一种神秘的意念跳上她的心头。她

悄然看了看睡舱的舱口，扳动了舵柄，船只缓缓转向，跟着美女牛的后边冲荡着。她拉起连接左右舷的舵索，把舵柄紧紧地绑定了，让船只定向前进着，自己却故意拉起睡舱的舱盖，罩定了舱门，身体瘫软在舱盖上，眯眼假寐着。

她恍恍惚惚的不知经过多少时间，身底的舱盖突然被撑动起来，舱里响起癫鱼哥的喊声：“浪娇妹，不要压住盖舱板，天都快亮了，船走到什么地方了？”

她不由自主地移开身体，癫鱼从舱里蹿了出来，向着船只的前方看去，雾气已经消散了，白晃晃的海天，影绰绰地坐落着一座黝黝的岛屿。

浪娇揉着惺忪的睡眼解释道：“我绑定了舵柄，让船只向北航行，不想疲惫睡着了，下半夜忘了叫你，船只大约到达舟山群岛了。”

熟悉海况的癫鱼突然叫起来：“啊，真的到达舟山群岛了！那是舟山群岛的鱼龙岛！”

“啊哟！”浪娇暗暗叫了一声苦，眯成细缝的双眼倏地睁得滚圆。原来，那句渔谣，指的是秋天的美女牛从寒冷的北方向温暖的南方迁移。而眼下正值春汛，美女牛是从南方向北方洄游，它们把船只引到北边的鱼龙岛了。

鱼龙岛是坐落在大洋深处的古蛮荒岛。它的形象犹如勇猛抗击着汹汹海啸的水兽，虽然光秃秃又褐斑斑的身体被腥风咸浪刮得寸草不生，那巨大的躯体成东南走向地拱海而起，头颅状的峰巅仰天长啸地高昂着，西侧的浑圆的臀部也显出蹬地跃空的趺突之势。全身由一道道线条分明的石筋岩骨组成，临海的四周分布着无数座石穴岩洞。而周围的海面则突出一大片一大片嶙峋的明礁暗礁。这就给偷袭岛上的游击队的国军和海匪，带来极大的困难。而当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接近岛屿时，东海游击队早就在海雾夜色的遮掩下，转移到汪汪大洋而杳然无踪了。

正值晨曦初明时分，在船只东北方的鱼龙岛，出现了奇美的海洋佛光现象，但见朝天的岛峰上的天际，一道道银亮亮的光芒射向窟窿绝顶，绕着岛峰的巅尖形成灿白耀眼的光环，把东方的半座天空全部罩在其间。

癫鱼时时揣在心间的强烈的希冀，如渔火熊熊燃旺起来，只觉得浑身的热血沸沸腾起，恨不得插翅飞到鱼龙岛。是啊，在暗无天日的强盗屿，他心中的希望虽然茫然，甚至不知自己向往着人生什么。但此刻，他清晰晰地觉得，它包含着寻找人生的明灿的天地、自己的同胞和亲人.....

鱼龙岛冲出两条双桅双帆船，从左右舷夹住了龙头船。左侧双帆船舵位，一个异常熟悉的掌舵人站立着，那魁梧丰伟的身姿，生龙活虎地出现在癫鱼哥的视界里。

啊！是分手多年的兄长陆船哥！

“哥哥——”癫鱼万般激动地呼唤着。

陆船哥展眸看着。他终于看清，弟弟陆鱼哥活生生地站在不远处。但他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双唇颤抖地迸出一个字：“你？你.....”

“哥哥，我真是陆鱼哥！”癫鱼再次喊着，霍地蹬开龙头船，飞身跃过两船相夹的水面，扑进双帆船舵位，孩童般偎入陆船哥的怀里，两人胸贴胸地蹭磨着呼唤着：“兄弟啊.....”

兄弟俩互相告诉了八年前陷身海暴的情况，陆船哥说：“.....兄弟，我和你离别后，被猛烈的海啸浪推拥席卷着，生命快像坠海的礁岩，永远沉进水底不见天日了。幸好遇到在东海抵抗日本鬼子的共产党游击队的船只，被他们救上船，参加了他们的队伍。兄弟啊，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狂嚣海暴里的太阳，能拯救濒临危难的渔家。今天是1949年4月22日。我们刚刚从电台上获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已在昨天胜利地突破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全国解放的时机到了，我们东海渔家也要重见天日了。你来得正好，可以为解放东海渔家做些工作.....”

跟在旁边的浪娇，明亮的眼眸碌碌打转着，突地插嘴道：“大哥，我们可以参加东海游击队吗？”

陆船哥打量着她：“你是.....”

癫鱼介绍道：“她和我一样，也是陷身强盗屿的渔家姐妹。”

陆船哥兴奋地说：“你们要求参加革命队伍，我们欢迎。不过，这件事，得等我请示纵队司令员后，再答复你们。我们东海游击队，现在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纵队，接受人员当兵，要纵队司令员批准。”

癫鱼哥接着说：“请哥哥转呈首长，让首长接见我们，我们有重要情况汇报。”

傍晚，在纵队参谋长陆船哥的带领下，癫鱼哥和浪娇来到鱼龙岛纵队司令部，一个仪表堂堂的中年汉子接待了他们。陆船哥向弟弟介绍道：“鱼哥，你俩的情况，我已经向首长汇报了。这是东海纵队司令员方英将军。你们有什么情况，向将军汇报吧。”

方英司令员笑容可掬：“陆鱼哥同志，我们纵队欢迎一切受苦受难的渔家兄弟姐妹参加革命。有陆船哥同志做证，我们相信你们，同意你们参加东海纵队。”

“哦，癫鱼哥，不，陆鱼哥，我们太幸运了！”浪娇拉着癫鱼的手，又跳又叫。

热泪，从癫鱼的眼窝哗地涌出来，如晶莹的珍珠在他的英武的脸庞滚动着。他紧紧地攥着方英的手，泣不成声地说：“将军，抗日战争时，我对共产党游击队耳闻目睹过。这些年，我像洁白的龙虾陷身污臭的海泥潭，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着你们。我能成为解放军的成员，真是终生的福运。我一定把脑瓜儿挟在腋下地跟你们干革命！”

浪娇提醒道：“陆鱼哥，你把重要情况向首长们汇报吧。”

癫鱼急忙擦掉泪水，说：“对，我离开强盗屿的前天夜晚，有个黑影人委托我，说是国民党和海洋水匪官匪合流，正在千方百计地探索珊瑚花岛的海底迷宫……”

方英和陆船哥听着情况，互相对视了一下。癫鱼说完后，方英说：“陆鱼哥同志，我正要向你们询问珊瑚花岛的情况，没想到你们带来银鱼情报员的情况。你们既然是自己的同志，有些情况应该告诉你们。陆参谋长，你详细介绍吧。”

陆船哥开始介绍了：“现在，全国快要解放了，分崩离析的蒋介石

政权，像触礁船一般破碎了。不久前，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蒋介石回到奉化溪口家中，随行的特务头子毛人凤获悉，人民解放军向溪口运动，准备从陆路封锁蒋介石逃往台湾的道路，并且争取擒获这个罪大恶极的头号战犯，因此，蒋介石惶惶如油锅里的跳虾儿，拼命寻找从海面逃跑的道路。东海南涯的珊瑚花岛和强盗屿一带海面，是蒋介石南逃台湾海峡的必经之路。然而那里暗礁丛丛险滩片片，大型军舰很难通行。而且，蒋介石又担心我东海纵队在海面拦击，使他成为网里鱼。根据可靠情报，蒋介石的特务机关策划了一项秘密计划，他们派遣由一个代号‘飞鱼’的少将侍卫官率领的特别行动组，到强盗屿勾结匪头子十四钢爪，查清神秘的珊瑚花航道，也就是你们说的海底迷宫，准备在蒋介石从海洋逃亡时，作为蒋介石乘小兵舰南逃的航道。我们已经将情况报告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和党中央，党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必须坚决破坏蒋介石的飞鱼计划！”

浪娇惊得张口喊道：“天啊！这么重要的大事件啊！首长，唯一了解珊瑚花航道的，是我的孪生姐妹浪女，她陷身在强盗屿呢，水匪们会拼命逼她说出海底迷宫的秘密，她会丧命呢！让我带人回去，我舍命也要抢救姐姐啊！”

癫鱼也喊叫道：“是啊，浪娇妹子说的，我可以做证。是浪女亲口告诉我的，她知道海底迷宫的秘密。”

方英司令员精神振奋：“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情况，你们没有到达鱼龙岛以前，我军已经决定，破获海底迷宫的秘密，截断蒋家王朝的南逃航道！既然你们愿意回狼窝抢救亲人，我同意由你俩引路，熟悉海洋情况的陆船哥参谋长带队，率领我军的侦察部队，前往珊瑚花岛领域，查清海底迷宫的秘密，并相机救援蒙难的渔家兄弟姐妹。”

当晚，龙头船和另一条乌船，神秘地漂离了鱼龙岛，向黑咕隆咚的东海南涯驶去了。

第七章

强盗屿的夜晚，永远像浸在浓黑浓黑的墨鱼汁里，暗惨惨的礁石洞，一灯如豆地跃动着。张篱儿和黄结巴围着石案对酌，石案上摆着满

盘的红鲜鲜的梭子蟹、金澄澄的东海对虾、褐壳红肉的花蚌、花斑鲜丽的西施贝。张篱儿不停地劝酒：“结巴兄弟，喝！”

黄结巴已经有些酩酊醉态，又一仰灌了一杯。

张篱儿笑着说：“兄弟，咱们活在咸水汪汪的海洋里，趁着还没有被共产党的子弹击毙，还没有被渔家的鱼叉戳死，得赶紧尝尝鲜腥的美女鱼，你说是吗？”

黄结巴的酒杯砸得石案一跳：“对，不尝美女鱼，枉为闯海人。兄弟，你说浪娇和浪女这两条美女鱼，谁鲜美些？咯咯咯！”

张篱儿：“浪女是多刺的鳐鱼，虽然鲜美但却会戳破你的喉咙，难尝！倒是浪娇……”

黄结巴抢过话题：“浪娇那婆娘，是夏天过夜的带鱼，外表雪白里面发臭。不瞒兄弟，我亲眼看过几次，钢爪爷给她几个银圆，她就乖乖地钻进钢爪爷的房间。妈的，这条美女鱼，钢爪爷吃得，我们也吃得，咱们这座小天地的规矩，就是一妻多夫嘛。”

张篱儿：“浪娇已经跟癫鱼逃走了。今晚，兄弟你何不去尝浪女那美女鱼的鲜味？”

黄结巴一蹿身子：“对！”

张篱儿掏出一把白花花银圆，塞进黄结巴的口袋：“兄弟，要叫浪女钻你的睡舱，别忘了带着这些东西。”

黄结巴感动得抱拳叩首：“兄弟，你真是我的知心人，待我马到成功，再帮你春风得意。哈哈！”

黄结巴一边淫笑着，一边奔出去。一会儿，他来到关押浪女的礁石洞，掏出钥匙打开铁锁一抬脚就往门里跨去，瞬间，他发出狼吼似的吼叫，整个儿像风帆断了樯索，软巴巴地瘫在地面，又挣扎又哭喊：“啊哟，痛杀我了。”

站在洞里的浪女，看到铁栏杆门洞开着，黄结巴倒地打滚着，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猛地一蹬地，飞身跃出洞口，往外面奔跑。她看到石洞通道那头，贴壁站着个黑影人，刚要转身改道逃跑，不料那黑影低声

喝：“浪女，快沿着这通道逃到海边，驾船逃到舟山群岛，去找共产党领导的东海纵队。”

浪女疑惑地问：“你是……”

黑影人急促地应：“黄结巴被我摆弄的海兽夹卡着了，马上会挣脱追来，你快逃啊！”

浪女重复地问：“你是……”

“告诉鱼龙岛的解放军首长，是银鱼叫你投奔他们，快逃！”不远处，几个被黄结巴的叫喊声惊动了的水匪，乱冲乱喊着，黑影人“银鱼”把浪女向洞口一推搡。自身反而往洞里的水匪冲去了……

浪女逃进一座广阔的礁石林里。黑磷磷的礁石林，伸进夜的黑洞口的深处，无边无际，而一座座独立高耸的礁石，被夜色染得墨样浓烈，似形形色色的张牙舞爪的黑海魔，在她脚底一涨一退的潮汐似乎凝固了，变成黑海魔的一升一坠的骇人的纵跳，风吹得它们在纵跳中剧烈晃荡，浪的啸声仿佛是它们的凶狂的咆哮，黑暗的夜海在它们的纵跳咆哮中阵阵发颤。

多日的折腾和匆忙的奔逃，使浪女昏昏欲倒地，虚弱地喘息着。找不到船只，难于逃出这座水匪横行的礁石林，她深深地感到绝望了。绝望中，一种生命的渴望又从心底顽强地升腾起来。她看到，黑礁林立的远处，一团神秘诱人的海洋鬼火——磷火，以其圆弧的形态和白晶晶银亮的光彩，衬着黑沉沉的夜空的背景，射向狰狞的黑魔似的礁石的群体。

一种神奇的灵性如闪电掠过浪女的绝望而黯然的心空。她的心灵回荡着一种声音：哦，这鬼鬼怪怪的磷火，多么像光耀熠熠的太阳，它是银熠熠的太阳，穿射黑暗的太阳，高高飞升的太阳，给沉沉黑夜带来光明的太阳！

可是，这太阳昭示着什么呢？这太阳自身是什么呢？它照亮的海天又是什么呢？

浪女陷进难于挣脱的惘然思索。

凉爽的海风，把一种奇妙的声音飘过来。

啊？是船只的溅水声。夺船逃走！

浪女先是焦急地蹚水，而后的动作又变成悄然无声。她终于看到一条藏在暗幽幽的礁林深处的单桅单帆船。她躲在一块黑礁顶部窥望着。单帆船舱面有一条水匪的影儿晃荡着。船舱里传出剧烈的骚动和哭泣声。那水匪踩着舱口盖喊骂着：“都给老子安静下来，是让你们到这里参加队伍，又不是把你们葬海喂鱼，哭什么丧。妈的钢爪爷，抓到这么多男女，留老子单人守卫，自己去吃酒儿睡娘儿……”

浪女完全明白了，十四钢爪们常常撒铁网兜柔鱼，掳掠一些懦弱的渔家男女，男的补充水匪队伍，女的给水匪们当“妻子”。眼前的单帆船，正关押着一群渔家男女。一种勇敢的意念驱使着她：鲨鱼嘴里救人！

她灵机一动，悄然地溜到单帆船船底舵板旁，顺手捞起一条舵索，哗啦一声溅起浪水。

“谁？”站岗的水匪急忙趴在船舷上，头部探出海面探望。

呼地，浪女手里的舵索抡起一圈圆弧，准确地套进水匪的颈部，狠力往下一拉，水匪一头扎进海水里了。水性高强的水匪，本能地翻腾挣扎着，手脚乱挥乱打着浪女。浪女的头部和身体被打得阵阵剧痛，嘴里呛进了不少腥咸的海水。她拼命地拉住套着水匪脖子的舵索。哗！她被掀得翻倒在水匪背后，看到水匪的双手插进索套里，想剥掉舵索，她心生一计，腾地一蹬海底，全身向上蹿起，背贴背地扛起水匪，向前冲击着。舵索套着水匪的脖颈，水匪的双脚踢了几下，断气了。她把那松瘫瘫的网团似的水匪推进海水里，仔细地看了一眼尸体，猛然惊醒过来，吓得啊啊尖叫着，捂着脸逃到单帆船舱面。

好半晌，浪女才镇定下来，毅然地跨了几步，轰地掀开了舱盖，朝着舱里的骚动着的人群喊：“快出舱，帮助我驾船逃走！”

舱里陆续爬出十几个渔家男女。有个胆大的男青年问浪女：“妹子，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们？”

浪女焦急地望了望强盗屿，说：“来不及啰唆了！快驾船逃走！”

人们瞧着眼前的艳美的渔女，相信地呼应着，纷纷散开来，到船首起锚，在中舱面拉帆，进舵位掌舵，抱木橹船，船只迅速地离开了强盗屿。

浪女询问一个老渔人：“老人家，你们怎样被掳到强盗屿的？”

老渔人痛苦地说：“我们是台湾海峡北口的南鹿岛人。过去，守岛的国民党军队还算有人样，虽支持渔霸欺压我们，但又帮助渔家抵御海洋水匪的骚扰。目前，国民党在大陆兵败如山倒，逃到南鹿岛的败兵，跟水匪十四钢爪们勾结起来，联合洗劫渔村，我们大伙的家里，渔船被拉走，渔屋被烧毁，男女老少被杀净，只剩下我们十几个人，被十四钢爪押到强盗屿。”

浪女的心海怒潮涌动，问：“你们要到哪里度辰光呢？”

老渔人泪花闪烁：“整座东海南涯，国民党的败兵和水匪如七星鱼云集，密密麻麻，到哪里都钻不出他们的网，我们也不知怎么办？”

浪女一冲动：“你们跟我到珊瑚花岛，行吗？”

老渔人犹豫道：“珊瑚花岛，那是一座险滩中的荒岛呢……”

浪女：“对，珊瑚花岛周围的险滩广阔，西到大陆海滨，东及浩浩外洋，败兵水匪很难进入其中。那由珊瑚花堆成的岛子，地形复杂多变，外界人想到里边寻找我们，非常困难。”老渔人又问：“可是，我们怎样在里边安全航行呢？”浪女答道：“我知道那里有一条贯穿整片险滩和整座海岛的秘密航道。”

老渔人激动地攥着浪女的手：“那是神秘的海底迷宫，你真的知道它的进出口？”

浪女肯定地说：“我知道。”

老渔人和众男女欢呼起来：“哦，我们真是黑夜见到太阳，得救了！”

浪女幸福地倚在单帆船舷帮上。

远处，那神秘的海洋磷火，不知什么时候，竟跟在顺风飘荡的帆船

后边飞升着，那闪烁的银光，犹如明亮的太阳。

晃晃漂动的船只托着浪女，使她产生了一种飘飘欲飞的感觉。她思忖着老渔人们的话，隐隐约约感悟到！自己的有感觉的生命，正像海天的磷火般飘忽……

第八章

经过悠悠扬扬的漂泊，浪女们终于抵达珊瑚花岛了。

登上岛峰，极目可见花岛及其周围的全貌了。花山林立的珊瑚花岛，北抵东海南涯的绿浪滔天的深水洋，南及水天一色墨蓝幽暗的台湾海峡。珊瑚花岛东西两侧，黑礁密布的险滩延伸出来，似海蝙蝠的巨翼，西到大陆的黑巍巍的海岸，东达波涛汹涌的外洋，严严实实地罩着台湾海峡的北口西半侧。

而眼前的珊瑚花岛本身，角角落落里覆盖着多彩多色的珊瑚，形似红茶花绿牡丹白雪梅紫菊儿，漫山遍野，成丛成簇。海风静息了，花岛四周升腾坠落着的海似乎凝固了，一座花海似的岛子，鲜花艳卉砌成的峰峦是这片花海拱出的浪山，正在广袤而蔚蓝的苍穹下隆隆升华着。

浪女又仔细地辨识着花岛的景致。但见铺天盖地的珊瑚花，有两种迥然相异的景状。那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彩，有一种显得鲜活湿润，灵光闪烁；另一种则干燥枯焦，黯然无光。她的深情的目光，循着鲜活湿润的珊瑚花丛延伸着，竟然惊奇地发现，这种色彩鲜艳的活珊瑚，沿着花岛的海岸盘旋着，大圈套着小圈，向花岛的中心地带蜿蜒前进，把整座花岛旋成一团花的漩涡。

浪女的热腾腾的心海，仿佛也涌起一团花的漩涡。她感觉中的身心，整个儿坠进花的漩涡，随着它盘旋着，阵阵灼热的昏眩，直至完全融没在其中。同时间，另一种感觉却始终没有消逝，而是越来越鲜明——自己融没其间的花的漩涡，正处在朗朗高天和浩浩大洋中间，如一朵硕大无比美丽绝伦的五色花，放射着多彩的光芒，辉照着无边无涯的海天……

良久，她才从过分激动的幻觉中清醒过来，自己感受到的，是另一种花的世界。这花的世界，应该是一种重新开始的生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生活呢？

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浪女的思想：“孩子，看你的迷痴的神态，莫非被珊瑚花海迷着。”

浪女敛神一看，说话的是老渔人。这老人姓金，人们似乎忘却了他的名字，只记住他的掌舵驾船的职业，叫他金代公。他形貌苍黑干瘪，佝腰弯背。

“浪女妹子，能不能告诉阿姨，心里梦幻着什么？”说这话的叫金钟阿姨，年近半百，却不见衰老，中等丰满的体态，有着渔家人的健康的身躯。她是金代公的弟媳妇，丈夫早被海洋夺走了，跟着金代公过日子。

“嘻嘻，爱花的咸水女怀春了，不知浪女怀念哪个渔哥儿？”光头烁着铁青色的灵哥儿，嬉皮笑脸地说着。

“你这花鱼，坏货，专门说邪话。”渔家姑娘李大婵，在灵哥儿那被海天烈日晒得红紫紫的背部拧了一下。她方脸大眼，泼泼辣辣。

另一个随船逃出来的年轻寡妇阿水嫂，苍白清秀的脸上，薄薄而嫩嫩的双唇，抿着腼腆而娴静的微笑。

三十多岁的船老人张舵哥，方方正正强强壮壮的身板转向浪女，发出洪钟似的男高音：“浪女妹子，你是不是在构想，在这座花团锦簇似的珊瑚岛，怎样进行美好的生活？”

浪女微笑着点点头：“张舵哥问得好。逃离无天无日的强盗岛，大伙从风口浪尖捡回的生命，应该在这座花花艳艳的珊瑚岛，美美地活一番。”

金老大说：“咸水人把小命儿抛在漩涡里闯海，图的是啥？还不是图个有鲜鱼与饭的好辰光，如今大伙聚在一起，同岛同命，大伙都能餐餐吃鱼尝虾，也就美了。”

灵哥儿叫起来：“那还不够！我还稀罕其他一些。”

浪女问：“你还稀罕什么？”

灵哥儿一看李大婵，口舌竟有些结巴了：“我、还稀罕花。”

浪女的心里剧烈地一动，故意诱导：“花？花是什么？”

灵哥儿摸摸光溜溜的头，嘟哝着：“其实，我也想不清楚，花是什么？”

人们肃穆地沉思起来……

西部的渺渺远天，黝黝的云涛沸腾而来。啸叫的狂风挟着一种人的嚣张的闹叫。浪女警觉地奔到高处，突地发现，十多条形态各异的马龙船白底船乌艚船，从珊瑚花岛西侧的峥嵘礁岩口钻出来，成半圆形包抄过来，举着铁光亮亮的刀枪的水匪们，正在嗷嗷地狂叫着。这群水匪全体出动搜索海面，发现了浪女们逃到珊瑚花岛。水匪们显然要把浪女们迫离岛屿，逃进岛屿东边的险滩，然后合而围之，押上险滩东侧的强盗屿。

众渔民骚动着。张舵哥和几个咸水汉咬牙切齿地叫：“碧浪撞黑礁，拼个他碎我破吧！”

金代公注视着浪女，制止着众人：“慢着。掌握海底迷宫秘密的浪女，或许会带我们闯生路！”

此刻的浪女，心绪如一团海洋龙卷风忽忽旋转着。刚才，她辨清了湿润鲜活的珊瑚花纹路，心里像灌进了绘鱼汁，鲜香得很。赤仙姆告诉她的寻找海底迷宫的路线，已经得到确实的印证。只要随风转帆地实践一下，海底迷宫——珊瑚花航道的谜，就能彻底解开了。为了安全和保密，她没有告诉随行的渔家男女。此刻，恶鲨拱船般的危难出现在眼前了，只有利用神秘的珊瑚花航道，才能制伏穷凶极恶的水鬼。但是，她决定仅仅显露海底迷宫的部分秘密，而让其主要的秘密，继续隐蔽在自己的心中。

打定了主意，她向众人招呼道：“大家带上射鱼的渔箭和梭镖，跟我来。”

大伙弓着腰，脚步蹶蹶地来到一座海湾，无数红彤彤的珊瑚，从东

北南三面围着碧粼粼的海湾，红珊瑚一丛叠一丛地垒成削直的悬崖，拔海崛起气势雄伟。珊瑚峭壁的脚沿、壁面和巅顶，分布着一座暗幽幽的珊瑚洞，大的能容船只驰骋，小的仅够一个人进出。

浪女亮晶晶的目光，扫过峭壁顶部的干枯焦黄的珊瑚地，盯准一片鲜活艳丽的活珊瑚，指着活珊瑚丛中那深不见底的朝天洞，招呼着众人：“大伙都躲进珊瑚洞！”

李大婵风风火火地说：“浪女姐，如果这是一座有底的死洞，让上岛的水匪封着洞口，大伙都变成了钻网兜的盲眼鱼了！”

浪女：“放心，这座洞连接着海底迷宫的外沿部分。”

灵哥儿插嘴道：“你凭什么判断这座洞连接珊瑚花航道？”

浪女：“往后，我会把详情告诉大伙的。相信我，进洞吧！”

金代公信任地点点头，吆喝道：“大伙进洞！”

在浪女带领下，人们猫着腰钻进了朝天洞。成斜势朝天的洞壁，一丛丛珊瑚花在暗灰灰的天色里闪耀着褐红的褐绿的褐紫的褐蓝的光彩，它们也成为钻洞者的天然的石凳。来到一片平坦的洞底，冷飕飕的气息给人带来微微的寒战，大伙不由自主地聚拢在一起。洞底的四周，是五彩缤纷的珊瑚叠成的石壁，一座座渔桶大小的暗洞，可供人向四面八方爬去。黑森森的暗洞，更使大家感到异常的神秘。灵哥儿往这个洞口凑凑，朝那个洞口听听，突然惊骇地喊叫起来：“啊哟，东边和西边的暗洞里，都响着浪涛翻腾的声音！”

金代公和张舵哥也凑近去听着，洞里响着闷雷似的浪吼声。闯海经验丰富的金代公惊喜地喊：“浪女，果真像你说的，东侧的暗洞通往海底迷宫，西侧的暗洞通着珊瑚花岛海湾！”

浪女兴奋地一蹿：“这就对了。我们大伙两人一对地钻进西侧的暗洞，到达傍近海湾的洞口。如果水匪们追进海湾，就向水匪们射渔箭和梭镖。”

李大婵命令似的喊：“灵哥儿，跟我进一个洞！”

阿水嫂盯着张舵哥：“我们一起吧！”

金代公向金钟阿嫂挥挥手：“你跟我！”

还有几个渔家男女，自动地成双成对，钻进通往海湾的洞口。

严峻的形势，不容浪女磨蹭下去。她立即闪着脚步，独自钻进一座暗洞。当她迎着一束渔桶粗的明灿灿的光束，来到面临海湾的珊瑚崖，发觉自己所在的洞口，刚刚伸进海湾的脚沿，出口处是数米高的厅堂般的凹洞，底部有一泓暗碧色的水潭。

这时，水匪的船队已经根据浪女们在岛上奔逃的方向，追进了碧水湾，并且朝着三面峭崖的顶部和壁面的洞口，毫无目标地开枪射击。

水匪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盲目射击的子弹，却使自己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珊瑚峭壁的暗洞口，一个个双眼喷火的渔家男女，古铜色的双臂暴起硬邦邦的筋条，拉起刚韧的鱼筋做的弓弦，射出一支支渔箭，嗖嗖地投出一根根梭镖。经过千百回风口浪尖射击恶鱼的锻炼，渔家男女的射箭术和投标术百发百中，只见一支支渔箭和梭镖在海空飞成白烨烨的闪电，准打准地戳入水匪的罪恶的肉体，一个个狂恶的水匪倒下去了！

惯于海洋生涯的水匪们，或者躲进舷帮后或者抄起盖舱板，借助木板抵御渔箭和梭镖的袭击，同时举枪射击。匪首十四钢爪想把船驶进浪女所在的凹洞，躲避渔家男女的渔箭。

躲在凹洞内侧的浪女，看着继续张狂的十四钢爪，腮骨恨得快要突破脸颊，牙帮咬得快要崩碎了，她霍地抡起手里的打鱼梭镖，呼地射向十四钢爪。

十四钢爪犹如敏感的海豹，他听到一种微弱而凶猛的声音向自己击来，猛地向舱面一趴，电光闪闪的梭镖飞过他的头顶，射中背后的小水匪。“啊”的一声悲惨的嚎叫，小水匪带着梭镖栽进洞底部的水潭里了。十四钢爪一边趴在舷帮后向暗洞深处开枪射击，一边喝令船上的水匪：“快下水救人！袭击者只有一根梭镖，没有渔具袭击我们了！”

四五个水匪鳄鱼般地贴着船舷溜下海水，向小水匪沉没的地方游去。

一种突然出现的海况发生了：原来，光线阴暗温度森冷的凹洞水潭，是东海涯的怪鱼——蝴蝶鱼聚集栖息的理想地方。在小水匪的污血的气息的引诱下，大群的蝴蝶鱼从幽暗的海底蹿出来，缀满灿黄的银白的紫线的斑点的干扁而菱形的身体扑腾着，忽闪着冲击小水匪，细长鞭子似的鱼尾挥舞着，亮亮的尾刺扎进了水匪的身体，剧烈的毒汁射入水匪的血管，水匪痛苦地抽搐成一团，翻腾了几下，立即昏晕僵化了。而蝴蝶鱼越聚越多，一圈又一圈地围着昏死的水匪，继续往他们的身体扎着毒刺，甚至用那啃珊瑚枝的细小的三叉状的牙齿咬食着水匪的肌肉。

在十四钢爪的命令下，掌船的水匪老大一扳舵，平板船向遇难的水匪冲去了。不料，平板船荡起的涟漪，哗哗地冲荡着蝴蝶鱼鲜，被惊动的蝴蝶鱼，竟然转身游窜着，有的还用扁平的身体掬击着水面，腾地跳跃起来，头部拱击着船舷，毒刺扎进了船板。在众多的鱼群的攻击中，平板船左荡右晃地摇摆着，随时都会倾翻入海。十四钢爪慌得手忙脚乱，急巴巴地吼叫：“快驾船离开凹洞。”

十四钢爪凶残地挥动着手里的驳壳枪，对准水里的气息奄奄的水匪，砰的一枪打过去，小水匪手朝着平板船指了指，仿佛是在愤怒地控诉主子的残忍，仰天一翻，沉进海底了。十四钢爪又向水匪老大吼着：“再不离开，老子叫你们都去见海龙王！”

水匪老大一狠心，驾船冲出了凹洞水潭了。

水潭里边的暗洞里，浪女已经找到几块珊瑚石，准备做最后的拼搏，看着十四钢爪被鱼群迫出凹洞，并且挥手呼唤着水匪船队撤出碧水湾，不由心花怒放了。

她继续观察着凹洞水潭里的情况。

这时，一抹强烈的金色的阳光，射进微暗的凹洞，海潭的暗碧色立即变成了金碧色，熠熠生辉。聚在一起的一群群蝴蝶鱼，以其异彩斑斓的色调，形成一朵朵艳丽缤纷的花朵，在海水里时而清晰地浮显时而模糊地沉没。一群蝴蝶鱼是一朵没有花瓣规则的花，而且在不断地变形，突然七彩的花瓣向四周仰翻散开，突然花瓣朝绮丽的花蕊聚成苞蕾。而蝴蝶鱼的彩斑由于阳光的映照而反射出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光芒，随着鱼群的聚散交织成一张变幻的光网，笼罩着凹洞里的天地；随着金碧的涟漪，成为一张泛泛荡荡的光网，漫盖了整座凹洞底部的水潭，水潭也变成美丽多彩了。而那几个恶鲨般的水匪，早已被美丽的景

色淹没了，无影无踪了，从尸体飘出的灵魂给凹洞造成的恐怖气氛，也荡然无存了。

面对着这一切的浪女，完全被眼前那淹没丑恶的美丽景象迷着了，她的灰暗的心海迅速地变幻着，也融进一种艳丽的光色世界中，一种更加美丽的生活意念，在这片光色世界里升华着……

第九章

强盗屿的水匪败退了，和平、宁静和欢悦的气氛，又弥漫在珊瑚花岛上。

浪女在珊瑚花岛悠闲地踱步，顾盼的目光在寻觅着什么。

无比辽阔的险滩，环绕着珊瑚花岛足有数十平方公里。她是沿着呈漩涡形的珊瑚带走着的。被两侧干瘪的死珊瑚挟着的活珊瑚带，全都低凹塌陷，最高处离海平面只有几十米。她非常清楚，活珊瑚带的地底下，就是神秘的漩涡形的海底迷宫——那藏在海岛底部的深邃幽暗的珊瑚花航道。也正是航道里的随着潮汐升降的海水，滋润养活了航道顶部的珊瑚花。而在岛子外壳开口的珊瑚洞，则是海底迷宫通往外界的道路。漩涡形的地下深水道、深水道旁的活珊瑚带、通往深水道的珊瑚洞，就是海底迷宫的三大秘密。然而，海底迷宫的最大秘密，它的能容大船自由驰骋的进出口，和连接进出口的主航道，到底在什么地方，浪女决意保密到底！

漩涡形的活珊瑚带上，一片构造奇异的连理珊瑚花，斑斓多彩地纷呈着。那玉珊瑚，皎洁透亮的形态如两朵莲花刚刚浴水而出，搭在一起的瓣儿又像莲花并肩浮游，那连根的血珊瑚，枝杈从左右侧向中间弯斜开，花瓣扣着花瓣，花蕊紧贴花蕊；那碧色耀眼的翡翠珊瑚，一朵高高地耸立着，花朵朝天高昂，另一朵的枝杈扭拧盘旋在它的腰部，花瓣贴着它的脖颈放艳着，状若钟情的女子依偎着自己的情夫……

碧水湾战斗前的一刹那，产生了一幅略显模糊的幻景，一直印在浪女的脑海。此刻，眼前的连理珊瑚花组成的花圃，鲜艳地映进浪女的心窗，和那幅心景融合起来，化成一片鲜明绚丽的景象，使她的情绪高度

亢奋而沸扬。她感到眼前的色彩迥然的连理珊瑚花，变成相依相偎的金老大和金钟阿婶、李大婵和灵哥儿、阿水嫂和张舵哥……

浸在幻想中的浪女，情绪醉醺醺地呢喃着：“惨无人道的一夫多妻制，天昏地暗的强盗的社会，在这野蛮凶险的海滩，能让渔家男女一夫一妻，你亲我爱，下船时自由闯海撒网，上岛时幸福相伴，胜似九霄云端的天堂生涯，人世间，有情有爱的夫妻生活，才是最美的生活……”

当下，浪女领着十多个渔家男女，来到一座低伏的珊瑚花丘。小山丘坐落在鲜丽灿烂的活珊瑚带上，周围是一片平平坦坦的坳地。山丘的离地面两三米高的腰部，花团锦簇般的珊瑚丛中，几乎同距离地排列着十来个珊瑚洞，洞口约有单人高，洞内形状不一，大多呈圆拱形，且有小洞相互沟通。珊瑚洞的灰暗的深处，十来个洞底在这里交汇，形成一个大厅似的中心洞。古里古怪的是，色调斑驳陆离的山丘内的众洞，全都呈现着耀眼的白色，质地如玉雕珠缀，皎洁晶亮。珊瑚花盘根的珊瑚地面，更像雪野冰板，没有金阳的照耀，没有银月的映辉，却有自然的反光。整座珊瑚洞天，花朵的玉色熠熠，地面的冰光烨烨，清辉交织，寒光灿烂。

浪女兴奋地说：“大伙仔细瞧瞧，这座深藏在山丘里的连环洞，像不像海神女手托的十瓣白莲花，每瓣都是一处珊瑚洞。”

人们欢欣鼓舞。连性格娴静的阿水嫂也陶醉了：“细细想象，这连环洞真像十瓣白莲花呢！”

浪女大声宣告：“你们按照碧水湾战斗时的组合，自由配对的一男一女，住一座珊瑚洞。也就是说，金代公和金钟阿婶住一洞，李大婵和灵哥儿住一洞，阿水嫂和张舵哥住一洞……”

诚笃的张舵哥红脸如蟹壳，结结巴巴地说：“这怎么行？没有父母之命媒妁的野配，不合经伦道德。”

灵哥儿一蹦三尺高：“怎么不行？如果不是大婵父母嫌我像海浪里的滚卵石穷光光，我早把大婵接进自己的睡舱了！”

大婵狠狠地拧了灵哥儿一把：“你是丑鱼想娶红虾，想得美！”

浪女大声应道：“大婵妹子说得对，我们就是咸水看浪花，想得

美！就是说，我们这些在浪梢尖打滚的男女，要想法活得美美的！我都和金代公、金钟阿婶议论过了，你们这些男女，在渔村里就是你亲我爱的一对对，只是因为海洋赋予的灾厄和贫困，不能结合起来。现在无拘无束了，可以美美地住在一起了。眼前的国家，像汹汹器器的海洋。眼前的世道，像那座水匪横行的强盗屿。能在这样黑暗凶险的世道里，获得亲亲爱爱的一夫一妻的生活，就是最美的生活了。至于婚礼，我们是要举行的，而且要热热闹闹地举行。金代公，金钟阿婶，按照我们说定的话办，你俩带个头吧。”

金代公拉着羞羞涩涩的金钟阿婶，大步地走到前头：“好，我和弟媳妇做带头船，今天领头拜海神。”

灵哥儿抓住大婵的手，紧紧不松开：“我们也学金代公的样。”

大婵一昂鲜鲜红红的脸：“学就学，谁怕你。”

人们哄笑起来：“灵哥儿，你是小舢板娶大船，趴到媳妇身上时，小心被掀翻！咯……”

张舵哥悄悄溜到阿水嫂背后，小心地拉拉她的衣角，问：“我们也学样吧。”

阿水嫂秀丽的脸颊飞起红云，轻轻地点点头。

浪女对剩余的几个孤男寡女说：“我们是张网候鱼虾，等候美事到来。我们先帮助他们办喜事，怎么样？”

众人雀跃呼应。他们来到海边。这是一片平静安谧的海域，从珊瑚花岛伸进澄澈的海水里的珊瑚，如茂密繁盛的网干草，纷杂的长条形珊瑚枝，组成一大片蓝湛湛的海底森林。

浪女的手伸进水里一探，感到有一种无形而有力的漩涡，绕着珊瑚花的形状盘旋着，才形成这种涡圈状的花丛。她明白了，珊瑚花岛底部，一定盘旋着一处巨大而猛烈的海洋漩涡，才将海底迷宫冲成旋漩的形态。

走山长满蓝珊瑚的浅滩，外面有一片形状几乎类似蓝珊瑚的蓝藻，唯一不同的是，广袤的蓝彩泛滥的海水里，蓝藻不是凝止不动，而是随

波逐浪地弯扭漂荡着。

蓝波粼粼的海面，海藻密密的水底，一对对鸳鸯鱼相伴泅游着。雄鱼满身金鳞，头部一片棕红，紫红色的唇部不时地抵着雌鱼，仿佛在做着亲密接吻的姿势；雌鱼通体洁白如雪，头部显着苍褐色，嘴鳃碧绿绚丽，不时地缓缓地拢近雄鱼，似乎在进行羞涩的依偎。

望着海水里的鸳鸯鱼，想到即将成亲的渔家男女，浪女的心一阵急跳，心里发出无声的祝福。

她看到一条色彩鲜艳的雌鸳鸯鱼，孤独地泅游着。它跟在一对对的鸳鸯鱼后边，一阵咕咕的鸣叫声后，嘴里吐出一串银珠般的气泡儿，犹如在为成双结对的同伴欢呼。它又沉沉地低下自己的头部，一头冲进墨蓝幽暗的海藻林里，冷凄凄孤单单地徘徊着。

浪女的心倏地变成一团礁石，沉沉地一坠。她触景生情地低头审视着自己。一种冷颤颤的孤独感，在全身泛着。良久，她抬头眺望着远海，那迷蒙的目光仿佛在发问：“海神爷啊，我的美的生活在什么地方？我的爱的情人在什么地方？”

浪女和其他渔家男女挥扬着褐灰色的棕丝织的手网，捞到几对鸳鸯鱼，来到单帆船上，为金代公们举行婚礼。他们垫高一块盖舱板，代替神案。用白黄色的鲨鱼油做成蜡烛，点亮起来。用两颗大**鲩**鱼的头，取代孝敬天地神祇的猪头。把活鲜鲜的鸳鸯鱼摆在“神案”上。又将木柴劈成细棒儿，算是香支。

晌午，汹涌澎湃的涨潮汐到达了。东方的海和天相接的地方，始而弯弯曲曲地蠕动起来，继而涌出一排排浪涛。越远的浪山越高，一排接一排地过来，犹如从遥遥苍穹运动出来的雄伟壮观的山的阶梯。当浪山驰进险滩海域时，被密集的暗礁明矾一阻挡，快速的和缓慢的浪头又互相碰撞，满海溅起一朵朵银晶晶的浪花，好似性格冲动感情激昂的大海，为了祝贺珊瑚花岛渔家男女的婚礼，托起了一座座花的园圃，景色壮丽极了。

涨潮汐是渔家男女的结婚时节，在浪女的主持下，几对穿着斜襟棕色渔衣和宽筒黑色笼裤的渔家男女，手牵手地来到权当神案的舱板前。突然，诙谐的灵哥儿大惊小怪地喊起来：“啊呀，我的新娘裤臀有一处漏洞，新婚有破洞，不是好兆头，不行！”

大婵习惯地托起拳头，准备插新郎的油嘴，冷不防被浪女挡住了。浪女说：“这次，你得乖乖地听灵哥儿的话。”

灵哥儿双手叉腰，装腔作势地逞能：“大伙看着，老婆是我的身底货，她得乖乖地听我的！”

大伙笑闹起来，大婵抑着泼性儿，跟着浪女钻进单帆船睡舱。一会儿，大婵穿着浪女的黄色帆布笼裤，来到舱面。浪女穿着大婵的破裤子，指挥着新人们：“拜海神爷！”

新人们夫妻并肩地列成横队，双膝一弯地下跪，向着浩浩滔滔的海洋，虔诚地磕拜着海神爷，以求得终生的庇护。

浪女又喊：“拜船神爷！”

新人们朝着白底黑珠的船眼，磕了三个响头，祷告船神爷让咸水夫妻平安航行，载着他们到达幸运的彼岸。

在浪女的再次呼喊后，新人们转向船首，那里堆着小山似的渔用单拖网。新人们神态肃然地磕着头，以示网神赋予他们“一网成富翁”的丰收。

最后，浪女情绪高昂地喊：“夫妻互拜。”

神案上，一条条美丽的鸳鸯鱼，雌鱼的鱼头对着丈夫，雄鱼的鱼头朝向妻子。于是，丈夫向代表妻子的雌鱼叩首，妻子朝象征丈夫的雄鱼下拜。美丽的鸳鸯鱼，从此领着他们驰向美好的生活。

新人们根据事先的安排，住进各自的充当渔屋的珊瑚洞了。浪女独自到海边踱步。操办了别人的婚事后，她的心里怀着一种空荡荡的失落感，惘然地巡视着海面。

呼地，仿佛有一阵强劲的海风在不远处呼啸着，周身的空气冷疹疹地流动起来。她抬起目光一看，数百米开外的黄昏的灰暗的海空，一团黑晃晃的龙卷风，以其强猛的力度，把大海卷得漩涡飞卷；以其黑色圆柱似的形体，直耸耸地向着黯然的天空冲上去。一只小巧玲珑美丽可爱的海珍珠鸟，由于五彩的羽衣格外鲜艳，被凶猛的龙卷风一卷，如一团多彩的卵石在龙凤里孤单地打着滚。

浪女的心绪更加孤寂凄凉了。啊，那被龙卷风席卷的海珍珠鸟，多像被大洋风浪撕扑着的自己啊！其他渔家男女都找到爱的巢穴，而自己的伴侣在哪里呢？

吱——一种海珍珠鸟的欢啼惊醒了浪女。她发现，另一只绚丽的海珍珠鸟，在龙卷风外边啼叫着。被龙卷风包裹的海珍珠鸟，濒危的生命似乎获得强大的力量，呼地射出了龙卷风。两只珍稀的海鸟儿，在狂嚣的天空，画出一条条绮丽的彩虹，舞出一朵朵鲜美的花……

浪女的神情，仿佛跟着海鸟儿欢舞起来。

哦，海鸟儿显示着美好的兆头。它们似乎在预告她，经过一番颠扑流离的生涯，会得到一种美丽诱人的归宿地，包括那心爱的人……

她继续深情地凝视着海珍珠鸟。渐渐地，那两只海珍珠鸟，一只幻成浪女的形象，另一只则变为一种熟悉的幻影。她在梦境似的向往中仔细地辨认着。那熟悉的幻影从迷糊到清晰了。

啊，那是癫鱼哥！想不到，她的溟溟蒙蒙的爱的境界里，已经被癫鱼哥占据了！是啊，他那疯疯癫癫的形表，掩饰着一种真正的闯海汉的可爱又可敬的本质。癫鱼哥，你在哪里呢？

第十章

浪女在自己的珊瑚洞里休息了一夜，突然被一种喧哗声吵醒了。她跳出洞一看，只见金代公领着人们奔过来，说：“浪女，珊瑚花岛被十四钢爪们封锁了。”

浪女跳到高处一看，雪浪飞溅的险滩中间，一条条可供小船行驶的幽绿色的水道上，隐约可见一艘艘海狗似的水匪船只，纵纵跳跳地停泊着，封锁着珊瑚花岛通往外界的水路。

金代公的妻子金阿婶叹息着：“好日子刚刚开头，就被水匪……”

张舵哥说：“其实，水匪们早就包围了我们的住地，浪女才让我们

住在岛上，并进了珊瑚洞。”

浪女招呼大伙：“都跟我进洞。”

大伙钻进珊瑚洞深处，浪女四处寻找着：“奇怪，赤仙姆告诉我，这珊瑚洞的深处，有一丛异常白艳且硕大的珊瑚花，它的底部有一个暗洞口，可以直通海底迷宫。”

灵哥儿像机灵的海猴儿跃动着，突然指着黑洞洞的暗角，喊：“暗洞在这里！”

人们奔过来一看，暗角深处，一丛渔桶大小的珊瑚花开放着，花丛的底部，露出了一个黑洞洞的口子，刚好可供一人进出。浪女向里面一探头，只觉得一股异常森冷的阴风迎面扑来，她冷得打了个寒战。暗洞里面，黑咕隆咚的。浪女欢叫着：“对了，这就是通往海底迷宫的洞口。”

灵哥儿问：“海底迷宫到底是啥样子？”

浪女：“赤仙姆说，她只进过一次，里面是一座漩涡形的巨洞，朔气凛冽，水流湍急，凶险骇人。不知地形的人进去了，会在漩涡形的洞子里迷路，永世钻不出来。所以才叫海底迷宫。”

金代公：“赤仙姆有没有告诉你出洞的方法？”

浪女：“当然有。到时候，我会告诉大伙的。”

张舵哥翻动一块巨大的珊瑚石，严严实实地封住暗洞的洞口，说：“这是咱们的救命洞，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暴露它。”

几天过去了，一种灰冷的愁云，罩着人们的脸庞。原来，珊瑚花岛没有淡水，单帆船里的淡水光了。海面被水匪封锁着，岛上断粮了。

而对着灭亡的命运，浪女急得像落进渔兜的红龙虾。终于，她拿定主意，说：“十四钢爪当水匪，我们做海盗。”

众人惊得齐声呼叫：“啊？”

金代公一把攥住浪女的手：“孩子，咸水人要做海珍珠，虽然处身

腥风咸浪，却要保持纯洁的人性。”

浪女笑道：“你们听我说完。十四钢爪可以封住几条水道，但封锁不了暗礁之间的所有航路。我们可以用小船探出险滩，截击替水匪报消息的探子船、为水匪到大陆购买日用品的运输船、给水匪跑交通的联络船，还有那些在海面横行霸道的渔霸船，劫他们的船只当渔船，抢他们的物品给我们使用，割他们的贼头祭死难的兄弟。”

金代公想了一下，毅然地说：“海洋有两种好鱼，一种是从不侵犯恶鱼的柔鱼，一种是专门吞噬恶鱼的大鱼。我们到碧水湾，打捞水匪沉进水底的枪支，把自己武装起来，当专门剿灭水匪的海盗，也替自己闯一条生路。”

两天后的午夜，单帆船载着同仇敌忾的渔家男女，悄然地摸出珊瑚花岛了。

海天，像被巨大的海蝙蝠的双翼罩得一片黯然。一阵船只的溅水声传来，一头影忽忽的小船，在墨绿幽亮的险滩海面缓缓地探索着航道，驶向强盗屿。那船只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了，三桅三帆，双橹双桨，单锚单舵，尾桅梢尖亮着蓝幽幽的船号灯。浪女非常熟悉，这三桅船是北边水头岛渔霸白鲸人的运输船，白鲸人是十四钢爪的结拜兄弟，专门来往来于贴近珊瑚花岛的窄水道，替强盗屿的水匪运送生活给养，也借助水匪的势力，保护自己的海洋霸业。

浪女和人们嘀咕了一阵，轻声召唤掌舵的金老大。单帆船从一块巨礁背后转了出来。

那边，三桅船上的老大吆喝着：“前边是哪里的船只？”

浪女应道：“我们是强盗屿的。是白鲸人的船吗？我们的船被暗礁撞出漏洞了，快过来帮助我们，把单帆船拖回强盗屿。”

三桅船老大犹豫地应：“两船间的水道，有没有暗礁？”

金代公：“这片海路，我们的船刚漂过。”

浪女威吓着：“你们见死不救，我们不客气了！”

喊罢，向灵哥儿一挥手，灵哥儿和张舵哥举起了两支刚从碧水湾打

捞到的步枪，向三桅船瞄准着。

三桅船老大看到了步枪刺刀上的闪闪寒光，结巴巴地乞求：“别开枪，海祖宗们！我把船拢过去帮你们！”

三桅船小心翼翼地转动着，向单帆船驶过来了。“咔嚓”一声，三桅船船底撞中一块暗礁，海水哗啦啦地灌进了船舱，舱面微微倾斜，船只像僵死的黑鲸，不能动弹了。船老大和伙计们喊骂着：“咸水骗子，哄老子撞礁搁浅……”

浪女把单帆船拢向三桅船，带枪的灵哥儿和张舵哥抢先登船，喝叫着：“海狗嘴再乱吼，老子一枪让你开血花！”

三桅船老大们噤声了。

浪女们命令道：“我们毁的是白鲸人的贼船，劫的是渔霸的黑货，又没有掏穷苦渔家的钱包，帮助一下，把舱里的贼货，全部卸到单帆船上。”

船老大抱拳磕头：“好姐妹，叫我们怎么样向白鲸人交代呢？”

浪女尖声宣布：“你告诉他，他可以向十四钢爪运给养，也要替珊瑚岛效犬马之劳！”

船老大哆哆嗦嗦地问：“你们是……”

浪女一拍胸：“我们是珊瑚花岛的好汉！你们可以修好三桅船，广告东海渔家，珊瑚花岛新来一伙劫富济贫的好汉，走投无路的穷苦渔家，可以来我们这里入伙。横行霸道的水匪渔霸，小心他们的狗头。”

船老大像喝了一碗老烧酒，神情亢奋起来，向人们一挥手：“伙计们，为劫富济贫的好汉们卸货。”伙计们纷纷动手了。

几个时辰后，单帆船满载着大米、食盐、烧酒和几个入伙的穷渔家，偷偷避开水道上的十四钢爪的水匪船，回到了珊瑚花岛。

不久后，一条消息似浪涛淹遍了广阔的东海涯：珊瑚花岛刚来了一伙劫富济贫的海盗，他们还封锁了强盗屿水匪的给养运输线……

第十一章

一个举世闻名的大人物，竟然来到强盗屿视察了！

他高挑稍瘦的身材，长形脸，细眼缝。

犹如巨石坠进静海里，强盗屿陷在沸腾的波涛中。

夜是那样的浓黑，黑得像被罩在密不通风的船舱里，没有一丝丝的光线。鸣夜海鸟的啁啾声，犹如水鬼的啼哭，强盗屿更显得骇人了！

岛峰巅小盆地的海神宇里，黄闪闪地跳动着的灯光下，十四钢爪和国民党“飞鱼计划”行动组组长柳林，以及随行人员，毕恭毕敬地陪伴大人物吃鱼嚼虾，洗耳恭听着指示。

在海神宇外担任警卫的，是水匪头目黄结巴、张篱儿和大人物的几名侍卫官。唯一能够进出海神宇的，是替宴席煮菜端酒的曲老风。他端着香喷喷的鱼虾进去，甚至可以站在一旁等候良久，直到人们把鱼虾吃得一片狼藉，才将残鱼剩虾端出来，换上新煮成的佳肴。曲老风走出庙门时，张篱儿十分羡慕地迎上去：“老风，你真是祖宗葬在幸运坟里，能够和大人物一起进餐。”

张篱儿压低声音问：“天高皇帝远的荒凉海岛屿，百事缠身的党政人员，怎么有空来观光呢？你老有没有看清楚，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曲老风警觉地斜了他一眼，说道：“当然是真的。”

张篱儿：“你没有哄人？”

曲老风发誓道：“我如果哄人，这颗六斤四给海熊啃。”

黄结巴走过来，说：“张篱儿兄弟，甬跟这糟老头子啰唆了。曲老风，你滚！”

曲老风点头哈腰地走开：“我滚！我滚！”

张篱儿的嘴角，抿着冷笑。

夜越来越深，朔气越来越森冷，黄结巴凑近张篱儿。

这时，庙宇内响起大人物的声音：“兄弟们，为了飞鱼计划的成功，干杯！”

庙外，黄结巴又低声叨叨：“飞鱼计划？无非是弄清海底迷宫的情况嘛，集中兄弟们，攻进珊瑚岛，活捉浪女，逼她交出秘密，不就行了！”

张篱儿：“我看，飞鱼计划的重要性，还不只弄清珊瑚花航道的情况，它可能关系到党国、国军直至蒋总统个人的生死存亡大计。”

刚说到这里，十四钢爪跟着大人物一班人涌出庙门，大人物满面笑容地和水匪们一一握手：“兄弟们辛苦了！”

在水匪们的夹道欢迎下，大人物走下强盗屿，登上一艘灯火灿烂的炮艇，驶向墨黑喧嚣的海涯远处了……

大人物走后，十四钢爪和柳林们，对强盗屿的水匪，分别封赏了校官和尉官，连地位最低的炊事兵曲老风也得到一个“少尉事务长”的头衔。匪帮大大庆贺了一番。

这天黄昏，天穹的蓝蓝的光色，映得海面一片明朗，十四钢爪突然传令：“张篱儿小校，带人把赤仙姆和白鳞抓起来，押到海边。”张篱儿和黄结巴一起，被十四钢爪封为小校副官。自从浪女姐妹和癫鱼哥逃走，赤仙姆和白鳞也被释放了。此时，张篱儿不无犹豫地问：“这……”

柳林走上前，笑着拍拍张篱儿的肩头：“我知道你和赤仙姆有一段情缘，但是，为了事关党国存亡的飞鱼计划，你还是要忍痛割爱，把赤仙姆押起来。”

儿时的记忆模糊而亲近。张篱儿今年二十七岁。他生在强盗屿，长在强盗屿。强盗屿的水匪，有一条野蛮的规定，不管是那位水匪男女生育的孩子，从孩子有记忆力的四岁开始，就要离开父母，成为强盗屿匪帮的公共孩子。父母从此也不准私认自己的孩子，张篱儿记得很清楚，自己从五岁到八岁，匪帮就把他交给赤仙姆养育。赤仙姆同时养育的，还有和张篱儿同龄的黄结巴等一批水匪的孩子。从那时起，在他们的心目里，赤仙姆仿佛成为自己的母亲。强盗屿的漫漫岁月里，他们眼瞧着

作为众匪之妻的赤仙姆们的非人的生活，冷漠者见惯不惊，热血者含怒在心，残暴者介入兽行。然而，四周是汪汪大洋。离开魑魅横行的匪岛，谁也没有办法苟延残喘。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厮混着。

在十四钢爪和柳林的命令下，张篱儿默然地领走了几个水匪。一会儿，他们把赤仙姆和白鳞押到海岸外的舢板船上。

灰黄色的夜雾，从突然变暗的天空，似纷纷扬扬的沙尘飞下来，在强盗屿四周越聚越浓。整座强盗屿海域，像陷进一座黄沙堆砌的山丘似的。

十来条满载着水匪的船只，仿佛被浑浊的沙浪推涌着，向珊瑚花岛疾进。

雾浪的前锋涌到珊瑚花岛的畏魔礁岸，又滚上嵯岬岛峰，终于淹没了整座珊瑚岛。

水匪船队似一群黑晃晃的恶鱼，纷纷散开来。躲到珊瑚花岛东侧的山凹石洞里。唯有两条小不丁儿的舢板，在异常显眼的海面漂漂荡荡。左侧舢板上，白鳞被捆在舵柄上。右边舢板里，赤仙姆被绑在桅杆旁。桅杆梢尖，挂着两盏银光映辉的池灯，那白炽的光芒，把舱面的白鳞和赤仙姆，照得暴露无遗。两人的嘴里，都塞着一块黄帆布，使他们作声不得。

这时，珊瑚花岛上的浪女，正趁着晚间的退潮汐，和人们在礁岸边捡着子母螺。这透明清澄的圆形海螺，小的子螺和大的母螺由根蒂相连，螺壳内的红彤彤的肉，似乎是母子共有的由鲜红的血液和火一般的情愫组成的心，浪女的双眼凝视着，眸镜里也耀闪着一种火一般的鲜红。

灵哥儿的惊呼，把浪女吓了一跳。她随着灵哥儿的手势向海面望去，只见光色模糊的险滩海面，两条绑人的舢板摇荡着，桅梢尖的明亮的渔火照耀下，捆在舱面的白鳞和赤仙姆拼命挣脱着。尤其是赤仙姆，遮身蔽体的外衣外裤被扒得精光，褴褛破碎的衬衣挡不住飕飕的寒风，肌肤冷成紫褐色。

浪女的心像网团被暗礁撕碎了，她惨叫了一声：“快救赤仙姆！”

金代公在旁边跺了一脚：“天凉水寒，很难泅游。咱们的船只又不在旁边，不能出海。怎么办？”

浪女交代灵哥儿和金代公：“你们快把船驶到这里，我在这儿看着绑人的舢板。”

金代公和灵哥儿应声走了，浪女独自留在礁岸。

舢板上的赤仙姆在拼命地挣扎。

浪女的心剧烈地晃动着。一时半刻间，金代公的船还不能驶到。如果舢板被暗礁撞毁让漩涡吞没，五花大绑着的赤仙姆就要沉海喂鱼腹了。不能这样等下去，先跳海泅游到舢板救人。刺骨的寒潮，会使人冻僵了，漂向远洋，在瑟瑟急流里沉没。可是，自己的命贵如海贝，别人的命更似珍珠，豁命也要相救！

浪女迎着急流，侧身冲进大海了。顿时，她觉得自己像坠进冰水里，急流如一条条流水，又冷又硬地撞击着身体。皮肤的毛孔齐刷刷地张开着，紧接着又麻木了，失去了知觉。

然而，炽热的勇猛的意念像一团渔火，始终不熄地在心里燃烧着。僵冷麻木的四肢，毫不停顿地划着海水。身体如箭鱼，悄然而飞速地接近了舢板。

当她背贴着舢板时，似乎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她仰脸一看，珊瑚花岛礁崖凹洞处，竟然停泊着几条影晃晃的船只。

在这汹涌的荒海，没有其他船只驶来，只能是水匪的贼船！原来，水匪们用赤仙姆和白鳞做鱼饵，钓我上钩呢！怎么办？如果被水匪们发现了，他们肯定会穷凶极恶地向我扑来！眼看赤仙姆获救了，撩掉脑瓜儿也要搏一搏！

浪女的意志如钢浇铁铸一般，她学着双栖鱼爬海滩的姿势，胸脯贴船地爬到赤仙姆旁边，情切切地呼唤着：“阿姆，你吃苦了。”

赤仙姆也发现了她，泪涔涔地说：“你怎么冒这种险？钢爪爷们躲在附近，等你自个往网里钻呢？”

“我是来救你的！”浪女摸到赤仙姆的背后，想解开捆人的绳子，仔

细一瞧，原来，赤仙姆被手指粗的铁链锁着了。而且，泊定舢板的锚索，也是手臂粗的铁链。浪女执拗地说：“铁链解不开，我砸也要砸断它们。”

赤仙姆焦急地说：“你一个人只能驾一条舢板，快到白鳞的舢板操舵，载着他逃走！”

浪女犹豫了一下，又说：“你在匪窟的处境比白鳞凶险，还是先救你。”

赤仙姆一蹬脚：“不行！我是常游海洋常呛苦水，多挨一次浪少挨一次浪没有关系。白鳞的命比我年轻珍贵。你去救他！”

浪女嘟哝着：“不！先救你！”

赤仙姆气得唇发颤，猛地一俯首，额面砸中舷帮，舷帮上溅起一抹殷红的血水，她发狠道：“你不听我的话，我先死在你前面！”

浪女的眼窝滚出晶亮的泪珠：“阿姆，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赤仙姆一字一顿：“强盗屿上的年轻人，都是我的儿女啊！我都把他们看成儿女啊！”

浪女脸上的泪珠，变成了两串又长又亮的珍珠，她一头扑进赤仙姆的怀里：“阿妈，我也把你看成自己的母亲，我的好母亲！”

赤仙姆颤颤抖抖的双手，抚摸着浪女的身体，说：“好儿女啊，到时候，我会把强盗屿的秘密都告诉你们的。我知道，钢爪爷不会让我死的。眼前，你只记住一句话，死也要保守海底迷宫的进出口秘密，你去救白鳞吧！”

在赤仙姆的推搡下，浪女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舱面，悄然地溜进海里，游到捆绑着白鳞的舢板上。白鳞已经看到浪女和赤仙姆的一切，他动情地眨着泪光闪闪的双眼，说：“浪女妹子，你为什么不救赤仙姆啊？你快去救她啊！”

浪女满脸的泪珠流淌着，默然地掏出随身携带的割网刀，割断了捆着白鳞的络麻渔索，又无声无息地爬到船头，割断了络麻锚索。白鳞兴奋地蹿起了身子，直挺挺地暴露在舱面上，忘情地喊：“浪女，我们驾

船救赤仙姆。”

浪女制止他：“你忘神了，小心暴露了，快趴下来，赤仙姆的舢板被铁锚链拽着，一时砸不断！”

就在这时，躲在不远处的水匪，真的发现了舢板上的白鳞的行动。那几条贼船，哗地犁出了几道白花花的浪带，朝舢板飞快地冲来了。贼船上的十四钢爪，声嘶力竭地喊：“捉住浪女，捉住白鳞……”

掌舵的白鳞异常慌张，抖索的双手把不住舵柄，舢板朝左一歪，砰地撞中浅水滩，船底灌进了一股海水，小船迅速下沉着。浪女气得吆骂起来：“你这没有胆的小虾儿，赶快跟我跳海逃生！”

两朵白花的水团溅起来，浪女和白鳞一前一后地跃进水里了。看着前边的浪女一头扎进海底，白鳞一咬牙，也跟着潜进水中了。暗蓝色的水帘，在左右侧忽忽闪过。白鳞拼命地跟踪着浪女。潜游了许久，他仿佛听到浪女冲海而出的声音，连忙一挺身浮出水面。他抹去脸上的海水一看，只见自己跟浪女游到一片黑亮的海潭里，周围耸立着一丛丛黑色的鬼牙礁。那几条跟踪的贼船，也无影无踪了。

白鳞闪亮的目光，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突然，他发现，右侧海面，几条黑溜溜的恶鱼，忽刺刺地扑向离他不远的浪女了……

第十二章

扑向浪女的恶鱼，身长两三米，状若巨型的梭子鱼，黑黝黝的背雪灿灿的腹，背鳍如三角形的渔刀朝天直竖，上下颌似尖利的打鲨标枪，飞快地射向浪女，白刷刷的利牙似乎要把浪女撕裂咬碎了。

“浪女，快躲开，有噬人鲨！”白鳞奋勇地蹿动身体，倏忽间蹿到噬人鲨旁边。

浪女距噬人鲨稍远些，犀利的目光透过迷模糊的夜雾，认定影影绰绰的巨鱼不是噬人鲨，她镇定地应道：“别匆忙，那是柔善的海豚！”

白鳞的语气异常固执：“生死关头还迷糊！我引鲨斗鲨！你赶快踩水躲险！”

白鳞果然勇敢地挥手蹬脚，白花花浪珠溅散飞射着，浪珠似银弹倾向巨鱼，巨鱼的黑背倏地弯成弧形，竟然朝着白鳞游窜而来。白鳞发出浪啸般的怒吼，借助一座从海底拱向天空的浪山，身体在浪梢尖凌空跃出，如半弧形的弓鱼扑在一条带头鱼的黑背上，全身紧缠着带头鱼，带头鱼的月牙形的黑尾鳍啪啦啪啦地拍打着海浪，左右划拉的背鳍如鱼刀向贴身的人类搏打着，最后看看挣不脱白鳞，竟然横身打滚地把白鳞辗压在水底，带头鱼连续翻转了几下，白鳞依旧像鱼胶贴热锅一般粘在它的背部，它气急败坏了，尾鳍翘天尖颌扎海，一头没进幽暗的海底，再也不见它浮出来了。后边的鱼群也学着带头鱼的模样，全身倒立地扎进了深邃的夜海，杳然无影了。

“白鳞哥——”浪女凄厉地喊叫着，穿波跃浪地寻觅着白鳞。她在浪丛水簇里腾跳了半晌，终于发现前边的灰黑的水谷里，漂出一条僵然不动的人影。她飞快地扑进水谷里，果然是昏迷不醒的白鳞。她呼唤摇晃了一番，只得张臂展怀地搂起白鳞，向着不远处的黑巍巍的珊瑚花岛艰难地泅游。不知是海浪的蓄意的推搡，还是白鳞的身体沉沉地漂荡，白鳞的胸脯不时地搓揉着浪女的乳房，白鳞的脸颊常常地贴近着浪女的双腮，一种少女的灼烫的春潮，在浪女的心海倏然荡漾起来，迷痴和昏眩的神志里，依稀感到一种神奇的力量在膨胀。是啊，她像孤身栖息在漫漫荒海的燕鸥，虽然常常目睹着水匪们如恶鱼作践红虾一般地对待赤仙姆们，她自己却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的境遇。她在迷痴的茫然里，紧紧地搂着了白鳞，让海浪加身体的重压撞击自己的胸怀，使自己的生命的原始本能获得一种快意的满足……

从一座险滩的岬角那边，哗地荡出了一条船影。浪女仔细一看，是金代公和灵哥儿驾来的船只。浪女抑住蹦跳的心猿儿，吆喊着：“快救人……”

在金代公和灵哥儿们的帮助下，浪女把白鳞托上船去，自己也跟着爬上船舷。这时，白鳞突然哼哼地醒过来，捂着胸脯：“啊哟！啊哟！伤口刺心地痛啊！”

浪女回头交代金代公：“赶快驾船避开，我们差点中了十四钢爪们的诱鱼上钩之计！”她借着桅梢尖的渔灯灯光，拉开白鳞的胸襟一看。他的胸脯有一处似乎破恶鱼咬伤的痕迹。伤口虽然不深不大，鲜红的血

却糊了一摊。浪女大声呼唤灵哥儿：“有止血的鱼鳞吗？”

灵哥儿：“好久不闻鱼腥味了，哪里有鱼鳞？”

一股神奇而灼热的情感在浪女身上荡动着，她不假思索地俯下脸，嘴唇贴着白鳞的白皙而粗糙的胸脯，吮吸着胸口的血痕。她吸一口腥臭的血水，转脸吐掉，又继续吮吸着，直到伤口的血痕完全消失。

而这时，白鳞的嘴角痛苦地抽搐着，眼角却抿着浅浅的笑纹。

浪女们避开水匪的跟踪，从一座偏僻的野港泊船上岸，来到住人的珊瑚山丘。灵哥儿问：“浪女姐，白鳞住哪个珊瑚洞？”

浪女想了想，说：“我住的珊瑚洞有一张天然平坦的石床，让他住那个珊瑚洞吧。”

灵哥儿神秘地一笑，嘴凑近浪女，悄声地说：“那石床刚好当新婚床。”

不料浪女一低头，额部撞中灵哥儿的嘴唇：“砸烂你的臭嘴。”

“啊哟……”灵哥儿痛得捂着嘴，在浪女的追赶中跑了，边跑边喊：“我们这座花团锦簇的小社会，又要增添两朵连理珊瑚花了！”

白鳞眼角的笑纹更鲜明了，柔柔地唤着浪女：“妹子，你领我进珊瑚洞。”

浪女领着白鳞进入自己的珊瑚洞。白鳞看着满洞银辉的白珊瑚，告诉浪女：“这座珊瑚洞，虽然冰光雪色交织映辉，可是不中用。”

浪女：“怎么一回事？”

白鳞：“那些疯鲨癫鲸似的水匪，如果蹿上珊瑚花岛围剿我们，逐个逐个地搜查珊瑚洞，我们还不成了小钩的鱼儿，乖乖就擒。”

浪女：“你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到危急关头，这座神秘的珊瑚洞会帮助我们躲个无影无踪。”

白鳞神情激奋：“这座珊瑚洞可以到达海底迷宫？”

浪女双唇动了动，想说出秘密，又忍住了，说：“我可没有说到海底迷宫。你怎么突发奇想，想到海底迷宫了？”

白鳞说道：“妹子，爬上珊瑚花岛这条航船，谁不想在狂风恶浪里求个平安。你能不能透露一点海底迷宫的秘密，好让我在危急时刻也能藏匿脱险。”

浪女有些警惕地瞅了瞅白鳞，说：“你如果像吸盘鱼附海蜇那样紧随我们，危急时刻自然会让你平安的。”她看了看洞外的鱼肚色的天幕，转脸嘱咐道：“我们都折腾一夜了，你在石床休息，我另外弄个避风洞躺一阵。”说罢走了。

由于彻夜的拼搏，疲惫不堪的浪女，整整休息了一个白昼，直到黄昏逝去时分，才从沉沉的梦乡醒过来，她想到白鳞不知怎样了，匆匆赶往白鳞居住的珊瑚洞。只见铺着棕色帆布棉被的石床上，白鳞不见踪影了。她有些疑惑地向石洞深处寻觅着。

笼罩石洞的，是空心的珊瑚石。洞外的夜雾和海底迷宫的水雾，渗过珊瑚石的孔孔穴穴，似无数燃烧的香支，飘出一缕缕白袅袅的烟雾。而洞口吹进的海风，把烟气猛地缠绕起来，犹如无数只灰色的白色的海熊佝成一团团，在黯然的海潭深处呼呼打着滚，当它们被狂风再次吹卷时，变幻为种种海兽的形象，如蹬脚昂首的水狗凌空跳跃，漫长而灰白的水鳞横身飞舞，银鳞灿然的刀鱼腾身直蹿……一片狂嚣而多变的险景，在这座昏天暗地的洞府深处乱纷纷地演化着。

倏地，浪女发现，眼前昏暗又狂乱的烟雾的深处，一条穿着黑绸衬衣的人影，如幽灵一般，模糊地忽闪着，仿佛在飞快地寻找着什么。

浪女惊奇地喊：“谁？”

雾帐里传出白鳞的声音：“是我。”

浪女飞步跃到白鳞的前面，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你乱窜乱找什么？”

白鳞朝左侧一指：“我找到一泓清凉可口的淡水池呢。”

浪女转脸看去，旁边的低凹处，果然有一池淡水，清澄澄银亮亮，

如透明透亮的玻璃镜嵌在珊瑚地面。可是，她仍有些忧虑地说：“白鳞哥，我不是告诉过你，我们打劫强盗屿水匪的给养船，获得不少淡水舱的水，够你吃喝的，你何必乱找呢？”

白鳞的眼眸儿一转，霍地扒下自己的贴身衣服，赤条条地站立着：“妹子，我身体被海水浸得满是雪白的盐渍，要找一座水池好好洗涤一番，你们的淡水只够吃不够洗呢！”他想了想，眼神痴痴地望着艳美的浪女，心猿意马地向前趋了两步，喘呼呼热乎乎的气息喷在浪女娇丽的脸颊：“妹子，脱掉外衣外裤，陪我到淡水里洗洗净，行吗？”

浪女听出他的话意，双颊呼地燃起两团热火，惶然地退到一边，倏地盯着清澈澈的水池，犹豫而忽闪的眼神，变得坚毅而明亮了。

她也是父精母血生育的活人，何况又在怀春的豆蔻年华，潜在肉体的人的原性，正被眼前的男人撩拨得蠢蠢欲动。然而，正是眼前这泓明净无瑕的水池，仿佛通过灵性的幻化，飞入她感觉的心界，鲜鲜明明地镶在心窝里。她变得镇定自若的神态似乎在说，做人哦，尤其是涉世不深感知混沌的处女，身和心都要像这泓明净无瑕的水！自己生活在黑暗而凶暴的海涯，不是常常追寻和希冀着那种神秘的美境吗？也许，纯洁的身心，正是那种青春少年惯常希冀的美……

她脚步颤颤地向洞口方向退去，说：“白鳞哥，急浪里含着污泥，会把白珍珠染黑了。要采海珍珠，就要在清清白白的净海里泅游。”

白鳞连忙俯身拾起地下的衣服，披在身上，右手竟然还握着一块珊瑚石，噗噗有声地砸着毛茸茸的心口。

浪女犹豫了一下，又闪脚奔回来，一把夺过那块珊瑚石，砸在地面，埋怨道：“你何必这样！”

白鳞哀求道：“妹子，我也是血性旺烈的男子汉，保不准啥时乱性而疯狂，你能原谅我吗？”

浪女抿嘴一笑：“不要墨鱼喷烟弄脏自己了，咱们出洞吧。”

白鳞跟着浪女走过通往洞口的拐弯处，呼唤着浪女：“妹子，你看……”

浪女循着他指的方向一看，在白茫茫的烟雾间，那片雪色的珊瑚石壁上，有两朵昙花状的珊瑚，挨身蹭肩地放艳着，珊瑚的根蒂连接在一起。

蓦地，那种时时在浪女心里泛荡的希冀，触景生情地膨胀起来，使她觉得浑身的热血飞快地奔流着。周围的事物仿佛幻化起来，那烟雾变成一条条急流湍澜，组成一片直竖的狂暴嚣张的海。而海底的连蒂昙花忽忽闪闪地浮升出来，花瓣发出的珠光宝气愈来愈灿烂……

白鳞在旁边张望良久，没有打扰浪女的痴态，最后才小心翼翼地问：“妹子，可不可以攥着你的手，咱们手拉手地摸出昏黑的洞穴。”

看到浪女没有应声，白鳞的嘴角抿起明显的笑纹，轻轻地握着她的手，向洞门摸索着……

第十三章

这是东海涯的凌晨，那条从强盗屿海域失踪多时的龙头船，载着陆鱼哥、陆船哥和另一个解放军侦察员，穿过弥漫海空的暴风雨，急急驰往珊瑚花岛。浪娇也杂在身着渔衣渔裤的侦察员中间。

前些日子，癫鱼哥和浪娇在东海北部鱼龙岛，积极向东海纵队要求，领导同意他俩加入了解放军。在纵队参谋长陆船哥亲自率领下，前往东海南涯破坏蒋家王朝的“飞鱼计划”。癫鱼哥驾驶的龙头船和另一条载着游击队侦察员的白底船，在海面漂泊了两天两夜，伪装成打鱼船接近其他渔船，终于获悉珊瑚花岛盘踞着一伙刚刚结伙的海盗，为首的是从强盗屿逃出来的女海盗浪女。癫鱼哥知道浪女的一切，毅然向陆船哥报告，驾船抵达珊瑚花岛，寻找浪女们。他们让运载侦察战士的白底船，停在海面观察情况，龙头船首先驶往珊瑚花岛。

在舵位掌舵的癫鱼哥，凝望着前边的珊瑚花岛，想到岛上的浪女，不知怎的，心似乎向珊瑚花岛飞扬起来。

视线可及的珊瑚花岛，完全被暴风骤雨困扰着。漫长而细微的雨丝，被狂猛的暴风一卷，编织成乱纷纷的网片，在珊瑚花岛的上空飞舞

着。而海洋和险滩冲出的浪柱，以其又长又粗的体态和洁玉般的质地，犹如从器器海底伸出的条条擎天柱，贴着倾斜高耸的礁岸，猛烈地撞击巍峨的岛峰。然而，力度惊人的浪柱，却被更猛烈的暴风扭拧弯曲起来，分崩离析成雪团冰块，在海空坠落着，瞬间支离破碎了，化为白茫茫的水丝，把笼罩岛屿的雨网织得更加繁密了。而被狂嚣而迷茫的风雨困扰着的珊瑚花岛，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组合成的斑斓多彩的形貌，随着雨网的时疏时密，突而鲜明绮丽突而溟蒙淡雅。

癫鱼哥越看越激动，他似乎再次陷进灼热的疯态里，那飞扬的情愫伴着穿风透浪的浪花，在狂嚣和迷茫中寻找着珊瑚花岛的美……

太阳的璀璨光线，已经以其神异的力量，穿透了暴风雨，开始照耀着整座岛屿。龙头船顺利地穿越围绕全岛的险礁，驶近岛屿的碧水湾。癫鱼哥兄弟俩领着众人，刚刚爬上坎坷的礁岸，突然，从两个礁洞里伸出两支乌亮亮的枪管，发出严厉的吆喝：“老实站着，不然开枪了！”

癫鱼哥仔细一辨，立即听出是浪女的喝声，他兴奋地喊：“浪女妹子，我是癫鱼哥！”

藏在洞穴里的，确实是浪女。平时，他们经常潜伏在珊瑚花岛能够拢船的港湾旁边，防止水匪十四钢爪们的偷袭。片刻后，浪女从洞里跳跃而出，欢声喊叫：“癫鱼哥，果然是你。”她和癫鱼哥的双手紧握在一起，久久地颤动着，仿佛有一种醉人的热流，互相间通过手掌的传递，流向双方的身心。两人都在一种神异的灼热情绪里沉醉着。

和浪女共同潜在洞里的白鳞，双眼飞速地闪过些微的妒火，胳膊肘触触浪女的背部，提醒道：“妹子，你看还有谁回来了。”

浪女一回神，立即发现了旁边的孪生姐妹浪娇，她亲切地搂了搂浪娇：“妹儿，你也跟癫鱼哥逃出强盗屿了。”

浪娇偎在浪女的怀里：“姐姐，妹妹好想你哦！”

浪女转向陆船哥们，问：“癫鱼哥，他们是……”

癫鱼哥笑着介绍：“这是我的兄长陆船哥，他是东海纵队的参谋长，这次亲率侦察部队……”癫鱼哥刚想说下去，看到哥哥向自己瞪了一眼，停住了话头。

浪女沉吟道：“共产党的侦察部队。你们到珊瑚岛干什么？”

陆船哥想说什么，浪娇看了看白鳞，抢先介绍道：“我和癫鱼哥逃离强盗屿后，投奔鱼龙岛的解放军部队，根据首长的指示，组成侦察分队，前来求你们帮助，要你们说出海底迷宫的秘密，以便破坏蒋介石的‘飞鱼计划’！我们还有一条运载侦察部队的白底船停在洋面。”

陆船哥警惕地看着浪女旁边的白鳞和另一个渔哥儿，又连连示意浪娇停止话头。可是，浪娇却把全部内容飞快地说光了。

浪女闪着疑惑的目光，在陆船哥的身上巡视一番，喃喃道：“我在这里占岛为王，不清楚共产党是好是歹，共产党也不了解我们这伙珊瑚花岛海盗的底细，双方没有必要往来。”

陆船哥跨前一步，笑道：“妹子，共产党是好是歹自有公论，但我作为癫鱼哥的兄长，你妹妹的朋友，你总要接待吧？”

白鳞连忙闪到前头，朗声说：“大哥，咸水人常常豁命救援风暴里的陌生人，对自己兄弟姐妹的朋友，当然接待啰！”

陆船哥：“谢谢你。不过，浪女妹子的意思呢？”

浪女想了一会儿，应道：“是的，只要让我们看出你们是咸水人的兄弟姐妹，我们剖腹掏心交给你们都可以。不过，在没有搞清楚情况前，你不要上岛乱窜、乱探什么海底迷宫的秘密。我们也不一定熟悉什么海底迷宫。”

陆船哥：“你的意思……”

浪女断然地说：“你们住在碧水湾龙头船里，那条白底船如果来了，也连人带船泊在这里，我们有什么事，会来招呼你们的。”

陆船哥啼笑皆非地说：“好吧。”

浪娇生气地一扭腰：“姐姐，我要上岛陪伴你。”

白鳞略显昏黄的眼珠儿滴溜溜地打转着，插话道：“浪女妹子，你总不能把自己的兄弟姐妹也留在船里吧？癫鱼，你和浪娇跟我上岛，我安排你们的住宿。”

陆船哥和解放军侦察员回到龙头船了，白鳞领着癫鱼哥和浪娇上岛……

第二天早晨，在碧水湾担任守卫任务的灵哥儿突然如火燎臀地急奔而来，找到浪女。

浪女问道：“灵哥儿，你怎么不守着碧水湾？”

灵哥儿跺脚应道：“大事不好了！龙头船上的陆船哥和那名解放军侦察员，被人暗杀了！”

浪女们惊得一跳，异口同声地喊：“到底是怎么回事？”

灵哥儿哭丧着脸：“昨晚，我实在熬不过瞌睡虫，在石洞里闭了一会儿眼。没想到一睡就是大半夜，清晨醒来，到龙头船一看，陆船哥和侦察员都倒在血泊中……”

癫鱼哥、浪娇、白鳞和金代公们都闻讯赶来了，人们在灵哥儿的带领下，急步如飞地奔到了碧水湾。碧彩熠熠的港湾，静静泊着的龙头船舱面，解放军侦察员和陆船哥一竖一横地倒在鲜红的血泊里，侦察员已经牺牲了。癫鱼哥抱起陆船哥，悲惨地呼喊：“哥哥，哥哥……”

尚有游丝般气息的陆船哥，微微地颤动嘴唇，发出微乎其微的声音：“弟弟，豁命也要完成战斗计划……”

癫鱼哥咬牙切齿地哭喊：“哥，我发誓，让‘飞鱼计划’毁灭！”

陆船哥：“快去召唤白底船侦察员们到珊瑚花岛，帮助你完成任务！”他竭尽生命最后的力量，声音越来越低：“杀害我们的，是，是……”他的双唇一合，永远沉默了。

癫鱼哥一头跪倒在哥哥前边，痛苦的号声凌空回荡：“哥啊，我们兄弟生离死别，想为新中国奋战一番，没料到撒手而去了，我如果不替你和战友报仇雪恨，永生永世誓不为人！”

浪女、金代公、灵哥儿和白鳞等人都哀哀地跪在尸体周围，浪女的神态异常凄惨，她紧咬的牙帮迸出了誓言：“船哥，是我浪女害了你，我就是抛掉头颅，也要找到凶手，将凶手碎尸万段！”

暴风在海天呜呜号哭着，白亮亮的雨水像泪珠，漫空飞扬，人们抬起两具英雄的尸体，走向珊瑚花岛安葬英灵的地方……

安葬好陆船哥和侦察员，心绪痛苦而纷乱的浪女，茫然无措地来到崎岖的海岸。

暴风更加放肆地逞着凶狂。大海在暴风的鞭策下，表现着无比狂猛的性格，以千万座雄伟的峰峦，在漫漫无际的广阔领域，组成惊天动地的运动。而潜在水底的礁石，那黑乎乎影晃晃的狰狞体态，如张牙舞爪的海熊巨口大张，使海洋的形态愈发狂嚣了。

倏地，两个海碗大小的珍珠贝，在海底暗流的漂动中，搁在浅水滩的石凹里，并且缓缓地张开了两扇花彩斑驳的壳儿，里面露出两颗花朵状的珍珠，这畸形且美丽的珍珠王，在清澈又湍急的海水洗涮中，越显得晶莹闪亮、纯洁无瑕。

浪女心的绞痛消逝了，她的灵感如潮似浪地在心海泛荡起来，目光紧追不舍地跟踪着花朵状的珍珠王，脸上露出热烈向往的神采。

然而，一阵狂烈的暴风扫来，几座绿湛湛的浪峰驰过，那两颗珍珠被冲进深远的海底，迅速逝去了明灿的光辉……

一种因为悲痛而狂躁的心情，使她猛地向珍珠花逝没的滔滔海涯冲去，那飞快跳跃溅水的形态似乎在呼喊：“不！我要找回他们……”

一条人影飞快地扑来，拦腰抱住了她。她的耳膛响起癫鱼哥的吆喝：“妹子，你不要这样！”

浪女在癫鱼哥的双臂中挣扎着：“不要管我！我拎着脑瓜儿闯海，就是要寻找能带领咸水人过美好辰光的好人，我不能失去他们！”

看着浪女的近乎发狂的模样，癫鱼哥的双眼刷刷地淌着泪水，一边强行拽她上岛，一边说：“妹子，你安静一下。闯海人只要敢在浪梢尖闯荡，终会看到美丽的海市蜃楼。你虽然不了解共产党和解放军，但他们确实是领着穷渔家驰往美好天地的好人。”

浪女继续呼喊：“好人在哪里？美好的天地在哪里？”

癫鱼哥：“我准备再招一批好人上岛，现在是来向你辞行的。”

浪女终于安定下来，问：“这样的狂风恶浪天，你要出海？”

癫鱼哥：“我要迅速和那条运载解放军侦察员的白底船会合。国民党实施‘飞鱼计划’的形势日益逼近，我们必须立即行动。再说，风狂浪猛的天气，在海里行船，也没有水匪骚扰。”

“无情风浪会吞噬人！”

“正如你说的，我也是在寻找美好的辰光。为了寻到这种美好的辰光，我就是葬身海暴也在所不惜。”

蓦地，一种敬爱、仰慕的感情，在浪女的心底升腾起来。是啊，离别多时，从鱼龙岛回来的癫鱼哥完全变化了。形表上邈邈、装疯卖傻的人，变成了奇伟英武的男子汉。心里，一改昔日的孤独、凄凉和悲戚，显示着大海般的宽广、充实和壮丽。面对着兄长和战友的厄难，他就像海神庙前的旗杆，不摇不晃顶天立地。他已经属于另一种人，一种真正的人！

浪女又联想到自己一度对癫鱼哥的眷恋，此刻那深藏在心灵深处的秘密，愈来愈显得鲜明和强烈。她觉得周身热血沸腾，连双颊也发烫起来。她曾经很多次因为接触男人而失态，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奇异的情感。她怀着满脸的姑娘的羞态，发出祝福情人一般的柔柔甜甜的声音：“哥，那你要早去早回啊！”

浪女独自倚在碧水湾的僻静处，目送着癫鱼哥驾着龙头船驶进滔滔大洋。海空，暴风继续翻卷着乌黑的云团，如涛似浪，汹涌澎湃，罩得天色暗淡无光。无边无际的海洋，高耸的峰峦拱向高空，幽暗的水谷向海底沉坠，其间飘出的水汽，被天色染得像缕缕乌灰色的麻丝，纷乱而繁密地飞飘着。

浪女注意到，在这片黑暗汹腾的天地里，不远处的龙头船的桅杆梢尖，那面鲜红鲜红的风向旗，迎着暴风狂浪勇敢地飘扬着。

一种奇幻的物象在浪女的脑海里反映着，那风向旗变成了一团红色的渔火，越来越旺盛地燃烧着，在辉煌的火光映照下，迷蒙的暗色消退了，高天的云涛和漫海的水山融化了，整座海天成为红彤彤的世界……

一个声音在幻觉里回响：“红色的旗帜，吉祥的旗帜，美好的旗帜，它显示着什么？”

另一个急巴巴的声音打断了浪女的幻觉：“妹子，翻天覆地的海暴，你怎么同意癫鱼哥出海？”

浪女回头看去，是白鳞和妹妹浪娇来找自己，他们的神态很焦虑。浪女应道：“时间紧迫，他必须出海找到白底船和侦察员。”

浪娇插嘴道：“姐姐，癫鱼哥单人独船出海，如果被风浪掀翻落海，连救援者都没有了。我们应该派一条船跟踪龙头船。”

浪女犹豫地看着海面。

白鳞说：“我驾船出海，援助癫鱼哥。”

浪女问道：“你不怕海暴？”

白鳞一拍胸：“咸水人救助闯海兄弟，何惜区区的六斤四？”

看着雄赳赳地离开的白鳞，热泪湿润了浪女的双眼。

一会儿，白鳞驾驶着珊瑚花岛的单帆船，跟踪出海了。

第十四章

入夜了，浪女一边在岛岸的避风洞警戒着水匪的袭击，一边焦急地望着海天，等候着闯荡海暴的癫鱼哥们。

浩瀚的大海正发生着一场天翻地覆的浩劫。暴风在海洋和天空的所有角落，发出时而撕心裂肺时而精悍凶野的咆哮。巨型黑锅般的高天，如发生“天震”一般，骤然间被震得七零八落，弯弯曲曲的缝隙间，泻出条条乌云和暴雨组成的黑蒙蒙的瀑布，那无比粗壮宽广的瀑布，以倾天覆地的湍急之势，冲向黑漫漫的海洋。而漫无边际的夜海的中心部位，被无形的神力压得整体坠落，形成深邃幽暗的圆弧形的水的盆地。在黑洞洞的水天相融的远方的边沿地带，杂乱无章地涌出一座座雄伟的

黑蓝色的山峦，顺着盆地倾斜的地势隆隆滑动着，从四面八方汇进盆地的中心。盆地中心的底部，像有一种火山爆发似的无坚不摧的伟力，轰地炸开来，把无数座汇集到这里的巍峨的崇山峻岭，一股脑儿地掀翻过去。随着气势磅礴的浪峰水山整座整座地倒翻崩塌，海的中心部位在闪闪升腾中拱成一座无比雄伟的巨峰，它的下半部继续猛烈地膨胀，它的伟岸的峰巅雄猛地插进黑沉沉的苍穹，它的黑鳞鳞的水坡蹿出无数形似凶恶海兽般的浪头，嗥叫着跳跃着吞噬着海面的一切。

面对着惊心触目的地势，浪女的思绪纷乱而惶恐。她那向着海涯顽强地寻觅着什么的习惯，支配着她，试图从汹涌而昏暗的海天中找到吉祥美好的物像。就是能够引发自己进行美好遐想的微乎其微的征兆，她也不会让它们从亮灼灼的目光中逃过。可是，她终于一无所获，大海洋的一切，都被疯狂的海暴吞噬了，都被万恶的黑暗淹没了。她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

而这时的大洋深处，浪女的预兆正变成事实，一场惨不忍睹的屠杀进行着——

暗无天日的海的远方，癫鱼哥的龙头船和解放军侦察员的白底船，正在并肩驰骋着。两船的船头，没有指向西边的珊瑚岛，而是对准从北方涌来的排排巍峨的浪，顶浪漂泊着。惯于闯海的癫鱼哥们知道，如果此刻向珊瑚花岛前进，船只将和浪的山脉平行，船舷加大了受浪面积，就会被掀得底儿朝天。突然，目光如电的癫鱼哥发现，如一排高山峻岭向船头扑来的浪峰，那暗蓝色的色彩里，似乎晃动着灰褐色的网影。他立即意识到，有人故意在这条通往珊瑚花岛的航路撒下巨大的渔网，借助海浪的掀天掀地的力量，使浪头挟着网片把船只兜在里边。他刚刚抓起船房顶的海螺，准备用螺号通知白底船退却避险，冷不防他感到手里的舵柄一动不动地固定着，任他脚蹬手推也不能打旋，而龙头船变成了僵死的浮木，在浪山水谷中转动着，迅速地 and 东西走向的浪的山脉平行起来。这时，旁边的白底船人影纷乱，还发出警告龙头船的螺号：“船底和舵板被乱网拴着了，赶快前来救险！”

紧促的螺号刚刚停止，漂着渔网的浪峰已经驰近两船的船头，并且迅速地变形着，山梢尖的金字塔形变成悬崖如削的水壁，又变成弓身飞卷的水龙，凌空扑向船只的舱面。同时，水龙携带的乱网，铺天盖地笼罩了整条船只，船只变成缠在网中的僵尸了。

黑压压的北方海涯，接踵不断地涌出一排排水的山脉，以震撼天地

的力量，撞击着船只完全暴露的上风舷。船只的上风舷在升腾，下风舷在坠落，船底的龙骨终于完全离开了水面，轰地翻上天空了！

白底船上的解放军侦察员们和龙头船的癫鱼哥，差不多同时跃离了翻沉的船只。在墨蓝色的海面溅起一朵朵雪白的浪花，向着西方的布满礁盘的险滩海涯洄游着。

这是一场英勇的拼搏！

前边，一道道幽深的浪谷横亘着，侦察员们游到浪谷旁边的水峰顶部，只见沉沉的浪谷深不见底，两侧耸立黑崖般的水壁，从水壁崩出的浪团，如深色的水熊海豹，在谷底影晃晃地跳跃忽闪着。谁也不清楚谷底有没有卷船的漩涡。

游在前头的癫鱼哥，从浪峰巅尖的灿白的水冠里猛地一跳，准备奋不顾身地抢先扑进险象万千的水谷，替后边的战友们闯险开路。

猛然间，后边的战友拦腰抱着他，把他推得在浪峰上翻了个仰天扑地，那战友如闯海的飞鱼，猛地跃进了凶险的浪谷。

他们陷身在又宽又长的水谷，水谷的底部，水色如墨，一片骇人。癫鱼哥发现，在水谷的另一侧，那座峭直的水壁在暴风的压迫中，越来越剧烈地向后边仰倒过去，变成一片倾斜的水坡。水坡的急流狂浪间，突然冲出无数条胳膊粗的多花的怪鱼，那蜿蜒奔窜的身子，发出一道道银灰色的磷光。怪鱼从水底越涌越多，组成一片磷光晶亮的防线，当头截住了侦察员们的前进道路。

这次，癫鱼哥再也不让战友们冒险闯鱼阵了，他加快了划水踩浪的速度，大声喊叫：“你们停止前进！待我闯进鱼阵，看看到底是剧毒的白海蛇，还是不会致命的银鳗！”

后边的战友们追不上他，急火攻心地吆叫：“当心，如果是毒蛇，赶快回头改道！”

看着癫鱼哥猛烈冲浪前进的英姿，一种勇猛的灵魂在大伙身上回荡，众人一齐向怪鱼群猛扑过去。

离怪鱼群还有几米远的癫鱼哥，一边向后面的人群怒喝：“停止前

进！”一边奋身一跃，提前扑进了怪鱼群，昂首一看，还好，是只会咬人不会致命的银鳗。银鳞闪光的鳗鱼受到人的骚扰，密纷纷地扑向癫鱼哥，有的张牙咬他的皮肉，有的缠他的身体。他忍受着肉体的痛苦，双手张成刚硬的钢钳，攥住一条条银鳗。白色的鱼肉被捏成水浆，从他的手指缝里流出来。他挥动着双臂，把一条条半死不活的银鳗掷向远处。

危急关头，战友们赶到了，奋力驱赶着凶恶的银鳗……

就在这时候，一个叫侯钢的侦察员大声喊起来：“前边有船！”

癫鱼哥抬头一看，幽暗的航道上，飞闪地驶来几串两蓝两绿的渔船航灯。他大声喊道：“这是强盗的水匪船的灯号，赶快闪开！”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水匪船队似乎是预先埋伏在航道上，越来越多的水匪船从黑暗的浪沟里纷纷窜出来，从前边和左右侧包围了侦察员们。匪船舷帮上，伸出一支支乌亮亮的枪管。十四钢爪在指挥船上吆叫着：“兄弟们，杀一个共产党，赏你们单独睡婆娘的机会！”

枪声骤然大作，水里的侦察员们，一个抱着一个，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战友。他们不断地中弹，英雄的躯体在血水里漂泊沉浮。

十四钢爪的双帆指挥船，一挺机枪吐出一串黄闪闪的火光，子弹在水面溅起一串水花。突然，从一座浪头里蹿出侦察员侯钢，他扑跳了一下，全身趴在癫鱼哥的身上，把癫鱼哥压进了水底。同时间，机枪的子弹射中了侯钢的身体，他一阵昏迷，依旧死死地护着癫鱼哥。

沉进水里的癫鱼哥，立即清楚战友负伤了，他“啊”地吼了一声，翻身搂起侯钢，把侯钢压进自己的身底，让自己的躯体抵挡如雨的枪弹。他瞄准身边一条幽深的浪谷，抱着侯钢跃了进去……

第十五章

次日早晨，在珊瑚花岛礁岸，守候了一夜的浪女，刚要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走回住宿地点，突地，不远处海面吹起雄浑而急促的螺号。紧接着，碧水湾出口驶来那条白鳞操作的单帆船。一会儿，单帆船拢近海

岸，白鳞带着两个身穿渔家衣裤的青年男子，跳上岸来。浪女焦急地迎上前去：“白鳞哥，他们是不是解放军的侦察员？”

白鳞默默地点头：“他们是共产党的华东野战军东海纵队侦察员。”

浪女：“癫鱼哥呢？其他的侦察员呢？还有他们的白底船呢？”

白鳞伤心地眯起双眼，眼里闪起了泪光，说：“我的单帆船被风暴吹远了，没有跟着癫鱼哥的龙头船。我在海里漂泊，好容易漂到三更天，才在海面找到这两名侦察员。他们一个叫南楠，一个叫贾扬。贾扬，你对浪女说说经过情况。”

那个叫贾扬的侦察员难过地低头说道：“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奉陆船哥参谋长命令，在海面漂泊待命。昨晚，陆参谋长的弟弟陆渔哥同志驾着龙头船找到我们，带领我们驶往这座岛屿，强盗岛的水匪不知怎的了解了情况，在航道撒下渔网拴住船舵，并且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多数战友光荣牺牲了，只剩下我和南楠同志在海里漂游，遇到单帆船，才得救了。”

浪女的心海像眼前的风浪狂嚣的大洋，悲伤和愤怒，如一股股急流滔滔奔窜。她的额头用力地蹭磨着前边的珊瑚石壁，一颗颗泪水落在地面上。

背后，长着中等身材的南楠说：“浪女妹子，只要我们密切合作，利用神秘的珊瑚花航道，破坏敌人的‘飞鱼计划’，让蒋家王朝在东海南涯覆灭，就对得起死难的战友了。”

白鳞紧接着说：“对，妹子，我们要赶快把海底迷宫的秘密告诉解放军侦察员，打破蒋家王朝从东海涯逃亡的美梦！”

不知怎的，浪女没有直接回答两人的话，泪涔涔地走向远处。

早晨，连续刮了多天的海暴，出现明显减弱的迹象了。清娴文静的阿水嫂，坐在嶙峋凹凸的礁岸，握着一支从水匪手里夺来的汉阳造步枪，用白帆布蘸黄鱼油，擦洗着枪管。

刚上岛的南楠走到礁岸，笑咪咪地问：“嫂子，你男人张舵哥到哪里去了，让你孤单单地待在这里？”

阿水嫂双颊飞红，低声说：“他到海里埋伏，防止水匪们袭击珊瑚花岛。”

南楠神情一阵振奋：“咦，你陪我到荒芜的礁岸，提些鲍鱼牡蛎当下酒菜，行吗？”

阿水嫂看他越凑越近，无意中用枪口对准他的胸口，枪管乱摇：“不不，男人不在，我怎么好意思陪你去？”

南楠吓得脸色发白，连忙摇手：“枪管不要对准人，会出人命的。”

猛不防，浪娇从一边跑了出来，一把夺过阿水嫂手里的步枪，说：“嫂子，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捉海鲜，你总不怕被男人吃掉吧！”

在浪娇的拉扯下，阿水嫂跟着两人，惴惴不安地攀向海鲜密集的偏僻礁岸。走着，浪娇突然一打闪，蹲在地面呻吟着：“啊哟，啊哟，我的脚筋扭伤了。”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跟里跟跄地走了几步，坐在一块石头上，“啊哟，嫂子，你和南楠同志先走几步，先捉海鲜，我在这里歇一阵。”

南楠拿过浪娇背上的步枪，招呼阿水嫂：“我们先走几步。”

阿水嫂犹豫着。浪娇把她推了个趑趄：“你先走，我松松脚筋。”

阿水嫂慢腾腾地跟着南楠，走到名叫“白天鬼跳舞”的礁岸地带。南楠从礁缝捉住一颗圆溜溜红斑斑的海血螺，笑着说：“嫂子，凭你的长相，比这颗海螺还要红艳鲜美，在这座荒天蛮地的野岛过生活，不觉得后悔吗？”

阿水嫂一愣，随即应道：“悔什么？我们生活就是脚踩船板三分命的咸水人，能过上潮来吃鲜潮退点盐的日子，就满足了。你们也不是到这座荒岛过辰光嘛！”

南楠：“嘿，你不知道，你是苦无尽头，我是苦尽甜来。全国快解放了，我们这些当解放军的，都会分到省里县里弄个省长县长当当，最起码，也是鞋袜不离脚的政府干部，哪像你们咸水人，满辈子打赤脚。”

阿水嫂羡慕地说：“哦，你们会有那样美的辰光？”

南楠：“其实，你也有当政府干部的机会。”

“我有什么机会？”

“机会就在跟前。”

“怎说？”

南楠神秘地说：“你可以跟我参加部队。”

阿水嫂迷惑不解：“我？你们要我这样的咸水婆娘？”

“嘿，只要你争取立功，就吸收你参加。”

“怎样立功？”

南楠看看左右无人，压低声音：“比如，你把海底迷宫的秘密告诉我，就可立功。”

阿水嫂警觉地抬起头：“不要说我不知道海底迷宫的秘密，我就是知道了，没有我们的头头浪女同意，我也不会把秘密告诉别人的。”

南楠：“嫂子，如果你知道，你何苦替浪女守口如瓶呢？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向浪女打听秘密。只要你向我讲出秘密，我保证介绍你参加我们的组织，享满辈子的福。”

阿水嫂怔了一会儿，故意问道：“你要我参加什么组织，享什么福？”

南楠：“可以做我们的同志，当鞋袜不离脚的干部。可以做我这个未来省长县长的夫人，满辈子荣华富贵。”

阿水嫂一蹙眉：“如果我不说出海底迷宫的秘密呢？”

南楠看着秀美的阿水嫂，终于抑不住心性地纵身一扑，整个儿搂着她，嘴唇在她的脸上乱拱：“美人，做我的夫人享福吧。”

阿水嫂愤怒地挣扎着喊叫着：“放开我，你们解放军不兴戏弄女

人！”

南楠把她压在地上：“美人，从了我吧……”

阿水嫂：“你们跟强盗屿水匪一样！”

“哈哈，你们还不是海盗！”南楠动手撕扯阿水嫂的衣服。阿水嫂一翻身，两人在地上打滚着。摔打中，阿水嫂抓到南楠搁在地上的步枪，枪口顶着南楠的身体：“滚开，我开枪了！”

突然，浪娇趑趄趑趄地奔跑过来，一把推开枪口：“嫂子，你不能这样对待解放军。”

阿水嫂刚要揭露南楠，南楠抢先道：“浪娇同志，我要她支持解放军，提供珊瑚花航道秘密，她却这样对我！”

浪娇厉声地指责：“嫂子，这就是你的错了，你应该把秘密告诉解放军。”

阿水嫂气冲冲地斥道：“没有你，我也不会到这里受辱。你逼我提供什么秘密？你有本事去找你姐姐，只有她知道秘密。叫她连同自己的身体都提供出去！”说完，捂着脸跑了。

在珊瑚花岛的南侧，从遥遥北方涌来的风浪被巍巍岛屿挡着了，礁岸外的海面出现了平坦的一隅。黄昏的灰色的雾气已经抵达，这一隅海面显得灰幽幽的。因为幽暗而显得愈发深凹的海底，突然出现了一条灰晃晃的人形的鱼影。是神秘的美人鱼？是凶猛的恶鱼？一会儿，终于让人看清了，那影儿悠悠浮升起来，贴在孤零零地泊在水面的网船船底舵板旁边，脸部蒙着几层渔网，原来是个装鬼扮神的男人。

这条网船，是浪女们从渔霸白鲸人船队劫来的。今晚，经过浪女同意，李大婵准备偕同丈夫灵哥儿驾船出海，前往白鲸人定置渔场割网偷鱼，替珊瑚花岛众人提供食品。这时，李大婵正在霍霍有声地磨着双股鱼叉，以便在海洋拼搏时当武器。她把鱼叉磨得银光闪闪，又收拾了鱼斧鱼刀等工具，看到灰暗暗的夜幕降临了，她的火急的性格发作起来，把船只砸得一阵发震。

李大婵做梦也没有想到，贴在舵板旁的水鬼，借着夜雾的掩护，如

海龟似的顺着舵柄爬上船舷，悄无声息地溜进网船的睡舱。

李大婵终于等不及灵哥儿到来，她急巴巴地扬帆操舵，船只向着冥冥茫茫的海涯深处，穿波击浪地前进着。

两小时后，网船到达白鲸人霸占的黑水洋渔场。海空如一座雄伟而墨黑的洞穴，四周黑壁垒垒，顶部乌云滚滚，洞底的一泓海水，浪头翻滚水峰突耸。浸在黑水里的定置网——筐网，由在咸水里越浸越硬的桉木锚固定泊着。此刻，筐网的网口像巨鲨的大张的嘴巴，让一股股黑黝黝的潮流倾进幽暗的嘴洞，又灌进长而灰黑的网袋里，海水从密纷纷的网目泻出去，金鱼银虾在网兜，里面积成胀鼓鼓的一团。

李大婵的目光扫描着，手中的梢尖装铁钩的撑篙勾起水里的满是鱼虾的网兜，把网兜拖上舱面，又挥动太平斧斩断了网兜，大堆乱蹦乱跳的鱼虾泻在舱面。李大婵边斩网边怒骂：“渔霸白鲸人，你又霸渔家的鱼虾又吸咸水人的血汗，我今天割你的网兜明天劈你的肚子！”

网船载着满舱面的鲜鱼腥虾，转向珊瑚花岛驰骋着。

网船刚刚离开黑水洋渔场，一簇白鲸人的网船，在白鲸人雇用的渔工驾驭下，慢吞吞地驶向定置网渔场收网捞鱼。带头船舵工看着李大婵的网船，发惊地告诉旁边的船老大：“老大，这是白鲸人被珊瑚花岛海盜劫去的船，保不准又进渔场毁渔霸的网呢！”

船老大的双眼掠过惊喜的神色：“白鲸人的船和网，是东海渔家的血和汗，这种海兽般的渔霸，活该被海盜惩罚。”

船在船老大指挥下，驰进渔场去了。

此时，李大婵吊到喉头的心才放了下去。她一边用舵索固定了舵柄，让船只沿着固定的方向前进，一边脱下湿漉漉的外衣外裤，钻进黑咕隆咚的睡舱，准备换上干衣裤。

冷不防，睡舱黑暗处，呼地扑出一条人影，就在李大婵惊愣的片刻，那黑影乘机把她压在舱板上。李大婵愤怒地发喊：“贼子，你是谁？”

黑影人狂笑道：“哈哈，我是共产共妻的解放军，你是鱼儿跳上石

埠，自己上门找死。”

李大婵一听他的话声，立即知道他的身份，她仗着身高力大，猛地把黑影人掀到一边，喝道：“贾扬贼子，你既然是解放军，为什么又干偷网摸鱼的勾当？”

贾扬在暗中狞笑：“哈哈，我们解放军搞的是共产共妻，灵哥儿不在船上，你就是我的妻子！”

李大婵骂道：“原来，你们和强盗的水匪都是丑恶的鱼怪！”

贾扬：“不管怎么讲，你今晚顺了我，跟我立功劳，少不了你的荣华富贵。”

李大婵默然地退缩着，双手在背后的舱板上摸到一个毛竹编成的凉枕，悄悄地握在手里，准备自卫。

贾扬继续诱劝：“你只要把珊瑚花航道的秘密说出来，我就带你到享乐的世界……”

眼看着贾扬淫性十足地靠近过来，李大婵猛地抓起凉枕向贾扬的头部砸下来：“老娘送你到阴间享福！”

贾扬吓得一头扎向舱板，凉枕重重地砸在他的肩部。

李大婵没有砸倒贾扬，飞速地一跳蹿，跃出了睡舱。

贾扬紧跟着追出舱门，顺手抄起明晃晃的鱼叉，喊叫着戳向李大婵：“不知死活的咸水婊，你不跟老子立功，老子叫你完蛋！”

眼瞧着鱼叉的梢尖乱戳着，李大婵急里生智地抡起睡舱的杉木盖，一边抵挡一边退却，冷不防脚底一踩空，仰儿八叉地摔进了大海，她抱着舱盖扑腾了几下，迅速地沉没了……

第十六章

暴怒的大海，以其无形的震天动地的力量，掀出有形的崇山峻岭般的怒潮，仿佛要把珊瑚花岛撞塌淹没了似的。

烈火焚心的浪女，在阿水嫂的羞怯而仇恨的哭泣中，冲出了珊瑚花洞，闪进白鳞居住的石洞。连喊带叫：“白鳞，你带到岛上的，究竟是什么人？”

白鳞惊诧地出洞，看到怒冲冲的浪女，还有跟在背后怒不可遏的张舵哥发惊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浪女一手直冲白鳞的鼻尖：“你带到岛上的侦察员，口口声声共产共妻，强行污辱阿水嫂，还逼她讲出海底迷宫的秘密。”

张舵哥插嘴说道：“浪女妹子，没有贼头带不出海贼，我怀疑，这个白鳞也是一路货。”

浪女指着用珊瑚石临时砌起来的低矮的海神爷庙，喝问白鳞：“姓白的，你当着圣明的海神爷的面，说清你的真实面目。”

白鳞顿时明白了一切，他奔前几步，跪在海神庙的前边，对着庙里的海泥雕砌的龙头人身的海神爷塑像，噗噗有声地磕了几个响头，哀号起来：“海神爷在上，我也是从水匪十四钢爪的魔手偷生的人啊！都怪我像有眼无珠的瞎鱼，把共产党侦察员救上岛。今天，我要像开膛剖腹杀恶鲨一般，惩罚海贼，替受污的兄弟姐妹报仇！”

他从地面爬起来，咬牙切齿地冲向南楠临时居住的单帆船。

浪女和张舵哥呆愣了一会儿，不知所措地互相对视着。张舵哥嘟哝了一句：“妹子，我们应该去看看，他是怎么惩罚南楠贼子的。”

两人走了一段路，珊瑚花岛的单帆船远远地泊在绿浪起伏的海岸边。倏地，单帆船里传来一声刺耳的惨叫：“啊——”

两人加快了脚步。一个时辰后，两人跳上了单帆船，只见原先放在船舱里供奉的船神爷木雕塑像，不知什么时候搬到小舱面了。身披金鳞头戴盔甲的船神爷前边，竟然放着南楠血淋淋的头颅，白鳞向船神爷抱拳作揖：“船神爷，我已经按照东海渔家的风俗，将污辱兄弟姐妹的海贼躯体喂鱼……”

浪女和张舵哥惊得说不出话来。半晌，张舵哥恢复了宽厚的性格，一跺脚责备道：“白鳞哥，你何必这样干？”

白鳞指天指地地说：“浪女妹子，天地做证，我没有错！”说罢，拎起血淋淋的人头，哗地甩进了大海……

这时，天已经大亮，满天的乌云裂开一条条缝隙，露出碧闪闪的晴空。

被惊动的人们，纷纷从珊瑚洞和渔船里涌到单帆船上，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突然，不远处的深幽幽的浪谷里，哗地跳出一条陌生的网船，并且拢近了单帆船。网船上，穿着男子汉的渔衣渔裤的李大婵，在网船老大的陪同下，跳上单帆船舱面。冲到前面的李大婵，突然抡动着巴掌，啪地扇在丈夫灵哥儿脸上，连喊带哭：“你这水鬼啊，昨晚死到哪里去了？”

灵哥儿莫名其妙地解释道：“昨晚，是海贼南楠拎了些鱼干和烧酒劝我吃喝，我多喝了一点，醉倒了。”

李大婵的叫骂声更尖厉了：“你这酒鬼，怎么不醉倒在棺材里？你中了南楠贼子的调虎离山计，我差点被贾扬贼子葬入鱼腹……”

好久，人们才听清楚是怎么回事。顿时，人群如海啸浪爆发起来，叫骂着：“出海捕捉贾扬贼子，不能留他的狗命！”

金代公头脑冷静些，说：“大伙甭急。贾扬贼子以为李大婵被海夺走了，一定会堂而皇之地驾船回来。到时候，他逃不了被惩罚的命运！”

阿水嫂精明地插嘴道：“奇怪，南楠逼我供出海底迷宫，贾扬也逼大婵出卖秘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金代公的妻子金阿婶说：“老一辈闯海人说，章鱼和乌贼都喷墨烟，肚子里全窝着脏肠肺。捉到贼子时，先审问，掏出他的脏肠肺，再进行惩罚。”

白鳞询问浪女：“妹子，咱们大帮人聚在一起，贾扬的船接近了，

看到会生疑。如果他朝大海深处逃窜，就会增添大麻烦。还是我守在海岸边，待他的船拢岸后，把他哄上岛。同时，我也好继续立功赎罪。”

浪女想了想，说：“灵哥儿，你和白鳞守在海边捕捉贾扬。”她转向陌生船老大：“大伯，感谢您搭救了落海的李大婵。请您到我们的住处，我们略备水酒致谢。”

船老大笑道：“不瞒你们，我是白鲸人渔霸雇用的渔工，昨晚大婵的船偷渔霸的网，我心里乐着呢。是大婵抱着一块盖舱板游进渔场爬上我的船。就是我救了她，海里人豁命救落水人，是应该的，也不用致谢，我还要趁潮汐回去，向白鲸人的渔行交差呢。再会吧。”

在人们的感谢声里，船老大驾船走了。众人也熙熙攘攘地上岛了。白鳞拉拉走在最后的浪女的衣角，悄声问：“妹子，如果贾扬反抗，我们可不可以立即实施咸水祖先的规矩，将他葬海？”

浪女的牙帮迸出硬邦邦的两个字：“葬海！”

不出人们所料，上午，贾扬以为李大婵已经落水葬海，驾船在海面绕了一圈，拢近了珊瑚花岛。

白鳞带着灵哥儿，若无其事地来到网船上。贾扬看着灵哥儿上船，神色紧了紧，随即笑道：“你们有事吗？”

白鳞凑近灵哥儿，细声说：“防止他跳海逃跑。我哄他进船舱擒他，你守着舱面。”

灵哥儿微微点头。

白鳞朝贾扬走去：“我有事找你，你跟我进睡舱，我告诉你。”

不知怎的，贾扬竟然乖乖地跟白鳞钻进了睡舱。

白鳞朝着舱角一指：“贾扬，你看那是什么？”

贾扬上当了，转首下看。

白鳞攥起铁团似的拳头，砰地击中贾扬的额角。

贾扬闷闷地哼了一声，扑倒在地上。

白鳞又猛砸了几拳，一边砸一边喊：“妈的，你敢反抗，老子今天要你的狗命，替大婵和灵哥儿报仇雪恨。”

仇恨，早就像火焰燃遍灵哥儿的全身，他跳进船舱：“啊，这贼子胆敢反抗行恶？白鳞哥，往死里打！”

两人打得贾扬一动不动地趴着。白鳞恨犹未消地说：“灵哥儿，根据浪女的决定，到鱼舱找个墨鱼笼，把他装进去，葬海！”

灵哥儿恨不得这样做，跳到鱼舱拖了个墨鱼笼。墨鱼笼似长圆形的渔鼓，腰身和底部是细条条的竹篾编的又疏又大的网目，开口处是一圈竹篾须条，竹篾须条装在鱼笼的内部，使随着潮流冲进笼里的墨鱼能进不能出。白鳞伙同灵哥儿，把满身软绵绵的贾扬装进了墨鱼笼，将几块沉重的珊瑚石塞进竹笼，又用渔索把竹笼的出口绑了个严严实实，拽到船舷旁。

灵哥儿看着昏死的贾扬，犹豫道：“白鳞哥，现在贼子困在笼中无路可走，是不是通知浪女，让大伙前来将他葬海？”

白鳞恨天恨地地喊：“你这个柔弱的鱿鱼，他逼得你老婆差点儿葬海，如果众人来到海岸，有人主张留他的狗命，你如何报大仇？再说这些解放军的侦察员，大多数懂得武功，让他苏醒过来挣破竹笼，你我怎是他的对手？”

灵哥儿被他一激，恨得牙帮咯崩响，猛地扛起墨鱼笼，哗地扔进了浪滔滔的海里。

白鳞向灵哥儿竖起大拇指，说：“有仇必报大丈夫！灵哥儿，你去向浪女报告，就说贾扬贼子猖狂反抗，被你我葬海了。”

“好！”灵哥儿快步生风地赶回珊瑚花岛，找到浪女，喊：“浪女妹子，贾扬贼子被我们解决了。”

人群一阵骚动。不知什么缘故，浪娇在人群里“啊”地喊出声来：“灵哥儿，白鳞怎么能这样杀人灭口？”

众人不约而同地转向浪娇：“杀人灭口？”

浪娇惊呆了一下，忙不迭地说：“不不，我是随便说说的。”

浪女看到浪娇的眼眸闪着泪光，问：“妹妹，你是怎么了？”

浪娇嘟哝着：“我是说，万一贾扬和南楠是真的解放军战士，偶尔犯了过错，也不该杀头啊？”

李大婊愤愤地喊：“浪娇，你不要庇护自己人了。你如果经过我那样的凶险场面，看到贾扬贼子的恶模样，你不但赞成将贼子葬海，还会亲手将他碎尸万段！”

金代公向李大婊摆摆手：“大婊，人都杀了，你不必和浪娇争论了。”他转向灵哥儿，警惕地问，“灵哥儿，贾扬贼子真的反抗了？”

灵哥儿：“是啊！在舱里反抗，被白鳞哥击倒的。”

金代公：“是你动手把他葬海的，还是白鳞动手的？”

灵哥儿：“我们一起把他装进墨鱼笼，是我将墨鱼笼抛进大海的。”

“唉！”金代公叹了一口气，把浪女拉到一旁，说道：“闺女，你有没有感到，你对贼子们的处理，太过分、太草率了？”

浪女恨恨地说：“对那种贼，就要实施咸水祖先的法。不然，留他们的活命，他们联手干起来，我们在珊瑚花岛能安生吗？”

金代公：“实在说，是要斩草除根地处理贼子，我们才能安生。不过，从贼子们的情况看，他俩全都要窥探海底迷宫的秘密，说明事情非常复杂。这就促使你更要守口如瓶，不要泄露这桩事关生死的秘密，就是对你的亲妹妹，也不能说。”

浪女点点头，又望着强盗屿的方向，双眼刷刷地淌着泪水，说：“我只是担心，不知强盗屿的水匪们，知道不知道赤仙姆也掌握着秘密。如果水匪们知道了，赤仙姆不知要遭怎样的罪呢。”

金代公思忖道：“看来，十四钢爪水匪们似乎不知道赤仙姆掌握海底迷宫的情况。不然，他们不会用赤仙姆做鱼饵来钓你上钩，而是直接逼迫赤仙姆的口供。”

浪女还是泪流不止：“话虽这样说，可赤仙姆受的罪比海大呢。不知何日才能把她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

第十七章

白鳞整日里呆呆痴痴地望着秀丽的浪女。浪女到海边珊瑚洞监视强盗屿方向的水匪，他总是怯怯地挨近浪女：“妹子，我陪你窥探敌情行吗？”浪女没有应声。他则跟到海边，另择避风躲浪处坐着。浪女彻夜监视，他也彻夜不眠。浪女出海袭击渔霸掠夺鱼虾，他就哀求道：“妹子，我驾船跟你护你。”浪女不无感激地望了他一眼。他真的驾船跟浪女出海，和浪女对渔霸的产业掠劫一番……

这天，白鳞又坐在浪女居住的珊瑚洞口，眼巴巴地张望着。浪娇从旁边走过来，坐在白鳞旁边，笑着询问：“白鳞哥，鲨鱼爱食带鱼肉，鳗鱼爱吃白丁虾，你想钓哪种鱼，就要投哪种饵料。”

白鳞一喜：“你是说，要迎合你姐姐的爱好？你姐姐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浪娇：“我姐姐软硬不吃。她是楠木橹柄，宁折不弯。你如果硬压她，她会跟你拼命。你必须成为她的心心相印的人。”

白鳞急了：“你甭啰唆了，她的心到底最爱什么？”

浪娇：“她的心最喜欢的是幻想。”

白鳞蒙了：“幻想？”

浪娇：“是啊，人追求金钱以图享福是正常的，她却追求一种稀里古怪的东西。她是有点热疯病。说起来，病的起源还很早呢。那是你离开强盗屿的那几年，我们姐妹俩也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女了。我们强盗屿的生活情景，你也是一清二楚的。在海洋劫到商船渔舟时，可以大吃大喝一通。逢上暴风不停的凄凉辰光，当头头的还可以吃到平时残余的鱼干虾皮，当喽啰的，尤其是我们这些找不到父母照顾的孩子，只有冒着被狂风恶浪吞噬的危险，到岛屿四周的礁岸悬崖上，捉一些蠕蠕爬行的

苦螺儿，用石头砸碎壳儿，生吃那点儿又苦又腥的螺肉充饥。一次，暴雨铺天盖地地泻下来，我们钻进礁石洞，冷不防发现，岛上那个无人性的黄结巴，竟然趴在一具饿死的女尸身上奸淫。那是我们姐妹俩第一次看到男人奸淫女人的情景啊。我走在后边，姐姐走在前头，吓得狂叫起来，拖着我冲出石洞，在暴雨里乱奔着。那天，她被暴雨一淋，水气攻心发高烧了。她病得很奇怪，好几天几夜躲在礁石洞里，一出洞又往船里跳，像在梦幻里乱嘟哝：‘太丑了，太恶了，我要找到纯净的天地，我要寻找美好的辰光！’几天后的早晨，她突然以少有的僵立的姿势，站在舱面。原来，她痴痴呆呆地望着东方海天……”

白鳞问道：“东方海天山现什么了？”

浪娇：“那时，我也循着姐姐张望的方向看去。只见东方的水天相连处，一片片金黄的灿白的紫褐的碧绿的色彩，如一丛丛五彩艳丽的花圈在烁烁放艳。花圈的里边，依稀可见亭台楼阁连绵坐落，道路蜿蜒伸展，其间人影绰绰，全都呈现相依相偎的姿势。有趣极了。姐姐看着这美的情景，竟然手舞足蹈雀跃欢呼：‘啊，我找到美好天地了！我找到美了……’她蹦跳得太欢欣了，竟然忘却了是在船上，哗地落进海里了。当姐姐在我的拉扯下，从海里湿淋淋地爬上船，东方的水汽早就逝没了。她疯狂地纵跳着呼喊：‘我要去追那座美好天地！我要去追美……’如果不是我死拖硬拽地抱着她，她早就跳海游向远洋，被风浪吞没了。从此，她有一种病症般的习惯，每逢喜怒哀乐和阴晴寒热的特殊环境，总是木愣愣地眺望海空，无休无止地寻找她喊过的‘美’，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

听着浪娇的叙述，白鳞深沉地思索了一会儿，说：“我懂得怎么办了。”他突然转向浪娇，“你难道也像你姐姐，要去找那种所谓的‘美’？”

浪娇哀哀地低下头，又蓦地仰起头来，说：“不！在这座礁洞般黑暗，龙卷风般狂嚣的海洋，我穷够了苦足了，我早就没有梦幻了。我要寻一条现实的道路，美美地享福。”

白鳞：“只有一种东西能使你享福，那就是金钱！”

浪娇毅然地说：“是金钱。”

白鳞：“要获取金钱，只有继续闯一阵风狂浪猛的海！”

浪娇犹豫了一下，又说：“对！”

海暴之后，天气变得热烘烘的。午后，白鳞来到浪女的珊瑚洞外，叫道：“妹子，大汗淋漓的，大伙都到海水里泡一番，我们也去洗浴吧？”

浪女在珊瑚洞应道：“你先去一步，我随后就到。”

白鳞说：“我去鱼鳍坳，你马上来。”

两个时辰后，浪女来到鱼鳍坳，穿着衬衣衬裤，裸着玉色的臂腿，游进清凉的海水里。

不远处，一阵溅水声惊动了她，她游了过去，只见浅蓝色的涟漪荡漾漾的水皮下边，海的色调呈现深度的暗蓝色，沸腾的状况和平静的水皮截然相反：团团滚浪似皮毛暗蓝的海兽在撕扑，条条暗流像银鳞雪白的带鱼王在蹿动，滚浪和暗流纠合时，又如猛兽恶鱼互相残忍地厮杀成一团。而在海的更深的底部，海水似一泓墨汁，黑洞洞的。其间，竟然活动着一大股光鱼。当它们聚成一束又四散开来时，就像大朵大朵的银灰色的伞形花簇，在海底飘飞着，那样优雅、美丽、灿烂。

而游在海面的白鳞，正俯身趴在水皮上，异常明亮的目光，若有所思地盯着海底的灿美的鱼花。

听到浪女的荡水声，白鳞边望着鱼花边说：“妹子，你难道没有想到，黑暗的海底，这种光鱼聚合成的花朵，仿佛是唯一的吉祥物，似乎在向我们预示着美好的辰光。”

浪女极度激动地说：“是啊，它在预示着美。只是，这美到底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它？”

白鳞的眼角绽出笑纹：“你痴呆了，这美不就在眼前吗？！美的鱼花在眼前，美的人在眼前！”

浪女转动了视线，双眼正视着白鳞。她的动情的神态仿佛在说：没有想到，白鳞和自己竟是性情相同的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他生活在这座狂风席卷恶浪汹涌的苦海里，也和她一样，保持着那种对美的希冀。虽然那美像海洋水汽一般渺茫，像深夜的海幽灵那样神秘，可眼前

确确实实出现了美的鱼花！也许，白鳞哥真是鱼花一般美的人？如果他是这样的人，自己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

白鳞似乎也激情难抑了，悄悄地拢近了浪女，柔柔地伸出双臂，准备把她搂在怀里……

然而，他俩太忘情了，竟然没有发现，不远处的海面，从一艘过路船划出一条小舢板，跳跳跃跃地驶过来，神差鬼使似的，舢板的头部，站立着一个伟俊英武的闯海汉。

他是癫鱼哥！

癫鱼哥显然发现了游海的浪女和白鳞失态的模样，大声喊叫：“浪女妹子——”

如浪吼声惊散了海鸳鸯，浪女和白鳞一齐抬眼张望，异口同声地叫喊：“啊？癫鱼哥！”

浪女飞快拨动一朵朵雪浪花，向舢板游窜欢呼：“癫鱼哥——”

癫鱼哥也受到激情的驱使，忘了对驾舢板的老人说一声谢谢，奋不顾身地跃进了大海。

癫鱼哥和浪女像站在陆地似的，双手紧握着，欢乐地跳蹿着。

“癫鱼哥，你是怎样逢凶化吉的？”

“妹子，我们被水匪袭击，我凭着游海如蹚平地的功夫，抢救了两名受伤的战友，游上一座孤立的礁盘，以咸海水洗战友的伤口，以礁盘上的海藻当淡水，以鲍鱼牡蛎作食品，硬挣着活了十来天，终于看到两条过路船，我请一条船载着伤员北上到鱼龙岛，自己赶回珊瑚花岛……”

癫鱼哥没有发觉，就在他向浪女叙述时，游在海里的白鳞，眼光闪烁着火妒忌的火……

当天下午，金代公夫妇、灵哥儿夫妇、张舵哥夫妇和众人陆续来到浪女替癫鱼哥安排的珊瑚洞住处，看望癫鱼哥安全归来。人们说了一些平安祝贺的话，并没有牵涉到令人不愉快的贾扬和南楠事件。傍晚，浓

重重的夜雾漫上了珊瑚花岛，连洞开的珊瑚洞也雾腾腾的。白鳞突然拎着一瓶二锅头，进入癫鱼哥的珊瑚洞，说：“癫鱼哥，咱们干完这瓶浓烈的烧酒，以示我祝贺你平安归来的浓烈情谊。”

癫鱼哥一冲动：“好！干！”他和白鳞互相轮流交换着酒瓶，瓶底儿朝天地喝了一阵，一瓶二锅头烧酒喝光了，两人全都醉醺醺地颠着脚步。

白鳞眯着醉眼说：“癫鱼哥，你老娘生了你一副英武的形貌，让浪女那美艳的妹子从我身边跑开了，扎进你的怀里。”

癫鱼哥摇着手：“不不！我和浪女之间，没有什么事呢。”

白鳞沉下脸喝道：“癫鱼哥，你莫非是冷血的蛤蟆鱼。浪女对你像红虾恋白鱼，你心里却根本不把她当一回事。”

癫鱼哥发呆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白鳞：“平时，浪女一心眷恋着你。你在海里遭到水匪袭击后，浪女流过多少泪。就是晚上，浪女还在碧水湾的单帆船上，打扮得花枝招展，看情景是在等你去相会呢。”

癫鱼哥：“可是，我没有和她约会啊！”

白鳞又发怒了：“你这条糊涂鱼，你不去会女孩子，难道要女孩子来会你？告诉你，我是真心眷恋浪女妹子，才要你对她好。你如果胆敢戏弄她，我把你当舱里鱼，刮你的鳞剖你的腹，把你撂进热锅里，烧成下酒菜。你到底去不去啊？”他猛地一用力，把癫鱼哥推出了石洞。

眼看着癫鱼哥走向碧水湾，白鳞沮丧地耷着脸，信步走着。他看到一个熟悉的女孩子在前边行走着，便惊奇地叫：“啊！浪女妹子，你没有在碧水湾的单帆船上？”

浪女不解地问：“没有啊。我一直在自己的住洞里。”

白鳞一拍额头：“啊呀，是我看错了。走，到碧水湾看看，坐在单帆船上的，是不是你的孪生姐妹浪娇？”

在白鳞的拉扯下，浪女稀里糊涂地跟他来到碧水湾海边，屏息观察

着。

浪色幽明的碧水湾，单帆船以其朦胧的形影，被沸沸扬扬的夜雾笼罩着。单帆船舱面没有一盏渔灯。癫鱼哥的身影，在舱面移动着。他看到，单帆船的舵位，依稀站立着浪女的模糊而窈窕的身影。他语调激动而结巴：“好妹子，我、我……”

倩影：“你找我吗？”

癫鱼哥：“好妹子，听说你一直在眷恋着我？”

倩影：“是嘛！不过，人家又不知你的心怎样子？”

癫鱼哥冲前一步：“好妹子，说句心里话，打从强盗屿的腥风咸浪的日子里，我的心里就发誓，非你不娶！”

倩影：“你骗人。你们是想从我们身上偷走什么，然后一脚把我们蹬开！”

癫鱼哥：“我们？想从你们身上偷走什么？”

倩影：“对！你们这些人，想从珊瑚花岛偷走海底迷宫的秘密，才勾引我们。”

癫鱼哥：“嘿！我爱你是一回事。海底迷宫的秘密是另一回事。”

倩影：“不一定。勾引我们，才能搞到海底迷宫的秘密。你们像乌贼鱼，表皮洁白心里污黑。”

癫鱼哥：“啊呀你啊！了解海底迷宫的秘密，是要消灭蒋家王朝。我爱你，是追求你的美……”

站在暗处的浪女，偷听着癫鱼哥和倩影的对话，心肺像煎油里的鱼泡快炸了，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一蹬脚跃上海岸边的单帆船，快步冲到癫鱼哥的前边，厉声斥道：“你这臭水舱里的烂鱼，原来也是个勾引女人骗取秘密的货色！”

癫鱼哥凑近她的脸腮仔细看着，惊叫起来：“啊，你是浪女妹子，那位是浪娇，是我弄错了！我刚才把浪娇当成浪女了！”

啪，舵位里的浪娇冲出来，一巴掌刮在癫鱼哥的脸上，哭骂道：“骗子，你骗走了我的心！”浪娇捂着脸冲上了海岸。白鳞刚好站在岸边，连忙搀起浪娇，向夜雾的深处走去。

单帆船上，浪女更气得双眼冒火：“你这惯于装疯卖傻的癫鱼，我决不听你的花言巧语了，你从珊瑚花岛滚出去！”

癫鱼哥吓愣了：“妹子，我可以剖腹掏心给你瞧瞧，从过去到现在，我虽然担心连累你，没有用话表达心迹，可我的心像只窝着一颗珍珠的蚌贝，只窝着你一个啊！这次，我是来战斗的，你就是将我割成碎片当鱼饵，我也不离开珊瑚花岛。你不懂得共产党的道理，难道不看在你我往日的情分上，在岛上给我一块栖身之地吗？”

浪女的怒态稍稍安静了，但心却像热浪滚滚的桃花潮。是啊，往日，同甘共苦的往日，她怎会忘记呢。可是，一连串的事件，对她的教训太深刻。她斥道：“没有用祖宗的规矩将你葬海，已经宽容你了。”她一扭身跳上海岸，大跨步地回岛了。

“嘿！”癫鱼哥一拳擂得单帆船跳了几跳。

浪女离开后，白鳞拉着浪娇，从黑暗的巨礁下闪了出来，他故意大声地说：“妹子，癫鱼不服气，还赖在碧水湾，迟早会毁了珊瑚花岛的兄弟姐妹们。只有对他实行祖宗的规矩，把他的头颅抛离珊瑚花岛！”

浪娇看他从腰间抽出驳壳枪，慌忙阻止道：“不要伤人！不要伤人！”

“癫鱼，根据浪女的渔令，不要怪我无情无义了！”白鳞故意大喊大叫，他左手推开了浪娇，右手高举着驳壳枪，一边砰砰地开枪，一边向单帆船跳去。

躲在舷帮后的癫鱼哥，哗地跳进了幽深的碧水湾。

在癫鱼哥沉没的水域，呼啸的子弹溅起朵朵水花……

第十八章

浪女自从癫鱼哥失踪后，血肉之躯的灼热感仿佛消失了似的，连周围的初夏的暑气也降温了，心情沉重，身体像坠进寒飕飕的冷水潮里。她也想不清自己为什么陷进这种境界里。她茫然无措地偎在珊瑚花岛的蛮荒礁崖下。

笼罩大海的天空，看不见一朵白云，也没有银亮刺眼的星星和月亮。无极的远天更显得幽深骇人。清碧的海水、银彩的浪花也被天色染成墨绿。

一种执拗的习惯，驱使浪女眼眸渐渐闪亮起来，凝望着海天。

然而，海天像坠进越来越深的礁洞似的，变得越来越黑，连依稀可见的水汽的灰影也融没在浓黑的色彩里，没有些微的光亮，更不见吉祥的物象。

于是，浪女的眼光熄灭了，残存着丝丝缕缕的美好希冀的心，也似乎深深地沉进黑沉沉的天洞了。

倏地，一条熟悉的人影闪近了浪女的身边，发出柔柔的唤声：“妹子，你怎么了？”

是白鳞哥！

浪女的心动了一下，默不作声。

白鳞挨近她坐下：“妹子，我知道，你是个心性聪敏，高傲又充满美丽幻想的女子。一系列的事件，尤其是癫鱼哥的事件，深深地伤了你的心，把你推进无底深渊，看不到人世间的光明和花朵。但是，你不要太绝望了，人世间的坏人坏事多得很。失去一个癫鱼哥，还有一个白鳞哥！我白鳞向你发誓，我是真心诚意地爱你。今生今世，如果我白鳞背叛你，海神爷会把我当成啸浪里的破船，砸个粉身碎骨……”

就像暖流冲开了海堤的闸门，白鳞的动人的语言，使浪女的心扉又一次打开了，泛着冷潮的心海注入了温暖的浪水，她颤声地唤道：“白鳞哥……”

白鳞猛地把浪女搂在怀里，哆嗦的双手在她的丰嫩的全身乱摸乱捏着。

一阵沙沙作响的脚步声传过来，几团黄闪闪的渔灯出现在眼前，醉在甜情蜜意里的浪女突地一惊，睁开了双眼：“谁？”

一个熟耳的声音传过来：“浪女孩子，你们、你们，这是怎么了？”

浪女和白鳞仔细一看，站立在眼前的，是浪娇、赤仙姆和白鳞从大陆带到强盗屿的曲老风。浪女大吃一惊，拼命推开白鳞，白鳞却依恋不舍地搂着她。

赤仙姆愤怒地呵斥白鳞：“你放开她！”

也不知怎的，浪娇竟然一扭身，捂着脸伤心地哭泣着。

曲老风镇定地走过来，把浪女从白鳞的怀里扶起来，说：“孩子，定定神，听我说。我和赤仙姆突然来到珊瑚花岛，一定使你吃惊。事情是这样的，自从你们姐妹俩和癫鱼哥逃走后，十四钢爪们怀恨赤仙姆，连昼连夜地关押拷打赤仙姆，常常对她施暴凌辱，眼看她会在水匪的暴行里丧生。今天，我给十四钢爪送饭时，听到他们在议论，如果抓不到你们，就对掩护你们外逃的赤仙姆实施对待渔家叛徒的规矩，将赤仙姆葬海喂鱼。我决心献出自己的老命，保护赤仙姆。所以，我偷偷放出赤仙姆，偷船载她到珊瑚花岛，遇到你妹妹浪娇，请她带队来寻找你。”曲老风说到这里，转向赤仙姆，笑着说：“赤仙姆，孩子们的年龄都不小了，有点你亲我爱的言行，是件大好事，甬大惊小怪了。”

没想到，赤仙姆苍老的脸庞上，浑黄的泪水流淌着，话声里挟着哭声：“老风兄弟，你不知内情啊。”

白鳞跨前一步：“赤仙姆，只怪我没有征求你老人家的意见，爱恋浪女……”他突然看到了默默抽泣的浪娇，他的腮帮不由自主地抽搐了几下，停住了话头。

曲老风敏感地问道：“赤仙姆，到底有什么神秘的内情？”

赤仙姆的双眼痛苦地闭了一会儿，又睁开来，说：“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不得不说了。老风兄弟，你应该知道，几十年来，那座龌龊的强盗屿，一直是水匪的巢穴。”

曲老风应道：“我被迫逃到强盗屿不久，对它的历史不太清楚。”

赤仙姆：“强盗屿的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全是海兽横行的天地，水匪们不但杀人放火，而且制造了全中国罕见的丑恶罪行，把我们这些渔家女子抢上匪窝，名叫一妻多夫，实为进行集体轮奸。在这种兽行中，多少坚贞的女子不堪忍受而跳海丧生啊！当初，我被抢上强盗屿，也曾经多次寻死，都被水匪们捞上来，后来又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使我苟且偷生到今天。”

曲老风：“发生了什么事？”

“由于强盗屿水匪们的兽行，生下的孩子，只知母亲不知父亲。这些孩子陆续长大了，成了水匪的后人。”赤仙姆说到这里，举手指着浪女、浪娇和白鳞，厉声地说：“她、她和他，都不能成为夫妻。”

众人齐刷刷地抬高双眼，惊奇地望着赤仙姆。

赤仙姆的牙齿狠狠地一咬嘴唇，说：“他们三人，都是同一个母亲生育的兄妹！”

同时间，浪女和白鳞愣成了两截木桩，浪娇倏地蹿直身子，哭喊了一声：“天啊——”向着黑压压的远处奔去了。

曲老风神速地回过神来，看着浪娇逝去的身影，喝问白鳞：“这是怎么回事？”

白鳞全身一颤，突然惊醒地喊：“快，快拉住浪娇！”

曲老风像领悟到什么似的，率先冲向前去，迅速地在夜雾里逝没了。

白鳞也紧跟着冲向溟溟蒙蒙的夜色里。

浪女和赤仙姆莫名其妙地愣了一会儿，分头追寻去了……

浪娇并没有跑远。她闪到一块海岸旁的巨礁后，看到曲老风和白鳞先后从眼前冲过去，却不知怎的，咬牙屏息地怒视着他俩。

良久，她蓦地转身朝大海跨去。

黑色的海空，突然暴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海啸。随着阵阵来自海底

深处的震撼天地的雷鸣声，海和天突然喧闹起来，那情景犹如一团团黑烟滚滚的火焰，从幽暗的深处翻出来，朝着九霄云天溯洄升腾，每团黑火烟在升腾中胀得异常巨大，并且幻化成无数团黑色的火焰。渺渺的苍穹在黑火焰的燃烧中分崩离析了，云朵似一块块巨大的黑色碎片，密密麻麻地砸进大海，并从海面反弹蹦跳起来。被砸成黑粼粼的碎块的海，也跟着蹦跳起来，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扑向海岸。

海天崩塌了，海岸崩塌了，浪娇的身心也崩塌了，她软瘫瘫地依在乱礁丛中，往事一幕幕地从心间忽闪而过——

衣着褴褛的少女浪娇，跟着白鳞来到热闹繁忙的大陆江海市街巷，白鳞指着花团锦簇的商店和车水马龙的人流，说：“妹子，想不想脱离穷困潦倒的生活？”浪娇羞涩地捂着破烂的衣衫。白鳞掏出一沓钱交给她：“去购买几件得体的衣服……”

穿红着绿的浪娇，跟着白鳞进入国民党军队江海市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柳林接待了她。柳林拿出一包银圆递给浪娇：“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人了！”浪娇惶然地退缩着。白鳞接过银圆，塞进浪娇的口袋：“你早就在花中统情报局的钱了，你早就是中统的人了。从明天起，你参加中统驻江海市办事处的短训班，锻炼执行特殊任务的技能……”

腥气浓浓的强盗屿礁石洞，浪娇刚刚向浙江奉化的蒋介石警卫处拍发了电报，白鳞醉醺醺地颠进了黑洞，猛地搂着了浪娇：“心肝宝贝，我多么想你啊！”浪娇挣扎着推搡着。白鳞从口袋里掏出珍珠项链，套在浪娇的颈上，说：“宝贝，你是连铁钩带鲜饵吞进肚里的中钩鱼，除非大海干涸了，才能脱身。事已如此，就乖乖地顺从我这个堂堂的上校情报官。完成飞鱼计划后，我带你到台湾享受荣华富贵！”浪娇软沓沓地倒地了，任凭白鳞扒光了她的衣服，裸着丰腴的胴体……

“天啊！我是中毒的鱼儿，无药可救了！没有想到，白鳞还是同胞兄长，我和他乱伦，只有跳海的路了！”回忆着往昔的浪娇，痛苦欲绝，心胆俱碎了。她确实像毒蛇咬中无药可救的鱼儿！参加飞鱼行动组以后，她在白鳞和柳林的指使下，从姐姐浪女的嘴里获悉，浪女掌握着海底迷宫的秘密。她把情况向白鳞报告后，白鳞耍弄阴谋诡计，将浪女和癩鱼哥抓回强盗屿，采用种种狠毒的手段，逼迫浪女讲出秘密。浪女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也不讲出海底迷宫的秘密。看着姐姐的惨状，浪娇也曾痛悔过。但是，白鳞再次用大笔金钱收买了她，用肉体的摧残逼迫了

她，让她利用和姐姐酷似的特点，在灰暗的夜色中，装扮成姐姐，致使癫鱼哥劫走了她这个假浪女，带她漂到鱼龙岛，混进解放军侦察分队，获取了解放军如何破获国民党“飞鱼计划”的情报，随着解放军侦察队来到珊瑚花岛。白鳞残酷杀害了陆船哥后，又假装出海帮助癫鱼哥寻找白底船上的解放军，实际是到强盗屿报信，致使十四钢爪和柳林带着水匪船队，在海暴里袭击了白底船上的解放军。白鳞载着两名伪装成解放军的“飞鱼行动组”特务回到珊瑚花岛后，浪娇配合特务南楠，把阿水嫂骗到偏僻的海岸，差点使南楠糟蹋了阿水嫂。对白鳞杀南楠杀贾扬灭口的情况，浪娇更是一清二楚。癫鱼哥从水匪的袭击中逃生回岛后，白鳞为了骗取浪女的信任，以便得到海底迷宫的秘密，完成拯救蒋家王朝的目的，又指挥浪娇假扮成浪女，在夜雾的掩护中亲近癫鱼哥。白鳞乘机领来浪女、激怒浪女，再利用浪女不准癫鱼哥上岛的渔令，当着浪娇的面，企图枪杀癫鱼哥……浪娇经历的这一切，完全被一种糊涂而邪恶的思想支配着，她要离开黑暗凶器的茫茫苦海，漂到梦幻般的台湾，跟白鳞享尽荣华富贵。而今，丑恶的内幕揭开了，飞黄腾达的道路断绝了，她彻底地绝望了！

身心完全崩溃的浪娇，一步一步地走向黑洞洞的坟墓——大海。

第十九章

从腥风咸浪中打滚出来的赤仙姆，看到众人向远处追踪浪娇，她机警地拖着浪女，搜索附近的海岸。

赤仙姆终于看到，浪娇的身影，忽闪着扑向翻天覆地的海啸浪。一种母爱的力量，驱动着赤仙姆飞速且悄然地跳跃着，拦腰搂着浪娇：“孩子，你不能走这条路啊！”

浪娇挣扎着叫唤着：“放开我，我没有脸活下去了！”

浪女从另一侧奔过来，死死地按定了浪娇：“妹子，你这是为什么啊？”

浪娇又哭又喊：“赤仙姆，姐姐，我对不起你们啊！白鳞比河豚还狠毒，比海鳗还狡猾。多年前，他离开强盗屿，不是去教书，而是参加

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成为上校情报官。他把我拐骗到大陆，诱惑我参加了他们的组织，还强暴地占有了我。我的肚子里，还替他怀着几个月的胎儿呢……”

轰隆隆！峨峨险峰般的海啸浪，撞得偌大的珊瑚花岛阵阵摇撼，整座巍巍岛峰似乎向深邃的海底陷落。

在动心荡肺的震撼中，浪女和赤仙姆僵然发愣着。

同时间，一条躲藏在礁石后边的幽灵似的黑影也凝固了似的呆立在黑色的角落里。

暴风吹扬着浪娇尖厉的哭喊声：“姐姐啊，赤仙姆啊，让我去死吧！”

赤仙姆像从噩梦里惊醒过来，咬牙切齿地发誓：“白鳞贼子，我要挖你的黑心，祭拜海洋祖宗！”

浪女恨天恨地地骂：“这贼子，不把他塞进鲨鱼嘴，我誓不为人。幸好他像出洞不久的海蛇暴露了毒牙，不然，我和众姐妹还会被他诱骗呢。只是苦了浪娇妹子……”

赤仙姆：“都怪我，把海底迷宫的秘密告诉你，才惹出这场腥风血雨。”

浪娇发惊道：“赤仙姆，你也知道那秘密？”

赤仙姆点点头。

浪女说：“不，赤仙姆，你不是说过，海底迷宫可以成全蒋家王朝，也可以毁灭它。这一场场生死死的搏斗说明，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秘密，以便我们被狂风恶浪吞噬后，有人会利用海底迷宫的秘密，毁灭坏人！”

赤仙姆思索了一阵，说：“好，浪女妹子，等珊瑚花岛的贼子擒获后，我会把所有的秘密，告诉我的所有忠实子女们！”她安慰浪娇道：“孩子，海洋人看惯了亲鱼相交的事，你不要过度悲苦。你先随着你姐姐回去休息。”

浪娇执拗地说：“不，我是断了锚索的铁锚，再也不想浮出来见天日了！”

赤仙姆恼火地喝令：“浪女，你扶着妹妹回去！回去以后，派人轮流守护她！”

浪女：“你呢？”

赤仙姆：“我的心像团火，想在这里冷静一下，我一会儿就回去。”

浪女叮嘱道：“阿姆，你可要马上回来。我们等着你啊！”浪女强行搀扶着妹妹，向珊瑚洞走去。

浪女软拖硬拽着妹妹回到居住地珊瑚洞，不由惊得目瞪口呆了。原来，洞里聚集着全岛的人们，他们围绕着癫鱼哥和一个长挑身材的男子，仔细一看，是强盗屿的水匪头目张篱儿。一种莫名的怒气在心里发胀，浪女把妹妹交给迎面走来的金代公夫妇，直冲张篱儿喝骂：“你这满海放墨汁的乌贼鱼，竟敢窜到这里送死！”

癫鱼哥插到张篱儿和浪女中间，笑着问：“妹子，我现在总算是柔善的好鱼啰？”

浪女内疚地瞥了癫鱼哥一眼。

癫鱼哥又说：“那么，张篱儿也是和我同类的水族。”

浪女疑惑地望着癫鱼哥。

癫鱼哥解释道：“大伙都是兄弟姐妹，我就把张篱儿的身份告诉大伙吧。在强盗屿，张篱儿是和我、浪女姐妹一起长大的。虽然他凭着机警多智，被十四钢爪封为小头目，但是，他没有做过恶事。每逢东海渔家被十四钢爪们捉来，他总是竭力阻止匪首为非作歹。一九四七年初夏，也就是前年的现在，他在东海中部的猫头洋航海时，被风暴吹折了桅杆飘飞了风帆，船只在滔天恶浪里漂泊，幸亏遇到解放军东海纵队的船只，才幸免于难。张篱儿被救到鱼龙岛后，亲眼看到解放军和东海渔家亲如鱼水的相处，便激动地要求留在解放军队伍里。解放军首长考虑到东海南涯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动员他重新回到强盗屿，潜伏在匪窝里，伺机替人民解放事业建功立业。张篱儿回到强盗屿后，为受难的东

海渔家做了很多事。尤其是在我、浪女和赤仙姆遭到十四钢爪们迫害时，暗中化装冒险行动，为我们的安全脱险创造了条件。”

浪女还有些不相信地问：“他到鱼龙岛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癫鱼哥解释道：“你不要忘了，我也是东海纵队的侦察员。是纵队司令方英将军和我哥哥亲自介绍我入伍的。首长们交代我，我回东海南涯执行任务，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向代号银鱼的情报员张篱儿求援。前几天，我难于在珊瑚花岛立足，才驾着小舢板，在黑夜里摸近强盗屿，找到张篱儿。没想到，我俩秘密会晤时，被死心塌地的水匪黄结巴发现，他和十四钢爪追赶我们，我们才驶回珊瑚花岛……”

悔改、悲伤和愤怒的情绪，在浪女心里交织着，她终于唤叫起来：“癫鱼哥，不要说了，是我对不起你们啊……”浪女边流泪边叙述着一切。

被金代公夫妇搀扶着的浪娇，脸色由红变白，最后泛出骇人的铁青色。她惨痛地呻吟了一声，昏了过去。众人又怜悯又鄙视地望着昏迷不醒的浪娇。癫鱼哥领着张篱儿挤上前来，说：“渔家不抛弃迷航的船只，因为渔家有海一般宽阔的胸怀。浪娇知罪悔过，依然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要敞开渔火般灼热的胸怀，烘暖她的冰冷的心。”

张篱儿泪流满面：“兄弟姐妹们，浪娇从小同我们在灾难和贫困里度过，她是我们血肉相连的姐妹啊！从今往后，大家不要蔑视她。大家要带着她，共同走向解放的道路。”

热泪在众人的脸上奔流。

浪女抽泣着：“癫鱼哥，张篱儿哥，渔家兄弟姐妹们，感谢你们对我妹妹的宽容和爱护。赤仙姆交代说，为了防止浪娇出事，让大伙轮流看守着浪娇。”

癫鱼哥突然问：“咦，赤仙姆到哪里去了？”

“她说心里苦巴巴的，在海岸歇一阵就回来。”浪女说道。

“奇怪，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张篱儿问。

浪女想了想，突然一拳擂打自己的头脑：“啊呀，都怪我疏忽了。

浪娇妹子揭露白鳞的面目时，赤仙姆曾经发誓要惩罚白鳞。她可能把我们兄弟姐妹支回来，自己去找白鳞算账了。”

癫鱼哥当机立断：“金代公，你带几个老人和妇女留在这里看守浪娇，我们去救援赤仙姆！”

浪娇突地蹿跳起来：“不！我也要去救援赤仙姆！”

浪女看着坚毅的妹子，说：“好吧。你跟我一起走。”她拽着浪娇，随着众人奔出了珊瑚洞……

第二十章

夜晚的风暴，把黑崖高垒似的穹窿卷得支离破碎，变成条条块块的形状，犹如黑森森的海洋魑魅，扑向珊瑚花岛海岸上的赤仙姆。

赤仙姆的心绪，像火星在蹿动，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声音呼唤着她：作孽啊，都是这座荒蛮的东海作孽啊！不，要毁掉白鳞这个孽种！

赤仙姆的哆哆嗦嗦的手，在海岸乱石滩摸索着，她攥起一条渔刀似的礁石，寻找白鳞。

事实上，不用赤仙姆寻找，白鳞就在她的附近。刚才，白鳞在远处的海岸没有找到浪娇，仗着对地形的熟悉，又回头寻觅。他躲在礁石后边，偷听了浪娇对赤仙姆和浪女的悔诉，也听到赤仙姆要将他葬海喂鱼的誓言。这个如海章鱼一般善于变色的家伙，因为明白浪娇是自己亲姐妹而引发出来的人性的火星倏然熄灭了，又变成凶恶的海鳗，把所有仇恨的怒潮，一股脑儿地倾向赤仙姆：“死不了的老渔婆，你要把我塞进鲨鱼嘴，我先叫你变成水棺材里的海鬼！”

他蹑手蹑脚地跟踪在赤仙姆后边，来到更加僻远的海岸，突地跳跃起来，拦住了赤仙姆，嘿嘿狞笑着：“赤仙姆，咱俩是暗礁前的仇家船，看谁先撞礁翻沉。”他猛地抽出事先藏在腰间的鱼刀，一步一步地向赤仙姆跨去。

赤仙姆完全清楚白鳞的用心，她的双唇气得紫黑：“孽种……”

白鳞像跃浪的海狗，猛地扑跳起来，手里的尖戳戳的刀梢，划过了赤仙姆的额角，红殷的血水飞溅出来。白鳞刷地撕开赤仙姆的胸襟，露出丰满结实的乳峰。白鳞愣了一下，随即发出淫荡的笑声：“咯咯，老渔婆年近半百，还有诱人的身子，老子先尝鲜后杀人！”

这时的赤仙姆还有些清醒，惊惶地喊叫：“孽种，先听我说……”

白鳞哪容她多说，猛地把她掀翻在地，赤仙姆的后脑角砸中硬邦邦的礁地，昏死过去了。

白鳞迫不及待地扒着自己的衣服，刚要狗扑猪拱地趴下去，冷不防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惊得他一动也不敢动。

从丛丛的礁林里飞出几团红绯绯的渔灯。灯光下奔出了浪女、浪娇、癫鱼哥和张篱儿们。白鳞望着张篱儿，惊惑地退却：“你？你？”

张篱儿看着血淋淋赤裸裸的赤仙姆，一拳砸得白鳞仰天翻倒：“十恶不赦的水匪，又增添了新的血债！”

“赤仙姆……”浪女姐妹双双偎在赤仙姆旁边，边哭边替她遮掩袒露的乳房。

悔恨像眼前的海啸鼓涌着浪娇，她顺手抱起一块珊瑚礁，啊地尖叫了一声，砰地砸在白鳞的胸脯上。白鳞抱着受到致命一击的胸口，翻滚着号啕着。

正当浪娇准备继续猛击白鳞时，赤仙姆苏醒过来了，她看着眼前的一切，呼唤着：“你们都不要动，听我说。”

浪女扶着赤仙姆坐起来，让她靠着自己的胸部：“阿姆，我们都听着。”

赤仙姆哀切地哭诉：“孩子们，事情到达这种地步，我不得不把所有的秘密告诉你。我十几岁被掳到强盗屿，就陷身在海兽群里，受到残酷的蹂躏。我早就准备投身海洋了，因为身怀孕儿，凄苦地活下来。就是说，张篱儿、白鳞、浪女和浪娇，你们都是异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啊！”

众人异口同声地惊叫：“啊？”

浪女敏锐地问：“这么说，阿姆，你是我们亲爱的母亲？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赤仙姆：“是的，我是你们的母亲。过去，我怕你们知道有这么卑贱的母亲，使你们感到痛苦和耻辱，一直不敢告诉你们。”

浪女：“我和癫鱼哥逃离强盗屿时，你为什么不跟出来？”

赤仙姆：“那时，浪娇、张篱儿和我抚养过的孩子，都在匪窝里，我要在暗地里照料他们。我还要帮他们全部脱离苦海，才执意不肯外逃！”赤仙姆看着众人，又说，“我知道，你们还有些疑问，譬如，为什么我的子女同母不同姓。告诉你们，除了大儿子张篱儿和我同姓外，你们的称呼，都是没有正式姓名的绰号。这些难怪我，你们的父亲不是匪首就是匪兵，我这个受尽凌辱的母亲，怎能在你们的姓名里留着海兽的成分呢。我也不愿让海兽般的父亲，知道谁是他们的子女。

“又如，你们会说，你们在强盗屿长大，为什么长期没有人告诉你们父母是谁？强盗屿有一条铁的规定，不管是就地生育的或是海洋掳来的女子，都是众匪共同的妻子。不管是就地生育的还是海洋掳来的男孩，都是众匪共同的儿子和接班人。在那座野蛮的社会，不准有任何的情爱，父母之爱、夫妻之爱、母子之爱、父女之爱……而且，水匪们在大海洋杀人放火，也免不了被凶悍的渔家袭击的厄运。你们懂事的年龄时，你们的父亲全都葬海了，统治强盗屿的，是新一代的水匪。我不愿说，他们就不知道详情……”

这时，癫鱼哥挤到前边，说：“阿姆，在我的记忆里，你从小慈爱地抚养了我，用人性和道德教诲了我……”

赤仙姆把癫鱼哥拉在怀里，说：“你和强盗屿的一批孩子，母亲不是被水匪蹂躏惨死，就是不堪受辱而自寻短见，是我把你们抚养成人。你也是我的儿子啊！”

“阿妈……”癫鱼哥热泪滚滚地唤道。

“阿妈……”浪女、浪娇和张篱儿全都偎进母亲的怀里。

此刻，被冷落在一旁的白鳞，半死不活地躺着。虽然胸部的剧痛袭击着他，他的耳膛却清晰地听到赤仙姆和众人的对话。尤其是癫鱼哥的话，勾起了他的由模糊到明晰的回忆——

风雨呼号的强盗屿庙宇，赤仙姆用汤匙盛起鲜滋滋的鲩鱼汤，喂进幼年白鳞的嘴里……

天光明灿的强盗屿港湾，赤仙姆扶着少年白鳞，在清澄澄的海水里学习游泳……

强盗屿海崖的石栈道，赤仙姆拎着包袱，送青年白鳞到大陆读书……

顿时，一种温情脉脉的人性，从白鳞的心里泛出，脑海里的阴冷、刚暴、残忍的意识迅速逝没了。他的头向地面一扎：“天啊，我不但残害自己的姐妹，还要奸污自己的母亲，这是为什么啊？”

另一种生活的情景，又在眼前忽闪——

壁垒森严的国民党江海市警备司令部，身着学生服的白鳞向蒋介石的挂像宣誓：“我参加中统情报组织，宁可负父母，不可负党国……”

白骨累累朔风呼呼的刑场，手持卡宾枪的白鳞，枪口对准前边的共产党员，喷出罪恶的火焰……

海暴咆哮的强盗屿，回到匪窝的白鳞，重复着一个黑影人——国民党“飞鱼计划少将特派员”的训示：“为了飞鱼计划的成功，保证蒋总统安全渡过珊瑚花航道，我们将不惜将东海变为一汪血泊……”

想着这些情景，白鳞像着了魔似的直蹿起来，突地喊出声来：“啊，我中了海蛇毒了！我触了鲐鱼电了！我该死啊……”他边喊边在浪滔滔的海岸绝处纵跳着。

白鳞的喊声，惊得众人抬起头来。

浪娇的双眼红得快淌出血来，她离开了众人，边奔跑边喊叫：“我们这些肮脏浊物，都不能留在世上！你这剧毒的河豚，更得碎尸万段！”她冲近白鳞，双掌向他推搡着。

“啊？啊——”白鳞惊得手舞足蹈，后退的双脚一踩空，被海岸外的狂浪卷没了。

“哈……”浪娇又哭又笑着，向吞没一切的海啸浪扑去了。

“妹子——”浪女敏捷地一扑身，抓住了浪娇后摆的右腿。

扑通一声，浪娇摔在海岸的边沿了。

众人呼喊着一奔向前去，又抱又拖地使浪娇离开了翻滚的浪涛。

从后边赶来的赤仙姆，张开双臂，把浪娇整个儿揽在怀里：“孩子啊，你不能寻短啊！”

浪女们抢救了浪娇后，一个个义愤满胸地搂起硕大的珊瑚礁，朝着白鳞落水的海域，猛力地砸下去。

赤仙姆声音沙哑地发喊：“孩子们，好鱼不咬海里的漂尸，够了！”

众子女乖乖地聚回到母亲的身旁。

一阵白亮亮的浪雨迎面飞来，淋得赤仙姆满脸淌水，她稍稍安静下来，边哭边说：“孩子们，白鳞毕竟是你们的兄弟，他罪有应得，可死了，也就万事俱消了。现在，我还要告诉你们一项秘密。”她唤着浪女，“孩子，你把海底迷宫的秘密，全都告诉兄弟姐妹们，那条神奇的航道，可成为他们在危急时逃难的道路，也可以成为吞噬海贼水匪的坟坑！”

浪女赞同道：“好，告诉大家秘密吧。那条珊瑚花航道，说神秘很神秘，说简单很简单……”

听了浪女的叙述，众人睁大了双眼！

癫鱼哥欢快地一鼓掌：“这下好了，我可以立即动身回鱼龙岛，请战友们来协助，破坏蒋介石的飞鱼计划！”

张篱儿拉着他，说：“不行，弟弟。前几天夜晚，我在强盗屿时，听到十四钢爪、柳林和一个面貌藏在暗角的人商量，说是蒋介石的军队节节败退，四月二十一日，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四月二十三日占

领了南京总统府。他们还说，执行飞鱼计划的时间步步逼近。那躲在暗角的家伙，似乎是十四钢爪和柳林的指挥者，他说自己要亲自到珊瑚花岛。他要十四钢爪配合行动，出动所有的水匪船队，团团围住珊瑚花岛。我和癩鱼弟弟来这里时，水匪船队已经全体总动员，准备开往珊瑚花岛。现在，他们也许已经开到珊瑚花岛四周，暗中监视着我们，接应潜在岛上的同伙。同时，海啸刮得天塌地裂，你现在驾着扁舟出发，会像一片树叶被吹翻的。”

癩鱼哥：“形势刻不容缓，该怎么办？”

张篱儿：“要闯险北上，也得等候海啸停止。在海啸逝去前，我们冷静地想一下，一定会有破网而出的办法！”

赤仙姆在浪女的帮助下站起来：“孩子们，现在最要紧的，是要轮流看护浪娇孩子。大家先回去吧！”

几个人回到居住的珊瑚洞，金代公和出去找白鳞的人们也陆续回来了。在浪女和癩鱼哥的指挥下，人们分成几个战斗组，带着枪支刀箭，奔赴珊瑚花岛的要塞地点，防范十四钢爪水匪的袭击。金阿婶、李大婵和阿水嫂等几个妇女，轮流看护浪娇。

五更天，翻天覆地的海啸还在张狂，李大婵守护着浪娇，彻夜不眠的倦意，使她不时地打着瞌睡。

这时，被海啸卷得衣服破碎披头散发的曲老风，突然颠进了珊瑚洞。李大婵睁开双眼，吃惊地问：“大叔，你怎么弄成这种狼狈相？”

曲老风苦笑道：“我在海岸离开众人，寻找浪娇，因为不熟悉地形，在狂风恶浪中迷失了方向，刚才才发现这座珊瑚洞的灯光。”

李大婵的巴掌一拍膝盖：“嘿，浪娇早就被找回来了。大伙都去海岸监视，防止水匪们偷袭。我和几个妇女留在家里，轮流守护浪娇，防止她自寻绝路。”

曲老风看看四周，说：“天快亮了，你去休息吧，我看护浪娇。”

李大婵犹豫道：“你颠簸了一夜，也该歇歇了。”

曲老风：“我的老筋骨比你的嫩皮肉韧。”他一屁股坐在狭窄的洞

口，又说：“你莫非担心我打瞌睡，浪娇会出洞寻短见？我挡在窄巴巴的洞口，她想溜也溜不出去。你放心去睡吧。”

李大婵感激地点点头，走出珊瑚洞了。

李大婵走后，曲老风摇了摇浪娇：“孩子，你醒醒。”

浪娇睁开了双眼：“哦，是大叔。这大半夜时间，你都到哪里去了？”

曲老风：“为了找你，我在珊瑚花岛错综复杂的地形里迷了路，摔得老骨头快碎裂了。啊哟哟，腰脊痛啊！”

看着曲老风佝腰呻吟的样子，浪娇的心窝一热，跳下床扶着他：“大叔，我对不起你啊！”

曲老风边揉着腰背边说：“这一次，为了抢救赤仙姆，我搭命漂到珊瑚花岛，如果水匪们前来追击，一定会向我开刀。到那时，我这把老骨头死无葬身之地了。”曲老风说着，竟然蹲下去捂着脸，呜呜地哭泣起来。

浪娇的心窝又热又酸：“大叔，你这种舍命救人的壮举。我们兄弟姐妹更加感激了。你老人家不要悲伤，到那时，我们有办法带你脱险。”

曲老风停止了哭声：“有什么办法？”

浪娇脱口说道：“可以躲进海底迷宫——珊瑚花航道。”

曲老风精神一振：“可以进入珊瑚花航道？怎样进入珊瑚花航道？”

浪娇犹豫着。

曲老风犹豫道：“可是，万一我们被水匪冲散了，我这孤老头子离开了青年人，怎样去寻那座海底迷宫？”

浪娇咬了咬嘴唇，说：“好，我告诉你……”

听了浪娇的秘密，曲老风又不放心地问道：“孩子，这可是关系到

我们的生命，不能信口雌黄啊！”

浪娇肯定地说：“放心！到紧急关头，你就按照我说的办法进出海底迷宫！”

曲老风筋巴巴的右手一抹脸，突然阴森森地狞笑道：“哈哈，浪娇，你这个情报员的使命完成了，该是你为党国成仁的时候了！”

浪娇惶惑发抖：“你、你是什么人？”

曲老风：“告诉你也无妨，我是蒋总统的少将侍卫官——飞鱼特派员！”

浪娇恐惧地说：“不！你说谎！我怎么不知道？”

曲老风：“除了柳林和白鳞，任何人不知道我的身份。你既然知道了，也就不该活在世上了！”

黄闪闪的火苗，在浪娇的眼眸里跳闪而出。

曲老风倏地抽出匕首：“不是我心狠，是你懦弱。这一夜，我一直跟踪在白鳞和你们兄弟姐妹的后边。看见了你们共同投进母亲赤仙姆的怀抱，听到了你的背叛党国的言语，看到了你置白鳞于死地的行为！”

“贼子，我要咬你的肉啃你的骨！”浪娇愤恨地喊叫着，猛地抱着曲老风，白刷刷的利牙一张，啃住了曲老风的脖颈。

“啊——”曲老风号叫着，手里的匕首，迅速地扎进了浪娇的心窝。

浪娇瘫在地上了。

曲老风又狠恶地蹬了她一脚，急匆匆地逃出了珊瑚洞，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凌晨的海天，裂开了一条条鱼肚色的云缝。

赤仙姆、浪女、癫鱼哥和张篱儿一伙，大声说着话，走向珊瑚洞。李大婵被惊醒了，从自家的洞里走出来，揉着惺忪的双眼问：“阿姆，昨晚有事吗？”

“没有事。”赤仙姆应道，又一想，说，“大婵，你是五更天值班看守浪娇，怎么管自睡了？”

李大婵：“曲老风大叔自动替我值班。”

“曲老风？”众人奔进浪娇居住的珊瑚洞，一看，浪娇倒在血泊中了。众人一头跪地，哀声呼唤着：“小妹！小妹！”

浪娇的双唇动了几下，发出微弱而痛苦的声音：“是、是飞鱼特派员曲老风杀了我！替我报仇！我好悔啊！让、我最后唤一声，阿妈，大哥，二哥，姐姐，永别了……”说罢，头一歪，死在母亲赤仙姆的怀里了。

李大婵率先哭喊：“浪娇妹子，我害了你啊！”

浪女、张篱儿和癫鱼哥齐声哭嚎：“小妹啊！小妹啊……”

赤仙姆把女儿紧搂在怀里：“海神爷啊，这是为什么啊？这是为什么啊？”

第二十一章

当天傍午，飞鱼特派员曲老风驾着偷窃来的渔船。漂离珊瑚花岛。一条能够抵御狂风恶浪的双帆船迎着渔船驶来。身着军服的飞鱼计划行动组组长柳林和十四钢爪，把曲老风接到双帆船上。曲老风二话没说，问：“钢爪爷，今天是什么时间？”

柳林回答道：“将军，今天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曲老风命令：“时不容缓，拍发十万火急电报，向蒋总统汇报珊瑚花航道情况，并且请求指示。”

柳林掏出笔和纸，说：“电台和发报员带来了，请特派员口授电文。”

曲老风说着，柳林记着。

柳林记录完毕，钻进装着电台的船舱。大约两刻钟后，柳林回到双帆船舱面，递给曲老风一张电报，说：“将军口授的电文已全部拍发，这是总统乘坐的军舰的回电。”

曲老风低声急念回电：“曲将军，来电悉。形势急变。蒋总统五月二十四日离开奉化溪口，登上军舰。共军四明山纵队五月二十五日占领溪口。陈毅率部于五月二十八日占领上海。总统训示，总统坐舰将于明日抵达东海南部，穿越珊瑚花航道，进入台湾海峡。总统行踪事关党国命运，切盼全力以赴地安排总统的安全航行……”

曲老风和柳林啪地立正，面向东海北涯发誓：“总统，飞鱼行动组全体人员誓死捍卫你的安全！”

十四钢爪向水匪们喝令：“兄弟们，为蒋总统尽忠的时候到了！飞鱼行动成功后，奖赏兄弟们金钱美女……”

众水匪雀跃欢呼。

柳林向曲老风敬礼请示：“特派员，具体行动如何进行？”

曲老风看着海洋，说：“眼看海啸成强弩之末了，明天就是总统穿越海底迷宫的时间。总统的坐舰到达之前，必须根据浪娇提供的情况，接近珊瑚花岛，查清海底迷宫进出门的准确位置。同时，为了防止珊瑚花岛海盗和共产党侦察员的干扰破坏，应该立即封锁整座珊瑚花岛……”

十四钢爪挥动着手枪，向水匪船队命令：“所有船只出动，包围珊瑚花岛，一条小鱼小虾也不能漏网！”

曲老风：“这条双帆船，载我们去侦查珊瑚花航道进出口的位置。”

十多条水匪船如群鲨出港，纷纷驰向珊瑚花岛了……

几乎同时间，珊瑚花岛东侧山丘，三十来名男女们，用渔家传统礼仪，悲伤地埋葬了浪娇的尸体。

狂浪在隆隆地怒吼，海风在呜呜地泣诉。

面对着珊瑚石堆砌的小女儿的坟墓，悲伤欲绝的赤仙姆，昂起泪淋

淋的脸，那神色像即将爆发的火山：“疯狂的海兽，万恶的仇家，我豁出老命，也要为子女们复仇！复仇！”

珊瑚山丘的巅顶，浪女迎着卷人的暴风，趴在妹子的坟墓哭泣着。她的额头不停地磕击着地面，地面的丛丛珊瑚，被鲜血染得红斑斑的。

一阵霹雳炸响了，她晃晃荡荡地站起来。

头顶白亮的云缝弥合了，海空的云色显得浓密黝黑，一种来自遥遥苍穹的无形而强猛的力量，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着漫漫云海和滔滔大洋。云海倾下了一团团巨大的黑礁状的形体，在珊瑚花岛的众峰顶部翻滚着。大洋掀出了一条条绿色巨龙似的浪头，猛烈地扑向岛子的四周角沿。岛子上的形若种种花朵的珊瑚——红桃苞、白梨花、黄秋菊、绿牡丹……全都在倾天倾地的云涛水浪里，淹得荡然无存了。

一种大灾大难即将毁灭一切的预兆，在浪女的心里强烈泛荡着。她的心似在无声地呼喊：这黑云绿浪显示着什么？它是狂嚣的丑恶！这鲜艳艳的珊瑚标志着什么？它是花朵般的美好！这花朵般的美好又是什么？……

前边的另一座珊瑚山，恶浪淹到半山腰，怒云卷没了山峰顶部，唯有那穿云而出的山巅尖，一簇形似巨人的夜来香花的珊瑚树，以其金灿灿的光色，在汹涌澎湃的云浪里直腾腾地屹立着。

浪女的梦幻症又发作了，感到自己的神志，破雾穿云地飘荡着，和珊瑚树融合着，英勇地抗击着汹涌的云浪……

她的心里，一种意识清醒地存在着：哦，生命和珊瑚的融合象征着什么？对，是美丽的生命！是英勇搏战的生命！是真正的美！这真的美，正豁出一切地抗御着狂嚣的丑恶！这真的美，正豁出一切地战胜了丑恶！……

一阵焦急的喊声打断了浪女的梦幻：“妹子，埋葬了小妹浪娇后，母亲失踪了！”

浪女一看，是大哥张篱儿和癫鱼哥在呼唤。她走过去，敏锐地说：“看母亲的神态，她是要找仇家雪恨！对了，她一定漂向强盗屿，去同水匪拼命了！”

癫鱼哥：“对，我们兄妹驾船出海，救援阿姆！”

张篱儿深思熟虑地问：“我们必须集中岛上的其他男女，埋伏在珊瑚花航道进出口附近，防止敌人展开飞鱼行动，也好随时支援我们。”

几个人快步离开了坟地……

当晚，浪女、癫鱼哥和张篱儿把岛上的事情交代给金代公，兄妹三人各自驾着一条船，穿波荡浪地漂向强盗屿寻找母亲了。

暴风席卷着的海天永远是灰黑色的，碧粼粼的海洋依旧被染成暗绿色。广袤无涯的海呈现着整体的掀动，众多的险峻的水山浪峰轰轰升腾又隆隆坠落，水山的崩裂的峭壁如无数颗重弹擦下来，在深凹的浪谷炸起团团白花花的浪水。

驾驶龙头船的癫鱼哥首先发现，强盗屿匪首十四钢爪乘坐的双帆双桅船，正在浪谷里漂荡着，而它的上风海面，从珊瑚花岛失踪的单帆船突然出现了！

母亲赤仙姆直挺挺地站在舵位上，双鬓的怒发被狂风拉得笔直笔直，月牙形的眉梢竖成欲射的箭簇，心火把脸颊燃成晕红色，弯曲的青筋，在身体的每一处外裸的部位暴突蠕动着。

而她脚下的单帆船，更似暴怒的梭子鱼，时而跃上高耸的浪峰，时而劈开峭峻的水壁，那气势仿佛要和前边的双帆船撞个船碎人亡，同归于尽！

两条船越驶越近了！

双帆船舱面，十四钢爪、柳林和黄结巴们惊慌失措地跳蹿着。掌舵的水匪甚至推开舵柄，趴在后舷帮上，准备跳海逃生。还是飞鱼特派员曲老风镇定些，他抽出左轮手枪，喝令众人：“快开枪打死疯渔婆子！”

十四钢爪们跟着曲老风开枪射击了。可是，由于狂浪剧烈地荡动着船只，如雨的子弹没有击中赤仙姆，而是擦过她的头发和衣服啸叫着。她依然如网桩一般直挺着，驾船继续撞向双帆船。

“阿姆啊！”紧急关头，癫鱼哥发出悲壮的呼喊，双手猛地一撑舵，龙头船跃过前头的峨峨浪峰，插在双帆船和单帆船之间。癫鱼哥腾地跃

出了船舷，全身扑在母亲的单帆船的船头外面，双臂和肩头抗住单帆船船头，双脚准备蹬开凶猛地撞来的双帆船。癫鱼哥喊叫着：“母亲，快开船离开险境！”

为了挽救自己的养子，赤仙姆飞快地推舵转向。想让船头带着养子躲开双帆船。可是来不及了，惯性力使两船互相冲向对方了。

“啊？”癫鱼哥英勇地吼叫着，双脚蹬着双帆船撞来的船头。两条船的强大的冲力，撞得他的身子渔弓似的弯曲起来，眼看快要折断脊椎骨了。他又吼了一声，竭尽生命的力量，挺直了弯曲的身躯，蹬开了双帆船船头。

曲老风在双帆船上气急败坏地喊：“撞不死他也要打死他，快开枪！”飞蝗般的子弹射向癫鱼哥，他的身子突地一颤，哗地溅进了大海，被一排恶浪卷没了。

“儿子啊！”赤仙姆看着这情景，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又一扳手里的舵柄，驱动单帆船冲向双帆船，一边继续和水匪们拼命，一边不让水匪们向水里寻找并袭击生死不明的儿子。

这时，张篱儿驾着一条乌龙船，从一道深水谷里蹿了过来。发现了眼前的一切，急忙驱船保护母亲。

双帆船上的曲老风，是个久经战场的军人，他当机立断地命令：“船只跳跃太大，子弹没有准确性，用手榴弹炸死疯渔婆！”十四钢爪们立即向着越冲越近的单帆船投弹。一颗颗手榴弹，在单帆船的周围海面炸起条条冲天的水柱，船底炸裂了，迅速下沉的单帆船，依旧像只进不退的冲网鱼，向双帆船撞击过去。

曲老风看到手榴弹没有投中单帆船舵位，从十四钢爪手里夺过一枚手榴弹，扬臂一甩，手榴弹凌空飞跃，准确地落向单帆船舵位了。

“母亲啊——”这时乌龙船刚刚赶到，张篱儿几乎和手榴弹同时扑进单帆船舵位，整个儿搂起母亲，背部朝着落地的手榴弹，向汹涌的海面纵跳着。

“轰！”手榴弹在张篱儿后边爆炸了，强大的气浪挟着破船板和碎弹片，倾击着张篱儿。张篱儿以生命的最后的力量，抱着母亲落进了大

海。

“儿子啊——”赤仙姆反转身搂着儿子，只见他浑身伤痕累累，鲜血汨汨，她悲惨地喊着。

“为了拯救我的母亲，儿子应该献出自己的生命！母亲啊，快、快离开……”张篱儿嘴角抿笑地说着，躺在母亲的双臂上，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穷凶极恶的十四钢爪，在双帆船虎吼狼嗥着：“疯渔婆落水了！快找到她，杀死她！”

双帆船在浪丛中发狂地跳跃着，寻找着赤仙姆。

又一条网船冲过来了。驾驶网船的是浪女，她已经听到十四钢爪们的喊声，明白了母亲的处境。她又听到水匪们的狂叫：“下风浪谷里有人影，可能是赤仙姆！”

仇恨的烈焰在浪女的心里熊熊燃烧：“不和水匪们拼个你死我活，不能拯救自己的母亲了！苦难的母亲啊，女儿为你献身了！”浪女心里发誓着，把船只驶进一座水崖的后边。

哗啦啦！双帆船凶恶地冲窜过来了。

浪女睁着火闪闪的大眼，手掌狠狠地一牵舵，网船船头对准双帆船的上风舷，风驰电掣地撞了过去。

震天动地的响声里，雪白的浪水伴着船只的碎片，漫空飞射着。

被撞得支离破碎的双帆船残体在沉没。尸体随波漂荡着，幸存者没命地跳进大海，抢夺着破碎的船板，游水逃命着……

第二十二章

船只相撞的强烈的震荡力，把浪女整个儿掀上天空，又坠落大海。她摸了摸自己的身体，感到有几处被撞的伤口阵阵撕心的剧痛。她强忍

着痛苦，向母亲泅游的水域荡去。

经过冲波撞浪的拼搏，浪女终于游近了赤仙姆。这时的赤仙姆，继续搂着张篱儿的尸体，漂泊着。浪女一头扑近了：

“母亲啊！大哥啊！……”

“女儿啊！”

海洋的急流湍澜，仿佛和它们的洁净的躯体具有相同的心地似的，竟然把一条残破的船体推到母女俩旁边。原来，这是浪女驾驶的网船。这条从渔霸白鲸人手里劫来的网船，由于是远洋操作的船只，船底全都用整片整片的杉木嵌连而成的，内部的支架则是牢固的楠木，除了船头撞塌了一截，舵位堆着破木板，中间的密封的船舱不但没有碎裂，而且还能浮在水面。

经过拼力的挣扎，母女俩拖着张篱儿的尸体爬上网船，扑在张篱儿尸身上，伤心地哭泣着。

一会儿，稍稍冷静的浪女发现，左舷帮竟横着一只楠木橹。她告诉母亲：“我们有救了。可以把船摇回珊瑚花岛了！”

赤仙姆摇摇头：“不，我们不回去，我们要替你两位哥哥报仇！有仇不报，不是闯海祖先的子孙！”

浪女赞同道：“对！我们在海里寻找仇人，不扒仇家的皮抽仇家的筋，誓不为人！”

赤仙姆又说：“看情景，水匪们的船队全部出动了，而且驶向珊瑚花岛方向，他们急着执行飞鱼计划，蒋介石会很快经过珊瑚花航道了！”

浪女想了想：“我们百姓的千灾万难，都是蒋家王朝造成的。能够继承哥哥的遗志，毁灭飞鱼计划，把蒋家王朝埋葬在海底迷宫，不但可报一家的仇，而且能雪万众的恨！我们利用木橹做动力，把船驶到珊瑚花航道的进口附近，伺机行动。”

网船艰难而缓慢地漂泊着……

大海洋又在汹涌溟蒙的穹窿下过了一夜。次日上午，出现在浪女和她母亲前面的，是一场愈刮愈烈的空前狂暴的海啸。

天空像一座大海倒扣过来，由于过分剧烈的运动，把深邃的底部的泥沙搅翻过来，外表一片浑黄。浑水浊浪组合成圆拱形的尖锥形的多棱形的山峦，向下面的大海倒翻沉坠着。

大海更以其无畏的雄威和神奇的力量，从自己幽暗的底部耸起一座座墨蓝色的崇山峻岭，开始以尖刺的峭尖突水而出，继而以雄伟的山体高踞在海天之间，一座接一座，一片连一片地排列，奇伟的巅顶扛着倒坠下来的云的峰峦，一阵隆隆震天的巨响里，相撞成亿万颗光亮刺眼的银弹，射击着浑浊肮脏的高天。

浪女像受到大海的激灵，英勇地驾着网船，漂向珊瑚花航道进口处。

又漂了大约一小时后，船只驶近鲨嘴崖了，拔海而出的石崖如大鲨的巨嘴，上颌凌空突出，下颌深深地浸在海底，中间是一座骇人的暗晃晃的石洞，洞顶距水面足有数十米高，左右侧之间有两百多米宽。再往里边探望，石洞的底壁，竟是一片直竖的珊瑚，显示着种种紫黄色的图案。

浪女清楚，眼前这座鲨嘴崖，就是海底迷宫的进口。它坐落在珊瑚花岛的东北侧，和坐落在岛子东南侧的鲸口崖地形相似，实际上两座崖洞都是海底迷宫的进出口。洞底的珊瑚壁非常稀薄，只要普通的火药包就能炸塌珊瑚壁。洞里的珊瑚花航道，是一条深藏在海岛底部的暗河。多少年前，珊瑚还没有堆砌成岛屿时，由于这里的海底的特殊构造，形成一圈昼夜奔腾的强大漩涡。珊瑚不断地成长，岛屿逐渐地形成，漩涡的流速湍急，珊瑚不能侵入其间，于是暗河成为漩涡形，一圈盘旋着一圈。日长月久，在上下左右的珊瑚石的阻挡下，漩涡的流速不断减缓，头尾出口处神奇古怪地长成两座珊瑚壁，大量的海水被珊瑚壁阻隔，只有些微的海水渗过珊瑚眼进入暗河。因此，暗河的水位和洞外的海平面，高低落差十多米。成千上百吨的大船想进入暗河——珊瑚花航道，必须炸开珊瑚壁，待潮浪涌进暗河，河面和海面的高低相近时，才能驶进暗河，顺着紧贴岛屿东侧的深水河前进，直抵鲸口崖，再炸开鲸口崖的珊瑚壁，便可以冲到深海，驶往台湾海峡。

赤仙姆遥望着不远处的鲨嘴崖，沉吟道：“原来，我们希望水匪们

炸开珊瑚壁，进入珊瑚花航道时，会误进漩涡形成的海底迷宫，永远摸不出来，葬身在里边。现在细想想，如果没有把水匪引进海底迷宫，他们或许会根据浪娇泄露的秘密，一直沿着东侧的深水道，找到鲸口崖，炸开那里的珊瑚壁，夺路逃走的。”

这时，浪女的伤口受到感染而红肿化脓，身体发起高烧。她忍着痛苦思索了一会儿，说：“母亲，如果水匪要护送蒋介石的兵舰进鲨嘴崖，珊瑚花岛上的金代公们，假使凭几条步枪和渔箭干扰，势必会在蒋家兵舰的炮火下丧生。不如让大伙驾着几条小船，在险滩礁岩的掩护下，干扰前来护送的水匪船队。能挡住水匪船队最好。不行的话，就在险滩里游弋，防止蒋介石改乘小船，冒险抢渡险滩海，进入台湾海峡。”

赤仙姆：“那谁在鲨嘴崖抵抗蒋介石的兵舰？”

浪女：“我们母女俩。我们干脆贴近鲨嘴崖，引诱蒋介石的兵舰误进海底迷宫。”

赤仙姆拍掌道：“对！早年，我和你外公曾经为了躲避水匪的追劫，一叶扁舟漂到鲨嘴崖，从珊瑚壁旁边的小洞里钻进珊瑚花航道，误入漩涡形的海底迷宫后，从另一条珊瑚洞钻到我们居住的洞穴，才得以逃生。”

浪女：“好！我们就用这种方法。”

赤仙姆：“只是，海底迷宫的那条珊瑚洞非常难找，时间又过去那么多年了，不知会不会被不断成长的珊瑚堵塞了！”

浪女：“它的出口还在我们居住的洞穴深处。我们只有豁命冒险了！”

赤仙姆担忧地说：“万一找不到出口怎么办？女儿啊，我这条老命值不了几条小鱼虾，没有你的青春生命宝贵，你回岛吧，母亲单独闯海底迷宫！”

浪女：“不！我不能让母亲单独冒险！”

“女儿啊，渔家有句口头禅：人的生命活在咸水里，要像雪浪花，

活得光亮亮，活得更美艳艳。就让母亲独自灿烂地活一会儿吧。”

倏地，浪女的全身一阵热血沸腾，她深情地凝视着前方。

前方的险滩海面，一座类似海魔似的礁人，庞大的身躯拔海矗立，渔竿大小的头颅多棱多角，突出的礁石像在张牙舞爪，通体肤色如浓墨黑炭。

礁人的四周，海洋从其碧净的躯体上，分解出一条条人形的浪头，那洁白纯净的身体焕发出银熠熠的光彩，却显示着勇敢非凡的气度，以同黑礁同归于尽的精神，接踵不断地扑击着黑礁。震心荡肺的声响里，黑礁竟然碎裂倒塌了，而那皎洁而勇猛的海浪，变幻成一朵朵蘑菇云似的水花，在狂嚣的海空升腾放艳……

“人的生命活在咸水里，要像雪浪花，活得光亮亮，活得更美艳艳！”母亲的话在浪女的心里回响着。

浪女灰暗的心地，顿时明灿了，宽广了，长年累月以来，使她时而溟蒙迷茫时而朦胧微明的对美的希冀和思索，仿佛一下子得到了彻悟。是啊，她的大哥张篱儿、癫鱼哥、陆船哥和很多咸水兄弟们，就像前边的浪花，和一切丑恶勇敢地拼搏，直至献身。他们以生命毁灭了丑恶，他们的生命光亮亮美艳艳！她孜孜以求的美好，不正是这种光亮亮美艳艳的生命吗！毁灭丑恶的生命既然是最美的，她也要使自己的生命成为最美的生命！

想罢，她一字一顿地说：“母亲，我的生命活在人海里，也要像海里的雪浪花，活得光亮亮美艳艳！”

第二十三章

赤仙姆和浪女驾驶的网船，在鲨嘴崖海域漂泊寻觅着水匪船队时，从巍峨崛立的鲨嘴崖顶，突然出现了金代公们的身影，暴风送来金代公的微弱喊声：“浪女，海里的情形怎么样？”

浪女兴奋地冲到船头：“鲨嘴崖交给我们，你们全部驾船出海，袭

击险滩海面的水匪船队，防止他们冒险渡险滩，逃进台湾海峡！”

鲨嘴崖左右侧数里长的海崖，全部都是壁立如削的悬崖，难于上岛下船。金代公们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喊：“浪女，鲨嘴崖交给你们了，要当心啊！”他们向远处停泊船只的碧水湾奔去了。

网船在木橹的驱动下，跳跳荡荡地拢近了鲨嘴洞珊瑚壁。近距离一看，珊瑚壁的紫黄色变成了橙黄色，一些部位被清澄澄的海水一洗涤，闪着金亮亮的色彩，如黄金雕刻成的秋菊儿。潮汐涌来，小股的细流注进珊瑚花的洞洞穴，流入珊瑚壁内侧的珊瑚花航道。珊瑚壁的左下方，有一个直径数米长的小洞穴，刚刚可供小帆船进出。赤仙姆说：“等候水匪船到达时，我们从小洞穴进海底迷宫，在前边引诱他们漂进死亡的坟坑。”

色调迷蒙的黄昏降临了。

突然，北方海域，阵阵剧烈的爆豆般的枪声响起来，并且越来越接近鲨嘴崖。紧接着，还响着轰隆隆的炮声。

浪女看了看母亲，说：“怎么有炮声？强盗屿的水盗没有炮呢。”

赤仙姆：“是不是蒋介石的兵舰到了，向金代公们开炮？”

浪女：“这说明，关系到蒋家王朝存亡大计的飞鱼计划开始了。”

大约两小时后，一条熄灭了灯火的黑乎乎的兵舰，劈波斩浪地朝着鲨嘴崖开来了。兵舰的四周，竟然跟着十多条木帆船。

浪女凭着穿波劈浪的犀利目光，一眼就认出了，那十多条木帆船，是强盗屿的水匪船队。她骂道：“蒋介石也够义气的，还携带水匪们逃台湾呢。”

同时间，水匪船队后边的灰溜溜的夜海里，从东北西南响起密集的枪炮声。子弹射中水匪们，水匪们发出悲惨的号啕。炮弹跟踪着兵舰，在兵舰周围炸起雪白的水柱。

浪女异常兴奋：“母亲，一定是解放军的东海纵队和金代公们互相配合，聚歼水匪，追击蒋介石！”

赤仙姆说：“看情景，兵舰马上会开炮轰塌珊瑚壁，逃进珊瑚花航道，我们要先进航道！”

浪女刚刚抱起木橹准备摇船，胸口的伤口一阵剧烈的疼痛，她感到昏眩。幸好是夜间，赤仙姆没有发现女儿的异态，而是高声叫道：“女儿，快摇橹！”

浪女顽强地挣扎着，大俯大仰地摇动木橹。小珊瑚洞刚好能容渔船进去。洞底，一股白龙翻腾的湍流，冲得网船闪闪漂荡，进入了黑洞洞的天地，母女俩只觉得全身一阵悬空，“哗”的一声，小船从十多米高的空中坠落下去，溅在珊瑚花航道上。

浪女的眼前，就是令人闻名战栗的海底迷宫。一股股刺骨的寒气，从黑暗骇人深不可测的海洞底部迎面扑来，使浑身发烧的浪女打了几个冷战。辨不清东西南北，唯有一座座模糊轮廓的影像，才使人可以猜出哪是水道哪是崖壁。而崖壁的上面，一个个奇形怪状的黑洞，则是通往海底迷宫深处的通道。分不清哪条是通往鲸口崖的唯一的活水道。海洞底部的航道，像倾满浓浓的墨汁，呈着凝重而僵固的状态，只有不知是飞鱼儿还是跳虾儿从墨汁里跃然而出时，它们身上的银蓝色的磷光一闪，水面才泛起微弱的光色。水道如一丛巨大的黑珊瑚，漫长的分杈，伸进一座座黑洞里，无限地弯曲延伸进去，不知有没有终极的梢尖。

赤仙姆告诉女儿：“凭着舵位里的指南针，从洞口朝正南方的黑水道航行，可以到达鲸口崖，那里的珊瑚壁旁边，也有小洞可供小船进出。除这条活水路外，其余都是死亡水道，陷进其间，除非找到那条通往珊瑚花岛顶部的洞穴，否则只有葬身在里边。我们把船隐藏在黑水道里，等那条小兵舰进来，再诱它陷进死亡水道。”

这时，那条蒋介石乘坐的兵舰，正迅速靠近鲨嘴崖。驾驶室里，晦暗的夜色里，蒋介石的长条形的身影，焦急地来回踱步。他突地停步，和身边的曲老风商议：“共产党船队在后边急追猛打，可能会追进珊瑚花航道。命令柳林，等我们兵舰进入珊瑚花航道后，便带领钢爪爷的船队，聚在鲨嘴崖，用铁链把船队捆成一行横队。组成一道火力网，阻止共军进入航道！”

曲老风默然点头，到达兵舰的甲板，向柳林低声传令……

追击蒋介石坐舰的，确实是人民解放军的东海纵队。十多天前，癞

鱼哥交代乘船回鱼龙岛的负伤的侦察员，让他们向方英将军报告详细情况。方将军立即挥师南下，到达珊瑚花岛海域，拦截蒋介石的坐舰。果然，蒋介石趁着海啸掀天的时刻，冒险抢渡东海南涯。由于兵舰航速快，东海纵队的船只被抛在后边。但他们在前来接应的金代公们的引导下，仗着海路熟悉，穷追猛打着。

在方将军亲自指挥下，解放军指战员们射出的弹雨，在黑沉沉的海面织成光闪闪的火网，泻向水匪船队和兵舰。柳林跃进十四钢爪的双帆船，大声命令：“兄弟们，为蒋总统尽忠的时刻到了！”

十四钢爪穷凶极恶地跳跃喝叫：“听我的命令，船队排成一字形，誓死保卫蒋总统！”

一条水匪船扬起风帆，准备紧随兵舰逃进珊瑚花航道，十四钢爪粗悍地喊了一声，从旁边的水匪手里夺过刚从国军那里得到的美式卡宾枪，嗒嗒嗒一阵扫射，驾驶逃船的水匪舵工倒在血泊里了。

在十四钢爪的强迫下，水匪船队排成一行，铁链拴在一起，横在蒋介石坐舰的后边，一排排罪恶的子弹，向迅速追来的解放军船队射击。

轰！……

一阵天摇地动的炮弹的爆炸声里，鲨嘴崖内侧的珊瑚壁完全崩塌了。白花花的海潮，向洞内的低处猛烈地倾泻着。低陷的珊瑚花水道缓缓上升着。蒋介石的坐舰约有数百吨位，尖梭形的船体被强大的水流一荡，轻飘飘地冲进了珊瑚花航道。驾驶台上的曲老风大声吆喝道：“啊呀！这么多的水道，不知哪条通往鲸口崖？”

蒋介石怒斥：“你没有搞清楚？”

曲老风：“那咸水婊浪娇只说过，从珊瑚花岛东北侧的鲨嘴崖到东南侧的鲸口崖，就可以进入台湾海峡。她没有说清到底是哪条航道通达鲸口崖。我也不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多的航道。”

蒋介石命令：“快传来钢爪爷，他熟悉这片海域，也许能找到航道。”

曲老风吆喊着：“钢爪爷，快到兵舰上！”

十四钢爪狂喊：“这是我替总统尽忠的时刻，我也不能把兄弟们抛在后边！兄弟们，打啊！”

一阵弹雨泻来，十四钢爪身边的柳林和黄结巴，同时惨叫倒地，饮弹身亡了。

船队里的水匪们，也纷纷跳海逃生了。

十四钢爪的贼性更狂了，不管曲老风怎样呼喊，管自抱着一挺机枪，时而从左舷滚到右舷，时而从舷帮窜到船头，疯狂地射击着。

双帆船左侧船只上，几个顽固的水匪，也学着十四钢爪的样子，凭借船舷的掩护，凶猛地射击着，阻挡着解放军船队。

兵舰上，蒋介石咕噜了一声：“共军随时会突破防线，顾不得他们了！”

曲老风命令舰长：“瞄准东南方向的航道，开船！”

兵舰又缓缓驶动了。

坚守在双帆船的十四钢爪，管自向前射击。

冷不丁，从双帆船后舷帮外的海水里，三个解放军战士悄悄地爬上舵位，领头的，竟是癫鱼哥。

原来，癫鱼哥为了保护养母赤仙姆，用身体挡开撞来的匪船，落进汹腾的海啸浪里，凭借健壮的体魄和高超的泳术，没有被狂风恶浪吞噬，在大海里搏浪泅游了十来个小时，终于喊住一条小鱼舟，经过苦心婆口的动员，渔舟老大同意载他北上鱼龙岛，请求方英将军立即支援珊瑚花岛。渔舟漂了不多久，就遇到南下的东海纵队。癫鱼哥参加了战斗。在十四钢爪们的疯狂抵御下，纵队的船只受阻。癫鱼哥大智大勇，向方将军请求，带着两名水性好的战士，潜深水避开水匪的枪弹，爬上了双帆船。眼看着十四钢爪的狂态，癫鱼哥奋不顾身地纵跳起来，手里的冲锋枪对准了十四钢爪。

十四钢爪在大海里杀人劫船，练就了一身能在浪峭尖打滚的功夫，异常机敏凶诈。他虽然发疯地射击，耳朵却觉察到背后的动静，立即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亡命地向左侧一翻身，趁着癫鱼哥掉转枪口的瞬间，

倏地跳蹿而起。

十四钢爪的枪口对准了癫鱼哥！

癫鱼哥的枪口瞄着十四钢爪！

双方的枪口，几乎同时向对方喷射出黄色的火焰.....

第二十四章

石壁黑垒垒的珊瑚花航道，由于洞口珊瑚壁的倒塌而稍稍有些淡白的光色了。

洞外的解放军船队，正在清除塞在洞口的水匪船只，一边向洞内的兵舰射击。

兵舰舰长恐慌地报告：“总统，洞穴和水道密纷纷，卑职的确不敢贸然前进，请训示！”

曲老风提议道：“总统，共军船只眼看要追进航道，唯一的办法，把兵舰留在洞口阻击共军，掩护总统改乘小艇，探索前往鲸口崖的水道。”

蒋介石叹道：“唉，我真不愿离开忠勇献身的勇士们。”

曲老风心领神会，转首命令中校舰长：“你率领全舰忠于总统的将士们，掩护总统！”

中校舰长敬礼：“是！”

蒋介石向前搂了搂中校：“我的忠勇的将士，我晋升你为少将舰长。事成之后，另有重赏！”

舰长涕泪交流：“效忠总统，至死不渝！”

曲老风挥手召唤四五名蒋介石侍卫官：“快扶总统下小艇！”

侍卫官们拥着蒋介石跳下小艇了。

曲老风临离舰前，低声命令舰长：“将军，为总统献身的时刻到了。你们能够挡住共军的船队，最好。实在挡不住，炸毁弹药舱，让兵舰搁在洞口，彻底堵死海底迷宫的进口！”

舰长发誓：“不成功便成仁！”

曲老风下小艇后，侍卫官们划动着木桨，小艇驶进黑乎乎的暗洞深处了。

相距数百米的小洞里，一直潜伏着的网船，浪女强忍着伤口的剧痛，告诉赤仙姆：“阿妈，我们点亮绿色的船灯，把蒋介石的小艇引进迷宫深处。”

赤仙姆的双眼喷着火焰：“原来，他就是蒋介石，不久前，他曾经到过强盗屿。”

浪女咬牙切齿地说：“这比河豚还剧毒的恶鱼，是野蛮的强盗屿小社会的后台，是黑暗的旧中国的头子。今天，咱们要像斗鲨一般地拼搏，让海底迷宫成为他和他制造的黑社会的坟墓！”

赤仙姆从灶舱里掏出打火石，啪地点亮了渔灯。标志着可以畅通航行的渔灯，挂在中桅上，发出绿莹莹的光芒。

小艇上的侍卫官喊：“啊呀，航道深处怎么有灯光？”

曲老风疑惑道：“会不会是珊瑚花岛的海盗船？向前追踪，争取擒获，让他们带路到鲸口崖。他们也要命，他们能逃生，我们也能脱险！”

小艇转变了方向，朝着燃着绿色航灯的网船追过去。

鲨嘴崖方向，暴风骤雨般的枪炮声再次发作起来。曲老风听了一阵，说：“根据枪炮声，我军兵舰和共产党船队正处在相持的僵局，共军一时进不了珊瑚花航道。”

蒋介石：“应该重赏这些忠于党国的勇士。”

在微弱的航灯照耀下，网船前边，骤然出现了极其凶险复杂的地形：这是一座巨大的洞殿，黧黑色的顶部呈圆拱形，四周的边沿朝黑漫漫的殿洞深处延伸，深不见底。殿洞的中央，礁石林立，石竹千竿。高大的礁柱似黑玉宝塔，雄伟地耸立。细小的石条如墨笔杆儿，密密麻麻，整片石林黯黯漫漫，望不到边际。加上底部海水幽亮，九曲八弯，回荡盘旋，形成扑朔迷离的气象。船只如果陷进这片真正的迷宫，肯定永远难于生还。

受伤的浪女，体温慢慢升高，感到全身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腾云驾雾似的飘荡起来，依稀飞到蒋介石所乘的小艇上，把小艇和小艇上的人们烧成一片黑烟。她自己则在猛烈的燃烧中，化成一团美丽的火花，光华灿烂。

一种顽强的意志，在浪女的高烧昏迷的身心残存着，她的八字形的双腿执拗地撑着身体，语气微弱而坚毅：“母亲，能把丑恶的强盗屿小社会的根源铲除了，我们的生命，就金贵万倍了！”说罢，噗地摔倒在舱面。

赤仙姆跪了下去，抚着浪女烫手的皮肤，立即清楚是怎么回事。她流着泪说：“女儿啊，我们进海底迷宫。”

网船的绿灯，领着黑影绰绰的小艇，一前一后地漂进了迷宫深处。

赤仙姆歇下手里的木橹，举臂摘下了桅杆上的渔灯，呼地吹熄了。周围的巨大的洞殿，顿时融进漆黑的深潭里，连微乎其微的光亮都不见了。后边的小艇上，传来曲老风们的绝望的嚎叫！

“啊哟，我们陷进海底迷宫了！”

“我们完了！”

这时，鲨嘴崖洞口，国民党小兵舰和解放军船队的战火，一直持续到次晨五更天，兵舰舰长刘如洋看到弹痕累累的船身和伤亡殆尽的官兵，急急地窜进报话机室，对身负重伤趴在电报机前的报务员命令：“快发报！”

报务员晃里晃荡地坐起来，手指哆哆嗦嗦地按着电键，低声说：“舰长，请训示电报内容。”

解放军船队的“六〇”钢炮炮弹不断地击中兵舰，刘如洋在激烈晃荡的舱板上稳着身体，嘴里念道：“国军江海市警备司令部，蒋总统座舰在珊瑚花航道口被共军拦击，请速救援……”

噗！身负重伤的报务员拍到“救”字，全身倾倒了。

刘如洋发狂地摇着报务员。报务员停止呼吸了。

刘如洋绝望地号叫着，冲上甲板。

一颗“六〇”钢炮的炮弹击中小兵舰的弹药舱，兵舰在一团爆起的火团中，支离破碎的残片，飞上了天空。火团降落了。兵舰的下半截残体，整个儿堵死了鲨嘴崖的洞口了……

当天，蒋介石座舰的爆炸声，激烈地震撼了神州大地：

浙南海滨的江海市，收到电报的警备司令和国军官兵，愣得像一片没有绿叶的光秃树干，一动不动地站立着。警备司令旁边的收音机，正在播送新华社的电讯：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是上海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上海，陈毅市长宣布接管上海市。同时间，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江南辽阔的地区挺进。希望广大国民党官兵立即放下武器……”

啪！警备司令关闭了收音机，声嘶力竭地命令：“全市官兵出海！”

作战参谋小心翼翼地问：“那党国在江海市的防守大计呢？”

司令破口大骂：“什么党国大计！”

于是，作战参谋抓起电报：“司令命令，全体官兵出海，直赴台湾！”

不多久，从密纷纷的伏龟状的地堡里、高巍巍的山峦似的大楼中、渔网般交织的战壕里，国军官兵潮水般地倾泻出来，汹涌地挤到江海市的海岸。可是，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大浪滔天的海洋，不见一条国民党军舰前来接应。顿时，官兵们冲上海湾的帆船渔舟，对赤手空拳进行反抗的黧红色脸膛的渔汉们开枪射击，把穿着棕黄色渔裤赤着黝黑色

大脚的渔妇抱进船舱奸淫，将光头渔哥儿和羊角辫渔妹子抛进水里填海，然后开着劫来的大船小舟扬帆逃亡。逝入茫茫海峡的船舟里，响着被糟蹋的渔妇的嚎叫；碧水粼粼的海面，漂着渔家老少的尸体，荡着红殷殷的血液……

在福建和浙江交界处，一座孤单地坐落在蛮荒山野的山神庙里，刚刚逃窜到这里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头头们喘息未定地命令：“立即架设电台，和浙南地区的江海市国军联系。”

快要拆机逃跑的江海市国军电台发来最后一道电文：蒋总统在东海南涯珊瑚花岛殉难。

聚集在电台周围的人们，纷纷摘下军帽，向东海南涯方向致哀。

冷丝丝的山风迎空吹拂，在嶙嶙山崖的疏疏枯木间呜呜地哭泣着。飞弹似的小雀凶猛异常的山鹰吵闹不休的布谷鸟全都寂静地栖息在地面，听着专门报凶讯的乌鸦悲哀地嘈杂着。山神庙前的单杆撑天的旗杆上，那面紫黑色的神旗猎猎飞扬，仿佛在为遥遥海涯的亡灵招幡。

不知是谁发一声惊喊：“共军浙南纵队打来了！”

数千名文武官员和警卫部队组成的逃亡者，骤然如山洪暴发，向没有任何生存希望的南方，万脚齐闪地奔逃起来。跑在后边的陷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疯态里，猛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响声，立即举枪朝着四面八方胡乱地射击。震撼山岳的枪声，使前边的逃亡者以为共军追到了，腿长的跑得像野鹿一般飞快，腿短的抱头扎进了石洞趑趄翘向了蓝天，随行的妇女吓得一屁股瘫在地面，怀里的孩子发出尖声的啼哭，整支混乱不堪的队伍，在飞跑中、在跌倒中、在翻滚中、在号啕中逃亡着……

蒋介石死亡的消息，通过浪涛似的电波，传遍广袤无边的江南大地，促使国民党的兵败如山倒的大溃散。刚刚被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摧毁了长江防线的国民党军队，更像最后的防波堤倒塌了，在广阔江南一马平川的原野、高耸起伏的山川、波腾浪激的江河、风吼浪卷的大海，成千上万的败兵奔逃着。在千里山野蜿蜒伸展的公路上，丧魂落魄的士兵在奔跳，喷黑烟的车辆辗过活人的肉体，扎白绷带的伤员踉跄哀号。在千万条网络般的羊肠小道，衣着纷杂的杂牌军和民团队伍，当官的捎带着披金戴银的太太窜向南方，众士兵一反常规一拥而上，把当官的夫妇身上的金银首饰衣服裤子扒得精光，然后又逢村抢村遇寨劫寨，处处是

被掠夺的村落被焚烧的农屋被杀害的尸体。在滔滔江河海洋，一条条铁甲军舰、机动商船、风帆渔舟上，挤满了鱼群般的国军官兵，有的被挤出舱面趴在舷帮挂在船外，有的被挤得仰天倒翻摔下海，海面游窜着乞求上船的落水者，巨大的船体不可控制地撞中了他们，撞碎他们的骨肉，窜向台湾海峡的渺渺深处。被败军丢弃在后边战场上的车辆和枪炮横七竖八地摆满地面，腐烂的官兵尸体栖满了黑压压的乌鸦，一息尚存的伤员在密密麻麻的死人堆里蠕动呻吟，白磷磷的尸骨填在比比皆是的坑坑洼洼里，狂风呼啸，狼嚎虎叫，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就在举国风传蒋介石殉难的时候，蒋介石突然神差鬼使地出现在逃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大会堂主席台上。

举国上下震惊了：

难道蒋介石没有死？

难道蒋介石有起死回生之术？

难道中国有两个蒋介石？

确实，历史是不会开这种巨大的玩笑的！

不久，这桩历史丑剧的内幕，如浊浪浑浑污水滔滔的海啸卷遍全国了。原来，蛰居在奉化溪口老家的蒋介石，为防止共产党的四明山纵队和东海纵队从水陆两路包抄逮捕自己，耍弄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他利用和自己形貌酷似的替身——总统卫队少将队长，故意多次到东海南涯，以招惹共产党的注意力。最后，以执行“飞鱼计划”为名，让替身到珊瑚花岛去替死，葬身在海底迷宫里。而真正的蒋介石，早就乘坐大型军舰，从舟山群岛绕过东海南涯的外洋深水道，进入台湾海峡，跑到广州了。

怪不得，蒋介石的最大的替身——代总统李宗仁，在蒋介石到达广州后，义愤填胸，手指直冲蒋介石的鼻尖，对蒋进行有生以来第一次“辱骂”：“你是党国的罪人！你是民族的罪人！你是历史的罪人！”

在李代总统的破口大骂中，蒋介石有生以来第一次低下了光秃的头颅，痛哭流涕地“悔罪”。

可是，蒋介石并没有真正地悔罪，他正以强弩之末的力量，在广西、云南、贵州、广东、海南、台湾做最后的抵抗.....

第二十五章

在东海南部的珊瑚花航道，生和死的惊险拼搏还在继续进行着。

网船里的赤仙姆，让昏迷不醒的女儿躺在平坦的舱面，撕了一块破帆布，在水里蘸了蘸，贴在女儿的火烫的额面，然后操动着木橹，焦急地寻觅着通往外界的逃生之路。

不知躺了多久，浪女的全身痉挛了几下，突然苏醒过来，看着四周。

船只显然已经漂进海底迷宫的中心位置。眼前的迷宫，仿佛是一座数千平方米的广阔地界，昏暗的色调中，巨大的黑礁如圆柱形的擎天柱，支撑着顶部的珊瑚花岛。底部的水色虽然同样昏暗，却以幽幽发亮的弧形身躯，呈龙蛇盘旋的气势，扎进一座座黑色擎天柱之间的空隙，一圈绕着一圈地流窜着，成为万劫不变的强盛的漩涡。漩涡的窜动也驱使暗洞的空气剧烈泛荡着，这种饱含着水汽的气体，以其浑黑模糊的形态、森冷冰人的气息和席卷一切的力度，形成深藏在地底的漩涡风，把地底下的这片空间搅得混沌。

一种模糊而强烈的意愿，指使着浪女转动着目光，仿佛要在迷茫中寻找光亮，要在森冷中寻找温热，要在黑暗中寻找花朵。然而，一切都那么迷茫、森冷、黑暗。

浪女渐渐地陷进似醒似睡的半昏迷状态了。混乱的感觉世界里，她的视觉和肉体分离了。依旧是那么强烈地寻觅着的视觉，发现自己的热烫的肉体火一般地燃烧着，燃着燃着，竟然燃成一团太阳，太阳在寒森森的水汽里闪着微弱的火光，在迷茫的夜空里呈显着淡黄的色彩。倏地，太阳被黯黯的漩涡风淹卷了，任凭她的视觉竭尽全力地寻找，依然杳无踪影.....

浪女的身畔响起母亲的呼声：“女儿，女儿啊，你醒醒，吃点东

西。”

青春的生命产生了一种力，使浪女挣扎着睁开双眼。

母亲手里搂着的，是一团巨大的石奶。它原是外界海洋的石奶，卵仔通过鲨嘴崖石洞的急流冲进海底迷宫，附生在迷宫的水沿礁盘上，由于长年累月不见阳光，原来绯红的石奶，变得雪白雪白，像渔女的乳房，软绵绵地挂着。浪女张开双唇，咬了一口石奶，感到水鲜鲜冷冰冰的，挟着浓浓的腥味儿。她继续吞食了几口，说：“母亲，你也吃几口。”

赤仙姆哄她道：“我吃过了。你先把它吃完吧，又解饥又解渴的。”

浪女执拗地别开脸：“你不吃，我也不吃！”

赤仙姆抹了一把泪水，只得吃了两口。

吃完石奶后，浪女觉得神志清爽了许多。身底的网船，正随着冲荡的漩涡漂动着。舱面上的母亲，显然没有力量摇橹驾船了，软瘫瘫地坐着，寻找着什么。

网船呼啦啦地漂进一座巨洞了，海流溅起的带着银蓝色磷光的水星，把高拱的洞顶和峭峻的石壁映出来了，像被浓墨醮过似的，钟乳颤颤地倒挂，石笋摇摇欲坠，凸石的形状千奇百怪，如穷凶极恶的黑虎灰狼褐豹紫狸，在飞跃在爬蹿在横冲在直腾。洞顶的壁面的左侧，神奇古怪地显着一团团云彩状的石纹，紫黑色云彩如潮似浪地沸涌着。

渐渐地，浪女又陷进昏迷状态了。感觉中的身体，又化成一团火热的太阳了。心底涌动着倔强的意志，在迷乱和昏热中保持着抗争的力，这使她又有了自我审视的感觉。她似乎看到自己的身体在越来越快地飞升，色调从昏暗到明亮，最后变成红光烨烨的火焰，焚烧着周围的一切。四周的紫黑色的迷云妖雾被燃得迅速淡化，竟至烟消云散，整座天穹全被红灿灿的火光熔解了。而那些跃然突出天幕的恶兽般的钟乳石，在火的燃化中摇摇晃晃着，在熊熊的火光中翻滚着，渐渐地焚没了，杳然无影了。丑恶消失了！焚化了丑恶的太阳，以其金灿灿的美丽光色，普照着朗朗乾坤。

处在迷乱状态的浪女，这时突然觉得有一种强烈的阳光射进眼眸，

她缓缓地张开沉甸甸的眼睫，敛起混乱的心绪，看到自己仍然躺在网船里。母亲显然精疲力倦了，瘫痪了似的倒在自己的旁边，只有那被长年摇橹驾舵的生涯锤炼得粗犷健壮的手臂，把自己紧紧地搂着，令自己偎在母亲温暖的胸怀里。而射醒浪女的阳光，是母亲点燃的渔灯的光芒。正高高地挂在桅杆上。

浪女柔柔地问道：“母亲，我昏迷了多少时候了。”

赤仙姆：“你时而昏迷，时而清醒，都几天几夜了。网船的木橹也被海底漩涡流冲走了，船只随波漂荡，只有依靠着这盏渔灯，也许能帮我们找到那个通往珊瑚花岛顶部的洞口。女儿啊，你一定要顶住啊！”

浪女的心窝又酸又热：“母亲啊，你也要顶住啊！”

赤仙姆顽强地爬起来，趴在舷帮上，说：“我要替你找到食物。我们母女俩一定要熬过生死关，到人间过一段美好的辰光！”

赤仙姆突然兴奋地叫起来：“啊！有了！有了！”

在这座海底迷宫，组成迷宫的礁石、海水和空间的色彩永远是漆黑的，而其间的动植物却永远是白色的。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丛丛礁缝里长出来的白海藻。这种原本属于褐藻的海带，在没有阳光的暗洞黑水里，像一丛洁白晶亮的长叶菜。赤仙姆的手臂伸进墨黑的海水里，一叶一叶地摘下白海藻，在舱面叠成一堆。她又艰难地抓起几叶海藻，塞给浪女：“女儿啊，为了未来的美好的辰光，你吃下它们吧。”

浪女噙着泪应道：“母亲啊，你不吃，我也不吃。”

赤仙姆连忙点头：“好，母亲陪你吃。”

母女俩吞食着又淡又鲜又腥的白海藻。

网船凭借着昏黄的灯光，在扑朔迷离的海底迷宫漂泊着。也不知漂了多少时候，船只进入一处景象微妙的天地。由于微弱的灯光穿不透浓重的夜色，没有定型的洞顶和石壁上，那由密集的石纹构成的形似花卉草木的图案，显得迷迷糊糊影影绰绰。

灼烫的体温，又在浪女的全身阵阵浮动，神志再次迷乱，视线重新模糊了。

缓缓地，浪女感觉的天地，竟由模糊到清晰了。原来，她的和身体分离的视觉，看到自己的体态重又幻化成一轮彤红的太阳，并且越来越火热地燃烧着，鲜红的光辉把整座迷宫照明了，那遮盖洞顶洞壁的暗色消失了，石纹构成的花卉草木鲜鲜明明地涌现出来了：如翠色欲滴的绿叶簇拥着色彩明艳的红花，如银洁晶莹的雪花洒向高傲美丽的梅朵，如玉石雕成的梨花和金光四射的秋菊相互映衬，如银黑色的紫菊和光熠熠的兰花在比美……这些鲜花异草，繁荣昌盛，层层叠叠，还在不断地浮动变化着。

同时间，梦幻视觉中的身体，也在奇奇怪怪地幻化着，不多久时间，它的外沿突出一片花瓣的形态，而中间的部位就成了圆形的花蕊——一轮红日变为一朵太阳花，在太阳花的绮丽夺目的光焰照耀下，周围的花卉组成的园圃飞速地繁衍扩展，视觉可及的地方全都成为美艳艳的花卉天地了……

漫无尽头的黑暗，使赤仙姆和浪女进行着分不清白昼黑夜的漂泊。死亡之神犹如笼罩着母女俩的黝黝迷宫，时刻威胁着她们。日渐衰竭的赤仙姆做着生命的挣扎，在迷宫的水道和礁石上寻找着鱼虾海藻，喂养着偶尔昏癫偶尔清醒的女儿，持续着女儿的奄奄一息的生命。

这天，赤仙姆突然发现，幽暗的水道，浮动着几条苍白色的影子。她以为是水道里的人鱼，不禁展眼眺望。跳跃的灯光下，她看到，原来是几具被海水浸得苍白浮肿的尸体。其中的两具是曲老风和“蒋介石”。

赤仙姆兴奋地摇动着昏睡的浪女：“女儿，你醒醒，那丑恶的罪人死了！死无葬身之地。”

浪女勉强地打起精神，嘴角抿起了多日不见的笑纹：“母亲，我在昏迷里的梦境，终于变成现实了！”

赤仙姆不解地问：“梦境？”

浪女道：“是的。有几场梦境清楚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开始，我梦见自己陷身在黑暗狂嚣的境地。就像我在平时的习惯那样，像在暗嚣器的天地里，希冀发现美好的光景。我发现自己被狂嚣的黑暗吞没了。后来，我又做了一场迷乱的梦，看到自己寻找的美好，原来是自己的生命。高烧的体温，使我的生命和肉体融合在一起，幻化成一轮燃烧的太

阳，它焚化了一切黑暗和丑恶，并且在烧毁黑暗和丑恶中美丽地升华……”

赤仙姆听着女儿的话，仿佛受到神灵的启示一般，喃喃道：“对！女儿啊，你悟到了一种道理。我们咸水人，生活在充满狂风恶浪的海洋，总是无昼无夜地希望寻到美好脱离丑恶。其实，人世间，最能摆脱丑恶的美好，是我们自身的生命。只有毁灭丑恶的生命，才是最美好的！这场海底迷宫的拼搏，不正是用生命去毁灭丑恶吗？……”

浪女又说：“我还没有说完呢，我还经历过其他的梦境，悟到更美好的生命境界。也就是说，毁灭丑恶的生命，还不是最美好的……”

赤仙姆急切地问：“它是什么？”

浪女充满憧憬的神态：“我还要仔细想想，再告诉你……”

正在这时，母女俩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亮光。赤仙姆急促地一看，只见左侧的礁盘上长满了白珊瑚，如层层堆雪砌冰，晶莹剔透，光彩耀眼。白珊瑚的顶端，竟然有一个洞穴。亮光就是从洞穴射进来的。赤仙姆大声欢叫：“女儿啊！我们找到出去的洞口了！那洞穴直通珊瑚花岛顶端！多少年前，我和你外公就是从这座洞穴逃出去的。”

浪女晃晃荡荡地爬起来，倚着赤仙姆：“母亲，我们出洞去！”

母女俩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爬动着，向洞口艰难地前进。

母女俩终于爬出洞口了。她们撑开那块没有完全封闭洞口的珊瑚石，洞外突然响起爆炸似的喝声：“谁？”

“是我们！”母女俩异口同声地应着，同时软瘫瘫地昏倒在洞口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浪女悠悠醒来，她慢慢地睁大了眼眸，发觉自己被一双强健的手臂搂抱着。抬头一看，是身穿解放军军装的癫鱼哥抱着自己。一种温暖、馨香和甜蜜的情愫泛遍浪女的全身，她柔柔甜甜地唤：“哥，我终于找到你了……”

癫鱼哥悄声地说：“鲨嘴崖的剧烈战斗中，我们以为你们和国民党兵舰全都被大海吞没了。没想到，你们从海底迷宫闯出来。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用受灾受难，可以永远欢度美好的辰光了！”

背后，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哈哈，浪女和陆鱼哥真是天生地配的一对啊！”

浪女和癫鱼哥像同时触了电似的，发颤发热着，可是，浪女却更加偎紧了癫鱼哥的胸怀，仿佛怕他离开自己似的。

浪女突然想起什么，问：“哥，母亲呢？”

“女儿啊，母亲在你后边呢！”赤仙姆被金代公夫妇搀扶着，一直微笑地看着女儿和癫鱼哥。一听女儿叫唤自己，欢声应道。

浪女这才发现，后边，一群解放军首长和众渔家尾随在后边，她害羞起来，在癫鱼哥怀抱里推了推：“哥，让我自己行走。”但是，当她双脚刚刚着地，又瘫痪了似的向后瘫倒了。

癫鱼哥张开双臂接着她，把她重新抱起来，说：“妹子，你身负重伤，又在海底迷宫漂泊了十多个昼夜，虚弱得很。还是让我带你到众渔家的住房。”

那种甜滋滋暖乎乎的情愫，又在浪女身上流动起来了，问：“我离开十多天，众渔家都筑了房屋了？”

癫鱼哥：“战斗刚结束，解放军驻珊瑚岛部队指战员们，立即决定使渔家摆脱穴居珊瑚洞的苦难生涯，全体动员修建了房屋。你可以看到房屋了！”

浪女抬头一看，一片平坦的坳地上，刚刚砌起了一座构造独特的渔屋。渔屋显然仿效闽浙渔家防范海匪袭击的圆形土堡形态，中间是一圈圆拱形的大屋，屋顶全是珊瑚石片覆盖成的。整座屋顶犹如一朵巨大的被渔家唤为太阳花的向日葵。渔屋的四周，突出一座紧傍一座的半圆形耳房，雕砌耳房墙壁的也是精选的珊瑚石，建筑者们别出心裁地垒成排列有序的图案，整圈耳房状若围绕太阳花的叶瓣，七彩绚丽，熠熠放艳。

浪女深情地凝睇着渔屋，她的灵感敏锐想象丰富的心地，美灿灿地映出那朵在昏迷狂乱中幻想到的太阳花。她觉得梦幻中的花朵和眼前的渔屋悠悠飘近，拢合起来，变成了一朵多彩缤纷的太阳花了！

蓦地，一种彻悟像电光闪亮了她的心地，她幸福地呼唤着旁边的赤仙姆：“母亲，我真正地彻底地悟到一种道理了！为了毁灭野蛮的强盗屿，毁灭强盗屿的丑恶的制造者，我们东海渔家用生命进行拼搏，解放军则做出更大的牺牲。我们的目的不但要毁灭丑恶，更主要是塑造美好。眼前这座花朵状的渔房，正是塑造美好的象征呢！它告诉我们，塑造美好的生命，才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多少年来，我希冀着思忖着，今天，我终于在血和火的中间，悟到这种最简单也是最深奥的道理，悟到这种最普通也是最美丽的境界！”

前边的渔屋，像一朵沐浴着灿灿日光和熠熠水色的太阳花，以其美丽鲜艳的光彩，辉照着渺渺大洋和浩浩高空……

台风，从这里登陆

—

海上非常闷热。

壮阔无涯的洋面，浮起了一层厚厚的灿白如棉花似的海雾，裹着两座峥嵘突兀的小岛。

东边的叫东岛，绿熠熠的孤峰，在黑嶙嶙的礁岸环绕中，像条巨大的海豚，破水穿空，峥嵘矗立。

西边的叫西岛，由几座圆拱形的小山连绵而成，没有七彩缤纷的花草、绿油油的黑松和剑麻，像几团黄灰灰的馒头。

西岛岛峰相接处，有一片碧水粼粼的避风港，港湾里是黄灿灿的金刚沙沙滩，内侧有一座三层楼房，红砖砌墙，绿漆门窗，玻璃白亮，煞是威武。大门边，挂着醒目的黑字招牌：西岛海洋法庭。

这两座位于遥遥海涯的小岛，乘渔船开足马力，要整整五小时才能到达大陆的陆岸。它们扼祖国南北海运线的咽喉，矗立在海防的最前哨，位置十分重要。每座岛虽然只有数千人口，却设置了党的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工委书记的官阶和乡党委书记相等，但却突破县委和区委的领导层次，直属大陆的市委和市政府领导，而且岛内机构齐全。

这西岛海洋法庭，距市人民法院路途遥远，有独立的审判权。此刻，法庭的审判员木官金，正襟危坐在审判室里。他的对面，坐着个留披肩发的男性青年。木官金人称“木法官”，音腔沙哑而威严：“赵申，你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你家里已经有妻子，为什么在上海和女青年同居？二是你在上海的商店经营不善而亏损。你在西岛家乡，向熟人借

贷了大笔钱，竟扬言不能如期偿还。你这不是嫁祸于人吗？”

赵申抬起头，裹在长发里的三角脸上挂起一丝破罐子破摔的笑容：“我无可奉告。”

木官金怒不可遏。他用力往桌上一拍，喝道：“你……”他正想说什么，这时门外闪进一个人，他的目光朝门口一闪，认出这个人来，全身像着魔似的一颤。他那正当壮年的圆脸庞，红皮球充气似的膨胀起来。

门口站着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少妇，身段窈窕，衣着新潮。俏丽的脸蛋，含娇蕴情地微斜着，黑长的睫毛时展时合，眼睛里闪烁着令人心猿意马的光。

赵申很知趣，站起来说：“木法官，有朋友找你，我先告辞了，好吗？你什么时候传讯我，我赵申随叫随到。如果你有困难需要我帮助的，我更愿效犬马之劳。”在木法官木然之际，他径自走了。与那少妇擦肩而过时，他竟向那少妇打了个飞吻。

那少妇向木法官招了招手，走了。木法官砰地关门，跟在她的后边，两人保持着数十米的距离。接近西岛旅馆时，他的目光左巡右逡着，一侧身闪进旅馆。他在标着“三〇一”的房间门口徘徊了一会儿，看看走廊空荡荡的，又一忽闪，进入三〇一房间。在房里，二人二话不说，就干起了那龌龊的勾当。

良久，那少妇说道：“木哥，你多次向我嘟哝，想多赚些钱，当万元户、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元户。你的心思，我是铭心镂肺地记着，现在我打听到一桩好生意，看你的意思如何？如果你敢把脑瓜儿掖在裤头上，我敢保你能成百万富翁呢！”

疲沓不堪的木官金一听这话，精神一振，迷糊着的眼睛一亮：“做什么生意？”

少妇说：“不是我陈英姿夸口，如果这趟生意成功了，不使你成为百万富翁，我把我的心肝全掏出来，给你当下酒菜。”

木官金急了：“到底做什么生意啊？”

陈英姿神秘地说：“对外要绝对保密。现在海峡两岸的民间通商非

常频繁，还有大量的台湾渔船涌到大陆海港，购买大陆商品。这种生意，在东岛和西岛，是冷门。我们搞到资金，可以购买台湾人喜欢的商品，运到海峡，出售给台湾的民间商船，就能成倍地赚钱呢！”

木官金有些犹豫。

陈英姿说：“你真不开窍。你是怕和台湾民间交易太惹人注目，会被政府追查处理吧？这事你知我知，对外绝口不提，谁会想到这点上？万一泄露了，就说我们做的是一般商品交易，这政府是不会追究的。再说，你妻子没有职业，可以出面和我联手干嘛。”

“上面有指示，党员干部的家属不能参与做生意。”

“那是指示，党章、法律上没有这样的条文。再说，现在好多党员干部的家属都做生意，何况你一个一般干部的无业妻子。至于禁止交易的商品，我绝对不会让你妻子插手，沾上一点儿的。”

“两家联手干，万一矛盾起来，只怕现在是朋友，以后成冤家了。”

“亲兄弟明账目，你借到百分之五十的本钱，生意的百分之五十利润归你。你借到百分之九十的本钱，百分之九十的利润归你……”

木官金思索着：“这个……”

陈英姿一蹙眉：“你怀疑我对你的诚心？绝情鬼，和你相好那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如今我的六斤四，也交给你了。如果你敢豁命干，我也跟你赔出小命。干吧！宁可做掉头生意，不愿做赔本生意！”

“还有什么条件？”

“你如果想做万元户，你就拿出万元本钱！如果你要当十万元户，你就筹集十万元本钱！如果你要做百万富翁，你就要向社会借贷百万元的资本。反正，这种生意，有万元本钱赚万元利息，有百万元资本赚百万元利润，笃定！”

“向社会借本钱，要付高利息呢！就是说，借一百万元，按目前东西岛的流行利息额度，算三分息，每月要向债主还利息三万元。我就是连肉带骨出卖，也还不清一个月的利息钱啊！”

“嘿！木头，眼下，想赚钱的人，何止你一个？你向别人说清楚，别人借你的钱，你赚得多，他们得利多！你赚得少，他们得利少！‘留得一分钱，日后好相见嘛’！”

一种无形而强烈的欲念，像灼热的气流，从木官金的心底升腾而起。这种欲念，已经蓄积多年了。他说：“你真的能让我一万个放心、一亿个放心？”

陈英姿生气地说：“你不信，滚出去！哼，难道你忘了，当初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失去了我？现在，你难道不把失去的夺回来？”

木官金灵魂深处的秘密被触动了。他恨恨地说道：“当初，因为穷，娶不到你。老子发过誓，今生今世，我一定要有钱，一定要发达。”

陈英姿进一步激他：“这次，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我一生一世都不离开你。”

木官金叹了一口气：“眼下物价一天比一天高，工资却像侏儒，长不高！光靠这点工资，实在很难挨下去。唉，一不做二不休，如果不能做个百万富翁，连生育我的祖宗，也成了只会吃不会做的大草包了！”

陈英姿一跃而起：“好！我立即回到东岛，在那里替你准备一切。你弄到多少钱，就往东岛送去！”

一种丑恶的阴谋，当晚孕育成熟了！

二

东岛。广袤的海空，天幕蓝蓝高张，金阳熠熠生辉。海风静得不闻声息。

沟通两座小岛的交通船泊岸了。陈英姿跃上埠头，急匆匆奔向家中。她的家，坐落在东岛最偏僻的礁岸上，用岛峰上自然崩塌的乱石砌的墙，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墙面挖出一个方形小窗，镶着一块贴满灰

色尘埃的玻璃，固定玻璃的是拌海沙的砺灰。平房的屋顶，是一排排早已过时的黑陶瓦，瓦上压着人头大的海边鹅卵石，防止卷海的暴风掀飞瓦片。房屋墙根是一块巨大的礁石。

这就是她的家。对这个家，她是又爱又恨。这座渔屋的主人、她的丈夫应平明，是个忠厚诚笃、勤奋苦干的渔民。他凭着夜以继日的闯风荡浪，在东岛外边的渔场张定置网，两年赚到数千元的汗水钱，买了一条新船，掀掉茅草屋，盖了石瓦房，又娶了如花似玉的陈英姿。这一些，在当时的海岛渔家，还算高水平的生活了。可是，开放的政策，使许多人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财的门路，于是，好多人盖起洋式的钢筋水泥房，置办了满室的彩电、冰箱、录像机，银行里还有数万元的存款。而她家没有寻着这些好门路。她家的生活，像逆流里的帆船，迅速后退，变成低水准了。她这个女人，天生的欲望强如暴风，大如海洋。她向往多彩多色的现代富裕生活。她待在阴冷冷的湿漉漉的渔屋里，天天闻到的咸腥味，越来越觉得反胃恶心。她眉心的纹沟，越蹙越深了。

陈英姿原是西岛人，和木官金是邻居。少年时代，他们度过了一生最美好的光阴。

生活，像浪花一样，咸苦，且易消逝。木官金十九岁那年，一场惊天动地的海暴，夺去了他的渔屋、渔船和父母亲。他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有人提议，让陈英姿父亲收留他。不料，陈英姿的当鱼贩子的父亲，竟然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女儿，宁可嫁海狗，也不能嫁给不名一文的渔乞儿。木官金一气之下，发誓道：“我以后不富过陈家，不姓木！”这样，他眼睁睁地看着陈英姿在父亲的拳打脚踢的威迫下，嫁给有一条渔船一座渔屋的东岛船老大应平明。

“钱啊，你使我失去了幸福！钱啊，我豁命也要占有你，让你帮助我得到一切！”木官金在心里喊道。岁月在流逝，他的欲望却没有流逝，相反一直在心里膨胀。一旦有了时机，就会化成行动！果然，他慢慢地实现了目的。

一次陈英姿回西岛探亲，看到家屋旁边，一座价值十多万元的四层楼房拔地而起。她听说是木官金的新房，心里充满艳羡、惊奇。一个月薪不足百元的法官，怎么能掏出数万元巨款，盖起这么漂亮的楼房呢？而自己丈夫月进两三百元，还住在暗幽幽的渔屋里。木官金的赚钱谱，一定是本好念的经啊，向他借来瞧瞧学学。

这次她和木官金再次欢会后，又赶回自己的家。她策划着，要利用木官金的百万借款，做成一本万利的生意，使自己的家成为富贯东岛的富翁。这时，她感到第一个可利用的人，就是自己的丈夫。此刻，她搂抱着儿子，急切地寻找着丈夫。

入夜，丈夫应平明捕鱼回来了。飘拂的海雾像丈夫褴褛内衣垂出的布条儿，随着应平明飘进屋里。应平明细腿细臂，佝腰瘦脸，冷不防看去，仿佛一具木架子。他刚从嚣嚣的风浪里钻出来，操劳过度，双腿踉跄着，肩上挑着一担银鳞闪闪的带鱼，把腰背压得更弯了。

陈英姿看着精瘦的丈夫，冷冰冰的心田，泛出了一股热水。她走出厨房，从锅里端出一盆灰黑色的鱼干和一瓶番薯丝熬的烧酒，搁在丈夫的面前，轻轻地说了一句：“喝点酒，解解疲劳。”

应平明缓缓挺直僵硬酸痛的腰，充满血丝的眼睛感激地望着妻子，那双深眼窝湿漉漉热乎乎的。他端起番薯烧酒慢慢地呷着。

看着丈夫对自己的感情，陈英姿心里的热水越泛越激烈，但立即咬了咬嘴唇，一扭脸回到自己卧室。

一会儿，应平明喝得酩酊大醉。他明白自己配不上陈英姿，一种长期形成的畏惧心态，又抑制着他。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小心地解衣脱裤，走近床前时，终于禁不住跳鱼儿似的心，推了推妻子。

陈英姿睁开眼睛说：“我在西岛的朋友，准备筹借百万元。但筹借大笔资金，说不定需要一年半载的长时间，先借到的钱不能当死钱，我准备动员东岛人，暂时借西岛人的钱。我们利用低息借入高利借出，赚点利息钱，好吗？”

应平明疑惑道：“可是，借那么多的钱干什么呢？”

陈英姿：“你是闯海的好手嘛！到钱筹备完毕，就要你闯一次台湾海峡，到两岸商人交易的乱礁滩，做一次大生意。”

“做什么生意？”

“合法的赚钱生意！”

陈英姿把嘴凑近应平明耳旁，轻声嘀咕了一阵，最后说：“到时

候，我们一定能赚个一二十万元，过上称心如意的日子！”

只要妻子愿意跟他，他就什么都愿意，况且还扯到发家致富的份上。应平明容光焕发：“行，只要这个家越来越红火，我擦出脑瓜儿，也到台湾海峡闯一趟！”

三

西岛。木官金的楼房，气派凛然地屹立在平坦坦的坳地里。

金光四射的太阳嵌在中天。木官金在朋友家出来，他喝得飘飘然，脚步浮浮，腾云驾雾似的，向家里走去。在他的迷蒙的眼睛里，头顶的太阳是金铺的，漫天金光，黄灰灰的岛峰，在阳光下也变得金灿灿。哦，满世界都在发出金子的光芒。

色彩迷人的现代化生活，早已如浩浩海风吹进他的家庭。彩电、录像机、电冰箱已经被他嗤之以鼻，他的目标是卧室装着空调机，外侧是自动化的卫生间，浴室里有暖水器，室内陈设有琳琅满目的崭新家具。

在陈英姿的眼中，木官金的发财致富的内幕，像海市一般神秘和诱人。事实上，是遍布西岛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使木官金腰缠万贯。这种经济组织名叫“凑会”。一个有威望的会首，召集一批会员，第一个月，会员们向会首交纳一千元钞票。第二个月，多数会员和会长，向一个会员交纳低于千元的钱。少交多少元呢？每个月千元本钱的三分利息钱，即少交三十元，实交九百七十元。第三个月，按照四分利息，再减会钱，交给另一个会员。往后照此类推下去。如果会员是五十人，第一个月，会长能得到五万元，他把五万元借给个体企业家和其他人，得到高于银行利息的三分利息，第二个月能拿到一千五百元，其中的九百七十元交给会员当会钱，还多收五百三十元。这样，五十个月后，他赚了五万元的本金，又赚了大笔利息钱。不过，有资格当会长的，必须是权倾海岛，势高众人的人。像木法官这样的人，只要用点心术，便不难成为“会长”的。

金钱，这熠熠闪光的怪物，竟然能变成亲爱的母亲，生出依然熠熠闪光的子女——金钱！少量的金钱，使他变成万元户。大量的金钱，更

能使他变成百万富翁。因此，他和陈英姿一拍即合，彼此一齐向着百万富翁的宝座猛扑过去！

木官金倚在席梦思上，高跷着二郎腿，正在运算着谋略。他的妻子进来了。

他妻子叫肖柳儿，形貌酷似寒风凛冽里的枯柳，身材单薄，面色发黄，加上她怯怯懦懦的神态，更给人一种怜悯的印象。她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子，屏声屏气地说：“官金，家里的好鱼好酒，比外面喷香些，再吃些吧？”

木官金瞧着妻子，心里泛着烦躁的情绪。“不吃了。”他应道。他刚想到一条发财的妙计，不由自主地跳起身子，拔腿就往外走。妻子瑟瑟着。突然，木官金的十三岁的女儿和两个更小一点儿子，像事先藏在幕后的演员，齐刷刷地奔到前台，扑到木官金的身上，女儿还紧紧搂住他的腿：“阿爸，你不要往外走了！你不要离开家，不要抛开妈妈，不要丢掉我们！”

木官金感到一阵莫名其妙，随即认定是妻子唆使孩子的。于是他厉声喝问：“肖柳儿，这是怎么回事？”

肖柳儿耷拉着黄枯脸，呜呜咽咽：“外、外面的风声闹器器的，都说我越来越配不起你，你快把我丢掉了。我、嗯嗯，也是个心里亮堂堂的女人，知道自己和你不相配，像石斑鱼伴虾蛄啊！你如果能找到比我鲜的人儿，我也认了。我只有一点要求，你甭办理离婚手续，不要害苦儿女们，要保存这个家啊……”她扑在床边哭泣着。

木官金像灯柱儿似的呆立着。他年近四十，他小时候就是个好学生，并且爱上政治课，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指示啦、政治和法律的条文啦，他字字能背，句句能诵。他的父母，是一对正派的而且恩爱的夫妻。他对父母亲的教诲，还时时记在心里。和妻子离婚的想法，虽早已萌生，但却像乌云遮月一般，时隐时现。他常常在谴责自己，感到于心有愧。许多年来，他准时上下班，尽量公正地处理案件，三餐回家吃饭，闲暇时过问孩子的学习，晚上陪妻子睡觉，常到上辈人家里走走，用笑脸对待妻子的娘家人。

面对突兀悲哀的妻儿，他心里溢动着愠怒，吆喝道：“都给我静下来。”

死一般的寂静。

他压压怒火，语气平和多了：“我问你，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些乱七八糟的离婚话！我心里连想都没想过呢！我作为法官，连自己的家庭都散了，社会会怎样对待我？”

木官金停了停，转换了口气：“唉，说到家庭，我倒想到另一桩事。我和朋友商量好了，想筹集百万元，做一笔大生意，过过百万富翁的瘾头。但是，要向社会筹借百万元，家庭的形象很重要。人家看到咱们家庭和和睦睦，才敢把钱借给我们。否则，谁敢把钱借给你？”

肖柳儿转悲为笑：“我就是死了，也不会让家庭散掉。你倒说说，怎样借债？”她相信丈夫的能力，前些年，不是凭着翻云覆雨的手段，使自己变成家资超十万元的富户嘛！

木官金：“你不是说有鲜鱼美酒吗，我的嘴说渴了，肚子也饿了，拿来吧，再说给你听！”

肖柳儿受宠若惊，快手快脚地从灶房端出鲜滋滋的鲥鱼和珍贵的五粮液，奔进卧室里。

噗的一声，她奔得太急了，一脚绊着门槛，摔了一跤，鲥鱼撒了一地，酒瓶也砸破了，碎玻璃划过额头，鲜红的血水渗了出来。“啊哟哟我真该死，还算好，下半瓶酒还装在破瓶里，可以让你吃一次。”她忘记了额面的疼痛和鲜血，右手紧攥着破酒瓶爬起来。

木官金掏出手帕，按住妻子额头的血痕，说：“歇歇吧。等晚上，我抽空和你商量筹集百万元的方案。”

肖柳儿接过手帕，边擦血边说：“我只有一点不放心，你这样做不知犯不犯法？”

木官金笑道：“这种做生意赚钱的事，和前些年用钱赚钱的事，法纪都没有禁止的条款。眼下这座西岛，包括职位比我高的人，都在那样干呢！不过我也感到我出面去不方便，你是家庭妇女，若用你的名义，谁也管不了！”

四

一座红砖围墙的建筑物，在东岛首屈一指。

这座建筑物的主人，是东岛的首富——东岛一家私营的鱼货加工厂厂长陆元。上下尖中间圆的陆元，正躺在花丛树荫的竹躺椅上，悠然自得地歇息着。他对自己的体形非常满意，四处吹嘘：尖尖额顶，说明头脑尖，会钻营，善赚钱；肚腹滚圆，且宽阔，能容金银，十足福相。

这时，陈英姿领着丈夫应平明，一前一后地来到陆元的围墙外。最近几年来，陆元从大陆订下了大批生产任务，又向社会筹集了大量的生产资金，经营了几年，竟成了岛上的头号财主。

他们走到陆元的大门外，陈英姿的香唇，紧压着应平明的耳根边叮咛道：“找到陆元，你先开口。你是个诚实的闯海汉，他会放心借款的。然后，你走开，我和他周旋。”应平明点点头。

夫妻俩进入围墙。陆元看到陈英姿，顿时像喝了半瓶陈年老酒。他从竹椅爬起来，叫道：“啊哟哟，东岛的美人，你被什么风刮来啊？”他刚要伸手去拽英姿，蓦地发现英姿背后的应平明，连忙将手缩回。

应平明抢先走到妻子前面，向陆元问了个好。“陆厂长，我们家有个可靠的朋友，他把一笔巨款交代我中转，看看是否有借主，想赚点利息钱。”

陆元的迷糊眼一阵放亮：“你这老实人啊，真是及时雨，我的工厂，需要大量生产资金呢！坐坐，谈谈利息额度，何时交钱？”

陈英姿瞧准时机成熟了，向应平明一挥手：“你出海撒网的潮汐时刻到了，先走吧。我和陆厂长谈判具体事项。”应平明顺从地走了。

陆元看到应平明走了，双眼又贼亮起来。他朝着自己的房屋窥探了一下，说：“美人儿，还是到工厂的办公室里谈吧？”

到了办公室，陆元关起房门，心怦怦乱跳，双腮白一阵红一阵，忍不住双手搭在英姿的肩头，乱嘈道：“美人儿，我的心，你应该知道……”

英姿是情场老手，并不怕他怎么样，她从从容容地抓起他的手，搁在桌上，笑着说：“甬急，正经的事还没有办呢！”

陆元大巴掌一拍胸：“放心好了。要多少额度的利息，你尽管开口。不过，你也得报答我的恩典啰！”他又向英姿凑近过来。陈英姿的眼睛骨碌一转，她一字一顿地说：“我愿意报答你的恩典。不过，你的恩典要先兑现。你写张条子给工厂出纳员，同意向我借十万元，利息四分，每月还我四千元。至于本钱，我什么时候要你什么时候还。”她想：木官金把钱送来后，我又能赚一笔了！

哧！陆元冷不防把颤颤的嘴唇凑过来，在英姿的脸上吻了一下，随即铺纸拿笔，唰唰飞舞，写好批条，淫笑着拿在手里。

陈英姿眼角一瞟，飞手把批条攥在手里：“多谢大厂长了。”

陆元向前跨了一步，正在这个当儿，“砰！”房门被人撞得震天响，外面传来尖脆的女声：“陆元，光天化日的，怎么把女人关在厂长室？老娘要砸门了！”

“啊哟，孩子他娘来了！英姿妹子，你躲躲。”说着，他爬上窗台。

来得正好！陈英姿心里灵机一动，飞快地打开房门。通通通，一个五大三粗的女人滚了进来，她看着在窗台上挣扎的陆元，手里的明晃晃的鱼刀一闪，当刀锋快要砍中陆元时，竟又手腕一转，将刀背猛地击中陆元的肥臀上：“我叫你逃！逃到九天云霄，也逃不脱老娘的掌心！”

陈英姿趁机闪出门去。

陆元的老婆气昏了。她发现陈英姿已逃到窗外，于是双脚一跳：“骚货，婊子！”她一边骂，一边抡着手中的鱼刀。阳光在鱼刀上闪电似的发亮。陈英姿脚下生风，飞步逃走了。

五

西岛上的木官金和肖柳儿，似追踪田鸡的饿蛇，碌碌蹿动着。

那个被多次传讯的赵申，手提着珍贵鲜美的鲨鱼皮和鲨鱼翅，溜进木官金的家。他向木官金点头哈腰：“木法官，今天特意来看望你。这点鱼货，不成敬意，寒酸得很。”

木官金顿时厌烦起来，神色严肃地说：“赵申，法官不能接受别人礼物，尤其是受理案件的当事人。鱼皮和鱼翅，请你带回去。有什么事，直言说吧！”

赵申嬉笑道：“木法官，现在请客送礼，像过去递支香烟一样，不是个问题。嘿嘿，何必这样认真呢？”

木官金更加字正腔圆地申斥道：“赵申，我是法官，是党员干部，你不能蓄意玷污我！”

“那好！外面风卷浪吼，心情怪难过。我借你家的锅灶，煮熟这些鱼皮鱼翅，向你讨一斤烧酒，借酒浇浇愁。”赵申滑溜溜地说。

赵申见木官金未答话，一时计上心来。他嘟哝道：“木法官啊，你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怪物。”

木官金反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赵申斜视着他，想了想，说：“咱们熟人不说生活。这些日子来，消息真像溪流泻进我的耳里，说你利用法官的权势，在全岛碌碌奔波，要借一笔巨款，当作做生意的本钱。一边，你是公正的执法者，另一边，你是豁命的赚钱人。所以，我叫你是自相矛盾的怪物。”

木官金说：“我告诉你，不是我利用法官的权势借钱。而是我的爱人——肖柳儿，她没有工作，是家庭妇女，想赚点钱。我想拦也拦不住呀。”

赵申诘问：“如果没有你的权势，别人能放心地把钱借给肖柳儿，供她做生意的本钱？”

木官金发火了：“你如果是来冲我的，请出去！”

赵申摆摆手，笑吟吟：“甬火甬火。刚才，我是跟你开玩笑的，现在言归正传。我今天找你，想帮助你，不不，想帮助你的爱人。我手头有五万元，是别人托我出借的。我准备借给你爱人。”

木官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冷峻呆板的脸庞，慢慢松懈下来，疑惑地问：“你为什么要借钱给我？”

赵申笑道：“别人要求，这批钱出借，收两分利息。我转借给你，只收两分半。你给别人，能收三分息。这样子，是三张嘴凑到蜜蜂的屁股下，都能尝到点甜头。”

木官金想考考他的诚心，故意说道：“不瞒你，我妻子借款，是转借给东岛的人，她准备筹足金额，和日本到中国海捕鱼的船主合作，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做生意。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不如直接把钱借给东岛人，合股做生意？”

赵申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儿：“不不不！我们赚钱人，国家的大法令还得遵守。这样做生意，是歪舵驶邪道，不正当。没有经过国家外贸局批准，没有海关的证明，不向国家纳税，哪能和日本人交易呢！再说，中国人都有点传统的爱国心，那样干，不是把中国货卖给日本人，而是把国心良心出卖给外国佬。不过，我相信你肯定不会做违法的买卖的。”

木官金心里咯噔一跳：近些天来，我一时筹借不到大笔的钱，陈英姿那边又在催款，他现在竟送钱上门，而且利息又低，如果不做生意，转手出借，也能赚钱呢！不过，要再打探一下，他还有没有其他不良的用心？于是问道：“赵申，你热热乎乎地说要帮助我，我也是个心肠热乎的人，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

哼，又放试探气球了，不能上他的当！赵申自戒着，嘴上说道：“我没有其他的事。我拖欠别人的款项，正在陆续偿还，我声明，借给你爱人的钱，是亲友们托我转借的，不是我自己的钱，和拖欠别人的钱没有丝毫瓜葛。我只有一桩事，希望你成全。你也知道，我和家里的黄脸婆，长期分居，情似水火，我再次要求法庭，判决我们离婚。”

原来，白目鱼的肚里，还窝着黑心呢！木官金想道：哼，我不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木官金反复思忖了很久，说：“赵申，你借钱给我是一码事，你的离婚案又是另一码事！对离婚案，法庭将公正地处理，你如果因此而不愿出借钞票，悉听尊便！”

赵申爽朗地说：“不不不！公正地处理案件，是当法官的天职。我

佩服你的原则性。借钱，是为赚钱，只要你肯借，两天之内，我一定把钱送到。”

木官金又说：“那要谢你了。不过，我爱人收到你的钱后，会当即送到东岛，由东岛的借债人直接打借条给你，我爱人做中间人，行吗？我声明，今后，我爱人向任何人借钱，都这样办手续，不是故意为难你。”

赵申愣了一下，随即应道：“行！反正，有木法官做中人，不怕钱被潮浪淹没了。”

赵申心想：哈，这笔钱借出后，每月能赚回一笔利息。等拖欠的债主向我讨债时，我能大胆赖一段时间的账了。如果办案者木官金代民讨债，我可以一转口，钱都借给你木官金了。叫你木官金喉口梗鱼刺，作不得声，心里叫苦。

木官金想道：赵申啊，你没有达到叫我放弃原则的目的，却大大地帮了我的大忙。数万元送到陈英姿手里，马上会变成摇钱树，为我长出金花银果呢！不过这离筹集百万元的目标还远着呢！

六

第三天，木官金和妻子肖柳儿，押着向赵申等人借到的十三万元，还有自己的部分现金，共计十五万元，来到东岛。

木官金身穿法官制服，仪表威严，肩扛着装钱的破麻袋，又是另一种寒酸相。他看到一个形貌猥琐的中年渔汉迎面走来，连忙问道：“同志，陈英姿家住在哪里？”

渔汉疑惑地望了他很久：“你找她什么事？”

木官金说：“我们夫妻是她的朋友，从家乡捎来一些土特产，送给她。”

渔汉犹豫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同路，走吧！”

攀登黑嶙嶙的礁岸，走进在浪嚣声里索索抖动的渔屋，住惯宽敞明亮洋房的木官金，闻着浓浓的霉腥味，顿觉很不好受。未见其人，已先听见陈英姿娇滴滴的声音：“应平明，你把官金哥嫂领来了！”她出来后，满面春风地招呼说：“官金哥，官金嫂，这是我的丈夫。呵，麻袋装的是钱吗？”

三个人会心对视，随即迸出哈哈的笑声。应平明说：“我瞧官金哥仪表威严，制服齐整，以为英姿犯了案，你要来调查处理呢！”

木官金解释道：“背着十五万元，不得不撒句谎言。”

“官金嫂子哟，一下子来了十五万元，我们要大发财啰！”陈英姿不愧为兜得转场面的交际花，张开双臂，把小不丁儿的肖柳儿搂在怀里，甜蜜蜜情切切地喊着。肖柳儿也动情了，忙不迭地点着头，眼窝里闪着泪光。两个站在旁边的男人，也都欢愉地笑了。进屋前肖柳儿心中的尴尬顿时烟消云散了。森冷幽暗的渔屋，仿佛突然明亮了许多。两对夫妻欢快地谈着话。陈英姿紧攥着肖柳儿的手，对木官金说：“我已经找到富甲东岛的个体户企业家，在我们进行大宗生意前，先借给他十万元。目前流行的利息是两分，他答应付四分利息。其中的一分利息，他特意给我这个中人当手续费。官金哥，你也能得到一分的利息钱啰。你赶紧筹款。早筹到钱，还能得到利息收入。筹得越多，利息越可观。”

木官金插话：“迟些时间也一样。到那时，我可以告诉债主们，钱马上要做生意了，利息暂时不付了。等生意成功了，再一次性付利息。”

肖柳儿问：“还有五万元，要借给谁？”

陈英姿一拍手：“放心！你们走后，我马上落实主顾。”

这一餐，主人家将鲜鱼美酒，应有尽有地端了上来。木官金夫妻吃饱喝足之后才离开渔屋。木官金故意蹭磨，溜到陈英姿身旁，悄声说：“家庭要团结，使债主们和借主们放心，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防止有人揭了咱们的底！”

陈英姿白了他一眼：“我又不是你家这位干巴女人，犯得着你操心。我做事的风度气魄，你还没有想到呢！”

木官金：“所以，我放心地和你联手干。往后，不要忘了常回西岛看我。”

“嘘，小声，死鬼！”

木官金夫妇上了交通船后，陈英姿赶紧转身，去找新的借钱人。在她那聪敏的脑海里，又已经物色了一个对象。她不能把钱藏在家里。如果借来的钱借不出去，等于一潭死水。

她来到另一座渔屋前。大门上贴着糊迹未干的红纸，上面写着金色的“喜”字，屋檐下挂满了请客用的鳗鱼鲞、黄鱼干、鳊鱼片、带鱼条、鲢鱼胶。显然，这是一家开始操办喜事的渔户。渔户的主人，是陈英姿的远房表叔。操办喜事的人家，手头钞票拮据，肯定需要暂时借款。陈英姿心里，是这样打着算盘。她朝着门内探了探。

“阿爸！你来一下！”厢房里，传出表叔的大儿子大贵的喊声。

“阿爸，一场婚事，省得咬崩了牙根，也要两万元呢。当初你答应给我一万五千元，还有五千元没有给我呢！”

表叔的应声：“孩子，长年累月，我风里来浪里去地赚钱，一粒米一颗盐地节省，才赚下万把元，实在拿不出其他钱了。就是还有了点儿零头钱，眼看你妹子快要出嫁了。”

大贵问道：“那么，由我出面，向社会借钱，你打借条，到时候你还本钱和利息，怎么样？”

表叔：“唉，向谁借钱呢！”

咦，时机到了！陈英姿心里一亮，她推门进屋，亲昵地喊：“表叔，表弟，你们的困难，我全清楚了。你们的救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就是呢。也巧，西岛老家有个亲戚，把一万元放在我这里，要我转借出去，赚点利息钱。借给你们吧！”

大贵的双眼炯炯发亮：“表姐，他要多少利息额度？”

陈英姿说：“三分。”她看着父子俩犹犹豫豫的样子，立即来了个紧急刹车，“表叔，人家要的，可是最低额度啰！其中，还是照顾我的面子呢。你如果向别人借钱，也要花费一阵纠葛的工夫。还是顺手牵羊，

图个方便吧。”

表叔：“不过，我只需要五千元。”

大贵：“阿爸，把一万元全借来吧。我自己的五千元，也要向别人借呢。”

表叔气得涨红了脸：“你要借，自己打借条。”

大贵唰唰地写好借条，一挥手丢给了父亲，怒气冲冲地走了。

表叔拿着借条，双手哆哆嗦嗦地递给陈英姿：“表侄女，失礼了。说句实在话，你表妹待嫁，要花费万把元。你表叔老了，那不肖子不认老子，也得留点养老金。眼下物价飞涨，不让钱生出儿子的儿子，又怎么办呢！”

陈英姿深有感触地点点头，也说了几句心里话：“是啊，像我这样没有收入的女人，如果不想法赚点钱，日子也会越过越黄呢！”

离开表叔家，陈英姿又去叩响其他亲戚朋友家的家门。

七

从东岛回到西岛后，木官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没有想到，自己从赵申等处借到的十五万元，在没有投入大宗生意前，还能赚上一笔可观的利息。当然，由陈英姿拉到的借主，直接打借条给赵申等债主，这是他和陈英姿预谋好的。万一中间出什么差错，他可以脱离干系，只不过是中间人罢了。

他的心思，一股脑儿钻进怎样继续借到金钱上，冥思苦想中，他一时想不起再向谁借钱了。那天下午，老岳母到他家来，嘟嘟囔囔地向他叹气，说是现在物价贵，甭说吃鱼吃肉，就是吃菜也吃不起。他突然冒出一种念头，夺口说道：“岳母，你如果能借到一笔钱，我替你兜兜转，让你赚点利息钱。”

岳母很高兴，满脸泛着笑纹：“要多少钱？”

让老岳母借得太多了，万一中途出现差错，她老人家也担当不起。木官金看着黑巴巴瘦丁丁的岳母，心里想着，便说：“你得看准啊！如果放心了，就少借点儿，最多不要超出两万元。”

“好！我去筹款。不够部分，向柳儿的姐姐和我的老妹处凑齐。”老岳母兴冲冲地离开了木家。

老岳母刚出门，肖柳儿从卧室刚出来，冲着木官金喊：“你怎么赚钱赚到老人头上？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向老人交代？我爹死得早，我娘那点钱，全是一针一线赚下来的。”

木官金应道：“不这样凑钱，到哪里筹集百万元？岳母说了，她只拿出小部分，其余的向七姨八姑借。再说，我只要两万元。眼下这座渔岛，谁家出借一两万元，还不是羊身上拔一撮毛，没有影响大局。放心吧，万一出差错了，我家还有两万元存款，可先拿去偿还老人吧！”

肖柳儿一屁股坐下去，生着闷气。

木官金的岳母姓佟名琴，也是个心眼儿兜得转的老人。她边走边盘算：“自己总共有两万元的存款，全部借给二女婿木官金，也不是法儿。一是漏了自己的经济底儿，以后二女婿说漏了嘴，三亲四戚都知道了，谁家碰到天灾人厄，伸手向自己借钱，怎样开口回复？二是全部的贴本压在一注上，万一输了，自己岂不是连老本都没了？当然，借给女婿的钱，总稳妥些。多少也得借个三千五千的。另外的五千元，向大女婿暂时挪一挪，以自己的名义借给二女婿。大女婿总不会开口要岳母的利息。这样，我也能赚些利钱了。还有一万元怎么办？对，让大儿子拿出五七千元，还有我那老姐姐，手头也有三二千元的私房钱呢！不揩她们的油，让她们直接借给木官金吧！”

她回到家，决定吃过午饭后，立即便去筹钱。她拿出锅来，从陶瓮里盛起半升米，刚要倾进锅里，又想起每餐省一把米的祖训，便习惯地抓回一把米，丢进米瓮里。然后，又用木勺子舀起一些水，加在锅里，嘴里念念有词：“煮稀防饥，惜福延年。”

吃过饭，她从阴暗的旮旯角落掏出存款单，一瞧，有一张一万五千元的整数，另一张是四千九百八十九元。她自叨叨：“一万五千元的整

数要保住，这是我后半世的本钱呢！另一张，离五千元还差十一元。算了，少点就少点。不过一定要凑齐五千元，也好跟木官金算利息呢。”她的脑瓜儿运转着，拼命想着办法。突然，她看到大女婿送来的两斤猪肉。对了，每斤猪肉五元，两斤共十元。中午那几个当菜吃的鸡蛋，再拿去出卖掉，岂不是十一元吗！想罢，她拎起猪肉和鸡蛋，急风急火地奔卖完猪肉鸡蛋，凑齐五千元，她又马不停蹄地来到大女婿家。大女婿是个秃额红亮的中年人，看到丈母娘，连忙端茶让座。

佟琴眉开眼笑道：“有人向我借一万元，我也想赚点利息，过好晚年。我还差五千元，想向你暂时挪一挪，多不过半个月，少不过几天，我就想法还给你。”

大女婿呆了一会儿，没有应声。坐在一旁的大女儿肖杨儿搭腔了：“娘，这事情，当女婿的难开口，我可要说实话了。你也知道，这两年，你女婿实巴巴的，出海九网八空，赚下的几个小钱，不易啊。又有三个孩子，日子艰难啊。你如果应承别人一万元，我可以借五千元。不过，你赚的利息，转给我们。就是说，算我借给你的。”

佟琴没有料到，被女儿将了一军，既然露了借钱的馅，也只好做个顺水人情了。她拿着女儿的五千元，垂头丧气地回家了。

佟琴路过大儿子门前，蓦地想起还差一万元借款，拐进大儿子家，说明了来意。大儿子连声说道：“你短一万元，向我借八千，好。木官金是堂堂法官，总不会吃掉老婆舅的血汗钱。借给他，心里搁铁砣，实打实。你先回家，一会儿，我把钱送给你。”

佟琴又赶到自己的姐姐家：“大姐啊，我照顾你发财啊。别人央我借两千元，利息两分，我不借给他，特地来找你，让你那两千元私房钱，有出借赚钱的机会。”

大姐爽快地说：“自家姐妹，总要互相帮助。喏，这是两千元私房钱，拿去吧。别忘了，让借主打借条。”她从床头掏出两千元，递给佟琴。

佟琴喘吁吁地回到家，大儿子已经等候着。大儿子迎向前说：“娘，我和你媳妇商量了一下，干脆凑个整数，家里的一万元全借给木官金，怎么样？”他拿出一捆钞票。

佟琴一想：不好，木官金只借两万元，我已经把大姐的两千元拿来了，多出两千元，减谁的数额呢！也罢，姐妹亲不如母子亲，儿子赚钱了，早早晚晚，总会多一碗海鲜孝敬我呢！把姐姐的两千元退掉吧！

佟琴数完儿子的一万元，收藏完毕，拿着姐姐的两千元，又回到姐姐家。她大诉其难处：“姐姐啊，我好心没有做成好事啊。我把你的两千元拿给借主，他说，他的钱借足了，不需要了。我又转了几个要钱的地方，大伙都说目前不需要，我只好拿还给你了。”

不料，佟琴的老姐连声说：“不要紧，不要紧。妹的心意，当姐的领情了。也巧，刚才，你的二女婿木官金来找我，向我借钱。我告诉他，两千元私房钱让你借去。木官金说，你可能是替他代借的。妹，你是不是替木官金借钱啊？”

佟琴一阵疑惑，说：“他还在借钱？他还要借多少？我……不是替他代借的。”

老姐点头：“是啊，我也想，木官金说，他的媳妇肖柳儿，要做大生意，要借很多的钱，哪会借不起区区两千元呢？这样吧，这两手元，我直接借给木官金。”

佟琴想到自己偏袒儿子的私心，尴尬极了。

八

金钱如白花花的海流，从西岛源源涌到东岛。东岛上的陈英姿，如虾儿扑腾着，寻找着能借钱的入。

这天，一个小渔哥走进渔屋，说：“婶子，老支书叫你去。”

英姿吃了一惊。这老支书是渔村已经卸任的原党支部书记，位置没了，却更有功夫管闲事。哪桩事看不惯，就插手管哪桩。人家叫他“百事管”。

英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老支书家。老支书是应平明的堂叔，

名叫应灵，他看着英姿，也不让座，脸皮绷得紧巴巴，瓮声瓮气地呵斥：“英姿，听说你像船舱里的老鼠，四处乱蹦，大规模地出借钞票？”

英姿镇了镇情绪，冷静地应道：“有这么回事。”

老支书追问：“你家有多余的铜钿？那么多钱，哪里弄到手的？”

英姿傲岸地一仰脸：“从西岛借来的，当个中人，赚点手续费。现在这种行当，还不是人身上的汗毛，到处都是。正正当当不犯法。”

老支书提高了声音：“可是，众口同声，说你筹集大笔资金，要冒险做大生意。”

陈英姿：“筹钱做生意，更是红旗的杆儿，又正又直的，没有错。”

老支书的拳头，擂得八仙桌跳荡起来：“用自己的钱出借，赚点国家允许的浮动利息，没有错。做正常的生意赚钱，也是对的。可是，你借到几十万元，像没有人要的麻脸姑娘，四处推销，这种行为很不正常。”

“什么地方不正常？”

“一是数额巨大。二是用别人的钱赚别人的钱。做几十万元的生意，万一生意失败了，要使多少人破产？想致富，要辛勤劳作致富，闯海致富，你那种邪心眼，算什么？你这样做，迟早会摔大跤的！”

这时老支书的儿媳妇刘英笑吟吟地走进来，把竹篮硬塞往老支书的手里：“公公，中午的菜还没有着落呢，麻烦你上市场走一趟。”

老支书犹豫了一下，只得拎起菜篮子，往外走去。临离开，又回头叮咛英姿：“侄媳姐，你这样做是错误的，赶快收手啊！”

老支书走后，刘英牵着英姿的手又摸又拍：“嫂子，那老脑筋，死顽固得很，你甭放在心上了！”

陈英姿应道：“小事一桩。”

刘英小声地问：“听说，参加你做生意的人，不用直接出本钱，只要对西岛借来的钱，打张借条，以后就可以分到股份利润了。”

陈英姿心里一亮，暗暗想道，好聪明的女人啊，简直像鬼精。她的话意很清楚，想借老支书的权势，要我从木官金借到的金钱里，划出一部分，算她的股份资金，参加做生意，以后的生意利润，按股份分成。唉，老支书不好得罪啊！在渔村里，他资格最老。多数的党员，包括新支书、村长，都是他一手栽培的。何不顺水推舟，给点好处她。如果老支书尝到甜头，我也能大树底下好乘凉啰。好，趁老支书不在家，把这种鲜饵，抛给刘英，让她中钩吧。于是，陈英姿故作神秘地说：“刘英妹子，我陈英姿是六月的黄鱼，心红血也热。我可以划出五千元，做你的股份资金，参加做生意，让你分到现成钱，也证明我对老支书的忠心！”

刘英像注射了兴奋剂。她颤着声音说：“好嫂嫂，那我家的十代祖宗，都要向你道谢了。只是，不知道我要做些什么事？”

陈英姿想了想，说：“很容易的两件事。一是打一张借到五千元的条子，好使我向债主有个交代。二是替我向老支书美言几句，如果有人向我，不，现在是向我们共同做生意的团伙兴风作浪，你就请他这道钢铁大堤出来挡挡风浪。”

刘英高兴地一拍手：“好，我马上写借条。”

陈英姿笑道：“刘英，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生意股东啰！不过，你要对外保密。”

“砰！”突然间，老支书连蹦带跳地冲进来，手指直冲英姿的鼻梁：“你，你，搞什么名堂，竟敢在我的家里烧火？”

原来，老支书在家里是个闲事不管的角色。今天，刘英是有意把他支到市场里了解生活。老支书到市场后，如潮似浪的人流把他拥挤到一个肉摊前。他指着一块五花肉，问：“多少钱一斤？”肉贩子应道：“便宜价，五元一斤。”老支书吃了一惊：“什么？前些天，家里人还说，是四元一斤的呀。”这时，旁边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喊道：“喂，买四斤肉。”肉贩子白眼斜了老支书一下，称好肉，故意喊：“五元一斤，四斤二十元。下面要买的人，五元五角一斤啰！”老支书气傻了：“你、你，明摆着敲诈勒索嘛！”肉贩子可不管你老支书不老支书，含沙射影地喊：“卖肉啰，要买快买、不买走开。”老支书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忘了买其他菜，拎着空篮子，颠颠地回到家里。他听到屋里传出陈英姿的声音，心想她还没有走，不知搞什么花招，仔细一听，陈英姿

和媳妇刘英，在合计做生意呢！老支书怒不可遏，呵斥着陈英姿。

不料，媳妇刘英挤上前来，挡住了老支书，说：“公公，你怎么带着空篮子回来！”

老支书吼道：“妈的，那市场的价格，比体温表里的水银柱还升得快！穷人上市场，买不起鱼肉，买回来一肚子的气。刘英，那种生意，不能参加。”

刘英打断他的话：“公公，今天，我是有意让你到市场去体验一下生活的。你想想，我们每天每月每年赚的钱，像海边的石头，多不起来。而现在呢，各种物品都在上涨，连供应渔民的大米，也从二角五分一斤，升到七角五分一斤了。就是说，去年赚的钱，能买十斤猪心，今年还是赚同样的钱，买不到十斤猪屁股了！再不想法子，让钱生钱，全家人都要跟你喝西北风！”

老支书执拗地应道：“我是共产党员，就是饿死了，也不去偷去抢。做这些生意，跟偷抢差不多！”

刘英生气了：“公公，你真是花岗岩脑袋。反正，你没有权利干涉我的人身自由。我不想跟着你饿死，我要活下去！”

老支书睬一脚吼一声：“滚！给我滚！滚出去！”

九

这是一桌很有气派的酒宴。桌子中心，摆着一盘盘鱼粉拌海星、清汤炖鲑鱼、糖醋熬黄花、琼浆搅鱼皮、明火蒸龙虾、潺水煮燕窝……主菜的四周，一溜儿圆圆的碟儿里，放着蘑菇状鲍鱼、花朵似的牡蛎、弯弓般的虾仁、黑扇形的淡菜、灰黝黝的海螺，整整十二样。碟子外沿，放着外地名产青岛啤酒、本岛特产黄海啤酒。

坐在宴桌周围的宾客，都是西岛各界有名望的人。设宴的主人是西岛的阿福，因为搞水产加工发了大财，今日儿子结婚，特邀请社会名流聚会。坐在木官金旁边的是西岛有名的业余作家金心。也不知怎的，他

仿佛厌恶木官金似的，微微侧着身子，用背部朝着他。本官金仿佛觉察到气氛不对，笑着站起来，向金心躬腰敬酒：“大作家，祝你才思敏捷，珠语成篇，一鸣惊人。干。”金心的瘦长白净的脸庞，傲岸地高仰着，薄唇儿迸出一句话：“没有兴趣！”理都不理木官金。木官金一阵尴尬，酒脸儿涨得通红。

主人阿福连忙站起来，笑呵呵地打圆场：“哈哈，有才气的作家，高傲是他们的优点，木法官，你不要见怪。”

阿福高声说道：“现在讲自由，我们的酒席也实行自由，谁愿意怎么喝就怎么喝，不要太客套太拘束！”

众人的嘈杂声：“对！喝！随意喝！”

喝了一阵酒，金心的心口热烘烘的。瞟一眼木官金，血往脑门涌一阵，终于抑制不住，手指将眼镜往上一顶，开始大声讲起来：“现在的西岛啊，百花盛开，但也有毛虫蠢蠢欲动了。这些毛虫损人利己，竟借集百万元，借给他到外面世界做生意，实现他们的富翁梦。”

这些话，明明白白在攻击木官金。木官金很沉着，嘴角抿着冷笑，冷冷地反问：“有话，明白地讲，不要说鬼话。”

金心的脸一斜，白了他一眼：“是人是鬼，肚明心知。”

有一个宾客插嘴道：“老金，你也是国家干部，可以向上级反映嘛。你还有自己的优势，一支笔杆子驰骋天下。你可以写文章，在党报上发表，树正气而驱邪气嘛！”

金心：“现在还不到时候。到时候，哼哼，我的笔尖可以替它们画两顶帽子，诈骗民财，扰乱经济秩序。”

呼！木官金再也忍耐不住，他向阿福说道：“我还有急事，告辞了。”迈着疾步走出房门。屋内，传出金心的喊声：“哈哈，邪不敌正，滚了！”

木官金压制着满腔膨胀的怒气，理智告诉他，应该继续听下去，金心之流抓住了自己什么辫子。他踱回来，站在门外，偷听着。

阿福的声音：“金作家，你也太过分了。现在做生意的人，好多都

是党员干部的家属，她们没有工作，也要吃饭嘛。官金的妻子肖柳儿，在家吃白饭多年了。如果同意渔民和工人做生意，而禁止干部家属做生意，这不公平嘛。再说，西岛上，有几百人吃的是生意饭，其中多数人的本钱，还不是东借西凑的，谁家如果有大量的现成的资金，也不用冒险做生意了，借别人的钱做生意，也有好处，债主能赚利息，生意人能赚利润。总之，这些问题，我也看不准，到底是对是错？”

金心的声音：“阿福，中央的政策，主要强调劳动致富，木官金打出妻子的招牌，以为像圆溜溜的鹅卵石，让人抓不住把柄。但是，这合乎党的政策精神吗？”

听着，木官金真想抓起石头，飞入大门，砸扁金心的利嘴。但他毕竟是有理智的法官，于是便压着怒火恨恨地回家了。

午休时，他躺在席梦思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这样赚钱，虽然合乎时俗，可是，毕竟出格了一些。再说，和台湾人交易，不知会不会出差错。要不要半途退兵呢？唉，现在不干也来不及了，已经有三十多万元交到东岛了。三十万元也是干，一百万元也是干，干脆干到底吧！不过，金心的话，倒使我警觉了。前些天，英姿不是说过，她把老支书的媳妇拉到手，变成合伙人。她多了一个保护人。对，应该找一些保护人，形成保护网，万一出事时，也有个照应。找些什么保护人呢？各种各样的机关人员都需要。经济问题出事，要经济机关的人出来讲话。政治问题出事，要政治机关的人出来发言。用什么办法寻保护人呢？嗯……最妙的办法，要把我和他们的经济利益连在一起！对，就这么办。金心啊，你要揭发我。我先封着你的嘴，砍断你的手。

木官金跃出卧室，寻找妻子了。

下午，木官金的妻子肖柳儿，突然瞻前顾后地来到金心的家。金心是办事处文化站的工作人员，住在集体宿舍里。三十六平方米的房间，隔成三部分：卧室、灶房、创作间，低矮而狭窄。肖柳儿苦笑着，摇摇头。

金心的妻子迎出来。她是肖柳儿同地方人，叫肖花，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凤眼儿。

肖柳儿亲切地说：“妹子，好清苦的日子啊！中国的文人，一没有权，二没有钱。住在这种鸡窝般小房子里，哪能写出伟大的作品？你想

不想翻身，替金心改变创作环境，写出惊世之作？”

肖花说：“想归想，现实归现实，甭说替他建造明敞安静的创作环境，就是买点好鱼肉，给他滋补身体，也买不起呢！那百把元的工资，能起什么作用？十五元一斤黄花鱼，三十元一斤石斑鱼，他一个月的工资能买几斤鱼？唉！”

肖柳儿乘机进攻说：“我倒有个赚钱的办法，保证你能赚些钱，贴补家庭。”

“有什么好办法？”

肖柳儿贴近她，神秘地说了一阵悄悄话。

肖花犹豫道：“要不要跟金心商量？他是个清高的人，恐怕……”

肖柳儿：“跟他商量，肯定反对。这事得瞒着他。万一他发觉了，再慢慢地告诉他，说这都是为他好，赚了钱，替他建造安静宽敞的创作室，买鲜美可口的鱼肉！”

肖花一咬牙，点了点头。一会儿，肖柳儿满脸春风地离开了。

第二天，金心下班回家，寻找着什么，急得额头沁出细微晶亮的汗珠。他朝灶房里的妻子喊问：“肖花，拿过那张两百元稿费的汇款单吗？”

肖花实巴巴地应：“拿过了。”

金心一推抽屉：“咳，害得我苦找。最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发展我当会员，要缴会员费。市文协又选我当理事，做理事便要带头缴纳会费的。我得到邮局领款。拿来！”

肖花走进创作室：“借出去了。”

金心叫起来：“啊？我早就告诉你，我的可怜的稿费，给我当文学创作活动费用。你把它当借款了？借给谁了？”

肖花：“瞒你也不好。昨天，肖柳儿来了，说要筹款做生意赚钱，让我参加小股份。我们结婚十年，只积蓄了四千八百元，加上两百元稿

费，刚刚凑齐五千元的小股份，给她拿去了。”

“啊！”金心惊得瞠目结舌，继而怒气冲天：“你、你成心把老子画成两种脸孔的小丑！前天，我刚刚斥骂过木官金。今天，你把老子变成了舔木官金屁股的狗！你赶快去找肖柳儿，把五千元找回来。快！”

肖花嘟哝着：“我是为你好，想赚点钱给你建造创作室。谁知道，你跟木官金干仗了？昨天下午，木官金和肖柳儿已把钱送往东岛了，由不得我了。”

“木官金……”

金心气极，一拳砸在桌子上，震翻了桌面上的墨水瓶。

+

小船划过波涛汹涌的海面，直抵陈英姿的渔屋。应平明出海去了，渔屋空荡荡的，变成木官金和恋人幽会的胜地。一阵你欢我爱的亲热后，俩人又紧张地商量起来了。

“英姿妹，事情惹出麻烦了，有人发誓要对我们进行口诛笔伐呢！”

“是啊，东岛这边也很不安静。”

“我们是不是做得过分了？”

“你开始吃后悔药了？告诉你，钱已经购买了一批台湾人喜吃爱穿的物品，想抽回资金，来不及了。”

“我哪会抽回资金呢？我抽回资金，那是踩你的心窝了。”

“算你有良心，不枉恋了你十多年。再说，人总是心如无底洞，宁愿做豁命生意，也不肯做亏本生意，我想经济翻身，你也要当百万富翁嘛！”

“不过，英姿妹，咱们得筑一条大堤，挡住这舆论的浪潮！”

“你见多识广，你说说你的妙计吧！”

“多找些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政法部门的掌权人，把我们的命运同他们的经济利益联在一起，形成一张网络，罩在全岛上，这就能保护我们自己了！这样做，也许要牺牲一些我们的经济利益！”

“管它呢，只要生意顺利，牺牲点利益也情愿。其实，你没有说，我就开始做了！”

“好，不愧是聪明的妹子！”

当日，陈英姿便出门，去找一个早已物色好的对象。

他是东岛海洋法庭的审判员，叫叶其圆，四十来岁，宽颊阔嘴，笑眼眯眯，像个笑和尚。他是应平明儿时的好朋友，常到他家坐坐，也喝点酒吃点鱼虾。他看到陈英姿来找自己，忙倒茶让座，问：“弟妹，你难得找我，有什么事？”

陈英姿：“叶哥，你大约耳有所闻了，我在做一笔大生意？”

叶其圆：“是啊，听说了。你们那座渔屋，是该翻盖了。可是，出海要驶平安船，要注意策略啰！”

“叶哥，不瞒你，你们西岛法庭的法官，也是我生意合伙人。他让我来找你，要我也提携你，让你赚点钱。”

叶其圆沉思着：“你说的是木官金吧？做生意嘛，唉，我是直人说直话了。我是共产党员，又是政法干部，做这些生意恐怕不妥当。照理说，木官金也不介入生意为好。”

“你错了。他是妻子介入呢。他妻子是个无业者，做做生意又何妨？我的意思也不是叫你介入。你爱人也是个没有工作的人，她完全可以赚钱嘛。”

“那也不行。上级新近有指示，任何掌权者，不能用自己的权势，打家属的牌子，参与社会的不法经营。”

“这种老教条，早被改革的浪潮冲得七零八落了。在东西岛，参加做生意赚钱的，何止木官金一人。再说，我又不是叫嫂子直接做生意，

我是向嫂子借钱，到时候，我付利息钱！”

“借钱给你，是没有错。不过，总觉得脱不了干系。”

“你连这点忙都不帮。那平时，何必跟应平明称兄道弟呢？”

“啊，你不要蹿火。让我想想。这样吧，我让我弟弟借钱。他最近做鱼货生意，把黑鲳鱼卖给台湾渔轮，赚了一笔。不过，我得同他商量一下，你等着。”

叶其圆出去了许久才急步回来，兴奋地说：“弟妹，我弟弟同意出借一万元，要你直接去拿呢！怎么样，我是原则和人情两不误吧？”

“谢谢大哥！”陈英姿走出叶其圆的家，一路想道：其圆其圆，做的事真圆啊！鬼才知道那一万元是你的还是你弟弟的呢。

陈英姿从叶其圆弟弟家拿到一万元，兴冲冲地往回走近自己家时，突然想到这次筹集生意本钱，是木官金借的。但我也借了不少啊。万一生意拖延了，一时还不了钱，责任重大啊！我一个小女子，能挡得住这些有权势的债主吗？还是拐一道弯，把钱交给木官金，由他直接借入转给我，我集中精力，做好生意吧。

十一

木官金像个有心计的舵手，按照预定的舵向，在风风浪浪里行驶着。

他回到西岛后，他的妻子肖柳儿便出现在西岛法庭副庭长丁志家。丁志的妻子身材大、鼻梁高、肤色粉白，人称“白俄罗斯美人”，简称白美人。白美人抚摸着齐肩高的肖柳儿，同情地说：“肖柳儿，敢情是木官金虐待你了，你变得越来越黄瘦了。告诉我，我让老丁去管管他！”

肖柳儿应道：“没有。老木对我很好，他工作那么繁忙，一有空就回家，帮我料理家务。人家男人，空闲时吃喝玩乐。他是白玉胎子，一尘不染。”

白美人说：“啧啧，真是贤惠的女人。告诉我。找我有什么事？”

肖柳儿往里室看看，见丁志不在家，才放胆说：“咱老木，惦记同行犯穷病，想让你们聚点钱财，让孩子们吃鲜点穿暖些。”

白美人好奇地问：“莫不是让我们合伙做生意？那事儿给老丁知道了，非打死我不可。他那木头脑瓜，见棺材时也不开窍！你说的聚点钱财，还有没有其他正道儿？”

肖柳儿笑道：“我又不是孙悟空，会变法术。我家老木的想法，是让我帮你们凑个‘钱会’，让你们能聚一笔钱。”

白美人人大胆子小：“啊哟，有好几次，我想参加‘凑会’，赚点高利息，老丁知道了，像猛虎般向我吼叫，说自己大半辈子一直是个清清白白的人，如果我把他扳歪了，他要摘我的脑瓜儿来做下酒菜呢！”

肖柳儿说：“我老木也是这样想的，不过他说在同志之间不妨搞个互助会，这个月大伙每人十元钱，集中给一个人，下个月又凑同样的钱，给另一个人。轮到的人，能拿到一大笔钱。我的意思也是这样，咱们来个顺水推舟，不出老丁规定的辙儿。我召集数十人，由我当名义上的‘凑会会首’。第一个月，大家缴纳的会钱，都归你。第二个月以后，你收到那个会员多少钱，还给他多少钱。以后每个月，都照章办理。这样，老丁追究起来，你好解释了。反正，你拿人家多少，还人家多少，没有剥削人。至于以后会员，互相按高利贷结算，那是我和他们的事了。”

白美人感激地说：“那样，你不是白干了？”

肖柳儿说：“我不但白干，还要替你干呢！你拿到的钱，可以暗暗交给我，你如果胆子大，我用高利息付给你。你如果胆子小，我按国家规定的浮动利息率，付你钞票。”

白美人说：“好！这种办法是正道儿。只是，每个月要缴多少钱呢？”

肖柳儿说：“缴得越多，你会首到手的金额越大，就算收入银行的利息，也是很可观的。这样吧，发动一百个会员，每个会员每月五百元，你可以拿到五万元呢！”

白美人嘟哝道：“钱收入很多。可是，每个月要付出五百元，我们确实付不起。”

“你真傻，五万元的本钱，按银行最高的利息额一分半算，每月收入七百五十元利息，支付会费五百元，还余二百五十元呢！”

白美人担忧道：“要么，叫两个人，一起得会首的钱，搞个集体会首，行吗？”

肖柳儿想了想，双掌一拍，说：“好！法庭老庭长张诚，现办事处政法副主任，都是老木和老丁的顶头上司，他们又是老朋友，让老张的爱人也赚点钱。还有市人大代表西岛小组组长关杨，也是咱俩家的常客，又是西岛无名有实的人大主任，人人敬畏呢，也给他爱人一些好处吧！这样，你的胆也能壮实了。”

白美人说：“好吧！老张和老关的家，就住在不久的集体宿舍楼里，我去把他们的爱人找来，大家集体合计合计。你等着。”

张诚的爱人叫庄秀女，身子像柳条儿似的，细细嫩嫩白白。关杨的爱人周梅花，和庄秀女刚好相反，又黑又壮。两人跟着白美人走进屋。白美人已经把情况通报她俩了。庄秀女的声音比风拂柳絮还细：“照理说，现在从国营商店到个体市场，什么样的物价都上涨，我们的工资，却涨不起来，这个家越来越难当了。筹点本钱，赚些利息，也没有什么错呀？可是，咱们老张和老关老丁一样，都是花岗岩脑袋。他常说自己入党二十几年，一身清白，在改革开放中，决不能沾上污点！肖柳儿的心意，好得没法形容了。可是，这让老张知道了，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周梅花的眉头一拧：“秀女，你是一只怕老公的女乌龟，我却要和我那个平起平坐的。我和关杨闹过多次了。我说要想法儿赚点钱，贴补家用。他朝我吼：‘国家干部，赚工资以外的钱，全是非法的。干部赚钱，赚的是权力钱，利用人民给你的权力，赚群众的钱。’我不服，驳斥他：‘八小时内替政府干，八小时外替自己干，只要干合法不违纪的事，有什么错？’再说，我们这些家属，全是老头子太正道了，不替我们开后门安排工作，才落了个在家当伙夫的下场。我们这些家庭伙夫，该联合起来，造老头子的反。肖柳儿的办法，能干。大家集体保密，甬扬出风声，吹进老头子的耳里。当然，如果他们发觉了，就联合起来，每餐烧一碗白水给他们喝喝，叫他们饿着肚皮，吼不起来！到那时，生

米煮成熟饭，他们也没有办法了。”

庄秀女和白美人，看到周梅花态度坚决，也同意了。肖柳儿说：“好，我们分头动员大伙参加‘凑会’。会首的钱，你们各分三分之一，由我借出去周转，付给社会利息。另外，你们能直接借到钱，也拿给我，我付利息。”

于是，几个家属分头活动开了。

其中，肖柳儿的行动最活跃。她读过初中，依稀记得过去的课本里有那么几句话，拉大旗，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这些话，仿佛成了她的行动指南。

她用了三面“大旗”，去招引众人：法庭副庭长、办事处政法副主任、“人大主任”。

她招引众人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一是口头游说。她来到办事处属下的公安、检察、司法、法庭等单位干部家里，仗着是他们老相识，大言不惭：“你们的顶头上司都搞‘凑会’了，你们还不参加？”

二是书面证明。这办法，倒是肖柳儿的创造。她把所有参加“凑会”的人，用打字机打印出来。她没有打印家属的名字，而是打印这些男人的大名。又拿着印有这些权势赫赫的人们的大名的纸张，去登门叩窗，拜访银行、物资、交通等部门的干部，动员他们入会。她知道，木官金的生意进行时，这些部门的人员，如果知道和自己有关联，物资部门可以供应，交通部门可以运输，银行部门可以借贷。果然，这些部门的干部，尤其是他们的家属，看到会首是岛上的掌权人，而且为人品德端正，参加他们的“凑会”，绝不会出问题的，轮到自己得会钱时，便可以赚到一笔利息钱，这何乐而不为呢？！

三是请出活证人。一些纪律检查干部、监察干部，因为天天处理别人，所以不好打交道，肖柳儿把白美人、周梅花、庄秀女请出来，对那些干部家属说：“她们的经济很困难，希望你们帮帮忙，这对你们也有好处。”

这些干部家属见她们都参加“凑会”，乐个做点顺水人情，都把钱交

出来了。

顿时，全岛有七十户人家，参加了肖柳儿的“凑会”。每人每月五百元，有三万五千元的会首钱，装进肖柳儿的钱兜。肖柳儿慷慨得很，第一个月，就付给白美人、周梅花、庄秀女数百元的利息钱，三个女人兴奋异常，差点没拜倒在肖柳儿面前，喊她干娘。

但是，肖柳儿回家后，在夜深人静的夜晚，她头下的枕巾，往往被泪水浸湿了。一种声音，时刻在她的耳膛震响，震得耳膛快炸裂了：“孩子他娘，你的凑会有什么新进展？要继续下去啊！明天，你去找某某人，用这样的办法……”

这是丈夫木官金的声音——幕后操纵者的声音。她回家的时候，他一刻也不让她安宁，总是这样地催促她。她感到，自己的头顶，有一块黑色的巨石压制着，压得她气喘吁吁，快要垮台了！

十二

在东岛，陈英姿的脑海，昼夜碌碌地为凑钱运转着。

东西岛上有一座渔民中学，英姿和应平明都是该校毕业生。当时的校长，就是现在的东岛工委宣传委员。他的学生，可谓桃李遍布东西两岛。

说来也巧，这天中午，陈英姿看到满脸皱纹、两鬓白发的老校长，蹒跚地走过自己的渔屋旁，陈英姿灵机一动，连忙出去拦住老校长，娇滴滴地喊：“老校长，到屋里坐坐。”

老校长眯着一双老眼，他的学生太多了，一时想不起来。

陈英姿说：“老校长，你记不起来了？你上过我三年政治课。嘿，嘿，我在学校时，大家都喊我做‘校花’呢！”

老校长笑了起来：“哦，我记起来了。”陈英姿拉他进家里，要弄菜待他。老校长连忙说：“英姿同学，不要客气，无功不受禄，我马上就

要走了。”

“老校长，你莫非看不起我们这些学生啊！”

“不不不！师生情谊归师生情谊，吃吃喝喝要不得。你硬要请我，我只好走了。”

陈英姿说：“好吧，我也不迫你了。不过，你是东岛的父母官之一，总要了解我们平民百姓的生活啊！请老师视察学生的住宅吧！”

老校长抬头细看，见墙上灰土斑驳，还长出一片白色的牡蛎壳儿，赭红色的船虱儿爬行着。屋顶木椽，被白蚁啃得洞洞穴穴，随时都会断裂。乌黑肮脏的陶瓦，已露出了一条条明亮的裂隙。整座渔屋散发着霉味腥气。

陈英姿眼睛泛出晶亮的泪珠：“老校长，这日子像浸过盐卤，又咸又苦，怎么过呢？”

老校长叹一口气：“是啊！这些年，中央实行好政策，很多人致富了。可是，这座荒芜海岛上，像你这种生活的人家，还不少呢！要想想办法，脱贫致富！”

陈英姿：“脱贫致富，谈何容易？等到致富时，我这间破屋，早被卷上礁岸的海啸浪淹塌了！我们夫妻，早变成鱼食了！”

老校长难过地点了点头：“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愧对百姓了！不过，是要及早翻盖房屋，以免出现灾厄！”

陈英姿：“可是，到哪里弄钱呢？”

老校长想了一想：“你们翻盖房子时，我可以借你两百元。虽然是杯水车薪，也略表寸心啊！”

陈英姿趁机说道：“不！老校长一片爱民之心，学生心领了。你每月百把元工资，又要养家糊口，节省两百元，实在不容易。我有个好办法。我和丈夫都是东岛渔家子弟学生，我们那两届的同学，有数百人呢。我想联络一批同学和老师，组织一个互助会，每人每次拿出三两百元，集中起来，支援有困难的人。第二次、第三次……一次次地继续下去，解决大家困难。”

老校长疑惑地说：“如果是高利贷形式的‘凑会’，就是打碎我这颗老脑瓜，我也不会参加！那种‘凑会’，有钱的人，拿钱做本，互相剥削来剥削去，钱生钱，钱更多了。没有钱的人，就更穷了。这样做，说什么也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

陈英姿连忙解释：“不不，你误会了。我们这种互助会，绝不是‘凑会’。我们没有一点利息，纯粹是互相帮助。我目前有困难，第一次筹集的钱，权当帮助我盖房子。老校长答应的两百元，就算是互助会吧。等到老校长有困难时，例如儿子娶妻、女儿出嫁什么的，我也用两百元支援你，行吗？”

老校长笑了：“好！这种办法好！”

有老校长带头，互助会就像铁船头劈风斩浪，有声有势地搞起来了。陈英姿带着忠厚老实的丈夫，出入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家中，亮出老校长的牌子，恳求同学们互相支援。同学们信服老校长，纷纷同意参加。没有多长时间，陈英姿便筹集了两万元。

十三

木官金很会利用关系，扩大战果。他的心里有一幅西岛社会关系图。他知道，中国人民银行西岛办事处的贷款员周道英，是西岛“人大”主任爱人周梅花的妹妹。这天，木官金偕同肖柳儿，拎着一串金灿灿的黄鱼，来到周道英的住处。

周道英的长相，酷似周梅花，黑黑壮壮，像个钻风钻浪的闯海汉。周道英热情地接待木官金夫妇：“大法官，有什么要紧事，劳你的大驾？”

木官金知道她会吸烟，递过去一根“大中华”，替她点燃了，说：“财政大臣，你姐姐委托我来找你啊！”

“哦？！我姐姐有什么事？”

木官金反问道：“你姐姐没有告诉过你？”

昨天，木官金找过周梅花，提议道：“大嫂，你在东西岛的兄弟姐妹不少，我想扩大‘凑会’的范围，本钱凑多了，大家才能多赚钱，不知你那些兄弟姐妹有无兴趣？”周梅花已经上了木官金的船，问道：“你是让他们参加凑会呢，还是直接拿钱参加生意股份？”木官金：“两种方法都可以。我听说银行近来有一种高息贷款。你的妹妹周道英是银行的贷款员，掌管这部分计划外贷款。我想借一笔高息的计划外贷款，那种贷款范围大，借出来做生意，也是合法的。同时，那笔贷款做本钱，生意成功后，我会报答周道英的。”周梅花：“我对计划外贷款政策，多少了解些，借出来做生意，是不越轨的。只是，你所说的‘报答’，这就不妥了。你的意思，无非是生意盈利，分一笔利钱给周道英。我们周家姐妹，从来守正道，不吃这种饭。”木官金忙说：“佩服！我刚才讲的，是开开玩笑。我只央求你，疏导你妹妹的思想，给我一笔计划外贷款。她自己如果有钱，也可以借给我。”周梅花说：“好吧，我动员我的妹妹，叫她尽力支持你。”

这时，周道英听木官金一说，便想起今天清早，姐姐在菜市场碰到自己时说的话，于是应道：“我姐姐告诉过我了。”

木官金恳求道：“我妻子的生意，希望你帮忙了。”

周道英：“我考虑一下吧。我是国家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要遵照国家经济法规办事。虽然计划外贷款的发放范围比较广，但是借贷的单位，不论是国营、集体、个体的，都应持有工商部门发放的营业执照。”

木官金碰了软钉子，心里咒起了周梅花。唉，现官不如现管，不如找经济部门的具体办事人员，替肖柳儿办一张工商营业执照，那才是真正的护身符呢！有了它，在海里和台湾人做生意，也就合理合法了！去找工商所，必须改变找银行的做法，先给经办人员一点甜头才是。俗话说：拿人东西手软，吃人东西嘴软。他得了我的便宜，才会开方便之门呢。

夫妻俩来到西岛工商所，负责办营业执照的是矮矬肥胖的龙钟。龙钟还没有开口，木官金压低声音说：“老龙，我去过你家了，一副穷酸样。”龙钟感叹道：“唉，市场价格上升，工资没有上升，实际是下降了。有什么办法呢？”

木官金：“我手头有一笔钱，准备做生意。你如果不嫌弃，只需打一张借条，声明向我借五千元，又返回到我妻子手里，由我妻子做买卖，生意成功了，五千元的利润，日清月结，全归你，怎么样？”木官金心里想：我这鲜饵，足能使大鱼上钩。

龙钟神采奕奕，说：“你老兄是十万元富翁，愿意帮助老弟，太感谢了。不过，亲兄弟明账目，我收到利润后，按社会利息额，还你利息钱。”

木官金又想：好精的家伙。收到利润后，付我利息钱。如果生意没有利润，他一分钱也不用还，图个干干净净，没有包袱。也罢，工商营业执照，对今后的海洋生意，太重要了，答应他吧。木官金做了个顺水人情：“好，一言为定！”

紧接着，龙钟的炯炯目光，扫描着木官金，精明地说：“老木，你今天找我，大约不仅仅这件事吧？有什么事，说吧。不过，有言在先，可照顾可不照顾的，照顾。原则问题，我不退让。我们党员干部还是要按党的原则办事的。”

木官金说了实话：“我妻子准备租一条船，在海洋贩运鱼虾，方便的话，向渔船出卖点生活用品，想求你高抬贵手，办个营业执照。”

龙钟想了想，说：“除了石斑鱼、鳗苗等违禁品，其他的鱼虾，在海洋允许自由买卖。你想办营业执照，也可以。手续齐全，没有坏处。不过，工商部门和法庭一样，是执法机关，办事要按常规程序进行。在海洋做买卖，首先要出具生意船的航行证、船员身份证、渔村同意渔船改行做生意的证明。”

木官金嫌麻烦：“是不是手续简单些？”

龙钟说：“不行！这是上头定下的规矩。”

离开工商所，木官金气得翻白眼，跟肖柳儿说：“妈的，捞私人的便宜，脸皮厚墩墩。办公事，比老子这法官还法官。”

肖柳儿叹了一口气：“那几个手续，也容易办。我到东岛去，把应平明的航海证和船员证拿来。到咱们村办个手续。”

两天后，一切手续完备，木官金领到了营业执照。使他兴奋的是，龙钟毕竟没有白给好处。执照上的“经营项目”栏里，填写着：鱼货、小商品买卖。换句话说，未来跟台湾人做生意，就合法了。

后来，木官金又到银行。周道英看到营业执照，笑着说：“这就对了。营业执照是发贷款的依据。你家的财产是抵押品。这样吧，我给你两万元计划外贷款，再照顾你一万元低息贷款，减轻你的负担。”

木官金双颊泛红晕，兴奋地想：这周道英倒是个好人。咦，今后生意做大了，求她的事情多着呢！留得一分钱，日后好相见，给她一点甜头吧。他说：“道英，我的家庭经济状况好，多赚钱少赚钱没有关系。那一万元低息贷款，算你参加生意的股份资本。我投入五万元资金做生意，你能分到五分之一利润。我投入一百万元做生意，你能得到百分之一利润。怎么样？”

周道英坚决地说：“不不！这是以权谋私，变相受贿，跟党和政府的法纪格格不入，我不能收，你也不能付。这道理，你应该比我懂。”

木官金的脸，唰地涨得通红，连忙纠正说：“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那一万元贷款，我收下。我另外借给你一笔钱，你交还给我……”他又玩弄对待龙钟的把戏。

周道英：“不行！那是换汤不换药的违纪事。不过，我有一个要求。我儿子二十二岁了，在家待业。跟你妻子一样。我私人储蓄了三千元，想给儿子当本钱，参加你们的海上生意。”

木官金一阵振奋：“行！我还可以多垫点本钱，归你儿子的股份。”

周道英：“我是从来不揩别人的油！除了三千元的利润外，多一分也不要！”

木官金苦笑着摇摇头，走了。

看着木官金离去的背影，周道英突地想起什么，拎起一个竹篮子，飞奔而出：“老木，前天，你放在我家的黄鱼，我怕发臭，把它切成片片，用食盐腌了，你带回去！”

木官金和肖柳儿吃了一惊：“啊，你没有吃掉它？说实话，那点鱼

在我们家毫不在意。我是拎来送给你的。你啊……”

周道英：“刚才，我已经明确告诉你，我有我的做人品德。你把鱼带回去！”

肖柳儿接过竹篮子。夫妇俩走了一段路，肖柳儿说：“老木，你是不是觉得，周道英太正道了？不过，她总算伸出一只脚，踩进我们的船了。唉，像她这种正派人，能让儿子入我们的伙，已经破天荒了。西岛的风气快变成压帆风，把粗壮正直的桅杆都压弯了！”

十四

一场突然刮起的风波，差点把陈英姿的航船刮翻了。陈英姿仿效木官金的做法，寻找掌权人的亲戚，张大自己的生意网。这天，陈英姿在家里忙碌着。她眼前的桌面，放着一本借款人的名册。

“笃笃！”有人敲门了。

陈英姿连忙藏好名册，起身开门。一条小巧伶俐的身影闪进渔屋。陈英姿仔细一看，是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吕文玉。在学校时，吕文玉就以泼辣任性、善于交际闻名。陈英姿和她又抱又跳：“老同学，是什么海流，把你这条红帆船冲到这里来？”

吕文玉松开她，喘吁吁地说：“没有想到，你这座东岛的小神庙，变成人人跪拜的大佛堂了。我今天来，就是来求神拜佛的。我听别人说，你大发善心，愿意携带老同学们，做生意赚钱。同学们大多数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不买你的账。而我呢，和你一样，是个无业者……”

陈英姿打断她的话：“你和我不一样，你爱人是公安局干部，我丈夫是个淋咸水吹腥风的讨海郎。”

吕文玉：“什么公安局干部？还不是看守牢狱的牢头，一条牛似的莽汉。言归正传，我的家里，现在可说是一穷二白。别人不愿意参加的生意，我愿参加。需要多少股份资金，我去借。”

陈英姿兴奋地嚷：“好啊！我要做的生意，不怕股份多，不嫌本钱大。越多越大，赚的钱越可观。我们老同学合股，最好不过。来，我弄点酒菜，我们边吃边谈。”

这吕文玉的丈夫，名叫倪虎根，是东岛公安分局的牢狱看守，长得牛大马壮，满腮胡须，浓眉大眼，耿直鲁莽。这天傍晚，他因随公安干警外出抓捕逃犯，回家晚了，饥肠辘辘。平时，他对喜欢到别人家串门管闲事的妻子，就有些不满。这时，他看到家里只剩下十岁的女儿，妻子不知去向，灶冷锅空，不由生起气来，问女儿道：“你妈呢？”

女儿说：“妈妈说，她到海边找她一个叫陈英姿的同学。她叫你自己煮饭。”

“陈英姿？”倪虎根突然想起，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人说过，东岛有一个很厉害的渔家女，集中数十万元，准备孤注一掷，做大生意赚钱。东岛好多有钱人，都向她搭股份，捞点便宜。莫非妻子也想和她合伙？

他火气愈盛，三步并作两步，直奔海岸。他知道陈英姿家的渔屋，很快来到门口，仔细一听，妻子正和陈英姿边喝酒边谈生意经。他粗中有细，推门进去，抑住怒火，一把抓住妻子的手，往外就走，说：“有什么事，明天再来谈吧。现在家里有事呢！”

吕文玉莫名其妙地问：“家里发生了什么急事？”

倪虎根应：“到家里你就知道了。”

他的手像老虎钳似的，吕文玉挣脱不开，只得乖乖地跟着他走。边走边骂：“死鬼，轻一点不行吗？”回到家里，倪虎根再也控制不住，骂道：“你是党员干部的家属，和别人不同！想赚钱，可以下海捕鱼捞虾，上岸捉牡蛎挖淡菜，用自己的劳动去赚。老子是得过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宁可饿死，也不吃剥削来的饭！”

吕文玉讽刺道：“你这个优秀共产党员，到底算什么角儿？人家没有评上优秀党员的，都当上局长、办事处主任、工委书记；你评上了，一定是市长、市委书记吧？”

“啪！”倪虎根被激得怒火中烧，再也不能抑制自己，扬手扇了吕文

玉一巴掌。吕文玉也不是好惹的，像杀猪似的大叫道：“打死人啰！打死人啰！”

倪虎根恨恨地骂道：“老子跟你没法子过了！”

吕文玉寸步不让：“没法子过你就从这个家滚出去，不滚不出，你的嘴巴就是老娘的臀缝！”

“老子不跟你离婚，不是爹生娘养的！”倪虎根说到做到，打开衣橱，把自己的衣服一卷，抛在棉被上，又用棉被包裹衣服，往肩头一扛，冲出门去了。

当夜，倪虎根到了公安分局，把棉被衣服丢在值班室，躺在值班员睡床上，呼哧呼哧地气喘了一阵，又出门了。

黑蒙蒙的夜空，伸手不见五指。倪虎根的双眼，像夜色里的两盏渔灯。多少年来，他干公安这一行习惯了夜间活动，像机敏的猫头鹰，逮住了多少“老鼠”。他用自己无畏的行动，获得了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不久前，在为渔村办案，追捕跳海逃亡的罪犯时，他英勇地跃入恶浪里，不幸被海鲨咬断了左腿细骨，经过治愈后，行动不便，被调到牢狱担任看守。

午夜时，他叩响了东岛办事处主任的房门。仪表端正、方脸白净的方主任开了门：“虎根同志，三更半夜，还没有休息？”

倪虎根静静心，汇报道：“方主任，有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请组织警惕。最近几个月，东岛有个渔家妇女叫陈英姿，据说伙同西岛上的政法干部，筹集了数十万元，准备做大生意，按现在政策，渔家妇女做生意是允许的，可是，她们的行动很不正常……”他把自己耳闻目睹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怀疑，详细地说了一遍。

方主任神情肃穆，指着桌上的一封信，说：“这是西岛办事处转来的揭发信。写信者是西岛的业余作者金心，问题涉及东岛的陈英姿，所以西岛办事处转来给我，建议共同调查，互相配合。你不愧是好党员。不过，你处理家庭问题太粗暴了。等你妻子平心静气时，你要向她道个歉。然后慢慢疏导她。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我明天布置有关部门，迅速查处。你是本地人，了解社会情况，不妨做一些深入的调查，帮助组织了解情况，好吗？”

倪虎根应道：“好。”

三天后，晴天一个霹雳，在陈英姿头顶炸响了：办事处有关部门，对她和木官金进行调查。陈英姿他们急得大汗淋漓，像热锅上的蚂蚁。

十五

西岛北侧，有片渔桶似的盆地，黑黑的深坳处，屹立着一片高低参差的渔家屋。其中有一座私人旅舍，木官金和陈英姿正在里头聚会着。他们一个愁苦着艳脸，一个无奈地空搓着双手。

陈英姿拍拍大包的人民币：“哥，你交代的任务，我绞心绞脑总算完成了，现在又筹集了几万元。我一个小妇人，能做到这步田地，算尽了心了。”

木官金把她拉在怀里。过了好久，陈英姿问道：“哥，往后的日子，该怎么办？政府的枪口对准我们了。”

木官金点燃了一根“云烟”慢吞吞地吸着：“我们的手头，已经筹集了五十多万元，该停止借钱了。你让应平明收购台湾人喜欢的货物。我想好了，要一次性地采购大宗的物资，好加快和台湾人交易的日子到来。”

陈英姿默默地点点头。

陈英姿回忆起前几天冒着风险，四处搜集台湾同胞喜爱的商品所经历的种种苦楚，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哥，要买足数十万元台湾人喜欢的物品，也难啊。到今天止，我呕心沥血地想办法，总共才购到十来万元的物品。唉，事到如今，是要抓紧购买大宗商品，运出海洋啊！”

木官金说：“买几百元几千元的物品，夹一点违禁商品，还不要紧的。买数十万元的物品，就不要超越政策的范围。我想好了一个主意，你听着……”木官金俯身凑近陈英姿，悄声地说了一阵。

午后，陈英姿随着木官金，来到西岛政府所在地龙鳌村。这是座有

两千人口的集镇，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新生活景象。巍峨穿空的楼房，成片崛起，如雨后的春笋。黑亮的柏油街巷，平坦铺展，笔直延伸。街巷两旁，商店列阵，货品繁多，琳琅满目。集市上摆满种种鲜活虾，蔬菜禽蛋，人潮如涌，熙熙攘攘。随着现代生活兴建起来的舞池、录像厅、电影院、剧场、图书馆，镇上也应有尽有。

银行是个有钱的单位。小不丁儿的西岛银行办事处，却占据了一幢四层大楼。木官金、陈英姿来到三楼贷款股。周道英正襟危坐着，看到木官金带着个美娇娘，她半开玩笑地说：“法官艳福不浅啊，我如果是男人，也会流涎水的。”

木官金说：“她是我的同乡，现在嫁给东岛。今天，我是把她带给你的。”

“哦，有什么事？”

木官金问：“道英，最近西岛的台湾渔民接待站的商店承包人，有没有向你申请大笔贷款？”其实，木官金通过打听，刚刚了解到，那商店鉴于鱼汛期到来，大批台湾渔船将到东西岛外面的海域捕鱼，为了组织商品，保证对台湾渔民的供应，正向银行申请二十万元贷款，作为购买商品资金。

周道英爽直地应道：“是啊，他申请二十万元贷款。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对该商店及时发放贷款，这样才能保证对台湾渔民的供应。”

木官金不明不白地哼了一句：“这一次，恐怕要卡一卡啰。”

周道英问道：“什么？喂，请明白地告诉我！”

木官金指着陈英姿：“我听她无意间谈了一些情况，连忙把她带来向你反映。你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不能让你栽筋斗啊！”

周道英是个火急性子的人：“你快说啊！”

木官金说：“请她说吧！”

陈英姿说：“是这样的，我丈夫是个渔民，近日回家来，常常嘟哝海里情况，说是有一条船，好像是西岛对台接待站的商品流动供应船，

后面拖着个塑料养鱼箱，未经外贸局批准，在海洋公开收购活石斑鱼，可能要直接出卖给台湾船和香港船。”陈英姿的话，是经过周密思考的。她是间接听到，弄错了一推了之，没有责任。证人是丈夫，又住在东岛，让银行没有办法查。

周道英一拍桌子：“原来他们申请这么多的贷款，是搞这些名堂的。国家规定，石斑鱼只准外贸局收购出卖的，任何人购销石斑鱼，都是非法行为。看来我们要卡住这笔贷款。”

木官金故意激将道：“他们会硬压软缠，求你动心的。”

周道英双眼圆睁：“想让我放弃原则，除非西岛的礁岩全都变软了！”

木官金又提醒道：“你要对渔家兄弟反映的情况保密啰！”

“当然保密。”

木官金和陈英姿离开银行，相视一笑，好不开心。

第二天，肖柳儿带着陈英姿，来到对台渔民接待站。这是一座豪华的建筑物。溜八片门面摆开，二楼以上是招待所，每个房间都配备毛地毯、花壁布、天女散花式吊灯、空调设备、卫生间、浴室。外面凉台，栏杆雕花，窗台镶铝，玻璃明亮，油漆生辉。楼下门面，全部是店铺，有百货、食品、药品、五金、渔机等等，柜台簇新，货架整齐，商品繁多。娇美的渔家姑娘站在柜台里，接待着服饰花花绿绿的台湾渔民。

可是，二楼东侧办公室里，商店的承包人却神色黯淡，呆然木坐。他叫林加加，四十开外，肤色黝黑，身架瘦长。林加加和木官金夫妇是熟人，不认识陈英姿。他向肖柳儿打了一声招呼：“请坐。有什么事？”

肖柳儿坐下，指着陈英姿说：“这是我的女朋友，想用丈夫的船，在海里办流动商店。”

林加加：“哦！营业执照有吗？”

肖柳儿：“早办好了。只是不知购进什么商品，才适合大陆渔民和台湾渔民的胃口？今天来，想向你请教。”

林加加叹息道：“我心情不佳，咱们改日再谈吧。”

肖柳儿：“什么原因？我能不能帮你？”

林加加：“唉！说起来话长。反正，你也帮不上忙，不说了。”

肖柳儿：“说说嘛！”

林加加：“不瞒两位，我们商店，设在海里的商品流动销售船，主要出售一些低档商品，小百货、小食品、土特产，直至柴米油盐什么的。而上岛游玩、到接待站住宿、来商店购物的台湾人，都是些经济富裕、享受高档生活水平的。因此，我准备把商店里的低档商品，转到流动销售船出卖，再申请一笔贷款，购进高档商品，在商店里出售。本来，这座商店申请贷款，是有求必应的。这次，也不知什么原因，银行卡住了，说暂时不发放贷款，等石斑鱼汛期过去了，再发放贷款。仿佛我要用贷款非法购销石斑鱼似的，真是岂有此理！”

肖柳儿看看陈英姿。陈英姿开口了：“经理，我们搞一点协作。”

林加加：“怎样协作？”

陈英姿：“我刚在海洋开业，缺乏商品。甭讲高档商品，连低档商品也没有。你商店里的低档商品，只要台湾渔民喜欢的，包括药品、土特产、烟酒什么的，拨一部分给我，由我运到海里，加快推销速度。这样，你能及时得到购进高档商品的资金，仓库里的商品又能及时出售，我也能获得商品。”

“这个……”林加加思忖着：是啊，她说得有理。本商店仅有一条流动售货船。而堆在商店和仓库的商品，达百万元以上，一时销售不了。能有人大宗购走，积压商品变成流动资金，高档商品及时上柜台出售，两头都能赚到钱，何乐而不为？不过，对这种诚挚的顾客，既要想法多赚钱，又要说点职业道德。把台湾人愿意购买的商品，尽量多一些抛售给她，使她多赚钱。一些台湾人不问不看的积压商品，不该推给她。林加加打定主意对陈英姿说：“我支持你的想法，不过，只有大宗地购买商品，才能获得批发价。”

陈英姿：“我手头有三五十万元，拿出一半购你的商品，总可以得

到批发价供应吧？”

林加加像屁股坐弹簧，一蹦三尺高：“好！一定按批发价供应。我帮助你挑选商品，决不把滞销商品推给你，你什么时候来装货？”

陈英姿想了想，说：“今天，我回东岛，让丈夫把船开过来，晚上可以装货了！”

林加加说：“君子无戏言！”

陈英姿点点头：“我这人做生意不想招摇过市，我向你购商品的事，希望保密！”

林加加说：“好，保密！保密！”

走出接待站，肖柳儿敬佩地说：“英姿，你真行！你如果长在香港，能成大气候呢！”

陈英姿听了很高兴，吩咐道：“你去通知木官金，让他帮助挑选商品。我和平明今晚准时开船来装货！越快越好！政府的边卡，说不定随时会来卡我们的！”

肖柳儿问：“英姿，货物到手后，是在附近渔场慢慢销售，还是一次性转手出卖？”

英姿笑道：“你真傻得可爱。几十万元的商品，如果慢慢出售，要到牛年马月才卖光？”

肖柳儿问道：“一次性出售可能吗？”

英姿说：“台湾海峡北部，有一座礁岛，大陆和台湾都管不住。两岸的大宗生意买卖，都在那里成交！”

“哦！原来，你把一切都盘算好了！”肖柳儿恍然大悟。

两人匆匆分手了。

十六

东岛。和妻子分居的倪虎根，接受了方主任的任务，昼夜思谋着。

傍晚，他在屋旁边踱步，突然发现在灰茫茫的雾里，妻子吕文玉闪出了房门。他心里咯噔一跳，稍加思索后，便悄悄地跟在后面。

吕文玉转弯抹角，来到陈英姿的家里，一进门，陈英姿飞快地把门关起来。屋里，传出陈英姿和吕文玉的谈话声。

陈英姿说：“你的钱送得真及时。这些天，我把暂时出借的钱都讨回来，准备带到西岛，购买商品了！”

吕文玉说：“老同学，这是我半生的积蓄啊！万一生意失败了，本钱也要还给我。”

陈英姿说：“放心！我做的是平安生意，一定会使你获利！”

一把火在倪虎根心里头烧了起来。他恨不得一脚踹开房门，拆散这场交易。但是理智告诉他，要跟踪追击，彻底查清这次生意的内幕。过了一会儿，吕文玉出来了。倪虎根继续潜伏在屋边的礁石后。晚上八点，墨绿乌亮的海面，一条渔船拢近海岸，应平明离开船，拽着在岸上等候的陈英姿，登上渔船。应平明问她：“在什么地方装货？”

陈英姿悄声说：“东岛……”后面听不清楚了。

倪虎根看到渔船向东岛飞驶，心急了起来，这时他发现，一条梭子鱼似的扁舟，泊在一座古老的石埠旁。再回去召集人来不及了，他双脚一蹬，飞身跃上扁舟，摇动大橹，向渔船逝没的方向追去。

一小时后，扁舟驶进西岛的港湾。倪虎根在崎岖的礁岸颠簸着，寻找陈英姿的船只。他整整奔波了三小时，找遍了西岛十多处海湾和十多座码头，都没有发现踪迹。午夜的海风冷飕飕的，他的全身却热汗涔涔。突然，他听到一阵拖拉机吼叫的声音。咦，夜半三更，还有拖拉机在运货，莫非运的是陈英姿的货物？他循着声音找去，前边，一条黑色爬鳄似的礁石，伸进海洋的深水区。几辆拖拉机沿着弯曲的小道，把货运到泊在礁石外边的陈英姿的渔船。

倪虎根计算了一下涨汐时间，现在是自东向西的涨潮汐，离自西向东流向的退潮汐还有三个小时。风帆船想回东岛，必须顺着退潮汐。因此，渔帆离开西岛，最短也要等候三小时。他决定抓紧时间，把货物的供应单位查出来，然后询问有否违禁物品。如果发现违法行为，立即报告组织，把它扣压下来。

他快步来到西岛对台接待站。刚巧，商店负责人林加加站在仓库门外。倪虎根走近林加加，问：“这么晚了，还在做买卖？卖出什么商品啊？”

林加加认识倪虎根，应道：“大警察，还没有休息？什么时候从东岛调到西岛，负责夜间治安啊？”

倪虎根虎性子，沉下脸说：“我是正式问你呢！”

林加加敛起笑容：“我可没有做非法买卖。你们东岛的客户，持有正式的工商营业执照，来我这里购物。运走的，全是国家允许自由买卖的商品。”

“一下子卖出这么多？”

“光棍娶寡妇，双方都愿意，有什么错？再说，银行卡我的脖子，不发放二十万元贷款，我只有大批抛售商品，才能获得流动资金，向国家购买高档商品，满足台湾富翁的需要啊！”

“银行卡脖子？”西岛银行的周道英，是倪虎根的表姐。对银行的贷款方针，倪虎根也基本清楚。按照政策，对林加加的贷款要求，应该有求必应，他问：“加加，银行凭啥卡脖子？”

“担心我买卖石斑鱼。”

“什么人说的？”

“你的表姐周道英。她是西岛父母官的妻妹，皇亲国戚，咱不敢和她顶牛，只有靠其他办法，获得流动资金。”

“她怎么凭空把贷款和石斑鱼联系在一起？”

“她说，东岛有人来反映，怀疑我用贷款做本钱，购销石斑鱼。”

“谁反映？”

“她不讲。”

“你等着！”长期的治安工作，使倪虎根对细小的问题都能引起警觉。他模模糊糊地感到，如果林加加准备做石斑鱼生意，也不会这么公开张扬。那么是有人陷害他。害他的人，肯定要达到某种目的。如果把今晚大批出货的事联系在一起，又说明什么呢？他决心查一查。他离开接待站，跑到不远的银行宿舍，砰砰砰地擂响了表姐的房门。周道英穿着白绸睡衣，睡眼惺忪地问：“表弟，是不是妻子大闹天宫，找表姐去做工作？”

倪虎根打断她的话：“不是。领导派我调查一件事。我问你，是谁告诉你，林加加可能用贷款做本钱，购销石斑鱼？”

周道英犹豫了一下，说：“是、是木官金带来的一个东岛的女人，她长得很美……”

倪虎根一跺脚：“是陈英姿！”

周道英惊问：“怎么回事？”

倪虎根：“你们上当了。她可能要在海里，和台湾船做生意。她造林加加的谣，让你卡住林加加的脖子。然后，她大批购买商品，使林加加获得资金……”

周道英听出道理了，问：“怎么办？”

倪虎根：“那女人，刚刚在运林加加的商品。我们找林加加，截住她的商品！”

他俩风风火火地赶到接待站，一看，林加加正在上仓库的大铁锁。倪虎根拉着他：“加加，你上当了……”他把情况告诉林加加，林加加气得暴跳如雷。

倪虎根：“一起去，我帮助你！”

三人急风急火地赶向海边。半路上，陈英姿从蒙蒙的雾气里跳出来，拦住他们三人，“你们找我吗？”

林加加气得骂不出声来：“你这……”

聪敏的陈英姿，一看这架势，一切都清楚了，笑着说：“林经理，我正要向你赔罪呢！今晚，我问那死鬼丈夫，是不是看花了眼，怀疑林加加的商船购销石斑鱼。他说，可能是看花了眼，把外贸局的收购船，看成林加加的船。我骂了他一通，这才找你赔罪。我还要向木官金赔礼，害得他也陪着我，找你说了谎话。”这女人很精明，轻轻一句话，把木官金的问题掩盖了。

林加加吼道：“老子不吃你这一套！跟老子到你的船上，把货物还给我！老子不卖了！”

陈英姿有意拖延时间：“你这就不对了。我凭着光明正大的营业证，向你购货。你亲手搬货给我，一分不少地收下货款，反悔也来不及了！再说，我买的全是合法货，不怕你们怎么样！”

倪虎根提醒林加加：“甭跟她泡时间！找船去！”

周道英愤怒地迫近陈英姿：“你等着！等扣住商品，再找你算账！”

三人赶到海岸，黑鳄般的礁岩外面，竟空荡荡的，没有一条船影。

倪虎根骂道：“妈的，他们顶流开船了！”

三人又回头找陈英姿。可是，陈英姿早已溜之大吉。

十七

当夜，海风把漫天乌云搅成一团团黑色的漩涡，呼呼飞转着。墨绿色的水面，跳出一条条浑身灿白的浪头，浪头飞溅出一片片银闪闪的水珠。黑夜跃白浪，风暴近眼前。

倪虎根和林加加驾驶着商品流动销售船，顶着风暴刮起的恶浪，出海追赶应平明的渔船，想截住刚才被他们运走的商品。

船顶住风浪行驶了半个时辰，舵位里响起船老大的沙哑声音：“海

暴已经迫在眉睫了。小商船是内港船，不能闯远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是不是倒港避风呢？”

倪虎根的目光，扫描着波涛汹涌的大洋。海洋上，唯有越耸越高的浪峰和越坠越深的水谷，不见一艘渔船的踪影。他的心发胀，拳头攥得咯咯作响。

没办法，船慢慢地转动着方向……

早晨，朝阳在乌黑的云缝里躲躲闪闪。倪虎根离开拢岸的船只，急步奔向西岛办事处。他进了办事处的大门，立即登上五楼会议室。

会议室里，十多个办事处的党、政要人正在开联席会议。倪虎根向主持会议的工委书记说几句悄悄话，书记提高声音：“同志们，这是东岛公安分局的倪虎根同志。他受东岛办事处方主任的委托，调查着这件事。最近，我们西岛法庭的个别人，和东岛的渔家妇女，联手筹集了数十万元，购买大批台湾渔民喜爱的商品，运货下海，去向不明。这些人的这种做法，扰乱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实质是一种诈骗钱物的行为……”

这时，会议室里有两个人的心跳得最快，脸涨得最红。

一个是市人大西岛代表小组组长关杨，另一个是办事处政法副主任张诚。

在办事处一级的领导成员里，只有他们两人的家属搅进了木官金生意案里。在家中，他们已和妻子争吵过多次。可是，钱早已流到了东岛，使他们感到无可奈何。此刻，他们听完情况报告，愈感到情况复杂。怎么办呢？

讨论时，关杨率先说：“由于家属的原因，我卷进了木官金生意案里，我向组织检讨。至于对事件的处理，我认为应该一步步地进行。因为涉及面大，和好多人有经济利益关系，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安。我认为开始时要稳妥些，然后逐步升级。第一步，找木官金谈话，要他缴回商品，归还借款，认识问题的性质……”

张诚：“我同意关杨同志的意见。我愿意和关杨同志一起，找木官金谈话，以实际行动挽回群众损失。”

工委书记严肃地说：“这个案子启发了我们。在座的共产党员，要抓紧对自己的家属进行教育。我原则上同意老关和老张的意见，一步步地处理这桩案件。但是，我们在座的同志，都必须注意一个问题，不能自己出于挽回个人和家庭经济损失。要保持共产党员纯洁的心灵，这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对大家的要求。”

关杨和张诚走进办公室，西岛法庭副庭长丁志，已坐在里面等候着。丁志中等个儿，三十五六岁。他问道：“张副主任，工委有没有讨论过木官金生意案？”

张诚：“讨论过了。在现在形势下，我们要抓紧对自己家属的思想教育啊！”

丁志说：“思想教育归思想教育，我们的钱也要想法讨还啊！”丁志在家里，已经和妻子白美人干过几仗了。

关杨看看门外，制止道：“不要谈论还钱的事！”

张诚说：“老丁，木官金是你的部下，我们一起找木官金谈话吧！”

丁志：“我找你们，就是汇报木官金的动态。刚才，他让家属送来请假条，说是生病了，躺着爬不起来，要请假十天。”

张诚一拍桌：“这家伙真刁，以为装病就可了事啦。哼！”

关杨也说：“不能准假。”

丁志说：“这家伙鬼精，早把医生证明附上来了。现在的医生，只要你给他一根香烟，你让他开死亡证明，他也干的！”

政府追查处理木官金生意案件的消息，很快传遍海岛，顿时，西岛像一锅鱼汤似的沸腾起来了。

出资参加这桩生意的群众，如热锅上的蚂蚁。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因为共同的经济利益串联起来。他们愤怒了。

那些党员干部的家属们，也在夜幕中悄无声息地聚会着。她们害怕聚会的消息张扬出去，影响自己亲人的声誉。唯有用耷拉的脸容、无声的抽泣和滴答滴答的泪水，抒发自己焦虑的心曲。是啊，她们的亲人在

单位领的“死工资”，除却养家，要聚集千元万元的数字，是何等艰难啊！

而那些平日坚持原则的党员干部们，则因为家属的行为而沮丧，他们仿佛做了贼似的，见人时耷拉着脸，开会时躲在后边，讲话时中气不足。因为他们处理过好多的事件，得罪过社会上的人士，只要有人责问一声，他们真无颜对人啊！

.....

这是个夜色墨黑的晚上，西岛的螃蟹湾，幽暗的海水在翻涌，灿白的浪花在飞溅。一条头尾尖刺刺的马龙船靠在那里，在圆拱形的筏篷下，木官金、肖柳儿和陈英姿聚会着。

木官金脸色苍黄，声音已经有些沙哑：“我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这种地步。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被抓住违法的证据。要想法拖延时间，等候应平明生意成功后，支付借款，闯过这个难关。今后整场局面，就靠你们两个女人撑持了。我思索再三，应该由陈英姿到西岛，肖柳儿去东岛，分别找领导和债主们。陈英姿替我和肖柳儿承担责任，就说我没有介入生意，肖柳儿只是借款介绍人，全部款项是你借的，都拿去做生意了。肖柳儿则替陈英姿挑担子，说生意是你做的，同陈英姿没有关系。你们说完该说的话，立即回到各自的家里，让东岛人找不到西岛的肖柳儿，西岛人找不到东岛的陈英姿，拖一段时间后，应平明也就会回来了。”

陈英姿眉开眼笑，一巴掌拍在木官金肩头：“哥，你是诸葛亮下凡呢！”

陈英姿的巴掌，仿佛拍在肖柳儿的心头，她的心一阵剧痛。去东岛，她倒没有异议。可是，她一离开西岛，那座家屋里，陈英姿俨然变成女主人了。

木官金很高兴：“好吧，就这样办。我和船老大说过了，肖柳儿乘船到东岛，我和陈英姿上岸。”于是他和陈英姿登上海岸了。

肖柳儿从船篷中偷偷地探出脸，看着夜雾蒙蒙的海岸。渐渐远去的陈英姿和木官金，身影越俶越紧，她的心像被鱼刀剝中似的，粉碎了。她一头扑在船舷上，伤心地哭泣起来。

第二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陈英姿，从木官金家里走出来，赶到西岛办事处，伸头缩脑地打听，找到工委书记的办公室，甜声甜气地唤：“李书记。”李书记看着陌生而艳丽的女子，问道：“有什么事？”“李书记，我是东岛的陈英姿，现在，社会上谣传很多，说是西岛法庭的木官金为首筹集了数十万元，豁着命儿做生意，引得西岛党委书记大发雷霆，要没收全部资金，处理木官金。其实，木官金根本没有参与这桩事件。我是西岛人，是木官金的邻居，和他的爱人肖柳儿关系很好。这桩生意，完全是我一手主持的。我做大生意的钱不够，所以找到肖柳儿，请她帮助借一笔钱。就是肖柳儿，也没有从中拿到什么便宜钱，不过当个借钱的中间人罢了。当然，生意成功了，少不了向她送几瓶酒几斤肉的。我做的生意，有工商部门的营业执照，全是合法合理的，今天，我特意向领导汇报，请领导审查。”李书记听完陈英姿的话，心里豁然明亮：“我们共产党是讲实事求是的，你放心吧。你们的问题，待政府查清事实后会很好地进行处理的。”

告别李书记后，陈英姿又根据木官金的旨意，分别找办事处主任、政法副主任、人大主任、法庭副庭长等，游说了一番。

回到木家，木官金告诉她：“我让地方上的朋友，打探了情况，一批卷进生意案件的人，常常聚集在对台接待站的林加加家，议论对付我的对策。你不妨再走一趟。”

当晚，林加加家，烟气弥漫，话声嘈杂。陈英姿突然推门而进。个别人认识她，嘀咕道：“这是木官金的生意合伙人，叫陈英姿。”林加加更加认识她，骂道：“妈的，你自个上门了，说个清楚！政府说话了，要你们还钱还物，什么时候归还，说！”陈英姿在他挥舞的拳头前，傲岸地仰着脸，说：“共产党领导的天地，我谅你不敢打老娘。你不要血口喷人。这桩生意案，和木官金夫妻没有丝毫关系。全部生意的经纪人是我。我不过委托肖柳儿，替我借些钱，他们没有丝毫的便宜，犯不着成为你们的攻击对象。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就是了！你们不相信可以看看，向你们借钱的借条，是木官金写的，还是我陈英姿和东岛上的生意合伙人写的？”有人嘀咕：“是啊，我收到的借条，签着陈英姿的名字。”陈英姿知道，再待下去没有好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她闪转身子，匆匆离开了。良久，屋里的人们回过神来，喊叫：“她怎么走了？要扣住她，才能要回钱！”“啊呀，我们不能找木官金还钱，到东岛找陈英姿，不方便呢！”“她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迟早要还钱！”而那个上当受骗的林加加，更是翻着白眼。

同一天，伤心至极的肖柳儿，来到了东岛。她刚想根据陈英姿的指教，挨家挨户地寻找债主们，进行游说，冷不防，外面响起一阵嘈杂的嚷嚷声：“陈英姿，你出来！”“陈英姿，把钱和商品交给政府，不然，被政府没收了，你赔得起吗？”

原来，东西岛仅一水之隔，倪虎根把西岛政府的态度，向东岛办事处方主任汇报了。方主任立即决定，仿效西岛的做法，找陈英姿谈话，要她交出钱物，还给债主们。执行任务的老校长，连续三次找陈英姿，都扑了空。消息传开，人们以为陈英姿逃跑了。于是，人们蜂拥而至，包围了陈英姿的家。

冷不防，肖柳儿开门走出来。有人诘问：“你是什么人？”

肖柳儿的心里苦巴巴，形色也凄惨惨，边抹着泪水边说：“我是西岛的肖柳儿，我是向大伙乞求的人。这次，我想做一笔不违法的生意，请东岛的朋友陈英姿，帮助借一笔款，做生意的本钱。因为本钱太大，牵涉数百家，政府不答应。我一边乞求政府宽容，一边乞求债主们高抬贵手。如果大伙迫陈英姿，我这个真正的欠债人，只好停歇生意了。因为，陈英姿不是生意主持人。她不过是受我委托，做借钱的中间人。做人要讲良心，我不能看着陈英姿无辜受罪。可是，我停歇了生意，数十万元的商品，一下子销售不了，积压起来。甭说还本钱，就是还利息，把我这个九十斤重的皮肉出卖了，也还不起啊！拜托大家，让我把生意做完后，再还钱吧！”

她哭得泪人似的，大家无话可说，纷纷散开了。

东西岛上的双簧戏，连续演了几天。果然，效果如木官金所估计的，气氛开始有所缓和。

几天后，肖柳儿回到西岛，陈英姿回到东岛。西岛上的债主们，找不到陈英姿。东岛上的人们，也找不到肖柳儿。而木官金、肖柳儿、陈英姿三人，眼巴巴地张望着海洋。他们的命运，全系在那艘漂泊海洋的生意船上啊！

应平明驾驶的生意船，满载着商品，在渺无极涯的海洋闯荡着。

那晚，在西岛紧急装货时，陈英姿气喘喘地跳上船，说：“我看到一个人影子，向对台接待站商品仓库奔去，仿佛是倪虎根。”

应平明：“他到那里干什么？”

陈英姿骂起来：“你这个不开窍的木头，他在侦查追踪我们，可能要拦截我们的商品！”

“怎么办？船要等退潮汐才能开动呢。”

陈英姿冷笑道：“我们的船，又不是开往东岛，要什么退潮汐的潮流。我要来个涨潮汐开始，直接进入大海！等到退潮汐，让他扑个空吧！”

应平明看着漫天的乌云和翻滚的波涛，忧心忡忡地说：“可是，外洋刮海暴了，台风要来了，难道你要我把脑瓜儿拴在手里去闯险？”

陈英姿咬着牙根，恨恨地说：“脚踏船板三分命，讨海人闯险，是常有的事。再说，不这样干，这些商品就要被截去了，数十万元的生意就要失败了，那时候，人家不杀你，自己也得往死路上走啊！平明，只有出海闯风暴了！”

好冷酷的女人啊！她把钱看得比丈夫的命还重要！她有什么关系，丈夫死了丈夫在，木官金不是现成的吗？可是，她说得也对，不这样干，已没有其他办法了！万一生意失败，一切都完了！可怜的应平明无话可说，转身向舵位走去。当他闪过旮旯拐角时，连忙擦干双眼的泪水，然后一仰头，朝着用高价雇来的伙计阿三喊：“开船！”

船只一进入外洋，立即陷进凶猛的海暴之中。

那是黎明前的时辰。广漠的海空，犹如一座黑洞洞的地狱，充满了幽深阴暗的影像。震耳喧嚣的风暴吹到了，一层层厚厚实实、铺天盖地的乌云，被风力搅得翻滚飞扬，好像要把这条小船撕碎一样。

黑暗的天空笼罩下的海面，一座座墨绿的浪山，轰隆隆地从深邃的海底拱出来，向着暗洞洞的高空耸立着，一座紧接着一座，漫无边际地奔涌着。

黑漫漫的浪山中，有一条白花花的海流，由一股股翻滚奔窜的流束组合着，以一泻万钧的力量，在幽暗的水谷间弯曲奔腾。

生意船必须朝着偏东的航向，才能到达台湾岛东北方向的海域，找到那座海峡两岸都管不住的乱礁滩，等候前来乱礁滩的台湾商船，交换商品。那条湍急的海流，刚刚横在前方航道上。想保持正确的航向，必须冲过海流。然而，秋叶般的扁舟，在闯越海流时，随时都会被海流卷翻，成为海底的鬼船。即使侥幸冲过海流，但海流对岸的高耸的浪山，像悬崖似的朝海流隆隆地倒塌过来，崩出一片片灿白的像高墙似的浪头，也会淹没小不点儿的生意船。

此刻，伙计阿三消瘦的三角脸，吓得像贴上一张蜡黄的纸，惊恐地喊：“应老大，转变航向，找一个避风港，避避风浪吧？”

闯海中长大的应平明知道，附近的海域，没有一个避风港。而且，此时此刻的他，被金钱激起的邪念，正在心里发胀着，于是向阿三喊道：“不走险水道，难得好渔场。阿三，胆小的发不了财，干吧！”

应平明把船舵绑得固定了，让船头不变向地朝着海流冲刺。他蹬脚跳跃，整个人趴在桅杆上，抓住紧贴桅杆的帆索，双臂拼命地一拉，哗，风帆在上升，受风面在扩大，被风暴吹得圆鼓鼓的。而小船在风力的作用下，船面激烈倾斜起来，左舷简直升成舱面，下坠的右舷变成船底龙骨，哗啦啦地撞开海浪，加速向海流飞驰。小船接近海流时，应平明又狠了狠心，放松了另一条帆索，让帆叶扬到完全顺风的方向。小船如闪掠的飞鳐，哗地冲进急流里。眼前的急流，如一片湍急而宽阔的溪涧。小船像醉汉，船头上跳下荡，船臀左扭右摆，舱面朝下风水域激烈倾斜，眼看快要底朝天了。紧急关头，阿三吓得抱住船舷鹿角，号叫：“天啊，不该为了几块钱，走这种豁命的生意道啊！”

“想等死吗？”应平明怒吼着，跃进舵位，抓起粗长的楠木橹，伸进船臀后边的海水里，全身绷起一道道腱子肉，猛力地摇动着大橹。在大橹的摇力中，船儿稍稍平稳些了，保持着快速前进的势头，朝着海流边的浪崖冲去。哗，浪崖如石墙在崩塌，一股股水流迎着小船倾泻而下。应平明的双眼瞪得滚圆，竭尽全力地摇着橹，小船在帆力橹力的推动中，火箭似的射进倒塌的水崖。轰，小船穿过白花花的水崖，从一座浪山的斜面射出来，脱险了！

生意船闯过海流，迎来了第一个早晨。这里，是一片迷茫的海天。海水很浅，透过黄纱般的薄水，可以依稀地见到海底。应平明降帆息橹，减慢了小船的航速，在雾天迷海里缓缓前进。

突然，船底传来沙沙响声，龙骨搁在沙滩上，整条船停止了前进。随着被压塌的沙滩，船慢慢地下陷着。暴风呼啸，船舷四周的浪头，像浑身披黄毛的水兽，狂猛地吼叫着，喷出黄闪闪的唾星，朝船只扑击。

应平明的头脑骇得嗡嗡发响。他看着游船用尼龙布包裹着的商品，心里有一种声音在呼喊：“不！决不能让商品沉海！豁出六斤四，也要抢救钱财！”他朝阿三吆叫：“你跳入左舷外，我跳进右舷外，甩肩头扛着船只前进。”

阿三差点号哭起来：“万一踩进砂浆里，人会陷进去做水鬼啊！”

应平明骂道：“怕死鬼，当初下海时，你是怎么说的？”

陈英姿和应平明购买商品时，四下里传出话，说要用每天一百元的高价，雇一个船员，帮助应平明驾船运货。阿三是东岛渔民，立即前来报名，应平明知道他这个角色，在风口浪尖上是个稀泥货，便一口推辞了。不想，阿三又是眼泪又是鼻涕：“应老大，别人富得流油，我却穷得干巴，这趟赚钱船，让我当伙计吧！”应平明问：“万一遇到海暴，一刮十天半个月的，你在海里能撑持吗？掉海了，让谁负责？”阿三拍着胸膛：“遇到强海暴，我阿三豁出小命拼搏。如果真得豁掉小命，我自个找龙王算账，不用你们夫妻负责！”应平明：“为了赚钱，什么话都能说。到了危险关头，怕会变成胆小鬼了！”阿三急得一头跪下去：“应老大，我拜求你了！”还是陈英姿精明，接着说：“阿三，你既然下了豁命决心，写一张文字，留在我手里，万一出现海难事件，掉海丧生，同我们夫妻没有关系。”阿三冲口说出心里话：“行，老子写！”就这样，应平明勉强地带他出海了。

这时，阿三的号声，惹起应平明的怒火，也提醒了他：是啊，万一踩进砂浆里，全身可就陷进去拔不出来了。他一眼看到盖舱口的舱板，说：“把舱板带下海，踩在脚底下，稳住身体！”

阿三一听有理，骂骂咧咧着，把连接船只的缆索捆在腰间，搂起舱板，说：“你先下海！”

“妈的，怕死鬼也有鬼办法！”应平明骂道，也把另一条缆索捆在腰间，抓住舱板，霍地跃过船舷，扎进大海。他站在浪丛中，舱板朝海底沙丘一伸，伸脚踩了上去，弯腰拱肩，扛着小船前进。左舷外，阿三也下海了。黄毛水兽般的浪头，重重地扑在两人身上。他们吭唷吭唷地吆着渔号，拼命地扛着船。唰，船只被后舷外的浪头一冲，从沙上滑出去了。应平明眼明手快，双臂压上船舷，跃上舱面。阿三稍稍迟缓了一下，被船只甩在海浪里。幸好，连接船只的缆索拖拽着他。他喊叫：“救救我啊！”

应平明冲到左舷，拉着那条缆索。阿三像条湿漉漉的海狗，被拽上船面了。

阿三边吐着口水，边呻吟：“啊哟，应老大，我们的船，怕是朝死路上开呢！”

应平明望着黄茫茫的海天，跳进舵位，准备根据指南针，辨别航向。他朝放指南针的龟壳顶一看，犹如被恶鱼咬中，喊了声：“啊哟不好！”

阿三惊得蹿进舵位。

原来，黎明前闯海流钻水崖时，白花花的浪冲泻龟壳顶，把指南针冲走了。

船只失去指南针，像渔家瞎了眼睛，只有瞎冲瞎闯了。应平明的紧绷的筋条，顿时瘫软了，他一屁股坐在舵位里，神色迷茫的眼里，滚出了绝望的泪珠。

眼前，茫茫器器的海涯，狂风恶浪肆无忌惮地横行着，不见一条航船，不见一座海岛，不见一盏灯光，怎么办呢？

十九

生意船离开西岛后，已经四天四夜了！

海暴没有停息，而且越刮越猛烈！

天空，灰黑灰黑的云涛，你追我赶地驰骋着，犹如一片汹涌的海洋。这片海洋迅速地坠落着，淹没了东岛上的山峰，好像要把整座岛屿都掩盖起来。

陈英姿一次又一次地冲出渔屋，在雪浪翻腾的海崖上眺望。在凶器的海暴里，那条树叶般的扁舟，载着她的比生命还贵重的商品，还有虽然不爱的但也不想丢弃的丈夫。如果生意船颠覆了，多少人会向她讨债，她和自己的恋人木官金，只有跃海自尽，才能脱离厄难啊！渐渐地，她有些后悔了，当初不该把丈夫驱进海暴席卷的大洋！不，更不该怀着海般大的欲望，想当上显赫东岛的百万富翁！但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现实并不以陈英姿的意志为转移。应平明的生意船陷身海暴没有归来的消息，如暴风吹遍了东西岛的角角落落。东西岛卷起了两场不大不小的“风暴”。

东岛银行储蓄所，是一座两层高的钢筋水泥楼。这一天，在呼啸的暴风雪中，竟聚集了十多个人。其中，有好些是陈英姿和应平明的同学。众口嘈嘈，询问储蓄员：“同志，陈英姿有没有存款？”

“有没有陈英姿丈夫名义的存款卡？”

“有没有陈英姿以别人的名义的存款？”

储蓄员应道：“我们银行有规定，对储蓄户的情况要保密。”

老支书应灵的媳妇刘英，也挤在人群里。她的眼眸儿辘辘转动着。她告诉大家：“我有办法，可以探听到情况。”

夜晚，刘英拎着两瓶杭州名酒，来到木鱼村储蓄员的家里。储蓄员的父亲是渔村老干部，叫李乐，和刘英的公公是熟人。他憨厚老实，没有多想，便爽直地说：“好，我去打听一下。”

一会儿，李乐从隔壁儿子处回来，说：“不久前，陈英姿把所有的钱都领走了！”

“啊！”刘英浑身一颤，自言自语，“原来，她把自己的退路都准备

好了，万一生意失败，一分钱也不留给债主。”她说罢，管自转身，往外就走。

当夜，刘英像发了疯似的，走东家串西家，把消息和自己的看法，告诉陈英姿的债主们。她的话，无疑像往火锅里倒油，众人的怒火蹿旺了。

次日早晨，一批债主咋咋呼呼地涌到海岸，包围了陈英姿的渔屋。有人吆叫：“陈英姿，滚出来还钱！”

有人抓起灰黑的礁石当拳头，砰砰地砸着门：“陈英姿，你今天向大伙说个明白！”

陈英姿毕竟是个女人，在屋里哆哆嗦嗦地慌了一阵。但她又是个有胆魄又狡猾的女人，随即镇定下来，挤了挤双眼，滚出汪汪泪水，抽掉门闩，颠了出去，悲伤地哭泣：“皇天啊，我是个苦命人啊，丈夫陷在海暴里，不知死活啊……”哭到伤心处，一屁股砸在地面，变假哭为真哭，满地乱蹬乱滚起来。

众人愣神了。有两个渔家寡妇，也陪着流泪，弯腰扶她站起来。

人群里，一个白麻子中年人哼了一声：“不行，你家的事是你家的事，我们的钱是我们的钱。我们的钱，也是豁命闯海赚来的，要还！”

有人呼应道：“对！”

陈英姿心里早有主意，哭诉起来：“我们家的应平明，不是出海做自己的生意，而是西岛的木官金雇他当老大，闯台湾海峡，替木家媳妇肖柳儿赚钱的。前些天，肖柳儿不是到过咱们东岛，向大家说清楚了，你们的钱，是她借的，我不过是中间介绍人。”

白麻子很精灵：“按理说，如果真是肖柳儿一人借的钱，我们不该尽迫你。可是，你和木官金是邻居加朋友，谁知道是不是合伙做生意？你借钱时，不是亲口说过，自己也要做生意嘛！”

陈英姿分辩道：“我不这样说，大伙肯把钱借给陌生人肖柳儿吗？”

白麻子：“你经手借的钱，我们当然找你。你去找木官金，又是另一码事。你到底还不还钱？”

陈英姿看看第一招不灵了，只得狠了狠心，使出第二招。也亏她有心计，当初购买商品时，她留了后手，藏了一万元现金，这时，她知道不搪塞一下，今天过不了关了。她转身进屋，抖索的手摸着箱角，掏出八千元，走出大门，抽抽泣泣地说：“这是我家的应平明，数年来闯风荡浪赚的八千元，也是我家的血本。大哥，你拿去分给大家吧。”

有人动情了：“英姿，你甩出血本，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英姿的双眼像不会干涸的涌泉：“我的孩子，已经交给公婆抚养了。我自己呢，如果丈夫去了，也没法活下去了。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什么？”

白麻子接过钱，还算通人情，抽出一千元，还给陈英姿：“这一千元，留给你当生活费。其他七千元，还我们的债吧。不过，你欠我们的债，多着呢。如果应平明平安回来，要全部还清债。如果你们的生意失败了，也要想法还债。你破产，我们总不能陪你破产。过些日子，再来找你！”

二十

东岛的风暴还没有停息，西岛的风暴又刮起来了。木官金向西岛人借的钱，比陈英姿向东岛人借的钱多，涉及面大。因此，应平明和生意船遇难的消息，在西岛引起更大的轰动。有人气急败坏地赶到东岛，证实了情况。赶回西岛大喊小叫：“应平明回不来了，生意船翻了，我们的利息赚不成，连本钱也要不回来了！”

喊叫声发动了大批债主，他们涌到法庭、涌到木官金家，寻找木官金，要他立即还债。

“木官金，你是人民的法官，不能欠我们的钱，吸我们的血！”

房屋里，肖柳儿慌得全身发颤：“怎么办？怎么办？”

木官金倒很镇定：“我知道，应平明虽然在家里是个懦夫，闯海时

却是强者，不会轻易在海里翻船的，保不准出了小事故，耽搁上几天，会成功归来的。”

肖柳儿说：“等他回来，我家的房子已被人扒为平地了！”

木官金：“现在是什么社会，他们敢这样干？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政府为了平民愤，在应平明回来前，会抓住我的把柄，开除我，把我关进牢里。特别是我这样的角色，杀一儆百嘛！而且，副庭长、政法副主任他们都是掌刀把子的。他们看到自己的钱完了，不会乘机打击报复？”

肖柳儿那苍黄的脸，惊得冷汗淋漓：“有什么办法救你吗？”

木官金一咬牙：“救我的，还是钱！”

“钱？”

“是啊！把家里的两万元存款交给我，我从后门溜出去，还头头们的钱。你到大门口抵挡一阵，把责任往陈英姿身上推。”

肖柳儿战战兢兢地走出大门，畏畏缩缩地站在一旁，流着泪说：“乡亲们，我和木官金没有借你们的钱，是东岛的陈英姿借的，我这个中人，一定去寻陈英姿，迫她还清你们的钱！”

人们哪上这个当，他们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那个承包了工厂、已经富甲一方的阿福高叫着：“木官金是吃荤的和尚，叫木官金滚出来！”

从后门溜出去的木官金，不顾妻子的死活，像贼似的闪进西岛办事处的大楼里，进入人大主任关杨的办公室。关杨的手指直冲他的脸：“你算什么国家干部？算什么党员？算什么法官？你把整座西岛搅乱了，你要负完全责任！”

木官金自己找了把椅子坐下来，低垂着头，可怜巴巴地解释道：“我鬼迷心窍，是有责任。我不该相信陈英姿的话，让妻子肖柳儿出面，帮助陈英姿借钱，做那种冒险的生意。”

关杨喝道：“你还在狡猾地开脱自己。明明是你举着肖柳儿的招牌，和陈英姿合伙做生意，你却把组织当猴儿耍！”

木官金装得很委屈的样子：“要实事求是。说我合伙做生意，违反党纪，也要有证据嘛！”

关杨说：“不要以为你和陈英姿不说，组织就找不到证据。我们可以用你的实际行动，来给你的问题定性！还有，根据情况分析，我们认为，你们是将大宗的货物直接运往台湾海峡，同台湾民间商人进行一次性交易。做这种生意，问题更严重。虽然政府同意两岸同胞可以进行合法商品的民间交易，但现在发现许多人在大宗货物的交易活动中，往往夹杂有违法活动。这点，你必须老实向政府讲清楚。”

“又不是我做生意，我怎么讲得清楚？”木官金含糊地搪塞着，“关主任，我今天找你，是向组织表示，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改正错误。”

“你准备怎么改？”

“我要求组织给我时间。应平明是闯海好手，不会轻易翻船的。只有等他回来了，才能还清债务。不然，轻易处理我，群众的钱怎么办？还要不要我还债？”

关杨的声音更严厉了：“你不是改正错误，你是要挟组织。哼，我听了群众的意见之后，会向工委提出处理意见的。”

木官金撒谎说：“我向工委主要领导检讨过，领导同意缓和一段时间，让我想办法还账。”

木官金见关杨没什么反应，又走出一步棋。当初，他用关杨、张诚、丁志的爱人当旗帜，搞了个“凑会”。近两天，会员们纷纷向周梅花、白美人和庄秀女三位“会首”提出，要她们向木官金讨债。话外的话是向她们三个“会首”讨债。木官金想把自己的钱分别交给关杨、张诚和丁志，一方面让他们的妻子还债，二方面想平息这三个顶头上司的怒火，好让自己混过关。他准备，如果关杨拒绝收钱，他将跪下去，向关杨磕长头求情，求到他动心为止。他把两万元分成三份，将七千元掏出来，往关杨的办公桌一放：“关主任，我宁可自己饿死，也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家的吃饭钱，请你转给你爱人，让她还掉会员的钱。”

“你不要以为，向我来这一手，我就会宽恕你。共产党员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木官金又来到张诚家。在门外看见张诚和庄秀女苦脸愁眉。庄秀女抱歉地说道：“老张，都是我不好，害得你也变成别人讨债的对象。可怎么办呢？”

木官金连忙闪进去。“张主任，我犯了错误，现在我是来改正错误的。”他在关杨那里摸到了经验，立即掏出钱来，说：“这七千元，让你夫妻还别人的会钱。不够部分，我再想办法。这是我维持全家生命的饭钱啊！”

张诚脸色严峻斥责道：“木官金，你的行为完全和共产党的准则背道而驰。你不是欠我的钱，你是欠人民的债！你必须向人民还债！我就是变卖家产，也要把被你骗走的会钱还掉！这七千元钱，你拿去还给最困难的债主！”

木官金摇着手：“不不！其他债务，我会想法还清的，再说，应平明的生意船，还有回来的希望。我也拿了七千元，给关杨同志。关杨同志也收下了。”

张诚一惊，心想道：“他收下了？按照他的情况，绝不会收钱的！奇怪！”

木官金察言观色，继续说道：“我不会撒谎的。七千元放在你这里，如果关杨同志没有收钱，你再还给我！”

张诚：“好！我和老关商量一下。”

木官金乘虚而入：“张主任，我有个请求。应平明的生意船，保不准会回来。如果生意做成了，我一定要陈英姿还债。如果商品没有出手，我用货物还债。”

张诚严正地说：“你参加做生意，违背了法纪。你必须接受组织上的审查！”

木官金说：“当务之急，是群众的债务。把我个人枪毙了，也无所谓。可是，我不在社会公开生活，谁向债主还钱呢？所以我要求宽容我一段时间，让我想法还债。”

张诚说：“你不要用债务压组织！”

木官金继续欺骗说：“这也是大实话啊！再说，我也把要求告诉关杨同志，他也同意了。”

张诚又一愣，久久地沉默着，没有吭声。

从张诚家出来后，木官金跑到法庭，又对主持法庭工作的丁副庭长如法炮制了一番。

虽然如此，木官金也深知，自己的脚底下，正窝着一座火山。自己身在火山口上，随时都会被喷发的熔岩毁灭！

二十一

毁灭木官金的火山，开始喷发了！

西岛文化站的金心出来“为民请命”。他想：这么大的一件事，政府为什么不来说说话？难道有人在包庇木官金的不法行为？他决定从木官金的单位开始，一级一级地进行责询。

他找到法庭副庭长丁志：“你们是人民法官，对披着法官外衣的不法之徒，为什么不声不响？”

丁志应道：“听说上头要给木官金一段改正错误和还清债务的时间。”

金心迷惑不解：“什么？张诚法官出身，竟会表这种态？”

丁志说：“早上，木官金亲口转告我的。我正准备找张副主任核对呢！”

金心一把拉住丁志：“走，我和你一起找张诚。”

两人来到办事处。张诚刚从办公室出来，金心拦住他：“张诚同志，听说你表态，让木官金继续在法庭上工作一段时间？”

张诚说：“早上，木官金告诉我，说这是关杨同志的意见。我正要

去找关杨同志呢！”

丁志：“什么？木官金说是你的意见啊！”

张诚：“这家伙胡说八道！我根本没有表态。在他面前。我自然不好议论关杨同志。你们不信？一起找关杨同志！”

三人在工委书记办公室，找到了关杨。张诚问道：“老关，听说你表态过，给木官金一段时间……”

关杨不禁瞪大了眼睛：“莫名其妙。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

丁志一拳头擂在桌面上：“无法无天了！检察机关应该对他提出上诉。不管怎么样，他扰乱社会秩序、进行诈骗活动两条罪，是成立的！”

关杨说：“对，要起诉他。”

消息像炸雷，震撼着整座西岛。

西岛，海天黑蒙蒙的。木官金来到海崖脚的一个石洞前，朝石洞里探看着。昨天，他用欺骗的手段，企图稳住各级领导，保护自己以蒙混一段时间，等候应平明的确实消息。同时，他也做好准备，如果他的手段暴露了，就立即溜之大吉。现在他听到了组织上要对他采取行动的消息，连夜离家出走，在石洞里整整躲了十五个小时。然而，人是血肉之躯，需要食物撑持。他饿得受不了，决定趁着夜色到岳母家搞点食物。他避开大道，拐弯抹角，到了岳母家。他巡了一圈，发现没有人跟踪，才闪进屋去。奇怪的是屋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他静静听着，里屋有人抽泣。他踩着轻步，闪进里屋，惊住了。原来是年老的岳母和她的老姐姐。木官金小声地问道：“岳母、姨母，你们怎么了？”

老人怒从心头起，骂道：“你这贼子，还有脸来见咱老姐妹。你害得我们死后都没有钱买棺材啊！呜……”

“贼子，我们不是你的岳母、姨母，你滚！”

木官金明白了。一种还没有泯灭的人性，在他的心里泛着。他知道，对别人，可以用花言巧语蒙骗。而岳母很清楚自己的底细，什么话也骗不过她的。他摘下自己的金表、金戒指，掏出离家时带出的钱兜，

说：“老人家，我知道你们的钱来得不容易，是一生熬血熬汗的结果。这点东西，算我给你们。至于借款，只要我有出头之日，一定全部还清！”

老人这才停止了哭泣：“你今晚来，有什么事？”

他难为情地说：“我想弄点饭吃。”

岳母：“我们姐妹，两天六餐没有吃饭了。你自己到锅里去找找，有没有剩饭剩菜，乱扒几口，快走吧！人们盯梢你的家，难道不会盯梢岳母家？”

木官金走到灶房，掀开锅盖，里面有一点黄糊糊的番薯丝，还有半碟儿咸菜干。要在平时，他家的这种东西，喂狗都嫌差。此刻，肚子却咕咕地叫起来。他忘了拿碗，先把半碟子咸菜端起来，用手当筷子，两口扒进嘴里。又用菜碟当碗，舀起番薯丝，连汤带薯丝往嘴里倒，直把锅里吃得净光。

突然，隔壁传来岳母的呼唤：“官金，有人来了！”

木官金一听，果然，门外响着噗噗的奔跑声，他吓得手里的菜碟掉在地上，猛抬脚往后门逃窜，噗，脚尖绊着门槛，整个儿摔倒下去，鼻梁骨撞中石地，碎裂般的疼痛。一摸，鼻腔流出两股血。他捂着鼻腔，刚想逃走，屋内却传出妻子肖柳儿的哭声：“我的娘啊，我的孩子被人害了……”

木官金惊得目瞪口呆，立即意识到什么，快步冲进屋里，连流血的鼻腔也忘了捂住。

肖柳儿披头散发，脸色焦黄，一反平常温柔驯服的性格，一看到木官金，立即扑上前来，拳头像鼓槌似的，砸击着木官金的额头、脸膛甚至出着血的鼻梁：“都是你这个心比天大的贼，害得我人不像人样，鬼不像鬼样啊！我是昧着良心替你做事啊！我做人的良心，都让你给染黑了！你还同那个狗不咬的婊子陈英姿滚成一团，我原谅了，天地鬼神不原谅你啊！你们死后下地狱，也会被阎王爷惩罚的。现在完了，连儿子都被抢去了，杀害了。贼，你赔我的孩子！”

肖柳儿咒骂木官金的话，木官金一句也听不进，唯有那儿子遭害的

消息，像针一般刺着他的心。他推开肖柳儿，一头冲出大门。他找害儿子的仇人拼命去了……

原来，政府要严厉处罚木官金的消息在西岛传开后，人们平静了。这是火山爆发前的平静。他们在观察木官金有没有悔罪的行动，偿还大家的钱。政府有没有这样大的威力，迫木官金掏出债钱？平静之后，他们绝望了，木官金跑了。大家愤怒得像暴风中的海洋。

有一个人率先跳出来。他是赵申。他借出的钱多，心也最邪，怒火烧得最旺。邪心生出邪主意，急风急火地冲到木家，蹑手蹑脚地潜进屋内，瞄准肖柳儿到楼上、儿子木小雄在楼下的机会，悄声哄骗孩子：“小雄，你爸爸让我来带你，去电影院看武打片呢。”

木小雄犹豫地说：“爸爸？不是跑了？”他只有七岁，实话实说。

赵申说：“那是临时躲一躲。他躲在我家。我是你爸爸朋友，在你家喝过酒，还记得吗？”

木小雄点点头，又问：“我每次跟爸爸看电影，爸爸都给我好多的糖果钱。”

赵申忙应道：“有。你爸爸给你五元糖果钱，你跟叔叔去拿吧。”

木小雄：“要不要告诉妈妈？”

赵申：“不要告诉妈妈。妈妈知道了，不让你看电影，还会把你的糖果钱拿走的。”

木小雄乖乖地跟着赵申，溜出家门。

入夜，赵申冲进木官金家。肖柳儿正在啼哭着，她找不到儿子的下落。赵申竭力装出凶神恶煞的模样，声嘶力竭地喝道：“肖柳儿，你想儿子吗？找我吧！”

肖柳儿哭得更悲切了：“我估计，儿子是债主们骗走的。你这么说，便是你做了手脚了。”

赵申骂道：“呸！不是我骗走的，但我知道他在谁手中！那人扬言，只要木官金出来，还清我的五万元，还有那人的钱，就把你的儿子

交出来！”

肖柳儿哀告道：“孩子他叔，我家现在的窘境，你不是不知道。等生意船回来了，我第一个还你的钱。如果生意失败了，我变卖家产，也要还清你的债。求求你，把儿子还给我吧！”

赵申狠狠地说：“不行！谁不知道你的家底！你家手头的存款，何止五万十万，让木官金出来，把钱交出来！”

肖柳儿实巴巴地说：“我家的存款，你可以到银行查。唯一的两万元，全被木官金要去，还给……”她没有说下去，也不愿说下去。

赵申像飞鱼儿遇浪，一蹿三丈高：“好你个婊子养的木官金，一定是拿钱去拍领导的马屁。怪不得，对这样的为非作歹的狗屁法官，到现在还没有人处理他！木官金，你小子有种的跳出来！今晚午夜，你不出来，老子把你的儿子弄个粉身碎骨，叫你断子绝孙！”这赵申还不解气，抓起一个花瓶，狠狠地砸在地面，“告诉木官金，今晚午夜，这花瓶就是他儿子的榜样！”他拔腿想走，冷不丁被肖柳儿扑上去，双臂搂住他的双脚，哭喊着：“孩子他叔，你有气，就出在我的身上吧！你打死我都不要紧！你放回我的儿子！”

那赵申邪火直蹿，一脚蹬开肖柳儿：“黄脸婆，你值不了半斤烂鱼虾！谁不知道你是木官金的鞋底，任他踩！”

再说木官金听说儿子遭劫，没命地奔跑。他的心狂喊着。我儿子是本家的命根啊，我豁出小命也要保住我的儿子！

肖柳儿也跟在他背后飞跑。

木官金冲到赵申门口，扯破嗓子大喊：“赵申，你凭啥劫我的儿子！”

赵申冲出来，左手拽住木小雄的臂膀，右手卡住小孩的脖子：“哈，木官金，你终于露面了！你说，今晚午时，你还不还钱？”

木官金七窍蹿火：“你有种跟老子拼命，不要动我的儿子！”他攥着拳头，准备冲向前去。

赵申卡紧了木小雄的脖子：“你敢上来，老子要木小雄的小命！”

木小雄喘吁吁地挣扎着：“阿爸……”

肖柳儿赶到了，拖住木官金：“不要动手……”

木官金站住了，骂：“姓赵的，你这流氓，敢违法杀人，法律会惩罚你！”

赵申狂笑道：“哈哈，老子是小流氓，你是大流氓！老子是杀一人的人犯，你是害千家的罪犯！老子要坐牢，你这龟孙子该五马分尸！”

木官金理亏了，声音也低了：“你要杀人，来杀老子！放开我的儿子吧！”

赵申反问：“你肯乖乖地关在老子的屋里？你肯写下卖房契还老子的债？”

木官金吼道：“你放开我的儿子！”

赵申说：“老实说，老子也不会动你儿子一根毫毛。不过，你小子如果反口，老子还会把你儿子扣住的。”他松开了木小雄，木小雄一头扑进官金的怀里。

木官金悄声叮咛儿子：“快去找舅舅们，让他们保护你和姐姐！”木小雄立即撒开双腿，拼命地逃走了。

赵申从屋里拿出一条绳子，一步一步地向木官金迫去：“老子放了小孩，可要扣押大人了。委屈一下，先捆你的手脚，防止你逃跑。”

肖柳儿一看儿子逝没在夜雾里，猛地推开丈夫：“快逃！”木官金转身向海岸飞奔。

赵申唰地变了脸，向前追来。肖柳儿张臂拦住他。赵申被肖柳儿缠住，猛力向前一推，肖柳儿仰天翻倒在地。赵申眼看木官金逃远了，不顾一切地走上前去，双脚踩在肖柳儿的胸脯上，肖柳儿痛得抱胸乱滚，发出悲惨的嚎叫：“啊哟……”

逃窜中的木官金，眼看着赵申越追越近了。他向前看去，不远处，是一座拔海崛立的礁石山。礁石山外，停泊着渔家靠岸捉鲍鱼的小舢

板。礁石山和舢板间，恶浪翻滚，想从礁石山跳上舢板，随时会落进海里，被大浪卷进海底。可是，他顾不得危险了，这是他唯一的逃路了。他猛地蹬开海岸，向舢板飞跃。刚巧，他跳到舢板尾舵边，趴在舵杆上。

海岸上，赵申不肯冒死跳跃，搂起一块块礁石，狠狠地砸向舢板。

木官金是渔家子弟，熟知水性，他摇动木橹，舢板向凶器的大海驶去了。

二十二

台湾海峡。应平明的生意船，已经漂泊了七天七夜了。幸好，他们带足了大米、鱼干和淡水，才没有被饿死渴死。

疯狂的海暴，不见减弱的征兆，相反却越刮越猛了。暴风呼啸掠过，天上的云层被拉成一条条，如无数灰色的龙蛇，漫天乱窜。

乌云的下边，墨绿的浪山在驰骋，浪花白灿灿的，使人望而生畏。

在这样的海天，在这样暴风和海流没有固定方向的海域，依靠风力和海流前进的小船就寸步难行了。顶帆风迎面扑来，小船忽刺刺倒退着。左舷流冲来，小船向右侧迅速漂动。暴风拱起险峻的浪山，小船沿着水波倾斜晃荡，时刻都有翻沉水谷的危险。

舵位里，船老大应平明和阿三一起掌着舵。阿三神色惊恐，钻进低矮的灶舱，趑趄趑趄地摸索着，跪在灶台旁的海神爷的金身前，躬腰磕着长头，嘴里念念有词：“大慈大悲的海神爷啊，你是闯海渔家的救星，你让海暴平息吧，使我们找到避风港，我们永生永世报答你，做牛做马也心甘……”

祷告后，阿三倒了一碗老白干烧酒，颠里颠荡地走出灶舱，递给应平明：“老大，喝一口壮壮胆，全靠你的大智大勇，才能从这场罕见的大海暴脱险啊！”

应平明接过八角海碗，一仰脖灌了半碗，另半碗递给阿三：“你也喝一点。”

阿三咕噜噜地喝完酒，忘了闯海人的规矩，把海碗倒扣在舱面。

顿时，应平明凶猛地吼叫起来：“你这毒心的河豚，想让我翻船，我翻船你也难逃做鬼的厄运！”吼罢，一脚蹬中阿三的膝盖，阿三摔倒在船舷，向海里滚去。

应平明又向前一冲，踩定翻滚的阿三。阿三连爬带翻地挣扎着，跪在舱面，哭了起来：“我是无意犯了大忌的！天啊，我们要翻船了，我们全完了！”

应平明瘦巴巴的脸上满脸是泪，他好悔啊！想当初，根本不该顺从那个邪恶的妻子，做这种豁命的生意。他好恨啊，自己是个诚实的闯海汉，却贪色娶了个坏女人，把自己迫到厄难的境地。金钱和美女，是两把杀人的刀啊！但是，这个精瘦的咸水汉，在长年的闯海生涯中，练就了礁岩般的意志。他知道，此时此刻，如果意志瘫痪了，会像船散架一样。他的牙帮咯嘣一咬，立即驱散了悔恨和恐惧的心理，变成一个刚强汉，挺着腰杆掌着舵。

海上的情况愈加恶劣。暴风呼啸着，啪，挂帆的樯索断了，垂在桅杆中间。渔帆时而飘出左舷，时而飘向右舷，眼看要被暴风卷飞了。失去渔帆，船只没有动力，会在狂浪急流里无定向地漂泊，最终翻沉入海。

“接舵！”应平明把舵推给阿三，自己准备越过中舱，接近桅杆，爬桅而上，接好樯索，抢救风帆。

可是，中舱面的形势异常险恶。上风舷外，恶浪像凶猛的白兽，成群结队地追逐着，声嘶力竭地喧嚣着，接近船舷时，纷纷跃离海面，掀上船舷，贴着中舱面飞过，再一头扎进下风舷水底。

应平明清楚，如果直愣愣地跑过去，肯定会被横跃的恶浪冲进下风舷的海面。他机警地趴在舱面，骨嶙嶙的手指掐进舱板缝，拉着身体向前爬行。恶浪像和他作对似的，越跃越低，以千万斤的力量，扑在他的身体上，砸起一股股白花的水柱。他的胸腹和脸颊，被压得连连撞击着舱板，痛得拱起背，又被新的浪头一扑，猛地平伏下去，撞向舱板。

他一仰首，猛地跃出去，扑在桅杆上。他的双臂搂住桅杆，嗖嗖地往上攀登。他爬到桅杆半截部位，双腿交叉挟住桅杆，双手拉扯着连接风帆的橦索，想把它捆在桅杆上。暴风一阵紧似一阵，仿佛连帆带人都要卷进大海里。橦索在手腕里滑动，锯得手心血水淋漓。他忍着痛苦，坚决不松开橦索。轰！一阵猛烈的压帆风扑过来，只觉得双臂被猛地一拽，双腿被拖得脱开桅杆，全身随着风帆，向汹涌的海面飘飞，一种求生欲望闪电般地掠过脑海，他霍地松开橦索，让身体朝船只坠落，啪，他刚巧砸在船房顶，连忙翻身打滚，落进舵位。

这时，阿三从惊呆了的神态里恢复过来，松开舵柄，抱住应平明，号哭着：“老大哥，船没有帆，怎么办呢？”

应平明跟里跟跄地挣扎起来，抹了抹血泪交流的脸庞，瞧着海面。那张掉落的棕色帆，早被恶浪淹进海底，无影无踪了。

船只失去了风帆，没有前进的动力。他试图依靠木橦，做最后的挣扎。他抱起木橦，双臂拖拉着橦鞭，狠力地摇动着。可是，风太狂了，浪太猛了，微乎其微的橦力，根本驾驭不了生意船。船只像一截僵死的木头，在风浪里乱漂乱转。

四周，没有海岛，没有一片棕色的风帆，唯有穷凶极恶的吞船噬人的巨浪。

应平明的意志垮了，像堆海藻儿瘫在舱面，呜呜的哭声，在风里回响。

二十三

夜色笼罩着东岛的海域。海流从幽深的水底蹿出来，白色雪团般的头部，拖着漫长而灿白的躯体，蹿上黝黑的礁岸，同时轰然咆哮。

一条乌贼形的舢板，飘飘荡荡地拢近海岸。一条影子，摸近了陈英姿的渔屋。

他是从西岛逃跑的木官金。

木官金推门进屋。陈英姿看到木官金，惊奇地喊道：“哥，你来了？”

他呆呆地站着，神色悲惨。陈英姿问了一声：“遇到什么事了？”

“妹子，我没有办法活下去了！”木官金说道，屁股坐在床沿，低声地哭泣着。

陈英姿安慰说：“大丈夫男子汉，天塌下来也要顶着。把西岛的事情详细告诉我。”

木官金止着哭泣说：“检察机关准备对我起诉，债主们也把我往死地里迫……”

陈英姿听完后，叹道：“你啊，不如我一个妇道人家。东岛的局面，暂时让我稳住了，你却让西岛的局面变得乱七八糟。接下去，你准备怎么办？”

木官金：“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有等应平明回来了。”

“应平明回不来呢？”

“我只好躲在你这里，过一天算一天。最后，到没有路可走时，只有跳海了。”

陈英姿硬了硬心，故意激他：“我爱的是硬汉子，不希图稀软货！你这种稀软的角色，哼……”

她希望木官金暴怒起来，甚至对自己拳脚相加。这样，他会在暴怒中坚强起来，重新进行拼搏，开辟新的道路。可是，木官金的神志，似乎达到一蹶不振的境地。他沮丧地嘟哝着：“我的精神支柱，只剩下你了。你如果和我一刀两断，我只有让自己的头颈一刀两断了！”

陈英姿火了，一扬手，啪地扇了他一巴掌：“废物！”

木官金更伤心了，捂脸呜呜地哭着。

陈英姿想着：西岛已经天翻地覆，木官金被迫到了绝境。东岛也是个火药桶，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陷进木官金的境地。如果应平明回

不来，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弄到钱还债，才能在家乡活下去。钱就是命，把人家弄破产了，人家当然会找你拼命。一不做二不休，动员木官金闯江湖，做生意，赚钱财。

想罢主意，她推了推木官金。

木官金问道：“什么事？”

陈英姿说：“看来，我们不能死等应平明了。他离西岛八天了。按航程，生意船到台湾海峡北部的乱滩礁，和那里的台湾船交易后，再回到东岛，最长不过三两天时间。现在还没有回来，恐怕真的遇难了。我们要开辟第二条生路，赚一笔钱，还掉债务，才能在家乡做人。”

木官金问道：“开辟什么生路？”

“现在，有大批国家人员停薪留职，到江湖当供销员，订合同做产品，赚钱致富。这种事，别人做得，你难道做不得？你又没有断臂少腿的，跑不了江湖。”

木官金说：“你疯了？现在这种时刻，命都保不住了，还有时间做生意赚钱？说不定，明天早上，西岛就对我发通缉令，要逮我归案呢！”

陈英姿：“你不是逃跑了吗？干脆跑得远远的，躲得无踪无影，让他们抓不到！你便一心一意做生意。”

木官金的心松瘫瘫：“实在说，我遭到这次挫折后，再也打不起精神做其他的挣扎了。就是有人把钱堆在固定的地方，让我去拿，我也没有干劲了。我说过，现在支撑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只有你了。”

“那么，你就为了我，再拼搏一下吧！”

“你不要迫我了。我已经像一堆打湿的棉花，全瘫了。”

“我也会出去，当你帮手的。”

“还有，做生意的本钱呢？人家那些供销员，开始创业时，全靠亲戚朋友借给他本钱。我们把亲戚朋友搞穷了，断交了，谁会借出一分一厘给我们？没有钱，莫非又要去骗，去抢？”

“人活在世间，能弄到钱，可以不惜任何手段。”

“你的心比我还狠！反正，这次我再不听你的了！你也不要再迫我了！让我在逃亡的日子里，安安静静地过几天。”

“这不是安安静静过几天，这是安安静静地等死！你到底干不干？”

“不干又怎么样？”

“我有办法迫你上马！”

木官金火了：“你……”

陈英姿连忙转笑：“别发火！我是说着玩的。”

她沉默了。她的内心却沸腾起来。

是啊，不迫他，他是不肯上梁山的。怎么迫他呢？……对！肖柳儿不是来过东岛，对债主们扬言，是她家借了大伙的钱。只要把木官金在我家的消息一露出去，人们会冲他来的。当然，不能让他落进东岛人的手。要让他被迫逃离东岛，到大陆流窜。到那时，他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半分的饭钱，会被迫上马的！而我向债主们报信，正可以表露自己，真正的借钱人，是木官金。木官金一逃走，把债务都挑走了，我也可以在东岛活下去了。可是，他是我从小热恋的人啊，这样做合适吗？不这样做，我们都是死路一条啊！眼睁睁地看着他入狱或者跳海，不是更对不起他吗！不狠心做不成大事，管不了许多了！关键的是债主们冲来时，要让他逃得脱，溜得开！

次日夜晚，心里打定了主意的陈英姿，从外面买了鲜鱼好酒，美美地招待了木官金。喝酒时，她故意说道：“官金哥，我到外面买东西时，有人告诉我，债主们随时会来抄我的家。抢家具抵债。”

木官金一阵紧张：“那怎么办？”

“把你的舢板，驶到渔屋后窗边的海里，万一有人来了，由我顶住，你跳到舢板里，管自逃往大陆。”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一人，管自逃走！”

“嘿，傻瓜，你逃走了，我还可以把责任推到你身上。两人都被兜住，不但推托不了债务，还在你的上诉状里，多一条风流罪。”

“两个人一起逃吧！”

“时机还不成熟。应平明那头，还没有准确的消息。万一他回来了，让谁在原先约好的东岛鹿儿滩码头接他？再说，我也要再观察几天。不得已时，我会到大陆阿姨的家。你到那里找我，我阿姨住在……”

木官金嘟哝道：“那么，我先走吧。万一有人来了，逃不脱就难办了。”

陈英姿狡猾地说：“你难道多陪我两天都烦了？”

“妹子！”木官金动情了……

又一天夜晚，在陈英姿的催促下，木官金溜出门，爬上舢板，把舢板摇到陈英姿渔屋后边，抛锚泊好，回到渔屋。

陈英姿从渔屋里走出来，说：“你关紧大门，我出去打探打探消息。”

大约一小时后，渔屋的大门突然响起叩门声，以及陈英姿的喊声：“官金哥，快开门！”

木官金赶快打开大门，看到陈英姿跑得东歪西倒，焦急地问：“妹子，出了什么事？”

陈英姿喘着粗气说：“不好了！你在这里的消息，被债主们知道了。他们正在召集人，朝这边冲来，要扣你当人质，迫你还钱！”其实，刚才，是陈英姿偷偷地通知了债主们。债主们反问，木官金是她的朋友，她为什么来告密？她说，是木官金哄她当中间人，亲手借了债主们的钱，还雇了她丈夫应平明驾船做生意，害得她丈夫生死不明。如果她放掉木官金，她借的钱叫谁还。她要债主们赶快行动，扣住木官金，迫他还钱。否则，如果木官金逃走了，谁也不要向她陈英姿要钱。

这时，大门外响起债主们奔跑的脚步声和狂怒的呼喊声：“木官金，你出来，你要还钱给我们！”

木官金惊得口吃了，隔着门说道：“我是、是来打听应平明的消息的，只要应平明回来了，一定还钱！”

门外的骂声：“你这披着法官外衣的骗子，应平明早已葬身大海了，你的商品早完蛋了，还来东岛哄人！”

木官金：“我实在没有钱还你们啊！”

“是你妻子到东岛挨家挨户承认的，不是陈英姿借的钱，是你借的钱。你不还，叫谁还？今天就是扒你的皮肉，也要你还钱！”

“不是……”木官金刚要脱口说出陈英姿也是生意合伙人的实情，脚背被陈英姿狠狠地跺了一下，连忙改口应道：“是我借的钱……”

陈英姿拉着他，向后窗一推，悄声提醒道：“再不逃，来不及了！”

砰砰！债主们砸击大门。

木官金一咬牙，爬上后窗窗台，跳到海岸上，舢板被海岸浪一冲，漂到十米开外的水域。他的脑海发昏发涨，忘了准确的距离，昏乱地一跃而起，向舢板跳去。哗！他落在大海里了。一排排翻卷的海岸浪，把他拖进海底，顷刻间不见踪影了！

二十四

在海上，应平明和伙计阿三拼命地搏斗着。

风在怒吼，浪在暴跳。

应平明慢慢地挺直佝偻的腰背，面对着乱跳乱窜的小船，他的心也在乱跳窜。船只继续保持这种状况，势必被海暴吞噬。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要顺着潮流，保持固定的航向，才能找到任何一个方向的岛屿，躲进避风港。

突然，倚在船舷边的阿三喊起来：“应老大，我操舵，你摇橹，舵

力和橹力合作，能固定前进方向呢！”

应平明眼前一亮，应道：“好！你小子，这下子头脑有灵光了！”

两人分别操舵摇橹，从北向南倾泻奔腾的台湾暖流，冲得船只向南直去。

也不知道漂荡了多少时候，前方的海面，突然出现一条渔轮模样的机动船。应平明吆叫着：“阿三，赶快点燃呼救的渔火。”

“好啰！”阿三刷地撕了一块破帆布，钻进灶舱，蘸了点火用的煤油，又出舱把帆布扎在撑篙尖端，躲到避风处，擦着火柴棍，点燃了帆布，然后高高地举上空中，摇晃着喊叫着：“救命啊……”

远处的渔轮，发现了生意船的呼救渔火，迅速地冲过来了。

渔轮的舱面，一个船长模样的人，黄皮黄脸，八字眉毛。他指挥着渔轮上的伙计们，准备救险。但是，当渔轮和生意船靠拢时，中间的水峡上，尖峭的浪峰耸起又坠落，掀出一股股汹涌的浪头，扑向两艘渔船。船长抱起几圈缆绳，向生意船猛力抛来，缆绳如空中飞蛇，落在应平明脚前。应平明拉住缆绳，跃上船头，捆在锚架上。

船长喊道：“风浪太大，小船靠我的铁甲船，会被撞破的。委屈你们了，先在小船里，躲躲风浪。等我把小船拖进避风港，你们再到渔轮上来，你们小心些，不要被恶浪卷进大海里！”

应平明应道：“我们也不想上渔轮，小船里有大批商品呢！”

船长随即笑问：“这些商品难道比命还贵重？”

应平明是个实心人：“有数十万元的商品呢，准备运到乱礁滩，和台湾船做生意的。”他看着渔轮，没有标明船号，没有升着国旗。

船长的口音，也是同自己相同的闽南话，好奇地问：“你们是哪里人？”

船长仿佛没有听到他的喊问，管自掉过脸去，和伙计比比画画地商量着什么，一会儿后，船长回过头来，应道：“船老大，真巧啰，我们是台湾船。前边不远处，就是大陆和台湾都管不住的乱礁滩，里面有一

座避风港。两岸同胞，血肉相连，你们和台湾做生意，我们很欢迎。我们一定把小船拖进乱礁滩港湾。”

渔轮拖着生意船，乘风破浪地前进着。

前方，乱礁滩出现了。那里，不是一座海岛，而是一片乱礁组成的险滩。朝南有一处缺口，可容船只出入，形成了一个避风港。

渔轮拽着生意船，缓缓地进入乱礁滩的港湾。

正值从退潮转向涨潮的时刻，乱礁滩内急流恶浪，异常凶猛。西北方向，礁石间的缝隙里，一股股猛烈的涨潮水轰隆隆地扑进来，水流撞在礁石上化成一条条卷舌似的浪头，从东南方向的礁石顶部扑出去，扎进狂嚣的大洋里。

渔轮横在生意船的上风海面，抵挡着汹涌的波涛，顺着波涛的冲力，慢慢地拢近生意船。船长向应平明叫道：“船老大，你们在海暴里苦拼了多日，到大船上休息休息，吃点鱼鲜，喝点烧酒。”

应平明看着满舱的商品，说：“谢谢恩人了。我们还得留在小船里，守着商品，等候台湾船前来交易。”

船长：“港湾里空荡荡的，一时半刻间，恐怕不会有其他台湾船来啰！我可以派船员下去，帮助你们看守货物。”

应平明刚想拒绝，阿三拉拉他的衣角，悄声说：“应老大，我怀疑，这条渔轮是不是海盗船？没有船号，也没有标志旗，却伪装成台湾船。”

应平明的心咯噔缩紧起来，阿三说得有道理。为什么船长再三要我上大船，让他的船员看守物品？难道他们真是凶恶的海盗，要来劫船越货？刚才在外海，风浪确实大，他们不敢靠小船，怕把木船撞毁，商品沉海。现在时机到了，要下手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老实地告诉他们，船里有数十万元的商品！怎么办？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赶快逃走！

“阿三，我们的船修好了，我们出港去寻台湾贸易船！”应平明撒了个谎，管自解开连接渔轮的缆索，摇动大橹，向港湾出口逃窜。

渔轮上，一个络腮胡茬的伙计吆喝起来：“你们不能走！把货物留下来！”

天啊，真遇到了海盗了！应平明和阿三慌了，拼命地摇橹操舵。

一阵机器的隆隆声，渔轮劈波斩浪，冲到小船前头了。

应平明颤着声音问：“船长，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船长应道：“你难道听不出我们的台湾口音？”

船长继续说：“你们不要慌，我们不是海盗，我们是台湾的缉私船。最近，大陆发生了暴乱，上司严令，要封锁台湾海峡，禁止台湾和大陆的民间贸易。我们没有挂旗号，就是专门对付你们的。你们停船，我们不会没收你们的货物。我们付给你们购买商品的本钱，再把商品搬过来，放你们回大陆！”

应平明的背脊沟，淌出了一股股冷汗。原来碰到了台湾的缉私船。自己豁命拼搏，差点葬送两条人命，为的是和台湾商船交易，赚一笔钱致富。现在搬走商品，收回本钱，回到东西岛，连老婆孩子出卖了，也付不起几十万借款的利息，这会被债主们生吞活剥的啊！不行！先向他们哀求，到最后，我就是一颗海鸥卵儿，也要跟他们拼一阵！

渔轮在拦截。

小船在躲闪。

应平明双双抱拳，向着渔轮挥动着哀求着：“船长，求求你了，我们家老有小，全靠这趟生意的利润过日子啊！我们为了这趟生意，差点去见阎王了！生意不能赚钱，数十万元的借款，还不清利息，祖宗的坟墓也要被人掘开，祖宗的骨头也要被人丢进海里啊！”

渔轮上的船长犹豫了一下。

络腮胡大汉高声吆喝：“胡明船长，犹豫不得！生意船上的老大，趁早识相点。如果不是我们救了小船，你们早喂鱼了，还能保住商品的本钱吗？把小船拢过来吧！”

船长胡明跟着喊：“我们说的本钱，是很有伸缩性的。你们的货，

多数从市场购买，价格高低，全在你们嘴里！”说着驾船拢过来。

应平明发怒了：“贼子，老子跟你们拼了！”应平明把木橹推给阿三，自己跳过睡舱，掀开被子、草席、舱底板，从舱底压船的卵石里，掏出一包黄金，掂了掂，两斤来重，没有少掉，藏进贴身口袋里，心里一闪念：这批金子，是自己夫妻走家串户买来的。无路可走时，宁可带着它跳海，也不能留给贼子。紧接着，应平明端来鱼篓，装了一篓篓的鹅卵石，倒在舱面上。他跳出舱面，抓起海碗大的鹅卵石，朝着拢过来的渔轮砸过去：“老子拼死两个，还赚下百多斤！”

卵石雨弹般地砸在渔轮的铁舷、甲板、船房。络腮胡大汉破口大骂：“妈的，你找死了！”他拾起卵石，要居高临下进行还击。

“啪！”一块卵石砸碎渔轮驾驶房玻璃窗，擦过船长的胳膊。船长擦掉手臂的血丝，喊着络腮胡大汉：“英阿彪，不要还击了。砸死了人，回去难交代！”

船长非常沉着，操着渔轮缓缓前进，高大的铁船头，朝生意船顶来，想把生意船挤向港湾东南侧的乱礁滩，搁浅在低矮的礁石上。

应平明发现东南侧的礁石，在水面隐现着。港湾里的由西北向东南的恶浪，一条接着一连地掀过礁石上空，扑进港湾外的险滩。

自己的小船只靠一只橹的力量，行动迟缓，肯定逃脱不了。与其搁浅了，任人宰割，不如闯险一搏！小船灵巧轻便，让它顺着恶浪的推力，跃过礁石间的隙缝，或许能逃出港湾，到东南方那片乱石丛生的险滩深沟。渔轮太大，吃水又深，可能冲不进险滩的。到那时，再等到天黑的时候，想法逃走。

他朝渔轮猛烈地砸了一阵石头，急转身逃进舱位，一把夺过阿三摇动的大橹，竭尽全力地摇动着。船头驶向一条礁石间的缝隙。他瞄准一条异常猛烈的浪头，猛地一摇橹，小船窜进浪头，浪头举起船底，向缝隙冲了过去。

砰！船底一阵震响，小船再次遇险了！

二十五

陈英姿站在渔屋里，刚要替债主们开门，猛不丁地发现在灰茫茫的海岸，木官金跳船不成，落进海暴狂嚣的大海里。陈英姿冲出大门，边跑边喊：“木官金被你们一迫，跳出后窗，坠进海里了！”

“啊！”几个债主一愣，立刻跟着陈英姿，向海边冲去。

陈英姿冲到木官金坠海的海岸。眼前，一排排车轮般的海岸浪，碾压着黑嶙嶙的海岸。只见木官金的身影，在白莹莹的急流里一闪，转眼间不见踪影了。

“皇天啊——”五脏俱碎的陈英姿，凄惨地哭喊着，她忘却了一切忌讳，跃身纵入大海。哗！翻滚的海岸浪，竟把她倒卷起来，猛力地抛在礁岸上。她不顾浑身的疼痛，爬起来，又想扑进大海里。

人们冲到了，边拖住她边喊：“陈英姿，你不要这样！”

陈英姿蹦跳挣扎着：“放开我！让我去死！是我害了木官金！我的丈夫死了，又害了别人，我不能活下去了！”

人们死死地按住她，安慰道：“也许，他们两人都有救的。”

良久，陈英姿稍微安定，一头扑在礁石柱上，礁石上的尖利的滕壶壳，滴着殷红的血水。

西岛的鲳鱼坳，是座聚居着千余户渔民的大村庄。陈英姿的债主，大都是鲳鱼坳人。鲳鱼坳的北侧，有一座天柱山，巍峨耸立。木官金落海后，陈英姿冒着狂风，艰难地登上天柱山顶，眺望着海洋。大海上，暴风肆无忌惮地飞卷着，哪有一条渔船的影子。她彻底绝望了，日夜在天柱峰顶啼哭。

几个好心的债主，也把怨恨抛到九天云外，艰难地攀登天柱山，想找到陈英姿，安慰她，把她劝回家去。

债主们登上山顶。陈英姿立即急步向一座拔海耸立的悬崖飞跑，她站在悬崖上，哭喊道：“你们再迫我，我只有跳崖了！”

债主们连声呼喊：“别！别！我们是来劝你的。我们的钱不要了，你安心回家吧！”

陈英姿应：“你们的钱不要了，我还欠着其他人的债啊！”

债主们又劝道：“我们还可以去劝其他人，你回家吧。”

陈英姿：“你们不要迫我回家，回到家，我更加悲苦啊！”

人们死劝活说，没有达到目的，只好走了。

同时间，一场令人激动的互助活动，正在东岛进行着。

渔村老支书应灵，是个虽然执拗但却是很正派的老党员。多少年来，他没有多吃别人一口粮，没有多喝别人一口水，过着清廉的生活。改革开放以后，他和儿子两个劳力，依靠钻风钻浪的艰难劳作，赚了一笔钱。如今，媳妇刘英把全家赖以生活的钱，全部交给陈英姿。又值风暴天，不能驾船出海捕鱼赚钱维持家用，家里停火断炊了。老支书是个死要面子的人，不愿出面告贷。刘英向东邻西舍借了些柴米油盐，过着一天喝两餐稀汤的日子。

这天下午，老支书领着儿媳妇刘英，忍着饥肠辘辘，冒着呼啸的狂风，到海边捉点海螺当菜吃。越是偏僻险峻的海礁，海螺儿就越多。老支书寻到一块突进大海的礁石，嶙峋的石缝间，爬动着一片花纹涨水螺、晶白的水晶螺、黑褐色的苦螺儿。老支书卷起裤筒，站在浅水区里，准备爬上礁石。不料，脚底踩中钓鱼人丢掉的铁钩，身体一趔趄，摔倒了，后脑勺砸中礁石，昏了过去。

“阿爸——”刘英尖声叫喊着，冲向礁石，背起老人，回到海岸。

刘英的叫声，惊动了一个过路人。他是工委宣传委员老校长。老校长急步奔来，搀起老支书，呼唤着：“老伙计，老伙计，你怎么了？”

老支书慢慢醒来，笑道：“没有什么，只觉得有点头昏。”

刘英在旁边嘤嘤哭泣：“都是我不好啊，不该把全部的钱拿去做生意，害得全家断了炊，整天向别人借柴米。阿爸又省下自己的饭，给孙子吃，他是饿昏了……”

老校长听了，说：“嘿，我怎么不知道呢！”他吩咐刘英，“你把阿爸换回家，在家里等我！”此时，老校长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刚刚开过，我们共产党员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不尽快稳定岛上的局势，我们怎能在短期内尽快完成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呢？

傍晚，老校长匆匆来到老支书家。他的手里，拿着一张存款单。这是他工作大半辈子的积蓄，共有三千元。他把存款单交给老支书：“你拿去用吧。还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老脸不要太薄了，不肯开口。”

老支书紧紧拽住老校长：“不！我能撑持过去！等风暴一过，船只出海，钞票就源源而来了！”

老校长生气地抽脱手：“甭吹牛了。现在是淡季，就是风暴停息了，也捕不到鱼虾。再说，刘英侄媳妇向别人借了钱，转给陈英姿，钱被陈英姿败了。听说债主向刘英要钱。让刘英拿我的钱，去抵挡一阵。”

刘英连忙说：“不不！我家就是再穷，也不能用你毕生的血汗钱还债！”

老校长推开老支书，把存款单往桌上一抛：“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就这样定了！”

热泪盈眶的老支书，凝视着存款单，对刘英说：“我知道他的脾气，拿回去还他也不会收，还会惹他发大火。咱们用它派个新用场。”

他想了想，说：“刘英，你知道那个常到咱家的公安干部吗？”

刘英点点头：“他叫倪虎根。听说，因为妻子把钱拿给陈英姿做生意，他和妻子分居了。”

老支书说：“他那人，过去为咱渔村的社会治安问题，破过很多案件，做了很多好事。他为了捉捕破坏咱村的罪犯，脚才残废的。我们也替他做件好事。你把这笔钱送给他妻子吕文玉，让吕文玉拿钱给倪虎根看，就说是陈英姿那边还的。这样，他们夫妻就会和好了。”

刘英答应了，急忙奔出门去。

回到屋里，老支书突然想到一件事，自我埋怨道：“啊呀，我小看倪虎根了！他和妻子吵架，哪是为了钱！是为了原则啊！”

但是，老支书没有想到，他还有另一个遗忘的漏洞，招致倪虎根夫妻再次分手呢！

当晚，当倪虎根的妻子吕文玉，拿着存款单，走进倪虎根的临时住房说：“虎根，陈英姿把钞票归还了。你的怒火，总可以熄灭吧！”

倪虎根拿过存款单，仔细看了几遍，感到妻子在欺骗自己，喝问道：“你的存款单，到底是哪里弄来的？”

存款单？啊哟！吕文玉突地想到，自己从刘英手里接到存款单时，只注意存款的数字，忽略了存款户的名字。而送来存款单的老支书，也没有想到这点上。她吞吞吐吐地说不出话来。

倪虎根吼起来：“东岛上的老校长，谁个不知道。他艰难奋斗一生的积蓄，你有脸把它拿来？我都替你害羞呢！”

吕文玉分辩道：“是渔村的老支书应灵家里困难，老校长拿去资助他。老支书不收，老校长发火了。老支书才把款子送给咱家……”

倪虎根更生气了：“那你更不该把款子拿来了！”

“我拿款子，又不是为了好吃懒做，是为了家庭，才向你晃一晃，再还给老支书的！”

吕文玉再不想说下去了，掉转头跑了。

“唉！”倪虎根望着妻子的身影，埋怨地一跺脚。他又看看桌上的存款单，心情慢慢安定下来。他思索了一下，拿起存款单，向老支书家走去。他应该向老支书道谢，并把存款单还给他。老支书的窘境，迫切需要一笔钱啊！

他走到老支书家里，看到灶冷锅空，心里一阵发酸，喊：“老支书。”

老支书从屋里走出来，沉着脸说：“你手里拿着的是老校长的存款单吧。拿回去！听刘英回来说，你又跟吕文玉吵翻了。”

他连忙解释：“我和她的矛盾，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

老支书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这张存款单，老校长不拿回，你也不要，怎么办？”

倪虎根突地想起一件事：“啊呀，有办法了。昨天，我路过一户人家，主人把我拦住，说自己为了向陈英姿的生意出股份资金，向别人借了一笔钱。现在，生意没了，钱也完了，债主又迫他还钱。他家确实是全岛数一数二的困难户，住的是土墙平房，里面的几件家具很破旧，他求我帮帮忙，让陈英姿还债，还含含糊糊地说，和我沾亲带故。到底是什么亲戚，我也不知道，我想，这笔钱，就算我向老校长借的，支援那家困难户，让他去还债，留一点贴补自己家用。等我积蓄一段时间，再还老校长。”

老支书说：“好！不过，我们打鱼人家，不像你拿死工资的。我们是十网九网空，一网成富翁，赚钱速度快。还钱的事，我承担了。”

倪虎根说：“不行，我还钱。”

老支书说：“别争了。谁先赚到钱，谁还。”

当即，倪虎根委托刘英，把存款单送走了。第二天夜晚，吕文玉像换了个人似的，兴冲冲闪进倪虎根的临时住处，斜眼撅嘴，故意撒娇：“死鬼，你真是歪心汉，想甩掉我？”

倪虎根知道她一定是遇到高兴事，才来主动求和，应道：“想拉我回去，先认错。”

吕文玉：“呸！你如果没有把那笔钱拿给我表姨，我八辈子也不找你！”

倪虎根：“啊？刘英送去的钱，给了你表姨！”

吕文玉：“对了！表姨和表姨丈到了咱家，叫我无论如何把钱拿回去。”

倪虎根：“什么，你又把钱拿回去？你是黑心还是红心！”

吕文玉：“我拿钱了，你又怎么样？”

倪虎根的拳头攥得出汗：“老子……”

吕文玉：“你做谁的老子？哼，要不是我觉得你这小子还不错，早给你一耳刮子了。告诉你，表姨说，她家不怕迫债，还有些柴米维持生活，等鱼汛到了，便可以下海赚钱还债，不用老校长的钱。他还说，老校长吃死工资，积钱不容易，让我还给他。我知道老校长和你都是一路的倔货，当面还他，肯定不收。我把存款单塞进信封，在邮局用挂号信寄给他了。下面没有签名，叫他收信后，找不到寄钱人。咯咯。”

倪虎根听了很高兴，他笑着抓抓头皮：“嘿嘿！”

吕文玉问：“现在，我做了该做的事，你该做什么事？”

倪虎根莫名其妙：“我要做什么？”

吕文玉一急，一脚踢中倪虎根的小腿：“回家睡觉啊！”

倪虎根一把拉起妻子，往外就跑：“对啰，回家……”

二十六

波浪滔天的乱礁滩，应平明的生意船，顺着凌空掀起的浪，越过港湾东南侧的礁石缝，向礁石后边的险滩冲去。砰！船底被乱礁砸中了。又顺着滚圆而滑溜的礁石滑进海水里，脱离搁浅的危险了！

应平明吆喝阿三：“到舱底看看，有没有漏水洞。”

阿三钻进一个个船舱，最后从后舱出来，说：“好端端的，没有漏水！”

应平明的皮包牙帮骨的嘴角，泛出多日不见的笑纹：“妈的，总算摆脱台湾船了。”

可是，当他看着周围的水域，笑纹倏忽消失了。这水域里四周密布着密密层层明的礁暗礁，如黝黑的鬼牙突出在水面，如果木壳小船撞上了，势必支离破碎。更加险恶的是，里头那狭窄的水道里，浪如恶虎凌空跳跃，随时会把秋叶般的扁舟，撞向礁石。

小船艰难地前进，准备寻找稍微平静的险滩角落，暂避风浪和台湾船。可是，水道里一条条没有定向的恶浪，从船头、左舷、右舷、后舵舷外面跳跃而起，当空一掀，乱纷纷地扑击着整条船，撞起一团团巨大的水花。掌舵的应平明被恶浪扑倒了，阿三也被扑得爬不起来，他失声惊叫：“翻船了！救命啊！”

那条渔轮已经冲出港湾，绕了一圈，接近险滩。船房里，突然钻出一个人，头顶戴着尖塔形篾丝帽，遮着了半边脸。驾驶房的船长，仿佛是在询问戴帽者：“进险滩救人吗？”

戴篾丝帽者思索了一下，应道：“不入虎口，焉得虎子。进险滩，既能救人，又能把满船的货拖出来，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渔轮瞄准一条比较宽的水道，缓缓地驶进险滩。但是，由于船体宽阔，吃水很深，海底的暗礁和两侧的明礁，撞得船体和左右舷发出咯嘣咯嘣的响声。

那个戴篾丝帽者惊慌了：“啊哟，这趟航行，怕是凶多吉少。”他问旁边的络腮胡大汉：“英阿彪，还是让胡船长退出险滩吧！那些货物，老子宁可不要，也要保命！”

不料，英阿彪的络腮胡一发颤，骂道：“妈的，都是你贪钱鬼，把他们迫进死地！救人是一回事，捞货是另一回事！闯海人不救落海人，祖宗百代是黑心贼！”

船长也破口大骂：“贪钱的贼子，到这种地步，还畏缩什么？退出去？这种窄水道，进都难进，往哪儿退？老子是船的主人，今天只有豁船又豁命，救人救到底了！”

他向英阿彪喊：“加大航速。”

英阿彪钻进了机舱。船只加快了前进的速度，礁石撞船的震动，越来越厉害了。

海像被感动了似的，奇迹出现了：一条从应平明生意船底掀起的巨浪，霍地把小船掀起，甩出凶猛的恶浪区了。

小船上的应平明，看着大船冲进险滩，吼着：“贼子，在这种海区，你们还要作恶！”

渔轮上，戴箴丝帽者应道：“老子刚才是为了救人，现在要扣货了！”

小船上的阿三，凑近应平明：“老大，这个人的声音很熟啊，会不会是熟人？”

应平明看了看，骂：“箴丝帽遮住他的狗脸，认不清。”

蓦地，小船再次陷进危险的境地。

这是没有明礁的海域。西侧，耸立着一片凹凸嶙峋的礁崖。海底响起刺耳的浪啸声，接着，一圈环山般的浪峰拱出来，飞快地旋转，中间是湍急的漩涡，一座被漩涡离心力甩出来的浪峰拥着小船，以无可阻挡的力量，向那片礁崖撞去了！阿三绝望地大呼：“皇天啊！”

“妈的，这条渔船要做撞死鬼了！”渔轮上的胡明骂了一声，同时拉动全速前进的铃号，又飞快地打转舵盘，渔轮急速转向，前进。顷刻间，渔轮劈开座座浪山，在小船撞礁崖的危急时刻，射进小船和礁石之间，轰，小船被弹出数十米远的水域，渔轮却撞中了礁崖，一片铁甲舷崩塌了。幸亏是干舷上的铁甲舷，船只才没有灌水沉没。但是，船只柴油机却震坏熄灭了。

这时，渔轮和小船上的人们，同时发现了一种险况：

那个头顶箴丝帽者，显然不是闯海的角色，在渔轮撞礁的眨眼间，竟然在船舷边上跑动，被剧烈震动的船体甩进大海里。此刻，那湍急的漩涡流，冲得他翻动着，漂近脱险的生意船。他不会游水，头顶的箴丝帽被冲走了，脸在急流里拼命地探出来：“救命！”又没进水里。

生意船里的阿三惊喊：“啊，那人是西岛的赵申，我认识他！”

应平明也愣了。但是，面对着遇难的赵申，闯海人的热魂从心底升腾起来，说：“管他赵申不赵申，闯海人不救人，黑心狗不咬！你掌

舵，我跳海救人！”他一头跃进了漩涡。

他虽然身体精瘦，在水里却有顺流借力的巧功夫。他顺着一股海流的冲力，迅速接近赵申，右臂插进他的腋部，把淹得翻白眼的赵申拽出水面，向小船荡去。他边游边问：“小子，老子问你的事，如果不说实话，打转的漩涡是你的坟墓！”

赵申边呕吐边哀求：“饶了我！我一定说实话。”

“老实说，你为什么到乱礁滩？”

“为了钱。为了保住自己的钱！”

“你不讲实话。保自己的钱，为什么不让我做生意，拦截我的货物，用平价收买？”应平明攥住赵申的头发，往海里一按，咕噜噜，赵申呛了一口水。

赵申：“求求你，救救我的命！”

应平明：“老子不救你，冒险跳海干什么？在海里危险，先上舱，再惩治你。”

应平明拽着赵申游近小船。在阿三的帮助下，他又托起死猪般的赵申，让阿三拉上船舷。回到舱面，应平明钻进灶房，拿出一瓶二锅头瓶底朝天地灌了一大口，然后递给瘫倒在舱板上的赵申：“喝一口，壮壮神，再回答老子的问话。”

烧酒灌进胃里，赵申的冰冷僵硬的心地，有了一种温热的感觉。自从他看着船长胡明驾着渔轮，豁命冲险滩救人的情形，他的尚未泯灭的人性开始晃动。那种紧急的时刻，他也想仿效这些勇猛的闯海人，在渔轮的船舷奔跑救人。他掉海后，英勇的闯海汉应平明，在认识了他是夺钱的死对头赵申后，竟冒着生命的危险，跳海抢救了他。他的心越来越灼热，他的人性进一步回归。他捧着脸伏在舱板上，抽泣着说：“应老大，我对不起你，我把实情都告诉你吧！那晚，你驾着生意船离开西岛后，我串通债主们，昼夜谋划着，一定要夺回金钱。我要尽手段，逼迫木官金，甚至偷走他的儿子，想用此引诱他出来，扣住他，迫他还债。可是，木官金逃走了，我却踩伤了他的妻子肖柳儿。公安局追查这桩事，说我用犯罪手段对付犯罪，要处理我，我躲藏起来，又运转邪心

眼。这艘渔轮，是西岛的胡明刚从外地买来的，想在海里运鱼货赚钱。”

应平明呢喃：“怪不得，我没有看过这艘船。继续说下去。”

赵申继续说道：“我雇了胡明的渔轮，涂掉了渔轮的船号。我知道你有闯海的好功夫，不会轻易在海暴里出事，会到达乱礁滩的。因此，我们的船伪装成台湾的缉私船，准备把你的货物全部拦截住，搬上渔轮，付给你们货物的本钱。我们仗着大船，冒着海暴，离开乱礁滩，在海峡深处等待台湾船，和他们直接贸易。赚到的利润，二一添作五，一半归胡明和英阿彪，一半归我。”

应平明喊：“你们这是海盗行为啊！”

赵申：“当时我想，你们可以用犯罪手段，诈骗千百人的钱，做生意赚钱。我也可以用犯罪手段，劫取你一人的不义之财，替自己赚钱。再说，我把本钱还你，你可以向大伙拆债，良心上对得起人了。何况这些货物中，有我的五万元的股份，那是十分之一啊！而胡明和英阿彪，也有钱借给木官金。”

赵申的话，像一根鲚鱼刺，刺痛了应平明的心。本来，他是诚实安分的渔家，却让那个坏婆娘摄走了闯海汉的灵魂，跟着她四处哄骗人。眼前这个赵申，是个东西岛闻名的二流子。二流子都能归正，自己为什么不能回魂呢！死去的闯海祖先，不是教导过自己，做人，要像礁岩一样刚硬，像桅杆一样正直，像珍珠一样纯洁！可是，自己变成了什么人？自己不是闯海祖先的子孙啊！

赵申的心在抽搐、在哭泣，痛苦地耷拉着脸：“错了！全错了！”

阿三也在一旁叹道：“我也不该想多赚工钱，跟着闯这次海啊！”

赵申爬起来，惊叹：“啊哟，完了！”

应平明一看，海况又变化了，不远处的险滩，像有无数颗水雷爆炸着，掀起震天的大浪。

那艘渔轮的柴油机还没有修好，仿佛是一条僵死的鲸鱼，随波逐浪地漂动着。

小船没有风帆，微小的橹力抵不住急流恶浪。

渔轮和小船，都陷进了不可自救的厄难了！

二十七

木官金逃跑后，西岛的群众像一锅沸沸扬扬的鱼油。

西岛公安分局针对赵申绑架幼儿、踩伤妇女、用犯罪手段对付犯罪的问题，决定对他实行处罚。赵申闻讯逃走后，人们向木官金家讨债的方法变得小心多了。他们秘密商议，成群结队地来到木官金家，静坐、软缠。

受伤的肖柳儿，躺在睡床上，变得更加衰弱不堪，干瘦骇人，气息奄奄。她的全身，似乎没有丝毫的血肉，只剩下一张蜡黄的皮，裹着一副嶙峋的骨架。她面对怒目圆瞪的、垂头丧气的、低头耷脸的人们，心像一锅苦水在沸腾。她知道，人们在声讨自己的罪行。人们在迫着自己表态，拿出家底，拍卖家产还债。可是，房屋是自己的栖身之所，没有它，自己和儿女住在哪里呢？同时，她那灰暗的心地，还闪烁着一线希望的光。丈夫木官金逃走前告诉她，他要到东岛偏僻的鹿儿滩，那是约好的地点，应平明生意成功返回时，将在那里的码头上岸，两家人躲进海神庙，按照商量好的计划，各自拿走借到的本钱和应得的利润。借款的利息，做成本扣除。或许，应平明还有生还的希望。肖柳儿虽然怨恨丈夫、后悔自己的盲从行为，但她却还对丈夫有一丝的谅解。

肖柳儿的母亲佟琴，闻悉女儿伤病交加，立即赶去探望。她看着卧床不起的女儿，哭泣着，当着众人的面喊：“儿啊，你把底子交给大家吧！大伙无非是怀疑你还有家底，要你拿出来还债！”

但是，肖柳儿的心里，对关杨、张诚、丁志们，另有一种感情。平时，他们对木官金的情分不薄。尤其是张诚，他当法庭庭长时，木官金刚从部队复员回乡。是他亲自把木官金安排到法庭当法官呢！况且，他们是西岛闻名的公正廉洁的干部，从来没有做过脏事。这次也是她和木官金通过这三个干部的妻子，把他们的钱弄出来的。他们吃的是死工资，一分钱一分钱地积蓄了几千元，不容易啊！把他们的底揭出来，对

不起人啊！

佟琴看到女儿默不作声，气愤地嚷：“大伙听着，我不能看着女儿活活被折磨死。我要把她的底亮出来。她家确实有两万元的存款，全被当官的拿去了。”

人们嚷起来：“被哪些当官的拿去了？”肖柳儿喊：“阿娘，你不要说啊！说出去，对得起人吗？”

佟琴应道：“我不管！你家里被大伙围困了，有哪个当官的出来说话解围？他们全是为了自己！我要为我的女儿！”

肖柳儿伤心地哭起来：“阿娘啊，我求求你了！”

“不！”佟琴执拗地喊，“我女儿的两万元，给办事处的关杨、张诚、丁志们拿去了！”

众人说道：“不可能！他们是西岛有名的好官！”

佟琴：“你们不相信？好，我领你们去，当面对质！”

佟琴领着闹哄哄的债主们，涌出木官金的家门。他们走到沙山岙，路过一座低矮破旧的渔屋，佟琴发现关杨的妻子周梅花竟在里边。

人们屏着气息，挨近玻璃窗，往里一看：关杨的妻子周梅花，坐在床沿上。床上，躺着一个脸黄肌瘦的病妇，头部扎着头巾，双唇嚅动着：“梅花，肖柳儿向我借去的万把元，如果真的拿不回来，我也不想活了。打从孩子他爹死后，我连鸡臀里生出的蛋都舍不得吃，拿到市场换成钱，一分钱一分钱地节省。眼下岛上的风俗，儿子娶个媳妇，非两万元不可。我那儿子长大了，也该找媳妇了。我满指望那万把元能赚钱，再向别人借一点，把儿子的婚事办了。可现在叫我怎么办呢？”

周梅花也陪病妇流着泪，说：“嫂子，不要愁苦了。我来找你，就是替你解决困难的。前些日子，我这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瞒着关杨，上了木官金夫妻的当。实在说，我们都是为了应付西岛的情况，维持家庭的生活啊。东岛的生意船下落不明后，木官金为了找保护人，向关杨、张诚、丁志交出两万元，讨他们的好。他们三人把钱集中起来，让我拿去给最困难户。我已经给全岛最穷的柳嫂、阿海公和木雄一万三千

元，还有七千元，全留给你了。”说罢，周梅花掏出一包钞票……

看着屋内的情景，佟琴的双颊一热，掉头跑了。大家也跟着掉头走了，边走边议论起来：“共产党干部，像木官金那样子的，毕竟是极个别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共产党没有变啊！”债主们悄声议论着，激动地回家去了。

佟琴走向女儿家，一路走一路想，那死鬼女婿木官金，跟别的干部相比，天地不同啊！人家是好人，他是个坏货，如果共产党干部都像木官金，这世道就遭殃了。

这个单纯而能干的老妇人，一走进木家，就把刚才看到的，全部告诉了肖柳儿。

此时，肖柳儿对木官金更怨恨了。这些年来，木官金蕴藏在心底的邪念，越来越厉害地膨胀着。他自己不走正道，还对妻子软硬兼施，迫着妻子上他的贼船，我自己本来是个好女人，也跟他变成鬼样了！好悔啊！

肖柳儿伤心地哭了。

佟琴安慰了女儿一会儿，因家里有事，只好走了。

一会儿，一个穿着棕色斜襟渔衣的渔哥，走进木官金家，直闯肖柳儿病房，愣直地说：“嫂子，我驾船来西岛卖鱼，陈英姿托我捎话给你，木官金出事了。”

肖柳儿冷冷地问：“在什么地方出事？出了什么事？”

渔哥：“昨晚，他住在陈英姿家，让东岛的债主们知道了，冲向陈家扣人，他从后窗爬出去，跳舢板时，掉进海里了……”渔哥的船里渔活忙，说完匆匆走了。

出乎意料，肖柳儿变样了。她听到木官金的消息，没有悲伤，没有泪水，没有哭泣。

长期来，木官金的丈夫形象，早在她心头消失了。木官金带给她的，是痛苦和悲伤。论人品，她原本是个温善的女人，和木官金的贪馋狡诈，格格不入。她抱着嫁狗随狗入门随俗的思想，默默顺从着。后

来，木官金和陈英姿的不正当的关系，如锋利的鱼刀把她的心刮得鲜血淋漓、痛苦万分。为了家庭和孩子，她抑制着愤怒。但理智告诉她，愤怒迟早会像火山爆发起来。根据渔哥儿报的消息，应平明不在家，逃难中的木官金，竟然没有忘掉自己的情妇，自己引火烧身，惹得债主们追赶，结果落进大海。她也恨陈英姿。如果木官金被海浪淹死了，这个坏女人要偿命啊！

良久，一阵阵愁苦的情绪，又泛上心头。是啊，不管木官金怎样坏，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他如果出事了，家庭该怎么办？孩子该怎么办？如山的债务该怎么办？她流泪了。这泪，她不是为木官金流的，而是为凶多吉少的未来日子流的！

当天下午，关杨、张诚、丁志三人，突然来到木官金家。张诚和肖柳儿最熟，先问：“肖柳儿，木官金逃到什么地方了？应该动员他回来。法律是公正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以功抵过，才能争取从宽处理。如果抗拒下去，法律饶不了他的。”

肖柳儿愠怒地应道：“他死了，我倒清静了。”丁志一惊：“他出事了？”

肖柳儿：“逃到那个姘头家，被债主们一迫，爬出后窗，跳船时落海了。”她把情况说了一遍。

众人又气又怨：“这是老天有眼。”

张诚说：“肖柳儿，你也甭太伤心了。他的水性很好，也许会得救的。”

肖柳儿：“他那个鬼样，值得人去伤心吗？我是替我的家庭我的孩子伤心，为自己的如山的债务，和穷苦的债主们那可怜的处境伤心！我也有罪啊！我求政府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让我想想办法，逐步还债。”

张诚的脸色明朗了：“这就好！这才是我当初认识的肖柳儿呢！我知道，你原本是个好女人，被木官金带入了歧途，只要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好了。”

关杨说：“我也欢迎肖柳儿的态度。”

丁志：“我们今天找你，还有一件事。我们三人，作为木官金的领导，没有发现并制止他的不法行为，也有过失。我们的家里，还有一点儿存款，准备凑合起来，救济最穷的债主。就是说，接济被木官金洗劫得一穷二白的那些债主们的家庭。希望你把全岛借钱人的名字告诉我们，以便我们进行社会调查和家庭访问……”

一团热火，在肖柳儿心里燃烧着。“你们真是好人啊！木官金留下一张借钱人的名单，我交给你们。”她哆哆嗦嗦地，抽出床头柜的抽屉，掏出一本小册子，递给张诚：“现在，我该下决心了，破家荡产也要还债！不过，有一种困难，希望领导帮忙。”……

次日早晨，一条消息轰动了整座西岛：肖柳儿贴出卖房广告，新房以十五万元的价格出售。全部房款，还给全岛的债主。经领导同意，肖柳儿和孩子搬回还空着的法庭宿舍居住。

二十八

木官金和陈英姿的借款总数，近六十万元。大多数是木官金从西岛借到的，达四十多万元。肖柳儿的卖房款，仅还清三分之一。有几户出借数万元的人，眼看着木官金倾家荡产了，债务没有偿还的希望了，不由七窍冒烟。他们商议，要另寻讨债的途径。有人突地想到，那个东岛的陈英姿，不是到西岛拍胸膛承认过，全部款子都是她借的？剩余的欠款，应该向她讨还！东岛和西岛，相距只有个把小时的水路，应该上东岛啊！

于是，十余家债主们，男女老少齐凑合，驾着一艘网罟船，怀着一腔燃烧的怒火，向东岛进发了。

午后，陈英姿刚在渔屋里，躺在床上。自从她亦真亦假地演了“高山哭夫”的戏后，东岛上的人们，被她的悲苦所感动，再没有人向她迫债了，局势暂时平缓了。她虽然平安地住在家里，想起遇难的木官金和应平明，每每泪水涟涟。此刻，海风在门缝、窗缝和瓦缝里呜呜地哀鸣，使渔屋的气氛显得愈发悲凉。她正浸在愁苦的思绪里，冷不防听到门外的海岸，传来一片嘈杂的声音：“这就是陈英姿的家。”“她如果在家，把她扣住，不给她逃了。”

陈英姿鱼跃而起，左脚套着破鞋，右脚穿着袜子，奔到门缝一看，有数十个男女老少，正向渔屋跑来。仔细一辨认，都是西岛的债主们。

啊呀，不好！我向他们承认过，他们的钱是我借的，他们不找肖柳儿，来找我算账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被他们扣住，还不出钱，命也保不住呢！快逃走吧！

她来不及穿上外衣和鞋子，裸着雪白的双臂和大腿，没命地爬上后窗，一头钻进屋旁的礁石林了。

渔屋前，那班人跑到了：“门反扣着，人在屋里呢！”砰砰，人们擂着门口。“不开门？把它砸开！”门很牢固，人们脚踢肩扛，还是打不开。有人爬上低矮的屋顶，开始掀瓦拆椽了。

同在这个时间里，赤裸着臂膀的陈英姿，一头撞进渔村老支书家里，啼哭着：“我没法活了！西岛人来迫债了！”

老支书的媳妇刘英，急忙跑进卧室，拿出外衣和鞋子，让陈英姿穿上。

老支书冷冷地训斥道：“当初，叫你不要走这条邪路，你不听。现在自食恶果了。”

陈英姿求道：“老支书，你解解我眼前的灾难吧。往后，我一定听你的话。”

老支书心软了，叹了一口气，往外走去。

一会儿，老支书带了一班村干部，来到陈英姿家，朝着掀瓦拆椽的西岛人吼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东岛有东岛的政府。你们有事，可以找政府解决！”

西岛人下来了，说：“好，我们住在这里，请东岛政府替我们解决问题。不过，数十个男女老少，住在一条网罟船上，吃没有吃，睡不能睡，只好暂借陈英姿家吃睡了。等到陈英姿出来说明怎样还债，或者等东岛政府解决了问题，我们再走！”

老支书气得说不出话来。

在老支书家里的陈英姿，半晌不见老支书回来，央求刘英出去看看情况。刘英回来后，说：“我阿爸劝不走西岛人，上东岛政府汇报了。”

陈英姿一想，一个小小的村干部，是解决不了问题。自己也应该上政府求助啊。

她告辞了刘英，急步直奔东岛政府办公楼。在东岛领导人中，她只认识老校长。她打听了老校长的办公地址，走近了办公室大门，一听，老支书正向老校长汇报道：“……老伙计，西岛人是拿着火种上东岛的，立即就会把东岛人的怒火重新点燃起来了。到那时，局势就不可收拾了。要采取措施啊！”

老校长说：“工委和办事处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专门研究了陈英姿问题。大家认为，陈英姿虽然是个家庭妇女，有做生意赚钱的权利，按照政策，也可以运输合法商品，和台湾同胞交易。但是，她的行为却越轨了。她借款的方法，带有诈骗性质。她大规模借钱骗钱，扰乱了社会秩序。据查，她还有买卖黄金的活动，这是政策绝对禁止的。政府准备迟些时候对她实行拘禁审查，现在看来不行了。西岛人一闹，东岛人也会起哄，社会秩序就难安定了，应该立即拘留她。这样，对全局的安定有益，对她个人的安全也有利……”

陈英姿听着，差点瘫倒在地上。理智告诉她，要赶快离开。她蹑手蹑脚地溜出政府办公楼，闪进一片石笋林立的礁石滩。

风在哀鸣，浪在啼哭。陈英姿扑在礁石上，呜呜地哭泣着。

傍晚，天气清凉，她才停止了哭泣，哀哀地思索着。两天过去了，掉海的木官金不闻音讯，她心里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完全消逝了。她真不想活下去啊！

第二天早晨，到礁石林拾海螺的人们，发现了几件女人的外衣和鞋子，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刘英姐妹，感谢你给了我衣服，现在如数归还。我走了。陈英姿。”

消息像潮水漫遍东岛：陈英姿跳海自杀了。

二十九

礁矶密布的险滩，由于海水的激烈晃荡，海浪的猛烈碰撞，险滩里响声如雷，生意船船底，一团团炸浪也在翻涌，把小船拱上天空，倏忽间又坠进水渊，舱面忽左忽右地倾斜着，时刻都会撞礁碎裂，或者翻沉入海。没有闯海经验的赵申，慌得浑身筛糠似的，缩在避浪的角落。胆子很小的阿三，则跪在舱面，继续向海神爷祈求：赶快停息炸浪。应平明无望地拼搏着，摇着木橹。

这时，礁崖旁的渔轮柴油机，已经修复了。英阿彪轰隆隆地发动了机器，然后跳出机舱。他看着危难的生意船，闯海人的热血在沸涌，朝着驾驶室吆喊：“船长，那小船里有三条人命啊！”

船长胡明应道：“我知道了。那片海域暗礁很多，我们的船吃水深啊！”

英阿彪吼道：“你想保船，还是保三条人命？你这个自私鬼，老子瞎了眼，不该跟你当伙计！”

胡明回骂道：“你这个愣小子，敢把老子说歪了，老子拧下你的舌头！”

渔轮朝着生意船前进着。

险滩里的小船，更加危险了。

渔轮里，胡明的青筋暴突的右手，紧攥着全速前进的铃号线，他想拉动铃号，又略略犹豫了一下。他的心，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吃水很深的渔轮，如果冲进那片乱礁密布的险滩，可能会撞礁沉没啊！他刚买的渔轮，花费了二十多万元的血汗钱，而且是十五户渔家的股份船啊！多少年来，十五户渔家拎着脑瓜儿闯海，赚了一笔笔豁命钱，这次孤注一掷，全部集中起来，购买这条旧渔轮。他们的一生，全指望这条生命船了。他们相信胡明的闯海本领，把船只交给他驾驶，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啊！在赵申的蛊惑下，他胡明答应闯乱礁滩，事先向股东们许过愿，赚到的钱，十五家平分。股东中，有十余家被木官金骗走钱财，才支持他胡明的意见。眼前，如果把船毁了，回到西岛后，他胡明就是向股东们跪个十天十夜，磕长头磕得脑壳儿破碎，人们也不会饶恕他的！

可是，生意船上的三条人命，又比渔轮金贵百倍啊！闯海祖先的德行要求自己，就是舍出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抢救遇难的渔家兄弟。不要说传统的舍己救人道德，就是拿眼前的新道德，在两种物件需要毁灭一件才能保存另一件时，不管那一件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要先保存价值大的那一件。管不了许多了。也许抢险时，自己的小命会被海龙王吞噬呢，那样的结果最干脆。拼了！

他闪电般地思索了片刻，猛地拉响全速前进的铃号。渔轮穿掠过一团团炸浪，飞速前进。当它接近小船时，轰隆隆一声响，船底撞上海底暗礁了！

胡明猛地推开轮盘，从驾驶房纵跳出来，在舱面摔了个脸砸地。他抬起血淋淋的脸，探头朝舱里一看，机舱里，裂开一条巨大的缝隙，白花花的海水喷涌进来，浑身湿漉漉的英阿彪，胡乱地搂着自己的棉被、衣服，堵塞着漏洞。但是，强大的海水把他推倒了，整个机舱浸在水里了。机舱旁的货舱，也有很大的漏洞，迅速地灌满了海水。船只迅速地歪斜下沉。胡明吆叫着英阿彪：“愣小子，没有用了！你想跟船一起葬吗！快出舱！不然，船沉没时，你会被封闭在舱里！”

英阿彪倔着性子哭喊：“是老子要救人！老子死了，不用你陪葬！”

胡明一打滚，扑进机舱里，站在没胸的海水里，大手猛力地攥住英阿彪的胸襟，往舱面拖拽。

不多时，舱面都沉进海水了，胡明知道，整条船入海时，强大的水涡，将会淹死船里人。他一巴掌扇中哭嚎蹦跳的英阿彪：“快跳海！”两人蹬船飞跃而起。就在他们落水的同时，渔轮一斜，整个儿倒翻身，没进海底了。渔轮翻身激起的冲浪，把两人扑得翻起筋斗，他们失去了自制力，陷进一团漩涡里，随着漩涡团团打转，眼看被吞没了！

那条遭难的小船上，应平明们一边挣扎，一边观察着沉没的渔轮。应平明的心，像被无形的铁手撕得粉碎了。万恶的金钱啊，你多么害人啊！因为自己的丑剧，导致了眼前的惨剧。骇人的灾难啊，你教诲着人，做人要誓死保持自己的良心，要走光明的正道。做邪事的人，到头来只有身败名裂！在这种异常险恶的环境里，这条命已是水泡儿，迟早会破灭，能豁出去救人，也算有点儿价值，拼了！

他拉起一条连接小船的渔索，朝阿三吼叫：“我下海救他们，你操

好小船。”他跃进大海了。他在猛烈的炸浪里泅游着，借助浪头的推力漂近漩涡，挥动着手里的渔索喊：“接着渔索，拉着它上船！”渔索飞到胡明和英阿彪前面，两人在旋转抓住它，一前一后地拖拽着，借着渔索的拉力，向小船游去了。

三人陆续上了小船。炸浪没有停息，越来越猛烈地把小船托高又坠低。海水冲散了包裹商品的尼龙布，浸湿了大量的商品，船只负重明显过度，慢慢地向海底下沉。胡明用目光询问应平明：“怎么办？”

这时的应平明，已经完全回归成勇猛无私的闯海汉子，他喊：“把商品撂进海里！”

英阿彪激动地喊：“兄弟……”

应平明：“脑瓜儿都准备撂掉，还舍不得撂这些害人货？”

在他的领头下，人们晃动着泪水交流的脸，把大量的商品撂进海里了。应平明撩一包喊一声：“快撂啊！”他的血在涌动，他的心海热浪翻腾。

然而，新的灾难又降临了。只听咔嚓一阵震动。小船被炸浪甩到一座礁石上。整个船底严重破裂。应平明一阵惊骇，随着掏出贴身衣袋里的两斤黄金，高声叫道：“大伙一人抓一把，各自逃命吧。能爬上涨潮流淹不着的大礁石，招呼过路船抢救自己，用黄金当船费，回故乡去！”

人们犹豫着。

应平明看着支离破碎的船体，猛地一跺脚，大把大把地抓起黄金，塞进大伙的袋里。

“好兄弟啊！”人们不约而同地扑向他。紧紧地搂成一团，脸贴着脸，热泪滚滚。

哗！炸浪把快要沉没的小船掀翻起来，斜斜地搁在一座浅水暗礁上。五个人一齐坠落在大海里了！

三十

西岛银行贷款股。贷款员李灵正在做账。“丁零零”，电话响了。小李拿起电话，说：“找谁？今天周道英休息，没有上班。你有急事找她？要申请贷款？找我也一样，来吧！”

一会儿，一个形容憔悴而秀丽的少妇，在贷款股门外左右窥探了一阵，走进贷款股办公室。小李抬起头来。他是大陆人，在西岛工作了大半年，觉得眼前的少妇，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又想不起来，问：“是你要求贷款吗？”

少妇的声音略有点沙哑：“是的。”她又看看周围，确实只有小李一人，说：“周道英贷款员是我熟人，她同意发放贷款。”

小李：“有介绍信吗？”

“有。”少妇掏出介绍信。

介绍信写着：兹介绍本厂陈英同志前往申请贷款一万元。西岛水产品加工二厂。

小李沉吟着：“这个厂，过去怎么没有听说过啊？”

少妇连忙应道：“这是刚办的工厂，地址在鲨鱼岙。”

小李：“鲨鱼岙离这里很远啊，那里没有电话线路，一时又不好调查。”

少妇：“我们办厂情况，周道英都知道。我们申请一万元，一是办些厂房办公用品什么的，数量很少，你就照顾照顾，不批一万元，给几千元也行。我想领点现金，顺路买些用品。”

“就是给你贷款，工厂也要银行账号，贷款才好拨到你们的账号上。”

“你也一起给办个账号吧。”

“这个……”小李思忖道，“这样吧，你说周道英熟悉情况，同意贷

款，我跟她研究一下，再答复你。不过，你们还要补一张账号申请书。”

少妇急得快要流出泪了：“同志，求求你了……”

小李无意间看看玻璃窗外，一条熟悉的人影，拎着一个篾篮子，准备到市场买菜。小李叫道：“哈，说曹操曹操到。”他跑到玻璃窗前，探出头喊：“周道英，有人找你！”

他一转身，奇怪，办公室空无一人，少妇不见了。门洞开着，他奔出门，叫：“同志，周道英来了。”他一看，那个少妇的身影，正急匆匆向远处山坳跑着。

周道英来了，问：“什么事？”小李的脸上布满疑云，指着远处的少妇：“你认识她吗？”

周道英眺望着快要消逝的人影，呢喃着：“那身段很熟悉啊！啊哟，这不是来向我打保票，说自己是真正的借钱人陈英姿嘛！她不是自杀了，怎么又活了？她来这里干什么？”

小李把情况简要地说了一下。周道英一跺脚：“行骗！这是骗钱！根本没有什么水产加工二厂！快，向办事处报告！”

企图骗贷款的，确实是陈英姿。那晚，她并没有自杀。她担心政府通缉自己，债主们追击自己，制造了自杀假象，躲进一条外地的夫妻船，向船妇借了两件破衣服，连夜乘船离开东岛，上大陆阿姨家去了。

陈英姿急急如丧家之犬，逃到一处偏僻的海岸。岸边，一个用太阳帽盖脸墨色镜遮眼的男人，坐在礁石上钓着鱼。他看到陈英姿逃来，惊慌地抬起头，天啊，他是木官金。

原来，木官金从小在父亲的渔船上长大，在急流恶浪里泅游是常事。他落海后，担心追来的债主们发现自己驾舢板逃走，悄悄地潜游到荒凉的海滩，晒干了衣服。他怕人发现，不敢回陈英姿家。又想，被人误会自己死了，是一桩好事，免得政府通缉，群众抓捕。因此，在第二天夜晚，他租了一条小船。驶向大陆了。他根据陈英姿提供的住处，找到了陈英姿的阿姨。阿姨也是西岛人，认识木官金，并知道他是陈英姿儿时的恋人，热情接待了他。木官金谎称自己出差在外，时间久了，钱

用光了，向陈英姿阿姨借了两百元，另行寻了个住宿处。他估计，东西岛的债主们，找不到自己，会把矛头对准陈英姿，政府也不会放过陈英姿，她可能会逃出来。他告诉陈英姿的阿姨，如果陈英姿到她家，他想找她，有紧急事情商量。两天后，陈英姿果然来到了她阿姨家，她俩碰面了。但是。由于匆忙外逃，身边没有钱，又不可能长期向阿姨借贷，怎么办呢？

那是个气候阴冷的夜晚，木官金和陈英姿像两个泪人儿，依偎在一起。“哥，在这个世界上，我只剩下你一人了。没有你，我不想活下去了。”“妹子，我也一样。可是，眼前的困境，该怎样度过呢？”“只有一条路，流浪四方，做生意赚钱。”“出外住宿要介绍信，吃穿要钞票，做生意要本钱，我们一无所有啊！”“……现在的口袋工厂多如牛毛，找个个体雕刻户，多给几块钱，刻个公章，不是有介绍信吗！凭介绍信，溜回家乡，骗一笔贷款，吃穿和生意的本钱都不愁了。”“唉，万一暴露了，罪上加罪。”“也只有这条路了。”

于是，他们溜回西岛，演出了那场丑剧。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陈英姿言行太露，差点落进法网。当夜，木官金和陈英姿驾着租来的小船，不敢停泊在岸边，便到外海漂泊着。两条幽灵般的影子靠在一起。“山穷水尽了，怎么办？”“难道坐着等饿死吗？鸡死还要撑撑腿呢！”“听说肖柳儿卖掉房子还债，搬进原来的旧宿舍了。”“这贱人，迟早要跟她算账。老子一逃走，债务也解除了。她却把房子卖掉抵债，让我的子孙住什么地方？”“还说什么算账的话呢！我看，你去找她，向她要一笔钱。她卖掉房子的钱，肯定还留有一部分的。”“哈，对，我去找肖柳儿，你去找你的老娘，也向她要点钱，凑合起来，能做生意。又能美美地享受几天！”

午夜，这条罪恶的扁舟，又悄悄地拢近西岛了。两条黑色的幽灵，分头窜上海岸，去寻找自己的亲人。

木官金熟门熟路摸近低矮的平房宿舍，躲在门外的树丛里，看看没有其他人埋伏着，才接近大门，轻轻地唤：“肖柳儿，肖柳儿。”

肖柳儿在里面窸窸窣窣地动作了一会儿，打开房门，惊得瞠目结舌：“是你？你是人还是鬼？你不是落海了？”

木官金的手掌捂住她的嘴：“小声。”闪进房门，“我没有死，我苦够了。”

木官金挤出两颗泪水，说：“肖柳儿，离开了家，才知道家里好。这些天，我身边没有一分钱，在外面风餐露宿地流浪，眼看快饿死了。今晚，我来找你，求你给我一笔钱，不要看着我饿死他乡。”

肖柳儿愣住了：他还想往外逃跑！他这样逃下去，何时有个结局啊？只会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要拯救他，使他走正道，让他到政府去自首，走坦白从宽的路！想罢，她严肃地说：“官金，事到如今，我决心带你走正道。政府的政策，你比我懂。你去政府自首吧。”

木官金也愣了，看看似乎陌生的妻子。嗯，她完全变了。不，我和她不一样。我是知法犯法者，罪恶深重。与其在牢狱里关个十年，不如在外面陪陪英姿，美美地享受十年。敝人的目的是什么？再说我一露面，这条小命，会被疯狂的债主们撩进坟墓里啊！他打定主意，双膝一屈，跪在妻子面前：“肖柳儿，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不要让我到牢狱里苦度余生，不要让我在债主们的拳头下丧生吧！你不是卖掉房子吗？你肯定留下一笔生活费，把它交给我吧！”

肖柳儿抑制着愤怒：“原来，你是这样想的。你又看歪了人了。我的房钱，一分不留地还债了！”

木官金：“人哪会这样傻，自己没有钱过日子，把钱拱手送人？我不信！”

肖柳儿：“你看吧，我过的是这种日子。这种日子，我倒过得舒畅！”

木官金一看，只见内房里，挂着一张渔网，肖柳儿一定赶夜织网赚工钱，那网梭子还在晃动着。木官金说不出话了。

肖柳儿想，知夫莫若妻。他的心地狭窄冰冷，一旦决定的事，别人扳不转。为了制止他的邪恶生活，应该当机立断，去向政府报告。肖柳儿的声音变得柔顺了，哄他道：“你的处境，我也心酸。既然一定要钱，你在家等着，我去外面找几家亲戚，凑一笔钱给你。”

“好。”木官金嘴里应着，心里却闪着问号。

吱！肖柳儿开门出去了。木官金狡猾地一闪身也出了门，悄悄跟踪在妻子后边，只见妻子朝法庭副庭长丁志的宿舍奔去。他吓得冷汗直

冒，呻吟了一声：“她变了！我完了！不！”他咬牙切齿地返回宿舍，翻箱倒柜地找钱。箱柜里空荡荡的，连一些贵重的衣料，都被肖柳儿拿去抵债了，只剩一个家庭供粮卡。木官金把供粮卡抓进口袋里，恨恨地走了。

一会儿后，肖柳儿带着丁志奔回宿舍。只见里边乱成一团，破衣旧裤甩了一地，还有自己和木官金的结婚照，被撕得粉碎，抛在地上。她意识到什么，扑在床上，痛苦地抽泣着。

当夜，陈英姿也摸进母亲的家屋。她一看房屋，不由得五雷轰顶，木呆了。

原来，她母亲家的中厅，高挂着用白花饰边的蓝色灵堂布，布上描绘着八卦图。灵堂布的左侧，直放着一口赭红色的棺材，棺头写着个很大的“寿”字。显然，这是刚刚死去老人的灵堂。再看看神案上，烛火通红，香烟缭绕，摆着糯米煮的八宝饭、面粉做的猪头羊尾、淀粉做的长寿子孙饭。烛火的映照中，木牌上黑字分明：陈李氏木兰之灵位。

“天啊！”陈英姿呻吟了一声。母亲名叫李木兰，明明她老人家去世了。她本能地蹶直身子，想奔进灵堂，号哭一场。但又畏缩了一下。朝四周观察了一番，见没有异常动静，才冲进灵堂，整个儿趴在棺材顶，呜呜地痛哭着：“娘啊，不孝女来迟了！”她又意识到什么，放低了声音，屏声屏气地哭泣着，突然，一只强有力的手，手指铁钳般地抓住陈英姿的后领，把她拎高起来，一种熟悉的声音低吼着：“你这贱人，怎么还没有下地狱，去挨那上刀山过火海的惩罚！”

陈英姿惊恐地转过脸，是哥哥陈英豪。哥哥显然气坏了，粗犷的脸上，两条腮筋斜斜地暴突出来，血眼通红。她挣扎着：“哥！哥！”

陈英豪猛地把她摔在地上，又踢了一脚：“贱人，我恨不能一脚踩碎你！”

陈英姿蒙了，哭问：“这是为什么啊？”

陈英豪咬牙切齿地说：“你和那个狗养的木官金勾勾搭搭，昧良心做黑生意，木官金骗钱骗到咱家，趁我不在时，把老娘的五千元也借走了。你害死了应平明，自己又伪装跳海自杀，消息传来，把老娘她……她老人家活活气死了！你这个贼心的婆娘，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把

娘也迫死了！”

“啊！”陈英姿顿觉眼前天旋地转，泪水奔涌而出，她再次扑到棺材上，号哭着：“娘啊，我对不起你啊！”

陈英豪骂道：“你还有什么面目见老娘？你给我滚！从此后，我没有你这个贱人妹妹，你也没有我这个哥哥！”

陈英姿止住哭声。慢慢地站起来。她的翻脸无情的性格发作了，威胁道：“你的话当真！”

陈英豪应道：“我对天发誓，如果认你这贱人当妹妹，不是祖宗的子孙！”

咯！陈英姿一咬牙，恨恨地说：“我宁愿认狗当亲戚，也不认你当哥哥！”

啪！陈英豪一掌扇歪了她的脸。她忍住泪水，把脸一仰，就要跨出门去。但一时间又想到什么，奔进老娘的卧室，砰地关紧了门。

陈英豪擂着门：“你滚不滚！”

陈英姿是娘的独生女，老娘很疼她，曾经对她说过，木橱里边，有一个隔层，里面藏着两个金戒指、一副金耳环、一对白金手镯。

她快手快脚地抽掉抽屉，手伸进隔层，往里一抓，果然有一包金首饰。她拿出首饰，塞进胸罩中，打开后门，跑了。

一会儿，她冲到黑森森的鳄鱼嘴。小船泊在岸边，木官金垂头丧气地堆在船里。她问：“你那边捞到什么？”

木官金应：“我差点被贱人送到牢狱里呢！”

陈英姿一愣：“我弄了点首饰，值千把元呢！”

木官金：“这倒好，有吃饭钱了。可是，做生意的本钱呢？”

陈英姿：“我们在西岛暴露了，待不下了，他们可能会搜捕我们呢。”

“那怎么办？”

“脚踩西瓜皮，逃到哪里算哪里。趁天黑，到东岛去躲躲，再想弄钱的办法！”

小船在黑洞洞的夜海驶动着。

三十一

险滩，那里进行着一场与死神搏斗的恶战。

应平明们知道，要生存下去，必须游过这片没有一块明礁的险恶的水面，登上那座涨潮浪淹不没的礁崖。礁崖和他们相距两百来米，其间炸浪咆哮、漩涡急湍、恶鱼横行。

经过数昼夜折腾的阿三，已经衰弱不堪，在白花花的炸浪冲击中，时而仰身翻倒，时而沉进水里，嘴里吐着白沫。

身强力壮的英阿彪，侧着身体，劈波斩浪，迅速游到阿三的身边，将他拦腰抱住：“借我的力，坚持下去！”

他俩游了一会儿，在上风海面，白漫漫的水沫间，有一条两翼宽阔尾巴尖利的巨大的电鳐鱼，哗啦啦地蹿出来，直朝抢救阿三的英阿彪背部冲击。这种恶鱼，尾刺带着强大的电流，如果戳进人体，重者当场触电死亡。轻则全身麻木，无力顶浪泅游。胡明游到英阿彪的旁边，就在电鳐冲近英阿彪的片刻间，他勇猛地吼了一声，一阵扑腾，用身体护住了英阿彪和阿三。电鳐的金色的尾刺扎进他的手臂，他感到神经发麻筋条抽搐，痛苦地吼叫翻滚着，眼看沉进海里了。

这时，水性很差的赵申，手里正搂着一条大木橹，仗着木橹的浮力接近礁崖。他看到胡明翻到自己身边，快要沉进水底，忘了自己的水性，双手一用力，把大橹插进胡明的腋下。胡明被木橹的浮力一撑，浮出水面了。而失去浮力的赵申，却被雪团般翻滚的海岸浪倒卷起来，剧烈滚动着。哗！海岸浪携着赵申，滚上数米高的空中，向岩石峥嵘的礁崖脚沿砸下去，眼看粉身碎骨了。

在赵申后边压阵的应平明，消瘦的腮帮咯噔一凸，猛地扑向前去，穿过那团凶猛的滚浪，横空跳跃，趴在礁崖底的岩石上，倏地一翻身，迎着砸下来的赵申，用身体做他的肉垫。

“啊！”赵申砸在应平明的身上，应平明的双臂下意识地一撑，把赵申推倒在岩石的高处。同时间，滚浪倾出的水柱，喷击着应平明的全身，他觉得后脑勺被击得砸中礁岩，一阵昏晕。而这时，更猛烈的滚浪涌到了，从空中翻卷下来的浪水把昏迷的应平明卷起来，擦着礁岩拖进海底，无影无踪了！

海面，人们撕心地唤叫着：“好兄弟……”

礁岸，不会泅游的赵申，攥着石团似的拳头，猛力地擂击着自己的心口，发出内疚的哭喊。

胡明力气有些恢复了，把手里的木橹推给力量耗尽的阿三，朝着搀扶阿三的英阿彪喊：“我们救人！”他和英阿彪同时扎进白漫漫的海底，寻找遇难的应平明。

险滩，又一种神奇而骇人的景观出现了。一丛丛炸浪纷纷朝着中心水域运动着，簇拥成一团巨大的海浪，状若一朵从海面突出的白蘑菇，朝着高空冲腾而起，喷涌膨胀，外沿泻下的水珠，串成一圈晶亮亮洁白的珍珠帘。这是海洋的奇观“蘑菇浪”。

眨眼间，蘑菇浪沉坠下来，哗啦啦地没入海里，浪团的四周，又出现了另一种大海奇观“八卦流”。只见一股股翻腾咆哮的海流，从中心水域拖出漫长的身子，向着四面八方冲出，跃过黑嶙嶙的乱礁，漫过礁石间的狭窄水道，泻进险滩外的大洋。

突然，沉进海底的胡明、英阿彪、应平明和阿三，被八卦流翻出海面，在强流束的席卷中，身不由己地向四周漂泊，互相间的距离越离越远，完全看不见了。

应平明从昏迷中醒来了。非常凑巧，他和阿三都陷进一条海流里，被冲得越过一道窄水，漂进险滩东侧的外洋。阿三的双臂搂着木橹，向后一推，喊：“哥，一起伏在木橹上泅游，或许能遇到过路船！”

应平明被礁石砸得严重脑震荡，神志还有些昏乎乎，浑身软瘫瘫，

手脚越来越沉重乏力。他不由自主地伏在木橧上，两人和木橧迅速下沉。他立即意识到，木橧的浮力，只能支撑一个人的重量，两个人都压着它，势必全都葬身水国。一种刚强而灼热的意识，在他的心底发胀着。他推开木橧，喊：“阿三兄弟，谁能活着回去，甭忘了筑衣冠坟！”

衣冠坟，没有尸体的坟墓，是多少渔人的悲惨的归宿，也是他们的最低的愿望。泪在阿三的脸上流，血在阿三的心里淌，他推着木橧扑向应平明：“哥，要死死在一起！”

可是，应平明却竭尽最后的力量，“啊”地呼喊了一声，扑进一道最湍急的海流。灿白的海流，卷着他冲向浩浩的远洋了……

三十二

连续刮了十来天的海暴正在渐渐消逝，可是，它的余威仍在海和岛逞狂。夜，东岛海岸，浪像墨绿的卷舌，席卷着一切，发出震耳的声音。木官金和陈英姿驾着租来的小船，拢向东岛僻静处，准备躲一阵，再想法弄点做生意的本钱，到大陆流窜。

陈英姿指着海岸：“官金，你看那个码头。”

那是鹿儿滩的荒废多年的小码头，好多砌码头的礁石，被海浪冲得滚到一边。码头内侧的深坳，没有一座渔屋，唯有巡夜的海鸟，发出凄凉孤独的啼声。这个码头，就是当初应平明离岛时，陈英姿和他约定的会面地点。这时，令陈英姿感到奇怪的是，有一条装机器的渔船，迅速地拢近码头。隐隐约约地，还可以听到哭声。

陈英姿嘱咐木官金：“把船拢近点。”

小船驶近码头，哭声越来越清晰了：“哥啊，当初离开东岛时，我们约好在这里上岸啊！现在我回来了，你竟然没有回来！应平明大哥啊，你在哪里啊？”

陈英姿浑身一颤：“啊，那是阿三伙计！官金，快拢码头，问清情况，生意船怎么样了，应平明在哪里？”

小船迅速拢岸，木官金和陈英姿跳上码头，抓着阿三，大声喊问：“阿三，船怎么样了？人怎么样了？”

阿三抬起泪眼，吃了一惊：“啊，是你们！你们这对狗男女，为了赚钱，害了多少人啊？”他一步一步地朝着陈英姿迫去，“你迫着应平明大哥冒着海暴出海，是你害了应大哥，你要替他偿命啊！”

陈英姿急得快下跪了：“你打我骂我都不要紧，你也可以杀我。我只求求你，把情况告诉我，使我做个明白鬼。”

阿三的口气软了，说：“昨天早上，我们的船在乱礁滩出事，我们被八卦流冲到乱礁滩东侧的海洋里，我和应大哥被冲到一起。经过多天的折磨，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两个人依靠一条木橹的浮力和狂暴的海流拼搏着。可是，木橹只有支撑一个人的浮力，应大哥为了救我，把木橹推给我，自己扑进海流，漂远了。我那时已经是半死人了，没有追上应大哥，抱着木橹，竭尽余力地挣扎。后来，我发现了这条过路的渔船，向他们喊了一声，就昏迷过去了。这渔船里的恩人，把我救上来。船老大是西岛人，认识我，把昏迷不醒的我载回东岛。刚刚接近东岛，我醒过来，我央求他们拢这个码头，看看应大哥有没有回来……”

陈英姿：“那么，那条生意船和货物呢？”

阿三破口大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贼婆娘，丈夫死了，没有流一滴泪，反而惦记着那贼船那贼货！告诉你，那条贼船还搁在乱礁滩，黄金啊什么的都在那里，你有双翅的话，自己飞去拿啊！”

陈英姿也感到自己失态了，就地一蹲，双手拍打着膝盖，干号着：“我的夫啊，你不能死啊，你要活着回来啊……”

木官金走过来，扶起陈英姿，悄声说：“到一旁去，有事跟你商量。”

陈英姿预计到，他要说的和自己想的完全一样，跟他走到旁边，说：“你是不是想租船闯乱礁滩，去找生意船和货物？”

木官金点点头：“对。只是缺乏租金，能不能动用你那点黄金？”

陈英姿咬咬牙帮，说：“你拿去吧！没有赌本，怎能再次孤注一

掷，捞回大钱？”

木官金应道：“对，只当作再赌一次。”

陈英姿想了想：“不过，要把阿三带去，才能找到准确位置。”

木官金沉吟道：“他吃了这么大的苦头，轻易不肯去的。”

陈英姿瞪了他一眼：“死呆，你就不会哄他，说自己租船出海的目的，是寻找死难者的尸体，或许能找到大活人呢！”

木官金双眼发亮：“对！不过，我走后，你怎么办？”

陈英姿叹道：“我的命多苦啊。在这个世上，我只有两种寄托了，一是你，二是钱。离开你们，我再也活不下去了，你一定要把钱弄回来，一定平安归来。你走后，白天，我随小船躲到海面；晚上，我在这个码头等你们。”

陈英姿回到阿三旁边，流着泪说：“阿三兄弟，我想求你一件事，我们想租这条渔船到乱礁滩。你带着木大哥去一趟。”

阿三愤愤地说：“你不说，我也想租船到乱礁滩海面，寻找遇难的兄弟。你让我去，老子偏不去。我知道你这贼妇道的心，你不要丈夫要金钱！”

陈英姿竭力装出凄苦的样子：“好兄弟，嫂子眼看成了守寡人，命比黄连苦啊，你再也不要利用利箭似的话，穿嫂子的心了。”她看到阿三静默着，进一步说：“无论如何，你要带木大哥去乱礁滩。木大哥说，他做这趟生意，对不起大伙，想出海找回应平明们，将功抵过！”

木官金大声说：“我这趟不走，找不到遇难者，一辈子不安心啊！人总是有人性的，我就是拎着脑瓜儿，也要闯一趟乱礁滩。”

阿三还是个幼稚单纯的年轻人，在他们两人一唱一和中，心热了。

陈英姿转向渔船老大：“船老大，求求你，让我租下这条船，寻找我的丈夫。”说罢，掏出金戒指递给老大。

船老大火了：“你甭把人看扁了。抢救阿三时，我已经猜测还有其

他落水人，在附近找了一圈。如果阿三早些醒来，把情况告诉我，我早就开船到乱礁滩找人了。海洋救人，是渔家的本分。钱，一分一厘也不要。开船！”

机帆船轰隆隆地发动起来，顶风劈浪地开出浩瀚的洋面。

三十三

十来个小时后，船只到达乱礁滩海域了。

风暴已经完全停息了，无风三尺浪的海洋，远望像一块碧绿闪光的绸布，漫漫铺展着。

木官金的心，像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

随着风暴的停息，两岸做生意的船只，一定会云集到乱礁滩，搁浅在乱礁滩的生意船，随时会被发现，商品将被洗劫一空。那生意船，是他和陈英姿的生命寄托啊！失去了它，他们就将失去一切。这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如跳海自殉算了。

好几次，他想开口，请求船老大，先把渔船开到乱礁滩。但他忍住了。他怕船老大和阿三怀疑自己对应平明的不良居心：长期占有陈英姿。但是，想到乱礁滩的商品，他不得不找了个借口，说：“船老大，乱礁滩还有三个落水人，他们生存的可能性大。应平明比较难找，先到乱礁滩吧。”

果然，阿三暴怒了：“你这披着法官外衣的贼，你想到乱礁滩夺回货物！你想把应大哥丢在大海里喂鱼！”

这些日子，木官金已经做惯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对阿三的漫骂，只有忍耐。

船老大的目光很锐利：“我们闯海人说，坏心的人，在这清碧的海洋里，会被清水洗去他的邪恶。就是最坏的贼，在和海的生死拼搏中，也会忘记他的罪恶，完全显出人样。你到了海洋，应该让海水洗洗邪念

了。”

阿三呼应道：“这趟航行，你如果不从贼变成人，我会让渔家兄弟，把你撩进大海！”

木官金分辩道：“我实在没有你说的那种心思，我是为了乱礁滩的三条人命。”

船老大火了：“你再敢把老子当猴耍，老子的大巴掌就要劈碎你的贼头！乱礁滩的三个人如果还活着，早爬上礁石了。而应平明兄弟，在无边无际的水域里漂泊，随时都需要救援啊！”

船只到达乱礁滩东侧的海面，船老大根据一天一夜的潮汐规律，开船闯遍东西南北的水域，有次序地搜查着。可是茫茫大海，滔滔波浪，汨汨海流，没有一个在水里漂泊的人影。

船老大叹息着。阿三狂怒了，他瞪着血红的双眼，猛地操起锋利的太平斧，朝着木官金冲去：“老子把你劈成肉酱，祭应大哥的亡魂！”

木官金看着挥舞的利斧，望着渔人们的愤怒的脸容，退了几步，吓得瘫痪了：“我有罪！不要用斧头，让我自己跳海。”

刚才，面对着应平明死亡的现实，他那有血有肉的心，不无震动。他清楚地意识到，是自己侵入他的家庭，把这个忠厚诚笃的闯海汉，迫到惨死水涯的境地。自己是一个法官，做出这种违法的事，实在无地自容了。陈英姿啊，你作为一个女人，未免太狠心了！

同时，一种不祥的预兆，在他心里隐隐约约地出现。死去应平明，阿三们不肯饶恕自己。如果乱礁滩的三个人都出事了，自己会被阿三们和死难的家属活活剥皮啊！那条生意船找不到，自己更活不成了！

但是，乱礁滩上的商品还没有最后着落，他还不愿死去，他转向船老大求援：“饶过我吧！该死的时候，我不会偷生啊！”

还是船老大冷静些，挡着阿三，说：“先留他一条命。到乱礁滩。”

阿三悲惨地号啕着：“应大哥啊……”

船只载着阿三们的悲伤和愤怒，驰向乱礁滩。乱礁滩出现了。碧水

泛滥的大海洋中央，密麻麻的礁石，杂乱无章地屹立着。冲击乱礁的浪头，溅起一大片白艳的水花。

木官金的心，担忧着乱礁滩里的商品，他慢慢站立起来。他真想恳求阿三，带领船只驶向生意船搁浅的地方。但他不敢说出口。他知道，自己再说这种话，爽直凶悍的渔家，一定会像海暴发作，把自己撕碎填海。

阿三观察着木官金，眼角射出利箭般的冷光，仿佛在说：“哼，你想找到生意船搁浅的地方吗？老子偏偏不说，让你急死。”他故意喊：“船老大，加快航速，寻找遇难者。”

船只驶进乱礁滩避风港。出乎意外的是，波浪此起彼伏的港湾，没有一条大陆或台湾的生意船。阿三喊：“船老大，他们三个落水人，可能在东南方向的险滩。”

船只驶到东南片的险滩，但见水流喧哗，浪花跳溅。突然，阿三喊叫起来：“那座礁崖顶有三个人。”

人们齐眼看去，果然，险滩的中央，那座巍然耸立的礁崖，北侧斜坡上趴着三个人。其中身体最长的，显然是英阿彪，长满乱发和长胡茬的头，像一团黑刺猬。他右边躺着的，是胡明，赤裸着苍黄消瘦的身体，手臂顽强地举起来，向船只挥舞着。另一个是赵申，海虾儿似的佝偻着，颤颤的手伸进一条礁石缝，仿佛提出一只石蟹儿，饥饿地乱咬乱嚼，喉结儿一凸一凸地吞咽着。

人们已经听过阿三的介绍，知道他们为什么闯乱礁滩，以及在险滩的悲壮的斗险。人们的双眼湿润了，阿三忍不住呜呜哭起来。

看着那三人的可怜相，木官金低低地垂下头了，他感到内疚了。是自己，害得他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差点葬身乱礁滩啊！都是自己为了赚钱，才发生了这场海难！钱啊钱！……

阿三询问：“船老大，险滩里暗礁密布，随时会撞船，凶险得很，怎么办？”

船老大应道：“三条人命比船只金贵，说什么也要救出他们。闯险滩！”

又一条船闯进险滩了！风暴停息了，海流不强，水色清澄，船只顺着礁石相夹的窄水道慢慢地前进着。能够撞中船底的浅水暗礁，大多是眼睛能见到的地方，所以，船只很快拢近了礁石崖北侧的海岸，全船五个人前前后后地跳上礁崖。

阿三和船老大冲向前去，分别搂着胡明和英阿彪：“闯海兄弟，我们来接你们了！”

胡明挣起沉甸甸疲沓沓的身体，哑着声：“阿三兄弟，应平明大哥呢？”

阿三泪如雨下：“应大哥他、他……”

人们明白了阿三的话意。胡明和英阿彪向海洋颠蹶奔跑，一头扎进海水里，手脚胡乱地扑腾，溅起一团团水花，号哭声在海空回荡：“应大哥啊……”

礁石坡上，瘫倒在地面的赵申，先是呆愣了片刻，随即爬起来，瘦单的身体像暴风里的柳树，左左右右地晃动着，声音似哭似笑：“啊啊啊，哈哈，嗯嗯嗯！”他的形貌尤其骇人，浓黑的披肩发乱蓬蓬的，乱发缝里，深凹灰黄的眼眸在眨动，粘满蟹壳片的紫黑嘴唇在张合，灰黑肮脏的脸皮蹙着乱纹。全身的衣服撕成条条，褴褛不堪的破布洞里，显露着骨嶙嶙脏兮兮的肌体，赤脚板血水流淌。正当他用似哭似笑的疯态宣泄着悲痛时，猛地看到从渔船畏畏缩缩地走上来的木官金。他随即怪叫了一声，快步向前一扑，紧攥的拳头砸在木官金的脸上。木官金捂着流血的脸，躲闪着赵申的拳脚的攻击。在海水里扑腾号哭的胡明和英阿彪，也闻声爬起来，发现了木官金，便挥动着刚硬的拳头，向木官金冲去：“打死这个害人的贼啊！”他们的雨点般的拳头，狠狠地打在木官金的身上。木官金退却着，奔逃着，最后逃上高耸的礁岸顶。

船老大担心把木官金迫得掉崖，连忙拦住众人，说：“账是要算的，不能光用拳头算账。”

实际上，此刻的赵申，已经处在半疯癫的状态，被船老大截着，对着木官金跳一下骂一声。胡明、英阿彪和阿三，也正气凛然地喝骂着：

“你这披着人皮的狼，利用法官的招牌，干着违法乱纪的勾当。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群众，诈骗金钱，贩卖黄金，该枪毙！”

“你这比炭黑的乌贼，揭开你的伪装，让肮脏的灵魂见见太阳吧！你的贪欲比天大，永远填不满！这次如果满足了，下次还会生出更邪恶的念头，为非作歹！”

“你这少见的害人精，你给社会带来的恶劣影响，说多大有多大。你使多少勤奋劳作的人家庭破产了，使多少善良的心粉碎了，你使东西岛处于骚乱和不安！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干，这社会主义江山，就会变成万恶的旧社会、黑社会！”

“你这共产党的败类，党培养你，让你当兵、入党、当法官，你却把这些当成赚钱的本钱。群众赚合法的生意钱，是为了过好日子。党和政府给你的报酬，够你过日子了。你把党纪、国法、人情全丢了，你做的全是豺狼的行为。现在开除你的党籍太迟，把你送进牢狱也太迟，早就不该让你入党提干的。”

“你这贼心不死的家伙，你来寻找遇难者是假，来夺回货物是真，还想重温百万富翁的旧梦！前边那座暗礁，就是撞翻生意船的地方。哈哈，天有眼，又把生意船砸碎了，漂散了，你的百万富翁梦破碎了，你也该完蛋了！”

一声声的喊骂，像一根根铁棒，砸击着木官金。他精神惊恐，浑身瘫软，快要倒地变成永远站不起来的烂泥。他的内心痛苦地呻吟着：完了，生意船破碎了！我的希望全破碎了！我活在上，还有什么路可走啊！他们骂得对，这些道理我全懂！当初为什么不约束自己，正正经经地过日子呢？我好悔啊！后悔来不及了，我的罪孽太大了。

赵申的骂声又响起来了：“你这至死不悔的贼！老子犯过错，老子也能洗心革面，决心重新做人，从今以后，就是豁出小命，也要偿还欠我妻子和别人的债！可是你呢？你欠的债太多了，太重了，甭说你不愿还，你就是要还也还不清！你活在上还有什么价值？你不如去死，死了才有点价值，它向人世昭示，让人们以你为戒！”

木官金的身体颤抖。是啊，像他这样的人，也被大海洗净了！而我呢，还保持着肮脏的身心。我是践踏了党纪国法，欠了党的债，欠了妻儿的债，我是十恶不赦的罪人！我欠的债太多了太重了，想还也还不清了！我活在上，是毫无价值了。用死来昭示社会，做人们的前车之鉴，才有点价值！

船老大厉声喝道：“大伙甭费口舌了，让他自我反省吧。木官金，这趟带你来，我有我的想法，政府的网兜捕不着你，你到了我的船，四周是浩浩荡荡的海洋，你逃不了！乖乖地上船吧，我带你向政府自首，争取从宽处理！这是你该走的路！”

嗡！木官金的脑海炸响了。船老大哪是带我到乱礁滩找生意船，他是织了一张网，捕捉我呢！我上当了！不，我是有一条该走的路！.....

木官金的心在挣扎，在凝固，在僵硬。他张臂朝天，狂喊了一声：“天啊，我好悔啊！”向前一跃，跳下礁崖了。

三十四

人们没有想到，木官金会跳崖自尽。他们从惊态中回过神来，立即跳上船只，向礁崖脚沿驶去。木官金的尸体，横在一片礁石上，血流了一摊。人们七手八脚地抬起尸体，放进船舱，用一块白色的帆布，把他包裹起来。

船只离开险滩，向东西岛方向驶去了。人们聚集在舵位，商议着。

赵申：“没有想到，这样坏的人，也会忏悔自杀。说实话，我的心里酸酸的，真不该骂他迫他。”

船老大：“我也糊涂啊。看着他站在峭壁顶，不该说出自己的打算，要把他送交政府。”

胡明：“我看，他真有些悔了，总算多少受过党和政府的一些教育，懂得一些道理。只不过被金钱搅得昏了头。至于和陈英姿的关系，这是一句话说不清楚的。”

阿三：“难道他真的悔了？要用死，给人世留点儿价值？”

英阿彪：“也难说。不过，回到家乡，该怎么办？”

胡明：“人死了，罪也消了，债主们总不能啃尸体的腐肉。”

船老大：“我们要分成两路。你们把尸体运到西岛，帮其家属安葬。我和阿三到东岛，去会会陈英姿，要她替应大哥筑一座衣冠坟。”

胡明：“你们到东岛，可不能再出一条人命。”

船老大：“这次再不能迫出人命了。我想好了，应该劝导陈英姿，结束流窜生活，向政府自首，走一条正路。阿三，我们的语气越温和越好。”

阿三：“知道了。那女人也苦啊，死了丈夫，又死了情人。”

英阿彪：“对陈英姿和木官金的过去相恋的情况，我很清楚。我建议，应该把木官金先运到东岛，让陈英姿最后看一眼，哭一场。过去，他俩是真情相爱的。看一眼，也了却她的心愿。”

胡明说：“英阿彪说得有理。”

船老大说：“既然是这样，照你们的意见办吧。他俩的恋情，倒值得怜悯。”

傍晚，东岛海面灰蒙蒙的。约定会面的鹿儿滩码头外，小船停泊着。机帆船拢近小船。

陈英姿迫不及待地跳上机帆船，连声问：“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阿三和船老大们走过来。船老大柔声柔气地说：“我们谈一谈，行吗？”

大伙坐在船舷边。船老大说：“嫂子，你都三十多岁了，也经历过人生的风浪了……”

陈英姿一惊：“出了什么事了？应平明和木官金呢？他们怎么没有回来？”

船老大：“我们海里人，风风浪浪的事见惯了。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告诉你，你千万要挺住，不要过分悲伤。”

陈英姿：“你们快说，是不是……”

阿三低着头：“应大哥他……”

“苦命人啊！……”陈英姿抽泣呻吟，“兄弟们啊，自从前天见到阿三后，我就感到不妙了。一个人，又不是铜浇铁铸的，在狂风恶浪里，哪能抗得了多久啊！兄弟们啊，你们大多是两岛人，你们都了解我的过去，我是为了减少和木官金见面所引起的痛苦，才嫁到东岛的。我虽然不爱应平明，但也和他做了多年的夫妻啊！这次，我不该想钱想疯了心，风暴天迫他出海，害得他沉尸海洋。应大哥啊，你的阴魂也不会饶过我啊！”

人们被她的真情哭动了心，眼角闪着泪光，不知接下去该怎么说。

陈英姿抽泣了一阵，蓦地想起什么，抬头问道：“那么木官金呢？”

阿三的嘴唇在颤，终于迸出一句话：“他，跳崖自杀了！”

陈英姿一惊，随着向前一跌，双手抓住阿三的臂膀，额头撞击着阿三的胸脯：“不！不！他不会自杀的！是你们骗我！他不会自杀！我不相信！”

阿三又重复了一句：“真的自杀了！”

陈英姿撞得更猛烈了：“他的尸体呢？他不会自杀！你们骗我！”

船老大和阿三从左右侧扶着她：“尸体在中舱，特地运来，让你最后看一眼，了却心愿。你不要过分伤心。”

一班人进入中舱，陈英姿掀开白帆布，果然是木官金。

“哥啊！哥啊！……”她扑在木金官的身上，搂抱着，搓揉着，放声悲哭着，“哥啊，你为什么走这条路啊！是我不该放你出海啊，过去的日子，我们是钱疯子啊！”

陈英姿整整折腾了一小时，直到浑身不能动弹，才趴在木官金旁边，低声啼哭。又一会儿，她抬起头来，边哭边问：“他为什么要自杀？他有没有留下话来？”

船老大说：“自杀的原因，大概是他悔了。”

陈英姿心里一咯噔，暗暗自问，他真的悔了？他的悔，比我还要重要？她又问：“他真的悔了？可是，我还在等他回来呢？”

船老大：“我看他是彻底地悔了。临跳崖前，他喊了一声‘天啊，我好悔啊’！唉，人啊，真是奇怪，一忽儿那么疯劲儿折腾，一忽儿悔了，不做人了。”船老大想了想，开始用道理开导陈英姿了，“他毕竟是人啊，也受过教育啊。是人，总有两面性；恶和善。恶性膨胀时，忘乎所以。可是，当那善性从潜伏和压抑里升腾出来，也能驾驭人呢。受过教育，使他认识道理，一旦悔起来，更加深刻。这悔，就变得胜过一切了。但是，他不该往绝路上想，他应该走另一条路……”

陈英姿异常聪敏，她完全领会了木官金临死前的心境了。实际上，此时此刻的她，也完全怀着同样的心境。当木官金和应平明同时存在时，她是个一心想赚钱的女疯子。阿三第一次从乱礁滩回来时，她就预感到，应平明回不来了。那时，她开始自疚、后悔了。做人，不该为了金钱，搅乱了社会，搅乱了家庭，也害了自己。自己毕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人啊，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制啊。自己迫得丈夫走上死路，有罪啊。但是，在自疚中，却泛出一种侥幸的心理。和木官金的恋情，失去一种羁绊了，更可以自在地享受了。因此，她想夺回生意船和木官金过好日子的愿望，更加明朗，更加炽热。她支持木官金闯乱礁滩。而当木官金离开后，她却陷进了空前的孤单。她再次感觉到，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个木官金了。木官金活着，她才感到有意义，木官金出事了，她也不想活了。

两天两夜里，她的眼皮不由自主地抽搐了多次，果然，人们把凶讯带来了。木官金为什么自尽呢？是的，船老大讲得对，他是个人，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悔了，用自己的死，洗刷罪孽，使世人引以为鉴，留点价值。他是迷途知返了！

她自己该怎么办呢？悔啊！好悔啊！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一个受过中学教育的女人，明明懂得社会的法纪道德，却干着缺德的违法违纪的事。善恶到头总有报应，政府会严惩自己的。弄得多少人破产，他们会对自己抽筋扒皮。丈夫死了，家庭散了，恋人自尽了，幸福到头了。一个孤单单的女人，怎么能够流窜四方呢？只有死路一条啊！

船老大们仿佛看出了异态，齐声说道：“嫂子，你千万不要想得太多。我们可以代你向债主们求情，赦免你的债务。我们可以向政府要求，从宽处理你。”

陈英姿变得格外沉静安详：“不！我懂理，法律和人情是两码事。人做了坏事，如果求一求就能赦免处罚，还要法律干什么？你们让我到舱面，吹吹冷风，静静地想想，好吗？”

人们犹豫着，让开路。陈英姿一步步地走向船头，坐下来。心里在呼喊：“慈祥的老娘啊，苦命的丈夫啊，亲爱的木哥啊，善良的乡亲们啊，我用我自己的死，向你们赎罪了！”她默默地，似乎下意识地用锚索绕着自己的脚。

人们跟在后边，不敢太靠近，又不敢离开。船老大不解地问：“你用锚索缠腿干什么？回到睡舱休息吧！”

她抬起头来，依恋地望着天空、大海、渔岛，泪水刷刷地滚了出来。突然她一转身，搂起数百斤重的铁锚，滚进大海里了。

人们拼命地呼喊，人们紧张地拉起铁锚。可是，捆在铁锚上的陈英姿早已气绝身亡了。

一场风暴结束了，遮掩明月的乌云消散了。冰清玉洁的圆月嵌在空中，皎洁如水的清辉映射着蓝蓝的夜空、粼粼的海域，天地的一切，又显得那么清静、安静、美丽。

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

长篇小说卷

海盜的女人

Hai dao
De nǚ ren

庄杰孝◎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海盗的女人（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长篇小说卷）

作者：庄杰孝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1-01

ISBN：9787503471919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上部](#)

[下部](#)

上部

—

漫天波涛滚滚来的大东海，隐藏着无数惊天秘密。都说东海的中部，那片“千礁百岛大险滩”里，深邃幽暗的海底，藏着一座巨型暗洞，宏伟庞大的空间可以容纳千条船。相传很早以前，有个富裕又慈悲的东海岛主，花尽终生积聚的金钱，购得珍贵的大宝玉，雕刻了美丽的妈祖娘娘像，秘密供进海底暗洞。千古难寻的暗洞入口，保证了妈祖宝像的安全，使她的灵验的佛性，永世庇佑苦难的渔家。因此漂泊东海的渔家，把暗洞尊称为“海底妈祖洞天”，又叫作“媚娘洞”。

从迷茫的古代以来，征战大东海的军队，总是豁命寻找海底妈祖洞天，企图将军队潜伏其中，以突袭敌方的船队。而横行大东海的海盗，则千方百计地打探，搜索进入海底妈祖洞天的秘道，妄想劫走价值连城的妈祖宝像。

一九五一年初夏的傍晚，千年密藏的海底妈祖洞天所在地，即千礁百岛大险滩海域，橘黄色的晚霞下，天色朗朗，水彩粼粼。水下面的墨蓝色的海底，冲腾着龇牙咧嘴的噬人鲨，蜿蜒着毒舌忽闪的海蛇。

一条梭子形的海盗船在海面巡逻着，不远不近地盯梢着一条小钓船，以待黑漆漆的夜幕降临，袭击小钓船上的渔家男女，劫色又劫财。浸染了墨鱼烟的桐油，染得海盗船通体漆黑，在渔场撒网捞鱼为伪装，故被渔家叫作黑网艘，简称黑艘。

“鬼头魑魁弟，前边的小钓船上，有个美色赛龙女的渔姑呢！大东海的铁规矩，迷茫的雾海里，哪个闯海汉的目光最明亮，率先发现爬上礁盘的美人鱼，就能占有那条美人鱼！我把小钓船抢到手时，你和魁兄不能跟我争夺美女！哈哈哈……”站在黑艘舵位的海盗南腥狂荡地笑

着。他的老太婆状的扁嘴，露出灰黄又尖利的乱牙。头顶满是黄棕色的乱发，腮帮不见一根黑须。他更有一种血淋淋的食性，在风浪交加饥寒交迫的野海荒滩，捉到海兽生啃兽肉，捕到鱼虾活吃鱼虾，直至用人肉充饥，因此被渔家称为“生吃番”。往昔的东海渔家，憎恨地称日本侵略者为“日本畜”，更仇视拱船吃人的海兽，叫它们为“吃人畜”。渔家把“畜”字送给南腥，足见他的海兽般的残暴。东海渔家还有一种习俗，称呼结拜的义弟为“魁弟”，而结拜的义兄则称为“魁兄”。

被生吃番称为魁弟的，是同船的海盗鲍海魑。他年纪尚轻，性格内向，心思深沉，行为深藏不露，即使在拖船劫财时，也用鱼皮面具遮脸，不想在人前暴露真面目。他用于遮脸的是海牛皮面具。渔家称海牛为美人鱼，所以顺称鲍海魑为美人鱼。更有甚者，他的真正脸形，额顶横着月牙眉，嘴上弯着月牙须，眉目间挂着慈祥的微笑，然而为人奸诈，诡计多端，同行送给他不雅的绰号“鬼头魑”。所谓的“鬼头魑”，是东海渔家的惯用俗语，用于呼叫一种海上鬼祟。这种鬼祟极端狡诈刁钻，潜伏深幽幽的海底，变换种种假象，耍弄种种诡计，危害渔船和渔家。这时的鬼头魑，听到义兄生吃番的话，举目眺望着，果然发现前面海面，一条放钩钓鱼的小钓船上，有一个美艳诱人的渔家姑娘。他或许担心生吃番追捕美女时，自己会暴露真面目，想进舱穿戴鱼皮衣帽；或许是考虑结拜兄弟情义，要把小钓船上的美女，放手让给生吃番，竟然抿嘴一笑，一头钻进睡舱里，再也不见回到黑舱面。

“啊哈哈……”生吃番操动舵柄，驾船驶向小钓船，眼看着可以独霸渔家美女，他尖牙暴出地淫笑着。

上风海面的小钓船上，老渔翁年逾花甲，体态瘦小，脸色黝黑，头发花白。老渔翁名叫花旺，人们尊称他为花老伯。他有三个女儿，缺乏闯海的儿子。他饱经风浪的折磨，身体虚弱多病。大女儿小女儿性格怯懦，只有二女儿花媚，健康又活泼，常常跟船出海，帮助年老体弱的老爸，钻风钻浪放钩钓鱼，艰难地维持家庭生活。此刻的花老伯，全神贯注地摇着木橹，没有发现不远处的黑艘，竟是杀人放火的海盗船。

花老伯的二女儿花媚，下半身站在敞口鱼舱里，上半身露出鱼舱，一手拉起浮在海面的钓线，一手剥下钓钩上的鳗鱼。她颇长的身子，尽管裹着灰旧的衣衫，却大凸大凹着性感的线条。腥风咸浪染不了她的脸蛋，像一朵红鲜鲜的花儿，洋溢着感人的色晕。稍显翘起的红厚的嘴唇，天生一种热烈吻人的形态。大眼里的眸镜黑晶晶，仁泽白亮亮，泛着强烈迷人的秋波。

大东海的俗语多如鱼虾，“浪峭尖打滚一辈子，漂海人横竖都是死”，说的是渔家的生产环境无比凶险；“大东海啊浪连天，十船九船断炊烟”，说的是渔家的生活苦难不堪；“雾海白茫茫，夜海黑沉沉，渔家都是孤寂人”，说的是渔家的孤独和寂寞。在长漫漫的漂泊中，渔家男女或选择流行于海涯的，或进行自我随兴创作，吟唱词义浅显、旋律简单、节奏单调的歌谣，来打发孤苦寂寞的漂泊时光。东海的浪花有多少，渔家的歌谣也有多少。众多的渔家歌谣，抒唱为主的叫渔歌，说吟为主的称渔谣。渔歌渔谣的种类繁多，有吟唱海生物的鱼歌虾谣，有吟唱景观的岛歌礁谣，有吟唱海况的船歌水谣，有吟唱情绪的笑歌哭谣，有吟唱爱情的喜歌欢谣……而渔家的青年男女，最喜欢吟唱的，是一种“迷人歌”和“迷人谣”，又称“迷人调”。花媚正是东海闻名的迷人调歌手。

这时小钓船的上空，一只雌性的花鸟，长满金黄色、橙黄色、淡黄色的羽毛，借助展开的翅膀，恍若一只小巧美丽的金蝴蝶，在辽阔的海空，迎着呼啸的风浪，艰难地飞向大洋深处。身心敏感又炽热的花媚，触景生情地想着什么，随着哼起了一则迷人调：

真迷人啊把人迷，
一只花鸟孤单单地飞，
五彩的羽毛把人迷，
满海把雄鸟去寻觅，
迷惑雄鸟当雄鸟的妻。
前方的暴风呼啦啦地吹，
无边的浪山轰隆隆地起，
还有白茫茫的咸浪水，
像冷森森的雪花满天飞，
阻挡花鸟把雄鸟迷，
阻挡花鸟当雄鸟妻，

花鸟看到大洋里，
孤立着一块小礁矶，
礁矶上一只雄鸟儿，
呼唤花鸟叫叽叽，
爱情充满无尽的力，
花鸟迎风勇敢地飞，
飞舞的形韵真美丽，
让可怜的雄鸟入了迷，
迷得雄鸟身体热兮兮，
迷得雄鸟心田情切切，
双双在礁矶做夫妻，
天长日久幸福里。

“哈哈，原来是个想男人的美女！老子遇到好渔场，头鬃网捕到海牛——抢先捞到美人鱼了^[1]！”海盗船上的生吃番，一边驾船冲向小钓船，一边以粗野的渔谣对应：

迷人的美女你真妖，你是一只小花鸟，
我是一只大海雕。
平日里，你情切切地把男人想，
我凶巴巴地把女人抢，
抢进礁洞当洞房，
海盗老子手段强，

包你这个小姑娘，
三上两下当上娘，
今日里，你娇滴滴地把男人叫，
我急忙地把女人招，
招你这只小花鸟，
不用车载不用轿，
自己往我的睡舱里跳，
钻进我的被窝里，
包你舒畅得咯咯笑，
笑我是个会疼女人的好海盗！

小钓船上的花媚，听到生吃番的喊着谣句的狂浪声，知道遇上了海盗，急得抛掉了钓线，喊着父亲花老伯：“海里的钓线和鱼不要了，逃命要紧啊！”

海盗黑艚船汹汹追击着。

花媚的小钓船匆匆逃亡着。

生死存亡的追击里，夜幕已经笼罩了大海。前方的黑茫茫的雾气里，一条机器轰鸣的小炮舰，冲波击浪地出现了。穿着国民党海军官服的舰长，站在浪水飞扬的舰船上，向一前一后的两条帆船吆喊：“前边的渔家听着，这里是东海中部的千礁百岛大险滩。传说大险滩中，有一座秘密的妈祖海底洞天，可供百十条船只避浪停泊，妈祖海底洞天的具体位置，请你们给予指点。”

另一个国民党军官喊问着：“还有一条秘不显身的深水航道，从西到东，不但贯穿千礁的大险滩，还能直达妈祖海底洞天。哪条渔船能替炮舰引路，进入深水航道，找到妈祖海底洞天，我们会给予重金奖励！”

不知出自什么原因，前面的小钓船，还有追袭小钓船的黑舢，在水山浪谷间跳荡着，一齐向西边的大陆海滨逃窜。

国民党军舰舰长大怒地骂：“两条小虾仔，竟敢逃避大鲨鱼。炮位官兵各就各位，对准前边两条帆船，实施拦截射击，让小帆船停下来，替老子导航。”

一阵震荡大海的枪炮声中，小钓船和黑舢的前边，炮弹炸得墨粼粼的海面白花花的水珠漫天飞溅。

此时此际的中国大陆，全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装备机帆船和帆船的解放军，只能巡弋海滨外沿的浅水区。千礁百岛大险滩，居于浅水海和深水洋的中间，其东侧的深水洋以及深水洋里的岛屿，因为受到美国舰队的保护，还被国民党军队占据。国民党海军舰队以海岛为凭据，在海面横冲直撞，控制着大半座浩茫的东海，肆无忌惮地开枪开炮拦截渔家。不料震耳欲聋的枪炮声，震动了不远处的大陆海滨。一支拱卫海滨保护渔家的解放军帆船队，正在大陆海滨外侧的浅水海巡弋，迅即掉转船头，朝着枪炮轰鸣的水域乘风破浪地袭来了。

这是一场具有典型时代特色的海战，几条解放军的大帆船，升高猎猎飞扬的风帆，摇快船舵的大木橹，划动左右舷的毛竹船桨，帆船撞破一座座高耸的浪山，跃过一道道幽暗的水谷，让花老伯的小钓船驶到后边保护起来。而解放军的大帆船，冲过小钓船，抵挡亮闪闪的飞弹，陷进浪花爆炸的海域。帆船上的解放军官兵，操纵舱面的迫击炮，转动船舵上的机枪步枪，朝着汹汹冲来的国军炮舰，紧张地射击着。双方密集如雨的枪弹炮弹，在黑漫漫的夜空闪烁，在墨粼粼的海面爆炸，声音惊天动地。

一条大帆船接近了小钓船。指挥这条船的，是解放军浙江军区作战处长高灵。他不高不矮的身子灵活地纵跳着，手里的棕丝缆索，像海蛇飞了出去，落在小钓船上。高处长旁边的军区作战处侦察科长洪云端，是个矮小又干练的军人，立刻接过处长的缆索，向身后的侦察科参谋喊：“杜宽，小钓船的船和人，没有自卫武器，随时会被袭击，合力把它们拉过来，接受我们的保护，把他们送回海岛家中。”

脸庞圆胖的杜宽参谋，露出憨厚的神色，稍显笨拙地点了点头，站

在洪科长背后。两人一齐仰身，一寻一寻地拉动缆索，小钓船迅速傍近大帆船。高处长带着洪科长，一齐跳下小钓船。高处长连抱带搂地把花老伯带到大帆船。吓得浑身颤抖的花媚，被洪科长拉上大帆船，红润又鲜丽的脸蛋，变得双颊苍白，挂满了亮晶晶的浪水和泪珠。高处长询问道：“和你们一起被国军袭击的，还有另一条黑艘船。老伯，你看到解放军，驾船前来投奔我们，而那条黑艘船，似乎不知道解放军是渔家的保护者，看到我们的船队，像小柔鱼遇到大青鳗，逃进夜海深处了。”

花老伯刚想说什么，花媚抢先应道：“新中国成立两年了，东南沿海海岛最近陆续解放，我们这些东海渔家，虽然长期漂泊渔场，和解放军接触不多，但你们今晚的行动，符合渔家的传说，证明解放军确实是渔家救星。那些该喂鲨鱼的‘国军’，原先也不会残害渔家，近期来越吃败仗，越变成海盗水匪，见船就拖，见人就拉。今晚的国军，还有另外的恶行，用枪炮逼我们，说出前方的千礁百岛大险滩里，那条贯穿大险滩直达神秘莫测的妈祖海底洞天的深水航道，具体位置在哪里。”

花老伯咳嗽了一阵，接过话头说：“大木橹不会弯曲，讨海人不说谎言，解放军今晚又救了我们，我们更应该实话实说。那条贯穿大险滩的深水航道，以及传说里的妈祖海底洞天，我们渔家俗称为媚娘洞，神秘得像海雾里的龙女，像我们这种普通讨海人，确实不知道它的位置。”

高处长黑眼珠旋转着，转脸告诉洪科长：“敌人往死里逼渔家，说出深海航道和媚娘洞的位置，是企图从大险滩东侧的海岛出发，通过深海道，潜进大险滩的媚娘洞，然后向西进入大陆海滨，进行袭击行动。”

旁边的洪科长和杜参谋连连点头称是。

花老伯继续说道：“原来深海航道和媚娘洞还有这般重要的作用。啊呀对了，你们刚才询问，另一条黑艘船，怎么看到解放军，也像看到国民党的炮舰，慌兮兮地逃走了。其实那是一条海盗船。傍晚时分天色明朗，我看过黑艘上的一个海盗，他有个绰号叫生吃番，是比噬人鲨凶恶的家伙，长期杀人放火抢男霸女，幸好我家的花媚，遇到‘国军’炮舰和解放军舰队，不然落进生吃番手里……”

花媚听到父亲说错了话，连忙打断他的话头：“阿爸甬唱走调的渔

谣了，还是告诉救命恩人解放军，要有什么办法，才能探索千礁百岛大险滩，进入深水航道，找到媚娘洞，阻止‘国军’潜伏媚娘洞，袭击大陆海滨的解放军……”

高处长兴奋地笑道：“姑娘真是美丽又聪明，立即悟到我们的话意。”

花老伯立即应道：“我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救命恩人。根据东海渔家的普遍传说，进入媚娘洞内的，确实只有那条秘密水道。不知多少年以前，一个富冠东海的岛主，也就是又当渔民又当海盗的人，倾尽一生所得的钱财，购得大块的珍贵的宝玉，雕塑了一座妈祖娘娘像，通过秘密水道，供奉在媚娘洞里，既让宝像安全收藏，又让妈祖娘娘保护闯海渔家。那岛主是以这种举动，去赎自己满辈子劫船抢鱼的罪。他为了保证妈祖宝像的安全，仅对自己的男性下代，说过进出媚娘洞的密道的秘密。现今的东海上有外号‘土溜鱼’的海盗，是那个岛主后代的子孙。东海渔家都是传说，那个土溜鱼海盗，才是唯一知道惊天秘密的人。”

高处长焦急地问：“老伯是否认识土溜鱼？刚才逃走的黑艘船，是否藏着土溜鱼？”

花老伯应道：“刚才逃走的黑艘船，只有两个海盗。一个是凶相毕露的生吃番，另一个海盗的身影一晃而逝，钻入船舱不见了。根据他的行径，可能是生吃番的结拜魁弟，也就是盛传不愿在人前露真形的鬼头魑。他如果是藏形匿影的鬼头魑，就不是土溜鱼。”

杜参谋插嘴道：“花老伯是否认识土溜鱼？土溜鱼平时藏在哪座海盜巢穴里？”

花老伯应道：“听说那个土溜鱼，为人并不坏，平时也杂在讨海人群里，实实在在地撒网捞鱼。只有在被迫无奈时，才从事祖辈传下的行业，干些劫船割网偷鱼的海盗勾当。不过既然是海盗，就不会以真形示人，所以我不认得他的样貌。”

这时花媚提醒道：“解放军恩人，你们船队的其他船只，都在前边追打‘国军’的炮舰。你们这条船，不要因为抢救我们，耽误了参加战斗。”

高处长笑了笑：“解放军船队四条大帆船，已经具备战胜‘国军’单舰

的火力，我们乘坐的是侦察船，不配备机枪和炮火，先保护你们回渔岛，再载我们回大陆，处理紧急的解放大东海军务！”

大帆船转动船头，向着雾茫茫的大陆方向飘动着。大帆船的后边，枪声呼啸，炮火轰隆……

二

几天后的午后，灰蒙蒙的云彩，遮着热灼灼的夏日。高灵带领着洪云端，浑身汗水淋漓，赶到浙江军区，进入东海前线的指挥部，向省军区司令员张爱萍汇报军情。或许是军情万分紧急，听汇报的张爱萍将军，英武又慈祥的面容，变得异常肃穆。而汇报的高灵，语言和滴落的汗滴，长久地保持着飞快的节奏：“根据我军的立体性侦察，海军船队搜索，空军飞机俯探，民间渔家调查，确定大东海中部水域，那片辽阔的千礁百岛大险滩，有一条深水航道贯穿险滩，水道旁蕴藏着一座妈祖海底洞天，渔家简称媚娘洞。因为妈祖娘娘原名林默娘，人们又亲昵地称她为媚娘。这片大险滩，环境十分凶险。明礁拔海而出，林林总总难计其数。暗礁潜伏水底，密密麻麻形态狰狞。刮风时浪涛如兽扑击礁石，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风静时旋涡盘旋，形势骇人。

“大险滩更具无尽诱人的神秘性。尤其是进入媚娘洞的秘密水道，或许是日月引力大小，潮汐高低不同，潜在汹汹浪涛之下，众多终生闯海的渔家，都没有发现密道的踪迹，更难于进入海底洞天。渔家都说密道和媚娘洞，像媚娘的神影那般隐而不显。

“还是这片大险滩，十分珍贵。水域里鱼虾成群，礁矶上海生物密集。最珍贵的是媚娘洞里藏着大宝石雕成的妈祖娘娘像，可谓价值连城，古往今来，很多海盗和渔家，为了获得宝像，冒险闯荡险滩，船翻沉人溺水，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最令人动心的，是这座海域的战略重要性。大险滩位居大东海中部，多数险滩水域难于行船，只有那道自西向东贯穿险滩的深水航道，可以行驶大小船只。大陆海滨的解放军，在险滩西侧的近海活动。占领远海岛屿的国民党舰艇，在险滩东侧的深海水区巡弋。双方可以通过深水航道，穿越千礁百岛大险滩，前往袭击对方。尤其是藏身深水航道旁

边的媚娘洞，据传洞厅十分庞大，底部是又宽又深的水域，可以停泊数十条船只。也就是说，任何一方，如果探知那条密道，将大批兵员、船只、枪炮、粮草潜伏在媚娘洞里，能在最短的时间、最短的水道，出其不意地袭击对方。鉴于上述情况，双方军事情报部门，或驾驭舰船探海，或深入渔家调查，或派出侦察员，或向对方军队渗透奸细，正在豁命地侦察媚娘洞的秘密……”

听完汇报的张爱萍将军，当即表示尽快报告中央军委，待中央军委批准后将实施解放大东海的战斗。我们的东海前线部队，要成为一把无坚不摧的战刀，首先扎入千礁百岛大险滩，切断东海南北蒋占岛屿的联系，然后刀锋指向东海所有的蒋占岛屿！最后让中华民族大统一的旗帜，插上台湾岛！

几天后的夜晚，东海中部海滨，一个忽忽闪闪的人影，来到黑粼粼的礁岸，钻进一座暗幽幽的石洞，搬出藏在暗角的电台，嘀嘀嗒嗒地拍发着。他是台湾军统局东海情报区的情报员“海蜥”，潜伏在解放军东海前线指挥部。他呕心沥血获得情报，连夜发给直接联系人——军统东海情报区区长李双忠。电报的全文如下：

区长：共军的解放大东海作战计划，已经获得高层批准。首先侦察并占领千礁百岛大险滩，穿过深水航道，屯兵于媚娘洞，再从这里出发，逐次突击东海北涯的一江山诸岛、东海东部的百岛群岛、东海南部的海峡诸岛，最后进犯台湾。据一位老渔翁告诉共军，唯一知道进出媚娘洞的秘密水道的，是个绰号“土溜鱼”的海盗后代。我将竭尽全力，侦察这位“土溜鱼”的行踪，以让国军秘捕“土溜鱼”，占领大险滩，屯兵媚娘洞，袭击大陆海滨共军，胜利反攻大陆……

几乎在同时间，军统东海情报区区长李双忠，携着“海蜥”发来的情报，赶到台北阳明山总统府。正在晋见蒋介石的军统局长毛人凤，紧张地告诉李双忠：“英明的蒋总统，已经从其他渠道得悉，共军高层确定了解放东海的计划，正要向我证实情报的可靠性。‘海蜥’的电文正可以印证，又可以显示军统的功绩。”说罢引着李双忠，进入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正在商议着什么。见到毛人凤和李双忠，蒋经国招呼道：“都是共赴国难的朋友，有什么军情就不瞒两位了。近期蒋夫人受总统委托，前往美国华盛顿，商议党国如何配合美

国，在朝鲜战场战胜共军。夫人从华盛顿传来消息，说朝鲜战事处在胶着状态，联合国军取胜的局面很难形成，华盛顿要求蒋总统，利用国军占领东海的局面，从东海南部的海峡诸岛、东海中部的百岛群岛、东海北部的一江山列岛，分头出击大陆沿岸，开辟一些反共基地，分散共军的兵力火力和粮草，减轻联合国军的压力……”

戴着少将军衔的李双忠，身体刻板地站立着，毕恭毕敬地听完训话，把“海蜥”的电报交给上司。

蒋介石看完电报全文，一字一顿地说着：“夫人带来的信息，也就是盟邦美国总统的意见，我们必须全力实施。北方的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胜利之日，也是党国凯旋大陆之时，联合国军如果遭遇失败，反攻大陆将永难实现。配合盟军争取胜利，必须从现在做起。针对共军高层的战略战术意图，国军将士要浴血奋斗，具体的大东海作战计划，你们会同国防部长陈立人，指挥东海北部中部战事的胡宗南，指挥东海南部海峡前线的胡链，共同负责制定。总的战略方针嘛，是和共军的计划针锋相对，或者说反其道而行之。共军企图掌握东海中部，我们要率先抢占那里。共军要从东海中部出发，切断我军南北联系，逐次攻击我军所占的海岛。我军必须首先从东海中部兴兵，挫败各路来犯共军，兵锋直指闽浙沿岸，建立一批反共基地，配合盟军的朝鲜作战……”

“我们立即会同陈立人诸将军，贯彻总统的战略意图，研究具体的作战计划！”蒋经国带着毛人凤和李双忠，匆匆离开了。根据解放大东海计划，在张将军的指挥下，高灵处长和洪云端科长们，深入渔场渔船渔岛渔村，寻找海盗“土溜鱼”的下落，侦察进出媚娘洞的秘密水道，以便屯船屯兵屯粮于这座海底洞天，进而解放大东海。这是一座大陆海岸外的巴郎鱼渔场，不清不浊的黄绿色的水面，网梭形的巴郎鱼纷纷游窜着。高处长们驾着小网船，装作兜捕巴郎鱼的渔家，每每靠拢其他渔船，向渔家打探“土溜鱼”的形影。亲自操作解放军电台的洪云端，从船舱里钻出来，把一张电报递给高处长：“我军东海前线指挥部转来急报。我方潜伏敌军内的情报员，向指挥部紧急报告，在台湾台北，蒋介石父子已经获悉我军解放大东海的作战意图，并且决定了反制计划，亲自部署毛人凤部下李双忠，要李双忠抓紧侦察千礁百岛大险滩，查清深水航道和媚娘洞的详情，实施即清即占，以之为基地，攻击浙闽沿海，破坏我军对东海的解放战斗。”

高处长看罢电文：“现在的大东海，敌我双方像两条抢占渔场的船，谁能抢在前头谁就能获得胜利。为了防止情报中转泄露机密，从现

在开始，洪科长负责和潜伏员‘海雕’的单线联系，让他随时报告国军的动态。”

洪科长点点头：“‘海雕’曾经报告，解放军指挥机关内，可能暗藏着国军的情报员，致使我军的作战意图，很快被国军获悉。”

洪处长命令：“升高风帆摇动木橹，加速行船速度，抢在国军李双忠的前头，找到隐蔽海涯的‘土溜鱼’……”

夜幕遮海朦朦胧胧，浓雾罩海密不通风。这是海涯的晌午，浓浓烈烈的雾气，像白茫茫的浪水，把小网船淹没了，船舷外的一切都消失了。船头似乎撞中礁石了，传来“砰”的响声。侦察参谋杜宽，原系东海渔夫，因为被海盗抢走了船只，生活困苦，流落海岛，奋然报名加入解放军。部队刚好缺少驾船闯海侦察敌情的人员，于是调他到侦察科。这时在后掌舵的杜参谋，凭着熟悉海况功夫，准确判断地喊着：“大家不要慌乱，小网船不是撞礁，是隐没在前方浓雾里的船只，撞到我船的船头。赶快带武器上船头，查清是渔船还是敌船！”他把船舵交给了旁边的柳参谋，霍地拔出腰间的手枪，跟在洪科长的后面，快步跳到船头上，只见船头外侧，一条朦朦胧胧的船影，上边晃动着一个身影。杜参谋大声吆喝：“前边的船和人，老实地停在原地！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报上你们的身份！”

“解放军老总不要向我开枪。我是东海渔民，名字叫鱼英，因为雾气太浓，误撞了老总的船，这就和我的魁兄魁弟，驾着我们的船远远离开老总……”浓雾里的人影，不慌不忙地回应道。

“他们有两条船啊！魁兄魁弟是什么意思？”山东籍的洪科长，询问后面的杜参谋。

“魁兄魁弟是东海渔家俗语。渔家生存环境恶劣，需要互相支援，很多人成为了结拜兄弟。他说的魁兄魁弟，也就是义兄义弟。前边名叫鱼英的人，和他的两个结拜兄弟，各自驾着两条渔船，撞到我们的船头上。让我们上他们的船，询问‘土溜鱼’的情况。”杜参谋请示洪科长。

“多找一个渔民，多一条讯息。”洪科长带着杜参谋，飞身跳过船舷，仔细地打量前面的鱼英。他虽然形象年轻，或许长年累月钻风钻浪，后背形以弯弓，明显地拱出驼背。但是浑身的粗壮又刚硬的筋条，鲜明地暴突出来，连双颊下侧的腮帮，也突出两条坚韧的肉筋。而筋条

凸起的皮肤，全是亮闪闪的古铜色，令人一眼瞧过去，就像一个烈火锻铸的坚韧的铜人。洪科长不无欣赏地拍拍鱼英：“是个标准的闯海汉。不要叫解放军老总，叫同志就是了。请问鱼英同志，我想向你打听个人……”

鱼英的八字浓眉下的大眼，闪着警惕的亮光：“讨海郎像笔直的舵柄，不会弯弯曲曲。你尽管发问，我会直爽地告诉你的。”

杜参谋向前问道：“有一个绰号‘土溜鱼’的海盗，真实名字叫什么？常在哪个海域行船？又在哪座海岛栖身？”

不知是什么原因，刚刚自称直爽的鱼英，听到杜参谋的话，全身不易觉察地颤动了一下，随即夺口而出：“土溜鱼的名气像春雷，传遍整座东海涯。不过据我所知，与其说他是海盗，不如说他是地道的东海渔夫。如果要把海盗的帽子戴在他头上，只能说他是个不杀人不放火的海盗，没有被解放军追究的恶行。”

洪科长连忙解释道：“我们不是追究土溜鱼，我们是想请他帮忙，提供千礁百岛大险滩的情况，尤其是进出媚娘洞的秘密。”

鱼英大声反问道：“你们想闯媚娘洞干什么？所有的东海渔家，都知道那座媚娘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杜参谋生气地喊道：“不就是一座海底破洞嘛，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

鱼英似乎被激火了：“渔家纷纷传说，解放军是苦难渔家的救星。没想到你们这些人，对苦难渔家的真正救星，是这么的轻视和蔑视，真是岂有此理。”

洪科长连忙和缓气氛：“鱼英兄弟不要误会，我们尊重渔家的信仰。不过想请你具体指教你们漂泊渔家，为什么要将一座海底洞穴，视为真正的救星？”

鱼英正在气头上，没有悟到洪科长的心意，是要他说出媚娘洞的秘密。他一时亢奋地说起来：“你们虽然不是闯海祖先的子孙，总是中国祖先的子孙，应该尊重祖先的历史吧！在东海西南侧的莆田湄洲，宋朝建隆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出生了一位林姓圣女，起名为林默娘，又叫林

媚娘。到了雍熙四年，那时的东海洋面，风暴卷海大浪滔天，多少闯荡东海的人们，船被翻沉人被埋葬。那年的九月九日，林默娘登上湄洲的岛峰之顶，面对着翻天覆地的海暴，为了保护遇难的渔家，她奋不顾身地飞向汹腾的海天，舞圣姿显神灵播仙法，灭风暴平恶浪消旋涡，捞沉船救溺人护渔家。她虽然在那天入东海，一去不复返。但是后代的子孙们敬仰她，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奉她为神圣的天妃天后。妈祖娘娘一个林姓后代的女子，嫁到东海中部渔家，生下一个儿子，长大后成为富甲海涯的岛主，用他毕生积蓄的钱财，购得大块和田羊脂玉，替妈祖娘娘打造了一尊宝像。宝像的形姿展现的是妈祖娘娘面向高远的海天，手舞足蹈地飞腾着，向东海播撒神法，保护海里的遇难渔家……”

杜参谋插嘴道：“这座妈祖飞海的宝像，就供奉在媚娘洞里？”

鱼英看了他一眼：“你们既然知道真相，何必来询问？”

杜参谋继续说道：“鱼英兄弟没有说完的是掌握媚娘洞秘密的土溜鱼，既是那位岛主的传人，也是妈祖娘娘的后代子孙。既然鱼英兄弟如此熟悉土溜鱼情况，是否和土溜鱼有什么缘分？”

鱼英被杜参谋的话激醒了，愤然地站起来：“原来你在套我的话！我和土溜鱼有什么关系？凡是崇尚妈祖娘娘的渔家，谁不知道妈祖娘娘的历史，谁不知道土溜鱼保护媚娘洞的事！至于你们寻找的土溜鱼，他是东海海市蜃楼般的人物，来无影去无踪，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就在这时候，不远处的白蒙蒙的雾帘里，传起一个讨海郎的喊声：“鱼英魁兄，你不知道土溜鱼的去向，和他们废什么话！放网捞鱼的潮汐时刻到了，你我两条船，一起前往外洋渔场，去赶好潮汐好鱼汛吧！”

鱼英趁机呼应着，转舵驾船离开了。迷茫雾幕里，两条小渔船逐渐远逝了。

“我说杜参谋，鱼英是个有血性的闯海人，应该让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说完他所知道的土溜鱼的情况。你不该打断他的话，更不该气走了他！”洪科长看着远逝的小船，不无生气地批评道。

“是我一时性急，急着打听所有情况，我向首长检讨。请示各位首长，既然我们怀疑鱼英和土溜鱼有关系，不如悄悄跟踪他……”杜参谋

请示道。

“我们的跟踪技术，是用于国民党军队，不是对付普通的渔民兄弟。下次前往渔场，再行寻找他，做好正面的动员工作，看他还有没有新情况。”洪科长说着，让杜参谋驾着小网船，向渔场驶去了。

三

无边的东海，有无尽的巧事。和解放军相撞船的鱼英，正是身系媚娘洞秘密的海盗土溜鱼。大东海海兽张狂，海暴席卷，海盗横行，甬说渔家一日百难，纷纷结拜兄弟，互相援助，就是侵犯他人的海盗，为防遭遇“大鱼吃小鱼”的厄运，也互相结为金兰兄弟。海盗生吃番和鬼头魑，因为人孤势单，结实了鱼英土溜鱼后，三人拜为兄弟。土溜鱼年长为大哥，生吃番为老二，鬼头魑年少为老三，他们号称“东海三魑”，彼此平时不结伙，各自单独分开，在不同的海域，过着亦渔夫亦海盗的生涯。逢到一方有难的时候，其他两人才来援助。东海沿海解放以后，国共两军征战东海，大量国军败兵流窜海涯，和海盗水匪狼狈为奸，海涯形势骤然凶险，胆战心惊的鬼头魑，前来投奔贼胆包天的生吃番，拉着生吃番找到土溜鱼，建议三人合伙，集体行动比较安全。土溜鱼虽然是大哥，主张只豁网不劫船，只偷鱼不杀人，反对生吃番的恶行，没有答应和他俩合伙。三人刚要分手，不期遇到解放军的侦察船。

经过一番纠缠，土溜鱼们摆脱了侦察船，利用浓雾的掩护，朝着和渔场相反的方向，来到一片黄浑浑的浅水海。黑艚船上，鬼头魑从舱口探出脸来，鬼头鬼脑地瞅着海面，看清解放军侦察船没有跟踪，这才爬出船舱，来到生吃番旁边，和生吃番说了一阵悄悄话，然后伙同生吃番，来到土溜鱼的单帆白底船。鬼头魑笑眉笑眼地说：“大哥快要发财了……”

土溜鱼不解地看着鬼头魑。生吃番急不可耐地说：“大哥，解放军的对话，我和三弟都听清了。三弟是胜过诸葛的鬼头魑，根据他的精准分析，国共两军的头头们，都想从你的嘴里，查清贯穿大险滩的秘密水道，尤其是找到媚娘洞，凭着那座巨大的洞天，秘密屯船屯兵屯粮，利用近距离短时间，向对方实施致命性的袭击。可见大哥掌握的秘密，对国共两军何等重要。我们是有奶便是娘的角色，只要把大哥的秘密，分

别卖给国共两边，向他们索取大笔金钱，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土溜鱼的脸一沉，声色严厉地说：“多少年以前，我的先祖岛主，一代接一代地传下祖训，誓死保守媚娘洞的秘密，谁泄露了这项秘密，必须接受渔家埋海盗的惩罚，活活裹在网里，生生葬进东海。更加重要的是，我和我的祖先们，都是妈祖娘娘的后代，保守媚娘洞的秘密，是为了保护妈祖宝像，让神像庇护东海渔家，抵御风暴，平安捕鱼。所以作为妈祖的后人，宁可弃其生命，也不能背叛祖先！”

生吃番不屑一顾地斥道：“去你的吧大哥，你的祖先岛主，一边雕塑宝像，一边做割网偷鱼的勾当。难道你和先人的做法，是遵守妈祖的精神？以二弟愚蠢的看法，你把秘密卖给国共两军，再把宝像卖给有钱人，成为富冠东海的财主，我们当二弟三弟的也能沾你的光，不用在海里打家劫舍，不用钻风钻浪担惊受苦……”

土溜鱼愤然地喝道：“你敢痴心妄想，打起贩卖宝像的主意……”

鬼头魑连忙打圆场：“大哥不要动怒，二哥也不要过分妄想。以三弟的主意，大哥只要把媚娘洞秘密，悄悄告诉我，由我出面卖给国共，这样最为妥当。大哥不会违反祖训，更没有背叛妈祖精神，我们三位兄弟，又能过上富贵荣华的日子。”

“三弟也不用耗费心机了。我如果把媚娘洞的秘密告诉你，你就能进入洞中获得宝像了！这种背叛祖先的恶行，我是不会去干的。至于我土溜鱼，为什么干起割网偷鱼的勾当，自有我的苦衷。到有空闲的时候，我会告诉二弟三弟的！”土溜鱼驾起单帆白底船，独自扬帆离开了。望着土溜鱼远去的船影，生吃番恶狠狠地说：“看在他是魁兄的分上，再找他劝几次，如果最终还是不肯用秘密换金钱，不要怪老子心狠，把他生吃活吞了！”

鬼头魑阴沉着脸，嘿嘿地冷笑了几声：“大哥气愤地离开了，我家里有些事，想和二哥暂时分手。”

生吃番疑惑地问：“每逢东海形势危急，三弟都来投奔我，以求自身安全。眼前战争更加紧张，你想独自驾船漂泊，难道想去寻找大哥，从他嘴里骗到媚娘洞秘密，高价出售给国共双方？”

鬼头魑连忙解释道：“二哥误会了。如果大哥回心转意，情愿以媚

娘洞赚钱，我保证在第一时间告诉二哥，我们三兄弟共享富贵。我如果背叛兄弟情义，出海遇海暴，游水遇海兽，会变成葬海鬼。”

生吃番问道：“那你离我而去，还有什么事？”

鬼头魑笑嘻嘻地说：“大哥是海神庙的和尚，孤单单的光棍。你二哥用暴力待人，像撒破网捞花鱼，你强迫过的女人，没有一个被你长期捞到手。我鬼头魑对女人，睁眼笑眯眯，说话甜滋滋，手段软绵绵，有个挖牡蛎打藤壶的好女子，爱听我的花言巧语，愿意和我约会，我得抓紧时间，把她弄成自己的女人！”

生吃番心有不甘地叹道：“前几天海面上，如果不是国共船只的捣蛋，那个抒情迷人调的美女，早被老子抢进船舱了，成为老子的女人了！也不知道怎么的，过去老子遇到女人，像穿渔衣淋浪水，穿一次就脱掉，心里也不挂念。这次看过那个唱迷人调的美女，心里一直痒痒的。老子看来得向三弟学习，使用软绵硬迫两种手段，把那迷人的美女弄到手！”

鬼头魑乘坐生吃番的船，来到一座荒水港，找到自己的船，匆匆离开了。

一个月后的凌晨，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文，传到东海前线指挥部：台湾蒋氏父子，命令悍将胡璉，率领强大的舰队，运载三万余众，抵达东海南侧的金门岛，攻击解放军守备部队。蒋军舰队火力猛烈，官兵人数众多。我军仅有一个团队两千余人，而且不熟悉海岛涨潮退潮，被蒋军利用潮汐状况，攻克大部分阵地。我军伤亡惨重，金门岌岌可危。命令东海中北部沿岸部队，立即组织船队运载兵力，火速驰援金门……

根据上级命令，东海中北部解放军，分兵两路驰援。主力由张将军亲自指挥，浙江陆岸出发，南下福建，直赴金门。另一路由作战处长高灵率领，乘坐大机帆小兵舰，从北向南行驶，越过千礁百岛大险滩，进入东海南涯，攻击胡璉的海上舰队，迫使敌舰停止轰击金门，改变方向，逃向台湾。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高处长率领的驰援舰队，刚刚离开浙江南部港湾，代号“海蜥”的国军潜伏特务，就摸进藏有电台的礁洞，将解放军驰援舰队的动向，抢先报告百岛群岛上的李双忠。李双忠当即上报，蒋军驻守百岛群岛和一江山列岛的指挥官胡宗南上将，立即命令李双忠少

将，伏击解放军的驰援舰队。

高天乌云浓浓，海面白雾茫茫。数十条小兵舰大机帆，在千礁险滩和百岛群岛之间的蒙蒙雾帘里，时隐时现地前进着。领头的是一艘国民党军起义兵舰，改名为“东海一号”。“东海一号”舰面，高处长对着话筒发出命令：“各船指挥员注意，船队进入东海中部深水区，西侧是千座礁矶潜海的大险滩，东侧是百座岛屿组成的群岛，舰队保持战斗队形，防止蒋军两侧夹击……”

东海的风暴最猛烈，闯海人的厄难最危急。高处长刚刚发出命令，礁石林立的大险滩里，十多条潜伏着的蒋军小炮舰，依靠累累礁屿的掩护，朝着大机帆机帆船为主的解放军舰队射出了猛烈的炮火。而东侧的岛峰丛丛的百岛，一艘艘蒋军战舰，依靠庞大的形体坚固的外壳，肆无忌惮地冲过来，射出的炮火更加猛烈，火光闪天烁地，声音震天撼地。

高处长正在指挥战斗，突然飞出了一块弹片，砰地射进他的肩胛，他踉跄了几下，硬挺挺地站立着，继续指挥着大船队……

四

浩荡的海风，卷起东海万顷涟漪。在中央军委指示下，张爱萍将军赶赴前线，宣布东海前线指挥部决定，成立东海中部前线指挥部，浙江军区作战处长高灵担任指挥。高处长再次锁定千礁大险滩为目标，发起大规模的立体性侦察活动，军政干部驻泊海岛渔村，侦察船驶进浩茫的海面，侦察员深入漂泊的渔船，动员长年闯海的渔家，提供千礁大险滩的岛礁、潮汐、水文、急流、航道、海底等情况，分析媚娘洞的线索，寻找土溜鱼的行踪……

海暴越是猛烈，鱼虾越是匿影。土溜鱼原是神出鬼没的海盗，近来不时地获悉，解放军正在满东海寻找自己，他不由得胆战心惊，远离人群热闹的海岛，驶出船只熙攘的港湾，甚至溜出车水马龙的渔场，停止亦渔夫亦海盗的生存形式，乘坐自己的小网船，悄然驶入一片蛮野水域，躲上水域中央的荒岛。四面八方的海流，冲入这里滔滔交汇，形成了汹器的旋涡，流来像白色的巨蟒，一条套着一条，急速地盘旋着，因此水域叫白蟒海。而白蟒海里的荒岛，全被湍急的旋涡包围着，渔船难

于穿越。小岛礁矶嶙峋，缝隙交错，岛峰浪水飞洒，寸草不生，加上风浪之声，如神嘶鬼鸣，令人毛骨悚然，所以被号为鬼叫屿。其实这座鬼叫屿，是一座海盗巢穴。其间有一座石洞，进道弯曲厅堂宽敞，成为海盗的栖身之所。多数的东海海盗，尤其是不愿杀人放火不能劫到大财的偷鱼盗，也是穷苦的渔家，有石洞遮风挡浪，且又安全避险，已经心安理得。亦渔夫亦海盗的土溜鱼，每逢官匪逼迫仇家追杀，常常凭着高超的闯海本事，驾船闯过凶险的旋涡，躲进荒野的鬼叫屿，成为鬼叫屿的岛主。

海风呜呜地响着，森冷又忧闷。躲在石洞里的土溜鱼，觉得孤独又凄凉，掏出带来的番茄烧酒，仰脖灌了起来。在酒精的刺激下，孤单单又冷森森的情绪，泛起了些激动亢奋，习惯性地运用简单的节奏，似哭似诉地吟起渔谣：

渔哥是条孤单单的鱼，
清早摇橹腹中饥，
生吃鱼虾腥兮兮，
夜晚划桨口渴裂，
喝的是苦涩的咸海水。
更有暴风把命吹，
小船像羽毛在浪峭尖飞，
飞来飞去人落海，
苦水灌满肚子里，
急流把渔衣全冲光，
惹得海兽来袭击，
光溜溜的皮肉血淋漓。
死里逃生游回去，

家中的妻子无踪影，
原来渔哥出海去，
渔霸见妻长得美，
夜半破门来偷袭，
可惜吾妻性子烈，
自杀跳进苦海里。
渔哥失去贤惠的妻，
对着大海哀哀泣，
从白天哭到大黑夜，
泪哭干啊心哭碎，
从春夏哭到秋冬季，
苦难漫漫无尽期。

土溜鱼的双眼泪光闪闪。他借着渔谣抒发的，是自己的人生苦难。土溜鱼是一种稀奇的鱼类，生存环境十分险恶，长在大海险滩淤泥里。淤泥里的土鳄鱼泥章鱼大涂蟹，每每张嘴吞咬它，它头部一扎身子一竖，像一支笔直的小渔箭，以忽闪忽闪的速度，穿透重重的海泥，溜得无影无踪，海暴携来滔天浪，扑上辽阔的险滩，险滩里的土溜鱼，眼看被大浪砸得粉碎，它倏忽张开两片腹鳍，像一条灰色的闪电，跃上高耸的浪山，飞过深幽的水谷，尽情地演绎着敏捷的本领。而风平浪静的时刻，漫覆险滩的海面，一眼万顷，碧波粼粼，清澈如镜的浅水里，土溜鱼时而竖游着，光光秃秃地起舞着，尽示着逗人乐趣的风情。

世代闯海的鱼英，从先人处学到高超的功夫，手掌攀爬潮湿滑溜的船舷，脚如船钉扎着大摇大摆的舱面，山猴爬树似的爬上桅杆，下海能在浪峭尖跳跃，潜水能在湍流里奔腾，尤其以快如闪电的敏捷，在无尽凶险的东海，争取着可怜的生存，他思绪同身手一般灵敏活络，接受流行海涯的渔歌渔谣，还能根据固定的旋律和简单的节奏，随口编词，随

意吟唱，尤其是赋予欢喜诙谐的内容，来打发漂泊的孤独和苦难。他的敏捷的身手，以及自逗又逗人的性格，形似土溜鱼，所以被人冠予土溜鱼的绰号。

就是这个土溜鱼，灵敏飞快的行为速度，依然逃不脱迎头扑来的海洋苦难。在一次熙熙攘攘的渔家庙会里，他以诱人生趣的渔歌，获得一个渔家姑娘的芳心，很快把她娶进门来。因为家境贫寒，置办不起大量渔具，向一个老渔霸租了船和网，到远洋撒网捞鱼。因为一场时间漫长的海暴，使他久久困于他乡渔港，待到回到家里，一场灾难降到他身上。那个渔霸的儿子，带着渔行的打手，四处向渔家催缴租金，发现鱼英的妻子，出众的窈窕秀美，不由欲火上升，当场进行戏弄，被鱼英妻子厉声斥骂后，他羞恼交加恶念顿生，瞄准夜深人静的时刻，一脚踹开渔家的木门，扑进去强暴鱼英妻子。鱼英妻子披头散发地冲出家门，跑到突海而出的望天礁上，叫一声天地哭一声夫君，哗地跳进了无边的苦海。怒火中烧的土溜鱼，当晚来到渔霸船里，凭着快捷如闪的身手，爬上湿漉漉的舷帮，闪入黑洞洞的睡舱，把一网兜剧毒的海蝎子，倒进渔霸儿子的被窝里，当场把两个光裸着身体的恶棍夫妻，咬得一命呜呼了。

不料他的对手老渔霸，财大船多，称霸东海，勾结政府通缉土溜鱼。土溜鱼流浪于东海深处，漂泊于风口浪尖，辗转于荒岛野屿，不能回到人居岛上，不能更新渔具，不能补充水米，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瞄准渔霸船主的渔场渔网，干起割网偷鱼的勾当，聊以维持岌岌可危的生命。他越是割网偷鱼，渔霸们越是仇视他，利用势力，发动官民，将他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海盗，日复一日地迫害。无路可走的土溜鱼，从此过着亦海盗亦渔夫的生涯。

再说另一个海盗生吃番，独个儿驾着黑艚船，一直在通往渔场的航道徘徊，他自从遇到花媚后，那颗色欲膨胀的花心，就像毒性的乌龟鱼，一直蹦跳不停。他估计花老伯父女俩，要到渔场谋生活，因此在航道上等候，准备劫持美貌的花媚。小黑艚在航道等候了十多轮潮汐，生吃番终于发现，一条熟悉的小钓船，出现在不远处的海面，船上站着花老伯和花媚。生吃番色欲涌动，兴奋地怪叫起来，加速驾驶着小黑艚，向钓船过去了。花媚和花老伯，显然已经发现了生吃番，惊慌失措地行驶着，有意识地驾着小钓船，离开了海静水深的航道，朝着一片喧嚣的野海逃去。

“我心仪的美人，还有那位老岳父，不要逃进那片野海！那野海旋

涡湍急，会吞没船和人！”生吃番熟悉野海的凶险，虚情假意地叫唤着。其实他真正的居心，是让花媚父女俩，乖乖地掉转船头，让他掳过船来，成为他的口中美食。

花媚父女接近的，就是远近闻名的野海，鬼叫屿所在的水域。花老伯深谙海况，知道钓船冲进野海，必定被旋涡冲淹，父女俩葬身大海。如果掉转船头，女儿会成为恶盗的女人。他颤声叮嘱花媚：“苦命的女儿啊，现在唯一的生路，是抱着船里的大木橹，悄声无息地溜进海里，利用木橹的浮力，或游入水谷，或拉着橹索潜进水底，不要被恶盗发现，偷偷地游离这片水域，寻找其他的过路船，恳求好心人载你回家！”

花媚明白父亲的话意，父亲让自己下海，他和他驾驶的小黑舢，只有一条死路，就是冲进凶险的野海。那时的父亲，虽然引开恶盗的视线，保护游海的女儿，但是异常汹器的旋涡，会吞噬小不丁儿的钓船，埋葬人老体衰的父亲。她连哭带泣地说：“恶盗是冲着女儿来的，才把阿爸往死里迫，是女儿对不起阿爸，女儿宁愿自己去死，也不让阿爸闯旋涡！请阿爸抱着木橹下海去，女儿驾船闯旋涡……”

花媚正在哭求时，花老伯猛地抱起大木橹，顺着舷帮抛进大海。花媚面对父亲的举动，愣神地俯瞰水里的木橹。说时迟那时快，救女心切的花老伯，大步迈到花媚的后边，突然抱起花媚，对准漂在舷外的大木橹，把花媚推入了大海。猝不及防的花媚，在海里划拉了几下，整个儿抱着木橹，眼瞧着须发花白的老父亲，头也不回地驾着小船，朝着凶猛盘旋的大旋涡冲去，心肺碎裂哭泣着。她又清清楚楚地看到，船舷上边的老父亲，显然担心她没有潜水，以躲避恶盗的视线，右脚蹬着船帮，蹬得小船剧烈地跳荡。父亲的行动提醒了她，她拉着连接木橹的绳子，悄然地潜进了水底，仗着熟练的水性，依靠木橹的浮力，在水里潜游着。

站在后舷的花老伯，为了吸引恶盗的注意力，猛力拉高了风帆，小船哗啦啦地前进着，飞快地冲进了旋涡海。面积巨大的旋涡，涡流像众多的凶猛的龙蟒，一条套着一条地奔腾盘旋，白花花的龙头，哗地冲上小钓船舱面，把小船倾翻了，小船连同花老伯，一起埋入冲腾的水团，倏忽间沉入海底，杳然不见踪影了。

数里外的黑舢船上，生吃番没有想到，前边的小钓船，载着花老伯父女俩，竟然誓死不回头，活生生葬身旋涡海。落进海里潜水泅游的花

媚，时而钻出低陷的水谷换气，生吃番没有办法发现。他看到小钓船壮烈赴死的情景，心惊胆战地待了一会儿，随即心有不甘地咬了咬牙，手里转动着舵柄，小黑舢迅速转向，绕着航道快速前进着，溜得不见踪影了。

一会儿潜行一会儿浮游的花媚，又遭遇惊人的险情了！她刚刚落水的地方，和旋涡盘旋的野海，只有几十寻的短距离。她又心火燃烧，急于抢救遇难的父亲，朝着鬼叫屿所在的旋涡海，昏头昏脑地扑腾着，迅速游近了野海，陷进旋涡外沿。旋涡外沿的奔腾的急流，漫头漫脑地冲泻着她，她竭尽全力地折腾着，气力渐渐地不支了……

旋涡海中央的鬼叫屿上，躲身其间的土溜鱼，正在礁岸上拔海菜，以便抵御饥渴。一种急流冲船的喧嚣声，惊得他抬头张望。他立即发现，离岸不远的旋涡，淹没了一只小钓船，还有一个须发花白的老渔翁。闯海人的天生责任心，促使他跃上高处，准备瞄准葬海者的水位，进行可能的救援。一会儿时间后，土溜鱼再次发现，另一个人影浮出水面，分明是年轻的渔家妹子，在旋涡外沿的急流里，翻腾着挣扎着。他想都没有多想，一阵快步冲到海边，一边脱下了外衣，脚步奋力一蹬，身子飞腾而起，状若一条射出的渔标，哗地扎进了大海。

土溜鱼何等灵智，没有扑进旋涡的中心，而是游入旋涡的外圈，外圈的涡流依旧湍急，像一条奔腾的白蟒，以弧形盘旋的态势，要把他卷没了似的。但是他不退却不躲避，蓄意进去冒险，一侧身切进涡流了。原来他是急里生智，全身借助涡流的强大的冲力，又翻又滚地前进着，经过漫长的弧线形的漂动，被涡流冲到了溺水女的旁边，伸出钢钳似的双手，紧紧地拽住了落水女。他在喘息的机会，观察着海面。只见满海面都是一圈圈旋涡，尤其是一个个飞快转动的涡心，恍若吞噬生灵的巨兽之口，形势愈加险恶了。想携带着沉重的溺水女，穿过汹汹旋涡，只有九死而无一生。

他再次计涌心头。他知道每一条涡流，都在进行着全圆弧的盘旋，刚才可以把他冲离鬼叫屿，现在也可以卷着他和溺水女，冲到鬼叫屿的岸边。他于是快速行动，拉着气息微弱神志昏迷的溺水女，向前扑进一道滔滔涡流，涡流携着他俩，好一阵翻卷奔腾，形成白花花的弧形，很快冲近鬼叫屿，又要把他俩冲离海岸时，他眼明手快地一伸手，五指竖成刚硬的铁钩，向海洋突地一闪，深深地勾住一条礁石缝。经过一番游荡攀爬，他扛着半昏迷的溺水女，踉踉跄跄地上了海岸。

神智昏蒙的花媚，依稀觉得被人救上海岸。那人把她翻身趴地，大巴掌压着她的背部，哇的一声响，大股的苦涩的海水，从她的口中呕吐而出。她低声呻吟着，神志慢慢地苏醒了。她迅即想到遇难的父亲，摇摇晃晃地爬起来，向着急流冲腾的海面，不顾一切地扑去：“我的阿爸啊！我要去找阿爸啊……”

坐地休息的土溜鱼，反应异常迅速，双手向前一揽，抓住了花媚的跳海的双脚，大声呵斥道：“你要跳进大旋涡，不是去救你亲人，而是自己去送死！”

花媚的双脚被抓住，冷不丁扑倒在地面。她像吞了礁石硬了心，一定要扑进旋涡海，死也要去见亲人。无奈双脚被抓住，急得她一阵乱蹬乱踹。

啼哭皆非的土溜鱼，眼看着美貌如花的妹子，一双又白又壮又大的赤脚在自己的手里蹬动，又生气又疼惜又有趣，诙谐的心绪一忽闪，腾着自己的左手，手指对准花媚的脚底，搔痒痒似的挠了又挠。这办法真是灵验，那双美女的脚板，不但停止了蹬动，仅仅静止了片刻，立即发痒似颤抖起来。

“你这海流氓，放开我的脚，不要胡乱挠！”花媚慌乱地喊叫着。

“妹子还要跳海送死，我就要挠脚不止！”土溜鱼似嗔似嬉地应着。

“大哥不要松手，我还能挣扎开，跳海去死吗？”花媚胡乱地应着，觉得说错了话，立即改口道，“大哥快松手，我才不跳海！”

“妹子这就说对了！只要陷落旋涡中，天神地仙也命终！你想跳进旋涡海，白搭生命真不该……”土溜鱼觉得妹子改变主意了，不会跳海寻父亲了，一边劝告一边松手。

可是刚刚过了片刻，媚娘又浸入悲痛中，满脸泪水涟涟。

面对着旁边的哀美人，土溜鱼的心绪在涌。他又是劝告了一阵，美人依旧苦哀哀。他想了又想，决定用渔家排泄孤苦的方法，帮助美人摆脱苦难。他趁美人静下来的时刻，似说似唱地吟起了一首渔谣：

风浪滔天东海洋，埋葬渔家的大坟场。

失去亲人的雌鸳鸯，凄风惨雨单飞翔，
飞在漫漫苦水上，看不到美好的远洋，
远洋的雄鸟没影像，幸福爱情更渺茫。
雌鸳鸯悲哀又绝望，一声啼哭一滴血，
泣血的鸳鸯断了肠，自找绝路寻海葬，
一头扎向苦水洋，可怜生命从此丧。

.....

我劝鸳鸯好姑娘，绝境求生有希望，
你的美色世无双，你的美心冠远洋，
美丽的生命不会亡，美丽的生命会辉煌。
劝你展开花翅膀，奋勇飞腾到远洋，
远洋有你的雄鸳鸯，远洋有爱情在飞扬，
有爱的滋味最甜蜜，甜蜜的日子会久长。
到那时——

你和你的雄鸳鸯，嘴喙相吻贪馋相，
你吻郎吻得正疯狂，胸脯相偎贴得紧，
你娇滴滴地黏夫郎，下身相亲生子女，
十个月孩子叫你娘.....

花媚从土溜鱼的歌谣里，已经悟到真情实意的劝导，她轻轻地叹息道：“不要自编戏言谑语逗我乐了，我哪有被逗乐的情绪啊？”她虽然这么说着，双眼激动得热泪闪亮，含情脉脉地凝视着土溜鱼。经过了一番

的折腾，眼前的这位救命渔哥，那敏捷的身手和逗人的性格，已经打动了她。她的迷茫又森冷的心海，涌起了一股爱的热流，情不自禁地伸出发颤的手，拉着土溜鱼的粗糙的手，久久地不肯松开。

心灵和身手一般敏捷的土溜鱼，何尝没有领悟到，眼前的花媚妹子，那昏暗又冰冷的心，因为爱的降临，已经开始迅速回温。但是花媚误会了他的心意，他使用戏谑的言行，只是出自天生的性格，用诱逗的方式，为花媚绝望的情绪，带来些微生命的乐趣。他也不是没有情感的礁石，面对美貌迷人的花媚，他的心海也荡起涟漪，但是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像电光闪过他的心灵。他是个满海逃难的海盗，也是个浸泡苦水的渔夫，只会给自己的女人带来无穷的苦难……

土溜鱼心底思绪激烈地旋动着，慢慢地挣脱了花媚的手：“妹子能够冷静过来，我非常高兴。这座荒凉凶险的鬼叫屿，不是你栖身的地方。待到潮汐退却旋涡消逝，我用自己的单帆船，载你回去料理父亲的丧事。”他引着花媚，走向暂时栖身的石洞。

五

数天以后的黄昏，猛烈的潮汐和缓了，满海的旋涡逝去了。远洋飘来的夜幕，像一张张白色的纱幕，驾着单帆白底船，载着花媚姑娘，拢近花家居住的巴掌岛。

在鬼叫屿的昼昼夜夜，失去了父亲的痛苦，使得花媚身心麻木了似的，整日呆呆地坐着。但她水灵的大眼，始终观察着土溜鱼。她愈观察愈是敬仰。眼前的土溜鱼丝毫没有讨海郎待女人的坏习，在荒无人烟的海涯，把姑娘弄成自己的女人。而这个闯海哥，上礁岸打牡蛎，下海滩捡蛤蜊，回石洞煮熟了，给两人解渴充饥，忙忙碌碌地照顾着她。此刻的花媚，船拢海岸人登礁头，一反数日来的沉默，把多日来憋在心里的一首渔谣，凄凄楚楚地吟出来：

海风正在呼呼叫，

卷起白帆猎猎飘。

眼瞧着把小船吹走了，
吹到远洋雾渺渺，
大浪如虎在跳跃，
急流如龙在吼叫，
更有叼人的大海雕，
展翅盘旋在桅梢。
可怜小船快沉掉，
小船一声哭来一声叫，
叫皇天啊睁开眼，
派出多情闯海哥，
把小船驾到避风港，
那里也有挡风岛，
让小船安全有依靠。

花媚的越吟越凄凉的渔谣，就像寒冬的海浪，淋得土溜鱼一阵冷战。几天的接触中，他只知姑娘名叫媚娘，家住在哪里，有几位亲人，其他情况不甚清楚。此刻从她的歌句里，他隐约地体悟到，花媚除了丧失父亲外，还有其他的危急的厄难。他转向花媚，思索了一下，掏出仅有的两块银圆：“花媚妹子啊，我有难言的苦衷，难于在人前现身，不能陪你到家。这两块银圆，帮你去办丧事。往后你和你的家人，在家难度饥寒，出门仇人迫害，我会在暗地里关注，随时出手援助！”

花媚一阵激动，扑地跪在土溜鱼前边：“令人敬仰的渔哥，我家只有一个老母、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病母弱女难在海里谋生，更有一个不明身份的海盗，无孔不钻地迫我。妹妹名叫花芯，有个相好的男人，本来可以保护我家，偏偏又是个雾里隐身的人，不肯到我家亮相，连名字也不肯说明，难于保护我家。通过几天的相处，我知道你是可以依靠

的恩人，求你认下我这个妹妹，和我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在我遭遇厄难时，前来救援可怜的妹妹！”

土溜鱼痛快地说：“我答应我答应！”他看了看旁边的海岸，扶起了花媚，郑重地告诉她：“这片海岸荒无人烟，又有一块人形礁的标志，是你我会面的好地方。妹子如果碰到灾难，就来到这片人形礁海岸，在那块人形礁上，用石头压一丛海藻，示意想见我。我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光顾这里，一旦收到你的信号，即时前来见你，尽力帮你脱离厄难。”

花媚一阵兴奋，又静下来一想：“渔哥能不能告诉妹子，你为什么不能公开到我家，在人前现身？”

“需要告诉你的时候，我会和盘托出地告诉你的。这座小小的巴掌岛，位于千礁大险滩旁边，国共两军都没有占领，常有海盗水匪活动，深夜走路很危险，花媚妹子早点回家！”在土溜鱼催促下，花媚依依不舍地走了。

“啊呀妹子，我何尝不喜爱美貌聪明的妹子啊！可是妹子应该知道这一渔谣：不怕海鬼做祖宗，只怕海盗当老公……”土溜鱼自我呢喃着，迅即拴好小船，向着花媚离开的方向，偷偷地跟踪过去。“闯海汉像大桅，宁折不弯顶天地，守信的话说出嘴，没有做到真虚伪，不如一个无情鬼！不能公开去露面，也要暗地里保花媚！”他一边瞄着花媚的黑晃晃的身影，一边念着流行的渔谣，最后自编了两句。

不多久时间，土溜鱼接近了一座渔屋，乱石砌成低矮的墙，网干草覆盖顶部。黄昏的煤油灯光下，一张灰旧船板做成的木床上躺着衰老憔悴的花伯母，旁边坐着两个姑娘，大龄似是姐姐花蓉，中等身材微觉丰硕，端正的脸庞稍露艳丽。小龄的似是小妹花芯，体态小巧玲珑，脸形白皙清秀。两姐妹满脸流泪，依在老母亲旁边，看到花媚从大门进屋，先是惊愣地站起来，再是一齐扑上前，把花媚搂在怀里，哭声夹带着笑声：“花媚啊花媚，原以为你和父亲一齐遇难了，没想到你安安全全地活着，这是妈祖娘娘保佑你啊……”

“哈哈，妈祖娘娘保佑啊……”土溜鱼心里欢笑着。花媚安全回家了，他也该转身离开了。

当夜三更天，海面一片黑蒙蒙，一个海牛皮帽遮头脸的男人，蹑手

蹑脚地走进花家，发出海岛猫头鹰的叫声：“呜呼呜呼呼……”

茅屋里的大姐花蓉，哭笑皆非地告诉花芯：“你那个死鬼男人，用暗号叫你下船了！”

小妹花芯犹豫地说：“父亲不幸遇难，二姐有幸回家，我哪有心事陪那死鬼？”

花蓉提醒她道：“小妹不要忘记了，你男人虽然穿着美人鱼皮，外貌也是笑眉笑眼，但真正的身份是海盗，心眼狡诈，手段恶劣，你若不去陪他，惹得他贼火上升，我们全家都要遭殃。再说他不像其他的海盗，在一座埠头养一个女人，他只有你一个女人，待你也很专心专意，还是去陪他吧！”

花芯的秀眉皱了一下，转身走出茅屋。黑洞洞的暗处，有人伸出一只手，紧紧地拽住她，把她又揽又推地，带到了波涛翻卷的海岸，登上一条洞头船，进入狭窄的睡舱。

这时的鬼头魑，才脱下遮脸的海牛皮帽，露出自己的真面目，迫不及待地喘着粗气，斯斯文文地挨近花芯，催促花芯脱下衣服，把她轻轻地抱进被窝……

一阵巫山云雨之后，花芯穿着衣服：“渔谣说得好，不怕海鬼做祖宗，只怕海盗当老公。你这海盗老公，生怕官家渔家捕杀，天天躲在阴暗的角落，要我做你的女人。这种阴暗的日子，何时才有尽头。你何时才能公开地娶我，夫妻俩公开地生活？”

“现在的大东海，国军共军炮火连天，形势无比险恶，官家和渔家，哪一家抓住海盗弄死海盗，就像弄死一条小虾，不背任何责任。你难道要我像一条小虾，蹦进燃烧的渔火里，活活烧死才痛快？你作为一个满身咸腥味的女人，有一个专心专意对你好的男人，心里还不满意？不过待我捞到大笔金钱，结束亦海盗亦渔夫的生活，能够公开现身，一定购买好屋好船好网，正正式式地娶你，让你过上富贵日子！”鬼头魑花言巧语地说着，又想到什么，询问花芯，“相传前天花媚遇难了，今晚怎么回家了？”

花芯苦叹了一口气：“她被一个凶恶的海盗追迫，跳进鬼叫屿旁的漩涡里，被一个名叫鱼英的男人救起来……”

鬼头魑惊得夺口而出：“你在说什么？是我大哥土溜鱼救了她？又是哪个恶盗迫的她跳下海？”

花芯更显大吃一惊：“你在说什么？救我二姐花媚的，又惹得花媚倾心敬爱的，是那个东海闻名的海盗，你的结拜魁兄土溜鱼？我们姐妹这么命苦啊，都被你们这些海盗缠上了！”

“你也不要多想了。海盗也是男人，都有资格接受女人的爱。何况我的魁兄鱼英，也就是大哥土溜鱼，过着亦海盗亦渔夫的日子有他被迫无奈的原因，是因为另一个女人……”鬼头魑似乎动了真情，把土溜鱼妻子被害的往事，一五一十地告诉花芯。花芯也被感动了：“真是没有想到，在你们这些杀人放火的海盗中，也有像土溜鱼这种大好人。托妈祖娘娘的指引，我二姐花媚有幸爱上好人了！”

鬼头魑又问道：“迫得你二姐跳海的，是什么样的恶盗？我如果认识他，就要去警告他，不准去碰我魁兄的女人！”

花芯回想了一下：“二姐没有和恶盗面对面，只是远远望着恶盗。根据二姐模糊的印象，那恶盗额顶满是黄棕色的头发……”

鬼头魑像被海蛇咬中，从被窝跳起来：“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我们三个结拜兄弟，竟然碰上同一家女人？”他是个极其控制感情的人，立即冷静下来，自我呢喃道，“其实说巧也不巧。虽说海水不干海盗不断，大东海的海盗，从来没有断绝过。尤其是这些年来，乱世生贫困，贫困生海盗，大东海海盗的数量像渔场里的卵蟹，越多越多。活动在鬼叫屿海域的，只有我们三个魁兄魁弟。三兄弟遇到你们姐妹，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花芯急得坐起来：“你快去找你二魁兄，叫他赶快收敛恶心，不要危害我的二姐！”

“那是自然的事。我如果让我二魁兄，去危害大魁兄的女人，这颗臭心狗不咬！你先回家休息，安慰一下你的二姐。我这就开船赶路，找到二魁兄，阻止二魁兄，让他成全大魁兄的好事。”鬼头魑送走花芯，立即拔锚升帆，钻风钻浪的阔头船向茫茫远方驶去了。

清晨的海天，鱼肚色的晨曦，照得水面一片银亮。一条国民党军队的炮舰，向阔头船迎面冲来。令人奇怪的是，鬼头魑驾着阔头船，不但不扳船不转向，反而径直靠向前去。国军军统东海区区长李双忠，一直在千礁大险滩海面巡弋，他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的簇拥下，站在炮艇上喊问：“阔头船上的渔家兄弟，我有话请问你！”

鬼头魑戴着美人鱼皮帽，半遮着自己的脸面，瓮声瓮气地应：“我也有话请教长官。请长官先行盘问。”

李双忠愣了一下：“请问这位渔家兄弟，你是否认识一位绰号‘土溜鱼’的海盗？如果能帮助国军，找到土溜鱼的下落，本将军大大有奖！”

鬼头魑一阵兴奋：“如果能帮助你们，从土溜鱼的嘴里，提供千礁大险滩和媚娘洞的秘密，我要求黄金白银的奖品，还要获得海底洞天里的妈祖宝像！”

李双忠断然地应允：“我答应你的要求，你能提供秘密，给你十条金条、千块银圆，妈祖宝像也归你！我和国军的炮艇，天天在这片海域巡逻，等候你的消息！”

“我不是卖弄智商。我觉得你们也只能在深水海等我。你们如果跟踪我，进入西边的浅水海，接近大陆沿岸，在那里巡逻的共军船队，会对你们迎头痛击！”鬼头魑哈哈地笑着，驾着阔头船，向西驶去了。

当晚的午夜，千礁大险滩西方，浙南温州市海柳镇，头戴美人鱼皮帽的鬼头魑，来到解放军东海中部前线指挥所，悄声告诉站岗的哨兵：“我是东海中部的渔夫，掌握着重大军事秘密，想向解放军长官报告。”

“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部队首长不称长官。”哨兵用电话报告后，侦察科长洪云端，带着侦察参谋杜宽，把鬼头魑带到高处长办公室。高处长在海战里受伤，刚刚从医院回来，和蔼可亲地接待了鬼头魑：“请问渔民兄弟的贵姓名？感谢你来报告情报。”

杜宽在一旁插话道：“这位渔民兄弟，你为什么戴着海牛皮帽，半遮半露着自己的脸面？能不能摘下海牛皮帽，让我们完全认识，以便以后友好交往？”

鬼头魑连忙说道：“我刚刚被海盗捉住，头部被打出大伤口，用帽压紧伤口的药粉，不便于摘掉帽子。”

高处长同情地说道：“等你报告情报后，让你到子弟兵医院里，替你医疗伤口。”

鬼头魑推辞道：“咸水人有伤口，用咸水浸一昼，第二天活泼泼，我就不麻烦解放军了。我要报告的是关于千礁大险滩的情报。”

高处长兴奋地说：“我们正为查不清大险滩和媚娘洞的秘密，弄得进退失措左右失据。你能提供这方面的情报，将会得到解放军的表扬。”

鬼头魑眉开眼笑了：“表扬就不必了。首长们很清楚，这些日子以来，国军败兵流窜东海，海盗水匪横行东海，渔民不能出海捕鱼，弄得贫困不堪，锅无隔夜粮，箱无隔季衣。如果我提供的情报，对解放大东海有作用，希望首长给予奖励，例如给几条金条给几块银圆，让我们分给渔村老小，帮助大伙解除饥寒。我只想问问，首长给予多少奖金？”

高处长和气地解释道：“用重金买情报的事，解放军没有现成的规定，我要向上级报告，获得批准才能回复。至于你所说的困难，只要你说出具体岛屿和渔村，我立即派出运粮船，前往接济众渔家。”

鬼头魑心里一沉，见风使舵地说：“其实我知道的情报，也没有多少价值。我只是听到渔家传说，真正掌握大险滩媚娘洞秘密的，是一个叫鱼英的海盗。”

杜宽插嘴道：“我们也侦察清楚了，这个叫鱼英的，有个绰号土溜鱼，是个亦海盗亦渔夫的角色。”

“既然首长们知道的比我还要多，我就不打扰你们了。”鬼头魑无趣地起来，迈脚向外走去。

“唉唉渔民兄弟，能不能告诉我们，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土溜鱼？”洪科长焦急地问。

“我有土溜鱼的行踪消息，会来报告解放军首长的。”鬼头魑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高处长、洪科长，这家伙可能知道土溜鱼的下落，听到解放军不用重金买情报，这才怨恨地离开了。我带人把他关押起来，让他供出土溜鱼的详情。”杜宽愤愤不平地说着。

“他敢到指挥部报告，说明他不是反革命分子。解放军不是国军败兵，不问青红皂白，胡乱压迫渔家。我们还是全面发动军民，依靠全体渔家的支援，查清大险滩的秘密。”高处长严肃地说。

离开指挥部的鬼头魑，生怕解放军跟踪自己似的，鬼鬼祟祟地闪进两座密林，嘴里怨恨地骂道：“共产党不如国民党！怪不得人们都说，共产党是穷人的队伍，穷人都小气，小气的不如国民党！有钱不去赚，那是傻头鱼的子孙！老子横下一条心，去赚国民党的钱！”他向海涯匆匆奔去了。

鬼头魑驾着阔头船，在海里行驶了两轮潮汐，来到虎头岛水域。鬼头魑和两位魑兄弟，虽然结拜金兰，平时没有结伙行动。他们各自驾船，各自偷盗，获得赃物之后，也是来到各自的巢穴，进行销赃。他们深知狡兔三窟的道理，都有好几处藏身巢穴。鬼叫屿是土溜鱼的巢穴，虎头岛是生吃番的巢穴，鬼头魑都熟悉。鬼头魑十分狡诈，没有直接寻觅土溜鱼，而是前来找到生吃番，实施自己的深沉的计划。

阔头船冲过汹汹浪涛，鬼头魑登上嶙嶙礁岸，来到雄雄耸立的礁林里，进入一座石屋，找到独自喝闷酒的生吃番：“小魑弟要数落二魑兄了。俗话说坐吃山空，你住在荒岛野屿，一生也发不了财。共产党是小气鬼，待到他们完全占领大东海，不允许我们横行海涯，现在不抓紧发一笔横财，迟早会穷死在东海！”

生吃番不解地问：“魑弟不会无端找我，是不是带来发财机会？”

鬼头魑倒了小半碗酒，一仰脖灌光了，大声地吆道：“二魑兄说对了，我把财神带来了。”

生吃番急巴巴地说：“魑弟快说详情。如果能发大财，老子杀人放火都干！”

鬼头魑不紧不慢地说：“不用你杀人放火，包管你财色双收。我去找过国军头目，他们大方地答应，你我兄弟联手合作，能够获得千礁大险滩机密，让国军利用媚娘洞地形，战胜解放军，国军奖给你我兄弟五

根金条百块银圆。单凭五根金条，能买好几座瓦房，供你我风雨无忧，舒适富贵呢。”

生吃番不耐烦地说：“大险滩的秘密，压在魁兄土溜鱼的口里，他那死也要保守的性格，谁能掰开他的口？”

鬼头魑阴着脸说：“我找到让他开口的办法了。有一则消息，你蒙然不知了。我从我的女人花芯口里，获得准确消息，前些日子中，你苦苦打捞的美女，原来是花芯的二姐花媚。”

生吃番一拍屁股：“哈哈，色运临头了！只要魁弟肯帮助，让你的女人当说客，说得她二姐动了心，老子不怕捞不到那美女！”

鬼头魑反口骂道：“我女人才不管你屁事呢！我才管你的发财大事呢！我再告诉你，你想抢到手的花媚，原来和大魁兄土溜鱼好上了！”生吃番暴跳如雷：“什么好事都让你们占去了，你占有小妹，土溜鱼占有二姐，老子捞个干瞪眼！什么大魁兄不大魁兄，老子不瞧他！谁和老子抢女人，谁就是老子的死对头！老子就是抽他的筋剥他的皮，也要把美女抢到手！”

鬼头魑生气地道：“你发什么狂？你听完我的话！根据花芯所说，花媚和大魁兄，现在仅仅是开头。我要告诉你的是，花媚还不是大魁兄的女人，仅仅是他开始喜欢的妹妹。你想获得花媚，就要抓紧发难，秘密前往花家，把花媚抢到虎头岛，或者押到其他巢穴。那时的花媚，成了你被窝里的女人，任凭你怎样摆弄。你把花媚秘押起来后，我前去找到大魁兄，说是花芯告诉我，花媚被不知名的海盗捉走了！大魁兄土溜鱼，是个见义勇为的人，定会叫我帮助他，找回他心仪的花媚。然后我告诉他，据说不知名的海盗，担心大魁兄的威名，海盗船载着花媚，冒险闯进千礁大险滩。我假称自己担心，进入大险滩有危险，要求咱们的大魁兄，告诉我险滩航道的秘密。救美心切的大魁兄，会把通往媚娘洞的深水航道的秘密，一股脑儿地告诉我。你我兄弟都清楚，找到深水航道，就能进入媚娘洞。那时我来找你，你我去找国军，让国军出重金买情报。获得金条银圆的你我兄弟，再找到大魁兄，和他共享荣华富贵。大魁兄和花媚，还没有同枕共床，花媚又成了你的女人，大魁兄又获得荣华富贵，他也就成全你和花媚的喜事了！”

生吃番狂笑起来：“哈哈，魁弟真是东海诸葛亮！哈哈，老子要财色双收了！”

鬼头魑提议道：“离开虎头岛的潮汐一到，你我兄弟立即开船，我带你到巴掌岛，引你找到花媚家，你想好计谋，伺机劫走花媚。我不能和花芯反目，不能出面帮你劫人。你劫走花媚后，我立马出海，寻找大魁兄，假称花媚被劫进大险滩，让他告诉我如果进入深水航道……”

石屋外的海兽的吼声，石屋里的海盗的喊声，一齐狂烈地发作着。

六

谁说五更最黑天，清早晨光在前边。

谁说腊月最严寒，春暖花开在前边。

海水才是最苦咸，渔夫沉进最深渊。

刮风时裸体浪水淋，下雪时赤脚船上颠。

十网九网无鱼虾，十船九船断炊烟。

最苦的是不敢爱，把美女长在家里边。

女人被恶人来霸占，渔夫悲伤叫皇天。

春叫到夏来秋叫到冬，春夏秋冬泪涟涟。

夺钱的压迫可以忍，夺爱的凌辱不能咽。

渔夫本是豁命汉，豁命战海又斗天。

战胜海暴妈祖现，喝令海水苦变甜。

斗散乌云日月现，播撒光明照人间。

满东海游窜的土溜鱼，白天不敢现身渔场，夜间出来放钓撒网，捞点鱼虾维持生命。这是五更时辰，海面黑得对面难见人，收钓的潮汐还没有涌来，他坐在白底船舱面，随口哼着渔谣，打发着孤苦的时间。

西边的千礁大险滩的海面，突然响起激烈的枪炮声。他心里叫声不好，也不管潮汐时辰还没到，慌乱地拉起钓线，准备避开毁灭一切的战火。

在大险滩旁边交战的是国共两党的军队。近段日子以来，根据台湾“总统府”的命令，胡宗南组织了一支部队，暗中从浙南海岸登陆，在军统潜伏人员接应下，进入雁荡山区，利用辽阔高耸的山原地形，声称建成反攻大陆接应基地，开展游击活动，袭击当地军民。高灵负责的东海中部前线指挥部，根据张爱萍将军的命令，使用迂回包围和穿插分割的战术，将国军大部歼灭于雁荡山区。小部分的蒋军，窜逃到浙南海滨。百岛群岛的国军，派出船只前往接应。潜伏在国军的代号“海雕”的情报员，发报报告解放军指挥部。高处长当即带领船队，埋伏在千礁大险滩一侧，准备伏击国军接应船只。不料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藏在解放军里的代号“海蜥”的军统情报员，又把解放军伏击计划，及时报告给上司李双忠，国军当即以伏击反伏击，预先率领一支舰艇，埋伏在大险滩外侧的礁山矶屿里，对稍晚前来伏击的解放军船只，实施炮火轰击。国军仗着大舰重炮的优势，打得解放军的木船员伤累累，紧急退却。

虽然五更将过，天上乌云密布，海面色调模糊。快速收钓的土溜鱼，正要离开战火，五六条解放军的木帆船，晃着被国军炮火击中的断桅破帆，跳跳荡荡地逃过来了。后边追击的国军舰艇，机声隆隆地吼叫，炮弹轰轰射击，海面炸起白漫漫的水团。哗的一声，白底船和解放军帆船中间，一颗炮弹爆炸了，一股股白色的水柱，冲向白底船舱面，土溜鱼猝不及防，被水柱冲得仰儿八叉，翻滚着落进海里了。

“有渔民受伤落水，赶快跳进海抢救！”解放军木帆船上，高处长冲出舵位，伙同几个懂水性的指战员，冒着黄闪闪的国军炮火，奋勇地扑进了大海，向土溜鱼所在的位置游去。

“怪不得渔家都说，解放军是贫苦渔夫的救星！今夜见我落海，不顾自身被国军追杀，这般豁命地舍己救人，真是大好人啊！”向白底船泅游的土溜鱼，面对舍命救人的解放军，心情异常激动。他大声喊叫：“解放军老总，国军的舰艇越追越近，舰艇的炮火越打越密了！我是个穿波逐浪的游海好手，不用你们支援！你们赶快上船，远离国军的炮火！”

波涛喧嚣，炮火轰鸣，解放军没有听到土溜鱼的话，他们钻波钻浪地游过来，不容土溜鱼分说，一左一右地夹着土溜鱼，一前一后地拥着

土溜鱼，仿佛要用自己的躯体，替土溜鱼抵挡横飞的炮弹。解放军的指战员们，奋力地推着土溜鱼，迅速地上上了白底船船舷。土溜鱼抡起目光，迅速地扫描着海面，只见国军的大船重炮，快速地追过来，快要接近解放军的木帆船队了。他又看到，解放军返过身子，准备游回去木帆船。他狠狠地一咬牙，当机立断地吆叫着：“你们几个游回自己的船，通知你们的头人，让你们的木帆船队，跟紧我的白底船，冲进大险滩深水航道。国军的追击舰艇，不熟悉深水航道，船大吃水深，不敢进大险滩追我们！”

几个解放军战士，转身游向自己的木帆船。游在最后边的解放军，正是侦察科长洪云端，他不无兴奋地问：“请问这位船老大，难道你这个鱼英老大，也就是闻名东海的土溜鱼，熟悉大险滩深水航道，掌握进出媚娘洞的秘密？”

土溜鱼一愣，不无烦恼地应道：“我不认识谁是土溜鱼，也不知道他的绰号。我探索过大险滩深水航道。海里人喝人一滴淡水，要还人一筐鲜鱼。我是看到你们舍己救人的举动，就应该带领你们，进入深水航道，穿越千礁大险滩，脱离国民党舰艇的追杀！”他一边升高风帆，一边朝着千礁大险滩冲击。

洪科长观察着，朦胧的水云间，解放军的六条木帆船，全部跟在后边了。他情绪热烈地喊：“这位渔家兄弟，不管你是谁，你是挽救解放军的大好人，我代表解放军，衷心地谢谢你！”

白底船和解放军的木帆船队，冲波击浪地冲入了大险滩。洪科长看看四周的形势，不由得吓得抽了一口冷气。船只的前后左右，雾气缥缈之间，礁山嶙峋崎岖巍巍耸立，礁柱陇海而出林林总总，礁石密密麻麻星罗棋布，暗礁隐隐约约不计其数。不明险恶海况的船只，如果贸然闯进险滩，将被急流湍濑一冲，立即撞中礁矶，落个支离破碎的下场。而带领木帆船队的白底船，像一条熟悉水路的海蟒，绕着礁矶相夹的航道，弯弯曲曲地爬行着，灵活机动地避闪着，平安无事地前进着。

国军的舰艇，不敢冲进大险滩，又被礁山礁柱挡着视线，在险滩外胡乱地开炮，轰隆隆的炮声，震耳欲聋地吼响着。

白底船带领着解放军船队，经过四个小时的摸索前进，终于从西向东地穿过大险滩。这时的东海海空，天上乌云浓密，海面雾气蒙蒙。一条木帆船，拢近了白底船，洪科长带着恳求船的口气，询问土溜

鱼：“这位渔民兄弟，我再次代表解放军船队，感谢你带我们脱了险。既然你对解放军有这般感情，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你是不是知道，刚才通过的深水航道，有一处秘密部位，可以直通庞大的海底洞天，也就是媚娘洞？”

“我已经告诉你，我只熟悉深水航道，那是我驾船捕鱼时，为了躲开狂风恶浪的袭击冒险探索出来的。至于航道是否直通媚娘洞，我毫无所知。我要驾船赶渔场追鱼群，就不和你们周旋了！”土溜鱼驾着白底船，迅速驰向雾海。

解放军木帆船上，洪云端呆呆地站着，疑惑地自语道：“这个驾白底船的船老大，我好像在海里遇过，如果是那个遇过的鱼英，是不是心怀媚娘洞秘密的土溜鱼？只是在海里相遇，海里雾气迷天，只看到模糊的形象，记不清楚了。我得登上白底船，仔细盘问清楚！”当他眺望前方时，白底船已经冲入雾海深处，杳无形影了。气得他抡起拳头，扑地砸中自己的胸脯……

诡计多端的鬼头魑，引领着生吃番，一前一后两条船，拢近了巴掌岛。生吃番一声问道：“我说小魁弟，船靠这种荒野海岸，怎能找到花媚美女？”

鬼头魑指着海岸上的人形礁石：“那块人形礁，是土溜鱼魁兄和花媚约会的地方。”

生吃番大惑不解：“你怎么知道得清清楚楚？那是土溜鱼和花媚会面的地方，又不是老子和花媚会面的地方！”

鬼头魑奸笑道：“爱一个男人的女人，会像傻子一样，什么秘密都告诉男人。我的女人，花芯，在被窝里告诉我的。土溜鱼和花媚在这片海岸分手，嘱咐花媚遇到灾难时，就在这座人形礁上，压一束海藻，到时候土溜鱼会赶来，帮助她和她家消灾除祸。花媚把约会信号告诉花蓉和花芯，是她认为土溜鱼是花家靠得住的大好人，如果花蓉和花芯也遇到灾厄，可以使用她的办法，召唤土溜鱼前来，照样可以帮她俩消灾。花芯是我的女人，她也把这种办法告诉我，说她遇到灾厄时，也要我前来支援她。现在你我两兄弟，将她们的办法，用于她们的身上……”

生吃番听完鬼头魑的诡计，粗鲁地抡动巴掌，一下拍中鬼头魑的下身：“你这个鬼头魑啊，下身的东西坏，上边的头脑更坏！”

鬼头魑闪到一边：“我替你找美女，我又没有去找美女，没有对不起自己的女人。不要废话了，我们马上行动。”

鬼头魑带着生吃番，接近了花家的茅屋，告诉生吃番：“那座小茅屋，住着我的女人，也住着你未来的女人。等我们得到国军的买情报的金银，买两幢大瓦房，供给我俩的女人，让她们舒舒服服地居住。”他把头上的美人鱼皮帽，紧紧地往下一压，遮去了大半个脸面，召唤一个过路的小男孩：“我给你一块银圆，你替我传一句话。”

小男孩接过银圆，高兴不已地点点头。

鬼头魑告诉他：“他去那座茅屋，告诉里边一个叫花媚的姐姐，就说有个叫鱼英的渔哥，驾着一条小船，在人形礁海岸等他。”

看着小男孩跑向茅屋，生吃番不放心地问：“这办法管用吗？”

“这是吃屎鱼钻船臀，十分管用的办法。你快回到人形礁海岸，躲进你的船舱里，等候你的美人自己钻进舱中的被窝。我得马上开船离开，花芯认识我的洞头船，要是被她撞上了，你我就要倒运。”他推着生吃番，向人形礁海岸赶去。

生吃番被推得跌跌撞撞，仍然有些不放心的：“你的办法管用吗？”

“我不是告诉过你，迷痴一个男人的女人，会变成没有智商的傻子，男人叫她去自杀，她都会乖乖地跳下大海！”鬼头魑登上自己的洞头船，一阵升帆摇橹后，洞头船渐入远海了。

果然不出所料，当小男孩进入花家，告诉花媚，有一个叫鱼英的青年渔哥，在人形礁海岸等她。无比亢奋的花媚，没有多想，拔脚就往门外跑。站在一旁的花蓉，是个有着家庭老大的强烈责任感的大姐，虽然花媚对她叙述过，鱼英绰号土溜鱼，是个可靠的讨海郎，是个坐怀不乱的大男人，但她还是感到不放心，伸手挡着了花媚：“二妹听我说，尽管在你的嘴里，那个叫鱼英的，好得不得了，但是大姐还是不放心。万一你遇到的，是个放长线钓女人的恶人，全家可怎么办啊？还是让大姐去跟他接触一下，再放心地让你结识他。”花媚见花蓉的态度执着，害羞地低下了头。花蓉宽容地笑了一下，抢先走出大门，前去人形礁海岸了。

而留在家里的花媚，是个热烈奔放的姑娘，生怕大姐前去，使用审查男人的方式，会让土溜鱼大哥误会，最后气愤地离开，她越想越不安。倒是在一边观看的小妹花芯，单纯地嬉笑着，手指划脸地看花媚：“二姐也和我一样，是个想找男人做依靠的急性人。快速撒网捞到鱼，慢速撒网捞到水，二姐这般坐立不安，不如立即赶到海岸，和心上人会会面。”花媚一下决心，果真奔出家门了。

花蓉首先赶到人形礁海岸，看到一条黑舢舨，泊在海岸旁边。她心里没有多想，坦然地跨过了船舷，在舱面喊向：“是谁找花媚啊……”

黑暗的睡舱里，欲火烧心的生吃番，已经把自己脱得光光，扑地蹿出了舱口。在鬼叫屿海面，因为两船有距离，又有稀微的海雾，他看到的花媚，只是个美人的轮廓。而眼前的花蓉，也不失一个美人。他心急眼花，把花蓉当成花媚，拦腰抱住了花蓉，馋夜流淌的臭嘴，在花蓉身上乱拱：“我的日思夜想的美人，不是土溜鱼哥哥找你，是南腥哥哥来亲你！南腥哥哥太想你了，你快进睡舱，和哥哥亲热一番……”

花蓉发怒地推搡着。这个自称南腥的，已经不是土溜鱼，土溜鱼一定就在附近。她声嘶力竭地喊：“土溜鱼大哥救我啊！鱼英大哥救命！”愤怒激发出力量，使她奋力抵抗着。

“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你还敢抗拒老子？老子明人不做暗事，公开告诉你，让你吓个发瘫，乖乖地顺从老子！你给老子听清了，老子是横行东海的海盗生吃番！你应该听过传闻，海盗生吃番有多么厉害。老子对待女人，给顺从者荣华富贵，把抗拒的女人生吞活吃了！”气急败坏的生吃番，露出凶恶的本相，把花蓉压在舱面，“你不肯进舱服侍老子，老子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你弄成海盗的女人。”他伸出魔爪般的手，撕扯着花蓉的衣服。

十分危急的关头，人形礁海岸上，花媚赶来了。她奔出家门时，觉得土溜鱼主动找自己，那是喜从天降，热头热脑地冲上海岸。不料竟然发现赤身裸体的生吃番，准备当场凌辱花蓉，不由怒火中烧，嘴里发出凄厉的叫声，双脚一蹬黝黑色的礁岸，身子跃过浪汹汹的海面，弓着腰落在小船舱面，向着前边冲了过去，将生吃番推得仰天倒地，张开自己的双臂，把花蓉搂进怀里，连喊带哭地：“我的可怜的好姐姐啊……”

生吃番动作十分快速，从舱面跳起，没有扑击前边的姐妹，而是冲到船头，一手抄起太平斧，扬起来抡动着，扑地斩断了连接礁岸的缆

索，失去拉力的小黑舢，被海岸一倒卷，迅速地离开了海岸，向外海漂去了。生吃番得意地喊着：“老子本想只要一个女人，没想到又送来一个。你们乖乖地听话，自己跳进船舱里，老子不会糟践你们。”

勇敢的花媚，从姐姐的旁边蹿出来，厉声呵斥道：“你这海狗不如的生吃番，胆敢作践我们，我们马上跳海自尽！”

“老子不许你们跳海！你们如果不钻进船舱，老子用太平斧，活活劈死你们中的一个，留一个在船上享用！”生吃番凶猛地吼着，明晃晃的太平斧，在姐妹俩的头顶飞闪着。

“我们不吃眼前亏……”花蓉拉了拉花媚，姐妹俩后退着，扑地掉进了船舱。

“老子撒一门小钩，钓上两条美人鱼了！先把你们载出海，押在老子的巢穴，再想办法征服花媚……”生吃番得意地吆着，抱起带倒勺的盖板，把舱口封得死死，然后蹿进舵位，操纵着小黑舢，驶向波浪滔滔的大海了……

千礁大险滩的东北角，怪石横生的海竹礁，以其庞大的躯体，拔海而出地耸立着，四周急流奔窜，急流的底下，密布着黑魑魑的暗礁。这是土溜鱼的第二个藏身巢穴。

天色暗淡淡的。鬼头魑驾着阔头船，避开急流和暗礁，靠近了海竹礁，小心翼翼地登上礁岸，朝着一条宽敞的石穴，探头探脑地走了进去：“大魁兄在吗？”

靠在石盘上休息的土溜鱼，霍地站起来：“是魁弟鬼头魑啊，你无事不登船，到这里来找我，想必有大事？”

鬼头魑苦着脸说：“我都驾船行海一天了，找遍你藏身的几座岛屿，终于找到你了。”他不容土溜鱼再问话，立即接着说，“我说大魁兄，你应该知道，你魁弟虽是足智多谋的鬼头魑，但我和二魁兄不同，我只钟爱一个女人，从来不找第二个女人。你也应该知道，那个女人叫花芯，是你喜欢的花媚的小妹。”

土溜鱼点点头又摇摇头：“我是知道你只有一个女人。但我要告诉你，花媚还不是我的女人。你今天突然提起她们，到底为了什么？”

鬼头魑接着说：“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大约半个月前，在鬼叫屿海面，那个追得花媚跳海的恶人，是我们的魁兄弟生吃番。也就是说，不管有意无意，你大魁兄和二魁兄，都在争夺一个女人。”

土溜鱼脸一沉：“在鬼叫屿，花媚告诉过我，她透过海雾，隐隐约约看到害她的恶人，长着黄棕色的头发。我当时就怀疑，那恶人可能是生吃番。不过我要问你，你今天带来的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

鬼头魑痛苦地一跺脚：“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大事不好了！前几天，生吃番那恶人，出自吃人吃个净的性格，四处打听花媚的下落，竟然打听到花媚的地点，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花媚劫走了！”

土溜鱼怒发冲冠：“小魁弟你说什么？生吃番劫走花媚？生吃番把花媚劫到哪里去了？”

鬼头魑应道：“大魁兄不要火急，听小魁弟说下去。我自从听到消息，那个穷凶极恶的生吃番，劫走了大魁兄喜欢的花媚后，就不怕风吹浪打，四处出海打探消息，终于替大魁兄打听到，他把你的花媚，劫进千礁大险滩。这家伙又凶恶又狡猾，一定是在鬼都不敢进的大险滩，早就找到瞒着你我的秘密巢穴，这次把花媚藏进去，也是为了防备你我兄弟，前去寻找花媚姑娘。”

土溜鱼急不可耐地蹿动着：“花媚虽不是我的女人，但我向她保证过，要把她当我的妹妹，在她遭遇灾厄的时候，豁命也要保护她！我就闯荡大险滩，豁命也要救出花媚！”

鬼头魑拦住他：“大魁兄不要急，听我把话说完。虽然大魁兄功夫冠东海，浪峭尖处腾挪，急流里能穿梭。但二魁兄是生吃番，勇力击海蛮性冲天，你和他相搏斗，很难有取胜的把握。我是个见义勇为的人，既然生吃番抢劫大魁兄的女人，我也不认这个无情无义的魁兄了！我向大魁兄发誓，把自己的脑袋别在裤带上，帮助大魁兄，夺回你的女人。不过大险滩海况险恶，还请大魁兄详细指点，那条穿越大险滩的深水航道，东西两侧出口在哪里？深水航道通往媚娘洞的部位，坐落在哪段水路里？运用什么办法，才能从航道找到媚娘洞？我打听这些秘密的原意，是要跟着大魁兄，闯进深水航道，找回花媚。万一你我在险滩里失散，也好根据大魁兄的事先指示，自己脱险离开险滩……”

土溜鱼听着鬼头魑的话，心里突然闪过一个问号。他让自己安静了

一会儿，心绪剧烈地旋动着。他可以判断，关于生吃番劫走花媚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但是鬼头魑诡计多端，可能是借此机会，想从自己的嘴里，获得深水航道和媚娘洞的秘密。因为鬼头魑曾经劝告过自己，向国共两军出卖秘密，可以获得大笔金银。

土溜鱼的灵智，比鬼头魑思维的深邃转得快，迅即形成了一种计谋：“我说小魁弟，我决意不连累你冒险！我决意独自抢回花媚！你就不必跟我闯险滩了！我只要你立即回去，随时接触你的花芯，一有花媚的消息，马上想法通知我！”

鬼头魑一阵发愣，随即巴掌拍击胸膛：“你大魁兄的女人，就是我的亲姐妹，何况她是花芯的二姐，我发誓帮助大魁兄，就是杀掉生吃番，也要夺回花媚！还请大魁兄告诉我，怎样才能进入深水航道，怎样才能找到媚娘洞，以便我自由闯荡大险滩，救回你心仪的花媚！”

鬼头魑越是执意地请求，土溜鱼越是深疑他的用心。他恼怒交加地喝道：“你这个鬼头魑，难道不清楚，我就是失去自己生命，也不会失去媚娘洞的秘密！我就是不能保全花媚，也要保全妈祖娘娘的宝像！我不会向你泄密的，你给我赶快离开！你如果不离开，甭怪大魁兄翻脸驱赶了！”

“大魁兄怎么说这种话？你难道也是无情无义的人？”被迫无奈的鬼头魑，嘟嘟哝哝地走出石穴，磨磨蹭蹭地驾着阔头船，不情愿地离开了。

“鬼头魑啊鬼头魑，你难道不知道，你是鬼头魑，我是鬼头魑的师父！如果生吃番没有告诉你，你怎么知道生吃番劫走花媚？如果是这样的话，必定是你和生吃番相勾结，他劫他的花媚，你来探你的秘密，以便独吞买秘密的金钱！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那个被鬼头魑迷惑的花芯，发现生吃番抢劫花媚，把情况告诉鬼头魑。我只要暗暗找到花芯，就能清楚一切，是生吃番独自劫花媚，还是鬼头魑利用生吃番，又要借我的口，得知媚娘洞秘密；借我的手，除掉生吃番，让你独占秘密换来的金钱？”

土溜鱼打定了主意，循着鬼头魑相反的方向，迅即驾船离开了海竹礁。经过一天的航行，土溜鱼来到了巴掌岛。他根据花媚介绍过的情况，迅即找到花家茅屋。黑灰灰的夜色中，有一个年轻秀气的女子，站在茅屋门口，忐忑不安地观察着前方。土溜鱼立即断定，这是花家的小

妹花芯，正在门口盼着终日不归的花媚，早些时候归来。他来到门口，有意无意地问道：“这是花芯三妹吧？天色这般晚，站在房前等谁啊？是不是等花媚啊？”

花芯果然在等花媚，因为心情焦急，忘了问清来人身份，夺口而出地应道：“今天清早时分，有个小男孩报信，说是二姐花媚的男朋友，一个叫土溜鱼的男人，船只泊在人形礁海岸边，等着二姐去会面。二姐花媚和大姐急匆匆出门，都一天没有回家了，等得我好焦急啊！”

“我说三妹花芯啊，我听你的一番话，就知道你是个轻易相信人，心里藏不住话，又容易被人利用的人。以后做人处事得小心啊！”土溜鱼说完，转身匆匆离开了。

花芯被土溜鱼数落了几句，愣了一会儿，又想起了什么，这才大声喊问：“我忘了问你了，你是什么人啊？为什么认识我二姐啊？”没有人回答她。她仔细观望了一阵，发现那人已经走远了。

土溜鱼在不远的暗角停了下来，转身看望了一会儿。巴掌岛的山光秃秃，没有绿树没有鲜花，连仅有的几根网干草，也是枯黄又稀疏。岛场里的茅屋疏疏落落，一式的乱礁垒墙枯草覆顶，门窗都是破船板钉成，屋里的煤油灯，从石墙和草顶的缝隙里，闪射出一点可怜的光。岛子脚下的海浪，疲惫又软弱地起伏着，像一头头临死前的海兽，些微拱起的背部，也快要沉没而葬进海里。昏暗的海天，无形无影的海风，微弱地盘旋着，令人明显地感到，海风里的一切，冷得全在微微颤抖。

土溜鱼面对着这种景象，异常敏感的神经，也在微微打战。活在这种环境的女人，是多么孤独，多么可怜，她们没有出路，没有向往，海面偶尔溅起的水花，岛上偶尔响起的海岛的叫声，都会使她们感到满足的享受。活在这种环境的女人，又是多么无助，多么危险，尤其是没有男人的家庭，海里的水兽的低吟，山间的蛇虫的奔窜，都会使她们胆战心惊。难怪花芯是那么单纯，容易受人的哄骗。难怪花媚是那么多灾多难，单独行动的海贼水匪，都会置她于绝境。土溜鱼的鼻腔，感到一阵酸楚。他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发出了似吼似哭的声音：“呜呜，呜呜呜呜……”

好长时间后，土溜鱼才抬起头，抹去眼角的几滴泪水，牙齿咬得咯吱响。土溜鱼的行动目标更明确了。花芯并不知道，她更没有告诉鬼头魑，花媚被谁劫走了。问题水落石出了，应该是鬼头魑指使生吃番，劫

走了花媚。鬼头魑又利用生吃番的劫人行动，前来骗取自己，供出媚娘洞的秘密，前去出卖秘密获取金钱。鬼头魑又来哄骗自己，前去灭掉生吃番，使鬼头魑独得金钱。好一个恶毒的连环计啊！如此想来，鬼头魑必然知道，生吃番藏匿花媚的真正地点。鬼头魑得不到媚娘洞秘密，必然去找生吃番，再次商量可耻的计谋。只要自己紧紧跟踪鬼头魑，一定可以知道花媚被劫往什么地方！

七

经过几轮潮汐的跋涉，寻遍鬼头魑常常出没的海域，土溜鱼终于发现了鬼头魑的阔头船。他知道鬼头魑目光很灵敏，因此把自己的白底船泊在一片野港里，用两块银圆的代价，向一个稍稍认识的讨海汉，租了一条单帆舢板。他驾驭着单帆舢板，偷偷地追踪阔头船。

鬼头魑十分狡诈，似乎生怕有人跟踪，发现他和生吃番联手劫人，因此驾着阔头船，在这片海域漂漂，在那片水面泊泊，不急于去找生吃番。土溜鱼知道，联手劫人的恶人，终究会凑到一块。他下定了决心，执意跟踪到底，一定会找到生吃番，救出可怜的花媚。他驾着单帆舢板，一直跟踪着鬼头魑……

千礁大险滩的南边是台湾海峡的北口，一座明礁暗礁形成的海滩，在浪山水谷间时隐时现。它叫海狼滩，是生吃番的出没处。海狼滩上，有几座突出海面的礁山，长漫漫的岁月里，腥风吹卷，咸浪淋浴，数十米的高处，都没有一棵小草。不知在哪年哪月，哪一些漂海渔夫，爬上礁山顶端，在一座挡浪水的大石块下，利用现成的礁石，运来一些木头瓦片，筑了一座海神庙。年久失修的破庙，成了生吃番藏匿花蓉和花媚的地方。

生吃番把花蓉和花媚载近海狼滩时，打开了舱口盖，挥动着明晃晃的太平斧，迫着姐妹俩下了船，把她们赶进海神庙。他虽然身体健壮，但经过一番折腾，也觉得非常疲倦，掏出鱼干烧酒，坐在姐妹俩的近处，一边吃喝，一边招呼道：“你俩不必怕海盗。海盗当你们的男人，没有什么不好，劫来的金银，供你们使用；抢来的鱼虾，管你们吃个够。再说花媚欢喜的，就是我的魁兄土溜鱼，也和老子一样，是个劫船抢鱼的海盗！”

花媚十分刚烈，厉声驳斥道：“在鬼叫屿上，土溜鱼大哥已经坦诚地告诉我了！他是海盗里的好人，你是海盗里的恶人！你胆敢碰我们姐妹，就不怕土溜鱼大哥，会来剥你的肉剥你的骨，把你撻进大海，活活地喂鲨鱼！”

花蓉的性格稍为软弱，话声颤索地哀求道：“我们恳求生吃番大哥，你放我们回家吧，我们会天天烧香，祈祷神明的妈祖娘娘，保佑你平安闯海。”

生吃番喝得醉癫癫的，挥动着随身带的太平斧：“老子不是抢土溜鱼的女人！花媚是老子先发现的，是后到的土溜鱼，跟老子抢女人！看在花媚妹子长得这么迷人，海盗都爱迷人的美女，我可以原谅土溜鱼。不过老子有个起码的要求，只要你们中的一个，能够顺从老子，老子可以放掉另一个，让她去服侍土溜鱼，以免我们兄弟反目，在海涯厮杀，落个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下场。”

花媚咬牙切齿地说：“你如果贼心不死，再来迫害我们，我们就跳海自杀！”

生吃番威迫道：“你们会逃海自杀，老子会跳海救人，凭老子的下海能斗鲨的本领，会把你们两个捞上来。你们两姐妹，如果一个都不顺从老子，老子就杀掉一个，留一个在这座荒滩上，当老子的享用品！”

花媚还要说什么，花蓉抹着泪水，悄声制止道：“不要跟海盗斗嘴了。让姐姐想想办法，最起码的要求是，姐姐一定要想法子，让你活着离开这里。”

花媚似乎觉察到了不对：“姐姐你在想什么？”

生吃番也品到什么味道：“这位大姐的话，倒有些道理。想一个离开，就得一个当老子的女人，老子的要求是，你们今晚就要决定！哈哈……”

夜幕降临了，一片漆黑的海狼滩，传来了海浪的恐怖的叫声：“呜呼——呜呼……”黑洞洞的海神庙里，花蓉一直低着脸，默然地流着泪水。沉默了一段时间，花蓉突然抬起头来：“花媚妹妹啊，生吃番常在庙门前晃动，随时会进来作贱人。与其两姐妹在这里等死，不如溜出去一个，看看有没有逃生的办法，譬如生吃番的船，能不能偷来，载我们

逃离……”

花媚想想有理，又觉得有些疑问。她对自己的姐姐，实在太了解不过了。父亲葬身大海，母亲日愈病重卧床不起，妹妹天性轻佻头脑简单，大姐作为家庭老大，责任感日愈强烈。她又是那个逆来顺受的人，是不是想出不妥的办法……

花蓉继续催促道：“二妹的身体比大姐健壮，二妹的行动比大姐快捷。二妹避开大门，从神庙后墙的窗户出去，寻到逃生的船只，或是可以藏匿的暗洞，再来告诉大姐。”

花媚低声地说：“大姐说得有道理。但是最好的办法，是咱们姐妹俩一起出庙，一起寻找逃生的办法。”

花蓉固执地说：“两人一起离开，都被生吃番发现，到了那时候，一个也逃不走！”说罢拉着花媚，来到后墙前。

在姐姐的推动下，花媚犹犹豫豫地爬出了窗，跌跌撞撞地来到海浪滩。浪头像白色的幽灵在跳跃，礁石像黑色的睡兽盘踞着。战战兢兢的花媚，摸索了好长时间。那个凶猛又狡猾的生吃番，早把那条小黑舢，藏得无影无踪了。倒是那些礁石山，裂开一条条缝隙，勉强可供人挤进去，也不是可以藏身的地方。花媚找着找着，挤进一条石缝，发现石缝的底部，竟然有一个暗洞，连忙钻了进去。暗洞上上下下地盘旋着，洞顶刚够一人高，洞底足有十多米深。花媚探索了好长时间，终于有了些微的信心，这种荒礁暗洞，不是长久匿身之地，却可以逃过短期的灾难。她决意回到庙里，把大姐带到洞里，然后再作处置。当她摸索着，接近神庙后墙窗中，庙里传出的话声，不啻雷击头顶，使她惊呆了。

大姐花蓉的哭声：“你这吃人不吐骨头的生吃番，逼迫我作践我，为什么说话不算话？”

生吃番的淫笑声：“你是老子的女人了，就要乖乖听老子的。生活在海暴席卷、海兽横行的东海，多活一天都不容易，时时都有丧命的危险，能够及时行乐，都是大伙的期盼。所以像老子这种海盗，到一座海岛，找一个女人，一个海盗有几个女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今晚你成为老子的女人，到了明天晚上，让你妹妹成为老子的女人，也是正常的事……”

花蓉又哭泣又咒骂：“你这个该死的海盗，我刚才让你得逞，是想以自己的贱命，去护二妹花媚的福运，保护她平安离开海浪滩，和自己心爱的人，过上美满的日子。没想到你说话不算话，你如果去作践我二妹，我也不活了！”

生吃番的假惺惺的劝告声：“你不要想不开。我是你的第一个男人，也会成为花媚的第一个男人，我会全心全意对你们好的……”

生吃番突然惊叫起来：“啊呀，说到花媚，花媚到哪里去了？她是不是溜出去，去找什么逃生的路了？”

花蓉继续骂道：“你这个花心鬼，我刚才对你说过了，花媚是女孩子，总有女孩子不方便的事，要到无人的荒滩里，去方便方便。”

生吃番的呵斥声：“在这种蛮野的荒滩，海里有淹船的海浪吃人的海兽，谅她想逃也逃不了！老子今晚让你舒服，再让自身养养神，明晚让花媚痛快，哈哈……”

强迫女人的淫笑声，从庙里阵阵传出，花媚忍着痛哭声，双手捂着嘴，向远处跑去了。神差鬼使似的，花媚扎进了石缝，钻入了石缝底部的暗洞，整个儿趴在地上，双手拍打着，撕心裂肺地哭骂着，她的声音哭哑了，泪水流尽了，神志昏迷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种男人声音使昏迷中的花媚突然惊醒了。暗洞的外边，响着生吃番的骂声：“不知死活的花媚，快给老子出洞来！老子经常光顾海狼滩，清楚这里的洞洞穴穴，你整夜不回海神庙，老子就知道，你会躲进这座暗洞里。你如果不出来，老子要钻进去，把这座暗洞，当成你我的洞房，哈哈……”

怒不可遏的花媚，倏地看到一块乱石，她双手抱起石头，一头钻出了暗洞继而挤出了石缝，挺着胸仰着脸，高高地举起石块，朝着急步后退的生吃番，猛地砸了过去。然后转动身子，向着汹涌的大海冲击。

黄发飞扬的生吃番，侧身躲过飞来的石块，穷凶极恶地谩骂着，拔脚向花媚追去：“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婊子，胆敢袭击老子，老子叫你生不能生，死不能死……”

已是早晨时分，天色明明白朗。生吃番在后边奔跑，眼看着追上花

媚，千钧一发之际，一座礁石的后边，披头散发的花蓉，突地扑了出来，脚尖踩中石凳，一头摔了下去，趁势伸出双手，紧紧地抱住生吃番的右腿。被抱着腿的生吃番，继续向前跑动，把身后的花蓉，拖得全身撞着地面。花蓉脸面击礁，鲜血淋漓，依旧不松开双手，拖得生吃番停下来，抡脚乱踹着花蓉。

“阿爸啊，阿娘啊，花媚保护自身，只有跳海了……”

趁着生吃番放慢脚步，花媚凄惨地哭着叫着，一头扑进大海，在汹涌的海浪里，时隐时现地泅游着。

踹开了花蓉的生吃番，飞快地冲进一片小海湾，驾着自己的小黑舢，出海追寻花媚。

就在这时候，有两条小船，出现在海狼滩的海面，前边是阔头船，船上的鬼头魑，看着在岛上痛不欲生的花蓉，在海里拼命挣扎的花媚，立即明白了一切，不禁大声斥骂生吃番：“你这个贼性太狂的家伙，花媚和花蓉，说什么也是我女人的姐姐，你为了财色双收，抓一个就得了，怎么两个都抓来……”

在海面追赶花媚的生吃番，勃然大怒地回骂道：“你这个奸猾的家伙，是你的奸计，使这两个女人自己跳进我的船里。老子有几个女人，那是老子的福气，关你什么屁事？你不要多管闲事，给老子远远地滚开！老子把花媚捞上来，上岛好好享用，哈哈……”

一阵木船冲浪的声音，惊动了鬼头魑。他回头一看，只见刚刚在后边行驶的单帆舢板，穿波击浪地冲向前头，驶向前头的生吃番的阔头船了。鬼头魑对这条陌生的单帆舢板，不即不离地跟着自己，原来也不在意。现在两船离很近，他睁眼一望，不由得吓得嘴巴大张：“啊呀，大事不好，土溜鱼魁兄一直跟在后边，他发现生吃番追杀花媚，一定会找生吃番拼命了！我如果不逃走，土溜鱼也不会饶过我！”他急风急火地驾着船，一溜烟地逃向茫茫的远海了。

此时此刻的单帆舢板，根本没有时间追赶鬼头魑。舢板上的土溜鱼，眼瞧着生吃番的黑舢船，快要追上游海的花媚，他睁着血红的大眼，抡起一支打鲨梭镖，扬臂射了过去，亮闪闪的打鲨梭镖，飞闪地掠过海天，准打准地扎进生吃番的背部。猝不及防的生吃番，痛苦地惨叫了一声，全身倾倒在黑舢船上。风浪冲击中的黑舢船，随波逐流地乱漂

着。

单帆船板上的土溜鱼，骤然地发现，一群黑灰色的海狼，从海浪滩跳进了大海，正向近处挣扎的花媚冲击。土溜鱼熟悉海兽，这种犬形的海狼，饥饿发狂的时候，甭说会生吃游水人，就是追上海里的僵尸，也会发疯似的追上去，把僵尸腐肉啃个精光。海狼距离花媚很近，自己来不及捞起花媚了。他一扬帆一扳舵，舢板冲进海狼群和花媚的中间。他抱起一块杉木船板，朝着右舷外的花媚抛了过去：“抱着船板仗着浮力，赶快游上舢板。我下海挡住海狼群！”他看着花媚抱着了船板，放心地转向左舵，手里抄起一把渔刀，纵身跳出左舷，哗地溅落大海，朝着那群冲来的海狼，勇猛地挥起渔刀。渔刀在飞闪，斩杀着领头的海狼。狼血在飞溅，狼群更加亢奋，纷纷扑向土溜鱼了……

东海的夜色，永远是黑暗的。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登上百岛群岛的洞拓岛，接近军统东海区办公楼。军统东海区的舵工，护送李双忠区长，回到办公楼休息，准备回到军统专用舰上。那个人影看到，那人戴着国军上尉军衔，连忙凑上前去：“请问长官的贵姓名？”

方脸浓眉的舵工，打量着来者：“我是舵工陆斌。你有什么事情？”

“我叫鲍海魑，人称鬼头魑，是东海的渔夫。”

来者自我介绍来意：“我和你们的李双忠长官，有过一面之缘。我想请你引见，向李双忠长官，报告重要军情。”

陆斌舵工说道：“既然是讨海郎，何必到国军军统凑热闹？”

鬼头魑应道：“我不但来凑热闹，而且想加入你们军统。”

陆斌吃了一惊：“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都快解放这座大东海了，国军在东海征兵，都是强行抓的壮丁。现在还有你这样的讨海郎，主动要求参加国军，真是稀奇事。”

鬼头魑接着说：“我看你满脸古铜色，应该是标准的渔夫肤色，想必是渔夫出身？”

陆斌点点头：“你的目光真贼。我是东海讨海郎，国军军统专用舰缺舵工，我替他们当舵工。李双忠区长的警卫员，下舰会晕船，所以上

司让我兼职，担任李区长在舰上的警卫员。”

鬼头魑羡慕地说：“你是渔夫出身的舵工，能当上上尉，我如果有你的军衔，保证衷心效劳，替国军建立奇功。”

陆斌引着鬼头魑，进入李双忠办公室，把鬼头魑的来意，一五一十地介绍了。李区长的刻板的面容，看不出任何表情，静静地问道：“我是和你见过一面。前次你问过，如果能替国军搞到情报，尤其是搞到媚娘洞的秘密，能否获得金条银圆的奖赏，我答应过你。今晚你来找我，又提出要加入军统，还要求给你军衔，你是不是已经搞到重要情报了？”

鬼头魑连声答道：“长官说的是！长官说的是！我已经获悉，唯一掌握千礁大险滩秘密的，也就是能通过深水航道，进入媚娘洞的人，真名叫鱼英，绰号土溜鱼……”

李区长打断了他的话：“你说的情况，我们已经清楚了。”

鬼头魑紧接着说：“我要提供的情报，还不仅仅是这些，我认识土溜鱼，掌握他在哪几片海域出没，可以带领国军，把他抓到百岛群岛，甚至押解到台湾，让他供出秘密。”

李区长的呆板的神色，罕见地激动起来：“你如果能带着我们，活捉到土溜鱼，我当即发给你金条银圆。并且同意你参加军统，军衔和陆斌一样。啊，可以比陆斌高一阶，授予你少校军衔。”

陆斌在旁边指点道：“鲍少校长官，快向李将军敬礼表忠心。”

鬼头魑把手伸到额顶：“我鲍海魑少校，誓死忠于党国，誓死忠于李将军！”

陆斌打岔道：“你是不是参加过共军，怎么敬共军的礼？”

李区长挥挥手：“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只要能捉到土溜鱼，破获媚娘洞秘密，一切都好办了！另外你记住，我们军统的老板，是台湾的毛局长，毛局长的老板是蒋总统，你想要表忠的话，向毛局长表尽心，向蒋总统表忠心！”

在鬼头魑的带领下，那艘军统的专用舰，载着一批国军官兵，离开

了洞拓岛，向千礁大险滩驶去了。

八

在千礁大险滩南边，礁石丛丛的海狼滩，杀退了海狼群的土溜鱼，驾着单帆舢板，救起了花媚，靠拢海狼滩，扶起了花蓉，进入海神庙，替花蓉包裹伤口。

花媚不解地问：“土溜鱼大哥，你不必先救我，应该追上黑舢船，抓住生吃番，把他千刀万剐了，替我们姐妹报仇。”

土溜鱼回答道：“我如果去追杀生吃番，来不及救你，你恐怕被海狼拖走了。不过生吃番中了打鲨梭镖，已经只有九死没有一生了。你扶着你大姐，在庙里好好休息。我到外边转转，看看那个生吃番，在海狼滩留下什么，如果有用的物件，我把它们带走。”

土溜鱼走出海神庙了。

饱受摧残的花蓉，一边流着泪，一边昏睡过去了。花媚不想惊醒姐姐，也走出了海神庙，倚在礁石上，瞧着在远处忙碌的土溜鱼，无尽的情感在她心里涌动。她动情地吟起了渔谣，像是有意让土溜鱼听到，越吟越大声：

妹是东海小浪花，

风吹浪打苦挣扎，

苦海漫漫无尽头，

只求哥哥关注它。

哥哥驾船去天涯，

只要想着这朵花，

就算没有真婚娶，

妹甘愿一生空守苦巴巴。

花媚大声地唱着，观看着土溜鱼。然而前边的土溜鱼，静静地站在海边，眺望着风狂浪荡的大海，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花媚不放不弃，继续以歌谣逗他：

妹妹唱歌顶呱呱，

哥是傻鱼小哑巴，

妹偏要唱迷人歌，

把傻鱼唱得不傻瓜。

唱得傻手双掌拍，

唱得傻嘴笑哈哈，

唱得傻心开了花。

妹唱歌谣顶呱呱，

哥像桅杆直巴巴，

木头木脑舱面杵。

妹偏变成帆樯索，

弯弯曲曲向上爬，

缠得木桅身痒痒，

心也痒痒开了花。

妹唱歌谣顶呱呱，

哥又变成礁石柱，

呆头呆脑海边杵。

妹偏变成海藻花，

硬往礁石的身上趴，

顺势张开香嘴巴，

吻一口礁石的咸嘴巴。

花媚吟着吟着，自己也觉得好笑起来，羞得双颊飞红，捂着嘴跑走了。

海狼滩的水底，像窝着巨大的蒸汽机，煮得海面飞腾不止，不时地飘起袅袅的雾气，罩得水天迷迷蒙蒙。土溜鱼突然找到花媚：“我经过仔细思考，决定留在海狼滩，住上三天五天，暂时不离开了。”

花媚吃惊地说：“渔家有这样的俗语，聪明的海盗多座巢，仇家袭来把命逃。你是不是没有多座栖身巢穴，只得在海狼滩躲避？”

土溜鱼摇摇头：“事情不是这样的。我横行大东海，结过好多旧仇家，现在又有新仇家，当然备有多座公开的和秘密的巢穴。现在国军共军双方，都在无昼无夜地找我。我和生吃番，亲家变成仇家，他倒在船里漂走后，万一没有死亡，会发狂地找我报仇。还有那个鬼头魑，虽然没有公开对我下毒手，但他为人奸诈，毒心深藏不露，说不定也会对我不利。我的几座藏身处，有的他们知道，有的他们不知道。就是他们不知道的巢穴，也没有海狼滩安全。因为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没有离开海狼滩，躲在生吃番的巢穴里。另外你们两姐妹，如果马上回，也非常危险，暂时跟我几天，待危险期过去，我送你们回去。生吃番在海狼滩上，备有一些柴米油盐，刚好供我们使用。”

苏醒过来的花蓉，瘫痪似的倒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一切都凭土溜鱼大哥安排。”

花媚抿嘴笑道：“怪不得人们叫你土溜鱼，你有土溜鱼那般高强的躲身本领，为了躲避敌手，竟然溜到敌手巢穴藏身。不过你躲在海狼滩，外边什么敌手在找你，到什么地方找你，用什么办法找你，你都茫然不知，时间长久了，你不了解敌手的情况，很难想办法对付敌手。稍

过几天后，我和姐姐想法离开。俗话说得好，海盗都有几只眼，危难到来好脱险。我知道你们这种角色，或有忠实的线人，或有相好的女人，布在各处埠头，当你们的眼睛，给你们通风报信。我就当你的一只眼吧！”

土溜鱼瞪大双眼，打量着花媚，像不认识她似的，嘴里呢喃着：“真是没有想到，你一个女孩子，想得这么多，想得这么深。”

花媚咯咯一笑：“你终于想夸奖我了。你不要忘了，在我们家里，我也常常跟父亲漂泊，见过不少世面呢！”

土溜鱼挥挥手：“你不管见过多少世面，毕竟是女孩子，我不想让你陷进我的旋涡，不会要你当我的眼睛！”

花媚生气地嘴唇一努：“你想推开我，我偏偏不离开，还要赖上你，咯咯咯！”她笑着跑走了。

正如花媚说的，土溜鱼也有几只眼，危难临头好脱险。一次海暴袭击渔场时，一条渔舟被大浪打翻，自顾不暇的土溜鱼，蹬开自己的船，跳进汹涌的大海，救了一个溺水的渔哥。这个叫肖乐的渔哥，成了他忠实的线人之一。几天后的黄昏，瘦单单的肖乐，驾着一条风帆渔舟，载来一篓鲜鱼虾，气喘吁吁地来都海狼滩，找到了土溜鱼，火急火燎地说：“土溜鱼大哥，我找得你好苦啊……”

肖乐告诉土溜鱼，这几天时间，千礁大险滩周围的辽阔海面，有好几拨人在找土溜鱼。明的穿着军服，驾着战舰战船，公开打探土溜鱼下落。暗的扮成渔夫，操着木帆船机帆船，拐弯抹角地调查土溜鱼的去向。多数查询者，都是荷枪实弹。肖乐忐忑不安，根据平时接触，驾船驶过好多座渔场，找不到土溜鱼。他跟过土溜鱼们，干过割网偷鱼的勾当，对土溜鱼的魁弟生吃番鬼头魑，多有些了解，也去过他们的几处巢穴。这次他的船只，也到各处巢穴寻找，终于来到海狼滩，找到土溜鱼，主动提出要求，要留在土溜鱼身边，帮助他渡过厄难！

土溜鱼听完肖乐的话，不禁鼓掌大喜：“我正愁花蓉和花媚在海狼滩，会受我的连累，随时陷进危险的旋涡，肖乐来了最好了，你用船载着花蓉和花媚，立即离开海狼滩，让她俩暂时住在你家，保护她俩的安全。”

听了土溜鱼的话，花蓉倒没有多话，只是十分感动，双眼泪光闪闪，花媚翘着双唇吆道：“大姐跟肖乐离开，我不离开土溜鱼大哥！”

土溜鱼生气地威吓道：“你不离开海狼滩，我驾船离开，把你独个儿泡在海狼滩！”

花媚气得泪水汪汪，呜呜地连声啼哭。

倒是花蓉识大体，轻声慢语地劝道：“二妹虽然头脑聪明，行动果敢，但是毕竟是女孩子，留在大哥身边，像渔索使着大哥手脚，像压舱石压在大哥身上，万一碰到仇家袭击，大哥要照顾你，难于展开手脚搏斗，那就大事不好了！”

她的合情合理的一席话，说得花媚无话辩白，只得跟着走向肖乐的船。临上船之际，竟当着大伙的面，也不怕害羞，快步跑向土溜鱼，拉着土溜鱼的手，摇了几下，双颊的笑靥一旋，逗人的翘唇，啪地吻中土溜鱼的脸：“我要你永远记住我，我要你永远摆不脱我！”而后转身后退，依恋难舍地上了船。船只驶离了海狼滩，她依在船舷旁，深情地望着海滩上的土溜鱼。说来也奇怪，小船冲过的水里，一条雌鲇鳎蹿出水面，追着另一条雄鲇鳎，雌鲇鳎的五彩斑斓又柔长柔曼的身子，舞蹈般地扭拧着，扭得大弯大曲，扭得淋漓尽致，滑溜溜的裸体，焕发出闪亮的光。花媚想着自己亲吻土溜鱼，对照水里的雌鲇鳎，不由得再次春心荡漾，触景生情地哼起了一首迷人歌：

花鳎的色调花鲜鲜，

迷得哥哥黑夜当白天，

白天看到花鳎女，

裸体游在水里边，

扭扭捏捏在起舞，

好像跳舞的美女仙。

哥哥着迷神更颠，

扑通跳进海里边，
张臂去搂花鳗女，
不想水里一块礁石尖，
戳中哥的身下边，
哥捂着下身泪涟涟，
痛得连声叫皇天。

.....

唱着迷人歌的花媚，那舒畅的笑声，在海里回响.....

土溜鱼硬往泥滩扎，难逃章鱼嘴巴大。那个秘密要求参加国军的鬼头魑，躲在军统专用舰里，指使着舰上的官兵，巡查土溜鱼活动的渔场，搜索土溜鱼出没的航道，扑击土溜鱼藏身的荒岛野屿，折腾了好几轮昼夜，不见土溜鱼的踪影。神色难于溢现的李双忠，气得来回踱步。求财献计的鬼头魑，更是寝食难安。但是他毕竟是鬼头魑，而且深知土溜鱼的智商，经过苦思冥想，心里闪过了三个字：灯下黑。这是海盗常用的藏身术。土溜鱼伤害了生吃番，也担心鬼头魑去找他，他如果藏在两个魑弟的巢穴，岂不是最安全？鬼头魑想到这些立即报告李区长。李区长也是心海深沉的人，当即同意鬼头魑的想法，命令舵工陆斌，船只加速前进，前往生吃番和鬼头魑的藏身巢穴，一处一处地搜查。

天色黑沉沉的午夜，描着“003”字样的军统专用舰，驶抵海狼滩水面了。海面刚刚刮过风暴，浪涛如山，上拱下沉，多数国军官兵，吐得喷出黄黄的胃酸，连李区长也呕吐不止，翻倒在睡房里。只有舵工陆斌，以及渔夫出身的鬼头魑，没有丝毫的晕船。陆斌前来请示李区长：“海狼滩四周，潜伏着大量暗礁，大舰吃水深，容易触礁沉没。我带着鬼头魑，驾着小皮艇，利用夜色掩护，偷偷摸进海狼滩。现在夜深人静，土溜鱼如果真的藏在这里，想必正在蒙头沉睡，我俩正可趁机动手，现场将他捉捕，解回洞拓岛审问。”

晕得昏头昏脑的李区长，看到众官兵七颠八倒，小艇也载不了其他人，土溜鱼又不一定藏在这里，于是含糊地答应了：“你看着办就是

了。”于是陆斌招呼鬼头魑：“多数兄弟晕船，失去战斗力了。你我两人乘坐皮艇，悄悄潜进海狼滩。”

鬼头魑的行事方式，一向是戴着头帽脸罩，前去进行海盗勾当。他吞吞吐吐地推托道：“我和李区长有约在先，这次是抓捕我魁兄，我不想公开出头露面。”

陆斌提醒道：“你可以戴着海牛皮帽，也可以龟缩在小艇里，由我上海狼滩，侦察土溜鱼。”

鬼头魑推托不了，跟在陆斌后边，跳进小皮艇，划着小木桨，穿过暗礁区，停在海狼滩旁。戴起海牛皮帽的鬼头魑，看到陆斌拿出一个花斑鱼皮罩，整个儿套在头部，遮盖了大半边脸面，不解地问道：“国军公开捉海盗，你为什么套头罩？”

陆斌不耐烦地说：“国军公开捉人，军统秘密行动，你甭多管闲事。你先护着小艇，我单身上岸侦察。”他径直上岸了。

鬼头魑原本不想出头，担心土溜鱼看到海牛帽，就会辨识出是他鬼头魑。听到陆斌这么说，连忙高兴地说：“我一定护着小艇！”

陆斌原是东海渔夫，因为反抗渔霸的压迫，找到共产党地下组织，参加了东海游击队。东海游击队编入解放军行列，他接受东海前线指挥部的委派，利用国军船队招募舵工名义，来到国军占领的百岛群岛，加入国军部队，充当003号舰的舵工。该舰划归军统专用，他凭着灵活肯干，获得李区长的青睐，加入军统组织，担任上尉情报员。他的真实身份，是解放军“海雕”侦察员。陆斌支开鬼头魑，蹑手蹑脚地潜进海神庙，闷声闷气地呼唤着：“土溜鱼船老大，你有没有藏身海狼岛？如果躲在海神庙，请你马上现身！”

灵活机动的土溜鱼，暂时栖息在海神庙，也玩起狡兔三窟的把戏。他搬来一些破船板，把神庙充当卧房的内室，隔成内外两间，外间搁着生吃番的木床，里间用干海藻打地铺，自己藏在里间休息，一旦有多人冲进外间，他就从内间窗户跳出去，躲进礁缝石洞里。这时的土溜鱼，听到陌生人的声音，在呼唤着自己的名字，心里感到奇怪，悄然地爬出后墙窗门，绕到神庙前边，从前门进入外间卧房，模模糊糊地发现，一个头套花斑鱼皮罩的人影，轻言轻语地叫唤自己。他深知海况险恶，闯荡东海万分险，人若行动慢一点，脑袋被恶人割去煎，煎成下酒菜囫囵

咽。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左臂揽着陆斌的脖子，右手抓住陆斌的双臂，恶声恶气地喝问：“你是什么人，找我干什么？”

陆斌虽然受过部队训练，但根本不是土溜鱼的对手，被捆得动弹不得，气喘吁吁地说：“你甭管我是什么人。我是来告诉你，国军的兵舰已经到达，专程前来捉捕你，迫你供出媚娘洞的秘密。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我劝你前去投奔解放军，解放军会保护你，你才能避开海盗和军统的追杀！”

“你我素不相识，你对我说出这种话，是不是有险恶居心？不老实说出原委，老子叫你向阎王报到！”土溜鱼满腹狐疑，猛地勒紧了陆斌。

“啊哟赶快松手啊……”陆斌忍不住大声喊叫。他的叫声，惊动了庙外的一个人。原来小艇里的鬼头魑，像海泥鳅一般滑头，看到陆斌单身上岛，心里又闪过问号。抓起一支小木桨，无声无息地溜进神庙外室。他没有听到陆斌的话，却听到陆斌的叫声，不由急火攻心，抡起手里的小木桨，朝着陆斌身后的土溜鱼，猛地砸了下去。不想土溜鱼是何等敏感，身后的小木桨扇起的些微的风声，立即让他觉察了，他放开陆斌，身子向旁一蹿，鬼头魑手里的小木桨，刚巧击中前边的陆斌的头部。陆斌头部又痛又昏，晃了几下，扑地倒在地上了。见势不妙的土溜鱼，来不及看清袭击者的形貌，快步蹿进神庙卧房内间，跳过后墙窗门，向海边逃去了。

土溜鱼的眼光是何等敏锐，刚刚逃到海边，就看到停泊的小艇。心里的灵光一闪，跳上了小艇，双手伸出舷外，拼命地划着水。他把两位袭击者，抛在海狼滩上，自己划动小艇，迅速找到了租来的风帆舢板，扬帆驾驭着舢板，驶入茫茫夜海深处了。

海神庙里的鬼头魑，看着自己把陆斌砸得昏倒在地上，不由傻了神志，拉扯着陆斌，想把陆斌弄醒过来。然而陆斌依然昏迷不醒，鬼头魑这才想起刚才的一幕，那个没有被自己击中的黑影，可能是自己赖以发财的土溜鱼。他连忙抛开昏迷的陆斌，赶到庙外寻找土溜鱼。他不但没有找到土溜鱼，而且连自己驾来的小皮艇也不见影儿了。气得他上蹿下跳了好一阵，嘴里不停地吼叫：“你个透顶滑溜的土溜鱼，你逃得不见影儿，让老子的发财梦，像水泡那样破灭了！老子绝不会放过唯一发财的机会，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捉住你！”

不一会儿的工夫，鬼头魑的眼光又在黑暗中闪烁起来，他回到海神庙，对着渐渐苏醒的陆斌，不明不白地说：“这次让土溜鱼溜走了，我又有捉住他的好计谋了！”

陆斌摸着发痛的头部，连忙追向他：“你有什么好计谋，是不是告诉我，让我替你参谋参谋。”

鬼头魑发出神秘莫测的冷笑。

九

鬼头魑和陆斌无法离开海狼滩。直到次日凌晨，等得心情焦急的李区长，让官兵们放下第二只小皮艇，找到了鬼头魑和陆斌。一心想在苦海发横财的鬼头魑，鬼迷心窍了一般，心绪惶然地找到李区长：“敬爱的李将军，我敢百分之百地断定，昨晚袭击陆斌上尉，又偷小皮艇逃走的，一定是土溜鱼。”

李区长不胜其烦地问：“你是说他是土溜鱼，以证明你的情报是准确的，可以领取大笔奖金？”

鬼头魑被揭穿心术，连忙自我掩盖：“我献情报之心，确实是忠心耿耿。为了表现对党国的忠诚，我愿再献一计，保证能找到土溜鱼的行踪，进而捉到土溜鱼！”他提防似的看着旁边的陆斌。

李区长摆摆手：“陆斌上尉以他的行动，证明他是我的忠诚的卫士。你们昨晚进海狼滩，他差点被土溜鱼勒死，还让你误伤呢。你有什么妙计，只管说出来就是了。”他看到鬼头魑不再开口，这才招呼陆斌：“你先出去一会儿。不过在东海行动离不开你这种闯海好手，有你立功受奖的机会。”

看着陆斌出去，鬼头魑害怕别人听到，嘴巴凑近李区长，悄悄地说了一会儿。李区长听完后，闷声地肯定道：“原来你和土溜鱼是准姨夫啊！你这个准小姨夫，这样对待二姨和准二姨夫，心可是够狠毒的。不过这也表明，你对党国确实忠诚有加，不愧党国对你的栽培！”

鬼头魑挺身敬礼：“报告李将军，我得到你的授衔，已经是党国的军人，甬说献出自己的准亲戚，就是豁出自己的小命，也是在所不惜。”

“我知道你心里最企盼的，是事成之后的黄金白银。你尽管放心，只要你帮助军统，捉到土溜鱼，破获媚娘洞秘密，我会电请军统总部，奖给你黄金白银，让你东渡台湾，过上富贵荣华的日子。闲话不必多说，你去协助舵工陆斌，驱船前往巴掌岛吧！”李区长发布命令，鬼头魑点头哈腰地出去了。

舰只离开了海狼滩，经过漫长的航行，到达一座海岸。鬼头魑独自动身，登上了巴掌岛，接近花芯的茅草房，鬼声鬼息地呼唤着：“花芯妹子，我是鲍海魑大哥，请你出门来，我有急事找你。”他呼唤了好一阵子，房里的花芯听到了，咣地打开了旧船板钉成的木门，探头探脑地找到了鬼头魑：“是鬼头魑大哥啊，有什么急事，不能到房里谈？正好趁今天机会，去见见我的妈妈。让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家，认认未来的女婿，心情高兴一些。”

花芯无意间的话，像一把无形的手，触动了鬼头魑的尚未泯灭的良心，他一阵冲动，迈脚向茅草屋走去。走了几步后，又停住了脚步：“我是个打家劫舍的角色，出现在人前，暴露了嘴脸，会连累了你家。再说咱俩相好时，曾经约法三章，不能在你的家人前泄露我的身份。”他拉着花芯，躲到一块大石头后边，稍显犹豫地问：“我不惜被别人发现，冒险前来找你，是想来告诉你，这几天我在海里行船，发觉国共两党军船，都在追捕你二姐花媚的男人。看那国共两军的架势，是欲置土溜鱼于死地！”

花芯惊惶失措地问：“那土溜鱼大哥，是我二姐花媚心心相印的男人，不能让他有一点儿闪失。我们赶快去找花媚二姐，她会转告土溜鱼，叫土溜鱼赶紧藏身！”

此刻的鬼头魑，面对着天真烂漫的花芯，尚未灭尽的人性，在心里晃荡着，使得他更生犹豫，低头沉默了一阵。倒是花芯更急迫地说：“我坐你的船，去找二姐花媚，大姐也跟她在了一起。”

花芯越是单纯轻信，鬼头魑越是心神恍惚，自言自语地问：“你知道花媚躲在什么地方？”

花芯赶紧说道：“刚刚两天前，二姐大姐托人捎话回家，说是她俩被海盜生吃番迫害，在土溜鱼大哥救援下，方才安全脱险，住在土溜鱼大哥一个兄弟家里，那兄弟名叫肖乐。二姐大姐暂时不想回家，担心生吃番会来找她俩，以致殃及老母小妹。”

“殃及老母小妹……”鬼头魑信口嘟哝了一句，心里一阵纷乱。他看到花芯在催促自己，连忙拦住花芯，“为了你的安全，我不让你掺和这件事。我认识那位肖乐，也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他是土溜鱼盜海的帮手，平时也和我有往来。”

花芯信任地点点头：“既然你能找到肖乐，我就把二姐大姐交托给大哥你了，我也要时刻不离地留在家里，照顾病床中的老母亲。”

鬼头魑愣神之际，连走回茅草房的花芯，也没有打招呼。他可以谋划任何的计策，对不起所有人。而这位心纯如镜的花芯，成为他的女人，已经足足三年了。她把她的如花青春、如玉的处女、如雪的纯情、如火的热烈全都给了他。而此刻的他呢，又来欺骗伤害她。他心里泛起了阵阵愧疚，茫然地后退了几步，背部瘫在石头上，心情纷乱地纠结着。他也是个心智高的闯海人，也有凭据老歌老谣，进行自编自改自唱的本事。情不自禁地，他哼起了渔谣：

恶啊恶，

苦海无边使人恶，

亦渔亦盜忙碌碌，

亦善亦恶空劳作。

奸啊奸，

奸计百端把钱贪，

出生入死舍命干，

连个钱屎也没沾。

悔啊悔，

赤脚渔夫想穿鞋，

照海自问你是谁，

眼前还是一穷鬼。

改啊改，

改恶从善重新来？

可是天生我有才，

智慧凭啥不生财？

.....

想到“才”和“财”，他当然不死心，从纷乱的情绪里挣扎出来，决然地回到海岸的军统舰只，带领着李区长们，赶往肖乐家，捉捕花媚们。

正当花媚再陷危境时，一则神秘的电报，拍到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侦察科。解放军侦察员“海雕”，凭借潜伏军统的机会，很快获得消息，鬼头魑献给军统东海区区长的计谋，通过鬼头魑和花芯的关系，从花芯的嘴里，获知花媚的下落。立即捉捕花媚，逼迫土溜鱼到国军自首，向军统提供媚娘洞秘密。

解放军侦察科长洪云端，带着侦察参谋杜宽，来到了山峰连绵的鲍鱼岛，找到了肖乐家。肖乐出海捕鱼了。洪科长没有找到肖乐，却轻松地发现了花媚和花蓉。鲍鱼岛是东海小岛，解放军还没有解放，国民党也没有占领。发现解放军突然出现，花蓉不无惊惶，花媚倒还镇定：“请问解放军老总，你们来找我们，有什么要紧的事？”

洪科长担心惊了姑娘，首先缓和气氛，笑呵呵地说：“都说在巴掌岛上，花家有三朵东海珊瑚花，又美丽又勇敢，看看眼前的花媚和花蓉姑娘，真比传说还艳丽啊！姑娘们碰到解放军，就不必四处逃难了。你们如果相信解放军，可以跟我们到大陆，由我们负责你们的安全居所和生活资料。”

花媚只是听闻过解放军，并不真正了解，她不无防范地拒绝道：“跟你们上大陆？那就不必了！你们对我们知姓知名的，又突然来

找我们，必定有什么急事！”

洪科长严肃起来：“是有急事告诉你们。据我们所知，你们受过海盗生吃番的迫害，在海盗土溜鱼的救援下，逃离了海狼滩，躲到肖乐家里。但是百岛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吸收了土溜鱼的小魁弟，也就是你们小妹的男人，绰号鬼头魑的海盗，加入国军行列。鬼头魑怂恿军统，四处追捕土溜鱼。他们捉不到土溜鱼，准备诱骗你们的小妹，说出你们的下落。然后前来肖乐家，把你捉到手，以你为人质，迫土溜鱼投奔国军。如果土溜鱼不出来，你在国军手里，处境就危险了。所以我劝告两位，赶快离开鲍鱼岛，跟我们到大陆，解放军会保护你们的安全。”

花媚敏感地应道：“国军想扣押我们，迫土溜鱼大哥投诚。你们要我去大陆，被解放军看管起来？你们的目的是，还不是和国军一样，以我为诱饵，钓土溜鱼大哥上钩。我听土溜鱼大哥说过，解放军善待穷苦渔家，但对渔夫里的海盗，就说不准了。解放军要我当人质，去危害土溜鱼大哥，除非你们用枪毙了我，把我的尸体拖到大陆！”

杜参谋连忙插嘴道：“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决不会使用强迫手段，让你们跟我们上大陆。不过请你们相信我们，你们躲在肖乐家，确实十分危险，国军随时会来捉你们。我有个好心的要求，你们马上离开这里，或者躲到亲友家里，或者回到巴掌岛……”

洪云端纠正道：“你们不能回巴掌岛，鬼头魑带着国军，随时会到你家找花芯。你们最安全的地方，是到大陆躲身……”

“小妹对我们说过，她的男朋友鲍海魑，平时以捕鱼为主，只有在饥寒交迫时，才干一些海盗勾当。而且他很爱惜小妹。你说他会利用小妹，我们不相信。至于你要我们去大陆，容我和大姐到里室，商量后再答复你们。”花媚拉了拉花蓉，把花蓉带进里室，吱地关紧了房门。洪科长和杜参谋，在外室等了好长时间，不见花媚和花蓉出来，心里生起了疑团，用力推了推门，门里侧门闩插上了，硬是打不开。洪科长说声不好，带着杜参谋，绕到肖家后边，只见后门洞开着，里室空无一人。花家两姐妹，显然从后门逃走了。洪科长急得一跺，带着杜参谋，四处寻找着。可是鲍鱼岛地大海广，怎么也找不到了。

花媚带着花蓉，急急来到鲍鱼岛的偏僻的野埠，搭了一只过路船，向巴掌岛驶去了。花媚牵挂着土溜鱼，也担心家里的老母小妹。老母亲病情日重，需要人照顾。至于小妹花芯，虽然相信鬼头魑喜欢她，不会

前去危害她。但是小妹天真单纯，容易上坏人的当。国共两军都没有占领巴掌岛，国共两军都可以上巴掌岛，小妹保不准多嘴生祸。所以她和大姐花蓉决定在逃难途中，临时路过家屋，瞒过生病的老母，悄然叫出小妹，再三再四叮嘱她，不要对任何外人，说出花媚、花蓉和土溜鱼的下落。另外告诉小妹，如何这般地照顾老母亲。为了不节外生枝，花媚同花蓉，拣了入夜天黑时辰，小心地接近了家屋。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们遭遇大难了！

有一个海兽般的海盗，这时趁着天黑，潜伏在花家附近的旮旯拐角。这海盗是生吃番。

在东海中部的海狼滩，生吃番被土溜鱼的打鲨梭镖击中后，当场昏死在船里。冲腾的急流，使小船迅速地漂向远海。土溜鱼急于抢救落海的花媚，又以为生吃番非死即废了，没有前来追赶他，使他得以逃生。小船漂进远海，密密倾泻的浪水，使他苏醒过来。他懂得漂海自救，利用平时备下的乌龟鱼油，抹在伤口上止了血。又用消炎生肉的壮血草，砸成草浆包好伤口。他身体壮硕，又就海取药医治，经过十多天以后，伤痛基本和缓。他是个有仇就报的烈性汉子，发誓彻底割断和土溜鱼的关系，千方百计找到土溜鱼，不灭了我也要伤了他，以报自己的中伤之仇。土溜鱼在无尽辽阔的东海，备有好多藏身巢穴，有的巢穴他去过，有的巢穴不知所在。智勇冠渔家的土溜鱼，不可能躲在他熟悉的巢穴。要追索土溜鱼的行踪，只有潜伏在花媚的周围。土溜鱼会去约会花媚，花媚也会去投身土溜鱼。瞄准了花媚，就能找到土溜鱼，置土溜鱼于死地。还能伺机劫走花媚，让她成为自己的女人。花蓉就在花媚的身边，她是自己的女人，还得继续服侍自己。

生吃番的如意算盘，果然盘算对了。朦胧的夜色里，他迅速地发现，花媚和花蓉的身影，一前一后地走近花家茅草房。生吃番快步冲击：“你们两个婊子，给老子老实站着！”

花媚和花蓉毕竟是女子，慌得呆立着。花蓉呻吟了一声，吓得不知所措。花媚迅即反应过来，双手一推花蓉：“大姐快逃到邻居家！”花媚又一弯腰，在地上捡起石头，向着迎面冲来的生吃番，用尽全力砸了过去。她是个行动利落的女子，手里飞出的石块，刚刚击中生吃番的额面，痛得生吃番又叫又骂，抹了抹额上的血水，继续冲了过来：“你不知死活的婊子，竟敢多次袭击老子，老子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他一拳击倒了花媚。花媚倒在地上，蹬脚挥手地挣扎着。他一把攥住花媚的手，朝着海边的小船，一边拖拽一边喊骂：“老子把你拽到

船里，你不提供土溜鱼的下落，就提供你的肉体……”

再说哄过花芯的鬼头魑，回船面见李区长，报告土溜鱼的女人花媚，藏在鲍鱼岛肖乐家。李区长是个老军人，思路灵敏，计划周全，又对鬼头魑和花芯的关系，不无心存疑惑。或许花芯没有讲实话，花媚可能躲在自己家中。他不动声色地决定，鬼头魑带一组前往鲍鱼岛，到肖家搜捕花媚。自己另带一组，潜伏在巴掌岛花家周围。因为花媚是个女子，可能不敢远离自家，或躲在自己家里，或躲在附近的邻居家。李区长带领着十来名人员，在小小的巴掌岛游荡，在花家的周围设伏，寻找花媚的形影。说来也是巧事，正当生吃番拖着花媚，跌跌撞撞地走向海边时，李区长和陆斌，正好埋伏在不远处。看着一个男人的影子，正在殴打拖拽着一个女人，陆斌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请示李区长：“我们不认识那两个男女，总不能看着那凶狠的男子，这般凌辱一个弱女子。”

李区长原名李元生，家系穷苦农民，抗日战争期间，报名投军救国。看着国家被肢解，民众被残害，发誓要忠于国家，忠于民众，舍命抗击日本侵略者，特地改名双忠。但他对国民党非常忠诚，所以常常自称为“三忠”。国军败退东海后，一些流落海涯的残兵，常常勾结海盗水匪，欺压无辜的渔家，常常受到他的制止。他对自己的部下，更是约法三章，如若凌辱百姓，必然严加惩罚。因此听罢陆斌的话，他毫不犹豫地命令：“全组官兵向前，制服欺压女子的恶棍！同时截留那位女子，她刚才走向花家，可能就是花媚！”

李区长和陆斌冲出去了。冲在前头的陆斌，一拳击向前去，把生吃番击得踉跄倒退。陆斌后边的李区长，把花媚从地上扶起来，和气地问道：“你是不是花家姑娘？你现在安全了！”

生吃番见到陆斌们人多势众，吓得抱头鼠窜，向黑蒙蒙的海岸逃去了。陆斌不认识海盗生吃番，听到李区长在询问姑娘，连忙转身过去。这时的花媚，从恐惧中清醒过来，夹着哭声喊：“那是杀人放火的海盗生吃番，赶快捉住他！”

陆斌立即明白了，看到生吃番的身影，已经逝入黑暗的夜色里，后悔地跺了一脚，抽出身边的手枪，向着生吃番逃逝的方向，狠狠地开了几枪。

李区长再次盘问：“那你是花家的姑娘啊？”

花媚含含糊糊地说：“我是花家二姐……”

李区长高兴地说：“那最好不过了。我们是蒋总统的国军，理当保护渔家男女。你现在如果单身回家，那个凶恶的生吃番会趁我们离开后，前来袭击你。那时没有人救你，不但你会落入魔爪，连你的家人，也会受到连累。”

花媚犹豫地说：“你们要带我到哪里？”

李区长告诉她：“我们的舰只停在巴掌岛旁边，你到我们的船上，躲过三两天后，待那海盗找不到你，死了贼心离开后，你再平安地回家。”

陆斌有意提醒道：“和花媚姑娘一起回家的还有一个姑娘。是不是先放了花媚姑娘，让她去找到那一位姑娘，再到船上避难？”

李区长严肃地说：“那样不妥当。我看到另一个姑娘，已经逃进另一家渔屋，都是隔壁邻居，会保护那姑娘的。带着花媚姑娘，到船上避难！”

在李区长的命令下，官兵们簇拥着花媚，朝海岸前行着。

+

军统专用的小型舰只，在巴掌岛附近海域巡弋，始终没有离开。李区长命令佩戴中校军衔的吴戈：“你负责审讯花媚，一会儿她供出土溜鱼下落，立即前往捉捕。”

又高又瘦的吴戈，是军统东海情报区行动队长，语里言间露出强硬的性格：“无论是钢钎掰开她的嘴，还是石块砸开她的心扉，我都要让她开口！”

李区长呵斥道：“收起你的那一套，不能用刑具对待一个女子！党国没有善待民众，在全国失去民心，这种教训深刻得很。”

“你是忠于国家和民众的‘双忠’，老子是忠于军统的单忠！”吴戈走出舱面，不满地嘟哝着，来到扣押花媚的船舱，先耍了一个小手段，对花媚笑问着：“你虽然长得千娇百媚，我还得公事公办。按照审讯程序，请交代姓名住址等情况！”

花媚已被关押多时，心里的怒火熊熊燃烧，而灵秀的大眼，没有悲伤的泪水，只有闪亮的火光：“是海狗就露出利牙，是海蛇就喷出毒液，你们把我骗到船里，想审讯什么，就明白地说吧！”

吴戈敛起了笑容，恶声恶气地说：“既然姑娘没有笑容，也甭怪我沉下脸了。请你到军统兵舰里，是让你帮助国军，找到你的男人土溜鱼……”

“你们这些海蛇，终于露出毒牙了。我的男朋友，确实对我说过，国共双方军人都在捉捕他，要他供出媚娘洞秘密。你们哪一方有本领，就去直接找到土溜鱼。想要我出卖土溜鱼，那是海龟想捉海燕，白日做梦！”花媚说到这里，任凭吴戈苦口婆心地哄骗、凶恶毕露地恫吓，从此紧闭着嘴唇，再也不回答一个字，气得吴戈拍起桌子：“给老子上刑！”

两个行动队员，将花媚拖近刑具，只听花媚的嘴里，咬牙切齿地说道：“让海兽凌辱而死，不如自己壮烈赴死！”这个烈性如火的姑娘，奋力地挣扎着，推开身旁的行动队员，额角对着兵舰的钢质隔舱板，猛地撞了过去，一摊红殷殷的鲜血喷洒而出，花媚全身瘫倒在地，昏死过去了。

吴戈没有料到，花媚如此的刚烈。他正在发呆，陆斌从舱口跳了下来，后边跟着李区长。李区长怒骂吴戈：“你竟敢如此我行我素？不是陆斌听到动静，及时向我报告，你真的要把她整死？你这不是忠于党国，而是破坏党国事业！赶快把她抬出舱，进行紧急抢救！”花媚被陆斌抬出船舱，李区长重新命令吴戈：“凭你那下作手段，只能对付大陆农家女子，不能对付东海渔家女。被你这么一弄，那花媚宁死不开口了。我们兵舰继续停泊在巴掌岛海域，你开着舰上的小艇，进入附近的渔场和海岛，广为散布消息，就说巴掌岛的花媚姑娘，被共军追捕，逃到国军兵舰上，又对国军产生误会，在兵舰自杀未遂，身负重伤，生命垂危……”

“土溜鱼闻讯，必定怒发冲冠，不顾一切地前来，抢救他的心肝宝

贝，然后被我们一举擒获！”吴戈心领神会地恭维着，转身出舱了。

李区长来到电台室，命令电台收发报员：“向洞拓岛的胡宗南长官发报，就说我们的小兵舰，准备较长时间泊在巴掌岛，以引诱土溜鱼入网。巴掌岛是中立岛屿，共军如获信息，随时会袭击我们。军统专用舰体小兵少，请胡长官调派一艘海军舰艇，前来支援我们。”

浙南温州市海柳镇，解放军东海中部前线指挥所，洪科长进入办公室，向高灵处长报告道：“刚接到‘海雕’侦察员电报，军统李双忠乘坐003号兵舰，捉到土溜鱼的女朋友花媚，关押在兵舰中，迫她说出土溜鱼下落。刚烈的渔家女，以自杀进行反抗，伤势十分严重。李双忠的兵舰，留在巴掌岛海域，四处派人传言，说是花媚押在兵舰上，生命岌岌可危。他是以此诱迫土溜鱼，前往自投罗网……”

高处长当机立断：“你们的侦察队，随我军船队，前往巴掌岛海域，先扮成渔民船队，接近军统兵舰，抢救花媚姑娘。如果伪装失败，立即实行强攻！”

洪科长领命出发了。

驾驶小艇的鬼头魑，到鲍鱼岛扑了个空，没有找到肖乐和花媚，回到003号军统专用舰，听到军统人员议论，李区长扣押了花媚，顿时一阵慌乱。他担心花媚发现自己，迟早会告诉土溜鱼，说自己勾结军统危害花媚。他作为土溜鱼的魁弟，深知土溜鱼的厉害。他躲在黑暗的舱角，激烈地思索了一会儿，立即去找李区长：“李将军船泊巴掌岛，诱使土溜鱼上钩，实为妙不可言之计。但是土溜鱼非寻常之辈，智慧和勇敢均超人，不会轻易上当。但他百般爱恋花媚，不会离她远去，会在附近潜行，伺机劫走花媚。我熟悉海况岛情，愿意潜回民间，在巴掌岛附近巡视，这样容易发现土溜鱼。一旦获知土溜鱼行踪，立即报告李将军，带人予以逮捕……”李区长觉得有理，当即让他潜回民间。鬼头魑一箭双雕，一方面隐蔽自己，一方面暗窥土溜鱼，不觉大喜过望，立即离开003号舰，消逝得杳无踪影了。

鬼头魑离舰的当晚，有三条风帆飞扬的渔船，出现在巴掌岛周围。它们是解放军船队，隐蔽着洪科长率领的东海侦察队，不即不离地跟踪着国军的003号舰，一俟获得“海雕”信号，即行出击抢救花媚。

就在相同的时间，在海涯漂泊的土溜鱼，从国军释放的消息中，得

悉花媚关在003号舰中，他不由热火烧心，立马驱动白底船，冲到巴掌岛海面，能够穿波透浪的目光，透过迷蒙的夜雾，看到军统的003号舰，果真在不远处的水面漂动。他的心弦紧紧的，时刻想把自己变成渔箭，射向黑魑魍的003号舰，豁命救出花媚。

此刻的003号舰上，看护花媚的医生护士，因为有李区长的嘱咐，要精心医治她，他们尽心尽力，治疗了两天两夜，使花媚能够自我活动了。船舱里非常郁闷，没有医护人员在场，她拉着扶手，稍显晃荡地走到舱外，站在黑暗的拐角，有意无意地瞭望着海面。她倚着船角望着望着，看到一条小小的帆船，左拐右拐地驶来，接近了003号舰。她越看越觉得熟悉，认出是单帆白底船。而白底船舵位里，掌舵扬帆的人，竟是土溜鱼。她惊得心在荡跳，快要从喉咙跳出来了。潜意识指挥着她，目光扫描着全舰，只见003号舰的舷帮内，缩着七八个军统人员，看似躲在船舷内休息，分明是不让船舷外的土溜鱼发现，一等土溜鱼摸上船来，他们就会一跃而起，当场捉住土溜鱼。花媚这才明白，为什么军统十分放松自己，连一个监视的人员都没有，原来是把自己当钓饵，引得土溜鱼莽撞上船，被军统人员一举擒获。

花媚毕竟是智勇双全的渔家女，她急中生智，俯着身子走了几步，突然爬出舷帮，顺着船舷，溜进下边的小艇，举起了小木桨，小艇朝着和土溜鱼相反的方向，哗啦啦地冲刺着。

003号舰上的军统人员，迅速觉察了动静，有人从船舷内探出头来，大声地喊叫：“花媚逃走了！快来捉花媚呀！”

正在慢速巡海的003号舰，骤然加快了速度，向着花媚追来。划艇逃跑的花媚，似含糊似清楚地叫着，提醒着土溜鱼：“军统设圈套啊！军统有埋伏啊！赶快逃走啊！”

花媚双眼扫描，003号舰追到了，为了继续替土溜鱼争取时间，她舍命地一狠心，似一支射出的渔箭，突地跳进了大海，汹涌的浪涛间，她的身影挣扎了几下，立刻沉没了！

不远处的海面上，驾着白底船的土溜鱼，听到了花媚的喊声，骤然停止了前进。看到了忠心耿耿的花媚，为了继续吸引军统的注意力，竟然跳海自葬，他顿时心肺俱裂，擂着脑膛吼叫：“我的花媚啊……”

追击花媚的003号舰，停在花媚跳海的地方。船上的吴戈大声吼叫

着：“十个渔家女，九个会游水，花媚就在水底潜水，大家开枪射击，把她迫出水面！”

旁边的陆斌大声阻止道：“花媚对党国有用，开枪会打死他，大伙不能射击！”

李区长被陆斌提醒，发令制止吴戈：“不能开枪打死人！稍等一会儿后，花媚会出水换气，再下海捉住她！”

大多是旱鸭子的国民党官兵，不了解渔家里的游海功夫。就在吴戈们原地漂船，拼命寻觅花媚时，花媚依仗游水功夫，在水底屏气潜行，憋了好长时间，才从数百米外的海里冒出头来，继续向远处游去。

003号舰上的吴戈们，突然发现了，狂声大喊着：“花媚逃远了！赶紧开枪射击，不能让她逃走！”

“不能开枪射击！”在陆斌的喊声里，吴戈们一边开船追击，一边开枪射击。

千钧一发的关头，一直漂泊在附近的解放军船队，已经洞察海面一切，也看到海里的花媚已经筋疲力尽，游得越来越慢。带头船上的洪科长，大声发布命令：“截击国民党兵舰，会游水的战士，跟我下海救人！”

解放军的船只，迎着花媚泅游的方向，冲波击浪地冲过去，一边射出猛烈的枪弹，击中003号舰体，溅起一团团火星。那艘003号兵舰，属小型军统专用舰，没有配备炮火，被迫停止了前进，在原地徘徊，和解放军对射着。

解放军带头船上，洪科长抓住敌舰停船的机会，带着两个战士，奋勇地跃出船舷，哗地扎进大海，游到了花媚的旁边。眼瞧着国民党兵舰的子弹，在花媚四周的水面，击起一朵朵水花。奋不顾身的洪科长，游到花媚的背后，双手推着花媚，背部替花媚挡着子弹。经过好一阵折腾，洪科长和花媚游近了带头船，把花媚推了上去。有一个战士叫了起来：“啊呀，洪科长，两名战士没有上船，都牺牲沉海了！”

洪科长踉跄了几下，趴在船舷上观看，只见自己游过的水面，已经空无一人。那两位站在后边的战士，为了掩护他和花媚，已经中弹牺牲

了。他一阵冲动，就要跳海找人。跟在后边的花媚这时才透过气来，连忙拉住他：“解放军老总啊，你再跳海出事，我也要跳海寻死，陪你们三条命啊！”

另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洪科长的背部，流出一摊鲜血，不由得大声叫起来：“啊呀洪科长，你背部中弹受伤了！”

这时的洪科长，才感到一阵撕心的剧痛，眼前天旋地转起来，重新跌倒在舱面上了。

正当三条解放军的帆船和003号兵舰，枪口对枪口地对射时，不远处的海面，出现了一条大型军舰，那是国民党的支援舰。随着一阵轰隆隆的炮声，支援舰上射出的炮弹，密集地在海面爆炸。一颗炮弹的啸声，直朝带头船飞来。身负重伤的洪科长，大叫一声不好，猛地一推花媚，花媚栽进了大海。而接着飞来的炮弹，在花媚待过的舱面，轰地炸开了，舱面上的指战员们，随着碎裂的船板，纷纷飞进了大海。牺牲的迅速沉没了，受伤的在水里挣扎着。

“土溜鱼大哥，快救解放军恩人啊！”被洪科长推下海的花媚，正在水里扑腾着，拉着一个快沉没的解放军，无意中突地发现，有一条熟悉的白底船，朝着自己冲来了，眼开大眼仔细一看，驾船冲来的竟是土溜鱼。

驾小艇逃跑的花媚，替土溜鱼争取了机会，他不能眼睁睁瞧着花媚被国军追杀。他迅速地转动航向，白底船绕过战斗海区，利用夜色的掩护，冲近花媚遇险的水域。闯海人不救溺水人，不是闯海祖先的后代。他不用花媚的叫唤，自己也知道怎么办。他在花媚的帮助下，从带头船被炸碎的水域，拉起来五个受伤的解放军。花媚指着气息奄奄的洪科长：“这是我的救命恩人，说什么也要救活他！”

土溜鱼抡起目光，扫描着海面的形势。另两条解放军的帆船，正和国民党的两条兵舰，枪对枪炮对炮地对峙着，弹火在飞闪，炮声在轰鸣。土溜鱼毅然地说道：“我们赤手空拳，待在这里没有作用。几位受伤的解放军急需到医院急救，我们把他们载到大陆，连夜背进医院，也算是报答人家的救命恩情！”

花媚着急地问：“你的船里有没有渔家常备的止血鱼油？”

土溜鱼被她一提醒，连忙跳下舱，拿出一小盘止血鱼油，递给了花媚：“你替伤员止血，我开船驶向大陆。”

下半夜时分，白底船抵达一片海岸。土溜鱼仔细观察。负伤的五个解放军，流了大量血，又在海里呛进咸水，全都陷进昏迷状态。他交代花媚：“这是温州市东侧的海柳镇，解放军指挥所和医院所在地，我先背你的救命恩人，先行进医院抢救，同时招来解放军，把其他伤员运进医院。你留在船里，照顾没有运走的伤员！”他背起昏迷不醒的洪科长，一路飞跑地离开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土溜鱼带着解放军医护人员，把剩余的伤员抱上担架，目送着解放军医护者，运走了伤员。土溜鱼拉着花媚，跳回白底船。花媚不解地问：“你为什么这样急着离开？也应该送我上医院，照料那位救命恩人，替两位为救我牺牲的恩人料理后事。”

土溜鱼着急地说：“现在的巴掌岛海域，共产党两条帆船，对战国民党两条军舰。我已经把情况报告解放军，叫他们去支援。我最担心的是，帆船不是兵舰的对手，还会被兵舰打沉，海里或许还有伤兵，需要你我去打捞，这也算是继续报恩吧。”

花媚兴奋起来：“我以为你为了逃避是非，不愿意我报恩呢！”

“我是有是非要回避！我得保守先人的秘密！最好的做法是，一边保守媚娘洞秘密，一边帮助你报恩！所以我们要到巴掌岛海面，运载落海的伤员！”土溜鱼说着，扬着帆操着舵，白底船冲向大海深处了。

十一

夜越深海越黑。土溜鱼和花媚的白底船，到达巴掌岛海面时，墨蓝幽暗的海面，国共两军的海战已经结束，不见国军的兵舰，不见共军的帆船。两人在海面搜索着，除了一些漂泊的碎船板，找不到一个落海伤员。

五更天时分，观察海况的土溜鱼，嘴里叫声“不好”。只见东边的天空，一团团飞速旋转的海雾，下不着海上不升天。墨蓝色的大海，一群群白闪闪的小鲫鱼，密密麻麻地跃出水面，自东向西地逃窜着。而更低

处的水面，一头头昏黑色的拜鲨，也从东方远洋冲过来，没有张口吞食鱼儿，而是一股劲地向西游窜。土溜鱼向花媚解释道：“海雾状若水涡，悬在半空飞旋，风暴就在眼前。小鱼大鲨做伴，豁命地跳水逃窜，海暴跟在后边，即刻卷海翻天。这些海洋谚语，如此准确的神咒，惊天动地的海暴，不出凌晨时分，就要从远洋卷来了，会像扫荡一片树叶，把满海的帆船，扫个倒翻沉没！”

花媚相信他的闯海经验，不无惊慌地说：“那我们怎么办？是到巴掌岛避风，还是找其他海岛躲难？”

“巴掌岛小如巴掌，没有避风暴的大港。你如果回到家里，生吃番随时会去袭击。从这里前往大陆海滨，最快要四五个小时，怕是没有找到避风港，船只就会被风暴卷翻。”土溜鱼盘算着。

“我不去巴掌岛，只要跟你在一起，不怕上刀山下火海！你说去哪里，我跟你去哪里！”花媚一字一顿地说。

“搁浅鱼跳入海，只有一条路。巴掌岛不远的海区，只有一处岛屿，是两座孤峰相峙的双山岛。双山岛没有人烟，形势荒芜凶险，是海盜光顾的地方，我也常常去。只是生吃番也熟悉双山岛，不知会不会死里逃生，前往那里骚扰？”土溜鱼虽然犹豫，因为没有其他去处，也就驾着船只，冲向南侧的双山岛了。

白底船抵达双山岛，天色渐渐明亮了。两座孤独的石頭山，拔海而出，巍峨而对。西侧叫左高峰，东侧叫右高峰，两座山峰的中间，挟着一道数寻宽的窄巴巴的海峡。刚刚明亮的天色，骤然灰暗了，像有海魔作法似的，迷津似的远处水天，翻出一团又一团的黑云，状似无数巨大的黑石头，满海滚动着，随着惊天动地的轰隆声，碾得海面白浪滔天。那轰隆隆的风暴，又把浪水卷上水天，倾泻着高耸的双山岛。小船泊在海峡水面，土溜鱼似挟似揽地带着花媚，冒着似浪似雨的大水，冲到一座石棚下，权且躲避着风雨。说来也是奇巧，有两只躲风暴的白鸥，站在一块石坦上，银灰色的双翅展开一下，双方的长满银灰色茸毛的臀部，互相磨蹭一下，不停地重复着一种动作，似在做着爱的亲昵。花媚看看身旁的土溜鱼，又看看亲昵中的白鸥，不由发出咯咯的笑声，一边脱下湿漉漉的衣服，一边吟着渔歌：

雄鸟的羽毛身上多，

雄鸟的爱情真啰唆，
何必翘起白屁股，
把你的雌鸟来蹭磨，
蹭磨的爱情没着落，
惹得雌鸟发了火，
骂你雄鸟大笨鸥，
要你的时候你啰唆，
不要你的时候你蹭磨。

雄鸟的茸毛身上栽，
雄鸟的爱情真是呆，
何必翘起大脑袋，
钻进雌鸟的被窝来，
成就爱情想轻率，
恼得雌鸟想不开，
一脚把你蹬下海，
骂你雄鸟真个呆，
要你的时候你不在，
不要你的时候你偏来。

土溜鱼听着渔歌，笑呵呵地说：“你们这些女子，才是旋涡里操舵，叫人左转也不行，右转也不行，不知如何是好！”

花媚又咯咯地笑了笑，拧干了外衣，犹豫了一下，突地扒下了自己

的内衣，露出丰腴又白嫩的上身，害羞地扭捏着，蓄意地诱惑着。

突然而来的情景，诱得土溜鱼脸红耳臊，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这种意思。我的意思是，我现在的处境，还不是揣摸女子心思的时候……”

啪的一声，花媚被拒得发恼了，顺势一挥手，把自己的内衣摔在土溜鱼的脸上。土溜鱼正在扒着蒙头的衣服，石棚的外侧，有几个男人走了进来。领头的竟是鬼头魑，边进来边笑道：“我们听到有人在石棚里讲话，原来是大魁兄和花媚啊！哈哈我的大魁兄啊，你真是海里的桃花潮，花色鲜艳啊！”

花媚慌得扯起衣服，惊慌地套在身上。

原来这个鬼头魑，不愿在花媚前边暴露自己勾结军统的嘴脸，以侦察土溜鱼的名义离开军统专用舰，潜回到民间。他又时刻不忘，要和花家小妹花芯缠绵。又可以从花芯嘴里，得知土溜鱼的行踪。因此召集了几个自己的朋友。他是个躲在幕后出谋划策的角色，平时都是纠集海盗朋友，指使他们出面行动，他在暗中分些红利。因此这些朋友，是他的海盗团伙成员，作为狐朋狗友，对他言听计从。风暴翻天覆地袭击，巴掌岛附近，只有一座双山岛可以栖身。他带着狐朋狗友，来到东侧的右高峰，躲在一座石洞里，隐隐约约地听到有人在天然石棚下讲话，于是闻声而来，发现了花媚和土溜鱼。

土溜鱼问道：“你不愧是鬼头魑，什么时候钻到这里的？”

鬼头魑胡编起谎言：“我知道大魁兄和二魁兄翻脸，不知道谁是谁非，不好插手是非，心里非常痛苦，远远离开了你们，在海里漂泊。因为想念花芯，驾船经过双山岛，不料遇到大风暴，这才躲上双山岛，听见一男一女在石棚里讲话，原来是大魁兄和花媚……”

花媚害羞得很，看到外边的雨停止了，她霍地钻出石棚，冒着呼啸的暴风，跌跌撞撞地冲到海边，面对着泊在海峡上的白底船，慢慢地穿好自己的衣服。原来在船里活动的双脚，因为踩过右高峰脚沿，双脚溅满了泥水。她双脚一奔跑，没到海峡的浅水里，刚想洗净腿脚，不料左脚一阵剧痛，像被水底的恶鱼咬中了似的。她拖了一下左脚，不由得吓得目瞪口呆。原来由于海暴的强力，把一种名为“海猪”的海兽，从外洋赶进内海，游到双山岛海峡，躲在水流较为和缓的水底。海猪黝黑的

皮肤，猪形的身体，动作比较笨拙。又有河豚似的尖头利牙，咬起人来绝不松口。花媚的左脚踩痛了海猪，被海猪一口咬中，拼命地拉啊扯啊，硬是拉扯不掉，那鲜红的血水，使得海猪更加亢奋，咬得左右腹鳍，噼噼啪啪地拍着水。伤痛刺心的花媚，撕心裂肺地呼叫着：“快来救我啊……”

花媚所在的位置，是东侧的右高峰脚沿。暴风从东边刮来，把她的凄厉的叫声，迅速刮向西侧的左高峰。这时的左高峰上，一座鱼汛季节临时住人的渔寮里，有个人在那里躲风雨，他是生吃番。经过生死折腾的生吃番，养好了身上的伤痛，心里挂念着花蓉和花媚，不愿远离巴掌岛。离巴掌岛不远的双山岛，是他常常栖身的地方。因此他乘坐小黑舢舨，到双山岛避海暴，准备等候海暴静息后，再潜上巴掌岛，避开土溜鱼，霸占那两位花容月貌的美女。最起码的地步，花蓉已经是他的女人，她会顺从他的。花媚的顺风传来的喊救声，传进他的茅草编成的渔寮里，他好奇地钻出渔寮，只见双峰相夹之间，靠近右高峰一侧的海峡水区，竟有一个女子，被一头黑色的海兽咬中，剧烈地挣扎着。他睁大双眼仔细一瞧，那女子竟是花媚。他一喜一惊一怒。喜的是天降美女！惊的是花媚怎么出现在荒芜的海盗岛？怒的是可恶的海猪，竟然敢于啃咬他心仪的美女。这正是斗杀海猪，向花媚表功，获得美女芳心的天赐良机！他打定主意，一阵连奔带跑，哗地跳进狭窄的海峡，一阵快速泅游，冲到花媚身边，双手像两把钢钳，紧紧钳住海猪，连声叫唤着：“我的心上人啊，你快拉开左脚，躲到一边去，看我活活整死这头海兽！”

但是海猪毕竟是海洋兽类，依旧死死咬着，不松开花媚的脚。花媚被海猪咬着，又看到比海兽还凶狂的生吃番，吓得胆脏都要破碎，尖脆的叫声，刺天刺地地响着。

生吃番看到海猪死不松口，他怒吼着，整个儿扑向海猪，张开两排利牙，一口咬了进去。他绰号生吃番，闯荡凶器大洋时，经常生吃海鱼海兽，长久品食以后，鱼兽的生肉血腥，令他觉得鲜生有味。此刻又怒火攻心，不顾一切地抱着海猪，大口大口地撕咬着海猪肉。那海猪的脖颈，被咬得血肉淋漓，它松开了花媚，蹬着四脚扑腾。海猪越是扑腾，生吃番越想在花媚前面逞威风，撕下一块块血肉，不顾一切地吞食着，还睁着血红的双眼，看着旁边的花媚，得意地狞笑着。花媚伤口剧痛不止，花媚的伤脚动弹不得，看着生吃番和海猪的可怖之相，继续厉声大叫着。

花媚的惊叫声，终于惊动了土溜鱼和鬼头魑们，一伙人冲出石棚，吃惊地发现海峡的水流里，生吃番正在抱着海猪，凶猛地啃咬着海猪，救出了花媚。土溜鱼冲向前去，抢先抱起花媚，奔向栖身的石棚。他转过身子，想要离开石棚，似乎要去惩治生吃番。花媚一把拉住他：“你不要和他拼命了！出现在双山岛的都不是什么好人，你把我独个儿留在这里，我又不能走路，恶人随时会来袭击我！”

这时的海峡上，撕食海猪的生吃番，看到了土溜鱼和鬼头魑突然出现眼前，土溜鱼又抢走了花媚，先是惊得一阵发呆，继之暴怒地吼了一声，拎起数十斤的海猪，仗着强大的臂力，呼地丢过海峡，落到自己栖身的左高峰，最后转向鬼头魑：“你这个两面三刀的鬼头魑，昨天挑唆老子，今天投靠土溜鱼，到底是什么居心？眼看着老子获得花媚，又被土溜鱼抢走了，老子豁命也要夺回美女！”

鬼头魑连忙解释道：“我也和你一样，为了避开海暴，来到双山岛上，无意间遇上大魁兄。至于你我的一切内幕，我会向你仔细解释的。现在天赐良机，让你救了花媚，大魁兄看在这点情分上，加上我会去劝告他，阻止他前来找你，他会静下心来，和你重归于好的。”

生吃番张合着血淋淋的嘴：“老子到手美女，又被土溜鱼夺回去了！老子死不甘心，要和他生死搏击，把美女夺回来！”

鬼头魑继续劝道：“你在各座海岛埠头，也有几个女人了。现在花家大姐花蓉，也是你的女人。我们三个魁兄魁弟，日后成为花家三女婿，再完美不过了。”他压低声音，嘴贴着生吃番的耳膛，低声地说着，“你我得安静下来，稳住土溜鱼，找个适当机会，把他连同他心里的秘密，一起卖给国共两军，让你我兄弟，捞到黄金白银，还怕什么样的美女，不会到你手里？你现在如果怒火不熄，继续找大魁兄拼命，大魁兄带着花媚，消逝得无影无踪，那不是因小失大吗？”

生吃番这才稍稍安定下来，犹有不甘地说：“你说得也有理。老子先回左高峰，等到海暴停息了，你候到发财机会，再来通知我！”他哗地游过海峡，登上左高峰，消逝在苍茫的风雨中了。

鬼头魑带着几个同伙，回到了石棚中，看到土溜鱼余怒未消，满脸堆笑地说：“我的好大魁兄，你是东海群盗都敬重的好汉，应该知恩知理。从恩情角度看，生吃番虽然袭击过花媚，可他今天又救了花媚，功过刚好相抵。你的锋利的打鲨梭镖，曾经伤过他，要算细账，还是你占

了便宜。不过天老爷安排运气，让你我他三兄弟，得到花家三姐妹，以后成为他们的花家三女婿。我们是三兄弟加三女婿，亲上加亲，过去的一切恩怨，都可以一笔勾销了！”

土溜鱼默不作声。花媚大声说道：“生吃番今天救了我，我可以让土溜鱼大哥不找他算账。但是要我大姐花蓉，嫁给那样的海洋恶人，让他死了贼心！”

鬼头魑继续笑道：“花蓉已经是他的女人了，今后愿不愿跟他，那得看花蓉的意见。我们还是到海岸捉些小螺小蟹，度过这场大海暴吧？”

土溜鱼点点头：“我留在石棚里，替花媚治伤。你带着几个兄弟，到海岸找点吃的，给大伙解解饥。”

鬼头魑们走出石棚。有个黝黑瘦小的同伙，姓侯名山，绰号“猴丁”，挨近鬼头魑问：“风狂浪猛的到哪里搞吃的？”

鬼头魑心眼一转，冷冷地笑道：“我那二魁兄，大伙都说他粗野，可他粗中有细，知道风暴里没有鱼虾可吃，把那头被他咬死的海猪，抛到左高峰，给自己当储备粮呢！我们游过海峡，和二魁兄共享海猪肉。”

猴丁又问道：“留在右高峰的土溜鱼和花媚怎么办？花媚已经受伤，过不了海峡呢？”

鬼头魑应道：“海暴刮得急，自己靠自己。我那大魁兄，闯海本领高过天，什么海难都能闯过去。我那两位魁兄，都在争夺花媚，还是隔开他们，才不会你争我夺的。还有那大魁兄，巴不得我们离开，他好和花媚调情呢！”

海盗们淫荡地笑着，顶着疯狂的暴风来到了海峡边。这时的暴风更猛烈了，头顶的乌黑的云彩，像一团团飞驰的车轮，擦着双山岛的岛峰，轰隆有声地翻滚而过。眼前的狭窄的海峡，急流如白花花蛇蟒，以惊人的速度窜动着。海盗们吓得退到后边：“好吓人的急流啊，怎么才能游过海峡？”

“借助急流的冲力，顺流冲到对岸！”鬼头魑有鬼主意，向大伙招呼

着。七八个海盗团伙成员，纷纷跟着他，扑通扑通地跳进海峡，爬上了左高峰，走向山坳里的渔寮。落在后边的猴丁，体力最弱，游术最差，但想着有海猪肉可以解饥，也下了下狠心，哗啦一声扑进了海峡，一股强劲的急流，将他的瘦小的身子，像冲动小捆海草一般，轻飘飘地翻滚起来，他被滚得头脑昏晕，瞬间失去了自控，任凭急流冲泻着，突然觉得下身砸中硬物，痛得他一声惨叫，觉得自己被礁石卡着了，忍着下身的剧痛，一步一步地爬上去，这才嘘了一口气。原来自己已经冲到对岸，那块突出海岸的礁石，既救了他的命，又给他造成了重伤，刚硬锋利的石尖，戳破了破旧的裤子，扎破了他的下身，下身鲜血淋漓。他捂着受伤的下身，跟里跟跄地撞进渔寮，实在痛得受不了了，一头栽在地上。生吃番吼叫着：“小魁弟鬼头魑，你把自己的团伙成员，都带到老子的渔寮里，老子只有一头海猪，还不够你们吃两天呢！”

鬼头魑拉着猴丁，躺在海草铺上：“天无绝人之路，挨过几天后，兴许有活路呢！”

一个叫李元银的海盗团伙成员，从外面冲进来：“暴风越刮越猛了，我到海岸转了转，差点没被刮下海去。”

生吃番喝问道：“你去海岸转转，是不是想搞点牡蛎藤壶涨潮蟹？老子告诉你，双山岛所在水域，凶猛的急流，没潮没汐地冲泻着，海礁被冲得一干二净，海生物几乎绝种了！这座双山岛，又是众盗的栖息地，礁石缝里的些微海生物，也被挖光吃净了。”

生吃番的话像海空的惊雷，把海盗们炸呆了……

十二

海盗们没有想到，席卷双山岛海域的是一场经久不衰的暴风，被渔家唤为“百潮暴”，也就是没有经过一百轮潮汐，暴风不会退去。好多个昼夜过去了，海暴越刮越狂烈了。低空的雾气，挟带着海面的浪水，被暴风卷上高空，像支离破碎又密集拥挤的白色的天体，斜斜地扑击着双山岛，巍峨耸立的岛峰，像发生着强烈的地震，一阵接一阵地颤动着，崩裂而出的乱石，从山体密密麻麻地飞出来，猛烈地砸击着海面，发出惊心动魄的溅水声。

右高峰的石棚，是一块天然的石板，像屋顶一样突出山体，下边又有一处凹洞，可以躲雨，难于避水。被暴风卷上天的浪水，哗啦啦地倾泻而下，在石棚里飞溅。留在右高峰的花媚和土溜鱼，双双缩在凹洞里。每逢风狂浪嚣的时候，土溜鱼都会冲到海岸高处，钻进礁石洞，拿着小石块，刮起附生在礁石表面的海苔，盛在一个贝壳里，往里淋进一些雨水，用手指搅成“海苔糊”，递给花媚充饥。到了退潮汐时刻，风稍弱雨稍稀，土溜鱼爬到从浪水里露出的“浸水礁”，双手伸进礁石缝，夹生在缝里的零星的淡菜，一种可以生吃的黑贝壳，被他的钢钩似的手指挖出来，鲜肉舌集中起来，送给花媚食用。黑贝里的根深蒂固的肉蒂，被他连壳带蒂地咬碎，吐掉大块的贝壳片，连肉蒂带碎壳地咽下去。而天上的雨水，一阵洒一阵停地下着，这就给困在荒岛的人，提供了生命的水源。石棚的缝穴间，竟然渗出好多的淡水，聚焦在凹洞底部，形成一个没膝深的小水坑。土溜鱼和花媚，试着喝了一口，里边杂着高空泻下的浪水，苦巴巴咸涩涩的。然而暴风卷飞人之际，身强力壮的土溜鱼，都难于出去觅食，这种咸苦的半淡水，也成了他俩维持生命的圣水。渔家女的生命，像风口浪尖的红虾，在摧残中映出鲜艳的色彩。花媚脚部的伤口，经过十多天的风吹雨淋，竟然神奇地愈合了，还可以站立行走。兴高采烈的土溜鱼，难得地现出青年的神态，双掌一拍双脚一蹦，头顶砸中了石棚，刚刚发笑的嘴缝，痛得咧得大大的，连嘴里的两排白牙，也痛得颤颤发抖。花媚看着他的狼狈相，神秘莫测地一笑，从角落里拿出几块藏起的淡菜肉，塞进他的合不拢的嘴里，又张嘴对准他的嘴，用力地吹了进去，喷出了咯咯的笑声。伤愈后的花媚，逗了一阵乐后，心情又沉重了：“风暴隔开了岛子的双峰，我们可以平安相处。风浪稍微平息时，海峡可以横渡，生吃番乘机游过来，无休止地纠缠人，那该怎么办呢？”

土溜鱼怒吼起来：“他是弱海蜇，老子是强海豹，怕他什么？”

花媚满意地发笑了，又有意地呢喃了一句：“如果把生米煮成熟饭，他就没有办法了。”她向土溜鱼斜视了一下，土溜鱼虽然呆呆地坐着，但是分明被逗动了，双手不自在地动着，一忽儿五指松开，一忽儿捏成拳头，紧紧地握着，自我制约着。

花媚早就想好办法了。她躲到凹洞的暗处，快手快脚地脱光了衣裤，一眨眼时间，一条美丽的形体溜进了凹洞底部的水流里。透明透亮的清水里，时而侧身擦洗，时而俯伏静浴，时而直直地笔挺，时而弯弯地舞动，最后毫无保留地朝天一仰，一阵嘻嘻的笑声后，又响起一阵迷

人调：

歌迷人嗨人迷人，
水里的美女是迷人精，
全身皮肤像白冰，
弯弯的身材水蛇形，
最美的是她心灵，
一尘不染比水清。
水里的美女是迷人精，
迷得哥精神不灵清，
酒后颠进别家门，
别家媳妇最正经，
打得你像遛狗趴着行。
水里的美女扶起哥，
叫一声哥啊仔细听，
挨打的教训要记清，
行船只看航标灯，
做人只守心里情，
一生只爱我一个，
若爱第二个女妖精，
打得你像海狗趴着行。

咯咯咯咯咯咯咯……

在花媚的浮荡的笑声里，土溜鱼再也抑制不住了，鲨鱼跳海一般扑进水里，把花媚整个儿抱起来……

制造死亡的海暴，连续刮了半个多月。海空的乌云，像被暴风吹净了，天顶一片黝黑，像没有边际的石板地。岛峰像被扫荡得一干二净，不见飞扬的沙土，不见崩落的碎石。唯有那没有形影的暴风，在刺耳欲聋的呼啸中，卷起了峭尖刺天的浪山和幽暗深邃的水谷，形成一望无边的高山深谷的大野。而汹汹奔驰的水的山峦，以其高过双山岛的形势，涌进右高峰和左高峰的时候，突然化为白色的卷舌浪，形如一条条倒卷的巨龙，席卷着礁岸，冲上了山巅。

左高峰上的鬼头魑们，早就断绝了食品，一个个饿得披头散发，憔悴状，他们为了保命，冒着被风浪卷进大海的危险，脚步颠簸，身形摇晃，四处寻觅着救命的海生物。

茅草编成的渔寮里，只有重伤又弱小的猴丁。他的下身的伤口，流了很多血，没有药品治疗，已经发炎生脓，全身高温发烧，气息奄奄地躺着。

生吃番没有远行。他黄发纷飞黑须稀乱，灰脸蹙纹红眼泛血，手里握着一把渔刀来到渔寮外边，犹豫地来回踱步，走进渔寮里边，对着昏迷不醒的猴丁，挥着渔刀比画着：“老子和兄弟们，眼看要饿死了。你这个昏昏欲死的猴丁，反正快见阎王了，不如老子给你一刀，趁你的血还是热的肉还是鲜的，煮熟了给老子们充饥救命！不然等你死了，死了的肉吃不得，老子们也要饿死，白白陪你下地狱！”

生吃番正在蹭磨的时候，有一人躲在渔寮附近，偷偷地窥探着。他是鬼头魑。他多日喝雨水充饥，已经身心衰弱举步维艰。但他的意识照样清醒，经常看生吃番离开群体，独自一个在渔寮，对着生命垂危的猴丁，比比画画地说什么。一种想法闪过心头，难道走投无路的生吃番，要把猴丁当成海猪，生吃熟咽了？他虽然是个海盗，也听说过陷身绝境的海盗，曾经杀过活人维持生命。可是真正面对此事，不由浑身打起冷战。他晃里晃荡地走近渔寮，拉了拉生吃番：“我做过杀人放火的勾当，从来没有杀过亲友，也没有杀过自己的同伙。二魁兄也要冷静些，对待亲友和同伙，得持有起码的良心。”

生吃番不耐烦地应道：“魁弟是歪嘴和尚念经，越念越坏了。你难道看到我，要对同伙做什么？”他看到鬼头魑满脸狐疑，又说了几句，“魁弟放心吧，我知道猴丁是你忠诚的同伙，我如果危害魁弟的友人，不是人生的后代！”

鬼头魑看他的话说到这样地步，也就走出渔寮，前往寻找食品了。

夜幕降临以后，黑暗中的暴风，像无数饥饿的鬼祟，令人恐怖地吼叫着。鬼头魑们陆续走回渔寮，生吃番突然从远处奔来，嘴里胡乱地嚷叫着：“众位兄弟们，从下午开始，我就没有看见猴丁了。我当时以为，猴丁饿得苏醒过来，颠到外去找吃的。我看他病体衰弱，担心他出什么事，四处寻找他。不料找到东侧海崖顶，看到几十米深的崖底，有个掉下去的人影，死瘫瘫地趴在那里。大伙跟我去瞧瞧，那人是不是猴丁？”

海盗团伙七嘴八舌的，顶着狂烈的暴风，爬上高耸的海牙顶，向下边的崖底一看，那个掉下去的人影，虽然模模糊糊，但是可以辨清，死者就是猴丁！

大伙死一般地沉默。只有鬼头魑在思索，是猴丁从昏迷中醒来，到外边寻找吃食，不慎失脚落崖，还是生吃番趁他昏迷，把他拽到海崖顶部，活活地摔下去？就算生吃番把他摔下去，又没有剐肉煎熬，那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生吃番告诉大家：“如果海浪更凶猛，今夜卷走猴丁的尸体，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海暴和缓后，猴丁的尸体还在崖底，我想办法爬下海崖，将他埋葬了，让他死有葬身之地，也尽团伙兄弟的责任。兄弟们又饥饿了一天，都回去休息吧！”

在这些团伙成员中，鬼头魑是大伙的实际首领。大伙听完生吃番的话，都把眼光投向鬼头魑。鬼头魑双眼含着泪水，向大伙摆摆手。大伙这才离开崖顶，顶风走向渔寮。

饥饿和疲惫，让躺在海草上的鬼头魑，昏昏沉沉地入睡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打了个冷战，从睡境里倏地醒来，不无意识地爬起来，向整座渔寮看了看，大伙都沉沉入睡，只有右侧的生吃番，不见踪影了。他仔细看看，发觉渔寮的高高的灶台上，一个大铁锅不见了。

原来双山岛海区，是一片芒种虾旺发的渔场。每年清明到芒种，远方人居岛的渔夫，来到这种渔场，张网捕捞芒种虾。因为家居海岛距离遥远，只得把芒种虾运上双山岛，或选择洞穴避风雨，或编结茅草渔寮栖息。他们从家乡带来大铁锅，除了烹调三餐以外，平时蒸熟芒种虾，再到太阳下晒干，以便储藏出卖。就是那口半人高的大铁锅，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失踪了？

鬼头魑的心里，泛起一种疑问，踢了踢旁边的同伙：“木石虎别睡了，大伙通通起来，跟我去找生吃番！”

身体壮硕头脑滚圆的木石虎，糊里糊涂地爬起来：“没有饭吃，又没有觉睡，让大伙不要命了？”他和大伙虽然这般说，因为很听鬼头魑的话，也就陆续爬起来，跟着鬼头魑，离开了渔寮。木石虎询问鬼头魑：“请问大兄弟，你让大伙去哪里？”

鬼头魑看看海况，暴风有些减弱了，他压低声音说道：“我那魁兄生吃番，没在渔寮里，想必是背走大铁锅，点火烹调人肉宴了！”

另一个矮乎乎的同伙，因为脾气暴烈，被同伙叫为方油桶，意为随时会爆炸的油桶。他迅即想到什么，发怒地吼起来：“鬼头魑大哥说什么？是不是生吃番摔死猴丁，现在又去煎熬猴丁，煮熟当饭吃？”

大伙被他一提醒，顿时像煮沸的鱼油，纷纷开骂起来：“生吃番凶恶过人，难道连同行兄弟也残害？”“他活吞鱼虾，又生吃海兽，说不定啊，连猴丁的皮肉，都不用烹调，就生咬鲜吞了！如果真生吃同行兄弟，老子把他也生啃活咬了！”

听着大伙的骂声，鬼头魑又开始犹豫了，慢慢吞吞地缩到后头。可是大伙的情绪，就像点燃的渔火，已经猛烈地燃烧起来。不由他分说，大伙一齐拥上海崖顶部，俯脸一观察，海崖的底部，一处挡风浪的石坎后边，生吃番架起大铁锅，正在燃火煎熬着什么。

木石虎人粗心细，小声招呼大伙：“快到凌晨时分，天色有些光亮了，我们静悄悄的，爬到海崖底部，不要惊动生吃番，看他煮些什么再商量怎样处置他！”

一行人顺着陡坡，轻脚轻手地潜行着，来到海崖底部，只见生吃番双掌合起，向大铁锅拜了几下：“可怜的猴丁兄弟，你的地下阴魂，不

要来找我报仇。你反正快死了，我把你背上海崖，让你滚到崖底，以便遮着同行的眼睛，好让我煮熟了，美美地吃上几天，保住我的小命。也是你死了一命，又救回一命，我是替你积了功德，让你能够得到阴福。”他一边祈祷，捞起一块人肉，贪婪地撕咬吞食。

方油桶爆炸了，率先冲过去，一脚踢倒了生吃番：“你这个生吃海兽的恶人，竟连自己的闯海兄弟，也活活地摔死，生生地煎熬！今天诸位兄弟，如果不让你一命抵一命，不是闯海祖先的子孙！”

木石虎身壮力大，把挣扎中的生吃番，一脚踩了下去：“生吃番恶人，尽管你是东海三魁弟的老二，是人见人服的土溜鱼的魁弟，是计谋超人的鬼头魑的二魁兄，今天照样饶不了你！按照东海海盗的规则，必须以最严厉的办法，惩罚残害同行的恶人！”他又瞧了瞧鬼头魑，有意厉声说道，“同样是东海同行的规矩，谁如果包庇恶人，谁也要受到惩罚！”

大伙一齐怒吼：“使用最严厉的行规对他实行海葬！”

生吃番熟知海盗的行规。又看到自己触了众怒，谁也保护不了自己。他被木石虎踩在脚下，拼命地挣扎着，愤怒地叫骂着：“老子是撑天的桅杆，宁可活活折断，也不弯腰向你们求饶！老子接受你们的惩罚！只是接受惩罚以前，让老子向魁弟鬼头魑，交代几句后事！”

生吃番性格刚硬，又熟知海盗的行规，他不会求饶，也知道求饶没有用。原来在无边的东海，横行海崖的海盗，大多是亦渔夫亦海盗的角色。互相之间的关系，危难时魁兄魁弟互相支援，平时各自散开，或单独抢劫，或单独捕鱼，谁也不服从谁。就连名声遐迩的东海三魑，也是同样松散的关系。不过大魁兄土溜鱼，以本身的大智大勇，使同行敬服。小魁弟鬼头魑，以其聪明和智谋，也获得同行佩服。只有这个生吃番，恣意横行，无恶不作，深为同行所不齿。今天残杀同行罪恶滔天，尽管鬼头魑在场，也不能包庇他。

鬼头魑听到生吃番要交代后事，心底一阵发酸。他虽然谋略过人，有的计策又毒又狠，但是不乏清醒的意识，也保留着一些人性。平时对待生吃番，可以狡诈地唆使他。想想也是结拜的魁兄，风里浪里合作过，今天落到这般下场，值得惋惜，又值得同情。他慢慢地走近生吃番，拉开了木石虎：“我们人多势众，他不会逃，也逃不了！”又转向生吃番，“魁兄做事太过分了，魁弟有心想保你，无奈魁兄违反行规，触

动众怒，魁弟也无能为力了。魁兄交代的后事，魁弟一定尽力办到！”

“魁弟不必多说了。二魁兄要交代你的是，我多年横行东海，结识了三个女人，她们的住址，魁弟都一清二楚。我打家劫舍积蓄的百余块银圆，寄在**鲛鰥**岛的女人柳叶那里，你去向她索取，她对我很忠心，会把银圆交给你的。你把银圆分为两份半，半份交给我刚刚结识的花蓉，一份留给柳叶，一份交给……”

鬼头魑的眼角泛出泪水：“没想到手段那般强硬的魁兄，也属有情有义，对自己的女人的情分，临死也不忘……”

他俩讲话的时候，方油桶走向渔寮，拿来一个网袋一条渔索，向大伙吆喊：“大伙来帮手……”

人们一拥而上，张开那个网袋，盖头盖脑地套紧生吃番。搬起几块礁石，塞进网袋中。又用那条渔索，紧紧地拴拢网袋的口子。拉着长长的渔索，以及网袋里的生吃番，在礁石上拖拽着，迅速接近了汹涌的海涛。

鬼头魑难过地耷拉着脸，心情激烈地翻腾着，慢慢地抬起头来，一步一步地走近生吃番。右手拎高网袋，似乎想让生吃番少撞礁石，左手伸进口袋，拿出一把小不丁儿的割网刀，悄悄地塞进生吃番的手里，把生吃番放进水里，转身离开了。

攥着割网刀的生吃番，像天雷炸中似的，原先静态等死的身体，激烈地颤抖起来，随即在浪涛里跳窜着，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我的小魁弟啊，我这个从小没有爹娘的孤儿，流浪在这座看不到边的苦海，漂泊这座埋葬生命的恶海，没有对不起别人，就会对不起自己！没有伤害别人，就会被别人伤害！我没有悔啊！我死也没有悔啊！……”

大翻大滚的海浪，迅速淹没了生吃番。他的死不悔改的叫声，似乎击中了海盗们的心弦，大伙高高地仰起头，眺望着风狂浪嚣的大东海……

十三

台湾的阳明山，夜色永远是凝重的。蒋介石办公室里，坐着他的常客，国防部长孙立人，军统局长毛人凤，蒋夫人和蒋经国当然不能缺席。孙立人介绍道：“尊敬的总统，尊敬的夫人，还有经国同志，毛局长提出，我军从大陆战略撤退后，占领整座大东海，包括东海南部的台湾海峡。大陆的共军，南边的福建沿海，有粟裕操练的五十万大军，准备攻击台湾海峡。而北边的浙江沿海，张爱萍的部队，即将逐次攻击东海中部的百岛群岛，以及一江山列岛，形势非常严峻。毛人凤局长提议，将东海北部的一江山、大陈、大鹿山诸岛，和东海中部的百岛群岛，上边所有渔家男女老少，一律迁移到台湾。意见报国防部初议，我不同意这一方案，最后陈请总统裁定。”

毛人凤连忙解释：“总统和夫人，我提出这一方案的目的，是让共军失去民众支持。共军一向以民众为基础，实施他们的战略。如果他们占领的，是空无一人的大东海，是空无一人的东海岛屿，他们也就在大东海站不住脚了。我军能在东海取胜，也就大大支援了朝鲜战场的美军。最近美军在朝鲜屡屡失利，已经多次要求国军，在大东海攻击共军，在浙闽沿海牵制共军，以使共军无暇顾及朝鲜……”

蒋夫人笑着说：“我多次飞抵美国，他们是要求国军配合朝鲜战场。可是在东海强迫民众，撤到台湾岛，太过于扰民，扰民的政策，恐怕大有不妥。”

蒋经国接着说：“其实实际情况，毛局长的军统和部分国军，已经在国军占领的东海诸岛，和一些国共两军都未占领的岛屿，从事驱赶政策，把那里的男女老少，运到台湾了。夫人提出的方略，不要过于扰民，我觉得有道理。”

孙立人果断地说：“夫人和经国先生的利民政策，是三民主义的根本，是党国的立国根本……”

蒋介石看了孙立人一眼。他不断获得情报，近段时间以来，在朝鲜战场，共军发动多场战役，迫得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屡战屡败。美国的政治高层，越来越对他不满，甚至暗中策划，以孙立人取代他。他不满地打断了孙立人的话：“我是党国的总统，实行的是三民主义，掌握着民生大计。毛局长他们的做法，有扰民的一面，也有使台湾人口繁荣的一面，人口繁荣才能经济发达。已经实施过的政策，如将东海民众迁到台湾，就不要纠正了。今后这种政策，就暂停实施了。关键的问题是，必须在东海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岛上加强防守战略，海上加强进

攻态势，以挫败共军的占海占岛行动。还要以金门诸战役为楷模，袭击浙闽沿海，多建立诸如金门这样的基地，早日反攻大陆，并策应朝鲜战场的美军……”

“我会布置属下，严格执行总统的训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毛人凤对陪他出来的蒋经国，眉开眼笑地说。

“你想继续行动，把东海岛民迁到台湾？”蒋经国不放心地问。

“总统的方略是，迁民而不扰民。过去扰民，就停止不做。今后不扰民，也可以做。经国先生分管情报工作，以后多多指导军统工作。”毛人凤说完，匆匆离开了。

一九五一年的除夕之夜，东海中部海面，旷日持久的大风暴，刚刚开始减弱，墨蓝色的浪头，像色调浓重的鬼魅之影，密集又狂嚣地跳跃着。长时间的风暴的困扰，大量的东海渔家，没有生活来源，十家九家断炊烟。看到风暴即将逝去，四面八方的渔船，驰向千礁大险滩东侧，抢捕密集的“暴尾鱼”。浩浩荡荡的渔场上，舟船驰骋，风帆飘扬。

渔场东方的百岛群岛，骤然冲出一群军舰炮艇。落在最后边的是003号军统专用舰。军统东海区行动队长吴戈，焦急地进入驾驶室：“报告李将军，今晚毛局长莅临洞拓岛，亲自召集会议，指挥国军舰队，利用渔船集中，把他们赶向台湾。我们的003号舰，理应冲在前头，向毛局长表功啊。”

李双忠区长沉着脸：“驱赶渔民到台湾，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地侦察共军情报，及时报告我军，争取军事胜利。据我区‘海蜥’情报员来电，共军根据最高层的指示，不顾美军舰队驰骋东海的威胁，正在抓紧行动，准备突击攻克我军占领的百岛群岛。我担心今天夜晚，共军潜伏我军内部的‘海雕’侦察员，获悉我军驱赶渔民到台湾的行动，已经报告共军。共军或许会埋伏在千礁大险滩中，突然杀出来，突击我方舰队。”他命令旁边的舵工陆斌：“003号舰绕过渔船，尽量靠近渔场两侧的千礁大险滩，侦察大险滩里边有否埋伏的共军舰队！”

吴戈提醒道：“‘海蜥’情报员来电报告过，共军还没有找到媚娘洞，

不敢贸然进入大险滩。”

李区长反驳道：“‘海蜥’同样报告过，熟悉大险滩的土溜鱼海盗，曾经引领过共军的船只，航行过大险滩中的深水航道。说不定此刻的共军，正埋伏在深水航道，利用众多的礁山，遮挡着我们的视线呢！”

吴戈敬佩地说：“李将军的眼光，真是明亮照东海啊！”

掌舵的陆斌，信口询问道：“那位‘海蜥’情报员，不但神秘莫测，而且神通广大，上能掌握共军的高层情报，下能知道共军的具体行动，还报告共军的‘海雕’侦察员，潜伏在国军中间。这位‘海蜥’情报员，潜伏在共军什么位置，才有如此通透的情报？真值得我们这些同行，心生敬仰地学习！”

吴戈打断了他的话：“你我身在军统，理当遵守军统纪律，不该问的不准问。‘海蜥’是毛局长的下线，由李将军直接联系，我都不认识他，你一个上尉舵工，今后不准打听这种事！你现在的职责是驾船靠拢大险滩！”

“属下一定遵命！”陆斌发出信号，让机房全速前进。梭子形的003号舰，追波逐浪地前进着。

就在这时候，灰茫茫的千礁大险滩上，黑黝黝的礁石群后边，几艘解放军的军舰，率领着几十条机帆船风帆船，从礁石旁边的深水航道，接二连三地驶出来，而后兵分左右两路，向着渔场中心的几艘国军军舰，形成包抄的态势。担任过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的张爱萍将军，亲自指挥刚入军列的海军舰艇，加入东海中部作战，大大加强了解放军的战力。东海一号指挥船上，高灵处长命令：“国军的几艘军舰，混在大批渔船中间，企图将船民驱向台湾。为了保证渔船渔民的安全，不能远距离向国军军舰开炮！船队靠近国军军舰，逐艘地包围歼灭！”

正如高处长所说的，在波山水谷大起大伏的渔场中心，几艘身躯庞大的国军军舰，在数百条渔船中横冲直撞，稀稀落落的枪声，挟带着喇叭的喊声：“各位渔家兄弟，东海南侧的台湾岛，是渔民兄弟常去的宝岛，那里温暖的气候，有广阔的农田，有富饶的渔场，有丰盛的农产品，可供兄弟们丰衣足食。那里还是蒋总统领导下的自由世界，工业发达，商业繁荣，不愿务农务渔的兄弟姐妹，可以当工人，可以做商人，发家致富的机会很多！今晚是个大好机会，我们奉命前来，带领你们前

往台湾！”

广袤又汹腾的水面上，数百条大大小小的渔船，在国民党军舰的冲撞下，熙熙攘攘地拥挤着，有的舱面倾斜下舷入水，有的桅杆歪插风帆倒挂，有的船头扎海船舷翘天，有的人操舵驾船逃窜，有的人抱着船桩骂喊，一派混乱的景象。

有一艘军舰的国民党官兵，突然发现迷茫的海面，大批解放军机帆船，从上风海面和下风海面，分两路包抄过来，立即透过传话筒，高声喊叫起来：“解放军大船队来了，快向百岛群岛撤退啊！”听到喊声的国民党军舰，在密集的渔船中间，立即开足马力，胡乱地冲窜起来。被撞中的渔船，或舷帮破裂碎板纷飞，或船体漏水船只下沉，或舵杆断折木橹落海，或人员跳海游窜，其状惨不忍睹。心犹不甘的军舰官兵，抛出飞蛇状的缆绳，套中渔船的木桩，拖着跳跳荡荡的渔船，前往不远处的百岛群岛，向国军上司报功受奖。

上风海面和下风海面，数量优势的解放军船队，没有渔船的磕绊阻挡，行驶速度越来越快，渐渐地接近了国民党军舰，闪亮又密集的炮火，在双方舰只的四周，如火如荼地爆炸着。慌乱的国民党军舰，官兵们拖起太平斧，斩断了拖拽渔船的缆索，加快冲窜的速度，很快逃进了百岛群岛。国民党占领的百岛群岛，已经收到军舰的报告，那黧黑色的岛峰上，警报刺耳的炮阵地，飞出了亮闪闪的炮火，炮弹落在解放军船只的前头，炸起了白花花的水团。

冲在前头的东海一号指挥舰上，洪处长通知各舰：“为了安全起见，各舰停止追击，回到渔场中心，会泅游的指战员们，全体下海泅游，抢救落水的渔民，打捞掉海的国民党官兵……”在指挥员的号召下，十条军舰兵船，转首驶回渔场，一排排的指战员，跳出船舷，扑进大海，穿过高耸的浪山，深入低坠的水谷，救起一个个渔民，捞上一个国民党士兵，把他们托上船去……

独自离开渔场的003号舰，发现解放军船队后，担心驶过渔场遭遇解放军，连忙扳舵转向，向千礁大险滩的北方逃去。几个小时后，003号舰上，已经看不见解放军船队了，这才减慢了航速。李区长进入驾驶室，询问熟悉海况的陆斌：“前方的双峰合拢的海岛，叫什么名字？”

舵工陆斌介绍道：“那是大险滩北边的双山岛，没有常居人口，渔汛季节渔民临时栖息，渔闲季节常有海盗活动，是一座半荒岛。”

李区长沉默地观察着，刚想让舵工转舵，驾船转回百岛群岛，突然间发现，暗蓝幽亮的水面，似乎有一个人影，时沉时浮地折腾着。他大声叫道：“海里有人泅游，把他捞上来！”

“这片双山岛海域，刚刚刮过大风暴，或许是风暴刮翻的渔船，船里落海的闯海兄弟，在水里挣扎呢！”陆斌心里猜测，连忙让船只停止前进，走出了驾驶室，向着海里的人影，抛出一条缆索，缆索的尾端，捆着一件救生衣。李区长和吴戈，从后边走过来，一寻一寻地拉起缆索，一会儿工夫，那人被拉上船舷，半死半活地倒在舱面，紧闭的嘴唇动了动，发出微弱的声音：“谢谢救命之恩。”

吴戈连忙应道：“是我们的李将军发令救了你。请问这位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座海岛，为什么会落进海里？”

“给我一点吃的喝的。”原来这个落水人，是海盗生吃番。他在双山岛左高峰，残忍地烹吃了同行，被同行连人带石头，装进网里海葬后，是他的魁弟鬼头魑，临场于心不忍，偷偷塞给他一把割网刀，他被风浪冲远后，割破了网袋，拼命钻了出来，不敢游回双山岛，在浪滔滔的海面，挣扎着泅游着。他接过吴戈递来的饼干和淡水，狼吞虎咽了一会儿，体力稍稍地恢复过来，看着周围的官兵：“你们是国军兄弟。”他软瘫瘫地爬起来，对着李区长，又跪又叩头，“尊敬的国军长官，你们救了我，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生吃番拜谢你们……”

李区长惊得嚷起来：“你是东海三魑的老二，大号生吃番？我可是在多种场合都听过你的大名。”

生吃番本来不想泄露身份，因为一时昏蒙，无意间说出了名号，趴在地上犹豫了一下。

吴戈朗声笑道：“生吃番兄弟，我们的李将军，自从听到三魑的老大，你们大魁兄土溜鱼，掌握大险滩媚娘洞的秘密，熬尽心血地寻找。没想到没找到土溜鱼，却救了土溜鱼的魁弟。”

李区长已经知道，眼前这个生吃番，还有加入国军的鬼头魑，对找到土溜鱼，都有很大作用。他招呼吴戈，把生吃番扶进船舱，让他换上干燥的衣服，又递给他一瓶烧酒，咕噜噜地灌了个精光。李区长一直单独接待鬼头魑，让鬼头魑提供土溜鱼的行踪，在最小的范围内保密。他也像对待鬼头魑的方法，对待这个生吃番。他把其他人打发出去，笑吟

吟地说：“现在你完全安全了。我也不想打听，你为什么会落海遇难。我只是让你知道，救你的人叫李双忠，是国民党的少将，军统东海区区长，曾经接待过你的魁弟鬼头魑，答应过鬼头魑，如果他能帮助我，找到土溜鱼，将奖给他一大笔黄金白银，让他拿回去，供你们三魑兄弟，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不知道那位鬼头魑，有没有告诉你？”

烈酒恢复了生吃番的性格。想到鬼头魑确实出谋划策过，把土溜鱼身上的秘密，出卖给国共两军，换取金条银圆。而这位李区长的话，又证实了鬼头魑的计划，确实是切实可行的。李区长又是救命恩人，替恩人服务，自己又有大利益，说什么也要干！他性格凶猛又爽快，开门见山地问：“就冲长官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最后问你一句话，如果长官的回答令我动心，我豁命也要帮助你们！”

李区长连声说：“你不要把我当成长官，你把我当成大哥。有什么问大哥的，兄弟尽管开口。”

生吃番问道：“我只想询问大哥长官，我如果能帮助国军，找到土溜鱼，从他口里获得媚娘洞秘密，国军确实能给我金条银圆，让我过上富贵的日子？”

李区长斩钉截铁地说：“大哥可以向兄弟发誓，如果违反诺言，用你们海盗的话说，出海翻船淹死，游海被鲨鱼咬死！”

“我相信大哥长官。我老实地告诉大哥长官，我的大魁兄土溜鱼，现在就在双山岛右高峰躲风暴。只是风暴刚刚逝去，不知他是否还在右高峰。以我们海盗的习惯，在风暴里挨饥挨冻，风暴刚刚逝去，大伙的身体十分虚弱，不会马上离开躲风暴的巢穴，而要驾船漂泊巢穴周围海区，捞些大鱼小虾充饥，待到体力恢复，方能离开巢穴，到远处海面打家劫舍。而且土溜鱼的身边，还有一个女人陪他，他会乘着风暴停息，捕一些鲜鱼鲜虾，补充那女人的体力，才会离开右高峰。我不再啰唆了，马上带领你们，出击双山岛右高峰，土溜鱼归你们，金钱美女归我所有！”生吃番断然地说。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你们东海三魑，果然和传说的相同，下海抢船为了金钱，上岛劫舍为了美女，哈哈……”李区长说着，指挥着003号舰，向双山岛进发了。

十四

生吃番带着李区长们，向双山岛进发的时候，数十里外的双山岛右高峰，暴风也已停息了。花媚受爱情的眷顾，也受到风暴的折磨，身体软绵绵的，心里却翻滚着激情。她倚在海边礁盘边，望着海岸外的水面，土溜鱼正在整理着白底船，充满希冀的目光，越来越热烈。

不一会儿时间，土溜鱼招呼道：“我那令人厌恶的魁弟生吃番，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恶人，看看风暴平静了，随时会经过海峡，登上右高峰，前来骚扰你。我们立即离开！”

花媚爬上了白底船：“白底船载着你我，准备驶向何方？”

土溜鱼应道：“让你回巴掌岛，我也不放心。那个生吃番，会去纠缠花蓉，连你也不会放过。我又不能公开住在你家，时刻护着你们。南边千礁大险滩里，我有一座避难所，也就是你们讲的海盗巢穴，比起其他巢穴，还算比较舒适，让你住上几天，再想办法转移。”

眼前的土溜鱼，或许是经过爱的沐浴，变成另一个人似的，活跃了许多，话也变得多了：“你是我的女人，我也就对你说实话了。我们这些漂泊东海，亦做撒网捞鱼的渔活，亦做劫网偷鱼的勾当，多被人们称为海盗。这里所说的海盗，他们中的多数人，不是肆意横行的恶人，都是眼前这座穷海恶海，迫逼着他们，为了自身活命，不得不那样干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自己是男人，活在这座世界，不能光图发泄自己的痛快，不能光是夺自己的福运。他们也懂得，要让自己的亲人，走平坦宽阔的路，活在明亮高远的天地里……”

白底船载着花媚，大起大落地前进着。花媚靠在后舷帮上，眺望着无尽辽阔的大海。她想着土溜鱼的一席话，越想越亢奋。什么是平坦宽阔的路？什么是明亮高远的天地？不是金银财宝，不是丝衣绸裤，不是鲜鱼美酒，应该是平安和谐的日子，应该没有昏暗只有光明的时光。不，还要更高尚一些！可是什么是更高尚一些呢？……反正平坦宽阔的路，就是平坦宽阔的路！反正明亮高远的天地，就是明亮高远的天地！她实在找不到准确的比喻，来解释土溜鱼的话。她朝着海涯看啊看啊。她渐渐地看到，阴沉沉的海面，刚被风暴扫荡得一干二净，没有一条渔船，没有一只海鸟，只有白底船上的一片风帆，在萧瑟空荡的海天，表现出格外异样，充满圆鼓鼓的力量，向遥远的海区飘扬。风帆的情景，

使她的异常敏感的心灵，产生了特殊的联想，联想到自己眼前的奋勇搏海的男人，和他的充满意蕴的语言，和他的充满力量的行动.....

她的逝去的父亲，原来生活在福建南部，曾经也是个生意人，从小念过私塾，因为经营不善负债累累，被雇主迫得无处栖身，从闽南逃到浙南海岛，放网捕鱼为生。在漂泊的空闲时间，父亲教她认字，教她写一些似白话似诗句的文字。她又生性聪明，很快能够自编似白话似诗句的文字，将它混于流传海涯的渔歌渔谣，借助简单的节奏，随时随地地吟唱，抒发朦胧又强烈的情绪。

此时此刻的她，面对大海触景生情，似诉说似吟唱地哼起来：

海暴汹汹刮光，
它把可怜的渔夫们，
还有他们的渔船，
埋进死亡的深渊。
海面白色的水花，
像把亡灵们悼念，
洒满辽阔的墓园。
无边无际的海面，
无边无际的苦寒，
只剩下一片风帆，
飘得那么的孤单。
又为何鼓得滚圆，
充满了力量向前？
原来遥远的海岸，

坐落着平安的家园，

还有亲人的温暖。

土溜鱼带着花媚，前脚刚刚离开了双山岛右高峰，鬼头魑就后脚来到右高峰。原来在左高峰，看到风暴渐渐逝去，鬼头魑的心海却风暴难息。他想到自己，把割网刀塞给生吃番，被裹在网里海葬的生吃番，或许能割网浮水，能自救活命。但他深知生吃番的个性，肯定会回来报仇。他不愿参加生吃番和众同行的残杀。他唆使生吃番，劫走花媚姐妹，迫土溜鱼讲出媚娘洞秘密，土溜鱼不知道详情。土溜鱼平时的为人，心胸容人又奋勇助人。自己和土溜鱼，不但是魁兄魁弟，又是准同门的。苦难加灾难的东海，迫得自己要豁命捞钱。最好的捞钱办法，同行不要互相劫杀，自己前往好言相劝，劝告土溜鱼，亮出媚娘洞秘密，卖给肯出大钱的国军，得到一批金条银圆，自己和土溜鱼，能带着花芯和花媚，到台湾去享福！

鬼头魑避开众同行，驾着阔头船，离开左高峰，来到右高峰，只见这里空无一人。他观察花媚刚刚住过的石棚，根据足迹判断，花媚和土溜鱼离开不久。他急于找到土溜鱼，匆匆驾驶阔头船，离开了右高峰，出海寻找去了。

毫不奇怪的是，留在左高峰上的海盗们，很快发现鬼头魑失踪了。方油桶首先咋呼起来：“这个鬼头鬼脑的鬼头魑，肯定是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笨拙，和我们搭伴没有发财出路，依仗自己头脑活络，前去独自发财了。”

木石虎心思细致，仔细想了想：“土溜鱼和花媚，都在双山岛右高峰。鬼头魑和土溜鱼，是魁兄弟加同门。土溜鱼有闯海本事，鬼头魑有阴谋诡计，他认为两人合伙，必定是财路广阔。他一定去找土溜鱼了！”

方油桶嚷道：“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单独闯东海。只有遇到大生意，才合伙劫财。既然鬼头魑去找土溜鱼了，我们散伙算了，有财运的去打劫，有花运的去找女人！”

木石虎制止道：“这样散伙太匆忙了。大家动动脑子，鬼头魑为什么抛开我们，匆匆去找土溜鱼？说不定他啊，想到一笔大财，或是有大商船过东海，或是有大财主到东海，这些都不准。我们散伙以前，渡

过那道数十寻宽的海峡，到右高峰走走，找到土溜鱼和鬼头魑，问问他们的情况，如果有发大财机会，我们上去搭伙，他们也需要帮手，分给我们一些钱财，不是两全其美吗？”

在木石虎的倡议下，一行人进入一座水洞，乘坐几条在这里避风的小船，驶过狭窄的海峡，登上了右高峰，经过一番寻找，不见土溜鱼和鬼头魑，他们已经离开了。

方油桶们正在焦急，有的主张暂时栖身右高峰，等候土溜鱼回来。有的主张以右高峰为巢穴，在周围海域活动，一边劫船偷网，一边撒网捕鱼。有的主张离开双山岛，各自去干海盗营生。还是木石虎人粗心细：“经过一场海暴折腾，大伙死的死伤的伤，躲过死伤厄运的，也都憔悴不堪半死不活，还是暂时寄居双山岛，驾船漂泊附近渔场，放网捞一些鱼虾，吃饱肚子充实元气，再各自分头打家劫舍。”大伙觉得有理，也就分头整理渔具，暂时寄居在双山岛了。

谁知祸从天降。木石虎们没有离开右高峰，死里逃生的生吃番，带着一班国民党官兵，登上了右高峰，直奔花媚栖身的石棚，大声呼喊着：“土溜鱼魁兄，我找你和解来了！我给你带来发财机会了！……”

木石虎们正在石棚里。方油桶带着两个同伙，从石棚钻出来：“是谁寻找土溜鱼啊？”

方油桶们和生吃番们，刚好来了个面对面。双方惊得一阵发呆。方油桶狂喊起来：“生吃番活下来了！生吃番来杀人了！”

“妈的方油桶，老子没有想杀人，是你叫老子杀人！是你迫老子杀人！”生吃番勃然大怒，看到身边国民党士兵挂着枪，一把夺了过去，对准前头的方油桶，嘟嘟嘟地扫射起来，把一梭子的子弹，全都射到方油桶身上。方油桶和两个同行，血淋淋地倒地了。

木石虎们听到枪声，慌忙地跑出来，看凶相毕露的生吃番，和倒在地上的同行们，立即明白怎么回事了。木石虎身高力大，一拳头砸中生吃番。生吃番健壮有力，连续退了几步，站在国民党军兵们的前边，穷凶极恶地喊：“这是一群杀人放火的海盗，赶快开枪打死他们！”

军统行动队的士兵们，虽然有些莫名其妙，没有一个人贸然开枪，但都举起枪来，对准了木石虎们。

“赶快开枪啊，打死杀人的海盗啊！”生吃番狂喊不止，看看身边的士兵，没有一个开枪。他举起自己手里的枪，勾动了一下，没有子弹了。他是个土海盗，平时使用的是渔刀渔斧，最多使用过渔猎土枪。军统行动队的士兵，用的都是美式武器，他根本不熟悉。刚才夺到手的卡密枪，是士兵事先子弹上膛，才让他顺手打死了方油桶们。他举起手里的哑枪，对准最前边的木石虎，霍地砸了下去。枪支砸中木石虎的头部，一股鲜血涌了出来。满脸血水的木石虎，显得异常勇悍，猛地扑向前来，和生吃番搏击着。

就在双方互相撕扑之际，从兵舰上岸的李区长，发出一声断喝：“都给老子松手！所有军统官兵，向后倒退三步！”

生吃番回头一看，众士兵全都后退了，气得他双眼血红，一把夺过一支步枪，枪口外的刺刀，霍地扎向木石虎，旁边的李区长，挥臂挡开了刺刀，陆斌和吴戈，双双冲向前来，抱住了生吃番。李区长喝向木石虎：“你们是些什么人？老实回答我！”

“我们都是东海渔民！至于割网偷鱼的勾当，十个闯海汉，九个都有干！这个带你上岛的生吃番，才是杀人放火的海盗，连我们这些同伙，他也残忍地杀害，放在海锅里煎熬，连血带肉地啃咬……”木石虎叙说着。

“他们才是海盗，把我连礁石装在海里，对我实施海葬！是他们的残暴行为，迫得老子杀人吃人！”生吃番吼叫着，继续举起刺刀，就要扎向木石虎。

“你给我住手！”李区长怒喝着。他听着两人的话，已经明白了。占领东海岛屿后，他早就听过传闻，东海三魑的生吃番，是个生吃鱼兽的恶人。现在又听到，生吃番还会烹调人体啃食人肉，不由一阵恶心，驳斥生吃番：“我虽是战争中的军人，也要保护无辜的民众，更加反对杀人吃人！你再敢大开杀戒，小心老子要你的命！”

吴戈连忙上前，劝告李区长：“将军请息怒。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需要特殊人才，留着生吃番，对我们还有用。你不能忘了，我们还要找到土溜鱼……”

李区长余怒未消地闷了声。

吴戈走向木石虎：“各位闯海兄弟，我们不是来和你们拼命的。我们来双山岛，是来寻找土溜鱼。你们谁能告诉我，土溜鱼现在哪里，我给他发奖金。”

“土溜鱼原来住在右高峰。我们到右高峰，也是来找土溜鱼。他到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既然国军和生吃番是同伙，我们没有话好说，我们也得罪不起。全体渔家兄弟们，我们相信那位李将军，他会保护我们的。我们抬起方油桶兄弟的尸体，用船载回他们的居住岛，让他们的家人，替他们安葬！”木石虎们抬起尸体，向海边的小船走去。

“闯海兄弟们，我们还想请你们帮助，找到土溜鱼……”吴戈想拦住木石虎。

“不能放他们走！”生吃番嗷嗷叫着。

“让他们走吧！他们死了人，他们也不容易！”李区长恼怒地瞪着生吃番。

木石虎们驾着小船，驶向远方了。

吴戈请示李区长：“土溜鱼不在双山岛，不知到哪里去了。接下来怎么办？”

李区长回答道：“003号舰的交通舢板，交给生吃番。他在前边行船，四处寻找土溜鱼的行踪，一有什么消息，立即告诉我们。”

吴戈有些不放心的：“他如果不和我们联络，那该怎么办？”

“他如果帮助国军，捉到那个土溜鱼，我们会给他金条银圆，带他到台湾享福！”李区长有意提高音调，让生吃番听到。又压低了声音，向吴戈耳语道，“如果让生吃番留在兵舰上，公开寻找土溜鱼，土溜鱼还敢露脸吗？我也厌恶这个吃人肉的家伙，不想留在身边！”

吴戈心领神会，带走了生吃番。在他的安排下，生吃番驾着交通舢板，离开了双山岛，前去寻找土溜鱼了。

继续叙述千礁大险滩，土溜鱼带着花媚，住到一处特殊的巢穴。四周的千礁万矾，或呈山峦耸起，或呈狮虎趴地，或呈海兽潜水，密密麻麻，林林总总。而位处千礁万矾中间的巢穴，是一堆巨石，由于千万年

海啸推搡，巨石相互堆垒，两堆特大的石卵，头部和头部相贴成一个人字，形成一处天然的屋顶，可以挡天雨阻海水。屋顶下边的空敞处，铺满圆溜溜的海卵石，高出水面数寻，又平坦又干燥，成为铺适的人居地面。这种天然的居所，被渔家称为“海卵石屋”。

在海卵石屋里，土溜鱼和花媚，舒服地休息了一天时间。土溜鱼亲了亲花媚：“你只管在这里休息。我去船里整理渔具，到附近的水域捕些鱼虾充当食品。”

花媚撒娇地偎着他：“我偏要跟着你，一起下海捕鱼。”

土溜鱼知道，她要和他分担劳动负担，他假装生气地说：“你不听话，我把你送回家，让你担惊受怕地过日子。”

花媚浑身一颤，只得顺从道：“你下海捕鱼时，背部也要长眼睛，小心追捕你的人！”

土溜鱼这才知道花媚真正的心思。他心里一热，又一次吻了吻她，转身走出海卵石屋，爬过一座礁台，来到白底船，整理网袋和钓绳。

花媚等候土溜鱼离开后，心里唠叨道：“不让他独个儿耗体力！我到一些礁台上，抓一些海螺海蟹，补充一些食品。”她打定主意，走出海卵石屋，翻过几座礁台，来到一片礁盘，错杂交叉的缝隙里，长着黑灰灰的淡藻、黄灿灿的佛手、红彤彤的天公蟹、绿翠翠的石奶，她无比兴奋地蹲下去，挖出一个个海生物。

礁石盘的旁边，是一泓宽阔明亮的水洼，底部深得暗幽幽，似乎直通远处的外洋。东海渔家的谣句：“海牛喜爱栖礁盘，雌的坐相美女扮，雄的发情扮儿男。”渔谣的意思，栖息东海的海牛，风平浪静的时候，喜欢盘在出水礁石上，雌海牛上身坐着，腰背直挺，奶房凸出，远远望去，好似一个坐礁美人，故被称为美人鱼。而雄性的海牛，往往从深水里潜过来，爬上礁盘扑向雌性，在礁盘上进行性交。花媚没有想到，此时正值海牛坐礁盘的季节，一头发情的雄海牛，从远海深水潜入水洼。这种智商颇高的哺乳生物，因为发情而袭击人类，是海面的常事。它瞄准低低的礁盘上，坐着比“美人鱼”更美的美人，不由性欲勃发，嗷地叫了一声，形若人体的黑油油的上半身，在四只鳍翼的支撑下，湿淋淋地探出水面，牛形的头部，朝着花媚凑了过来。花媚的背部，觉得被一种粗糙的毛皮蹭动着，霍地转脸一看，吓得捂起了双眼，

站起身子想逃走，不料脚底踩中海苔，晃了几下，整个儿掉进水里。那海牛似要作践美女，又似要逗玩美女，溜下礁盘，朝着花媚游过来，一双牛眼睁得滚圆，吓得花媚大喊大叫：“土溜鱼哥哥，快来救我啊！”

不远处的土溜鱼，立即听到了求救声。他顺手抓起一把渔刀，飞快地爬过几块礁台，只见水洼里的海牛，在戏弄美人似的，扬动三角形的鳍翼，一下扇中花媚，花媚在水里打滚着。

怒火熊熊燃起，土溜鱼的身心，像一团灼热的火焰，啊地吼了一声，纵身跳进水洼，溅落在海牛前边，把危急处境的花媚，隔在自己的身后。那头数百斤重的海牛，显然被突然溅水的人类惹恼了，右前方的鳍翼，突地扇在土溜鱼的头上，使他猝不及防，哗啦啦地翻滚了几下，仗着水洼边的石滩，才稳住了身子。

这时的花媚，已经爬上了礁盘，跺着脚呼唤着：“土溜鱼哥哥，赶快爬上礁盘！”

刚刚被袭击的土溜鱼，看到海牛向自己冲来，海牛的上半身，哗地拱出水来，向自己扑了过来，大有将他压扁之势，他不由火性爆炸，偏偏向海牛冲去，顺势抄起手里的渔刀，锋利的刀尖，朝着海牛的迎面压下来的胸脯，猛地扎了上去。一股黑红的牛血，连同如雨的海水，淋了土溜鱼一脸，令他难受地闭起了双眼。

土溜鱼听到，那海牛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在自己的身膛响着。他赶紧挥手抹去血水，睁开自己的眼睛，惊骇地发现，胸脯扎着刀子的海牛，不但没有退却，而且牛嘴大张，向他伸展过来，两排锐利的牙齿，像要把他咬中了，吞进血红的喉口中。丢失渔刀的土溜鱼，反应异常快捷，双手在石滩边一忽闪，抱起一块枕头状的石块，朝着海牛的嘴洞，硬生生地塞了过去。他没有想到的是，那海牛笨拙又凶狠，嘴里含着石块，吞不能吞吐不能吐，两排牙齿一合拢，刚刚咬住了他的手臂，使他感到剧烈的疼痛，伸不进去拉不出来。海牛和他对峙了一会儿，显然想拖着眼前的敌人，进入水洼底部的深海，头部缓慢又痛苦地扭动着，向着墨蓝幽暗的水底沉下去了。

石盘上的花媚，发出了凄惨的叫声：“土溜鱼哥哥啊，快脱离海兽啊！”

无边的东海，有无穷的奇迹。就在海牛拖着土溜鱼，即将下沉的时

候，几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从前边的礁台跳跃而来，端起苏式冲锋枪，朝着水洼里的海牛，就是一阵连射。早已负伤的海牛，受到致命的打击，乳白色的肚腹朝天翻起，浮出水面死去了。

土溜鱼抽出血淋淋的手臂，被花媚拉上了礁盘，连声道谢着：“解放军老总，你们真是神兵天降啊！”

这些突然出现的解放军，不是自天而降的神兵。他们隶属东海中部前线指挥所，是洪云端领导的侦察队人员。在风暴的前夕，为了拦截国民党军舰，使东海渔家不被劫住台湾，解放军事先收到海雕侦察员的报告，派遣一支数十条舰船组成的大船队，根据土溜鱼曾经导引过的路线，循着那条异常复杂的深水航道，潜进千礁大险滩，利用礁山丛的掩护，突击国民党舰队。但是那晚的解放军，因为不熟悉深水航道，几艘刚刚配备的大型军舰，没有办法进入弯弯曲曲又暗礁嶙嶙的航道。就是多次进入航道的小型军舰大型机船，进入大险滩唯一的航道时，也被暗礁明矾撞得遍体鳞伤，有的泊在险滩里，不能动弹，直到战斗胜利后，才在白天拖出险滩。幸好那次战斗，夜深天黑海暗，国民党军舰辨不清解放军情况，又陷在众多渔船中，临阵慌忙逃跑。解放军又拥有数十条机帆船风帆船，形成强大的阵势，才获得了战斗胜利。如果是白日战场，国民党凭着大舰重炮，解放军肯定会吃大亏。因此前线指挥所决定，让洪科长带着侦察队，乘坐小型船只，进入千礁大险滩，调查水深、宽度、暗礁、明矾，彻底查清深水航道，到底能航行多少吨位的舰只。并且尽量地探索，那座能够藏兵藏粮藏舰藏炮的媚娘洞，到底坐落在哪里。正在险滩里侦察的解放军指战员，听到花媚的接二连三的喊声，风风火火地赶过来，才使土溜鱼脱了险。随后到达的洪云端科长，前次接触土溜鱼时，是在黑漆漆的夜晚。土溜鱼只帮解放军做事，不肯讲出自己就是土溜鱼。因此这时的洪科长们，实质上不知道，眼前这对男女，就是解放军千寻万找的土溜鱼，以及土溜鱼的女人花媚。不过思路清晰的洪科长精明地发问：“这位闯海兄弟，还有你的女友，你们能够驾船进入大险滩，肯定熟悉进出险滩的唯一的深水航道。依我的猜测啊，你们可能也知道，神秘的媚娘洞在哪里。”

土溜鱼迅即回答：“解放军老总，我看你们是好人，前次才带着你们穿过那条深水航道。不过我确实不知道媚娘洞，也不是你们要找的土溜鱼。你们想了解我的情况？你们叫我鱼英兄弟吧！”

洪科长兴奋地说：“对对鱼英兄弟，前次在海雾之夜，是你带着我们，穿过了深水航道。今天我们到这里，是要彻底侦察航道的水深、宽

度、暗礁、急流等。你能否好事做到底，帮助解放军，彻底查清航道海况？”

土溜鱼还想说什么，花媚大声嚷起来：“鱼英哥哥，解放军是你我的救命恩人，你就领着解放军，彻底查清深水航道！”

土溜鱼想了想，又接着说道：“要我提供航道情况，我答应你们。不过我有两点要求，恳请解放军帮忙。一是从今往后，你们不要向我打听土溜鱼的下落，我确实不知道他的情况。二是彻底摸清深水航道情况，需要一些时日，我不想让自己的女人，在大险滩吹咸风淋腥浪，请解放军把她接到大陆，住进安全的地方。不能让她回家，因为有海盗要袭击她！”

花媚生气地嚷道：“鱼英哥哥，你想打发我走？我不想离开你！”

土溜鱼一字一顿：“你不走也得走！”

洪科长笑着说：“鱼英兄弟，你的两件小事，我一百个答应。我保证送这位女同志，住进解放军营房，让她帮助解放军医疗队干事，又有好的生活待遇。不过我啊，对你也有一点要求。我们解放军东海舰队，增加了一批军舰炮艇和机帆船，向外招收舵工。我们招收的舵工，尽管熟悉全东海的航道，却不清楚大险滩的唯一航道。你是熟悉这条航道的唯一一个，我想招收你为侦察航舵工，不知你意下如何？”

旁边的一个战士，趁机加了一句：“我们招收的舵工，都是解放军的正式战士。”

花媚兴奋地喊起来：“太好了太好了，我代表鱼英哥哥，答应参加解放军，担任解放军的舵工！”

大伙没有料到，心思深沉的土溜鱼，这时突然神秘地一笑，爽快地答应道：“我决定参加解放军，担任解放军的舵工。”

土溜鱼带着花媚，来到白底船，收拾花媚要带走的用品。花媚看看四周没有人，悄声问道：“土溜鱼哥哥，你为了坚守祖先的信条，坚决不吐露媚娘洞的秘密，怎么又爽快地答应，加入解放军？”

土溜鱼应道：“你应该知道，在这座千艰万险的大东海，我凭着土

溜鱼般的速度，才躲避了一场场死亡的灾难。”

花媚聪明地领悟了：“原来你要像土溜鱼一样，飞速逃进解放军队伍中，避开眼前的水火之灾！你这个土溜鱼啊，不愧为土溜鱼！”

土溜鱼坦然地说：“我去当海盗，是避开饿死冻死之难，尤其是避开恶人追杀之难。我参加解放军，是为了避开眼前的人灾海难。往后的日子啊，如果需要的话，为了逃避灾难，我还可以溜进国军中，把自己保护起来！”

花媚发出欢畅的笑声：“你真是又土又滑溜的大土溜鱼啊，咯咯咯咯咯咯！”

“我要溜到解放军中，帮助解放军查航道了！你快溜到大陆去，最好也溜进解放军，那样最安全了！”土溜鱼搂着花媚，深情地亲了一口。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我会想法溜进解放军，以便保护自己的！”花媚咯咯地笑着，欢乐地跑开了。

十五

浙南海柳镇海滨，迷蒙的夜色笼罩着。一条模糊的人影，走出解放军东海中部前线指挥所，登上一条“海里溜”扁舟。扁舟随波漂泊。扁舟上的人影，正是国军潜伏情报员“海蜥”。‘海蜥’利用漂动的扁舟，向国军发出电报：“共军侦察队深入千礁大险滩，调查深水航道的水深、宽度、暗礁、急流等，并绘制海图。一俟海图绘制完成，共军即实施大船队通过航道，突然攻击航道东边的百岛群岛，实现逐岛占领的目的。土溜鱼的女人花媚，现居住在共军指挥所直属卫生队，得到共军的保护……”

当晚的洞拓岛洞拓港，墨绿色的海面粼粼闪光。停泊其间的003号舰上，收到“海蜥”电报的李区长，召集吴戈等人密议：“必须以军统东海情报区行动队为主，前往突击共军侦察队，将共军手中的深水航道详细海图，夺到我们手中，反为国军所用，成为国军反攻大陆的宝图。国

军可以按图航行，骚扰共军的浙南沿海，击破他们逐岛占领百岛群岛的战斗计划。突击共军侦察队，夺取深水航道海图的具体计划……”

吴戈提议道：“根据‘海蜥’的情报，我们可以走两步棋，一是李将军的突击共军侦察队的计划；二是派出行动队员，协助为我所用的南腥，也就是海盗生吃番，想法找到受共军保护的花媚，把她弄到我们手中，迫她讲出土溜鱼下落，以便获得媚娘洞秘密，将兵舰重炮潜进其中，伏击共军进攻百岛群岛的大船队……”

李区长盘问道：“那个生吃番，你们把他弄到什么地方？”

吴戈回答道：“他找回自己的黑舢船，装成渔夫的身份，现在泊在洞拓岛港湾里，随时听候我的派遣任务。我想他对深水航道的情况，比我们熟悉，先让他帮助我们，摸进深水航道，突击共军侦察队，夺取航道海图。然后派人协助他，前往寻找花媚……”

李区长嘱咐道：“他是个没有人性的海盗，告诉陪他上大陆的行动队员，叫他们防止生吃番杀害花媚，导致我们的计划挫折！找到花媚后，将她好好保护起来，直接送到军统东海区部，我们亲自动员她，提供土溜鱼的情况。说不定有关媚娘洞的情况，她也从土溜鱼嘴里了解到呢！”

夜越来越深，天越来越暗，几条小型机帆船，离开了洞拓岛港湾，抵近西边的千礁大险滩。不多久工夫，在驾驶黑舢船的生吃番的带领下，小船队摸进了深水航道，寻找解放军侦察队的踪迹。

一片林林丛立的礁石后，解放军侦察队的船只，悄然潜伏着。土溜鱼细声询问洪科长：“解放军怎么知道，今晚国民党军队会来偷袭我们，并抢劫我们的海图？”

洪科长轻声地回答：“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根据我方侦察员发来的电报，军统行动队想偷袭我们，我们设下埋伏，对他们进行反偷袭！鱼英兄弟首次参加战斗，没有经过战斗训练，不必投身枪战。”

几个时辰后，前边的观察人员传来了消息：“军统的小船队，已经进入我军火力范围。”

洪科长命令：“用猛烈的火力，实行第一波攻击。然后向敌船喊

话，迫他们投降！”

前边的水道周围，数十名解放军侦察员，或驾船冲击，或趴礁伏击，震耳欲聋的枪弹，密集地射向国军小船队。小船队舱面，士兵们受伤倒地中弹落海，一片纷乱。带队的吴戈，临危不乱地下令：“整支小船队，退出大险滩，进入深水海，多数船只向东，吸引共军船只，前来追击我们。生吃番的黑艚船，即刻离开船队，绕过大险滩，驶往大陆海滨，执行第二项任务！”

生吃番的黑艚船，带着国民党军队小船队，迅速退出大险滩，迅速离开了小船队，潜进幽深的水谷，神秘地失踪了。

土溜鱼乘坐着白底船，跟在解放军侦察船的后边，追击着国民党军队的小船队。他经过多年闯海练得闪闪发光的双眼，突然间发现，向东边百岛逃窜的国民党军队大船队，似乎减少了一条船影。他眺望着南北海域，只见北侧的浪山水谷里，有一条模模糊糊的小船，似在绕开千礁大险滩，忽隐忽现地漂动着。他驾驶着白底船，拢近带头的侦察船，向洪科长发喊：“国军船队少了一条船，那船很像我常见的黑艚，正绕着险滩外沿航行呢？”

洪科长问道：“黑艚的船主是谁？”

在北边的双山岛，生吃番死里逃生的经历，土溜鱼并不知道。但他清楚地感到，那熟悉的船影，分明是生吃番的黑艚。这个无恶不作的家伙，难道加入了国军，前来袭击解放军侦察队，看到国军失败，驾船逃向大陆？花媚到大陆避难，会不会遇上生吃番，受到生吃番的骚扰？深水航道的调查，基本告一段落，何不追踪黑艚，制约生吃番的任何恶行？他向洪科长喊道：“驾驭小黑艚的，可能是恶贯满盈的生吃番，让我跟踪过去，看他离开国军小船队，驶往大陆方向，想干什么勾当！”

洪科长应道：“我也经常听闻，生吃番恶贯东海。我抽调一条船，配合你跟踪生吃番！”

“凭我的闯海功夫，对付生吃番之辈，确实绰绰有余！侦察队还是集中力量，前去追剿国军小船队吧！”土溜鱼喊着，驾着白底船，向黑艚冲去了。

土溜鱼刚刚离开侦察船队，突然听到那里的枪炮声，骤然猛烈了许

多。他转首一看，只见大海的深处，出现了一支或是解放军的新船队，炮火在忽闪，炮弹射击着国民党军队的小船队，拦截着小船队逃往百岛的方向。

这支突然出现的船队，是系军统出动小型船队，前往袭击解放军侦察队后，解放军派出的一支船队，预先绕过千礁大险滩，赶到军统小船队的逃亡水路上，对军统小船队进行拦截射击的。小船队的船只，被炮弹击中了不少，碎板横飞，船体下沉，不少受伤的官兵，纷纷跳海逃亡。

003号指挥舰上，李区长发现，自己受到解放军的前后夹击，连忙下达命令：“船队停止向东，向东海南边的台湾海峡撤退！”

国军残存的船只，向着黑茫茫的台湾海峡迅速地逃窜着。

次日晌午后，生吃番和两名军统行动队队员，操纵着小黑舢舨，停靠海柳镇渔市码头。海柳镇背倚温州东郊，面朝滔滔东海，是一座热闹繁忙的大渔市。解放军东海中部前线指挥所进驻后，更呈繁荣景象。生吃番急于找到花媚，并非全是帮助国军，找到土溜鱼，很大部分的因素，他对花媚的美色，始终垂涎三尺。被两名军统人员跟踪，觉得很不方便。于是告诉军统人员：“我们兵分两路，分头寻找土溜鱼的女人。你俩虽然穿着便装，还是不像东海渔家，在船上上上下下，容易引人怀疑。你们住进海柳镇的‘民生旅馆’，我住在黑舢舨里。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在旅馆碰头。”生吃番的心肠，狠毒又有诡计。他早就想好办法，如果发现花媚，把她弄到船上，支走了两位军统人员，由他单独处置花媚。那时的花媚，像鱼儿跳进船舱，任他品尝了！

两位军统人员，觉得生吃番所言有理，离开了黑舢舨，和生吃番分手了。生吃番熟悉海柳镇，径直奔向解放军指挥所，打探花媚藏身之所。

生吃番没有料到，他刚刚离船上岸，土溜鱼的白底船，也抵达海柳镇，泊在远处的码头。土溜鱼头戴篾丝夹棕片的斗笠的脸，潜近了生吃番的黑舢舨，看到船上空无一人，连忙登船巡查了一下，从一些熟悉的用品中，断定这是生吃番的船只。他立即离开，捡了个相距不近不远的海神庙，杂在熙熙攘攘的敬神者中间，盯梢着小黑舢舨。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盯梢了半天时间，直到夜幕降临，生吃番始终没有出现，没有回到小黑舢舨。

“生吃番不去其他地方，偏偏到海柳镇，是不是去骚扰花媚？”他的心里闪过问号，觉得大事不妙，快步离开了海神庙。花媚来到海柳镇，接受解放军的保护，已经十来天了。因为忙着调查深水航道，土溜鱼没有来到海柳镇，也不知道花媚的具体住址。他匆匆赶往解放军指挥所，准备打听花媚的住所。

事情像旋涡在旋转。心怀诡计的生吃番，经过白天的活动，已经准确地获悉，花媚住在解放军指挥所卫生队，帮助卫生队看护伤员。他候到天黑，揣着五元人民币，找到一个渔家女孩：“我的女人叫花媚，在解放军卫生所帮工。我给你五元钱，你替我走一趟，跟大门岗哨报告一声，然后进去找到花媚，就说她的男人鱼英，在海滨渔市埠头的黑舢船，等候她赶到船里，有紧急事情商量。”天真的渔家女孩，就是多日爬礁岸打海鲜，也没有五元的收入，兴奋得连蹦带跳，报告了大门岗哨，进入指挥所属下的卫生队，找到了花媚，转告了情况。

花媚来到卫生队后，帮助卫生队看护伤员，不忧安全不愁吃住，就是担心巴掌岛的家里，老母大姐小妹的情况怎样。她越思念越心急，自己不敢离开海柳镇，只得四处找熟人，终于发现一个巴掌岛的邻居，运鱼虾到海柳镇渔市出卖。她殷殷嘱咐邻居，请他务必告诉大姐小妹，她安然住在解放军卫生队，请大姐小妹带着卧病的老母亲，乘船前来海柳镇，解放军医生已经满腔热情地答应，替她医治老母亲。花家接着花媚的口信后，花芯留在巴掌岛看家，花蓉带着老母亲，找到海柳镇卫生队。经过卫生队领导的安排，老母亲住进病房接受治疗，花蓉和花媚同住。小女孩找进花媚房间，刚好花媚到病房看母亲，花蓉在房里想心事。听完小女孩的话，花蓉一阵兴奋。她已经听花媚讲过，花媚和鱼英爱得甜甜蜜蜜。鱼英连夜来找花媚，一定是想念花媚了。她急步跨出房门，突然想起小女孩的话，鱼英是在渔市码头的黑舢船上。黑舢船？黑舢船？在荒蛮的海浪滩，那个恶人生吃番，驾的不是黑舢船吗？鱼英和生吃番已经翻脸，怎么会驾驶生吃番的黑舢船呢？她在替花媚高兴之余，又感到一点儿不安。觉得万一有什么蹊跷，对二妹花媚，是一种风险。一种大姐的责任心，涌上她的心头。她决定先去渔市码头，替花媚看看情况，如果有情况，可以替妹妹挡风险。如果没有情况，黑舢里确是鱼英，也就是隐去绰号的土溜鱼，她立即回来告诉花媚，让花媚去约会！

花蓉是个经过风浪折腾的人，怀着些微的忧心，拿起一条围巾，盖着大半个头脸，这才走出房间，不紧不慢地来到渔市码头，探头探脑地

接近了黑艘船。

谁知这时的生吃番，像个有信心的钓鱼人，躲在码头的暗角，等候鱼儿上钩。

花蓉和花媚姐妹俩，同花媚相异的脸庞，被围巾遮去。两姐妹的身材相仿，又是天色黝黑，远远地看过去，没有多大区别。

生吃番色欲如狂，看到“花媚”的形影，猴急地冲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揽起花蓉，扑扑有声地拖进船舱，嘴里呼哧呼哧地喘着，双手乱扒着花蓉的衣服。花蓉唉唉地叫了几声，看到拖抱自己的黑影人，真的要强暴自己了，吓得大声发喊：“我是花媚的大妹花蓉啊！”

黑暗中的生吃番，啊地惊叫起来，身体像被海浪一冲，霍地跳窜起来，摸到一盒火柴，嚓地擦亮了一根，低头仔细一看，被自己放倒在地上的，果真是花蓉。

几乎同时间，躺在舱底的花蓉，也惊恐地发现，作弄自己的，是冤家恶人生吃番。她怒不可遏地叫起来：“是你这该喂鲨鱼的恶人啊，竟敢冒充鱼英大哥，继续作践花媚二妹……”

生吃番的脸相骤然变化，由愤愤变成狞笑：“是你这个老子的身底货啊！你我真是前世来生都有缘，老子想那个女人时，都是你主动送货上门，供老子饱餐艳福！尽管花媚美冠东海，但你也丰满过人，够老子享受的！”他嘴里乱嘈着，飞快剥光了衣服，赤条条地扑了下去。

“你这该葬海的恶人……”花蓉无力地挣扎着。

“你已经是老子的女人，还装什么处女！”生吃番发狂地作践着。

一阵狂乱之后，生吃番仰脸翻倒，软瘫瘫地躺在舱底。

花蓉无声地抽泣着，纷乱地爬起来，抓起衣服套在身上，颠着脚步爬上舱面，跪在船舷上面：“皇天啊皇天啊！我怎么这样苦命啊，碰到这个杀人放火的恶人啊！皇天啊皇天啊！我成为恶人的女人了，我没办法活下去了！”她绝望地号哭着，头部向下一栽，哗地落进大海了！

再说没有发现生吃番的土溜鱼，看到天色昏黑，临时离开了渔市码头，想去看望花媚，看她有否受到生吃番骚扰。他刚刚走到半路，又仔

细思考起来，花媚住在解放军哪座军营，连自己也不知道，生吃番怎么找得到呢？即便生吃番去骚扰她，解放军也会保护她！问题还是会发生在黑舢舨。生吃番不管来干什么，或是入海劫财，或是半路抢色，就算是绑架花媚，他也会抗着赃财净女，回到黑舢舨，然后逃进东海。只有紧紧盯梢黑舢舨，才能掌握这个恶人到底想干什么。

土溜鱼想到这里，匆匆返转身子，急步潜回渔市码头，朝黑舢舨望去，发现黑舢舨舷上，跪着一个女人，哀天哀地地哭号着。他眨动双眼一分辨，透过昏黑的夜色，似乎是花媚的大姐花蓉。就在这时候，花蓉向前一栽，翻身跳进了大海。不容土溜鱼多想，双脚呼呼生风，飞快地冲上码头，顺手抱起一截杉木桅，奋不顾身地一跃，扑进大海了。

正值农历十八日，天上的月亮圆满，海里的退潮汹涌，退潮汐奔出的急流，卷着花蓉和土溜鱼，势不可当地翻滚着，将他们双双拖向外海，迅速地淹进水底，杳然不见踪影了！

海柳镇东边的海面，浪涛像巨轮在翻滚，闯海如踏平地的土溜鱼，泅游功夫发挥到极致，又有杉木的浮力，腾地向前一蹿，顺着大浪翻动的力量，冲到浪峭尖上，朝着一条暗幽幽的水谷，猛地出水跳跃，落到半沉半浮的花蓉的身边，强劲的右手，撑起了她的腋部，向前泅游起来。花蓉原是渔家女，从小在海水里浸泡，也有不低的泅游技能。不过她的心绪已经瘫痪，神志几近昏蒙，根本不想游海自救，无力地挣扎着：“土溜鱼大哥，你不要救我，让我沉海死去吧！”

“你想沉海弃命，谁去告诉花媚，生吃番还会去袭击她，让她通知解放军，保护好她和老母亲？你不活也得活，要死也得活！”土溜鱼厉声呵斥，把杉木桅推给花蓉。

“听花媚说过，你已经是解放军舵工，你自己去报告解放军，让解放军保护花媚！你还是让我去死吧！”花蓉把杉木桅推还土溜鱼。

“我给解放军当舵工，是摆脱国共两军捉捕我的临时办法！花媚应该告诉过你，解放军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是土溜鱼。我再和你们姐妹公开来往，解放军很快就会查清，我就是他们要找的土溜鱼。我暴露真实身份不要紧，不能暴露媚娘洞的秘密！我就是丢弃小命，也要牢记先祖的遗训，也要保证妈祖宝像的安全，也要坚守媚娘洞的秘密！你好好想一想，我在解放军指挥所出出入入，解放军根据我和你们的关系，发觉了我是土溜鱼，迫我讲出媚娘洞秘密。那时的媚娘洞，成为国共两

军的战场，妈祖娘娘不得安身，东海渔家得不到妈祖保护，我背叛了先辈的祖训，不如自我葬海！”土溜鱼挟着花蓉，共同趴着杉木桅泅游着，耐心地解释道。

“照你这么说，你要离开解放军了？”花蓉的心软了，自我泅游起来。

“上半夜在外洋，国共两军发生火并，我借机请示姓洪的科长，驾船离开解放军侦察队，一方面是跟踪生吃番，保护花媚。一方面是乘机离开侦察队，防止自己的身份泄露。”土溜鱼说出心底的秘密。

“你真是土溜鱼，又想从解放军那里溜走了。不过我听花媚说过，解放军救过你和花媚，你这样的做法，恐怕对不起他们。”花蓉的情绪好多了，转而反问土溜鱼。

“我可以对不起任何人，不能对不起妈祖娘娘，不能对不起自己的祖先，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妈祖信仰！”土溜鱼咬着牙说着。

“那我该怎么办？”花蓉彻底回心转意了。

“我想法找一条过路船，让你回到海柳镇，告诉解放军，那里发生的一切，解放军会保护你们，你们也要自我保护，不要离开军营一步！其实我知道，解放军是一支好军队，我并不想和他们彻底分手。只不过现在形势特殊，我要和解放军时分时合，需要的时候，溜到解放军中，以求得安全。不需要的时候，从解放军中溜出来，和他们离得远一些，保守妈祖娘娘的安全……”土溜鱼倾尽全部心思。

“那我真得游回海柳镇，保护花媚和老母的安全！”花蓉下定了决心。

“其实凭我的闯海功夫，你想死也死不了！我在海里救个人，轻而易举的小事！”土溜鱼得意地说着。

“那你游得快一些，早些找一艘过路船，让我回到海柳镇，保证花媚和老母亲的安全！”花蓉反而催促起来。

“哈哈……”土溜鱼大声笑起来。他的笑声中，似乎流露出一种自傲，凭着自己的本事，在这风口浪尖，不但能以体力和游术救活花蓉，

而且能以心灵智慧和嘴上功夫，救活花蓉的心。

此时的大海，哗啦哗啦地响成一片，像浪涛为了鼓舞他俩，而发出了欢乐的歌声。

十六

东海中部百岛群岛，另一座大岛南基岛，一座拔海而出的海崖，雄伟地耸立着。崖顶是一片广阔又平坦的地面，一侧坐落着龙王宫，宫顶琉璃闪亮，檐角飞龙；宫中圆柱直立，圆梁横陈；正厅老龙坐中，威武尊严；两边侧室明亮，雅致清悠。

南基岛东边，波涛起伏的海面，几艘挂着美国国旗的大军舰，一前一后地驶来。最前边的舰面，飞起一架直升机，在波浪滔滔的东海上盘旋着。

这批大型军舰，送来两位贵人。一位是接替胡宗南的胡璉，担任东海中部北部前线总司令，带领一批官兵，借助美军直升机，视察东海中部情势。他用望远镜观察着：“我在淮海战场兵败，又夺取金门岛大捷，现在转战东海中部北部，历经四年多时间。这次来到东海中部，决意组织几场战斗，取得诸如金门岛那般的胜利，以此报效党国，尽忠总统，希望众将士共同奋斗，成为反攻大陆的勇士！”

军统东海情报区区长李双忠，昨晚指挥海战，不仅损兵折船，自己也差点葬海，经过千危百险，好不容易逃了回来。他奉命赶来，向新长官汇报军情，指着星罗棋布的岛屿说：“报告胡总司令，我们飞机下边，无数礁山林立，中间急流奔腾，是东海中部的中心区域，总名叫千礁大险滩。大险滩的东边，是我军占领的百岛群岛，总司令的指挥部位于百岛中的南基岛。大险滩的西边，就是共军占领的浙南沿海，共军的东海中部前线指挥所，位于滨岸的海柳镇，由共军浙江军区作战处长高灵任指挥。高灵的直接上司，也就是共军的浙江军区司令张爱萍。据我掌握的情报，张爱萍和高灵，正在制定两种作战方略，一是兵出浙南海岸，通过一条到达百岛的捷径，也就是神秘的深水航道，穿过千礁大险滩，突袭我占领的百岛群岛，一举解决东海中部。二是集中共军海陆空军，对我军占领的一江山诸岛，实施共军首次的立体作战，企图攻战一

江山、大陈、大鹿、鸡冠山诸岛，进而占领东海北部。”

胡璉严肃地说：“我们今天身处东海中部，先谈谈这里的具体情况。”

李区长继续汇报：“共军企图攻占百岛群岛，从浙南温州港出来，如果走一大圈路，绕过广阔的千礁大险滩，势必被我巡弋海空的飞机军舰发现。他们的小船小舰，经不起我军的大舰重炮的轰击，必然大败而归。因此共军的侦察部队，已经率先摸进大险滩，查清那条唯一的贯穿险滩的深水航道，即航道的水深、宽度、暗礁、急流等，并绘制成海图，供共军大舰队使用。更加急迫的是，共军正在四处寻找一个绰号‘土溜鱼’的海盗，想从他的口中，获得一座名叫媚娘洞的海底大洞的机密，以便把大船大炮和大量兵力，通过深水航道，潜伏在媚娘洞，使我军的飞机难于发现，然后选择合适的潮汐，利用险滩到百岛的短距离，对我百岛实施偷袭。”

胡璉沉吟道：“占领东海南部的金门岛的共军被我歼灭，不懂金门的潮汐，是他们失败的主因之一。这次共军在东海中部，也懂得利用潮汐、险滩、航道等海况了。我们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李区长赞同道：“胡总司令真是英明神武。”

胡璉指点着大海：“我来东海赴任以前，已与国防部会商过，我军应该查清深水航道海况，侦知媚娘洞位置，率先藏大舰重兵于其中，对进入其中的共军，实施伏击。进而利用其和大陆海滨的短距离，兵出大险滩，攻击大陆沿海共军，构筑反攻大陆的沿海前进基地，配合美军的朝鲜战争……”

李区长不无遗憾地说：“昨晚我军统行动队已采取行动，派出小船队，潜进大险滩，攻击在其中的共军侦察队，夺取他们制成的海图，将海图为我所用。可惜的是，共军在我军内部，有个号为‘海雕’的潜伏人员，将我军行动的秘密，事先报告共军，造成我军失败。”

胡璉严词训示：“你们必须以最迅速的动作，获得大险滩的机密，成为我军的胜利法宝！”他视察完毕，转而命令道，“我要回南基岛。”

南基岛的海岸旁，一条道路蜿蜒而上。一艘由美舰护送的国军军舰，抵达南基岛。胡璉率领大批官兵，聚集在海岸边，夹道欢迎一位贵

宾。国军军舰上，有一批国军官兵，簇拥着蒋夫人，登上了海岸。

胡璉向前敬礼：“报告总统夫人，你是要到司令部听取军情汇报，还是到居住地先行休息一会儿？”

蒋夫人回答道：“陈兵布阵的事情，是你胡总司令的高招。我只是受总统委托，前来东海中部前线，慰问国军将士，以激励他们的斗志。”

一行人边说边上岸，胡璉把蒋夫人迎进龙王宫侧室：“据传夫人所到之处，对曾经起居的雅室，都要起上雅名，以便留名青史。海岛蛮荒野僻，多是茅草房屋，只有这间龙王宫，还算舒适和安全，请夫人赐名。”

蒋夫人笑了笑：“我叫宋美龄，此处就叫美龄宫。倒不想让它名垂千古，只是在这片荒芜海涯，在这些蛮野海岛，留一道风景线吧！”

“好一个美名‘美龄宫’，好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它必将名垂千古，后人必将前来旅游和瞻仰！”胡璉赞不绝口，引领着蒋夫人，前往慰劳守岛军士。

蒋夫人视察着南基岛，只见茅屋疏落，炊烟不见，村落破败，人烟断绝，她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见一个人影？”

李区长上前回答：“国军移民台湾，南基岛的渔家男女老少，已经全部迁往台湾了。”

蒋夫人生气地呵斥道：“国防部孙立人将军请示过总统府，总统和我已经明示他，停止将东海海岛的民众迁向台湾的行动！为什么不执行？”

李区长答道：“卑职也觉得，如此强迫民众迁居台湾，制造东海无人海岛，也是十分不妥。这样做的结果，对民众生活不好，对党国声誉不好。无奈党国政出多门……”

蒋夫人表扬道：“李将军不但体恤民众，更加效忠党国，难怪起名双忠。”

胡璉连忙上前：“阵地上的官兵，正在迎候夫人。敬请夫人前往慰

问。”

一行人熙熙攘攘，行进在瑟瑟的海风中……

“英勇闯海汉，游海似龙蹿。碰到风暴浪，生命悬一线。”这是渔家的口头禅。海柳镇东侧的汤汤海面，似“浪里白条”一般勇猛的土溜鱼，仗着杉木桅的浮力，带着趴在桅上的花蓉，泅游了一天一夜，体力渐渐耗尽，游速迅速缓慢了。而海面的浪涛，像一座小山，越来越猛地涌过来。不见一处陆岸，不见一座岛屿，四周一派汹腾之象。花蓉气衰声微：“土溜鱼哥哥，让我随波漂流，你管自游向大陆吧！”

土溜鱼刚想勉励她，突然间发现，距离他俩数寻的地方，一座黑色的礁头时隐时现。他狂喜地叫了一声，推着趴在桅杆上的花蓉，向前奋力扑腾，终于爬上了礁头。正值退潮汐，水平面很快下降，礁头越露越大。土溜鱼饥饿已极，寻找着附生礁头的海生物。由于风浪的扑击，没有一种动物，唯有一些褐色的海菜，在礁头摇晃着。他兴奋地扑过去，拔了大把的海菜，爬到花蓉的身边。两人狼吞虎咽了一阵，状态明显好转。他俩趴在礁头上，沐浴着如倾的浪水，依仗着礁头的海菜，又熬过了十多个小时，趁着早晨的光亮，眺望着救命的过路船。

说来也是巧事，接受胡珽命令的李区长，因为急着要通过生吃番，找到海柳镇的花媚，以便得知土溜鱼的下落。他亲自带着军统人员，化装成东海渔夫，乘坐两条渔船，绕过了千礁大险滩，进入浙南沿海。操舵驾船的陆斌，突然呼喊起来：“前边有一座礁头，礁头上趴着一男一女。”

李区长连忙发令：“航海人要救落水人！船只靠上去，救下那两人！”

就在这时候，吴戈递给他一份电报：“陪同生吃番前往海柳镇的行动队员，利用随身携带的电台，发报向将军汇报，生吃番色胆包天，没有找到花媚，却把她的大姐花蓉，连骗带迫地弄到船里，肆意地实施强暴，致使花蓉跳海自尽，至今下落不明。解放军保护花媚，四处搜索花蓉，弄得形势十分紧张，他俩伙同生吃番，只得离开海柳镇，暂时避开风头。”

“我们使用生吃番那种恶人，可能会成事，也可能会坏事！给行动队员回电，生吃番虽然坏了事，也从反面证实，花媚确实住在海柳镇，

土溜鱼深爱着花媚，肯定就在花媚周围。要他们不惜危险，潜回海柳镇，尽快实施行动计划。”李区长交代完毕，看到被陆斌救上船的一男一女，心里不由起疑：“这里是海柳镇外边的海面。刚刚收到的电报，花蓉跳海没有回去。这个救起的女子，是不是花蓉？”他怀着大大的疑问，走向土溜鱼和花蓉。

陆斌告诉花蓉和土溜鱼：“两位大哥大姐，这是我们的国军长官，是他下令救你们的。”

土溜鱼连忙致意：“感谢这位国军长官救了我们两人。”

李区长听到陆斌暴露了身份，生气地瞪了陆斌一眼，突然转动身子，询问花蓉道：“请问这位姑娘，你是不是叫花蓉？”

花蓉没有多想，信口应道：“长官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们刚从海柳镇出海，那里都在传说，有一个叫花蓉的姑娘，被海盗所迫，跳海自尽漂出外海。这里是海柳镇外海，所以我猜测你就是花蓉。”他又转向土溜鱼，“我只是想知道，这位兄弟是花蓉的什么亲人？”

土溜鱼一阵紧张，又迅速恢复了神态，随机应变地答道：“我和花蓉姑娘不认识，当然和她是陌生人。我只是海柳镇的渔贩子，看到花蓉姑娘突然跳海，感到活生生的一条命，白葬海多么可惜，跟在后边跳下海，想把她救上来。不料风高浪大流急，又遇到退潮汐，把我俩冲离海岸，漂到这里。如果没有那块礁头，如果没有长官施救，我们两个陌生人，早就成了东海淹死鬼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报答长官的救命之恩。”

李区长听着土溜鱼的话，觉得他的滔滔不绝的语言里，似乎包含着不实在的成分。他几乎可以肯定，土溜鱼就是花蓉的亲人。在这种狂乱的海涯，除了自己的亲人，谁还会豁命救人呢？！凡是花媚的亲人，都有可能通过他们，找到土溜鱼的下落！他迅速想好了计策：“你们在海柳镇的亲人，正在遍地寻找花蓉，为使你们的亲人不忧心，我让另一条小渔船，载着花蓉姑娘，回到海柳镇，和你的亲人团圆。”

土溜鱼连忙说：“我也陪伴花蓉姑娘，回海柳镇。”

李区长挡住他：“你刚才不是讲过，要替我们做什么事，报答我的救命恩情？”

土溜鱼尴尬了一下，又点了点头。

李区长笑着说：“你已经知道了，我们是扮成渔民的国军。我们守卫东海的国军，因为大多来自大陆，缺少操船的舵工，正在广告东海渔家，招收他们担任舵工。我希望你参加国军，担任我们的舵工，以实际行动，报答我们的救命之恩。”

吴戈不解地拉着李区长，来到僻静的角落，小声地问道：“我不清楚李将军的用意。知道那姑娘是花媚的大姐，应该扣住她，通过她迫出花媚，向我们提供土溜鱼的消息！将军为什么要放走她呢？还有那个救花蓉的渔哥，身份不明不白。我们的船只，确实很缺舵工，可是招他参加国军合适吗？”

李区长悄声地应：“一个刚被凌辱而自杀的姑娘，把她强行扣押，这种行动缺乏人性。再说她是土溜鱼女人的大姐，又是生吃番的女人，土溜鱼对自己的栖身处，肯定对她严格保密。我们直接扣押她，也没有多大价值。我准备放走她，你再增派一个行动队员，前往海柳镇，暗中跟踪她和花媚，或许很快地会有土溜鱼的蛛丝马迹。至于那个救花蓉的渔哥，我怀疑他是花蓉的亲人，他不敢承认自己是花蓉的亲人，这里边有文章。我是想法子，把他留在我们身边，暗中监视他。他既然是花蓉和花媚的亲人，肯定会和土溜鱼有牵扯……”

吴戈恍然大悟，快步来到土溜鱼身边：“这位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土溜鱼一愣，随口编了个名字：“我叫鱼小英。”

吴戈大声说道：“鱼小英兄弟，你可能也知道，国军近年缺乏兵员，都实行强性抽壮丁。我们的李将军，亲自点名让你参加国军，是你鱼小英的荣幸……”

出乎人的意料的是，土溜鱼爽快地应道：“报告国军长官，我愿意加入国军，担任船上的舵工！”

吴戈喜出望外：“真是知恩图报的好兄弟！”

土溜鱼送着花蓉，前往另一条渔船。花蓉看看身边没有人，焦急地问：“你不是土溜鱼吗？为什么不从国军船上溜走，还主动参加国军？”

土溜鱼微笑着说：“我不是加入国军，我是溜进国军，保护自身的安全。你仔细想想，国军做梦也不会想到，国军千寻万找的人，会溜进他们的队伍。”

花蓉这才明白了，连忙提醒道：“那你得时刻瞅准机会，该溜走的时候，发挥你的土溜鱼的逃跑本领，飞快地溜出国军！”

土溜鱼点头称是，目送着运载花蓉的渔船，向大陆海柳镇驶去。

土溜鱼帮助陆斌，驾着小渔船，在大陆沿海漂泊，侦察解放军动静。他的另一个魁弟鬼头魑，正驾着阔头船，到达百岛群岛的南基岛。

鬼头魑离开双山岛后，一直在附近海域漂泊。他想找到土溜鱼，苦口婆心地劝告他，让他向百岛上的国军出卖有关媚娘洞的机密，换取一批金条银圆，让他的女人和魁弟，也分享富贵。可是那条土溜鱼，溜得无影无踪，让他耗费了多少个昼夜，就是找不到。他再三思考，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这座苦东海，没有钱财就会死亡。他决定再次投奔李区长，获得军统的支持，更加容易找到土溜鱼。他登上军统东海区部所在地，找遍了洞拓岛，人们告诉他，李区长早几天去了南基岛，一直没有回到洞拓岛。于是他匆匆赶到南基岛，穿上李区长发给他的唯一的一套军装，很容易地在国军中进出。有意无意之间，他获得了一桩惊天消息，说是“总统”夫人，还有东海战区总司令胡璉，都在南基岛慰问国军，明晚就要乘坐国军的“海象号”军舰，回到台湾。

这消息不啻向咸海的渴者，突然下了淡水雨，让鬼火魑一阵振奋。自己并不是舱面扎桅杆，死死地栽进一个洞里，不能光依靠土溜鱼心里的机密，或向国军出卖情报，而获取钱财。聪明的闯海人，要像渔船上的风向旗，跟着风向灵活地旋转，才能常常发财。可以拿着蒋夫人和胡璉快回台湾的情报，出卖给共产党。如果共产党对情报没有兴趣，不肯付钱，再去共产党那边，弄一项重大的情报，到百岛卖给国军，两头总有一头发财！

鬼头魑当即驾着阔头船，经过十来个小时的行驶，急急赶到海柳镇，来到解放军指挥所，以有重大军情汇报的名义，促成了高成处长亲自接待了他。他是个脸皮厚过鲨鱼皮的人，一开口就想讨价还价：“解

放军老总……”

高处长立即打断他的话：“你前次来过指挥所，和我们接触过，我已经告诉你，解放军领导不叫长官，应该叫同志。”

鬼头魑快速改口：“好好，叫同志。解放军同志，我有重大的情报，能否和你们换一笔钱？”

旁边的洪科长插嘴：“前次对你说过，解放军不搞用钱买情报的事，除非你有正当的理由。”

鬼头魑灵机一转，随即附和道：“我确实有正当的理由。我为了获得这项情报，开船往来东海海面，因为心情焦急，船只撞上暗礁，翻沉了一条价值几百元的木船。”

洪处长询问道：“我想仔细听听，你为了什么重要情报，弄翻了一条船？”

鬼头魑连忙说道：“我在百岛群岛一带捕鱼，发现几艘美国大军舰，护送台湾的蒋介石夫人，还有新任国军东海中部指挥官胡璉，到南基岛慰劳官兵。”

其实在场的高处长洪科长，已经获得“海雕”来电，得到这一消息。高处长感兴趣地说：“这则大新闻，我们虽然已经获悉，不过你的到来，再次证实了新闻的真实性。”

鬼头魑继续说道：“我还有更重要的呢！明晚午夜时分，国军的‘海象号’军舰，将载着蒋夫人，以及陪同的胡璉一行将官，驶向台湾基隆湾。”

高处长神情肃穆了，交代洪科长：“你到后勤处，领取五百元，就当赔偿这位兄弟的船钱。送走这位兄弟后，我们再开会研究。”

洪科长匆匆出去，路过墙角时，和侦察参谋杜宽，不小心撞了个满怀。杜参谋询问道：“科长有什么事，这么着急的样子。”

洪科长交代他：“你到后勤处领五百元，是给一位渔民兄弟的情报费用。我和高处长研究工作。”

杜参谋吓了一跳：“五百元人民币，这是一笔不少的钱啊。有什么重大的情报，要我们破例支付这么大笔钱？”

“有关蒋介石夫人和胡璉去台湾的事。”洪科长顺口说了一句，转身离开了。

心绪灵巧的鬼头魑，从解放军那里得到五百元，兴高采烈地回到船里。他意犹未尽地想，解放军用钱买情报，国军更会出钱买情报。我如果把解放军获得蒋夫人行踪的情报，向军统李处长汇报，他肯定会有大笔奖金给我。于是他驾着阔头船，又行驶了十来个小时，来到了洞拓岛，找到了李区长，劈头就说道：“报告李区长，我获得关乎党国命运的情报。不过为了买到情报，我向有关人员支付了两根金条。”

李区长责备道：“你已经加入国军，成为军统情报员，怎么多日不见踪影？你倒仔细说说，你搞到什么情报？”

鬼头魑迅即回答：“共军昨天就获悉，蒋夫人和胡璉将军，到南基岛劳军多日，准备于今晚乘坐‘海象号’军舰，径直驶往台湾。”

李区长惊得一跳跃：“好啊鲍海魑兄弟，你不愧为优秀的情报员，我刚刚得到‘海蜥’的来电，你就来证实了‘海蜥’电报的真实性。”

吴戈也惶恐起来：“共军千方百计地打探蒋夫人和胡璉将军的行踪，可能是要派出舰队，半途拦截‘海象号’。如果‘海象号’出事了，真如鲍海魑兄弟所说，关乎党国的命运！”

李区长命令：“把‘海蜥’和海魑兄弟的情报，立即报告南基岛指挥部。支付两根金条，奖给鲍海魑兄弟！”

“你真是鬼头魑！”吴戈赞扬了鬼头魑，带着他出去领奖金了。

当晚午夜时分，南基岛南侧海面，国军的庞大的“海象号”军舰，灯火通明地行驶着。赶到“海象号”指挥的李区长，紧张地盘问“海象号”丁山舰长：“蒋夫人在胡璉将军陪同下，已经乘坐‘海鹰号’军舰，在美军第七舰队旗舰护送下，提前三小时出发，绕经公海，南下台北了。‘海象号’驶向台湾的前方航道，已经埋伏着我军的三艘军舰。‘海象号’进行钓鱼航行，如果钓出共军的袭击船队，就和我军的埋伏舰队，对共军船队进行前后夹击，坚决予以歼灭！”

当晚下半夜，隆隆行驶的“海象号”上，丁山舰长向李区长报告：“李将军，前方发现我军的三艘埋伏军舰，没有发现共军的袭击船队！”

“啊呀，我们没有估计到，共军的指挥员，也是有政策高度和人性底线的，战争不加于女人，何况她是总统夫人！”李区长敬佩地自语着。

十七

海柳镇东南一隅，是一座大型庭院，大门门楣上刻着四个大字：进士府第。据说是宋朝进士所居，因为后代衰落，府第渐次破败，后来解放军卫生队入住，进行了一番修理，成为部队医院。进士府第地处低凹的洼地，比起不远处的海平面，低了两三寻。进士府第的后边，紧傍着一座低平的山丘，上边另有一幢四合院式的建筑，是解放军东海中部前线指挥所。

混沌的海面，一团接一团的灰蒙蒙的雾气，涌上了漫长又弯曲的海堤，漫入海柳镇所在的洼地。生吃番伙同两位军统人员，像游荡灰色的海水似的，在雾气里隐隐约约地行进，靠近了解放军卫生队。进士府第门楣两侧，站着两个威仪的哨兵。生吃番告诉同行者：“小周小丘两兄弟，我们想进入卫生队，直接绑架花媚，以便迫出土溜鱼，这种行动不能实行。”

两位军统人员问道：“南腥大哥久闯江湖，想必另有妙招？”

“这座共军医院，处在低洼地。它外侧海堤外的海面，一旦涨潮汐涌来，高出医院屋顶呢！只要我们炸开海堤木头闸门，对医院来个‘水漫金山寺’，躲在里边的花媚，必然跟着医生护士，扶着共军的伤病员，惊慌地逃出来。我们趁着浓雾掩护，逃奔的人群忙乱，把花媚绑上船。”生吃番得意扬扬地说着。

“南腥大哥，你在无边的大海，可以无法无天地蛮干。可是战争也有法律限制，炸开海堤放进海水，水淹对手的伤病员和医护员，可不是小事情。没有上峰批准，我们不敢妄为。李区长让我们带来电台，我们

下船拍发电报，向李区长请示。”两位军统人员说道。

“你们空长成渔斗那样大的身体，胆子像老鼠那般小。手段不凶狠，万事做不成。你们不敢去炸闸门，老子拎一束手榴弹，去炸开它得了。你们守在这里，负责绑架花媚！”生吃番恶狠狠地嚷着。

“你执意去炸闸门，你自个负责任。往后上峰追究下来，跟我们没有关系。不过我们不认识花媚，怎么捉捕花媚？”姓周的军统人员问道。

“你爹娘没有生你脑袋啊？从卫生队出来的人，都是穿军装的伤员和医生，你只要看到慌乱的人群里，有一个穿渔衣的渔家女，而且长得花容月貌，那就是花媚。你再不放心的话，就对她喊一声：‘谁是花媚妹子？土溜鱼大哥等你呢！’花媚一定会应声，你只要把她骗出人群，引到浓雾里，就能绑架成功了！”生吃番教唆着。

两个军统人员，也是刚招募的社会青年，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糊里糊涂地对看着。

“你们不用担心多死人。卫生队的旁边，是一座山丘，共军都长着双眼，会逃上高地逃避海水，不会多死人的！就是淹死个把人，也像老子生咬一条小鱼虾，小事情一桩！我不但替你们揽下责任，还会把消灭共军的功劳，算到你的头上的！”生吃番吆三喝四地走了。

大约三个时辰后，迷蒙的雾帘深处，大地震动了一下，紧接着一阵猛烈的爆炸声，惊天动地地响起了。随着一阵哗啦啦的响声，一股股汹涌的海潮，像一条条腾跃的白龙，在灰茫茫的雾气里奔腾过来了，淹没了海堤内的野地，冲垮了进士府第的围墙，击碎了房屋的门窗，海水迅速地上涨着。

大群的医生和护士，还有守卫医院的战士，或打或扛或背或抱地，保护着众多的伤病员，冲上旁边的山丘。那两个军统人员，实际是应付海潮的生手，被奔逃的人们夹在中间，慌不择路地退却着。周姓的军统人员，年纪稍大经验稍多，一把拉着姓丘的，蹿到一座乱石堆上，寻觅着人群里的花媚。

再说卫生队里的花媚，刚刚接待了海里逃生的花蓉，姐妹俩交流了情况，立即向解放军汇报。消息传到指挥所，洪科长来到医院，详细听

取花蓉的叙述，这才恍然大悟，在千礁大险滩，帮助侦察队勘探大航道，又同意担任侦察船舵工的，原来是部队千寻万找的土溜鱼。洪科长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钻进国军船只，又担任国军舵工的土溜鱼，还没有被国军查出身份。以李双忠为首的军统，急不可耐地想通过花媚，寻找土溜鱼的下落。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住在卫生队里的花媚，处境十分危险。军统随时会想尽办法，前来绑架花媚。于是洪科长亲自处理，把花媚、花蓉和老母亲，安排在医院的最里间，并且严格叮嘱，不准花媚姐妹走出医院。

水淹卫生队的时候，住在最里间的花媚们，最迟发现了海潮滔滔涌来。医院里伤员很多，她不愿麻烦医护人员，两姐妹一左一右地扶着母亲，顶着涨到胸部的海水，晃晃荡荡地出了医院的大门。

躲在石堆上的军统人员，和炸海堤的生吃番一样，不知道花蓉已经被土溜鱼救起来，回到花媚身边。他们突然发现，大门里荡出两个姑娘一个老妪，不约而同地喊问：“你们谁是花媚？她的土溜鱼大哥，委托我们两人，前来接应她！”

花媚刚刚张口，想说出自己就是花媚，花蓉冷不丁伸出手来，捂住了她的嘴。这时的花蓉，头脑十分清醒。土溜鱼刚刚加入国军，前来接应花媚的，肯定是国军人员。甚至可以断定，千方百计通过花媚寻找土溜鱼的国军，是来绑走花媚的！一种自我献身的勇气，再次在她的身上涌动。她把老母亲搂起来，让她趴在花媚的背上，不容分说地交代花媚：“你把老娘背上山丘！你和老娘躲进解放军指挥所！我去寻找土溜鱼！”说罢连推带拖的，把花媚推上了山丘。她回头呼唤越离越远的军统人员：“你们在石堆上等着！我马上回来，跟你们去找土溜鱼大哥！”

花媚有些莫名其妙，但她背着老母亲，海潮在身边汹汹涨起，没有时间多想，被花蓉推上了山丘。

花蓉把花媚推进指挥所大门，厉声嘱咐花媚：“外边有坏人要害你，你不能离开指挥所半步！”说着砰地关紧大门，从门外反扣了起来。

这时的花媚，心里有些清楚了，土溜鱼在国军船上，国军不可能放他回来！刚才代表土溜鱼找自己的，可能是来绑架自己的国军！可是花蓉去干什么？花蓉想冒充自己，去和国军周旋，也是非常危险的。她焦急地想拉开大门，大门被花蓉反锁起来。她急得背起老母亲，一边奔走

一边呼喊：“快来人帮忙啊，打开大门啊，去帮助我姐姐！”

指挥所的人们，听着花媚的喊叫，良久搞不清状况。花媚把昏迷的老母亲，放躺在一张桌子上，连哭带叫地解释了半晌，人们才听清是怎么回事。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立即跟着花媚，砸开了大门，急步冲了出去，只见山丘脚下，低处海水汹涌，高处雾气翻滚，看不到一个人影了！

离开指挥所的花蓉，快步冲下山丘，准备顶替花媚，冒险探明情况。她冲到海水冲涌的岸边，举目向前望去，只见迷蒙的雾气里，有一条模糊的人影，驾着小不顶儿的“海里溜”船，拢近那座快被海水淹没的乱石堆，把两个军统拉上去，大声喝问道：“你们找到花媚了吗？”

国军人员回应道：“你把小船划过去，花媚站在水边呢！”

那人影一转脸，立即发现了，站在滚滚波涛边沿的，是自己的女人花蓉，他又急又惊又怒，斥骂军统人员：“你这两个该喂鲨的蠢货！”

就在那人转脸的瞬间，花蓉突然看清楚了，那驾驶小船的，是可恶的生吃番！仇恨的烈火，在她的心里呼地燃起：“原来是这条恶毒的海蛇，又来纠缠残害花媚妹妹了！留着这条毒蛇的命，就没有花媚妹妹的命！跟毒蛇拼了！”怒不可遏的花蓉，昏热的意识，只想到向前拼命，没想到脚前就是汹涌的海潮，猛地向前冲击，哗地落进海潮中了。一股翻滚的潮浪，把她压进了水底，再也不见浮出水面了。

“你们两个笨猪，都给老子下水，不把老子的女人救上来，你们也不要想活了！”生吃番看到自己的女人，被自己引来的海潮生生吞没了，暴躁不已地纵跳着，两只钢钳似的手，绞起两个同行的胸襟，霍地拎得高高的，突地推进海潮里了。两个军统人员，是国军败退前夕，刚从大陆山区捉来的壮丁，没有丝毫的游海功夫，被汹腾的海潮一冲，迅速地沉进去，不见踪影了！

“我的女人啊！我的女人啊！”生吃番驾着小船，哀哀地吼叫着。可是雾气重重，他再也找不到花蓉了。他很快地感到，不远处的雾帘里，解放军指挥所冲出了一群男女，在山丘上乱哄哄地嚷叫着。他感到不妙，马上雾气散去，解放军发现了自己的踪影，自己成了网里的鱼，无处可逃了！他的哀叫声越来越低，双手划着小木桨，小海里溜船迅速离开了！

正当海堤闸门被炸，涨潮浪汹汹冲淹而来，医院人员逃上山丘，局面一片混乱时，解放军指挥所内部，上至指挥员高灵，下至警卫员，全都成为伤病员的护理人。指挥所侦察科中，洪科长、杜参谋一行指战员，冲出办公室，参与护理伤病员。杜参谋焦急地吆喊：“全体官兵都出来，参加护理伤病员！”他跑着喊着，脚尖踢中地面石坎，一头栽倒下去，额面砸出一片伤口，血水泛到了脸上。

旁边的洪科长扶起他：“杜参谋太急了！你去包扎一下，再回办公室休息。”

杜参谋应声离开了……

这时的侦察科办公室，已经空无一人了。浓浓的雾气，从门窗飘进办公室，袅袅飞扬。一个身穿军装口戴口罩的人影，飞快地闪进办公室，手里拿着铁钳，熟练地对准公文橱，啪地打开了小铁门，在里面翻看着。他看到千礁险滩深水航道的海图，飞快地塞进口袋里，急巴巴地跳上窗口，一闪身逃走了。

过了一会儿后，额头包着白纱布的杜参谋，从大门走进办公室，警惕地一扫，立即发现公文橱被人打开，那份千辛万苦绘成的海图，不翼而飞了。他十万火急地冲出办公室，找到了洪科长：“大事不好了！我包扎了伤口，回办公室休息，发现有人进入办公室，偷走了海图！”

洪科长跑回办公室，仔细地侦察着，一口断定道：“特务是从窗口逃走的！必须立即报告高处长！”

洪科长带着杜参谋，火急火燎地找到高处长，悄然地汇报了情况。高处长处乱不惊地说：“那个潜伏于我军中的‘海蜥’，急不可耐地出手了！”

当天下午的洞拓岛，军统东海情报区办公楼，吴戈匆匆走进区长室：“李将军召我来，有什么重要命令下达？”

李区长告诉吴戈：“刚刚收到潜伏共军中的‘海蜥’电报，不知什么原因，共军占领的海柳镇外侧海堤，被人炸开了闸门，涨潮汐扑击低洼地的共军医院，医护人员和伤病员逃进共军指挥所，‘海蜥’情报员智勇双全，乘乱偷窃了共军的海图。”

吴戈不相信地问：“是不是我们急需的海图？”

李区长肯定地说：“就是共军在土溜鱼帮助下，勘探了十多天，绘成的千礁险滩深水航道海图。”

吴戈兴奋极了：“共军想以海图领航，船队通过深水航道，偷袭百岛群岛！我们有了海图，就有了战场主动权，可以伏兵于大险滩，反击共军的船队！”

李区长命令道：“现在至关重要的是，把海图安全运到百岛。我仔细考虑过，运送海图的工作，任务艰巨，航路危险。我们军统情报区刚刚建立，你的行动队人员，大半是强征来的壮丁，没有情报工作经验，没有驾船闯海技术。只有你亲自前往海柳镇，从‘海蜥’手里拿到海图。你对海柳镇地形人情都陌生，容易造成行动失败。那个主动加入国军的生吃番，还有另两个行动队员都在海柳镇活动。生吃番是海盗和渔夫，肯定熟悉海柳镇的地形人情，由他配合你。”

吴戈敬礼道：“我定当誓死献身，把海图拿回来。只是生吃番们前往海柳镇后，我曾给两个行动队员，带去一部小型电台，不知是电台损坏，还是两名队员离开电台，一直联系不上。幸好他们离开时，考虑生吃番不会操作电台，我把一部使用简便的海洋报话机，专门配给生吃番。我通过行动队的报话机，倒是和生吃番保持着联系。他说那两个行动员，急于立功受奖，不服从他的指挥，擅自外出寻找土溜鱼，一直没有回船。我可以携带报话机，让生吃番驾着他的船，在固定地点等我，掩护我和‘海蜥’接头，取回那张海图。”

李区长提醒他：“生吃番那种海盗，是为了利益和我们合作，只可利用不可重用。你驾船到达海柳镇，和他接上头后，只讲是去督促他们，抓紧找到土溜鱼和花媚，不要向他们泄露海图的秘密！”

吴戈点头附和：“运用声东击西之计，让我们利用的人，声东以吸引共军注意力；而我自己呢，击西以取得海图！哈哈……”

李区长询问道：“你是大陆来的旱鸭子，不会操舵摇橹，如何扮成渔夫，驾船前往海柳镇？”

吴戈想了想，突地一拍手：“我们在海里救起的鱼小英，同意替国军当舵工，被我们带回洞拓岛。可以叫他驾船，驶向大陆海岸。”

李区长沉吟道：“那个叫鱼小英的，我们怀疑他，他抢救了花蓉，可能是花媚的亲友，把他带回来，是想多一条花媚的线索，怎么可以重用？”

吴戈自信地说：“不管他是不是花家的亲友，我们救过他的命，从情理上讲，他总要报我们的恩。叫他开一趟船，那是小鱼儿游水，轻而易举的事。我顺便带他上大陆，或许可以跟踪他，看他有没有去找花家姐妹。如果他去找花媚，我可以趁机动手，把花媚弄到我们手里，迫她供出土溜鱼，这样的海柳镇之行，可以一举两得！”

离开了李区长，吴戈一身渔民打扮，找到了土溜鱼：“鱼小英兄弟，我要到大陆沿岸，进行一次重要的行动。国军长官十分信任你，让你首次替国军当舵手，驾着你的白底船，把我载到海柳镇。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总不会推辞不干吧？！”

土溜鱼一听，要他前往海柳镇，正好趁机会晤自己的心上人，不由兴奋地说：“我正愁没有办法报恩呢！恩人长官甭说要我驾船，就是要我献出小命，我都愿意献命报恩！”

兴高采烈的土溜鱼，驾着单帆白底船，在海里飘荡了大半天，直到入夜时分，船只抵达海柳镇外岸。他上了海堤，拴好缆索，双眼瞄了瞄前方，不由吃了一大惊。透过朦胧的夜色，只见前边的海堤闸门，被炸开了一大段，海潮奔腾而入，在一眼望不到边的低洼地，猛烈又纷乱地冲泻着。位于低洼地的卫生队，大半浸在海水里，只有黑乎乎的崖面露出水面。他大惊失色地问吴戈：“是谁这般歹毒，炸开闸门放进海潮，被淹没的低洼地，一定死了人！”

吴戈听李区长介绍过，情绪十分冷静：“我已用报话机，通知三个行动队员，前来船里找我。我和行动队员碰头时，你不要露面听话，躲在船舱里。这是军统的纪律，希望你不要见怪。”

土溜鱼钻进黑洞洞的船舱，静静地缩了一会儿。他想观察吴戈是否离开，以便自己溜出船舱，前往卫生队，和花媚会晤一下，询问她的一切。他悄悄地探出头来，偷窥着舱面情况。灰暗的夜色中，有一个人影闪下船来，吴戈盘问那人：“怎么只来你一个人，行动队的小周和小丘呢？”那人影回答道：“我让那两位兄弟，留在海岸的暗角，观察情况呢！”吴戈表扬道：“你倒无师自通，没有经过培训，懂得行动规律。一会儿后，我要到海柳镇的海神庙，做一次信仰的祭拜。你和那两个兄

弟，朝解放军指挥所的方向，呈一字形摆开。如果解放军前来攻击，你要奋力抵抗一阵，保证我安全离开海神庙！”那人影扑地一拍胸：“吴队长请放心，甭说你在场时，我会忠于党国豁命战斗，你不在现场时，我也主动出击！”吴戈问道：“你们单独潜进大陆，都已经半个月了，到底干了什么，也不向李区长发报？”那人影吹嘘道：“我是小事不干，专干惊天动地的大事！就说昨天吧，我单枪匹马地行动，炸开海提闸门，海潮冲塌共军医院，本想迫出藏身医院的花媚，无奈留在医院外边的小周和小丘，把花媚放跑了，让花蓉留下来。花蓉虽然是我的女人，不肯向我交代土溜鱼的下落，老子大义灭亲，把她弄死了！”吴戈吃惊地说：“眼前这场水漫金山，原来是你弄的！你的心也太狠了，连自己的女人，也下得了手啊！其他话不要多说了，你替我指路，海神庙在哪里？”

生吃番领着吴戈，登上海岸去了。躲在舱里的土溜鱼，一拳头砸在舱底。他刚听那人的话声时，越听越熟悉。听到花蓉是那人的女人，才断定那人是生吃番。他没有想到，生吃番加入了军统，还接受军统的任务，潜伏在海柳镇，为了绑架花媚，竟然害死了花蓉。他真想冲出船舱，和生死番拼命，替花蓉报仇！但他想到面对的是四个人，吴戈腰间别着手枪，他暂时忍耐着。眼看着生吃番领着吴戈，去找海神庙，他一阵咬牙切齿，猫着腰钻出船舱，偷偷跟踪上去。

跟踪了好一阵，土溜鱼看到，前边的吴戈，似乎不愿让生吃番跟进海神庙，跟生吃番说了几句，把生吃番留在庙外，他自己闪进海神庙了。

进入海神庙的吴戈，是根据和“海蜥”情报员的约定，让他去取海图。而留在海神庙外的生吃番，看看附近没有人影，向远处潜行观察着。

“十恶不赦的生吃番，如果不除掉你，难报花蓉之仇，难解花媚之危，不知还有多少人，要被你害死！”仇恨滔天的土溜鱼，顺手抄起一块石头，向生吃番扑过去了。

作恶多端的生吃番，此时的神经十分敏感，只听到身后有些微的动静，飞快地转身一看，一条熟悉的人影，握着一块石头，向自己砸了过去。他灵活地一闪开，向着旁边的海岸跑去，边跑边说着：“土溜鱼魁兄，我是你的二魁弟啊，你干吗要我的命啊？”

土溜鱼的怒火已经熊熊燃烧，土溜鱼的心已横下来了，他手里的石块，霍地飞了出去，准打准地击中生吃番的额角。生吃番捂着血水淋漓的额部，不顾一切地奔逃起来。他逃到海堤的内侧，发现自己来到海潮滔滔的低水洼旁边，吓得转过身子，双脚纷乱地跳蹿，企图远离自己制造的低水洼。

土溜鱼非常清醒又坚韧，不紧不慢地绕着生吃番，迫得生吃番步步退向低水洼。看着冲进低水洼的汹汹水潮，这个临死不屈的恶汉，猛地趴在地上，抓起几块石块，一边向土溜鱼砸击，一边发狂地喊叫：“没有兄弟情义的土溜鱼，你要把老子迫进死地，老子和你拼个你死我活！”

不料前方的土溜鱼，站在坚实的地面，恍若在浪峭尖腾跳，快速地躲开了石块。生吃番看他飞速地扑来，吓得叫了一声，不顾一切地跳进了低水洼，在汹涌的海潮里扑腾着。

土溜鱼看到，生吃番落进难于脱身的低水洼，不由一阵激奋。在陆地上反击他，生吃番尚有些蛮力。在海水里搏，他的勇力游术和搏技，都是生吃番远远难及的。况且这座波涛汹涌的低水洼，是生吃番一手造成的，它吞噬了可怜的花蓉，它淹死了无辜的解放军伤病员，它应该成为生吃番的自掘自葬的坟墓！他彻底狠心了，瞄准漂浮在水洼边的一块数寻长的船板，双脚忽闪地飞跑，运起长期练就的踩海轻功，依托船板的些微的浮力，蜻蜓点水似的踩着船板，又利用冲离船板的惯性力，在海面飞奔了几步，朝着溺水逃亡的生吃番扑去了。

拼命逃闪的生吃番，也是游海的强手，看到土溜鱼扑过来，抡起了拳，噗地击中土溜鱼的胸脯，土溜鱼在水里翻了个身子，生吃番乘势扑过去，双手卡住土溜鱼的脖子，两个人在水里扭打翻滚。

临危不乱的土溜鱼，趁着头部出水的瞬间，机警地发喊：“花蓉的冤魂来捉你了！”

听到花蓉的名字，生吃番又惊又恼，无意间松懈了一下，土溜鱼乘机向下一溜，哗地潜进了水底。他祖辈都是亦渔亦盗的海洋强人，流传下来种种搏海功夫，他运用海底闭气的功夫，一边潜水而游，一边寻找着生吃番。

浮在水面的生吃番，奋尽全力划水踩浪，四处寻觅溜走的土溜鱼，

准备在土溜鱼出水换气的时候，继续找他拼命。

闭气功高强的土溜鱼，在水底逗留了好一阵时间。他发现辽阔又深邃的水洼，大约两人高度的水深，不禁计上心头，又七弯八拐地潜游了一会儿，终于发现生吃番的双脚在拼命地踩水。他猛地伸出双手，用力地抓住生吃番的双脚，将生吃番向水底拖下来。

水面上的生吃番，被拖得迅速下沉，快要没进水里的脸庞，发出惊恐的惨叫：“花蓉妹妹啊，你饶过我吧，不要把我拉进水棺材啊！”

继续闭气潜水的土溜鱼，依仗双脚站在海底的力，双手竭尽全力地一拽，把生吃番拖进水底了。生吃番只会蛮劲游海，根本不懂闭气潜水，一股股混浊又咸苦的海水，呛得他头昏腹胀，运用最后的一点力量，挥手蹬脚地挣扎着。土溜鱼避开生吃番的双手，毫不松懈地抓住生吃番的脚，在水底奔走拖拉。浸在水里的生吃番，双脚无力地蹬了几下，葬身于自己造就的水洼，一命呜呼了！

土溜鱼搏击生吃番的同时，海神庙里的吴戈，和前来交海图的“海蜥”，紧张地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和“海蜥”分手，“海蜥”潜向解放军指挥所，吴戈摸索着走上海堤。吴戈登上生吃番的黑舢舨，发现船上空无一人。他又唤又找着，鱼小英和生吃番两人依然杳然不见踪影。“如果他俩被共军逮走，那就大事不好了！如果他俩蓄意脱离国军，或会投靠共军，出卖我和‘海蜥’！我的手里，又握着海图，生命和海图都不能闪失！呆笨的傻头鱼，只在一条水路上洄游。滑溜的海蛇，能借多条水路逃窜。放弃这条黑舢舨，离开海柳镇，潜到远离海柳镇的码头，用钱租船雇舵工，把我载回百岛群岛，向上峰献海图，为党国立新功，替个人获奖金！”吴戈打定了主意，气急败坏地离开了黑舢舨，消逝在弥漫的夜色里了。

十八

头日啼哭苦哀哀，人间最苦是东海，

渔家一生饥寒挨，腥风咸浪无穷灾。

二日啼哭苦哀哀，东海最苦是渔女，
海暴席卷海兽咬，海霸欺凌海盗宰。
三七啼哭苦哀哀，我家大姐命最衰，
海盗抢去做女人，又被海盗来杀害。
四日啼哭苦哀哀，大姐尸体沉入海，
可怜被鱼兽咬个碎，血肉没有留一块。
五日啼哭苦哀哀，大姐衣冠冢中埋，
凄风苦雨潇潇来，孤魂飞出空棺材。
六日啼哭苦哀哀，大姐灵魂飞入海，
寻找转世投生处，苦海苦花无处开。
七七啼哭苦哀哀，妹妹找姐姐不在，
泪水如雨向天洒，天长日久哭哀哀。

渔家男女葬身大海，弄一件破渔衣，装入空棺材，筑成衣冠冢，亲人在家做七日道场，号为“做七七”。亲人到衣冠冢哭七日，称为“哭七七”。亲人哀哭的时候，凭借简单的旋律，自编自吟自哭，又叫作“七七哭调”。在解放军主持下，几个被淹死的伤病员，连同葬身海水的花蓉，安葬在一排坟墓中。痛苦欲绝的花媚，天天来到花蓉坟前，“七七哭调”的声音，令在场保护她的解放军指战员，个个黯然落泪。

指挥所的高处长洪科长，时刻担心海洋恶人，会来继续危害花媚。待到“七七”哭完后，两位首长亲自出面，苦口婆心地动员花媚，把卧病在床的老母亲，放在部队医院，交给解放军医治。而处境危急的花媚，转移到另一处部队军营。那座军营的所在地，位于东海中南部，一座伸入大海的半岛，名为“东山半岛”。开始的时候，花媚不肯离开老母亲，说什么也不走。后来经过再三动员，才在一个昏黑的夜晚，被暗暗转移到东山半岛。

再说智勇双全的土溜鱼，利用生吃番制造的水洼，灭掉罪恶滔滔的生吃番，念在他是自己的魁弟，把他的邪恶的尸体，扛到一处荒野山坡，用乱石埋葬起来。之后的昼昼夜夜，土溜鱼一直没有离开海柳镇，白天藏在海堤外的白底船里，夜晚在解放军卫生队周围徘徊。他的心里盘算着，自己杀掉生吃番，可能会被国军发现形迹。国军勾结海洋恶盗，自己不能与他们为伍。自己暂时不要去找花媚。如果和花媚公开接触，会给花媚的处境，带来更大的危险，解放军会迫花媚，让她讲出自己的下落。国军还会派出其他特务，前来绑架花媚。花媚铁心爱护自己，死也不会供出自己的下落，国军会危及她的生命！同时自己没有会晤花媚，花媚也确实不知道自己的去向，对花媚也是一种保护。自己在卫生队周围徘徊，可以暗中保护花媚，一旦国军派人前来袭击，可以击退来袭的恶人！

十来天时间过去了，土溜鱼终日惦念着花媚，惦念的心情，越来越炽热，最后按捺不住，用大斗笠遮脸面，溜进人来人往的解放军卫生队，顺路拦住一位护士，小心地打听：“请问这位同志，这些日子以来，怎么不见花媚的身影？”

护士反问道：“你是她的什么人？”

土溜鱼信口应道：“我是她的邻居，来自她家乡巴掌岛，来海柳镇买日用品，她家的亲戚，让我顺道到卫生队，问问她的情况。”

护士信以为真：“你是她的邻居？那我告诉你，十来天前，花媚的姐姐花蓉，不幸落水而亡，部队帮助花媚，替她厚葬了姐姐。开始那段时间，花媚日日上坟夜夜啼哭。待她情绪安定后，部队首长为了她的安全，把她秘密接走，安排在其他地方，予以安全保护。”

土溜鱼又惊又喜：“解放军这般爱护群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我继续问一句，花媚转到什么地方？我想代表亲友们，前去看望她。”

护士实事求是地说：“花媚藏在哪里，我一个小护士，确实不知道。听说是指挥所首长，亲自安排花媚的去处，连卫生队的领导，也不清楚这件事。”

土溜鱼心想，既然花媚已经转走，秘密保护起来，自己也没有必要躲着，暗中保护花媚。解放军确实是好人，花媚没有帮他们找自己，他们还这么全心全意地保护花媚。如果不是祖宗的遗训，还有妈祖宝洞宝

像事关重大，自己也不应向解放军隐瞒身份。既然解放军只知我是舵工鱼英，不知道我是怀揣媚娘洞秘密的土溜鱼，我应该回到解放军侦察船，帮助他们行船，以报答他们的恩情，也可以瞅准机会，打听花媚的去向，进而暗中保护花媚。

土溜鱼心里一阵冲动，也顾不得多想其他，快步来到解放军指挥所。洪科长迎面过来，不无惊诧地问：“啊呀鱼英兄弟，我们多天没有见过你了，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土溜鱼连忙解释：“在千礁大险滩，我跟你们忙了十多天，帮助你们勘探了深水航道，你们也完成了海图绘制工作，我看着没有什么事，就驾船到渔场，撒网捕鱼去了。我们是渔夫，家里人也张口要吃饭伸手要穿衣，总得捕些鱼虾换些衣食。”

洪科长回答道：“你说得也对也不对。对的地方嘛，家里人等吃等穿，部队又是供给制，不能解决战士家人的费用。不对的地方嘛，我们已经同意，你加入解放军，成为侦察船舵工。你长时间离开部队，应该正式请假。这是部队的纪律，今后要注意啰！”

土溜鱼笑起来：“我以为叫我参加解放军，是首长信口说说，不能算数的。只不过你们缺舵工，让我临时帮忙的。既然首长说话算话，我能够成为侦察队正式成员，我一定遵守部队的纪律！”

土溜鱼跟着洪科长，来到侦察船。洪科长叮嘱道：“现在国共两军，都在紧急备战。国军蠢蠢欲动，企图反攻大陆。我军雷厉风行，准备攻占东海诸岛。形势越紧张，侦察部队任务越繁重，随时会动用侦察船。你把自己的船驾到侦察船队。我们出海侦察，都要扮成渔夫，好多和你一样，没有穿戴军装，以渔衣渔裤着身，出现在大陆和海区。你到各条船上，帮助检查舵具，以备随时开船出海！”

土溜鱼看到，洪科长准备离开，不露声色地问道：“我刚才路过卫生队，听医护人员在议论，那个我的女友，就是在千礁险滩交代你的，要你好好保护的花媚，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洪科长神色严肃起来：“你问的事情，打听的花媚，本来应该告诉你。但是十余天前，花媚和她的家里，发生重大事件。我们清楚地觉察到，占领东海诸岛的国民党特务，似乎对花媚很感兴趣，派人前来绑架她，如果不是她的姐姐挺身而出，替她担当风险，最后不幸牺牲，花媚

或许就会遭不测了。我们甚至怀疑，那些国民党特务，炸开海堤闸门，水淹卫生队，都和绑架花媚有关。所以我们分析，花媚再住在卫生队，处境十分危险。我们同首长研究后，把她安置到别处，严加保护起来了。为了她的安全，指挥所首长命令，不管什么人，包括她的亲友，都不能泄露她的去向。不过你是她的男友，到一定的时候，会把她的情况彻底告诉你的。”

土溜鱼痛苦地低下头：“花蓉大姐遇难的消息，我也知道了，也找到她的坟地，向她烧了些纸钱。花媚为什么受到国军关注，我也不清楚。解放军首长这般关心，把花媚保护起来，我也就放心了。首长认为需要的时候，把花媚母女交给我，我也会豁命保护的！”他担心过分打听花媚的消息，过分和花家成员接触，会引起洪科长怀疑，不想继续询问，管自去整理渔船工具了。

这时的洪科长，凭着侦察员的敏感，在千礁大险滩的怀疑，又在心里泛动起来。那个花媚姑娘，到底和国军是什么关系？这个花媚的男友，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对险滩里的航道那么的清楚？他和女友花媚，同神秘海盗土溜鱼，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难道这个鱼英兄弟，尤其是他的女友花媚，知道土溜鱼的下落，知道媚娘洞的秘密？不然的话，国军的特工们，为什么炸开大海堤，水淹卫生队，又派出两个神秘人，喊问花媚是谁，企图绑架她？……洪科长把发生的事件，串联起来思考着。但这些思考，毕竟都是疑问，需要证据证实。他抡起疑问的目光，盯着船上的土溜鱼。他心里想定了，要仔细地考察这个人，以及他的女友花媚！

百岛群岛之南基岛，胡璉的前边，铺着千礁险滩深水航道海图，是“海蜥”从共军手里弄来的。胡璉告诉他的参谋长：“最高当局屡次电催，要我部署东海一线的部队，对大陆沿岸发动攻击，建立反攻大陆的前进基地。近期的朝鲜战场，美军屡屡失利，我部如能攻击得手，也是对美国盟友的援助。国防部的孙立人，因为和总统存在二心，部长的职位恐怕不保。我们都是总统授职的总司令参谋长，不能对总统的战略心存迟疑，否则不用上边撤我们的职，自己上交辞呈罢了。”

参谋长提议道：“这座千礁大险滩，直接面对的正西方向，是浙南沿海，也就是共军东海中部前线指挥所所在地，四周有重兵部署，国军前往攻击，恐怕很难取胜。共军正在加紧战备，很快就会发动两次战役，一是攻击东海中部的百岛群岛，二是对东海北部的一江山诸岛，实施海陆空立体攻击。我们不妨集中一支舰队，配以一支精兵，根据这张

海图，从百岛群岛出发，潜进深水航道，秘密接近大陆，然后兵锋一转，转向东海中南部，朝着共军设防较弱的东山半岛，实行突然袭击，以此牵制共军对东海中部北部的进攻。东山半岛山高势险，背靠台湾海峡，如能予以占领，能成为总统的反攻大陆前进基地，能成为第二次金门大捷。彼时的总司令你，也就成为指挥两次金门大捷的党国英雄。”

胡璉容光焕发：“参谋长的军事谋略，也属党国将军中的佼佼者。你若能协助我，获得第二次金门大捷，也叫作东山半岛大捷，我必定呈报总统，予以你重任！”

几天后的洞拓岛，003号军统专用舰，李双忠区长告诉陆斌：“你是个优秀舵工，又驾驶过国军船只，进出过千礁险滩的深水航道，熟悉那里的情况。国军最近有重大军事行动，要组织一支大船队，非常缺乏舵工。你前往南基岛报到，参加大船队作战预演。”

陆斌假意说道：“我是国军舵工，亦是李将军的警卫，很想继续服侍李将军。”

李区长答应道：“等这次战役结束，你再回到我的身边。”

陆斌环顾四周：“这间将军卧室很凌乱，我替你整理一番，再去南基岛报到。”

“这样很好。你回到003号舰以前，我就暂时不配贴身侍卫了。”李区长说着，管自走出去，让陆斌打扫卧室。

陆斌向室外一瞄，李区长已经走远了，他快速地整理着，顺手拉开抽屉，翻起一叠文件，其中一个文件的封面，闪出一行字样：关于攻击东山半岛的训令。他迅速地看完全文，整理好卧室，从船舷跳上海岸，趁着周围无人，一闪身进入一片礁石林里了。

渔柳镇东侧山丘，远道赶到指挥所的张爱萍将军，听取高灵处长的汇报：“我潜伏敌军中的‘海雕’侦察员，获知一份敌军的重要战役计划。敌军利用我方失窃的海图，准备从百岛出发，潜进千礁险滩，做出反制我军攻击东海中部百岛的样子，然后兵锋指向东海中南部，奔袭东山半岛，建立反攻大陆的前进基地……”

精明强干的张爱萍将军，当机立断地决定：“敌军潜伏特务窃取海

图，利用海图作战。他们没有想到，我军还有多项同样的海图，我军也可以利用海图，对敌实行反制式作战……”

高处长顿觉眼前一亮：“张司令员的意见是，我军组织一支大型船队，利用海图的指引，进入深水航道，埋伏在大险滩中，等候敌军偷袭东山半岛的船队，钻进我军的罗网，我军再实施瓮中捉鳖。”

张爱萍将军继续说道：“我从省军区赶到这里，是要当面交代作战任务。敌军投入东山半岛战役的，肯定不止一支舰队。除了这支通过大险滩的奔袭舰队，还会从百岛方向，甚至从台湾方向，组织多支船队，运送大量兵力，配以强大火力，攻击东海半岛。我已知会福建军区，从台湾出发的敌军，由他们负责防御。从百岛出发的敌军，由我浙江军区部队拦截。主要是两处用兵，一是组织强大舰队火力，对从百岛直奔东山的敌方舰队，进行海面摧毁。二是组织大数量的中小兵舰机船，预先潜伏大险滩，对钻进我埋伏圈的敌船队，进行包围穿插，最后予以歼灭。第二项作战任务，由你们所属部队完成，高处长担任指挥。”

送走张爱萍将军后，高处长招来洪云端科长：“南边的东山半岛，即将发生一场大规模战斗。你把那位叫花媚的渔家女，安置在东山半岛，恐怕会有危险。你安排一条渔船，装扮成东海渔夫，亲自前往东山半岛，把花媚转移到其他地方，予以安全保护。让你亲自到东山半岛，还有另一层用意。你不是说过，你怀疑花媚的身份，尤其是花媚的男友鱼英，可能和媚娘洞秘密有关吗？你这次带走的渔船，可以叫鱼英驾驶，一方面让他到东山，和日思夜想的女友见面。另一方面从他俩的接触中，进一步解除疑问，如果他俩主动提供，或者是你做思想工作后，他俩被动地告诉你，能够通过深水航道的哪段水域，进入到那座媚娘洞，你就马上电告我，我将带着大舰重炮，潜进那座海底大洞天。这对伏击并围歼敌人的舰队，具有更大的胜利把握。因为藏兵于海底洞天里，敌人不易发现，埋伏更具隐藏性，出击更具突然性……”

午后的东海，深绿色的水面，映入蔚蓝色的天光，蓝绿相融一派醉人。土溜鱼驾着白底船，载着侦察科洪科长和杜参谋，朝着东山半岛进发。土溜鱼想到，自己能和花媚会面了，他的心情像变成了一条弹涂鱼，蹦蹦跳跳的。

船只前方的浪花里，一只黑色的鸬鹚，正在追逐着一条花鲢鱼。而浑身彩鳞斑斓的花鲢，不时地从浪花里跃出，似在逗引着嬉戏着黑鸬鹚。洪科长也是个有情趣的年轻人，注视着鸬鹚和花鲢，又看了看土溜

鱼，不无所指地说：“鱼英兄弟啊，鸬鹚又叫鱼鹰，和你的名字相谐意，和你追寻花媚的情景，也十分相似。你们东海的讨海郎，平素能够依据眼前的海景，自编自唱渔歌渔谣，你不如唱一段吧！”

杜参谋也起哄道：“欢迎鱼英兄弟，唱一段渔歌。”

鱼英对着景色，沉思了片刻，慢慢吟唱起来：

我讨海郎就像黑鱼鹰，
追逐心爱的小花鲢，
我叨起花鲢吻的亲，
花鲢扑腾装受惊，
我爱她惜她松开嘴，
她假装逃溜露身影，
我依恋不舍追得紧。
我一叨叨中她白嘴唇，
逗得她抿嘴笑盈盈；
我二叨叨中她花胸襟，
痒得她咯咯咯喷笑真动听；
我三叨叨中她小心灵，
她心灵生爱不正经，
钻进我的被窝里，
乖乖做我的小爱情。

“唱得真形象真动听啊！”洪科长和杜参谋，鼓掌欢笑起来了。

平静下来后，洪科长站在一旁，关注着掌舵的土溜鱼，冷静地思索着，眼前这个三十来岁的鱼英，显然是个智商灵敏感情丰富的青年人。自己怀疑他和媚娘洞的秘密，有些解不开的关系。不然那些国军情报人员，为什么袭击他的女友花媚呢？即使他和他的女友，心里保守着媚娘洞的秘密，也是有正道的理由，使他们不肯外泄秘密。从正面引导他们，或许会促使他开口？洪科长想罢，微笑地说着：“鱼英兄弟，你应该知道，我们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军到东海，是为了苦难深重的渔家。”

土溜鱼点了点头。

洪科长继续说道：“解放军在东海做每件事，都是为渔家服务。解放军说的每句话，都是考虑渔家利益。你明白了这一点，对我接下去的话，就会高兴地应答了。”

土溜鱼警觉地问：“科长要问什么？”

杜参谋夺口而出：“科长要你坦诚地说，你知道不知道媚娘洞的秘密？”

鱼英神色肃穆起来：“我当然听过媚娘洞的传闻。知道媚娘洞详情的，当然不是我鱼英，而是一个绰号土溜鱼的渔夫。听说他和他的祖先，都是妈祖林默娘的后人。听说他根据祖先的遗训，宁可葬海而亡，也不能泄露秘密，也是要保护那座妈祖娘娘的天然庙宇，保护供奉其间的妈祖娘娘宝像，从而让妈祖保护东海渔家。从传说的话来想，保守媚娘洞秘密，是一桩天经地义的大好事！”

洪科长焦急地说：“可是解放军想了解秘密，也和你说的保守秘密，都是相同的目的，都想保护渔家。”

“洪科长找错对象了，我确实不知道媚娘洞的秘密！”土溜鱼执拗地应道，再也不开口说话了。

白底船抵达码头，洪科长告诉他俩：“鱼英和杜参谋，你俩留下来守船。高处长有过指示，花媚藏身哪座军营，送到哪里去，只能我一个人知道。”

“我是侦察参谋，鱼英是侦察科舵工，我们应该知道详情，以便替

科长分忧。”杜参谋略有些生气。

“这是必须执行的组织纪律。再说一会儿工夫后，我会把花媚带到船上，你们也不必着急。”洪科长不容他俩多说，管自大跨步地离开了。

大约两小时后，洪科长带着花媚，估计快到泊船码头，开始劝告花媚：“妹子一会儿就要见到鱼英了。我会离开船只一段时间，让你俩说说悄悄话。”

经过灾难的折腾，花媚虽然略显憔悴，但仍然盖不住花容月貌，只是声音有些沙哑：“鱼英大哥还好吗？”

洪科长说道：“鱼英是个闯海汉，东海的咸风腥浪，对他不算什么，他一切都好。我只是有一桩事，想请花媚妹子帮帮忙。”

花媚轻声应道：“洪科长有什么事，尽管开口说来。凡是花媚能帮的，一定尽力所为。”

洪科长兴奋起来：“东部的千礁大险滩，有一座巨大的海底洞天，你应该听说过？”

花媚的身子微微一颤：“是听过传闻……”

洪科长追问道：“你是个渔家妹子，前往大险滩中，进出海底洞天，是一桩天大的难事。然而那位鱼英兄弟，是一位浪峭尖打滚的闯海高手，他或许知道如何进入媚娘洞？”

花媚静默了片刻，随即推却起来：“我和他相好不久，他是否知道媚娘洞，我确实不知道。”

洪科长连忙说道：“我不是说他一定知道。我只是想请你帮忙，从旁劝劝鱼英，他如果知道媚娘洞秘密，赶紧告诉解放军。现在东海上的国共两军，都在侦察媚娘洞的秘密，准备利用媚娘洞，取得战役胜利。但是两军的宗旨不同，解放军夺取媚娘洞，是为了保护东海渔家……”

花媚呢喃道：“听说国军也在宣传，他们想获取媚娘洞秘密，也是出于保护东海渔家？”

洪科长警惕地问：“国军和你们有过接触？国军在什么地方，和你们进行接触？”

花媚觉得说漏了嘴，连忙掩饰道：“我一个渔家女子，哪会和国军接触？我只是听过传闻。”

洪科长开门见山地说：“国军的情报人员，不是在海柳镇，炸开大海堤，水淹卫生队，把你们迫出来，有人点名道姓地叫唤你？我当然知道，你一个渔家女子，身上没有多少秘密。但我有点怀疑，国军是不是想通过你，发掘鱼英身上的秘密？所以我想请你帮忙，劝劝鱼英兄弟，身上如果怀有秘密，赶紧告诉解放军……”

花媚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你的心意了。我虽然不了解鱼英的秘密，但我一定劝告他，让他把心里的秘密，尽早告诉解放军，报答解放军救护我们的恩情。”

“那就好，那就好。”洪科长不无亢奋。他把花媚带到码头，招招手让杜参谋下了船，目送着花媚跳上船去，心情激奋地笑了笑，向杜参谋说道：“他俩是小别胜新婚，我们给他俩几小时。”于是带着杜参谋，远远地离开码头了。

十九

花媚从船头扑过去了！

土溜鱼从船尾扑过去了！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没有欢笑，没有说话，只有花媚的阵阵抽泣。

一个时辰以后，花媚轻声地说道：“洪科长有些怀疑你的身份了。他让我劝告你，如果知道媚娘洞秘密，赶紧告诉解放军。我虽然假装不知你心里的秘密，但我心里想，你应该告诉解放军，如何找到媚娘洞。讨海人吃人一条小虾皮，还人一篓大鱼。解放军多次救过我们，我们得还情啊！”

土溜鱼想了想：“我何尝不知道要报恩？可是国军也救过我和花蓉啊，难道也要向国军泄密？”

花媚继续劝道：“我们通过接触，应该知道谁好谁坏。解放军是好人，是渔家的亲人。国军的正规军，过去也蛮正统的。但是从大陆败退东海的散兵，勾结海盗水匪，危害渔家的事，干得太多了。不管怎么说，你绝对不能真正投靠国军！”

土溜鱼应道：“我当然知道谁好谁坏。我口头答应加入国军，是为了自己的逃溜。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答应加入解放军，除了做些可以做的事，报答他们恩情外，我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掩饰自己身份。因为我认为，不能背叛祖训，不能背叛妈祖，才是最大的愿望。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我把军队引进媚娘洞，那座天然的妈祖栖身处，势必受到摧毁！那座妈祖飞天宝像，势必流落海涯，成为海贼水匪的竞争品，不知会是什么结果！妈祖天然庙宇受毁，妈祖飞天宝像失落，妈祖怎么保护东海渔家？东海渔家的苦难，会像大东海一样漫无尽头呢！这就是我的真正的想法！”

花媚的话声有些哆嗦了：“那该怎么办呢？解放军都怀疑你了，你不说出真话，又留在解放军中间，迟早会身份败露，到了那时候，一切都不好啊！”

“我已经打定主意，回到解放军中，是为了找到你。现在找到你了，我就带你离开。无边无际的大海，总有你我躲身的地方！”土溜鱼说着，解开了连接码头的缆索。

“可是我阿娘怎么办？她还住在解放军医院里呢！”花媚犹豫不决。

“我临来以前，到卫生队观察过，解放军对老人很照顾。解放军是好人，不会虐待老人的。我们离开后，我想办法通知花芯，让她去帮助看护老人。”土溜鱼说道。

“你要走你单独走，我留在这里，跟洪科长交代一下。总不能以这样的礼数，对待自己的恩人！”花媚不愿离开。

“你不走的话，我就绑你走！我躲在暗处，你留在明处，给你造成了多少厄难！就是因为国军特务找我，找到你头上，害得花蓉遇难了！我欠你家一条人命，不能欠你家两条人命！如果你出什么事，我也不想

保住自己的命了！”土溜鱼不由花媚分说，拿起一把竹撑篙，将船撑离了码头，立即扬帆操舵，船只驶动了。

“你急着离开干什么？洪科长他俩乘什么船回去啊？你这样匆匆离开，该怎么面对洪科长？”花媚生气地嚷着。

“我们要藏进没有国共两军的荒海野岛！”土溜鱼喊道。白底船驶向茫茫远海了。

白底船离开良久，洪科长和杜参谋，不紧不慢地来到了码头。他俩抬头一看，白底船不见了，土溜鱼和花媚杳无踪影了！

“船只是不是去别处，补充淡水柴米和油盐了？”洪科长忐忑不安，找遍了附近的海岸，根本没有人形船影。杜参谋大胆地想道：“科长怀疑鱼英的身份，我连鱼英带花媚都怀疑！我觉得那个鱼英，可能是土溜鱼！”

洪科长一跺脚跟：“你说得很大胆，也非常准确，这个鱼英船舵工，完全可能是土溜鱼！只是缺少直接证据。”

杜参谋说道：“他担心你追查，把你我丢在这里，就是很好的证据。通知我军占领的海岸渔岛，找到鱼英、花媚，就是铁的证据！”

洪科长斩钉截铁地说：“动员全体军民，找到鱼英、花媚。我们租一条快船，离埠紧急追寻！他俩从我手里溜走，我追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俩！”

杜参谋发誓：“我就是跳进东海，游遍整座海涯，也要帮助洪科长，找到鱼英、花媚，验证鱼英身份！我大胆地建议，你我各租一条快船，分头出海寻找！两条船找的海域，比一条船找的要宽广许多！”

不一会儿工夫，在当地军民帮助下，两条小型快船，驶向大浪溜溜的外海了！

百岛群岛之洞拓岛，003号军统专用舰，跟在一支大船队后边，快速离开了避风港。军统行动队长吴戈，向李双忠区长汇报：“我‘海蜥’情报员来电，先前担任舵工的，后来又不知去向的鱼小英，原来是掌握媚娘洞秘密的土溜鱼，他从共军那里带走自己的女人，逃进东海中部海域

了。”

李区长气得双唇哆嗦，半晌说不出话来。

吴戈继续说道：“根据上峰的作战计划，我们的第一支舰队，午夜对共军占领的东山半岛，实施正面攻击，吸引共军主力。而国军从百岛群岛出发的船队，悄悄通过千礁险滩的深水航道，转而南下急进，对东山半岛实施侧面迂回偷袭，并一举占领东山半岛。我们的003号舰，跟随南下船队，参加东山半岛的行动，还是转驶东海中部，寻找并抓捕土溜鱼，从而获悉媚娘洞详情，阻止共军利用此座海底洞天，对我百岛群岛实施攻击。”

李区长断然地说：“003号舰吨位小，没有配备重炮，对参加夺岛行动，没有多大作用。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转身海面，寻捕土溜鱼！”

次日五更天，天呈鱼肚色，正在浩茫海涯航行，寻找并捉捕土溜鱼的003号舰，突然发现东北方向的千礁大险滩，传来猛烈的炮火声。吴戈再次匆匆而来，向李区长报告：“国军正面攻击东山半岛的行动，受到守岛共军的拦截，损失严重。而偷袭大船队，行至千礁险滩中时，没想到共军潜伏在深水航道两侧，对船队实行反偷袭，我偷袭船队船毁人亡，正在向南基岛败退。我们的003号小舰，如果加入那支船队，怕是免不了沉戈东海的下场！”

李区长的脸气得铁青，厉声呵斥吴戈：“说什么丧气话？003号加快速度，扩大搜索海区！从国军的失败来看，那座千礁险滩里的海底洞天，地势何等重要！我们就是上天下海，也要捉到土溜鱼！”

吴戈插嘴道：“这个家伙，不愧为善于遁地逃溜的土溜鱼，他溜进国军，又溜进共军，都是为了自身逃溜！”

李区长发狠道：“任他是土溜鱼，还是土溜鬼，这次我们搜遍东山半岛外侧的广大水域，他再也逃溜不了！”

澎湃的波涛间，003号舰像一片小小的鱼鳔，被掷得大上天下。又经过一天的搜索，依然不见土溜鱼的白底船。吴戈的声音再次响起：“报告李将军，大事不好了……”

李区长怒吼起来：“你是怎么了，第三次来报丧？”

吴戈哆哆嗦嗦地：“确实是令人丧气的战况通报。共军埋伏千礁险滩的部队，打散了我军偷袭东山半岛的船队后，利用我位居百岛群岛的洞拓岛，兵力抽走而防守薄弱，乘虚进行空袭，并一举占领了洞拓岛！”

李区长像一头暴怒的狮子，来来回回地蹿动着。同处驾驶室的舵工陆斌，忍不住插了一句：“我说吴队长啊，你真是一天一夜三次报丧，报得我们的003号舰，都回不了军统东海区的巢穴了！你能不能报一次喜啊？”

吴戈突然说道：“陆斌上尉金口不开则已，金口一开必有喜事。根据胡司令长官部的战情通报，我军考虑到，洞拓岛是百岛群岛的主岛之一，所处地位十分重要，会成为共军攻击百岛的前进基地，因此决定派出大舰重兵，对首次攻占洞拓岛的共军，实行反攻击作战，一定要把共军逐出洞拓岛！”

李区长有些激动了：“国军在百岛的气势，总算还能恢复！陆斌上尉，保持快速前进，继续搜捕土溜鱼！”

003号舰疯狂搜捕之际，逃进海涯的土溜鱼，驾着白底船，载着自己的女人，停泊在一片海滩旁边。这片黑礁突出高低错落的海滩，位处浩荡水涯中央，名叫野蟒滩。野蟒滩里，没有一座稍大的岛屿，不是海盗居住的巢穴。但它的密集耸立的礁石，却可以遮蔽视线，成为海盗临时躲避的地方。土溜鱼每逢受仇家追袭，常常船抵野蟒滩，利用熟悉的礁石相夹的水道，驾船深入野蟒滩腹地，暂时躲藏其间。他把自己的白底船，傍礁停泊着，看到花媚有些气闷，知道她在怪自己，不该离开解放军。

土溜鱼决定逗逗乐，缓缓她的情绪，于是想了一会儿，自编自哼起来：

我那美貌的渔家姐，

不要缩在船舱里，

一个人儿生闷气，

闷气在腹中大积累，

白嫩的肚皮会胀裂，

真真实实太可惜。

闷气积累成臭屁，

扑地喷在船舱里，

长久时间臭兮兮，

臭得大姐叫天地，

怎么船舱里放臭屁，

自作自受的是自己！

花媚扑哧一声笑出来，又轻轻骂了一声：“真是一个海洋流氓！”

“既然我是海洋流氓，我就在海洋里，跟你流氓一次！”土溜鱼扑了过去，把她整个儿搂了起来，翻波覆浪地做起爱……

两人嬉乐了一阵，土溜鱼睡着回笼觉，花媚整冠理容，来到舱面上，倚着船舷而坐，凝视着眼前的海天。她那满脸的激情的红晕，慢慢地消退了，代之泛起的，是孤独和迷茫的神色。而她的心里，尤其感到空落落的，似乎感到缺乏了什么。

眼前的海景，也似乎在逗引她的失落的情绪，只见湍流交集冲泻的险滩，水流激起了密密麻麻的浪珠水沫，在清澈清碧的水帘里，形成雾海的景致，一派白茫茫。而在这片水底“雾海”里，不见任何大型海生物，只有一条手指长的水潺，也就是被渔家叫为“龙头鱼”的，龙头状的鱼颇耷拉着，细骨柔软的身子扭动着，孤单又无力地游动着。它始终没有游出险滩冲向远方，而在这片险滩角落里，孤立无援地徘徊着，茫然不知所向地困惑着。

面对这条龙头鱼，花媚的心情，更感到沉重和郁闷。她哼起了借景抒情的渔谣：

伶仃竹竹龙头鱼，

苦水浸得你战栗，
寒流冲得你冷凄，
水雾浸得你迷离，
你睁开泪眼问天地，
哪儿平安好安居？
哪块福地好栖息？
但愿有朝头抬起，
小鱼变成真龙体，
真龙腾云驾雾飞，
飞向福运的天宇。

花媚唱到这里，仿佛受到强烈的启迪，快步冲到睡舱口，大声地叫唤：“土溜鱼大哥，你赶快上来，我要你开船，离开黄蟒滩！”

睡过回笼觉的土溜鱼，迷迷糊糊地钻出舱口：“开船去哪里？”

花媚字字顿挫地说：“我仔细想过了，解放军是好人，我们回到好人中间去！”

土溜鱼愣了一下，嘟嘟哝哝道：“我何尝不想和好人一起生活？可是他们迫我说出秘密，那是，背叛妈祖娘娘，我该怎么办？”

花媚气愤地嚷道：“妈祖娘娘是好人，应该支持你做好人！让好人回到好人中间去！你向好人说什么话，你替好人做什么事，都没有背叛好人祖先，都没有背叛好人娘娘，都是应该说的话，都是应该做的事！”

土溜鱼不无意识地点点头，又有些微的犹豫，欲动又止地待在那里。就在他犹豫的时候，黄蟒滩的外边，传来一阵兵舰机器的轰鸣声，机器声又慢慢地停下来，有人使用高音喇叭，朝着险滩喊起来：“躲在

险滩里的土溜鱼，国军发现你的白底船了！你开船离开白底船，回到国军的行列里，国军用黄金白银奖赏你！”

花媚惊慌地哆嗦着：“国军怎么会来追寻你？国军怎么知道你躲在这里？是不是生吃番死里逃生，领着国军来报仇？我们该怎么办？”

土溜鱼临危不惧，双眼闪着冷峻的目光，仔细地扫了一圈，只见四周的林林总总的海礁，大多高过白底船桅梢尖，严严实实地遮着视线，外边的国军官兵，根本看不见礁石丛里的白底船。他敏锐地判断道：“黄蟒滩外的国军，根本看不见我们！是在恫吓我们，探索我有否藏在险滩里！我们继续躲藏，根本不用理他们！”

花媚依然忧心：“如果国军的兵舰，开进险滩找你，我们无处可逃啊！”

土溜鱼断然地说：“险滩里边明礁耸立，暗礁更加密集。国军的兵舰，舰体比渔船大几倍，吃水又很深，不熟悉险滩里的水道，不敢贸然进入险滩的！我们不要搞出动静！国军咋呼一阵子后，看到险滩没有人，会开船离开的！”

屏息静待了一会儿，险滩外的003号舰上，气急败坏的吴戈，使出最后的手段，指手画脚地发令：“全体行动队员，架起三门迫击炮，对准黄蟒滩轰击！如果土溜鱼藏在里边，不怕他不出来！”

手忙脚乱的行动队员，搬出刚刚配到舰上的迫击炮，炮口对准险滩，射出了黄闪闪的炮火。

落在海里的炮弹，炸起了白花花的水浪。击中礁石的炮弹，炸起了黑灰灰的碎石。有一颗迎天而落的炮弹，落在白底船旁边的高高的礁柱顶部，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团被炸飞的碎石，从桅杆的梢尖，朝白底船砸下来了。土溜鱼趴在舱面，聚精会神地观察着险滩外边，没有发现飞下来的礁石。躲在舱里的花媚，刚好探出舱口，观看外边的情况，突地发现了，有一团飞石砸向土溜鱼，她啊地叫了一声，奋不顾身地跳出舱口，整个儿趴在土溜鱼的身上，替他阻挡飞来的石头。一块飞石的棱角，刚刚划过她的手臂，砸中身边的船舷，哗地落下海去。被压在身底的土溜鱼，似乎觉得不对，猛地翻过身子，双臂搂起了花媚，发现她的左臂，有个血淋淋的伤口。他扯起渔衣的一角，欵地撕了下来，扎在花媚的手臂上，替她止了血，生气地责怪着：“女人的皮肉软绵

绵，怎能抵挡坚硬的石头？老子的筋骨比铁硬，还怕一块碎石子？”

花媚忍着痛：“你是船只的桅杆，桅杆如果断裂了，航船怎能闯海？我是桅上的帆叶，帆叶有点小破洞，可以修补使用。”

险滩的外边，003号舰驾驶室里，舵工陆斌劝告道：“报告李将军，射出了大批炮弹，险滩里不见土溜鱼的影子，还是不必继续浪费炮弹吧？”

李区长同意道：“你到舰只甲板，传达我的命令，停止炮火轰击，兵舰速回洞拓岛。首次解放洞拓岛的共军，在我国军的大舰重兵攻击下，已经退回大陆。我们必须速回洞拓岛，重建军统东海情报区总部……”

随着机器的轰鸣声，003号舰渐渐远去了。险滩里的土溜鱼，驱动小船漂了一会儿，发现兵舰不见了，这才叮嘱花媚：“我们离开黄蟒滩，前往大陆沿海，找到一家医院，替你正式包扎伤口。”

花媚执拗地说：“要想替我疗伤，就去找解放军医生。你不回去见解放军，我就不疗伤！你就是把我载回大陆，我也要离开你……”

土溜鱼应道：“你也不必迫我了，我听你就是了。其实也是国军的兵舰，迫得我离开海面。他们满东海找我，迟早会找到我的！落进国军手中，日子会难过，说不定小命也难保。最起码，落在解放军手里，他们不会虐待人，他们只会善待人！”

花媚喷出了咯咯的笑声：“其实我只擦破一点皮，根本不用治疗。渔家女的命，没有那么金贵。我的真正心意，是要你去投奔解放军！”

白底船漂泊了两轮潮汐，抵达一座荒芜的海岸，已是黄昏时刻了。花媚看了看四周，只见礁石嶙嶙的海岸，没有一座渔屋，没有一条渔船，没有一个渔人。她吃惊地问：“这是什么鬼地方？”

土溜鱼笑着说：“这里确是鬼地方，名叫鬼不来埠头，长期荒无人烟，连海鬼也不来。”

花媚责问道：“你船傍鬼不来埠头，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不想去找解放军了？”

土溜鱼连忙说：“这片鬼不来埠头，距离海柳镇很近。只要翻过一座山，就能找到海柳镇。我把船泊在这里，是担心你的安全。”

花媚催促道：“我有什么要紧？关键在于你。你不能让解放军焦急寻你！你去找洪科长和杜参谋，向他们当面认错，并供述媚娘洞的详情，这样一了百了，我们和解放军都没有牵挂，都能放开心相处了。我去部队卫生队，看望医院里的老阿娘。”

土溜鱼拦住她：“我可以去找解放军，你不能去卫生队！”

花媚生气了：“这是为什么？”

土溜鱼解释道：“国军满东海追查我，他们找不到我，定会老羞成怒，再滋类似生吃番的恶人，潜到大陆沿海，搜查并绑架你，迫我投奔国军。你们的老阿娘，受到解放军的看护，你我都能放心。你继续留在船里，暂时躲避一阵，防止国军特务危害你！”

花媚听他说得有理，看了看海面：“海里的潮汐很急，船只需要人看护。你尽管放心去找解放军，我留在船里！”

天色渐渐朦胧。离开白底船的土溜鱼，心绪稍有些犹豫，时快时慢地行走着，逐渐接近了解放军指挥所。一个熟悉的人影，走出了指挥所的大门，看到在门外踟蹰的土溜鱼，两人异口同声地惊喊：“是鱼英兄弟啊！不，是土溜鱼老大啊！”“是杜宽参谋啊！”

杜参谋反应敏捷，快步地跑上前来，和土溜鱼握了握手，又把土溜鱼抱了起来：“我受高处长和洪科长的全权委托，四处寻找你。现在总算找到了。根据领导的指示，要我和你交朋友，我们去找个地方，叙述友情吧！”他不管土溜鱼是否愿意，连拉带拽的，把土溜鱼带到一处小饭堂，找了个僻静的角落，点了几盘鱼虾，要了一瓶烧酒，开怀畅饮起来。酒过几巡以后，两人都有些醉意了，杜参谋神秘地问：“土溜鱼大哥啊，你既然重新投奔解放军，又认了我这个解放军，作为你的贴心朋友，你一定想通了，要把心里的秘密，通过我这个解放军朋友，向解放军首长报告！”

土溜鱼停了一下，这才开口说道：“我知道解放军要的是什么秘密。我也愿意提供秘密。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解放军进入媚娘洞以后，要保护洞里的妈祖飞天宝像，那是我心里的圣物，更是东海渔家崇拜的

偶像，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毁！”

杜参谋忙不迭声地答应：“那当然那当然，我们人民解放军，保护信仰自由，也崇拜渔家的第一崇拜神圣，就是妈祖娘娘嘛！”

土溜鱼高兴地说：“既然解放军也崇拜妈祖娘娘，我就把妈祖海底洞天的进口，明白地告诉你。”

杜参谋连声催促：“你快说，你快说！”

土溜鱼压低了声音：“船只抵近千礁大险滩，进入深水航道，大约驶到航道的中央段，可以容易地找到两块巨大的礁盘，一块形似海龟，一块形似海蛇，传说它们是海龟神和海蛇神的化身，龟蛇两位海洋神祇，是妈祖娘娘的守门侍者。海龟神礁和海蛇神礁相夹的水道，其宽甚敞其深难测，可容大型船只进出。”

杜参谋急巴巴地断定：“土溜鱼大哥是说，龟蛇之间的水道，就是进入媚娘洞的大门？”

土溜鱼点点头，又想接着说什么：“不过我还有话要说……”

杜参谋打断了他的话：“你就不用再说一个‘不过’了！你已经提出条件，要解放军保护妈祖飞天宝像，我已经代表解放军首长，答应你的条件了！但是我要向你提出一个‘不过’了，不过我要求你，你告诉我的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即使别的解放军首长盘问你，你也不能告诉他们！”

土溜鱼大惑不解：“这是为什么？解放军都是好人嘛！”

杜参谋神色严正地说：“你富有闯海经验，却不了解军队情况。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到现在一九五二年，解放军屡次进攻东海诸岛的情报，都被国军破获，给解放军带来很大的伤亡。解放军内部，潜伏着一批国军情报人员。尤其是一个代号‘海蜥’的军统情报员，潜伏在海柳镇指挥所中，对解放军危害性很大。谁也不知道，明天接待你的解放军人员，是不是军统特务，他会把你提供的秘密，立即报告国军……”

土溜鱼的头脑里，嗡地响了一下。他虽然不知道军队的情况，但他

的天生的极度灵敏的警惕性，促使他欲言又止地闭着嘴，心里闪过对解放军的问号。他甚至对这位不让他多说秘密的杜参谋，也用疑惑的目光，细细地观察起来。他狡猾地试问了一句：“我如果还有什么话，也不能告诉别人啰？”

杜参谋断然地说：“你有什么话，只告诉我一人，不要告诉其他人！”

临分手以前，杜参谋盘问道：“土溜鱼大哥，你的船泊在什么地方？花媚妹子有没有在船上？你可以告诉我，以便我有什么情况，及时地找你联系。”

土溜鱼再次警惕地应道：“我还要驾船补充淡水。待到船只泊在固定的码头，我再去通知你。”

“我再叮嘱一声，你有事找我，不要直接闯指挥所，只需告诉指挥所岗哨，让岗哨电话通知我，我就会出来会见你！”杜参谋说罢，匆匆离开了。

二十

土溜鱼和杜参谋会面的次日，兵力强大的解放军，在张爱萍将军指挥下，组织了几支大船队，出兵东海中部，第三次解放百岛群岛。

盘踞百岛的国民党，经过解放军多次攻击，兵力日渐衰竭，自知不是解放军对手，决定从百岛撤退。此时的战场态势，百岛周围的海域，都有解放军船队巡弋。最后一支国军撤退船队，决定铤而走险，逃抵千礁大险滩，穿过深水航道，南下台湾海峡，或西逃海峡诸岛，或东逃台湾本岛。

跟随撤退的003号舰上，吴戈进入驾驶室，焦急地询问李双忠区长：“我军有深水航道海图，共军也有海图，如果共军组织船队，在深水航道伏击，我军如何撤往台湾？”

李双忠区长应道：“已经收到‘海蜥’的电报，深水航道的中段位置，

两块龟形礁和蛇形礁之间，是进入媚娘洞的大门。如果撤退船队，遭遇共军船队，我们抢先一步，舰队隐入巨大的媚娘洞，待到共军船队出现，我们冲出海底洞天，对共军船队实施突袭，可以一举取胜！”

吴戈毕恭毕敬地一敬礼，口里应了个“是”字，转身就要离开。李区长命令道：“关于媚娘洞的情报，是我们军统获得的。003号舰跟随舰队撤退，任务是实地引领大舰队，寻找潜伏舰队的媚娘洞。你到舱面上指挥。舰队到达龟蛇礁时，你乘坐随舰小艇，在前边探索领航。”

吴戈反问了一句：“我还没有到过现场，不熟悉进出媚娘洞的水道。”

李区长说道：“刚刚得到媚娘洞情报，就遇到共军围攻百岛，来不及勘探媚娘洞现场。如果勘探过现场，还要你我干什么？”

两个小时后，进入深水航道的国军舰队，缓缓驶进一片地形怪异的水道，但见水道的右侧，一块巨型礁盘，身如大龟卧水，头如龟首仰天；而在水道的左侧，另一块巨型礁盘，顶部漫长又粗糙的石纹，似大蟒盘旋。龟礁和蛇礁之间，墨蓝色的水道，闪出幽深骇人的色调。003号舰放下的小艇，载着吴戈的行动队员，朝着水道的深处驶去。出现在他们前边的，是一座庞大的荒岛，就在这时候，深水航道的西口，数十条解放军的小炮艇大机帆，成一系列纵队驶过来了。是隐藏国军中的‘海雕’侦察员，将最后撤离百岛的国军的情报，及时电告了解放军。解放军根据大险滩情报，组织了这支大船队，前来攻击国军船队。最前边的炮舰上，洪科长带着杜参谋，来到船队指挥员高灵身边。杜参谋介绍道：“那个绰号土溜鱼的鱼英老大，所说的媚娘洞进口，就在深水航道的中段，位于龟形礁和蛇形礁中间。如果敌人撤退船队，发现我们前来拦截，及时躲进媚娘洞，利用媚娘洞来掩护，对我船队进行突袭，那就被动了！”

杜参谋刚说到这里，观察哨大声呼叫：“报告高处长，深水航道前方，发现国军的撤退舰队……”

高处长闪亮的目光，眺望着四周的地形水貌，当机立断地发令：“船队分散开来，利用礁石掩护，对敌舰实施突击！”

也是在同一时间，国军舰队的指挥官，声嘶力竭地命令着：“全部炮火射击，击退共军船队！”火力强大的重炮，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

射击解放军船队。

此刻的解放军船队，发挥着自己的优势，一边射击炮火，一边躲避国军的炮火。他们的所有船只，大多是数百吨的炮艇，小的是数十吨的机帆船，船体小吃水浅，像小巧灵活的鱼儿，快速地分散了，各自潜进险滩中。他们的船身，不但小巧而且低矮，利用一座礁山，掩护一条船只，朝着国军的大舰，进行猛烈的炮火回击。

受到回击的国军舰队，小礁山难遮大船体，大舰体挤在窄水道里，难于掉头转身，笨拙地后退着，炮弹在甲板上爆炸，伤亡的官兵，奔逃的奔逃，落水的落水，一片哀号之声。一颗凌空飞闪的炮弹，准打准地击向海面，炸得军统的小艇，船底朝天翻沉，吴戈和他的行动队员，被压在黑蓝幽暗的水底，杳然不见了。

两军猛烈的炮火，一直对射着，直到夜幕降临，大险滩一片昏黑，双方的大舰小艇，各自朝着东西方向，逐次撤离战场了。

撤出航道东口的国军船队，李双忠凝眉思索了一阵，拿起了对话筒，向船队指挥呼叫：“共军已掌握我军的撤退路线，可能会再次组织大舰重炮，在我南撤的路上，进行拦截。建议改变航线，船队离开大险滩，驶往东海北涯，暂时撤到一江山列岛……”

得到船队指挥同意后，李区长命令舵工陆斌：“转舵掉头向北，直驶一江山列岛！”

黑黝黝的海涯，东方的百岛方向，出现了一支解放军船队，追波逐浪地赶过来了。令人奇怪的是，陆斌驾驶的003号艇，速度渐渐地放慢了，远远掉在撤退船队的后边。正在一旁打瞌睡的李区长，被一种船只冲滩的震动声，倏地惊醒了。他睁开双眼，惊骇地发现，陆斌驾驶的舰只，竟然一阵猛冲，撞上了一片露出水面的浅滩，一动不动地搁浅了！他愤怒地盯着陆斌：“你这是干什么？”

陆斌向船后一指，只见黑暗的海面，解放军的追击船队，灯光明灿地追过来了。陆斌字字清晰地说：“解放军追过来了！李将军投降吧！”

李区长怒吼起来：“你到底是什么人？”

陆斌坦然地说：“我是解放军侦察员。”

“原来你就是‘海雕’啊！我们费尽心机地找你，原来你就隐藏在我身边！”李区长抽出手枪，对准了陆斌。但他并没有开枪，一边说着一边后退，退到了甲板上，面对着纷乱奔窜的部下，大声吆喝道：“共军的船队追到了！想向共军投降的，留在船上！想继续效忠党国的，跟我乘坐小艇离开！”他带着几个部下，跳到舷外的小艇，开动了机器，飞速地消逝在夜幕中了。驾驶室里的陆斌，也握着一支手枪，并没有开枪射击，只是对着逃逝的小艇，轻轻地感叹道：“真是名副其实的李双忠，都到这种败局了，还这么忠于你的党国，殊不知这是愚忠蠢忠！”他转向留舰投降的官兵，“国军兄弟们，让我们迎接解放军，迎接新生活！”

东海北侧台州港，浙江省军区前线指挥部，正在召开解放一江山列岛作战会议。张爱萍将军威严地宣布：解放一江山列岛的作战计划，即将付诸实施。这场规模空前的战役，是解放军建军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场立体作战。先由庞大的机群，横空临岛轰炸；再是军舰炮艇快艇组成的大编队，进行抵近射击，最后出动登陆艇，运载登陆部队，进行登岛攻击，一举解放一江山列岛！现在是一九五四年春天，大陆解放以后，时间历经多年，国民党败退东海的部队，经过多年修缮，在以一江山列岛为主的诸岛，修建了大量永久工事。一座座小岛，就像一座座钢筋水泥修成的堡垒，大家切不可轻敌……

高灵处长请示道：“守卫百岛群岛的部队，具体作战任务是什么？”

张将军布置道：“百岛群岛和千礁险滩中间的航道，是一江山列岛守敌的南逃台湾的必经之路。指挥过一江山列岛防务的胡宗南和胡璉，尽管吹嘘一江山列岛是攻不破的东海钢铁堡垒，在我军的立体攻势中，钢铁堡垒必将成为豆腐渣工程，迅速土崩瓦解。一群残兵败将，必将乘坐船只，逃向台湾海峡。你们百岛守备部队，要利用千礁大险滩的隐蔽地形，对其实施突然拦截，迫其就地投降！中央军委几年前制定的大东海战略，提出首先攻占东海中部，将东海南北的国民党军队，予以拦腰切断。你们如果拦截成功，就是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的大东海战略目的！”

一阵欢腾之后，与会的指挥员们，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了。

话再说回头。在浙南沿岸的海柳镇，和杜宽参谋会晤过的土溜鱼，爬过了一座山峰，来到那片鬼不来埠头。荒凉的埠头外，白底船孤零零地泊着，花媚不见了！

土溜鱼的心啊，像着火的渔灶。他东奔西跑了一阵，附近海岸没有花媚。他强制自己，冷静地思索了一下，终于感觉到，花媚一直挂念着老阿娘，她或许前往海柳镇，进入卫生队开设的医院，看望母亲去了。

土溜鱼为了花媚着想，决定继续船泊鬼不来埠头，自己当即动身，走了一段回头路，来到卫生队门前。他看到不少的伤兵，穿着国共双方的军装，熙熙攘攘地抬进卫生队，顿觉十分诧异，拦住抬担架的解放军战士，好奇地问道：“哪里发生大战了，有这么多的两军伤兵？”

战士边走边告诉他：“我军解放百岛，国军最后一支船队，无路南逃台湾，蹿进千礁大险滩，和我军的船队遭遇，双方找不到可以掩护船队的媚娘洞，打了一场遭遇战，结果两败俱伤……”

土溜鱼听罢，吓得额头冒出冷汗。他会晤杜参谋时，出于自己的犹豫的心情，也是杜参谋话说得太多，使自己只说出媚娘洞的位置，没有说出进入洞口的秘密方法。自己没有想到，国共两军都掌握了自己提供的情报，同时抵近媚娘洞，却没有办法进入洞厅，造成重大的伤亡。海里人都说，一命抵一命。自己的过错，造成这么多的死伤，自己去死几回，也抵不了这笔命债。国共两军捉到自己，肯定会把自己千刀万剐，抛下海喂水兽！或许解放军是好人，连敌对的国军伤兵，都从海里捞起来，运回大陆医院，给予精心治疗，他们不会严惩自己？可是自己伤害解放军，到了人命关天的程度，万一解放军不原谅自己，那就不好了！自己是土溜鱼，灾难当头溜得快，曾经多少次保住了小命！还是赶快溜走，暂时躲避起来！花媚怎么办？花媚肯定住进了医院，帮助卫生队，照顾老阿娘，解放军不会搞连坐，不会危害她，反而会保护她。自己躲在暗中，不要远离她，也可以看护她，增加她的安全！

这个土溜鱼，凭借快速逃溜的本领，神不知鬼不觉地躲起来了。

就在土溜鱼遁进暗地之时，另一个神秘人物又登场表演了。

这个秘密人物，就是土溜鱼的小魁弟鬼头魑。不久以前的大东海，鬼头魑变成双头蛇，在国共之间两边经营，利用媚娘洞秘密做资本，得了解放军的奖金，也赚到国军的钱财。他手拿这些钱财，心想着自己的女人。那个花枝招展的花芯，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自己虽然只喜欢她一个，却只给她带去贫穷和苦难，没有让她些微地享福。自己如果良心没有泯灭，应该对得起自己的女人，揣着这笔钱，前往巴掌岛，领着自己的女人，住进大陆的繁华的城镇，和她好好享一番福！

鬼头魑当即出发，找到在岛守家的花芯，要带走花芯。没想到他的花芯，对海盗男人忠心，对家庭也很忠诚，决意完成母亲和姐姐的委托，好好守护家族。只有等母亲和姐姐回来，才能跟男人外出。鬼头魑，只得留在巴掌岛，白天拿着钱财，到处购买稀罕物品，诸如花芯难得一穿的土花布，渔家难得一尝的肥猪肉，外加渔岛难得一见的米烧酒，借助夜色的掩护，每晚潜到花家，和花芯共享欢乐。

鬼头魑是个不安分的海盗。他制约着自己的性格，在巴掌岛过了好长时间。不安分的念头，终于难于自禁了。随着时间的延长，不多的钱财，终究会越花越少。不可能享用终生，依靠这一小笔钱财。还得大赚一大笔，才能保证一生富贵。眼前这片穷海穷岛，没有发大财的路。自己是个孤身海盗，难于制造惊天大案，更难实现一案暴富。于是自然而然的，他想到了妈祖娘娘的飞天宝像，想到了媚娘洞的秘密，想到了掌握秘密的土溜鱼。偷得妈祖宝像，卖给黑市黑道，可以一夜暴富。找到土溜鱼，搞到媚娘洞秘密，卖给国共双方，能获得两笔横财。鱼无饵料难肥，人无横财不富。想在苦海致富，要靠诡心运转，要靠鬼计多端，要靠手段惊天！

鬼头魑的幽亮的贼眼，又盯着花芯了。他只有一条致富路，利用自己的女人，找到她的姐姐花媚。明劝暗跟花媚，查明土溜鱼的下落。耍弄阳谋阴谋，掰开土溜鱼嘴巴，供出媚娘洞秘密，或掏出妈祖宝像，卖给黑市黑道；或将媚娘洞秘密，卖给共军国军……

鬼头魑下定了决心，狡猾地诱导花芯的感情：“我长时间住在花家，已经成为花家事实女婿，没有去看望久病的老岳母，良心常常自责……”

鬼头魑的话，触动了花芯的心。她早就想上大陆，去看望阿娘和姐姐。她双眼泛出了泪水，顺口泄露了亲人的住地：“阿娘和两位姐姐，都住在海柳镇，接受解放军医院的照顾。我也想陪伴你，一起去看望她们。”

“巴掌岛到海柳镇，虽然水路漫长。但是不要担心，有我驾驶阔头船，花上几潮汐时间，可以到达海柳镇，完成你我的孝心！”鬼头魑假惺惺地说着，当即催促花芯，把家托给邻居，快步来到海边，驾起阔头船，直冲大陆方向，钻风钻浪地行进着。

鬼头魑和花芯，登临海柳市堤岸，花芯想了想说：“我有一个表

姐，嫁到海柳市，家屋就在前边。你我不熟悉这里的情况，不知道医治老阿娘的卫生队在哪里。你在阔头船等着，我去找到表姐，让表姐带我们去卫生队，看望我阿娘。”

花芯怀着急不可待的心情，奔进表姐的房中，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二姐花媚，正好待在表姐家。花媚也看到了花芯，反应更加奇特，上前搂住了花芯，哭声和泪水齐出：“我的好妹子啊，二姐今天能看到你，你却再也不能看到大姐了……”

花芯心惊胆战地问：“难道大姐出事了？”

花媚泣不能言。她们的表姐柳丝，在旁边流泪而诉：“是那个罪该万死的生吃番，害死了你大姐……”

“我的可怜的大姐啊……”听着柳丝叙述的详情，悲苦欲绝的花芯，侧脸碰撞着石墙，额角泛出了殷红的鲜血。花媚连忙上前，再次把花芯搂了起来，姐妹俩悲泣了良久，才从昏热中清醒过来。花芯边抽泣边询问：“阿娘的身体怎么样了？”

花媚告诉她：“阿娘身体衰弱，长期生活在海涯渔岛，那里充满湿气，因而患上风湿性心脏病，加上父亲遇难，病情岌岌可危。幸得解放军医治，病情稍有缓和。根据解放军医生的嘱咐，阿娘如果回到湿气淋漓的海岛居住，风湿性心脏病会加重，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只有留在医院，进行长期医治，才有延续生命的希望。为了减少她的痛苦，我连花蓉大姐遇难的消息，都不敢告诉她。还是解放军支援，又得柳丝表姐帮助，才把可怜的大姐埋葬在附近的坟地。”

“可怜的大姐啊……”花芯又哭泣了一番，随即要求花媚，“烦请二姐和表姐，把我带进解放军医院，让我照顾阿娘。”

柳丝告诉花芯：“现在的东海形势，虽然百岛已经解放，国军还占领着一江山列岛，经常派遣特务，前来骚扰你二姐，甚至企图绑架你二姐，迫使土溜鱼出面，向国军提供媚娘洞情报。这也是你大姐死亡的原因。因此我让你二姐藏在我的家里，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偷偷前往医院，看望你们阿娘。平时青天白日时光，由我这个当表姐的，送些点心到医院，前去照顾你们阿娘，代你们尽孝心。现在花芯来了，一切更加好了，你们两位姐妹，通通住在我家，由我这个当姐姐的，负责关照你们。”

“多谢表姐了！多谢表姐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大门传进来。花媚说道：一看：“怎么是你鬼头魑啊？”说道：“你怎么跟在我后边？”

柳丝也听花媚介绍过花芯和鬼头魑的亲密关系，连忙招呼道：“大家都是一家人，那就请坐吧。”

花芯看到鬼头魑跟踪自己，生气地努起嘴。鬼头魑连忙解释：“我是这样想的，东海战事不断，特务遍地，既然花媚二姐有事，灾难也会危及花芯，所以跟在后边保护。”

花芯天真地相信了，嘴角抿起微笑：“你有这样想法，干吗不早些告诉我呢？”她转向花媚说，“很长时间以来，鬼头魑都在巴掌岛，一直关照着我呢。我没有接到二姐信息，不敢贸然前来。是鬼头魑大哥，说自己是花家的事实女婿，不来看望老岳母，良心上受煎熬，所以驾船来了。”她又转向柳丝，“表姐带我去医院，我先看望阿娘，顺便向她说，有关我和鬼头魑的事，我再回来，带鬼头魑去看阿娘。”

“这样好这样好，这样我这个准女婿，不会突然出现在岳母面前，让岳母感到太突然。我还有几句心里话，想留在表姐家，和花媚二姐聊聊。”

花芯和柳丝走后，花媚看着笑咪咪的鬼头魑，不无厌烦地蹙了蹙眉头：“我非常清楚，你要和我聊什么。土溜鱼大哥告诉过我，你一再再而三地劝告你魁兄土溜鱼，让他供出媚娘洞秘密，让你卖给国共两军，赚一笔大财，供你们魁兄弟挥霍。我明白地告诉你，如果土溜鱼想通了，要把秘密告诉解放军，他不会向解放军要一分钱的！他也不舍把秘密交给你，让你去赚昧心钱！”

花媚的话像块礁石，塞进鬼头魑的嘴里，使他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心里尽管恼火，脸上笑容不退：“二姐和土溜鱼魁兄误会我了。我让土溜鱼魁兄提供秘密，绝不是由我去赚钱。我是说多少年来，我们生活在东海的漫漫苦水里，历尽九死一生的灾难，没有一丝福运的希望。我是想让魁兄获得钱财，带着他所爱的二姐，找一处繁华城镇，去过神仙的日子。至于我和花芯嘛，可以沾你们的光，也可以不沾你们的光。我的这番话，不但说给二姐听，还想继续找到魁兄，继续劝告魁兄……”

花媚烦躁地提高了话声：“你甭像老太婆唠叨，再说烦我的话了。我不知道土溜鱼在哪里，也不会带你去找他！就是你找到他，我也会劝

告他，叫他不要干坏事！”

“二姐说出这般绝话，我也无话可说了！”灼热的恼火，在鬼头魑心里窜动。他强压着怒气，信步走出房屋，在外边待了一会儿。“此处求不了人，自有可求的人！”他一阵急步，找到曾经来过的解放军指挥所，向岗哨打听道，“侦察科的洪科长杜参谋，是我的熟人，不知在不在指挥所？请你告诉他们，我叫鲍海魑……”

岗哨通了电话，出来告诉他：“侦察科的洪科长，正在参加指挥所会议。杜参谋接到电话，说他马上出来见你。”

岗哨刚刚说完，杜参谋快步奔出来，拉起鬼头魑，一边离开指挥所，一边笑哈哈地说：“鲍海魑兄弟啊，你是渔船进渔港，必有鱼虾出卖。是不是又有什么情报，要向首长换奖金？首长在开会，他们特地交代我，你有什么好情报，尽管交给我，我代表首长，给你适当的奖金，使你不至于替解放军搞情报，而花费了自己的钱。”

鬼头魑的心绪一运转，兴高采烈起来：“杜参谋真是明白人。只是我要说的人和事，需要杜参谋保密。因为他们是我的准亲戚，我不想和他们闹翻脸。”

杜参谋仰着笑脸：“我们干侦察工作的，保密准则必须遵守，请鲍兄弟一万个放心。”

鬼头魑连声说道：“那就好那就好！我想要告诉你，解放军要侦察的媚娘洞秘密，掌握秘密的土溜鱼的女人，也就是那个叫花媚的就隐藏在海柳镇她表姐家。她表姐名字叫柳丝……”

杜参谋敛起笑容：“虽然百岛群岛已经解放，国军仍然盘踞着一江山列岛，有关媚娘洞的秘密，仍是解放军需要的重要情报。只是你的举报，不能让解放军找到土溜鱼，只能找到间接关系人花媚。其实我也听说过，花媚就藏在附近，常在夜深人静时，前往卫生队探老母……”

鬼头魑有些急了：“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用了不少钱，才打听到花媚的消息。你们可以扣押花媚，迫使土溜鱼出来。土溜鱼深爱花媚，一定藏在花媚周围，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他会不惜媚娘洞秘密的！”

杜参谋似乎被鬼头魑说动了，肃穆了一会儿，又泛出笑容说：“鲍兄弟所说的，扣人质绑人质换情报，不是解放军的行径，倒是国民党军队的行为。”

鬼头魑更急了：“我来报告解放军，不过想要一点费用。我如果报告国民党军队，说不定能进入媚娘洞，获得天价的妈祖宝像呢！”

杜参谋全身一颤，又想了一会儿，掏出几张人民币，塞到鬼头魑手里：“鲍兄弟不要气急。这一笔小钱，权当代表首长，支付你搞情报的费用。待部队找到土溜鱼，获得媚娘洞机密，进入媚娘洞，搜到妈祖飞天宝像，还有大笔奖金发给你！”

鬼头魑握着钱，情绪十分振奋。

“我还有一个要求，你提供的花媚的住处，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解放军里的熟人。我这样嘱咐你，是为了保密！”杜参谋交代完毕，急匆匆离开了。

得到钱财的鬼头魑，兴冲冲地来到海柳镇，找到一家小酒馆，畅怀痛饮了一阵。他醉醺醺地走向柳丝家，想找到花芯，连夜前往医院，看望花芯的阿娘。他颠近柳丝的家门，因为夜色浓重，没有看清路面，脚尖踢中石坎，一头撞开了大门，吓得里边的人们，一阵惊恐地嚷叫。花媚从屋里出来，大声地盘问道：“你还有这样的闲工夫，喝得醉醺醺的？花芯让人绑走了！”

鬼头魑“啊”地叫了一声，惊得大嘴合不拢来：“到底是怎么回事？花芯被谁绑走了？花芯被绑到什么地方了？”

花媚流着泪说道：“下午时分，花芯和柳丝去看过阿娘，就回来吃晚饭了。入夜以后，我趁夜色掩护，和柳丝再去医院。我们离开家后，有个隔壁家的小孩，看到一个蒙面汉子，冲进柳丝表姐家，嘴里说着我的名字，把花芯绑架走了。事件非常明显，匪徒是来绑架我！匪徒不认识花媚，把花芯当作花媚绑走了！”

鬼头魑怒火冲冠地吼起来：“我的花芯啊！我的女人啊！”

二十一

鬼头魑冲到野地。凉丝丝的海风迎面扑来，他清醒了许多，思绪灵活地转动起来。是谁来绑架花媚，却绑走了花芯？解放军？国军？海盗？匪徒是找到柳丝家，前来绑架花媚。谁知道花媚住在柳丝家？柳丝的家人，男的出海捕鱼，女的下地干活，又是花家亲戚，不会出卖花媚。唯一知情的外人，就是他鬼头魑。他想到这里，一个人的名字，从他心里闪过。他就是杜参谋。只有这个杜参谋，从他鬼头魑的嘴里，得知花媚住在柳家。可他是解放军，解放军不会绑架人。难道这个杜参谋，还有其他身份，是国军派来的人，替国军服务，绑走了花媚，逼迫土溜鱼出来……

鬼头魑越想越疑惑。他不能让自己的女人，遭受这样的罪！闯海汉被夺走女人，胜似被挖掉祖坟，即使豁出小命也不让匪徒得逞！他决心去找杜参谋，以便探个究竟。他冒着迷蒙的夜色，潜在指挥所旁边，窥探着进进出出的军人。身着军装的杜参谋，终于从指挥所出来，朝海岸方向走着。

蹑手蹑脚的鬼头魑，暗暗地跟在杜参谋后边，走了很长一段路。不知是夜色迷眼，还是路面崎岖，他跟着跟着，不小心晃了一下，脚底重重地踩中地面。走在前边的杜参谋，似乎觉察到什么，原地站了一下，一个向右转身，走向不远处的海柳镇，进入一间商铺，买了一瓶烧酒，又转回指挥所了。

站在暗处的鬼头魑，思维十分敏捷，眺望着杜参谋开始走去的方向，是一片黑礁凹凸的野海岸。三更半夜的，他走向荒无人烟的海岸，是要干什么呢？他真的绑架了花芯，把她藏在那里？他怀着大大的疑问，毅然转身跨步，向那片蛮荒海岸走去。几个时辰以后，他潜进了海岸，在林林总总的礁石间摸索着。当他接近一座礁崖，巍然耸立的崖顶，骤然出现两条人影，并且正在激烈地扭打着。

崖顶上的一男一女，男的是国民党军队派来联络“海蜥”的情报员，女的是花芯。“海蜥”的联络员，强行拉着花芯：“我的心肝宝贝，不是我危害你，是我所联系的‘海蜥’，叫我绑架花媚。他绑架花媚，是要迫出土溜鱼，获悉如何进入媚娘洞，窃取无价之宝妈祖宝像。他说在这座大东海，国军大势已去，有关媚娘洞的秘密，不必前去理会，只有宝玉雕成的妈祖像，才能使我们荣华富贵。”

又传来一个女人的斥骂声：“你和你的主子，偷宝像发大财，干吗绑架我们姐妹，赶快放我走啊！”

“这是花芯的声音！”鬼头魑朝着高耸的崖顶，拼尽全力攀爬着。

崖顶上的“海蜥”的联络员，进一步强迫花芯：“我没有捉到大美人花媚，错绑了你这个小美人。我是军统联络官，也有官衔和钱财。你今晚顺从我，我把你带到台湾，我们一齐享福！来吧宝贝，哈哈哈……”联络员发出淫荡的笑声，把花芯扑倒下去，两个人在地上滚打起来。

鬼头魑拼命攀爬，刚刚接近崖顶，只见昏黑的夜色里，披头散发的花芯，从联络员身底挣脱出来，跨上石崖临海的绝沿，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纵身跃向了大海。大浪翻滚的海面，落在白花花的水团里的花芯，扑腾挣扎着，迅速地沉没下去了。怒气冲天的鬼头魑，“啊”地吼了一声，纵身跳上崖顶，伸出强劲的双手，抓起趴地的匪徒，奋力举上头顶，朝着另一片礁石暴突的崖底，猛力砸了下去。他砸死匪徒的同时，又一个快步纵跳，跃到崖顶临海的一面，朝着花芯跳下的海面，低头俯冲扎了下去。

“我的花芯啊，鲍海魑救你来了！”扎进大海的鬼头魑，迅速钻出水面，呼天唤地地叫唤着花芯。可是出现在眼前的是异常凶猛的海岸浪，就像一条条巨型的滚木，接近海岸的时候，把水面的一切漂物，包括岸上的石块，全都倒卷下去，卷进深邃黑暗的海底。一条接一条的滚浪里，没有花芯的影子。熟悉海岸滚浪的鬼头魑，知道身虚体弱的花芯，已经被滚浪卷进海底，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浩渺的海涯，回荡着鬼头魑的悲惨的哭声：“可怜的花芯啊，你在哪里啊？！”

“我的花芯啊，是我害了你啊，我真不该啊……”连续两天两夜，鬼头魑在海里扑腾，在岸上跌撞，双手拍打着海岸，血水染红了礁石。第三天夜晚，几近瘫痪的他，离开了蛮荒海岸，驾着自己的阔头船，冲进浩渺的深水洋，再也不见回来了！

海柳镇柳丝家，多天寻找花芯的花媚，双脚走肿了，眼睛哭肿了，双眼血丝蠕动，连落下的泪水，也含有隐隐约约的淡红的血色。

花媚的情景，土溜鱼并不知道。他觉得花媚在卫生队开办的医院，会受到解放军的帮助。因为他的单帆白底船，长年闯浪需要修理，于是

购买一些桐油砺灰，加上几段破网片，塞进一块石凹里，用卵石砸成桐油石灰泥，打进船底裂缝。又用粗长的钢针，缝补灰白的破帆。如此忙碌了几天。忙了以后，心事也浮现出来，觉得还得去找花媚，看看她们母女，是否一切安好。依旧把船泊在鬼不来埠头，只身来到海柳镇，在卫生队周围晃悠着。他突然发现，一个有些面熟的女子，从卫生队匆匆出来。他认识这个女子，是花媚的表姐柳丝。他上前几步，刚要招呼柳丝，不料柳丝也认识他，抢先奔到他的前边：“好你个土溜鱼啊，你都溜到哪里去了？花家出大事了，花媚哭得半死不活了！你快去看望花媚啊……”

柳丝拉着土溜鱼，把花芯失踪的事件，一路叙述着。快到柳丝家的时候，听完叙述的土溜鱼，当场怒吼起来：“罪恶滔天的匪徒，意敢绑架花媚，又害死了花芯，老子不替她们姐妹报仇，不是爹生娘养的！”

柳丝把他拉进房中：“你去劝劝花媚，再去替花芯报仇！”

柳丝的卧室里，半坐半躺的花媚，看到土溜鱼进来，蓦地爬出卧床，嘴里哭喊了一声，还没有扑在土溜鱼身上，双腿一阵瘫软，整个儿跪在土溜鱼前边。

土溜鱼急忙俯下去，把花媚抱了起来，两人抱成一团，哭成一团。

花媚拍打着土溜鱼：“你这无影鬼啊，怎么迟迟不来，叫我依靠谁啊……”

土溜鱼搂抱着花媚：“皇天啊，皇天啊，我来迟了，我来迟了……”

两人抱哭了良久，情绪慢慢安定下来。土溜鱼余怒未消：“我要找到花芯，查清是谁阴谋绑架你！如果花芯遇难，老子闯遍大东海，也要把凶手揪出来，将他碎尸万段！”

花媚回应道：“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遍了。我还报告了解放军，解放军也四处出动找人，找不到花芯，却在一片蛮荒海岸，找到一个尸体，看情景是被什么人，从高崖顶部砸下来的。我们不但找不到花芯，连花芯的男友鬼头魑，也不见踪影了！”

柳丝插嘴道：“解放军勘查了现场，发现尸体附近的崖顶，有男女搏斗的痕迹。那具尸体的身上，也有国民党军统的标志。解放军初步分

析，是国军的特务分子，前来绑架花媚，企图迫你出现，供出媚娘洞秘密。结果错绑了花芯，发现花芯不是花媚，秘密杀害了花芯。至于谁杀掉军统特务，现在不得而知……”

不知怎么回事，恼怒交加的土溜鱼，拳头擂打着胸脯：“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只有旁边的花媚，似乎觉察到土溜鱼的心理，一把抓住他的手，往屋外拉去：“找一处僻静的地方，让你冷静地想想，往后该怎么办。”

花媚拉着土溜鱼，来到一片海边荒滩。滩地上长着茂密的海树海草和海藻，外边是沸腾的大海，浪头像千百头海兽在冲跃，嘴里喷出的白花花的水沫，飞上了天空。

出人意料的走在前边的花媚，突然转过身来，趴在土溜鱼身上，啪啪地吻了几下。又突地推开土溜鱼，向浪头咆哮的海面冲击，嘴里叫喊着：“从今日开始，你如果听我的话，我就为你活着，全身心地献给你！你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跳进海里，立即去死！”

土溜鱼的步伐快如闪电，一把拉住了花媚：“我知道你的敢死敢活的性格！我知道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把媚娘洞秘密，全部交给解放军！你要我结束亦渔夫亦海盗的生活，当个彻头彻尾的渔夫，即使当渔夫会穷死累死，被风浪淹死，也不走回头路！我明白地告诉你，通过这两年的风风浪浪，让你呛了多少苦水，让亲人失去宝贵的生命，我如果再不听你的话，我还是人吗？我还是爹生娘养的人吗？”

花媚的情绪稍微平静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你得具体表示！”

土溜鱼咬了咬牙，朝着媚娘洞方向，双掌合起地拜了几下：“尊敬的妈祖娘娘，我泄露你的宝像所在地，是为了保护生命，也符合你的宗旨，求你宽恕我这个你的子孙。”他转向花媚，“我将进入媚娘洞的秘密，告诉解放军之前，先行告诉你。万一我有什么不测，你去告诉解放军。你应该看到过，千礁大险滩的中心区域，也就是深水航道的中段，有两块形似龟蛇的大礁石，通过双礁中间的水道，可以抵达一座渔锅倒扣状的荒岛，荒岛的面积有几平方公里，那个巨大的妈祖海底洞天，也就是媚娘洞，就在荒岛的肚子里。”

花媚不解地问：“国共两军都接近过荒岛，怎么也找不到洞口，进

不了巨洞？”

土溜鱼又说道：“这桩秘密，是由天上的月亮造成的。东海渔夫都知道，月亮距离东海越远，东海的潮流越和缓，东海的海平面，涨得不高落得不低。月亮距离东海越近，东海的潮流越猛烈，东海的海平面，涨得越高落得越低。每个农历月份里，初三前后几天，和十八日前后几天，月亮最接近东海，对东海影响最大，涨潮汐像千万条白龙，冲进千礁大险滩的水道里，掩盖了媚娘洞洞口，也掩盖了荒岛的下半部。等到退潮汐到来时，白龙状的流水，从千礁险滩退出来，水平面急速下降，位于荒岛底部的洞口，自然就会露出来了。只不过洞口的外部，有两座巨型的龟礁蛇礁，还有大群暗礁突出退潮时的水面，把那座洞口遮住了，不容易被人们发现。”

花媚恍然大悟：“我已经清楚了，只有每月初三、十八前后，海平面剧烈下降时，船只才能通过大洞口，进入海底洞天。”

土溜鱼补充道：“平时也可以进入。就是要下海泅游，潜进海底，循着洞底海水游进去，巨洞的上半部，就是充满空气的海底洞天。它像一座巨大的大厅，宝石雕成的妈祖飞天像，供奉在大厅的深处。”

花媚羡慕地问：“你说得头头是道，是不是经常进去？”

土溜鱼应道：“据说我的祖先，就是那位雕塑妈祖宝像的岛主，是林默娘的外甥。我作为那位祖先的传人，根据他传下的祖训，每年八月十八日凌晨，退潮汐落得最低的时辰，洞口霍然出现，我都要驾船入洞，点红烛燃香火，祭拜一次妈祖先人。这是最起码的祖训要求，每年至少祭拜一次。平时遇到大喜大难，也会进洞祈祷。”

花媚好奇地问：“洞口有多高多宽？”

土溜鱼详细地说：“洞口宽数十寻，至于高度嘛，我没有丈量过。不过白底船的桅杆进去，远没有到顶呢。小型炮艇和大型渔船，完全可以自由进出。国军的大中型军舰，要想挤进出，必定会夹在敞口石壁间，休想逃往台湾！不过洞中天地很大，底部水面宽阔，水底幽深，足能停泊数十条船只。”

信任激发了爱情，爱情催生了献身。花媚说到做到，亲密地偎近了土溜鱼，又搂又亲了一会儿，而后解衣松带，倒在松软的海草上。而在

土溜鱼的感觉中，眼前的花媚，鲜艳如花的脸庞，洁白如玉的身体，幻化成至艳至美的媚娘圣女。他至爱至惜地卧下去，享受着圣洁的爱情。

这时的大海，像有灵性似的，不愿惊动这对男女的爱，迅速地平静下去，水面粼粼闪光。做爱后的花媚，踩着荒滩外沿的沙地，浸入平静又清澄的海水里，鲜白鲜亮的胴体，尽情地舒展着……

沐浴了身体之后，花媚和土溜鱼又商议着。土溜鱼嘱咐花媚：“既然国军特务发觉，你藏在柳丝表姐家，把花芯当作你绑走。他们没有达到目的，还会去危害你。我必须把你转走，让你得到安全，我才放心地去找解放军，报告媚娘洞的情况。”

花媚自说自问：“可是我要躲到哪里呢？再去麻烦解放军，要求解放军保护我，也不好意思开口啊。解放军长期医治老阿娘，已经够可以了。前段时间保护我，解放军也够烦的。”

土溜鱼想了一下：“我听侦察科的杜参谋说过，解放军的内部，也混进国军特务。你被解放军保护，国军的潜伏特务，也会骚扰你。我看这样吧，我的白底船，泊在鬼不来埠头。那里荒无人烟，船只又刚刚修过，你先躲进白底船，起码暂时是安全的，谁也不会想到那荒弃的埠头，会有藏人的船只。等我找到解放军首长，把事情报告了，再和解放军首长商量，如何安置你保护你。”

花媚又说道：“其实国军特务绑架我，都是为了捉到你。你把我藏起来，自己公开出面，反而会更危险。还是我出面，去向解放军报告，你躲到鬼不来埠头。”

土溜鱼嚷叫起来：“你家已经失去两位姐妹，如果你有三长两短，我干脆跳海自葬罢了。再说我是土溜鱼，任何高手来犯，都能凭借我的功夫，溜进大东海，逃得无影无踪。如果让我得知，敌人就是危害花芯的仇人，我会像对待生吃番那样，剥他的皮撕他的肉，替花芯妹子报仇！不用多说了，我马上带你走，暂时避到白底船。”

花媚担心地说：“你是处境最危险的人，你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我还要回表姐家一趟，叫表姐代表我，经常去看望阿娘。还要再三叮咛表姐，大姐小妹遇难的事，不能向阿娘透露半分。万一透露了半分，那是要老人家的命啊！”

土溜鱼不放心：“你说的这些事，我都可以代你办。你还是直接跟着我，前往鬼不来埠头。”

花媚摇摇头：“我的日常用品，都放在表姐家，得回去收拾带走。我们女人的事情，你也不懂啊！”

土溜鱼看着天色：“你执意要去见表姐，也只有等天黑了，再回表姐家。”

两个人坐在海草海树中，等候着黑夜降临。这时的花媚，受过创伤的心绪，又在痛苦和欢乐之间游离起来。土溜鱼决意以阳刚之气，催散郁闷和痛苦的氛围，亮起喉音唱起渔歌：

我扬起一片帆，

驾驭一条船，

闯荡大东海，

扬威天地间。

可恼海暴魔，

兴起海啸浪，

要把船儿翻。

我驱动铁船头，

撞得魔宫塌。

老魔来求饶，

愿将海神女，

献给闯海汉。

我烈烈一声喊，

家妻美又贤，
爱她金不换。
令你老魔倌，
从此好心安，
不把风浪兴，
永保渔家安，
如果再来犯，
抽起魔筋织网片，
剥下魔皮做风帆！

花媚听着渔歌，头也抬高了，精神焕发了！

夜幕终于降临了。天上的月亮像要作弄人似的，忽而躲进云层里，海天一片昏黑；忽而飞出云端，夜天一派明朗。

土溜鱼掩护着花媚，悄然进入海柳镇，来到柳丝家中。

土溜鱼没有发现，那个代号“海蜥”的军统情报员，躲在柳丝家的附近，脸上戴着灰色口罩，贼光闪亮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柳家。

不多长时间，柳家的门打开了，土溜鱼带着花媚，躲躲闪闪地出了海柳镇，直奔远处的鬼不来埠头。

而“海蜥”的鬼魅般的身影，不即不离地跟在后边。

土溜鱼将花媚安置在船里，又加固了前后锚，防止大潮急流冲走小船，才和花媚依恋不舍地分手，连夜翻过山峰，径奔解放军指挥所。

土溜鱼刚刚进入海柳镇，民房门窗射出的昏黄的灯光下，前边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是解放军侦察科的杜参谋。杜参谋先是一愣，而后笑容可掬：“这不是鱼英兄弟吗？按照东海渔家的叫法，应该叫你为土

溜鱼老大，或者叫土溜鱼兄弟。土溜鱼兄弟，我和部队首长们，找得好苦啊，你怎么像东海龙，有时藏头有时藏尾，有时连踪影都不见了？”

土溜鱼嘟嘟哝哝地：“部队首长找我，是不是想了解……”

杜参谋先入为主地说：“我和部队首长，为了解放大东海需要，尤其是眼前的解放一江山列岛战役，需要你提供大险滩媚娘洞情况。我看这样吧，让你到指挥所，你有被解放军扣押的顾虑。我现在就代表解放军，向你了解媚娘洞的情况，我再代表首长，向你发放一大笔奖金。不过这次你啊，不能像上次那样，提供半真半假的情况，让解放军的大船队进不了媚娘洞。土溜鱼兄弟，我是解放军侦察参谋，现在正式向你了解，应该通过什么办法，才能进入媚娘洞！”

杜参谋的一番动员，令土溜鱼觉得合情合理。但是前次碰到杜参谋，杜参谋要求他把媚娘洞的机密，只告诉杜参谋一人，连对首长也要保密，这事一直在土溜鱼心里留下一个疑问。他一字一顿地应道：“杜参谋兄弟，我向解放军报告情况，根本不要一分钱的奖金，而是为了向好人报恩，也是为了向仇人报仇！今晚我还有事要办，明天早上，我一定去指挥所，向解放军首长报告情况！”他说完这些，管自拐进小巷，头也不回地溜掉了。

杜参谋站在后边，气得翻了翻白眼，又重重地一跺脚，匆匆离开了。

土溜鱼并没有去办私事，而是在拐弯里溜达了一会儿，看看没有人跟踪，这才冒着夜色，溜到指挥所门口，告诉岗哨：“解放军同志，请你电话告诉首长，说一个叫土溜鱼的渔民，有重要情况报告。”

岗哨打了一会儿电话，回头告诉土溜鱼：“首长要我带你进去。”岗哨带着土溜鱼，进入一间办公室，管自离开了。高灵处长和洪云端科长，走过来握他的手：“是土溜鱼兄弟啊，你早该来指挥所，和我们聊聊了！”

土溜鱼开门见山地说道：“首长同志们，经过那么多风风浪浪，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高处长递来一杯开水：“到了解放军这里，你就像到了自己家。先

喝点开水，有话慢慢说。”

这次轮到土溜鱼说急话了，他连开水也没有喝，直截了当地说：“首长同志，我把如何进入媚娘洞的秘密，统统告诉你们……”

听完土溜鱼的话，高处长和洪科长对视了一下，哈哈大笑起来。高处长接着说：“原来媚娘洞的进口，是被潮汐神秘化了。按照这种情况，在大部分时间，部队想进出其间，也是不可能的事。可是土溜鱼兄弟，就算解放军的大船队，能随时进出媚娘洞，现在这座神祇居住的洞啊，也没有军事意义了。你想知道原因吗？那我告诉你，就是在一九五四年的今天，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在张爱萍将军指挥下，我解放军空军、海军和陆军，对一江山列岛进行立体攻势，东海北部的一江山、北大陈、南大陈、大鹿、小鹿、鸡关山诸岛，全部被解放军占领了！”

对一些军事用词，土溜鱼不甚了解。但他熟悉东海，知道那些岛屿，与国民党占领的全部，现在被解放军全部收回，是一桩天大的好事，漂泊东海的渔家，再也不受骚扰了。他兴奋地大拳头一砸桌，跳起来喊道：“这是天大的好事！这是天大的好事！”

高处长神色严肃地说：“不过有一桩事，我得告诉你。”

土溜鱼兴犹未尽：“请首长指示！请首长指示！”

高处长分析道：“自从你神秘溜走后，潜进大陆沿海的国民党特务，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找你，甚至为了迫你出来，危害花家姐妹。根据我们的分析，他们的目的，已经不是向国军提供媚娘洞秘密，可能出于没落者对金钱的贪婪，想进入媚娘洞，窃走妈祖娘娘飞天宝像，或据为己有，或卖像赚钱！”

土溜鱼敛起笑容，紧张地说：“那该怎么办？不瞒首长们，前几年时间，我四处逃溜，避开国共两军，保守媚娘洞秘密，很大的原因是遵循祖训，保证妈祖像的安全，进而让神圣的妈祖娘娘保护东海渔家的安全。虽然在大东海，在湄洲妈祖庙等，有数十上百尊妈祖神像。但是这座妈祖飞天神像供奉在妈祖海底洞天，是无价的宝玉雕成的，展现着妈祖升天的形象，有价值连城的珍贵。如果被恶人窃取，我这个妈祖的传人，媚娘洞的守护者，只有自葬大海谢罪了！”

高处长安慰道：“你不用太担忧。妈祖娘娘在民众心中，是大东海的最圣明的保护神，如果妈祖宝像失窃，也是我们的罪过。我们也会尽力保护妈祖宝像的安全。好在根据你的叙述，潮汐保护着洞口，洞口保护着妈祖洞，妈祖洞保护着妈祖宝像。今天是农历十日，不是初三日十八日，潮汐淹没了洞口。丧心病狂的恶人，甭说没有了解进洞秘密，就算他们了解秘密，这两天也找不到洞口，进不了媚娘洞，窃不走宝像。你先回去休息，等几天后，大潮大落的日子，解放军派人护送你，进洞查看后，研究并实施保护宝像的措施。”

土溜鱼和首长谈了大半夜，直到五更鸡鸣时分，离开了指挥所，直接翻过山峰，来到鬼不来埠头。他钻进船舱一看，不由得叫一声苦啊！原来他的花媚，被恶人绑架了！

二十二

鬼不来埠头外的白底船，船舱里一片凌乱。花媚显然被绑架了，和恶人经过一番争斗。

土溜鱼冲上海岸，刚要张口呼喊花媚，冷不丁有个人，从一块大礁石上转出来，一顶鸭舌帽，一个大型灰色口罩，把他的头脸全遮没了。手里举着手枪，枪口对准土溜鱼，瓮声瓮气地威胁道：“不用喊你的女人，也不用找你的女人了！你的女人在我手里！只要你老实告诉我，怎么才能进入媚娘洞，我就马上释放花媚。如果你不说，我的枪里有十二颗子弹，杀死你们两个人，绰绰有余！”

土溜鱼的感觉十分灵敏，发现花媚被绑的时候，他对有个人形象，产生了大大的问号。这个人虽然改变说话的音腔，但在他的音腔里，分明夹着一个熟人的声音。他怀疑就是这位熟人从昨晚开始，一直跟踪着自己，发现花媚躲到白底船，又跟着回到海柳镇，半路拦住自己，要自己说出媚娘洞秘密。看见自己闭口不说，恶人恼而发怒，转身绑架花媚，又以花媚的生命胁迫自己泄密！

土溜鱼基本猜定恶人的身份。他是以生命搏海的人，早把个人安危置于脑后。他是个灵智超群的人，决定以智慧营救花媚。他声色严厉地说：“老子连鲨鱼口都不怕，还怕你的破枪口。老子只是不明白，一江

山岛都解放了，那座媚娘洞对你们国军有什么用？”

恶人被土溜鱼一问，顺口回答道：“国军都逃到台湾，他们要那座破洞干什么？反正从你的神态中，你大概猜出我‘海蜥’，是藏在解放军中的谁了。老子干脆对你说实话！老子虽然受毛人凤局长委派，伪装成东海渔夫，先替解放军当舵工，替解放军干过不少事，经历风风浪浪，在解放军中混了个干部。当国军情报员和当共军干部，都不是老子的目的。老子的真正目的，是脱离大东海的腥风咸浪，发一笔大财，到美国去享福。现在天赐良机了，让我也让你，有希望获得一笔大财。老子想要的是媚娘洞里的无价之宝，也就是你掌握的妈祖宝像！说得准确一点，老子想和你一起，共同得到那尊宝像！不过两人共有，须有一个前提。前提就是你我共同合作。如果你能告诉我怎样才能进入媚娘洞，获得那尊妈祖宝像，用它换取金条美元，我答应带着你和花媚，前往台湾或美国，去过荣华富贵的日子。”

土溜鱼继续耍弄手段：“你既想和我们共享富贵，应该和我说软话，不该绑架老子的女人。”

恶人口气也软了：“我是国军的高级特工，也不想杀人放火。无奈我多次劝告你，把媚娘洞秘密告诉我，你都闭口不谈。是你迫得老子行凶！不用多说了，你告诉我秘密，我实践自己诺言，我们共乘这条渔船，前往媚娘洞，取出妈祖宝像，共赴台湾享福！”

土溜鱼最后断定眼前的恶人是谁了！他又耍一计：“你知道老子的喜爱，老子把自己的女人，看作比生命还重要。花媚比起宝像，更重要多少倍！必须让老子看到，花媚确实活着，老子就爽快地告诉你！老子看到花媚前，宁可挨你十二颗子弹，也不会说出一个字！”

恶人的枪口颤了几下，无可奈何地说：“你转向右边，一直沿着礁石海岸走。我跟在你后边，叫你停步时，你才停下来。如果你想逃跑，老子枪里的子弹，不是射向你，就是射向你的女人！”

“老子没有看见花媚，绝不会乱跑的！老子跑走了，难道把花媚留给你？”土溜鱼又抛出一颗定心丹，让恶人吞下去。他一个右转，踩着坎坷不平的礁石，大跑步前进着。尽管紧紧跟随的恶人，枪口对着他的背部。但是凭他的闪电般的敏捷，要制服一个恶人，还是轻而易举的。他要竭尽勇力智力，救出心爱的女人！

他俩一前一后，在海岸走了个把小时，后边的恶人喊道：“可以停止脚步了。你的女人花媚，就在前边海崖半壁的凹洞里。”

土溜鱼抬头一看，前边的拔海而出的海崖，崖壁垂直如削。海崖的脚底，有一条天然斜缝，可供人往上攀登。崖壁中间位置，确有一座凹进去的浅洞，洞底是一片坦地。整片海崖拔海而出，周围全是大海，水色墨蓝，深不可测，水面布满一圈圈骇人的旋涡，海底冲腾着龙鳞般的急流。

恶人指着半壁凹洞：“你的女人在那里，活得好好的。我没有动过她，只是担心她逃跑，把她捆在石凳上。你不信的话，可以上去看看。”

恶人的枪口，顶着土溜鱼的背部。土溜鱼一咬牙，攀上了海崖。崖壁的石缝，只有半脚宽，人踩在上面，上身摇摇欲坠，随时都会掉落大海，被旋涡吞掉，被急流淹没。

后边的恶人，显然受过特殊训练，手里握着枪，双脚尚能向上攀登。前面的土溜鱼，更是登船舷强手，很快地接近凹洞，急不可耐地叫唤：“花媚妹子啊，你在上边吗？”

事情大出意外，土溜鱼连叫了几声，花媚都没有回答。土溜鱼急火了，一展海暴天爬桅杆的功夫，一阵手脚并用，海猴似的跃上去，两眼扫视了一下，凹洞里空无一人。捆绑花媚的棕绳，显然被崖壁石角磨断了，断成两截掉在地面。凹洞外伸的石缝里，挂着女人衣服的碎布条，布条下的石棱子，留下鲜红的血痕，分明是花媚磨断棕绳后，想从石缝爬下去，不料把持不住，一下子栽进大海，衣服被石棱子扯住，撕下了破碎的布条。他弯腰俯视着，只见急速盘旋的旋涡里，有一只渔家女穿的搭挂儿布鞋，随涡流漂动着，时沉时浮着。这双鞋面绣花的布鞋就是花媚的。花媚肯定掉落大海，葬身旋涡了！

愤怒的火焰，在土溜鱼的身心燃烧着。他没有被迅即气昏了头脑，而是被激发出生命的极致的功能，随着一声吼叫，全身仰翻倒地。从背后蹿上凹洞的恶人，也是个心灵手快者，立即感觉到一切，手里的枪支的一声发射出来，子弹穿过土溜鱼的头发，差点要了土溜鱼的生命。恶人正要发射第二枪，土溜鱼的反击何等快捷，背部依托着凹洞地面，右脚猛地蹬中恶人的下身，恶人痛得捂起下身。土溜鱼又一脚踢去，踢飞了恶人手里的短枪。这下土溜鱼没有威胁了，双手一撑地面，嗖地跳

跃起来，拳头呼呼生风，砸得恶人踉跄后退，龟缩在凹洞底部。

凭着土溜鱼的健勇和机灵，完全可以使恶人即刻毙命。但他显然不想这样，而要慢慢地发泄仇恨。他冲向前去，一脚踢了过去，那个可怜的恶人，像块飞石一般，被他踢出凹洞，跌进了沸腾的大海。

凹洞里的土溜鱼仰起泪淋淋的脸，朝着大海嘶叫：“我的花媚啊，我到海里替你们姐妹报仇了！”他奋力蹬地，身体飞出了海崖，哗地溅落在海里。旋转力强大的旋涡，冲得恶人团团打转，却奈何不了力大技高的土溜鱼，他像一条健壮的大鱼，横穿汹汹的涡流，左手绞起恶人的胸襟，右手撕下他的口罩，怒骂现出原形的杜宽：“你这无恶不作的恶人，你不但姓杜，你更是剧毒的‘海蜥’，老子揭开你的面罩，让你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下！”

受到重创的“海蜥”，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了，挣扎着求救着：“饶了我的命吧！你的女人花媚，是自己掉进海里，不是我有意害死她的。”

一听到遇难的花媚，土溜鱼更加怒不可遏，强劲的大手，把“海蜥”压进旋涡，咕咕地灌进海水。他一边让“海蜥”灌水，一边控诉着：“你们这些恶人，才是真正的海盗！你们害得东海渔家喝了多少苦水！老子要让这种苦水，让你们也尝尝！”

彻底绝望的“海蜥”，毒性最后迸发，被压得下垂的嘴巴，突然张开了，狠狠地咬中土溜鱼的肩部，一股血水泛出海面。

土溜鱼的怒气总算爆发了。他像拎死鱼似的，把“海蜥”拎高起来，又压进水里，一上一下地折腾着。

“你这条剧毒的海蜥，你这个狡猾的海盗，老子要以惩治海盗的办法，将你活活海葬，替我的花媚报仇！替花媚的姐妹报仇！”

土溜鱼穿着的渔裤，两条筒部宽大，肚脐皱起网状，左右腰部开口，伸出两条裤头带。他左手拎着软瘫瘫的“海蜥”，右手扯断了裤头带，把“海蜥”的双手，紧紧地绑了起来。他拖着死鱼似的“海蜥”，穿过冲腾的暗流，潜到暗幽幽的海底，一把扯断一条裤头带，把“海蜥”绑在海底礁石上。被葬在水底的“海蜥”，嘴部张了张，无力地蹬了几下脚，一命呜呼了。

土溜鱼活葬了“海蜥”，哗地冲出海面。他的悲怆的喊声，在浩荡的海天回荡：“我的女人花媚啊，我的渔家姐妹啊，我的闯海兄弟啊，我替你们报仇了！”

愤怒宣泄了，剩下的是满腔的痛苦。土溜鱼收拾了花媚的遗物，跟里踉跄地回到白底船。他在舱里躲了两天两夜，流了两天两夜的泪水，才茫然地驾起白底船，驶进波涛汹涌的东海。船只像失去爱情的主人，没有固定的航道，没有驰骋的方向，没有到达的港湾，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地，漫无目的地漂泊着。唯有排泄情感的渔歌，悲怆地哼吟着：

扑礁的苦浪水，

身碎心亦碎。

哥是苦浪水，

昨日想妹人憔悴，

今朝想妹心已碎。

苦命的妹妹在哪里，

日日夜夜不回归。

哥哥人在海上飞，

灵魂落海变苦水。

苦水不平扑礁矶，

哭天哭地哀凄凄。

.....

白底船载着土溜鱼，无穷无尽地漂泊着。海涯的风浪，扑碎不了铁硬的礁盘。苦难的经历灭不了闯海汉的意志。水道上的航标灯，虽然亮光微弱，却永不熄灭。闯海汉对妈祖的信仰，什么力量也不能扑灭。当白底船漂过千礁大险滩时，土溜鱼习惯性地把着舵，让船只进入深水航道，朝媚娘洞驶去。正值农历十八日，大潮涨得最高落得最低，肯定会

露出媚娘洞洞口。他应该不忘祖训，到洞里看看，妈祖飞天宝像是否安在。这东海第一神祇，渔家第一保护神，可不能在他手里丢失啊！

一道道白花花的退潮流，像受到驱使的白鳞，从险滩蹿向四方远海，海平面迅速地下降着。相互对峙的龟形礁和蛇形礁，这神洞的守护者，其庞然的躯体越来越大地耸出海面。它们四周的暗礁，林林总总。循着水道，很快地发现，礁林遮护的后边，那座圆拱形荒岛的边沿，一块石片像巨型灵芝凌空伸出，石片的下边，现出了一个巨大的洞口。

小船降下风帆，土溜鱼摇着木橹，让船只贴着两侧的嶙峋的石壁，摸索着进入了神洞。神洞的底部，是一片宽阔的水域，因为深不可测，闪着墨蓝色的幽光。神洞的上部，像一座天然大厅，形形色色的钟乳石颤颤倒挂，空气冷森森的，加上暗无天日，显得恐怖骇人。

土溜鱼突然发现，洞厅的最深处，那座水里耸出的礁台，或许是神差鬼使，竟有红蜡烛点燃着，闪烁着微弱的光。供奉在礁台中央的妈祖宝像，羊脂宝玉雕成的身体，冰一般的洁白，雪一般的细润，双脚蹬地，双臂前展，加上飘逸的衣裙，身姿凌空而起，腾挪飞扬。仰向远方海天的脸庞，造型美丽，神态慈祥，像在洞察着汹嚣的大海，而欲飘然飞腾其间，拯救其间的蒙难者。

白底船急急前行，土溜鱼毫无疑问地断定，有人前来祭拜妈祖娘娘了。他仔细观察，在宝像的旁边，竟然有一个女子，高挑健硕的体态，鲜艳鲜美的形韵，俨然另一个形韵脱俗的妈祖娘娘。而在她的后边，还站着几位解放军人员。

土溜鱼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赶快驾船拢近，一纵身跳上礁台。而那位美丽神祇似的渔家女，在众人面前也不怕羞，似离地飞腾的妈祖，凌空舒展的双臂，挂在土溜鱼的脖子上；美艳的脸蛋，在土溜鱼的粗犷的脸上，亲密地相贴：“你这条土溜鱼，都溜到哪里去了？我知道你会来祭拜妈祖娘娘，早就来等你了，你怎么现在才到啊……”

她就是花媚！

事情是这样的：“海蜥”绑架了花媚，用棕丝渔绳捆她的手，把她押离鬼不来埠头，拖上海崖凹洞，拴在礁石上。“海蜥”前往勒索土溜鱼后，花媚把捆手的棕绳，放在礁石上磨断了，担心“海蜥”会随时回来，撕下衣服的布条，挂在礁石壁上；脱下脚上的搭挂儿布鞋，抛到海面漂

浮；咬破了自己的手，让鲜血洒在礁石上，装成爬礁滑落，已经葬身大海的样子，让“海蜥”死心，不会继续追袭她。她避开“海蜥”来往的海岸，另捡荒山僻路，费尽千辛万苦，绕道来到海柳镇，找到解放军的高处长、洪科长，向首长们报告，绑架自己的“海蜥”，就是潜藏在解放军中的杜宽。杜宽绑架了她，又重新蒙脸，前往鬼不来埠逼迫土溜鱼，供出妈祖宝像的秘密，企图据为己有。而进入媚娘洞的方法，土溜鱼已经告诉她了……

高处长、洪科长听到报告后，当即带着解放军，赶到鬼不来埠头，救援土溜鱼，逮捕“海蜥”杜宽。当他们赶到埠头，土溜鱼连同白底船，已经不知去向了。他们又找到海崖凹洞，也不见“海蜥”和土溜鱼了。花媚告诉解放军，饱受风浪磨砺的土溜鱼，勇力超群，斗技过人，尤其是神鬼难及的反应速度，“海蜥”根本不是他敌手。“海蜥”去绑架土溜鱼，那是小虾子跳上岸，自己搁浅找死！土溜鱼置“海蜥”于死地后，看过花媚制造的现场，以为她蒙难了，一定是痛苦欲狂，驾船乱漂乱荡去了。但他是个闯海硬汉，虽然神态迷茫行为怪异，心灵却是纯正的。尤其是继承祖训，笃信妈祖，始终没有动摇过。恶人们千方百计地，企图袭击海底洞天，窃取妈祖宝像。大潮汐到来的时辰，他会回到媚娘洞，查看妈祖宝像是否安在。只要守着媚娘洞，一定会等到他。高处长、洪科长考虑，解放大东海战事已经告一段落。保护东海渔家的信仰，是一桩大事。也就跟着花媚前来媚娘洞，保护宝像安全，迎接宝像的保护者归来。

花媚叙述了一切后，拉着土溜鱼，来到妈祖娘娘前。她点燃了带来的香烛，每人举着三炷香，双双跪在妈祖娘娘的前边，虔诚地祈祷着。

祈祷完毕以后，花媚拉着土溜鱼，悄悄地问道：“现在大东海解放了，你不能再乱溜了，不准离开我！”

土溜鱼应道：“我有你这样的好女人，再也舍不得溜走了。”

花媚不放心的说：“解放军对咱们渔家好，对你我也很好，你还是留在解放军中吧！守卫大东海的解放军，都需要舵工呢！再说首长们过去就批准你参加部队呢！”

土溜鱼摇摇头：“我都三十来岁了，过去漫长的时间里，我是亦渔夫亦海盗的角色。虽然似盗非盗，但也干过不少坏事，割网偷鱼劫船，都沾过边。只是放火杀人的事，没有杀过好人，但是杀过坏人，杀坏人

也是一种罪过啊！我仔细观察过解放军，他们像美女的眼睛，容不得一粒灰尘的。到一定时候，他们会纯化队伍，找我这种人算账的。”

花媚嚷叫起来：“你都说什么啊？你想再次溜走啊？”

土溜鱼笑着说：“我不在解放军里当舵工，不等于要溜走啊！我只在这座大东海溜达，只在我的女人附近溜达！解放军不整治我时，他们随时找得到我！解放军要找海盗算账时，我就一溜了之！但我向你保证，一生一世，我不会从你身边溜走，更不容许你从我身边溜走！”

花媚咯咯地发笑着……

在高处长安排下，洪科长留下一班战士，还有一条小型机帆船，陪同土溜鱼和花媚，留在媚娘洞外，负责保护神洞宝像。待到东海形势好转，再转交民间保护好文物。

送走了高处长们，土溜鱼驾着白底船，泊在龟蛇礁旁边。暖风微微吹拂，绿水粼粼闪光。洪科长带着年轻的战士们，在林立的礁石间跳跃，捉捕着黑螺青蟹白虾。土溜鱼和花媚坐在船头，肩并肩地相偎着。土溜鱼央求道：“眼前的大东海，天光水色多么明亮。你善唱迷人调，还是唱一首吧！”

花媚微笑思索着，仰脸唱了起来：

多迷人啊多迷人，

最迷人的是媚娘。

美丽圣明林默娘，

离开黑洞穴，

飞舞东海洋。

播撒平安到渔乡，

海暴海兽都逃光。

播撒温饱和富贵，

饥饿寒冷离海疆。
赐福渔家的妈神娘，
浑身内外射佛光。
佛光闪闪放光芒，
普遍无边东海洋。
东海天空多明朗，
日月星辰多辉煌。
祝愿渔家福运啊，
千秋万古长！

注释：

[\[1\]](#)渔家称出海第一网为“头髻网”，称海牛为“美人鱼”。

下部

一

无尽神秘的大东海，神秘得像一个美人，云雾是她白漫漫的纱衣，纱衣遮掩着的，是她身上的种种神美的秘密。

大东海最神秘的部位，是一座名为“宝藏洋”的水域。这里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说是宝藏洋暗幽幽的底部，有一种价值连城的宝藏，谁能够夺取它，谁就能成为东海首富。历史像迷雾，传说更迷惑，宝藏最迷人，茫茫远古以来，多少渔家和海盗，为了竞争宝藏，进行着出生入死的拼搏，给灾难横生的大东海，增添了一幕幕奇特的情景。一直到二十世纪末期，前来闯荡宝藏洋，勘探宝藏的渔家和海盗，依然络绎不绝。

这是水汽袅袅海雾飘飘的中午，一伙名叫“东海四魑”的海盗团伙，驾船漂到宝藏洋西侧，登上名叫“野礁屿”的荒滩，侦察宝藏的下落。在野礁屿摸索前进的海盗，突地发现不远处，有两个形貌姣好的东海朝鲜女，正在黑嶙嶙的礁石丛里，打着花朵状的牡蛎，准备运回人居海岛，到市场朝鲜叫卖。

饥饿的**鲛鰥**鱼，遇上柔美的龙女虾，哪能不会凶狂地扑去？东海四魑们一阵怪叫，分成两路追击，扑向美丽的朝鲜女了！

大东海的天像海盗的脸，说变就变。这时的茫茫东海深处，一阵暴风席卷而来，像在为海盗助威似的，野礁屿四周，浪涛在跳跃，海兽在嘶叫。

追袭朝鲜女的东海四魑，有四位主要成员。老魑像遁身黑漆漆海底的水鬼，从来不浮出水面，不在人前行凶作恶，谁也不清楚他的真面

目，谁也不知道他隐藏在哪里。二魑名叫孟豹，性格出奇的凶猛，又是四魑海盗团伙头头，人称“恶魑豹头”。三魑喜欢女色，渔家明里称他“花鱼”，暗中骂他为“花魑”。四魑呆笨乖张，绰号“呆魑”，又叫“呆头鱼”。

此刻的三魑花鱼，联手四魑呆头鱼，把一位名叫侯花的朝鲜女，迫到一片巍峨耸立的海崖前，左右侧都是汹汹海域，急流如白色水龙在奔窜，侯花凄然地啼叫着，在崖壁前左冲右撞。她突地看到了一座礁石洞，慌不择路地扎了进去。

“啊哈四弟停步，那是三哥的猎物！”冲在前头的三魑花鱼，发出激荡的淫声，一边剥掉外衣，裸着灰白的肤色，进了礁石洞。石洞的深处，传来侯花的惊骇的叫声。

跟在花鱼后边的呆头鱼，竟然乖乖地停止了追击，还向后倒退着，替花鱼守门似的呆立着，嘴里嘟嘟囔囔：“我和三哥是浪峭尖打滚的兄弟，不能坏了海盗团伙的规矩，谁先抢到的鱼虾，就是谁的美食……”

同一座礁屿的海滩上，铺着光溜溜又花斑斑的海卵石，石滩外沿雪浪翻滚，千万朵白艳艳的雪浪花，开满整座辽阔的海港。东海四魑的实际头头，狂恶的二魑豹头，朝着逃上海滩的朝鲜女，色相十足地冲上前去，扑倒在地了。

这位东海朝鲜女，美得像花艳艳的珊瑚花，穷得像光溜溜的海卵石，平时跳跃风口浪尖，攀爬嶙峋礁山，捉摸牡蛎等海鲜，挑着沉重的海鲜，穿越险峻的岛峰，出没腥味的渔市，赚点可怜的卖鲜钱，被人称为朝鲜女。她原名肖女。大海有一种倾泻灾厄的特殊个性，那就是淹没生命的咸苦味。肖女有一种诉苦的奇异习惯，那就是以笑当哭的习性。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刚刚出生的那刻，双眼笑咪咪地睁开，双颊的小笑靥旋动着，双唇逗人地翘起，发出微微的嘻嘻的笑声，于是惊奇的家人们，莫不交口称赞，她是个“笑女”。海洋鱼虾是哺育美女的营养，随着岁月的成长，她不但长得美貌绝伦，脸上的笑形日益明丽，笑韵日益丰富，笑声日益热烈，渔家依据她的姓名谐音，一致送给她雅号“笑美女”。

浩渺的宝藏洋，明流汹汹暗礁林林，海况凶险又复杂，蕴藏着海洋宝藏，无论渔夫们如何豁命，海盗们如何猖狂，千百年以来，人们只知宝藏，却不清楚具体为何物。

时势正值“文革”结束，盛传海岛县政府要来开发宝藏洋。长期窥探此海宝藏的东海四魑，老魑在幕后出主意，二魑当头头。这次由二魑三魑四魑出阵，到达宝藏洋闯荡，企图抢在县政府前边，探清并劫掠海涯宝藏。三位海盗上船冲浪下海顶流，虽然没有获得宝藏，不期遇到笑女和侯花，正在宝藏洋野礁屿上，打牡蛎挖藤壶。三位海盗们，决意使用海里炮制老婆的恶习，要把朝鲜女制服成海盗的妻妾。

海洋像千百条多彩鱼变色之状，瞬间演化出千百种异色异况，此刻谁也没有料想到，另有一伙白昼打鱼黑夜抢劫的海盗，获悉县政府准备开发宝藏洋，也趁机驾驶海盗船，潜进宝藏洋的浪峰水谷，试试自己的运气，看能否探明宝藏洋藏着何种宝物。这群海盗的首领姓名鱼得水。大东海的人文形态千般激荡，大东海的自然形态万般凶险，他每逢千难万险时运用异乎常人的逆反思维，展开奇冠海涯的倒行逆施，躲避或战胜海难和人灾，敬畏他的渔夫称他为“倒遁鱼老大”。

倒遁鱼是东海渔家的俗语，用来称呼一种怪鱼。这怪鱼生活在漫漫大海，身材长溜溜，肤表滑溜溜，表露出善于穿梭的形态。又通体红彤彤，更显出如火燃烧的血气和炽热搏战的生命。当它遇到人类的捕捉和海洋恶类的追袭，小小的躯体一后仰，像支笔直的渔箭，向后飞快地倒射，避开覆灭的下场，顽强不屈的生命力，在多灾多难的海涯，继续生存和拼搏。又是渔夫又是海盗的鱼得水，正以相似倒遁鱼的生命特色，获得了“倒遁鱼老大”的绰号。

今天的宝藏洋水天晴朗，驾驶单帆小船的倒遁鱼，明亮的眼眸一闪转，立即发现朝鲜女笑女的险情——

相距数十寻的野礁屿边，密布海卵石的海滩上，豹头把笑女压在身底，狂乱地手舞足蹈，又是扒衣又是剥裤。

让人吃惊的是，万分危急的笑女，脸上天生的笑容，依然鲜明可辨，只有双眼的黄闪闪的火光，发射着心灵的愤怒，逗人的笑唇高翘着，咽喉发出奇异的声音，似乎是咯咯的笑声，又似乎是咬牙切齿的咯咯声。

心绪淫乱的豹头，被笑女的笑容笑声逗愣了，以为笑女愿意顺从，兴奋地叫了一声，紧攥笑女的双手放松了。

一眨眼工夫，笑女一个花鲂翻身，把豹头掀到一边，眼看豹头的淫

态十足的脸，继续贴向自己的脸，她的雪白的牙帮一张，狠狠地咬中豹头的下巴。这时她的翘唇里，牙齿啃咬下巴骨的咯咯声，清脆又尖厉，剧烈又愤怒。

豹头捂着血淋淋的下巴，翻倒在海滩上，惨痛地呻吟了几声，身心的恶气倏然膨胀，双手不顾皮开肉绽的下巴，抽出象征海盗身份的鱼头刀，重新跳蹿起来，追击着笑女。笑女奔窜着叫喊着，不顾生死地一扑，白花花的海滩浪，把她翻卷起来，反向冲上海滩，眼看着再次落进豹头的魔掌了……

豹头袭击笑女的同时，远处的礁石洞里，朝鲜女侯花的危境，剧烈地变化着。淫笑着扑向侯花的花鱼，竟然停止了脚步。他看到眼前的侯花，下半身跪在地上，上半身趴了下去，合拢的双掌伸出头顶，连同她的额头，一上一下地磕动着，一直磕得额面鲜血淋漓，还是叩拜不停，嘴里发出了哀求：“大哥可怜小妹啊！大哥饶了小妹啊……”

瞧着侯花的花鱼，神色复杂地变化着，一会儿花心难收地淫笑，一会儿不无恼意地跺脚，一会儿自我抵制地咬牙，一会儿神秘莫测地狞笑，大声地告诉侯花：“你不要把所有的海盗，都看成大奸大恶的坏人。我虽然有过不少女人，但是只要有一个女人，真情实意和我好，我只要一个女人。我看你确实可怜，今天可以放过你。但我有个条件，需要你答应！”

侯花又磕头又哭泣：“只要大哥饶了小妹，小妹什么都答应你。”

花鱼的右脚向前一伸，挡着侯花磕地的额头：“今天要我放过你，你必须回家准备好，让我去你家，向你的父母送大礼，把你接出来，成为我的真正的女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只对你一个人好。因为我的身份，不便公开露面，只能成为你的暗中的丈夫……”

在花鱼的花言巧语中，侯花迟疑地嘟哝着：“如果不应你的条件，你准备怎么办？”

花鱼的脸色一沉：“你是东海渔女，应该听过东海四魑的名字，知道东海四魑的手段。从长久时间看，你不答应我的条件，你的父母兄弟姐妹，都难逃四魑的毒手。从眼前处境看，一旦我放过你，洞口的呆头鱼四弟，会立即冲进来，把你弄成他的女人！”

侯花恐慌地一转脸，只见呆头鱼的身影，在洞外晃荡着，她吓得双手抱头：“我如果答应大哥，大哥要保护我，免受呆头鱼的迫害……”

花鱼得意地笑起来：“你答应成为我的女人，我当然会保护自己的女人！哈哈哈……”

再说在这座礁屿，那片浪涛翻卷的海滩外，驾船冲近海滩的倒遁鱼老大，性格和多数海盗相异，理念和东海四魑逆反。在刚刚结束的十年“文革”里，海涯比大陆更加动乱，东海四魑之类的海盗，专向弱势的渔家行凶。倒遁鱼老大呢，偏去抢劫欺压渔家的豪强。在“文革”初期，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使他至今痛苦犹存，令他滋生了一种渔火般的情绪，憎恨以下的海盗式的婚俗：“出没汹汹东海的海盗，不必媒人哄女人，不必婚帖求女人，不必花轿抬女人，一旦遇上可心的女人，只要劫进黑暗的船舱，捉入荒野的礁洞，就能把女人炮制成自己的妻妾，再将妻妾接走，或安置在渔岛房屋里，或载到海盗的巢穴中，或迫到海盗船里漂泊。然后这些海盗，用白昼捕捞的鱼虾，黑夜抢劫的钱财，供应这些女人。他们还用妻妾们的亲友的生命，逼迫妻妾们不敢背叛自己，成为真正的海盗的女人，成为海盗的终生的女人。”

此时的倒遁鱼老大，面对豹头追袭笑女，身心燃起熊熊怒火，决定施行独特的手段，以恶盗豹头之法，反治恶盗豹头之身。当船头抵达海滩外沿，他把船舵一推，交给一位名叫阿螺叔的同伙。他依仗长期练成的闯海功夫，瘦长又轻盈的身体，腾地跃上船头，双膝向前弯突，向后倾斜的小腿，几乎贴近舱面，脚板呈倒八形张开，大腿和上身仰天而倾，竟然不会倒翻过去。他瞄准从海滩倒来的浪涛，一个直蹿的动作，嗖地跳跃凌空，又来一个一百八十度转身，高强的踩水轻功，使双脚成了踩浪板，踩着浪涛快速倒退，眨眼间落到海滩上，挡住了追赶笑女的豹头。倒遁鱼在海滩滚浪的上边，施展倒蹿踩浪的轻功，是要观察陷身滚浪的笑女的安危，发现笑女具有不弱的游术，已经游近滚浪外的小网罟，他迅速打转身子，正面迎向二魑豹头。

在汹腾的东海涯，十年的漫长的动乱岁月，不同海盗团伙的劫斗，像鲸鲨间的撕咬，是司空见惯的事件。倒遁鱼和同伙们，曾在滔滔东海涯，多次遭遇东海四魑，双方发生过刀光剑影的搏斗，尤其是二魑豹头，杀害过倒遁鱼的亲人，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人。这时豹头发现仇家坏了他的好事，愤怒驱使他豁命出击，粗又长的臂膀和双腿一托地，凌空横跃的身体凹胸凸背，活像一头大海豹，凶猛地扑向倒遁鱼，右手还抽出了海盗鱼头刀。

豹头具有硬性攻击的技能，倒遁鱼身怀快闪如风的功夫，他向后斜立的小腿一蹬地，全身迅即倒遁了两米远，躲开了豹头的鱼头刀的砍伐，顺势闪到豹头的左侧，右手攥住豹头手里的刀柄，以其超过豹头的臂力，牢牢地握定鱼头刀。心中对豹头的愤怒，使他骤生超强烈的逆反的理念：“你这可恶可恨的仇家，老子偏要阉割你的下身，让你成为海洋太监，永远不能强暴苦水海里的弱女子！”他把鱼头刀倒转过去，光亮的刀刃忽闪着，朝着豹头的下身割了几下，豹头佝偻着身子，倒在海滩惨叫着。

“三哥快来救二哥啊！”不远处的礁崖前，东海四魑呆头鱼，一边吼叫一边冲来。倒遁鱼知道还有豹头的兄弟，连忙运起轻功，双脚在海滩飞奔着，突地变成两片冲浪板，又利用滚浪的上冲力，在白花花的滚浪上闪掠着，顺手拉起游到船舷外的笑女，把她拽上了小帆船舷帮。

“咯咯咯咯咯咯……”被救到舱面的笑女，在水里就看到豹头被阉了，嘴里喷出了一串串笑声，笑得难于自禁弯腰蹲地，笑得巴掌拍打着膝盖，笑得海里飞溅起白艳艳的浪花。

笑女的欢情飞扬的笑声，先让倒遁鱼莫名地抓起头发，迅即想到她欢畅的原因，不由哈哈地狂笑起来，一边狂笑一边跺船，跺得网艚剧烈地震荡，荡得船舷外的浪涛汹涌澎湃。

不久倒遁鱼的笑声戛然而止，双眼迷糊地看着笑女。原来笑女欢畅的笑声，变成了令人堵心的笑声：“啊哈哈啊哈哈啊哈哈……”这声音似笑似哭，这声音似笑似忧，这声音似笑似怒。是啊，笑女显然想到，自己的表姐侯花，不知被海盗追到何处，不知陷身何种灾难。

二

豁命救美的搏战后，笑女苦苦请求抢救表姐侯花。闯海经验老辣的阿螺叔，一边告慰笑女，一边戒示倒遁鱼，东海四魑海盗团伙成员多，倒遁鱼老大单身回到野礁山，不但找不到失踪的侯花，而且自身会被四魑们袭杀。于是倒遁鱼老大驾着网艚，绕着荒海野礁漂泊，候到四魑离开野礁山，网艚悄悄跟踪海盗船，探清四魑们把侯花安顿在何处，再想法挽救蒙难的侯花。

两个小时过去了，四魑海盗船没有离开野礁山，倒遁鱼老大的小帆船，不屈不挠地在宝藏洋漂泊。狂烈的海风嘶鸣起来，卷来了一团团灰茫茫的雾气，黑黝黝的野礁山、浪滔滔的宝藏洋，全在小帆船的视野里消失了。掌舵的阿螺叔突地大喊：“有人袭击小帆船了！”

中舱面的倒遁鱼老大，觉察到船底阵阵震动，船舱传来海水涌入的哗啦声。他飞身趴在舷帮上，头部探出船舷一瞧，小帆船正在迅速下沉。小船后边的蓝幽幽的水里，有一条成人大小的影儿，全身裹着灰白色的海牛皮，从网艘船底蹿出来，向迷蒙的海雾深处游去。倒遁鱼老大立即断定，这是仇恨自己的东海四魑，派出泅游高手，利用海雾掩护，潜到网艘船底下，用铁具戳透木板船底，大量海水涌进船舱，小船难逃葬海的厄运。心中的怒气逆向冲腾，倒遁鱼呼地扒掉外衣，就要跳海搏杀四魑。

心计缜密的阿螺叔，快步跳跃抱着倒遁鱼：“恳请老大听我的话，你跳海追杀东海四魑，我也能游上远处的明礁暗礁，等候过路船的挽救。可是这个体弱力微的朝鲜女，就是不会随沉船埋葬海底，也会在游海过程里，或体力难支葬身大海，或被海盗重新劫持，或让鱼兽生咬活啃了！快把仅有的竹篙木橹扎成一捆，给朝鲜女当浮具，让她借助浮力游上礁盘……”

倒遁鱼老大顿觉醒悟，利用小船沉没的片刻时间，飞快地找到两支竹篙一根木橹，用渔索扎成一捆，不容置疑地推给笑女：“你抱着浮具游在前边，我跟在后边护持你！”他的话刚刚出口，听到哗的一声，小船整个儿沉没海里了。有经验的闯海高手阿螺叔，一个快步跳出船舷，游离了沉船激起的旋涡，被浓烈的雾气遮没了，顿时间杳无踪影了。

倒遁鱼老大抱着浮具和笑女，连拖带拽地奋进着，离开了吞噬溺水人的旋涡，劈开了一道道浪涛，透视着迷蒙的雾帘，寻找着栖居生命的礁盘。

浪涌高耸如山，水谷深幽入地，海况越来越险恶，倒遁鱼老大和笑女，随时都会被大海淹没……

潜游到小帆船下，戳穿木板船底，使倒遁鱼们沉船落水的，是东海四魑的幕后军师老魑。他作为四魑团伙大哥，平时从来不出面作恶。二魑豹头担任四魑首领，率领三魑四魑，利用“文革”动乱，海涯无政府主义泛滥，横行霸道直至烧杀掠抢。而老魑却躲在幕后，到了不得不出面

的时候，总是全身套着海牛皮，仅让双眼露出来。渔家称海牛为美女鱼，每当雾气微茫的时候，它爬上孤立海面的礁盘，形若裸女的上半身端坐着，头部长毛披散，皮肤丰肥又灰白，尤其是突出的乳房，喂着怀里的小海牛，俨然一幅出水美女的画面。

今天老魑驾着小船，一直在宝藏洋徘徊，他目睹着倒遁鱼阉割了豹头，救出了笑女，还会上野礁山，再次袭击二魑他们。老魑为了解救二魑们，驾小船偷偷跟踪在网艘后边，利用海雾的遮掩，下海戳穿网艘船底，让倒遁鱼沉船落水，陷进岌岌可危的境地，难于袭击二魑们。游回小船的老魑断定，宝藏洋的急流和恶浪，会让落海人浸海水。自己替豹头兄弟解了围，于是摇动大木橹，让小船抵达野礁山。

野礁山石崖的洞穴里，三魑花鱼盯着抖抖索索的侯花，继续软硬兼施地威胁道：“你尽管答应了我的条件，我也没有强迫你。但是放你回去前，我不得不再次警告你，对不顺从的朝鲜女，东海四魑是吃人肉喝人血的海盗。你如果到政府揭发老子，老子白天探清你的亲友的住址，黑夜割下你的亲友的头颅，带进无边际的深水洋，熬熟了当下酒菜。”

瘫在暗角的侯花，心地柔善，胆气怯弱。腥风咸雨的贫寒生活，风狂浪器的生存灾难，更养成她的多愁善感，动不动苦泪涟涟，和表妹笑女形成鲜明相异的特征，被渔家称为“爱哭查某”。东海渔家俗语，称呼朝鲜的女子为“查某”，“爱哭查某”也被叫作“哭女”。这时她满脸泪珠：“小妹已经应承大哥了，大哥切莫伤害我的父母兄妹……”

花鱼虽是行恶大洋的海盗，从小长有长长又白白的书生脸，父母替他起名陆文生。他看着侯花屈服了，黑长睫毛里的大眼睛，兴奋地闪起贼光：“哈哈，对顺从我的朝鲜女，我是百般呵护妻妾的渔夫。今后你做了我的女人，你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不但不会伤害你的亲人，我还会像孝敬自己父母一样，孝敬你的父母，像爱惜自己兄妹一样，爱惜你的兄妹……”花鱼说到这里，瞧着丽质艳艳又可怜巴巴的侯花，人性尚未泯灭的心地，竟然泛起微微的爱怜的热流，情不自禁地吻了吻侯花的泪眼，似真似假地继续说道，“我们这种浪峭尖打滚的角色，今天还能喝酒吃鱼的小命，明天保不准被海盗仇人杀戮，被海兽恶类吞咬，被渔夫冤家毁灭，哪个渔家的女子，愿意明媒正嫁给我们。所以人们有这句俗语：风浪里豁命的讨海郎，走一座码头养一个女郎。我们把朝鲜女弄进无人烟的礁滩，抱入黑乎乎的船舱，搂到荒凉的海洞，做成自己的女人，这是相传千百年，天经地义的习俗。不过我和其他海盗不同，我原先是个放网捕鱼的渔夫，我早就认识你，早就爱慕你。我从今天开始，

像爱眼睛一样，只爱你一个人。谁说嫁个讨海郎夜夜守空房？我要把你供养在繁华渔市，让你穿丝衣绸裤，吃鲜鱼香虾……”

听着花鱼亦真亦假的话，侯花的泪淋淋的脸颊，沉甸甸地一耷拉，似是被迫屈服地下垂，又似是稍表赞同地点动……

花鱼笼络侯花的同时，野礁山的鹅卵石滩上，东海四魑呆头鱼，正在替豹头处理伤口。老魑已经抵达海滩，因为渔家男女常到野礁山打海鲜，他生怕暴露狰狞的面目，依旧穿着带头套的海牛皮衣，从上到下地遮没了全身形貌，东张西望地接近了豹头。他在海里发现了豹头的伤情，凭着长年闯海的丰富经验，用海鳔**鲛**粉末替豹头止血，再抹上花水母的汁水，替伤口消炎去毒。在豹头的杀牛般的叫痛声里，老魑告诫道：“我早就对兄弟们说过，船上的钱财应该明抢，挑鲜女的心难于强劫，遭遇海洋功夫高超的倒遁鱼，明知不是倒遁鱼的对手，应该及时溜之大吉。”

豹头捂着下身叫唤着：“嗷嗷，痛死我了。大哥，你和三弟四弟们，从来没有遭到我这般的羞辱，我变成了一个海洋太监，我死也吞不下这口气！”

老魑用帆布替他包扎下身，把海洋详情告诉豹头：“那个该死的倒遁鱼，我已经沉了他的小帆船，让他们三人落水了，游到别处去了……”

穷凶极恶的豹头，不甘心地咒骂着：“我发誓要整死倒遁鱼！我要宰杀他的尸体，撕碎他的骨肉，抛下海喂鲨鱼，才能解除心中的仇恨！”

老魑突地想到什么：“二弟你甭说废话了，溺水人漂浮海面不算尸，被鱼兽撕碎身体才算死，何况是游术高强的倒遁鱼，他多半不会去死的。”他转身嘱咐呆头鱼，“你去找回三弟，抬着二弟下船去，找医院买洋药。我独自驾着小木船，离开这片倒霉的野礁山！”

“二弟三弟们，有时还要遵照我的信条，是丑不要露尽，是恶不要做尽，露美容才能藏丑心，装善相才能施恶行，这样才能平安行事，久远发财！”老魑一边嘱咐着，一边操纵着小船，驶向雾腾腾的远处了。

三

波涛大起大伏的海面，倒遁鱼老大携着笑女，一忽儿坠进深深的水谷，一忽儿游上高高的浪山，踞高眺望着，寻觅可以栖身的野岛荒礁。

潮流哗哗冲泻着。倒遁鱼的右臂像硕长又坚韧的海蛇，紧紧地搂着笑女的上身，以防笑女被急流冲走。笑女虽然身处危境，在倒遁鱼的搂动中，青春敏感的身心，竟然涌起一股热流，不由得迷痴地合拢双眼……

闯海功夫真，死里能逃生。倒遁鱼把俗语演化为真实场景，携带着挑鲜笑女，竭尽生命的游姿，爬上一片神美的礁滩。清凌凌的浅水，泛溢着灰黝黝的礁盘，上边长满了石奶花。这种长相和肉质都鲜美的海花，拇指大小又乳头形状，以其红鲜鲜的色彩，恍若一小颗一小颗花蕾，密密麻麻，成千上万。

稍事休息缓过神来的笑女，看着红鲜鲜的石奶花，尤其是石奶喷出的红彤彤的水柱，霍地联想到挑鲜女的害羞的部位，已经在海里被倒遁鱼触动过，顿时发出嘻嘻的笑声。此刻她的联想，像热腾腾的桃花浪，无尽地扩展着。刚刚过去的游海逃亡，她的体力迅速下降，先被倒遁鱼后挟持着浮游，身体越来越笨重地下沉，最后被倒遁鱼搂抱起来，撞开高耸的浪山，越过深坠的水谷。她的体态疲倦却精神亢奋，因为青春的躯体被男人搂抱着，敏感的胸脯压在男人的身上，一下又一下地揉动着，一阵又一阵的舒畅的感觉，在她的身心涌动着。况且这个接触自己处女身心的男人，正值三十多岁的黄金年龄，脸形修长，体态高挑，相貌不凡，还以其豁命拼搏的精神，在礁石山击伤过海盗豹头，保全了自己的生命和贞操。这种大风大浪培养出的男人，胜似大火大焰锤炼出的纯金，哪个挑鲜女都珍惜，都爱戴！

情窦初开的挑鲜女，爱的冲击波渐渐强烈，渔家女的奔放性格显露出来了。她背靠一块礁石块，摘下一颗格外鲜红的石奶花，放在自己的胸脯上玩耍着。显而易见的是，她是用这朵石奶花，代替自己的被一层湿衣裹着的乳头，逗引着心有所属的男人。她用行动逗引男人的同时，可爱的翘唇微笑着，发出荡人心神的嬉笑声。

旁边席地而坐的倒遁鱼，也不是毫无知觉的木头，看着笑女放在胸前的石奶花，听着她的逗人的嬉笑声，双眼里的眸子一阵闪亮，微微抖

动的双手，做出搂抱人的姿态，就要向笑女伸去。可他突然想到什么，双手慢慢地缩回来。他是个血气炽热的汉子，从礁石山游荡宝藏洋，搂抱着美形美韵的朝鲜女，接触着丰满细嫩的青春胴体，躯体膨胀着雄性的欲望，心海涌动着爱的潮浪。他是艰难讨海的咸水汉，又是被贫苦所迫的海盗者，多想有个海鲜般的美女，给自己的孤寂的生活带来欢乐和福运。然而出自天生的性格，一种反向的思维涌上心头，像冷浪扑向渔火一般，向笑女发出这样的警言：“这种急流冲腾的礁滩，虽能暂时栖息生命，长时间却会毁灭你我。这种石奶是咸水食品，三几天内使我俩不致饿死，延长时日会使你我渴毙。更何况海暴随时会降临，海兽时刻会袭来……”

“正因为海况凶险，生命朝不保夕，才应该珍惜时光……”笑女自言自语似的呢喃着，又仿佛觉得，应该改变方式，表露自己的心迹，双颊的笑靥旋着，一忽儿嘻嘻地笑着，一忽儿低声地吟着，唱着平时自编的笑调：

嘻嘻嘻，

石奶花儿苦难中栖，

泳谷^[1]滔天把她袭，

就像海盗残害朝鲜女，

朝鲜女的泪水满海飞，

昼飞到夜来朝飞到夕，

长年累月飞不息。

嘻嘻嘻，

苦海里的石奶花，

你这漂泊苦难的生命何处栖，

只有以笑代哭笑嘻嘻，

用嘻嘻的笑声求期许。

嘻嘻嘻，

期许好郎君不嫌弃，

石奶花愿做你的妻。

嘻嘻嘻，

石奶花永远用欢笑陪夫婿，

嘻嘻嘻……

面对恁般聪明的笑女，倒遁鱼完全理解笑调的含义，他虽然执拗地保持着反向的意念，但也想以稍微欢快的言行，响应笑女的心情和歌调。东海渔家的俗语说，哪里有放艳的浪花，哪里有就放歌的渔家。就是说渔歌和渔谣，多如满海的浪花。渔家用它打发孤寂的时光，平缓苦难的生活，战胜汹器的风浪，抒发勇猛的精神，寄托无尽的情怀。三十多岁的倒遁鱼，十年“文革”以前，正值学习的年龄，社会环境平安，不但受过中小学教育，智商天分又高，自编自唱的渔歌渔谣，配以流传甚广的民间曲调，形式丰富，内容浅显。于是边笑边编边唱，和应朝鲜女的笑调：

哈哈，

石奶是朵鲜香的花，

朝鲜女更是仙女家，

咸水汉谁不想弄到她，

夜间在船舱搂又吻，

白天在礁盘吻又压。

无奈咸水汉命运苦巴巴，

狂风吹来恶浪打，

海兽扑身咬中他，

朝鲜女若是跟了他，
成了落海的淡水虾，
大海漫漫苦无涯。

十年“文革”以前，渔业生产发达，笑女父亲担任代公，收入不菲，生活小康，加上她的智商颇高，六岁就读渔家小学，成绩优异，连年跳级，十四岁完成高中学业。“文革”骤发，形势纷乱，父亲不幸殁于海暴，可怜的母亲一病不起，为了养育三个弟妹，她上午租船出海，攀爬荒礁打海鲜，下午回岛当挑海鲜，四处叫卖赚点小钱，维持全家的活路。“文革”十年，清贫十年，没有磨灭智慧和希望，她自编自唱的歌谣，尤其是源自天性的笑调，最能显示她的天资，最能抒发她的期盼。她听着倒遁鱼的渔谣，心海的春潮不甘平息，又吟唱了一段笑调：

嘻嘻嘻，
朝鲜女子孤独中栖，
暴头[2]呼呼把她吹，
就像海暴席卷小渔灯，
生命的微光随时熄。
微光闪闪在寻觅，
南寻到北来东寻到西，
天长日久寻不息。
嘻嘻嘻，
苦海里的朝鲜女，
漂泊的生命何处栖，
只有以笑代哭笑嘻嘻，

用嘻嘻的笑声求期许。

嘻嘻嘻，

期许好郎君不嫌弃，

朝鲜女愿做你的妻。

嘻嘻嘻，

朝鲜女永远用欢笑陪夫婿，

嘻嘻嘻……

笑女越是笑嘻嘻，倒遁鱼的逆反心理越强烈，回应的笑调越响亮：

哈哈哈，

石奶是朵鲜香的花，

朝鲜女更是仙女家，

男人谁不想摘鲜花，

夜间在船舱搂又吻，

白天在礁盘吻又压。

无奈咸水汉是大海刹，

渔场撒网是渔夫，

航道上当海盗抢又杀，

朝鲜女若是跟了他，

柔鱼遭遇大黑鲨，

九死一生苦无涯。

笑女从倒遁鱼的对歌中，知道了倒遁鱼是个海盗，可他自我陈说是海盗，又是个心肠坦荡的人。海岛女子熟悉海盗的状况，有杀人放火的天性恶劣者，有被贫苦迫得下海为贼的，有只劫财不杀人的，有专门劫掠海盗的海盗……礁石山袭击豹头的情形，显出倒遁鱼似是劫盗之盗。自己对他情窦已开，不能轻易放弃这一缘分。

这时，漫天的雾气已经消散，宝藏海的水天一派明朗，一条小舢板驶抵礁石险滩，一个年逾花甲的渔翁喊道：“打海鲜的笑女啊，你今天到达礁石山打牡蛎，怎么转移到险滩上？”

渔翁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皮肤紫红，肉筋暴突，显然是个干练又坚韧者。他姓包名海老，长年驾驶的小舢板，载着柴米油盐淡水咸卤，以及帆布网线桐油灰泥，一应海船必需又缺乏的小物件，瞄准海暴刮来渔船进港的时机，和渔船兑换小鱼小虾，再把鱼虾运到市场，或调换其他生活品，或赚点零用钱。包海老驾舢板做小生意时，常常摇着鱼皮张成的小圆鼓，所以人们称他为摇鼓老，称舢板为摇鼓船，或称为摇鼓舢板。这种摇鼓舢板，渔船出海没有生意时，早晨载着海岛打鲜女，到荒海野礁打海鲜，傍晚再来接打鲜女，以及满篓的牡蛎藤壶海螺，抵达打鲜女居住的海岛，挑着海鲜到市场出卖。而打鲜女用一些海鲜，留在摇鼓船送给摇鼓老，充当早晨载人出海傍晚接人回岛的报酬。

笑女和侯花早晨出海，就是雇了包海老的摇鼓船，前往宝藏海礁石山打海鲜。摇鼓舢板拢近礁滩，包海老上了滩，一边接笑女上船，包海老告诉笑女，他候到午后时分，根据约定驾着舢板，到野礁山接人，始终不见笑女侯花的踪影。他出自强烈的责任心，找遍宝藏海的每座礁滩，终于发现，笑女和倒遁鱼，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远远地漂流到这座礁滩上。包海老是深知世故的渔翁，面对着这对青年男女，对他俩的关系心知肚明，只是双唇抿着微笑，没有询问什么缘故。

笑女看到包海老如约前来，喜滋滋地笑道：“嘻嘻嘻，摇鼓老真是海洋救星，我和这位倒遁鱼老大，遭到海盗袭击，流落到此，正愁荒海野滩难于得救……”

“夜幕快要降临了，宝藏洋风高浪急，我代替可敬的摇鼓老，摇急橹驾快船离开险境！”倒遁鱼接过摇鼓老的木橹，竭尽全力地摇动着。摇鼓舢板载着笑女，渔箭似的钻风钻浪……

四

东海南涯的大鲸岛，西侧是渔船避风的大鲸港。夜幕下的大鲸港，千百条渔船黑影摇晃。暗糊糊的大鲸港东角，头宽腩圆的阔头船上，东海四魑的豹头花鱼呆头鱼，聚首吃鱼喝酒。三魑花鱼告诉同伙：“受伤的二哥难走远路，老魑大哥让我前往他的居处，要我告诉二哥豹头，根据老魑大哥的侦察，倒遁鱼和笑女游上了礁岛，得到了活命，笑女那个可恶的女子，竟然主动恋上倒遁鱼。倒遁鱼的巴结女人的功夫，也和他的闯海功夫一般高强，把笑女送回渔村家里，自己溜回深海做无本生意，这种以疏远求亲近的手段，果然惹得笑女花心炽热，公开宣言要下海去找倒遁鱼，做倒遁鱼的女人。老大哥要我劝劝二哥，说你被伤的下身，一时间不能征服女人，还是集中心力体力，探清宝藏洋有什么宝物，然后夺而取之！”

豹头恨得嗷嗷叫着：“三弟，你饱汉不知饥汉苦，你征服了美艳的侯花，把侯花安置在你的花窝里，及时雨似的满足你的性欲。老大哥也太偏心了，让我这个海洋太监，连复仇的权力都不要行使。老子不把倒遁鱼阉割了，让他也变成海洋太监，不做闯海祖宗的子孙！”

呆头鱼傻笑地摸摸头：“二哥，我帮你阉掉倒遁鱼，让倒遁鱼和你一样，都失去男人的功能，让笑女给我当女人。”

花鱼瞪了呆头鱼一眼：“四弟，你甭岔开话题，听我说完老魑大哥的建议。老大哥说那个倒遁鱼，以及他的海盗同伙们，正在日夜出没宝藏洋，探索那里藏着什么宝贝。倒遁鱼闯海夺宝的功夫高超，平时又潜伏野海荒岛，行踪隐秘，神鬼难寻，只有那位痴心的笑女，可能知道倒遁鱼的下落。老大哥还获得消息，最近大鲸岛县政府也有大动作，准备顺着改革开放的潮流，开发宝藏洋。就是说我们的夺宝计划，增加了政府和倒遁鱼两个对手。老大哥建议二哥，一要制服笑女，让她供出倒遁鱼的下落，我们才能破坏他的夺宝行动。二要扰乱政府开发计划，或抢在政府前头夺宝，或骚扰前往宝藏洋的政府船只……”

大鲸岛县政府大门前边，张贴着海洋渔业局的公告，内容是县政府常务兵议研究，决定遵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发展海洋经济为中心工作，开发宝藏洋等一批大渔场，开始勘探宝藏洋等渔场资源，替全面开发做好前期工作。首先组织宝藏洋等渔场资源勘探船，招募一批熟悉海况的技术员和船只操作员，包括勘探船船长、舵工、水手、司机、炊

事员、食品海鲜采办人员等。鬓发半白的摇鼓船渔翁包海老，匆匆看完海洋渔业局广告，转身向远处渔村奔去了。

大约两小时后，包海老拉着朝鲜女笑女，一边急急赶向海洋渔业局，一边兴高采烈地说：“海洋渔业局招聘的人员，可是吃工资的政府人，能让我们一辈子端铁饭碗。”

笑女犹犹豫豫地说道：“我是个下海打鲜上岛挑鲜的咸水女，恐怕很难担任什么角色。”

“我的摇鼓船多次租给你，载着你上午出海下午回岛，看着你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在礁盘吹腥风淋咸浪地打鲜，在岛上大汗淋漓地挑鲜，还遭遇海盗险些丧命。我是个最看不下苦难的渔翁，尤其是看到姑娘家遭苦受难，心像被渔刀割碎了，痛苦难忍，一发现有端铁饭碗的机会，豁出老命也要替你争取！”包海老不由分说地，硬是把笑女拉进了海洋渔业局局长室，把两张渔村证明，交给一位青年干部，说道“我们是来应聘勘探船岗位的。你们谁是管招聘的领导？”办公室里的青年干部，接过包海老的渔村证明，四方脸膛神色肃穆，又发现包海老的身旁站着花容艳丽的笑女，他那浑黑的双眼一阵发亮，皙白的双颊泛起红晕，主动地自我介绍道：“我是海洋渔业局彭模英局长，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海洋经济，我也亲抓宝藏洋资源勘探工作，并且直接过问勘探船人员招募工作。请问你们两位，有什么海洋工作特长？”

包海老首先介绍道：“我是驾驶摇鼓船的包海老，前来应聘勘探船炊事员。我有一手海船烹调技术，能把鱼虾清炖红烧油煎鲜蒸，保管把勘探船人员养好，强强壮壮，能到宝藏洋闯风荡浪，为开发宝藏洋做出贡献。”

包海老又转身介绍道：“这位姑娘名叫肖女，她的形貌美冠海涯，是个勇敢的打鲜女，还是勤劳的挑鲜女，若能成为勘探船鱼鲜采办员，能替你们出海打海鲜，入港挑海鲜，上船煮海鲜。她更是天生乐天派，笑眯眯的神态，笑嘻嘻的声音，能给惊险又紧张的海洋勘探工作，增添无穷的喜庆和欢乐。”

“咯咯咯咯咯咯，包海老这般为我唱赞歌，仿佛不是替我介绍工作，更像向彭局长推荐女朋友。咯咯咯咯咯咯，彭局长听完包海老的赞歌，一定是心里感到痒痒的，笑呵呵地准备招聘我，咯咯咯咯咯咯.....”包海老的话语，迅即激发了笑女的天性，声色难禁地喷出笑

声。她又是绝顶聪明的姑娘，在这决定人生是苦是甜的时刻，故意矫揉造作起来，让自己笑得细腰像柳枝摇摆，左手压着腹部，右手在笑声里挥舞着，手指趁机在彭局长的腋部搔了一下，抓住彭局长的手臂，轻轻地摇着彭局长的身体，似是借以支撑笑得难于自禁摇摆欲倾的自己，又似是委婉地恳求彭局长答应招聘。

办公室里的男女工作人员，被笑女的天真又荡心的笑声，和对彭局长的不无矫情的动作，逗得异口同声地笑起来：“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彭局长被逗得腋部痒痒难禁，心里乐趣横生，跟着大伙欢笑了一阵，“哈哈哈哈哈，海老介绍情况的话像赞歌，肖女同志笑得咯咯咯，更像悦耳又悦心的歌。我们勘探宝藏海等渔场的工作，确实需要一名随船炊事员，也需要一名留在岛上的采购员，买下海鲜菜肴，挑到船上交给炊事员。根据你们的情况介绍，你俩都有条件赚这份工资。我们还要了解一下你们的社会表现，经过局党组研究，再正式通知你们。”

彭局长让女秘书送客，女秘书把两人送到政府大楼外，悄悄地告诉笑女：“好在应聘炊事员挑鲜员的人不多，也是你的笑声打动了局长。局长是个干练又直爽的青年人，刚才把话说到那种程度，已经表态同意招聘你们了。”

“咯咯咯咯咯咯……”笑女兴奋地欢笑起来，把包海老抛在后边，管自像一只美丽的雪燕儿，向远处的海岸飞去了。

这是沐浴改革开放的雨露，刚刚开发的荒凉海滩，养殖紫菜的竹架，数不胜数地排列着。笑女来紫菜滩上，看到一只阔头船，乐不可支，又笑又喊：“咯咯咯，倒遁鱼大哥，你果然如约到紫菜滩等我，我告诉你一桩天大的喜事，我被渔场资源勘探船招聘了，担任买鱼虾挑海鲜的专职人员，每月有固定收入呢！咯咯咯咯咯！”

一个笑女熟悉的渔夫，从船舱里钻出来，笑女吃惊地止住笑：“你是宝藏洋落水的阿螺叔！倒遁鱼大哥有没有来？”

海盗船舵工阿螺叔，在宝藏洋沉船落海后，依仗高超的游术，游回海盗团伙聚首的巢穴，和倒遁鱼老大会合。阿螺叔连忙回应道：“笑女姑娘听我说，你对倒遁鱼老大的情意，倒遁鱼老大铭记心中呢！他特意让我转告你，过去的十年动乱岁月，他虽然是出自十分无奈的原因，但

是毕竟做过海盗的头头，干过不少错事，他担心毁掉你的如花似锦的青春，不愿成为你的男朋友。”

笑女啼笑皆非地踩着海滩，发出似笑似哭的心声：“啊哈哈啊哈哈，阿螺叔你告诉倒遁鱼大哥，不管什么原因迫他做了海盗，我都认为他是好人，我让他从今往后不做海盗，我要用我赚到的工钱，供养我和他的生活！”

阿螺被笑女的真情所感动，感动得双唇发抖地张合着，欲言又止欲止又言：“笑女，你真是至情至义的姑娘，我干脆告诉你，什么原因迫他当上海盗。那是‘文革’兴起的十年前，管理东海的政府人员被打倒了，海洋社会一派混乱，潜伏多年的海盗‘东海老魑’，乘机组织了‘东海四魑’团伙，横行霸道，烧杀掠抢。那时倒遁鱼二十多岁，有一个美貌如花的女朋友，名字叫金阿娟，因为海况混乱生活贫困，也从事下海打鲜上岛挑鲜的活计。东海四魑中的三魑花鱼，闻知阿娟是个美丽的挑鲜女，进行百般迫害，把阿娟弄到一片荒无人烟的小岛，硬生生实施强暴威胁，要她成为海盗的女人，迫得阿娟投海自尽。英勇闯海勤劳捕鱼的倒遁鱼，怀着比海深的仇恨，纠集我们这些被海盗海兽海暴迫害的渔夫，白天撒网捕鱼，夜晚寻找四魑海盗成员，以及那些为富不仁横行海涯的海贼渔霸，袭船劫财，报仇雪恨。这座东海无巧不有，自从失去金阿娟后，倒遁鱼长久不碰女子，恰恰你和阿娟一样，都是海涯挑鲜女，又铁心要跟倒遁鱼过日子，他还是没改行的海盗，怎么能够让他改变心意？”

“啊哈哈啊哈哈……”似笑似哭的笑女，双掌拍打着崖壁，密麻麻尖刺刺的藤壶壳，扎得她的掌心血淋淋的，她犹然拍打不止，黑灰灰的藤壶壳被鲜血染得红殷殷的。

“傻姑娘啊，好姑娘啊，乖姑娘啊，你不要这样作践自己。也罢也罢，我把倒遁鱼秘密藏身的地址告诉你，让你有机会去会他……”阿螺叔的双眼泛泪光，一咬牙一狠心，对笑女悄悄地说了一阵。

“咯咯咯咯咯咯，热心肠的阿螺叔，你是好人中的大好人，咯咯咯咯咯咯……”笑女听清倒遁鱼藏身的荒岛野港，情不自禁欢笑起来。

阿螺叔瞧着眼前的笑女，情绪起伏如此剧烈，神态变化如此快捷，惊得嘿嘿嘿地傻笑起来。

几天后的阴风森森暗云簇簇的黄昏，包海老根据笑女留给他的家庭地址，前往寻找笑女。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暮色幽暗松树簇拥的岛峰，一个凶猛的海盗似恍惚的鬼影，跟在包海老的后边。海盗不是伤害包海老，海盗的魔爪是伸向美丽的笑女。

山路像细长又黝黑的海蛇延伸着，年逾花甲脚步矫健的包海老，来到大鲸岛最偏僻的乌贼甲村，穿过疏疏落落的礁石屋，走进一座独立海岸的小屋，小屋乱石砌墙网草覆顶，里边仅有两张竹床，床前垒着一眼土灶，灶台上摆着一碗番茄丝汤。三个弟妹外出当渔工，只有笑女独居家里。包海老气喘吁吁地说：“笑女，你家真难找啊，我打听了好多人才能找到你。县海洋渔业局上午通知我，让我马上转告你，要我们明天去报到，正式到宝藏洋资源勘探船服务。我的任务是跟船当总簿，你知道总簿是炊事员的俗称。你的任务留在岛上，鲜挑下船交给我……”

包海老刚刚说到这里，天色灰暗的门外，那条海盗的黑晃晃的身影，快步冲了进来，嘴里发出粗哑的叫声：“哈哈，老子朝思暮想的笑美女，现在终于找到你了……”海盗一边怪叫，一边掏出鱼头刀，刀刃搁在笑女的肩上：“你这个可恨的笑美女，能对倒遁鱼淫笑，为何不向老子露笑，还让倒遁鱼阉了老子？老子是来报天高海深的仇恨！不过老子好男不与女斗，只要你供出倒遁鱼的下落，老子可以不杀你！”

笑女知道这是恶魑孟豹，吓得全身佝偻哆嗦：“包海老快救我，这是在礁石山想强暴我的豹头！”

包海老怒眼圆瞪，奋不顾身地挤到豹头和笑女之间：“我听说过你孟豹的英名。十有八九的东海海盗，都奉行只偷鱼不割网，只劫财不杀人的行规，你不能坏了海盗的规矩！”

东海四魑里的恶魑豹头，挥舞着海盗鱼头刀，声嘶力竭地喊道：“我认识你这个摇鼓老，你想狗拿耗子管闲事，保全笑美人的小命，就让她供出倒遁鱼的海岛巢穴！”

包海老勇猛地蹿直身板，肩头扛起鱼头刀刀刃：“你这个不敢斗鲨只捞柔鱼的懦夫，有种的去找倒遁鱼格斗，不要伤害柔弱的朝鲜女。我情愿豁出自己的老命，保全笑女的青春生命！笑女赶快逃跑！”包海老吆喝笑女的同时，一拳击中豹头的刀刃，鲜血伴着鱼头刀，一齐飞落在

地上。包海老显出终生闯海的敏捷身手，侧身撞得豹头跌倒在地，一把拉起身后的笑女，飞步逃出草屋的小门，迅速冲进黑茫茫的夜色。包海老带着笑女，进入了松林深处，一边奔跑一边说道：“我说可怜的笑女，你把倒遁鱼的海盗巢穴所在地告诉我，我连夜驾驶摇鼓船，出海通知倒遁鱼，让他前来保护你，使你安全地替勘探船做事……”

天真淳朴又智慧灵敏的笑女，上气不接下气地应道：“倒遁鱼让阿螺叔告诉我，他们栖居的荒岛地址，一旦暴露出去，政府会去追捕，海盗仇家会去偷袭，事关倒遁鱼大哥们的生命，绝对不能告诉任何外人！”

包海老还要说什么，后边响起豹头的穷凶极恶的叫声：“摇鼓老和挑衅女，你们就算逃到天涯海角，老子也要捉到你们，抽你们的筋，剥你们的皮，以泄老子的滔天仇恨……”

五

东海四魑海盗团伙，老三姓陆名文生，渔家称他花魑，同行嘲弄地呼他花鱼。这天凌晨时分，花鱼躲在幽暗的礁石窟里，准备危害笑女。

礁石窟前边的海岸上，从渔市通往码头的小路，在丛丛礁林间弯曲延伸。替宝藏洋勘探船购置鱼虾的笑女，每天挑衅经过这里。

原先的笑女，下野海淋风浪打鲜，上渔岛攀山峰挑衅，如今端起铁饭碗，每月领政府工资，像漂海女喝到鲜鱼汤，心情甜滋滋。搁下两篓市场购到的海鲜，脚步生风地跳向海滩，两条粗黑的长辫，一前一后地扬荡着轻松和快乐。

前方的遥远的地平线上，即将喷薄而出的朝阳，把云朵染得红彤彤的。那形状犹如无数朵鲜红的牡丹，紧贴着海平面放艳，组成一座美丽的园圃。更加诱人的是，有两条浑身通红的火鳞鱼，雌的在前雄的在后，从咸苦的海水冲腾而出，朝着花园般美好的前方，游荡着，追逐着，嬉乐着。

笑女触景生情而极致欢乐，极致欢乐而毫无顾忌，毫无顾忌而笑声

喷发，依据海涯流行的简谱，似唱似诉地抒发渔家笑调：

哈哈哈，
笑女替政府当公差，
双手把铁饭碗紧紧抓，
就像火鳞鱼飞离苦海洼，
飞往的未来美如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笑女替政府当公差，
情哥哥会不会醋性发，
快想办法告诉他，
让他想妹想成大傻瓜，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笑女替政府当公差，
诱得倒遁鱼醋性发，
会像雄鱼向雌鱼身上趴，
这个猴急的大傻瓜，
哈哈哈，哈哈哈……

笑女越歌吟越亢奋。妩媚的笑脸高昂着，起伏的胸脯挺突着，欢荡的双臂舒展开来，仿佛要拥抱显示欢乐爱情的海涯，拥抱显示美好未来的水天。

躲在附近礁石窟的花鱼，被笑女的歌声惊动了，爬出礁石窟走进海滩，色眯眯地凑近笑女：“姑娘唱出这般美妙的渔家笑调，想必就是海涯闻名的笑女。”

笑女的歌声戛然而止：“你是何处海涯的船老大？”

花鱼敛起脸部的色相：“果然是倒遁鱼老大的笑美人，你让我好找了一阵啊！”

笑女不无疑惑地打量着花鱼：“你认识倒遁鱼老大？”

花鱼坦坦大方地应道：“我是倒遁鱼老大的闯海兄弟。倒遁鱼老大听到传闻，说东海四魑到乌贼甲村，企图迫你供出老大的住址，老大担心你的安危，特意要我驾船前来，让你和我一同，前往老大藏身的海岛，安全生活一阵。倒遁鱼老大还说，笑美女你对他一往情深，他想征求你的意见，和你举办订婚仪式，让船迹遍海涯的团伙兄弟们，知道你是倒遁鱼老大的正式妻室，会每时每刻地保护你……”

异常灵智的笑女，心里的疑云越聚越浓，这个贸然出现的陌生男子，怎么会在挑鲜路上等候？倒遁鱼有过约定，倒遁鱼有紧急事情，会通过阿螺叔告知自己，不会让陌生人前来。自己和倒遁鱼老大，尚未确定婚姻关系，这陌生人信口雌黄，竟然说老大要和自己订婚？东海四魑海盗四处出击，阻止政府勘探宝藏洋，寻找倒遁鱼老大行踪，都是为了消灭竞争对手，夺取宝藏洋的宝物。这个陌生男子，莫非是四魑的团伙成员，再次前来哄骗自己，挟持自己出海，再迫自己前往倒遁鱼老大栖身的海岛……

笑女越想越觉得危急，目光机灵地扫描远处，发现礁石林里的小道上，一个熟悉的人影忽闪着，她不由惊喜地喊道：“包海老总簿，你是不是寻找笑女，我在海滩上呢！”

“哎哟笑女姑娘啊，我是担心你挑鲜的道路，经过这片荒礁野滩，特意前来接应你！”包海老挑起笑女的鱼篓，笑吟吟地回答道，“笑女姑娘，我们走吧，在这种荒礁野滩，不要和陌生人多搭讪！”

“老总簿我们走吧，把鲜鱼虾挑回勘探船！”笑女急步奔向包海老。也不知怎么回事，那个心怀叵测的花鱼，竟然没有动起杀机，奸笑着离开了，花鱼虽然没动凶恶的杀机，那奸笑却蕴含着另一种阴谋。

几天后的晌午，宝藏洋勘探船出海了。没有跟船出海任务的笑女，获得船只出海的几轮潮汐时间，决意躲开东海四魑们的视线，前往倒遁鱼老大的栖身处，抒发对倒遁鱼的心仪，缓解自己的忧虑，共商两人的安危，躲避东海四魑的袭击。

笑女找到阿螺叔的交通舢板，舢板在阿螺叔驾驶下，在海里漂泊了一昼夜，来到神秘又荒蛮的鲨头屿，找到了倒遁鱼。一阵惊异和兴奋之后，两人来到这座海盗岛的偏僻的湾岸，互相倾诉离别多时后的情景后，笑女详细地告诉倒遁鱼，自己的遭遇有险也有喜，险的是多次受到东海四魑的袭击，喜的是政府开始改革开放，自己有幸被聘上岗，每月领到固定工资。

笑女炫耀了自己的幸运后，根据心灵智慧的运筹，向心仪的倒遁鱼哥哥，实施独具奇趣的爱的显露。

一为爱之惑。笑女表述着自己获得铁饭碗时，她的敏锐的目光，迅即发现倒遁鱼的脸上，闪过些微的艳羡的神色。她立刻抓住机会，艳颊绯红丽脸斜仰，双眼闪着天真的笑容，似贴似离地接近倒遁鱼的脸。

二为爱之抚。笑女看着倒遁鱼的拳头紧攥着，知道这性格刚强的汉子，依然考虑他的凶险的职业，不愿危及自己，因此抵制着爱的心绪。她的嘴唇娇嗔一噉，些微发颤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倒遁鱼的手。倒遁鱼的拳头松懈了，牙龈随即一咬，牙帮凸起了棱子。她又清楚这执拗的倒遁鱼，仍旧抵制着感情，不由笑着瞪了倒遁鱼一眼，伸出灼热的手，缓缓地抚动倒遁鱼的突起的牙帮。

三为爱之吟。此刻笑女面前的倒遁鱼，为抵制越来越剧荡的心潮，双眼紧紧地闭合起来。笑女的眼眸骨碌碌一转，以似笑似哭的声调，轻轻吟起流行海涯的“哭笑谣”——“五更想郎”：

啊哈唷，

一更想郎黄昏头，奴家擎灯上船楼，

莲花步儿颠颠走，遥望情郎眼泪流。

啊哈唷，

二更想郎渐入眼，披头散发梦亲情，

双唇去吻我郎亲，不料吻到舱里枕。

啊哈唷，

三更想郎夜正深，孤船寒舱森森冷，

张开双臂抢郎君，抱的却是冷被襟。

啊哈唷，

四更想郎哭声低，郎君似鱼远洋栖，

海里鱼虾尚成对，情郎为何不娶妻。

啊哈唷，

五更想郎起了床，亦哭亦笑哭笑郎，

哭你愣充硬心肠，笑你想奴快发狂。

四为爱之歌。笑女分明觉察到，在她所吟“哭笑调”时，倒遁鱼的合拢的睫毛颤动了，这说明他的心也颤动了。于是她亮出自己的真正的心迹，持续自己的攻势，随口唱起另一首渔家“笑劝调”——“我笑呵呵喔，我的郎”：

我笑呵呵喔，我的郎，

你有美女在身旁，

你不该下海逞猖狂，

不该偷船抢鱼又割网，

让渔家兄弟遭了殃。
我笑呵呵喔，我的郎，
即使你是海盗郎，
美女盼你一生日月长，
我笑呵呵喔，我的郎。

我笑呵呵喔，我的郎，
你有美女在身旁，
不该当海盗下远洋，
奴知是风高浪大迫你闯，
奴知是饥寒交迫迫你狂。
我笑呵呵喔，我的郎，
美女理解你的狂，
美女亲你一生日月长，
我笑呵呵喔，我的郎。

我笑呵呵喔，我的郎，
你有美女在身旁，
从此要做海盗郎，
往后心慈行善好心肠，

好人有好报我的郎。

我笑呵呵喔，我的郎，

你若成了好几郎，

美女爱你一生日月长，

我笑呵呵喔，我的郎。

在笑女的笑劝声里，倒遁鱼尽管心潮涌动，然而他在灾厄和苦难中练就的意志，尤其是异乎寻常的逆反性格，此刻依旧支配着他，发出轻微又执拗的话声：“感谢妹子对我的宽谅，我虽被大海苦难所迫，和恶盗行径逆反，恶盗们杀人放火，我只劫财不杀人。我和恶盗们做对头，专事劫杀恶盗，是个劫盗之盗。但我毕竟是逆天理逆良心的海盗，身上背着不少的罪过，如果和你亲近，会给你带来无穷灾难。尤其是那伙东海四魑，如果知道你是我的女人，会更加疯狂地加害你。你又刚刚谋到政府公差，日子像刚升出水平线的朝阳，生活会越来越红火，我怎忍心毁掉你美好的未来？”

笑女的笑容犹存，但是语音忧愤：“你真是只退不进的倒遁鱼，我对你的心意，都在我的笑调里……”

倒遁鱼固执地应道：“我不是有意逆反你的心意，但我有我要做的事，我要劫杀东海四魑，替被四魑杀害的未婚妻和渔家亲人报仇！我要和四魑之类的同伙拼搏，夺取宝藏洋的宝贝，改变自己的处境……”

笑女继续劝道：“县政府要开拓宝藏洋了，你不能和政府竞争……”

“宝藏洋的宝贝是什么，至今还没有人知道。不管那座荒野海域有什么宝物，都是没有主人的东西，谁都可以去争夺。我如果不去夺宝，东海四魑们会更加穷凶极恶地横行，我必须劫杀他们，让他们难于得逞……”倒遁鱼自我辩解后，随即转换了话题，“你我的情分往后延缓吧，如果我能制服东海四魑，我俩或许会有美好的结局。我让阿螺叔载你回大鲸岛。多少渔家男女想端政府的铁饭碗，你要好好地替政府服务，有什么事告诉阿螺叔，一俟阿螺叔通知我，我会替你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会让阿螺叔暗中保护你……”

倒遁鱼不管笑女是否愿意，就这样安顿了姑娘。可是倒遁鱼没有想到，他让笑女回到大鲸岛，离开了他的保护的姑娘，再次成为东海四魑的袭击对象。

六

这条东海渔场的网艘，实为东海四魑的海盗船，中桅上的白帆猎猎飞扬，帆篙下的网片沉沉垂挂。后舷的灯桅尖端，白天插上棕片三角旗，这种东海渔船的标志，是四魑对外的伪装。到了云黑风高的夜间，四魑们准备杀人越货的时刻，把一面黑色海盗旗挂在灯桅上，旗上绣着四个白骷髅，作为四魑海盗团伙的标志。海盗行动前的挂旗，意在先行吓瘫对方的意志，而后轻而易举地袭击之。

今天的夜晚很怪异，暗幽幽的舱面，四魑团伙的身影黑晃晃地蹿动着，正在准备杀人越货的行动，而那支竹篙灯桅上，不但没有点燃四角玻璃罩里的渔灯，那面绣着白骷髅的海盗旗也不见了。

原来当天晌午的时候，作为四魑团伙当家头头的二魑豹头，从报话机里得到老魑的消息，说是政府的宝藏洋勘探船，刚刚完成几轮潮汐的勘探，因为勘探成效不佳，从宝藏洋驶向大陆天台市，前往天台市，要经过百礁航道。百礁航道的周围，海面明礁耸立，水底暗礁潜伏，中间夹着一条深水航道。老魑要豹头率领海盗船，埋伏在礁丛之中，袭击路过的勘探船，最好的方案是劫持船只，政府勘探船太过显眼，难为海盗们使用，劫持后将它沉没。如果难于劫船沉船，也要使用暴力，威慑驱赶勘探船，让政府考虑船和人的安全，从此停止勘探宝藏洋，以便让四魑自由闯荡宝藏洋，早日夺取宝藏洋的宝物。老魑还告诉豹头，今晚途经百礁航道的勘探船，仇家倒遁鱼的女人笑女也在其中，乘机捉到笑女，迫她供出倒遁鱼藏身的海盗岛，进而击败倒遁鱼团伙，可泄四魑们的仇恨，还能使四魑们失去竞争对手，独霸宝藏洋的事业。老魑深知豹头们的莽撞和凶狠，严正告诫豹头们，动乱的“文革”已经结束，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海涯的法治形势好转，只准毁政府的船不得杀政府的人，以免政府强力追捕，使四魑团伙难在东海安身，更难在宝藏洋夺宝。心理深沉的老魑，还唆使实施了一种嫁祸于人的计谋。

午夜的海天静悄悄，寂静中呈现着骇人的情景，黑漠漠的天云，黑

乎乎的水雾，黑粼粼的海浪，都在无声无息地翻滚着，像有一种魔鬼般的巨力，在海天搅起无数团旋涡。从宝藏洋驶进百礁航道的勘探船，百吨排水量的船体，在巨大的水涡云涡中，像条小小的海鳐，忽左忽右地漂荡着。勘探船的宽圆的后舱面，执掌轮盘的中年船长陆夫旁边，被掌簿包海老召下船帮厨的笑女，和海洋公安科科长尚武，一左一右地站立着。笑女看着航道两侧，黑黝黝的明礁暗礁林林而立，不无惊悸地说：“好险恶的海相啊，头顶的云雾转着黑色的团团，脚下的水浪转着蓝色的涡涡，航道两边礁石丛……”

陆夫船长的大脸盘蹙满皱纹：“渔家的俗话，大风暴降临前，云团水涡满海旋。一场翻天覆地的海暴快降临了！至于航道旁的明礁暗礁，那是天造地设的，无法回避的海况。”

“是啊陆夫船长，今晚的航行有险情啊！”替勘探船煮鱼烧饭的总簿包海老，从灶旁里钻出来，脸色紧张地搭讪着。包海老的话刚刚出口，沉甸甸的铁壳船体，突然被什么撞中船头似的，猛烈地跳荡了几下，任凭船只的柴油机吼叫着，船体停在原地不能前进了。

“我去船头查看原因！”负责船只安全的尚科长，健壮的身体像条大豚，嗖地飞跃而起，离开后舱跃过中舱跳上船头，身影在船头忽闪了一阵，大喊吆喝起来：“有海盗使用拦船铁索，拴中航道两侧的礁石，横在航道水面，拦击勘探船前进！”

“笑女跟我到船头，看看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包海老拉起笑女的手，不由分说地奔向船头。有几个勘探船的伙计，闻声跳出了船舱：“船长，该怎么办？”

“有海船跟踪袭击我们！大伙快拿起船桩竹篙，难备迎击海盗！”陆船长的闪亮的目光，没有注视被铁索拦着的船头，却扫描着勘探船的后边。

勘探船后边的黑粼粼的航道上，果然有一条大型网艘气势汹汹地驶来，网艘舱面的海盗们，挥着长短枪，声嘶力竭地吆叫着：“我们是倒遁鱼老大的团伙，只劫财不杀人，把勘探船和钱财留下来，人员滚到航道旁的礁山上……”

“勘探船的同志们，大家不要慌张，木质网艘不敢撞击钢壳勘探船，只要不向网艘靠拢，杜绝海盗跳上勘探船，海盗夺不走勘探

船……”尚武奋不顾身地站在中舱面，掏出全船仅有的五九式手枪，镇定地指挥着大伙。伙计们在他指挥下，寻找着充当开口的渔刀梭镖太平斧。可是更危急的情况出现了，网艘上的海盗继续喊叫：“不知死活的政府人，要和我们肉搏血拼，倒遁鱼老大已经发令，伙计们亮出武器，先向勘探船周围开枪示威，如果政府人不放弃船财不逃上礁山，我们的枪口要吃人命了！”

网艘上顿时枪声大作，子弹击得铁壳船火星飞闪，击得四周海面水花飞溅，尚武觉得手臂一麻，旁边的包海老，把尚武拉倒卧在舱面，接过笑女递来的围巾，一边替尚武包扎伤口，一边呼喊着一大伙：“公安科长负伤了！大伙赶快躲避子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生命最要紧，不怕往后没有船！海盗发狂杀人了，赶快遵循他们的吩咐，逃上航道旁的礁石山……”在包海老的喊声里，人们趴在舷帮内躲飞弹。包海老看到，人们不愿放弃船只跳上礁山，气急败坏地拉着笑女：“闺女你听我的话，跟我跳上礁山，保全生命最要紧！”

平时打海鲜挑海鲜的笑女，从来没有遭遇凶险的枪林弹雨，已经惊得不知所措，任凭包海老的拉扯，连跌带撞地登上左舷，扑地跳上紧挨船舷的礁山，钻过一道幽深的石缝里。笑女的话声不无抖索：“如果海盗们登上礁石山，我们会被逮住的……”

包海老语气轻松多了：“你刚才没有听到，前来打劫的海盗团伙，为首的是你的男友倒遁鱼？倒遁鱼找到我们，不会危害我们，只会保护我们！”

笑女连连摇头：“倒遁鱼老多次向我表白，他在海里只劫财不杀人。网艘上的海盗们，射出的子弹比雨滴还密，颗颗都要夺人的命，不是倒遁鱼的行径。我到过倒遁鱼栖身的荒岛，见过他们的小机帆船，没有今晚的大型网艘，也没有今晚海盗的那么多枪支。再说刚才我瞭望过，网艘上没有倒遁鱼的身影。恐怕是倒遁鱼的仇家东海四魑，冒充倒遁鱼袭击勘探船。”

包海老嘟哝道：“天真烂漫的闺女啊，在腥风血雨的大海洋，最难测的是海暴的残酷和海盗的凶恶，虽然你和倒遁鱼的爱是真情，但他毕竟是横行十年的海盗，他说自己只劫财不杀人，难道被劫者要他的命时，他也保持慈悲佛性不杀人？海兽的嘴不可亲，海盗的话不可信……”

正当笑女和包海老藏身礁山时，勘探船上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密密飞射的弹雨中，陆夫船长猫着腰奔到中舱面，压低声音嘱咐尚武：“你留在船上指挥大伙，要让海盗船靠拢勘探船，我下海斩断拦船铁丝索！”

不想尚科长蹿起身子，一把夺过陆船长的太平斧，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下海斩断拦船索后，你驾船脱离海盗的追杀！”他冒着飞雨般的子弹，像条飞跃水天的海豚，一头扎进了百礁航道，向横在航道上的拦船铁丝索游去。

不远处的网艘船上，海盗们发现了跳海救险的尚科长，疯狂地吆叫起来：“有人要斩断拦船索，赶快开枪打死他！”

一阵密麻麻弹雨，向尚科长射去了。在飞溅的水花中，海警尚武一个猛子，扎进水底不见踪影了。

网艘上的海盗笑喊起来：“打死跳海的政府人了！赶快靠拢勘探船，船上的政府人不投降，全部抛进海里喂鲨鱼！”

海盗船和勘探船惊险搏战之际，尚科长从航道水底冲腾而出，探起闪亮的太平斧，猛烈地砍伐着拦船铁丝索。

陆船长驾驶的勘探船，依仗着强大的马力，飞也似的向前冲去，后舷帮飞出一条海蛇似的缆绳，哗地落在尚科长的旁边，尚科长敏捷地抓住缆绳，在缆绳的拖拽下，向远处漂荡着。

“勘探船逃走了，网艘赶快追上去，先打死水里的政府人！”网艘船的海盗吆叫着，在后舱面掌舵的海盗，啪地点亮了桅尾灯，黄闪闪的灯光，映出了掌舵海盗的形影，原来他是东海四魑中的豹头。豹头吆喝着属下的海盗：“四弟呆头鱼的步枪射程远，到船头打死跳海的政府人。三弟花鱼快上航道边的礁山。刚才有两条人影，离开勘探船跳上礁石山，你给我把他们捉下船，老子要好好惩治他们！”

趴在海盗船船头的呆头鱼，朝着被勘探船拖着的尚武，射出一串串亮闪闪的子弹。

站在左船帮上的花鱼，霍地跃上了礁石山，向笑女和包海老藏身的石缝冲去……

七

一场空前绝后的风暴，整整扫荡了二十多轮昼夜，暴风把大海的墨蓝色的躯体撕成一条条卷浪，狂烈地扑向水天，桅梢尖上的乌云，像一群被风浪惊散的猛兽，长形的似龙鳞，块状的是虎豹，向四面八方飞奔逃亡，漫天漫海拥挤不堪。

名叫虎浪屿的荒岛，是东海四魍的海盗巢穴之一。二十多天前的夜晚，四魍们袭击了勘探船，捉捕了笑女和包海老，害怕政府组织火力追捕，不顾命地逃向荒浪山。彼时的海盗们，突然惊慌地发现，那条从百礁航道逃脱的勘探船，竟然仗着铁船壳和大体形，不知何时掉转船头，偷偷地寻到海盗的行踪，不即不离地跟在海盗船后边。正当海盗们无处遁形时，骤然刮起了大海暴，暴风携来的浪山水谷，以及在浪山水谷间翻滚的海雾，隐没了海盗船的踪影，船只趁机逃回了虎浪屿。又是这场翻天覆地的大海暴，把海盗们困在虎浪屿。虎浪屿由两座山丘连体而成，长年累月的狂风恶浪，把山丘冲得裸岩暴突，寸草不生，唯有山顶的稀疏的野草，仿佛秃子头上的仅存的毛发，在海风里摇晃着。无尽荒凉无尽贫瘠的虎浪屿，没有粮食没有淡水，让暂时寄生的海盗们深陷绝境了。

虎浪屿的山坳里，一座乱礁石砌壁破船板覆顶的小屋里，囚禁着四魍掳来的笑女。二十多轮昼夜里，开始时四魍十分狡猾，轮番前来咆哮威吓，要笑女交代倒遁鱼的栖居之处，如果笑女继续闭口不说，要把她活活地抛进大海，让海兽活咬生吞。幸好年老又精明的包海老，每当海盗企图危害笑女时，奋不顾身地插在笑女和海盗中间，有时以笑脸相向，有时以好话相劝，有时以严词相斥，甚至以身体相拒，一次又一次地迫退了海盗，一次又一次地保护了笑女。后来随着海暴越刮越猛，四魍们吃光了存粮喝干了淡水，自身衰弱不堪，贼命岌岌可危，逼迫笑女的贼行日渐稀少了。

这是暴风呼啸的午后，长发乱飘的包海老，告诉十分憔悴的笑女：“闯海渔家都知道，有云雾无雨水的干海暴，满月后还会疯狂啸，现在只刮了二十来天，起码还要刮半个来月。海盗的煮饭总簿，有四天没有给我们送饭送水了，看来海盗也断粮断水了。我们不能在海盗前边渴毙饿死！反正海盗们也面临绝境，不会前来迫害你了，我趁机溜到海边，在礁石缝里捉些海螺水蟹，填充我俩的肠胃，延续我俩的生命。”

笑女气微音弱地说：“我想陪你一起去，多捉些海生物。”

“笑女你不能去。一是海盗严令你不准离开小屋，如果他们发现你前往海边，以为你在偷船逃亡，势必会危及你的生命。二是海边风狂浪恶，你又饥渴难忍身体衰弱，万一被风浪卷进海里，叫我怎么向倒遁鱼老大交代？”包海老不由分说地走出门去。

“你虽然体格康健，但毕竟年岁较大，要多注意安全啊！”笑女在屋里叮咛着。

“这种远离大陆的荒岛，虎豹般的浪头扑击海岸，岸礁上说不准难于生长海生物，我可能大半天找不到海生物，一时间没有回来，你自己得注意安全啊！”包海老一边嘱咐一边走远了。

当天傍晚时分，虎浪屿的两山相夹的海湾里，拖上海滩搁浅避风的海盗船，暗灰灰的睡舱里，体态衰弱的四鬼们，软瘫瘫地靠在船板旁，唯有体形粗悍体质强壮的四鬼呆头鱼，手拿仅存些微“番茹烧”的酒瓶：“二哥三哥们，你们真像没有骨架的鱿鱼，饿几餐渴几天，就瘫倒在地了。人们都说你二哥啊，是个见到女人就扑上去的恶鬼，看你现在的瘫痪的样子，就是被倒遁鱼阉割的死尸复活了，也睡不了那花艳艳的笑女。而我们的三哥花鱼，在各座海岛埠头，都养着自己的情妇，尤其是刚弄到手的侯花，心地温柔胆气怯弱，最顺花鱼的心。最可怜的是你们的四弟呆头鱼，我喜欢的渔女瞧不起我，我睡过的渔女离开我，到现在还是没挂帆的桅杆，虽然粗壮却是光棍，你们大哥有大量，把那个笑女让给我，我把她留在海盗岛当海盗夫人……”

半死不活地躺着的豹头，声音却响亮又狠恶：“我虽然是被阉的海和尚，却不能成全四弟的好事。那笑女表面笑嘻嘻，实际是个宁死不屈的烈女，前些天我们昼夜迫她，她宁死也不说出倒遁鱼的下落。我们那位深藏不露真面目的大哥，严令我们不得硬迫她，要等海暴停息后，用其他办法利用她，譬如偷偷跟在她后边，发现倒遁鱼的海盗巢穴，制服倒遁鱼们，让我们减少宝藏洋夺宝的竞争对手。如果你闯进笑女的小屋，强行趴到笑女身上，势必会把那烈女迫狂了，跳进海里自尽，让我们找不到倒遁鱼，不能报仇雪恨，难于开拓宝藏洋，甬说二哥我不同意，我们的老大哥更难容你……”

呆头鱼不服地嘟哝道：“都说海里女子是咸水花，栽到哪座海滩都开花，保不准我强暴笑女后，笑女会顺从我，向我们供出倒遁鱼的行

踪.....”

花鱼看到呆头鱼执拗，心里蹿起火苗，厉声地呵斥道：“四弟你不能恣意而行！老大哥不同意，你如果背着他蛮干，会弄得我们兄弟四人不欢而散.....”

呆头鱼和二哥三哥对话的时候，旁边坐着个海盗团伙成员，他是海盗船的炊事员，名叫成小新，俗称成总簿。这成小新低矮而横胖，有膨胀的海盗欲望，更有肮脏的海盗心理，早就不愿做煮饭烧菜的总簿，想在团伙里捞取大利益。他听着头头们的话，心里烧起灼热的欲火，似有心又似无意地嬉笑道：“几位团伙的头领们，你们担心强暴了笑女，引起不可收拾的后果，不如让小的去试试.....”

呆头鱼正在恼火，似乎悟到他的没有说完的话意，火冒三丈地呵斥道：“你这心想十分话说一分的奸邪，敢跟老子争夺美女，老子多日没有进食了，正好咬你的皮肉果腹！”

“团伙的美女和钱财，老子也参与豁命劫来！如果让你呆头鱼独自享受，老子岂不成了呆头鱼的儿孙？！”成小新被呆头鱼一威吓，心里的恶念旋转着，嘴里没有说出来，狠狠地咬了咬牙，缩到舱角闷声不响。

深夜的暮色厚重而浓烈，暴风犹如千百头匿形的猛兽，发出惊心动魄的吼声。包海老连续几天离开小屋，说是岸礁的海生物几近绝迹，每天找到深夜时辰，才带回几颗小海葵小藤壶小触手，今晚似乎遭遇更艰难的状况，夜深时刻还没有回屋。

孤单单的笑女待在屋里，心弦伴着暴风的吼声在震动。多少日子以来，海盗头头豹头凶恶威迫，呆头鱼和花鱼淫笑骚扰，就连那海盗船的成小新总簿，每每借着送饭菜的机会，说出肮脏的话进行撩拨，明里暗里对自己动手动脚——这一幕幕情景令她心慌意乱，今晚都快午夜了，包海老还没有回到小屋，万一海盗们色胆发作，闯进来糟蹋自己，自己岂不是红虾蹦进盐卤舱，永远陷身死亡的绝地？再说包海老不知遇到什么凶险，他老人家多次豁命保护了自己。生活在凶险海涯的女子，不同险境抗争而静止不动，分明是等候死亡。必须进行奋不顾身的抗争，必须和友人友爱互助，才能保护自己和友人的生命。不管海盗们是否盯梢自己，不管海岸上风浪多高风险多大，应该前往礁石岸，或寻找或援助包海老。她心里怀着礁石般坚硬的意志，挺着断粮断水后的衰弱的身

体，悄然地离开了小屋，向裹在黑暗深处的海岸奔去了。

东海渔家都知道，是色花花的海蛇总会纠缠溺水人。那个欲望如潮的包小新，终于抵制不住自己，入夜时分就四处徘徊，瞅准包海老到小屋，等候午夜将至，蹑手蹑脚地溜进黑幽幽的小屋，狗扑食似的趴上木床，嘴里胡言乱语：“心肝宝贝小笑女，我成总簿早就心爱你，看到你受豹头和呆头鱼的迫害，恨不得抡太平斧剁碎他们！只要今晚你我成为夫妻，我会豁命偷驾海盗船，载你逃离海盗岛，到一处四魑找不到的地方，和你共度平安美满的日子！”可是当他稍微冷静时，发觉自己搂在怀里的，竟是一团破棉絮。他嘴里乱嘈目光乱射，在黑屋里摸索了一阵，邪恶的意念继续膨胀，或许笑女有事出去？小屋是她的唯一栖所，一会儿后总会回来睡觉！我不如进入她的被窝，静候她回到小屋，脱光衣服钻进来，那时由不得她是否愿意，她成了我的身底货，任凭我美美地尝鲜！

世间的事情说巧也巧，这夜，四魑里的呆头鱼，也同时知道包海老小屋，性欲如渔火燃烧，咕噜噜灌完仅有的几口番茄烧酒，急匆匆离开搁浅船，风风火火地冲进小屋，看到黑暗里的木床上，破棉絮里分明睡着笑女，不分三七二十一地扑了上去。

“哎哟唷笑美女，是我啊，你怎么成了性急的人，这般猴急地搂我亲我，哈哈你太用力了，像海熊那么沉重，压得我喘不过气了……”被窝里的成小新又喊又叫。

“啊哈，是你这该死的成小新，你竟敢骚扰老子的女人？你竟敢玷污老子的女人？你既然不知死活，老子叫你知道死活的味道！”呆头鱼发现搂着的是成小新，顿时怒气冲冠，大手掌变成两把尖鲨钳，猛力地钳着成小新的脖子。成小新喉咙里咕噜噜地响了两声，双腿一蹬咽气了。呆头鱼意犹未尽，拎死狗似的拎起尸体，恶狠狠地一用力，把尸体砸在地上，怒冲冲地离开了。

呆头鱼走近栖身的海盗船，遇到豹头在海滩方便，豹头一边拎起宽筒笼裤，一边惊疑地发问：“四弟，你从小屋回来，是不是去玩笑女了？你怎么不听从老大哥和我的话呢？”

“老子尝不到笑美女的鲜味，却吃到成小新的死人肉！”呆头鱼懊恼极了，咆哮了几声。

“什么，成小新去戏弄笑女了？你把成小新杀掉了？”豹头领悟了呆头鱼的话意，“争夺一个朝鲜女，杀掉团伙的兄弟，怎样向其他兄弟交代？”

呆头鱼没好气地应道：“他玷污了老子的女人，老子不但要他的命，还要吃他的肉啃他的骨，消老子的满腔恨气，饱老子的饥饿的肠胃！”

呆头鱼的无意的气语，在豹头的凶狠又灵敏的心里，引起了一个激灵，他的双掌啪地一拍：“你我是死水港里的船，巧遇到好航道了！四弟你说得对，往昔的灾难深重的旧社会，被海暴海兽困在绝境的海盗，杀活人吃死人，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就是饥寒交迫濒临死亡的渔夫，也会饥不择食地吃人肉。眼看着这场大海暴，不知什么时候停息，我们被困在野海荒岛，好多天断粮断水了，再这样拖延下去，所有的团伙兄弟，都要被活活饿死。烹熟成小新的骨肉，让兄弟们美美地吃几餐，以一条命保多条命，天经地义，是合算的事。”

呆头鱼听着豹头的话，不禁由怒转喜：“你真是神算的二哥。”

“你带我到小屋，搬走成小新的尸体。”豹头一把拉起呆头鱼，朝笑女栖身的小屋奔去。两人谁也没有觉察到，他们走进小屋的时候，身后跟踪着一条身影。

那身影是笑女，她在风狂浪器的礁石岸，跟里跟跣地奔走了许久，最终找不到包海老，深夜的风暴更加狂烈，被迫走回小屋，等候包海老，不想发现豹头奔进小屋，尤其是那个呆头鱼，一直没有停止骚扰自己，她惊慌失措地一闪身，躲在屋外的黑角，窥探着两海盗有何贼行。不想一眨眼工夫，她看到豹头和呆头鱼出了门，一边拖着成小新的尸体，向黑洞洞的远处走去，一边大声议论着——

呆头鱼询问豹头：“二哥要把尸体弄到哪里？”

豹头回答道：“把尸体拖到避风的海洞里，洗净了劈碎了熬熟了，我们四魍兄弟先饱餐了，剩点儿零碎的肠胃，给其他几位小兄弟。这样可以先保兄弟的命，又可以消掉众人的怒气，以免你落个残杀兄弟的罪名。”

呆头鱼咬牙切齿地说：“让其他兄弟明白真相怕什么！他成小新丑

鲛鰵糟蹋美人鱼，竟敢强暴老子的女人，老子就是要把他活剐了！可惜岛上滴酒不存，不然吃他的肉下酒，那才叫鲜美呢！”

“我的皇天啊……”听着海盗的惨无人道的话，笑女豁然明白了一切，无声地呻吟着，像没有骨架的章鱼，整个儿瘫痪在地，昏倒过去了。

次日的凌晨时分，在荒岛熬了一夜的包海老，终于回到栖身的小屋。他一拐一拐地走到小屋门口，不由发呆地站立着。

蒙蒙亮的小屋内，笑女显然一夜未眠，衣服凌乱头发披散，脸上虽有天性难逝的笑容，嘴里却哼着悲愤的“渔家哭笑调”：

哎哟唷黄花鱼儿咕咕叫，
笑当哭来哭当笑，
哎哟唷哭笑苍天你眼瞎掉，
怎么把这座无边的苦海造，
哎哟唷海兽吃鱼连头咬，
追得黄花鱼哎哟唷往死海跳，
苍天啊，哎哟唷盼你了，
指一条黄花鱼儿逃生道。

哎哟唷黄花闺女苦苦叫，
笑当哭来哭当笑，
哎哟唷哭笑苍天你眼瞎掉，
怎么把这座无边的苦海造，

哎哟唷海盗杀人当玩笑，
迫得黄花女哎哟唷往死海跳，
苍天啊，哎哟唷盼你了，
指一条黄花闺女的幸运道。

包海老连声问：“哎哟唷笑女怎么了？”

笑女的声腔苦哀哀，把海盗杀人吃人的情景，一五一十地告诉包海老：“那些惨无人性的家伙，杀人为业吃人为乐……”

包海老由愣到怒，指天画地骂声不绝：“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应该沉船落水喂海兽……”他怒骂了一阵，掏出几簇紫褐色的海苔，“我不该为你寻找海生物，让你如此担惊受怕。我从下午找到深夜，好不容易发现了一条礁缝，里边长着几丛海苔，海苔长在礁缝深处，趴下去伸手采摘时，不小心跌落下去，右脚拐伤了，身体被夹在石缝里，硬生生爬不上来，直到天色蒙蒙亮，才发现几道礁石磴，好不容易爬出来见到你。老命没有葬石缝，也算是不幸中的一幸。”

笑女泪水涟涟地说：“多谢啊老掌簿，我虽然不幸碰上大恶盗，却有幸遇到大恩人，老总簿的救命之恩，我永生永世报答不完……”

“你记着我的情分就可以啰，你一个女孩子家，活在险恶的海盗窝，能够自保就好了，不必惦记报恩什么的。日后能够回到政府勘探船，多下船帮我煮饭就行了。今晚时间很迟了，你吃下这几棵海苔，到后房休息去吧！”原来小石屋分为前后两层，笑女回后房就寝，包海老在前房休息，还能保护笑女的安全。

又几天过去了，海暴变成了间歇性癫狂病人，时而歇斯底里地发作，时而低声低气地呻吟。连海面的高耸入云的浪山，也降落而低平了许多。

对笑女心怀不轨的呆头鱼，不知从哪里得知，笑女知道了他杀人吃人的情况，再次瞄准包海老外出的机会，一阵鲨鱼冲浪，来到石屋里，软硬兼施地威胁笑女：“听说你看到老子杀了成总簿？谁叫他染指老子心仪的女人？你现在就要向我表个态，如果等到海暴平息，我看在喜欢

你的情面上，发慈悲让你活着回家，你不会向政府检举我杀人。你如果向政府检举，政府立马发通告捉捕我，我们在人居岛的眼线，就会立即报告我，我会马上知道，是你在使坏。你也知道老子的手段，到那时要怪老子心狠手辣！把你和你的亲人，连船带人一起沉海活葬！”

在呆头鱼的威吓中，笑女乘势退出石屋，向不远处的海岸颠蹶着，预防呆头鱼的强暴，也寻找保护人包海老。

“哈哈笑美女，你退百步退千步有什么用？其实绝境的海里人，被海暴海兽所困，被贫穷和饥寒所迫，为了不被饿死渴死，无奈中杀人吃人，是自古至今的现象。老子杀掉成小新，还有天经地义的原因，是老子百般钟爱你，才豁命保护你！正好此刻四周没有人，你要感谢自己的恩人，应该成为老子的女人，哈哈……”呆头鱼淫荡地笑着，张牙舞爪地扑向笑女。

“戴陀大哥不要迫我！那晚成小新没有找到我，更没有染指我。我答应你的要求，替你保守秘密。你如果出自真心喜欢我，就不要用这种方式迫我……”笑女跌撞着退向海岸，可怜巴巴地哀求着。

“哈哈，你这样的海涯美女，我当然真心喜欢你。我可以不强行迫你，你必须自愿成为我的女人。像我们这种闯遍大海的人，闯一座海岛找一个女人，让她成为自己的情人，那是普遍的现象。不过我保证不像他们，我只要你一个女人。只要你成为我的女人，我会让你离开多灾多难的荒岛，带你前往热闹繁忙的渔市，用我半生闯海获得的钱财，让你居住在舒适的房屋。从此你不是吹腥风淋咸浪的朝鲜女，而是吃鲜鱼喝美酒的夫人……”外形愣头愣脑的呆头鱼，竟然还有巧舌如簧的本事，继续哄骗着笑女，“哈哈我的笑美女，你不必怕我怕得哆嗦。为了你心情轻松地接受我，希望你答应我小小的提议。都说你是渔家歌手中的佼佼者，能背诵吟唱很多的渔歌渔谣，有随时自编随兴吟唱的才能，尤其是你吟唱的笑调，能把哭的人唱成笑的人，能把坏人唱成好人。只要你给我唱一首，你会变成欢笑的人，我会变成你期望的好人。到那时不仅是我喜欢，你也会高兴地接受我！”

笑女的目光扫视着，数十寻地方是座石崖，石崖下边是浪滔滔的大海。迫到眼前的呆头鱼，挥动的手眼看要抓住自己。眼看自己成了网中鱼，她的异常聪敏的心一忽闪，决定拖延时间获取机会，实施已经打定的主意。她一把隔开呆头鱼的手爪，脸色变成瞬间幻化的万花筒，由怒冲冲到慌兮兮，由慌兮兮到苦哀哀，继而嘴角一撇显出神秘的笑，又迅

即斜起脸颊，做出天真烂漫的嬉笑，泪汪汪的眼眸一下一下地旋转，随口吟出一句一句的“哭笑调”：

大哥要朝鲜女笑嘻嘻，
我是笑当哭来正凄凄，
朝鲜女恍若苦丁鱼，
十年动乱如潮汐，
潮汐泻得我穷极，
下海打鲜浸咸水，
上岛朝鲜淋风雨，
饥寒少女苦兮兮。
十年“文革”刚过期，
政府招聘了朝鲜女，
朝鲜女正开始好福气，
不想又变成苦丁鱼，
因为出海遇海兽，
海兽要把朝鲜女吃进嘴，
朝鲜女走投无路叫皇天，
叫罢皇天唤大地，
天地不应死神迫，
海兽要吃苦丁鱼。
朝鲜女千呼百唤叫大哥，

朝鲜女千叩百拜求大哥，

大哥若能松开嘴，

松开朝鲜女家乡归，

朝鲜女若能回乡享福气，

日后一定报答你，

真情实意对大哥笑嘻嘻。

.....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朝鲜女，凭着自己出口成诗的口才，谩骂老子又瞒骗老子。老子呆头鱼再呆笨，也听得出你把老子骂成海兽。老子既然是海兽，你这苦丁鱼就是海兽的美食！”毫无人性的呆头鱼，顿时兽性大发，朝着笑女扑过去了。

“天啊，地啊，为什么不容人啊.....”笑女呼喊奔跑着，在巍峨耸立的礁崖上，在狂风中晃了几下，一蹬脚跳进了大浪滔天的海涯.....

八

呆头鱼疯狂追迫笑女的动静，震动了不远处的海盗，豹头和花鱼冲到海崖，观察着崖壁前方的水域，风力稍弱的狂风呼啸，海面跳溅着白花的浪头，跳海的笑女依仗着游术，在浪花丛中扑腾着。狂风从远处卷来白茫茫的水雾，水雾里隐约显现着一条大型船影。花鱼焦急地埋怨着：“都是四弟冒失鬼，不听我们三位兄长的话，把笑女迫得跳进大海，那条浓雾里的船影，显然是一条大型机器船，如果把笑女救上船，笑女会向政府检举，政府得知虎浪屿是我们巢穴之一，我们又在虎浪屿杀人吃人，政府必定会责令海警部队，到虎浪屿围剿我们！”

呆头鱼恨得双眼闪火光：“贱人和船影距离蛮远，老子驾着机动网艚，把贱人捉回虎浪屿，让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风浪虽然有所减弱，你单枪匹马驾船出海，迎击前来抢救笑女的大型机器船，势必像小虾米跳进鲨鱼嘴。我们是同船闯海的兄弟，生在一起死在一起，要互相豁命救急！团伙六位兄弟，全部下船出海，把笑女捉上船，然后离开虎浪屿，躲到其他荒岛巢穴，再图宝藏洋夺宝事业！”豹头果断地发布指令，随即率领五位团伙成员，急匆匆来到海滩，把搁浅的网艘推进深水区。海盗老轨轰隆隆地开动了柴油机，升帆水手拉起了风帆，机帆网艘成了冲波荡浪的海兽，向着前方的笑女冲去了。

前方的迷茫的雾海里，那条时隐时现的机器船船影，显然发现了荒岛冲出的网艘，似乎要危害跳海的笑女，突然加大了马力，船舷喷出一团团黑烟，飞速地冲出了雾幕，向泅游挣扎的笑女驶来了。

更加怪异的海况发生了，在冲向笑女的大型机器船后边，灰蒙蒙的浓雾深处，还有一条小型机帆船，神秘地跟踪着大型机器船。小机帆船发现大机器船冲出雾海，也随着加快了速度，向笑女泅游的水域冲来。

网艘船上的花鱼，不无慌乱地喊叫起来：“啊呀，来救笑女的大机器船后边，还有一条小机帆船，对方的势力加强了！”

另一个海盗水手，向掌舵的豹头惊呼：“二哥你快看，虎浪屿海岸边，那位和笑女同来的包海老，趁岛上没有团伙成员防守，偷走我们的阔头帆船，逃离虎浪屿了！”

豹头和花鱼对看了一下，若无其事地说道：“一个糟老头子，此时离开岛子进入深海，张狂的海暴等着活葬他呢。捉捕四弟的女人是头等大事！”

“我的好二哥好三哥，如果帮我捉回笑女，我起五更撒渔网，赶夜潮捞鲜鱼，天天敬奉二哥三哥！”呆头鱼抓起一支冲锋枪，边喊着边冲上船头，射出了一串串子弹，企图阻止大型机器船前来抢救海里的笑女。

一个多月以前，东海四魑袭击宝藏洋勘探船，正值云雾重重夜色浓浓，海盗们没有看清勘探船的模样。而此刻冲出雾海的大机器船，正是那条宝藏洋勘探船。原来在百礁航道，勘探船斩断了拦船铁丝索，逃出海盗的枪支射程外，掌船的陆夫船长和尚武科长，担心逃上礁山的笑女

和包海老，会被海盗搜捕，果敢地掉转船头，重新驶回百礁海岛，寻找险境里的笑女。经过艰难的折腾，勘探船远远地发现，海盗们的网艘船，上礁捉捕了笑女两人，向南方的蛮荒海涯驶去了。陆船长和尚科长知道，只有跟踪海盗的行迹，才能找到海盗的巢穴，最终救出笑女俩。海盗虽然船体稍小，船上火力较强。勘探船只有尚科长佩带手枪，难敌海盗的步枪冲锋枪，只得借着浓烈的夜幕的掩护，远远地跟踪海盗船。海洋的恶劣气候，像海盗的脸说变就变。那夜五更时分，勘探船跟踪海盗船，刚刚进入荒岛林立的虎浪屿海域，海天的风暴骤然凶猛了，一座浪的峰峦，峭尖高过周围的岛山，勘探船变成一叶木板，眼看会被抛上岛礁，砸个粉身碎骨。陆船长无奈地驾着勘探船，驶向大鲸岛避风港。但是陆船长心里明白，载着笑女和包海老的网艘，必定藏身虎浪屿海域的某荒岛上。惊天动地的海暴，连续翻卷了个把月，候到狂风稍弱大浪渐伏，陆船长迅即驾船出港，经过十多小时的闯荡，找到海盗匿迹的虎浪屿水域，寻找着海盗的巢穴，救援笑女和包海老。此时此刻的勘探船，刚刚发现前方海面，有一条大型网艘，朝着一个落海泅游的女子冲来。冲出雾海的陆船长，明亮的目光突然发现，那在海里挣扎的女子，似乎是被海盗劫走的笑女。他立即发令加快速度，冲向前去救援笑女，不料前方的网艘船，竟然射来密集的子弹。是迎面飞来的亮闪闪的弹雨，暴露了海盗的面目，陆船长大声吆叫尚科长：“赶快压制海盗的火力，下海抢救笑女！”

原来勘探船这趟出海，尚科长明知会和海盗遭遇，调集全科的海警，配备了优良的武器。尚科长一声令下，海警们生龙活虎地扑向前去，依靠舷帮的掩护，朝海盗船猛烈地回击。

“小柔鱼碰到太鲨鱼了，想活命快逃难啊！”平时色胆如狼贼胆如鼠的花鱼，没命地大喊大叫起来。

豹头和呆头鱼虽然刚烈，眼看勘探船的海警们，配备了全新的武器，而自己的六个兄弟，手执“文革”武斗留下的老枪，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连忙打舵转向，船只向迷蒙的雾海逃去了。

“船上的海警兄弟们，暂时放过海盗船，下海救人最要紧……”陆船长是掌舵人，难于脱身下海救人，只得向海警们请援。

“所有船员留在船上，防止海盗回首袭击！所有会游水的警察，跟我下海抢救笑女！”尚科长大声吆令，身躯像粗大的船桩，高高地踞立船头，迅即以飞燕击海之势，哗地扑进了大海……

谁也没有料想到，跟在勘探船后边的小机帆船，驾舵的竟是倒遁鱼老大。事情要回溯到源头，倒遁鱼属下的阿螺叔，根据老大的渔令，驾船漂泊在大鲸岛水域，充当老大和笑女的联络员。为保护笑女免受四魑海盗的危害，他经常找政府勘探船伙计搭讪，和勘探船伙计混得很熟。一个多月前的晌午，他从勘探船伙计的嘴里，得知东海四魑袭击了勘探船，捉走了包海老和笑女，勘探船循着海盗船航线，初步获悉四魑海盗的藏身海区。勘探船准备候到海暴稍弱时，增强海洋警察的力量，前往追剿海盗，营救笑女。阿螺叔火速驾船，赶到倒遁鱼藏身的鲨头屿。倒遁鱼获知笑女被四魑掳掠，急得五脏六腑燃起烈火，率领阿螺叔等三名伙计，驾驶着小型机帆船，来到县城所在地大鲸岛。这个鱼虾当饭的闯海汉，个性强韧又智慧敏锐，决定以跟踪鱼群找渔场的办法，跟在勘探船后边，寻找东海四魑的巢穴。一轮又一轮的潮汐后，他发现勘探船终于出海了。

海暴虽近尾期，风浪依旧汹器。小不丁儿的机帆船，不畏狂猛的翻船浪，远远地跟在勘探船后边，历尽了千难万险，接近了虎浪屿海域。苍天不负苦心人，一片迷蒙的雾海，小机帆船的影子，使得勘探船和网艘船，都没有看清小机帆上的倒遁鱼老大。倒遁鱼老大驾船冲出雾幕，发现在勘探船的猛烈的火力下，四魑的网艘狼狈逃窜，冲进雾海深处了。而战胜四魑的海警们，英勇地跃进了大海，搏战着滔天大浪，抢救在海里挣扎的笑女。眼看笑女正在被救，自己是公安部门追缉的海盗，如果贸然加入救人的行列，势必被海警们逮捕，反而分散了公安干警的救人力量。倒遁鱼让小机帆船停在雾海边沿，不进不退地漂浮着。

惯于逆反的思维，在倒遁鱼心里忽闪着，该喂鲨鱼的四魑们，伏击勘探船劫走笑女后，必定盘踞虎浪屿，穷凶极恶地迫害笑女，使笑女走投无路跳海自尽。以四魑之法反治四魑，在四魑奔逃的航道反击四魑，用四魑迫害笑女的手段反惩四魑，反迫四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跳海自葬！

常年闯荡东海的倒遁鱼，熟知东海的地理水文。在倒遁鱼的驾驭下，小机帆迅速冲进海雾里，找准前边的影影绰绰的网艘，风风火火地追踪着。

浑然不知被人追踪的网艘上，呆头鱼询问豹头：“今晚要到哪里泊船？”

豹头狡诈地应道：“最危险的航道最安全，我们到百礁航道抛锚，

航道两侧有礁石山挡风浪，政府勘探船也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袭击他们的水域过夜，他们不会来突击我们，我们可以睡一夜安稳觉了。”

网艘开进了百礁航道，豹头号令伙计们，从船头和船尾抛下前锚和后锚，留一个海盗伙计在舱面值更，大伙进入睡舱，疲瘫瘫地入睡了。

一直尾随后边的倒遁鱼，当即驾着小机帆船，远远地绕过百礁航道，从另一头驶进百礁航道，将船只靠拢航道旁的礁石山。阿螺叔是个耿直的海里人，不解地询问道：“倒遁鱼老大，你准备怎样惩治四魍们？现今形势好了，可不能去干杀人的勾当！”

倒遁鱼瞪了他一眼：“比海暴还汹腾的往昔十年，我都没有夺过人命，现在更不会往死牢里钻。我如果干夺命的勾当，你们四个跟我的伙计，尽可能结束半渔夫半海盗的生活，做个完完全全的渔夫。”

阿螺叔蹙起满脸笑纹：“我们是虔诚拜海神，从心底里敬奉你，才跟你这么多年。我不过怕你爱恋笑女，仇恨迫害笑女的四魍，一时把持不住自己。”

一个叫阿楠的伙计插嘴道：“我们既然敬奉老大，今晚如何处置东海四魍，请老大发出渔令，我们豁命去干就是了。”

倒遁鱼当机说道：“以四魍之道，反治四魍之身……”

灰茫茫的夜雾里，倒遁鱼们的身影晃动着，把拦船铁丝索的一头，拴在航道左侧的礁石上，又把拦船索拉过航道，沉入航道水面，令人难于发现，另一头拉上航道右侧礁石山，没有拴在礁石上，亲自掌握松紧的倒遁鱼，躲在礁石山的背后。

阿螺叔率领着三个伙计，驾驶着小机帆船，冲波荡浪地到达网艘的前边，找出仅有的射击海兽的渔家猎枪，朝着网艘的方向，一阵猛烈地射击。

震荡夜海的枪声，惊得网艘上的豹头们，蹿出睡舱大吆大叫：“袭击我们的是小机帆，船体比我们小得多，只有一支猎枪的火力，小鲳鱼敢咬大鲸鱼，大网艘赶快冲上去，灭了那条小机帆！”在豹头的喝令声里，网艘像条冲浪的黑鲸，朝着小机帆船冲去了，网艘上的冲锋枪和机关枪，子弹像浪珠一般，密集地击中小机帆船。

躲在航道右侧礁石山后的倒遁鱼，瞄准网艘船底的龙骨，沙地蹿过沉在浅水里的拦船索，立即猛力地一拉，拦船索从网艘船舷浮上来，网艘的飞旋的螺旋桨，噼啪一声击中铁丝索，三个叶片全被绞断，网艘柴油传动轴空旋着，船只变成庞大的僵尸，在原地浮荡着，寸步难行地浮动着。网艘上的呆头鱼叫着：“没有螺旋桨驱动拉起中桅的风帆，用风帆推动网艘前进！”多智又狡猾的豹头呵斥道：“净说呆话的呆头鱼，铁丝索绞断了螺旋桨叶片，必然会缠着螺旋桨传动轴，拉得船只动弹不得，风帆的小小的推力，哪能驱动得了大船？”

呆头鱼又自告奋勇地说：“那我跳海潜水，用太平斧斩断铁丝索，网艘可以靠风帆行驶了！”

花鱼一把拉住呆头鱼：“你真是呆到底的呆头鱼，海暴还没有完全停息，航道里的急流百倍猛烈，你甭说是个人，就是一条冲浪的海鲨，也会被急流淹没！”

呆头鱼被他点醒了，趴在舷帮观察着，只见黝蓝的水皮下，急流像一条条白色的巨龙，互相盘旋着奔窜，吓得他大声呻吟：“哎哟，这怎么办？”

“白鲸再大吃不了黑鲨！全体人员分成两组，一组用木桩和竹篙撑礁石，防止网艘被急流冲上礁石！一组用枪支射击，阻挡小机帆的攻击！”

网艘上的冲锋枪和步枪，朝着前方的小机帆船，喷出一条条火舌。

航道右侧的礁石山上，熟悉海况的倒遁鱼，没有乘黑游回小机帆，猫着腰爬进黑幽幽的石缝。十道礁石缝九座海蛇洞，这座旷远荒芜的百礁海滩，有大量水陆两栖的黄鳞蛇，风平浪静时，游水追鱼虾。海暴恣肆时，爬礁吞食礁盘生物，进洞躲避狂风恶浪。倒遁鱼刚进石缝口，大群的海蛇们，身上闪着黄色的磷光，互相盘旋成一堆堆，众多的蛇头一伸一缩，发现有人前来骚扰，顿时群蛇齐动，熙熙攘攘地蹿向倒遁鱼了。说时迟那时快，倒遁鱼一边退却，一边拉出早拴在腰间的网兜，网口罩住石缝口，数十上百条的黄鳞蛇，纷纷钻进了网兜，在网袋里拥挤着。倒遁鱼一拉细纲索，网兜的口子收紧了，黄鳞蛇难于逃脱了。他手提细纲绳，拾起满网兜的海蛇，奋勇地迎着扑面的风浪，爬到礁石山的高处，把纲索稍微放松，网兜显出小小的口子，一条条黄鳞蛇探出头来。他的大手快如闪电，抓住黄鳞蛇的颈部，一次单条或双条地拉出

来，朝着礁石边的网艘，飞快地抛了过去。抛着抛着还不解恨，把整个网口松开来，整网兜数十条的海蛇，密纷纷地撒向网艘船。

“哎哟，天上飞来毒蛇了！”网艘上的海盗们，被密集飞来的黄鳞蛇，咬中的咬中，缠中的缠中，错乱地挣扎着，惊慌地喊叫着。

黄鳞七分毒，咬手废了手，咬脚不能走，要想不瘫痪，咬身要割肉。渔家的俗语果然灵验，黄鳞蛇不能致人死亡，却让被咬中的海盗们，有的双腿发颤瘫软下去，有的双臂垂落难于挥舞，有的全身发麻倒地打滚。唯有豹头十分强悍，双手挥动着锋利的渔刀，斩开了迎头飞来的海蛇，又拉起受伤的同伙，刀刃对准被咬的伤口，狠狠地一划拉，伤口泛出了黑色的毒血。他一边挥刀一边叫喊：“想活命的兄弟们，用力挤光伤口的毒血！”

海盗们拼命挣扎之际，停止了射击，小机帆船悄悄拢近礁山，倒遁鱼安全上船了，吆令阿螺叔代他掌舵，让船只离开百礁航道。他远眺着一派狼藉的网艘，露出了从没有过的笑容：“老子总算再次泄恨了……”

阿楠伙计和阿螺叔议论道：“我们的倒遁鱼老大，多年前就被四魑害死未婚妻，这次笑女又遭毒手，施用不会直接置人死地的黄鳞蛇，让四魑们或生或死，也算是网开一面了！”

阿螺叔摇手制止道：“阿楠说话低声些，让老大听到了，会勾起他悲伤的回忆！”

其实倒遁鱼已经听到，他脸上的笑容迅速逝去，双眸的深处闪起了火光。一幕悲伤的往事，在他的心里涌现——

风高云暗的“文革”时期，水竹岛渔家倒遁鱼和相邻的未婚妻金阿娟，网片当棉袄，盐卤当菜肴，一穷二苦的生活，迫得倒遁鱼逆反时势而行，私自驾着集体的小舢板，到达荒礁野滩，打了几篓藤壶淡菜，伙同朝鲜女未婚妻，挑到买客众多的大鲸岛县城，换一些柴米油盐。不料县城由造反派掌控，彼时的四魑海盗团伙，在老魑的指使下，豹头花鱼和呆头鱼，混进造反派武斗队，成为荷枪实弹的武斗队骨干。豹头早就获悉，水竹岛朝鲜女金阿娟，像水竹花一样艳丽和芳香，盘算着如何利用野海蛮术，把阿娟弄成自己的女人。他发现倒遁鱼和阿娟挑鲜卖鲜，指使四弟呆头鱼，用管理市场的名义，把倒遁鱼和阿娟关押起来，冠之“投机倒把分子”，以及“偷窃集体船只”的罪名。

一个风狂浪嚣的夜晚，豹头和花鱼假装成好心人，趁黑打开关押室，说是同情倒遁鱼的贫苦，释放了他和金阿娟。豹头们把他俩带到海湾，登上豹头事先备好的风帆船，又哄骗倒遁鱼：“我们都是潮来吃鲜潮去点盐的渔夫，想吃几天饱饭，才参加造反派的文攻武卫队。我豹头天生菩萨心肠，十分同情你俩的处境，如果让你们回到水竹岛，那些文攻武卫队头头，会重新拘捕你们，被打得头破血流是小事，无端丧命更不应该，我就是豁出小命，也要保护你们的安全……”一席话令倒遁鱼和阿娟，感动得涕泪双流。豹头又告诉倒遁鱼，“我们兄弟几个人，虽然来自不同的渔区，在数十里远的海藻屿，筑有几座小草寮，以便到海藻屿旁的渔场捕鱼时，躲避突发的海暴，权当栖身的场所。想让你们到海藻屿住几天，避开文攻武卫队的追捕。”

东海四魑的幕后军师老魑，在东海解放以前，就是有名的海盗。解放军占领东海后，他仗着善于伪装，在解放后的长时期中，销声匿迹没有暴露，直到“文革”运动兴起，才和豹头花鱼呆头鱼，兴风作浪，危害渔家。而渔场旁的海藻屿，是他们抢劫渔场的渔货，方便逃遁藏身的巢穴。就是这样的场所，生怕恶人得恶报的老鬼，也没有在这里露脸。而年轻直爽的倒遁鱼，对豹头们深信不疑，登上了海藻岛。他把阿娟安顿在草寮后，豹头又劝告他：“草寮里空空荡荡，没有一点儿食品充饥。海藻屿荒礁叠成，没有一点儿淡水解渴。你驾驶风帆船，将我们载到县城所在地大鲸岛，让我们到文攻武卫队值班，你再驾着风帆船，到旁边的渔场上捕些鱼虾供养阿娟。”

倒遁鱼没有多想，驾船离开了海藻屿。风帆船漂了几个时辰后，倒遁鱼突然觉察到，乘船回大鲸岛的，除了花鱼和几个伙计，竟然不见豹头的身影。也就是说豹头没有下船，和阿娟留在海藻屿了。他越来越惊慌地询问花鱼们，船在半海里漂泊，花鱼们得意地暴露了原形：“我们的四弟不该叫呆头鱼，你才是真正的呆头鱼！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们是打遍东海无敌手的四魑团伙，我们的人见人敬的豹头二哥，正在荒无人烟的海藻屿，和阿娟美女龙凤交配呢……”

倒遁鱼撕心裂肺地吼叫着。面对荷枪实弹的花鱼们，他知道自己如果蛮横搏斗，被枪弹伤亡是小事，救不出阿娟更悲惨。他纵身一飞跃，向海藻屿游去了。

“哈哈，倒遁鱼老大，岛上的美女是海里的鲜鱼，谁都可以捕捞，谁都有权品味！你要去搅二哥的好事了，我们的二哥，可是杀人眨眼的人！”花鱼大声喊叫着，驾着船追赶着。呆头鱼手里的冲锋枪，

朝着追来的倒遁鱼射出了一道道火光。

长期游荡大海的倒遁鱼，拜过海岛高手为师，从小练就一身本领，上桅如海猴爬树，登船如飞鱼跳跃，下海如大鲨潜行。他久久地在深水里潜游，偶尔在幽深的水谷露脸换气，借助高耸的浪山，遮住花鱼们的视线，避开致命的枪弹，飞快地游上了海藻屿。

一幕丑恶的景象映在倒遁鱼的眼前，张牙舞爪的豹头，把披头散发的金阿娟，追得逃出了小草寮，溅过一片浅水滩，爬上突海而出的礁盘。豹头扑在阿娟的身上：“我的心肝宝贝，海上男女的习惯，荒岛是我们的洞房，礁盘是我们的新床，野海使我们成为夫妻……”

怒火焚烧的倒遁鱼，挥动着铁团般的拳头，向礁盘上的豹头冲去：“你这可恶的海盗，老子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豹头也发现了倒遁鱼，慌乱地跳进了海滩，向深水区不顾命地逃窜。倒遁鱼报仇心急，一头扑进了深水区，泅游着追击着。豹头眼看着处境危急，花鱼驾驶的风帆船，急腾腾地冲过来了。豹头一边爬上船舷，一边恣意谩骂着：“愚蠢的倒遁鱼，连你祖宗在内的闯海人，处境险恶娶不到妻，生活贫困娶不到妻，谁都会哄渔女进船舱，谁都会骗渔女上礁盘！阿娟是老子的礁盘女人了，你奈何不了老子了！你不敢遵循大海古俗，把心仪的女人弄上礁盘，你不是闯海祖先的儿孙！”

倒遁鱼反骂道：“你这个死有余辜的海盗，还敢向老子兜售海盗的逻辑！”

豹头继续发狂：“老子就是抢男霸女的海盗，你奈何不了老子！你没有抢男霸女的本事，只配做海盗的儿子！”

倒遁鱼被激得双眼蹿火：“老子是你这种海盗的祖宗！老子要当杀盗之盗！要子要当劫盗之盗！”

风帆船载着豹头们，飞快地远离了。倒遁鱼怒冲冲地游回海岸，向那块礁盘望去，礁盘上的阿娟不见了。他心急火燎地登上小岛，团团转地寻找着，阿娟依旧杳无踪影。

这之后的日子里，阿娟像被恶浪吞噬的美人鱼，不知是受辱自尽，还是被海盗掠走，再也没有出现了。混进文攻武卫队的豹头们，教唆队

里的头头，把倒遁鱼定性为投机倒把分子、集体财产偷窃犯、劫杀造反派的海盗，追捕他的通缉令，贴遍了渔村和渔船，走投无路的倒遁鱼，纠集了阿螺叔等几个亲友，漂泊广漠的大海，出没浩茫的渔场，白昼放网捞鱼当渔夫，黑夜割网偷鱼做海盗，寻找东海四魑的踪迹，伺机报仇雪恨。

九

被黄鳞蛇袭击的海盗们，昏厥的昏厥，瘫倒的瘫倒，唯有强悍和机敏的豹头，一阵猛烈的拼斗后，没有被毒蛇咬中，反而替伙伴挤了毒血，减缓了他们的毒性。他的贼亮的目光，望着倒遁鱼的小机帆逝去的远方，声嘶力竭地喊：“政府人不会用毒蛇袭击人！毒蛇袭击人的，是东海海盗的伎俩！倒遁鱼和我有深仇大恨，又和我们争夺宝藏洋，必定是倒遁鱼欲置我们于死地，才使出恶毒的招数！我看清了倒遁鱼的小机帆的模样，小机帆循着百礁航道逃去，前方只有大鲸岛的港湾，可以抛锚泊船，我们的网艘只管追击，一定能追上小机帆船，将倒遁鱼千刀万剐！”

贼胆稍弱的花鱼，看看中毒最重昏迷倒地的呆头鱼，不无犹豫地说道：“我们几次遭遇倒遁鱼，他恨气冲天又胆大艺高，单打独斗胜过我们，还是避避他的锐气。再说四弟严重中毒，需要找买药品解毒……”

豹头毅然地应道：“我们追上倒遁鱼，依靠庞大又坚固的船体，足可撞碎木壳小机帆！依靠人众武器多，足可消灭倒遁鱼！正因为四弟中毒严重，更应该载他到大鲸岛，那里是县城所在地，医疗条件好，你我是政府追缉的对象，可以找大鲸岛你我相好的女人，让她们出面去，给四弟服药解毒。再说网艘的螺旋桨，需要在大鲸岛更换。”

豹头决然地跨上舷帮，贴着船舷溜进海里，在蓝莹莹的夜海里泅游着，挥动着手里的太平斧，斩断了绞在螺旋桨上的铁丝索，飞快地回到舱面，高高地扬起了风帆，网艘船向小机帆追去了。

倒遁鱼老大驾驶的小机帆，进入大鲸岛的避风港，已是凌晨时分。港湾里千船穿梭，熙熙攘攘，码头上渔夫和朝鲜女人头攒动，村落中渔屋林立，车水马龙。倒遁鱼嘱咐阿螺叔：“你和三个伙计守护船只，我

去找政府勘探船，打探笑女是否安全回来。”

阿螺叔劝告倒遁鱼：“你的亦渔亦盗的名字，都成了政府的通缉对象，还是让我前往打探，你躲在小机帆里，这样比较安全。”

“我用斗笠盖脸棕蓑披身，暗地里间接地窥探，谁也认不出我的身份。”倒遁鱼刚要跳上码头，阿螺叔瞄了瞄港湾，突然惊嚷起来：“你们看看避风港港口，那条风帆动力的大型网艘，很像昨晚遭遇的海盗船！”

“尽管它像东海四魍的船，它正钻进网艘成群的船簇中，让人难于辨认。不过四魍的贼性张狂，仗着船大人多武器好，一定会来追袭我们。你们小心伪装小机帆，我一旦打听到笑女的情况，立即回船，准备迎击四魍！”倒遁鱼跃上码头，急匆匆离开了。

狡诈的四魍首领豹头，考虑到四魍是政府追捕的重犯，先把网艘藏进同类船簇里，和花鱼着意化装一番，背着中毒的呆头鱼，潜进避风港旁的青鳗村，来到一座渔屋里。在黑暗的旧社会，汹嚣又苦难的大海洋，一种风俗沿袭千年，一些恣肆横行的海盗头头，靠亦渔亦盗发了财，却和一贫如洗的渔夫的境遇同样，很难娶上可心的妻子。于是海盗哄骗心仪的渔女，或入船舱或进海洞或上礁盘，和渔女生米煮成熟饭，然后在大岛大港大渔村，或购或租赁房屋，让她们成为渔港式的妻妾，不定时地前来“停泊”。海盗威迫利诱渔女们，她们如果暴露海盗的形迹，就要杀害她们的亲人。这些被迫无奈的女子们，生理上是海盗的性欲工具，生活中是海盗的间歇性服务员，家庭里替海盗生儿育女，平时还要替海盗外出侦察，把政府船是否下海追捕、仇家如何出港袭击、有无满载财物的船只经过，诸般消息报告海盗。而笑女的表姐，即同为挑鲜女的侯花，成为花鱼的女人后，也过着这样的日子。这座青砖砌墙黑瓦盖顶的渔屋，正是花鱼替侯花安置的秘密住所。

豹头悄然地外出，请来一位海岛民间医生，让他替呆头鱼们看过伤口开好方子，又把医生送出门去。豹头在房中命令属下：“你们中毒程度轻，全部回到网艘里。我用药方多买几包药，带下船让大伙煎服，大伙基本解毒后，立即找到倒遁鱼的下落。这次倒遁鱼让兄弟们中蛇毒，老子发誓抓住倒遁鱼，把倒遁鱼剁成碎片，抛进石洞喂海蛇！”

豹头不了解侯花是笑女的表姐，又认为她是花鱼的女人，没有避开侯花说话。侯花听完豹头的话，心弦突地绷紧了。她虽然被迫成为花鱼

的女人，心里却挂念着亲友们。海盗袭人像恶鳗追红虾，会把仇家生吞活咬，倒遁鱼老大一旦遇害，深爱他的笑女怎么办？说什么也要找到笑女，让她通知倒遁鱼，逃到远洋避风险！侯花心里打定主意，脸上硬挤出笑容：“既然诸位大哥需要解毒药，我出去凭药方买药品，这样大哥们不用抛头露面，也不会被政府发现行踪。”

豹头凶神恶煞似的威胁道：“你如果敢向政府检举，我们在什么地方泊船，我在政府里的眼线会立即告知我们，我们会把你的父母兄弟，捉到海里喂鲨鱼！”

中毒轻能行走的花鱼，朝侯花挥挥手：“你是老子的女人，谅你不会把亲友的命当赌注！到县城药店买药时，不要说是我们中了蛇毒！”

离开渔屋的侯花，快步生风地赶了一阵，来到一座妈祖娘娘庙。神庙的前边，是通往政府船只码头的道路。她早就打听到，表妹笑女凭着努力，被宝藏洋勘探船招聘，成为船只菜肴采办员——朝鲜女。她向妈祖佛像叩拜，祈求亲友的平安后，招呼路过的小渔哥，让他前往政府船用码头，找到那艘勘探船，转告朝鲜的笑女，说她表姐在娘娘庙等她，姐妹俩共同烧香拜佛。十多分钟后，笑女匆匆走进娘娘庙。侯花见笑女憔悴又苍白，不由吃惊地问道：“你是不是遭遇海难了？”

自从在宝藏洋碰上四鬼，姐妹俩各自奔逃，侯花被迫成为花鱼的女人后，笑女还没有见过侯花，更不知道侯花在花鱼胁迫下的生活状况。侯花为了防止海盗逞凶，也没有向亲友透露自己的生活真情，只说自己和相好的渔哥，搬到避风港旁的青鲸村居住，就近替渔哥做些补网晒鱼的活计。她也打听到笑女谋到政府差使，却不知最近一个多月来，笑女被东海四魑掠走，陷身惊天动地的大海暴，经历九死一生的境地，最终被公安干警们所救。

“姐姐啊，近段时间以来，我的生活有笑调也有哭调……”在侯花的询问下，笑女向她叙述，自己被倒遁鱼救出宝藏洋后，谋到领政府薪水的铁饭碗，又被东海四魑劫持，困在风暴和孤岛中，幸被海警同志所救。笑女说完自己的遭遇，又关注侯花的情况：“姐姐近来的日子，过的是苦还是乐？”

“我的好妹妹啊，我的日子只有哭调没有笑调……”侯花向笑女陈述，自己没有表妹那般坚强，难抵海盗花鱼的逼迫。

“我的苦命的姐姐，你为啥这般软弱可欺，你难道忘了渔家的俗语：‘打鲜女遭遇海盗鬼，红虾儿落入海鳄嘴。’四魑之类的海盗，可有一种不成文的风俗，长期包养被辱过的姑娘，成为他们驯服的情人。你难道也是这般下场？”笑女疑惑地问道。

“不不，我的妹妹，我被花鱼侮辱后，考虑自己的身体反正不干不净，就跟一个相好的渔哥，住在渔港的附近，能帮渔哥做些出海入港的活计，也能不时回家看望亲人。”侯花想起海盗威吓自己的话，又一次向亲人说谎。她怕笑女继续盘问，连忙岔开了话头，“我今天请你来，是要告诉你紧急的事情。四魑团伙里的花鱼，没有再行危害我，倒也经常暗中找我，要我替他们出面，置办一些生活用品。最近四魑已经潜进大鲸岛，正在侦察倒遁鱼老大的下落，要置倒遁鱼于死地。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又是你心仪的男人，你要想法通知倒遁鱼，让他赶快离开大鲸岛！”

“我，我怎么找到倒遁鱼大哥呢？……我通过阿螺叔通知倒遁鱼！”笑女刚刚想到办法，心里又泛起一阵疑问，“四魑怎么敢利用姐姐？莫非姐姐做花鱼情人？姐姐你告诉我实情……”

“今天叫妹妹到娘娘庙，还想和妹妹叩拜妈祖娘娘，向这位庇佑渔家的神祇，倾诉苦情祈求保护。”侯花再次支开话题，拉着笑女走到神案前，面对庄严美丽的娘娘神像，各自点燃三支香枝，屈膝跪了下去。

在家乡的渔村，侯花善唱渔家哭调，笑女善唱渔家笑调，都是有名的渔歌手。渔家男女平时祈祷妈祖，常用最虔诚最动人的方式——娘娘调。即根据娘娘调的节奏固定的曲调，和流传广泛的歌词，结合自己的遭遇和希望，给予随心所欲的修改，随口或吟或唱。两姐妹合掌拜了几下，异口同声地嘱咐对方：“吟唱娘娘调，信徒最虔心，娘娘最爱听，保佑虔诚人！”

侯花悲情最浓，先行先拜先吟“娘娘哭调”：

哎哟唷，我的哭声哀哀响，

哭唤妈祖好娘娘，

请你慧眼洞观东海疆，

分明是渔女血泪汇成的苦水洋，
海暴翻船又撕网，
海兽吃人父兄把命丧，
海盗杀人放火更猖狂。
哎哟唷我泪水涟涟求娘娘，
求你佛身到东海来飞扬，
铲除渔家苦难的根和源，
让小渔女逃离海盗的罗网，
和亲人欢乐平安，地久又天长。

笑女随即附和同曲不同词的笑调：

啊哈哈，我的笑声哈哈响，
笑唤妈祖好娘娘，
请你慧眼洞观东海洋，
分明是渔女有苦有乐的大渔场，
渔哥是我好情郎，
海盗迫得他凶狠又善良，
不敢恋爱渔家好姑娘。
啊哈哈我笑声哈哈求娘娘，
求你佛身到东海来飞扬，
铲除渔家灾厄的根和源，

让情哥哥离开风浪得安详，
和小女恩爱夫妻，地久又天长。

笑女吟罢娘娘调，又自吟自乐地增加了几句：

如果小女的愿望得以偿，
小女替娘娘再塑金身像，
让妈祖佛光大弘扬。

笑女以吟代唱祷告完毕，语重意更重地吩咐侯花：“我俩对娘娘尽诚心了。我俩以后常到佛庙烧香，一边祈求神佛保佑，一边互通紧急情况。尤其是姐姐那边，打听到海盗杀人放火危害亲人的计划，务必第一时间通知我，以便保护亲人的平安。我现在就去通知倒遁鱼老大，叫他逃避东海四魑的追杀。”

笑女急风急火地离开了。

+

几块暗礁藏险滩，挡不住海流滔滔向前。东海四魑们的袭击，阻止不了政府开发海洋的步伐。政府反而加快了前进速度，把省市海洋专家请到县里，多次召开研讨会议，研究了勘探计划，准备付诸实施对宝藏洋的综合勘探。

这是天色昏暗的傍晚，花鱼戴着斗笠挂着墨镜，装扮得不伦不类，来到青鳗村小石屋，抱着侯花压在床上。侯花不情愿地挣扎着：“你不要这般猴急呢！”

“老子和你亲热后，要赶去会合大哥二哥，商议劫宝发财的大事。”花鱼急不可耐地扒着衣服。

侯花心里咯噔一下，故意逗引花鱼的话：“有什么劫宝发财的大事，要这般着急上火。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海盗睡自己的女人，从来就是涨潮上床退潮下床，快如过帆风，急如冲船流，难容小女子犹豫，这是千古海涯的规矩。”花鱼扒下侯花的衣裳，火急地作践了一番，呼呼喘息地翻倒在床，“老子的心肝宝贝，快穿好衣服上街去，买几瓶酒包几盒菜，让老子带到海龟滩，和大哥二哥四弟共享。老子在家里躺一会儿，边休息边等你。”

侯花忍着浑身疼痛，起床穿衣出门去了。大约半小时以后，侯花带着酒菜回家。看着花鱼匆匆离开，侯花想起笑女的嘱咐，蹑手蹑脚地出门了。

趁着月暗夜黑，侯花潜进了海龟滩，七彩沙铺成的沙滩，多彩斑斓，迷眼诱人，是优良的海龟产卵地。坳内的龟形石林林总总，数十米高的龟形小山，有一座深幽的洞穴，渔家称之为“龟喉洞”。侯花找到龟喉洞外，只见里面聚着豹头、花鱼和呆头鱼，正在仰脸灌酒。另一个来回踱步的男人，一件银灰色的美人鱼皮衣，紧紧地束着全身，被包裹着的头部和脸颊，仅仅露出了七窍。俗称美人鱼的海牛，和人体大小相近，形态相似，整张海牛皮剥下来，制成渔猎海底生物的潜水衣，软韧的皮质功效很多，肌肉可防咸水侵袭，身体可抵海兽袭击，皮肤可挡暗礁撞伤。海盗像海兽，常常潜水游，袭击船和人，劫财或报仇。横行海涯的海盗头目，以美人鱼皮做潜水衣，下水可以保护肌体，上岸可以遮掩原形，成为这一带海域的习俗。侯花心里断定，这个套着美人鱼皮的人，必定是花鱼常说的“大哥”，即渔家咒骂的四魑中的老魑。她躲在黑暗的拐角，洞里传出老魑的话声：“.....据我的仔细探察，政府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保证海洋经济发展，正在严厉实施以法治海，形势日益紧张。我在海涯纵横数十年，经历过各个时期。我们这种在海里打家劫舍的，处境要数目前最艰险，随时会陷进法律的罗网。你们三位兄弟，拖船割网偷鱼是小节，杀人放火是大事，一旦落入公安之手，会像搁浅鲨鱼难脱死地。我虽然主张只劫财不杀人，也没有直接杀过人。但我是你们的大哥，收情报订计划发指令，这些都是我干的，我要替你们的行动后果负责任，如果被公安局的海警捉住，也是走上一条死路。我和三位兄弟，难得如此相聚，大伙畅所欲言，今后该怎么办？能不能从此洗心革面，转移远洋渔场，当个正正式式的渔民？往昔敛集的钱财，虽然不能让我们成为富翁，也足够供应三位兄弟，去盖屋娶妻生子，过上平常渔家的日子。我已年过花甲，虽然无屋无妻无子，因为身份隐蔽，认识我的渔家，都认为我是美人鱼，我依靠现有的活计，是可安度晚年了。”

呆头鱼率先闹起来：“老大哥甬说了！我们几个兄弟，习惯于鲸鱼大张嘴，遇大鱼吃大鱼，遇小虾吞小虾，多么爽快多么鲜美。要我重新当渔民，去撒十网九网空的渔网，去住屋外下大雨屋内漏小雨的茅房，去尝潮来吃鲜潮退点盐的时饥时饱的滋味，老子是淡水草落进咸水海，死了烂了也不干！”

豹头抓起了礁疙瘩，轰地砸在洞底：“看看这块礁疙瘩，多少风浪扑击过，多少年月磨砺过，它不软不碎。老子就是这块礁疙瘩！大哥如果年老了志衰了，尽可以歇手不干，老子领着三弟和四弟，继续在海涯横冲直撞！”

花鱼口气平顺地说：“二哥、四弟误会大哥了。往昔的大哥像灯塔，引着我们在险滩航行。大哥更是四魑团伙的老宋江，钱财先由三兄弟花，鲜鱼先给三兄弟尝，美酒先让三兄弟喝，一旦险情降临，独自替三兄弟挡风浪。今晚的大哥啊，是学那桅尖的风向旗，指示我们这条船，要顺风行驶，不要逆风被掀翻，他是在提醒我们，要认清眼前的形势，少些莽撞行为，以免被风浪掀翻！”

老魑叹息了一声：“我刚才的话啊，既有话里表露的诚意，也有三弟说的成分。既然三位兄弟像桉木网桩，越浸海水越坚韧，我这把老骨头，也只有再当铁船头，带领兄弟们，最后拼搏一次了。不过大伙要听我的劝，正视处境之艰难，整个四魑团伙，暂停其他的拦船劫财的勾当，绝对禁止杀人放火，以免造成轰动效应，引起政府的注视，动员全社会追捕我们，影响我们的最后一搏。”

豹头恶狠狠地说：“大哥说的最后一搏，是不是宝藏海夺宝？如果要完成夺宝计划，必须灭掉倒遁鱼那个竞争对手，也要破坏政府的勘探宝藏洋的行动！这样的话，难免杀人放火！”

老魑边思索边说：“我们完成最后一搏，主要是彻底摆脱贫穷、苦难、灾厄和凶险的海洋生活，夺取宝藏洋的财宝，潜到繁华的都市，去过富贵又平安的日子。如果在夺宝过程中，不注意具体战术，还没有消灭对手，就轻易暴露了自己，宝藏洋被他人抢占，我们被政府灭掉，连命都保不住了，什么样的奢望都完蛋了！”

呆头鱼拍手称快：“我们的的好大哥，你尽管在幕后运筹，二哥带我们干活，捣毁政府计划，灭掉倒遁鱼们，扫除所有竞争者，独占宝藏洋！那时的四魑团伙，十网九网空，一网成富翁啰！”

老魑脸色凝重地说：“既然兄弟们铁了心，我向你们说说情况。根据我的悉心侦探，政府的宝藏洋勘探船，遭到我们的多次袭击后，已经改变了战略战术。县海洋渔业局局长多次前往省市海洋研究所，请来多批海洋专家，举行一系列的专家会议，研究了一份勘探开发宝藏洋计划，报县长办公会议批准，以文件形式下发。根据我的了解，计划非常详细，组织什么勘探船，利用什么潮汐时刻，从什么航道行驶，到达宝藏洋什么方位，勘探什么海况，从不同的水质、潮汐、海流、温度、饵料、海底，确定宝藏洋生长着何种宝物。从我侦探的计划内容看来，宝藏洋似乎情况有异，没有金玉文物之类的人文宝贝，而长着价值珍贵的海生物。”

豹头急躁地嚷道：“那文件放在什么地方？兄弟们去抢去偷，总能把它搞到手，到时就清楚了！”

花鱼冷静地挥挥手：“礁群里有百条浅滩，只有精明的老大，才能找到深水航道。还是听从大哥的指引，如何搞到那份计划，根据计划里的内容，进行我们的破袭，达到独占宝藏洋的目的！”

.....

侯花基本偷听到四魑的计划，担心被四魑发觉，悄然离开了海龟滩，前往会晤表妹笑女，让笑女转告倒遁鱼，赶快逃避四魑的袭杀。

大黑鳗袭击溺海人，又滑溜又迅猛。当晚午夜后，四魑们展开行动了。

高空狂风肆虐乌云飞腾，港湾浪头奔溅海流倾泻。身怀高强搏浪功夫的豹头，戴着大型**鲛鰐**皮套的脸面，黝黑又丑恶，时而出海顶浪，时而潜水急进，抽出腰间的鱼头刀，拼尽全力挥舞着，斩断了政府勘探船的尼龙锚索，又把尼龙索捆在海底浮石上，使尼龙索不会漂上水面。

这时的勘探船舱面，炊事员包海老，倚着船舷抽着烟。他突然发现，失去铁锚固定力的勘探船，被湍急的海流冲击着，越来越快地漂动着，接近了一座黑峨峨的海崖，眼看着撞上礁壁了。包海老惊慌地喊叫起来：“‘海鬼拖船’了！‘海鬼拖船’了！赶快抢救勘探船啊！”包海老是深谙海洋的渔翁，他一口断定的“海鬼拖船”，咒的是当地海盗的袭击方式，在大风急浪里，穿戴鱼兽皮的海盗，貌如狰狞的海鬼，下海潜水泅游，砍断了船只的锚索，让船只自行“走锚”，被大浪急流推搡着，漂到

海盗聚集的水域，成为海盗洗劫的猎物。

在包海老的喊声中，当夜留船值班的陆船长，带着一名保卫船只的海警，从睡舱里腾跳而出。陆船长观察着船只情况，指挥着海警和包海老：“锚索没有浮上水面，可能是船只走锚，也可能是‘海鬼拖船’。船上只有我们三个人，李阿鰲同志到船尾，包海老守中船舷，我登上大船头，三人都用竹篙木桩，撑击舷外的礁壁，隔开船舷和礁避的撞击，以防船只撞裂翻沉！”

渔令重于军令，三人同时跳跃，身影在船舷上大摇大晃，手里的竹篙木桩，撑住了迎面撞来的黑崖，风浪推船的巨力，压得他们身板，大弧度地弯曲着，似要被折断了似的。三人聚精会神地救船时，另一侧船舷外，一个戴着花斑鲨皮面具的海盗，趁着夜色的掩护，以海鳄爬船的形状，飞快地爬过舱面，钻进后舱面船长室，扒下脸套寻找着什么。船长室里的直流灯光，照在花鱼的水涔涔的脸上。花鱼面对船长室的小抽屉，轻轻地拉了出来，把一本红头文件，一把塞进尼龙袋里，又机敏地溜出船长室，顺着黑暗的船舷，悄无声息地潜进海底了。

高耸的勘探船船头，被白花花翻身浪一推，眼看撞中礁壁支离破碎了，勇猛的陆船长，腾地跳出船头，双脚蹬着礁壁，肩头抗开了船头。看到船头出现险情，包海老呼叫着：“海警李同志，快到船头救险！”李阿鰲和包海老，同时奋勇攀登，来到高高的船头，竹篙木桩撑开了礁壁，让船长从险境里爬上船头。船长望了望海天，风浪稍觉平缓，他一边奔跳一边嘱咐：“阿鰲撑开船只，我去发动柴油机，包海老去掌舵，让船只退离险境！”他闪进机舱后，柴油机轰隆隆地吼叫起来。包海老钻入了舵位。他长年驾驶摇鼓船，根据同样的掌舵原理，熟练地操纵着舵柄，勘探船后退起来，迅速地离开了险境。

勘探船安全停泊后，凭着丰富的闯海经验，包海老拉起失掉铁锚的锚索，大惊失色地嚷：“哎哟陆夫船长，果然不出我所料，真是海盗斩缆海鬼拖船！”

“既然是海鬼拖船，海盗为啥不上船抢劫？海盗袭船的目的是什么？”陆船长疑惑地自语，走进了船长室。船长室响起了船长的叫声，“啊呀不好了，宝藏洋勘探计划本失窃了！”

阿鰲和包海老冲进船长室，包海老恨天恨地地咒骂：“该被海兽撕咬的海盗，用声东击西的诡计，偷走了宝藏洋勘探计划，是想和政府争

夺宝藏洋的宝物……”

海警李阿鳔断然地说：“海盗想夺宝，这是确定无疑的！那片宝藏洋海域，又要发生血雨腥风的拼搏了！”

又两个小时过去了，五更前的海天，像座黑幽幽的暗洞。窃取了宝藏洋勘探计划本的海盗，在黑暗里躲避了一阵，发觉留在网艚船的呆头鱼，亮起平安无事的尾桅灯，这才潜回海盗船。花鱼的文化程度最高，一边读着计划本，一边告诉呆头鱼们：“文件里说的是，宝藏洋是东海最优良的渔场。勘探宝藏洋的目的，是全面开发宝藏洋，高度发展海洋经济，早日使渔家致富。文件里还写明，在什么潮汐时刻，选择哪条深水航道，穿过大鲸岛和宝藏洋之间的大险滩，平安进入宝藏洋。文件里明确要求，这次勘探活动，要查清宝藏洋的所有海况，例如总体面积、分区水域、鱼汛风力、鱼群分布、波浪状况、海流缓急、天然饵料、海底分布、水质水文、礁石险滩、水域深浅、潮汐详情、海区水温等等。最主要的是，在不同的海况中，能够生长什么样宝贵的海生物。除了上边所说的，里边没有注明，宝藏洋的什么水域藏有宝物。甭说没有说明宝藏洋里藏着什么金玉宝物，甚至连有什么宝贵的海生物，也是只字不提。难道政府勘探宝藏洋，不是获取金玉宝物，而是要发展养殖海生物事业？或者宝藏洋根本没有金玉宝物，有的仅是珍贵的海生物？”

豹头暴躁地吼起来：“祖辈流传的讯息，宝藏洋藏着价值连城的宝物，这是千真万确的！谁也不要怀疑而动摇了！今晚根据大哥的筹划，我们已经拿到计划本。接着最重要的是，根据大哥的安排，让我们从计划本里了解，政府的勘探船，在什么潮汐时刻，从什么航道经过，进入宝藏洋勘探。好让我们瞅准潮汐时刻，埋伏在那条航道上，对政府的勘探船，摧毁他们的船体，驱赶各种勘探人员。如果误了潮汐错了航道，让政府勘探船驶过去，进入辽阔的宝藏洋，我们一条船七个人，那时要想找到勘探船，那是海底捞绣花针，神仙也找不到！”

花鱼继续说道：“文件里规定，宝藏洋和大鲸群岛中间，横亘着一眼不见边际的大险滩，明礁暗礁成千上万，礁砬中的水道又窄又浅，必须等到最高潮位时辰，择取最深的磷光鱼水道，才能平安通行。大吨位的勘探船，如果在其他潮汐时间，或者在其他水道航行，势必会撞暗礁搁浅滩，船体碎裂，沉没大海。”

豹头兴奋地嚷道：“那我们的小吨位的网艚，可以随时进入大险滩，隐藏自己，伏击他们！”他的大拳砸中船板：“我们立即出发，埋伏

在磷光鱼水道，毁坏政府勘探船，赶走所有勘探人员，再想法灭掉倒遁鱼，那时的四魑团伙，可以独占宝藏洋，在那里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了！”

灰蒙蒙的夜海，抹着防水柏油的网艚，像条墨黑的乌鲸，朝着遥远的宝藏洋驶去了。

十一

大鲸岛旁的小鲸岛，深坳里长满芙蓉树，粗壮的树干林林耸立，巴掌大的绿叶密密簇拥，酒盅形的芙蓉花朵朵开放，淡红的、粉红的、深红的、紫红的花色竞鲜比艳。

笑女从表姐那里获悉，东海四魑兄弟们，在海龟滩秘密协商，袭击了宝藏洋勘探船，偷窃了海洋专家拟订的勘探计划，又准备杀戮倒遁鱼，消灭了所有的竞争对手，独霸宝藏洋，实施查宝夺宝行动。笑女当即找到阿螺叔，让他通知倒遁鱼。她要倒遁鱼根据事先的约定，来小鲸岛芙蓉坳和自己会晤，一方面是情切切地想念他，一方面再次当面劝告他，让他放弃海盗行径，尤其要远离宝藏洋，根除查宝夺宝的念头，以免和四魑们血拼，做个安分又安全的渔夫。

笑女想着倒遁鱼即将到来，心绪像海滩的弹跳鱼，扑扑有声地搏跳起来。仰脸观望着头顶的芙蓉树，有两朵口对口地开放着，状若青年男女红鲜鲜的嘴唇，在海风的吹拂下，一下一下地亲吻着。这情景逗得她浮想联翩，联想到自己未来亲吻情郎，那嘴唇即是这般甜蜜相贴，不由得笑靥施动笑口嘍起，嘻嘻嘻地笑了起来。她的情绪越笑越热烈，渔家歌女的习性顿时显现，唱起了悦耳的“海洋笑调”：

笑嘻嘻，嘻嘻嘻，

好一个不知羞的挑鲜女，

日夜想做情哥哥的妻，

情哥哥犹犹又豫豫，

朝鲜女上门去倒贴。
笑嘻嘻，嘻嘻嘻，
好一个去倒贴的朝鲜女，
日夜想做情哥哥的妻，
情哥哥犹犹又豫豫，
朝鲜女亲吻情哥哥的嘴，
吻得情哥哥神魂迷，
吻得情哥哥抱走你，
把你抱进睡舱里，
把你做成渔夫的妻，
嘻嘻嘻，嘻嘻嘻……

笑女正在自编自唱自乐，不远处的密簇簇的树丛中，响起一种熟悉的声音。那是一个男人，根据流行的渔谣曲调，配以随意自创的词句，有节奏的似吟似诉的“哭笑调”：

嘴儿笑嘻嘻，心里苦兮兮，
哭笑调实在是苦笑调，
哭笑的调音凄凄，
哭笑的人心凄凄，
朝鲜女何苦做哭笑人的妻。
嘴儿笑嘻嘻，心里苦兮兮，
哭笑的渔夫漂泊在大海里，

穷风吹着咸苦水，
渔夫比它们更穷苦，
朝鲜女何苦做渔夫的妻。
嘴儿笑嘻嘻，心里苦兮兮，
哭笑的渔夫挣扎在大海里，
海兽海暴时刻迫，
要把渔夫的命来夺，
朝鲜女何苦做短命鬼的妻。
嘴儿笑嘻嘻，心里苦兮兮，
哭笑的渔夫都是短命鬼，
海盗还往死里迫，
渔夫被迫当海盗去，
以盗杀盗生命危，
朝鲜女何苦当海盗的妻……

原来那男人是倒遁鱼。他接到笑女的约会通知，不忍过分伤笑女的心，只得来到芙蓉坳。他躲在浓密的树丛里，不无迷茫地想着心思，听到笑女的天真烂漫的歌谣，心海被歌声荡起涟漪，情不自禁地吟了起来。

“嘻嘻嘻，倒遁鱼哥哥，原来你这个渔家歌手，歌谣天分这般高，自编自唱这般动人的歌，但是不该这般苦兮兮……”笑女见到是倒遁鱼，笑逐颜开地跑过去，一头扎进倒遁鱼怀里，鲜红又颤抖的嘴唇，连续亲吻着倒遁鱼，边吻边发出嘻嘻的笑声。

倒遁鱼情绪镇定，倒退了几步，把笑女安坐在树杈上：“笑女好妹

子，你听我说几句……”

“我不听你唱老调，你听我说情况。东海四魑发誓独占宝藏洋，独探独占大洋里的宝物。为达这一目的，他们不择手段，叫嚣要摧毁政府船，灭掉你倒遁鱼。而且他们抢劫了政府文件，掌握了专家判定的勘探计划，得知勘探船要在涨潮汐高潮位，通过磷光鱼水道，再次进入室藏洋勘探。四魑考虑到，海盜网艘比勘探船吨位和马力小得多，尤其是海盜成员，火力弱，远不及勘探船海警。进入一眼望不到边的宝藏洋，甭说海盜船追不上勘探船，就是双方遭遇了，四魑们根本不是海警的对手，只有自取灭亡的下场。因此四魑团伙预设诡计，准备埋伏在磷光鱼水道，偷袭政府勘探船。”笑女一口气说完情况。

“熟悉海况的四魑，知道大鲸群岛通往宝藏洋，只有磷光鱼水道，可供大吨位的勘探船航行。你和侯花是否清楚，四魑准备在哪轮涨潮汐的高潮位时刻，和漫长的磷光鱼水道的哪处位置，埋伏并袭击勘探船？”倒遁鱼仔细地盘问。

“我也问过表姐，一昼夜两次涨潮两次退潮，有双轮的高潮位时刻；磷光鱼水道全长十多海里，水道两侧布满险滩礁丛，数十处可供四魑埋伏。四魑到底要在哪昼哪夜的高潮位，在水道的哪处部位，伏击政府的勘探船，表姐说自己窥探时，担心四魑发觉，和四魑保持着距离；而且四魑伏击政府船的计划，也不是她想探听的。她听完四魑要暗害你后，就匆匆离开海龟滩，前来找我报信了……”笑女解释了一会儿，又告诉倒遁鱼，“我继续约会表姐，让她打探四魑的具体阴谋。现在先说你的问题。如果让四魑摧毁了政府的勘探船，荒无人烟的宝藏洋，成了四魑的独家天下，你如果前往竞争，还不是小虾蹦进渔火，白白送掉生命？今天我来找你，是要你听我的话，从此洗心革面，脱离偷网劫鱼的勾当，做个安分又安全的渔民。我羞着脸告诉你，只要你听我的话，甭说你是穷渔夫，就算你是海洋乞丐，我也要陪你一生！”笑女的脸越说越红，不让倒遁鱼回话。

一种性格的情绪，在倒遁鱼心里蹿动：“我就是从此结束半渔夫半海盜的生活，政府也不会收回对我的通缉令，更不会宽容我的罪行。如果政府宽容我，我也不能宽容东海四魑！”

笑女不无生气地说：“你这改不了逆反性格的倒遁鱼，你又没有杀过人，政府会宽容你，我也会向政府求情……”

倒遁鱼逆反的思绪更强烈了：“东海四魑中的老魑，解放军解放东海时，就是我父亲的死对头。四魑中的二魑豹头，杀害过老子的未婚妻。父仇妻恨比天大！老子就是不和政府争夺宝藏洋，也要和四魑逆着干。四魑们是杀人放火的海盗，老子偏做杀盗之盗！四魑们专行抢劫之道，这次横着心要抢劫政府船，老子偏做劫盗之盗！”

笑女从倒遁鱼的反话里，悟出了是非的成分，连忙顺势引导他：“这些想法好多了，你不和政府争夺宝藏洋，要阻挡四魑的恶行，保证政府顺利勘探开发宝藏洋，这是为政府效劳啊！这样可以以功抵罪啊！这样应该立功受奖啊！”

笑女的话，像一阵顺风帆，把船只推到平静的水域，倒遁鱼冷静了许多。笑女想到他刚才的话，又顺势询问道：“倒遁鱼哥哥，你说四魑中的老魑，在东海解放前后，是你父亲的仇家，这是怎样一回事？”

倒遁鱼想了想，又说出了反话：“你一个清纯美丽的朝鲜女，不应该这般缠着我。那我这个人见人怕的海盗，告诉你一段更骇人的往事，让你心惊胆战地离开我！我的父亲叫鱼海雕，在东海解放前后，是东海有名的海盗。而东海四魑中的老魑，绰号‘美人鱼’，和我父亲有深仇大恨。东海解放以后，改恶从良后的父亲，一边以捕鱼为生，一边在寻捕老魑。后来父母亲的渔船，被一场海暴夺走，才使老魑失去了仇家。老魑依仗变色鱼似的本领，在海涯深藏不露，直到十年动乱，才加入四魑团伙，成为四魑中的狗头军师……”

笑女更加喜形于色：“你父亲生活在旧社会，都知道改恶从良。你面临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更应该改邪归正！我愿意和你一起，开始新的渔家生活！”

倒遁鱼渔火一般的情绪，依旧没有熄灭：“闯海汉不会报仇雪恨，不是闯海祖先的后代！报杀妻之恨之前，我还是杀盗之盗，我还是劫盗之盗，不能成家立业，不能危害家人！”

笑女继续反问：“你不能心里满是仇恨！你也该想想朝鲜女的爱，想想渔家的爱，想想人世间的爱！”

倒遁鱼执拗地应道：“你再过分地迫我，往后的日子里，连和你约会的念头都没有了。”

笑女焦急起来了：“我不迫你了。往后的日子里，你我还是常常见面。侯花会把四魑的动态，尤其是四魑企图劫杀你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倒遁鱼叹息道：“侯花都是花鱼的女人了，何苦为我担惊受险呢？”

笑女抿嘴一笑：“你这条倒遁鱼，应该去做呆头鱼。侯花的感觉里，你已经是她的表妹夫了，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表妹夫被海盜残害！”笑女握着倒遁鱼的手，撒娇地抚摸着。她清楚地感受到，倒遁鱼的手不但没有缩回，而且微微颤抖着。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个惯于说反话的闯海汉，心还是正的。说明他在她的爱抚中，不是手颤动了，而是心颤动了。她不由自主地噉起嘴唇，啪地在他的脸上吻了一口，随即转身跑开，一边跑一边咯咯咯地笑着。跑回自己的交通舢板时，一仰一俯地摇着木橹，兴奋难抑地哼起了渔家笑调：

渔家妹妹笑咯咯，

亲亲地吻着闯海哥，

任你是呆里呆气的木头哥，

妹妹笑咯咯地吻着你，

吻得你木头着火了，

变成日思夜想妹妹的傻大个，

妹妹乐得笑咯咯，咯咯咯……

渔家妹妹笑咯咯，

亲亲地吻着闯海哥，

任你是莽里莽撞的海盗哥，

妹妹笑咯咯地吻着你，

吻得你弃旧又创新，
变成浪峭尖飞腾的创业者，
妹妹乐得笑咯咯，咯咯咯……

无边的大海有无尽的险滩，无尽的险滩有无数的礁矶。发誓成为劫盗之盗的倒遁鱼，实施伏击四魑的行动了。他不知道四魑埋伏梭子鱼水道的时间，提前驾船接近了险滩。他不了解四魑埋伏在哪段水道，凭着自己的小机帆，船体小吃水浅，无论涨潮汐或退潮汐，都可以在水道里行驶，毫无顾忌地驾着小机帆，冲进礁山簇拥的险滩，漂入暗礁密集的水道，白昼埋伏在礁丛之中，夜间巡弋在水道之上，准备迎战东海四魑。

初三和十八午夜到，涨潮涌来水位最高。熟知海况的陆夫船长，为防海盜白天跟踪，决定利用夜幕掩护，选择农历七月初三午夜，正值涨潮涌起水位最高，驾着庞大的勘探船，小心翼翼地进入了磷光鱼水道。

陆船长没有想到，消息灵通的东海四魑，时刻窥探着勘探船的动向。黑蒙蒙的夜海里，四魑中的三魑花鱼，此刻正驾着网艘船，若隐若现地尾随着勘探船，进入了漫长又凶险的磷光鱼水道。

陆船长更没有料到，四魑中的豹头和呆头鱼，已经提前几轮潮汐，驾驶着另一条交通舟，进入了弯弯曲曲的磷光鱼水道，埋伏在林林耸立的礁矶中，候到初三的午夜，发现了勘探船庞大的船影，终于出现在水道之中。自己的兄弟花鱼，也适时地驾着网艘，悄然跟踪着勘探船。磷光鱼水道是渔业航路，无论是白昼还是黑夜，大渔船小渔舟频繁往来，海盜船是条体形平常又数量众多的网艘，四魑们穿着斜襟渔衣宽筒笼裤，扮成标准的东海渔夫，勘探船上的政府人员，显然没有发觉被人追踪，平稳地驾着勘探船，不紧不慢地行驶着。

躲在礁丛中的豹头，见此情况不由得大喜，低声地告诉呆头鱼：“快率领伙计们，登上前头的礁山，燃毒烟熏倒政府人，我再登上勘探船，灭掉政府人，夺取政府船！”

“灭掉政府人，我们可以独占宝藏洋，独家探宝夺宝！夺取政府船，驶往遥远的船市，拍卖到大笔资金，又是大笔飞来的横财！兄弟们要发财了，快跟我上礁山！”呆头鱼兴奋地嚷着，带领着两个小伙计，

离开了交通舟，嗖嗖地攀上礁石山。四魑的诡计非常周密，他们上礁焚烧的是长在蛮荒海滩的毒鱼草，草汁可以毒死整片渔场的海生物，干草燃起的毒烟，飘上渔船钻入船舱，会让全船的渔夫，吸一次即昏倒，吸多次会窒息，没有解救可致死亡。呆头鱼们点燃了干燥的毒鱼草，又把半干半湿的毒鱼草，盖在火团的上边，于是一团团灰黑色的毒烟，在自东向西的涨潮风吹拂下，顺着自东向西的水道，缓缓地飘动着，朝着勘探船弥漫而去。

暗蓝色的磷光鱼水道，勘探船不紧不慢地行驶着。宽阔的舱面，原本拂动着白灰灰的雾气，待到灰黑色的毒雾飘过来，陆夫船长一时间觉察不到，依旧坦然地掌着舵。他逐渐地嗅到，迎面飘来的雾气里，有一股奇异的气味，还使他感觉阵阵发昏，丰富的闯海经验，促使他叫一声不好，机警地抡动目光，观察着远近的一切，不知怎么回事，只觉得前方的视界，变得昏黑模糊，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有海盗放毒烟了！”这时的后舱面的船房里，富有漂海经验的老掌簿包海老，边喊着边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块帆布，把整个脸部盖起来，因为双眼没有外露，跌跌撞撞地摸到陆船长前边：“陆船长快发出渔令，让全体船员出船舱，用帆布遮脸隔开毒烟！”

“包海老代我掌舵，我去帮助船员防毒！”一种舍生忘死的意志，支配着老闯海汉陆夫，他把舵柄推给包海老，快步冲到船房前，没有命令船员出房蒙脸，而是一边关闭船房的小门，一边大声吆叫：“伙计们海警们专家们，海盗防毒烟了，快用帆布蒙脸隔毒！”他又跃到中舱面，把一块块木头舱盖，盖紧了一个个脸孔口，朝着睡在舱里的人们，发出了同样的渔令：“专家们、海警们、伙计们，在舱里耍出来，防止海盗的毒烟！”

此时此刻的陆船长，因为只顾别人的存在，七窍吸进了大量的毒烟，眼前一派漆黑，脑海一片空白，扑地昏倒在中舱面了。

这时的磷光鱼水道，尾随着勘探船的网艚，骤然加快了航速。而勘探船前边的礁丛中，豹头驾驶的交通舟，也追波逐浪地冲出来，企图配合网艚上的花鱼们，一前一后地劫持勘探船。海盗们疯狂地挥动着枪支，朝天鸣枪示威，嘴里疯狂地吆叫：“勘探船的政府人听着，你们如果没有被毒烟毒毙，赶快缴械投降！只要你们离开宝藏洋，我们只劫船不夺命！”

惊人的形势出现了！船房和睡舱里的海警们，从海盗的枪声和喊声里明白了一切。海警们让勘探船的卖家和伙计，继续藏在睡舱躲避毒烟。他们在尚科长的指挥下，纷纷掀开舱盖跳出舱面，冒着飘飞的毒烟和啸叫的弹雨，冲到勘探船的后舷和船头，朝着快速冲来的海盗船，开枪回击起来了。

网艚和交通舟的海盗们，眼看着难敌勘探船的火力，连忙令海盗船停止前进，朝着礁山上的呆头鱼吆喊：“戴陀四弟，赶快燃旺毒鱼草，用浓烟毒倒海警，让我们劫走勘探船！”

率领海警迎击海盗的尚科长，观察着四周的形势，朝着舵位喝令道：“掌舵的包海老，勘探船全速前进，撞毁拦在水道上的海盗船，捉捕翻船落水的海盗！”

“尚科长和海盗们，我要快船逆风前进，让勘探船驶离毒烟，首先保证海警同志的安全，海警同志才能捉捕海盗！”包海老回应道，自作主张地扳动舵柄，勘探船船头旋动着，准备逆风驶离毒烟，不料轰地撞中水道旁的暗礁，船体搁浅，僵然不动，舱面一阵混乱后，尚科长命令海警们：“大伙继续射击，不能让海盗靠近勘探船，劫走勘探船！”

停在水道上的海盗船，豹头们不由得狂欢狂叫：“礁山上的戴陀四弟，赶快燃旺毒鱼草，用毒烟放倒海警，让我们劫持勘探船！”

海盗首领豹头正在狂欢狂叫之际，那座燃烧毒鱼草的礁山上，灾厄降临到海盗头上了。发誓要当劫盗之盗的倒遁鱼，早就驾着小机帆船，潜伏在磷光鱼水道，等候着东海四魑们。正是四魑袭击勘探船的枪声，惊动了藏在不远处的倒遁鱼。他毅然地判定，在这条通行的蛮荒水道，渔船仅有杀鱼的渔标、渔刀和渔斧，而用枪支射出连发子弹的，只有东海四魑的海盗团伙。他即刻操动小机帆船，驶离船只藏身的礁丛，进入了磷光水道，朝着枪声密集的前方，渔箭一般地射去了。小机帆接近战斗水域，只见豹头主持的网艚，和政府的宝藏洋勘探船，子弹如雨地对射着。而在另一侧的礁石山上，隐隐约约地晃动着三个人影，正在燃烧着毒鱼草，一团团乌黑的毒烟，顺着水道的涨潮风，飘向撞礁搁浅的勘探船。勘探船上的伙计，正在慌乱地喊叫：“毒鱼草烟飘来了，赶快用帆布蒙脸……”

倒遁鱼明白了一切，自己的小机帆船上，仅有一支渔用猎枪，火力难敌四魑和海警。礁山上毒鱼草烟，才是勘探船最大的威胁。袭击燃毒

烟的家伙，是帮助政府战胜四魑的关键，更是自己劫杀四魑报仇雪恨的机会！

倒遁鱼何等勇猛又机敏！他的搏海功夫极致发挥，以“拜鲨”飞腾之姿，嗖地跳出船舷，掠过海面，扑近礁山。又似腾挪的海猴，飞快地攀上峭峻的礁崖。他甩出背部的猎枪，朝着礁山顶部的海盗，乒乓有声地射击着。

不远处的火堆边，一个小海盗中弹倒地，在倾斜的地面翻滚着，跌出石崖，落进大海了。领头放毒烟的呆头鱼，背着毒鱼草离开网艘，没有带武器上礁山，看到有人用枪杀死了伙计，慌乱地招呼另一个伙计：“有人带枪袭击我们，赶快跳海上网艘！”两个人连滚带爬地离开火堆，跳上停在礁山边的交通舟，驾着交通舟逃回网艘了。

礁山顶上的倒遁鱼，来不及追赶呆头鱼，火急地脱下斜襟渔衣，左手捂着口鼻，右手挥动着渔衣，扑扑有声地熄灭着毒火。

“哎哟唷二哥，有人袭击了礁石山，杀死了我们一个兄弟，熄灭了礁山上的毒烟，立即会去支援勘探船，会合海警攻击我们。我们人员少火力弱，只有毒烟和偷袭才能制胜，公开和海警对阵，只会自取灭亡，赶快开船逃走吧！再说大哥叮嘱过，我们不要和政府明斗，只劫宝不伤人，兄弟们朝天鸣枪，掩护网艘脱离战斗！”东海四魑的花鱼，劝告着二哥豹头，招呼着其他的伙计，不由分说地操动船舵，驾着逃窜的网艘，驶入迷茫的水道尽头了。

撞礁搁浅的勘探船上，包海老的经验最老到，他呼唤着船上的伙计：“海盗的网艘逃走了，大家快替中毒者解毒！”

尚科长不解地询问：“陆船长们中毒烟，至今昏迷不醒，有什么办法可以解毒？”

“毒鱼草的毒汁，洒进辽阔的渔场，毒死大量的鱼儿，只要将鱼儿开肚剥肠去血，再用淡水浸上几个时辰，鱼儿就可以供人食用，也不见毒害过食用者。我们先用大碗的淡水，灌进陆船长们的口中，替他们清肠胃洗肺腑缓毒性，再开快船回大鲸岛，送他们进县城入医院，让医生替他们用药品解毒性……”包海老指挥着人们，用淡水灌入中毒者的口中。

人们忙乱了一阵后，尚科长望着渐渐远去的水道，心存疑惑地说：“刚才攀上礁石山，袭击海盗熄灭毒烟的，不知是哪里的渔家？把中毒者送医院抢救后，我一定要查清那些渔家的身份，让县政府好好褒扬他们！”

包海老脱口应道：“燃放毒烟袭击我们的，肯定是同政府竞争宝藏洋的海盗。攻击礁山熄灭毒烟的，必然是和海盗有仇的海盗。”

尚科长摇了摇手：“不可能是海盗攻击海盗。”

包海老苦笑着说：“只有仇恨海盗的海盗，才会跟踪前者，用枪偷袭前者，并且残忍地杀死了一条生命！”

尚科长沉吟着：“这样说来也有理。这两伙海盗是谁呢？”

包海老思索着呢喃着：“你们这些海警同志，平时不是都在议论，目前和政府竞争宝藏洋的，有倒遁鱼和东海四魑两伙海盗。前次倒遁鱼袭击勘探船，吃了败仗狼狈逃走。今晚可能又是倒遁鱼，不甘心前次的失败，再来放毒烟危害我们。而在这片东海上，和倒遁鱼结下大仇恨的，要数东海四魑了。保不准是东海四魑，为了报仇袭击倒遁鱼，扑灭了毒鱼草火烟，无意中援助了我们……”

夜色朦胧的大海，勘探船载着生命垂危的中毒者，向县城医院急急行驶。

十二

海洋的暴风再猛烈，不但阻挡不住前进的渔船，而且鼓起了猎猎飞扬的风帆，加快了船只乘风破浪的速度。面对海盗的破坏，政府反而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县海洋渔业局彭局长直接负责，修理了勘探船，租赁了民间机帆船，增加海洋专家，加强海警力量，配备强大的火力，组成一支部队，彭局长亲自带队，船队进入宝藏洋，在烟波浩瀚的洋面，历经条件不同的春夏秋冬，闯荡海况相异的数百潮汐，在高耸的浪峭尖打滚，在深幽的水底潜游，在林立的礁矶攀爬，在骇人的险滩闯荡，在湍急的海流里穿梭，在嶙峋的海底摸索，全面勘探了宝藏洋状

况，将宝藏洋的水文、气候、温差、海流、潮汐、营养、地质、深浅、礁矶、洞穴、风浪、鱼兽、虾类等等，查得一清二楚。尤其是大量其他的内容，对外严格保密。这让人们感到万分神秘，猜测那是古往今来渔家盛传的，有关宝藏洋宝物的内容。外界只是含糊其辞地获知，海洋勘探专家们共同努力，根据钻风钻浪的勘探结果，绘制了一张海图，附以一份详尽的说明书。海图和说明书的详细内容，有人探询勘探人员，他们秘而不宣，只说对浩茫海涯的开发，对渔家事业的发展，至为关键，至为重要。于是有关宝藏洋宝藏的传说，更加热烈，更加神秘。于是有关海图内容的猜测，更具珍贵，更具玄奥。

自然而然的是，对宝藏洋虎视眈眈的海盗，夺取宝藏的贼心更狂，劫掠神秘海图的计划更诡异了！

这是乌云浓烈的傍晚，尽管青鳊村天色黯淡，花鱼依照海盗上岛的规矩，黑夜显原形白日搞化装，防浪帽盖头遮脸，大渔衣裹紧全身，从后门进入自家。侯花有意识地问道：“海盗半夜进家，不是劫鱼就是抢虾。你每次入门找我，总有冒险的事要我办。”

花鱼皱了皱眉头：“你不该口口声声称我海盗，我是真心喜欢你的男人，也是海盗中的善人，从来主张只劫财不杀人。”

侯花顺口回呛道：“你是主张只劫财不杀人，但你参加了杀人放火的勾当。”

花鱼叹息道：“我是人在海里闯荡，只得钻风钻浪。何况和政府竞争宝藏洋，是四魑兄弟最后的勾当，事关团伙成员终生的贫富，只得豁命拼搏一番。你刚才的猜测没有错，今晚是有事询问你。自从我们在磷光鱼水道失手，老魑大哥更加深藏不露，自己不显出丁点儿嘴脸，要我们动用一切社会关系，打探一件重大情报。我是政府通缉犯，自己不好在人前露脸，也没有亲友在政府做事，只有通过你去打探。”

“你常常提到的老魑大哥，到底是哪位大神灵？你要我去打探什么情报？”

“我们四魑兄弟发过毒誓，对老魑大哥的身份绝对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要你去打探的情报，当然得告诉你内容。一个多月以前，四魑兄弟在磷光鱼水道失手，政府加快了开发海洋的步伐，全面深入地勘探了宝藏洋，对宝藏洋的海况和宝藏，绘制了海图和文件。大哥

要兄弟们分头行动，看看谁的亲友，同海洋渔业局和勘探船人员，有血缘和友情关系。”

“照你大哥意思，是想打听海图的下落，你们准备偷窃海图，进而掠劫宝藏？那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偏远渔村的朝鲜女，根本没有在政府做事的亲友。”

“我也估摸到了，你就是有亲友在政府做事，也不愿参加四魑的勾当。哈哈我的心肝宝贝，你总不能让我白白找你一趟，你得和我亲热一番……”花鱼嬉皮笑脸地凑向前，双臂抱起了侯花，把她压在床上……

在花鱼大行床第之乐的同时，东海四魑的呆头鱼，化装来到大鲸岛海马镇，进入灯火明灿的樱桃舞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出台女南阳香，是呆头鱼常用钱侍候的姘头。呆头鱼带着南阳香，来到南阳香的香窟，一番肆意作乐后，呆头鱼询问道：“有个政府的掌权人，也掌着你我的发财路，不知你是否认识？”

南阳香雪白的身体扭动着：“哥哥说的是哪位？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些掌权人，大大咧咧地进舞厅，狂狂浪浪地搂女子。你说出那人的名字，只要我一个招呼，他就会投入我的怀抱。”

呆头鱼告诉她：“你是否认识县海洋渔业局彭局长？他保管着一张藏宝的海图。”

南阳香一蹦三尺高，圆脸圆腮圆乳六处齐抖：“真是花鱼唇吻花鱼腴，凑巧碰上了。我和彭模英局长，都是大鲸县吹卷村的同乡，只要我嘬一嘬香唇，他那臭嘴巴就会亲吻我。不过过去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是有钱能使磨推鬼……”她一边说着，一边向呆头鱼伸出手去。

“我的大哥二哥都嘱咐过，只要请来彭局长，从他口中套出海图收藏地点，要多少美女要多少钱财，彭局长尽管伸手来。这笔钱是预支款，供你摆酒宴请局长，招美女陪局长。”呆头鱼说着，把一叠钱压在南阳香乳房上。

“咯咯咯，你好坏……”南阳香揣着钱，连奔带跑地进入舞厅，立即挂通了彭局长的手机，“咯咯咯，你是彭模英大哥吗？我是你的同村邻居南阳香，我们吹卷村的几个老乡，都聚集在樱桃舞厅，想和你聚一

聚，向你请教开发海洋渔场的大计。”

或许是顺风扬渔帆，事关海洋渔业局的对口业务，不一会儿工夫，彭局长来到舞厅贵宾室，面对满桌的鱼脑鱼皮鱼参鱼翅，还有穿红着绿的舞女们，彭局长大惑不解地问：“南阳香妹子，准备开发渔场的乡邻们怎么没有来啊？”

南阳香的红唇凑近彭局长：“男人们进舞厅，就像海洋熬汉趴情扫，先扭几下屁股跳几支香舞。我的彭模英大哥，我俩尽管尝海珍喝美酒，在这里等候那几位乡邻。”

彭模英的白脸涨红晕，连续后退了几步，躲开了南阳香的亲近，义正辞严地说道：“吃饭喝酒就免了！带领渔民开发渔场，是我们海洋渔业局的主要工作，你告诉村里的乡亲，他们准备开发哪座渔场，拓展哪种产业，创新哪样品种，可以直接到我的办公室和我当面探讨。”

召唤彭局长之前，呆头鱼根据豹头的嘱咐，面授过南阳香计谋。看着彭局长要离开，南阳香焦急地双臂一搂，展开丰圆的胸怀，在彭局长的身上又揉又蹭：“咯咯咯彭大局长，你是青春年少的官人，我是美貌如花的女子，你应该留下来，让小妹陪陪你。”

彭局长轻轻地推开她：“我说阳香小妹，你这般聪明又美貌，应该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我还是那句话，你转告乡亲们。如果乡亲们有召唤，我也随时可以回村，带领乡亲们出海，共同开拓海洋渔场，发展渔业生产，提高渔家生活。”

南阳香依旧嬉皮笑脸：“彭模英大哥，原来你想参股家乡事业，分成利润，获取钱财。这事更好办了！乡亲们让我问你，你们大规模勘探过宝藏洋，还绘制了一张大海图，描写了一份大计划，说明如何夺宝致富。只要你带领乡亲们，前往开发宝藏洋，你要多少分成都可以。”南阳香记着呆头鱼面授的几项机宜，根据彭模英的情况，说出最后一项机宜。

彭模英的神色一阵肃穆，不由自主地夺口问道：“你都说些什么？乡亲们怎么了？他们关注宝藏洋海图，想达到什么目的？”

南阳香压低了声音，说完了没有说完的话：“自从你带队勘探宝藏洋，甭说全县数万渔家都在关注宝藏洋，听说横行海涯的海盗，也在四

处游荡，准备抢劫那份海图。如果你们保管不当，海图随时都会失窃。开拓宝藏洋的事业，与其落在他人手里，甚至掉进海盗魔爪，不如送给你自己的乡亲，你也能够暗地入股，分红致富。”

“南阳香妹子，我要正告你，我们都是闯海祖先后代，做人要像桅杆，品质要坚硬，行为要正直！你替乡亲联络，开发渔场生产，应该大力褒扬。你胡扯到宝藏洋海图，这是竹篙插入急流，笃定歪斜的居心！我不会和你搅和！”彭局长气冲冲地离开了。

彭局长径直奔去的，是海洋渔业局档案室。是南阳香的一席话，诱发他的担心，他要前往档案室，查看那份宝藏洋海图，是否安全保存着，有没有被海盗劫走。可是彭局长中计了。呆头鱼教唆南阳香，让她说出那一番话，目的正是诱发彭局长，驱使他前往档案室。而这时躲在幕布后的呆头鱼，把另一叠钱抛给南阳香，自己急巴巴离开贵宾室，蹑手蹑脚地跟踪着彭局长，摸近档案室岗外。只见灯光下的档案室，彭局长带着档案老保管员，打开了保险箱，一叠海图和说明书，整整齐齐地搁在里边。档案保管员看到夜深天黑，要把局长送到机关外边。彭局长告诉他：“你年龄大身体弱，早点回家休息。我年纪轻身体好，还没有成家立业，从今晚开始，我在档案室值夜班，白天由你看管档案。”

老档案员连忙说道：“彭局长使不得，保护档案是我的职责……”

彭局长慰藉他：“宝藏洋海图留在档案室，仅有三天时间。我最多值班三夜，还会让海警前来协助。何况四天后的白昼潮汐，海图连同海洋专家们，要载往省城海洋研究所，召开开发宝藏洋探讨会，根据已有的勘探成果，研究整体开发宝藏洋方案。现在我以局长的身份，命令你老人家回家休息！”

老档案员犹豫地离开了。

躲在黑暗拐角的呆头鱼，偷听到局长的话，兴奋得一合掌，掉转头离开了。他要急急赶往网艘船，告诉等着他的二哥豹头，他根据大哥二哥的预谋，发现宝藏洋海图的收藏地址，四魑团伙可以实施抢劫了，兄弟们可以夺宝发财了！

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清澈透亮的海湾。这座荒僻的海湾，因为长着蛇状鳗鲡，被称为鳗鲡湾。通过阿螺叔的联络，笑女告知倒遁鱼老大，让他前来鳗鲡湾，自己有急事面陈他。笑女率先来到鳗鲡湾，看到海岸泊

着小舢板，估摸倒遁鱼已经登岸，为隐蔽被政府通缉的身份，藏身在石洞礁隙中。她的汪汪秀眼一旋转，看到清凌凌的海湾里，泄精排卵前奏的鳗鲡，雄雌成对地泅游着；又长又粗的身子交合一起，蜿蜒盘旋，柔情缠绵；长尖形的嘴部相互触动，似在进行接吻；青鳞密缀的腹部，时而纠缠时而拍击，犹如做着异体的性交。

面对鳗鲡的亲昵动作，笑女被逗得笑靥旋转，决定以渔家歌女的特技，吟渔谣唱渔歌，把倒遁鱼从藏身处招出来。她以缠绵的鳗鲡为歌词题材，配以简单又固定的旋律，随口吟唱出一曲笑调——

我笑口喷出咯咯咯，
笑那不知羞的鳗鲡哥，
大海当床水当被，
赤身裸体也不遮，
诱得雌鳗爱心热，
身如藤蔓缠上哥，
天长日久唱笑歌，咯咯咯……

我笑口喷出咯咯咯，
笑那不知情的鳗鲡哥，
雌鳗缠你是为何？
心爱宣泄苦和难，
情爱滋润饥和渴，
笑声弘扬美和善，
笑调抒唱未来歌，咯咯咯……

一条巨型礁石缝里，倒遁鱼老大闻歌而出，脸上虽然泛笑容，嘴里依旧旧调重弹：“性急的笑女妹子，我多次嘱咐过，我是政府通缉的海盗，你是领政府工资的朝鲜女，万一被人发觉，你我经常见面，会影响你的工作，有损你的名声，因此没有极端重要事宜，你我尽量不要见面……”

笑女早就想好计谋，珍惜宝贵的会面时间，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听着倒遁鱼的话，看他依然心态未改，顿时更加焦急起来，迅即实施既定的手腕，笑咪咪地凑上前去，身子扭成弯曲又长的鳗鲡，贴着倒遁鱼壮硕僵直的躯体，柔情地蜿蜒着缠绵着。

倒遁鱼的牙帮，咬得一凸一凸，强抑着即将喷发的情绪，用手挡开了笑女：“不用拖人入水了，有什么话直说吧！”

笑女柔声柔气地说：“人家辛苦来到鳗鲡湾，是想再次劝告你，东海四魑又有新计划了，你不要和四魑去血拼，更不能和政府竞争宝藏洋，从此洗手不干无本生意，做个本分的讨海郎。”

倒遁鱼惊问道：“四魑又有什么新名堂？你从什么轨道获得消息？消息有多大可靠性？”

“我和表姐侯花有约定，花鱼日渐迷恋她，经常向她透露四魑的行踪。侯花刚刚告诉我，四魑已经开展行动，准备再次偷袭政府机构，抢劫宝藏洋海图，进而夺取海里宝物！”

“你是政府的公差，应该把四魑的罪恶居心及时报告给政府。”

听到倒遁鱼这般的话，笑女更显得笑容如花：“你让我向政府报告，说明你不想和政府做对头。我到鳗鲡湾之前，已经向陆船长报告了。我知道你像桅尖风向旗，能获得四面来风，会获悉四魑的动向。我在鳗鲡湾约见你，是想叫你当舵板，顺着潮流转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顺流转舵做个好人……”

倒遁鱼一字一顿地说：“妹子应该清楚，我纵横东海的规则，不危害政府的船和人，不抢劫穷苦渔家的鱼和网。但我和四魑有血仇，又经过几次海洋拼搏，我不杀他他会杀我，我不劫他他会劫我！我更不能做盲人，眼睁睁地看着四魑从政府手里夺走宝藏洋！”

笑女不无气愤地应道：“你这名副其实的倒遁鱼，走路倒着走，说话逆着说。”

倒遁鱼不依不饶地回呛：“我有我的理念。我这种海洋漂泊人，父精母血养成的生命，难免陷身险恶的环境，难免要在风口浪尖打滚，难免豁命拼搏取得财富。我这种生命，不需要别人可怜，要活得让人尊敬，像一片海底盘石，急流越冲越刚硬。”

笑女无可奈何地吟道：“我挡不住你走拼搏的路，你要活得让人尊敬，但你也要活得平安，只有平安才有福运啊！你要首先保全自己，才有生命去拼搏啊！何况去血拼的对象，那伙四魑海盗，是多么凶狠，多么狡猾……”

十三

海暴肆虐的避风港永远都是千船簇拥桅杆如林，海盗寄身的渔船，根本无法辨认。东海四魑的船只，挤在熙熙攘攘的网艘群里。灰黑又低矮的船舱里，东海四魑的老魑大哥，尽管是和二魑豹头密会，依然使用那件美人鱼皮衣，将脸面和身体遮得严严实实。老魑告诉豹头：“你们获悉，价值连城的宝藏洋海图，三天后运往大陆省城，供专家探讨开发宝藏洋方案，因此三位兄弟准备出击，抢夺海图，掠取宝藏。我也获得消息，政府和倒遁鱼团伙，同时获得警报，知道你们要劫掠海图。海洋局局长连同尚科长，亲自持枪保护海图。那个有仇必报的倒遁鱼，必定不惜任何手段，要和我们竞争宝藏洋！”

豹头焦虑不安地问：“我们刚刚决定夺宝图，消息这样快泄露了，难道我们四兄弟，有人勾结政府和倒遁鱼？大哥能否告诉我，你从什么地方获得消息？或许能够帮助我，分析我们泄露消息的原因。”

老魑犹豫地说道：“……我是从笑女的口中，获得政府已经获悉了，我们正在准备劫图。至于倒遁鱼方面，是我个人的猜测，既然笑女获得消息，她必定会密告倒遁鱼，凭倒遁鱼的倒行逆施的性格，他会豁命和我们搏斗！”

豹头暴跳如雷：“是谁向笑女泄了密，只有老子捉到笑女，迫她交

代泄密者。到了那时候，老子把笑女和泄密者，活剐鲜炒成下酒菜！”

老魑呵斥道：“我早就嘱咐你，现在政府大兴改革，以法治岛，以法管海，你再兴杀人暴行，招来全体民众大讨伐，全体海警大侦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仅没有藏身之处，而且死无葬身之所。一定要听我的计谋，既要果断实施劫图计划，又要兵不血刃，以便安全索图劫宝，然后远走高飞，享尽荣华富贵！”

豹头依旧愤愤不平：“你要我不要杀人，我总要暗地查人，秘密跟踪笑女，查到倒遁鱼的栖身处，来个海盗杀海盗，也不惊动政府，民众也会拍手叫好。灭掉倒遁鱼，再没有人和我竞争宝藏洋。”

“我说二弟你啊，还有那个四弟，真是海里的噬人鲨，死也不改伤人的性格。”老魑劝不动豹头，看看已经深夜了，向豹头告别道，“我在网艘待了好几个时辰，怎么不见三弟四弟呢？”

“三弟是花鱼，一夜离不开女人，现在正在被窝里，和他的侯花翻云覆雨呢！至于四弟戴陀，只要他手里有钱，还怕找不到女人玩玩？只苦了我这个海洋太监，被倒遁鱼阉割以后，就是西施钻进我的睡舱，我也不能和她成为鸳鸯。”豹头虽然凶猛狠毒，对老魑却也尊敬有加，扶着老魑上了海岸。

老魑听完豹头的话，心里一阵激灵：“大鲸岛上的渔家女，多半当过朝鲜女，互相之间很熟悉。在这座大鲸岛，四弟的相好是南阳香，三弟的情妇是侯花，如果她们认识笑女，那笑女的消息，可能是从她们嘴里获得的？”

豹头愤怒不已：“那个舞女南阳香，帮助我们使唤了彭局长，不会主动向政府泄密。问题大半出在侯花身上，她从三弟嘴里获得消息，向笑女泄了密。如果是这样，侯花就算是三弟的正式老婆，老子也要灭她的口，不然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她和三弟越来越亲密，三弟是色令智昏，她会随时坏我的大事！”

“二弟你多多管着三弟，封着三弟的口。侯花和笑女是什么关系，我们茫然不知，不能以猜测杀人。我那边多多接近笑女，想法套出她的内幕。你那边严令三弟四弟，对我们的行动计划，不得向他们的女人泄密！”老魑惴惴不安地叮咛着。

“如果证实侯花和笑女的关系，老子把她们撂下海喂鱼！”豹头依旧自言自语。

“不要老是想到杀人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实施今晚研究的计划，三天后夺取海图，到宝藏洋按图索宝！”老魑一边嘱咐豹头，一边离开了。

同一个夜晚，和倒遁鱼约会的笑女，准备乘坐租来的舢板，回到大鲸岛。她举目一望，那位受雇的舢板老大，大约觉得情人幽会，时间很难把握，他就管自驾着舢板，离开青鳗湾回去了。笑女正在犹豫，倒遁鱼连忙说道：“我的交通舢板，先载你回大鲸岛。”他拉起笑女，一起登上自己的舢板，一俯一仰地摇动木橹，向大鲸岛进发。

夜风微弱又清爽，笑女的情绪淡定了许多，故意笑着逗引倒遁鱼：“倒遁鱼大哥，我不顾姑娘的害羞，多次向你坦承心迹，你凭啥对我不冷不热？哦，我知道了，根据我的查询，‘文革’以前形势安定，你是渔家中学的优等生，后来又是全县最年轻的船老大，是不是嫌我是朝鲜女，和你不般配？”

“笑女你说什么呢？阿螺叔是你邻村人，他对你的情况很了解，说你也读过渔家小学，是全县渔歌比赛的女冠军，又是美丽又勤劳的朝鲜女，现在端上政府铁饭碗，哪个渔哥不想娶你？不过我的情况很糟……”

笑女听清他的话意，又要唱老调表心迹，连忙发出舒心的笑声，打断了他的话头：“咯咯咯咯咯咯，我早就了解你的心思了，刚才是故意逗你玩的，你之后和我见面，就不要再说废话了……”笑女停歇了一会儿，转到严肃话题，“倒遁鱼大哥，我向你坦承和侯花的关系，也把侯花的住址告诉你。我很担心侯花的处境，她向我泄露东海四魑的计划，一旦被四魑觉察，四魑会对她下毒手！我是让你具备条件时，注意保护侯花的安全！”

“笑女妹子的担心，我也想到了……”倒遁鱼嘴里应道，心里涌现出另一计划。保护侯花的安全，也是自己的责任。侯花向笑女送消息，是为自己服务呢！闯海汉食人一滴淡水，就要报人一筐鲜鱼！何况侯花安全无事，自己能源源不断地得到情报。还有更加微妙之处，自己前往保护侯花，可以跟踪三魑花鱼，捕捉到四魑的行踪，侦察四魑掠劫海图的具体计划，进而袭击四魑，剿灭四魑，还能从四魑手中夺到宝藏！

倒遁鱼把笑女送回大鲸岛，借助黑蒙蒙的夜色，悄悄地来到青鳊村，绕着侯花居住的房子，四周绕行了几圈，熟悉了进路退路后，这才贴近玻璃窗。他不由得大吃一惊，窗内的灯光下，睡过回笼觉的花鱼，正在穿着衣服，告诉床上的侯花：“你好好躺着休息，我得早些回到网艚，以免二哥四弟担心。”

侯花在被窝里应道：“你想过往后的好日子，不要跟着豹头杀人放火了！”

“我从来没有杀过人！”花鱼离开了房屋，摸黑走向港湾，突然觉察到，背后有黑影跟踪着，不由得转身扑向黑影，拳头砸向黑影的脸面：“找死的渔痞子，胆敢跟踪老子！”

跟在背后的倒遁鱼，原想跟到港湾里，认准船簇里的海盗船，侦察四魑夺图的计划，破袭四魑夺宝的行动。不料花鱼感觉灵敏，拳头呼呼生风地击来。倒遁鱼的身手更加敏捷，闪出更加强劲的手掌，铁钳般钳住花鱼的拳头，把花鱼拉得向前一冲，整个儿趴在地面。倒遁鱼飞快地一跃，双膝跪顶着花鱼的背部，右手把花鱼的右臂紧握住，左手扑在花鱼的脸上，做着旋断花鱼颈部的姿态，闷声又狠气地威胁着：“老子是铁船头挂船牌，明着告诉你身份，老子是倒遁鱼。今晚来找你花鱼，要你交代抢劫海图的具体计划！你胆敢隐瞒抢图劫宝的阴谋，老子立即扭断你的脖子，拎着你的狗头，挂在老子的桅尖，向你们的四魑团伙示威！”

面对着强悍的倒遁鱼，花鱼知道不是对手，蓄意软瘫瘫地萎缩着，巧舌如簧地哀求道：“倒遁鱼老大，我知道你像条桅杆，品行正直气概撑天，不会轻易动手杀人。往昔灭你女人的仇家，是我们团伙的豹头，不是我花鱼。我花鱼和你一样，只做劫财不害命的生意，你没有理由置我于死地！你是宁折不弯腰的舵杆，我却是随风弯腰的帆，眼前东海形势日渐好转，贫穷和灾难日渐远离，我也想脱离打家劫室的勾当，做个正当又平安的渔夫，因此我恳求你了，留我一条活命……”

倒遁鱼的口气更强硬了：“你花鱼想保命，老子是倒遁鱼，偏要夺走你的狗命！你不交代抢图夺宝的具体计划，何时何地怎样下手，老子迅即要你的狗命！”

出乎倒遁鱼意料，花鱼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要我背叛同生共死的兄弟，坦白四魑的行动计划，我岂不是成了狼心狗肺的海犬：倒遁鱼

兄弟，请你赐我一死吧！”

花鱼哀哀求活，又宁死不背叛同伙，触动了倒遁鱼的惯于逆反的思绪，他松开了身底的花鱼，猛力地抡动右脚，踢得花鱼连滚带爬，说道：“你让老子成为杀人犯，老子偏偏留你狗命。不过你如果继续跟着豹头，在海里和老子做对头，老子就会要你的狗命！”

花鱼不顾命地逃走了。他没有意识到，粗中有细的倒遁鱼，既是不想杀人，又实行巧妙的计谋，追踪花鱼找到四魑，破袭四魑的计划，追杀仇家豹头。

这时的倒遁鱼吸收刚才被发现的教训，身影更加隐蔽，脚步悄然无声，不远不近地跟着花鱼。他看着花鱼的身影，跳过一条条船舷相拢的渔舟，进入一条网艘的船舷。他断定这是四魑的贼窝。他的眼光像长长的船钉，死死地盯着了海盗船……

第三天的黄昏，东海水面风平浪静，多数渔船出海捕鱼，港湾里的船寥寥无几，宝藏洋勘探船也泊在其间。老掌簿包海老捂着胸膛，跌跌撞撞地找到陆船长：“我的心血管患过病，晌午喝下几两酒，或许是酒后旧病发作，心脏发闷血管发胀头脑发昏，想到县城医院就医。勘探船载海图到大陆，我就不能留在船里，替伙计和海警煮饭了。至于今晚县长莅临勘探船，设宴送别省里的海洋专家，有彭局长专门邀来的厨师掌勺。我是渔船炊事员，不会烹调宴会菜肴，只能在宴席间端菜递酒，我已经招来挑鲜的笑女，代替我的角色。”

陆船长关怀备至地扶着包海老，招呼一位伙计：“你带老掌簿上医院。老掌簿尽管住院治疗，你虽然是计划外临时工，我会向彭局长要求，替你报销医疗费用。至于笑女代你递酒端菜，那是最好不过了，有美女当服务员，宴会的气氛更活跃，专家们会食欲大增，酒量大升，哈哈……”

在人们的欢迎声里，彭局长领着县委书记和县长，登上了勘探船，和即将前往省城会议的专家们，一一握手，频频问候。根据彭局长的细致的安排，中舱是领导专家席，尾舱是全船伙计席。彭局长又询问陆船长：“尚科长和海警们，为什么不来参加宴会？”

陆船长连忙搭腔：“他们说是海洋公安人员，平时要求军事化，轻易不吃地方的宴席。尚科长告诉我，等到午夜十二点，开船潮汐到来，

他会准时带领海警，上船保护专家和海图，安全到达省城。”

彭局长笑着说：“尚科长军纪执行得过头了。这次宴请专家的费用经过县纪委批准，从局里的招待费支出。”他转身发现笑女，连忙嘻嘻哈哈地逗乐：“美冠东海的美女，你唱渔歌哼渔谣也是名冠东海，今晚专家们趁着酒兴，可能会一齐起哄，要你吟唱最拿手的渔家笑调，你要做好准备啊！”

红装艳丽的笑女，习惯性地用笑声代回答：“咯咯咯咯咯咯，只要大局长有要求，我照办就是了！”

陆船长打趣道：“局长要你当他的女朋友，你也会答应吗？”人们哄堂大笑起来。

晚风呼呼地吹来，渔灯照得港面亮堂堂。勘探船的尾舱里，红艳艳的东海龙虾，黄灿灿的礁缝佛手，黑亮亮的水底海参，赤紫色的海滩蚯蚓，白玉色的野生鲍鱼，晶亮透明的鱼脑，敦厚金黄的鱼皮，纤细白净的鱼翅，整整摆满一桌。渔夫出身的伙计们，粗声野气地吆喝酒令，仰脸倒灌着大碗的黄酒。大约两小时后，陆船长按着胸膛叫哼哼着：“唷唷怎么回事啊，我觉得胃部灼热心脏膨胀？”

好几个伙计也呻吟起来：“啊啊我的胸部像一团火，皮肤又痒又痛！”

陆船长年龄大经验足，忍着痛楚掀开衣服，看到自己的皮肤，又红又肿又热又痛，不由得失声惊呼：“这是莲花水母汁进入食道，造成我们全身中毒！莲花水母汁无色无味，有人把它倒入酒里，酒性加剧毒性，造成全身中毒！”

一个叫阿山的伙计询问：“难道早晨买来的黄酒，早就掺入水母毒汁？”

陆船长想了一下：“包老掌簿中午吃过黄酒，也是浑身中毒，请假前往医院就医了！午夜海警下船，要他们查出下毒的坏蛋！”

阿山呻吟着提醒道：“请教陆船长，你老闯海经验丰富，人中了莲花水母毒，有没有致命危险，用什么办法解毒？”

陆船长连忙应道：“中毒严重者，当然会威胁生命。倒有一种土办法，可以解除毒性。眼前正值初秋，港湾水温暖，大伙跟我出舱，进入港湾泅游，自己吞咽海水，咸苦的海水会反胃，引起剧烈呕吐，吐光胃里的毒汁，就会大大缓解毒性，保证生命安全。”他率先爬出船舱，贴舷溜进海里，朝着在船上犹豫的阿山喊道：“我年轻时中过莲花水母毒，用过这种祖先传下的土办法，很快就会解除了毒性，清凉的海水还会去热消肿，大家不用迟疑，赶快游海喝水！”

就在伙计们纷纷下海时，有两条黑晃晃的人影，从船后的水底浮出来，顺着舵杆攀爬着，溜在后舷暗角里。这是四魑里的豹头和呆头鱼，他们的脸面套着渔夫称呼“鬼鱼”的鱼皮，色调黧黑形态狰狞，活像骇人的水鬼海祟。勘探船宴会以前，就是四魑使用诡计，把莲花水母毒汁，倒入装黄酒的酒瓮里，造成全船伙计中毒。而此刻的豹头和呆头鱼，乘机攀上勘探船。爬到中舱面一瞧，中舱里的领导席，因为敬重专家，喝的是茅台和饮料，人们没有中毒，正在气氛热烈地饮食。豹头恨得咯咯咬牙，轻轻挪动着舱盖板，严密地封死舱口，又插进了铁闩，使舱里的人们打不开舱盖。他又向呆头鱼一挥手，两人摸进船长室，一阵匆忙的搜索，从彭局长的公文包里，找到了宝藏洋海图和文字附件，装进防水尼龙包，匆匆返回舱面，准备溜进海里，潜水回到网艘。

豹头突然发现，有一个姑娘的身影正在试图打开中舱盖子。

姑娘是充当招待员的笑女，她刚刚端着香喷喷的牡蛎，离开灶舱来到舱面，发现了进出中舱的舱口，被人用盖子封死了，莫名其妙地嘟哝着：“是谁这般缺心眼，又没有大浪扑来，关闭了唯一的舱口，想把舱里的客人闷死啊！”把菜盆放在舱面，动手去开舱盖。

一股恶气冲脑，豹头愤怒地想着：“你这不知生死的女子，老子满东海追杀你，以泄对倒遁鱼的大仇，你竟自己上门送死！老子把你掳走，慢慢地惩治你！”于是快步上前，大拳头砸中笑女的后脑，笑女晃了几下，扑地昏倒在地了。豹头又抡起拳头，企图再次击打笑女，不想呆头鱼拦着他：“二哥不要再打了，小心会出人命呢！”

“哈哈，杀人不眨眼的四弟，你什么时候也有慈悲心？哦哦，二哥忘记了，她是你日思夜想的女人！待二哥把她弄回去，任由你睡个够！”豹头把笑女夹在腋下，避开陆船长们游水的下风海面，顺着弧形的上风舷，溜进墨蓝色的海里悄然踩水游荡着。

千钧一发关头，有个人前来救笑女了，他是倒遁鱼老大。在侯花的住房附近，倒遁鱼制服了花鱼又释放了花鱼，跟在花鱼后边，发现了四魑栖身的网舫，一直藏身在海岸拐角，紧紧盯梢着网舫，侦察四魑的动向，捉捕袭击四魑的机会。天色入暮以后，他发现不远处的政府勘探船，县长书记亲临船上，设宴送别海洋专家后，不知什么原因，另舱入宴的勘探船伙计，夜间下海泅游。当豹头和呆头鱼爬上船后，借助桅尾灯的昏黄的光线，他发现了这两个面目狰狞的“海崇”。他观察着“海崇”的行动，猜测“海崇”可能是四魑成员，偷偷进行海盗活动。他跳上一条小舢板，摇着舢板接近勘探船，想看清“海崇”的行动目的。当他发现“海崇”击昏笑女，把笑女掳下海泅游时，顿时决定行动了。他自己也是被政府通缉的海盗，不敢惊动海里的勘探船伙计，轻轻地离开了舢板，向着“海崇”泅游的水域，快速地冲荡着。

尽管倒遁鱼不想暴露自己，当他接近“海崇”几寻远时，终于被“海崇”发现了。“海崇”里的呆头鱼，借着船灯在水面的反光，看清来者是倒遁鱼，连忙召唤豹头：“冤家对头来了！你把笑女掳上网舫，我来对付倒遁鱼！”转身扑向倒遁鱼了。

豹头拉住呆头鱼：“四弟，你喜欢笑女，你把笑女带回去，想办法制服她，让她乖乖跟着你，往后你也有好日子！倒遁鱼的仇人是我不是你，我不能让你冒险豁命！让我去和他血拼！”

呆头鱼挥手推开豹头：“二哥讲的是什么话？你我是同船闯荡的兄弟，你是我的带头二哥，弟弟理当替哥哥豁命出击！”呆头鱼说罢，飞快地游向前去了。

“兄弟似父子，同生又共死！倒遁鱼功夫高强，四弟不是他的对手，二哥协助四弟，联手击杀倒遁鱼！”豹头也发现了倒遁鱼，左手扯着笑女，右拳挥舞着，向倒遁鱼游过去了。

避风港的水里，浮满渔夫洗网漂出的小鱼，常有夜间出没的海兽，冲出水面吞噬。此刻的港湾里，果然有一条海鳄，在豹头和笑女旁边游弋，显然被水波惊动了，闪亮的双眼盯着豹头，紫黑色的躯体蹿动着，又长又大的嘴巴张合着，雪白的利牙渗出唾液，进行着逞凶前的窥探。

豹头似乎发现了海鳄，惊得张开了大口，欲喊又止地闭了口，拼命地划水踩浪，跟在呆头鱼后边游窜。他看着昏迷的笑女，嘴角泛出了一阵狞笑，左手更紧地攥住了笑女，把笑女推得对准海鳄。

豹头和笑女的前边，倒遁鱼和呆头鱼开始进行激烈的搏杀了。两人同具海兽的野悍和勇猛，不退却不拐弯不避闪，面对面地冲向对方，呆头鱼手里的鱼头刀，直冲着倒遁鱼扎过去。倒遁鱼依仗强大的臂力，啪地挡开了鱼头刀的锋刃，铁砣似的拳头，猛地击中呆头鱼，趁着对方晃动之际，凶猛地扑上前去。两人一手争夺着鱼头刀，一手抱着对方，在水里搏斗着。呆头鱼的体力和功夫，毕竟稍为逊色，被倒遁鱼压在身底，幸好手里有鱼头刀，向倒遁鱼乱划着，抵挡着倒遁鱼的扑击。

眼瞧着呆头鱼生命危急，豹头迅即施展毒计，从腰间抽出鱼头刀，刀刃嘲笑女一划，笑女的手臂上，殷红的血液渗进大海。一直昏迷不醒的笑女，在疼痛中苏醒过来，拼命地挣扎着，想脱离豹头的手爪。

豹头的左手扯住笑女，右手腕舀起血水，泼向在近处徘徊的海鳄。海兽闻到血腥气，袭人吃人更暴烈。正像渔家俗话所述，海鳄被血水一逗引，就地盘旋了一下，朝着溺水人的方向，哗啦啦地冲来了。手段毒辣的豹头，双手捉起了笑女，双臂笔直地一挺，把笑女抛向空中，哗地落在海鳄的前边。海鳄的巨口一张，咬中了笑女的左臂。笑女的右手，击打着海鳄的头部，痛苦地挣扎着。豹头狡诈地喊叫着：“海鳄咬走笑女了！海鳄咬走笑女了！”

豹头的喊声，惊动了倒遁鱼，他迅即发现了一切，转身离开呆头鱼，向海鳄逞凶的水域游去了。

豹头的喊声，也惊动了另一批人，勘探船的上风海面，正在游水解毒的陆船长，敏捷地感到出事了，紧急吆喝着伙计们：“大伙绕过船头船尾，游到勘探船上的风海面，看看谁出事了！”毒性稍解的伙计们，向上风海面游去了。

勘探船上风海面，死里逃生的呆头鱼，朝着豹头呼喊：“不能把笑女让给倒遁鱼，老子要去夺回笑女！”

“你真是十足的呆头鱼，你这时游向前去，倒遁鱼搏杀你，海鳄会吞咬你，你没有命享受美女了！下风海面的政府人游来了，落入政府手里，你我也是死路一条。三弟花鱼驾着网舫，就在不远处接应我们，赶快跟着我，逃回咱们的网舫，离开生死之地！”豹头不由分说地扯住呆头鱼，朝着港湾深处游去。夜色迷蒙的前方，花鱼驾驶的网舫，黑幢幢的船身浮荡着。

豹头逃离的水域，倒遁鱼游近海鳄了。这是一条狡猾的老鳄，看到有人扑面而来，咬着笑女的头部旋动着，尾巴对准倒遁鱼，企图向远海逃窜。说时迟那时快，倒遁鱼的双手一闪，紧紧地抱住了海鳄的尾巴，被海鳄拉得向前冲荡，手掌触到海鳄的皮肤较嫩的肚脐，急中生智地伸长脖子，牙齿狠狠一咬，死死地咬中海鳄的肚脐。下身剧痛的海鳄，上下嘴颚一张，笑女脱身落进海里。在海里长大的朝鲜女，也有一些斗海胆识，此时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忍着伤痛泅游着，大声呼喊倒遁鱼：“赶快松嘴放开海鳄！赶快游水离开海鳄！”

已经来不及了！凶猛又狡猾的海鳄，迅速掉转头来，尖牙参差的大嘴一张，紧紧地咬住倒遁鱼了。在倒遁鱼的拼命挣扎中，海鳄拖着倒遁鱼，一头扎进了水底，向遥远的深水洋冲去了。

“皇天啊，皇天啊……”笑女的双手扑打着海面，泪水浪珠满海飞溅。绕过勘探船游来的陆船长们，逐渐地来到她的身边，一边询问着情况，一边搀着她泅游，把她救上了勘探船。

黑茫茫的大海，回荡着笑女的凄惨的哭声：“皇天啊，皇天啊……”

十四

巍然耸立的海崖，突出大海的望郎崖，千百年以来，多少渔家女，在这里眺望远洋，希望葬身渔场的讨海郎归来。黑漫漫的三更天，笑女双膝跪地，朝着墨蓝幽暗的东海，血水渗出的额头，叩一下地面，唤一声苍天：“皇天啊，皇天啊，保佑倒遁鱼哥哥回来啊……”

午夜的避风港，倒遁鱼为了抢救笑女，被大海鳄拖走生死不明。笑女被伙计们救回勘探船，彭局长询问她，刚才在上风洋面的，到底是什么人？她为什么落海，臂膀还有海兽咬破的伤口？她担心暴露自己和倒遁鱼的关系，会失去政府招聘的差使，闭口不谈倒遁鱼来到这里，只说海盗袭击勘探船，关闭领导宴会的舱口盖，她发现海盗的行径，被蒙面海盗抛进港湾，遭到海鳄的撕咬。令人不解的是，彭局长发现海图失窃后，不但不查探海图的下落，而是说快赶到省城，制订出开发宝藏洋方案，海盗的阴谋越早破产。他让两个海警，护送笑女离开避风港，率领多数的海警，保护勘探船上的专家和领导，连夜赶赴省城了。笑女没有

回家，而是来到俯瞰大海的望郎崖，眺望着倒遁鱼的踪迹。此刻的笑女，叩拜良久后，瘫痪似的坐在岸顶，仰起泪水淋漓的脸，双唇颤动起来，声调低沉哀怨，以吟唱抒发悲伤：

哎哟唷望郎崖上望我郎，

前方的东海太凶狂，

你是苦难的制造场，

可怜我那讨海郎，

连船带人沉汪洋。

苦命的朝鲜女想念郎，

日夜站在海崖上，

白昼盼着升明月，

黑夜盼着出朝阳，

盼望我郎脱灾殃，

快快回到我身旁，

盼得海涯已迷茫，

晨盼到昏来昏盼到晨，

天长日久泪汪汪。

哎哟唷我的郎……

哎哟唷望郎崖上望我郎，

前方的东海太凶狂，

你是生命的杀戮场，

可怜我那讨海郎，
连船带人葬汪洋。
苦命的朝鲜女失去郎，
从此百年祭我郎，
守寡的闺房当灵堂，
牌位立在香床上，
一生替郎穿考装，
日夜哭声哀哀响，
哭得天地黑茫茫，
春哭到夏来秋哭到冬，
岁月漫漫哭断肠，
哎哟唷我的郎……

再说昨夜的倒遁鱼老大，被海鳄紧紧地咬着，不是径直拖向外洋，而是扎进避风港的海底。墨蓝色的水帘闪闪而过，黑漆漆的海底，他忍着剧烈的伤痛，发现海底满是形形状状的石块，不由得心生一计，抄起一块木橧粗的石条，朝着海鳄的大嘴，霍地塞了进去，心里泛起强烈的意念：“你不吞进去，老子把石头塞进去！”向鳄嘴的喉咙深处，猛力地将石头一扎。或许是痛苦难当的缘故，海鳄的大嘴张得更大，戳进倒遁鱼的肩部的尖牙，连血带水地拔了出来，倒遁鱼暂时脱险了。

老海鳄十分凶恶，尖长的嘴腮甩了几下，里边的石条脱落了，朝着浮出水面的倒遁鱼，大嘴张合着冲过来了。倒遁鱼的逆性心绪发胀着：“老子偏不顺势逃，老子偏要逆势冲！”他没有选择其他方向逃避，而是朝着海鳄游来的方向，面对面地扑了过去，接近海鳄头部的瞬间，一侧身闪开了鳄嘴的切咬，和海鳄的侧部擦身而过，游到了它的尾部，张开强劲的双手，紧紧地抓住海鳄的尾巴。

老海鳄何等机敏，尾巴大左大右地甩动着，企图甩掉倒遁鱼的双手，头部呈弧形旋转，准备再次撕咬倒遁鱼。倒遁鱼急中生智，利用海鳄尾巴的甩力，哗地松开双手，被甩出两米多远的海面，又一次逃离危难了！

老鳄施出一咬一旋一甩的伎俩，又一次逞狂了，头部犁开了黑漫漫的水面，渔箭似的射向倒遁鱼，大张大合的嘴巴，大有将他一口咬杀之势。

千钧一发之际，倒遁鱼老大一埋头扎进水里，眼瞧着水面上的海鳄，腹部贴着头顶冲过来。他心里非常清楚，越是离开海鳄，海鳄越会利用快过人类的游术，追赶自己，咬杀自己。他当机立断地举起双臂，猛地抱住海鳄的腹部。嘴部咬不到人类的海鳄，施出翻滚的功夫，哗啦啦地横身打滚，溅起一团白花花浪涛，企图用滚力甩脱倒遁鱼，然后张开牙撕咬吞食。

倒遁鱼斗兽经验丰富，手臂又刚强有力，右手指合成五支笔直钢条，朝着海鳄腹部的脐眼，凶狠地扎了进去，又一阵乱扎乱撕，鳄脐伤口洞开，血水泛出，海鳄痛得浑身扑腾，一俯首冲进黑漫漫的海底，逃得无影无踪了！

斗败了凶猛的海兽，倒遁鱼一阵划水踩浪，爬上自己带来的阔头舢板，离开了海兽横行的水涯。他抓起消毒止血**缸**鱼油，用帆布包扎了肩胛的伤口，抡动火闪闪的目光，寻找着东海四魑的踪影。他迅速地发觉到，通向远海的港湾出口，一条十分熟悉的网舢，也就是四魑惯用的海盗船，风帆猎猎，机声轰轰，朝着黑蒙蒙的远海逃去。“可恶的东海四魑，老子不追寻你的去向，不灭掉你的巢穴，是软骨鱿鱼的子孙！”他心里咒骂着，发动了小型船用柴油机，拉起了棕黄色的风帆，阔头舢板冲向港口，追击着前方的海盗船。

东海的雾夜黑蒙蒙，东海的雾昼蒙蒙黑，海涯难分白天和黑夜，也不知航行了多少时间，倒遁鱼驾驶的阔头舢板，跟踪着四魑的网舢，漂入一片迷茫又汹腾的海域，在一圈嶙嶙礁石的拱卫下，浪涛汹涌的中央水区，一座百米高的孤屿，拔海而出，拱天而立。倒遁鱼举目眺望，孤屿显然是四魑的巢穴之一，没有泊船的港湾，只有一个巨大的崖洞，洞外石牙参差，洞内色调墨黑，洞底水面平坦。四魑或许是以洞为巢，把网舢开进洞里，几条人影顺舷而下，登上一条小舢板，划进黑咕隆咚的

崖洞深处了。

倒遁鱼骤然生喜，那座崖洞深处，必然藏有淡水烈酒和食品，筑有石厅石屋和石床，海暴袭来可以躲风避浪，饥寒降临可以温饱求生，仇家追杀可以躲藏保命，劫掠财宝可以深藏不露，天生绝佳的海盗洞天。倒遁鱼躲在礁石后边，仔细地窥探良久，直到断定网艘上没有人，这才摇起木橹，舢板悄悄靠拢网艘，蹑手蹑脚爬上去，偷偷潜进船舱，心绪剧烈地翻腾：“四魑们百般逞凶，志在抢劫海图，进而独霸宝藏洋，以图寻宝夺宝。老子找得到海图，就跟四魑竞争宝藏洋！纵然找不到海图，也要烧船毁图，灭掉四魑的夺宝梦！”他经过好一阵折腾，终究找不到海图，不由怒火中烧，将机舱油桶里的柴油，倾倒在舱面上，用火柴燃一片火焰。他心里清楚，崖洞深处有五六个海盗，一旦海盗发现网艘起火，必然倾巢而出，自己单枪匹马，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连忙跳进洞头舢板，启动了小型柴油机，升起了一片小风帆，飞快地冲出了崖洞，驶入大浪滔滔的远洋了。

此刻的崖洞深处，豹头花鱼和呆头鱼们，正在啃着鱼干灌着烧酒，庆贺劫到宝藏洋海图。心思细腻的花鱼，打开海图端详着，大惊失色地嚷叫起来：“二哥四弟不好了，政府专家是大知识分子，绘制海图留后手，用符号标海况，用英文写说明。满图的符号像万千蚯蚓，大本的说明文像无数蝌蚪，我们根本看不懂！”

豹头夺过海图，怒不可遏地谩骂着：“老子把那些海洋专家，一个个捉下海来，让他们替老子辨识海图！”

花鱼冷静地提醒道：“那些专家回到省里，参加了开发东海探讨会，各自回到省城家里了。我们在东海漂泊，离省城千万里远，到哪里寻找专家？”

呆头鱼凶狠地挥着拳头：“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就找近水，冲进大鲸岛的海洋渔业局，捉几个识文断字的，替我们讲解海图！”

花鱼丧气地回应：“我在县城侦察过，偌大的海洋渔业局，只有一个彭局长，是海洋大学毕业生，既懂得海洋知识，又掌握英文。你敢去绑架政府的局长？”

豹头愤怒地吼着：“绑一个渔夫也是绑，绑一个局长也是绑！老子把姓彭的绑下海，如果他不顺老子的意，把他煎熟了当下酒菜！”

花鱼瞪了他一眼，刚想劝告几句，有个名叫石丛的团伙成员，到外边去小便，抬头向洞口一瞧，顿时大声喊起来：“二哥三哥四哥不好了，泊在洞口的网艘起火了！”

豹头们纷纷起身，奔离洞底的石坦，跳上旁边的小舢板，向着洞口冲去，迅速接近了烈火熊熊的网艘。

“来不及上船灭火了！老子去沉船灭火！”豹头勇猛地一蹬脚，全身扑进海水里，飞快地钻进船底，猛力地挥动着拳头，把镶在船底泄水洞的木塞，砸进船底上边的船舱里，一股湍急的海水，哗地灌进船舱了。

网艘逐渐地下沉着，海水迅速地漫上舱面，淹灭了熊熊的火焰……

东海四魑的罪恶继续着。十多天后的夜晚，大鲸岛的海熊岬，偏僻荒野的海岸，礁石如千百头海兽兀立着，海浪如成群的鲸鲨跳跃着，四魑的网艘孤独地停泊着。几条黑晃晃的人影，从岸上摸进网艘，他们是豹头和呆头鱼。守船的花鱼迎向前去：“你们潜进县城，侦察到什么情报？”

豹头接过石丛递来的酒瓶，咕噜噜灌了几口：“我使用财色两种手段，查清了基本情况。省里的开发大东海探讨会，以开发宝藏洋为率先行动的楷模。各类海洋专业行家，伙同省市县三级领导，已经研讨完成宝藏洋开发计划，并作为开发大东海的蓝本。多数与会专家和领导，继续留在省城，研究开发计划的行动步骤。只有彭模英局长，提早回到大鲸县，召集海洋渔业局全体人员，布置实施宝藏洋开发计划的前期工作……”

石丛焦急地说：“这项宝藏洋开发计划，怎么成了开发大东海的蓝本？如果政府实施开发，那里的宝藏都被政府获取，我们的夺宝发财计划，岂不是鱼屁股的尿泡，全都破灭了？”

花鱼紧接着问：“政府实施宝藏洋开发，要进行哪些前期工作，和我们的行动有没有关系？”

“我只打听到，宝藏洋的具体海况，不但囊括大东海的所有海况，而且是大东海各种海况的典型。开发宝藏洋，等于开发一座小东海，所以是开发大东海的蓝本。至于具体的开发内容，现在还在高度保密，我百般刺探无法查清，只有等到海洋渔业局发布公告，对宝藏洋的各座海

区，实施哪种内容的开发，向社会招投标后，才会大白于天下。”豹头无奈地应道。

“既然政府招投标，我们四魑兄弟，满辈子闯荡大东海，熟悉宝藏洋的海况，拥有丰富的闯海经验，也可以做标去投标，这可是阳光照海面，光明耀眼的路……”花鱼不无兴奋地说。

豹头发怒地呵斥道：“三弟是白日说梦话。在这座漫无边际的大东海，穷人像咸苦的水泡，满海比比皆是。富人像海底宝物，珍贵又稀少。不管穷人和富人，多少人会来投标？他们都是闯海人，经验和知识，不比我们差。不少人读过中小学，甚至有大学毕业的，会做出十分科学的标，他们会像打鲨汉举梭镖，准打准地中标。我们四魑兄弟，从小没有读过书，嘴巴吻鱼臀，连个臭字都不识，谈什么写字做标，更甭指望投标中标了！”

石丛插口问道：“那我们怎么办？”

豹头咬牙切齿地说：“我们是渔夫坐后舷，只有一个洞可以拉屎，绑架海洋渔业局彭局长。他是唯一回县的与会者，当然是宝藏洋开发计划的唯一知情者。把他绑到我们的巢穴，让他交代开发宝藏洋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宝藏洋的哪片海区，有哪种海洋宝藏，使用哪种手段才能开发，开发以后的经济价值……”

花鱼冷静地提醒道：“二哥是想强迫姓彭的，供出具体计划，率先领着我们，进击宝藏洋夺取宝藏。可是二哥忘记了，自从大东海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鲸县所辖的辽阔的海域，就是这个彭模英局长，有时在办公室策划，有时带船出海，有时率领海警和民兵，豁命追杀我们东海四魑。他如果落在四魑手里，绝不会向四魑低头的。政府获悉追捕海盗的带头人，被海盗绑架了，更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群，倾巢而出，厮杀海盗。那时区区五六个四魑团伙成员，还不是小鲫鱼蹦进鲨鱼嘴，只有死路一条了。”

呆头鱼吼叫起来：“三哥讲出的话，怎么老像章鱼屎，又稀又软又呛人？我和二哥商量过了，正因为那个姓彭的，是追杀四魑的带头人，所以要不惜血本绑架他，他如果不招供，老子手里的鱼头刀，一片一片地剜割他，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花鱼烦恼地站起来：“我和老大哥的思路，和二哥四弟不同，现在

是以法治理海洋的形势，我们想在这座大东海，又能平安又能发财，就要结束杀人的勾当！何况那个彭局长，是政府闯海的头，是海警伐盗的头，还是不要去惹他，惹他就是惹来杀身之祸！”

“四弟你看看，三弟是歪嘴和尚念经，越念越歪了。甭听三弟的慈悲经，四弟和我上县城，尽早把姓彭的弄到手，也就是把宝藏弄到手了！”豹头带着呆头鱼，以及两个团伙成员，执拗地离开了。

花鱼看着逝入夜幕的豹头，心绪懊恼又纷乱，告诉身边的石丛：“你在这里守护网艘，我趁着夜色掩护，回家找侯花，让她替我弄点酒菜……”

“三哥三嫂像热锅贴鱼胶，热得分不开了，赶快回家亲密啰！”石丛嬉皮笑脸地喊着。

花鱼哈哈地笑着，登上船舷跳上海岸，消逝在茫茫夜雾里了。

几个时辰后，花鱼回到家里。或许是日久生情，他看见侯花扮得花红柳绿，心海的热浪涌动，搂着侯花亲吻了一阵。侯花小心地问道：“有个把月不见你的踪影了，今晚怎么有空暇时间回来？”

花鱼随口应道：“二哥四弟上县城办事，让我单独留在船里，又孤独又懊恼，就想起你了……”

侯花挑逗他的话头：“二哥四弟去干什么，让你感到懊恼？”

花鱼夺口而说：“他们不听我的劝告，前往绑架姓彭的局长，如果发生伤害人命的事件，不但他俩自身难保，也会危急老大哥和我呢！”

侯花的心弦惊得发颤，进一步询问道：“你们四魑的老大哥，是你们团伙的幕后头头，二哥和四弟不服从他？那个神秘的老大哥，到底秘密藏身在何处？你应该立即找到他，报告二哥四弟的恶行，让他出面制止！”

花鱼叹了一口气：“我们四兄弟发过血誓，绝对保守老大哥的秘密。老大哥虽是我们的师父，但只担任团伙的幕后军师，团伙的真正的头头，是执拗又凶狠的二哥，他一旦想定行动计划，千匹马力的渔轮，也不能拉他回头！”

“你长期在浪峭尖打滚，身心想必十分疲倦了。我到市场买酒菜，替你恢复体力心力。”侯花慰藉着花鱼，就要离家外出。

花鱼一把拉着她，掏出一叠钱票，塞到侯花手里：“这笔近期赚的钱，拿去买些酒菜，剩余的当你的生活费。”

“你们又在海里割网偷鱼了？”侯花虽然这样说着，还是把钱放进口袋，转身走出家门。

侯花匆匆赶路，不到两个时辰，找到泊在岸边的宝藏洋勘探船。刚刚入夜不久，总簿包海老蹲在船头，洗着明天就餐的鱼虾。侯花悄声地问道：“请问老总簿，笑女有没有在船上？”

“是你找笑女啊？事情也真巧，她刚刚挑鲜上船，我留她在厨房里，帮我洗刷渔灶渔锅，我这就去告诉笑女，那个常来找她的侯花姑娘，有急事找她呢！”包海老笑呵呵地应着，钻进后舱厨房，扶着笑女跳下船舷。侯花心情焦急，又看包海老是政府船员，只把笑女拉开几步，急巴巴地告诉笑女：“你赶快去通知彭局长，四魑的团伙首领豹头，不顾花鱼的反对，企图绑架彭局长！”

站在近处的包海老，看到笑女匆匆离开，不放心地叫唤道：“笑女闺女去找彭局长吗？从港湾到县城，天黑路远的，你要当心啊！”

“老总簿放心吧，这是我常走的挑鲜路。”笑女大声应道，急步生风地奔向县城了。

笑女赶往县城的时候，灾祸已经发生了。这是县城的北角，豹头像黑晃晃的鬼影，敲着彭局长的房门：“彭模英局长，我是县政府办公室人员，请你马上到县政府，参加一次紧急会议。”

单身宿舍的门打开了，彭局长快步走出来，看着陌生的豹头，不无诙谐地说：“夜间找我的办公室人员，如果不是胡须戳人的男人，而是风姿迷人的姑娘，那就更加有趣味了！”他跟在豹头后边，走到黑暗的拐角，躲在一边的呆头鱼，冷不丁冲出来，手里拿着大麻袋，套在彭局长的身上。彭局长十分灵敏，在麻袋里挣扎着喊叫着：“海盗绑人了！海盗绑人了！”

“老子让你这叫咕鱼，变成哑巴鱼！”凶猛的豹头，抡起铁团似的拳

头，猛力地砸着彭局长的头部，麻袋里的彭局长，似乎被砸昏了，整个儿瘫成一堆，任凭牛高马大的呆头鱼，把他扛在肩上，朝着不远处的海岸，飞快地奔跑着。不一阵的工夫，呆头鱼来到海岸边，把裹着彭局长的麻袋，抛进一条事先备好的机器舢板里。豹头嘱咐呆头鱼：“你带着两位伙计，开动机器摇动木橹，全速载着姓彭的，前往最荒凉的三号巢穴。姓彭的如果醒来，你们先行审问，让他招供宝藏洋的秘密。如果姓彭的守口如瓶，不要把他弄死了，等我回到三号巢穴，想法让他开口！”他帮助呆头鱼，推着机器舢板，离开了浪涛翻滚的海岸，又大声告诉呆头鱼，“我回到团伙的网艘，和三弟会合后，会很快驶往三号巢穴的。四弟要忍着莽性，不要把姓彭的弄死了……”

“铁船头能撞碎硬礁石，软海水也能扑倒硬礁石，我会变通不同办法，让姓彭的向老子低头！”呆头鱼回应着。机器舢板冲波荡浪，迅速逝入夜海深处了。

十五

豹头回到大网艘，发觉花鱼不在船里。独自守船的石丛告诉他：“三哥花鱼去找侯花，正在被窝里亲密，今夜不会回船了。”

“我们捉住彭局长，四弟架往三号巢穴了。我必须找到三弟，让他连夜回船，前往三号巢穴，共同审问姓彭的，供出宝藏洋海图详情！”豹头正要急匆匆地上岛，一条小舢板拢近船舷，一个忽闪的人影，跃上网艘船舷。那人套着美人鱼皮衣，蒙头蒙脸的鱼皮里，响着闷闷的声音：“二弟要到哪里去？”

豹头连忙问道：“大哥连夜上船，想必是有急事？”

穿着美人鱼皮衣的老魑应道：“听说你不听三弟劝告，准备绑架彭局长，如果姓彭的不低头，还要伤害他？我是来制止你的恣意妄为！”

豹头一阵惊愣：“我刚刚绑架得手，大哥这样快就得到消息了？”

石丛在旁边插嘴道：“二哥刚刚告诉我，四哥带着彭局长，前往三号巢穴迫供了。”

老魑急得一跺脚：“二弟太莽撞了！政府一旦获悉，彭局长被四魑绑架，势必军警民大动员，满东海大搜查，我们的四魑团伙，会陷进危急的罗网！”

石丛也跟着发急了：“大哥赶快出主意，我们该如何脱离险境？”

老魑想了想说：“石丛兄弟跟我上岸，赶快找到三弟，让他回到三号巢穴，帮助二弟释放彭局长。二弟先行赶往三号巢穴，急流里拉急网，快速审问彭局长，彭局长能招供是幸事，如果他拒不招供，你们立即释放他，切切不要伤害他。政府看到彭局长脱险，也不会满东海追捕我们了。”

老魑拉住石丛，跳回了小舢板，准备驾舢板回海岸，豹头大声喊道：“大哥你听着，还是我去找回三弟，把他带出海，帮我审问姓彭的。”

老魑回应道：“我得到确切消息，三弟不同意绑架彭局长，心存怨意地上岛，向他的女人发怨言，泄露了绑架消息。他的女人找到表妹，也就是倒遁鱼的女人笑女，把消息转告了笑女，笑女正在赶往政府，报告你的绑架行动呢！你快快前往三号巢穴，快快审问彭局长，快快释放姓彭的……”

“原来三弟的女人，是笑女的表姐。这两个海洋婊子，是仇家倒遁鱼的女人，又要危害老子的行动，老子迟早捉住她俩，放在锅里活煎了！”

“所以我不让二弟上岸，前去伤害三弟的女人，还会和三弟翻脸，危及四魑兄弟的团结。二弟听我的劝，要看清眼前的形势，停止杀人的勾当，赶快前往三号巢穴，不管彭局长是否招供，立马将他释放，缓解四魑的危局！”老魑和石丛将舢板驰抵灰暗的海岸。老魑向石丛交代了一番，独自离开了海岸，隐向自己的藏身处了。

“海老子不杀掉海婊子，不是爹生娘养的！”墨浪粼粼的港湾，恨犹未消的豹头，驾着船体庞大的网舫，驶入黑茫茫的大海了。

几乎相同的时间，被豹头咒骂的笑女，连夜赶往县城，找到彭模英局长的住宅，冒冒失失地冲了进去，发现房门敞开着，嘴里暗暗叫苦，知道彭局长被绑架了。她赶到县政府传达室，把四魑团伙绑架彭局长的

消息，告诉了值班人员，请值班人员报告领导。她离开了政府传达室，在迷茫夜色里跌撞着，心情忐忑地思忖着，被四魑绑走的彭局长，就像咸水鱼游进淡水湾，时刻都会危亡。立即找到阿螺叔，让他通知倒遁鱼老大。倒遁鱼神通广大，熟悉东海的岛屿礁矶，更清楚四魑的鬼踪祟影，让他帮助政府，救回危难的彭局长，替政府立下大功，能抵消他的罪赎，是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笑女打定主意，双脚呼呼生风，奔向迷津般的远处了。

四魑藏身的“三号巢穴”，名叫蜂窝山。漂泊东海的渔家，把拔海而出的独座峰峦，习惯地称为“山”。而那座蜂窝山，整座石灰岩的山体，被漫漫岁月的风浪侵袭，四周峭峻的崖壁，布满蜂窝状的洞洞穴穴。密密麻麻的洞穴，弯弯曲曲又深深幽幽，而且相互通达，被仇家追杀的海盗，一旦进入其中，根本无法捉捕，所以成为四魑的巢穴之一。

午夜的蜂窝山，四魑栖居的洞穴里，呆头鱼发狂地喝令伙计：“诸葛通，任凭姓彭的是铁舵杆，你给老子狠狠打，打得他向老子弯腰！”

海盗伙计诸葛通，挥着海蛇状的鲨鱼皮鞭，狠狠地抽打着彭局长。彭局长被捆在石柱上，硬铮铮地挺立着，血淋淋的脸部，双眼圆瞪闪着火光，瞧着鲨鱼皮鞭迎面飞来，机灵地一低头，鱼皮鞭蜿蜒着，啪地抽中呆头鱼的头部，呆头鱼痛得哇哇直叫，一把夺过鱼皮鞭，接二连三地抽着彭局长。他看到彭局长，一声不哼地昂着头，气得咬牙切齿，甩掉了手里的鞭子，抓起一把鳐鱼刺，掰开彭局长的嘴，丧心病狂地叫着：“渔家惩治海盗的‘戳鱼骨’，老子也叫你享用，叫你把戳进喉咙的鱼骨，连同宝藏洋的秘密全部向老子吐出来！”右手攥着鳐鱼骨，塞进彭局长的口中，又朝他的咽喉深处，硬生生地戳了进去。众多坚韧的鳐鱼刺，扎得彭局长满口泛血。呆头鱼得意地威胁：“如果继续抗拒，老子要把鳐鱼刺，扎进你的心肺！”

彭局长双眼一眨巴，眼角闪过令人不易察觉的冷笑，嘴里哼出低微的声音：“你凑近过来，我告诉你海图秘密。”

呆头鱼一愣，傻头傻脑地向前一凑。说时迟那时快，彭局长嘴巴一张，浸着血水的鳐鱼刺，随着向前一砸的脸腮，一起扎中呆头鱼的眼睫，呆头鱼捂着双眼，暴跳不已地吼叫：“你想让老子瞎眼，老子叫你丧命！”他抹了抹泛着血水的眼睫，抄起一条硬木船桩，扑扑有声地砸击着彭局长……

同处午夜的大鲸岛，四魑团伙的老魑，嘱咐身后的石丛：“我让你去找三弟，有这么几件事，一是请他不要告诉他的女人，二弟把彭局绑往蜂窝山，以免侯花转告笑女，笑女再次报告政府，政府袭击蜂窝山，剿灭我们的团伙。二是劝他消除怨气，和二弟四弟和好如初，共同团结奋斗，完成团伙的最后一搏，夺取宝藏洋的宝藏。三是让他立即离家，快马赶往蜂窝山，帮助二弟四弟，诱使彭局长开口，供出宝藏洋海图的秘密。四是让你告诉三弟，如果彭局长不招供，也要立即释放彭局长。你们释放彭局长后，立即离开蜂窝山，以免彭局长带着海警，返身前去围剿蜂窝山。”

石丛不解地问：“请问老大哥，这样重要的事情，你不直接找到三哥，不直接前往蜂窝山，不直接领导行动，有没有紧迫的原因？”

“你难道忘记了，我是你们的幕后师父，对师父的秘密身份，团伙的全体徒弟，都发誓要保密？”老魑不无恼怒地说，随即觉得过分了，口气缓和下来，“我信任你石丛兄弟，你的能力出众，能够代表老大哥，前往完成这些使命。再说还有要紧的事需要我去完成，譬如我要前往县城，找到政府里的关系人，侦察省里的专家会议，对开发宝藏洋的计划，最后确定哪些具体内容。再如通过我的人，查明政府在彭局长被绑后，采取什么营救计划，前往什么地方营救，有没有危及四魑团伙，以便我们采取应对措施……”老魑解释了一会儿，管自离开了。

石丛目送着老魑，犹自彷徨了一会儿，这才动身行走，慢慢地来到青鳊村，轻轻地敲着侯花的门：“侯花嫂子开开门……”

房门吱地打开了，花鱼从里边走出来，发惊地问道：“是石丛兄弟啊，三更半夜的，有什么要紧的事？”

“是我们的老魑师父，要我告诉你……”石丛把老魑的计划，一五一十地说完后，又吞吞吐吐地说，“我今天有话告诉二哥，你们的结拜四兄弟，是团伙的首领，作为大哥的老魑，因为是大伙的幕后师父，长年隐秘不现身，也是大伙认可的。而二哥和四哥，性情凶暴手段毒辣，对付袭击尚还可以，对待我们几个小伙计，把我们当作奴才，平常打骂我们，行劫中冲锋卖命，而分钱财的时候，给我们一点零头。只有你文生三哥，一贯把我们当作兄弟，处境贫穷不堪时，和我们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劫到一笔钱物时，主张不论首领和伙计，平分到手的钱物；陷身海暴海兽时，不会把我们推到前边，去豁命拼命送命；不论遭遇什么情况，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

花鱼大惑不解：“我说石丛兄弟，你是否碰到疑难问题，要和我商议对策？”

石丛捏了捏拳头：“凭三哥平时善待我，我把一切告诉三哥……”

石丛刚刚开口，侯花从里屋走了出来：“是石丛兄弟啊，到里边坐坐吧，我去替你们弄些酒菜，给你们当夜宵。”

花鱼向石丛挥挥手：“侯花已经成为我心贴心的女人，石丛兄弟但说不妨。”

石丛点了点头：“事情也和嫂子的生命攸关，我就直说不妨了。事情是这样的，今晚入夜的时候，豹头从老魑大哥的口中，得知笑女是侯花的表妹，笑女从侯花那里，得知豹头决定绑架彭局长。笑女当即把这一情报，向县政府告密了。豹头听到这些消息，当场咒天骂地，说不杀掉侯花和笑女，他就不是爹生娘养的。凭豹头那般恶性，他会说到做到，势必前来杀害侯花和笑女。我看在三哥的情面上，把消息告诉你们，侯花和笑女两姐妹，赶快采取安全措施。”

花鱼又惊又恼：“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大哥一再告诫我们，不要再干杀人勾当。难道在场的大哥，也纵容豹头杀人？”

石丛连忙应道：“大哥不但不准伤害嫂子，而且要你前往释放彭局长。”

花鱼焦急地嘱咐侯花：“不久就要天明了，你立即去找笑女，让你表妹到亲友家，居住并躲避一番。我就不去蜂窝山了，留在家里保护你，那豹头再凶狠，也不敢在我面前伤害你！”花鱼又转向石丛，“大哥让我去那里找二哥，劝告二哥释放彭局长？还是石丛兄弟代表我去一趟，传达大哥的意见！”

“豹头绑了彭局长，藏到蜂窝山了！”石丛夺口说道，又吩咐侯花，“嫂子听到这消息，切切不要告诉笑女，免得政府围剿蜂窝山。”

花鱼看到石丛不动身：“兄弟不想去蜂窝山？”

石丛犹豫了一会儿：“三哥把我当兄弟，石丛就不瞒三哥了。改革开放以后，法治措施愈加严厉，当海盗是走死路。豹头是四魑的实际首

领，不会听从大哥和三哥的，决意要干杀人勾当。我再跟着豹头恣肆妄为，眼看是死路一条。况且他连三哥的女人，都不留情面企图杀害，叫我石丛寒透心了。我决意离开豹头，另找一条漂海生路。三哥以后有事，只要招呼一声，我会来豁命帮助的。”

花鱼点了点头：“你说得也在理，我们是兄弟，既然小弟决意离开，三哥不会拦阻你的。”

石丛离开后，已是凌晨时分，侯花来到勘探船停泊的港湾，找到了表妹笑女，苦忧忧地告诉表妹：“花鱼要我找到你，让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避豹头的追杀……”她把获得的消息，详尽地告知笑女。

笑女惊得目瞪口呆，良久才镇定下来：“我正想找到倒遁鱼，让他帮助政府，去营救彭局长，主动抵罪重新做人。只是不知道，豹头把局长绑往哪里？”

侯花咬了咬牙：“反正花鱼大哥没有去蜂窝山，不会落入政府手里。彭局长在豹头手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为了拯救好人彭局长，我不妨告诉你……”

侯花还没有说完，笑女打断了她的话头：“彭局长被捉到蜂窝山，情况万分危急！我立即找到倒遁鱼，他熟悉海况本事高强，他会帮助政府，前往蜂窝山，营救彭局长。我在倒遁鱼那里，也会得到他的保护！”她不由侯花多说，一把拉着侯花，跃过船舷跳上码头。自己朝着倒遁鱼栖身的港湾，快步奔走起来。

勘探船停泊的码头内侧，总簿包海老走过来，神情肃穆地问：“是侯花来找笑女啊，是不是有彭局长的消息，要我帮助转告政府？”

“包海老总簿，那就烦劳你了，你去报告县政府，四魑中的豹头，把彭局长绑往蜂窝山，让政府赶快去营救！”笑女急匆匆地说着。

包海老在后边问道：“我会立即报告政府的！你要到哪里去？”

“我们去找倒遁鱼老大，让他戴罪立功，帮助营救彭局长！”笑女爽直地应着，迅速地走远了。

次日傍午的蜂窝山，已经到达海盗洞的豹头，看到呆头鱼狂性犹

存，把彭局长折磨得死去活来，他不但不劝阻呆头鱼，贼性更急更烈，顺手舀起一海碗鱼卤，一把抓起彭局长的头发，咕噜噜地灌进他的口中：“你快向老子招供，海图何处标着宝藏？宝藏洋有什么宝物？”

又咸又腥的鱼卤，呛得昏迷中的彭局长，慢慢地苏醒过来，看着前边的豹头，心绪一阵激灵，把满腔的鱼卤，哇地喷在豹头的脸上。豹头怒发冲冠地吼着：“把他拖出洞穴，对他实行海葬！”

名叫诸葛通的小海盗，走上前提醒道：“海图里的藏宝秘密，还藏在姓彭的心里。老魑大哥的意见，不要再行杀人……”

“老子是团伙的实际头头，老子要杀个把人，海龙王也拦阻不了！从古往到现在，东海上的渔夫，捉到我们这种海盗，轻到灌鱼卤戳鱼刺抽鱼鞭，重则沉海活葬。这个姓彭的，作为海洋渔业局局长，长期率领军警民，满东海追杀我们。老子要以渔家惩治海盗的刑法，还治这个渔家头头，他如果临死不屈服，老子把他活葬入海！”

豹头招呼呆头鱼，把彭局长拖到海岸上，抽出一片渔网，紧紧地裹在他的身上，又把沉重的礁石，塞进渔网中。豹头一手抓住渔网，一手拎着网里的彭局长，浸进翻腾的浪涛里，恶声恶气地威胁着：“再不交代宝藏洋秘密，老子要实施海葬了！”

英勇又机敏的彭局长，俯身趴在海水里，手脚并用地扑腾着，顽强地不让身体下沉，咬牙切齿地回应道：“你把老子沉进海底，老子的灵魂也会浮上海面，满海追击你的贼船，上船捉拿你这贼子，让东海渔家惩治你！”

豹头气得嗷嗷直叫。他是残酷又冷静的海盗，在彭局长招供之前，并不想置他于死地。如果彭局长招供了，他则要杀人灭口，毁掉自己的罪恶证据。他把连接渔网的纲索，拴在一条礁石柱上，任凭翻滚的海岸浪，时而把彭局长冲出海面，时而把彭局长扑进水底。他狡诈地喊叫着：“姓彭的你听着，不出放一网的工夫，你就会被淹死了！这次潮汐里，淹死你的不是老子，而是汹涌的海岸浪！你如果不想死，赶快供出宝藏洋秘密！”

豹头召唤呆头鱼们，聚到附近的礁盘上，吃鱼虾充饥，喝烈酒解渴，瞧着濒临死亡的彭局长，会在死神到达前招供……

回头再说笑女，根据事先的约定，连夜赶到荒野的秃雕坳，找到了倒遁鱼老大，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完彭局长遇难情况，又立即央求道：“……我摸黑前来找你，不仅是报告彭局长的消息，主要是请求你，帮助政府营救彭局长。凭你对东海的大岛小屿的了解，你能够发现四魑的巢穴，从而找到彭局长。凭你的深海里潜游、浪峭尖打滚、急流里冲腾的功夫，你可以救出彭局长……”

笑女娓娓动听地述说了良久，倒遁鱼像毫无表情的网桩，一动不动地站立着，没有回应片言只语。智商灵敏情商丰盈的笑女，迅速猜中倒遁鱼的心思，又竭尽声色地劝告了一番：“我说倒遁鱼哥哥，改革开放以来，你担心受到政府的惩办，这次能够救出彭局长，你会像迎着朝阳行驶的船，前方一条光明航道呢！再说是彭局长的招聘，让我担任政府的公差，彭局长是我的恩人，我是你的女友，看在女友的情面上，你也应该营救彭局长……”

尽管笑女绘声绘色，倒遁鱼的脸容，依然凝固了似的。笑女想了一下，决定使用拿手的本领，打动他的铁硬的心肠。笑女的笑靥儿一旋，鲜红的笑唇儿一嘬，哼着流行笑调“劝哥哥”：

海盜花儿开花朵，
花朵像妹妹的笑口，
甜甜吻着渔哥哥，
又吻又劝叫哥走，
劝得哥哥笑呵呵，
听妹的话出海走，
大浪峭尖撒网罗。

海盐花儿鲜又红，
花色像妹妹的笑容，

亲亲贴着哥脸庞，
又亲又劝情意浓，
劝得哥哥乐融融，
听妹的话海里冲，
急流拉网急匆匆。

海盐花芯长花丝，
花丝像妹妹的笑姿，
柔柔缠着哥身姿，
又缠又劝情痴痴，
劝得哥哥喜滋滋，
听妹妹的话好意旨，
风暴里捞鱼不宜迟。

海盐花儿香扑扑，
花香像妹妹的笑波，
醉悠悠迷着渔哥哥，
又迷又劝话儿多，
劝得哥哥心灼灼，
听妹妹的话勤漂泊，

多捞鱼虾多幸福。

笑女以歌代劝，倒遁鱼依然不响。笑女明白地思索着，往昔的动乱时期，倒遁鱼在恶劣的环境，走上海盗的歧途，做过违法的行为。以彭模英为代表的政府干部，发公告通缉倒遁鱼，驾船只追捕倒遁鱼，其中的恩怨情仇，比浪涛还多，比海流还急。要他去救仇人，他救出仇人之后，或许会被仇人逮捕，他在犹豫不决。如果她直截了当地指责，说他的心地像块冷硬的海冰，说他的胸襟像条狭窄的礁缝，以他的强烈的性格，势必会像扑岸浪，当场爆炸起来。对这个逆向行动的家伙，必须以逆流激荡地，激得他顺流而行！

笑女想定主意，一首内容迥然相异的东海笑谣，随着吟出口来：

咯咯咯朝鲜女笑得合不拢口，

咯咯咯笑你剥皮鲳鱼皮真厚，

谎言和响屁一般臭，

夸自己智能冠东海，

敢把东海龙王揍，

把美貌的龙女抢到手。

咯咯咯朝鲜女笑得合不拢口，

笑剥皮鲳遇见小渔哥，

渔哥把你的皮来剥，

剥得肚腹白溜溜，

剥得红臀赤裸裸。

咯咯咯朝鲜女笑得合不拢口，

咯咯咯朝鲜女笑你剥皮鲳，

咯咯咯谎言比屁臭，你是软骨头，
你如果不敢出海走，
胆小如鼠不敢和海盗斗。
咯咯咯朝鲜女不但把你笑个够，
咯咯咯朝鲜女还会把你的先人辱，
咯咯咯你的先人也是怕死鬼、软骨头，
.....

“你、你给老子住口！老子先上蜂窝山，救出彭模英，捉住贼豹头，活活剥下他的皮，再把你的先人辱个够！”倒遁鱼被笑女一激，逆反的性格骤然爆发，怒不可遏地驾起舢板，冲向蜂窝山了。大约大半天后，气得忘却一切的倒遁鱼，方才稍微冷静下来，看到自己暴怒之际，竟让笑女同行，一闪身跳上船头，抛出铁锚泊好舢板，气冲冲地告诉笑女：“这里距蜂窝山三两里，你如果不想被四魑捉去，不想成为豹头的玩物，就听老子的话，老实地待在舢板上！”

“你这张人口放鱼屁的咸水汉.....”笑女被他的话一激，刚刚骂出一句话，只见船头的倒遁鱼，以鲨鱼扑食之姿，哗地跳入了大海，朝着蜂窝山的方向，穿波跃浪地游去了。

十六

倒遁鱼游近蜂窝山，发现突海而出的礁台上，呆头鱼一俯一仰地站在上头，一紧一松地拉动渔索，把渔索捆着的彭局长，在海里一沉一浮地折腾着。彭局长仗着游海功夫，下沉时闭气，上浮时呼吸，豁命地抗争着。呆头鱼歇斯底里地喊叫着：“彭模英你听着，再不坦白宝藏洋的秘密，老子就要割断渔索，让你沉海喂鱼兽！”

倒遁鱼非常清楚，只有偷袭礁台，制服呆头鱼，夺过那条渔索，才

能重新下海，救出彭局长。他当机立断，运用出海爬崖壁功夫，绷紧的手指和脚趾，像坚硬有力的铁条，戳进礁台崖壁的缝穴和磴台，撑起自己的身体，飞快地蹿上礁台，突然出现在呆头鱼前边，一拳头击得呆头鱼倒翻在地，正要夺取呆头鱼的渔索，跳海抢救彭局长，不想呆头鱼也不呆，身子一阵打滚，蹿出礁台跳进海里，一边拉着彭局长，一边大声发喊：“倒遁鱼来抢彭模英了！”

豹头和两个海盗喽啰坐在旁边的礁石丛休息，听到呆头鱼的叫声，飞快地冲上礁石，朝倒遁鱼老大扑过来。倒遁鱼不想和他们纠缠，一纵身跳进大海，冲波击浪地游向呆头鱼。

呆头鱼也是闯海的强者，看到豹头已经跳下礁台，把捆着彭模英的渔索，霍地抛向豹头，自己吼叫着扑向倒遁鱼。倒遁鱼更加强悍，从冲海而出的浪头里蹿出来，借助浪头向上的力量，踩浪跳出浪峭，在空中一个飞跃，盖头盖脑地扑向呆头鱼，把呆头鱼压进水底。呆头鱼也不示弱，手脚并用地捆着倒遁鱼，两人在浪涛里翻滚着。倒遁鱼不慌不乱，运用大翻身斗海兽的功夫，两条力量过人的手臂，紧紧地托着呆头鱼，全身在水里大翻身，把呆头鱼压在深水里，一上一下地折磨着呆头鱼。呆头鱼大口大口地呛进海水，手慌脚乱地挣扎着。

不远处的豹头，看到呆头鱼处境危急，狡诈地拉着渔索，抽出腰间的鱼头刀，对准被渔索捆得严严实实的彭局长，声嘶力竭地喊着：“倒遁鱼你听着，老子宁可自己丧命，也要保护呆头鱼兄弟的命！你想拍政府的马屁，想救姓彭的命，就用呆头鱼兄弟，来交换彭模英！”

倒遁鱼看到豹头和两个喽啰，都聚在彭模英旁边，随时会危害彭模英，连忙回应道：“你让手下的小伙计，把彭模英拉过来，我再释放呆头鱼！”

“那我游上海岸，让你们放心地交换人质！”豹头把彭模英推给诸葛通，果然游上了海岸。诸葛通推着彭模英，飞快地泅游着，把彭模英交给倒遁鱼，托着呆头鱼，游到海岸边，把呆头鱼扶上礁石岸。

倒遁鱼双手齐动，替彭模英松了绑。彭模英虽然伤痕累累，毕竟年轻力壮，尚有游海的功能，一边浮游一边说道：“你是倒遁鱼老大，多谢你的豁命相救！”

“老子恨不得杀了你，少一个追捕老子的仇家！是笑女答谢你的恩

情，迫着老子前来救你！”倒遁鱼说着反话，拉着彭模英，向泊着舢板的远处游去。

不料十多米开外，游上海岸的豹头，实际是要诡计，看到呆头鱼救回来了，拿出藏在礁丛里的步枪，枪口对准着倒遁鱼，凶狂地吆喝着：“倒遁鱼你中计了！赶快把姓彭的放还老子，老子尚可留你一命，让你游离蜂窝山！”

呆头鱼恶狠狠地喊：“二哥快开枪，连倒遁鱼带姓彭的，一起杀个痛快！”

“四弟不要焦急，一俟倒遁鱼离开姓彭的，老子先射杀倒遁鱼，再下海捉回姓彭的，那时姓彭的，看到再没有人来救他，就会乖乖地供出秘密！等他供出秘密，再杀人灭口也不迟！”豹头低声地告诉呆头鱼，枪口朝天放了一声，又迅即对准倒遁鱼，大声地威胁道，“你再不离开姓彭的，老子先夺你的命！”

“豹头龟孙你听着，老子是你的逆向行海的祖宗！你让你祖宗顺流行海，你祖宗我偏要逆流行海！”倒遁鱼一边骂着，一边拉着彭模英，加快了泅游的速度。

“倒遁鱼你去死吧！”豹头怒吼着，对准倒遁鱼扣动扳机，子弹砰地射向倒遁鱼。倒遁鱼旁边的彭模英，突然竭尽全力，哗地扑到倒遁鱼前边，子弹射中彭模英的胸脯，殷红的血液泛了出来。倒遁鱼何等机敏，双臂搂着彭模英，深深地扎进海底，朝着近处的礁石岸潜去。

“二哥快开枪，杀死倒遁鱼！”呆头鱼跳着叫着。豹头快速拉动枪栓，子弹接二连三地射击着前方的海面。豹头射击了一阵，看着空无人影的海面，突然醒悟过来，目光射向前边的海岸，竟然清晰地看到，水淋淋的倒遁鱼，驾着受伤的彭模英，从翻滚的海岸浪里爬出去，冲进林林总总的礁石丛，顺着通往蜂窝山顶的小径，时隐时现地攀爬着。豹头怒不可遏地吆叫：“通往蜂窝山顶，只有那条小路，其他地方都是悬崖峭壁，不能上去也不能下来。兄弟们跟我来，顺着小路追赶他们！”

“那条小路十分陡峭，倒遁鱼爬到山顶，用乱石往下砸，我们尽管有人有枪，也难于攻上山顶。”诸葛通跟在后边，提醒着豹头。

“我们攻不上山顶，也可以封着小路，把倒遁鱼困死在上边！”豹头

鱼回应着。

果然不出所料，百米高的蜂窝山顶，倒遁鱼揽着彭模英，让他躺在避弹的凹处，自己摸到小路的出口，垒起一堆乱石，朝着下边的豹头们，雨点般地砸下去。豹头们躲藏着，难于攻上山顶。豹头带来的步枪，朝着山顶乱射着。

双方对峙着，一直到了夜晚。山上的倒遁鱼，发现四魑团伙的成员，两个守在山腰小路上，另两个背着枪支，溜到海岸旁的网艘上。他们显然是轮流休息。倒遁鱼搬了大堆山石，垒山顶路口，告诉彭模英：“你身体受伤，不能跳崖入海，一边在山顶休息，一边用石头抗拒四魑。我跳崖入海，袭击网艘上的家伙，夺取他们的枪支，从山下攻上小路，到山顶接应你。”

彭模英担心地问：“蜂窝山有百米高，你从山顶跳下去，情形很危险，还是和海盗对峙下去，等候政府的海警，前来支援我们。”

“海警是你的救命老子，却是老子的夺命者！”倒遁鱼莫名其妙地骂着，迎着呼啸的夜风，来到高耸的悬崖绝沿，豁然地向前倒栽，双掌紧合着，高高地举在头顶，全身挺得笔直，划过灰暗的水天，随着双掌插进了大海，眨眼间扎进海底了。运用闭气功夫的倒遁鱼，在海底泅游了十多分钟，从网艘底部冒出来，海鳄似的爬上后舷，抬头窥探着，发现早先回船的两个敌手，从船舱里跳出来，大跨步上了海岸，前去接替另两个人，下船进舱休息。倒遁鱼来不及收拾他俩，以便夺取他们的枪支，牙帮咬得咯咯响。他突然感觉到，趴在地上的手臂上，有什么东西在爬动。他仔细地观察，发现右侧的船舷上，一大群十多厘米长的海蜈蚣，密纷纷地爬上舱面。海暴来袭扰，蜈蚣往船舱逃，这是海暴在外洋刮起，驱赶大群的毒蜈蚣，游到近海爬上船只逃避风浪。海蜈蚣毒性强烈，能使人严重昏迷。他灵机一动，脱下自己的外衣，把一群蜈蚣裹了起来，飞快地钻进船舱，掀开每个被窝，往里边倒进蜈蚣，重新用棉被包起来，这才潜出睡舱，趴在黑暗角落，静候着另两个四魑头头，回舱睡进被窝，和被窝里的蜈蚣相会。

几个时辰后，豹头和呆头鱼的身影，疲倦不堪地摇晃着，从海岸跳上网艘，俯身进入睡舱后，脱得全身赤裸，钻进被窝休息，两人不约而同地叫起来：“哎哟我被什么东西咬中了，又痛又麻啊！”“哎哟什么东西钻进短裤裆，咬得我好难受啊！”

豹头和呆头鱼冲到舱面，身上挂着好多蜈蚣。呆头鱼又叫又跳，右手伸进短裤裆，从里边拉出一条又红又大的蜈蚣，嗷嗷不休地叫着：“哎哟痛死老子了！你这可恶的毒蜈蚣，想把老子毒成二哥，变成不能玩女人的海洋太监！”他把手里的蜈蚣攥得粉碎，恶狠狠地抛进海里，巴掌对准又痛又麻的下身，抚摸着弹跳着。

豹头狠狠地瞪了呆头鱼一眼：“快跟我跳进海水洗毒！”他是个闯海老手，知道只有跳入海里，利用咸水消毒的功能，清洗伤口的毒汁，才不会被毒昏毒毙。两人一齐跳进大海，狼狈不堪地翻腾着。

躲在暗处的倒遁鱼，看到他俩的狼狈相，捂着嘴忍着笑，悄然地摸进睡舱，拎起豹头留下的步枪，飞快地离船上岸，冲到山脚小路口，朝着两个四魑喽啰，砰地开了一枪，其中的一个应声倒地，另一个名叫诸葛通的，吓得丢掉步枪，朝着一片礁石丛，逃得无影无踪了。

“你是豹头的小喽啰，和老子没有血仇，老子留你的狗命！”倒遁鱼冲到路口，朝受伤的喽啰吆喝。喽啰手脚并用地逃走了。倒遁鱼捡起地上的步枪，霍地丢进了大海。自己提着另一支步枪，快步冲上了山顶，也不征求彭模英意见，两只强劲的臂膀，夹起了彭模英，扛在肩头上，顺着小路奔跑着，迅速地进入大海，奋力泅游起来了。

倒遁鱼扶着彭模英，远远地游离海岸时，四魑喽啰诸葛通，已经逃上网艘，朝着海里洗毒的头头，大声喊叫着：“二哥和四哥，倒遁鱼摸下山了，打伤了一个兄弟，抢走我们的枪支，游离蜂窝山了。”

“赶快找回受伤兄弟，开船追杀倒遁鱼！”“我们带来的两支枪，都被倒遁鱼抢走了……”在豹头们的慌乱中，倒遁鱼的神力和游术，发挥到了极致，很快地进入深水区，爬上前来接应的舢板。舢板上的笑女，让彭模英躺在船底，帮助他清理伤口。倒遁鱼升起风帆，驾船离开蜂窝岛水域。一手拿着步枪，朝着不远处的网艘砰砰地射击着。网艘里的豹头们，或许是失去武器，不远不近地追踪着。

“倒遁鱼大哥，前边那条大船，分明是原先的县渔业指挥船，现在的宝藏洋勘探船。四魑把彭局长绑到蜂窝山的消息，是我告诉包海老，让包海老转告县政府，县政府派遣海警们，前来围剿蜂窝山，营救彭局长了！你赶快驾着舢板，靠拢勘探船，让彭局长回去！”笑女眺望着海面，连声地嚷着。

这时的倒遁鱼，不但观察到勘探船，而且发现四魑的网艘，已经掉转船头，朝着远洋逃窜着。而勘探船上的海警们，显然不知舢板上躺着彭局长，也不知那条遁入远洋的网艘，就是四魑的海盗船。海警们竟然驾着勘探船，一股脑儿地冲向蜂窝山了。倒遁鱼一咬牙，驾着舢板船，朝着相反的航向行驶，越来越远地离开蜂窝山了。

笑女看着这一切，茫然失措地喊问：“倒遁鱼大哥，你怎么逆向开船，不让彭局长回去？”

倒遁鱼手里的步枪，枪口霍地对准彭模英：“姓彭的不准动！老子不但是倒遁的鱼，老子还是倒行的船！你长期带海警追捕老子，老子带你到勘探船，你是英雄凯旋了，老子会被你们捉住，成为政府牢狱里的肥人！”

彭局长负伤，又被枪口顶着，身体不能动弹，神情肃穆地劝告道：“倒遁鱼老大，政府是通缉过你，你也是亦渔亦盗的海盗。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你没有犯过杀人的血案，不会受到重判。这次你又帮助政府，袭击四魑团伙，救出政府公务员，这是大功一桩，可以立功抵罪。你跟我回去，我会如实反映，请求公检法赦免你！”

笑女也跟着说道：“倒遁鱼大哥，彭局长是大好人，他一定会帮助你的！”

逆反的个性，在倒遁鱼心里冲涌：“你和姓彭的一唱一和，两个人一条心，是什么意思？你们让老子驾顺风船，老子偏要驶倒船！我把姓彭的押在船里，不求立什么大功，只要政府拿出一笔奖金，来赎回彭大局长！”

笑女似乎觉察到，自己拯救心上人的唯一机会，眼看着失去了，她急得双手拍胸，又哭又叫起来：“你这个该死的倒遁鱼啊，为什么不走光明路啊……”

任凭笑女哭闹，倒遁鱼就是不回头。大约过了半天时间，舢板漂近大鲸岛，靠上偏僻的鸳鸯嘴海岸，倒遁鱼迫着笑女上了岸，舢板载着彭模英，离开了海岸，他朝笑女喊道：“你去找阿螺叔，让阿螺叔写一张纸条，叫政府拿出一万元，用这笔奖金来赎姓彭的！”

笑女的双脚踩着海岸：“你这个倒遁鱼啊，再怎么穷光光，也不缺

这笔奖金！”

倒遁鱼执拗地应道：“过去老子是缺钱，穷得去当了海盗！现在老子也是穷，如果有了这笔奖金，就不会去当抢钱的海盗！”

笑女气极了：“你如果再当抢钱的海盗，我笑女和你一刀两断！”

倒在船里的彭模英插话道：“我说倒遁鱼老大，笑女是多好的姑娘啊，换上我是你，我不为别的，就为了这么好的姑娘，也要和抢劫的行为一刀两断！还是跟我上岸，向政府自首吧！”

倒遁鱼瞪大双眼：“姓彭的你听着，我是倒遁鱼老大，不是倒遁鱼傻瓜，这几天我看出，你也喜欢笑女。如果你喜欢笑女，你就娶了笑女。我知道笑女跟了你，那是一辈子的福运。我是个亦渔亦盗的海盗，就是不当海盗，也是个浑身咸气腥气加穷气的讨海人，不会给笑女福运，只会给她满辈子穷运……”

怔在岸上的笑女，看着远去的舢板，听着倒遁鱼的浑话，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拍地地哭喊着：“你这个该死的倒遁鱼啊……”

十七

在波澜壮阔的大东海，一场改革开放的经典战役，以其恢宏壮丽的景观，开始展现在千万渔家面前——

省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批准了海洋专家会议的方案，决定率先开发宝藏洋，建成大东海改革开放的示范基地。大鲸县政府发布了公告，对宝藏洋开发事业，阐述了激励群情的决心，描绘了焕然一新的目标，做出了极致详细的规划，提交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决定了淋漓尽致的措施，号召广大东海渔家，对宝藏洋的各片海域各项产业，进行踊跃的投标。

公告里的规划，主要内容是根据长期勘探，宝藏洋的各座浅海、深水、险滩、礁矶和岛屿，其间的营养、水温、流速、底质、潮汐等，大多迥然相异，以之规划出天然、养殖、捕捞、运输、加工、交换六大产

业。海洋天然产业，指的是开发各片区域的各种天然成长的海生物。海洋养殖产业，是在各片海区，可以养殖各种海洋动植物。海洋捕捞产业，是组织大型流动渔船，追捕流动洄游的鱼虾。其他的海洋产业，说的是对自然、养殖、捕捞的海生物，在运输、加工和交换中，产生的经济利益。最后根据六大产业的情况，主要包含品种、数量、质量、价值和市场预测，进行分片承包和分业承包。最为激励人心的是，各种投标承包方案，都展示了造福民生致富渔家的美景。

公告里的最具轰动效应的，也是最为神秘的内容，也昭然于众了。那是在宝藏洋的西侧，隐蔽着一片神异的海域，由于特殊的综合条件，从茫茫远古以来，自然成长着一种金玳瑁。而今经过专家调研，这里也可以人工饲养金玳瑁。金玳瑁的品种最珍稀，尤其是千百年龟寿的老玳瑁，宽到一米长到两米，背部甲壳金光耀眼，少得像凤毛麟角，贵重得像海洋宝石。金玳瑁的价值最迷人，金黄色的龟甲是宝贵的罕物，往昔制成价值连城的皇家贡品，现今也是富翁用巨款才购得起的装饰品，而且还是高贵的药品。金玳瑁的珍贵和稀有，使得宝藏洋产生了令人神往的传说，形成迷雾般的神秘，昭示着它的开发前景，像海涯彩虹一般，缤纷七彩，辉照渔家。

宝藏洋分区分业的承包公告，特别是采集野生玳瑁种养殖人工玳瑁的投标意见，像初春的霹雳震动了寂静的东海，渔女们奔走相告，渔夫们雀跃欢腾，向往致富的渔家，全部准备各自的方案，前往参加竞争。

被倒遁鱼迫着离开的笑女，一踏上鸳鸯嘴海岸，心里像爬满了海虱儿，纷乱又难受。自己从法理上讲，应该向政府报告，让政府想办法，从倒遁鱼的手里，安全接回彭局长。从情理上讲，应该回到鸳鸯嘴海域，找到徘徊于这里的倒遁鱼，以理以情感动他，请他无条件释放彭局长。倒遁鱼是个只进不退的莽汉，要等候一段时间，待他的火性稍微冷却，再去婉言劝告他，方能打动他的心。况且自己离开勘探船多时了，应该向单位报到。

于是笑女继续前行，走到停泊勘探船的港湾。总簿包海老挑着一担鱼虾，笑呵呵地走过来：“啊呀笑女啊，长时间不见你，我只得替你买鱼虾，给全船人们当菜肴。你离开的时候，我的心吊上海天，时刻担忧你的安全，你应该告诉我，你都到哪里去了？”

一股感激之情冲涌着：“我万分感谢你老人家了。我离开工作岗位，实属万般无奈，因为彭局长被绑架，我紧急寻找倒遁鱼老大，和他

赶向蜂窝山，经过一番生死拼搏，才把彭局长救出来……”

包海老吃惊地问：“彭局长既然得救，怎么没有和你回来？”

笑女夺口而出：“彭局长率领过海警，满东海追捕过倒遁鱼，倒遁鱼心有余怨，一时不肯释放他，把他扣在鸳鸯嘴海面，想要政府出一笔奖金，去兑换彭局长。”

“这个倒遁鱼，真有逆水行舟的性格，敢跟政府逆着干！”包海老不无气愤地说着，把挑鲜担交还笑女，管自离开了。

笑女挑着鱼虾回船，一阵忙碌之后，整理了分内事务，又回到家里，对镜梳洗了一番。她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安，实在忍耐不下，径直走出家门，奔向鸳鸯嘴海域，准备力劝倒遁鱼，立即释放彭局长，争取以功抵罪……

也是在同一时刻，浓烈的海雾从远洋冉冉飘来，严严实实地笼罩着大鲸岛野港。惊涛拍岸的野港，长年荒无人烟，是东海四魑的聚会点。雾茫茫的石滩上，套着美人鱼皮衣帽的老魑，急匆匆地赶近一条渔船，豹头从船上跳下来，稍显不满地问：“这座海鬼都不来的野港，又是雾天雾地，大哥何必扮成美人鱼？大哥是否想洗心革面，做上真正的美人鱼？”

老魑不经意地应道：“习惯成自然了。小心行事不亏本。我今天和你会面，是商量最后竞争宝藏洋……”

豹头怨气连天：“老子做梦也没有想到，那片大洋的宝藏是玳瑁。我们策划行动，经历九死一生，劫到政府的海图，根本看不懂内容，白白耗费了心血。”

老魑慰藉道：“我们也有收获，玳瑁制成的豪华饰品，能使四魑兄弟成为富翁。政府张贴招标公告，必有众多的人前往投标。我们四兄弟参加投标，那是小舢板跟着机帆船队，追赶远洋的黄鱼群，只能闻到机帆船屁，连一片鱼鳞也捞不到。”

豹头急不可耐地吆道：“我早就想好了，我们参加投标以前，要打听政府的标底。大哥接近政府人员，想法侦察清楚，政府的专家在什么地方集中，计算承包玳瑁产业的标底。我召集三弟四弟们，或用金钱收

买，或用武力劫持，夺取内部标底，进行一举成功的投标。我们四魑兄弟，像上网的臭屁，顺风吹遍海涯，不能出面投标。四魑里的小兄弟，捡一个忠心耿耿的，又没有人知道身份的，出面参加投标。”

老魑提醒道：“如果我告诉你，政府集中了什么人员，在什么地方秘密算标，我们决定如何劫标，你就不怕这项秘密会从我们内部泄密？”

豹头霍然冒火：“老子绑架彭模英，提到蜂窝山。倒遁鱼闻讯前来，救走了彭模英。老子再三思考，必定是三弟的女人，那个婊子侯花，获得消息，通过笑女转告倒遁鱼。老子杀掉那两个女子，就能灭掉泄密的根源！”

老魑大声制止道：“这次夺宝行动，是我们最后的冒险，只要计划成功，能让兄弟们改头换面，过上平安富贵的日子。所以再三地告诫你，不要再行凶杀人了，以免政府广撒法网，使我们陷身万劫不复中！”

豹头的心里嘟哝着：“老子不是没有杀过人，到现在也活得好好的。大哥你从来不杀人，也活得像剥皮鲳，被一层厚实的鱼皮裹着，不敢在光天化日里露脸！”豹头没有说出口来，随即询问老魑，“大哥刚才的话意，说明你已经侦探清楚，政府召集了那些人，在什么地方计算标底？”

老魑点了点头：“政府的勘探船，载着投标人员，集中在台海市白鹿饭店。台海市和大鲸岛，隔着辽阔的海涯，其间横亘着岛屿险滩和海峡……”

豹头兴奋地嚷道：“我清楚你的意思，我们能够收买内部人员，偷得玳瑁产业标底，是为上上之策。到了不得已之时，我驾船带人，埋伏在海峡险滩和岛屿中，袭击载着标底的勘探船，夺取政府的玳瑁产业标底……”

老魑阴着脸说：“根据我的侦探，我们偷到标底后，根据标底计算标书，再把标书送往县海洋渔业局，时间完全来得及。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定，载标底的勘探船，要在投标前到达大鲸县。你们劫持勘探船时，明着摆出抢夺财物，暗中偷偷抄下标底数字。不要让勘探船上的政府人，发现你们是要掠取标底！你们抄下标底后，不但不要伤害政府人

员，而且立即释放船和人，让他们安心地载着标底，回到大鲸县，把标底交给海洋渔业局。”

老魑和豹头商议着，走到野港里侧的岛峰上。老魑继续出谋划策：“我现在来找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告诉你最新情况，我已经获悉，倒遁鱼抢走彭模英后，驾船抵达大鲸岛鸳鸯嘴，没有释放彭模英，而是要政府给他大笔奖金，前来换取彭模英。我分析那个倒遁鱼，得到那笔奖金以前，会驾着他的船，载着彭模英，在鸳鸯嘴海域徘徊，等候政府的消息。二弟你立即回去，率领三弟四弟们，驾船赶往鸳鸯嘴海域，想法劫回彭模英。如果彭模英低头屈服，通过他收买政府人员，获得玳瑁产业投标标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彭模英不屈服，就押他出海当人质，拦截勘探船，用姓彭的逼迫政府，接受你们的掠劫和搜查，明着抢劫勘探船财物，暗中偷偷抄下玳瑁产业标底数字。采取后一种行动，要等我们投标成功后，再行释放彭模英！”

豹头哈哈发笑：“我还以为大哥反对杀人，是心慈手软呢！原来大哥是诸葛亮再世！小弟佩服你的精妙的计谋！小弟当然明白，彭模英获悉我们要偷袭的，是玳瑁产业投标标底，如果事先释放他，他会坏了我们的好事！”

老魑嘿嘿冷笑：“如果你们在行动中，自身严密地隐蔽身份，可以用倒遁鱼的含义，出现在政府人员面前……”

“哈哈大哥不但是诸葛亮，而且是诸葛亮的师父！”豹头告别了老魑，径直向远处冲去，一边冲一边喊：“四弟和伙计们，出海捉捕彭模英啰！”

豹头出发捉人的同时，笑女来到了鸳鸯嘴海岸。她的明媚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海面。一条熟悉的舢板船，在粼粼波光间漂泊着。她兴奋地冲上海岸高处，又蹦又跳地呼喊着：“倒遁鱼老大，倒遁鱼哥哥，我要上你的船……”舢板上的倒遁鱼，显然发现了笑女，驾着舢板驶向海岸了。

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笑女心里翻滚着。她就是小舢板拖机帆船，也要把倒遁鱼拖回头，让他释放彭局长。钓鱼嘴用铁钩，戳鱼臀用渔梭，对待这个性格逆反的倒遁鱼，只能使用内容逗人的渔谣，诱得他情窦大开，诱得他睡舱里拱屁股，一头钻进她的热被窝。她一边咯咯咯地暗笑着，一边抓紧倒遁鱼尚未到达的时间，准备着哄劝倒遁鱼的笑谣，

欢愉地吟着——

黑海鸥笑声咯咯咯，
笑你这东海傻渔哥，
朝鲜美女爱哥哥，
愿像船舱棉被伺候哥，
夜夜温暖咸水哥。
你却心口不一逆性多，
是个说反话做反事的闯浪哥，
明里冷落朝鲜女，
声声要当光棍哥，
暗地你这海洋熬汉哥，
花心似火烧哥哥。
梦想当美人鱼的情哥哥，
梦里把自身脱成裸体哥，
扑向美人鱼的身姿，
就像赤条条的鲨鱼哥。
舱底板砸醒鲨鱼哥，
舱板缝夹住下身小哥哥，
痛得你成了叫天叫地的可怜哥，
惹得黑海鸥笑咯咯，

咯咯咯笑你这傻哥哥。

笑女编着吟着逗乐之谣，没有注意周围的海况。她似乎觉得，笑谣已经逗乐了倒遁鱼，于是倚在礁石柱旁，准备着劝告倒遁鱼的笑骂之词，边思索边吟着——

白海燕笑声咕咕咕，
笑你这东海的痴鳏夫，
你日也思来夜也想，
想做朝鲜女的大丈夫。
朝鲜女叫一声痴鳏夫，
若想做我的大丈夫，
海盗赶快变渔夫，
不劫财物不豪赌，
立即释放彭干部，
保他平安回政府。
你若不听我的劝，
又想半夜爬窗入我屋，
还要乱钻我的香被窝，
我在被窝藏渔夫，
狠狠夹你的臭屁股，
你捂着下身叫痛苦，
叫声就像被杀的猪，

惹得白海燕笑咕咕，
咕咕咕笑你这痴鳏夫。

笑女自吟自乐了一会儿，嘬着嘴唇笑起来，但又立即捂着嘴巴。原来她在吟渔谣的时候，倒遁鱼已经接近海岸，听完她的渔谣后，竟然以裸还裸，跟着吟起渔谣——

叫一声岸上的小渔姑，
你说我逆我就逆，
我偏要逆水来行舟，
你想叫我当鳏夫，
老子偏要做你的夫，
半夜爬窗入你屋，
钻进你的香被窝。

叫一声岸上的小渔姑，
你说我逆我就逆，
我偏要逆水来行舟，
你想叫海盗当渔夫，
老子偏要走反路，
扣住政府的彭干部，
满海杀人又放火。

叫一声岸上的小渔姑，
你说我逆我就逆，
我偏要逆水来行舟，
除非你当我小情妇，
把老子拉进你的香被窝，
老子才放掉彭干部，
让他平安回政府。

笑女听着倒遁鱼的渔谣，看着倒遁鱼的舢板，舢板里空无一人，不见彭局长的人影。她顿时恍然大悟，这个说反话做正事的倒遁鱼，听到自己的央求，要他释放彭局长，心生酸兮兮的醋意，又记住彭局长捉捕他的仇恨，不但说要扣押彭局长，而且要政府给予大笔奖金。等到她离开他，准备向政府报告时，他偏偏要示强，无条件释放了彭局长。她扑哧一笑，刚想对倒遁鱼说什么，一种突兀出现的灾厄，吓得她浑身发颤了。

这是穷凶极恶的豹头，带着呆头鱼和伙计，驾着一条快船，赶到鸳鸯嘴。快船循着海岸的暗角，猛地蹿近小舢板，依靠船大马力强，船头轰的一声，把小舢板撞了个底朝天。毫无心理准备的倒遁鱼，哗地跌进大海，刚想游上海岸，保护孤身一人的笑女，不料豹头十分凶诈，从舱里举起早准备好的大网兜，向前奋力一扑，大网兜的渔网，凌空扣进海里，把手无寸铁的倒遁鱼，兜头兜脑地裹着了。

“倒遁鱼大哥，不要管我啊，赶快潜水逃走啊！”在笑女的哭喊声里，渔网缠身的倒遁鱼，被众海盗拖上快船，又用渔索五花大绑着。倒遁鱼狂猛地挣扎着：“笑女妹子甭管我，赶快离开鸳鸯嘴……”

可是来不及了，对笑女垂涎三尺的呆头鱼，已经跳上海岸，一把揽着笑女，把她扛在肩头，淫荡地发笑着：“你这鲨嘴里的红虾，这次该被老子尝鲜了……”

十八

呆头鱼企图强暴笑女的时候，豹头在快船上吆喝着：“四弟暂时放下笑女，赶快回到快船，抓紧审问倒遁鱼，让他供出彭模英的下落，以便捉捕彭模英，强迫姓彭的，帮助我们拦击勘探船，夺取宝藏洋产业投标标底！等到我们达到目的，关押在快船里的笑女，任凭你日要夜玩。”

呆头鱼觉得有理，把笑女拖进海岸的凹洞。抽出腰间的渔索，将笑女捆在礁石柱上。然后脚蹬海岸，跳上傍岸的快船。呆头鱼的身后，笑女愤怒地喊叫起来：“可恶的四魑海盗，作恶多端，不得好死！”

“白日做发财梦的倒遁鱼，你把彭模英藏起来，想要弄软硬两手，迫他向你低头，帮你和老子竞争宝藏。你是老子的大冤家，老子本可以立即处死你。看在海洋宝藏的情分上，只要你供出关押彭模英的地点，老子可以饶你一命。”豹头放软了口气，迫着倒遁鱼招供。

“二哥甭费口舌了。只有用铁船头，才能击碎大浪头。对倒遁鱼这小子，只能使用硬手段！”呆头鱼愤愤地嚷着。

“豹头呆头鱼小子们，老子是你家神案的金身祖宗，任你们磕首翘臀地叩拜，磕首磕碎了贼头，翘臀翘裂了屁股，你们去看看金身祖宗，会不会向你们低头。”倒遁鱼困在网兜里，怒目喷火，怒骂不停。

“不知死活的倒遁鱼，十年前的夺爱之仇，不久前的伤害之恨，还有竞争宝藏之冤，老子可以不计较。你现在攥在老子手心里，竟敢抗拒老子，老子叫你做搁滩鱼，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只有向老子把头低！”豹头抡动右脚，狠狠地踢着倒遁鱼，又转身命令呆头鱼，“四弟和伙计们，我们闯荡东海受尽灾难，获得了海盗的恶名，被渔夫们捉住，遭受的种种惩罚，苦不堪言，痛不欲生。倒遁鱼和我们是一路货，东海渔夫惩治海盗的办法，让倒遁鱼小子先尝尝！”

“四魑团伙的龟孙们，如果老子在临死前，开口说出一个生字，老子就不做你们的祖宗！”倒遁鱼继续咒骂着。

“老子叫你这倒遁鱼，变成葬海的死鱼！”呆头鱼和豹头一齐动手，拖出数百斤重的压舱石，从网口塞进网兜，抽出又长又细的网纲，连人

带石头地捆紧了，哗地抛进了大海。呆头鱼一头拉着网纲，保持着一定的长度，让倒遁鱼在海面时沉时浮，大浪扑击着倒遁鱼，海水呛进他的口中。呆头鱼幸灾乐祸地叫着：“倒遁鱼小子，海盗网葬的味道不好受吧，老实地交代，把彭模英藏在什么地方，好让老子前往捉捕！”

倒遁鱼被捆在网兜里，顶着压舱石的沉力，翻滚着，挣扎着，激起了一团团白浪花，时而从水里探出头来，咬牙切齿地应道：“老子把彭模英搁在你家神案上，他也是你家的祖宗！”

“放松手里的网纲，让倒遁鱼尝尝真正海葬的味道！”豹头夺过呆头鱼的网纲绳，嗖地放松了一大截，捆在网里的倒遁鱼，在压舱石的重力中，迅速地沉进了海底。豹头静候了几分钟，又向上拉了几把，水底的倒遁鱼，哗地浮出海面，哇地吐出白花花的海水，依然抬头回骂：“四魑龟孙们，老子如果屈服，不是你们的闯海祖宗！”

“倒遁鱼小子，是你自己寻死路！”豹头怒不可遏，手里的网纲，扎在一个塑料浮子上，扬臂抛了出去。大浪滔滔的海面，倒遁鱼一会儿沉进海里，一会儿又冲出水面，在浪涛里翻腾了一阵，又沉没下去了。

“哈哈伙计们，如果倒遁鱼想活命，会叫老子去救他。如果倒遁鱼想走死路，也只好听之任之了。我们到舱里吃鱼喝酒！”豹头召唤着大伙。

“老子灌几斤烧酒，花几斤力气，好对待岸上的美女！”呆头鱼得意地喊着。

这时的海岸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件。一个探头探脑的老渔夫，出现在捆绑笑女的凹洞口。原来是勘探船炊事员包海老。笑女又惊又喜地问：“老总簿怎么来到这里？”

包海老哆哆嗦嗦地替笑女松了绑：“你告诉过我，要到鸳鸯嘴，劝告倒遁鱼。我仔细想了想，觉得多一个人多一张嘴，应该前来鸳鸯嘴，帮你劝说倒遁鱼，不能扣押政府干部。况且这片鸳鸯嘴海域，是鬼影也难见的荒僻地，你是孤身的姑娘家，独处这里是非常危险的。你万一遇到海盗岛匪，我就是豁出老命，也不能让你遭受厄难。所以我跟踪你，来到这座海岸，果然不出我所料，你遭遇四魑的毒手，幸亏绑架你的呆头鱼，因为有些喜欢你，才没有对你下杀手。刚才我看到，四魑的豹头和呆头鱼，都进船舱喝酒了，这才前来解救你。”

激动万分的笑女，泪水涟涟地说道：“感谢老总簿的救命之恩啊……”

包海老拉着笑女：“趁豹头们没有发现，我俩赶紧逃离鸳鸯嘴！”

“……我的男友倒遁鱼老大，被四魑沉海活葬，兴许还没有窒息而亡，我要去营救他！”笑女执拗地说着。

“我都窥探过了，倒遁鱼沉进海里，许久没有浮出水面，想必已经遇难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要保你的命，让你日后去报仇！”包海老硬是拉着笑女，跌跌撞撞地走了一段路。

“包海老放开我！我就是因为潜水而豁命，也要捞起倒遁鱼老大！”笑女气急败坏地嚷着，身上涌动一股神力，硬是挣脱开去，快步奔到海边，刚想跳跃入海，只见白花花的海岸浪里，倒遁鱼葬海的标志物——又大又圆的塑料浮子，正向海岸漂过来。“倒遁鱼大哥啊……”笑女发出凄惨的喊声，不顾一切地冲进海浪，在翻腾的海浪里晃荡着，张开双臂抱着浮子，拼命地转身挣扎，一步步地爬上海岸，一下下地拉起网纲，一声声地哭唤着，“倒遁鱼大哥回来啊！倒遁鱼大哥回来啊！……”她仅仅拉了几手，觉得手里的网纲轻飘飘的，不由得大吃一惊，加快了拉动的速度，只见网纲的尾部，挂着一张空空的网兜。网兜的网线，被什么硬物挂断了，留下一个大大的破洞。她仔细观察着，不由得恍然大悟，沉在海底的倒遁鱼，运用他的出众的潜水功夫，沉到海底的时候，将身上的棕丝网片，在海底礁石上磨断了，他和那块压舱石，从网兜的破洞钻出来，逃之夭夭了。

“好一个本领高强的倒遁鱼，真令满海渔夫佩服啊，必定是利用海底闭气之功，保持长时间潜水，才能磨断网线，挣出这般大的破网洞。笑女不要犹豫了，赶快跟我离开鸳鸯嘴！如果豹头们突然出舱，发现你和倒遁鱼逃得不见踪影，你我就是变成快速冲浪的箭鱼，也难逃豹头们的追击！”包海老再次拖起笑女，不由分说地奔逃起来了。

闯海经验丰富的包海老，果然猜对倒遁鱼逃遁的原因。倒遁鱼的父亲，在大东海解放战争以前，是名震大东海的海盗，也就是上天如“海鹰”、下海如“土溜”的鱼鹰。有两个绰号的鱼鹰，在大东海解放后和美丽迷人的花媚，正式结为夫妻，生下儿子鱼得水。鱼鹰考虑自身海盗名气太大，政府的政策多变，生怕祸及儿子，于是把儿子寄养渔家，并拜渔家为干爹，自己驾着一叶扁舟，在漫漫无涯的海面捕鱼，在荒无人烟

的岛屿栖身。他看到世道千变，东海的海暴海兽海盗依旧恣肆，渔家的灾难和贫困依旧深重，儿子也不能置身局外。候到儿子八九岁时，经常在儿子前面出现，让儿子拜他为师，教授他闯海功夫。儿子逐渐长大，他和妻子花媚，因为生活在险恶的海涯，积成难于治愈的病情，先后谢世而去。而他教给儿子的“海底闭气”的功夫，也难逃包海老的双眼。

倒遁鱼逃脱后，在水里潜伏了一会儿，爬上海岸营救笑女，接近那座凹洞时，发现笑女已经丢下捆身的渔索，逃得无影无踪了。他心情大喜，又怕豹头们发现自己，飞快地离开现场，在离凹洞不远的礁丛里，悄悄躲藏起来。他既要避开豹头们的追杀，又实施跟踪鱼群捉捕鱼群的功夫，一眼不眨地盯梢着四魑的贼船，想法让四魑团伙烟消云散。

大约过了两个时辰，泊在海岸外的四魑快船上，酒足饭饱的豹头们，从船舱里钻出来，立即发现倒遁鱼逃走了。呆头鱼跃上海岸，看到笑女也不见了，跺脚捶胸地喊叫着：“我心仪的美人啊……”

豹头率领着两个伙计，在崎岖礁岸搜索了一阵，终于毫无所获，垂头丧气地回到船里，无奈地开动快船，离开了鸳鸯嘴海域。

豹头们没有想到，躲在礁石丛里的倒遁鱼，回到停泊舢板的海旁，驾着小不丁儿的舢板，潜入深邃的水谷，不远不近地跟踪着快船。

直至雾蒙蒙的午夜，倒遁鱼的舢板跟踪到一座避风港里，他依稀地看到，豹头的小型快船，拢近那艘体积庞大的网舫。倒遁鱼的嘴角挂着冷笑，他终于发现了四魑的母船，他要一刻不停地盯着它，杀掉豹头报仇雪恨，肢解四魑竞争宝藏。

几天后，五更天，海天黑咕隆咚，一条模糊的黑影潜上了一座僻静的海岸。

连续数天时间，四魑团伙的大网舫，仿佛是担心暴露行踪，不停地转移着。倒遁鱼的小舢板，疲于奔命地追随着。一个黑咕隆咚的五更天，泊在一座荒凉海岸边的网舫，两条模糊的人影，悄悄地潜上海岸，进入了大鲸岛的松树林中。

昼夜跟踪的倒遁鱼，刚把舢板拢近海岸，企图跟随那条黑影，突然听到不远处的网舫，扑扑地发动了柴油机，网舫的庞大的船影，越来越快地行驶起来。倒遁鱼心里发急，决定首先跟踪网舫，跟着发动了小柴

油机，舢板朝着网艘远去的方向，不停地驶去了。

红绯绯的阳光下，两个上岛的人影出现了。为首的是经过化装的豹头，脸帮贴上络腮胡须，双颊抹着墨鱼乌汁，大斗笠遮了眉眼，加上和平常相异的服饰，根本上改变了形貌。他经历两小时的行走，来到大鲸岛的主港，蹲在沙滩上，观察着泊在港湾的宝藏洋勘探船，以及从勘探船上岛的人们。

当晚八时左右，灰黝黝的夜色中，一个穿戴美人鱼皮衣帽的人影，摸到主港左岸的牡蛎礁，早就候在这里的豹头，从暗灰灰的礁缝里蹿出来，急不可待地说：“哎哟老魑大哥，多日和你联系不上，我才直接来找你，想听听你的意见，倒遁鱼在海底逃走，我们失去捉捕彭模英的机会，原先商定的以岛屿礁矶为掩护，埋伏在大陆通大鲸岛的航道旁，拦截宝藏洋勘探船，偷劫宝藏洋玳瑁产业投标标底……这一计划是否强行实施？”

老魑闷声闷气地应道：“二弟尽管百般易容，你在沙滩的形貌，难逃老魑的法眼。我所以约你到牡蛎礁相会，也是有紧急情况告诉你。我得到准确消息，我们团伙偷劫宝藏洋投标标底的计划，已经被三弟的女人侯花获悉，侯花向表妹笑女泄了密，笑女向海洋渔业局和宝藏洋勘探船报告了，两部门的好多政府人员，都获悉了消息，正在制定应急措施。”

豹头连咒带骂：“一定是二弟花鱼，向他的女人泄密！灭掉侯花和笑女，就是灭掉危害四魑的祸根。”

老魑连忙说道：“我一直担心，如果把消息告诉你，你会不计后果地杀人。但你是团伙的行动头头，不能不告诉你。我还是早先的主张，这次是四魑夺取富贵的最后行动，我坚决反对犯命案，招来政府的大规模追捕，导致四魑的毁灭！”

豹头恶狠狠地应道：“公开场合的杀人行动，会招惹政府的全面反击。神不知鬼不觉的暗杀，政府和渔家找谁算账？那两个海洋婊子，多次危害四魑的计划，早该像捏小红虾一般，把她们捏得粉碎！这次老子是吞了礁石硬了心，决不让她们活在东海上！”

老魑气愤地斥道：“你杀掉侯花，三弟跟你反目。你害死笑女，政府会反击。我和其他伙计们，也要跟你反道而行。我最后一次劝告你，

抵制莽撞的性格，换成清醒的思路，实施成功的策略。”

豹头愤愤不平地嘟哝着：“你是四魑的幕后军师，该你策划成功的策略。”

老魑压低了声音：“我是有一种妙计。宝藏洋勘探船，即将前往大陆的白海市，载回宝藏洋各种产业的投标标底。白海市坐落在大陆腹部，只有一条鸥江通向东海。出了鸥江口，前往大鲸岛，最近的航道仅一条，远程水路有多条。所以我们要伏击勘探船，只有在鸥江上实施。鸥江的出海口，几片林立的暗礁，夹着一条狭窄的航道。船只凭着航标灯的指引，才能避开撞船的暗礁，在平安航道上行驶。我们只要挪动浮动的航标灯，让勘探船离开平安航道，误入险滩撞礁搁浅……”

豹头的精神一振：“大哥真是海洋神仙。我明白大哥的意思，只要勘探船撞礁搁浅，它就成为睡舱里的女人，是明着强暴，还是暗着偷情，都由老子随心所欲！”

老魑神情肃穆地告诫道：“你若明着抢劫，政府获悉标底泄密，会改变投标计划，重新计算产业承包标底，我们会像海洋饿鬼吃水泡，白白忙乎一场。只有以公开劫财为掩护，偷偷抄袭各产业的承包数字，尤其是玳瑁产业投标标底，才是四魑夺宝的成功之道！”

“我立即赶回网艘船，根据老魑大哥的计划，进行具体实施！”豹头兴奋地离开了。

豹头没有前往网艘，而是跳上岛岸，朝一个蹲着望风的人影喊道：“诸葛通兄弟，你在回船的路口等我，我到三弟的家里，办完一桩急事，前来和你会合。”

诸葛通的望风地点，和牡蛎礁相距很近，豹头和老魑的争论，被他听了个大概。他不无警觉地问：“二哥要去三哥家干什么？”

“泄密的祸根不除，还会再次泄密，招致行动失败！”豹头凶狠地自语着，管自匆匆离开。

“四魑团伙的头头，不管什么理由，也不能伤害四魑兄弟的女人。”诸葛通心里想着，在原地犹豫了一阵，脚步时快时慢地，向豹头消逝的方向走去。

半个多小时候后，诸葛通进入青鳊村，接近侯花和花鱼的渔屋，轻轻地推开房门，透过门缝一看，不由惊得魂飞魄散。

那是侯花的可怜的求生情景，又是豹头的残暴的杀人场面。身体僵死的侯花，生前分明是屈膝脆地，双掌合掌地叩求杀人恶盗。直到被恶盗双手抱头，扭断脖子而死亡时，依然保持着跪地合掌的姿态。只有断颈后扭向左侧的脸部，痛苦的双眼圆睁着，可怜的泪珠闪烁着。此时的毫无人性的豹头，从里屋拎出又大又长的鱼篓，把侯花的尸体装进去，扛上肩头奔出后门，在夜幕深处消逝了。他显然是前往海边，要将侯花沉入大海，以便毁尸灭迹，让政府查不出死因，使亲人找不到侯花。

诸葛通迅速清醒过来，心里泛着尚未泯灭的人性。在四魑团伙成员里，他只是依附恶鲨的小吸盘鱼，没有亲手杀过人，也赞同老魑和花鱼的理念，不要制造杀人放火的血案。尤其是三哥花鱼，平时善待小伙计，从来不打不骂，还常常带他们回家，让侯花煮鱼温酒，款待同船闯海的兄弟们。现在面对三哥的女人惨遭杀害，又想起侯花用酒肉款待他们时的笑容笑貌，他越想越是愤愤不平，霍地一转身，朝着停泊网舸的海湾奔去。

一个人影迎面走来，惊慌奔走的诸葛通，连忙拦住那人：“三哥要到哪里去？”

花鱼逗乐地应道：“我们这种角色，利用夜幕遮原形，不是去劫财，就是去劫色。我当然去找自己的女人，钻进她的被窝寻乐趣。”

诸葛通顿时泪流满面：“我的好三哥啊，你的女人侯花，被豹头杀死了……”

愣成一根船桩的花鱼，听完侯花被害的具体情形，恨天恨地地发狠：“东海杂种豹头，杀人杀到老子头上，竟然杀害了老子的女人！老子要对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把他的黑心掏出来，祭拜侯花的灵魂！”他吆喊着跳跃着，就要前往报仇雪恨。

诸葛通连忙抱着他：“请三哥听我的话，那豹头心性凶猛，力气勇悍，功夫高强，你不但杀不了他，反会被他所害。以他为首的四魑团伙，已经不是你我兄弟容身之所。你我还是离开四魑，找个容身之所，再寻找机会，灭掉仇家豹头！”

在诸葛通的苦苦劝告下，花鱼的情绪逐渐镇定了：“东海是一座恶海，哪有无灾无难的水域？东海是一座苦海，哪有无饥无寒的栖身之所？”

诸葛通提醒道：“不久前你说过，同是做无本生意的倒遁鱼，品性和四魑断然不同，品性坚韧耿直，功夫没有敌手，那次和你遭遇，不费吹灰之力地擒获了你，又毫不犹豫地释放了你，根本不把对豹头的仇恨，一丝一毫地算在你身上。这样的闯海汉，心胸比东海更宽广，行为比渔火更光明，或许是我们投靠的主人。”

花鱼默默地听着，微微地点了点头。

诸葛通一阵兴奋：“三哥在丧失女人之际，尚有这样的理解，小弟十分高兴。再说你我这种货色，长年劫船割网偷鱼，没有死罪也有活罪。如果回到老家渔村，或者向政府自首，不被渔家海葬，也会被政府判刑，前半生受尽东海的灾难和贫穷，后半生还要待在牢狱里，你我实在不甘心！只有同行倒遁鱼那里，才是你我的栖身之所。”

“先去投靠倒遁鱼，求个衣暖食饱。再行追踪豹头，替老子的女人报仇！”花鱼断然说道，一手拉住诸葛通，“笑女是侯花的表妹，又是倒遁鱼的女人，我们去找笑女，求她向倒遁鱼说情，让倒遁鱼收留我们。”

“找到笑女后，我还有一件大礼物，献给倒遁鱼，他不但会收留我们，还会感谢我们呢！”

“你有什么大礼物，要献给倒遁鱼？”

“晚间我替豹头放风，听到豹头和老魑大哥商议，要到鸥江口外，将深水航道的航标灯，移到暗礁丛生的水域，让运载宝藏洋产业投标标底的勘探船，偏离深水航道，撞进暗礁险滩，任凭豹头们处置。倒遁鱼对豹头恨入骨髓，时刻在寻找豹头，不但要杀掉豹头，而且要竞争宝藏。他从我嘴里获得情报，必定跟踪豹头袭击豹头。我们借倒遁鱼之力，一可以灭掉豹头，二可以分享海洋宝物。”

花鱼骤然大喜，拉着诸葛通，前往寻找笑女了……

十九

咯咯咯，挑鲜妹笑咯咯送渔哥，
一送渔哥出被窝，出被窝还像长臂猴，
紧紧把妹来缠着，羞得妹妹无处躲。
咯咯咯，哥的嘴就像鸡啄米，
噼噼啪啪把妹妹啄，馋嘴又像鲨鱼口，
要把妹妹来吞没。咯咯咯……

咯咯咯，挑鲜妹笑咯咯送渔哥，
二送渔哥出船舱，哥哥不要脱光光，
舱外海风冷如霜，快用渔衣来着装。
咯咯咯，妹妹求哥要健康，
浪峭尖打滚的打鱼郎，被窝里边像虎狼，
被窝外要比虎狼强。咯咯咯……

咯咯咯，挑鲜妹笑咯咯送渔哥，
三送渔哥过船舷，哥船妹船舷贴舷，
像哥哥和妹妹脸贴脸，贴得妹妹羞难言。
咯咯咯，家乡小哥万万千，
多少人比哥更有钱，有情的爱福无边，

妹妹只贴哥的脸。咯咯咯……

咯咯咯，挑鲜妹笑咯咯送渔哥，
四送渔哥走远洋，小心远洋的风暴狂，
那里的美女亦放荡，哥哥不要跟她浪。
咯咯咯，哥哥把妹妹挂心上，
只和妹妹情歌唱，一生平安闯风浪，
爱情专一最高尚。咯咯咯……

海风呼呼的岛峰小道，笑女挑着两篓鲜鱼，边走边唱着渔歌中的“笑调”。

绿油油的青松林里，花鱼和诸葛通奔了出来。花鱼满脸愁容地说：“侯花的日夜想念的表妹啊，我是侯花的男人，也是你的姐夫陆文生，姐夫遇到厄运了，前来求你帮助啊！”

笑女犹豫不决地问：“你是表姐夫陆文生，也是有名的东海三魑花鱼？”

花鱼的双眼泛出泪花：“我是三魑海盗花鱼。不过我被东海四魑的豹头所害，被迫前来找你帮助，情愿投靠你的男友倒遁鱼老大……”花鱼看到笑女依然疑惑，脱下一个金戒指，交给了笑女，“你应该看过，侯花的手上，也戴着一个同样的戒指。这两个戒指，是我和侯花结为伉俪的信物。”

笑女仔细地观看了戒指，这才相信花鱼的身份：“你应该是表姐夫。可你是东海四魑的三魑，为什么要投靠倒遁鱼老大？”

花鱼不由饮泣连声：“好表妹笑女啊，东海四魑的实际首领豹头，因为屡次要凶狠地袭杀倒遁鱼老大，我考虑倒遁鱼是未来的表妹夫，不能让豹头伤害表妹夫的命，每每把豹头的行动计划，泄露给侯花，侯花通过你转告表妹夫，让表妹夫脱离危险。不料豹头获悉，他多次杀害表

妹夫的计划，都是侯花泄了密，导致他的行动失败。因此他趁我不在，前往杀害了侯花。我所以前来投靠表妹夫，和表妹夫联系，找豹头和呆头鱼报仇雪恨！”

表姐被害的消息，像地震使笑女浑身发抖，泪水雨滴般地落下来：“我的表姐啊，你怎么这样命苦啊……”

花鱼候到笑女稍稍镇定下来，进一步快告道：“笑女表妹啊，现在不是哀伤的时候。你必须带着我俩，找到倒遁鱼老大，前往鸥江口海面，破坏豹头的一项重大计划……”

诸葛通在一旁补充道：“豹头和呆头鱼，准备驾船埋伏鸥江口，拦截宝藏洋勘探船，窃取宝藏洋玳瑁产业投标标底，以抢夺大洋宝藏。我们如果帮助倒遁鱼，粉碎豹头的阴谋，灭掉杀害侯花的凶手，是替侯花复仇的最佳行径！”

“我把这担鲜鱼，交给勘探船炊事员，马上回到这里，带你们去找倒遁鱼！”笑女挑起鲜鱼担，朝避风港方向奔去。

不多久工夫，笑女登上了勘探船，把鲜鱼交给炊事员包海老。包海老看到，笑女的眼眶泪光闪闪，不由得惊诧地询问：“你遇到什么伤心事，能不能告诉我，让我想办法帮助你？”

笑女想了一下：“我是有一桩大事，需要帮助转告政府。”

包海老随即说道：“既然有事报告政府，倒不需要由我转告。我带你去找陆船长，你直接向他报告。”

包海老带着笑女，进入勘探船船长室。笑女迫不及待地报告：“我有重要事情报告，请陆船长转达彭局长。我获得可靠消息，我们这艘宝藏洋勘探船，前往大陆运回投标标底，路经鸥江出海口，将会遭遇危急的险情。东海四魑的豹头和呆头鱼，会抢先埋伏在鸥江口，将指示安全航道的航标灯，转移到暗礁险滩，让勘探船误入险滩，撞上暗礁而搁浅，那时的东海四魑，将会袭击这艘宝勘探船……”

“好个胆大包天的东海四魑！我马上赶往县海洋渔业局，向彭局长报告，研究紧急应对的措施！”陆船长当即跳上海岸，前往县城报告了。

笑女离开了包海老，匆匆赶到岛峰松林，领着花鱼和诸葛通，前去寻找倒遁鱼了。

笑女首先找到阿螺叔，把花鱼和诸葛通推荐给他，陈述了一切原因。阿螺叔是个耿直的汉子，又有笑女的力荐，马上带着花鱼和诸葛通，经过一番驾船行海，来到一座神秘又荒凉的岛山，找到了倒遁鱼老大。花鱼声泪俱下地，讲述了侯花被害的经过，坦陈了自己投靠倒遁鱼，前往鸥江口险滩，破袭豹头和呆头鱼，替侯花报仇的决心。

倒遁鱼听完一切，对花鱼的诚意，已经深信不疑。但他还有一个疑点，需要花鱼诚实交代：“花鱼兄弟陈述的情况，表达的心意，我都完全相信。闯海汉不救溺水人，不是闯海祖宗的儿孙。我同意接受你，在我的团伙谋活路。但是这次到鸥江口，是和你原先所在的四魑拼搏。你想参加鸥江口的行动，必须以自己的行动，证实你和东海四魑，彻底脱离关系。否则你到鸥江口，面对四魑兄弟，行动迟疑不决，甚至心生悔意，会坏了我的大事。”

花鱼迅即问道：“敢问倒遁鱼老大，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倒遁鱼瞪着花鱼：“你能不能告诉我，东海四魑的幕后军师，也就是你们的老魑大哥，到底凭借什么身份，隐藏在什么地方？”

花鱼的脸色涨得通红，随即毅然地说：“我这样告诉表妹夫，甭说你让我出卖老魑大哥，才肯让我参加袭击豹头，你就是把今后到手的大洋宝藏，全部送给我，我也不会供出老魑大哥的秘密。东海四魑唯有老魑大哥，长期以来和我们兄弟相处，同甘苦共患难，让我们不要杀人放火，奔一条平安富贵的未来路。海狗都有一腔热血，海盗也要一点良心，出卖自己的兄长，甭说自己本身，就是生养自己的祖宗，也比海盗更加可恶！”

旁边的诸葛通，接二连三地点头：“请倒遁鱼老大体谅，我们凭着这点儿人性，才来投到你的麾下……”

倒遁鱼倾听着思索着，双掌断然一拍：“我说笑女的表姐夫啊，你刚才的一席话，真像笑女钻进我的被窝，顺了我倒遁鱼的心！怪不得笑女的表姐侯花，明知你是打家劫舍的海盗，还会心无旁念地跟你。我倒遁鱼也认这条理，良心不能坏，兄长不能卖！”他转向阿螺叔，“你带着花鱼和诸葛通，在鸥江口的外海漂泊，随时接应我们。”

阿螺叔不放心地问：“为什么让我们在外海接应？我们如果参加行动，多一个人多一份力。”

花鱼连忙插嘴：“倒遁鱼老大粗中有细，让我俩乘你的船，是要你监督我们，防止我们向老魑大哥泄密。不让我们到鸥江口，更是担心我们现场生悔，对四魑兄弟难下手……”

“哈哈花鱼兄弟，你不但是条花鱼，而且是条智慧鱼。往后的闯海生涯，我得多多仰仗你的智慧了。我破袭豹头的具体计划，尽管不能告诉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倒遁鱼，针对豹头的行动计划，老子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倒遁鱼吩咐阿螺叔，带着花鱼和诸葛通离开了。他自己和两名伙计，前往袭击豹头了……

时间又过了三天三夜，鸥江口的一泻千里的湍流，冲到喇叭形的出海口，激起了滔滔海浪。黑灰灰的夜色中，浪峭尖的浪花，像无数朵白艳艳的雪牡丹，时现时隐地开放着。一座座海底礁石，像一群群黑黝黝的海兽，或呈趴地潜伏，或呈直立纵跳，或呈大张獠牙，或呈舞爪扑击，凶相万千地分布着。

黑沉沉的外海，豹头驾驶的网舫，像庞大的黑鲨悄悄地拢近鸥江出海口。

鸥江出海口的右侧，几盏排列一行的航标灯，闪烁着长短有序的光芒。豹头兴奋地告诉呆头鱼：“这种直流电航标灯，以铁锚泊在固定水域，以钢筋水泥密封桶浮在水面，以铁链连接铁锚和浮桶，只要我们拖起铁锚，抛进左侧水域，政府的宝藏洋勘探船，从鸥江冲进左侧水域，就会撞上险滩暗礁，变成搁礁的章鱼，瘫痪在海面上，任凭老子宰杀了！”

豹头带着呆头鱼，还有仅余的一名小伙计，进入深水航道。呆头鱼凭借高超的游术，刚想一马当先，跳出大网舫船舷，潜入深水航道，将缆绳拴中铁锚，再回到网舫上，利用船用柴油机的动力，拖动海底的铁锚，连接水面的航标灯，离开深水航道，到达暗礁险滩的边沿，把航标灯移到这里。不料飞快前进的网舫，船底撞中强大的硬物，猛烈地震动着，船底传出砰的响声，停止在原地，舱面剧烈地倾斜起来，似乎要向海底翻沉了。

“网舫撞中暗礁了！船底撞裂了，灌进大量的海水了，船只快要沉

没了！”闯海经验丰富的豹头，趴在舱口观察船舱，又扑到船舷窥视海面，大惊失色地喊叫着。

这艘东海四魑的海盗母船，确实遭受了灭顶之灾。是获得豹头们行踪的倒遁鱼，凭着和豹头顶着干的思维，带领两名团伙成员，驾着一条机动舢板，抢在豹头们的前头，来到鸥江出海口，伪装成小型渔舟，漂泊等候了三天三夜，候到四魑网舫，快要前来时，把鸥江口左侧的航标灯，移到右侧的暗礁密布的险滩上，让险滩变成深水航道。完成了这一切行动，倒遁鱼驾着机动舢板，在离鸥江口数里的水域，徘徊等候着。茫然不知的豹头，根据航标灯的指引，把网舫驶进了险滩，盘踞海底的暗礁，撞毁了木质船底，大量海水灌进船舱，网舫渐渐地倾斜起来，随时都有翻沉的危险！

豹头们慌乱挣扎之际，西边的鸥江上，大鲸县的宝藏洋勘探船，从市里载来宝藏洋产业投标标底，乘风破浪地冲向海口了。获得海盗前来袭击的彭局长，调集了全县的海警，上船保护勘探船。这时的勘探船舵位，陪着船长的老总簿包海老，发现鸥江口左侧，有一条大型的网舫，舱面向大海倾斜着，似乎遇到海难了，不由得大声叫起来：“陆船长不好了，前边那艘大网舫，似乎快要出事了，需要我们去救援！”

陆船长也不认识网舫是海盗船，稍显犹豫地说：“根据你和笑女的报告，东海四魑的豹头们，要趁今夜的潮汐，把鸥江左侧航道上的航标灯，移到右侧的暗礁险滩上，让我们船撞上礁石。现在的航标灯，分明被海盗移到右侧，才导致那条网舫撞礁。我们的勘探船，如果抵近右侧险滩，随时都有撞礁的危险。这是政府的大事，是否冒险前往救险，得由彭局长决定！”

包海老焦急地呼唤：“彭局长彭局长，赶快决定救船了……”

这时的彭局长，已经获悉海面的险情，带着尚科长等海警，快步冲进舵位，迅即发出命令：“我们是保护渔家的海洋工作者，宁可自己丢弃生命，也要抢救渔家的生命！勘探船接近网舫船，全体海警船员们，准备跟我跳海，游上网舫抢救渔家……”

勘探船掉转船头，快速地驶向网舫。

彭局长年轻又机智，且有透过水色辨别海况的经验，大声吆喝陆船长：“勘探船距离海难船几十米了，已经抵近暗礁险滩，勘探船停止前

进，我下海潜水，看看船前有否撞船暗礁！”他已经把连接船桩的缆索，紧紧拴在腰间，大步跨上了船舷。

“你要留在船上指挥，让我下海探路！”矮矬又敏捷的尚科长，飞快地拦着彭局长。

“是船头就敢抢先冲浪，是老大就敢豁命闯海！”彭局长推开尚科长，一个猛子扎进了大海，立即睁大了双眼，只见蓝幽幽的水帘里，一座座黑黝黝的暗礁，林林总总地耸立着。他哗地冲出水面，向着勘探船发令：“海底暗礁密集，勘探船在原等停泊。全体海警下海，跟我游上网艚，前往营救遇难渔家！”

一种英勇献身的场面出现了！数十名全副武装的海警，以及穿着黄色救生衣的船员，有的站在高高翘起的船头，有的跃到拔海而出的舷帮，有的爬上迎天而耸的船房，有的攀登船尾的高墙状的挡浪板，他们犹如大群雄壮的海狮，不约而同地蹬离船体，双臂如翅凌空飞跃，扑进了一片白花花的浪涛里，齐刷刷地游向前方的网艚。

不远处的网艚船上，豹头们早就透过灰蒙蒙的夜色，发现了熟悉的勘探船，开始还在幸灾乐祸：“勘探船再行几步，立即和老子的网艚一样，变成了撞礁船，他们奈何不了老子！”豹头们马上发现，勘探船停在原地，大群的海警们，奋不顾身地跳进大海，一齐朝着网艚游来。豹头误会了，以为海警们前来剿灭自己，惊慌失措地命令道：“他们人多势众，如果游上网艚，会像捏死小虾一样，将我们粉身碎骨！赶快拿起枪支，把他们射死在海里！”

三个海盗奔窜着，举着枪支胡乱射击，子弹击起了满海的水花，游在前边的彭局长率先中弹，他压着肩胛的汨汨泛血的伤口，冷静又坚韧地吆令：“网艚是东海四魑的母船，我们遇到海盗了！带武器下来的海警们，坚决地予以回击，保护同志们安全。”

跟在后边的海警们，有的抽出干部手枪，有的举起战士的长枪，一条条金黄色的火舌，朝着网艚射击。

海盗母船上，小伙计头部中弹，翻身落进了大海。豹头和呆头鱼先后受伤，依旧凶狠地吼叫着，身影踉跄地射击着。他们手里的武器，一支是速射冲锋枪，一支是连发的步枪，弹药充足而密集，迫得水里的海警们，难于进退地僵持着。灰蒙蒙的夜海，弹火密密麻麻，枪声震天动

地.....

鸥江口险滩的枪声，惊动了整片海涯。数里外的水域，一只徘徊的机动舢板上，倒遁鱼老大听到了枪声，随即告诉伙计们：“开动机器全速前进，靠近前方的暗礁险滩。密集的枪声说明，是敌对双方在对射，一方可能是袭击勘探船的豹头，一方可能是保护勘探船的海警。”

两个时辰以后，机动舢板进入鸥江口。倒遁鱼观察了一下，双眼在夜色里闪闪发亮：“果然是我判断的情况，豹头们人少枪少，有网艘为掩护；海警们人多枪多，没有船体掩护；双方僵持不下，一时难解难分。趁着双方对峙时间，机动舢板拢近勘探船，以便伺机行动。”他决然地打定主意，操纵着机动舢板，接近了停泊不前的勘探船。

一个名叫洪文革的伙计，看到倒遁鱼准备跳海，不解地问道：“倒遁鱼老大，你说过这次行动目的，是灭掉豹头，替往昔蒙难的金阿娟，和几天前受害的侯花报仇。你现在要游上勘探船，莫非想偷玳瑁产业投标底？”

“前方险滩枪林弹雨，我们去闯网艘船，不是被豹头们射杀，就是被海警们打死。我游上勘探船，是要捉住东海四魑的老魑！”

洪文革更加疑惑了：“你凭什么断定，老魑会在勘探船上？”

“‘文革’结束几年以来，勘探船多少次勘探宝藏洋的计划，我们多少次通过勘探船的情报，都被东海四魑截获。我早就心生疑窦，四魑的神秘的暗探，可能藏身在勘探船上。此刻网船上的豹头，可能利用枪声，引开海警的注意力，让隐蔽在勘探船里的老魑，乘机偷窃宝藏洋产业投标底，以前往投标现场，投中玳瑁产业之标，变相劫夺大洋宝藏。老子是逆向行动的主，偏要游上勘探船，制伏老魑夺取标底.....”倒遁鱼一边解释，一边穿上遮掩面目的鱼皮衣帽。

“听说那个老魑，从东海解放战争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一直纵横海涯，闯海本领十分了得，你一个人去会他，可能会有风险。我们兄弟两人，一起前去帮你。”洪文革要求道。

“老魑是闯海的鲨鱼，老子是鲨鱼的祖宗！连六十多岁的老魑都制伏不了，老子不是倒遁鱼，老子是柔鱼的儿孙！舢板停在这里，你们准备接应我！”倒遁鱼连咒带骂，用鱼皮制成的衣连帽，把脸面遮得严严

实实，哗地潜进了海里。幽蓝暗淡的水底，他像一条闪闪飞射的箭鱼，迅速接近勘探船船底，顺着舷帮爬上去了……

海面枪声震耳欲聋，勘探船上寂静异常。留在船里的船员们，全都聚在舵位里，焦急地观察着战斗形势。人们不备的当口，一个穿着美人鱼皮衣帽的人影，从黑幽幽的暗角爬出来，悄无声息地钻进中舱，一阵手忙脚乱地搜索后，找到一叠文件，上边写着玳瑁产业投标标底的字样。那人掏出随身带的照相机，一页一页地拍着照。

那人刚刚拍完照，抽出一个防水渔布，紧紧裹起相机，把相机塞进怀里。冷不丁噗的一声，倒遁鱼从舱口跳了下来：“你这个扮成美人鱼的老魑，果然不出我所料，是藏在勘探船的家贼！把玳瑁投标标底交给老子，老子尚可饶你一命！”

“我如果没有猜错，这位也用鱼皮遮脸的好汉，定是闻名东海的倒遁鱼老大！你既然知道我是老魑，请你可怜我这年过花甲的老渔翁，满辈子漂泊东海，吹腥风淋咸浪，受饥饿挨寒冷，又没有杀人血案，孤苦伶仃地挣扎着……”

在老魑的可怜巴巴的哀告声里，倒遁鱼心里一阵发酸，身体一阵松懈。他竟然没有料到，顷刻间还在乞求的老魑，突然变成了一头海兽，朝着前边扑击过来，把倒遁鱼撞倒在地，自己蹿出了舱口，顺着身边的船舷，飞快地溜进海里了。

清醒过来的倒遁鱼，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迅猛地钻出舱口，悄然地跃过船舷，无声地潜进大海，迎面拦住了老魑，礁块般的拳头，猛地击中老魑的额头。老魑哼都没哼一声，被击得仰天翻倒，似乎已经被打死了，全身僵死地浮动着，继而慢慢地下沉着。

“这不经打的老魑，成了一拳死去的第一人！”倒遁鱼心里咒骂着，跟着沉尸钻进水里，伸手去掏照相机。不料诡计多端的老魑，明知不是倒遁鱼的敌手，使的是诈死自沉的手法，企图沉没后逃走，看到倒遁鱼继续追来，突然一个翻身，双手挡开倒遁鱼的上身，抡动自己的右脚，朝着倒遁鱼的下身，狠狠地踢了过去。倒遁鱼哎哟地叫了一声，痛得捂着下身。他的猛烈的性格，迅即爆炸起来，手脚像密集的雨点，击打着老魑的全身。被打得乱翻乱滚的老魑，思绪依然没有混乱，发觉遮盖面目的鱼皮帽脱落了，乘机抬起头来，哀哀地号叫着：“倒遁鱼老大饶命啊，我是笑女的朋友啊，多次救过笑女的生命啊……”

“啊啊你是老魑？啊啊老魑是包海老？……”看清老魑真面目的倒遁鱼，惊得停止了殴打。

“东海英雄倒遁鱼老大，你要的不是这个吗？我把这个送给你了！”趁着倒遁鱼惊愣的时候，老魑进一步施展逃命法术，掏出怀里的照相机，霍地一扬手，相机抛向远处水面，立即沉进海里了。“倒遁鱼老大，我是笑女的救命恩人，又把大洋宝藏送给你，求你饶我一条小命啊！”老魑哀求着，一个猛子扎下去，朝着幽沉的海底潜去。

倒遁鱼清醒过来了，瞄准相机落水的地点，飞快地潜游着……

急急逃命的老魑，利用海底闭气的功夫，拼命地潜游着，估计已经远离了倒遁鱼，这才浮出水面，长长地吸了口气。他行为匆忙而心绪冷静，知道自己暴露身份，再不能回到勘探船。如果此时游回网舫，势必和豹头一样，不被子弹打死，就被海警擒获。于是游进深幽的水谷，借助浪山的掩护，在海面缓缓漂泊。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渐渐地听到，不远处的枪声稀疏了，最后竟然停止了。他奋力冲上浪山，展眼眺望险滩，只见那条半沉半浮的网舫边，游近的海警们纷纷爬上船舷，舱面上传来隐隐约约的声音：“海盗怎么一个都不见了？”“海盗是死亡落海，还是跳海逃走了？”“我们先回勘探船，把宝藏洋投标标底运回去！”一片喧哗声里，海警们或许发现，搁浅的网舫船，一时半会儿难于拖走，于是纷纷下海，全都游回勘探船。一阵轰隆隆的机器声里，乘风破浪的勘探船，朝着鸥江口外的深水洋下去，渐入灰暗的夜色里了。

心有余悸的老魑，边窥探边泅游，小心翼翼地接近了网舫。他顺着船舷爬上去，借助天穹的星光月色，只见网舫舱面，除了几摊湿漉漉的血液，还有一些散乱的子弹壳，没有一具尸体，更没有一个活人。强烈的悲怆的情绪，在他心里冲涌着。他双掌拍打着舱面，老脸朝海地哭吼着：“豹头二弟啊，呆头鱼吾儿啊，你们到底在哪儿啊？”

几十年以前，大东海解放战争中，老魑侥幸地保住了生命，逃到一座海岛渔村，躲进一个相好的女人家里。海岛解放以后，他把自己的原名鲍海魑，改为现名包海老，和那个戴姓女人登记结婚，生下一个独生儿，此后担任漂海渔夫，在风口浪尖撒网捕鱼，养育自己的女人和儿子。不久后女人病死，他逐渐地发现，自己的独生儿子，又笨又凶又懒，在风狂浪器的东海，根本不能养活自己。大海的生活凶险又贫困，他艰难地撑持着。挨到“文革”初期，一直在东海割网偷鱼的豹头前来和他结盟，声称趁着混乱局势，闯荡海涯，劫财致富。首次和豹头花鱼会

晤时，他回忆起解放以前，那九死一生的海盗生活，所以没有立即答应。不料几天以后，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暗地里被豹头带走，还和豹头花鱼成为结拜兄弟，加入了抢船劫财的海盗行列。他想到蠢笨懒馋的儿子，只有海盗的行径，似乎能使他脱贫致富。于是他下了狠心，并说自己年事已老，只能秘密隐身，充当海盗团伙的幕后军师。他以原名的“魑”字，替自己起了个秘密代号“老魑”。于是豹头成为二魑，花鱼成为三魑，呆头鱼成为四魑，团伙号称东海四魑。为了彻底隐蔽父子的身份，他还根据亡妻的戴姓，把儿子的原名“鲍陀”，改成现名戴陀。戴陀因为性格呆笨，同伙叫他呆头鱼。

十年动乱期间，或许是解放前的出生入死的令他后怕的经历，或许是为了保证儿子的未来，不会因为杀人而被杀，或许是良心尚未完全泯灭，老魑一直主张只劫财不杀人。并且因为这种主张，常和豹头弄得不欢而散。但是这次大洋夺宝，对老魑父子的未来日子，有着生死攸关的作用，所以老魑连同儿子豁命参加行动。老魑做梦也没有想到，儿子鲍陀——呆头鱼，还有团伙首领豹头，今夜遭到海警袭击，竟然杳然不见了，根据他的估计，儿子只有两种下场，或是死亡后落海，或是受伤后跳海。就算受伤后跳海，陷身狂风恶浪，也是有九死无一生啊！

“皇天啊皇天啊，我的鲍陀儿啊！……”老魑凄惨地哭一阵，又不死心地嚷一阵，“儿子没有夺到大洋宝藏，儿子不会轻易丧命！儿子还会到宝藏洋，竞争玳瑁，夺取富贵……”

大结局

黄沙漫漫的海滩，浪花白灿灿地放艳。两只银羽披身的雪燕儿，在白浪花里展翅飞翔。

路过海滩的笑女，仰望着美丽的雪燕儿，脸上充满了艳羡和希冀。

通往县城的路上，县海洋渔业局彭局长，兴冲冲地奔过来，不乏滑稽地呼唤着：“人见人羡的妹妹啊，你像海雾里的美人鱼，真叫人难找啊！”

笑女咯咯一笑：“你这样跌跌撞撞地找我，就不怕跌倒在地头破血

流？有什么事情找我？”

彭局长笑嘻嘻地说：“我真想凑近你，吻一吻你的聪明又美丽的脑袋。你当宝藏洋勘探船挑鲜女，真是大材小用了。我现在要称呼你，尊敬的笑女董事长……”

笑女莫名其妙地问：“我怎么成了董事长？”

彭局长摸了摸笑女的脸：“那我告诉你吧，我心仪的美女妹妹，以你为法人代表海洋开发公司，在宝藏洋玳瑁产业承包竞争中，荣幸中标了。就是说你这个东海第一美女，即将成为东海第一富女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该死的倒遁鱼老大！”笑女听到中标的消息，呆呆地愣了一会儿，随着骂了一声，立刻转过身子，向远处跑去了。被她抛在身后的彭局长，似真似假地喊道：“人见人爱的美女，人见人羡的富女，多少男人对你动过心，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请留给我公平的竞争机会！”

笑女没有骂错。确实是倒遁鱼老大，因为自己亦渔亦盗的身份，难于具名参加投标。于是以笑女的名义，登记成立一个海洋经济开发公司，到海洋渔业局领来标书，参加宝藏洋玳瑁产业投标。他在鸥江口险滩，从老魑那里夺得投标标底，因此填写的承包数字，和标底最为接近，自然成为第一中标人。标书送达海洋渔业局后，倒遁鱼曾经通知她，他用她的名义投了标。

获得中标消息后，根据事先约定，笑女匆匆赶路，前往会见倒遁鱼。她一路奔走一路思考，想定了会见的内容。

这次约会的地址，是大鲸岛的珊瑚花湾。到达海湾边沿的笑女，心情亢奋地看到，清澄澄的海水里，大片的珊瑚花开放着，似红彤彤的牡丹，似黄灿灿的秋菊，似白晶晶的银昙，似绿闪闪的翡翠，似蓝黝黝的宝玉。大群的珊瑚花鱼，七彩斑斓的鳞片闪耀着，叨食着珊瑚花丛。一条灰斑斑的海豚，似乎不是追食鱼群，而是因为过分贪恋，扭着丰满的脸庞，抖着滚圆的胸脯，翘着肥壮的腭部，贴近并猥亵着一丛耸立的珊瑚花。笑女触景生情，联想到这次会面，自己准备以真挚的恋情，诱导那个倒遁鱼，跨进新生活境界，不由得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那么奔放，丰艳的脸颊，丰满的胸脯，丰圆的臀部，随着笑声抖动着。

“人逢喜事精神爽，笑姿笑声野又狂……”一簇耸立的礁石柱，隐蔽着一片平坦的石盘，倒遁鱼在石盘上等候，不无调侃地说着。

笑女心理准备充足，快步奔向前去，以小鸟依人的姿势，偎入倒遁鱼的胸前，仰着笑咪咪的脸蛋：“你真是十足的倒遁鱼，行事之道逆社会逆风俗，不用能够成就事业的男子，而用我这个小朝鲜女，怎能承担开发宝藏洋的重任？”

在笑女的诱惑中，倒遁鱼浑身颤动着，嘴里依旧说着硬话：“我是倒遁鱼，当然惯于逆流倒遁。这次和东海四魑逆着干，毁灭了四魑的计划，葬送了四魑团伙，夺取了承包玳瑁产业的标底。这次宝藏洋产业投标，我和重男轻女的海洋风俗逆着干，使你成为第一中标人，使你以后成为第一海洋富女！”

笑女在他的怀里扭捏着，啪地吻了他几口：“我偏要你一改逆反性格，顺着时势潮流，前往政府悔过，从此改过自新，公开闯荡宝藏洋，开发玳瑁产业，努力创业致富，成为时代新人！”

倒遁鱼一阵心猿意马，双手紧搂着笑女，嘴里呢喃着：“可是我是海盗，又改不了逆反性格，除了使自己心爱的女人，离开贫穷和灾难，获得荣华富贵，心里别无他求……”

笑女攥起小拳头，生气地擂中他的胸膛：“你这个倒遁鱼，还跟我说反话，对往昔的亦渔亦盗的生活，难道上瘾了，那么不离不弃？让你成为海盗的，也有客观原因，十年‘文革’动乱不休，渔家生活穷苦不堪，海洋灾难频发不止，还有海兽横行海盗逼迫，迫得多少渔夫，只有亦渔亦盗，才能在东海的风口浪尖，小命得以勉强维持。眼前时代变了，多年的改革开放，东海万象更新，你们应该顺应时势，改造自己，成为新人……”

倒遁鱼搂抱笑女的双臂，渐渐地放松了：“可是已经晚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我多年横行东海，劫船割网偷鱼，罪行数不胜数，难得政府的宽恕。就是这次夺取玳瑁产业标底，纯属以盗劫盗的行为，如果被政府获悉，不但会取消中标资格，还会判我的刑。你是我心仪的姑娘，总不会眼瞧着，让我入狱坐牢，过上暗无天日的日子……”

听着倒遁鱼的话，笑女浑身发颤起来，连声音也颤动着：“我要让你做人，我不让你做鬼！我要让你做渔夫，我不让你做海盗！只要你重

新做人，我情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她越说越激动，以似哭似笑的腔音，似吟似唱的旋律，哼着诱导情郎的渔谣：

在那遥远的深海里，翻船的风暴刚刮起。

风平浪静的海岸边，一条洁白的报风鱼，

粉身碎骨无所惧，一头撞死在礁岸区，

用生命向讨海郎报风讯，阻挡讨海郎出海把命弃。

我劝讨海的哥哥们，海涯凶险无尽期，

甬当做贼的自私鬼，平安闯海靠友谊，

你帮我来我帮你，为他人忘己又舍己。

看那舍己救人的报风鱼，救人的行为多悲烈，

献身的精神感天地，人神万古歌又泣！

“你过去唱渔歌吟渔谣，尤其是歌谣里的笑调，我早就知道你的心意了。你要我行走的航道，对我这样的海盗，那是或生或死的选择，你得给我时间，让我好好想想……”在笑女的歌声里，倒遁鱼一反常态，没有说反话说硬话，口气异常地放软了。

“我要你做我的好哥哥啊……”笑女实施最后的手段，激情冲涌地扑向前去，整个儿搂着倒遁鱼。鲜红又颤抖的嘴唇，在倒遁鱼的脸上，情切切地吻着。倒遁鱼的感情，终于像压抑在海底的潜涌，哗地喷发起来，把笑女放倒在礁盘上，急不可耐地扒下衣服，以飞鱼扑红虾之姿，朝着笑女扑下去了……

一阵巫山云雨之后，两人气喘吁吁地躺着。笑女替倒遁鱼披上衣服，似嗔似喜地说：“你这个倒遁鱼海盗，把我弄成真正的女海盗的女人了，我要你听我的劝导，从此甬做海盗，做个好形势中的新人！”

倒遁鱼思索了一下，口气更加和缓：“你我的关系，密切到现在的程度，你是海盗的女人，我是女人的海盗，对自己女人的话，我如果该听从的不听从，那是大鲨鱼吞打鲨鱼铁钩，该着活活咽死。”

笑女捂着他的嘴：“在这你我的首次喜日，不准你说不吉利的话，我只要你说心里话。”

倒遁鱼翻身坐起来，一字一顿地说：“我是个言出必行的闯海汉，我听你的劝告，从此不做海盗，彻底结束亦渔亦盗的生涯。但是你的第二项要求，要我向政府自首，公开自己的身份，实在难于做到。”

笑女继续劝道：“你是我的男人，我是个懂事理的女人，不会叫你成为百依百顺的男人。我的真正的心意，是要你理解，人活在险恶的环境里，不能一心追求自身利益！人活在新的时代里，不能沉湎在过去的生活里！人具有的生命力，是可以创造一切新事物的，应该摆脱旧时的我，创造全新的我！”

倒遁鱼的话声更低了：“我和你一样，也读过书识得字，事理不是全不懂。但是我有我的苦衷，我是个做过坏事的海盗，可以不替自己考虑，却要替你考虑，不能让渔家男女，责骂你是海盗的女人。机器船可以倒车倒船，风帆船也可以逆风倒船，我可以另择驶船办法，另行一条航道。”

笑女疑惑地问：“你选择什么驶船法？”

倒遁鱼搂了搂她：“为彻底隐蔽我的身份，让你拥有好名声，到宝藏洋顺风顺流地创业，你以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向银行贷款，建造新的船舶；招聘海洋产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雇佣船老大和船伙计，还有不晕船的打工人员，前往宝藏的承包海域，采集野生玳瑁，人工养殖玳瑁，售往加工厂，高价投入市场。”

笑女不依不饶地说：“你是我的男人，你必须参加创业！你必须分享创业的福运！”

倒遁鱼把她搂得更紧了：“我就是豁出小命，也不愿离开你这样的女人，亦不愿离开历尽危难才到手的事业！”

笑女挑逗地笑着：“你准备用什么办法，日夜拴住我的心，时刻抓住我的事业？”

倒遁鱼神秘地说：“我有两种办法，把你和事业，死死抓在手心。一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例如夜色笼罩大海，雾气弥漫水天，我会

突然出现，帮助你创业。二是在你遭遇困难时，例如海暴海兽海盗袭击，因为人财物的缺乏，而导致事业的窘境，我会时刻留在你的旁边。当然还有一句话，是我这种个性的人，必须说出口的，你作为我的女人，除非我这条倒遁鱼，变成一条搁浅的死鱼，我决不会令功成名就后的女人，找理由离开我！也就是你这个海盗的女人，必须做满一辈子！”

笑女又播又笑：“你这个名副其实的倒遁鱼，你这个十恶不赦的海盗，咯咯咯……”

倒遁鱼又说道：“当然我会让成为桅梢尖的船灯，光芒照遍海域的。这座风高浪急的东海，风暴卷天覆地，海浪如山驰骋，水流湍急奔腾，险滩满海密布，鱼兽凶猛地横行，无穷的海难，无尽的饥寒，迫得我和很多的渔家，使用亦渔亦盗的手段，维持生命的生存。往后创业成功，你获得产业利润后……”

笑女接过话头：“我早就打定主意了，开发宝藏洋，获得利润后，我要提供多余的资金，帮助贫困的渔家，也包括你这种亦渔亦盗的人，买船买网买渔具，脱离危险和贫困，进入发家致富的生活境地……”

倒遁鱼继续说道：“不过我获悉，一些改革开放早的海域，有些渔家男女，成为海洋富翁，也做了一些好事，帮助渔家致富。但是成为名人后，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就把原先的配偶，一脚蹬回荒海僻岛，另娶美男美女，到大陆城市风流快活了。你如果成为那种人，小心我使出海盗的手段，迫得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笑女再次笑着播打着倒遁鱼：“你真是逆性不改的倒遁鱼，你真是坏透的海盗，咯咯咯……”

“咯咯咯……”“哈哈……”笑女和倒遁鱼的笑声，在海面荡漾着……

数月后的早晨，蓝光闪亮的海岸边，泊着阿螺叔驾驶的小机帆船，花鱼和诸葛通也在舱面。倒遁鱼从海岸跳上船，向花鱼招呼道：“文生表姐夫，你到舱里来，我有事告诉你。”他带着花鱼进了舱，把一张信纸交给花鱼，“这是邮局寄给笑女的，你仔细看一下。”

花鱼边看边念：“……我们东海四魑，为了开发宝藏洋玳瑁产业，

死的死伤的伤，鲜血染红了东海。倒遁鱼和笑女，你俩狡诈又凶猛，夺走了玳瑁产业，眼看成为海洋富翁。东海四魑胸怀如海，不和你们计较往昔，但是严正地要求你们，给东海四魑一口饭吃，每年玳瑁产业的利润，三分之一的分成给东海四魑，现金交给三魑陆文生，由他转交我们。如果你们拒绝，东海四魑的手段，你们是耳闻目睹的，用你们的一条命，换我们团伙成员的一条命！用你们的一滴血，换我们团伙成员的一滴血！假使倒遁鱼老大，凭借本领和勇力，可以逃脱四魑的袭击，笑女一个弱小女子，就像入网的红虾，只有任凭我们处置！你俩是否答应四魑的要求，让三魑花鱼转告我们。三魑虽然投靠了倒遁鱼，但和老魑大哥没有反目，毕竟还是老魑大哥的三弟，他会找到老魑大哥，把你们的意见转告四魑的……”花鱼念着念着，拿信的双手颤抖着。

倒遁鱼安慰道：“表姐夫甭多想了。笑女认识老魑包海老的字迹，断定这封恐吓信，是包海老写的。表姐夫曾经告诉我，二魑豹头和四魑呆头鱼，都在鸥江口的枪战中，被海警射杀，并且落水葬海了。也就是说这封信，是形孤影单的老魑，流窜东海走投无路，利用东海四魑的名义，进行威吓恐吓，白日做发财梦。老魑凭着超人的狡猾，利用信的内容，达到一鱼三吃的目的。一是企图夺取不义之财，二是挑拨我和你的关系，三是老魑有精密的思考，他估计你我是姻亲，我不会伤害你。但老魑凭自己的多疑，觉得我会对你猜疑，你如果心生恐慌，会重新投奔老魑，你们能够重新聚集，拉起东海四魑的旗号。可是老魑的阴谋，我不会让它得逞。我倒遁鱼虽然是粗人，已经看清他的一鱼三吃的计划。你对侯花表姐日久生情，对二魑豹头杀害侯花，你是怀着满腔怒火，真心实意地前来，投靠自己的表妹夫，决不会中老魑的离间计！”

花鱼听着倒遁鱼的话，激动得双眼闪泪光：“感谢表妹夫的信任！表妹夫不但信任我，我难于公开身份，你还让笑女的公司暗地招聘我，给我发工资，我越想越觉得，有一桩事情，对不起表妹夫，就是没有把包海老的行踪，告诉表妹夫。今天为了表示诚意，我坦白地告诉表妹夫，最近半年多来，丧失了二魑和四魑的包海老，走投无路之际，被迫重操旧业，搞到一条摇鼓舢板，躲到孤岛赤魍屿，在那座偏僻的避风湾，载一些柴米油盐，出售给避风渔船，赚点生活小费。”

倒遁鱼十分兴奋，拉着花鱼钻出船舱：“诸葛通和表姐夫，你俩留守小机帆船。我和阿螺叔，前往赤魍屿。”

阿螺叔询问道：“这段日子以来，你我日夜漂泊宝藏洋，保护笑女

的海洋产业。赤缸屿很遥远，来往一趟要好几轮潮汐，会不会耽误了正事？”

倒遁鱼大声说道：“我已经获悉，东海四魑的老魑，躲藏在赤缸屿。他异想天开，威胁我和笑女，如果开发海洋的收入，不给他分成，他就要杀人劫财。老子是倒遁鱼，惯于倒着行船，偏偏要以盗劫盗，杀掉贼性不改的老魑，实施惩治海盗的方法，将他抛尸葬海！”倒遁鱼说罢，也不管花鱼的反应，一边带走阿螺，一边继续大声地嚷，“只要老魑的目光，死死盯着宝藏洋，死死盯着笑女，老子就要追袭他，直到他成为葬海鬼！”

两天后的下午，追杀老魑的倒遁鱼，驾着机动舢板，来到赤缸屿避风湾，风到渔家就喊问：“见到摇鼓船的包海老了吗？请船老大告诉他，有人来要他的脑袋了！”

阿螺叔的心里话，再也忍不住了：“倒遁鱼老大，自从你闯荡东海，一直反对杀人放火。老魑和你没有血仇，又曾经多次关照过笑女，你真的要对他下杀手？”

倒遁鱼神秘地笑道：“我当着花鱼的面，扬言要杀掉老魑，是让花鱼转告老魑，老魑听后惊破胆，远远地离开宝藏洋，使笑女的事业，得到安全保证！”

阿螺叔又不解了：“花鱼和你是姻亲，又真心投靠你，他会和老魑秘密会晤？”

“花鱼从没有出卖老魑，他对老魑怀着感情。他前天告诉我，老魑躲在赤缸屿，是为了向我表达诚意，又为了测试我对老魑的态度，并非出自他花鱼的真心。我可以准确地猜测，他讲出老魑藏身处后，又听到我要袭杀老魑，必定赶在我们前边，前去通知老魑，叫他远远地逃走。这样的话，我让老魑远离宝藏洋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倒遁鱼得意地说。

“花鱼会用什么办法，前去通知老魑？”

“现在形势变了，海区流行手机通讯了，花鱼刚刚买了手机，他会想法转告熟人，熟人告知老魑，老魑会和他通话的。”

“那我俩到赤缸屿，还不是鱼篓盛水一场空？”

“我不但前来赤缸屿，我还要到达所有老魑藏身之处，四处放话追杀老魑，让老魑吓得屁滚尿流，从此离开宝藏洋！让笑女开发海洋的事业，永远安全无忧！”倒遁鱼慷慨激昂地发誓。

“谁说你是倒遁鱼，你都变成大智慧的诸葛先生了！有你日夜巡弋宝藏洋，用智慧吓走残余的海盗，笑女和事业都会安全发达呢！我和跟你的人，都有奔头呢！”阿螺叔敬佩不已。

“哈哈……”倒遁鱼的粗犷的笑声，震荡着海涯……

又一个下午，广漠的宝藏洋，风不吹浪不涌，蓝潋潋的海面出奇的平坦。长时间失踪的包海老，驾着一条摇鼓舢板，神秘地漂泊着。他不像摇鼓老大的常态，摇动小小的鱼皮鼓，用鼓声召唤渔船伙计，登上他的小舢板，购买柴米油盐，添置网线帆布。他下半身穿着宽筒笼裤，缠腰的裤头布条下边，是斜形网目的布皱；上半身穿着防水渔衣，布纽扣扣紧斜襟，表面亮着桐油染过的黄色；一只东海渔家特有的斗笠，篾丝和棕片做成，几乎遮盖了整个脸面，根本难于看清他的形貌。加上他一边漂海一边放钓，俨然一个海洋放钓的渔翁。

二魑豹头和四魑儿子葬身大海后，包海老一怕政府搜捕，二怕倒遁鱼追杀，日夜忐忑不安，过着海洋逃亡生活。三魑花鱼还算有良心，暗中找到他，给予他一些接济，通告他一些消息。他毕竟是东海四魑的重要成员，走投无路的逃亡中，深深的绝望之余，还有强烈的不甘心，因此勾起幻想，做一番临死前的挣扎，或许得到横财，可保自己的暮年，能够富贵到老。因此寄出恐吓信，逼迫笑女给予分成。不想信件转交倒遁鱼，倒遁鱼满东海追杀他，弄得他惶惶不可终日，忍饥忍寒地漂泊，钻风钻浪地逃亡。他心里明白，再这样挣扎下去，必定死无葬身之所。而且他的幻觉里，一直窝着一个秘密，那就是半年以前，在鸥江口险滩，他虽然找不到豹头和儿子，怀疑他俩落海而亡，但是就算落海而亡，为何没有尸体浮出水面？他俩游海功夫不弱，或许受过海警枪伤后，能够潜水逃走。那样的话，他俩会去哪儿呢？对于他俩来说，为了宝藏洋的玳瑁，多少次豁命竞争过。他俩如果活在海里，必定会潜进宝藏洋，伺机夺取财富。

包海老怀着残余的梦想，用服饰遮盖原形，偷偷溜入宝藏洋。辽阔

无涯的宝藏洋，谁也没有去注意，这一条小不丁儿的钓鱼舢板。这就使得包海老，能够漂泊多日。但他绝望的情绪逐日浓烈，原本怀疑已经死亡的豹头和儿子，压根儿杳然无踪，可能确死无疑了。更加致命的是，时刻映入包海老视界的，是那宝藏洋的焕然一新的景象——

这座千古盛名的宝藏洋，以其一眼望不见边际的疆域、雄伟耸立的浪山、深邃下坠的水谷、滔滔奔泻的急流，展现着极致的波澜壮阔之景。它根据地理水文气温等要素，分成四种渔场，明礁暗礁密布的海滩渔场，水质营养丰富的养殖渔场，具备抛锚条件的浅水网渔场，浩浩荡荡的深水渔场，各座渔场分割成一小片一小片，交给专业渔夫承包。成千上万的海洋开拓者，正在如火如荼地劳作着。

地理复杂的海滩渔场，是采集野生海生物的地方。热闹繁忙的渔家，穿红着绿的渔妇渔女占多数。她们攀上黑嶙嶙的礁矶，采集着灰白色牡蛎、浅黑色的藤壶、黄殷殷的佛手、银晶晶的涨潮螺、淡红色的苦螺；她们踩着大海滩，从大量的细沙粗石里，挖出乳头状的石奶、花斑斑的西施贝、双壳稀薄的工代、白纹弧状的蛤蜊；她们双膝没入泥涂，灵活的手指捉出了八脚飞舞的章鱼、长舌爬动的泥螺、双壳夹人的花蚌、弹地飞跃的弹涂鱼。她们把野生的海生物，装成一篓篓，运往远方渔市，精美加工后出售。

第二种是养殖渔场，远处有淡水河入海，近处有北来寒流南来暖流交汇，流水携来丰富的营养。承包各片海域的渔家，创造了立体性的养殖事业。在幽暗的海底，养殖珍珠贝和海参。在蓝色的深水，口子密封的渔网里，养殖白鳗黑鲛灰**鲩**。在涟漪漫漫的水面，有序排列的网箱里，养殖对虾水母海鱼。

另一些清澈明亮的浅水渔场，数百上千的渔家，以竹木网桩或铁质锚具固定在海底，尼龙绳棕丝绳竹篾绳连接两头，水面拴着数不胜数的定置网，网目细小的小罾网装进虾皮，网目稍大的中罾网兜着红虾，网目最大的大罾网专捕浅水巴郎鱼。还有种类繁多的流刺网，以沉子坠进水里，以浮子漂上水面，上下张开的网目，专门伺候只得冲前不知后退的鲳鱼，让它们一头扎入，难于脱身。

水域最为无尽辽阔，场面最为宏伟壮观，气势最为轰轰烈烈的，是一座深水渔场。漫漫无边的渔场上，渔家从事的是流动渔业。只见一对对体形威仪的渔轮、一双双冲波击浪的机帆船、一艘艘风帆飞扬的单

拖网船，以其巨大的数量，组成庞大的队列，状若一条条巨龙，在浩茫的水天驰骋。这些流动拖网船的周围，船舷激起的蓝澄澄的浪山、浪山峭尖的白灿灿的水花、水花里惊飞出来的黑灰灰的鸬鹚，全部伴着巨龙般的船队，气势雄雄地奔腾着。似乎他们奔向的远方，有着无尽美好的海市，在等候着他们……

面对着宝藏洋的日新月异的形势，老魑包海老的心绪，像烈火煮沸的鱼油，剧烈地翻滚着。他是个横行大洋的海盗，看到闯出苦海的渔家，如今逍遥自在的生活，妒忌的火焰燃烧着。他是个饱受腥风咸浪的海里人，看到眼前的情景，回忆往昔的人生，又感到阵阵的后悔和痛苦。他是个思维能力很强的男人，宝藏洋的新形势，强烈地引诱着他，心底也曾浮起希冀，真想投身新生活里。他又是个陷进绝境的流亡者，越对照其他渔家的幸运，越觉得无比沮丧，绝望像一张渔网，又沉又重地笼罩着他，自己背负重重罪行，政府会法办，渔家会惩治，倒遁鱼会追杀，四魑团伙灭亡了，儿子葬身大海了，自己走投无路了……

包海老瘫痪了似的，全身躺在船舷上，任凭舢板漂浮着。舢板漂啊漂啊，漂到了宝藏洋的东方。那座神秘又神美的玳瑁渔场，出现在他的眼前了。

令人惊奇的是，此时此刻的玳瑁渔场，没有人下海潜水，采集野生玳瑁。没有人驾驶小船，投入大工养玳瑁的劳作。一种欢闹的声音，惹得包海老举目眺望。

他看到玳瑁渔场中央，坦然如镜的水面，数百条大型机帆船、中型风帆船、小型木舢板聚成巨大的船簇。几条高低相似的船舶，舱面连成一片舞台。居中的桅杆上，挂着红色的布幅，上边贴着几个大字：大鲸县渔场文化娱乐大会。一阵欢快的鼓乐声后，主持者开始报幕：“渔家兄弟姐妹们，根据大鲸县政府指示，县文化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带领渔家业余演员们，深入各座渔场，慰问辛苦闯海的渔家兄弟姐妹们……本次演出的第一支歌，由曾在全县渔歌渔谣比赛中，荣获渔家笑调组第一名的肖女同志，首先向大家献演。肖女独唱的是渔歌中的笑调，根据传统的词曲，经过县文化馆改编，名叫《美丽的生命美丽地飞》，请大家欣赏。”

一种清脆悦耳的歌声，在朗朗海天飘荡着：

唧唧唧，唧唧唧，

无边的东海处处奇，
有一只雪燕笑唧唧，
东海生灵千万类，
这只雪燕最美丽，
它笑声唧唧向前飞，
为了飞到海市里，
不怕腥风暴来卷席，
不怕咸水浪来扑击，
美好的海市把它迷，
它展翅飞得笑唧唧。
美丽的雪燕笑唧唧，
飞向海市笑唧唧，
生命的好轨迹都统一，
美丽的生命美丽地飞，
像讨海郎飞向大事业，
像朝鲜女飞向大富贵，
飞得欢天又喜地，
欢乐的笑声满海起，
唧唧唧，唧唧唧……

笑女的美妙的歌声，竟然像一支渔箭，射中包海老的心灵，使他感到又悔又痛。他实在抑制不住痛苦的心绪，连续发出了啊啊的怪叫声。

谁也没有想到，文化演出的船簇周围有一条小型机帆船，恍若哨兵一般，绕着船簇巡弋着。驾驭小机帆船的，竟然是倒遁鱼和阿螺叔。连续几天时间，倒遁鱼穿戴着鱼皮衣帽，坚守在玳瑁渔场，暗地里保护玳瑁产业，防备四魑的残余成员，威吓不成而贼性勃发，前来劫宝夺财。是包海老的怪叫声惊动了倒遁鱼。他循着熟悉的声音，亮闪闪的目光一扫视，发现了漂泊的摇鼓舢板上，晃荡着一条熟悉的身影。他告诉阿螺叔：“他是包海老！这个可恶的老魑，果然贼心不死，潜到宝藏洋，企图危害笑女的事业。开足马力全速前进，追上摇鼓舢板，惩治那个老魑！”

阿螺叔拉动变速器，小机帆船朝着摇鼓舢板，一头冲上去了。

摇鼓舢板上的包海老，也发现倒遁鱼追杀过来，拼命摇动木橹，向远方的深水洋逃奔。

看着包海老没命地奔逃，阿螺叔不无同情地问：“我说倒遁鱼老大，你这样追袭老魑，是不是改变主意，要灭掉老魑了？”

倒遁鱼应道：“我把四魑团伙的花鱼和诸葛通，都介绍给笑女，让笑女暗暗收留他们，打工领薪金。老魑和我也没有血仇，又和我有一种特殊关系，我不会伤害他的！”

阿螺叔继续问道：“你不想伤害老魑？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倒遁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是我的长辈，我就把我和老魑的特殊关系告诉你吧！你应该听说过，几十年前，大东海解放战争以前，曾经有三个著名的海盗，人称‘东海三魑’。”

阿螺叔吓了一跳：“你们与东海三魑有关系？”

倒遁鱼点点头：“我的阿爸，就是那时的东海三魑的义兄，也就是称为‘大魑兄’的，绰号土溜鱼。他和母亲花媚，结为夫妻后，到一座小岛，隐姓埋名地生活下来，只生下我一个儿子。长期的海洋风浪，以及解放后的困难日子，拖垮了他俩的身体，他俩先后辞世，留下我一个孤儿，在东海漂泊，又在‘文革’里，被混进造反派的豹头们所迫，迫成现在的身份。而你所问的四魑中的老军师，也就是包海老，他原先姓鲍，真名鲍海魑，也就是东海三魑里的小魑弟，绰号‘鬼头魑’。因为担心别人发现他的罪恶历史，才改姓名为包海老。”

阿螺叔大惊失色：“什么？解放东海时的名闻东海的鬼头魑，解放后销声匿迹了，变成现今的东海四魑里的老魑？”

倒遁鱼肯定地说：“他躲得开所有渔家的视线，躲不开我阿爸土溜鱼的眼睛。我阿爸在解放后，一直注视着他。鬼头魑原先的女人，也就是我阿娘花媚的小妹，名叫花芯。解放大东海时，因为花芯不幸死亡，鬼头魑很爱她，这才暂时放弃海盗行业，到荒岛野海躲起来。解放以后，他也一度融入渔家社会，另娶了一个妻子，生下了呆头鱼，也就是那个四魑。鬼头魑的妻子患病之后，儿子又呆又恶，又在‘文革’混乱时期，跟着豹头加入造反派，四处行凶作恶。鬼头魑重新出山，担任东海四魑中的老魑的原因，除了发财之心萌生外，还有外部原因，例如豹头们纠缠他，‘文革’时的贫困生活逼迫他，为了保护儿子的安全，所以他充当四魑的幕后军师。美人鱼皮遮面目，不出面劫财掠货，反对杀人害命，这些都是鬼头魑的老习惯，一生没有改变过。我阿爸土溜鱼生前，曾把鬼头魑的情况和行踪，详细告诉过我。严格地说起来，他是我阿爸土溜鱼的小魑弟，也就是结帮小弟，又是我阿娘花媚的小妹夫。尽管我小姨和鬼头魑，没有生过儿女，但是毕竟有些亲戚关系。综合上述原因，我是不能取他的命的……”

阿螺叔不解地问：“你既然不取他头颅，为什么往死地里追他？”

倒遁鱼苦笑了一声，又解释道：“这不能怪我，怪他鬼头魑自己。他鬼头魑趁着‘文革’混乱，加入东海四魑海盗团伙后，虽然反对杀人，但他的贼性依然炽热，出过不少鬼主意，干过不少坏事。看看眼前的他吧，落到团伙解散儿子死亡的下场，还是发财之心不死，今天潜进宝藏洋，明天就会袭击玳瑁渔场！男人心不狠，好事做不成。我必须逼迫他，吓得他死了心，从此离开宝藏洋，永远不敢侵犯笑女！”

倒遁鱼的小机帆船，眼看追上鬼头魑的摇鼓舢板了。

“皇天啊皇天啊，你霎派倒遁鱼追杀我，我也不想活在世上了！我的可怜的呆头鱼儿子啊，我的唯一的心肝宝贝啊，阿爸下海了，到阴间照顾你了！”极致绝望的包海老，抱起沉重的压船石，拉起一条网兜，连人带石头地钻了进去，在舱面一打滚，哗地落进了大海，沉得杳然无影了。

倒遁鱼看着鬼头魑自杀，急得跺着脚：“啊呀这老呆子，我只想赶走他，不会伤害他，他竟然用起海盗自葬之法，让自己沉进海底，难于

挣扎脱身！”

阿螺叔搭腔道：“这种凛然赴死的海盗精神，倒也令人敬佩！”

“不！他鬼头魑没有死罪，不该受死刑！再说他和我阿爸阿娘，毕竟是亲戚。大东海的闯荡人，不肯豁命去救溺水人，不是爹养娘生的人！我得去救鬼头魑！”倒遁鱼下定了决心，驾着自己的小船，冲到鬼头魑葬海的水域，甩掉自己的衣服，一个弧形跳跃，从船舷上闪掠而出，扎进大海了。

好一阵时刻，倒遁鱼从海底冲出来，手里举起一根绳子，朝阿螺叔喊道：“这个鬼头魑，真不愧为诡计多端的鬼头魑！这条绳子，只捆住压船石和网兜，不见他的尸体。这个鬼头魑，或许是为摆脱我的追击，假装跳海自杀，沉进海里后，从没有扎紧的网口钻出来，浮上海面，爬上摇鼓舢板，驾船逃走了？或许是真的自杀，绳子没有扎紧网口，被海底急流冲走了？”

阿螺叔举目远望，只见数里外的海面，果真有一条影影绰绰的小舢板，朝着迷蒙又喧嚣的远洋驶去，渐渐地不见踪影了。阿螺叔询问道：“那条小舢板上，或许载着鬼头魑，是不是追过去？”

倒遁鱼自语道：“古人都知道穷寇莫追，我干吗要追一个可怜的老人呢？！”

阿螺叔问道：“往后的你想怎么办？是公开和笑女成家，帮助笑女成就事业，还是维持目前的状况，在大东海时隐时现，当笑女的秘密男人？”

倒遁鱼说道：“改革开放后的大东海，实施以法治海，以法治岛。我虽然是被迫为盗的渔夫，但也当过海盗，做过不少割网偷鱼的事。得等我得到准确消息，政府不会惩办我了，才能公开回到渔村，融入社会中。”

阿螺叔笑着问：“笑女的事业日益兴旺，成为有钱的美女了。你就不担心，笑女会成为别人的女人？”

倒遁鱼大声应道：“她如果成为别人的女人，老子就成为劫女人的海盗，把她捉到大东海，让她成为海盗的女人！”

阿螺叔呵斥道：“你真是驶倒船说逆话的野汉！笑女早就成为海盗的女人了，不过不是其他海盗的女人，而是你这个海盗的女人！笑女那样好的美女，前世算是欠你的债，那般忠心不二地，做你这个海盗的女人！”

倒遁鱼的笑声在东海回荡着。倒遁鱼的小机帆船，没有驶回宝藏洋，而是乘风破浪地前进，一头冲向远洋，从此不见踪影了。

闯海人的岁月，犹如海平面上的彩虹，漂浮又美幻。此后的东海渔家，流传着一个迷人的故事，说是每逢月轮圆满的大潮之夜，有一个英武剽悍的船老大，冲波击浪地驾着船，来到渔业景象壮丽的宝藏洋，和一个开发海洋经济而致富的美女，无尽欢愉无尽甜蜜地相会。人们纷纷猜测，英武剽悍的船老大可能是倒遁鱼，开发海洋致富的美女可能是笑女。他俩的幸福，像海流一样无尽漫长……

注释：

[1] 泳谷：渔家俗语，意为海浪。

[2] 暴头：渔家俗语，意为海洋风暴。

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

长篇小说卷

苦雪

庄杰孝◎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苦雪（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长篇小说卷）

作者：庄杰孝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1-01

ISBN：9787503471926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苦雪](#)
[海洋美女](#)

苦雪

第一章

一个美丽而多难的母亲，驾着破烂的舢板，在台湾海峡的汹汹腾腾的浪山水谷，拼命地漂泊着……

这是一九四九年仲秋一天的晌午时分。

而这天早晨，腥气浓烈的狂风扫荡着台湾海峡，渺渺洋面，水花似雪白的绵羊，在碧绿的草浪间翻滚着奔腾着。恶浪如绿毛绿脸绿眼睛的凶神恶煞，个个以张牙舞爪蹬脚昂首的势态，纷纷纭纭汹汹腾腾，扑向前边的绵羊似的水花，凶狂地撕扑着啃咬着，漫天飞扬的白亮亮的浪珠，仿佛是被它们残害的弱者的血肉。

海峡西侧的望洋坳，阵阵枪炮声震天动地，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官兵，三五成群地布在峨峨山巅、黝黝礁岸和灿灿沙滩上，驱赶着全渔村的光头青溜溜的渔哥、羊角辫晃荡荡的渔妹、怀抱光腴娃的渔妇、头顶篾丝斗笠身穿棕蓑的渔夫、披着褴褛的斜襟衣的渔婆和穿着黑色宽筒笼裤的渔公，一齐押上港湾里的军舰。渔家男女们在黑洞洞的枪口下，转着古铜色的脸庞，看着即将永别的黄灰灰的茅草屋、破烂烂的讨海船和生死相依的望洋坳，个个眼睫挂着泪珠。他们被官兵们推得颠颠趺趺，挤在军舰甲板的旮旯拐角，抖抖索索地缩在一起。

军舰起锚了，朝着台湾岛方向驰骋。

蓦地，从望洋坳后边的荒野海滩，一群群衣着五颜六色的人们，杂乱无章地冲出来，手里的驳壳枪冲锋枪机关枪步枪朝四面八方射击。这是长年在海洋劫船杀人的海匪，看到国民党败军劫持渔家逃往台湾的情景，趁机前来打劫。海匪们冲进茅草覆顶海泥糊墙的渔屋，抢出渔家来

不及带走的帆布缝补的衣服、网片叠成的“棉被”、黑斑斑的木箱木橱木床、破破烂烂的铜质用具和鲨鱼皮做的长靴腰兜，然后引火种抛上茅屋顶。顿时，一座座茅屋化成一股股火焰，乌黑的烟柱直冲云天，连成黑压压的云海，严严实实地笼罩在望洋坳上空。

冲到渔船上的海匪，一个个像恶蟹争食小鱿鱼，争先恐后地跃进船舱，从里面抢出一簍簍红虾、一篓篓黄鱼、一串串青鳗、一条条花斑鱼，以及布帆、棕网、桐油染过的雨衣。手持短枪的匪首一吆喝，会驾船的喽啰们纷纷升帆降舵摇橹划桨，一条条渔船驶向大洋深处的匪岛了。

一伙留在望洋坳搜索的海匪，继续向山坳深处前进。那里，独门独户地坐落着一座大四合院。由四列厅堂围成的庭院，均为歇山卷棚式建筑，青砖灰瓦，不饰彩绘，古色古香。厅堂里的梁柱檩椽，建筑精巧，式样凝重，但布满裂痕朽槽，显示着古远的历史。厅堂中间，摆着四方形的天地桌，两侧则是古代传下来的太师椅。壁面灰土掉落，斑驳陆离，挂着古人描绘的山水画，一旁还有巨大的字幅。正厅旁边的厢房，充当书房和卧室，里面摆满挂屏、古钟、紫檀、玉皿、瓷器、景泰蓝。

这座渔村罕见的书香门第，主人姓赵，是个四十多岁的秀才，据传是南宋覆灭时南逃的皇族后裔，渔家人敬称他为赵皇族。今天，赵皇族和他的十来岁的独生女赵苦雪和老仆人赵仲卜，被国军一齐掳上逃往台湾的军舰，唯有回娘家的妻子黄阿姆，没有被劫持。

也是祸不单行，正当海匪赶往赵家时，赵皇族的妻子黄阿姆，刚刚从娘家回到赵家。这个风姿绰约丽彩映人的母亲，发现家里静寂无声，不由焦急地呼喊女儿：“苦雪！苦雪！”

“哈哈，皇天赐给我们美女了！”奔进赵家的海匪们，被天仙似的黄阿姆惊呆了，随即向她扑来，嘴里狂荡地淫笑着。

“啊！……”黄阿姆立即猜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以为女儿和丈夫被海匪们劫到海里，急忙撞开大门，没命地奔逃呼喊：“苦雪——苦雪她爹——”

她在海匪们的追击中，跳上一条被海匪遗弃的破舢板，扬起灰黄的风帆，荡向滔滔的海峡，寻觅失踪的丈夫和女儿。

背后，海匪们驾着一条白底船，飞速地追出了港湾。

几刻钟后，黄阿姆终于发现一条国民党海军的舰艇，停泊在海峡的水域里，仿佛在等候其他地方逃往台湾的国军官兵。军舰甲板上，拥挤着望洋坳的渔家男女。蓦地，赵皇族、苦雪和赵仲卜的身影，映进黄阿姆的眼帘，她撕破嗓门地哭喊：“女儿啊……”

军舰人群里，赵皇族和苦雪同时发现了舢板上的黄阿姆，父女俩猛地蹿跳起来：“母亲啊……”可是，他俩的手脚，全被捆扎在其他人身。他俩蹦跳着哭叫着。国民党军的明晃晃的刺刀，直戳戳地顶着他俩的胸口，不许他们动弹。小苦雪学着父亲的样子，跪在军人们的前边，额头砰砰地撞着甲板：“我要母亲啊！我要母亲啊！”

天塌地陷般的灾祸降临了！

疯狂追来的白底船，飞快地靠近了小舢板，如狼似虎的海匪们凶狂地跳上舢板船，扑倒了拼命挣扎的黄阿姆。

一会儿后，舢板舱面的黄阿姆，仿佛化成了人形的雪鱼，那躯体胜似纯净无瑕的冰玉，赛过细腻晰白的雪花，焕发出皎洁灿白的光彩，显示着无与伦比的美丽。

而海匪们状如穷凶极恶的海兽，疯姿狂态地糟蹋着这美丽的母亲……

泊在不远处的军舰，赵皇族早就昏倒在花甲老仆赵仲卜的身上，女儿苦雪继续不停地磕着血淋淋的额头，撕心裂肺地号叫着：“我要母亲啊……”

白底船上，发泄完兽欲的海匪们，一个个俯卧仰翻，吁吁喘息。

可怜的黄阿姆，赤身裸体蠕蠕爬行着，渐渐地爬上舢板的舷帮上，向着军舰上的女儿，竭尽最后的力量哭喊了一声：“苦命的女儿啊！”哭罢，伸出右侧的玉臂，从一个海匪的腰里抽出一颗黝黑的炸弹，猛地拉响了引信，轰，一团黄爆爆的火光里，白花花的海水携着舢板的碎片和死者的血肉，炸向高天。

同时间，碧澄澄的海水里，神奇鬼怪地出现了一条白晃晃的影儿。

像是暗流在回荡，像美人鱼在泅游，更像黄阿姆的永不会被毁灭的幽灵般的魂魄，在器器海峡飘忽着.....

第二章

台湾岛，基隆市西侧的荔枝湾，繁茂的椰树、芭蕉、橡木，参差不齐地簇拥着。

荔枝湾外侧，面临滔滔海峡的巍巍石坡上，有一座芭蕉叶盖顶棕榈秆编墙的茅屋。屋顶的低空，乌灰灰的云彩铺天盖地地笼罩着，其间洒下的毛毛细雨，在寒森森的冷风吹拂中，状似密纷纷的白丝，织成一张巨大的渔网，拂拂扬扬。

被劫持到台湾的大陆望洋坳的渔家，一登上宝岛，就被以“到各地开发”的名义遣散开来。赵皇族带着女儿和老仆，在荔枝湾建了这间茅屋。他特地把茅屋建在海峡旁边，仿佛在等候着妻子的飘荡海峡的灵魂。丧妻的悲伤、离乡的苦难、贫困的生活，使原先身体衰弱的赵皇族一病不起，此刻，他躺在竹床上，时而热灼灼地发昏，时而冷冰冰地打战，不祥的预兆罩着他的心，他发出微弱的唤声：“韦嬪！韦嬪！”

“哎，我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闪身而进。她中等身材，平常形貌，说不出任何特征。她是赵皇族雇来照顾小女苦雪的女佣，是随着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的大陆广西人。

赵皇族：“韦嬪，赵仲卜和苦雪到哪里去了？”

韦嬪：“主人，小姐上学了，赵仲卜到山上砍柴去了。”

赵皇族：“看来，我快不行了。你快去把赵仲卜找来，我有要紧事情交代他。”

两刻钟后，韦嬪领着一头银发飞扬满脸黑色老斑的赵仲卜奔进茅屋。赵皇族蠕动着骨瘦如柴的手，握着赵仲卜的手，说：“大叔，你终于来了。”

赵仲卜：“主人，不要这样称呼。”

赵皇族：“不！你是我的叔叔，是苦雪的公公。多少年来，为了赵家，你受过的苦难难以计数，我们父女俩对你感恩戴德。”

赵仲卜老泪涕零：“那是我应该做的。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赵皇族回光返照，精神格外清醒，看着韦嬪，说：“你先出去。”

韦嬪退出去，顺手关门。可是，她仿佛感到不放心，亮烁烁的眼眸，贴在门缝上，听着屋内的主仆的对话。

赵皇族开始说：“大叔，你虽然在赵家服侍数十年，却不知道赵家的最大的秘密。”

赵仲卜：“最大的秘密？你尽管说说，我会保密的。”

赵皇族：“那好！正如世人传说的，我们是南宋皇家的嫡传子孙。在海峡彼岸的望洋坳赵家祖宅里，埋藏着赵家的传家宝——旷世稀有的掏心白度母那件用硕大无双的猫眼宝石雕刻的价值连城的宝贝，是古宋匠人模仿大陆剑川县石宝山上的剖腹观音的形象制成的，慈祥的白度母——观音，高坐在莲花台上，手托着从自己胸腔里掏出的红鲜鲜的心，用以袒裸这位胜似慈母的菩萨对人世的心……这件南宋皇家宝贝，是宋朝面临崩溃时，皇帝把它交给他的嫡孙——我们的祖先，让他携宝南逃，以后以宝为号，号召天下，重振军威，兴邦复国。然而，宋王朝如过眼云烟一逝而永不复返了，唯有这件旷世宝物，由赵家子孙代代相传。国民党败兵席卷望洋坳时，我来不及挖出宝物，也不敢随身携带，使宝物留在大陆，日长月久，如果不取出它，必然会永远流失。”

赵仲卜焦急地问：“你想怎样取出宝物？”

赵皇族：“我是快辞世的人，你也年过花甲了，我们均没有能力重返大陆取宝，只有寄希望于苦雪了。”说到这里，赵皇族感到呼吸困难，不由一阵昏迷。良久，在赵仲卜的哀声轻唤中悠悠醒来，挣扎精神说：“我快不行了，你要听清楚。由于宝物价值连城，如果秘密泄露，被歹人获悉，向台湾黑社会势力告密，势必会出现一场刀光剑影的拼搏，就是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掌握，赵家也必将陷进劫难。因此，你获悉宝物秘密后，立即离开赵家。我床头有一些银圆，供你生活费用，你必

须藏得越密越好……”

赵仲卜抹着泪问：“我离开了，苦雪怎么办？”

赵皇族：“我让韦嬪养育她。我给她们留着生活费。”

赵仲卜：“可是，那宝物怎么办？”

赵皇族：“等到苦雪长大后，你再找到苦雪，告诉她秘密，让她想法取回宝物。”

赵仲卜：“好！这样子，我既要躲藏起来，又要留在苦雪附近，随时保护她，看着她长大成人……”

赵皇族：“你能够这样，我死也瞑目了。”他闭着双眼，眼角淌出一颗颗泪珠，说：“为了安全起见，你立即离家出走吧！”他的手伸进枕头下，掏出一包银圆，递给了赵仲卜。

赵仲卜神秘失踪后不久，赵皇族逝世了。根据他的遗愿，韦嬪替他操办了丧事后，领着苦雪，回到荔枝镇家里抚养了。

荔枝镇西角的韦嬪家，是一列高脚竹楼，底层饲养牛羊鸡鸭堆放家用杂物，上层是卧室和灶房。韦嬪的丈夫也姓韦，十几房韦姓人家，是从大陆来到台湾，原指望在台湾能获得荣华富贵，没料到被贫穷所压迫，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韦嬪的丈夫有两个兄长，三兄弟全在一次航海时遇难了。大哥遗下个二十来岁的侄子，名叫韦影，跟婶母韦嬪共同过日子。那韦影从小学毕业后，变得像影子一般神秘，白天躲在家里蒙头睡觉，夜里离家出走。韦嬪曾经询问过他彻夜外出干什么，韦影总是神秘地笑道，自己到荔枝镇、基隆市和台北市逛夜市。从荔枝镇到基隆只有半小时的车路程，到台北也只需花费一个小时，韦嬪半信半疑。

苦难的灾厄，把十来岁的小苦雪折腾得低矮单瘦，是个黄巴巴筋棱棱的小人儿。韦影每每看着苦雪的背影，对韦嬪说：“婶子，这讨厌的小乞丐，送人算了，省得咱家多个人吃饭，添穷。”

有一次，韦嬪忍不住告诉他：“侄子，她没有吃韦家的饭。她父亲生前替女儿留着生活费。再说，海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等她长大

后，可能有飞黄腾达的日子呢。”

韦影冷笑道：“她能飞黄腾达？除非她的祖先重新活过来。当中华民族的皇帝！”

韦嬪：“嘿，你不知详情，他们赵家还有个忠义双全的老仆人活着，到苦雪成人后，老仆人会给她送来举世无双的宝贝呢。”

韦影惊了一下：“宝贝？什么宝贝？藏在什么地方？”

韦嬪：“具体情景，我也不清楚。我只听到病危时的赵皇族，断断续续地告诉老仆人，请他携带宝贝秘密离家，到苦雪长大后，再回来向她交宝。那宝贝的名称好像叫掏心白度母。”

韦影惊得目瞪口呆：“啊！真有这么回事！宝贝一定在老仆人身上，赵皇族担心泄露机密，引起外人夺宝，祸及小女儿，才唆使老仆人离开。既然老仆人会回来找苦雪，他一定躲在离荔枝镇不远的地方，随时知道苦雪的情况。这样说，我们倒要好好地看紧苦雪喽。”

韦嬪点点头。

不久后，韦影和韦嬪合计，突然把苦雪领到基隆城郊。眼前，是座台湾地主的庭院。围墙正面是城洞似的圆拱门，顶部楼阁飞檐，围墙上均是可以屯兵卫戍的石堞。墙内为一座面宽七楹进深双重的房屋，外屋为会客厅、灶间、食堂，里屋为书屋和卧房。居住庭院的封家祖先，原是台湾王公申报大陆皇帝批准的“钦赐领主”，获有大批的良田、佃户和房屋，是台湾北部有名的封建地主。随着时局变化，封家家道没落。到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时，已经变成地位低微的小地主了。但是，居有领主庭院的封家，依然保持着古代的气派。封家大公子叫封云，虽然只有三十多岁，脸颊、脖颈和矮单单的身体的所有外裸部位，全部是一道道黧黑的向下弯曲的弧形皱，仿佛显示着身体正在向坟坑似的地底萎缩衰落着。还有裹着周身的青灰长衫和黑绸马褂短袄，使人自然地联想到他是封建社会的遗民。小小的苦雪，就是给封家大公子当童养媳的。当她看着森严古怪的封家庭院时，她那被灾厄折磨过的神经异常敏感地绷紧起来，泪涔涔地拉着韦嬪，哭颤颤地哀求：“婶子，我不进封家过日子。”

韦嬪劝道：“你父亲的生活费用光了，婶子家一穷二白，养不起

你。再说，婶子也需要找个好人家，保护你这从大陆漂泊来的孤女。封家是有势力的世家，会保护你的。”

封家大公子封云和二公子封魄，都是韦影的熟人。韦影不耐烦地喊：“封云，封魄，接人啰！”

城洞似的大门打开了，封魄率先跑出来。他形貌矮瘦黝黑，和叔伯哥哥封云相差无几，但穿着哗叽毛料西装，挂着鲜红的领带，套着长筒黑皮靴，头发油光闪亮，满身洋里洋气。

穿着长衫马褂的封云，跟在封魄背后，慢慢吞吞地踱出来。

韦家早和封家说妥当了，只见封魄向韦影点头哈腰地行礼，迅即拉着苦雪，向封家庭院拽去。

小苦雪挣扎着回过脸来，可是，当她看着韦嬗的满脸冰冷的神色，残存的希望像肥皂泡倏地破灭了，她突然想到葬身海峡的慈祥的母亲，声泪俱下地喊了声：“母亲啊……”

小苦雪颠荡过的路面，溅落了一颗颗的泪水……

第三章

充当“童养媳”的苦雪，由于封家的森严的管教，整夜不敢安睡。当雄鸡叫出第一遍啼声时，她就得骨碌地爬起床。天色正显着黎明前的黑暗，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她揣着无比的惊骇，在黑暗中摸到灶房，点燃半干半湿的柴火，开始煮饭。她的双眼被烟火熏得通红，终于煮熟全家的早餐，端去一盆盆洗脸汤，服侍老小们洗涮，然后站在全家人吃饭的桌子旁，等到大伙吃完了，才狼吞虎咽些残饭剩菜，再洗涮堆成小山似的饭碗菜碟。

白昼开始了，她要跟着封家的雇工们下地，弯腰如弓地牵牛犁田，双脚似飞地车水灌溉，七颠八倒地挑水施肥。雇工们回家吃饭时，她被当空的烈日晒得大汗淋漓，坚守在野地里看守农具耕牛，直到雇工们回来，给她带来一团团半生不熟的粗粮团，她喝一口河流里的浑黄的冷

水，啃一口粗粮团，也咽下自己的辛酸的泪水。

夜晚，全家人酒足饭饱后，进卧室休息了。她要洗涮成堆的碗筷，又到溪涧漂洗全家的脏衣，然后回来烧热洗脚汤，服侍三十多岁的“未婚夫”上床安寝，这才能回到低矮潮湿的小厢房。这是顶部布满漏洞的破房，晴天可以看到星光月色，阴天外面下小雨里面下大雨。夜风吹进来，破如袈裟的旧被子挡不住寒冷，冻得她缩成一团雪海里的冰虾儿。

时间会创造奇迹，苦难的生活，竟然抑不住青春的活力。十五六岁时，她由一个黄瘦的小女孩，渐渐地变成娇美秀丽的少女。同时，她厌恶的惊骇的事情也降临了。她的年近三十的小叔子封魄，总是用淫荡的眼神看着她，常常借着黑夜时分，无事找事地溜到她的卧室，说些不正经的话，做些偷偷摸摸的小动作。这也使她产生了警觉。一个朔风呼呼的黑夜，封魄在外面喝得醉醺醺的，颠到她的门前，嘴里乱嘈：“苦雪，我实在熬不过爱你的心了，我今晚要和你好了……”她噤地点亮了煤油灯，从枕头下抽出早就备好的砍柴刀，说：“你再胡说八道，我的刀尖扎你的黑心！”封魄吓得不敢逞狂了，临离开时，狠狠地说：“总有一天，我会叫你变成老子的玩物！”

住在荔枝镇的韦嬪，时常来看望她，并且有意无意地询问，神秘失踪的赵仲卜有没有来找她。当封魄调戏她以后，苦雪再也抑不住苦情了，痛哭流涕地哀求韦嬪，把她拉出水深火热的封家。韦嬪却劝告道：“孩子，我是毫无能力资助你的穷人，你在台湾没有一个亲人，只有在封家过日子了。虽说封家苛刻，但总是正经人家。虽说封云大你二十多岁，老夫少妻，未来的封家是你的天下。至于封魄，他在台湾社会混得很有势力，你如果逃出封家，他会把你置于死地。还是依靠封云保护自己吧，好歹他是封魄的哥哥，封魄也不敢大闹。况且，老仆人赵仲卜如果还活在台湾，他总会前来找你。到那时，他也许会使你获得无穷的财富，享受荣华富贵的。”苦雪并不知道赵仲卜掌握着赵家的旷世宝物，不解地问：“赵公公为什么能使我得到翻身？”韦嬪诡秘地说：“等你长大了，自然会明白一切。”韦嬪的话，在苦雪心里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

可是，赵仲卜却像天上的浮云，一逝而不复返。眼巴巴等候着老人的苦雪，越来越绝望了。而这时，封家又施加巨大的压力，迫着苦雪和封云成亲。连她在外界的唯一的熟人韦嬪，也三番四次地进入封家，用女子的三从四德开导她，要她“入港随湾入门随夫”，同封云结婚。走投无路的苦雪，想着封魄的凶狠的威吓，害怕落到更深的陷阱，被迫和封

云同房了。不久后，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距离基隆市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突进海峡的鹰嘴崖，崖顶乱石铺地，沙土飞天，寸草不生，偏僻荒凉。一间乱石叠起的小屋，位居崖巅绝顶。远远望去，像漫无人烟的野地的土地庙。居住小屋里的，是年逾七旬的赵仲卜。

离开赵皇族父女后，他身负主人重托，为了不因宝物的秘密祸及苦雪，避到这片蛮荒海崖，垒石为垦，蜗居而安。他依仗海边人的特有本领，购置了一条单帆扁舟，根据潮汐的涨落和鱼群的洄游，漂到海峡钓鱼兜虾聊以度日。当他把鱼鲞虾干带到城镇出售时，总是想办法打听苦雪的情况。他得知苦雪被韦嬪接到家里过日子，也就放心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行迹，他没有直接找到韦嬪。而韦嬪为了掩盖自己把苦雪卖到封家当童养媳的丑行，总是向外界宣扬，苦雪还留在韦家，不过把她送到城里，长住亲戚家读书了。于是，传到赵仲卜耳中的消息，一直没有变化。日子像海峡的水流忽忽泻过，这天，赵仲卜扳指一算，苦雪二十岁了。自己体质日渐虚弱，再不去找她，恐怕会出现不测的变故。

次日夜晚，经过长途跋涉的赵仲卜，潜到荔枝镇。不远处的台湾海峡，阵阵隆隆的声音传过来，仿佛那里正在剧烈地爆炸着，炸弹腾起的烟尘，汹涌沸滚地冲来，黑压压地漫覆了整座荔枝镇。赵仲卜借着烟雾的掩护，悄悄地摸到韦家的屋外，轻轻地敲门：

“韦嬪！苦雪她婶！”

韦嬪打开房门，看着老态龙钟的赵仲卜，惊慌失措地说：“啊？是赵大叔！你还健在？”

赵仲卜的动作却依然敏捷，他闪进房中，笑道：“我还在，主人的使命没有完成，死不了！”

韦嬪脱口说道：“你说的是向苦雪送宝的事？”

赵仲卜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秘密的？”

韦嬪连忙掩饰道：“哦，是小姐告诉我的。”

赵仲卜更怀疑了：“小姐说的？苦雪并不知道秘密啊！”

韦嬪知道自己说漏了嘴，自我镇静下来，默然审视着赵仲卜。

赵仲卜急于找到苦雪，问：“苦雪她婶，请你带我去见苦雪，我有急事找她。”

韦嬪又慌了：“啊？苦雪？她，她在……”

赵仲卜追问道：“苦雪在哪里？带我去找她！”

韦嬪思索了一下，支吾道：“她在城里读书，住在我的亲戚家。”

赵仲卜：“请告诉我你亲戚的详细地址，我去找苦雪。”

韦嬪：“亲戚家离荔枝镇很远。这样吧，你今晚到镇旅社居住，等天明时，我带你去找苦雪。”

赵仲卜犹豫着。

韦嬪不由分说地：“夜半三更，你在我这个寡妇家不方便，还是等明天吧。”

赵仲卜被迫退出来。他走了几步，心里的问号越来越大。韦嬪为什么知道宝物的秘密？她的神态为什么慌里慌张？她为什么不肯说出苦雪的地址？事关重大，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赵仲卜重新走向韦家。他推开韦家虚掩的门，摸黑溜了进去。韦家后屋，韦嬪的卧室里，亮着灯光。赵仲卜趴在窗外看进去，只见韦嬪鬼鬼祟祟地走进卧室，掀开自己睡床上的棉被，焦急地唤：“韦影，贪眠的死鬼，出事了！”

刚刚和韦嬪奸宿过的韦影，正在昏沉沉地睡着回笼觉，被韦嬪一唤，赤身裸体地爬起来：“出了什么事？”

韦嬪：“赵仲卜来找苦雪了。”

韦影惊得全醒了：“啊！这老仆人，终于出现了！”

韦嬪：“他迫着我说出苦雪的地址，明天还要我领他找到苦雪，怎么办？”

韦影的双眼幽亮，说：“你连夜到封家，告诉封氏兄弟……”他看看窗门，压低声音，向韦嬪嘀咕了几声。说罢，韦影起床穿衣，从卧室的后门闪身而出。韦嬪在镜前理了理纷乱的头发，急步奔出前门。

躲在窗下的赵仲卜，看着屋里的情景，知道苦雪出事了，心里急得燃成一团火。他决心跟踪韦嬪，探明真情。

赵仲卜远远地跟在韦嬪的后边，他看到韦嬪奔到一座城墙似的大庭院前边，砰砰地扣着大门的铁环。

赵仲卜继续放轻了脚步，悄然地接近了韦嬪。

好半晌，一个黧黑低瘦的男人开门而出。他一看到韦嬪，问：“韦大婶，有什么急事？”

韦嬪：“封魄，苦雪在家里吗？近日有没有老人来找过她？”

封魄：“苦雪是我哥哥的妻子，不在家里在什么地方？倒没有什么人来找过她。”

韦嬪：“阿弥陀佛，这样我就放心了。”她突然警觉地看看的四周，嘴凑近封魄，小声地说了些什么，然后转身离开了封家。

待到韦嬪走远后，赵仲卜摸近了封家的大门。此刻，他已经大略知道了，苦雪被韦嬪送给封家当媳妇了。不管怎么样，他必须把宝物的秘密告诉苦雪，以慰主人的在天之灵。他推了推大门，竟然没有插门闩。他一阵惊喜，蹑手蹑脚地溜了进去。一座殿宇似的古建筑，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看到，前屋左侧的香堂里，亮着黄闪闪的灯光。他探头一看，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人影，活脱脱是葬身海峡的黄阿姆——苦雪的母亲再生。她那鲜艳的脸庞，犹如大陆上盛开的红牡丹，那高挑的身材，虽然裹着灰旧的衣裳，却透露着青春的丰满。赵仲卜兴奋得差点喊出声来。他看到她的背上背着一个襁褓儿，正在双手合十地举着烟袅袅的香支，虔诚地祭拜着一尊观音菩萨。他知道，这是苦雪——一个养儿育女的美丽的母亲。他抑制着自己的激动，迈步走进了封家的香堂。

苦雪一听到动静，迅即回身张望。眼前的赵仲卜，虽然苍老了许

多，但她立刻辨认出来，她兴奋地扑向赵仲卜：“大叔，你还健在！”但她又惊奇地问，“你怎么了？三更半夜地来找我？”

赵仲卜老泪纵横须发发颤：“孩子，你长大了，你成人了，好！好！你的苦命父母，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我摸黑找你，就是受你父亲的重托，把应该告诉你的秘密，告诉你！”

苦雪吧嗒吧嗒地滴下泪水：“大叔，如果父母亲知道我的遭遇，也不会安心的。”

赵仲卜一惊：“这是怎么回事？”

苦雪叙述道：“父亲谢世后不久，我就被韦嬪保姆卖给封家做童养媳。这封家，是把女子不当人的封建家庭，如一间黑漫漫的地狱啊。我在封家十年，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现在，又被迫嫁给封家的大公子……”

赵仲卜恍然大悟了，愤愤地说：“怪不得，那韦嬪支支吾吾地不肯告诉我实情。我是偷偷跟踪她才找到你的。”

苦雪问道：“大叔你刚才说，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我？”

赵仲卜压低声音：“孩子，你父亲临终前说，在大陆望洋坳赵家祖宅，藏着赵家的传世珍宝掏心白度母……”

听着赵仲卜叙述的详情，苦雪激动的双眼泪光闪烁。刚要说什么，猛不丁听到窗外传来咔的一声，她警觉地扑在窗台上，向外一窥探，黑茫茫的夜色里，有一个熟悉的背影向后屋奔去。她转身告诉赵仲卜：“大叔，刚才有人偷听我们的对话。”

赵仲卜发呆了：“啊呀！如果秘密泄露，可能会出大事的！”

苦雪：“你刚才说，韦嬪到过封家了。韦嬪碰到什么人了？”

赵仲卜：“是个黑瘦矮小的三十多岁的男子。”

苦雪一跺脚：“不好了！那是我的小叔子封魄！那黑鬼不是正道的人，整日和台湾黑社会的人鬼混，可能是黑社会成员呢。如果让他获悉宝物的秘密，他会和黑社会联手，不惜杀人放火弄到宝物的。而且他心

狠手辣，什么坏事都会干到底。看来，我们都要逃离封家了。”

赵仲卜：“我是棺材里的老骨头，生生死死无所谓。你愿离开封家吗？离开封家到哪里去呢？”

苦雪：“我早就想离开这座黑暗的地狱了！台湾岛这么大，总有我们母女生存的角落，甩掉封家这个包袱，还可能获得闯荡海峡的机会，回大陆过上平安日子呢！”

赵仲卜一咬牙：“好！我带你走！”

“走？你们要到哪里去？老实把无价之宝的秘密交出来！”蓦地，暗洞洞的门外，封魄带着封云闯进门来，手里握着明晃晃的匕首，刀尖对准赵仲卜，“交出宝物，放你生路！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祭日！”

聪敏异常的苦雪，黑亮的杏眼闪闪转动，突然向前一扑，把退到门边的赵仲卜推出房门，高声喊叫：“大叔，你赶快逃走！”

门外的赵仲卜，边逃边喊：“孩子，我在海边等你！”他冲出封家大院了。

苦雪转身，挺立着挡在门洞上。

封云气急败坏地喊：“闪开，让我们出去！”

封魄凶狠地威吓：“你如果不闪开，甭怪我的匕首不认人了！”

封云拉着封魄：“你，不能动手！她是我的人，又知道无价之宝的秘密……”

封魄一把揉开封云：“你这懦弱无能的稀松货！”他向堵在门口的苦雪冲去。

噗！

被撞倒在地的苦雪，顺手抓住封魄的右脚，封魄摔倒在地。苦雪爬动着，把封魄拖进了香堂。她几步跳跃，冲出房去，转身倒扣了门闩，背着哇哇啼哭的女儿，逃出了封家大门，朝着海岸方向冲去。

不知跑了多少时间，她越来越接近海峡了。

海峡上的昏昏夜空，像片莽莽苍苍的黄土地，被暴风卷得分崩离析，崩裂成一块块一团团一条条土黄色的碎石，忽忽翻滚闪闪坠落隆隆碰撞着，漫天迷腾的黄雾是它们溅散的粉屑，被狂猛的风流吹成沸涌的浑浪，以冲淹一切的气氛扑向苦雪，仿佛要把她吞没了！她的窈窕姣好的身影，以前俯后仰左摇右摆的抗争的姿势，在浑黄的雾幔里影影绰绰地隐隐显显着，犹如一条飘忽不定的艳丽的灵魂。

苦雪的后边，相距数百米远的墨墨山坳里，有两条蹦鹿般的黑影，凶狂地追击着苦雪。他们是封魄和封云。封魄的手里拿着络麻索和明亮的菜刀，显示着他们要把苦雪捆绑起来，叫她在宰人的利刃下低头。

暴风以威烈的鼓噪助长着封家兄弟的淫威。他们的身影奔得忽忽飞闪，越来越接近了苦雪。

倏地，苦雪的杨拂柳晃的身影，站在一座拔海崛立的巍巍崖顶了。

前边，是万古横亘的台湾海峡。

夜雾迷茫的海峡，犹如一条硕大无比的巨龙横卧着。枕在北部海礁的龙头如黑累累的礁山高耸着，龙尾伸进大海的暗蒙蒙的雾幔里，一望无涯的龙身闪烁着骇人的墨绿和幽亮，当龙身拱动的时候，背脊部位隆起座座圆拱形的山梁。而海底的暗流和浪花连缀成白花花的一片，更像巨龙的银鳞闪亮的腹部。在猛烈的暴风扫荡中，巨龙的摧枯拉朽的力量竭力地挥霍着，阵阵震耳欲聋的嚣声，犹如远方的龙尾在扇打着大海龙头，在撞击着浪山，龙身在升腾翻滚着。它剧烈地运动，溅散起浓烈的水雾，漫空沸沸扬扬。

美丽的母亲苦雪，已经冲到生命的绝路了！

苦雪托着焦渴而希冀的目光凝睇着海峡的上空。那神态仿佛在渴望着变幻无穷的海峡，倏忽间出现光芒灿烂的佛光，给她带来光明的道路；出现七彩缤纷的海市，使她获得幸福的生活；出现一条灯光闪耀的航船，载着她脱离凶险的灾厄，驰向藏着珍宝的大陆。

可是，任她的目光像飏飏飞射的渔箭，依然穿不透海峡上空的黑沉沉的帐幔，那帐幔犹如高无极顶的万丈黑崖，在她周围的四面八方伟岸

地耸立着。愤怒的火星从她的心地灿然奔迸，她躬着背脊，以一往无前的豁命气势，一头向黑崖撞了过去，眼看扎进汹涌奔涌的海峡了。

“哇……”她的背部，响起襁褓中女儿的哭声。她的已经迈出石崖绝沿的左脚，蓦地缩了回来。她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背上的襁褓女。这是用一条数丈长的蓝土布做的“背巾”，和四方形的花格土布剪成的“花佩”包裹着的女儿。自己坠身海峡，首先会使女儿遭难。为了女儿，当牛做马也要活下去啊！

近处，传来封云的发疯的吆叫：“咸水婊苦雪，你的一切都是老子的，不把宝贝交出来，老子把你葬进大海！”

苦雪的左臂揽着女儿，右手伸向高天，凄惨绝望地哭喊着：“天啊！哪里是我的活路啊？”

第四章

千钧一发的当口，浓绿色的海峡，暗洞洞的水谷深处突然跳出一朵白色的花儿，花儿在飞闪的升腾中迅速地膨胀扩张，变成一团蘑菇状的皎洁璀璨的玉花，在黑暗昏沉的天际放艳。

苦雪的海峡般昏暗的心地，也像绽放出一朵希望的花团。她无比振奋地奔下海崖，向那团水花驰近的礁岸冲去。

啊，原来，那是一条小舢板船头撞溅的浪花。小舢板的驾驭者，白发和银须拂拂飞扬。原来，他是和苦雪奔逃时失散的赵仲卜。小舢板抵近礁岸，赵仲卜悄声地召唤：“苦雪，我替你找到回大陆的航道了。有一条在海峡渔场捕鱼的哈背船，被国民党军舰拖到台湾，泊在荔枝湾出海口。你驾着这条舢板儿，躲到哈背船暗舱里，央求船代公携你回大陆，找到故乡望洋坳，发掘祖宅的掏心白度母！”

苦雪一惊：“老公公，你不跟船回大陆？”

赵仲卜指着附近的海崖巅顶，只见封云和封魄兄弟已经冲到上面，黑晃晃的人影闪动着，在寻找着苦雪。赵仲卜怕惊动封家兄弟，嘴凑近

苦雪的耳畔：“我俩都驾舢板投奔大陆船，会被封家兄弟发现追击的。我引开他们，你管自驾船出海！”

苦雪的颤颤的手攥定赵仲卜：“老公公，你颠沛流离过海峡，就盼着能有回大陆的一天。苦雪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能让您老人家为了我去冒险！”

老人万分焦急地推开苦雪：“你不能顾及我的身家性命。为了你怀里的女儿，我豁出老命算什么？赶快抱女儿闯海峡！”说罢，老人别转身子，向南侧海岸奔跑起来。他显然为了吸引封云他们的注意力，双脚跺得礁岸砰砰响。又怕他们辨出男女声，不敢大吆小叫。

苦雪的心肺似乎碎裂了。她忍着剧烈的痛苦，爬进小不丁儿的舢板，凭着海边人的驾船游海的本领，摇动臂膀粗的木橹，让舢板呼啦啦地溜进深邃的浪谷，顺着暗幽幽的谷底前进着。

一座尖峭的浪山从船底拱出，把扁舟抬上高高的夜空。苦雪不放心地转身一瞥，但见黝黑起伏的礁岸，赵仲卜的身影颠颠晃晃着，不知是无意失脚还是有意献身，他从一座拱进海峡的礁岩上，一个俯冲栽了下去，墨绿色的海峡溅起了一朵水花，那洁白艳丽的花儿瞬间定格在乌黑的水天，闪射着永恒的美的光辉。

在后边追赶的封云和封魄，随即发出绝望的号叫：“咸水婊落海自尽了！我们的宝物完了！”

“老公公啊……”抑住声音的苦雪，心在悲惨地哭泣，朝着舍命救她们母女的赵仲卜殉难的海域，扑地跪了下去，湿漉漉的血液从膝盖淌了出来。

荔枝湾外侧，一条黑灰灰的船影出现了。这是双桅双帆尖头阔臀的哈背船。

苦雪加快木橹荡水的速度，舢板迅速漂近了哈背船。

苦雪刚刚准备呼唤大陆来的船代公，舢板底下的幽暗的海底，响起一种粗闷的海兽的吼声。转眼间，一群巨大的海狗在海峡水面横冲直撞起来了。海狗的又秃又短又圆的尾巴，如钢鞭抽得大海裂出一道道雪白的伤痕，长圆形的胖鼓鼓的身子呈现着变异的灰白色，如冰鼓在黯然的

水域冲荡着，怪状狰狞的头部一仰一俯，渔斗似的巨口白牙峨嵋，显示着谷舟噬人的凶猛势头。一头体态特大的带头兽，如有意识似的翘臀俯首，扎进了扁舟的底部，额头猛力地拱起了扁舟的龙骨，整条扁舟向外一倾，站在舵位的苦雪猝不及防地一颠，哗地摔进大海里。冷森森的海水浸着肌肤，恶腾腾的水兽在周围跳跃，这一切使她的身心阵阵地冷战。她顾不得是否会惊动海岸的追击者了，朝着哈背船呼喊起来：“救命啊！”

海兽的溅水声和苦雪的喊叫声惊醒了船代公，只见他的身影从睡舱里窜出来，站在舷帮，立即看清海里情景，抡动手臂抄起插在船房外壁的渔刀，奋不顾身地扑进海峡了。他的身体荡过了尖峭的水峰和深凹的浪谷，瞄准一头窜向苦雪的海兽，勇猛地吼了一声，张臂展胸地挡着海兽，猛地挥起手里的渔刀，冒着被海兽啃咬的危险，直冲冲地扑了过去，锋利的刀尖一忽闪，准打准地扎进了海兽的额头。重伤剧痛的海兽，直腾腾地跃到空中，又飞闪闪地落进海里，溅起了一团爆炸一般的白浪，坠入海底无影无踪了。其他的海兽看到带头兽受创，也纷纷匿进海底寻觅带头兽了。

苦雪面对着海洋的恶斗，正慌得茫然不知所措，不防船代公攥住了她的手臂，边拉边游地问：“你怎么半夜落海了？海峡里满是狂浪恶鱼，快跟我上船！”

两人刚刚游了几寻水路，哈背船外侧海里，突然响起一阵兵舰驰动的轰鸣声。紧接着，一条小型兵舰绕过哈背船船头，劈波斩浪地冲来，塔形的驾驶台顶部，一股白炽刺眼的探照灯光，射定了苦雪和代公。小兵舰的瞭望哨兵喊叫起来：“大陆船有人跳海逃走了！”兵舰上一阵慌乱，几个官兵衣冠不整地奔跑着，有人抡起枪支射击，飞蝗般的子弹，带着刺耳的啸声，击得苦雪周围的水面溅起排排白浪花。

苦雪骇然地发颤着，情不自禁地偎进船代公的宽厚的怀里，背部挡着兵舰飞来的子弹，胸腹护着襁褓中的女儿，泣不成声地央求：“老代公，你快救我的女儿上船逃生，我在海里吸引官兵们！”

“不！我就是全身打成蜂窝洞，也不会抛弃落海人！”船代公的声音深沉而洪亮，他的又壮又长的双臂一揽，把苦雪母女俩搂在怀里。他的背部对着子弹飞来的方向，向哈背船泅游着。在代公怀里的苦雪搂着女儿放声悲哭：“女儿啊，你命苦啊！”

此刻，哈背船上的伙计们也被惊动了，纷纷跃上舱面，他们朝着前方的国军兵舰，有的跳脚怒喝，有的下跪叩首：“不要开枪啊，那是船代公在救落海人啊！”

子弹声由稀疏到停息了。当伙计们把船代公和苦雪母女从水里拉上舱面，小兵舰也迅速靠拢过来了。一个军官带着几个士兵跳到哈背船，恶声恶气地盘问起来。

这时，借着舱面昏黄的渔灯，苦雪看清了，抢救自己的船代公，原来是体魄强壮脸庞丰圆憨态十足的青年渔哥。她想到自己刚唤他为老代公，并且身贴身地偎进他的胸膛，心头不由一阵发热。在军官的吆喝声里，她回过神来，掩饰着自己的身份，哭诉：“我是台湾人的媳妇，因为不堪夫家的殴打压迫，半夜带着老家人和襁褓女离家逃难。老家人被夫家人迫到海峡淹死了。你们如再迫我，我只有抱着女儿跳进海峡，变成飘荡海峡的冤魂了！”

那军官愣了一下，随即命令：“你们和代公半夜游海峡，大有逃回大陆的可疑。只得把代公和你们母女关押起来，查清真情，才能释放！”

一直捂着肩胛的代公，经过豁命的拼搏，粗犷的声音变哑了：“你们同根相煎，把我抓到台湾。要关要杀，朝我来吧，不要欺压这可怜的母女！”

在军官的指挥下，士兵们把代公和母女俩关进船房里，在外面加上大铁锁。军官临回兵舰前，警告道：“你们是大陆共产党的船只，我们兵舰奉命日夜监视你们，待到弄清你们是不是共产党派到海峡的侦察船，才能最后决定如何处理你们。”

代公再次恳求道：“你们要释放这对母女！”

军官：“凡是和大陆方面有关系的人，一律要进行彻底审查，谁敢公然违抗，是要杀头的通匪罪！”他扬长而去了。

关押三人的，是一间几立方米的船房，木板壁面只有一个方形小窗联通外界，整间船房色彩黯黯腥味浓浓。房里没有床铺。贫困的大陆渔家，在褐色船虱儿密密爬行的脏船板上，铺上染过熟桐油的棕黄色的破帆布，权当垫被和褥单。又用渔妇自织的灰色土布被单，包着破网片垫

成的“棉胎”，作为御寒的“棉被”。

不知怎的，名叫陆和的船代公一进入船房后，手把肩胛越捂越紧，眉心的纹沟痛苦地抽搐着。最后，高壮的身影像没有插牢的桅杆晃了几下，噗地摔倒下去，双眼紧闭地昏过去，捂肩的手垂落了，肩胛的渔衣露出一个小洞，里边涌出汨汨的鲜血。显然，他刚才被兵舰上的子弹射中了，为了抢救苦雪母女，应付盘查的国军，压着自己的伤口硬撑着。

正在替哇哇啼哭的女儿换下湿衣的苦雪，惊得把女儿塞进冰冷的“棉被”里，手臂擎起陆和代公的头，悲唤着：“代公哥！你醒醒啊！”

她看到陆和昏死的状态，急得叫了起来：“大陆兄弟们，代公哥受伤了！快救救他！”

伙计们打不开铁锁锁住的房门，在外面乱叫着。一个经验丰富的壮年渔汉，古铜色脸庞贴着小窗口，喊叫着：“妹子，快用你的乳汁替代公止血！”

苦雪知道了。她从小长在海边，知道母亲的乳汁，能替被恶鱼咬伤的渔哥们止血。她顾不得羞涩了，猛地扯开斜襟胸衣，裸出雪白丰满的乳房，从乳房里分泌出来的白花花的乳汁，滴在陆和代公的血淋淋的伤口……

第五章

苦雪母女和陆和代公身陷囹圄的时刻，追到礁岸上的封家兄弟，眼看着有人影溅落在黑溜溜的海峡，愣了片刻。那封魄的心肠，显然比封云更加狠毒。封云嘟哝着：“兄弟，我要宝贝，也要婆娘和女儿，咱们得想法救人啊！”封魄恨恨地说：“海峡风狂浪嚣，有什么办法救人？世上的女人多的是，死一个算不了什么！再说，我刚才注意过前边奔逃者的形态，好像不是苦雪。”

正在这时，海峡响起阵阵剧烈的枪声。

封云惊骇地问：“平白无故的，为什么枪声大作？”

封魄说：“对了，前几天，海峡骤然变成了炸药桶，形势异常紧张。听说海军捉捕到一条大陆的渔船，扣在荔枝湾外边。想必是大陆渔船想逃跑，挨了海军舰艇的枪炮。”

封云神经质地说：“是不是苦雪逃到大陆船上，被海军舰艇发现了，开枪射击了？那婆娘死了不足惜，可宝物从此杳然无踪，还有我那个女儿呢！”

封魄揶揄道：“我说哥啊，你是想宝贝想昏了头了。苦雪又不是神算先生，她天天被你当牛做马地关在牢笼里，哪里会知道荔枝湾外面停着大陆船！就是知道了，她又没有双翅，能飞到海峡外面？”

封云：“这也是的。不管怎么说，你得搞清楚，刚才跳海的人到底是谁，这样才能找到苦雪。”

两人在海岸跋涉了好长时间。可是，眼前的黑雾笼罩的海峡，唯有墨绿幽亮的浪山峨峨耸立，和狂嚣凶猛的湍流哗哗喧吼，没有发现落海者的踪影。封魄说：“为了宝贝，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找到她。海峡这么大，礁岸这么长，靠我们两人怎能找得遍？我带你到一个地方，请求一帮朋友帮助。”

封云担忧道：“苦雪掌握着宝物的秘密，咱俩说什么也不能泄露。”

封魄一拍胸：“你是我的兄长，我的胳膊肘怎会往外拐？一切尽管相信我吧！”

荔枝湾内侧的城镇旁，一座十层高的峨峨大楼，远远地避开车马如流行入如泻的繁华街道，坐落在林木森森的树林里，门楣窗户没有城镇常见的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整座大楼犹如黝黑的怪物。封魄领着封云进入大楼，灯光昏暗的房间里，聚集着十来个因为长发披肩而分不清男女的人，有的叼烟灌酒，有的打着麻将，房间里乌烟瘴气。一个公鸭声的青年人，朝一个方脸蛋的女郎叫道：“丁琳，黑鸨儿头头来了。”

叫丁琳的女郎扭着圆臀走近封魄，鲜红的双唇啪地吻了封魄的左颊：“黑鸨头，三更半夜到窝里，有紧要事要兄弟们办？”

平时，封云只知道封魄没有正当事业，四方游荡，吃喝玩乐，不想他是这座乌烟瘴气的黑窝的头头。他吃惊地瞪着封魄：“兄弟，你

是……”

封魄的黑巴巴瘦单单的脸颊泛出得意的笑容：“兄长，你不必惊慌失措。这里是台帮荔枝湾堂部所在地，这些兄弟姐妹都是我手下的，他们会帮助你找到苦雪的。”

封云差点脱口说道：“这里肯定是黑社会的匪窟！”但他不敢说出声来。他知道黑社会势力的厉害。他们要叫谁在今夜死，肯定不会让他活到明晨。

公鸭声的青年叫凌仁，他凑近封云，恶狠狠地说：“看你的神色，是不是蔑视咱兄弟们？看在黑鸨儿头头的面子上，饶了你。不然，单凭你蔑视咱们，就得炒你的心肺当下酒菜！”

封魄呵斥道：“凌仁，他是我兄长呢，不要胡来！”封魄拉着封云，走到一面白灰壁前面。白灰壁上贴着一张自制的地图，图中描绘着台湾全景。封魄向整段荔枝湾海岸指点道：“兄长，我要让手下人搜遍这段礁岸和这片海峡，替你找回媳妇和女儿，夺取价值连城的掏心白度母！”

封云连忙纠正兄弟的话：“找回媳妇和女儿就行了，并没有什么价值连城之宝！”

封魄笑道：“对对！没有宝贝！我是说你的美如仙女的媳妇像掏心白度母那么珍贵。”他转向手下人，布置行动方案：“大伙听着，今晚全体出动……”

黑社会成员两人一组溜出黑窝，闪进暗蒙蒙的小树林。跟在封魄后边的丁琳，看到封云和她距离甚远，悄声地问：“黑鸨头，你兄长媳妇真的藏着宝物？你就不想把宝物弄到手？”

封魄应道：“我们连中国的宝岛都要弄到手，还会放过一件宝物？”

封魄、丁琳和封云编成一组，来到荔枝湾外侧海岸，已经是天色微明了。

幽深的海峡，呈现另一种景观。狂风从北边的东海吹来团团雾气，和天际的云烟交融汇合，一派迷迷茫茫汹汹腾腾的气势，罩得广袤的海

峡时明时晦时现时隐。

前边传来一阵人群的叽喳声。封魄交代封云：“兄长，你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

不多久，封云匆匆忙忙地赶回来：“兄弟，果然不出我所料，昨晚被我们追得溅落海峡的，是苦雪的老仆人赵仲卜，他的尸体被潮汐冲上岸来，一帮渔民正在埋葬呢。”

封魄：“算那舍命救生的老仆好运，尸体没有被海峡的鱼虾撕咬掉。只是苦雪不知逃到哪里了。”他那幽亮的大眼闪耀着，说，“昨晚赵仲卜突然出现，一定是从海里来的。在海里，必须有船。对了，苦雪母女乘船出海峡，赵仲卜留在岸上引开我们！海峡的风浪掀天掀地，苦雪又带着女儿，不会逃得很远，可能就在附近海面。”

封云：“我还是怀疑，昨晚的枪声，可能是海军追击苦雪母女。”

封魄点点头，转向丁琳，说：“我们兵船上的那个兄弟，可以提供消息，丁琳，你去雇条船！出海到兵舰上找兄弟，探探消息。”

丁琳应声走了。封魄看着封云的背影，嘴角抿起森冷的笑纹。他唤道：“兄长，咱们到海岸边坐坐，等候丁琳回来。”

傍午，兄弟俩坐在一座突进海峡的礁岩上，等候丁琳回来。脚下的海峡，正以绿色卷毯般的浪涛，贴着黝黑的礁岩，越来越凶猛地翻滚着。一条小艇载着丁琳拢近礁岩，丁琳打发走小艇，跳上礁岩。她兴奋地说：“黑鸨头，你兄长的媳妇有消息了，昨晚，她确实是乘舢板逃出海，被国军兵舰捉住，关在那条大陆渔船里。”

封云一阵振奋：“我们出海捉人夺宝！”

丁琳：“且慢。我们隐藏在兵舰上的兄弟说，是舰长亲自把苦雪母女锁起来，要彻底查清她和大陆渔民的关系，没有办法叫国军放人。不过，那兄弟说，官兵们和上边并不一条心，对大陆船的管制不甚严格。我们可以用海雾做掩护，袭击大陆船，夺回苦雪。”

封魄沉吟道：“赵仲卜死了，只有苦雪知道宝物秘密。大陆船被兵舰监视着，如果贸然行事，把苦雪推到国军枪口，一切都完了。要袭

击，也要安排周全地计划。”

丁琳：“兵舰上的兄弟说，审查大陆船渔民的身份，需要通过国军在大陆的情报人员进行，起码要二三十天时间。我们可以慢慢筹划万全之计。”

封魄：“说得有理，时间拖几天，大陆船和兵舰的紧张气氛也会缓和下去，有利于我们行动。”

封云焦急地问：“万一苦雪逃走呢？”

封魄：“你放一万条心吧。只要让我知道她的下落，她就变成网里的鱼儿，难脱身了！”

封云嘟哝道：“你有这么大的能耐？”

封魄：“我们是张巨大的罗网，罩着台湾的四面八方，也伸向大陆的角角落落！”

晌午了，封魄下意识地摸摸肚子，说：“丁琳，肚子在唱空城计了，你去弄些酒肉，让我们兄弟在海边享受一番！”

丁琳攀上海岸，走向荔枝镇。

这时，在礁岩前边汹汹翻卷的恶浪，蓦地掀出一条条飞龙似的浪带，直扑礁岩的巅顶。封云吓得站起来，身子颠晃着：“兄弟，离开这里吧。被卷进海峡就没命了。”

哗！一条浪龙掀上天空，朝着兄弟俩的头顶扑来。封魄敏捷地跃到封云的背后，有意让自己向前一倾，右肩猛力地撞中封云的肩部，封云“啊”地叫了一声，全身失控地向前一栽，坠进汹涌的浪涛中了，一团飞旋的涡流，卷得他转了两圈，迅速地没进海峡底部了。

“兄长……”封魄对着丁琳走去的方向，故意哭喊了一声。他看到丁琳兀自前行，连忙跃到海岸高处，双脚飞闪地追到丁琳背后，哀声地说：“丁琳，不好了，我兄长被恶浪卷走了。我幸好逃得快，不然也要葬海了。”

丁琳惊得发呆：“啊？那我们赶快去捞人！”

封魄挡着她：“算了。狂浪如鲨鲸，有什么办法能救人！”

丁琳打量着封魄的神态，顿时恍然大悟：“也好，海峡帮助你，少一个竞争对手，能得到宝物的秘密。”

封魄呵斥道：“不要瞎猜，不要泄密！”

丁琳心领神会地说：“头，我知道你的高明。我不会坏你的大事。”

封魄搂起丁琳，又摸又吻：“你不愧是我的心肝宝贝！”

丁琳酥成一团地偎在他怀里：“听说那苦雪美若天仙，你要夺她的宝，不能夺她的人！”

封魄邪笑：“哪会呢！等突袭大陆船时，迫她供出秘密后，我会打发她到海底找封云的！”

丁琳咯咯咯地淫笑起来了……

第六章

牢狱般的船房，隔绝了苦雪和外界的联系，她同陆和代公成了网里的鱼虾难脱身。

陆和神志不清地昏迷了两天两夜，赵苦雪情绪哀哀地流了两天两夜的泪水。陆和的伤口虽然止血了，却因为细菌感染，肿得像红桃儿。没有消毒的药水，她只好唤叫粗悍无知的渔家，在海水里溶进食盐，用破帆布蘸盐卤洗涤陆和的伤口。随着时间的过去，陆和的伤口深处，竟然出现一团乳白色的脓水。并且，脓包越来越大，周围的红肿越来越厉害，陆和的昏迷程度不断加剧，浑身像着了火似的发烫。

泪涟涟的苦雪知道，只有剔除伤口深处的脓头，才能排除伤口发炎的根源，使陆和的体温下降。这期间，她通过那个小窗口，向渔民们喊叫，请大伙想办法弄到消毒的药水和医用小刀。可是，大伙被困在孤零零的帆船里，一筹莫展。第三天早晨，眼看着陆和的伤势更加严重，苦

雪硬了硬心，安顿好自己的女儿，用盐水洗刷了陆和的伤口，苍白发颤的双唇向下一凑，吻着腥臭的伤口，猛力地吸了几下，伤口深处的“脓包”吸进了嘴里。她连呕带吐地喷出脓包，又急速地洗涤着血液和脓水流淌的伤口……

陆和的伤口红肿消退，体温下降了，神志渐渐清醒了。他看着旁边的苦雪母女，似乎猜测到苦雪为挽救自己做出的努力，双眼感激地闪起了泪光。

就这样，在船舷外的风浪的嚣声陪伴下，三个人依靠渔家兄弟们从窗口递进来的食品和淡水，在船房里相依为命地度过了几天。

但是，船上的情况却恶化了。原来，他们带出海的食物和淡水有限，已经用光了。“嘟！嘟……”阵阵哀怨的螺号，向不远处的兵舰求救，要求兵舰接济食品和淡水。可是，在军官们的严厉控制下，兵舰对危难中的渔家不但不理不睬，而且时常鸣枪警告。

作为慈祥的女性，面对着救命恩人陆和被饥渴折磨得脸黄肌瘦气息奄奄，苦雪的心碎了。

作为挚爱子女的母亲，眼看着襁褓中的女儿因为断绝食物淡水而嗷嗷啼哭，苦雪的泪水枯竭了。

体质渐渐衰竭的苦雪，被女性的使命感和母亲的慈爱感笼罩着，她毅然掀起胸脯的衣襟，裸出干瘪而雪白的乳房，她拼命地捏啊捏啊，从乳房里挤出一滴一滴的奶汁，滴进女儿的双唇干裂的小嘴。一会儿后，她把乳头对准陆和紫黑的大嘴，说：“代公哥，你也将就吃一点吧！”

“不！不！”被伤病和饥渴折腾得瘫倒在地的陆和，挣扎着别开自己的嘴。

“你不吃，我就让乳汁白白地溅在船板上！我不能看着你饿倒渴死啊！”苦雪的泪水伴着乳房的奶汁，滴在船板上。

“好！我领你的恩情！我吃一点点，就吃一点点！”陆和张开颤抖的双唇，接了两颗乳白色的奶汁。他发出哭腔：“苦雪，你接济我的，是生命的乳汁啊！”

“不！代公哥，是你用生命保护我们母女俩！”苦雪应道。

大海是生命成长的源泉，闯海汉是生命的强者。终于，被饥渴迫得豁命一搏的渔家，在一个黑雾翻腾的夜晚，冒着被汹腾的海峡淹没、被荷枪实弹的国军击毙的危险，悄然潜游，顶风闯浪，偷渡到荔枝湾，向海滨人家乞求了几袋食品，回到哈背船。被海水浸得咸腥腥的食品，虽然苦涩难咽，却把人从死亡的深渊抢救出来了。

这是一个和风熙暖的夜晚，恢复了活力的陆和，抱起了襁褓女，问：“她叫什么名字？”

苦雪摇摇头：“还没有替这苦命的孩子起名字呢！”

陆和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她是台湾的女儿，大陆人民思念台湾，也思念台湾的女儿。就叫她陆思女吧！”

苦雪兴奋地赞同：“好！叫她陆思女！”

陆和突然一惊：“哎呀，不行，我姓陆，不是变成我的女儿了？还是姓她父亲的姓吧！”

苦雪恨恨地说：“父家？那是罪恶的父家啊！就让孩子姓你的姓，做你的女儿吧！”

陆和凝望着眼前的苦雪，双颊腾地泛起了红云。此刻，他仿佛才发觉，这个孩子的母亲，长得多么丰美。她那鲜艳的脸庞，糅合着柔善和勇敢、温馨和坚强，抱着甜眠中的女儿的胸脯，那么宽广而丰厚，曲线分明的身材，窈窕而挺拔，婀娜而伟岸。一种奇特的温暖的情流，在陆和的身心荡漾着，他呢喃着：“你难道没有遇到好男人？”

苦雪应道：“哥，我真的没有遇到过好男人。封家是座黑暗的家庭，封云像条封建社会的幽灵，我虽然做了孩子的母亲，他依然没有把我看成孩子的母亲，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蹂躏。这次，我决心利刃斩渔索，永远脱离封建家庭，永远甩掉那条黑幽灵！”

陆和：“你应该脱离封家。可是，现在，这座黑暗而汹腾的海峡困扰着你，你找不到光明的航道呢！”

苦雪把沉睡的孩子放进被窝里，雪白的牙齿咬了咬鲜红的嘴唇，

说：“哥，你敢不敢做陆思女的父亲？”

陆和犹豫了一下，说：“做陆思女的父亲是可以的，可是……”

苦雪的艳脸泛起了绯红的桃花晕，动情地说：“哥，我这辈子，还没有遇过像你这样的好人！我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的救命恩情，这些昼夜，和你同房共居，我已经想定了，我要把自己的终生寄托给你！”

陆和：“这……我是大陆沿海的穷渔民，你跟我过漂海生涯，会尝尽腥风苦水的。”

苦雪打断了他的话：“不！我现在的处境，比你低下百倍。我只求你不要嫌弃我们母女，把我们带回祖国的大陆。在这座台湾岛，已经没有我生存的余地。哥，你难道忍心看着我重新跃进封家的火坑吗？”

陆和的脸慢慢地高昂起来，说：“那好吧！我听你的！”

“哥！”苦雪扑进了陆和怀里，双唇像灼热的雨点，密麻麻地落在陆和的脸上。最后，她痴情地说：“哥，今晚，我就给你了。”说罢，她解开自己的衣襟倒了下去。

陆和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雪白的大地。高耸的山峦，红色的江河……陆和的全身，像一簇火焰熊熊燃烧起来了。

苦雪的感觉里，自己的宽广的胸怀纳进一团红彤彤热灼灼的火焰。于是，自己的冷冰冰的肌体，以及回荡在肌体的寒飕飕的灵魂，全都被火焰烤热了，融合了，化成一片共同烧燃的烈火……

两人你亲我爱地做爱着，苦雪的心扉敞开着，话语伴着感情倾泻着：“哥，我应该告诉你一切。我这次被封家追迫，是他们获悉，我们在大陆望洋坳的祖宅，埋藏着旷世罕有的珍宝掏心白度母。封家要我交代秘密，以便夺取宝贝。”

陆和从幸福的氛围里回过神来：“啊！是这么一回事！根据政府的法令，如果是社会流散的宝物，应该上缴国家。如果是家传珍品，则是你这继承人的财产。”

苦雪：“你真是共产党政府教育出来的人。那是我家累世相传的，

是个人财产。我把它的秘密告诉你，以免宝物会随着我的出事而失落，也让你分享宝物。”

陆和：“宝物具体埋藏点呢？”

苦雪压低了声音：“根据我家老仆赵仲卜告诉我的情况，宝物藏在……”

陆和想了想，说：“还有谁了解宝物的秘密？”

苦雪：“除了你我外，没有人知道秘密了。我们找到宝物前，必须注意保密。”

陆和：“回到大陆就好了。可以告诉政府，让政府帮助保护宝物。”

苦雪：“我到台湾十余年没有到过大陆，不了解大陆情况。不过，目前台湾到大陆的特务很多。封家在台湾是世家，和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联络。他们可以通过复杂的关系到大陆夺宝。他们如果没有办法到大陆夺宝，也不会回大陆，也得保密。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能告诉任何人！”

陆和应道：“你的宝物，当然要遵照你的意见保密。我一定保密！”

“现在我们俩是夫妻了，还分什么你我！”苦雪紧紧地搂住了陆和。

第七章

在关押囚犯的船房里，陆和和苦雪无时无刻不沉醉在甜蜜的爱情里，度过人生最幸福的昼昼夜夜。

然而就在他们忘情地享受爱情的夜晚，总有一条单帆扁舟，绕着哈背船和兵舰的周围漂荡着。这是黑社会派来监视苦雪的小船。兵舰上的国民党官兵，也蒙在鼓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兵们渐渐松懈了对哈背船的监视。每逢夜幕降临，官兵们成批地乘着交通艇，到荔枝镇的吧、舞厅、夜总会和剧院享受了。

这是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兵舰上留下一个值班军官和一个哨兵，其余人又上岸进城，享受夜生活去了。

晚九点，海峡的宽广的躯体沉进迷蒙的梦乡，而飞溅着浪花的水皮，如一件缀满白色花朵的碧绿的绸被覆盖在它的身上。渐渐地，缓缓流动的空气，从茫然无涯的南方海天，拉来一片稀疏而灰白的雾气，似一件巨大的蚊帐罩着海峡酣睡的地方。

迷腾腾的雾帐里，那条神秘的单帆扁舟又出现了。不过，这一夜它没有在距离不远的海面漂泊，而是直刺刺地冲向哈背船。

没有被关押的渔民们，都靠在舷帮内侧的舱面，默默又哀哀地思念着海峡西侧的家乡。哈背船放网手阿绅公是个警觉的老人，他依稀听到船外有小船荡水的声音，伸长脖子探出脸庞，立即发现了那条急急袭来的单帆扁舟。他吆问着：“来船干什么的？”

单帆扁舟上，黑晃晃的封魄恶声恶气地回应：“大陆的渔民听着，全都乖乖地闪到一边，没有你们的事。我是苦雪夫家人，我们来接苦雪回家。”

船房里的苦雪，已经听清了一切，她迸出了哭喊声：

“阿绅公，我不愿重新栽进火坑受熬煎，不要让他们靠拢哈背船！”

陆和也愤怒地喝令：“听我的渔令，不准小船拢过来！”

阿绅公和渔民们早就知道苦雪的一切，他们不愿好端端的女子受苦难，更不愿船代公陆和的情人被夺走。阿绅公喊道：“封家的人听着，我们船里的每个人，都是国民党当局的审查对象。你们去找当局要人。你们再靠拢过来，我们不客气了！”说罢，挥手让大伙散开应战。

封魄威吓道：“你们敢顶撞老子！老子抄你的十代祖宗！”

渔民们暴怒了，粗野地回骂：“老子抄你的十代女祖宗！”

封魄向手下人发令：“兄弟们，国军兵舰没有人了，放心地干啊！打！”

喊声刚罢，众人抡起几支长短枪，朝着哈背船猛烈射击。砰！砰

砰！……

哈背船上，人们在舷帮的掩护下，左手抄着准备近搏的渔叉、太平斧、渔刀，右手抓起压船石、网坠子、瓷碗，雨点似的砸向封魄的扁舟。

“啊！”一个叫木龙的青年渔哥，光秃的额顶刚刚抬起，被子弹击成一团血花，倒在舷帮上。

“木龙啊——”阿绅公和木龙的哥哥木虎扑向死者，木虎搂起死者，想把尸体抢进船舱。

砰！一颗罪恶的子弹，又击中木虎的胸膛，他晃了几下，抱着怀里的弟弟，双双栽进海里了！

舱面上的渔民，暴怒地回击，悲痛地号啕，慌乱地奔跑……

船房里，狂躁的陆和侧着身体，猛烈地撞击着木门，想夺门而出参加战斗。啪！木门撞倒了，陆和刚要冲出门去，苦雪的身子一闪，整个儿塞在门口，挡着陆和，说：“哥，我不能叫你们继续送命啊！罪恶的封家要的是我掌握的秘密。只有我落到他们手里，全船的渔家兄弟才会免遭毒手。我必须离开哈背船，引走他们。如果我落进魔爪，我死也不会供出宝物的秘密。如果我遭到不幸，我只有一点要求，求你把我的女儿带回大陆，等她长大后，告诉她宝物的秘密，使她看到宝物像看到自己苦难的母亲。”

陆和执拗地喊：“不！我不能让你落进虎口！我要和强盗们拼个鱼死网破！”

苦雪安慰道：“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你放宽心，我绝不泄露宝物的秘密，他们越想获得宝物，就不会杀害我。只要我有生还的一天，我会漂洋过海到大陆投奔你的！”

陆和稍稍缄默的时刻，苦雪蓦地转身，朝着黑社会的扁舟狂喊道：“贼子们，你们想夺宝，来找我苦雪吧！”她飞身一跃，黑碧色的海面，溅起了白色的水团。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恶鳗般奸猾的黑鸨头封魄，早在进攻哈背船

的时候，就指使几个身穿水鬼服的黑社会人物，溜出扁舟潜到哈背船水底，伺机爬船杀人。此刻，那几个水鬼瞄准跳水的苦雪，哗地冲出海面，一齐按定了苦雪。

扁舟上的封魄得意地喊着：“只有抓住苦雪的女儿，才能迫她低头招供！兄弟们，杀光大陆的咸水汉，夺取苦雪的女儿！”

被死死捉住的苦雪，看着光闪闪的子弹密麻麻地射向哈背船，船上的渔家兄弟不时地倒在血泊里，她心急如焚地呼叫着：“陆和哥，阿绅公，大陆兄弟们，把封家的女儿留在船上，你们快跳海逃生！”

陆和和阿绅公们冒着枪林弹雨纵跳着、呼喊着重：“渔家兄弟们，大海吞不掉咸水人，快跳海躲弹，再回船聚首！”

一个个渔民跳进大海，雾茫茫的海峡溅起了白灿灿的浪花。

封魄他们爬上哈背船，把躺在船房里的小女孩挟了出来，挟进扁舟的舱底。

被水鬼们拖上扁舟的苦雪，边挣扎边哭喊：“不要作践我的女儿！把女儿还给我！”

封魄毫无人性地朝着小女孩踢了一脚，狂笑道：“哈哈，这不是你的女儿，这是我钓宝的饵料！你如果不肯交代宝物的秘密，我把你的女儿丢进海峡喂鱼！”

阴霾汹汹的海峡，回荡着苦雪凄惨的哭喊和女儿的尖脆的啼声……

这是台湾黑社会势力的另一座巢穴，不久前刚从一个有钱人手里霸占到手。它坐落在一泓碧水池旁边，对外的名义是有钱人的别墅，外边是古藤蔓蔓的石墙，里边则是殿宇式的古屋，顶部琉璃闪光飞檐雕龙，檐下走廊绕着雕花栏杆墙面绘着孔雀凤凰，室内的隔扇、棂窗、天花板都是一色楠木，上面刻着的福字、寿字、蝙蝠、葡萄、草卉等浮雕，纹饰纤细造型玲珑。桌面摆着珍贵的宝鼎、金炉、银屏、玉座，仿佛非帝王之家莫属。

一辆黑色轿车嘎地停在别墅门前，封魄抢先钻出车门，他一挥手，一帮人押着五花大绑的苦雪，挟着哇哇啼哭的襁褓女，从车里涌进别

墅。他们把苦雪母女推进别墅后边的黑洞洞的暗房里，在大门外插上铁门。那个叫凌仁的青年匆匆走来，操着公鸭声：“黑鸨头，有你的电话。”

“妈的，那个催命鬼，老子还没有歇一歇，就来电话了。丁琳，你们看守着。”封魄边骂边走到前边大厅里，抓起电话一听，立即正身肃立，又对着话筒点头哈腰，“啊，是总舵主霹雳爷啊。对，苦雪和女儿抓到手里，正在总舵主你的别墅里。哦，封云已经解决掉了，我们没有竞争宝物的对手了。对，是我亲手干掉的。总舵主说哪里话，我对那个叔伯兄弟下手，没有后悔之心。为了总舵主霹雳爷的事业，我就是自己剖腹掏心献给你，也心甘情愿。好，我可以随意使用总舵主的别墅，任意使用各种手段，软化苦雪的心，搞到掏心白度母！”

回到关押苦雪的黑房子前，封魄掏出一叠台币，递给凌仁：“你领着兄弟们尽情玩乐一番，丁琳留下来，陪我执行任务。”

“嘻嘻，丁琳，你服侍黑鸨头的任务，可要尽心尽力，让黑鸨头舒舒畅畅啊！”凌仁嬉皮笑脸地说。

“哈哈……”众人哄笑着。

“甭胡说，我们是执行总舵主霹雳爷的指示！”封魄沉着脸说。

一听到他们的总舵主霹雳爷的名字，凌仁们像被一种无形的威力压迫着，鸦雀无声地溜出了别墅。

第八章

就在台湾黑社会小头目黑鸨头打发走同伙的时候，被关押的苦雪母女，龟缩在暗无天日的黑房里。

苦雪看了看怀里的女儿，由于奔逃时的惊吓和颠荡，虽然在睡眠中，兀自惊悸地抽搐，时不时地发出低哑的啼哭。苦雪脱下自己的外衣，把可怜的孩子又包裹了一层，让她睡在平坦的地方。苦雪看了看外面，除了看门的丁琳黯幽幽的鬼魂在晃荡，一切全都静悄悄的。苦雪感

到浑身软软酸酸的，疲倦不堪地躺倒下去。

自从赵仲卜向她说明珍贵的掏心白度母藏在大陆故乡后，“大陆”二字，常常清晰地跃进她的心绪里。此刻，她在进入迷糊糊的梦境里，再次情真意切地叨念着：“大陆！大陆……”

慢慢地，她感觉的天地间，出现了一片混混沌沌的迷雾。在这混沌未开的景象里，又涌出一片模模糊糊的原野。“啊？是祖国的大陆！”她的意识发出兴奋而无声的喊叫。看，那一片原野，凸起的峰峦是那么雄伟巍峨，下陷的沟谷是那么深邃蜿蜒，舒展的平原是那么丰腴宽广，奔驰的江河是那么激腾浩荡，暴突的礁岩是那么坚硬刚强。依稀间，又可以看得更加细致，漫山遍野，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花卉鲜艳缤纷，羽色斑斓的鸟儿奋翅翱翔，金鱼银虾沉浮潜蹿跃波嬉浪，车水马龙的城镇，熙熙攘攘的人群……

不知不觉间，苦雪在异常的感触中醒来，依旧酸痛的手臂习惯地伸出去，抚摸着身边的女儿。倏地，她发现女儿不翼而飞了。她的手摸到的，是一种男性的粗糙的身体，同时听到了一种男性被女人抚摸后的淫荡的笑声。她的双眼飞快地睁大起来，借着黄亮的灯光，她完全看清楚了，自己的女儿陆思女确实被人抱走了。而站在身边的男人，把她的衣服全都悄悄地扒光了，露出冰雕雪砌般的纯洁无瑕的肌肤。那男人也在脱去自己的上衣，全身黑黝黝皱巴巴。原来，他是堂叔子封魄。

“苦雪，我的心肝，我朝思暮想地恋你多少时光了，今晚让我如愿以偿吧？”封魄色巴巴地邪笑着，急不可耐地向苦雪凑过来。

“流氓，恶棍，给我滚开！”苦雪哭喊着，向墙角退缩着。

“哈哈，你想反抗？你不要自己的命，难道不要自己的女儿？”封魄得意地说。

“你把我的女儿弄到什么地方了？”

刚才，封魄趁着苦雪疲倦不堪地昏睡时，指使丁琳，把陆思女偷偷抱走。他对总舵主的命令心领神会，决心以陆思女的命运，逼迫苦雪低头，达到自己的淫欲。苦雪被他占有后，自然会把宝物的秘密告诉他。他毒狠地说：“你只有两条路，一是答应我，你的女儿就成为我的女儿。二是拒绝我，我的兄弟们随时会把小女孩撂进海峡喂鲨鱼。”

“天啊！”苦雪的眼前一片昏黑。

“苦雪，你不要过分悲苦。长期以来，我是真心眷恋你。我把你看成心肝宝贝，会使你享受荣华富贵的。因为，在我的眼里，你就是无比珍贵的掏心白度母……”封魄虚情假意地叙述着，“你在担心你女儿的命运？好，我这就去嘱咐兄弟们，让他们好好保护着你女儿。你也休息镇静一会儿。一会儿后，我再来和你相会。”他披着上衣，故意踱到外面，兜转着。

暗房里，苦雪的心绪乱惶惶的，不停地自问：“怎么办？如果反抗他，这恶贼心黑手狠，会像狂鲨吞食我的女儿！女儿，是我人生的唯一寄托，是我生命的全部啊！宁可毁灭自己的一切，也不能失去女儿啊！这恶贼，不但要占有我，而且要夺取掏心白度母！掏心白度母？掏心白度母？她的心离开自己的身体！她身心分裂！她的身体虽然被大千世界的污垢染化着，她的心却纯净洁白！她依然是旷世独有的。无价宝啊！为了女儿，我只有像掏心白度母……”

封魄躲在旁外的暗处，偷窥到苦雪的情绪变得平坦而冷漠。他兴奋地推门进去，嘴里乱嚷着：“宝贝，我来了……”他顺手关了电灯，向苦雪摸去。

苦雪的眼前，封魄像条晃荡的海狗，它在黑墨般的剧烈动荡的夜雾里扑来了，犬牙似的利齿啃咬着她的肉体在剧痛中抽搐……

就这样，苦雪被囚禁在黑社会的巢穴里，度过了好几轮昼夜。白天，封魄像不敢见阳光的魑魅，走得无影无踪。夜晚，他就出现在黑巢里，残暴地蹂躏着苦雪。陷进无尽悲苦的苦雪，不停地控诉着，要封魄交出她的女儿。最后，封魄阴险地说：“好，我还给你女儿。你的女儿又没有双翅，飞不出我的手心。”

当丁琳把她的女儿背来时，苦雪抱着女儿哭成了泪人儿。站在旁边的封魄，待她哭完了，说：“我说过，你成为我的人，女儿就好端端地回到你身边。你应该相信我了。还有一桩事，你应该继续相信我。”

苦雪抹去泪水，静听着。

封魄：“办完那桩事，我保证你母女终生伴着金银财宝过日子。你，把赵家的掏心白度母交给我，我替你保管，并且供给你享用不尽的

金钱……”

她的心早就像玉石一般的坚硬，自己就算是木船撞礁粉身碎骨，也不会交出宝物的秘密。她冷冷地应道：“宝物没有在我身上，你要杀要剐都没有用。”

封魄喝问：“你总知道它的下落？”

苦雪：“不知道！唯一的知情者赵仲卜，还没有领我找到宝物，就被你们迫死在海峡里了！”

封魄暴跳如雷地威吓了半晌，苦雪不卑不亢地沉默着。封魄无法可想，走出卧室的门外，丁琳正在外面探头探脑地偷听，看到封魄走出来，醋意十足地讥笑道：“神通广大的黑鸢头，今几个怎么碰了一鼻子灰了？我看，这样的贱货，杀掉算了！你不杀她，是舍不得这块心肝吧？”

封魄没好气地斥道：“滚！你把听到的情况，全都向总舵主霹雳爷报告，请他想想其他高招，探出掏心白度母的下落。我留在别墅里监视。”

当天上午，韦嬪突然伙同侄子韦影，来到别墅里。韦嬪看着已经住进舒畅卧室的苦雪，假惺惺地欢声叫道：“啊呀苦雪啊，你和女儿能住进花团锦簇似的房屋，我就放一万条心了。”

韦影笑吟吟地附和着：“是啊，这些年，我婶婶让你离开贫穷的韦家，送到有钱的富户，还不是希望你过上眼前这种天堂似的日子。妹子，你应该贪恋这种生活，在这里好好过日子！”

通过风狂浪器的变故，苦雪已经看透世态的炎凉，认识韦嬪的面目。她用愤悻的沉默回答着韦嬪。

韦嬪看了看韦影，又挤出笑容：“苦雪，不瞒你说，听说你在封家出事后，我拉扯着侄子韦影，四处打听你的下落。我的心快急碎了，我怕你出事，对不起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啊！”

韦影：“你啊，是让我们找得好苦啊。后来，还是封家的人告诉我们，你不但找到了，还愿意跟封魄享福呢。”他看看韦嬪，说：“婶子，

关于封家的其他人情况，告诉妹子吧？”

韦嬪挤出两颗泪水，说：“苦雪，你也知道，封家的两兄弟，不同父母不同性格，封云懦弱封魄刚强。我们找到封家时，他们家刚刚办过丧事。”

苦雪惊疑地一抬头：“谁的丧事？”

韦嬪：“那个懦弱的封云，虽然你对他没有感情，甚至厌恶他，但他毕竟舍不得你离开啊。那晚，为了追你，他跑到一块凸进海峡的礁岩上，因为单薄的身体挡不住恶浪的扑击，被卷进海峡里，连一块尸骨也没有留下来。”

“啊？”苦雪哀哀地唤了一声。在封家的牛马生涯，对封云的百般厌恶，使她的心早就麻木了。可是他毕竟是女儿的父亲，她的心不由哀哀地发颤着。

韦嬪继续说：“封云已经死了，你也不必伤心了。还好，你的目光锐利，能够跟封魄过日子。他比封云强百倍，他在台湾地面有财有势，跟他有好日子过呢。刚才，我在别墅外遇到封魄，他让我劝劝你，你既然是他的人，就得把你们赵家的传家宝秘密告诉他……”

韦嬪的话，如火苗溅进鱼油桶，苦雪的情绪像渔火呼地燃烧起来，她低声而仇恨地应道：“你住嘴！漫海恶浪，都是你这股狂风掀起的！没有你到封家捏造宝物的谣言，赵公公也不会被海峡吞噬！封云也不会自己去送死！我也不会落进凶恶的鲸鲨嘴！我女儿也不会饱受惊吓！从今以后，你如果再在我前边出现，我要铁锚砸恶浪，叫你的头颅支离破碎！”

“你！你！你是我喂养长大的！竟然翻脸不认老娘！你不听老娘言，吃苦在眼前！韦影，我们走！”两人恨恨地离开了。

第九章

海峡，又陷进了一个黑黯黯的夜晚。它那无边广大的肤表显得格外

墨绿，而底部的急流又如无数条黑粼粼的龙蟒，横七竖八地乱窜着。那凹陷的浪谷，犹如龙蟒从深水区探出的黑洞洞的巨口，当一座座尖塔形的圆拱形的跃兽形的浪头扑进巨口时，其间喷出一种摧毁一切的力量，把峰峦般的浪头摧碎开来，变成一团团黑茫茫的水汽，朝高远的海空溅散而去。

海岸上，黑鸢头封魄领着黑社会的凌仁等，直奔荔枝湾口外的黑海峡。在云雾里，他们像几条手持枪支的凶恶的夜游神，正在向黑海峡飘去。凌仁询问道：“黑鸢头，你舍不得从皮肉上折腾苦雪，领着我们到大陆的渔船有什么用？”

封魄骂道：“总舵主霹雳爷白给了韦嬪金钱，买了个不清不楚的情报。十年前，韦嬪只听到赵皇族告诉赵仲卜，掏心白度母是赵家祖传的无价宝，要赵仲卜等苦雪长大后，告诉她宝物的秘密。其他听到的话，都是零零碎碎的，什么‘大陆’啊、‘祖宅’啊，闹不清是什么意思。监视大陆船的国军兵舰上的兄弟报告，苦雪逃到那条大陆船上后，和船代公陆和同关一室，亲密相处了几昼夜。我和霹雳爷分析，苦雪可能把宝物交给陆和了，或者是把宝物的秘密泄露给陆和，让陆和代她夺取宝物。如果是后者，宝物不在苦雪手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根据韦嬪听到的片言只语，什么‘大陆’啊、‘祖宅’啊，宝物可能藏在大陆赵家的祖宅里。苦雪和陆和相好，就会委托他回大陆寻宝。所以，霹雳爷决定，今晚袭击大陆船，捉捕陆和。如果宝物在船上，可以马到成功。如果宝物藏在大陆，就审问陆和，从他嘴里挖出秘密。”

丁琳插话：“如果事实像苦雪讲的，苦雪确实不完全掌握宝物的秘密，就是讲，赵仲卜还来不及把宝物秘密交给苦雪就死了，我们不是白白折腾吗！”

封魄：“咱们帮派有规矩，宁可做豁命生意，也不做亏本买卖。万一宝物藏在大陆船上，应该豁命冒险地干！反正，这是霹雳爷的命令，我们就得执行！”

凌仁嘟哝道：“前次袭击大陆船，使国军的兵舰警觉了，他们如果撒网待鱼，我们不是自己往网里钻吗？”

封魄：“不会的！已经让兵舰上的兄弟侦察过，兵舰上的国军认为大陆船上是无要紧要的渔民，还是天天晚上留个把哨兵，上岸入城过夜生活了。再说，我们都持有长短枪，怕什么？”

一会儿后，封魄们乘坐着事先泊在海边的交通艇，向海峡水域摸索前进。

前边，墨绿幽暗的水域里，国军兵舰和大陆哈背船全都黑灯熄火地停泊着，状若两条肤色黝然的巨鱼，晃晃荡荡漂漂泊泊。

交通艇上，封魄命令着：“兄弟们，悄然无声地爬上哈背船，直扑代公房，擒龙先擒首，全船就制伏了。之后立即搜索全船，发现宝物后，迅速离开。注意，不要惊动国军的兵舰！一发现有人拦截，马上开枪！”

交通艇船头响着轻轻的荡浪声，接近了哈背船船舷。封魄刚要发出上船命令，冷不丁，哈背船舵位蓦地蹿出几条黑影，响起国军人员的呼叫声：“前边的黑帮船，老实停航，接受检查！”原来，前次袭击大陆船的事件发生后，当局查清了袭击者是名为“台帮”的黑社会帮派干的。为了擒获黑社会成员，查清他们袭击大陆船的真正目的，当局另外派遣三名负有特别任务的军事情报员，瞒着兵舰上的官兵，偷偷潜伏在哈背船里。

封魄从对方的喊话中，立即清楚他们的身份，狂叫着：“赶快射击！”

一阵枪声响起，几条黄闪闪的火舌直喷哈背船。

“啊！”哈背船上的当局情报员猝不及防，有两个倒在血泊中了。剩下的一个异常勇敢，端着美式自动步枪还击着，闪光的子弹直射毫无遮拦的交通艇。

两个黑社会人员当场倒在舱面。封魄一边命令凌仁继续射击，一边把一个半死不活的伤员蹬到前边，自己飞快地趴下去，借助伤员的身体还击着。一排猛烈的子弹，击中伤员的身体，伤员双脚一蹬僵然不动了。旁边的另一个匪徒，也中弹呻吟着。封魄向前一看，哈背船上的最后一个当局情报员，已经完蛋了。船舱里却冲出十来个大陆渔民，以熟练的军事动作匍匐着，从三具尸体手里拉过枪支，猛烈地射击着。封魄知道，这些沿海渔民，长期接受民兵训练，自己再顽固下去，只有葬身海峡了。船上只剩下丁琳没有负伤，凌仁和另一个伤员仰天倒在舱面。封魄爬进舵位，双手扳动舵柄，向荔枝湾深处逃窜。

背后，被枪声惊动的兵舰上，已经亮起刺眼的灯光。甲板上只有一个值班军官和哨兵，眼睁睁地望着黑社会的交通艇越逃越远了。

那条刚刚受过袭击的哈背船，乘机发动了隆隆吼响的柴油机，白灰灰的风帆也袅袅升腾起来，装着追击交通艇的模样，向荔枝湾内侧拐了个弯，绕开国民党兵舰，突然一个快速转向，向黑蒙蒙的海峡深处驰去了。

快要拢岸的交通艇上，封魄恨天恨地地咒骂着，看到倒在舱面奄奄一息的伤员，猛力地一蹬，伤员溅进黑幽幽的海浪里了。

丁琳惊骇地喊叫：“啊？黑鸨头，你怎么……”

封魄阴沉沉地应道：“今晚袭击后，国民党当局一定会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以便毁灭我们的帮派。这样的伤员，留在陆岸势必会招惹当局的注意力……”

趴在地面的凌仁，骇得抖抖索索地爬起来，一头跪在封魄的前边：“黑鸨头，留我一条命啊！我只是手臂轻伤，换掉血衣，当局不会发现蛛丝马迹的！”

封魄：“霹雳爷的规矩，凡是被当局注意的伤员，必须为帮派的生存做出牺牲。”

凌仁的额头砰砰作响地磕着舱板：“黑鸨头，念我鞍前马后地效忠你，你就留我的狗命吧！”

封魄想了一下，说：“好！念你对我的忠诚，可以成全你。但是，如果你因为伤势被当局发现，甭怪我杀人灭口了！”

交通艇像灰黑的游鲨，拢近海岸了……

同一天夜晚，苦雪倚在牢房般的别墅卧室里，浓墨似的夜色，把卧室里的一切、古香古色的别墅和别墅周围的山野树林，全都溶没在其中了。连她自己的有形有色的身体，也浑然不见了。唯有同样墨黑的脑海里，触景生情地想象出来的画面，才时而迷糊时而清晰地存在着。

实际上，那不是想象的情景，而是海峡的神鱼：万顷碧波粼粼闪光的海峡，这种被渔家叫作神鱼的白飞鱼，长着圆鼓鼓的头、乌亮亮的

眼、长溜溜的身、壮健健的脚腿，活像穿波跃浪的美人。它通体晶明，肤色银白，显示着纯净的玉质。而且在身体的左右侧，长着两扇似鳍非鳍似翅非翅的飞翼，犹若银箔贴成的扇儿。当它看到渔船在前边航行时，飞翼呼地展开来，全身贴着水皮忽忽翱翔，神差鬼使地贴在离水不高的船板上，随着白帆飞扬的渔船驰骋。有时候，它能从台湾海岸越过海峡驰到大陆礁岩，成为渔船的入港伴侣……

此刻，那白飞鱼的神态，活生生地出现在苦雪的脑海里。一种启迪性的力量，在苦雪全身膨胀着。她感到全身热灼灼了，思绪仿佛和想象中的白飞鱼燃成一团烈火——

是啊，自己不能继续陷身在这座黑社会的魔窟里。要像洁白的飞鱼，勇敢地飞越海峡，到大陆故乡寻找宝物。何况，那燎起自己人生第一次情火的陆和哥，随时可能重返大陆。应该去找陆和哥，乘他的船漂过海峡！

于是，她透过窗户和门缝，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前些日子，黑鸢头似乎担心她逃跑，总是夜以继日地守着别墅。今晚，黑鸢头也许对已经成为“他的人”的她有些放心了，竟然带领全班人马，前往荔枝湾袭击哈背船。卧室里静悄悄的不见人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苦雪一阵惊喜，她蹑手蹑脚地背起沉睡的女儿，撞了撞门，房门被铁锁封闭着。她爬上桌子，轻而易举地跨过了窗门，急匆匆地溜进黑森森的树林里，向停泊哈背船的荔枝湾潜行。

她在黑巍巍的荔枝湾海岸摸索了很久，终于找到一条闲置的舢板。她驾着舢板，向荔枝湾口外的哈背船摇去。

舢板在水面晃荡了两个时辰，她放眼一看，天啊，哈背船无影无踪了！

原来，哈背船上的陆和等人，驱赶走前来袭击的黑鸢头，趁着押船的国民党情报员全被黑鸢头们打死，兵舰上的官兵还在荔枝镇过夜生活，开船逃离台湾了！

这时，国民党当局已经获悉黑社会袭击大陆船的情况，兵舰上的官兵们也回来了，他们开动好多条交通艇，在荔枝湾一带搜索着黑社会人员。刚才，他们发现了苦雪的舢板，偷偷地追出来。看到苦雪的舢板漂出荔枝湾了，一条交通艇驰到舢板前头，官兵们吆喝道：“驾舢板的黑

帮听着，老实缴械投降！”

苦雪吓得差点瘫倒在船上，拼命摇着舢板，冲进黑咕隆咚的浪谷里。不巧的是，她背上的陆思女，竟在这时哇地哭起来，并且越哭越大声，引得数条当局人员驾驶的快艇从四面包围过来了。快艇上，官兵开始鸣枪警告了，子弹在苦雪的四周尖啸着……

第十章

在当局交通艇的围追中，苦雪的舢板面临被浪山倾覆被枪弹击碎的险境了。苦雪的脑海伴着黑眸儿闪闪转动着。

怎么办？再在舢板上待下去，母女俩都会完结。宁可自己粉身碎骨，也要保住女儿啊！

一种聪敏的办法，从心底里冒出来。

她突然搂起舢板舱里的黑黝黝的压船石，呼地举到自己的头顶，嘴里大声吆叫：“贼子们，我死给你们看了。”双臂猛力一甩，压船石凌空飞出，哗地溅到数米外的墨粼粼的海峡里。紧接着，她卸下背上的女儿，轻轻地放在低凹的避弹船底，自己借着暗灰灰的雾色的掩护，贴着舷帮溜到海里，悄悄地潜到舢板底部，边泅游边操动着小船，向黑巍巍的礁岸漂去，企图避开国军的追击，携女登岸逃之夭夭。

她没有料到，海峡的幽暗的湍流，竟然挟着风风火火的力量，猛地卷得她忽忽翻滚着，沉甸甸地没进海的深不可测的底部了，咸腥苦涩的海水呛进喉咙，清醒的神志顿时昏眩灰暗，一种生命完结的意念，在她的心间如冷森森的朔气冲拂而过，支撑肌体的意志力瞬间瘫软消失了，感觉的天地变成黑蒙蒙的坟洞，她觉得自己已经坠进永世混沌的死亡的梦乡了……

倏地，她眼前的海底出现了奇幻的景象，这是一泓饱含高比例磷质的海水，由于雄伟大海的貌似凝止实为剧烈晃荡的整体运动，激起的细细微微密密麻麻的水的珠沫，发出晶晶白白的磷光，犹如墨蓝的天空嵌满银亮的星星，连成亮烁烁的光网，把海峡底部映出白茫茫的一片。那

海藻、珊瑚和水草，状若一团团碧绿的鲜红的金黄的褐紫的花朵，美美艳艳地铺满一地。花团锦簇间，竟然长着很多珍稀的双月蛤，这是两片圆溜溜的贝壳连在一起的海蛤，通体洁白雪色璀璨，就像两轮皎洁的圆月在一起团圆聚首。而整座海峡水底，更似熠熠的天空，升腾着无数轮的团圆之月。

哦，这是一种驱逐死神的青春色彩！这是一种焚毁黑暗的光明！这是一种冰清玉洁的纯情！这是一种花红柳绿的美好！这是一种幸福美满的团圆！

苦雪的心如灰暗的海底倏忽光明了，其间仿佛回荡起欢悦的呼喊声。她已经完全摆脱了死亡坟洞般的境界，她的全身荡动着生命的力量，她运用儿时练成的浪峭头打滚的本领，哗地搏击着汹汹腾腾的恶浪急流，冲出了海峡水面。

可是，当她推着载着女儿的舢板漂近海岸时，没膝深的浅水滩，冲出好几条黑乎乎的人影，把她困在中央。她连同襁褓女陆思女双双被擒了！

捕捉苦雪的，是国军负责对大陆情报机关的官兵们。因为苦雪的行踪诡秘可疑，而且和大陆船只有瓜葛，当局决定继续由该情报机关审查苦雪情况。

两天后，苦雪被押到名为“中正号”的兵舰上，载往设在澎湖列岛的情报机关分支机构，接受专门的审查。

兵舰朝着和大陆同一方向的澎湖列岛破浪行驶。关在舰房里的苦雪，苦巴巴地凝睇着大陆方向的海面。

苦雪的寂苦的心海又一阵沸涌，她想，那座冰光雪色的陆地，是不是自己日思夜想的祖国大陆？传说共产党心地如玉，谋民众利益，为民众服务。如果真像民间传说的那样，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是洁净灿烂的大好天地！能够回到那种天地里过生活，该是多美满的人生啊！

这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士兵向舰房走来。他叫李隐，长得头大肩宽，腹窄腿短，像个倒立的三角形，上下比例极不协调。李隐向卫兵耳语了几句，推门进房：“苦雪，美国顾问和长官找你。”

苦雪跟着李隐来到漆色碧亮摆设豪华的舰长室，她前边出现了两个正襟危坐的人物。

一个是美国驻国军情报机关的上校顾问艾维尔。他三十多岁，人高马大的身材，银发红脸的头部，胸壮腹圆的上身，高挑粗壮的双腿。

另一个是当局驻澎湖情报机构的负责人贾宽，四十出头，中等粗壮的身板，脸部却过早地蹙起弧形黑皱，神色略略显着笑容。他和艾维尔形象反差极大地坐在一起。

一看到苦雪站在跟前，艾维尔的暗绿色的眼眸炜炜闪亮起来，搁在腹部的右手微微颤着，拇指头缓缓地翘起来，他操着一口生硬的汉语：“啊！你是赵苦雪？”

苦雪看他的神态异常，略微愣了一下，脸别到一边，不声不响。

贾宽喝道：“大胆民间贱女，对友邦顾问的问话，竟敢不理不睬。说，你多次潜逃到大陆渔船，是不是携带有关中华民国的情报，企图乘渔船逃亡大陆，向共产党请功？”

在贾宽的厉声呵斥中，苦雪知道这些罪名的严重性，吓得脸色也苍白了。

艾维尔犹如没有听到贾宽的喝声似的，目光呆呆地望着苦雪。他没有想到，这个被当局怀疑的通共分子，竟然是个形态姣好神韵诱人的美女。他的灵魂，仿佛飘飘然地离开自己的躯壳，飞向苦雪的身上。

贾宽看到局面尴尬寂静，啪地拍了一下桌子：“老实交代通匪罪行！”

艾维尔被震醒了，转身拍拍贾宽的肩头，笑着说：“贾将军，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攻心为上’。以我的观察，她纯属民间女子，很难说有政治动机。必定有难言之秘密，才跑到大陆渔船上。就是她有政治动机，也不能采取严厉的手段！”他讨好地转向苦雪，“美女，你说是吗？”

贾宽被艾维尔的话闹糊涂了，向：“顾问阁下，你的意思是……”

艾维尔：“我们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对待不同政见的人也讲民主，

不能轻易冠之以罪名，囚之于牢狱。就是她有通共行为，也应施之恩惠，买之心肺，使之心悦口服。这个女子，载到澎湖列岛后，让我和她交个朋友，行吗？”

说罢，他一步一步地凑近苦雪：“你是顶呱呱的东方美女。我相信，到达澎湖列岛后，我们的友情会飞速发展的。”

苦雪的心弦猛地一抽搐。她立即清楚，美国佬对自己不怀好意。她一步一步地退到墙角，觉得自己背部的沉睡中的陆思女顶着墙壁了，不由急中生智地一伸手，在陆思女的细嫩的小腿上拧了一下。陆思女哇地哭起来了。

艾维尔愣了一下，粉红色的脸上，笑容消逝了，眉心微微一蹙，说：“哈哈，你不是个美丽的女子，而是个美丽的母亲。”

在一旁察言观色的贾宽，顿时大悟，把艾维尔拉到门口，轻声地问：“顾问阁下，你准备怎样安排这女人？”

艾维尔：“她是块洁美的珍宝，我必须好好保护她……”

贾宽听完艾维尔的话，干笑了两声。艾维尔拉起床上的纯毛大衣，盖在嘤嘤哭泣的陆思女身上：“海峡洋面风猛浪凶，孩子穿得这么破旧单薄，小心着凉生病了。”

苦雪冷冷地回应：“这苦命的孩子，不会答谢别人的施舍。”她把大衣抛回床上。

艾维尔尴尬了一下，随即转笑道：“哦，这大衣对小孩不适用。我另外送你一件礼品，和你交交朋友。”他摘下手腕上的金光灿灿的手表，压进苦雪的手心，“你们母女漂泊海峡，也该知道天地时辰。”

苦雪声调硬朗地说：“漂泊海峡的人，四处昏天暗地，哪里知道天地时辰！”扑地把手表掷在桌上。

艾维尔执拗地说：“你收下金表吧。就当我们美国人赠送给中国人的友谊。”

苦雪哼了一声：“美国人赠送给中国人的友谊？不是吧！”

贾宽实在看不下去了，恼火地喝道：“不知好歹！美国友邦对中华民国的友谊，山高海深……”

“山高海深？这个美国人，比你的爹娘对你还亲？”苦雪的火闪闪的目光射向贾宽，背着孩子跨出房去，边走边说，“我是个女人家，没有什么话跟你们讲，如果要把我葬海峽，请早点动手！”

贾宽指着苦雪的背影想发作，艾维尔拉着他，说：“你看那些红虾，能蹦出囚舱吗？”

第十一章

沌沌屿是座孤岛，距离滔滔海峽中心的澎湖岛数十里。它全岛四方形，朝西是深凹的港湾，港湾左右侧雄崖拔海耸立，崖巅巍峨穿空，壁面悬石倒挂，横七竖八地交错着的裂沟里，栖息着白燕灰鸥黑海鹰。两座危崖夹着一条狭窄深邃湍急翻滚的水道，构成孤岛和外界的唯一的交通线。

沌沌屿浑浑港内侧的鲨啸岙，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平坳地，一排排壁面赭红门窗碧彩的大楼拔地而起。和其他城镇楼房相异的是，每一层楼的窗户，都装着拇指粗的铁棍，嵌着黑晃晃的深色玻璃，仿佛那里是暗天黑地的牢房似的。

鲨啸岙的西北角，独立着一幢西式小楼，屋顶的斜度特别大，顶尖刺向天空，一式漂亮而洋气的落地式铝合金窗户，色彩鲜丽的金丝绒帘随风飘拂着。透过明亮清澈的玻璃，清晰可见房间内摆着特意从岛外购进的洋式家具，装潢奇特色调斑斓。还有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台湾市面买不到的电器、美艳艳的地毯，一派豪华景象。这是美国驻国军情报机构顾问艾维尔的住房，代号T楼。

T楼底层的南厢房，左侧是艾维尔饮食用的厨房，右侧是女用人的住室。被押到沌沌屿审查的苦雪，由于艾维尔的要求，不但没有被关进囚牢，而且获得特殊的优待，来到T楼当女用人，专门负责艾维尔的饮食。苦雪凭着心灵手巧，竟然学会了不少烹调技术。这天，由于艾维尔对中国清朝御厨的食品特别爱好，根据鲨啸岙厨师的指教，苦雪在替艾

维尔蒸煮南沙饼。她的鲜白丰嫩的双手，在一碟碟面粉、白糖、雪油、苜蓿、桃仁、瓜仁和青红丝上面敏捷地忽闪、糅合、调配、蒸煮。最后，一盘汽袅袅香喷喷的晚点心南沙饼端进艾维尔的五彩生辉的豪华卧室里。

艾维尔正在眯眼凝神地欣赏着音乐，看着苦雪端着美味点心进来，双眼突地睁大起来，笑咪咪地说：“哈，苦雪妹子，原谅我用你们中国人的称呼这样唤你。今晚是良宵，你服侍我多日，非常辛苦。为了答谢你，我想盛情地款待你。”说罢，随手关起房间的自动锁。

苦雪神慌意乱：“不！顾问先生自用吧！”她急奔几步，动手去开房门。无奈，艾维尔卧室房门的自动锁是特制的，任她怎样摆弄也开不掉。

“哈哈！”艾维尔笑了一声，兀自从茶色玻璃柜里掏出一瓶法国白兰地，倒在长脚酒杯里，腰背微弓地凑近苦雪，“苦雪妹子，我们美国是礼仪之邦，请你不要慌张，干下这杯美酒。”

苦雪退却着：“不！我不会喝酒。”

“那我失礼了！”艾维尔端起另一杯酒斯文地抿了一口，随即放下，笑着邀请道，“苦雪妹子，我请你跳舞，行吧？”

苦雪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局面，更惊得发呆了。

艾维尔以为苦雪默许了，左手往她的肩头一搭，右臂一弯搂起她的腰部，说：“不懂不要紧，我教你……”

骤然间，苦雪的腰部犹如被海蝎咬中似的，双脚一蹦跶，跃离了艾维尔，雪白的双颊着了火似的显着彤红色，黑亮的眸子深处也跳闪着红映映的火苗。看着艾维尔向自己步步走来，她顺手抓起桌面的白兰地酒瓶，瓶底朝天地挥上头顶，不顾里面的绿映映的酒液溅满头发，向着艾维尔厉声哭叫：“你放我出去！”那姿势随时会挥瓶砸碎艾维尔的头颅。

艾维尔吓得连连挥手：“不要这样！我请你出去！我请你出去！”他退到房门旁，啪地扭动自动锁，房门开了。

哗！苦雪手里的酒瓶砸在地面，她擦过艾维尔的身边，急步飞奔地

逃出了卧室。

次日夜晚，雾气像黄灰灰的妖瘴，飘散着一种腥苦冰冷的气息，严严实实地遮掩着沌沌屿的鲨啸吞。

“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里，苦雪心惊胆跳地打开了房门。一个国军情报机构工作人员出现在门口：“苦雪，贾主任传讯你。”

苦雪随他来到情报机构主任贾宽的办公室，贾宽的神色暗沉：“苦雪，你知道自己犯下什么罪吗？”

苦雪的心剧烈地抽搐着，她知道自己冒犯了美国佬，将会受到严厉的制裁，但迅即镇定地应道：“我没有罪，我是清白无辜的！”

贾宽喝道：“你在美国顾问的友情面前，竟然视友为敌，企图加害艾维尔上校！”

一种倔强的性格，在苦雪的心里发作着：“艾维尔又不是你的亲爹，你这么袒护他。”

贾宽一拍桌：“你，放肆！如果没有艾维尔顾问的保护，你不但没有眼前的舒适的工作，早就是牢狱里的囚徒！今晚，如果没有艾维尔顾问的指示，凭你企图谋害友邦人士的罪行，就可以将你就地正法！”

苦雪嘟囔道：“拜鲨向游海人磕头，不怀好意。”

贾宽仿佛想到什么，降低声音说：“对你，艾维尔顾问完全是好意。今晚找你来，就是向你指出你眼前只有一条宽阔的航路。”

苦雪：“什么航路？”

贾宽：“向艾维尔顾问道歉，尽心尽力地服侍他，你也将获得荣华富贵。”

苦雪完全清楚“尽心尽力地服侍”是怎样一回事。她感到全身像坠进油锅里，火灼灼地发烫，突地一昂首：“要杀要砍只有这颗头，来吧！”

贾宽竟然没有发火，冷森森地问：“你难道不清楚，这座沌沌屿是什么地方？你不管自己的生死，就不顾虑自己的女儿？”

苦雪像当头淋了冰冷的海水，猛地一颤：“女儿？他们要拿我的女儿开刀了？”想到这里，她不顾一切地冲出贾宽的办公室，奔到自己的小房间，一看，原来睡在床上的陆思女，竟然无影无踪了。

“啊……”苦雪似哭似疯地喊叫着，转身冲出自己的卧室，跌跌撞撞地扑进贾宽的房中，叫着，“你们还我的女儿啊！”

房中静悄悄的。

她抬头一看，贾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她想了一下，随即奔向艾维尔的住房。

当她双脚跃闪着撞进艾维尔的卧室时，五彩缤纷的灯光下，没有艾维尔的身影，贾宽却站在里边。贾宽的后边，立着一个彪形大汉。贾宽：“我知道你会找到这里来的。怎么样，想好了吗？是要女儿，还是要顽固到底？”

怒火，在苦雪的心里燃烧。一股热电流似的力量，使她的十指张成刚硬的铁爪，呼地攥定贾宽的胸襟，把贾宽拽得剧烈晃荡：“水贼海鬼们，还我的心肝宝贝啊！”

贾宽背后的大汉，一跨步抓住苦雪肩胛上的衣服，像拉小鱼似的把她拉高起来，又似砸虾儿一般地砸在地面，吆喝道：“谁说贾主任弄走你的女儿了？这座沌沌屿位处汪汪海峡中，四周尽是海贼在水山浪谷里出没，谁说得准不是海贼弄走你的女儿，把你的女儿葬海峡了？”

贾宽也改口道：“是啊，你如果答应和我们合作，尽心尽力地服侍艾维尔顾问，我们可以全力以赴，帮助你找回女儿。”

“不！不！是你们弄走我的心肝宝贝！”苦雪趴倒在地面上，双臂拉住贾宽的双腿。

大汉忽地抡起右脚，重重地踢中苦雪的腹部：“不知死活的咸水婊，是海贼弄走你的女儿！”

苦雪捂着自己的剧痛的腹部，在地面打滚着：“天啊……”

当她的腹部疼痛稍稍平缓，挣扎着爬起来时，贾宽早就离开了。她

茫然地撞出T楼，冲到沌沌屿的海岸上，悲苦欲绝地哭喊着：“女儿啊……”

夜已经深了。黑腾腾的海岸，犹如无比巨大的吞云吐雾的魔口，那耸起的一座座暗茫茫雄巍巍的浪山和喷出的一簇簇黑蒙蒙沸滚滚的水汽，满海面翻腾着。夜空也已墨色布幔似的低垂下来，其间渗出一股乌灰灰的云汽，无边无际地扩散开来，和广漠海岸的浪山水汽搅和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水山哪是云烟，全部变成黑漫漫的海浪，从海峡的底部和高天冲上沌沌岛礁岸，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淹浸着冲击着苦雪。苦雪被夜色染化的身影，像黑晃晃的海幽灵在浪涛中时沉时浮地冲荡着。

风越来越狂，苦雪寻到另一片礁岩林立的海岸时，她清楚地感觉到，从海峡漫上来的黑浪似的云汽，纷纷变成硬邦邦骨梭梭的礁岩，有的如暗色浓浓的岩壁扑面撞来，有的如固定渔网的石柱倾倒砸来，有的如圆拱形的海石撞得她俯冲趴地，有的如乱纷纷的黑礁射击着全身。渐渐地，寻找女儿的苦雪已经分不清哪是摔倒时撞地的哪是乱冲时碰壁的伤口，她只觉得浑身有好多处剧烈发痛的部位，还流出湿漉漉的血液。

苦雪的神志已经昏昏乎乎了。全身的伤痛在迅速消逝，脚底的刚硬的礁石地变成一堆堆海绵，沉甸甸的身体腾云驾雾般地飘荡起来。

尔后，在狂风的吹卷中，从海峡滚来的水涛般的云浪越来越凶猛了，像座座黑山似的突上天际，沌沌屿的墨黑色的山峰迅速地低矮下去，仿佛变成了水峰连绵的海峡中的一座快要沉没的小山。而整座海峡，继续以淹天漫地的气势翻腾着。苦雪挣扎扑腾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暗淡渺茫了，犹如时隐时现的影儿，在海峡中间，忽而飘上峨峨的浪巅，忽而飘下深邃的水谷，忽而飘进葬人的黑岸，忽儿飘入卷船的湍流……

苦雪也不知跑了多少路，唤叫了多少次女儿和冲到哪一片海岸。她终于停止了乱冲乱撞，软瘫瘫地倒在乱礁堆上。

“女儿啊——”苦雪一边凄厉地喊叫着，一边无望地寻觅着大海。沌沌岛的陆岸已经不见陆思女了，她希望从汹腾黑暗的海域发现载着女儿逃离岛屿的船只。

前边的海峡，那幽幽暗暗的水底，突然哗的一声，冲出白灿灿的光亮，由于飞腾得忽忽闪闪，在墨暗的天幔划出一道弧形的闪电，向海峡

的两侧飞掠着。

苦雪亮起了双眼，想看清那是什么飞行物。

那闪电似的飞行物，被迎面卷来的狂风顶得减缓了速度。瞬间，它的形象映进了苦雪的眼帘。它是一条海峡罕见的飞鳐，由于发达的胸鳍如双翼向左右展开，平扁的身体成宽阔的菱形，身影以模糊的灰赭色滑翔着。烁烁发亮的是带电的尾刺，犹如一条圆圆细细长长的日光灯管。飞鳐的前方，那大陆方向的水涯，由于方向相异的八卦流，从四面冲到那里汇合，湍急的流速撞起了丛丛雪朵梅丛似的水花，密密纷纷地连成无垠的一片，这景象如一座辽阔的花园，无数昙花银菊和牡丹，焕发着冰光玉色的艳彩，美极了！

蓦地，苦雪被那片美景吸引住了，似乎忘记了浑身的伤痛。而她的心也仿佛飞出了胸窝，跃过黑汹汹的海峡，扑在飞鳐的身上，忽忽飞闪地追逐着大陆方向的花圃般的海域……

一阵挟着苦腥凄冷的水珠的海风扑在脸上，使苦雪冷静了许多，她发觉自己依偎的礁石堆的底部，原来是一片海泥滩，色彩墨乎乎的，气味臭腥腥的，稀稀烂烂的泥水，把她的下半身全溅污了。而一阵密似一阵飞来的，也是咸臭难闻的浑浊水，淋得她的上身湿漉漉脏兮兮。

身体的肮脏的陷溺和似乎飞离身体的心灵的美丽的向往，同时在苦雪的感觉中存在着，复杂的意念泛上了她的脑海。女儿陆思女没有被海盗船劫走，肯定是被贾宽暗藏起来，迫自己用身体去服侍美国佬。自己的身体已经被封云和封魄们糟蹋而失去贞洁，为了女儿，只有再次陷进污浊的泥滩。啊，自己要像珍贵的掏心白度母，让自己的心从污垢的身体分裂出去！最后，才能像海峡的飞鳐那般，以冰光玉色的艳彩，飞向美丽的海涯！

她的黑晃晃的身体，重新成为影影绰绰的海幽灵，向黑洞洞的坟坑似的鲨嘴吞飘去……

第十二章

T楼，艾维尔的豪华卧室，由于华灯熄灭，显得灰暗模糊。

被硬拖软拽地进入卧室的苦雪，战战惶惶地看着，眼前的艾维尔，一反平常的温文尔雅的举止，变得像一条张牙舞爪的黑色海鳄，赤裸裸黑黝黝的前臂向她挥舞着，沙沙有声地撕开了她的裹体的衣服，使她的洁白如玉细嫩似雪的胴体暴露无遗了，又把她搯倒下去。于是，黑色海鳄的右爪，掏出一叠似乎是美金的纸币，哗地塞到她的可以感触到的腋下，左臂暴起硬凸凸的筋条，猛力地搂定了她，她的身体的敏感部位，仿佛被锋利的渔刀戳得支离破碎了，她痛苦地呻吟了一声，随即人事不省地昏过去了……

阵阵震地的浪吼声，使得苦雪从昏迷里苏醒过来，她微微睁开酸涩的眼睛，但见黄白色的晨晕从窗外映进来，满身黑毛纷杂的艾维尔，像只海熊一般，沉甸甸地压在她的身体上，鼾声大作地睡着回笼觉。她的血丝密布的双眸淌出了两串长长的泪珠，酸痛的光体回荡着一股力量，用劲地一掀，艾维尔仰脸翻倒过去了。

艾维尔惊醒过来，看到缩在一侧哀哀抽泣的苦雪，连忙伸出毛茸茸的手臂，轻轻地抚摸着苦雪：“亲爱的，真是对不起了。我实在太爱你了……”

苦雪挡开艾维尔的手臂，悲愤地问：“你把我的女儿弄到什么地方了？”

艾维尔惊得爬起来，扯起被单遮着自己的黑毛纷杂的身体：“啊！你的女儿不见了？我实在不知道你的女儿到什么地方了！”

苦雪的腮帮凸起了骨棱子，怨恨地说：“你露着鳊鱼的美脸，怀着河豚的毒心，为了践踏我，指使贾宽掳走我的女儿。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还猪鼻子插葱——装蒜，伪称不知道我女儿下落。告诉你，如果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是一条小柔鱼，也要跟恶鳊拼命！”

艾维尔像被匕旨戳中似的跳起来，站在床前，一边穿着衣服，一边指天画地地发誓：“按你们中国人的咒语，我如果故意劫走你的女儿，漂海峡时翻船，游咸水时喂鱼，不得好死。既然你怀疑贾宽使坏，我就去找他，要他交出你的女儿！”艾维尔转身奔出了卧室。

两小时后，艾维尔带着贾宽奔进了卧室。贾宽的背后，跟着一男一

女。女情报员的怀里抱着沉睡的陆思女。顿时，苦雪的心窝沸起了又酸又热的血流，她向前扑去，把陆思女搂在怀里，哭喊着：“心肝啊……”

贾宽在旁边打着圆场：“苦雪，你女儿确实被海盗船劫走的，幸亏昨晚我们及时营救，才使你们母女团圆！”

苦雪止住了哭泣，恨恨地应道：“你这味鲜汁毒的恶鱼，还在这里耍花枪。在你的眼中，我们母女俩不如牛马，美国佬是你的老祖宗！”

贾宽的脸色一阵绯红一阵铁青，看着艾维尔，不敢发作。

艾维尔瞪圆双眼呵斥道：“贾将军，如果你真的做了，那就不对了。”他转向苦雪，“亲爱的，中国人有既往不咎的美德，你就宽容他吧。”

贾宽连忙哈腰点头地说：“苦雪，我确实没有做什么事，也许是我的手下人瞒着我做的，你就宽容一次吧。”

艾维尔笑了起来：“好！你们双方言和吧。亲爱的，从今往后，陆思女是你的女儿，也自然是我的女儿。我已经交代贾将军，雇请这位女情报员，专门服侍我们的女儿。”

苦雪搂紧了女儿，那仇视的神态仿佛在说：“你可以把我攥在手心变成鱼浆，但中国人的后代，绝不会变成美国人的子女！就是我们前辈人把后代卖给美国人当子女，我们的子女长大了，身上依然流着中国人的热血，依然长着中国人的硬骨头……”

艾维尔竖起大拇指，称赞道：“你的骨头比贾将军硬。你这样的中国人，我更喜欢。不过，你眼前的处境，还是跟我好些。我也应该公平地对待你。停几天，我带你出去游玩一番，消除这些日子来的悲痛和惊悸。”

贾宽连忙呼应道：“顾问阁下，你真正体现了美国友邦的待人品德和崇高风范！”

不久后，艾维尔带着苦雪来到澎湖岛城里。这时的苦雪，已经在艾维尔的软哄硬迫中，更新了自己的装扮，她的艳美的脸庞上，修饰过的月牙眉，诱人的眼睫经过精心描画，薄薄的双唇抹着淡胭脂，一件时髦

的紫红色紧身线衣裹着丰腴的上身，一件款式新潮的织花筒裙掩不住修长洁白的双腿，唯有两条黑色海蛇似的长辫没有剪断，象征着海峡渔家女的风度，像罗盘似的盘在头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澎湖岛，过去的野草蓬蓬茅屋丛丛的蛮荒景象已经消逝，中心城镇呈现着高楼鳞次栉比街面笔直宽敞商店热闹繁华货物琳琅满目的繁荣局面。

晚饭时间，艾维尔挽着苦雪的手臂，来到酒吧间。酒吧雅座顶部的天花板下，七彩交织的转转灯光芒，搅得苦雪心慌意乱。眼前满桌的法国牛排、美国香槟、澳大利亚熏羊肉、德国啤酒和英国香脯，反而使她感到一阵恶心，光洁的眉头蹙起深深的川字纹。艾维尔连忙招呼服务生换上一盘盘渔家喜爱的鲜煮鲑鱼、火煞**鮟**胶、沸汤鲍鱼、生拌海蜇、红烧海蛇肉和清炖龙虾汤。艾维尔对海的鱼虾也格外贪婪，竟然连扒带吞地大嚼着，不时地端起贵州茅台酒，满杯满杯地一饮而尽。苦雪看着艾维尔的狼吞虎咽的姿态，不由自主地想起渔场里的肤表柔善洁白牙齿狰狞锋利的刀带鱼，凶猛地吞食鲜美的红虾的情景……

饭后，艾维尔拉着苦雪去散步。这是个城郊游玩胜地，两人沿着湍流溯行，水流形成一节连一节的小瀑布，步步登高，瀑布也一节长似一节。谷底的石壁百形千状，每处瀑布的姿韵也变化万千，有的像拂动着的条条银帛，有的像成串成串的珍珠，有的像飘飘缈缈的寒烟。最上层的瀑布，从悬崖顶直栽下来，被激得支离破碎，飞流而下的不像是水，而像洒下一缕接一缕的断丝、一撮连一撮的碎棉、一朵追一朵的雪花。苦雪不知是被艾维尔灌昏了酒，还是心境的虚惨，竟然感到从崖顶倒栽下来的水柱，仿佛像自己的赤裸洁白的躯体，被撕得粉身碎骨纷纷飘散……

昏头昏脑的苦雪，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艾维尔领进一座美国军人俱乐部。这实际上是一间夜总会。它坐落在亚热带丛林里，群峰怀抱，丛林遮掩，清流环绕，霓虹灯的色调深浅浓淡异彩缤纷，如一座多彩的翡翠楼。周围和室内遍植奇花草，在习习的凉风中花卉飘香。一个个醉步颠蹶的美国官兵，搂着一个个花枝招展的台湾女郎，在走廊穿梭，在房间进出着。苦雪在艾维尔的钢爪似的双手的紧攥中，来到豪华舒适的卧室。脱下外套的艾维尔，穿着素白的睡衣睡裤，倒像斯文顺眼的读书人。一会儿后，当艾维尔把自己扒得赤条条的，露出浑身黑乎乎的毛发，在醉眼蒙眬的苦雪眼中，重新变幻成横行海峡的绿得泛墨的黑海

熊，并且挥动着带爪钩的双肢，向她扑来，吓得她发出惊骇的叫声：“啊——”但她马上被黑乎乎的海熊搂得喘不过气来了。她的身架像松塌了似的，任凭黑海熊的作践……

第十三章

沌沌屿仿佛永远陷在黑暗的海峡中。这一夜，天穹如抹了浓厚墨黑的炭粉，并且纷纷扬扬地洒向海峡和岛屿。灰黑色的港里，有一条灯光熄灭的小型机动船，改用木橹的摇动，如黑鳞梭子鱼一般，悄悄拢近专门负责台湾和沌沌屿之间交通的“中正”号兵舰。

小船上晃动着一道瘦单的身影。他是神秘莫测的霹雳爷为总舵主的黑社会“台帮”的小喽啰，名叫陈哨儿，今晚奉霹雳爷的命令，前来寻找台帮潜伏在兵舰上的成员李隐，传达霹雳爷的旨意。他朝着兵舰甲板发出渔哨暗号。

在甲板站岗的李隐，高瘦的身体弯着弓形，悄然地摸到兵舰舷帮旁，溜到小船上，说：“把总舵主的命令给我，赶快离开这座魔岛！”

陈哨儿从皮鞋里抽出一纸条，递给李隐。李隐攥定纸条，突地听到一阵脚步声，抬头一看，兵舰的暗角闪出几条人影，一齐向小船扑来。他心知不妙，把纸条飞速地塞进口袋里，又抽出一把匕首，忽地扎进陈哨儿的胸脯。陈哨儿猝不及防，凄惨地喊了一声，仰身翻进墨黑的海水，沉没了。李隐大声叫道：“兄弟们，海贼到兵舰行窃，被我击进海里了！”

噗！噗！兵舰上的探照灯打开了。贾宽带着几个官兵跃下小船。贾宽吆喝：“绑了！”士兵们把李隐五花大绑起来。李隐挣扎着：“冤枉！我是到小船杀海贼！”

贾宽从李隐的口袋里抽出纸条，借着灯光看着，冷笑道：“你这台帮分子，胆敢潜进国军的兵舰里，这下子没有话好说了。”原来，自从陆和的大陆船在荔枝湾遭到黑社会台帮的袭击，当局情报机构就怀疑监护大陆船的兵舰有台帮分子从中作乱，特意把兵舰调到沌沌屿审查，发现李隐和台帮暗中联络的行踪，对他实行严密的监视，终于将他擒获。

李隐的脸颊冷汗淋漓，顽固地嘟哝着：“既然犯在你们手里，要杀要剐任便吧！”

贾宽：“哼！知道死路在前边，就该悬崖勒马，悔过自新。我问你，你们台帮的巢穴在哪里？总舵主是谁？还有哪些分支机构和人员？”

李隐：“我只是普通成员，只和刚才掉海的陈哨儿单线联系，其他情况一概不知道！砍掉头颅也不知道！”

贾宽怒喝道：“把他押进鲨啸吞牢房，叫他永远不见天日！”

押着李隐的小船驰向鲨啸吞了。

当晚，刚刚带着苦雪回到鲨啸吞T楼的艾维尔顾问，立即接见了贾宽。贾宽把台帮总舵主的信交给艾维尔，艾维尔默声念着：“立即将苦雪母女劫到台湾，夺取掏心白度母！”

艾维尔思忖片刻，阴冷地说：“好！我有办法对付台帮和苦雪了！”他俯近贾宽嘀咕了一阵。

贾宽连声说：“好！我马上去办理！”

深夜，暗洞似的海峡深处，狂风鼓着浪涛，传来令天地发颤的吼声。几个国军情报机构人员，像拖鲛鱼似的拖着被捕的台帮分子李隐，攀上一座面海雄踞的黑崖。一个壮汉抽出一条水兵在海洋裹尸体的尼龙袋，套进李隐的下半身，喝道：“你这该死的黑社会渣滓，今晚按照海峡的规矩，对叛贼实施葬海的惩罚！”

顽固的李隐，看到当局果真要置自己于死地，吓得魂飞魄散了，双脚在裹尸袋里乱蹬：“饶命！”

黑腾腾的夜色里，转出艾维尔和贾宽的身影，艾维尔大声呵斥众人：“住手！只有最野蛮的种族，才会实施这种最酷烈的死刑。”

李隐喊得更哀切了：“顾问先生，救救我啊！”

贾宽说：“叛贼，看在顾问先生的面子上，可以饶你。可是，你必须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李隐连声应道：“我愿意改邪归正，效忠党国！”

贾宽一挥手：“好！放人！”

在贾宽的吆喝下，众人退得远远的，只有艾维尔和贾宽站在李隐前边。贾宽：“李隐，现在看你的表现了。你交代吧！”

李隐嗯嗯地抽泣着：“将军，我确实是台帮的小喽啰，受令隐藏在军队里，和陈哨儿单线联系。我只听陈哨儿说过，我们的分舵负责人绰号黑鸢头，其他详情，我一概不知道啊。不过，我为了表达效忠党国的决心，一定听从你们的调遣，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艾维尔一点头：“好！不过，我们不但准备摧毁台帮，而且希望和台帮互相配合行动，希望你把我的意思转达给台帮。”

李隐不解地嘟哝：“和黑社会帮派互相配合？”

贾宽解释道：“顾问是文物行家，深知苦雪掌握的掏心白度母的价值。但是苦雪非常执拗，轻易掏不出她的秘密。顾问想请台帮帮忙，暗地里劫走苦雪的女儿，苦雪势必要求我们帮她夺回女儿，我们可以趁机利用台帮要宝物的借口，迫苦雪说出秘密。”

李隐犹豫道：“我可以去通风报信。可是，台帮不一定同意。”

贾宽拍拍他的肩头：“你让台帮放心，顾问说了，夺取宝物后，根据宝物的价值，双方各得一半，要宝的得宝，要钱的给美元。”

艾维尔：“对！你们要宝要钱都可以。”

李隐兴奋了：“好！我马上到台湾，寻找黑鸢头。”

几天后的黄昏，台湾海峡犹如无边无际的大树林，林木梢尖的茂密的叶片，在阵阵海风的吹舞中，形成大起大落的绿澄澄的树浪，以一道接一道的山脉般的态势，向遥远的大海驰骋而去。那从海峡底处跃出的浪头，更似浑身绿毛密密的山兽，从茂盛的绿树丛中直腾升空斜身猛扑俯首横窜，千姿百态纷乱凶猛。

恶浪丛中，一条小型机帆船如大鱼横冲直撞着，黑瘦瘪巴的黑鸢头封魄和凌仁在舱面晃荡着。凌仁不无畏怯地问：“头，这次当局让李隐

和我们帮派联系，要我们和美国佬里外配合，劫走苦雪的女儿，让美国佬迫苦雪交出掏心白度母的秘密，我真有些担心，是不是美国佬和国民党特务机关设下的圈套，诱骗我们进入他们的埋伏圈，将我们一网打尽？”

封魄应道：“我也把这种担心告诉过总舵主霹雳爷，霹雳爷讲，他还有更高超的计划制伏国民党特务机关，让我们步步小心就是了。进入沌沌屿鲨啸岙后，一发现情况不对，立即夺路而走！”

凌仁：“我们会不会成为霹雳爷的炮灰，替他打前站，试探当局的企图？”

封魄：“霹雳爷是帮派的头头，他制订的计划，不要胡乱猜疑，我们执行就是了！”

机帆船载着封魄和他们的忐忑跳动的心，朝着沌沌屿前进着。

几乎同一时间，在沌沌屿的浪汹汹的港湾里，一条梭子形的小舢板晃里晃荡地漂近鲨啸岙海滩。舢板的干船板全都湿漉漉的，舱底积满了绿浑浑的海水。显然，这条刚从台湾岛漂来的舢板，在漂泊海峡的路途中饱受了风浪。韦嬗的侄子韦影，穿着灰旧的牛仔裤，慌里慌张地跳上海滩，朝着鲨啸岙戒备森严的楼房奔去。他接近一个着军装的国民党特工人员，问：“长官，我要找沌沌屿当局负责人，汇报紧急情报。”

那特工人员疑惑地审视了他一番，犹豫了一下，点点头，肃穆地说：“跟我来！”

一会儿，特工人员把韦影带到办公室，正襟危坐的贾宽接见了韦影，瓮声闷气地问：“你是从台湾漂来的？”

韦影点头哈腰道：“长官，我是台湾岛荔枝镇居民，叫韦影。”

贾宽：“你有什么情报，说吧！”

韦影迫不及待地说：“长官，你们这里是不是关押着一个叫苦雪的妇女？”

贾宽一惊：“你问她干什么？”

韦影：“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婶婶韦嬪，原来是苦雪的保姆。韦嬪获知苦雪掌握着一件无价之宝的秘密，无意中透露给苦雪的丈夫封云。不想封云的弟弟封魄是台湾黑社会帮派台帮的人，他把秘密透露给台帮，引起台帮多次袭击苦雪。”韦影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贾宽焦急地拿起电话，接通了艾维尔：“喂，顾问阁下，这里有重要情况，请你一起来听听！”

几分钟后，艾维尔急步如闪地奔进办公室。韦影畏惧地问：“这美国人是……”

贾宽：“他是友邦顾问，你尽管说吧。”

韦影抿了一口水，继续说道：“情况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婶婶到封云家，关切地打听苦雪母女的下落，无意中获知，台帮已经知道苦雪关押在沌沌屿。为了及早夺取宝物，台帮决定来袭击沌沌屿，劫掠苦雪和她的女儿，迫苦雪交代宝物的秘密。我婶婶一方面对党国忠诚，另一方面担心苦雪母女遭到不测，一再央求我驾船到沌沌屿，向当局汇报这一重要情况，请求当局保护苦雪母女的安全。”

不知为什么，贾宽听到这里，和艾维尔相对一笑，然后转向韦影，敛起笑容，说：“韦影，你和你婶婶对党国的忠诚，我一定申报上峰给予嘉奖。你的情报非常重要，我们一定保护苦雪母女的安全，回击黑社会帮派的干扰！”

韦影兴奋了一下，随即愁苦地说：“长官，你们不知道这些黑社会帮派的厉害，他们的人，可能就潜伏在沌沌屿的内部，知道我来汇报情报的详情。我如果贸然离开，随时会遭受他们的毒手，我请求政府保护我的安全。”

艾维尔感兴趣地笑道：“你想住在沌沌屿，受我们的保护？”

韦影：“对！”

贾宽为难地说：“可是，我们沌沌屿没有住老百姓，全是军人的天下。”

韦影：“我可以当兵，也可以替军人们服务。”

艾维尔：“沌沌屿是有一些替我们服务的人员。你有什么特长？”

韦影：“我当过渔民，可以替你们驾船，运输生活品。”

艾维尔想了一下，说：“贾将军，从他汇报的情况看，没有谎言。看在他对党国忠诚的分上，把他留在岛上，驾交通船吧？”

贾宽：“既然顾问阁下同意了，我也没有意见。不过，我们要对他的真正身份审查清楚了，才能最后决定。”

韦影兴奋异常：“好！我确实是荔枝镇人士，你们赶快去审查，我在这里等候着。”

贾宽命令旁边的副官：“你带他暂时住下来，并布置专人到台湾岛……”

副官带着韦影走到门口，韦影又不放心地转过身子说：“长官，你们一定要准备好，对付黑社会帮派的袭击啊！”

艾维尔应道：“放心！我们叫他能来不能去！”

第十四章

这晚的浑浑港外侧，海峡的特有的滚滚风以黑晃晃的气涡呼啸旋转着。海面也旋出一圈圈巨大的涡流。从涡流里奔出的浪头，如一头头白毛兽沿着弧线纵跃着，乱纷纷地撕咬扑击着。

小型机帆船停熄了柴油机，仗着黄灰灰的帆片的张力，缓缓地漂进海峡通往浑浑港的狭窄的水道。把舵的黑鸨头封魄指挥着手下人，把搁在机帆船舱面的木舢板推进水道，他命令凌仁：“你带领兄弟们，乘舢板上岸，摸近美国人居住的T楼。苦雪母女居住在T楼小厢房里。你们最好连苦雪带她的女儿一起抓来。”

凌仁担心道：“如果中了当局的埋伏，怎么办？”

黑鸨头：“放心。这是当局通过李隐和帮派制订的计划，当局对帮

派会网开一面的。万一风头不对，你们尽管驾舢板出港，我在港口接应你们！”

凌仁犹犹豫豫地爬下了舢板。木舢板像条灰褐色的鱼儿，越来越快地漂入了浑浑港。

大约二十分钟后，浑浑港的黑粼粼的港面，突然冲出几条机声扑扑的汽艇，团团包围了凌仁的木舢板。汽艇上的全副武装的国军官兵，向木舢板呼喊：“台帮人员听着，你们只有无条件地向政府投降，才是唯一的生路！”

木舢板上的凌仁绝望地号叫着：“兄弟们，国民党政府对帮派人员从来就是斩草除根，坐着等死不如豁命一搏，拼了！”在他的严令下，帮派喽罗们凶狠地开枪射击。

汽艇上的官兵们射出亮亮的弹雨。

在震撼海空的枪弹声里，舢板上不时地有人中弹坠海，回击的枪声越来越稀疏了。

舢板向港口奔逃着。

汽艇在后边追击着。

面对着浑浑港里的凶险局面，机帆船上的封魄惊得呆如木鸡。他完全清楚了，美国佬和贾宽设下了将帮派诱鱼入网一网打尽的陷阱。幸好霹雳爷事先有交代，要封魄随船停在港口，既能接应遇难的兄弟，又能保护帮派的头目。

黑鸬头封魄正在掂量是否继续停航等候遭难的凌仁们，他突然发现，那条快漂到港口的木舢板已经停止了行驶，晃里晃荡地下沉着。显然，舢板被打穿漏水了。舢板上只剩下两个负伤的帮派人员，正趴在舱底蠕蠕爬动，其中的凌仁声调嘶哑地呼救：“黑鸬头，我们负伤了，快来救我们啊！”

黑鸬头轰地发动了机器，机帆船从一块遮船石后边射进了水道，快要接近木舢板时，港里的汽艇追到了，并且射来如雨的枪弹。

黑鸬头再也顾不得凌仁们了，一扳手里的舵柄，机帆船哗地掉头

了。在这离开港湾的时刻，黑鸨头牙帮凶狠地一咬，立即决定了绝后患保帮派的措施，他从腰间抽出一颗黑溜溜的炸弹，手指一勾引信，挥臂向木舢板掷去，一声震天动地的轰炸声里，一团灿白的水花挟着舢板的碎片和凌仁的血肉飞向了天空。

马力巨大的小机帆船，立即风驰电掣地冲出港口，射进黑洞洞的海峡深处。

一场剧烈的战斗结束了，鲨啸舢板的T楼灯火辉煌，艾维尔和贾宽为参战的官兵举行庆捷宴会。灯红酒绿的宴桌旁，报信有功的韦影也荣幸地坐在美国顾问的旁边。艾维尔身体笔挺，高举酒杯，喊：“今晚，我和贾将军为有功的官兵们庆功！”

“谢顾问！”“谢将军！”官兵们乱糟糟的。

艾维尔喝光酒，压着韦影的肩头说：“今晚消灭黑帮派，头功该归你。”

韦影面露忧虑地说：“可是，黑帮派还有人驾着机帆船逃跑了。万一他们得知是我告密，我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

一旁的贾宽笑了起来：“哈哈，你是杞人无事忧天倾了。放心吧，等到审查你身份的人员回来，我和艾维尔顾问收你担任国军情报机关的正式工作人员，到那时，你是身裹厚皮的大鲨，谁也不能动你了。”

韦影离开座位，就要向贾宽下跪磕头：“将军，你和顾问是我的再生父母……”

“啊！不要重礼！只要你全心全意效忠党国就是了！”贾宽拉起了韦影。

“我韦影，誓死效忠党国！誓死效忠友邦！”韦影发誓。

“那就好！那就好！”贾宽喊道。一会儿后，他又转向艾维尔，悄声地祝贺：“顾问阁下，这次歼灭了黑社会帮派，替你除掉竞争对手，祝你早日获得宝物。”

艾维尔摇摇头：“不！以力制人容易，以心制人困难。宝物的秘密藏在苦雪的心里，很难让她掏心啊！”

贾宽：“她的身体已经属于你了，她的心也会很快属于你的。”

艾维尔：“难啊！”

贾宽一咬牙：“如果她不知趣，我们可以旧戏重演！”

艾维尔：“你是说抓走她的女儿，迫她交出秘密？”

贾宽：“对！”

艾维尔：“如果这样做，她肯定会知道是我伤害她的女儿，万一她惹恼了，翻脸了，不但弄不到宝物，连她也会从我的身旁飞走！”

贾宽：“嗯，我清楚了，顾问是舍不得那美人。那好，慢慢地软化她的心吧！”

一旁的韦影，一直仔细地听着两人的对话。这时，他插嘴道：“顾问阁下，对宝物的情况，小人略知一二，如果相信我的话，我可以替你出力。”

艾维尔一惊：“你知道宝物的秘密？”

韦影：“你忘了？我是苦雪家的保姆韦嬪的侄子，当初，是韦嬪亲耳听到宝物的秘密的。”

艾维尔兴奋地说：“那韦嬪一定把全部情况告诉你了？你可不能保密啊！”

韦影：“为了效忠顾问，甬说宝物的秘密，就是舍出自己的小命，我也愿意！”

艾维尔：“好！你快说！”

韦影：“我说出秘密，你们更要保护我的安全！”

艾维尔：“那当然！”

韦影：“我说。我婶婶告诉我，那宝物是赵苦雪的当皇族的先辈传

下的国宝，名叫掏心白度母。这件无价之宝，并没有在台湾，还藏在大陆。”

艾维尔：“藏在大陆的什么地方？”

韦影：“这点，我婶婶也没有听清楚，只有依稀稀稀地听到，好像藏在赵家的祖宅里。”

艾维尔：“这情况很重要！很重要！”

贾宽：“韦影，你对顾问的忠心，也是对党国的忠心，我会好好嘉奖你的。”

韦影：“顾问、将军，你们需要我干什么，我一定再效犬马之劳！”

艾维尔：“好！事成之日，我一定重重谢你！”

第十五章

早晨，苦雪到鲨嘴岬内侧的溪涧里洗衣服。她蹲在溪边，前边是一泓清冽冽的溪潭，潭底竟然映出一朵纯净如雪晶莹似玉的山梨花，在清水的浸润中，更显得粼粼生辉。心地敏感的苦雪，联想到自己被作践的身体，泪水不禁吧嗒吧嗒滴在溪涧里。她悲苦地洗完衣服，拎着湿衣服走向T楼。一阵军人练武的吆声吸引了她。她站在高处一看，只见左侧的平坳地上，一座楼房的墙壁上写着“反攻大陆”四个大字。楼房前边，一队身着军装的情报机构人员整齐列队，正在进行紧张的格斗训练。一个身强力壮的教官，向队伍呼喊：“尤祖灵，出列！”

尤祖灵应声出列。他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尉军官。中等个儿，精瘦筋巴，肤色黄黑。

教官喝令：“你和我对峙！”

于是，强壮的教官和精瘦的尤祖灵开始了格斗。一个勇猛如虎，一个矫健似豹，两人斗得难解难分。最后，教官依仗强盛的体力和精熟技

艺，把尤祖灵掀向空中，扑地掷翻在地。尤祖灵的全身筋条暴突，顽强地跳跃而起，又向对方猛烈地扑击……

苦雪正全神地瞧着，冷不丁有人撞了撞她的背部。她转首一看，竟是艾维尔。艾维尔笑着说：“你看那个尤祖灵少尉，多么勇敢！”

苦雪点点头。

艾维尔脱口说道：“这些青年，到达大陆后，必将成为反攻大陆的中坚力量！”

苦雪吃了一惊：“什么？他们要派往大陆？”

艾维尔：“你是我的人，告诉你也无妨。不久后，他们将作为蒋介石总统反攻大陆的先遣队，潜进大陆，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准备接应国军占领大陆。”说到这里，艾维尔似乎无意地问道：“亲爱的，你想不想回大陆？”

苦雪被突然一问，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我，回大陆？”

艾维尔竟然认真地说：“是啊，你的祖坟在大陆，如果有这种心愿，我可以送你去祭祖。”

苦雪心里一动：“祖坟？祭祖？我哪有机会去祭祖呢？”

艾维尔：“只要你有心意，我一定替你效劳！”

苦雪默默地低下了头，心事重重地向前走去了。苦雪晒完衣服，神差鬼使似的，竟然走到沌沌岛西侧，望着大陆方向。

变幻无穷的海峡，时时充满着美丽而奇特的景象。那是一片碧闪闪的水域，泛着从四方冲来的八卦流。湍急的流水卷出长年生长在海峡的种种鱼类，其中，有银澄澄的水母、花斑斑的鲐鱼、金灿灿的黄鱼、黑黝黝的乌鲳。而在八卦流的作用下，这些鱼虾以各自相同的品种聚成一群，每一泓八卦流，犹如一朵色彩各异的花儿，水母形成皎洁的白牡丹，鲐鱼形成多彩的五色花，黄鱼形成硕大的金菊，乌鲳形成墨黑的紫花。当这些鱼儿绘出的花朵定格的瞬间，海峡像底色碧绿的绸幔绘着七彩缤纷的图案。当狂风卷得大海泛泛荡荡时，海峡又像瞬间千变的万花筒。

多彩的海峡，像有一种无穷的吸引力，使苦雪深深地沉醉了。她仿佛看到海峡西岸的大陆情景.....

此刻，艾维尔信步踱到贾宽的卧室。已经成为贾宽随从人员的韦影，正陪同贾宽喝啤酒。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韦影对党国的忠诚，贾宽越来越信任韦影，两人几乎形影相随。韦影看到艾维尔，连忙恭敬地让座。

艾维尔坐在韦影的位置上，接过贾宽递来的啤酒杯，问：“贾将军，你的部下训练计划完成了吗？”

贾宽应道：“这批反攻大陆先遣队的勇士，已经完成了漂海、潜伏、伪装、联络、电台、格斗等种种技能，能够长期潜伏在共产党统治区进行战斗了。”

艾维尔：“那好！我们必须迅速制订这批人员的派遣计划。”

贾宽：“顾问阁下，我已经草拟派遣计划的初步设想，过几天送你审阅。我还有一种设想，借助这次派遣活动，争取到大陆夺取掏心白度母.....”

韦影插话：“苦雪还没有供出秘密，怎能到大陆夺宝？”

贾宽：“事情已经到达这种地步，为了达到夺宝目的，只有请顾问阁下忍痛割爱了。”

韦影：“是不是让苦雪离开顾问，随我们的派遣人员到达大陆夺宝，然后从她手里夺过宝物？”

贾宽：“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的。”

韦影：“可是，如果让苦雪带着女儿回大陆，岂不是放鱼归海，永远不会回来吗！”

贾宽：“只有礁石才会这么呆笨。我们如果要放苦雪回大陆寻宝，必须立即扣押她的女儿，让她带着宝物兑换女儿。”

韦影：“如果苦雪寻到宝物，谁掌握了她的女儿，她就会把宝物交

给谁——这办法是对的。可是，现在把她女儿押在台湾，苦雪死也不会离开女儿回大陆的！”

贾宽：“你这个头脑真是木头，我们就不会造个假象，说是大陆沿海的海盗劫走她的女儿？”

韦影恍然大悟：“哦，妙计！”

一直在一旁沉思的艾维尔，好半晌才说道：“贾将军，你多次提出这种办法，我多次思考过。我忍痛割爱倒可以，只是放苦雪到大陆，必须有一两个忠心耿耿的人员紧随她，保护她的安全，也防止她携宝投进共产党怀抱。”

贾宽：“这桩事，我已经替你挑选了一个合适人选。”

艾维尔：“他是谁？”

贾宽：“他叫尤祖灵，是个忠诚、敏捷、勇敢的军人。”

艾维尔犹豫道：“贾将军挑选的人员，我当然相信。不过，我还不太了解情况。”

韦影在一旁眨巴着双眼，说：“贾将军，顾问阁下，这些日子以来，我深受你们的信赖，决心肝脑涂地报答你们的知遇之恩。如果你们相信我，我愿意利用自己的驾船闯海的技能，驾船护送尤祖灵和苦雪回大陆，同时也保护他们的行动安全……”

艾维尔脱口说道：“好！有你这样的人同往，我就放心了！”

贾宽沉默了一下，严肃地问：“韦影，你多次向美国友邦效忠，图的是什么？”

韦影沉痛地说：“正如贾将军和顾问阁下所了解的，我们韦家在大陆广西，曾经是声名赫赫的壮族首领，家产百万，奴仆成群。是共产党领着穷鬼们，把我们从家乡驱逐出来，一文不名地逃到台湾，受尽了贫穷的折腾。我恨共产党。我发誓要夺回失去的天堂。能够效忠党国，效忠友邦，是我的荣幸。”

贾宽进一步问道：“你难道没有个人的目的？”

韦影大言不惭地说：“有！我只希望从大陆胜利回归台湾后，能够正式向我授衔，使我成为国军的正式军官，恢复韦家的荣耀。”

贾宽：“那好！不用等到从大陆回归时，我现在就可以呈报上峰，向你正式授衔。”

艾维尔也说：“这次派遣到大陆的国军，总称闽浙前线特遣支队，所有参加反攻大陆的勇士，从支队司令到普通成员，都授予少将到少尉的军衔。贾将军，我提议，授予韦影先生以中尉军衔。”

贾宽立即答应：“是！我根据顾问阁下的指示，立即申报。”

韦影沉思道：“不过，我的任务有些特别，要求给予我相对独立的职权。”

贾宽想了一下，说：“你、尤祖灵和苦雪三人，组成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由已经授予上尉军衔的尤祖灵任组长，独立行动。”

艾维尔：“你们的行动小组，就叫‘白度母小组’吧。”

贾宽：“你们要寻找白度母，直接叫白度母小组，太露。白度母即美丽的女菩萨，顾问阁下，是不是叫白观音小组，即有白度母的含义，又和你钟爱的美女相谐，行吗？”

艾维尔一拍掌：“好啊！”

“顾问阁下，既然大计已定，容我和尤祖灵组长共同商议具体行动细则。”韦影说道。

“好，我的勇士，你们胜利回归时，我将请求对你们升官加薪！”艾维尔鼓励道。

韦影快步如风地走了。

汹腾的海峡，时时存在不测的灾祸。就在白观音小组秘密筹划具体行动计划时，灾祸如恶浪倾在苦雪头顶了。一个风高天黑的夜晚，没有被国民党当局剿灭的黑社会帮派成员，驾驶着神出鬼没的贼船，从台湾漂过沌沌屿港湾，潜上黑蒙蒙的鲨啸吞，杀害了看护陆思女的女用人，劫走了苦雪的心肝女儿！

第十六章

那晚半夜，苦雪从艾维尔的卧室出来，到T楼厢房看望女儿。当她一迈进小厢房，年过半百的女用人倒在血泊里，女儿无影无踪了！

她凄惶地摇着女用人：“阿婶，阿婶，这里怎么了？”

女用人抬了抬紧攥着的右手，头一歪，死了。

苦雪掰开女用人的手，发现手里有一张条子，里边写着：“当你看到这张条子时，你的宝贝女儿已经在她叔叔封魄手里了。你必须立即逃离沌沌屿，回到台湾封家，向台帮交出掏心白度母的全部秘密。到那时，你女儿也会完好地和你团聚。你如果胆敢违抗台帮的命令，并且把这张条子交给政府，你将永远失去你的女儿！”

“天啊！”苦雪惨叫了一声，把条子握在自己的手心，昏倒了。

苦雪昏了好一阵子，在深夜的冷风中悠悠醒来，她立即知道自已的情景，把黑帮派的条子塞进嘴里，硬是吞进腹中，然后奔出厢房，狂喊着：“救救我的女儿啊！”

当艾维尔和贾宽伙同大批人员涌到现场时，苦雪更像发了疯似的喊叫着：“台帮劫走了我的女儿！快救救我的女儿啊！”

艾维尔也惊得有些发呆，问：“你怎么知道是台帮劫走你的女儿？”

苦雪想到台帮在条子里的警告，不敢说出真相，唯有嚤嚤地哭泣。

贾宽拉拉艾维尔，艾维尔跟他走到房外的僻静处。贾宽一跺脚说：“顾问，我们是大意失荆州啊！我们没有估计到，台帮根本没有被我们铲除，为了夺取无价宝，他们还会要尽手段的！”

艾维尔：“是啊！苦雪的估计是正确的，是台帮抢在我们的前头，劫走了苦雪的女儿，迫苦雪交宝。现在，台帮劫到她女儿后，随时会来寻找苦雪，逼迫苦雪。我们必须保护苦雪。换句话说，必须把苦雪扣押在我们手里！”

贾宽：“那好吧，我抽调一批官兵，日夜监护T楼，不让苦雪离开T

楼一步。”

艾维尔：“同时，我们必须立即实施向大陆派遣人员的行动计划！”

贾宽不解地问：“立即实施？”

艾维尔阴黠地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趁反攻大陆先遣人员出发的机会，把苦雪弄到大陆去。”

贾宽：“她女儿在台湾，她死也不肯去大陆的！”

艾维尔：“我们可以制造一场追捕台帮船只的假象，说是台帮人员劫持她女儿后，怕到台湾受通缉，逃往大陆寻找大陆的黑社会同党了。我们再让尤祖灵和韦影押着苦雪，追向大陆。到大陆后，有尤祖灵和韦影跟着，她又变成国军的派遣特务，她不敢乱说乱动。到那时，再让尤祖灵和韦影胁迫她寻宝……”

贾宽：“顾问阁下的深谋远略，真令人佩服！只是，万一苦雪在派遣行动上出事，顾问阁下失去这样的美女，不觉得可惜吗？”

艾维尔：“我的心，是有些被她的美迷惑了。但我们是老朋友，你又为了帮助我夺取宝物而费尽心机，我应该对你说心里话。我的祖父是美国收藏名画、古物的专家，他从小溺爱我，也把他的知识传授给我。十余年前，你们中国国共两党在打内战，祖父对我说，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官方和民间流散着无数的古代珍宝。他要我报名参军，编进美国驻华军队，到中国寻宝。这些年来，我遇到的宝物，唯有掏心白度母最为珍贵。我把它弄到手后，准备退出军界，回到美国。我相信，这种时间不远了。因此，我和苦雪的关系，迟早要结束的。为了宝物，也只有这样办了。”

贾宽：“顾问阁下对我的信任，我百感在心。我也想请顾问把这桩事想得宽些，那个苦雪，无非是个妓女。抛掉她，还可以寻找更美的妓女。”

艾维尔摇摇手：“不不！你说得不对，你不能把你们国家的母性说成妓女。在我的感觉里，她的身心都很美。她是在替她的女儿负重受辱呢。”

贾宽竖起大拇指：“没有想到，顾问阁下还有这么高尚的待人的美德！”

艾维尔又说：“不不，你又说得不全面了。美国和其他人种一样，都同时存在着人性和兽性。我驱使苦雪为我所用，是兽性。我眷恋她的美，是人性。”

贾宽低头思索了一会儿，说：“顾问阁下，我有一桩事想请你帮忙。”

艾维尔精明地说：“我看得出，你那么卖力地替我筹划夺宝，除了对我的友情之外，还有求助于我的事。尽管说吧，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像你待我那样地帮助你。”

贾宽：“那好极了。我想想自己，已经年逾五十了。在祖国生活了五十余年，我深深地厌了。我非常向往美国的生活。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全家迁往美国定居。”

艾维尔爽快地应承：“好！只要掏心白度母到手，你将作为我的亲友，举家迁往我们美国。我还将帮助你获得在美国创业的资金。”

贾宽：“顾问放心，我将竭力为你服务，夺到宝物！今晚，我们开始实施行动计划！”

贾宽和艾维尔到办公楼，连夜召集了会议，下半夜四时，他俩回到T楼。

经过惨变的折腾，苦雪精神憔悴地呆坐着。艾维尔轻轻地搂搂她的双肩：“亲爱的，为了抢救你的女儿，我和贾将军已经布置，在沌沌岛周围的海峡搜索贼船。”

苦雪不无希冀地抬起头来。

艾维尔继续说道：“你现在梳整一下。天亮后，我让尤祖灵和韦影保护你，也乘船出海参加搜索。沌沌岛海域不是航道，也不是渔场，平时没有陌生船出现。如果出现陌生船，大多是杀人放火的贼船，擒获贼船，就有可能夺回你的女儿。”

苦雪：“黑社会帮派抓到陆思女后，早就上岛了。”

艾维尔：“不，黑帮们很清楚，他们到国军的情报重地劫人，又是从美国顾问住房里抓走你的女儿，政府一定会在全台湾岛通缉，并且封锁渔港，监视船只，捉拿他们。他们肯定会在海峡周转一阵，待到风声宽松时，才会上岛。”

旁边的贾宽说：“还有一种可能，他们会逃往大陆。”

苦雪疑惑地问：“逃往大陆？”

贾宽：“大陆的共产党不会接受台湾的指挥，不会通缉他们。他们逃到大陆，寻找在大陆的黑社会同党，能够逍遥法外呢。”

苦雪咬牙切齿地说：“不管他们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豁命追击，救回我的女儿！”

第十七章

一条单桅船载着苦雪、尤祖灵和韦影，在渺茫无边的大海峡漂荡着。

远方的天际，暴风席卷着灰黝黝的雾气，犹如一团又一团的黑网，漫漫翻腾着。一条乌篷式的中型机帆船，忽隐忽现地漂泊着。

苦雪看着单桅船紧紧盯着乌篷船，不解地问：“韦影大哥，我的女儿，是不是在那条乌篷船上？”

掌舵操船的韦影含糊地回应：“你女儿是否在乌篷船还没有准。但根据沌沌屿岗哨汇报，你女儿失踪时，这条船在沌沌屿周围出现。这样看来，它肯定是劫人的黑帮船，我们必须跟踪到底！”

苦雪自幼在海边长大，熟知海峡的情况，看了看风向，说：“可是，我们是朝大陆方向追击啊！”

韦影：“在沌沌屿，我们就分析过，黑帮从国军情报机构里劫人，肯定担心回台湾后，会受到政府的缉捕，所以会把贼船开到大陆，找大

陆的黑社会同党窝藏起来。你难道不愿意继续追击？”

苦雪一咬牙：“不！他们就是逃进阎罗地府，我也要追到底！”

正在船首观察情况的尤祖灵命令道：“乌篷船驶入黑雾里了，赶快升帆加速追击！”

韦影和苦雪把风帆拉到桅梢尖，单桅船穿风荡浪地漂飞着。

那条神秘的乌篷船，又影影绰绰地出现了。

时间飞速地流逝，直到傍晚，单桅船仍然没有追上乌篷船。

这时，单桅船漂进傍近福建沿岸的深海沟里。海峡成了一条宽阔、漫长而深邃的墨水河，河面黑波跳荡。底部幽黑暗淡。而从远方滚来的黑海暴，挟着滚滚的雾气，又似巨大的帐幔遮覆了天空，把明亮的天光日色全罩没了。于是，天和海浑然一色，如一座黑黝黝的水潭。

经过整天风浪颠簸的苦雪，加上心灵的痛苦，大病一般地瘫在舱面。感觉中，她自己好像坠进了黑洞洞的梦境，疲沓沓的身心被惊骇和悲苦紧裹着，绝望地寻觅着。

幽暗的海沟里，有一团圆桌大小的海蜇母，展动着雪烂烂的洁白身体，如巨型的白芙蓉花在墨水里忽忽飘荡艳艳开放。不远处，同样黯然的水域，一股长蟒似的海流，冲来一团刚变出雏形的斗笠大小的海蜇仔，红绯绯亮烨烨的身子，随着水流漫上海蜇母的身体，一动不动地趴着了。顿时，海蜇仔像鲜红的花蕊，嵌在海蜇母银熠熠的身体的中央，母子俩组成一团美丽的花朵，在黑暗的海峡灿烂地艳放。

这种海蜇母子团圆的美景，像光芒闪耀的航灯，映亮了苦雪的昏黑的凄冷的心，她身上荡起了一股热流，嘴里大声喊叫着：“韦影大哥，赶快加速追击乌篷船啊！”

韦影和身旁的尤祖灵对看了一下，附和地应道：“对啰，天色暗了，必须全速追击，不能让乌篷船逃之夭夭！”

远处的乌篷船，燃起两点黄色鬼火似的渔灯，飘飘忽忽着。

单桅船也点起黄色的航行灯，越来越快地追上去了。

午夜时分，乌篷船的前方，突然显出一派黑巍巍的山影，色调渐渐浓重而清晰。尤祖灵不无紧张地叮嘱道：“大陆海岸到了，提高警惕。”

一会儿后，单桅船追进一座庞大的海湾，黑粼粼的港湾周围，拔海突出一座座跳鲨跃鲸状的礁岩。除了墨绿的浪头荡动礁岸的哗啦声，一切静得出奇。受过特别训练的尤祖灵，敏捷地感到一种不对头的气氛，他回头命令掌船的韦影：“不要往前追乌篷船了，转动船舵，离开这座港湾！”

苦雪眼看追上那条乌篷船了，执拗地喊：“不！往前追！”

尤祖灵压低声音说：“乌篷进港，不怕它逃走。我看情况不对头，我们先离港避一阵！”

苦雪还要争辩什么，倏地，从北侧的港湾进口的礁岩顶，升起两颗红色的信号弹。紧接着，那片礁岩的后过，冲出几条黑色的渔船，呈半圆形包抄过来了。

“哎哟！”尤祖灵和韦影叫苦不迭。他们非常清楚，从反攻大陆先遣支队动身的时候，共产党已经获得潜在台湾的情报人员的报告，在这座先遣支队登陆的港湾，埋伏着大批民兵和公安人员。白观音行动小组和前边乌篷船上的先遣支队人员，全部被包围了。

“我们怎么办？”苦雪惶然无措地问。

“我们是从台湾偷渡过来的，如果被共产党捉住，会变成国民党特务，被处决的！万一被捉住，你一定要说我们是漂泊海峡的渔民。”在这紧张的时候，韦影显得特别冷静，他用话镇住了苦雪，亮烁烁的目光窥着形势的发展。

一条载着大陆军民的渔船，迅速冲过来了。舱面上的民兵手持乌亮的枪支，依稀可见。

韦影的牙帮，咯咯地咬了几下，突然猫着腰，从船板下摸出一支美式手提机关枪，瞄准前边的先遣支队的乌篷船，大声喊道：“乌篷船上藏着国民党特务！打特务啊！”他边喊边向乌篷船开枪，嗒嗒嗒的机枪声，在海峡尖啸着。

冲过来的大陆渔船上的民兵，被韦影的反常行动闹蒙了。

“我们是跟踪特务的民兵！快过去捉特务！”韦影又向大陆渔船吆叫着。

大陆民兵信以为真了。渔船从单桅船的左侧冲了过去，向乌篷船猛扑。在震耳的枪声里，民兵的枪口，向乌篷船喷出一条条红色的火舌。

乌篷船上，国军官兵们如网里的鱼儿乱奔乱窜着，有的中弹栽进汹涌的海峡，有的双膝跪地求降，有的臀翘天地扎进船舱，有的依仗船舷的掩护开枪还击。

此刻，韦影和尤祖灵耳语了几句，尤祖灵跳进中舱里，轰轰地开动了船用柴油机。原来，这条风帆船里，装着大马力的柴油机，以备紧急时刻使用。舵位里的韦影一扳舵柄，单桅船飞快地逃离了港湾。等到大陆渔船发现时，单桅船已经驶入黑咕隆咚的深海了。

船上，被突兀降临的海战惊得发蒙的苦雪，这时像从噩梦里醒来，突然跳蹿而起，晃动着韦影手里的舵柄，哭喊着：“大哥，你不能这样啊！我要我的女儿啊！”

韦影吆道：“如果不是我当机立断，我们早就没命了！”

苦雪向着大陆方向号叫着：“我的女儿啊！”她拍打得船舷阵阵发震。

这时，尤祖灵向韦影晃晃手：“你不要吓她。做母亲的都是这样啊！”

尤祖灵等到苦雪哭了一阵，说：“你不要惊慌。乌篷船上的人，绝不会背着你女儿打仗的。你女儿会好端端地躺在船舱里的。这次离开沌沌屿，我替我们三人制作了大陆渔民证件。我们可以以大陆渔民的身份，在闽浙沿海漂泊，寻找你女儿的下落。”

韦影：“事到如今，你甭悲伤了，只有按照我们的话去做，才能找到你女儿。”

“女儿啊……”苦雪的哀哀的哭声，在黑茫茫的海峡回荡着。

第十八章

整整三天三夜，苦雪躺在舱面上，不吃不睡，泪汪汪的双眼凝望着滔滔海峡。单桅船担心受到大陆军民的追捕，不敢拢近海岸，孤单单地漂荡着。

船上的淡水已经用尽。这天，船只泊在一座黑礁林立的荒野海滩。尤祖灵让苦雪留下来看船，他和韦影抬着渔桶，到岸上去找淡水。

海峡的盐味浓浓的风，吹得格外尖刺而凄厉，还携着森森的寒气。苦雪觉得异常的孤单和冷清，信步跳上多日没有踩过的坚实的陆地，漫无目的地踱着。她走到石崖下，听到石崖另一侧的凹地里，传来韦影和尤祖灵的争吵声。她惊奇得很，偷偷地挨近过去。

尤祖灵：“姓韦的，三天前的夜晚，你竟向兄弟开枪，到底用心何在？”

韦影：“我们两条船都被包抄了，我如果没有那样做，大家都要完蛋。再说，我又没有向兄弟的身体开枪，只不过向天鸣枪，引走共产党民兵，保存我们三个人，完成艾维尔顾问的特别任务。”

尤祖灵：“老实说，如果没有想到艾维尔顾问的特别任务，老子当时就毙了你。”

韦影：“你凭什么毙我？”

尤祖灵：“从党国的利益讲，乌篷船上乘坐的，都是我们的兄弟，理应同生共死，你把别人置于死地，你首先得缴命。”

韦影：“我虽是正式授衔的军人，但刚从地方投奔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规矩。我只知道忠于自己的任务，应该保全自己的生命！”

尤祖灵：“你虽然刚授军衔，你总该知道什么叫人性。乌篷船上的兄弟们，都是父精母血养育的人，你总不能对他们视如草芥！”

韦影：“哈哈，你这样的反攻大陆的勇士，也谈人性？你到大陆来，还不是要杀人放火？大陆上的人，难道不是父精母血养成的，难道

不是你的同胞兄弟，你为什么要来杀他们，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讲点人性？”

尤祖灵：“你，竟敢这样对上峰讲话？是的，我是后悔，不该到大陆来自残自己的同胞。所以，我才接受了白观音小组组长的职务。但是，你今后如果胆敢胡作非为，我决然饶不了你！”

韦影：“上峰先生，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苦雪听到这里，刚想转身离开，她突然间发现，绿波荡漾的海峡上，驶过一簇白帆飞扬的大陆渔船，后边还有一条解放军军舰在护航。她吓得“啊”地叫了一声。

韦影听到苦雪的声音，率先冲了过来，看到是苦雪，刚想发作起来，又忍住了。

尤祖灵看到苦雪，问：“刚才，我们的话，你都听见了？”

苦雪点点头，问：“你们说的特别任务是什么？”

尤祖灵一愣，想了一会儿，说：“这是我们的事情，你就不要多问。唉，你一个妇道人家，陪着我们东奔西逃，真难为了。等到完成了特别任务后，我可以放走你，你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自由自在地过日子。”

韦影打断了尤祖灵的话：“尤组长，贾将军交代我们的任务，可没有你说的这一条。”

尤祖灵沉下脸：“姓韦的，我是组长还是你是组长？”

韦影不服气地回应：“依我看，完成任务后，你也想放走自己，自由自在地过日子！”

尤祖灵厉声喝道：“你再顶撞老子，老子毙了你！”

韦影冷冷地哼了一声：“共产党四处追捕我们，我谅你也不敢开枪！”他管自走了。

回到单桅船，天已经灰暗了。远处的海峡水面，红映映的黄澄澄的

白灿灿的渔灯，连续不断地飘忽着。韦影建议道：“尤祖灵，我们的船泊在海里，只能观察海面的动静。我在海岸的高处放哨，防止共产党从陆岸包围我们。”

尤祖灵看了看地势，指着一座高耸的礁山：“你就在那座山顶放哨，一发现情况立即下船，我们好从水路逃走。”

韦影脱下干燥的外衣外裤，举上头顶，顺着船舷溜下海去，奋力泅游着。一会儿后，他的黑乎乎的身影，爬上高耸的礁山。

尤祖灵看了看夜光表，召唤苦雪：“时间不早了，你回睡舱休息，我在舱面站岗，有什么情况再通知你。”

苦雪默默地钻进睡舱，和衣躺在舱板上。

睡舱像一个黑匣子，把她紧紧地罩在中间。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像密不透风的黑壁，坚不可摧地屹立在上下左右。她觉得自己被黑暗憋得喘不过气来，沉闷地坠进梦境里了……

不知什么时候，她突然听到舱面传来一声凄惨的叫，她“啊”地惊跳起来，手忙脚乱地爬出舱口，借着昏黄的渔灯灯光，她看到，在舱面放哨的尤祖灵，竟然仰天倒在舱面，胸口流着淋漓的鲜血。她吓得双唇发抖：“尤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尤祖灵气息如游丝，睁动着眼缝，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苦雪妹子，你赶快逃跑！一个人逃跑！去找大陆的亲戚朋友，自由自在地过日子……”

苦雪哭问着：“这是为什么啊？”

尤祖灵：“这里不是你住的地方！你快驾船逃跑！”

苦雪：“那韦大哥怎么办？”

尤祖灵：“不要管他！刚才，有人从海里潜水，摸上船只，对我下毒手。我怀疑，是韦影干的……”

苦雪：“你看清楚了没有，到底是谁下的毒手？”

尤祖灵：“我被捅了刀子，昏倒了，没有看清凶手。但我怀疑是韦影。他今天可以杀我，明天任务完成后，也可以杀你！”

苦雪：“任务？到底是什么任务？”

尤祖灵：“我是个忠诚的军人，但我发现受到上峰的欺骗了。我可以告诉你，你我三人组成的白观音行动小组，任务是等大陆形势和缓时，胁迫你回到你的家乡，找到那件无价的掏心白度母！”

苦雪“啊”地叫了一声，“原来，把我弄到大陆的目的，是为了这个。不！我死也不会交出宝物，我要让那宝物永远埋在地下！”

尤祖灵：“可是，你的女儿呢？她被黑社会劫走了，艾维尔顾问正通过政府在台湾搜索，发誓要把你女儿弄到手，要和你换取宝物。”

苦雪差点瘫倒下去：“天啊，原来，我的女儿是在台湾，不是在大陆！”

尤祖灵：“如果你女儿在政府手里，他们倒不会杀害她。我只是担心，你女儿会被黑社会杀害。”

苦雪：“一时半刻间，他们不会危害我女儿。因为，他们劫人时，留下一张条子，我女儿是被她叔叔劫走的。他再坏，总不会杀害他们封家唯一的后代。再说，我明白真相，随时会漂回台湾，寻找女儿！”

尤祖灵：“不！既然你女儿在她叔叔那里，你不能回到台湾。和你掌握的宝物的秘密，是随时置你们母女于死地的祸根，你如果回台湾，又没有带宝物，黑社会会发疯起来，随时加害你和你女儿。你只有在大陆避一段年月，等到台湾黑社会释放你女儿了，黑社会 and 美国人不再追求宝物了，形势完全变化了，你再回台湾见女儿。”

苦雪无限悲苦地眺望着台湾方向。

尤祖灵的伤势越来越厉害，年轻的脸抽搐成一道道纹沟，又咬着牙说：“苦雪妹子，你到如今，也没有办法了。你苦，我也悔啊。我的父亲，是四九年从大陆撤到台湾的普通士兵，他临终前嘱咐我，要想法漂过海峡，去看望父亲抛在大陆故乡的老母亲。所以，上峰调我到反攻大陆先遣支队时，我接受了，期望早日到大陆见亲人。可是，经过一场场

可怕的厮杀，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被政治权欲狂们当了工具。在沌沌屿，贾将军曾经公开号召，国民党要反攻大陆夺取政权。这是权欲狂们的口号。他们为的是一党的权力，而使我们两岸同胞互相残杀。我们不是在和共产党拼搏，而是兄弟杀兄弟、姐妹杀姐妹啊！这样的结果，哪能骨肉团圆？只有流血和死亡！我被刺中的致命的一刀，不管是共产党人干的，还是韦影干的，无非也是这种范围的蠢行。如果韦影效忠美国佬，他会随时用枪口迫你去取宝，待你获得宝物后，他又会置你于死地，夺宝回台湾邀功！你的处境非常危险。你趁韦影不在船上的时候，赶快逃跑吧。不过，你又不能在共产党面前公开自己的身份，共产党对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派遣人员，也是用利刃相对啊！”

苦雪应道：“我逃也是死，不逃也是死，回台湾也是死，在大陆也是死，该怎么办呢？”

尤祖灵的双眼翻着白仁，用最后的一口气挣扎着，说：“你，到大陆投奔亲戚朋友……”尤祖灵说到这里，头一歪，断气了。

苦雪情不自禁地大声号哭：“好人啊……”

她的哭声传到海岸，那里响起韦影的喊声：“苦雪妹子，船上出现什么事了？赶快把船拢过来，让我上船！”

苦雪犹豫着。骤然，耳畔响起了尤祖灵的声音：“韦影可能是杀我的凶手，他随时会对你下毒手啊！你快驾船逃走啊！”

海岸，哗哗的游水声中，韦影在墨绿的水面穿波冲浪着追来，吆喊着：“把船拢过来！”

苦雪的牙帮咯噔一响，解掉缆绳，操动舵柄，单桅船飞快地启动起来，向远海冲去了……

第十九章

白昼，迷茫和绝望的漂泊。

夜晚，黑暗和死亡的漂泊。

为了生命的完全，苦雪似幽灵一般，在台湾海峡的峨峨浪峰和暗暗水谷里漂泊着。

她时刻自问着：“怎么办？怎么办？”

这是乌云密密暴风滚滚天色沉沉的阴天。孤独的扁舟载着苦雪，有时被抬上云浪沸沸的空中，有时被拱到水涛腾腾的浪峭尖，有时被抛入无底深渊似的水谷底部，看不见引航的灯火、避风的港湾、靠船的礁岸。苦雪状如木呆呆的躯壳，她的灵魂正在嚣狂而昏黑的海空飘荡、挣扎。

突然，她看到，前方的正值退潮汐的海峡，一泓雪花放艳似的水域正在下坠，底部迅速升腾出一片面积庞大的礁石坦，石坦的色调异常凝重，从上到下格外丰厚，四周的平缓的斜度，仿佛展示着它的宽阔的体积延伸到整座海峡，并且连接着大陆和台湾。随着潮汐的不断下降，石坦的形态越来越像一片躺在海峡底部的巨大的胸脯，左右侧还凸出两座丰满的乳峰。而那紫黑的色彩，显示着这是雄性宽广的胸怀。

倏忽，苦雪触景生情地联想到一个大陆的男性，以及她所熟悉的那个男性的丰厚宽阔的胸脯。他是陆和！而这时，尤祖灵的声音同时在她的脑中回响着：“你，到大陆投奔亲戚朋友！”她儿时离开故乡逃亡台湾，大陆的亲友一无所知。就是知道亲友的情况，她也不能回乡寻找。那个受美国佬派遣的韦影，可能在故乡寻觅着她呢。唯一嵌进她心灵的大陆亲人，就是和她有过短时间夫妻关系的陆和。时过境迁，不知陆和是不是能够收容她。可是，不去投靠陆和，已经没有其他生路了。再这样漂泊下去，断粮断水，最后会渴死饿毙在黑暗的海峡。

她清楚地记得，陆和是福建沿海鲳鱼舫人。她毫不犹豫地驾着单桅船，迎腥风淋咸浪地驰骋了一天一夜，终于找到鲳鱼舫外侧的港湾。她瞄准夜雾迷茫的傍晚时刻，把船只泊在港湾的僻静处。

上岸寻找陆和时，她觉得浑身的血液热灼灼地沸腾起来，心像跳跳鱼一般地蹦跶着。她按捺着自己的心旌摇晃的情绪，对准渔灯下的玻璃镜，梳整自己的脸容。看着镜里的自己，她不由莞尔一笑。经过风风雨雨的淋浴，她的肤色没有丝毫的黝黑，面临会见亲人的喜悦，绯红的血晕泛着，使原先苍白的底色显得格外鲜艳，尤其是双颊的两朵桃花，

更惹人神往。

她梳整了一番，悄然地摸上黑礁林立的海岸，接近了鲳鱼舫渔村。出现在眼前的，是灰墙黑瓦的旧屋和乱草覆顶的茅棚，在暗淡的夜色里低低地俯伏着，一派贫穷的面貌。她看到一个晃着羊角辫的小女孩从远处走来，连忙奔上前，小声地问：“阿妹，陆和代公住在哪座房里？”

小女孩随手指着一间乱礁砌墙的茅屋，“陆和叔住在那里。”

苦雪离开女孩，摸近茅屋。灰黑的旧船板钉成的木门缝里，射出几缕昏黄的菜油灯光芒。她贴着门缝往里瞧，里面只有一个老态龙钟的渔汉。她曾经听陆和讲过，陆和家只有他和老父亲两人。她放心地推门跨进去。

老父亲正在织着渔网，吃惊地打量着苦雪：“孩子，你找谁？”

苦雪的心房怦怦有声地跳动着，发出激动的颤声：“大伯，你是陆和代公的父亲吗？”

老父亲点点头，问：“你是谁？”

苦雪：“我是东海南涯洞头岛的渔家女，和陆和代公是朋友。这几天，我的船到附近渔场钓鱼，想到好几年没有见过陆和代公了，晚上顺便来看看他。”

老父亲连忙让座：“你请坐。真是不巧，陆和驾船到海峡渔场捕鱼了。”

苦雪一愣，随即说：“他还是驾着哈背船出海吧？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老父亲更兴奋了：“啊哟，你们真是熟人啊，你连他驾什么船都一清二楚。他啊，豁着命闯海，没有十级的大风暴，轻易不回港。”

苦雪心里暗暗叫了一声苦，又看着茅屋，这是卧室兼灶房的单间茅屋，里边只有几件家具，单眼土灶，破船板饭桌，漆皮破裂的木床，墙上挂着棕片做的破蓑衣，地上摆着旧皮带做拖带的木屐，散发着霉气和腥味。苦雪的鼻腔发酸，有意发问：“老伯，你们的日子好清贫啊。陆和代公是闯海好手，难道都没有好收成？”

老父亲叹道：“唉，祸不单行。人民公社的渔队出海，十网有九网空。农业又连续三年灾害，地瓜丝汤都喝不上，还要吃些茹叶和野菜。”

苦雪想到自己曾经告诉陆和关于掏心白度母埋藏的地点，被贫困所迫的陆和，不知有没有发掘那件无价之宝。她回道：“大伯，我听说陆和代公曾经被国民党的军舰捉到台湾，难道在台湾没有奇遇？”

老父亲的脸上罩上阴云：“什么奇遇？”

苦雪继续逗引他的话头：“台湾的经济比大陆发达，譬如从台湾带些珍宝回来……”

老父亲愤愤地打断她的话：“甬说了。为了一件什么珍宝，他差点把命都搭上了！”

苦雪：“他有没有带回珍宝？”

老父亲：“说说而已，谁知道有什么珍宝。”

苦雪感动得差点流泪了。她清楚了，忠诚可靠的陆和，不但没有发掘那件宝物，而且对父亲都没有透露详情。

这时，老父亲情绪和缓过来，说：“孩子，刚才我是心绪不好，待你没有礼貌。说实在的，我想起陆和到台湾的事，心里就蹿火。不瞒你说，他如果没有到台湾，也不会到现在还是光棍一条……”

苦雪一惊，追问道：“这话怎说？”

老父亲：“在台湾，他结识了一个女子，竟然从此着魔了，回到大陆后，日思夜想地怀念那女子。正如你说的，他是闯海代公，好多如花似玉的姑娘，都主动上门愿意嫁他，可你想他怎么说的？”

“他怎么说？”

“他逢人便说，自己已经有妻子了，她在台湾。人们劝他别痴了，他竟然托起一条实心的橹柄，啪地一砸两断，朝大伙吼道：‘这橹柄是实心的，它宁愿砸个粉身碎骨，也不愿弯弯！’从此，再没人向他提亲

了。孩子，你想想看，台湾和大陆没有统一，那女子能回来吗？这样下去，他不是要打一辈子光棍！”

老人叙说的時候，苦雪抑不住自己的感情，扭过脸去，泪水像小虫爬出了眼角。老人发现了，吃惊道：“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大伯，我还会来找陆和哥的！”苦雪一低头，边哭泣边冲出了茅屋，跑向海边。

眼前，暗蓝的海水、黑灰灰的礁岩、晃荡荡的船只，全都被灰纱似的夜色笼罩着。突然，相距数十米远的沙滩上，一队身扛冲锋枪和步枪的渔家民兵，在一个挎着手枪的解放军战士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巡逻着。

苦雪吓得往石旮旯里一缩，只见巡逻队一分为二，带队的军人吆令：“一班驾船巡海，二班继续在岸上巡逻。”一条双帆船载着全副武装的民兵，漂出了海峡。

待到苦雪摸到泊在僻静角落的单桅船上，全身的冷汗把衬衫都浸湿了。她知道，大陆的解放军和民兵，针对台湾的派遣活动，正在实行联防，严密地封锁海岸。自己如果稍不留意，就会被擒。到那时，自己就是有十张嘴也分辨不清了。她瞅准巡逻队离开的时候，挥动着梢尖带铁钩的撑篙，荡进一片没有人烟的海滩。四周的礁石柱，粗的像烟囱穿空耸立，细的似如林的桅杆樯，密密地遮着了小船。从礁柱相隔的缝隙，可以清楚地看到从鲳鱼进出港的渔船和船上的渔家男女。

到这时，她才感到疲倦得快要瘫痪了。最严重的是，她已经断粮三天了，肚子里像有几条黄花鱼，咕咕作响，身心虚脱昏眩。

趁着朦胧的夜光，她离开船只，在礁柱间伸出双手，抖抖索索地探索着，想从礁石上捉一点海鲜当食品。她的双手溜过一片湿润油滑的地方，心里欢快地发喊：“啊，我找到海藻了！”她急不可待地用力抓扯着一撮撮海藻，塞进嘴里狼吞虎咽着。半晌后，她才觉得，由于双手抓得太狠，手掌被长在海藻间的尖利刚硬的贝壳划得血淋淋、火辣辣地发痛。

饥饿停止了，干渴却像海魔一般冒出来了，喉咙像一团火焰燃烧着，双唇也燥得裂缝了。她想以海藻止渴，继续吞吃着。可是，海藻里

含着大量的盐分，她越吃越渴得难受，直想一头奔进渔村，叩开渔家的大门，乞讨一些比金银还要珍贵的淡水。但是，如果撞上巡逻的民兵，无疑是水母搁到礁盘上，自寻死路。她忍耐着。

凌晨了，远处的水平线泛出一片鱼肚色。苦雪看到，礁林抵海的边沿地带，屹立着两座海峡常见的夫妻礁。每一座礁人都呈现着挺胸引颈仰首眺望的形态，镶在脸部的又小又亮的石英，似晶亮的泪珠闪动着。海面，黄浑浑急湍湍的浪涛永无休止地翻腾，隔开了两座夫妻礁。狂风席卷的云烟如灰黑的绳索缠着礁人，要把它们拖倒葬海似的。恶浪如一颗颗重磅炸弹，夜以继日地在它们的头顶、身体和脚底爆炸，仿佛要使它们粉身碎骨。但它们暴突着钢铁似的石筋岩骨巍然挺立着，似乎希冀着聚首团圆的一天。

看着这对勇敢的夫妻礁，苦雪不无希冀地凝睇着航道上的船只。

第二十章

苦雪在礁柱林立的海滩守候了五天五夜，始终不见陆和的船影。

这天黄昏，她实在忍耐不住了，把船只漂出礁石林，靠近一条从远海回港的马龙船，低声地问：“代公，看到陆和的船只吗？”

马龙船代公应道：“海峡渔场要刮风暴了。我们没有陆和的浪峭尖斗鲨的胆魄，回港避风。他留在渔场里，抢捕暴头鱼呢！你找两红两绿的渔火，就是陆和的哈背船。”

海峡渔场位处澎湖列岛的西侧，每逢风暴前夕，鱼群高度集中，胆魄雄壮的闯海汉，每每豁命拼搏风浪，抢捕大鱼群。

苦雪怀着铮铮铁石似的心志，驾着扁舟漂荡了十多个小时，终于到达水天渺渺的渔场了。

这是台湾海峡的中央渔场，一种色彩奇异的风暴正在肆无忌惮地逞着疯狂。由于远天的太阳燃得异常炽热，渺茫的苍穹被烧成一块巨大的熔铁一般，苍穹的外沿像横七竖八地堆垒着白色巨石的云天，也被映得

闪着金灿灿的色彩，漫漫无际的浪山水谷和慢慢下坠的云天渐渐地汇合在一起，成为一片金黄的世界。而暴风又如饿狂了的狼虎，穷凶极恶地吼叫着，卷得眼前的云天水海猛烈翻滚着，景象无穷无尽地变幻着。

苦雪驾驭的单桅船，狂欢般地跳荡。舵位里的苦雪，心神仿佛随着奔驰的船只，欢悦地追逐着前方的希望。

然而，暴风狂癫到极点了，无边广大的云天水海全被撕碎了，撕成密麻麻的云粉迷迷茫茫地飘飞着。一切都看不见了，心的期望也像消失了似的。

正当苦雪在迷蒙中寻找着陆和的船只时，一会儿后，风暴又像有灵性一般，把一种物象推拥出来了。那是一条以灰色的绘画形式出现的船影。这船影带着捉摸不到的形象，在距离不远的地方，剧烈地摇摆着。桅杆、帆架、绳索，一幅描在空中的图样，好像吓人的幻影一般，时隐时现地映在广阔的张开的金黄色的天的幕幔上，并且，那船上还隐显着一个人影，凭着舷帮，在一种惊骇失措的状态中，把双眼睁得像两盏渔灯，寻觅着四周的航道。他似乎没有发现同样地隐在水雾云汽里的单桅船和苦雪，管自扳动着舵柄，向一种相反的方向，驰向浓浓厚的云雾深处。

苦雪慌了。在这座渔场，她唯一看到的，只有这条船。从那隐隐约约的形状看，它十有七八是陆和的哈背船。让船只远远离去，就是让自己的爱情、幸福和美的向往永远地飘飞而去。不！就是抛掉生命，也不能失去爱情、幸福和美的向往！

苦雪拼命地跳脚呼喊。可是，震天动地的暴风，把她的喊声淹得杳无声息了。她看着高耸入云的桅杆，心一发狠，双手搂定了桅杆，双脚用力一蹬，猴儿似的爬上桅杆。狂风像一只只强劲的手臂，想把她猛力地拽进汹涌的海峡。她拼命地抗争着，艰难地爬动着，终于接近了桅梢尖的渔灯。

船体带动着桅杆，大幅度地左摇右摆。搂着桅梢尖的苦雪，像挂在一条无形的绳索上，凌风荡着秋千，时而被甩到左舷的浪峰之巅，时而被抛往右舷外的水坡上面，时刻会被摔进黑海峡，淹得无影无踪。

顽强的意志力膨胀着，她的全身暴起弯弯蠕蠕的肉筋血管，竭力地坚持着，眺望着。

前方，那条船越驰越远，船影在浓雾里越来越模糊了！

她灵机一动，整个儿抽出嵌在铁架上的渔灯，把灯油倾在身旁的帆叶上，然后摘掉玻璃灯罩，火苗凑近了帆布，呼的一声，整片帆叶炽烈地燃烧起了，她忘了溜下桅杆躲开火焰，继续抱着桅梢尖狂喊：“哈背船——船代公——”她的衣服着火了，火苗舔得肌肤阵阵剧痛，但她依然坚持着呼叫着。

终于，前边哈背船上的船代公，从朦朦胧胧的雾幔里，看到了帆叶燃烧的火团，并且辨认出火团下的模模糊糊的船影。船哗地荡开了一排浪山，冲向单桅船了！

兴奋的苦雪，带着满身的火苗和灰黑的烟汽，哧溜一下滑到舱面，迎着靠拢过来的船看去，站在船舷上的船代公，果真是日思夜想的陆和！“陆和哥！”她忘了扑灭身上的火焰，欢声叫喊着蹦跳着。

哈背船上的陆和也看清了苦雪，顺手抓起连接哈背船的缆索，拖着绳索跃上单桅船把索套套在船舷木桩上。

两条船紧紧地拢在一起。

两个人亲亲地偎成一团。

“苦雪妹子，你怎么离开台湾，驾船到达海峡渔场？”

“陆和哥，你从台湾荔枝湾逃走后，我像失去航向的难船，在漫漫苦海里漂泊，挨尽了狂风恶浪的扑击……”

暴风狂怒又哀怨地鸣响着，像苦雪倾诉苦难经历的声调。最后，她泪如雨下地朝着台湾方向哭号：“我的女儿啊……”

苦雪的遭遇，犹如锋利的刀刃刺痛了陆和的心。他伸出颤动不止的手，抹着苦雪脸上的晶晶泪水。而他自己的脸上，却滚出一串串亮亮的泪珠。当他把苦雪再次搂进怀里的时候，他感到，苦雪的肌体热烫热烫，犹如刚刚熄灭的火焰又燃烧起来。他的身体在这团火焰的热能的传导中，也灼灼发烫起来，仿佛着了火似的。

同时间，苦雪也和陆和一般，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和陆和的身体都化成火焰，她情不自禁地解开了自己的衣服，又伸手掀开陆和的胸襟。她

看到，自己的冰雕玉砌般的肌体和陆和的黧黑健壮的肌体，由于情火的焚燃，全都闪烁着红通通的火光。“哥来吧！”她痴痴地呼唤着。她看到一团火焰扑向自己。她自己和那火焰迅速融合在一起，燃成熊熊大火.....

周围的金黄的雾气，在风的鼓动中，飞速地拢向哈背船和单桅船，聚合成一团黄闪闪的火焰，又朝四面八方散开去。于是，广阔的海空，呈现着一派呼呼蹿动的火焰了。点燃了这片火海的苦雪和陆和，以及他们驾驶的船只，全被火焰吞噬了。低处，火烟以浪腾波激的态势，汹涌涌地扩张着，焚没了整座黑海峡。高天，火苗在升腾中膨胀，蹿向海峡顶部的黝黝云幔，把罩得海峡黑天暗地的云幔燃得烟消云散。于是，整座雄伟的海峡，变成烈焰熊熊色彩灿灿温度灼灼的火之海了.....

单桅船上的苦雪和陆和，眷恋良久，双双跳上风帆鼓胀机器轰鸣的哈背船，拖拽着单桅船，驰向大陆。

黄茫茫的夜雾里，船只驶近了鲳鱼岙。一阵震耳的机器声里，一条载着荷枪实弹的民兵的机帆船冲了过来，船上的民兵负责人吆叫道：“是陆和代公的船吗？”

“哎，我是陆和。”

“你拖着什么船？船上是什么人？”

在陆和片刻的呆愣中，心惊胆跳的苦雪，缩在陆和的背后，苦声苦气地央求：“哥，你千万不能说是台湾船，更不能说有台湾女，不然，会把我俩当奸夫淫妇捉起来，投进牢狱.....”

“哦？哦！我碰到一条闯海兄弟的难船，船只的舵毁了，求我拖进港湾.....”陆和支吾地应着。

“是救闯海兄弟的难船啊！我还以为拖着国民党特务船呢！不过陆和兄弟啊，最近大陆军民团结战斗，擒获了一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先遣支队。根据他们的交代，还有一条小船上，载着两男一女三个国民党特务，绰号为‘白观音小组’，漏网了。根据上级指示，闽浙沿海军民全体动员，昼夜在海岸和水面巡逻，追捕白观音小组人员。你如果发现情况，立即向上级报告！”民兵负责人非常相信陆和，喊叫着交代了一番，驾船驶走了。

陆和转身看了看苦雪，他惊奇地发现，苦雪的脸色异常苍白，还挂着密密麻麻的冷汗。陆和一想，不由惊呼起来：“苦雪妹子，在海峡渔场，你告诉过我，因为你掌握着无价之宝的秘密，被捉到设在沌沌屿的国民党情报机关里，在美国佬和国民党情报机关头头的逼迫下，被押到大陆寻找宝物？”

苦雪点头说：“是啊！可是，国民党先遣支队是来反攻大陆的，我是被他们迫着来寻宝的。”

陆和更疑惑了：“可是，你明明讲过，和你同船到大陆的，也是二男一女三个人。你们是不是白观音小组？”

“不！不是！我们不是白观音小组！我不是国民党特务！”苦雪惊叫着。实在说，已经死亡的白观音小组组长尤祖灵，并没有讲过他们三人是白观音小组。苦雪也不知道自己是白观音小组成员。

陆和不安地嘟哝着：“我相信你不是特务组织白观音小组成员。可是，你毕竟是台湾过来的，如果被大陆政府发现了，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苦雪全身发抖，噗地跪在陆和的前边，“哥，要么你把我押到政府里，是死是活由他们裁决。要么你带我漂到海峡深处，暂时躲开解放军和民兵的搜捕。你不能带我回鲳鱼岙啊！如果在鲳鱼岙被人发现了，不但我会陷身灾难里，你也会裹在纠缠不清的乱网里，终生不能解脱啊！他们会怀疑我是特务！他们会指责你勾结台湾特务！等候我俩的，一定是手铐和牢房！”

苦雪的话，震得陆和全身发寒，他犹豫地呢喃：“可是，我必须对政府忠诚老实啊！”

苦雪双臂大张脸庞仰天，凄苦地号叫：“天啊，我只有葬身海峡，才能使陆和哥免除灾难！”她一转身向舷外的海水扑去。

“妹子！”陆和敏捷拽住苦雪，痛苦地喊，“你不要这样！让我再想想！让我再想想！”

苦雪挣扎着喊叫着：“不要管我！离开了你，我已经无路可走了！让我去死啊！”

陆和把苦雪整个儿揽在怀里，说：“我回大陆后，拒绝了多少美好的婚约，要的就是你。我说啥也不会让你离开的！”

苦雪：“都是那该死的宝物，害得我们有家难归无亲可投啊！”

陆和咬着牙说：“那些贪婪的强盗，把宝物看成生命。在我看来，无非是一块破石头。我早就想过，你我就当不知道宝物的秘密。从今后，永远把它忘却！”

苦雪：“我们不要宝物，我们忘掉秘密，宝物的秘密却继续在害我们啊！”

陆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你不管回到哪里，不但解脱不清，而会遭灾受难。我只有暂时对不起政府，带你漂泊海峡了。等到政府的政策改变了，我再带你回家。”

苦雪：“你家里的老父亲怎么办？”

陆和：“父亲身体还健朗，可以做些轻微渔活，五七年内可以自谋生计。我再找个要好的渔哥儿，请他和家里传递消息，给父亲带去生活费。”

“哥！”苦雪感激万分地抱吻陆和。

第二十一章

一九六三年，台湾岛基隆市郊，黑亮亮的柏油马路，一辆皇冠牌轿车忽忽闪闪地驶向封魄的古宅大院。艾维尔、贾宽和两名随从坐在车里。

三年中，从沌沌屿出发的反攻大陆的先遣队，屡屡遭到大陆军民的歼灭。上面追究责任，撤了贾宽的职务。心灰意冷的艾维尔，也向美国驻台军队司令部上交了辞呈。艾维尔不食前言，带着贾宽到达美国，帮助贾家办理了加入美国国籍的手续。成为莫逆之交的艾维尔和贾宽，始终没有忘记中华民族古远文明遗世的无价宝物。艾维尔依仗祖辈的雄厚

的财力，回到台北购置了房屋，任命贾宽为经理，开办了一座专营文物买卖的“白观音商行”。今天，他俩带着商行的保镖前往封家，继续三年前的夺取掏心白度母的计划。

自从封云葬身海峡后，封家老一辈的人员相继谢世，封魄成为封家大院的唯一的主人。今天，他有事外出。当艾维尔和贾宽进入古老森严的封家大院时，林木森森的院场里，只有封魄的四岁的侄女陆思女单个儿在玩耍。

艾维尔抱起陆思女，亲昵地问：“孩子，你还认识干爹吗？”

在沌沌屿，为了收买苦雪的心，艾维尔收养陆思女为干女儿，替她创造了舒适的生活环境。苦雪偷渡大陆失踪后，艾维尔和贾宽卸去了军职，曾经秘密地追踪过被劫走的陆思女，获悉她住在叔叔封魄那里。艾维尔和贾宽用重金收买了陆思女的保姆，让保姆一看到苦雪从大陆回来后，立即报告台北的白观音商行，以便夺取苦雪掌握的掏心白度母。

正在房中整理家务的保姆，听到院场里的动静，立即奔了出来。她是个三十多岁的黑瘦妇女，看到是赐给自己重金的美国主子，哄着陆思女：“孩子，他是你的美国干爹，在澎湖列岛的沌沌屿，干爹给你好多好吃好玩的东西呢……”

陆思女的红润秀丽的圆脸上，黑亮的眸子闪动着，似有所悟地思索着。

艾维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台币，塞到陆思女手里：“叫干爹，干爹的钱给你买咖啡糖。”

陆思女的小手攥紧了台币，轻轻地唤了一声：“干爹！”

“哎！”艾维尔笑着吻了一口，又问道，“你叔叔对你好吗？”

陆思女：“叔叔坏。叔叔经常打我。”

艾维尔：“跟干爹去玩耍行吗？”

陆思女的黑眸儿犹豫地眨巴着。

贾宽抽出一叠美元，悄悄地塞进保姆的口袋里，又凑近保姆的耳畔

低语了一阵。保姆笑逐颜开地抱过陆思女：“孩子，你跟着干爹，到美国去旅游，那里可以看到花花绿绿的城市，可以观赏美不胜收的公园，可以吃到甜蜜的美国糖果，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陆思女似懂非懂地问：“可以看到我的妈妈吗？”

艾维尔一愣，随即应道：“对对，你的妈妈也在美国！你可以看到你的妈妈！”

陆思女转问保姆：“婶婶，干爹说的话是真的吗？”

保姆连声应道：“是真的。你妈妈在美国。”

陆思女双手拍击地跳动着：“哦，可以找到妈妈了！”

贾宽向两名保镖叮嘱道：“我们带着孩子离开，你俩留在封家，按原先交代你们的话，转告封魄。”他又告诉保姆：“封魄回家找不到孩子，会向你撒野的。你到台北的白观音商行，我在商行里替你留着舒适的工作呢。”

于是，一行人拥着陆思女进入轿车，轿车飞快地驶走了。

艾维尔和贾宽带走陆思女时，封魄正和一名黑社会成员苏娜，从霹雳爷的巢穴里出来，乘坐着黑色轿车，驶向封家。

苏娜三十来岁，脸抹膏雪，唇点口红，眉描黛粉，显得十分妖艳，和封魄依偎调情。

封魄朝着偎在怀里的苏娜说：“为了夺取掏心白度母，霹雳爷真是耗尽心血了，亲自渡海峡到大陆，寻找苦雪。苦雪在大陆失踪后，霹雳爷又漂回台湾，要把陆思女带回大陆，引诱苦雪出来找女儿，以便擒获她……”

苏娜问道：“霹雳爷要带你侄女回大陆，你心疼吗？”

封魄：“参加台帮时，我们都发过誓，为了帮派的利益，可以豁出小命。让侄女去寻母亲，又不是将侄女去填海，有什么舍不得？再说，霹雳爷能夺取掏心白度母，拿到外国市场出卖，能换取大量金钱，帮派拥有经费，我们每个成员也能分到大笔钱财，后半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呢！”他看着苏娜，又说，“不过，这次霹雳爷要把你带到大陆完成夺宝任务，这一去，不知要多少年留在大陆受苦呢！说不定，小命儿也要撂在大陆呢。我倒要问问你，对你这趟危险的旅行，有什么想法吗？”

苏娜叹道：“说实话，有时候，我真后悔当初加入黑社会。我们的台帮，连头带尾加起来不过几十个人。这几年，被国民党政府抓的抓、杀的杀，剩下寥寥无几了，眼看成不了气候了。如果不是霹雳爷择取了夺宝劫财的道路，能使剩余的兄弟们分到大笔钱财，过上花天酒地的后半生时光，我真想脱离帮派呢！俗话说，宁做断头生意，不做亏本买卖。跟霹雳爷到大陆，尚有夺取宝物的希望，值得闯一闯！”

封魄：“你说得对。你先跟霹雳爷到大陆。如果需要我到大陆走一趟，只要你们传话过来，我也要把脑瓜儿挟在腋下，闯过台湾海峡！”

嘎！黑轿车停在封家大院门口，封魄带着苏娜奔进大院，说：“我把侄女带上车，你带她走，我就不送了。”

可是，他找遍了大院，竟不见侄女的影子，连保姆也没有在家里了。他站在走廊里发呆，冷不防，暗角里闯出两条凶悍大汉，两把匕首顶着他的后背，恶狠狠的声音冲进耳朵：“封魄，老实站着，不许乱喊！”

封魄吓得双唇发抖：“好汉，你们是什么人？”

大汉低声说道：“你的侄女，被爷们的主人带走了。主人让爷们告诉你，如果苦雪回家找她的女儿，让你带苦雪到台北的白观音商行，用苦雪去换她的女儿。”

封魄惊得脱口而出：“啊？你们是劫苦雪夺宝物！”

大汉：“算你鬼精。爷们的主人早就知道，你是该千刀万剐的黑社会台帮头目，绰号黑鸨头。主人留你的狗命，是让苦雪回家找得到你，要你替我们当传达员，把苦雪送给主人。否则，主人早就把你逮给政府，让政府的利刃割下你这黑鸨头。就是说，往后，只要你能起主人和苦雪的联络作用，尚可保全狗命；你如果胆敢从中捣乱，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封魄：“是！可是，能不能告诉主人的大名，也好让黑鸨头有效力

机会。”

大汉：“我们做的一切，均没有超越法律的界限，告诉你也无妨。主人是你侄女的干爹，他带走你侄女，是要好好扶养干女儿。主人是苦雪的情人，只要主人愿意，也可以成为苦雪的丈夫，他发誓找到苦雪，是要让苦雪过好日子！”

封魄：“哦，我清楚主人是谁了，我一定为美国主子卖命效劳！”

“知道就是了！”两个保镖收起匕首，从后门扬长而去了。

一会儿后，封魄丧魂落魄似的颠到客房里，找到了苏娜。

苏娜看到他的样子，惊问：“你怎么了？”

封魄：“请你转告霹雳爷，我失职了，我侄女被人劫走了。”

苏娜惊得喊起来：“啊！这是怎么回事？谁劫走了你侄女？”

封魄吞吞吐吐地说：“他们没有留下姓名，只在留条上写道，等到苦雪回家时，用苦雪换她的女儿。我估计，劫持我侄女的人，也是想夺取掏心白度母。”

苏娜：“那张留条呢？”

封魄撒谎道：“被我烧了。你赶快回去告诉霹雳爷，叫霹雳爷带你去大陆，无论如何要在大陆找到苦雪，才能夺取掏心白度母。千万不能让苦雪回台湾。我家全被别人监视了。如果苦雪一出现，她和宝物就会落到别人手里了。”

苏娜疑惑地盯着封魄：“没有你侄女，你催我和霹雳爷照样到大陆去？你是不是对帮派变心了，诱我们离开？”

封魄玩弄的确实是有利自己的两全之计。如果霹雳爷在大陆找到苦雪夺到宝物，他能够分到钱财获得富贵。他不泄露台北的白观音商行的秘密，又能够保全自己的狗命。他笑着拍拍苏娜的肩头：“你多心了。失去我侄女，霹雳爷还知道另一种寻找苦雪的办法。”

苏娜：“什么？”

封魄：“苦雪在荔枝湾相好的船代公陆和，住在福建鲳鱼岙。苦雪到大陆，肯定会到鲳鱼岙找陆和。霹雳爷知道这点，前次到大陆，也曾到鲳鱼岙等候苦雪。只要你们想办法在鲳鱼岙住下来，迟早会找到苦雪的。你再想想，夺取宝物之时，就是我获得金钱之日。我绝对不会背叛自己的帮派。”

苏娜想了想说：“你说得也有理。”

封魄：“我不但说得有理，而且只有这条路，才能夺得宝物了！”

苏娜：“好吧！我报告霹雳爷，尽早驾船漂过海峡，夺取宝物！”

封魄：“我在台湾，也要竭尽一切办法找回侄女。一旦找到侄女，我即把她送往大陆，用她钓出苦雪！”

苏娜兴奋地一鼓掌，匆匆离开了。

第二十二章

大陆鲳鱼岙。陆和家的茅屋，老父陆老涛披着褴褛的大衣，坐在方形竹椅上。由于长年累月担忧着闯荡海峡的儿子陆和的安危，老人头顶的黑发，已经不存一丝一缕。干瘪的脸皮，苍黄而多皱。

屋外，天崩地裂似的海暴，刮得整座茅屋阵阵发震，连陆老涛的身躯也在微微抖动。

扑！

门外似乎有一种人体倒地的声音。紧接着，一个女人的沙哑声响起来：“开门！开开门啊！”

陆老涛挪动着双脚，打开了木门。一阵扑面而来的狂风中，一个晃晃荡荡的女子随着荡进茅屋。

“你？……”陆老涛仔细一看，只见眼前的倚在草墙上的女子，大约三十来岁，纷乱飞扬的长头发，遮掩着略显艳丽的憔悴的脸庞。而修长

的身子，披着被撕得粉碎的蓝格子花纹的土布衣服。方脸上的右下角，被什么利物划破了，流出殷红的血。陆老涛同情地问：“孩子，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那女子泣不成声地哭诉起来：“老伯，我叫殷媚，是长年漂海的咸水女。今夜不幸遇到海暴，赖以度生的渔船被恶浪砸碎了，父母和丈夫全都丧生了，我抱着断桅游到鲳鱼岙。老伯，我们这样的漂海人家，在陆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砸碎了生命的依托渔船，眼看没有活路了。求你暂时收留我，给我丁点儿粗茶淡饭，救救我的命吧！”

陆老涛的老眼湿润起来，噗地一拍胸膛：“孩子，你如果不嫌弃我家的贫穷，尽管当作自己的家屋住下吧！”

殷媚抹着泪水说：“只是十分麻烦你老人家。”

陆老涛：“你不必顾忌这点，我们闽海人对洋面的落难者，理应豁命相救。我会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女儿一般的！”

殷媚扑地跪了下去，双臂抱着老人的双腿，脸偎在老人的大腿上，说：“老伯，我愿意做你的女儿，你就让我叫你干爹吧！”

老人的眼眶又湿又热，“好！好！”

殷媚动情地呼唤着：“干爹！”

老人连忙应道：“哎……”

良久，老人把殷媚扶到凳子上，说：“孩子，你到卧室换些干燥衣服，我替你烧点鳗鲞汤，喝下去滋补元气。”

殷媚拖着湿漉漉的身体进入了卧室。等到陆老涛把鳗鲞汤烧好后，殷媚也从卧室出来了。她穿着男渔人的棕黄色斜襟渔衣和墨灰色宽筒笼裤，噙泪喝着鳗鲞汤。她指着身上的渔衣渔裤，问：“干爹，我是不是有个闽海兄弟？”

陆老涛应道：“你是有个闽海的哥哥，叫陆和。”

殷媚：“陆和哥哥到什么地方去了？”

陆老涛含糊其词地应道：“他长年没有回家。”

殷媚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干爹，女儿又不是外人，能不能告诉女儿，让女儿和你分担忧愁。”

陆老涛想了想，说：“你是我的女儿，我应该告诉你。几年前，你哥哥曾经到过台湾，和一个台湾女子相好了。后来，那台湾女子偷渡海峡，到鲳鱼岙找你哥哥。那女子担心大陆政府会把她当成台湾特务关起来，又怕台湾的仇家也会到大陆害她，因此和你哥哥驾船离家，长年在海峡漂泊，轻易不敢回家。”

殷媚问：“干爹，我那哥嫂有没有告诉你，台湾仇家出于什么原因，会到大陆害嫂子？”

陆老涛摇摇头：“我曾经问过她，她不肯告诉我。”

殷媚又追问了一句：“她连一点口风都没有透露出来？”

陆老涛肯定地说：“没有。她闭口不说。”

父女俩继续闲聊着。陆老涛问：“孩子，你在大陆有没有亲戚朋友？如果有亲友，我们和他们来来往往，亲热亲热。”

殷媚应道：“我只有一个表哥，名叫杜夫，也是个常年离家四处漂泊的个体手艺人。”

“做什么手艺？”

“他是金银匠，长年挑着工具，在各地流浪，替别人打耳环手镯戒指项链赚钱谋生。”

“倒是一门好手艺。能不能找到你表哥，让他到家里会会亲？”

“杜夫表哥常常在鲳鱼岙西侧的县城做手艺。待些日子，我身体复原后，到县城，或许能找到他。只是，到时得向干爹借点路费。待我找到表哥时，向他要一笔钱。不瞒你说，表哥凭着那手艺，能赚别人的碎金碎银，他的钱兜胀鼓鼓的，常常赞助我的。他如果知道我的惨状，定会给我几千元，让我们父女过上好日子呢！”

陆老涛兴奋地嘟哝：“那敢情好！”

台湾海峡，苦雪自从找到陆和后，苦苦劝告陆和离开鲳鱼岙，在绿水漫漫的渔场、礁岩黝黝的海岸和浪涛粼粼的港湾，度着水上夫妻的生涯。夜深人静的晚上，他俩偶尔回家一趟，给年老的父亲送来生活费，又如海贼似的溜走了。一年以后，苦雪生了一个红润肥胖的儿子，于是，全家三口，继续在海峡进行着无尽的漂泊。变幻无穷的海峡，给苦雪和全家带来了灾难，也在她前面展示着种种的希望。

热天，海峡的“桃花暴”带来了诱人的色彩，那被烈火般的阳光烤得红彤彤的云彩，似形态各异色调彤红的花朵漫空飞舞。而海面的桃花潮，跳溅而起的仿佛不是浪团，而是红艳艳的牡丹。满海满天都是红澄澄的色彩，整座海峡变成宽阔无边的红花放艳的世界。面对这条奇异海峡的苦雪，灵魂仿佛飘飞起来，伴着亲爱的陆和，在鲜红的花海里尽情地起舞。

寒天，海峡的“雪花暴”漫空卷来。雪朵、白云和浪花全都舞成银色的一片，分不清天空和海水。在纷纷纍纍的影像中，如飞瀑千丈、白练竞舞、素绢乱飘、梨花丛丛、白昙簇簇。整座海峡又变成朝南北蜿蜒伸展的洁白世界，气势磅礴，景象绮丽。身处其间的苦雪，不但忘却了海峡的寒冷，还忘却了海峡的肮脏、黑暗和带给她的灾难。因为她的感觉中，海峡已经变成冰清玉洁花草灿烂的美好世界了！

然而，在更多的时间里，她又被海峡的狂风恶浪所慑制，情绪像陷进寒冽冽的冰窟中……

时光如海峡的暴风，忽忽掠过。转眼之间，儿子几岁了。夫妻俩日夜操心怎样送儿子到陆地，摆脱苦难的漂泊生涯。一天，长期给他俩传送家乡消息的渔哥陆龙，驾着白底船，来到夫妻俩常年捕鱼的头陆渔场，告诉他俩，陆和的父亲陆老涛病倒在床气息奄奄了。

对老父的思念，化为一串串泪珠，在陆和脸庞淌动着。

陆龙的年轻的圆脸儿，不知怎的涨着红潮，嘟哝着：“自从你爹收养了干女儿殷媚，家里多少消除了孤单的气氛。但殷媚并不是个甘于家舍寂寞的人，常常长时间地离家外出。这也难怪，她是三十多岁的娇艳女子，不能一辈子守着老干爹，总要找个好丈夫过日子。况且，她那个当金银匠的表哥杜夫，听说非常有钱，大笔大笔的金钱接济殷媚，让殷

媚穿得花花艳艳吃得鲜鲜美美，连老人也沾她的光。但是，老人卧床不起，你们总要在她闭眼前看他一面……”

陆和应道：“我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那个殷媚女子，平白无故地出现在我家，拜父亲当干爹，是不是冲苦雪来的。”

陆龙：“陆和哥，自从殷媚到你家，你总是这样怀疑她，而且不带苦雪嫂子回家。你说殷媚冲苦雪来的，到底是什么原因？”

苦雪夫妻并没有把宝物的秘密告诉任何人。这时，她担心陆和脱口说出秘密，连忙插嘴道：“陆龙兄弟，我和殷媚根本不认识，也谈不上什么事情。”她转向陆和，“哥，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在父亲逝世之前，赶回家看望他老人家！也让他老人家认识自己的儿媳妇和孙子！”

陆龙：“好吧！只有闯闯险了！”

夜汽像黑海潮，滔滔不绝淹漫着鲳鱼岙和它周围的山峦海口。经过一天一夜航行的哈背船，漂回了鲳鱼岙。苦雪和陆和带着儿子摸进了自家的茅屋。陆和站在屋前一看，只见茅屋的旁边，新盖了一座双门面房子。方石砌墙，黑瓦覆顶，玻璃窗户，绿漆大门。在蛮荒落后的渔村，煞是醒眼。显然，这是殷媚的表哥杜夫捐助表妹修的住房。陆和轻轻敲着茅屋的破门：“爹！爹！”

石屋里传出一个女子的声音：“谁找爹啊？到石屋里来！”

陆和带着妻儿闪身进入石屋，翻手插上门闩。石屋分里外两间，里间飘出一股浓浓的香水味，显然是干妹子殷媚住的，外屋铺着他爹的木床和被褥。穿着碧绿底色鲜红小花的绸衣绸裤的殷媚，从里间奔出来，在陆和面前倏地站着，惊喜地问：“啊呀，这是陆和哥哥吧！”她又转向旁边的苦雪和孩子：“啊，这是苦雪嫂子，长得好俊秀啊！这是大侄子，多么壮健英武啊！”她朝里间喊：“干爹，干爹，陆和哥哥一家人回来了！”

陆和和苦雪焦急地奔进里间，只见父亲好端端地坐着，正准备到外间看儿子呢。陆和看到父亲的老脸上，竟然比过去显得红润健康，不由一阵发惊：“爹，你老人家……”

陆老涛呵呵笑道：“是你的殷媚妹子到家里有些日月了，急着要认

识你、苦雪和侄子，去哄骗陆龙向你传话，说我病倒了，要你们一家人回来聚会。”

陆和急得一跺脚：“爹，你是拿苦雪的命开玩笑啊！”

陆老涛把孙子抱在怀里，看着方脸大耳的孙子，问：“媳妇，孩子叫什么名字？”

苦雪连忙应道：“孩子在漂泊生涯里出世，叫陆漂儿。”

陆老涛瞪了陆和一眼：“你不要发火。你们冒点儿险，让我看看自己的孙子，也没有大错。”

殷媚问道：“哥哥，苦雪嫂子为什么不能在家乡公开露脸啊？”

陆和脱口应道：“台湾黑社会迫害她，大陆政府怀疑她……”

苦雪连忙打断陆和的话头：“没有什么！我应该把孩子送到爹前面来相会。”

殷媚警惕地拉起窗帘，说：“看来苦雪嫂子有难言的苦衷，才不能在家里居住。这样，今晚我炒几个菜，咱们一家聚餐，喝点团圆酒。苦雪嫂子住到船上，万一有什么歹人相迫，随时可以出海逃遁。哥哥和侄子在屋里住两天，和干爹叙叙家常，了却干爹心愿后，你们再驾船出海，自由自在地漂泊。”

陆和想了想，说：“也好。苦雪，你住到船上，比住在家里安全。”

当晚，殷媚以主人的姿态出入于茅屋中的灶房，煮了满盘满盘的糖醋拌海带、淡水熬青蟹、热火炖鱼干、火锅煎鱼卵，外加一瓶闽海人喜爱的二锅头烈酒，盛情接待了哥嫂和侄子。尔后，把陆和、陆漂儿和陆老涛祖孙三人安置在自己的床上休息，她陪着苦雪潜回哈背船，亲热地说：“嫂子，我陪你睡一晚。天明后，你尽管放心地藏在船里。我到县城买些山珍海味，回家煮熟了，悄悄送到船上，让你美美地享用。”

苦雪感激地说：“妹子，你哪里有这么多钱啊？”

殷媚：“不瞒你说，我有个表哥杜夫，从小和我青梅竹马，后来虽然父母有封建思想，说我俩命相克，不同意我们成亲。但是，成家后的

表哥，至今还眷恋着我。他是有名的金银匠，常常大笔大笔地接济我。”

苦雪叹道：“妹子的命也苦，有情人难成眷属。”

当晚，姑嫂俩相依相偎地睡在一起，亲亲密密地拉着心里话。直到天放亮时，殷媚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哈背船，向县城走去了。

午后，暴风从迷迷茫茫的海峡深处刮过来，浪山像一片接一片的崇山峻岭，涌到哈背船停泊的偏僻海岸，撞得巍峨的岸崖仿佛倒塌了似的。

一条黑漆墨亮的交通舢板，像梭子鱼穿波掠浪地拢近了哈背船，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三十多岁的男子，突然抽出一支左轮手枪，朝着哈背船狰狞地喊着：“赵苦雪，这一次，你是自投罗网了！”

在睡舱里的苦雪，被舱外的喊声惊动了，手忙脚乱地跳出睡舱，抬头一看，惊得叫喊起来：“你、你是台湾的韦影！你到这里干什么？”

韦影狂笑：“哈哈！告诉你，我就是台帮的总舵主霹雳爷！几年来，为了得到掏心白度母，我历尽艰难偷渡海峡，到大陆寻找你。今天，我跟踪你家的殷媚，才找到这里！”

苦雪一切都明白了。在台湾，自己的保姆韦嬪和小叔子封魄，全都是韦影的爪牙。在这万恶的霹雳爷的导演下，这批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暴徒，演出了一幕幕的丑剧，害得她颠沛流离。仇恨的烈火，在苦雪的全身熊熊燃烧。

霹雳爷韦影的手臂伸进舢板舱底，从里面拉出一个人来。这人是殷媚。殷媚被韦影五花大绑着，嘴角流着红殷殷的鲜血，头发乱纷纷地散开来，衣服撕得支离破碎，露出雪白的肌肤。显然，为了反抗韦影，殷媚和他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搏斗。韦影得意地冷笑着：“苦雪，看你的小姑子的下场吧！我千辛万苦地潜在鲳鱼吞，偷偷地跟踪陆老涛和殷媚，今天，终于找到你了。你老老实实地跟我走，我把殷媚放回家！”

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殷媚，苦雪的心碎裂了。她忘却了一切，喊：“贼头，你放掉殷媚！”

殷媚的伤势很重，神志昏眩，她勉强地挣扎着，发出微弱的声音：“嫂子，不要管我，你快逃走！”她的脸一耷拉，又昏迷过去了。

韦影凶狠地把殷媚推进舱底，继续喊叫：“苦雪，老实地跳到舢板上，跟我走！”

正在这时，睡舱里边，陆和突然跃跳而出。他上身赤膊裸胸，手里拿着一支打鲨梭镖，尖刺刺的镖头对准韦影，怒喝道：“好你个台湾贼头，竟敢到大陆行凶，老子今天和你拼个你死我活！”

原来，早晨殷媚到县城购买食物后，陆和对独个儿待在船里的苦雪不放心，把苦雪的具体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知道一切后，反而催儿子回船陪伴媳妇。陆和带着儿子回到船上，刚刚用过午饭，喝了点烧酒，躺在睡舱里休息。他被舱外的动静惊醒了，仔细一听，顿时明白了情况，顺手抄起尖刺刺的梭镖，冲出睡舱。

突然出现的陆和，把舢板上的韦影吓了一跳，他随即镇定下来，凶恶地一抬手，左轮手枪的枪口对准了陆和。

“哥，快闪开！”苦雪惊叫了一声，快步冲上前来，用身体护住了丈夫。

砰！

韦影手里的枪开火了。子弹击中了苦雪，苦雪晃了几晃，整个儿瘫倒在舢板上。

“苦雪——”陆和号了一声，手里的打鲨梭镖横空飞射，准打准地扎进了韦影的肩部，通红的血喷了出来。韦影倒在地上，不停地挣扎着，左手捂着伤口，抖索的右手抬起手枪，向哈背船上的陆和胡乱射击。

在刺耳呼啸的子弹声里，陆和在舱面爬动着，左手抓起锋利的太平斧，右手搂起妻子：“苦雪，你怎么了？”

苦雪的手捂着汩汩流血的伤口，呻吟道：“哥，我只是手臂受伤，不要紧的！快驾船逃走！不然，全家四口人都要死在贼头的枪口下！”

陆和一扬臂，太平斧斩断了连接海岸的锚索，船只被从西向东的退潮流一冲，迅速地离开了海岸。他在舱面一打滚，飞快地爬进机舱，轰

轰地发动了柴油机，哈背船驶动起来了。

陆和转脸观察着海岸。只见鲳鱼岙的民兵被韦影的枪声惊动了，正吹起紧急集合的哨音：“嘟嘟嘟！嘟嘟嘟！……”

惊慌失措的韦影，竟然挣扎着挺直身子，一脚把旁边的殷媚蹬进海水，驾着黑色的交通舢板，朝哈背船追来。

“殷媚妹子啊……”极度悲痛的陆和，无可奈何地望着在海涛里漂浮的殷媚，继续驾着哈背船，向恶浪滔滔的海峡逃去了。

第二十三章

当天夜晚，陆和逃脱了霹雳爷韦影的追击，没有驾船远遁他方，仗着熟悉家乡情况，在黑蒙蒙的夜色掩护下，操着哈背船，潜回鲳鱼岙附近的偏僻野港，把船只匿进深邃的黑鲨洞。

苦雪已经用鱼油封了伤口止了血，她挣扎着坐起来，看着倚在旁边的儿子陆漂儿，询问操舵的丈夫：“陆和哥，韦影知道我们在海峡漂泊，还会疯狂地追击。这孩子不能再跟我们担险了。万一被贼子发现，或者被风暴倾翻船只，都会祸及孩子啊！”

陆和思索着，说：“我去找陆龙兄弟，一方面打听殷媚妹子的下落，一方面把漂儿托付给他，托他扶养孩子。”

苦雪担忧道：“我在台湾的女儿，因为受我牵连，几经磨难。漂儿交给陆龙兄弟扶养，会不会太近了，会被贼头发现？”

陆和：“如果漂儿放在家里，让爹爹扶养，更加危险。我没有其他亲戚，只有这个叔伯兄弟陆龙了。我央求陆龙，不要让漂儿留在鲳鱼岙，而让漂儿住在陆龙兄弟的船里。在海峡漂些日子后，请陆龙兄弟把漂儿带到远离鲳鱼岙的陆地上，让漂儿上学读书。”

苦雪：“只有这种办法了，既能使漂儿避开危险，又能使他得到读书机会。”

说到这里，苦雪把儿子搂在怀里，声泪俱下：“儿啊，你要好好听陆龙叔叔的话。往后如果上学了，一定要刻苦读书，立志发达啊！”

陆漂儿泪涔涔地扎在母亲的胸前：“阿娘，我不离开你！阿娘，我不离开你！”

陆和抹了抹泪水，说：“漂儿，你娘负伤了，你不能拖累她了！乖乖地跟着陆龙叔叔！”陆和硬了硬心，用力地抱过儿子，跳到小舢板上。

“阿娘啊……”陆漂儿可怜兮兮叫唤着。

“儿啊……”苦雪悲哀地回应道。

黑暗中的小舢板，越驶越远了……

大约两小时后，陆和驾着舢板回到哈背船。哭成泪人儿的苦雪，焦急地问：“儿子怎么样了？”

陆和痛心地说：“我总算把他交托给陆龙兄弟了。陆龙兄弟说，他有个表舅在远方的渔家小学教书，他要把漂儿带到表舅那里上学。他让你放心，他会照料好漂儿，并供给漂儿的上学费用的。”

苦雪又问：“有没有殷媚妹子的消息？”

陆和双眼一亮：“有！中午，鲳鱼岙民兵听到枪声后，紧急集合，搜查海岸，把漂在海里的殷媚妹子救捞起来。据陆龙说，殷媚妹子很有心机，只说自己被海贼劫持，没有说出我们夫妻回家的情况。”

苦雪：“妹子现在怎么样了？”

陆和：“她回家养伤了。我让陆龙转告父亲和妹子，说我们全家三口人安全健在，请他俩放心。”

苦雪：“漂儿放养在陆龙兄弟船上的事，有没有告诉父亲和妹子？”

陆和：“我让陆龙兄弟暂时不要告诉父亲和妹子，防止他们思亲心切，又想出办法要见漂儿，无端地生出灾厄来。”

苦雪放心了：“这就好了！往后，我们准备到什么海域捕鱼谋生？”

陆和：“我和陆龙兄弟商议好了，我们到遥远的南海东北部海涯漂泊。有什么事，请陆龙兄弟到那里找我们。”

船只向着渺渺南海驰去……

位处海峡南端的南海东北部渔场，器器的狂风和滔滔的恶浪，长年累月地折腾着苦雪和陆和夫妻俩。然而，爱的温暖，给他俩带来闯风荡浪的力量。尤其是陆和带来的关于陆漂儿的消息，像春阳照暖了夫妻俩的身心……

一九六四年，尽管大陆开展潮浪似的“四清运动”，所有的亲友在台湾的人员都要接受严格的审查，可是，作为陆龙的儿子的陆漂儿，因为不知道母亲是台湾偷渡到大陆的女人，在学校成为少年先锋队员，并且担任少先队的大队长……

一九七三年，中学毕业的陆漂儿，“上山下乡”，回到了鲳鱼岙。陆龙为了防止他的身份泄露，称呼他的名字为陆泊。因为“父亲”陆龙出身贫苦，陆漂儿又是落后渔村的唯一的秀才，小小年纪就担任了鲳鱼岙渔业大队队委会成员。

同时间，在海峡彼岸的台湾岛，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风风浪浪——

没有抓到苦雪的霹雳爷韦影，担心在大陆落网，重新驾船漂回台湾。这是个黑天暗地的夜晚，他潜到成为黑社会联络点的封家大院，鬼闪闪地进入封魄的卧室。封魄看到韦影突然到来，吃了一惊，问：“总舵主，你什么时候回到台湾的？”

韦影叹道：“闲话少说，有吃喝的快拿出来，我饿坏了！”

封魄端出几个罐头和两瓶啤酒，让韦影吃饱喝够了，又问：“总舵主，台湾的情况，你难道都不知道吗？”

韦影应道：“我刚回到台湾，怎么知道台帮的情况？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封魄耷下脸说：“你走后，国民党当局抓紧搜捕台帮人员。我们剩下的几个兄弟，全部入狱了，连丁琳和韦嬿也被捉走了。”

韦影的脸庞泛起凶狠的青光：“那么，只剩下你一个人了？连韦嬪那样的外围人员都被捕了，你是怎么逃脱危难的？”

其实，国民党根据艾维尔和贾宽们提供的情报，早已知道封魄是黑社会台帮的头目。但是，艾维尔和贾宽要求政府把封魄留在社会上，以便逮住总舵主韦影，并且等候苦雪回家寻找女儿时，兜住苦雪，迫她供出掏心白度母的秘密。所以，封魄才能逍遥法外。但封魄不敢说出这一切。他知道，让狡诈凶猛的总舵主知道一切后，自己的小命也难保了。但他又不想背叛主子。他希望主子能够回到大陆，夺取宝物，使他分到一份金钱，能够到国外过醉生梦死的生活。为了达到目的，他抽出一张早就备好的纸，说：“总舵主，这是国民党政府对你的通缉令，你要赶快逃避啊！”

韦影看着通缉令，脸色唰地苍白下来了，但仍然双眼火闪闪地盯着封魄：“我是问你，你为什么能够幸免于难的？”

封魄：“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我们的被捕的兄弟们忠贞不屈，不肯招出我的情况。总之，为了台帮能够卷土重来，我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坚守这个联络点，等候总舵主归来。”

韦影半信半疑地思忖着。

封魄催促道：“总舵主，据我所知，你经常居住的几座据点，都被封掉了。你应该找到安全地带。也许，你重回大陆，是最安全的。那里天天在搞政治运动，不会注意台湾有人潜到大陆。同时，在大陆，你也可以得到苏娜的帮助，夺取掏心白度母！”

韦影在这日落西山的境地中，面对这个唯一幸存的同伙，以罕见的商量口气询问道：“到大陆，是比台湾安全。你能不能跟我到大陆？”

封魄一愣，随即应道：“我也常常想到大陆，协助霹雳爷你夺宝。可是，万一苦雪潜回台湾寻找女儿，我如果留在这里，就能逮住她。再说，台帮只有我这座联络点了，如果兄弟们能从牢里逃出来，也得有人接应他们，安排他们……”

韦影赞同道：“你说的也是。另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不能忘了，要继续想法找回你侄女。她是苦雪的命根。只要抓到她，我同样能在大陆迫

苦雪出来。”

封魄：“这是我的重任，我哪会忘却。什么时候找到我侄女，我就带她偷渡海峡，到大陆交给你！”

最后，韦影叹息道：“看来，台帮已经是死灰难复燃了。但是，夺取宝物的大计，完全有条件实现，豁命也要实现。到那时，我们三个幸存者，能有满辈子的荣华富贵呢！”

封魄询问道：“总舵主，你有没有根据韦嬪听到的片言只语，到大陆望洋岙的赵家祖宅，寻找过掏心白度母？”

韦影：“我到望洋岙多次了。赵家祖宅有数十座房间，都被贫苦渔家居住了。我又不知道宝物的具体埋藏地点，哪能找到呢？”

封魄：“愿苍天保佑总舵主，这趟回大陆，能顺利逮住苦雪！”

韦影：“前次，差点抓到她，又被溜走了，还差点丢掉我的命。这次回大陆，我就是老死大陆，也要抓到那个漂海婊，利用她夺到宝物时，我要把她五马分尸，方泄我心头之恨！”

第二十四章

这是一九七五年的秋天，几个挂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战士，突然来到鲳鱼岙革委会。领头的造反派叫李豪人，长得个子矮矮腰背宽阔，威风凛凛地跨进办公室，吆问道：“你们革委会头头呢？”

渔业队革委会的头头们，有的是在海峡捕鱼的船夫老大，有的是外出串联的造反派，长期没有回来。只有识字的陆漂儿，留在办公室里，主持革委会日常事务。

坐在办公室里的陆漂儿，长得高矮适中，形态笔挺，脸容严峻，他应道：“你们有什么贵干？”

李豪人递过一张介绍信，说：“奉县革命造反总部头头的命令，我

们要把鲳鱼舂的陆老涛和殷媚带到县城审查。请你带路吧。”

陆漂儿惊得从椅子上蹿起来：“陆老涛和殷媚？他们什么问题？”

李豪人：“你是革委会领导人，告诉你也无妨。根据可靠情报，陆老涛的儿子陆和，和一个从台湾偷渡过来的女特务姘居，长期在台湾海峡过漂泊生活。陆老涛和殷媚包庇他俩，决定对陆老涛和殷媚进行隔离审查，以便查出女特务及其姘夫的下落。”

陆漂儿的心海，荡起了混乱的浪涛。长期以来，为了保护陆漂儿，根据陆和和苦雪的嘱咐，陆龙告诉漂儿和家乡的人们，漂儿是陆龙从海里捡到的孤儿，陆龙把漂儿作为养子。陆龙长期地隐瞒了漂儿和陆老涛的关系。然而，儿时的记忆，常常模模糊糊地闪过陆漂儿的脑海。他问过陆龙，自己好像在一条渔船上居住过，依稀记得渔船上住着一男一女，那一男一女是自己的什么人？陆龙根据他记忆模糊，哄骗他说，那一男一女是他的父母，已经在海啸里葬身海峡了。陆漂儿被哄得深信不疑。但是，从异乡学校回到鲳鱼舂后，陆漂儿知道，陆老涛是父亲陆龙的叔伯叔叔，也是他陆漂儿的远房叔公。远祖的亲缘关系，使陆漂儿犹豫着。

李豪人看出陆漂儿的神态，气愤地说：“你作为基层革委会领导人，怎么没有坚定的阶级立场？隐藏台湾女特务的人，完全是阶级敌人，必须清算罪行。再说，如果消息泄露了，女特务逃跑了，那将是什么样的责任事故？时间刻不容缓，请立即带我们去抓人！”

陆漂儿心海的浪涛越荡越剧烈了。陆老涛叔公是个忠实的老渔汉，自己如果贸然带人捉捕他，良心上对不起老人家。可是，阶级斗争是全民全国的头等大事。如果叔公的媳妇是台湾的女特务，因为自己的动摇而让她成为漏网之鱼，自己岂不是对革命犯罪？他的双眼眨巴了几下，想出了两全之计，向李豪人一挥手：“你跟我来。我让民兵连长带你去执行任务。”

他带着李豪人，找到民兵连长欧阳兵，向欧阳交代道：“这是县里的造反派，要把陆老涛和殷媚带去审查。我和陆老涛多少带点儿亲戚关系，理应回避。这桩案件，由你办理。”

五大三粗性格豪爽的民兵连长，当即一拍陆漂儿的肩头：“你真是立场坚定是非分明。”他带着李豪人直奔陆老涛家去了。

陆老涛和殷媚被捕的消息，如星星落到静海里，在鲳鱼飞溅起了轩然大波。两天后，陆龙从海峡渔场捕鱼归来，听到家里人告诉的情况，暴怒地冲进儿子陆漂儿的房间，不由分说地一扬巴掌，啪地扇中陆漂儿的脸庞，怒吼道：“你这黑心烂肺的臭鱼，你为什么逮捕陆老涛和殷媚？你知道陆老涛和殷媚是你的什么人？”

陆漂儿捂着热痛的脸颊，委屈地退缩着：“我知道，他俩是我的远房叔公和姑姑。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他们犯的是窝藏台湾女特务的罪行？再说又不是我去逮捕他们！”

陆龙被儿子一顶撞，冲到喉口的话噎着了。是啊，多年来，因为担心苦雪的身份暴露后，等候苦雪和陆和全家的，将是无穷的灾难，而且，他们的亲生儿子陆漂儿，将成为永世不得翻身的黑五类子弟，他始终守口如瓶。如果自己贸然说出保守多年的秘密，如浪似潮的阶级斗争，将会把陆漂儿冲到十八层地狱中。不行！说什么也不能泄露秘密。

陆龙打定了主意，一转身冲出房去，踏上通往县城的大道了。

经过了一番折腾，陆龙终于在一座黑匣子似的房子里，找到了陆老涛和殷媚。看守陆老涛的，是个斯文青年人。他悄声告诉陆龙：“你是陆家父女的亲戚吧？正在审问陆家父女呢。你等审问完毕后，再进去探望，劝告他俩招供吧，何必对一个台湾女特务的下落闭口不说话呢？交代清楚了，可以免除皮肉之苦，释放回家！”

“啊……”一种熟悉的老人的号叫声，传进陆龙的耳朵。陆龙顾不得许多了，俯身往房里冲去。

刚刚审问完陆老涛的李豪人，从黑房子里跨出来，拦住了陆龙，责问看守：“他是谁？”

看守怯怯地应：“他是陆老涛的亲戚，来看望犯人的。”

“你劝告陆老涛，叫他及早坦白交代，否则绝没有好下场！”李豪人训斥道，走了。

陆龙冲进黑房子，仔细一看，暗幽幽的角落里，被打成重伤的陆老涛躺在地面，浑身剧痛地抖着。殷媚跪在他的旁边，替他安抚着。陆龙扑在老人旁边，悲切地唤着：“叔叔，我那不孝子对不起你啊！”

陆老涛边呻吟边应道：“陆龙侄子啊，怪不得你儿子啊！现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谁听到我们窝藏台湾特务，都会斗争我们的。”

陆龙实在禁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脱口说道：“可是，叔叔，你根本不知道，陆泊就是你的孙子陆漂儿啊！”

陆老涛和殷媚异口同声地嚷起来：“啊？这是怎么回事？他不是你从海里捡来的养子？”

陆龙一不做二不休，说：“多年前，陆和哥哥和苦雪嫂子担心陆漂儿跟着他们会出事，而且也没有出头的日子，把孩子托给我抚养。为了孩子的前途，让孩子当作我的养子，等到以后政府的政策改变了，他们再回来认儿子……”

陆老涛又喜又悲地哭泣着：“天啊，为什么会这样啊？……”

殷媚问道：“陆龙哥，你既然包揽了一切，一定知道陆和哥和苦雪嫂子的下落啰？”

陆龙应道：“这些年，我担心你们的嘴巴不严，不敢把情况告诉你们。其实，我每年交给叔叔的生活费，并不是我赚的，而是陆和哥哥通过我交给叔叔的！”

陆老涛追问道：“你真的知道他们夫妻的下落？”

陆龙：“是的，我知道。我常常驾船看望他们。”

殷媚急切地问：“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们想法逃出去，去找他们！”

陆龙：“全国都是造反派的天下，牢房又看守得密不透风，难逃。你们确实也不知道苦雪嫂嫂的下落，更不清楚她的身份，总不会有杀头罪，造反派迟早会释放你们的。”

殷媚：“不要紧，你告诉我们，苦雪嫂嫂现在何处，让我们放心。我们死也不会招供的。”

陆龙执拗地说：“我如果告诉你们，是把你们往死路上推，我死也不会告诉你们的。反正，你们尽管放心，陆和哥哥和苦雪嫂嫂安然无

事。”

殷媚：“我们不放心。万一哥嫂在海里漂泊时遇到家乡的船家，听到我们因为他俩被害，说不准会回家，那是自投罗网呢！”

陆老涛：“是啊！他们对家里的情况很关切，能不能找到他们，阻止他们……”

陆龙豪爽地一拍胸：“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马上驾船出海，找到陆和哥哥和苦雪嫂嫂。”

殷媚迅即伸手捂住陆龙的口：“嘘，小声。万一有人在牢房外偷听，跟踪你出海，那就坏了！陆龙哥，我和干爹感谢你的一份忠心了。”殷媚低声地说着，向陆龙躬身致礼。

陆龙阻挡着她：“自己兄妹，不要这样。”

陆龙把带来的鱼虾和烧酒留下了，风风火火地走了。

次日夜晚，陆龙驾驶着一叶扁舟，闯开墨绿幽暗的浪山水谷，出海寻找陆和和苦雪了。

可是，陆龙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背后，一条双帆快船贼溜溜地跟踪着……

第二十五章

这是南海东部的浩荡渔场。渔场的南角，坐落着一座珊瑚礁岛。露出水面的珊瑚，由于天长日久地风吹雨淋，早已枯死成石灰礁，但还带着原始的赭色的土黄的茶红的灰白的色彩，斑驳陆离。珊瑚礁张开圆弧形的长臂，圈出一泓碧水涟涟的远海避风港，向北的方向有一处沟通深海的出口。

经过十多年风浪颠簸的哈背船，泊在这座名曰珊瑚港的港湾里。由于多日的劳累，陆和和苦雪双双卧在舱面午休。岁月的刻刀，在陆和的

脸盘留下较为明显的痕迹，显得黧黑而多皱。而苦雪的脸上，除了额面出现几条细微的抬头纹，下半部依旧焕发着美丽的色彩。这些年来，大陆“文革”形势越闹越严峻，夫妻俩不敢回乡探亲，连大陆沿海的港口也很少问津，生怕变成跳上海岸的鱼虾，永远回不到赋予生命和自由的海洋。

这时的苦雪，正坠进奇异的梦乡中……

她感到自己的身心化成一种灼热的幻影，悠悠扬扬地飞进一片冰凉而清澈的海水里。透过明亮玻璃似的水帘，只见浅水里的活珊瑚簇簇艳美，如雪灿灿的梨花红彤彤的鸡冠金闪闪的向日葵黑黝黝的墨菊。而所有的珊瑚花，全都单色地聚在一起，一朵挨一朵地排成一圈圈花圃，组成一种种花的大团圆局面，涟漪在梦的海中荡动着，把一圈圈团圆花的色彩，如波似浪地泛荡闪烁开来，整座梦境七彩交织。

花卉的簇丛间，有两雌两雄的花斑鱼，梭子形身体柔柔地晃着优美的游姿。雄鱼披着血样色彩的红鳞，雌的嵌满银斑闪闪的雪鳞。带头的雌雄鱼显然是这小小水族和父母，不时地游到两条小花斑鱼的左右侧，仿佛在防止恶鱼从外界袭击过来。而被父母夹在中间的小雄鱼和小雌鱼，扭头甩尾地做着活泼而淘气的姿态，头部不时地扎进父母的腰身间，表示着无限的亲昵。当四条花斑鱼游到一圈牡丹形花丛间时，似乎被珊瑚花团圆的局面动情了，你追我逐地绕着花丛嬉闹着，它们荡起的朵朵白艳艳的水花，竟然发出阵阵哈哈的欢声。

顿时，苦雪的感觉飞腾起来，竟然飞在那条雪鳞灿烂的大雌鱼身上。同时间，她觉得和自己欢悦玩耍的三条花斑鱼是丈夫、儿子和女儿，一家人的笑声荡动着美丽的海涯……

轰！轰！……

阵阵惊心动魄的声音，震得苦雪苏醒过来。由于夜以继日地思念和大陆的儿子、台湾的女儿团圆，刚才竟然做了一场虚幻的梦。她觉得南海渔场似乎刮风暴了，不由探出头去。

哦，广阔的南海，仿佛被狂猛的海暴撕碎了。港湾外界的深水海，狂涛被暴风席卷而去，飞向天空，越过珊瑚岛的顶部，扑进珊瑚港里。那凌空飞越的狂涛，浪条似银蟒张牙舞爪，水团似巨石坠天砸海，浪珠像密密麻麻的枪弹纷纷射击，景象异常凶险。哈背船由于年久失修，瘫

疾无力地跳荡着，松懈的船架发出咯嗒咯嗒的声音，时刻都会被大浪砸散似的。为了防止船只拖锚，在漂动中砸上珊瑚礁，陆和正艰难地拖着备用锚，准备抛到船尾，用双锚固定哈背船。

苦雪清楚了，刚才，是陆和率先被风浪惊醒，担心她被浪水淋湿，关切地把她抱进睡舱。她心头一热，扑地跃出舱面，帮助陆和扛起备用锚，颠簸地进入船尾舵位，哗地把铁锚抛进港湾，随后把锚索拴在后舷帮上。船只有了一前一后的双锚，迅速稳定了……

在苦雪和陆和搏战海暴时，夜幕迅速地降临了。海空像一座巨大的黑渊，其间，狼吼虎啸声震天外，黑烟翻滚铺天盖地。

一条亮着双盏红色渔灯的扁舟，从珊瑚港进口驶来，迅速地拢近了哈背船。苦雪兴奋地喊：“陆和哥，陆龙哥的船来了！”

陆龙从扁舟上抛来飞蛇似的缆索，陆和把两条船拴在一起了。陆龙跳上哈背船。苦雪焦急地问：“陆龙哥，风暴汹器，你怎么冒险来找我们？”

陆龙愤愤地说：“也不知谁泄露了秘密，说陆和哥娶了个台湾女特务，叔叔和殷媚妹子变成了匪属，被县城的造反派抓去了，正在审问嫂嫂你的下落。我去看望叔叔时商议，怕你们夫妻遇到其他熟悉的渔家，知道家里的灾厄，回去自投罗网，所以赶来找你们……”

苦雪啼哭起来：“天啊，原以为夫妻远离家乡，也把灾厄带得远远的。没想到又连累了爹爹和妹子。叫我怎么办呢？”

陆和的脸上泪珠伴着浪水流淌着。

苦雪突然喊叫起来：“两位哥哥，干脆让我回家，担起全部的罪责。这样，陆和哥也可以常常回到舒适的家中，爹爹和妹子也能脱离苦海……”

陆和一口拒绝：“不行！你去受罪，我哪有舒心的日子？”

苦雪：“可是，爹爹和妹子怎么办？”

陆和：“他们又没有犯死罪，政府总会宽谅他们，最后释放他们。”

陆龙附和道：“对，你爹爹千嘱托万吩咐，叫你们不要回家。我漂海峡渡南海，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只要我陆龙在这里，我绝不会让你们夫妻回去送死的！”

风声呜呜，浪声哀哀……

几个时辰后，珊瑚港外侧，突然漂出一条快船，舱面没有点亮航灯，船影黑乎乎的。借助低沉轰鸣的机器的动力，飞快地冲进了珊瑚港。

舵位里拥挤着几个人。李豪人的脸在人群里晃动着，兴奋地说：“妈的，陆龙进入这片海域时，我估计是到珊瑚礁找陆和。果然不出我所料。前边那两条船，一条是陆龙的，另一条肯定是陆和和女特务的。”

“头头，赶快拢过去，捉住那个女特务，把她五马分尸地处死！”一种熟悉的声音，咬牙切齿地响着。说这话的人，约有四十多岁，腮帮蓄着一圈又黑又长的胡须，头发也长得乱纷纷地披散下来，须发几乎掩盖了整个脸庞。

原来，他就是长期隐匿在大陆的台帮总舵主——霹雳爷韦影。多年来，由于台湾剿灭了整个台帮，又公开通缉追捕韦影，他又发誓要找到苦雪夺取宝物，常常到大陆长时间地埋伏。他以自由职业身份为掩护，住在县城里，经常潜到鲳鱼岙，却自始至终没有发现苦雪的踪迹。大陆掀起“文革”运动后，他学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报名参加造反派，企图篡夺权力，乘乱作怪，公开寻找苦雪。时来运转，他所在的“响当当的左派”在县城掌了权，他也成为掌权派的小头目。多年前，他单身抓捕苦雪时，差点丧了命。苦雪有勇猛的闯海汉丈夫保护，即使自己发现苦雪，在海里也不是他们夫妻的对手。他思忖多年，运筹帷幄，要利用造反派的势力，公开捕捉苦雪。然后暗中弄走苦雪，迫她交代宝物的秘密。最近，他终于有了机会，向李豪人报告，说是得到群众检举，鲳鱼岙的陆老涛媳妇是台湾女特务，唆使李豪人头头带人逮捕了陆老涛和殷媚，用严刑拷打的手段，迫陆老涛供出儿媳妇的下落。不料，陆老涛没有供出儿媳妇的下落，韦影却秘密地得知陆龙是陆家父子间的联系人，并且带着陆老涛的嘱咐，前往寻找苦雪。获得消息后，韦影不敢单独跟踪陆龙捕捉苦雪。海洋是闯海汉们自由驰骋的天地，他如果单独出海，遇到勇猛的陆龙和陆和，再加上在海洋磨炼多年的苦雪，自己势必像浪水扑礁岩，落个粉身碎骨的下场。因此，他再次策动李豪

人，带着几个武装人员，驾快船跟踪陆龙，寻找苦雪。待到苦雪当成造反派的囚犯时，他再运用手段弄走她，迫她交出宝物。

听到韦影的话，李豪人白了韦影一眼，说：“我们现在掌权了，要讲政策。你又不知道那女特务有没有犯死罪，怎么能对她五马分尸？”

韦影点头哈腰道：“是！头头的政策水平高，向头头学习。”

李豪人又斥道：“不要一句一个头头，叫我豪人就是了！”

隆隆发响的快船机器声，终于惊动了哈背船上的陆和他们。三个人一齐从睡舱里跳出来。陆龙认识快船的来历，喊：“哥，嫂，那是县城造反派的船，是来抓嫂嫂的，赶快逃走！”

这时，快船上亮起了航灯，借着昏黄的灯光，韦影认出了陆和和苦雪，他狂喊着：“豪人头头，那就是女特务和丈夫！”他虽然狂喊不止，自己却躲在舷帮后的暗角里，一方面担心陆和的渔叉向自己射来，另一方面害怕自己整容不彻底，被苦雪认出来，那就大事不妙了。

李豪人大声吆令：“哈背船上的女特务听着，只要你们老老实实在地投降，我们会宽大处理的！”

哈背船上，忠厚诚笃的陆和不知所措地问着陆龙：“兄弟，事到如今，该怎么办？是不是要向政府投降？政府会不会对苦雪宽大处理？”

鲁悍的陆龙，双眉像海鹰的黑翅愤怒地一展，骂着陆和：“呆木头，他们不是宽容仁慈的政府！他们是杀人放火的造反派！”他边骂边抡动明晃晃的太平斧，扑扑几下斩断了伸进海里的锚索，说：“苦雪嫂嫂，你驾着我的扁舟逃跑，我和陆和哥拦击造反派！”

苦雪犹豫道：“不行！让我一个人去死吧！”

陆龙怒吼道：“你被抓住了，我们都有罪！你逃走了，我们不承认你的情况，全都是清白人！”

陆和也被讲醒了，跺脚喝道：“苦雪！陆龙说得对，你快逃走！”

苦雪一狠心，跳到扁舟上。扁舟扬帆驶向港口了。

哈背船在陆龙和陆和的驾驭下，紧紧跟在扁舟背后，保护着苦雪。一边拦截着后边的快船，不让快船拢近扁舟。

快船上，躲在暗角的韦影丧心病狂地喊：“豪人头头，要捉到女特务，只有开枪打死那两个咸水贼！不然，让扁舟冲出港湾，哈背船拦在港口，女特务就会逃之夭夭了！”喊罢，他举起随身带来的步枪，就要朝陆龙开枪。

李豪人火躁地呵斥着韦影：“那两人不是咸水贼，他们是一般渔民，不能开枪！”李豪人把韦影的步枪一把夺了过去。

韦影看到，苦雪的扁舟已经冲出港湾了。她背后的哈背船，停在狭窄的港口，挡住了快船的航道。

韦影再也顾不得藏匿自己了，他窜出暗角，在舱面又跳又骂：“快开枪，打死咸水贼，捉住女特务！谁不开枪，就是包庇女特务，罪不容赦！”

李豪人没有命令，其他武装人员犹犹豫豫地举枪瞄准，不敢开枪。

李豪人是水产公司的舵工，熟悉海洋情况。他也焦急起来，一把抓过船老大手里的舵柄，快船朝着哈背船左侧露出的窄水道飞射着，企图强行穿插过去。

哈背船上的陆龙，怒发冲冠地骂道：“你想抢航道！老子撞毁你，叫你沉海喂鱼鳖！”他用力一扳舵，哈背船转动起来，朝着快船的右舷冲去。

举着渔叉站在船头的陆和，眼看自己来不及回舵位阻拦陆龙撞船了，惊慌地喊：“陆龙兄弟，造反派没有死罪，撞船不是好品性！”

“都什么时刻了？你的品性不值一条小鱼虾！”陆龙骂道，执拗地一扳舵柄。

轰！

惊天动地的撞击声里，快船斜斜地瘫在港口了。同时间，哈背船的碎片，却携着白花花的水柱，射上了夜空。

船头上的陆和，也随着弹进了海里。

“陆和哥——”站在后半截破船体上的陆龙，奋不顾身地跳进大海，向陆和游去了……

第二十六章

破烂不堪的哈背船，没有撞碎坚固的快船，反而把自己撞碎了。一阵慌乱之后，李豪人指挥着快船上的人们，堵塞了右舷下的被哈背船撞破的漏水洞，快船重新冲波击浪地驰骋起来。造反派们伸出带有铁钩的撑篙，钩住了在海里挣扎的陆龙和陆和，把他们救上船去。

韦影生怕曾有一面之交的陆和认出自己，躲在人群的背后喊：“把这两个咸水贼关进中舱！”

李豪人也吆令：“关进中舱！给他们几件干衣服！”

陆龙和陆和被推进黑洞洞的中舱，有几件干衣服也抛了进去。砰！盖舱板重重地压在舱口。

李豪人大声叫道：“船老大，全速前进，追捕女特务！”

快船震耳吼叫着，冲向黑茫茫闹器器的深水洋。

黑舱里，陆龙和陆和抱在一起，低声地说：“兄长，苦雪不知怎么样了？”

陆和：“这些年，她学会了高超的闯海功夫，在这黑天暗地的大洋，她会逃离虎口的！”

陆和摸摸陆龙的身体，惊问：“兄弟，你的身体像火一般发烫，肯定是被海水冷着了！是不是换上干燥衣服？”

沙！陆龙竟把干燥的衣服一撕两断，说：“闯海汉死也不食仇家施舍的食物！”

大约午夜时分，黑舱的木盖突然打开了，黄昏昏的船灯照亮了船舱。李豪人带着个文书跳进舱里，威势逼人地喝道：“你们听着，不要以为我不让手下人开枪打死你们，你们就可以开溜过关了。不老实交代，老子叫你们皮肉受苦！”

“老子想好了，全部交代，你老娘是老子的婊子！”陆龙突然吼了起来，他的头一歪，额角砰地撞中舱底，鲜红的血液溅了一地，全身一歪，昏倒过去了。

陆和喊着扑向陆龙：“倔强的兄弟啊，你不要这样啊！”他撕下身上的衣角，替陆龙压着冒血的伤口。

李豪人气急败坏地骂道：“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竟敢用这种手段抗拒审问。你死不了，老子照样审问你，清算你！”

陆和一边替兄弟包扎伤口，一边说：“你们不要为难他。千错万罪，都由我承担。他只是替我们联系家里情况，根本不知道我媳妇的底细！”

李豪人：“那好！你向政府老实交代吧！”

陆和：“我没有什么事情违背政府法令，根本不需要向政府隐瞒什么。十多年前，我被国民党军队抓到台湾，结识了被黑社会迫害的赵苦雪。后来，她为了投奔我，陷进美国佬操纵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受尽了凌辱和苦难……”陆和除了自己发誓要保密到底的宝物外，把其他的情况和盘托出。

李豪人看着陆和在文书记录上签了字，神色肃穆地说：“你还算老实，能够交代赵苦雪的肮脏历史。事实昭然若揭，赵苦雪是美国鬼子的姘妇，是国民党情报机关的人员，参加反攻大陆的派遣活动，是地地道道的国民党女特务。事实证明，阶级斗争是多么的严酷……”

陆和一字一顿地应道：“我们闯海人，有明亮的认清航向的眼光。现在，你尽可以在她头上扣上十八顶帽子。但是，共产党是英明的，总有一天，这个苦难而美丽的孩子的母亲，会还原成清清白白的女人！”

李豪人：“你这样执迷不悟，说明你对她的立场，还没有端正。你包庇勾搭女特务的罪行，也会得到清算的。”

这时，有个造反派的脸探进舱口，喊：“豪人，天黑浪器，女特务逃得无踪无影了，我们是不是回港避风？”

李豪人大声叫道：“不！我们就是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锤炼自己！继续搜索女特务！”临出舱时，李豪人警告陆和：“你继续回忆，彻底交代自己和女特务的关系！”李豪人带着文书出舱了……

两个月后，又是黑沉沉的夜晚，鲳鱼岙附近的黑鲨洞，忽闪闪地漂进一条黑晃晃的船影。这是逃脱了造反派追捕的苦雪，驾驶着陆龙留给她的扁舟，偷偷地潜回来，打探陆和兄弟的生死信息。

一会儿后，苦雪的身影离开了单桅单帆的扁舟，顺着峭峻的崖壁爬上去，猫着腰溜向鲳渔岙。苦雪潜近一座在冷风中索索抖动的茅草屋，向里边轻声呼唤：“陆龙哥！陆龙哥！”

陆龙的妻子前几年病死了，屋里剩下他一人。他听到熟悉的声音，警惕地贴在门边，问：“谁？”

苦雪也看清屋里只有他一人，大胆地应道：“我是苦雪。”

陆龙打开房门，让苦雪进来，说：“我就知道你没有被抓住，肯定会回来打听消息的。”

苦雪看了看房内，一种久久抑制在心里的怀念，化为颤颤的问声：“漂儿呢？”

陆龙连忙应道：“他今晚到革委会开会了。自从我在海里被逮住，县里造反派压渔业队革委会，要漂儿和我划清界限，否则要处理他。他的思想包袱像一团礁岩那般重。”

苦雪：“你有没有记住誓言，没有把我和他的母子关系告诉他？”

陆龙：“我哪敢告诉他。因为我和你们的关系，间接影响着他，已经使他处在灾难旁边了。如果把你们的母子关系告诉他，凭他的单纯和所谓的思想觉悟，他会老老实实在地向组织坦白，到那时，后果不堪呢！”

“那就好！”苦雪欣喜地说，又问，“陆和和全家怎么样了？”

陆龙愤愤地仰起头：“殷媚妹妹无罪释放了。我和陆老涛叔叔被定为管制分子，叔叔被押到围海塘工地劳动改造，我在渔村接受监督。”

“爹爹他老人家那样大的年纪，怎么经得起围海塘劳动呢？”

“听说只叫他给工地送饭，倒没有多重的活儿。”

“那陆和呢？”

陆龙咬了咬牙，说：“鬼迷心窍的造反派，开始只审问他，没有对他用刑。一天夜晚，来了一个戴口罩的家伙，对他又打又踢，追问他，你有没有把一件什么宝贝交给他，陆和哥说不知道，被打成重伤。”

苦雪脱口而出：“啊？那家伙可能是霹雳爷韦影！这万恶的黑社会头头还潜在大陆？”

陆龙虽然不知道宝物的秘密，但他听苦雪讲过韦影的情况。他也惊骇地说：“那坏蛋如果是韦影，他时刻都会前来残害你，你要当心啊！”

苦雪又问：“陆和后来怎样了？”

陆龙：“他，他被判处十年徒刑了！”

苦雪颠簸了几步，差点瘫倒在地：“天啊！为什么会这样啊？”

陆龙劝道：“嫂嫂，闯海人不把暴风恶浪当一回事。你要像暴风里的桅杆，笔直地挺着。政府总会改变政策的，你们夫妻总有团圆的一天。”

正在这时，房门吱地响了一下，陆漂儿神色忧闷地跨了进来。陆漂儿盯着不无激动的苦雪，问：“你是谁？我从来没有看过你。”

此刻的苦雪，面对着突然出现的儿子，浑身的热血涌动着，颤抖的双臂真想搂起儿子，亲亲地唤一声：“儿啊……”

陆漂儿更加疑惑了，大声喝道：“你是谁？说！”

这一声呵斥，倒叫苦雪镇定下来。旁边的陆龙严厉地斥道：“漂儿，不准你对她这样讲话！她是你陆和伯伯的妻子，是你的……”

陆漂儿冷冷地应道：“是的，我猜对了！从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猜定你是那个女特务！你还到我们陆家来干什么？你害得我父亲和叔公戴坏分子的帽子，害得陆伯伯坐牢，害得我天天写交代材料，还不够吗？你还要继续来害人吗？”

啪！

愤怒至极的陆龙，迎头向陆漂儿刮了一个耳光：“畜生，你住口！”

“嗯嗯嗯……”心肺碎裂的苦雪，扑在草墙上痛苦地哭泣着。

泪水，从陆漂儿的双眼流出来。他倔强地一昂首：“爹爹，在这大是大非的关头，我必须把话说光。俗话说，鸡蛋都有泄液的缝。女特务到我家的消息，肯定会泄露的。与其这样，我奉劝你这个女特务，还是放弃反动立场，投到人民一边，自己到县里去投降。”他又怒然地转向陆龙：“爹爹，我作为基层红色政权的负责人，也应该立场分明地告诉你，你是个受监督的戴帽分子，你应该主动地找革委会，汇报女特务到我家活动的情况……”

“你！你……”陆龙气得七窍冒火，拳头攥得湿淋淋的，眼看要一拳击中儿子了。

扑！陆龙转脸一看，只见苦雪气得昏死过去，倒在地上了。他万分焦急地奔向前，搂起苦雪：“嫂嫂，你醒醒啊……”

“哼！”陆漂儿气呼呼地冲出家门了。

陆龙刚要把苦雪抱到床上，房门又响了一下。这次进门的是陆老涛的养女殷媚。自从陆龙的妻子去世后，殷媚三天两头地往陆龙家里跑，有时替陆龙洗衣被，有时替陆龙煮饭菜，有时送两瓶好酒给陆龙。此刻，她打扮得整整齐齐，来到陆龙家。她仔细瞧着倒在陆龙手臂上的苦雪，失声惊呼：“啊呀，这不是苦雪嫂嫂吗！”

陆龙应道：“是嫂嫂。你帮助我，让她躺到床上去。”

殷媚慌忙扶起昏迷不醒的苦雪，让她躺在床上，问：“她怎么会来找你？她怎么不直接回到我家？”

陆龙：“也许，她担心会暴露自己，连累你们？”

殷媚：“陆龙哥，这些年来，你把嫂嫂和哥哥的行踪，对我都保密，我怀疑你们之间还有更大的秘密。”

往昔，苦雪曾经几次告诉过陆龙，殷媚来路不明，绝不能把秘密告诉她。陆龙也发誓过。此刻，陆龙的神志还很清醒，他淡淡地应道：“对你，还有什么秘密要保守？”

殷媚又问：“嫂嫂怎么会昏死过去？”

陆龙生气地说：“都是叫漂儿那小畜生气昏的。刚才，他要嫂嫂去自首，要我去告发。”

“告发？捉她？”殷媚的全身像触了电似的一颤，双眼眨了几下，说，“陆龙哥，我家里有几颗龙眼，我回去熬一碗龙眼汤，让嫂嫂喝下去，补补元气。你不要让嫂嫂离开啊！”她急匆匆地走了。

陆龙蘸了一条湿毛巾，擦着苦雪的脸。“天啊！怎么会这样啊？”苦雪边呻吟边醒来。她突然睁大双眼，看了看周围，想了想，说：“陆龙哥，漂儿呢？”

陆龙的牙帮咬得咯咯响：“这畜生，离家出去了！刚才，殷媚妹子也来看过你了。她回去熬龙眼汤给你喝了。”

苦雪一惊，挣着身子站到地上，说：“不行！我要走！”

陆龙：“难道鲳鱼吞的民兵会来捉你，你急着要离开？”

“是的！即使漂儿不会去告发，我也怀疑那来路不明的殷媚！我被擒事小，我不能再连累你！”苦雪执拗地颠着双脚，离开了茅屋。陆龙看着她踉踉跄跄的模样，连忙奔前几步，扶着她前进。两人刚刚走到黑晃晃的海岸，隐隐约约地听到鲳鱼吞方向传来民兵的喝叫声：“陆龙家的女特务逃跑了！赶快到村外去搜索！”

“哎呀！”陆龙一听，也不管苦雪同意不同意，背起她向黑鲨洞跑去。一会儿后，他把苦雪驮到黑鲨洞的扁舟上，连咒带骂道：“今晚的事，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如果是漂儿告发的，我非揍扁他不可！如果殷媚从中做鬼，我要扒下她的皮！”

苦雪劝道：“兄弟，千万不可莽干啊！漂儿是我的骨肉，做娘的是不会嫌弃背叛自己的儿女的！殷媚在我家过了多年，给爹爹造了石头房子，常常供给爹爹好吃好喝的，她替我这个媳妇尽了孝道了。她可以对不起我们，我们不可以对不起她啊！我们闯海人，食人点滴淡水，要报人满舱鱼虾呢。”

陆龙安静下来了，嘟哝道：“嫂嫂，你说得对！”

苦雪催促道：“你回去吧！今晚的事情，又会给你带来风风浪浪了！”

“嫂子，你要保重啊！”陆龙抹着泪水，悲伤地跃上海岸，走了。

黑蒙蒙的海峡，一叶扁舟载着孤单单的海幽灵般的苦雪，闪闪漂泊着……

第二十七章

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办法立脚的苦雪，看到海峡的冬天已经开始，驾着扁舟到达一座无名岛，躲避海峡的漫漫寒冬和嚣嚣风浪。

无名岛的西边，一座黑壁耸立危岩倒挂的海崖脚沿，有一座被浪涛蚀空的巨洞，洞身幽深弯曲，底部墨浪粼粼，浪水里鱼影模糊，空间森森朔气，令人心肺发寒。暴风鼓着乌云墨浪，如浑身毛色灰黑的海兽，在岛峰顶部凌空飞跳，在海崖脚沿蹦跳咆哮。扁舟顶不住狂涛恶暴，漂进伸手不见五指的海洞。顿时，苦雪犹如坠进一场灰黑的噩梦，脚底的扁舟被涌进洞内的海浪冲得剧烈晃荡，把全身掀得像扎进沸腾的梦境里一般。森冷和惊骇的感觉，又如冻冰紧巴巴地压缩着她的身心。她知道自己生病了，病魔借助着恶劣的海况折磨着她。她病倒了……然而，顽强的意念，驱使她的双眼向黑色梦境般的洞天探索着什么。有一天，她终于发现了，在黑暗的深处，一团白亮亮的圆形光团，在一跃一跃地闪着一条条弧线。这种圆形的飞鱼，使她泛起一种兴奋的力量，虽然躯体病倒在舱面，情绪似随着那光团飞舞……

海峡的寒冬结束了，船上储蓄的淡水、鱼干、虾皮、大米和所有哺

育生命的食物，也几乎殆尽了。然而，初春的海峡渔场，没有任何可以捕到鱼虾的鱼汛。刚刚重病康复的苦雪，也不能出海闯浪。她把扁舟傍近无名岛礁岸，到这座蛮荒野岛寻找食物。花朵状的牡蛎、小鞋形的草鞋虫、皇冠似的佛手、形形状状的海螺儿，可以维持着她的饥饿的生命，却不能满足她的生命的向往。尤其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她总是觉得自己时时在黑梦里挣扎。她终于找到一种精神的寄托了。那是一种无名岛海岸浅水区的海藻，红鲜鲜的色质，花瓣形的体态，在浑身的磷质的作用下，犹如一朵朵盛放的茶花，在黑暗中焕发着红色的艳彩。好多的海藻花，仿佛有人类的灵性，竟然成双成对地依偎在一起艳艳开放，使苦雪的孤寂的心，激起了更加强烈的希望……

暖和的春风，越来越猛地卷进来，台湾海峡的春天鱼汛开始了。在海峡讨海的渔家，总是白天撒网捞鱼夜晚收网驾船。刮风涌浪的时刻，苦雪驾船到遥远而陌生的渔港，出卖鱼虾，采购食品，补充淡水。大部分时间，苦雪总是遵循海峡渔家的习惯，白天把船只停在渔场，用手兜网捞大蟹、银钩儿钓鳗鱼带鱼墨鱼、流刺网捕黄鱼鲳鱼马鲛、定置网兜龙虾红虾芒种虾。晚间，她操舵漂海峡，寻找次日捕鱼的好渔场。黑漫漫的漂泊之夜，是那么的漫长、黑暗和孤独。她的希望的目光，却从来没有熄灭过。尤其是一轮皎洁的圆月从乌云里冲出来，在她的前头飞驰时，她的希望的目光总是明熠熠地燃烧起来，紧紧跟踪着那灿烂的光团、团圆的明月……

就这样，她又在海峡漂泊了好几轮春秋。

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苦雪驾着一叶扁舟，重新偷渡滔滔海峡，拣了个偏僻荒凉的海角，悄然地攀登离别多年的台湾岛。两天后，她来到基隆郊区，准备到封家打听女儿陆思女的下落。

眼前，多年不见的台湾大地，映进眼帘的景象令她耳目一新，巍峨的摩天大楼林林总总，街市繁华车水马龙，密集的店堂商品琳琅满目，舞厅餐馆夜总会五彩缤纷，公园里花卉鲜艳，车辆如织，男男女女的服饰花花绿绿，一派生活现代化的气象。

然而，坐落在郊区一角的封家，原先宽大的庭院变得狭窄矮小，墙壁裂缝交错，屋瓦黝黑肮脏，门窗支离破碎，漆色斑驳退落。整座庭院如远古蛮荒年代遗留下来的破旧建筑，一片凄凉景象。

苦雪怀着复杂的心绪跨进封家庭院内。正厅，凡是她能记住的封家

老少，包括丈夫、公公、婆婆、叔叔、婶婶，名字全都写在“木主”神位上。显然，他们全都逝世了。

一阵低微的脚步声传来，正厅门口出现了一个厉鬼似的男人。他虽年近五十，却衰老不堪，低矮单瘦的身体弯曲佝偻，丑恶的脸庞聚满了又黑又脏的皱纹，眼角堆着黄黄的眼屎，乱蓬蓬的头发横七竖八地披散着，身上的衣服如破碎的袈裟。唯有那昏暗的眼眸，还闪着凶狠、贪婪的光。他是当年不可一世的黑鸩头封魄。由于黑社会的覆灭、家庭的破败，使他断绝了经济来源。他又从小不学好，只会吃喝嫖赌，不会经营赚钱，难于自食其力。而且染上吸毒的恶习，致使自己变成不名一文未老先衰的厉鬼一般。虽然封魄变化很大，苦雪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她为了从他身上探出女儿的下落，强行抑制着心里的愤怒，问：“封魄，你还认识我吗？”

封魄打量着眼前的女人，混浊的双眼突然燃起黄亮的邪火，干瘪的双唇一张，露出参差不齐的黄牙：“哈，是苦雪啊，你还好端端地活着？你还惦念着我？”

苦雪恨恨地问：“我死也不会惦念你这恶鬼！我到这里来，是要向你询问，我的女儿被你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封魄兴奋地一拍掌：“啊！你来寻找我那侄女。我是知道侄女的下落。不过，在我告诉你之前，你要和我谈谈条件。否则，不管你女儿是死是活，你都没有办法见到她。”

苦雪急得发出央求的声音：“封魄，我女儿毕竟是你的侄女，你快告诉我关于她的下落，也好让我去照料她。”

封魄毫无表情地站立着，思索着怎么勒索苦雪。多少年来，他断绝了生活费，不断地跑到台北的白观音商行，要死要活地缠着替艾维尔营商行的贾宽，要贾宽付给失去侄女的赔偿费，要贾宽代侄女付给他赡养费，要贾宽补给他当初封家养女的生活费。贾宽根据艾维尔的旨意，不愿断掉这根唯一的能找到苦雪的线索，不时地接济他。此时，封魄听到苦雪要找女儿，决心向苦雪敲诈一笔钱。他慢吞吞地说：“要找到你女儿，只需我一句话。在我说话前，你必须知道，这些年来，为了扶养你的女儿，我弄得倾家荡产，穷到这种地步。”

苦雪立即知道这流氓的意思，她一咬牙，从口袋里掏出自己多年来

省吃俭用积聚的一叠人民币，抛给封魄：“你说吧。”

封魄数着钱，说：“这是大陆通行的人民币，在台湾必须换成美元才能通用。我要的是能够立即替我解除危困的钱财。”

苦雪无奈地摘下手指上的金戒指，递给封魄：“我只有它了。你快说！”

封魄邪笑道：“好，我说。你的女儿，在台北白观音商行，当商行的主人艾维尔的干女儿！”

怒火焚燃着苦雪的心，她转身就走。

封魄拦住她：“你慢着。当初，我和艾维尔有约在先，如果你回台湾找女儿，叫我去报告他，可以得到……”他没有说出下边的话。多年来，他的主子韦影曾经回过几趟台湾，嘱咐他注意苦雪的情况。可是，他看着台帮早已烟消云散，主子韦影也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再不指望台帮发财了，他要向白观音商行捞一把！

苦雪的心里很明了，这老流氓是要向艾维尔告密，使她陷进艾维尔的罗网，供出掏心白度母的秘密。饱经磨难的她学机智了。她说：“也好。我住在家里。你到台北去报告。我等你回来。”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说不定，我会把你女儿领回来呢！”封魄再三叮咛道，屁颠儿屁颠儿地奔离家院了。

“哼哼！”苦雪看到老流氓走远了，冷笑了几声，立即熟门熟路地奔出侧门，悄然地跟踪着封魄。她要侦查出女儿的住处，偷偷地救出女儿。

忽闪闪的出租车，紧紧跟在封魄乘坐的公共汽车后边，冲进热闹繁忙的台北市。穿过豪华的闹市区，苦雪发现，封魄竟然拨开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奔一条道路平坦气氛寂静的街巷。苦雪闪在旮旯拐角窥探着，封魄站在一座别墅式的高墙大门前，黑巴巴的骷髅似的右手一伸，按了按鲜色的门铃开关。爬满藤蔓的大墙里边，是座十八世纪荷兰侵略者遗留的高级别墅，坡度倾斜的屋顶，巅顶的峭尖竖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屋顶下的窗门，花格别致，色调鲜丽。

一个女用人打开大门左侧的小门，女佣的背后闪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只见她浑身镶金嵌银闪光烁彩的华贵衣饰，束得长腿丰圆、双臀鼓胀、腰身纤细、胸脯丰满。而那涂脂抹粉的脸庞，嘴唇血彩欲溢，双颊雪白鲜丽，眼眸秋波熠熠，显尽现代台湾女郎的妖娆形象。

苦雪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不停地自问：这娇天艳地的女子，难道是我这个贫穷苦难的母亲的女儿？

第二十八章

站在豪华别墅门外的封魄，一边大大咧咧地跨进大门，一边吆道：“侄女，快给我一笔钱，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

躲在不远处的苦雪，近乎窒息的心扑扑有声地剧跳起来，她差点忘情地冲出旮旯拐角，欢天喜地呼喊：“女儿啊……”

不料，形态妖娆的陆思女，竟然挡住了封魄，不让他进入大门。她抽出一叠美元，在头顶扬动炫耀着：“叔叔，你每次到来，都要敲诈钱财。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什么事，休想得到一分一厘。告诉你，我的钱，也是耗尽血汗赚来的。”

封魄看着空中的美元，吞了吞嘴里的馋液，说：“我告诉你，你得给我钱！”

陆思女厌恶地一皱眉：“你说吧，我给！”

封魄：“嘻嘻，我不怕你不给钱。等一会儿，艾维尔和贾宽也会送我钱财呢！”

陆思女愤恨地喝道：“快说！”

封魄：“好！我说。告诉你，你母亲赵苦雪来台湾找你了！我已经告诉她，到白观音商行找你。”

蓦地，陆思女的昂首扬臂的形态在蔚蓝的天幕下定格了。而她手里

的美元，噗地掉在地上。

封魄像狗一般一蹿，飞快地抓起地上的美元，掉转身子奔走了，向白观音商行的主人敲诈更多的钱财去了。

这时的苦雪，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什么都有。她看到封魄窜远了，再也忍耐不住了，朝着呆呆地愣在大门边的女儿，快步跑了过去。动情地喊：“女儿啊……”

陆思女更呆得一动不动了，目光打量着扑来的妇女：“你，是什么人？”

苦雪双手揽着她的肩头，摇晃着：“我是你的母亲赵苦雪啊！”

虽然多少年的离别使母女间的形貌记忆虚无如影，可是，一种骨肉相连的灵性迅速地启迪着陆思女，她相信眼前妇女没有说谎，确实是自己的母亲。可是，一种漫长的岁月复杂的生涯造就的情绪，却使她不无淡漠地问道：“母亲？我相信你是我的母亲。可是，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找我呢？”

冷漠而莫名其妙的问话，像一股凉风吹冷了苦雪的炽热的情感。但她依然百感交集地说：“女儿啊！生活像台湾海峡的风暴，使母亲呛够了咸苦的浪水。母亲是被迫无奈地离开女儿啊……”

可是，陆思女显然没有兴趣多听母亲叙述厄难的往昔，她打断了母亲的话：“母亲，到里面休息！”

苦雪默然了，跟在女儿的后边，进入古老而气派的别墅。她看到，房间里的墙壁，挂着赤裸洁白的女子裸体像。雕着奇异花案的天花板，倒挂着七彩灿烂的霓虹灯。油漆鲜美的家具，珍贵精致的卧具，现代化的电器，比比皆是。苦雪的心潮兴奋地荡动着，连声说：“这都是女儿的财产啊，好，好！”

陆思女端着一杯名贵的茶水，请母亲坐在松软的沙发上，自己也在母亲对面坐下来，她问道：“母亲，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这次来找女儿，是不是要女儿做些什么？”

苦雪应道：“多年来，母亲在台湾海峡漂泊，以捕鱼捞虾为生，惯

了。母亲不想什么了。只是，母亲想看看女儿的生活情况。”

陆思女叹道：“我的生活情况？怎么说呢？女儿也不想多说了。女儿也像母亲一样，已经惯了。”

苦雪：“你的生活，都那么顺畅？”

陆思女突然苦笑几声：“哈哈，顺畅？我只能告诉你，我是挂在桅上的帆，是别人的附属物。”

苦雪一惊：“是别人的附属物？是谁的附属物？封魄说你成为艾维尔的干女儿，难道你是他的附属物？”

陆思女应道：“我跟你的往昔一样。当初，你还不是艾维尔的附属物？”

苦雪的心里流动着不祥的预兆：“女儿啊，当初，母亲是被迫的！你不能依附别人生活！如果你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跟母亲走，到广阔的海洋，到处是自由的航道！”

不料，陆思女断然地说：“要我丢弃荣华富贵，去海里沐浴咸苦的浪水？不！人生在世，吃喝玩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乐趣？”

苦雪发恼了，气得话声都不连贯了：“你？你……”

这时，隔壁房间，突然响起一阵电话铃声。陆思女向母亲一摆手，走向隔壁房间接电话了。

苦雪坐着，感到些微的惆怅和无聊，站起身子，想到其他房间看看装饰。无意中，她走到隔壁房间门口时，突然听到女儿在里边对着话筒说道：“干爹，你要我留着母亲？你要宴请她？你是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怀好意？你是不是还要和她旧梦重圆？……”

“女儿的干爹，肯定是艾维尔！是封魄向他告密的！他要女儿留着，他要来会我？他肯定心怀叵测，想继续迫我交出宝物的秘密！如果我拒绝他，灭顶之灾肯定会降临到我的头顶！……”

苦雪听着女儿的话，心绪像一锅炽热沸烫的鱼油……

同时间，在台北的闹市区，气派宏伟的白观音商行大楼里，艾维尔和贾宽正在密谈着。岁月的风雨，并没有使生活条件优越的艾维尔和贾宽出现衰老，只不过，那满头的黑发，夹杂着几根银丝。

一会儿后，艾维尔带着西装笔挺的贾宽奔出房间，朝着等候在走廊里的封魄甩出了一叠钱：“黑驹儿，这是给你的报酬。你要随时向我报告苦雪的行踪，我会给你报酬的。”

“是！是！我一定替先生效劳！”封魄欢天喜地地走了。

艾维尔和贾宽奔进一间宽敞的厅堂，对事先等候在里边的两名壮汉命令道：“你们马上到我的干女儿住处，把她的母亲请到这里。”

贾宽补充道：“她如果拒绝前来。你们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软邀硬迫，把她秘密地弄来！注意，不要惊动外界，尤其是不要惊动警方！懂吗？”

两名打手心领神会地走了。

两个打手驾驶着白观音商行的奔驰牌轿车，风驰电掣地到达陆思女的别墅。他们快步生风地冲进别墅，朝迎面走来的陆思女问：“小姐，主人请你的母亲！”

陆思女应道：“我跟干爹的电话刚打完，她就不见了！一定是听到干爹和我的对话，惊慌地跑了！”

打手：“主人吩咐，一定要请她去。她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去请她！”

陆思女：“我也不知道她到什么地方去了。”

“她不会走远的！我们到附近的街巷找找看！”打手转身冲出别墅了。

第二十九章

当日黄昏，匆匆逃离女儿住所的苦雪，在台北的偏僻小巷急急行走着，找到一座远离闹市的小客栈，临时居住下来。

偷听女儿的电话时，她断定女儿和艾维尔已经不是一般的关系。她更知道，如果自己一时心软，被女儿热情打动而留下来，那就等于自己往火海里跳。她硬了硬心，暂时从女儿的住处逃了出来。她住在客栈，一种灼热的母女的情愫，使她坐卧不安。她还没有和女儿好好叙谈。她应该替女儿的未来安排美好的前程。她自己也能找到美满的归宿。她这样想着，向客栈主人打听了打通市内电话的办法，找到一座僻静的公共电话亭，接通了女儿家里的电话。

话筒里，传出陆思女的娇滴滴的声音：“谁啊？”

“女儿啊，我是你的母亲！”

“啊呀！母亲，你怎么不辞而别呢？”

“女儿，艾维尔不是请我去赴宴，而是要把我撂进火坑！”

“母亲，他为什么会这样待你？你能不能说说理由？”

苦雪夺口说道：“都是因为他想迫我说出一块宝物的秘密。”

陆思女的惊叹声：“宝物？什么宝物？”

“好，我反正迟早要告诉你的。早年，你外公临死前，把祖传的宝物——掏心白度母的秘密转告我。那是块无价之宝啊！多少年来，艾维尔百般迫害我，就是要夺宝啊！……”

“啊？是这么一回事？母亲，我们能不能当面详谈？”

“我也想另找个安全的地方，和你详谈。”

“好！在什么地方呢？”

“我在街上，看到一座凉亭，旁边竖着一块石碑，名叫团圆亭，是四九年前后从大陆逃到台湾的老兵们组织的老兵联谊会建造的。”

“那地方我知道！”

“今晚八时，我在团圆亭等你！”

“好！母亲，你一定要等我啊！”

打完了电话，苦雪仔细想好和女儿谈话的内容，看看客栈的时钟，已经七时半了。她急匆匆地离开客栈，向团圆亭赶去。

她走到团圆亭附近，闪到暗角看。长期的严酷的生活，使她产生了高度的警觉和机智，她没有接近团圆亭，而是借助一条灯柱的掩护，仔细地观察着前方的团圆亭。

这是一座圆顶圆柱圆基如圆月的团圆亭，亭顶为歇山卷棚建筑，飞檐斗拱托出一轮轮木雕雪彩的圆月，画栋雕梁也绘着象征团圆的明月。亭子里边，鬼鬼祟祟地巡回着几条壮实的汉子，贼头贼脑地窥探着。

嗡地，苦雪的心里炸响起来。她完全清楚了，女儿没有到团圆亭和自己会面，这几个壮汉肯定是白观音商行的打手，前来捕捉她！

“女儿为什么没有来？这是什么缘故啊？”苦雪一边往远处逃奔，一边悲苦地思索着。

可是，迅疾地，另一种感觉又占了上风。她想着，自己的亲生女儿，一定不会出卖母亲！女儿肯定有什么要紧的事，不能离开她的住所！自己淋咸风浴苦水，不辞劳苦地漂回台湾，一定要和女儿详细谈谈，替女儿谋划美好的未来！应该在浓墨般的夜色掩护下，偷偷潜进女儿的住所。也许，在这样的夜晚，女儿那里安全得很，不但可以母女欢会，还可以供自己居住，即使冒点险又算什么？为了子女的幸福，做父母的，粉身碎骨也心甘！

她心切脚忙地穿街走巷，终于找到陆思女的住所。大门开着，里边停着一辆高级轿车。她蹑手蹑脚地溜进大门，朝着女儿的卧室方向一看，不由傻了眼。

卧室里灯火辉煌。陆思女披着如蝉翼的透明睡衣，赤裸裸地露出雪白光彩的胴体，丰圆的大腿、臀部和乳房，全都因为身体的扭捏而滚动着。而黑色瀑布似的长发披掩着的，是一双向男人媚笑的淫眼。

卧室里的男人，饿狼似的扑向陆思女，唾液泛出的双唇，在陆思女

的全身的凸出的部位发狂地吮吸着。当那男人仰起来正面对着玻璃窗时，清清楚楚地显出艾维尔的形貌！

苦雪张口瞪眼地站着，心像被一把无形的铁爪撕扯着。

陆思女和艾维尔的声音，传进苦雪的耳朵。

“心肝，现在，赵苦雪已经被我的保镖们请到商行暗室里了，掏心白度母属于我们的了！”

“死鬼，你如果早些告诉我，我母亲掌握着无价之宝，我早就趁她到我这里时，把她锁在房子里了。幸好，她傍晚打来电话，告诉我关于宝物的秘密，我才通知你，让你的人扣押她。不然，她早跑得无影无踪了。能够得到宝物，我的功劳大着呢。宝物的大半应该归我！”

“好！只要你忠心耿耿地服侍我，我把宝物全归你，还把白观音商行的产权送给你，让你百年富贵。”

“好！咱们一言为定。不过，你可不能对我母亲行刑啊！她毕竟是我的母亲啊！”

“她不但是你的母亲，也曾经做过我的情人。我也要讲人性。不过，女儿向母亲索宝，情人向情人索宝，都是天经地义的！”

“女儿向母亲索宝，当然合情合理。至于你去索宝，就不一定啰。”

“不要扯那么远了！反正，那宝物能增加我们的财富，足够我们满辈子的花费，就好了！哈哈……”

“咯咯咯……”

苦雪的心完全被扯得粉碎了。她只觉得大地在荡动，天空在旋转。她一扭头冲走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苦雪才发觉自己冲到台北郊区的湖塘里，站在没膝的湖水里。“皇天啊，这是什么缘故啊？……”她放声啼哭着，一头扑进湖水里，悲惨地翻滚着。

.....

两天后的夜晚，一条扁舟驶进台湾海峡。四周，浪山如墨黑而险峻的山峦，水沟似幽暗的深谷，大起大落地驰骋着。挂着单片帆叶的扁舟，如一片小不点儿的秋叶，在黑漫漫的山尖峡谷间飘荡着。苦雪软瘫瘫地卧在扁舟舱面，痛苦而迷茫地盯着海峡。

渐渐地，她的感觉的视野里，滔滔驰骋的浪的山原，隐进更加浓黑的氛围里，变得那么的模糊。而在黑乎乎的沟谷深处，竟然悠悠飞出一颗微弱的光点，那光点小小圆圆的，时隐时现地烁着红彤彤的光彩，犹如一颗小小的太阳。

顿时，驰动的水山浪谷凝固了，定格在黑黝黝的夜幕里，并以辽阔而高峻的形势，组成大陆一般的无边无际的江山。那颗小太阳冉冉上升着，并且迅速地膨胀，剧烈地发亮，终于变成红彤彤的烈日，把无边无际的海峡照得光辉灿烂……

“啊，太阳照亮了黑暗的海峡！”苦雪欢悦地呼喊。她把自己喊醒了，一看，原来自己做了梦！

“不！这不是虚梦！那小太阳，实实在在地在海峡存在着。那是一种叫作太阳灯的奇异鱼类，它们的带着红色磷质的眼睛，像一颗小小的太阳。这些小太阳，在向自己预示着美好的兆头呢！”

苦雪的冰冷的心海，翻动着炽热的思潮。她从舱面爬起来，直挺挺地站立着，操动着船舵。扁舟载着她的硬铮铮的直挺挺的形象，如一具浑身洁白的玉石雕像，高耸在海峡的黑粼粼的浪山之上，继续着无尽的漂泊……

第三十章

苦雪又在黑海峡漂泊了不少时光。但这美丽而多难的母亲，始终没有忘记在大陆和台湾的子女和丈夫。子女们背叛了她，她却没有割断对子女的情愫。一次夏汛抢捕东海对虾的时候，她向一条大陆渔船讨淡水，顺便询问船代公：“代公哥，现在大陆的形势怎么样？”

船代公应道：“你是台湾同胞的渔船吧，欢迎你到大陆做客。”

苦雪：“我们到大陆，不会有变成台湾特务的嫌疑？”

船代公把渔船都笑得跳荡起来：“哈哈！那是过去的事啰！现在大陆政策变了，对群众宽松了，什么都允许了，允许发家致富，允许自由闯海，也包括允许形形色色身份的台湾人到大陆和亲人团圆！”

这次，再不是美好的梦境给苦雪带来力量，而是真实的生活在召唤着她。她立即驱动着扁舟，驶向福建沿海的鲳鱼岙。

她的心里虽然充满了美梦，但往昔生活的剧痛的伤痕仍然没有消逝，她小心翼翼地等候到天色昏暗的时分，避开热闹的村街，躲躲闪闪地走向陆龙的家里。

陆龙家和其他渔家一样，原先的草梢飞扬的茅屋早就不翼而飞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钢筋水泥楼房，砖壁格局新奇色彩赤红，门窗玻璃明亮油漆映辉，凉台栏杆雕花，屋顶架着彩电天线。显而易见，陆龙家已经变成渔家富户了。

苦雪推门而进，看到自己的儿子坐在放映室欣赏着录像片。她的情绪再度像热水一般沸腾起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陆漂儿听到了动静，转脸一看，立即认出了苦雪，脸色蓦地涨得通红。这些年来，就是眼前的这个女人，使他家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他的叔公在围海塘工地劳动时病死，他的伯伯陆和判处劳改至今没有回归，他的父亲陆龙戴了多年的坏分子帽子，他自己被撤销了渔业队革委会成员的职务，下放到渔船当小伙计。更使他不能忘怀的是，他多次参加高等教育考试，都被渔村领导以家庭关系复杂的理由卡住了，使他到现在还是个闯海的咸水汉。虽然，他和父亲陆龙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发愤图强地闯海，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可是，历史的创伤使他不能忘怀。尤其是，眼下海峡两岸的关系依然紧张，海峡依然是把中华民族一隔两半的屏障，报纸上不时地报道大陆军民抓获台湾派遣特务，谁知道眼前的女人又会带来什么麻烦？想到这些，陆漂儿声色俱厉地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你还来这里干什么？我家给你害得还不够吗？”

本来，苦雪有满腔的话要对漂儿叙说。漂儿的喝问，不由像冷水浪淋熄了渔火，使她的身心重新冷战起来。她嘟哝着：“漂儿，你怎么说这种话？”

陆漂儿傲岸地仰脸：“这里没有漂儿。我叫陆泊。你没有什么话，请出去。”

一股恼火，直冲苦雪的脑门：“你，竟然要赶走我？”话刚出口，她又有些后悔了。是啊，因为自己的缘故，她给儿子、丈夫和亲戚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从漂儿的话里听出，陆龙还在信守往昔的誓言，没有透露漂儿和她的关系。况且，她又不知道大陆眼前的形势，还以为如果暴露自己和漂儿的关系，会继续朝儿子的身上降灾。她决定先找到陆龙和殷媚，通过他们了解情况，再和儿子接触。她看看整座楼房空荡荡的，知道陆龙不在家，她说道：“孩子，我去找你的前辈，再和你详谈。”

漂儿冷冷地说：“有什么好谈的？请你出去！”

苦雪的心无比的辛酸，差点哭出声来。但她抑住了自己，奔向自己的家屋。

苦雪家里的茅屋，也和陈旧而贫困的历史一样，无影无踪了。在殷媚砌起的瓦顶平房旁边，也是一幢阔气的钢筋水泥楼房。苦雪知道自家也变了，无穷的欢悦在心里回荡着。她推门闯了进去。不料，她这一闯，竟闯进了殷媚卧室。卧室里，灯光通明，壁纸鲜丽，地毯红艳，家具簇新。铺着高级席梦思的床上，花案美丽的被褥里，随着一声惊呼，竟然爬出两个赤身裸体的男女。女的是殷媚，那丰韵犹存的胴体一丝不挂。男的年近五十，形貌熟悉。苦雪细细一看，啊，是那万恶的黑社会总舵主霹雳爷韦影！

生活的丑剧应该暴露了。被陆老涛认为干女儿的殷媚，原来是韦影带到大陆的台湾黑社会成员苏娜。多年前，苏娜秉承韦影的旨意，装成被海暴倾覆了船只吞噬了亲人的渔女，哀告陆老涛收留了她。在陆家，她经常和打扮成金银匠的“表哥杜夫”——韦影联系，并且充当韦在大陆的情妇。另一方面，她千方百计地打听苦雪和陆和的下落。无奈，苦雪出于维护儿子陆漂儿的命运和前途，不但让陆龙对他们夫妻的行踪和漂儿的身世保密，就连对陆老涛也秘而不宣。那次，苏娜利用陆老涛思儿心切，用陆老涛病危的消息，哄骗苦雪和陆和回来。苏娜把陆和父子安置在家里，将苦雪独个儿哄到船里，和苦雪同枕眠了一夜后，跑到县城报告韦影，韦影运用苦肉计，把苏娜捉来以捉拿苦雪。幸好陆和在船里，才使苦雪幸免于难。“文革”中，钻进造反组织的韦影，急于利用造反派抓到苦雪，把陆老涛和苏娜抓到县城，诱使陆龙来看望他俩时，泄露了苦雪的行踪。苏娜当即密报韦影，韦影伙同造反派头头李豪人驾船

跟踪陆龙，逮捕了陆龙和陆和，差点使苦雪身陷罗网。苦雪逃脱后，又回到陆龙家看望儿子，凑巧被苏娜发现，苏娜立即报告渔村民兵，几乎使苦雪被擒。苦雪再次脱身，多年杳无踪迹。这期间，陆老涛病死在围海塘工地，陆和被关在遥远的劳改场。韦影因为台帮在台湾覆灭，自己被台湾当局通缉，再也不能回去。成为陆家的唯一的主人的苏娜，堂而皇之地把“表哥杜夫”——韦影，公开接到陆家同居，并且利用韦影的钱财，修建了一座舒适的安乐窝，一方面和韦影及时行乐，一方面等待苦雪的出现。今天，苦雪果然回来了！韦影来不及披衣服，顺手从枕头边抽出一把明亮尖刺的匕首，啊地吼叫着，向苦雪扑来。

站在桌子旁边的苦雪，脑海灵敏地一激灵，顺手抓起桌面的陶瓷台灯，向扑来的韦影砸了过去，砰的一声，台灯砸中床沿，碎片四处飞溅，几条电线掉在地面。苦雪担心吃亏，掉头冲出大门，拼命地向海峡方向奔逃着。

赤身裸体的韦影，赤脚在地面跑了几步，脚底刚好踩中带电的线头上，整个儿一颤，噗地倒毙了。

缩在床里的苏娜，并不知道韦影触电毙命，看到韦影倒在地上，焦急地跳出被窝，喊问着：“你怎么了？”伸手去拉韦影。她的手一触韦影的肉体，立即被热烫的电流一击，扑在韦影的尸体上，死成一堆了！

第二天下午，两个身着斜襟渔衣和宽筒笼裤的渔汉，冲出鲳鱼岙，驾着一条渔船，漂进茫茫无涯的台湾海峡了。他们是陆漂儿和陆和父子俩。原来，几天前，陆龙接到政府通知，说是陆和提早释放了。陆龙兴冲冲地出门，到劳改场接出陆和，兄弟俩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一问陆漂儿，才知道苦雪回来过，又被陆漂儿逐走了。兄弟俩勃然大怒骂了一通。考虑到政府的政策已经改变，兄弟俩干脆把苦雪和漂儿的母子关系挑明了。在漂儿痛心疾首的号啕中，三人奔向陆和家寻找苦雪。没想到，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赤裸裸地死在地面的苏娜和韦影。陆和和韦影拼搏过。他仔细地观看着，终于认出韦影是追杀苦雪的台湾黑社会头头。他们明白了一切，让陆龙留在家掩埋尸体，父子俩驾船进入海峡，寻找日思夜想的亲人苦雪。虽然，碎心裂肺的苦雪或许发誓从此不和他们聚首，父子的寻觅也许是徒劳的，然而，即使是徒劳的寻觅，也是有着对美的向往的漂泊……

而这时，在滔天的狂涛震天撼地的海峡深处，苦雪驾驶的扁舟，孤零零地跳荡漂泊着。

高天，暴风像无形的钢鞭呼呼挥舞着，剧烈地抽打着扁舟……

大海，恶浪如墨绿色的水兽纷纷跳跃，凶猛地扑击着苦雪……

然而，四周的笼罩海峡的灰黑色帐幔般的迷雾，正被撕碎成一条一条，又像云烟一般地淡化着。迷雾后边的湛蓝清澈的海空，那轮冉冉升腾的太阳，越来越清晰越炽热，穿透黑雾的阳光，已经把不远处的海峡，照得红彤彤的，一片灿烂辉煌。

扁舟载着苦雪——美丽而多难的母亲。此刻，苦雪回忆起往昔的风风浪浪的生活，尤其是生活在海峡两岸的子女对母亲的不理解，心里不无哀怨。可是，她又想到那件自己曾经发誓要遗忘的掏心白度母，掏心白度母，那向人世间播种团圆、幸福、爱情的观音佛的别名，那慈祥又美丽的化身，不正是哺育儿女的母亲象征吗！她不但是慈祥又美丽的母亲，她还为儿女的幸福剖腹掏心，不畏灾难，劈波斩浪！想到这里，罩在苦雪心海的云雾，像海峡的迷雾那样散逝了。而她的海峡般宽广的心，也像海峡那般灿烂辉煌了。这位操舵驾船漂荡海峡的母亲，高昂着美丽的脸庞，向着红彤彤的太阳，向着亮灿灿的海峡，向着绮丽多彩的未来，前进……

海洋美女

黑黝暗淡的渔船睡舱，一条冰光雪色的玉体，美人鱼般地静卧着。

舱口，倏忽闪进一条鲨人似的贼影，蹑手蹑脚地摸近白皙的玉体，突然像恶鲨扑虾似的趴上……

“救命啊……”美丽的渔女叫海绵，她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一边抵御着海洋淫贼的强暴，一边发出尖脆的呼救声。

“海绵，你怎样了？”隔壁睡舱，传出苍老沙哑的声音。海绵是刚从遥远的南海渔场嫁到东海渔家的新媳妇，住在隔壁睡舱里的是她的公公陆云。陆云的性格和他的眼神一样迷迷糊糊，被渔家谐称为“昏船头”。他听到儿媳的呼救，才昏昏蒙蒙地探出舱口，稀里糊涂地揉着惺忪的老眼。

哗！

睡舱的淫贼没想到柔顺的海绵会呼唤公公，惊得蹿起赤裸裸黑黝黝的身体，趁着昏悸迟钝的昏船头还没有爬出舱面，一头扎进暗绿幽深的海洋，潜得杳无踪影……

一场没有得逞的强暴事件结束了。受过惊吓的海绵，斜倚在桅杆旁，艳白的脸庞淌着晶亮的泪珠。

东海南涯的漠漠远方，一场惊天动地的白海暴刮过来了！被夜色染得墨绿幽亮的水平线内侧，随着一阵海鬼尖脆嘶叫的风声，那暗洞口的水的沟壕里，白色的浪头犹如密麻麻的浑身银鳞的鱼王跳跃而出，随即满海驰骋开来。从东向西的白浪，似大群大群的白鲸灰鲨，跃过海的深

黑的峡谷，撞碎水浪的峰尖，当它们抵达家船的舷帮外侧时，水峰上翻滚而下的浪团，犹如白花朵的棉垛，涌上船舷，辗过舱面，没进另一侧船舷外的跳荡的浪丛里，银色巨臂似的浪柱，被高空的暴风一扫荡，碎裂成纷扬的梅朵，漫空飞洒……

不久前，也是这种倾天覆地般的白风暴，刮翻了一条渔舟。渔舟里的新媳妇海绵和丈夫陆哥儿双双落海，同渔村的智哥儿迅疾跳海抢险，救起了奄奄一息的海绵。海绵的丈夫被卷龙浪压进海底，再也没有浮出海面。

此刻，海绵触景生情，回忆起死亡的丈夫，又联想到被淫贼欺负的孤苦无依的自己，肺腑里像充溢着苦涩的盐卤，情不自禁地俯仰着全身，额面、胸脯和腹部猛烈地撞击着桅杆，发出撕人心肺的啼哭……

“海绵，事情过了，没碰着就甭伤心了。”昏船头老人嘟嘟哝哝地劝告一阵，看海绵兀自痛苦不绝，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管自回睡舱睡了。睡舱不高，他的原有些佝偻的腰背，弯得像弓鱼。岁月的痕迹，像海蚯蚓爬满他的脸盘。大海和生活的狂风恶浪，折腾得他的双眼惺忪，昏暗无神。

昏船头一家穷得像波荡浪激的船底，光溜溜。新近又背了为儿子陆哥儿办完喜事办丧事的债，连儿子购置的新渔舟也被白海暴吞噬了，弄得他像破漏的沉船，压着沉重的债务。他的睡舱，没有草席布垫，唯有裂缝交错的舱底板，连抵挡寒冷的棉被，也是由几层破兮兮的纱线渔网叠置而成的。一截削得稍显四方形的毛竹是他的“枕头”，旁边叠着补丁复补丁的破渔衣和旧笼裤。寒冷的空气在睡舱里回荡着。昏船头随着摇摆的家船颠簸了几下，软瘫瘫地卧在旧船板上，披上破网叠成的被子，昏乎乎的双眼渐渐地闭拢起来，仿佛舱外没有发生过凶险的奸淫媳妇的事件，没有掀起折桅淹船的白海暴一般。

而舱面，海绵的尖利戳人的哭声，在暴风的雄浑的吼鸣声里时高时低地持续着。她的蓝底白格子的土布衫，仿佛被悲哀的泪水浸湿了似的，一串串白亮的水珠坠落着。

也不知痛哭了多少时辰，她似乎瘫了，坐在水洼一般的舱面，淋浴着雪花纷纷似的海水，灵秀的双眼迷茫地闪烁着，凝望着大海。

这时，晨曦已经出现，在高远的天际泛出一片鱼肚般的灰白色。洋

面上那穿空耸立的山巅和深邃无底的沟谷，全被无形而强猛的暴风，撞成浪沫和水珠，乱纷纷密麻麻地飞扬着，连成一片迷迷茫茫的景象。然而，当暴风暂时停息，白茫茫的水网清澈明亮了许多，于是，海底显出一种美的壮观。

这里的水势，像一张八卦图一般，名曰“八卦流”。它的中心是一圈回旋的圆涡，尔后突兀甩出一条条湍急、宽广、漫长的流束，如条条昂首奔驰的巨龙，向四面八方冲腾，一头扎进迷蒙的遥远方。海底下的海藻，由于八卦流在漫长岁月的定型定向的作用，竟然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景观，中心是一圈红彤彤的盐花，状若一轮喷薄而出的鲜红的朝阳。朝阳向四面八方射出的光束，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缤纷。当海流奔腾时，这一道道七彩艳丽的光束，沿着起伏的山坡上上下下地泛着，又变成一条条斑斓美艳的巨虹，沸沸扬扬地飘向远方。整座海涯，全被红灿灿的太阳和美艳艳的阳光笼罩着一般。

此刻，由于白海暴扬动着白茫茫的水涯，海绵看到的，是一种形态可辨却模模糊糊的景观。她的心已经被这种壮观慑住了。她是个遥远海涯的咸水女，嫁到东海时间不久，平常只听到人们说过，每当暴风最猛烈的时刻，潮汐比平常降低好多尺寸，这片海涯会呈现壮丽的景观。现在，她看到了她的情绪也像海浪一般沸腾着。她那茫然的眼神仿佛在发问：这壮丽的景观，好美，却又这样的模糊……

二

俗话说：海洋人的愁绪，靠腥风吹散。海洋人的悲苦，靠咸水洗净。

海绵根据咸水人的习惯，怀着焚心的苦楚，茫然无措地来到一片清凌凌的浅水涯，脱下外衣外裤，游进澄澈的海水，让凉爽的碧水涤荡着身体。

微风漾漾，清涟泛泛，犹如清碧透明的玻璃纸，轻轻地披在海绵的身上。她的玉色的肌体，在碧水的浸润中，愈显得洁美诱人。她的肌体曲线分明，却没有些微的骨骼凸出的棱角，全是丰满的美、浑圆的弧线、柔软的肌肤、光洁的闪亮，像皎美的雪人儿。这皎美的形态在清波

碧涟里扭着柔柔的动作，又像雪人儿在水里微微地变形着似的。尤其是那浑圆而柔软的部位，时时向世界发出强烈的诱惑。

美的诱惑，像电波一般地颤动着。一个咸水哥，他就是曾经舍命救过新媳妇海绵的智哥儿。自从海绵守寡以后，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和灼热的向往感，神奇古怪地在智哥儿的心底膨胀着，驱使他常常驱动着自己的船只，跟在海绵家船的附近。当闻悉海绵遭到淫贼强暴时，他知道，这海洋淫贼，像恶鱼追袭美人鱼一般，凶猛而执拗，一定要把美人鱼吞噬掉，否则决不罢休。强烈的保护海绵的愿望，使他更加紧密地守在海绵的周围。这时，他凝睇着游海的海绵的艳态，每一条血管似乎都蹿动着灼热的急流，全身心沉醉在一种神秘的感觉里。

突然，海绵旁边的水域，出现了一条奇怪的海兽。那是东海涯罕见的鳐鳐兽，黑背白腹的身体，除了四肢和尾巴呈掌形的鳍状，全都形似山野的豹子。渔家说，鳐鳐兽具有灵通的智力，尤其是在发情期间，全身泛着比虎豹还强烈的性欲。不过，虎豹因为性欲而更加凶残，鳐鳐兽因为发情而显得温驯多情，它会把一条皎洁的美人鱼拖向深海，尽情地搂抱依偎，情态百出。当它情欲膨胀的时候，甚至会作弄游海的咸水女。

游近海绵旁边的鳐鳐兽，仿佛被海绵的胴体诱惑了，四肢和尾鳍似巴掌一般拍击着海水，哗地窜到海绵的身底，拱起它的黑黢黢的背部，竟然把海绵整个儿托离水面，向着东方的深水洋窜去。

“啊！啊……”海绵惊骇地乱舞着雪白的手臂和大腿，身子扭拧挣扎着。可是，每当她挣离旁边的水面，鳐鳐兽总是冲到她的身底，一拱一拱地扛着她，欲把她扛进深水洋，将她压进海底，作弄得窒息死去。

眼看着这幕情景，渔船上的智哥儿，奋勇地凌空跃出，溅落在鳐鳐兽的前边。他紧攥着随手带的撑篙，看着装铁倒钩的篙尖，心绪像漩涡一般忽忽打转。这个虎背熊腰尖嘴尖鼻的渔哥，天性机智诙谐，二十岁从渔家学校高中班毕业，回乡闯海整十年了，对海洋情况异常熟悉。他清楚，鳐鳐兽的皮肤比鲨鱼皮还坚厚，任何利铁都戳不穿。撑篙的铁钩去戳它，仅仅像搔痒，弄不好激怒了海兽，会凶狂地撕咬柔弱无力的海绵。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瞧着海兽把美女扛进深水洋？

敏捷的智慧突地一闪掠，心里闪出计谋。他挥臂划动着清碧的水帘，悄然地伸出手里的撑篙，瞄准鳐鳐兽腹下。那里，白嫩的皮肤裹着

的两颗黄澄澄的睾丸，还有一根粗拇指状的阴茎，因为发情而硬挺挺地直竖着。

智哥儿脸颊上的酒窝儿更深地一陷，猛地将撑篙的倒钩戳进了鳊鲇兽睾丸旁的敏感部位，眨眼间，海兽的直挺的阴茎缩进了体内，鲜红的血液染化了清碧的海水。而海兽因为剧痛，生怕猛烈地窜动会使铁钩撕大伤口而危及生命，笨重的身体不敢进退不敢沉浮，只有像湿了羽毛不能飞翔的山鸟，四肢和尾鳍啪啦啪啦地拍击着海面，激起了一排排雪白的涟漪。

趁着鳊鲇兽不能动弹的当口，海绵像银白色的带鱼蜿蜒地动着，迅速游到智哥儿的旁边。她看着海洋的淫兽被智哥儿滑稽地耍弄着，嘴角抿起多日不见的笑容，轻轻地推了推智哥儿：“你把它作弄够了，宽容它的生命吧！”

“嘻嘻，海绵妹子，你敢情是和它做了人兽夫妻了，才宽容它……”智哥儿开着玩笑，一伸臂扯动撑篙，铁钩从鳊鲇兽体内拉出来。鳊鲇兽拖着一条红艳艳的血水带，逃进深绿色的海底了。

“滑稽鬼！”海绵被羞得满脸绯红，顺势一脚蹬中智哥儿的腹部。智哥儿故意捂着自己的下身，大吆小叫地：“啊哟，你蹬碎我的生男育女的家伙了！”

“滑稽鬼，我揍扁你的油嘴！”海绵挥着拳头扑向智哥儿。不料智哥儿的身子一缩，潜到水底下，伸手攥住海绵的右臂，把她整个儿拽进海水深处，双臂抱着了她的腰身，又热又颤的双唇贴上她的脸颊，亲亲地吻了几口。

海绵犹如被电鳐鱼触中一般，浑身颤颤地灼烫起来，软绵绵地瘫在智哥儿的怀里，任凭他亲热着。

海底，一团灿灿的水花滚动着……

同时间，在不远处的水域，泊着一簇庞大的船队。

东海涯的这片水域，名叫洞头洋。洞头洋底部是厚厚的淤泥，便利船只抛锚。渔场附近主要的岛屿花岗岛，生活着近千户终日里漂海的渔家，原本是渔业大队，近些年改名花岗渔业公司，又称花岗渔村。全渔

村有数百条形形色色的机帆船、乌槽船、哈背船、白底船、马龙船、海里溜船、舢板船，每当渔闲时候，全都停泊在洞头洋，形成巨大的船簇，好似一座漂泊汪洋的小社会。

洞头洋经过从东到西和从北到南两条海运线的交叉点，又是闻名全国的渔场中心，又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有花斑斑的鲳鱼、青溜溜的鳗鱼、灰花花的鲈鱼、黑黝黝的鲫鱼、金灿灿的黄鱼、银粼粼的带鱼、红彤彤的大虾、斑斓色的海蟹。因此，洞头洋是一座可以造福渔家的宝地。可是，不知为什么，依靠宝地生活的花岗岛渔家，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多年了，不少人依旧穷得叮当响。而穷得最窘迫的，是花岗渔村的七名党员：老支书单诚、网船船老大智哥儿、乌槽船老大洪山仁、白底船老大丁叔、机帆船老大洪湖、海里溜船老大耿涛，还有刚从南海嫁到这里的新媳妇海绵，他们被渔家戏称为穷支部。

这时，一条破帆飞扬的舢板船上，洪山仁正和舢板船老大——另一个贫穷的渔汉，在舱面盘腿喝酒。舢板船老大姓陈，因为是从小被撒在荒岛的孤儿，渔家叫他陈撒荒。也许是被饥寒的海洋生涯逼紧了，他想独自兜捕能使自家富裕的好鱼群，平常时候，他明明知道东边海区鱼群旺发，却总是告诉询问自己的渔家兄哥，西边海区鱼虾密集。日长月久，上当的渔家气愤地称呼他为撒谎老大。这时，摆在洪山仁和陈撒荒前边的，是一堆蒸熟的虾皮和两瓶番茄制作的烧酒。没有筷子和酒杯，两人用黝黑的筋粼粼的大手，握着酒瓶咕噜噜地倒灌，抓着虾皮为下酒菜。

洪山仁的脸庞扁平而肥胖，由于常常露着和善的笑容，双颊、嘴角和眼梢都挤出平行的横向皱纹。他突然盯着不远处的海面，惊呼起来：“阿荒，你看，智哥儿和海绵竟在海里……”

阿荒的身材瘦长，马面形的脸盘，显出闯海汉少有的粉白的色彩和油嫩的皮肤。他转动着目光，也看到海绵和智哥儿在海里嬉乐玩耍的情景，双颊泛起两团红彩，像炽热的火焰映出的光彩。腮帮不无忌恨地一凸一凸地咬动着。

洪山仁察言观色地盯着阿荒，说：“阿荒，你我是好朋友，我知道你的心思，自从陆渔哥去世后，你满心满意地恋海绵，希望和她和好百年，是吗？”

阿荒用沉默代替了回答。

洪山仁：“可是，这段时间以来，智哥儿却像追船臀舔人屎的乌鱼，拼命巴结海绵。以我的看法，你如果不抓紧撒网，海绵这美人鱼会钻进智哥儿的网里，任凭智哥儿尝鲜呢！”

阿荒瓮声瓮气地说：“你看如何撒网？”

洪山仁满脸挤着笑：“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老支书单诚以海洋渔业情况特殊，同陆地农业条件相异，很难进行家庭承包为由，长久推行大锅饭政策。最近，我表哥钱新提升为东海渔区区委书记，我把花岗渔村的情况反映了，钱书记决定改变花岗渔村的情况，先改选党支部书记，再由书记决定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

阿荒白了洪山仁一眼：“山仁哥，你这话，都对我说过几遍了。我知道，你有海洋一般大的雄心，要担任支部书记，进而承包花岗渔业公司，掌握数百条渔船的事业，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直至千万元户。可是，尽管机帆船老大洪湖是你的侄子，白底船老大丁叔是你妻子的亲戚，你在支部改选时可以得到三票，有半数。但你的竞争对手智哥儿，得到老支书单诚和海里溜船老大耿涛的支持，也有半数票。两个人报到区委，钱新书记可以批你当书记。可是，不久前来了个海绵，和智哥儿要好，会投智哥儿的票，智哥儿会以多数票当选。”

洪山仁连连点头：“对对。我对你说过，你救过海绵的公公昏船头的沉船，是昏船头的挚友，只要你能争取昏船头，娶到海绵，让海绵投我的票，我答应给你一笔钱。”

阿荒冷冷地说：“我并不是为了钱，才替你效劳的。”

洪山仁沙地拿出一沓钞票，放在舱板上：“阿荒兄弟，我知道你是惯说反话的角色。这笔钱，你先拿去花。事成之后，我会大大报答你的。”

阿荒瞥了一眼钞票，说：“看在你我的友情上，也为了实现我眷恋海绵的心愿，我试试看。”

洪山仁朗声笑道：“兄弟，为了达到目的，你应该不择手段地干！”

阿荒纠正道：“不！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我是人，应该做人该做的事。”

洪山仁一掌拍中阿荒的肩头：“兄弟，我知道你会怎么做的！”

三

早晨，阿荒陪着昏船头老人来到区政府所在地杨花岛，赶向杨花区医院。自从儿子陆渔哥葬身海涯后，昏船头的老伴陆叶氏因为悲痛交加，中风瘫痪，在医院治疗。昏船头一贫如洗，交不起医疗费。昨天，医院的催缴医疗费的通知单寄到花岗村。阿荒获悉消息，主动陪昏船头前来，说是特地探望陆伯母。

昏船头站在医院收费处的窗口，低声呢喃着：“老伴住院两个月，也不知要缴多少钱？”

阿荒询问道：“你带来多少钱？”

昏船头：“村里穷，只补助二十元。”

阿荒抽出一沓钱：“老伯，这一百元加上去，大概够数了。”

昏船头激动得热泪盈眶：“阿荒兄弟，你过去跳海救沉船的恩典，我还没有报答呢！今天又叫你掏钱。你也穷兮兮的，到哪里弄到这笔钱？”

阿荒悄声说：“不瞒老伯，这是洪山仁给的钱。”

昏船头握钱的手发颤着：“洪山仁的钱？他真是好心人呢。难怪有人称呼他是洪善人。”

阿荒话里有话地说：“等一会儿，我也有事求你呢。先缴费吧。”

收费室里，全身穿着白衣的女出纳员，正和几个年轻小伙子嘻嘻哈哈地调笑着，听到昏船头的召唤，她翻了翻住院登记单，眉头一蹙，说：“你只带来一百二十元？不够！你要缴纳住院费、医疗费和药费八百七十二元。否则，病人不能在这里治疗了。”

昏船头惊得迷糊的眼神明亮起来：“啊？要缴这么大笔钱？同志，

请求减免一些吧。我只有一百二十元啊！”说罢，把自己的钱递到窗口内的办公桌上。

阿荒也把脸探进窗口，央求道：“同志，能不能减免一些？我们确实穷啊！”

女出纳员厌恶地白了他一眼，管自转身，背朝着阿荒和昏船头，和青年小伙子们嬉笑着。她听到阿荒和昏船头继续在背后唠唠叨叨，发气地把手伸向背后的桌面，胡乱抓起墨水瓶，吆着：“这里不是救济处。这点钱，还不够买一帖药。拿走！”顺手往窗口一塞。噗地，墨水从瓶口倾了出来，阿荒的脸上墨黑墨黑。

一团灼心烫肺的火气，在阿荒的胸腔翻腾着，呼地蹿了出来，他一把夺过墨水瓶，向女出纳员砸了进去：“小婊子，你竟敢向咸水祖公的脸上泼墨，老子不砸烂你的婊子头，不是你的咸水祖公！”

墨水溅在女出纳员的白衣上，她也回骂道：“你这咸水龟孙，去找你老娘撒野去！”

阿荒更火了，把劝架的昏船头推了个踉踉跄跄，吼：“你咸水祖公今天偏要找你撒野！”一边抡动着礁疙瘩似的拳头，猛力地砸着收费室的木门。砸了几下，一脚蹬开了木门，冲了进去。室内，一个男青年敏捷地扑到门后，拼命地关起木门。阿荒已经冲进室内，只有臀部的笼裤被门缝紧紧地夹住了。他的黑灰灰的笼裤，是破旧的土布做成的，被他的扑向女出纳员的身体一拉，沙地撕出了一个大洞，赭红色的臀部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惹得满室的男女哄笑起来。他羞恼交加，挥动着钢爪似的大手，要撕扯女出纳员的裤子。女出纳员吓得又哭又叫。几个青年人扑向前来，下死力地架定了阿荒。女出纳员乘机逃出收费室，不见踪影了。这时，昏船头从外面奔进来，脱下自己的袈裟似的破渔衣，裹在阿荒的臀部，流着泪说：“阿荒兄弟，女婊子逃了。你甬闹了，跟我离开医院，找遮臀的衣裤换换。”

阿荒又吼了一阵，这才被昏船头拖出医院。两人来到一个亲戚家，阿荒借了一条裤子，套在笼裤的外面。

两人漫无目的地踱到海边，昏船头蹲了下去，双手捧着自己的头，呜呜地哭着：“海神爷啊，我没有钱拯救老伴，该怎么办啊？”

阿荒的拳头攥得紧紧的，掌心渗出了淋漓的汗水。他只觉得浑身的热血，一股劲地向脑海涌动着，圆瞪瞪的双眼，充满鲜红的血丝，连原先黑亮的眼眸，也跳闪着红莹莹的火苗。

前边，是一泓黄浑浑的海湾，混浊的浪头似一群群黄毛兽乱纷纷地扑跳着，浅水里清晰可见一朵珊瑚花，状若金灿灿的黄菊，绽出条条鲜艳的瓣儿，在荒芜混沌的海涯，显得格外美丽。

一股怒气从阿荒的喉腔喷发出来：“啊——”他狂猛地吼了一声，搂起渔筲般的黝黑的礁岩，哗地砸在金黄的珊瑚花上，溅起了一股浑白的水柱，那美丽的珊瑚，支离破碎地落在污浊的海水里了。

昏船头吃惊地看着，他发现，阿荒像变成另一种人一般，血红的双眼，咬牙切齿的腮帮，青筋暴突的脸颊，直挺倒竖的眉毛……昏船头骇然地问：“兄弟，你今天受辱，全是为了我啊！今生今世，我如果有机会，会剖胸掏心地报答你。你甭太烦心了……”

阿荒突地一扭脸，说：“你要剖胸掏心地报答我？好！我也要拎着脑瓜儿地帮助你。只要我们连心干，不怕没有大笔大笔的钱，不但能够长期支付伯母的医疗费，还可以过富裕的日子！”

昏船头不解地问：“怎样连心干？”

阿荒：“洪山仁老大说了，只要海绵投票支持他掌权，承包花岗渔业公司，他会给我们大笔的钱。”

昏船头：“我也知道这事关系重大。可是，海绵跟智哥儿很要好呢，她会投智哥儿的票的。”

“有一种办法，可以叫海绵听我的。”

“什么办法？”

“让她嫁给我。”

昏船头想了想，摇摇头：“难啊！她跟智哥儿，已经像吸盘鱼和渔蜇，紧紧黏合着了。”

阿荒冷笑道：“只要你支持，我会把她搞到手的！”

昏船头苦笑道：“谁能给我钱，治愈老婆子，我当然支持。再说，你是我的朋友，海绵又不是我的亲骨肉……”

阿荒兴奋地一拍掌：“好！”

昏船头问道：“你准备怎么办？用什么动她的心？”

“把她生米煮成熟饭……”阿荒在昏船头的耳畔，悄然地说了一阵。

“啊？”昏船头惊得目瞪口呆……

两天后的夜晚，阿荒拎着两瓶番茄烧酒和一铝锅的香喷喷的鱼肉，来到海绵所在的家船，招呼昏船头和海绵：“大伯，妹子，今晚，我们三人吃点鱼喝点酒，风光风光。”

海绵犹豫地推托：“阿荒哥，我不想麻烦你。”

昏船头：“算了。既然阿荒盛情相请，我们就领情了，吃吧。”

三人围成一圈。昏船头嗜酒，一口一口地喝着番茄烧酒，偶尔吃一块鱼肉。阿荒管自喝酒，没有吃鱼。海绵不会喝酒，在两人的劝导下，吃着鱼肉喝着鱼汤。她吃了好一阵。只觉得浑身燥热，头部昏晕，像喝一海碗烧酒一般，不由惊问：“阿荒哥，你端来的是什么鱼？味道很鲜美，又好像有毒性？”

阿荒应道：“我是从渔村饭馆买来的，说是花斑鱼。”

昏船头也说道：“花斑鱼是鲜美。这鱼儿好像有毒性，吃了令人昏热。”

海绵：“啊呀，这是不是河豚肉？我们不能再吃了！”

可是，已经太晚了。海绵搁下筷子不久，只觉得全身火灼灼地燃烧起来，直想软瘫瘫地倒下去。她挣扎着爬起来：“我很难受，想回睡舱躺躺。”

阿荒和昏船头看了一眼，说：“妹子，我搀你回舱。”说罢，不由分说地伸出强劲的手臂，夹起海绵，向隔壁的船舱走去。

“不用麻烦你，我自己会动！”海绵想推开阿荒。可是，却没有丝毫力气，只好让阿荒搀着她，颠进了睡舱。阿荒突然把四方形的舱口板盖了起来，转身一扑，整个儿压在海绵的身上，腥臭的酒气和嘈杂的话声一齐喷出来：“妹子，我想你多时了，今晚，海神爷恩赐我们成为夫妻……”说着，两手沙地撕开了海绵的衣裤，露出了丰腴雪白的身体。

“你、你……淫贼，流氓，滚开！”海绵的热昏昏的脑海，保持着一种顽强的意念，拼命地挣扎着。可是，河豚肉的毒性，越来越剧烈地发作着。她完全瘫倒了。她觉得，剥光了衣服的阿荒，犹如一头黑色的章鱼，那黝黑而粗壮的章鱼须，猛烈撕碎了她的身体，她耗尽最后的力量呼唤着：“公公，快来抓淫贼啊！”

可是，舱外，除了呼啸的狂风，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了……

四

被河豚肉毒得昏过去的海绵，软瘫瘫地困在阿荒的赤裸裸的胸怀里。也不知昏了多少时间，她的暗蒙蒙的脑海，模模糊糊地映出一片汹涌腾腾的梦幻。只见天空像厚重而浓黑的幕帐，被无声的暴风卷得拂扬翻动起来，迅即分崩离析，变成种种奇幻而凶恶的形象，如张牙舞爪的巨蟹、追逐柔鱼的恶鳗、冲波跃浪的海狮、凌空飞腾的飞鳐，全都以黑炭般的色彩和逞狂撕扑的态势，向她猛扑过来。她感到自己变成一朵浅水区的海绵花，鸡冠般的形态，一瓣紧贴一瓣地凑合成一团花心，通体冰清玉洁皎皎亮亮，又像棉絮似的柔软细嫩。狂暴的海浪扑到了，海绵花在海浪的撞击中粉身碎骨了，白灿灿的碎片飞溅着……

顿时，昏睡的海绵感到全身碎裂般地剧痛，哀切切地呻吟起来。她睁开双眼，发觉自己的银彩耀眼的胴体缩成海绵花一般，被阿荒的裸体沉重地压迫着。她不禁猛地掀开阿荒的身体，哆哆嗦嗦地爬到一边，放声哭喊：“千刀万剐的贼啊！”她边哭边站起来，顺势从舱角捞起一块污黑的压舱石，一步一步地挪近迷沉沉地睡着回笼觉的阿荒，真想把阿荒的头颅砸个稀巴烂。

可是，她又犹豫地站立着。她是南海涯的漂海孤儿，双亲在她年幼时就翻船葬海了，一个远亲收养了她。风风浪浪的生活，把她身上的棱

角全磨光了，使她的性格异常的柔媚、温和、善良、顺从。贫苦的出身和温良的品性，深受闽海渔家的怜惜疼爱。在这险恶的风口浪头，她的性格支配着她，迟迟不敢砸下去。“我要告状！”她的心里闪过一种意念，不由砰地把压舱石抛在舱底，伸手去推舱口盖。

就在这时，阿荒被石头的砸声惊醒了，倏地爬起来，双眼眨巴着，扑地跪了下去，双臂抱紧了海绵的双腿，可怜巴巴地号啕起来：“海绵妹子，原谅我吧！我实在是太爱你了，只要你屈驾嫁给我，我做牛做马地服侍你！”

海绵边挣扎边往舱口爬着：“淫贼，放开我！”

海绵的公公昏船头老人，像早就在舱外等候似的，突然出现在舱口，因为失眠布满血丝的双眼更加昏糊无神，嘴里说着：“海绵，乖媳妇，好孩子，你听我说几句。你婆婆需要大笔大笔的钱，才能长期住院治疗，保住老命。阿荒因为眷恋你，愿意做牛做马地赚钱，给你婆婆治病。不然，如果没有钱，你婆婆不能医治，回到昼夜动荡的家船，会立即丧命。到那时，我也不想活在人间。”

海绵气得声泪俱下道：“你，和淫贼串通起来？放我出去！”她继续折腾着。

“不不！我也是中了河豚肉的毒，才昏倒过去，不能及时拆散你们。事情已经生米成熟饭了，你还是想开些。你反正要嫁人，嫁给阿荒也不赖！”昏船头挡在舱口，抹泪诉说着，最后，竟然学着阿荒的模样，屈膝跪在舱面，哀伤地恳求道：“乖媳妇，好孩子，公公求你了，保保你婆婆的命，也保保我的老命！你如果不应允，我先死在你前面啊！”说罢，黑而多皱的额头，向着硬邦邦的舱板砰砰发震地叩击着，舱板显出了红殷殷的血痕。

“天啊！……”海绵凄惨地哭叫着，整个儿瘫进船底了……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海空像座无比巨大的洞，洞里犹如装满了黑漆似的，显示着它的无底深渊般的深远。

悲伤欲绝的海绵被迫应允阿荒的婚后，关在森寒漆黑的家船船舱里，流了两夜的泪水，趁着黎明前的黑暗的掩蔽，驾驶小舢板出海，想到丈夫死难的海域，发泄漫心的苦水。

小舢板跳荡着。海绵一边摇着木橹，一边张望寻觅着什么。一种默然而强烈的愿望支配着她，她多么希望眼前的黑暗迅速消逝，给大海带来光明的朝阳立即出现。可是，黑暗仿佛越来越浓烈，冥冥蒙蒙中，天空的云涛和海洋的水浪，猛烈地翻滚着。这种气势汹汹的黑暗，仿佛随时都要淹没载着她的青春的生命的扁舟。她的心里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不由再次啼哭起来，嗯嗯的哭声和呜呜的风声，在无尽的黑海凄楚地回响着。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海绵妹子！海绵妹子！”紧接着，一条同样小巧的舢板拢近来，智哥儿伸手拍拢两条扁舟，气喘吁吁地说：“妹子，我找你两天了。听说你答应嫁给阿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智哥儿说话的时候，极度痛苦的海绵，生怕自己继续哭出声音，转过身子，背朝着智哥儿，双手紧紧地捂着嘴。于是，在悲伤的沉默中，她的心在啼哭，在抽搐，在碎裂！

智哥儿继续音腔颤抖地说：“妹子，我知道你的苦楚像盐卤，可是，你也不该这样草率地许婚啊……”

“啊……”海绵终于压不住自己的痛苦，不禁放声号啕起来，“智哥儿啊，你别说了，我是触礁的航船，没有航道可走了！你再来迫我，我只有跳海自尽的路了！”

智哥儿吓愣了，嘟哝着：“妹子，都怪我不好，不知道你的苦楚，张嘴乱问。可是，妹子在这种时候，我不得不告诉你，不，你也应该知道，自从陆渔哥遇难后，我是深深地同情你、爱你……”智哥儿说着，一头扑在船舷上也呜呜地哭起来。

“哥，现在说这些，都已经太晚了。”海绵反而停止了哭泣，安慰道。她默想了一下，从绣花胸兜里掏出一件海产品。这是个拳头大小的黑色贝壳，里边含着一颗珍珠。珍珠上圆下尖，像颗洁白晶莹的心。海绵抽抽搭搭地说：“哥，这是我父亲和母亲成亲时，母亲送给父亲的礼物。它象征着，母亲把自己的身体和心都献给父亲。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此时此刻，我只能把自己的污黑的躯壳留给别人。”说到这里，她右手攥着黑贝壳，左手掏出心形的海珍珠，递给了智哥儿，“我把我的心，交给你了！”她一咬牙，伸脚蹬开了智哥儿的舢板。

智哥儿的舢板，被一排墨绿的浪头推出数米远，暗迷迷的雾气里，海绵担忧地眺望着智哥儿。她依稀看到，智哥儿把手里的心形珍珠，紧紧地贴在胸口，牙帮紧咬自己的嘴唇，一股红色的液体泛了出来。看着这一切，海绵的心全碎了。她紧攥着手里的贝壳，贝壳的锋利的棱角戳进掌心，她的手在淌血，她的心也在淌血……

一会儿后，海绵突地发现，神差鬼使的海流，把舢板推到一片黑礁峥嵘的海区。啊，这是丈夫陆鱼哥殁亡的海区！

“夫啊，你害苦了我啊！”

海绵的身体，趴在舱面打滚着，继而一下接一下地撞击着船只。海绵的号哭声，在黑蒙蒙的海涯荡动着。

这时黎明来临了，从水平线跳出来的太阳，也被海绵的惨绝的情景感动，它缩在乌灰灰的云层后边，它的同情的泪珠，穿透厚厚的云层，大颗大颗地溅落在蓝黝黝的海面。

阿荒驾着自己的大型舢板船，乱冲乱荡地追来了。这时的海绵，呆呆地坐在船舷上，衣服遮盖的身体，显出青一块红一块的肿块，连眼角也撞得血痕累累。阿荒跳过船来，跺脚埋怨道：“妹子，你遇到喜庆了，为什么到这里折腾自己？”

良久，海绵恨恨地说：“你走开！”

阿荒：“我不走开！我看你黑夜出海，怕你出事，特地赶来护驾的。同时，我也要向你报告好消息。”

海绵微微抬高脸，疑惑地瞪了阿荒一眼。

阿荒连忙说：“昨天，我到区医院，把你婆婆欠的近千元医疗费都付清了。而且，我还预付给医院两百元，让伯母继续住院治疗。”

海绵心里一咯噔，问：“阿荒，你到底从哪里搞到这么多钱，一会儿付我公公订婚钱，一会儿替我婆婆付医疗费？”

阿荒支吾着：“这个……”

海绵：“你是不是穷急了，去偷，去骗，去抢……”

阿荒默然了一下，说：“你是我的未婚妻，迟告诉你不如早告诉你，这些钱，都是洪山仁老大赠送我的，不用我们还的……”

海绵心里一咯噔：“什么？洪山仁为什么给你钱？再说，洪山仁也是穷光光的咸水汉，他从哪里弄到钱？”

阿荒夺口说道：“洪山仁老大的后台硬得像礁山，是他的当区委书记的表兄借给他几千元，说是在洪山仁老大承包的花岗渔业公司股份投资。嘿，现在这种有钱能使鬼推船的形势，那些乡里的、区里的、市里的，直至省里的中央机关的干部，十有八九在捞外快呢。光靠那点工资，他们要饿死。那区委书记入股几千元，将来能收回几万元呢。”

海绵惊吆起来：“你都胡说些什么？洪山仁什么时候承包了我们的渔业公司？”

阿荒应道：“你真是混。俗话说，有权就有利。花岗村的党支部要改选了，老支书单诚把渔村搞成乞丐村，笃定下台了。你们七个党员，洪山仁有亲戚洪湖和丁叔支持，再加上你投他一票，他当书记是新船新网捞鱼虾，保证成功的事。他说了，他将以支部书记的身份，兼任渔业公司经理，个人承包公司。”

一阵寒飕飕的狂风，夹着白森森的雨网，把海绵吹得阵阵冷战，她一屁股坐在舷帮上，嘀咕着：“什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阿荒得意扬扬地掏出一瓶刚买的烈性好酒，津津有味地呷着。

另一边，海绵的心情越来越显得复杂和沉重。她虽然嫁到花岗岛仅仅几个月，但对花岗渔村——花岗渔业公司的情况，还是基本清楚的。长期以来，老书记确实对渔家犯有过错，把渔家带到贫困的航道。可是，对阿荒所说的变化，她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洪山仁老大的情况，她也略知一二。据说，就是那个原先在区委担任副书记的钱新，特地到花岗蹲点，亲自召开党员会议，指名让洪山仁入党。而这个乌槽船老大洪山仁，外表上逢人笑眯眯，对渔家遇到的困难，有时也能施些小恩小惠，人称他为“洪善人”。可是，根据智哥儿的介绍，说洪山仁面善心恶，遇到自身利益和别人利益相冲突的时刻，什么手段都使得出。她虽然还没有领教过洪山仁的厉害，但她相信智哥儿的品德。如果叫她推选谁当书记，她会毫不犹豫地投智哥儿的票。可是，现在的情形变化了，区委书记要选洪山仁当书记，而决定性的因素是她的一票。而且，她家

花费了洪山仁大笔的钱财。俗话说，拿谁家钱财，替谁家讲话。她该怎么办？

她低低地垂着脸，茫然地凝望着海天。

乌云沸腾的低空，犹如倒扣的大海，海底像有无数重型炸弹，隆隆有声地轰鸣着，激起了无边无际的黑灰灰的翻滚的浪团、直喷的水柱、溅散的浪花。

被云的海洋和水的海洋双层笼盖着的海底，依稀可见一片奇异的海藻，一丛丛血彩致滴的红海萝、一簇簇雪色灿烂的海白菜、一条条紫色生辉的海蒿子、一束束褐红褐红的平栖荣，由于涡流旋转的作用，这些品种不同的海藻，一圈套一圈地成长着，形成圆形的水底花圃。天光水色澄明清亮的时候，闪耀着五彩鲜丽的光色。天光水色暗淡的时候，这片美丽的花圃模模糊糊隐隐现现。但是，任凭墨绿的浪壁挤压、黝黯的水影覆盖、灿白的海流冲击，它始终没有完全消失，美艳艳地忽闪着诱人的色彩。

此刻，这片海的花圃，鲜鲜明明地映进了海绵的心中，似乎在显示着什么……海绵沉思着。

在一旁呷酒的阿荒，略有些惊奇地问：“妹子，你在想什么啊？”

海绵像是回答又像自语：“可以卖身，但不能卖心！”

阿荒的眼眸骨碌碌地转动了好一阵，突地喊叫起来：“什么？你不是心恋智哥儿，要投他的票？”

海绵硬韧韧地顶了一句：“这是党内的事，你无权过问！”

阿荒刚想借着酒气吼起来，但马上又想到什么，咬了咬牙忍着，细声细气地说：“女祖宗，你难道想断绝财源，葬送两个老人的生命吗？”

海绵不耐烦地说：“大海里的航道千万条，多着呢！我们回去吧！”说罢，管自摇橹，向船簇的抛锚地驶去。

“哎哎，女祖宗，等等我，我还有话对你说……”阿荒连忙驾船追去。

五

在这球形浪翻滚的海涯，由数百条渔船组成的花岗渔业公司，远远看去，如一些梭子形的海漂儿和更加微小的秋叶儿，密密纷纷地飘荡着。其间，洪山仁操作的乌槽船，木茹汁染过的黄帆、被柴火熏黑的铅底、鹿角高仰的船头、黑眸白籍的船眼，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一条交通舢板，载着两个人，拢近乌槽船。

一个是区委书记钱新。他年近五十，圆脸红润，大腹便便，或许是上身的沉重，压得双腿向左右侧弯成弧形，整个身体仿佛由三个圆球组合成似的。

另一个是上任不久的花岗乡党委书记欧阳清，是个从市委机关下派的大学生，身材稍高，体态清癯，眉清目秀，白皙斯文。

乌槽船老大洪山仁看到两位书记直奔自己的船只，在舱面跳脚拍掌地欢呼：“啊，绯红温暖的桃花潮，把两位的座船推到这里来，欢迎！欢迎！”

两位书记攀上乌槽船，洪山仁又是招呼伙计们煮鱼蒸虾，又是拎出好酒。欧阳清拦住他：“山仁老大，不要弄这些。你去把老支书单诚找来，钱书记想和他谈话，研究支部换届选举的事。”

钱新接着说：“在我表弟船里，我以表兄的身份吃点鱼喝点酒，欧阳清书记陪陪我，表弟去叫老支书单诚。”

洪山仁连忙摆出一盘盘平时蒸熟的鱿鱼干、鳗鱼鲞、墨鱼饼、红龙虾、白海蛾、梭子蟹，让钱新和欧阳清对饮，自己驾舢板走了。

一会儿后，洪山仁把老支书单诚带来了。老支书年近花甲，鹤发银须，黑脸多皱，腰背弓形，一派苍老形态。欧阳清建议道：“钱书记，接着谈工作了，撤掉酒席吧？”

钱新摆摆手：“不必了，边吃边谈，是基层干部的工作习惯。”

欧阳清苦笑了一声，说：“那我们和老支书研究工作，洪山仁老

大……”

钱新犹豫了一下：“这……”

洪山仁知趣地说：“那好，我到船头忙渔活，听不到你们的谈话声。”他走开了。

钱新笑着说：“老支书，在我表弟船里，我这个当表兄的，代主人请客，吃！”

欧阳清和单诚应酬地吃了一点，钱新管自吃喝一阵，抹抹嘴说：“老支书，今天，我和欧阳清书记特地来征求你的意见的。”

单诚：“什么事？”

钱新：“关于花岗渔村党支部的换届选举和党支部书记的内定候选人问题。还有与此有关联的其他问题。”

单诚：“区委有什么指示？”

钱新看着欧阳清，说：“你是花岗村的直接领导，你说吧。”

欧阳清：“关于花岗渔村党支部书记的内定候选人，区委有个意见，定为洪山仁。”

钱新补充道：“区委是建议意见，乡党委也同意的。”

欧阳清应道：“可是，乡党委没有统一起来。有两种意见，我看智哥儿……”

单诚的黑脸，激动得双颊泛红，银须抖索，说：“容我说几句。现在是一九九〇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整整十多年了。我思想保守，以为渔业情况不同，担心大伙光顾替自家捞鱼赚钱，不修理集体的船和网，等到个人的钱兜鼓胀了，集体的生产工具也毁了，因此久久不敢实行单船联产承包，依然坚持吃大锅饭，致使全村渔家一贫如洗。我是犯了‘左’的错误，应该得到纠正。组织上决定换届改选，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从全支部七名党员情况看，智哥儿有智慧，又正派，不管组织上确定谁为支书候选人，我都会行使党员的权利，投智哥儿的票。”

钱新蹙着眉头说：“老支书，组织上把内定候选人的意见通知你，就是要你服从组织的决定。”

欧阳清一字一顿地说：“钱书记，服从组织决定，是让老支书向支部传达。至于选票上怎样写，是党员的权利。”

钱新沉思了一下，说：“那么，你们的支部书记人选，由区委任命，怎么样？”

老支书倔强地昂起头：“不！根据党章规定，正常的换届，应该由党员民主选举。”

欧阳清接着说：“我们乡党委也是这么认为，民主选举党支部书记，是原则问题，不能更改。”

“你们……”钱新想发脾气，又忍住了，一会儿后，说，“老支书，我不明白，你到底对洪山仁有什么成见？他思想解放，大胆能干，关心群众，常常用钱物接济困难户，还被人们称为‘善人’……”

老支书：“我不愿意在背后多说下属的坏话。但是，钱书记，当初，如果不是你亲自召集党员会议，点名发展洪山仁入党，我是不同意的。总之，我觉得他心地太邪。”

钱新生气地说：“你不是说不在背后乱说下属的坏话吗？请你不要给人冠予虚幻不实的罪名！我看，支部书记候选人，就定为洪山仁，支部选举时，你向全体党员提议吧。”

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突然，洪山仁领着一个四十来岁的渔汉，慌里慌张地撞了进来。洪山仁吆着：“书记，大事不好了！”

单诚呼唤那个渔汉：“耿涛，出什么事了？”

耿涛长得宽阔粗壮、红脸黑须，他声音洪亮地说：“老支书，出大事了。刚才，我到单独泊在僻静海岸的昏船头船上，去询问他老伴的病情。没有料到，半小时前，他的船遭到海盗的袭击，昏船头被刺了一刀，海绵被劫走，在他船里的阿荒和海盗搏斗受伤，也被绑入海盗船，进了汪洋大海了！”

单诚、欧阳清和钱新异口同声地吆了起来：“啊？”

单诚是个久经风浪的船老大，立即镇定下来，说：“到现场看看！”

洪山仁飞快地驶动着乌槽船，向现场冲去。

原来，在区乡村三级书记开会的时候，昏船头的家船，孤零零地泊在荒无人烟的野鱼坳。这是条东海涯近乎灭迹的乌篷船，头尾尖刺刺，船底窄巴巴，前半截舱面空荡荡，后半截船面盖着竹丝编成的弧形篾篷，下边是窄小的睡舱和灶房。乌篷船顶风抗浪的性能差，平时不出远洋捕鱼，而是当其他渔船回归时，充当运鱼舟和交通船。昏船头一家只有妇女和老人，出海闯荡很危险，渔村分给这条乌篷船。他们收入低微，主要是替渔船运输时，咸水汉们倒给一些鱼虾，还有载人时的收费。因此，这个没有壮健渔汉的家庭，格外贫困。今天，昏船头应阿荒的要求，替他运载刚刚浸染过防腐烂的木茹汁的渔网，拖上野鱼坳沙滩晒干，乌篷船泊在岸边等候着。拱形篾篷下，阿荒和昏船头正在啃鱿鱼干喝番茹烧酒，昏船头听到，正在篾篷外补网的海绵，尖声问着：“船老大，靠拢我们的家船有啥事？”昏船头嘟哝着：“这种荒野的地方，怎么有其他船？”阿荒漫不经心地说：“和我们一样，也是来晒网晒帆的。不管他们，我们管自喝酒，干！”

阿荒的“干”字刚出口，篾篷外的海绵突然呼喊：“阿荒哥，海盗袭船了！快救命啊！”

“不好！”阿荒和昏船头手忙脚乱地冲出篾篷，抬头一看，拢在乌篷船旁边的，是条机帆船形状的海盗船，海盗船上窜动着三个海盗。为首的头子，是个扁脸圆眼的矮个子。他和另一个胡须如乱蓬蓬的黑海草的海盗，一左一右夹着乱蹬乱跳的海绵，扑地推进贼船的黑舱，飞快地封上巨大的舱盖。海绵在黑舱里厉声喊叫：“救命啊！”

“大伯，你不用上阵，守着乌篷船，我跟海盗拼了！”阿荒把昏船头推到后边，自己英勇地蹬动家船，凌空跃过两船间的滔滔水峡，抓住另一个高瘦如撑篙的海盗，拳头似棒槌一般地乱擂着，嘴里吆骂着：“海盗贼子，不放出海绵，老子跟你拼个鱼死网破！”

海盗头子的扁脸一歪，那个胡须乱蓬蓬的海盗飞身扑击，一拳砸倒了阿荒，几个海盗围着阿荒拳打脚踢，阿荒在舱面打滚着，依然不屈不挠地喊：“贼子们，我的命交给你们，你们放走海绵妹子！”

海盗头子狂笑着：“哈哈！是你愿意跟我们走的！伙计们，把他捆起来，抛进黑舱里，连同那个海洋美女，一起载进汪洋大海！”

海盗们拿出拇指粗的渔索，把阿荒五花大绑起来，抛进了黑舱。阿荒在黑舱里继续吆骂。

乌篷船上，昏船头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回不过神来。当他看着阿荒被打得伤痕累累时，潜在心底的闯海人的勇气，呼地冲涌而出，他转身抄起一把明晃晃的船用太平斧，一边吆喝着：“贼子们，不放回我的人，我跟你们拼命了！”

海盗们显然是一些捕过鱼的渔民，海盗头子凶狠地狞笑了一声，顺手抓起一支刺射鲨鱼的渔用梭镖，仰身一扬臂，梭镖在空中闪过白亮的弧线，准打准地刺进了昏船头的肩胛下。他回头命令海盗们：“赶快驾船离开！”一个海盗冲进舵位，海盗船箭一般地射向大洋深处了。

乌篷船上，昏船头倒在血泊中了……

六

被狂鲸般的海盗推进黑舱的海绵，由于愤怒似潮地纵跳挣扎，后脑勺撞中硬铮铮的樟木船椽，不由得昏晕地卧在舱底。一脉尚存的微弱神志，使她迷迷糊糊地觉得自己陷在黑天暗地中，浓墨般的黑暗夹着冰潮雪浪般的寒冷，一阵接一阵地向她涌来，她的身体冻僵似的寒冷着，佝偻成冰窟中的鱼虾儿，缩在漆黑的角落。但是，她的心底，一种顽强的意志似海暴里的渔灯，微弱而执拗地一跳一闪，并且越燃越旺，渐渐地，把全身都烤得炽热起来。昏蒙蒙的意念在苏醒、挣扎、膨胀。紧闭的双眼艰难地睁成细缝，暗淡里夹着希冀的微光，朝黑洞似的船舱探索。哦，她看到了。那是一束从船板洞穴映进黑舱的天光，在涂满墨鱼烟似的舱板，印出一团花朵形的光斑，灿白的色彩在如漆的黑暗里格外耀眼。

循着光线海绵竭尽气力地爬动着。突然，她被一种哎哟哎哟的呻吟声吸引，借助那花朵般的光斑映出的光线，她看到阿荒也侧身倒在舱底，或许是被海盗打成瘫痪了，抽抽搐搐地呻吟着。海绵在昏迷以前，

曾经听到阿荒和海盗拼搏的英勇吼叫声。此际，往昔的怨恨和冷漠一扫而光了，阿荒瘫卧的位置，似吹来一股暖暖融人的春风，海绵激动地爬过来，扶起了阿荒：“阿荒哥，让你受苦了！”

阿荒倚在舱壁上，右臂无力地搭在海绵的肩头，说：“妹子，你是我的生命，我应该抛头颅也要袒护你。”

海绵：“这些海狗般的海盗，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又不知为什么要劫掠我们？”

阿荒：“美女是大海般的祸水，漫到哪里害到哪里。”

海绵一惊，往阿荒身边靠紧过去：“不！阿荒哥，在这种鲸口鲨嘴般的险恶地方，你要继续保护我！”

阿荒说：“我的美人，我豁出小命也要保护你！”

那为首的海盗头子，名叫丁青，外号扁头鱼。满脸胡须乱蓬蓬的海盗，叫胡大。另一个姓申，因为个头高瘦长挑，被同伙戏称为撑篙申。

终年漂海的陆地人，就像冬至的鱼群，种类复杂，多数是靠海吃海的渔家，还有少数人，是流窜者、黑心人、赌输钱财的光棍、游手好闲的漂汉，他们在水的峰峦组成的无边无际的山原里，轻则割网偷鱼，重则劫船杀人。扁头鱼为首的海盗团伙，原先也是潮来吃鲜潮退点盐的闯海渔民，因为看到大陆的形势日新月异，好多人富贵荣华，而他们却像退净银鳞的鳞鱼，穷得光溜溜。三人心术歪斜地向渔村承包了这条小机帆船，以放流刺网作业为掩护，专门寻找窜到东海的台湾走私船，替他们贩运走私货，偷渡大陆出卖赚钱。没有走私活儿时，专拣风高月黑夜，或者是雾浓浪嚣时，在渔场做些偷船割网的盗贼行经。有个和他们称兄道弟的熟人，平时被他们称为老四，不愿公开和他们搭档，偶尔也帮他们销些走私品，捞点买烟打酒的外快。这次，是那个不愿暴露身份的神秘的老四，特地驾船找到他们，要求他们帮忙，把花岗渔村的美寡妇海绵劫走，在大洋深处藏匿些日子，再放她回村。老四答应，到时候，给三个海盗一大笔酬劳费。

这时，三个海盗聚在舱面，一边啃咬鳗鱼干，一边喝着名贵的五粮液。喝得醉眼迷离的胡大，对着扁头鱼淫笑：“头儿，你难道没有觉察，老四请我们劫的货，是条鲜鲜美美的美女鱼呢！”

撑篙申也附和道：“是啊，咱们天天在风口浪尖浸咸水，快干渴死了，尝尝鲜美的美女鱼，蛮不错嘛。再说，老四答应办完事再给钱，谁知道办完事后有没有钱，还不如先尝尝美女鱼的味儿。”

扁头鱼应道：“美女鱼是老四眷恋的人，咱们先尝鲜，惹老四冒火起来，跟咱们闹翻了，还要不要他的钱？”

撑篙申：“那好办！把那笔钱，都给老四自己，咱们宁可尝鲜，不要大钱，嘻嘻！”

胡大吵闹起来：“不行！老四不是咱们团伙的正式成员，凭什么要照顾他的面子？干脆，把美女鱼弄了，卖给台湾的走私船，弄赚一笔大钱！”

扁头鱼咬了咬牙，提高声音说：“无毒不丈夫，干！老四那里，多给他钱财就是了！人为财闯险，鱼为食钻网，老四还不是被穷迫疯了，才要我们劫人的！老四会同意的！再说，老四如果想翻脸，被共产党政府获悉了，他是事件的指使者，我们要坐牢，他就该枪毙，兄弟们，你们说是吗？”

胡大和撑篙申大声哄笑：“哈哈……”

和舱面仅有一板之隔的黑舱里，阿荒和海绵清清楚楚地听着海盗的对话，阿荒气得怒骂着：“贼子，老子是你们的十代闯海祖公！你们的祖公跟在船里，保护着你们的女祖公海绵！你们胆敢碰女祖公的一根毫毛，老子对你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胡大在舱面应着：“我们又不是睡你的女祖公，你甭冒火焚心！我们也多给你钱财！女祖公听着，等爷们吃饱喝足了，再亲你！哈哈！”

在阿荒的怒骂声里，性格柔弱的海绵，慌得像搁礁的水母，再次昏瘫了。昏昏蒙蒙地幻觉到，周围的黑舱，正在越来越快地转动起来，迅速化为一片暗忽忽的漩涡，那成弧形盘旋的模糊而灰黑的流束，绕着闪闪旋转的涡心，一圈套着一圈。而陷进黑色漩涡的海绵，被卷得整个儿团团直转，那剧烈昏眩的神志，保持着一种本能的顽强，仿佛在眼前的污浊中求索着美好，在四周的黑暗里向往着光明！

哦，海绵发现了另一种景观了！那是头顶的舱板裂开的孔穴，它贴着遥远的烨烨闪光的苍穹，由于一切都在掠掠飞转的幻景，那孔穴也随着旋动，变成圆溜溜银熠熠，像星辰一般光明，像玉珠一般洁白无瑕！

瞬间，海绵犹如发现到无价的珍宝一般，在黑幽幽的天地间昏昏地探索的目光，迅速明亮起来。是啊，她受到美好的象征物的启迪，她觉得自己应该有一颗玉珠般洁白无瑕的心！不，连自己的肌体，也要保持玉珠般的洁白无瑕！为了身心的纯净，粉身碎骨都值得！

这个弱如海绵的渔妇，竟然像珊瑚一般刚硬起来，瞅准一块棱角凸凸的压船礁，一头撞了过去。黧黑的礁石，溅出一朵朵鲜红的血花。

旁边的阿荒，吓得不知所措地呆了一下，又号叫了一声，扑向海绵：“妹子啊，我对不起你啊！”

舱面，喝得醉颠颠的海盗们，刚好掀开黑舱的舱盖，扑扑地跃进黑舱。扁头鱼看到海绵撞石自尽，双唇惊愣地翕动着，不知咕噜了一句什么。胡大急不可耐地伸出毛茸茸的大手，探了探海绵的鼻息，吆道：“不要紧，好端端地活着，还能供爷们美美地享受！”吆罢，就要去搂海绵。

“啊！她是老子的未婚妻，老子宁愿豁命，也不让你们得逞！”阿荒怒喝着，一拳砸得胡大踉跄后退了几步。

黑舱里暗幽幽的一片，唯有胡大、扁头鱼和撑篙申的眼眸里，黄亮亮的邪火闪动着，越燃越炽热。扁头鱼呵斥：“阿荒，老子给钱，你还不知趣？甭怪咱们无情！”

胡大穷凶极恶地吼着：“别多说了！在咱们船里，少一个吃饭的活口，多赚些买鱼的钱财！把他撂进海里喂鱼罢了！”

撑篙申：“不行！咱们干这行后，还没有闹过人命，何况对阿荒！阿荒，你还是顺风扬帆，让咱们尝尝鲜，你能保住老命，又能得些钱财！”

阿荒怒不可遏地挥舞着拳头：“老子再说一遍，海绵是老子的未婚妻！谁想毁了她，老子把他贼头拧下来生啃活咬！”

“哈哈，小虾仔想撞大船？在野鱼坳，老子是假戏假做，眼下，老子是真戏真做了！”胡大抡动橹柄般粗壮的右腿，一腿踢得阿荒仰儿八叉地倒在舱里，又挥起呼呼生风的拳头，砸击着阿荒，阿荒扑腾了几下，哼声渐渐低微过去，昏倒了。胡大率先抱起昏迷不醒的海绵，向海盗们的睡舱跨出。他的淫荡的笑声，震得船只阵阵发跳……

七

海盗船逃到台湾海峡北口的美人沟了。光秃秃的礁石山，礁石山临海的石崖削直如壁，被亿万劫的浪涛震得缝隙蜿蜒，其间扶着峭岩危石，直挂横悬，凌空欲坠。礁山被倾天的浪水所泻击，不见一棵显示生命的红花绿草，唯有拱击茫茫云端的山巅，那在狂飙席卷中颤颤抖动的峭尖，偶然可见一棵低矮而苍黄的松树。礁山一座紧挨着一座，成两列弯弯曲曲巍巍峨峨的山脉。

两列山脉相扶的美人沟，是一条有时浅显见底有时幽深骇人的水道，由于情况凶险，除了拴着脑瓜儿闯险赚钱的海贼外，平常的渔家极少进入其间。它的底部，生长着奇特的咸水苔海银耳，一竺银耳花，由数十片人耳状的花瓣组成，质地纯净晶白，花竺茂盛繁密，简直看不到丝毫的空隙。这些漫覆着海沟的银耳花，组成一个倒卧的裸体美女的形态，从礁山间的水道伸出去的，是她的丰满洁白的臂膊，卧在海沟里的肌体，在清碧碧的海水浸润中，愈显得雪色灿烂，光彩诱人。

退潮汐时间，海沟似美女赤裸裸的肌体浮升出来。天顶刮着海暴，翻滚的乌云聚成灰黑而峥嵘的形象，挥动无形的鞭条，呼唱震耳地挥舞着，抽打着美女，美女的冰肌雪肤上，溅起了被海暴魔王的风鞭抽裂的白花花的血肉。

俄顷，涨潮浪汹涌来了，它们像一条条绿湛湛的巨龙，窜过峨峨的礁山，冲出寂静的海底，以张牙舞爪的形态，在美女沟汇合起来，有的昂着灿白龙首，有的白沫飞扬地咆哮着，有的直腾腾地跃动，有的横身打滚，这些神似异类的恶浪，全部以狂恶的形态和恣肆的疯狂，在美女的白嫩的躯体上奔窜、撕扑、啃咬。被暴戾地蹂躏着的美女，发出痛苦哀号的轰哗声，在蹂躏者的身躯下翻滚着折腾着……

海盗船扬着风帆，开足马力，在美女沟的狂风恶浪里艰难行驶着。海盗们全都到舱面操作，把海绵藏在乌烟瘴气的睡舱里。蓄电池供应电源的直流灯泡，随着船只的摇摆剧烈晃荡着，一丝不挂的海绵，却像死尸一般地侧身缩在舱角。她虽然僵然不动，迷糊的神志里，却依然感受到，像有一头无形而凶恶的海兽，一次又一次地扑击着压迫着撕裂着自己的身体，剧烈的疼痛也一阵又一阵地袭击着自己，自己的身体在碎裂似的翻滚、痉挛似的抽搐、可怜地扭拧着。痛苦的挣扎的意识，支配着她绝望地怪叫着：“啊……”迅即颤动着雪白而锋利的牙齿，狠力地戳进自己的粉红的舌尖，一般腥味的血液从嘴里漫延而出，她又一次昏死过去了……

海盗船漂到一片稍稍平静的水域，撑篙申突然吆叫起来：“啊呀，不好！”

原来，他从两座礁山间的水道间，看到美女沟外边的海洋里，有两条海上公安局的渔轮式的快艇，正在靠拢两条捕鱼的流刺网船，一些全身戎装的公安人员，跳到渔船搜查着。撑篙申嘴唇哆嗦地说：“看来，政府发现我们劫走海绵，派船出海搜索了。头儿，赶快把机器停熄下来，让船只躲进偏僻的海崖旁。”

掌舵的扁头鱼吆令：“胡大，停机！”

胡大应了一声，连忙进机舱停熄了柴油机，又钻出舱面。

船只借助风帆，漂进一块巨礁的后边，藏匿起来了。

撑篙申忧心忡忡地说：“咱们船里载着女人，万一被公安局遇到了，肯定会被揭出真相。得赶快把女子处理掉。另外，还有那个阿荒……”

胡大凶悍地说：“干脆，先把阿荒干掉，再把海绵卖给台湾走私船。省得卖女子时，阿荒又找我们拼命。”

扁头鱼瞧瞧关着阿荒的舱盖，得意地说：“你们听，阿荒已经停止了吼骂。他大概在想，反正未婚妻变成难闻的臭鱼了，不如撻掉她。否则，他如果继续激怒我们，会白白丢掉小命。”扁头鱼朝着黑舱大声问：“你说是吗？阿荒！”

关押着阿荒的黑舱无声无息。

撑篙申催促道：“那我们赶快找到台湾走私船，把这个祸根女子出手了，还能捞大把钱。”

扁头鱼：“人家知道，哪个咸水汉不吃鲜鱼，美女在我们船里，肯定被我们玩脏了。我怕他们不要咱们吃剩的臭鱼呢。”

胡大：“不管他们要不要，先找到他们再说。如果他们不愿接手，再想办法割掉这条祸根！”

柴油机停熄了，电源截断了，睡舱里一片黑暗。

在睡舱里的海绵，不知昏沉了多久后，再次苏醒过来了。这次，她经过长时间的休眠，体力恢复了些许，精神也有些清爽了。她用双臂撑起身体，窸窸窣窣地抓到被抛到舱角的衣服，裹起在黑暗中显得微微雪白的肌体，晃晃荡荡地站起来，头部用力地撞着舱口盖。可是，沉重的舱盖被外面铁闩反锁着，只能顶开一条缝隙。她透过缝隙，发现贼船逃进一座浩荡的大洋，被浓暗浓暗的夜色笼罩，伸手不见五指。她失望地跌倒在舱里了。

狼嗥虎啸般的浪吼声，还有船只剧烈地跳跌摇摆，阵阵地震撼着她的身心，她觉得眼前的睡舱像一具方形的棺木，被封闭得黯然无光。可以想象，“棺材”漂泊的夜海，浪涛狂天疯地地汹器着，它们如座座山峦从海的无涯的远方驰骋而来，倾斜的山坡在气势雄伟的驰骋中渐渐直竖起来。当浪山接近黑棺材时，已经竖成墨绿幽亮的水壁，以天翻地覆的形态倒塌下来，分崩离析的浪团似向下猛冲的泥石流和纷纷飞坠的巨岩，劈头盖脑地砸击着黑棺材，装人的黑棺材时而漂浮时而沉没着。

置生死于度外的海绵，对汹涌的夜海，并没有使她产生些微的发怵。相反，她的情绪显得少有的镇定。在寂静中，她的思绪又剧烈活动着。

自己像珍珠坠进臭舱水，该怎么办？是不是毁灭自己？不！在海盗作践自己前，自杀不成，反被海盗得逞。现在自尽，太便宜了万恶的海盗。这颗脑瓜儿就是变成礁石，也砸击仇人，叫他们不死也负伤。还有一起被海盗掠来的阿荒哥，不知怎么样了？他是为了救我，才身陷罗网的。我管自撒手西归，也对不起阿荒哥啊。况且，党、政府和渔家，一

定在满海寻觅自己。多少像智哥儿那样的亲人，殷切地希望自己平安回归，重过渔家的幸福的日子。是啊，我还年轻，生命还有多少美好的海域，等候自己去泅游。

想到这里，她情不自禁地嘟哝起来：“哦，美好的海域，美好的日子……”

她的脑海里，想起家乡南海涯的美丽一角。那是秋高气爽的天气，她随着渔船来到一片渔场。高天朗朗，一片蔚蓝。红彤的太阳冉冉升腾，洒下了万道夺目的金光。大海洋没有一丝丝污垢，像无色而透明的玻璃绸，悠悠扬扬地起伏着。射进海水的阳光，随着海的悠扬的泛滥，变成一束束一缕缕柔柔蜿蜒的金丝，组成一片漫覆大洋的金丝帐幔，漫无边际地展开着，浩瀚的海洋闪烁着密密麻麻的金光。透过清亮的水帘和耀眼的金丝帐，清晰可见海底成千上万的金海葵。那形状如无数的向日葵，有的成双结对地依偎着，须腿像臂膀亲密地搭在对方身上，还向对方做着亲昵吮吸的姿态，有的聚成一团，像抵额相嬉的家庭成员；有的伸出最长的须脚，和别人的须脚紧粘着，像亲朋好友在握手言欢……

多年前，少女时代的海绵，目睹过这片美丽的海域后，一直铭心刻骨地印在心间，常常清晰鲜丽地泛现在眼前。

八

海盗船不知漂荡了多少器器白昼和暗暗夜晚。

来到无名的深海港湾，已经停泊着一艘千余吨的大轮船，劈波斩浪的船头高昂着，又圆又润的船艏沉沉地浮在水面，宽广的中舱面有三层高的船房，成塔形地坐落着，洞开数十个明敞的玻璃窗，房顶还翘出好几个圆柱形的烟囱。船艏上的舱面，足足有四层楼高的驾驶台，底部是水手和船长的卧室，上层是驾驶室，驾驶室顶部飘扬着台湾当局的“青天白日旗”。

这是一艘台湾籍的水产品加工母船，专门停泊在深海渔场里，收购刚刚捕捞的活鲜鲜的红蟹、白虾、龙头蛄、青头鳗、黑鲳、银带、灰鲨、燕鲛、马面鲀，在脱鳞舱里斩头去尾剥尽鳞片，在切割舱里削成鱼

条割成鱼片粉碎成鱼松，然后有的送进冰舱里冰冻，有的送进烘干机里烘成鱼干，有的送进机舱里加工成鳞类罐头，运到港台地区和外国高价出售。

但是，这艘名曰“西洋号”的大轮船，却是以水产品加工为掩护的海洋走私船。长年累月，它在一个国际走私团伙——西洋帮的指挥下，借大陆开放的形势，以无名港为基地，广泛联络大陆沿海的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向大陆倾销走私品。以扁头鱼为首的海盗小团伙，就是这艘走私船的常客。

这时，驶进这无名港的海盗船，拢近了庞大的走私船，扁头鱼和胡大跃上甲板，闪进船长室。

设备豪华的船长室，船长操剑戈接待了扁头鱼们：“哦，老朋友，又来接生意了。”操剑戈是四十年前从大陆逃往台湾的老兵后代，却长得像地道台湾高山族土人，黑瘦低矮，三角脸灰黑泛黄，唯有鬓角的银发，显着和周身不同的色彩。这个貌不惊人的船长，就是国际黑社会西洋帮的主要头目之一，经常驾驶着西洋帮的海洋流动走私基地——西洋号，在全世界海面游弋，从事走私活动。近些年，他觉得大陆形势有机可乘，遂把西洋号开到大陆东侧的太平洋。

扁头鱼媚笑着说：“操船长，我们今天不是来接售你们舱货物，而是有件货向你们推销。”

操剑戈：“你们的货色？是不是东海鳗苗？是不是偷税的活石斑鱼？”

胡大性急地说：“不！是有一个美女，想卖给你当侍女，直爽地说，给你当情妇，蛮舒服呢。”

扁头鱼向室外一挥手，撑篙申推着海绵进入船长室。海绵刚在海盗船进行了竭力的挣扎，披头散发，连胸襟的纽扣也被扯光了。她体力柔弱，整个儿瘫在沙发上。

操剑戈打量着海绵，筋巴巴的手抬起海绵的脸蛋，又掀开衣服盯着海绵的雪白丰嫩的胸脯，迷离的双眼放出了烁烁的亮光。他倏地转身，一步步地走近胡大：“兄弟，你刚才说，让这美人服侍你，蛮舒服的，你是不是玩过了？她是不是被你们玩腻的糟糠？”

胡大：“对对！”

扁头鱼连忙说：“不不！她是有过新婚丈夫的美女，我们没有往她身上撒过脏。”

操剑戈冷笑道：“你们的所作所为，能瞒得过我的眼睛？算了，我也不多说了。我跟你们做货物交易，不做人身交易。不过，看情景，这娘们搁在你们船里，你们难于进出共产党的港口。我船里缺乏侍女，她可以做侍女。我可以给一笔她吃过用过你们的赔偿费，但决不给大笔的买入费。”说罢，操剑戈拉开抽屉，抽出一叠人民币，丢给扁头鱼，“随便些。”

胡大刚要冲上前争价钱，扁头鱼拉住他，又转向操剑戈，笑着说：“船长，你也太不讲义气了，就给这丁点儿。以我看，人，我给你。你，给我半斤海洛因，怎么样？”

操剑戈接过那沓钱，说：“好，给半斤海洛因。你们是熟客，自己去领吧。”他转向海绵，笑眯眯地说，“妹子，这笔钱，先送你做化妆费，船里有各种化妆品出卖，你尽管花费，用光了向我拿。”挥手丢出钞票。

“呼！”海绵一扬手，把大把的钞票摔在操剑戈的脸上，转身扑在沙发上，痛苦地抽泣着。

操剑戈是个一呼百应的人物。他刚想发作，又忍住了，掏出手帕擦擦脸，喊：“来人啊，替这位小姐安排住房，好生看守她。”

几个彪形大汉冲进来，从左右侧夹起海绵，拖过长长的船房走廊，推进一个狭小而华丽的房间，砰地关上门。

海绵扑在房门上，拼命地拉扯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可是，门被反锁着。门外，还有一个彪形大汉站岗看守。彪形看守从窗口探进头来，狠狠地说：“你甭闹！带你来的扁头鱼老大留下话了，你如果在这里恣意妄为，顶撞操船长，他们就叫扣在他们船里的阿荒皮肉受苦！”

海绵愣了一下，悲伤地呻吟了一声，摔在甲板上了。

从此，海绵开始了“西洋号”的生涯，开头几个月，她被关押在单人卧室里。白昼，唯有啸叫的暴风和轰鸣的浪涛陪伴着她。夜晚，则是更加孤苦无依的时候。

一个圆形的装着防浪玻璃的窗口，可供她观望外边的夜海。无名港四周，没有一盏在如漆的狂海驰骋的亮亮渔火。只见那连绵无尽头的洋面，耸立着危崖削直的水墙、峭尖刺天的浪山、深谷幽暗弯弯伸展的海沟、如雪团升天爆炸飞溅的炸浪，它们磅礴林林总总地屹立着，向辽远而黯然的海的远方隆隆运动着。而位处荒芜角落的无名港，和泊在港湾里的西洋号，全被这些墨绿色的运行中的浪山围困着，显得异常的渺小、孤寂。从围绕拱卫无名港的浅水里的山脊背上，外洋的恶浪如从崇山峻岭里蹿出的猛虎雄师，携着浑身雪白的毛发，从海底高山的巅顶跃进无名港。无名港如色彩浓绿的草甸，恶兽们在茂盛的草丛中潜行着，接近西洋号时，哗地积水而出，后脚蹬地前脚趄起地在船只的舷帮抓挠着撕扑着，仿佛要跃上西洋号，残杀柔弱的人类。

每逢这时，惊悸和孤独像疟疾一般袭向海绵。

风暴稍稍平静的夜晚，她又被无名港中的灯笼鱼吸引住了。

灯笼鱼全身像扁平的刀片，眼泡如大陆池塘的蛙鼓，圆圆的。由于眼泡夹着特殊的磷质，能在暗色水帘里放射绯红的色彩，站在西洋号望去，像两盏渔家祈求美好生活的灯笼一般。每当看到灯笼出现时，孤苦无依的海绵，心便随她行将熄灭的希冀点燃了起来。灯笼鱼对狂风恶浪异常敏感，风平浪静时能预知海暴快要来临，纷纷涌进无名港躲避狂风急流。风浪减弱时又纷纷窜向外海索饵。灯笼鱼群进出无名港的时候，黑漫漫的海域亮起了密麻麻的红绯绯的灯笼，红灯随着鱼儿的游窜，形成一组组由光线构成的图案，如在漆黑的五更天迎接黎明的晨曦，如在狂风恶浪中指引光明航程的渔灯。这些光线构成的图案，遍布着无边夜海，是一种冲破黑暗的光明？那是一种摆脱丑恶的美好？

九

时光如海流忽忽流逝，走私船长也许知道海绵无法逃回渔乡，渐渐地放松了对她的控制，门口的看守撤走了，锁门的铁链摘除了，不用别

人给她送囚饭端淡水，她可以自由地在船上往来了。最后，操剑戈竟然亲自给她送来大叠鲜丽的服饰和名贵的女子用品，笑着拍拍她的肩头：“爱美是女子的天性。像你这样如花似玉的美女，更应该好好地梳妆打扮。”海绵警惕地扭开身子，托着迷茫的目光，盯着操剑戈离去的背影。

这天凌晨，海绵感受到船只在激烈地晃荡，连忙爬了起来。她仿佛意识到情况有些异样，飞快地梳洗了一下，偷偷溜到甲板上看。原来，几个月没有离开无名港的西洋号，昨晚驶到另一座公海了。这片远离陆岸的海洋，气势显得更加宏浑壮观。它就像一片无比巨大而又周边弧形的水国，被蓝莹莹的高天倒扣着，天和水的吻接线是一圈圆圆的弧线。水面一望无际，天空遥远无底，高高矗立的水的峰峦，变得像雪花花的小山丘，深邃漫长的浪谷更成了旷野的细微的弯曲的裂缝，千余吨的西洋号则如秋天的落叶，在无限广阔的荒野向远方孤单地飘飞着。一忽儿，这座宏浑的海洋呈现整体上升的壮观，头顶的天幕随着向遥远的宇宙深处闪闪驰去，树叶般的西洋号则被拱上高高的空中。一忽儿，渺茫的水天相接的地方，海水似冲临万丈深崖一般，一头倾进更广远的宇宙空间，身底的大海迅速地下降，西洋号和躺在船上的海绵，像从高空跌向万丈深渊一般，慌乱地悬落着……

海绵虽然是渔家女，由于驾驶的是小船扁舟，从来都在离海岸不远的渔场漂荡，没有深入到这般深远的大洋。她更不知道西洋号要把自己载向何方。

在西洋号上生活了多时，她熟悉了一些水手。她悄然走近在船只的各个部位操作的水手，询问道：“西洋号要驶向哪里？”然而，她虽然知道西洋号是海洋走私的基地，却没有估想到船上的人们全都是黑社会招募来的走私团伙成员，他们用凶狠的目光、阴冷的狞笑，猛恶地呵斥着她。

“天啊，难道自己从此要离开可爱的祖国，漂到灾难的异乡？”海绵的内心骇然地自问着。

突然，一个白色的身影从她眼前闪过，那是随船医生华新老人。前些日子，原来身虚体弱的海绵，难禁囚徒生涯的折磨，多次昏迷过去，是这个华老医生给她治病送药。每当她苏醒过来时，华老医生总是深深叹息一声。从华老医生的叹息声里，她感受到这条船上的人们所没有的情愫。她凭着自己的敏感，觉得老医生是个慈心的前辈。为了了解船只

的去向，她心生一计。

次日早晨，她故意从船只医务室踱过，看到华老医生在里边，她双手捂起额头，啊唷唷哼了几声，全身做着昏眩旋转的姿态，扑地“昏”倒在医务室门口。华老医生连忙奔出来，搀着她颠进医务室，轻声呼唤着：“孩子，你怎么样了？”

海绵微微睁开眼缝，呻吟着：“老医生，多谢您了。我觉得头昏眼花。”

华老医生又叹息着：“唉！我给你服点药。”

吃过老医生送过来的药丸和开水后，海绵乘机和老医生拉起家常：“老医生，你这般年龄了，怎么到这种船上来当医生？”

华老医生想了想，说：“也罢，我们都是熟人了，我告诉你吧，我是菲律宾华侨医生，儿子不务正业，到这条船上干勾当，还哄我上船当医生，说是给高薪水。等我上船后，明白船只的内幕，无法离开了。孩子，到这种黑船上做事，上得来下不去啊。如果私自离开，弄不好会掉脑瓜儿。”

“为什么？”

“他们怕你离开后，会向所在国政府报告，惩治他们。”

华老医生看了看门外，又问：“孩子，我知道你是被海盗船劫到这里的，你是好人。你在船上住了好些日子了，你知道不知道这只黑船做的是什么黑生意？”

海绵应道：“我只知道，这是条走私船。具体干些什么，我不清楚。”

华老医生说：“这条台湾船，以水产品加工业为掩护，实际上常常窜到祖国东海、台湾海峡、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这条弧形海区海盗很多，专门用当地政府严令禁止交易的物品，和这条黑船兑换海洛因、鸦片、金银、淫秽物品。这条黑船的操船长一伙，和世界上好几个国家的走私者有联系。”

“各国政府怎么容忍他们的丑行？”

“嘿，他们还和几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呢。到这些国家港口，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出。到那些会打击他们的国家，他们不进领海，停泊在公海里做黑生意，那些国家对他们也无可奈何。譬如到中国东海，他们长期停泊在公海里的无名港，和劫掠你的海盗们联系，让那些海盗和走私者进领海大陆冒险，他们则逍遥法外。”

“嗯！”海绵明白了，又问，“那么，这趟航行，黑船准备停泊到什么地方？”

华老医生猜测道：“我也不好打听。不过，根据这几天的航向，可能是前往马六甲海峡，那里从事黑道活动的海盗多，生意做得大，赚钱也多。”

海绵抹着泪说：“那么，我要远离祖国了？老医生，有没有办法，帮我离开黑船？”

华老医生：“这条黑船的每个通往外界的部位，不论白昼黑夜，都有人站岗放哨，很难脱身。你现在不是脱离黑船，而是要时刻防范陷阱。这些日子，操剑戈们待你不错，他们可能是口蜜腹剑，可能会推你进罗网呢！”

这次，海绵吓得差点昏倒了。

两天后，西洋号突然驶进一座现代化的港湾。远处是气象万千的城市，高楼摩天，鳞次栉比。高楼前是宽广油亮的马路，行人如潮，车辆如织。靠近海滨是风光绮丽的公园，花卉缤纷，五彩斑斓。公园外侧就是停靠船只的码头了，形形色色花花绿绿的客船货轮在码头外的港湾穿梭往来，多数的船只标着菲律宾文字的船号。不知为了什么，西洋号没有去拢码头，而是停在离海岸很远的港湾僻静处下了锚。

黄昏，不远处的码头区，异彩耀眼的霓虹灯和赤橙黄绿的船灯，在广远而暗蓝的天幕中，形成一片灿烂的灯市。而西洋号停泊的水域，灰黑而寂静。海绵正在甲板角落心情忐忑，突然看到，一条气派豪华的游艇，从远处的黑粼粼的海区钻出来，迅速靠近了西洋号。在中国海的名港，海绵每逢夜幕笼罩的时刻，常常听到有些船只靠拢西洋号装卸走私品的声音，那时她被囚禁着，难于观察端详。此时，她怀着大大的问号，悄然摸上前去窥探。但见西洋号上的走私团伙成员们，纷纷跳上游

艇，背出一捆捆硬板包裹，装进西洋号客舱。噗！一个破漏纸包里，掉出了一本书。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海绵向前奔去，想偷偷拾起书本，回舱阅览内容。冷不防，背后伸出一双大手，有力攥住她的肩胛。她吓得吆出声来：“啊！”

当她回头看去，原来是叫侯之的走私船成员。侯之的赭红色的酒糟鼻咻咻地吸着鼻涕，长长的马形脸泛着狐疑的神色：“你躲在这里干什么？”

海绵抑着剧跳的心绪，冷冷地应道：“你鬼鬼祟祟地跟在我背后干什么？”

侯之应道：“操船长紧急召见你。他要你马上到船长室。”

海绵避开侯之的狐疑的眼光，走到船长室外，透过明亮的防浪玻璃窗，她看到操剑戈正和一个客人说话。那客人四十有余，身材魁梧，凸脸凹额，绿眼银发，是个美国人。

操剑戈亲昵地叫唤美国客人：“司徒先生，你能够代表贵国政府，赠给我这批珍贵的书，我深深感谢。我一定不遗余力地避过中国沿海的走私船，把这批书输送进中国大陆，中国人一定会如饥似渴地阅读，轰轰烈烈地照办，这批书籍将像漫天飞撒的种子，在中国大陆开花结果。不过，你们事先答应给我的报酬，能不能提高一点？”

司徒操着生涩的华语说：“我作为敝国政府对华工作机构的代表，感谢你和我们的紧密配合。至于原先答应给你的五万美金，已经根据原来的协议，替你存在敝国银行了。你尽管放心。至于增加报酬的数目，容我回国商量，将通过电台转告你。”

操剑戈兴奋地鼓掌：“司徒先生，为了报答你的友情，我今晚特地贡献给你一个美女，供你尽情玩耍。咯咯咯！”

司徒：“美女！咯啰！咯咯咯！”

犹如霹雳在头顶炸响，海绵昏厥地趑趄了几步，向自己的卧室奔去。

一直跟踪在她背后的侯之，也急急追赶着她。

海绵奔进卧室，一头扎进被褥里，痛苦地扭拧抽搐着。

皇天啊，自己担忧的灾难，终于降临了。司徒和操剑戈随时都会前来，怎么办？

她透过防浪玻璃，惊惶悲伤地望着港湾外侧的深水海。这是一片漩涡密布的海洋，一团团涡流，犹如有无数条墨绿色的海蟒在其间盘旋。而流水激起的浪朵，似洁白的花儿跳溅了几下，立即被黑乎乎的涡心吞没了。漩涡下面的深海，由于海的碰撞，流和流的冲荡，那暗晃晃的海水里，出现一条美女游水形状的海幽灵，长挑而雪白的身子，婀娜娜娜扭扭拧拧地蜿蜒着，向前边黑咕隆咚的海的远处漂去。

海绵知道，这种海幽灵白身黑心，往往诱惑泅游的咸水人跟踪着它，把咸水人引进黑坟洞似的深海，让深海里的湍急的暗流淹没咸水人。

蓦地，一种心念泛过海绵的脑海。为了免受强暴者的蹂躏，跟着海幽灵，去吧！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无尽的痛苦！

她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走向船灯照不见的右舷。在结束青春生命的前夕，她不无留恋地抬起泪汪汪的双眼，最后望一眼这生育了她抚养了她的大海。

在暗冥冥的夜幕上，大海洋罕见的红磷，犹如一团红彤彤的渔灯，被呼呼的海风吹得漫空飘飞，时而在夜的黑幔上划出花瓣状的弧形，仿佛以它的红灿灿的色彩和美丽的图案，诱惑着航海人的心志，继而以悠悠扬扬的速度和起起伏伏的线条漂向外洋，又似在带领航船跟它驶进水涯深广的安全航道。

海绵想起了那次卷天席地的海暴中，丈夫不见回还。她站在黑嶙的望夫崖上，面对大海滔天的海洋，日啼夜哭地想念着夫君，幻想在汹嚣的海涯神奇地消失了。渔家传诵着她的去向，说她隐没了自己的身体和脸面，那颗慈爱的心都显露出来，化为红灿灿的渔灯，在狂风翻滚恶浪咆哮的夜海，漫空飘飞，把闯荡风浪的渔家，引向平安的水域，把为非作歹的海盗，诱进死亡的海区。不！我不能自我毁灭！即使是躯壳被蹂躏被玷污，我也要报仇……

柔弱的心地，神奇地刚硬起来。一种无声的呼唤震慑着心空：不能

让海盗们的淫念得逞！不如毁容，保住纯洁的生命，和强暴抗争！

然而，当她回到卧室，拿起白亮亮的剪刀，对准自己的脸颊，灵秀的双眼不由变成两汪泉水，淌着一串串珍珠似的泪。而她的颤抖的心，则在淌着鲜红的血。

她向前一颠，搂起了梳妆台上的明镜，凝望着镜里的自己。哦！那是一副多么鲜艳姣好的容貌啊！它曾经向世界显耀着多少的骄傲和美丽！它曾经替青春和生命焕发出灿烂的光芒！它曾经使她对未来和爱情产生多么美好的向往！如今，这曾经赋予她一切的美要毁灭了，而且是她自己亲手毁灭的。从此，她会变成另一种丑态的人活在世上了！

“不！不啊！”

她的心，像碎裂后的液体一般发出了号叫声。她扑在梳妆台上，抽搐着痛哭着。

“咚！咚咚！”

有人在房外敲门。紧接着传来操剑戈的声音：“海绵，开门！司徒先生要见你！他可是有权有钱的美国先生……”

海绵跃然而起，牢牢地插紧倒插的铁锁。

操剑戈继续唤着：“海绵，快开门！你不要不知好歹，老子不是白养你的。老子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晚你要见的，是有权有钱的美国先生，他能给你荣华富贵的……”

心停止了颤抖，泪水停止了流淌。海绵慢慢地仰起苍白而镇定的脸庞，一步一步地走近梳妆台，毅然攥起锋利的剪刀，对着自己的左右颊，猛地戳了下去……

+

“残酷啊！残酷啊！”

当海绵在脸部的剧烈的疼痛中苏醒过来，立即听到华老医生的无限悲愤的叹息声。海绵挣扎着一瞧，自己不知什么时候被弄到船只医疗室里，躺在病床上。华老医生在旁边，老眼里闪着泪花。

看到她醒来，华老医生揉了揉眼睑说：“孩子，真吓人啊！你都昏死了两天两夜了。”

海绵看到，自己的双颊，全都裹着白色的纱布。她立即想到自己的情景，哆嗦的双唇发出哭腔：“老医生，我该怎么办啊？”

华老医生抽出一条白纱，擦去海绵的泪水，说：“孩子，你真是贞洁之心如铁硬啊！你的精神感动了我啊！不瞒你说，我在异国行医时，学过整容术，也有长期的实践经验。因为有这门技术，走私团伙才死死攥着我，常常替他们的暴露了身份的成员整容，使他们改头换面，免受牢狱之灾。这是我的罪孽啊！今天，真是天不该灭，让你遇到了我。同时，我也可以把美还给你，减轻我的罪责。”

海绵想了想，摇摇头说：“不！我既然下狠心毁容，就不想再恢复美貌。再说，在这种环境，美将成为丑的作践的对象。”

华老医生劝告道：“孩子，你是害怕恢复美貌后，会重新遭难？这点，我也替你想好了。我尽我最大的能力，用你自己的皮肤，移植到你的脸上，使你获得新的美容后，用特大的口罩，挂在你脸上，让你的新美容不会暴露。现在，西洋号已经重新开向中国的无名港，到那里后，你再想法逃回去。”

海绵应道：“可是，你在船里做手术，会被人发现的。再说，手术之后，我也要摘下口罩吃饭喝水，也容易被别人察觉。”

老医生：“这些尽管放心。做手术时，我说你脸部伤口发炎，替你动手术为名，关门拒绝别人参观。手术后，你尽管用口罩遮脸，住在医疗室里，我替你端饭送菜。别人询问时，我说你怕露丑脸，不敢见世面。反正，你毁容后的惨状，全船的人员都有目共睹，大伙不会怀疑的。”

海绵：“可是，那个操剑戈船长是个精明人，如果他怀疑呢？”

老医生：“自从我来到船里后，操剑戈对我还算客气，不会过分为

难我的。你尽管放心吧。”

海绵感激地说：“老医生，我该怎样谢你啊！我从小失去双亲，你就如我的再生父亲。”

老医生也动情地说：“这些年，我被胁迫在贼船里，治疗的是做坏事的歹人，我有罪孽啊。今天，我能够做点好事，也能稍稍安慰自己的不平静的灵魂啊。我已经年近古稀，能给这世界留一点美，也是自己的心愿啊！”

说罢，老人掀开一块挂在壁上的白布，露出一架镀金耶稣像。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嘴里念叨着：“上帝啊，饶恕我的罪孽吧。我用我自己的诚心。”

华老医生经过秘密而紧张的手术，成功地替海绵做了整容手术，还顺势将她的单眼皮改为双眼皮。老人把海绵安顿在医疗室内侧的医生卧房里，又在医疗室手术台铺了被褥，给自己做卧床，昼夜守护着照料着海绵。

半个月后，西洋号重新回到无名港，白天向渔家收购鱼虾进行加工，夜晚从事走私活动。这天夜晚，华老医生悄悄地告诉海绵，可以解开绑布看看自己的新的容貌了。华老医生小心翼翼地替她解开绑布，用酒精擦洗了一番，昏花的老眼烁烁发亮，滚出了泪花。为了看看自己的脸容，海绵一步一颤地向梳妆台的镜子走去，她的双手紧紧地捂着胸口，那颗心仿佛要从胸腔里蹦跳而出似的。

她霍地举起了圆镜，双眼却同时闭拢起来。她是个性弱的女人，实在没有胆量面对太丑的自己。是啊，如果自己成为丑陋不堪的女人，美和爱将像被暴风吹熄的渔火，永远逝去……“不！我要永远掩盖残害自己的丑貌和美容。”

许久许久，她的牙齿像要把整片苍白的嘴唇咬下去一般，双眼倏地一睁。

哦，出现在玻璃镜里的，是一副完全陌生的美艳绝伦的脸容，绯红似茶花，水灵似雪梨，还有那双美丽的眼睫熠熠闪耀着诱人的光辉。

顿时，忪怔和恐惧不翼而飞了，欢愉的情绪笼罩着海绵的身心。她

突地转动身子，向前奔了几步，想扑进华老医生的怀里。

可是，她眼前的华老医生，又跪在耶稣像前祈祷着：“上帝啊，我这个替丑恶效劳的罪人，终于给人间留下一点美，你把我叫回天堂吧！”

海绵迅即冷静下来了，她把老人扶起来，安慰道：“老医生，你不要自暴自弃了，要好好活下去。”

老人拿出几个特大的口罩，罩在海绵脸上，说：“眼下，我还不死，从今天起，你就以脸部伤口感染化脓的名义，继续住在我这里，我继续为你端水拿饭。等你脱离虎口时，我再上天堂去吧。”

海绵动情地趴在老人的身上，哭泣着：“老医生……”

无名港的日日夜夜，像航标灯一明一暗地循环着。这天傍晚，海绵像往常一样，又大又白的口罩遮着脸部，躺在老医生的床上。吱的一声，操剑戈船长突然推门进来。

海绵吓了一跳，连忙往床里边一缩。

操剑戈阴着脸说：“海绵，凭你自毁抗拒我的行为，我可以严厉地处罚你。但是，我是个面恶心慈的人，我的所有行为全都是为了赚钱，却从来不愿伤害人命，你不要把我看得那么坏。”

海绵默然地看着他。

操剑戈露出笑容，说：“你不必惊慌，我是来替你安排好运的。根据你的朋友的再三央求，我决定释放你。就是说，放你回花岗渔村。”

海绵的心里忽闪着疑问：“操剑戈真的要释放我？他是不是在耍弄什么阴谋？我的朋友央求他？到底是哪一位朋友？智哥儿在渔村里，不可能和操剑戈联系。阿荒被海盗扣押，下落不明。或许是好心的华老医生央求他？在操剑戈的眼里，我是毫不值钱的丑**鲇鰻**，还在船里吃他的饭，既然有人央求，不如顺水推舟，打发我走，也是常理。”

操剑戈叮嘱道：“你不相信？你跟我出来，看看来接你的船只。”

海绵挪动身子下了床，跟着操剑戈来到甲板上。操剑戈向左舷外的船影一指：“那，今晚，你乘那条船回家。”

海绵一看，竟然是扁头鱼的机帆船。

这时，扁头鱼从西洋号的暗角里闪了出来，冷笑道：“海绵，久违了。”

海绵吓得浑身哆嗦：“不！我不坐海盗船。”

操剑戈按按她的肩头说：“你不要怕。我已经交代扁头鱼，不准他们再碰你。”

扁头鱼不屑一顾地仰着脸：“哼，你也要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尊容。一个丑八怪，拿钱倒赔我和兄弟们，我们也不会光顾！”

操剑戈向扁头鱼使了一下眼色，扁头鱼点点头，狠声狠气地说：“不过，你回去以后，不准把西洋号上的情况，向政府泄露丁点儿！”他突然向海盗船吆喊，“胡大，把阿荒拽出船舱！”

海绵依稀地看到，被灰茫茫的夜幕笼罩着的海盗船上，胡大和撑篙申一左一右地夹着阿荒，从舱里跳了出来，胡大将阿荒压了下去，不准阿荒抬头看海绵。一股酸水直冲海绵的鼻腔，她苦苦地唤了一声：“阿荒哥……”

扁头鱼说道：“我警告你，如果你胆敢向政府报告我们的情况，老子将锋利的渔刀削开阿荒的胸膛，掏他的心当下酒菜。”

操剑戈伪善地推开扁头鱼，告诉海绵：“你回去收拾一下，和有恩于你的华老医生告个别，准备动身吧。”

海绵踉踉跄跄地回到医疗室，看到自己的梳妆台上，放着一颗金戒指，下面压着一张条子，她惊奇地看着，条子上留着华老医生的字迹：

孩子：我祝贺你从黑船脱身，回到幸福的渔村。我是不幸的人，儿子成为走私团伙的成员，自己被胁迫在西洋号，家里的老伴先去了。家没有了，幸福逝去了，我再不愿为丑恶效劳了，这枚金戒指留给你当纪念品，看到它时，你会想到，在遥远而美好的天国里，住着一位爱你的老人……

一种不祥的兆头掠过海绵的心间，她急步奔了出去，在西洋号的甲板上寻找着老人。突然，海绵发现，在西洋号左后舷角落里，华老医生孤单地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背部靠着船房木板，脸庞仰望着高远的夜空。

海绵以为老人在静坐默哀，不愿打扰他，远远地站着。她情不自禁地循着老人仰望的方向看去，在那夜的苍穹，乌蒙蒙的云海裂出一块奇异的天地，悬着一轮皎洁的圆月，如水的月光照耀着白花花的穹宇。顿时，海绵的想象随着月光飞驰，但见那片白灿灿的穹宇里，影影绰绰地耸立着一座座玉楼银阁、一棵棵冰树琼花、一丛丛昙花梅朵、一条条银装素裹的仙女倩影，而这一切全部雪光熠熠，交织映辉。原来，老人看到的是夜的海市。

“哦！华老医生向往的，原来是如此美好的天空！”海绵心里欢叫着，快步奔近华老医生。她仔细一看，老人的右手拿着一柄手术刀，刀口切进左手腕的血管，鲜血如泉地淌着。

“老医生……”海绵凄厉地叫唤了一声，右手捂着老人的伤口，左手伸向老人的鼻尖，老人已经停止呼吸了。海绵整个瘫在血泊里了……

十一

当晚午夜，海绵悲痛欲绝地告别了老医生的遗体，痛苦地来到海盗船，被海盗门塞进黑洞洞的船舱，不让她和关在隔壁船舱的阿荒相见。

跳跳荡荡的海盗船，也不知行驶了多少时间，突然停着了。前方，绿波粼粼的海面，凸出一块赭斑斑的礁盘。扁头鱼狡诈地说：“我们如果把海绵交给花岗渔船，她当面发喊起来，我们且不成了自投罗网的鱼？把她撂在礁盘上。”

撑篙申：“海洋这么大，花岗人怎么知道她在礁盘上。”

“过来，我告诉你……”扁头鱼凑近撑篙申，悄声地说了一阵。撑篙申连声说：“好！好！”

一会儿后，胡大凶狠地钻进船舱，把海绵拽上舱面，往紧挨船舷的礁盘上一推：“丑八怪，滚！”

海绵摔倒礁盘上，她看看滔滔的海面，突然意识到什么，喊道：“请求你们，也把阿荒放到礁盘上！”

扁头鱼应道：“妈的，让你坐椅子，你还想爬上桌面吃饭？老子再次警告你，和老子有走私联系的人多如鱼虾，花岗村里有老子的人，政府机关也有老子的人，不管你是明里暗里告发老子，老子都能一清二楚！到那时，老子不把阿荒的头拧下来下酒，十代祖宗是海狗！”

“阿荒哥！阿荒……”礁盘上长满黏糊糊的紫菜和圆溜溜的海螺，海绵喊一声爬一下，爬一下摔一跤，双手和赤脚板被礁盘的尖刺刺的藤壶壳划得血肉淋漓，红殷殷的血斑似朵朵小花，开满了礁盘。眼看海盗船载着阿荒远去了，她的额部不停地磕着礁盘，又溅出了一朵朵血花。她的哭喊声震撼着海空。

海绵在礁盘静坐着，盼望着海面出现过路船。可是，这是一座远距陆岸的荒僻海礁，强烈的潜流，把海底的泥沙冲腾起来，海涯变成黄浑浑的荒原，连绵起伏着无数座圆拱形的沙丘，没有生命物体的跳跃，没有春天色彩的闪烁，没有漂来一叶希望的风帆。

干渴和饥饿，伴着绝望和痛苦袭击着她的身心，她像海水溶化在礁盘一般，趴倒了。

即将被夜幕笼罩起来的远方天际，夕阳如通红的火团落在白絮似的云彩里，云絮越来越炽热地焚起来，大片的云天红彤彤的。同时间，彤云将自己的鲜艳的形象投进大海，又被幽深水底的湍流冲涌泛荡着，犹如一团团红映映的火焰，熊熊燃烧着。天光和水色在海空交织映辉，一片灿烂。

顿时，她的身体也像着了火一般的灼热起来，连昏暗的瞳仁也射出神往的亮光。一种力量油然而生，一步一步地挣扎起来。她感到饥饿的身体需要食物，生命不能得以延续。她在崎岖的礁盘挪动着，赤裸的双脚被石棱子划得皮开肉绽，礁盘印出一串红色的血花。石缝里，长着圆溜溜灰斑斑的涨潮螺、尖刺刺白晶晶的钉螺、嘴里含着绯红色珠儿的珠螺、外壳长着弧形的花斑纹的赤蓝螺。海绵伸出被石缝夹得血斑斑的手指，把五花八门的海螺挖出来，厚壳儿的海螺用舌尖吸肉，薄壳儿的海

螺用牙咬碎，贪婪地吞咽着。满口鲜红的海螺的碎壳，分不清是螺血还是人血。

黑夜降临了，浑黄的浪丘像突然没进海底似的，海面显得平坦、溟幽、幽绿。不远处的地方，响起一种巨鱼荡水的声音。抬眼眺望，只见暗绿色的水帐下面，忽闪着几团黄澄澄的鱼影，迅速地荡近了礁盘。哗，一条巨大的章鱼爬上了礁盘。这是条东海涯罕见的金章鱼，章鱼头圆鼓鼓的，金色的肤表色彩熠熠，鱼头下边的众多的须脚，似弯曲的树根四面舒展，上边长着一个个鱼碗大小的吸盘。当须脚挺挺地直竖起来，章鱼在礁石上如飞地蹦跳着。当须脚软绵绵地趴下去，吸盘紧贴地面时，章鱼整个儿偎在礁盘上。

浓浓的乌云，披覆了整座海洋，章鱼的色彩也随着暗淡下来，如一个又黑又大的水怪，一步一步地跃近了海绵。显然，章鱼已经发现了有人和它抢夺这座可供它扑食石蟹藤壶海螺的礁盘，它发狂地蹦上两三米高的夜空，似从空中飞下来的鱼怪，沉甸甸地压在海绵的身上，并且腾出几条蹬地的须脚，把海绵搂在它的身底，一蹦一蹦地跳进了一座伸进大海的礁岩，搂人的须脚一齐行动，把海绵活生生地甩进了大海。海绵在冰冷的海水里扑腾泅游着，双手抓住海边的礁石，拖着沉重的身体，向礁盘爬动着。有灵性的章鱼，以凛然不容侵犯的态势蹿直起来，前侧的一条须脚像镀上金箔的橹柄，啪地抡动了一下，脚掌蹬中海绵的肩胛，哗，海绵又仰儿八叉地摔进大海里了。不料，那章鱼继续进击，像抱着一丛根须的圆球，猛地凌空纵跳，溅落在海绵的旁边，又粗又长的须脚向前一伸，把海绵拦腰卷了过来，长在身体下部的鱼嘴，肉嘟嘟地伸开来，企图把擒获的人类吞噬下去。然而，人的身体太大了，整个儿压瘪了鱼嘴。意念尚未昏晕的海绵，顺势伸出双手，紧紧地攥着章鱼的肉唇，竭尽全力地一撕，鱼唇被撕出两道肉口子，赭红色的血液泛了出来。要尽搂、蹬、吞三种本领的章鱼王，不但没有害死海绵，反而被海绵致伤了，在一串咕噜噜的水泡里，向暗冥冥的海底潜逃了。为了防止受到其他章鱼王的攻击，海绵拼命地划水踩浪，向礁盘游去。

这时，远处的广袤的海面，静得像深山里的野坳，没有低吟的风声，没有微弱的浪溅声，如一面磨光了的玛瑙镜，不见荡漾的涟漪，唯有迷眼的光亮。

而礁盘四周的水域，则出现迥然相异的景象，一条条浪带像梳得整整齐齐的绿练，齐头并进地向着礁盘飘去，绿练的尖端如卷舌，在嶙峋的礁岸舔了一下，顺着峨峨耸立在水底下的礁崖，一头扎了下去，漫长

而绿彩的身子也被越来越快地拖进幽深的海底。

“章鱼爬礁，海岸发浪，这是强海暴降临的预兆！”海绵的心绪紧张地荡动着，划水踩浪的速度更快了。

当海绵仗着从小练就的泅水功夫，接近独立汪洋的礁盘时，海岸浪更凶猛了，它们像绿色的小山从海底拱出来，以闪电般的速度驰近礁岸，以海象打滚的态势隆隆有声地撞击着礁岸，撞得破碎而灿白的身躯，纷纷溅进深不可测的海底。当它们从远离礁岸的地方拱出水面时，又以山蛮似的形象，向礁盘驰骋撞击……

海绵的意识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冒险爬上礁盘，势必被海岸浪翻卷而起，在礁岸撞个皮开肉绽，又随着浪团埋进海底。可是，如果不爬上礁盘，风暴立即就会刮到，自己会陷身凶猛而无涯的大洋里。

她望着一团团海岸浪，突然生发了一种豁命一搏的念头。她的双臂猛力地划开海水，身体如飞鱼蹿上一条扑礁的卷舌浪，顺着卷浪推操的力量，凌空横跃，被摔在一块凸出礁盘的岩石上。她的昏昏的意识里有一种力量，指使她的双手插进一条条礁缝，双脚蹬着一道道石蹬，顽强地爬上了礁盘。几乎在这时，她觉得头部火辣辣地发痛，伸手一摸，是一处被礁岩撞成的血淋淋的伤口。她在剧痛中呻吟了一声，昏死过去了。

而她后边的海洋，暴风像无数门重炮吼响起来了，恶浪扑上了礁盘……

十二

海浪的日子像桅梢尖的风旋转着。让我们回顾花岗渔村的情景。

海绵被海盗船劫走后，花岗渔村党支部剩余的六名党员，在区委书记亲自督促下，举行换届选举。果然不出所料，老支书单诚落选了。乌槽船老大洪山仁得了三票，网槽船老大智哥儿得了三票。结果，区委书记钱新宣布，因为洪山仁老大是区委和乡党委提名的候选人，由洪山仁担任花岗渔村党支部书记。

这是个没有任何亮光的夜晚，洪山仁的乌槽船，以黑乎乎的庞大的形象，停泊在东海涯。前边的天空，像一幢浓黑浓黑的石壁屹立着。而乌槽船头的左右木角，在海浪的冲击中一掀一掀地昂动，仿佛要拱破黑暗似的，冲向充满渔灯明亮的远海。乌槽船的船臀坐着两条人影，或许是他们增加了压力，使船臀沉沉地没进水里，像随时都会沉没似的。

那两人是党支部书记洪山仁和区委书记钱新。钱新的声音沉沉的：“表弟，我任命你担任花岗村的掌舵人，你准备怎样驾驶花岗这条航船？”

洪山仁：“表哥，我决心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要承包花岗渔业公司。我已经构思了一项风吹浪打不沉船的计划。”

钱新：“你能事先预知只胜不败？”

洪山仁：“反正你放心就是了。到时候，你借给我的万把元资金，我会按股份投资的利润，加倍还你，让你也成为万元户。”

钱新严肃地说：“表弟，那万把元，是我大半生的心血，我是把半条生命交给你，你不能掉以轻心啊。同时，上级规定党政干部不准投资经营，你要替我严加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洪山仁一拍胸口：“表哥，你我是同船闯海的同命人，放心吧。我个人承包渔业公司，将利润给谁，是我个人的事，绝对保密。你不但要放心，而且可以继续投资。如果你自己没有钱，可以让其他领导投资。”

钱新沉思了一会儿，双眼发亮道：“我家里的积蓄都交给你了。市委常委老陆和副市长老陈是我老朋友，前日到我家吃饭时，讲起工资增长远远追不上物价飞涨，全家月月亏空。我知道他两家有积蓄，请他俩把钱交给我，替他们寻找钱生钱的地方。”

洪山仁：“他们有多少钱？都交给我呢。”

钱新：“每家都有万把元，可以交给你，但你要像对待我的钱一样，对待两位领导的钱，同时要做到绝对保密。”

洪山仁：“你转告陆常委和陈副市长，今年他们给我万把元，明年

我还他们至少两万元，如果闯海生意兴隆了，他们还可能拿到三万元、四万元，甚至五万元。”

钱新一鼓掌：“好！明天，我就把钱送来。”

洪山仁：“表哥，你这样替市委领导效劳，有没有好处？”

钱新神秘地说：“咱们是兄弟，我可以告诉你。你知道，我们区是市里直辖县级区，我混到四十七岁了，还只是县级正职干部。后年，市委班子换届，几个年近花甲的老干部要下来，会从各县区挑选接班人。我如果在五十岁上下，能获得副市级待遇，也不枉一生了。”

洪山仁：“原来，表哥是放长线钓大鱼啊。不过，表哥，我也有事求你们呢。”

钱新：“什么事？”

洪山仁：“我个人承包渔业公司的方案，如果在党支部研究时遇到阻力，你应该支持我。还有，我承包公司后，需要大笔流动资金，你向区银行打个招呼，使我向区银行顺利地搞到低息贷款。”

钱新：“这两件事好办。”

洪山仁：“那好，党支部研究个人承包方案时，我就说方案得到区委的同意？”

钱新：“经济承包制，是目前的潮流，你尽管大胆干。具体怎么干，我不插手。碰到困难时，再来找我。”

次日，洪山仁送走钱新后，立即召集了党支部会议。

开会的早晨，大海以其庞大的凹凸凸凸的躯体，向着无极的远方延伸着。水峰浪谷里，停泊着数百条渔船，扁舟的竹竿桅弯弯翘翘，渔轮的起重架穿空屹立，白底船的细桅杆上扬着单叶白帆，哈背船的双桅上挂着双帆，机帆船的杉木桅光秃秃地直竖着，乌篷船的桅梢尖旋着圆圆的风球，多帆船的众多帆叶则迎着暴风猎猎飞扬，整片海涯桅樯如林风帆飘拂。

而这片壮观的船簇上，众多的光头闪亮的渔哥、黑发蓬蓬的咸水

汉、梳双辮的漂海女、挂单发的渔妇、疏发如霜的老渔人，全都注视着船簇西北角的乌槽船。

油彩亮劲的乌槽船舱面，花岗党支部的六名党员，聚在一起开会，决定花岗渔业公司的经济承包政策。乌槽船老大洪山仁，正在滔滔地叙述着：“……我们闯海人有铁的纪律，渔令重于军令，船老大主管一切。渔业公司的经济由我负责任，除上交公司定额资金外，盈利赚钱，亏损赔偿。渔业公司的船、网、水产品加工机械等生产资料由我使用。渔业公司的人员由我调配，称职的上岗，不称职的下岗，上岗人员发给定额薪金……”

洪山仁刚说完，老支书单诚感到热血直冲额门，忍不住吼了起来：“洪山仁，你听我说。前些年，我执行‘左’的政策，把渔家带到穷路上，是有错误。可是，我作为共产党员，反对你把党支部变成个人的政治工具，把全公司的数百条渔船变成个人的赚钱资本，把千余名渔家男女变成个人的役使奴才……”

洪山仁一拳擂得舱板直跳：“单诚，你过去把我们变成苦巴巴的盐渍，现在又跳来阻挡改革。告诉你，我是顺风顺流的船，一股脑儿地向前驶到底了。你想做挡道的咸水浪，我的铁船头先撞碎你。过去，你以支部书记的身份，说是轮流到各条船上做工作，实际是脱产的官老爷，吃渔家的血汗钱。现在，我以支部书记和承包者的名义决定，你到鸬鹚岛，看守岛屿周围的渔场，保护固定在渔场的定置网。”

会场里的智哥儿，瞧着苍老憔悴的老支书，眼角闪着泪光，他亮着声音说：“洪山仁老大，你这样处置老支书，不公平。这些年来，他没有脱产工作，而是常年待在渔船上一边做支书工作，一边顶班劳动，昼夜顶风淋浪。谁不知道，那鸬鹚岛远离陆岸独立汪洋，腥风席卷层浪扑击，你让一个老年人单身住在岛上，万一患病，叫谁照料？”

智哥儿旁边的海里溜船老大耿涛，红脸气得更加通红，直翘的黑须微微发颤，一脚蹬断了横在舷帮的竹撑篙，怒不可遏地吆喝：“洪山仁，你绰号大善人，善人的心肠让海狗叼走了？如果老支书出事了，老子把你当成破竹篙，一折两段！”

洪山仁瞪圆了血丝蠕蠕的双眼：“耿涛，你懂不懂党的组织生活规矩，在支部会上撒野骂人？”

耿涛挥起了石锤似的拳头：“老子不但要骂你，老子还要揍扁你！”

“耿涛老大，不要越轨！”智哥儿连忙拦腰抱着耿涛，把他硬按下去。

洪山仁继续发喊：“耿涛，你破坏党纪，我要开除你的党籍。”

智哥儿转过身来，厉声说：“洪山仁，处理党员要支部大会通过，你个人无权决定，这也是党纪。耿涛老大方法不对，但他不同意你的做法，也有道理。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是正确的。但是，你不是在搞经济承包责任制，你是把集体生产资料窃为己有，把全公司劳动力变成个人赚钱工具。不错，你如果生产和管理有方，使公司盈利，个人可以增加收入。但是，盈利是全体渔家创造的，大家都应该增加收入。你只能拿到一个管理者的劳动所得，不能占有全体劳动者创造的利润。还有，你是共产党员，应该带领全公司渔家致富，而不能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再者，谁知你准备把公司船队引到什么航道上？”

洪山仁像被海蛇咬着喉咙，呛得直翻白眼，生硬地说：“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的经营政策，是经过区委领导直接批准的，它是礁石缝插桅杆，定了。况且，在我们支部，有半数党员支持我的承包政策。”他转向白底船老大丁叔和机帆船老大洪湖：“你们说是吗？”

丁叔和洪湖犹豫了一下，点点头：“既然是区委领导同意的，我们也同意。”

像陨石砸鱼群，会议哄地散伙了。

十三

一个多月后，洪山仁公布了承包政策，安排了劳动力，分配了船只和渔具，带着侄子洪湖，来到东海之滨，急步奔向市农业银行。

洪湖的上身显长双腿短矮，而且长年站在随浪晃荡的海船里，在平坦的市区街道行走，也显得颠颠蹶蹶。他不无焦急地询问洪山仁：“叔叔，我们直接找到市农业银行行长要巨额贷款，他会批准吗？”

洪山行掏出一张条子，说：“着，扬花区区委书记钱新替我写了介绍信呢。钱书记和路行长的关系啊，狗鱼胶贴狗鱼胶，紧密得很呢。”

洪湖：“可是，现在有铁硬的规定，贷款单位需要财产抵押。”

洪山仁：“我们公司有几百条船，价值几百万元，可以抵押。”

市农业银行是座巅顶摩天的大楼，铝合金门窗嵌着茶色玻璃，显得庄重典雅，洪山仁和洪湖乘坐电梯升到二十层楼上，走进装饰华丽的行长办公室。

路通行长五十多岁，身体单薄，肤色浅白，眼镜后边的眼眸却异常黑亮幽深，他仔细看完扬花区区委书记的来信，沉默地说：“哦，洪山仁支书是钱书记的表弟。”

洪山仁忙不迭地点头哈腰：“是是。”

路通：“你们要求三百万元的生产贷款，这是笔巨款啊，要有超过三百万元的财产抵押，到时如果还不起，可要坐牢啊！”

洪山仁大巴掌拍得胸膛噗噗响：“放心，路行长，我们花岗渔业公司有五百多条渔船，固定资产六百多万元，全部抵押给银行。这是我们的财产抵押书。”他掏出事先写好的财产抵押书，交给路通。

路通看着财产抵押书，不冷不热地说：“哦，还有公证处盖章，手续倒是完备的。最后剩下的，是我批不批给你们贷款了。”

洪山仁心领神会地笑了笑，说：“行长，我从海里带来鲜鱼鲜虾，交给浏洋饭店加工，请你前往尝尝鲜。至于贷款条件嘛，到饭店里谈吧。反正，我亏待不了朋友的。”

路通推辞道：“那不好，我怎能……”

“嘿，现在的形势，这算什么？走吧！”洪山仁不容分说地攥着路通的手臂。路通半推半就地跟他走了。

两刻钟后，三人进入浏洋饭店的大厅里，厅角偏僻的雅座上，摆满整桌的花皮白肉的石斑鱼、红壳长须的龙虾、红膏赤卵的梭子蟹、血色绯黄的珍珠贝舌、银鳞晶亮的鱼鲂、金甲闪耀的黄瓜鱼，珍贵海珍，应

有尽有。

一阵谦让后，路行长和洪山仁叔侄忽忽举筷，频频碰杯。吃得酒醉之际，洪山仁看看周围无人，凑近路通，悄声地说：“路行长，我决定，绝大部分的贷款，我偿付低利息。其中抽出二十万元，我按社会的每月三分的利息额付给你。”

路通一愣，故意反问：“二十万元，三分利息，每月六千元？付给我干什么？”

洪山仁：“嘿，现在的人，什么赚钱的办法都有，用权赚钱的，用钱赚钱的，用骗赚钱的，用色相赚钱的，能赚到钱的就是祖宗，赚不到钱的就是龟孙。你手里掌握着万元亿元的贷款，在不会给国家带来一分半厘的本钱和利息损失的情况下赚点钱算什么。反正，花岗渔业公司是我个人承包的，我个人付给你钞票，谁也管不住。”

路通迷糊的双眼烁烁发亮了一阵，点点头，又沉吟了一下，说：“只是，用给你贷款的名义，每月拿六千元，名义不好。”

洪山仁：“嘿，你木呆，我不木呆。我作为朋友，每月借给你六千元，名正言顺。”

路通笑了。

洪山仁乘机问道：“那么，那三百万贷款，你批准了？”

路通：“你们有六百万财产担保，可以给贷款。”

洪山仁：“再增加二十万元，总共贷给我三百二十万元，行吗？”

路通一掌拍在洪山仁肩上：“你真是滑头鳗，又要那二十万元。”

洪山仁又降低声音：“权当我用三分息，由向社会借款改为要求银行贷款。”

路通：“行。不过，贷款到期时，本钱利息都要还清，不能让国家有一分一厘的损失。”

洪山仁：“那当然，更不能让路行长负责任，受处分。我也不想去

坐牢。”

宴会继续进行着。路通深思熟虑地说：“山仁兄，大海是黑面贼，狂风恶浪不仅会叫您十网十网空，而且可能淹没整支船队呢！我们三百二十万元巨额贷款投进去，真担心颗粒无收啊。你有没有保险的办法？”

洪山仁一鼓掌：“路行长，你和我是一落里泊船，想到一块儿了。我准备到保险公司申请保险，只是和保险公司的头头不熟悉，不知他们同意不同意搞群众渔业的保险？”

路通兴奋地说：“这好办。农业银行和保险公司是兄弟单位，我和保险公司的阮元经理是儿女亲家，你们去找他，我同时打个电话给他。”

“好！”洪山仁蹿直身子，差点把宴桌撞翻过去。

送走了路通，洪山仁和洪湖径直奔向市保险公司。洪湖忐忑不安地问：“叔叔，刚才在酒宴上，我不好插嘴，怕搅了你的事。可是，扪心自问，你这样做，妥当吗？”

洪山仁的脸上掠过一丝阴笑：“如果路通向政府坦白拿了我的钱，到时候你出来作证，是他强迫我给钱的。我可不想和他一起完蛋。”

洪湖敬佩地说：“叔，你带我来，原来还留着这一手撒手锏。”

洪山仁自吹道：“无谋不君子，无毒不丈夫。”

浏阳市保险公司阮元，年近花甲，圆额圆脸，圆腹圆臀，全身富态。他笑呵呵地让座后，告诉洪山仁：“哈哈，你们的情况，亲家路通来电话介绍了。不过，中国人办事讲个规矩方圆。群众渔业的保险工作，上面还没有明文规定。看在亲家推荐的分上，我又要同意保险。但上面没有同意保险，我又难办。”

洪山仁急了，冲口而出：“阮经理，只要你同意保险，你个人可以在我个人承包的渔业公司投资入股，坐享额外收入。”

阮元笑得更大声了：“哈哈，我是搞负责工作的党员，可不愿越轨搞钱。”

洪山仁：“那么，你家里如有没有工作的闲人，只要到我的公司挂了名，不用上班，拿一份优厚薪金，每人月薪一千元，怎么样？”

阮元放低声音：“我爱人和大女儿在家闲着。不过，你如果要她们当职员，可以直接找她们，和我无关。”

洪山仁：“对对。你就当不知道有这件事。我雇请你爱人和女儿，当花岗渔业公司驻浏洋市办事处人员，负责联系渔货销售业务。不过，我怎样找到你爱人和女儿洽谈呢？”

“哦，我写个地址给你。”阮元刚写好，又停住笔，用打火机点燃了纸条，掏出一张名片，说，“给你亲笔字不好。你凭名片去找我爱人吧。注意，这是我‘爱人’的名片呢。”

洪山仁收下名片，说：“阮经理，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的保险申请内容是这样的，我们公司财产总值六百多万元，要求三百二十万元的保险额。”

阮经理默然想了想，说：“要我这个花甲老人单独负这种责任，确实令我为难。最好市政府分管领导有个态度，我就替你们办理。”

洪湖插话：“哪个市长分管保险工作？”

阮元：“陈副市长。”

听说是陈副市长分管保险业务，洪山仁的脚底像踩弹簧，一蹦三尺高，欢声叫道：“好啊！这项保险工作，是铁钩钩鳗鱼，笃定成功了！”

阮元乘机送客：“那好！洪支书肯定和陈副市长有深厚的友谊，你们马上去找他。”

离开了保险公司，洪湖迷惑不解地问：“叔，你和陈副市长是怎么一回事？”

洪山仁：“我告诉你，陈副市长有两万元的积蓄，放在我们渔业公司投资入股，他每月拿我千把元呢。”

洪湖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洪山仁得意地嘟哝着：“没有想到，这个比海蛇卵还圆滑的阮经理，竟替我谋划的权力和金钱的圆圈，写上最后一笔，成为完整的圆圈。钱书记为了赚钱支持我，介绍我找路行长；路行长为了赚钱给贷款，介绍我找阮经理；阮经理为了赚钱，让我去找陈副市长，陈副市长通过钱书记向我们公司入股，肯定会同意我们公司保险。”

几天后，洪山仁顺风扬帆，顺利地办理了保险。他从银行贷款里领出十万元现金，当即交给洪湖，说：“侄子，你是我的亲人，我的第一次生意交给你了。”

洪湖不解地问：“第一次生意？”

洪山仁：“你驾驶那条大型机帆船，到东海海滨逡巡，用这十万元做本钱，去收购鳗苗和活石斑鱼，养在活水舱和渔网里，载回来交给我。”

洪湖：“鳗苗和活石斑鱼是国家严禁个人收购的，如果被发现了，会当成走私犯判罪。”

洪山仁：“嘿，你个子大得像鲨鱼，胆子小得像虾子。现在的东海涯，搞鳗苗和活石斑鱼走私发财的人，成千上万，又不是我们发明的勾当。”

洪湖呢喃道：“原来，你又在画另一个圆圈……”

洪山仁：“对了！你想想，如果单凭老老实实在地捕鱼换钱，到哪里去弄巨额的生产资金？到哪里弄钱给这些有权的有钱的老爷们？到哪里找到发财致富的路？”

洪湖不无担心地：“可是……”

洪山仁气愤地嚷道：“可是什么？不要忘了，我给你的雇金，比其他船老大高五倍，每月两千元呢。事成之后，我还会付钱报答你的。我们闯海汉，哪一时刻不是拎着脑瓜儿拼命？！跟风浪拼搏，还会死无葬身之地。搞这种玩意儿，起码能保住小命。那样干不如这样干。干吧！”

良久，洪湖吐字缓慢而清晰地说：“大不了像拼一次海暴！我干！”

不过，你暴发后，甭忘记提携我发财！”

洪山仁：“好！我们叔侄俩是一条船上的伙计，同船同命了！”

时光如驰骋大洋的风帆，迅速地飘拂而过，几个月后的夜晚，洪山仁的乌篷船刚要出海，被一场突兀降临的海暴挡在港湾里了。

是夜，海空犹如一座高耸云霄的色彩黝黑的山崖，巍然屹立在船只的前边。暴风席卷着的云彩，似黑色的瀑布，从崖顶翻滚倾泻下来，云烟像一束束黑色水柱扎进黑暗的大海，又从海面冲激而起。

乌篷船似一条深色皮肤的巨鲸，在狂烈的浪涛间跳荡着。被浪水淋得满脸水珠的洪湖，突然冲进船老大船房，说：“叔，老四捎话给你，讲是海绵渔妹被海盗抛在花岗东南方的礁盘上，要你驾船前往接应。”

洪山仁惊得一阵发愣，随后冲出船房，看着外面的海天，焦急地一跺脚：“不好！这样狂的风暴，如果外洋涌起海啸浪，海面水位急骤升高，狂浪会扑上礁盘的。”他急转身朝着洪湖，“海绵是怎样被抛在礁盘的？老四现在在哪里？他为什么自己不抢救海绵？”

洪湖告诉他：“老四因为穷，已经直接参加海盗团伙的走私活动，基本上也变成海盗了，他怎么敢公开露面。他是驾着小舢板，暗地来找我的。他说，海绵已经不是过去的海洋美女，而是毁掉容貌的丑女了。但考虑到过去的情分，求你千万去救她。”

洪山仁：“这么讲，老四是死心塌地待在海盗船里，准备终生做海盗了？”

洪湖：“他是不是终生做海盗，我可不清楚。不过，那神秘的绰号‘老四’，却是海盗们给他起的。”

洪山仁一咬牙，说：“咱们赚钱归赚钱，不能完全泯灭人性。海绵又是花岗的人。救人要紧，出海！”

一会儿后，数十吨位的乌舢船，渔箭一般地射向黑器器的远洋了。

乌舢船朝着东南方行驶了大半夜，次日凌晨，进入了乌贼洋水城。

乌舢船在礁盘四周搜索了两圈，人们的目光巡遍了礁盘的角角落

落，礁盘上杳无人影。

洪湖的拳头擂了擂舵柄：“完了，海绵被风浪吞噬了！”

洪山仁也焦急地说：“而且，海绵如果离开礁盘，落进这么狂猛的漩涡，任她有飞鱼般的泅海本领，也会被埋葬的！”

“伙计们，海绵这苦命的孩子，被海盗劫持了数月时间，抛在这块礁盘上，又让漩涡吞噬了生命，我洪善人一定捐一笔钱，在花岗岛替她建筑风风光光的衣冠坟！现在，风暴已经减弱，风头暴尾鱼群集中，我们顺便在海里抛几网，捞些红虾白鱼，再回去替海绵建衣冠坟！”

在洪山仁的指挥下，乌篷船离开了礁盘，驶向大浪滔滔的渔场了。

十四

日月如黑水洋一般的凝重，又如白云一般的容易逝去。又一段时间过去了，夜晚的海涯，云彩像黑炭一般，一堆接一堆地布满了高天。夜雾似密纷纷的炭粉，漫天飞扬下来。花岗渔业公司的乌篷船在墨绿色的海面晃荡着。船舱里，昏暗的灯光下，乌篷船老大昏船头啃一口鱿鱼干抿一口番茄烧酒。疲倦的夜晚，他的眼窝更显得浑浊。

一阵舢板撞船的声音过来。昏船头慢腾腾地探出身子，看到一条载客舢板拢近乌篷船，一个女子跳上乌篷船后，载客舢板掉转头离开了。面对着钻进乌篷船的女子，昏船头老大无异像在漫漫无尽的黑夜看到一轮皎皎圆月，像在没有绿色的戈壁发现绯绯牡丹，迷糊糊的瞳仁倏然明亮起来。是啊，出现在他眼前的窈窕女，犹如从九霄云天的琼楼玉阁里飘来的仙女，美得使他的几乎僵死的肌体，阵阵颤颤发酥。这美女脸蛋虽然陌生，体形却有些熟悉。他一时想不起她是谁，问：“妹子，你找谁啊？”

妹子细声如丝：“老伯，我找海绵姐。”

“你是海绵的什么人？”

妹子支吾道：“我……我是南海渔家女，名叫殷水锦，是海绵的表妹。”

昏船头吃了一惊：“啊？你是海绵的表妹，从遥远的南海到这里找海绵？”

殷水锦点点头：“我的命运和海绵姐一般，家船被风暴倾覆了，父母被恶浪里吞没了，海涯苍茫，举目无亲，只有来投奔海绵姐了。”她看了看船舱，发问，“老伯，海绵姐不在家船里？”

昏船头像沉重的礁石坠降下去，昏瘫瘫地坐在舱底，含糊其词地说：“坏了！坏了！……”

水锦追问了一句：“什么坏了？”

昏船头的脸一耷拉：“海绵被海盗劫走，抛在东海礁盘上，又在漩涡里葬身了！”

水锦的全身颠簸了一下，竟然迅即镇定下来，似信非信地问：“老伯，你们真的以为海绵死了？”

昏船头一抬头：“你不相信？是花岗党支部书记洪山仁亲自看到的。他那大善人啊，还大发慈悲心，替海绵修了衣冠坟呢！”

水锦愣住了。

昏船头继续说：“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带你到花岗岛，看看你表姐的衣冠坟。”

午夜，乌篷船载着水锦到达花岗岛。海绵的衣冠坟筑在雄伟耸立的海崖巅顶。这是一片铺满圆形的方形的长形的多角形的乱石的荒滩，没有经过精致砌造的坟墓，像一座长形的乱石堆，孤单地坐落着。旷天黑汹汹的云海衬着它，震地的拍崖浪颤着它，刺耳的风啸声伴着它，使它陷身的氛围愈显得凄凉寒森。

水绵在坟前静静地流了很久的泪，才转过身来扶着难过的老人说：“大伯，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收留我这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当养女，兴许，我可以想些办法，帮助你治愈伯母的瘫病。”

老人停止了号哭，不相信地打量着水锦，嘟哝着：“孩子，你真的要扶助我这糟老头子，要挽救我的糟老婆子？”

水锦的泪淋淋的脸庞朝着黑压压的云天，一字一顿地说：“大伯，我就是为了挽救伯母的生命，才……”她仿佛想到什么，没有说完下半截的话。

老人一把握着水锦的手：“你真是我的好心的孩子啊！”

“干爹！”水锦扑地跪了下去，抱着老人的双腿，抽泣着……

从此，水锦就在昏船头的乌篷船里住下来。根据渔业公司承包者洪山仁的规定，年老的昏船头驾驶的破旧的乌篷船，不能到外洋闯风波浪，只能在内港替进港避风的公司船队运鱼载人。就是这样的活计，还是离不开风狂浪器的海洋，置身险恶的环境，有了水锦的帮助，昏船头觉得轻松多了，而且能够多揽些载鱼运客的活计。但是，长期住院治病的妻子陆叶氏，却像漏底的钱兜，永远装不满，需要不停地带去医药费。这使昏船头和水锦的日子，依然负债累累。

时光随着乌篷船漂泊着。昏船头又收留了一个海洋美女的消息，犹如春风吹遍了东海。每逢海暴刮起的时候，渔汉们总是以种种借口，前来一睹水锦的芳姿。因此，人人都熟悉了水锦，个个都愿意拜倒在她的花容玉貌面前。

而水锦的品性，也越来越显得近似表姐海绵。她像水母一般温善柔顺，尤其是那聪敏灵智的心地，常常陷进海市蜃楼般的美幻中。

这天，昏船头老大和水锦看到有船簇从渔场漂来，连忙拢近一条双桅船：替双桅船运输鱼虾，赚些运输费。当青红色的梭子蟹、青黄色的龙虾、铁青色的虎头鳗、青银色的黑鳞满箬满篓地装在家船里，双桅船老大吆喊道：“昏船头老大，你的乌篷船太破旧，少装些，运走吧。”

“昨天，医院又来催你干娘的住院费了，多装几篓鱼，也好多赚几个钱，给你干娘送去。”昏船头对水锦嘀咕着。

“船老大，再装几箬吧。”水锦喊道。

“哈，美人鱼，装得太多，船沉大海，鱼虾没了，你押给我当老

婆，哈哈！”船老大粗野地应道，又挥手卸了几簍鱼虾。

乌篷船向大陆渔市缓缓地前进着。

水锦以痴痴神往的目光，凝睇着前边的海洋，心中涌起一种奇异而无形的力量。

此刻，水锦的感觉里，那股水柱仿佛变幻成一个浑身银辉闪耀的壮汉，在不断地升高……

啊！那些壮汉是谁？

心驰神往的水锦，完全沉醉在美好的幻想中。

但是，一个突然发生的灾难，把她的幻象淹没了。

“水锦，船只超载下沉了！”随着昏船头焦急的呼喊，水锦从沉醉里苏醒过来，离开船头，向着舱位急奔着。当她跳进装鱼的中舱，捞起一篓鱼虾，想往海里抛去时，哗一声，整条船直戳戳地没进海水里了，船只沉没的海面，荡起一圈巨大的漩涡，粗壮的涡流如龙鳞盘旋着，陷身船舱的水锦，被涡流卷得如钻地的钢钎，闪闪转动着，眼前一黑，被整个儿旋没了……

十五

迷蒙蒙的意识，水锦依稀觉得被一条渔索时松时紧地拉出水面，拔到一条大船的舱面。突地，她感到那缠绕自己的渔索，变成粗壮的海蟒，强劲有力地把自己的细嫩的腰身卷了起来，她的丰满的乳房，被一片挺突坚硬的男性胸脯紧紧挤压着，那男性的胸脯还在大起大落地喘息着。她倏地睁开了双眼，发现自己刚才落水后，被漩涡旋得昏厥过去，刚巧花岗支部书记洪山仁驾船路过，洪山仁跃进大海，把她抢救上来。此刻，她正被洪山仁搂在怀里呢。一阵羞涩的灼热的血晕泛上水锦的双颊，她无力地挣扎了一下：“放我下去。”可是，洪山仁的搂抱更有力了。

这时，被其他渔汉救上来的昏船头，大声喊叫：“洪支书，大善人，多谢你救了我们啊！”

洪山仁继续把水锦搂在胸前，同时朗声笑道：“哈哈，我既然是渔家的大善人，就要舍命救人！”他的笑声停止了，双眼凝望着水锦。水锦看到，他的灰暗的眼眸深处，两颗黄壳的火苗跳闪着。水锦再次央求：“放我下去。”冷不防，洪山仁的大嘴颤颤地一张，整个儿压在水锦的小嘴上，叭也吸了一口。洪山仁这才把水锦放到舱面，说：“还好，水锦没有灌进海水。”

一种复杂的情绪，在水锦的心里泛荡着。

这时，昏船头看了看大海，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天啊，我的乌篷船沉了，饭碗砸掉了！鱼没了，怎么赔得起呢！老婆子治病，到哪弄钱啊！我家只有死路一条啊！”

水锦立即明白自家的处境，扶着颠里颠荡的干爹，大串大串的泪珠，从她的眼里滚出来。

一阵混乱之后，洪山仁的眼迷迷痴痴地盯着艳丽的水锦，说：“昏船头老大，我的船里正缺人，你们就在我船里做事吧，你毁船的赔款先搁着，淹没鱼虾的赔款，我替你代付掉。至于伯母的医疗费嘛，日后尽管向我伸手。这样好吗？”

扑通，昏船头跪在洪山仁前边磕着长头：“你真是好心的大善人啊，海神爷会保佑你找到好妻子，生下胖儿子啊！”

洪山仁笑了起来：“哈哈，妻子？我刚和妻子离婚呢！我正想找个好妻子呢！到时候，请你们多多帮忙。”说罢，意味深长地望了水锦一下，又说，“这样吧，我先带你们父女参观我这条新建造的大船，熟悉一下生活环境。”

这条供洪山仁使用的大船，足有数百吨位。它名义上是洪山仁的运输船，实际是豪华气派的海洋游艇。前半截是装货的货舱，后半截是供人居住的宽敞船房。左侧船房是一列房间。第一间是会客室，门口挂着咸水珍珠串成的门帘，一颗颗珠儿放射出撩眼玉色。室内是珍贵的绵羊皮沙发，色彩鲜艳而凝重。紧挨会客室的是卧室，铺在脚下的地毯碧如草圃，贴在四壁的彩绸花案鲜美，天花板上的霓虹灯多彩缤纷，录像机

电视机摄影机整齐排列，雕着龙飞凤舞图案的古色古香的卧床，诱发人们进行远古之幽思。床上的华贵珍奇的被褥，让人享受现代生活的舒适。一张银丝帐挂在空中，根根银丝细微如发，银丝交织成的雪灿灿的光网，仿佛在闪烁着主人富贵的色彩。右侧船房是庞大的舞厅，木砖地面漆色如镜，四壁和顶棚嵌着清澈的玻璃，旋转灯把七彩的光束旋动起来，如一张张鲜艳多色的光网撒向地面。一组音响设备播放着悦耳的音乐，几排雅座上搁着法国白兰地，供疲倦休息的舞者饮用。

被洪山仁的富裕景象惊得目瞪口呆的水锦，又被洪山仁拉进餐厅里，在旋转式餐桌房坐下来。洪山仁笑咪咪地招呼：“水锦妹子，今天设个便宴，算我做兄长的尽点情谊。”

一盘盘原先备好的美味佳肴，挨挨挤挤地排满桌面，有琼浆玉液般的鱼脑汁、红绯绯的燕窝丝、血鲜鲜的蟹膏、乌灰灰的墨鱼饼、软绵绵的鲍鱼胶、白雪雪的鲑鱼肉，大海洋的珍品，应有尽有。昏船头和水锦虽然长在大海吃在大海，却从来没有一次性吃过这么多佳肴，不由尽情地品尝了一番。

就这样，水锦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和干爹在洪山仁的运输船做伙计。她名义上是运输船做饭的“掌薄”，实际上是无事可做的闲人。因为船里还有两个炊事员。她每月领到丰厚的薪金，心里觉得惭愧，前往催促洪山仁，另配她做些渔活。洪山仁总是笑咪咪地凝望着她，道：“把你养得白嫩嫩鲜艳艳的，有什么不好？”

又是一个风暴汹器的夜晚。倚在船舷的水锦，面对的海天越来越暗淡，被暴风卷乱的乌云和墨浪，犹如大群大群的肤色深浓的兽类，从云海水山里奔突而出，张牙舞爪地撕扑着，穷凶极恶地吼叫着。这无边世界的黝黑的角落，变成了兽类横行的天地。

蓦然间，水锦的心里一阵惊喜。她的目光，射向另一侧海涯。

那里，海暴还没刮到，正出现海涯罕见的夜佛光。那是高空阳光对夜海的折射，白映映的光团，像燃成一团炽白的烈焰，银熠熠的光线穿透浓重的云雾，整片海天变成冰板堆砌的世界，纯净无瑕，皎洁生辉。这静态而雪白的世界，也有动态而模糊的影像，这随着猛烈流动的空气而飘忽的光色，纤细的如半裸着姣美体态的婀娜舞女，粗壮的似穿着白衣素裤的舞男，正在成双成对地挥着美好的舞姿，唱着幸福的歌曲，醉在迷人的时辰里。

顿时，水锦的心也醉了……

不知什么时候，昏船头走到水锦的背后，突然唤叫着：“水锦，洪山仁真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父女的大善人啊！刚才，他嘱咐我，今晚海暴袭击港湾，他乘舢板去检查全公司船队是否安全停泊在近海，不回运输船过夜了。他讲我们住的船舱又黑又闷，盖的棉被又破又旧，让我们中的一个，今晚住进他的豪华卧室，享受享受生活。我是个差不多进棺材的老朽，你是前途如花的青年人，未来的日子会过好生活的，今晚你就去吧。”

水锦心里一动，情不自禁地迈向洪山仁的卧室，又回过头来，不放心地问：“干爹，洪山仁老大真的不回来过夜了？”

“唉，他说得真真诚诚，我听得明明白白，他不回来过夜了。他就是回来了，他那样菩萨心肠的大善人，还会对你怎么样？”昏船头说着，关起卧室的门，管自走了。

外面，风暴继续扑击着大海和船只。卧室内，水锦脱掉外衣外裤，整个儿偎在花团锦簇般的被褥上边，华贵的卧室，柔软的被褥，使她身心荡起阵阵的温馨和迷醉。

甜醉的心境，使她忘却了一切。狂嚣的暴风，变成了低哼的悦耳的催眠曲，使她进入了芬芳的梦乡。

当她的美梦香甜地延伸时，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裸体上仿佛压着一块刚硬而沉重的礁石。礁石在自己身体上慢慢滑动，凸出的石棱子，像人的手掌一般，抚摸着她的肉体，捏弄着她的乳房。

“啊——”她惊叫了一声，从床上蹦跳起来，睁眼一看，华艳的被褥上，一个从她的胴体上滚下来的男子，全身一丝不挂，也许是色情的勃发，肤色显得格外赭红。他是洪山仁！

她又看看自己，连唯一遮羞的胸罩和衬裤也被扯在地面，立即明白了一切。

“啊——”她又凄厉地叫了一声，胡乱地抓起一件外衣，一边往身上披盖，一边乱步冲出了洪山仁的卧室。

“水锦妹子，你回来，我喜欢你，我愿意娶你……”洪山仁从床上爬起来，胡乱地套上衣服，从后面追上来。

冲到舱面的水锦，只觉得眼前的海天一片漆黑，黑暗里忽闪着无数墨色的山魃海魅，它们在互相残忍的厮杀中，发出惊心触目的嗥叫声。她没有辨清哪里是舱板、哪里是海水。她感到自己陷身在黑暗的天地，被大群大群墨色的山魃海魅围困着。她拼命地奔逃。哗！她一脚冲出船舷，溅落在大海里了，汹涌的浪头淹没了她！

十六

水锦并没有被恶浪淹没，而是借助浩浩荡荡的海流，向远方的海岸泅游着。

生命幻化成感觉强烈的力量，迎着黑黝黝的浪山和白花花的湍流，拼搏！

喘息。疲惫。沉没……

紧急关头，头部再次从绿幽幽的水底浮出了水面。光线迷离的双眼，在广阔而昏暗的夜空，看到一角辉煌的景致。那是停泊着众多船只的庞大船簇，舱面的渔灯有红彤彤的金映映的白闪闪的绿湛湛的，在苍穹中映出一大片异彩纷呈的光域，那样的强烈刺眼，那样的灿烂夺目，那样的绚丽多彩！一座黑嶙嶙的塔形礁柱，背对着这片灿烂的光域，被墨绿的浪山撞击着，被雪白的急流席卷着，直挺挺地屹立着。

一种奇异的感受在水锦心里升发起来，一股湍流似的力量泛着，全身哗地向上冲腾，如礁柱屹立在狂风恶浪之间。

生命的力量，在朝着灿烂的希冀的前进中，膨胀着，她终于爬上了那座礁滩。

这时，天已亮了，雪白的晨曦映照着黑褐色的礁滩，礁滩中心的礁柱更显得挺拔高耸。礁柱的巅峰，是一座两米多高的航标灯塔，灯塔旁边搭着草棚，显然是守灯人的临时休息地。水锦拖着湿漉漉疲沓沓的身

体，向灯塔迈步，寻觅着守灯人。

这座礁岛的灯塔，是花岗岛通往渔场的航道照明灯，在每年固定的渔季，周围的渔场鱼虾旺发时，花岗渔业公司总要派人前来点灯守灯，为众多的船只引航。眼下，被公司承包人洪山仁派来守灯的，是花岗的智哥儿。这时，智哥儿起了大早，在一堆乱礁间捉捕鲍鱼，他蓦地看到了一条熟悉的婀娜姣好的背影，正在朝着礁柱上的灯塔踉跄着。他像被浪山撞中的扁舟，全身猛烈一震，眨着疑惑的目光，仔细端详着。天啊，真像海绵妹子的背影！难道是海绵妹子的阴魂不散，上礁滩团聚？

智哥儿终于抑不住鱼油般沸腾的情愫，颤声地呼喊：“海绵妹子……”他一边喊着一边奔跑，像红鱼展开宽阔的胸怀，双臂把水锦搂进了怀中：“妹子，我好想你啊！”

水锦迅转地转身抬头，看到智哥儿的脸庞，竟然像搁礁的海蜇，软酥酥地瘫在智哥儿的身上。她的清秀的脸颊，一颗颗晶亮的泪珠滚动着，不知是海水还是泪珠。她的因为被海浪冲洗过而显着紫青色的双唇，颤颤地张开，又颤颤地闭合，仿佛有满腔的话语要倾出来，又难于诉说。良久，只发出微风般的哼哼声：“智哥儿……”

智哥儿被水锦的情态迷着了，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你不是海绵妹子？你怎么认识我？”

水锦的神情骤然变化，犹如红虾陷在鳗嘴里似的，身子从智哥儿的怀里挣扎出来，雪白的牙帮咯嘣一咬，嘴角泛出一抹鲜红的血丝，语调由颤然变为铮铮有声：“对，我不是海绵！海绵是又脏又丑的弹涂鱼！海绵早就死掉了！她就是没有被大海吞没，也没有脸面活在世间，更没有脸面来见你们了！”

智哥儿的浓黑的眉头迅速拧拢起来，墨黑的眼眸亮起黄闪闪的火苗，伸出粗壮的大手，一把绞起水锦的胸襟，仿佛要把她掷进大海一般，怒喝着：“你是谁？你竟敢污辱我的海绵妹子！她是天上人间都寻不到的好女子！你再向她泼臭水，老子不把你撕成碎片喂鱼，不是海的儿女！”

不料，水锦的身体向智哥儿凑过去：“你动手杀我吧！我想死在你的手里！杀啊！杀啊！”

智哥儿莫名其妙地发愣着，慢慢地松开了水锦，嘟哝着：“你说啊，你到底是谁啊？”

水锦边哭边答：“嗯嗯……我是命比盐卤苦的女子。我是海绵的……不！我是另一个新人……”

智哥儿又发怒了：“你胡说！你不是海绵！你想欺骗我？你给我走！”他吼着，冲了几步，把搁岸的交通舢板蹬进水里，又喝道：“你乘舢板走开！”

水锦一步一步地迈向舢板。泪珠，一颗接一颗地坠向地面。她踩进浅水里，猛地拎起舢板前的铁锚，哗地撂进了船舱。白花花的浪头推着舢板，迅速地漂向浩瀚的外洋了。

智哥儿怒不可遏地冲过来：“啊？你让舢板漂走？你想叫我死在荒礁上？你到底想干啥？我饶不了你！”

水锦迎上前去：“你打吧！你杀吧！反正，我也不想回到苦难的人间了！我在那里也没有路可走了！你不打我，你不杀我，我就陪你住在这座荒礁上。”

智哥儿：“你这厚颜无耻的女人，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人？”

水锦：“你不认识我，我却了解你。满海渔哥都赞誉你。至于我，我，我是海绵的表妹水锦。”

智哥儿惊呆了：“你，你是海绵的表妹？”

水锦点点头。

智哥儿自语着：“怪不得，你和海绵的体形这般相似。前些日子，路过这座礁岛的渔哥们告诉我，海绵的表妹在家乡孤苦伶仃，到花岗投靠表姐，又没有生活的着落，被洪山仁留在运输船当伙计了。”说到这里，他突然想到什么，问，“咦，你怎么会到这座荒岛来的？”

水锦的双眼，向着漫海的滚滚恶浪，抽抽泣泣地哭诉起来：“我没有想到，那自称大善人的洪山仁，是个白皮黑心的海兽……”

听着水锦哭诉的情景，智哥儿愤怒填胸，咬牙切齿：“这个人面兽心的伪善人，当初仗着他表哥钱新的权力混进共产党的队伍。窃据了党支部书记的职位后，把花岗搞得乌烟瘴气。但是，共产党的红旗还在中国大地高高飘扬。水锦妹子，相信共产党，到上级去告状。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有告倒洪山仁，花岗渔家才能扬眉吐气，你也能找到幸福的航道。”

水锦思忖着，犹豫地问：“去告状，会有效果吗？”

智哥儿焦急地斥道：“你和海绵姐妹俩，真是水吹浪打的水母，身体柔弱，心性也柔弱。做人要像铁船头撞浪，不撞它个粉身碎骨不罢休。何况，洪山仁违法乱纪的证据在你手里，你怕什么？”

水锦巡视着四周：“可是，我们陷身在荒礁上，一时半刻离不开。怎么办？”

智哥儿：“延迟十天半个月的，不要紧。总会有船只路过这里，你乘船到乡党委和区委，告倒洪山仁。我只要找到替我守灯的人，也到上级告状。”

水锦看着古荒漫漫的礁滩，难过地问：“智哥儿，你为什么离开渔船，到荒岛守灯？”

智哥儿愤愤地说：“洪山仁掌权后，把老支书发配到大洋深处的荒岛，说是让他看守渔场里的船只。他迫我离开渔船，春汛到桃花礁，替捞墨鱼的船队守灯。夏汛去黑牛礁，替追捕黄鱼群的渔船守灯。秋汛居住在清风礁，让航标灯为兜捕龙虾的流网船引航。冬汛登寒潮礁点灯，为追寻带鱼群的船队服务。眼下是春汛，我又来到这座桃花礁。那面善心恶的洪山仁，根据四季轮回，在海里划了个圈子，把我围困在圈子里，想让我在狂风恶浪里吃苦头。殊不知，反正要有人在艰苦的荒礁守灯，我能干这份渔活，心像航标灯，又热又亮。共产党员，能为渔家服务，葬身荒礁都情愿。”

水锦的冰冷的肌体，犹如浸入盛夏的海流里，热灼灼的……

海洋的风风浪浪，时时笼罩着桃花礁。然而，水锦的心地，却怀着一种神秘又强烈的向往。

这天傍晚，遥远的水天连接的地方，呈现一圈圆弧线。桃花礁水域变成海的中心，似乎正在忽忽坠落。于是广漠的海面剧烈倾斜起来，飞快奔泻的海水聚成一座座峰峦，以摧枯拉朽的姿势驰近桃花礁。

水锦突然想到，曾几何时，自己也在这种相似的景象里，产生着遐想和希冀。此刻，她心里忽闪着悠悠的意念，难道自己盼望的能够在海洋造就灿烂美景的，是身边的智哥儿？

于是，一种强烈的意念，促使她急于获得智哥儿。

当智哥儿向她走来时，她水灵灵的眼睛飞快旋动着，捂着腹部呻吟：“啊哟，几餐没有吃了，智哥儿，一起下海弄些鱼虾备饭吧！”

面对浪涛汹腾的海洋，智哥儿跃进了海水。水锦的嘴唇娇嗔地一撇，也跟着潜进海里。海底出奇地宁静，像一幅白灰灰的丝帘张挂着，密密麻麻的水泡像珍珠镶在丝帘上。水锦发现，一条黑背白腹尖头圆肚的海豚，慢悠悠地向她游来。她一头钻出水面，故意朝着旁边的智哥儿喊道：“哥，一条噬人鲨向我袭来了！”喊罢，一头扎进智哥儿的怀里，灼热的脸庞贴近智哥儿的脖颈，丰满的胸脯在智哥儿的身上揉动着。然而，智哥儿没有任何保护她的意思。而且，她觉得自己搂着的，不是血气如火情欲似潮的男子，而是一截僵冷的木头。她知道，把海豚说成噬人鲨，骗不过闯海汉。可是，智哥儿竟然对她没有丝毫的眷恋，这使她伤心极了。

回到桃花礁，天全暗了。这次，心情忧郁的水锦，也像一截僵冷的木头，呆呆地坐在黑漫漫的礁滩上。倒是智哥儿勤快地攀到灯塔旁的茅棚里，搂出一大捆干燥的柴火，在暗滩燃起渔家篝火。在暗荡荡的海天，红映映的渔家篝火越烧越旺。智哥儿呼唤道：“水锦妹子，看你浑身湿淋淋的。快凑近篝火，烘干衣裳。”

水锦心里一动，感激地凝望着智哥儿，拢近了篝火。跳闪的火舌，把她的冰凉的身体舔热了，也把她的僵冷的心舔热了，她重新活跃起来了。她斜睨着旁边的智哥儿，咬了咬牙，沙沙几下，剥下了贴在肉体上的湿衣湿裤，用木头支在篝火旁边烘烤着。她不无欢悦地欣赏着自己的白皙如玉细嫩如雪的裸体，又骄傲地一昂首，让美丽的裸体在智哥儿的眼前扭拧显耀着。

可是，智哥儿低低地俯着脸，毫无所动地盯着地面。

然而，灵敏的女子却看到，智哥儿的喉结在一上一下地活动着，似乎在吞咽着贪馋的唾液，抑制住火焰般的青春情欲。

感悟的力量，呼地撑直了水锦的身体。她绕着篝火和智哥儿，跳起了渔舞。她的脚步像渔家的鼓槌点着地面，她的双腿似银色的白鳗缓缓地弯曲着，她的腰肢如柔软的带鱼扭摆着，她的乳房若丰圆的水母起落着，她的脸蛋像硕大的珍珠，在黝黑的海天熠熠生辉。她用银铃般的声音哼着动情的渔歌：

网梭

舞起了圈圈柔柔的海风

寂静

心里响着隆隆的涛声

暗夜

流泻着雪闪闪的月晕

渔网紧贴在银河般的天坤

网眼装着一轮迷人的圆月

圆月在织网女的眼前闪耀

又映进她的明亮的眸镜

哦

这是织网女的心灵

怀揣着一个个明亮的月轮

在心窗映现着灿烂的光景

急流在远洋冲滚

狂涛在深海翻腾
心里的闯海郎啊
用生命挥成的舞姿五彩缤纷
织网女的心透亮透明
前途如花似锦
航道却充满翻船的暴风
美丽的织网女啊
白昼的等候多么坚贞
黑夜的思念充满光明
恋情像无尽的海流
漫无尽头地伸
.....

边唱边舞的水锦，不停地窥探着智哥儿。她终于发现，智哥儿的胸脯，如潮汐大起大伏着。她清楚这是感情在膨胀。她不愿失去良好的时机。她舞近了智哥儿的旁边，一边倒进他的胸前，一边情切切地说：“哥，我要把一切都给你.....”

她感到，智哥儿的双臂，像紧箍儿一般箍着她的肉体。

同时间，搂着水锦的智哥儿，刚要把水锦压在地面，心里忽地闪出一个模糊的倩影，而且，这倩影越来越清晰美丽，哦，她是被大海夺去的海绵！

“啊——”智哥儿发出了痛苦的吼叫，猛地把水锦推得踉跄倒地，自己向黑暗的远方冲去了。

“呜呜.....”水锦悲痛欲绝地哭泣着。

十七

这天，暴风远远挺去，黑云依旧罩天蔽日。洪山仁的巨大的运输船，带着两条小不丁儿的白底船和海里溜船，来到了桃花礁。

洪山仁跳上桃花礁，不由呆着了。他看到，守灯塔的智哥儿挥动着自织的手网，往海里兜着小鱼虾。水锦跟在智哥儿的背后，捞起小鱼虾，用渔刀扫鳞斩鳍剖腹剔肚，洗净煮熟后，当作食物。洪山仁欢声喊道：“水锦妹子，你没有出事，谢天谢地。那晚，你不慎落海后，我立即动员全公司船只，遍海寻找。我也亲自驾驶运输船，淋浴多少咸水浪，好几轮昼夜没有休息，在大海找你。找不到你，我急得想跳海自尽呢！”

水锦和智哥儿愤愤地盯着洪山仁。

洪山仁一阵尴尬，随即镇定下来，指着背后的昏船头、白底船老大丁叔、海里溜船老大耿涛，说：“水锦妹子，你不信我的话，就请问他们吧。”

昏头船连忙搭腔：“孩子，洪山仁老大说的句句是实话。自从你坠海后，他连心都急得快蹦出喉口跳进海里。日夜像热锅的鱼虾，不得安宁，驱赶大伙寻找你。海神爷保佑，使你安全脱险。回运输船吧，我们回去。”

智哥儿焦急地阻挡道：“水锦妹子，你不能回运输船。”

洪山仁的脸庞抽搐了几下，似笑非笑地问：“智哥儿，你不让水锦回去，想叫她留在荒礁上陪伴你？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种荒礁，是水锦妹子生活的地方吗？水锦妹子，听你干爹的话，回运输船，我会让你过着如花似锦的生活的。”

水锦一字一顿地应：“我是要回去。不过，我不是下运输船。”她转向海里溜船老大，“耿涛老大，我暂时住在你的船里，行吗？”

耿涛一拍胸：“行！只要你不嫌弃，我就欢迎。”

水锦不由分说地跳上了海里溜船。头尾尖刺刺的扁舟载着水锦，向

扬花岛方向驰去了。

洪山仁带着丁叔和昏船头回到运输船，又忌又恨地骂道：“智哥儿那鬼头，不知耍弄什么阴谋诡计，离间我和水锦妹子的关系。他是白皮黑心的乌贼鱼，莫非想把水锦当老婆。”他自我掩饰地骂了半晌，吩咐伙计弄些酒菜，和昏船头、丁叔停船饮酒了。

三人一直饮到深夜，昏船头年老体弱不胜酒力，昏沉沉地卧在沙发上睡了。不一会儿，丁叔也醉倒了。百无聊赖的洪山仁，随手打开收录机开关，想播送一段音乐，刺激自己的情绪。不料，里面正在广播气象节目，便顺手关掉。

此时，在灰暗的灯光下，洪山仁的眼角，抵起阴暗的冷笑。

次日，阴云密布，露雨纷飞，寒气袭人，一派强海暴来临前夕的景象。运输船的伙计们聚在餐厅吃饭。洪山仁走进餐厅，大声呼唤：“丁叔，丁叔在吗？”

大伙看着洪山仁。丁叔从人群站起来：“我在这里。有什么吩咐？”

洪山仁大声说：“吃饭后，你回白底船去。现在是春汛初期，风暴很多。从今天起，你驾驶自己的白底船，专门负责向桃花礁上的智哥儿和鸬鹚礁上的老支书送生活用品，报告气象情况。我这人啊，待人之心比鲢鱼汤还甜美。虽然智哥儿和老支书处处和我做对头，我可是时刻惦念他们的生活，常常关心他们的安危。”

人们的脸上，泛出赞赏的笑容。

丁叔来到洪山仁卧室，问：“山仁，是要专人给智哥儿和老支书送给养，传气象消息。我这就要去买生活品，给他们送去。不过，我的钱兜儿穷光光的，没有钱垫支。是他们自己掏钱，还是你这个承包人支出？”

洪山仁：“我知道你会找我询问这事儿。你啊，真是张飞做事，火急得很。眼看天气变恶了，你那小白底船出远洋找人，会不会出事了？你还是先护住自己的小命吧。”

丁叔惊得目瞪口呆：“你的意思是……”

洪山仁烦躁地打断他的话：“甭说了。把话意挑明了，有什么意思！你走吧。”

丁叔刚离开船房，就像喝醉了酒似的颠晃了几下。他的心，像一团乱麻。洪山仁不让我出海是什么意思？天气预报有半个月以上的强风暴，智哥儿和老支书困在荒岛，会活活渴毙饿死。风暴如果掀起海啸，势必会淹上荒礁，冲走智哥儿和老支书。难道洪山仁在公开场合摆脱自己责任，暗地里阻止我出海，要置老支书和智哥儿于死地？心比海蛇还毒呢。当初，眼看老支书把渔家带到穷路上，也担心智哥儿会驶老支书的航道，又照顾洪山仁是我的亲戚，我投了洪山仁的票，实指望他会让渔家过好日子。他当支书快一届了，渔家照样一贫如洗，他倒富得流油。虽然说，他给我的报酬，比其他渔家高多了，可我也不能为了几个钱为虎作伥，帮助他置老支书们于死地！我还是共产党员，不能见死不救。

晌午，洪山仁正在优哉游哉地吃鱼喝酒，洪湖急匆匆地进来，说：“叔叔，听渔家说，丁叔出海找老支书和智哥儿了。”

“啊？”洪山仁气得一拳插在桌面，“谁让他出海的？”

洪湖指着海天说：“天色海况都很恶，不知你收听气象预报没有，到底有多少级风暴？如果是六至十级，丁叔的白底船还能抗住。如果是十至十三级风暴，就会掀起海啸，不要说白底船会被倾翻，就连桃花礁和鸬鹚礁也会被淹没的。”

洪山仁含糊其词地应道：“十二级海暴罕见得很，总不会凑巧在这时刮起来。”

洪湖：“不管怎么说，要派大船把丁叔追回来，他可是我们的人。”

洪山仁：“我们的人？我看丁叔像隔夜的银鱼，外表闪亮内身臭，有些变了。眼看支部又要到届选举了，他保不准会投智哥儿的票呢。”

洪湖攥起拳头：“他敢这样干，你叫他把多得的酬金退出来。”

洪山仁一挥手：“算了，给人的钱财像泼出的水，不收回了。至于派船追他嘛，我看也算了。海暴又不是他的冤家，刚刚去吞噬他？再说，就是遇到强海暴，也是他像瞎眼鱼，自己往网里钻的。来，来，你

也不要杞人无事忧天倾了，喝酒，喝！”

叔侄俩亲亲热热地吃喝起来了。

下午四时左右，载着淡水食品出海的丁叔，刚刚驾着白底船进入桃花礁水域，猛烈的海暴刮到了。

那一团又一团的乌云，像无数墨色的巨浪铺满了高天，在暴风的推动下，满天翻滚着，从稍显明朗的天缝滚落下来，乱纷纷地砸击着大海，海的墨蓝色的躯体支离破碎地溅射着，盖头盖脑地倾在白底船舱面，扁舟似一块小不丁儿的海漂儿沉浮着。

丁叔的心像跳鱼儿蹦跶着。万一船只沉没，自己葬身水国是小事，不能到桃花礁接走智哥儿，尔后同智哥儿一起前往抢救老支书，那就会失去两条宝贵的生命啊！丁叔凭着满辈子闯海的经验，竭力保持着扁舟的稳定。两刻钟后，扁舟艰难地漂近桃花礁了。

丁叔看着桃花礁，再次惊呆了。

桃花礁四周广阔的乱石滩，已经被如山的浪涛淹没了。就连高耸入云的礁石岛，大半截也没进水里，浪涛如飞龙一般扑向它，在它的露出水面的巅峰一团接一团地爆炸着，仿佛要把它和灯塔全都炸塌了似的。

扁舟如果贸然接近礁石，肯定会被恶浪卷起来，在礁岩上砸个粉身碎骨。唯一办法，只有跳上小岛，用缆绳拴住，让船只停泊在适当的位置，然后攀上礁岛顶部，找到智哥儿，和他跳回船上，双双前往更加遥远汹嚣的外洋，接走鸬鹚岛上的老支书。可是，万一跳上礁岛时，被掀天的恶浪卷进去，死无葬身之地啊！长了闯海汉的魂，宁可自己丧身，也要让渔家兄弟生还！

丁叔想定主意，一手抓起连接扁舟的缆绳，在腰间盘旋了几圈，快步冲上高昂的船头，猛力一蹬，身体凌空飞跃起来。可是，当他快要落在块凸出礁岸的岩头时，一条雪白的飞龙浪从身底的海面喧腾掀上他的头顶，把他整个卷进去了。丁叔全身本能地向上一蹿，借助卷浪的甩力，扑地跌在礁岩上。他觉得后脑勺被刚硬的礁岩猛地砸了一下，一股灼热的血液淌了下来。他忍着痛睁眼一看，礁岩外的海面，浪头接踵扑来，时刻都会把他卷进大海。他竭尽生命的余力，就地一滚，下半身直挺地插进一条礁石缝里。海流推揉着不远处的白底船，缆绳猛地拽着他

的腰部，仿佛要把他从石缝里拖出来，掷进沸腾的大海，他啊啊地呻吟着，将下身越来越深地插进石缝的底部。而这时，后脑勺的鲜血汨汨不止地淌满了礁岩。他只觉得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丁叔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在焦急地呼唤着他。他拼命地睁开一条眼缝，影影绰绰看到了智哥儿的身影。一种生命的最后的意识，在丁叔的心里泛着，他微微翕动着双唇，发出低低的声音：“快驾白底船，到鸬鹚礁，去救老、支、书！”说完，他的头慢慢地歪斜过去，停止了呼吸。

“丁叔……”智哥儿悲痛地哭号起来……

十八

鸬鹚礁，位处东海深处，形如昂首翘尾双翅横展的鸬鹚，浮在浪山水谷间。鸬鹚岛的四周，是优良的定置网渔场。春夏秋冬，花岗渔业公司的渔船，用桉木锭把定置网固定在海里，网袋兜捕着随潮涌来的大鱼小虾。渔船捞出鱼虾后，需要运往远方渔市出售。因此，老支书长年居住在鸬鹚岛，守卫海里的网具，防止海贼的劫掠。

风暴已经在鸬鹚礁海面刮了两天两夜了，无边碧绿的大海看不到绿色了，全都铺满巨大的白色的棉垛似的浪团。棉垛似的浪团从海的深处翻出来，冲进低空的灰色云雾里，轰隆隆地滚动着。正值涨潮汐时刻，海平面越涨越高，浪团纷纷滚上低俯的鸬鹚礁，礁岛的大部分全被淹没了，唯有几十块黑嶙嶙的礁棱子凸出海面。老支书单诚居住的茅棚，以及赖以生存的食品淡水，早就被冲得荡然无存了。此时的单诚正躲在稍大的礁石后边，躲避着恶浪的扑击。一团团浪涛，肆无忌惮地翻滚而来，猛烈地砸在礁岩上，白色的肢体粉碎了，密纷纷地飞向天空。礁石后边的单诚，被冲得仰面八叉地倒在地面，身体浸在水里，卷黄枯瘦的脸庞，在浪水里沉浮着。当风浪退却时，他踉踉跄跄地爬起来。他的遮身的衣襟渔衣和宽筒笼裤，已经被风浪撕碎了，一块块破布条垂挂着。他的外露的干枯瘪巴的身体，也被礁棱子划出一道道血渍鲜红的伤痕，连四周的海里也泛着浅红色的血水。他的腹部陷成一个深坑，胸部的肋骨一条条地暴突出来，他的嘴唇皱巴巴的，还有横横竖竖的裂缝。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喝了，饥渴比风暴还凶狠地袭击着他。他的深陷的血

丝密布的双眼，贪婪地巡视着四周。终于，他发现了，十几米外的礁岩表面，长着一片黑苔褐藻。他顾不得被恶浪冲进深水海的危险，跌跌撞撞地奔过去。哗，几团浪头接连不断地扑来，他一头摔倒在地面，迎着汹腾的海浪，拼命地匍匐爬行着，地面的尖刺刺的藤壶壳，刺破了他的掌心，阵阵剧烈的疼痛。他顽强地前进着，猛地搂着那块礁岩，在浪头猛烈的倾泻中，双唇贴在礁岩上，乱啃乱咬着附生在礁岩表面的海藻。他吃得太急了，嘴唇被粗糙的礁岩划得血肉淋漓，牙齿咬中海藻中的鲍鱼壳海螺珠，牙龈被震得泛出血丝。但是，他什么也顾不得了，连海藻带鲍鱼壳一起吞进肚子里。

风暴在张狂，潮汐在上涨，海面在升腾，几十块礁棱子也被淹没了。单诚的生命，似乎受到海藻的滋补，重新振奋起来。他看到左侧那块全岛最高的虎头礁，挂着一条没有冲进海里的渔索，突然生出一种顽强求生的念头，连滚带爬地冲过去，抓起渔索，一头捆在腰间，另一头拴住这块突进深水的虎头礁，以便在礁岛全部淹没时，不会被急流冲走。

狂猛的海啸，使海平面继续升涨着，连最后一块石头礁也沉入水里了。连接虎头礁的渔索，拖着单诚，时而在急流里打滚，时而在恶浪里折腾。在漫长而无生之希望的拼搏中，他因为过分剧烈的运动，嘴巴、鼻孔、耳腔和双眼都泛出了鲜血。血水像殷红的绸带挂在眼仁和瞳孔的外面，视线穿过绸带，但见浩瀚汹腾的海天一片晕红；灰白的云彩变成硕大无比的红牡丹，一团接着一团，铺满了高远的天空。

单诚的身体，已经渐渐地瘫痪了。但他的意识，还顽强地维持着。

然而，一种突然降临的情况，使他来不及思索。那是一只漂过来的白底船。而且，他隐隐约约地看到，驾驶白底船的，是花岗渔村的智哥儿。显然，白底船已经同残暴的风浪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生死搏斗，遍体鳞伤，桅杆断了半截，风帆飘飞了，舵板冲走了，只依仗海流冲泻的力量，朝着淹没在浅水里的虎头礁冲来。一种强意识，如电流从单诚的昏昏的脑海里闪过：如果白底船继续冲来，势必会被浅水里的虎头礁撞得支离破碎。失去了船只，他和智哥儿全都失去了生存的希望。他是个老人，生命不足惜。智哥儿不能死，他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他是花岗岛渔村的希望，要保住他！

白底船如一片秋叶飘近暗礁！

千钧一发的时刻，单诚的全身荡起了神奇的力量，猛地转动身子，向水里一扎，整个儿趴在暗礁上。他要用自己的身躯当软垫，隔开船底和礁岩的撞击。

同时间，白底船里的智哥儿，也透过清澈的浅水，看到黑乎乎的虎头礁，和趴礁救船的老支书。他不顾一切地跳跃起来，一头扎进大海里，向前猛力地游了几下，整个儿趴在老支书的身上，想用自己的肉体，代替老支书，迎接凶猛地撞来的船只。

“啊——”老支书吼叫了一声，右臂死死地搂着虎头礁，左手和双脚一齐用力，把智哥儿推出了海面。

轰！

白底船撞在老支书的身上了！

“老支书……”

智哥儿撕心裂肺地吼叫着，向暗礁扑去。

恶浪张着怒吼的巨口，喷着白花花的水沫，扑向智哥儿和白底船，仿佛要把智哥儿和白底船一口吞没似的。

智哥儿撞开一团团恶浪，一个猛子扎进水底，冲进了虎头礁，虎头礁空荡荡的，老支书早被急流冲得杳无踪迹了。只有一股鲜红的血水，从虎头礁旁边涌出来，在水面泛成一朵红灿灿的花朵，鲜艳地绽放着……

十九

乘坐耿涛的船只离开桃花礁的水锦，当天来到区乡政府所在地扬花岛。她根据智哥儿的意见，决心告状。她先到乡党委，一问，乡党委书记欧阳清到省委党校学习去了。水锦知道，平时乡里的其他干部常和洪山仁大吃大喝，关系密切，向他们反映洪山仁的问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她直奔区委。

水锦来到区委办公大楼的传达室，向白发苍苍的老传达员询问：“老人家，我要向区委反映情况，该找谁啊？”

老传达仔细地打量着水锦，问：“你是不是花岗村的水锦妹子啊？”

水锦吃了一惊：“你怎么认识我？”

老传达拿起电话，说：“是书记吗？我是传达室。书记啊，你前些天交代，如果花岗的水锦妹子来告状，你要亲自接待。现在水锦妹子来了。”

水锦焦急地问：“你是不是跟钱新书记打电话？”

老传达放下话筒，说：“是钱书记。不瞒你说，前些天，花岗村的支部书记打来电话，找钱书记，钱书记在传达室接完电话，立即交代我……”

水锦一阵昏眩，她强行抑制住自己，吆道：“不，我不找钱书记。我要找纪委书记。”

“是谁啊，吵吵吆吆的？你不找我，要找纪委书记？纪委书记听了情况，反正要向我汇报的。”门口，钱新书记慢慢地踱进来，一看，“哦，你是花岗的水锦吧？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来，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谈谈。”

水锦硬着头皮，跟钱新来到书记办公室。

钱新笑呵呵地招呼：“妹子，你坐。有什么事，尽管对我说。”

水锦一狠心，说：“钱书记，洪山仁侮辱了我……”

钱新仔细地听完后，说：“前些天，洪山仁也打来电话，向区委检讨，说自己吃醉了酒，仰慕你的美貌，想娶你。你汇报的，和洪山仁检讨的，事实没有大出入。他是对你动手动脚，但还没有得手嘛。他检讨得很诚恳，说是确实眷恋你，爱你，要娶你。你也对他有好感，长期住在他船里。如果是男女恋爱时，有点动手动脚的行为，虽说过分了些，但也难免嘛。”

热血直冲水锦的脑门：“不！我们没有恋爱。他纯粹是违法乱纪行

为.....”

钱新一挥手：“这桩事，我已经向区委汇报过，区委集体研究的意见，我已经对你讲了。你如果不同意区委的意见，可以到市委告状，市委常委老陆负责渔区工作，你去找他告状吧！”说到这里，钱新往外走去，边走边说，“我要去开会了，不送你了。”

当晚，水锦乘坐便船，前往市委。

次日上午，水锦怀着美好的憧憬，在市委大院转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市委常委老陆。

老陆是个壮年人，身材不高，却很富态，丰颊凸腮，厚唇阔嘴，一副笑哈哈的弥勒像。他坦率地告诉水锦，她的情况，钱新书记已经来电话汇报过了。但他还是认真地听完水锦的叙述。最后，他坦诚而关切地说：“水锦妹子，我们权当摊心地谈一次话。渔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办企业的头头，是区委管理的。我们要去管他，也得通过区委。根据区委领导先你一步的汇报，情况和你说的差不了多少。洪山仁是有过分的行为。但区委又汇报，他确实是爱你爱昏了头。同时，他毕竟没有得手，事情的性质就两样了。我已经指示区委，责成洪山仁在支部会上做深刻检讨，向你道歉。”

水锦听着，像搁浅的软骨鱼，瘫在沙发上，良久，才恨恨道：“检讨顶什么用？难道他那样做，还不够处分的条件？”

老陆点点头：“眼下社会，甭说他因为爱你而对你轻薄过，就是男女双方有那种事，多得很呢。妹子，你不要过分悲观，我不但要杀杀洪山仁的魔气，而且要替你安排出路。”

水锦：“出路？我的养母没有钱治病，住院等死。养父年老体弱，给洪山仁做奴才度日子。我像死水港里的航船，没有路可走了。”

老陆爽朗地笑道：“哈哈，你未免太丧志了。我是共产党干部，哪能叫穷人走绝路呢，我马上要到省城开会，找人来不及了。这样吧，我写一张条子，你去找市农业银行的路行长，他会给你一笔低息贷款的。你和干爹用这笔贷款买船和网，做海洋个体户，捕鱼卖鱼赚钱，也替养母治病。”说罢，老陆飞快地写了一张条子，交给水锦，“妹子，我祝你成为海洋万元户。”

水锦拖着软沓沓的身体，找到市农业银行的路通行长。

摆设豪华的行长室里，路通看着条子，默然地斜了水锦一眼：“你和洪山仁支书闹纠葛？”

陆常委的条子上并没有写着她和洪山仁的情况，路行长怎么知道了？水锦吃惊地问：“行长，谁告诉你的？”

“哦，洪山仁是个鼎鼎大名的百万富翁，他的一举一动，瞬间传遍全市，谁还不知道。”路行长应道，认真看着条子，嘴角掠过一丝令人不易觉察的冷笑，说，“既然是市委主管渔区的领导，给你们渔家批条子，就可以给你两万元贷款。”

水锦一阵兴奋：“真的？”

路行长：“当然是真的，哪会有假的。不过，根据铁硬的贷款政策，你要有担保：单位和财产抵押，才能得到贷款。”

水锦又像当头淋了雪水，哭丧着声音：“我和干爹像满载礁岩的船，负债累累，谁肯替穷人担保？穷人有什么财产可以抵押？”

“怎么办呢？让我帮你想想办法。”路行长来回地踱着步，突地一鼓掌，“有了。我替你找到贷款担保人了。”

水锦又疑惑又感激地问：“他是谁？他有这样的好心，愿意做穷人的贷款担保人？”

路行长肯定地说：“这个人，我对他有扶植之恩。他的经济命脉，攥在我的手里。我叫他办的事，他会蹶臀儿办的。这样吧，你先走一步，我立即用远程报话机通知他，让他开船到鳗鱼湾，替你开具贷款担保证明。”

水锦不无犹豫地看着路行长。

路行长拍拍她的肩头：“你把心放在肚子里，甭提到半空中。尽管到鳗鱼湾等候，自然有人主动找你的。”

鳗鱼湾是市区外侧的小海湾，岸边奇岩怪石层层叠垒，海底暗礁如鬼影幢幢，水面孤鸟发出揪心的啼鸣声，一派荒芜偏僻。

从市区到鳗鱼湾，没有宽敞的公路。水锦在羊肠小道颠荡了几个小时，才到达鳗鱼港。她抬头一看，前边的乱石铺成的荒野渔埠旁，一条熟悉的大船停泊着。她继续仔细地辨认着，原来，那是洪山仁的运输船。

顿时，水锦陷进一团疑云中。市农业银行路行长替自己找到的贷款担保人，难道是洪山仁？如果真是洪山仁，该怎么办呢？这些天来，自己向不少人告状，一个接一个，全都是洪山仁的人。一个接一个的人，像一环紧扣一环的铁链，绕成一圈，把自己紧紧地困在中间。这是权力的铁圈，邪恶的铁圈，朗朗乾坤，为什么有这种圈子存在？这种圈子，能置人于死地啊！看来，像自己这样的地位低微的小民，像自己这样处境饥寒的穷人，像自己这样的性格柔软的弱女，逃不脱圈子的束缚了！

水锦的心绪沸沸翻腾着。她感到绝望了，她感到筋疲力尽，她感到头昏眼黑了。倏忽间，前边的海天越来越快地旋转起来，幻化成一个接一个的圆圈，把她紧紧地箍在中间。她发出一阵哀哀的呻吟，昏倒在海滩上。

二十

水锦在迷迷糊糊间，觉得自己的左右侧腹部，被人强有力地搀扶着。她挣扎着，从昏迷里醒过来，原来，在左右侧搀自己的是干爹昏船头和洪山仁。一股恼火在心里蹿动，她挣脱开来，喊：“放开我！让我离开贼船！”

她颠到船舷旁边，船只已经远离了海岸，向外洋荡去了。她又一阵昏眩，全身一歪，向舷外的大海摔下去。

“水锦！”昏船头老大一声发喊，连忙搂着了水锦，在洪山仁的帮助下，把水锦拽进船房，倒在床铺上。

看着水锦慢慢醒来，洪山仁嘱咐昏船头：“你好好劝劝她，叫她不要使性子了。”说完，他走出了船房。

昏船头的劝话像愁苦的念咒，在水锦的耳朵回响着，“孩子，现在

洪山仁的权势倾天啊，他跺一脚，东海都会掀海啸。跟他做对头，是自己往盐舱里跳，会吃尽苦头的。贫穷迫得我们要丧志啊。俗话说，顺流行船好航道，逆风扬帆会翻舟。况且，洪山仁老大刚刚和妻子离婚了，他是真心爱恋你的，他会使你满辈子享福的。这次，他和那咸水妻分手时，还送给咸水妻三万元。他以后万一抛弃你，也会给你几万元的。几万元，对我们穷人，可是命根啊。不，它比命根还重要。为了钱，什么事都可以干啊。你就顺从他吧……”

水锦的双眼，厌烦地闭拢着，眼角流出两条弯弯曲曲的泪水……

汹嚣的大海，痛苦的漂泊……

昼昼夜夜，一种模糊又强烈的希冀情绪，紧紧地笼罩着水锦，长时间不能消逝。这天午后，她倚在船房里，昏昏沉沉地坠进了梦乡。

她觉得自己悠悠飘飞起来，身底的海里，仿佛有一座熟悉的岛屿。哦，那是花岗岛。而海水，色彩犹如浓浓的墨水，分量像凝重的水银，在无涯的宽广的领域里，以峨峨穿空的山崖的形态，把花岗岛压在水底。然而，石筋突突岩骨嶙嶙的花岗岛，渐渐地发出了一种掀地拱天的轰隆声，拱破了海的沉重的压力，破水而出地升腾起来。太阳，那高挂在蓝蓝中天的灿灿的太阳，正把一张巨大的金箔披在大地和海洋，也披在花岗岛上。于是，生长在岛峰的，是金色的花卉草木。在岛上的双双对对欢乐生活的，是金彩闪烁的男女。坐落在上面的渔家房屋，变成镏金的建筑物。整座花岗岛，一片金碧辉煌。

“啊……”水锦在梦幻中纵情欢呼着……

在同一条运输船里，那富丽堂皇的洪山仁卧室里，洪山仁和洪湖正在密谋着。洪山仁说：“洪湖，我表哥钱新让我入党当书记，并不希望我在花岗垮台。我介绍你入党，让你发横财，也希望你能维持花岗的江山。是不是？”

洪湖连声应道：“叔叔，你对我的恩惠，我会继续报答的。”

洪山仁：“前次，水锦去告状，险些坏了大事。如果我没有及时地动员圈子里的人，把她箍在里面，一切都完了。你想想，如我被告倒了，我、你、钱书记、路行长、阮经理，还有市里的领导，将失去花岗渔业公司这个赚钱发财的工具。还有，偿还不了数百万元的国家贷款和

个人借款，数百万元的保险金，会导致多少人政治倒台啊！如果我们的事全都暴露了，不知有多少人要坐牢要枪毙呢！那时的形势，会像天崩地裂一般！”

洪湖骇得双眼滚圆，冷汗涔涔。

洪山仁继续说道：“到今天为止，水锦那贼妹子的贼心还没有死，还在时时窥探时机，以便作祟。”

洪湖插话：“幸好智哥儿在海啸里下落不明。不然，他们两人联手来，对我们的威胁更大。”

洪山仁：“不！水锦一个人，也会继续威胁我们的安危。前次告状，就是她一个人进行的。”

洪湖更加紧张了：“那怎么办？干脆，叫她落个海绵的下场……”

洪山仁：“暂时还不能这样。”

洪湖嬉笑起来：“呵，我知道，叔叔是眷念着她呀。叔权，可以利用昏船头，达到得到美女的目的。”

洪山仁：“这次，我也不客气了。就是撕破大善人的面具，也要把她搞到手。”

一会儿后，在洪山仁的召唤下，昏船头畏畏怯怯地来到洪山仁的卧室，问：“洪山仁老大，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

洪山仁和善地笑道：“老人家，最近的手头紧吗？你妻子的住院费缴了吗？”

昏船头感激地说：“难得大善人这么关心我。不过，我是苦命的骡子，永远驮着债……”

洪山仁叹道：“唉，最近，我的手头也紧得很。生产又需要资金，实在没有办法，只得收回外借的钱，用作生产流动资金。老人家，过去，阿荒代你向我借的几千元，也有一两年时间了，我想让你还给我……”

昏船头浑身发抖，连声音也抖动着：“洪、洪大善人，过去，阿荒给我钱的时候，没有说过要我偿还啊？再说，这两年，阿荒也没有提起……”

洪山仁沉下脸：“这就是你想赖债了。阿荒被海盗劫走，失踪两年了，他怎么向你提起债务？你不相信？我让你看看阿荒写的借条。”他掏出借条，递给昏船头，“喏，你自个看。”

昏船头：“你也知道，我是个摔进海里不识游字的文盲。”

“那我念给你听。”洪山仁大声念道，“兹代表昏船头老大，向洪山仁老大借款五千元，到时由昏船头老大偿还……”洪山仁把借条塞进自己的口袋里，说，“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昏船头一屁股摔在沙发上：“天啊，这该死的阿荒，说是替我付老伴的住院费，还有娶海绵的订婚礼，没想到是做了个圈子套住我，做了个圈子套海绵……”

洪山仁向前迫近一步：“老人家，不管怎么说，欠债总要还钱！”

昏船头的哆哆嗦嗦的双手，搂着洪山仁的双腿，哀哀地恳求道：“洪支书，洪村长，洪经理，不，大善人，我叫你爹了，你高抬贵手，宽容我吧，我实在身无分文啊！再说，阿荒给我的，也没有五千元啊！”

洪山仁难过地说：“我也知道你的处境。我有一个办法，不但能减掉你的债务，而且你可以得到大笔的钱财。”

昏船头一喜，站起身子：“大善人，你如果能让我免灾生福，我满辈子替你当牛做马都愿意。”

洪山仁压低声音：“你也知道，我刚和那个丑老婆离婚。我的万贯家财，正急于找个内当家。自从第一次看到你干女儿水锦后，我就满心满意地爱着她。我的年龄大了几岁，可这样更知道疼爱她。只要你把水锦许给我，那笔债免了，我还可以给你大笔的订婚钱，治好你的妻子，使你们过好晚年。”

昏船头说：“不知水锦的心里怎么样的……”

洪山仁：“这么说，你是不同意喽！”

昏船头急忙解释道：“不不！我同意！我一百个同意。我是担心，水锦毕竟不是我亲生的。”

洪山仁一拍手：“好！你同意就好！水锦那里，我们再从长计议。”

昏船头想了想，说：“大善人，那订婚钱什么时候给我？还有那借据，你能不能在上面签个字，免掉债务？”

洪山仁的眼神阴黠地烁着，说：“没想到，你这昏船头，看钱倒不昏糊。好，我可以在借条上签字。但是，你和水锦也要写上：同意水锦嫁给我。至于订婚钱嘛，水锦在什么时候成为我的人，我什么时候付钱。”

昏船头：“我可以签字。水锦会签吗？”

洪山仁：“你又昏了。女孩子的身体，难道签了字就会给我吗？我是说，你可以去刻个殷水锦的私章，在借条上盖个印，到时候，我把水锦弄到手了，万一有人告我，我可以用盖着水锦印章的条子脱离干系呢。”

昏船头心领神会地点头：“哦，原来是这样，好！不过，你讲话要算数，你在什么时候得到水锦的人，什么时候给我钱。”

洪山仁：“一言为定。你刻好水锦的私章后，我们办好手续。不过，你想早日拿到钱，得好好地配合我。”

昏船头：“你又有什么计谋了？”

洪山仁凑近了昏船头的耳畔，嘀咕了一阵。

昏船头哼了一声：“嗯！”

几天后的傍午，灰云沉沉，天色黝黝。昏船头唤叫着：“水锦，跟我驾舢板到碧水湾，接洪山仁老大回来。”

水锦气愤地说：“我不去。”

“洪山仁老大到扬花岛办事，交代我驾舢板去接他。这里到碧水湾有不少的水路，我独个儿摇不动大橹，还是跟我去吧。”昏船头看到水锦还在犹豫，说，“有我跟你去，还怕洪山仁吃了你？只当干爹求你了，走吧！”

昏船头和水锦摇着大木橹，舢板穿风破浪地前进着。

晌午时分，舢板来到碧水湾。

这是东海涯有名的游泳胜地。没有一丝丝风，没有一缕缕涟漪，海像波光粼粼的镜面。水色清净纯洁，透明透亮。西侧海岸，是一大片金光闪烁的细沙滩，可供游人休息。奇怪的是，此刻却没有一个泅游者。

昏船头把舢板靠在沙滩旁，和水锦坐在船舷上，等候着洪山仁。昏船头咳了一声，有意无意地说道：“孩子，你都这么大了，干爹寻思着，该替你找个好人家了。”

水锦一愣，警觉地问：“干爹，你说的是哪户人家？”

昏船头：“这户人家，是大海洋上的富翁，能够使你有满辈子吃不完的山珍海味、穿不完的绫罗绸缎。”

水锦焦急地问：“到底是谁？”

昏船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就是洪山仁老大。”

水锦的脑海，蹿动着无名火：“干爹，你真是昏糊人，你怎么把肮脏的弹涂鱼介绍给洁净的海蜇当伴侣？”

昏船头哀求道：“孩子，爹求你了，你表姐海绵健在时，我为了医治干娘的病，向洪山仁借过一大笔钱。如果你答应这门婚事，洪山仁不但会免掉债务，还能继续提供医疗费，你干娘的生命也能延续下去，我们家也会开起富贵花。你如果拒绝这门亲事，你干娘要从医院运回来，生命会像暴风里的渔灯，顷刻熄灭。我们家会在饥寒交迫中家破人亡。

到那时，我也不想活下去，留下你孤单单一个人，怎么办呢？再说，洪山仁刚和妻子离婚，又真心地爱你，和你结婚是天经地义的……”

水锦像寒天淋了水浪，浑身打着冷战。她的身体犹如失去支撑似的，扑地坐在舱板上。

昏船头看她的模样，有些慌了，连忙转换口气：“不过，现在是新社会，儿女的婚事，儿女决定，不能由父母包办。舵柄掌在你手里，嫁不嫁由你。”

碧风湾开始刮风了。一排接一排的雪白的滚浪，从海底翻出来，沿着峭峻的礁岸滚下去，从礁岸向外洋形成强大的拉力。昏船头看了看恶化的海况，昏糊眼眯了一会儿，告诉水锦：“孩子，船只的锚索必须固定在礁岸，才能拉住舢板，不让舢板漂向外洋。”说着，他拎起带铁锚的锚索，瞅准机会，扑地跃到野埠上，把铁锚戳进礁缝中，并把锚索拴在凸出地面的石筒上。不料，锚索的另一头，不知被谁解掉索扣，没有拴住舢板，失去拉力的舢板，迅速地向外洋漂动起来。

站在野埠上的昏船头，飞快地拉起掉在海里的锚索，呼地向舢板甩去。锚索如一条飞蛇，又掉在舢板后边的水里。昏船头高声喊叫：“水锦，赶快跳海，把锚索拉上船，捆住船只！”

从舱里钻出的水锦，也发现了一切情况。她知道，昏船头年老体弱，如果跳进凶猛的海岸浪里，保不准会被葬进水底。唯一的办法，只有她跳到平静的港湾里，把水里的锚索拉上船。她迅速地一跳跃，哗地溅进了大海，向不远的锚索游去。

在紧急关头，水锦没有想到，这时正值仲夏鱼汛，外海的电鳐鱼，成群结队地游进碧水湾，在碧水湾的沙质海底产卵。因此，这片旅游胜地人迹杳然。水锦的猛烈的溅水声，惊动了大群的电鳐。清碧的海水里，一条条电鳐，展动着黄底红斑的三角形的鳍翅，使斜方形的身体在水里翩翩升腾，鞭状的长尾忽忽挥动着，以密纷纷的数量，向水锦窜来。

“啊哟……”一条巨大的电鳐，胸鳍和头侧之间的尖刺似的发电器，率先扎进水锦的臂膀，水锦觉得全身麻痹，痛苦地吆叫了一声。又几条电鳐扑来了，发电器乱扎着水锦。水锦在白花花的浪团扑腾挣扎着，感到脑门热胀，继而昏晕过去了。

这时，站在野埠上的昏船头，看到水锦处在危急的情况下，连忙呼喊起来：“洪山仁老大！洪山仁老大！”

距离野埠百余米的地方，是一座石柱浸在深水里的礁石林。随着昏船头的喊叫声，从礁石林中的水港中，哗地冲出一条扁舟。驾驶扁舟的，是洪山仁。“我来了！”洪山仁呼应着，扁舟冲波闯浪地接近了水锦。洪山仁趴在船舷上，伸出强壮的双臂，把昏瘫痪的水锦搂了起来，抱在舱里。他看看昏迷不醒的水锦，转向岸上的昏船头，得意地喊着：“我载着水锦先走一步了！哈哈！”

被电鳐触昏的水锦，神志一直昏沉沉的。过了很久时间，她微微有些感觉。她觉得自己坠在黑沉沉的海水里，几条黝黑色的电鳐鱼，呼地扑在自己的身上，沉甸甸地压着自己的肉体。电鳐的尖刺刺的发电机，狠狠地戳进自己的下身，阵阵皮开肉绽般的剧痛。

“啊——”她在痛苦中猛醒过来，一种白亮刺眼的灯光，使她几乎睁不开双眼。目光透过迷离的眼缝，依稀发觉自己躺在洪山仁的华丽的卧室里。一种强意识使她举着双手触摸着，自己竟然一丝不挂，压在她身上的，是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她拼命地一睁眼，那男人竟然是洪山仁。她立即明白自己被洪山仁奸淫了！

“贼！贼啊！……”水锦的散架似的弱体，在洪山仁的身体的重压下，无力地扭着，痛恨地哭叫着。

洪山仁看到水锦苏醒过来，连忙从她的裸体上滑下来，倒在她旁边呼呼喘着粗气，一边说：“你不要犟嘴了！你听我说，你被电鳐鱼触昏，快要沉没海底时，是我舍命救了你。我把你运回运输船后，看你全身湿漉漉的，怕你被冷水浸出病来，船里又没有女人，只得亲手替你换衣服。看着你的洁白的胴体，我实在爱疯了，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生米既然煮成熟饭了，你就顺从我吧。从今往后，我发誓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般对待你，如果有一点对不起你的地方，出海会翻船，游水会被鲨鱼咬！”

水锦无力地拖着被子，遮掩着自己的裸体，继续恨恨地哭喊着：“你这贼啊……”

洪山仁连续不断地说着：“你顺不顺从的利害关系，你干爹都对你说过了。你如果辜负我的一片爱心，会毁掉两个老人的生命啊！也是出

于无奈，你干爹已经写给我字据，同意你嫁给我。那字据，盖着你的印章。我看到你的印章，以为你同意了，今天才和你做夫妻的事……”

水锦听着洪山仁的话，心又像被钢爪扯了几下，浑身剧痛地抽搐着。

“话，我都对你说了。你休息一下吧。”洪山仁穿好衣裤，得意扬扬地走出了卧室，顺手把卧室反锁起来，离开了。

被关在卧室里的水锦，透过小不丁儿的玻璃隔浪窗，观察着外界，但见高天铺着沉沉的乌云，低空布着蒙蒙的雾气，远海滚着滔滔的大浪，船只显然驶进大洋深处。她没有办法脱身了，像被压抑在地底的火山，内心热灼灼地奔突着怒火。她的目光在寻找着什么。她仿佛没有发现自己需要的什么，紧咬着牙关坐起来，慌乱地套上衣服，哆哆嗦嗦地撑起被折腾得近乎瘫痪的身体，一步一步地挪近组合家具前边，拉开一个一个的抽屉，继续寻觅着。终于，她发现了一把白亮亮的餐刀，把它攥在手心，锋利的刀尖顶着脖颈，血滴顺着刀锋淌了下来。霍地，她的眼光闪亮起来，她看到，那个藏餐刀的抽屉里，放着一本封面非常熟悉的书。她松开戳进皮肉的餐刀，抓起书本，翻阅了几页，差点惊叫起来：原来，被走私船“西洋号”奉为走私珍品的书本，竟然转到洪山仁的手里。洪山仁承包花岗渔业公司的短短两年时间，能够奇迹般地暴富起来，可能和外界走私团伙直接挂钩，从事罪恶的海盗活动，所以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暴利。

在风风浪浪的闯海生涯中，自己常常怀着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美的希冀！自己希望在生活的大海里，有一个洁净的壮丽的社会！可是，像自己这种性格懦弱的人，能够开创那美的天地吗？在邪恶的圈子里，颤抖、怯懦、畏惧、绝望，甚至白尽，都是懦夫的行为！人啊，生活在世界上，不但要有美的憧憬，而且要把这种希冀化成一往无前的拼搏力量，冲破种种邪恶的圈子，创造美的社会！

不能再有怯弱绝望甚至自尽的念头。这小命儿，就是像容易折翅灭亡的海鸥，也要展翅一搏，冲出邪恶的圈子。眼前，必须忍受身心被凌辱的痛苦，窥探洪山仁从事犯罪活动的内幕，最后予以彻底的揭露！

二十二

一个面容清秀的年轻人，来到了花岗渔村。他是刚从党校学习回来的乡党委书记欧阳清。欧阳清来到一片卵石累累色彩斑驳的海滩，登上一条海里溜船，船老大耿涛坐在又尖又翘的船首。欧阳清说：“耿涛老大，我在党校学习一年，回来后，乡里同志汇报了花岗渔村的详细情况，基本情况我都了解了，但有一些严重问题，还不知道真相。”

耿涛老大：“你是不是说几个党员遇难的事？”

欧阳清：“对！如果说，海绵是死在海盗手里。那么，为什么丁叔、智哥儿、老支书一齐遭到不幸？到底是海啸吞噬了他们，还是有人置他们于死地？”

耿涛：“我也查过此事。有人议论，海啸来临时，作为渔村支书兼村长的洪山仁，尤其是亲自派他们守荒岛的承包人，没有及时通知他们回来避风浪，导致他们死亡。不过，洪山仁在造舆论，说他和洪湖亲自驾船，还派丁叔出海，要接智哥儿和老支书回来，不料他的船被恶浪损坏了，丁叔也遇难了，没有及时救出老支书和智哥儿。另外，洪湖在酒醉后告诉过别人，说丁叔和老支书必死无疑了，智哥儿下落不明，可能漂进远海，侥幸生存着呢。反正，对他们的死因，我也查不清。不然，老子早就搂一块黑礁岩，把洪山仁那贼子的黑心砸个稀巴烂！”

欧阳清愤愤地说：“洪山仁的行为，已经不是个共产党员该做的，而是效法过去的渔霸。两年前，我刚到乡里任职，情况不了解。又有区委钱书记压阵，让他当了支书。这次，支部换届选举的时间到了，不管他的后台多硬，我就是撸掉官帽儿，也要把他搞下台！共产党的天下，社会主义的江山，决不能容忍这种人掌权！”

耿涛：“可是，现在支部剩下三个党员，只有我一张反对票，一进行换届选举，还是他洪山仁当选。”

欧阳清：“不！针对花岗的具体情况，乡党委决定，不进行选举，由乡党委提出支部书记候选人，报区委审批。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花岗的烂摊子，要靠你整顿了。”

耿涛一拍胸：“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为了党的事业，我一定

豁命拼搏。可是，万一区委不批呢？”

欧阳清：“最起码，乡党委不报洪山仁当支书，区委也没有办法批他当支书。”

刚说到这里，洪山仁突然在海滩出现了。他喘着粗气跳上小船，说：“欧阳书记，你让我找遍了花岗岛啊。”

欧阳清冷冷地说：“什么事？”

洪山仁：“刚才，我收到区委指示，叫我立即向你和支部传达。”

“什么指示？”

洪山仁：“区委研究了乡党委关于花岗支部书记人选的报告，认为不进行民主选举违背党内民主原则。因此，区委决定，花岗村支部立即进行民主选举，党员选谁干，就由谁干。”

欧阳清气得双唇哆嗦，说不出话来。

耿涛的海性儿爆炸了，破口大骂：“这不是区委的指示，共产党天下，岂能容忍姓钱的一手遮天？”

洪山仁吼道：“你敢反党？这是犯罪行为！”

耿涛：“老子不但要骂狗养的钱新，老子还敢拧下你这贼子的狗头当下酒菜！”骂着，耿涛挥着拳头扑了过去。

洪山仁吓得连连后退，逃到海滩上，远远地喊道：“耿涛，你的问题，以后再处理。现在，我正式通知你，明天下午，召开党员会议，进行支部换届选举。”喊完，他溜了。

耿涛朝着欧阳清吼起来：“你是共产党的书记，你主持的乡党委，应该主持公道。”

欧阳清：“乡党委也很复杂，多数人吃过拿过洪山仁的东西，替洪山仁讲话。这次上报你为支书候选人，还是我强行拍板的。再说，扬花区是县级区，区委决定的事，乡党委也无可奈何。”

耿涛更火了：“钱新如果用区委的名义，决定让国民党员来领导花岗村，你也同意？”

欧阳清：“不！这次，我要拎着这颗脑瓜儿，跟钱新斗一斗。斗赢了，我立即通知你。斗输了，我到市委、省委，直至中央告他们。”

耿涛：“支部选举会议怎么办？”

欧阳清：“如果区委改变了决定，我通知支部，取消选举会议。如果区委决定照常举行选举，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先去参加会议，投你的神圣的一票。我相信，市委、省委总会干预的，花岗局势的胜利，总会属于正义的共产党人！”

欧阳清走后，直至次日上午，都杳无信息。而支部决定举行换届选举的消息，也在花岗渔业公司的数条渔船传遍了。

洪山仁的运输船，实际上是洪山仁吃喝玩乐的花船，被关在花船里的水锦，变成洪山仁的泄欲工具，饱受洪山仁的凌辱。不知怎的，病瘫瘫的水锦，听到支部要换届选举的消息后，竟然像撞网的大鱼，情绪异常振奋，行为异常骚动。

傍午，她窜到船只的尾部，在宽阔的舵位，凝望着水天一色的大海，陷入沉思：只要通过选举，把洪山仁赶下台，让好党员去掌舵，花岗会变好的，甚至能成为海市般的社会！

呼！一阵狂风刺耳呼啸着。远处，大片的灰色的云彩，犹如浑浑冥冥又沸沸扬扬的妖氛，飞向那座海市世界。多彩的海市，忽而在稀薄的云气里露出绚丽的景致，忽而被浓厚的雾障遮得无影无踪……

于是，水锦的希冀的神色消失了，忧悵和痛苦又袭上心头：三个党员，两个投洪山仁的票，洪山仁会当选。就是我以党员的身份参加投票，也是两票对两票，报到区委，钱新会批他继续当支书的。再多一票多好啊！老支书死了，丁叔死了。只有智哥儿还没有确切的死讯，有可能趴在支离破碎的小杉木船里，漂到遥远的海域去了吧？智哥儿……

午后两点钟，得意扬扬的洪山仁和洪湖、怒气冲冲的耿涛，先后进入花船客厅里，隔壁卧室里的水锦，急得像跃进船舱的鱼儿，狂躁地来回踱步。

突然，她听到隔壁响起洪山仁、洪湖和耿涛异口同声的惊呼：“啊！”紧接着，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前些天的海啸里，我没有被大海夺走。我仗着丁叔的小白底船，在海里漂泊。一直漂到舟山群岛的普陀山。也许是普陀的观音佛发慈悲救人吧。反正我没有死。在普陀，我请当地的修船匠帮忙，修好白底船，昨天晚上，刚刚驾船回来的。听到渔家说，今天下午，支部召开党员会议，进行换届选举，我就赶来了。”

“天啊！智哥儿？真是智哥儿！”水锦兴奋得心儿差点蹦出喉口，全身像被强力弹簧弹起来，向卧室的木门扑去。

噗！水锦觉得脚尖被地面的物件绊了一下，全身摔倒在地上。一件黑色的物品，从贴身的口袋里掉了出来。她愣了一下，拾起那物品，原来，是黝黑的珍珠贝壳，其中的洁白的珍珠，早在两年前送给情人了。

她捧起贝壳，全神凝望着。不知是恍惚的神志导致双眼昏黑，还是奇异的贝壳产生幻化的影像，她觉得贝壳在忽闪闪地旋转着，在旋转中膨胀起来，变成一具女子的裸体，那裸体充满着肮脏的黛黑色。她的心仿佛被尖利的渔叉刺着，一下一下地痛，她的耳旁有一种在冥冥中回响的声音：“哦，这裸体就是我！我的身体被凌辱了，肮脏了，我没有脸去见智哥儿了！”她眼前的黑影越来越大，整个儿笼罩过来，她低低地哼了一声，昏了过去。

一会儿后，她的散失而昏迷的神志，慢慢地聚拢起来。隔壁，会议已经开始，洪山仁正在大声宣布着：“今天，花岗党支部四名党员全部出席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党支部书记候选人的得票数是这样的，洪山仁两票。智哥儿两票。我们将把选举情况报告区委审批。在区委审批前，我，洪山仁，仍然是花岗党支部书记，当然也是花岗渔业公司承包人……”

听着洪山仁的话，一种本能的意识，犹如热腾腾的火山流在水锦心里翻动着，为了结束昏沉沉病瘫瘫的感觉，她蓦地昂起沉甸甸的头颅，朝着木床的棱角狠狠地撞了几下，额顶泛出黏糊糊的血丝。她的身体荡起了一种力量，突地向前一倾，竭尽全力地撞在紧闭的房门上，在动耳的响声里，房门打开了。她歪歪晃晃地冲进了会议室，朝着四位神色各异的成员喊道：“我要参加选举！我投智哥儿的票！”

洪湖凶狠地站起来，卷起袖口，似乎要对水锦动手。

水锦勇敢地昂首挺胸：“我不是殷水锦！殷水锦是我的假名！我是整容后的海绵！”

洪山仁似乎听出了什么，忽地蹿起身子，手指颤颤地直冲海绵：“你，你胡闹什么？！”

“我是共产党员海绵！”海绵发出了惊心动魄的呼喊，她一步步地走近智哥儿，把手里的黑贝壳递过去，说，“智哥儿，你还记得吗，两年前的，我把纯洁无瑕的心——心形的珍珠送给你，我留下自己的肮脏而黝黑的躯壳，也就是这枚贝壳！”

智哥儿一阵欢呼：“啊！她是海绵！”智哥儿又紧紧握着海绵的双手，“啊！你是海绵！”

会场像一圈漩涡，全乱了……

二十三

航船改换了舵手，智哥儿当选为花岗村支部书记了。花岗渔业公司的经济政策，也像逆风里的风帆，彻底转向了。按照智哥儿的铿锵洪亮的话说，花岗的经济政策，像顺应时代潮流的航船。它背弃过去的束缚渔家手脚的大锅饭政策，真正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渔家闯海捕获的鱼虾，谁捕获谁占有。也需要缴纳国家渔业税和集体抽成，根据作业的差异、渔具的好坏、成本的大小、产量的多少和利润的高低，实事求是地决定上缴数。在巩固发展集体渔业的同时，也鼓励发展个体渔业，支持渔家购置小舢板、单帆船、机帆船，直至大渔轮，生产形势如火如荼，轰轰烈烈。

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往常，花岗的渔船漂回避风港，今天可不同了。

避风港的外侧，暴风还没有刮到，呼隆呼隆的声音震天吼响着。大海蹙起巨大的皱纹，那一道接一道的水的山脉，平行地横亘着，一齐向海岸驰骋而来。

花岗的渔船，在宏浑的螺号声中，百舸争流，千帆竞发，向着远洋渔场前进。

看哦，集体、个体和联营经济实体刚刚购置的渔轮，驾驶台如楼阁坐落在浪峰之巅，顶部的鲜红的国旗猎猎飘飞，铁甲船头如利刀劈开座座浪山，似一系列战舰向远海出征。

成群结队的机帆船，刚刚抹上闪亮的漆色，中舱面的桅杆穿空矗立，机舱里的柴油机震海轰鸣，排气管喷出的团团黑烟和螺旋桨搅起的团团白浪，像两条异彩而漫长的带子，从近洋向渺渺远海延伸着。

躯体庞大的三帆船、双桅双帆的哈背船、单帆飘忽的白底船，还有竹竿当桅草席做帆的小渔舟，像密纷纷的小鱼小虾，迎着渐渐卷近的暴风，和被暴风掀起的狂涛，满海冲浪……

一条灰白色的网舢船，也像被新政策激得干劲冲天的渔家，率先冲进外洋渔场。在舵位掌船的，是花岗支部书记智哥儿。

网舢船从事的，是一种“流动定置网”。在船老大智哥儿的号召下，伙计们抛出携带着很多绿色塑料浮子的网纲，又搂起挂在网纲下的尼龙网袋，哗地推进汹腾的大海。最后，大伙聚在一起，黧黑粗壮的双臂，一齐拎起数米高的桉木锚，从船舷上翻下海去，以便让这巨大的木锚，把定置网固定在海里。如果海里没有鱼虾，则可以拉起木锚和渔网，转移渔场。

不料，风暴逞狂的大海，表面是轰轰拱天的浪山，海底是猛烈倾泻的急流，桉木锚竟然被急流冲得沉不进海底，在海水中漂浮着，整条巨大的渔网，因此张不开吞噬浪山的网口，在浪山的撞击中，向下风海面漂动着，眼看连锚带网漂走了。

智哥儿知道，要抢救这条价值万元的渔网，并且使它捕到鱼群密集的“暴头鱼”，只有抱着沉重的压船石跳海，用压船石把木锚沉进海底，将渔网固定下来。可是，在这种浪猛流急的大海，人跳进海里，无疑是用生命进行赌博，随时会葬身水域啊！刚刚起步的花岗，靠这些渔网打翻身仗啊！为了渔家的事业，抛掉脑瓜儿也要拼搏啊！

他想罢主意，把一条连接海里的定置网的钢索捆在腰间，咯噔一下咬着牙帮，搂起一块百余斤重的压船石，向船舷外跨去。

“危险！”一个二十来岁的渔哥，俯身顶浪地向智哥儿跑来，想把智哥儿拦腰抱着，阻止他跳海。

“你不滚开，老子把你砸成鱼粉！”智哥儿正要往海里纵跳，被渔哥拦住去路，火暴暴地怒吼着，竟然举高了手里的礁石，好像要把渔哥砸倒似的。在渔哥慌乱地闪身之际，智哥儿向前一纵，跃进了汹涌的大海里了。

眨眼间，智哥儿的感觉里，怀里的礁石，猛力地拽住双臂，把他的身体拖向海底。眼前的碧彩闪闪的水帘，忽忽上升着。突然，那根巨大的桡木锚，从左侧水帘闪进眼帘了。他的搂着礁石的双臂腾不出空来，眼看木锚离远了。紧急关头，他的灵敏的心眼儿一运转，哗地一转身，搂着礁石的上半身倒栽下去，浮在上面的双脚，像强有力的铁钩，钩住了木锚的横杠，借助礁石沉坠的力量，把木锚拖向海底了。这是一片很深的海域，随着缓慢的下沉，海水对身体的压力越来越大，仿佛要把身体压扁挤瘪似的，钩住木锚的双脚越来越酸痛，像折断了一般；肺部越来越觉得闷热难当，缺氧的脑部阵阵昏晕。但是，一种闯海人的灵魂，像海流在全身奔腾着，产生着强猛的力量，他竭力地坚持着……

他的身体终于撞中满是淤泥的海底，他一阵激动。把礁石搁在海底，伸手拉着了木锚，解开腰间的网钢索，一圈圈地绕动着，把木锚捆在礁石上，尔后双脚一蹬礁石，身体像离弦的渔箭，向海面射去了……

几小时后，在风暴的欢送下，智哥儿的网舸船，拽着满网袋的鱼虾，伙同花岗的船簇，驶进避风港了。

港湾，一派丰收的美景。

智哥儿们操作的网舸旁边，挂着满网袋满网袋的黄鱼，大的叫大黄鱼，小的叫小黄鱼，最小的叫梅童鱼，梭子形的身体带着金光闪闪的鳞片，犹如黄金铸成一般。

耿涛率领的海里溜船队，从事的是流刺网作业，从网片剥下来的鳓鱼、银鲳和带鱼，铺满小船的舱面。这些体形不同的鱼儿，皮鳞都闪耀着相同的色彩，状若搁在舱面的白银。

进行拖网作业的渔轮和机帆船，在渔场遇到大群的马鲛鱼，马鲛鱼在甲板上堆成一座座小山。马鲛鱼的肤色，在天光水色的映衬下，显得

格外墨亮，好像一堆黑玛瑙山丘。

从事钩业的白底船，摆着满篲满篲的花斑鱼，有的血斑彤红，有的金斑闪闪，有的银斑灿灿，有的紫斑点点，好似众多的花玉，被渔家从海底打捞上来。

还有那些灯光作业机器船，把直流电灯沉进黝黯的深海，诱使一种名叫翡翠鱼的深水鱼钻进渔网，然后捞到船上，一篓一篓地装起来。这些鱼儿，满身青纹碧彩，形似珍贵的翡翠……

由于外洋的海啸即将波及内港，花岗的数百条大船小舟，舷贴舷地绑在一起，樯桅林立，舷板相接，在广阔舱面的鱼儿，像成堆成垛的黄金白银翡翠玛瑙宝玉，闪烁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光辉，显示着五彩缤纷的景象。

在渔家老小欢呼雀跃中，靠近港湾进口处的网艚船上，党支部书记兼渔业公司经理智哥儿却孤立地站立着，他望着港湾外边的外洋，神色肃穆忧悒。

外洋，高天的黑压压的云涛，和海面的漫漫的浪山，都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涌来，仿佛要把景象美好的港湾淹没一般……

然而，智哥儿忧虑的，是一种比海暴还要猛烈的生活的风波，它可能会摧毁眼前的新生活……

二十四

比海暴还凶猛的风波，果然掀起来了！

这天，心怀叵测的洪山仁和洪湖，悄然来到市保险公司，找到阮元经理，又是递烟又是献媚，交给阮元一份报告。阮经理看着报告，惊异地嘟哝了一声：“啊？你们申请破产保险金？还要三百二十万元？”他看完报告，询问道，“你们的花岗渔业公司，不是还在生产经营吗？”

洪山仁哭丧着脸：“过去的渔业公司，是我承包的，已经彻底破产

了。现在的渔业公司，是集体生产经营单位。它俩是两码事。”

阮经理严正地申明：“三百二十万保险金，待我们研究出明确意见后，再通知你。”

洪山仁点头哈腰地退出了经理室。跟在后边的洪湖问：“叔叔，市银行的三百二十万元贷款，一部分给我们当本钱，赚了不少钱，一部分现金还留在你手里，这些钱，是够你满辈子享福了。你还要搞三百二十万元保险金干什么？”

洪山仁的巴掌一拍洪湖的头顶：“你这脑袋是木疙瘩。世界上什么最深？人心最深，是无底洞，多少金钱也装不满。再说。我个人承包的渔业公司，欠国家贷款三百二十万元，欠个人借款几十万元，我个人又没有财产可以拍卖，资不抵债，彻底破产，搞到保险金，是合法的……”

在洪山仁做着破产发财梦的时候，阮经理急匆匆地跑到市农业银行路行长的家里，一进门就吆道：“亲家，不好了！”

路行长正在优哉游哉地看着电视，反问：“什么事？”

阮经理：“洪山仁破产了。我的女儿——你未来的儿媳妇，和我的妻子——你的亲家母，每月两千元的薪金断绝来源了。洪山仁每月借给你的六千元，也完了。怎么办？”

路行长的额头，沁出密麻麻的冷汗：“有这样塌天的事？是啊，我们的财源全断了倒是小事，我批给他的三百二十万元巨额贷款，如果收不回来，我不但要掉官帽儿，怕是脑袋也得掉地呢！”

阮经理冷笑道：“我已经替你想好推卸个人责任的办法了。你批贷款时，不是向陈副市长汇报过吗？到时往领导那里一推了事。”

路行长：“对对。不行，为争取主动，得把情况立即报告陈副市长，要求领导采取紧急措施，帮助银行追回贷款。”

阮经理：“亲家，你做事也够圆的。这样做了，贷款追不回来，和你不相关了。其实，不就是三百二十万元嘛，跟你们银行其他的收不回来的亿万元贷款相比，小不丁儿的钱。”

路行长：“你那头的保险金给不给洪山仁？”

阮经理：“虽然讲，洪山仁申请保险金，不无理由。但我又不是傻头鱼。在这时批出三百二十万元，是自己挑包袱。”

“不能给！是不能给！我马上报告陈副市长。”当即，路行长拨通了陈副市长的电话，“是陈副市长吗？我有急事报告，洪山仁破产了，你批准的三百二十万元贷款危险了……”

“啊——”陈副市长像肚脐被鳗鱼齿咬了一口，在话筒里咛了一声。随即，他的声音变得严峻肃穆：“你们银行是业务单位，对要求贷款的对象，为什么没有搞清情况，就草率报领导审批呢？三百二十万元，是人民交给你们的血汗钱。你们要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立即全力以赴，追回贷款！”

当天傍晚，扬花区区委书记钱新，收到市委陆常委的电话，陆常委在电话里一反常态，口气急促：“老钱，听说洪山仁破产了，有没有这回事？你为什么不报告？”

钱新垂头丧气地说：“我正为这事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不知怎么办呢。他破产甚至一命呜呼，算个屁事。重要的是，你和陈副市长的两万元借款追不回来，怎么办？”

陆常委：“我和陈副市长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我们的子女要结婚，需要两三万元费用。我们全家要吃饭吃菜，我们每人的一万元，当然，包括你自己的一万元，都是勒紧腰带省下来的。要知道，我和陈副市长的钱，是借给你钱新的，不是借给洪山仁的。”

钱新立即领会了陆常委的话意，急出一身淋漓的汗水，嘴里应道：“我知道。你们的钱，我要负责任。如果追不回来，我钱新就是倾家荡产典妻卖子，也要偿还你们。不过，当初，我也是好心，想让你们赚些利息钱……”

“不用多说了，就这样吧！”陆常委啪地挂掉了电话。

当晚，钱新像急得乱窜的鱼儿，在扬花区一家酒馆里找到洪山仁，怒冲冲地道：“表弟，你立即还清我、陈副市长和陆常委借给你的三万元！”

洪山仁一反平时的俯首帖耳的模样，傲然地挺胸昂首：“我如果不还呢？”

钱新威迫道：“不还？我们叫你变成礁石下的鱼儿，被压得又扁又瘪！”

洪山仁提高了声音：“你们敢？老实说，你不来找我，我也要找你们。现在，我是清水里的鲨鱼，饿极了，谁要迫我，我就咬谁。你们三位是党员领导干部，违背党纪国法。在我这里股份投资，收取高利，绞尽脑汁赚钱。只要我往外面一捅，叫你们的官帽党票一齐飞掉。不瞒你说，乡党委书记欧阳清天天找我谈话，要我交代自己，揭发别人，我正在心里掂量着，要不要把其他人的丑行和盘托出呢！”

钱新愣了，许久，像泄了汽的皮浮子，声音沙哑地说：“你，这么缺德？”

洪山仁：“现在，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救我，也可以救你们。”

钱新：“什么办法？”

洪山仁：“我知道，自从我找市保险公司的阮经理以后，你们这个权力圈，从阮经理开始，到路行长，到陈副市长，到陆常委到你，已经顺转了一圈。现在，我要你们这个圈子，从你开始，到陆常委，到陈副市长，到路行长，最后到阮经理，再逆转一圈。也就是说，请你向市领导报告，请市领导指示路行长，请路行长做通亲家阮经理的思想，批给我三百二十万元的破产保险金，不要迫我还贷款。如果这样，我可以连本带利还清你们的钱。”

钱新愣想了一会儿，一跺脚：“也罢，让我试试看。”

洪山仁冲着钱新的背影说：“好表哥，你不要忘了转告市里领导，如果他们不替我出力，我会把他们的丑事全倾出来！”

果然，根据洪山仁的要求，从钱新开始，权力圈子又逆转了一圈。两天后的夜晚，市农业银行路行长拎着花斑斑的鲩鱼，进入儿女亲家阮经理家里。两人忘了叫家人炒鱼吃酒，立即进行紧急磋商，路行长说：“亲家，事情真像海里的变幻不定的风云啊。今天，市领导把我找去，道貌岸然的形象也没有了，反过来央求我，让我暂缓向洪山仁催讨

贷款。这桩事好办，你领导开口了，我没有一丝一毫责任，照办就是。不过，领导还要我转达你，根据洪山仁和保险公司签订的合同，你应该给他保险金。起码，得偿付部分保险金，帮助他渡过难关。”

“好厉害的洪山仁啊！”阮经理惊叹了一声，随即低头思忖着。两刻钟后，阮经理抬起头来，神秘莫测地笑道：“亲家，领导的指示，我不能执行啊！根据洪山仁的情况，他不是破产。打开始起，他个人就没有什么‘产’，而是以集体的‘产’，来诈骗银行和保险公司。我是业务部门，明知这种情况，再支付保险金，以后追查起来，不是自己往法网里跳吗？”

路行长神色紧张地问：“多少给他一些，稳住那姓洪的流氓，行吗？不然，他把你我的赚钱内幕掀开来，大家都难看。”

阮经理摇摇头：“不行啊！”

路行长烦躁起来：“你，也该想想另一种责任。不要忘了，你家每月非法得到洪山仁支付的两千元呢！他如果揭出来，你更难看。不如多少支付一点保险金，反正钱又不是你自己的。”

阮经理：“我还要想到，你——我的亲家，每月得到洪山仁六千元非法收入，是吗？不，我做事，素来以自保为重。我妻子和女儿没有工作，做洪山仁驻市供销办事处人员，也确实替他推销过一些水产品，向他领工资，那是合法、合理、合情的。”

“你、你。怪不得别人说你是圆溜溜的……你难道不能替我想想？”路行长气冲冲地站起来。

“在这种时候，你叫我替洪山仁做事，还不如你自己为他效劳。你也可以继续给他一笔贷款，帮他渡过难关嘛！”阮经理冷冷地应道。

“洪山仁丢掉支书职务，没有单位，没有银行户口，没有财产抵押，我怎么给他贷款？我给他贷款，还不是自己吞毒药，找死！”路行长吆道。

“你想活着，要我去找死，是吗？”阮经理也火了。

“好！我算领教你的厉害了，我只有把你的意见，如实向领导汇报

了。让他们传给洪山仁。反正，大伙都坐着等死吧！”路行长拂袖走了。

二十五

这是阴霾密布、天色迷蒙的早晨，扬花区委书记钱新来到区委大楼上班。像往常一样，他总是到传达室转转，拿走直接寄给他的群众来信和亲友来信。老传达员到各办公室送开水了，传达室桌面搁着一封厚厚的信，信封上写着：中共扬花区委收，花岗村函。“花岗村？”钱新一闪念。平时，花岗村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顺手抓起信，登楼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沙地拆开信封，里边滑出一张信纸和一本书。信是海绵写的，内容是她被原党支部书记洪山仁关在花船时，不但受尽侮辱，而且发现洪山仁有一本书。她被国际走私船“西洋号”抓到菲律宾沿海时，发现这本非法出版物是美国通过西洋号向大陆输送的走私品，由此怀疑洪山仁和国际走私船勾结，甚至可能进行走私活动发财，请区委迅速查清洪山仁犯罪事实，依法严办。

钱新的头脑“嗡”地响了一下，但他立刻镇定着自己。原来，他以为洪山仁无非是利用国家贷款和私人借款做生产流动资金，利用集体渔具做生产资料，进行私人赚钱。目前的形势，这种情况不合法，也不是太严重的事。至于洪山仁的生活作风问题，当今的富翁，找个外室，姘个情妇，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他没有想到，洪山仁还能进行走私犯罪活动。如果洪山仁进牢狱，被迫急了，会像疯狗乱咬人。到那时，他和市领导股份投资收取暴利的事，将成为毁灭他们的漩涡……

钱新躁动不安地踱着步，尔后站在办公桌前，接通了市委陆常委的电话：“喂，是老陆吗？”

话筒里传来陆常委的声音：“哦，是老钱，什么事啊？”

钱新详细地汇报：“老陆，你是市委分管渔区工作的领导，我这里收到一本书，还有一封揭发信……”最后，钱新讨计道：“老陆，事情有燃眉之急，请你定夺策略。”

不想，陆常委沉默了一会儿，慢条斯理地讲：“老钱，情况确实很

重要，容我仔细思考一下，行吗？”陆常委挂断了电话。

傍晚，钱新正在焦急地等候陆常委的消息，电话铃响了，他迫不及待地抓起话筒：“喂，是老陆吗？”

对方却是陈副市长：“老钱，听你的口音，似乎慌里慌张的，这又何必呢？”

钱新准备汇报洪山仁的涉嫌走私犯罪问题：“陈副市长，你不知道，花岗的洪山仁快蹲班房了，他……”

钱新刚说了个“他”字，陈副市长大声打断了他的话头：“你停口，听我说。花岗发生的情况，我都清楚了。你和洪山仁是表兄弟，应该知道怎么办。讲明白点，只要洪山仁不蹲班房，一切都会安然无恙的。当然，我相信洪山仁的问题，达不到坐牢的条件。”

钱新是个经验丰富的行政干部，心里闪过一个问号，追踪地问：“陈副市长。你是不是指洪山仁的走私犯罪情况……”陈副市长又打断了他的话：“那就不一定了！那就不一定了！老钱，一切由你权宜行事。再见！”

啪，话筒里传出陈副市长搁掉电话的声音。

钱新心里的问号越来越清晰了：“好有心计的陆常委啊，自己怕负责任，不当场表态，绕了个圈子，通过陈副市长，给我个违纪不违法的电话指示，让我去保洪山仁。保成了，他们安然无恙。保不成，追究责任时，令我无法向他们身上推卸违法的责任。因为对洪山仁的犯罪情况，陆常委没有表态，陈副市长不了解情况，假装糊涂。至于赚钱的事，到时往我身上一推，他们退出暴利部分，大不了受个轻处分，安然过关了。我该怎么办？”

钱新忘了回家吃饭，关在办公室里，苦苦思索着，最后，轻轻地一拍桌子：“对，我也要灵敏些。”

次日，洪山仁接到通知，区委领导要找他谈话。下午两点，洪山仁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入区委书记办公室。碧漆闪亮的大门敞开着，钱新不在办公室里。洪山仁犹豫了一下。跨了进去。无意中，他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和一本书。熟悉的书名闪进他的眼帘。他心里一阵

慌乱，连忙抓起信纸，飞快地看了一遍。

洪山仁的心里连声叫苦。这本书，是他放在花船卧室里的。当时，他的心思全沉醉在赚钱和享乐里，没有注意书的下落。疏忽之间，书本竟然被海绵偷去，变成她告发他的证据。如果政府相信海绵的话，他未来的命运，将像脱水的鱼儿，死路一条。

但是，具有深沉心计和顽固意志的洪山仁，立即停止了心的抽搐，一种阴暗的计划，在脑海里形成了。他当机立断，把海绵的告状信揉成一团，塞进自己的口袋。然后拿笔展纸急匆匆地写着：“花岗村的共产党员海绵，在我掌权致富时，见钱眼红，主动提出要嫁给我。她与海盗和走私犯流窜菲律宾时，投身海洋犯罪团伙中，非法推销鼓吹西方颠覆祖国的反动书籍，从中获利。她甚至把这种书籍向我推销，被我扣留了一本。特将书本上缴区委，请区委依法惩处……”

洪山仁刚刚签好名字，把告状信压在书本下，钱新走了进来。洪山仁神色肃穆地说：“表兄，我有揭发信及有关证据交给组织。”他向桌面的书本一指，“请你看。”

钱新看着洪山仁的告状信，翻了翻书本，又在桌面找着什么，他的拳头攥了起来，紫青色的血筋在浮显，嶙嶙的筋骨在暴突，猛地擂得桌面一震：“你……”

洪山仁的目光向门外一射，迅即捂着钱新的嘴，悄声地说：“表兄，不要多说了，你不愿坐牢，我不想揭发表兄的事，咱们彼此彼此。”

钱新余怒未消地说：“我和市领导，无非是想赚点钱，补贴物价飞涨的亏空。我们没有支持你去犯罪。我们的事，可以向组织交代。你的事，你知道该怎么办！”

洪山仁迫前一步：“可是。你们给我三万元本钱，我付给你们的利息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要知道，要是把你们的非法收入定为受贿、贪污什么的，不但要丢党票、抛官帽，还要陪我坐牢房。”

钱新的语气有些软了：“你不要吓唬三岁小孩！”

洪山仁：“除非你们抢在问题暴露前退赔。可是你儿子刚结婚，花

掉三万元，其中包括我给你的钱。你就是有七十二变，也变不出那么多钱来给国家。我看，还是按照我的揭发，处理海绵的走私犯罪活动吧！”说罢，洪山仁哼了一声，管自大跨步走了。

二十六

狂烈的海风喧吼着。可是，在海绵的耳朵里，刚才乡党委书记和她的谈话声，却比海风更响：“昨天，区委钱书记到乡党委找我，说是洪山仁揭发，你被海盗劫持后，随走私船到菲律宾后，投靠走私团伙，接手了一批非法书本，还带给洪山仁一本。钱新书记也不相信洪山仁的话。钱书记也说你是好同志。但既然有人揭发，叫我来和你谈一谈。钱书记说，这样，他对组织也好交代……”

一团怒气，在海绵的心里翻滚着。洪山仁耍贼喊捉贼的伎俩，倒打一耙陷害她，无非想达到掩盖他的罪行的目的。怎么办？

海绵恢复了自己的身份，参加党支部选举后，毅然离开洪山仁的花船。掌权后的智哥儿，分给昏船头和海绵一条乌篷船，让他俩继续在近海运鱼载客。不堪回首的生活经历，使海绵感到自卑和孤独，她常常把船漂在荒港野湾，看黑漫漫的夜晚。这时，已经入夜了，迷茫的雾气在前方飘飞，恶浪从海的深处跃然而出，落在乌篷船旁边，又扑向乌篷船，仿佛要把小船扑翻似的。

怒气难遏的海绵，凝睇着顶波撞浪的乌篷船，仿佛受到神力的鼓舞，呼地站起来。她看到昏船头已经入睡了，决定驾船寻找智哥儿，商议如何挫败洪山仁。

船只缓缓地移动着。前边的幽暗的海面，竟然出现了一种“夫妻浪”。传说这是生活在海底的鱼男虾女，借助夜色的掩护，拼力脱离黑暗孤寂的海底，要到星光灿烂的海面嬉乐。那两股好像人的白皙的上半身的浪头，从黝色的海里向水面一蹿一蹿。穿破海水的沉重的声音，说明它们蹿得何等艰难。但是，它们越蹿越高了，两条雪白的裸体，整个儿离开了海底，在夜的黑幽幽的空间亲昵地扑在一起，欢快地跳跃着……

开始，海绵不由自主地凝睇着夫妻浪，身子随着夫妻浪一跳一跳，仿佛在为挣脱黑寂的海底世界的夫妻浪鼓劲一般。渐渐地，一种奇妙的迷痴痴的情绪笼罩了她的身心。她觉得，自己和一条夫妻浪形驰神合了，而搂着自己欢跃的另一浪条，则是亲爱的智哥儿。自从智哥儿当选党支部书记后，他忙得像狂风中团团转的帆叶，尽管他难得有片刻的闲暇，还是抽出空来，数次寻海绵叙情。可是，陷在自卑和痛苦里的海绵，总是把船泊在人迹罕至的荒凉海滩，躲开智哥儿。然而，愈是这样躲避，心里的渴望愈强烈。此刻，幸福的幻觉使她完全忘情了……

噗！她的脚尖被什么绊了一下，整个儿摔了下去，全身猛地一震，神志像震醒了，倏忽间变得木呆了。她想到了自己的过去，那一幕幕受辱的情景，在脑海间忽忽闪过。那悲惨的耻辱和难言的肮脏，又像钢爪攥痛着她的心。她的趴在舱面的身体，像临危挣扎的章鱼，痛苦地蠕动着，痉挛着。一阵痉挛和抽搐，就有一串昏黄的渔灯下显得浑浊的泪水，洒在灰褐的舱板上。她的喉口，发出低闷而痛心的呻吟和哭泣……

过了好长时间，她的情绪稍稍安定下来，看着悄然漂泊的小船，不知如何是好。

随着乌篷船的移动，花岗船簇泊锚地到达了。大海，深黑色的水山，连接着深黑色的水沟，向着极远的水涯辅覆着。偶尔溅起的浪花，也像装饰荒野坟地的惨白的小花一般。就在这片坟地般荒芜的水原的一角，一种美灿灿的景象出现了。那是由花岗的数百条渔船的灯火组成的景象，无数盏渔灯挂在桅梢帆篙下、舱面上和船房顶，红色的像火焰花，绿色的像碧梅，紫色的像墨菊，银色的像白云，黄色的像金盏花，它们耀眼的光芒，组成一片壮丽的夜市。一阵凉凉的晚风掠过，七彩绚丽的光线扩展开来，飘向无涯的远方，仿佛要把黑沉沉的天和黑沉沉的海，全部漫覆起来，变成无边无际的壮丽辉煌的世界。

海绵的心潮沸腾起来了，淹没了自卑和孤苦的情绪，毅然地攥紧舵板，乌篷船在光灿灿的船簇里穿行着，迅速拢近了智哥儿的网眼船。海绵抓起缆绳，把两条船绑在一起，抑不住鹿儿般欢蹦的心，跃上了网眼船。舱面，船老大智哥儿正在用络麻搓渔索，一看到海绵，兴奋地蹦跳起来，迎向海绵。不料，还没有搓好的络麻，绊得他晃里晃荡地踉跄着，他机敏地趁势倒向海绵，把海绵拦腰抱起来，粗鲁地揽到自己的怀里。

海绵又慌又羞地挣扎着：“不要鲁莽。其他船上的人们都看着呢。

就是有重要情况找你磋商呢。”

智哥儿看看周围的船只，这才放开海绵，敛神问道：“什么重要情况？”

“洪山仁像海蛇转首，倒咬我一口……”海绵详细地说了情况。

“这情况，乡党委欧阳清书记和我谈过了。你准备怎么办？”智哥儿问道。

“预感告诉我，他是向我们反扑。如果他的阴谋得逞，后果不堪设想。我想过了，洪山仁表面的生产经营活动，还没有罪证暴露出来。必须查清他的走私活动，才能揭开他的画皮。他说我参与走私犯罪活动。我要去区公安局，求公安机关审查我的同时，也审查洪山仁。”海绵愤愤地说着。

“怎么审查他？一时还没有线索。”智哥儿问。

“不，有线索。我被海盗劫持时，了解到走私船西洋号的活动巢穴，是东海外沿水域的无名港。我准备要求公安船，跟我到无名港，缉捕走私犯，查清走私犯、海盗和洪山仁的联系。过去，我担心一旦自己揭出真相，陷身贼窝的阿荒，会遭受杀身之祸。现在，形势变化如此之快，再不深入无名港，恐怕保不了阿荒。再拖延下去，阿荒的生命危在旦夕啊！必须立即行动了！”海绵坚毅地说。

智哥儿道：“阿荒在贼船上？你怎么不早说？”

海绵摇头道：“情况非常复杂。海盗的代理人，可能藏在花岗渔家里，我有些担心泄密。再者，我还有另一种怀疑……”

智哥儿：“还有什么怀疑？”

海绵：“阿荒长期陷在海盗船里，是不是出事了？没有出事，证明海盗宽容了他。海盗为什么宽容他？是不是他加入海盗团伙了？……总之，现在，揭开一切黑幕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可是，从花岗到无名港的水路，暗礁嶙嶙，险滩密布，异常险恶。你是个女子，万一……”智哥儿犹豫道。

“我熟悉那条水道，也熟悉那些走私犯和海盗。他们休想装成平常渔民，从我眼底溜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是陷进海啸的航船，一定要拼搏一场了！”海绵一字一顿。

“好！我陪你去闯一次！”智哥儿想了一下，大声地说……

在扬花区政府所在地扬花镇的西郊，有一座树木葱茏花卉繁茂的小园，园里坐落着花树掩映的小洋房，这是暴富后的洪山仁在扬花镇建筑的安乐窝。傍晚，灰暗的雾霭笼罩着小园，草木间更显得幽黑骇人。洪山仁坐在房里，忧心地想着什么。家庭电话响起来了。洪山仁拿起话筒，里边传出一种低闷的声音：“是洪山仁吗？洪山仁，你的末日快到了。海绵在支部书记智哥儿和乡党委书记欧阳清的陪同下，到区公安局，要求在审查她的问题时，也要查清你。你待在家里等死吗？你有两只脚，快走你的路吧！”

洪山仁愣神地听着，直至最后，才想起什么，大声地说：“喂，你是什么人？请说尊名大姓……”可是，对方早把电话挂断了。

洪山仁一屁股瘫在沙发上，他的脸色铁青，双唇哆嗦，额角抽搐着。这匿名电话，到底是谁打的？他说得有板有眼，确有其事。我该怎么办？……他叫我快走路，就是要我快逃走，逃得无影无踪。可是，决不能轻饶了咸水婊海绵……

海滩黑礁密布，港湾墨水荡漾，海鸟声声鸣叫，荒凉而凶险。海绵的乌篷船，孤零零地停泊着。夜八时左右。从几块突兀冒出水面的黑礁后边，驾出一条梭子形的快船，船里有两条黑乎乎的人影，在浓密的夜色里晃动着。快船悄然地拢近了乌篷船，两条人影爬上乌篷船，有一条摸进海绵居住的中睡舱，朝着睡在舱底的海绵扑了过去。

“谁？”睡在舱底的海绵，竟然发出瓮声瓮气的男声。

黑影人仔细一看，是昏船头。原来，形势好转后，昏船头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内疚，想尽办法讨海绵的高兴，以便晚年有所依托。他主动腾出比较宽敞的后睡舱给海绵居住，自己住进较狭窄的中睡舱，此时，他看到黑影人扑来，不由顺手抓起一块压船石，扑地砸了过去。

“哎哟！老不死的，是你自己找死！”黑影人被砸中额头，痛得呻吟着，随即挥动手里的渔刀，扎进了昏船头的胸部。昏船头哼了一声，倒

了下去。黑影人爬上舱面，另一个黑影人问：“海绵呢？”

“里边是昏船头，他自己找死去了！”

这时，住在后睡舱的海绵，被中睡舱的响声惊动了，一骨碌爬起来，头探出舱口，眨眼辨认着一条黑影，她模模糊糊地觉得，那黑影人很像失踪多时的阿荒。她惊奇地喝叫：“阿荒？”

不料，另一条黑影已经绕过一边，手里拿着一块帆布，呼地蒙住了海绵的头，把她整个儿拖出睡舱。

“海盗，水贼，放开我！”海绵拼命地挣扎着，怒骂着。

两条黑影把海绵捆绑起来，扛到快船上，住睡舱里一撂，任凭海绵怎么喊骂，发动了柴油机，向远洋飞驰着。

自从海绵主动去找智哥儿后，智哥儿看到海绵整日心情忐忑，常常找到乌篷船，安慰海绵，温暖她的心。这晚，他忙了小半夜，处理好渔业公司的业务，驾着一条单帆船，漂进海豹港，跳上乌篷船。他亮着手电，往后睡舱一看，里面空荡荡的，不见海绵的人影。他连忙用手电射向中睡舱，只见昏船头老大趴在舱口上，倒在血泊里。智哥儿大吃一惊，搂起昏船头老大，喊：“大伯！大伯！你醒醒。海绵在哪里？”

昏船头的眼睫动了几下，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快……追到外洋、海、绵被海盗劫走了……”说到这里，昏船头脸一歪，死了。

智哥儿又呼喊了几声，昂起了泪斑斑的脸庞。海绵被海盗劫走，危在旦夕，回去报告政府已经来不及了。独自追击，拼搏一场吧！他吼了一声，跃过船去，扬起风帆，向暗茫茫汹嚣器的外洋追去。

二十七

智哥儿驾驶的单帆船，冲进海豹港外侧的深水洋了。

深远的夜海，一片雾气像一张黑纱帐，一层叠一层地，把海天遮得

严严实实。智哥儿凭着闯海汉的犀利的目光，想在近处寻找花岗船的灯号，招呼渔家结伙追击海盗。可是，单帆船四周的水帆，一片灰暗空寂。而远方，有一陌生的紫红色的渔灯烁动着。智哥儿认定，劫掠海绵的贼船，还没有离开多远，尚在目光可及的海面。那盏陌生的渔灯，可能就是海盗船的灯号。他早已横了心，跃到中舱面，拉着帆樯索，船只升起了满帆，以最快的速度前进着……

凌晨时分，单帆船在那盏神秘渔灯的引导下，进入一片景况复杂的海涯。

智哥儿的心里一咯噔。前边的山峦和山峦延伸出来的礁石带，是东海涯有名的长条山海滩，贼船就在前边逃窜，那贼船会逃之夭夭了。从这里到达长条山海滩外侧的洋面，只有一条异常凶险的海洞水道可供小船通行。显然，那条海盗船已经钻进海洞水道了。

单帆船忽闪闪地漂近了汹嚣的海洞。

一座凌空的双驼峰拔海崛起着，双驼峰脚沿，有一个藏在峥嵘怪石间的海洞，银花花的急流冲进黑乎乎的海洞，发出轰隆隆的响声。离洞口数米的地方，入洞的急流一个猛子往下扎，倾进了一个巨大的水底洞穴，无影无踪了，而水底洞穴的左侧，则有一条平缓的水路，弯弯曲曲地穿进另一座石洞里。

熟悉长条山海滩情况的智哥儿，早年曾经跟着老一辈渔汉闯荡过海洞水道。他知道，左侧的水道，九拐十八弯，那条恶蟒般的海盗船，发现自己在追踪它，肯定会躲在水道的旮旯拐角，从暗处袭击自己。而那条水底洞穴，在海洞的另一个出洞口。他只听人说过，早年，一些被海暴和水洞追急了了的渔家，为了抢先越过长条山海洞，豁命驾船扎进水底洞穴后，有的被埋葬在里边，有的侥幸被急流冲出洞口。“是啊，这么强的海流扎进洞穴，总有出口供它宣泄的。为了避开海盗的暗袭，不能进入左侧的水道。只有扎进水底洞穴，抢先拦着海盗的出路，救出险境中的海绵妹子。”

智哥儿下定决心，降下了圆鼓鼓的风帆和木桅，操动着又粗又长的木橹，小船跳跳荡荡地驾进海洞，船头对准了水底洞穴，船尾猛地拱高起来，船只随着白花花的急流，忽地扎进了水底洞穴中了！顿时，巨流似冰雪般罩着船和人，以电光般闪掠的速度卷着船和人，以坠石般的力量砸击在他们的身上。智哥儿忍受着浑身的疼痛，拼命地抬着粗壮的舵

柄，随着船只跳荡着、撞击着、翻腾着……

哗！一声巨响，智哥儿定睛一瞧，小船竟然从幽深的水底一冲腾，从出洞口跳了出来，在水面摇晃着。浑身湿漉漉的智哥儿冷不丁发现，从左侧的海洞暗处，偷偷摸摸地荡出了一条小型快船。“不好，海盗出洞了！”智哥儿一想，机智的谋略泛出心头，他顺势趴倒下去，滑下船舷，潜在船底下。他听到，海盗们正在大声议论着：“啊呀，扁头鱼，那追赶我们的家伙，真是拼命三郎，竟敢扎进水底洞穴，抢在我们的前头。”“胡大，撑篙申，注意搜索帆船的船舱和海底，看看那拼命三郎，是否葬身水底洞穴了？如果随船冲出来，干掉他！”“是，头儿！”

智哥儿早就想好斗敌的计划，他悄然无声地潜进深水里，又浮到快船船底下，挨近快船的船舵，从腰间抽出随身带来的刮网刀，几下子就割断了挂舵的绳索，舵把歪瘫在船臂下，快船在原地打转起来了。

掌舵的扁头鱼号叫起来，呵斥着：“撑篙申，船舵失去作用了，下水查看。”

“嘿！”撑篙申应道，顺着船后舷外的舵柄，呼地溜下海去。不料，他的左脚刚一着水，智哥儿就从船底伸出钢钳般的大手，把撑篙申拽进水里了。智哥儿立即腾出双手，死死地卡着撑篙申的脖子，撑篙申在水底蹚了几脚，呜呼哀哉了。

船只继续团团乱转。

“撑篙申，海狗养的软蛋，连些微的舵板都扳不动！”脾气暴躁的海盗胡大火了，怒骂着，哗地跳进了海水里。他游近船舵，继续骂着：“撑篙申，你死到哪里去了？”他拉着舵索，嘟哝着：“奇怪，这渔索不像自个断的，怎么像被谁砍断的？”

就在这时，躲在船底暗影里的智哥儿，轻轻地拨开水，游到胡大的背后。胡大刚一警觉，往背后转身时，智哥儿扑向前去，手里锋利的割刀，扎进胡大的心窝。凶猛异常的海盗胡大，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就沉进黑幽幽的水底了。

“妈的，胡大，照你这么慢腾腾的习惯，还想赶去跟美女海绵睡觉？那美女怕被别人弄走了！快干！”海盗头子扁头鱼在船尾舵位骂骂咧咧地催促着。最后，他看到船只仍然乱漂着，急火了，上半身探出船

尾舷，看着空荡荡的舵板周围喊着：“胡大，死到哪里去了？被鲨鱼叼走了吗？”

说时迟，那时快，用舵板遮着身体的智哥儿，猛地掀开舵板，全身向上一跳跃，手里的割刀在空中画出一白闪闪的弧线，刀锋划过扁头鱼的脖子，一片红色的血雨洒进海里，扁头鱼一动不动地趴在船舷上了……

二十八

差不多同一时刻，另一条装着二十四匹马力柴油机的舢板船，接近了无名港。被压舱盖封得严严实实的中舱，伸手不见五指。关在黑舱里的海绵，手脚被捆着，嘴里塞着棉花，唯有意识是自由的。她听到舱面传来了脚步声，艰难地抬头望去，舱盖被人掀开了，一片刺眼的光芒照亮了黑舱。扑！一个渔家装束的人跳进舱里，是阿荒！

“我的美人，你经过磨难，变得更美了！”阿荒凑近了海绵，拿掉了海绵嘴里的棉花。

“阿荒，原来你也是杀人越货的海洋强盗！”海绵愤怒吆骂着。

“哈哈！你既然知道了，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吧！正如你知道的，开始，我也是个正正经经的闯海汉。迫我走上今天这条路的，是万恶的穷。这些年来，在东海涯，不少的人，为了甩掉穷帽子，搞鱼货投机的，搞海洋诈骗的，在渔场偷船割网的，进行走私活动的……这些，还不是最卑劣最可恶的。还有一种戴着共产党员红帽子的人，用权赚钱，用权霸占集体财产，用权剥夺别人的劳动成果，用权唆使我们这种人替他们干坏事，用权交易为非作歹……我比起他们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呢！”阿荒恬不知耻地说着。

“贼子，住口！一个党员如果丧失了党心，一个人如果丧失了良心，还有什么坏事不敢干！还不是海狗都不嗅的臭狗屎！”海绵的怒眼闪着火光。

“美女，你不要把自己的丈夫看成臭狗屎，其实，我的心还是向着

你的。两年前。是洪山仁唆使我，用钱买通昏船头，让我和你成为夫妻。可是，除此之外，我确实心里喜欢你呢。能得到钱，能用钱替你婆婆治病，又能得到你这样的美女，一举三得的美事，我何乐而不为。后来，洪山仁又用钱收买扁头鱼、胡大和撑篙申，把你劫住外洋，不能参加支部的改选。为了你的安全，我是被迫参加劫人活动，我装成被扁头鱼打伤劫走的样子，和扁头鱼的船出海，也是为了保护你的。扁头鱼们想长时期把你留在船里，供他们玩弄，是我的抗议，才把你送到走私船西洋号上。走私船上的操剑戈想霸占你，是我力争，才让你安生地在西洋号上过日子。你毁容后，操剑戈和扁头鱼们不知华老医生替你整容，变成更美的美女，他们以为你变成丑女，多次想把你当成一块臭饵料，掙进海里喂鱼，是我拼命抗议，才同意把你带回花岗岛。你被扁头鱼们抛在大洋深处的礁石岛上，是我向洪山仁报信，让他们来救你的。你获救后，我也想让你好好过日子，一直没有去骚扰你。这次袭击你，是你飞蛾扑火，要带公安局袭击无名港，洪山仁通知操剑戈和扁头鱼，他们为了保命，才把你抓来。昨晚，扁头鱼们发现有人追踪，想把你这个活证据掙下海了事，是我掏光这两年做豁命的走私生意赚来的钱，送给扁头鱼，扁头鱼才同意拦住追赶者，让你跟我走。”

听着阿荒的吹嘘，海绵呵斥道：“贼子，这样看来，你是另一个海盗‘老四’了？如果不是你的良心变成狗屎，我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吗？我每一次遭劫难，都是你使坏。你贪洪山仁的钱，奸污我，劫掠我。这两年，你不敢回到花岗岛，藏在海盗船里，参与犯罪活动，是怕暴露自己，得到应有的报应。是我昏了眼，没有看透你，还以为你是受害者，我……我好悔啊……”

阿荒奸笑道：“算了，我们之间是一本糊涂账，说不清。夫妻吵架不记仇嘛，你只要老老实实在地跟着我，我可以驾着这条机器舢板，漂海赚钱养活你。在这座水天相连的海洋里，只要我们小心些，和西洋号的操剑戈们保持关系，还怕没有白花花的银子流进钱兜，还怕没有荣华富贵的日子过？！等我们成为百万富翁，我们再回到大陆去享福。嘻嘻！”阿荒说着，看到海绵沉默着，以为海绵动心了，竟然一把搂着她，“宝贝，我们都有好久没有亲热了！”

不料，海绵一低脸，头顶猛力地撞中阿荒的鼻腔，喊骂着：“痴心梦想的贼子，想我跟你走贼路，除非你摘掉我的头！”

阿荒的鼻腔，被撞得泛出血水，阵阵酸痛。阿荒恼火了，狠狠地说：“咸水婊，老子早知道，你的心是共产党的，你的肉体是好多人

的，老子才不稀罕呢！老子只要有了钱，海里的龙女也能娶到手！老子费尽口舌，是想对你网开一面。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想去。好啊，老子就让你进地狱吧！”

说罢，阿荒跳上舱口，驾着机动舢板，进入无名港，靠拢泊在港里的西洋号。

在阿荒的招呼下，侯之和另一个走私船人员，把海绵连拖带拉地弄到西洋号甲板上。在甲板上的操剑戈，色巴巴地盯着海绵，满脸燃着绯红的欲火：“啧啧，没想到，华老医生竟有妙手回春之术，把一个毁容的丑女，再造成美貌绝伦的仙女。”

此刻的海绵，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她大声骂道：“你这十恶不赦的贼头，真像乌贼鱼，脸白心黑。要杀要剐，早点下手！”

操剑戈忍着怒气，淫笑着走近海绵。

阿荒不怀好意地献媚道：“操船长，这次，你想怎样作弄她，我都不会阻止了。”

操剑戈：“你真的不心痛？”

阿荒：“当初，我还有点夫妻的情分，才劝你们宽容她。现在，她是好多人的妻子了，她早就对我变心了。”

“这样子！哦，如此诱人的花容月貌，我也得享用享用。”操剑戈伸出筋巴巴的手，摸了摸海绵的苍白秀丽的脸颊。

海绵的脸倏地一转，白刷刷的牙齿咬中了操剑戈的手指。

“啊哟！”操剑戈痛得号叫着，拼命地拉出手指，已经被海绵咬脱了一层皮，血水淋漓。他怒骂着：“你这不知好歹的贼女子……”

侯之冲向前来，一把攥着海绵的后衣领，说：“头，让她留在船里是祸害，干脆撂进海里喂鲨鱼！”

“慢着！手下留情！”随着一阵喊声，两条熟悉的人影，从船房里奔了出来。

海绵一看，原来是洪山仁和洪湖。海绵咬牙切齿地说：“你们这两个家贼，终于在魔窟里现原形了！党和人民会清算你们的罪行的！”

洪山仁应道：“海绵，不要不知好歹了。我用国家的贷款和集体的工具，和操剑戈老大们做生意，也是一条赚钱路。眼下形势，谁还不是千方百计地寻发财呢。念你和我夫妻一场，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我可以央求阿荒和操老大宽容你。”

“呸！”海绵啐了他一口，“你也不瞧瞧，海水哺育的珍珠，会不会变质？”

洪湖插话道：“叔叔，甭多费口舌了，还是把她关押起来，慢慢地开导她。”

洪山仁转向操剑戈：“操老大，不要为难她，好吗？”

“好！暂时便宜了她。”操剑戈一挥手，“侯之，把她关到货舱里。”

侯之凶狠地推搡着海绵，离开了。

洪山仁深思熟虑地问：“阿荒，你们劫走海绵后，有没有人发现了，跟踪来了？”

阿荒被他一提醒，说：“啊呀，不好！我们离开海豹港后，看到后边跟着一条船，我让扁头鱼们留在后方，把那条船引到长条山海滩，想法干掉它。扁头鱼们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是不是出事了？”

洪山仁沉吟道：“那条船，可能是智哥儿。这些天，那家伙常常去找海绵，可能是他发现情况追出海来。海绵会把无名港情况告诉智哥儿的。智哥儿熟悉海况，又机智聪明，会找到无名港的。”

“幸好，他只有一个人驾船出海。我们派几个兄弟，顺着无名港到长条山海滩的航道搜索，一定会找到智哥儿的！”操剑戈吆叫道，“侯之，你带几个人，驾船到长条山，截击智哥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洪山仁问：“你们认识智哥儿？”

“嗨，多年来，为了走私生意，我经常打扮成渔民，在你们花岗船

簇里钻，很熟悉智哥儿的形貌。”侯之说着，带着两个走私团伙成员，跳上一条装机器的渔船，向长条山方向驶去了。

被关在西洋号货舱的海绵，一阵昏眩之后，慢慢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观察着货舱的情形。这是一座装鱼货的大舱，整棵整棵的巨杉排列成的木壁，左右侧干舷线下边，镶嵌着两列圆形的防浪活动窗。闭合时，橡皮垫压紧船舷，可以防止海水入窗。打开时大船的海水可以冲进船舱，使活鱼虾避免死亡，死鱼虾不会发臭。活动窗中间是厚玻璃。海绵透过透明的玻璃，只见天顶的阳光射进澄澈的海水，海底的景色清晰得很。异彩异色的海藻，密匝匝地铺满了海底，像一片无限延伸的花圃。尽管有海流如猛恶的水龙在其间奔窜，尽管有恶浪似水兽不时地跳跃逞狂，但是，在通透的阳光辉照下，花圃的海藻，反射着多彩多色的光芒。并且，随着中午的阳光越来越耀眼，海藻的生命的色彩，愈加斑斓绚丽，愈加灿烂辉煌。

海绵出神地凝望着海底的美景。此时此刻，她那出奇的灵感，像灿白的航标灯在心海闪动着。哦！茂盛的生命力。人哦，难道不如一丛海藻！

想到这里，海绵感到自身的疲劳、瘫软和柔弱的性格，倏然消失了，浑身像置于渔火里一般，热灼灼的。她盯着一个个圆圆的玻璃，心里荡着一种刚毅勇猛的声音：“打开玻璃窗，让海水灌进船舱，贼船就会沉没，海贼全都得喂鱼鳖！消灭了这些海盗。”

她像临危的壮士，昂首挺胸地跨向左侧船舷，霍地打开了玻璃窗。

哗！

一条白色的水龙，从玻璃窗冲进船舱了！

海绵在浪水里翻滚着拼搏着，又扑近左舷，打开了另一个玻璃窗……

一条条白色的水龙咆哮着冲进船舱。

庞大的海盗船在下沉……

二十九

大海，灰绿色的浪涛，直耸的，横涌的，斜卷的，撕扑的，一派凶险纷乱景象。

智哥儿的帆船，正在茫然漂泊着。在长条山海滩，他战胜了扁头鱼们，搜查了贼船，没有找到海绵。他估摸，海绵被其他海盗劫往无名港了。他虽然没有去过无名港，但从海绵告诉他的情况，知道驶往无名港的大致方向。

突然，他发现，不远处的幽深的浪沟里，冲出一条机器船，船上有三个穿着东海渔家服装的打鱼人。在这条通往无名港的水路，他对每条船只都感到怀疑。他站在高处，辨认着机器船上的人。

这条机器船，正是侯之驾驶的海盗船。同时间，侯之也发现智哥儿了。他向旁边两个同伙低声说道：“咱们省劲地干，用枪打死智哥儿！”

在东海活动的走私犯和海盗，平时害怕公安艇的搜查，不敢携带容易暴露的长枪，只藏匿短枪。一个走私犯掀开舱板，摸出一支五四式手枪，上好子弹，看看两船的距离很近了，躬腰趴下去，以船舷板为依托，对准帆船上的智哥儿，扣动扳机。子弹发出刺耳的尖啸声。

“不好！”帆船上的智哥儿，觉得左侧肩胛一阵发麻，一摸，血糊糊的。他知道自己负了伤。紧急关头，他的灵智在飞闪，装出负了致命伤的模样，全身剧烈地摇晃着，扑地跌倒在舵位里了。

海盗的子弹，有的击中护着他身体的船舷挡浪板上，有的从空中呼啸而过，智哥儿缓缓地伸出手，攥起一把渔镖。这是东海渔家打恶鱼的梭镖，十多厘米长，头部尖利无比。终生闯海的渔家，能在猛烈穿动的小船上，准打准地射死袭船的恶鱼。

海盗船里，传来侯之的吆叫：“打中了！打死了！停止射击！”

智哥儿的嘴角抿着冷笑，从一条舷板缝看过去，只见那个开枪射击的走私犯，毫无顾忌地爬起来，站在舱面上，得意地狞笑着：“哈哈，侯之，把智哥儿的尸体载回去，向头儿领赏钱！”

“老子叫你向阎王领赏钱！”智哥儿怒骂着，一个猛子跳跃起来，右手里的渔标飞了出去，掠过汹涌的浪尖，射进走私犯的心窝里了。“啊——”走私犯凄惨地叫着，跌撞了几步，连人带枪落进大海了，一团红色的血水浪中，他迅速地沉没了。

“妈的，死鬼，连枪也带给海龙王！”过惯生生死死的海洋生涯的侯之不停地骂着。

“侯之，那小子像红了眼的鲨鱼，我们不能和他硬拼。他手里可能还有渔镖，我们却没有枪支了。把他引到前边的鬼怪滩，这样结果他……”另一个走私犯降低了声音，向侯之献计道。

“孔老刁，你的心窍比海浮石的孔儿还多，佩服！”侯之夸奖道，加大了马力，机器船向前方的鬼怪滩冲去了。

看着海盗的船在前头时快时慢地行驶着，智哥儿疑惑地想：海盗船必定引诱我到达险恶的水域，然后回头袭击我！

海绵随时有受害的危险！不除掉这伙凶残狡猾的海盗，东海渔家的安宁和幸福得不到保障。为了解救海绵，为了保卫渔家的新生活，上刀山下火海，也要闯到底！

下午三时左右，船只到达鬼怪滩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鬼鬼怪怪的色彩。广袤的水涯，像墨汁和血水搅拌在一起，紫红紫红。一座座浪山，犹如一座座从海底拱出来的紫红色的帐篷，蔓延驰骋在辽阔的洋面。浪山的圆弧形的顶部。倾斜的水坡和沟似的浪谷，一团又一团地携带着污黑色的海泥的水涡冲突出来，并且扩散开来。迅速地，在浅浅的水皮下，出现了一条条深褐色的影子，横七竖八地乱窜。

智哥儿的心里惊叫着：“不好，这片凶险的海滩原来是恶鱼聚集的水域。自己驾驶的是风帆做动力的一叶扁舟，如果被恶鱼撞斜拱了，人会落进海里，被恶鱼活活撕碎了。”

这时，前边的海盗船掉转了方向，仗着大马力快速度，绕着智哥儿的扁舟打起转儿，螺旋桨激起的白灿灿的浪带，在扁舟的四周翻滚沸腾着。

海盗船企图惊动水里的恶鱼，使鱼群围着扁舟乱窜，最后拱翻扁舟，吞噬智哥儿。而海盗船凭借比恶鱼还快的速度，迅速地逃离鬼怪滩。

果然，恶鱼群在隆隆的机器声里，惊得冲出水面了。这是被鱼家叫作海狼狗的水兽，是海狮的变种，比海狮更加凶残。它们长的三米多，小的一米左右，深褐色的身体像圆滚滚的鱼桶，有的以鳍状的四肢划水横窜，有的后肚和尾支撑着直竖的身体，有的张着獠牙凶猛地吼叫，有的借助浪跳跃。大群大群的海狼狗，跟踪着机声震海的海盗船。由于海盗船驾得飞快，被远远抛在后边的海狼狗，纷纷掉转头来，朝着缓缓行驶的帆船，穿波冲撞、跳跃扑击、弓背乱拱，甚至趴在船舷上，企图爬上舵面残害人类，扁舟被折腾得前俯后仰，上跳下坠，时刻都有翻沉的危险。

生命的灯火或明或灭的时刻，智哥儿的智慧却像风浪里的珍珠，继续熠熠闪亮：要解救小船的厄运，只有跳进大海，游近海盗船，利用海狼狗嗜血成性的特征，把恶鱼引向海盗船，抢回海盗船，撞翻海盗船！可是，彼时彼刻，如果自己没有及时避险，将和落水的海盗同归于尽！

正在智哥儿激烈思索的时候，浩瀚的大海，仿佛被海底的一种无限巨大的力量烘托起来，漫无尽头的峨峨水山、暗暗浪谷和拔海的浪墙，全都进行着整体的壮观的升腾。在这种壮观的升腾中，水和水的碰撞，溅起了一朵接一朵的浪花，如无边广远的大湖上的白莲花。

顿时，智哥儿感受到一种无形又无限强大的力量，使大海发生宏伟运动的力量，仿佛在他的全身猛烈回荡起来。他似乎从运动中的大海产生的壮观美丽的景致中，看到了海的生命的壮丽，也似乎感受到人的生命的壮丽一般。

那在全身回荡的力量凝聚起来了！他忽地跳跃而起，扑向在帆船前头驶过的海盗船后边，同时，一挥手抓住了海盗船拖在水里的舵索，被海盗船飞速拖拉着身体，激烈地翻腾着，碰撞着迎面驰来的一座座浪山。他迅速地控制着意识。

海里的恶鱼，似乎没有被智哥儿跳海的行动所吸引，依旧围着没有人操作的帆船扑跳逞狂。

智哥儿把舵索捆在腰间，腾出自己的右手，撕开了衣裤，在左肩猛

力一抓，早已止血的伤口，又流出股血水了。随着船只的拖拽，血水像长长的红绸带，在海里飘动着。大海狼狗闻到人的血腥味了，哗哗地转动身子，圆瞪着黄闪闪的大眼，大张着尖刺刺的利牙，以百倍疯狂的速度冲近了海盗船。

“孔老刁，快斩断舵索，让智哥儿落海喂鱼！”海盗船里的侯之，惊慌失措地吆令着另一名走私犯。

慌乱不堪的孔老刁，抡动着太平斧，斩断了舵索。依仗舵索挂在舵架上的船舵，哗地落进海里，漂走了。

机敏的智哥儿，早就游近船臀，离开了海水，顺着舵架往上爬，躲在船只的后舷板外面。

失去舵板控制方向的船只，在原地翘首跂臀地打转着。操船的侯之更慌了，喊骂着孔老刁：“你这蠢笨的海猪，怎么斩掉自己的舵索，快劈死智哥儿，让他替我们做鱼饵！”

“你怨谁？是你命令我干的！”孔老刁一边回骂着，一边扑向后舷，向舷板外的智哥儿乱劈着。不料，后舷板是向舷外海面倾斜的，又有舵架挡在智哥儿身外，太平斧砍不中智哥儿。在空中乱舞着。孔老刁急疯了，猛地一用力，明亮的斧刃扎进了木质舵架上，拉了几下，拉不上去。他又怕上身长时间地探出船舷，会被舵架上的智哥儿拽进海里，慌忙缩进身子。

智哥儿瞅准机会，飞快地伸出双臂，向下一扳，把太平斧抓在手里了。

而这时，大群的海狼狗聚拢了，在人的血腥气的诱逗下，又被轰隆隆的机器声激怒着，在船底穷凶极恶地冲窜扑腾，哗地，船只被浪头和恶鱼拱得剧烈倾斜，翻进海里了。同时落水的侯之和孔老刁，在欢蹦乱跳的恶鱼群里，赤手空拳地挣扎着，呼救着，顷刻间，双双被恶鱼拖入海底了。

倒扣着的机器船，在海浪丛中漂动着。抓住舵架的智哥儿，在船只倒翻的时候，机灵地翻转身子，离开海水，向朝天的船底爬上去，挥动着手里的太平斧，勇猛地迎击着袭来的海狼狗。

在侯之和孔老刁沉没的水域，一股殷红殷红的血水冲涌而出。围着智哥儿和船只泅游的海狼狗，一齐扎进水里，绕着海底的血腥气，追食恶人的血肉去了。

趴在船底的智哥儿，用太平斧当钩子，捞起水里的渔索，一头抓在手里，另一头打了个活扣，凌空扔向近处的帆船，扣中船头的木桅，一寸一寸地拉着……

三十

无名港，国际走私团伙的“西洋号”在下沉！

货舱里，面对死神的海绵，犹如一尊玉石砌成的塑像，外裸的肌肤在灰暗中焕发出皎洁的光彩，勇敢地挺胸昂首，白皙的脸庞泛着安详而无畏的笑容。

突然，她感觉到，身体向左侧倾斜过去。她一看，原来，由于她打开了左舷玻璃窗，海水从左边涌进船舷，导致西洋号向左边歪斜下沉，而右侧的船舷，竟然上升起来。透过右舷的玻璃窗，清晰可见玻璃窗已经离开海水，窗外是明朗的天空。她一阵振奋，快步扑向右舷，击开了一个玻璃窗，躬身钻出窗洞，一头扎进大海里了。

一阵惊心动魄的响声，惊得海绵转首展望，只见庞大的西洋号全没进水里了，海面溅起一圈圈猛烈的浪涛，浪涛的中间，则是一个巨大的水涡。从西洋号落进水里的走私团伙成员，蹬脚挥臂地号叫着，纷纷没进湍急的水涡里，无影无踪了。

几个提早跳水的走私人员，几乎和海绵同时离开贼船，逃脱了被漩涡吞没的厄运，像一群你追我逐的水兽，向东边水域游去。距离他们千把米的地方，隐隐约约地浮动着一座礁盘，礁盘像巨大的倒扎在海面的渔锅，微弧形，灰黑色，上面带着一些毛茸茸的红藻。走私者在惊慌的时刻，根本无暇去想平时有没有这座礁盘，一齐拼命地游过去。

海绵打定主意，自己就是沉没大洋中，也不跟海盗们游上礁盘。置身海盗中，无疑像红虾游进鳗鱼嘴，自寻死路。她向西侧水域观察着。

正值大潮汐，又是退潮时刻，水位降到最低程度，西侧海域竟然出现一座凹凸凸凸的乱礁丛。

海绵心里一阵振奋，为了减少阻力，侧身冲击着波山浪谷，向乱礁丛奋勇前进着。可是，在大洋深处观察岛屿，看似距离很近，实际相距遥远。又加上连日的折磨，她感到体力渐渐不济，四肢越来越重，腰背酸疼难忍。她紧紧地咬着牙帮、坚持着……

就在海绵艰难挣扎的时候，不远处的海盗群中，长年闯海的阿荒，依仗穿风透浪的目光，率先看到了海绵和乱礁丛。他看到了游在左右侧的洪山仁和操剑戈，脸上掠过一丝神秘的笑容，说道：“大善人，操船长，海绵在那里呢！我们游过去吧，那里也有一座乱礁丛。”

洪山仁一看，疑惑地说：“咦，她关在船舱里，怎么没有随船葬海呢？”

操剑戈警觉地说：“可能是她击开水底玻璃窗，让海水灌进去，人爬出来？”

阿荒贪婪地盯着两人圆鼓鼓的口袋，说：“我们和海绵游上那座乱礁丛，怎么样？”

“好吧！”洪山仁和操剑戈赞同道。三个身强力壮的咸水贼，潜进深暗的浪谷，迅速地游向乱礁丛了。

东侧海域，剩余的走私团伙成员，经过长时间的挣扎，终于接近了那座礁盘。游在其中的洪湖，伸手抓着礁盘。想爬上去，觉得礁盘不那么坚硬，用力压了压，竟然还有弹性。他仔细看看礁盘的四周，发现前边的涟漪荡漾的浅水里，礁盘伸出的部位，有两片上下颌似的物件一张一合着，里边有两排灰白而尖利的牙齿，洪湖吓得狂喊起来：“快逃命啊，这是一条巨大的噬人鲨！”

众人哄地乱窜起来。

可是，已经太晚了，噬人鲨的庞大的身躯猛然盘旋了一下，首先咬中了洪湖，哗啦啦地将他拖进深水里，有两个游得太快的家伙，被巨鲨旋起的水涡卷了进去再也不见出来。剩下的几个人，刚在没命地逃窜，巨鲨的深黑色的身躯，从灿白的浪团里冲出来，乱撕乱咬着，海空，回

荡着遇难者的悲惨的嘶叫声。

在恶浪里拼搏的海绵，被海盗们的惨叫声惊着了，借助被浪山拱高起来的机会，迅速看清了一切。她脸上疲倦的神色一扫而光，荡起兴奋的笑容。

大约一小时后，海绵终于拖着几乎瘫痪的身体，爬上那座乱礁丛。乱礁丛里几条尖锥形的石柱中间簇拥着一座十多米高的石崖。大洋恶浪无情地泻击，岛上没有一棵绿草，没有一只海鸟，连一块浮石都找不到，光溜溜的。海绵觉得湿淋淋的衣服紧束着身体，慢慢地脱下来，软弱无力地拧着海水。她的雪白细嫩的身体，软瘫瘫地倚在礁柱上。

“哈哈……”一种狂荡的笑声，突然暴响起来，紧接着，从乱礁丛中，蹿出了阿荒、洪山仁和操剑戈。洪山仁冷笑着：“宝贝，你脱得光溜溜的，是不是在迎接我？”说着，伸手去摸海绵。

“强盗，滚开！”海绵抓起衣服，遮着身体。

“大善人，甬忘了，她是我的妻子，我们办过订婚手续的！”阿荒跨到洪山仁前边，拨开了他的手。

“你！你还不是用我的钱，买下她的肉体。她和我共同生活过，是我的老婆！”洪山仁忌恨地攥着拳头。

“算了。我们是沉船中的伙计，命运相同，不要争了。”操剑戈推开了两人，转向海绵，凶狠地问，“海绵，是不是你做了手脚，搞沉了我的西洋号？”

海绵已经用外衣套在赤裸的身体上，咬牙切齿地应道：“你们这些海洋强盗，罪大恶极，连海龙王都显灵了，惩罚你们！”

操剑戈伸出铁团似的拳头：“妈的，你害得老子好苦啊！老子要慢慢地惩罚你！”

阿荒凑上前来：“操船长，她可是我的人。不看僧面看佛面，只要她顺从我们，就饶了她吧！”

操剑戈余愤未消地说：“我们都是棺材里的人了，很难逃脱死神的魔掌。她顺从有什么用，不顺从又有什么用？不如弄弄她，出掉恶

气！”

阿荒：“对！是要弄弄她！”

操剑戈：“按你的看法，怎么弄弄她？”

“你们跟我来！”阿荒把洪山仁和操剑戈拖到僻静处，压低声音说，“我已想好办法怎么弄她，只是不知你们出不出得起钱。”

洪山仁嚷了起来：“什么？你真把海绵当成你的妻子，要高价卖给我们？”

阿荒白了洪山仁一眼：“你不买，作罢！”然后转向操剑戈，“操船长，你是台湾人，还没有尝过大陆妹子的滋味吧？我可以把妻子卖给你，由你去弄弄，那样子，你的恶气不是泄光了？！哈哈……”

操剑戈恶狠狠地讲：“老子是要弄弄她，出出气。怎么个弄，再说！”操剑戈不无警觉地审视着阿荒，走开了。

时间缓慢地流动着，礁柱脚沿，疲倦不堪的海绵，看着三个海盗鬼祟地出没于乱礁丛中，察觉地挣扎起来。海风越刮越猛了，浪涛像白色的海熊，在旷荡而深邃的大洋翻腾。她知道，这时跳海逃走，那是自己投身坟坑。狂风吹进乱礁丛中，在其间呜呜吼鸣着，迎面扑来的风流寒森森的，使她一阵战栗。她正在茫然地寻找着逃脱的地方，蓦地，一种巍峨的形象出现在眼前。那是乱礁拱卫的石岸，只见它石筋暴起，岩骨挺突，傲然屹立，迎击着狂风恶浪。海绵情不自禁地扑在石崖上。恍惚间，她觉得，石崖传出一种电流般的魂魄，流进她的身心，她那瘫软的身体和疲沓的灵魂，顿时振作起来。她顺着一条石缝，一步一步地爬上了石崖的巅顶。崖顶约有一张风帆的面积，倒也平坦光滑。她的情绪稍觉坦然。此处，确实是使她稍有自卫能力的地方，海盗们想爬上来残害她，她可以居高临下进行反抗。不行的话，石崖外边的大海，则是自己的归宿。

乱礁丛中，三个海盗并没有觉察到海绵的意图，他们正陷进饥渴的深渊……

夜像一张黑色的大幕，徐徐降临了。潮汐发出震天撼地的咆哮声。乱礁丛中，三个海盗缩在一起。阿荒的双眼在黑暗中贼亮贼亮，催促着

操剑戈：“操船长，等候了一天，不见一条过路船。我们眼看葬身荒礁了，你在进地狱之前，难道不想最后享乐？多少给我一点钱，我把美女让给你了！”

操剑戈突地一挺身：“好！这些年，老子全身心地投入海洋事业，很少亲近女色。临死之前，老子要享受一番！”说罢，他打开封紧口袋的纽扣，掏出大捆的美钞，数也不数地抽出一沓，递给阿荒：“在这种境地，它们是一沓废纸，能换到美女，老子干！”

操剑戈把美钞重新塞进口袋，一步一踉跄地爬上石崖，狂笑着：“哈哈，老子做鬼也风流！”

不料，一直注视着海盗动静海绵，早已趴在石崖顶部，瞄准爬上来的操剑戈，一脚蹬中操剑戈的头顶，操剑戈啊地号了一声，连滚带爬地摔下了石崖。他捂着被石头砸伤的腰部，喊骂着：“阿荒，你卖给老子的不是美女，而是一条毒蛇！”

洪山仁颠蹶着走过来，看着趴地呻吟的操剑戈，讥笑道：“操船长，那美女嫌你太老太丑了……”

操剑戈回骂道：“你小子有什么能耐？”

洪山仁一竖拇指：“那美女跟老子睡过，供老子玩过！”

阿荒跟在旁边，挑唆道：“操船长，咱们都是陷身绝境的人，不妨玩耍玩耍。你把美女卖给洪山仁，看他有什么能耐！”

操剑戈：“好！老子卖！给钱。”

“哈哈，你们说得对，临死之人，不玩耍玩耍，是他妈的呆猪笨牛！”洪山仁淫荡地笑着，解开了捆腰的渔索，露出藏在身上的大捆大捆的人民币，沙地抽出一沓钱，说：“老子用国家贷款赚的钱，都带来了，不在乎这丁点儿！”他一挥手，抛给了操剑戈，咬了咬牙，鼓了鼓劲，边向石崖爬去，边嚷：“海绵妹子，我是你的洪山仁，咱们重归于好吧！”

“你这该千刀万剐的贼啊！”石崖顶部，海绵厉声骂着，双脚踢着洪山仁。

“啊唷！”洪山仁慌忙松开抓住棱子的双手，全身一滑，又从崖顶仰身翻倒下来，额头砸中硬邦邦的地面，当他昏头昏脑地爬动时，猛地发现，几步远的地方，阿荒正抡起一把白亮亮的渔刀，扎进了猝不及防的操剑戈的胸膛。洪山仁没有力气爬起来，伏在地面吆吆叫着：“阿荒，你在干些什么？”

阿荒从操剑戈的胸口抽出血淋淋的渔刀，一步一步地跨向洪山仁，狞笑着：“老子告诉你，叫你做个明白鬼。老子明知道海绵会反抗，却把她卖给你们，目的是想看清你们身上有没有带来巨额钱财。这些年来，老子因为没有钱，落到做贼的地步。你们也用钱诱使老子做了贼。你们身上的钱，是龌龊钱。老子夺你们的钱，没有罪！你认命吧！”

被摔成重伤的洪山仁，知道自己没有反抗的余力，双手抱成拳头，向阿荒乱拜：“阿荒祖宗，阿荒老爹，我把钱都给你，你留我一条狗命！”

“哈哈，你害死了多少人赚了这笔钱，你该偿命，老子不杀你，万一你能逃出绝境，老子能安生地享用这笔钱财吗！去你的吧！”阿荒的渔刀一闪，又扎进了洪山仁的心窝。洪山仁蹬了蹬脚，死了。

阿荒翻动两具尸体，把尸体身上的钞票全掏出来，拿在手里，朝崖顶狂喊：“哈哈，海绵妹子。你都看到了吗，我成为百万富翁了！”

崖顶，海绵恨恨地骂道：“贼子，我算把你的黑心肺都看到了。你这比海蛇还毒的强盗，为了夺取钱财，唆使两个贼头，三个围成罪恶的黑圈，想把我圈在其中受罪！你不是百万富翁，你是死期快到了！”

阿荒连忙改口：“啊呀，海绵妹子，你误会了。正是这两个死有余辜的贼头，害得你家破人亡历尽灾难，也把我诱进邪路。今天，我终于觉醒了。我杀了他们，是为你报仇雪恨。从今往后，我们俩夫唱妇随，荣华富贵，行吗？”

石崖顶部，海绵突然停止了喊骂，沉默了。她那高昂的头颅，正向着海天。

阿荒瞄着默然挺立的海绵，以为她被金钱打动了心，双脚踩着石缝双手抓着礁缝，气喘吁吁地攀上了崖顶，淫声淫气地喊：“我的美人，有了钱，荣华富贵的日子开始了！”

倏地，海绵闪电般地扑过来，双臂抓住阿荒，双双落下石崖，坠进汹涌的大海了。

奇迹出现了，海绵和阿荒坠落的地方，是一洼浅水滩，其间有鬼牙嶙嶙的黑礁破水突出。被海绵扑在下面的海盗，刚刚砸在黑礁上，邪恶的生命结束了。海绵摔在阿荒的尸体上，全身震了一下，立即意识到什么，迎着白花花的浪珠，一步一步地爬上了礁岛。当她倚在巍巍崛立的石崖时，突然发现，不远处的无名港水域，飘忽着一条黑晃晃的帆船。尾桅梢尖，两盏一红一绿的渔灯，闪耀着美丽的光芒。啊，这是她熟悉的智哥儿的渔灯！

“智哥儿！我的智哥儿！”海绵的喊声，在浩瀚的大海回荡着。

美丽的渔灯飘来了！灿烂的希望飘来了！温馨的爱情飘来了！永恒的幸福飘来了！